

丁日昌集

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赵春晨 编

丁日昌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总 序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飘渺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

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匡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皮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渐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度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牍、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目,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

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序

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又作禹生),号持静,广东丰顺人。廪贡生出身,早年在粤东为幕客,以募勇解潮州城围被授海南琼州府学训导,后为江西万安、庐陵两地县令,咸丰十一年投入曾国藩幕府,并得李鸿章的赏识,从而得以在仕途上迅速升迁。同治末、光绪初,先后任上海道台、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办理秘鲁国换约钦差大臣、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等官职,所至锐意兴革,颇多建树,一时有“吏治、洋务,冠绝流辈”(李鸿章语)之称誉。晚年辞官返乡,居于广东潮州之揭阳(今广东省揭阳市)。光绪五年朝命加总督衔会办南洋海防、节制沿海水师,因病辞未就。光绪八年正月病逝于家。丁日昌乃清同光年间名臣和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曾广泛涉足于洋务、吏治、外交、海防等诸多领域,在晚清历史上有较大的影响。

丁日昌是晚清朝廷中较早提出洋务思想并初步形成一套理论体系的官员。早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他已经开始关注有关西方知识和情况的“奇闻”、“异书”,并且逐步钻研西洋制炮之术,被时人誉为“留心西人秘巧”之士。19世纪60年代前期,他的洋务思想已基本形成。他敏锐地观察到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追随其后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威胁,认识到中国落后贫弱的现实和中外力量对比上的差距,明确提出要清廷“皇然变计”,“熟思所以自强之策”。他认为,这个自强之策即是“求洋法,习洋器”,即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而欲求洋法、习洋器,又必须打破中国封建社会轻视科技人才的成规,积极培养、选拔“制器之人”,要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专设一科取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成艺精而才可集”。19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他更是从中国所面临的“水陆交逼、处处环伺”的严峻国际形势出发,频频向清廷发出呼吁,阐述改革应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进行改革、开展洋务活动的措施与办法。他曾尖锐地写道:“天下大变之乘,方如烈火燎原,毁宫室、毙人畜在须臾之际,而一二老师宿儒,反叱水龙、水机为奇技淫巧,方且斋戒沐浴、磐折俯伏,欲以至诚感格上苍,使之反风而自灭,抑或击里鼓、召胥徒、礼井泉,分长幼,持杯勺以灌沃之,心非不诚,法非不古,而财物之烬于火、人命之毙于火者,已不可救药矣。”“及今而能变,则尚有可通之日;及今而不变,则再无可变之时。”在具体的洋务活动开展方面,他提出除继续重视近代军事工业和新式海陆军的建设外,还应当大力兴办民用企业,发展能够裕财取利的新式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电讯业、银行业等,以改变外人在华“垄断利权”的不利局面。直至晚年乡居期间和临终前,丁日昌仍念念不忘向清廷进言:“目前东西洋环而窥我,我若加一分整顿,彼即减一分轻藐;我若早一日自强军事,彼即早一日消弭衅端。”“及今而力图实际,尚有可强之时;及今而仍托空言,难有自强之日。”这些言论,体现出了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应变意识。由于丁日昌当时所处地位比较显要,同清廷中枢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大吏都有密切交

往,他的洋务思想颇为时人所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用。

丁日昌也是晚清洋务运动中不可多得的实干家。他不尚空谈,讲究实际,认清形势和方向就踏踏实实地去干。他一生中亲历亲为,办成多项洋务企事业,其中包括主持创设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推动建立中国新式航运业,参与策划和促成中国近代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学习,首倡并规划建立北洋海军,率先在台湾展开大规模的近代化建设活动等。在这些活动中,丁日昌经常是“巨细必亲,锱铢必较”,“诸事不肯假手于人”;而且他精于筹划,每办一事情预先都有周密的计划,考虑到各项细节,故推行起来成功率比较高。由此也使他在当时就获得了洋务“能致其精”的美誉(郭嵩焘语)。

丁日昌一生另一项突出的成就是整顿吏治,安定民生,缓和地方上的社会矛盾。丁日昌出身寒微,早岁长期在州县幕府任事,对民间疾苦和吏治腐败的状况有比较深刻的感受,加之他所生活的时代经历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长期战火的洗礼,使他亲眼目睹了阶级矛盾激化带给封建统治的严重威胁,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条古训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因此他自从政之日起,即着力探索“察吏安民”的有效途径,并逐步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吏治思想。他认为吏治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是根本性的要务;主张严厉打击贪官污吏,提倡为官清廉;主张有针对性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以提高官府的办事效率;主张努力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地方经济;主张“变通选法、举法”,在官员选拔任用中注重真才实学,不论资格与出身,扩大人才选拔的范围。丁日昌的这些吏治思想带有强烈的“重民”意识,是对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继承。它虽然没有突破封建主义政治体制的框架,只是希望在专制政体内进行一些局部性的改革,但是在许多问题上确实切中时弊,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办法和措施,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实现良好政治的愿望,在当时实具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作用。丁日昌也正是在这种吏治思想的驱动之下,展开了他于吏治上的诸多作为。他所到为宦之处,严厉打击贪官污吏,清理词讼,整顿税厘,杜绝中饱,给地方带来一些新的气象,也在封建官场引起不小的震动。

办理涉外事务也是丁日昌一生活动的重要方面。他在上海、江苏、福建等地为宦以及担任办理秘鲁国换约钦差大臣期间,将很大精力用于办理与外国有关的事务,包括处理教案之类的外中纠纷和代表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等。同时他还曾就中国总体外交问题向清廷屡屡建言(如递上《密陈修约章程》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相比较,丁日昌的对外观念比较开明、务实,并且讲究斗争策略。他主张从当时中外之间力量对比存在差距的客观情况出发,来制订中国的外交政策,要力保和局,恪守条约;揆情度理,力与争执;区别对待,利用矛盾;先机而行,掌握主动。按照这样的观念与主张,他在办理涉外事务中折冲樽俎,先后参与解决了潮州英领事入城纠纷、天津教案、秘鲁换约、乌石山教案等中外纠纷事件,成为清廷所倚重的外事能手。当然,丁日昌的这些外交主张和活动,同当时洋务派的其他官员一样,存在一定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无论是承认、保护中外间业已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国在华的特权,还是为力保和局而不惜作出若干的让步,都表现出一种弱者的姿态。然而应当看到,丁日昌的外交主张和活动又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斗争性的。因为,首先,这类主张和活动业已冲破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和天朝上国的观念,开始以平等、务实的态度进入近代国际社会,实开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先河;其次,丁日昌所主张的妥协和退让,并非全局和永久性的,而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不是消极的拱手让人、听人摆布;再次,从丁日昌主观上

讲,是企图以暂时、局部的妥协退让换取中国自强的时机,以求得将来的伸张和胜利,即他自己所说:“今日虽弱,他日可强;今日虽屈,他日可伸。”这样的方针和主张尽管实行起来并不尽如人意,自强的努力也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毕竟出自于真诚企求中国独立强盛的愿望,是爱国而非“卖国”。

丁日昌还是当时清朝官员中较早关注华侨、华工问题的人。早在1867年,他在《自强变法条陈》中,就曾提出“设立市舶司,赴各国有华人处所管理华人”,以维系华侨同祖国联系的主张。此后丁日昌进一步了解到外国在华掠夺劳工的情况和华工到国外后所遭受的欺凌,更对华工的悲惨命运深具关切和同情,曾多次呼吁朝廷设法予以保护。1875年,他奉命办理与秘鲁国换约事宜,在谈判中针对秘鲁诱拐、虐待华工的问题据理力争,终获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在秘华工的利益。丁日昌的这些思想主张和行动,反映了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清政府中一些有见识的官员新的侨务观念的出现,对于改变清政府以往歧视和摒弃华侨、华工的错误政策,起了推动的作用。

致力台湾的建设,是丁日昌一生中有着特别意义的又一项建树。丁日昌对于台湾在中国海防上的重要性,早已有所认识。他在1868年所草拟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中,就曾提出在中国“三洋”海军中,“南洋”海军的基地应当设于台湾,足见其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视。在1875年所上《海防条约》中,丁日昌更提出,应在台湾“泊铁甲船二三号,以固东南枢纽”,还可以利用台湾广阔富饶的土地和资源,屯田开矿,设机器厂、船厂等,经营下去,将来台湾“利窦日开,生聚自可日盛,数十年后竟可另设一省于此”。就任闽抚之后,他对台湾重要性的认识更有提高,并不顾病痛在身,毅然跨海赴台巡察视事。丁日昌在台期间,足迹踏遍全岛南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对台湾的经营和建设进行了悉心筹划,并开始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加强台湾防务建设、架设台湾南北陆路电报线、兴办矿务和垦务、筹建台湾铁路、改善岛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整顿地方吏治、发展文教事业等等。虽然由于经费困难和顽固守旧派的阻挠,以及丁日昌主管台湾事务的时间甚短等原因,使得他的理想和抱负最终未能实现,许多建设规划在他离任后都被搁置起来,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对于台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当时整个中国洋务运动的开展也是有力的推动。丁日昌不愧是近代中国经营和建设台湾的先驱人物之一。

以上大致介绍了丁日昌一生在洋务、吏治、外交等方面的建树情况,当然,作为一名始终忠实于清廷的封建官吏,丁日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他一生虽然倡言改革,积极引进西学,但在政治和伦理观念上却始终执着于儒家的传统和礼法。以他在江苏巡抚任内禁毁所谓“淫词小说”为例,当时被丁日昌下令查禁销毁的书籍多达268种,其中固然确有一些属于淫秽的书籍,但不少是与儒家政治、伦理观念有忤而并非淫秽的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皆被列名其中,其后果是给中国文化遗产的保留造成了一定损失,不利于文化的正常发展和民众思想的解放。同样,在政治思想方面,丁日昌生前虽然已经看到清廷“官民之气日睽,上下之情日散”的政治弊端,对西方国家“上下则情意贯通,法度则整齐划一”的情况也已有所了解,但他仍坚持强调:“除船械一切自强之具必须效法泰西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庶可以我之正气靖彼之戾气,不致如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为有识者所窃笑也。”“衣冠制度,断不可参用西法,惟练兵、制器、电报、铁路、造船、开矿、种植、织造等事不能不采

用西法。”即始终未能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上再向前迈进一步。这同那些业已开始鼓吹效法西洋民主政治的同时代的先进者(例如丁的好友、长期生活在香港的王韬以及曾经出洋的郭嵩焘等)相比,又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差距。

丁日昌一生喜读书、著书,他在洋务运动中的杰出成就同他苦读群书、淹通文史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他又酷爱藏书,十分注意收集和整理祖国的文化典籍。早在任职上海和江苏期间,他就开始了搜求和收藏图书的活动。经过多年的努力,他陆续收藏了不少珍本、善本图书,成为颇有名气的藏书家。丁日昌的藏书在他解官还乡时,全部载归故里,置于其揭阳寓所“絮园”的藏书楼“持静斋”(又称“百兰山馆”)之中。由于丁日昌的“持静斋藏书”数量庞大,精品甚多,且编目详备,故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在清代私家藏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丁日昌一生勤于著述,去世后除留下蔚为大观的“持静斋藏书”之外,还有自己相当丰富的从政著述与诗文,包括《丁禹生政书》、《百兰山馆政书》、《抚吴公牍》、《百兰山馆古今体诗》、《百将图传》等。这些文字,广泛涉及洋务、吏治、外交、海防、教案、盐政、侨务等多个领域,是研究晚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地方社会的重要史料。这里按照成书时间先后,将其生前业已结集或身后由他人所编辑的著作(包括编译、编校、督修和评点类著作)列表揭示如下:

书 名	卷(册)数	类别	成书时间	出版或收藏情况
红楼二百咏	二卷	评点	清道光二十一年	清道光年间初刊、 民国六年石竹山房重刊
炮录	十二卷	编译	清同治元年	稿本(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炮录后编	一卷	编译	清同治元年	稿本(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军火杂录	一卷	编译	清同治元年	稿本(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苏省舆地图说(又名江苏全省舆图)	四册	督修	清同治七年	清同治七年初刊
牧令全书	五种二十三卷	编校、 评点	清同治八年	清同治八年江苏官书局初刊、 清同治十二年羊城书局重刊
牧令书辑要	十卷	编校、 评点	清同治八年	清同治八年江苏官书局初刊、 清同治十二年羊城书局重刊、 清同治八年湖北崇文书局重刊、清同治十二年羊城书局重刊、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
保甲书辑要	四卷	编校、 评点	清同治八年	清同治八年江苏官书局初刊、 清同治十年黔阳官署重刊、 清同治十二年羊城书局重刊
百将图传	二卷	自撰	清同治九年	清同治九年江苏官书局初刊、2000年学苑出版社影印

续表

书 名	卷(册)数	类别	成书时间	出版或收藏情况
持静斋书目	四卷续增一卷,附藏书纪要二卷	自撰	清同治九年初编、光绪六年编定	清同治九年初刊、清光绪初年重刊、清光绪二十一年苏州重刊、民国七年广州萃英书局重刊、民国二十三年北平南薰阁重刊
枪炮操法图说	四册	编译	清同治十年	清同治十年初刊、2002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代军政资料选粹》影印
西法炮台图说(又名炮台图说)	三卷	编译	清同治年间	清光绪二十五年上海著易堂书局初刊
抚吴公牍	五十卷	自撰	清同治年间	原为抄本、清光绪三年初刊、清光绪四年粤东华英书局重刊、清宣统元年南洋官书局重刊、民国二十四年重刊、1969年台北《中华文史丛书》影印
百兰山馆藏帖(上册又名荔支唱和册)	二册	部分自撰	清同治年间	上册清光绪八年初刊、下册民国五年初刊
丁中丞朱文炜手札合册	一册	部分自撰	清同治年间	稿本 (藏广东揭阳市博物馆)
海防要览	二卷	部分自撰(左锡九校刊)	清光绪初年	清光绪十年敦怀书屋初刊、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2002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代军政资料选粹》影印
法人游探记(又名柬埔寨治以北探路记或柬埔寨以北探路记)	十五卷	督译	清光绪初年	清光绪十年初刊、清光绪二十五年上海著易堂书局另刊、1978年台北广文书局影印
丁中丞批牍	一册	自撰	清光绪初年	抄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丁中丞抚闽书牍	一册	自撰	清光绪初年	抄本(藏广东揭阳市博物馆)
西法兵略(又名西洋兵略)	七种,卷数不详	编译	清光绪初年	不详

续表

书 名	卷(册)数	类别	成书时间	出版或收藏情况
地球图说(又名外洋图说或五大洲图说)	不详	编译	清光绪初年	原为抄本,清光绪二十五年上海著易堂书局以《地球政要通考》之名初刊
百兰山馆古今体诗	五卷附百兰山馆词并楹联	自撰	清光绪初年	民国年间初刊
百兰山馆诗集	五卷附词一卷	自撰	清光绪初年	抄本(藏上海图书馆)
百兰山馆政书	十四卷	自撰 (李凤苞编辑,王韬校字)	清光绪初年	原为抄本,民国二十九年香港初刊
丁禹生政书	三十六卷	自撰(刘瑞芬、陆润庠校订)	清光绪初年	抄本(藏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丁中丞(日昌)政书	三十六卷	自撰 (温廷敬编校)	清光绪初年	原为抄本,1975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
丁禹生政书	三十六卷	自撰(范海泉、刘治安点校)	清光绪初年	1987年香港初刊
丁中丞文鉴	五卷	自撰 (吴鸿藻辑存)	民国十九年	抄本,潮州先正遗书选本未刊(藏广东汕头市图书馆)

除了这些已结集的著作外,丁日昌还有若干书信手稿和散见于他种书籍的诗文存世。然而如此丰富的著述文字,在丁日昌生前付刊者却并不多,仅有《红楼二百咏》、《百将图传》、《抚吴公牍》等数种。他的多数著作,在相当长时间里是以稿本或者抄本的形式留存下来的。清末、民国以来,丁日昌的一些著作,如《百兰山馆古今体诗》、《百兰山馆政书》等,陆续被其后人或乡邦人士所刊出,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香港两地又分别据不同抄本出版了《丁中丞(日昌)政书》和《丁禹生政书》两部内容基本相同的丁日昌从政著作,广东等地还对《抚吴公牍》、《百将图传》等刊印较早、不易觅得的著作重新作了影印,从而使得丁日昌的著述文字愈来愈多地为人们所了解。但是,上述已出版的著作,都还只是丁日昌部分作品的结集,并非其遗存文字的全豹。而且,这些已刊的著作版本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若干疏漏和讹误,

有的早期出版物发行面甚小,难于为人所觅知。这种状况,不利于人们全面了解丁日昌这个历史人物和利用其著述文字开展清代历史的研究。有鉴于此,本书编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即试图进行丁日昌著作(主要是自撰文字)的收集整理工作,编辑一部内容比较完备、文字准确并合于现代规范的《丁日昌集》,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迄未能够成心。直至2004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启动,整理编辑《丁日昌集》有幸被列为该工程文献类项目之一,此项工作才得以顺利有序地进行。现在经过整整三年的努力,这项整理编辑工作终于完成了,谨向读者献上我们工作的成果——《丁日昌集》。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始终得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的指导、帮助和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广州大学为本项目配套了科研经费,广东省揭阳市博物馆吴爱珊馆长、华南师范大学左鹏军教授、广东省汕头市潮汕文化研究中心陈历明先生为本书提供了若干宝贵资料,中山大学李吉奎教授、广州大学孙雍长教授、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汪叔子研究员对本书若干稿本资料的文字辨识多有指教。金峰同志对全书绝大部分文字作了电脑输入,并与陈享冬同志一起对部分书稿作了校勘。我在广州大学历史系的几名研究生,也为本书电子文本的校对工作付出了一定的劳动。我的妻子潘文颖女士,不仅多年来悉心照料家庭生活,还多次陪我一起到北京、上海、南京、汕头等地的图书馆,为本书查阅、手抄有关资料,引以为乐。本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离不开这些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本书尽管力图比较完备、准确地辑录丁日昌的著述文字(不包括丁日昌编校、编译、督修的著作),但是由于编者视野和水平所限,以及一些客观上的因素,搜罗未必全面,点校疏漏、讹误之处亦在所难免,敬祈读者不吝赐教、予以批评指正。

赵春晨 2007年10月序于广州海月轩

凡 例

一、本书所辑丁日昌著述文字，以丁氏自撰者为主。凡丁氏编校、编译、督修的著作，不予辑入，但其中丁日昌所写的序跋、凡例等，属于自撰文字，则予收录。评点类的著作，视具体情况而定：评点文字较多且与原著文字难以剥离者（如《〈红楼二百咏〉序评》），整体收录该著作，原著他人文字使用小号另体字排出，以示区别；仅有少量丁日昌评点文字者，则只选录丁氏的评点文字，而不收录该整部著作。

二、本书除辑录丁日昌著述文字外，另附录丁氏的传记资料、已刊已辑著作序跋资料和生平大事年表等，以助了解其生平概况。

三、本书按照文体分类对丁日昌著述文字进行纂编，计分奏稿、公牍、书信、文录、诗词联语、专著六大类，每类文体之下再按照作品撰著时间顺序加以编排，或分为专题进行辑录。公牍、书信、文录三种文体有难以严格区别者，则视每篇文字之具体内容相对地加以划分。

四、本书所辑丁日昌著述文字，如有可利用以往已刊、已辑本者（如《抚吴奏稿》、《巡沪公牍》、《淮鹺公牍》、《藩吴公牍》、《抚吴公牍》、《百兰山馆诗》、《百兰山馆词》、《联语》、《〈红楼二百咏〉序评》、《淮鹺摘要》、《百将图传》、《持静斋书目》等），尽量保持其刊辑本的原貌，包括原本的内容、专题名称、编排顺序、附录文字等，个别需要调整、改动者，于文中出注加以说明；如原无刊本、辑本者，本书采集资料，分类、分专题加以纂辑并加以题名（如书信类、文录类及《船政奏稿》、《其他奏稿》、《船政及抚闽公牍》、《办理乌石山教案公牍》、《诗补遗》等专题）；如原虽有辑本，但内容缺失过多、编辑过于混乱者（如《抚闽奏稿》），则仍其原辑本名称加以补充和重编。

五、本书对所辑录的丁日昌著述文字，如存有稿本、抄本者，尽量以稿本或较好的抄本作为编校底本，再校以其他抄本或刊本；如原有多种刊本者，一般以初刊本为底本，校以其他版本。凡底本有误，采用校本者，出注加以说明；底本不误，他本误者，一般不出校记；底本一般笔画错讹或字形混同的明显误刻，则径改，不出校记。

六、本书所辑录的丁日昌著述文字，篇名一般仍原稿本、抄本或刊本之旧，个别需要改动或加以命名者，在文中出注加以说明。原稿本、抄本或刊本在篇名之后标注有撰著或发出时日者，悉予保留，有讹误者据史实加以更正，并出注说明；未标注撰著或发出时日者，不作补注。

七、本书对所辑录的文字，概予标点、分段。原抄本、刊本已作之标点、分段，不予保留。

八、本书使用简体汉字。正文中之正误和删补、改字用括号表示：加（）号者表示误字或应删除之字，加〔〕号者表示正字或应增补之字。原文残缺及脱漏字用□表示，无法辨识之处

用■表示。原文中的注文一律用小一号同体字排版。原文中双行行文以示并列关系者一仍其旧,三行并排者前两行字仍取并排形式,第三行字以{}号表示。原文中前人所加注释及评语以小一号另体字排版,本书编者所加说明文字以【】号表示。

九、本书所辑录的文字中,有旧时贬污境内少数民族及外国人而在名称字加犬旁、口旁等情况,今悉为改正,使用现行通用写法。

总目

总序	戴逸	1
序	赵春晨	1
凡例		1
一、奏稿		1
抚吴奏稿(卷一——卷六)		11
船政奏稿(卷七)		101
抚闽奏稿(卷八——卷一一)		109
其他奏稿(卷一二)		189
二、公牍		215
巡沪公牍(卷一三——卷一九)		257
淮鹺公牍(卷二〇)		324
藩吴公牍(卷二一——卷三五)		345
抚吴公牍(卷三六——卷八五)		446
船政及抚闽公牍(卷八六——卷八八)		815
办理乌石山教案公牍(卷八九)		840
三、书信(卷九〇——卷九七)		857
四、文录(卷九八——卷一〇一)		1021
五、诗词、联语		1093
百兰山馆诗(卷一〇二——卷一〇六)		1107
百兰山馆词(卷一〇七)		1183
联语(卷一〇八)		1186
诗补遗(卷一〇九)		1192
六、专著		1197
红楼二百咏序评(卷一一〇——卷一一一)		1211

淮鹺摘要(卷一一二——卷一一四)	1247
百將圖傳(卷一一五——卷一一六)	1291
持靜齋書目(卷一一七——卷一二一)	1345
七、附錄	1603
(一) 傳記資料	1607
(二) 已刊、已輯著作序跋資料	1629
(三) 生平大事年表	1639

一、奏 稿

目 录

卷一 抚吴奏稿一	11
谢恩请陛见疏 同治七年正月十三日具奏	11
海运漕粮头批放洋疏 同治七年二月初十日具奏	11
设立苏省书局疏	12
江北未结积案分别清理疏 二月二十一日	13
出省察看地方情形片	13
华亭塘工摊捐兴办疏 三月十六日	14
织造加拨运款疏 三月十六日	15
出省察看公回日期片 三月十六日	15
酌定上忙银价片 三月十六日	16
浙省海塘石工片 三月十六日	16
广潮绅商捐输请广学额疏 三月十八日	17
海运漕粮兑竣放洋疏 三月二十四日	17
筹解神机营饷京饷片 三月二十四日	18
请缓征邳州等处钱粮疏	18
请广海门厅捐饷学额疏 四月十六日	19
上海绅富续捐请奖疏 四月十九日	20
请广丹徒县捐饷学额疏 四月十九日	20
会试盘费循例给发疏 四月十九日	21
金匱县吴令等请摘顶片 四月十九日	21
卷二 抚吴奏稿二	23
进呈江苏全省舆地图说疏	23
遵旨提钱解津情形疏 闰四月十四日	24
筹拨直饷并陈协拨甘饷情形疏 闰四月十四日	25
移借闽局轮船委员带津片 闰四月十四日	26
河运难复扩充海运情形疏	26
密陈夹板试运情形片 五月十六日	28
苏省征收钱漕酌定刊发科则钱数告示疏	28
续拨军火委员解京片	29

上海捐输第二次请奖疏	29
丁为龙等殉难请恤片	30
盛康捐田贍族片	31
补换义国条约事竣疏	31
拨解神机营饷片	32
江属养廉抵捐各官生初次请奖疏	32
赣榆县等请摘顶片	33
卷三 抚吴奏稿三	34
拿获枪匪员弁请奖疏 八月初八日	34
出省阅看海塘片 八月初八日	35
奏留督臣暂缓赴直疏 附片	35
协拨晋省防费疏 九月初二日	36
设局清理沙洲疏 九月初二日	36
变通芦洲成例片 九月初二日	38
高梯请署徐海道疏	39
各属清理词讼择尤保奖疏	39
上海捐饷请广学额疏	40
同治三年前积案人犯免解省片	40
购到机器派委解津片	41
丹阳等县钱漕暂办抵征疏	41
江淮等属秋歉情形疏	42
扬州江海关常税免用红单片 十一月二十四日	44
江海关拨菜工银两片 十一月二十四日	44
卷四 抚吴奏稿四	46
苏属新垦田地酌免钱粮疏 附条款清单	46
苏省续纂《赋役全书》片	50
同治七年份冬漕折价疏	51
丹徒加收漕粮公费片	51
来春海运请参用夹板船片	52
广潮捐饷请广学额疏	52
海运各员请奖疏	53
江苏厘金收支实数疏	54
海运漕粮章程疏 附章程 同治八年正月十二日	55
查办淮属民欠豁免钱粮疏 正月十二日	59
开白茆河工片 正月十二日	60
剥船耗米随正兑交疏 二月十八日	60

借款开白茆河分年摊征归款疏 二月二十日	61
白茆河工委员请革职片 二月二十日	61
华亭海塘经费按亩摊捐片 二月二十日	62
苏属州县留心教养择尤奖励疏 二月二十日	63
因地制宜转移风气片 二月二十日	63
卷五 抚吴奏稿五	65
苏属清理词讼各员择尤保奖疏	65
酌改苏抚标兵制疏 又附片、章程	65
抚标改章复陈疏	70
力戒因循敬陈管见疏	71
耗羨不敷养廉借拨支放疏	74
如皋县令请摘顶片	75
缉获巨盗员弁请奖疏	75
匪犯正法片	76
白茆河经费随漕带收疏	77
赴沪察看机器厂塘工片	78
苏松等属禾棉被淹情形片	78
武阳殉难义冢请列祀典疏	79
苏省捐输各官生补奖疏	79
卷六 抚吴奏稿六	81
新漕米短筹款买运疏	81
阳溧坛三县仍办抵征片	81
苏松漕粮起运米数疏	82
江淮等属秋歉情形疏	83
同治八年份冬漕折价疏	85
江淮歉收请蠲缓漕粮疏	85
苏松歉收田亩请蠲减钱漕疏	86
借款开清安二县河道疏	89
海运出力请奖疏	90
拨解金营军火疏	90
苏常石闸工竣请开复委员革职处分片	91
青浦建明臣陈子龙祠请列祀典疏	92
江苏两藩司解收地丁数目疏	92
运漕沙船拟减出口厘捐疏	93
请建江都县阵亡绅士钟准专祠片	93
镇江关请给办公银两疏	93

拟修《江苏通志》疏	94
委臬司赴上海片	94
复陈中外交涉情形疏	95
密陈片	95
布置卫津片	96
赴津帮办情形疏	97
派员赴安南察访情形片	98
教务隐忧疏	98
筹解宁夏军火疏	99
卷七 船政奏稿	101
莅工任事叩谢天恩折 光绪元年十月十五日拜发	101
船政需款即拟晋省会商筹拨片 同日拜发	101
养船经费不敷请饬归地方官设筹支应折 光绪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拜发	102
铁肋厂兴工片 同日拜发	103
恭谢天恩吁恳收回成命折 同日拜发	103
拟保船政替人恭候简派折 光绪二年正月十九日拜发	104
操演轮船片 同日拜发	105
委赴香港招募学生片	105
参操防不力之总兵革职片 光绪二年正月十九日拜发	106
扰乱营规之参将李忠元以都司降补片 同日拜发	106
就署起盖银库片 同日拜发	106
道员父子因公遇难请恤折 光绪二年正月十九日拜发	107
再延请教习嘉乐尔来工教导片 光绪二年二月十五日拜发	107
第十七号艺新轮船下水片 光绪二年四月初十日拜发	108
千总陈世安积劳病故请恤片 同日拜发	108
卷八 抚闽奏稿一	109
遵旨赴任谢恩折 光绪二年正月十九日拜发	109
变通西饷办法疏 光绪二年	109
奏款预解西饷片	110
署内设局派员清理词讼片	111
洋务需人调员来闽疏 光绪二年	111
闽省电线改归官办疏 光绪二年	112
奏台湾设立电线片 光绪二年	112
拿获安纳船要犯申明拟办疏 附片 光绪二年	113
救护洋险船只章程疏 光绪二年	115
清理积案以苏民困片	116

闽省水灾办理拯恤情形疏 附片	117
闽省水灾催提各省协饷疏	118
不职召灾吁请褫职疏	119
参轻视灾务福防同知片	119
闽省光绪元年份出入大数疏	119
停募台兵挑选汰留片	120
变通委署州县新章片	120
侵吞工费革职追办疏 光绪二年	121
遵旨冬春驻台片	122
谢恩赏《方略》疏	122
谢恩疏	123
候补〔知〕府张其曜摘去顶戴片 光绪二年	123
参疏防监犯越狱各官疏 光绪二年	124
卷九 抚闽奏稿二	125
申明科场成例拔取真才疏 光绪二年	125
参虚冒克扣及贩卖洋药之文武各员疏 光绪二年	125
军火浮开充数分别严参疏 光绪二年	126
派员严讯追赃疏 光绪二年	127
纵令蠹棍殃民即行革职片 光绪二年	128
已革知县查讯议拟疏	129
特参延不获犯文武各员疏	129
补用道区天民暂行革职片	130
防患未萌片	131
汇参摘顶勒限清理积案片	131
结销积案各员开复片	132
特参谬妄不职知县疏	132
查勘台北硫磺樟脑茶叶情形疏	133
福清县知县魏弼文革职片	134
招募洋教习缘由片	135
申明参将劣迹分别议拟疏	135
遵旨拿获重犯就地正法疏	137
参撤嘉义县知县片	137
闽省被灾赈恤情形疏	138
修筑堤坝片	140
省台远隔重洋难以兼顾片	140
台湾生番未靖力疾渡台办理疏	141
台湾举办垦务矿务片	141

统筹台湾请开办轮路矿务疏 光绪二年	142
勘台湾北路后山大略情形疏	145
台北生番滋事办理情形片	146
谨将闽省司道知府各官年岁籍贯密缮清单恭呈御览 光绪二年十二月	147
卷一〇 抚闽奏稿三	149
台事宜统筹全局疏 附片 光绪二年	149
日国兵船来华预先筹办片 光绪二年	151
整顿台湾营伍片 光绪三年	153
请饬部另行改拨京饷折 光绪三年	154
查明学政考试声名循例密陈折 光绪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155
后山防务紧要拟请大员驻扎疏 光绪三年	156
英国借款议结疏 光绪三年	157
遵旨剿抚生番缘由片	158
现探小吕宋已到兵船二号情形片	158
台湾岁试事竣疏	159
设法清理监押人犯并勒限查办疏	159
请核实征额片 光绪三年	161
剿办台湾后山凶番情形疏	162
台北所属厅县员缺照部章变通办理疏	163
内山番民饥困动款施赈片	163
开通后山新路拟将委员请奖片	164
台湾府属杂饷征收苦累情形疏	164
添设熟番学额饬部立案片	165
查勘北路淡水彰化大略情形疏	166
保奏守备孙思敬片	166
台营病故员弁请恤片	167
惩办蠹役片	167
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	168
殄除民害片	169
改设台北府片	169
台属被灾情形片	170
台北遭风情形片	170
拿办匪犯员弁请奖疏	171
卷一一 抚闽奏稿四	173
筹办台湾轮路事宜疏 光绪三年	173
整顿台防营务片	174

裁汰台营片	175
守备嘉朝泰革职片	175
淡水都司即行革职片	176
拟开辟台湾中路六社归入版图片	176
闽属被水赈恤疏	177
救水员弁在事出力片	178
闽省遭水力疾销假疏	178
闽省续办灾务疏	179
请旨责成绅士捐办工程片	180
灾区粮米展限征收疏	181
劝谕淮沪各商捐赈片	181
议办铁甲船未尽事宜疏 光绪三年	182
遵议督操轮船事宜疏	183
复陈督操轮船事宜疏	185
因病恳恩派员署理疏	186
后山番务已靖俟假满再赴闽疏	187
拟遵旧章轮赴台湾巡查片	188
卷一二 其他奏稿	189
代粤抚拟洋务片 同治五年五月	189
谨将总理衙门原奏紧要应办事宜逐条详议切实办法恭呈御览 同治十三年	190
秘鲁国换约事宜疏 光绪元年	199
请派正副使赴秘鲁保护华工片 光绪元年	202
请飭粤闽严禁诱骗华工片 光绪元年	202
因病未能赴闽办理乌石山案疏附片 光绪四年	203
到闽办理乌石山案疏 光绪四年	204
乌石山焚毁案先行议结疏附片 光绪五年	205
归还乌石山洋楼换租领事行馆疏	206
办理乌石山案事竣回籍疏附片 光绪五年	206
拟屏琉球疏	207
辞会办南洋海防疏附清单 光绪五年	208
病危口授遗折 光绪八年	212

卷一 抚吴奏稿^①一

谢恩请陛见疏 同治七年正月十三日具奏

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同治七年正月初八日准署江苏巡抚臣郭柏荫来文，准吏部咨开，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江苏巡抚著丁日昌补授等因。钦此。”闻命自天，悚感无地，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谢恩讫。

伏念臣粤东下士，才识迂疏，起自田间，备员末秩，戎行滥厠，历陟监司，渥荷殊恩，以至旬宣吴会。方愧涓埃未报，虚负圣明拔擢之隆；何期疆寄骤膺，实为微臣非常之遇。五中循省，兢惕滋深。

窃以江苏兵燹之余，闾阎既极凋敝；况乎襟江带海，尤虑虞诈频生。消外衅必须固民心，固民心必先清中饱。臣以多病之躯，复无特达之识，劳怨固当力任，艰巨恐弗克胜。惟有仰恳天恩，派员暂署抚篆，准臣入都陛见，俾得亲承训诲，庶几陨越无虞。遇众人以国士，不自胜瞻天恋日之忱；未阴雨而绸缪，当益励尝胆卧薪之志。

现因郭柏荫遵旨即赴湖北新任，臣一面先行受事，将接篆日期另行恭疏题报外，所有微臣感激下忱，恭请陛见缘由，谨缮折具奏，恭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海运漕粮头批放洋疏 同治七年二月初十日具奏

奏为恭报苏省海运漕、白粮米头批放洋日期，专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江苏省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四府、州属，同治七年起运六年份漕、白二粮，仍由海运，前经酌议办理章程，由前署抚臣郭柏荫会折具奏，一面飭催各属上紧征收，慎选米色，陆

^① 《抚吴奏稿》是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期间(同治六年十二月至同治九年十二月)所写奏稿的汇编，初为抄本，由丁日昌门人刘瑞芬、陆润庠校订后辑入《丁禹生政书》(抄本)之中，后该抄本又经范海泉、刘治安点校，于1987年在香港出版。另近人温廷敬亦曾据转抄本将其辑入《丁中丞(日昌)政书》之中，于1975年由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本书所辑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室藏《丁禹生政书·抚吴奏稿》原抄本为底本，并与范海泉、刘治安点校出版之《丁禹生政书》、温廷敬辑《丁中丞(日昌)政书》作了校勘。原书部分奏稿结尾处署有具奏年月日，或单署月日，今将其移至奏稿标题下。原书未署具奏时日者，本集不作补入。个别奏稿原书缺载，系据他书补入，即于文中注明。

续提前剥运赴沪盘验兑装在案。

兹据代理苏州藩司杜文澜会同署臬司勒方锜、粮道奇克坦泰详：“据海运沪局委员详称，本年苏省起运米石，奉文提前赶办，遵经招雇宽大沙船，取具承揽，先行核给修费，饬令赶紧修舱坚固，排泊候兑。嗣据各属陆续驳运米石到沪，随即验明米色，配拨沙船，督饬斛兑装运。现计兑竣米船一百三十只，共装交仓漕、白正、耗米二十万四千七百五十九石零，并随装沙船经剥食耗等米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一石零，搭运筹备二升余米四千九十五石零。当即发给水脚等银，取具领状、互保实装米数各结，查明携带器械、水手籍贯，填给联单，于二月初五日起，委员陆续押令开至崇明十激口候风放洋北上。”等情，转详请奏前来。

伏查海洋辽阔，巡防必宜周密，且今届海运头批米船，尚须回帆接运在后之米，现报开行日期虽与上届相同，尤应上紧催趲护送，俾速运行。除札饬上海捕盗局照案配驾轮勇各船出洋巡梭，分咨本省、邻省沿海水师，按段迎提护送并催饬其余米石赶紧剥运兑装、接续开驶外，谨将海运头批放洋日期，会同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漕运总督臣张之万，恭折由驿五百里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设立苏省书局疏

奏为苏省设局开刊书籍，拟刻牧令各书，以端吏治而正人心，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惟国家设官分职，皆以为民，而与民最亲莫如州县，得其人则治，失其人则乱，自古为然，于今尤急。溯自军兴以来，州县中歧途杂出，流品亦至不齐，虽其中固多可造之才，而平日于治民临政之端，曾未谙习体会，一旦身膺民社，茫然无所持循。凡百工技艺皆学而能，岂有亲民大事不学而能无谬失者？此循良所以日鲜，而民困所由日深也。夫诸子百家之书，浩如渊海，如理学陈编，或虚渺而惮于冥索；若稗志野乘，虽悦目而又病支离。况士子穷经咕咩，即负宏通之誉，其益只在一身。若使仕优而学，默勘得失利弊之源，推而至于一县，则一县受其庇矣；又推而至于一府一州，则一府一州受其庇矣。天下者，州县之所积，州县若皆得人，盗贼何从而起？故今日欲敦吏治，必先选牧令；欲选牧令，必先使耳濡目染于经济致治之书，然后胸中确有把握，临政不致无所适从。臣现督饬局员，选择牧津牧令，凡有关于吏治之书，都为一编，如言听讼，则分别如何判断方可得情；言催科，则分别如何惩劝方免苛敛；胥吏必应如何驾驭，方不受其欺蒙；盗贼必应如何缉捕，方可使之消弭；他如农桑、水利、学校、赈荒诸大政，皆为分门别类，由流溯源，芟节其冗繁，增补其未备。刊刻一竣，即当颁发各属官各一编，俾资程式，虽在中材，亦可知所趋向。譬诸百工示以规矩，则运斤操斧，悉中准绳，庶几士习民风，因之起色。至于小学为童蒙养正之基，经史为艺苑大成之目，谨当陆续刊成，广为流布，以仰副圣天子造士作人之至意。

抑臣更有请者，目前人心不古，书贾趋利，往往淫词邪说荟萃成编，《水浒》、《传奇》等书，略识之无如探秘笈，无知愚民平日便以作乱犯上，最足为人心风俗之忧。臣在吴中业经严禁，诚恐此等离经叛道之书各省皆有，应请旨敕下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加禁毁，以隐戢人心放纵、无所忌惮之萌，似亦维持风化之一端。所有臣在苏省设立书局、先刊牧令各书，并请禁传奇邪说缘由是否有当，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同治七年闰四月十六日准礼部咨：“为知照事。仪制司案呈内阁抄出同治七年三月初十日奉上谕：‘丁日昌奏设局刊刻牧令各书一折，州县为亲民之官，地方之安危系之。丁日昌现编刊牧令各书颁发所属，即著实力举行，俾各州县得所效法。其小学、经史等编有裨学校者，并著陆续刊刻，广为流布。至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钦此。’钦遵到部，相应知照江苏巡抚遵照办理可也。”

江北未结积案分别清理疏 二月二十一日

奏为漕臣咨送同治三年以前江北未结积案，拟请分别变通办理，以期速结而免淹滞，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自咸丰十年苏、常沦陷，巡抚、臬司僻处上海，与江北各属隔绝不通，所有江北地方事宜暂归漕运总督代办，一切命、盗案件，或由本管知府提勘，或由直隶州、直隶厅互相提勘，均由道径详漕督核题，并不解审。迨同治三年全省肃清，始渐复归旧制。而三年以前应题之案，前漕臣吴棠因督办防剿，有时未能兼顾，不无积压。漕臣张之万到任后，奏明请将从前未结各案照例解省勘办，奉旨允准。旋准咨送吴棠任内未题命盗等案，共计一百二十余起，均系由府审定、未及核办之件。经前署抚臣郭柏荫行司设局清厘，勒限提解，一年之内完结者不过十之一、二。盖江北各属距苏较远，每解犯至省，听候勘毕发回，道路多虞，解费繁重，各州县未免观望迁延。因思此等情罪无可更定之案，若必照例纷纷解省，未免徒事羁延，倘中途偶有疏虞，或因病痰毙，是使情重各犯得以幸稽显戮，而情轻各犯不获早邀减等，非所以重刑狱而广皇仁，自应设法变通，以期迅速藏事。

查同治三年以前由州县解府审定各案，曾经漕臣吴棠奏准，免其解勘，设使当时早为题结，原不待今日再事推敲，似仍可援照办理。拟请责成署臬司勒方锜将漕臣咨送积案查取全卷，分为三等：其情罪无可更定者为一等，即由司查照原招，核明妥叙，具详请题；其情节未能详明、声叙不尽妥协，于罪名并无出入者为一等，由司明晰指饬，并派委员会同各州县，遵照就近提集犯证，讯取确供，送司核入原招办理，均免其解省审勘，以免拖累；至若犯供支离、情罪未洽，或定案后尸亲、犯属呈诉冤抑，或经现任州县覆讯、供情翻异者，则提犯至省，另行委员审办。似此分别清理，庶罪无可疑之案不至提解纷烦，而情有可疑之案仍不致含糊迁就，积牍可期速清，罪犯无虞淹滞矣。

其同治三年以前未经解府审定、不在漕臣咨送之内者，及四年以后未结各案，仍令迅速照例招解，以符定制而昭慎重。所有江北未结各案设法分别清理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出省察看地方情形片

再，苏省各府城虽经克复数载，而蹂躏已深，元气未能骤复。臣现于二月二十一日亲自

出省巡行，察看各州县词讼有无积压，钱粮有无浮收，未垦田亩如何议招徕，失修水利如何议开浚，必使民隐可以上达，然后民困可以渐苏。厘捐为饷源所自出，约束不严，员役易滋弊窦，臣当沿途察访，严杜中饱，以体恤为招徕，庶上可裕饷，而下不累民。上海为华洋交涉之地，新设轮船机器厂为内地仿照西法之滥觞，督臣曾国藩屡次函商，急欲轮船造成，为自强根本。臣查阅各属后，顺诣上海机器厂察看情形，分别缓急，催督办理，并即前往金陵，与督臣曾国藩面商一切事宜。

臣衙门日行事件，饬委署苏州藩司杜文澜代拆代行，紧要事件仍包封至臣途次办理，俟事竣回省另行奏报外，所有微臣出省察看地方情形缘由，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华亭塘工摊捐兴办疏 三月十六日

奏为华亭海塘桩石坍塌各工拟请分年次第修整，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松江府属华亭县海塘，建自前明，我朝雍正二年改建石工，道光十七年修理之后，历被海潮冲刷，坍塌日多。同治五年派委候补道孙士达勘估，先将最险之戚家墩起至盘头坝止，共计二百四十五丈五尺如式修整，当经前署抚臣郭柏荫会折奏明在案。此外各坍塌处所，因工巨费繁，尚未兴办。六年十一月内，据华亭县知县张泽仁转据绅董张鸿卓等禀称：“坦坡全行冲失、显露石塘者，约七百余丈；其桩石漂卸、石后土冲坏者，约二千余丈，呈请赶修。”等情。即经臣曾国藩、前署抚臣郭柏荫批，经臣丁日昌在苏藩司任内札委候补知县钱宝清等先后诣勘，并据钱宝清约估，应用桩木五万八千根，开折送由署藩司杜文澜带同委员亲诣确勘，自金山围城东门外五里许起，西至距柘林城三十里之张家库止，共分十二段，计长三千七百余丈，内七百二十三丈塌卸过甚，全露塘石，其中第三段之二十七丈尤为险要，第一、第二段土工亦不可迟。其余各段坡土均不齐全，潮汐激荡靡常，工程均形吃重。约略估计，若全行修理，需钱三十万千文。现因苏省供给前敌军饷，经费支绌万分，而富户近多消乏，劝捐亦徒托空言，拟即筹垫银款，分年举办，遴委妥员会同该府县，先将第一、第二段之缺土处所加土培护，并将第三段之露石险工二十七丈赶紧修整，其余次第兴修。所需桩木，已于司库筹动银四万两，委员前赴湖北采买。应请查照办理善后成案，免抽税厘。至此项工费，拟即在于各州县〔受〕益民田项下按亩收捐，陆续接济工用，并归还司库垫款。每亩应捐钱若干，俟全工估定确数，总计田亩数目，再行饬派随正征收。惟通工所需石料，向在洞庭等山采办。自兵燹后，洞庭山一带被扰最甚，石匠全行散亡，且老山采伐已尽，现在条石无从采取，只可先办土木碎石等工，一面招集石匠探采新山合用之石，再将石塘残损处所随时补修等情，由署藩司杜文澜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华亭塘工为苏、松、太三府州田庐民命所关，即为额征钱漕所系，自应赶紧修筑，俾资捍卫。据请分年兴修，摊征归款，并计虽为数较多，分摊则众擎易举，既于地方有益，实于民力无伤。所有赴楚采办木植，相应奏明请旨，准予免收税厘，以昭核实。除分别咨行查照外，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再，此系民捐之工，请免造册报销，合并陈明。谨奏。

织造加拨运款疏 三月十六日

奏为苏州织造筹办全运，司、局两库通盘筹画，委难添拨，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前准苏州织造庆林咨：“准内务府以历年派办大运、赶运绸缎布匹，该织造所解参差不齐，以致不能应差，行文迅速筹拨银款，赶紧织办，务令全数解京。”等因，当经行司筹解去后。臣丁日昌在苏州藩司任内，会同督办苏省牙厘总局、署江苏臬司勒方铎、内阁中书何慎修详称：“苏州织造历派各年大运，赶运绸缎等项，经前抚臣李鸿章奏准，于厘捐内酌拨银钱，交该织造分别缓急，量为办理。每年拨款以三万两为率，将一届应办之数，分作两年办运。”嗣准户部奏催：“全运因系织务要需，当于司库万难支应之中，勉力筹济。”又经详：“奉奏准，自丁卯年为始，司库添拨银一万五千两，均经如数筹解在案。兹复通盘筹画，司库常年所有之进项抵放必不可少之出款，时虞支绌，前项大运银两若再加拨，殊属力有未逮。其局库月收厘金，尽供前敌剿捻饷需及额放坐支各款尚虞匮乏，即每年抽拨大运工需银两，已属勉力支撑。所有司、局两库委难添拨情形，惟有详请奏咨，查照前经议定成案，分别缓急，由苏州织造酌量通融办理。”等情前来。

前署抚臣郭柏荫未及具奏，移交到臣丁日昌，会同臣曾国藩复加确查。苏州藩库度支竭蹶，久在圣明照察之中，逐年承应军需，全藉厘捐接济。近因商贾利薄，贸迁日稀，去冬今春稽收捐厘之钱大逊于昔，两次奏定每年拨解织造银四万五千两，近均不能如期解交，屡饬设法统筹，始得勉强凑解。据详难以加拨，诚属实在情形，应请仍由织造臣庆林分别缓急，酌量通融办理。一俟军需稍松，厘税稍旺，再当设法筹拨。

除咨明户部、内务府外，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出省察看公回日期片 三月十六日

奏，再臣于前月二十一日出省，前往各州县巡悉一切情形，并顺赴金陵，与督臣曾国藩面商事件，当经附片奏明在案。江北相距较远，臣尚未到。江南各属所有堂事批词、监押犯人各簿，均经臣亲自分别吊查，尚能随到随审，不致积压。漕粮经去年大为核减，百姓完纳尚称踊跃。书差需索浮费经臣于藩司任内严加禁革，可期净尽。惟常、镇二属荒地甚多，坛、溧等县人民百不存一，招垦则土客不能相安，官垦则经费尤为浩大，生聚教养，尤赖地方官加意栽培。苏属厘卡经曾国藩、李鸿章严加清理之后，各卡员尚能奉公守法。惟商人本少利薄，生意日见萧索。此时湘、淮各军剿捻，饷糈全靠厘捐，未能轻议更张，一俟军务肃清，即当分别裁并，民困始能渐苏。

臣仍由苏州驰赴上海察看情形。关道应宝时办理关务，不吐不茹，深为妥协。机器厂规模闳壮，厂员分发知府冯焌光、候选知府沈保靖邃于西学，明体达用，督率中外匠人，已能就厂中原有机器以母生子。计开厂至今，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各式开花铜炮一百四十五尊、开花来福炸弹一万八千余颗；兵枪、马枪每月约可造成二百杆，与外洋无异；轮船物料虽尚须取材外洋，然已能自为结构，计至夏秋之间，当可先成长十六丈、阔三丈之轮船一号。该

厂虽造端宏大，而经费尚能丝丝入扣。将来仍当讲绎图说，以穷西学之源，研求地利，以宏中土之用，庶指授可自得师，而物料亦不致仰给异域。曾国藩嘱臣就近时常赴沪，督察该厂事宜，拟案牍稍暇，仍当随时前往察看。

兹于三月初十日旋苏，合将公回日期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酌定上忙银价片 三月十六日

再，苏省各州县征收上下忙地漕银两，经前护抚臣刘郁膏于同治四年裁除浮收钱漕案内，会折奏准：“征收地漕银一两，连公费折钱二千文。此后设遇银米翔贵、不得不与时变通者，于启征时奏明办理。”在案。同治五年，银钱市价无甚贵贱，未经另议更张。六年冬，银价已昂，本应查照奏案，量请变通，因值下忙均已启征，不及更改。又经前署抚臣郭柏荫于奏陈冬漕折价折内声请，俟同治七年开征上忙，如银价仍昂，循案酌请加增在案。嗣准部行：“上下忙条银每两连公费收钱二千文，系属奏定之案，本届银价虽稍有增昂，不得再议加增，致竭民力。”等因，当经转行藩司核议去后。

兹据署苏州藩司杜文澜详称：“查同治四年征收条银奏定银价之时，每两易钱一千四百文，加收公费六百文，足敷办公。本年银价大昂，每两须易钱一千七百余文，办公愈形支绌，自应遵照奏案‘银米翔贵’、‘与时变通’。现据各州县援案稟请酌加，如照现在银价，须加钱三百文。惟念民困未苏，深恐力有未逮，酌中定值，拟请从七年上忙为始，每两折收钱二千二百文，以昭平允。如银价再长，仍须酌增，稍落即须核减。嗣后总就市价为低昂，使官民两无亏累，始足以禁私加而免藉口。查苏省州县征纳钱粮，大半先掣印串，交给书差按户收取，而书差持串下乡，往往于正项之外，另收川资、饭食，并每户索取票钱数文。各州县虽设柜大堂，而民间之自封投柜者十无一、二。上年曾经臣丁日昌于苏藩司任内通飭州县俱出简明告示，不准于奏定折价之外多取丝毫，并令各户一律自封投柜，所有从前串票钱文，严飭裁除。惟穷乡僻壤，离城穹远，不得不分设乡柜，以免小民跋涉。第多一处乡柜，即多一分开销，串票既不准收钱，纸张应由官自备，迨其易银解省，又需舟车之费，凡兹各项费用，悉取诸公费之中，是此项公费钱文非归州县之羨余，实禁浮收之枢纽。自此酌定之后，倘再有不肖官吏私自加收，即当分别从严参办。”详请具奏等情前来。

臣等复查，近来银价异常昂贵，前此即经奏明，凡遇银价昂贵，“与时变通”，自应酌量加增。今定每两折收钱二千二百文，察看情形，民力尚不致竭蹶。一俟银价再有长落，仍当酌量增减。除飭司出示晓谕，通飭遵照征收，并明定（严禁）章程之外，不准书差需索分毫（外），谨附片陈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浙省海塘石工片 三月十六日

再，前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谕：“马新貽奏接办西防石塘大工单开章程，并绘图呈览一折，均著照所议办理。此项工程须添购新石十余万丈，浙省采办断难

敷用，著郭柏荫遴委妥员，在于洞庭等山，按照志载尺寸，六面见光，每条宽一尺二寸，厚一尺，长四、五尺，如式采办五万丈，运浙济用，毋稍迟误。其石价、水脚、运费等项，均由江苏筹款，自行报销等因，钦此。”经前署抚臣郭柏荫转饬筹议详办去后，兹据署苏州府知府钱德承、松江府知府杨永杰会详：“前因松江府属华亭一带海塘坍塌过多，情形危险，奉饬委员勘估，即就最为险要者先行酌办，不仅工程浩大，筹费艰难，而洞庭等山采石之区，据各岩户声称，旧山已枯，新山娇嫩，现所采碎石居多，兵燹之后，上等采匠半多流亡，急切不能应手等语。且松江海塘约略估计，已需经费钱三十万串，现办税捐各款悉归军饷，此项工需另筹为难，因地方紧要，不得已请于无可设法之中，陆续垫款，分年兴办，摊捐归还。惟因洞庭各山采石多年，现在老山无可取材，新山开采匪易，兼之采匠稀少，尚须招募。是以此次松江海塘只能块石与碎石互用，势难采取条石。明知浙江西防石塘，苏省同资保卫，工程浩大，向有协济旧章，断不敢稍存畛域之见。第条石既难采办，苏省尚有海塘工程，委实未能兼顾。”由署苏藩司杜文澜核详请奏前来。

臣查浙江海塘，攸关两省保卫，所需石料本应无分畛域，况向有协济旧章，尤不容稍事推诿。惟现据该司、府等逐加访查，老山采取已尽，新山开采维艰，兼之太湖一带被扰最深，石匠逃亡殆尽，照此限定尺寸之石又需五万丈之多，窃恐一时无从采伐。除咨浙江抚臣一面先行就近购办，以免贻误要工，臣仍严饬府县，设法招集采匠，俾可将华亭及浙省海塘次第兴修协济。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广潮绅商捐输请广学额疏 三月十八日

奏为广、潮二郡绅商在上海输军需，恳恩加广本籍潮州府学永远学额，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省前办绅富捐饷案内，劝令上海贸易之广州、潮州各商捐银三万两，即据缴解一万两，其余未缴银二万两，经两广督臣瑞麟以粤省肃清、绅富捐案已于同治五年正月停止，饬令毋庸捐缴等因。当经苏松太道应宝时以粤省既因军务肃清、无须捐缴，苏省移师赴北剿捻，上海筹济军饷、制造军火，需费甚巨，全赖捐款协济，广、潮各商既在粤省桑梓之邦，情殷报效，其于苏省贸易之地，自必乐输。由该道谕饬该董杨徽猷等，将已捐未缴银二万两按数收齐，缴充军需，许以按捐请奖。嗣据该商董等收齐银二万两，陆续缴清，声明情殷报效，不敢仰邀奖叙。惟广、潮二郡历年考试人众，每虑才浮于额，除捐解粤省银一万两，已经两广督抚臣等奏准，加广州府文武学永远定额各一名，其捐解苏省军需银二万两，由道转请奏加潮州府学永远文武学额各二名前来。臣等查与广额章程银数相符，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加广潮州府学永远文武学额各二名，以示奖励而广登进。除分咨礼、户、兵三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海运漕粮兑竣放洋疏 三月二十四日

奏为恭报苏省海运漕、白粮米全数兑竣放洋日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苏、松等属同治七年起运六年份漕、白二粮，仍由海运赴津，前将头批米石于二月初五日兑竣放洋，当经恭折由驿驰奏，一面飭催上紧剥运兑装，接续开驶北上。嗣据具报，兑竣二批米船一百二十只，共装交仓漕、白正耗米一十八万三千二百九十九石零，随装沙船经剥食耗等米，及筹备二升余米，于二月二十日起，陆续开行放洋，即经臣分别咨行验收、防护在案。兹据署苏藩司杜文澜、署臬司勒方锜、粮道奇克坦泰会详：“据海运沪局委员详报，其余米石，催据各属接续拨运到沪，验明米色，赶紧斛兑，现在全数兑竣。计装末批米船一百二十二只，共兑运交仓漕、白正耗米一十七万二千二百九十石零，并随装沙船经剥食耗等米一万八千六百一十一石零，搭运筹备二升余米三千四百四十四石零，一律发给水脚等银，取具领状、互保实装米数各结，查明水手籍贯、携带器械，填给联单，于三月初五日起，委员押令联帮开出吴淞，驶至崇明十激海口，守风开放大洋，跟踪北上”等情。转详请奏前来。

伏查本届海运米数较上届稍多，沙船转形短少。今竭力赶筹雇运，全数放洋，日期仍与上届相同，办理尚能妥速。除札飭上海捕盗局配驾轮勇各船出洋巡护催趲，并飞咨沿海水师按段迎提护送，俾得飞驶赴津、及早交兑外，谨将海运漕粮全数放洋日期，会同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漕运总督臣张之万，恭折由驿五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筹解神机营饷京饷片 三月二十四日

再，臣承准总理衙门函开：“逆匪逼近畿辅，需饷浩繁，囑于库存款项量拨迳解神机营应用。”等因。臣与督臣自闻捻匪北窜之信，忧愤交集，当将援直湘、淮各军饷糈源源凑解，俾资迅速北行，业已不遗余力。神机营为拱卫根本之师，王大臣筹兵、筹饷备费经营，臣等尤应竭力设措，以期共济艰难。因于藩、道各库凑筹银七万两，又将各司关道应解固本京饷截至本年五月止，筹银三万五百两，共凑成十万五百两，即日委员搭装轮船，分别投解，以济急需。理合会同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请缓征邳州等处钱粮疏

奏为查明邳州、海州、沭阳等三州县同治六年冬间续被捻扰，地方应征钱粮恳恩分别缓征，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江苏省同治六年八、九月间，捻匪窜入徐州府属之宿迁县，海州并所属之沭阳、赣榆等县均被蹂躏，业将被扰村庄应征钱粮汇案奏奉恩旨，分别蠲缓。其时徐、海等属捻氛尚未尽退，当经臣等随折声明，另行查办在案。迨后扰及徐州府属之邳州，回窜海州、沭阳一带，肆行焚掠。复据各该州县先后禀报查办，即经批飭江宁藩司移行该管道、府、州确勘，专案详办去后。兹据江宁藩司李宗羲、江安粮道王大经会详称：“据该管道、府、州暨即委各员层递勘覆，邳州东北乡附沿沂河一带之小沂、陶合、荆邑、龙池、赵家庄、三岔、杜家庄，并近城之泇口等八社，界连宿迁及山东省郯城、兰山等县，六年冬间捻逆猝至，均被焚掠，在田晚稻并被

抢割,情形较重。又海州西乡之青伊镇,捻匪复往窜扰,庄村焚掠殆尽,民情疾苦。又沭阳县北乡之贤官亭、上东保、上西保、中保、华冲镇、汉坊镇、东流下保、上保、东北乡韩山,又三保等处,捻逆于六年十月内复由海州阑入,焚烧掳掠,民情实形困苦。以上三州县被捻窜扰地方,由司会道详加体察,俱系实在情形。”详请将应征钱粮奏恳缓征前来。

臣等伏查无异,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邳州小沂等八社、海州青伊镇、沭阳县贤官亭等保应征同治六年上下忙地漕、屯折、扛脚、正杂钱粮及学租、河租、商税、牙杂等税,杂办、正耗折征、漕价摊征、河工等项银两,漕、南、行、赠等项米石,以及同治七年上忙新赋,一并缓至同治七年秋成后,察看情形,再行启征。除先咨明户部查核,并飭查造缓征银米各数清册另行详咨外,理合会同漕运总督臣张之万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同治七年闰四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曾国藩、丁日昌奏查明被扰地方应征钱粮请分别缓征一折,江苏邳州等州县上年被捻匪窜扰,民情困苦,若将应征钱粮照常征收,民力实有未逮。加恩着照所请,所有邳州小沂等八社、海州青伊镇、沭阳县贤官亭等保,应征同治六年上下忙地漕、屯折、扛脚、正杂钱粮及学租、河租、商税、牙杂等税,杂办、正耗折征、漕价摊征、河工等项银两,漕、南、行、赠等项米石,及同治七年上忙新赋,着一并缓至同治七年秋后,察看情形,再行启征。该督抚即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务使实惠均沾,毋任吏胥舞弊,用副轸念民艰至意。该部知道,钦此。”

请广海门厅捐饷学额疏 四月十六日

奏为查明海门厅绅民续捐军饷银数,请加广文武学额,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各省捐输军饷银款,节经部议核准,除本身给予奖叙外,每一厅、州、县捐银二千两者,准广文武学额各一名。倘捐数较多,仍不得浮于原额,准其递行推展。如捐至一万两者,准广文武学永远定额各一名,以十名为限,并于积捐总数外,查明请奖原案捐生姓名、银数,逐细声叙各等因,历经遵办在案。兹据江宁布政使李宗羲详称:“海门厅绅民咸丰十年以前捐输军饷,业于同治三年份奏准加广文武学永远定额各二名。今于同治元、二、四等年续又捐缴各营军米等项共合银二万三千五百七十一两零,均经解收清楚,分别汇案奏请给奖。又上两次广额案内,余剩银八百九十五两零,总共计银二万四千四百六十七两零。该厅原额取进文学四名、武学二名,前已加广文武学永远定额各二名,今请以银二万两,再加文学永远定额二名;以银四千两,推广文学一次学额二名。其武学定额,前次已照原额加广二名,此次未便再广永远定额,应请照江都、甘泉二县武学另行计数递广一次学额之案,以银二万四千两推广一次武学额十二名,分作二次取进,均未浮于原额。应自奉部复准后,遇考分别加广。余银四百六十七两零归入续捐并计。”等情。由司查验捐解批回相符,转造捐户姓名请奖银数清册,详请具奏前来。

臣复核无异,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加广海门厅文学永远定额二名、一次学额二名、武学一次学额十二名,均俟奉准后遇考分别加广,以示鼓励。

除将送到清册分咨户、礼、兵三部查核外,谨会同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江苏学政臣童华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上海绅富续捐请奖疏 四月十九日

奏为上海各帮及各属绅富续有捐缴军饷，现飭查催履历，恳恩照案给予奖叙，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于同治二年冬，前升抚臣李鸿章调派各路劲旅克复苏州省城，维时军中需饷甚迫，新复地方费用浩繁，又税捐，又正口，支绌万分，无〔从〕筹拨，因念各属绅富及各省商民群聚上海，当经派员设局劝捐，有成数即行分别奏奖。旋因金陵围军，饷糈支绌，复经臣曾国藩飭令并案劝捐分解。即据局员具禀，上海各帮绅富已捐银二十一万余两，陆续批解济用。经前署督臣李鸿章会同前护抚臣刘郇膏奏准，查照咸丰十年沪城防剿由绅富捐饷成案给奖。业将已据开报履历，指请奖叙之捐户杨典训等一百十四员名作为头卯请奖，造册详经前署抚臣郭柏荫会核具奏，声明已捐二十一万余两之后，复有续捐，应行请奖若干，分别查催，另行办理。经部核准咨覆：“请奖银数已满二十一万余两之后，如再有续捐，应令将办理捐输及作何动用缘由，专折奏明，以凭核办。”等因。行司移行遵照，各在案。

伏查此案绅富捐款，当时需饷孔迫，委员设局分劝在沪各帮及各属绅富，先行书定，陆续缴解，拨充军饷。所有上海各帮绅富先据缴解银二十一万余两，旋经分别催劝，又据续捐银二万九千余两。先后核计，上海各帮绅富共捐银二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三两八钱七分一厘。此外尚有南汇、奉贤、宝山、川沙、崇明等厅县绅富陆续捐缴，共银三万一千七百八十九两八钱一分二厘，连上海各帮绅富缴款，统共收捐银二十七万一千二百八十三两六钱八分三厘。内除杨宝镛捐银一万两，先经前署督臣李鸿章专案请奖，杨典训等捐户一十三万四千六百六十六两，亦经前署抚臣郭柏荫奏请给奖，由部核准外，计有未奖捐银十二万六千六百六十七两六钱八分三厘，自应照案一体汇案给奖，以免向隅。所捐银两，均已陆续解充军饷，统归军需案内造报。据署苏州布政使杜文澜、苏松太道应宝时、分发尽先补用道蒯德标会详请奏前来，臣等复核无异，所有该绅富等续有捐缴助饷银两，合无仰恳圣恩俯准，查照成案一体给奖，以示鼓励。

除飭查催履历、造册详奏，一面将报捐封典职衔、翎枝、贡监生各员，照案填给部颁空白执照，其报捐实职各员仍俟捐案由部核准给照外，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请广丹徒县捐饷学额疏 四月十九日

奏为查明镇江府属之丹徒县绅民捐输军饷银数，请加广学额，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钦奉上谕：“御史丁绍周奏：‘苏省捐输未尽给奖，请飭催迅速查明具奏，并按照奏定章程将应广学额请旨办理。’等语。著详细查明，分别办理等因。钦此。”奉经查明，镇江府城各绅富咸丰十年以前捐输军饷，有卷册印收可稽、尚未请奖者，共钱二十二万一千余串，由前署抚臣郭柏荫会折奏请造册给奖，并加广中额学额。奉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业将各捐户指请奖叙官阶，陆续造册咨部给奖在案。兹据署苏州布政

使杜文澜详称：“前项捐输军饷内，除外籍绅商所捐不计外，实在籍隶镇江府属丹徒县绅民，共捐钱一十三万六千余串，合银八万五千余两。查该县原额进文学二十五名，武学十五名，前已加广文武学永远定额各十名，此次未便再加定额，应请照‘一厅、州、县捐银二千两，推广文武一次学额〔各〕一名’之案，以银八万四千两，推广丹徒县学一次文武学额各四十二名。自奉准后遇考为始，文学分二次取进，武学分三次取进，均未浮于原额。余银一千〔余〕两归入续捐并计。”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复查无异，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加广丹徒县文武一次学额各四十二名，均于奉准后考试为始，文学分二次取进，武学分三次取进，以昭激劝。除咨明户、礼、兵三部，并飭司取造捐户银数、请奖年月细册，另行咨部查核外，谨会同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江苏学政臣童华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会试盘费循例给发疏 四月十九日

奏为江苏省赴京会试文武举人应领盘费，恳恩于地丁项下按例定银数照旧给发，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江苏省赴京会试文武举人应领盘费银两，向由江宁、苏州两藩司以各州县编征本款按三年一届统计验派，嗣于咸丰七年筹拨京饷案内，经部臣会议奏令暂行停止，历科遵照在案。

惟是江苏省兵燹以后，各举人倍形寒苦，入都会试，资斧难筹。今届又值北路逆氛未靖，非守候需时，即绕道行走，公车北上，路费倍于往昔。贫士膏秣无资，往往因而裹足。伏念我国家求才养士，首重甲科，际此军务初平，首在振兴文教，倘寒峻因旅费短缺，有阻观光之愿，殊不足以激励人材。是经臣丁日昌前于苏州藩司任内稟商臣曾国藩，酌定援照浙省奏准成案，按江苏省例定每名银八两七钱九分之数，奏请于地丁项下动支给发。当即移抄浙省成案，相符江苏省事同一律，应请援案将会试盘费，无论新旧科文武举人，每名照例定给银八两七钱九分，在江宁、苏州两藩司库地丁款内动支，并请免扣平余，仍由县开造名册赴司领给。将来总以奉到龙门点名入场册为凭。倘有临场回避者，亦准照给；如无故不到，仍飭县照数追还，俾归核实。所有各属额编本款，并请统归地丁解司收放。据江宁布政使李宗羲、署苏州布政使杜文澜会详请奏前来，臣等复核无异。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于地丁项下动支文武举人会试盘费，按照例定银数逐名给发，以示体恤。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金匱县吴令等请摘顶片 四月十九日

再，州县审理词讼，或供词未确，或人证未齐，不能不将被告暂为管押。差役即因缘为奸，有人已提到而匿不禀明者，有官已省释而留难索费者，甚或原告串同差役，以“扭交”、“指交”为名，先将被告交差私押，随后再行具呈，以遂其拖累泄忿之计。官民隔膜，吏治日颓，亟

应从严查禁，以苏民困。臣在苏州藩司任内明定章程，通飭所属，将自理词讼、禁押人犯按月造册呈报，由司随时抽查，并飭各州县特设大粉牌一面，悬挂衙署头门之外，将管押人犯姓名于牌上逐一开列，注明某月日因某案管押字样。其讯释者，即于牌上开写某月日省释，或交保字样。若无管押人犯，亦即据实书明，使民间共见共闻，差役无从舞弊。一面出示晓谕，如有其人被押而牌上无名，或牌上写明业已开释而尚未放回者，准家属喊禀，以凭查究。半年以来，私押之风为之尽绝。现在通飭江宁各属一律照办，惟恐苏属州县日久玩生，奉行不力，复经委派妥员密赴各县，认真稽查。顷据候补知县周光斗查出常州府属之金匱、宜兴、荆溪三县并未将羈候人证粉牌悬挂署前，难保非家丁、书役朋串私押，匿牌不挂，滋生弊端。兹据署藩、臬两司转据该管道府揭报前来，除札臬司将该三县门丁、经书提省究明，如有前项情弊，另行从严参办外，相应请旨，将署金匱县事、元和县知县吴政祥、署宜兴县知县陆鸿逵、署荆溪县知县张上德一并摘去顶戴，以示惩儆。

臣为整饬吏治起见，所有查参缘由，谨会同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卷二 抚吴奏稿二

进呈江苏全省舆地图说疏

奏为遵旨绘造江苏全省舆图一律告成，恭折进呈仰祈圣鉴事。

窃前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具奏沿海、沿边省分应令绘具地图一折，奉旨：‘依议，钦此。’抄奏行知办理。”等因。即经臣曾国藩将《长江全图》于委员绘造《安徽舆图》时一并绘成，恭折进呈。其《江苏省舆地全图》当经飭令两藩司遴委员（呈）董设局，条议章程格式，详细绘造去后，江藩司属被兵处所尚少，查办稍易措手。据候补知县唐翰题会同江淮等属各府、州、厅、县，往返参考，次第绘造，由散合总，共成地图四十三幅、图说四十三篇，于前年先行送交苏省舆图局存，俟汇齐转送。惟苏省郡县被兵殆遍，各邑志乘大半无存，即间有陈编可考，而东南廓清以来，事事更始，一切民聚之盛衰、山川之险易、水道之迁变、营汛之废兴，今昔既殊，事机亦异，非用割圜消息之法，按县实测，则株守故纸，谬误必多。先经札委试用知县沈宝禾等，前往各府、州、厅、县，按照管辖境址形胜，会同地方官绅详细履勘，参仿裴氏地图六体之法，逐处施以实量，用是程功既巨，为时亦久。臣丁日昌于上年在苏藩司任内，添委候补同知褚成绩、候补知县何绍章驻局经理，仍由臣督同各员暨董事金德鸿、李凤苞等分司赶办，勒限告成。并遵仿康熙、乾隆年间内颁格式，以李氏定本及《豫乘识小录》地图测绘诸法，山从占地平基推出积高实数，以折算磴道上下盘曲之路；水由地形之方斜高下，以辨其经流顺逆、支干分并之条；陆由城市通行大道及边隘堡镇四出之要，而一以人迹屈曲为据。诚以疆域之大，原不能一一身亲，然在一邑之间，凡夫山川道里、邮驿津梁，罔不攸关民瘼，如使究心指画，详求实用所宜，则知虚空鸟道之准绳，可以辨广轮而正疆界；知著地人迹之迂直，可以稽程限而定差徭；知地势之窪隆，可以为旱潦备；知堰坝之高下，可以时钟泄宣；知陂泽河港之并分，可以权商旅之盈虚、沟涂之利病；知汛地村镇之大小，可以察户口之繁简、守望之声援。凡此数者，皆地方官吏所宜讲求，而虑夫旧图不能详，亲历不能遍。今幸成此全省图说，上以供朝廷之采择，下以备州县之稽查，似于吏治民情大有裨益。

谨装成苏、松等属总散各图及《太湖全图》总共四十二幅、图说四十二篇、《北极道里表》一卷、《疆域表》一卷、《各府州干路清册》五卷、《海塘江岸黄浦太湖清册》三卷，汇为二篋，同送存江淮等属图说二篋，一并专弁赍送，恭呈御览。理合缮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遵旨提钱解津情形疏 閏四月十四日

奏为遵旨酌提制钱解津，谨将大概情形恭折由驿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奉上谕：“户部奏请饬滨临江海各省解钱筹铜一折，前因铜斤缺乏，鼓铸当十大钱，原为一时权宜之计，行之日久，不无流弊。近来市廛行使，暗中折减，于国用民生均有未便。惟欲规复圜法，必须筹备制钱。京师自通行大钱以来，所有制钱大都运往省外，若欲鼓铸新钱，又非一二年所能骤复。户部议令滨临江海各省筹解制钱，实为便捷之法。前经谭廷襄函商湖北督抚，拟于盐厘项下酌提制钱，由轮船运津，据称事属可行。外如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四省，均有海船可通，各该省厘金较旺，自可一律提解。著曾国藩、郭柏荫、英〔桂〕、马新贻、瑞麟、蒋益澧、李翰章、何〔璟〕、刘坤一〔于〕各各盐卡、厘卡收款内，每年酌提制钱三十万串，由轮船装运天津，交崇厚择地严密收存，听候提用。酌提钱文，准照银价划抵应解京饷。其制钱一千合银若干及运脚若干，即著各该督抚迅速议定具奏。所提之钱务须年清年款，以两年为止，不准稍有短解。此项钱文即名为‘天津练饷’，以昭慎密，不可稍有宣露，致令外来商民传播都城，有碍钱法，是为至要。其湖北施、宜等处向多铜矿，著该督抚仿属招商试办，酌抽矿税。试行有效，即筹款收买商铜，以裕鼓铸。并著妥议章程具奏。至滨海商贾向有贩运红铜、条铜等项，应如何招商收买之处，并著各该督抚、三口通商大臣妥速议奏等因。钦此。”当经转饬司道钦遵筹议。伏查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京师为首善之区，钱法尤民生所系，今因大钱相率折减，亟须调剂均平。臣等忝任疆圻，必应公同筹画。惟查制钱一项，苏省军兴以后，因滇铜采办维艰，业已停铸多年，现在市肆所有钱文，均系就地周转，散而不聚，亦鲜有徙而之他者。所收盐厘、货厘，虽以钱数入册，实则纹银与洋银两项折算者多，且拨充军饷等项，均系易银批解，是以民用未形不足。若遽以数十万串提运出省，则钱少价昂，小民衣食之需，势必渐臻腾贵，实亦不可不防。臣等往复筹商，窃以应解京饷以两淮、上海为最，且盐厘均在两淮，货厘半在上海，地之相去几及千里，分路筹出则不见其多，按季解交则不形其骤。拟由两淮运司、苏松太道本年各解钱十五万串，分作四季匀解。如钱款不敷，即由司关随时与厘局兑换，以免市侩居奇。至银钱市价低昂不一，现在每钱一千约易银六钱有零，将来起运时长落尚难预定。所有自沪至津轮船水脚、保险以及麻袋、绳索、捆扎辛工，每钱百千约需银六两有零，加以押运委员薪水、川资及到津驳运挑力等项，每次约银二百余两，其由两淮解至上海转解者，尚须加给水脚等项。应俟起解时分别给发，统在应解京饷项下开支，事竣汇计银数，核实造报，即以抵作奉拨京饷，另行奏咨。俟运足三十万串，如钱价不致过昂，民用亦无窒碍，仍当酌量情形接续起解，仰慰宸廑。如因运解过多，钱价骤增，即当奏明下年少解数成，期于中外通筹，无畸重畸轻之弊。此项钱文谨遵谕旨，名为“天津练饷”，以昭慎密。

至红铜、条铜，大半产自外洋，苏省从前鼓铸之时，系由官、民两商自备船只采办洋铜，现在东洋各货悉听泰西各国运行，铜商无利可图，以致华人望而却步。应如何招商收买、变通办理，已饬司道体察情形，确切筹计，俟办有眉目，再当另行核奏。

除饬司道将解钱日期呈报分咨外，合将遵办缘由恭折由驿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案久拟覆奏,臣国藩因有会查海口之举,寄信与臣日昌面商定夺,顷臣国藩于初三日至苏州,初七日会查太湖,十一日同来上海议定一切,是以覆奏稍迟,合并声明。谨奏。

筹拨直饷并陈协拨甘饷情形疏 闰四月十四日

奏为奉拨直隶军饷,先行酌数筹济,并将近年协拨陕、甘军饷情形汇折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谕:“官文奏请饬各省协拨军饷一折,捻匪窜扰直境将及两月,各省官军云集,为数几及十万,虽饷需未必尽资于直省,而各军随带饷银用尽,即须由直省接济,粮米、柴草亦须筹备。直境上年被旱、被扰,民间盖藏空虚,购办之费较巨,亟应宽为储备。著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广东、福建各督抚,速于捐输盐厘并华洋关税项下,无论何款,每省各拨助饷银十万两,克期由海道轮船解赴天津,交崇厚验收,即由崇厚转解保定,交官文应用,以期迅速等因。钦此。”又奉三月二十八日寄谕:“穆图善奏请饬江南等省拨解甘饷各折片,览奏均悉。江南等省欠解甘饷甚多,著曾国藩、丁日昌将上年七月以前应拨甘饷如数迅解等因。钦此。”又奉四月初七日寄谕:“刘典奏请催原拨广东、江苏协饷各折片,陕省军务方殷,待饷孔亟,前经谕令闽海、粤海、江汉等关于四成洋税内,各按月拨解银一万两,又原拨广东、江苏两省协饷,按月一万两,乃广东等省拨解寥寥,设因饷需不继,兵勇哗溃,于大局甚有关系。江苏月协陕饷,著丁日昌就近派委道员胡光墉按月催领起运,并著曾国藩、瑞麟、丁日昌将前欠陕省协饷,迅即筹饷,如数分起补解,仍按月源源筹解,以资接济等因。钦此。”均经转行钦遵在案。

伏查捻氛窜扰直境,大兵云集,需饷浩繁,臣等忝膺疆寄,分应协力图维,以期饷足兵精,迅歼丑类。是以臣等正月间一闻捻匪北窜之信,即迅筹粮饷、军火,陆路由清江转运,水路由天津转运,源源运解,俾前敌淮、湘各营军士安心追剿。又筹银七万两,并提前预解固本京饷三万五百两,统计十万五百两,委员装搭轮船,迅速赴津,分别解交总理衙门、户部,转解神机营,俾资杯水之助。兹奉饬筹官文军饷,何敢稍有歧视?惟江苏自用兵以后,连年出款极巨,已成强弩之末。臣曾国藩、臣李鸿章先后统师北征,饷源皆取给于江苏。去年李鸿章剿平东捻任赖一股,所有军火、赏恤、转运各款,尤为繁重,盖缘道路愈远,征战愈苦,则费用愈繁。兼之提督刘松山一军向由江苏供支,自到直隶后,运费日增;漕臣张之万清淮一军,现调至黄河以北,亦由江苏协济;提督黄翼升淮扬水师一军,现调至张秋以北,亦由江苏支应。是现在直隶、山东剿贼之兵,大半出自江苏之饷,较之他省略供前敌之饷与全未供前敌之饷者,缓急情形迥不相同。加以本省旗、绿各营之兵饷,洋枪队及水师之勇粮,湖北霆、峻等营之协饷,款目浩繁,亦为各省所未有。江苏厘金昔年收数甚旺,近来轮船、夹板分我江海之利,华商本小利薄,逐渐停歇,税厘日形短绌。臣等久思将各局卡分别裁撤归并以苏商困,而支用太繁,未敢轻议更张。入款日减,出款反增,实属力尽筋疲,不敷周转。惟是畿辅需饷,无论如何为难,敢不稍竭微忱?臣等公同熟商,拟筹凑二万两,委员解赴天津,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验收转解。其余银两能否续解,仍俟察看前敌情形,再行酌量办理。

至江苏协甘军饷三万两,向在金陵厘捐拨解。同治六年四、五、六共三个月应协之饷,经臣国藩奏明,以一万两解陕西,以二万两解甘肃,早经报解清楚。七月以后,陕甘督臣左宗棠

因有洋商借款，在于江海关划抵，扣至十二月止，计借款十八万两，亦已抵解完竣。七年协甘之饷，每月以二万两解左宗棠军营，以一万两解穆图善军营。左营则解现银者三个月，抵借款者十个月；穆营则全解现银。臣国藩于上年十二月初三日、本年三月初五日两次奏明在案。刻下正、二、三、四等月业已解清，并无短欠。穆图善所称欠缺之处，或系未知上年协饷全归左营，本年协饷尚在途次乎？至刘典所奏江苏应协陕饷一万两，即系户部议复乔松年洋税折内所指之款。此项协陕万金，当初本无确定之案，是以臣国藩六年三月二十日奏拨陕饷，即在月协甘饷三万之内酌抽一万，解满三月即行停止。目下江苏支绌如此，即有额协定款，亦应奏明停解，况陕西本无定案，自应俟直隶肃清，准军渐撤，乃可另议协秦之法。

所有直隶、陕甘协饷分别筹办情形，谨合词恭折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移借闽局轮船委员带津片 闰四月十四日

再，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七年四月初七日奉上谕：“贼踪逼近海隅，恐有洋人勾结，暗济军火，著曾国藩、丁日昌迅即派员将上海捕盗轮船架炮配兵，星驶来津，交崇厚酌度派令巡查，严防海口等因。钦此。”即经转飭苏松太道应宝时遵办去后。

旋据该道禀称：“上海捕盗局内仅有天平、铁皮轮船两号，其铁皮一号船身本属短小，不过于内洋及长江等处护饷捕盗，向不能行驶外洋，现因损坏拆修，报竣尚需时日。至天平轮船，从前曾至天津，惟船身亦渐槽朽，气炉屡经挖补，故今春护漕仅在山东洋面以南，不敢驶赴北洋。据机器匠人声称，气炉残损过甚，只能勉强在内洋行走一二，若调赴天津，则石岛以北风浪迥异，一经搏击，即恐震裂，万一中途竟有疏虞，徒失一捕盗之船，而于津、沽仍无实济。”正在筹画间，适前署福建藩司周开锡因采办米石来沪，而陕甘转运委员、福建候补道胡光墉亦在沪中，该道与之论及此事，周开锡等以闽局之华福宝轮船现在上海，可以移用。该船均系中国管驾，并无洋人在内，惟炮械、水勇不甚全备，现添配开花炮六尊、洋枪一百杆，赶雇水勇五十名，即飭委福建候补同知沈应奎、黄维煊、闽浙水师尽先游击贝锦泉督带北上，听候调遣，约计闰四月十五日以前即可开行。该船所需煤炭、人工，抵津后距闽较远，未能随时接济，且时日久暂难必，应由三口通商大臣核给。拟俟配募齐全，先给水勇一月口粮同枪炮价值等项，均由周开锡筹垫，据实开报，仍由三口通商大臣给发还款等情，先后具禀前来。

臣等伏查苏省轮船现既不适于用，则闽省轮船自可移缓就急。该前司周开锡等不分畛域、通融移用，于大局不无裨补。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河运难复扩充海运情形疏^①

国家岁漕东南粟以实京师，转输之道有二：道光以前专行河运，道光以后河海兼运。迨经兵燹，河道阻浅，江浙之漕全归海运，历届办理，均无贻误，费轻运速，厥效甚巨。惟是

① 录自王延熙、王树敏辑《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卷三四，户政类，漕运。

议者以事体重大,不敢轻议更张,明知河运之难复,又恐海运沙船之不敷,是以有漕省分虽有转输之忧,终切望洋之叹。非由朝廷定有画一章程,窃恐议河运者,但知胶守成章,而无扩充有济之效,年复一年,外间之议论日多,天庾之正供无益,不惟河运毫无把握,即海运亦将渐费经营。此微臣所以每一计及,不禁辗转彷徨而不能自己也。今请为综计得失而申明其说:

兵燹以来,有漕州县改折减耗,从前浮费一概裁汰,欲复河运,必须加费,小民计较锱铢,减漕之惠彼既习焉相安,骤议增加,蚩蚩者恐多疑虑。且流亡初复,正宜曲为休息拊循,似不宜多取以耗民气,此河运之未易复者一也。近来帮船罕有存者,屯籍旗丁亦既涣散削耗,欲复河运,必须造船数千艘,招觅旗丁、水手数万辈,公私耗费无有纪极,当此官民交困之时,骤添巨款,从何筹拨?此河运之未易复者二也。黄河北徙,运道久已失修,同治四年试行河运,回空之船因沿途淤塞,并无片帆南下。欲复河运,必须疏泉浚河,乃可蓄水济运,目下燕齐之间,元气未复,骤兴大役,供亿烦苛,此河运之未易复者三也。

河运之不能遽复,情形固有如此,然而上海从前有沙船三四千号,故(运海){海运}无虞缺乏,今则减至四五百号,即苏浙漕粮尚且不敷周转,何能接济他省?此又海运之穷也。夫物无穷而不变,事因当时而制宜,臣又请将扩充海运之说而申言之:

夫沙船之所以日见少者,皆因夹板日见多之故。沙船、沙货皆有捐厘,而夹板无之,此其利息不如夹板也。沙船非顺风不能行驶,而夹板则旁风亦能开行,此其迅速不如夹板也。沙船有风涛之险,有盗贼之虞,而夹板则炮火齐全,船身坚固,皆无是虑,此其安稳不如夹板也。沙船之利初则为夹板所分,继且为夹板所夺,阅日既多,遂成废弃。自李鸿章裁减厘捐、曾国藩增加水脚后,沙船虽稍有转机,尚难全复元气,则以受疾之已深,积重之难返也。臣愚以为,为海运计,必须渐将沙船厘捐通盘筹画,酌量核减,以纾其气。沙船驶过五条沙之外,则可无虑盗贼,其余山以南、十漊以北,宜时派轮船、师船善为保护。运米至京之后,随验随收,俾周转可以迅速。是沙船无前者之害,即可与夹板中分三者之利,不数年间,元气可以徐复,此专就沙船扩充之情形而言之也。

天津、东卫等船,船身宽大,本可运漕,因与沙船稍有畛域之分,兼苦捐厘之重,年来到沪者遂复寥寥,似宜广示招徕,使有宾至如归之乐。若津、卫等船不日见其少,则米数亦不日嫌其多,此兼就似沙船而非沙船扩充之情形而言之也。

夹板皆系闽、广人所租赁者,闽、广人可租赁,则沪商亦可租赁,应即劝谕沪商,如沙船无利可图,即可改业夹板,载货之余,兼以运米。且上海、福建俱经陆续制造轮船,恒苦养船之资,若兼用轮船运米,则可以海运之水脚津贴轮船之经费,而运漕之卒亦可以为海防之师。即目前自制轮船尚不足敷,亦可租赁以辅之,此又举不与沙船相类而足以助沙船所不及者扩充之情形而言之也。

将来沙船元气渐复,船数必增,而又有津卫、夹板、火轮辅其不及,以济全局,海运当可无虞缺乏。惟有漕各省临江处所与天津收漕之处,似宜建设漕仓,随到随收,随收随运,然后内河、外海运米之船免致停泊稽留,可以辘轳输转。如是则各省全漕均可渐次起运,即偶尔偏灾,东南之粟亦可源源转运京师,以固根本,此百世之利也。至于各处所建漕仓,必须宽筹经费,优给薪水、工食,庶免刁难克扣,致以正供资中饱,此又不全关乎立法之善与不善矣。

密陈夹板试运情形片 五月十六日

再，此次由夹板试运米石抵津，原因沙船日见消乏，若俟不敷后再行改章，则夹板势将居奇，而海运更无把握，是以去年曾经奏请试办米三万石，如有窒碍难行，则当急图变计。倘运交可无贻误，则此后当以夹板之有余辅沙船之不足，并饬知海运委员办理。此起米石，但责成华商承揽，由华商转雇洋商夹板，抵津后委员但向华商验收干洁好米，一切交涉皆可不问，是以自兑运以至开行，尚无缪轍。

伏查河运停歇既久，欲图造船浚河，费重事繁，此时万难举办。若以海氛为虑，则由瓜口以至汉口，凡往时运船往来之处，皆今日轮船往来之处，江与海所虑正复相等。况此时中外恬绥，断无意外之虞。惟沙船自三四千号递减至三四百号，江河日下，其势终恐有减而无增。今春沙船几致短绌，经臣国藩咨商臣日昌，亲往上海筹度，始能勉应运。本年冬漕，若江浙年岁丰稔，米数计有增益，况京仓关系根本，储备尤宜多多益善，将来皖、楚、江西等省不能遽复河运，亦可以海运济其穷。现在夹板试运既无窒碍，则明年米数虽多，先尽沙船装载，如有不敷，仍有夹板以承其乏，可免有米无船之虑。但自苏至津，道里较远，本年夹板运米，在沪大端虽无缪轍，至津曲折究未深知。且天津栈房能否多储？驳船能否不误？尤须体察情形，未雨绸缪，明年续办方可循途守辙，有条不紊。合无仰恳天恩，密敕天津验米大臣就近访察夹板运米情形，熟筹覆奏，请旨遵行，庶免临事周张。微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苏省征收钱漕酌定刊发科则钱数告示疏

奏为苏省征收钱漕，酌定刊发科则钱数告示，拟请永为定章，以期便民除弊，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惟州县为亲民之官，必一言一动皆可使百姓共见共闻，内外既不隔阂，膏泽方可宣布。苏省田地科则多至二百有奇，业户只知田亩多寡，不知斗则重轻，每至征收地漕，书差据为利藪。又花户完纳银米，取资于巢谷卖丝，往往以所得之洋银钱文零星缴柜，书差阴持其柄，洋银可以短估，银价可以高抬，而且正供之外，尚可勒索串票脚费。小民之脂膏有限，书差之欲壑无穷，种种弊端，殊难枚举。

臣去年在苏藩司任内，曾经通饬各州、厅、县，于易知由单之外，刊刻简明告示，注明某都、某图科则几等，每银一两折钱若干，每米一石随耗几斗，不准淋尖踢斛，洋银每元时价若干，其册串纸张、书役辛饭一并注明，由官给发，不准丝毫需索，如有于告示所不载之外浮勒分文，准其控告。于开征前数日，将告示遍贴城乡，使愚夫愚妇一目了然，书差不能高下其手。并饬将示式通报查考，实足以杜积弊而禁欺朦。故上年收成虽未丰稔，完数尚称踊跃。本年上忙开征，访闻各州、厅、县张贴前项告示者固多，而匿示不贴者亦复不少，皆由此项告示一经到处张贴，则书差无所施其浮勒之技，是以从中阻挠，州、县不免为所摇惑。经臣督同苏藩司严饬各州县遵照举行，并一面密查，如系一时疏忽，先行记过；倘若有心玩误，即分别

撤参。仍恐各州县始勤终怠、日久玩生，合无仰恳圣慈，俯念此项简明告示系为杜绝浮收起见，准臣通飭苏省各州、厅、县，嗣后永为定章，庶穷乡僻壤长戴皇仁，而猾吏奸胥无从中饱矣。是否有当，谨会同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续拨军火委员解京片

再，臣前准总理衙门函开，捻匪近逼畿疆，神机营派出马步各队分赴要隘扼剿，需用军火为数更巨，嘱臣多多购办，设法由海道解送。当经饬知江海关道应宝时、军火局委员刘瑞芬等，购买洋枪一千五百杆、大铜帽一百万，又机器局自(置)[制]洋枪一百杆、火箭架一座、火箭二十杆，由轮船、夹板分装起解至京，投交在案。兹又据机器局委员冯焌光、沈保靖等禀称：“现经制就法式开花轻铜炮一十二尊、炮架一十二具、开花弹子一千个、兵枪一百杆、马枪二百杆、火箭一百杆、火箭架二座，其余应用物件一并制造齐全，开单呈候拨解。”等因。伏查捻匪现尚窜伏直东之交，开花轻车轮炮及仿制洋火箭等项，利于平原追逐，此时神机营派队出剿，相需尤亟。兹派委候补直隶州广元，仍由轮船解赴天津，转运至京，赴总理衙门投纳，听候拨解神机营应用。除咨会总理衙门照批验收及三口通商大臣转飭护解外，惟闻现在直东一带民团阻隔，转运艰难，合无仰恳圣恩，饬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此项军火运解抵津时，迅飭地方官照料接护，庶期妥速。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上海捐输第二次请奖疏

奏为上海各帮绅富捐输军饷第二次据报履历各户，核明例案银数，恭折恳恩给奖，以昭激劝事。

窃于同治二年冬，经前升抚臣李鸿章调派各路劲旅进攻苏州，幸中外兵勇同心协力，随将省城克复。维时军中需饷甚迫，新复地方费用浩繁，而税捐又正支绌，无可筹拨。因念各属绅富及各省商民群聚上海，当经派员设局劝办，俟捐有成数，即行分别奏奖。旋因金陵围军饷需紧急，复经督臣曾国藩饬令并案劝捐分解。嗣据各帮绅富已捐银二十一万余两，即经前署督臣李鸿章会同前护抚臣刘郇膏具奏，查照咸丰十年上海绅富捐饷成案，恳恩俯准给奖。接准部复，经前护抚臣郭柏荫将已据开报履历、指请奖叙之杨典训等一百一十四员名，会核奏奖。并因此案捐款前此需饷孔迫，委员设局，分劝在沪各帮及各属绅富先行书定，陆续缴解，拨充军饷。所有上海各帮绅富，先据缴解银二十一万余两，嗣经分别催劝，又据续缴银二万九千余两，尚有南汇、奉贤、宝山、川沙、崇明等厅县绅富陆续捐缴，共银三万一千七百八十九两八钱一分二厘，连上海各帮捐缴，统共收银二十七万一千二百八十三两六钱八分三厘。内除杨宝镕捐银一万两，经前署督臣李鸿章专案请奖，杨典训等捐银一十三万四千六百六十六两，亦经前署抚臣郭柏荫作为头卯奏准给奖外，计有未奖捐银一十二万六千六百一十七两六钱八分三厘，自应照案一体给奖，以免向隅。复经臣会同臣曾国藩查照部议，先行具

奏，奉旨：“着照所请，户部知道。钦此。”兹据捐局将第二卯案内已据开报履历、指请实职等项捐生姚宝勋等一十五员名，计捐银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五两；指请升衔等项捐员李清熙等一十三员名，计捐银六千一百二十九两；指请职衔等项捐员蔡敬熙等一百五十三员名，计捐银四万七千三百一十两。三共捐户一百八十一员名，计请奖银七万二千七十四两，造册送由署苏藩司杜文澜、苏松太道应宝时、捐局道员蒯德标，核明所捐银数及所请奖叙，均与例定银数及减折章程相符，转造司册，详请具奏等情前来。

臣查各捐户踊跃捐输，集成巨款，军饷赖以接济，洵属深明大义，自应照案先将据报履历各户分别给予奖叙，以示鼓励。谨核缮简明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给予奖励，俾昭激劝。所有收捐银两，均据陆续解充军饷，统俟汇案造报。至册内声明应补四成监生实银，应令另行专案造册核办。除将册折分别咨部，并飭捐局、司、道将此外未报履历各户查催，另行接续详办外，理合会同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报捐实职等项之姚宝勋等一十五员名应领执照，并请敕部即行由驿发苏转给。尚有李清熙等一十三员名，虽亦指捐升衔等项，惟前颁空白执照业已填竣，亦请敕部一体填照，颁发给执。其余报捐职衔等项之蔡敬熙等一百五十三员名，均经由外填给空白执照，截下照根，随册送部核对，合并陈明。谨奏。

丁为龙等殉难请恤片

奏，再各省殉难官弁士民，内而卿堂科道，外而督抚，如果见闻真确，均准据实奏请旌恤。兹查有广东潮州府丰顺县廩生丁为龙，游幕粤西，在署梧州府知府陈瑞芝署中襄办笔墨，咸丰六、七年间逆匪两次围攻梧州府城，丁为龙随同在城文武登陴固守，至数月之久。粮尽援绝，凡草根树皮及皮箱、鞋底之属，悉取煮食，饿死者日百十人，最后至裔割新死尸骸以充一饱。七年八月初十日，力竭城陷，丁为龙奋臂大呼，带勇巷战，手刃十余贼。逆匪刀矛攒刺，丁为龙受伤倒地，犹瞋目切齿、骂不绝声，被逆匪抉舌破腹，登时殒命。有勇丁在事目睹，后经逃出言之，犹为出涕。臣幼入蒙塾，曾从丁为龙读书，其死事情形知之甚确，不忍听其湮没。又臣在籍办理团练时，有勇目蔡德新，籍隶丰顺，忠勇过人。咸丰四年，逆匪吴忠恕窜扰潮州，蔡德新带勇解围，扼守东桥头，破贼立功，经前两广督臣叶名琛、前广东抚臣柏贵汇案保奏，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旨，以把总留营补用，并赏加千总衔。其子蔡飞泉、蔡龙泉、蔡清泉在事出力，均经潮州镇道禀明督抚，赏给六品军功顶戴。至九年春间，逆匪攻扑嘉应州城，蔡德新奉调带勇赴援，二月十六日在嘉应城外剿贼阵亡，其子蔡飞泉、蔡龙泉、蔡清泉，胞侄蔡思创、蔡阿鸾、蔡阿连及所带勇丁共三百零九名，同时并命，无一生还，死事甚烈。该弁蔡德新经前督臣劳崇光汇入嘉应州阵亡官绅兵勇案内奏明请恤，十年五月十六日奉朱批：“尹绍伊等均著从优议恤，余著分别核议旌恤。钦此。”旋准兵部咨：“查蔡德新官职升衔系何年月日？在何案所得？行令报部再行核议。”迄今地方官尚未详请咨复。其蔡飞泉等或分案请恤，或尚未查办，不得而知。蔡德新之子、职员蔡鑑泉航海来苏，录呈节略，禀求转奏前来。事关激扬巨典，臣不敢壅于上闻，合无仰恳天恩，敕部将广东丰顺廩生丁为龙、千总衔广东候

补水师把总蔡德新、六品军功蔡飞泉、蔡龙泉、蔡清泉，均照阵亡例从优议恤，其同时阵亡之蔡思创等及勇丁三百零九名，并请敕下广东督抚转饬地方官逐一详查，于本籍昭忠祠设位祀，以彰忠节，出自鸿慈。

所有查明阵亡绅士、弁勇援例请恤缘由，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盛康捐田贍族片

再，据署苏州藩司杜文澜详：“据武进县详，据丁忧在籍盐运使銜、前湖北盐法、武昌道盛康呈称系常州府武进县人，故父原任浙江海宁州知州盛隆，秉性孝友，尤敦族谊，尝捐置义田以贍贫族，因常郡甫经收复，庄房尚未建造，不及报明举办，赍志以歿。今该道员祇遵遗命，建设庄祠一所，计屋三十余楹，将旧置续增贍族义田共一千二十二亩零，又祠墓祭田一百一十二亩零，统共田一千一百三十四亩零归入庄内，作为义田，偕胞弟同知銜、前署湖南沅江县知县盛赓，胞侄分发湖南补用知县兼袭云骑尉盛宇怀经理其事，岁收田租除完赋、祭扫、修葺祠屋外，余为族中贫寒读书应试及婚丧一切之用。伏查宋臣范仲淹曾置义田贍给贫族，载入志书，传流久远，虽嫡派子孙不得私卖。今该道员恪承先志，捐田贍族，不敢代故父邀请旌典，惟田既归公，若不陈明立案，恐致日久侵废。谨开具田号庄规各册，呈请奏咨立案，载入志书，不得擅卖，并照章颁给印贴，俾阖族得资周恤，义田赖以长存。”等情。转详请奏前来。

臣查该道员盛康遵承先志，捐田贍族，洵属敦睦可风。除飭苏藩司颁给印帖执守，俟纂修府、县志书时详晰载入，并将送到田号庄规各册咨送礼部查核外，理合会同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补换义国条约事竣疏

奏为补换义国原订条约事竣，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在苏藩司任内，接通商大臣曾国藩文开，同治六年九月二十日钦奉上谕：“著派丁日昌将上年与义大利亚国所立条约，妥为互换，钦此。”遵即驰赴上海，将奉发条约订期互换。适因该使臣骆通恩漏未携带原约，经臣变通酌办，另立凭单，先将用宝条约与之互换，所附洋文条约暂为拆下，留存苏松太道衙门，限该使于六个月内将原约取到上海，交苏松太道查对明确，即由该道与之补换，详经前署抚臣郭柏荫于奏报事竣折内声明在案。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据义国领事官霍锦士申陈，奉本国骆使臣拆开，上年漏赍原约已由本国寄到，申请互换，并据声称骆使远在日本，委该领事申请如何办理。臣查道员本与领事平行，自可由上海道与之补换。惟此项条约上年原限六个月取到，现在因何逾期？未据声明，飭行苏松太道查复。旋据应宝时稟复，转据霍锦士复称，条约到上海时本未逾限，因骆使臣适在日本有事，往返商候，是以稍迟。臣念其迟延尚属有因，且为日无几，即飭苏松太道应宝时查照上年所立凭单，就近补换，以广圣朝怀柔之德。

兹据应宝时稟报，义国领事霍锦士、副领事葛治，邀同法国总领事白来尼、副领事狄隆，

于六月初八日同至上海道署，出视条约，确系五年九月所定汉、洋文原本，印押均齐。该道因将去年留下洋文条约与之互换，并照章犒以酒食。该领事霍锦士等无不感戴皇仁，欢欣鼓舞。惟洋文内译对有缮写舛错数处，虽该领事霍锦士自认错误，仍恐空言无据，经该道与白来尼、霍锦士三面议立凭单，以免日后翻异。该道于精密之中，能寓权变之义，办理尚为妥协。据将换到条约及另立凭单委员赍送前来。

伏查历办换约成案，系将条约税则正、副本校对无讹，照录一分，送由通商衙门发交关道，照录刊刻。惟上年换到正、副本，先由前署抚臣郭柏荫咨达总理衙门存查，此次应将补换原本，由臣照录汉文一分，咨请总理衙门将上年送存正、副本校对准确，递寄到苏，再行发刊。除补换条约原本另行委员赍送总理衙门查存外，所有现与义国补换条约缘由，谨会同五口通商大臣曾国藩恭折由驿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拨解神机营饷片

再，臣顷准总理衙门函开：“刻下捻匪尚未肃清，神机营饷项仍形支绌，嗣后无论何款，凡可通融接济，不拘数目，随时筹措，于军务大有裨益。”等因。伏查前因神机营需饷孔亟，臣会同督臣曾国藩督饬司道筹凑银七万两，委员由轮船解京投交，经臣附片奏明在案。现在前敌剿捻各营，如李鸿章所部全军、左宗棠部下之刘松山一军、督臣新调赴北之黄翼升一军，一切口粮、军火，皆系江苏一省独力供支，督臣曾国藩督筹后路，备费经营，不独本省旗、绿各营额饷以及善后各事兼顾未遑，即奉拨之部饷、协饷亦因之竭蹶不前。臣等焦急之余，倍加惶悚。兹值余捻未靖，王大臣既虑京营饷项之无措，又体念苏省供给之浩繁，嘱臣不拘数目，通融筹措，臣等义当竭力图维，何敢稍分畛域？谨商同督臣曾国藩，饬令署苏藩司杜文澜于藩库项下，无论何款，筹措银四万两，迅速解交总理衙门查收，转解神机营应用，以济急需。

谨会同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江属养廉抵捐各官生初次请奖疏

奏为江宁藩库欠放各官养廉抵作捐输，核明各官生报捐银数，恳恩分别给奖，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江宁藩司所属文武各官例定养廉，向以司库耗羨抵支，不敷甚巨，全赖两淮协解盐规匣费为大宗。自军兴以来，盐务改章，规费无解，兼之地方蠲缓频仍，各属征解耗羨亦形短绌，以致养廉积欠不少。经前任藩司万启琛酌议，凡同治三年以前未放养廉，概作旧欠，拟请仿照军营欠饷部议报捐议叙章程，按照筹饷新例、现行常例，抵捐实职、虚衔、封典、翎枝、加级、纪录，并准推给亲友；其实职捐至不论双单月为止，不得指捐分发并各项班次。详经前抚臣李鸿章会同臣曾国藩附片奏奉谕旨允准，复经前代理藩司勒方铎议具收捐章程，咨部核复：“各官廉银既经奏准仿照军营欠饷例报捐，自应一律不减二成银数。”等因，转行遵办，并经咨部颁发空白执照，随时填用在案。即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开局，由司督饬委员刊刷廉票收

捐。嗣据各官请领前项旧欠廉银，凡遇司中无案可稽者，均即移行确查复司，按照应支实数填票给领，赴局抵捐。截至同治七年三月止，共计填发廉票银一拾万八千五百五两零，除另归支給养廉专案造报外，所有初次截数收捐廉票银两，共计捐生六百七十五名，陆续收回，填给养廉票银八万九千七百五十三两零。兹据江宁布政使李宗羲督同局员复加核算，均与原定银数相符，造具各捐生年貌、籍贯、履历清册，详请奏咨，分别奖叙前来。

臣查江藩司库耗羨支绌，欠放各官养廉已成巨款，今既抵作捐输报效，陈欠为之一清，相应恭恳圣恩俯准，分别给予奖叙。除造册咨外，所有册报虚衔、封典、贡监等项，已经由司填给部颁空白执照，其捐生李绶等二十四员名报捐实职、加级等项，谨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并请敕部填给执照，以示鼓励。理合会同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赣榆县等请摘顶片

再，词讼为小民身家所系，牧令必须随时清理，庶民隐得以上达，而狱讼不致滞积。臣国藩因江北民情好讼，徐海一带频年兵燹，积案尤多，竟有咸丰初年互控之案至今尚未审结者，商嘱臣日昌仿照江南办法，于本年三月间酌定月报章程，通飭所属将上控自理词讼案件及应禁、应押人犯，分造管、收、除、在四柱清册，逐件登注事由，按月申送。凡案之已、未办结者，声明如何断结，因何逾延；犯之已、未开释者，声明因何禁押，何时释放。并飭将禁押人数、释放月日，照册缮粉牌，悬诸县门，俾众目共睹，书差无由私押讹索。仍恐粉牌、月报与监押犯人实数不符，复经密派妥员分投查访虚实。其各府、州、县奉到上司文札，亦令按月开列汇报，声明何件已办、已复，何件未办、未复，上月未办之件归于下月补报。其已办之件，必须将办理情形说出条理归宿，然后准其开除。按月稽核，开除多者记功，积压多者记过。各属历经惩劝，尚能感发奋兴。惟查有署赣榆县知县张鸿声，屡催开列积案，辄以正在飭承查办等空言塞责。核查该县未结旧案，有七十余起之多，并有咸丰九年未结之案，记过已积至三次。又署碭山县知县郭觐球，延今半载，并未将词讼监押各四柱清册按月造送，屡次严催，若为弗闻弗见。该属又有饷鞘被窃之案，记过已积至二次。又桃源县知县曾惠，收管犯人实在数目，查与粉牌月报所列漏开林英早等十一名之多，并有月报已称释放，而粉牌仍然开列者，记过亦积至二次。除桃源县曾惠已因另案奏请参革外，相应奏明请旨，将署赣榆县事张鸿声、署碭山县事郭觐球先行摘去顶戴，一面由臣等飭司撤任，派员摘印接署，并确查有无贪酷劣迹，从严参办以儆效尤外，其余听断勤奋以及不能振作之员，再容汇案查核，随时分别举劾，俾资劝惩。臣等为整饬吏治起见，断不敢稍避劳怨，自干咎戾。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卷三 抚吴奏稿三

拿获枪匪员弁请奖疏 八月初八日

奏为遵旨查明拿获江浙枪船匪徒在事出力员弁，恳恩给奖，并将禁绝枪船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江浙交界地方，枪船匪徒聚众扰害，会拿首要各犯，申明正法，余党陆续解散一案，经前署抚臣郭柏荫专折奏报。嗣臣抵任，准吏部咨，内阁抄出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谕：“郭柏荫奏拿获枪船匪徒首要各犯、解散余党一折，江浙地方向有枪船匪徒，聚众抢掳，最为閭阎之害。经郭柏荫会同马新贻、李朝斌密派员弁，先行将著名首犯金幅、卜小二、卜长生擒获，讯明正法，并将悍党数十名一并拿获惩办，其余胁从概行解散。所有出力员弁，著准其择尤酌保数员，以示鼓励等因。钦此。”当经分别咨行钦遵。

伏查枪船匪徒为江、浙两省大害，卜小二父子啸聚江湖，稔恶多年，抢劫勒索，无所不至。现经不烦兵力，而巨魁就擒，胁从解散，河道可渐期肃清。惟抢匪以枪船为窠穴，船不除则根株终未尽绝。浙江抚臣李瀚章亦谆谆以本源未清为虑，函商会同严办。现拟于苏、松、嘉、湖四府向有枪船来往之处，督饬府县编查水陆保甲，凡渔船、农船，均于户下注明，如再窝匿枪船，严以连坐之法。仍饬教官按期轮班下乡宣讲圣谕，使愚民逐渐弃邪归正，以清其源。至枪船无不备有军器，散则包赌贩私，聚则抢劫掳掠，而且行驶最速，故过客、文报皆用之。现在一面出示晓谕，酌定期限，无论水陆居民，如藏有枪炮军器，悉数呈缴，论斤给值，严加约束，不准差役藉端骚扰。专期器械之收清，不问原物之来历，逾限不缴者加以法。小民既免根追，又可稍变价值，似无疑虑。并饬此后官民人等，一概不准乘用枪船。其无军器者，勒定期限，准其改作农船。如仍有打造枪船式样者，严办工匠及雇造之人，并将该船锯截示众，以遏其流。各饬司、道转饬地方官，不分畛域，认真办理，庶江浙交界一劳永逸，不致复有枪船之患。除俟办有成效，会同浙江抚臣李瀚章另行奏报外，所有拿获枪匪出力员弁，兹准江南提臣李朝斌咨请保奖，复经臣行司分别核办，实属著有微劳，相应择尤酌议等差，缮具简明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给予奖叙，以示鼓励。

除浙省出力员弁业经升任抚臣马新贻奏保外，谨将拿获枪船匪徒出力员弁遵旨择尤保奖及现在办理情形，会同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江南提督臣李朝斌，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出省阅看海塘片 八月初八日

再，松江海塘关系苏、松各属田庐民命，向至八月大汛，潮势汹涌，塘工尤觉吃紧异常。臣于八月初四日驰往阅视，自八段以至十二段尚无他疑，惟四段、七段护土坦坡经风潮冲啮，全行倾卸，石塘孤露，时有陷动。现拟于二段新工完竣后，接续兴修。臣严飭在工委员钱宝清等认真办理，不得偷减克扣，一面谕该府县杨永杰、张泽仁轮流驻工督察，以免委员呼应不灵。臣即于初六日起程回省，一路田禾秀实，棉花长茂。据农民云：花、稻可望十分收成，为十数年未有之丰熟，足以仰慰圣廑。

所有臣出省前赴海塘阅看缘由，谨附片陈明，伏乞圣上训示。谨奏。

奏留督臣暂缓赴直疏 附片

奏为军务甫戢，遣勇四散，后患堪虞，吁恳天恩暂缓调任督臣赴直，以资镇抚，谨据绅士所呈转奏，仰祈圣鉴事。

窃准部咨，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奉上谕：“曾国藩著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著马新贻调补等因。钦此。”旋据苏绅冯桂芬、潘遵祈、潘曾玮暨举贡生监王炳等呈称：“窃惟募勇剿贼，聚易散难，往往贼平之后，逾时始能大定。溯自川、楚教匪以及道光辛丑洋务，无不如此。然未有如此次散勇十数万之多者，亦未有屡经大敌、摧坚陷阵，如此次各勇之强悍者。杀贼之时，惟恐其不强悍，而此时则转惟强悍之足患。现自四月间，长江一带业已劫案频闻，获案辄系散勇，而楚、鄂下至九江等处时有哥老会滋事之案，传闻亦是散勇勾结，虽经大吏随时戡定，然至今未绝根株。现在群捻荡平，降人尚待安插，而湘、淮十数万勇遣散在即，万一与哥老会及发、捻余众煽动啸聚，实足为地方大患。伏查督臣曾国藩督江多年，声震遐迩，隐然有‘老罟当道、貉子不过’之威，一切湘军无非旧部，止须坐镇从容，无事别求弹压，而该勇等畏威有素，自能弭患无形。新督臣公明廉正，固足以绥靖地方，而该勇视为非素所统辖之人，即难以阴消其桀骜不驯之气。伏恳代为吁请暂留督臣数月，藉资镇抚，一俟撤勇事竣，即行赴直，不独长江千里得庆波恬，其于大局所系殊非浅鲜。绅等为地方起见，不得不以攀辕卧辙之心，为曲突徙薪之计。”等词，呈请转奏前来。

臣查直隶为畿辅重地，且疆吏迁调，圣明自有权衡，原非士庶可参末议。惟该绅等所称撤勇必资统勇之重臣，其言亦不为无见。臣以事关大局，不敢壅于上闻，谨据情由驿四百里驰奏。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附片

再，曾国藩克复金陵以后，抚绥黎庶，筹办善后，整饬吏治，东南士民倚如磐石，特为安危，想已早在圣明洞鉴之中。今年四月，曾国藩偕臣同阅海洋，曾与臣言，以盛满为惧，欲求退息；又以未获趋觐阙廷，依恋不能自己。即马新贻抚浙数年，实惠及民，吴人早深来暮之思。今蒙圣恩措置量移，在曾国藩既遂咫尺瞻仰之忱，臣又得与马新贻共竭涓埃之报，仰见

宸衷衡鉴空平，臣民均深感服。惟长江数千里，上下空虚，从前散勇降众，多依附哥老会中，潜滋暗长，虽屡经整顿，仍复萌蘖未消。由鄂、皖而至苏州，皆国家形胜财赋之地，若无一统兵重臣镇抚其间，万一发、捻余匪与新旧散勇乘机煽动，若辈百战之余，势诚未可轻视。自古遣散兵勇、安插降人，皆难猝就贴然。惟江南克复以后，所散勇丁尚无他变，皆由皇太后、皇上智烛机先，预为布置，即以统辖之旧帅，散所部之旧卒，是以弭患无形，百姓实阴受其福。今中原肃清，曾国藩、李鸿章所部湘、淮各军又需大加遣撤，该勇丁大半游手好闲、无家可归，势必麇聚于长江上下，处置得宜，则虎狼可使驯伏；畏服无素，则狂犬亦致噬人。是此日长江之将帅，实关系全局之安危。畿疆为根本重地，应否俯如该绅等所请，暂留曾国藩数月，俟散勇事竣，再行北上？宸衷自有独断，非臣下所敢多渎。至彭玉麟驻扎之裕溪口，亦系长江紧要咽喉。该侍郎血性忠勇，不顾身家，水师多其旧部，现在尚未起程回籍，倘曾国藩万难暂留，可否仰乞天恩，饬令彭玉麟暂缓回籍，仍统水师驻扎裕溪口，庶中权扼隘有人，上下游尚可从容措理。臣受恩深重，既有刍蕘之见，不敢不直陈于圣主之前。是否有当，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协拨晋省防费疏 九月初二日

奏为江苏省饷需支绌，奉拨晋省防费难以协拨，恭折据实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准户部咨：“议复山西抚臣郑敦谨奏，晋省刻下四面设防，岁需防费约在一百七十八万，应解协饷不能不竭力筹措，正供不足，继以捐输，现虽奏准续办劝捐，无如不及从前三分之一，而防费数倍于前，拟请于军务已靖省份每月协济晋省数万等语。查军务已靖省分均有应解京饷、协饷，本难另拨，惟晋省连年办防，库款入不敷出，尚属实情。拟再令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四省，无论何款，每月各拨银一万两，即自本年七月起，按月源源起解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咨行到苏。

臣等伏查江苏省数年以来供应剿捻前敌诸军饷需，已属悉索殆尽。现又筹办撤勇经费，款无所出。是以经臣曾国藩拟向浙江等省暂时挪借银五十万两，于四个月以后陆续分别筹还，会折奏恳，已蒙天恩允准在案。是苏省饷需支绌情形，早邀圣明洞鉴。奉拨前项防费，臣等往返咨商，势实无从协拨。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敕部另行拨解，以免迟误。

除咨部查照外，所有晋省防费难以协拨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设局清理沙洲疏 九月初二日

奏为苏省各属淤生沙洲，素扰占争，久为民累，谨将设局清理、扩除积弊缘由恭折会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苏各属滨江沿海新旧淤生沙洲，或属光滩，或能树艺，定例五年查丈一次。如有围垦已成熟田者，例应转则升科，征收银米。溯查乾隆四十二、八等年，历有转漕案。据嘉庆

十七年经前督臣百龄奏准,指沙升科,听民缴价承买。道光八年复经前抚臣陶澍以围沙恐碍江路,奏请将新淤一律归公,招佃征租。后于十三、十八两年先后奏改,仍准民间承买,均未奉部核准。咸丰七年,又经前督抚臣怡良、赵德辙会奏,准将新涨沙洲分别招买,其私垦隐赋之地,谕令据实首报、补纳钱粮,派员分属清查,酌施查丈。旋值军务孔棘,未及将详细章程奏办,亦未勘报升科。夫同一沙洲,招佃征租则系官田,听民承买则系民田,此二者部中未定案,外办亦无确章,间有收过承买价银,已随时归入兵饷动用,苏城失守之后,案卷无存。现准部咨,飭查江阴县解司地价银两一款,即系咸丰七年招买之价,克复后补解者。此沙洲历次查办,尚无定案之缘由也。

查江海淤生沙洲,原为天地自然之利,前准户部于预备江苏善后案内奏准,议令筑圩截坝,以禾麦补漕田之不足,以芦草供小民食用之需。经遵转飭查办,第洲之坍涨,竟非人力可施,腹里浅沙,并不能筑围种植,迨至增高继长,亦不能设法划除;即使围筑成田,与水道尚无阻碍。是以前抚臣陶澍先有招佃之请,终亦屡乞准民承买也。惟是各洲涨沙情形不同,有突涨,有接涨;新旧亦异,有老额,有新升。突涨者挺生波间,四无依附,易于勘丈;接涨者傍生老岸,界扯不明,难以抽查。老额则向完芦课册串可凭,间有围筑成田,止应转漕加赋;新升则系向未纳课之洲。咸丰七年查办之时,或已缴价,尚未升科;或已认买,并未缴价;更有隐匿不报、私自围筑者。此沙洲围筑形势及现应分别勘查情形也。

至于民间受累之处,其故不一。凡江海之洲,沙性靡常,往往东坍西涨,例应坍者报豁,涨者报升。乃民间遇有坍荒,每多隐匿不报,或因胥吏索费、无力报坍;或因愿赔虚粮,希图拨补;或因附近有沙,藉可罩占;更有原淤本少,报价转多,为后来强占地步。且兵燹之余,契据多经遗失,遂至强争刁告,涉讼不休,轻则荡产倾家,重则酿成人命。地方之书差、圩保利其轆轳,勒索诛求,并有棍徒盘踞沙洲,与胥役勾通,遇事生风,鱼肉良懦。故争洲之案无虑数千起之多,扰累斯民,莫此为甚!此沙洲积弊及洲民受累原委也。

臣丁日昌前在苏藩司任内,因督办户属田亩清粮,备知沙洲利弊,当即委员分投查访,严拿著名沙棍发府审办。正欲详请清理间,旋蒙圣恩擢任巡抚,函商臣曾国藩意见悉合,随即札飭江宁藩司李宗羲、署苏州藩司杜文澜,遴委江苏候補道倪宝璜,悉心筹议,详定于适中之江阴县城设立总局,分委妥员,按属设局。除有洲之崇明县自元明时题定“涨不增粮,坍不除赋”毋须清查外,因以苏属之丹徒、丹阳、武进、江阴、靖江、常熟、宝山,江属之海门、通州、如皋、泰兴、江都等十二厅、州、县各设一局,飭令会同印官亲诣各洲,逐加勘丈,将新涨田滩招买缴价,老额各业分别转重升科。时因江苏支应准、湘剿捻各军,饷项浩繁,司、关、运、道各库罗掘已空,查老额沙洲田腴课轻,兵燹以来久未照例转重,原拟分别差等,酌令捐缴补课钱文,易于清厘积弊之中略寓筹饷贍军之意。旋得捷报,捻匪一律荡平,臣等窃思,清理沙洲原以除弊安民为主,幸值逆氛尽扫,中原肃清,饷项既可稍松,民困必须亟恤。因复会商出示,老额概免补课,只须照章转重,专事勘丈清厘,以苏积困。现经另定章程,分作三等:一则老额洲地,飭令确定科则,应转重者即行转重;已坍没者勘丈准确,概请豁粮,严除报坍请豁之费;凡有契据执照各洲,一律免其补课。一则咸丰七年招买各案,澈底清查,如价已缴清,即为汇请升科;如认买未经缴价或缴未足数以及原报泥水草滩现已围筑成田者,均令分别补缴价课,一体升科。一则新涨各沙,未经招买,准其缴价,立时钉交;毋论垦占久远,概免追其花利,以示体恤。以上三层,皆令印委确切勘查造册,由

司分别给以执照，俾有管业之据，以除耗费之源。此清理沙洲初议补课助饷，旋因贼平改章，及现在办理情形也。

总之，天下无无弊之事，而沙洲尤为众弊之所归。欲举历年之积弊而澄之，非力除中饱不可；欲力除中饱，非严定赏罚不可。此次委员各项经费，均由司库于洲价本款动支，不使丝毫累及业户。该员董等如能实心实力，办有成效，尚拟仰乞天恩，分别奖励。(尚)[倘]仍有需索浮费，扰累闾阎，一经查访确实，拟即加等惩办，庶官吏奸民不敢轻于尝试，而积弊可期一清。其历来争洲控案积累已久，滋蔓纠缠几至无从着手。现饬有洲各属将控案一并造册报查，情重者提归沙洲总局，立予讯断，应治罪者解省究办；情轻者由印委查勘讯详，即将控案注销。自此次清理之后，不准再有欺凌罩占各种弊窦，以省讼源，庶书差无挑剔之端，沙民有息肩之日。臣等于此沙洲踌躇至久，现为定章查办，总期扫除积累，永断葛藤，赋税无亏，生民攸赖，以仰副圣朝惠爱黎元、奠安生业之至意。除俟勘查完竣再行分别具题并造册咨部核复外，合将办理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变通芦洲成例片 九月初二日

再，查沿江、沿海芦洲田地，三年一小丈，五年一大丈，坍则议豁，涨则议升，所以裕国课而便民生也。惟是沙洲之坍涨靡常，而三年、五年则为期太促，应升应豁之数本属无多，地方官不过届期循例因其旧籍加具册结而达之于部，是以往往后届之数较之前届如出[一]辙，即或间有应升、应豁者，亦只就洲民报案略为增删，或移东而补西，或改甲而换乙，其于国课实未尝有涓埃之益也。至于小民之累，则有不可胜穷者。每届大丈之时，必随丈征解核册、辛饭等款，名为“丈费”，内外上下书吏按股均分，地方官亦从而染指，以致层层驳诘，层层朘削。前丈之费未已，后丈之费又来，受累情形，笔舌难罄。前月有沙洲老民施恩溥等来臣丁日昌衙门控称，咸丰七年每亩花过丈费钱千余文，或数百文，小民之脂膏已竭，而书差之欲壑未盈等语，言之而泣，臣亦为之惻然。小民终岁勤动，而不得一宿之安、一餐之饱，宋臣苏轼所谓“欠户者，乃吏胥之食邑户”，臣等初疑其言过当，今观于沙民受书差讹索丈费之苦，则昔人所言诚不为过。溯查宁属自道光十六年后，二十一年、二十六年，咸丰元年、六年、十一年五届大丈，册结尚未详题，苏属大丈办至何年份为止，案卷毁失，无从稽考。现经臣等饬委候补道倪宝璜驻扎沙洲，将从前缪轲澈底清理，并严杜需索丈费，以苏民困。所有办理情形业经恭折陈明圣鉴。

惟是目前丈费虽除，而三年小丈、五年大丈之名犹在，将来一届丈期，终为民累。似应于成例之中，略为变通。伏查军需报销本定例也，同治三年钦奉特旨，免其报销。仰见朝廷不循具文，军士至今感入骨髓。且苏省减赋垂为定章，我皇太后、皇上轸恤穷黎，尚不惜蠲数十万维正之供，改数百年催科之则，况芦洲三年小丈、五年大丈，于国课无丝毫之益，于小民有邱山之累，尤未便任官吏因缘成例，滋其中饱。臣等查沙洲坍涨，数年一办，闾阎固多骚扰，若永远不办，则坍涨亦无可稽查。合无吁请天恩俯准，将沿江、沿海沙洲定为十五年一丈，届期地方官认真清理，不许稍有需索。如蒙俞允，可否敕下部臣核议，将各省沙洲一律照办，庶沙民休养生息，亟沐皇仁，民生日富，国计亦可日强矣。

微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高梯请署徐海道疏

奏为徐海道员缺紧要，请旨仍以高梯试署，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徐海道李鸿裔升任江苏臬司，遗缺前经臣曾国藩会同臣张之万、前署抚臣郭柏荫汇折奏请，以候补道高梯补授。接准部咨“高梯由捐纳候选通判，历保道员，留于江苏补用，系未经赴部验看引见之员，并无案卷可稽。所请补授徐海道之处，核与章程不符，应毋庸议。仍令另择合例人员请补”等因。原应遵照办理，惟查徐海河务兵备道一缺，驻扎徐州，实为江苏北路重镇。前因捻匪滋蔓、军务吃紧之时，经臣等先行檄委高梯署理，一面奏请补授。该员自到任后，于吏治、民生、军务、转(通)[运]各事宜，认真经理，无不井井有条，且讲求水利，劝课农桑，教化愚蒙诸务，尤能悉心筹画。去年邳宿一带土匪猖獗，该道随时戡定，举重若轻。年余以来，徐海一带犷悍之风为之敛戢，洵属著有成效。现值北路肃清，所有剿捻各军皆移扎徐海一带，次第遣撤，该境又与东、皖、豫省各边境犬牙相错，地方尤为吃重，则抚辑尤须得人。臣等往复函商，踌躇再四，此时此地，实未可遽易生手。且查江苏此外候补道员，非人地不宜，即亦与例不符。该员高梯前次请候补案内，本已声明变通成例，为缺择人，现在人地实在相需，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仍以高梯试署徐海河务兵备道，实于地方一切政务大有裨益。嗣后不得援以为例。如蒙俞允，仍俟试署一年期满再请实授，并俟接准部覆，察看地方情形，如可暂离，即补行给咨，赴部验看引见，恭候钦定。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各属清理词讼择尤保奖疏

奏为江苏各属清理词讼渐有成效，拟请择尤奖励，以资观感，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惟州县与百姓之所以相维相系者，不过催科与抚字二端而已。然必抚字有方，而后催科得力；而抚字之中又有二端，不过教与养而已。然必能清理词讼，而后官民不致隔膜，教养始有端倪。此臣抚吴以来，所以以通上下之情、清积年之案为尤亟亟也。

江苏地大物博，讼狱本繁，兵燹以来，地方官筹饷筹兵，未遑兼顾，案牍以致日积日多，望而生畏。臣请略举年份之最远者数端：有咸丰三年兴化匪犯沈大等伙窃之案，延搁十余年未经审定者；有道光二十八年邳州遣犯程满沧、咸丰元年海门遣犯陆纪等，例限久满、仍淹禁在狱者；有咸丰三年邳州截留军犯张五，至同治六年尚未起解、在狱病故者；甚至有咸丰二、三年间钱债细故，积压至今尚未讯结者。图圉滞满，讼牍山积，往往罪名未定出入，人已瘵毙狱中，为暴为良，岂尚能起九原而问之？至于平常控案，拖累尤多。一人在押，一家不得休息；一票到乡，十家不得安枕。甚至有人被禁而官不知，案已结而票不销者。当衙斋宴息嬉笑之时，正草野颠连无告之日。牧令抚字无方，催科亦因之日形棘手，匪独势使之，抑亦理固然也。

臣莅任之初，以积案太繁，非挈领提纲，不能迎刃而解，于是札商藩、臬二司，以清理钱粮之法清理词讼。通飭各州县，将监押人犯、新旧词讼，分别管、收、除、在，设为四柱清册，登注收押、控告月日、事由，给票书差名姓，按月送臣及藩、臬衙门亲自稽核，开除多者记功，审结

少者记过。押犯则悬牌头门，使众目共睹；控审则革除浮费，使下情得通；结案则吊销差票，使讹索无由；自尽则严遏刁风，使图赖渐息。数月以来，牧令尚能认真振作，不致视为具文。综计苏属各厅、州、县新旧讼案，自去年五月通飭办理起，截至今年七月止，原案共八千起有奇，实在、审结、注销、息销者共七千七百零九起；宁属各州、县新旧讼案，自本年四月通飭办理起，至七月止，原案共七千起有奇，实在、审结、注销、息销者共五千零九起。旧案既免薪积，则新案自可逐渐廓清。除因循玩愒之州县业经随时恭折请旨，分别革休、摘顶外，其勤明奋勉、尤为振作者，若不酌加奖励，似无以使牧令相观而善、日起有功。所有各州、县结案尤多、循声懋著者，可否容臣择尤酌保数员，以资激劝？如蒙俞允，臣谨当会同督臣、督同藩、臬二司，开列清单，恭折奏保。是否有当，伏乞圣裁。

合将清理案拟请奖励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马新贻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上海捐饷请广学额疏

奏为查明上海县绅民续捐军饷银数，请加广文武学额，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各省捐输军饷银款，节经部议核准：“除本身给予奖叙外，每一厅、州、县捐银二千两者，准广文武一次学额各一名。倘捐数较多，仍不得浮于原额，准其递行推展，并于积捐总数外，查明请奖原案捐生姓名、银数，逐细声叙。”各等因。历经遵办在案。

兹据署苏州布政使杜文澜详称：“上海县绅民捐输军饷，前于同治五年经部核议奏准加广一次文学额二十八名、武学额十八名，分作两次取进，已于七年分举行科、岁两试，各加取文学十四名，是届岁试加取武学九名，尚余武学九名，留于下届岁试取进。今查上海县商船捐输助饷第一、二次请奖案内，籍隶该县捐户共捐银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两，又上次广额余剩银二万九百一十九两零，两共银六万八千七百六十九两零。该县原额取进文学十四名，武学九名，应请以银五万六千两加广文学一次学额二十八名，于以后岁、科两试各加取十四名；又武学应请加一次学额十八名，俟前广武额取竣后，匀分两次加取。余银一万二千七百六十九两零，归入续捐，并计广额。”等情。由司取造捐户请奖银数清册，转详请奏前来。臣复核无异，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加广上海县一次文学额二十八名、武学额十八名，于以后举行岁、科等试，均分两次先后加广取进，以昭激劝。

除将送到清册分咨户、礼、兵三部查照外，谨会同两江总督臣马新贻、江苏学政臣童华，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同治三年前积案人犯免解省片

再，同治三年以前，江北各属未结积案，经漕臣张之万奏明照例解勘。旋准咨送前任漕臣吴棠任内未题命盗等案，均系由府审定未及核办之件，经臣于本年二月间奏请责成署臬司勒方铨将漕臣咨送积案饬取原卷，核明其情节无可更定者，由司查照原招，核明叙详请题。

其情节未能详明、声叙不尽妥协者，由司明晰指飭，并派员会同各州县提集犯证，讯取确供，送司核入原招办理，均免其解省；若犯供支离、情罪未洽，或亲属呈诉冤抑，或复审犯供翻异，则提省委审。并声明三年以前未经解府审定、不在漕臣咨送之内者，仍令迅速照例招解。奉旨允准，钦遵办理在案。数月以来，署臬司勒方铨督同首府局员等认真清理，计漕臣咨送未题命盗案件共计一百二十余起，现经详结一百四起，容俟一律完竣后另行奏报。

惟查同治三年以前未经解府审定之案，不在漕臣咨送之列者，尚觉实繁有徒。人犯久已在监，案牍未经详报，事隔十数年，官经六七任，若仍照例辗转解省，犯供或有翻异，提责更觉株连。而且地隔千里，忽起解，忽发回，饥寒所迫，长途难免瘐毙之虞；水陆兼资，州县复多赔累之苦。与其拘牵文义，徒事因循，曷若永断葛藤，俾免淹滞？拟请仿照奏定章程，将同治三年以前未经解府审定之案、不在漕臣咨送之列者，责成该管道、府、州逐起提审明确，由司复核，详请题咨，人犯免其解省。其情罪未洽，或有亲属呈诉冤抑及道、府、州提审犯供翻异者，仍由司确加查核，详明提省审办，以免枉纵。经此次勒限清理之后，各州县如仍有隐匿迟误，自当从严参撤，以儆效尤。至同治四年以后未结各案，仍令照例解省勒办，以示限制。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购到机器派委解津片

再，同治四年夏间，臣于苏松太道任内商议设立机器厂，适通事唐国华有案，当谕飭捐办此厂，禀准前督臣李鸿章奏明逐渐扩充，并声明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份，以备运津，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等因在案。

本年臣莅任后，准总理衙门函商，为未雨绸缪之计，即经亲至上海厂中，督商局员筹办。随据该局员苏松太道应宝时、选用知府沈保靖、补用知府冯煊光禀称，于五、六两月购到旗昌、祺记两洋行机器、汽炉、车床各件，每座机器所有配用杂具至少不下百数十件，必须逐一校合，编列字号，庶免彼此混杂。该局员等于购成后，即经运回厂内，飭令中外工匠详细考校，从新装配。其未齐之件，由厂中机器自行配制。现已配就车床、刨床、直锯及卷锅炉铁板机器共八座，听候拨解等情前来。伏查外国所恃以见强者，轮船、飞炮而已，而轮船、飞炮悉由机器制造而成。今江苏、福建各省均经陆续建设机器厂，天津为拱卫畿疆之地，闻通商大臣崇厚早有设厂制造之议，此次购制机器，虽非极大规模，较之上海初设厂时机器大略相仿，崇厚熟谙外国情形，将来源源增益，定可日臻美备。臣现择精要机器事件，派委候補知县龚宝琦，于十月初六日由轮船解赴天津三口通商臣崇厚衙门投纳，其余重大之件，拟俟明春冻开，由夹板再行解运。

除开折绘图咨送总理衙门并三口通商大臣查照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丹阳等县钱漕暂办抵征疏

奏为镇江府属丹阳等三县清丈田粮未竣，本年应征钱漕援案暂办抵征，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常州、镇江二府属之宜兴、荆溪、丹阳、金坛、溧阳五县，前因逆匪蹂躏最重，仰蒙恩准豁免同治四、五等年钱漕。迨届六年启征之期，复因民困未苏，清粮亦未蒞事，经前任督抚臣曾国藩等奏请暂缓启征，仍查明成熟田亩，酌收田捐，采买米石，搭运赴津，所余钱文留为地方水利、农桑之用。钦奉上谕：“所有江苏宜兴、荆溪、丹阳、金坛、溧阳等五县应征六年份钱漕，准其暂缓一年开征，以纾民力，余著照所议办理等因。钦此。”钦遵转行遵办在案。本年开征之际，叠饬赶紧清理田亩，设法启征。现据常州府属之宜兴、荆溪二县查明应征银米各数，造串开征，惟镇江府属之丹阳、金坛、溧阳三县被兵较久，创巨痛深，民间瘠苦情形前已觐缕奏陈，迄今元气未复，烟户萧条，兼之春间雨失调，夏秋复有水患，稻麦收成并歉，拮据殊甚于前。且该三县征册无存，额数全无考证，屡饬印委各员清丈田亩，经画沟涂，无如乡野荒废太多，工作过少，不特区图坵段未及剖明，即弓口科则之多寡重轻，亦至今尚难分晰，若令征收银米，窃恐科则紊乱，后患无穷。据署苏州藩司杜文澜酌议章程，请援照连界之江宁府属各县办理抵征，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丹阳、金坛、溧阳三县，与江宁府属犬牙相错，前被贼扰最重，本年收成歉薄，农民艰苦，委属实在情形。至于清理田粮，为征收银米根本，经界不正则粮赋不均。在常州府属宜、荆两邑，科则约略相同，本年业经饬令勉力启征，而阳、坛、溧三县则完粮等次太繁，图籍复无考证，若遽令启征银米，诚恐科则淆乱，百弊丛生，不足以顺舆情而重赋额。臣等往返函商，意见相同，自应仿照连界之江宁府属抵征章程办理，除新垦荒田不计外，所有原垦熟田，不分银米，按亩折收钱文，以昭核实。三县科则轻重稍有区别，拟请将金坛、溧阳二县每亩征收钱二百文；丹阳县科则较轻，收成更薄，每漕田一亩约收钱一百六十文，洲田一亩酌收钱一百文，火耗、羨余一并在内，不准书差人等格外加索分文。所收之钱，除由各该县仿照江宁章程酌提办公经费外，其余悉数易银解司，以一半银两买米，随同正漕起运，运费等项悉于此内开支；尚余一半银两收入地丁，照例分别正耗，拨饷支用。仍饬将应征熟田由该管知府亲诣复查，务期悉数征收。并饬赶紧清粮，一俟丈量完毕，科则查明，即可按亩启征，以复旧制。似此权宜办理，银米均可供支，而裁除各种浮费，完缴便捷，实足下恤穷黎，且赋额得以从容清厘，永杜欺隐诸弊，似于国课民生两有裨益。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江淮等属秋歉情形疏

奏为查明江淮等属各州、厅、县、卫本年秋禾被水、被旱，勘不成灾及抛荒田地情形，恭折奏恳恩施，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淮等属本年春夏之间迭遭大雨，湖河泛涨，低区秧苗被淹。迨至入伏以后，天久亢晴，高田又多受旱，嗣虽得雨，为时已迟，补救不及，以致被水、受旱情形不一，收成均属歉薄。节据各属先后禀报，当经批司移行该管道、府、州，委员会同确勘，据实禀办。兹据江宁布政使李宗羲详：“据该管道、府、州督饬印委各员逐细勘覆，江宁府属之上元、江宁、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等七县历年应征钱粮，前于克复省城案内钦奉恩旨，自同治四年起豁免三年。本年已届启征，因册案俱无，民卫不分，科则无考，且民间开垦田地，统计各县尚未过

半,其余招垦无主,依旧抛荒,钱粮尚难启征,是以仅将清出已经垦熟田地,详经前督臣曾国藩会折奏明,仿照皖省章程,权办抵征,钱漕并纳,每亩征钱,上忙先完三分之一,下忙连漕完纳三分之二。上忙已据各县征解全完,现当征收下忙,已垦成熟田地内因有被水、被旱、秋成失望者,农民枉费工本,倍形拮据,以致抵征下忙三分之二钱文无力完缴。又淮、扬等属之山阳、阜宁、清河、桃源、安东、盐城、高邮、泰州、东台、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铜山、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邳州、宿迁、睢宁、海州、沐阳、赣榆、通州、泰兴、海门等二十八州、县、厅,并淮安、大河、扬州、徐州四卫坐落各县屯田,均系勘不成灾;江都县五台山等处,前因扎营筑垒,压废村庄,现仍荒芜;仪征县捺山坊、岳家山等处,营垒挖废、抛荒田亩,招徕业佃,大都无力开垦,间有垦种之区又因芜草根深,秧苗难以长发,复因秋旱失于滋培,所获微利不偿工本;扬州卫坐落该二县屯田,查勘情形相同,应征新旧钱粮请照例蠲缓。”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江淮等属各州、厅、县、卫本年秋收歉薄,勘不成灾及抛荒田地情形,已据该管道、府、州暨印委各员查勘明确,本年应征新旧钱粮,自应分别蠲缓。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上元、江宁、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等七县中之失收田地抵征下忙三分之二钱文免予征收;其未垦荒田,同江都县五台山等处、仪征县捺山坊、岳家山等处压废抛荒各漕田应征同治七年上下忙钱粮,仍请蠲免;扬州卫坐落江都、仪征二县屯田,随同民田一律办理;其山阳、阜宁、清河、桃源、安东、盐城、高邮、泰州、东台、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铜山、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邳州、宿迁、睢宁、海州、沐阳、赣榆、通州、泰兴、海门等二十八州、县、厅及淮安、大河、扬州、徐州四卫勘不成灾歉收田地,应征同治七年地丁等项钱粮,概请缓至同治八年秋成后,分作二年带征;该州、厅、县并卫屯漕及芦课、学租、湖河滩租、杂办、杂税、津贴增租、摊征河银,并徐州府属新滩、王平庄河工、出借籽种、口粮、新升地亩芦苇、牧马草场、复赋召变筹饷等款,以及抄案入官地亩错杂民田之内,俱照坐落地方一律分别查办。盐场灶地应听盐政衙门办理。淮扬等属减则芦苇田地并海州属一水一麦减则田地应征钱粮,请照历届成案一律缓征。至被歉各属无力贫民、贫军,应否酌借籽种、口粮,统俟来春察看情形办理。所有淮扬各属本年勘不成灾,并江宁府属未垦荒田及江都、仪征、扬州卫因兵压废抛荒田地,应征己巳年上忙新赋,均请缓至同治八年秋成后察看情形再行启征。其成熟田地应征现年钱粮及江宁府属熟田抵征钱文,飭令照常征解。又,各州、县、卫未完同治六年熟田民欠钱粮,本年仍坐熟区,不得谓之积歉,仍应照常催输。历年未完灾熟民欠钱粮,凡坐落本年被歉之区,请一并缓至来年秋成后启征。此外不在歉区之成熟田地应征积年旧欠钱粮,均以民情拮据,纷纷请缓。查江宁藩司所属系积歉之区,户鲜盖藏,自军兴以后,团练捐输,在在均资民力,实系困苦倍常,本年秋成又仅中稔,再将新旧钱粮责令兼完,小民力有未逮。飭据该管道、府、州查系实在情形,由司体察无异,并恳圣恩俯准,将山阳、阜宁、清河、桃源、安东、盐城、高邮、泰州、东台、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铜山、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邳州、宿迁、睢宁、海州、沐阳、赣榆、通州、泰兴、海门等二十八州、县、厅并淮安、大河、扬州、徐州四卫熟田项下民欠、军欠,咸丰十、十一年,同治元、二、三、四、五等年原缓、递缓灾熟旧欠,及同治六年歉田原缓灾熟各款银米,以及不在豁免案内之各年未完津贴增租银两,均请缓至同治八年秋成后,再行分别带征,以纾民力。再,阜宁、清河、桃源、宿迁、海州、沐阳、赣榆等七州县漕粮,向系民折官办,前于咸丰二年奏准毋庸官为买米,改征折色。本年各该州县被歉田地折征银两,请随同各属漕粮、漕项银米一体缓征,熟田仍旧征收报解。又苏州藩司所属之镇江卫坐

落泰州、江都、甘泉、泰兴等州县屯田，并请随同民田一律办理。此外如有未尽事宜，由江藩司另行详办，并令将各属补歉田地情形及缓征银米各数，核实造册，分案详请题咨。除将缓征漕粮各州县开具区、图、村、庄顷亩清单另行专折具奏外，所有江淮等属同治七年秋收被水、被旱、勘不成灾情形，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本年勘办秋歉，因江宁府属权办抵征，钱粮尚未定则，暂就清出熟田计算分数，辗转行查，是以稍稽。至苏、松等属钱粮，容俟专案奏办，合并陈明。谨奏。

扬州江海关常税免用红单片 十一月二十四日

奏，再准户部咨：“会议工科给事中福宽等奏裁撤税关册档易滋弊竇，是否仍循旧例一折，查该给事中所奏各节，核与闽海关仍照旧章填给红单奏案大略相同，所请部科印簿仍循旧例发填之处，应毋庸议。其工关收税一节，工部查各关收税均以红单为凭，共同商酌，请照户部议复闽海关咨请红单奏准成案，仍令各关填给，以符体制。同治七年九月初五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抄录原奏，飞咨遵照。”等因。当经转行遵照去后。旋据扬州、江海两关先后详复：“本年正月间奉行准户部咨，红单与商填等簿概行裁撤。当即另发执照，凡遇商货抵口，输税后逐一填写照内，给商收执，为别口查验之据，商人可免重征之累，货既不致偷漏，税亦仍有稽核。且该商等得免守候亲填，领照又为便捷，商情甚为悦服。若仍用红单，是奉裁未久，旋又更张，商贩既无所适从，胥吏恐从中滋弊。况一年而两易章程，不足以昭大信。现在税务、商情两无格碍，可否仍准填给执照，免其复用红单，详请核办。”等情。

臣查前准部议，奏令体察情形，照旧填用红单，系通行各关口之件，今据该两关详请仍用执照，自应周咨博采，斟酌得宜。即经飭据署苏州藩司杜文澜议详：“查部议填给红单，原因闽海关原咨内称恐有单货不符，难免偷漏夹带等弊。闽省已规复旧制，填给红单，是以通行各省关口一体仿办，以昭划一。惟地方情形各有不同，苏省各关自本正月间奉裁红单后，本有填写执照给商收执，为别口查验之据，并非漫无稽考。在商人既免守候重征之累，即货物亦无偷漏夹带之虞，税务有常，商情悦服，行之极为妥便。应如各该关所请，一律仍用执照，以顺商情而裕税课。”详请奏咨前来。

臣复查各关征收常税，原应恤商裕课，随时整饬，以杜弊混。此项填写单簿等件，诚如部咨，笔迹如出一手，其系商人亲填与否，无从查询，相沿已久，尽属虚文，徒为胥吏需索之具，转滋弊竇。且近来征收洋税，并未立有单簿名目，而所收税银日形畅旺，是收税之多寡不在单簿之有无，洵为洞见症结之论。今奉裁未久，若再更张，苏省与闽省地方情形不同，恐商贩观望不前，胥吏因而滋弊，似于榷务颇有窒碍。相应据实请旨，准其填用关照，免复红单，仍令将逐日征收税数于关期报满案内，造册咨部，以备稽考。除咨明户、工〔二〕部查照外，谨附片呈明，伏乞圣鉴。谨奏。

江海关拨菜工银两片 十一月二十四日

奏，再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七年十月初一日钦奉上谕：“菜工情形变更，由江海关拨

解洋税银十万两，著马新貽、丁日昌照数筹拨，克日起解，以重要工等因。钦此。”当经转行钦遵去后。兹据江海关道应宝时详称：“此项银两本应钉解现银，惟时值隆冬，正宵小窃发之时，且苏、豫交界地方游兵散勇络绎往来，解饷深恐贻误。因思解京饷项历由号商汇兑，系为道路梗阻起见，现在奉拨河工要需，情形相同，事关帑项，不得不格外慎重。随即飭据号商云称，河南贸易较少，汇银本难，且时近岁阑，恐年内不能上兑。经该关道以工需孔急，解款必须赶早到工，复飭同业各商从长计议。兹据议定，于今年冬来春分三期交兑。伏思奉拨银款原应提前赶解，惟现届严冬，水陆遥远，雨雪载途，风水阻滞，均所不免，与其解银仍难克期到工，不若汇票可免冒险。随于本年十一月初十等日，在关税项下动支库平银十万两发交该号商蔚盛长、日昇昌等收领，赶速汇兑赴豫。并取汇票飭委河南候补典史夏振嗣赏领，搭坐轮船取道汉口前往豫省，按期提取银两赴藩库投纳，听候东河督臣提解工次备用。”详请奏咨前来。

臣等伏查菜工前次奉拨准运司十四万两，业已分作三批全数起解，此次海关奉拨十万两，该关道因岁暮途遥，正值前途遣散勇丁之时，改解为汇，固免疏虞，惟票号因银数过多，时日过促，分作三期交工，未免稍延。除缮发咨批，由道转飭该号商，无论如何为难，总应设法提前交兑，勿稍延滞，并分咨东河督臣、河南抚臣查照外，合将江海关奉拨菜工银两交商汇解起程日期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卷四 抚吴奏稿四

苏属新垦田地酌免钱粮疏 附条款清单

奏为苏省克复后，荒废各项田地亟应设法招徕，飭令领认垦种，恳恩酌定年限，暂免钱粮，以裕额赋，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苏省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属，兵燹以后清理各项田地，经臣丁日昌前在藩司任内查明，上海、宝山、靖江、崇明四县系完善之区，田粮清楚；又吴江、奉贤、南汇、川沙、武进、阳湖、无锡、太仓、镇洋、嘉定等十州、厅、县，查办清粮亦已完竣；其余各属缺额过多，户粮舛错，尚须复丈更正。并通飭确查坍塌、公占田地，照例请豁；荒废营垒、濠沟、坟房，分别暂免钱粮，设法劝垦招领，业将办理大概情形详经前署抚臣郭柏荫附片具奏，并飭司局转行遵照在案。

臣等伏查，吴民自遭锋镝，元气大伤，虽数年来休养抚循，渐有起色，而各项荒芜田地屡经剗切示谕，有主者劝令垦种，无主者招认承粮。臣去年曾清出已垦熟田一百六十余万亩，迄今一年之久，续报无几，皆因民力拮据，诚恐一经认种，收成尚未可知，粮赋即须完纳，徘徊却顾，裹足不前。且兵燹之后，人少田多，人少则顾此不免失彼，田多则并力难以兼营。又，久荒之田，工繁费重，工繁则舍其旧方能图其新，费重则计所入不能敷所出。是新垦之荒田，若欲与旧垦之熟田一律完粮，小民工本不敷，必致迁延观望。即使朝下惩办不垦之檄，暮下劝奖已垦之章，不过徒成条教之具文，无裨垦荒之实政。此所以年复一年，垦荒尚无大效，小民且有并其祖宗丘垄、执业房基弃而不顾者，非百姓之心过于愆然，实百姓之力有所未逮也。臣等反复筹思，新垦荒田若不酌定限期，暂免粮赋，徒事招徕，必仍无益。与其今日多一亩之荒废，将来即少一亩之钱粮，何如此时缓一年之催科，百姓即早一年之复业。所谓“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似宜统计熟筹，方可渐资生聚。先经督飭藩司再三筹酌，应即荒熟各项田数，委员分往查勘具复。

现据署苏州藩司杜文澜核计：“苏、松等五府、州属，据报原额田地等项共计二千四百六十万亩零，截至同治七年止，旧熟新垦共田一千八百六十五万二千余亩，计居原额十分中之七分五厘零，内除同治七年被淹复荒田亩，来年可冀成熟、另行勘办外，其余抛荒未垦，并坍塌缺额、营濠挖废、荒坟古墓、房屋废基等项田地，约计五百九十四万九千余亩，计居十分中之二分有余。”核议具详请奏前来。

臣等复加确查，除将苏省各属坍塌冲废、修塘取土、捐置义冢、军营、丛葬，及上海县添建

衙署、营房，开筑马路、河道，丹徒县奏留新城，金坛县磊石荒山等项例应豁免田地，伤属确查开报，将来报齐，应同清缺田粮分别题奏请豁免，所有各属未垦荒田，并挖废营垒、濠沟以及荒坟、古墓、房屋地基各项，情形轻重不同，自应各定年限。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明降谕旨，将垦荒最难之镇江府属金坛、溧阳二县荒废田地，按年注册，挨免钱漕三年。又，稍次之丹徒、丹阳二县，与苏州、常州二府属被兵各厅、县，并松江府属除已垦全熟外，其余娄县、金山、青浦三县，又太仓州并该属之镇洋、嘉定二县荒田，均自同治八年份起暂免钱漕二年，伤属上紧招垦成熟，年满以后均各照常完赋。又，苏、松等五府、州属挖废营垒、濠沟一项，除太湖、川沙、华亭、奉贤、上海、武进、阳湖、无锡、金匱、江阴、靖江、丹阳、宝山、崇明等十四厅、县或已劝谕填平、或系完善地方并无此项挖废外，其余各州、县如堆积过高，开挖过深，一时难于垦复者，从同治八年起，暂免钱漕二年，内只金山、娄县、丹徒三县挑复较易，暂免一年，仍飭示谕业民认垦，年满另行定则完赋。又，荒坟古墓一项，除川沙、上海、靖江、宝山、崇明五厅、县照额征粮外，其余各州、厅、县一律从同治八年起暂免钱漕二年，按认报年份之后先，定减则完粮之轻重，亦飭示谕报领。如逾限无人认领，酌留坟旁周围不垦，照例豁免粮，以免侵削，余地招垦减则承粮。若有载在志乘祀典之古墓，及实在故绝冢地、无后嗣承管者，丈见亩分注册，年满另行请豁。又，无主房屋地基一项，悉准暂免钱漕，不拘年限，一经建造翻种，随时定则完赋，如至二年后，查明实在故绝，连抄案官房分别充公，以期核实。似此明定章程，广为利导，俾得开辟日广，课额渐增，洵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臣等俟奉到谕旨，即行刊刻誊黄，遍行晓谕，以昭征信。

除咨部查核外，谨合词恭折具奏，并缮具办理条款清单，恭呈御览。

谨将苏、松等五府、州属清粮案内伤查升坍、荒废各项田地，酌拟分别免粮招垦条款六则，核缮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一、清粮缺额、坍占、义冢、抛荒、故绝等项为数较多，应将积年坍没、公占、义冢例豁之案同缺额田地先行汇办，其余暂免漕粮另行查办也。查此次清粮，除川沙厅及完善之靖江县并无升坍应报外，其余各属有坍江海河湖、坍没砂淤石积冲废海塘、挖废捐置义冢，及被兵阵亡弁兵、殉难百姓、剿杀贼众掩埋占废田地甚多。上海县更有添建衙署、营房，开筑马路、河道；丹徒县则有奏留新城，占废民田；金坛县勘实磊石荒山，均属例准请豁之项，将来报齐，应同清缺田粮，并新涨升科另行汇数奏请，分别增除，以凭核明现额，纂订《全书》。其丹徒县户属沙潮田地六万余亩，昔为膏腴，今成瘠薄，赋重民累，由县议请查照减则之例，酌中普减，即经批飭核实详办，应另归专案办理。至老荒久废与被兵抛荒营濠、故绝坟房各项，悉归暂免项下分晰造报，随时劝垦认领，以重课赋。

一、被兵抛荒并垒濠占废，应明定暂免年份，分别劝垦也。查各属清粮案内，均有前项荒废田地、山荡，内惟抛荒之数最巨。第因人工稀少，开垦日难，必得酌免钱粮，使小民乐从，方期起色。而镇江府属金坛、溧〔阳〕二县被兵最重，荒田十居七八，清丈劝垦，事事棘手，一切坍荒、占废更难查理，须俟清丈亦有头绪，再行核议，实与他邑情形不同。现飭妥议查丈，设法召垦，应将二县荒废田地按年注册，挨免钱漕三年。稍次之丹徒、丹阳二县与苏州、常州二府属被兵各厅、县，并松江府属除已垦全熟外，其余娄县、金山、青浦三县，又太仓州并该属之镇洋、嘉定二县荒田，均自同治八年份起暂免钱漕二年，伤属上紧招垦，成熟年满以后，均

各照常完赋。仍令各属于奉文后，先行查明荒田实数，胪列原科，开册通送。如逐年增垦成熟，于奏销册内详注造报。其营垒、濠沟一项，除太湖、川沙、华亭、奉贤、上海、武进、阳湖、无锡、金匱、江阴、靖江、丹阳、宝山、崇明等十四厅、县，或已劝谕填平，或系完善地方，并无此项挖废外，其余各州县如堆积过高、开挖过深，一时难于垦复者，从同治八年起，暂免钱漕二年。内只金山、娄县、丹徒三县挑复较易，暂免钱漕一年，示谕业民认垦年满，察看地势，定则完赋。如有实在无主田地，概行入官，另议办理示招之法。有原主者，仍归原主；无原主者，准其五服内亲属代领，由亲及疏，不许越争，分别具认，以示体恤。

一、荒坟墓基应宽限招认，年满后剔清余地，分别垦豁也。查民间坟墓，被兵后仅有完善之上海、宝山、靖江、崇明四县并川沙厅照额征粮，其余各属查明已报之户，一律照常完赋，将未报之户分别免粮。第非尽系故绝，自应详细查办，或有因祖坟完粮、子孙互相推诿者，或服官游幕在外，或贸易他乡、鞭长莫及者，或穷苦不给、久不祭扫而坟丁莫识者。此等荒坟，既不能概请豁免，亦不能召募垦种，惟有请从同治八年起再行暂免钱漕二年，按认报年份之后先，定减则完粮之轻重，大张晓谕，严禁需索，劝令该坟子孙务于限内一律赶紧补报。如有前项远出未归之户，示谕邻族亲友坟丁人等赶紧信知，陆续认领。应完钱粮科则，除常州、镇江二府属均照丈报县档填注，其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州属，溯查上届《全书》，止有吴县、太湖山粮载列专条，应按山脚下为上等，每亩五升三合零平米则；平山为中等，每亩三升二合零平米则；山顶为下等，每亩一升五合零平米则。元和县均系一升五合一则完粮，今应照办。其余各属俱无山则专条，应将苏州府属并太仓、镇洋二州县平壤，按第一年限内认报者，以六升左右平米则起科；第二年限内认报者，以八升左右平米则起科；若迟至第三年限外认报者，以一斗左右平米则起科。其嘉定、宝山二县平米一斗，止征本色米豆九合，较苏属粮轻，应以二斗五升平米一则起科，通飭核对减赋科表，凡有参差之处，由县查照减定新科配核相符，先行开折详定办理。又，松江府属向无一斗以下之科，应按征粮下则填注，仍于具报时即行悬批晓谕。如此分别查办，庶于原则无碍，认报可期迅速。倘逾限实在无人出认坟冢，议垦余地除山粮茅草抵办，亦照所定三等科则。其平阳处所苏、太二属，酌按八升左右平米起科，松属照下则起科。再，查户部则例内载，“凡垦荒值有古冢，周围四丈以内不得开垦”等语，今恐各处古冢不及四丈者居多，似宜变通办理，酌定有罗城者在五尺以外、无罗城者周围一丈以外，声请酌留不垦，照例豁粮，余地各随土性所宜，种植桑果、杂粮、蔬菜等类，以取花息，减则著佃办粮，余租悉归佃得，日后该坟子孙归来补领，不准争租滋讼。年满后查有斗则参差，仿照转则之例，分别升除，以符原额。再有古昔名贤、忠孝、节烈一切坟墓，凡载入志乘可考而无祠裔认管者，丈见亩分，详注册内，官为保护，立石永禁侵削，年满另议请豁，以广皇仁。

一、各项完粮房基应分别暂免，示招认领也。查是项房粮，除上海、靖江、宝山、崇明、川沙五厅县毋须查办外，其余各属兵燹以后被毁屋基甚多，自应逐段厘剔。如在前已报之产，一律照常完赋；未报者应从同治八年起，再行酌免钱粮，示谕认领，并通飭按户查明。如有庙宇寺院曾经列入志乘，有关祀典之处，于册内分别登注；私建寺院地基，即召原主认管，无主者另议入官，僧道不许出头具领。现在无论民房、庙宇地基无著粮赋，悉准暂免钱漕，由县明白晓谕，不拘年限招认，俟有具领，于建造之后，或翻垦成熟之年，即行定则完赋。所有完粮科则，除常州、镇江二府属均照县档斗则填注外，其苏州、太仓二府州属，应照坟粮条款，由县酌定一则，详明办理。松江府属以下则起科，于具认时即行注定，悬批晓谕。如有与原科参

差之处，仿照转则之例，造册分别增除，仍归每年查勘荒熟案内遍查核办；如逾二年之后无主具认，一概入官，并将载入志乘、有关祀典之庙宇各项应完钱粮另行筹议。再，各属有抄案入官房屋，从前每年由县出示招变，今案卷沦陷无稽，应责令图董督率经保人等，根询图中公正绅耆悉心澈查，一律开报充公，出具该图董承查无捏切结送县存案，结内声明“董保人等并无串吞盗卖及私收租息情弊，日后查出，或被告发，情愿治罪”字样，以免捏饰。

一、田则升坍失册，清丈县份不能强符旧额，应以丈见之数为准，分别纂订也。查各属向来呈报升坍田地，例应攒造户名、区图、弓口、坵形、四址、顷亩、斗则、应升应豁银米各项册结，并委员承勘切结，绘图贴说，由府、州、巡道层层加转，由司转造详办。每届纂修《全书》，亦须追溯历年奏销升除，逐案考订，合符旧额。此次四届并纂，自应循办。无如各属失册较多，通丈县份系按平、高、低、洼审明地势肥瘠从新定科，势不能与旧时额则针孔相符，且何处新升、何处坍没，均无册案可稽，不能指认。又因上届清粮以后，历年既久，地势变迁，科则断难吻合，是以升、坍各项，升在丈见之内，坍于丈数之外，无从稽考。应查照上届金坛县《全书》，载明乾隆年间清丈各则田粮归并删除成案，即以丈见田数科则作为准额，免报升坍。倘有册图县份系在清粮额内之案，仍应照例造报。此外各属，或册未全失，仅须丈量一隅；或由业〔主〕认报，确有指证之处，同完善县份应造升坍各项册结图说，均仍照例办理。如有义冢、古墓、公占、挖废实难垦复者，皆须〔有〕按照段落形迹查验。凡清丈县份，均应逐项开报，攒造册结，详请勘办，不得以坍没藉口援引请免，以符例案。

一、清粮勘坍，应将漕、芦、学、屯各项分别开报纂订也。查各属田地、山荡、塘滩、涂淞等项，向归户属与卫帮屯田分纂《赋役全书》。芦洲一项，系归工属与学租，杂税、钱粮各归各纂，历届循办在案。此次议请续纂，系从道光十一年起，扣至同治九年为止，四届并归。除芦、学、屯田、杂税四项纠葛较少，均可统归一届纂造外，惟户属田粮额则款目头绪纷繁，就前届订定之后，续已奉准之升、坍改漕各案，既积三十年之多，在后之未报新涨以及坍废、公占、义冢、清粮缺额、故绝坟房各项为数甚巨，并有另科杂办未能足额，若不逐一查理，纂入今届《全书》办理，则订定新额必与现征实数大相悬殊，不足以昭信守。应截至同治四年减赋一案，奉部复准之年为止，先行攒造一届，立定现额款则，俟清粮全竣，查齐额则，分别升坍、公占、义冢，应升、应豁粮米，及暂免荒废、故绝各项，即照新订同治四年减缓实征科则核验汇办，仍将抛荒、故绝田粮于每年查勘荒熟案内遍查核办，造入奏销册内，逐年递升复额，截至同治九年份再行截清，接续纂订一届，总期前后接笋，易于稽考。

以上条款六则，现飭各属分别遵办，立为四册开报：一曰新升转升，一曰例豁坍占，一曰抛荒劝垦，一曰故绝坟房。如因田地已坍入海、河、湖并砂淤石积冲废，或被淹减则，修筑海塘挖废，开河设闸占废，及建造衙署、教场、马路、酌留新城、公占民田、捐置义冢各项，均入例豁坍占册内；又，被兵抛荒及老荒久废营垒濠沟各项，均入抛荒劝垦册内；又，无主荒坟，应分注名贤、忠贞、节孝古墓与故绝荒坟，同被毁房基内列入祀典之庙宇、古刹、名宦、忠孝各祠，与民间私立庵、观、寺院，城乡市镇完粮地基，查明均入故绝坟房册内。严禁需索，示谕劝垦认领，并准予修造房屋驳岸时，听〔问〕〔凭〕悉照旧时基址兴建，概免禀官给示，以昭体恤，理合陈明。

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马新貽等奏苏省荒废田地设法劝垦招领请酌定年限暂免钱粮一折：‘苏省克复后，各项荒废田地多未领认垦种，亟应妥为经理。若

将新垦荒田与熟田一律征粮，民力未免拮据。至挖废管垒、濠沟以及荒坟、古墓、房屋地基，各项情形不同，均应分别年限暂免钱粮，俾编民早知复业。’加恩著照所请，所有镇江府属金坛、溧阳二县荒废田地，著按年注册，挨免钱漕三年。丹徒、丹阳二县，与苏州、常州二府属被兵各厅县，并松江府属除已垦全熟外，其余娄县、金山、青浦三县，又太仓州并该属之镇洋、嘉定二县荒田，均著自同治八年一起，暂免钱漕二年。又苏、松等五府州属挖废管垒、濠沟一项，除太湖、川沙、华亭、奉贤、上海、武进、阳湖、无锡、金匱、江阴、靖江、丹阳、宝山、崇明十四厅县或业已填平、或均系完善地方外，其余各州县如堆积过高、开挖过深，一时难以垦复者，自同治八年一起，暂免钱漕二年。内挑复较易之金山、娄县、丹徒三县，著暂免一年。又荒坟古墓一项，除川沙、上海、靖江、宝山、崇明五厅县照例征粮外，其余州、厅、县，均著自同治八年一起，暂免钱漕二年。如逾限无人认领，酌留坟旁周围不垦，照例豁粮，以免侵削，余地招垦减则承粮。若有载在志乘祀典之古墓，及实在故绝冢地，丈见亩分注册，年满另行请豁。又无主房屋地基一项，著暂免钱漕，不拘年限，俟建造、翻种后，随时定则完赋。如至二年后查明实在故绝者，连钞案官房分别充公。该督抚即行刊刻眷黄，遍行晓谕，务使实惠均沾，毋任吏胥舞弊，用副轸念民艰至意。余著照所请办理，该部知道。单并发。钦此。”

苏省续纂《赋役全书》片

再，江苏省修纂《赋役全书》，自道光十一年起，至同治九年份止，四届并办，经臣丁日昌于前在藩司任内设局委员查办，并将办理大概情形详经前署抚臣郭柏荫附片具奏在案。兹据署苏州藩司杜文澜详称：“此次纂订《全书》，历时三十余年之久，复遭兵燹，征册既多失落，升坍亦未勘详，头绪太繁，必须预定规模，始能有条不紊。查减赋案内奏明苏、松、太三属报册荒田三分居二，常、镇二属被兵尤重，嗣经飭催劝垦，随时开荒，现计荒废故绝田粮只有十分中之二分有余。如蒙恩准暂免钱粮，导令垦荒认领，似将来订定《全书》所缺赋额，尚不过多。惟清粮时类多无册可稽，著令业佃报数查办，遇有缺额，分别抽丈，各按地势肥瘠酌定科则，核与旧额未能针孔相符。且应升、应坍，久未勘报，无案可稽。此时施丈，其新升已在丈见之中，坍没即在丈缺之内，与旧额亦难吻合。今俟各属清粮全竣，立额纂书，拟请查照金坛县全书所载乾隆年间清丈各则，归并删除成案，将此次丈见田数科则作为准额，纂入《全书》。以前升坍增除，毋庸再行勘报。其征册未失、有迹可勘以及完善之区，应升、应坍各案，仍令勘造册结，照例办理。再，查《全书》例定十年一纂，原以重现额而便稽征，是以前请四届并造，今查屯田、芦洲、学租、杂税等项，头绪无多，可归一届纂办。惟户属项下田地、山荡、塘滩、涂溇田粮缺额，纠葛纷纭，更因遵旨永减额漕有递减、优减之分，前系照道光十年旧额派减，现须查照丈见田数，核实减科，勾稽不易。拟请截至同治四年减赋定案之年为止，先造一届，将升坍缺额各项逐一扣清，立定现额，俟清粮全竣，查明豁免、暂免各款，截至同治九年止，再行续纂一届，庶可前后接笋，易于稽查而昭信守。”所有办理《全书》缘由，详请附奏前来，臣等复核无异。除咨明户部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同治七年份冬漕折价疏

奏为苏省同治七年冬漕，拟请循案分别本、折，酌定征价收纳，以期官民两便，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苏省征收冬漕，于同治四年份议定：完本色者，每石加收余耗三斗；完折色者，每石连公费收钱四千五百文；迟至年外，加价钱五百文。五、六两年因米价平减，先后酌量减收，计五年份完折色者，每石收制钱三千二百文，加公费钱一千文；六年份完折色者，每石收制钱二千四百文，加公费钱一千文。该两年完本色者，裁去余耗三斗，改收公费钱一千文；迟至年外，无分本、折，均一律加收钱五百文。节经奏明办理在案。

兹届各属征收同治七年份冬漕之际，从前仓廩被毁者，虽据陆续议建，尚未一律完工。除太仓州属之嘉定、宝山二县向例民折官办，又镇江府属之丹徒县不能与他属一例征收、应行另办外，其余苏、松、常、太四州府属本年征漕各厅县应仍照成案，各就地方情形，本、折兼收，听从民便。至折征米价，因本年苏省各属秋成尚称中稔，现值乡民同时罄米出柴，以致市价较前平减。第开仓之后，需米甚殷，牙侩因以为利，市价恐致昂贵。花户完粮，本属先后不齐，是以折征米价不得不折中酌定，期敷办公而仍不致多取于民。兹据署苏州布政使杜文澜会同苏松粮道奇克坦泰，督饬海运局员确访市价，悉心酌议，拟请将今届冬漕查照上届成案，完折色者，每石收制钱二千四百文，加公费钱一千文；完本色者，以石抵石外，循旧将余耗改交公费一千文。如迟至年外，无分本、折，均每石加收钱五百文。其减赋案内奏明抵补减缺南粮之随漕费脚，每石钱五十二文，仍无分本、折，按石随正照收。似此照案办理，无论征收本、折，合之现在市价，均各相埒，不致藉口趋避。再，随漕征收公费一千文，系抵支各州县办漕一切要需，恐刁顽之户意图抗欠，将漕米完纳，以公费为无关紧要，任意抗延，则州县公用无出，势必贻误漕运。上届曾经附片奏明，倘粮户交米而不交公费，即比照抗粮之例，从严惩办，通行遵照在案。今届冬漕，应请循案办理，以期不致延误。详请具奏前来，臣等查核无异。除飭司出示晓谕，遵照定章，无分绅民，一律均收，不得稍有浮勒轩轻外，理合会同漕运总督臣张之万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丹徒加收漕粮公费片

再，苏省镇江府属之丹徒县，为通省著名苦缺，地处冲要，办公用款浩繁，即力求撙节，尚多赔累，迥非他邑可比。现在苏、松等属地漕银两，折价每两征收钱二千二百文，开支应销倾熔火工、书差、纸张、辛饭等项外，仅敷易银报解。丹徒县则民间向来每两只完钱一千四百九十六文，实已征不敷解，加以火工、解费、纸张、辛饭，在所必需，以致每征解银一两，共须贴钱数百文，若不量为变通，设法挹注，诚恐不肖之员别滋弊窦，转于吏治民生均有妨碍。查同治四年曾经前督、抚臣于会折奏请裁减征粮浮费案内声明：“镇江府属各县征收条银，从前折价较少，向系征不敷解，若概令照现定折价完纳，小民未必乐从，应于漕米本、折收数内通筹挹注。”等因在案。迨五年份因只征漕米，六年份仅征下忙，为数无多，尚易筹补，未经奏明办

理。今同治七年份上下忙钱粮漕米已一并启征，必须从长计议，以免赔累亏挪。据署苏州藩司杜文澜、苏松粮道奇克坦泰督同海运局员核议：“该县上下忙钱粮应仍照历来完数收纳，其不敷之数，于漕米公费内通融挹注。应请自七年份冬漕为始，将漕米折价查照苏、松各属之数征收外，其随交公费每石加收钱五百文以为贴补办公之资，仍不得私自浮收分文。如将来银价稍有低昂，仍查照此次所定随漕公费收缴，毋庸逐年更张，以免滋弊。设使银价贱至数百文以外，与该县钱粮收价不甚悬殊，自当核减随漕公费，俾纾民力。”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复查，所议加收漕粮公费，以钱漕统计，尚较别属有减无增，可期勉敷办公，亦不致苛累小民。除飭出示晓谕、照数征收起解、不准延误外，谨会同漕运总督臣张之万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来春海运请参用夹板船片

再，准户部咨，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具奏议复访察夹板船试用米石情形一折，内开：“来岁江浙新漕海运船只，尤须预为妥筹，所有沙船、宁船，应设法谕令该船户整理修造，以备应用。是否毋须参用洋船，抑或拣择吃水较轻之洋船搭运，并到津后如何设法寄囤之处，应令妥筹办理，毋使停米待船。”等因。即经转行遵办在案。

伏思苏省漕米递年筹增，承运沙船日形其少，今春装运已有不敷，本届冬漕尤虞短缺。先经臣等节飭谕令商董、船户人等预为整理修造，并咨会直隶督臣转飭招雇卫船来南协运，俾可无虞缺误。惟查苏省现存沙船只有四百余号，本年苏省应征起运漕、白已经核见，共该交仓米六十三万余石，就所有沙船尽先封雇，仅敷装运本省正漕，加以浙省白粮向须全用苏省沙船，即浙省漕粮，如宁船不敷承装，亦须苏省协拨沙船济用，通盘筹计，已属不敷。此外尚有江北正漕，共计交仓米八万九千余石，镇江府属权办抵征项下提钱采买米约二三十万石，均须由上海装兑运津，更虑无船可雇。即明春东、卫各船陆续来沪受兑，并令头批装米沙船到津赶卸后回南再装，恐仍转运不及，若再待二批回空沙船来沪续运，则为时已迟，深虞贻误。臣等督同苏州藩司张兆栋、苏松太道应宝时往返筹商，本届新漕应先尽沙、宁、东、卫各船设法转运，如实在不敷，只可仍行参用夹板，以免停米待船之患。至今春试用夹板运米，系责成商董承办，因抵津后初拨兵米，旋复改拨运通，在栈囤积太久，商人不无折耗。来春若参用夹板，或由官办，或招商运，总当随时督同司道察酌情形，赶紧妥办，以期无误漕运。合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广潮捐饷请广学额疏

奏为查明粤省广州、潮州二郡绅商在上海捐输军饷银数，据情吁恳天恩，加广本籍各府县学额，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各省捐饷广额，现经部议新章：“凡捐生已请奖叙者，概不准再行加广。如有地方绅富捐输巨款、官弁兵勇报效欠饷、不请奖叙者，仍准广额，除加广中额照原定银数外，其请加

学额应照旧章酌加一倍。一厅、州、县捐银至四千两者，准加一次文、武学额各一名；捐银至二万两，准加文、武学定额〔各〕一名。所广一次学额，比照恩诏加额之例，大学七名，中学五名，小学三名，分届递广，以示限制。”等因。当经转行遵照在案。

前据办理上海糖、杂各货税捐局绅董、分部郎中郭学玩等具禀：“广、潮各帮商民来沪贸易，除咸丰十年以前所捐及并未分别帮分捐缴者不计外，其自咸丰十一年四月起，先后分设杂货、糖捐各局、派委员董收捐以来，莫不踊跃乐输，急公报效。至同治六年年底止，实共捐解军饷银八十三万七千五百五十五两零，请照例加广本籍学额。”等情。即经臣等飭令署苏州布政使杜文澜、苏松太道应宝时复查核议办理去后，兹据该司道督饬捐局核对捐数相符，查明粤商此项捐款虽属按货抽提，然系归帮集捐，为数至八十余万之多，仅出之广、潮两帮绅商，实与零星散漫抽捐者不同，洵属有益军需，且未援照丝茶捐例核请奖叙，正与现奉部议未奖捐款方准广额新章相符。况捐缴均在未定新章以前，而查办已在奉到新章之后，自可俯如该商民等所请，奏明查照新章，分别加广各本籍学额，以为好义急公者劝。并据取造收解捐数清册，会详请奏前来。

臣等伏查广、潮商民分帮报捐尚属踊跃，且其集资巨万，由于一省二府之力，其接济军饷、藉助平发、平捻之功既未援例请奖，核与现准部议绅商捐输巨款不请奖叙者准广学额章程亦属相符。前有江海关道吴煦筹垫军需，及江都、甘泉二县捐输军柴，太仓、镇洋等州县捐租助饷，未经请奖之款，均经专请加广学额，奉准在案。此项粤商抽捐助饷，事异情同，应请查照新章，援案加广各本籍学额，俾使两郡士民共沐皇仁，以昭奖励而归核实，理合开缮各商捐缴银数、请广学额名数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赐分别加广各该府县学额，以广登进。除送到清册，分咨户、礼、兵三部暨广东抚臣查核外，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海运各员请奖疏

奏为查明苏省海运同治六年份漕、白二粮办理出力官绅、书吏，恳恩分别给奖，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苏省同治六年份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四府州属各厅县征收漕、白二粮，循案兑装沙船，由海运津；又常州、镇江二府属之宜兴、荆溪、丹阳、金坛、溧阳五县收办田捐内提银买米，交夹板船试装，同由海运，于七年三月十九日在津开兑，至闰四月二十五日止，将正漕项下交仓漕、白正耗米五十六万二千六百六十八石零交收全完，并将随正应给经纪耗米、剥船仓米一并照数交给，毫无亏短。其夹板船装运田捐采买米三万石，亦即接续运交，验收清楚，分别奏拨军米，转运通仓，均无蒂欠。统计本届正漕与采买米石，兼筹并办，米数较上两届加增，办理颇形繁剧，自上海雇船装兑以达天津，涉历重洋，计时未及三月，全数运交完竣，尚称妥速无误。且津郡兑卸吃紧之时，适遭捻逆窜扰，逼近沙船排泊之所，经在事员董率同沙船壮丁昼夜严密防护，俾无疏失，此皆仰赖圣主鸿福，乃能化险为平，正供早登仓庾。除在津防护出力之员董业〔经〕钦差验米大臣罗惇衍等汇案奏奉恩准、分别奖励外，所有交米出力之江苏员董并经奏明劳绩，开单咨苏核办。当即转行遵照去后，兹据署苏州藩司杜文澜会同署臬司

勒方铸、苏松粮道奇克坦泰、苏松太道应宝时按照单开官绅，并查明在苏、沪等处办事出力官绅、书吏，逐加确核，详请奏奖前来。臣等伏查同治六年份应征漕、白二粮，谕知京仓需米孔殷，竭力剔征起运，比较上届米数稍有增多，复将宜、荆等五县所收田捐买米，运济仓储。因沙、宁各船歇业短少，议雇夹板洋船试行装运，更属创始。各该员董均能任劳任怨，实力筹办。或钩稽银米，雇验商船；或催提兑运，南北分驰；或银米首先全完；或始终勤慎巡护，俱属在事出力，不无微劳足录。除出力稍次者由臣等酌奖外，谨将尤为出力各员董、书吏，酌拟奖励等差，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分别给奖，以昭激励。理合会同恭折具奏。

江苏厘金收支实数疏

奏为遵旨查明江苏厘金收支实数，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七年十月初八日奉旨谕：“现在正供之外，各项收款以厘金为大宗，尤以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广东、福建七省厘金为最旺。著各该督抚速行定义，各该省厘金除必须之款酌留接济外，每省每月究可提存若干，迅速复奏，听候指（发）〔拨〕等因。钦此。”又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七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前经谕令江苏、江西、安徽、湖北、广东、浙江、福建等七省督抚，将厘金一项每月可酌提若干接济外省，奏明办理。著仍遵前旨，迅速筹议，限于年内奏到等因，钦此。”

查江苏厘金向分三处：一曰江北厘金，一曰松沪厘金，一曰苏属厘金。从前拨解甘饷三万两，指定江北厘金一款，每月尚不足数，另由运库筹解凑足，业经奏明有案。松沪厘金三年以前收数较旺，自三年十一月起至六年七月止，减捐二次，免捐四次，每年约短收银五十余万两；七年正月月起至九月止，减捐三次，免捐三次，每年约短收银四十余万两。以上两宗合计，每年少收几及百万两。加以沙船由三四千号减至四五百号，尤为货捐入款短少之一大宗。目前收数通年牵算，除各局坐支薪费外，每月约可实收银十三四万两，出款则准军留防直、东、江、鄂四省尚有五十余营，奏明仍食苏饷，每月应拨银二十万两。现经议定，除盐厘、关税、藩库项下凑济外，派由沪局月（发）〔拨〕银八万两，内洋外海制造广艇，每月拟拨银一万两，巡洋经费每月拨银三千六七百两，水师额饷每月拨银二万七千两，部拨厘捐每月约须摊银四千余两。以上有定之款，共需银十二万余两，每月所余不过数千两。尚有购买外洋军火、织造衙门承办活计及奏明应还浙江借拨撤勇经费二十万两，合计每月尚缺银三四万两。至苏属克复之后，文庙、衙署、仓库、监狱多未建造，水利多未兴修，一切善后经费，本拟于厘捐内酌提二成，亦属一无所出。此松沪厘局收放之情形也。

苏属厘金自六年冬间起酌量裁减，比较以前收数计每年短收钱约五十万串。目前收数通年牵算，除各局坐支薪费外，每月约可实收银七八万两，出款则准扬水师月拨约一万二千两，太湖水师月拨约一万八千两，长江水师月拨约一万三千余两。织造大运及随时传办并养廉等项，每月约四五千两；准军留防各营制造棚帐等项，每月约六七千两，准军月饷派由苏局协拨银二万两。以上共需银七万四五千两。今年夏间裁免铺捐之后，收数更为减色，明年以入抵出，诚恐不敷尚巨。此苏属厘金收放之情形也。

伏思江苏以一省之力，供中原剿贼之饷，业已数年。烽烟渐远，则民情急公之念不如其

顾私之念；生计日艰，则货物积滞之时即抽收短绌之时。兼以轮船暗占来源，联票易滋诡寄，察看局卡收数，已属强弩之末，将来厘捐所入只有减少，断无加增。现在指拨之款，明年能否足数，尚无把握。臣等往复筹商，各局厘金每月除协济留防直、东、江、鄂淮军月饷及原拨陕甘协饷外，并无余款可拨，系属实在情形，不敢稍涉欺饰，(历)[应]俟军务稍定、防兵渐裁，再当另筹拨解。至陕甘协饷数目，经曾国藩奏定，每月共拨银十万两，(余)[除]江北厘金一项总由运库凑足三万两筹解外，其余七万两，定议于盐厘各项内尽数凑解，不致短少丝毫，以仰副圣主轸念西陲之至意。臣等仍当督率局卡各员，将厘务认真整顿，力杜浮收需索，务使商贾之膏脂不致饱官胥之囊橐，庶可以恤商，为裕饷之本。如有侵渔苛索诸弊，即当将该卡员役等奏请从严治罪，以期涓滴归公，仰慰宸廑于万一。至厘金报部章程，谨当遵照两淮盐厘格式，于明年分次奏报，以归简用而备稽查。

所有江苏厘金查明收支实数缘由，理合恭折由驿四百里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海运漕粮章程疏 附章程 同治八年正月十二日

奏为苏省同治七年份征收漕、白二粮仍由海运，详议办理章程，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江苏省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四府州属同治八年起运七年份征收漕、白二粮，循案由海运津，并镇江府属丹阳、金坛、溧阳三县权办抵征，提拨一半钱文采买米石，随同正漕一并海运，业经臣等将应征漕、白二粮起运交仓约数及办理抵征买米起运缘由分别奏报，一面飭属赶紧征收，提前兑运在案。

兹查苏松等四府州属之长洲等二十八州、厅、县应征漕、白米数，节经督令司道局员逐细钩稽，核实厘剔，共计可以征运交仓漕、白正耗米六十三万六千八十四石零，较之前次奏报起运约数计有增运交仓米三千石零，实系剔荒归熟，乃得多筹此数。连同备带经剥食耗及支給沙船耗米等款并计，实共征运米七十万五千五百九十五石零。又镇江府属之丹阳、金坛、溧阳三县抵征项下，约可采买起运交仓正、耗米二万一千石左右，现已另行附片陈明。统计本届起运正漕采买米石为数较多，照案派委苏松督粮道奇克坦泰酌带委员、绅董，先期赴津承办交米事宜，并由部臣届时奏请钦派大臣赴津验收，以昭慎重。此外，稽核、起运、支給银米等事，仍在苏州、上海分设省、沪两局，各专责成。而应需沙船尤为紧要，必须乘时雇募验修，并招徕东、卫各船以补不足，已飭上海厅县，并专委员董赶紧广为招募，分别修脩，排泊浦江候兑，并严催各属将应运米石及随给水脚等银陆续提早运沪，装船放洋。仍恐米多船少，不敷装运，臣新贻函商臣日昌，先期亲赴上海督催，不令稍有延误。所有一切办法，或仍循成案，或参酌时宜，均期尽善可行。据苏州布政使张兆栋、苏松督粮道奇克坦泰督同局员核议办理章程十二条，仿照六年成案，会详请奏前来。臣等复核无异，理合开缮清单，恭呈御览，拟请敕部照准施行。此外如有未尽事宜，或续有变通之处，容俟随时核明奏报。谨会同漕运总督臣张之万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上年十一月内，经仓场督臣奏明，南省筹备抵正米石，务遵正漕之例，一律批解随漕银两一案，应俟苏松粮道赴津交米时会商浙江粮道，随时酌筹妥办。又经部议“无论正漕、筹

备米石，每百石添备剥船耗米一石一斗五升”等因。原应从本届新漕为始，遵照添备。惟苏省各属征运漕、白细数已经核定，现值陆续运沪兑装，势难再令添运。且此项耗米随正起运，似须一体核给沙船水脚等银，而苏省自裁免津贴之后，南北一切经费均以河运各款钱粮尽数作正开销，通盘筹计，连年短绌甚巨，若再将前项银米一并于节省米内动支，则运费更形支绌，舍此又别无可动漕款。究应如何办理，容俟会商浙省熟筹酌议，另行复奏，合并声明。谨奏。

清单

谨将苏省同治七年份冬漕海运酌议办理章程，开缮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一、海运事繁责重，应委员设局分办也。查苏省历届海运，在省城、上海分设两局委员承办各事，今届新漕，钦奉谕旨提前赶办，当此京仓需米孔殷，自应设法多筹起运，以供支放。所有钩稽筹画一切，事务繁重，应循案在苏州设立省局，由苏藩司、粮道督办仍委苏州府总司其事，并遴委干员及三首县随同办理，在上海设立沪局，由苏松太道督同上海厅县，委员将雇船、验装、收发、水脚、催兑、放洋各事宜妥速办理。其查验米色系粮道专责，应飭粮道按县查验，俟兑交沙船时由苏松太道复加盘验，务须干圆洁净。至天津交米尤为吃重，应派苏松督粮道奇克坦泰酌带委员、绅董先期赴津，会同直隶委员妥为筹办。

一、交仓漕、白正耗，应请就数起运，其节省漕、白等耗仍遵定章，尽数掣变抵支运脚也。溯查咸丰四年以后各届海运，均经奏准就熟田应征交仓正、耗之数起运，毋庸筹补足额。今届钦奉谕旨，飭令力筹足额，原应遵照办理，无如苏松等属被兵之后，荒田垦种难齐，民间元气未复，以致本届漕米仍难照额征运。兹就苏、松、常、镇、太五属长洲等二十九州、厅、县熟田漕米核除减免，共应征收交仓漕、白正耗米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三十五石零，内除丹徒县漕粮交仓正耗米一万九千五十一石零，循照旧章就近坐拨京口旗营兵米外，实该起运交仓漕、白正耗米六十三万六千八十四石零，又沙剥经纪耗食等米六万九千五百一十一石零，共米七十万五千五百九十五石零。其蠲减歉缓之米为数较多，际此库藏支绌，委实无从筹补，应仍就数起运。此外，随征节省给丁余耗及赠五、盘用、运食、春（等耗）〔耗等〕米，除开支白粮春办米石及漕、白项下随运沙剥经纪耗食，并筹备二升余米外，余剩无几，并请照章掣变，拨抵沙船水脚及神福、犒赏等项之用，免予随正起运。至每石应提掣变米价，上届定以一两八钱，今届市价较之上届不甚悬殊，拟请毋庸核减，仍每石提掣价银一两八钱，飭属就近全数掣变，径抵运脚等项，多则解司，少则找领，以归便捷。

一、米船抵津，应请先尽正漕兑收也。查历届定章，因正漕、采办同时并运，俱将抵津米船先尽正漕抵运，俟正漕全清后，续到之米再行照数拨还各原款。此次起运皆系正漕，另有筹备余米，应请照旧先尽正漕验收，次及筹备，俾利剥运。

一、海运费，应照章以河运节省银米分款抵支也。查苏省同治四年奏定章程，裁革津贴，以河运节省各款银米拨抵海运支用，计漕、白每石共支销库平银七钱，所需沙船水脚、神福、犒赏等七款，每石给漕平银四钱二分八厘一毫，在于各州、厅、县节省给丁余耗及赠五、盘春、运饭、苏粮道行月并江粮道一半行月等米掣价项下尽数抵支，由县径解沪局兑收转给。如有不足，将江粮道一半漕仓正银并各卫帮同折津租及例拨减缺兵粮之漕费钱易银内凑抵。

上两届并因柴变米价减短,经费更形支绌,复于南米、局粮、恤孤等米变价余剩银内通融凑拨在案。今届米数增多,而柴价仍照上届减提,应请循案将江粮道一半漕仓及漕费等银尽数拨抵,并于南米、局粮、恤孤、变价余剩内凑抵足数,以免停船待费之虞。其南北各局经费及津剥、脚价,与坐粮斤个儿钱并在津收买余米各款,每石酌派银二钱七分一厘零,应由苏粮道库漕项银内动支,各归各项开销,俾免轳轳而符原案。再,商船困苦,修舱无资,奉准增给每石水脚银一钱五分,并请循案在于苏粮道库四分漕项内核数拨给,以示体恤。

一、津通经费并南北各局用款,应照章拨款抵用也。查苏省办理海运,除轻贲由闸竹木等银例由粮道衙门批解,其天津官剥、民剥、雇价等项,均于河运节省项下筹备解津,内除抗脚、挖筲、守候口粮全行裁除,剥船饭米折银每百石减去银一两一钱五分,个儿钱一项每石给银二分,历由苏省委员按照起运米数分别解支在案。今届苏、松等属起运正漕,应需剥价、杂费,仍请照章,官剥每百石给银八两四钱四分七厘三毫,民剥每百石给银九两八钱八分四厘八毫,个儿钱每百石给银二两。其津、通经费,除划扣簞羹等款外,实该银两以及省、沪、津三局用款,同在津收买沙船余米等项,应循案于苏粮道库节省给丁漕赠等银项下抵支。至江粮道津贴一半漕项及各卫、屯折津租等银,仍应尽数拨补不敷沙船运脚,俾免缺误。

一、沙船经剥耗食等米,应备带本色,仍请作正开销也。查天津剥船食米,每漕白米一石,给米一升一合五勺,通仓经纪耗米,每漕粮一石,给米一升五合;白粮一石,给米一升八合。此项经耗系由津运通,亦须随给剥船食米,均以洪斛核计。又,沙船耗米,漕粮每石给米八升,白粮每石给米一斗,又每石筹备余米二升。以上各项米石,自咸丰四年以后,均于节省给丁各款耗米内动支,作正开销。今届苏、松、常、太四府州属交仓漕、白正耗共米六十三万六千八十四石零,计需经剥耗食等米一万七千一百八十四石零,沙船耗米五万二千三百二十六石零,筹备二升余米一万二千七百二十一石零,照章饬属于节省给丁各耗米内动支,一律备带本色,以济船户饭食及交仓折耗之需,不准折给。其经剥耗食及筹备余米项下所需水脚等银,应同漕、白正耗项下水脚、神福银两,一并由各属在于柴变米价、漕费等款内支解沪局兑收转给,不得缺误。又本届新漕经部议,令无论正漕、筹备,每石增添天津剥船耗米一升一合五勺,现在通盘筹计,因款无所出,尚未议定,应请俟会商浙省筹议覆奏定案后,再行饬属遵办,俾昭核实。

一、米船放洋,应循案派拨轮船巡防,并咨行沿海水师逐段护送也。查历届海运,准令沙船各带炮械防护,于出口时给领,入口时呈缴,以备稽核。仍责成沿海水师镇将统带备弁兵船,递相接护出境,并于兑竣放洋时,由捕盗局派令员董、选拔轮勇各船妥为护送,驶至山东省,会同巡护在案。今届应请仍由沪商捐办双轮船出洋护运,并令沿海镇将多派兵船在于所辖各岛严密梭巡,加意防范,一面督带弁兵逐段迎护,催趲抵津交纳。并先咨明直隶、山东各督抚臣,咨行沿海水师遵照,分别护送,开具专任、分任各职名送部查考,以昭慎重。

一、沙船领运各事宜,应遵成案办理也。查沙船领运官粮历届定章,准令八成载米,二成载货。如在洋遭风,除斫桅松舱、验明粮货俱损者应候奏明豁免,如货物并未抛弃、独弃官粮者,虽松舱属实,短少米数仍令赔补。咸丰四年海运接准部议,“挑选妥实商船承运,责成同行出具保结,互相稽查。倘在洋遭风,即时报明所在地方官履勘核办。如有捏报遭风,或到津报称失事、并无确据者,着赔外不准再行领运”等因,立法本极周妥。惟同治五年曾有沈元茂一船,于中途盗卖亏空、捏报遭风之事,当将承办局员及稽查出口各员失察职名分别参办

在案。今届米数递增,应用商船更比往年较多,自应预为防范。已飭在事各员加意严密稽查,认真选择,有犯必惩,不准复蹈故辙,以重正供。仍请将沙、卫等船兼雇并装,飭令一律具揽,赶紧修舱完固,编列旗号,排泊浦江候兑。其未经进口之船,咨行直隶、山东各海口,催令作速来南协运,俾免临时缺误。一俟兑米北上,仍准二成载货,照章免税。若开行后在各口带有洋药,应仍令照水路每百斤完税银三十两,并于江海关给发二成货单内注明“洋药照章纳税”字样,以杜包私偷漏。该船粮米到津交清后回南,贩运北地货物,并准查照奏案全行免税。如往天津、牛庄、奉天、山东各口贩运,由津局查明承运米石全清后,方准填给全免税银印照,持赴各关呈验放行。倘有交米不清之船,一概不准填给,以示区别而杜拖欠。至各商承运无误,历准予事竣酌奖。除一万石以内由外给奖,其自一万石至五万石以上者,分别给予职衔;若捐至五品无可再加,或另行酌奖,统俟事竣核办。其给船耗米,原备到津折耗弥补之用,前经议定于是项耗米内提出三成,由津局照市收买,不得短交。倘敢颗粒无交,甚至短缺正漕者,由津局随时严办。并飭属先于上海交兑时,全以本色交装,不准折价。仍由沪局委员随时稽查,以杜该船私行糶变及已装之米再行分割等弊。

一、米船抵津,应请随到随卸,责成经纪转运,免予守候也。查苏省历届海运,均经户部奏请钦派大臣赴津查验,并由仓场侍郎拣派坐粮厅酌带经纪、斛手,直隶总督派委天津道驻津总办在案。今届正漕米船应遵部行,赶于三月内一律抵津。已飭各属提前剥运赴沪,并令严押米船,一俟兑竣,立即驶赴十浹海口候风放洋,务于限内抵津,不准稍有逾延。第抵津定限既严,回帆亦宜迅速。前因天津验卸稽迟,以致回南较晚,上届曾请将天津收米事宜提早办理,俾空船得以赶驶回沪,再行接运,今届苏省起运漕米较增,在港商船仅能勉强敷用,所有浙江、江北应运之米,须待头、二批卸空之船回南接运,尤须事事提前,速益求速。应请照案由各衙门届时奏请钦派,并请于米船抵津时随到随验,随验随卸,飭令立时赶回接运,免其羁候,俾速转运而恤商情。至各船已交之米,由津运通,由通运仓,仍照定章责成经纪承管,如有偷漏、潮湿、搀和等弊,分别责令赔补究治,不得牵涉原装沙船,以杜诿卸。

一、上届存仓漕、白余米,并本屆筹备米石,应请循案抵补也。查历届海运,遇有沙船在洋遭风失事以及霉变、短交、迟到各船之米,均以本屆筹备余米并上届存仓米石抵正交仓,具报全完。其续到米船,由天津道验运交仓,另档存记,留抵下届正供之用,历经循办在案。今届应请照办,俾速正运。

一、蠲减缺额南粮,应以变价余剩拨补也。查各属漕米除起运交仓正、耗及留支各耗外,尚有南米、局粮、恤孤三项,均关计口授食要需。所有减缺米石,前于减赋案内奏请以各属应解漕费钱文合银拨补。上两届因节省米价减提,运费不敷,复议将前项漕费凑抵运费在案。今届糶变米价,仍照上届之数飭提,运脚仍多不敷,应请循案将随漕费钱拨抵,其缺额南粮仍以南、恤变价余剩抵补,以期两无缺误。核计苏、松等属本屆应征熟田南粮米三万八千一十四石零,每石变价库平银一两八钱,该银六万八千四百二十六两零。又太湖、靖江二厅县有南无漕,情形稍有不同,历经减提米价,今太湖厅南米一千八百六十八石零、靖江县南米七千二百五十七石零,共米九千一百二十五石零,仍照上两届成案,每石变价银一两六钱,该银一万四千六百两零。应请照案飭属分别变价解司,统由司库核实拨放各标营米折,并将长、元、吴三县征解局粮按季由苏州织造衙门移司拨放散给,俾资匠食。其各属蠲缺恤孤米款,照章于南粮项下拨足,以符成例。

一、丹徒县漕、南等米，并行月变价，仍循案办理也。查镇江府属之丹徒县上两届启征冬漕，均将漕粮正、耗等米遵照江宁将军魁玉等奏准成案，照例坐拨旗营兵米。其恤孤米因有拨给孤贫口粮本款之用，并不截拨。又，应解江苏粮道行月等米，飭令汇案变价解司，归入海运案内，抵支各属不敷运脚在案。今届所征冬漕，仍应将交仓漕粮各款米石全数以本色坐拨旗营兵米，由司按月派拨支领，并将赠五一款循例拨解长、元、吴三县隆冬煮赈之用。此外行月等米，并照各属粟变米价每石一两八钱之数变价解司，归入海运案内，分别支销。

查办淮属民欠豁免钱粮疏 正月十二日

奏为遵旨查办淮安府属各县同治六年以前民欠灾熟正杂各款钱粮，恳恩一体豁免，仰祈圣鉴事。

窃准户部咨：“同治七年八月初八日奉上谕：‘前因捻逆张总愚窜扰直隶等省，小民耕种失时，流离困苦，轸念良深，谕令各督抚查明被扰轻重情形，分别奏请蠲缓钱粮，以示普沛恩膏。因思捻逆肆扰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历十余年，吾民荡析离居，转徙颠沛，殊堪悯恻，今幸次第荡平，自应一体施恩，俾小民得免追呼之苦。所有被扰最重之安徽凤阳、颍州、泗州，江苏徐州、海州，山东曹州、济南、青州、沂州，河南开封、归德、陈州、许州、汝州、光州，湖北黄州、德安所属各州县，同治六年以前钱粮除业经蠲免外，其实欠在民者，均著概予豁免。此系朝廷旷荡之仁，该督抚等即当督飭所属州县，认真稽核，不得以完作欠，致滋流弊。并著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务使实惠均沾，毋任胥吏舞弊。其余被扰较轻各属，并着各该督抚查明，分别奏明请免旧欠钱粮，以副朝廷轸念灾区至意。该部即遵谕行。钦此。’行文钦遵。”等因。当经转行藩司遵照办理，并刊刻誊黄，通颁各属遍行宣布在案。兹据江宁布政使李宗羲、江安督粮道王大经会详称：“今届豁免系因捻逆窜扰，小民耕种失时，仰蒙圣恩浩荡，轸恤民艰，自应分别妥为查办。伏查例载：‘恭逢覃恩，诏款内有豁免旧欠钱粮条款者，其民欠漕项、芦课、学租、杂税各项钱粮一体豁免’等语。上届同治元年查办豁免咸丰九年以前款目，除地漕正项钱粮漕米之外，凡芦课、杂税、杂办、学租、漕价、仓项、滩租、南屯米豆，以及摊征河工、出借籽种、口粮、仓谷等项，俱经一体请豁。今届应请仿照历届成案，造册请免，查被扰次重之区，系在淮安以北之山阳、阜宁、清河、桃源、安东五县，自应一律豁免；其淮安以南，惟前年冬间逃捻赖文光窜至扬州一次，立即成擒，所经高邮、宝应、江都、甘泉境内过而不留，民间受害尚浅，似可无庸邀恩查豁。”等情。请奏前来。

臣等伏查，捻逆窜扰苏省北境将及十余年，几于无岁不至。其初仅在徐、海二属四乡蹂躏，迨咸丰十年灾窜清江，因之桃源、清河、阜宁相继失陷，贼氛直及淮城山阳、安东边界，幸经官军击退。继复屡至徐、海各属焚掠，与山阳、阜宁、清河、桃源、安东接壤，风鹤频惊，居民团练防堵，迁徙流离，不能安于耕凿。加以水旱不齐，连年荒歉，此五县虽系被扰次重之区，而闾阎困苦情形实与徐、海无异。其灾熟钱粮积欠已深，徒事追呼，无力完缴。相应恭恳天恩俯准，将淮安府属山阳、阜宁、清河、桃源、安东五县同治六年以前民欠灾熟钱粮并杂项钱粮银米，汇同徐州、海州所属旧欠一并豁免，以广皇仁而纾民力。除飭确查各属应豁年款细数造册详办外，谨会同漕运总督臣张之万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

鉴训示。谨奏。

开白茆河工片 正月十二日

再，吴中农务以水利为先，除吴淞、浏河业经次第挑浚外，而苏州府属常熟、昭文二县境辖之白茆河系在三江之北，别为一大支，上承江阴、无锡、金匱、长洲、元和、常熟、昭文七县之水以达于海，早既赖以引灌，潦亦藉以疏消，实为农田水利要津。自道光三十年以前开挑，至今已历二十余年，潮汐往来，沙泥日积，河身淤垫较甚，以致年来常、昭等县常有早潦之虞，农民苦之。臣去冬派委候补知府沈玮宝前往勘_(雇)[估]，并于苏藩司、江海关二库借拨工费，俾可乘此农隙先行挑办，俟核明实数，在得沾水利之七县分别轻重，按田摊征归款，已于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工兴挑。臣于正月十二日自省起程，亲赴该河工次查勘，并催督上紧趲挑，务令一律深通如法，庶七邑农民水旱无虞，可以一劳永逸。

除将估计工段土方各数另行专折会奏外，所有臣赴勘河工日期，合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剥船耗米随正兑交疏 二月十八日

奏为海运案内议增剥船耗米，请备办一半之数，随正兑交，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准户部咨会：“议复署直隶总督官文奏，‘来年江浙海运无论正漕、筹备，每百石由本省筹添剥船耗米一石一斗五升，随正交仓，以备船户短欠抵补’等因一折，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奉旨：‘依议。钦此。’”抄奏咨行，即经臣等转飭遵办，并于海运章程折内声明俟筹画定义，另行奏明办理在案。

兹据苏州布政使张兆栋、苏松督粮道奇克坦奏会详称：“奉飭添备天津剥船耗米，系体恤船户，并为慎重正供起见，原应遵飭照数运交。无如苏省漕额较重，办理海运需费甚巨，以随漕、行月、漕赠等项银米尽数抵充，应用经费尚多不敷，历届均经奏明，将抵拨缺额兵粮之随漕费钱及江道一半漕仓并南、恤、变价盈余等项通融凑办，仍形竭蹶。此项添备剥船耗米，实属无款备办，惟浙省已定购办一半，苏省漕数虽多，自应一体办理，以全大局。今于无可设法之中，竭力筹画，亦拟备办一半之数，请自本届为始，无论正漕、筹备，每百石俱随交剥船耗米五斗七升五合，届时核明应交之数，由粮道于在津收买沙船余米内就数提出，随正交剥运通，俾归简捷。虽收买余米应为弥补沙船失事、短欠、折耗等用，然通盘核计，似尚不致过于占碍。”并据江宁布政使李宗羲、江安督粮道王大经以“江北漕价减提，采买米价渐昂，盈余实属无几。惟苏、浙既经定议，江北事同一律，应请仿照办理，按一半之数筹备，以归画一”各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添筹剥船耗米，实在无款可以照数办交，现在苏属议以办一半，在于收买沙船余米内提出，随正交运，江属亦请仿照筹备，委系竭力持筹，藉可稍资抵补。理合会同漕运总督臣张之万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借款开白茆河分年摊征归款疏 二月二十日

奏为白茆河道淤塞，现于司、关两库借款开挑，议由得沾水利七县分年摊征归款，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苏省农田水利，全系于沿海干河之通畅，而白茆一河尤关紧要，系于三江之北别为一大支，乃宋臣范仲淹因三江中之东江已失故道，特开此河以资分泄太湖之水，坐落苏州府之东北昭文县境内，由常熟上承长洲、元和、无锡、金匱、江阴等县诸水以达于海，实为苏、常二郡宣泄尾闾。前于道光十四年官民捐资挑浚一次，复于三十年由得沾水利各县摊征开挑，迄今历年已久，淤垫较甚，以致腹里支河水滞难消，早涝频闻。曾于同治五年前督抚臣复奏候补京堂彭祖贤请修水利案内陈明，白茆河工拟俟六年秋间再行举办。迨至是年委员勘估工费，因筹款维艰，议令暂缓。七年九月，经臣札商署藩司杜文澜、关道应宝时等筹拨经费，限于冬令农隙兴挑，以资利赖，并派委即补知府沈玮宝前往估办。即据该委员会同苏州、常州二府，督率常熟、昭文二县暨各绅董逐细勘量，议自王家庄开挑起，至土塘内东坝止，又支塘镇市河名为南盐铁塘，自北口挑至支坝止，统共工长六千一百七十三丈零，估挑土二十五万四千九百四十八方零，约需挑工、戽水、筑坝等项经费银七万两左右。即由藩、关两库先行筹垫，于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工兴挑，至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止，通工一律挑浚。溯查此河从前借款开挑，系于常熟、昭文、江阴、无锡、金匱、长洲、元和七县田亩分年摊征归款，常、昭二县摊一半，内昭文派三成，常熟派二成；其余一半分作六股，江阴派二股，无锡、金匱、长洲、元和四县各派一股，均于境内熟田摊征。今届所需经费，自应照案派摊，以民间之财力为农田兴水利，舆情俱各乐从。第今昔情形不同，尚需稍示变通。拟以银七万两为率，分作十成，照案常、昭二县派摊五成，内昭文摊三成，常熟摊二成；其余五成，江阴、无锡、金匱、长洲、元和五县各摊一成，均于同治八年起分作三年，在于熟田项下按忙摊征归款，以纾民力。由苏州藩司张兆栋、江海关道应宝时核明，转详请奏前来。

臣伏查现挑白茆河工，曾经臣于本年正月十二日赴工督催，当经附片奏报在案。今据具报工竣，复经臣于二月初二日到工周历查勘，前后各段均皆深宽如式，惟中间尚有草率之处，且河身先有停积雨水，当经饬令暂缓启坝，仍派员董逐细测量。臣于回省后，又经札调委员沈玮宝来省商办，至河既挑深，须筹泄清御浑之法，方资经久。该河离海口数里，本有石闸一座，名“苏常闸”，因年久损坏，现议加高修整，配齐闸板横木，设夫看守，遇内河水大则启放宣泄，水小则引潮灌溉，平常下闸板堵御浑潮。所需修筑工料并看闸经费，一并于河工银内动支。并将用过各工费汇案核实，造册报销。理合会同两江总督臣马新贻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白茆河工委委员请革职片 二月二十日

再，白茆河道工竣，臣亲诣查勘各段工程，均属挑浚得法。员董人等栉风沐雨，亦备极辛勤。惟中间一段尚未如式，当经面谕委员即补知府沈玮宝，以该河关系重大，必须派原估董

事逐细丈量，稟请批示，方可启坝。臣于回省后，复又札调该员，一面派人守坝，一面飞棹晋省，面商机宜。乃初八日该员来省谒见，询知已将坝座于初七日启除，其挑未如式之处，业已水满，难施畚鍤。臣不胜骇异，随即〔飭〕苏藩司派员确查，并筹商如何补救。旋据详复，转据委员候补道贾益谦复勘回称：“此次工程，遍询近河乡人，金云较之道光三十年所挑工程已深到四成，惟中间一段因淤泥过多，尚不及各段之如式。若筑坝遏水，再行挑浚，不过多费二千数百金，则一劳永逸，百余年可无淤塞之患。”等情前来。

臣查白茆河工程为苏、常七属农田水利所系，虽此次挑浚认真，深通胜于从前，惟中间一段尚未如式，自当候批再挑，该员何得遽行放坝，以致功亏一篑！除严飭该员督率人夫再行筑坝挑深中间一段，仍将附近支河一律兴挑，并将石闸修理完竣，如果实能愧奋，另行办理，其余各段工程远胜从前，容查明出力员董，另行核奖外，相应请旨将道衔江苏遇缺即补知府沈玮宝暂行革职，以示惩戒。谨会同两江总督臣马新贻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

再，本届海运，天津先委沈玮宝办理，现在应另遴员接办，合并声明。谨奏。

华亭海塘经费每亩摊捐片 二月二十日

奏，再华亭县海塘为苏、松、太三府州民命所关，保卫民田一千四百万余亩，自金山卫城东门外五里许起，西至距柘林城三十里之张家库止，共十二段，计长三千七百零五丈，历被海潮冲刷，坍损日多。前经勘估险要各工，约需钱三十万千文，值此经费支绌，断难筹此巨款。经前督臣曾国藩会同臣丁日昌奏请，于受益民田项下每亩摊捐、分年接续办理。旋准部议，以“每亩收捐一节，恐滋流弊。苏省兵燹余生，元气未复，厘货各捐取之商贾者已属不支，司库虽属拮据，当不致无可设法，应另筹款项，赶紧兴修”。奉旨：“依议。钦此。”当经转行钦遵去后。兹据苏州布政使张兆栋详称：“华亭海塘为苏、松、太三属保障，必须赶紧兴修，如果有款可拨，亟应设法筹办。惟司库所入悉系正项钱粮，苏省兵燹以后，各属田地荒芜，未能一律垦齐，以致钱漕尚未复额，入不敷出，支绌万分；厘捐各款均由各属随时拨济饷需，并不归诸司库，且仅勉敷支应，实无余款可筹。溯查道光十七年间，通塘大修，其经费银两系由司库先行筹垫，工竣飭属劝捐归款。此时殷富无多，集捐不易，惟苏省近年减除赋额，裁革浮收，钱漕两项又未照额全征，所以体恤民艰，无微不至，小民输将之数，较之往昔节省一倍有余，即厘货各项捐款亦已日就轻减，民力均可渐舒。今以民间之钱，为民间捍卫田庐，与别项摊征迥不相同，小民具有天良，谅不致稍有违抗。拟请仍由司库先行筹垫，在于苏州府属之长洲、元和、吴县、吴江、震泽、昆山、新阳、常熟、昭文，松江府属之华亭、奉贤、娄县、金山、上海、南汇、青浦、川沙，太仓州属之太仓、镇洋、嘉定、宝山二十一州、厅、县受益民田项下，分忙摊捐归款，民力尚不致竭蹶。此次兴修工程浩大，至速亦须两、三年始克蒇事。设一二年内潮汛大作，未修各段不免愈见圯败，工料又须加增，不得不宽为筹备。”各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历届塘工，诚如部文所称“多系摊捐归款”，且同治四年协修浙江海塘，同治五年开挑浏河工费，均经奏明每亩酌捐有案。今华亭塘工据请仿照办理，所议分忙摊征，每亩每忙不过十文，揆之民情，尚属易办，司库垫款可期有著。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塘工紧要、库款支绌，舍此别无可筹，准予照案在苏、松、太三属长洲等二十一州、厅、县受益民田项下摊捐

归款,以济大工。一俟工竣,仍当照例核实,造册报销,以符成案。除咨部查照,并飭司督同松江府及印委各员将需用工料实数撙节估计,核数分忙匀摊;另行详请奏报外,谨合词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苏属州县留心教养择尤奖励疏 二月二十日

奏为苏属州县留心教养,拟请择尤奖励,以昭激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惟天下之治乱基于州县,州县之实政不外教、养二端。苏省自兵燹以来,物力凋残,俗滋浮伪,加以中外错处,邪说讹词朝夕簧鼓,愚民无知,每陷溺于其中而不觉,尤宜昌明正学,力筹生聚,庶有以挽歧趋。臣前在苏藩司任内,曾通飭各属慎选讲生,优给薪水,按月逢五、逢十等日,宣讲圣谕广训十六条及小学诸书,在城则州、县会同教官督讲,四乡则由教官诸历督讲,并飭将民间疾苦、风俗美恶、每期所诣何村何镇、所讲何章何段、听讲者约有若干人、领悟者约有若干人,按月逐条报明臣处,汇核勤惰。行之年余,尚见恪勤无怠。去年夏间,复飭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属创修义学,仿宋儒朱熹小学教法,延请品学兼优之士,俾资训迪,亦经各州县陆续报设城乡义学二百四十余塾,由苏藩司委查无异。至如义仓积谷,以备凶荒,兴修水利,以益农田,并经臣率属核实举办,渐有成效。臣查钱漕、词讼,牧令有心图治者,亦或尚知讲求,至于广宣教化、积谷劝农,以及一切为民兴利除害、俗吏每以无关考成视为迂阔不急之务,似应由朝廷鼓舞奋兴,俾官场不致囿于积习。除清理积案人员由臣奏请酌保奉旨允准外,其苏藩司所属州县实在留心教养者及教职之宣讲勤劳、劝导得力、著有成效者,均拟由臣核实汇保数员,请旨奖励,以昭激励。昔汉宣帝时,于二千石治理有效者,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故汉代循良超越前古。现在苏省军务初平,正宜益求吏治,用敢吁恳圣恩,广为风厉,庶闾阎藉资训迪,咸底于荡平正直之途。是否有当,谨会同两江总督臣马新贻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至江藩司所属,因积案较多,清理甫有头绪,臣等现亦通飭遵办,俟有成效,再行酌量保奏,合并陈明。谨奏。

因地制宜转移风气片^① 二月二十日

再,苏省江海交汇,上海、镇江为通商马头,外人麇聚族处,其腹里州县,则天主教到处诬惑,愚民无知,往往为所陷溺,其莠民则反欲倚教以畸官府之短长。但推原百姓入教之由,皆由亲民之官惟利是图,不独劝农、兴学视为迂阔,即钱漕、词讼亦任听书差之浮收凌虐,甚或藉端捐派,无所不至。其入天主教者,有司又不知按法惩办,任其放纵恣睢,故百姓冤抑无告,及桀黠之徒无不欲藉教以为遁逃之藪。宋儒所称“新法皆吾党激成者”,正此之谓也。臣

^① 此片又见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七,唯题为《飭吏治以范教民片》,文字亦与此稍有出入。又该书标注此片写作年代为“庚午”,即同治九年。

愚以为欲消弭外患，必先固结民心；欲固结民心，必先整顿吏治。故于所属州、县来见，辄告以民、教交涉事宜，但据理公断，不得意存成见，致教民稍占便宜；亦不得故意推抑，致彼族有所藉口。苏属漕粮，六、七两年，臣已酌定无论大小户，每石连杂费只准收钱三千四百文，较之从前每石浮收至八九千、十余千者，减去十分之六七，小民已无所苦。至兴修水利，帑项不足，照章由百姓按亩分派，民、教一律，亦无偏枯。惟文庙及各项修庙工程，向来只派百姓，不派教民，愚民计较锱铢，便不免为所煽惑。臣现饬各州县，凡不载祀典之庙宇，一律停修；载在祀典之庙宇被毁未兴者，应俟一二年后协饷稍松，再议于厘捐项下支取兴工，亦不许按亩派捐。其育婴、掩埋、施药、施粥诸端，凡教士所恃以煽诱市恩者，均饬令地方官次第举行，使愚民之遁入天主教者毫无所利，庶可以夺其外向之心。查苏省教民向于江阴为最多，男妇不下一万余人，近据该令汪坤厚面禀，自宣讲圣谕、兴设义学、举行乡约后，出教者已有五、六千人等语。可见有司果能于教养二字时刻留心，则蚩蚩之氓，断无下乔木而入幽谷之理。故臣拟择牧令、教官中教养之有成效者，酌保数员；其奉行不力、视为具文者，亦拟择尤参劾数员，以示惩劝。庶在位有所观感，而吏治可以日修，民心可以日固，即外患可以日期消弭。

臣为因地制宜、转移风气起见，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卷五 抚吴奏稿五

苏属清理词讼各员择尤保奖疏

奏为清理词讼讯结勤敏各员，遵旨择尤请奖，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同治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奏请将江苏各州县结案尤多、循声懋著者，择尤酌保数员，钦奉上谕：“所有该省结案较多、勤明奋勉者，准其择尤酌保数员，以资观感等因。钦此。”仰见我皇太后、皇上整饬吏治、微劳必录之至意。江苏各属词讼，自同治六年五月定章通飭办理，至七年七月止，综计宁、苏二属已结至一万二千余起。其续有词讼，各州县因旧案积压渐稀，新词可以随到随审、随审随结，不啻迎刃而解，计自七年八月至十二月止，宁、苏二属又讯结、息结案五千余起。狱无留滞，著效颇多。

伏思牧令身膺抚字，所以讲求治理者，折狱实抚字之一大端。必狱讼寢息，而后教养实政方可次第兼施。现在汇核各属词讼，凡已经讯结、息结者，分别原案多寡、年月久暂，计其所结成数，酌分二等：如讯结自二百案起，息结自一百案起，连注销在九成以上者，为一等；讯结自二百案起，连息结、注销在八成以上，讯结自一百五十案起，连息结、注销在九成以上者，为一等。至各属知府督率清理，兼有上控、提审各案，办理颇属认真，拟以该府自结及所属州县讯、息案件统计至九成以上者，亦拟酌择一二员并案请奖，俾督率之员不致日久松懈。

查加衔晋秩，不过荣及其身；而朝廷给予封典，则并荣及其祖宗。兹由臣督同藩、臬司确核拟奖，缮列清单二件，合无仰恳天恩，俯如所请奖励，俾资激劝而策将来，实于吏治民生不无裨益。其有到任月日未久，或地方事简民朴，虽结案数目无多，而循声懋著者，容再另案核保。谨会同两江督臣马新贻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酌改苏抚标兵制疏 又附片、章程

奏为苏省抚标酌量裁兵增饷，谨将试办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苏州省城为东南重地，自李鸿章克复后，其留防之军，先系侍讲学士刘秉璋所部各营，继为江南提督李朝斌所部陆营，均经陆续调征遣撤，省城空虚可虑。捻匪肃清后，散勇纷纷回籍，尤虑乘间窃发。臣去年九月在江宁时，曾与督臣曾国藩面商，拟于苏州添练勇丁三营，以固根本，曾国藩亦以为然。督臣马新贻到任后，尤殷殷以整饬武备为嘱。惟省垣空虚，

固须募勇巡防，但募勇数营，每月连口粮、军火、帐棚等项，即须银一万数千两。此时江苏专供直隶、陕甘准军之饷，支绌万分，无从筹此巨款。因查苏省巡抚所属标兵，原额本有一千六百余人，尚未招补足额，从前绿营积习，总系老弱充数，而且分防各汛，队伍零星，无非收取烟馆、赌场钱文，藉资养贍，平日不知枪炮为何物，临时不知战阵为何事，故以之御侮则不足，以之扰民则有余。督臣马新贻与臣熟商，与其募勇成营，目前糜饷已多，将来遣散亦滋流弊，不如酌裁标兵之老弱，补以散勇之精锐，在散勇既免滋事，在标兵亦可精强。惟绿营口粮太薄，兵燹后食物昂贵，已无以贍其身家，即难冀其用命。臣现将抚标中军城守原额兵丁一千六百余人改为一千人，酌增薪水、口粮，分为左、右两营，每营兵丁五百人，内计正兵、亲兵等四百五十五人，余丁四十五人，于营中搭盖房屋居住，不令零星分防，致有缺额短数，仍以额设参将为营官。统计两营薪水、口粮，较之绿营原额，每月不过加增饷银千余两，较之另募勇丁数营，则省费甚巨。臣于署旁箭道隙地辟为操场，督同两司轮流简阅。计该兵每日操演洋枪二次，长矛一次，仍于暇时演习开花炮、洋火箭等项杂技，令其习苦耐劳，无事常如有事，然后有事不致仓皇失措。现将两营旧额之兵逐渐裁革，所募新兵均系军营惯战之勇，口粮每月榜示营门，不令丝毫克扣。该兵亦即恪守纪律，两月以来，步伐、枪法均尚整齐。臣又派员在营宣讲圣谕，并将古来名将事迹编为《百将传》，早晚由委员婉〔辞〕讲劝，明以作其忠义之忧，阴以消其桀骜之气，庶几养一兵得一兵之用。合将试办营制事宜另缮清单两件，并《操演图说》三卷，恭呈御览。又，前护抚臣刘郇膏所募勇丁三百余人，名为亲兵营，本因兵燹后城中荒废，旷地太多，专派该勇夜间分段巡查，尚属勤谨，口粮按照楚军章程，由牙厘局给发，今亦将该勇口粮每月每人核减一两，使归一律，仍令认真操演，以资得力。

伏查同治元年九月间总理衙门王大臣请飭沿海练兵大臣悉心训练一折，钦奉谕旨准行，钦遵在案。原折所称“中国教演洋枪队伍，练兵必先练将，练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不致扣克钱粮”等语，实为兵家机要之谈，尤为边疆不可缓之计。从前苏州省城额兵虽少，尚有提标一万二千余人可以兼顾，今则提标额兵尚未招足十之二三，而又远驻松江一带，兼之游勇会匪未绝根株，省城带海襟江，今昔情形迥不相同，似未可稍示虚弱。将来自应由他标添调二三营驻扎省城内外，勤加训练，以冀弭患无形。总以合通省计之，目前加增之饷不浮于从前额设之饷为度。督臣马新贻正拟整顿全省绿营，自能通盘筹划校办。

所有抚标营制目前因地制宜、暂时变通试办缘由，谨会同两江督臣马新贻恭折陈明，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圣鉴训示，谨奏。

〔附一〕

谨将抚标、城守两营拟请酌改旧制事宜，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一、募勇成营，较免拘文牵义，然额设之兵虽无用而仍须给饷，而新募之勇又须口粮，苏省每月供各省协饷及水师口粮银三四十万两，实无余力可以另行募勇。查抚标、城守两营，原额月饷银三千二百八十两，今裁减六百余人，改为两营兵一千人，每月共支饷银四千三百余两，加以廉干等项，较之额设之饷每月多银一千余两。惟抚标兵额本少，若就本标之额并饷养兵，则省垣重地兵数过形单薄，将来似应由他标移拨兵数，挹彼注兹，总以合之通省原额之饷，不使过浮为度。至向来绿营官弁，廉俸甚薄，而兵丁之缺额，饷干之克扣，其所入固有

十倍于廉俸者，现在已责成营官实事求是，即应优给办公之资，庶免暗中克扣，如仍有复蹈旧习，即分别从严参办。仍每日早晚由臣委员点名二次，以免缺额虚占之弊，臣亦不时亲自抽查。

一、营官练兵苟能得力，则所辖汛防何至失事？兹汛兵已行酌裁，营兵业已精练，拟随时抽调一二哨轮赴所辖各汛巡查，自无宵小窃发之虞。将来俟部复到日，应否将汛防差兵责成州县之处，或将汛官处分宽免而不宽免营官处分，再当会商督臣议办。

一、设兵原以卫民，总先以不骚扰百姓为第一义。现饬弁勇无事无签不准出营，如有扰民情事，就地正法。其每日操演时候，即有事亦不准给签出营，如有临操不到，分别惩责。

一、两营口粮定期于每月二十三日给发，每兵领银若干，按名榜示营门。如营、哨官有丝毫克扣，分别参办。

一、遇征调他处防剿，再照楚军营制，加给薪水、公费、口粮、长夫。

一、绿营甫改章程，纪律多未谙练，今拟选派久经战阵、熟悉营务之记名提督许保清督率两营操演。又每营派一久经战阵、打仗奋勇之副、参、游一员为帮办。以上二层不作经制。

一、两营现在薪水、口粮，每月仍由藩库按照绿营原额饷数支发，其比从前额饷加增银一千余两之款未准部复之前，暂由牙厘局解司支发，俟议准作为定章后，再全由司库于地丁正耗项下分别支发。至牙厘局向章，每月有津贴两营弁兵巡防、卡费、油烛、加增(新)[薪]粮一款，每月约银一千余两，自试办新章后，即行停止，以资节省。

一、官弁、兵勇未经战阵，虽操演娴熟，而胆识不壮，临事终不得力。现在所募新兵，均系剿捻、剿发久战之勇，籍隶远省者恐其无可稽核，故于就近籍贯认真挑选，取具连环切结，并行知该兵原籍地方官，庶将来有所箝制。仍限定该兵入营后必须十年为期，方准乞退，俾免习熟技艺，逗留他处，酿成隐患。其犯事责革者，递回原籍管束。至营官如不得力，或日久生懈，再当分商督臣参撤另补，如认真练有成效者，随时奏请奖励。其额设千总、把总、外委、额外等官，有曾经随营打仗、熟谙纪律者，挑为哨官、哨长；不堪造就者，随时撤革，另行挑补。或照长江水师章程，以军营立功之员，大衔借补小缺。其额浮于事之官，听候部复，另行会商办理。

一、逢三、八、五、十日，宣讲《圣谕》及《百将传》。如营、哨官及各兵等不齐集恭听，分别惩责。

一、现将演习洋枪步伐阵式、分合进退、变化错综之法，绘图注说，计《一哨操演图说》一卷、《一营操演图说》一卷、《一军操演图说》一卷，敬谨装订成册，恭呈御览。

〔附二〕

谨将抚标、城守两营拟请酌改营制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一、原额巡抚所属之抚标左右二营内，计参将一员，守备二员，千总四员，把总七员，外委五名，额外六名。今试办章程拟改为抚标左营参将一员，仍为营官，添派一久经战阵、熟谙纪律之候补副、参、游一员为帮办，守备二员为营务处，千总、把总、外委、额外共二十二员名，内挑九人为哨官、哨长，尚余额官十三名。

一、原额巡抚所属苏州城守营中、左、右三营内，计参将一员，守备三员，千总二员，把总

七员，外委九名，额外七名。今试办章程拟改为抚标右营参将一员为营官，仍添派一候补副、参、游为帮办，守备二员为营务处，计余守备一员，其千总、把总、外委、额外共二十五员名，内挑六人为哨官、哨长，共余额官二十员名。

一、查抚标马兵一百十八名，战兵二百三十九名，守兵二百九十一名；守城马兵三十六名，战兵一百二十五名，守兵八百八名。统共抚标城、守两营，计兵一千六百一十七名。查《中枢政考》，共兵一千六百八十四名，与现在数目微有参差。今试办章程拟改五百人为一营，分中、左、右、前、后五哨，每哨九十人，为九〔队〕；九队为亲兵，亲兵之什长为队长。计五哨共哨长五名，队长九名，什长三十六名，亲兵八十一名，正兵三百二十四名。每队用余丁一名，计余丁四十五名，共五百人。营官一员、营务处二员、哨官五员不在其内。

一、额设参将每员每月共廉干俸薪银七十两七钱，额设守备每员每月共廉干俸薪银二十八两六钱，额设千总每员每月共廉干俸薪银十六两二钱，额设把总每员每月共廉干俸薪银十二两七钱，额设外委每员每月共廉干饷银四两六钱，额外每名每月共廉干饷银三两一钱。今试办章程拟以参将为营官，每月支领薪水银六十两，长夫四名，办公经费银一百两，文案、兽医、旗帜均在其内；添派副、参、游一员为帮办，帮办每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长夫二名；守备为营务处，每员每月薪水银三十两，长夫二名；千总、把总、外委为哨官、哨长，哨官每员每月薪水银十五两，长夫一名，哨长每名每月口粮银八两，长夫一名；其在营当差之参将以下等官，仍支半廉半干，俟奉准部复薪水作为经制，或将薪水并入廉、干项下，再当由督臣通盘筹划，会商核议。

一、额设马兵每名每月干银、米折共银三两四钱，战兵每名每月饷米银一两八钱，守兵饷米每名每月银一两三钱。今试办章程拟队〔长〕每名每月支口粮银五两，什长每名每月支口粮银四两，亲兵每名每月支口粮银三两四钱，正兵每名每月支口粮银三两二钱，余丁、长夫、马夫每名每月支口粮银二两。又新补亲兵皆系军营遣散马勇，今因经费不敷，亲兵九十名统给马三十匹，飭令轮流演习，每马每月给麸料银三两，每三马给马夫一名。又选派委员宣讲圣谕，每营一员，每月薪水银十四两。又洋枪教习每营二名，每月各支银八两。修理洋枪匠二名，每月各支银八两。以上弁兵均不另行支米。

一、余存额官，计守备一员，月支全廉、半干银十八两八钱六分六厘；千总四员，每员月支全廉、半干银十一两一钱；把总七员，每员月支全廉、半干银八两六钱；外委十员，每名月支全廉、半干、米折银四两三钱五分；额外十一员，每名月支全饷、半干、米折银二两八钱五分，统共每月应支银一百九十八两三钱一分六厘。今试办章程拟暂派该员弁巡查差使，仍照旧给全廉、半干，一俟部复议定应否移调酌裁，再由督臣通盘筹划，会商核议。

一、原定汛防各兵，昆山汛一百六十七名，西城、周庄、木渎、沙河、东城共五汛、兵五十名，枫桥、社坛、浒关、黄埭兵四十名，护送饷鞘、贡差、人犯差兵四十名，六门汛兵三十名，司监汛兵四名，抚署、提署及藩库防护兵共三十六名，抚署材官兵二十名，中城等随巡兵共二十名，看守觅〔渡〕〔渡〕桥兵六名，字识六十名，各武职公署厅差兵约一百余名，统计差遣、分汛兵约五百余名。今试办章程无论文武衙门，均不准私役兵勇，拟酌留差兵百名，六城门各留看门兵四名，护送饷鞘、贡差、递解、字识共留差兵二十七名，司、府、监共防兵五名，西城、木渎、周庄、沙河、枫桥、浒关、黄埭等汛，每汛各留差兵二名，昆山汛兵十四名，觅渡桥二名，火药局、硝局、军装局并药库三处共留差兵十四名，总共一百名。该兵并不操演，仍暂食守兵之

饷，计共每月口粮、米折银一百三十两，应俟部复核定是否归州县差遣，再行会商定义。

一、绿营旧制，向操土枪、刀矛、藤牌之属，不过数月一操。今试办章程拟改为学习洋枪，一日两操，仍分别操习长矛、开花炮、洋火箭等项杂技，其马上枪矛则三日操演一次。至操习洋枪、开花炮，向用外国口号，今已翻译改为中国口号，仍次第将口号酌改金鼓、旗角，俾耳目不迷于趋向，营中亦无外国人教授。

一、参将以下等官向住衙署，千总等官向住汛防，今日试办章程一律饬扎营内，改住营房，每月准三日假期回署料理家事。如非征调，不得支领帐房，以资节省。其号褂战裙，则由军装局一年两换。

〔附三〕

再，目下发捻虽已荡平，中原亦渐安谧，惟关陇之回匪未靖，滇黔之余孽犹存，加以洋有人梯航日广，势难闭关使绝。天主、耶稣之教招集徒党，诱我奸民，一有要求，动辄以兵船驶入内地，其心怀叵测，不独中国有识者知之，即彼族新闻纸亦频频明目张胆言之。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诘。然则为今日计，舍安民察吏，无以为自强之体；舍富国强兵，无以为自强之用。匪独事所当然，抑亦势难再缓也。我皇太后、皇上孜孜求治，屡饬边疆督抚修备练兵，〔仰见〕圣主安不忘危之至意。惟查绿营额兵，口粮太少，分汛太多，若有征调，势不能一呼即集；即集矣，而各汛抽凑之兵，兵与将素不相习，岂能望如臂之使指？故分汛不裁，则营兵万难精练，譬如炽炭千斤，聚热一炉，则其势炎炎，人不敢近；若分而十处、百处，火非不烈，其势挫矣。此无他，聚则气盛，散则气衰，理固然也。而或者疑汛兵概行裁撤，则无以制穷乡僻壤之盗窃，不知险要已有重兵，遐迩皆当震慑。即如从前墩铺防兵未尝不设，何以盗窃之风未闻尽绝？盖其分汛零星，力不足以御强暴，而势反足以扰閭阎。由此观之，则分汛之得失利害，固灼灼然可睹矣。臣愚以为，今日之兵必散者能合之使聚，然后弱者能练之使强。承平之世，比户可封，人安耕凿，其时可以例兵制懦民，故兵不宜于聚，聚则有跋扈挟制之弊；多事之秋，积匪萌伏于内，强敌环伺于外，其时断难以假兵御真寇，故兵不宜以散，散则有荼疲难振之忧。夫权衡视物为轻重，利弊因势为转移，犹之驾一叶之舟于清流断港之中则徜徉自得，及驶至重洋巨浸，虽有篙师舵工亦颠播而不能自持。然则练兵之必当因时制宜，固非独一省为然。且自发、捻滋扰以来，多系勇丁立功，未闻绿营著绩，是无事既须以薄饷养兵，有事又须以厚饷募勇。当其养兵既难恃缓急，及至募勇又大费经营，将来欲裁勇必至流弊多端，欲留勇必至饷需不断，若不预先筹划，为患胡可胜言？臣前年有并三兵之饷以养一兵、并二弁之饷以养一弁之议，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皆以臣言为不谬。即以目前情形言之，边省兵额约有五六万人，腹地省分亦有二三万人，就原额之饷，挑经战之勇，补绿营之额，选忠勇廉明之将官，以五百人为一营，于要隘处所，或合练十余营，或分练五六营，大约每省有精兵二十营，即有警急，亦何至乞援他省！而或者又疑绿营经制之兵易以精悍久战之卒，恐致变生意外，不知兵随将转，口粮不克扣，则兵无怨心；赏罚不偏苛，则兵皆效命。故必先选将而后所练之兵不滋扰，先并营而后所加之饷不虚糜。其护饷、解犯、守库、守监、分汛诸例差，似可一概责成州县派拨民壮。如系冲繁之处，或酌给差兵百数十名，发归州县调遣；如有穿窬小窃，皆惟牧令是问，其饷项仍于绿营原额中拨给除算。大概战兵与差兵、汛兵，总当截然分为两途，庶州县手有斧柯，可免

宵小之窃发；营兵专心防剿，可免外侮之侵陵。数年之后，营伍定可一律改观，外人知力之不相让，则恫喝之术不行；土匪知势之不相敌，则顽梗之心自化，其弭祸于无形者，岂有艾哉？

溯自同治三年金陵克复之后，中外臣工建议，即有撤勇丁以补额兵之说，一转移间，两有神益，早经奉旨通行酌办在案。至楚军以五百人为一营，其制参用古法而加变通，成效大著，是以数年以来各省仿照办理，已非一处，曾国藩于上年亦将刊本营制奏明有案。此二层为臣今日试办章程所本，非敢轻改旧章。又，曾国藩奏办江苏外海内河水师章程一案，当时即已议及裁并绿营一节，诚以水陆相辅而行，势不能不相因而改，亦非臣一人之臆见也。大抵备豫莫亟于练兵，练兵莫要于整饬营制。果能兵归实济，饷不虚糜，则自强之道，舍此莫由。但枝叶固须茂盛，根本尤须固强，京师为首善重地，利器精兵更宜数倍外省，庶平时无内轻外重之患，日久无尾大不掉之虞。臣明知庸暗之识无补涓埃，而倾向之忱有同葵藿，区区愚见所及，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抚标改章复陈疏

奏为减兵增饷案内奉部准驳各款，先行据实登复，恳恩准照原议作为试办暂章，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准部咨：“会议苏省抚标酌量减兵增饷试办情形分拟条款具奏一折，奉旨：‘依议。欽此。’”刷单行文前来，当经分别咨行遵照在案。伏查部臣原奏声明“酌改营制，系为因时制宜、实事求是起见，自应暂准试办”等语，足见于疆事利弊，实已洞悉无遗。只因营员薪水、兵丁口粮较之原额每月须加增银一千余两，行令“仍照该标各营额定饷需，分别妥议散放章程，报部核办”等因，在部臣恪遵成例，自是慎重度支，即臣历年筹济军需，亦深〔知〕经费艰难，何敢不力求撙节？第以从前抚标原额太单，合计兵数只有一千六百余人，当时沧海波恬，腹地无事，提臣标兵又有一万数千名，星罗棋布，足资镇抚。自兵燹后，外人麇集上海，疆臣交涉边事，繁于他省数倍，而且沿江、沿海之地，会匪、游勇芽蘖未消，提标额兵又未招足十之二三，今昔情形判然不同，是以前抚臣李鸿章升任后，尚留刘秉璋准勇十数营驻防苏省，前督臣曾国藩又饬提臣李朝斌兼练陆勇驻防，盖皆以苏省为海防重地，未可过示空虚。近来各营勇丁均已陆续调撤，仅恃此抚标两陆营，本已嫌单，臣方与督臣熟商，一俟外省协饷稍松，尚须添募数营，藉资训练。今若专就抚标之旧额并饷练兵，统计尚不能养足千人，未免过于寡弱。苏省为饷源重地，每月协拨外省养兵之费数十万金，今本省练兵每月仅增费一千余金，似亦未致无裨实济。臣尝独居深念，以为今日欲图自强，不外爱民、练兵二事，欲练兵必自整顿绿营、化散为整、化多为精始；欲化散为整、化多为精，必自选将才、优俸饷、责其实效而宽其虚文始。诚使各省皆裁分汛之兵，合为重镇，每镇各练精兵三千人，一省约设数镇，得精兵万余人，使兵识将指，将知兵意，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则亦何战之不克，何敌之不摧哉？中原军务虽已肃清，而外则海氛难就范围，内则散勇易生枝节，虎尾春冰，隐忧方大。与其有事而始筹备御，仓猝易致张皇，曷若无事而预为绸缪，从容可免僨事。故臣以为裁兵并饷之议，不徒发其端倪，尤贵责其实效。至营哨等官，欲其不克扣兵饷，不私役兵丁，则薪俸不能不稍从优厚，亦势所必然。臣标两营，自今春整顿后，操演洋枪阵法及开花炮、火箭诸技艺，俱各娴熟，

搜捕盗匪颇为得力，臣亦间日亲往阅看。口粮则按名点给，榜示营门，营官等不得丝毫有所染指。现在整练甫有成效，未便因饷数稍溢于原额，再议裁减更张。况就抚标两营而论，虽比旧额稍增，统苏省全局而言，犹比旧时减少，权衡多寡，仍在本省各标中酌盈剂虚，总以合全省计之饷数无过原额为度。惟部议谓“当试办之初，倘有斟酌不宜及窒碍难行之处，仍应随时奏明办理”，诚为思患预防，不致别滋流弊起见。臣与督臣往复函商，就目前时势计之，苏省标兵只宜加增，不宜裁减；只宜变通振作，不宜仍旧因循。除移调裁撤官弁等款，容与督臣会商妥协，另行具奏外，合无仰恳天恩，俯念海疆重地，省会空虚，现议整顿抚标两营兵饷虽稍溢于本标原额，实不溢于通省饷需，准令暂时试办，即就奏定之数开销，据实造报，仍俟数年后提镇各标复额，沿海安靖如常，再行察看情形，随时奏明办理。其目前加增饷数，以及将来添营训练，应如何就通省标兵（众）〔哀〕多益寡，因地制宜，俾符原额之处，并请敕下督臣通盘筹划，会议核办，庶于营务不致因循，部议亦无牴牾。

所有新练抚标兵饷仍照原议作为试办章程缘由，谨会同两江督臣马新贻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同治八年十月初三日奉上谕：“丁日昌奏新练抚标兵饷请仍照原议作为试办章程一折，苏省减兵增饷案内，抚标两营营员薪水、兵丁口粮，较原额每月加银一千余两，经该部议复仍照该标各营额定饷需散放。兹据该抚奏称，抚标两营整练甫有成效，未便因饷数稍溢原额再议裁减，营哨等官薪俸不能不稍从优厚等语，自系实在情形。所有抚标两营兵饷，即著准其于原额外每月加银一千余两，作为试办章程。该抚务当慎选将材，认真训练，以期兵归实用，饷不虚糜。其目前加增饷数，及将来添营训练，应如何就通省标兵哀多益寡，因地制宜，俾符原额之数，并著马新贻会同丁日昌通筹大局，妥为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

力戒因循敬陈管见疏

奏为遵旨力戒因循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

窃臣准部咨，于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昨据毛昶熙奏，‘军务渐平，宜益思寅畏’等语。当因其剴切敷陈，虚怀嘉纳，宣示中外臣工妥筹善后，以期与民休息。兹复据御史张绪楷奏请保泰持盈、及时讲学一折，与毛昶熙前奏均属方今要务。现在捻匪虽已肃清，陕甘、云贵等省军事方殷，河患未平，库储未裕，流亡未复，物产未丰，正我君臣交相咨傲之时。朕亲奉两宫皇太后懿训，忧勤惕厉，軫念时艰，典学亲师，讲求治道。大学士倭仁等，务当尽心启沃，裨益朕躬；军机大臣、恭亲王等，亦当兢惕同深，弥勤赞画；其各部院臣工，均有官守言责，并当精白乃心，实事求是；各该督抚、将军、府尹等，身膺重寄，尤不可以军务渐平，于察吏安民及兴利除弊诸事宜稍形疏懈。总期力戒因循，同求上理，以收长治久安之效，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钦此。”仰见圣主治益求治，安益求安，臣恭读之余，无任钦感！

伏惟自古天下国家之治乱安危，在于因循与不因循而已。然当丰亨豫泰之余，利之当兴者，议论多而不能折衷一是；弊之当除者，顾忌多而不敢轻议更张。始则中于因循而不自知，继则安于因循而不能知，终且囿于因循，虽明知而不克自振，故非力戒因循，终难期久安长

治。而或者以积重难返为虑，是犹乘敝舟而泛江河，当其浅而弃之，辄以濡足为虞；駉駉乎入于中流，人力无所施，手足无所措，惟有坐听其不可为而已矣。我皇太后、皇上勉励臣工，首以力戒因循为谕，此诚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祚，岂特一时治安之计哉！臣谨当恪遵圣训，尽虑竭忠，择时事之尤为切要者，一一缕晰陈之：

一、贤才宜亟求也。国家之有贤才，犹鱼之有水，木之有根，火之有膏。故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一省得人则一省治。然必其才足以任一省之事，而后一省治；足以任一郡之事，而后一郡治；足以任一县之任，而后一县治。若不审其才力之所至，辄付以抚字之权，犹之负荷者，其力仅足以举十钧，而付以百钧之任，其不颠且覆者几何哉？且夫百工技艺，皆须习而后能，亦须能而后用，故治宫室则必延匠人，治疾病则必延医士，此皆乡曲愚人而知之也。今身任地方之责，除趋跽应对外，遇谳狱则不知刑名，而但付之幕友；遇催科则不知钱谷，而但付之吏胥，皆由其平日所学不能推之于所用，故临事所用不能本之于所学，犹之强匠人以治疾病，强医士以治宫室，疾病必危，宫室必倾。夫宫室、疾病，一人一家之事也，尚不可轻易如此，顾于牧民大事，而可令贸贸者操刀而试割哉？夫今日之盗贼，皆昔日之百姓也。百姓何以忍为盗贼？则以逼于饥寒。百姓何以致于饥寒？则以有司不能抚字。然则此时有司之循良贪酷，即关系异日之治乱安危。故在今日而求贤才，尤不可淡漠视之矣！臣观三代两汉之初，治理最盛，循吏最多，皆由登进之途广，而任用之势专。登进广，则贤才不致见遗；任用专，则贤才得以尽力。应请敕下中外大臣，各举所知，并开贤良方正之科，以行举不以言举。称职者，举主共其荣；不称职者，举主同其罚。但严责大吏以地方治与不治，不苛求用人与资格合与不合。天下者，各省之所积；各省者，州县之所积。各省之大吏得人，则州县得人；州县皆治，则天下无不治矣。

一、冗员宜变通也。军兴以来，捐纳四开，而又减价以招之；军功本易，而又积年以致之，其不能不冗者，势也。从前之捐输为济饷计，今日之捐输不惟不足以济饷，而且足以耗饷。何也？捐输减至数成，可谓体恤极矣，而又有铁钱、票本、米捐、筹补捐、归补捐诸名目，名为一成、二成，核其实银到部，不过数厘。即此数厘之中，有书吏之费，有局员之费，除捐铜一局外，其余外省捐输足恃以济急者，恐寥寥矣。况捐例既宽，人怀侥幸，不独家中资者弹冠而来，即赤贫无以为生者，亦往往釀费集资，以官为市，以为千数百金捐一官职。到省一有差使，月支数十金便可收数分之息。如或署事补缺，少者数千，多者数万，但图一身之有益，不顾大局之有损。然则捐员以所入较所出，其本可谓极微，其利可谓极厚；国家以所得较所失，其失可谓极重，其得可谓极轻。譬如富家偶值缺乏，畜用可也，借债可也，若以所有田宅贱租于人，任其荒芜毁坏，是现在之租息既不能收，而田之荒芜者须复垦，屋之毁坏者须复修，为计岂不甚左？今减价开捐，令其牧民，是何异以田宅贱租于人，而任其荒芜毁坏也？且各省请开捐例之时，以为捐员所得不过部文一纸而已，而不知该员持文到省得缺之后，从此可以侵吞正款，从此可以欺压小民，听讼则可使曲为直，缉捕则可使诬良为盗。设当收捐之时，即预计其造孽之时，则虽捐数盈千累万，亦何肯作饮馑止渴之计哉？凡人情于得之不甚艰难者，其视之必不甚爱惜，今以自视不甚爱惜之官，而令治甚可爱惜之百姓，则吏治之不能蒸蒸日上也，亦固其所。至于军功保举一途，贤否亦属不一。在帅臣，当星火燎原不能不宽其格以资指臂；在疆臣，当疮痍满目不能不苛其格以觅循良。现在捐班、军功二途，纷纷沓至，处处有人满之患，尤不可不预筹变通，以防冗滞。即如江苏一省言之，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

二三员，府、州、县、同、通可由外补之缺，亦不过数十余员，而候补道员约有六、七十人，候补同、通、州、县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按格而求，署事亦非十数年不能得一年，其捷足先登者，非善于钻营，即有所系援者也。此辈性成浮薄，安望其能牧养小民？至于十余年而得署事一年，前此十数年中衣服、饮食之资，养家应酬之费，皆须一年署事中取偿；而后十余年衣服、饮食之资，养家应酬之费，又须于一年署事中预蓄。置犬羊于饥虎之前，而欲其不捕噬，虽禁以强弓毒矢，而势固有所不能。然则无恒产因而无恒心，非独人尽无良，抑亦穷困有以致之也。为今之计，惟有将已然之官设法裁汰疏通，未然之官暂且停捐截选。拟请旨敕部，通计京铜局每年所收实银上库共有若干，酌提各省洋关厘捐拨补，外省捐例尤宜暂停，庶根本既清，而枝叶可渐茂矣。

一、廉俸宜加增也。窃维我朝定例，正俸之外更加恩俸，常〔编〕〔禄〕之外更〔级〕〔给〕养廉，固以体恤臣僚，实以预绝贪冒也。惟自二百年来，风俗由质而趋文，日用有增而无减，京、外官所入已有不敷所出之势。加以丁耗划为军饷，漕、白绌于转输，扣俸、折廉，所得弥寡。故京官不足以养其廉，则不能不典质挪移，以免饥寒之逼；外官不足以养其廉，则上司不能不取之下属，下属不能不取之百姓。上下相渔以为利藪，是非由之不明，举措由之不公。侵吞所至，仓库之盈者可虚；掎克所及，百姓之富者可贫。极其终，足致祸乱之相寻；原其始，则由支用之不给。夫古者重禄劝士，庶人在官，禄足〔代〕耕。汉贾谊之言亦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盖必使其心无内顾之忧，然后其身能为国家之用。且京、外官同系努力从公，何以京官廉俸不及外官十分之一？厚薄悬殊，必驯致外重内轻之渐。臣愚以为，今日欲正人心、澄吏治，当自各官之加廉俸始矣。京官有职掌之员，似应分别等差，或如外官之半，使一身一家终岁足以自给。外官督抚廉俸较厚，复额之后自可毋庸再加，司道之下或酌量加增公费，而将所有陋规全以充公。如此而犹有骹法营私，则严刑峻法以随其后，庶法令可行，而政体可肃清矣。或恐骤增巨款，费无所出，殊不知廉俸足则吏治清，吏治清则正款涓滴无亏，盐、漕、丁、厘诸大政丝毫可无弊混，国帑自可日充，此利之在显然者也；上下实事求是，官吏不致贪赃枉法，驱民为盗，则军饷之供给可停，荒废之地利可尽，此利之在隐然者也。而且今之道、府养廉之外皆靠节寿，州县养廉之外皆靠平余，不过未经上达天听耳。则何如明定章程，给予办公之费，而挈私者而归之于公，使受者无徇纵之弊，与者无挟制之情，其裨益公家，何可计数！臣曾与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卞宝第、李瀚章等熟商，皆以为京官困苦如此，加廉一层，实为目前急不可缓之事。即使数目稍巨，各省督抚于奉旨酌派之后，皆当钦遵，竭力筹办。伏望飭下中外大臣，酌议施行，庶可变积重之势矣。

一、书吏宜整顿也。唐臣刘晏理财，不用胥吏而用士类，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办理厘金，亦不用吏而用士，诚以士之心名重于利，吏之心利重于名。夫至利重于名，则非舞弊无以遂其营私之愿矣。近来书吏尤为积重难返，内而部院，外而督、抚、司、府、州、县衙门，书吏皆有缺主，每一缺主或万余金，或数千金，自为授受。奸黠之人买一书缺，其利息强于置产十倍，与在署办事之书吏朋比为奸，而无须见官之面。即或误公，而官但能革在署办事之书吏，不能革外间坐缺把持之书吏。官有迁调，而吏无转移，是以世俗有“官去衙门在”之谣，前人亦有“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之说也。然权归书吏而致积重难返者，其故有三：官之任事，多者四、五年，少者不过二、三年，而书吏则长子孙于其中。官于律例不过浅尝辄止，治兵者未必知

兵，治礼者未尝习礼，而书吏则专门名家，各有所司。夫以视同传舍之官，而驭长子孙之吏，是欲去弊而不能。专门名家之术，非浅尝辄止者所能窥其底蕴，是虽有弊而不知，此其故在任不久而术不精也；官仅一人，而朝综兵刑之任，暮兼钱谷之司。案仅一事，而有律中之例，有律外之条，同一案也，有贿赂则可援从前已准之案以偿其欲，无贿赂则可援从前已驳之案以神其说。举凡重如邱山、轻如毫毛之事，有费则黑者皆可以为白，无费则白者皆可以为黑。因有弊而设法以防之，乃法甫立，而吏即藉法以售其奸。一人之精神有限，而律例之变化无穷，此其故由于任太繁而法太密也；汉廷公卿，由吏椽出身者不可胜数，今假之以事权而又限于流品，是禁其杀人而又授之以刃也。古之贤者何尝之有？或出身于版筑，或托足以鱼盐，今书吏孜孜汲汲于案牍之中，其于民事，或较之寻章摘句者有一日之长，而反限之以所至，是绝之而复用之。彼既不能自奋于功名矣，则必将财利之是求。而且人多廩薄，以有限制之辛工养无限制之书吏，若奉公守法，则其势不足以自存，此其故由于出身不优而廩禄不厚也。臣愚以为，宜专设律例一科，三考得隽，然后准充书吏，优给薪水。仍复每年一考，士类皆得入选，数不在多而在精，年限满者优予升转之阶，与正途无异。其有才识阔远者，准本官加结特保。人不以书吏薄之，彼亦庶知自爱。官复久任而专其责，任久则底蕴可尽知，责专则嫌疑不必避。并请旨敕下军机、六部、王大臣，选举精通律例之员，原本《会典》、《则律》、《例法》等书，仿照《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之式，分别门类，以律为经，以例为纬，定为划一不变之条，删繁择要，勒成一书，颁行天下，凡百有为，不出此书范围。在朝廷抱一以式天下，百尔匠工得以确然有所遵守，庶书吏之权将不收而自轻矣。

耗羨不敷养廉借拨支放疏

奏为苏藩司库文武各官养廉因耗羨等款不敷支放，循案借拨济用，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苏藩司库耗羨项下，应放文武各官养廉及廩工各款，需用浩繁，全赖属解地丁、芦课等项随征耗羨并江、苏两粮道漕项耗羨解司济支。自兵燹以后，应征钱粮剔荒征熟，完解无多，粮道漕耗亦无解济，以致司库应放各款时虞支绌，而养廉、廩工皆为办公要需，必须通盘筹画，俾敷动用。今查文职养廉一项，除减成外，每年尚共需银八万六千余两，属解耗羨约可收银四万余两，内抵支廩工各款银一万两，实可抵放文职养廉银三万余两，计有不敷银五万余两。查安徽省耗羨不敷，曾经奏准于司库正项内动拨银五万两应用有案，现在苏省事同一律，应请援案于司库地丁银内，按年借拨银五万两，归入耗羨支放。文武职养廉每年应放银四万余两，向拨扛脚银一万两，耗羨银一万一千余两，存公银一万九千余两，现在扛脚一款每年约可收银一万两，除抵支解饷鞘箍、线布等用外，尚有余款可以尽数抵放。耗羨一项，专顾文职养廉已多不敷，未能再抵武廉。存公一项，毫无收款可支。统计文职养廉，每年不敷银三万数千两，亦难任其短缺，应请援照江宁藩库文武养廉不敷动支。现经奏明，请于属解杂项钱粮内动支之案，统于苏于藩司库属解芦课、杂税等项杂款钱粮内如数借动济用，仍俟本款征解复额，即行停拨，以复旧制。据苏州布政使张兆栋详请具奏前来，臣复核无异，除咨明户部查照外，理合会同两江总督臣马新贻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如皋县令请摘顶片

再，州县差役横行，往往瞞官私押人犯，及诛求既遂，始行释放，乡曲愚民不知为官押、私押，惟有吞声忍泣而无可如何。经臣于上年明定章程，通飭各属将押犯姓名、案由及某月日收管、某月日开释，逐一登列粉牌，悬挂署前。如有人被押而牌上无名，或牌上写明业已开释而尚未放回者，准家属立时喊禀，以凭查究。仍令该州县按月将押犯人数、收释月日，详细造册申报，由臣随时派员密赴抽查。如有隐匿漏混及牌册不符，或百姓来有指控而牌册全无者，一经查实，即将该官吏、差役分别惩儆，不稍假借。年余以来，蠢役逞凶搏噬、私押勒索之风，殆已尽绝。惟上年十二月间，据委员密禀，查有如皋县管押人犯，粉牌内漏列左裕福等各名，经臣札飭该管道复查核办。兹据常镇道蔡世俊转据该县周际霖禀复：“是月押犯较多，粉牌登满，内左裕福、冯锦刚、陈长林、沈二常、邵廷宣等五名，系另设小牌接写，月册内业已开报，禀请量予儆戒。”等情。臣查粉牌之设，必每犯名下注明发押缘由，原欲使官押一犯与民共见，官释一犯亦与民共见，官已不敢以私意轻押平民，即犯已到案者，差役亦不敢匿报私收，已审释者不敢捺索不放。所以破隔阂之机关，而决上下之壅蔽者，固全赖此逐日悬挂粉牌，为按图索骥之具也。若不登粉牌，仅列月报，在上司访有情弊，固可以按册而稽，彼穷檐鄙屋，又何必登令长之堂，而窥月报之册乎？且查他县押犯有多至五六十名者，尚且并列一牌，该县是月押犯共止三十余名，而谓高二尺、广五尺之牌不能全列，亦属无此情理。其为该县疏于稽察，并不随时亲自督卒登写，致有遗漏，实属显而易见。惟牌上虽系漏列，册内已据开报，尚非差役私押可比，该令平日居心尚属慈厚，相应请旨将如皋县知县周际霖摘去顶戴，暂免撤任，以示薄惩而观后效。

所有查明押犯漏列粉牌、请摘顶示儆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马新贻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缉获巨盗员弁请奖疏

奏为缉获积年迭劫巨盗，申明正法，请将缉捕尤为出力员弁分别奖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苏所属近海沙洲地方，向为盗匪出没之所，而江阴、常熟等县之沿江沙一带，负江枕海，尤易藏奸，非惟此拿彼窜，漏逸难防，而其往来行踪，更多诡秘。吴人性多佞佛，坐船赴山庙烧香者络绎河干，该盗即联结匪徒，诡託朝山进香为名，驾船窥探，遇有殷富，即于夜间肆行劫夺，次日仍安坐香船，从容游驶，不予人以可疑之隙。复有差役为之护庇，劫赃之后，辄赴洋面分销。是以从前迭劫巨案，竟有悬宕多时，严缉无获。盖该盗等以行劫为生涯者，固已数十年以兹矣。

臣访悉前情，并据各该县先后禀报前来，因飭素能缉捕之候补知县徐炳奎、署镇洋城守千总钱金龙，酌带臣标亲兵数十人，改装易服，会督各该营、县兵役，密往该处踩缉，于五月二十八及六月初九等日，将迭劫盗匪周阿芳等十三名先后拿获。并据署常熟县知县沈伟田访获庇护、分赃之革捕唐忠、韦绍二名，一并行提到省，飭委臬司应宝时督同苏州府知府李绍皖

提集研讯。据盗首周阿芳、张二老老、王懊幅供认，纠同现获之秦阿五、朱和尚、张阿南、王遂生、王阿毛、赵小客人、徐倡二、陆根幅、陈全郎，在逃之韭菜阿二等，共伙二十一人，以各庙进香为名，乘坐香船，于同治七年十月初八日夜，行劫震泽县事主徐汝福家洋银、衣饰，约值银三千余两；又于十月十一日夜，纠同原伙行劫元和县用直镇事主金络家金饰、衣物，约值银二千两，据伤女事主左肩甲等处，各赃均已按各股俵分。以上二案均起有原赃，经事主认明给领。周阿芳又供：先于七年九月初七日夜，纠同已获之马大、秦阿五、张阿南，并在逃之李大、不知姓之斗门阿二，共伙六人，船泊嘉定县南门外，于夜间从城墙缺口爬入，至教谕汪铸公寓撬门进窃，临时行劫，拒伤汪铸之子汪祖同，搜劫得赃俵分，仍由原路逃逸，并均于事后将赃物分给常熟县已革捕役唐忠、韦绍代为包庇等语。并据张二老老、王懊幅等均称：自幼即入盗伙，在江洋内地行劫不记次数，现在年纪虽老，犹能指挥发纵。至从前犯案之事主姓名及年月日期，均不能逐一记忆。质之周阿芳等，及革捕唐忠、韦绍，供均吻合，侃侃而谈，毫无畏惧。惟徐倡二、陆根幅、马大供称：入伙未久，俱因惧人认识，在船看守，事后分赃，并未同行上盗。再三究诘，矢口不移。由该臬司讯明拟解前来，声明陈全郎、唐忠、韦绍，均于取供后在监病故。臣复督同藩、臬司亲提复讯，各供无异。除马大一犯讯系在船看守，尚有行劫镇洋县事主徐永源等各案，应从重归另案办理，陈全郎、唐忠、韦绍均已取供后在监病故，均无庸议外，查《律》载：“强盗已行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又《例》载：“爬越入城行劫，罪应斩决者加拟梟示。”又《新章》“共谋为盗伙犯，临时因别故不行，事后分赃，改发驻防，给官兵为奴”各等语，此案盗犯周阿芳等均系积年惯盗，在江洋内地迭劫，不计次数，爬城拒捕，罪大恶极，例应斩梟。现当严惩盗匪之际，未便稍稽显戮。臣于审明后，恭请王命，飭委臬司应宝时、臣标中军参将常润，将该犯周阿芳、张二老老、王懊幅、秦阿五、张阿南、朱和尚、王遂生、王阿毛、赵小客人九犯，缚赴市曹，先行正法，分别传首犯事地方示众，以昭炯戒。徐倡二、陆根福二名在船看守，诘未上盗搜劫，应照《新章》改发驻防，给官兵为奴，照例先行刺字。该犯住居房屋，飭县改为义学，慎选讲生，分期宣讲圣谕，俾沙民稍识尊亲之义。

沿江、沿海沙洲盗窝经此一番惩创，务绝根株，盗风或可渐戢。至苏省佞佛，久成陋俗，每遇佳时佛诞，乡民乘船进香，老少若狂，由来已久。臣现严飭各州县晓谕禁革，以省糜费而清盗源。各该县、营协获盗犯多名，兼获盗首，疏防职名例得免参。常熟县知县沈伟田于革捕护庇盗匪立时访出实情，重赏购获详办，且会同缉获首要各犯，功过亦足相抵。至花翎运同衔、升用同知、直隶州候补知县徐炳奎，亲赴滨海、滨江一带，首先捕获积年迭劫、罪应斩梟盗首伙匪九名，拟遣伙盗二名，实非寻常缉捕出力可比。该员不避艰险，办事奋勉，可否请旨，以不论繁简知县缺出尽先补用？五品衔尽先拨补把总、太仓汛左哨外委钱金龙，协获盗首，缉捕亦极奋勇，可否俟拨补把总后，以千总尽先拨补？以示鼓励之处，出自天恩。

除再飭严缉各逸盗、务获究办，并另录全案供招咨部外，谨会同两江总督臣马新贻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匪犯正法片

再，本年四月间访获结会匪犯刘建洪等三名，经前护抚臣张兆栋申明正法，具奏在案。

兹据署吴江县知县汪嗣晋等续获匪党屈漾青及张阿毛、杜亦山等，解省饬发审办。该犯屈漾青供认：听从前获正法之革勇刘建洪等纠党结盟，得受“大洪总统金殿保驾”木伪印，闻拿毁弃。张阿毛派充散头目未允，杜亦山亦讯止知情不首，该二犯均未入会与谋。经臣督同藩、臬司亲讯无异。查屈漾青听纠结盟，得受伪职，蓄谋不轨，未便稍稽显戮。臣于审明后恭请王命，饬将屈漾青一犯绑赴市曹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张阿毛、杜亦山知情不首，由县按律拟办。仍饬属严缉伙党，务获解究。其胁从无知愚民，亦即出示免其查办，以安反侧。臣复查中原肃清之后，各路遣散游勇日积日多，其素不安分之徒遂致拜盟结党，芽蘖潜滋，若俟其势酿燎原，转难扑灭。兼以鼎字营从前驻扎松江日久，勇丁籍江苏者不少，此次督臣派员在宿迁遣散，幸尚妥帖，而游勇纷纷回籍，亦难保其不滋生事端。现在严查保甲，以清其源；整顿营伍，购线惩窝，以清其流。其兵勇挟资回籍者，尤当饬地方官妥为安抚，不任差保、董事人等有所覬覦，遇事鱼肉，以免重足侧目，致令寒心。臣现督同藩、臬司会集官绅，先从苏州省城办理保甲，设立简明章程，参以古人成法，俟办有头绪，再推其法于各府、州、县。一面讲求捕务，有犯必惩，务使闾阎无扰略之忧，盗匪无立足之地，庶冀仰慰宸廑。谨会同两江总督臣马新贻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白茆河经费随漕带收疏

再，苏省开挑白茆河道，前经估计挑工、筑坝等项经费约银七万两左右，奏明于藩、关两库先行垫用，照案由得沾水利之常熟、昭文等七县分别轻重，于同治八年，分作三年在于熟田项下按忙摊征归款。并声明苏、常闸座年久损坏，现拟加高修整，配齐闸板横木，以时启闭，所需修筑工料、看闸人夫经费，一并于河工银内动支。钦奉谕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奉经转行钦遵在案。

兹据长洲、元和、常熟、昭文、无锡、金匱、江阴七县禀称：各该县征收八年上忙钱粮，已有随忙摊捐华亭海塘工费，若再加摊白茆河工经费，民力实有未逮，不若改为随漕带收，俾催缴稍易。议请从同治八年冬漕为始，分作三年，照各县熟田按亩验摊，随漕带征归款等情。并据委办白茆河工即补知府沈玮宝禀称：苏、常石闸为白茆全河之莞钥攸关，七邑之灌输，日夕被潮冲激，易致损漏，是以道光年间屡筑屡坍，欲图省费而为费益巨，若不力求稳固之方，非特蓄泄无资，河道亦断难永久。查旧存闸座过低，包沿亦坍毁无存，今次修筑，必须较旧址加宽、加深，多排桩木，添砌包沿坦坡等项，庶几工程坚固，经久可期。然工既加多，费亦因之而增，会同地方员董督匠撙节估计，约需工料等银二万两左右，连前办挑河工费等项，约共需银七万九千余两，实系无可再减各等情。由府复查确实，由苏州藩司张兆栋、署苏松太道杜文澜核明，转详请奏前来。

臣查摊征此项河工经费，未能与华亭海塘工费按忙并征，改为随漕带收，仍分三年收足，系为体恤民力起见，核与年限库款均无出入。至七县水利系乎白茆，而该河通塞关乎闸座，从前白茆屡浚屡淤，皆缘闸底贴近浮沙，海潮渐激渐松，闸毁则潮随而进，是以不得收蓄清御浑之效。现在该委员等拟将苏、常石闸改建高大宽深，多钉桩木，并添砌包沿坦坡，俾免潮水倒灌，据核挑河筑坝共需银七万九千余两，较之从前约估数目所增无几，而石闸既坚，河身可

免随浚随淤，农田得以久沾水利，似此小费亦未可省。复经派委苏州府李绍皖亲往确估，据称前估数目实无浮冒，应请照数分年派摊，以免短缺。

除飭将石闸赶速如式建造完竣，同挑河工费一并造册报部核销外，理合会同两江总督臣马新贻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赴沪察看机器厂塘工片

再，臣屡准督臣马新贻及湖广督臣李鸿章函商，以上海机器轮船厂工程浩大，一切章程嘱臣就近前往厘定。臣于八月二十八日乘坐小轮船起程，二十九日抵沪，即住机器厂中，与在局江苏候补道员冯峻光等妥商熟筹。其时适第三号轮船新成下水，臣亲(独)[往]验看机器工料，皆称灵通坚实，其厂旁肄习外国语言文字学堂，亦将兴造竣工。惟规模既广，则用费亦因之日繁；轮船多成，则驶船之人与养船之资皆不能不预筹兼计。臣拟回苏后稍将积牍料理，即驰至江宁与督臣熟商，再行详晰会奏。

至华亭海塘关系苏、松两府田庐民命，臣于去年飭派委员钱宝清等会同府县筹办，议定分年缮修。现据具禀，第一、二、三、四等四段土木石各工及头段玲珑水坝，已经一律修筑完竣，请臣亲往验收。臣即由上海折赴海塘，逐加查勘。已修各段，木桩编列深密，石料堆累坚实，可期经久。印委、绅董亦皆实事求是，一洗从前塘工习气。至未修各段，因年来海水西趋，潮汐冲啮，旧桩朽卸入海，石塘根脚显露者已有七百余丈，较之去年勘估之时形状尤险。因面商工员，务于塘外受潮吃重之区多添筑玲珑水坝，仍当不惜工费，接续赶办，以期一劳永逸。

臣履勘海塘完竣后，并因松江府青清县之凤凰山，于同治三年设有洋枪队，延订英国洋人教练洋枪阵法，诚恐其日久懈弛，臣即由海塘绕至凤凰山阅视。该营操练洋枪、开花炮，技艺均尚习熟，兵民亦能相安。计教练洋人温森礼等尚有六名，臣勉励以勤于所事，勿滋事端，彼皆唯唯听命。臣即于初五日仍由轮船驶回苏省。

再，臣出省后所有日行事件，循案飭委苏藩司代拆代行，合并声明，伏乞圣鉴。谨奏。

苏松等属禾棉被淹情形片

再，前因苏省霖雨过多，木棉禾稻均有受伤，曾经臣附片奏明在案。迨自七月以后，仍复连旬苦雨，昼夜不休。臣率同僚属设坛祈祷，虽略晴数日，而阴晦依然。中间八月初八、初九、十三等日，狂风暴雨，农田受害尤深。屡据各州县禀报，以木棉正值结实，遭此风雨，花铃全脱；濒湖濒江之区，上游来源正旺，积水难消，低田禾稻虽经补种，全又淹没。当经飭派委员分别查勘，臣复于此次赴沪之便，沿途察看。高田之稻收成尚有望，低区则收成仅数分者有之，颗粒无收者有之，而棉花则受伤为尤甚，非前两年收成减歉仅只一隅中之一隅可比，诚恐起运新漕未能勉副前届之数。苏民自经兵燹，民情拮据，外强中干，计每月供部库、织造之指拨，直隶、淮、楚之军需，江洋水师之月饷，约计数十万金，而本省善后，如修海塘、浚洳

河、白茆诸大工，则因入款专顾军储，并无余力可顾水利，只可按亩带征，取之于民。即使连年丰稔，而小民有限膏脂，已不胜剜肉医疮之苦，一遇荒歉，棘手何止一端？且苏省漕务最大，关系天储，无论地方如何拮据，亦当妥筹兼顾，以期无误正供。臣惟有督饬司道核实厘剔，竭力经营，以期多运一分即得一分之益。所幸八月二十以后，连日晴霁，虽节候已迟，补种无及，而有收之区，倘免再为风雨所摧残，农民亦尚不致全行失望。臣察看苏、松各属后，即由常、镇一带赴江宁，仍沿途查勘被水情形，分别办理，以慰宸廑。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武阳殉难义冢请列祀典疏

奏为常州府城收集殉难骸骨、汇葬义冢，援案恳恩列入祀典，春秋致祭，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咸丰十年四月，发逆窜扰苏、常一带，常州府城被害尤烈，附郭之武进、阳湖二县，殉难绅民、士庶、妇女人等不下数万。同治三年府城克复后，遍地遗骸，当已收瘞四郊义冢。嗣于去冬今春修浚城内河道、池井，复捞出骸骨无数，均系在城自尽者。白骨久沉，尤堪悯恻。经本地绅董于北门外德泽乡购地八亩零，丛葬九十二冢，各立一碑，载明某河、某池、某井忠义骨冢，以便追寻。惟是马鬣虽封，终恐岁久湮没。查浙省办理掩埋，于西湖之南北两山分造五十七冢，因忠骸烈魄并瘞其中，曾经奏奉恩准列入祀典，蠲免冢地钱粮在案。今武进、阳湖二县汇葬忠义骨冢，与浙省事同一律，应请援案列入祀典，春秋致祭，并蠲免冢地钱粮，以垂久远。据该二县绅士、前浙江宁绍台道史致谔等绘具冢图，呈由该府县详经苏州布政使张兆栋转详请奏前来。

臣等伏查武进、阳湖二县士民，当咸丰十年城陷时，均能从容就义，慷慨捐生，实属大节凛然。现经该绅董等收集忠义骨骸，购地埋葬，请列祀典致祭，系为表扬忠烈起见，且与浙省办过成案相符，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江苏省武进、阳湖二县殉难绅民义冢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慰幽魂。除咨明礼部查照，并飭查明冢地应蠲钱粮数目另行汇办外，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苏省捐输各官生补奖疏

奏为苏省前捐军饷抚恤等项，已给司印实收、未经请奖各官生汇案截数，仰恳天恩补给奖叙，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苏省咸丰十年被扰以前，收捐军饷、抚恤等项，已给司印实收、尚未请奖各户，经前抚臣薛附片奏准，将各捐生前领司印实收送司验明，补请奖叙，曾经三次陈请补奖，由部复准给照。嗣于第四次捐户顾传惠等十员补请给奖案内，经部议，令查明各该生捐款是否实有支销案据可凭？此外有无应行补奖各户？切实声明汇奏核办等因。经前护院抚臣郭查明此项补奖，系专就执有司印实收之户而设，其余仅有捐钱印收者不在此列，当时既经核准填给司印实收，则所捐钱文自系核实解支，实属信而有征。况奏准分次补奖，即已由司出示晓谕，复

经三次奏明补奖，经部复准有案，所有第四次补奖顾传惠等十员，事同一律，自应照案准奖，以示公溥。附片复奏，奉旨：“户部议奏。钦此。”旋经部议“事后补奖与现时捐输不同，该抚补奖之案络绎不绝，并不声明补奖捐数共有若干，亦不勒定请奖限期何时截止，未免漫无限制。应飭遵照奏定章程，于一年内查明捐生捐款若干，并支销实据，汇总开报，将此项补奖之案一并奏奖完结，毋得陆续陈请，以清捐案”等因。于同治六年四月十五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遵札司转行各属分别查办，各在案。

兹据捐员潘绍葆等十员名，陆续于限内呈验前捐军饷、抚恤等项原给司印实收，计原捐银一千七百八两七钱五分、钱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七千文，分别声请补奖。伏查苏省未被匪扰以前已捐未奖之款为数甚多，只因一切收解支销案据尽行陷失，无凭稽考，是以前经奏准，如有呈验原给司印实收、确有实据者，方准补奖，其余一概不准，以杜冒滥。因各该捐户散处四方，一时未能汇齐核办，即就陆续赴司呈验实收者分起补奖，致奉驳查。惟是历来捐输请奖，均查明所捐之款果系实收实解，始行填给司印实收，汇册办理。其所捐之项如何支销之处，应归各营局另案造报，本与捐户无涉。今既据各捐户呈有司印实收，则是当时已经核明收解相符，确有收据可验，实系无从捏冒。且现又遵照部定补奖限期，飭查汇办一次，即行截数停止，此后即有呈验实收，亦不准其续办，更不致漫无限制。所有现据呈请之潘绍葆十员名，同前办四次补奖之顾传惠等十员名，应请一体照案给奖，以示鼓励。由苏州布政使张兆栋查造潘绍葆等十员名履历、捐数奖叙清册，声明此案因查催汇总开报，以致声复稍迟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查此项补奖，现据造报之潘绍葆等十员名同前办四次请奖之顾传惠等十员名，统共已捐未奖银三千三百五十三两七钱五分，钱二万五千四百九十六千四百文，复核请奖各数，均与例案相符，除顾传惠等十员名前已开单具奏、造册咨部外，谨将潘绍葆等十员名缮具简明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圣恩俯准，敕部同四次请奖之顾传惠等十员名一体照案补给奖叙，俾昭激劝而免向隅。此后即当截数停止，不准再请补奖，以示限制。

除将潘绍葆等十员名请奖清册咨部查核外，谨会同两江总督臣马新贻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各官生应领执照，并请敕部即行颁发，合并陈明。谨奏。

卷六 抚吴奏稿六

新漕米短筹款买运疏

奏为苏属秋成减歉，起运新漕数较短绌，现拟筹款买米，随同正漕运津，以裕仓储，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准户部咨：“具奏来年江、浙二省起运本年新漕，必须力筹足额，迅速运津，仍将起运米数先期驰奏等因。奏旨：‘依议，钦此。’”即经转行钦遵，实力多筹、赶办起运在案。伏查苏属新垦田亩，自蒙恩旨分别缓征，米数本已无可再加，兼之本年苏、松等属夏秋以来雨水过多，平田受伤较重，低洼之区至今犹有积水，收成遂多失望，若普行减缓，则民情之所望甚奢，而漕数益将短绌；倘照数全征，则泽国之颠连殆甚，虽追呼无益正供。臣日昌当于前月亲赴各属，查灾之便，与各牧令面商，分别受灾轻重，递加减缓。低田之颗粒无收者全免，高田之丰收如故者全征，其太仓、镇洋、吴江、震泽、昭文、新阳等县尤为低洼，仍当分别普减成数，以恤灾黎，庶民困可纾，而于正供亦不致大有出入。并由藩司派员，会同地方官按亩履勘，以免虚捏。现在各属除免实征米数虽未详细报齐，而以成熟田地约略计算，共可起运漕、白米五十七万石有余，较之上年约短至一成左右。

臣等谕知京仓支绌，需米孔殷，自应竭力多筹起运，以裕支放，第限于岁功之荒歉，民力之疲乏，实已厘剔无遗。再四筹商，惟有于应征正漕之外，另行设法买米随同起运，稍济仓储。现拟筹款采买米五万余石，所需米价、运脚等项，约共需银十四五万两，司库竭蹶异常，猝难筹画。查镇江府属之丹阳、金坛、溧阳三县权收抵征钱文，上年系以一半买米起运，一半拨入地丁充饷，本年因须多筹起运，必得量为变通，应以八成买米，二成充饷。所提八成钱文，约可易银六万两。除将此款拨抵外，尚不敷银八九万两，拟于江海关提拨银六万两，苏粮道库提拨银二万两，苏沪厘局提拨银一万两，共凑银九万两，解交藩库，以济米价、运脚等项之用。如此办理，庶起运米数不致比去年稍有短绌。据苏州藩司张兆栋〔具〕详请奏前来，除分饬江海关道、苏松粮道、苏沪厘局遵照筹拨解司，汇同抵征钱易银两，飭发委员分投买米，随漕运津，并核明正漕应运米数，另行奏报，暨先咨明户部查照外，谨会同漕运总督臣张之万恭折由驿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阳溧坛三县仍办抵征片

奏为镇江府属丹阳等三县本年应征钱漕援案仍办抵征，以示体恤，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镇江府属之丹阳、金坛、溧阳三县，被扰最久，蹂躏较重，征册毁失，清粮未竣。上年应征钱漕，援照江宁府属各县办理抵征，酌收钱文，分别买米济饷，当经臣等奏奉谕旨允准，转行钦遵在案。本年应行照常启征，饬据该三县查明禀复，实缘被兵最烈之区，克复以后人民稀少，户鲜盖藏，屡经设法招徕，所垦熟田为数无多，本年又遇雨水为虐，低区多有收成失望，高阜亦形歉薄，民情拮据倍常。且积水之区仍难施丈，(精)[粮]未全清，科则不能分晰，册串万难核造。若由粮互相影射，为害伊于胡底？请仍办理抵征。即经飭司遴委妥员，分投密访，由该管知府复查无异，禀经苏州藩司张兆栋查无捏饰，议请援照上年旧章，暂缓启征钱漕，仍办抵征，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复查丹阳、金坛、溧阳三县，毗连江宁各县，前被贼扰最重，土著农民稀少，所垦熟田无几，连年旰雨失时，民困未苏。本年又值水潦，秋成大为减歉，甚有颗粒无收之处，小民艰苦情形实与前两年相仿，若遽令启征钱漕，民力实有未逮。兼之粮未全清，深恐科则混淆，吏胥舞弊，转不足以恤民隐。臣等往返筹商，窃思江宁府属本年有办抵征，该三县壤地毗连，情形正复相似。况抵征钱文分别买米济饷，原与钱漕无异，既据司府委员查访明确，自应量予体恤。合无仰恳圣恩，俯准将该三县同治八年熟田钱漕暂缓开征，仍照上年旧章权办抵征，以顺舆情而裕课赋。所有本年新垦田亩照案剔除免征，其余原垦熟田，拟请将金坛、溧阳二县无分斗则轻重，钱漕并征，立定期限，照案每亩征收钱二百文；丹阳县田地瘠薄，连岁歉收，又非坛、溧二县可比，且该县科则较轻，拟请照案户属漕田每亩酌收钱一百六十文，工属洲田每亩(约)[酌]收钱一百文，以示区别。所征钱文仍照章酌提公费外，余俱饬令全数易银解司。惟此项抵征钱文，上年系一半买米起运，一半拨入地丁济饷。本年该三县被水较重，收成大减，征数较有短绌。现在京仓需米孔殷，自应量为变通，多筹济运。拟请将所征钱文以八成买米运津，以二成收入地丁济饷，似于国课、民生两有裨益。仍饬将应征熟田由该管知府亲诣复查，务期悉数征收。并饬俟积水消涸，赶紧清丈完竣，厘定科则，以备来岁启征，不容稍再延缓。谨合词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苏松漕粮起运米数疏

奏为苏省同治八年份应征漕、白二粮，核计起运交仓米数，恭折由驿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准户部咨：“具奏来年江、浙两省起运本年新漕，必须力筹足额，迅速运津，仍将起运米数先期驰奏等因。奉旨：‘依议。钦此。’”当经转行钦遵，实力多筹，赶办起运。惟是镇江府属之丹阳、金坛、溧阳三县，被兵较重，民困未苏，本年秋成又遇霖雨受伤，大为减歉，应征冬漕尚难设法启征，已经臣等专折奏请援照上年成案办理抵征，将抵征钱文以八成买米起运，二成存留充饷。并因苏省本年起运米数约比上年短一成左右，奏明于关道各库筹拨银款，同抵征钱文另行采买米五万余石，随同正漕运津，以期不致过绌在案。

伏查苏省漕额较大，京仓藉以支放，自应竭力多筹，以资接济。无如兵燹之后，元气尚难全复，各属新垦荒田自蒙圣恩分别递年免征钱粮，现在起运米数一时骤难加增。而原垦熟田，只因本年自夏徂秋霖雨连绵，河湖泛涨，低田积水甚深，高区亦多被淹，虽经谕督疏河，又缘江湖顶托，骤难消退，以致禾苗腐烂，根株受伤，低田则颗粒无收，高埠亦秋成歉薄，民情拮

据倍于往年。其连年抛荒田地虽已招有开垦，而未垦之处尚多，应征钱漕不得不分别荒歉、成熟，厘剔征收。除将各属荒熟田数、被淹歉收轻重情形，飭司分委委员逐一查勘确实，酌议分别蠲减缓征，另行奏恳恩施，并镇江府属之丹徒县应征漕粮照案尽拔旗营兵米，应请免其起运外，所有苏、松等四府州属之长洲、元和、吴县、吴江、震泽、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华亭、奉贤、娄县、金山、上海、南汇、青浦、川（涉）〔沙〕、武进、阳湖、无锡、金匱、江阴、宜兴、荆溪、太仓、镇洋、嘉定、宝山等二十八州、厅、县熟田应征漕、白二粮，经臣等督同司道暨海运局员逐加厘剔，设法多筹，计可起运交仓漕、白正耗米五十七万二千余石，又备带津、通剥船经纪食耗等三款米一万五千四百余石，筹备二升余米一万一千四百余石，共起运米五十九万八千八百余石外，有随给沙船耗米四万七千二百余石，实已不遗余力。此外新增添备天津剥船耗米一款，现议查照上届之案，仍于天津存仓余米项下动备一半，就近随正解交。统计本年起运米数，虽较上年短绌，而加以另案采买米五万余石一并计算，实与上年不相上下。现飭各属上紧征收，慎选干圆洁净粳米，提前运沪兑交沙船，由海运津。据苏州布政使张兆栋、兼护苏松督粮道李铭皖会详请奏前来，臣等复核无异，除飭该司道督飭照章均平征收、赶速分批起运，另议海运章程详请奏咨，并先咨明户部查照外，谨会同漕运总督臣张之万恭折由驿五百里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江淮等属秋歉情形疏

奏为查明江、淮等属各州、厅、县、卫本年秋禾被旱、被水，勘不成灾及抛荒田地情形，恭折奏恳恩施，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淮等属本年春夏之交，先因亢晴日久，高田受旱，迨六、七月间大雨兼旬，山水下注，湖河泛涨，江潮顶托，沿江一带溃堤决圩，低洼田地宣泄无由，多被淹浸，受伤情形轻重不一。节据各属先后稟报，当经批司移行该管道、府、州，督飭印委各员会同确勘，据实稟办。兹据署江宁布政使孙衣言详：“据该管道、府、州督飭印委各员逐细勘覆，江宁府属之上元、江宁、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等七县，本年应征钱粮，因荒田未尽垦复，科则未经查清，援照上年成案，仍就已垦熟田收办抵征。孰知夏秋遭此霖潦，沿江一带圩田悉被淹决，收成失望，农民徒费工本，抑且庐舍漂没，栖止无所，困苦情形，殊堪悯恻。内上元、江宁、句容三县被灾尤重，已于司库收存本年熟田抵征款内酌拨钱文，量为抚恤；其高淳、溧水、江浦、六合等四县，并拟于抵征款内借拨工费，修筑圩岸，既得以工代赈，亦可无误春耕。所有灾田应完抵征钱文，应请概予免征，以示体恤。已完钱文亦不必流抵次年新赋。又淮、阳等属之山阳、阜宁、清河、桃源、安东、盐城、高邮、泰州、东台、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铜山、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邳州、宿迁、睢宁、海州、沭阳、赣榆、通州、如皋、泰兴、海门等二十九州、县、厅，并淮安、大河、扬州、徐州四卫坐落各县被旱、被水屯田，均系勘不成灾，应请照例缓征。江都县五台山等处营垒压废田地，现仍荒芜；扬州卫坐落该处屯田，抛荒情形相同，请与上元等县未垦荒田应征新旧钱粮照例一律蠲免。”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江宁府属各县沿江各圩田地，本年被水淹没，颗粒无收，情形较重；其淮、扬等属各州、厅、县、卫，亦因水旱受伤，秋收勘不成灾；江宁府属及江都等县、卫，尚有抛荒田地。

既据该管道、府、州暨印委各员查勘明确，所有本年应完抵征钱文及新旧钱粮，自应分别蠲缓。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上元、江宁、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等七县中之已经垦种、被灾失收田地应完本年抵征钱文，免予征收；其未垦荒田，同江都县、扬州卫坐落五台山等处营垒压废民屯各田应征同治八年上下忙钱粮，仍请蠲免。其山阳、阜宁、清河、桃源、安东、盐城、高邮、泰州、东台、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铜山、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邳州、宿迁、睢宁、海州、沭阳、赣榆、通州、如皋、泰兴、海门等二十九州、县、厅及淮安、大河、扬州、〔徐州〕四卫勘不成灾田地，应征同治八年地丁等项钱粮，概请缓至同治九年秋成后分作二年带征；该州、县、厅并卫屯漕及芦课、学租、湖河滩租、杂办、杂税、津贴、增租、摊征河银，并徐州府属新摊王平庄河工银两、出借籽种、口粮、新升地亩芦苇、牧马草场复赋、召变筹饷等款，以及抄案入官田亩错杂民田之内，俱照坐落地方一律分别查办；盐场灶地应听盐政衙门办理。淮、扬等属减则芦苇田地，并海州属一水一麦减则田地，应征钱粮请照〔律〕〔历〕届成案一体缓征。至低歉各属无力贫民、贫军，应否酌借籽种、口粮，统俟来春察看情形办理。所有淮、扬各属本年勘不成灾，并江宁府属未垦荒田及江都县营垒压废田地应征庚午年上忙新赋，均请缓至同治九年秋成后察看情形再行启征；其成熟田地应征现年钱粮及江宁府属熟田抵征钱文，飭令照常征解；又各州、县、卫未完同治七年熟田民欠钱粮，本年仍坐熟区，不得谓之积歉，仍应照常催输。至山阳、阜宁、清河、桃源、安东、铜山、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邳州、宿迁、睢宁、海州、沭阳、赣榆等十六州县及淮安、大河、徐州三卫坐落各该州县屯田同治六年前民欠、军欠灾熟钱粮前已钦奉恩旨查办豁免，应归专案核办外，该州、县、卫尚有民欠、军欠同治七年歉缓钱粮，同盐城、高邮、泰州、东台、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通州、泰兴、海门等十二州、县、厅及扬州卫未完咸丰十年起至同治七年止各年灾熟民欠、军欠钱粮，凡坐落本年被歉之区，应请一并缓至来年秋成后启征。

此外不在歉区之成熟田地应征积年旧欠钱粮，均以民情拮据，纷纷请缓。查江宁藩司所属本系积歉之区，户鲜盖藏，军兴以后，民力更形疲乏，本年秋成又仅薄收，完纳当年新赋已属竭蹶，若将新旧钱粮责令同时并纳，小民力有未逮。飭据该管道、府、州查系实在情形，由司体察无异，并恳圣恩俯准，将山阳、阜宁、清河、桃源、安东、铜山、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邳州、宿迁、睢宁、海州、沭阳、赣榆等十六州县并淮安、大河、徐州三卫同治七年歉田原缓各款银米，及盐城、高邮、泰州、东台、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通州、〔大〕〔泰〕兴、海门等十二州、县、厅并扬州卫熟田项下民欠、军欠咸丰十、十一年，同治元、二、三、四、五、六等年原缓、递缓灾熟旧欠钱粮，及同治七年歉田原缓各款银米，以及不在豁免案内之各年未完津贴、增租银两，均请缓至同治九年秋成后再行分别带征，以纾民力。

再，阜宁、清河、桃源、宿迁、海州、沭阳、赣榆等七州县漕粮，向系民折官办，前于咸丰二年奏准毋庸官为买米，改征折色。本年各该州县被歉田地折征银两，应请随同各属漕粮、漕项银米一体缓征，熟田仍旧征收报解。

又，苏藩司所属之镇江卫坐落泰州、江都、甘泉、泰兴等州县屯田，并请随同民田一律办理。

此外如有未尽事宜，由江藩司另行详办，并令将各属被歉田地情形及缓征银米各数，核实造册，分案详请题咨。

除将缓征漕粮各州县开具区、图、村、庄顷亩清单，另行专折具奏外，所有江、淮等属同治

八年秋收被旱、被水、勘不成灾情形，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本年勘办秋歉，因江宁府属仍办抵征，钱粮尚未定则，暂就清出熟田计算分数，且多漕、芦并计，辗转行查，是以稍稽。至苏、松等属钱粮，容俟专案奏办，合并陈明。谨奏。

同治八年份冬漕折价疏

奏为苏省同治八年冬漕拟请循案分别本、折酌定征价收纳，以期官民两便，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苏省征收冬漕，于同治四年份议定完本色者，每石加收余耗三斗；完折色者，每石连公费收钱四千五百文；迟至年外加价钱五百文。声明设遇银米翔贵，即当与时变通。迨五、六、七三年均因米价平减，随时酌量减收，计五年份完折色者每石收制钱三千二百文，加公费钱一千文；六、七两年完折色者每石收制钱二千四百文，加公费钱一千文。该三年完本色者，俱裁去余耗三斗，改收公费钱一千文；迟至年外无分本、折，均一律加收钱五百文。节经奏明办理在案。

兹届各属征收同治八年份冬漕之际，各该州县仓廩被毁者虽据陆续议禀建复，因地方凋敝，筹款维艰，尚未一律完竣。除太仓州属之嘉定、宝山二县向例民折官办，又镇江府属之丹徒县不能与他属一律征收、应行另办外，其余苏、松、常、太四府州属征漕各厅县，本年应请仍照历届成案，各就地方情形，本、折兼收，听从民便。至折征米价，因本年雨水过多，低区悉遭淹没，高平田地亦多受伤，收成过于歉薄，民间素鲜盖藏，值此潦收产米而少，以致市价较昂，且开仓之后需米孔殷，难免益形翔贵，不得不照时加增收价，期于勉敷办公，仍不致多取于民。兹据苏州布政使张兆栋会同兼护苏松粮道李铭皖，督饬海运局员确访市价，悉心酌议，拟请将今届冬漕完折色者，每石收制钱二千九百文，加公费钱一千文；完本色者，以石抵石外，循旧将余耗改交公费一千文；如迟至年外，无分本、折，均每石加收钱五百文。其减赋案内奏明抵补减缺南粮之随漕脚费，每石钱五十二文，仍无分本、折，按石随正照收。似此分别酌定，无论征收本、折，合之现在市价，均各相埒，不致藉口趋避。再，随漕征收公费钱一千文，系抵支各州县办漕一切要需，恐刁顽之户意图抗欠，先将漕米完纳，以公费为无关紧要，任意抗延，则州县公用无出，势必贻误漕运。前于六年份曾经附片奏明，倘粮户交米而不交公费，即比照抗粮之例，从严惩办。上届亦经随折声明，通行遵照在案，今届冬漕应请循案办理，以期不致延误等情，详请具奏前来。臣等查核无异，除飭司出示晓谕，遵照定章，无分绅民一律均收，不得稍有浮勒轩轻外，理合会同漕运总督臣张之万恭折由驿四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江淮歉收请蠲缓漕粮疏

奏为查明江、淮等属秋禾被旱、被水，勘不成灾，及抛荒田地应征漕粮米石并折色银两，恳恩准予分别蠲缓，以纾民力，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准部咨：“嗣后如有奏请蠲缓漕粮者，该督抚查照旧例，确核情形，于地丁折外另行具折，并将州、县、区、图、村、庄名目分晰开单，候旨遵办。”等因在案。兹据署江宁布政使孙衣言详称：“淮、扬等属本年自春徂夏，亢晴日久，高田被旱受伤。迨交秋以后，连遭大雨，山水下注，江湖泛涨，低区复遭漫淹，以致高低田地收成均形歉薄。又江宁府属原、续开垦田地，沿江一带圩围被水冲决，田庐均在水中，秋成失望，灾民露宿棚栖，情形尤为困苦。江都县五台山等处，扎营筑垒压废村庄，现仍荒芜。已据该管道、府、州督飭印委各员分别履勘明确，并无饰混。所有江宁府属已垦熟田，系照上年成案权办抵征，不分银米，按亩折征钱文，上忙征收三分之一，下忙连漕米征收三分之二。今熟田内复有被水失收之区，应完抵征钱文难以责令照输，已另案请予免征外，其余未垦荒田，同淮、扬各属勘不成灾及江都县营垒压废抛荒田地项下应征漕粮米石，并改征折色银两，均请分别蠲缓。”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该州县起运漕粮攸关天庾正供，原不敢轻议蠲缓。惟是赋从田出，田既失收，赋即难征，是以历年遇有灾歉，请将银米一体蠲缓，均蒙恩旨准行。且江北系积歉之区，今载秋成复被歉收，民情拮据，若令先纳新漕，力有未逮，详加体察，委系实在情形。除溧水、高淳、安东、通州、海门等州、县、厅并无起运漕粮外，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上元、江宁、句容、江浦、六合等五县未垦荒芜田地及江都县营垒压废田地应征同治八年漕粮，仍行蠲免，其余山阳、阜宁、清河、桃源、盐城、高邮、泰州、东台、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铜山、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邳州、宿迁、睢宁、海州、沐阳、赣榆、泰兴等二十五州县勘不成灾田地，应征漕粮及改征折色银两，并请缓至同治九年秋成后分作二年带征，以纾民力。所有熟田应征漕粮，照常征收报解。除造册咨部外，谨合词专折具奏，并将淮、扬等属被歉州、县、区、图、村、庄名目，缮具清单，敬呈御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江宁府属荒、熟田地区图内村庄名目，尚未据一律查清，无凭开报；苏、松等属应征漕粮容俟核实厘剔，另案奏请分别蠲缓，合并声明。谨奏。

苏松歉收田亩请蠲减钱漕疏

奏为苏、松等属兵燹以后，荒田未尽垦复，兼被水淹，轻重不等，应征同治八年钱漕，援案恳恩分别蠲减缓征，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苏省各州、厅、县应征同治七年以前钱漕，历经按年确查秋成丰歉情形，核实勘办。其兵燹之后荒废各项田亩奏奉恩准，分别暂免粮赋。续准户部咨行议复太仆寺少卿彭祖贤奏声明升科例限以广开垦案内，飭据江、苏两藩司核议章程，除同治七年以前垦熟田地照常启征外，凡未垦荒田有人垦种，从垦熟之年起，以三年为断，任听垦户收取花息，三年之后再照该田原定科则完纳钱粮，如三年中或遇荒歉，准其报明再展一年等情。经臣马新贻会折奏蒙谕旨允准，叠飭各属认真招垦，以期渐复旧额，上裕国课，下益民生。无如苏省被兵日久，蹂躏最深，克复虽已数年，元气尚难骤复。且荒芜田亩历时既久，垦种倍难，以致本年垦熟田亩为数甚少，即已垦各田，又因自夏徂秋阴雨连绵，河湖并涨，低洼之区尽遭淹没，虽经随时飭令宣泄，奈江潮顶托，积水难消，在田禾稻类皆浸沉水中，根株腐烂，颗粒无收；其高平田地所种禾棉，正值扬花吐秀之际，复遇狂风骤雨，摇撼兼旬，因而结穗稀疏，花铃脱落，收成亦形

减色。叠据各属将被淹轻重情形稟请勘办，均经臣等督同藩司于获登场之前，遴委干员分往查勘，以杜荒熟失实、丰歉混淆之弊。

兹据苏州布政使张兆栋会同江安督粮道王大经、苏松督粮道英朴转据各该管府州按照地方情形议请分别蠲减缓征，由司道体察属实，详请具奏前来。臣等伏查，苏省丹阳、金坛、溧阳三县因被兵最重，民情困苦，田粮尚未清理，本年秋成又形歉薄，钱漕实难启征，仍照上年成案，办理抵征，酌收钱文，分成买米，随漕起运，业经专折奏办在案。其崇明县本系完善之区，川〔涉〕〔沙〕斤克复较早，所有钱漕，同吴江、震泽、太湖三厅县熟田钱漕，并上海、南汇二县额田上下忙钱粮，及青浦县高、中区华上乡四十一、二、三保各图，同海中乡三十三、四十五、四十七、四十九保各图征粮稻田，又华中乡三十五保、海中乡三十三、三十四保折粮稻田钱漕，同武进、阳湖二县原熟田钱漕，无锡、金匱、靖江三县熟田钱漕，收成尚无大碍，均应照额全征，以及先后奏准各属荒废、新垦免粮各田，本年钱漕应行照案办理，毋庸另乞恩施外，其余各属及吴江等县，尚有被淹较重或秋成歉薄之区，本年应征钱粮不得不核实查办。惟田地高下、收成丰歉各有不同，自应酌定等差，分别蠲减缓征，以纾民力。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长洲、元和、吴县、吴江、震泽、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太湖、华亭、娄县、金山、青浦、丹徒、太仓、镇洋十七厅、州、县被淹复荒，暨奉贤县全荒各图，同阳湖、无锡、金匱、江阴、宜兴、荆溪六县原淹复荒田亩钱漕，又武进、阳湖、无锡、金匱、江阴、靖江六县被淹及宜兴、荆溪二县被淹复荒各田下忙钱粮、漕米，同丹徒县七年垦熟田上下忙钱粮一律全行蠲免。常熟、昆山、华亭、娄县、金山五县熟田，同青浦县华中乡三十八保、海上乡五十保、海中乡四十四、四十六保各图征粮稻田，及华中乡三十八保、海中乡四十六保折粮稻田，并江阴县原、续垦熟田应征钱漕，一律减免五厘。长洲、元和、吴县、新阳、嘉定五县熟田，同昭文县稻田应征钱漕，一律减免一成。昭文县棉田及武进、阳湖二县续垦田，同江阴县七年垦熟及复熟田亩应征钱漕，一律减免二成。青浦县海中乡三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九保各图征粮棉田，同各保、各图折粮棉田钱漕，及宜兴、荆溪二县原熟田钱漕，同丹徒县原熟及七年垦熟钱漕米，一律减免三成。宜兴、荆溪二县七年垦熟田钱漕，同丹徒县原熟田上下忙钱粮，一律减免四成。青浦县海中乡三十一保黄渡各图钱漕，一律减免五成。太仓州钱漕，东一都一、二、三、又三图，十三都一图，十六都上下二图，二十六都上一、二、三上下四图，减免三成八厘；中六都六、七、八图，减免三成二厘；东一都四图，六都全图，十一都全图，二十四都二上下、三、五、六上下、七上下、八、九、十图，二十六都五上下、六、七、八图，减免二成四厘；二十七都一下、又二下、五下、六上下、八图，十二都全图，十三都二、三、五上下、六、七、八图，减免二成二厘；七都全图，十五都全图，十六都一、三、四图，二十四都一、四图，二十五都全图，二十七都上二图，二十七都三、四上、五上、六、七图，二十八都全图，二十九都全图，减免一成八厘。镇洋县钱漕，二都全图，十七都全图，十八都全图，减免四成；东一都全图，西一都全图，十二都五下、六、七、八图，十四都二、五、六、七、八图，减免三成三厘；八都全图，十都全图，十九都全图，二十都全图，二十一都全图，十二都上六图，减免二成五厘；三都全图，九都全图，十四都一、三、四图，十三都上下四图，减免二成二厘；四都五、六、上八图，五都五、六、七、八图，二十三都全图，减免二成；四都一、二、三、四图，五都一、二、三、四图，七都全图，二十二都全图，二十五都二图，减免一成八厘。奉贤县熟田钱漕及上海、南汇二县额田漕米，一律缓征五厘。宝山县额田钱漕缓征一成。该四县缓征银米，同靖江县秋歉田亩钱漕，均缓至同治九年秋后

察看带征。所有地漕、盐课、正杂、正耗钱粮及芦课、学租、杂税、归公官租等银，漕、南、行、赠、局、恤等项米豆，应均按分蠲减缓征。其长洲、元和、吴县三县坐落本年歉区之四、五、六等三年熟田民欠苏道漕项，吴江县四、五、六等三年及坐落本年歉区之七年民欠熟田钱粮，震泽县四、五、六等三年坐落本年歉区之七年熟田民欠苏道漕项，常熟县四、五两年熟田民欠漕项，六年熟田民欠江、苏二道漕项，又坐落本年歉区之七年熟田民欠漕项，昭文县四、五两年熟田民欠漕项，又坐落本年歉区之六、七两年熟田民欠漕项，昆山县四、五、六等三年及坐落本年歉区之七年熟田民欠苏道漕项，新阳县四年熟田民欠江、苏二道漕项，五、六两年苏道漕项，又坐落本年歉区之七年民欠苏道漕项，华亭县原缓三年次熟民欠漕米，三、四、五等三年熟田民欠钱粮，又坐落本年歉区之六年熟田民欠苏道漕项，奉贤县原缓三年歉田银米，三年熟田民欠漕项，又坐落本年歉区之四、五、六等三年民欠熟田漕项，娄县三年歉田银米，三、四、五等三年及坐落本年歉区之六年份熟田民欠漕项，金山县坐落本年歉区之三、四、五、六等四年熟田民欠漕项，青浦县坐落本年歉区之三、四、五、六等四年熟田民欠苏道漕项，无锡、金匱二县坐落本年歉区之六年份熟田民欠漕项，江阴县五年份熟田民欠漕项，靖江县六、七两年歉田原缓银米，丹徒县原缓四年、压征三年芦课，六年原缓熟田上忙钱粮，六年熟田民欠驿站钱粮，六年压征五年熟田芦课，太仓、镇洋二州县四年份原缓歉田银米，又镇洋县五年及坐落本年歉区之六年熟田民欠苏道漕项，均请缓至同治九年秋后察看带征。苏州、太仓、镇海、金山、镇江等五卫帮屯田钱粮应照历届成案，查照坐落地方一律分别蠲减。惟镇江卫旗丁均系镇江土著，十余载以来两遇灾劫，万分困苦，且频年积歉，益形疲乏。该卫坐落屯田应征钱粮，除查照民田分形蠲减，并请将坐落泰州屯田酌征五成，泰兴酌征三成，江都酌征二成，甘泉酌征一成；其余征剩钱粮同旧欠三、四、五、六、七等年原缓屯漕，并苏州卫本年坐落歉区之六、七两年征剩熟田尾欠漕项米折，太仓卫四、五两年征剩尾欠米折，及坐落本年歉区之征剩七年熟田尾欠米折，镇海卫同治五、六两年熟田米折，及坐落本年歉区之征剩七年熟田尾欠米折，一并缓至同治九年秋后察看情形，再行带征，以纾丁力。其各属成熟田亩项下减缓之外应征钱漕，及照额全征之崇明县额征地漕银两，川沙厅额征钱漕，吴江、震泽、太湖三厅县熟田钱漕，上海、南汇二县额田上下忙钱粮，青浦县高中区华上乡四十一、二、三保各图，海中乡三十三、四十五、四十七、四十九保各图稻田，华中乡三十五保，海中乡三十三、三十四保折粮稻田钱漕，武进、阳湖二县原熟田钱漕，无锡、金匱、靖江三县熟田钱漕，现经臣等严飭各属革除积弊，裁减浮收，无分绅民，一律输纳，赶紧分别解运，以供天庾而济饷需。至白粮米石向不蠲缓，本年征漕各州县应运白粮，仍于漕粮项下照额拣选办运。全境蠲缓之处，并请查照前灾之案，一体蠲缓。其常州府属之武进、阳湖、无锡、金匱、江阴、靖江、宜兴、荆溪各县，本年被淹荒田亩项下，如有花户溢完银两，请照上届成案毋庸流抵。此外蠲减各处，如上忙钱粮已完纳者，即将应减分数于下忙钱粮内扣除，如上下两忙均已全完，应请流抵同治九年新赋，由各该州、厅、县分别刊刻免单，备载恩减分数、银数，及流抵新赋字样，查明按户付执，为流抵确据。其现赴完纳之户，概于串上钤盖减免戳记，注明实征银数，俾得简易，仍明白出示晓谕，核实稽查，并于征册注定悉照灾蠲成例办理，以杜弊混。凡蠲缺官役俸工、廩粮、祭祀、驿站等款，应于司库正项银内拨补；佐杂养廉亦于耗羨项下动拨；学租不敷银两，同所缺南、恤、行月等米，另议筹补。

除飭查造蠲减缓征细数确册分别题咨外，谨会同漕运总督臣张之万恭折由驿四百里具

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借款开清安二县河道疏

奏为清河、安东二县境内河道淤塞,援案借动藩库正、杂各款兴挑,分年征还,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江苏省淮安府属之清河县西境有包家河一道,西承桃源县及本境之水,北入沭阳县六塘河归海;又包家河东南接有民便河一道,南注永丰闸入盐河归;又该县东境有民便河一道,即名戴范河,东入安东县境之张家河,下注六塘河归海,向为清河、桃源、安东三县泄水要道;又安东县城北水门外有民便河一道,东北接有一帆河一道,北达海州之天潮河入海,为安东县城乡泄水干河,均因年久未挑,河身淤塞,民田叠被水潦。前据该二县士民呈请借款挑浚,因军务倥偬,筹款维艰,未及举办。又清河县境之夏家湖边有田二百余顷,地洼而腴,西界桃源,向有界沟一道,于沟之东面积土为堤,以防桃源来水灌入,今因堤身年久坍塌,界沟淤垫,桃水无所归东,横灌全湖,以致二百余顷膏腴之田悉遭漫淹,无岁不荒,居民逃亡殆尽,亟应一并借款将界沟挑浚深通,引桃水由许家渡入盐河出海,仍于界沟东面积土为堤,以防桃水冲夺,庶几田无荒芜,〔民〕可复业。节据该处士民稟请借款兴挑,即经飭委前任淮安府知府、候补道章仪林前往分别勘估议办。兹据该道督同署清河县知县倪宝琨、署安东县知县张振镛暨委员、绅民逐段勘量,撙节估计,实勘得清河县境包家、民便、戴范三河并包家河附近支河二道,共需土方、夫工钱合银一万四千五百六十两二分九厘;又安东县境民便、一帆二河及附近支河三道,暨中河新工漫口处所堵筑堤岸,建立涵洞,共需土方、夫工、石料等项钱合银一万三千一百九十四两四钱九分;又清河、桃源交界之夏家湖沟一道,共需土方、夫工钱合银三千一百八十一两一钱,三共银三万九〔千〕〔百〕三十五两六钱一分九厘,实已格外节省。因该二县地瘠民贫,频年积歉,一时难以征派。查清河县之包家、民便等河,曾于道光十三、二十三等年疏浚,安东县民便、一帆二河曾于嘉庆十八年及道光九年两次请借帑兴挑有案,惟有援案将清河、安东二县包家、民便等河请于藩库正、杂银内借款兴挑,于同治九年起,分作十年,在该二县通境熟田项下摊征归款,以纾民力。其夏家湖田地系在清河县境内,所有挑浚清、桃界沟工费,应归清河县附近受益农业独任摊征,以昭公允。造册绘图送由署江宁布政使孙衣言复查无异,核明藩库正、杂各款内尚可筹措,除借动款目另行造册详办外,先将筹借挑河缘由转详请奏前来。

臣等伏查清河、安东二县地土瘠薄,自河道淤塞、水利不通,以致连年被淹,灾荒迭告,闾阎困苦异常,情形实堪悯恻,亟应开通水道,俾使蓄泄有资,田禾丰收,小民渐次复业。今据该道督同县委勘估开挑各河工费,尚属核实撙节,惟因民力疲乏,必须援案借款,相应奏恳天恩,俯念民田水利攸关,准予援案于江藩司库正、杂各款内如数筹措济用,自同治九年起,匀作十年,分别在于清河、安东二县成熟田亩项下摊征还款,以兴水利而纾民困,库款亦均有著。

除飭藩司将借动款项另行造册咨部,并飭委员会同地方官绅乘此冬令水涸,及时兴挑,将开挑工程丈尺、应用土方、钱数遍行晓谕,务期工归实在,款不虚糜,俟挑浚即核实验收,依限摊征还款,并咨明户部查照外,理合会同漕运总督臣张之万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

鉴训示。谨奏。

海运出力请奖疏

奏为查明苏省海运同治七年份漕、白二粮办理出力官绅、书吏，恳恩分别给奖，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苏省同治七年份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四府州属各厅县征收漕、白二粮，并镇江府属丹阳、金坛、溧阳三县抵征钱文采买米石，循案雇装沙、卫各船，由沪放洋运津，于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津开兑，至六月二十一日止，已将正漕、采买交仓漕、白正耗米六十五万五千八百八十石一律交收全完，并将随正应给经纪耗米、剥船食米及新增剥船耗米一并交给清楚，毫无亏短。本届海运正漕与采买米石兼筹并办，米数较上数届增多，应办一切事务颇形繁重。今自上海雇船装兑以达天津，涉历重洋，时仅三月，全数运交完竣，早实仓储，此皆仰赖圣主鸿福，海晏波恬，乃能履险如平，诸臻妥速。所有在津出力之江苏交米员董，前准钦差验米大臣、工部尚书毛昶熙等奏明劳绩，开单咨臣核办，当即转行遵照去后。兹据苏州藩司张兆栋会同臬司应宝时、苏松粮道英朴、苏松太道涂宗瀛，按照开单官绅，并查明在苏、沪等处办事出力官绅、书吏，逐加确核，详请奏奖前来。

臣等伏查，苏省同治七年份应征漕、白二粮，因京仓需米孔殷，竭力剔征起运，比较上数届米数增多，复将阳、坛、溧三县所收抵征钱文采买米石，随漕运津，以裕正供。惟当沙、宁各船连年亏本歇业，且运费亦极支绌，均虑不敷应用，节经设法招徕商船，加给水脚，激劝修舱承运，并筹足南北各项经费，幸免贻误短缺。在事各员董实能任劳任怨，悉心筹办，或钩稽银米、兼筹运费，或雇船装兑、南北分驰，或银米首先全完，或始终勤慎巡护，均系在事出力，未便没其微劳。除出力稍次者由臣等酌奖外，谨将尤为出力各官绅、书吏酌拟奖励等差，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分别给奖，以昭激劝。理合恭折会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拨解金营军火疏

奏为遵旨起解开花炮，并派施放弁兵，由海道赴津，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同治九年三月初一日钦奉上谕：“金顺奏请飭江苏迅拨炮位等语，甘肃、宁夏回寨经金顺督兵进攻，数月未克，亟需锐利火(品)[器]。江苏从前铸造开花炮，最称得力，著丁[日昌]迅拨子重七八十磅大开花炮五尊，子重三四十磅小开花炮五尊，配齐开花子、三楞药及一切器用，并多配子药，派员由海道运至天津，交金顺所派之员领解赴营，即由该抚选派善于开放之弁兵十余名，随同前往，俾资攻剿，毋稍迟误。其运费及弁兵口粮，并准该抚作正开销。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钦遵当即分别行知拨解。

伏查江苏解往曾国藩、李鸿章前敌各营开花炮，有自外洋购得者，有由臣前在沪道任内托洋弁戈登转购者，有由机器局自行制造者。大约攻城惊敌，则宜用五六十磅子之开花短田

鸡炮；平原野战，则宜用十二磅、二十四磅子之开花轻长炮；推倒城墙，则宜用四十八磅、六十四磅子之开花重长炮。至长开花炮之容七八十磅子者，炮身须重至数千斤，中国频年用兵，尚未用过。臣前曾铸造容八十磅子之开花短田鸡炮，攻克常州等城，尚称得力，金顺所指之容七八十磅子者，大约即系此类。但田鸡炮只能用炮架而不能用车轮，施于陆路，转运艰难，殊多窒碍，惟有择轻利致远之长开花炮，配以车轮，行运较便，庶于西北军务为宜。而从前购造之炮，多经解往前敌，苏省久已无存，若由局制造，又恐有需时日。兹与局员熟商，即将该局现存及恬吉轮船、臣标营中，共借拨容二十四磅子之开花炮长铜炮五尊，容十二磅子之开花长铜炮七尊，共计十二尊，并配齐炮子、器具、木引、车轮等件，以及自来火一万四千枝、洋火药一万磅，委员候补知县徐炳奎、李萱庆等先后由轮船、夹板解至天津，转交金顺所派之员领解。又查，陆路致远攻坚，洋火箭最为轻利，若能施放得法，尤可惊马队而寒贼胆，并拟乘此次起解之便，另拨十二磅洋火箭三百杆，六磅洋火箭三百杆，大小火箭架四座，一并由夹板运至天津，转交起解。其施放开花炮、洋火箭之弁兵，已饬副将郑崇义等派委熟悉口令之游击衔补用都司陈友吉，带同哨长、勇丁等共二十员名，一并由海船赴津，偕往金顺营盘，俾资差遣。其口粮、运费、火药等件，一俟该关道涂宗瀛禀报到日，另行作正开销。所有该军火及弁兵到津后，诚恐金顺所委之员尚未到津，无从交替，轮船、夹板又不肯久放军火，应请旨饬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一俟该军火到日，派员暂为收储转解，以免迟滞。

所有遵旨派解开花炮及派拨施放弁兵缘由，理合专折由驿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苏常石闸工竣请开复委员革职处分片

再，苏省开挑白茆河道，即议将该河离海口数里之常石闸一并修筑，以收蓄清御浑之效。惟该闸为全河之管钥，日夕被潮冲激，易致损漏，必须将该闸身改建高大宽深，多排桩木，添砌包沿坦坡，庶几工程坚固，可期经久。即经附片奏明酌增工费，督饬经办委员、即补知府沈玮宝加工坚筑在案。嗣据该委员禀报，于本年正月二十二日建造闸座工程一律完竣，经臣饬委苏州藩司张兆栋前往验收去后，兹据该藩司以前往工次，督同委员并常、昭二县周历逐细查验，工程均属坚固如式，并无草率情事，并据声请将沈玮宝暂行革职处分奏请开复前来。

臣伏查该委员沈玮宝，前因承办白茆河工，中间一段挑未如式，遽行启坝，经臣会同督臣马新贻附片奏参，责令筑坝补挑深通，并将苏常石闸修理完竣，如果实能愧奋，另行办理。钦奉谕旨：“沈玮宝著暂行革职，该部知道。钦此。”当即饬据将河工补挑如式，禀经前抚臣张兆栋验收奏报，并饬将石闸工程赶紧建筑。现已一律工竣，由藩司张兆栋验明，工程坚固如式，实属深知愧奋，勇于任事。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暂行革职道衔江苏遇缺即补知府沈玮宝开复原官，以昭激劝。至此次挑浚白茆河道、改建石闸，各工程均能一律深通，水利民田大有裨益，倍胜从前，所有经办各员董在事一年有余，俱各不辞劳瘁，实力从公，洵有微劳足录。可否容臣援照挑浚浏河、黄渡河道事竣请奖之案，择尤酌请奖叙，以资鼓舞之处，伏候谕旨遵行。除饬将挑河筑闸经费核实造册报销外，理合会同两江总督臣马新贻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青浦建明臣陈子龙祠请列祀典疏

奏为青浦县捐建明臣陈子龙专祠，恳恩列入祀典，春秋致祭，并以夏允彝父子附祀，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前明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子龙，崇祯进士，选绍兴推官，以定东阳诸生许都之乱，擢兵科给事中。南都既立，乃事福王，其后又受鲁王部院职衔，欲结太湖兵以举事，被获，投水殉节。同邑夏允彝与子龙同成进士，授长乐知县，廉能为天下首。北都变闻，走谒史可法与谋兴复，福王授以吏部考功司主事。南都再失，赴水死，其子完淳亦坐陈子龙狱死，事迹具详《明史》本传及《青浦县志》。查陈子龙墓系在青浦县南乡广富林地方，旧有祠宇，兵毁无存。现经署青浦县知县陈其元于墓旁捐建陈子龙专祠，并以夏允彝及其子夏完淳附祀，请列入该县祀典，春秋致祭等情，由松江府详经苏州布政使张兆栋转详奏前来。

臣等复查，陈子龙于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裕”，并崇祀忠义祠，具载《钦定殉节诸臣录》。是其大节彰灼，足使懦立顽廉，已无遗议。惟《明史》载子龙及允彝均为松江华亭人，与县志稍异，盖县志因子龙墓道所在而记之也。今该县捐建新祠，系为表扬忠节起见，核与例载历代名臣、贤儒并忠节诸臣建立专祠者，亦准官为致祭之条相符。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青浦县新建明臣陈子龙专祠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并以夏允彝及其子完淳一并附祀，以慰忠魂而资观感。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议复施行。谨奏。

江苏两藩司解收地丁数目疏

奏为查明江、苏两藩司库同治八年份解收地丁钱粮数目，开缮清单，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准户部咨，同治八年二月初五日奏奉上谕：“户部奏请飭各省整顿丁漕，按限奏报等语，著自同治八年为始，督飭藩司将全省一年上、下两忙征收丁漕各实数及上(界)[届]征收总数，开具比较清单，详明专(按)[案]奏报，统限各该年年底出奏，以备稽考等因。钦此。”当经转行钦遵办理。嗣据江宁、苏州两藩司详复：“江苏省地丁钱粮，江宁府属七县及镇江府属丹阳、金坛、溧阳三县，现仍权办抵征，所收系属钱文，未能并计汇报，自应先就启征钱粮各属查明解数开列。惟属解银两既须待至年底始能截清，完解数目断难赶于当年具奏，应请定限于次年二月内阁单详请奏报。”等情。即经咨明户部查照在案。

兹据江宁布政使梅启照、苏州布政使张兆栋查明，同治八年份属解地丁，江宁藩库共收银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九十六两零，苏州藩库六十二万一千八百三十一两零，开具各属解数清单，声明报完解银数本年系初次办理，并无上届报完成案可以比较盈绌，所有比较一切，请俟下届再行遵办等情，详请具奏前[来]。臣等复加查核，统计江、苏两藩司库同治八年份共解收该年地丁银七十六万八千八百二十八两零，相应开缮清单，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查核施行。

再，本届因江宁藩司开送单式与苏属不符，辗转驳查，以致奏报稍稽，合并陈明。谨奏。

运漕沙船拟减出口厘捐疏

奏为苏省运漕沙船拟减出口厘捐，以纾商力而利漕运，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准户部咨，议复臣丁〔日昌〕敬陈管见折内妥筹漕运一条，内称：“江浙漕粮专归海运，体恤沙船正为转运漕粮计也。兹该抚奏请酌减厘捐，亦系为体恤沙船起见，应如所奏，体察情形，将沙船厘捐应如何酌量核减之处，奏准施行，天津东、卫等船亦即照此办理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抄奏咨会到臣。即经札行司、道、厘局核议详办去后，兹据苏州藩司张兆栋、苏松太道涂宗瀛、委办松沪捐厘局补用道刘瑞芬等飭据上海厅县详称：“军兴以来，各项捐款各船商无不踊跃报效，无如沪地市面日衰，商办凋敝，虽承运漕粮各船叠次蒙恩免税，加给水脚，而受困已深，转机不易。所有进口商船北货各捐已屡经酌减，惟出口南货捐数尚未并减。今议请将堪装五百石以上承运漕粮之沙船所装杂货各项出口捐款酌量核减，内除原捐较轻各货毋庸议减外，其有原捐较重、该商等获利无几者，拟即分别酌减二三成，俾杂货捐章各适其平，船商得以稍获微利。且有此体恤，不独沙船生计可裕，即天津、东卫等船亦必闻风远至，可期承运漕粮无虞缺乏。其五百石以下不堪承运之船及闽、广各船，仍请照常收捐，以示区别。”等情。由司道转详请奏前来，臣等复查无异。合无仰恳天恩，俯念船商疲乏，准将承运漕粮沙、卫等船出口杂货各捐分酌减二三成，以恤商情而重漕运。除转飭将减捐各项货数明晰出示晓谕外，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请建江都县阵亡绅士钟准专祠片

再，据江都县绅士汪国凤等禀称：“江都县阵亡绅士、侍读衔内阁中书钟准，世居瓜洲，于咸丰三年发贼窜陷扬州、瓜洲时，该绅志切同仇，毁家纾难，募勇扼守虹桥要冲，协力堵剿，屡战必先，迭有斩获。是年五月二十九日，该绅带领步队会同水师官弁所部艇船，水陆并进，夹攻瓜洲踞贼，因风色不利，艇船下退，遂致众寡不敌，力竭阵亡。当经钦差大臣琦善奏奉上谕：‘侍读衔内阁中书钟准叠著劳绩，力竭捐躯，著赏加知府衔，照知府阵亡例赐恤，以慰忠魂等因。钦此。’嗣经钦差大臣德兴阿等奏请附祀阵亡总兵双来、瞿腾龙双忠祠，钦奉谕旨允准在案。伏查该绅钟准，忠孝气节，根于性生，当逆焰鸱张之际，随同官军堵剿，不幸众寡势异，力竭捐躯，至今乡人言之，犹为感泣。惟瓜洲为该绅士生长之乡，战歿之地，尚未立祠，无所瞻依，为特公请于瓜洲地方建立该绅钟准专祠，春秋官为致祭，以慰英灵。所需建祠经费，由地方绅董自行捐备。”等情。呈请具奏前来，臣等复查无异。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于江都县瓜洲地方，由该处绅民捐建阵亡侍读衔内阁中书钟准专祠，每年春秋官为致祭，以顺輿情。除咨明礼部查照外，谨会同两江总督臣马〔新贻〕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镇江关请给办公银两疏

奏为镇江关道员请照江汉、九江两关成案支給办公经费银两，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镇江设关通商，征收洋税，前署常镇道江清骥、赵炳麟先后酌定，每月开支经费并委员薪水共银一百八十两九钱一分四厘，经前抚臣李〔鸿章〕会同前督臣曾〔国藩〕附片奏准在案。迨洋税〔暂〕〔渐〕旺，前关道蔡世俊稟请酌增办公银两，经前通商大臣臣曾〔国藩〕批飭查照上游之江汉、九江两关成案，通计该关入出大数，另行声复察办去后，兹据现任关道沈秉成以该道抵任后督同税务司并在关员弁、书役认真经理，每结所收正、子各税务比较往年多至数倍，洋商辐辏，贸易殷阗，交涉事宜日不暇给，凡查验洋货、稽核单照、巡江缉私、弹压会审等项，头绪滋繁，需用渐巨，量入为出，万难支持。复查江汉、九江两关，每月开支道员办公银二百四十两；连关署各项经费，江汉关月支银二千九百余两，九江关月支银一千一百余两。镇江关事同一律，道员公费向未开支，原定月销经费较之上游为数悬殊，该道兼理中外两关，与九江情形并无区别，所有在关员弁、书役、勇丁薪工、饭食、心红、纸、油烛、船价、杂支，一切万无可省之款，不能不随时挪垫应用。现在月征税钞除扣解部库并税司一半经费及固本京饷外，每月约可存银数千两。该关税增用巨，今昔情形不同，请自同治九年三月初一日第三十九结起，查照汉、九两关成案，按月酌给办公经费银二百四十两，藉资补苴而免赔累，连前次准销经费、薪水，共计月支银四百余两，比照上游尚止三分之一，核之本关入出大数，亦无窒碍，稟请奏咨等情前来。臣等伏查，转瞬开办新章，公事更繁，所稟均属实情，相应仰恳天恩，俯准镇江关道员每月支给办公经费银二百四十两，作正开销，以资津贴。除咨户部暨总理衙门查照外，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拟修《江苏通志》疏

奏为重修《通志》，现拟次第开办，恭折仰祈圣鉴事。

伏查《江南通志》系于康熙二十二年两江督臣于成龙、江苏抚臣余国柱、安徽抚臣徐国相等奉部檄创修，雍正七年又经重修，刊除踳驳，补苴罅漏，凡阅五载，至乾隆元年书成，督臣赵宏恩、江苏抚臣赵国麟具表经进。查江南东道分辖江苏、安徽两省，幅员广阔，掌故浩繁，其隶治江宁、苏州两布政使司之八府、三州、一厅，人物冠于东南，财赋甲于天下，声〔明〕〔名〕不坠，礼乐相承，阅今百数十年。恭逢圣武重光之后，闻见日新，搜罗匪易，若非各按省属创稿分修，难期事迹周详，修理完密。但江宁所属只省会被兵最久，其余江北各郡县尚多完善，讨论尚不深费周章；苏属则四府、一州全遭蹂躏，庠序典籍荡然泯然，若不及时采辑，恐日后耆旧无询，咨访更无依据。臣等往复函商，拟先在苏省分设志局，遴派员董测量访采，酌依旧志门类据实续增，俟苏属亦有端倪，然后归并江宁，由分而合。惟文献寥落，事同创始，编纂期于详尽，经费倍觉浩繁，拟行司酌筹闲款，撙节给支，总期费不虚糜，事归实济，似于国家声教、利弊兴除，两有裨益。所有臣等现议分修《江苏通志》次第办理缘由，谨会同江苏学政臣童□恭折陈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委臬司赴上海片

再，上海为洋人麀集之所，自天津五月二十三日民教互讧后，讹传不一，华洋未免两相猜

疑,若不预为安顿弹压,该处民情浮动,深虑激成事端。查臬司应宝时久任上海,熟悉洋务,臣等往返函商,当派该司前往弹压。该司到沪后,即会同关道涂宗瀛于六月十一日会晤英、法、美各国领事,宣述朝廷绥辑德意,该领事等均各欣感。并面谕城乡绅董不可漫无约束,滋生事端。察看民情,现在尚属安贴,丝茶亦经照旧开市。兹据该司回省禀复前来,理合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复陈中外交涉情形疏

奏为遵旨密陈交涉大概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七月初四日钦奉寄谕:“近日各省民教仇杀之案,不一而足,洋人动以兵船恐吓,讹索多方,万一事有决裂,断不能任其肆意猖獗。现在沿江、沿海口岸设立防兵能否真实可靠?该督抚等务宜悉心办理,并将现在办理情形详细具奏等因。钦此。”伏查天津民教互江一案,在法领事凶戾性成,固属祸由自取,然伤毙彼族官民、教士至二十余名之多,在罗淑亚虚懦矜张,难保不捏情虚报;而各国幸灾乐祸,覬觐将来得有优异,一体均沾,亦无不极力怂恿,从旁帮助,冀开兵端。即一意主抚,亦必先能守而后能抚。是则暗中防维一端,实为目前切要之举也。惟向来外国构衅,专以水战取长,而法人则兼长于陆。现在沿江、沿海所设防兵,如长江外海水师船只,不过舢板、广艇之类,若在江海(陟)[陡]遇风涛,兵勇即颠簸不能站立,何况于战!其制造局新造轮船,合江、闽二省不过四五号,身小力薄,以捕海盗则有余,以御外侮则不足。而且船中多有系洋人驾驶,设遇有事,发纵亦难如意。此沿江、沿海口岸水师之实在情形也。迺来中原甫经肃清,西南军务犹未竣事,游勇、会匪伺隙而动。论目前之事势,则宜以羁縻为万全;论事后之经营,则宜以自强为根本。臣前曾密陈绿营兵制宜化散为整,并与曾国藩商及水师章程亟宜改弦易辙。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方今强敌环立,攻之之法,与从前不同;则御之之术,亦当与从前有异。故固民心则先当择循吏,练队伍则先当择将才,纾边患则先当改营制、精器械、练轮船、建炮台。然此皆当绸缪于平日,非能取办于临时。若毅然决然,为力改因循之计,则今日虽弱,他日可强;今日虽屈,他日可(信)[伸]。内则卧薪尝胆,外则虚与委蛇,诚如圣训:“兵端不可自我而开。”盖发之非难,收之甚难,固不可不踌躇审重而出之也。

臣启程在即,当嘱张兆栋密筹守御,不可稍涉懈怠。而苏省密迹彼族,尤不可过事张皇,致华洋疑忌日深,转成不可了之局。区区愚见所及,是否有当,谨遵旨密陈,伏乞圣鉴训示。

密 陈 片

再,臣正在具折复奏间,复于七月初六日钦奉密谕:“天津滋事一案,前经派令曾国藩前往查办。据法国公使罗淑亚屡次照会,欲将天津府、县及提督陈国瑞先行在津正法。此事万难允准,已谕曾国藩、崇厚据理驳斥矣。本日据崇厚奏报,并军机大臣呈递崇厚信函内称,法

国水师提督都伯理于二十五日午刻到津，崇厚于二十六日与之会晤，所言与罗使无异。并据德翻译声称，如至次日四点钟时尚无切实回信，伊即晋京，将在京法国之人带至天津，罗使即带同上船前赴上海。崇厚当赴曾国藩处告知情形，该督旧症复发，呕吐大作，卧床不起各等语。事机紧迫之际，曾国藩病躯未愈，恐难独力支持，而中外大局所关，又不能不急筹办法。丁日昌洋务情形向来熟悉，该抚接奉此旨，即著克日启程，或坐中国轮船，或坐别国轮船，迅由海道驶赴天津，帮同曾国藩办理。该抚由海道赴津计程尚须旬日，因先派毛昶熙前往会办。现值事势紧急，该抚务当兼程前进，不得稍涉迟误。丁日昌启程后，江苏巡抚著张兆栋护理。上海地方紧要，罗淑亚等如果前赴该处，正恐心存叵测，不可不预为之防。著张兆栋随时会商马新贻，妥筹防范，毋稍大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丁日昌，并传谕张兆栋知之。钦此。”等因。

臣奉谕后，即一面传知张兆栋护理巡抚印务，一面料理启程。惟查上海中国轮船除恬吉、白云等船经李鸿章调派解饷赴楚，尚未驶回上海，其余操江、铁皮两船，均未到过天津，而又派在江口护送秋试士子，辗转札调，更属迟延。臣若附搭外国轮船，计由苏至沪，尚须数日，而该船又须待其客货满载，方肯开行，行期不能由己作主，驶至(燕)[烟]台，尚须起货耽搁一二日，转觉迟延。臣再四思维，惟有在苏乘小轮船至清河，即由清河起早前进，昼夜兼程，计程虽二千余里，约十余日必可赶到，似较海道尤为迅速。上海为通商第一码头，华洋杂处，绥辑不易，臣现将应办事宜详细交代张兆栋。臣母今年八十九岁，自去冬卧病在床，臣启程后乏人侍奉，亦应将医药一切略为料理。臣定于初八日交卸，即于是日兼程北上。

天津地方，臣向未到过。闻此次教堂用药迷拐，既查无确据，而百姓滋事之时，又未见地方官认真弹压，洋人忿激，要求自必出于情理之外。然百姓尚可诱为不知轻重，至地方官明知时势艰难、元气虚茶，当百姓纷纷聚众之时，果肯认真弹压，即使因而受伤，亦尚可平其气而释其疑，乃任百姓逞一朝之忿，致国家受无穷之累，过误似亦不轻。

至臣前在藩司任内，有《密陈预备修约》一疏，系由曾国藩、李鸿章代为奏咨者，不知此疏在何处为洋人所转抄。去年罗淑亚到上海时，与署臬司杜文澜、上海道涂宗瀛言及，甚为忿忿。七年，曾国藩奏请设立沿海水师，言臣素有捍御外洋之志，此疏刊刻传布，洋人亦复恨之切齿。是臣言断不为罗淑亚所信，可揣而知。臣在途次，如闻天津情形紧急，即当折往天津，帮同曾国藩力筹守御；若情形尚松，臣当先行入京，跪聆圣训指示，然后再行赴津。缘起事虽在天津，而了事之枢纽，则不在天津也。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布置卫津片

再，天津距京太近，而又为滨海重镇，若万一决裂，则兵连祸结，漕运饷道，在在均关紧要，不比他省地方，与之构衅尚可徐图布置。默计彼若决计用兵，定以上海为后路，李鸿章历年平捻、平发，而又熟悉洋务，素为洋人所畏服，可否饬调李鸿章统兵由江东下？以示彼若无理要挟，则由上海捣其后路。且天津如果和议不谐，诚不如由外省与之挑衅，使彼移前敌之兵以顾后路，亦可稍纾近畿之急。惟李鸿章业经行到陕西，相隔太远，恐非二三月不能到沪，

抑或飭调李鸿章先行移扎近畿，以资护卫之处，恭候圣裁。

至直省驻扎之铭字营，向恃洋枪为得力，然有洋枪而无洋药，则利器为虚设。该营洋药、铜帽、军火等件，向由江宁、苏州两军械所源源接济，近因淮军赴陕，李鸿章业将宁、苏所存军火提至湖北襄阳一带存储，以便就近接济陕省剿贼之用。昨日扎张秋之铭字营，以军火缺乏，赴苏请拨，虽苏省军火提存无多，只可先其所急，飭司应付。惟由运河起解，非两月不能运至天津，诚恐缓不济急。臣已飞飭上海采办军火委员刘瑞芬等，迅即设法，将军火暗中由沙船运至天津，现在尚有南风，似较由内河可速数倍。惟洋人如已开衅，则采买军火必多掣肘，可否密飭曾国藩，查明所部军火短缺何项？是否天津尚有存储？行知沿海、沿江各督抚，将天津应用军火设法机密由河道起解，庶免临渴掘井。

抑臣更有请者，自古以来，往往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倡百和，亦足荧听闻而扰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动摇。臣渥受天恩，不敢不披肝沥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赴津帮办情形疏

奏为遵旨兼程赴津，谨将帮同商办大略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行抵泰安途次，钦奉寄谕：“丁日昌业经起程，由旱道北上，著仍遵前旨，兼程前进，驰赴天津，帮同曾国藩、毛昶熙商办一切，钦此。”等因。时因沿途积水未消，深至二三尺不等，臣触暑遄行，复患旧日吐血之症，未便以医药耽搁要公，仍复昼夜兼程，于二十四日行抵天津。所有天津一切应办事宜，均经曾国藩、毛昶熙布置井井。臣仍帮同会商，勒限府县，务于数日内将凶犯尽数缉拿。一面飭天津道密传县中捕快八班，先行给予重赏，令其购线缉获，逾限则将该役严办。大约如此大案，总须缉获四五十人，分别斩、绞、军、流，或可虚抵多而实抵少。将来凶犯供无前任府县指使，则府县之不能正法，更可不烦言而解。总之理所能允之事，先为认真妥办，然后理所不能允之事，方可与之力持。若议抵、议赔之后，而彼族犹要求无厌，似可邀齐各国公使，与之评理。一面密飭各口陆兵，以守为战，并重价雇布、美等国兵船，捣其安南后路；一面钦派大员出使各有约之国，宣布其无理，邀众国而共责之。彼英、俄等国，此时但恐中国官吏无弹压百姓之威权，致异日彼族蹈聚歼之覆辙，是以汲汲然聚而合谋于我，若既为议抵、议赔，则各国既无切身之虑，势必从中理阻，想断不愿兵连祸结，致误贸易大局。惟议抵、议赔二事，均须从速办理，一气呵成，与之定夺，庶免迟延愈久，枝节愈多。至泰西各国专以战斗为业，船与炮有日新月异之势，西、北、南三境皆将与我国接壤，东又有日本狡然伺衅而动，我若不破除因循积习以飭吏治、更改绿营旧制以练精兵，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臣等虽粉身碎骨，亦不足以报国家而谢天下。此微臣区区忧悚愚忱，愿以自勉，而又愿与各省疆吏共勉者也。

所有臣兼程行抵天津、帮同商办缘由，理合借用天津县印信，恭折由驿五百里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派员赴安南察访情形片

再,安南国沿边膏腴,如胥江等处,在安南为三省地方,在中国不过一郡,即该国之所谓东京也。近年为法国所占据,故法国重兵及提督等官,皆驻扎于此,安南人恨入骨髓而无可奈何。计在香港由水路至胥江约四千余里,而安南陆路则与广西交界,由广西边界进兵至胥江,未知有无山川阻隔?可否谕飭广西巡抚密派妥员,前往该处确访一切情形,绘图贴说,并密探安南能否自强,有无报仇洗耻之志?遇有可乘之机,能否与中国水陆夹攻?倘能得实在情形,亦可储为将来万不得已之用。

再,派员查探一著,似应作为出自疆吏之意,并非由于奉命,即使法国闻之,亦尚易于推宕。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教务隐忧疏^①

奏为官民过出有因,教务隐忧方大,恭折密陈实在情形,仰祈圣鉴事。

窃查天主、耶苏各教传入中国,载在条约,固不能不照章随时保护,然亦不能任听作奸犯科,以致事机决裂,不可收拾。耶苏一教,安分守己,与民无争,尚无他虞;至天主教,虽其本心并非为恶,而传教士所到之处,不择良莠,广收徒众,以多为能,无识愚民或因词讼无理,或因钱债被逼,辄即逃入教中。教士听其一面之词,为之出头庇护,词讼无理者可以变为有理,钱债应还者可以不还,莠民以教士为逋逃藪,教士以莠民为羽翼。俗谚有曰:“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呜呼!此百姓之积恨所以日深,教士之声名所以日坏也。即如天津一口言之,自通商后中外商民相安已久,毫无间言,耶苏教人亦不以为怨,惟百姓言及天主教,则异口同声,恨之入骨。盖缘天津莠民最多,一经入教,则凌虐乡里、欺压平民。官吏志在敷衍,但求无事而不求了事,又不敢将百姓受屈之处与领事官力争,领事官又何从知教民如此妄为?百姓怨毒积中,几有及尔偕亡之愤。夏间迷拐一事,剖心剜眼一层,固可决为天主教所不应有,而教民之迷拐幼孩,希图欺骗教士、多得钱文,亦岂能断其必无?曾国藩附奏中亦已历历言之。

五月二十三日之变,在事官吏既不能弹压于先,又不能缉犯于后,过误诚属不轻,然谓之无识无能则可,谓之有意激变则不可。至是日抢杀洋行、屠割洋女、拿戮行人,此等匪徒志在抢夺焚杀,过于残忍,毫无人理,诚不能不尽法惩办,以儆将来;其目击官长被洋人放枪,因而聚众奋殴者,则事出有因,不能不谓之出于公愤。今日逃窜者株连家属,啼饥号寒,到案者鞭箠桁杨,宛转就毙,官吏平时既不能为之谋生计、伸枉曲,临事又令以慷慨就义之身,使为见仇者所快,臣诚私心痛之。虽事关中外大局,不能不按法拟抵,而臣目击情形,殊堪矜悯。可否仰恳圣慈,俯念愚民义愤罹法,分别有因、无因,情节重者尽法偿抵,情节轻者酌从宽减,抑

^① 此片又见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七,唯题为《天津官民罪名量从宽减疏》,写作年代标注为“庚午”,即同治九年。

或俟大局议结后，由地方官妥密查访实情，分别抚恤，统求出自天恩。至府县事出无心，情有可原，不惟杀之不足以弭边衅，即使一时敷衍了事，而地方官从此引为前车之鉴，身家念重、名节念轻，将来即遇洋人无理之事，亦将唯命是听，吏治人心何可复问？合无仰乞圣主鸿施，严飭中外维持，拒绝府县议抵之罪，有益于大局者实非浅鲜。

臣自问来津将及一月，办理无状，罪在臣等，应请天恩将臣与曾国藩一并严议，冀为津郡官民稍赎愆咎。仍乞圣明飭知中外通商衙门，将天主一教于今年续修条约时，议明教(主)[士]不准滥收莠民、干预词讼。并严飭疆吏，凡地方官必须慎选有风力、通时务之员，方能持平办事，于理应保护者，必为认真保护，不可内外异心；于理应争持者，必当竭力争持，不可因循酿祸，庶几未雨绸缪，不致激成事端。臣与已革天津府张光藻等素未识面，无所用其回护，即到天津后勒限严拿正凶，丝毫不遗余力，亦并非讨好百姓，惟确查此间酿祸实情，不敢壅于上闻。区区愚忱，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附片^①庚午

再，臣日昌会审此案，翻覆推究，不无委曲，未便缄默，谨为我皇上详细陈之：拍花之案，几于无省不有，是否有无主使，本属疑似之间。革员张光藻、刘口信之太骤，遂起衅端，又不能弹压百姓，致外国领事官被戕，不为无过。然以地方官缉地方要犯，其理甚直，初不料变故一至于此，既已至是，照办理不善例，撤任而已，革职而已，业经臣国藩等遵旨妥议。而外国人必欲置之大辟，臣日昌窃以为过矣。夫使杀该革员而外国从此和好、地方从此无事，则杀一二官亦何足惜？所虑者杀官之后，枝节又起，臣等不但无以对该革员，并无以对百姓。夷情叵测，以杀该革员为词，未必以杀该革员为了事，此臣日昌所日夜焦心者也。且领事官被戕，戕自百姓，非戕自该革员也。臣日昌自到天津帮同臣国藩缉获正凶，遴员研讯定拟，为顾全大局起见，不敢苟且，早在圣明洞鉴之中。以案情论，由于领事官施放洋枪，激成变故。夫百姓之于官，犹子之于父母也；天津百姓强悍，又父母之骄子也。骄子恐父母受伤，不顾利害，哄起相搏，其迹可恨，其情则可悯。然而杀人放火，例有专条，断难迁就，案经议结，似可于该革员稍施一线之仁。臣日昌与该革员素未识面，无所用其回护，此番奉旨会审，又万不肯市恩而速谤议，第实在该革员无可加罪，不欲天下议朝廷用刑之偏，辄冒昧以闻，如臣日昌稍存左袒之见，愿受应得之咎，惟皇上怜而督之。至于外国教堂固属劝善之举，而内地教匪往往藉教堂之名无所不为，一经决裂，辄以教堂为逋逃藪，若不早为曲突徙薪之计，将来事故尚不止此，是又国家所宜预为善后者矣。是否有当，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筹解宁夏军火疏

奏为宁夏军火已飭赶紧购制，分批起解，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钦奉上谕：“金顺(奉)[奏]，天津解到洋枪、火药等项不敷攻剿，暨江苏拨解铜炮配带炸子等件亦不敷用，请飭均由江苏制办配解等语，着丁[日昌]飭

^① 此片据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七补入。庚午即同治九年。

令上海制造局赶紧制办洋枪二千杆，配带什物，洋枪药二万磅，大铜帽二百万粒，赶由海道解赴天津，或取道山西包头镇，由该署将军派员提解；并饬局造办二十〔四〕磅炸子五千粒，各配带木引心暨洋炮三磅药五千磅，解赴天津，交金顺委员提解赴宁夏军营，以资攻剿。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钦遵当即分别行知筹解。兹据苏松太道涂宗瀛、制造局道员冯竣光、采办军火局道员刘瑞芬等会禀前来。臣伏查江苏迭次解往各营洋枪等项，有由机器局自行制造者，有购自外洋者。即就洋枪一项而言，该局每月只能造成三百余杆，若由局赶足二千杆，非两三月所能造齐，且从前神机营所派马枪及曾国藩所派直隶练军马枪，亦未造解足额。又所需二十四磅炸子五千颗，该局现成一千颗，并木心、药引俱全，尚须添造四千颗。又铜帽二百万粒及洋枪药二万磅，均须俟外洋装运到沪，方能购办足数，计非一月内所能运到。又洋炮三磅药五千磅，各洋行现均无此款，应将苏城军械所存储三磅药如数借拨。惟火药、铜帽、木引心等件引火之物，据禀轮船不敢装载，须另雇夹板洋船装运，转瞬节交小雪，津沽冰冻，夹板船不能进口。再四筹维，宁夏正值攻剿吃紧，尤以洋枪为要，未便延误，查有地亚士洋行现存布国来福枪，制造精良，已饬熟悉洋军火道员刘瑞芬选择购买二千杆，并随枪器具及制造局所造炸子一千颗，即于十月二十日派委游击徐传隆由轮船一并运解至津，暂存李鸿章军械所，候金顺委员到时再行解赴宁夏军营，以资攻剿。其余未成炸子及铜帽、洋药、木引心等件，已饬该局员分别制造购办，一俟明春北洋冰泮，再另由夹板船起解，以免迟误。所有此次运解军火，除炸子由局制造不计、毋庸给价，其余洋枪购价及轮船水脚，并管解军火委员川资，一切由关税项下动支，作正开销。除分别咨行查照外，合将购制宁夏需用军火分批起解缘由，恭折由驿五百里复奏。

卷七 船政奏稿^①

莅工任事叩谢天恩折 光绪元年十月十五日拜发

奏为微臣行抵工次任事，叩谢天恩，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窃臣于九月初三日在天津钦奉上谕：“闽厂船政关系紧要，丁日昌现拟力疾起程，即著凛遵前旨，迅速到闽等因。钦此。”仰见圣主慎重巨工，曷胜钦感。臣当于九月初六日在津由运河动身，途中丁宝楨函约到山东商办海防，耽擱一日，兼之沿途医药，稍有延滞，于九月二十八日行抵上海。闻沈葆楨到沪在即，当在上海守候。十月初七日，沈葆楨行抵上海，经将一切船政事宜略谈大概。臣因途中耽延过久，焦急万分，仍改由海道乘轮船南下，初八日开轮，十一日行抵福建马尾工次，由船政提调呈送木质关防一颗。臣当于十月十二日恭设香案，望阙叩谢天恩，敬谨任事。

伏念臣赋质愚戆，于工程制造等事本未窥见一斑，仰蒙圣慈优加策励，谨当力疾图报，稍效涓埃。所幸该厂规模皆由沈葆楨以不计成败利钝之赤忱，创此绝无仅有之事业。船政提调吴仲翔一腔血诚，不避嫌怨，前为沈葆楨所倚信，现更为局中必不可少之人，敬遵前奉谕旨，督率吴仲翔一手经理。其厂内一切程规均率由旧章，无所用其交盘更改。臣仍随时认真讲求，倘有一知半解，容再慎发徐图，以求尽美尽善。所有微臣行抵工次任事、叩谢天恩缘由，谨专折由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奉旨：“知道了，钦此。”

船政需款即拟晋省会商筹拨片 同日拜发

再，臣到工后，钦奉九月十八日寄谕：“船政刻下需款甚殷，沈葆楨等请提七月以后之四十万两，以十五万两补解部库，以二十五万两交还船政，以符四十万两之数，即著照所议办理。嗣后六成项下每月应解之五万两，著文煜先尽筹解，毋稍延缓，致误要需等因。钦此。”仰见圣慈权衡缓急，慎重海防，伏读之下，无任感涕。

^① 《船政奏稿》是丁日昌主管福州船政局（包括担任福州船政大臣和以福建巡抚身份兼管船政）期间（光绪元年八月至光绪二年四月）的奏稿，以往未曾单独结集，此据《船政奏议汇编》（清光绪十四年福州船政局刊本）卷十三辑出。原书各奏稿结尾处署有拜发年月日，今将其移至奏稿标题下。原书未署具奏时日者，本集不作补入。

伏查船政经费近来支绌异常，如泉之无源，如木之无根，业经沈葆楨据实呼吁，早在圣明洞鉴之中。此次钦奉恩旨，饬该关先尽筹解，文煜公忠体国，素顾大局，苟力可从心，想无不随时筹措，以应急需。臣本拟日间晋省，与文煜、李鹤年、王凯泰等面商筹款事宜，因在轮船呕吐过甚，旧症复发，现拟赶紧医药，一俟稍为痊愈，即当晋省会商一切。目前筹款本属万分艰难，臣于工程一事茫无把握，深恐费一文未能得一文之用，无以上释慈廑、下收实效，徬徨辗转，坐立不安。且臣向来求治过急，尤恐蹈欲速不达，或致纷更之弊，际此时事多艰，不得不以慎重出之。仰祈圣慈随时训示，俾得有所遵循，庶可饷不虚糜，功归实济。所有钦奉谕旨即拟晋省会商缘由，谨附片驰陈，伏乞圣鉴。谨奏。

奉旨：“知道了。钦此。”

养船经费不敷请饬归地方官 设筹支应折

光绪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拜发

奏为养船经费不敷，请旨饬归地方官设筹支应，以全大局，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前因闽厂新造轮船先后下水，年需养船经费无可动拨，经前抚臣卞宝第会折奏请，将同治七年三月以后闽省续征洋药票税之款拨作养船经费，奉部议准。臣葆楨去年奉命巡台，当以闽厂轮船因海防紧要，均调台湾差遣，此后台防应办之事非可以岁月计，所有经费宜向台防领支，奏请自同治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起，将所拨养船经费并入台防项下，其各船薪粮亦归入台防项下支销，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计自去年四月十六日起，截至现在止，仅据税厘局先后批解船政衙门洋药票税正项银九万八千二十九两零，而各船之调供台湾差使者，除“飞云”、“伏波”仍归各该省支給外，其“万年清”等船截至去年底止，已由船政衙门支销番银九万七千八百五十两零，此外尚有建威练船、镇海水师营、出洋学生赡养、各船煤费、修费，为数甚巨，尚未并计在内。前此因台防经费有解存船政衙门者，挹彼注兹，犹堪敷衍，现在台防本款涓滴无存，在工各船并镇海水师月应支银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三两零，出洋游历并赴台绘图学生赡养月应支银一百六十九两零，台湾炮台洋匠、扬武洋教习并日意格等薪水月应支银四千五百四十一两零，只此三款年共银二十二万六百一十六两零。核计洋药票税历年征数，同治八、九两年尚七八万两，十年以后则只六万两左右，比较支销之数，不敷二倍有零。制船经费自今年六月起至十二月止，共欠解三十五万两，即使扫数解清，而应办之料、应还之款正多，何能兼顾及此？台湾开路、建城，一切工程尚未竣事，各轮船之运木石、粮饷、军火者络绎不绝，又未能将各轮船分拨各省，致台事有所掣肘。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天恩，俯准将养船项下应销各款统归地方官设筹支应，庶制船与养船之款不至并逼一处，臣日昌得以专督制造，无顾此失彼之虑，微臣幸甚！大局幸甚！理合会同大学士、一等恪靖伯、陕甘总督臣左宗棠、福州将军臣文煜、闽浙总督臣李鹤年，恭折附轮船到沪，交上海县由驿四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此折系臣日昌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奉上谕：“沈葆楨、丁日昌奏养船经费不敷请归地方官设筹支应，丁日昌奏请收回成命各一折，丁日昌向来办事认真，不避嫌怨，特畀以福建巡抚重任，系属为地择人。该抚惟当力任其难，将任内应办事宜随时整顿，并将海防及中外交涉事件会商文煜、李鹤年

悉心办理，以副委任，毋许固辞。至地方与船政事难兼顾，自系实在情形，即著丁日昌会同沈葆楨酌保一二员，奏请简派。所有船厂事务责成该员经理，仍由该督等随时稽查，以期周妥。船政衙门支销款项甚巨，前拨养船经费不敷应用，沈葆楨、丁日昌请将养船项下应销各款统归地方官筹措支应，以免顾此失彼，应如何筹画款项、宽为应付之处，著文煜、沈葆楨、李鹤年、丁日昌斟酌情形，妥议章程，奏明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欽此。”

铁肋厂兴工片 同日拜发

再，制造轮船肋骨必需天然弯木，向系运诸南洋，近来该处此木亦少，是以泰西各国创易铁肋，以济其穷。闽厂前者皆用木肋，因购致为难，沈葆楨爰有铁肋之议。惟此项工程华工未曾素习，不得不取式于外洋，因飭日意格西归，在于法国定造一副，带匠前来斲合，教导匠徒打造，约限一年成功，业经沈葆楨奏明在案。惟创造铁肋，必先盖厂，方堪工作，厂中隙地无多，无可另盖，经沈葆楨议将打铁工程归并拉铁厂，其新旧打铁厂改作铁肋厂，而旧厂土木之料日久倾败，因往吕宋购运梁栋巨木，现在已报到工，并据洋员斯恭塞格绘图呈送前来。臣即督飭委员于十一月十一日兴工起盖，约计来正可以葺事。至日意格所购铁肋，并新式省煤立机、卧机同挖土机船，前据函报，系在法国地中海并英国谟士来铁厂定制，自六月十八日起，限六个月完竣，此时瞬将限满，臣当催其迅速起运，以副要工。所有铁肋厂兴工缘由，谨会同大学士、一等恪靖伯、陕甘总督臣左宗棠、两江总督臣沈葆楨、福州将军臣文煜、闽浙总督臣李鹤年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奉旨：“知道了。欽此。”

恭谢天恩吁恳收回成命折 同日拜发

奏为恭谢天恩，沥陈感悚下忱并衰病未能胜任实情，吁恳鸿慈收回成命，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奉上谕：“福建巡抚著丁日昌补授。欽此。”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伏念臣岭峤荒伧，至愚极陋，仰荷高厚生成，仍俾海疆重任，虽顶踵捐糜，岂足仰酬万一。然闻量而后入者，古人所以事君；信而后仕者，圣门以之自励。荷物者不揣身力几何而辄负，颠蹶之所以即形也；操舟者不谙驾驶之法而辄行，倾覆之所以立见也。虽际多事之顷，蹈汤赴火，非臣子所敢辞，而当无事之时，度德量力，实事理所难已。谨将臣不能胜任地方实情，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船政与海防相为表里，其责任并不轻减于地方。臣莅工月余，虽未能尽窥门径，然巨细必亲，锱铢必较，无一日不巡查各厂，评记功过。明知内而员弁，外而洋匠，啧有烦言，嫌臣琐碎，而臣固不敢自安缄默。倘能专心致志，或可不坠前规。天下事非专则万不能精，凡言遥制者皆属具文。沈葆楨之经营台事也，厂中诸务已有不能兼顾之时。臣自问才具

不如沈葆楨远甚，今若身任地方，则厂事即云兼顾，必致有貌无神。臣病入膏肓，深恐先犬马填沟壑，亦尝欲为国家预筹一接替船政之人，然才优者或望未敷，望敷者或才未足，际此饷需奇绌，几于赤手空拳，尤非泛泛之人所能接手。好官非不欲为，而要工未忍中废，臣实自谏才力不及，苟为高掌远跖之图，必有顾此失彼之虑。此臣才短不能兼任地方之实在情形也。

臣丁忧后里居频年，去岁仰荷圣慈宣召，病未能行。今春骤闻穆宗毅皇帝宾天之信，遂踉跄北上，途中吐血盆余，从此一日数吐，或数日一吐。今虽多方调理，然当公事不能顺手，或目睹员弁未能尽心，便觉肝气上升，呕吐竟日，彻夜不能成寐。现值隆冬气敛，犹可力疾从公，一交春令，木旺土衰，即船政犹恐不能胜任，况乎巡抚为刑、钱总汇之区，更非孱躯所能卧治。臣本无肆应之才，而又诸事不肯假手于人，任苏抚时年甫四十余岁，数年之间须发尽白，尚且于地方毫无裨益，今臣精力远不如前，而闽省自抚臣渡台后，案牍压积之多尤过他处，诚恐病躯从事其间，不能彻底清厘，措置一未裕如，贻误诚非浅鲜。此臣身病不能兼任地方之实在情形也。

臣现于公事之余，时近医药，仰荷圣主福庇，一二年内精力稍健，船政接替有人，其时予以地方之任，必当竭力驰驱。即遇台湾有紧要事件，派臣前往专驻，臣用志不纷，或亦不致顾彼失此。至闽省办理海防并中外交涉事件，臣虽未身任地方，谨当遵旨与文煜、李鹤年等随时会商办理，以慰慈廑。臣孑然孤立，四顾彷徨，荷圣明非常特达之知，恨不粉骨碎身以图一报，惟此时遽任地方，实觉外惭物议，内疚神明，有不能不宛转陈情于君父之前者。合无仰恳天恩，鉴此愚忱，收回成命，另简贤能，庶地方得免贻误，微臣亦荷终始矜全于靡既矣！

谨将感激悚惧下忱，恭折附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不胜战栗屏营之至。谨奏。

奉旨：“另有旨。钦此。”

拟保船政替人恭候简派折 光绪二年正月十九日拜发

奏为遵旨拟保船政替人，恭候简派，仰祈圣鉴事。窃臣等奉上谕：“地方与船政，事难兼顾，自系实在情形，即著丁日昌会同沈葆楨酌保一二员，奏请简派。所有船政事务，责成该员经理，仍由该督等随时稽查，以期周妥，钦此。”等因。仰荷圣慈体恤周至，臣日昌无任感激涕零。伏查船政事宜，不特与海防相为维系，而且尤与台湾相为表里。船政若稍有掣肘，则台湾诸事不能顺手。臣葆楨与臣日昌往返函商，皆以为无逾于二品顶戴顺天府尹吴赞诚、布政使衔直隶津海关道黎兆棠者。查吴赞诚深谙算学，曾在直隶督臣李鸿章处管理机器厂数年，功归实用，费不虚糜，李鸿章称以为能。其前署广东惠潮道时，臣日昌正丁忧在籍，深悉其惠政及民，操守不苟。黎兆棠熟悉洋务，前署台湾道张弛得宜，民怀吏畏。前年臣葆楨经营台事时，调充营务处筹度军情，悉中肯綮。以上二员，其才识皆远过臣等，可否于该二员中简派一员，来闽接办船政事宜，于时局必大有裨益。如蒙俞允，并吁恳天恩饬该员乘坐轮船，迅速前来闽厂接手，以免旷误。至船政提调、二品衔候选道员吴仲翔，办事结实，长于理财，足膺

地方之任。臣日昌到省接巡抚印后,所有船政款项并日行事件,仍交吴仲翔一手经理,紧要事件由臣自办。省城距工次不远,新任未到之前,臣仍当不时亲自赴工督商,期臻妥洽。所有遵旨酌保船政替人缘由,谨会同福州将军臣文煜、闽浙总督臣李鹤年合词恭折,由闽省例送会试士子北上轮船之便,交天津县发驿五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此折系臣日昌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奉旨:“另有旨,钦此。”

操演轮船片 同日拜发

再,货轮船以装载转运为主,兵轮船则以操演为主。去冬湄云、飞云、镇海等各兵轮船,陆续自北省避冻回南,原在闽省之万年清、济安、靖远、振威、福星等兵轮船,均经调集操演。其操演帆索、枪炮以万年清、振威为优,操演舳板、用桨、用帆各款以济安为优,操演洋枪中靶以靖远、振威为优,操演水雷以镇海为优。除给赏奖励并分别存记功过外,查本厂总监工、广东补用道叶文澜,慷慨好义,熟谙西法;轮船营务处游击吴世忠,练习风涛,能耐劳苦,现饬其会督各兵轮船出五虎门外大洋,练习大炮打靶及学习洋人分操、合操之法。并嘱叶文澜细察吴世忠能否胜轮船统领之任,再当分别奏明办理。所有操演轮船情形,谨会同福州将军臣文煜、闽浙总督臣李鹤年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奉旨:“知道了,钦此。”

委赴香港招募学生片

再,船政前设立前后学堂,招致聪慧学生,延请精通西人,教习制造、驶船并英法语言文字,用意至为深远。现在该学生等学业有成者,已派充轮船管驾,类皆深谙测量、经纬以及风潮、沙线,即西人亦深赞其能。其尤精者,如张成、吕翰等,已派在扬武轮船,随同教练洋人前赴日本等处游历,以增胆识而扩见闻。惟后学堂学生,除入扬武轮船并经洋将日意格带往英法各国游历外,现在均系新选幼童,仅习咿唔,难冀其即能升堂入室。查现在轮船数目日增,若非由学堂造就管驾之才,谙练天文、算学各事,则一出大洋便茫无津涯,岂能与西人并驾齐驱、决胜顷刻?从前张成、吕翰等皆由香港英国学堂招集而来,盖缘该学生在彼先已肄习数年,近朱者赤,变化更易为力。臣日昌现在札饬熟悉洋务之知府衔分发同知唐廷枢、同知衔黄达权前往香港英国学堂,挑选学业可造之学生四十名,俟其到厂即派归后学堂,赶紧学习天文、算学、驾驶诸法,仍一面延请谙通西人认真教督,庶人才日盛,不致有有船无人虑矣。是否有当,谨会同附片陈明。^①

^① 《船政奏议汇编》(清光绪十四年福州船政局刊本)卷十三中原缺“真教督,庶人才日盛,不致有有船无人虑矣。是否有当,谨会同附片陈明”二十八字,此据《丁禹生政书·抚闽奏稿》(抄本)补入。

参操防不力之总兵革职片 光绪二年正月十九日拜发

奏为特参操防不力之总兵，请旨革职，以肃军律，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船政设有福靖新后、老后两营练勇，计共一千人，按月给饷，原冀其认真操演，练一兵得一兵之用。詎意统带营官、记名总兵王正道懒惰性成，平日全不以训练操演为事。臣前亲往阅操，见该勇丁步伐全不整齐，放枪全不如式，亲询该勇丁名姓，极多与号衣内所书之名姓不符。当于十一月间从宽将该营官记大过三次，并饬其此后如能认真，即可将功补过。乃该营官仍不激发天良，当早晚操演时勇丁总不足数。今年正月，访闻该勇私行逃去数名，尤为可恨。并据帮带参将李忠元讦，该营官从前有五月一发口粮、利其截旷银两情事。虽尚讯无实据，而勇丁操练不能认真，则已彰彰在人耳目。且台防前此购存洋药一万余桶，封存库中，由该营官派兵看守，昨经查明火药受潮竟有二三千桶之多。虽海边湿气较重，一经夏雨连旬，百物无不蒸变，情节亦尚可原，然该营官防护不慎，亦难辞咎。现经将受潮火药饬令厂员查验能否重新改制、不致全行废弃之处另行办理，并商明督臣李鹤年，另选候补参将余致廷前往该营接管，饬令认真操演外，理合据实参劾，伏乞天恩，饬部将记名总兵王正道即行革职，以为操防不力者戒。是否有当，伏候圣裁。所有特参操防不力之总兵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沈葆楨、福州将军臣文煜、闽浙总督臣李鹤年，恭折由轮船交天津县发驿五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奉旨：“王正道著即革职，该部知道。钦此。”

扰乱营规之参将李忠元以都司降补片 同日拜发

再，据营官王正道禀称：“正月十三日正在教场督操，有帮带新后营副将衔留闽优先补用参将李忠元，酗酒殴骂，扰乱操规。”李忠元亦讦该营官行凶殴辱情形。除王正道已另折奏参外，查李忠元扰乱营规，亦有应得之咎，合无吁恳天恩，饬部将副将衔留闽尽先参将李忠元以都司降补，以示惩儆之处，出自圣裁。谨会同两江总督臣沈葆楨、福州将军臣文煜、闽浙总督臣李鹤年，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奉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就署起盖银库片 同日拜发

再，闽海关拨解造船经费，当船政经始之时，草昧初开，规模未备，所有现银不能不暂寄钱庄，以便随时提用。现在船工告成，拟就船政衙门隙地起盖银库，俾便庋藏，以昭慎重。理合会同两江总督臣沈葆楨、福州将军臣文煜、闽浙总督臣李鹤年，合词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奉旨：“知道了，钦此。”

道员父子因公遇难请恤折 光绪二年正月十九日拜发

奏为道员父子因公遇难，伟节可风，吁请天恩分别俯赐旌恤，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据盐运使衔江苏补用道李光熙之家属李孟庚禀称：“窃身堂叔李光熙，广东嘉应州人，上年春间在扬州差次，丁亲母忧，八月间扶柩南旋。行抵上海，因闻轮船近多失事，已拟改道由陆，适接奉札委顺往香港地方访购造船楫木，因决意附搭轮船将母柩回籍寄顿后，再赴香港购料。十月十二日行抵南澳洋面，轮船误触礁石，顷刻损破，船上人等纷纷跳往舢板逃生。时有熟识水手援救身叔李光熙，而李光熙抱柩哀号，不愿再生。其子提举衔补用运判李培清已为水手援上舢板，因望见其父李光熙抱柩浮沉水中，仍即跳入洪波。计眷属、亲友、仆从共十六人，沉没者十五人，仅身一人奉堂叔李光熙谕令逃出报信，并声称‘母柩沉没，无颜在世’等语。身由舢板行至汕头，旋据渔户将堂叔祖母之柩捞获，而堂叔等十五人之尸骸则至今尚未寻获，合并声明。”等情前来。臣伏查道员李光熙服官苏省，为守俱优。前在张国梁处当差，屡著劳绩，张国梁甚倚任之。臣文煜、臣日昌在江苏时，先后委以差使，均能实心办事。上年春间，李鸿章拟派充当营务处，旋因该员丁忧而止。臣到上海时，因闻船厂缺少楫木，该员正在上海，飭令顺往香港询访价值，一面采办，并力劝改由海道起程，与臣均于十月初八日分搭轮船。詎臣于十一日到闽，旋闻该员即于十二日遇难。当轮船触礁时，水手援上舢板，本可逃生，而该员舍命殉母，其子李培清又舍命殉父，眷口、亲友、仆从十余人均皆相随沉没，竟无一人愿上舢板者，闻信之下，不禁恻然伤之。若非该员平日结实可靠，臣断不委以香港访购木料差使；若非委派香港访购木料差使，该员断不改由海道，以致全家遭此大劫。虽取义成仁，在该员当无遗憾，而移忠作孝，其伟节可振颓风。合无仰恳天恩，俯念运使衔道员李光熙奉差遇险，以身殉母，提举衔运判李培清复以身殉父，大节均属凛然，可否飭部分别从优旌恤之处，恭候圣裁。谨将道员因公遇难、伟节可风缘由，会同两江总督臣沈葆楨、福州将军臣文煜、闽浙总督臣李鹤年恭折由驿附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奉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再延请教习嘉乐尔来工教导片 光绪二年二月十五日拜发

再，臣派员前往香港英国学堂，挑选学生四十名来厂学习，并拟延请西人认真教习，业经奏明在案。查从前后学堂本有两项教习，一系驾驶，一移管轮。其充驾驶教习者为英人嘉乐尔，心气和平，循循善诱，学生素所悦服，同治十二年冬间因届限满，遣撤回国。现飭日意格函招嘉乐尔再行来工，并另募管轮老手教习一名，查照旧章，给予安家路费，每月各给辛工银二百两，约定三年为限。如果教导出力，三年限满，给予回费并两个月辛工。倘不受节制，不守规矩，或教导不力，听凭撤回。所有招募洋教习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沈葆楨、福州将军臣文煜、闽浙总督臣李鹤年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奉旨：“知道了。钦此。”

第十七号艺新轮船下水片 光绪二年四月初十日拜发

再，去年夏间因南洋弯木购办未齐，一百五十匹马力兵船骤难动工，前学堂艺童吴德章、罗臻禄、游学诗、汪乔年等献所自绘五十匹马力船身机器各图，稟请试造，于五月初一日安上龙骨，取名“艺新”，经臣沈葆楨先后奏明在案。计自兴工后，船身则先造样板，机器则先制木模，次第赶工。迄本年二月杪，据船政委员报称，外而〔舢〕板，内而气炉、轮机，一律齐备，稟请取吉下水。臣谨择三月初三日午刻，亲临工次，督率在事员绅，祭告天后、江神、土神、船神，乘潮纵江，具臻稳善。船长自前垂线至后垂线计一十一丈八尺八寸，阔自外〔舢〕极宽处量应一丈七尺，通深一丈五尺一寸，吃水深七尺六寸，水缸机器均在水线之下。辰下当升桅杆、系帆缆、安床爨、上烟通、配气管以及髹漆等事，一经就绪，便可试轮出洋，据船政提调、尽先选用道吴仲翔具稟请奏前来。臣查闽厂自经始迄今，共成一十七艘，海镜以下等船虽系工匠放手自造，皆仿西人成式，唯艺童吴德章等独出心裁，克著成效，实中华发轫之始。该艺童等果能勇猛用功，精进当未可量。所有艺新轮船下水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沈葆楨、福州将军臣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合词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奉旨：“知道了。钦此。”

千总陈世安积劳病故请恤片 同日拜发

再，五品军功尽先千总、福建水师提标中营右哨把总陈世安，前经臣沈葆楨派委舢板厂当差，在工七年，始终勤奋。本年正月，因积劳成疾，旋于二月初七日歿于工次，殊堪悯恻。合无仰恳天恩，敕部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议恤，出自逾格鸿慈。谨会同两江总督臣沈葆楨、福州将军臣文煜、闽浙督臣李鹤年合词附片吁陈，伏乞圣鉴。谨奏。

奉旨：“兵部议奏。钦此。”

卷八 抚闽奏稿^①

遵旨赴任谢恩折^② 光绪二年正月十九日拜发

奏为微臣遵旨赴任，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二年正月十一日奉上谕：“丁日昌向来办事认真，不避嫌怨，特畀以福建巡抚重任，系属为地择人。该抚惟当力任其难，将任内应办事宜随时整顿，并将海防及中外交涉事件会商文煜、李鹤年悉心办理，以副委任，毋许固辞。钦此。”等因。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伏念臣薄植菲才，至愚极陋，仰荷圣慈，因材施教，委曲成全，捧读温纶，不觉感激流涕而不能自己也。草木异类尚尔向阳，犬马无知犹思报主，臣何人，斯渥受天恩至于此极？虽病体自交春以来愈加沉剧，然延一日之残喘，必当尽一日之涓埃，断不敢延宕推诿，致旷职守。至臣新承恩命，例应声请入觐天颜，惟巡抚印信封存司库匝月，所有积牍自去年五月故抚臣王凯泰渡台之后，久未清理。本年三月初间，又须赶办秋审。臣不敢拘泥成例，致误事机，拟将船政经手事宜略为部署，即当晋省接印。一俟整顿稍有头绪，再当趋叩阙廷，亲承训诲，以免陨越。是否有当，伏候圣裁。谨将微臣感谢下忱并先行受事情形，恭折附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奉旨：“知道了。钦此。”

变通西饷办法疏^③ 光绪二年

奏为洋债不宜多借，谨拟变通办法以纾国计，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① 《抚闽奏稿》是丁日昌任福建巡抚期间（光绪元年十二月至光绪四年四月）所写奏稿的汇编，初为抄本，由丁日昌门人刘瑞芬、陆润庠校订后辑入《丁禹生政书》（抄本）之中，后该抄本又经范海泉、刘治安点校，于1987年在香港出版。另近人温廷敬亦曾据转抄本将其辑入《丁中丞（日昌）政书》之中，于1975年由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唯该书所辑丁日昌此一时期之奏稿缺载较多，且有任职福建巡抚之前的奏稿，篇目编排顺序亦甚杂乱。本书所辑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室藏《丁禹生政书·抚闽奏稿》原抄本为底本，并与范海泉、刘治安点校出版之《丁禹生政书》、温廷敬辑《丁中丞（日昌）政书》作了校勘（凡录自此抄本奏稿，卷中不再注明出处），另外从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等书中补入了原书缺载的一些奏稿，篇目顺序亦按照具奏时间先后重新作了编排。具奏年份，原书使用干支纪年者，悉改为朝年。原书未署具奏时日者，本集不作补入。另《丁禹生政书·抚闽奏稿》中原收有《查勘台湾后山卑南等处情形疏》一篇，经核对并非丁日昌奏折，故未予录入。

② 录自《船政奏议汇编》（清光绪十四年福州船政局刊本）卷十三。

③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八。

窃臣钦奉上谕：“借用洋款，本非善策。前经该衙门奏明，嗣后无论何省，不得辄向洋人筹借，惟左宗棠因出关饷需急逼，拟借洋款一千万两，事非得已，若不准如所请，诚恐该大臣无所措手，于西陲大局殊有关系。著沈葆楨即照左宗棠所奏，妥速筹议，奏明办理等因。钦此。”仰见我圣主垂念边疆，于无可如何之中，为筹画万全之举，曷胜钦佩。伏查洋债之息，虽非甚昂，然为数太多，为日太久，其借也以彼国之镑数折我之两数，其还也又将以我之两数折彼之镑数，暗中折阅吃亏，实为不小。以一千万两分十年计之，除还本银一千万两外，须添出利银一千万两，合之前借五百万两，计每年须贴洋人息银一百五十余万两。国家经费有常，岂堪骤增此意外巨款？海关与洋事最宜界限分明，今以洋税抵洋债，辗转作扣，条目混淆，将来必有辘轳不清之日，万一海疆有事，关税不能如常，本息不能照清，洋人藉口盘踞，自行征收归款，尔时噬脐无及，为患胡可胜言？泰西土耳其、波斯等国皆因公债过重，以致利权全为异国所执持，国势因以削弱，前车之鉴，可为寒心。从前总理衙门曾经奏明，嗣后各省无论应用何款，均不准持有四成洋税，动辄先向洋人筹借，致令中外各事诸多掣肘等因。盖早深见洋债之流弊多端，而后有此正本清源之议论。在左宗棠不计成败利钝，统师出关，万不得已而为此剜肉医疮之举，诚出于无可如何，伏读圣谕交沈葆楨妥速筹议，奏明办理，盖筹议者亦以事势万难，必须筹度万全，反复详议而后行也。若使西饷千万之款果有着落，则洋债一举亦未尝不可变通办理。臣查原定各省每年应解西征军饷七百余万，若使各省将认派之数预提一年零三个月之饷，并在春间起解，便符一千万之款。明知各省水穷山尽，罗掘万难，然将藩粮盐厘各项分款凑集，先其所急，不足则再向银号移挪，似亦不致贻误。商之将军臣文煜、总督臣李鹤年，皆以臣言为然。查福建自台湾倭事至今，计已用饷五六百万两，兼之制造轮船以及养船之费，皆系闽省独力任之，库藏顿竭，然值君父之急，敢不悉索从事？此次如若提前凑解西饷一年零三个月，计须银六十万两，当与藩司葆亨、盐道卢士杰熟商，即于藩、盐各库无论正款、杂款以及每月水陆各营应发之款，尽数全提，再向各银号多方挪凑，计已共得前数。一面将该饷银迅速汇至沈葆楨处汇解，并函请其将借款一层再候谕旨遵行，伏祈圣慈飞飭应解西饷各省，仿照提前办理，尽于一月内将应解之款从速汇甘，较之辗转筹借洋款，当更有速无迟。一转移间，西军可无待饷之虞，国家免受无穷之累。譬如一家主事之人被人重利盘剥，子若孙但有涓滴可筹，何敢不出以济急，目前时事亦复何异于此？至左宗棠所奏各省解款全被洋防占尽，现在南北洋海防一款各省解者亦复寥寥，即如福建，不特奉拨之海防并未解过丝毫，即台湾按月应解、至切至近之款，亦已欠至数十万，目前深虞决裂。盖自半税畅行东南，厘捐因之骤绌，固不特一省受累已也。谨将变通西饷办法、恳请洋债暂且停借缘由，会同福州将军臣文煜、闽浙总督臣李鹤年，恭折由镇海轮船带津，交天津县发驿密陈。谨奏。

凑款预解西饷片

再，福建提前预解西饷一年零三个月，计需银六十万两。兹于藩、盐各库正款、杂款及兵勇本月应发粮饷内提借，罄其所有，计共得银三十万两，尚欠三十万两，除在各处凑借，并由臣日昌与藩司葆亨向洋行借银二十万两，以上共凑符六十万两之数，即日由轮船汇交沈葆楨处，汇齐解至左宗棠大营，俾应急需。

至臣既拟驳洋债，而复自借洋债，似属矛盾。不知左宗棠所借洋债款多年久，将来必致贻累国计，其事大；臣所借洋债为数既少，且约于三五个月内即还，并不与海关交涉，即有贻误，不过累及臣之一身一家，其事小。且因藩、盐各库存款悉索无余，华商穷乏日甚，无可挪移，不得已而为此举，并非愿与洋人交易也。合并附片陈明，伏祈圣鉴。谨奏。

署内设局派员清理词讼片

再，闽省吏治日偷，牧令缺多瘠苦，但求以免过为了事，于民生之疾苦漠然不关于心。由是词讼之积压日多，牢狱之犯人几满，佐杂则擅受频闻，书差则惟利是视，官吏以百姓为鱼肉，百姓以官吏为寇仇。其黠者欲免官吏之诛求，则往往逃入异端，官吏遂熟视之而无可如何，异端因之日炽，此诚人心风俗之忧也。臣以为欲求正本清源之计，必先清理词讼。词讼既清，则百姓不致受胥吏讹诈，可遂其耕田凿井之乐。臣现拟于署内设立清理词讼局，选派妥员，由税厘局酌给薪水，帮臣稽核。一面严饬各府、州、县，将所有词讼分别上控、自理，作为管、收、除、在，每月报明。各守牧令每月能将案件全结者，给予奖励，结数至八成以上者记功，不及五成者记过。如此次第办理，庶几词讼不至积压，牢狱人犯亦可逐渐减少矣。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洋务需人调员来闽疏^① 光绪二年

奏为闽省洋务襄理需人，拟调熟悉情形之员来闽差遣，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沿海各口通商，实为全局攸系，办洋务者首在妥速，而其要尤在通达洋情、洋语、洋文。盖无熟悉洋情之员，则事之缓急重轻未由区别，既未能因势而利导，又不克随地而制宜，或惟图迁就，致拂民心，或相率宕延，授人口实，此猜嫌所以易启也；无通晓洋语、洋文之员，一切交涉案件，或领事官晋见面商，或派员前往会议，均须由通事辗转传述，非独词难达意，抑亦颠倒混淆，且遇有洋字函牍，阅之茫然，即遣人翻译，而未解其意义，每多舛错遗漏，目前辨别不慎，转致日后枝节横生，此杆格所以易形也。即如闽省各司道办理通商局务，平日于洋情不甚讲求，以致被经手采办军火之劣员串通洋人多所欺蔽，即使饬令此时认真学习，但非性之所近，终觉格格不入。臣文煜与臣日昌再四筹商，亟须求之于向来惯办洋务者，酌调数员来闽襄理，庶可免杆格而泯猜嫌。兹查有办理上海招商局候选道唐廷枢，才识练达，器宇宏深，于各国情形以及洋文、洋语罔不周知，本年正月间因公来闽，臣日昌暂留该员帮办电线等事，措置悉合机宜，深资其力。又副将王荣和，籍隶福建，臣日昌在广东时知其精通外国语言文字，招之赴粤，旋又随赴上海派充翻译，兼理机器、枪炮、轮船各局务，该员熟谙洋情，心地亦极平正，同治八年间曾经前督臣英□会同臣文煜奏调赴闽，时臣日昌因所办洋务多系该员经手，是以吁请留苏，蒙恩允准。现在苏沪人才众多，非闽省之无一谙习洋务者可比，而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八。

唐廷枢、王荣和又皆系臣日昌旧日僚属，指臂之资由来已久，惟唐廷枢于招商局务尚有经手事宜，已函商李鸿章令其往来闽沪，李鸿章回信亦谓可以往来兼顾，据通商局司道详请奏调前来。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候选道唐廷枢、总兵衔先补用副将王荣和二员调闽遣用。如蒙俞允，并请敕下直隶、两江督臣转饬各该员迅速来闽，俾资臂助。除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暨分咨查照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具陈。谨奏。

闽省电线改归官办疏^① 光绪二年

奏为福州、厦门电线归官自办，改立议约、抹销原立合同缘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闽省福厦设立电线一案，自奉准买归自办后，节经通商局员与丹国电报公司会商定价，于上年四月定立合同条约，仍由公司代造，工竣交回中国自行经理，业将大概情形会奏在案。自举办以来，各厅县以民情疑畏、窒碍难行，先后具禀前来。并据各乡耆以设线安桩，关碍田园庐墓，凿伤地脉，有损风水，纷纷呈诉，众口一词。虽经节次委员分途劝谕，而已造者多被损坏，未造者动辄阻挠。盖自省至厦蔓延六百余里，已属防不胜防，而损伤风水之说，乡愚无知，又牢不可破，必欲强以所难，则事属创举，群疑众惧，且恐激成衅端。该公司目击民情，上年十二月间有暂拟停办一年之语。夫操纵之权握之自彼，则始终之虑难出万全，即使暂行缓办，一年之后保无枝节丛生？臣等熟思审处，总期事机在我，无他族牵掣之虞，则进退得以自如，轳辘始能永断。正在筹议间，适总办上海招商局务、候选道唐廷枢因公来闽，该员熟悉洋情，当经委令与船政委员、广东补用道叶文澜暨局员调署福州府知府张梦元等再三妥议，始据应允归官自办，毋须洋人代造，价值仍依原议给付。其未起房屋、未用工价，应即扣除。该公司所开耽延工程经费等项，亦量为贴补。就应扣除之款抵算外，尚有应找该公司之数，并议明无庸找给。所有电线、机器、房屋等件派员点收，仍挑选艺童延公司三人教习，约期一年，满后去留悉听中国，将来电线设与不设，该教习不得干预。本年二月二十五日缮立议约，当将原立合同抹销，马尾之尾一律收回，此后教习有成，再随时察看民情，斟酌核办，据通商局司道详请奏咨前来。臣等意见相符，除将新立议约分咨总理衙门暨南北洋通商大臣查照外，谨会同两江督臣沈葆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奏台湾设立电线片^② 光绪二年

再，电线一件，所以达要报而速军情，为用至宏，惟前议由福州造至厦门，系由洋人发纵，太阿倒持，未免利少害多。臣到闽后，当经买回拆毁，仍将电线留存，延请洋人教习学生，曾经分别奏陈在案。台湾南北，路途相隔遥远，文报艰难，设立电线尤为相宜。臣现拟将省城前存陆路电线移至台湾，化无用为有用，一举两得。并拟即派学生、六品军功苏汝灼、陈平国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八。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八。

等专司其事,定于四月动工,先由旗后造至府城,再由府城造至鸡笼。目前暂不雇用洋人,倘于理有窒碍难通之处,即翻译泰西《电报全书》,以穷奥妙,或随时短雇洋工一二人,以资参核。中国之言工也,儒者穷其理,匠人习其事,故理与器两不相谋,形上与形下终难一贯,今惟因器穷理,即理成器,庶几格致之学渐有端倪。将来仍拟将洋字改译汉字,约得万字可敷通报军情、货价之用,然后我用我法,遇有紧急机务不致漏泄。惟从前收存电线、机器,皆系臣一手经理,必须臣来省交代,并分派学生、添购物料,装运轮船赴台,庶免遗误。除俟电线设置有成分别奏报外,理合先将移线购料及分派学生来台缘由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拿获安纳船要犯申明拟办疏^① 附片 光绪二年

奏为拿获谋害洋商之凶要各犯,申明拟办,仰祈圣鉴事。

窃德国安纳船主并大伙二人在洋被杀,先经通商局接到代理领事戴兰那照会,当即派员会同该领事驾坐官厂轮船驰赴闽安、福宁一带洋面,适厦门领事官亦派兵船驶至,访查系被水手华民杨细细等谋害。由局悬赏,飭据闽县、长乐等县拿获杨细细、翁正梅、杨起信三犯,并先据霞浦县渔民施德武等缴出杨细细寄顿糖货,由县解省,飭发福州府审办。臣日昌复派轮船,委道员陈维汉等周历各洋,督率营县追缉。兹据追起失赃解局,并据臬司张岳龄督同福州府知府林庆貽提犯审拟,声明此案供证确凿,首犯杨细细实在刁健、坚不承招,会同通商局司道具详解勘前来。

臣等随亲提研鞫。缘杨细细、翁正梅、杨起信均籍隶闽县,杨细细素作洋船水手,光绪元年秋间同翁正梅等因无人肯作保家,均在厦门地方歇工,八月间有德国安纳夹板船欲赴天津,船上洋人二名,均不识姓名,一为船主,一为大伙,又有华人卓立、陈阿猪二名在船服役。该船在厦门装运糖货,船内本有水手六名,因时被船主虐打,不肯往北,当各辞去,洋人贪图杨细细价值便宜,雇为水手头,由杨细细转雇现获之翁正梅、杨起信、在逃之陈阿珀、不识姓名阿馨、阿良五人至船驾驶,并无行家担保。其船上装货若干,系洋人另雇工人先已装就,该犯等均未知悉。八月十二日开驶出洋,因洋人性躁,又复虐打,翁正梅、陈阿珀被打最重,常向杨细细诉说,欲与洋人拼命。杨细细亦曾被殴打数次,心怀不甘,遂起意杀死洋人泄忿,即称何人敢先下手,给与洋银一百圆。陈阿珀应允乘便首先下手,翁正梅亦允相帮,杨起信在旁听闻、并未同谋。该船放洋后昼夜驾驶,水手、船主人等俱系轮流睡息,惟卓立、陈阿猪夜间均不服役。是月二十二日夜三更时分,船至北礮对横洋面,大伙同杨起信、阿馨、阿良俱已睡熟,船主同杨细细、翁正梅、陈阿珀四人在舱面驶船,陈阿珀乘船主不备,潜用铁斧将船主砍死,又将阿馨、阿良喊醒,邀令往杀大伙。陈阿珀仍携铁斧,杨细细携铁锤,翁正梅携菜刀,阿馨、阿良分携铁棍,同至大伙舱内,一齐动手。因黑暗之中翁正梅误将阿良左手砍伤,阿良喊痛,大伙惊醒,坐起喊叫,被杨细细用铁锤连殴致伤身死,此外何人砍伤何处辨视不清。杨起信闻喊起看,杨细细吓禁声张,并与陈阿珀、翁正梅将各尸抬弃海中。二十四日杨细细独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八。

自主意，将船驶抵霞浦县辖之北礮山寄碇，起出冰糖二百十五篓，雇不识姓名渔船盘至岸上。杨细细诬称因船只搁漏修理，向渔民施德武、施大灼租赁山寮暂寄货物，施德武等信以为真，杨细细即将糖篓寄顿寮内，令阿馨、阿良在寮看管。杨细细回船欲图再起，詎风浪甚大，船难停泊，任风飘荡。二十五日飘至西洋山洋面，触礁击破。杨起信即欲雇船走脱，被杨细细、陈阿珀留住，旋与翁正梅各雇不识姓名渔船登岸走散。卓立、陈阿猪亦雇渔船回厦首告。船内货物落海沉失，亦有被附近渔民捞获售卖。阿馨、阿良因杨细细不复登岸，各自脱逃，施德武等见其形迹可疑，即赴北礮汛衙门报明，将糖篓解县转缴。维时通商局接到领事照会，委员访查，先后获犯。并据连江县查出行户蒋上灶贱价买有不知姓名渔民冰糖三百八十二篓，追出缴还；暨由营在霞浦县辖赤岐澳查起断桅一支，讯系李阿遂在海边捕鱼捞获；又由道员陈维汉等追起失赃解局。逸犯弋获无期，先提现犯审拟详解，复鞠翁正梅等各供无异。惟杨细细仅认帮同弃尸，于起意谋杀洋人并下手将大伙杀毙、自主意搬运糖篓各情，坚不供认。查该犯系水手头，众水手皆听其指挥，如无起意谋杀，何肯帮同弃尸？且据翁正梅等当堂指质，金供系该犯造意谋命、下手杀人，具有篡结，该犯不能指摘翁正梅等一语。即寄顿糖篓，据租赁山寮之施德武等指证确凿，该犯亦无可辩，但称当时风大船危，恐致沉溺，是以暂搬寄顿，显系有心狡赖，冀图宕延。

案既众供确凿，应即拟结。此案杨细细受洋人雇请驶船，因屡被虐打，辄起意谋杀洋人二命，实属不法。该犯于杀人后搬取糖货，与掠取家财无异。杨细细除弃尸轻罪不议外，合依强盗已行得财律，拟斩立决。该犯造意谋杀二命，应加拟梟示，以昭炯戒，仍照例请旨定夺；翁正梅商同谋害，复下手杀毙大伙，亦属不法，合依谋杀二人从而加功者绞监候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杨起信于杨细细等谋杀洋人，讯未同谋、下手，惟当时知情不阻，迨走脱后又不肯首告，案关谋害洋人二命，若照知人谋害人不阻救首告律拟杖不足蔽辜，杨起信应照谋杀二人从而不加功，杖一百、流三千里律上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定地解配，折责充徒；施德武、施大灼租给杨细细山寮寄顿货物，行户蒋上灶收买冰糖，并不确查来历，率行租给、收买，均有不合，应与捞拾断桅之李阿遂各照不应重律拟杖八十，折责发落；卓立、陈阿猪当时不知谋情，事后即行首告，应免置议；罗湖汛千总林遇春，据领事照会内称该弁有得贿情事，业经咨革，应饬严审另办；逸犯陈阿珀等，现经悬立重赏，分饬勒缉，获日另结；已起各赃均交领事点收；尸弃海中，无从捞获，亦毋庸议；失察各文武俟查明失事洋面界址，另行核参；拿犯出力各员亦俟另行核办，俾示劝惩。

除备录全案供招咨部，并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暨分咨查照外，所有拿获谋害洋商之凶要各犯查明拟办缘由，臣等谨专济安轮船驶赴天津，交天津县由驿五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勅部核复施行。谨奏。

附片

再，德国安纳船主并大伙二人被水手华民杨细细等在洋谋杀一案，业经获犯审拟，另折具奏。因首犯杨细细异常刁健，坚不承招，照例请旨定夺。伏查该犯杨细细，因被洋人虐打，辄起意谋杀二命，并于杀人后起货寄顿，意图独吞，皆有翁正梅、施大灼等指质确凿，揆其情形，实较强盗尤为凶狠。且洋人二命被戕，船货全失，岂肯甘心？臣等当于二月间专派道员陈维汉往西洋山一带查办，处处预先布置，嗣后叠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函，德国公使已藉

词要挟,即各处新闻纸亦频频言及该国派有兵船数号求中华理论。此事三月二十一日该国厦门领事克捞尔到臣日昌处求见,初时辄谓杀戮洋人二命、弃尸吞货以及拆毁船只,情节较之云南马加里案为尤大,延宕至今,伊国家极不甘愿。经臣日昌节节开导,辩论三时之久,始能略就范围,惟于赃物一事,彼执定要赔。臣日昌但允以追出多少即给还多少,尚相持未下,自当一面设法羁縻,以期不致决裂,于条约中所能行之事为之照办,则条约外所难行之事方可力持。惟杨细细罪应斩决梟示,不即惩办,非独无以服洋人之心,亦不足以儆戒将来。相应请旨,勅部迅速核复,俾可早正典刑,庶海岛愚顽不致再蹈覆辙。谨合词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救护洋险船只章程疏^① 光绪二年

奏为筹议救护闽省洋面遭风遇险船只,妥立章程以垂永久,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闽省洋面,袤长千有余里,上连浙省,下达粤东,中外商船往来络绎,而海坛、南澳二镇所辖各洋巨涛汹涌、暗石嶙峋,较他处尤为危险,偶值船只遭风或驾驶失慎,触之辄糜。沿海渔民知利而不知法,每见中外遭险之船,任其迫切呼援,非惟坐视不救,抑且纷纷驾坐小舟乘危捞抢,致失事者厄于天又困于人,玩法者图其财并害其命,睹之惨目,闻之伤心。臣等检查档案,商船遭险被抢者,几无虚岁。伏思海上经营,历数万里之重洋,挟数十年之铢积,财命攸关,不幸遇险遭风,在中国商民固宜仰副圣慈保赤之怀,视同己溺,即各国洋船,亦当曲体朝廷柔远之意,拯其倾危。矧迹来沿海愚民愈无顾忌,前有宁波商人王太峰木船遭风搁浅,被沿海渔民肆抢一空,又有德国安纳船一案,船主、大伙均被杀害,货物亦被海滨渔人乘机肆抢。虽经获犯追赃,认真办理,然与其惩创于事后而多费周章,何如杜患于事前而免滋缪轍?臣日昌前任上海道时,曾经明定救护船只遇险章程,行之颇为有效,闽省似可酌仿办理。兹与臣文煜筹议章程五条,先为分清地界,严定官弁责成,并出示剴切晓谕,飭发沿海各属书牌悬挂;一面分段选举地甲、头目,列名册报,信赏必罚。务使沿海愚民皆知救护难船之必蒙重赏,乘机抢劫之必陷刑章,平时利害先已了然,庶临事不致见财起意,不惟于人命、财物多所保全,即渔户、乡民亦不致再罹法网,揆之古人救灾恤邻之道,尚相契合。谨呈章程册列清单,恭呈御览。是否有当,伏候圣裁。除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暨分咨查照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

谨将《救护中外船只遇险章程》册列清单,恭呈御览:

一、定地段以专责成也。查沿海岛屿星罗、犬牙交错,非明定界址,必致彼此推诿。兹责成沿海厅县会同营汛定明所辖界限,每十里为一段,飭令就近公正绅耆保举地甲一人,其岛屿则保举耆老头目一名,列名册报,以专责成。凡遇中外船只漂撞礁石一切危险,本船日则高挂白旗,夜则接悬两灯,以示求救,在地之居民、渔户人等见有此等旗灯,即时首报地甲头目,一面飞报文武汛官,一面酌量夫船数目,集派助救。其文武汛官闻报后,亦即督率兵役亲往勘验救护,不得稍有迟误。其往来报信之人一切费用,均由失事船主给还,惟官役不得勒索使费。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八。

一、明赏罚以免推诿也。查沿海文武汛官，如有救护船货至一万两以上、中外人等救至十名以上者，一经该管上司查明申报及领事官照会关道有案，藩司立即注册记功，三功以上者文武汛官详请酌记外奖，五功以上者分别详请题升，以示优奖；其地甲头目，亦分别上、次劳绩，随时赏给顶戴、匾额，以昭激劝。倘文武汛官不肯认真办理，照例参惩；地甲头目若有救援不力甚至希冀分肥者，分别轻重严究。至于望见船只危险、首先报知地甲头目及文武汛官者，应以初报之人为首功，由失事船主给予花红，大船多至三十两，中小船以十两为度。

一、定章程以免混乱也。凡遇险船只其力尚可自存、船主并不愿他人上船者，则救援之人自不得混行上船。倘船主须人援救，或系应先救船，或系应先救货，或系应先救人，均听船主指挥，不得自行动手。救起货物应寄顿何处，亦由船主作主，其有擅行搬取或私自藏匿者，一经船主及地甲头目指明、查有确据者，即行由官追究治罪。倘有人出首确凿者，亦赏以应赏之款，诬捏有不准，并行反坐。

一、定酬劳以资鼓励也。凡救起之货须候文武汛官验报，如系外国船货，并报明附近领事官会同查核，将货估价，按照出力多寡、难易抽发充赏，多至三分之一以赏救援之人。若有货无人，则须禀明就近地方官及领事官，秉公将货酌赏。倘无货有人，则须将人救护，无论中国、外国之人，均先行给以衣食，就近送交地方官、领事官，妥给船夫，分别资送回籍。倘系外国人无领事可交者，即报明通商局资给盘川，俾令自行回国。其小船出力救护，倘本人无力可以酬谢者，即就近禀报地方官。小船每救人一名，赏给洋银十元，就近由地方官先行核给，按月汇报通商局发还，虚捏者严究。至遇风涛汹涌、人力难施，或在大洋、为救援所不及，均宜各安天命，不得任意株连。

一、广晓谕以资劝戒也。凡海滨愚民，皆缘不知救船之有赏、不救船之有罚，是以坐视不救，或致乘机抢夺。此后所有沿海文武各官，均宜将以上告示条规分别札行各汛，严加告诫，并将告示条规书写木牌，遍处悬挂，使一切渔户、愚人皆知遇险之船救护为有功，不救护为有罪，庶人人有救船之念在其胸中，不致视为无足重轻之举矣。

清理积案以苏民困片

再，閩閩苦累莫甚于词讼，地方官宕延不结，差役藉端讹诈，经年累月，动至荡产倾家。因而强者变为盗贼，黠者流入异端，人心风俗之坏胥由乎此。是以臣任苏抚时，创立章程，通飭各属将词讼按月造册通报，予以功过，明示劝惩；并令将押犯姓名悬挂粉牌，按月另册造报，必隐者彰之使显，然后官吏不敢任意欺蒙。仍随时派员密查报册与实数是否相符，遂渐无延案私押之弊，而民困亦藉以稍苏。前直隶督臣曾国藩、前福建抚臣卞宝第知行之有裨于民，先后向臣处抄录章程，通飭直隶、福建各属一体仿办。

兹臣蒙恩简授福建巡抚，接任后即经严飭各属实事求是，勿得仍蹈从前积习。月余以来，披阅各属册报，类皆有名无实，积压之案仍多，审结之案甚少，且闻仿造、匿报之弊不一而足，即押犯亦多不列册、不挂牌者，深堪诧异！当经臣查出种种弊端，计閩县共匿报词讼一百余起，侯官、莆田二县各共匿报词讼二百余起，福清县共匿报词讼八十余起。虽内有前任未报之案，而各该县到任后不即据实补报，且蹈其覆辙，均难辞咎。又派员查点，閩县押犯匿报

二名，侯官县押犯匿报十五名，福清县押犯匿报二十八名，南平县押犯匿报二十五名，此外晋江、建安、瓯宁、邵武、长汀、漳平等县词讼册报均多匿漏。以清讼安民之举，而视为故事具文，粉饰朦混，殊堪痛恨！访查各州县陋习，因词讼据实禀报，倘结案不及成数，必干处分，是以每月必捏造审结若干起作为开除，既可避免处分，又可以结案之多，希冀上司保奖。故统一省月报册计之，结案已不下数万起，宜若讼狱可清，民困可苏矣，而各州县年复一年，案牍仍不少减，何哉？盖造入月报者皆口角细故之案，大半伪捏，其真案之不结者依然如故。是多一番防范，更多一番欺朦，若非于立法之初尽发其覆，择尤参处，无以祛锢习而儆玩延。除福清县知县魏弼文已另案参革，并再查明各县有无匿报词讼以及押犯悬牌不实，另行办理外，相应请旨，将调署闽县知县雷其达、署侯官县知县吴森、调署莆田县知县吴光汉、晋江县知县金锡蕃、署南平县知县胡益源、调署建安县知县郑启明、署瓯宁县知县费萇臣、邵武县知县顾玉琳、署长汀县知县蒋宝光、调署漳平县知县赖以森十员一并摘顶，勒限半年内将积压各案次第结清，再行奏请开复。其有认真振作、一律清结者，届时仰乞圣恩，分别奖励；倘再不知愧奋，另行严参，以示惩戒。除咨部查照外，臣为清理积案、以苏民困起见，是否有当，谨会同闽浙督臣李[鹤年]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闽省水灾办理拯恤情形疏 附片

奏为福州省城骤遭水患，现将办理拯救抚恤大概情形，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福州省城东南滨海，西路之上游延、建、汀、邵四郡，势若建瓴，溪流下注，汇至侯官县辖之洪山桥，经闽县辖之南台大桥，出五虎口而入于海。本年(冬)[各]属雨水过多，自入春以来并未连日晴霁，凡溪河蓄水之区本已盈满，省城自五月十六日后，复大雨倾盆，昼夜不息，至十九日夜雨始稍停，上游溪流奔腾下注，又值海潮顶涌，水势骤涨，城外西、南、东三路深至七八尺及丈余不等，城内西、南、东三路水深六七尺至八九尺，即最高之北门亦有积水一二尺。水深之处弥漫无涯，所有庙宇、营房、塘汛，闽县、侯官二县衙署、监狱，城乡民居、田园、道路、桥梁，均被淹没。被难居民或攀树登墙，或爬蹲屋上，号呼之声不绝于耳。臣等当即督率司道及地方文武各官，亲自登城，分别布置。其时水势突如其来，城内外无从寻觅船只，当由总兵张陞楷、参将庄镇藩亲自解衣泅水前往城外，以重价雇觅小船，分投拯救百姓。由四炮台多设木梯引令登城，分住城楼庙宇，亦有就近拯至仓前山等处庙宇暂住。其城内水势以西南一带为最重，无如西门被倒塌房屋瓦石壅塞，船不能入，又经藩司葆亨督同武弁将瓦石疏通，然后小船方能源源入城拯救，将难民妥为安顿。一面购备面饼、干粮分给充饥，一面将义仓存谷开碾煮粥，先行赈济。并饬闽县、侯官县将监犯移禁。又恐游勇、土棍乘机抢劫，复派副将梁成华、参将德安、刘英杰等，会同司道府县将城内城外分定地段，弹压照料，彻夜梭巡。至二十四日，积水渐消，难民已有散归，内有无家可归者暂在城楼栖宿。

伏查道光十四、二十四等年省城两次水灾，均经奏明动款开仓赈济平糶。此次水灾较上两次为尤重，城内外低洼各处墙垣本系土筑，骤然被淹，遂多倒塌，间有伤毙人口。臣日昌自二十日以迄于今，昼夜驻扎城上，臣文煜每日亲赴各城，会同督率，拯救抚恤，各难民均颇安贴。惟被灾既重，哀鸿满目，殊为恻然。应即援照道光十四等年两次成案，查明被水难民，给

发口粮；倒塌房屋，给银修建；其伤毙人口无力收埋者，官为给资。至福州就地产米无多，向赖外来米石接济，今猝遭水患，商贩不前，米价骤昂，贫民买食维艰。臣等先已筹款，商由督办船政事务三品卿臣吴赞诚派拨轮船，驰赴厦门采买米石，一面酌议章程，碾动仓谷，设厂减价平糶，并派员赴各路招徕商贩，源源运济。仍俟水涸后查勘被淹田禾有无伤损？其上游建宁府、延平府一带暨福州所属之古田等县如何情形？另行分别飭查，详细奏报。

合将福州省城骤遭水患，现办拯救抚恤大概情形，臣等谨合词恭折驰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附片

又奏，据闽清县知县王启渠禀报，该邑于本年五月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等日连天大雨，山水横流。加之上游溪水涨发，涌入境内，十九日自寅至戌，一日之间骤涨三四丈，以至城池、庙宇、衙署、民房均被淹没，间有坍塌，较之道光十四年之大水，尚高一尺之多。其民人或搬避船中，或逃至山顶，监押各犯先经督同典史押赴山上常平仓内暂行寄禁，并无疏失。现在水已陆续退去，探询城厢居民均无淹毙，四乡田稻亦无甚大碍等情，除批飭俟水退尽再行确查禀候核办外，臣等谨附片陈明。

闽省水灾催提各省协饷疏

奏为闽省库藏支绌，现又骤遭水患，需用甚繁，请旨飭催邻省速解积欠协饷，以资接济，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福州省城骤遭水患，当将筹办拯救抚恤大概情形，恭折驰陈在案。伏查闽省岁入之款不敷供支，竭蹶情形久邀圣明洞鉴，而拨解京、协各饷既未敢余力稍遗，五月间又筹还新旧洋欠六十余万两，而台湾自倭人垂涎后，筑台、练兵、抚番、开路，岁出又增巨款，本年复凑解甘饷六十万两，非独司、道各库俱已罗掘一空，抑且四处通挪，负欠累累，左支右绌，本属万分为难。詎意五月间淫雨连旬，溪流泛滥，上游各府与省城同时遭灾，较道光十四、二十四等年为尤重，所有城乡民居、田园多被淹浸，房舍随流，人口淹毙，加以正值禾稻扬花，茶杉登市，半遭洪水漂没，各属灾黎遍野，满目哀鸿，行路为之惻然。现在贩余平糶，以及赈济抚恤，在在皆需巨费，而察看情形，本年地丁万难征足，税厘亦必减收，是出款骤增而收款顿减，势同无米之炊，救灾恤怜，不能不望援于他省。兹据福建藩司会同善后局、司、道具详：“查广东省积欠历年协助兵饷银二十万两、军饷银四万余两，浙江省欠解兵饷银四十三万两，江西省欠解兵饷银一百三十二万五千两，虽先经委员驰往分催，迄无分毫解到。当此疲惫之余，情急呼庚，谅亦不忍漠视。固不敢仰望格外宽筹，惟期于欠解闽省协饷中，先行筹措五成，飞速大批解闽，暂应灾急而解倒悬。”等情。呈请奏咨催解前来。

伏查闽省历年仰蒙谕旨派拨协饷，原以本省供给不敷，藉以济度支之不足。此等额饷他省未经解到，本省即须挪借垫支，丝毫不能短缺。从前以各省同在窘急，暂时剜肉医疮，尚可勉力弥缝。惟现遭洪水为虐，元气大伤，库储则一空如洗，劝捐则民力难支，况当国计艰难，又未敢率尔请帑，致增圣慈南顾之忧。再四踌躇，惟有吁恳天恩，特飭江西省于欠解一百三

十余万两内酌解尾数银三十万两，浙江省酌解四成银十六万两，广东省酌解五成银十二万两，均于六月间派解到闽，庶能解急。如此一转移间，在各省以应拨之款济邻省之艰，已尽救恤深衷；在闽民以待尽之身，沐再生之德，愈戴圣慈高厚。臣等仍当分派大员驰往各省，恳切祷求，冀沾朝廷实惠。除咨部查照并分咨外，所有请催积欠协饷以资接济缘由，谨合词恭折由驿驰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不职召灾吁请褫职疏

奏为微臣不职召灾，吁请天恩将臣褫职，以答天谴，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闽省上年秋冬晴多雨少，百姓虽负汲艰难，而田稻已收，尚不甚以为苦。今岁入春后雨水淋漓，迄无连日晴霁，溪河积水本已满盈，詎意自五月十六后，大雨倾盆，山(涨)[洪]暴发，海潮又值大汛顶流，省城内外自二十日起，平地骤然水涨七八尺至丈余之高，直至二十三、四等日始行消退。当将被水大略情形会折驰陈在案。连日以来天渐晴霁，察看倒塌房屋以及压毙数十人口，虽经分别抚恤，并设厂分给米粥济饥，而百姓困苦情状，睹之惨目伤心。访闻故老，皆云道光十四年及二十四等年水势最大，尚比此次减少三尺。是闽省现在非常灾异，皆由臣奉职无状，不能感召祥和，以致百姓罹此重殃。臣抚衷自问，上既无以对君父，下复无以对百姓，惟有吁请天恩，将臣褫职，以答天谴，另简贤能抚绥此土，庶天变可弭，人心可定，感激鸿慈，实无既极。所有微臣不职召灾、吁请褫职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参轻视灾务福防同知片

再，福州省城骤遭水患，办理拯恤大概情形，业经臣等驰奏在案。城外南台地方滨临海口，水势汇注，向为福防同知驻扎之区，当五月二十日水势大涨时，臣日昌正在城上筹拯难民，而苦于无船可雇。因念南台船只向归福防厅管辖，当即屡函飭该署同知石鸣韶妥速多雇船只，分投拯救。其时水势浩大，重赏购人泅水前往，信方能达。候之良久，他处所雇拯船俱集，救人无数，而该丞仅将名片附来人销差，数日之间声息杳然。当时以为该丞衙署大半倒塌，尚可倖为自顾不暇，迨至水退之后，亦并未见该丞将南台被水情形，分别轻重稟请抚恤，实难望其振作。除飭司即行撤任，另委妥员接署厅篆并咨部外，相应请旨将署福防同知事、本任台湾府鹿仔港理番同知石鸣韶暂行革职，并飭司确查该员是否玩视民瘼，抑仅才力不及？另行分别办理。是否有当，臣等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闽省光绪元年份出入大数疏

奏为光绪元年份出入大数，开单仰祈圣鉴事。

窃户部奏准通行各省，“正供缺额，用款增繁，分别整顿所有岁入、岁出大数，年终开单奏

报”等因，已开报至同治十三年份在案。兹查闽省光绪元年份岁入如常，而所出益巨，生财之道限于偏隅，节用之方难求速效，将量入以为出，仍有绌而靡盈。以进款言之，闽地负山滨海，赋额无多，虽经淳饬催科，尚未一律解足，比较上届分数，约可征地丁银八十万左右，至于各款税厘，实为大宗，一年之计亦不过收银二百一十万零，益之洋款存剩银五十五万，合共三百四十五万五千余两。此实在进款之大数也。以出款言之，最要莫如京饷及工程处经费，次则本省台防兵饷、甘黔各省协饷，并善后用款、司库杂支，尽力设筹，勉为敷衍，年共用银三百五十九万余两，均系迫不可缓者。此实在出款之大数也。岁入、岁出互相乘除，已不敷银一十三万有奇，尚有甘、黔、南北洋防费，山东河工费，部垫塔尔巴哈台拨款，共银一百余万两，一时未能兼顾。又税厘原短一百十余万，此次台内各军薪粮税厘不敷支拨，并在司库暂挪银二十万两。夙逋未偿，新累又增，出纳兼权，殊形掣肘。现惟严督认真整顿钱粮，催提济饷，不准短欠压延，税厘涓滴归公，力杜中饱滋弊，杂支非必需不发，防军则核实酌裁，庶几年款年清，库储渐有起色。据藩司会同善后、税厘两局司、道具详前来，除咨部查照外，臣等谨缮清单，恭折奏呈御览。

停募台兵挑选汰留片

再，台湾水陆十七营内，惟澎湖左右两营正饷由营赴省请领，又噶玛兰营正饷、加饷向归该厅支給，其余镇标中、左等十四营官兵俸饷等项，均由府库支发。自前督臣左〔宗棠〕奏裁以后，尚存额兵六千五百五十三名，稿字、识号、令手一百七十八名，连澎湖营加饷，年需银二十四万九千余两。司库带划旧款未能如数拨给，而向归府库发饷之盐课，近复提充海防经费，以致台饷愈形短绌。总核一年计之，约不敷银六万余两。省库既难以补发，台地又无可筹支，年复一年，伊于胡底？因查各省制兵以闽省为多，而闽兵尤趋重于台地，内营遣戍是为班兵。立法之初，至周且密，无如行之既久，弊窦丛生。同治十三年间，经海防大臣沈〔葆楨〕等奏准变通办理，将班兵疲弱者撤令归伍，另招本地精壮充补。当将内地班兵停拨，一面通飭台营妥办，嗣以就地招募亦利弊参半，复于光绪元年奏改营制折内声陈各在案。惟自奉准就地招募后，陆续募补已属不少，兹台地分路开山，勇营罗列，似不患兵力之不足，而患饷项之不充。据署台湾府知府孙寿铭详请暂停招募，并将各营旧存、新募各兵逐加挑选，汰弱留强，俟将来开山事竣，勇丁遣撤，再行确按情形分别办理等由前来。臣等查闽省此时入少出多，饷需最为支绌，既无他术以裕财源，即应设法以节财流。该署府孙寿铭所详颇中窾要，应请准予照办。仍飭查台地水陆营兵旧存、新募各若干？汰弱留强实有若干？慎选营官，勤加操演，其余一概停募，免致虚糜。除分别咨行外，臣等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

变通委署州县新章片

再，准吏部咨：“酌议候补委用试用人员委署各缺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粘连原奏咨会到闽，当即行司去后。查实任调署别缺不得逾十分之二定例，系正印与佐杂并计，

部臣因恐候补人众，辗转委署，改议正、佐各不得逾十分之一。法以求精而愈密，例以推陈而出新，立法之初自宜遵办。惟各省情形不一，奉行有未便拘泥者，谨详陈之：

佐杂微员，只须循分供职，无待他求。若州、县，为亲民之官，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否，此地方之治否所由系也，故必人与地宜，乃可责其治效。闽省上游则崇山峻岭，匪徒出没靡常，下游则俗悍民强，斗掳之案迭出，而台湾孤悬海外，杂处民番，近复辟地招徕，开荒垦种，全省既多繁难之缺，治理益须干济之才。选补格于例章，或论资格之浅深，或按名次之先后，势难为缺择人。在才堪胜任者，复准缴凭，原可即饬赴任；其有人地未宜者，则不能不暂留学习，及先予中简之缺以规其才，此办理之不能不变通者一也。

正途出身之员多未历练吏事，每遇事繁案棘，辄觉蹙后跋前，参之既觉迁地尚能为良，留之又恐美锦难以学制，则不能不调署简缺，使其历练渐深，再回原任。此办理不能不变通者二也。

又有署事之员，或治具甫张，正资整饬，或承办要件，须竟事功，则实任不能不留省另委，免致废于半途。此办理之不能不变通者三也。

闽省州县额设六十四缺，并台地新添恒春等县，以十分之一计之，不过六七处，各缺率系瘠苦，向无调剂名目以及一年一换之章程。臣日昌屡奉恩谕，饬令将地方事宜认真整顿，敢不竭力经营？惟受任之初，属吏贤否未能一览而知，必须从容察看，因地择人，实事求是，如骤令必拘守新章，转恐得人为难，地方无由起色。除调署及悬缺委署照章办理，并将知府、直隶州概勿委署州、县外，所有候补委用、试用人员委署有人之缺，拟恳天恩俯准暂予变通办理，俾收得人之效。仍俟一二年后再行斟酌情形，分别奏咨。据布政司葆亨具详前来，除咨部查照外，臣等谨合词附片陈奏，伏乞圣鉴训示。

侵吞工费革职追办疏^① 光緒二年

奏为特参侵吞炮台工费之花翎补用道候补知府，请旨革职追办，以儆官邪，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台郡安平口三鯤鯓地方建造洋式炮台，本系知府凌定国、副将周振邦传办，仍饬查明周振邦监督办理，所有一切工料俱归凌定国经管。臣日昌先经访闻凌定国有侵吞工料银至巨万情事，即于二月间饬令台湾道夏献纶认真查办，并谆嘱其不可含糊徇隐，代人受过。旋据夏献纶禀复：“督同台湾府周懋琦、台防同知孙寿铭前赴安平查点，大小工人数目均有短少，所给工价亦较册报有减。凌定国拨有勇役、厨子、伙夫，仍每日提用小工二十人；洋人轿夫已在巡洋项下开销，则又混称在内。凌定国经手领过银十二万九千四百余两，内有浮开短给之项计应追银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七两零，尚有砖石、灰土及各项杂料并无细数呈出，其中尚未知侵吞若干。至安平马头号，另归周振邦管理，俟核用款禀办。”等由。经饬切实催追，并令呈出细数与各行店原单核算，以期水落石出。兹据夏献纶函禀：“提集管账谢斌等严讯，均透凌定国及其弟定邦经手。而传讯凌定邦，又皆诿之凌定国。”具复前来。

^① 原书将写作时间误标为“丁丑”(光緒三年)，今据史实改正。

臣等伏查，洋式炮台事属创始，苟能滴滴归源，原不能限定价值之多寡，而安平为全台保障，事关军工要务，宜如何竭力经营，杜虚糜而求实济？乃该员凌定国于两年来办理此项要工，竟敢肆其侵蚀，即按照夏献纶所删浮冒各款，已有一万四千余两之多，勒限追缴，一味诿延。似此贪劣之员，若不严参惩办，台事何由起色？除安平口炮台工程已由夏献纶委令周振邦专办，仍饬查明周振邦马头用款另禀外，相应请旨将花翎福建补用道、遇缺即补知府凌定国即行革职，澈讯究追，若敢延不措完，另再严参治罪，以为贻误军需、藉工渔利者戒。除咨部外，臣等谨合词恭折附驿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折系臣日昌主稿，合并陈明。谨奏。

遵旨冬春驻台片

再，臣等于三月二十五日钦奉谕旨：“著丁日昌仍遵前旨，冬春驻台，夏秋驻省，以期两地兼顾。钦此。”等因。仰见圣主廑念边陲，筹画周备，曷胜钦感！臣日昌本拟即日东渡，因值洋务吃紧，又兼吏治甫经开办，未便松劲，督臣李鹤年又值入觐，且已交夏令，臣文煜商留暂驻省垣，以顾根本。其台湾吏治、兵事，臣等仍随时会商，认真整顿。各路老弱兵勇业已陆续裁并，责成各将官随时训练，不准仍蹈旷缺旧习。文武官吏之骫法营私者，亦已择尤参办，并饬地方官留心教养，不得容纵差役贻害闾阎。臣等仍不时密派妥员，改装易服，前往查察。夫所谓开路、抚番，其根源仍在兵事、吏治。兵事一有起色，则路不期开而自开；吏治一有起色，则番不期抚而自抚。臣等惟有实事求是，庶饷不虚糜而功归实济。一俟省城各事办有头绪，臣日昌谨当遵旨冬春驻台，以期并筹兼顾。是否有当，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谢恩赏《方略》疏

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闰五月初三日赍折差弁回闽，捧到恩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各一部，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祇领讫。

伏念臣戎旃忝履，疆节滥叨，曾无汗马之劳，迭听吹铙之奏。往以分巡沪渎，欣逢底定粤氛；逮乎擢抚江苏，快睹荡平捻逆。班群僚而加级，沐先帝之殊恩。思谟略之全，俾扩方隅之见。旋值宏开馆局，仰秉宸裁。愧疆臣未豫编摩，蒙秘阁分颁宠锡。勤辑哀于柔日刚日，俨听午夜铜签；详著录于内篇外篇，恍接庚邮银匭。先阪泉而后涿鹿，感继述于龙湖；起韦顾而汧昆吾，缅忧劳于麟笔。凡圣德神功之景铄，洵文谟武烈之兼赅。我皇上寅绍丕基，肇修成宪。秉徽音于太妣，聿怀耆定之貽谋；迈伟绩于唐宗，更纪治安之上策。臣捧函郑重，度阁藏储。绎内府之宏篇，薰香展恪；鉴前车于外吏，履薄知兢。咫尺严威，大千一统。八百卷金鳌颁册，拜扬抒凫藻之诚；亿万年玉虎征祥，讴诵协鸞铙之曲。所有微臣感激欣忭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伏乞圣鉴。谨奏。

谢 恩 疏

奏为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以不职召灾，吁请褫职，于六月初二日差弁赍回原折，奉旨：“该抚向来办事尚属实心，仍著认真经理，将被灾民口设法抚恤，毋令一夫失所，以副委任。所请著毋庸议。钦此。”跪聆圣训，感奋莫名。臣维自古安危所系，恒视小民丰歉为程，盖固本必由富民，而足用先期有岁。今寰海虽程安堵，西陲尚未弭兵，一切协济之帑、备预之资胥于赋税是出。夫民气易动而难静，常苦与官长隔阂而不通；天道虽远而可知，所贵乎人事修明以相感。臣自蒙恩简授闽抚，深悉此邦好斗健讼之积习，由未晓朝廷安民察吏之盛怀，是用开示恟忧，搜求辘轳，期官民联为一体，庶缓急易与图功。而诚不足以感祥和，力不足以弭灾苗患，遂使平地骤成巨浸，编氓栖附城垣。臣躬历拊循，疚怀陨涕，请赐罢斥，冀减咎愆。何期渥荷恩施，仰邀鉴宥。捧“办实事心”之慈谕，挾纆同温；绎“认真经理”之训辞，滥竽滋愧。如臣梲昧，曷以副委任之隆！以臣迂疏，曷以尽抚恤之要！臣惟有勤宣恩泽，广播德音，督率所司，办图补救。现在早稻将次登场，民情均觉安谧，稍期自赎，慰一夫不获之殷怀；虔祝有秋，纪万邦屡丰之上瑞。庶几龟勉，上答鸿慈。

除将续查被水情形、分别赈恤另行奏报外，所有微臣感激惶悚下忱，理合缮折叩谢天恩，伏乞圣鉴。谨奏。

候补〔知〕府张其曜摘去顶戴片 光绪二年

再，本年四月间据茶商杨泰源等呈控，三月十六日夜商人应恒有即应上辉船至南平县辖召洲地方，被劫洋银一千六百两、洋药一箱等情。经臣日昌分飭道、府、营、县认真查緝，旋据署南平县知县胡益源禀复：“此案讯因船户梁敬清受寄应上辉等洋银、洋药各物，船至三都地方撞石破碎，银货沉没，无力赔偿，赴峡阳县丞衙门捏报被劫。嗣被应上辉查出实情，公议赔银五百两，余经恳允免偿。录供取结声明，将人卷解府讯办。”等由。并经该管道府据情详禀，复经批驳，以银货失水，尽可打捞，何以遽议酌赔？情节种种可疑，飭府亲提讯办。兹据署延平府知府张其曜复称：“亲提船户梁敬清讯明，伊置有两船，分装课盐货物。一船至三都地方碰破，将应上辉等所寄银货并装一船，于三月十六日夜行至召洲地方，被贼抢劫，即向应上辉报知。应上辉疑伊有弊，欲控官拘究，伊恐受累，情愿酌赔。胡前令并不深究，取结完案。”张其曜以该署县胡益源讳盗显然，据实禀揭，并经接署县范孟兰查明确系被劫，勘讯详报。暨据署延建邵道张启煊具禀揭参，由藩、臬两司会详前来。

臣等查前署南平县知县胡益源，于地方盗劫重案并不确查澈讯，勘緝详报，迨经札查，犹复装点情节，改盗劫为失水，饰词朦禀。该员于疏防监犯越狱案内业已奏参革职留緝，讳盗亦例止革职，应请勒令该革员仍留该处，分别緝拿。至道员张启煊先期出巡在外，知府张其曜于此案失事时尚未抵任，其初为胡益源所朦，迨明晰指驳之后，即行提案，廉得实情，揭请严参，尚非意存回护。惟并不立时查出，据实禀明，究属含混。除张启煊由外记过示惩，并将

武职各员另行查参外，相应请旨将署延平府事候补知府张其曜摘去顶戴，飭令与张启煊认真督缉赃贼，俟限满有无弋获，再行分别办理。是否有当，臣等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参疏防监犯越狱各官疏 光绪二年

奏为特参疏防监犯越狱之管狱、有狱各官，请旨分别革职、拿问、勒缉，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据署南平县知县胡益源称：据代理典史董寿章申报，光绪二年二月初九日夜五更时分，雷雨交作，监房后土墙震倒数尺，监犯陈养官、揭回金、郑日华三名乘禁卒人等睡熟，扭断锁镣，扳折笼栅，由震倒墙缺越狱逃逸，追捕无踪。该署县先奉延平委赴沙县盘查寺租银谷，闻报兼程折回。卷查逸犯陈养官系听从伙劫魏鼎顺行船银物拒伤事主案内拿获，尚未复讯定案；揭回金系听从逸犯姜六妹纠邀伙抢，临时患病不行，事后分赃，并姜六妹拒伤事主崔二苗身死案内，照例拟遣改军、监候待质；郑日华系该县传供书，因包揽词讼由道访获、飭发收禁，听候讯办之犯。亲诣监所勘明讯供通报。即据延平府知府董兆奎禀揭，将代理典史董寿章先行撤任，请将该署县撤参。经臣等批司，将该署县胡益源撤任勒缉，行提刑禁人等解省审办，并确查该署县是否由府札委先期公出，据实禀复详参。嗣延平府知府董兆奎调署泉州府篆晋省，又经臣日昌飭据该府以“委令胡益源赴沙县盘查仓谷，虽据申报因公出境，惟监犯陈养官等脱逃之际，胡益源委系在署，并未赴沙县盘仓”等情禀复。

伏查监狱重地，管狱、有狱各官均不小心防范，致要犯脱逃至三名之多，延今两月有余，尚无一犯报获，已非寻常疏忽可比。且越狱之陈养官，先据该署县讯认伙劫得赃，应拟斩决，请照奏定章程解府复审正法，是已罪无可疑之犯，乃县详并不据实声明，叙作尚未复讯定案，而又捏报公出，希图朦混，规避处分，尤属巧猾。其郑日华一犯，向充该县传供书，与书役人等同衙共伙，实难保非贿纵脱逃，管狱、有狱各官并恐尚有知情故纵情事。该署县胡益源先因匿报词讼、押犯，业经汇参摘顶，应即一并严参，以示惩儆。据臬司张岳龄会同藩司葆亨具详前来，相应请旨将代理南平县典史、兼袭云骑尉世职、候补巡检董寿章革职拿问；蓝翎知州衔署南平县事、补用同知、直隶州分缺间用通判胡益源革职，留于该地方勒令上紧严缉，并查取该管上司各职名，俟限满有无弋获，再行照例分别办理。除飭司催提典史及刑禁人等解省，严讯有无松刑贿纵情弊，管狱、有狱各官是否知情故纵，据实详办，暨咨部查照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卷九 抚闽奏稿二

申明科场成例拔取真才疏 光緒二年

奏为申明科场成例，以期拔取真才，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抡才大典，功令森严，监临之责，能多除一弊窦，即多得一真才。若姑息优容，徒博宽厚之美称，使挟资舞弊者得以侥幸成名，则寒窗苦读、矻矻穷年者转多屈抑，有关于激浊扬清，殊非浅鲜。查定例，乡、会试于出场之日，不准给烛，如有纵容逾限者，监试、提调等照例议处；又墨卷添注涂改过百字者贴出。应试各生宜如何摩厉以须，恪遵条例，用端其始进之基。乃臣访闻闽省诸生，束身圭璧者固多，而因缘为弊、违背功令者亦复不少。其显然可指之弊计有二端：一则交卷迟延也。净场之日，往往通夜达旦号灯不息，甚或二、三场已经开点，尚有头、二场未交卷者，催之过甚则恃众叫嚣，听其自然又荡无法纪。推原其故，一因代人枪替，而已卷不得不延至次日始行构思，以致完卷过迟；一因本生全不能文，必待开门时乘机递进文字然后抄写，故至次场开点时方能写完首场之卷。此未出场时弊窦之显然者也。一则誊录涂改也。闽省誊录间有举人及丁忧生监搀入充数，遇有贿托，则代为点窜，或每篇改一二百字，甚有改至二三百字者。迨中式后，即贿通书吏更改墨卷，以免磨勘。此又既出场后弊窦之显然者也。其余水夫、火夫之勾串，防不胜防；内海、外海之弊端，秘而又秘。臣此次入闈监临，凡条例中所无者，臣不忍过为苛刻；而条例中所有者，臣不能不按律申明。且寒士三年一试，原冀尽一日之苦心，得以展平生之抱负，乃反为有力舞弊者所遏抑，以致终身老于一衿，其情亦复可悯。臣现在责成提调、监试以及内外帘、内外巡大小文武各官，无论何处有弊，即惟该管官员是问。除届时谕飭各生如期交卷，并严督誊录、对读两所执事官悉心查核外，亟应恪遵功令，凡各场出题之次日，于上灯后始行交卷者，即盖用违例木戳，无须发誊；其誊录、对读所如查出涂改墨卷情弊，即将誊录生按律严办，本卷扣除不送，该管官不举发者严参。臣因各生或狃于积习，转致自误功名起见，用特恭折申明，一面敬录折稿剴切晓谕，俾诸生及早惨淡经营，免临时潦草塞责。庶几矩叠规重，禁虽设而无犯；沙披金见，才无屈而必伸。

所有申明成例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参虚冒克扣及贩买洋药之文武各员疏 光緒二年

奏为特参虚冒克扣及贩买洋药之文武各员，请旨分别革职、正法，以肃军律，恭折仰祈圣

鉴事。

窃照台湾带勇各员渔利营私，弊端百出，节经臣日昌密飭台湾道夏献纶等分路点查，据实禀办。兹据复称：“管带镇海左营总兵朱名登，于上年调赴南路枫港驻扎，因夏秋瘴疫盛行，勇多病歿，虽经陆续挑补，尚有旷缺，朱名登不能整顿，诸形废弛；帮带游击郭珍明、哨官都司何积祖、支应委员从九吕郭秉义通同克扣勇粮，各弁勇皆深恨之；郭珍明、何积祖复贩运洋药卖与勇丁吸食，查讯供证确凿，朱名登犹为郭珍明等袒护。请即参办。”前来。并据械报，已将该营勇丁汰弱留强，另派营官归并训练。

臣等查总兵朱名登以专阃大员委带营勇，竟敢旷缺虚浮，且于帮带哨官与支应委员克扣勇粮及在营贩卖洋药始终袒护，实属荒谬糊涂！至勇丁一经吸食洋烟，精壮者渐成疲弱，遇有调遣即至畏葸不前，是以洋药一项军营禁令最严。乃郭珍明、何积祖以本营帮带哨官，辄敢卖与勇丁吸食，藉牟利而坏营规，若不从严惩办，恐各营相率效尤，必致勇皆无用，饷尽虚糜，台事更不可问！相应请旨将提督衔闽浙补用总兵朱名登、花翎留闽补用游击郭珍明、蓝翎尽先补用都司何积祖、从九品郭秉义一并革职，朱名登、郭秉义均永不叙用，不准投效各路军营，郭珍明、何积祖并请于军前正法，俾昭炯戒而肃戎行。除批飭夏献纶先将郭珍明、何积祖扣留严行看管，候旨遵行，仍再查明旷缺克扣实数，分别追缴，暨咨部查照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火浮开充数分别严参疏 光绪二年

奏为遵旨查明采购军火浮开充数之同知、直隶州，先行分别严参，以便讯追，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奉上谕：“近闻该省所办洋枪、大炮、蚊子船等类，所费不貲，采办之员率皆购买日本废弃枪炮充数，浮开价值，尽饱私囊。同知文绍荣、周星诒、直隶州知州沈纯经手采买枪炮、蚊船各件，所开价值竟有浮于原价数倍者。军火为行军要务，应如何切实讲求，似此贪劣之员藉公济私，贻误非浅，情尤可恶！著文煜、李〔鹤年〕、丁日昌速即查明该员等采办军火究竟浮开若干？所办之件是否合用？如有前项情弊，即将该员等分别监追，严参究办，毋得稍有徇隐。钦此。”等因。当经恭录行知司道去后。兹据复称：本年二月间奉飭派委候补知府蒋凤藻、同知朱用孚前往上海、香港分别确查，现据朱用孚查复，计文绍荣经手购办军火，除洋枪五千余杆无该店原簿可查者不计外，实共浮开银二万四千九百余两。内有前膛带刀枪每杆原价一元一角至一元五角五尖，而浮开至四元九角；后膛士乃打钉枪每杆原价三元七角，而浮开至十五元二角，此皆浮于原价数倍之证。又据蒋凤藻查复，沈纯经手购办军火，共浮开银五万零三百余两。所查底数，系向载生洋行从前共事之英人璧德满底簿译出，虽浮冒之数比文绍荣为多，而内有水雷、洋硝等件数目低昂不齐，尚须另行察访。且其中或有洋商瓜分，或有通事波润，亦未可定，恐非沈纯一人所能独得。惟据蒋凤藻另禀，洋枪一项虽奉委会办，实系沈纯一人经手，核其原价仅一两二钱，开至二两七钱，浮至一倍之多；其铁炮十尊，业经沈纯扣回一千两，乃仍置不报明；又沈纯在上海面许蒋凤藻有九五扣洋润可分，该守劝令充公等语。此皆藉公济私之证。而且所购铁炮三十二尊，均系数十年前旧物，载生洋行购

自日本及新加坡等处,较之废铁,其价尤贱,实价共仅值银六千余两,乃领价竟至二万八千余两。是沈纯与载生洋行串同一气,以巨万之款,购敌国废弃之物,殊为可恨。统计沈纯共经手购买军火银十七万余两,内有硝磺、铜帽、水雷、火药等物,能否合用尚未查复外,惟钢炮约有四五尊可用,其铁炮、洋枪皆系旧货,全不合用。文绍荣共经手银五万四千余两,内有铜帽、火药能否合用尚未查复外,其洋枪一万余杆全系旧货,亦不合用。此文绍荣、沈纯经理军火诸多浮冒、军火又不合用之实在情形也。至蚊子船一项,共价二十三万六千余两,亦系向载生洋行毕德卫购买。该船到闽后臣等派员查验,与原议合同不甚相符,然即使与合同相符,亦既吃亏不少。此次本有余价尚未付清,因饬道员唐廷枢等与之争论。无如载生本为极穷、极滥之洋商,并无保家,又无中证,该船尚悬英国旗号,操之过蹙,载生即欲将该船驶回香港拍(买)[卖],从前所付巨款转至全无着落。再四争持,仅能扣回洋银八千元。此种蚊船,剿办土匪尚能得力,若与洋人驰逐大海之中,实无把握。而且铁皮木料均过羸薄,恐难经久。曾发电报到英国原厂问价,据复照式购买,连盘费在内,两船共须银十六万余两,以前购之数比较,计共吃亏银七万余两。该洋行本系沈纯引之来闽,而议价一切却系同知周星诒经手,其中有无染指尚未可知,容俟确讯后方能定案。此周星诒经理蚊船价既过浮、船亦不甚适用,然尚未查有侵冒确据之实在情形也。据藩、臬两司并善后局司、道会详揭参前来,相应请旨将福建尽先前补同知文绍荣、遇缺(前)[尽]先补用直隶州知州沈纯一并革职,监追严讯;并将补用知府、坐补汀军同知周星诒先行革职,委员看管。仍由臣等认真讯办,断不敢稍有徇隐,自取咎愆。至司道有督办稽查之责,未能随时觉察,亦有应得之咎,容俟定案时一并分别查参,合并声明。

除咨部查明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派员严讯追赃疏 光绪二年

奏为侵蚀采购军火价银之革员,业经查有确据,迭讯供词狡展,现派大员会同司、道严审追办,以儆官邪,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将遵旨查明同知文绍荣等采购军火浮开充数各实情,专折奏请革职监追讯办,钦奉谕旨:“该革员等应讯各节,均着切实根究,毋得稍有徇隐,致干咎戾等因。钦此。”遵经恭录转行钦遵。先据藩司葆亨具详,以沈纯带同上海载生洋行毕德卫来闽经手购办军火,出入收支情形甚密,致未能究其实据,惟闻毕德卫承领各款,多由在闽英商汇丰银行代收,非细查该行簿据,不能悉其底蕴。经该藩司亲赴该行查询英商里斯,据称曾代载生洋行毕德卫等收支中国购买军火各款,载生行切嘱勿令中国官员查看,未便呈阅。因由通商局照会英国领事柏威林,并邀候选道唐廷枢复往核算,柏威林亲饬里斯检出簿据,逐款公同监核,内有毕德卫于军火收款拨分沈纯名下银一万元、周星诒名下银四千元;其该银行代收善后局之银,显然可计者又短数银八千余两;其余善后局发给之款月日数目,彼此多有不符,系因沈纯故意混淆,于善后局领出总款,寄存别号,不按月日,分作数次付交,以致无从核对;又在洋簿内查出沈粹生即沈纯名下寄存该英商生息银三千元,又西商号内寄顿结存未支银二千五百余两。并经臣等访知,沈纯尚有伙开盐馆情事,饬由盐法道卢士杰委员查出寄顿生息银二千四百五

十两。以上各款，业据沈纯呈缴单据，分别提存。该司、道连日研讯，沈纯始则坚供采办军火各件皆由司、道会商，渠不过经手支发银款，并无丝毫染指，冀以挟制该司道，使不敢切实研求，且指派查之委员蒋凤藻系属挟嫌诬陷。迨经藩司葆亨亲向洋行查出沈纯侵分簿据，无可狡赖，始认事后收受洋人酬谢银八千元，又认前次上海购办洋枪一千杆，每杆实价一两六钱，虚报二两七钱，计每杆浮开银一两一钱，其余坚不吐供。此查出沈纯侵蚀确据，讯供狡展之实在情形也。

文绍荣应追银两，叠次严追，仅据缴银四千余两。提讯该革员，均称辗转托人购买，致为所愚，既不承认侵吞，亦不将全数缴出。周星诒则坚称由汇丰行拨给之四千元并不知情。此项收单系载生洋商斯米德签字，是否沈纯借名支出，抑系周星诒饰词狡赖？尚须彻讯。此文绍荣延不缴赃及周星诒不认瓜分之实在情形也。

臣等查沈纯侵蚀银两，现已查有确据提存银一万数千两，惟即洋枪一项而论，计一千杆共价银二千余两，据沈纯自供，此款已侵吞一千余两之多，其余经手各款数及巨万，侵吞之数自可类推而知。叠讯仅认事后收受洋人酬谢银八千元，并购买洋枪浮冒银一千一百两，此外坚不吐实。文绍荣则诿卸于所托非人，周星诒于查出拨给之款坚称并不知情，均系有心狡展。该革员等委购军火等项，乘海防吃紧之时，竟敢浮开价银，并以废旧之物充数，图饱私囊，似此胆玩之员，断未便稍从宽贷。适候补道尹西铭卸署汀漳龙道篆务晋省，该道谏狱精细，臣等已饬委会同各司、道从严审鞫，务期水落石出，追赃拟办，以儆官邪。倘该革员等仍前刁狡，即行刑讯。据该司、道等详请具奏前来。是否有当，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纵令蠹棍殃民即行革职片 光绪二年

再，本年二月间，据署建安县知县郑启明详报，县民陆陈铎被张有清同地保邓洪洸等诬捏威迫、服毒毙命一案，臣查核案内情节，种种可疑，飭司委员密查。兹据委员候补知府赵均复称：访查地保邓洪洸武断乡曲，无恶不作，且私置锁链刑具，鱼肉平民。棍徒吴九仔素与邓洪洸同恶相济，绅民侧目，怒不敢言。此案被告张有清，小本经营，因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三日行至建安县辖之银林坑地方，失足跌倒，受伤甚重。陆陈铎与张有清系姑表弟兄，途遇张有清跌伤不省人事，将其身带洋银一对、账簿一本代为收起，雇轿将张有清抬回，并将洋银三十元连账簿交张有清之妻叶氏查收。嗣张有清伤痕稍愈，与妻谈及洋银不止此数，但承陆陈铎救命，毋庸向取。其弟张有泉在旁听闻，与吴九仔、邓洪洸谈及，邓洪洸遂将陆陈铎诱骗至家，同吴九仔私刑吓诈，陆陈铎许送邓洪洸银二十元，邓洪洸犹不肯允。陆陈铎无计脱身，潜将邓洪洸吸剩洋烟吞服身死，邓洪洸移尸张有清家内。已由县将邓洪洸获押，张有清亦到案讯供，吴九仔尚未弋获等情。正在核办间，又据郑启明以提讯邓洪洸供称：上年十月二十五日，张进树等同伊将陆陈铎带至家内，逼讨吞匿张有清洋银，陆陈铎不认，张进树等将陆陈铎交伊看管，本拟次日送官，詎是夜陆陈铎吞服洋烟，伊查知灌救无救，抬至张有清家中已气绝身死等语。该令现值交卸，移交新任讯办具禀前来。

查陆陈铎纵有吞匿洋银，张有清并未向地保邓洪洸投告，与邓洪洸毫不相干，邓洪洸何

以辄将陆陈铎私押？且该令前详称陆陈铎于十一月初六日身死，现禀称十月二十五日邓洪洸将陆陈铎看管，是陆陈铎已被邓洪洸私押十日之久，不知陆陈铎如何受该地保私刑酷勒，方至含冤自尽？乃该令尚将邓洪洸本拟次日送官供词录送，欲为吓诈毙命之棍徒设法开脱，转忘其前后禀详之自相矛盾。郑启明身任地方，事前既不能察出实情，事后又不能拿获要犯，一任地保、棍徒私刑讹逼，毙命移尸，纵恶殃民，实堪痛恨！该令先因匿报词讼汇片奏参摘顶，现已交卸，业经臣批司飭令接署建安县余象南勒拿吴九仔务获，提同邓洪洸研讯吓诈逼命实情，并究明从前所犯各案，从严按拟详办。相应请旨将同知銜前署建安县事、本任瓯宁县知县郑启明即行革职，以为纵令蠹棍殃民者戒。

除咨部查明外，臣等谨会同闽浙督臣李鹤年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已革知县查讯议拟疏

奏为讳匿重案之已革知县查讯议拟，仰祈圣鉴事。

窃查前署德化县知县叶廷治，因疏防劫掠重案，禀报率混，由该管道、州禀揭，经前督抚臣于同治五年八月间奏参革职提审，钦奉谕旨允准，行司飭提人卷解省审办。仅据该革员叶廷治来省禀诉，因人证未齐，无从质讯，由司先后札飭永春州沈定均、翁学本就近查讯禀复，并飭委同知周成孚驰往会同确查去后，旋据印委各员会禀，酌提人证到州，查照原参情节逐层研鞫。据更夫曾斗、衙役卢英供称：同治五年五月十九夜，县署被贼挖墙进内行窃，伊等警觉起捕，贼只窃得顶帽逃逸，并未见有幕友朱姓被拒受伤。所云二十九夜被窃，想系传闻之误。又据民妇章许氏供称：是年五月二十二日夜，伊媳刘氏被匪掳去，嗣有张枫、陈领向伊告知，刘氏在草坡乡陈八、陈青饭店，须备钱六十三千向赎。伊与张枫等约于六月初二日同子章金前往看视，行至洋广岭地方，当经营县将张枫、陈领获案，讯认与陈八、陈青同伙勒赎，并究出曾投何山寨匪首谢险党内，即将该二犯就地正法。至伊媳刘氏因匪巢经官兵焚毁，业已乘间逃回。又据事主王阿贤供称：伊在德化县城外路尾巷地方开张杂货店，是年五月二十九夜被贼撬门进内，抢失钱物，赴县禀报有案。又据夫头谢连供称：是年六月初五日，有贡送公文回县之递夫颜铔被匪掳去，查无下落各等语。复经严密访查，该县委无强劫衙署及另有讳饰抢掠重案。其张枫、陈领二名实系掳人勒赎伙犯，且曾与巨匪谢险结党，叠犯抢劫，有由省续获正法之谢险供指确凿，并非妄杀，似属可信。禀司转移兴泉永道查复相符，应即拟结此案。已革前署德化县知县叶廷治，身任地方，于衙署失窃及章刘氏、颜铔先后被掳，王阿贤被抢各案，均未勘讯通详，已属有违定例；即张枫、陈领二犯就地正法，虽为严惩匪徒起见，惟并不先行禀报请示，事后录送供折又多率混，尤属咎无可辞。业已革职，应请免其置议，并免留缉。未获各案犯及被掳递夫颜铔，仍飭现任营、县分别严缉究追，另行办理。据署臬司定保会同藩司葆亨具详请奏前来，臣等复加查核无异，谨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特参延不获犯文武各员疏

奏为特参疏防典铺被劫、延不获犯之文武各员弁，请旨分别议处摘顶、限缉，以示懲儆，

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泉州府属晋江县辖安海地方有林大生典铺，于光绪二年二月初八日夜被盜行劫多赃、拒伤乡邻多人一案，先据该县会营勘验禀详，该盜匪系架梯爬入，开门拥进，劈开库房搜劫银物，由大门逃逸，经铺伙喊救，乡邻出护帮捕，被盜拒伤五人，适文武兵役赶至，追获伙盜张孙一名，讯认听从逸盜陈江海纠劫，入室搜赃不讳。并据泉州府禀报，均经批饬勒限严缉，暨将晋江县知县金锡蕃先行撤任，迄今赃盜仍无起获。据臬司张岳龄会同藩司葆亨具详请参前来。

臣等查安海地方系滨海要区，设有营汛弁兵，又由陆路提臣添派练勇驻扎梭巡。乃该管文武先既漫无防范，任听盜匪肆劫，又不立时驰援围捕，以致出护之乡民均为拒伤，仅获伙盜一名，余皆饱掠而去，疏防之咎已属难辞；失事后又不上紧购缉，现计两月有余，未据报获一犯、追起一赃，捕务尤属废弛。未便仅照常例开参，致泄查者无所儆畏。该县金锡蕃先因匿报词讼，业经汇参摘顶，相应请旨将晋江县知县金锡蕃交部先行议处。署晋江县石狮县丞赵德樑、泉州城守营守备张从虎、专防安海汛并管带练勇、陆路提标后营蓝翎把总翁得龙、协防安海汛陆路提标蓝翎候补靳先总潘元辉，一并摘去顶戴，分别撤任、撤汛，与金锡蕃均留于该地方，勒限两个月，悬赏购拿各逸盜，按名悉获，追赃究办。倘再不知奋勉，逾限无获，再行严参，以为玩视重案者戒。除咨部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补用道区天民暂行革职片

再，粮道库兵米折价一款，自同治五、六年间闽省裁兵增饷，当议停旧给新，所有已裁之兵旧欠米折全行停发，即偶有营员申通道书请领此款者，亦不过给以司票，每百两仅可抵银四两而已。乃臣查福协左右军、闽安左右营于前年、去年请领同治三、四年份旧欠米折，前署道区天民竟有全给现银之事，殊堪诧异！从前闽省营兵不甚得力，故左〔宗棠〕毅然议裁，当其未裁之前，该兵业已若存若亡，是以当时米折仅发半银半钞，岂有事隔十余年转发全数现银之理？不惟裁兵之已死者，不能起九原而问之，即生者亦复转徙流亡，无从辨识，试问所给之银谁领之而又谁受之耶？访闻此款系粮道书吏串同营书将无作有，四六瓜分。现在各外营闻有此举，皆遣丁书纷纷来省与粮道书吏议论成色，援案请领，若不彻底根究严参，则罄府库之存储不足填蠹吏之欲壑，于库款所关殊非浅鲜。兹据粮道叶永元折呈，福协左右军所领此款，计前任共给过银三千五百十二两，自当全数追缴。其闽安营核准将领未领之一千一百余两，饬即一面截留，并严札该道，此后无论何营来领此款，均即停止不发，以塞漏卮。

伏查前署道区天民，在闽二十余年，平日居官尚属勤慎，操守亦无可议，惟于此案任听书吏舞弊，殊不可解。除将经手道书饬发福州府提同营识研讯彻究，追赔治罪，并将具文请领之营将官等咨由督臣办理外，相应请旨将布政使銜前署督粮道、福建补用道区天民暂行革职，仍确查是否知情故纵，抑系失于觉察，另行分别办理。是否有当，谨会同闽浙总督臣李〔鹤年〕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防患未萌片

再，闽省沿海一带，中外船只往往遭风搁浅，乡民乘机搬抢，动肇衅端，经臣等拟定《救护章程》，奏明通飭遵办，旋据各属具报办理情形，察核勤惰，明示劝惩，务期行有实效，不致虚应故事。

兹查本年四月十五六等日，台湾飓风大作，安平旗后各口有中国商船二十余只、外国夹板船五只遭风击损，经就近营、县竭力救护，均无乘危搬抢情事。又有苏丹洋船在恒春县辖猫鼻海岸撞破，亦经保护无虞。并准英国、德国领事官先后申谢，照请销案。所有办理认真各员，查系前代理恒春县知县区则敬、署凤山县知县孙继祖、台湾知县白鸾卿，及管带防勇之记名提督高登玉、副将王福祿、千总汪兆荣、海关委员协领德顺。又于六月十一日，凤山县辖猪哥寮洋面有陈顺丰商船遭风击破，该署县孙继祖闻报，即派丁勇驰往，协同甲首、乡民多用船筏，乘风破浪，救起舵工、水手、搭客男妇大小十九人，捞起货物悉数交还，绝无丝毫隐匿，出力人等由县捐廉奖赏，禀由台湾道夏献纶先后详报前来。

臣等查《救护船只遇险章程》原为弭患未然而设，现值慎重海防之际，台湾营、县尚能实力遵办，该道夏献纶督办此事，实能惨淡经营，实事求是，使沿海居民观感奋兴，据报救护中外船只不遗余力。其孙继祖一员，能将陈顺丰商船失水难民全数拯救，办理尤为得力，似未便没其微劳。除区则敬业已病故，其余各员由外分别记功核奖，一俟将来办有成效，再行汇案奏请奖励，并飭查尤为出力之庄民人等酌给功牌，以示鼓舞外，臣等为防患未萌起见，是否有当，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汇参摘顶勒限清理积案片

再，闽省各属造报词讼押犯，前经臣查有伪造、匿报等弊，并押犯不遵通飭悬挂粉牌，业经奏明请将署闽县知县雷其达等十员一并摘顶，勒限半年清结，声明此外各县有无匿报词讼以及押犯悬牌不实，另行查明办理在案。兹又查出南安县匿报词讼共二百余起，押犯十五名；惠安县匿报词讼共一百余起，押犯九名；龙溪县造送本年正、二两月份押犯册内，旧管七名均不登注收押日期，尚有三名系上年十一、十二两月收押，乃先据申报竟称上年十二月并无管押人犯，是该县非独匿不造报，抑且任意欺蒙；南平、建安二县匿报词讼各三百余起；建安、瓯宁二县押犯不挂粉牌，建安县复抗不造册，并历次册报审结词讼伪造甚多；瓯宁县则匿报押犯九名，又已报开除而仍行私押者八名，情节较重，尚须另行查办；松溪县册报词讼有上年十二月三十日审结新收一起，核其声登情节本极细微，且上年十二月系小建，乃捏作三十日新收，其为伪造显然，该县押犯亦复抗不册报；噶玛兰通判前造词讼册旧管项下，内有三起声登系息销、批销，而开除项下均捏叙断由，作为审结，自相矛盾，亦属有心朦混，叠飭查复则又置若罔闻；厦防厅约匿报词讼五百余起；石码厅约匿报词讼六十余起，押犯抗不册报；罗源县词讼匿报、伪造兼而有之，而押犯册亦抗不遵造；宁德、福鼎二县均各匿报词讼数十起，伪造数起，而福鼎三月份册则又匿报押犯四名。

查各该厅、县既以因循成习，尤以粉饰为能，除逢迎上司之外，养尊处优，晏然无事。岂知穷簷蔀屋之中，有被词讼拖累牵连，至于家破人亡而未已者！若非将该厅、县认真惩处，实难期其振聵发聋。除前署南平县知县胡益源、前署建安县知县郑启明、前署瓯宁县知县费苾臣先已汇参摘顶，胡益源、郑启明续又于另案参革外，相应请旨将厦防同知李钟霖、署石码通判卞祖同、噶玛兰通判洪熙俦、罗源县知县张金鉴、署南安县知县程鹏、惠安知县俞珣、署龙溪县知县周世骏、松溪县知县汪兴祚、署宁德县知县张道亨、调署福鼎县知县邓嘉绳十员摘去顶戴，勒限半年，责成在任各员如能将新旧案全数结清，自当仰乞天恩，准其开复顶戴，仍从优奖励，以为尽心民事者劝；倘再照旧泄沓，即当从严参办。鼓舞与惩创兼施，庶可稍期振作，仍再确查其余各州县有无前项情弊，另行办理。除咨部查照外，臣谨会同兼署闽浙督臣文煜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结销积案各员开复片

再，前因闽省各属造报词讼、押犯，多有伪造、匿报等弊，经臣等两次奏参，将署闽县知县雷其达、厦防同知李钟霖等二十员一并摘顶，声明勒限半年，责成在任各员将积案结清，再行奏请开复，先后奉旨允准在案。兹自三月至七月，连闰半年限满，各该厅、县将积年词讼一律查复补报，押犯亦据实报明，次第释办。如罗源、晋江、长汀、莆田、宁德等县，积案已全数结销；厦防、噶玛兰、侯官、惠安、松溪、南安、邵武等厅县，已结销九成或八成有奇。臣等查前此该厅县或捏造词讼，或隐匿押犯，以报册为具文，以悬牌为多事，以羁候为不足惜，以积案为无可稽，任事欺朦，频年延压，仅予摘顶似尚罚不蔽辜，惟念积习相沿，非只一人一县之事，故拟稍示薄惩，俾知振作。幸蒙圣慈允准，该厅县等知所欣感，亦复知所畏惧，是以一经惩创，均能争自濯磨，现已渐无延案私押之弊，民困藉以稍苏。臣等不敢徇庇其短，亦不敢稍没其劳，因念国家赏罚黜陟正所以鼓励人才，该厅、县等就事论事，似尚能痛戒前非，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噶玛兰通判洪熙俦、署侯官县知县吴森、罗源县知县张金鉴、晋江县知县金锡蕃、署南安县知县程鹏、惠安知县俞珣、松溪县知县汪兴祚、署长汀县知县蒋宝光、邵武县知县顾玉琳、署莆田县知县吴光汉、署宁德县知县张道亨等十一员，一并开复顶戴，以昭激劝。尚有原参各员，仰乞天恩再行展限半年，俟确查能否一律清结，另行分别办理。是否有当，臣等谨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

再，臣日昌因办监临闽务后，旋请病假，复又渡台，故奏复稍有稽延，合并声明。谨奏。

特参谬妄不职知县疏

奏为特参谬妄不职之知县，请旨革职查办，以肃官方，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日昌访闻署嘉义县知县杨宝吾种种谬妄，物议沸腾，即飭台湾道夏献纶确查禀复去后，兹据该道具禀，以飭委候补知县何奎驰往查复：上年九月间，该署县杨宝吾饬差吴洪等赴草蓼庄查传控案人犯，差伙陈红记等到乡索扰，被沈阿血等致伤，陈红记毙命。杨宝吾会营

亲往拿办，仅获案外无辜多人，内沈卯辛一名被勒洋银四百余圆始准摘释，赖岳一名非刑毙命，且闻得贿尚不止此。又，本年二月间，大埔林地方赛会聚赌，嘉义营都司李连枝随带兵丁前往捕拿，被赌棍薛国鼈等夺犯拒伤该都司头额一案，由县会营两次赴乡查办，正犯尚无弋获。杨宝吾又于上年十月纵容幕友金姓娶妓为妾，鼓吹乘轿直入县衙；复又亲往道喜，招集群妓在署酣饮。其承审林隆药店被窃拒毙事主一案，兼有诬良为盗情事。至该县词讼，查有匿报一百四十九起，且有批驳之词列入“实存”，谅系留待下月伪作审结具报。又押犯十九名核与册报姓名不符，尤见任意捏饰。由道据实禀揭，经藩、臬两司详请参办前来。

臣等伏查，知县为亲民之官，宜如何束身圭璧，整饬地方！乃该署县杨宝吾于赌棍拒捕伤官及窃贼拒毙事主之案，或延不获犯，或刑逼成招；造报词讼，押犯又多不实不尽；并纵容幕友挟妓入署，张乐饮酒，昏愤糊涂实出情理之外。其革蔴庄一案，先则任差勒索生事，继复贪贿累及良民，甚将事外无辜之赖岳一名非刑致毙，尤见利欲熏心，草菅人命，未便稍事姑容。除行司先将该令撤任、幕友驱逐，并委员确查实在如何得贿，一面提拿胥役人等解府彻究外，相应请旨将署嘉义县事、在任候选同知、准调彰化县知县杨宝吾先行革职，听候查办。除咨部查照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查勘台北硫磺樟脑茶叶情形疏^①

奏为台北开煤机器已到，请专派大员督办，兼查勘硫磺、磺油、樟脑、茶叶各情形，逐渐开采垦种，以浚利源而弭外患，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台北开煤，经前办理台湾海防大臣沈葆楨奏请开采，旋由总理衙门派洋匠到台湾踩勘，立约购办机器在案。现机器已到，洋匠已来，万事草创，必有人彻始彻终、认真经理，方能日起有功。果煤利日兴、煤市日旺，当此帑项支绌之余，实于台饷大有裨益。然以臣等所闻，台地之利尚不止煤炭一宗。盖台山为洪荒以来初辟之新岛，精华未泄，蕴蓄宏深。如硫磺、磺油、樟脑，悉为地产；近日台北新茶行于外洋，土人但知有种谷、种蔗之利，而不暇旁求；外人则早刺探得之，垂涎久矣！所以年来必格林私运樟脑之案，味土达私贖磺油之案，层见叠出，虽随时消弭，而彼族耽耽虎视之心至今未已，与其弃而不取，徒启外人覬觐之端，何若揽而兼收，用资生民无穷之利？

前经臣函飭台湾道夏献纶将台地所产硫磺、磺油、樟脑、茶叶等项应如何扩充开办之处查议禀复，兹据报称：硫磺产于淡北北投山、冷水窟等处，向例封禁，同治二年经前督臣左宗棠奏请开采，嗣又中止，然民间私挖偷漏之弊，仍不免也。果弛禁开工，或由官设厂，或向民买收，不特裕闽省之军需，兼可济邻省之不足。此硫磺之情形也；磺油产于淡南之牛头山石罅中，与泉水并流而下，初每日不过涌出四五十斤，同治六年即有华商、英商争贖之事，嗣美领事李让礼潜踪到彼，托奸民招引生番为罔利计，幸奸民被获，事乃中弭。据洋人云，此油若用机器疏通，日可得万斤。然无征不信，必先有熟悉其事者购小机器，雇洋工开钻试验，但使工本之外略有赢余，即可举行，以贖海外之穷民，即以杜奸徒之妄念。此磺油之情形也；樟脑

^① 又作“请派大员督办台务疏”。

者，用樟木片煎炼而成质者也，官办业已多年，自从前利归包户，奸民妒之，而诱洋商入山自买，遂启衅端，脑务以散。年来虽因势之导，设卡抽厘，终比前减色。此樟脑之情形也；淡水之种茶也，始于同治初年，嗣洋商有到该处贩买出洋者，茶价骤高，农民趋之，兢植以为利，所以海隅片土，市楼、贾舶日聚月增。现评茶品，以拳山、石碇诸堡所产为佳，山高露重，而味甘也；以金包里、鸡笼、三貂等处所产为劣，山多产煤且近海，而味咸也。传闻种茶万株，工本百金，三年以后一岁所采便足抵之，其利甚厚。台北千岩万壑，民居寥寥，虽非旷壤，或招民佃种，或雇工种垦，行古官焙之法，取息裕饷，其利当倍于屯田。此茶叶之情形也。

臣总核诸说，大抵台利自米、糖外，以煤、茶为大宗，而硫磺、磺油、樟脑或为军火之用，或为民间所需，物既产于天，货即不宜弃之于地。近者异类无厌之求日日益肆，及今不取，彼又生心。且固台防必练兵，欲练兵先裕饷，筹饷款于内地，利有时竭，不如辟饷源于台湾，利可无穷。垦田、伐木，利微而缓；开矿、种茶，利厚而速。利厚则民不招而自多，民多则土不垦而自廓，什伍之集，遂成村堡；村堡之聚，遂成郡邑。生齿既繁，捍卫自固，饷糈永足，兵气自强，譬之养生，中气充则外感不入矣。

惟台地南北千余里，道路迢遥，深林密箐，瘴雨岚烟，望者裹足。而事属创始，凡百为难，地方官各有守土之责，势难兼顾，非派员专办不可，然非有朴勤廉干、素熟情形、兼通洋务之大员，亦不足以任之。兹查有布政使銜、广东题奏道叶文澜，自创办船政以来，总监工程已逾十载，坚任劳怨，公而忘私，本年春间因前在暹罗采木时受湿发病，假归调理，现闻已就痊愈。该道精明勤奋，沈毅有为，机器、洋情洞如观火，前以台事方殷，曾亲到台南一带察看，情形尤所熟悉。经臣函商臣鸿章、臣葆楨，均以该道堪胜委任。臣等思开煤机器现已次第运到，洋匠亦接踵而来，设厂招工，驾驭洋匠，事务殷繁，拟请旨专派叶文澜驻台督办煤矿等件，以专责成。仍飭地方官会同妥办，以免掣肘。一面分驰察看硫磺、磺油、樟脑、茶叶各情形，可以举行者逐渐设法开采，会同台湾道夏献纶随时禀报，核转奏闻。臣等一面宽筹饷项，陆续拨付，以资工本之用。总期不畏艰难，务著成效，用副便民裕饷、安内攘外之深意。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候圣裁。

谨会同大学士、直隶总督臣李鸿章、两江总督臣沈葆楨、督办船政臣吴赞诚合词恭折陈明。

福清县知县魏弼文革职片

再，闽省吏治因循成习，无论命盗词讼，均不恪遵例限认真审办，专以粉饰延宕为能，遂致衙蠹、讼棍暗中勾串，百弊丛生。而无辜株连者一入禁押，多致瘐毙而后已。此民生之所以日困，风俗之所以日坏也。是欲苏民困、整风俗，必以飭吏治为先，而积习已深，非择尤参办不足以资警惕。

兹查福清县知县魏弼文在任年余，人命词讼案件积压累累，按月册报匿漏甚多。其管押人证，历经前任抚臣查照臣前在江苏办理成案，通飭将姓名悬挂粉牌，原以杜私押之弊，乃该令竟不遵照悬挂，私押二十余名至一二年之久，不办不释。内有王昆盍一名，被押拖毙，捏报为交差管带之犯，图掩私押匿报之咎；又有县民薛希煌、余毓地等命案二起，均迟至半年始行

详报,案内凶犯迄无获到一名。臣履任后收阅呈词,指控该县丁胥、差役舞弊需索者纷至沓来。身膺民社而似此泄玩,实所罕见!除行司先将该令撤任,委员密查私押人数,一面提拿被控门丁、胥役解府彻究外,相应请旨将同知衔福清县知县魏弼文先行革职,仍听候查办。除咨部查照外,臣谨会同闽浙督臣李[鹤年]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招募洋教习缘由片

再,臣派员前往香港英国学堂挑选学生四十名来厂学习,并拟延请西人认真教习,业经奏明在案。查从前后堂本有两项教习:一系驾驶,一系管轮。其充驾驶教习者为英人嘉乐尔,心气和平,循循善诱,学生素所悦服,同治十二年冬间因届限满,遣撤回国。现飭日意格函招嘉乐尔再行来工,并另募管轮老手教习一名,查照旧章给予安家路费,每月各给辛工银二百两,约定三年为限。如果教导出力,三年限满,给予回费并两月辛工;倘不受节制,不守规矩,或教导不力,听凭撤回。

所有招募洋教习缘由,谨会同福州将军臣文煜、两江总督臣沈葆楨、闽浙总督臣李[鹤年]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申明参将劣迹分别议拟疏

奏为申明已革参将黄得桂等劣迹,分别议拟,请旨将参将陈世永等一并革职,以儆官邪,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台湾北路管带福靖右营参将黄得桂短缺勇丁,又与其弟黄德沛通同舞弊,盗用关防,私卖功牌,并侵蚀截旷银两,经臣日昌会同将军臣文煜、前督臣李[鹤年]恭折奏参,奉上谕:“副将衔参将黄得桂着即行革职,同知衔黄德沛着即行斥革,交文煜等严行查办等因。欽此。”转行钦遵办理。

兹据台湾道夏献纶详称:经水师提督彭楚汉会同中路统领总兵吴光亮驰往北路,督同委员李联琨,调齐各营收发底簿,核算确数移知。随督同前台湾府知府周懋琦、署台湾府知府孙寿铭提集人证讯供,核与彭楚汉等查复相符。哨官参将戴魁不候质审,私自潜逃。分别议拟具详前来。臣等复加查核,缘台湾北路办理开山、抚番,驻扎各军,先归陆路提督罗大春统领,迨罗大春告病开缺,改派已故福宁镇总兵宋桂芳接统,即以福靖新右为坐营,驻扎苏澳,派已革参将黄得桂管带,并令参将陈世永为帮带。按照楚军章程,以五百零五员、名为全营额数。宋桂芳于该营提出亲兵四十八名,另委参将滕得胜管带,并酌提三十名充当各项差事,又告假及病故未补四十五名,黄得桂管带弁勇三百八十一名,月支薪水银一百两。其弁勇口粮向由宋桂芳飭令支应委员按哨散给,不由营官经手。光绪元年九月初一日黄得桂因病告假,将所带弁勇截至八月底止造具名册,交陈世永代管。所有宋桂芳提充差事及滕得胜管带亲兵各名数,并未造入交册,陈世永随疑有别情。是年十一月二十日黄得桂病痊,稟请销假,时值宋桂芳卧病,稟未批发。二十四日宋桂芳由苏澳回抵噶玛兰都司陈光华署中养

病，黄得桂亦同前往，关防交其掌管。嗣宋桂芳面谕文案委员、本任南投县丞王沅拟办请假文稿，维时黄得桂恳求回营接管，宋桂芳亦允其所请，谕令王沅一并拟稿送核。适宋桂芳病势反复，置未判行。黄得桂急欲回营，复求宋桂芳于十二月初五日将前稿飭书缮发，赴营接管。陈世永以宋桂芳病已危笃，岂能复阅稿件？并因黄得桂之胞弟黄德沛素为宋桂芳亲信，疑其私相授受，即以黄得桂移交勇册短额一百二十三名、朦混回营等情，赴台湾道衙门禀讦。其右哨哨官王盛春于是年十二月底领给上月份各队勇粮，间有短平自一两至三四钱不等，经什长旷学泰缴由代办统领周士得验封过平，飭令补足，因而黄得桂将王盛春撤委。王盛春心怀不平，遂与陈世永附和禀控。黄得桂之弟黄德沛管理支应，久为宋桂芳信用，平时颇形骄纵，同招物议，经手出入银钱皆随时登记，每遇饷银不继，则将上月截存旷银垫应，而于流水簿中系属笼统开列，所送截旷各册间有舛错，续已查明更正。当宋桂芳回抵噶玛兰厅养病时，黄德沛仍留苏澳行营，其兄黄得桂如何销假回营，并未在场。迨宋桂芳出缺后，即将存营银两备文指款移交代办统领周士得接收清楚。宋桂芳所备功牌，系随营把总林文斗经营，向未有印簿，用剩七十八张亦交周士得收楚。时有补用游击李文龙系宋桂芳姑表弟兄，由黔来闽，旋值宋桂芳病故，无事可图，欲作归计，向黄德沛商借盘费银四百两不允，仅由黄得桂送银十九元。李文龙以黄得桂曾向言及林文斗处存有功牌，如能讨得数张，藉可与就地民人张罗资斧，李文龙遂疑黄得桂等平日有私卖功牌情事，因告贷不遂，欲图控告洩忿。而噶玛兰都司陈光华先曾借给宋桂芳银五百余元，宋桂芳在其署内病故，陈光华即扣留遗物作抵，黄得桂商借公项归还，将物取回，因遗失零件争较口角。陈光华因此怀恨，怂恿李文龙出名，以黄得桂、黄德沛等通同舞弊、盗用关防、私卖功牌等情，控由台湾道禀揭。经臣文煜、臣日昌会同前督臣李〔鹤年〕奏参革审，令水师提督彭楚汉等驰往查明：黄得桂所带福靖新右营，自光绪元年八月到台起至十一月份止，共领库平银一万一千二百六十八两零，实发薪粮库平银八千八百五十七两零，应存截旷库平银二千四百一十两零，均已全数缴清。并先经台湾道虑及营勇旷缺，恐有临时招募搪塞，飭令各营一律停补，分别汰留，而该营内有新勇一百零二名，彭楚汉即飭遣撤，将口粮全数着赔，计应银四百六十四两零。由台湾道夏献纶督同提集人证讯悉前情，核与彭楚汉等查复相符。哨兵官参将戴魁不候讯结，私自潜逃，分别议拟，详请奏咨。

臣等查此案已革参将黄得桂管带福靖新右营勇丁，内有七十余名系宋桂芳另提当差，并派员管带，其旷缺四十五名粮饷已截存缴清，新募勇粮已勒令追赔，私卖功牌亦无实据。惟销假回营接管，虽面求宋桂芳允许，而稿未核办，辄乘宋桂芳病危，关防交其掌管，自行钤用发行，且恃宋桂芳平日信用，擅权骄纵，殊属谬妄，仅予革职不足蔽辜，相应请旨，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已革同知衔黄德沛，支应银钱逐日登记清楚，挪用旷银垫赔勇粮，从中尚无侵蚀，迨宋桂芳出缺，存营款项均经交代清楚，惟平日随营当差，颇干物议，咎有应得，业已斥革，应毋庸议。把总林文斗经营功牌，虽坚供并无私卖，惟在营用事不免招摇，实为人所共知，应请斥革。参将陈世永所供黄得桂短额串弊各节，虽非尽出无因，惟意在争充营官，挟私禀讦；副将王盛春身为哨官，于散给勇粮间有短平，什长缴验索补，营官将其撤差，并不引咎，尚复心怀不服，附和禀控，殊属藐玩；游击李文龙因借贷不遂，辄以不干己事出头混禀，必非安分之徒；噶玛兰营都司陈光华，以宋桂芳借欠银两，即将遗物扣留，情殊可鄙，且失少零件，经黄得桂争较口角，辄复挟嫌从中刁唆，居心尤不可问；参将戴魁充当哨官，提郡质讯，虽无营私劣迹，

惟不候结案私相潜逃，实属目无营规！所有副将衔留闽尽先参将陈世永、升用总兵尽先副将王盛春、留黔尽先补用游击李文龙、尽先补用游击噶玛兰营都司陈光华、副将衔尽先参将戴魁，应请旨一并革职，以儆官邪。县丞王沅所拟黄得桂销假等稿，系宋桂芳面谕办理，并无情弊，应与办理文案之知县白振采均毋庸议。除备录供单咨部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折系臣日昌主稿，合并陈明。谨奏。

遵旨拿获重犯就地正法疏

奏为闽省拿获情重匪犯，请仍从严就地惩办，以昭炯戒，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准刑部咨：“议复御史邓庆麟奏军务肃清省分拿获盗匪请照旧例办理一折，应否规复旧制，行令各省体察情形，妥议具奏。”等因。抄折咨会到闽，遵即飭司妥议办理。查闽省山海交错，最易藏奸。兴、泉、漳三府民情蛮悍，抢掳械斗，动酿巨案；延、建、邵等府每逢茶市，骤添数万人入山采茶，于市罢后三五成群，伺隙抢掠，大为閩閩之害；而游勇会匪复时有窃发。咸丰三年及同治八年间，经前督抚臣先后奏奉谕旨，准令拿获讯明后就地正法，节经遵行在案。近年因筹办台防，各路散勇、游民冀图投效，纷至沓来，穷无所归，难保不啸聚为匪，各属抢劫之案亦复层见叠出，捕治非严速不可。除寻常命盗案件照例解勘外，其拿获情重匪犯，请仍从严就地惩办，俾凶顽知警，而良善获安。据署按察使定保核议具详，声明因办理海防致稽议复等情前来，臣等悉心体察，比年以来各州县报获抢劫等犯，或委员会审，或交该管道、府复审，果系赃证明确，始行禀候批飭正法，于年终汇案奏报，实已慎之又慎，人命不至诬枉。闽省为海疆重地，虽肃清已久，而伏莽尚多，时虞勾结，盗劫之风未能止息，若遽改归旧制，诚恐各州、县辗转因循，致蹈姑息旧辙。而盗犯久稽显戮，既无以示惩儆，长途递解，尤复疏失堪虞。自应仍遵前奉谕旨，拿获情重匪犯，于讯明后就地正法，以昭炯戒而靖地方。仍俟盗风稍息，再行奏明办理。是否有当，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参撤嘉义县知县片

再，台湾吏治黯无天日，牧令能以抚字教养为心者不过百之一二，其余非性耽安逸，即剥削膏脂。百姓怨毒已深，无可控诉，往往铤而走险，酿成大变，此台湾所以相传“无十年不反”之说也。臣今年到任后查访各情，即将科派百姓捐输、津贴、州县仓谷、自尽命案株连拖累及牛捐诸弊政严行裁革。仍恐该厅县阳奉阴违，复飭将告示泐石，多揭分贴各乡，俾百姓永远周知，不致再受讹索。其差役诬良为盗、佐杂擅押平民以及词讼延不造报，无不随时参办，谆谆告诫，不啻管秃唇焦。所有贪酷各员，如彰化县朱干隆、嘉县杨宝吾等，均已先后据实严参，请旨查办在案。

杨宝吾之撤也，臣以嘉义百姓久在水火之中，若由省派委，转致旷日持久，候补县何奎在彰化格毙著匪林位，新立巨功，既专折奏请奖励，复飭就近接署嘉义县篆，所以期望而鼓励之

者不可谓不至矣。并经函嘱夏献纶转饬何銓，务须振作精神，不可沿缘旧习，仍密加察访，如该员不能奋发有为，即行据实严参。兹据该道禀称：“何銓到任后，收受书吏税契陋规，不惟不肯酌减，且欲多增。请〔将〕该令撤委。”等情前来。臣查嘉义税契浮收至重，新官到任，书吏必有点规，从前四五千圆，近年竟加至一万余圆，而书吏转攫之于民者，又不啻倍蓰，以致一官新〔正〕〔至〕，势必税差四出，隳突叫嚣，鸡犬无声，民不安枕。杨宝吾前因催收税契，酿成命案，甫经查办，而何銓委署此缺，复敢尤而效之，若不认真严劾，民困何由得苏？吏治何由得肃？该道夏献纶仅请将何銓撤委，未足蔽辜。除严饬台湾道府将各属税契陋规全行裁革，并由臣出示泐石永禁，仍饬司另委贤员前往署理嘉义县外，相应请旨将署嘉义县事、花翎补用同知候补班尽先补用知县何銓先行革职，仍饬夏献纶澈底确查，如有需索逼勒情弊，再加严办。其前次格毙著匪林位、保准加知府衔以应升之缺升用，并请旨饬部一并撤销。至臣误保劣员，虽不敢徇隐于后，究属无知人之明，应如何惩处之处，伏候圣裁。

理合将参撤署嘉义县事何銓滥收陋规缘由，谨会同署闽浙总督臣文〔煜〕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闽省被灾赈恤情形疏

奏为闽省被水后复遭风、火等灾，先后办理赈恤各情形，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年七月十八日奉上谕：“御史林拱枢奏：本年夏间福建省城既遭水患，又被火灾，兼以六月间飓风大作，田禾受伤，灾祸迭见，捐赈俱穷，请饬该督抚挪款济用，并饬浙江等省迅解协饷等语。览奏殊深廑系。前因闽省被水，已谕令文〔煜〕等妥为抚恤。该御史所称被风及遭回禄情形，尚未据文〔煜〕等奏到。小民荡析离居，实堪矜悯！著该署督等迅速详查具奏，一面筹款招商，购米赈恤，严饬地方官认真办理。原折著抄给阅看等因。钦此。”仰见圣主廑念民依，无微不至，跪读之下，感激涕零！

伏查五月间福建省城及上游各属猝遭水患，所有筹办赈恤各缘由，经臣等两次据实奏报，一面委员分头查勘，拨运银米，平糶赈恤。旋据建宁、邵武各属禀复，该属地势较高，水退较速，田禾均未伤损，惟米价骤昂，贫民觅食维艰，即经分饬各该县劝令就地绅富碾谷平糶。嗣值早稻登场，米价渐平，民心均已安贴。至于延平府属，以将乐被水为最重，沙县次之，南平、上洋等厅县又次之。当水势初退，米价骤增，即经分饬该厅县，或开仓平糶，或截留解省兵米，并由省城劝令绅富前后购米数万石，运至各该县平糶。又因将乐一县被水尤重，诚恐极贫、次贫之户无力买米，复经臣等先派同知德昌、通判许金绶、知县费萇臣等解米二千石，续派道员陈维汉、总兵林宜华等赍带银米驰往该处，察看情形，分别轻重赈恤，现尚未据禀复。其汀州惟宁化被水稍重，早禾受伤，均由该县劝令业主借给籽种补插晚禾。又古田县之华封村，负山而居，山土骤然崩陷，共压毙居民陈大等四十三名，尸首均陷入山内，无从取出。当饬该署县丁策勋会同委员陈宝清，携带银两前往恤其家属。其余各县，早稻均皆丰收，粮价均已平减，民情均皆一律安谧。其省城被水之后，当于城内设立粥厂七处，又于城上及城外分设小厂，合计共十六处。大厂每日就食者千余人，小厂数百人。自五月二十一日起至六月初二日止，食粥之后复行按户给米，大口一斗五升，小口七升五合。计闽县领米贫民大小

四千零四十三丁口，侯官县领米贫民大小九千四百一十九丁口。房屋之倒塌无力自修者，每间或给修费五钱及二钱五分，并酌给男、女棉衣不等。其搬住城上无家可归之贫民，则每名给番银四圆，令其租屋居住，以免风雨飘摇。至淹毙、压毙男女，无主者由官收埋，有主者共六十四口，除臣等当场亲至各家赏恤者不计外，仍每口恤番银十圆，俾该家属赖以存活。复念穷民尚可以膂力自存，寒士则被水之后一无可恃，当飭监院教官林星炳、林祚曾等密访确查，计生员叶滋年等一百零九名，每名各给米一石、布二匹、银一圆；举人陈祖蕓等二十五名，每名各给米四石、布四匹、银六圆。臣等又恐大水之后疾疫继作，复飭司道督同地方官，择人烟辐辏之地设立医局，城内设于官巷，城外设于南台横山铺，多延妥慎医生，凡贫民有疾，准其来局诊看，开方施药，每日或数百剂、或百余剂不等。迨日疫气渐消，就医者日减一日。其闽县东门外瑞应、长安等乡，侯官西南关外十都、十一都、三十六都等乡，分为八段，亦经分飭绅士、举人魏其昌、施鉴槃等，会同委员携带银两，查明极贫户口，按丁给赈。此省城内外以及各属被水后办理抚恤之实在情形也。

闽省居民墙屋多系编竹涂泥，烟焰所及，顷刻即成灰烬。是以省城内外每年火灾必有二三次，每次或千余间、或数百间不等。今年闰五月二十六日，南台之二保、三保于卯刻不戒于火，臣等督饬地方文武赶为扑救，直至巳刻始熄，计延烧小屋三百余间，又拆去火路一百余间。七月初十夜，城内仙塔街又复失火，臣等亲往扑救，计延烧仅止六间。查向来闽省民居失火均无抚恤，臣等因民情拮据逾常，遂飭地方官将被火贫苦各户归入被水灾民，一并分给米食，并劝业业主借给资本，俾令及早建修。现在二保、三保及仙塔街民居、铺户业已一律修造完竣，焕然一新。

闽省倚山滨海，飓风亦所时有，而此次六月十一日则因水灾之后，继之以风，故民情尤为困苦，臣等曾于请停协饷折内据实声明。其时臣等会商总理船政臣吴赞诚，派拨大小轮船，分往沿海各港，将遭风船只一律援救，人货幸无沉失。内河茶船、木筏，则被风漂失者颇多。四乡已获之早稻均获无恙，而未获之稻多有被风吹折，浸水发芽，晚禾并有小虫咬蚀，幸而为时尚早，农民皆买秧补种。节经臣等函札交驰，招商贩运，幸外米源源而来，计被水后上米每官石仅三千余文，现值青黄不接之际，上米每官石约在四千文左右，较之往年，米价尚不甚增。惟念百姓被灾之后元气损伤，不能不格外广布皇仁，以苏民困。前经臣等委派员绅分往厦门、台湾等处，分别采买、劝捐米石，约计日内可以陆续到齐。城内四门设立四厂，城外南台设立南、北二厂，将运到米石减价平糶，除绅商、兵役不准糶买外，其余各户分别大、小口，均准赴厂平买。计省城内外大、小口十余万人，约一月为期，拟行撤厂，其时晚稻业已登场，民间可无饥困之虑。此又臣等于办理水灾中兼办火患、风灾，分别抚恤之实在情形也。

至于省城内外以及各县桥梁、驿馆、庙宇、衙署、城墙，被水、被风之后倒塌者甚多，非有大宗巨款难以建修。其各乡晚禾丰歉，尚难预定，如果不能丰收，尚须仰体慈恩，仍加赈恤。惟是捐输仅请虚衔，本难踊跃，而各省补解欠饷，除浙江抚臣杨昌濬咨准如数应付外，其余江西、广东两省尚无报解消息，即使有可指望，亦不过杯水舆薪。臣等前恳将奉拨京饷及工程费如数报解，其余协饷暂停，俟闽省喘息稍定，再行陆续补解，仰乞天恩，俯念闽民屡次灾祸、利源已竭，准如所请，则此间数百万生灵出水火而登衽席，皆戴我圣主再生之德于靡既矣！

除将各属水冲沙塞、未能垦复田亩飭司确加复勘，另行详办外，合将闽省被水后复遭风、遭火，先后办理赈恤各情形，臣等谨合词恭折复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修筑堤坝片

再，福建倚山枕海，每遇山水暴发，则民田无不被淹，是以百姓凡遇冲要之区，水势可以灌入者，辄筑土堤保卫，以备不虞。此次闽、侯两县所有御患土堤多被洪水冲决，基址无存。现在水冲沙压田亩，即使设法开垦，而堤防既失，明年春夏之间山水一发，依旧茫无津涯，前功尽弃。臣等再四熟商，与其暂赈银钱，仅济目前之急，不如代修堤坝，可资永远之防。计闽县应修堤坝仅有二处，为费无几，业飭署福州府知府张梦元会同绅士魏其昌、卢镜秋等前往勘(雇)[估]兴工。侯官县除官堤不计外，民堤之应修筑者共有十六处，工大费繁，向章本系民捐民办，惟被水之后民力拮据，亦飭张梦元会同员绅踏勘堤内田亩，有力者仍令照章资助，无力者全行由官给款，并可以工代赈。臣等仍当严督在事官绅认真举办，务使堤工坚实，足以久远，御患捍灾，则百姓永免其(鱼)[患]，非仅为补苴一时之计而已。是否有当，臣等谨合词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省台远隔重洋难以兼顾片

再，台湾现在疫病盛行，营官兵勇丧亡相继，闻者裹足。巡抚专管地方，向有刑钱幕友稽核例案，臣现在渡台，幕友坚不肯往，皆因前抚臣王凯泰之幕友陈煜在台得蛊肿之症，旋经身故，故人皆视台湾为畏途。臣于奏牍文檄，向系自办，尚无所求于人，惟有关例案之事，必须丝丝入扣，臣实无能为力。将欲以一切公事包封递台，姑无论有关例案者往返辗转，必致有误考成，即如词讼则羁候者瘐毙堪虞，钱粮则望饷者枵腹可虑。且巡抚为刑钱总汇之区，旧卷山积，已不能全数携至台湾，而每办一事，必赴省吊查一卷，往复需时，吏胥因之舞弊，贻害胡可胜言！且轮船赴台，若遇顺风不过数日可到，倘遇逆风或逢发雾，动至累日经旬。新委台湾府知府向焘十月初间乘坐轮船赴台，至今数旬，尚在海坛洋面守风，其阻滞情形概可想见。而轮船往来一次，煤炭、人工为费甚巨，亦非可恃为长策。上年王凯泰驻台，系将应奏、应题、应咨有关考核事件奏请回省补办，但相隔半年之久，候勘转者，牵连之人证愈积而愈多；待批示者，远道之冤民有诉而无答，吏治坠坏于冥冥之中者，何可胜道？台事从前本系督臣主政，沈葆楨因与前督臣意见不合，又恐请设督办大员于地方呼应不灵，故请改归巡抚兼办，本亦煞费经营。然而王凯泰渡台之后，欲咨调将弁数员赴台差遣，终未能谐，其呼应不灵，固如故也。台湾事事俱属创始，断非仅住半年即能办有头绪，且沈葆楨原议巡抚定于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又安能保夏秋之间生番不蠢动乎？外人不侵袭乎？况台湾兵制向由内地分班调换，今以台事全属抚臣，则内外反成两概，血脉岂能流通？台事之可忧者在外侮，非假以事权不能绸缪未雨；台利之可来者在矿务，非宽以时日不能收效将来。现值海疆事棘，臣不能不力疾前往，澈底确查，和盘托出，譬如医者必先知病人症结之处，然后能定应补应泻之方。惟臣疾入膏肓，才复拘滞，恐难久膺重寄。将来台事尚求圣明独断，专派重臣督办数年，略假便宜，于兵、饷二事不稍掣肘，俾专心致志、竭力经营，庶几有济。一俟办有成效，方能徐议督、抚分驻之局。

所有省、台远隔重洋，难以兼顾实情，谨附片缕晰陈明。

台湾生番未靖力疾渡台办理疏

奏为台湾北路生番未靖，臣现拟力疾渡台，妥筹办理，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照台湾各路生番居高负险，人面兽心，杀人多者推为首长，示之以威则愍不畏死；欲以恩羁縻之，则又文字不能谙，语言不能通。上年春间，南路狮头社番拒捕戕杀游击王开俊；秋间，北路豆栏社番又时有乘机杀人，将首级卖与木瓜番之事。本年春间臣到任后，察知北路疫重兵疲，办理敷衍，当经会商将军臣文煜、前督臣李鹤年，奏派水师提督彭楚汉、福宁镇总兵吴光亮前往整顿，并挑裁旧勇。嗣于四月间彭楚汉受瘴病重回内地，七月间吴光亮又受烟瘴致疾，几死者数次，旋回中路养病，至今未能起床。屢接台湾道夏献纶并该镇等禀称，以后山嘉礼远番众串通豆栏、木瓜各番，夜则暗攻营垒，日则伺杀军民，禀请速筹剿办。经臣与署督臣文煜会商，派总兵张陞楷先带练勇二营前往北路，督同原派各军稳扎稳进，徐图剿抚之方。惟台湾自南路至北路，自前山至后山，相隔千数百里，内山外海，巢穴深邃，口岸繁多。欲处处设防，则兵多饷重；欲择要驻扎，则兵力偶有未周，外侮内患即相乘迭起。况年来瘴气尤重，疫疠繁兴，上年之所谓精锐者，今年已成衰弱，整顿一切尤须深费经营。兹据台湾镇总兵张其光报称患病甚重，台湾道夏献纶亦复因病请假一月，台事无人主持，实深焦灼。臣蒙恩赏假，虽未满期，而值此军事急逼，多一日之耽搁，即误一日之事机。现已函商船政速备轮船，臣拟即日带印东渡，俟至台湾察看情形应如何筹画布置，再当随时奏请训示遵办。其省中应办事宜，远隔重洋，欲图兼营并顾，必致贻误事机，兹将本署应题、应奏、应咨一切事件，商由督臣代办，其日行一切公事由藩司代印代行，庶免蹈上年积压稽延之误。至臣渡台后，应请敕下将军臣文煜、新任督臣何璟宽筹粮饷，顾臣后路；船政大臣吴赞诚应付轮船，采购军火，俾资接济。想该将军等平日公忠体国，必能相与有成。

所有台湾北路生番蠢动，臣带印东渡妥筹办理缘由，谨恭折附商船递交上海县发驿五百里驰陈。

台湾举办垦务矿务片

再，闽、粤两省人多田少，所有无业穷民年来经秘鲁、古巴、小吕宋等处贩买出洋，为之佣工，每年何止数万人。惟洋人视华佣如同犬马，一入牢笼，永沦苦海。大约百人出洋，在途受饥寒委曲而死者约十分之二，到地后被其凌虐摧残而死者又十分之五。更有受虐不堪，相率群投海中，又有自卧车路甘被火轮碾毙；即生者亦复去家数万里，杳无音信，父母妻子只能于梦寐见之。言者伤心，闻者下泪！臣愚以为台湾瘴气之重，皆由人少山多，若能开辟种植以尽地利，浚泉刊树以苏秽毒，将来人气一盛，瘴疫自消。臣拟先到北路察看情形，如果矿务、垦务可以同时举办，即拟于香港、汕头、厦门等处设立招垦局，每月派定官轮船数次，前往招集客民，并准携带眷属，到台后给予房屋、牛只、农具。将来壮者勒以军法，使为工而兼为兵；

弱者给以田畴，既有人而自有土。是台湾多一百姓，即外洋少去一百姓；外洋少去一百姓，即中国多活一百姓也。我皇太后、皇上痾瘵在抱，一夫不获，深廛宸衷，若台湾可成乐土，则秘鲁、古巴、小吕宋等处人必视为畏途，虽驱之使行而亦有所不愿，是百姓既可免流亡之患于目前，国家又可收富强之效于异日，利害相形，固有灼然可睹者矣。惟是举办垦务、矿务必须宽筹经费，招致人才，言之非艰，行之惟艰。伏求圣慈指示方略，庶可遵循办理。

统筹台湾请开办轮路矿务疏^① 光绪二年

奏为微臣统筹台防全局，拟请开办轮路、矿务，以裕军实而固边防，谨将利害缕晰密陈，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惟谋国贵于可大可久，议虽创而流弊无虞；筹边期于能发能收，费虽繁而成效可睹。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要，物产丰饶，敌之所必欲争，亦我之所必不可弃。臣自五虎门渡海，东抵鸡笼，历后山苏澳，复折回前山至郡，全台形势约已十得七八，深惟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饷需之不足；不患番情之不靖，而患声气之不通。譬如人之一身，其精神血气本足自强，而荣卫失宜，以致筋络不舒，手足痿痺，虽有覆苓之剂不能为功，良医相其脉络，治以针砭，则沉痾立起。窃以台事设郡置县，无益之覆苓也；轮路、矿务，奏功之针石也。轮路最宜于台湾，亦宜于内地；矿务筹诸现在，即可取效于将来。其间形势互异，利害迥殊，有可以屈指计者，臣谨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台湾前山业已开辟无遗，后山虽平旷，膏腴远逊于前山，然道里袤长，亦与前山相等。当夏秋溪河盛涨时，前山南北文报往往经月不通，后山更不必论。即如日本窥伺台南，扎营业已经旬，郡中尚未得信。近者如此，远者可知。幸而疫重敌退，否则倭营业已深入稳扎，岂不大费经营？若非邮递艰难，何致如此隔膜，其害一；后山之地，弃之必为彼族所据，取之则开百里之路必须设数营之勇分扎要隘，否则生番必乘虚狙杀，路虽开犹不开也。开千余里之路即须添设数十处之营，费重时长，年复一年，势成坐困，其害二；台湾四面环海，敌人随地可以泊船，即随地可以登岸，彼则轮船飘忽，朝扰北而暮可扰南。我则跋涉艰难，速计旬而迟须计月，留营固恐饷需难继，撤勇又恐事变忽来，处处为敌所制，即时时为敌所乘，其害三；安平炮台连炮费至四十万两，尚非泰西新式，即使真能得力，而全台口岸如安平者尚有数十处，若均设台防守，为费计将千万，度支如此艰难，岂能筹此巨款？然不筹则防无可防，其害四；台湾民情浮动，相传无十年不反之说，远者姑不必论，即自道光十二年土匪张丙之案起，至同治三年土匪戴万生之案止，内连道光二十二年防海一案，计叛案八起，约费军饷并摊款共银五百三十四万两，又米银五十二万两，民捐尚不在内，合而计之，三十年之间糜国帑与民捐且逾千万。百姓因遭贼而家破人亡者，至今言之犹有余痛。盖彰化一带深山大泽，易于藏垢纳污，往往乱机已酿，经年累月而尚未闻知，皆由道阻信艰之故，其害五；同治十三年日本琅峤事起，台湾办理海防至今，计共用饷四百余万，准军月饷尚不在内，倘海上仍有波澜，又须另起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原书将其写作时间误标为“丁丑”（光绪三年），今据史实改正。

炉灶，大费张罗，若不速兴矿利，则库储之出入有定，而台湾之事变无穷，犹之以石塞海，石尽而海不枯，其害六；台湾水陆额兵共十八营，每年需饷三四十万两，合并则防汛全空，仍旧则训练皆伪，自开路抚番以来，前、后山一带勇数添至二十余营，每年需饷又在百万两外，零星散（数）〔扎〕，分则势孤，以御生番且不足，何况外侮？是轮路不设，不惟该兵勇不能合营操演，而深入瘴乡，即册籍多寡亦无人为之查考，其害七；台湾府城逼近安平，然安平实无口岸可以泊船，故轮船到安平，无论官员、兵勇均须坐在桶中，由竹排泛海上岸。前年飓风骤发，船政安澜、大雅两船皆在安平击碎，民船之受害者更无数。鸡笼口岸虽稳，而自南至北，动须兼旬，故官民各船明知安平之险，不能不靠泊于此，其害八；澎湖离安平一百五十里，据台郡咽喉，有口可泊船，凡船自闽来台郡者，须此路经过，既靠安平，起清人货，又必须驶回澎湖避风。我兵之克郑经、朱一贵也，皆先得澎湖而后入台。然澎湖百物不生，实一绝地，攻者易而守者难，该处一有疏虞，则轮船行驶无路，其害九；淡水所辖七八百里，彰化亦数百里，声教之所不及，洋人辄开堂引诱入教，羽翼既成，一呼百应，实为心腹之忧。台北一带满山皆矿，煤铁出于是，硫磺、樟脑、煤油、茶出于是，往往洋人既知而我尚未知，洋人既采而我尚未采，欲处处设官置吏，则无此经费，皆由地方辽阔、矿事不兴，故官与地不习，官与民又不习，其害十。

夫以轮路、矿务之不举行，其害之可睹固灼灼然有如此者，今试以轮路、矿务之利言之：轮路计一日约行三千余里，由台南至台北，顷刻即达，军情可瞬息而得，文报无淹滞之虞，利一也；后山瘴疠盛行，若有轮路，则屯军择善地驻扎，遇有紧急，方轨而驰，朝发夕至，不必使有用之兵受瘟疫之害，利二也；轮路比轮船捷至一倍，平居精练二枝劲兵驻扎南北二路，海上有事，电报卯来，精锐辰集，随敌所向，合兵急攻，以逸待劳，以众乘寡，主客之势既异，胜负之券可操。是无轮路而兵多饷重、征调迟延，我处处为敌所制；有轮路而兵精饷省，赴援神速，敌且处处为我所制矣，以视株守一隅，军符已下累日而消息仍觉杳然者，相去岂可同年而语？利三也；内山奸民纵有煽动，而劲旅呼吸即达，朝闻萌孽，夕压重兵，比于迅雷不及掩耳，教民无所用其簧鼓，奸宄无所用其机智，番众无所用其凶横，祸乱不生，商民安堵，百货流通，舟车辐辏，利四也；日本琅峤一役，合沿海七省因台事而设防，耗饷何止千余万，台中若设轮路、兴矿务，则敌人知我已得窍要，可无意外之虞，不惟大宗之饷可省，即常年防军亦可酌裁。漏卮已塞，库藏自有余裕，利五也；轮路开，兵勇可以归并操练，不惟营官不敢以少报多，即勤惰壮弱亦可随时稽查核，卧薪尝胆，以求实济，断无练而不精之兵，利六也；轮路开则由台湾府城至鸡笼口不过数时可到，来往人等自可由鸡笼起岸，不必再涉安平之险，利七也；自府城视澎湖，则澎湖为咽喉，自鸡笼视澎湖，则澎湖为枝指，而且鸡笼渡海水程近三分之一，不必经由澎湖，彼族知澎湖不足以制我之命，断不聚全力以争之，则我亦不必聚全力以御之，兵减饷轻，利八也；鸡笼煤务已用机器举办，明春可以开至煤层，以成本计之，每吨约在一元三角左右，至香港则每吨可值五六元，计每吨可得余利三四元。该处民矿用价一律由官买回自办，以断葛藤，将山中之煤无尽，即公家之利无穷。又大水堀地方查有铁矿，据洋工翟萨面称约有六分成色，然该洋工尚非铁务专门，拟将铁苗寄至英国倾镕，分准成色若干再定办法。盖外国一切制造，皆从铁务生根，工匠不能炼铁，军事断无起色。又金包里磺矿前经封禁，其洞浅深不一，烟焰直冲，吐出磺末，左右穷民私煮售卖。夫外洋之磺不能禁使不入，而中国之磺转禁使不出，非计也，今若设厂开挖，每百斤成本约在一元左右，运至远省即可值银四五元，若能涓滴归公，此利诚为不小。又牛头山之煤油现用人力，每日仅可取数十斤，倘能改用

机器开挖澄净，亦是一宗大利。樟脑则因前任道员办理不善，几致开衅，近来日渐减色，尚须另筹办法。茶叶数年以来厘税蒸蒸日上，拟再筹款给本种植，其利当可与煤并驾齐驱。夫外人之所以垂涎台湾者，以有矿利耳，矿务若自我全行举办，无主之物变为有主，垂涎之根既绝，则窥伺之念自消。同时并举，计机器、人工等费大约不过百万，将来收效无穷，所获何止倍蓰，利九也；台湾、日本、小吕宋三岛鼎足而立，相距不过一二日水程，现各岛情形如同战国，利之所在，各出全力争之，强必并弱，众必并寡。日本前本弱国，自设轮路、电线、开矿、练兵、制器后，今乃雄踞东方，眈眈虎视，前年窥台南，上年逼琉球不令进贡，今又胁高丽使与通商，彼其志岂须臾忘台湾哉？既已断我手足，必将犯我腹心。而且台湾为东南七省尾闾，上达津沽，下连闽浙，台事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肆其恫喝，若再辅以中等铁甲船二三号，则遇各岛无理肆扰，尚可由台断其后路，使彼有首尾不能相顾之忧。故台强则彼有如芒刺在背，时存忌惮之心；台弱则彼视为奇货可居，各蓄吞噬之念。轮路开、矿务兴，则兵事自强，而彼族之狡谋亦息，利十也。

夫台湾不办轮路、矿务之害如彼，办轮路、矿务之利如此，其得失取舍固可不待悬揣而知。而或者虑轮路、矿务一办，必致伤人庐墓、百姓怨嗟，不知台中旷土甚多，轮路不致碍及田庐，开矿之处并无人居，且风水之说亦未深入膏肓，此可无虑者一；或又虑轮路用煤必多，将来煤尽则轮路将成废物，不知台北各山到处皆煤，固有用之不竭之效，况煤价愈贱，则轮路获利愈多，此可无虑者二；又或以轮路经费繁重为虑，不知后山暂可缓开，自前山极北之鸡笼起，至极南之恒春止，计程约在千里，以一里约二千两计之，经费总在二百万两以外，不过安平炮台六倍之费，大约得上年台中日本防务所用之六七便足集事。且防务所给勇粮既出，则不能复还，轮路则租税可收，矿务则余利无尽，每年归还成本之后，源源挹注于帑项，实大有裨益。至轮路、矿务、电线三者，必须相辅而行，无矿务则轮路缺物转输，而经费不继；无电线则轮路消息尚缓，而呼应不灵。查鸡笼达恒春陆路电线，尚有闽省今春拟撤之线可以移用，即添补修整，为款当不甚巨，至达省水路电线则为费较多，似可从缓。再者鸡笼、沪尾关系全台形胜，此二处炮台、水雷似亦宜择要举办。夫轮路、矿务，曲突徙薪之费也，费多而无济，目前所费有限，将来所省实多，此可无虑者三；又或虑轮路仅在前山，则后山番情尚多反覆，不知台事以御外为要，外侮既靖，择生番之尤凶者大举剿办，则抚局自永远可谐，一俟后山有矿可采，再行次第举办线利，庶免浪费锱铢。况于南北中三路多开捷径，则前、后山将混而为一，险阻日通，则獐豸日辟，此可无虑者四；又或虑轮路、矿务取法洋人，他日全局要害必为洋人所盘踞，不知我但雇洋人为工匠，工竣则洋人可撤，将来一面举行，即一面学习，不过二三年当可自为制造；以练兵为体，以轮路、矿务为用，故有轮路、矿务则饷可足、兵可精，并非谓有轮路、矿务而兵可不用也。日本借泰西之款，雇李泰国开轮路，至今尚无流弊，何况款由自筹，且环地球皆办轮路、矿务，人有捷径，有余利可以制我，而我无捷径，无余利可以制人，终非胜算。夫轮路与轮船等耳，轮船可行则轮路亦可行。非常之原，黎民所惧，要在持议者之坚定不摇耳。此可无虑者五；又或虑台湾开辟二百年，何以从前议守、议战，并无轮路、开矿之说，不知从前无外人环集覬觐，故不必处处设防，今则外人攻之之法与从前不同，则我御之之法亦当与从前有异。譬之乘小舟于曲港，固可游驶自如，及出至大海重洋，篙桨之所不能为力者，则小舟非颠即覆矣。且兵事与矿事相为表里，矿不兴则无财，无财则饷何由而足？矿不兴则无煤铁，无煤铁则器何自而精？地与势殊，即不能不事随时变，理固然也。此可无

虑者六；又或虑台中既设轮路，恐彼族欲于内地效尤，不知台湾系属海外，与内地情形迥然不同，况系由中国自行举办，并非如上海由于洋人私造者可比。将来如奉密旨准行，则请办奏中尚须声明台湾海岛孤悬，庐墓无几，不致为轮路所伤，仍请他处不得援以为例等语，见诸抄报。似此办理，则彼族亦无从藉口，此可无虑者七。

目下台湾疫重兵疲，民穷变急，防广则营皆散扎，勇不练而岂能精？口多则敌易纷乘，险无定而何能扼？饷将竭而备仍虚，寇已深而谋未定。日本及小吕宋皆逼近台疆，蓄锐养精，机深意险，若不未雨绸缪，速将轮路、电线、练兵、购器、开矿各事分投速办，诚恐该二岛猝然有变，非止于虚声恫喝而已。宋臣苏轼有云：言之于无事之时，则其言易于有为而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则其言易于见信而已苦于无及。臣每反复斯言，辄复慨然三叹。伏维圣慈独断，飭下总理衙门筹议有无经费、如何举行？并请特简熟悉工程大员驻台督理，俾靖浮言而收实效，将见台防有磐石之安，即沿海无风鹤之恐，台民幸甚，大局幸甚！

所有统筹台事缘由，微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专折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勘台湾北路后山大略情形疏

奏为微臣东渡，亲勘台湾北路后山大略情形，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十月十五日由闽省起程，乘坐轮船渡台，曾经报明在案。旋于十八日到台湾之北路鸡笼，当即前往查看煤矿，并派督办煤务之道员叶文澜分勘硫磺矿，并试验各山有无铁苗。因闻后山苏澳各营疫气正盛，臣不能不亲往抚慰将士，以作其气。当带同随员张梦元、庄士敏、庄镇藩等由鸡笼起旱，次早度三貂岭，土人又谓之摩天岭，悬崖陡壁，禽鸟声绝，舆马所不能通，皆攀藤援葛而上。盖此岭为台湾极北、极险之处。逾岭而南，是为后山，行三日抵苏澳。总兵张陞楷带领各弁勇来见，类皆病容满面。据称该镇新带两营来此驻扎，不及月余，病者已二百余人，死者复十余人。计该处统领自总兵宋桂芳受疫病故后，提督彭楚汉、罗大春、总兵吴光亮，皆先后病几殆，其将弁兵勇之丧亡者，盖不下二三千人矣。因嘱该总兵将各骸骨归为义冢，臣并为文祭之。又查该处生番势仍猖獗，半月前福靖新右营勇丁来市买米，回至苏澳五里亭，被生番狙杀九名。该营官副将朱宝隆疏于防范，本应重办，姑念全营病者过半，情有可原，相应请旨将候补副将朱宝隆即行革职，以示惩戒。又据福锐左营参将李得陞禀称，该营被生番二百余人围攻，李得陞督率兵勇先已设伏，俟生番到时四面截杀，生番带伤而逃者不可胜数，斩取首级六颗，生擒该番四名。又据福靖右营官副将陈得胜禀报，督同五品军功陈辉煌阵擒生番二名，均解至苏澳。臣亲提审问，据译供，该生番向例秋冬间即须出草杀人，能割取首级者众人称为英雄，即敲折一齿以为号，番俗方肯以女妻之；该生番数年来依旧杀人，并不知有所谓就抚之说。臣申明后，当验各生番有敲折一齿及二齿者，计共四名，据供均经杀人数次，当即正法，以首级祭阵亡诸勇之灵。其未经折齿诸番，飭令暂留营中，以备将来擒纵之用。

臣查后山生番共计数百社，穴居野处，并无总目管辖，行同禽兽，但以杀人为乐。其居平原者稍知人性，名曰“平埔番”，性极诡诈，每怂恿生番杀人，居间取利。咸丰年间开垦百姓，

被该番杀害者约千余人。自上年议抚以来,在我徒费赏赉之资,而在番并未稍弭杀人之害,长此羈縻,终无了局。臣嘱张陞楷先为确查该番良歹,其平埔近海各番易与洋人勾结者,可抚则抚,不可抚则须择尤痛加剿办。然后另选头目,令之薙发归入版图,严定界址,不许他人侵占,俾得自安耕凿,庶法立恩加,知惧而后知感,方免彼此相持,永无息肩之日。且我之所以抚番者,原以杜洋人覬觐之端,若不大举剿办、收入版图,万一洋人复以重利饵番,曰“吾取地于番也,非取地于中国也”,我复何说之辞?故为目前计,得番地不足以为益,不得番地不足以为损;为大局计,得番地则可永断葛藤,不得番地则恐难息窥伺。其高山各番距海口稍远者,如果能安本分,只可听其自生自灭,以免多戕生命。惟是后山疫气方盛,十勇九病,此时言剿亦尚无把握,必须俟疫气稍平,徐图大举,然后一发中的,方免轻于一试,转致不可收拾。目前只可严绝接济,俟盐、铁一断,自必渐就牢笼;熟刺番情,必虚实尽谙,庶免误蹈罗网。臣商榷既定,适总兵吴光亮、台湾道夏献纶前来鸡笼,臣当力疾折回该处面商一切。

所有臣至苏澳察看后山并布置情形,理合会同将军兼署总督臣文煜恭折密陈。

台北生番滋事办理情形片

再,台北生番反复靡常,从前未能澈底办理,以致上年九月以后时有乘机杀人之事。本年九、十月间,据总兵吴光亮、台湾道夏献纶以后山嘉礼远番众唆串豆栏、木瓜两社,屡次伺杀军民,稟请剿办。臣等查该生番性类犬羊,若任令恣肆横行,必致益无忌惮,将一发而不可制。吴光亮先已飭调练勇左、前两营,各派勇丁一百五十名交都司刘洪顺总带,前赴花莲港,与都司李英商同会扎;又参将李得升总带福锐左营勇丁二百名进扎鹊仔埔,以备应援,筹办尚属周妥。惟转运一切,非有轮船在彼,声势断难联络,当经飞飭福星轮船驶往苏澳,听候调遣。惟吴光亮剧病未瘥,尚难亲往督办。查有留闽总兵张陞楷,曾在贵州督办苗务,著有成效,随派该总兵酌带省勇两营,配坐轮船,先往苏澳,相度地势,稳扎稳进,徐图剿抚去后,复据吴光亮、夏献纶查明,福靖前营驻扎花莲港,七月二十八夜三更被嘉礼远、豆栏两社串通木瓜番突攻营盘,鏖伤支更勇丁一名;八月初七日复攻该营,勇丁受伤二名;十四夜又两次攻营,均随时击退;十五日黎明,该营探勇张鸿恩、饶洪山至嘉礼远路旁,被生番杀害;其分扎米仑港营盘,八月二十日饱干社番潜伏溪边草内,经防勇呼追,枪伤生番一名。又福锐左营分驻鹊仔埔,八月初一日五更,生番突扑碉堡,经勇丁炮毙该番二名,割取首级,碉勇翁红左手被番鏖伤;二十九夜四更,生番又围扑碉堡,勇丁迎剿,毙番二名,向前追击,詎生番百余埋伏草内突出冲杀,碉勇被戕二名,受伤二名,参将李得升闻报督队赴援,毙番十数名,始行逃窜。附近之马邻溪一带,悍番亦常出伺杀。又练勇前营前哨分扎后湾,八月二十一晚,被该社凶番十人突攻营盘,经千总张廷珍等带队截杀,毙番二名,勇丁吴日陞被鏖刺左肋一伤;二十五日张廷珍带勇五十名赴山采木修栅,突遇凶番数十人开炮拦阻,经张廷珍迎敌,杀番一名,割取首级,并获番銃、番刀各一件。又福靖新右营前哨扎大乌石山,右哨扎毛冈坑,每日督队登山开路,八月二十三下午,深山内涌出凶番百余,逼近营墙,官军出队抵御,始行遁走,勇丁吴得明被番鏖枪刺死,并受伤火勇陈贵一名,均经吴光亮督飭各营妥筹防御,其伤毙各勇丁另行汇请抚恤等情,具报前来。

伏查此次各番围扑营盘，狙杀兵勇，皆传为嘉礼远番串通木瓜、豆栏等番所为。而吴光亮报称，八月下旬嘉礼远番通事陈八宝等，又两次将木瓜番首级四颗赴营呈献，以明其并未串通。该生番从前本同禽兽，开路之后，经不肖通事乘机挑唆，近来更成狡诈，所献首级是否真是木瓜，必须确切查明，方免坠其伪局。而各番中如饱干等社素尚驯良，尤当区别清楚，恶者固须痛加剿办，而良者即须加意抚循，不令通事藉名诛求、兵勇丝毫骚扰，使知受抚之后果胜于未受抚之时，庶免逼良番与凶番联成一气，转致不可收拾。仍俟臣即日渡台察看情形，再行相机剿抚外，合将台北生番滋事、现筹办理缘由，先行据实奏陈。

谨将闽省司道知府各官年岁 籍贯密缮清单恭呈御览^① 光绪二年十二月

谨开：

布政使葆亨，年五十二岁，正蓝旗，满洲监生，光绪元年三月任事。该员做州县时，官声甚好。现在世故太熟，情面太深，难期整顿吏治。

署按察使定保，年六十二岁，正蓝旗，满洲进士，由兴泉永道调署是缺，光绪二年十月任事。新授臬司李明墀尚未抵闽。该员廉静寡欲。

督粮道叶永元，年五十七岁，广东南雄州，附贡生，光绪元年十二月回任。该员资格甚深。

盐法道卢士杰，年五十六岁，河南光州，进士，光绪元年四月回任。该员小心谨慎，亦步亦趋。

署兴泉永道司徒绪，年五十七岁，广东开平县，荫生，由候补道委署是缺，光绪二年十二月任事。实缺道员定保，现在署理臬司。

署延津邵道张启煊，年六十二岁，浙江平阳县，监生，由简用道委署是缺，同治十三年七月任事。实缺道员文尚告病，尚未请补有人。该员为人中下。

台湾道夏献纶，年四十三岁，江西新建县，监生，同治十二年二月任事。该员才具开展，略近于刻。

署福州府翁学本，年四十九岁，湖南善化县，监生，由补用府永春直隶州委署是缺，光绪二年十一月任事，斯缺曾请以准补台湾府张梦元调补，吏部驳，另未补人。

署兴化府刘国光，年四十五岁，湖北安陆县，举人，由福州遗缺府委署是缺，光绪二年九月任事。本任知府管贻萼告病开缺，尚未补人。

署泉州府陈懋烈，年六十四岁，湖北蕪州，举人，由补用知府委署是缺，光绪二年十二月任事。实缺知府徐震耀因案撤任。

署漳州府沈定均，年五十九岁，湖南临湘县，拔贡，由补用知府委署是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任事。本任知府毓璋委署福宁府篆。

延平府董兆奎，年五十三岁，直隶完县，进士，光绪二年十二月回任。该员忠厚有余。

署建宁府赵均，年五十岁，浙江山阴县，监生，由候补知府委署是缺，光绪二年六月任事。

^① 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辑第223—224页。

本任知府李吉言告养开缺，尚未补人。

邵武府袁绳武，年五十九岁，直隶安肃县，廪贡生，光绪元年十二月任事。该员老成练达。

汀州府延楷，年四十九岁，正黄旗，满洲举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回任。该员办事实心，不避嫌怨。

署福宁府毓璋，年四十六岁，正白旗，满洲监生，由补授漳州府委署是缺，光绪二年六月任事。准调知府周懋琦未经到任。该员有心向上，求治颇殷。

台湾府张梦元，年四十九岁，直隶天津县，举人，由福宁府调补是缺，光绪三年正月任事。该员到任未及三月，例不出考。惟前在福宁府福州府各任，民情爱戴，卓著循声，洵为有用之才。

卷一〇 抚闽奏稿三

台事宜统筹全局疏^① 附片 光绪二年

奏为台事速宜统筹全局，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台湾生番蠢动，尚是疥癬之疾，惟日本处心积虑，极意窥伺，传闻近有屯兵琉球之说，而德国亦常密遣兵船前往台北测绘地图。查琉球距台北鸡笼水程不过千里，朝发可以夕至，该国弱小而贫，数百年来为中国不侵不叛之臣。其入贡也，不惟表其恭谨，即贩买土货亦藉以稍沾微利。闻今年贡物已具，而日本强之，不令东行，外则以示桀骜，实则惧琉球密以情伪相告，居心叵测，可恨亦复可忧。沈葆楨前因倭兵屯扎琅峤，是以经营仅在台南一带，其实台湾精华所聚，全在台北淡水、鸡笼等处，而外人心目所注，亦在台北淡水、鸡笼等处，盖茶叶、煤炭、硫磺、煤油、樟脑之利，皆出于此故也。台湾洋面居闽、粤、浙三界之中，为泰西兵船所必经之地，与日本、小吕宋鼎足而立。彼族之所以眈眈虎视者，亦以为据此要害，北可以扼津沽之咽喉，南可以拊闽粤之脊膂。从前獐豸未辟，习于相忘，近则天主教、耶稣等教沿入内山，一切利源以及险阻无不深知，是以彼族所绘台地图说，较之官绘者尤为详尽，而台属各口兵舶林立，潮来汐往，无日无之。年来彼族无论要求何事，动辄以兵船相恫喝，各省地段类皆犬牙互错，投鼠忌器，惟台湾势同孤注，如果兵力有余，则遇彼族用武挟制之时，自可由台出奇兵断其后路，为击首应尾之计，令彼族多一瞻顾，似诸事易于转圜。

臣到台后，日本之萨司马岛人来台经商者颇有以其国空虚、势将内变实情相告，且言中国若兴兵东讨，该国外应者必多。又其国大臣亦多潜怀疑惧，其致臣书亦有情愿投明弃暗之语。趁该岛人心离散之时，我若认真自强，彼族必纷纷响应。同治十三年冬总理衙门原议练兵、制器以备海防之用，盖亦深虑台湾有关东南大局，因而为未雨绸缪之计。以臣愚见，台湾若不认真整顿，速筹备御之方，不出数年，日本必出全力以图规取，其时恐不止如前辙尚能以言语退敌也。台中琅峤之役，沿海各省举办海防，为费殆将千万，而变起仓猝，所购器械必不能精；事非素习，所建炮台必不适用。与其临时敷衍，浪掷而无补涓埃，曷若及时图维，节省而有资实济。故为台湾目前计，必须购中小铁甲船一、二号，以为游击之用；练水雷数军，以为防阻之用；造炮台数座，以为攻敌之用；练枪炮队各十数营，以为陆战之用；开铁路、建电线，以为通信、运粮、调兵之用；购机器、集公司，以为开矿、开垦之用。同时并举，为费必数百万。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九。

臣极知库款艰难，何敢妄发此议？惟台湾有备，沿海可以无忧；台湾不安，则全局将为震动。况矿利大兴，十年后则成本可还，二十年后则库储可裕。若能于江海等关各借拨二十万以为权舆，再由官绅百姓凑集公司数十万，自可次第举办。臣病势沉重，且不知兵，万难当此重任；然惧身入局中而将边疆大利大害讳而不言，亦非臣平日愚诚报国之本心。惟有仰求我圣主速派威望素著知兵重臣驻台督办，并派熟悉军火大员办理后路粮台，宽筹粮饷，购买外洋铁甲船、水雷、枪炮等件，以资备御而裕接济。臣虽不敏，亦必留台听候驱策，备幕府奔走之役，断不敢置身事外，冀避艰难。仍求敕下南北洋大臣密速筹议举办，以免道旁筑室，徒托空言。

臣为统筹全局起见，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专折密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附片

再，臣正在拜折间，由轮船递奉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寄谕：“台湾北路生番蠢动，屡次围扑营盘，杀伤兵勇，丁日昌以军事急逼，力疾渡台，筹画布置，实属勇于任事，不避艰辛。各番社良莠不齐，自应区别办理，惩凶恶而安善良，俾其知惧知感。着该抚察看情形，相机剿抚，以期一劳永逸。嘉礼远番串通木瓜、豆栏等番滋事，复呈献木瓜番首级，以明其并未串通，是否实情？即着确切查明，痛加惩治，免致肆无忌惮。丁日昌渡台后着文煜宽筹粮饷，力顾后路，俾无缺乏之虞，并着吴赞诚随时应付轮船、采购军火，以资接济。丁日昌另片奏闻日国调拨兵船、冀图索偿等语，日国货船抢失货物一案在未经立约之先，何得藉口索偿？丁日昌恐该国兵船驶至台湾为挟制之计，预筹办法，所虑亦是，即着该抚留心侦察该国如何举动，随时奏闻，酌核办理等因。钦此。”跪读之余，仰蒙指授机宜，俾获遵循有自，又荷温纶褒奖，更为感悚靡涯。微臣具有天良，敢不勉竭駑钝之涓埃，上答鸿恩之高厚。

伏查高山生番性同豺虎，但以杀人为能；平埔生番略知人性，而诡诈异常，赏以金帛略就羁縻，赏竭则仍然挑唆生番杀人，而已居间取利。诚如圣谕，必须痛加惩治，方免肆无忌惮。嘉礼远番所呈木瓜番首级，前据总兵吴光亮文称，验明非伪，惟该番等忽和忽仇，首级虽真，心术难信。前此勇丁在伊境内被杀，该番断不能推为不知，现饬总兵张陞楷确切查明，再当择尤痛办。至新城、三棧等处附近之玛加烟、木抵肆等社，有生番数百名围扑参将李得陞营，经李得陞设伏杀伤生番数十名，割取首级六颗，生擒四名之后，该处情形现尚暂时安静。参将李得陞及弁勇人等不无微劳足录，容俟查明再行奏请恩施。各路番情惟中路经总兵吴光亮恩威并用、抚驭得宜，虽未归化者仍不免杀人，而已归化者则均皆安贴。南路虽较之北路稍胜，而番情反覆，尚有伏杀弁勇、伤毙民人之事。现饬各路统领将勇丁勤加操演，并确查地方险要，分别良莠，严禁通事、隘丁不准接济。如有以军火、盐铁私自通番者，即以军法从事。生番无盐铁，不能自存，然后就抚可期。其平埔近海各番，易开外衅，必当大举剿办，归入版图，方能断尽葛藤，一劳永逸。臣固不敢将就羁縻，求苟安之速效，亦不敢冒昧从事，致生命之多残，惟当稳慎以图，庶免欲速不达。

其日国兵船一节，臣前一闻此信，以为与其俟既见明文之后仓猝筹防，不如下于机械未露之前亲临布置。我已先发制人，彼或知难而退。是以一面奏闻，一面藉查办生番之便，兼程来台，预为筹画。续阅新闻纸，又有该使臣决裂出京、添调十四号兵船来华之说，并据英领事

威妥玛面称,前半月日国曾有船到澎湖测水等语。虽在彼虚声恫喝,无非遇事生风,而在我备御全虚,总当绸缪未雨。现以澎湖、鸡笼、沪尾、安平、旂后各口均添扎营盘,并各派轮船,使水陆交相联络。盖我无备而彼之虚者将实,我有备而彼之实者可虚。况日国即使能受羁縻,而台湾重洋远隔,矿利可图,各国视之如同异味珍羞,群思染指,目前非将防务统筹速办,恐一波未平,一波复起,永无息肩之期。至此处领事只有英国一员,若向之侦察,彼无非为日国推波助澜,恐难得其实在情伪。但彼族此举无论是否虚实,计惟有尽其在我,庶可有备无患。幸荷天恩,特派重臣宽筹粮饷,力顾后路,采办军火以资接济,圣慈高厚,感激涕零。文煜、何璟、吴赞诚均皆公忠体国,素顾大局,断不致稍为膜视,惟闽省人少出多,情形万窘,倘不另筹办法,虽巧妇终难为无米之炊。台湾四面环海,无险可扼,抚番事小,御侮事大,若不速购中等铁甲船二三号以及水雷、大炮、快枪,预练精锐二三十营,以备缓急,万一猝然有变,实属毫无可恃。合无仰恳天恩,敕下该将军等统筹全局,暂将他款截留,移缓就急,购买铁甲船、军火等件,俾资备御,庶免道旁筑室,徒托空言。所有遵旨办理并请预筹饷缘由,理合附片复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日国兵船来华预先筹办片^① 光绪二年

臣在后山行次,承准总理衙门密函,以日国索伯拉那船同治元年在台湾遭风搁浅破坏一案,据总税务司赫德面称,伊近见洋新闻纸知,日使已请本国调兵船三只前来中国,并称日国无理逞强,与日本国大致相同,恐其效日本前年逞兵台湾故事,不可不预为之防,嘱随时探听,严密防范等因。查此案臣阅香港新闻纸,知日国有在小吕宋调拨兵船来华一事,当经附片密陈在案。现据赫德所称情节,与新闻纸正同。查日国索伯拉那船在台湾遭风被抢,本在未经换约以前之事,即按照条约,官员只能追办,不能赔偿,该国一味恃蛮,并以该属国小吕宋与台湾鼎峙毗连,垂涎已久,是以藉端开衅。臣到台后查悉,台湾口岸太多,随处皆可泊船,即随处皆可登岸,炮台仅设一二处,而大炮又未购置齐备,实属防不胜防。且各路瘟疫大作,兵勇疲敝不堪。上年沈葆楨驻台督办海防,奏调提督唐定奎一军,旋以丧亡过多、饷需不继业经遣撤,现在并无大枝劲旅足资备御,此陆路之大略情形也。至于闽厂所造轮船,仅足供转运粮饷之用,若与外国新造之铁甲船对敌,实属相去悬殊。臣前奏请购买中小铁甲船数号,并置办水雷一军,以资台防备御,尚未悉南、北洋臣能否筹有经费,且亦缓不济急,此水路之大略情形也。当此事机紧急之时,远军已难骤调,新募又尚需时,查福建署陆路提督孙开华,勇敢精明,不避艰险,拟即调令督率所部于十日内带印来台,驻扎鸡笼、淡水等处,以顾北路;又潮州镇总兵方耀,忠勇过人,所部勇丁均属精锐,其弟福建候补道方勋久于兵事,拟即札飭回籍,将方耀所部勇丁慎选三数营,于半月内统带来台,驻扎南路。倘遇事机紧急,仍恳旨飭下广东督抚臣行知方耀,统领全部接续前来,以壮声威而资联络。臣并函商李鸿章、吴赞诚,将新到小蚊船“龙骧”、“虎卫”二号并扬武等船分飭来台,以资调遣。咨札中仍以防剿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原书将其写作时间误标为“丁丑”(光绪三年),今据史实改正。

生番为词，庶不动声色，免致纷纭。仍求密饬南、北洋大臣并闽省将军、督臣迅筹饷项，俾资接济。伏思日国恃蛮要挟，无非虚声恫喝，即使彼欲登岸，而我即在旁派数营以制之，久与相持，彼自困敝。倘果无理肆扰，然后声罪致讨，俾各国共晓然于曲直之所在，一面再由总理衙门邀齐各国公使与之评理，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庶几能发能收。若恐其兵船登岸，即先行开炮阻之，无论口岸多而炮台少，防不胜防，而衅端自我而开，兵连祸结，将来更费经营。一俟该兵船到时，臣相度情形，嘱夏献纶邀同领事与之辩论。一切拟办情形，是否有当，仰乞圣慈指授机宜，俾免陨越。惟是台湾孤悬海外，物产丰饶，久为外人所觊觎，若不大筹经费，广集人才，大举整顿，诚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敷衍终无了期。

所有日国兵船来华、预先筹办缘由，理合附片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附片 光绪三年

再，臣正在拜折间，钦奉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谕：“日斯巴尼亚国已有调拨兵船来台之信，不可不先事预防。该抚已咨明文煜，调令孙开华督率所部三营练勇赴台，并令道员方勋回籍挑选方耀所部勇丁数营，分驻南、北两路，所陈各节不为无见，即著不动声色，严密防范，以壮声威。如遇事机紧急，即著刘坤一、张兆栋饬令方耀亲率全部接续赴台，并著李鸿章、吴赞诚将新到小蚊船‘龙骧’、‘虎卫’暨‘扬武’等船饬令赴台，由丁日昌相机调度。需用饷项著李鸿章、沈葆楨、文煜、何璟迅速筹解，以资接济。嗣后如何情形，著丁日昌随时奏闻，妥为办理等因。钦此。”仰荷圣慈明烛，指示机宜，无任钦感。查日国欲效倭人故智，称兵台湾，屡据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陈说，中外新闻纸亦屡次述及，又据提督蔡国祥禀称，该提督上年在小吕宋晤其兵官，云本年春夏间当有兵船来华，合之众论，当非无因。惟查日国内乱甫平，兵力未足，现与中国争执二案，皆彼无理而我有理之事，何敢遽尔轻启兵端？详揣情形，当系德国为之簧鼓。盖自通商以来，法以安南为口岸，英以香港为口岸，俄以黑龙江外为口岸，德国来华经商船只虽不及英，而多于美、法、俄诸国数倍，独无口岸可以泊船，故其觊觎台湾，较之他国为尤甚。此次播弄日人开衅，无非存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之见。故中国自强之计一日不坚，则彼族窥伺之心一日不息。臣前请办矿务、垦务、水雷、铁甲船、轮路、电线诸举，未知总理衙门、南北洋大臣如何议复，能否筹有经费？夫轮路成，英、法、美必喜，喜者喜台湾商务之将盛，而余利可分，盖英、法、美仅志在通商故也；德、俄、倭必骇，骇者骇台湾兵事之将强，而垂涎无益，盖德、俄、倭则志在得地故也。倭虽内乱，然英、法竭力助倭，萨人未必能支，萨亡而我之边患将日棘。筹办轮路，不能不借洋款，譬如英假重款于台，遇有缓急，势必出全力以卫之，犹之商贩向富家借债，富家必望商贩生意之兴隆。何则？商贩一有折阅，富家必为株累故也。现在日国称兵之消息，当视我兵之强弱为转移，我强则抵制有术，力能发而亦能收；我弱则无厌之求，一波平而一波又起。惟强兵必先足饷，兹据台湾道夏献纶详称，台湾月饷自上年正月至今，闽省已欠解八十余万两，无米之炊，诚非微臣所能措拄。顷已咨请闽省督臣、将军遴员来台，确查现在月饷何者应裁、何者应留、何者应增，核定准数，按月如数解足，庶几危局合力揜撑，免致军情涣散。闽省穷窘已极，臣所素知，惟台湾不靠闽省筹饷，更靠何处？台湾支应本系夏献纶一手经理，顷据禀任重饷艰，请另派大员接办，合无仰乞天恩，于闽省大员中专派一员，督办台湾后路粮台，兼可随时来台查察会商，以资核实而免隔阂，感戴鸿慈，实无既极。

再,臣商同船政大臣吴赞诚,酌派游击吕文经作为商人前往小吕宋采买木料,并确访该岛近来究竟自日国到有兵船若干,是否新式铁甲,抑系旧船?枪队若干,炮队若干?一俟该员二月底回台,即当将所采消息随时驰奏,合并声明。

所有日事大略情形,理合附片驰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整顿台湾营伍片^① 光绪三年

再,台、澎水陆十八营,自同治八年奏裁以后,尚存额兵七千七百余名,每年需饷二十六万余两,继以戍兵加饷、巡洋口粮、盘费、公费、白事等项,又年需五万七千余两。在国家不惜钜饷养此重兵,诚以台、澎孤悬海外,非此不足以慎固边陲,立法至为深远,无如相沿日久,弊竇丛生,自前数年裁兵加饷改为练营,名为认真整顿,实则仍无起色。上年臣以闽省人少出多,饷需最为支绌,奏明飭查台地水陆营兵旧存、新募若干,汰弱留强若干,慎选营官,勤加操演,其余一概停募,免致虚糜,转饭各营遵照。后据各营报裁老弱,或十余名,或数十名不等,不免视为具文。臣莅台后亲查各路营兵,老弱者大约十之六七,精壮者不过十之二三,所执器械亦复朽坏不堪,届于若有若无之间,实属废弛已极,当严饭台湾镇总兵张其光于一月内先将驻扎府城兵丁大加裁汰。现据具报,镇标两营、道标一营、城守二营裁去疲弱兵丁四百四十三名,驻扎安平水师三营裁去疲弱兵丁二百三十四名,俱已饭令分别资遣内渡。台地练兵,向以四百五十四名为一营,府城原练两营,现饭将挑留者再练一营,安平亦并练一营,所有私占名粮、克扣诸弊概行革除。其一切零星汛地,从前并未操演缉捕,专以抽收陋规为事,以之御侮则不足,以之扰民则有余,现在严饭裁撤、归并训练。所有实缺将弁,如只专习趋跄应对、不耐操练之劳者,拟即次第参撤,即以曾经战阵、能耐劳苦之员调令充补,以期实事求是。至营哨将备等官,既须责其不准丝毫克扣,即不能不稍行优给公费薪水,自当查照臣在江苏时奏定变通营伍章程仿照办理。其什长、兵丁亦拟自并营操练起,酌为增给口粮,精勤者犒赏,懒惰者责革。台湾瘴疠尤重,疾病者并拟酌给医药,以资鼓舞而期奋兴。就近各营,随时由臣调赴箭道,督同镇、道亲自校阅;其南北路及澎湖等处各营,当再次第饭令挑汰,务期一律精实。营哨将备等官如有认真督率兵勇操演、破除旧习者,一俟营务真有起色、一律改观,再由臣仰乞天恩,酌保数员,俾示观感,功归实用,饷不虚糜。至于营中所领饷项、公费,院司书吏无不随时挑驳,材官獷张,岂谳尺籍伍符?势必与司书议定笔资成数,款方可领,营官又何能自解私囊?要无非将各兵粮饷克扣匀摊,营务之不能整顿,半由于此。将来营兵应领饷项、公费章程,自当定为一律简明呆板格式,刷印均分,由府道会同镇将当堂点名,按月发给,榜示营门,咨会藩司汇销,以免院司书吏藉名销数不符,层层克减。总兵南北巡时,亦不准营员、属吏供应馈送,以致摊扣名粮,转致兵事有名无实。

臣为整顿海外营伍起见,是否有当,谨会同督臣何璟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

请饬部另行改拨京饷折^① 光绪三年

奏为筹备海防饷项万窘，遵旨分别截留缓解，并请饬部另行改拨京饷，以维全局，谨合词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钦奉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上谕：“丁日昌奏勘北路回抵郡城布置大略情形，拟购中等铁甲船二三号以及水雷、大炮、快枪，并预练精锐二三十营，以备缓急，惟饷需不少，著文煜、何璟、吴赞诚统筹全局，暂将他款截留，移缓就急，俾资购买之用等因。钦此。”又钦奉二月二十七日上谕：“丁日昌奏巡查台湾南路、察看旂後炮台情形，即著文煜、何璟与丁日昌联为一气，不分畛域，合力图维。该处月饷应如何核定准数、按月筹解，即责成文煜、何璟先其所急，与丁日昌通盘筹画，妥为经理各等因。钦此。”伏读之下，仰见圣主眷怀南服，垂念海疆，训诲淳详，莫名钦感。

伏念台湾防务经臣日昌力疾东渡，上秉圣谟，竭力经营，甫得渐次就绪，业将查勘布置情形先后详晰奏闻。现在臣等统筹熟计，台湾虽海外一隅，昔年声教未通，则弃取尚无关大局，今日版图日扩，则安危实牵动全洋。即如近年倭人琅峤一役，福建一省已用去防费三四百万，合沿海各省计之，用去防费大约将近千万。与其临时补救而无益事机，曷若未雨绸缪而较有实效？且泰西各国公法，彼此两国一遇开衅，即邻国亦不能代购军火，故为大局安危计，则审机不可不豫，制器不可不先。所有应须购备各项，必需以岁月而始可成；所有应行筹措之资，既罄其库藏而犹不足。幸蒙圣慈洞烛，假以便宜，许其暂且截留，勸以毋分畛域，臣等均受恩深重，际此时艰，微特近在同城，必当和衷共济，即奉拨外省各款，莫非王事，亦应赶紧筹解，仰副圣怀。无如势处万难，异常艰窘，再四思维，惟有恪遵谕旨，通盘筹画，先其所急，庶不致周转无资，束手坐困。

谨将闽饷万窘情状及现筹变通办法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查闽省地丁实征银数仅止八十余万两，以之悉数支放额设水陆各营兵饷，不敷尚巨，向年全赖邻省协济，迨因协款难必，则取足于部拨本省税厘银四十万两。其税厘项下近年征数，至多不过二百一十万两上下，内应解部拨京协各饷、本省兵饷、水师巡洋口粮、内地筹办海防水陆练兵练勇薪粮、师船、船政衙门养船经费，并艺童出洋暨置办军火、缉捕经费、京饷汇费，事事取给于此，统计每年约共解支银三百余万，已不敷九十余万两。近因子口半税盛行，征数尤日形短绌。前年筹办台海防各营兵勇薪粮，经前办海防大臣沈葆楨、前抚臣王凯泰于光绪元年七月会定月解台饷八万四千两，定义之后，元年解过银二十一万八千两，二年解过银五十万两，现甫年余，已欠至数十万之多，虽叠经严饬司局尽力筹解，而无米之炊，亦仅移挪敷衍。重以去夏上游被水，秋收歉薄，今春以来米价翔贵，不得不赶筹巨款，分投采办，设局平糶，需费益复不貲。现在台地筹办海防，倍关紧要，兵士劳苦多病，医药兼资，月饷更难停缓。本年三月以前措解银十万两，四月内两次解过银二十万两，已觉罗掘一空，今仅以制备水雷一项而言，照李鸿章所购黎氏水雷，价值已约需银五十万两左右，再加以大炮约需银三四十万两，快枪并子药约需银一二十万两，巨费更无所出。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

臣等迭次熟商，万分焦灼，非得切实的饷，何以固东南海防？而铁甲船、水雷、大炮、快枪等项，尤为海防最要之图，若不设法变通，无从勉期集事，应即懍遵钦奉谕旨，暂将他款截留，移缓就急。臣等公同酌议，拟请将厘税项下之上年奉部添拨京饷十万两，并应解户部洋药厘金五万两，又应找解西征粮台新饷四十万两、海关项下奉部添拨京饷十五万两，又应解雷正缩专饷十六万两之外计八万两，又本年三月起至年底止尚应拨陕西月饷十万两、盐课项下应解京饷十万两，均请一并停解。臣等重念京饷为固本要图，此次所请截留，为数过巨，踌躇再四，惟有请旨飭令改拨他省补解，方不至贻误要项。查向来办理军务或办理海防省份，均奏请邻省协拨接济，即如沉葆楨前年办理台湾防务，除准军月饷由李鸿章接济并陕甘等省协饷均停解外，又借洋款二百万两，归入各海关分年摊还。臣日昌此次办理台防，并未敢奏请邻省协拨，所有臣等截留各款，实出于万不得已。合无仰乞圣恩，将闽省停解京饷各款飭下户部匀拨于现未办防各省，似乎众擎易举，而闽疆免致独力难支，京饷亦无虞匮乏。至陇塞功在垂成，闽省从未敢稍留余力，即如上年筹解之数，尚浮于奉拨之数，是其明证。臣日昌履任之初，首在海关项下措解银十万两，尚须筹解银六万两，以符部议先行提解十六万两之数。其截留厘税项下之四十万两，拟将奉部新拨江西协闽本年现饷五万两，及历年欠闽协饷内拨银二十万两、浙江欠闽协饷内拨银十五万两，归西征粮台兑收，以符原拨之数。一转移间，在陇数无出入，不过多分催之劳，在江西、浙江分任集资，较易为力，似乎无损于陇而大有裨于闽也。计共截留银九十八万两，相应吁恳圣慈俯念闽饷万窘、台事正当紧要，势难延缓，恩准截留改拨，俾得购备铁甲船及水雷、大炮、快枪之用，闽省幸甚，海防大局幸甚！臣等仍当严飭在事经手购买员弁，多方考核，必使物皆坚利，然后饷不虚糜。

再，查铁甲船一项，制造须数年之久，每中号价值亦需百余万之多，此次所请截留各款如蒙允准，亦须积至三四年后方敷购办。若就现在而论，则购备水雷、大炮、快枪，价值已足相当，此外更无从另筹巨款。伏念洋面事机正急，此等坚利之器为东南海防全局起见，非徒以保卫台湾，或将铁甲船一项飭下沿海各督抚臣酌议分办，或仍归闽省分年匀办之处，出自宸断。其月饷一款，臣等谨当遵旨，先其所急，通盘筹画，以期两无贻误，上慰圣怀。至本年奉拨厘税项下京饷三十三万五千余两、关税六成项下京饷三十七万两，均关畿辅要需，无论如何为难，总当赶紧措解，第恐一时周转不及，亦惟有仰祈恩准稍宽时日，陆续解部投纳。再，查奉拨奏准之贵州、山西等省协饷，在闽省往年本已无力措解，是以此次并未列入应解数内，合并声明。并据藩司会同善后、税厘两局司道具详前来。谨合词恭折具陈，由轮船递至上海道发驿五百里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查明学政考试声名循例密陈折^① 光緒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福建巡抚臣丁日昌跪奏，为查明学政考试声名循例密陈仰祈圣鉴事。窃照历奉谕旨：“各省学政应由督抚于年终出具密考，据实奏闻等因，钦此。”久经遵办在案。查福建学政臣

^① 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辑第274页。原无标题，今据奏折内容添加。

冯誉骥自光绪元年冬间办过漳州府属科试后，二年正二三四等月接办龙岩州并汀州邵武建宁延平等府科试，六月旋省，考校驻防以及福州府属生童，续又办理录科暨会考各属优贡事宜。臣细加察访，该学臣体用兼备，衡鉴精严，枪冒不行，积弊尽绝，所取皆践履笃实之士，时勉诸生以穷经致用不憚，告诫殷勤。闽省士习颇近浮嚣挟制，自经该学臣认真整顿，三年以来，风尚为之一变，洵为克尽厥职，现已任满北上。新任学臣孙诒经尚未开考。臣谨据实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再此系年终应办之件，缘臣带印渡台有报考案卷俱存省署迭飭检寄，并因一面巡历台北台南前后山各处，以致办理稍迟，合并陈明谨奏。

后山防务紧要拟请大员驻扎疏^① 光緒三年

奏为台湾后山防务紧要，拟请大员移扎，以灵呼应而求实济，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台湾自同治十三年日本琅峤之役，始议通辟后山，于南北中三路筹办开路抚番。北路则自苏澳至吴全城为止，共扎一十三营半，又水师一营，提督罗大春主之；南路自社寮至卑南为止，共扎振字四营，又绥靖军一营，总兵张其光、同知袁闻柝主之；中路自牛轭辘至璞石阁为止，共扎二营半，总兵吴光亮主之。前山所扎兵勇尚不在内，每年耗饷巨万，成效毫无。弃之则恐后山为彼族所占，后患滋深；守之则费重瘴深，兵勇非病即死，荒地仍然未垦，生番仍然杀人，年复一年，势成坐困。臣上年到闽后，仅将南北路兵勇裁撤数营，藉节饷需，然欲求一扼要制胜之策，终以未经亲临台地察看，未敢凭空悬揣。此次亲查南北路回郡，始知从前办法有不能不改弦易辙、因时变通者，谨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查台湾地势，其形如鱼，首尾薄削而中权丰隆，前山犹鱼之腹，膏腴较多，后山则鱼之脊也。后山北路除苏澳至新城约一百六七十里，崇山峻岭，逼近生番，上年勉强开路，终属艰难难行，而且无田可垦，无矿可开，自新城起至大巴沱止约一百里，是为北路之歧莱；自大巴沱起至成广澳止约一百余里，是为中路之秀孤峦；自成广澳起至阿郎壹止约一百余里，是为南路之卑南，计共袤长约有三四百里，广则有四五十里或十余里不等，类皆平埔近海，沃壤甚多。而以中路之璞石阁、水尾为适中之地，北可控制歧莱，南可联络卑南，若于其间驻扎大员，练兵屯田，招民开垦，并将附近生熟番教以稼穡，不惟饷需可节，而成都、成邑亦指顾可期，将来约可设立一府三县，足为台东巨镇。前数年所办开路、抚番，精神专注于苏澳至新城一带不毛之地，而近海平埔可以开垦之处，尚未极意经营，且南北中三路统领各办各事，平时既不能声气相通，临事复不能首尾相顾，频年株守荒山，士卒时遭疫疠，非计之得也。窃以为驻兵于无用之地，地虽辟而无益事机，曷若移扎于有用之区，垦既开而有裨时局。当与总兵吴光亮、台湾道夏献纶等熟商，亦均以臣言为然。吴光亮忠勇有为、不避艰险，即商嘱日内将所部移扎后山璞石阁、水尾，居中控驭，使南北连为一气，而将苏澳至新城中间所扎各营移扎歧莱、秀孤峦、卑南一带，归该镇调度节制，免致零星散扎，漫无归束。该处草昧初开，瘴气尤盛，吴光亮毅然请往，臣以该镇病尚未痊，颇欲留之，而环顾左右，无能胜任愉快者，遂亦不能不听其行也。兹嘱吴光亮到地后即广设义学，威惠兼施，无论生熟各番，但能引之略就范围，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

即为预备教养,不必深责其瑕疵,致生枝节。各营弁于旷地屯田,以资持久,万一省中筹有经费,则招回粤赴外佣工之人举办垦务,庶将来兵饷有着,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至苏澳为后山北路门户,设有统领,前此提督罗大春、彭楚汉皆以病去,总兵宋桂芳因病身故,现在总兵张升楷亦因病请假,兹苏澳以下各营既经腾挪移扎新城至卑南一带,归吴光亮调遣,则苏澳自可不设统领,拟仍扎一营,就近归驻扎鸡笼之总兵孙开华调度,俾有禀承。

所有筹商大员移扎后山以灵呼应而求实济缘由,谨会同督臣何璟恭折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英国借款议结疏^① 光绪三年

为闽省前向英国洋行借款未成、印单勒捐未还,现经议结,此单作为废纸,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于本年三月间承准总理衙门咨开:“据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文煜奏称,同治十三年海防大臣奏准借用洋款,前督臣谕令藩司饬试用同知文绍荣向渣甸洋行商借银六十万两应用,立有议单,呈请盖用关防,以便交付。乃印单付给,而银迄未交,迨借款已作罢论,而六十万两之用印议单捺摺不还,冀图将来需索。请饬总理衙门照会英国使臣,径饬渣甸洋行将前项用印议单交还,或知照出使大臣郭嵩焘在英国议院揭明前事等因。经总理衙门议奏,请旨饬下该将军及闽浙总督、福建巡抚,严饬原办委员并另委贤员赶紧设法追回,以免别生枝节。现在若不迅速完结,致该洋行有藉此索赔等事,除将原办委员严行参办外,应责令原派之该管官及议单内率行钤用关防之各员与该委员分赔,以惩疏玩而警将来等因。奉旨:‘依议。钦此。’”由总理衙门恭录谕旨并抄原奏咨行到臣。时臣甫自台湾回省,当与督臣何璟熟商,以此项印单被该洋行捺摺不还,业已三年之久,英国领事官复屡有照会须中国官赔补此款等语,诚如总理衙门原奏,其意存讹索已在言外,今若求之过急,该洋行并领事等转视为奇货可居,办理愈形棘手,不若俟有机可乘时,引之使就范围,一二语便可了结。督臣亦深以臣言为然,嘱臣相机办理。查香港渣甸洋行,即系闽省义和洋行,本系英国贸易最大之商,适五月间福州大水,督臣与臣招集中外商人承办米石运赈,义和洋行亦与其事,该行大班巴的臣求见,臣微示以商人宜以忠信为本,若一次欺人,即将来贸易永远不能取信。该洋行似亦领会此意,即于五月十四日令该行管事、候选道吴荣魁来署禀称,该行东巴的臣已寄信香港,寻查前项印单,愿于二十日内缴还。届期复禀称,前项印单寻觅未见,请再展限两月,寻到赶即缴销。臣因交卸在即,恐隔手或有变更,当以该洋行先已应允将印单缴销,旋又临期推宕,必系吴荣魁从中阻挠,当于七月二十四日将义和行即渣甸行管事、候选道吴荣魁传到,发交督粮道叶永元暂行收管,饬令具结声明当时银项并未过付实情。英领事星察理旋即亲来求恳,愿将吴荣魁领出,随要随交。臣因将吴荣魁结中所具“当时银项并未过付,现在情愿将废票寻到缴销”等情行令英领事一一据实声复,兹据星领事先申陈吴荣魁结中所具全无虚伪,并转述该洋商巴的臣所言该票情愿寻出缴销委系实情,并非吴荣魁捏造;并声明现仍赶紧寻觅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

该票缴销,如寻不到,作为废纸等情,分别用印文申陈前来。臣查当时闽省大吏向洋商借银,实因海防急逼,且曾经谕嘱委员必须银单两交,乃委员文绍荣不候交银,遽先将将军、总督、巡抚、藩司四衔印单付该洋商收执,以致该洋商藉生枝节,自系该委员一时冒昧,似亦非原派该管官并铃用关防各员意料所及。今事隔数年,经督臣与臣设法饬令该洋商一面限将印单寻出缴销,一面具结声明如寻不出作为废纸,由英领事两次用印文申陈存案,则此项印单即使将来寻觅不出,亦系无用之物,不能作为讹索之具,已成铁案。此案自应就此议结,相应请旨饬知总理衙门转行出使大臣郭嵩焘,毋庸再与英国外务衙门商明,致多缪轇。至委员同知文绍荣,业因另案革职治罪,故此次未经派令经手,合并声明。

除将英领事星察理两次申陈咨明总理衙门存案外,所有闽省前任将军、督抚各员印单被洋商勒索未还、现已议结作为废纸缘由,谨专折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遵旨剿抚生番缘由片

再,钦奉上谕:“台湾生番叛服无常,仍有杀害兵民之事,必须设法惩治。平埔近海各番易开外衅,尤宜先行筹办。著丁日昌酌度情形,相机剿抚,为一劳永逸之计等因。钦此。”仰蒙圣慈不遗在远,指授机宜,无任钦感。

查台湾南、北、中三路生番,负险嗜杀,人性毫无。上年冬间南路悉芒社生番戕害台湾镇总兵张其光所部哨官把总谢受业并兵勇数名,当经臣附片声明,仍将营官副将李光奏请暂行革职,并饬张其光认真剿抚在案。查该番倚恃地险人众,与狮头社、龟纹社各凶番本系联为一气。前年狮头社生番戕害游击王开俊及兵勇多名,悉芒社番实左右之,附近乡村数十年来被该番杀害者无数。若不认真择尤痛剿,则各凶番相率效尤,益将肆无忌惮,诚如圣谕,必须设法惩治。当派总兵张其光督率所部,并派道员方勋就近抽拨二营,又由郡城添炮队会同前往剿办。于三月初七日在枋寮取齐,分路进攻悉芒。仍谆饬该镇道解散胁从,如狮头、龟纹等社果能悔罪投诚,均可宽其既往。至后山平埔近海各番,尤宜加意筹维,以防外衅。现已商饬总兵吴光亮督率各营移扎后山,居中控御,开垦屯田,冀筹一劳永逸之计,业已另折陈请圣裁。

再,现据探马飞报,张其光、方勋各营已于初九日辰刻攻破悉芒番社,一切详细情形容俟接有该镇道来文,再当驰奏,合并声明。所有遵旨剿抚生番缘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现探小吕宋已到兵船二号情形片

再,日国因索伯拉那船遭风旧案,声称欲派兵船来台一事,前阅新闻纸,有“日使落旗回京,添调兵船十四号来华”,续阅新闻纸,又云“此案经德国使臣说妥,日使业已回京”等语。惟昨据管带扬武练船记名提督蔡国祥文称,“扬武自新加坡游历至小吕宋,探闻日国内乱未靖,帑乏兵疲,举国兵船约有四十号,与台湾毗连之小吕宋只有旧坏兵船一号,现在修葺。迨

扬武回轮时，见其有兵轮船二号由大吕宋驶来，每船配炮三尊；其陆路步兵马队约三千名，惟日日操练。该提督与其水师兵官晤谈，据说来年春夏间要到中国云云，察其情形，不为无因”等语，禀达前来。查日国本属中落，近来与其国叛臣搆兵获胜，频年争战，兵势渐强。其属岛小吕宋之北，即连台湾之南，海中山势断续相接，较之日本尤为迫近，故常有狡然思逞之意。闻本年五、六月间用兵苏禄，小吕宋虽损失不少，而苏禄亦被攻破，可见该岛存心并非良善，况与台地接壤相接，故觊觎尤深。台防因专注抚番，分兵散扎，恶毒之地，死亡相继，存者亦疲弱不堪，兹欲备御强敌，必须大加整顿。淮、楚各军不服水土，现因疫重，似难远入瘴乡。查记名提督潮州镇总兵方耀，干练精明，不避艰险，前经调其弟候补道方勋招募三营来台，并奏明如遇事机紧急，即请敕下广东督抚臣饬方耀督率所部十余营全行来台，以资抵御。惟闽中此时艰窘万状，饷需不继，沈葆楨驻台时所调淮军一切饷需皆仍由李鸿章筹给，刘坤一、张兆栋顾全大局与李鸿章无异，合无仰恳天恩，敕令转催方耀亲自统率所部全军，携带所有后门枪，早日来台。声势一张，敌谋自弭。其一切饷需，可否仿照淮军事例，仍行由粤发给之处，伏候圣裁。

至台湾民情浮动，小有警报，人家纷纷搬徙，内乱即乘之而起。现因番情反复，又兼外患频仍，难保内山奸宄不潜伏机牙。是以臣一面照常催集生童考试，以示镇定，仍俟探查该国有无实在消息再行奏报外，合将现探小吕宋已到兵船二号情形附片陈明。

台湾岁试事竣疏

奏为台湾府属岁试事竣，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照臣到台后，于上年十二月十三日钦遵光绪元年谕旨兼理台湾学政关防，当即檄行台湾府举办岁试。嗣据该府张梦元及各该学录送文武生童名册前来，随于二月十三日移进考棚，严密关防，按次举行岁试。查台属向多枪替、顶冒之弊，臣于试时终日危坐堂皇，亲自巡察坐号，并遴选妥慎之员梭巡文场内，使弊窦无从生。诸生童均恪遵功令，无敢徇越。惟澎湖认保增生陈翔云有混填年岁情弊，当即行学斥革。向来枪替、顶冒各弊端，实已屏除净尽。仍于当堂发落时，勉诸生以敦品励学，化导乡里。查核文风，以台、淡两学为优，彰化、嘉义次之，凤山最下。现在文武岁试业已一律告竣，士风民情均极安贴。

再，台湾番童，向有应试者不过取充佾生而止，该番童登进无路，难期鼓舞奋兴。此次臣仰体皇仁，无分畛域，将淡水厅番童陈实华一名取进府学，凤山县番童沈绍陈一名取充佾生，均勉以读书向上，为诸番倡。该番民等无不动色相告，咸喜功名有路，从此迎机引导，益当怀我好音。

所有微臣岁试事竣，并酌进番童归入府学缘由，理合恭折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设法清理监押人犯并勒限查办疏

窃照闽省吏治因循成习，积案累累，未定罪犯及牵连人证禁押既久，动致拖毙，是欲苏民

困,当以清理庶狱为先。必澈底根求,悉心体察,揭明其所以然之故,俾和盘托出,而症结方可尽除;必力破拘挛,剖示惩劝,稍原其不获已之由,俾改辙弗迷,而倒悬方可速解。臣等前经查明匿报词讼各厅县,两次汇参摘顶,勒限清结,并择其尤为泄玩者,如瓯宁县知县郑咨明、福清县知县魏弼文等,分别奏参,革职查办;一面严催各属认真经理,随时告诫,几于笔秃唇焦。半年以来,统计办结新旧监犯五百三十二名,各厅县所报册内名数,与密查实有人数尚相符合,惟押犯往往有册中仅报数名,实押至数十名者。即如厦防厅押犯八十余名,而册报仅只数名;石玛厅押犯二十余名,而(历)[册]报并无押犯。以此类推,各州县之匿报、漏报者,实指不胜屈。而且有书差私押而门丁不知,门丁私押而本官不知。百姓或农工度日,或小本营生,一人被押,即一家不得安枕,必卖田宅、鬻妻子,经营请托,而后始得释放回家。当官吏博弈饮酒之时,正小民呼吁无门之时,此中叹息愁恨之声,岂不足以召水旱而干天怒?自经臣等严加查究,各州县于册报有名之押犯,已结释一千二百四十六名,其未登列册报以及书差私押,计释放者盖又不止数千人矣!尤可诧异者,如寿宁县监犯李暄淦,遇赦余年尚未释放,严札申斥,该县尚禀复以犯人恋监、无心求释;将乐县押犯杨长吉,飭查因何事久押不放,而该县则禀复以系历任流交之犯,并无案卷可查;宁化县监犯管福,以入会被禁多年,现据讯明实系诬扳。诸如此类,殊堪愤懑!均皆批飭立即保释。现计通省未定案犯尚有二百九十余名,押犯尚有六百二十余名。其监犯最久者,如福清县之翁彝裸,已禁至二十年;政和县之汤子冈,已十二年;古田县之雷真、莆田县之潘植,皆十一年;晋江县之叶港、瓯宁县之章文、建阳县之吕富老,皆十年。其押犯最久者,如闽县之邱盛、福清县之王三妹、伍相吓,皆十年;南靖县之王芋薯、王酒,皆八年;此外或六七年,或四五年者,又书不胜数。此等罪犯,命盗居多,或严刑所逼,供词先后翻异;或书差所指,供词始终游移;或仅认为从,而正凶未获;或竟诉为冤,而原告坚执,干证毫无,逸犯难缉,问官拘以成例,不敢断结。细阅各该澈牍,当时如果据供定案,转在可援赦邀免之列,因其供词前后不符,反至长系待质,不得仰沐皇仁,于情亦复可悯。

至各厅县岂尽无良?实缘历年接替,先后参差。或因寻缉正凶有购线之费,研鞫定案有招解之费,一经隔任,罕肯代为担当,虽承缉例有处分,亦已无可加重,该犯既狡展不承,本官亦踌躇候代,任复一任,年复一年,欲办不能,欲释不可,遂致积重难返,陈陈相因。目下可办者均已办释,未办者皆窒碍难行,无从措手。如照例悉与推究处分,直须官舍为空。臣等目击情形,殊深焦灼,倘再不设法整顿,坐使羈囚对泣,不至殍毙不止,既失天地好生之德,亦辜朝廷钦恤之仁。合无仰恳天恩,宽其既往,准予暂行变通办理,以期圜扉一清。拟请将光绪元年以前积压各件,如系迟延有因,邀免扣计限期,应招解者即行招解,并由司酌量筹给解费,以免瘠区藉口赔累;其事在赦前、罪应援免者,由该管道、府就近勘明,详结释放;至抢窃等案人犯,无赃无证、讯系误拿者,即立予省释。或先有证佐,后复狡翻,以及开设花会、书差诈扰、教唆词讼、擄人勒赎,一切为害闾阎、情节可恶而供证未明,此等桀黠之徒,若一律准予释放,非变为盗贼,即流入异端,拟请照抢窃锁墩之例,分别酌定年限,锁系石墩,以示惩戒而免羈禁。至牵涉命案及一切杂案人犯,或供情狡展,或证佐未齐,因而延宕不结者,比比皆是。拟请援照正犯在逃、余犯监候待质之例,如各犯禁押年月已逾例限,即照现供定拟发落;倘未满限,则扣计何时届满,如逸犯无获,再行拟结。其余词讼细故一切干连人证,立即讯断释放。并由司遴委明干之员,携带先前调到各案卷,与之讲求明晰。如临审情节互异,准其

稟明候示办理，不致墨守成见。分投驰赴各属，会同厅县，统限年内一并查办清结，以仰副圣主痼痲在抱、刑其无刑之至意。倘印委各员敢再泄玩从事，逾限不结，即行严参；其能勘断明悉，情法持平，一洗积习者，并仰恳天恩，准由臣等酌量褒奖，以昭激劝。是前此既宽其因循之咎，以后复予以拔擢之荣，当无不愧奋而思自效矣。至此新收之案，仍各照定例办理，不得再有积压，仍蹈前愆，倘尚有私押匿报等弊，即当从严参处。臣等为慎重民命、清理庶狱起见，既不敢拘泥向章，转沿苟且之习，尤不敢任情轻纵，徒博宽厚之名。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折系臣日昌主稿，拟请于十一月间拜发，因渡海巡台，途中延搁数旬，故迟至现在缮发，合并声明。

请核实征额片^① 光绪三年

查台湾府属于百十年来抄封逆匪翁云宽、林爽文等各案叛产，年额征收租谷变缴价银五万四千九百九十余两，内除先后奉部准豁台、彰两属水冲无征银一千一百六十余两外，计实尚应征银五万三千八百三十余两，均拨充台、澎各营戍兵加饷，历经办理在案。臣到台后，详查前项叛产分隶各属，或近于海，或比于山，其中旷野水田固堪树艺稼穡，亦有旱园埔地只能栽种杂粮，肥瘠既属不同，征收向非易事。矧数十年来未经厘查，佃户逃亡故绝，不堪枚举。且台湾多属沙地，过雨冲泻，熟地即变荒田，其附近海滨者，偶值暴风则海潮涌入，必待数年咸味去尽，始可耕耘。各佃散处乡隅，艰于禀报，各县因无图册，碍难具详，因而租额虚悬，田亩日短。有额则官不能不催，无田则佃断不能(不)纳，追呼既苦，必致于流亡；流亡之余，必均之邻保，差役则于其间藉端讹诈。故在官虽无颗粒之收，在民仍有需索之累。其旧案所充叛产世远年湮，有无冤抑，无从查考，若如近年逆首戴万生案内所充叛产，竟有毫无干涉之人亦一律抄封在内，情同瓜蔓，实可怜悯。小民呼吁无门，惟有散四方而填沟壑。臣此次巡查北路，有拦舆老妇声诉及此，不禁为之涕零。至原充佃首，近皆倒退死亡，无人承应，或由府遴派委员，或由县选举绅董，名为“总理”，分段催缴核稽，征数均不过七分上下。幸自同治八年裁兵以后，各营加饷减少，现征之数尚敷支放。惟时间阃既多赔累，帑项又复虚悬，若不设法清厘，则陈陈相因，官民俱困，贻累伊于胡底？计每年田业之坍塌、佃户之故绝者固多，而新垦复墾、匿不报升，与夫侵占欺隐者当亦不少，必须认真查办，方有裨于国计民生。现除淡水厅所辖年额尚无短缺外，其余分隶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嘉庆八年以前本系各县就近分征，若仍由府派拨委员、绅董前往清查征缴，不特稽查(虽)[难]周，转恐益滋流弊。查各厅县于每案叛租之内均有征收供谷饷银，应请嗣后即由各厅、县征收折解府库，并将缺征田额逐一厘查。如系塌坍抛荒、实在无着者，详请豁除；其在近年误行抄封、的有凭据可查者，准由地方官妥传的户亲自领回，不许书差、绅董从中舞弊；若有新垦匿报以及欺隐侵占，清出分别归补。倘能适符原数，固宜照额造销，其余归补以外或有盈余，并应根据实具报，不准稍有欺混。所有未经清厘以前尽征尽报造册奏销，俾免延误。当飭台湾道夏献纶、台湾府张梦元分

^① 又作“清厘台湾府属叛产一案片”。

飭各县妥速查办,并具详前情,声明奏请前来。臣为核实起见,是否有当,理合会同督臣何璟附片陈明。

剿办台湾后山凶番情形疏

奏为剿办台湾后山凶番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台湾开山抚番,自本年三月间攻破率芒社后,南路尚称安谧。其后山中路则秀姑峦、大港口之阿棉、乌漏两社上年十一月、本年二月两次戕害通事,攻击营垒,实为梗化之尤!不特时时伺杀汉民,即小社良番亦遭荼毒。总兵吴光亮进扎璞石阁后,分别良莠,剿抚兼施。乌漏社番目初亦来营认罪,詎面从心违,逼胁旁近各社八月初二、初八等日乘我军移营进扎,纠众数千前来截扑。吴光亮督率诸军两次击退,斩首一十七级。其附近之拔子庄四社及乌鸦立、大肚偃各社番乃相继求抚。惟乌漏、阿棉掘濠筑栅,负隅如故,并有通事陈不老私造火药,勾结助虐。吴光亮遂于八月十八日分飭进攻,近社良番欣然助战。该乌漏凶番倾巢相抗,官军由社后包抄,越濠毁栅而进,焚斩一百余名,割取首级三十六颗,当将该社攻破。我军阵亡一名,受伤四十余名。乌漏既已击破,阿棉声援较孤,我军乘胜相机进扎。乃该番于窜逸穷蹙之后,仍纠集二三千人于纳纳社下筑垒树栅,阻我进路。纳纳社盖与阿棉隔港犄角者也。八月三十日,副将林福喜、吴光忠遇敌接仗,立毙悍番数十名,官兵亦有伤亡。是时追上高坎,路径仄险,拔栅进战,突有另股凶番绕出我后,我军一面收队,一面奋力鏖斗,而断后之哨官范其、吴振光、吴世玉等被番截断,力战遇害,线枪营阵亡勇丁六十一名,飞虎营阵亡勇丁十五名,林福喜、吴光忠均各身受石伤。是日亦毙番一百余名,割取首级十三颗,各军仍回原处驻扎。据营务处台湾道夏献纶及总兵吴光亮先后稟报,并请添营会剿前来。

臣等查番情叵测,虽屡经开导,冀就范围,仍一面严防以制其变,乃果包藏祸心,徼幸思逞。当乌漏悍巢攻破之后,复敢窜伏狙击,以致我军后劲失利,哨官被戕,实堪痛恨!生番向不谙筑垒树栅,必有奸人从中教唆。现剿办既未能得手,恐他社各怀观望,亟应将乌漏余党及阿棉、纳纳等社添军会剿,以锄其顽梗不驯之气。查台南防务、垦务最关紧要,潮普三营未便移动,本任漳州镇总兵孙开华所部擢胜三营驻扎鸡笼,向称得力,堪以挑选两营,飭该总兵带赴后山,会同吴光亮妥筹剿办。并添派操防郡城之镇海左营记名总兵沈茂胜一营,驰赴后山助剿。而后山中、北两路声气尚隔,即府城之璞石阁亦岩谷回互,中阻生番,济师不易,必须飭调轮船分投运载。惟前山涌浪盛于夏秋,后山涌浪盛于冬春,由北路至后山应由成广澳登岸,由南路至后山应由卑南登岸,现当北风司令,该两处口岸船只能否停泊?应由孙开华、沈茂胜相机办理。其军装、火药、粮米等项,已飭台湾道夏献纶力筹济运。一面檄飭吴光亮、孙开华祇遵前次钦奉谕旨,惩凶恶而抚善良,务须谋定后战,切勿凶莽从事,庶免波及无辜。若该番经惩创之后,能即翻然悔悟,愿隶生成,自应赦其既往,准予自新,以上副朝廷恩威并济之至意。副将林福喜、吴光忠先胜后挫,死亡哨弁,本应严劾,念其力战受伤,情尚可原,可否摘去顶戴、责令立功自赎之处,出自天恩。

所有剿办台湾后山凶番近日情形,理合会同督办船政事宜候补三品京堂臣吴〔赞诚〕恭折陈明。

台北所属厅县员缺照部章变通办理疏

奏为新设台北府及所属厅县员缺，拟遵照部议章程略为变通办理，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台湾一郡，雄峙海外，屏蔽东南，幅员袤长，素称沃壤。前以岛人藉端窥伺，经两江督臣沈葆楨前办台湾海防时，以台湾府属之淡水同知、噶玛兰通判二厅境，自彰化县北界之大甲溪起，直抵鸡笼，迤东而南，讫于苏澳，计地四百七十五里，近者七八日始达郡城，远者乃至十三四日，客民丛集，风气浮动，命盗等案层见叠出，提勘讼狱则疲于道途，考生童则艰于跋涉，抚绥控驭，在在为难。且该处煤矿方兴，良莠庞杂，而沪尾、鸡笼二口又为互市之区，洋商、教士之所麇聚，尤须有所镇压。是以沈葆楨于光绪元年会同前督抚臣具奏，并淡、兰二厅疆域，设立台北府知府，驻扎艋舺；裁淡水同知一缺，析其地为淡水、新竹二县；改噶玛兰通判一缺为台北府通判，移驻鸡笼，而以兰厅旧治添设宜兰县一县，业经部议奉旨允准在案。今年四月，本任抚臣丁〔日昌〕会〔同〕臣何璟、两江督臣沈葆楨奏调江苏补用知府、海州直隶州知州林达泉试署台北府知府，亦经奉旨允准。该府林达泉于七月交卸海州篆务，十一月航海来闽，当经札飭驰赴台北府新任，以重职守。惟查台北府所属厅、县员缺，按照部议章程，应有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及台北府通判一厅，其淡水同知并噶玛兰通判二缺均应裁革，现在既飭该府赴任，所有台北府土地、人民、政事悉应由该府统辖，必须正名定分，方足以专责成。相应遵照部议，所有淡水同知一缺即行裁汰；噶玛兰通判一缺，亦即改为台北府通判，移驻鸡笼；其噶玛兰旧治既改为宜兰县，即以原设之通判署作为县署，县中公事均由台北府勘转，以归画一。至淡水、新竹二县，本应遵议同时并设，惟查台北府远隔重洋，甫经草创，改〔为〕〔革〕旧制，变立新章，造端宏大，头绪纷繁，未有衙署以为办公之地，未有书差以供执事之役，凭藉毫无，殊多窒碍，似宜因时因地，略为变通。拟以现裁之淡水同知竹塹厅署暂作台北府署；其议设之淡水、新竹二县钱粮词讼，拟仿照贵州省铜仁等府管理刑钱之例，暂由台北府兼摄；并由该府设局经营艋舺府治之地，俟稍有头绪，即添〔水〕〔设〕附郭县治，移驻知府。知府既移，再添新竹一县，驻扎竹塹，以符原议。臣等再四筹商，意见相同。与其同时更张，经费难集，不如次第办理，日起有功。是否有当，伏乞圣裁。

至淡水同知本缺陈星聚，应请另行改补；本任噶玛兰通判洪熙俦，应即改为台北府通判，移驻鸡笼；其添宜兰县一缺，拟即以现署噶玛兰通判之补用知县邱峻南一手接署，以资熟手，一面再行拣补，合并声明。

除将台北府应兴应革事宜飭该府察看情形、陆续妥筹禀办外，所有新设台北府及所属厅、县员缺，遵照部议章程略为变通办理缘由，是否有当，谨合词恭折具陈。

内山番民饥困动款施赈片

再，台湾内山各社熟番向系好猎惰农，不谙耕种。其附近嘉、彰两邑之中路水埔六社番民，〔属〕〔介〕于不生不熟之间，虽多口操台音，而裸体□面，仍与生番无异。缘附近无鹿可捕，远猎又恐为野番戕害，所有该番田地，汉民代为种植，台人谓之“租贖”。近来岁歉，租贖亦多

被欠不还，若欲自种，则皆系旱地，每岁仅得收成一次，且又不善耕殖，以故生计尤艰。伏维圣慈仁育群生，薄海内外无一物不得其所，该番等平日并未恃凶嗜杀，若任其流亡困苦，似无以资观感而广招徕，亟应为之清查租贖，导以耕耘工艺之事，方为久计。顷据中路统领总兵吴光亮文称，该处上年收成歉薄，现届青黄不接，番民饥困可悯，自应酌筹款项，购米赈济，庶该番强壮者不致流离，老弱者免转沟壑。当经商囑台湾道夏献纶，转饬代理彰化县钟鸿逵携带银米前往该处，会同署鹿港同知李时英，查明实在口数，按名每日给米一升，不分大小口，俟稻熟再行停止，事竣后核实报销。合无仰恳天恩，将来凡有似此无衣无食之番，一律筹款酌赈，经手委员不许丝毫侵蚀，俾海外獠獠同沾温饱，庶可胞与而广皇仁。臣仍一面督饬厅县速为清出租贖，教之耕作，开浚水源，俾防荒旱；广设义学，导以尊亲。如果力能胜役，便可雇以开路、开矿，仿古人以工代赈之法，俾能持久，似于抚番事宜不无裨益。

开通后山新路拟将委员请奖片

再，从前台湾南、北、中三路类皆鸟道羊肠，生番时常截杀，故每开一路，必驻数营之兵以守之，而危崖壁立，车马难通，路虽开犹不开也。臣今年正月巡查南路时，在恒春觅得一路，由八瑶湾、大鸟万而达后山卑南、秀孤峦等处，因饬前恒春县知县周有基就近分雇番民，克期开凿，已报竣功。当饬候补道、前台湾府知府周懋琦前往查验，据称此路极为平坦，车马皆可行走，连年所开后山各路，无如此次之工省而路平者。周懋琦之前往后山查路也，先由大路关逾万斗笼、南关顶而至卑南，崇岩峭壁，生番背负之而行，途中绝水者一日，绝粮者一日，危险万状，计南、北、中三路崎岖均与之等。现在觅有恒春新路，则前次所开各路均可暂行弃置，既节饷需，又免番害。将来即由新路多设腰站，前、后山往来文报不过数日可达，较之从前所开各路迟速悬殊。其丁忧前恒春县知县周有基，开路妥速，经费又省，不无微劳足录，仰乞圣慈恩准汇案奖励，俾资观感之处，出自逾格鸿慈。

所有开通后山新路平坦可行、拟委员请奖缘由，理合附片陈明。

台湾府属杂饷征收苦累情形疏

奏为台湾府属各项杂饷征收苦累情形，吁恳天恩分别豁免，以纾民困，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惟我朝深仁厚泽，薄赋轻徭，前代所有弊政无不概予豁免，凡可以纾民力之艰难、培国家之元气者，虽在田赋正供，不惜减之又减。仰见我皇太后、皇上惠泽沦浹，损上益下，民悦无疆，实足超轶夔古。台湾虽属重洋远隔，海外一隅，然百姓生计之盈虚，无一不靡宸衷之念虑。兹因该处所征杂饷尚有相缘郑氏旧辙、未经厘定者，谨即据实胪陈，仰乞圣明采择。

查台郡当郑克塽归诚时，仅有台湾、凤山、嘉义三县地界，其彰化县、淡水、噶玛兰两厅皆系后辟，幅员东至内山、西至海，地皆浅狭，惟南北袤长。计台湾、凤山、嘉义三县合长二百九十里，共额征供谷十三万余石；而后辟之彰化、淡水、噶玛兰三厅县合长五百八十里，仅额征供谷五万六千余石。核计彰、淡、兰之地，比台、凤、嘉几多一半，而所征之谷比台、凤、嘉反不

及一半，何哉？盖由台、凤、嘉三县开辟较先，所征税则皆缘郑成功之旧，而彰、淡、兰新辟之地，则由朝廷新定科则，故赋税较轻，民皆乐业。议者或虑畸轻畸重，然有田而后有粮，百姓勉事耕耘，尚不致盈亏正额，其尤为民累者则莫如杂饷。查杂饷名目繁多，内如归化生番不植稻麦，无〔匡〕〔区〕亩可计，无田粮可科，仅知捕鹿、种黍，按数纳饷，即以鹿皮、小米为名；至所谓“塭饷”者，则征于蓄鱼之所；所谓“蔗车”、“糖蔀”者，同业异名，系各就田园设厂，雇工营作，按则征饷。如此之类，虽为苛细，然因其稍有赢利，酌取一二以益正供，不过如四川之有碾榨税、直隶之有榛栗税，于民尚无大损。他如海水支流曰“港”，洼深积水曰“潭”，凡可养鱼之所，即与塭饷一律征收，日久地势变易，或填成田亩，税项仍不能减。若有水道可通之处，无论竹筏、小船运载货物，即按照抽资。又如“草厝”、“瓦厝”，即市廛建屋之基，“牛磨”即磨面之场，旁及瓦窑、菜园、槟榔、番棧，莫不征饷。其征诸渔户者，则曰罟、曰罾、曰零、曰鲢、曰滚、曰蠓、曰箔、曰网、曰沪、曰乌鱼旗。更有采捕小船，亦征税饷，析及秋毫。吏役藉此勒索横征，穷民苦累实甚。且所征杂饷佃户、渔民，均去来无定，官役不能尽悉底蕴，则必须熟悉之土豪出为包揽，先须于地方官预纳承充之费，然后垄断浮收，舔糠及米，输于官者十，取于民者百。

臣到台后，查悉各弊，即拟稍为厘剔，而各项名目太为琐碎，影射牵连，非尽断葛藤，终难绝其弊窦。除番社所输鹿皮及小米犹有任土作贡遗意，暨民间塭饷、蔗车、糖蔀，其弊尚易厘剔，应仍其旧外，所有港、潭等项杂饷，统计各属共有五千二百二十三两九钱六分五厘，均应豁免，以除民累。其港、潭有浮变成田者，另行勘明升科。飭据台湾道夏献纶转据台湾府知府张梦元查复，开单具详请奏前来。伏查台湾府所属台、凤、嘉三县正项供谷，征收既重，而杂款名目尤繁，小民终岁勤动，所得几何？一经胥吏隳突叫嚣，遂有枷棒在户、鸡犬无声之叹，民困何由而苏？元气何由而复乎？此项征收名目，本属郑成功开端，向为内地所无之举，兹逢圣主至仁如天，与民休息，虽江、浙数百万漕粮，犹蒙裁减，况台地此起杂饷，每年所征合计不过数千余两。且各项皆系就地征纳，支发归入奏销，台湾近年出产茶叶、樟脑等项，厘金、关税均属新征，较之此起杂饷多至数倍，而台北现议筹开矿务，则地利更可扩兴，前项杂粮为数无多。谨即查列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乞天恩，俯准将单开征收杂饷各款，自光绪三年起永远一律蠲除。如蒙特旨允准，即当敬谨誊黄，宣示恩德，务令僻壤周知，以杜吏役藉辞需索规费，庶期实惠及民。至各厅县有应支之款，当飭该道、府另筹拨补，亦不至有所窒碍。

所有请豁台湾杂饷缘由，谨会同闽浙督臣何璟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添设熟番学额饬部立案片

再，台湾各属熟番涵濡国家教泽垂二百年，所有熟番住址多与内山生番附丽，即声气亦复与生番相通。洋人之覬觐内山也，不敢遽行深入，必先煽诱熟番，藉为乡导，然后渐染生番，优给布帛、军火等物，冀以供其指臂而据我腹心。而领事、税司、教堂所用佣仆，亦多熟番男女，盖彼族居心叵测，所以引诱而勾结之者，无所不至。自乾隆、嘉庆以来，汉民生齿日繁，熟番地界亦渐为百姓所侵占，生计业已日穷。且各县熟番均有应试之人，从未得与黉宫之

选，登进无路，诚恐其顾而之他。万一有如张元、李昊者出于其间，煽其族类，通串外洋，隐忧滋大。宋臣富弼有云：“凶险之徒读书应举，仕进无路，心常快快。其在民间者密相结煽，纵无成谋，亦能始祸，当设法以羁縻之。”目前熟番情形何异于此？是台湾已经就抚之番必须为之预备教养，以免为丛驱雀，固有不可须臾稍缓者矣。臣此次在台巡查南、北路甫回，即举行岁试，所以番童应定学额未及奏咨，暂行变通，于番童内酌取一名归入府学，以资观感。将来似应援照康熙五十四年湖南所属苗瑶另编字号、于正额外酌量取进事例，仿照举行。该熟番教化初兴，人文未盛，目前进学名数多则不过二名，少则一名，以临时人文之多寡为定。合无仰乞天恩，准飭部臣查照立案，以免冒滥而示招徕之处，出自逾格鸿慈。

查勘北路淡水彰化大略情形疏

奏为微臣查勘北路后，顺由淡水、彰化一带起旱回郡，谨将布置大略情形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航海到台湾鸡笼后，即驰赴后山苏澳一带查勘，当将办理情形分别密陈在案。臣因总兵吴光亮、台湾道夏献纶均在鸡笼候臣商办防务，是以由苏澳折回鸡笼，与吴光亮等晤商，皆以郡城为根本要地，日国藉端开衅，臣必须驻郡布置，庶可息彼狡谋。臣当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自鸡笼起旱，行抵艋舺，阅看该处拟建府城形势，即由淡水历彰化、嘉义抵郡。计自苏澳、噶玛兰至竹塹、彰化交界之大甲溪，约十一站，开辟以来向为大吏所未到。故臣所过之处，男妇老幼夹道聚观，熟番头目亦皆远道迎接。臣告以方今皇太后、皇上爱民如子，虽海外遐荒，亦关宸廑，特遣疆臣前来抚绥，百姓无不欢呼载道，感激天恩。到郡后，复经查阅安平，炮台皆佳而形胜未得，台式亦非新样，隔堆一设杉木，恐不能支，夏浪一冲，倾斜尤为可虑，且无守台之勇、演炮之人。当将总兵沈茂胜一营调扎炮台，并挑选炮勇百名，学习量天尺算法，专司演放。其炮台附近亦拟添筑土墙，以资护卫；扼要处设立营垒，俾可联络。澎湖据全台咽喉，且可泊船，尤为险要，距台水程约一百五十里。已札飭该副将吴奇勋认真布置，并调派扬武各号轮船驻扎该处，以壮声威。其前调署提督孙开华三营、道员方勋三营，均尚未据报到。至中、南两路，生番时常伏杀兵民、通事，且闻南路前月尚有伤毙哨官之事。臣一俟海防布置稍定，再当分别查办，并亲往南路察看，以期择尤痛剿，庶几抚局可谐，一劳永逸。

所有微臣由鸡笼驰至郡垣沿途大略以及到郡布置情形，谨专折密陈，由轮船交上海县发驿五百里驰递，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保奏守备孙思敬片

再，臣前任上海道时，适值洋将戈登回国，向臣力保游击雷保全、守备孙思敬二弁攻敌奋勇、教练得法，臣当经收用，相随多年。臣旋巡抚江苏，改定营制，操习洋枪，该游击等实为教练，颇著功效。迨臣上年总理船政，见所辖两营操法生疏，经咨由江苏抚臣准调雷保全来闽。其孙思敬一员，据苏抚标中军韩晋昌禀，“现在苏营教练炮法未熟，须俟数月教熟后方能前

来”等语。今年六七月间，复据孙思敬来禀，谓炮法现已教竣，求为咨调，臣当又据禀咨苏。孙思敬旋即来闽谒见，臣时在假中，据巡捕转禀，该弁闻臣病重请假，特来省视，求臣赏派差使，并求咨明江苏。臣正拟整顿台湾营务，当派孙思敬教练赴台营勇操法，并允即为咨行苏省。时系藩司代拆、代行，臣病中忘记交代，漏未咨明，以至江苏抚臣久未得孙思敬消息，咨行臣处严办。本应查照办理，惟查台湾瘴重兵疲，前此教练或亡或散，皆不得力，孙思敬在台教练甚属认真，是则孙思敬虽即有罪可科，而现值瘴疫盛行、军务吃紧，该弁不避艰险、弃安就危，亦尚情有可原。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台湾海岛孤悬，军情急须整顿，使功不如使过，准将守备孙思敬暂行革职，留台教练洋枪操法，以资得力。如果始勤终怠，臣再执法严办，以肃军律。至孙思敬求臣咨明苏抚，臣因病中遗忘，漏未即咨，以致参差，咎实在臣，应如何将臣交部议处之处，伏候圣裁。

臣为军事需人起见，是否有当，谨将原委附片缕晰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台湾病故员弁请恤片

再，台湾开路、抚番，积劳病故文武员弁迭经奏恤在案。兹据各营查明，知县梁肇燠，盐大使丁延祺，县丞赵增，训导许文鉴，参将潘文英、林鸿，游击布才秀、吴善才、熊昭万、蔡和兴，都司金治邦、薪定国、吴镇澜，守备沈龙安、古澍田、汤普庆、冯廷燕，千总张起瑞、赵殿科，把总林建勋，外委李腾蛟等二十一员弁，奔驰于层峦叠嶂之间，扼防于瘴雨蛮烟之地，积受暑湿痲疫，先后遭疾身亡，行由总理营务处台湾道夏献纶造具清册，请奏前来。

臣等查台湾瘴疫甚重，而且孤悬海外，远隔重洋，该员弁等驰驱瘴毒之乡，一经受病，医药俱无；死亡之后，藁葬海岛，并无亲丁看视，较之在内地军营积劳身故者，情节尤堪矜悯。相应请旨敕下部臣，将蓝翎运同衔湖北遇缺即补知县梁肇燠、两浙候补班前先用盐大使丁延祺、花翎尽先补用参将潘文英、花翎福建尽先补用参将林鸿、花翎福建尽先补用游击布才秀、蓝翎尽先补用游击吴善才、蓝翎升用游击熊昭万、花翎尽先补用游击蔡和兴、花翎游击衔尽先补用都司金治邦、花翎尽先补用都司薪定国、蓝翎补用都司吴镇澜、蓝翎尽先补用守备台湾北路协标中营把总沈龙安、蓝翎广东尽先补用守备古澍田、蓝翎尽先守备汤普庆、蓝翎都司尽先补用守备冯廷燕、两广督标效力武举遇缺即补千总张起瑞、尽先拔补千总赵殿科、闽浙督标降补把总世袭恩骑尉林建勋、台湾嘉义营外委李腾蛟、候补训导许文鉴，俱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从优议恤；福建候补县丞赵增，照军营病故例议恤。此外尚有病故勇丁，飭查一并附祀各该处昭忠祠，以慰忠魂。除〔造〕册送部外，臣等谨会同两江督臣沈〔葆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惩办蠹役片

再，台湾远隔重洋，吏治黯无天日，衙役倚恃官势，吓诈乡里，所欲不遂辄即私押勒索，被

害者往往卖妻鬻子、破产倾家，实堪痛恨！臣顷巡视台南回郡，沿途访闻台湾县役林陞，从前本系贼党，充役后遇事索诈，众怨切齿，当飭该县密拘到案讯办。旋据台防同知兼理台湾县事孙寿铭禀复，以林升充役有年，乡民被诈者指不胜屈，且查其家资颇富，自系索诈民财以填欲壑，应即尽法惩办，以儆其余。随经批飭台湾道夏献纶提讯明确后，即将该蠹役林升一名立毙杖下。其时万众聚观，咸谓地方从此除一巨害，无不同声称快。其台湾县知县白鸾卿莅任十有余年，一任差役妄为，毫无闻见，实属不胜首要之职，应即一并撤任。如查有故纵情弊，再行严参。

臣为锄暴安良起见，所有惩办蠹役并将知县撤任缘由，谨附片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

为地方文武员弁玩视捕务、纵贼殃民，分别革职、摘顶、正法，以示惩儆，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照台属彰化县盗贼横行，自设县至今，叛案屡出，固由地险民顽、风俗强悍，抑亦因地方文武泄沓相承，酿成积习。其汛官则除收受陋规、克扣兵粮之外，毫无所事，尤堪痛恨！非加以重赏重罚，不足以除民害而挽颓风。臣去冬路过该处，阅视营伍，见兵皆老弱不堪，枪则朽旧无比，当将该营弁严加申飭，嘱以如再不能整顿，致地方仍出劫案，即以军法从事。方冀其实力梭巡，洗除积习，乃本年正月十一日据署北路协副将乐文祥、署彰化县知县彭整会禀，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该县所辖之邱厝庄、乌石庄俱有匪徒乘夜恃强行劫之案，虽估赃尚属无多，而该汛外委黄成得暨管带练兵之外委吴拔高当时皆不在防所，以致盗匪横行，业由该营县上紧缉拿，一面将黄成得、吴拔高撤委棍责，禀请核办前来。臣接阅之余，不胜骇异。查生番正当蠢动，彰化逼近内山，时届岁阑，宵小尤易窃发，该弁等宜如何加意巡防？乃辄敢擅离汛地，以至抢案迭出。臣初履台疆，出令之始，若不严行惩办，何以肃军政而儆效尤？当即咨行镇道，飭委候补知县陈祚驰赴彰化，会同营、县确查，如该弁有纵贼殃民情节，即以军法从事。旋据会禀：“查讯黄成得供：驻防犁头店原管汛兵五名，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缘有面禀营将事宜，回至县城，是夜距犁头店八里之邱厝庄适有被抢之案，次早闻报，赶回勘验，现已购线协拿，实不敢无故擅离汛地。其乌石庄抢案不在该汛界内。又据吴拔高供：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委带练兵三十三名在犁头店一带驻扎巡缉，到防数日，私回县城，并未禀明营官，以致乌石庄、邱厝庄两处抢案不及防护。”各等语。该委员会同营、县，专飭督带练兵多名驻扎该处，以资保卫，乃该弁兵力足以卫民，辄竟弃而不顾，到防曾不数日，擅自离汛，以致劫案叠出，实属纵贼殃民。当即遵照臣前次札飭，将吴拔高一名押赴乌石庄失事地方，按依军法从事；其黄成得汛兵仅有五名，情节稍轻，已札飭营务台湾道夏献纶复讯，具详咨革。至该管地方之署北路协副将乐文祥、署彰化县知县彭整，不能事先预防，相应请旨一并摘去顶戴；北路中营都司赵品，不能认真缉捕，相应请旨暂行革职留任，勒限购缉盗犯，届期如能悉数擒获，容再由臣仰乞恩施，准予开复。

所有纵贼殃民之外委从严惩办并文武员弁分别摘顶、革职缘由，谨会同兼署闽浙总督臣

文〔煜〕专折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殄除民害片

再，台北淡水厅辖境五六百里，官长威令之所不及，天主教因而簧鼓其间，数年以来尤觉恃势恣行，无恶不作。臣于去冬路过艋舺时，访知该教民等鱼肉乡里，稍有身家之人被其凌虐不可胜计，必逼使入教而后始能安生。其尤甚者，有该厅所辖之和尚洲民人李东面，并子李先登即李温岸，倚恃入教多年，自称教首，叠犯各案，拒捕伤差，实堪痛恨！当经查吊原卷，该犯李东面父子积案累累。复因同教霸占产业，控经该厅同知陈星聚讯断归还原主，李东面父子恃势插讼，纠合教党李颜等多人，于上年八月二十五日乘陈星聚在艋舺仓署审断之际，拥入递禀，齐声呐喊。李东面并持刀哄堂，经绅民、铺户公愤，当堂擒获。复于李先登、李颜身旁各搜出小刀一柄交验，提讯供认不讳。并据举人张书绅等及郊行铺户禀请就地惩办，万口一声，咸以该犯李东面父子不除，地方受害无已各等情在案。

臣到郡后，飭台湾道夏献纶、署台湾府向焘据实复讯详称：“供证确凿，请照光棍为首斩决例，拟斩立决。”等情前来。臣细核案情，遍访舆论，该犯李东面父子恃教横行，罪恶昭著，从前该处地方官多属因循畏葸，凡遇教民犯法之事，辄将就敷衍，酿成靡所不为，现在若不严加惩创，予以显戮，诚恐教民见法之不足畏，趋附日多；百姓知冤之无可伸，怨毒日积，于风俗人心所关非浅。当即批准将犯法教民李东面、李先登二名就地正法，俾万目共睹，稍挽颓风。其听纠从犯李颜、陈得、陈士美、陈炎四名，讯明当李东面哄堂时，仅站堂下呐喊，尚无逞凶情事，从宽贷其一死，飭令锁系石碇，永远不准释放，以儆凶邪。

臣为殄除民害、使教民稍有忌惮起见，不得不变通办理。所有教民倚势逞凶、变通严办缘由，理合附片密陈，伏乞圣鉴。

改设台北府片

再，台湾矿利皆聚于台北，而外人心目所注亦在台北。鸡笼口岸宽稳，可泊大号兵船，又有煤炭可资船用，故外人尤为垂涎。上年沈葆楨奏准将艋舺建设台北府城，臣此次亲往阅看，设郡之地系在一片平田，毫无凭藉，工重费繁，似尚未得窍要。窃维鸡笼现虽荒僻，将来矿务一兴，商贾定必辐辏，且有险可守，实扼全台形胜，距艋舺不过一日之程，似宜暂将新设台北府移驻于此，俟察看一二年后，应否仍照原议，谨当随时奏明。

查有现署台湾府知府、候补同知向焘，曾任淡水同知，民情爱戴，办事稳实，堪以调署台北府知府。飭令暂驻鸡笼，会筹防务、矿务以及拟开铁路，并将该处炮台基址前被洋人私租者清理收回。其沿海旷地，数年后生理繁盛，必将寸地尺金，亦当预先布置，及早归为官地，庶免临时缪辑，致滋口舌。将来如果诸务办有成效，再当奏请恩施。其淡水厅同知原奏改为新竹县，噶玛兰通判原奏改为宜兰县，台中人才极少，尚无人地相当之员，而淡水同知陈星聚、噶玛兰通判洪熙俦官声尚好，拟仍飭照旧任事，就近暂归台北府兼辖，俟选择有人再行

更调。

臣为绸缪未雨起见,是否有当,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台属被灾情形片

再,据台湾道夏献纶禀报:“台湾各属自本年四月以来,雨水过多,台风间作。郡城南路于六月初九日起大雨滂沱,连宵达旦,至十七日始息。城垣及南路各处碉堡、恒春县新筑城墙均有倒塌,台湾镇张其光所部分扎内山营堡并新开山路亦有冲坏,总兵吴光亮所开中路被冲尤多,营勇扎在内山者冲没两棚,勇丁淹毙八名。北路自六月初九日起至十六日止,连日狂风暴雨。当飭各属查勘,台湾县各乡民房、草寮间有被风吹倒,低洼桥梁、道路俱有坍坏,水圳亦被冲没,该邑向无栽种早稻,其晚稻甫经插秧,近溪各处被水漂失者尚可补种;安平口击沉商船三只,人皆遇救得生;凤山县衙署、监狱、仓廩均有倒塌,港西之闽粤六庄因山水汇注,适当其冲,民居多被冲没,并有淹毙人口,惟各海口尚无击坏船只;淡水厅城内积水三四尺,倒塌民房一百余间,学宫、衙署、仓房、监狱均有坍塌,南乡之大甲、北乡之大姑寮等处同时山水下注,溪田一片汪洋,田禾冲失,民房及桥梁、道路倒塌不少,人口淹毙无多,各港口船只间有击破,幸该处头人、总保遵照救护章程,各用木排往救,人船均得保全,即冲出洋面击沉之船亦救起五人;鸡笼新起煤务公署洋屋均被损坏,盐埕三处被水冲崩,泥沙淤积。”等情。暨据总兵吴光亮、署台湾府知府孙寿铭暨各该厅、县禀详,情形大略相同。又据彰化县以该邑城垣、衙署、兵房间有坍塌,县辖之栋东上、中、下三保因山水过急,田塍、水圳冲塌较多,东势角等处坍塌民房十余间或二三十间不等,沿河一带水圳俱有冲坏,人口尚无损伤,惟过溪之行人溺毙十余名,禀报前来。

臣等查台湾各属均遭风雨为灾,秋收必形歉薄,已飭该道、府率属确查,妥为抚恤,勿使穷黎失所,并将城堡、衙署、桥梁、道路、盐埕赶紧分别修筑、挑复。其淹毙勇丁亦飭吴光亮查开姓名,照例给恤。仍催令未报各厅县查明,驰禀察办。

所有台属被风、被水情形,臣等谨合词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台北遭风情形片

再,台湾孤悬海外,往往易于招风,而北路峻岭崇山,风力尤猛,盖地势然也。五月二十二夜起至次早止,台北飓风陡发,大雨倾盆,一时木拔瓦飞,噶玛兰衙署、监狱等项俱有塌损,民房吹倒三四百间,压毙男女三名。苏澳迫近海口,又值南风当冲,以致营盘、库局一起倒成平地,幕丁受伤者十数人,营勇压毙三名,民间草房倒坏八百余间,仅剩瓦屋三十余间而已。经署通判邱峻南捐廉分别抚恤,一面开仓平糶,以惠穷黎。停泊苏澳之艇、快各船,专为山后运载米粮、军装之需,计艇船五号,第三号斩断两桅,其余四号打破,内仅两号堪修,淹毙勇丁六名;又快船第十二号一只片板无存,此外或损灰路,或失桅舵,应分别修造;福星轮船锚链、尾舵均已打断,舱内水深数尺,船被冲上沙滩搁住。后山新城营垒及各碉堡一并吹倒,压毙

因案管押之生番一名，亲兵勇丁二名，亦经该管营员妥为安抚埋葬。淡水厅辖之艋舺地方同时风雨交作，水势陡涨一丈余尺，旋即消退，人口无伤，惟早稻不无损坏。据北路文武报由台湾道夏献纶具详前来。

臣等查台北此次遭风，以苏澳为最重，且当抚番招垦之际，必须矜恤周至，方期近悦远来。除分饬营、厅一体加意赈抚，毋论兵勇、番民，勿俾一夫失所，大小工程择要修整，一面由厅查勘田稻如何受伤，现年钱粮能否征收，其余各处有无被风。统俟复到分别办理外，所有台北遭风大概情形，臣等谨附片陈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拿办匪犯员弁请奖疏

奏为拿办淡水厅辖之铜锣庄匪犯，在事出力员弁恳恩分别奖叙，以昭激励事。

窃据台湾道夏献纶先后具禀：“据淡水同知陈星聚禀称，淡辖铜锣庄有著名积匪吴阿来、吴阿富等兄弟族众，叠犯抢掠，无恶不作，节经设法拿办未获。本年五月三十日吴阿富等复出掳抢扎厝，经差勇先后追捕，格毙首匪吴阿富、党匪罗昌国二名。该同知陈星聚复募勇丁五十名，移营拨兵五十名，于闰五月二十日前往拿办，弋获匪党林安吉等三名。该匪吴阿来等循入接近番界之老鸡笼庄，将内山水源截断，仍遣党类四出掳人。该同知因地处险假，未便轻进，商同北右营游击乐文祥携带炮火，添派兵丁，并号召各庄联丁陆续齐集五百余人，连日进剿，将老鸡笼庄匪巢及銃柜五座一律平毁，放出被掳蔡阿兴一名，所塞水源亦即开通。该匪逃窜新鸡笼庄，隔溪踞守，于二十九日聚众复出，仍欲夺回老鸡笼庄，兵勇、联丁迎头堵御，乘势涉过溪南，该匪退入竹围。续经乐文祥督队进攻，凭高开炮，击毙贼匪二名，伤者无数，兵勇亦受伤六名。又盘获匪党林阿四、傅阿盛二名，讯系吴阿来每月以洋银五圆雇来帮拒官兵者。维时该处庄民以此次不为破获，则兵退复出，毒害更甚于前，环乞留师，愿为助剿。陈星聚目睹情形可悯，而办理猝难得手，即就近移请管带福锐新右营都司杨金宝带勇三百名，于六月十六日由铜锣庄进剿，攻破水井仔庄匪，连毁銃柜五座，先后毙匪多名，被贼銃毙庄丁罗水生一名，营勇受伤二名。二十三日直捣鹿湖庄老巢，匪党骇奔，乡团立将匪巢焚毁，吴阿来向内山逃窜。”等情。经臣等以“匪首吴阿来在逃，必须添勇剿捕，并购重线缉拿，以除后患”，批饬遵照去后，兹据该道续禀：“都司杨金宝与游击乐文祥等协力剿捕，叠有擒获，该匪窜踞黄麻园一带。惟日久未能殲事，恐致蔓延，由道飞饬线枪营参将吴世添拨勇一哨，交都司熊昭万督带，与杨金宝、乐文祥分路进攻，匪势愈蹙。查黄麻园已在丛山之内，菁深林密，逼近生番，官军骤难深入。先经淡水同知陈星聚悬赏一千元，并访有庄民吴定新曾被吴阿来扰害，避居后山，熟悉番径，又由统领飞虎各军总兵吴光亮派令守备吴三胜密授机宜，驰赴鹿湖，谕饬吴姓头人帮官拿犯，选集庄丁百余名随同吴定新入山，于七月二十日将吴阿来围住。该匪仍复死拒，庄丁间有受伤。陈星聚得信，立发洋银五百圆，并济以子药等项，俾期踊跃。二十二日攻破匪巢，将首匪吴阿来擒获，由守备吴三胜押解出山，淡南士民无不同声称快。惟吴阿来于拒捕时腹受镖伤，又复患病，据营、厅驰报到道，当恐该匪倖逃显戮，即饬验讯明确，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伸国法而快人心。余犯另行讯办。所有在事出力员弁禀请分别奏咨奖叙。”前来。

臣等查吴阿来为台北积年著匪，扰害乡闾，复敢拥众抗拒官兵，形同叛逆，若任其遁迹番界，贻害胡可胜言？此次在事文武认真剿捕，得将首恶歼擒，洵为地方除一大患，似未便没其微劳。除都司熊昭万一员业已病故、军功吴定新另行咨部核奖、其出力庄丁、兵勇由外酌给奖励外，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尤为出力之台湾淡水同知陈星聚以知府用、先换顶戴，署台湾北路右营游击、候补游击乐文祥以参将仍留福建尽先补用，暂革福州城守左军都司杨金宝开复原官，花翎守备吴三胜以都司留于福建尽先补用，台湾北路右营千总林金安以守备尽先补用。布政使衔台湾道夏献纶调度有方，并请旨交部从优议叙，以昭激劝。是否有当，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卷一一 抚闽奏稿四

筹办台湾轮路事宜疏^① 光绪三年

奏为筹办台湾轮路事宜，拟请移缓就急、变通办理，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本衙门会同户部并案核议统筹台防事宜一折，丁日昌于客冬渡台，所拟应办各条均属洞中窃要，亟应次第举行，缕陈轮路之利备极详尽。沈葆楨声称‘铁路实为台地所宜行’，李鸿章声称‘铁路、电线相为表里，功用最大’，是举办轮路为经理全台一大关键，尤属目前当务之急。丁日昌奏筹‘有无经费’，方今事事创始，需用孔殷，必须指定有著的饷，方易集事。窃查海防经费一款，原系奏明分解南、北洋大臣兑收，台湾地属南洋，且经理各事均与海防相为表里，请自本年七月为始，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等五关并沪尾、打狗二口之四成洋税暨江海关四成内二成洋税，划出半分之半，批解福建巡抚兑收。其每年酌提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厘金，亦自本年七月为始，以一半批解福建兑收，台湾即用南洋应得之款各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跪诵之下，仰见皇太后、皇上眷顾海疆，周咨博采，总理衙门及户部维持大局，补追弥缝，取万有一得之微长，为兼顾并筹之至计，臣虽糜竭顶踵，何足以仰答高深？感激涕零，曷有既极！

伏查台湾一岛孤悬海外，联络东南，不独形势为南北洋之尾闾，即呼吸动静之间，亦听命于南北洋，而非闽省独力所能办理。从前沈葆楨经理台务，始终藉北洋饷源、兵力，克成大功，是其明效。此次筹办轮路，亦借拨统解北洋经费以益台防，在总理衙门、户部非不知津沽为畿辅重地，不宜弱干以强枝，特以外人心目所注常在台湾，恐门户不严，则腹心受病，故筹拨于无可筹拨之中，不得已为此剜肉补疮之计，其经营惨淡，可泣可思！臣奉旨后正拟竭力经营，适因病假来省，并商办奉旨允购铁甲船、水雷、大炮、快枪各件，据省中司道禀称，铁甲船每号须银百余万两，库局万分支绌，无款可筹等情。伏查铁甲船为目前第一破敌利器，泰西各国皆视铁甲船之多寡以为强弱，即如日本蕞尔小国，尚且罄其全力购成铁甲船数号，以壮国势。同治十三年总理衙门曾陈海防六条，内有购船、制器等事，故大学士文祥亦曾请购办铁甲船，以为自强根本，所论均属切中目前事机，距今又隔数年，只因款巨费艰，尚未集事。臣查泰西各国章程，凡此国与彼国一搆衅端，无论何国均不准接济兵器，目前俄、土交讐于西，日本内乱于东，此真数十年来未易得之机会。趁此彼族有事、无暇覬觐中国之时，若不速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

筹巨款，选购得力铁甲船数号以备不虞，一俟日本内乱既息，俄、土胜负既分，其时即使有购器之费，实恐无购器之时。事机一错，悔将何及？臣明知朝廷允给台湾轮路之费，在台防有此一举，固可恃以深固不摇，然一遇南北洋有事，万不能将台湾之轮路移为南北洋之护卫，非若铁甲船今日可以驻在台湾，明日可闽可浙，不数日而可齐可燕，何处有急即可前往何处堵御，取资广而收效宏也。且此时即使定购铁甲船，迟须三四年，至速亦须两年方能制就驶回中国，并非如取如携，今日付款明日即可以取物也。夫不易得者，自强之机会；而宜预图者，未雨之绸缪。我之铁舰、军火苟能预备齐全，则敌人知我有备，可以不战而消兵气；我之铁舰、军火若待临时制购，则敌人欺我可图，必将乘隙而肆要挟。是以未事而预备各御，与夫临事而始筹备御，其难易得失，固有不可同年而语者矣。现闻春夏间日本在英国新购铁甲船二号，均已制就下水，该岛距泰西远而距中国近，且断亦不敢与泰西为难，然则彼竭倾国之力而制此利器，其意果何为哉？人皆退而结网，我独临渊羡鱼，合全局而统计熟筹，臣有不能不皇然改图、翻然决计者已！总理衙门暨户部议请以南洋经费拨办台湾轮路，亦以臣陈请购办铁甲船各款业已奉旨允准在前，原冀同时并举，收效益宏，今闽省既已无款可办铁甲船，则将轮路与铁甲船相提并论，劳与费虽正相等，而轮路仅可专顾台湾，铁甲船则可兼顾沿海七省，语云“两利相形则取其重”，似乎铁甲船之应办又先于轮路也。合无仰吁天恩，敕下总理衙门核议，可否仍将议拨台湾办理轮路之南洋经费，尽数先行购办中等铁甲船三号，无事时则在澎湖操练，有事时则驶往南北洋听调，如常山蛇击首应尾之势。仍当严选将才，以期练成水师一二军，藉备缓急。其台湾铁路，仍照李鸿章、沈葆楨原议，俟矿利将来大兴，再行就地筹款举办。至台防南北路相距太远，呼应难灵，若先设立马车路，纵不及轮路之迅速，然装运兵勇往来，亦不致十分迟滞。台属大甲、宝斗诸溪宽阔各数十里，建造桥梁以及铺砌路径，需费虽巨，亦不过轮路中十分之一二。可否于南洋经费项下先行拨款二三十万，举办台湾马车路，以利师行而为权舆之处，伏求出自圣裁。一转移间，铁甲船既已先应急需，而台湾轮路亦不致全归无着，似于餉务、边防均可藉资周转，而于总理衙门原议购船、制器各条亦有归宿。其提集经费一节，臣人微言轻，况复远处重洋孤岛，可靠委员肯来台湾差遣者极少，提解万难，此款若由臣催收，必致百呼而无一诺，可否仰恳圣慈，将南洋经费仍照旧归南北洋大臣提收，庶冀收有的款，可以速办要需。

又，臣此次在澎湖阅看李鸿章所购三十八吨炮之铁甲蚊船二号，转动灵捷，费又不多，胜于前此福建所购之蚊船不啻十倍，若将前项中等铁甲船少购一二号，即可多买此起铁甲蚊船十余号，以之布置全台海口，实有裨益。台防军火本归吴赞诚督办，现请轮路经费变通购办铁甲船，如蒙圣慈俞允，可否吁恳天恩，敕下吴赞诚，将拟购中铁甲船数号、三十八吨炮铁甲蚊船十余号，专派熟手经办之员采访价值确实，分投购买，其价由南北洋大臣统收分拨。此船虽在台湾操防，南北洋大臣遇有事时，亦可一律调度差遣，庶几南北洋与台防连为一气，上拱畿辅，下卫台澎，藉以仰副圣主垂念海疆至意。

微臣与督臣何璟熟商，意见相同，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专折由轮船递上海县发驿五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整顿台防营务片

奏，再台北前因兵力单薄，经本任福宁镇总兵吴光亮议招淡水、噶玛兰民兵二百人，在五

佛埔筑围居住,以为半耕半守之计,如非精壮不得滥募,饬遵在案。嗣总兵张陞楷接统北路各军,改民兵为礮勇,派游击陈子贵、军功庄建陞各募一百名,分扎米仑港、苏澳、五里亭等处驻防。张陞楷销差内渡后,北路归吴光亮接统,复将礮勇改为民兵,饬赴花莲港一带开垦。詎庄建陞所招一旅俱系市井之徒,不谙农务,闻有调赴后山之信,私行逃走者十余名,兼之病弱甚多,不能得力,已由吴光亮截止口粮,遣散回籍,饬提庄建陞解营惩办。又闻张陞楷所带两营并未雇用长夫。由臣查据台湾道夏献纶禀复前来。

臣查此项民兵虽仅百名,原为屯垦之用,如果亦有成效,尚拟推广扩充,将后山营勇疲弱较多者酌量裁减归并,另募民兵专事屯垦,以期明作有功。乃张陞楷于议办伊始,任听庄建陞滥募市井之徒充数,以致不能得力。其夫价一节,经臣严加面诘,始据张陞楷自认苏澳瘴重费繁,不能不资夫价津贴等语,尤为巧猾可恨!查张陞楷上年自津来闽,当委管带练兵,适遇省城大水,臣在城上亲见该员胼手胝足,救人最多,是以会同前署督臣文煜奏保该员统领台北各军,虽系文煜列衔在前,实则系臣主稿,臣当独任其咎。现张陞楷早已销差回省,臣原不必过于苛求,但恐台湾诸将相率效尤,营伍从何整顿?臣自问误保劣员之咎小,隐忍不言之咎大,相应请旨将前统领台北各军留闽补用总兵张陞楷即行革职,以示惩戒,并将臣交部议处,以为知人不明者戒。其张陞楷浮用夫价计共若干?仍分别确查追缴,并饬提军功庄建陞从严惩办外,臣因整顿营务起见,是否有当,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裁汰台营片

再,据新派台湾后山统领总兵吴光亮文称:“于四月十五日自郡动身,由恒春今年新辟之路绕至后山、卑南、秀孤峦,驻扎该处练兵屯田,以为久计。”臣并饬台湾道夏献纶多备粮食,趁风色平稳,由轮船载往,以免转运艰难。

吴赞诚到台后,闻定于五月初七日由水路前赴后山、卑南、秀孤峦等处巡查,并与吴光亮商办一切。查秀孤峦自开辟以来,为人迹所不到之地,吴赞诚甫经到台即毅然前往。臣前与吴赞诚自澎湖同舟回省,适海中风浪大作,臣方伏枕呕吐无停声,而吴赞诚上下舵楼,周围察眺,颜色阳阳如平时,才力心力均胜臣十倍。将来后山一切详细情形,想吴赞诚必续有奏报。

其台湾府城前后各营勇丁,据夏献纶禀:“所有操练、打靶均尚认真,惟自四月后病疫颇多。”至臣前囑台湾镇总兵张其光前往南北路,将绿营兵丁严加裁汰,兹据文称,于四月二十六日驰至凤山,裁去南、淡两营老弱兵丁二百四十八名,具报前来。查臣前巡阅南路时所见沿途营兵,疲弱者约占十之八九,今仅裁去二百余名,仍属敷衍了事。除严饬该镇,续往北路时如再不破除情面,将绿营认真整顿,定即据实严参外,合将现办情形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守备嘉朝泰革职片

再,台湾营伍废弛甲于全闽,而尤以北路各营为甚,前经奏明饬令挑选,务期一兵得一兵

之用。缘沪尾营水师距郡较远，且有应行查办之人，当将该营弁兵二百余名全数调赴郡城，由台湾镇张其光、台湾道夏献纶悉心校阅，除兵丁谢正忠等八名因案扣留查办外，计挑出兵丁杨维陞等七十四名，皆系疲弱充数，又字识陈占魁临点不到，均应裁汰。一面清理粮饷，勒令克日内渡，毋许逗留滋事。该守备衙门于字识之外，复有营书十一名，殊属浮滥，并饬挑留熟悉公事者三四名，其余一概裁撤，以节糜费。查该管守备嘉朝泰平日不能约束兵丁、整顿营伍，以致犯事及老弱者数至八十二名之多，实属荒迫不职，当此整饬戎行之际，未便稍事姑容。又，把总林文汉年力就衰，难期振作，据台湾镇道揭参前来，除将该把总林文汉咨部斥革外，相应请旨，将台湾沪尾营水师守备嘉朝泰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为玩视营务者戒。所遗沪尾营守备系应题补之缺，另行拣员请补。此外，各营弁兵仍仿次第挑选，再行分别办理。臣等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淡水都司即行革职片

再，臣日昌驻台时，访闻凤山县辖东港汛弁胡鸿璋有勒索赌规、擅受民词、滥押诈赃情事，密饬署凤山县陈昶查覆拿究。因该汛弁胡鸿璋已先为下淡水营都司陈捷陞撤防，由县查明情形，稟请解讯，复经批饬将该汛弁解府讯办，并饬将陈捷陞一并撤参。兹据台湾府张梦元详：“解到汛弁胡鸿璋一名，讯据供称：系汀州府长汀县人，充当中营战兵，同治十三年调台，在南路下淡水营当差。光绪二年十一月该管都司陈捷陞委令代理东港汛防，是时东港街有赌场四五处，该汛弁陆续抽收规费，统计得钱五千文，被营、县访闻禁止。十二月间同裕号布店潘玉华以郭知、郭慧兄弟欠其银项，扭交押追，郭知患病释回，其郭慧许给该汛弁洋银二十圆，由许力经手先付八圆，当将郭慧交领，余银并未入手。本年正月间有渔人孙良以妻子被小琉球庄人陈瓶拐带，将陈瓶送汛押追，适枋寮巡检容彭龄路过东港，经陈瓶之父陈判拦舆喊冤，该絮弁即将陈瓶释放，尚无诈银入手。都司陈捷陞查知，将该汛弁撤防回营，照例分别议拟。”由台湾道夏献纶核详请参前来。

臣等查该汛弁胡鸿璋本系调台兵丁，乃因委代东港汛防，辄敢抽收赌规，并先后擅受滥押，需索得赃，实属玩法营私，应如该道府所拟，除得受枉法赃十两罪止拟杖不计外，其在汛收受赌规，与窝赌抽头无异，应革去名粮，即依窝赌抽头枷号三个月、杖一百例，解赴犯事地方，枷满折责发落。署下淡水营都司陈捷升将兵丁滥委汛防，已属愆愆，迨该汛弁抽收赌规、擅受押诈，仅止将其撤防，并不据实稟揭，尤属有心徇护，非从严参办，不足以警其余。相应请旨将前署台湾南路下淡水营都司事、留闽补用都司陈捷陞即行革职，以示惩戒。是否有当，除咨部外，臣等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拟开辟台湾中路六社归入版图片

再，台湾中路水沙连计有六社：曰田头，曰水里，曰猫兰，曰审鹿，曰埔里，曰眉里。其入社之路，一由集集街，一由南投，一由北投，一由东势角，皆彰化所辖，而以集集街、北投两路

行走较为平坦。六社周围约七八十里，平旷膏腴，道光年间议开未果，而民人前往私垦，岁久益多，即附近各县匪类罪人，亦以其地僻山深，藉为遁逃藪。臣前飭总兵吴光亮将自集集街入埔里社路径开通联络，布置尚合机宜。现吴光亮须移营后山，所有经手事宜暂交代理北路理番同知李时英接办。

查前此沈葆楨业经奏准将台湾北路同知改为中路，移扎水沙连等处。臣察看该处山水清佳，土田肥美，内地居民争往开垦，无俟招徕，不比后山烟瘴辟地为难，且居前后山之中，形势险要，目前生聚渐繁，实可添设一县。应否仍照原议，抑须酌量改设？当详加查勘，再行奏明办理。臣现拟于该社紧要适中之地先行筑一土城，派官驻扎，并分兵防守，兼募民栽种竹树，以固藩篱，再将应办各事次第图维，以为先发制人之计。其附近番族则应设法抚绥，积年通匪则宜宽其既往，庶可广招徕而安反侧。

臣为慎固边防、绸缪未雨起见，是否有当，理合附片陈明。

闽属被水賑恤疏

奏为福州各属及延、建两府同时被水，现在分别轻重賑济抚恤，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自五月初五日起洪水骤涨，民居荡析，经臣等分驻城楼，昼夜督率文武员弁多方救护，仿照上年成案，多雇船只，并编成木筏，分路拯援，一面搭棚施粥，逐段賑济，业将大概情形于初九日附片奏闻；一面派员分投查勘，旋据省会府县禀报，闽、侯两县附城一带水深八九尺或七八尺，即最高之北门等处亦二三尺不等，城外则有深至丈余者。衙署、盐仓多被冲坍，南台万寿桥为省垣第一桥梁，亦被冲塌二丈余。幸自初十以后雨止水退，难民逐渐回家，惟住屋已塌及贫无可归者约数千余口，仍在城上炮台并城外之大庙山等处暂为栖止。

臣等伏查，此次水势骤涨，而且为时较久，司、道、府、县不分昼夜周巡救护，错居于襁负转徙之间；各将官霑体涂足，冒雨操舟，皆有奋不顾身之概。其水已没屋，据巔呼救者，经船筏分路接渡，悉皆揭瓦凿墙，攀援得活。城上难民蚊屯蜂聚，均经按日散给粥饼，并择城内高旷庙宇妥为安插。惟当初八早怒涛汹涌，城楼震撼有声，倾墙倒壁与男啼女哭之声不绝于耳，水势较上年高至数尺，臣等目击心伤，以为受伤人口必多，吁空默祷，焦灼万分。所幸仰叨圣主洪福，苍穹垂佑，初十日水退以后，由印委各员挨户细查，计城内淹毙共二名，较之上年转为减少。缘此次官民所备船筏甚多，保全较众，民间怨于上年水患，亦多预先迁避，而市井宵小无赖经前次尽法严办之后，不敢再乘机劫窃，故水患较重而受累反轻。闽省民房多系土墙，年久剥落，一经水浸则多倾圮，水退后转有压毙人口之事，已查明城内共十名，城外共二十三名，均经分别给款掩埋。现于城内外并城上共分设粥厂十六七处，遴委妥员监同煮賑，计每厂就食者多至七八千人或二三千人不等。省垣本办平糶，刻复赶刊米票，广为散放，以补平糶、施粥二者所未及。其附省侯官所属西乡一带，则多田庐淹没，颗粒无收，较之上年尤为创巨痛深；闽县所属南乡一带次之。先经派道员潘骏章携米散放，现又多派员绅上自洪山桥以北，下自南港以南，分投散賑，俾灾黎普沾实惠。仍当查明受灾轻重，分别将新旧钱粮蠲缓，以广皇仁。此省城内外及闽、侯附郭两首县各乡被水后办理賑恤大略情形也。

其上游闽清地势最洼，据禀五月初四至初七日水涨二丈有余，东、南、北三面城墙均没，

舟可由城上而行，西门亦淹过半，衙署、民房水均过瓦。经该县亲督救援，居民或住舟中，或避山顶，幸水退迅速，人口尚无伤损。又据古田县禀，五月初六、初七等日，溪河水涨，黄田至水口一带房屋、田亩均有冲坍，其余各乡地形较高，水长渐消，未成灾害。又据延平府南平县禀，五月初二、初三等日，滩河骤涨丈余，初六日水势倍增，城墙没不见垛，幸城内地势矗立，街道水止及腹，经该管道、府督县拨船救护入城，人口查无淹毙。又据建宁府及建安、瓯宁两县禀，五月初四夜，水涨七八尺，南门竟与城平，初六消退，初七又灌注入城，房屋、城墙均有倾塌，由府督县拯救难民，安插高处。并据该府、县先后禀报，现已开仓平糶，请分别接济各等由。臣等先拨米一千石运赴闽清，续又拨米五千石运储延平适中之地，借仓屯储，以便就近分拨，庶免辗转往返，缓不济急。建宁等处亦经拨米二千石，仍谆饬商船源源运往，以资接济。细察上游各府、县水势，实比上年轻减，人口并无损伤。已严饬各属认真赈恤，以期实惠及民。此上游各属被水及办理赈恤大略情形也。

其前派往上海、香港采办米石，计可源源运到，一面督同藩司葆亨妥筹赈抚事宜，并劝谕官绅商富捐资助赈。又，水灾后上蒸下湿，深虑疾疠流行，经饬设局施医，多制丸散，以备临时应用。其福州驻防旗营兵丁避水登城者，亦由臣等与副都统臣全福妥为安插，并仿照去年成案，(浙)[暂]行借款分给。其倒塌房屋较多，容委员查勘明确，另行援案奏请办理。至各属移禁监犯，查明并无疏失。现在天色晴霁，闾阎安堵如常，城乡民情均各绥谧，足以上纾宸廑。

除饬确查各属早晚禾有无伤损，并汀州、邵武各属有无被水另行核办外，谨将现办抚恤大概情形合词恭折，附商轮船由上海县发驿五百里驰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救水员弁在事出力片

再，闽省于本年五月间洪水骤至，高至丈余或七八尺不等，变出意外，人力难施。其时武员则总兵张陞楷、署抚标中军参将庄镇藩泅水雇船，出没洪涛，救人无数；城守协副将梁成华在西门城上分拨小艇，救援难民，露立两日夜；督标右营参将刘英杰亲自上屋拆去壅塞城门店铺，脚受瓦石鳞伤；总兵杨德珍部下将弁救人甚多；署督标中军副将德安昼夜在城巡查罔懈。文员则藩司葆亨、臬司张岳龄、粮道叶永元、盐道卢士杰、候补道方勋、潘骏章、司徒绪，及福州府张梦元、闽县雷其达、侯官县吴森等，日则在城上拯救难民，夜则分巡街巷，以防宵小窃发，露宿风餐，几无片刻之暇。而藩司葆亨筹款拯济，视同己溺己饥，尤为竭劳尽瘁。当夫水势滔天，号呼之声不绝于耳，以为此次创深痛巨，黎民必靡有孑遗矣。及至水退，所拯难民各回旧居，分别施粥、施米，民气甚为安谧。仰蒙圣恩拨款抚恤，其各处招商贩运之米应期而至，百姓照常复业，几忘经此大灾。除出力都、守、千、把各员由臣日昌记功外奖外，所有救水出力文、武各员应如何格外奖励之处，出自鸿施。

闽省遭水力疾销假疏

奏为闽省重遭水患，事务纷繁，微臣力疾销假，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四月十三日钦奉谕旨“该抚病体未痊，著赏假一个月回省调理。吴赞诚因公赴台，所有台湾防务事宜即著吴赞诚暂行接办。钦此”等因。仰荷圣慈体恤周至，感激涕零！臣回省后本拟遵旨将病体调理稍痊，迅即渡台，乃因本署下行公事积压太多，略为清理，病势益笃。但臣受恩深重，何敢藉病迟留？当定期于五月初旬东渡。不意五月初五日省城内外骤涨大水，比上年尚高数尺，督臣与臣均于是早登城，部署救援赈济诸事。臣病势正重，数人扶掖而后能行。督臣辛劳连日，事事亲自料量，事事预先布置，饮食虽减而精神四照无遗；臣则脚肿至膝，血不断口。然值此天灾骤至，百姓无路谋生，人心摇动，刻下水势渐退，筹办赈恤，弹压难民，尤关吃紧，只得力疾销假，会同督臣筹办一切善后事宜。惟臣脚不能行，血不能止，事多心急，无暇医药，病势日见日深，所有要件公牍只能于卧榻办理，即僚属亦皆于榻侧接见，其寻常公事仍委藩司代拆、代行，朔望庙班亦未亲诣。臣一俟省城赈务会办稍有头绪，仍当力疾渡台，以慰圣廑。

所有闽省骤遭大水、微臣力疾销假缘由，谨专折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闽省续办灾务疏

奏为福建省城并上游各属水退后续查灾伤办理情形，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福州府各属及延、建两府同时被水，分别轻重赈恤，业经臣等先后驰奏在案。省城暨城外南台各处本已设立平糶厂，两日开糶一次，每次须用米一千七百余石。又城内外及城上所设粥厂，均经司、道等随时亲自查察，老弱无力者当不致尚有遗漏，而强壮滥竽者因受灾既重，尚未忍尽数淘汰。其东、西门外受灾极贫之户，亦令绅士查明，分给米粥，以免向隅。而此次水灾尤以侯官县所属西乡为最重，盖闽省上游山水势若建瓴，至水口而汇合为一，至侯官怀安都而又分二支：一为南港，一为西港。附港各乡受上游众水之冲，故房屋倒塌，田禾淹没，较之东、南、北各乡为尤甚。有数日不能举炊者，有卖男鬻女者，甚有姑责其媳不应煮粥稍稠、难以持久，其媳因而投河自尽者，颠沛流离，实足以伤心惨目。臣等现经多派员绅，各带米船前往分投施济，以救其急，仍一面飭造户口清册，分别极贫、次贫，按户给济。其淹毙、压毙人口，续经查出城内一名、城外六名，又情急自尽者一名，俱系赤贫，给银收埋。此次伤人虽少，而官署、民房之倾倒者纷纷皆是，缘闽省房屋率用泥土筑砌，两次被水淹没，亦有上年新筑未甚结实坚固。计城内民房二百六十九间、城外民房二千七百六十四间，一起倒成平地，间有顺流漂去者，乡间尚不在此数。至营署、局卡、驿站、馆舍，以及桥梁、庙宇，亦多被水冲坍，修葺一切需费不资，自当分别缓急，筹款经营。臣等复因官绅散处，事权不一，已于城内正谊书院设立筹济总局，专派司、道及绅士因假回籍之登青菜道龚易图、船政提调候选道吴仲翔等，驻局督办灾务，兼劝绅富捐输，准予银米并捐，业已稍有头绪。目前青黄不接，尤以源源运米为急务，查有候选道吴荣奎好义急公，已由香港代办米二万石，日内可到，仍嘱其接续采办，随时应付，以资接济。至延平府属之顺昌县，建宁府属之崇安县、松溪县、政和县，邵武府属之邵武县、建宁县，先后据报水深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城垣、庐舍均有坍塌，田禾被淹受伤，并有沙泥壅积，幸皆地处上游，随涨随消，无甚妨碍。惟瓯宁、政和被水略重，并有出蛟之说。有政和所属王柏岭茶厂民人李庆章一家五人漂没无踪，已

拨米三百石，飭令该县妥为赈恤。其松溪县乡间淹毙老妇一口，压毙男女十三人，亦已由县捐廉抚恤，并分别拨米平糶赈济。又南平县续报城内压毙一人，系店伙自行殓埋；乡间因水捞物冲失三人，飭查并无下落。现在各县或开仓平糶，或将省米糶济，天气晴和，民情均属安贴。臣等仍飭认真查办，勿俾一夫失所，以仰副圣主视民如伤之至意。此外各属有无遭水，并田稻如何情形，俟一律复到另行核办外，所有现在续办灾务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驰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请旨责成绅士捐办工程片

再，古者藏富于民，诚以郡邑富绅为贫民所倚赖，年丰则遗秉滞穗、沾润乡邻，遇歉则指困解囊、顾全大局，任恤之谊则。然闽省叠被大水，目前民情已觉困苦异常，日后筹办筑坝、开河一切善后事宜，非绅士视同己溺己饥，帮同地方官设法办理，断难望百姓得沾实惠。现在省城内外以及西乡上游各府县，凡粥厂、平糶、赈米、医局，并修复官署、营房、桥梁、庙宇、驿站、馆舍，非有四五十万金不能济事。臣等明知无米难炊，然总当督同司道等设法筹办，以济艰难。然办理民捐必须绅为之倡，人情方能踊跃。查上年闽省办理水灾，闽绅中仅有两江总督沈葆楨捐银三千两、山东□□道龚易图捐银一千两，其余大绅并无捐者。此次幸赖龚易图首捐银一万两以为之倡，河南布政使刘齐衔、陕西粮道赵新亦各捐一万两继之，其余绅士如前云南布政使陈景亮、前署湖广总督湖北巡抚郭柏荫、前署浙江杭嘉湖道林聪彝、前广东惠潮嘉道邱景湘、前户部郎中王见三、前户部员外郎高□远、前江西同知、直隶州陈乔荣、前广东香山知县谢玉汉、员外郎张筠等，家资皆与刘齐衔、赵新相埒，陈景亮则又过之，而由局劝至再三，仅以微数搪塞，良由该绅等深居简出，故于民间流离颠沛之状多未周知。除赈务及修理大桥、营署、庙宇等项为款较巨，当由臣等筹款并劝捐办理，其闽、侯两县上游则宜分筑土、石各坝，以御来源；下游自番船浦以至林浦、罗星塔等处，应节节深浚，将泥土运送五虎门外，以清其流。此等工程，由官督办，言语不通，地利不谙，必致费用多而成功少，若由绅士办理，则利弊既易周知，工程必更结实。恭读雍正五年十月上谕：“著廖赓谟出资十万两，以充地方公用。现今正定府城工，东、南二面已经章培基用银七千余两修筑完竣，其西、北二面即著廖赓谟速送银二万两与正定总兵张起鹏，亦交与章培基修筑完工。其余八万两，著巡抚陈时夏督催交纳，以为苏、松浚河之用。钦此。”等因。今陈景亮等以本地之人捐为本地之用，与廖赓谟事同一律，合无仰恳天恩，严飭臣等传谕陈景亮等九员，将此次被水应行筑坝、开河两项工程责成即日开工，经费则由九人中捐资举办。计闽省筑坝、开河若能核实办理，至多不过六七万金，臣等现将龚易图等所捐银三万两拨归该绅济用，则该绅陈景亮等九人不过添凑银三四万两便足集事，尚为众擎易举。所有凑捐款目，一体照章请奖。至此项工程仍须照例保举，倘若潦草塞责，将来如有水患，仍惟该绅等是问。其绅士有呼应不灵之处，仍飭地方官帮同照料。诚以工程一项，非归绅士经手，万难费省工坚，而绅士非专以责成，亦必致多方推宕。臣等甘使高[门]大族谤怨腾书，决不愿使遍野哀鸿重罹灾患。

所有责成绅士捐办工程缘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灾区粮米展限征收疏

奏为福州府属之闽县、侯官县连年被水，查勘情形，恳恩准将光绪二年份钱粮、粮米展缓征收，以苏民困，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闽县、侯官二县为福州省会附郭首邑，凡上游延、建、邵、汀四府之水委蛇入海，适当其冲，上年五月间水势涨发，较之各属特甚，续虽勘不成灾，而民气拮据非同恒泛。因思钱粮、粮米久为维正之供，国家经费有常，是以先未请缓，詎本年五月又遭盛涨，其势比上年更大，其事亦比上年尤棘。臣等已将拯济情形两次奏闻，一面派员会县分投查勘。即据署闽县缪嘉行、署侯官县汪兴祚以民户困苦，稟请缓征，并据各乡农民纷纷呈稟请缓，均批司、道核议去后。查闽县被水者在坊等一百九十五乡，计田园一千九百三十五亩零，居通县全额十分之三；侯官县被水者西营等三百八十乡，计田园、洲地三千七百三十五亩二十余亩，居通县全额十分之七。各该处早稻被浸，俱形霉烂，收成已无可望；晚稻虽堪补种，而节候已迟，能否有秋，亦难预料。除俟秋后复勘，与此外被水各属是否成灾分别核办外，臣等伏查光绪二年钱粮、粮米，例定次年六月奏销，闽省地瘠民贫，未能当年完足，每须次年早稻收起方将户粮清完，间或仍有蒂欠者，由来已久，敲扑为穷。此次正在吃紧催科，而水潦之患，赋无所出。据藩臬两司、粮盐二道详称：“闽县被水各乡照额核计，尚欠钱粮、粮米二分二厘；侯官县被水各乡照额核计，尚欠钱粮粮米三分七厘七毫，似应均请缓俟光绪三年秋收后带征。至三年份新粮，未经被水各乡仍饬照常征收，其被水者暂行停催。”等由。具详请奏前来。查例载地方勘不成灾，其中偶有一二村庄实应请缓，该督抚飞报时将何区、何图及村庄名目开列各等因。闽县、侯官二县前系勘不成灾，现已迫届奏销，请缓似觉后时，惟地方当积歉之余，民情奇窘，臣等不敢拘泥。总之，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合无吁恳天恩，俯准将闽县、侯官二县所辖灾区尚欠光绪二年份钱粮、粮米，缓至三年秋成后征收，俾民困得以稍苏，感沐皇仁，沦肌浹髓。

除将该二县灾区名目另造细册咨部外，臣等谨合词恭折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劝谕淮沪各商捐赈片

再，五月初间水势盛涨，民居荡析甚于上年，节经臣等驰奏，一面设法赈抚在案。伏念闽省水患频仍，附郭西乡一带早收尽失，晚禾甫经补种，天气偏又清凉，生发无期，收成难望，哀鸿遍野，触目伤心，灾重费繁，后难为继。虽经奏请劝捐助赈，而地方著名瘠苦，终鲜富商巨贾，杯水车薪，无裨全局。上年闽省水患，幸赖两江督臣沈葆楨饬属劝捐，源源接济，百姓得免冻馁。此次臣等函商沈葆楨设法劝谕淮沪各商捐输，顷接回信，已充分饬劝办。查两淮运司欧阳正墉、署苏松太道刘瑞芬，办事认真，素顾大局，此次办理闽省捐务必有成效。从前天津赈案，系由故督臣曾国藩于淮商西、鄂、湘三岸加四万引，每引各捐银六两或四两，合共捐银二十万两，又淮南、北各商共可捐棉衣银二万两，又上海绅商共捐棉衣并米约银十万两。

今臣等此次不敢过存奢望，但望淮捐、沪捐能照天津赈款三分之一，已于闽省赈务大有裨益。合无仰恳天恩，飭下两江督臣沈葆楨，于淮南北商捐查照从前加引成案，酌捐三分之一，以恤商艰而拯邻灾，俾闽省数百万饥民得出水火而登衽席，皆出圣主再造之恩。其一切请奖事宜，统照天津成案办理，庶可稍资激励。

臣等明知江省困于旱蝗，自顾不暇，闽省筹兵、筹饷又屡荷江省不分畛域、挹彼注兹，此次筹及淮、沪各捐，既蹈越俎之嫌，复貽尽欢之诮，本已愧赧万分，无如闽省偏值连年大灾，官民交困，将来开河筑坝，尤觉工重费繁，一切善后章程无从措手，坐视百姓转徙流亡，于心有所不忍，臣等计无复之，不得已而有此一举。虽以闽省之灾捐江省之款，此端一开，将来无所限制，诚恐淮、沪各商因而观望，惟两江督臣沈葆楨本系闽人，而臣璟、臣日昌又均曾官江省，适逢其会，亦是天假之缘，他省纵欲援为成例，未必有此机会。

除咨两江督臣沈葆楨查照酌办外，所有劝谕淮、沪各商捐赈缘由，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议办铁甲船未尽事宜疏^① 光绪三年

奏为续查议办铁甲船未尽事宜，谨抒管见，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臣奏请将办理台湾轮路之费移办铁甲船一案，兹承准总理衙门咨称：“查铁甲船一项，本属制敌利器，该抚臣请将办理轮路之费移购铁甲船，自系为款巨费艰、先其所急起见，应即由该抚臣会同南北洋大臣拣派妥员分别定购，仍归丁日昌经理，以一事权而收实效。原奏又称台湾铁路俟矿利大兴再行举办，拟请先设立马车路以利师行，既省经费，又便运行，所奏诚非未见，拟请旨飭下丁日昌先为举办各等因。奉旨：‘依议，钦此。’”跪读之下，感悚难名。

伏查总理衙门原奏，有“铁甲船来华后，管驾之员、驾驶之兵弁如何预为储备？与每年养此铁甲船之经费若干？又船有损坏如何修理之处？均须先事统筹”等因。臣查议办铁甲船固是急务，而总理衙门举此三层，尤题中第一要义，为臣愚见所不及。盖有铁甲船而无熟悉管驾之人，则行驶不能如法，利器适以资敌，此人才不储，即不能轻购铁甲船，系是首着。至修船之坞，北则宜于牛庄附近之大连湾，南则宜于浙江温州所属之南关。盖铁甲船吃水总须在二十尺以外，福州、上海之船坞俱不能进，惟大连湾、南关二处地险水深，山势回环，而且势居扼要，将来岛族与我有事，必全力以铁船据此要隘。是二者敌之所必欲争，亦我之所必宜防，若位置铁甲船坞于此，并认真操练，必于大局有裨。至养船经费一层，似宜多汰经制有名无实之水师，以为挹注。以上三端，诚如总理衙门原议，必须预为统筹，方可次第举办。惟管驾铁甲船员弁，必须取材于上海之制造局、船政之前后学堂，乃能博选精取。但制造局及前后学堂均非专督其事者不能深悉其造诣深浅，臣责在台湾，似难分身至沪局、船局考核员弁优劣。至修船之所，大连湾则属在直隶，南关则属在浙江，更为鞭长莫及。且拟办铁甲船，尤宜广购图说，考较机器之新旧、马力之多寡、速率之先后、铁甲之厚薄、汽机之灵钝、炮位之吨数，又必须就近有海电线可通之处，方能随时询问，更换样式。而兑汇银两、访查镑价，又必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

须就地有殷实洋商从中认保，方不吃亏。台湾既无承办铁甲船之洋商，亦无汇兑出洋之银号，现甫举办陆电线，与海电线亦不相通，若在台湾承办铁甲船，实多呼应不灵之处。总理衙门原奏称“李鸿章于中外情形最为熟悉”、“沈葆楨经理船政有年”，真至当不易之论。天津、金陵为洋商聚集之所，消息尤通，将来铁甲船一项，可否仰乞天恩，仍归南北洋大臣督办，庶与总理衙门光绪元年四月间奏案相符。臣仍当查照此次总理衙门原奏，详细咨商南北洋大臣，随时帮同参议，苟有一得之愚，断不敢稍分畛域。其经费一节，如仍照旧章办理，事权自较归一，倘归闽省代收，臣现因病笃，蒙恩准假回籍就医，应如何设法催收，俾免辗转贻误，自当与督臣何璟详细筹商，由何璟另行具奏。其马路一节，臣已札飭台湾道夏献纶，俟拨有经费，即行审度举办。至台湾府城至旗后口约八十里，为商贾辐辏之区，现在港口浅窄，夏秋浪大船稀，几于百事俱废。臣现拟商同督臣将旗后口挖深，仍由旗后设铁路至郡，实于台防大有裨益。其经费可即就职员林维让等拟捐之数催收凑用，免动正款，并责成台湾道夏献纶经理。该道办事实心，必能了此勾当。

抑臣更有进者，凡举办大事，必须预筹敌情之缓急以为抵制。据臣愚见，西洋以通商为主，苟驾驭得宜，一时尚无战事，惟日本逼近而贫，内乱已定之余，必有藉端索诈之举，自当预筹备御，庶无仓猝不及之患。天下断无无害有利之事，但得利多而害少，自当速举而兼营。若以为未必然而置之，则诚恐其可然者终不得而至也。目下帅臣以全力经营西北，则海防不得不稍从缓筹，然西北扩地不过一时之美名，东南边防实为榻侧之深患。惟有将各省内地冗兵冗勇速行裁汰，蓄全力以办海防，或者未雨绸缪，庶免事事落人之后。微臣深抱杞忧，诚恐千虑而未能一得也。

所有续陈铁甲船未尽事宜缘由，微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专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遵议督操轮船事宜疏^①

奏为遵议督操轮船事宜，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钦奉七月二十五日上谕：“吴赞诚奏条陈督操轮船事宜一折，著李鸿章、沈葆楨、何璟、丁日昌会商酌办，此外如有未尽事宜，并著悉心酌度，详晰具奏。原折均著抄给阅看等因。钦此。”跪诵之余，仰见我圣主整饬边防、绸缪未雨，下怀钦佩，莫可言宣。窃目下东西洋环而窥我，欲图自强，非将旧制水师改为轮船水师不可；欲整顿轮船水师，非择将帅、精器械不可。吴赞诚所陈四条，曰专责成、曰精操演、曰审地势、曰一事权，皆水师之急务，然仍以择将与精器为要。将果得人，器果精利，则吴赞诚所陈四者皆包括于中，而可兼收其效。

李成谋、李朝斌、彭楚汉皆水师著名者也，皆不习轮船事务者也，其所临大敌皆内江长龙、舢板之敌，非铁甲船、蚊子船、碰船之敌也。西人之于轮船操练也，童而习之，寝馈其中，犹中国人之习四书五经也。彼欲习四书五经，必须延中国人之师，则我欲习轮船操练，亦必须延西人为师，固可对镜而明。故欲整顿轮船水师，不能不延西人教练；既延西人教练，则统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

练不能不委曲调剂,使西人乐于循循善诱,庶兵弁可尽其水战之长技而不承其奢懦之流弊。李成谋谦和爱士,吴赞诚称为“士心咸附”,诚为确论,以李成谋统领轮船,非谓其目前即能率轮船以战也,不过以李成谋在船,内则能绥辑兵弁,外则能羁縻西人认真教督,数年之后当可裁成水战之大将出于其间。如不用西人教练,则不特李朝斌、彭楚汉不能统领轮船,即李成谋亦不能统领轮船。何则?该提督等平日所习之长龙、舢板,与外海之兵轮船绝不相蒙,外海波涛汹涌,旦夕万状,飞轮、礮变化无穷,非自幼衽席其间,熟谙其法,断未有不改常度者。当两船相攻之际,若我测量规算、分合进退之法失之毫厘,则彼船一占上风,我之汽机或受炮子击伤,则不能转移,我之兵将或被炮烟朦蔽,则不能瞭望,或被敌船横冲,或被水雷轰炸,要害一有伤损,全船立即沉覆。故欲统领轮船而不精习洋操,万一稍失机宜,船失则人俱失矣,虽有智勇,安所用之?李成谋、李朝斌、彭楚汉诸人,非特在江船著绩也,而且长于陆战,用之于江战、陆战是谓用其所长,用之于海战是谓用其所短。何则?所用非所习故也。况该提督等年岁皆在五十以外,资望又隆,恐不能深受风涛,亦断不甘俯就西人绳墨,故欲位置得宜,则莫如仍留该提督等有用之才,为陆地、内江之用,而海战则另择出洋学生之技优胆壮而又忠爱笃实者为统领,似更有裨实济。学生之技优者曰张成、曰吕翰、曰刘步蟾、曰林泰曾、曰蒋超英,造诣皆有可观,而皆有小疵:张成近执,吕翰近猾,刘步蟾近粗,林泰曾近柔,蒋超英较为纯粹而年过轻。是五人者,才皆可用,似可择其最优者,或令暂行代理统领,或令由外海水师出身如吴奇勋等为统领,而以张成等副之,再延西人之上等者为教练,奋勉图功,操务自当日有起色。吴奇勋甫擢专阃,威望未著,或肯虚己以就西人之规范,和衷以受同事之切磋。恭绎五月十七日上谕,先将船政轮船练成一军,是欲令该统领以船为家,朝夕训练也。统领若日日能出洋训练,则兵弁即可日精一日、时进一时,必如此方可望成军,必如此方可收实效,若仅如前数年之轮船统领,不过择浪静风平之日于内洋较试枪炮准则而已。夫内洋无风浪时炮线之高下,与大洋有风浪时炮线之高下,相去何啻天渊?今于内洋无风浪时试炮有准,遂悬揣以为在大洋亦复如之,安得不泰然自足,以为道在是乎?况即内洋之操亦仅数月一次,操务如之何有进益也?若以吴奇勋为统领,必令暂离海坛总兵之任,优其薪水,终日以督操轮船、演习西法为事,庶不致有名无实。或谓西人肯来中国教练者,必非上等技艺,此言固也,但从前延请教练,系由洋官保荐,故高下未分,现在可由我之使臣自行访订,但能厚廩优饷,必得奇才异能。百里奚且舍虞入秦,乐毅且弃赵适燕矣,安见彼之高手不于于而至、源源而来乎?又或谓教练延请西人,一遇岛族有事,西人归而统领与兵弁转不相习,此为目前将开衅言之也。然洋务若驾驭得宜,则数年内当不致即有战事,尽此数年中卧薪尝胆,刻苦研求,待西人之归,而我已能规矩变化,又何虑兵与将之不相习哉?惟兵可数月练就,而将才非累年培养不能有成,故现用之将才虽经选拣,而待用之将才亦宜预储,必学堂精延教习,庶赴练船学习者有基;必练船勤加操演,庶出洋学习者有其基。然则学堂与练船、出洋诸举又不能不扩充精选矣。闽厂学生出洋者二三年即回,不能得其底蕴,必也研习五六年,而又随彼游历,观彼战事,而洋操之能事始尽。此欲整顿轮船水师,必须择将才者一也。

彼族所恃以纵横海上者,铁甲船、蚊子船及水雷、后门枪炮而已。彼可购而得,则我亦可购而得;彼可习而能,则我亦可习而能。未购者似当速行采买,不可稍涉因循;既得者似当加意学习,不可等诸废物。至总税务司赫德所购之蚊子船,仍宜添购数号,以成大枝劲旅。其添购之船与船中续延教练之西人,似可令赫德及在外使臣之稍通制造者各办一半,或会同考

核,庶在彼则相观而善,价可期于核实,即物可期于适用,在我则由浅入深,多一份考证即长一分见识,将来采买军火,即可由我使臣自行办理,无须事事求人。其应用之枪子、炮子、水雷等物,尤须设厂自造,庶免仓猝间措办不能。此欲整顿轮船水师,必须精器械者一也。

至于审地势一节,查厦门虽属紧要,然自南洋全局言之,则南关为扼要适中之地。臣于光绪三年七月曾陈明,北洋之大连湾、南洋之南关,地险水深,山势回环,将来岛族与我有事,必以全力据此要隘。今诚驻扎大枝水师于南关,而以陆队数营辅之,既可北顾江浙,又可南护闽台,若遇倭人有变,则我自可以大队审其所向全力冲之,或捣其巢穴,或截其归路,彼(时)[将]进退失据,似不必处处设防,势分力薄,反蹈为敌所制之忌。

其一事权一节,查薪粮归统领一手核发,不特可以一事权,而且可以联下情,实属中肯之论。

其精操演一节,查分操责在管驾,合操责在统领,分操则以练习枪炮、帆缆、舢板、水雷、水龙之法为先,合操则以熟谙迎拒、避就、联络、撞碰之法为要。此外若旗语所以通日信,火号所以通夜信,卸桅所以救危急,皆宜操演及之。然将果得人,器果精利,则以上各节固已包括于中,而可兼收其效者也。

谨就微臣愚见所及据实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复陈督操轮船事宜疏^①

奏为遵议督操轮船事宜,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于某月某日钦奉七月二十五日上谕:“吴赞诚奏条陈督操轮船事宜一折,着李鸿章、沈葆楨、何璟、丁日昌会商酌办,此外如[有]未尽事宜,并着悉心酌度,详晰具奏。原折均着抄给阅看等因。钦此。”仰见我皇太后、皇上虑周瀛海,按时势而独运神机;采及芻蕘,合众论而折衷一是。跪诵之余,无任钦服。窃以为古今治事,不外一理,惟中国交涉外夷,则不恃理而恃力。汉唐以来,边患在陆,今则东有日本,北有俄罗斯,西南有欧美诸部环而窥伺,水陆交迫,实为古今第一变局。其土地较中国非宽广也,其民人较中国非众多也,然上下则情意贯通,法度则整齐划一,外虽假公法以说理,实则见利即图、择肥而噬,处处皆藉理以行其力。故昔日言自强可期岁月,今则旦夕图之犹恐不急也;昔日言自强可守成法,今则变通图之犹恐不精也。从前中国水师全用艇船,现亦略参轮船,盖亦有穷则变、变则通之意,然步趋不得其法,终未免貌似神非。吴赞诚所陈轮船事宜,固轮船之急务,以臣愚见,尤以择将为主。将不得人,则操演虽勤而不能合法,地势虽审而不得要领,责成事权虽专一,只以壮虚声而不能收实效。提督李成谋、彭楚汉皆水师中大将之才,然长江与海外夷险不同,长龙、舢板之与轮船用法又不同,以李成谋、彭楚汉督率轮船将士以习西法则可,欲以其平日所习教督轮船将士则不可。何则?轮船创于泰西,日改日精,欲督操轮船,不能不选择西员为教练。或以西员上等者难以延订为疑,不知诚心物色,何致宝山空回。以艺事言之,譬如治木之子改而治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此折似为代闽浙总督何璟所拟奏稿。

冶，以冶师难延姑就木之术穷之，谓变化其术可通于冶，虽即苦心研摩，愈求愈远。何则？木与冶事不相蒙、理不相贯故也。今内江水师与轮船水师，其事之不相蒙、理之不相贯，何止木之于冶哉？而强内江之统领为外海之统领，虽终年操演，终莫得其规矩与其巧也，况仅数月一操耶？窃以为目前水师各提督，其资格太隆，囿于长龙、舢板之习亦太深，不独于西操不肯舍所学以求，即如出洋学生张成、林泰曾等之所长，亦必不肯以为胜己，故欲认真督操轮船，莫如于出洋学生中择胆技俱优者，暂令署理统领，仍延上等西员教练，严其赏罚，精其考核，三年有效，即将该统领补实，否则严参。大约沿海有铁甲船六号、蚊子船十六号、碰船四号、卧机兵轮船十四号、浅水根钵十八号，分为南、北二队，扎于两洋要隘之处，由该统领认真督操，再精练陆兵辅之，东南有变，全力捣其中坚，倭人一处挫衄，处处瓦解矣，似不必枝枝节节而为之防。臣之所谓择将者，此也。将已得人，则专责成、一事权、精操练，皆一气所贯通也。然非将旧时营制大为变通，虽日言自强，终无实济。

若夫地势，就南洋论之，则以南关为扼要。南关居闽浙之中，地险水深，可泊铁甲船；就福建论之，则以台湾之鸡笼、澎湖二处尤为切要，盖台北之苏澳距琉球南部八表岛数百里，朝发可以夕至，倭人既占琉球，势必窥伺台湾，则台防尤不可视为缓图。鸡笼扎得力水陆数营，而后台北之咽喉可保；澎湖扎得力水陆数营，而后台南之心腹无虞，又必有铁舰数号随时游驶其间，庶血脉可通，声威可壮；厦门、福州亦属冲要，原宜添筑炮台，惟工繁费重，无此饷需，徒增太息！

总之，闽省海防较之他省为尤急，而闽省穷瘠较之他省为更甚，台湾孤悬海外，矿产丰盈，各国群思染指，不筹海防则已，欲筹海防，宜以全力专顾台湾，庶台防无事而沿海可期安枕。臣点金乏术，覆餗堪虞，欲练轮船而事权他属，呼应未必能灵；欲筹饷需而协款纷繁，涓滴何以济急？臣惟有尽其心之所可尽，与为乎人之所能为，庶几竭涓滴而酬高厚，至于成败利钝，诚非微臣之所逆料也。所有复陈督操轮船事宜并引伸未尽事宜缘由，谨恭折由驿四百里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因病恳恩派员署理疏

奏为微臣病势危笃，吁恳天恩暂将福建巡抚印信派员署理，以冀调治速痊，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在台湾因病势加剧，奏蒙天恩赏假一月，回省调理。迨五月初旬，省城重遭水患，赈务纷繁，当即不待假满，力疾任事，奏明销假在案。自销假后，办理劝捐、设赈，事繁心急，无暇医药，日会官绅，夜草公牍，直无一时一刻之暇。六月初六日晨起，复吐血约二三碗之多，左足之肿虽已渐消，而右手、右脚麻木不仁，不能握物举步，已同瘫痪。兼之隔食之症已成，每日仅能饮粥半瓯，一交子初便嗽不停声，血不停口，直至巳午之间，喘息方能稍定。据医者云：木旺克土，以致肝不藏血，皆由焦劳过度，复触瘴过重，若非谢绝人世，静心调摄，兼用针（灸）〔灸〕外治，必难望有转机。臣初由台回省时，尚能起坐见客，今则不惟不能行动，即起坐亦需数人扶掖。臣向来事必躬亲，虽在假中，一切紧要公牍尚能就卧榻批答，今则不能握管，仅能口授，然语音滞涩不清，每念一稿，必复述数遍，因而更增喘急。督臣何璟频来看

视,代求医药,并劝臣暂为将息,惟臣赋性迂拘,一日在官,必求了一日之事,而寸心始安。僚属见臣病至如此,亦劝臣暂请开缺调理,而臣感激天恩,付以台事重任,不忍即请开缺。然仅续请赏假数月,而臣肝旺心急,印信一刻不能离身,即公事一刻不能离手,仍与不乞假同,一旦犬马先填沟壑,永无再效涓埃之日,负恩尤甚。臣再四思维,与其带病迁延,日就危殆,曷若速求痊愈,早效驰驱?伏查同治八年正月前抚臣卞宝第以病陈请开缺,奉旨“赏假三个月,安心调理,毋庸开缺。福建巡抚著英桂兼署。钦此”等因;上年山东巡抚丁宝楨乞假回籍,亦蒙恩赏假一年,派员署理本缺。今臣责在台湾,固不敢遽请开缺,希图置身事外,亦不敢请宽给假期,致隔阂太久,公事不能接气。合无仰乞天恩,赏假三个月,派员暂署福建巡抚印务,俾臣得以静心调摄。闽中医手极庸,臣前在粤曾遇名医,治臣有效,现该医年老,屡约不来,臣拟赴粤再求该医悉心调治,兼用针(灸)[灸]外治,沉疴当有起色。臣不敢冀望全痊,但使手能握管、足能履地,不待假满即当迅速赴台,以期长驻数年,方可办有端绪。臣去冬本在病假中,一闻台湾有事,立即力疾前往,遍历瘴乡;夏初亦在假中,只以水灾,复力疾销假,办理赈务,是臣并非畏难苟安,谅邀圣明洞鉴。现在日国船案已就范围,吴赞诚接办台事亦复井井有条,海疆静谧。而闽省劝捐办赈,经臣亲驻局中数日,舌敝唇焦,计连台湾约可捐至二十万两内外,虽臣不免得罪巨室,而赈务得所藉手办理,遂有头绪。臣此次实因病势危笃,万不得已上乞天恩逾格矜全,俾可静心医调,庶几犬马得以早效微劳,皆出自圣慈高厚之赐。

所有微臣因病重吁恩派员暂署本缺缘由,谨专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后山番务已靖俟假满再赴闽疏

奏为遵旨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于十二月十三日钦奉谕旨:“赏假三个月,安心调理。”当经恭折叩谢天恩在案。兹又钦奉寄谕:“据何璟等奏称,‘台湾一切事宜,皆丁日昌办理未竟之绪,现在后山番情未靖,请飭销假回任’等语。丁日昌向来勇于任事,不辞艰阻,现如病体稍痊,不必拘泥假期未满,迅速赴闽,以副委任。钦此。”等因。臣何人?斯仰荷天语褒嘉,感激涕零,不能自已!恨不即刻驰赴台湾,迅将后山番务料理就绪。适接台湾道夏献纶禀称,总兵吴光亮、孙开华等亲自督率弁勇,触瘴冒险,于上年十二月十九、二十等日,已将后山阿棉(山)[社]、纳纳社两股凶番巢穴全行攻破,擒斩无数,剿抚兼施,群番均皆震服。夏献纶力筹米粮、军火,源源接济,番情可冀一劳永逸。是则后山番务业已就绪,可纾九重宵旰之忧。而臣近因求效过急,服药过杂,以致隔食、吐血、脚肿、气喘诸症相乘而至,且脚肿近竟至膝,比前尤剧。福建藩司周恒祺自粤赴闽,路过臣寓,亲见臣病势狼狈,寸步难移。臣又因山西等省旱荒异常,我皇太后、皇上旦夕焦劳,臣虽在籍养疴,亦不敢稍耽暇逸,谨力疾会督官绅认真劝捐,并分派员绅前往香港、新加坡、暹罗、安南等处广劝赈捐,以期多多益善,急救灾黎。是臣苟能效一分之劳,断不敢惜一分之力。惟劝捐一事仅藉口笔之劳,力疾尚可从公,至疆圻重任则必须精力强健,全神贯注,方能四照无遗。臣惟有趁此番情安贴、海疆静谧,赶紧医调,一俟三月间假期届满,臣倘稍可措拄,即当迅速驰赴闽省,以期力效涓埃,藉报高厚鸿慈于万一。所有台湾后山

番务业已平靖、臣病势尚未就痊、现在赶紧医调情形，谨专折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再，臣现在暂办劝捐，所有文移、函札及收解银两必须盖用关防方能取信，兹拟刊刻木质关防，文曰“本任福建巡抚办理赈捐关防”。此折即敬谨盖用关防封发，合并陈明。

拟遵旧章轮赴台湾巡查片

再，台湾开路、抚番，本系两江督臣沈葆楨办理未竟之绪而臣接办者，今督臣何璟、署抚臣葆亨奏称为臣办理未竟之绪，微臣焦灼万分。现在内病且无暇计及，只可专用针（灸）〔灸〕外治之法，以求速效。但使双足略能移动，无论假满与否，即当赶紧驰赴闽省，与何璟等和衷商酌，权衡兵事、饷事、应否驻闽、驻台，再行分别办理。惟现接总兵吴光亮、孙开华等文称，后山自纳纳社、阿棉山二股凶巢攻破后，剿抚兼施，群番慑服，番务已有头绪。又接台湾道夏献纶禀称，台湾每月额定月饷银八万四千两，司局自九月起至十二月止仅解过饷银五万两，核计不及八分之一等情。臣极知省中饷务万分拮据，并非有心不解，台中既已无事可办，臣与其株守台中无益于台，曷若仍住在省整顿吏治，既于省事有益，兼筹饷需，遥制番情及矿、垦各务，亦于台事有裨。

从前沈葆楨之所以请将巡抚分驻台湾者，亦以其时台事败坏已极，闽省未遭两次大水，饷务尚足接济，拟将台事大加整顿，不得不议以巡抚驻台，藉资督率，并非偏袒巡抚，使夺总督节制台湾之权，亦非掣肘巡抚，使失省中应办各事之职也。昨沈葆楨致臣信函亦言：“台事譬如病人，当其骤中风邪，宜用攻泻；迨风邪去而虚症现，则宜用补剂。”是则沈葆楨倡议之人，亦以台事为宜因时变通，光明磊落，并不胶柱鼓瑟也。且巡抚驻扎台湾只有半年，除去白犬、澎湖、安平等口守风，合来往程途计之已在一月；除去南、北路巡查，合来往程途计之又须一月有余；又除台湾府文武试、台北府文武试，合计约须二月有余。而自台南赴台北考试，往返程途又须二十余日，若遇大甲诸溪水涨，则又难以日计。是巡抚舍通省应办之事而不办，仅来台湾代巡道办一试试事而已！因小失大，殊不合算。然则即考试一事，亦以仍归巡道为得计也。

恭查乾隆五十二年定章，以督抚及水师、陆路两提督每年轮值一人前往台湾，而停止巡查御史之例。迨嘉庆十四年钦奉上谕：“嗣后福建总督、将军每隔三年著轮赴台湾巡查一次。”祖宗成宪，当时自有深意。以臣愚见，如遇台湾有紧要军务，臣立即驰往，断不稍有迟滞；倘遇无事之时，似不如遵照旧章，隔年轮赴台湾巡查。庶省中巡抚应办之事，臣不致全行废弛，台中督抚合办之事，亦不致督以省事为重，抚以台事为重，各执意见，互相推诿。至台中番务如已肃清，防勇宜稍酌裁，俾可移为办理矿务、垦务之用，庶有土有财，目前既不致生外人覬觐之心，日后亦可资接济内地之益。惟事关更变新章、仍遵旧制，臣未敢固执己见，且未知于洋海重大事宜有无另有窒碍，合无仰恳天恩，飭下总理衙门、南北洋大臣李鸿章、沈葆楨等详察机宜，据实议复，候旨遵行，庶省、台免成两概，呼应灵通，督抚可以一心，边疆受益。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合并附片陈明。

卷一二 其他奏稿^①

代粤抚拟洋务片^② 同治五年五月

再，粤东为洋务滥源之始，相习已久，声气最通，而百姓性悍气刚，亦多不为之下。臣前途经香港，见其师船雄壮，楼阁重闳；又路过狮子洋以及省河一带，所有炮台全行废堕，虎门天险与彼共之。然则言治粤之权舆，固以中外相安为要，而筹自强之急务，尤以卧薪尝胆为先。查泰西与我通商之国，以俄、英、法、美为最强。俄则延袤西北、为患在陆而不在海，英人强于水师，法人强于旱队，美人精于商贾，其势各不相下，尤以英人为外柔内刚、思深计远，为海外杰出之雄。从前中外兵事、交涉，英国取材于五印度，法国取材于亚非利加，近年以来英则以日本为外府，法则以安南为外府矣。凡军事之所需，朝发可以夕至，故昔日之言自强，可以岁月计，今则旦夕图之，犹恐其不给也；昔日之言自强，强以宣庙廷，今则帷幄图之，犹恐其不密也。趁此时中外交际尚洽，急宜以防海盗、平土匪为词，购轮船、造洋炮、效其所长，省沿海师船岁修、大修之资以为经费。盖师船一遇狂澜，守风数日，不能行驶；轮船则今日可到虎门，明日可达南澳，又明日可达厦门，是三五号得力之轮船，即可以抵百十号循例之师船，且劳与费正复相等。其沿海富商大贾，亦准租购轮船、夹板，而籍其名于官。无事则任彼经商，有事则归我调遣。其船上舵工、炮手，初用洋人指南，习久则中国亦可自驶。其技长者，厚其廩而禄以官。若使各口有轮船二三十号、夹板百十号，不惟壮我声势，亦且夺彼利权。是在乎用人之得宜，求远功而不求速效，乃能有济耳。臣虽未尝阅历洋务，辄因中外交涉□□之难，而深求其得失利害之故。欧罗巴各国，地固不及亚细亚十分之三，人民更不及中国十分之一，而自地中海以迄南洋，凡印度、巫来由，财赋之区概被鲸吞。即现在暹罗、缅甸，亦复服其衣服、习其言语，势岌岌又将为所蚕食。其故何也？彼固不独船坚炮利，足以纵横海外，而其用心之专壹、沉毅，办事之刻苦、精到，实有一往莫遏之势。故其无事则以官吏为经，以商人为纬；有事则以攻战为纲，以货财为目。凡商贾经营，数万里外，国家特设官而调护之。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内外之气聚。今闽粤之赴外地经商者，人非不多，如新加坡约有中国十数万人，吕宋约有中国一二万人，加拉巴约有中国一万余人，新、老金山约有中国十数万人，暹

① 本卷“其他奏稿”，系指除《抚吴奏稿》、《船政奏稿》和《抚闽奏稿》外，丁日昌在其他时间（主要是晚年家居期间）所上或代人所拟之奏稿，此类奏稿以往未曾结集，今从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中辑出。具奏年份，原书使用干支纪年者，悉改为朝年。原书未署具奏时日者，本集不作补入。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四。

罗约有中国数十万人，檳榔屿约有中国八九万人。查前次和约，原议彼此遣使通好，若得忠义使臣，前往各处联络羈縻，居恒固可以窥彼腹心，缓急亦未尝不可一资指臂。英、法、俄、美，势均力敌，外虽相联，中实相忌，见利则合，遇害则离。我苟深图自强之实际，欲取故与，择各国之可亲信者，优游浸渍而深交之，则彼因忌生疑，势将日涣。投骨于地，群犬有不狺然而争者乎？总之，固国以人心为本，顺民情而不遏抑其生计，则元气固而外邪自不能侵；御敌以武备为先，利兵器而复代筹其身家，则义愤发而锋镝有所不避。杜摯曰：“利不百，不变法。”吕氏曰：“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臣尝熟思审处，而知目前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有不得不变之方。外人呈贡其艺术、技能，以求媚于中土，有不得不因之势。粤省巧艺甚多，取材亦易，臣一俟经费稍充，即当商之督臣，建设铁厂，以备制造机器之用。仍须沿边疆吏不分畛域，合力经营，外而虚与委蛇，守汉过不先之约；内而力除积蠹，剔利归中饱之端，财用已足，民心已固，外情已熟，器械已精，由是始可以言战，始可以言守矣。臣初任边疆，责无旁贷，默计目前大局，应以中外交涉为尤要之务。臣与督臣自当虚心实力，慎发而缓图之，藉以上纾宵旰之忧勤，下慰生民之系望，断不敢鹵莽决裂、因循推诿，自干咎戾。

所有抵省后察看洋务情形，合并附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谨将总理衙门原奏紧要应办事宜逐条详议

切实办法恭呈御览 同治十三年^①

一、练兵。原奏称“陆路之兵固宜益加训练，外海水师尤当益事精求，各口岸固须设防，然非有海洋重兵可迎剿、可截击、可尾追，彼即可随处登岸，使我有防不胜防之苦”等语，是所注意者在于要口设防，不效从前零星散漫，即兵法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之意。查数十年来泰西凡三大战：一曰英法助土攻俄之战，开衅之初，英法即以重兵屯扎黑海口，使俄不能出入，其后俄卒求成于英法；一曰花旗南北之战，开衅后北花旗即将所有兵船驶往南花旗，各海口全行堵塞，俾不得乞援邻国、购办战械，南花旗卒致歼灭；一曰布法之战，布人自闻法国重兵，即将通国劲旅先堵礼吴河口，而法亦卒为布所困。即如中外用武以来，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彼族不过数千人，今日扰粤，而粤之全省疲于奔命矣；明日扰闽，而闽之全省疲于奔命矣。我则备多力分，彼则择瑕而蹈，是皆未练重兵屯扎，徒蹈处处设防之弊，故致此也。外国之有战事也，力与力相敌则器精者胜，器与器相等则先下辣手者胜，故今日择要练兵以备攻剿尾击之用，尤不可须臾缓矣。合天下大势言之，法国占据安南之胥江及南三省，已与我广西、云南、贵州之边境毗连；英国占据五印度，已与我云贵、四川之边境毗连；俄国染指新疆、联络回部，已与我甘肃、陕西之边境毗连，其占据黑龙江以北者，又且与我盛京等处边境毗连；至东南七省之逼近海洋，为洋舶所可朝发夕至者，又无论已。从古中外交涉，急于陆者恒缓于水，固未有水陆交逼、处处环伺如今日之甚者也。然以理与势揆之，凡外国陆地之与我毗连者，不过得步进步，志在蚕食而不在鲸吞；其水路之实逼处此者，则动辄制我要害，志在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七。此折又以“海防条议”之名流传于世。原书将其写作时间误标为“癸酉”（同治十二年），今据史实改正。

鲸吞而不在蚕食。故东北为最要,东南与西北为次要,西南又次之。此四要者,若分别缓急,选练重兵,水则首尾互应,陆则各自为战,庶几乎渐息敌人覬覦之心,或有可稍固吾圉之一日也。中国旗绿各营,数非不多,然口粮太薄,器械太窳,断难恃以制敌。年来虽有减兵增饷之议,而饷数仍薄,汛兵未裁,终难化散为整、彻底改观。臣在江苏时曾将抚标数营旧兵一律裁汰,易以新勇,撤去汛地,改操洋枪洋炮,当时舆论颇疑撤汛之难,经臣密奏,以海氛难就范围,虎尾春冰,隐忧方大,仰蒙圣恩,特允照办,迄今并未闻汛地撤后稍有流弊。若使各省均一律以勇易兵,减额优饷,分别练为炮队、枪队,虽不必增帑增费,而十万劲兵固已棋布星罗。而其要则在于裁汛并营,盖分汛则兵断不能练,不练则虽优饷减额而兵何自而精乎?至于各省沿海水师,但知安泊内港,不能拒御外侮,积习之深非一日矣。然使水师即精,而所用乃艇船、旧炮,则仍以卒予敌也。沿海渔人、蛋户熟习风涛之险者,其根底较内地之兵为能耐劳,次则挑选旧存水师之得力者,易其船械,勤其操演,教以测量规算,试以沙线潮汐,使其常以水为家。而且当合沿海全洋统筹兼顾,不可稍分畛域。何则?风涛驰骤,一息百里,若各省分各省之疆界,则彼此推诿,寇盗终无殄灭之日,故化散为整之法,不特陆师宜然,而水师尤为切要。日本弹丸小岛,不过夜郎靡莫之伦,而年来发愤为雄,变更峨冠博带之旧习,师法轮船飞炮之新制,其阴而有谋,固属可虑;其穷而无赖,则更可忧。以北境之塞希伦地予俄,而日俄之交固;用李太国开火车铁路,而多借英国之债,其国主常见英使巴夏礼,与之潜谋密计,而日英之交固;用黎展达密查台湾情形,资为指臂腹心,而日美之交固。彼其低首下心、佞心眈眈以求悦于各国者,岂有他哉,盖其覬覦台湾,已寝食寤寐之不忘。中国倘弃之如遗,固已从心所欲;万一势出于战,则有交愿各国为之解铃说合,不致能发而不能收,此其所以敢肆然无忌、快志于一逞也。臣任苏藩司时曾于议复修约条约内陈明日本阴柔而有远志,中国所买枪炮皆彼国选余之物,宜阳与之好而阴为之备。其时李鸿章深以臣言为然,当即代为密陈。今日本虽小有所偿,然彼之所费已不啻十倍此数,况死于是役者复五六百人,万一他日复藉端发难,以数舶横亘于黄海、黑水洋之间,则津沪之气不通,事事为之棘手,而台湾之患犹其小焉者也。故今日驭边之法,内则力图整顿,不可徒托空言;外则虚与委蛇,不可稍涉虚僑。不惟与泰西各国当开诚布公,示之以信,即日本亦且暂事羁縻,使目前不致决裂,俟我水陆各军均已精练,自可潜消其窥伺之心。万一不然,彼出于骄而我应之以正,亦为薄海臣民之所共谅。此练兵之当务、速务,实不可得过且过者也。

一、筒器。原奏称“凡炮台及水炮台所需巨炮应如何购办,水陆各军所用洋枪应如何一律购用最精之器,及以后应如何自行铸造、精益求精之处”等因,查外洋火器至今日如此之精,非惟唐宋元明之所未有,抑亦尧舜禹汤之所不及料,总理衙门所称知效彼之长已居于后,然使并无此器,更何所恃?诚为洞见症结之论。惟火器一项不外炮枪、火箭等物,有宜于攻者,有宜于守者,有攻与守并宜者。英国之大炮有曰阿勿斯郎,有曰巴留西,有曰安司脱浪,有曰回得活特;法国大炮曰墨迭儿鲁士;布国大炮曰克虏伯;美国大炮有曰巴勒得,有曰回得卧得,有曰布鲁嘎斯,有曰德里氏嘎。盖诸国之炮以阿勿斯郎、德里氏嘎为最大,以克虏伯、布鲁嘎斯为最精。大者吃子至六百磅,闻其铸造时,内用生铁,外套熟铁,钉以螺丝,以成之后多用火药轰放,使内外二层涨力匀透,生铁与熟铁相切已紧,然后以之施用。阿勿斯郎在其本国购买已须一万九千元,买价固大,即运费亦当不轻。精者二十四磅之弹能与百磅弹同其锐力。从前炮后开门仅用左右双劈,近则用整块圆劈;又用药演放千数百次,腹内始加钢

圈、钢底，弹则加以铅壳，比膛略大，炮腹有螺丝三十二转，必使弹由腹中相荡相摩、宛转而后出口，此涨力所以加大、速率之所以加快也。但无论如何大炮，其命中须在一里内外，过远则弹子本体之坠重力与空气之阻拦力皆足以累之，恐攻坚不能有力矣。至美国之格林炮，管多放速，有同鱼贯蝉连。布国之连珠枪，两人肩负而行，若中国之抬枪，一分秒可放数十次，亦为陆战行营之所必不可少者。或欲击近，则用马口铁合实以群子，以漆固之，出口后亦能四散，扑人如风雨之骤至，但须圆滑合膛方能适用。其欲越山、越城而击不能望见之物，则用十五寸径口以上之磨打炮，昂其首而用高弧之度，自上而下，可以炸物焚营。南花旗炮台为北花旗所毁，多受此种炮子之害。至洋枪一件，外国不三十年而已，屡变其制，初用火石引火枪，继用铜夹引火枪，最后以来福枪为第一等。自南北花旗交战，北花旗始用林明敦枪，南花旗始用果伦比耶枪；自布法交战，法国始用筛师拨枪，布国始用尼一根枪。经一次之战争，则必增一番之惨酷，造物至此，亦几无以供其雕镂。其枪腹皆有来福，类皆从后门进子，循环迭放，无坚不摧，然而机簧太繁，用久则渐失其挺力，而不能尽如人意，而且铜卷、子药购觅艰难，子罄则枪为废物，故只能用之于临阵，操演则只可仍用旧式之洋枪。其抵御马队，则用拾二磅及二十四磅之炸弹、火箭居多。倘两军相接，我占顺风，则用喷筒毒烟以迷敌目，使其洋枪不能施放。器械既利，惟在心定手熟，自可百战百胜。总之，神机营及前敌之军械必须精于腹地各省，庶得以重驭轻之法。至于建设炮台，则在择险据隘，须建于水道迂曲、敌船必宛转之字而后能驶行者之前，方能使敌船多受数炮，又可从前面、后面为通行之打。若台设于水路径直之地，则敌船瞬息即过，岂能炮炮中其要害？北海惟大沽口水道最曲，可筑炮台；大江自镇江以下，惟齐山前水势回环，亦可筑建，焦山四面受敌，似不如也。造台之法，极内一层须用灰墙，外墙则用砖石不如用三合土，其厚总须在二十尺以外，高下则视地势之低昂及水路之中线，护墙必须成交角而不可成正角，斜至五股之一勾，敌炮若来，自可斜拂而过，不致显与为抵。其炮位及火药仓上必设太平盖，以御自上而下之炮子；下必设高隔堆，以御横扫之炮子；其最下层之地隧必须加筑坚固，四面俱通，沟外之小炮台、大沙堆亦必须迤邐照应，即使敌用陆兵闯入，尚可侧轰横截。然北花旗之铁甲船为南花旗炮台之炮所轰伤者仅三只，为水雷所轰沉者十余只，盖专用炮台而无木桩、水雷、浮坝等物阻于前，则炮台断不能得力，而敌船之游驶可以自如而无忌。若台中大炮，则自六百磅以至二十四磅之炮无不可用，惟放炮地步愈宽则愈可转移，愈密则愈受敌弹，此在位置者先事之绸缪与临时之变通耳。外国寓兵于工，即寓工于土，故制造与行兵概可归于一贯；中国两离之则两缺，此其所以不能以格致为自强之本也。若夫机器之设，必须在煤木麇集、五金易采之处尤为便宜。江西之鄱阳湖边有数大岛，山阻水环，为敌船所不易入，而南赣汀建之大木亦可乘涨而至，上连楚蜀而下达皖吴，于此建一大机器厂，气易通而料易集。臣上年曾以此事商之曾国藩、李鸿章，皆以为然，只以无费而止。今机器之设，事方经始，有进境而无止境，若精华全在海滨，势同孤注，万一彼族变生不测，先下辣手，岂不深费经营？是则欲制器又必先觅制器之地尤为切而且要者矣。

一、造船。原奏称“创立外海水师应如何添购各兵船，及铁甲船、水炮台应用若干船只？该船吃水最深，各海口何处宜于驻泊？如何抵御，如何攻破？逐一详议”等因。查外国前十余年新闻纸，即有云中国自唐虞用木船荡桨，至今数千年仍是用木船荡桨，可谓永远执守古法等语，盖所以讽之者微矣。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战国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工

不十不易器。”盖及今而能变，则尚有可通之日；及今而不变，则再无可变之时。外国之铁甲船有数等，其最上者中用橡木与黄松木，外加极韧而有大大凹凸力、全无炭质之熟铁板五层，每层约厚四寸，层层用螺丝钉嵌，凡遇船中吃力之处，则铁板加厚，盖铁甲数层相合者炮子难穿，独层厚铁者炮子易穿也。铁板之下必用坚木以为之垫，有厚十二寸者，有厚八寸者，方可稍减敌弹震动之力，而可嵌敌弹于木垫之内，使不穿透。其最大者机器力量有一千五百匹马力，吃水太深，中国口岸内恐无此深水之港，难以购用。今年英国驶来挨仁刁之铁甲船，约八百匹马力者，用之于中国洋面最为合式。若如日本所购之铁甲船，本质原系木船，不过上面蒙以三四寸之铁，仅有二百八十四马力，船下吃水之处亦全无铁，若以两枝半桅之结实夹板船乘风撞之，自必震动松裂，非真铁甲船也。购买之价视船之精粗大小、厚薄新旧及马力多寡，并机器锅炉之灵便结实，往往有价贱于兵轮船者。大约上与中之铁甲船价，总在十万镑以外、二十万镑以内，每百镑又须加船澳杂费十二元半。若托洋人辗转购求，必致误购木质之蒙铁者，不如选派熟悉船务、结实可靠之委员，分往外国船澳，托其制造，一面带同中国制船、驶船之人前往认真学习，俟其造成，中国工人亦可习焉而化。大约英、美、法、丹各国船厂，每厂各宜定造一船，成后再行考较优劣贵贱，以为委员之赏罚，方不致虚糜巨款。现在英国有大小铁甲船五十四号，法国有大小铁甲船六十二号，俄国有大小铁甲船二十四号，美国有大小铁甲船四十六号，其间以木船旧质外蒙铁甲、藉为虚声者亦属不少。中国洋面延袤最宽，目前大小铁甲船极少须十号，将来自能创造，极少须三十号方敷防守海口以及游历五大洲、保护中国商人之用。至停泊铁甲船之处固须水深，然海底必须硬泥之质，庶受锚能牢，若软泥质则起锚艰难，沙质则锚易走动，石质及蛤壳质则不能受锚。中国极好锚地以香港为最，盖上有重山回护，可以避风，而下则水深二十拓、三十拓之间，不致过深过浅，今已归之英人，抑无庸议。北辽海之老铁山前后以及搭连岛、长子岛等处海面，全是泥质，水深二三十拓不等；直隶、辽东二海，大风不越十二时，虽无山势阻挡，亦属无妨，此间似可泊铁甲船二三号；距大沽南炮台之南高墩约八里以外，海底泥质，此间似可泊铁甲船三四号。东北海有此数船首尾相应，则津沽、山海关、鸭绿江之门户可固，惟十月冰冻以后，似须将各船移徙烟台，以资活动。烟台港外有崆峒列岛，可以遮护风(方)[力]，海底亦是泥质，似可泊中小铁甲船一二号；扬子江口崇明沙之南面，水深二三十拓不等，惟海底软泥居多，中亦有泥沙相合者可以抛锚，此间似宜泊铁甲船二三号，上以通津沪之气，下以扼太平洋万里之要隘；台湾北面距日本之九修岛为直线，一苇可航，似宜泊铁甲船二三号，以固东南枢纽，但台湾东北海面风势为吕宋诸山所束缚，波涛最险，不如泊于澎湖、渔翁二岛之间，抑或鸡笼港等处，已易运煤，锚地亦尚稳妥；广东虎门水非不深，而海底不平，且一遇与诸国有事，即不能驶出香港，与东北洋诸铁甲船联络照应，资首尾互击，似只可泊铁甲船一二号，以为自固之用。其铁甲船破炮台之法，在八百丈以内者可用八寸径以上之螺丝炮，配以实心尖弹，专指台角一处，层放迭击，不可忽东忽西，俟有倾圮之形，然后自上而下递击递低，其台墙自必渐裂渐松渐卸矣。其十五寸以上之磨打炮弹炸弹则用以仰攻台中之火药仓、太平盖，使其延烧燬毁，台兵自无站足之地，而船中又抽配陆兵为常行垒以逼之，敌人接济一绝，有不涣然瓦解者乎？其铁甲船自卫之法，倘遇两岸有林木之处，船桅必多挂树枝，使敌人不能辨识，所有锅炉、气贯、机键两边必护以沙袋，外面必蒙以铁链，使之往复回环，又以大绳结网为外层遮蔽，使之以柔克刚。倘遇敌之铁甲船冲撞，势猛者檣舵偏左、偏右以避之，势相等者急转船首铁冲，先撞其腰。又以船

首衔四五丈之长木二条，作叉形，外蒙以网，下以重物坠之，则可以收取前阻之水雷等物，俾免为所触击。其攻破铁甲船之法，一曰大炮，须用实心坚弹，自二十四磅以至六百磅，愈大愈为得力。其弹体一为嘴弧，二为圆锥形，三为圆柱形，四为平圆底。开炮之时，先应计其速率，三千步内定其准点于船头，三千步外则定准点于未到之处，及其尤近，又必须炮炮击其火药仓及锅炉、螺轮、汽机、桅杆之处，则一炮胜于十炮。至炮中火药，宜用近日布国新制之药饼，则始速率稍减，炮内可免炸裂，末速率倍增，铁甲可以直透；一曰水雷，用生铁铸水雷，壳厚约半寸，用药自五十磅以至百余磅，以距水面之浅深为用药之多寡，水深者用导线引火之雷，水浅者用磨而发火之雷。下系之锚，其重必须比雷七倍，倘以木桩系之，尤为定而有准，若紧靠船底轰发，虽极厚极坚之铁甲船，无不裂而沉者，倘在船之前后左右轰发，则有沉有不沉矣。惟用于外海则烟水渺茫，万难恰值敌船一定往来之道，而且自铜山以至沈家门，潮信递大，自七尺以至二十一二尺不等，水雷放低则潮涨时相距二丈有余，虽触发不能有效，若放高则潮落时适为敌人所窥见，更为无济，虽用活机以俯仰之，而高下悬殊过甚，终难得其定力。若能用于内港河道稍窄之处，分档排如雁行，虚虚实实，以标识之则敌船捞不胜捞，势必疑而自退。其顺风力、水力飘动之水雷，或用机器自行之水雷，敌人用长竿一拨即开，难以有准。亦有船装水雷，以机器在水底行走者，然难以对准敌船，本船亦多先受危险，似不可用。若用尖而窄之小船，以垫垫桨使无声响，船首以长竿系水雷，黑夜用猛力送至敌船之下，自可轰破，此则在大洋相持亦可用也；一曰水炮台，有在水面浮洲，用坚木排列成格，而外以沙土为垣者，此为定炮台。有下系重锚七个，中用铁链维于木桩者，此为活炮台。有用四千吨之铁船配极重之大炮，中用机器自行，遇铁甲船过可以自后通行打之者，此为浮炮台。此三种炮台，有用大炮六门者，有用四门、二门者，即使击铁甲船得力，而势同孤注，故所用皆系光膛大炮，螺丝贵重之炮无用之者，恐一日同归于尽也。近时法国比伦又以熟铁皮为极大之浮标，其形为扁椭圆体，共重三万吨，比铁甲船加倍。其标留三孔，锚链即从三孔而出，其分隔之舱共有一万八千个，均无漏水之门，故不漏气与水，虽使铁甲船用力冲之，亦不易沉，似较水炮台稍为得力。然费重运难，御敌者不如多造水雷，费省而较有实济也；一曰火筏，中用铁仓，实以火药，外用触火之物，筏见于水面者极小，乘风乘水送至铁甲船边，机器一发，药仓炸裂，北花旗之铁甲船亦有为此种火筏所冲毁者。至于气球、电线，皆行军必不可少之物，自当从渐分别购制，方不致临渴掘井。以上各项船械，购买之值贱于自制者数倍，然若不一面购买，一面制造，则始终受人把持，终无自强之日矣。

一、筹饷。原奏称“以上各层此时创立之需，日后久远之费，非有大宗巨款不能开办，非有不竭饷源无以持久”等因，查各条办法，只陆营改兵为勇一层就原有之饷选新练之兵，但费训练工夫，不必另筹口粮，其军火一切或酌用前敌所余旧枪，或酌给次等新枪，似尚可无须大宗巨款外，其炮台、铁甲船以及要口防兵新枪、新炮、水雷、水炮台等物并制造一切经费，将来持久固非数万不能，即此时开办，亦恐非千余万不可。从前总理衙门奏提四成洋税，原为绸缪未雨而设，未知现存尚有若干？各省厘捐、盐榷及府州县落地税，若能结实整顿，归为画一办法，岁入当可稍盈；其两淮之商捐、沿海之沙田，或亦可酌筹一二，余则惟有如原奏所称，尽人力、因地利、开财源、节财流而已。丝、茶二者，中国大利之所归也，今仅浙闽数省种植得法，若能于地气不甚寒冷之省份一律勤植桑茶，多出一分之货，即可多增一分之税。洋人呢布皆从中国买丝棉而成之者也，往来越海洋十余万里而犹有余息，若中国自行仿造耕织机

器，则丝棉无俟外求，深耕可尽地利，不惟百姓可免饥寒，而厘榷所入当益饶矣。五金煤铁各矿，西班牙、布鲁士、英、俄、新老金山等处，岁入何止千万，中国地大物博，为五大洲第一繁盛之区，此等金宝之气，岂终能秘而不宣？西人之精于化学者，凡见石面上有青黑花形及平地隐隐有一条隆起如山，或有一条凹下如涧，或其地草木独异，则其下掘至三四丈深，必有五金之矿。又小石之与大石相附丽而自成一色者，西人谓之“呆唔”，若能分别其脉络，而以水银灌之，则呆唔中皆有金可取。闻做自来火之草木质、金石质者，云南与印度接壤之处最多，似可令谙化学之人分别前往采觅。四川盐井之有煤油者，若用机器挖通，亦可挹注不竭。磁州、井陘、大同、太原、米脂等处皆煤多而佳，博山、潍县、莱芜等处皆有煤层而块亦大，镇江之东南山煤铁五金似皆可采，浙江之金华、福建之永定则有煤井。至于铁则各省产者尤多，而且产煤之处皆多产铁。广东之芝蔴铁尤有韧力，而炭质亦少。至台湾北路一带，田地最饶，自崇爻山后与葛玛厅毗连之处，高山旷野，纵横千里，生番野性，醒则如人，而醉则如兽，本万难就驯，然趁此恩威并用，随时招抚，以熟化生，或亦是一机会。台地每年出乌龙茶十数万箱，皆此间附近所产，而良材大木为尤多，五金、煤炭、油井之矿定亦不少，若设一大机器厂及大船厂于其地，当可取不禁而用不竭。闽粤人之佣于卑路者无一生还，若招以屯田开矿，利窦日开，生聚自可日盛，数十年后竟可另设一省于此，以固夷夏之防，以收自然之利。且木料、五金、煤铁等项，非特利源所系，抑亦军事胜败所关。法国战船十倍于布，而平时未及多储煤炭，战事开而始购用，则各国又遵照公法之例不许售买，法国以此竟为布人所败。故开矿一层，尤为目前军事、餉事之第一要务矣。至中国人之商于外国者，以新老金山、新加坡为最多，生意亦最大，若设领事官及派铁甲船以保护之，则抽其货厘亦可为供给该船之费。若夫鸦片一项，漏卮最甚，每年丝茶所入之款仅足抵鸦片所出之款，即不能禁彼之不来，亦当设法维持，使销售之渐少。查官与兵二项吃烟者本已有禁，自当认真申明旧例，有犯必惩，至绅衿及士农工商之吃烟者，拟限五个月全戒，不戒者不加以罪，但别其籍曰“瘾”，附于娼优隸卒之后为五等，合家不得请封，子孙不得应试为官，子女不得与平人为婚。夫不加罪名则无书差需索之扰，列入贱籍则有家人父子极力劝戒、自行严禁之益，但禁有用之人吸食而不禁无用之人吸食，又但禁吃食之人而不禁贩卖之人，则彼族(而)[亦]不得责以违约、向我纠缠。除官与兵二者由大吏自行查禁外，其绅民限期似可由督抚选举公正绅士，会同州县设局办理，限满之后临时再酌予展限一次，应入瘾籍而不入者，许旁人揭告，分别妥办，仍多贴戒烟良方，以资挽救。若虑骤然行此一事或致藉口，则各省百姓服鸦片自尽者无日无之，疆吏藉此撮举数端，恳请通饬办理，以重民命，似亦不为无因。且英国为弛禁黑奴之事，捐银千余万以成善举，今以毒物贻害中国，自问想亦不安，似可一面遣公使与该国主及上下议院婉词理喻，耐心坚持，但求异日之有济，不望速效于一时，并由商民常刻洋字新闻纸，分布各国，诉以中国受鸦片之毒为至惨至酷，英国内虽重利，而外亦好名，或不至漠然无所动于中也。抑或由公使携带桑茶种各若干赠其国主，劝令将印度种烟之地试种桑茶，彼以毒物来，我以善物往，或可使之内愧乎？至禁未净绝之前，中国自出器粟似当稍减税厘，使内地之烟贱于外来之烟，则彼烟销滞本亏，更可望其日来日少。若不禁吸者、贩者，而徒禁内地之种者，则内地少种一分，即引外国多销一分，中国货财亦即多耗入外国一分，是虑猛虎之噬人而又惜其不能飞，而傅之以羽翼也。沿海旧有水师裁后所有口粮、船费，即可津贴新创之水师。其旧日水师大小官员衙署，均设在内地人烟稠密、可以收费之处，若一律变卖充公，似亦不无小补，且

可杜绝水师永远不致居陆之弊。陆地设电报，其费减于海者十之七，若择陆地紧要繁盛、近海之处，先设公司汉字电报，一可通军情，二可收信资，三可减驿费，似亦不为无益。况洋人沿海已设英字电报，我仍置而不设，则是我之一举一动，外人瞬息得而知之；外人一举一动，我终久不得而知之也。陆路电报已通，则海中电报销路必滞，然后由中国承充，亦准外国附递信息，但须一律改为汉字，令通事译以授之，似亦杜渐防微之一道。此外复设立公司银行，凡官民公私皆得入股，以通天下之有无，以收随时之贴息，将来开矿一局亦即从此公司生根。银行一设则银纸可以通用，如古者钞票之类，开源之端孰大于是？至目前之轮船招商局，别具损外益内苦心，最为有益大局之举，尚宜扩而充之，使可由近而远。铁路亦将来之所不能不设者，否则恢复新疆，转运岂不艰苦？抽调勇兵行走岂不迟延？但此则须设在我海防已有可恃之后，方不致〔为〕他人所攫尔。以上各层，皆有关于人力地利、开源节流之大者，惟宜行之以渐、持之以恒。购造最糜巨款，不可用同泥沙；矿务最易扰民，不可出以鹵莽。用财者苟诸事一秉至公、丝毫不存意见，将见天不爱道、地不爱宝，而国用无虞匮乏矣。

一、用人。原奏称“以上各事一不得人，均归虚费，然其误在于用非其人，而不在法之未善，不得谓事之不可为”等因，查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皆可求切实办法，惟用人难得切实办法。而洋务用人，尤难得切实办法。何则？用人而求切，则泛者疑矣；用人而求实，则虚者怨矣。欲求所以用人，尤必先求所以知人。至于洋务则尤为丛脞群垢之所归，当波澜骤起之时，如捕恶蛇，如御洪水，不知费几许经营而后不致决裂，乃局外不责其平时之不能自强，而诟其临事之不能一掷，以父母清白之遗，终日与异类往返酬答，舌敝唇焦，转使千秋万古蒙一不韪之名，有志之士如之何而不去之若浼乎！总理衙门原奏所称“同心少，异议多，局中之委曲局外未必周知”，盖痛哭流涕其言之也。南宋初赵子砥自金归，奏云：“金人议和以用兵，我国敛兵以待和，譬人畏虎，以肉饲之，肉尽终于噬人，不如预设陷阱以待之。”此言可谓至明至切。夫给香港、给赔偿，以肉饲虎也；练兵、简器、造船，设陷阱以待虎也。彼深居室中、目未见虎者，辄谓虎形如羊，状如豕，可折捶以驱之，厉色以斥之，及一旦独行深山，突遇庞然大物，张牙舞爪，据地一啸猎猎风生，不觉噉然长号，始自悔陷阱之未设，致一身亲受其害也，而已无及矣，则何如及今事尚可为而为之乎！为之之术奈何？一曰用目前济变之人，其目有三：曰水师将才，曰外国使才，曰制造通才。何谓水师将才？查水师脉络虽与陆路不同，而驭之之理不异，十数年来水陆各营将佐岂无智勇兼优而略能耐风涛之苦者，但调往轮船学习，优厚其饷廩而深观其造就，计其中必有伟然特出之人。又于机器各局及现有轮船管带、办事员中采访考验，试之以事，当亦可百得一二。其旧时水师以及沿海诸色人中，或设榜以招人格之才，或博访以求出群之选，上以诚求，下必有以实应者矣；何谓外国使才？古来列国交际，皆不废聘问之礼，岂今日而能独异？惟使臣已须能通彼此之情，而又能弭未然之衅，则责任亦实不轻。京官为人才渊藪，向有抱负经济者，即不必曾身任洋务，但稍加阅历，办理自有分寸。其次则索之于沿海士商及曾经亲往外国之人，但求能任时局之艰巨，不必复计资格之有无。英使阿而各本系医生，巴夏礼本系商人，何尝有资格哉？而彼国倚之若股肱腹心，中国竟大受其累，可知何地无人、何途无人，特在当局者之能悬鹄以招耳。使才既得，或数国兼遣一使，或一国专遣一使，惟英、俄、法、美、布五大国及罗马教主处则当择有风力而善言语之使臣，方不辱命，盖英国交涉太繁而又有洋药一害，法及罗马为天主教之枢纽，皆必须专使与之辩论者。教士之入中国也，引诱莠民，欺凌良善，掣肘官吏，潜通消息，凡有百姓之处，皆有

传教之人，目前受其荼毒固属甚而又甚，将来酿成大变更为防不胜防。罗马本属弱国，全赖法人为之袒护，自法被布国所败后，护卫该教主之铁甲船业已撤回，罗马原境又为意大利所夺，教主亦无如之何，故近来教士之在他国者气焰稍衰，而在中国之教士则嚣张如故，是宜急遣使臣，将教士种种不法之处与该教主及法国辩论切陈，熟商一制办教士之法，一面严飭州县不分民教，一律处断公平，勿再为丛驱雀，此遣使中第一义也。喀什葛尔酋目牙古干者，前年与英立约，英议院中亦有论及该国不宜与中国之叛臣通好结盟者，惜乎中国当时无公使在彼，不能与之执约以争也。布则素恨传教，俄则关涉新疆，而且为最大最强之国，美则地旷物博，皆使臣之所必须联络者。日本在我卧榻之侧，近而且逼，所使固又当精益求精矣。至于离间一法，只能行之于昔时，不能行之于今日，盖泰西自其国远涉数万里以来，和则优异同沾，战则群起为难。当布、法交讷时，法领事被戕，布领事尚为代抱不平，狐死则兔悲，理固然也。故使臣惟有一秉至诚，不必稍涉离间之计，转启各国以疑贰之心。至安南、暹罗等属国，亦当遣使顺道抚慰，坚其向化之忱，不徒以厚往薄来为能尽字小之谊也；何谓制造通才？以中国之大、人物之众，岂无精于化学算学、留心机器之人？化学、算学者，制造之所从出也，将来军火、铁船、耕织机器以及开矿各事，皆与制造相为表里，任繁事大，尤当慎其选而专其责。津、沪、闽诸局陶镕已久，成就必多，京、外官有精于算学者，自可指派来局，互相磋切，此外如有心灵品端之人，似亦无妨广为延致，但望多中选精，断难精中求多，此时厚其薪水，他日优其出身，上求鱼臣乾谷，人才岂有不蒸蒸日上者哉？且夫求才必当于无事之时，然后能用才于有事之际，否则时方晏然，虽伯乐牵骥骥过于其门而不顾，及变生仓猝，弩马之骨竟奉以千金，何则？豫则识拔自真，急则取舍或误也。一曰储将来有用之人，其目有八：曰图学，曰算学，曰化学，曰电器，曰兵器，曰机器，曰工务，曰船务，曰政务。凡同文馆、广方言馆以及出洋学生，皆就此数大端发愤精研，以底于成，学成之后，只准为公办事，不得自图生计，各关道并有洋务各州县及各省税务司，皆该学生进身之阶，即将才、使才、通才亦皆伊等生根之处。惟中外各馆须再加扩充，斯取不禁而用不竭，自强根本无有重于此者矣。抑臣更有进者，外患不除，人身痈疽之疾也；民生不安，人身腹心之疾也。痈疽之疾固足伤生，心腹之疾尤能致命。海内黔黎自遭发匪、捻匪扰乱以来，仅有生业、饔飧不缺者十之三，饥寒逼身、朝不保暮者十之七，而其中尤受困累、无可告诉者，一为农，一为商。农人终日胼胝之余，所得几何？一经胥吏之隳突叫嚣，必至鸡犬无声而后已。一催科也，串票有费，投纳有费；一词讼也，审讯有费，提押有费。见教士则若天神，视平民则如鱼肉，有若深恨百姓入教之不速者。朝廷有豁蠲之旷典，而取盈者不为下行；草野有委曲之冤情，而倚势者不为上达。当官幕吃烟饮酒、呼卢喝雉之时，正百姓颠连疾苦、哀吁无门之时，其佐杂之擅受滥刑、营汛之藉端讹索者更无论已。商人涉江浮海、冒犯霜露，营求尺寸之利，而官府仅取其百中之一以充饷奉公，彼亦何敢稍有异言？乃权役、卡员苛索万状，翻囊倒篋，无异盗贼。随身需用之物，在洋人尚有优免之章，独至华民漏报一丝一履，虽全船货物充公而尚须加以厚罚，不知当事者何厚于待洋商而薄于待华商也。日既高而未起，日未暮而停查，私费未投虽千百人守候呼号而有所不恤，征收完纳之间，绝不寓体恤矜怜之意。迨至商人利薄本亏，于税厘岂无所损？则何如明定一抽收章程，悬牌示众，使各省均归一律，不得畸轻畸重，罚款概以充公，司事人等不得私分，庶免藉端酷罚。复出其不意，特派素有清望之大吏微行查访，奏参一二，或可挽回风气，厘课亦可望日有起色。去年沿海讹传彭玉麟微服查察厘榷，员役敛迹数月，可见若辈并非毫

不畏法，但任非其人则流弊滋甚，此又不可不防也。夫农商受害之日甚，则由于官吏不能通上下之情；官吏陋习之日深，则由于员多缺少、补署无期，一旦骤得差使、地方，如饿狼之忽遇肥豕，不趁此饱噬一口，则将来永无果腹之时，迨此狼去而彼狼复来，民困如之何得甦，元气如之何得复也？万一诛求无厌，人心或摇，不知须糜费几千百万之饷、贻害几千百万之民而后始能底定。明收有数之款项，暗耗无限之脂膏，广西前事是其殷鉴，无乃所入者过薄，所偿者过厚乎？朝廷倘一旦毅然决然为停止实职捐输之计，疆吏复认真淘汰考课，无所能者一概奏请于本职上酌加虚级，资送回籍，听候调取，然后删去浮泛隔膜之虚文，讲求生聚教训之实济。必大僚不贪馈送而后州县之法可行，必州县不任吏胥而后官民之情可贯。若上之于下呼吸易通，则下之于上亲爱备至，即一旦海疆有事，苍赤抱同胞同泽之忧，可一呼而成劲旅，虽有教士之浸淫，不怀疑贰；虽有汉奸之买嘱，不能间离。是国家所失于捐输者甚小，所得于民心者甚大，又何必饮鸩止渴，为一时苟且权宜，蹈东汉末流之覆辙乎？否则官民之气日睽，上下之情日散，心腹痼疾既深，虽日筹饷练兵，亦终恐无补于万分之一。故除船械一切自强之具必须效法泰西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庶可以我之正气靖彼之戾气，不致如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为有识者所窃笑也。

一、持久。原奏称“方今大局攸系，莫如外患，御患之道，莫如自强。非局中、局外同心切筹、坚持定见，岂能有济”等因，查西人于格致一事，往往冥心孤索，父不能通其理者，子若孙必通之而后已，故事能有成，然后能制一有用之物者，国家必隆以爵，子孙可世其业，以故有志之士无不专心并力，坚忍耐苦而为之。我中国则穷理之学有余，格致之学不足，诚以所悬以为富贵功名之的者，在此不在彼，故竭身心性命以趋之者，亦在此不在彼。目前已难望其事之有济，况日后能期其事之久持乎？其所以不能持久之故，撮而举之约有二端：一曰任事不专。责重者群务猬集，每日何止数百事，故只能了事之当然，而不能深求事之所以然。虚文繁则精力疲于应酬，例案繁则枢纽持于书吏，不惟奉行者习而不察，即倡议者亦且过而弗留，极紧极要之事反为不紧不要之事所累。姑且以一省言之：地方报盗，上司但批会营严拿，而营之有兵无兵不问也；州县报灾，上司但批筹款抚恤，而款之有着无着不计也。一事如此，诸事可知；一省如此，天下可知。非常之原，黎民所惧，固非惨淡经营、苦心孤诣而不能底于有成，乃关系安危之事与循例奉行之事纷至而杂尝，则何能穷其所往，使事无遁物、物无遁情乎？故必先省事，而择其至重至要者尽瘁以图之，然后事能有济，此持久之一道也；一曰求效太速。泰西之谋国也，缔造经营，掷金钱于无用之地者不知几何，一旦辟土开疆，始收效于数十百年之后。中土士大夫浅尝辄弃，予之甚吝而期之甚賒，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鸮〔炙〕，无怪其业止于半途、功亏于一篑也。况西人之船械本于创，创则近于捉影捕风，而浮耗难计；中国之制造出于因，因则按图索骥，而实效易求，即使初次略未中肯，而所费之省于西人者已不可以道里计矣。譬如前制之械未精，而后制者必可渐精，若因一械之未精而即谓此械之无用，则虽日言自强，而自强终不可得而至。精卫填海，未必一石而海即成田；愚公移山，未必半锄而山即改道。惟有不计其效之迟速，但求其效之有无，日积月累，成效必有可睹，此又持久之一道也。西国事事必求远胜古人，故术日习而日精；中国事事必求效法古人，然辩论多而事业少，虚文多而真谊少，古人之糟粕存而古人之实意亡矣。夫铁船、飞炮，古人所无之物，亦古人所未载之条，嗜古者固无怪其不欲弃我之长，效彼之长，然使彼仅以船炮自囿于泰西，则我亦何妨以戈矛自足于中土？无如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

步,安危祸福之间固有稍纵即逝者。天下大变之(乘)[来],方如烈火燎原,毁宫室、毙人畜在须臾之际,而一二老师宿儒反叱水龙、水机为奇技淫巧,方且斋戒沐浴、罄折俯伏,欲以至诚感格上苍,使之反风而自灭,抑或击里鼓、召胥徒、礼井泉、分长幼,持杯勺以灌沃之,心非不诚,法非不古,而财物之烬于火、人命之毙于火者,已不可救药矣。御今日之外侮而仍欲以昔日之兵器者,何以异此?沿海之机局、船厂,甫经开办、旋请停止者屡矣,异议者岂真欲敌国之日强、中国之日弱哉,不过古人所载以矛刺盾之议横亘胸中,而且目未睹铁船、炸炮之利,身未受铁船、炸炮之害,故颯颯虑夷之变夏,欲挺然以一身当其冲。拟此后凡有指陈练兵、简器、造船之失者,即令亲往沿海各厂、各船考究,阅历外国之兵与器果否胜于中国之兵与器,即将来购船、制器,当必有疑为耗费过大者,亦可令指陈之员亲往查核,果其有弊,自可愈加厘剔;若其无弊,言者当可释然。其购物价钱以及一切杂用,尤必每月刊布月报,以昭核实。古今来无论大如丘山、细如毫毛之事,内愈秘则外愈疑,则何必不洞开城府,使局中、局外皆可共见共闻。天津一案,臣屡请和不可恃,防必须固,万一决裂,或由上海、或由胥江以捣其后,又自请严议,为津郡官民少贲愆咎,奏牍具在,可复按也。而论者痛诋在津办事诸臣陷害府县、贻误大局,若使当时局外得见臣与曾国藩等密陈各疏,或亦可稍息讥谤。此曾国藩之所以叹息痛恨、长逝而不瞑目者也。故臣谓欲局中、局外一力一心为持久之计,则莫如将应办各事使之目击心晓,了然于中,如虑泄漏密情,亦何妨令异议各员亲到局中详阅原委,妥筹熟计,然后办事者有立足之地,而定见可坚持矣。且今日人才不患持议之异同,而患委靡之日甚。宋臣苏轼所谓“平居无犯颜敢谏之士,临事安得有殉义死节之臣”,若局外而能坚持异议,虽未必言能中肯,然其气自可用也,倘令阅历边事,由粗而精,由生而熟,此时多一骨鲠之直士,即他日多一干济之边才,岂不大有裨益?然则今日而令人人之能自强,则当先示以的,而不可徒用虚言;欲事事之能持久,则当相见以诚,而不可稍分门户,庶不致功败垂成、半途辄止矣。

以上六条皆就总理衙门原奏略申余蕴,附呈管见。臣身婴痼疾,呕吐连年,医药百端,曾无大效。前蒙圣恩特召,曲予矜全,感激涕零,往往中夜起立,只以病势沉绵,未能就道。圣慈准给假期,而犬马恋主之忱,拳拳不能自己,谨倾葵藿,冀答涓埃。伏惟我皇上亲近正人,容纳说论,念先帝鸾舆何以一出不返,虽卧薪尝胆,而犹疑自逸,岂尚有玩物丧志之时?念两宫慈注何以负荷艰难,虽茅茨土阶而犹觉过奢,岂尚有峻宇雕墙之嗜?念四邻之兵气日深,患方自今而始,并非自今而止,则皇然思何以更改规模;念百姓之困穷日甚,既受发捻骚扰,又遭胥吏侵凌,则惻然思何以澄清吏治。果其力改因循,为正本清源之计,则敌国外患,皆吾励精图治、富强兼并之资也,天下幸甚,微臣幸甚。伏乞圣鉴。谨奏。

秘鲁国换约事宜疏^① 光緒元年

奏为秘鲁国换约事竣,恭折由驿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鸿章等于六月十四日奉上谕:“著派丁日昌办理秘鲁国互换条约事宜。钦此。”同日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八。

又奉上谕：“华工在秘鲁各处山寮受其凌虐，必须妥议办法。李鸿章拟于前定查办专条互换时再由换约大臣给与照会，令将以前虐待华人各情弊严为禁革之处，即著照所拟办理等因。钦此。”并由总理衙门发交盖用御宝条约二本前来。当即函知秘使爱勒谟尔。该使旋于六月二十四日来谒，臣日昌与之接晤，告以秘鲁华工现仍十分凌虐，必须于换约时加给照会，声明此后必当除从前一切苛待弊端，俟复文答应照办后方能换约。该使始终狡执，以现奉国主之命，专办换约一事，未经换约之前毫无事权，不惟不能备文答应，而且不能议论此事。臣日昌仍与再三辩论，该使拂然而去。嗣各国领事密妥士、毕德格等亦复转为恳求，愿为担保，谓换约后爱使必有照复，但事前不能先看，臣等仍以原议拒之。迨七月初一日，英国汉文正使梅辉立来谒，谈及此举，谓照《万国公法》例，未换约之前使臣实无权可议论公事，其袒护之意尤为显然，经臣鸿章反复开导，梅辉立始允向爱使熟商如何办理之法。初三日梅辉立来晤，并呈伊代拟秘使照复稿，虽有答应除弊之语，而尚未结实，经臣等酌加增改数语，强而后可，即经议定于初四日彼此换约。梅辉立又求谓照会须作为换约后口气，于该使方无窒碍，臣等亦复允之。臣日昌于初四早前往答拜，秘使爱勒谟尔、英使威妥玛、梅辉立等均在座。臣因先索看秘使带来条约有无错误，威妥玛启匣送阅，仅有英文、日文二份条约、专条，装潢华丽，有其国主印押。询其何以无汉文条约等件，威妥玛代答爱使在外国换约十数次，均系如此办理，故漏未携带。臣日昌告以中国总以汉文条约为准，若漏带此件，即彼此不能互换条约。爱勒谟尔言汉文条约等件实存彼国，惟求先将用宝之件彼此互换，伊立即由电报通知该国，数月内即可将汉文条约件送到，然后彼此将存件补换等由，嘱威妥玛、梅辉立再三代为情恳。威妥玛又云去年中秘所立之约，内有专条保护华工，中国本占便宜，今爱使又许另立为华工除去一切苛待弊端文件，若肯通融先行换约，十数万华工不知沾光多少等语，臣日昌仍未允许。回寓后臣鸿章与臣日昌熟商，谓此次威妥玛为云南之事，气焰张甚，趁其有求于我，稍为转圜，未尝不可以稍示羁縻，其所言此举于华工有益，良亦不诬，况从前义国换约情节与此正同，亦可援照办理，臣日昌亦以为然。当于次日约爱勒谟尔、梅辉立晤商，经臣等告以此次该使漏带要件，本难照办，因系威使等再三情恳，始准通融，兹将各用御宝之约先行互换，其余洋文条约、专条暂存天津海关道署，候秘国将汉文条约、专条送到，即由津海关道与该使补换，中国不能再派使臣。现在虽经互换约件，然中国总以汉文为凭，俟秘国将原订汉文条约、专条送到，再为刊刻通行，如能一一遵依，用汉、洋文写在凭单内，公用印画押，方可将用宝约件先行互换。该使及梅辉立初有难色，总以换约后立刻即要通行，争论良久而后定。当于初七日互换用宝之条约、专条。其秘国送来洋文条约、专条，责成梅辉立与中国翻译委员曾恒忠等详细校对，据云与中国所存洋文并无讹错，仍将此层列入凭单之内。并将凭单执据及前议为华工保护除弊照会，及委员容闳所查口供见证一本，并该使答应除去弊端照复等件，均于是日次第互换。该使与梅辉立等言辞之间极为恭顺，照章犒以酒食，该使等再三称谢而去。除现存洋文条约、专条共若干件，由臣等会衔札发津海关道收存，以备秘使随时补换，仍在凭单内注明，俟该使将原订汉文条约、专条送到后，再行由臣鸿章奏明刊刷，通行各省知照。其此次添议为华工保护除弊照会、照复等件，亦一并刊刻于条约之后。谨将添议照会、照复各稿缮呈御览。至前奉谕旨，谨即封固缴回军机处。

除将照会、照复并容闳所查供词及凭单、约据等件分别咨呈军机处、总理衙门备查，其换到洋字用印条约及奉发未用之副本另行派弁转送总理衙门查收办理外，所有秘国换约事竣

缘由,谨合词由驿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附:照会秘鲁国爱钦使^① 光绪元年

为照会事。案,查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七日,贵国葛大臣照会内有云:凡有控告之事,受冤屈者必须声明在何地方、在什么时候并系何人凌虐,一一指实,以为查办凭据。又有云:有人传说该华民在秘鲁受苦,因派本大臣来此立约,贵国即可派官员前往本国查看该华民情形,并可与本国官员照例保护,商议办理。又有云:本国想保护住本国华民,欲尽除弊端,因设立有新章、新例等因。中国自十三年五月议约之后即经派委员于七月间前往贵国查明,旋据送到华民受屈呈词口供以及见证人,所录情形皆经指明受屈之地方及受屈之时候并欺凌人之姓名,所有华工受虐情形,实为笔难尽述。但系以往之事,本大臣亦未便一一指明,以伤睦谊。现在两国业已立约,志在永远和好,一切遵约办理,务望贵大臣行知贵国,通行所属,将以前凌虐华情形一概禁革,遵照专条,凡侨寓秘国,无论何国民人,呈禀式样最优者,华工应一体均沾其益。又第十六款中国官民亦应与秘国最为优待之国官民一律,本国亦当派钦差或派委员前往确查,凡遇一切可以保护华民、华工及为华民、华工尽除凌虐弊端之处,随时商同贵国官员妥立章程认真办理。仍赖贵国官员全力相助,凡华民、华工身家资财皆得保护,则贵国声名昭著四海,实为地球上第一礼义之国矣。倘换约之后经本国钦差、委员查有一切苛刻华工情形,据实照会,而贵国官员不肯帮同保护,尽除弊端,则是违背现议条款,此次所议和约亦当作为废纸矣。为此照会贵大臣,请烦查照见覆施行,须至照会者。

附:爱使议立凭单^② 光绪元年

为议立凭单事。此次秘国钦差爱因带有大伯理玺盖用国宝之和约,以为原订和约可以无须带来,是以只带此件。今因丁大臣说明要有原订和约方可互换,此乃一定之理例,惟爱大臣身上带有大伯理玺用宝之和约,不敢久为褻渎,是以邀同英国汉文正使梅,情恳丁大臣通融办理,即将现带之英文和约一分由□□会同□□□等细心校对,实无讹错;其日文和约并专条一分若系原文,本无须另为校对,但此乃系另抄之件,尚须选觅精通日文之人再加校对有无错误,方能定夺。本大臣丁因为辑睦和好起见,因将条约后半节拆开,亲交爱大臣手收,爱大臣因将盖用大伯理玺国宝之英文、日文条约并专条二分,亲交丁大臣手收,其上半节中文条约并专条暂存津海关道署,并当面议明秘国爱大臣自中国光绪元年七月某日起,定□□个月为期,将李中堂与葛大臣画押盖印原订汉文之条约、专条各件带至中国津海关道台,同爱大臣彼此认是原约无误,即行互换。然中国总将原订汉文条约为凭,俟接到由直隶制台进呈后再为发刻通行。其光绪元年七月初□日所议往来照会各一件,均一并刻于条约、专条之后,须至凭单者。

附:与爱使互换执据^③ 光绪元年

照得上年五月十三日两国所订和约、专条各件,现奉大清大皇帝、大秘鲁大伯理玺天德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八。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八。

③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八。

批准,特派秉权大臣互换。彼此各将所奉之上谕公同较阅明晰,互相交会。现立中国文、日斯巴尼亚文执据各二约,以昭信守。

大清钦差大臣丁、大秘鲁钦差大臣爱
大清光绪元年月日、大秘鲁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月日

请派正副使赴秘鲁保护华工片^① 光绪元年

再查秘鲁华工约有十余万人,受雇主凌虐之惨,实为目不忍见、耳不忍闻。去年委员容闳曾与该国官员争论,满工者亦即放出八十人,可知该国虽素无教化,然我苟有使臣在彼,执定条约与之断断相持,则华工已有呼吁之门,自可渐免欺凌之弊。前与该国所立专条约,于保护华工一层本已割切言之,现在加立照会,复将除弊各层明白指出,但我若无使臣在彼,则华工相隔七八万里,其保护与否、除弊与否,乌从而知之?即知之又乌从而拯援之乎?合无仰恳天恩,迅派正使、副使前往秘鲁,按照条约等件,凡遇可以为华工保护除弊之处,随时商同该国,妥立章程,是此日在水火十数万之华人将死而得生、已危而复安也。伏查华民在东、西、南洋各岛,人数不下百万,春间王大臣等议办海防,本有招致各岛华人之议,但平时已无相为维系之心,则有事何以动其尊亲之念?今若于秘鲁、古巴各岛分别遣使设官,拯其危急,从此海外华民皆知朝廷于绝岛穷荒尚不忍一夫失所,忠义之心不禁油然而动,有裨大局诚非浅鲜。臣等为仰体皇仁、拯援难民起见,是否有当,谨合词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请飭粤闽严禁诱骗华工片^② 光绪元年

再,秘鲁各岛臣等请分遣使臣,所以保护已往之华人也,而将往未往之华人尤不可不预先图维,致入陷阱。查澳门等处向设有招工局,即俗名“猪仔馆”,愚民一入局中,遂致长逝不返。比闻澳门之大西洋官经英人责以大义,业已停止招工,然暗中招雇仍所不免。其次如汕头、厦门及闽粤二省不通商口岸,往往有夹板轮船私自前往贩卖人口。现在秘鲁条约内已议明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并澳门及各口不准诱骗一层,地方官若能妥立善法,当可潜杜奸谋。合无仰恳天恩,飭下广东、福建督抚臣,督同官绅,按照条约妥拟杜弊章程,奏明实力照办,务使内足以防诱拐之奸,外足以杜远人之口。至总税务司及闽粤各口税务司,久悉诱拐确情,于杜弊之法必有确见真知,可以兼收并采,可否飭总理衙门转行总税务司及闽粤各口税务司,一并妥议稽查拐骗之法,呈复采择施行。至该口税务司如查有拐骗华民出洋约几起以上、人数约几十以上,似当酌加奖励,庶足以示鼓舞。臣等为防范未然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八。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八。

因病未能赴闽办理乌石山案疏^①附片 光绪四年

奏为微臣病势沉重,未能即速赴闽,乌石山事体甚微,该省足以自了,谨举得力员绅数人藉资臂助,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臣顷准直隶督臣李鸿章、闽浙督臣何璟咨抄九月十四日钦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闽省焚毁洋楼案现接李鸿章等信函请旨办理一折,著丁日昌迅速驰赴闽省,会同何璟、吴赞诚妥为商办。钦此。”等因。仰见我皇太后、皇上圣谟广运,弭患未萌,曷胜钦佩。伏查闽省乌石山为省会名胜,臣在闽时叠据绅士林应霖等禀控教士胡约翰屡图占地起屋,臣当即据情会同前后督臣劄行英领事禁阻。上年秋间英领事星察理来见,臣商以城外电线馆与乌石山一切洋楼、教堂互换,该领事约期五旬回信,商立议单八条,由该领事用印文申陈存案,经臣附片奏明,并将该领事申陈议单抄咨总理衙门、南北洋大臣各在案。本年春间,英领事初有接及本国教会回信不愿互换、仍候外部议覆再行申陈之言。嗣又闻申陈总督,请官为帮助办理购买马厂,电线局互换渠必竭力尽催等语。是电线局互换一案,英领事并未回复断绝,倘能批郤导窾,自可徐图就我范围。乃胡教士于五月间占地建楼,候官县既已不能认真禁阻于前,复不能极力防范于后,以致酿成事端。钦奉谕旨令臣前往会商,臣苟稍可支持,自当立即就道,以期稍效涓埃。惟臣自蒙恩开缺以来,适值晋豫大灾,臣仰体圣主视民如伤之意,竭力筹办赈捐,截至现在止,已共解过银一百余万元,臣之心力由此加瘁,臣之病势由此日深。近复感冒风邪,一交午后,寒热大作,气喘头晕。臣诚不自意衰惫至此,且臣脚肿,至今未能穿著履袜,到闽后中外官绅来见,亦觉体制不雅。臣性情焦急,极欲勉强就道,以冀稍效驰驱,无如精神委顿,挣扎再三,终觉不能措拄,以至力与心违。伏念乌石山一案,百姓不候官断,辄擅[自]烧毁洋人占建楼屋,固属法所难宽,所幸并未伤人,亦未抢及财物,事体尚不甚大。何璟、吴赞诚公忠体国,志切尊攘,识见胜臣十倍,谅此区区小故,倘稍假以时日,必能妥速就绪。顷接何璟函称:此案惟有以占地建屋罪诸彼,逞忿擅拆责诸民。此二语已深得窍要。又称我求之愈急,则彼持之愈坚,证以英领事近日所开三条,则该督臣所言不为未见,倘洋人等知臣专为此事往闽,诚恐更生奢望。昨阅上海新报纸,知英使威妥玛因事不能即行,有改期来华之说,果尔则封河以前必不能到京,闽省督抚正可趁该使未到之前,将此案妥为措置,免致欲速不达。刻下紧要全在拿犯,而拿犯非客官所能为力,恭绎圣谕“何璟、吴赞诚仍当严拿为首滋事各犯,不得专候丁日昌前来,致滋迟误”,仰见圣慈明烛万里,固知拿犯一事非责成地方官不能有效。至于通达官民隔膜,非得谙练洋情、素有声望之大绅参赞其间,不能联下情而达民隐。查丁忧回闽之江苏臬司龚易图、船政提调候选道吴仲翔,老于洋务,体用兼备,而且居住省城,素孚乡望,可否仰乞天恩,飭令闽省督抚臣传知龚易图、吴仲翔随同办理此案,必能藉资指臂,胜于臣之前往会商。又江苏补用副将王荣和、福建补用道方勋、福建补用游击吕文经,皆与英领事素有往来,吕文经则本系督臣委办此案之员,即使臣亲自往闽,亦不过用此数人往来通意。臣亦函请督抚臣于数员中酌量调派差遣,会随通商局办理此案,或亦可收微效。臣仍一面抄折密咨何璟、吴赞诚,并将详细办法加函商告,以凭酌采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一。

而免耽延。

所有闽省洋务，微臣刻因病重未能前往会商，谨举得力员绅藉资臂助缘由，理合恭折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此折系借用广东揭阳县印，附轮船带至上海交驿五百里递发，合并声明。谨奏。

附片

再，闽省乌石山洋楼滋事一案，会勘时地方官皆在彼弹压，若能当场拿获数犯，或极力喝阻，洋人自可心平，何至予以口实。且本年五月间英教士在乌石山占地筑楼，大兴土木，自夏而秋，侯官县署相距咫尺，复经绅耆林应霖等屡次稟请阻止，该县令不能诱为不知，乃竟不能认真力阻，洋楼已十成八九，方议会勘，致酿事端。吴赞诚曾有信言及该县令长厚迂缓，禁阻稍迟，推原祸始，恐不能为该令宽也。此案不办林应霖则已，若办林应霖，则绅士稟请阻止者尚不能免。该县事前不能阻止，临事不能弹压，咎应加重，若不予以撤委，诚恐不足以服绅士之心。至林应霖本系该山董事，前控告教士胡约翰占地建屋之案，俱系该举人签列首名，有案可查，即如前年臣未渡台之前，林应霖已控过胡约翰二次。其电线局与乌石山教堂洋楼互换一举，果于未经焚毁洋楼之前设法办理，自可徐图就绪，今已另起波澜，若仍与议互换，则彼必以洋楼一经焚毁即须迁徙，何异驱逐？已恐别国耻笑，又惧他处效尤。英人性情矫强，此时与议此事，势有所难，俟一半年后痕迹略淡，再与筹商，方免格外挟制。目前只能就案结案，分作两截办理，庶几事免迟误。现就臣愚见所及拟列各条，密寄何璟等，请其酌量采择，即臣亲往会商亦不过此数条办法也。除节录拟办各条，开列清单恭呈御鉴外，所有乌石山案酌拟办法缘由，谨附片密陈。

到闽办理乌石山案疏^① 光绪四年

奏为微臣遵旨赴闽会商事件，力疾起程到省，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照臣于十二月初七日准闽浙督臣何璟咨开，钦奉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上谕：“丁日昌奏因病未能赴闽，特举得力员绅，藉资臂助，并酌拟办法开单呈览各折片，览奏均悉。福建乌石山焚毁洋楼一案，历时三月，办理尚无就绪，丁日昌所拟办法各条尚属妥协，已据函商何璟等酌办，即著何璟、吴赞诚、李明墀按照丁日昌所拟各条，迅速酌核办理。丁日昌因病体未痊，未能迅速起程，仍著俟病势稍痊，即行驰赴闽省会商妥办。钦此。”等因。微臣仰荷我皇太后、皇上逾格恩慈，多方体恤，既念其病体未痊，复勘以及时报效，臣何敢顾惜微躯，不以上报君父。适准何璟函称，乌石山案星察理藉端要挟，殆为将来换约争执地步，派船接臣赴闽。又闻英使威妥玛已于十月二十一日自伦敦动身，由印度一转，计期年内可到等情。诚恐该使一到，此案更多枝节。闻信之余，愈增焦灼。臣病虽未痊，近日足疾尤剧，只可扶掖登舟，于十二月初九日在本籍起程，十六日到闽。已承何璟等将一切情形详细商告，容俟会办稍有就绪，再当详晰奏陈。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一。

谨将微臣力疾起程及到闽日期先行恭折陈明,以慰圣廑,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此次由粤递寄上谕,臣起程时尚未接奉,合并陈明。谨奏。

乌石山焚毁案先行议结疏^① 附片 光绪五年

为闽省乌石山百姓焚毁洋楼案先行议结,教士侵占公地案仍由绅董控理,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上年八月初三日英国教士于乌石山公地占造洋楼,百姓激于公忿、擅行拆毁一案,钦奉上谕,严拿为首滋事之犯,务获究办。旋奉寄谕,派臣前来闽省商办。当经臣等督饬司道、营将、府县拿获放火滋事之林依奴等九名,续又拿获主使滋事之武生董经铨等三名,业已按照条约分别办理。而英领事星察理矫诈万分,所欲甚大,始终坚执必须罚官绅银五万元,并谓绅士林应霖上年递禀,有请官将洋楼拆毁等字句,为主使确据,必须严办等因。经臣等再三辩驳,力与相持,该领事无所施其恫喝之计,因而渐就范围,业于二月二十五日前来侯官县观审。所有此案人犯,均由府县分别定拟罪名,英领事在旁观看,并无异词。即教职林应霖虽无主使确据,亦加以不能临时劝止之咎,拟以摘其顶戴、停委三年,该领事亦复无可挑驳。臣等经将此案办结情形剖行英领事知照,旋据该领事申复,据称已将办理妥愜缘由详请伊驻京公使并本国外部大臣销案等语。至英教士胡约翰,本系租赁乌石山道山观居住,乃将该观平房擅自毁坏,改作洋楼,经已二十余年,绅董均隐忍不与计较,而上年复侵占公地起盖新楼,百姓哄然一集,致有八月初三日折毁之事。该绅董等心怀不服,现于中外官分别具控,并请领事迅提教士质讯。一俟教士到案后,如讯有侵占确据,固当立刻迁移,即无侵占,而绅董等已不愿将房屋永租,亦难强之以必租,届时应否另觅地基抵换,再当相机办理。盖百姓焚毁洋楼,乃我无理而彼有理之事,业已先行办结;而教士侵占公地,则为彼无理而我有理之事,已由绅董分别具控,自应俟教士到案后方能将有无侵占定断。所有臣等札行及领事申陈等件,均抄录咨呈总理衙门,以备察核。

合将闽省百姓焚毁乌石山洋楼案先行议结缘由,恭折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附片

再,臣正拜折间,适英使臣威妥玛于二月三十日到闽,当于次日谒见臣等,殷殷以乌石山绅董控告教士,将来两造必有一造吃亏,不如劝令两造和好,使不成讼等语。臣等询问应如何能令两造使不成讼,威妥玛答以教士现在情愿将烧毁之新洋楼及围墙拆去,旧洋楼一概改低,只要准其长久居住。臣等告以百姓连年遭水灾、火灾,皆归怨于教士洋楼建在煞方,过于高耸,若教士仍要照旧住乌石山洋楼,百姓万难相安,总以在他处觅地另行迁移,方免后患。威妥玛允为转劝教士,旋即回复教士以旧洋楼居住已久,地方高爽,他处卑湿不肯迁移为辞。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二。原书将其写作时间误标为“戊寅”(光绪四年),今据史实改正。

臣等仍暂与相持，俟其如何转圜，再行相机办理，总以争得一步是一步，挽回一分是一分也。臣本拟案结后即行回籍，因威妥玛来闽，是以仍留在此，与之辩论，合并附片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归还乌石山洋楼换租领事行馆疏^①

奏为乌石山教堂、洋楼议定全行归还中国收管，另换领事行馆出租，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乌石山烧毁新洋楼一事，曾经臣等将办理议结情形奏明在案，英使威妥玛自抵闽后日日商议择地抵换，而教士总以地势卑下、易生疾病、不愿迁徙为辞。威妥玛因代为转求照旧居住，臣等以教士洋楼高耸，有碍全省风水，若不全行迁移，百姓定难相安。威妥玛旋又欲将英领事所租乌石山行馆换为教士居住，臣等以英领事公馆合范祠、积翠寺为一气，局面太宽，必须分清界限，然后可以定义，当派道员方勋、盛世丰等偕同威妥玛前往踏看，争论良久，始议定将英领事旧租之范祠、积翠寺剔开归还中国收管，仅将领事自修之屋及屋下园地添屋数间，由官出费，照中国式样起盖，让与教士租住，俟教士迁在领事行馆后，即将道光三十年、咸丰四年、同治五年所租乌石山顶改建之男教堂、女教堂及大洋楼四间排等处一概归还中国绅董收管，听凭拆毁。议论既定，各立合同为据。

伏查英领事在乌石山租赁范祠、积翠寺等处为馆舍，计经三十余年，业已久假不归，此次威妥玛愿以领事租屋换与教士，而以教士旧住之教堂、洋楼一概全行归还，其烧毁之新洋楼无庸盖造，即领事旧住之范祠、积翠寺亦一并剔开归还，实属格外将就，若不与以转圜，诚恐恼羞成怒，复藉端多生枝节。而现议所迁领事公馆系在山腹低陷、偏僻处所，不特无碍风水，且为众人耳目所不及，故百姓并无异言，此后断不致滋生事端。况以领事之屋换租教士，于我无丝毫之损，而教士旧住教堂、洋楼全行归还，民心既服，从此可以永断葛藤，于大局不无裨益。威妥玛于书立合同后即回香港。臣日昌会同臣等办理此案，劳心焦思，病亦加剧，现拟即日回籍调治，合并陈明。

所有乌石山教堂、洋楼议定归还中国收管，并换租领事行馆缘由，谨恭折由驿五百里驰陈，以慰慈廑。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办理乌石山案事竣回籍疏^② 附片 光绪五年

奏为报明微臣回籍日期，并办理截止赈捐事务，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上年烧毁乌石山洋楼一案，本年二月间办竣，并据英领事申陈，以此案业已妥办完竣缘由业经会奏陈明在案。旋因英国使臣威妥玛到闽，屢来臣处商酌，以绅董控告教士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二。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二。

侵占地基，将来必分胜负，负者难以为情，不如由中外官会同劝息，使不成讼等语。盖威妥玛固深知绅董理直，教士理曲，诚恐会审后水落石出，教士露出占地实据，难以为情故也。臣会商督臣何璟、抚臣李□，允其调停之说。威妥玛初欲教士照旧居住，并议明已烧洋楼不得再建，所有旧洋楼一概改低，臣等以教士原住洋楼地势高耸，有碍全省风水，照旧再住之说绅董恐不肯答应，因于城之西南及城北一处拣择空地数块，令道员方勋、盛世丰等带同威妥玛亲往看视。内北门钱塘巷空地一处及西南门陈、李二姓空地一处，威妥玛俱甚合意，而教士总以卑湿为辞，不肯抵换。威妥玛再三勉强，教士终不肯遵从。三月初九日威妥玛复云，教士合意前闽浙总督范承谟祠之西畔英领事所租公馆，欲以此地转租教士，租定移徙后即以原租之洋楼、教堂一概归还绅董，其领事则由威妥玛劝令归并南台一处居住，领事亦复应允。臣又派道员方勋等会同威妥玛并教士同往踏看，议定限制，教士业已答应，当经议立租据。教士旋又遣人持函回复威妥玛，谓限制太严，不肯依从。威妥玛虽极焦急而无如之何，只云此时只好听凭绅董控告，由公堂断令驱逐，我亦不加怜悯等语。臣奉命办理烧毁洋楼之案业已早竣，此时只有中国绅董控告外国教士侵占公地之案，官已调停不下，将来两造一经到案，自必曲直易分。现在教士因领事将彼所有理之案先行了结，无可挟制，颇积怨于领事，领事又因教士窥夺其多年住居之地，亦与齟齬。据该领事云，教士如此恃强无理，必须由绅董控审，将其实在侵占凭据和盘托出，然后英国朝廷始知教士无理底里，免致将来处处袒庇教士，调停之说断不可行等语，其言亦不无可采。臣于各旧卷中觅出教士侵占凭据数十条，业已抄交绅董等，以便临时与之辩驳。威妥玛已于初十回香港。臣于十一日起程，由轮船回籍，已于十六日行抵揭阳。现在赶紧料理截止潮州、台湾及香港、新加坡、暹罗、安南等处赈捐请奖事宜，以免有违定限。臣濒行时并与何璟等熟商，以闽粤寄信甚便，将来绅董控告侵占之案若有须臣商议之处，可开节略寄知，臣必尽心参酌，期于折衷尽善。抑万一有翻覆大故需臣面商者，臣亦必力疾前来。何璟现已谅臣并无他肠，当能推诚相与。

所有乌石山烧毁洋楼之案先已办结，教士侵占公地已由绅董控告，微臣现经回籍办理截止赈捐事务缘由，理合恭折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臣此折借用揭阳县印信封发，合并声明。谨奏。

附片

再，臣在闽时威妥玛谈及建宁府迪口乡拆毁教堂一案，欲求转致地方官严办。臣告以迪口教民所租不过小店，观租契内每年只有租银七元，可知并非教堂，威妥玛亦遂无言。乃前日又闻迪口百姓致伤教民三四人之事，如此波澜叠起，诚恐彼族藉为口实。臣已函商何璟，请为赶紧派员查办，早为缉凶，以免别生枝节、多费唇舌。合并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拟屏琉球疏^①

为琉球反复欺罔、亟宜屏诸藩服之外，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三。

窃查琉球，海外一弹丸耳，贡献不足以益我之府库也，人民不足以供我之役使也，版宇不足以卫我之藩篱也，徒以前代以来相沿朝贡，是以仍听其载在职方，羈縻勿绝，并非该岛于我国家有翊戴之劳，我国家于该岛有拱卫之助也。乃天朝字小之恩有加靡已，而该岛反复之罪欲盖弥彰，谨将其情状之尤著者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查该岛贫困不能自立，见役于日本者有年，弱小兼隶图存，古亦不免，不足为该岛病，惟该岛既自云诚心效顺，则遇有委曲事故，自当据实上陈，朝廷无不按律为之伸理。即于上年球人于台南遭风覆舟，忽为生番残害，虚实良未可知，果有其事，何不向朝廷上陈委曲？乃该岛陪臣入京贡献，独于此事秘而不宣，反向日本张大其词，为朕受之愆，致日人藉为口实，兴师责备生番，几致沿海骚动。当相持不下之时，球人耳目官之驻闽者日以情伪输彼，迨日军东旋，球藩复致书于中将西哥，有“此后虽肝脑涂地，不足报答”之语，并怂恿其割据自雄，谓可与中、东鼎足而三，是该岛居心狡诈，欲鹬蚌相持而已收渔人之利，在我国固属贼子，即在日本亦属乱臣。然则日本之欲食肉寝皮者，安知不因其前此怂恿萨人揭竿，方恨入骨髓？且闻其贡使留闽，一面吁我为之设法，一面求彼与我绝交，是其居心倾险、以怨报德，若仍视为属邦，将来必再受其簸弄，祸无已时。是为边防计，即当将该岛屏在藩服之外者一也；东南兵燹之后，全靠税厘以裕军实，琉球贡使向系蒙恩免税，原所以示怀柔，乃该贡使数年以来，每遇贡期之前数月，即广为包揽，届期携带商船数十号鱼贯而行，甚至有每次包揽洋药百余箱之事。委员串通作弊，遇事生风，计琉球贡使来往一次，沿途税厘正款所短何止巨万。巡丁偶尔盘查，便遭鞭挞；商船无心舂撞，遂肆索讹。江浙间船家俗谚云：“情愿遭风浪，不愿逢球贡。”亦足见行商受害之深。前时该岛紫巾官有在途逼死江山船昼妇一事，近闻该岛耳目官又有在闽逼死渔妇一事。独不思该岛贡物，国家岁得几何？而税厘被其包揽亏短者如彼，商民受其凌虐荼毒者又如此，是为民生国课计，即当将该岛屏在藩服之外者又一也。

近闻该岛与日本偶有违言，该岛并未遣一介上闻，原可置之不论不议，乃使臣何如璋等为该岛所愚，因此而与日国廷臣争论不休，臣以为过矣。在何如璋只闻效顺之殷，而不知该岛居心之险；只顾字小之义，而不知商旅受害之深。况该岛曾与法国、美国、荷国换立和约，如果该岛实有可怜、可悯之处，法、美、荷诸大邦向以救灾恤邻为事，岂肯坐视不救，余万古之指摘？昔汉置珠崖，廷臣尚议其不应以我冠裳易彼介鳞，何况琉球反复欺罔，得之有害而不利，弃之有利而无害，伏望敕下总理衙门详加核议，勿听使臣一面之词，致将来流弊无穷，大局幸甚，边疆幸甚。

辞会办南洋海防疏^① 附清单 光绪五年

奏为微臣报国之心有余，任事之力不足，自揣病躯不能胜会办南洋海防之任，叩谢天恩，吁恳收回成命，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于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臣折弁南旋，钦奉批旨：“知道了。遇有应行商办之事，仍著随时与何璟等会商妥办。昨有旨，将该前抚赏加总督衔，派令专驻南洋，会同沈葆楨及各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四。

督抚筹办海防事宜,本日复令充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丁日昌当凛遵谕旨,即行驰赴江南,会筹督办,以副委任。钦此。”四月二十二日又钦奉闰三月二十二日上谕:“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办事认真,于海疆防务向来亦能讲求,著赏加总督衔,派令专驻南洋,会同沈葆楨及各督抚将海防一切事宜实力筹办,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丁日昌接奉此旨,著即驰赴江南,会筹督办等因。钦此。”钦遵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伏念臣愚直性成,养疴田里,仰蒙圣恩逾格,委以重寄,锡以荣衔,臣苟稍可措撑,虽肝脑涂地,亦不敢辞。惟臣才短病深,自揣心有余而力不足,诚恐误身事小,误国事大,与其贪权恋禄,僨事于将来,莫若沥胆披肝,归诚于君父。谨将万难胜任实情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窃查臣与王凯泰、吴赞诚先后驻扎台湾,王凯泰受瘴身故,吴赞诚则得半身不遂之症,臣亦得两足痿痺之症。上年蒙恩开缺,方谓可以徐图调理,乃闻晋豫大饥,遂竭力筹办赈捐,无暇兼理医药。今春在闽又因冥搜案牍,病势加剧,卧床榻不能转动者二旬有余,三月间始扶掖能行,回籍后办理停止赈捐事宜,略为忙碌,病益委顿。今若会办南洋海防,则各省水师营伍不能不亲自巡查,沿海要隘险阻不能不亲自阅历,遇有外国兵船到港,不能不亲往采其章程、格式,凡遇新购铁甲船、军火等物,不能不亲往验其良朽精粗,又须亲往各口考较轮船操演能否如法,大炮能否中的,水雷能否入彀,并须不时测量水道深浅、沙线涨沉,计此差使全靠筋力、阅历,只有驻扎海船之日,断无驻扎陆地之时。臣虽南人,然不习水性,即无病时乘坐轮船,亦必头晕目眩,呕吐不止,前年曾经奏明在案。况现在足难步履,一举一动需人扶掖,不惟启外人藐忽之心,亦复长士卒玩视之渐。且病势委顿至此,以上所举各节何能亲往办理?势不能不假手于人,一经假手于人,定必弊窦丛生,有名无实,此臣之不能胜任者一也。

凡举办大事,左右必有得力数人,寄以耳目采访之事。臣在吴、在闽时,有李凤苞、林达泉等助臣心思耳目所不及,今或远在外国,或没于台湾,尚有得力亲知数人,亦先后在台湾物故,目下并无一亲信可靠之人在臣左右。已左右无亲信之人可寄耳目,则此沿海数千里防务从何得其虚实情伪?此臣之不能胜任者二也。

臣性多疑,喜察察为明,故用人往往有始信之而终疑之、始任之而终劾之者。臣性又欲速,往往从前数十年积压之事,辄欲于数日内办完。多疑则不能得将士之死力,欲速则不达,此臣之不能胜任者三也。

外国之选海防统帅,必须由水师学堂出身,然后任以战舰之千把,由千把洊转而为专阃,又必由各营公推而后始得为大帅,盖选帅若斯之难且慎也。今臣平日之所习者吏治也,若俟臣病痊,任以吏治,倘不能兴利除弊、锄暴安良,臣甘伏斧钺,至于海防,臣不过涉猎皮毛,实未能深窥底蕴。今臣若去平日之所习而办理平日之所未习,是不啻樵夫欲以斧斤操舟,农父欲以耰锄学贾也,所用非所习,必致僨事无疑。臣一身不足惜,其如大局何?此臣之不能胜任者四也。

臣前曾蒙恩派为北洋帮办矣,在津数月,尚不免与李鸿章意见齟齬,犹幸李鸿章能知臣、谅臣、容臣也,今臣病久肝旺,躁急更甚于前,如沈葆楨之知臣、谅臣、容臣,未必能如李鸿章。臣性属坚执,闻沈葆楨亦复如之,将来各执一是,其流弊将何所底止?唐设监军而兵事纷更,宋设监州而吏治疲敝,即如近时派往外国之正、副使,固无不因势位相埒而致决裂。且通商与海防,本系一气相生之事,光绪元年初设海防时,归并通商大臣督办,圣衷自有深意。沈葆楨之督办南洋,四五年于兹矣,阅历久则情形熟,兼地方则呼应灵,臣自问才望不及沈葆楨远

甚，今督办之外复设会办，以南洋督办而论，已局外多一人掣肘，则局中必少一分主裁；以南洋四省而论，已一人之耳目难周，又主宾之权分不敌，临事呼应必不能灵，徒使本省多一推诿，此臣之不能胜任者五也。

臣自同治年间奉命办结洋人潮州入城案、天津戕毙法国领事案而众谤兴，及在闽抚时陆续办结洋案数大起而谤更甚，光绪二三年间臣屡次奏称日本立意窥伺中国，数年之后必将与我开衅，必须及早购办铁甲船，以免临时筹措不及等，因而谤生尤循环无端，甚有谓臣藉此图利者。其实臣疏中原指明闽台无殷实洋商可以承办铁甲船，必须由南北洋举办方无流弊也。虽屡蒙圣主鉴其无他，不加谴责，然众毁铄金，积羽沉舟，直觉天壤间无地可以自容。今则专办洋务，更系树的招谤。讥弹多则闻听荧，闻听荧则识见乱，此臣之不能胜任者六也。

凡以上不能胜任之故，皆系实事实情，并非别有希求，亦非意存推卸。伏惟我皇太后、皇上至仁如天，无微不照，仰吁圣恩收回成命，另简贤能，念臣因劳致病，俟稍愈而始令驰驱；怜臣谤谗易招，非所习而不加鞭策，庶微臣无覆餗之虞，而海疆有苞桑之固矣。臣现患双足痿痺，不惟不能举步，而且不能下床，但俟足病稍松，略能举步，即当泥首宫门，求赏差使，断不敢稍辞劳苦，自外生成。其目前海防事宜有为臣所略知者，谨举其大端，密缮清单，恭呈御览。是否有当，伏乞圣裁。

所有微臣叩谢天恩并沥陈病躯不能胜任缘由，谨专折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臣不胜瞻天仰圣，感悚依恋之至。再，此折系借用广东揭阳县印信封发，合并陈明。谨奏。

附清单

谨拟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一、海防为全局所关，凡筹兵、筹饷，自系督办者总其成，此外无论会办、帮办，其责全在于巡查各省海口险要，稽察沿海各营士卒勤惰，操演轮船炮法、阵法、篷索、舢板、水雷，熟认沙线、礁石诸事，当风涛汹涌之时，尤当训练进退避就之法，使士卒视险如夷，然后能临变不乱。其地段北至黑水洋，南至安南洋，东至日本洋，西南至小吕宋洋，相距几及万里，极少每年亦须查阅考校二次，计即长驻海中，尚恐周转不及。然以上各事，任海防者一时不身在行间，即为有忝厥职。臣愚以为此差非独衰病如臣不能胜任也，即由江防出身之武员亦不能胜任，盖海防与江防劳逸悬殊，夷险迥别故也。似宜于外海水师提镇中由沈葆楨选择保举，当有胜任者，已与光绪元年四月上谕“如需帮办大员，即由李鸿章、沈葆楨保奏”意义相符。其于海防窳要，该提镇平日阅历既深，必不致受人欺朦，即巡海亦不致有名无实，且已系由督办所保，亦必不致于掣肘。至督办则筹饷之责尤重于筹兵，沈葆楨兼任地方，于筹饷一事呼应必能灵通。何则？无论何等经济，无饷则丝毫无可施展，古人所谓必先有土地人民而后有政事也。

一、江南制造局之轮船以及福建船政局之轮船，可以供转运，不能备攻击；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似宜选一深谙外海水师之大员统领是船，仍须延请一熟谙水师之西员会同操演，俟统领能变通融会其法，然后自行督操，并分班、分期调往各口，以便分哨、会哨。吴赞诚病与臣等，目前防务紧要，似宜听其请假，若以病躯任此要差，诚恐不免贻误。

一、臣在闽时闻李成谋在厦门整顿水师，极为得力，操守亦甚可靠，现在海防急于江防，闽省尤急于苏省，可否敕知沈葆楨察酌情形，将李成谋调在闽台总统水师，先将船政轮船练

成一军，庶可以备不虞。

一、船政局之兵轮船上年因无经费，将船勇裁减一半，不能成操。臣愚以为他费可省，此费断不可省，应请敕下闽省督抚及船政大臣，速将兵轮船勇数照旧补足，认真操演，其商轮船亦一律添给枪炮、战勇，俾能合操，庶可有备无患。倘管驾有侵吞、克扣、懒惰诸弊，似宜严惩一二，方可儆戒将来。

一、招商局轮船约计亦有二十余号，似可择其结实便捷者配给枪炮、水勇，以备缓急。惟当预储管驾才料，否则遇有事故，外国人之充当管驾者势必辞去，该船岂非废物？

一、江防仅恃长龙、舢板，似亦仅可以靖内匪而不能御外寇，似宜辅以浅水轮船及水雷等物，庶消息灵而守御固。

一、日本废琉球为县一事，虽极目无公法，然我此时海防尚未周备，似只宜邀齐有约之国，责以不应灭人宗祀，庶几易发易收，臣前复总理衙门信中之言甚详。仍求圣裁严饬疆臣速筹备御，勿为得过且过之计，俟我防务沛然有余，然后兴问罪之师，方能确有把握。此事其曲在彼，我若不撤回使臣，彼亦断不能即时用武也。

一、日本志不在灭琉球，不过欲藉端寻衅耳，我若因此发难，正是中其危机。除灭琉球一事不过以空言之徐商外，彼动则我应之以静，彼刚则我应之以柔，彼以力则我应之以理，庶彼无从窥我涯际，亦不致有所藉口。将来倭人无论如何变动，我惟俟其先发然后分投牵制之，使之骑虎难下，彼外强中干，若长久与我相持，则内变必生也。

一、日本倾国之力购造数号铁甲船，技痒欲试，即使目前能受羁縻，而三五年后，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我若不急谋自强，将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殊属应接不暇。虽兵衅不可轻开，而横逆殊难哑受，惟有设法筹借款项，速购铁舰、水雷以及一切有用军火，并预筹驶船之将、用器之人。《诗》云“未雨绸缪”，何况既阴既雨乎？

一、法、美等国前欲与高丽立约，而高丽拒之，果能闭关自守，岂不甚善，乃旋为日本兵威所胁，竟与立约，此亦出于无可如何。臣愚以为高丽已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则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何则？日本有吞噬高丽之心，而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倘倭、高启衅，凡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庶几日本不至悍然无所忌惮。或谓琉球亦曾与法、荷立约，何以法、荷仍复置之不议不论？不知琉球海外弹丸，过于不成片段，泰西早已视同蓼六江黄，无关轻重，且立约后彼此并未互遣使臣通好，仍与不立约同，况琉球与法、荷、美所立之约旋亦为倭人取为废纸。至高丽局面，远出琉球之上，且有土产可以供各国之采运，若泰西仍求与高丽通商，似可由使臣密劝勉从所请，并劝高丽派员分往有约之国，苟能聘问不绝，自可休戚相关，一切得力军火，我亦可密为挹注，俾足图存。倘遇倭、俄二国意图蚕食，我固当以全力卫之，并可邀齐与高丽有约之国鸣鼓而攻，庶几高丽不致蹈琉球覆辙，否则高丽亡而倭、俄与我东三省实逼处此，此固心腹之疾，非公肘腋之患，不同琉球弃取无关得失也。

一、泰西皆有独亲独厚之国，以备缓急，相为扶持，如英之于法，德之于奥，凡争战攻伐，彼此必相资助。今我于各国皆视之漠然，则彼遇我有事，安得不作壁上观乎？臣愚以为英、法、美、德各强国中，似宜联络一国与之独亲独厚，使缓急可为我用，可否敕知总理衙门密商出使诸臣相机办理，亦釜底抽薪之一法也。

一、寇之窥我日深一日，若不速图练兵、购器自强之法，诚恐变生仓猝，措办不及。论者动以铁甲船不可轻购为疑，不知人之所以攻我之法与从前不同，则我御之之法亦当与从前有

异。合无吁恳天恩，饬知南北洋商议速派妥员购办合用铁甲船、水雷，以备应敌，其余营制、饷制、行政、用人，凡有关于自强者，各疆吏似宜认真整顿，俾去浮文而归实际，庶几主强则客弱，免致时时刻刻受彼族之欺凌也。

一、民心为海防根本，而吏治又为民心根本，故筹办海防若不整顿吏治、固结民心，仍未免有名无实、买椟还珠。现在吏治经特旨停捐后，自当较有起色，惟以前捐输、保举二项人员存积太多，非用辣手裁汰，吏治难望转机。臣家居数年，及今年往来闽省，目击牧令留心民事者固百中无一，然恣意虐民者亦尚不多，惟佐杂则无不以虐民为事，百姓不能聊生，往往归入天主教，迨一入教则佐杂熟视之而无可如何，不啻为丛驱雀，教风因而日盛。一处如此，处处可知；一省如此，天下可知，此真人心世道之忧。合无吁恳天恩，严饬各疆吏加意整顿吏治，宁使一家哭，勿使一路哭，抑或如古者巡方之例，钦派公正而兼明白之大员数人分巡各省，认真举劾，将贪污之吏一扫而空之，庶百姓生计可遂，元气可复，众志成城，海疆安如磐石矣。否则民心一离，百事瓦解，一遇风鹤之惊，无不揭竿而起，其时即食贪吏之肉，庸有济于民生国计乎？

一、近闻东南各省水陆提镇中操守好者固有，然亦有卖缺者。彼将弁等已系花钱得缺，到任后自不能不克扣兵粮，窝匪纵赌，以免亏本，营伍安得而有起色乎？又有小康之户，以数十金挂名兵籍，冀免书差讹诈，此辈例不到营操演，故往往有兵之名，无兵之实。合无仰吁天恩，作为访闻，饬该督抚严加查参，庶若辈不敢公然视卖缺为常例，营伍可期整顿矣。

一、上海为通商枢纽，与天津遥遥相应，沈葆楨已系督办通商、海防，似宜仿照直隶总督办法，往来金陵、上海，呼应方灵，且通商与海防本不能离而为二也。

一、臣在台湾受瘴过重，回籍后双足又发痿痺，不能步履，无论任事必致贻误，刻下亦且不能上船下船，惟赶紧认真调治，一俟略能举步，即当趋聆圣训，求赏差使。倘福薄灾生，竟成瘫痪之症，臣亦不敢辜负天恩，遇有洋务并与海防交涉事件，或蒙谕旨垂询，或承总理衙门查问，或由沿海各督抚函商，臣必尽其所知，分别据实奏覆登答。臣但有一日不填沟壑，即当一日上报生成，断不敢以病莫能兴，遂尔置身局外。以上各条是否有当，恭候圣裁。

病危口授遗折^① 光绪八年

奏为微臣病势垂危，谨伏枕口授遗折，望阙叩头，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在福建巡抚任内，因病恳请开缺，蒙恩赏假回籍调理，节次不能就痊，始允开缺。方谓可以徐图医治，适晋豫大饥，遂竭力筹办赈捐，无暇兼理医药，病势渐成沈痼。复蒙恩施逾格，委以重寄，锡以荣衔，臣感激涕零，虽粉骨碎身，不足以云报称。无如求效太急，病势转深，而上念君恩之高厚，下顾时事之艰难，焦灼五中，咯血愈甚，延至本年正月初九日，脚气上冲，痰壅气促，臣自知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伏念臣筮仕将三十年，服官历数行省，荷列圣拔自庸众之中，跻于疆寄，荷温纶之奖励，更兼异数之频邀，如臣遭际之隆，尚复何憾？然犹有不能瞑目者，则以我皇太后、皇上有励精图治之心，中外臣工正当尝胆卧薪之候，而臣竟溘然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四。

长逝,报效无期也。方今时局多艰,西、北、南三境皆与英、法、俄接壤,东又有日本狡然思逞、伺衅而动,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机,固有稍纵即逝者。且我之属国,琉球已矣,而法国占据安南六省,更思图其都会,暹罗、缅甸行将尽属于英,俄人添兵东海,是高丽不蹶于倭,必蹶于俄,将来我之属国若竟一无存,枝叶残则根本何以自立?天下事与其焦头烂额而无救燎原,曷若曲突徙薪而绸缪未雨?及今而力图实际,尚有可强之时;及今而仍托空言,难有自强之日。臣每念及此,长太息言之不已,复痛哭流涕言之,奏牍具在,可复按也。惟望内外臣工仰体圣怀,同力合作,迅图自强之实事,勿分畛域,勿惮浮言,外则睦邻讲信,虚与委蛇,内则竭虑殚精,力图整顿,穷变通久之道,以奠灵长巩固之基,则今日之敌国外患,皆我他日富强兼并之资也,天下幸甚!微臣瞻天恋阙之忧,尽于此日,死而有知,当更衔结于地下矣。垂死涕泣上陈,神思昏迷,明知无当万一,然愚诚报国之心,拳拳不释。谨伏枕口授遗折,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二、公 牒

目 录

卷一三 巡沪公牒一	257
稟请假三月	257
稟请假调治	257
谕诸生留心有用之学	258
谕风俗宜从省俭事	258
出示谕禁苏松太各属地方蚁棍逼醮孀妇等	259
禁伪作神示	259
禁上海妇女烧香扮犯游街	259
禁上海城厢内外及洋泾滨不准赌博由	260
禁豫园茶馆地摊	260
谕上海城隍庙后园多栽树木事	260
附详报效机器铁厂	261
卷一四 巡沪公牒二	262
请办海关唐国华勒索详	262
请禁止洋商到苏采买铜斤稟	263
照会美领事轮船撞沉盐船由	263
稟通商大臣外国拒捕匪徒登时轰毙无庸转解由	264
禁洋人交通漳州发逆稟	264
稟办理白齐文情形	265
闽省拿获通贼洋人花耳稟	266
浙江兰溪地方淹毙一案稟	266
复英领事巴下里	266
照复英领事不准设码头费	267
稟复金陵码头事	267
查明领事佛弼师系旗昌行商人请咨稟	267
札飭各属摘录通商条款	268
北洋豆货应归上海商船转运请奏详	268
洋商在洋泾滨开设花行应否禁止稟	269
琼记前完各税逾限未便给还请咨详	271

	再详牛庄登州等土货应归内地船转运由	272
	裁海关陋规禀	273
卷一五	巡沪公牒三	274
	禀请提拨盈余银两	274
	吴淞口税请就近厘卡兼查禀	274
	移请裁撤海关子口税	274
	茶叶免纳子口税示	275
	请奏免摊捐船工禀	276
	停止月收新闸桥捐钱禀	276
	吴淞口总西两卡改为一处收捐禀	277
	税务司交出经费全数解楚禀	277
	禀李官保论沙船	278
	禀复沙船重捐情形	278
	详请沙船全行免捐以保海运由	279
	复支应所请饷稿	279
卷一六	巡沪公牒四	282
	札查洋商在吴淞口租赁地基	282
	札陈令查勘吴淞基地	282
	宝山县禀吴淞炮台基址由	283
	宝山县禀吴淞基地批	283
	禀复吴淞炮台基地情形	283
	移吴淞营参将交出私卖炮台地基兵丁	284
	照会俄领事交出私卖官地兵丁	284
	照复英国领事不准在吴淞口买地	285
	照复俄领事吴淞口地基不准擅买	285
	禀吴淞口炮台地基业由洋商退还情形	286
	禀复阻止铜线铁路事	287
	禀请谕阻狄司税设电线	287
	禀复浦东电线事	288
	密禀拔去川沙电线情形	288
	照复英领事电线不能再设由	289
	照会各国不准小轮船入内地	289
	照会马领事禁小轮船	290
卷一七	巡沪公牒五	291
	禀李官保禁小轮船	291

禀请将宁波英国犯事轮船充公由	292
照会英领事巴夏礼扣犯事轮船由	292
札委王丞维翰查勘轮船在沉家门犯事情节由	293
驳巴领事轮船仍须充公照会	293
与英领事辩论莫古利轮船应行充公情节	294
复各国领事禁赌定期	295
与法领事论禁赌书	295
札饬禁止法国租界赌场一律闭歇由	296
禁止洋泾滨赌场禀	296
照会各国领事遣流氓回国由	297
卷一八 巡沪公牒六	298
详准内地商船赴奉天等处贩买杂粮	298
禀复刘护院	298
禀复内地商人雇买洋船情形	299
禀谕饬闽广各商不准再雇夹板由	300
请分咨稽查夹板有无私藏军火禀	300
庆安局擅买轮船巡洋有干例禁案由	301
购买海生轮船价钱工食禀	301
禀办理救援遭风船只	302
示谕救援遭风船只	302
移请藩司速办浏河〔工〕程	302
兴修浏河水利禀	304
附禀浏河工程	304
札通属州县禁约书差	304
惩办南汇县书差讹诈	305
禀请严办会字营哨官	305
禀将犯事哨官正法	306
札上海县讯办藉端讹诈之千总胡庆全	306
禀请严办白莲泾卡巡船因追捐迫命由	307
拿获盗犯马阿兴等发县严讯禀	308
札饬松江府审办倪绪基	308
详结武生王建隆控案	309
盐局吴守批	309
禀刘护院	310
卷一九 巡沪公牒七	312
禀惩办土匪陆胜祥缘由	312

附禀陆和尚事由	312
札知管带洋枪队冯令宝圻	313
请办洋枪队张凤祥勒索	313
禀厘定高昌队章程并裁减口粮由	315
禀不准洋兵擅增费用	316
禀凤凰山教练须用温斯坦立	316
禀温酋已经委办凤凰山教练	317
照复凤凰山教练无须冈总兵	317
禀凤凰山赵守新募营伍情形	318
照复美领事此后铁厂不准打造军器由	318
照会法提督将金姓等房屋交还原主	318
复美领事上海城内不准洋人买地	319
禀上海城隍庙园及新北门法兵移徙情形	320
禀上海学宫外国兵丁全行退出	320
再禀洋兵迁徙情形	321
禀上海城内洋兵占住房屋迁出情形	321
禀复英法兵丁迁出城外情形	322
禀上海城内洋人所占官庙房屋城门全行退还由	322
禀报大王庙英兵迁撤	323
卷二〇 淮鹺公牒	324
禀督宪裁减炮船捐以轻场商本	324
禀督盐宪饬首领官承办安衙	324
详督盐宪定分司各员功过章程	325
详督盐宪可否将掘港营都司归本司衙门节制	327
禀督盐宪场员署事概行酌委	328
详督盐宪禁止摇纲船不准赴坝买盐	328
禀督盐宪请饬海关暂缓给发渔船执照	329
禀督盐宪委员稽查瓜洲口船只并清理河道	329
详督盐宪查取场运各商的名	330
札通泰各场一件通饬遵照事	330
札三分司一件通饬遵照事	331
两淮甄别章程	332
勒石永禁事	332
札通泰分司一件特札饬查事	333
札通泰分司一件特札严饬事	333
札通分司一件特札严饬事	333
禁各乡村庄船只小车毋许装载私盐告示	334

禁私贩告示	334
勉励瓜栈各商谕	335
批委员稟请经理船行由	335
札饬内河淹消引盐须报明地方官勘讯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335
札议上江两县引盐赴场重运由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四日	336
札饬复各件分别已未复呈并收到日期统于月终汇报由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 八日	336
又札	337
札发永禁地方讼案扰累商灶告示由 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337
饬议庙湾场垣如何招商	338
添设跑夫以速投文各条	338
稟督盐宪减收五河正阳两卡厘捐	339
淮北盐务章程湖贩节略	340
附抄海分司稟复饬议各案	340
海分司稟复设立船行章程	340
札海分司一件特札查复事	341
稽查栈盐出入告示	341
淮北票盐	342
饬议吴广裕等请立埠行经雇江船 同治五年正月十五奉到	342
附录场商稟请复泰坝交盐旧制	343
卷二一 藩吴公牍一	345
饬禁佐贰杂职衙门擅受民词由 三月十四日行	345
通饬示谕催查催提委办事件立限文檄切勿泛视由 三月二十五日行	345
通饬示谕一切公文及催查催提紧要事件分别缓急定限办理由	346
稟周恭先暂行留省察看由 四月十九日申行	346
谕到省人员稟缴执照遵例办理由	346
通饬示谕川沙等厅县奉行事件不将遵办缘由具复〔记〕过由	348
稟新选无锡县傅琳森应否饬令赴任请示由	349
附夹单稟制宪	350
会详傅琳森留省察看请奏由 六月二十日申	350
卷二二 藩吴公牍二	351
通饬示谕严禁各州县佐杂营弁干预词讼并墟甲私押佃户民人及游手好闲捏造 谣言等项由	351
通饬宜荆二县歉田派捐公费撤参一案由	351
通饬核议版图顺庄能否并行由	352

通飭仿照娄县垦荒勒限赶办由	353
通飭垦荒空文申复由	353
飭禁三首县拒收小票等名目永远革除由	354
通飭查禁拒收小票等名目由	354
通飭征收钱粮开列斗则大张晓谕由	355
通飭吴江上忙开征示式由	355
催裴清远控案速讯详办由	356
札飭裴清远控案由	357
卷二三 藩吴公牍三	358
札飭叶令禀报震泽续垦荒田据实禀复由	358
札飭密查昆新等县拒收票钱名目由	358
札飭复查镇洋补征银米并扣科银米提解充饷由	359
飭禁驿夫滋扰航船由	359
通飭各属荒熟田册核实承造由	360
札飭武进县钦风乡隐匿田亩由	360
催议版图顺庄能否并行由	361
批嘉定县禀本年下忙钱粮请减成征收由	361
飭查长元二县征收钱粮是否给照倒换由	361
札飭长吴征收钱粮能否仿照元邑办理由	362
札飭唐令征存分别查明交解由	362
札飭密查新阳征收地丁有无浮收串票钱文由	363
催娄县劝垦荒田一案由	363
卷二四 藩吴公牍四	365
通飭各属延请端人宣讲《圣谕广训》及《小学》酌章禀复由	365
函致各属宣讲《圣谕广训》由	366
札发《胡文忠遗集》由	366
飭禁逼嫁抢醮由	367
札催飭禁逼嫁抢醮由	367
飭催吴江县等逼嫁抢醮一案由	368
密飭昆山县查复贡生李宾等有无劣迹由	368
密飭常州府访拿沙董徐正育等设局勒费由	369
札催江阴徐正育等敛钱一案并将颜令记大过三次由	369
密飭常州府查拿章培庆等包庇私垦由	369
札飭章培庆等分别研讯录供详办由	370
札飭章培庆等案提讯详办由	370
札催王飞熊控案并吊徐惠南等呈词由	370

飞飨余维士等各案速讯详办由	371
飨禁班船航船等捐由	371
示谕各属收漕折价由	371
卷二五 藩吴公牒五	373
札行奉飨要件分别已办未办按月汇报由	373
太湖厅禀复奉行要件分别已未办复按月开折 五月初九日行	373
镇江府申送四月底止奉到公文事由折	373
吴江县呈紧要文件已办已复折 五月初十日行	373
新阳县申送四月底止奉到紧要公文事由折	374
华亭县申送四月底止要件事由折 五月二十五日行	374
青浦县申送四月底止奉发排单事由折	374
武进县申送四月底止已未办复事由折 五月十三日行	374
武进县禀送四月底止已未办复事由折 五月二十一日行	374
金匱县申送四月底止已未办复事由折 五月十三日行	374
宝山县申送奉到三四两月份公文清折 五月十六日行	375
通飨奉行已未办事件查照折式按月开报	375
崇明县申缴奉行颁发折式按月开报排单 六月十三日行	376
苏州府申送五月份奉到加标文件已未办复折 六月二十三日行	376
长洲县申送五月份奉到加标文札分别已未办复清折 六月二十三日行	376
吴江县禀呈五月份奉行排单加标函札已未办复折 六月十五日行	376
奉贤县禀送五月份奉发加标排单文件已未办复折 六月二十三日行	377
娄县申送五月份奉到加标排单公文清折 六月二十三日行	377
无锡县申送五月份奉行加标排单公文已未办复折 六月十五日行	377
金匱县申送奉到五月份排单紧要公文折 六月二十三日行	377
宜兴县申送五月份奉到排单加标文件已未办复折 六月十五日行	377
靖江县申送五月份加标排单公文已未办复折 六月二十三日行	378
丹徒县折报五月份奉到排单加标文件已未办复 六月二十三日行	378
宝山县申送奉到五月份排单加标文件折	378
苏州府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378
镇江府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378
长洲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379
元和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379
吴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379
震泽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379
昆山县申送六月份排单加标事由折 七月十一日行	379
上海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379
武进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380

金匱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380
宜兴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380
靖江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380
溧阳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380
卷二六 藩吴公牍六		381
札镇江府署丹阳县金令并前署县张令		381
附抄牙厘局咨		381
咨会丹阳金令私收捐款核明参办	五月十八日发行	382
附抄温令纶禀		382
稟委查丹阳金令私收捐款另请撤参	五月三十日行	383
密饬查复河快闸夫需索民船一案	四月廿四日发行 加小排单	384
札饬河快名目永远禁革	马递,五月二十二日发行	384
常州府详复严禁河快需索一案	五月二十二日发行	385
镇江府详丹阳县稟河快闸夫应否裁革一案	五月二十六日发行	385
镇江府稟报拿获冒充河快讯供惩办情形由		385
常镇二府详查议禁革河快	六月二十六日发行	386
金匱县申复境内并无河快名目	六月十六日发行	386
阳湖县稟裁革河快埠头一案	六月十四日发行	386
丹阳县详禁革河快闸夫一案	六月初十日发行	386
通饬各属词讼立限审结由	五月十五日发行加小排单	386
卷二七 藩吴公牍七		388
通饬清理词讼严禁传呈等弊	六月初一日发行小排单	388
通饬讼案久悬不结核明[注]销一案		389
通饬各属词讼监押案由查照册式开报	七月二十七日发行	389
吴江县稟严禁词讼案内传呈等弊	六月十五日行	391
常熟县稟前由	六月十四日行	392
新阳县稟前由	六月十四日行	392
华亭县稟前由	六月二十二日行	392
奉贤县稟前由	六月十八日行	392
娄县稟前由	七月初五日行	392
上海县稟到任地方情形	六月二十一日行	392
南汇县稟严禁词讼案内传呈等弊	六月十七日行	393
青浦县稟前由	六月二十三日行	393
川沙厅详前由	六月十四日行	393
阳湖县稟前由		393
无锡县稟前由	六月十一日行	393

金匱县稟前由 六月十六日行	393
江阴县稟前由 六月十四日行	394
镇洋县稟前由 六月十一日行	394
嘉定县稟前由 六月十三日行	394
靖江县稟讼棍主唆捏控请颁示严禁一案	394
示禁讼棍唆使捏控一案	394
卷二八 藩吴公牍八	395
吴县申送五月份词讼监押各册 六月十五日行	395
震泽县申送前由 六月十五日行	395
常熟县申送前由 六月十八日行	395
昆山县申送五月份词讼册 六月初七日行	395
新阳县稟送前由 六月初七日发行	396
华亭县申送五月份词讼册 六月十七日发行	396
华亭县申送监羈各犯清折 七月初五日行	396
娄县申送五月份词讼监押册折 六月二十四日行	396
金山县申送前由 六月十九日行	396
青浦县申送前由 六月十五日行	396
川沙厅申送前由 六月十五日行	397
武进县申前由 六月十八日行	397
无锡县申前由 六月十三日行	397
金匱县申送五月份监犯事由册 六月十九日行	397
江阴县申送五月份禁押人犯事由册 六月十七日行	397
荆溪县申送五月份词讼册 六月十九日行	398
靖江县申送五月份词讼册 六月十九日行	398
丹徒县申送五月份词讼册 六月十七日行	398
丹阳县申前由 六月十七日行	398
镇洋县申送五月份词讼管押册 六月十三日行	398
嘉定县申送五月份词讼监押册 六月十二日行	398
宝山县申送五月份词讼册 六月十九日行	399
宝山县申送五月份监押册 六月二十五日行	399
崇明县申送五月份词讼册 六月十九日行	399
长洲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各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399
元和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一日行	399
吴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各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399
吴江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一日行	400
震泽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一日行	400
常熟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一日行	400

常熟县稟复沈璜争霸水利控县批驳未入册报一案	八月初五日行	400
昭文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各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400
昆山县稟送前由	七月十四日行	401
新阳县稟送前由	七月二十一日行	401
太湖厅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一日行	401
华亭县申送上控自理案件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401
奉贤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401
娄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401
金山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三日行	402
上海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册	七月二十五日行	402
南汇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二日行	402
青浦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册并禁押折	七月三十日行	402
卷二九 藩吴公牍九		404
青浦县稟复六月份词讼案由册报舛错一案		404
川沙厅申送六月份词讼各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404
武进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日行	404
阳湖县申送六月份管押人证册		404
无锡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405
金匱县申送六月份词讼监押册		405
江阴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册	七月二十九日行	405
宜兴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三日行	405
荆溪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一日行	405
靖江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一日行	405
丹徒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并押犯清册环簿		406
丹阳县申送六月份监禁人犯册	七月十六日行	406
丹阳县申送六月份未结各案折	七月十九日行	406
金坛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406
溧阳县申送六月份词讼折	七月二十三日行	406
太仓州申送六月份已未结词讼折	七月十二日行	406
镇洋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407
嘉定县申送六月份词讼监犯册	七月十二日行	407
会详崇明县应造押犯清册藉词诿卸记过一案	八月初二日发申	407
通飭崇明应送管押清册藉词诿卸记过一案		407
飭查崇明县册报词讼监犯各数错漏颠倒一案	八月初八日行	408
转会详崇明县应造押犯[清册]藉词诿延记过一案院批	八月三十日行	408
吴县唐令稟复吴晋成控谭万和串控侵地一案	七月二十九日行	408
详明通飭 吴县唐令匿报押犯记过一案		409

移送义国条约	409
拟劝息械斗告示代專抚	409
卷三〇 藩吴公牍十	412
饬议书院宾兴收租章程由	412
通饬春秋祭品禁止派差由	412
通饬各属三节两寿免用红禀祝贺由	413
通饬各属毋许馈送酒席互相宴饮由	413
饬勘省城河道由 四月初五日行	414
通饬勘浚城河淤塞河道由 四月十二日行	414
详明各属五年份南恤照案提解司库济放由	414
金山(县)禀四年份南恤民欠追征不起请饬前任张令垫完清解由	415
咨商 ^{札饬} 筹议增给水脚由 四月二十五日行	415
催南汇县欠解四年编俸等银由 五月十八日行	416
通饬禁止停丧不葬由 五月二十六日行	417
卷三一 藩吴公牍十一	418
札饬三县主簿清理河道街衢由 五月三十日行	418
长元吴三县禀苏城河道街衢拟委主簿稽查清理由 五月二十六日行	418
附抄长元吴三县详	419
附抄详送清折一扣	419
长元吴三县详会议稽查河道清理街衢赏罚章程	419
札饬工程局督同清理河道街衢一案由	420
金匱县详恤孤口粮免提余价由 八月初四日行	420
饬催各属停厝棺柩依限收埋一案由 八月二十四日行	421
札催各属停棺依限收埋一案由	421
通饬青浦张周氏控案延不提讯保释请记本司过提省亲审由 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421
卷三二 藩吴公牍十二	423
饬议娄县征收钱粮行用并田之法一案由	423
通饬开浚港汉垦种杂粮筹备织器等事	424
通饬办赋章程由	424
苏州府等禀复会议章程由	426
附详宜荆阳坛溧五县六年田捐买米交夹板船试运请示由 六年十月	426
制给养济院等项棉衣章程由 六年十月	427
饬查逼嫁抢醮由	427
海防 ^{同知} _{上海县} 详复商船并装江北漕米是否足资敷用查议由	428

	宜荆二县稟六年田捐酌议分等收缴	428
	札飭严查救生船流弊并飭妥议经久定章	428
卷三三	藩吴公牍十三	429
	飞催新漕米数赶紧开报并颁折式由	429
	通报各属城外濠内已盖草棚房屋分等给价拆卸搬移一案	429
	札飭开挑玉带桥河道	431
	飭禁武阳二县图差贴费由	431
	札飭武阳通图合办地保一案由	432
	移会各局卡抽厘核实查办	432
	札查常熟沙洲情形	433
	札查松江海塘	433
	飭禁荒熟田册区书核送索费由	434
	飭议贫民借米不准高抬作价由	434
卷三四	藩吴公牍十四	435
	会详苏省同治六年份海运章程请奏由	435
卷三五	藩吴公牍十五	439
	会详同治六年海运外办章程请示由	439
	详请宜荆等县改办田捐由	444
卷三六	抚吴公牍一	446
	通报行查淹禁人犯	446
	示禁棍徒需索鱼花船只	447
	批江阴县稟严禁蠹役并酌议签票章程由	447
	批嘉定县稟复酌议签票章程由	447
	同知李丞稟奉委昆新勘坍带办更正科则由	447
	苏藩司详川沙夏廷栋控案人证延不解审记过由	448
	批太仓州稟遵札酌议签票章程由	448
	札取存署词批堂事原簿	448
	批阳湖县稟遵飭拟具签票条约由	449
	飭提同治三年以前江北各州县未结命盗积案检齐原卷送臬司核办	449
	札沭阳县记过并催淹禁人犯案	450
	批阜宁县稟大曹囤粮户藉团抗完漕赋由	450
	宜兴县详武生雷德章即雷志春率众滋事请革由	450
	札飭禁毁淫词小说	450
	批江都县详徐天南上控蒋盛宗一案讯供请示由	451

	飭议崇明大丈沙洲办法由	451
	禁革报荒规费告示	452
	发告示札	452
	长洲县洋池户朱魁山等求请飭委员弹压需索鱼花船由	453
	飭应道挑选兵枪等项听候委员解赴总理衙门	453
	札飭殄山县查复淹禁人犯迟延记过	453
	通飭各属犯证病故等案据实详请销案	454
	会督院衔咨浙协济前敌军饷银十万两解苏转解	454
	常镇道详泰兴监生施泽阻挠团练纠抢勒索一案请销由	454
卷三七	抚吴公牍二	455
	札委李董事亲查内外洋面各山岛	455
	批臬司详苏州府遵飭议给禁押犯证批差衣粮由	455
	批苏藩司详署武进县小河司巡检留署一年请示由	456
	批准安府督同清河县详叶保珍被胡香泉等殴伤后服毒身死附详由	456
	会提督衔示禁遣撤兵勇不准逗留在苏迅速回籍	456
	札行示禁开设戏馆点演淫戏	457
	通飭一切公文及催查催提紧要事件分别缓急定限办理	457
	通飭各属词讼立限审结	457
	淮安府详安东董文远被人毒死讯明由	460
	外洋多盗咨粤借拨红单船两号派员管驾来苏缉捕	460
	署苏州府知府钱守稟因病未愈请假两月委员接署由	460
卷三八	抚吴公牍三	461
	通飭清理词讼严禁传呈等弊	461
	通飭讼案久悬不结核明注销	462
	通飭奉行已未办事件查照折式按月开报	462
	通飭收押人犯开明列示	463
	淮扬道稟查明安东王令提解董文远案证迟延现将王盛基等提解可否免参 请示由	464
	淮安府详安东王士炯控王盛基挟嫌陷害勒逼毙命讯拟由	464
卷三九	抚吴公牍四	465
	咨行严禁需索鱼花船只	465
	署震泽县稟到任后筹办地方大略情形由	465
	飭禁捕捉田鸡	465
	批复苏松太应道等核议水师章程	466
	宿迁县详复有无未结命盗杂案由	467

	批准安府稟复安东王士炯遣抱呈控王盛基移尸杀害一案由	467
	咨商威林密轮船停撤变卖解饷船只酌派长龙舢板	468
卷四〇	抚吴公牍五	469
	通飭严禁短差押解	469
	批准安府详安东县董广兴上控王士炯一案附详由	469
	桃源县详拿获匪犯王尚扬等讯供狡展应如何办理请示由	470
	苏州府详遵飭议给各属解审批差衣粮由	470
	飭司核明阜宁县监犯米三费小雨子是否正盗一并提省质讯	470
	臬司详桃源孙宝奎被劫获犯王尚扬等翻异前供批府督审并将该县记过由	470
	金坛县稟抵任后察看地方情形先行稟报由	471
	札飭查明开征不贴简明告示各州县详记大过一次	471
	批常镇道会稟普生庄船救生六濠口局一体给奖并田租情形由	472
	飭议挑除瓦砾章程	472
	批泰州详张陈氏被王二小逼诈气忿服毒身死获犯验讯由	473
	批沭阳县稟民情强诈办公棘手情形由	473
	会衔严禁各属自尽人命亲属藉尸图诈告示	473
	批睢宁县详窃犯靳开永即靳继先病故验讯由	474
	批试用知县稟积案内盗案情形请飭复审由	474
卷四一	抚吴公牍六	475
	督院咨各业商民求请减免厘捐咨行飭议由	475
	泰州详军犯王大盈小前经请减未奉部示请咨催由	475
	批磁山县民人陈万里呈控被匪抢劫请飭提各寨长押交由	475
	批臬司详泰州曹毓琦挟嫌诬告差役匡洪藉差吓逼致被告曹毓芝自刎身死审 拟由	476
	批阜宁县申送四月份监押人犯册由	477
	批阜宁县稟清理积案并察查地方情形由	477
	批准安府详阜宁孙卜本被押自缢案内钟树田已获请将吴令顶戴给还	477
	札委密查江宁府属月报事件	478
	批沭阳县申送上控自理词讼及禁押人犯册由	478
	金坛县详溧邑民人江万林因案押解在船失足落河身死验讯由	479
卷四二	抚吴公牍七	480
	通飭吊销差票并原差姓名汇册送核	480
	札飭华亭征收钱粮告示含混	480
	批盐城县稟监犯朱宝菖讯无画一供词请示遵办由	481
	札提月报辛饭	482

批徐州府申送铜山县项秀文服毒身死案详稿由	482
批准安府详阜宁孙卜本被钟树田私押自缢身死获犯讯供由	482
咨请学院检卷派书承办闾务	483
山阳县稟遵飭查禁淫书并呈示稿及收买书目由	483
江都县稟访获地恶杨五瞎虎等分别讯办由	483
崇明县详文生黄洋将张丙荣私刑拷掠革审一案讯明请开复由	484
咨商照案划扣木铁等价	484
卷四三 抚吴公牒八	485
通飭禁革各属招解人犯承差陋规案	485
签商萧县民徐大坤救亲情切砍伤孟广太辜限内因伤身死一案	485
通飭佐贰不准擅受	486
批山阳县稟复查明并无未结自尽命案由	486
批兴化县稟复嗣后遇报自尽命案遵飭认真整顿一案	487
批新阳县详王应霖报无名男尸无凭相验由	487
批苏司会详苏省拟请开设文案总局由	487
批江藩司详复宁属佐教留署毋庸仿照苏属章程办理由	487
批臬司详复扬属里下河州县拟设腰站一案并缴清折由	488
札飭候补人员差委给发薪水不准向州县需索	488
禁妇女上茶馆	489
沭阳县详犯妇卢岳氏被匪掳去邻族人等讯供由	489
咨查子孙会名目	489
苏司详摘去顶戴人员不得抗违戴顶由	490
东台县稟查明未结自尽命案一起办理情形	490
海州详捐摊各款年份案由清册请赐量予删减由	490
卷四四 抚吴公牒九	491
札苏藩司飭属设立社学	491
沭阳县监生胡官鹏呈控叶士荣之女系被包和尚等抢去致令羞忿自尽遣叩 恩准提案亲讯核断	492
飭司将记过三次之员详请撤委由	492
海州申闰四月份词讼监押清册由	493
赣榆县申四月份监押各犯清册由	493
苏藩司详各属造送二月起至四月份止三个月词讼清册核明勤惰请分别记功 记过由	494
通飭将奉文日期叙明由	494
青浦县青浦学会详司事稟请修庙立案由	494
札飭苏属佐杂人员以后无论府县如何稟留应一体驳斥	494

盐城县记功	495
卷四五 抚吴公牍十	496
安东县详徐克荣被贼拒杀现获余老汉讯系妒奸起意纠殴致死请更正由	496
飭司行查官封房屋给还房主	496
宜荆厘局详城局被劫开折详报暨宜兴县陆令通报获犯由	496
山阳县禀拿获凶犯田星沅禀经漕院批飭正法由	497
睢宁县详钱万成被窃案内刘文卓等讯明裁诬平反由	498
如皋县禀词讼月报开除项下注明旧票何日吊销差役姓名及现办情形由	498
会示江北捐输旧欠概行停免	499
咨行本衙门办公条款	499
卷四六 抚吴公牍十一	502
札飭整肃大祀章程	502
嘉定县禀城乡已办义塾情形由	503
江阴县禀遵设立义塾并添议章程由	503
桃源县月报不符摘顶	503
宿迁县申五月份词讼清册由	504
淮安府详桃源县解役王明等疏脱徒犯吴南煜一案讯供由	504
如皋县禀奉批飭闰四月份上控自理月报禀批逐节申复由	504
预飭招徕船只承运粮米	505
咨商就地正法之案照例办理由	505
卷四七 抚吴公牍十二	506
札飭查清田额顺图完赋由	506
桃源县申五月份词讼册由	506
江浦穆聚兴妻子被卢司务诱拐一案飭府县追缉由	507
臬司详盐城丁怀齐听从其父丁万盛将妻王氏捺死图赖未成该犯下手加功 并丁万盛在家病故一案核拟由	507
泰州禀六月十五日起在宜陵地方添设腰站由	508
飭查上忙斗则告示有无浮勒	508
瓜口至观音门口分设救生船局酌议章程请示	508
东台县详复遵札清厘词讼月报办理原委由	509
江苏现任候补功过各员由	509
淮安府详安东捐职程端义上控外委张致和纵子张桦毁坟殴伤伊母等情一 案讯属子虚就案拟结由	509
徐州府详复砀山监生陈賡歌上控张存朴等一案遵批查复由	509
淮安府通详盐城凶犯朱宝菖听从郭恒汰图财害命临时畏惧不行事后分赃	

一案督同讯明由	510
松沪捐厘总局禀奉饬减厘大概情形并复月拨各饷可以节省若干无从查悉由	510
钱道禀刘军门所借银五万两难以全数归补请督院酌办	510
卷四八 抚吴公牍十三	511
札饬征收下忙钱粮价值告示内加盖红戳	511
商号拟购轮船试行漕运行司核议	511
陈令在南汇县任内倡捐书院义仓等项善举行司记功	512
札催盐城县民刘步蟾殴伤纪吕氏致令服毒身死案	512
盐城县详获盐犯吕爱堂因病交保医痊提讯办详由	512
贺节记过	512
昆山县禀赶造上忙册申告示一俟办齐另报启征由	513
咨商减免沪局房市坐贾空船各捐	513
江都县禀现办沙洲情形由	513
常熟县禀到任后查办地方事宜由	513
靖江县详顾瑞明控潘明山等迭抢朦释等情录案详请批示祇遵由	514
通州详民人瞿志成上控吴成川等执械蜂抢钱洋衣服牛只一案详复由	514
昆山县禀到任后清厘案牍下乡察访情形	514
沭阳县销大过一次由	514
丰县禀前县漏报监犯王潮宾等何犯应行咨缉由	515
沛县详委验丰县监犯仇生即仇存兴病故由	515
臬司详邳州魏四刃伤韩应广平复于取供后提禁病故一案核拟由	515
咨爵阁部堂裁撤苏局所属铺捐	515
会衔裁撤铺捐告示	516
咨复通商大臣商号拟购轮船试运	517
锡山驿不填到站时刻行司申饬	517
卷四九 抚吴公牍十四	518
海洲详复奉发紧要排单朱标文件业经遵式月报所有未奉通饬以前文札恳免补造由	518
密查昆山城隍庙捐查明何人为首由	518
咨明丹徒令记过由	518
靖江县禀现讯吴锡珠供无伙劫情事可否提禁递籍请示由	519
札饬金坛季贵林服毒身死一案饬县另行访查详办	519
清河县详张金报葛泳馨被胞兄葛恒馨故杀身死埋尸不失一案获犯由	519
吴江县详潘曹氏服毒身死验讯由	519
如皋县详李赵氏报伊子李建溺死在王琴圃等沟内一案验讯由	520

伤查殄山缴排单漏填迟延	520
常州府详木簪经由三河应捐捞河工费无伤商力请照常开收由	520
安东县详严成方等讯非方同义案内正犯仍发回沐邑审办由	520
江浦县客民穆聚兴控武进县民陶德顺一案	521
安东县禀甫经抵任所有五月份造报各册应请展限由	521
甘泉县申五月份押犯花名清册由	521
太仓州禀奉飭设立社学遵办由	521
补用同知禀遣属赴苏请领钤记由	521
罗店镇私收庙捐拨入义学催查捐数章程	522
桃源县详陈丁氏被卜全胜强奸不从羞忿自缢由	522
溧水县申四月份词讼监押清册由	522
复督院咨商准关变通章程一案	522
通州申闰四月份词讼监押清册由	524
常镇道详复奉查镇城西门外巡防委员彭庆嵩等在局擅受一案由	524
武进县禀江浦穆聚兴控案禀复由	524
卷五〇 抚吴公牒十五	525
六合县禀文生李澄控案查复由	525
赣榆县于飭查积案空言申复再记过由	525
江宁府详接奉宪文是否按照发行之月造报抑归奉文之月造报请示由	526
通飭词讼监押奉文各册一文汇送	526
淮安府禀据盐邑禀水路河荡间阻排单公文请宽时刻由	527
江宁府禀隔省州县及隔府县关緝关提犯证所需差费由本官酌给不准在外诈 扰请分别咨会通飭照办由	527
睢宁县记功由	527
苏藩司详荆溪清理民山议减经费请缓至秋后起限办竣由	528
苏藩司详金山职员钱国宝阖族捐饷议请给奖一案请示	528
札飭徐海道查明无驿州县添设腰站	528
督院咨复沪局减厘大概情形	529
札查吴江县申复公文先后是否相符	529
崇明县详奉飭查禁收买淫书据董禀办议罚各情由	530
卷五一 抚吴公牒十六	531
海州误会粘贴排单札飭更正	531
清河县桃源县会详清河奉验桃源花户叶成如欠粮不完差提自尽一案因尸子 力求桃源相验后避匿不到清河无凭相验仍由桃源填格录供由	531
丰县排单漏填一案含混申复飭令查办	531
海州详赵有科故杀陆芳身死由	532

苏司详复昆山私捐邑庙经费一案由	532
苏藩司详余维士等上控县书史懿初等藉捐索费一案飭据复查明确请示由	532
南汇县申五月份词讼监押清册由	533
阜宁县申闰四月份内外监管押人犯清册由	533
镇江府详复理事同知设立盐卡巡役藉名索扰查讯供情请示由	533
长洲县申五月份词讼监押清册由	533
会衔严飭不准就地正法	534
徐海道禀宿迁盗犯王玉英等讯拟请示由	534
机器制造局禀明遵购祺记洋行机器各件恳请给发价银并呈契据清折由	535
催碭山一切公文定限办理	535
崇明县详纪吉祥酒醉溺水身死由	535
署青浦县陈令禀城乡已分设义塾由	536
御史张运奏参泰州长康各款由	536
卷五二 抚吴公牍十七	537
淮安府禀桃源叶成如自缢案讯供情形由	537
桃源县禀获犯韩得胜等认抢事主徐进行车请就地正法由	537
徐州府禀嗣后发行萧沛丰碭公文可否责令铺兵接递由	538
札飭海州或设腰站或铺司递文	538
淮安府详沐邑排单清口驿书漏填时刻讯明责惩由	538
上海租界会审委员禀移驻新建公廨开用钤记仍仿照公堂旧章参酌办理由	539
通州禀查如皋捐事情形并将陈玉树先行飭释由	539
徐海道禀修建蔺坝石闸并创办纺织请拨款接济由	540
镇江府详丹阳侵吞田捐科书提省惩办杨凌云等上控批府亲提讯明一案应 否解省一并讯办请示由	541
泰兴沙洲局会禀复成洲民疑用仪门簷施丈进城乞恩开导劝散情形由	541
江阴县禀奉飭办芦洲大丈现因如何办理之处请示由	542
苏司会详前署丹阳县主簿候补主簿赵咸熙禀讦印官参革由	542
碭山县详黄瑞胜在监病故由	542
苏藩司详送开浚老刘河收支各款册由	543
通州详添设铺房跑夫接递文报由	543
卷五三 抚吴公牍十八	544
如皋县禀陈玉树上控陈钟秀等遵办情形并呈供折由	544
桃源县禀花户叶成如欠粮不完差提自尽一案访明系由丁差诈赃毙命据实 检举请赐飭府严办并请从重议处由	544
苏州府详川沙夏廷栋上控牙甲黄成贿庇白拉书差姜承业等索洋不遂改帖 冤禁说合报效等情一案讯明示遵由	544

臬司详苏州府督同元和县承审昆山县职员李溥上控已革武生宋玉田挟嫌
 关禁并宋玉田闻拿投首一案核拟 545

苏藩司详长元吴三县经征六年份恤孤余剩应否免提请示由 545

宿迁县禀获犯陆承谟等录供请示由 545

海州禀遵飭添设跑夫递送公文由 546

松江府转详娄县详革监朱清慎一案请示由 546

淮安府详桃源孙宝奎被劫一案遵批审明前获王尚扬等实非案内正盗请示由
 547

丹阳县详科书臧寿芝侵吞田捐由 547

甘泉县详委验高邮押所陈采即泮芹服毒身死由 547

通飭江北各属同治三年以前积案免其解省由 548

东抚咨丰鱼河道委员勘办由 548

飭议开典 549

咨行红单船经费由捕盗局给发由 549

松太道详复给红单船官勇薪粮并筹还粤省垫给经费由 549

札委全丞赴桃源守提壮役荣标等解省 549

札飭倪道复勘海崇互争沙地 550

苏司详崇明县恩贡生黄文渊孝廉方正请考验由 550

卷五四 抚吴公牍十九 551

太仓州禀遵飭请示上忙仍带征刘河工费归补由 551

苏州营申拿获枪船伙张小五等并洋枪等件解县收审由 551

臬司详复禁革各属招解命盗杂案规费一案核议由 551

苏城设立分局收留散勇送下关等局资遣回籍告示 552

江藩司详复教职领凭定限由 552

江藩司详送高邮州珠湖书院六年份报销册由 552

高邮州详盗犯郑安邦听劫王炳元船接赃案解府翻供复讯由 553

咨会萧县记过 553

札飭王声金京控案内究出讼棍张本治发府审办 554

批吴县详候补县丞被窃勘讯由 555

萧县详委验铜山监犯柳汶昭病故由 555

淮扬道禀黄水已入皖省阜阳境内由 555

泰州禀拿获宜荆厘局被劫案内盗犯袁清祥移解审办由 555

砀山县详吕学思戳伤彭学珠身死由 556

泰州详王沂因赖欠诬斥致李松美自缢身死验讯 556

太仓巡盐炮勇被盐匪杀死要犯无获将沈牧记大过一次由 556

札飭查探上游水势 556

徐州府详徐郡向有义学并新设书塾情形由 557

安东县详殷万成报有一男尸投水身死认系贼犯徐务尸身畏罪自尽验明由	557
常州府禀呈武阳二县学拟复丁祭乐舞条款并示式清折由	557
通飭沛县词讼案件漏报王署令记过由	558
飭查桃源曾令奏参案各属奉文日期	558
卷五五 抚吴公牍二十	559
札飭未结自尽命案迅速审结	559
批赣榆县申送闰四月份监押册由	559
丹徒县禀奉飭访拿朱小患等一案讯拟由	560
靖江县申五月份词讼监押清册由	560
批苏藩司会详遵议禁绝枪船收缴器械由	560
飭拿郭顾氏案内讼棍沈鸿纶等查办	560
飭议江北钱漕均平征收章程	561
批准扬道详沭阳县文生周宝溪上控丁役串攀押诈等情一案讯议请示由	561
飭查陆纪等遣犯改发案	562
苏司详常参将未支廉银应否酌放一案由	562
札飭教职不准擅受民词到任时取结送查	562
批通州详民人王球上控王兴等昧吞遗产一案申请核示并缴抄粘由	563
札飭盐城县密选干役严拿耿德庭等解府审办	563
金陵厘捐局详扬城善后捐务停止并免追欠项由	564
徐海道禀碭山陈万里被劫上控督同委员审定具详由	564
徐海道禀睢宁匪犯张崇先等供多游移应否发回请示由	564
徐海道禀请给还宿迁县城守营顶戴由	564
昆山新阳县会同绅董蒋泰咸等禀复积谷缓至八年随漕带征由	565
东台县禀送飭开出入用账数目册由	565
阜宁县禀吴学诗海船被劫获犯讯认惟事主并不请勘船亦不知何往与勘报 格式不符请示由	565
阜宁县禀委员私押差役禀请查办并自行检举由	566
通州详督审如皋命犯王川讯认疑奸用斧迭砍胡兔子并伊妻石氏身死一案由	566
丰县禀遵办积案情形由	566
桃源县禀奉委理桃邑篆务现办地方事宜大略情形折	567
江司会详盐城县教谕陆敏政擅受词讼参革由	567
卷五六 抚吴公牍二十一	568
札飭将同治三年以前积案内已解府司者补开清折	568
会衔示谕海岛居民耕种安业毋窝留盗贼由	568
崇明县详征收钱粮照漕粮改收公费今后大小户一律均收由	569

	盐城县禀亢旱日久沿海滩地明有蝻孽萌生现已搜捕净尽并办理情形由	569
	访闻丰县典史需索监犯使用飭道查办	569
	批丰县申送五月份公文月报册由	570
	批睢宁县申送正月起至五月底止公文月报册由	570
	铜山县申五月份词讼监押清册由	571
	太仓州禀添设义塾并拨充费由	571
	会示沙洲老额概免补课新洲只缴正价章程	571
	臬司详赣榆县民刘光孟刘光义互行京控一案审拟由	572
	咨行沙洲免缴老额补课会稿告示	573
	咨行巡防太湖请拨炮船	573
	札飭震泽甘令记过飭司注册	574
	盐城县禀王涛兰等被劫办理情形由	574
	泰州申六月份词讼监押及公文月报各清册由	574
	札飭安东县密拿薛举等究办	574
	淮安府禀委查安邑监生张秉权上控薛举一案情形由	575
	署太仓州记过撤任缘由行司通飭儆遵	575
	苏城军械所军需制造局会禀现存旧烂账房号甲可否发交善堂以作添补 寒衣之用请示由	575
卷五七	抚吴公牍二十二	576
	咨商拟办江北钱漕章程	576
	酌拟江北钱漕章程	576
	酌拟江北各州县厅钱漕征数	578
卷五八	抚吴公牍二十三	589
	密委查访各州县事宜	589
	批赣榆县申送闰四月份公文月报册由	591
	札飭徐海道亲提周传诚等研讯确供详办由	592
	催海州孙文蔚控案	593
	安东县详访获积惯讼棍捐职都司王心如先行详请斥革遵飭解郡审办由	593
	震泽县详朱文初在押患病该亲属呈请具保查案请示由	593
	砀山县郭令摘顶	593
	苏藩司详复荆溪县清理民山议减单费由	594
	海州详刘段氏因病身死讯拟由	594
	清河县详代验安东张殿英服毒身死验讯由	594
	咨商筹办江浙运京洋铜	595
	浙抚咨浙省应解运津制钱此后改为解铜	595
	扬州府详泰州陈沧洲控巫永榆案讯明由	596

扬州府禀泰州陈沧洲控案请示由	596
盐城县禀遵札密拿郭恒汰等情形并缴排单由	596
萧县详老孙三取保后在歇病故由	596
如皋县详陈学来报陈柏魁自缢身死验讯由	596
卷五九 抚吴公牍二十四	597
批东台县申送五月份词讼监押各册由	597
批海门厅申送五月份词讼监押及公文月报各册由	597
批桃源县禀前获稻凤来等三名讯非徐进被劫案犯业经分别解讯保释补 请核示由	598
批苏松太道禀遵飭查议蚕桑水利由	598
札飭委署正印官一律定限赴任	599
批准安府详桃源县丁差盖林等向欠完钱粮花户叶成如诈钱殴押致令自 缢讯供由	599
批江震二县会禀筹议育婴堂章程由	600
吴江县禀筹议社学经费添设四塾延师开馆由	600
盐城县申复并无同治三年以前未解积案及现应解勘命盗之案并缴排单由	600
臬司详瓜洲司巡检裁缺改设巡缉委员可否毋须咨部请示由	601
殷丞解饷在桃源歇店被失一案札飭缉参	601
札飭将徐进被抢案内韩得胜等由府亲提研讯禀复察办	601
王丞崇明县会禀崇邑补课请照同治三年沙洲章程办理由	601
札查程满沧起解文册曾否详司由	602
泰州申五月份公文清册由	602
泰兴县禀史正轺听从史正虎等帮索豆欠将张史氏捺伤咽喉身死一案屡讯 犯供翻异请提省或提州审办由	602
金山县禀呈刊刻金山田赋征信录由	602
咨行赣榆县知县张令等摘顶撤任折片	603
札飭桃源五月份月报舛错	603
飭查扬郡各善堂局	603
沙洲总局详议复崇明沙洲免于查办拟具示稿请示由	604
武进县会禀拟送现办沙洲保甲条款由	604
飭议瓜州司巡检裁缺改设差员案请咨由	604
苏州府督同现署前署金匱县详张三和听从纠殴华云洲捺伤身死审正由	605
通州详泰兴吕盛田报伊父吕国秀身死一案请示由	605
卷六〇 抚吴公牍二十五	606
咨议订内外洋水师章程	606
酌议海洋水师事宜	606

海洋水师章程别议	611
附录外洋各山岛图说	612
卷六一 抚吴公牍二十六	616
批常州府详靖江陈前令误拿之吴锡珠请递回管束由	616
札饬重宁慧因两寺田地拨作养济院经费	616
海门厅禀讼棍陈锡光避匿访拿由	617
饬禁背娘舅并挖取堤岸石块	617
批沙洲总局禀请将沙洲办有成效之江阴常熟印委记功奖励由	617
批苏藩司详杨周二令领解京饷无误请给外奖由	618
韩振铎控案未列月报铜山记过由	618
批铜山县详委验范宝华在押病故由	619
批桃源县详获匪尹开太讯认图财谋杀丁学保身死一案正法由	619
批震泽县禀平望严墓二镇设塾开课由	619
札饬巡查章程	619
酌拟巡查章程	620
韩振铎控案未列月报沛县记过由	621
松江府知府杨守患病难痊请委员接署开缺调理由	621
江震二县会禀酌拟巡缉事宜由	622
徐海道禀复密查丰县黄典史在任情形由	622
丰县典史黄纯熙违例擅受咨部斥革	622
扬州关详请仍准填给执照免其复用红单由	623
札发江北钱粮章程	623
通饬注销词讼各案未便假手差役由	623
卷六二 抚吴公牍二十七	624
批苏藩司会详核议禁绝枪船收缴器械一案章程由	624
咨行查禁枪匪枪船器械勒令改造销毁章程	624
批泰州禀地方情形由	626
通饬江北积案勒限三个月审结办竣由	626
饬拨洒扫会息本札	627
义塾已未办各处开单查核饬催札	627
通饬查禁火葬	627
会衔札发江阴等县免缴沙洲积欠价银两示式由	628
咨复漕院浚河利运	629
上海县禀绅董议呈义仓积谷章程录送请示由	629
咨行现派许提督为抚辕总营务处并统带中营	629
催查崇明王令挪用江宁善后捐款曾否解清	629

松江府详复修筑华亭海塘经费拟请分忙按亩摊捐并呈估册由	630
奉贤严禁索费等弊	630
咨行江守报遵委接办提调并留蒯道	631
丹阳县申送七年十一月份宣讲清折由	631
宜兴县申送义塾子弟功课清折由	631
丹徒县详送七年十一月份宣讲清折由	631
卷六三 抚吴公牒二十八	632
铜山县记过行司注册由	632
批桃源县禀嗣后接奉宪文遵照归入奉文之月造报并整顿盐狱书差情形由	632
批沭阳县禀到任后正值勘办秋灾并逐渐整顿词讼由	632
批吴江县禀清厘词讼杜弊安良由	633
批苏藩司详余维士等上控史懿初等藉捐索费续飭查复请示由	633
札飭碭山县积案究有若干起开折送查由	634
批扬州府详奉行设立养济院举行各善举将重宁慧因寺田拨作经费一案遵办情形由	634
批沙洲总局详讯明童恩霖等禀控王德怀等一案大概情形现在解赴臬司衙门审办由	634
批崇明县详江宁善后捐款现在尾欠应否一律免追请示由	635
批苏藩司详复奉贤不在丁田另征杂办渔课一案由	635
批吴县禀各图地保偷飭十甲里耆举充毋庸再由佐杂衙门投充由	635
批武进县禀会获事主费伯雄家劫案首伙各犯讯供请示由	636
批苏藩司附详震泽劝办义仓积谷应飭另行详办由	636
吴县申送七年十一月十二月份宣讲清折由	636
三首县会禀请委员备办丁祭祭品由	637
飭议弁勇请假章程	637
飭查兴化门丁张姓	637
淮安府请借款挑河咨商督院	637
仪征差役索扰飭禁	638
飭查通州滋事之人并禁堂费停棺等由	638
飭查娄县三里桥等处分卡弊窦	638
札查厘卡沈委员苛求罚款等事	639
海州书差索费飭查	639
飭查泰州船差需索	639
藩臬司详拟清理交代章程请示由	640
卷六四 抚吴公牒二十九	641
批碭山县详铺厘停止并将所雇之勇裁撤由	641

淮扬筑堤一事行道府察酌拟办	641
批睢宁县申历年未详盗案开折申送由	642
札飭查议海门厅征收地漕银数由	642
批苏司详各属造送闰四五六三个月词讼清册核明结案较多各县请记功	
一案由	643
批准安府详清河士民呈请拨除金吴二乡代摊沉粮	643
批徐海道禀碭山县知县虽无别劣迹诸务废弛请改教职由	643
批徐海道禀徐属各牧令详报迟延处分宽免由	644
酌拟候补府厅州县衙参章程	644
札飭江苏两属呈送月报改申为详	645
札司飭属严密查禁差役需索	645
乡约等事行司飭学按月开报由	645
與图局详江北與图请飭在宁开局办理由	646
飭府按月造送词讼各册	646
札催京控各案迅速讯结并取迟延职名	646
签驳甘泉胡老疤仔起意纠约欧铁裤仔等谋杀于谓成身死案由	647
签昆山王刘氏故杀亲夫王振庸身死又汤二等同谋共殴朱凤翔身死二案	
审拟签飭研究妥拟解勘	648
申禁需索串票递呈相验各项杂费由	648
卷六五 抚吴公牒三十	650
飭令封闭锡金太湖等处尼庵	650
咨行飭议印官相验差保需索章程并沛县记过由	650
批碭山县申两次奉札及到任后拟将地方公事逐渐整顿清厘由	651
通飭各州厅县将严禁自尽命案图赖告示捐廉勒石	651
咨行山阳县等分别记功记过	652
批崇明县详典商月捐一款可否援照铺布等捐一律停免由	652
批苏藩司详属报词讼核计功过一案遵飭酌议请示由	652
批江阴县详议按田捐办积谷由佃扣留代缴钱文由	652
批山阳县详委验清邑监犯葛恒馨病故验讯由	652
签飭盐城周大图船谋害刘文坛等一案审拟由司复审	653
批沭阳县禀风俗民情及到任后一切整顿缘由	653
飭禁上海船埠名目	654
札飭裁革清江小车行头名目	654
常昭二县会禀境内得雨过多请开白茆大坝以消积水由	654
松沪捐厘总局蒯道禀遵批交卸回籍一切局务就近交杜道接收由提调禀	
商办理由	655
松江府禀刊印卧碑文分给诸生并飭属将廩贡生监词讼按季造册详送由	655

青浦县稟重建陈忠裕公祠堂并请列祀典春秋致祭由	655
札委徐令炳奎带同眼线驰赴常熟江阴密拿逸盗窝家及豢盗捕保追起原 赃稟解查封窝主房屋听候饬毁由	656
嘉定县详四月份词讼监押并藩司公文各册由	656
金坛县详四月份词讼监押册由	656
驳金匪张三禾等听从华银观谋殴致伤华云洲身死案由	657
卷六六 抚吴公牍三十一	658
札饬词讼人证分别取保管押不准与盗贼同押由	658
饬议钱庄局赌局骗禁绝章程	658
札饬革除镇江府扬州江甘二县清河县船埠	659
劝修海属水利札	659
饬查沭阳县差役私押是否相符	660
札饬各属不许点充总书由	660
淮安府详山盐清安四县本年六七八三个月词讼月报考核功过详请核示由	661
饬禁小押并议招商开典	661
词讼核记功过饬拟章程	662
臬司详沭阳贼犯孙老等听从伙窃被追拒捕并未帮殴并万二等于取供后 在监病故一案核拟由	662
札饬嗣后非关命盗重案即于讯结后次日详复	663
卷六七 抚吴公牍三十二	664
通饬刊贴科则告示	664
札饬溧阳稟举办保甲章程饬司核议	664
饬催发审未结各案	665
铜山县稟应行注销词讼各案分别造呈汇销清册可否免入月报请示由	665
饬禁大签名目	665
札催裁减丹阳科书章程由	665
吴江县稟请毋庸设立社学由	666
上海县详盛义庭上控朱忠全等串捉掳物一案查案详复由	666
苏州营详请酌留兵丁专令分处差防由	666
清河县稟裁并船埠革除规费由	666
清河县稟裁革夫车行头禁绝规费请示由	667
淮安府稟象山阜清桃四县征漕并无匿示浮收并送贴过处所折由	667
牙厘局稟嗣后各营增领额外之款应请由营稟准行知照发由	668
阜宁县详孙秀章上控陈正猷等一案请销由	668
丹阳县稟睦洪亮被劫二案奉查匪等如何进城出城及守城兵丁姓名移营查 复由	668

催各属同治四年后未办未结命盗各案开折送核	669
示禁迎神赛会由	669
查催露柩曾否收埋净尽一案	670
苏郡绅士潘编修等呈请筹还义仓存款由	670
江西抚院咨商筹办海运事宜由	671
卷六八 抚吴公牒三十三	672
娄县禀到任办理漕务情形由	672
饬属修理桥梁	672
臬司详吴江王导燧等共殴王万梆身死一案审拟由	672
淮安府禀复清安二县便民等河兴挑一案由	673
疏通海属水利	673
高淳县禀匪徒系带石墩铁杆拟式请示由	674
饬司核议苏属简缺州县应否仍归轮委	674
饬查同治七年下忙告示有无浮勒	675
苏属漕粮告示分等行司	675
江属漕粮告示分等行司	676
通饬遍贴银米斗则告示并于串票内加盖折收钱数红戳	676
徐海道禀委员查勘沐邑侯家河似应照旧启放由	677
各学月送宣讲清折汇别等第分记功过	677
卷六九 抚吴公牒三十四	679
溧阳县禀幕友品行端方并不常赴赌场由	679
饬查东台县监押犯人与牌不符	679
札饬密查如皋县监押各犯与牌示不符	679
通饬各属凡遇命案相验严禁书差需索使费勒石永禁	680
教官讲生月领薪水饬令印官加结报明	681
溧阳县申送七年十一月十二月份宣讲清折由	681
华亭县申送郭友松诗文稿由	682
札查如东泰通各卡索费重罚	682
泰州兴化监押各犯牌示无名饬查	683
淮扬道会禀漕范两堤闸坝涵洞各情形谨陈管见由	683
咨行江属词讼月报功过章程	683
宝山县详义仓积谷随漕收缴筹议章程请示由	684
札委朱丞勘文丹徒袁振金控案滩地由	685
川沙厅详准法国胡总铎函致姚和尚强娶杨珠姐一案讯供由	685
徐海道禀复勘丰境不能另开支河并请另委会勘由	686
浙江抚院咨匪犯徐凤漳等犯案地方无论何县所属总宜执法严办咨烦核	

飭示复由	686
常镇道禀如皋上年十二月份监押人犯漏列粉牌飭据明白禀复由	686
卷七〇 抚吴公牒三十五	687
外来游民挖取塘岸石脚飭禁	687
嘉定宝山漕折告示行司	687
札查宝山等县沙洲并积案情形	687
飭查武进县驿丁尚万春等克扣索诈	688
飭查东台县粮书私押花户	688
行查东台县浮收漕价	689
行查泰州浮收漕价	689
查究兴化龚如林浮收漕价	690
飭查清江八墟港等河道如何兴挑	690
飭将海州差役徐相等严行提究	691
严禁高邮传呈等费	692
查禁兴化书差相验各费并张二等唆讼包揽	692
吴县地总陈松亭等飭办	692
飭沛县严禁差役相验需索	693
卷七一 抚吴公牒三十六	694
飭铜山县清理监狱班房	694
飭睢宁严拿盗贼	694
飭宿迁等县严禁栽种罌粟	694
飭砀山严禁栽种罌粟	695
江甘埠头需索船只飭办	695
查沐阳门丁差役需索	696
访闻泰州吏目等需索包揽各弊飭查	696
海门书吏疲庸玩误飭加整顿	697
访闻宜兴溧阳赛神聚赌飭禁	697
宝山挂号等费名目飭禁	697
飭裁如皋陋规减复典当利息	698
飭查吴江震泽二县讼棍王稚亭等实在劣迹	698
飭查赣榆绅董仲统伦等有无劣迹并革除堂费串票费	698
查禁宝应书差陈时修等婪索使费	699
南汇稿门袁姓等需索讼费飭查	699
飭查武进江阴靖江宜兴书差需索	699
卷七二 抚吴公牒三十七	701

批荆溪县详叶健芳茶叶行先后被劫获犯由	701
分饬认真递送文报	701
奉贤浮销仓谷经费欠解漕项行司查办	702
海门厅禀各港口商渔等船仿陆地烟户编查请示由	703
奉贤县禀送谷捐支用经费折由	703
金坛县禀到任情形并请免减津贴公费	703
管带亲兵副营补用副将袁九皋禀请批发月需军火由	705
安东县禀奉拿朱东启到案讯明抄详请示由	705
通州详施寿山因贫自缢身死验讯由	705
苏藩司详复松江府详奉访南汇县门丁需索各情由	705
徐海道禀查明洋河厘捐拨充淮扬右营马勇口粮并无重抽短报情弊由	706
金山县详送坍毁未修桥梁地址折由	706
札饬崔参将等滥行开革兵丁记过	706
中军常参将呈兵丁尤得胜王龙标方文翰等三名开除名粮由	706
淮安府详盐城县民郑九山上控郑瑞一案讯明详销由	707
札饬施保如控案复讯妥拟详办一案由	707
飭查未葬尸棺是否掩埋净尽一案由	707
川沙厅申复遵饬收埋暴露尸棺业已净尽并呈清折由	707
通飭各属牧令到任应将前任移交本部院公文专案具报一案由	708
娄县会禀会办清丈大略情形	708
上海县申复按月抽查义学可否由教谕抽查由	708
卷七三 抚吴公牒三十八	709
发监临封条	709
崇明县申送五月份宣讲折	709
丹阳县禀请免减津贴公费	709
丹徒县禀城内有匪徒图劫追捕潜逃由	710
震泽县会禀清粮六月内造齐田数按墟抽丈章程由	710
常州府禀陈金桃案吊卷讯办由	710
崇明县禀勘明新涨各沙绘图呈送由	711
札饬委勘言子祠墓庙宇	711
淮扬道详山阳唐得胜纠同行劫叶升泰钱店一案审拟由	711
签驳臬司招解无锡匪犯章大幅等抢夺卫陇泉等行船案由	711
机器制造局禀续造第五号轮船现已饬匠改作兵船并现办轮船情形请示由	712
臬司会详议复保甲章程请示由	712
会衔出示招商买米免厘	712
臬司详长元吴三县寄禁寄押人犯病故记过由	713
宝山县知县禀请开缺回籍养亲由	713

江宁府详句容朱郃氏因奸谋杀朱兆贵身死一案调县督审由	713
甘泉县详王万德自缢身死验讯由	713
崇明县详五月份词讼监押公文各册由	714
如皋令记过一案	714
常昭内河厘局禀夏季新换司事及原办未调折由	714
札饬将薛举之通案人证提集讯办由	714
江宁县禀呈七言律文由	715
请饬东卫各船于岁底来沪兑漕	716
卷七四 抚吴公牒三十九	717
咨行吴江令记过注册由	717
臬司详筹议清厘京控案件章程遵批议详由	717
华亭县禀征收钱粮自封投柜由	718
阜宁县详设立保赤堂收养婴孩抄录章程请通饬各属照办由	718
臬司详盐城县民杨西元京控成德昌等欠钱诬奸一案请销由	719
臬司会详萧县提解京控人证迟延请记大过三次撤任由	719
臬司详苏州府会审桃源县家丁盖淋起意串同粮差曹岷拘提花户叶成如 私押吓逼致令愁急自缢身死一案讯拟由	719
臬司详桃源壮捕戎标等挟嫌捉拿王得胜等私行逼认为盗一案遵批核议 详复由	720
催饬将示禁迎神赛会遵办缘由具复	721
臬司详元和陆会山借猪载卖河冻阻滞致母陆陈氏乏用愁急自缢身死讯 拟详咨由	722
松海防翁丞会禀请咨直东等省招徕东卫船只由	722
元和县震泽县会禀徐汝福金辂被劫各案已会委获盗周阿芳等讯办	722
卷七五 抚吴公牒四十	724
札饬各属词讼核计功过统由臬司汇办一案由	724
徐州府详四五月铜邳等八州县讼案核计功过由	724
华娄二县会禀盐公堂司事陈卫善匿官销私致启民怨由	725
阜宁县详黄金龙渔船在洋被劫勘验讯供由	725
候补县通州会详奉委会审蒋王扣上控伊叔蒋邦和被季孙扣谋毙等情一案 讯取确供开折禀呈由	725
臬司详溧阳庞德即王其洪听从逸犯赵有顺即李大馨谋砍张永寿身死同行 并未加功一案核拟由	725
臬司禀清理积案力求祛弊由	726
海州详孙首夫提禁患病一案验讯由	726
出示勒石变通芦洲丈期严杜需索丈费	726

饬议抚标城守两营营制章程	727
卷七六 抚吴公牍四十一	728
通州会详江金球控案会同审拟请示由	728
批统领苏防各营稟查薛游击等私自将炮出营请查办由	728
臬司详解部驳通州盗犯王彬等出洋行劫拒伤事主葛尧封等并许福张嘉福 受伤后失足落海淹毙船户萧太包被逼通线并未上盗分赃一案审拟由	728
兗沂道徐海道会稟会勘丰鱼河道上游情形由	729
臬司会详候补知县孙令续又在府帮同审结各案转请给奖由	729
严饬亲勘荒熟禁革卖荒田	729
通飭凡属口角涉讼未经具呈出票即销之案毋庸列入册报一案由	730
札飭靖江县上忙告示未经遍帖	730
批臬司会详崇明县申送词讼环簿迟延请将该令记过由	731
批海州详赣榆三个月词讼核计讯结记功由	731
金坛县稟徒阳欠解考费无从拨解请酌拨厘捐济用由	731
臬司稟提省审办各案人证拟请讯明后由司府先行省释请示由	731
苏司会详候补直隶州知州等委署震泽县知县等缺由	731
江阴县稟清查庙产拨作义塾经费请通飭查办又单稟僧一清等聚众图控由	732
苏州府详各州县承缉盗案酌定劝惩功过章程遵批议复由	732
镇江府详溧阳张巧生怀疑妒奸杀毙三命自刎身死应否剝尸请示由	732
崇明县详奉饬筹办积谷查有旧谷请缓办由	733
札催京控速审并核议章程	733
臬司详泰州闰天济稟求省释由	733
高淳县详六月份词讼监押公文各册由	734
饬录同治四年起续奉新例送刊	734
札飭严禁结会烧香一案由	734
丹阳县详六月词讼监押公文册由	735
崇明县稟五月份月报迟延缘由	735
卷七七 抚吴公牍四十二	736
南汇县南汇学稟川沙等处所欠庙捐请提解济工由	736
南汇县详七月份词讼各案四柱清册由	736
常镇道详通州讯结词讼成数三个月核计由	736
宿迁令催提案件迟延由府记过转饬一案由	736
松沪捐厘总局详五月份各局捐款月报收支各册折由	737
淮扬道详清桃界沟勘估兴挑请汇案会奏由	737
淮扬道详复勘新安河道请照原估筹款兴挑由	737

高淳县禀奉刊严禁芦洲丈费告示照拓碑摹呈送查核由	737
直隶督院咨机器局详六年四月至七年九月制造轮船用过洋税	738
札飭睢宁县经书提讯由	738
丹阳县详王甘霖被劫勘讯由	739
飭属刊碑禁绝丈费	739
常州府详六月份词讼监押公文册折由	739
酌留淮军一成洋税抵作机器制造局用款咨商一案	740
札飭京控提解迟延申明定章	740
札催沐阳程张氏京控奏交速审	740
催议清理京控各案并查委员帮审到差日期	741
南汇县申送六月份宣讲清折由	741
前徐河后帮千总苏文魁禀裁丁欠款请飭抄产监追由	741
苏粮道申复奉提减漕轻费会司催提属欠漕项奏解由	741
行臬司催桃源韩得胜等一案核详	742
江都县详据职员黄逸云禀仿金陵典章在扬城试开原章变拟二条可否准 行请示由	742
金匱县禀李容照控案并开该图积欠漕银折由	742
镇江府禀镇郡善堂请俟考试后清查由	742
札飭臬司将押发之叶金生等飭府提审由	743
卷七八 抚吴公牍四十三	744
札发程张氏京控驳审	744
海门厅详韦厚之被窃勘讯由	745
机器制造局禀订请美国金阶理翻译酌送薪水由	745
臬司禀山阳王五即王佩瑶拿获窃贼张应喜推河淹毙一案	745
臬司禀泰州牧被参一案请开复原官仍议处请示由	746
飭拨清河安东二县挑河经费	746
苏粮道详通核历年漕项完欠分数请立案由	746
批长洲县详元和犯证朱万春等被火焚毙验讯由	746
通飭词讼章程一案	747
通飭札行司道府州转飭文件一并造报	747
札飭各局卡委员有撤委更调者先行禀商	748
吴江县禀收缴器械禁绝枪船章程由	748
扬州府详兴化县举人王春旭等讯无率众闹漕情事详请开复由	748
札催委员等复试	748
萧县禀办过保甲情形由	749
新阳县禀办理保甲情形并章程由	749
臬司详新阳县地保嵇大疏脱军犯石小猪一案复讯议拟由	749

苏州府详六月份词讼管押公文各册由	750
金坛县禀拟办保甲章程由	750
臬司详江宁张余氏伪造联照描摹关防诬骗得赃核拟由	750
江藩司详故官王布政请祀名宦一案迄尚未奉批示由	750
批饬杨秀龙等原差禀请押发申飭	751
卷七九 抚吴公牍四十四	752
青浦县陈令禀修筑墟岸由	752
委孙道勘挑镇郡运河并饬备机器	752
苏粮道会详欠解七年份漕项最多之娄青二县先请摘顶由	752
札发《筑墟图说》	753
咨行饬拿通州东沙镇盗匪曹二麻子等一案	753
签驳朱凤翔京控案	754
徐州府详徐海道病故出缺请委员接署由	754
昆山清丈局董徐梅等禀已丈鱼鳞未经编复及请拨欠发钱文由	755
江阴县禀上年启征熟田应征上忙银两拟请照额全征其剔出淹田缓至下 忙察看并征请示由	755
山阳县详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王牧病故日期家属扶柩回籍治丧由	755
校核江属下忙告示	755
校核江属冬漕告示	756
吴江县禀劝谕筑墟并示禁各种恶习由	757
江苏两属未送忙漕斗则告示单串各式记过申飭一案通飭	757
苏州府详安东县民周帼爱之妻许氏实系被贼拒伤身死并非周帼爱自杀 捏报审正由	757
甘泉详六月份词讼监押公文月报册结由	758
溧阳县申送六月份宣讲清折由	758
山阳县详六月份公文词讼监押册结由	758
催安东徐克荣案讯详并将该县记过注册	759
通州详五月二十四日起至六月底止词讼监押公文各册由	759
沭阳详六月份词讼监押公文各册由	759
长洲县详六月份词讼监押公文册折由	759
泰兴县详六月份词讼监押公文各册由	760
札饬准咨通行通缉之件不必造报通飭一案由	760
崇明县禀各义塾办理情形由	760
卷八〇 抚吴公牍四十五	761
饬查各属积谷数目详报	761
镇江府禀徒阳运河挑工约需经费不敷请拨款由	761

清河县详孙继沅等认劫孔宪儒布店讯供由	761
江海关道禀复进口半税存票统抵正半税现蒙指驳并狄司税欲改旧章各情形由	762
余御史奏禁苏省蠹役	762
常熟县详访获民人陈盛金等疑贼捆绑曹阿四等致毙弃尸不失一案验讯由	762
江都县禀拟呈词讼章程并差限簿式请示由	763
江都县禀周汝诚私开小押请革衣顶并周汝诚在寓自服洋烟身死由	763
札臬司通飭各府州厅县清理监狱体恤罪囚由	763
吴县详复词讼差票外加限单一案现办情形由	764
吴江县详委验吴县监犯陈帮轮病故一案验讯由	764
元和令记过一案由	765
铜山令记过一案由	765
赣榆详六月份公文词讼监押册结由	765
昆新清丈局禀复奉提节省经费委属无从筹解由	765
臬司详筹议清理京控案件章程折由	766
淮安府详阜宁县事主崇如堂被劫案内李大等讯非正盗可否分别归案另行确讯责释由	766
海门厅禀嗣后上控人证请押发收审由	767
江藩司详复江都仙女庙杜康二仙显圣请加封号由	767
江阴县禀被毁木石桥梁由县拨款捐廉建修由	767
高邮州禀遵飭示谕仿办义图妥议办理情形由	767
苏州府详新阳王飞熊等控案请销	768
札飭娄县归并田粮的户	768
兴化县禀送义仓积谷章程并呈示式由	768
严禁泰州赌博	768
泰州详奉飭举办社仓遵议章程请示由	769
邳州禀已未详各积案酌议限期开折禀复由	769
卷八一 抚吴公牒四十六	770
签驳薛举京控案	770
丹阳县禀管收化莠所贼犯释放谋生由	770
飭安东县驻工督挑民便等河	771
章道禀挑办包家等河情形由	771
苏藩司详州县交代款册勒限造送	771
镇江府会禀复勘徒阳运河拟请另造机器开浚由	771
苏沪厘捐万分支绌应将淮扬水师酌裁三四营略资周转由	772
金山县详送积谷捐钱清册由	772
上海县详送七年份带捐积谷收解支欠各数清折由	773

江海关禀官置轮船进出黄浦请派员查验由	773
札饬亲兵水师炮船营制章程	773
松江府详送各厅县带收积谷实存钱谷各数清册由	773
常昭二县会详绅士捐建昭忠祠请立案致祭由	774
札饬厘局严禁卡勇稽阻商民船只	774
松江府禀海塘总局距工本远照料难周现在觅房迁移由	774
丹阳县会禀比追田捐先将实在情形禀复由	775
昆新二县委员李丞会禀呈奉定清丈更正用款准折请赐查考由	775
娄县禀密查如有斂钱聚众真正教匪当即拿办由	775
咨商筹拨善后经费一案	775
武进县禀民间置买产业只准写立绝契不得告找告赎请示由	776
南汇县申送七月份宣讲清折	776
苏藩司详奉催欠解布疋议先酌数办解由	776
候补知县冯令条陈清厘洋商地租酌改厘捐整顿洋务考试人员由	776
太湖义塾饬令赶紧延师开馆札	777
沙洲总局倪道禀密查各沙洲情形并请假十日省亲由	777
江苏藩司会详奉拨协黔兵饷委实无力筹解由	777
淮安府禀请仍饬淮扬各属劝修民墟由	778
卷八二 抚吴公牍四十七	779
饬拨修志经费	779
署娄县详送各前令认解交案各款及已未解数目折由	779
贵州请饷委员请再增拨饷银由	780
李军门咨各营采办煤炭咨请免厘	780
苏藩司详查办各属交代章程请示由	780
兴化县孙鼐仔案饬提复讯解勘	780
松沪捐厘局禀筹防捐款抵拨善后经费拟请尽收尽解由	781
臬司详江都职员董恩霆等上控革书李贤才等串设私局索骗得赃等一案审 拟由	782
泰州详民妇张章氏买赃畏罪服毒身死验讯拟详由	782
牙厘局禀请减各府县津贴公费并防兵薪粮由	782
勒限查办昆新清丈饬将印委绅董摘顶由	782
昆新二县会禀八年份应办积谷因民情困苦缓至本年再办由	783
长洲元和吴县会禀三县典史在任一年狱囚并无疏失请予外奖请示由	783
武进县详请将先贤祠田产基租归公善堂经理并请注销前案由	783
镇江关禀委查官置轮船一案拟请明定章程由	784
饬司核减苏省各典当利息议复	784
奉贤县禀各典月捐可否充修志经费请示由	784

桃源县详倪汝昌牛车被抢拒捕放枪轰伤来富身死获犯讯供由	784
苏州府稟桃源盗韩得胜等一案现讯供情由	785
程绅肇清稟请拨款举办赈施粥饭棉衣由	785
江藩司详请注销崔牧等记过江丞差欠仍请改委崔牧会追由	785
泰州稟扬郡八属考试向归一处供应并无津贴陈明请示由	785
萧县稟添设书塾情形录呈示稿条规由	786
札飭将署震泽县甘令记过飭司注册	786
咨行奉贤县韩令等记过由	786
丹阳县详贼犯王幅庚讯认行窃事主郦凤章家一案讯拟由	786
委查邳州墟董戴锡玲等勒派墟捐由	787
卷八三 抚吴公牍四十八	788
催送交代款册清单并飭颁册式	788
常镇道详如皋令议自尽命案已结复翻可否另起审限由州详转请示由	788
洋药税捐局稟陈通判可否札委驻苏稽查洋药请示由	789
吴江县稟拿获王苳臣等讯无迷拐情事递籍由	789
江海关稟查验轮船章程十条请示由	789
如皋泰兴会详奉委会审戴长玉杀伤丁文保身死并遣火烧伤丁陈氏身死一案由	789
苏藩司稟巡洋经费请示遵办由	790
泰兴县详童生张渠报被劫获犯起赃讯供不符勘讯情形由	790
吴江县详访闻东珊墟甲马洪业之帮伙马幅云被马益斋等戳瞎两眼一案 办理情形由	790
札飭军装局所存药帽全归苏防五营支用	791
札飭善后局拨给银两制造苏防三营号衣战裙	791
催造交代款册并首府等摘顶记过	791
专提各属存库银两	792
江阴县稟议挑东横河情形由	793
上海厅县会稟封雇沙船办理情形由	793
清河县稟访查陈景福不甚安分奉访陈姓讼棍是否即系其人请示由	793
委解书籍	794
金陵厘捐总局稟请开复泰兴县张令泰兴营成都司顶戴由	794
溧阳教官记功	794
札催修理华亭塘工摊捐报销确查详办	795
代办中军参将详不在营盘当差各员弁可否邀恩酌给薪银由	795
户部议复芦洲田地变通丈期折抄行两司核议	795
镇江府详送普仁堂办理掩埋留养等项清折由	796
札查太镇嘉三州县留存刘河工费曾否报销	796

	上海县禀定期勘估邢窦湖支河并查访地方情形由	796
	谢恩泽禀扬关积弊请严示木榜刊定章程由	796
	饬查阳坛溧三县抵征钱文并不照章征收由	797
	饬查沈鲲擅收赌规	797
	督院咨扬关弊窦一案由	797
卷八四	抚吴公牍四十九	799
	松沪厘局会禀崇明布捐查议章程归并各局兼办由	799
	臬司会详海州命盗重案应仍循旧由道勘转由	799
	札饬停免常郡布捐	799
	咨行如皋周令详报李建失跌沟内淹弊三案验讯由	800
	常州府禀淳饬所属劝设义塾由	800
	委沈道煌等办理江阴通州沙务	800
	沙州总局禀委查通海各处沙务情形并请加札沈绅等襄办及李庚年提讯由	801
	安东县知县记功由	801
	松沪总局详崇明布厘应否准予邀免请示由	801
	臬司详青浦盗犯周庭九等审拟由	801
	访闻上元老农王元吉被委员枷责一案由	801
	札催震泽县禀获盗陈大德等审明正法等六案批查未复	802
	催睢宁朱标排单词讼监押各册	802
	苏藩司详卫船来南查无不让装运各情请咨复由	802
	昆山县禀现拟办理地方情形由	803
	盛泽厘局汪令禀接办厘务一载以来捐数较前增收由	803
	催邳州砀山县积年未结各案讯拟勘办由	803
	萧县等记功由	804
	泰州详无名窃贼因事主孙长庚追捕戮伤后落水身死验讯由	804
卷八五	抚吴公牍五十	805
	镇洋县禀浚河筑塘由	805
	臬司详赣榆民朱湘殴王刚兑身死一案核拟由	805
	金陵厘捐总局禀泰兴界河捐卡连被抢毁请勒限饬拿并抄呈匿名揭贴由	805
	苏绅请拨厘捐办理各项工程行司局核议	805
	阳湖县会禀荒熟田亩拟请分别蠲减征输并呈图折由	806
	新阳县禀捐修明伦堂名宦乡贤等祠由	806
	奉贤县禀清理向有义仓及现办情形由	806
	太仓州详州境各图本年租价由	806
	咨行新阳县禀请炮船巡防	807
	昭文县申送九月份宣讲处所并采访事宜折由	807

仪征县详核议兴办蚕桑纺织章程由	807
桃源县稟勘明水利请拨款兴挑由	807
委员领解总署定购来福枪赴京交纳	807
补用知县褚令稟装运铜板解津并购来福枪一千杆请给发咨批委员解京由	808
总理衙门咨斟酌凤凰山等两处练勇裁撤	808
机器制造局稟送配成备解总署机器清折并图由	809
后路营务处高道稟武毅营咨送官马飭邳宿二州县喂养请示由	809
札飭丹徒县等记过注册	809
山阳县稟征漕另加印单呈送各示式并保甲示式由	810
桂道稟水师米价一款拟自八年正月每石折给银二两请示由	810
飭昆新印委清丈田亩	810
松太道稟教练营勇可否俯如领事所请缓调请示由	811
查芦墟奔牛莫城等处各卡委员司事	811
飭山阳县刷印示式呈送	812
委查溧阳清丈经费由	812
镇江府稟重理育婴堂章程由	813
太仓州稟捐廉制衣买米赈贫由	813
镇江府稟塘工无用木植可否运省请示由	813
金陵内军械所稟遵拨洋枪三百杆交周外委领解由	813
江都县甘泉县会稟候补副将秦大发来扬募勇由	813
飭议筹给寿妇沈蔡氏养贍	813
谕永捷顺公和行号嗣后亲族来苏由行垫送洋银劝令还家	814
卷八六 船政及抚闽公牍一	815
札船政局 光绪元年	815
咨总署、李中堂论出洋学生学习事宜 光绪二年	815
与电报提调哈伦也问答节略 光绪二年	817
札通商局迅速查办安纳船案事宜 光绪二年	818
与德国克领事问答节略寄总署 光绪二年	819
代通商局照复安纳船案由 光绪二年	821
与克领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年	821
代通商局照复安纳船案由 光绪二年	822
卷八七 船政及抚闽公牍二	824
晓谕兵民护救中外船只示 光绪二年	824
劄复克领事 光绪二年	824
劄复领事书 光绪二年	825
复英国啊领事劄 光绪二年	826

割复美领事承租盐浸埭违约由	光绪二年	828
照会英领事满得利船案事宜	代通商局拟 光绪二年	829
卷八八 船政及抚闽公牒三		830
割复日国胡领事	光绪三年	830
割日国胡领事	光绪三年	831
代通商局拟照会日国领事	光绪三年	832
洋人卜打私抽毙命缘由稟代通商局拟	光绪三年	832
整顿营规二十六条	光绪三年	833
调护兵勇免病章程一十六条	光绪三年	835
照会领事官代何制军	光绪三年	836
复何筱宋制军事宜六则	光绪三年	837
割复英领事书	光绪三年七月	838
卷八九 办理乌石山教案公牒		840
致何筱宋制军拟办乌石山案十三则	光绪四年	840
三衙割复领事照约办理乌石山案由	光绪五年	841
割星领事按约办理乌石山案由	光绪五年	842
与星领事问答节略	光绪五年	843
晓谕办理乌石山案告示	光绪五年	843
拟驳哈南状师代胡教士诉词致方盛两道	光绪五年	844
致何制军办理乌石山详细案由十五条	光绪五年	846
答何制军办乌石山案节略	光绪五年	848
附 租屋通行常例十条		851
再答何制军乌石山道山观右边租屋原委	光绪五年	852
再答何制军办乌石山案节略	光绪五年	853

卷一三 巡沪公牍^①一

稟请假三月

敬稟者：窃日昌猥以庸材渥膺知遇，受事经年，倖免歧误，惟有竭驽骀以期报效，何敢图安逸而外生成？但日昌自入春后，胸膈抑塞，乳旁结核如桃，将成乳岩，多方调治，渐就消灭，而肝气骤发，又成心跳之症。头晕目眩，动已不能会客临民，静亦不能构思握笔。医者谓此系劳思过度，以致水不养木，若一成血症，即不可救药等语。窃维上海华洋杂处，抚辑綦难，窳固养奸，急虞束湿。日昌年甫强仕，任事经年，须发尽白。虽各事渐有头绪，而心血亦因之焦枯。日来心跳尤甚，其势将成怔忡。若仍恋栈因循，诚恐事多贻误。仰恳宪恩赏假三个月，派员接署，俾可安心医调。一俟稍有转机，即当赶紧销假供职，以期稍效涓埃。合将患病乞假缘由，据实稟陈，伏祈俯赐成全，无任感激待命之至。

稟请假调治

敬再稟者：日昌受事以来，无一事不荷裁成，无一时不蒙训诲，所以屡遇洋务棘手之事，皆得上稟指南，致免倾蹶。然洋人性情反复，变诈万端，领事虽有十余国，而交涉辘轳之事，以英国为最多，尤以英领事巴夏礼为最难谐际。日昌赋性褊急，每见各国照会，无礼挟制，中国何以必委曲羈縻？辄追维从前所以致此之由，与后此所以制之之术，而不得其解，至于废寝忘食，歔歔太息，不禁兴“匈奴未灭，何以为家”之叹。当巴酋到沪之日，正日昌受事之秋，该酋意气张甚，要求之事不一而足。日昌多方搪抵，虽无一事遂其所欲，而大致尚不决裂。所幸本年以来，洋泾滨窝藏匪党业已肃清，城内洋酋所占宫庙、城门业已交还，洋泾滨赌场洋酋收费以巨万计，业已禁绝，吴淞口俄、英各国所买炮台地基业已清复，小轮船进内地逃捐漏

^① 《巡沪公牍》是丁日昌在苏松太道（即上海道台）任内（同治三年五月至同治四年八月）所写的公牍文字，初为抄本，由丁日昌门人刘瑞芬、陆润庠校订后辑入《丁禹生政书》之中，后又经范海泉、刘治安点校，于1987年在香港出版。另近人温廷敬亦曾据转抄本将其辑入《丁中丞（日昌）政书》之中，于1975年由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本书所辑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室藏《丁禹生政书》原抄本为底本，并与范海泉、刘治安点校之《丁禹生政书》、温廷敬辑《丁中丞（日昌）政书》作了校勘。每篇牍文的写作或发送时间，原书未加标注，本集不作补入。

税业已禁止，高昌庙洋枪队口粮不贖业已改复楚军营制，其余电线、铁路、海关抽厘、会审凤山马路各事，亦皆一一婉行阻止。法言巽语，唇血为枯。每恨徒以口舌相争，虽非正本清源之策，而其势不能不暂出于此，则亦不能不相安于无可如何。而当夫理喻势禁之俱穷，怨毒中积，和蔼外流，气降血腾，阳伏阴战，受病之深，实由于此。日昌早欲请假调养，徒以巴酋在此，不敢遗后人以难。刻下巴酋已到东洋，此间各事亦渐顺手，而日昌心跳头晕之症日甚一日，若不赶紧医调，诚恐一成怔忡，则此生遂成废弃。刻下时事艰难，人才消乏，日昌敢不珍惜其身，以副国士之知，备他日之用？惟有历诉始末，以明受病求代之故，并非同于规避取巧者。不然，日昌若病躯恋栈，颛预因循，享其甘而不任其咎，未尝不可以苟延旦夕，尸位素餐。而坐是泄沓成风，积重难返，非惟负究台陈纪振纲之责望，亦且失立身行己之初心。自维年力尚强，但得尽心调医数月，必可痊愈。届时再当趋叩铃辕，听候驱策，无论冒锋镝，御魑魅，均不敢辞。士穷志短，鸟病鸣哀，瞻望龙门，悚恋曷已。

谕诸生留心有用之学

谕书院肄业举、贡、生童等知悉：盖闻三代下取士，以策论为最古。汉代贤良对策，董仲舒、公孙弘登高第，称大儒，融会天人之际，贯通古今之故，达于政体，明于治术，由此其选也。国家功令乡试，第三场策论，原与四书文、经文并重，无如士子积习相沿，名为“空策”，视为无足重轻，殊失在上者造就人才之意。本道院课于四书文题外复出策题，原欲各士子本经史为根柢，按时势以立言，一展生平抱负，足观他日经纶。乃阅各课卷，其于八股文固素所诵习，尽有当行出色之作，而策论竟无一篇能深合理法、洞中事机者。岂汉《治安》、《贤良策》及韩、欧、苏、王策论诸文，均未之见耶？抑无意为此，敷衍塞责而已？大非本道殷殷期望之苦心也。今将策题文姑取数卷，另出一案，稍有可观，即从优奖，以示鼓励。嗣后月课四书题文外，如有策题，毋得畏难不作，亦无得任意涂抹。倘仍蹈此习，定不录取。各士子努力自爱，崇尚实学，勉为有用才，本道始终有厚望焉。

谕风俗宜从省俭事

为剴切晓谕事。照得苏、松所属毗连海峽，地大物博，商贾通行，俗尚骄盈，风成颓靡。一宴客也，山珍海错，浪费金钱；一服饰也，锦衣狐裘，下逮舆隶。以至嫁娶丧葬，事事越礼从侈，屡积身愆，倏遭兵祸。往者滔天狂逆，烽火直逼郊垌；遍地穷黎，性命危于累卵。加以筐篚孔亟，贫富俱不聊生；杼柚其空，公私并难为力。幸而大帅提戈，省垣克复；庶几小民安枕，家室攸居。

本署道莅任以来，即将各项派捐酌量裁减，正期渐次休息，与吾民共乐升平。惟是衣食乃生民之源，保家以节俭为本。疮痍当甫起之后，培元以风俗为先。念匕鬯之惊心未远，纵有宴会，毋过每食四簋之仪；睹流亡之裸体堪怜，即曰衣冠，勿作彼都人士之态。凡兹品类，咸安古风。省日用以恤贫苦亲邻，人怀其惠；循本分而召和平气象，敬胜者昌。为此示，仰地

方绅民、铺户、胥役人等知悉：嗣后一切服食起居，务各崇尚俭约，力改前辙。倘仍习焉不察，此则法所必惩。本署道澄叙官方，勤求民瘼，诲尔殷殷，慎勿听之藐藐也。

出示谕禁苏松太各属地方蚁棍逼醮孀妇等

为割切晓谕事。照得夫妇为人伦之首，贞淫关风俗之原。是以地方凡有节孝贞烈妇女，得邀国家坊表祠祭之典，养廉耻而重纲常，甚盛事也。今查苏、松、太各属，孀妇每多再醮，良由有一种蚁棍为之奸媒，逞其簧鼓，毒于虺蜴。薄俗所称名目有三：一曰“争醮”。夫族遣嫁，则母族兴诤；母家主婚，则夫家起竞。不过艳其聘物，遂致丧厥天良。一曰“逼醮”。或去妇自欲守志，则蚁棍唆使其家加以凌辱，迫以劳苦，甚至绝其食饮，使之无以自存。即有子女，不得不捐其所爱而去。一曰“抢醮”。逼之而妇志仍不可夺，则蚁棍与主婚者约，径率人众，鼓吹登门，强劫以行。凡醮十人，不愿者半。依违濡忍，饮恨终身，抑郁成疾，因而不起者半。其尤烈者，身遭劫制，义不苟生，仰药投缳，自明心迹。主婚者恐干罪戾，未敢责言；纳妇者怨其不从，仅事薄葬。桐棺三寸，终违同穴初心；彤管千秋，莫雪九原隐恨。幽愤所积，足貽水旱疫疠之灾；凶毒不锄，无异螟特蠹贼之害。本署道求瘼维殷，除恶务尽。光天化日，忍使匹妇含冤？政典刑章，詎容奸徒漏网？为此合行出示，晓谕地方军民人等知悉：试思天下何业不可谋生？作此伤天害理之事，幽固不免神诛，明亦难逃宪典。自示以后，务各循本分，改过自新。倘敢仍蹈前辙，如前项蚁棍所在多有，一经访拿，三尺具在，勿谓言之不早也。

禁伪作神示

为谕禁事。照得风俗偷而人求于鬼，魑魅所以横行；政教衰而民听于神，狡狴无非掠食。名山大川入祀典，方称正神；袄庙丛祠凭巫覡，实为邪鬼。上海每有一等无赖，厌为阳世之人，谬充阴司之职。代鬼神而出示天饷催完，糊墙壁而高张封衔擅拟。里社类人间小吏，僭称王侯；神祇在世界虚空，杜撰姓氏。或白书黑纸，疑从纣绝阴天；或黄榜赤文，恍自禹余金阙。通师娘而作弊，穷其伎俩，不过愚人；串庙祝以分肥，极其心思，只图利己。共此光天化日，何容牛鬼蛇神。为此示，仰阖属地方人等知悉：所有前项陋习，嗣后毋许作伪滋咎。尔等须知：惟天阴陟，肆诞妄者获罪于天；惟辟作威，受职事者稟命于辟。祷媚千端，可验人心之不古；斂率百计，难逃王法所必诛。倘敢弁髦吾言，定即械系尔体！

禁上海妇女烧香扮犯游街

为谕禁事。照得神道设教，越礼即为慢神；礼意防民，事神何至蔑礼？妇女出必倣面，冶容所以诲淫；祸福要在问心，祈祷安能道罚？自昔吴人好襍，于今上海尤甚。城隍神春秋三巡，载在祀典。乃有无知妇女，浓妆艳服入庙，烧香兼之许愿，扮作犯人，乘坐无衣小轿，招摇

过市，不顾廉耻。屡经前地方官出示谕禁，视为具文。夫聪明正直之谓神，岂睹淫佚之风，肯降和平之福？复献狐媚之术，得免狼藉之灾？兑男嗜女媾，家人之罪奚辞？荡检逾闲，官府之法不贷。为此示，仰合邑居民人等知悉：现届清明春祭，所有前项恶习，嗣后概行禁止。倘敢仍蹈前辙，立即飭县严拿惩治，勿谓本道言之不早也。

禁上海城厢内外及洋泾滨不准赌博由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上海地方商旅云集，俗尚日非。现时届冬令，宵小出没靡常，业经分派员董查办在案。兹查城厢内外所设赌场，勾串匪类，引诱良民，喧嚷赌博。赢则酗酒宿娼，既败坏夫风俗；输则剥衣褫带，更酿成乎斗殴。尤可虑者，迩际各营撤防之候，难保无游兵散勇得以藉名戏赌，日常啸聚其中；因之抢货劫银，夜复窝藏此处。而且聚赌之风日盛，则匪类之集日多；匪类之集日多，则抢夺之风日炽。良民因惧祸而不与结邻，富商亦闻风而不来托足。诚地方之大害，为法律所必惩。亟应照例禁止，以正民物而安民业。即经札飭上海县暨巡查委员，在城厢内外先行查禁。并照会各国领事，将各国租地界内分别会同禁办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城厢内外兼住各国租地界内军民人等知悉：尔等各宜守己，凡农工商贾，何业不可图利，岂容开设赌场？上干例禁，下坏民风。自示之后，或城厢内外，或租地界内，均不准复开；所有各处现开各赌场，均自本月初八日起至十二月十八日止，于四十日内概行闭歇。如仍怙恶不悛，胆敢违限，立即查拿封闭，将开赌之人从重惩办，决不姑宽。其各凛遵！

禁豫园茶馆地摊

为谕禁事。照得为政有体，从俗务在从宜；示民不佻，所因必有所革。上海邑庙豫园，现经本道与西国清理，仍还旧观。惟是园中房屋颇多，向来租开茶肆十有余处，空地复有耍拳、戏法、山歌、洋镜，排列各摊，簪裾蚁聚，锣鼓蛙喧，游手成群，毫不为怪。夫园亭理宜洁静，庙貌尤贵肃清。本道职司风纪，念念无非为民；整顿地方，事事要各求是。方且劝栽花木，特标名胜之区，岂容重聚嚣尘，徒成牟利之藪？为此示，仰各业铺户人等知悉：除书画、笔墨、骨董等铺，点缀景物，在所不禁外，嗣后毋许开设茶店，摆列地摊。染污俗而仍思由旧，大非所宜；塞弊源而咸与维新，自应从革。其各凛遵！

谕上海城隍庙后园多栽树木事

为剴切劝谕事。照得上海邑庙豫园者，创自前明，潘方伯所缔造；附为灵囿，秦待制所神游。适当都会之区，久作繁华之境。近缘戎事，始用便宜，暂假西人之馆，联纾东道之虞。方今弓囊干戢，物阜民安，燕已移巢，莺初出谷，卉筱逢春，尽含新意，楼台近水，仍还旧观，理宜点缀风光，勿负升平气象。为此示，仰绅董铺户人等知悉：某榭某亭，既称各有领袖；一丘一

壑，岂遂绝少经营？风日蔽亏，游钓之兴更适；水木明瑟，奥旷之趋方来。补石于五老峰前，斜阳红上；养荷于九曲桥下，新水绿滋。凡兹燕处，宜各鳩工。庶几潘县栽花，肯助风流仙吏；从此苏堤种柳，另成藻绘名园。以迓神庥，以同民乐，本道有厚望焉。

附详报效机器铁厂

敬附稟者：窃惟泰西各国以军火横四海，其始固非不学而能也，皆由不惮艰难，不惜资本，苦心独造，争新斗异，岁有年岁而后成。中国自遭贼扰以来，采买外国军火，自我宪台开其端，各省承其流，由浅而深，由粗而精，久已探源窥奥，如青出蓝。究之取材异地，操纵之权操乎人；不若自辟规模，变通之术操之我。前时屡奉宪谕购办外国机器，非不留心选择，卒之或因洋商以为奇货可居而不能就绪，或因洋酋怀利器不可示人之见而终致蹉跎。是以徒抱礼失求野之初念，而卒不能副利十易器之本心也。

兹查新关通事唐国华等，游历外国多年，熟悉洋匠。此次收监以后，总税务司赫德为之一再说情，董事郭德炎等又以该通事赎罪情急，愿购虹口洋人机器铁厂一座报效，以赎前愆。查虹口铁厂，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各件，实为洋泾滨外国厂中机器之最精最大者。前曾问价，该洋商索价在十万洋以外，是以未经议妥。唐国华与该商相习有素，合之张灿、秦吉等，共集资四万两，购成此座铁厂，一切机器俱全，所有匠目照旧，发价任凭迁移调度。计已造成十二磅铜开花炮四尊，调至凤凰山军营试演，尚为合用。该通事等于整顿关务之际，辄敢沿收陋规，虽属罪不容逭，而趁此多事之时，竟能报效有用之物，以功抵过，似觉情有可原。并据新关各众通事出结，从后不再敢效尤需索，亦不邀唐国华等暗中帮办，如有不遵，愿甘重办。该通事亦复涕泣哀求，情愿回籍经营生意，不敢干预关事等情，合无仰恳宪恩批准，将唐国华、秦吉、张灿等先行取保释放，一面秦咨结案，实为公便。

抑职道尤有请者：中国之制器也以匠人，外国之制器也以儒者。以匠人则得之于手者，不得应之于心；应之于心者，不能述之于口。理与事两不相谋，则道与艺无由一贯。以致形于上者探讨之，而茫渺无凭；形于下者忽略之，而粗疏愈甚。穷其所往，儒者之空言，卒不及匠人之实用，而又耻舍其无用而就有用，此中国制器之术所以不能如泰西之日新月异也，而富与强抑亦随之。今既得泰西制造之器，尤宜造就制器之人。除旗营弁兵已遵谕转致赴营学习外，可否再于儒士中之聪明特达者挑选若干人，发厂学习技艺，胁之以威，诱之以利，厚其廩饩，严其考成，俟有成效，禄之以官。其匠人中有可造就者，系名册籍，不准业成他去。技与洋人等齐者，即以给洋人之俸给之。如此则上焉者急于功名，愿降志辱身以求有济；次焉者贪于利禄优厚，专心致志，亦不愿去而之他。利器在官而不在民，既免内地无穷之祸患；师外人之长技以为己之长技，又可绝彼族覬覦之深心。要唯不计锱铢，不求速效，庶此事历岁月而不废坠。若以为未必然而弃之，则诚恐其可然者终不得而至也。至于有一制器之器，即可由一器而生众器，如母之生子，子之生孙，流传既广，则学习易精。

前奉宪台面谕，以“天津屏藩畿辅，宜仿洋人机器一份运送赴津，以资利用”，当经飭匠赶造，但须稍假岁月，庶不致潦草塞责耳。俟有成效，再当随时稟闻。除将唐国华等报效机器铁厂事宜另案详呈外，合肃稟达。

卷一四 巡沪公牒二

请办海关唐国华勒索详

为详请事。窃照海关稽收税课，向系一条编征，并无丝毫浮费。职署道抵任，访闻华商转运货物，搭装外国火轮、夹板及白壁壳等船，进出新关，除完税外，在关通事、扞手，另有需索款目，名曰“包件费”，每货一件，收银二分或一分不等。若商人稍不如意，则多方留难，以致各商有力者任其诛求，无力者怨声载道。即经传谕严切禁止，詎有新关通事唐国华，并扞手张灿、秦吉等，于中秋节时，仍向各行栈私收包件规费，实属目无法纪。当经职署道提讯，供认属实。即将唐国华等札发上海县收管，讯取确供稟复详办去后。兹据上海县王令详复：“遵即提案研讯，据唐国华供称：广东香山县人，于咸丰九年在福建报捐同知衔，领过藩司实收，尚未奉到部照，现在新关当通事兼翻译公文，每月辛工银一百七十五两，总理进出税单。因各商完税，恐有迟延耽搁，求要速发税单，藉此向商需索，每货一件要一分陋规，饷单可以随到随发；其余杂货二分，青赤糖一分，白糖二分，各商应允。因恐零星收取琐屑，由各商将所抽规费逢三节汇齐总送，向于每节上总收。今年中秋节，每行自八十两至五百两，约共二千之数，不及往年之多。至秦吉所供每船收费三四元，送与职员是有的。据张灿供：浙江宁波人，在新关当扞手，专司扞查出口货物。是二年前李太国引进的，每月辛工五十两。有货物到关，总悬随时查验，速付税单，伊等藉此向各商需索，每船出口共收扞钱洋银四元、打印洋银二元，每货一件要一二厘陋规，可以随到随验，历来既久。所收规费交存各行，逢三节由行汇齐总送。伊于中秋节收过每行自洋银十六元至二百数十元不等，此外别无刁难勒索。据秦吉供：上海县人，在新关当扞手，专司查进口货物，每月辛工十五两。有货物到关，总悬随时查验，速付税单，藉此向各商需索，每件收洋钱一分或四、五厘不等，归各行家记帐算明，分三节总送。伊于中秋收过每行自洋钱三十至二百数十元不等，此外并无刁难勒索，各等供。据此伏查，商船货物到关纳税，理应随到随验，税单亦应随时付给，乃通事唐国华及扞手张灿等在官人役，辄敢藉端勒索陋规，每节数至数千两之多。既已沿店需索，又复按船苛求，实属累商玩法，此外难保无另有刁蹬讹情事，自应遵札提集人证，讯明录供详办，请将唐国华同知职衔转请斥革，以便收禁讯办。”等情，详复前来。据此，职署道伏查通事唐国华、扞手张灿、秦吉等，在新关充役有年，每月工食或百余金，或数十金不等，豢养不为不优，宜如何竭力从公，乃竟设立名目需索号商，又复诛求船户。据供各按船勒收，或分节科派，每年数目将近巨万。职署道到任后，严加申饬新、老两关一切陋规浮费全行裁汰，而该通事等犹敢于中秋

节肆行需索包件费，数至数千金之多，实属愍不畏法。海关交涉中外，若不从严惩办，无以见服远人。昨据狄税司面称：唐通事历任各口，任事多年，各关人役多其党与，此弊亦不止一处，理宜通行查办，方可永清弊窦等语。除飭上海县研讯有无另情，再行详办外，合无仰恳宪台，将唐国华同知衔奏咨革办，庶海关积弊渐可澄清。至该商人因恐刁难，以致任伊讹索，非行贿舞弊者可比，且该商远道营生，倏来倏去，唐国华等已有亲笔供，据与张灿、秦吉等均经对证确凿，似无须纷传商人到案，以省拖累。是否有当，仰祈宪台俯赐察核示遵，实为公便。为此备由，呈乞照详施行。

请禁止洋商到苏采买铜斤稟

敬稟者：窃于本年八月十六日接据新关税司狄妥玛函称：“据宝顺行呈有三口通商大臣崇执照一纸，内开以‘奉户部咨，飭招商采买洋铜一百万斤，解京鼓铸钱文等因。招据宝顺洋行商人宋达泉稟请，备资赴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等处先行采买四十万斤运津，合给第四次采买铜十万斤执照，以便照数采买，在于沿途各关口报明数目，呈照免税。各关即将所运铜斤数目批明照内，并咨会本大臣查照’等因。并据该商稟称：‘兹已在沪办就铜五百零六担四十四斤四两，下入丹国第三百四十一号船转运天津，请即查照免税，并给发护照一纸，以便起运’等情。现将该照批注，送请发给护照一纸，与原照一并送关转给。”等因前来。

查宝顺行商人宋达泉，既系奉文给照采买铜斤，关道衙门于元年曾奉宪札飭知有案，应即照免税银。除于原照内批注运铜数目并免征税数，加盖关印，并另给运铜护照一纸，一并送交狄司税转给该商，将前项铜斤运赴天津关呈验交纳外。伏查铜斤为鼓铸要需，该宝顺洋行商人宋达泉在津领照，备资赴上海等处采买洋铜运津交纳，自应准予办运免税出口。惟查近来铜斤甚少，近来苏省每两银价仅换至一千一二百文，屡经出示禁止，而钱价总未能稍低。细访情形，皆因洋商借采办为名，不无影射。且查宝顺行之照，系同治元年所给，该商并不随缴随领，更难保其不日久弊生，藉端渔利。理合具情稟请，仰祈官保爵宪俯念苏省铜斤短缺，钱价骤昂，若任洋商转运出口，不惟有妨商贾，而且兵勇所得饷项，以银易钱，不及常时一半之用，实于饷需大有关系。可否仰求宪台酌察情形，咨明三口通商大臣，责令领办商人前赴铜斤有余之地采买。抑或由该商径赴外国采买洋铜，亦可藉资鼓铸。所有该商执照，可否并请定以年份期限，以便稽查之处，由自钧裁。至此次铜斤数目，并请咨明三口通商大臣查核，尤为公便。

照会美领事轮船撞沉盐船由

为照会事。奉抚院李札开：“准督部堂曾咨：‘据江南大胜关掣验委员张详称，三月十二日据禁运商人焦体贞等、船户胡公发等稟称，上年前赴泰州，遵奉新章，办运楚盐一百二十五引，驶找草鞋峡停泊。本年三月初七日奉委查验后，奈因连日南风大作，船泊原处守风。不料十二日辰刻，有旗昌行名湖广火轮船，突由观音门进口，由草鞋峡内江经过，奔腾忽至。盐船不及起锚开避，鸣锣知会洋船开走，而洋船不理，竟行一撞而过，将商船撞沉内江，盐斤一

千包尽行沉销，并淹死船户女眷三口，护票、文件、衣履等件一概沉没。捞获女尸一口，其余二尸不知下落。洋船上驶如飞，不及追赶，禀叩究赔等情。本部堂查，重载盐船停泊江干，遇有洋船经过，仓猝之间势难起锚开避，既经该盐船鸣锣知会，该洋船若能立时停轮，断不致全船撞没。乃竟置若罔闻，任意冲突，致将该商焦体贞等盐船撞沉，淹消引盐至一千包之多，并淹毙三命，实属有心贻害。既撞之后，又不略停理论，飞奔而上，忍听商贩船户人财两失，苦累无诉，尤属可恶！且洋船重大异常，应由大江正河行走，不应驶入洲内之夹江支河。草鞋峡系属夹江，民船停泊拥挤，在在堪虞。若不从严究办，本部堂新章盐船，长江数千里到处皆是，设竟被洋船横冲直撞，非但亿万商资悉归乌有，且于国课军饷大有关碍。仰候咨明通商大臣李爵部院，札飭上海关道，照会领事，将旗昌洋行之湖广轮船人等，押解讯办。仍先行咨请总理衙门查照缴外，相应咨请飭查押解讯办。仍祈示复。’等因，到本大臣。准此，查两淮盐运为中华国课大宗，盐船停泊金陵草鞋峡洲内守风，原系僻静处所，乃旗昌行之湖广轮船不由大江直上，混行驶入夹江支河，致将胡公发盐船任意撞没，在船盐斤全行消尽，并淹毙女眷三口，实与寻常两相撞碰者不同。而长江商船到处皆有，若轮船迅驶，有心冲突侵袭，致令华商受屈，于中国税课有碍，亦非共敦和好之道。查万国公法，各国倘受侵袭，此国负屈，将彼国船货查封备抵。同治元年，华商杨裕泰木簰在湖北汉阳地方碰沉英商泰顺商船，曾酌议赔偿在案，中外自应同一办法。况此案有淹毙三命之多，情罪更重，应押令赔偿财命，以昭公允。”等因到关。

奉此，查旗昌行湖广轮船，系贵国商人于向来停泊盐船地方，闻其鸣锣，并不稍为停轮，及至将该盐船撞沉，船中男妇浮沉水面呼号乞救，亦不停轮救护，以致淹毙三命之多，实属有意侵袭，亟应赔财抵命，以申华商之冤。合亟照会贵总领事，请烦赶紧追查三月十二日所过江宁之湖广轮船，立即扣留解关，查封备抵，一面提同该船主到案。请贵总领事订期会审明确，以凭从严惩办，赔财抵命，俾雪冤情，幸勿稍有徇庇。并祈通谕洋商轮船，嗣后行驶长江，勿得任意撞碰华船，以免财命之虞，是为至要，须至照会者。

稟通商大臣外国拒捕匪徒登时轰毙无庸转解由

敬密稟者：窃查洋人犯事，照条约原应解交领事查办。厦门所获洋匪解到上海归审，固系照约办理，惟闽省距上海远隔重洋，轮船水手大半系外国人，难免不勾通释放；即使解到上海，送交领事，亦未必认真严办。此种通贼要犯，岂容稍涉宽纵？即如此起，共拿解洋犯七名，据管解委员稟称：失足落水身死者一人，虚实亦未可知；到宁波又被英国医馆截留三人，到者不及一半。似不如即在水面对敌之时，用炮轰毙，较为简捷。应请爵宪咨请左宫保密飭水师，嗣后如有续获通贼洋匪，务即当场轰毙，更免周折。如果必须解赴上海，亦请严加镣铐，多派弁勇护解，方免疏失。庶此后洋匪可期敛迹，而贼中接济亦可断绝矣。

禁洋人交通漳州发逆稟

敬再稟者：前奉钧谕，以“漳州逆匪李世贤勾结洋人，飭即转商英领事巴夏礼，致书厦门

领事,约束洋人,勿与侍逆交通”等因。当与英、布各领事谆谆面商,已皆允为通知,报明宪鉴在案。兹于新闻纸中阅悉:布国人罗殿,现在侍逆处教习洋枪队,并招集外国流氓前往帮助等因,亟应设法禁阻,以绝后患。当查罗殿系布国人,即邀布领事进署,谕以“该洋人罗殿既由戈登保举,受我中国殊恩,给予宝星备带,应如何感激报效?乃竟帮助贼匪,不顾顺逆。不惟罗殿罪有应得,即贵领事于去年九月间,曾为罗殿请给前赴江苏游历执照,今罗殿竟投入漳州逆党,亦可见所保不实。若据情稟达^{总理衙门}通商,恐贵领事有许多不便”等语,再三开导。该领事初云:给发路照一层,原系因罗殿曾教练洋枪队,误信其为好人,故准其前往江苏一带游历。其投入漳州,实出意料之外。即经缮就英文信函,送由职道转交郭、杨两统领带厦,设法寄递。并恳求罗殿立功回后,赦其前愆。译其信,中有“如不弃逆效顺,定行文国中,办其家属”等语,词尚严厉。并由职道面嘱两军门到厦后,相机妥办。窃思洋人见利忘义,是其素性。惟已与中国通商,自不应纵令无业流氓肆通贼党。洋人罗殿在贼中教练,虽不能为我大害,然引接流氓,必致酿成接济军火之事。罗殿向在郭军门部下,此次统师赴闽,必可设法招徕,杜绝该逆接济之路。除一面随时开导各领事,不准无赖洋人暗行勾结外,合将布国领事函致招回罗殿缘由稟闻。

稟办理白齐文情形

敬稟者:案准察办厦门军务、前福建兴泉永道曾咨:“解拿获通贼洋匪花耳等送交领事审办一案,节经稟报宪鉴,并照会美总领事西华照约惩办,不得稍有轻纵。”各在案。兹西总领事照复外:“本国人仆低黎、花耳、葛得勒、希里门犯案,均于厦门所行,上海未有凭据,无可定罪。故拟花耳、希里门解遣归国,葛得勒发交厦门审办。再,闻白齐文于厦门被获,若送本总领事,恐亦不能办,因无干证凭据之故。其苏州旧罪自应承当。”等因,照复前来。职道伏查本月十五日接奉宪札,以白齐文现经闽省拿获,飭即移询邓、曾二道如何办结缘由,随时稟报察核。奉经移请邓、曾二道,就闽审办,并将如何办结缘由,随时移知稟报去后。兹准前因,复查洋匪白齐文,本系屡次投贼、拒敌官军、不准再履中土之人,且其伙党甚多,既经厦门拿获,此番罪不容诛。若解沪交美总领事审办,不特重洋远隔,疏失堪虞,而且该领事照会明云:“若将白齐文送至本署,本领事亦不能办其在厦门之罪,因缺干证之故。”况该领事又云“但今白齐文自主复至中国,旧罪自应承当。况乃已成助贼造反,此实重罪”等语。是该领事亦明知白齐文以谋反重罪,违背其本国禁令,复行私至中国助逆,新旧之罪一并发作,其罪为必不可宥矣!即查照条约,外国人犯事,应解归外国官审办,此系指寻常初犯小罪而言。且原以该犯一归外国官审办,外国官即能行其办理之权,不虑其再犯事端,方为不背条约。今白齐文乃助贼反叛,经外国法律议明不准再至中国之人,乃复抗违藐玩其本国法度,复至中国为逆,是所犯之前罪,外国官既不能行其阻止之权;则所犯之后罪,自应遵照中国之律。该领事所云“旧罪自应承当”者,词则甚正,而意则有私。合将该领事照会抄呈,伏祈官保爵宪俯赐飞咨^{总理衙门}通商^{浙浙总督},查核白齐文始终从逆、罪无可宥情节,酌夺办理,不可一误再误,致貽后悔。至花耳等四犯,领事坚请遣解回国,或归厦门审办,已由职道切实照复,令其从严办理矣。为

此禀请云云。

闽省拿获通贼洋人花耳禀

敬禀者：本月十三日，准察办厦门军务、前福建兴泉永道曾，以现获发逆谢应泲暨洋匪三名，讯明供情，禀请^{两院宪}核示遵办，抄禀移知。计抄单内开于洋人花耳身边搜出美国领事所给由道加印游历执照一纸等因，查游历执照，历系外国领事缮就送道盖印，职道但查其注有游历地名、不准到逆匪所据之处字样，即照条约印发转给。随吊查号簿，上年九月初四日，曾据美领事请给花耳前赴江苏游历执照一纸。查所给执照，仅准其赴江苏省游历，非特不准到贼匪所到之处，即照内所不载地方，亦不准其前往。乃该洋人花耳竟敢持照潜赴福建，甚至贩卖洋枪接济贼匪，实属罪大恶极。该领事西华虽未必知情，其滥给执照，亦属咎无可辞。若非力为整顿，将来游历执照既未便概不给发，如花耳之投入贼营，亦不可不虑。合将抄粘禀稿及供单照录呈，仰祈官保爵宪俯赐察核，迅咨总理衙门照会该国公使，将该洋人花耳认真严办。一面将游历执照应如何明定章程，俾杜济匪之处，核飭遵照，实为公便。再，谢应泲供称李世贤令其到上海找寻家眷一层，该李逆眷属是否实在上海，固无确耗，然既有此语，不得不跟查踪迹，现飭上海县暨会捕局严密访拿，一有消息，即行驰禀，合并声明。

浙江兰溪地方淹毙一案禀

敬密禀者：窃查白齐文、克令等在浙江兰溪县地方淹毙一案，前于闰五月二十九日接奉钧札，飭即照会英、美领事等因。职道当查同时溺毙者共有十三人，所获尸体仅只白齐文等三名，一经照会，恐启领事之疑，当嘱陈委员先向领事一提。旋据复称，晤该领事告以风闻白齐文等在浙江翻船淹毙，该领事亦无异言等语。迨后职道接见英、美领事，均未提及此事。兹奉宪札：“同时淹毙之护勇兵役陈福堂等尸身捞获三具，贺千总尸体再行打捞。”又于二十三日复奉钧札：“准总理衙门咨：解弁贺光泰等尸体，务须查明下落。英、美领事有无照复，据实声复。”等因。职道伏查此案，淹毙十三人业已捞获尸体六具，贺千总系闽省解官，其尸身未获，难免领事借口。既奉宪台咨浙设法打捞，自可即获。遵即摘录先后奉到宪札，照会英、美各领事，兹将照会稿录呈电鉴。惟照会之后，该领事势必派人赴浙查访实情，并领尸棺，应请飞致浙抚宪查照办理，以免饶舌。知关廛念，合先禀复。

复英领事巴下里

启者：昨接来函：“巡捕经费不敷，码头费银可否每年加至一万伍千两，或另有善法筹补，即示知。”等因。准此，查码头经费一款，前任每年贴洋八千元之多，较之从前已加数倍。此项费洋，现在筹措已极艰难，只以贵领事系为保卫地方之用，不得不勉力措办，若再续加，实

在无款可付。此外如欲另设善法，无非取之商民，现在中外商业纷纷倒歇，目击心伤，本道实不忍再议增派商民捐款。区区寸心，想贵领事能原谅之。

照复英领事不准设码头费

为照复事。前接贵国照会，以码头费一事，每年毋须由各商捐贴银六千两，现在改拟凡有进口货物，估价一千两者，即由海关代收码头费银一两，以资津贴各码头修路并缉捕之费等因。查此事有不可行者四端，兹得为贵领事明晰陈之：查洋商进口贸易英国条约第三十六款载明：“监督官所派兵弁、丁役，于船主该管船商处，不得私收毫厘。”法国条约第二十三款载明：“法国货物在通商各口已按例输税，不得复索规费。”兹如贵领事所议，照进口货物估价抽费，则是显背条约，一不可也；现查中外各商，多因生意清减纷纷歇业，如再添设捐款，商人多一分费用，即少一分利息，转运更虞竭蹶，生意定不如前。为商情计，二不可也；华洋一律抽收银两，应中外对分。即使每年约可收银拾万两，除照向来房捐章程，中国得分一半外，其余一半恐英国未必能独得。为英国计，更不合算，三不可也；外国经费不敷，可于海关抽厘津贴，将来中国会捕局以及各项经费不敷，更可于海关抽厘津贴。此端一开，中外商民受累何底？四不可也。本道再四思维，在海关抽费一事，于商人固属有损，于贵国更为无益，望即转致各国，查照息议为便，特此照会者。

查此事英领事会同法、美、布各国持议甚坚，意在必行，并云伊公使亦定见照办，以资津贴等语。经此次照复后，遂尔中止矣。又记。

稟复金陵码头事

敬再稟者：职道原奉钧札，与英、法两国领事会立合同租约，今英领事既未照议立约，则法国之约稿虽无窒碍，亦似未便即与画押，致涉两歧。且添设码头之事，彼有益而我有损，似无须速求其成。现在英领事申陈各条，有与原议不符，固可指驳，即法国与别国通商，在所议界内划给一层，究属未能遵照。至关地本云合共十亩，此次只得六亩，亦与原议不符。其对岸七里洲未经明定界限，亦恐日久蔓延，致生缪辑。可否求宪台一一指驳，以便职道与之往复辩争。再，江宁码头现属创始，一切立法必须周密，后来方无流弊。现在指定作为码头地方，职道既未亲经履勘，无从执简力争。查通商随员应守，不日即须前赴江宁，该员稳练晓畅，识见精到，尽可了此勾当。职道因鼎营北上，尚须代筹军火粮饷，未克亲诣现议通商码头，复加勘核，应如何详慎办理，以免贻误之处，敬求宪示遵行。

查明领事佛弼师系旗昌行商人请咨稟

为详复事。奉宪台札开：“同治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准兵部火票递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咨：‘九月初八日接美国蒲公使函称，所有瑞威敦、璠威两国船只，来中土贸易者不少，曾设总领事官金驻扎上海，办理各港船只水手事务，现在总领事官金业已回国，改派姓福名佛师接任为两国总领事官，以办各港两国事务，请为行知地方官，相与往来，得以和衷办事等因前来。相应咨行贵大臣查照，转饬该关遵照，并查明该总领事福佛师是否系商人充当，迅为声复本衙门可也。’等因到本爵大臣。承准此，查前据该关道呈报佛领事接任该二国总领事，系名佛弼师，即经咨呈查照在案。承准前因，札关遵照查明详咨。”等因到关。奉此，当查现任瑞威敦、璠威二国总领事，自接任以后，来往公文均以佛弼师为名，蒲公使所称姓福名佛师，或系语音相近、翻译之误。至其是否商人兼充，即经函致税务司查复去后，兹据税务司狄妥玛以“佛弼师系美国人，查系旗昌行合本贸易商人。”等情函复前来。职署道伏查天津新定条款续议各案内，附刊美国列公使照复内载：“设有美国人兼摄无约领事，藉此作护身(前)符以图己益者，既属美国之人，地方官可以直却，不与延款。遇有事故，着彼投明美国领事，自应随时办理。”又“领事不得干预贸易，美国业经定制，凡干涉贸易者，不得派作领事官。”各等语。是美国本有定义，无论美国及所属无约之国，均不得以干涉买卖之人充当领事。瑞威敦、璠威二国案经粤省奏明抄录美国条约准予照办，所派领事即应仿照美国章程一律办理，今该总领事佛弼师系与旗昌行合本贸易，不但干涉买卖，实系商人兼充。按照美国章程，固不得派作领事；即照无约各国办法，亦不得以美国商人兼摄领事之职。但系美国蒲公使派领充当，若由职道勒令引退，或照会美国领事照章转饬，必以公使札派为词，哓哓读辩，徒烦争论，且致坚该二国以请立条约之心，转滋轆轳。惟该领事实系商人兼充，不得不据实陈明，是否应由职署道处暂事羁縻，抑或究台咨请总理衙门照会美公使另派合例人充当之处，理合稟请宪台鉴核示遵。

札饬各属摘录通商条款

为札饬事。照得上海为通商口岸，北则吴淞河，南则黄浦江，水路纷歧，往来络绎，往往有外国水手、流氓，身无执照，出外游行，滋生事端。该地方官未谙条约，处置失宜，轻者姑息，使百姓哑受凶残；重者卤莽，俾远人致失和好。而各国前项人等，因过往之时，各卡不敢留拦；犯法之后，各官不敢解送，酿至肆意抢夺，日甚一日。以致内地民人遭其荼毒，积畏成恨，积恨成怒。初则群相退避，任其无厌之求；继则愿及偕亡，积成难犯之势。此皆由地方官不预将条约告诫阶之厉也。除照会各国领事不得任将执照滥行付匪人，并议定一照只付一人，不得数人同一执照外，本道现择条约于内地有交涉者，摘钞数条，颁发各处。所有安分游历洋人，验有本道加印执照，听其往来自便；其有无照洋人擅入内地，各地方及局卡等员，宜照条约“只准拘禁，不准凌虐”之文，沿途派拨妥人照管，解送至本道，转交领事照章严办。其余各条，均应照办。总之，远人自航海梯山而至，怀柔谊切，自当敦主客之情；穷黎经流离转徙之余，抚字心劳，切勿令受横逆之苦，合行札饬。札到该某即便遵照。

北洋豆货应归上海商船转运请奏详

为详请察核具奏事。据东、卫、沙、宁船号各商郁森盛联名具稟：“窃照上海一隅之地，沿海

居民多藉船业为生。自西洋各国议准通商,上海一口最为繁盛,良由沙、卫各船群聚贸易,始得交易流通,商贾辐凑。未有内地商人均已乏本停歇,而洋商独能通商贸易者。惟沙船运销货物,向以豆饼、豆石为大宗,舍此无可贩运。是以和约内有‘外国船不准装运牛庄等处豆石’一条,虽为沙船留一养命之源,实欲保全上海市面,为各国通商之计。自同治元年暂开豆禁,夹板洋船直赴牛庄等处装运豆石,北地货价因之昂贵,南省销路为其侵占。两载以来,沙船资本亏折殆尽,富者变而赤贫,贫者绝无生理。现在停泊在港船只,不计其数,无力转运。若不及早挽回,则沙船停泊日久,船身朽坏,行驶为艰。业船者无可谋生,死何足惜?但在船者舵、水手十余万人不能存活,必致散而为匪,肆行抢掠,商贾难安。上海市面既废,洋商贸易亦难。前曾禀求转详抚宪,奏准照会英国公使,专将上海一口豆石仍归内地商人运销。旋据威公使面称:‘现因拨兵在沪防剿,恃此以济军需。俟贼稍平,再行议办。’并蒙总理衙门复:‘奏应俟苏、松各属肃清,再与商量践守旧约。’各在案。现今江苏通省均已肃清,英国防兵业已撤退,彼国以信义为重,公使既有言在先,定不失信。环求转禀官保爵抚宪,奏请飭下总理衙门,照会英国公使,仍守旧约,以全大局。”等情。

据此,查登州、牛庄两口豆石、豆饼,不准外国商船装载出口,天津新定条约载有明文,原因内地商船南北经营,必有回货可装,始不徒劳往返。而登州、牛庄两处,惟以豆石、豆饼为大宗货物,舍此别无可装之货。是以申明条约,为船号各商及舵水人等特留养命之源。旋值北洋防务紧要,间资协卫,据英国公使节次声请,始奉总理衙门奏准开禁,以示宽大,从此两处豆货一任外国商船及时转运。沙船自北回南,非不装豆如前,特其经历重洋,远不逮外国商船之迅速,进口迟而销路转隘,市价减而保本愈难,渐致资本亏尽。现在上海沙船因无资本,停泊在港者无数,税捐之短绌,实由于此。将来船身朽坏,无力重修,势必日就废弃。各船商具有身家,尚能束手待尽;而舵、水手人等,藉此谋生者数至十余万人,别无恒业,至于生计尽绝,难保不铤而走险。万一剽掠横行,为害行旅,外国商人亦岂能安享其利?谚所谓“主富则客安,主穷则客困”。该船商等所禀,自系实在情形。

夫火轮、夹板等船,往来通商各口,利权在握,无地不到,无货不装,即不转运油、豆、饼三件,亦无损其丝毫。而上海各项船只仅能驶赴北洋,又专藉此以营什一之利,其所关系实非浅鲜。查豆石一项,请将上海一口仍守前约,归内地商人转运。案于同治元年经船商王永盛等禀,由前管关吴道详蒙^{抚宪}_{宪台}〔前宪台薛〕据情会奏,奉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复:“应俟苏、松各属肃清,再与英国公使商量践守前约。”威公使妥玛亦有“贼平议办”之说。现在苏省军务大定,正船号各商暨舵、水手十余万众想望更生之日,职署道会同捐厘总局悉心商议,惟有仰乞宪恩,奏请飭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英国公使,酌量定义,请将登州、牛庄两处豆货,查照前约,专归内地商船转运。似此量为变通,于华商生计似觉稍留余地,而洋商日久亦可永远相安,即关税、厘捐,亦复两有裨益。是否有当,理合会衔具文详请,仰祈宪台鉴核,俯赐^{会核具}_{主政会}奏,实为公便。

再,此案系职署道衙门主稿,理合声明。除详请抚宪主政会奏暨详明通商大臣外,为此备由,呈乞照详施行。

洋商在洋泾滨开设花行应否禁止禀

敬禀者。窃据上海县详:“据北市花行合茂、丰泰等禀称:‘窃商等向在上海纳贴开设花

行，代客买卖，并奉核定章程，以花行每担捐钱四百八十文，按期遵缴在案。查棉花一项为上海出产，华民衣食之所自出，是以通商章程并无准洋人开设花行一条。即有洋商须买棉花，仍向华商贸易，其厘亦责成华商经缴。则捐项有着，不特为军饷之大宗，而并以裕华民衣食之源也。现在洋泾滨一带，查有洋商开设花行，自行收买，厘捐无从着落。并有不肖华人，勾通洋人，托名洋商，开设花行，计图隐漏捐项，以致近来南北两市花价悬殊。夫洋商既不遵领牙贴，又不遵缴厘捐，且稍匿捐钱，加给花价，则乡民贪取小利，自然趋之若鹜。南北两市奉公守法，按折报捐，既不能增价以给乡民，复不能减价售与买客。卖花者中途观望，买花者裹足不前。似此情形，洋商日逐获利，而华商之结连冒充者，复仗势吞捐。窃恐洋商之花市日旺一日，而南北两市之花业日衰一日。将来花市势必归并洋人，不特捐项攸关，而商等之生机日促矣。伏求设法严行禁止，或将洋场花行，不论洋商、华商，一律照捐，花价自不致低昂，而商等亦可安业。’等情到县。据此，理合据情具文详请，仰祈鉴核，俯赐批示飭遵。”等情到道。

职署道伏查洋商开设花行，毋须领帖缴捐，藉免捐之余力，不难增值以广招徕，减价以利销售，花市之衰旺，自可意想而知。但上海为通商口岸，洋泾滨一带又在外国租地界内，与内地市镇不准洋商开设行栈者，情形本不相同。今各洋商在洋泾滨一带开设花行，相为买卖，事虽创见，例无禁止之文。如以花价悬殊，于各花行生计有妨，则买卖均在上海，同业者似多窒碍，互市者即沾便宜，利害相当，亦不必官为禁止。又，查洋商运货，有税无捐，由来已久。即其自往内地置买，设令运自洋商，何在非应捐之货？到不止一处，办不止一货，未闻以妨及厘金倡立缴捐之议。棉花产自上海，未经局卡而议收捐，势必不行。至海关稽收洋税，悉有明条。如其运自内地，则收子口半税；运往别口，则收出口正税。今在就地置买，即令装运出口，亦无子税可收，况复就地行销，而欲征其税饷，殊属无此办法。中国柔怀远人，惟恃条约，周规折矩，尚虞节外生枝；如果禁非所禁，收非所收，徒使啧有烦言，窃恐毫无实济。所有各花行稟请禁止及议收（及）捐税各层，均多窒碍。至内地商人勾串洋商，影射偷漏，亟应设法查禁，以清积弊。其应如何查禁之处，即经移会捐厘总局核办在案。兹准移复：“查洋人买内地土货，例不抽捐。该花行等稟将洋场花行不论洋商、华商，一律照捐，显违条约。但中国土货，止准洋商凭道署联单自行置买，不准在内地开设行栈，曾奉总理衙门通行有案。‘内地’二字，似是统指中国地方而言。今准移‘上海为通商口岸，洋泾滨一带又在外国租地界内，与内地市镇不准洋商开设行栈者，情形本不相同。今各洋商在洋泾滨一带开设花行，相为买卖，事虽创见，例无禁止之文’等因。一似洋泾滨不在应禁洋商开行之列。然洋泾滨虽为外国租赁，仍属中国地界，不得谓非‘内地’。自上海通商以来，从未闻有洋商在洋泾滨租地界内开行之事。苟准洋商开设行栈，奚待今日创见？内地土货原准洋商凭关道三联印单收买，所以禁止开行者，禁其贩卖也。洋商何处不可以收买土货？而必欲开行者，志在贩卖，与华商争利也。若谓禁所非禁，不仅花行可开，内地各项土货，洋人无不可以开行，均属禁非所禁。窃恐租地之界，亦蔓延无止境矣。或者总理衙门通行‘内地不准洋商开设行栈’，而通商口岸外国租地界内不在‘内地’之例，亦未可知。然行文统言‘内地’，未经分晰，究竟上海洋泾滨洋商开设内地土货行栈，是否例无禁止之文，本局无从查考，除稟请钦宪批示遵行外，移请查照。”等因。

职署道案查同治元年议禁英商利渣在张家口开设行栈案内，奉准总理衙门咨行内开：

“洋商开设行栈，仅可在通商各口，不准在内地设立。”等语。其不曰“不准设立”，而必曰“不准在内地设立”者，明乎所禁之仅在内地，而通商口岸在所不禁也。今捐局移复谓：“‘内地’二字，统指中国地方而言，洋泾滨虽为外国租赁，仍属中国地界，不得谓非‘内地’。”等语。上海洋泾滨一带，本系中国地方，原不得谓非内地。但既准洋商租赁，即不可谓非通商口岸。如谓中国地方无论是、非通商口岸，悉以内地为断，则通商海口悉隶中国版图，贸易洋商但当以船为家，以泽为市，有负贩而无行栈，有寄寓而无租地矣。何以现在通商各口，并有准租地界？而租地建屋等事，且复列入条款，垂为令典耶？至称“上海自通商以来，从未闻有洋商在洋泾滨租地界内开行之事”，查洋泾滨一带，行栈林立，非自今日创见，今以棉花系属土货，谓禁止开行，将禁其贩卖乎？则中国土产货物，自此口运至彼口，准行已久，将禁其收卖乎？则内地尚准置货，岂反于通商海口而禁之？来文以“洋商开设花行，志在与华商争利”，虑及别项土货皆将开行，固属识见微远之论。第查核通商条款英国第十一款，则有“准英商任意买卖”之说；法国第十四款，则有“中国不可有人联情结行，包揽贸易”之文；美国第十五款，则有“除中国例禁不准携带进口、出口之货外，其余各项货物，俱准任意贩运，往来买卖”之议。是通商海口，无论何人何货，俱准各洋商相为买卖，一言禁止，似与定章不符，转使洋商借口包揽，徒多争论，反致别生枝节。莫如势所难禁者，姑且照旧羁縻；力所能禁者，必当严杜影射。职署道前咨请捐局设法严禁华商影射一层，各局卡果肯认真稽查，则棉花岂能不径而至？今捐局于华商影射一层，所当禁者置之不论，而独于力所难禁之开设行栈，论之不懈烦焉，毋乃非当务之急耶？

至于洋泾滨之不准开行，必当收捐，是在地方官及委员实事求是，立志自强，元气已固，则外人自可慑服。此时固不可无此心，亦他日不可无此事。然目前则不能不遵照条约，暂事羁縻。除移请捐厘总局查照前移，会同赶紧设法严禁华商影射外，相应稟请，伏祈俯赐察核，批示祇遵。

琼记前完各税逾限未便给还请咨详

为详请核咨事。窃于本年八月十二日据税务司狄妥玛函：“据琼记行禀：‘有茶叶二十四款，系咸丰十一年、同治元年等时，由美国第一千三百九十五号等船自汉口运来，照完半税，均系原包原货，在三个月限内下入英国三千五百二十七号等船，转运外国，计共完过暂存半税银三千一百十两零七钱二分八厘。所有该半税存票，始因经手行伙耽搁未请，嗣该行伙又复更换，以致耽搁至今。现已查开清单，并将各项茶叶进口时所领、出口时经本关验批之凭据呈缴，请将该半税分别发还存票。又有前由美国一千九百八十九号等船自东洋来茶十款，进口时交存正税银一千三百三十九两一钱二分五厘，均已下入美国一千七百四号等船，运往外国。该存票亦因耽搁未请，兹特一并补请。’等情。本税务司当将该清单详细查对，其斤两税数以及船号日期，均属相符。当日下船出口时，均系原包原货，且均在限内，虽该商等不应耽搁许久方始请发，但本税务司不能不念一系所报茶叶均系原包原货，在限内出口，并将该茶前领进口凭据呈验，均系该茶出口经本关批明；二则该茶所完半税，本系暂存之税，并非应完税课，即东洋来茶正税，其进口亦经报明须运外国，是以本税务司难于推托，兹译出清单一

纸,送请查照酌办。”等情前来。

职署道当查暂存半税存票一事,原以三个月为限。限内出口,准其请还银票;如过三个月限外,该暂存银即行入帐,不得再行请还。嗣于同治二年七月间,前管关黄道任内奉文改章,不得请还现银,只准请还存票,宽限以一年为期;如一年限外,虽存票亦不准请领。嗣因各商屡以一年限外来请之货,禀称在限内下船为辞,经黄前道与赫总司税反复函商,定以限内下船之货,迟至下船十日为准,必须请领;若过十日之期,不得再行禀请,经赫总司税复准在案。又晓谕各商知悉,下船后不得故违。且谕以“从前忘却请领之件,一以同治二年九月二十日为止,皆来禀请;如过九月二十日,不能再请”等语,可谓晓谕详详。各商均已周知遵办,何独琼记一行毫无闻见,任意耽搁,延今又将一年,始行禀请?且本关半税虽系暂存,不同正项税课,然一经限满,即行入帐详报,并非暂存之税永远存起,竟无限止之时。且该商一误于出口时不即禀请,再误于赫总司税去年九月晓谕截止时又不补请,迄今三载之久!不特情理未洽,实于定章有违。此项存票,势难准给。即经函复狄司税转饬该商知照去后,嗣又据该司税迭次函致到道,均经详细驳复,各在案。

迨于十月初七日接准美总领事西华照会:“据琼记行禀称:‘于八月初二日,即外国九月初二日,曾禀贵国税务司,请领半税存票,后接税务司字复云,奉海关监督函批,未能给发存票。又云不给存票,非因不肯与人便于行事,乃该商自迟。’等因。本总领事阅该行所禀与贵道复税务司之函,不允归还,颇稀奇也。特恐贵道未查该行所禀之缘,今将该行前后所禀原文,并将税务司前后所复之文附抄于左,请其细阅。”等情,并钞送禀函前来。职署道查,此项半税,时隔三载,官经屡易,该琼记所完税银,各前道早经结帐开报,实属无从给还,随经缕晰照复该总领事转饬该商知照,又在案。惟查该琼记以前完半、正各税,在税务司暨领事处一再禀请,似属事在必行,虽经职署道照复该领事转饬知照,恐该商一味纠缠,必致怙恃领事再为力辩。而该领事之于洋商,又往往多方袒庇,势必哓哓不休。如竟照数给还,非特与定章不符,且适足启洋商效尤之渐,于将来办理洋务诸多掣肘。应请咨明总理衙门议立章程,通行各口一律照办,并饬知总税务司查照遵办,以昭划一。合将职署道与狄司税往来信函并清单,以及与美领事往来照会一并录呈,仰祈宪台鉴核,俯赐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核办,实为公便。为此备由,呈乞照详施行。

再详牛庄登州等土货应归内地船转运由

为再行详请核咨事。窃据船号商郁森盛、王永盛等禀称:“窃商等业船航海,从未有困如今日者,良由夹板洋船至牛庄等处抢装豆担。北地货少则价昂,南省占销则货滞,渐次沙船贸迁,节节亏折,资本日竭,停港居多,船身朽坏,有减无增。本届承运船只已不敷装运,下届江浙通运漕米益多,海运粮船从何办理?且船少碍运,税捐愈减。更有本地奸商,雇用夹板洋船往北装货,取巧漏捐。若不议复前约,商船从此益困,舵水无复生理。在各国和好情殷,自必乐从前约。伏查咸丰十年各国和约条内,有外国不准装运牛庄等处豆石一款,载有明文。同治元年,值北洋防务吃紧,据英国公使节次声请,始奉总理衙门奏准暂时开禁,议俟苏、松各属肃清,始践前约。英国公使亦有贼平议办之许,彼国以信义为主,有言在先,谅不

失信。上年江浙肃清，商等指望有更生之日，当经稟蒙通详各大宪奏请登州、牛庄两处油、饼、豆，查照前约，仍归内地商人转运。又稟请详奏开禁北口杂粮、米谷，沙、宁船并行贩运在案，恭候敕定。则沙船易于转运，税捐可期起色，市(厘)[廛]日兴，中外共益，起十余载疲癯之病，活数十万舵水之命。惟夹板洋船至今未奉限期截止装运，民心难安。商等为大局起见，合词环乞据情转详，请转咨总理衙门照会英国公使，将夹板洋船限定日期，截止北洋装运。并请咨明奉天将军、山东巡抚，一体遵照前约办理。”等情。

伏查此案，先据该船号商等联名具稟，即经据情详请宪台奏奉谕旨“该衙门议，奏片并发”等因，恭录转行钦遵。并续奉宪台札：“准总理衙门咨：‘所有牛庄、登州等处油、豆、饼，仍归内地商船转运一节，俟本衙门与英国公使议有章程，再行办理。’札飭转行知照。”等因，各在案。旋又据船号商王永盛等以奉(文)[天]等处杂粮出产最多，稟求详请奏请开禁，准令商等奉天等省装载杂粮、油、豆、饼并行贩运，并咨明奉天等处听商采办转运等情，又经职道详请宪台会核具奏。本应静候核办，惟各该船停泊已久，大有迫不及待之势。若以牛庄、登州油、豆、饼等货仍听夹板船装运，不即速为停止，该船商决无生理。职道为体恤商情起见，合再据情详请，仰祈宪台鉴核，俯赐咨明总理衙门，与英国公使速为定义，将登州、牛庄两处豆货，查照前约，专归内地商船转运，以苏商困。并请将该商等前稟请开奉天等处杂粮禁运一案，查照前详具奏，实为公便。

裁海关陋规稟

敬再稟者：上海关道一缺，向属膏腴，迩来正课日亏，而官吏幕丁共分之成例，仍然如故，无怪乎弊日积而日深也。署道人地生疏，材质又下，思欲改弦易辙，而不能得其要领。现已将官与吏、吏与商交涉应酬供张之费，一概裁汰。开关看舱，向用官亲家人，兹商刘藩司改派委员知县钱宝传、翁凤翔等，常川住关，厘剔弊端，俾获渐有起色。向例官吏中所获盈余，拟即按月一报，以充军饷。署道非敢矫激自鸣，但以国计民生穷蹙至此，尚何忍因循坐视，使流弊不可挽回？况乎利权所在，源不正则流不清。署道惟有谨慎图维，从渐整顿，既不敢操之过急，致滋决裂之虞；亦不敢失之太宽，仍蹈中饱之失。至洋人交涉，掣肘尤多，巴夏礼狡诈万端，殊难抚驭。抑勒太过，尤恐其甘心以不肖自居，后事愈形掣肘。署道只得相待以诚，以期无失不吐不茹之义。仍求宪台随时随事教诲提撕，使庸下之资得以有所秉承。遥望慈云，无任依恋。

卷一五 巡沪公牒三

稟请提拨盈余银两

敬稟者：窃照江海关向有折耗平余一款，预备拨解京饷、外省协饷倾镒解费之用，作为办公经费。自日昌去年到任后，适值本省军务紧迫，所有关税均尽数奉札截留，作为本省军饷之用。是以此款经费得有余存，计自三年六月起至十一月止，共盈余库平银一万二千九百七两七钱九分七厘九毫。除拨补九月份老关不敷正款及捐给地方公用银三千一百二十六两零，尚余库平银九千七百八十一两零。当经稟请宪台提拨充饷，并声明老关自冬季后，沙船出口极少，明年正税难免短缺等情，奉钧批将前项银两另存候拨，以后如老关正税短缺，仍须于盈余存款内拨补足额等因。仰见宪台体恤周至，明烛未然，曷胜感激。兹查老关自油、豆、饼全归夹板船装载后，沙船无力出海，去年十二月及今年正月、二月，商税十分短绌，共计缺正税银四千六百五十二两，除于去年余存项下拨补足额，计尚余银五千一百二十九两，仍行另存听候提拨。至今年奏拨京饷二十万两、援闽军饷每月四万余两，以及甘饷、皖饷，皆须水脚倾镒之费，未知此后折耗平余能否足敷弥补，容当随时撙节筹支，以免贻误。合将折耗平余银两提拨正税情形肃泐稟闻。

吴淞口税请就近厘卡兼查稟

敬稟者：窃查江海关所辖之吴淞等税一十七口，应征商、渔船只税课，向由管关道签派舍人前赴各口驻札稽征，所收税银解关汇总报解，不准丝毫浮收，定例綦严。嗣因匪扰，各口停征。现在肃清已久，各口照旧设关启征，原为裕课便民，诚恐各口舍人以离城太远，恃稽察所不到，致情弊之百出，于税课大有关碍；若由职道每口派一委员稽查，而各口税数稀微，加以委员经费，诚恐所入不敷所出。再四筹思，惟有责成就近厘卡委员认真查察，如各口舍人有浮收贿赂纵情弊，随时稟办。倘敢隐匿不报，一经查出，或被告发，惟该委员是问。除檄飭捐厘各局、卡照办外，合肃稟明，仰祈宪台察核，俯赐札飭各局督办查照转行，实为公便。

移请裁撤海关子口税

为移请事。据南卡委员、署上海县主簿徐致和稟称：“窃于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前关宪吴札：‘上海关应征洋商内地半税，定于本月二十三日开办。本关南、北两卡为进出内地子口，中外商人必须一律办理。惟华商运丝到卡，向例先完三关丝税，此次改照洋商例完纳内地税饷，所有向完之内地三关丝税，免其补完。即从本月二十三日起，凡有华商贩运内地丝、茶等货到卡，亦照洋商完纳一半内地税饷等因，札到遵照。’在案。本年十月二十六日，据汪干记茶栈具报：‘徽商蒋聚馨从浙江(河)运到净茶五百七十六桶，又毛茶八十一篓又六十六袋，共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二斤八两。船已泊卡，当令完纳一半税饷。据该商面称：向例华商运茶经过沪卡，只认完出口正税，并无三关及子口税之例。此次蒋聚馨茶货已在安徽完纳引课，又在浙境完纳厘捐，又到上海呈缴捐纳，沿途运费又较浩大，在商人本无力运沪出口，因奉示招徕，感恩鼓舞而来，若照洋商一律完纳半税，无力完缴，容俟禀关请免。’等情。伏查华商茶货本无完纳子口税之例，自咸丰十一年启征洋商内地土货子口半税始奉札飭华商运茶到卡，亦令照完一半税银。其时道途梗塞，茶商改由九江、汉口运售出口，徽茶久不得来。间有湖帮土茶到沪，按照新章办理，数甚寥寥。现在汪干记经报茶货，实系招商来沪，货未变价，先已一再抽厘，更非洋商运货有税无捐可比。所有请免内地半税缘由，除由该栈商具禀请示外，禀请飭查华商运茶到卡改照洋商完纳内地半税，有无详定咨准案据？应否免其完纳？分别飭遵。”等情。并据栈商汪干记等禀同前由，各到关。

据此，卷查咸丰十一年启征洋商内地土货子口半税，即经英国公使议定条款，内有“洋商运土货往海口，准其或照内地例，逢关纳税，过卡抽厘；或照善后条约完一子口税”等语。是洋商运出土货，既完子口半税，即不再缴内地税捐；如缴内地税捐，即不再完子口半税。华商运货，当以逢关纳税为准，无兼完子口半税之例。惟湖丝一项，经前抚宪薛奏明：“无论中外商人，一律改完内地半税，以杜华、洋之影混。而从前应内地三关税课，即已停止。”是即既完之子口半税，不再收内地税课之明证。茶叶本无应补三关税例，是以薛前宪原奏亦只专言湖丝，并未兼言茶叶。吴前道任内，间有华商自浙省运茶来沪，值内地匪扰之时，多未免过税饷，因仿湖丝之例，飭完子口半税，本属权宜办理，多未经详咨有案。现在汪干记经报茶叶，本为招商遵谕而来，既在徽省纳课，又在浙境缴厘，并在上海遵缴捐项，核与逢关纳税、过卡抽厘之例相符，似未便再征内地半税。惟将来售与洋商，报验出口，应令查照从前就地置买出口成案，将原在内地完税印据呈验，以杜影射。相应备文移请，为此合移贵府，请烦查照，核议示复施行。

茶叶免纳子口税示

为出示晓谕事。案照前因内地梗塞，华商自浙省运茶来沪，因仿湖丝之例，一律完纳子口半税，历经各前任照办在案。兹查各华商自遭难以来，拮据情形概可想见，而内地现已肃清，所有运沪茶叶，既来沿途报纳捐税，到沪后又复责令缴完子口半税，殊不足以示体恤。今本道明定章程，凡各商自内河运茶来沪，如果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确有完纳引课税捐印据可凭，应查照旧章，准免完子口半税，以恤商情。除分飭南、北两卡委员暨该卡舍人遵照外，合行出示晓谕。

为此示，仰内地各茶商知悉：尔等自内河运茶来沪，如果实已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应将完纳引课税捐各印据呈由卡员查验相符，始准免完子口半税，仍将应缴厘捐赴总局照章完纳，将[来]售与洋商，应仍将内地完纳印据一并交给，以便该洋商赴关报验，完税出口。倘茶

商运茶到卡，虽称已在内地完纳税捐，查无完纳引课税捐印据者，仍应照完子口半税，概不准藉词影漏，各宜遵照。

请奏免摊捐船工禀

敬禀者：窃照巡道衙门向设军工厂，承办提、镇两标各营战船，所领例价之外，赔贴不敷银两，由道按照在任月日，详请摊捐。道光二十五年间，奉前^宪督^宪者奏准，改归省厂委员承办，不敷银两仍由承修道员无分正、署，按月捐解。每年应捐银八千四百三十六两六钱二分四毫，分作四季解司，听候拨用。嗣于咸丰四年间，经前护道蓝以上海失守，关税短绌，力难捐解，详奉前^抚宪^台咨请大部停解在案。

兹准前任黄道、代理道应守咨称：“查前项捐款，向藉关税平余补苴。沪关商税，本以沙、卫各船所装油、豆、饼三项为大宗，无如咸丰十年间，洋人各口通商，复开豆禁，洋商转运较沙船迅速，水脚亦轻，以致油、豆等货改装洋船，额税愈形短绌。从前洋税向有倾谿费，每百两一两二钱，折耗每百两二两。前奉部定新章，倾谿费概行裁汰，其余每百两只准支销折耗银一两二钱，不敷银两由关筹补，已属竭蹶万分，若再加以船工银八千四百余两照常摊捐，实属力有未逮。敝道等均系卸事之员，无力赔此巨缺，咨请转禀汇奏免捐，以舒喘息，而免交代悬而莫结。”等由(过)[达]道。

职署道伏思此项船工捐款，自军兴以来，船久不办，解亦久停，徒存船工名目，列在交代。前一日不能赔此捐款，即交代一日不能清厘，以致捐款虚悬而无着，正款辘轳而难明，实于库项大有窒碍。查江西交代悬积甚多，自于同治元年六月，蒙官太保、侯中堂将全省捐摊各款奏请停免，俾征解数目得以按图索骥，百姓不受侵渔，正供自获实益，至今江省官民感激不置。苏省疮痍之后，积弊宜澄。江海关事涉中外大局，尤不可稍有假借，致启外人轻视之端。职署道抵任后，时常谆饬书吏，不准稍有苛收，其一切正款无不随征随解，断不敢稍有移挪，致干咎戾。兹据黄前任等咨请不能捐摊船工一款，自系实在情形，相应具禀，合无仰恳宪台俯赐察核，准将前项应捐船工不敷例价银八千四百三十六两六钱二分四毫，奏请自黄前道同治元年十月初六日到任起，一律停止摊捐。一俟建设船厂，再行明定经费章程，以免推诿。

停止月收新闻桥捐钱禀

敬禀者：窃查前奉宪台札，据英国提督议修新闻桥一座，又新闻南北岸筑路一条，两共经费银三千九百八十三两三钱二分五厘，经会防局禀奉宪台批准，由局垫给。复又议定过桥捐数，飭派匠头殷宝成驻桥收捐，责令每月缴钱二百千文，以归垫款。兹查该桥路通嘉定，行人虽多，皆系负贩穷氓，每致抽收钱文，哓哓争辩。嗣由匠头殷宝成雇外国人一名督理收钱，但专抽内地过往行人，而不抽外国过往行人。以理论之，雇外人抽收内地过客钱文，已足以启群疑；雇外人而不抽收外国过客钱文，尤非所以遵国体。且每月捐钱三四百千文，除该匠头

及外国人费用外,仅缴会防费钱两百千文,有益于经费者甚小,有关于局面者甚大。当即出示晓谕,于七月初七日一概停止收捐。一面移知会防局,将收捐匠头人等全行裁撤,并派护勇二名常川驻闸,督率闸夫,遇有大船经过,随时启闭,毋许索诈分文。惟前项垫款,自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起,至三年七月初六日止,共收捐银约合银一千四百两,尚应归还会防局前垫银二千五百八十余两,系由会防局已垫之款,即可由该局径行报销,无庸补还,理合稟明。

吴淞口总西两卡改为一处收捐稟

敬稟者:窃照吴淞江设立捐厘总卡,并于上游之三江口添设西卡,收缴船货捐项,抵支金陵军饷之用,由职道按月催齐解济。自去冬以来,捐数日形短绌,本年春夏虽渐有起色,而捐数究未大旺。前奉^宪札飭裁减局用经费,诚以来源既竭,不得不节涓滴之流,以济公家之乏。职道深维^宪筹饷之难,用心之苦,自当竭尽补苴之法,以裕度支,何敢习为体恤之词而沽名誉?惟事有宜通变者,与其操之过急,而商力疲惫;莫若招之使来,而商情踊跃。如吴淞江总卡距三江口西卡,相去百里,路仅一程。捐于此者,不得免于彼。商人由沪运货至苏,接卡收捐,有一日之间而完两税者。其抵娄门外尚须完捐。又无论已、未获什一之利,先输三次之捐,身本愈重,脱售愈难,亏折之嗟,所在多有。资本细微者,一试之后,从此裹足;资本充裕者,行运数次,总觉无利可觅,终归束手。此经商之日见其少,而(非)抽厘之日形其绌也。职道窃谓,总、西两卡,宜改为一处抽捐,一处照票。其已在总卡报捐者,西卡即免完税;其已在西卡完税者,总卡即免报捐。其分卡及赵屯港外各巡卡,本系专司照票,凡遇商船经过,或呈总卡捐票,或呈西卡捐票,一律放行;或无票呈验,则由该卡补捐,以杜绕漏。总计吴淞江各卡,只收商捐一次,不再重捐。商人免一分之费,即多获一分之利,但使计权子母,不至有亏折之忧。彼经商为业之人,有不纷至沓来、趋之若鹜者哉?阳施体恤之恩,隐寓招徕之术,捐旺而商不困,似于目前整饬厘务最为得宜。且吴淞捐款,大宗萃于总卡,其西卡捐数,本不逮总卡三分之一。此时一处抽捐,一处照票,计惟将西卡收数缺去,于逐月收捐总数,尚无大减,而商人麇集必多。合无仰恳^宪俯念商情已困,捐数日衰,准予变通,将吴淞江总、西两卡厘捐,改为抽捐一次,以苏商困而裕来源,职道无任欣幸。再,西卡向与正义、唯亭两卡互相照票,不另抽捐。今议总卡输捐后西卡放行,则经过正义、唯亭时,无西卡捐票可验,仍须补捐。是不纳西卡之捐,而纳正义、唯亭之捐,仍与西卡收捐无异。应请札飭牙厘总局饬知该卡,遇有吴淞江西去货船,但有吴淞江一卡捐票呈验者,一体验票放行,不必补捐,以昭德意。职道为裕饷招徕起见,是否有当,伏乞鉴核批示祇遵。

税务司交出经费全数解楚稟

敬稟者:窃于本年四月十七日前代理道应守任内,奉^{官保}札,准^宪咨,钦奉寄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将总税务司赫德所呈上年奏拨轮船回国经费等项银五十万有奇,

如果均系实存，即全数拨归曾军营充饷。此项内有二十万两零本属现存有着之款，着李查明，先行尽数拨解曾军营。该大臣亦可暂时以资散放等因。钦此。”札饬将前项银两迅速派委妥员，即由轮船飞解金陵，以济饷需等因。奉经前代理道应守催据赫总税务司交出规平银二十万八千三百三十四两九分，又解海关奉拨银三万两，共收解规平银二十三万八千三百三十四两九分。

职署道抵任后，稔知此项经费系抵充金陵军饷，为急不可缓之需，节经与狄司税再四熟商，并谆切函致赫总司税设法催缴，不啻唇焦颖秃。惟接赫总司税信，以“所欠十九万余员，业已由香港寄回英国李太国收用，能否汇还，尚未可知”等语。职署道愈加焦急，当即函嘱该总司税，告以金陵克复，兵勇忍饥出力，全赖此项为犒赏之需，无论如何设法，务将此项汇还。赫、狄二司税均云：业已信至英国谆催，大约中秋后即有回信。嗣于九月十一日据狄司税来信云：英国已有回信，所汇去银十九万余员，业已寄还。当即随时汇解，合计粤、闽各海关解款，截至本年十二月初，计先后缴到规平银二十万九千九百六十七两二钱九分四厘。又，职署道措办前任欠解江海关奉拨银二万两，均经分别饬委解赴金陵、安庆投纳。合之前代理道应守任内，共收解规平银四十六万八千三百一两三钱八分四厘，合库平银四十二万七千二百八十二两二钱八分四厘，开折稟请^{抚宪}转咨^宪查核在案。

嗣恐尚有蒂欠，又经函致赫总税务司查明此项经费除已收外，各关尚欠解若干？李前司尚欠解若干？查开细数，复道核办去后。旋据该总司税分起汇到规平银四万三千二百七十七两二钱四分八厘，声明此外并无欠缴银两。又经职署道将汇到银两先后饬委尽先参将张国英、浙江补用同知姚曦，分批解赴^宪营^宪交纳，各在案。统计共解过规平银五十一万一千五百十八两六钱三分二厘，合库平银四十六万六千七百十四两零八分，共符五十万有奇之数。其赫、狄两司税于李太国汇还英国之款，尚能催缴齐全，毫无蒂欠，尚属能顾大局。

合将前代理道应守暨职署道任内催据李前总税务司及各关交出轮船回国经费全数解楚缘由，开折稟报，仰祈^宪台察核，俯赐转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实为公便。

稟李官保论沙船

敬再稟者：所有沙船壅塞情形，业由职署道详稟^宪鉴，特其中尚有大可虑者。伏查江、浙两省漕米改归海运，悉由沙船装载赴北，现在军务虽渐有端绪，而河运一事，恐一时难复旧章，则两省漕运专恃沙船起运，今沙船无资贩买、停泊在港者以千百号计，内地船只以运动为灵，若半年不行，必由朽而烂，一年不行，必化有为无矣！将来无力重修，全归废弃，海运从何而办？职署道因思此事非特上海商民市面以及捐税攸关，且于天庾正供大有窒碍，长貽后患，何可胜言？不得不急为挽回，以期通漕运而裕赋税。惟此层关系与彼族无干，未便形诸稟牍，使^(我)^(外)国因我情形别生枝节，谨另肃单稟闻。

稟复沙船重捐情形

敬稟者：顷奉官保函谕，以“沙船免捐，必须责成各商具结，使明年海运确有可靠。又，必

须各商具结，使货捐以及各捐不得援以为例，纷纷请免。至免捐之后，司库、地丁抵拨军饷，不知能否可靠？业已作函询商藩司。如果司道、总局意见均合，即行稟商护院办理”等因。职道查沙船停滞，半因捐重，半因夹板争利，若不变通办理，明年海运必无把握，即货捐亦必逐渐减色，此相因而至之理。连日传集各绅董面商，据云沙船若能免捐，则海运自不致误，货捐亦不敢再求减免，均可具结，如有违误，愿甘重办等语。惟司库一层，未谕能否通融抵拨？万一力有未及，关库亦愿分摊三四股之一，以冀此事之有成。缘黄浦江沙船停泊多时，及今修葺，尚可行驶，再迟半年，便成废物。今年若不流通，即使明年停捐，而沙船过于朽坏，必须重新改造，上海商人无此力量，海运必更难设法矣。至于夹板船不装油豆饼一层，已与闽、广商人熟商禁止。惟利之所在，群起而争，良费周折。所幸职道剖切开导，已有转机，足慰廛念。

详请沙船全行免捐以保海运由

为会议具详事。窃维上海百货之源，以沙船为枢纽。近因船本太重，利为夹板所攘，生意顿衰，日就停歇。前蒙宫保爵宪洞烛商艰，准自本年为始，酌减三成船捐，各该商感激慈恩，亟思报效。今春办理海运，受兑漕粮，勉办从公，藉无贻误。而自入春以来，出口商船日见稀少，其势有减无增，货捐亦因之锐退。窃料今冬征漕起运，必有米多船少之虞。自应以体恤为招徕，即以护惜饷源，维持运局。本司、道等节奉面谕，会议妥筹，仰见宪虑周详，曷胜钦服。遵查，沙船之捐，出自船商的户，该商亟思报效捐输，已非一日，与捐从货出者不同，各项货捐自不许援以为例。其捕盗船捐，系为护船起见，各该商亦不肯自撤其藩，业由职关道传令具结，不敢再邀宽免。至将来海运，届期责成该商承办，亦经各商出具切结：如有违误，情甘重办。窃思各该商以沙船为生计，既经具结在官，决不肯自蹈愆尤，致为身家之累。且漕粮起运，本司、道亦各有考成，断不敢听其贻误。惟饷额所需，不能不宽为抵拨。请以每年二十四万为准，由苏藩库、关库各认五成，均可不致延欠。所有上海沙船助饷捐款，应行遵谕宽免，以广招徕之处，本司、道博访周咨，均无异议。续经往返函商，意见相同，理合会衔详复，伏候宪示飭遵。

复支应所请饷稿

窃奉宪台札开，据转运所张丞稟称：“卑职职司转运，刻刻将盈虚默运于心。因谒催罗副将炮勇口粮，致受职署道面斥；请领常锐勇口粮，又奉职署道面斥。如许之多不能拨解，何以不请给一月。”等语。奉宪台批飭：“该道因印领小事，推诿延宕，不知是何意见？并不得争微嫌而误公事。”等因到道。奉此，惟是日张丞催饷之大略情形，及炮勇口粮备领拨发之故，有不能据一面之辞以为定评者，敬得为宪台缕晰陈之。

查罗副将炮勇口粮由道给发，原系职署道面回定义。职署道于六月初二日到关道任，初六日即将此款解交陆军支应所支收。其时职署道系发交库平银两，迨询之转运所张丞，乃云宜发湘平银两，即托其函致陆军支应所，嘱将库平扣回。而道署之五日报院簿，即照湘平申

报,亦信支应所必能以误解之款见还,俾符报案也。乃张丞将鲁令复函送阅,以此项误解库平多余之银,宜留在支应所,作为赏恤之用,无从拨还。试思,职署道只奉宪札,每月给发炮勇口粮银两,并未奉札支赏恤银两;且即须扣作赏恤银两,而亦须禀知存案,以清界限,不能含混存储,启人疑窦。职署道报院簿已声明系发湘平,而放款实系库平,鲁令又不肯划还,以清眉目,故不得已禀请将误放库平之数,改为后次扣放,蒙宪批准俯知支应所在案。张丞又屡言:“鲁令卑鄙无耻,难与共事。此次解米局款,为伊在城门拦截而去。”等语,职署道因此始疑支应所之不可推诚相与矣。嗣因黄前道收放各款辘轳不清,经将由道支放各款禀归藩司,核作收放,非独以表心迹,亦所以重国储,复蒙宪台批准俯遵。查向章,移司核收之款,必须将原领附缴,方能核准。自奉文后,即经移请转运支应所:“以陆军支应所并未派弁来沪具领,将来每月银两,即应由贵所转解,并转请罗副将补具印领送道,以便将印领移司,核作收放。”等语。嗣因延候未见寄领取饷,又经咨催,有“迄今日久,尚未移到”之语。若谓职署道推诿延宕,则抵任未及六日,即已将此项先措库平银两清解,迨至支应所既不将溢解之银呈报,又不将溢解之银发还,于是定见,每次发款,必要印领,以为凭据者,情也。道署借拨关税,正课攸关,业已禀准移司核作收放,则无印领送移,藩司何从而核之?若谓转付之人即须留印领以为报销凭据,岂发饷之人独不须留印领以为报销凭据乎?大凡支放章程,必既付人以出款之据矣,然后需人领款之据。今该所既未付道以出款之据,又何必扣存罗副将领款之据?况此款已由道移司报销矣,支应所又何所用其重复报销?谓非欲图此无根之泉,储为九里之润,其谁信之?且道中屡次有文催其具领前来,以凭发饷,是该所必深知职署道命意所在,系在得领状也,非吝饷也。该所已留罗副将之印领以为根据,则又何妨由该所代具一领,以为道中根据?顾吝此举笔之劳,一纸之费,而反愿代垫数千金而不惜,所谓“刻刻将盈余默运于心”者,果何如也?然而职署道犹虑公事有碍,汲汲然平心就之也。九月初十赴省时,各处均未谒见,先到支应所,询鲁令何以不将印领请饷之故,该令答以:“何不由道备批,将银解所,印发批回?”职署道亦允以:“但有根据,俾道款不致无着,既备批呈解,事亦无不可行。”当经答应,回署即行措解。旋在官厅遇及罗副将,即将原委告之,罗副将答以:“由道备批,恐事忙迟发,恐支应所扣作他用,均不能应手,情愿专弁到道请发。”但请禀商宪台俯准后,伊方可具禀。职署道答以:“现甫与支应所商酌备批之事,未可即行更改。”罗副将终以在支应所领饷,诸多不便,不如定见在道具领,较为直捷云云。职署道经即面禀宪台允准,回沪后复经函催罗副将派人来领。是发饷之员,较之领饷之员,情弥迫而心弥苦矣。

嗣于二十日,张丞来谒,应守、上海县王令俱在座。张丞先提及支应所请发炮勇一款,职署道答以现在改章情形,该丞不复置喙,并仍责鲁令数语。旋即请发常锐勇口粮,职署道答以:“常锐勇口粮业已给发一月,所请补发前任一万余两,现要凑解裁勇经费九万两,力有不及。何不清界限,按月给发,较为简便?”张丞答以:“公事当按月滚下,不能割截。”职署道告以:“我意不愿含混牵缠,但期各清各款,便省笔墨之劳。”张丞因大怒说:“此钱并非我带回家中。所有欠项一万余两,不向你要,更向谁要?尔做得到做不到由尔,我做得到做不到由我。”等语,愤愤而出。时应守、王令及各委员等皆骇然,以为张丞平素圆通,何以忽发此脾气?职署道亦置之不较。乃张丞竟敢造言诬捏,以为是日催饷,系因请发罗副将口粮而起,其实罗副将口粮一事,张丞不过略述鲁令数言,旋知改由罗副将自领,即不置喙,何尝有“由卑局代具领状”之语?

至争论常锐勇一事，则系实在情形。查常锐勇自去年由藩司改拨，十一月起至今年七月，并未发过。职署道到任后，即发过一月。嗣经屡次谆嘱张丞，但按月具领，无不按月给发；若前任未发之款，既未准将交代送过，实难接受。且现须大批凑解裁勇经费，旧欠只可从缓，此亦准情酌理之言。乃张丞辄以“十万众饥溃生心，咎将谁归”等语装点纸上，希图耸听，殊不知苏军有勇知方，感激宪台威德，已如子弟之卫父母，何至因短此千余两之饷，遽至“饥溃生心”乎？该丞捏造之言，未免视苏军太轻，视千余金太重矣！若谓苏军十万众因此常锐饷不发，即当“饥溃生心”，是则此千余两之饷，所关系于大局者非小，何以自去岁十月以来，前任并未发过一次，该丞亦未领过一文，该丞近在咫尺，何不严催？催之不应，何不严揭？岂盈年累月不发之时，军心转不虑其饥溃乎？职署道先经给发一月，又允为按月给发，军心转虑饥溃乎？谓张丞非以爱憎为取舍，以取舍为交际，其又谁信之？该丞经手催常锐饷将近一年，仅以职署道到任后给过一月，所谓“刻刻将盈亏默运于心”者，又何如也？该丞如谓职署道不愿与支应所交接也，则支应所所领敏字营饷五千余两，固已按月给发，无一蒂欠矣。岂敏字营五千余两均肯拨发，而常锐勇之千余两转不肯拨发乎？且张丞于七月间曾谈及军米局缺饷，无款可筹，职署道曾许借银贰万两，嗣张丞领去壹万两，经于八月底扣还。未有数万两额外之事，尚肯为之通融，而千余两份内之事，转致为之措勒者也。该丞稟中緼叙常锐勇至七月止共欠银若干，又至八月止共欠银若干，何以职署道七月份所解之饷缺而不书？岂讳言之，即据为已有耶？抑恐明言之，而不能入人以罪耶？总之，关道有监守钱粮之责，但当交与分明，使其毫无假借，不可出入颞颥，将来致启侵挪。兼之职署道赋性疏下，恒恐稍有遗漏，致亏国帑，故自抵任后，即将道署支放各款，请示改归藩司，无非欲罗罗清疏，不愿蹈含混颞颥之恶习。但以改归藩司，即须以原领送司为凭，此向章也，于支应局亦无损其体制也。

关道于支应所向用札行，至职署道改用移文矣。即使与该丞一时意见参差，亦无妨再四熟商，何至以莫须有之事，为极口之诬？张丞固深知以请补发常锐勇经年未领之饷触怒为题，不足动听，且适足以露其未经“刻刻将盈虚默运于心”之短，揣摩不发开花炮勇饷项一层，必可制其死命，遂牵连及之，且深长言。殊不知职署道于初十日稟将炮勇口粮由罗副将径自派弁来道具领，张丞谒催已在下旬，罗副将又并未函托张丞代领，谓以不相干涉之事，张丞必执简而苦争，职署道必强颜而不与，非独无此呆事，抑亦无此痴人。核计时之先后，有以知力催炮勇口粮及代具印领之言为羌无故实矣。

职署道署未延宾，牍皆自判，勾稽恐未精明，支发愈加详慎，一则恐道中无据，将来有落空之忧；一则恐所中重销，后日有浮开之弊。但有因矜慎而致迟延，不敢争小嫌而误大局。已经奉札具复，不能不缕达情形。宪台鉴空衡平，物无遁影。若职署道咎有应得，因不敢辞斧钺之诛；如张丞词属子虚，岂能逃日月之照？一经妍媸^(办)[辨]别，知颜渊并非偕盗跖争田，庶几泾渭分明，或老子不致与韩非同传。区区寸心，鉴之而已。

卷一六 巡沪公牒四

札查洋商在吴淞口租赁地基

为札飭事。准俄国领事官照会，内开：“照得洋商在沪通商、租地、盖屋居住，历有年所，惟自壬戌至今三年内，每逢夏季，受暑染症者不一而足。说者谓房屋日渐拥挤，不甚轩敞，以致日蒸气逼，每夏多疫疠也。兹据洋商十余人禀称，意欲在海口便于上海往来之处，择一旷阔之地，各人租地几亩，盖屋数间，以为避暑养病之所。寻觅殆遍，惟吴淞口宝山县之东南，有荒田基地一段，约一百四、五十亩，尚属合局。经询该处地主可否租赁，该地主亦经允可，遂凭中保按价照给，公平定议，租定数间房屋基地。但仍须添租若干亩方可敷用，又向租定基地之西北各地主询以可否租赁，是处各地主有欣然许可者，有游移未决者。问其何以不决，则因是处竖有旗杆二根，本属海关分别口内口外之界，而乡民遂疑为洋商租地限制，以旗杆之西南为可租，以旗杆之西北为不可租，因疑生惧，延不成交。禀请照会贵道查核准办等情。据此，查该处所竖旗杆，系为稽察税课、分别出进而设，与洋商租地之事毫不相关。既该处地主误有疑惧，合行备文照会，请烦札行宝山县查明，果否事系情真，两无勒捐等弊。俟宝山县查明禀复后，仍祈示复，以凭转飭该洋商等照例公平租赁可也。”等因前来。合行札飭。札到该县即便遵照，迅即查明该洋商所禀租定吴淞口该县东南荒田基地一段，约一百四、五十亩，中保按价照给，租定数间房屋基地，其中有无勒捐违碍情弊？傍近向来有无洋人房屋？并是处基地之西北竖有旗杆二根，是否海关分别口内口外之界？外国租造房屋与地方有无窒碍？该县详细查问，据实禀复。其中倘有窒碍，切切不可迁就。

札陈令查勘吴淞基地

为札飭事。准通商大臣随员应文开：“查吴淞口地方浦南之衣周塘、浦东之老炮台基、浦中之新涨沙等处，均被洋人购去，亦不知何用处。应请照会各国各领事，嗣后在通商口岸租地，必须依照美国条约十二款所载‘无碍民居，不关方向’，及卑府上年与各领事议定章程，俟中外委员会勘后，方准租赁，照例由道印契给领。如私向民间立契，概不作准，以杜缪轳。”等因。准此，查洋商在通商口岸租赁地亩，照章应由中外委员会勘无碍民居，方准租赁。前项地亩，何国民人、何年月日、向华人何姓租赁？本署无案可稽。其中是否无碍居民、不关方

向,尤应彻底根究,合行札飭。札到该令即便遵照,立刻束装驰赴吴淞,查勘明确,复候核办。

宝山县稟吴淞炮台基址由

已据稟移吴淞营参府,飭由守备衙门将刘晓峰、唐静之二人交出解道审办矣。唯该县前稟,民间皆用价买,现已改归官地,该民人价无着落,自应准其承买。不思此项基地,既经详奉豁粮改为官地,即不得谓为民产。刘晓峰等胆敢出头包揽,得价售卖,该县并不彻底查究,犹复以“委非朦混盗卖”等语,据情转稟,何颠预一至于此?兹据续稟,刘晓峰等皆是吴淞营兵丁,先则移营飭提,继称匿入洋人公馆,无从拿获。即使实情,该县之因循怠惰,以致延不获案,亦属咎无可诿矣。仰即再设法赶提刘晓峰等,解候亲提讯究,毋得稍事(藉)[稽]延,致干参咎。

宝山县稟吴淞基地批

据稟,该处基地从前本属民田,因修筑海塘,取土挖废,不能耕种,业将应纳钱粮详请豁免,改为官地,但民间皆用价买粮,虽奉豁,价无着落,现因遭难困苦,相率售卖糊口等情。查此项基地既称从前民产,究系何人之产?在于何户完粮?于何年修筑海塘取土挖废?经何任于何年月日详请豁免?曾否奉准有案?稟内既未声明。即谓遭难困苦,民人相率售卖,系是何人为首?并该处离营基地相去远近若干?亦未切实指陈,含糊率稟,殊属朦混。仰仍发来原契一百二十五张查收,会同前往该处,查照各契,传同各原卖民,(余)[飭]令分别具结,稟送查核。一面将为首之刘晓峰、唐静之等传集押带来道,听候亲提确讯,毋再率混,致干未便。原契仍送。

稟复吴淞炮台基地情形

敬稟者:本月初八日接奉钧札,正任吴淞营张参将凤翔稟,风闻吴淞新炮台基址,营中备弁私赁洋人盖造房屋,亟应彻底查究,札飭应守前往吴淞严密查访确情,及私赁地基之备弁姓名,会同上海道据实参办等因。奉此,当查吴淞豁粮官地,有已革营兵刘晓峰等私赁洋人起造房屋,先经职道札委吴牧承潞会同宝山县曹令查勘稟复,并令严拿刘晓峰解讯未到。张参将所稟,自必即系此地。即经应守于十一日驰抵吴淞口,密查得该处海塘坐西朝东,自张建滨对岸起,迤北至金家宅对岸上,长约二里许。塘外有洋人新造木码头一座,塘上有洋人新造木棚一座,并建有海关旗杆。所有洋人新赁之处,约地一百三十余亩,外至海塘脚,内至随塘河,地势极为洼下。细访土人,并查原卷,知此一带地方,从前原系民田,道光十五六年林文忠公修筑海塘,在此取土,遂将田粮豁免,载在《赋役全书》。其炮台、营房、演武厅、牧场四项地基,均在其内,惟炮台形迹尚存,余俱坍塌,无从表识。又随塘河之内,有地一方,约二

十余亩，亦已赁与洋商，均系宝山民人赵其骏即洋之，串商营兵刘耀宗即晓峰、唐恩德即静之，得价售与洋人。当时刘、唐二人又恐擅卖官地获罪，串通顾三保等认为原业，由吴敬齐代书卖契一百余张，作为卖与刘、唐二人之产，共计契价钱一千六百余串，契系同治二年起至三年七月止，所立并未照例投税。刘、唐二人将原契转售洋商，由俄领事送道。当委吴牧会县查勘，确系豁粮官地，飭拿刘晓峰等解道讯办。嗣准英领事以刘、唐二人系英商连那士雇用，又经照请转饬英商交案，迄未解道。旋准^英美领事以^滕烟^脱尔吉等租地契据送道盖印，查核契内并未载明坐落何县，显系有意朦混。又经札饬陈令福勋查复，即系前项官地，未便租与洋商，当将原契退还，各在案。今蒙宪饬查明私赁地基之备弁姓名参办等因，当即移准署淞营定参将德复称，该参将三年七月二十日到任，曾饬前署守备丁世槐查复洋商所租之地，将炮台汛营基址签出在外，不在所租之内，刘、唐二人均因误差开革在前，转售地亩在后，并将备弁姓名及卸任日期开送前来。

职道伏查，该处为海口要区，塘内官地一经为洋人租去，不特与营中操防有碍，且将来修筑海塘无处取土，于民生保障大有关系。已革营兵刘耀宗即晓峰等，擅将官地私自收买，转售洋人，殊出情理之外。该管备弁耳目切近，岂竟毫无察觉？难保不知情故纵情弊，必须确切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惟刘、唐二人节经饬拿未获，一时尚难定讞，除飭宝山县先提代笔吴敬齐及赵其骏等解道确讯，追价回赎，并移定参将传集经管炮台营房之千总林浩、倪文龙，把总钱永金来道备质，俟得确情，另行据实详参外，至洋商租中国地亩，按照向章，必先中外委员勘明无碍，方准租赁，上年又与各领事议定会勘章程在案。今前项官地切近海塘，一经兴造洋房，与塘工大有关碍，现与该领事反复辩论，开导洋商不得擅租是地，并催英领事严饬洋商交出刘、唐二人，归案讯办。是否有当，合将查办情形先行禀复，仰祈察核训遵。

移吴淞营参将交出私卖炮台地基兵丁

为移请事。案照洋商在吴淞口东南添租地基一案，前据委员直隶州吴牧会同宝山县曹令查勘禀复，此项地基系属豁粮官地，经刘晓峰、唐静之二人包揽私买，复于既买之后重价转售等情，当经批饬将刘晓峰、唐静之二人传集解道讯办在案。兹据曹令等会禀：“刘晓峰、唐静之皆系吴淞营兵丁，奉批后即移吴淞守备衙门提送转解。至本月十五日始准移复，刘晓峰、唐静之已于四月间误差革退等语。派差严拿，刘晓峰已先逃匿。”等情具禀前来。查刘晓峰、唐静之均系营兵，如果先行革退，该守备衙门何不于接到县文时即行移复？直至延候多日，始行饰词推诿。且据委员面禀，营书实有分赃纵匿等情。案关中外交涉，不可稍涉宽纵，致貽后日之患。应令该守备将刘晓峰、唐静之二人交出解候提讯，着追原价给还洋商，以了此案，相应移请。为此合移贵参府，请烦查照，转饬该守备，克日一并交出，由县押解来道，以凭讯办，勿缓施行。

照会俄领事交出私卖官地兵丁

为照会事。据宝山县曹令禀称：“窃奉札委候补直隶州吴承潞来县会查洋商租地一事，

即经会同查勘，禀明在案。伏查洋商所租之地，系在塘脚，从前原属民田，因筑塘挖废，豁粮为官。当年何人管业，何户完粮，现卖之人是否原业，因咸丰三年匪扰，案卷被毁，无从查考。惟地既豁粮入官，无论从前原业与否，均不准其售卖。况洋商租地造屋，系为避暑养病起见，并非必要在此。乃刘晓峰等因知洋商要地，胆敢出头包揽收买，转售渔利，实属目无法纪，亟应提案讯究，追还原价，以儆将来。今刘晓峰等知奉饬提，即潜匿上海洋馆，伏而不出，以致县差无从拘提。若不照会着交解究，则租价无可着追，且不足以服洋人之心。禀请照会俄领事，着令洋商交出刘晓峰、唐静之二人，解辕讯办，俾杜狡避而免延宕。”等情。据此，查此案前据宝山县会同委员禀复，刘晓峰、唐静之二人匿入外国商行，请照会饬交等情，并准贵领事照会，以“奉县提讯之刘晓峰、唐静之二人，系洋商经营伙伴，据各商禀请转求宽宥，请饬县免提”等因。当查该二人系吴淞营兵丁，并非洋商所当雇用之人。前经饬县提解讯追，为各洋商追还原出地价，此系本道体恤洋商之意。即经照复贵领事，转饬该商人将刘晓峰、唐静之二人交出，解道讯办在案。迄今日久，未准解交，据禀前情，除批示外，合再照催。为此照会贵领事，请烦查照，希饬该商人将刘晓峰、唐静之二人即日交出解道，以便讯明，追缴各洋商原出地价给还，幸勿稍任徇庇，望切。

照复英国领事不准在吴淞口买地

为照复事。准贵领事照会，内开：“据英商连那士禀：本商于二年内会同别商雇用华民唐静之、刘晓峰二人，嘱在吴淞地方代买地基。现有中国微员不欲有此项买地情事，令人呈控唐静之、刘晓峰有把持肥己之意，闻已传提道署讯办，几有犯法之状。但该二人并无犯罪，均系按约依照本商等所嘱而行，此时该二人仍为本商等雇用，禀请移知，以免疑有弊端等情。照请查照，并将办理缘由示复。”等因。准此，本道查刘晓峰、唐静之二人，均系营兵，非外国商人所当雇用。且查该营兵包揽盗卖俱是官地，该地向为修塘取土之所，若一经建造房屋，将来修理海塘，无从取土，实为地方生民之害。本道饬县查提，一为保全该处海塘起见，一为追给地价，以示体恤洋商之意。昨据宝山县会同委员具禀刘晓峰、唐静之二人因差提逃避，匿入外国商行等情，本道正拟照请饬交，兹准照称该二人系英商连那士雇用，即请转饬该商，将刘、唐二人交出解审，以凭追还地价。以中国人犯中国案件，想贵领事断不肯稍有徇庇也。

照复俄领事吴淞口地基不准擅买

为照复事。案准贵领事照会：洋商所禀租定吴淞之东南荒地地基一段，因不敷用，尚须添租，而是地西北各地主租赁有欣然许可者，有游移未决者，因是处竖有旗杆，疑为洋商租地限制，因疑生惧，延未成交，照请札查示复等因。当经委员查勘，兹据主簿王鳌禀称：“勘得该地东至海塘脚，西至随塘河，自张家建滨对岸起，至旗杆西北金家宅对岸止，约计一百四五十亩，有营房地基在内，傍近向无洋人房屋。现租地内有新建木棚一座，系本年夏间租地之洋商新建，以为乘凉之所。塘上旗杆系海关竖立望杆，并非分别口内、口外之界。惟该地紧靠

塘身，如将来洋商搭盖房屋，设遇修塘挑河，无路起土，似有窒碍。且地系塘脚，似非有粮官田，应在钞塘挖废豁免之内。当谕田户刘晓峰等将原契及洋人租契呈验，据称洋人租契尚未写定，其原契已交给洋人，无从取回，仅钞呈原业户名单，共九十二名，并呈出新、旧粮串、田麦捐票。逐细查对，姓名均不相符；且刘晓峰等既系原业，自有原契，因何交给洋人？洋人既经租赁，当具租契，何以至今尚未写定？详细访查方知，该地实非刘晓峰等原业，本系挖废无粮官地，前因洋人欲买，刘晓峰、唐静之两人出头揽包私买，附近居民又群起冒认，以致所呈串票均不相符。刘晓峰等于既买之后，重价转卖洋人，并非租赁，是以原契、租契碍难呈出。该地实系无粮官地，且与塘工大有关碍等情。查洋人所租之地，既在塘脚、随塘河之内，自系豁粮官地，并非民产，刘晓峰等乃敢出头包揽，盗买盗卖，实属玩法！且此地紧靠塘身，为修筑取土必由之地，况有营房基地在内，如果洋人建造房屋，此后塘工即无处起土修整，大有窒碍。如已立契付价，应即追还给领，以免纠葛。除飭提刘晓峰等讯追究办外，稟请照会俄领事查照。”等情稟复前来。

本道查此项地基，既系豁粮官地，实非民产，不但有碍塘工，且有营房基址在内，自非外国商人所当租赁。乃刘晓峰等辄敢包揽盗卖，实属胆大妄为，除批飭严提讯究具复外，相应照复贵领事，请烦转飭各商知照可也。

稟吴淞口炮台地基业由洋商退还情形

窃于三月十三日奉宪台札职道等：“会稟吴淞炮台基址私赁洋人一案查办情形由，奉批已革营兵刘晓峰等，擅将官地私自收买转售洋人，该管备弁耳目切近，岂竟毫无觉察？显有知情故纵情弊，实堪痛恨！仰即严催该营将经管炮台弁千总林浩、倪文龙，把总钱永金等撤任，交案候质，并飭县提集应讯之代笔吴敬齐等解道，先行追价回赎。一面照会英领事，严飭英商将刘晓峰等一并交案讯明，据实详办毋延。仍候咨明查照缴。”等因。奉经职道照录宪批，移请吴淞营定参将德，将该千总撤任，解送备质，并札宝山县立提代笔吴敬齐等，一并解道讯追严究去后。嗣据宝山县曹令锡煊稟称，邀同吴淞绅董，传谕原卖各散户缴还原价，现已如数缴齐。即令原经手之赵其骏告洋人，此系官地，有碍塘工，不得擅租。该洋人亦情愿收回原价，兹据将原立契据交还。惟查所交契纸止一百二十四张，据云其中张春观卖契一张已经遗失。查张春观一契，地止一亩，价止七千，为数无几，所云遗失，似尚可信。将收回契纸稟送前来。并准吴淞营定参将千总林浩、倪文龙，把总钱永金等解讯到道。随经职道提讯，该弁等具呈亲供，据称刘、唐二人暗中将炮台基址私售洋人，当时并不知情，实无故纵情弊等语。

伏查此案，前经卑府访查，洋人所租地内盖有木棚一座，现在地已退回，应飭宝山县押令赵其骏转交洋商，速将木码头一并拆去，以免有碍海塘。所短张春观卖契一纸，即令赵其骏出具“以后检出作为废纸。如将来洋商藉契纠缠，惟赵其骏是问”甘结存案，俾杜后患。至顾三宝等冒认官地，立契盗卖，本有应得之罪，姑念乡愚无知，现已缴还原价，地仍归官，从宽免究。此后如再借口原业，仍敢冒认管业盗卖，即从严惩办。惟刘晓峰、唐静之二人，身充营兵，胆敢收买官地，转售洋人，与造契代笔之吴敬齐等，仍应分别提究，以昭炯戒。除由职道

札飭宝山县曹令遵照办理，仍严提刘耀宗即晓峰、唐恩德即静之暨吴敬齐等，务获解究外，所有经管该处炮台营房千总林浩、倪文龙，把总钱永金等，于营兵盗卖营基，虽无知情故纵情弊，然毫无觉察，即予严参，亦属咎有应得。惟现在事已理明，可否免参？并应如何酌量示惩，以儆将来之处，职道等未敢擅便，合将该弁所具亲供照录清折，会衔具禀，仰祈察核批示祇遵。

稟复阻止铜线铁路事

敬禀者：窃于四月十八日奉宪台密札，内开：“同治四年四月十三日准兵部火票递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函一件，除密存汇复外，抄录密行，札道密存查照，随时稽查铜线、铁路等事，妥为防范，实力谕阻，勿任擅行建造。至禁止洋船装运豆石一事，总署及三口通商恐致别生枝节，是否已由该关出示，并即查复。”等因。并钞公函暨发下赫总司税札文一件到道。除将赫总司税札文即行送交外，查上年七月间曾接狄司税函，请由上海至吴淞口安设电气铁线，以通信息等情，职道当查此事为从来所未有，和约所不载，当即实力谕阻，旋经中止。又据英、法、美三国领事照会，以拟造火轮铁路一条，自沪至苏，俾便往来行走。经职道再三辩驳以“此事一行，有碍居民风水，民情决不相安”，似乎铁路一事，彼已不作是想。而从川沙至浦东六十里设立电线之事，巴夏礼则时时说及。职道剴切阻止，巴夏礼曾云：“设令洋商竟自硬行设立电线，地方官又将如何？”职道答以“电线为条约所不载，洋人擅设电线，是显系不遵条约，将来中国官民亦必视条约为不足轻重。且电线非由中国官示谕设立，将来被百姓拆毁，地方官亦不能代为保护”等语。巴领事虽当下无词，而窥其情形，固未尝一日稍忘覬覦。自应随时稽查，先事防范。

至牛庄、登州等处油豆饼仍归内地商船转运一案，因今春沙船停泊黄浦，无力出海，于天津海运大有关碍，职道不得已示谕闽、广各商，此后不准雇夹板船在牛庄一带装载油豆饼。此即朱子所谓“庄公不能制其母，而制其侍御之人”之意。兹奉飭查，自当据实陈明。惟油豆饼不能改归沙船装运，停泊已久，船身必致废弃。北河运道未能骤复，将来海运多所窒碍。区区杞忧，诚恐千虑而未能一得也。应如何设法转圜，俾海运得有把握，内地商民略有生机，利权不致全归外国操纵之处，尚求宪台定见维持，切实函致总署，勿为浮论所摇。职道仍当与彼族力争，必照春间示谕而后已也。

稟请谕阻狄司税设电线

敬禀者：案据税务司狄妥玛函称：“请由上海至吴淞口安设电气铁线，以通信息。可否先派委员前往吴淞一路，查看何处安设，以及谕知各处地保及居民等应如何保护之处，均祈酌核办理。所有应用之木标等件，刻下正在预备。”等情。当经职署道派委候补知事葛绳孝察看，并谕以“事不可行，即须据实稟复，不可稍涉迁就”去后，兹据该员禀称：“遵即往商狄税务司会同前往，当由上海外虹口一直沿塘至旧虹桥之北，系宝山县界，直至吴淞之蕴草滨南岸

为止，共计五十里之遥。道路平坦，人烟稀少。据税司云，即于此路设立为便，并云设立之法，系每路二十丈插一木标，杆计高二丈，上安设铁线，其线头拟即依新关傍屋而生，其线尾拟于吴淞蕴草滨南三里之张华滨地方，向有新关所设之外国公所，即在该处屋内设立。卑职一路察看情形，沿塘一带间有房屋、坟墓，以每路二十丈竖木，适当其地。小民以风水攸关，私自起拔捐费，在所不免。至电气工程做法，除由狄税司另行晋谒，面为商办外，合将奉谕察看路径情形开略呈(电)[禀]。”前来。除电线有碍房屋、坟墓，即当由职署道切实阻止外，诚恐该司税日内赴轅晓谕，仍祈究台将难以允办情形飭令不必再作是想，庶可永断葛藤。

禀复浦东电线事

敬禀者：窃于本月二十二日接奉钧谕，以“顷准总署函开各节，另纸照录，飭即分别查复”等因，并奉钞发原函到道。除凤凰山教练、火器营员弁、新北门洋字、神机营竹竿各归各案禀复外，遵查英商利富行在浦东竖立电线一事，自该乡民全行拔去后，该领事马安初则来道恳求准设，继则索赔造价二千余金，均经职道峻辞拒复，并禀在案。嗣后随时访查该处，并无续竖木柱之事。而造价一层，该领事亦不复提及，此事想可中止。万一再来饶舌，自当力持大局，断弗稍露推诿之意。

再，总理衙门另函所提吴淞铜线，查吴淞口并无设立铜线，新闻纸所刊即系川沙所拔之木柱。缘奉飭查，合肃禀复，仰祈察核。

密禀拔去川沙电线情形

敬密禀者：窃照电线一事，屡据英领事巴夏礼不时言及，均经职道力指不可。然察其隐微，未尝一日稍忘覬覦，是以职道随时严密防范。兹于五月二十六日访知，该国在上海浦东有竖立标杆，密装电线之事，随传到署川沙厅何丞光纶、上海县王令宗濂，面授机宜，俟其知会立柱之际，令百姓环求拦阻；如果不先知会，擅自设立，即飭百姓于黑夜中潜行拔去。于二十八九等日，该洋人并不知会各该地方官，擅在川沙之头图及十二图、上海之二十四图及四十八图等处，竖立木柱，装设电线。该厅、县遵照指授，密飭差保协全县民，于夜间悉数拔毁。及该洋人运到二批杆木，见前次所竖之柱尽倒地下，不敢再立。又兼拔在黑夜，无可查问，尚无向民间滋扰情事，由该厅、县等具禀前来。正在禀报间，准代理英领事马安照会，以利富行在浦东地方开造电线，计立柱二百二十七根，尽被该处乡民概行拔去，请严查追办。当经职道以“电线之设既为条约所无，此番乡民将柱拔去，是出于地方百姓为有碍风水起见”，许为行查。兹又续准照会：“须责成该处官民赔偿造价二千余两。可否准其复造之处，烦为详察”等因。职道察其情词，似有知难而退之意，然难保不怙恣驻京公使向总理衙门饶舌，合将英国两次照会并职道照复各件，钞稿密禀。仰祈爵宪俯赐咨请总理衙门，如该国公使有说及电线之事，务以民情不愿为词，婉言拒复，当可中止。如此处尚有波澜，再当相机辩析，以慰宪怀。

照复英领事电线不能再设由

为照复事。本月初九日，准贵领事照会，以“电线之设，原为条约所无，而条约内并无禁止之说，谅必无甚妨碍。请烦复行饬查，责成该处官民赔偿造价二千余两，并再加详察，可否准其复造之处，仍候酌夺”等因。查本道前奉通商大臣转准总理衙门函开：“所有沿海内地，俱不准设立电气线，致与风水民生有碍。”今浦东至川沙系属内地，本道自不能不遵照札行办理。至于中外交涉事件，凡载在条约者，均可通行；其条约所不载之事，即属所不准之事。谅领事熟谙条约，无俟赘陈。前准照会，当行厅、县查复。

兹据川沙厅何丞、上海县王令稟称：“遵即派差协同地保严密访查去后，兹据该差保以询据来往乡民云，称前月二十九等日间，见有竖立木柱，次日早晨经过该外，即见木柱在地等语。想系该乡民因有碍风水农田，于夜间拔去。但不知何人所拔，无从查问。其未经竖立之柱，亦查无被窃情事。查复前来。现已勒令该地保将地下遗存木柱检齐交还。正在稟复间，又据各图乡民联名呈称，以外国人擅在内地竖立木柱，装设电线之后，致与风水有碍，近日百姓竟有无故暴病死亡，众情汹汹，稟求申请宛台照会外国领事，查系何国商人所造，饬令偿命，稟祈察核办理。”等情各到道。

据此，本道查该百姓无端暴病死亡，固由该利富行建竖木柱，伤害风水，作此损人利己之事所致，但究非有心致死，偿命一层，尚可从轻议办。惟此事利富行并不稟由贵领事照会到道，辄敢擅自设立电线，非特显背条约，且藐视贵国官宪为不足重轻。应如何责问利富行擅专之错，自应由贵领事酌量办理。至该处乡民即因木柱于风水农田有碍，亦应稟明地方官，方可拔去。乃利富行擅自私做于前，百姓辄亦效尤擅自私拔于后，其罪虽轻较于利富行，而亦不能无失，自应由本道访察示惩。

至贵领事照会请再加详察，可否准其复造，查电线一事，有碍于农田风水，本道难强百姓以不愿从之事，犹之本道欲贵领事传谕英人，领其作文写字，习读五经，想贵领事亦必不能强人所难也。

照会各国不准小轮船入内地

为照会事。案据会防局翻译洋泾滨刊行新闻纸内载十一月初四日新闻，有“新小快走火轮船一只，名‘罗伶丹’，船主御凛马带有渡船，定于礼拜六、本月初五日十点钟，早在虹口码头开走要湾、天昌码头。收有护照，搭客往苏州，在彼耽搁至礼拜一方回上海，约算礼拜二早可到。此船一路往返，要在各处停泊，以备搭客上山游历。计此船一点钟可走十二买路，虽然带船以及一路耽擱，却不迟滞。每位搭客计饭食自办外，来往各取船租银五两。如贵客要坐自己小船附进者，祈此帮或后帮先与本行商量妥当，其火船自然带进上海。十一月初一日，亨里依文洋行告白”等语。

本道当查^{贵英}国和约第四十七款内载，“英商船只独在约内准开通商各口贸易，如到别处沿海地方私做买卖，即将船货入官”等语，是洋商船只只准在通商各口往来进出。苏州非通商

码头，罗伶丹轮船辄自揽装搭客，议明价值，驶往苏州，即系私做买卖，实属有违定章。本应按照条约，将该船船货一并入官，姑念该船主或未谙条约，且系初犯，即经函致狄税务司查照条约，拦阻该船，不准前往苏州去后。旋据复称“当即饬传该小火轮船船主来关，谕以不准前往苏州。据称小火轮船日前未到开行，即已驶回，现知贵道所不准后，即不去”等因，函复前来。本道并查，除此小火轮船外，另有鲁林、旗昌、费礼查等行小火轮船数只，有时前往内地，或搭客到苏，或装银两至出产棉花、湖丝等处。查此项小火轮船，从前嘉、湖地方有贼占据，道路梗阻，各洋商前赴内地采买丝斤等项，随带银两恐有疏虞，必须轮船装运，以资保护，不能不体恤商情，暂时通融。现在苏、杭两省均已一律肃清，道途无阻，内地商船照常往来，各洋商前往购办丝、茶各货，自应循旧雇用中国船只。况苏州并非通商口岸，该罗伶丹轮船擅敢揽货搭客，实属故违定章。且各流氓纷纷趁便船前往内地，无须请领事之游历执照，是本道与贵领事均无阻止流氓擅入内地之权矣，亟应遵照条约禁阻。除禀请通商大臣咨明总理衙门查照核办外，合亟照会贵总领事。请烦一体查禁，并转饬各洋商，嗣后不准再用小火轮船驶入内地，以符定章。

照会马领事禁小轮船

为照会事。窃照小火轮船不得驶入内地，前经本道查照条约禁止，与巴领事及贵领事往来照复，不啻至再至三矣。兹据得胜闵行卡厘务委员申称：“怡和洋行小轮船于本月十七日四更时，自上海驶过闵卡，当经驻卡洋人带纯告以不准驶进内地，致违条约。该轮船仍复不遵拦截，起碇直驶而去。申请照会，按照条约严办。”等情前来。查外国轮船，按照条约，只准在通商各口往来贸易，不准驶入内地。今怡和洋行轮船擅入内地，经过闵卡，又复不遵拦截，实属故违定章。本应按照将货物船只全行充公，姑念该洋行或恐不知此等轮船业经本道所禁，无心误犯，尚在可恕之条，是以此次只可从宽缓行议罚，合行照会贵领事。请烦查照禁止，如后次该船仍复抗违，直驶内河，本道断不能一宽再宽，使人议条约为无足轻重也。

卷一七 巡沪公牒五

禀李宫保禁小轮船

敬禀者：窃照禁止外国小火轮船驶入内地一案，前经职道禀请通商大臣咨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复：“洋商入内地买卖洋土各货，照章领有单照后，只准雇用中国船只。外国轮船向不准其在不通商海口贸易，何况内地？嗣后有犯，应即查拿，照约将船货一并入官。”等因。并即函致新关司税照会英、美等国领事谕商遵照在案。旋准英领事巴夏礼来文，以“此项小火轮船为装运银两、湖丝而设，自外国购买船料，来沪凑成，专作此项贸易。船身甚小而价值费用浩大，又不能驶行出海，由此口直往他口，舍此别无用处，未便遽行禁止”等情。并据该领事、狄税司屡次来署面言，经职道剖谕力阻。该领事百计迁就，谓“小火轮船所以不准驶入内地者，想恐洋商偷装杂货，有走私漏税情弊。今愿挂中国旗号，作为内地船只，或由道派员押运。除丝斤外，如有私装杂货，查出充公。只准到产丝地方，别处内地均不准到。并商据税务司议复，每年只准予丝信旺时开往一次，限三个月完毕。每月须赴江海关请领执照，每次缴照费银百两”等语。职道细思目前如此办理，虽不见十分窒碍，惟此端一开，将来洋人得步进步，日后难保不藉为口实。巴领事百计纠缠，多方晓舌，职道总未松口。数月以来，幸无轮船直闯内地之事。现在巴领事业已卸任他往，接办领事马安又屡以此事为言，且谓：“小轮船行走内河业经三年，何以今年忽行禁阻？”经职道剖切辩论，告以“从前苏、湖系为贼占，不能不权用外国船只。此时断难从权”等语。昨忽有英商惇裕洋行小轮船驶至董家渡，经职道伤人阻拦，不许开行。该领事旋即来署晓晓辩论，势甚汹汹，并税务司日意格亦代为力恳，始终一词，总不应允。闻该领事有详请驻京公使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晓谕之说，用特飞禀驰陈，仰祈将上海禁阻小轮船原委，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备查核辩论阻止之处，出自钧裁。

敬再密禀者：苏、浙内地，无数穷民皆靠撑船为活，今若准小轮船驶入内地，来往既迅速逾常，价值复便宜实甚，且货物一经装载轮船，便可漏厘漏税，利之所在，商民趋之若鹜，将来中国商船岂不遂成废物？其一切舵工、水手，强者必思铤而走险，弱者必致转于沟壑。言念及此，可为恻然。而且轮船直入内地，险要情伪，皆所周知，万一变出意外，岂不束手听其所为耶？思之寒心。查从前洋人小轮船不过二三只，自从前关道给发照会告示，准其行走后，该轮船逐日加增，现在竟有十六七号之多。自职道抵任议禁，巴酋始而多方恐吓，继而百计迁就，狄、日两税司复从中调停，职道均不为所动。计领事日内必为此事到苏，力求宪台，务望折之以理，使彼不得再生覬覦。并祈将一切情形密致总署，千万不可松口。若公使要求不

已,只将此事推关道作主为词,职道当设法操纵,断不致别生枝节也。

稟请将宁波英国犯事轮船充公由

敬稟者:窃于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前代理道应守任内,据税务司狄妥玛函:“据宁波税务司面称,有英国商船名莫古利,有可疑情事,请即照会英领事扣留。”等情。并于六月初二日职道抵任后,接准宁绍台道来咨,以“英国莫古利轮船不按条约,于不通商口岸代帮办候补守备诸洪庆、洪焘等凶索护费,在宁波洋面开炮打伤人命等事,移请扣留该船,照约办理”等因。即经职道照会英领事,将该轮船扣留,听候查办。嗣据狄司税将该船及船主扁敦犯案各情开单送查,并解送此案内之见证渔户曹予源、周成玉、丘晋生等三名。当即讯取供词,飭差管押,一面移请宁绍台道拿获诸洪庆等,解沪归案审讯。又经职道专委尽先补用同知王丞维翰驰赴宁波沉家门一带,访查该轮船实在滋事情由,稟复到道。旋准宁绍台道移请将渔户曹予源等三名解宁,飭发定海厅归案质讯等因。旋经钞录宁道移文并王丞原稟,函送英领事查照去后,兹据该领事复称:“扣留麦葛利轮船一案,所有道委员与本领事委员现已回沪,理应迅为审办,毋须再为耽擱。查该船已自英六月二十九日扣留,中国官查核此案,提集见证,已有一月之久。此刻如有实在凭据,应即交出;如无证据,或即释放。现在本领事订于英七月三十日审此船案。此案外国见证甚多,如要审讯,似在英署较便。”等情。并钞送折略前来。并据狄司务函称“曹予源等三人系此案确证,刻下应仍留下,未便回宁。缘将来审办时,仍须质问”等情,各到道。

职署道伏查英国条约第四十七款内载,“英商船只独在约内准开通商各口贸易,如到别处沿海地方私做买卖,船货一并入官”等语。今麦葛利轮船到不准通商口岸纷纷受雇,护洋获利,即系私做买卖。而该船复经放炮,伤毙多命,则其罪较之私做买卖为尤甚,应将该船照约入官。而领事从中庇护,不欲照约办理。职道屡经据理力争,而该领事屡约会审,屡次挨延。窥其情形,必求驻京公使向总理衙门另立一番议论,开脱罪名。合特钞录全案,肃稟察核批示,务将该轮船充公,并请转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实为公便。

照会英领事巴夏礼扣犯事轮船由

为照会事。案准宁绍台道移开:“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准宁波新关税务司布浪函开,有英国麦葛利轮船不对章程护洋,并不对和约条款,在不通商口岸用该轮船帮办洪焘等强要护费云云。兹准前因,移请会同照约办理。”等因。准此,查此案前经应前道照请贵领事将该船扣留,俟本关接到宁波确查凭据,以便核办在案。准咨前因,合再照会贵领事。请将该船扣留,移送入官,以凭派差前赴该轮船,搜查有无别项旗号、执保等件。又,该船内有中国人数名,于四月二十六日、五月初三等日,在该船于长渡、沉家门一带有抢掠船只情事,应即一并提解讯办,望速施行。

札委王丞维翰查勘轮船在沉家门犯事情节由

为札委事。案准宁绍台道移准宁关税务司函开：“有英国麦葛利轮船，不遵章程护洋，并帮办诸洪庆、洪焘等强要护费，并开炮轰打别船，移请照约办理。”等因。当经照会英领事将该轮船扣留，一面钞案移请宁绍台道缉获守备诸洪庆并洪焘等，解沪归案审讯。并将轮船犯事紧要各节，派人在沉家门一带访查确实，移复查办，各在案。查该轮船现经扣留在沪，据领事面称，必须赶紧将人证缉齐，方免轮船借口推诿。该丞堪以委查，除移知宁绍台道外，合行札委。札到该丞立即遵照，束装起程，前赴宁波沉家门、长渡一带，迅将该轮船实在滋事情节查复察夺，并就近禀知宁绍台道飭缉诸洪庆等，交该员带沪归案审讯，庶免轮船主狡展耽延，毋稍延误，致负委任。

驳巴领事轮船仍须充公照会

为照复事。四月十三日，准贵领事文开：“案照上年十一月初五日以莫古利轮船主扁敦所犯抢夺、伤命两案，当经本领事据情详报本国驻京大臣查核去后，旋奉札复，飭将扁敦解送香港，按照抢夺、伤命各情，讯明办理等因。奉此，即经本领事照请将案内确凿要证一并传送来署，以便连同扁敦并解香港，(仅)[谨]准送到人证供单前来。查《天津条约》第十六款内载，英国国民人有犯事者，皆由英国惩办等语。查抢夺商民等项重案，英领事官无此定断罪名之权，应将该犯解送香港首领公堂讯断定夺。是以前次本领事欲将扁敦解送香港，系按本国律法遵条约所载办理。至宁绍台道所送供单，均不能在英国公堂作为证据，缘本国律例，如有犯人听审，原告所凭之证均应当面诉供质讯。查前月本领事曾将扁敦提案，以上年四月二十一日海关人员到伊船上，该扁敦不服盘查扣留，即将该员诬出，经本领事讯明确实定罪，除已管押五个月外，仍加管押六个月。兹于英下月初三日，即中国五月初十日，已满六个月期限，届时如抢夺、伤命之案人证尚未传齐，本领事应将该扁敦释放。”照会前来。

查此案前于本年正月间奉大臣李札，准总理衙门咨：“本衙门照准英国照会，以此扁敦被告各节，最重实属放炮毙命。至往来牟利，系地方官招募，又经领事允准，实难指为其罪，何能便因此案，即将船只入官？又云洪焘、于式高实为案内要证，果能传送香港，确为至要等语。当经本衙门给予照复，以该船牟利一节，系指领事谕飭不准之后，该船犹敢赴不通商口岸牟利，并且用该船之炮伤人，实属违约犯法。所有该犯应治之罪，应听英国办理。至该船应行入官，系按条约第四十七款核办。其欲将洪焘、于式高等传送香港一节，亦与条约不符。”钞录来往照会、咨飭到道。当经录报浙抚宪暨咨浙海关查照办理，各在案。

是该轮船主扁敦自应解赴香港，听候讯办，所有要证华人，系归浙江中国官办理，若将见证华人一并解赴香港，不特有违条约，且将来内地人民犯事，有须外国人质证者，贵领事亦未必允将外国人解赴内地质证之理。又查条约四十七款内“英国船只独在约内准开通商各口贸易，苟入别口或沿海私做买卖，则由中国将船货一并入官”等语。在贵国公使之意，以该船仅系追索雇价，与私做买卖有别，故以为不应将船入官，不知做买卖者，系做公道之生意也；

将船受雇抢夺害人者，系做不公道之生意也。绎条约之意，以为做公道之买卖，若苟入别口，尚须由中国将船货一并入官，况做不公道之买卖，又入别口，岂有不将该船只入官之理？即该船主以为洪焘等系中国官员，受雇，不知该洪焘等虽系中国微员，若中国庇护该员，不肯将洪焘等办罪，则该船主得以有词。今浙江大宪业将洪焘等照例治罪矣！中外同此一理，谅解领事亦不愿该船主之幸逃法网，使人得以犯法为幸免也。况该船主于去年三月十八之后，业已赴领事衙门禀明，中国人雇用之事已完，请将船牌发给出口。及至四月十二日，该船复到宁波，税务司因其出口单系往东洋，欲将该船扣留，后经和护领事于十八日发给红单，准该船出口开往福州，并吩咐该船主以后不准再作护洋之事，亦不准复到舟山地方。如果该船主尚有欠债之事，何不当时禀明领事官移文追讨？竟敢出口后重到舟山地方，开炮伤毙人命？是该船主不惟不遵照条约，而且违抗贵国领事官示谕矣。又，查条约第二十二款，内载：“中国人有欠英国人债务不偿，或潜行逃避者，中国官员务须认真严拿追缴。”并查第十七款，内载“英国人控告中国民人事件，应先赴领事官衙门投禀。间有不能劝息者，即由中国地方官与领事官会同审办，公平讯断”各等语。是既有中国人欠其雇价，该船主自应照章先赴领事衙门投禀，若华人逃避，示应照章由中国官严拿追缴，并不应由英人自行追索，更不应自行前赴不通商口岸追索。似此抗违领事示谕，自行前赴不通商口岸，显系有犯条约四十七款所载“苟入别口”之例矣！至于该船主扁敦，系英国人，所犯之罪自应由贵国官员自行惩办，本道亦知贵领事无断办重罪之权，并非有心故纵。惟将人证解至香港之事，实为事理所难行，碍难照办。现闻英国奉有新例，有“各口领事解送犯人前赴香港各案，可以仅凭见证口供核定，无须仍旧解送见证”之语，未知确否？合行照复。务祈贵领事按照所驳情节施行。

与英领事辩论莫古利轮船应行充公情节

与英领事辩论莫古利轮船应行充公情节，摘略呈阅，以便咨送总署照办。

一、询问巴夏礼：“莫古利轮船何以违约，擅到不准通商之口岸？”巴答云：“莫古利轮船虽系到不通商口岸，但系宁波提督有告示给与洪焘，船主看是官雇，方敢听从”等语。职署道驳以：“查提督告示内，只准雇募勇船，并无雇募外国火轮船字样。且闻提督因其护洋滋事，随后亦曾禁止。至于诸洪庆等擅雇轮船，自当照中国法律治罪。而该轮船但当按照条约，以口岸之应到不应到无告示为凭，不当以雇船之人有告示无告示为凭也。”

一、巴夏礼又云：“该莫古利轮船系因诸洪庆等欠伊租钱未清，是以回沪之后，又往沉家门索取”等语。职署道驳以：“租钱未清，理应控告。且三月十八日该船主到宁波税务领回司船牌时，据称中国人雇用之事已完。倘租钱不清，何以云雇用之事已完？即使租钱不清而论，当四月十八(时)[日]和领事已飭令该船不准做护洋生意，如果租项未清，当时即应向领事控追。该轮船既不照条约章程，又不遵领事与税务司吩咐，即其藐玩外国法律，亦在不赦之条。”

一、巴夏礼复询“该轮船虽系到不准通商之口，却不是私做买卖，似不能照例充公”等语。职署道驳以：“该轮船若系抱义愤、不要租钱，帮同朋友们出力，自然不算做买卖。今该轮船与诸洪庆等并无一面之识，所以护洋者，不过为其租钱起见。既要租钱，即系买卖。且其议

票中有云：‘倘获盗船之货，四分归局、三分归轮船’，亦系‘私做买卖’之明证。况在上海挂号云要到东洋，在宁波挂号云要到福建，处处欺骗隐瞒，不谓之‘私’，得乎？”

一、巴夏礼复驳云：“虽照公论应该充公，但该轮船之东家乃在香港，船主不过代为看船者，今若充公，未免使轮船之东为受屈”等语。职署道驳以：“该轮船若受雇一月、两月，该东家可以诿不知情。今自今年二月雇至五月闹事之日止，几及半年，香港到宁波朝发夕至，该轮船作此违背条约之事，该东家岂得推为不知？且该轮船忽而要挂往东洋之号，忽而要挂往福建之号，若使真有东家，何以一切听凭船主作主？况该轮船作此违约杀人之事，有利则东家同享受，有害则东家不与闻，恐将来匪类人人皆存为(匪)(非)作歹之想，为害可胜言耶？”

一、巴夏礼复询云：“如此说来，定要充公？但天下事有理有情，可否做些情，从重受罚”等语。职署道答以：“讲理之事，我可做主；做情之事，我要请示总理衙门及通商大臣，方敢做主也。”

复各国领事禁赌定期

为照复事。案照上海洋泾滨一带，赌风甚盛，匪类窝藏。赢者财来意外，酗酒宿娼；输者计无复之，谋财害命。甚有子弟因受诱而荡产，父兄致饮恨而身亡。而且聚赌之风日甚，则匪类之集日多；匪类之集日多，则抢夺之风日炽。良民因惧祸而不与结邻，富商亦闻风而不来托足。极其流毒，何可胜言？本道业将上海城内赌场概行禁绝，并与各国领事熟商租地界内禁绝之法。兹准英领事照复各国领事均齐集英公馆会议，皆云无人不愿，照复前来。昨晤法总领事，请其一律帮同禁止。具见贵领事暨各领事顾全大局，帮同除暴安良，此等声名，直可与黄浦江同流千古，实深钦佩之至！惟法领事意欲以两月为期，贵领事意欲以一月为期。本道参酌其间，现准于十一月初八日出示，定至十二月十八日为期，不准上海城厢内外以及各国租地界内再有开赌之事。届期如有仍行开赌者，本道必当严拿究办。仍祈会同查拿，以期禁绝匪类之窝藏，愈征贵领事襄助之盛意。除将贵领事应允会同禁赌美意并告示限期，稟请通商大臣咨会总理衙门查照外，合行查复贵领事馆，请烦查照，并祈转致各领事暨工部局及巡捕人等，一体知照施行。

与法领事论禁赌书

启者：今日面承雅论，诸叨关爱有加，欣慰之至。惟本道前议禁赌一事，其时贵总领事尚未荣任，所有原委，一定未悉其详。兹承贵总领事面囑，即将禁赌文书补钞一份送交，统祈查照。但因赌场一事，为害甚多，往往有中国之匪类，一经赌输，即为盗贼抢劫，以致商贾不安，故前此贵国租界内有华商百余家联名公禀，请禁绝赌场，生意方可兴盛，曾经照会在案。又于中国之九月，即贵国之十月曾经本道照会各国领事，会议禁绝赌场，以安民业。嗣经英、美两国领事回照，以“赌场为盗贼之源，亟应尽行禁绝。惟当一律通禁，不可此禁彼开，亦不可仅禁外国租界之赌，而城内城外之赌不行禁止，致有遗患”等语。其时贵国尚未回文，适葛前

领事邀请本道及城内文武官员赴席，本道暨各官员当将禁赌一事向葛前领事提及。葛领事答云，本道所言禁赌之事甚为有理，但此事尚须与工部局董事商酌，另筹巡捕之费，必须两个月为期，方能禁绝等语。本道因葛领事允准禁赌，再三致谢，即于十一月初出告示，限至十二月十八为期，无论城内外及各国租界，一体不准开赌，如有逾十八之期仍行开赌者，即将开赌之华民照例严办等情，并将告示三张照交葛领事在案。旋值贵总领事荣任，本道亦曾将禁赌之事言明，蒙贵总领事说云，禁赌必须一体通禁，不可此禁而彼不禁等语。本道以贵总领事所言十分有理，当将城内外之赌全行禁止，并照会英、美二国，亦有回文，答应以十二月十〔六〕〔八〕日为期，一定饬知巡捕帮同禁赌等因。惟贵总领事尚未回文，想系初到事忙，未暇看及前任文书之故。惟此禁赌之事，系本道与贵总领事应办之事，并非他人所能搀越，现在相距禁赌之〔事〕〔期〕甚近，务望贵总领事届期帮同禁止，则永除盗贼之源，生意日见茂盛，上海商民皆感大德，而贵总领事之声名威望，亦为人人所共羡慕也。

札飭禁止法国租界赌场一律闭歇由

为札飭事。照得上海地方，商旅云集，俗尚日非，其尤足以窝藏匪类、败坏风俗者，莫如赌场一事。前经本道札飭上海县查办，并照会各领事将租地界内赌场一律严禁，并出示晓谕。嗣准英、美二国领事将该国租地界内赌场会同查禁，业已一律闭歇在案。兹复与法领事面议，于五月十九日为始，将该国租地界内所设赌场一体禁绝。除出示晓谕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县即便遵照，亲诣该处，严密访查是否一律闭歇，有无阳奉阴违，据实禀复，以凭严办。至城内及城以外并非租地界内，尤须不时严查，如有开场聚赌，不论大小，立即拿获究办，毋稍泄迟。

禁止洋泾滨赌场稟

敬稟者：窃职道前因洋泾滨一带赌场甚多，自枪船禁歇后，所有嘉湖内地游匪，全数归入此间，藏垢纳污，大为地方之害，节次限期禁止。嗣查英、美两国租地界内，均已一律闭歇，惟法国租界依然开设，且向开英、美两国租界赌场，尽移彼处，为害尤烈，当经设法严拿在案。职道复向法总领事白来尼再三开导，巽言法语，动以民心之恩怨，谕以商情之聚散，面与议定期限，自五月十九为始，所有法国租界赌场全行闭歇，不准复开，业经一律出示严禁。迄今数日，该赌场即已〔今〕〔全〕行关闭，从前开场为首之赌犯，亦已纷纷逃避。查法国租界内，向来以赌规贴补巡捕费，每月约收银五千两，其余杂费在外，洋人趋利若鹜，深虑其面从心违。乃此次该领事竟能实力会同禁闭赌场，实皆由宪台德威远播，总理衙门致该公使函词持论公正，能服其心，故能信孚蛮貊。职道现仍明查暗访，将内地及租界地方随时实力查禁，庶内可以消奸民伏莽之渐，而外可以杜借口之端。合将法国租界赌场禁绝，英、美租界仍旧遵禁缘由肃稟，祈鉴咨明总理衙门查照，实为公便。

照会各国领事遣流氓回国由

为照会事。照得除暴所以安良，盗贼不除，则良善商人不能自保。查从前洋泾滨五方杂处，藏匿中国匪徒最多，以致中外商民，俱受其害。自本道莅任后，多派委员、差役，不惜重费，购求首犯，立行正法，并设法严缉匪党，一年之间，计严办者百余人，递解回籍者八千余人，故近日地方稍为安静。惟查现在抢劫之事，则外国流氓居多，往往四五人或六七人，身带小洋枪，明目张胆，于晚间八九点钟时候，在通衢要市中，明火抢夺。如遇事主或邻右人等喊叫救护，即施放洋枪，伤毙人命。前数日，大东门钱店被外国人抢劫，其邻右喊救，即被外国流氓手放洋枪，登时两人受伤，随后一人伤重殒命。又法华境内，亦有外国流氓抢劫之案，事主一家被流氓枪伤，三人生死未卜。以及各水路，亦时有无照流氓抢劫之案。近闻百姓之家纷纷各备洋枪，将来流氓抢劫，势必至于互相伤害。本日又闻有外国流氓因图劫民财，被巡捕枪伤身死之事。

本道细想，该流氓来兹中土，初何尝尽是歹人？其所以甘为匪类者，或因迫于衣食将尽，而心有不甘，本有田园，欲归而资无所措，不得已作此犯法违条之事，究非出自本心。设竟死于非命，骸骨无归，以昂昂七尺之躯，经数万里重洋之险，既不能满载而归，复长作异地孤魂，本道实于心有所未忍。言念及此，用是惻然。反复思维，惟有集资遣回之一法。但不知各国流氓数目究有多少？全行资遣回国，究竟须银若干？若凑集三千元之间，能将所有各外国流氓尽数资送回籍，不致再来滋事，本道当捐廉以为之倡，并劝谕华商凑足三千元之数，送交外国领事及巡捕工董事，办理资遣各外国流氓之用。倘三千元之数尚有不敷，则当另筹良法办理，非本道力量所能及矣。总之，能使各流氓早归故土，骨肉团圆，不致流落中华，死于非命，非特本道之所深愿，想亦贵领事之所旦夕图维，望其有成者也。

至此尚仍有流氓在内地肆行劫夺，本道已饬受害百姓，照中国“格杀勿论”之条，当场击毙，庶各流氓有所畏惧，不致恣纵日甚，固所以保全百姓财物，亦所以保全外国声名也。

卷一八 巡沪公牍六

详准内地商船赴奉天等处贩买杂粮

为详请事。据上海船号商王永盛等禀称：“窃商等前禀请按照条约停止夹板商船装运登州、牛庄等处油豆饼，仍归内地商船转运一案，已蒙详请爵抚宪据情奏咨，并先酌减船捐、货捐等因，仰见上宪体恤商情之至意，商等铭感不朽。惟查近年商船亏本停泊，生意愈艰，转输日少。推原其故，一由于北口之油豆饼被夹板船抢装运出，货少价昂；一由于进本最大，商船本小者多，难以一律转运。商等素悉奉天等处杂粮米谷出产最多，进本较轻。现在江浙虽已肃清，田亩久不垦种，米粮腾贵，民食维艰，商等管见，议以杂粮米谷、油豆饼并行贩运，庶资本不重，均可营生，沙船不致停泊朽坏，且使物价均平，于南方民食更资接济。惟是奉天等处杂〔粮〕米谷未开禁令，商等向未贩运，而现在外国人在奉天等处装运往来，独占其利。伏查通商税则，‘米谷杂粮，不拘内外，土产不分何处进口，皆不准装出外国。惟欲运往中华通商别口，则照铜钱一律办理’等因。窃思米谷杂粮，既准外国商船装运，则中国商船似亦可援照装载。且往来转运，藉资挹注，亦系此口运至彼口，与例相等。禀求详请爵抚宪奏请开禁，准令商等于奉天等省装载杂粮米谷，与油豆饼并行贩运，并咨明奉天等处听商采办，以便转运。”等情。

据此，伏查奉天等处出产米谷，不准内地商船贩运来沪，系防奸商出洋济匪起见，职署道查该船号均系安分良商，可无虑沿途济匪情事。况通商条约内载及米谷杂粮现准洋商仿照铜钱之例，出具保结，请领执照，转运通商别口，而内地商船仍不准其出口，于情未免向隅。且上海关税向以沙船为大宗，近因沙船停泊，以致税课日短，如准其奉天等处粮食与油豆饼并行贩运，则沙船得有货物回南，均各踊跃开行，关税可期起色，而于筹办饷需亦不无稍有裨益。可否奏请开禁，准其请照装运之处，理合具文详请，仰祈鉴核，俯赐会核具奏。

稟复刘护院

敬禀者：接奉钧札，蒙准换给英国领事谕函，并承训示周详，曷胜感仰之至。该华商等良莠不齐，原难保无阳奉阴违之事，唯商船公局前已会议稟准厘局行知各卡，凡油豆饼须有由沙船装载进口验单，方准放行，似尚可以制其行私之弊。而各华商复经挨号、出结、划押，想

不致即行中变也。万一总署询及前事，或照现在办理情形作答，抑或据实将委曲陈明，想宪台智珠在握，必能烛照无遗。但职道于正月间亦曾谕饬商人，不得雇夹板前赴牛庄，总署闻知，即经转行诘责，有“不得妄生枝节”之语。宪台暨职道等非不明知此事之难谐，而必委曲求全者，是岂不惮烦哉？良以沙船关系海运利害，又为上海之元气，故不能不勉强弥缝，以期事之万一有济尔。职道交卸后，静养数日，终觉无补，因到凤凰山及浏河各处游览，名为踏看工程，实则藉此以旷怡心目，日来腰脚颇觉强健。现拟历焦山到金陵，顺览芜湖形胜之地。回时由阳羨泛太湖，登东、西洞庭山，遥望日出入所在，或可稍泄年来胸中所受岛夷郁闷不平之气，比之和缓针灸，似更能达膏肓而回沉痾也。屈计满城风雨，必可旋至吴门，尔时再当俯伏崇阶，敬聆训迪。因荷垂训，视缕上达。

所有发下英领事函件，已嘱应守饬送，合并声明。

稟复内地商人雇买洋船情形

敬稟者。窃奉^宪通商大臣^李札：“准总理衙门函：‘查外省商人向来买雇洋商船只，是否先由地方官报明立案？外国船牌是否一并卖给？有无稽查防范？务即详细查明，妥定章程，即望复知。’等因。查前准总理衙门咨广州、福州、上海船坞黄铜片向来如何收税，即经转行该关查复在案。兹函准前因，合行抄发札查。札关遵照抄函内事理，逐一密速查明，详细具复，并将应防之弊妥定章程，以凭酌核函复，勿稍泄漏疏忽。”等因。

奉此，职署道遂即逐细密查，凡内地商人买雇洋商火轮、夹板船只，写立笔据，多托洋行出面赴领事衙门呈报，更名入册，领取船牌行驶，从未赴地方官报明立案。上海为中外通商总汇之区，其中仍与洋商合伙贸易者，十之七八；自置货物贸易者，十之二三。合伙贸易者之船，凡报关完税等事，固由洋行出面；即自行贸易之船，亦多托洋行代报。缘洋商之货进出，只须完税，并无捐项；华商之货进出，既应完税，又须报捐。华商避捐，因托洋商；洋商图利，愿为代报。船货之是洋是华，专凭商人自报；既属无从分别，又复难以查禁。此外国船只为内地商人买去，藉以运货之实在情形也。职署道复查，外国船只，江洋通商，各口樯桅云集，漫无稽察，诚恐日久弊生，设为匪徒朦混，一经雇买，驾驶外洋之害，奚可胜言？不特中国地方为最要禁阻之事，即外国诸境亦当预防后日之患。第船只究系出自外洋，广州、福州、上海各处亦有就地制造者，然船中应需杠具器物，必须托赴外国购办，虽难离洋商之手，然监督及地方官能严密访查，自免盗买诸弊。若徒照会领事，托其稽查，此事利害与彼国不甚干涉，不过徒成具文而已。至船牌一项，系商船进出报关信据。中国商船无船牌报验者，即作盗船论；外国商船无船牌执驶者，不能进口；其有牌者，赴领事衙门呈缴，然后准其进口。商船之良奸，自此而分，则杜弊之法，亦可自此而密矣。

再，所谓关照船者，系宁波白壁壳钩船，并非外国船只。多系洋商雇用往来上海、宁波二处，驳运货物，在新关报完税钞。别处海口，均无此项船只。从前系由县给发印照查验，自开办新章后，议将县照吊销，换给关照名目。

奉札前因，除将黄铜片分别征免缘由另文详复外，理合缕晰复稟。

稟諭飭閩廣各商不准再雇夾板由

謹再稟者：閩、廣商人雇用洋商夾板船裝運油豆餅等貨，從前原已奉禁，載在條約，自元年開禁後，日見日多。推原其故，蓋緣洋船轉運，軍火齊備，可免意外之虞；水腳雖較沙船稍重，第一裝洋船，則各項厘捐均可不完，所有從前沙船每年巨萬之利，全歸夾板。做此生意者，粵人居十之九，閩人居十之一。各商趨利若鶩，若欲杜其利源，理喻、勢禁，兩無所施。兼系條約所明載，各領事復從中庇袒。此番職道諄飭郭紳德炎、楊丞徽猷、李紳瑞歧，向各號商再三勸勉，舌敝唇焦，始據德盛、永義順等四十餘家俱各遵辦，簽書花押，不敢再雇夾板裝貨，實非意料所及。果能從此不雇洋船，則各沙船得有生路，不惟海運得有把握，而各貨不致藉洋船為護符，貨捐亦可期起色。大局轉圜，在此一舉。郭紳、李紳、楊丞均微勞足錄，可否仰懇寬恩，先行存記，仍俟卓有成效，再行酌量保獎，以昭激勸之處，出自鈞裁。至英領事雖小有阻抗，已經婉為回復，合再聲明。

請分咨稽查夾板有无私藏軍火稟

敬稟者：竊照軍火一項，為軍前最要之物。洋人惟利是圖，罔知順逆，難保無私運濟匪情事，防察不容不密。當經札飭會捕局葉令等，嚴密稽查，購線緝拿，并諄囑稅務司幫同查緝。茲於本月初十日，據稅務司面稱，“風聞吳淞口外有夾板船停泊，恐有私裝軍火情事”。當經密派張參將國英管駕鐵皮輪船駛往查檢，并囑狄司稅派撥妥干扞手偕往會查。茲准狄司稅函稱：“據派去之總扞手稟稱，該輪船駛到擱淺号船地方，先經停泊之夾板船名加倫剛已開去，當將該輪船開往跟追，駛有一點半鐘，該夾板船在前見有輪船跟追，即經停住。隨即趕緊駛上，赴船查看，除有洋槍兩杆系該船自用外，并无別項軍火。該船有外國人八九名，云系水手，但查該人形像，似非水手。據該船主云稱，在彼停泊三日，系因修理船篷等語。當因該夾板船并无軍火，无从查拿，是以听其駛去等因。本稅務司查，該夾板船如果欲裝軍火，大概必往澳門一帶裝運，轉運廈門。本稅務司現已通知廈門海關稅務司，于該夾板船進口時留心稽查。”等情函復前來。并據參將張國英復同前由。

伏查閩省軍務方殷，漳、泉余匪斗如困獸，設非嚴密防閑，則外國流氓必致私運軍火接濟，為害伊于胡底？今加倫夾板船虽无私藏軍火，形迹究屬可疑，既經開往別處，將來或自澳門裝運軍火赴廈門，亦未可定。現在訪聞澳門洋人所儲軍火甚多，該處洋商向無禁止軍火出口之條，尤當妥設良法，嚴密巡查，以杜偷漏。至此外形迹可疑之船，往來各口，尤應一律严查，庶洋人无所施其伎倆。除再函致稅務司，并派會捕局委員隨時留心訪察外，合肅馳稟。仰祈查核，俯賜分咨^閩海關暨^{福建}^{廣東}抚憲轉行各海口一體遵照，倘遇加倫夾板船并此外形迹可疑之船抵口，有无私裝軍火，隨時留心查察。至稅務司狄妥瑪，于洋人軍火接濟賊匪一事，甚為留心查察，實屬顧全大局，可否求憲台發札獎勵，俾其踊躍從公之處，仰候鈞裁。

庆安局擅买轮船巡洋有干例禁案由

为移会事。案据鲜咸渔业屠顺泰等赴道禀控吴淞庆安局林子钦勒加护费、截照押人等情一案，据经批飭上海县查明办理去后。兹据庆安局职董王莹葆禀称：“窃职于今年四月间钓船众商在宁绍台道台下举充庆安局董事，接办轮船巡洋捕盗护船等事。因钓船进江，遵照宪定章程，必经宪辖吴淞口稽查局报验给照，故在淞口设立庆安分局，特令林子钦接管。詎料林子钦新到分局，不谙旧章，收取鲜咸渔船护费，较旧稍加，众船户不愿，以致赴轅禀控，蒙批飭上海县查明办理。职惊知之下，当即来申，将林子钦歇回原籍，一面劝说众渔船户：‘今职接办局务，已买轮船巡护各洋，缉捕盗匪，即尔等各山鱼厂亦巡捕所必到，于该商等亦有裨益，经费似应帮助。’该渔船户知有轮船巡护洋面，亦愿听从仍照旧章，大船每条听收洋银十四元，中船每条听收洋银十元，小船每条听收洋银六元。不论鲜咸，照依此数，均各允洽。该渔船户亦愿赴轅呈明请销，似可邀恩免飭查办。众渔船户得以出洋营生，而职等亦得一心巡捕，实为德便。为此具结，禀求俯念事已理明，恩准销案免查。”等情。

据此，查中国商民雇买轮船，应禀明地方官办理，不准私相授受，前奉通商大臣行准总理衙门咨查（有）〔在〕案。今该董禀称已买轮船，究在何衙门禀准置买？未据声明，恐系私买。且查前据木商巽森等号以该分局勒索护捐，禀求给照，今又据渔业屠顺泰等禀控前情，是该局之以巡洋为名，藉端勒索，已非一人之言。若不严查究办，商船受累非浅。除移宁绍台道查究，并飭上海县将该局裁撤驱逐外，合行移会。为此咨咨贵道，请烦查照，希即查究，仍祈示复施行。

购买海生轮船价钱工食禀

敬禀者：案奉^宪保^署督^先台函谕，购买小轮船一只，以备金陵差遣及批解饷项之用等因。时值职道禁止洋商小轮船驶入内地，该轮船因无所用，情愿减价求售。遵于本年四月间买得小火办一只，船名“海生”，计给船价等项洋四千七百元，合库平银三千一百六十九两七分。查海生轮船从前常胜军租用时，每月租价洋一千二百元，今以四千七百元将船购买，不及从前四个月租价，尚属便宜。此项船价，未便动支关税正项，应由会防处在会防公费局所解会防经（会）〔费〕捐款项下开支。至该船月支委员薪水、匠役工食、杂用等项，前经禀明在会防经费项下动支，业经会防局给过四、五两月及闰五月份共洋一千一百五元二角四分，又规银十八两在案。惟现在该船已须调至金陵，每日需用外国油料等物，金陵无从购买。若由镇江零碎采买，既觉价钱昂贵，亦恐缓不济急。应请宪台飭知捕盗局买足轮船上应用外国油料以及煤炭等项，约数两三个月之用，由天平、铁皮两船便中装至金陵，存储内军械所，听候各小轮船随时支应，方不致稍有延误。其海生轮船船价为数较巨，已由职道于会防处支給清楚。至自四月起该船每月薪水、工食以及零碎修补，除飭捕盗局筹还归垫，以后即归捕盗局一手经理，以归划一。再，海生船现自金陵驶回，因烟筒稍有漏气，以及船头在狼山洋面遭风撞破，现飭赴江南制造局赶紧修葺。一俟竣工，即令驰赴金陵，听候驱策，合并声明。

为抄稿^{移请}札知事。查海生小火轮船买价动支会防经费，其月支薪水、工食等项由捕盗局给发缘由，除禀报两院宪并移行外，拟合抄稿移请，为此备移贵^局处衙门，请烦查照，希即转移捕盗局遵照办理，望速施行。合行抄稿札知。札到该^局即便遵照办理，毋违。

禀办理救援遭风船只

敬禀者：窃照沿海一带地方，中外船只遭风搁浅，事所常有，前经职道通飭各属妥议救护章程，一面出示晓谕并呈报在案。嗣据各厅、县先后拟议章程，禀复前来，职道逐一复核，均尚妥协。惟其中详略不符，复经抄录章程移请应守核议。兹准移复：“查各厅、县所禀章程，各系体察地方情形，酌量拟议。现就各厅、县所议大意，并参以己见汇开四条，覆请酌办。”等因到道。职道复加察核，不惟简明易办，且仍不失各厅、县地方情形，各牧令果能实力奉行，该船只即事遭不测，尚可转祸为福，理合开折禀呈，仰祈鉴核。如蒙采择，即赐通飭沿海各属一体遵行，实为公便。

示谕救援遭风船只

为晓谕事。照得沿海一带地方，中外船只遭风搁浅，事所常有。论救灾恤邻之道，固宜各尽天良；律惩贪赏善之条，亦当自怀刑宪。乃访闻沿海居民，每遇船只遭风，不惟不设法救护，而且乘机抢夺。舵折帆飞，望援者方深号泣；倾筐倒篋，突来者随意取携。经数十年铢累寸积之余，顷刻遂成乌有；历数万里黑海重洋之苦，无端问诸水滨。甚至事尚可为，落井竟将下石；岂其受莫能助，亡羊无由补牢。失事者厄于天又厄于人，滋事者图其财并图其命，睹之惨目，闻之伤心。

本道现拟妥设定章，分颁属境。所有沿海乡村，以拾里为一段，每段设约正、约副二人。无论内地外洋船只遭风搁浅，飘至境内，立即设法求援，一面报知地方官亲来勘验，将船货点交原主，并酌量赏给救护之人。倘船货全经在海飘失，仅剩空人，即将原人护送至本道辕门，听候酌给川资，令其回籍，毋使流落失所。一切详细章程，统由该厅、县再行议复核办。除咨会崇明总镇会同办理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处居民知悉：此后如遇遭风搁浅船只，务当遵照告示办理。如仍有乘机抢劫，立即严拿追究。倘地方厅、县及营汛隐匿不报，失于觉察；或讳称无主漂流，希图卸责，一经事主控告，或经外国领事照会，定即严参不贷。迷津可渡，自新者请视指南；法网难宽，不悛者终须投北。

移请藩司速办浏河〔工〕程

为转移事。案委太仓州方牧、镇洋县李令暨善后局员黄丞勘浏河工程，兹据禀称：“带同

丈量书手，自浏河新镇海口起勘丈估计，由杨子泾口西湖家厂至浏河老镇、小塘子、六渡桥、致和塘、半泾湾、老相港、东浮桥、杨家泾等处，皆属浏河之干河。所有各段淤塞情形，水深一、二尺至三、五寸，及仅存水线，甚至已成平陆者不等，共计应开干河八千四百丈，合计土方七十二万九千九百余方。”查镇洋县境浏河，在宋、元时不浚自深，即明一代，亦惟永乐间一为浚治，万历时则开浏河四旁之条河、支河，而干河亦不常开。迨至国朝，干河始常塞常开。自顺治年间至今，大小开浚已有十余次。本道会同该牧令等溯水道之源流，审地势之高低，推求是河通塞之故。查浏河即娄江，为三江之一，受震泽西来诸水。是河通畅，苏、松各属即遇大水，有所宣泄，无泛滥之虞。而海口一带沙土易积，地势稍高，易于淤塞，则藉条河、支河之水汇入干河，以冲刷之。条、支各河苟不深通，则干河水弱，清难敌浊，易于淤塞。盖条、支各河分承西南沙河诸大荡之水，会通于干河，则平时清水力大，自能敌浊，若遇大水，不特苏、松各邑不至横溢成灾，且清水之力更大，并可积沙尽刷。宋元时之不浚自深，因条河、支河无不深通。即万历间开治条河、支河之后，干河亦通。至国朝始开是浏河之干河。治之之法，当与条河、支河并治，则河可久通，不至常糜经费，而各河尽开，农田水利无处不沾，为利甚溥。

本道会同该牧令等查历届开浚浏河之干河，系属先行借帑，在苏、松、太各属摊征还款。道光十四年，借款十六万，在太、镇、嘉、宝、崇、昆、新、长、元、吴、江、震、上、青、华、娄等十六州、县摊征还款在案。上年请开浏河之时，本未确切勘估，而苏州未复，无可分摊，此时自应查照前案，借帑摊征。惟查道光十四年原案，干河工长千三百七十六丈零，合计土方止有四十九万三千三百方零。现在勘估之丈尺、土方，数皆增加，而米粮昂贵，人工饭食又较多于前，照案办理，数恐不敷。查前案，道光十四年银价与此时相等，以每两一千四百文计，十六万两应合钱二十二万四千串；而其时土方，每方两工，给钱二百四十文，以二百二十文按方给领，以二十文为添给阴雨停工暨备办棚厂、器具之用。前案土方四十九万三千三百方零，共合钱十一万六千余串。现在土方议请每方给钱三百六十文，以三百二十文按方给领，以四十文为添给阴雨停工暨备办棚厂、器具之用；现在土方七十二万九千九百余方，共合钱二十六万二千七百余串；此外尚有瓦砾、淤泥繁难之处，应行加工。筑坝、戽水并绅董、书差薪水暨一切杂用，前案并无卷据，无确数可稽。惟此十六万两之中，除开干河外，尚有余银一万数千两挑浚扬林七浦，为人所共知，是干河用款应以十四万计，亦有十九万六千串。除土方工价外，尚有七万余串，似以此款抵筑坝、戽水及一切薪水杂用之需。现在土方工价已有二十六万余串，筑坝等款自应格外樽节，亦需数万串，为数甚巨。可否查照前案，加数分摊，借款先开？殊恐藩库难于筹款，能否于来春动借开工，抑俟来岁秋冬开办之处，并请主裁。惟各州、县分摊之案，应请先行饬知各县，于明年开征时定案带征。至条河、支河，自应并开。虽开通之后干河不塞，亦省各州、县摊征经费，而向无借款摊分之案，且经费甚大，约计应用丈尺总在十万丈左右，即各河面、底不若干河之宽、深，约计土方总在二百万以外，一时万难筹此经费。惟查上年饷捐案内，浏河随捐之款除开城河暨小塘子并提借未还各款外，尚存三万九千余串。又，本年漕捐随款约计应收，亦有一万二千余串。现在干河用款，既请援案另行按州、按县分数摊征，所有前项已捐钱文，即可抵作开治条河、支河之用。虽为数无多，而条、支各河可以先后开浚，择其最要者先开，余俟逐年续捐，尽数修治，似可冀其尽开。又，嘉定之条河、支河亦有应开之处，上年饷捐案内随捐浏河之款，自应听该县浚治境内河道，俾昭公允。缘奉前因，除造送估册、绘具图说，另行呈送外，合将会勘缘由禀请核夺等情。

查浏河水为松、太十数州、县水利所关，工程紧要，即应赶紧筹款速办，以免日久愈形淤塞。本道拟即日前往查勘，核实督雇，仍祈贵司会筹经费，以便及早兴工，望切施行。

兴修浏河水利稟

敬稟者：窃查镇洋县属之浏河，关系苏、松、太各州、县水利，前因淤塞必须开浚，当经方牧等勘丈，计土方七十二万九千九百余方，估需工费钱二十六万余串，请照道光十四年借款摊征之案办理。旋奉宪台批司查议，须各州、县摊征定案，于本年秋冬间筹定经费，再行兴挑。嗣据太仓州方牧等稟请援案摊征，将本年应征一半饬属赶解，并借库款应用等情，即经职道移司核办在案。惟查浏河为苏、松、太三属泄水要道，此河不治，一遇久雨水涨，即有漫溢之患。此次霖雨为灾，虽晴霁将近半月，而太、镇、昆、新一带田塘，大半尚被淹没，不特民田庐舍在在堪虞，且粮赋无出，于国课饷需亦有关碍，皆由该河淤塞，下流之水无从宣泄故也。前据该州、县议稟查照上届成案，由十六州、县熟田摊征，每亩所摊不过四十文，分两年征完，每年每亩仅征钱二十文，数轻易举。若一律开浚深通，在民间出资无多，受益实非浅鲜。职道体察輿情，确加查访，并屡委员密勘情形，金谓事关水利，众所乐从，实为目前刻不可缓之工，自应俯顺民情，迅为举办。即将摊征一节，赶紧定案奏咨，一面将本年应征一半，饬属随征随解，其余一半即在明年上忙带征足数。仍由司、关两库先行筹借若干，以济工用，俟征起即行归款。则一转移间，为时不过一年，摊征即可齐足，借款不致久悬，大工亦可告竣。从此河道疏通，水不为灾，亿兆黎民，永戴恩施，于无既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稟请，仰祈宪核示遵。

附稟浏河工程

敬再稟者：窃查浏河工程，昨经职道委员带同外国人前往勘估，若用轮船机器挖泥，工费约计需洋二十二万二千五百元。又据董事黄恩诏稟，全用人力开通，亦须钱二十二三万串之间。职道以为，用外国机器，费用能比人工省十之五六，自以用机器为便宜；若相去不甚悬殊，则不如藉资民力，尚不失以工代赈之义。现再与外国人切实计较，若经费能减至十万元以内，再与商酌办理。肃稟。

札通属州县禁约书差

为札飭事。照得州、县为亲民之官，胥役乃殃民之蠹，民受蠹之害，惟诉其情于官；官与民为亲，必申其法于蠹，理无可贷，责有攸关。查苏、松、太各属府、厅、州、县衙门书役，最为地方之害，遇有词讼，无论大小，牌票得手，先讲书差，盈百累千，以银钱之多寡，为两造之胜负，串通内外，吓诈乡愚，其中弊病，不一而足。最苦无力贫民，乃更视为鱼肉。班房各所，为

索贿之窟；“管押”二字，乃取财之符。巧取在于当堂，横索甚至私押，株连波及，枉累无辜，家破人亡，毫不为怪。近有南汇县陈成发控计茂贤一案，监生唐锡畴被其砌累，管押捕厅，书差得贿，病重不放，身毙班房。伊母朱氏情极上控，现已提讯严办。诚恐通属各衙门猾吏舞文，悍差为虐，如此案情形，所在多有。试思有父母期民之责，必有不忍一夫不获之心。凡受民间词讼，立予批办集讯完案，至远勿过三日，重者刑罚，轻即释放，无庸管押班房，严禁私押情弊，以杜向来蠹役积习。所谓清、慎、勤三者，尤当官之急务。本署道体摄监司，权操一路，察吏安民，只欲尽其本分，所愿与各地方官同除害马，共矢冰渊，倘为若辈朦蔽，自玷官箴，有干处分，悔将无及，为此合行通飭。札到，该令务各遵照前项事宜，严密稽查，尽法惩办，以重民命而肃地方。

惩办南汇县书差讹诈

为札飭事。案据南邑寡妇唐朱氏赴辕禀控，氏子唐锡畴即禹门，因陈成发控案砌累，被押身故，书差邢思齐等得洋不保，看押死所，反使沈翼舟等将氏子等私押勒结等情一案，当经札府行县提讯。嗣因南汇县延不讯复，案关滥押毙命，应由本道亲提，即经札委候补县沈令提解去后。旋据该县将邢思齐等批解到辕，并据陈成发投讯前来。现经本道提讯该书差等，虽讯无得赃实据，而于三月念九拿获监生唐禹门，直至初二日始行禀解，将该监生私押班房，非欲讹诈得赃而何？亟应严行惩治。除将该差沈瑞等九人发交上海县分别重责外，至邢思齐系在官人役，辄向唐禹门、陈成发两处关说，虽无得赃确据，其为不安本分，已可概见，应仍由南汇惩责，同沈瑞等一并枷号满月，概行斥革。所有唐朱氏并不到案，所控情节应毋庸置议。除将陈成发先行省释，并将冯升另案札发松江府取审，其差役沈瑞等仍札南汇县遵照发落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县立将陈成发控案断结，一面将邢思齐惩责，同沈瑞等一并枷号满月，概行斥革具报，毋稍徇违。

禀请严办会字营哨官

敬禀者：六月初五日，奉宪台密札，以“会字营哨弁潘宗馨吓诈梅毓秀等银洋，该管带游击张国煥约束不严，废弛军政，飭即会同应守查明撤参示惩，另行商拣委员呈请飭委会带”等因。奉经职道与应守会商，请将张游击先行撤去，原设哨官五员、亲丁三十名，一并裁撤。复商据护军营郑镇，查有游击衙都司余在榜，堪以接管，禀请宪示，并声明将潘宗馨发县严讯在案。

兹飭据上海县王令详称：“此案衅由上年十二月初一日，有外国人罢伦即温汉，同通事阿元至梅家街地方打猎，枪伤黄四观家狗只，并伤刘心源头面。经黄四观、刘锦云各携农具毆伤外国人罢伦、通事阿元毙命私埋。嗣经外国人查出报复，将梅家街、黄家宅村房屋焚毁。近村之梅毓秀、许海全等诚恐连累无辜，知潘宗馨在外国兵官教练洋枪队内充当哨官，共凑洋银七百七十元，由潘宗馨代买礼物馈送。后梅毓秀等疑潘宗馨暗中侵吞，出而具控。现经

提集讯明，委系梅毓秀等自愿送礼，并非潘宗馨起意索诈，惟潘宗馨以五品军功充当营弁，替梅毓秀等经手银钱、馈送外国兵官，难保不意图染指。虽据缴洋五百九十元给梅毓秀等领回，余洋认限续缴，未便免于深究，致涉轻纵，应请斥革责惩，录供具详”前来。并准英国巴领事函，送外国兵官呈到马价洋一百八十元英文票一纸，又经发县转给。

职署道尚恐县讯不实，复经亲提，研讯供词，核与县详无异。惟该哨官潘宗馨，代买礼物馈送外国兵官，虽讯无吓诈情事，究属不安本分，若不斥革严究，诚如钧谕，何以整肃营规？当将潘宗馨枷号，发交上海县收管，限两月释放，余俱省释。至管带之张游击，于所部哨弁不加管束，任其在外滋事，其平日之营伍废弛、不能约束，已可概见。应请俯赐参革，以肃军政。是否有当，理合稟请察核示遵。至此案职署道与应守会商，意见相同，合并声明。

稟将犯事哨官正法

敬稟者：窃于本月十八日，据管带炮船周令志鸿稟称：“闻得派防夏海浦、梅家(巷)(港)地方之后哨三号炮船哨官六品军功何泰，在该镇肆行滋扰。卑职立时飞调回沪，一面传保询问。据该图地保严俊良投递稟词，历叙该哨官索赔绳索洋钱，并提开烟馆之钟四观，陷伊为贼，擅踏杠子；又讹诈携烟筒之虹口人，开粥店、卖盐之宁波人，均得赃到手；兹又以孙竹田乡亲船上寄有小铜帽，将孙竹田管押索诈等情。卑职当提该哨官何泰讯问，即据供认不讳。卑职前奉抚宪飭带巡哨水师札内叙明，‘如有藉端扰累情事，立拿正法，不得徇纵’等因，此等不法哨官，在外任意妄为，扰累多次，若不从严惩办，何以安良懦而儆其余？应将该哨官何泰及地保严俊良派弁押解来道。”

职署道当即提案研讯，该哨弁何泰供认屡次讹诈洋钱，并票提包秀庆等、责打钟四观，均系属实。地保严俊良供词与稟叙情节相同。职署道伏查，巡船为除盗而设，除盗为安良起见，乃该哨弁何泰反恃此为索诈之具，甚至节次诛求，民不聊生。是欲弭盗而适以益盗，非惟无以仰慰宪怀，抑且无以下对百姓，自应遵札立拿正法，以示惩创。并与藩司会商，意见相同。当飭上海县于十八日恭请军令，就地正法。地保严俊良无干省释。合将该哨弁何泰正法缘由稟明。

札上海县讯办藉端讹诈之千总胡庆全

为札发讯办事。案据南邑人潘洪元即潘宝初来轅呈控：“南邑差保沿海缉获盗案，往往指官呼吓，相沿贻害。身于六月间至上办货，有同乡胡庆全，现当崇明水师千总来上，密使腹党吴息庵等，向华春岩称身盗攀有案，遭胡将身船货拉住，勒索吓诈。求赐亲提究追。”具呈到道。当查，武弁诈赃，亟应亲提审质虚实，分别追办，即经咨请苏松镇飭提武弁胡庆全解究去后，旋据歇店叶茂即叶来稟“有南汇县差瞿忠等，在三铺地方陡将潘洪元等强拉进城，私押上邑班房，稟叩查提候讯”等情。又经批飭上海县查复去后，旋据该县将潘洪元等解讯前来。经本道先后提讯，潘宝初、唐荔三诱拐贼赃，固已供认不讳；而胡庆全庇护吴息庵及伊舅廖

姓,不肯交出,其中显系朋比得赃,分肥串弊。若非严讯革究,不足以成信谳而儆官邪。除将南邑差役瞿忠、朱升、该县差役高三由道先已枷号发县示众、满月释放,并潘宝初等一并发县收管外,合行札发卷委审。札到该县立即遵照,核卷严行审讯,通斥革究办,毋稍徇延。

稟请严办白莲泾卡巡船因追捐迫命由

敬稟者:窃据稽查沪上船捐鱼军船局委员钱绳勋等稟称:“六月十三日,风闻白莲泾卡有商船乘夜逃卡、巡船追赶害命之事,卑职即传驻东卡委员方步霄查询,十三日早,有一小船移尸来卡,询系巡船追赶害命。复讯据巡船徐四供:‘十二日黎明,见有乡船伍只逃卡,就放船追赶。到白莲泾口,追拉乡人一个,搜得洋钱八元,他就喊称抢洋,以致逃卡乡船都喊捉强盗。小的松手,他就失跌落水。他从水里冒起,攀住巡船,众乡船都要赶拢。小的情急,随用菜刀连砍他头上、臂膊、手腕三下,他才跌落水内。’”据据尸亲供称,实系被砍致毙。卑职即将凶首徐四捆送上海县究办。”正在飭县查办间,旋据上海县王令稟称:“六月十三日,据地保张景云报,据朱良秀投称,十二日早伊子朱振发同孙阿桂坐船至南码头买豆饼转回,有关快船追上,口称漏捐逃卡,将伊子拉去,搜夺洋钱,落河身死。嘱身报请捞尸验究,理合报明等情。并据朱良秀同报到县。据即飭差捞获朱振发尸身相验,得致命偏左连左太阳穴有刃伤一处,削去皮肉壹片,连不致命左耳割落;不致命左曲肱有刃伤一处,斜长一寸四分,宽两分,深三分;不致命左手腕有刃伤一处,骨断手落,均皮卷血污,委系受伤落水身死。验毕,尸伤棺殓。并据军船局差拿获方委员雇坐之巡船户胡淮和,水手曹阿荃、徐四,跟随钱宝,并起获洋八元,稟解到县。提讯人证,供系徐四一人抢夺,余无帮同。其时钱宝睡卧舱内,经徐四看见,即令胡淮和、曹阿荃喊查漏捐。至朱振发被伤落水后,钱宝出舱埋怨,委无帮同抢夺之事。应将徐四即行正法,钱宝等折责发落,余毋庸议。”等情到道。

据此,伏查上海县所稟,验得朱振发手腕骨断手落,左曲肱伤深三分,太阳穴削去皮肉一片并连削去耳朵,讯据徐四供系用菜刀砍伤。查菜刀纵极犀利,断不能使骨断手落,连砍三次,俱能如此着力,必系别样凶器。若系徐四亲推下水,则旁边必尚有递刀之人。再查其时乡船已各闻喊摇回,相距必近,何以任听徐四持刀杀人?落水后又何以不立即打捞朱振发尸身?又称朱振发系失足落水,当时朱振发原船如在旁边,即不致落水;即已落水,亦可攀住自己原船;即不能攀住自己原船,水手亦可将伊救捞。似此情形,原船必不在旁,朱振发既非过船,即非失足,定系徐四推之入水。查朱振发手攀巡船,直至身受三刀,方始落水不起,则其人之强壮,必非徐四一人所能推倒,其中必尚有随同帮助之人。又称钱宝先卧舱内,开船后出舱埋怨。查自朱振发被扯上船,先则搜取银洋,继则用刀连砍;朱振发先则喊抢,乡下船后又齐喊帮捉,何至钱宝寂无闻见,尚卧舱中?且钱宝与徐四均系督巡,断无徐四一人独自过船拉人之理。钱宝既知出舱埋怨,何以回卡后不立即赴县报明?种种情节,殊属可疑。

伏思朱振发因买豆饼溉田,即使逃捐,情亦可原。该巡丁先则不问捐款,而抢其身上银钱,继则推令下水,迨朱振发自水中冒起,攀船求活,该巡丁竟敢连砍三刀,必使毙命而后已。农民何辜,罹此凶惨!跟人钱宝及水手胡淮和等同系督巡,同在一船,岂能诱不知情?案关巡役讹抢、惨杀人命,未便稍涉宽纵,以致在官人役无所忌惮。该卡距朱振发死处相隔不远,

跟人钱宝又复在场目见，何以该委员越日尚未能询问确实，必待小船移尸到卡，方始报县？即使并不知情，亦已形同木偶。除飭上海县遵照指飭，逐一研讯，务得确情，禀候核办，一面咨请捐厘总局先将白莲泾东卡委员方步霄撤委严办，以儆官邪，并咨藩、臬两司知照外，合禀祈核。

拿获盗犯马阿兴等发县严讯禀

敬禀者：窃照职署道访有盗犯数十名，在于洋泾滨地方藏匿烟馆或无牌小店内，夜间齐集肆抢，亟应赶紧拿办，以靖地方。当经照会英法领事，并札上海县捕局会同巡捕查拿去后，兹据会捕局候补知县叶令廷眷、陈令福勋禀称：“当经卑职等会同吴都司在田、郭都司振瑞、周令志鸿、葛知事绳孝等，督率眼线并上海县差役暨营兵等，会同巡捕，遵照单开前往各处严缉。于本月初一日在永兴街、尚义街等处地方，拿获人犯马阿(天)兴等二十八名，并火药包、油纸捻、洋枪、铁锨器械各项。初二日又据分驻虹口线勇等会同外国巡捕，拿获人犯韦阿好等六名。共计拿获人犯三十四名，并洋枪器械各项，于本月初二日会同英法领事转飭巡捕护解上海县讯明办理。所有拿获人犯花名开折禀报”等情。另单禀，“又据分驻大马路线勇会同外国巡捕拿获人犯黄阿金、陆阿狗二名，押解上海县讯明办理，合附报”等情到道。

据此，伏查上海五方杂处，劫案频闻。现值各路遣散勇丁、外国流氓四集，皆倚洋泾滨为遁逃藪。若不从严惩办，诚恐毫末不扎，大为地方他日之害。幸而英、法领事尚能协力，委员、兵勇不辞劳瘁，一日之间获犯三十六名。当经发县严讯，为首者拟即请令正法；情节稍轻者，惩责后递解回籍。理合先行禀闻，一俟讯供确凿，再行开具供折，分别详报。是否有当，仰祈宪鉴批示祇遵。

札飭松江府审办倪绪基

为札飭讯办事。案据南邑童生倪绪基赴辕呈称，伊父职监倪曰序，祸于元年正月念九日被伪官高洪升等数百匪将父处死，迨克复，控县严拿恶犯郭昌祝等，申明梟示，其在逃之张叙芳等贿串恶职华宗茂庇匿，滕县捏诉，贿通经差冯升纵抗不提等情一案，业经前道批县讯详在案。兹据倪绪基以坚庇不获，叩请委提解府严办，具禀前来。

本道当查倪绪基禀词内称：“浙江肃清，开恩匪类。奔控抚院，亦置冰搁。”语多荒谬，可恶已极！查倪绪基既为伊父伸冤，即应据情控诉，何暇顾及他人抢案？又何暇顾及他处州县抢案？乃倪绪基词中牵扯多案，又有财力两穷等语。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显见该童不安本分。惟案关书役得贿庇纵，亟应彻底确讯严办，以靖地方。除将倪绪基带案讯供，同另案解讯之县差冯升一并飭差押赴该府衙门收审外，合抄原禀供单。札到，该府立即遵照提讯，勒限南汇县于十日内将人证解案，研审确情，分别照例严办。至所发之差役冯升，如果讯非此案经差，即行释回，另提并讯，毋稍徇延。

详结武生王建隆控案

为详报事。窃照上海县武生王建隆具控监生翁兆璜等乘乱烧抢等情一案，事越十余年载，波及乡民数十人，以致众心不服，纷纷讦讼。兹于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据民人金国贞来道禀称，前被曹行局董武生王建隆浮收田捐、勒抵田单，上控诬砌；并据民人李大观等禀控王建隆挟嫌诬控，贿差捺解。二十四日又据武生王建隆来道具禀，以“翁兆璜等烧抢案内李阿大等，播耸捏串，各求亲提讯究”到道。

据此，当因此案若再发县讯断，势必又难立时完案。值此乡民农忙之际，未便再事羁延，即飭上海县检齐案卷，送道查核。同治元年三月内，曹行团练局董王建隆等以翁兆璜等千余人来家抢烧等情，赴上海厅、县具控，当经该厅、县会批提讯；又于二年三月内，王建隆又以前情赴臬司具控，批仰松江府飭县比拿讯办；三年正月内，王建隆又以前情上抚轅具控，又蒙批仰松江府飭县勒拿讯详。三月内王建隆赴道禀请徽府提究。五月内又据禀催，均经飭府催提究报。是月内王建隆又赴藩司具控，当经藩司以“查无案据，批仰松江府催县集讯详办”各在案。

兹据金国贞等并王建隆互控各情，即经职署道亲提通案人证到道审讯，据王建隆供称：“于咸丰三年考取武生，于十年分奉前上海县谕，飭武生办理曹行团练局统带，六月开局。先前是武生们自备资斧，于九月起每日收捐钱四十千文，另有司饷经手，武生不管。于十一年十月收捐停止。于同治元年正月撤局，于二月二十八日遭土匪烧抢各物，故此上控的。今蒙讯明，武生并无吞捐，亦无勒抵田单。但奉县谕统带，因未遇贼先行携眷逃避，原是不合。所控李大观从贼一层，实在原无凭据可指，委系诬控。以后武生悔过从善，情愿具结，只求施恩。”翁兆璜供称：“先后抢夺土船，实系监生巡查失察，办理不善，业蒙县宪讯明责惩的。如今只求施恩，嗣后遵断安分是了。”又据金国贞供：“因王建隆浮收田捐，勒抵田单，故此控告的。今蒙讯明，情愿具结是了。”又据李大观供：“小的并无从贼的事，实系王建隆挟嫌诬控。今蒙讯明，情愿具结是了。”又据曹炳蔚等一千人证同供：“今蒙讯明，均愿具结，嗣后各安本分，不致讦讼”各等情供。据职署道伏查，王建隆虽审无吞捐实迹，而已奉统带之委，平时苛刻闾里，耗费口粮，自谗无能，又不能缴回原札，贼未至携眷先避，宜众情之不洽也。其控李大观从贼一层，据称闻自汛官，乃查汛官复县公文，即称李大观从贼并无确据。现奉谕：“凡胁从百姓，准予自新。如兵勇有私行杀害，即按军律军前正法。”王建隆既曾充统带，即当熟悉营规，何得以毫无从贼凭据之李大观，又且事隔十余年，尚复哓哓渎陈？其为土豪乡棍，存心罗织，已无疑义。姑念其业经悔罪，原具切结，准免深究。此后若再到处逞刁，即行照例严办。翁兆璜本非安分之人，掌责以示薄惩。其余一千人证，概行省释，着令各安农业，永远不许凶讼，并取具各遵结附卷外，理合将案详结。

盐局吴守批

来牍已悉。查计户食盐并在浦东试办一节，前奉督宪批示，以“不免藉端扰派，均毋庸

议”，并奉抚宪批示，以“无庸多设科条，徒滋纷扰”等因，即经移知督办盐局查照在案。旋于六月十五日据职员朱学铨遣抱禀称：“于六月初八傍晚，被盐局巡丁多人闯入厨房，误将食用盐斤称私携去，并提私贩范姓押局，旋又提职代押。黑夜拉人，求诉不得。”又据十六铺职董陈维熊及二十三铺董事徐泰等禀称：“盐局委员黑夜率众拉人管押，编氓小户遭其扰累。巷议街谈，人心惶惑。求为分别明示，以安民生。”又据税务司送到盐局差役一名，并函称局役在英国租界偷查私盐，被巡捕擒送各等情。

本道查，上海为华洋杂处之区，办理最宜妥协。计户食盐一事，既奉^{督抚}宪明示暂停，何以尚有沿家骚扰之事？当经本道抄奉宪批，明白晓谕，以安人心。仍谆劝百姓不得贪贱买私，致干究办在案。旋据督办盐局冯道台来署，谈及以计户食盐一事：“松太局吴守并未禀知本局，且该守办理不善，必须参撤。已获食私之朱姓，亦须究办。”并请由本道会衔出示，劝食官盐等语。本道既答应会衔出示，并以计户食盐，利少害多，徒滋胥役骚扰之端，现在控告者已有十数号，有编氓皆遭骚扰之语，且传言有司事差役讹诈银钱之事。此事流弊实多，不如由道飭各城门委员加紧查拿，及转托税务司严飭扞手，于查货时顺查私盐，尤为正本清源之法。至于吴守虽系办理不善，似可缓撤，免食私者更为得意。其森盛号伙朱姓，如真有食私凭据，自当飭县查办等语。冯道台均以为然，惟言吴守必要参撤而去。

兹据贵府禀陈一切情形，即如所称，“于六月初飭委员董事赴各铺查劝，有恒益、森盛两号藏有私盐，因飭差传其号伙。恒益号情虚畏罪，来局呈愿捐退费洋二百元，叩求免办完案”等语，查恒益号既食私盐，即应立时由局转解督办，移交地方官严办，不得由贵局自行罚伊巡费二百元，颠预了事，以致讹诈扰累之言由此而起。至于森盛号伙范姓被贵局拿押，系在六月初八日，及后又将朱姓换押，直至朱姓于十五日在本道衙门控告之后，贵局始于十七日将朱姓禀送督办。贵局并非地方官衙门，何以私自押人至八、九日之久？即恐地方官意存畛域，亦应于查出后立时将人、盐解至督办请示为是，岂有明奉^{督抚}宪批示停止之事，不禀局宪示遵，辄罚洋至二百元之多？又复私押商人至八、九日之久？贵府即使急求速效，亦何致办理如此乖方？此真本道所不可解者也！

贵府现在禀请将呈控各案发县备质，查禀控盐局骚扰者，商家共有十四号，早经批飭该董等，仍当传谕各铺户居民毋许贪贱食私。本道所以不将该董等呈词移请核办者，恐百姓之益长刁风也；所以面告冯道台以风闻巡役有讹诈索洋之事者，欲局中耳目清明，源正而后流不浊也。至于呈词中只控差役骚扰，并无明指贵局得二三十洋之事，亦并无控案至四十余起之多。冯道台所以云云者，或以呈控之人有十三四号，误听为四十余起，亦未可定。此事应如何整纲飭纪，在当局或自有权衡，而本道固未便以传闻之事形诸公牒也。贵府但当内返寸衷，外察物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耳。

前闻贵府在衢州时甚有能名，值此盐纲疲敝，正宜振刷精神，始终一节，于本源之地，力图疏销，何乃舍本求末，一至于此？岂迂地弗能为良欤？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欤？此复。

禀刘护院

敬禀者：前肃各禀想已仰邀垂鉴。顷见绅董郁泰峰、沈誉来等，据称上省递禀之事，人少

则不敢专主出结,人多则在沪各有买卖,不能分身,意欲在松沪捐厘局递禀,求为转详。职道嘱以:“只有正经绅士三四人到省便足,无须多人前往。”该绅董等答以:“会众熟商,再行定夺。”

至奉谕购办洋火药一万瓶,因沪上各洋行无现成火药可以采买,商之孙道,只可于九亩地现存火药内,挑取上好三字洋火药一万瓶。时鼎营之管军装冯委员船只业已开行,惟有宋委员船只正在挂帆之际,只得暂为留下,连夜赶紧多拨人夫,分投装运,并缮就文批交宋委员带至天津,呈交三口通商大臣崇轅门验收。业于二十九早开行,想无贻误。

甘肃饷仅解一万,诚如宪谕,委员未必愿领。惟适值鼎营北上,军火、粮饷、船价并集一时,不能不先其所急,已嘱该委员再到苏州、金陵,面求宪台及督宪迅赐折提。计此一往返间,便已经旬,尔时库款稍有盈余,再当量力解一二万。应否如斯办理之处,敬候钧裁。

法国赌场业已禁绝,近来闽粤游匪,稍为敛迹。惟浦东至川沙一带,洋人插立木竿,新设电气线,川沙何丞、上海王令均来面禀,职道谕以:“此事不在条约之内,只可听凭乡民拔去。”嗣访闻该处乡民已将木竿全行拔撤。而英领事马安即有照会,哓哓有词,已由职道复以“此事为条约所无,难以办理”,想亦可中止矣。俟续办如何,再当禀闻。

卷一九 巡沪公牒七

稟懲办土匪陆胜祥缘由

窃照上海地方，五方杂处，人烟稠密，奸宄本易潜藏。近来盗劫各案，层见迭出，推原其故，皆由窝盗之家未能破获，以致匪徒猬集一处，日则开场聚赌，夜则成群肆劫。职署道自本年六月初抵任后，即访有上邑著名土豪陆胜祥留养中外匪徒，把持听乡曲，窝盗分赃，擄人勒索，乡民畏之如虎。沿海抢案，率皆此人为首。虽经各前任节次访拿，尚未获案。当即密令管带炮船之候选县周令志鸿，会同上海县王令，不动声色，购线查拿去后。旋据乡民沈宝和、陆锡荣、朱临海、钱明发并职员严心诚等先后呈控：土匪陆胜祥，绰号光和尚，自同治元年起，置备洋枪剑戟，私养外国流氓，如遇渡江船只，硬拉逼赎，撞见陆路客商，捆缚吊打，得洋始放，其行径无异响马绿林。伊等被其勒去银洋或五六百，或千数百元不等，环求严拿惩办，以雪民冤各等情前来。均经批飭访拿在案。

嗣于十月初五日催据周令禀称：“奉谕密拿著名土豪陆胜祥，遵即遴带眼线，并协同该图邻里人等，驰往密缉。访得该匪横行乡曲，恃强硬抢，不可胜计，种种不法，已历有年所。虽经各大宪访拿，该匪神通广大，均被漏网。现渠家内养有中外匪徒，肆意抢劫、擄人，关禁勒索，实属罪大恶极。连日缉访确实，密派眼线及该匪素识人等，至其住屋。因知有外国流氓为之护从，不便下手。迨至今午，遂设计引诱上街。该匪未及防备，随即唤齐弁勇，并带上海县差役，立将该匪陆胜祥即光和尚擒获，并于身边搜出众匪花名簿一本。卑职犹恐错误，即传该图邻里到场查视，金称的确无疑，并无拿错等语。缘奉谕飭，合将购线密拿著名土匪陆胜祥即光和尚，并众匪花名簿派弁押解，仰祈察核，尽法惩办”等情到道。即经职道亲自提讯，据陆胜祥供，自幼附船到外国地方学习生意，故通外国言语，近年在外国工部局充当各工头目，不无藉势欺压平民。家内供养中外匪徒约有一百余人，所有在外抢据，固由身自作主，亦有手下之人假名图利。其天大会簿二千余名，实系一人为首，供认不讳。当将陆胜祥即陆光和尚，于是夜三更就地正法，以除大慙而快人心。理合据实禀报，伏祈宪批立案，实为公便。

附稟陆和尚事由

敬再密禀者：陆胜祥即陆和尚，本系内地人民，因自幼飘流外国，遂习其言语、起居，衣服亦复仿习外国。始则以之恐吓愚民，讹诈财物；继则蓄养外国流氓，肆行抢夺。凡上海、川沙、宝山、嘉定一带乡民，无不受害荼毒。前年囑党羽搬拆嘉定城上砖石，售卖重价；又复欺

逼邻村孤寡妇女，肆行奸污。凡所行为，实堪发指！屡经前道等照会领事，会缉送案，该领事一味袒护。陆胜祥城狐社鼠，骤然下手，又恐别起衅端，是以其胆日久日肆，其祸日积日深。职署道到任后，每遇朔望拈香，与前常有无数男女，纷纷吁请伸冤。默计此害不除，则沪渎永无肃清之日。适水师弁勇控营官周志鸿克扣粮饷，审有确据，本拟按照军法从事，而默察其人，尚有胆略，因密谕以“苟能不动声色，弋获陆和尚到案，即可将功赎罪，否则不赦”。周令约半月为期，必有以报命。

兹于本月初五日，据周令面称：“奉谕后，当即买通陆胜祥左右随护洋人，啖以重利。本日陆胜祥上局议事，卑职即密嘱心腹人，将伊随护洋人十余人诱往嫖赌。卑职觑定陆胜祥身边无人，即飭左右下手擒拿，放入布袋，将口用棉花塞住，庶抬过洋人租境，免其抢夺。现将该犯解到宪轅”云云。职署道当即亲提审讯，所有被控各情，均皆直认不讳。

查该犯藉恃洋势，无恶不作，若照常律羁押请示，彼必买通洋酋，多所阻挠。尔时欲将徇情释放，则该犯益无忌惮，祸更酿于无穷；若欲按律行刑，则洋酋群起力争，势便成于骑虎。再四思维，与其贻悔于事后，莫若立断于当前。传上海县王令将该犯陆胜祥即陆和尚，押赴照壁前正法，夜已三更矣。将来诚恐洋酋向总理衙门纠缠，职署道当身任其咎。合行密禀，伏求察核。

札知管带洋枪队冯令宝圻

为札飭事。照得高昌庙法国教练洋枪队勇，虚糜经费，鱼肉平民，业经本道将管带营管张都司按照军律，就地正法在案。所有本营勇丁，除裁汰外，留勇四百名，所有月支口粮，改照楚军营制办理。管带官一员，月支银四十四两；帮带官一员，月支银二十四两；哨官每员月支银九两；哨长每名月支银六两；棚头每名月支银四两八钱；勇丁每名月支银四两二钱；火夫、长夫共给四十名，每名月支银三两。从六月分为始，照此请领，合行札飭。札到，该令即便遵照，核明人数、银数，先行禀复，一面传致法国陆兵官一体知照。

请办洋枪队张凤祥勒索

敬禀者：上海设有洋枪队一营，驻扎南门外高昌庙，向系法国兵官管带，未经派委中国委员督办，凡有该营一切事宜，均由外国兵官作主。职道自三年六月间到任后，访闻该枪队勇恃势横行，是以严密稽查，遇有洋枪队勇滋事，无不立予斥革严惩。并因该军口粮其昂，设法裁减，改为楚军营制。复派委冯令宝圻作为该营管带营官，力为整顿。凡教习操演各事，归外国兵官管理；其约束稽查及支放银饷一切事宜，均归该委员专管。并将该营名目改为抚标亲兵营，改穿中国号衣，以冀权归中国委员，易于稽约。

冯令到营后，诸事认真。兹于四年六月初十日，据冯令禀称：“本月初五日，风闻卑营哨总蓝翎千总拟保都司衔尽先守备张凤祥，将民人陈维章禁锁私室，擅自拷打，讹诈钱洋。卑职改装易服，潜赴该处，访得实情，即行面禀。正在查办，据该民人陈维章之妻陈李氏禀控前

来。当将原禀面呈,并将该哨总张凤祥暨私禁之民人陈维章一并提解,禀请从严惩办。”到道。并据该营各哨官朱锦成、郁洪奎等以“张凤祥任性妄为,私拷讹诈,不敢隐匿”,联名具结请究前来。

据即查核,陈李氏禀称:“氏夫陈维章开设烟铺。六月初三日,有曹二相即王阿和赊欠烟钱,向索,挟恨而去。至初五日,纠串洋枪队数人,为首系张老凤即张凤祥,佯称得罪他们,索洋钱二百元完结,少则一百三十元,将氏夫拉去,在张凤祥家殴索勒赎。氏夫受伤深重,叩求严提讯究。”等情。职道当即提讯,据陈维章供:“吴江县人,在上海东门外开设烟馆。六月初三日,有素识的曹二相即王阿和,同先不认识的王荣海来店赊欠烟钱向索,争闹走去。初五日,王荣海来说有张老凤即张凤祥,在茶馆叫小的前去说话,硬把小的拉到茶馆。张凤祥说小的在淀山湖设卡,勒捐王荣海洋钱一百三十五元,要小的归还。小的因没有这事,不肯应承。张凤祥叫王荣海把小的拉到张凤祥家里,硬欲小的归还王荣海洋钱。小的不允,张凤祥设了公案,唱令把小的打木棍一百,用铁链锁在空屋。后来小的妻子李氏赴道喊禀,并蒙冯委员查知,到张凤祥家把小的放出,同张凤祥一并解案。小的实没有设卡勒索的事。”据张凤祥供:“上海县人,本当营兵,咸丰十一年奉挑到徐家汇学习洋枪,历有战功,保举蓝翎千总,现在高昌庙营盘充当哨总。知有素识的广东人曹永清向军功说起他们在苏州开设土行,因苏州失守,搬到淀山湖,被贼里设卡的陈维章搬去货物。又有棚头王荣海说,他前做米生意,经过淀山湖陈维章贼卡,勒捐洋钱一百元。现在他们看见陈维章在上海开设烟铺,都要报仇,索还洋钱的话,军功听信。初五日军功先在茶馆吃茶等候,王荣海去叫陈维章来,查问不认。军功叫王荣海把陈维章拉到军功家里,军功回家摆设公案,用木棍把他责打几下,锁在家里是有的。军功事不干己,轻信曹永清们空言,把陈维章责打锁押,实是不合。”各等供。据此,当即验得陈维章左腿受有棍,痕紫红色。又卷查,三年五月间准提右营纯参将移:“据领旗顾义和禀:‘住教场演武庙旁,其父年迈,在门口摆设衣摊。忽有高昌庙洋枪队张凤祥,带同枪勇并窃盗一名来摊,硬指前买贼赃衣物。理论,被张凤祥[将]领旗拉至高昌庙吊打,勒将衣物交还,含冤莫诉,叩求移究。’等情。当飭城汛外委高兆鹏往查属实,禀复前来。查高昌庙洋枪兵张凤祥,竟敢纠众恃强,串使窃贼,诬攀图诈,相应备文移请照会高昌庙法国兵官查究。”等因到道。准经前代理道守照会陆兵官,将张凤祥严行惩办在案。复提张凤祥讯,据供称:“上年因外国陆兵官获住两贼,供认有赃卖在顾义和旧货摊上。陆兵官叫小的押同窃贼到顾义和摊上起赃。顾义和不认买赃,所以把窃贼同顾义和带回高昌庙,经兵官把顾义和殴打几十放回。此次外,委没勒索的事,只求施恩”等供。当将张凤祥并陈维章札发上海县王令验伤,录供禀复,核与职道验讯无异。飭提棚头王荣海等,即已闻风逃避,严缉未获。

伏查张凤祥充当洋枪队哨总,应知谨守营规,且经保举得官,应如何安分守法,妥为管领队勇,以图报效。乃张凤祥倚仗陆兵官庇护,于上年五月,将提右营领旗顾义和拉至营内拷打,经前代理道照会陆兵官惩办有案。今仍不知改过,辄复因曹永清等告知被陈维章在淀山湖抢诈,既不送交地方官讯办,亦不禀知营官,竟将陈维章私自锁押六七日之久,并擅设公案,棍责民人,实属胆大妄为。此军中外交涉,若不从严惩办,势必倚势犯法,全营效尤。再,王荣海一闻张凤祥被拿,便即逃避惧质,可见从前被勒一层,系属子虚。又,曹永清被搬货物,并未自行具控,经飭冯令等访查,亦无曹永清其人,理合据实禀陈。除将张凤祥按照军法,即就营前正法,以示炯戒,并将陈维章飭县释放外,伏候宪批祇遵。

稟厘定高昌队章程并裁减口粮由

敬稟者：窃查法国教练洋枪队，前系法国参将庞发管带，所有薪粮等项，同治元年十二月间经黄前道与庞参将逐款议定，稟蒙宪台在巡抚任内批准照办。迨庞参将故后，奉派法兵官陆国费接带。该营额勇五百名，每月饷项向给钱文；其管带外国兵官薪水及教师、修枪、通事辛工等项，系给英洋，均归外国兵官领放。从前逆氛未靖，该营屡次出队防剿，尚为得力，不得不优给粮饷。自苏、常克复，驻扎沪上，未奉调遣。上年英国教练已由职道改照湘军章程给饷，法国教练事同一律，若任听外国兵官经理，将来尾大不掉，因屡与陆兵官商议裁减。该兵官初则坚执不允，当经再三争论，折之以理，谕之以义，方始一二照办。随于本年五月间，委候补县冯令宝圻作为管带，补用守备沈春山作为帮带，自五月份起，即法六月份为始，凡该营中国勇丁革补、赏罚以及放饷等事，悉归冯令经理；其外国教师、修枪等项，按月由会方分局葛府经绳孝代领，会同冯令循旧送交法兵官，分别支給，并飭葛府经将中外交涉事件随时照料。自冯令到营之后，即将各勇丁认真挑选，裁去一百名，仍留四百名，月饷仿照湘章核给，改名抚标亲兵营，换穿中国号褂。并飭冯令刊刻关防，于五月二十七日开用。兹据冯令将各勇月支饷数，并据葛府经将外国兵官、教师薪水等项分别开报前来，逐加查核。从前该营月支薪水粮各款，钱洋并计，合规平银八千四五百两。此次改章，月支银四千一二百两，每月约可节省银四千三四百两。统年计之，约省银四万六七千两。际兹饷需支绌之时，省一分放款，即多一分存储。且改归中国官管带，权操在我，将来调遣，一切呼应更灵，于营务、饷需，均有裨益。合将改定各款数目开折稟送，仰祈赐核示遵。

再，是项薪粮，前经详定动支关税，已飭沪支给所按月解结，由所造呈送报销局核办。将来如何报部，应由报销局主政办理。至法兵官陆国费，于闰五月十四日交卸营务回国，所有教练事宜，系法水师总镇巴卢之弟巴律接办，其月支薪水公费，亦照现定章程核给，合并声明。

谨将法国教练高昌庙洋枪队，现在改名抚标亲兵营中外员弁丁勇等月支薪粮各数，开呈宪鉴。

计开

抚标亲兵营饷数：

管带一员，月支银四十两；帮带一员，月支银二十两；哨总二名，每名月支银十二两，共银二十四两；海查二名，每名月支银九两，共银十八两；哨官五名，每名月支银九两，共银四十五两；哨长五名，每名月支银六两，共银三十两；棚头三十五名，每名月支银四两八钱，共银一百六十八两；副棚头三十五名，每名月支银四两五钱，共银一百五十七两五钱；亲兵三十名，每名月支银四两五钱，共银一百三十五两；护勇四十名，每名月支银四两五钱，共银一百八十两；勇丁二百四十六名，每名月支银四两二钱，共银一千三十三两二钱；长夫四十名，每名月支银三两，共银一百二十两。

以(下)[上]共月支湘平一千九百七十两七钱，均不扣小建，亦不搭米石。法兵官原派头目较众，若照湘平分派，删减过多，是以量为变通，酌添哨长、海查等名目。每月饷项由冯令领放。从来系按外国月日核给，自中国五月份为始，改照中国月日计算，理合陈明。

随营通事三名，共月支洋九十五元；又，医生一名，月支洋十五元。前二项一百十元，亦

归冯令颁发。因外国教师教练之时，必须通事传语，且各勇设遇患病，须医诊治，是以均准雇用，理合登明。

法官一员，月支薪水洋五百元，又公费洋三百元修买器械及雇外国医生一并在内；西洋教师四名，每名月支洋二百五十元，共洋一千元；又三名，每名月支洋二百元，共洋六百元；西洋修枪一名，月支洋二百元。以上共洋二千六百元，自法六月份为始，即中国五月份，每月照章由会防分局代领，送交法兵官分别支給，并与法兵官议明，嗣后如增募枪勇，不得请添教师。倘教师内欲派一二名教练道署护勇，亦必遵办。因系外国人薪粮，是以仍照外国月日核给，理合陈明。

统计每月支湘平银一千九百七十两七钱，申规银二千八百四十两二钱三分，英洋二千七百十元，每元约七十五〔钱〕，合规银二千三十二两五钱，合规平银四千八百〔四十〕〔七十二〕两七钱三分。

稟不准洋兵擅增费用

敬稟者：窃照凤凰山余参将所带抚亲兵营饷，其教练兵官原定章程，总教练、副总教练、分教练共六员，随员大小十员，总共月给洋二千四百元，章程内载明并无别项开销。当日贾守监放兵饷，于教练官六员之外，放给随员六员，另给哲兵官杂支二百元，书记七十元，益以通事四名，核计教练项下每月所领已在二千六百元以外。此项饷款，自本年正月份起改归余参将领放。乃于正月份照前接放之后，忽据余参将来文，以哲兵官添教练随员一名，洋六十五元；赏加教练勤劳两人，洋二十元，应归正月分饷内找领等语。职道因系增出之款，未便发给。如必须增添，〔因〕〔应〕由营稟请究先办理，称复去后。旋据余参将来沪面称“未敢读稟，而哲兵官又执意请添，殊觉为难”云云，恳请数四。潘道亦有信来，以哲兵官执原定十员之说，尚属有辞，嘱为照付。职道伏查，教练项下原定月给饷洋二千四百元，今已放至二千六百多元，是随员虽仅领六名，而饷数已增逾旧额，若再添教练、随员及勤劳赏号，未免太无限制。惟余参将已再三恳求，潘道又嘱为照付，职道未便固执不允，已准其自正月份起，增添教练随员一名。其赏号二十元，据余参将口称，系偶尔给赏，并非按月清领之款，既系只领一次，为数无多，现已饬支給所一并给发，并移明后勿为例矣。惟是余参将初次领放教练兵饷，洋人即增添款目，恐此后无厌之求，将无底止。拟请爵宪密饬该参将，如此后各国兵官于常饷之外再增名目，务须折之以理，不可率先松口，致启贪心，实于大局有益。职道为驾驭远人、撙节饷需起见，是否有当，伏候鉴核。

稟凤凰山教练须用温斯坦立

敬稟者：窃凤凰山教练官哲贝不日奉调回国，其接手之员，必须熟谙枪法，兼有调度，方足胜任。查有该营二等教练官温斯坦立，在中国多年，情形熟悉，人亦勤妥，日前戈登自本国来信，称其可靠。即职道前诣凤凰山校阅枪队，哲贝亦言“此处教练官，非勤能熟悉、平日为

各兵勇所畏服者，不足以胜此任”等语。职道查温斯坦立既经在营多年，又有戈登保荐，定胜教练之任。除札温斯坦立随同赵守认真教练，并将哲贝、温斯坦立来信另折录呈，用敢肃禀，仰祈察核。诚恐英国公使、提督另行荐人接办，情形不如温斯坦立之熟悉，转致轳轳，可否俯赐密咨总理衙门，于公使谒见时与商及凤凰山之教练官已经温斯坦立接办，不必另行荐人，以致将来事事呼应不灵。是否有当，敬请钧裁。

禀温酋已经委办凤凰山教练

敬再密禀者。凤凰山教练向系由英国提督、公使所荐，即如哲贝，自到营后，恃势欲挟，几至尾大不掉。所修兵房，浪费银钱，需索不已。又邀同巴酋，请开凤凰〔山〕至上海马路，以及在青浦山建设洋楼，经职再三据理阻劝，唇血为枯，始得中止。现在哲贝回国，闻英提督有荐冈总兵前来接手之说。职道统筹全局，与其俟冈总兵到沪后难于推辞，不若趁其未到之前，先将温斯坦立升为总教练。缘温斯坦立虽系英人，而无官职，初意万万不敢覬觐此席，今拔擢之恩出诸意外，彼必感戴高厚，受我指挥，一切教练洋枪，亦必专心致志，不致有名无实。且彼既无官职，亦不致时常以我情伪虚实达彼国中，一举而三善备焉，机会断不可失。因恐禀由宪台转咨总理衙门定夺，有需时日，转误事机，当即一面嘱二等兵头温斯坦立来署，告以升为总教练之职。温酋喜出望外，感激涕零，誓言愿受约束，不敢丝毫滋事。职道一面札知凤凰山营官赵守，一面飭知温酋迅速前赴该营任事。所谓“毒蛇螫手，壮士断腕”，其不及请示之故，想宪台必谅而宥之。至将来英提督荐来之冈酋骤然失业，势必轩起波澜，多所诘口，职道自当相机搪抵，必不至枝节横生。诚恐总理衙门未知缘由，疑为专擅，可否由宪台将一切颠末，详细函致，俾免摇动，实为感佩无极。

照复凤凰山教练无须冈总兵

为照覆事。查凤凰山教练哲总兵未经回国之时，即经接奉钦差大臣李行知，以“前接戈总兵信，力保荐温斯坦立办事勤能可靠，即前领事及前教练，亦曾面称温斯坦立之可用。现在哲总兵将次回国，该处教练不可一时缺人，应即由道延订温斯坦立接哲总兵之手。本大臣一面咨商总理衙门知会英国公使查照”等因。当由本道延订温斯坦立接哲总兵之任，并经商明贵领事在案。兹接贵领事照会，以“冈总兵现已抵沪，未谕意见若何，迅为见复，以凭转达”。足见贵领事和衷熟商，实深感佩。查冈总兵奉贵国提督荐书，如果于哲总兵未经回国之前先来上海，或其人未来而信先来，自应据情禀请钦差大臣酌照办理。今哲总兵业经卸事，温教练官业经接办，并经钦差大臣咨准总理衙门照会贵国公使在前，本道自不能擅为改易。惟冈总兵奉贵国提督之命远道而来，现在此事未能就绪，本道于心实觉歉然，兹送上程仪二百元，聊资冈总兵往来盘费，以表本道微意。祈贵领事代收转交，是所至祷。

稟鳳凰山趙守新募營伍情形

敬稟者：六月十六日接奉鈞諭，以“頃准總理衙門來函，余在榜教練一營調北，應行募補填扎，并飭將洋炮、槍、箭等一一購還”各等因。奉查管帶鳳凰山撫標親兵余參將在榜前奉憲台奏調帶隊北上，奉委歷經戰陣之趙守宗道招募補額。旋據該守以募得勇丁五百余名，連余丁共六百名申報前來。隨經職道馳赴該處，按名點驗，均極精壯，居然一律成軍。當諭溫斯坦立勤加訓練，于六月初一日起，支大口糧。其餘參將帶去之洋炮四尊及洋槍等件，并經照數購還，交給新教練溫斯坦立查收備用，并未缺少。該教練自哲貝調回英國后，即于閏五月十六日接手，每月辛俸仍照哲貝給洋五百元，其餘各教練章程亦皆一律仿照前議辦理。查袁副將一營勇丁，連余丁約四百余名，合之趙守新募六百名，兩營已近一千名，擬于即日（行）〔起〕趕緊招募一營，以足一千五百名之數。除俟募齊另文稟報外，合肅具稟，仰祈賜核咨復。

再，潘道鼎新帶去洋人四名，未知其名，附陳。

照復美領事此後鐵廠不准打造軍器由

為照復事。四月十八日准貴總領事照復，以“虹口廠內造炮，今將海關所發准單叁張，系付祺記洋行鐵局凭據，又該局內所造一切軍器之帳，送請查閱。貴道雖無造軍器凭據，該行系因貴國官員所要，以致製造，而有貴關發給准單上船。現今已令祺記鐵局停造，俟有貴道准單再造。至先造成之物，貴道欲令充公，但查該廠并非私造，實系貴國官員議定需要之物，希將照送單據帳目閱過移還，以凭分別給還備案”等因。

准此，查此項軍器炮位，从前所造虽偶有准单，然其中无准单而造者，想必亦多。但既往之事，难以查考，惟现在新造之二十四尊开花炮，既无准单，亦非中国官囑令制造，本应入官，惟既经贵总领事飭令该铁厂从此不准私造军器，权且通融办理。合行照复贵总领事，请烦飭令该商，立将厂内所造各项炮弹，以及未领准单现在已成炮十二口、未成十二口，十二磅西瓜弹子一千粒，二十四磅西瓜弹子四十粒，逐一全数起存关栈，听候官府需用时再为收买，不得私自卖与别人，致干严究。并祈严谕该厂，嗣后如再私自铸造违禁炮弹军器等物，定行按约充公。

照會法提督將金姓等房屋交還原主

為照會事。據職員金桂稟稱：“竊職城內十二鋪自置房屋，自咸豐十年秋間奉前憲吳諭飭遷空，租給法兵居住。其時職只有此屋，無處搬遷，因前憲吳屢次諭催，念系會防協守，暫時租借，不敢抗違，當即另租他人房屋搬讓。不料一借之後，至今五年，竟不遷還。而五年自給他人屋租共有三千余金，本屬勉力支持，本年因失業株守，非但租人房屋銀無付，而一家三十余人，日食難度，將被房主逐出，勢且無栖身之所。是自有屋而不能歸，租人屋而無租銀，

以此流离困苦,定荷仁宪垂怜。今缘被屋主索取房租,兼限期退屋,如斯苦况,不得不再禀求俯念因公被累,恩赐照会法国总领事,即将职屋交还,以便居住,免至失所”等情。又据典商郁鼎泰、商同福禀称:“窃商等新北门典房,为外国防兵居住五年之久,上年屡次具禀求赐照会法国出还房屋在案。今春三月,商等又具禀宪轅并法国提督、领事等处,至今仍未给还。商之血资,化为乌有,独于商之典房占居民产,分文无着,实在受苦难堪。现在典房中〔法〕国之兵住者已仅有数人,不难赶紧迁让,俾商得以收回房屋,实感再生之德。商今债负累累,性命相依,迫切之至,为敢冒昧沥情,禀乞速赐照会,定日给还房屋”等情到道。据此,查该职员等禀,自己之屋被法兵借住,而自己无屋可住,又无钱可以租屋,流离困苦,自系实在情形。素稔贵提督仁爱为怀,睹该商等困苦之状,定必惻然。请烦知照该处兵官,迅将借住金、郁两姓之房即行交出,给还业主收管,以恤民情。仍望将何日迁让缘由见复,望速施行。

复美领事上海城内不准洋人买地

为照复事。准贵总领事照会,以“金能亨所买城内地基,或还地,或还价,希即见复饬遵”等因。查此案地基本不应售与洋商,既系卢际周擅行转买,自应仍令卢际周按照原契备价回赎。至贵总领事来文所云“金能亨所买各地,均有租契为据,出租之人将中国公用之地卖与洋商,其错与金能亨无涉。若以出租原契与吴前道盖印之契为无用之物,外国人在海口买地所赖何物?”等语,查洋商在通商海口置买地基,原以印契为凭,如果所买之地在外国租地界内,核与条约相符,并无违碍轆轳情事,则盖印租契,自当永以为凭,断无异议。此案地基系在上海城内,江文灿、卢际周等不应擅买,当已札行上海县传讯复夺,原拟责令该民人备价回赎,非遂以原契为无用也。

又,来文以上海城内为内地,乃本道所立新例,若本道不错,则吴前道错于用印,各国商人多于城内置地,皆经前道盖印,租用已久,并无争竞,现指一人之契系五十四号,已用十六年等语。查贵国通商条款载明:“商人准在通商港口租地建屋。”是必其地近在港口,方准租赁。可知城内则势处腹里,界分内外,不得统谓之港口,即不得不谓之内地。从前各国商人租用城内地基,前道失于检点,一体用印,自属不能无错。现在本道既经查明,自应照章更正。本道办理通商事务,悉遵条约,固不得创立新例,亦不得曲为将就,置条约于不问也。所称五十四号地契,系文惠廉所租,载明为教内造堂,今金能亨系属商人,所租地基非为教内造堂之用,岂能援以为例?且于咸丰五年十一月送道盖印,事在更定条约以前。贵国新定条约续增款内所载传教士租地一节,与商人微有不同,不能按照一体均沾。其五十四号地契一层,更可毋庸置议。

又云:“金能亨所租之地,现值一万七千一百四十五两,若可还他两年余租地之价,皆可商量;如不还他,除金能亨外,何人能算其价值?”等语。查此案地价,计银三千二百三十两,钱四百五十千文,均于契内载明。将来定案之时,只能饬令卢际周查照原契备价赎回。如于契载之外增其价值,不但事非公道,即印契亦不足凭,恐洋商亦有所不利也。照准前因,除再札催上海县赶紧饬传卢际周等到案,讯明禀复核办外,相应照复贵总领事,请烦查照施行。

稟上海城隍庙园及新北门法兵移徙情形

敬稟者：窃照上海城隍庙园，前因密迹寇氛，为法国兵丁借住，以资防堵，迄今历有年所。查庙园地方宽敞，法兵出入无时，附近居民自难相安。且该处为上海第一名胜，太平无事之日，园内除公所楼亭外，生意约有数十家，每年恭逢万寿，县民梨觴庆祝，歌咏升平，咸在于此。又法兵从前所开新北门，向由法国弁兵守管，早晚启闭，地方官不能过问，匪类乘机闯入，无可稽查。职署道抵任后，即屡与法国领事熟商，令其迁移，而领事推诿不能作主。又经职署道剴切函致驻扎东洋之法提督若类思，并面商该代理提督巴卢，令其一并赶紧迁出。巴卢一力答应，允为切恳若提督等因。兹于本月初五日准法国总镇代理提督将城隍庙兵丁并新北门全行搬徙，当即飭委上海县王令、葛府经绳孝会同验收，随据稟复：“遵于正月初五日前往查勘，已据法国兵弁将庙园房屋全行交还，并新北门法兵亦经一律迁开。现经一面将各处房屋飭传各业司事到案具领”前来。又经职署道亲往庙园查视，虽积年糟（蹴）〔蹋〕，尚不十分损坏。即谕令附近居民赶紧复业。其新北门本系通衢，刻下只可暂且不行堵塞，一面派委员弁接管，飭令小心稽查外，统计上海城内英、法两国西兵住扎之所，除学宫、万寿宫、丝茶公所、也是园据陆续交还外，尚有青莲庵、大境关帝庙为英国黑兵所住及存放军装杂物；又新北门相近郁、金两姓房屋为法国粮台借住，未据交还。除再照会英、法两国领事统行迁徙，并法言巽语与之面商外，合将法国兵丁交出庙园并新北门、振武台等处缘由肃稟，祈俯赐咨明总理衙门查照。

稟上海学宫外国兵丁全行退出

敬稟者：窃查上海县学宫自咸丰十一年春间逆氛逼近，英兵借居后，遂相沿住下，屡经黄前道照会，以祀典攸关、庙貌宜肃，请英领事转商英国提督迁让，总以无许大宽敞之屋可迁为词。职道到任后，细查该国兵房、病房、盘牢皆设于此，圣庙肃穆之地，岂容任其褻渎？而且外国兵丁住居城内，究难长久相安。因于接见巴领事时，力为争辩。该领事尚以“学宫房屋卑浅，兵丁多有死亡，除今年英提督新增房价外，尚须请费修葺”为词，职署道告以学宫为崇祀先圣重地，兵丁在彼居住，未能诚敬，招灾致病，理所固然，若能趁早迁移，自可平安等语。该领事亦以为然，但索另租房价甚伙，未能定义。嗣值戈登来沪，复嘱其与英提督力说，告以中国之孔圣，百倍于外国之敬耶苏，若学宫可以褻渎，则天主堂亦可毁弃，晓谕百端。戈登前来面复，以英提督已定意迁让，但仍须与巴领事经手面议，方能定夺。随后即经领事来道面商，再三情论理劝，当已应允。即于十月初一日，英国兵丁一律搬出洋泾滨租房另住，学宫全行空出。职署道亲往查视，正殿、明伦堂均尚完好，惟两庑牌位多有不全，尊经阁楼板及门窗户板亦多破损，因飭上海县赶紧添补修饰，打扫洁净。现在中秋丁祭，即于庙中举行，随同行礼诸生，闻风远来，筮豆整齐，观者敬肃。职署道因念学宫被英兵借居已久，不无破坏，现飭上海县筹款备葺。职署道一面捐廉以为之倡，以期祀典重新，人文蔚起。

另，该国兵丁所有借住万寿宫、丝茶公所等处，亦经于近日与领事妥商，一律令其空出，

该兵概行迁居城外。并饬上海县将万寿宫修葺整齐，以肃瞻仰，其丝茶公所并交商董领回管理外，稟祈察核。

再稟洋兵迁徙情形

敬再密稟者。职署道到沪后，查看上海各城门俱有洋兵看管，而新北门则全系洋兵把守，官吏夜间不能出入。其余学宫、城隍庙、关帝庙、也是园、青莲庵、振武台，所有名胜要害地方，均被占据，近地民人遍受欺侮，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官朔望拈香，仅将各庙神牌请至一处，以伸瞻拜，言之痛心。在当时将地方许借西兵，原不料其迁延占据，至于如此之久。然而卧榻之侧，他人鼾睡，将来得寸进尺，为害胡可胜言？职署道据理力争，已将学宫、万寿宫、丝茶公所借住各兵丁，设法饬令迁移出城，其余城隍庙、新北门等处已与该提督、领事议有机绪，大约不日亦可迁徙。职署道亦当竭尽心力，誓必使城内洋兵全行搬徙一清，以期防未萌而慰宪廑。

稟上海城内洋兵占住房屋迁出情形

敬稟者：案于同治三年正月间奉抚宪札：“准总理衙门咨，‘查法兵仍在城隍庙起盖房屋，并拆毁旧屋，但该庙园乃上海名胜之区，俟上海撤防后，该处地基及房屋均即归还上海地方官收回’等因，转行遵照”在案。嗣因学宫、万（福）〔寿〕宫、丝茶公所均住英兵，业经职道谆劝英领事逐一交还。而城隍庙园为法国兵丁所住，前经议定，俟上海撤防后，均即归还，由地方官收管，无如该国兵官日延一日。现在江南全省肃清，各路兵勇均经凯撤，且近年上海中外兵民时有疾疫，皆因城隍系本地福神，不安其位，以致泽不下及。即经照会法国葛领事，转请该国提督饬住城隍庙园之兵，即行迁让在案。

兹准法国水师营务处总兵巴卢函开：“昨奉水师提督若札准〔沪〕总领事葛函，准上海道照请饬令将庙园兵丁即行迁让等因。查本国新建兵房尚未完工，未能迅迁，除俟工竣随即迁让，交地方官收管，并俟驻京钦差函复，再行核夺外，函请知照”等因到道。饬据候补县陈令福勋、葛知事绳孝稟称：“遵查城内英、法两国西兵驻扎之所及西兵数目，又带兵官姓名，今就卑职等亲往各所查见，英兵在城内者，只有九亩地一处，其地名有三：一系青莲庵；一系大境关帝庙，此庙在城墙之上；一系原旧火药房，有平屋二进。现在青莲庵、关帝庙两地共住有黑兵一百余名，均归四明公所黑总兵统领。黑总兵现往东洋未回，系六十七号〔官兵〕〔兵官〕克尔扬代理。所有原旧火药房平屋内，现在西兵存放军装什物，而不住兵，有巡枪兵看管。又查，法国兵在城内者，均在新北门相近之处。其地有三，其名有六：一系城隍庙花园；一系振武台庙基，亦在城墙之上；一系郁姓典屋，典屋之东毗连金子香住房，又东毗连卢源盛之空地，后又改换金能亨界石之地。现在庙园、振武台两处共住有法国水师兵丁不满百名，统领总兵巴卢住船上，驻园之兵官奥尔得们。并询奥兵官云称，现在驻园之兵有一百数十名，续后尚有法兵即可到沪等语。其典屋内现为法国粮台总兵官，名朗图。又金子香房屋及卢源

盛之空地，又名金能亨之地，为法粮台，法兵养病、牧养、洗衣之所，其空地上法粮台小有土木经营，却非原旧之物。此外，城内并无英、法西兵驻扎之所。缘奉飭查，理合查明，稟复察核”等情前来。

职署道伏查上海五方杂处，抢案频闻，虽经缉捕首从严办，而现届冬令，正盗贼窃发之际，必须地方官周历巡查，以杜奸宄。而城隍庙园及大境、新北门等处，均有英、法两国兵丁驻扎，地方官于夜后巡查，诸多不便。日前小东门抢案，现审贼供，皆云由新北门一带逾城而入。此时散勇游匪丛集洋泾滨各处，若不设法严防，万一酿成巨案，转非彼此和好、互相保护之意。且城内人稠地窄，易生疾病，于外国兵丁亦不相宜。当经照会英国领事巴夏礼、法国前领事葛笃，并函复巴总兵迅速迁让外，理合肃稟，仰祈鉴核。

稟复英法兵丁迁出城外情形

敬稟者。窃奉宪札：“准总理衙门咨复，上海各处最要之区，均已陆续收回，事机尚属顺手。所有英、法两国未经让出之青莲庵、大境关帝庙暨新北门相近之郁、金两姓房屋等处，飭再妥为婉商，令其一律让出，交各司事领回，具报核咨”等因。奉此，职道伏查青莲庵、大境关帝庙为英国黑兵所住及存放军装什物，其郁、金两姓房屋为法国粮台借住，遵经节次照会英、法领事，并巽言法语，与之割切面商，以期一律统迁。嗣经面同订期，定于二月十七日迁让，职道即飭陈令福勋、葛府经绳孝如期前往交接收管。旋据复称：“西兵之在青莲庵、关帝庙者，均是日迁让。惟青莲庵后面有原旧火药房两进，向为英国存储军火，现尚存留炸弹数百箱，仍派有英国巡枪兵看管，许俟运出交还”等情。职道往查无异，当庵庙等处传令原住僧、道收管；其大小炮位军火，交营领管；铺板、楞木等件，运至庙园兵房存储。至郁、金两姓房屋，亦据法领事应允，不日即可撤完。(余)[除]再催令迁让外，合将英兵退出青莲庵、关帝庙两[处]缘由肃稟，仰祈宪鉴，俯赐咨明总理衙门查照，实为公便。

再，城外尚有四明公所一处，向为英总兵黑虎驻扎，现亦一律交还，合并声明。

稟上海城内洋人所占宫庙房屋城门全行退还由

敬稟者：窃照上海地方，前因中外会防，经吴前道将城内庙宇、公所借与英、法两国弁兵暂行栖止，议明俟上海撤防后均即归还，交地方官收管。嗣后防虽撤而屋仍住，华洋杂处，民心不安。晚间洋兵所住之地，官不能巡，且每年仍须修葺，夫价各款每月须费一二万元，实为上海第一漏卮。屡经各前道照会迁让，迭被延约。上年职道抵任，查知城内屋宇为两国兵丁久假不归者，计学宫、也是园、城隍庙园、万(福)[寿]宫、大境关帝庙、青莲庵、振武台、丝茶公所共八处。随经职道于接见英、法两国领事时，告以学宫为崇祀先圣重地；也是园为生童月课试院；庙园乃上海第一名胜，每年恭逢万寿，县民梨觞庆祝，咸在于此；其他如万(福)[寿]宫、关帝庙等处，或供奉神像，或地方公寓，现在撤防已久，均应照议迁让。各领事始而推诿，云兵事系提督作主，复又切实函致该提督，幸而事尚顺手。旋据各该领事自上年九月起，至

本年正月止，将学宫、也是园、庙园、万(福)[寿]宫、振武台、丝茶公所陆续交还，分别收管，并将看守新北门之法兵调回洋船，其新北门一律交还收管，均经随时禀报在案。昨见巴领事，又告以：“法国住城之兵业已一律退清，而英国犹未尽退，岂不让法国独为君子？”兹据英国领事将大境关帝庙、青莲庵一律交还，所有驻扎该二处之弁兵，均经陆续迁出洋泾滨外国兵房驻扎。所有一切津贴洋兵费亦即全行裁汰，另案禀报。

至关帝庙、青莲庵两处，紧靠城墙，咸丰十一年间，英兵因城门路远，进出不便，即于城下筑一土坡上下，无须另由城门进出，外间宵小因而闯进，足为隐患。兹于四月十二日将关帝庙、青莲庵退还后，即经职道督饬营、县，雇齐人夫，将英人从前所筑靠城上下之土坡全行划平，所有附近城垛亦即饬县修复。统计城内英、法二国兵丁从前借住之公所、庙宇，以及新北门、振武台等处，均经一律交还，理合肃禀。

禀报大王庙英兵迁撤

敬禀者：窃照上海地方，前因中外会防，经吴前道将城厢内外庙宇、公所借与西兵暂住，职道已将城内庙园等处，商据英、法两国领事，陆续迁让，交接收管，均经随时禀报在案。嗣查城外新闸地方有大王庙一处，向住英国防兵，节与巴领事商令交还。先据该领事云称：“现虽调班回国，此后尚有兵来。”职道答以：“地方早经肃清，无所用其防兵。即或派兵保护，向有兵房，亦不应久居祠宇。”该领事始无异说，遂于五月初十日将屋迁让。当饬会防分局委员葛府经绳孝赴庙点验，知会董事收管。惟据禀：“庙外民地，前次设防时，该兵官筑有泥城土堆、炮台，一时雇夫挑撤，经费颇巨，应如何办理等情，禀请核示”前来，职道查现在经费支绌，岂能再动官工？既系民地，应责成各业主自行捐挑，以便众擎易举。除批饬该委员会同上海遵办外，合将英兵迁让大王庙日期肃禀，仰祈赐鉴咨明总理衙门，实为公便。

卷二〇 淮鹺公牒^①

稟督宪裁减炮船捐以轻场商本

敬稟者：窃查淮南盐务，从前岸销疲乏，有盐患无销路，近则楚、西、皖三岸销市畅旺，每虞盐不敷运。本司上年到任后，深知场盐缺产之由，节飭各场于卤气不升者择地移筮，于盘鑿之荒废者分别修复，均照双鑿起额，分派委员，按灶稽卤，按段稽查，使本源之地丝毫不能透私。现在泰、江各处盐价骤涨，每斤至三十余文，可见私盐净绝之明证。又令鑿商添铸鑿口，按场分派。本年产盐，据泰分司详称，所属各场每年可增额八十余万桶；通属详到五场，计增额二万余桶，其余尚未详到。大约天时平顺，通、泰两属约计似可增盐二十余万引内外，容当汇齐详报。是场产与岸销两无所患，而其中之藉以转输者，关键全在场商。查场盐向在泰坝交斤，今改为瓜洲交卸，程途较远，盘费愈重，且驳船之偷扒、江船之勒捐、扛夫之作践，层层剥削，尤为暗中亏折，虽经运商每包津贴钱一百十文，而核成本，尚形吃重。当此整顿场务之际，应以顾恤场商为第一要务。查场商重盐，每引有应捐炮船经费钱六十六文零，向由总局收解运署，每旺月约收钱三千余千，淡月约收钱一千数百千，作为盐捕营炮船弁兵薪粮之用。今拟将此项捐款免予投缴。其炮船薪粮，先前每月八百三十余千，兹已减为七百千有零，数本无多，且炮船本为缉私而设，顾名思义，应即在于缉费内开支。通年牵算，在官不过少收三万余千，而场商少一分捐款，即轻一分成本，于目前情形最为紧要。如蒙恩准，即以奉批之日停止收捐。

稟督盐宪飭首领官承办安衙

敬稟者：窃据淮南总局委员候补运判许宝书、金筠、项晋藩稟称：“窃查从前各前宪到任，

^① 《淮鹺公牒》是丁日昌在两淮盐运使任内（同治四年九月至同治五年十二月）所写的公牒文字，初为抄本，由丁日昌门人刘瑞芬、陆润庠校订后辑入《丁禹生政书》之中，后又经范海泉、刘治安点校，于1987年在香港出版。另近人温廷敬亦曾据转抄本将其辑入《丁中丞（日昌）政书》之中，于1975年由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本书所辑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室藏《丁禹生政书》原抄本为底本，并与范海泉、刘治安点校之《丁禹生政书》、温廷敬辑《丁中丞（日昌）政书》作了校勘。每篇牒文的写作或发送时间，原书大多未加标注，本集不作补入。

应行修葺公馆及置备器具各物，向由栈商于栈用项下开支。嗣因公栈移设瓜洲，栈用盈余提充军饷，宪台莅任，卑职等正以款无所出，既非从前有栈用之可支，正拟由通、泰、海三分司筹款办理，当奉谕以‘现任正值裁汰陋规之际，该分司实属无从设措，即饬免办，并将应用各款自行给价备办’在案。现在宪台奉命赴粤办理洋务，指日新宪莅任，一切修葺公所、置备器具均所必需，兹卑职等公同商酌，拟于卑局局用项下动拨钱二千千文，交给三首领赶紧购办，以备应用。禀乞示遵”等情。据此，本司查运司衙门尚未建造，凡值新旧交接，必须修葺公所并置备器具各物，若由三分司派办，值此裁汰陋规之时，该分司无从设措，势必至于转派商人，流弊甚多。本司前于到任时，当经谕饬免办，自行给价置备在案。据禀前情，本司伏查各运司到任，一切修葺公所置备器具，均所必需，既据该局员等公同商酌，似可准其于淮南总局局用项下动拨钱二千千文，即饬总局督同经历杜仲贤、知事汪应溥、代理库大使汤禄名会同赶紧购办，以备应用云云。

详督盐宪定分司各员功过章程

为详明事：窃照两淮分司大使专管盐务，有经征、督征、折价、正杂钱粮以及产盐、缉私、自理商灶词讼之责，例应随时考核，处分綦严。又候补人员遇有差委事件，亦应实力奉行。比年以来，江路梗塞，商困灶疲，在事委员亦不认真办公，现值整顿鹺纲，剔除积弊，若不严加考核，不足以振刷精神。兹本司重申例案，并酌拟功过章程，随时考核勤惰，分别照例详办外，理合开折具文详明云云。

计开：

一、各场产盐，向照额产盐数十分计算，分别缺溢参处。又如私盐，总由奸灶透漏缺额，亦由场员惰于稽查。有定例，无如各场大使日久懈生，视定例为具文，而该管分司又复遇事回护瞻徇，不肯认真查办，若非重申定例，分别劝惩，不足以振因循而除积弊。兹查例载，场员不能实力奉行、以致缺额，不及一分者，罚俸六个月；一分以上者，罚俸一年；二分、三分者，降一级留任；四分、五分者，降一级调用；六分以上者，降二级调用；七分者，降三级调用；七分以上者，革职。若能于正额之外溢额，一分以上者，纪录一次；二分以上者，纪录二次；三分以上者，纪录三次；四分以上者，加一级；五分以上者，加二级；再有多者，每一分递加一级。但分司系属亲临上司，耳目最近，应责成严密稽查，立予揭参，庶场员知所儆惧。惟未定有分司处分，今本司酌拟，所属各场产盐，每一场缺额一、二分者，将该管分司记过一次；三、四分者，记过二次；五、六分者，记过三次；七、八分者，记大过一次；九分以下，记大过二次；九分以上，记大过三次；若能自行查出揭报者，免议。如一场能于正额之外溢额一、二分者，将该管分司记功一次；三、四分者，记功二次；五、六分者，记功三次；七、八分者，记大功一次；九分以下，记大功二次；九分以上，记大功三次；再有多者，每一分递加一级。此项功过，仅准以产盐相抵，不准抵销他过。

一、例载灶丁透漏私盐，大使知情纵容者，革职治罪；失于觉察一次者，革职；运判失察一次者，降职二级留任；二次者，降职四级留任；三次者，革职。又，大使自行查出、立时拿究者，免议；其或虽经查出，犯已在逃、未能拿获，仅止详报通缉者，将该大使革职留任，限一年缉

拿,限内全获或获犯过半、兼获首犯者,准其开复;限满不获,即行革职。如年限内犯被邻境拿获,将革职留任之案扣限四年,无过开复。又,场大使自行查出详报通缉者,兼辖之上司俱准其免议;若并非自行查出详报通缉,除将该大使照例革职、毋庸限缉外,将兼辖之运判降二级留任,限一年缉拿;限满无获,罚俸一年,再限一年缉拿;再限不获,仍罚俸一年,逃犯照案缉拿。

一、例载盐场各官果能留心察访,拿获别场透漏私盐,准照邻境地方官拿获私盐之例,按其次数分别议叙。又例载,专管地方印捕官一年内能拿获小伙私盐二起者,纪录一次;四起者,纪录二次;六起者,加一级;每按二起,照此递加。又,一年内拿获大伙私盐一起者,纪录一次;二起者,纪录二次;三起者,加一级;四起者,加二级;五起者,不论俸满即升至分司,并无获私议叙之例。惟既有失察处分,拿获私盐若非一律奖叙,不足以示平允。查地方知府、直隶州一年内统计所属拿获小伙私盐五起者,纪录一次;十起者,加一级;每按五起,照此递加。又,一年内统计所属拿获大伙私盐三起者,纪录一次;六起者,纪录二次;九起者,加一级;十二起者,加二级;每按三起,照此递加。今本司酌拟,该管之分司如能督属拿获私盐,应请比照地方知府、直隶州之例,一年内统计所属获私多寡,分别详请奖励,俾昭激劝。

一、各场经征钱粮以及产盐、重盐各折报,前因延不开送,即经联前司酌定按旬开报。如上旬届满,即于十一日具报。并分别路途远近,如距泰一百里者限二日送到,二百里者限四日送到,以此递推,按限呈送。如逾一旬不到者,记大过一次;两旬不到者,记大过二次,飭差守提;如逾至三旬不到者,记大过三次,委员查提;如有朦混,即行撤参,通行遵照在案。惟司署旋扬,较在泰州路途稍远,今本司按照程途另行酌拟,嗣后各项折报,仍飭按旬开送,于上旬届满次日具报。如距扬在二百里者,限三日递到;二百五十里者,限四日递到;三百里者,限五日递到;三百五十里者,限六日递到;其余照此递加。如逾期五日不到者,记过一次;十日不到者,记过二次;半月不到者,记大过一次;二十日不到者,记大过二次,飭差催提;二十五日不到者,记大过三次,委员守提;如迟至三十日不到者,立予撤任。

一、各场荡地原为蓄草煎盐,久经立石定界,禁止开垦,例载各场员不时履勘,具结通报。如查有续垦地亩,该分司大使自行详报究治者,免议;如该大使失于查察,在一亩以上者,记大过一次;五亩以上,罚俸一年;十亩以上,降一级留任。又,该管分司每一案记过一次,三案以上罚俸一年,十案以上降一级留任。倘分司大使明知故纵者,革职;贿纵者,计赃治罪。

一、派委缉私人员果能实力巡缉,有犯必获,梟匪知所敛迹,官引自必畅销。即经各前司酌拟功过章程,立法非不严密,无如委员惰于巡缉,以致私盐充斥。现当整顿鹺纲,若不重申禁令,严加考核,不足以儆玩泄。查前定缉私功过章程,如有首先拿获私盐,数至五千斤以上,犯一、二名以上、有问拟徒罪者,各记大功一次;如获盐万斤以上,犯三名以上、有问拟军流徒罪者,准给超委一次;如获盐至四万斤以上,犯四、五名以上、有问拟军流徒罪者,准其尽先超委一次。又获盐至八万斤以上,犯八、九名以上、有问拟军流徒罪者,准其委署优缺一次;又获盐至十万斤以上,犯十名以上,或带有军器及拒捕伤人,或盐数虽不及十万斤,而拿获首伙犯在十名以上、有问拟斩绞遣军流罪,均准专案详请奏保。其随同协获,及获盐而不获人者,概毋庸议。当经详奉批准飭遵在案。惟淮南缉私委员前定每月限获功盐二千斤,淮北缉私委员每月限获功盐四千斤,并将薪饭银两分别按功核扣停给,乃各该员仍复不知敬畏,每多安坐公寓,并不驻卡巡缉。兹本司酌拟,此后巡缉委员如能首先拿获犯盐,仍循定章

分别奖叙外，倘仍一月无功，记过一次；两月无功，记大过一次；三月无功，记大过二次，罚停薪水半月；四月无功，记大过三次，停给薪水一月；五月无功，摘顶留缉，以观后效；半年无功，即行撤委。如查有知情故纵，以及卡役得规包庇，照例严参治罪。

一、定例承审盐犯，应先究明买自何人何处，系何场灶透漏，并买盐月日、盐斤数目，密提灶户煎灶火伏簿扇，查核系何员失察，将何员议处，不得听犯指供，含糊参处，倘承审官不查究私盐来历，照故出入罪律参处，或听信(忘)[妄]供，含糊请参，草率完结，照不取紧要口供例议处，例议甚严。乃近来拿获盐犯发交州县审办，无论大伙、小贩，总以盐非灶漏、行未由汛，及买自不识姓名，或诿之在逃之人，套语申详，曲为开脱，从未惩一透私之灶户，参一失察之场员及经由之营汛，以致奸灶罔知禁令，场员惰于稽查，梟犯无所敬畏。际此整饬剔弊之时，自当破除情面，认真审理。拟请通飭各府、州、县，嗣后发审盐犯，务须究明私盐实在来历、系何场灶透漏，密提灶户吊簿核对，分别照例参办，倘再化大为小、任意瞻徇，立予严参。

一、盐务疲惫已久，在事员委无不狃于积习，遇事不复不办，今本司酌议，除有定例者仍照例查办外，所有盐属印委各员，嗣后如有办事勤能、卓有实效者，随事随时察核情形，详请优奖；其有怠惰玩误者，核其案情轻重，分别记过撤委。如遇紧要案件、有朱标限期者，务于文到之日依限具复；设有繁难之案，届限不及禀复者，准其先期禀请展限；如有不请展限、逾限不复者，记过一次。凡委办要事，逾期不禀不办者，记大过一次；其寻常案件，逾限五日记过一次，逾限十日记大过一次，逾限二十日记大过二次，逾限一月记大过三次，再迟每十日递加一次。

以上各条俟奉核定，即由司设立功过印簿，分别考核。如记过积至十次者，无论实缺、差使，一律撤委；记大过积至三次者，撤委停差。合并声明。

详督盐宪可否将掘港营都司归本司衙门节制

为详请事。据通分司禀：“掘港场灶广、埽多，稽查不易，西南各灶，灶情尤为强悍，产盐不归垣收，往往有勾结梟徒，肆行透漏，恐非文员所能慑服。查该场本有掘港营都司驻扎，请详明发示严禁，如有漏私，从严拿究，埽舍焚毁，锅釜入官，大伙梟贩，格杀勿论。并飭该都司就近派兵，在该场三、四总之中间，地名陈家潦，扼要驻守堵缉，有犯必拿。获到功盐，按桶给价，归营充赏，仍不准借巡缉之名下灶滋扰。所有巡缉经费，当此销旺需盐之际，该场垣商情愿每收盐一桶，捐钱十文，缴由卑职核明西南灶产盐每月入垣若干桶，分别给发，不得私向场官、垣商预为借贷。向来武职缉私，易致有名无实，如何严定功过，应请一并议详。至场员督煎，仍应照例考核”等情。

据此，查掘港场灶广、埽多，为通属最大场分，亦为走私第一漏卮，灶情素称强悍，一经查拿，动辄拒捕，并且纠众围闹，场署之案层见迭出，实非文员所能慑服。现据各商情愿捐提缉费，尚属急公，惟武职易滋懈玩，亦应严定章程。所捐缉费，应解司库存储，按季由通分司造送功过清册，核明有功无功，有功即行照给，有过即行扣停，以收实效。查掘港营都司向隶狼山镇标管辖，且该营职守地方，盐务呼应不灵，现在整顿场灶之际，不得不酌议从

权。可否将掘港营都司归本司衙门节制，庶缉务不至废弛，场私可期杜绝之处，理合具文详请，仰祈宪台鉴核，批示飭遵，并请颁示严禁。如蒙俯准，请将节制一层，附片具奏，深为公便云云。

稟督盐宪场员署事概行酌委

敬稟者：窃查乔前司任内拟定委署场缺章程，分别挨委、酌委两班，以十二人为一轮，相间轮用，业经详奉前宪批飭遵照在案。值此江路肃清，各岸销市畅旺，原不难规复旧制，惟目前所关紧要者，莫如场员一缺。整顿场务为产盐最要根本，私垦不禁，则草价日贵；埤墾不查，则私煎日多。计惟有委用得人，方足以除弊而兴利。从前盐务盛时，原有定章，委署有条不紊，各班不致向隅。嗣于元、二年间，乔前司因今昔情形不同，详定挨委、酌委章程，其时江路未通，销数未畅，以之派委尚得事理之平。而今日之盐务，不患行销之不旺，而患产盐之不多；不患产盐之不多，而患整顿之不力。正本清源，不得不于委署场缺时，加意参酌，务使人与地宜，而后可无拘于定章，酌委与挨委相间而行。当挨委到班之时，每一缺出，必尽应委之员，设其人才出众，即不轮值，亦可酌量及之，万一不能胜任，关乎一人之事小，关乎一场之事大也，与其已委之后从严撤参，莫若未委之先概归酌量。卷查许前司任内，余东、掘港、栟茶、何垛等缺均未照章派委；忠前司任内，亦以角斜、安丰两缺缺分较大，必得干员署理，详奉前宪批准。此皆为慎重公事，实有不能迁就者。总之，各场为鹺务本源之地，商灶皆归所辖，公事繁重与地方州县无异。查地方委署州县要缺，总以遴选人地相宜、精明干练之员酌委署理，从未照章挨委，盐务事同一律，现值埤荒墾废，灶困商疲，本司节奉宪台谕飭实力整顿之时，实有不能不为变通之法，仍俟一二年后，元气暂复，开办纲盐，再照前定章程办理。是否有当，理合稟乞鉴核示遵，深为公便。

详督盐宪禁止摇纲船不准赴坝买盐

为详请事。窃照两淮盐务首重缉私，而禁绝私源莫先场灶。本司查访通、泰各场，有摇纲船、海蜃船只最为透私大弊。该船向领海关照票，赴场买盐，下洋捕鱼腌切，在前议定章程，按照梁头丈尺给发盐斤，出洋采捕，汛毕后仍收本口余盐，售商入垣，倘私收别口剩有余盐，即将渔户拿解究办。嗣于咸丰八年经联前司飭令一律完课，并迭飭场员实力稽查在案。无如日久弊生，各渔户或赴灶径买，或领营汛小票，或出洋后并不收口请验，或照例领买，夹带私盐，假公济私，实目前通属各场透私之第一大害。查此项税银，每年仅征数百余两，于课项无所补苴，与鹺务实有关碍，所得甚小而所损甚大。且现办准盐章程，运商不准赴场买盐，此项似应一律办理，以杜透漏。除札通、泰分司转飭各场大使，嗣后摇纲渔船一概禁绝，不准赴场采买盐斤，俾免藉端影射，并移苏松太道一体办理外，理合具文详请。仰祈宪台鉴核，俯赐札飭苏松太道，无庸照例给照，并请严飭通州、如皋、海门、泰州各营汛地方，不准劣绅、弁兵包揽把持，以肃鹺政，实为公便。

稟督盐宪请饬海关暂缓给发渔船执照

敬稟者：窃奉宪台批详摇纲船只夹私甚多、请饬海关停给照票赴场买盐由，奉批：“据详摇纲船只夹带私盐，假公济私，弊端百出，该司拟请一概禁绝，系为力杜透漏起见。惟此项渔船由来已久，其中夹私舞弊者固多，而素业捕鱼、以船为家，出入于汪洋巨浪之中，藉觅蝇头为糊口计者，亦复不少。从前各场腌切本与肩挑食盐概不收税，嗣经联前司饬令完课，办理已属从严，若概行禁绝买盐，其真正捕鱼之船，或一旦失业，无以为生，且迫于饥寒，难保不流而为匪，貽患海洋。查向来章程，必由海关给照，由场查明梁头丈尺，给发盐斤。前人立法本极周密，只因各场员泄泄沓沓，并不稽查，以致藉端影射，其过实在场员。仰将应如何稽察之法，重加整顿，妥议另详。或俟该司明春下场后，就近体察情形，如果必须堵禁，再行定案通饬可也。缴。”等因。奉此，查摇纲渔船向由海关给照，赴场官衙门验明加印，准其就灶买盐。乃日久弊生，业摇船者类多名场殷富，大半由董事经手，代为挂号买盐；场员、巡司、武汛各衙门例费日增，近至每号需索四五十千文不等，公然夹带贩私，肆无忌惮。谷雨为头汛开号之期，夏至前后为二汛复载之期，每届春产，吕四、余东、掘港等场入垣之盐绝少，旬册内所报收数大抵全虚。咸丰八年联前司亲临各场，查明就灶透私之弊，饬令赴垣领买，缴纳税课，无如奉行未久，仍系任听赴灶买盐，不过于旬报新收项下虚报收数，开除项下虚报卖数，敷衍公事名目而已。今欲禁绝透私，自以海关不给照票为正本清源之法。无如相沿既久，一旦概行禁绝，诚如宪谕，其真正捕鱼之船无以谋生，并使董事藉此分肥者有所借口；若不严行禁革，则流弊日甚一日，恐积久愈难杜绝。查海关领照向在正、二月，若俟查场后稟复定案，恐照已给行，难以堵禁。可否求宪台先行札饬海关暂缓给照，一俟本司下场查勘，应如何堵绝弊端之处，再行详请定案。

其二

敬再稟者：窃查湘鄂岸盐均需上色，而吕四、余东等场盐色洁白，若听其春产均归售私，实属可惜。现在（浙）〔浙〕江岱盐出产甚丰，充斥于吴淞口内外，果系真正捕鱼之船，由关道领照后，就近在吴淞口领买岱盐，亦不至于失业，而淮南场境得以塞此漏卮，无损于浙、有益于淮，似亦变通办理之一法。如蒙准行，即赐檄饬苏松太道遵照办理。

稟督盐宪委员稽查瓜洲口船只并清理河道

敬稟者：窃前查瓜洲口外河盐船拥挤，于往来船只颇形阻滞，即经面谕瓜栈委员程守国熙设法疏通，以利遄行，并派弁前往开导。兹据程守稟称：“瓜洲大口外河业已通行，而济运桥口仍为盐船横亘，虽押令放出空船一百余只，而沿途尚有重船一百余号，其未到者更不知凡几”等情。本司伏查，瓜洲口为南北往来要道，当此冬令水涸，若不设法疏通，非特行船有碍出入，即掣盐过坝亦须停顿。最可虑者，各路采办军火，均由此地经过，万一该盐船火烛不慎，所关更非浅鲜。必得专委干员，在于八里铺、济运桥一带实力稽查，凡有掣空船只，随时

放出,不准停留;其未掣重船,亦须以次排列,紧靠两岸,毋许横亘江心,俾行船可无阻滞,而过掣亦得稍事迅速,实为目前第一要务。查有瓜洲水师叶游击广全,人尚慎勤,所有排挡事宜,应请宪台札委专办,并责令该处缉私,以资臂助。其瓜洲口、六濠口,向蒙宪台派有淮扬水师吴镇及茅参将等在该处照料缉私,甚称得力。现值盐船猬集,人数浩繁,且恐良莠不齐,致生意外,可否求宪台札饬吴镇、茅参将,会同栈委程守,清理河道,并照料缉私,于公事大有裨益。

详督盐宪查取场运各商的名

为详请事。窃照淮南场运各商重盐、运盐,皆关引课。现值广示招徕之际,绅商富贾纷至沓来,其中或有一人而兼充场商、运贩者,或数人而合办场运盐斤者,均将本名抹煞,另立花名,设有误重、误运等事,一经根查,责无专贷。且花名错误,亦复难于稽考,若不查取的名,不足以杜影射。兹本司酌定,嗣后场运各商于请重、请运时,饬将花名之下逐户注明的名,以凭稽察而杜弊端。是否有当,理合详请宪台鉴核办理。如荷允准,即祈通饬各局一律遵办,深为公便。

札通泰各场一件通饬遵照事

为通饬遵照事。据总局委员、通泰分司会详称:“奉札:‘据泰分司禀称,卑职亲查东、河、丁、草、丰五场商垣存盐,均已盘量确实,随时开折申报在案,惟查各场所短盐数,除每年新收另开卤耗外,仍多短缺。卑职咨询各商,佥称各垣久无老堆,现在新收火盐,随收随重,卤气甚重,各商于重盐时,每包过秤必须稍为轩昂,则装运到坝庶无缺斤之虞,此垣盐所以有暗亏等语。卑职复加访察,委系实情,若不据实禀报,则盐堆难免暗亏,而场官虚报之弊恐难杜绝。开折禀请核示等情,并呈清折到司。据此,查堆盐卤耗,按照当年新收盐数开除一成,系奉奏准按年开报之案。兹据该分司以新收火盐卤气甚重,各商于重盐时必须稍为轩昂,庶到坝方无缺斤之虞,是否实在情形,应如何办理则垣盐可不致短缺,其以前所亏垣盐又应如何弥补?除批示外,合亟抄折饬议。札到,该局立即遵照,会同通泰分司确查酌议,禀候核办,毋稍玩延,切速’等因,并奉抄粘到局。奉此,卑职等遵即会查,各场垣盐向系按照定章,以三桶三分成引。惟现在各垣新收之盐,均系随收随重,非若从前多有伏老堆、堪经盘折者可比。且场途远近不同,到坝日期不一,抛撒卤耗均所不免,是以在场重盐时,各商视秤皆欲稍为轩昂,此垣盐所以有暗亏之实在情形。卑职等悉心会议,再四筹思,拟请稍事变通,量予体恤,嗣后各商请重垣盐,无论何场,均准以三桶四分六厘为一引,庶不致暗有亏折。如此明定章程,固可免到坝缺斤之虞,垣商亦不致再有借口。如有虚报收数、亏短盐堆情弊,立即提商究惩,并将场员严行参办。是否如斯,卑职等未敢擅便。缘奉饬议,除将在前亏短应如何弥补之处,卑职等另行筹议详复外,合将会查缘由先行具文详复,仰祈示遵”等情。

据此，查各场捆盐出场斤重，前奉奏定章程，每引六百斤，分为六担；每担一百斤，加卤耗十斤；每担分装两包，每包五十五斤。嗣据武丞等稟请变通，经联前司批准，仍以六担为一引，分捆十二包；每担一百斤，加五配割，加一卤耗，再加包索五斤；每担连包索、卤耗共计一百七十斤，分为两包，每包库砵八十五斤，详明督盐宪批饬遵照。续据局员详请，垣盐每包捆重八十七斤出场，每包计加重二斤，当经许前司查案批驳。继因改办西盐章程，奉曾督盐宪定以每包八十六斤，照八包成引，每包内系正盐七十五斤，耗盐七斤半，包索三斤半，共成八十六斤；每引共正盐六百斤，耗盐六十斤，包索二十八斤；照垣盐每桶二百斤计算，按每引除包索共正、耗盐六百六十斤，应每引开除三桶三分，其中卤耗已属丰余。惟吕四一场，前据通分司详，盐包极白，盐质极轻，每盐一桶只有一百六十余斤，必得六桶成引，经许前司查明属实，批准照办。嗣因改办新章，各场仍复一律照三桶三分开除；吕四盐质最轻，按八包成引计算，准其四桶开除。嗣据新兴、掘港两场先后援案具请，均经各前司批饬不准。

至场、坝等处盐秤，向应一律公平，不准稍有拖枪轩秤，致滋高下其手。前据局员详以“过坝轩秤，关系课项”，经许前司示禁各在案。兹据该局员等详称：“垣无老堆，火盐收重，卤耗甚重，嗣后无论何场，请以三桶四分六厘为一引。”则按桶核计，每引计盐六百九十二斤，除额定正耗之外，计多三十二斤，既与定章不符，且藉此为弥补短缺地步，实难准行。除批饬再行会同悉心妥议，另详核办外，至轩秤一层，向干严禁，合亟通饬。札到，该大使立即遵照，凡引盐出场，务须通饬各垣按照定额开除配引，每包连包索、卤耗八十六斤，一律平秤称掣，俾昭准则而符定章。并即出示，严禁垣商轩秤、私加重斤，以杜垣商亏短、借口不敷，致滋弊窦。如敢再有轩秤，夹带无课之盐，一经掣出溢斤，除将垣商究办外，该大使并干未便。

札三分司一件通饬遵照事

为通饬遵照事。照得两淮候补经历、知事、大使三班，除署缺不计外，其余派委差使，及留海、留通、留泰并在辕听差者，共计二百余人。本司到任，查阅官册，深喜人数众多，其中虽不乏滥竽充数，而才能出众者亦必不少。连日接见各员，偶询场灶、岸坝情形，暨产盐、缉私、疏销、裕课等事，间有对答一二，通套者多，核实者少，大负本司爱才之初心。查各省办理军务以来，捐输请奖，照例减折，以致报捐到准者纷纷而至，寒峻之家，藉弹冠以资养贍；缙绅之子，赖纳粟以绍箕裘。殊不知美锦学制，非特上官不能轻授之，即使能轻授之，而才不足以胜任，汲深绠短，爱之实以害之也。本司莅场月余，在准各员才能贤否，究未能洞悉其详。值此各岸旺销、淮盐起色，端赖得人以佐理之，不得定期甄别，以一年为限，每三月面试一次，分别等差，随课更动，以擢真才而资造就。合亟酌定章程，抄粘通饬。札到，该分司迅即转饬各员，速遵单开章程，按期赴辕候考，无论诗文、杂著，及盐漕、河务、刑名、钱谷并一切书数、艺事，各尽其长，或预为呈报，或听候命题，一艺必庸〔用〕，片长足录，想亦各该员所深愿焉。

计粘章程

两淮甄别章程

一、甄别以一年为期，分试四次，以资造就也。本年十二月起，至来年十一月止，一年内分试四期，每三个月一次。先试在辕听差各员已呈履历者，听候牌示调考。其外卡及本城当差并留海、留通、留泰者，均尽三个月内该员等顺便应考。其有先期请假，准俟销假再考。先行到省者，既可当差，亦在应考之列。

一、每考必定等第，以别优劣也。本年十二月内，先将考过各于封印前统发一案。考录超等者，察其品行才具，果堪造就，先予酌委；特等次之，一等又次之。此外有不录取者，勉其留心学习，俟三个月后第二次开考时，仍准再试，倘才学长进，一律拔置前茅。第一次十二月开考过后，有在来年正、二月内到者，亦于每月底发案，补入第一次超、特、一各等，二、三、四次同。如有每考皆未录取，是以一年之久而自甘暴弃，亦何所望于得差委署耶？

一、每次试题，并不拘于成格也。向来甄别，仅出一题，非所以见真才。本司通飭各该员，无论何事、何艺，准其各抒所长，预为呈报，临时听候命题。如无专习，应听本司以策论、条议及示谕、文牍，分出数题，或全作，或作一二题，只须认真为之，不必以多为贵。

一、此次所定等第，在辕各员分别酌加坐薪，以示奖励也。各员坐薪，向来每月只以百金匀给，每员名下不过一两数钱，毋乃太少，兹拟禀明督盐宪，酌量加给，以等第之高下，分银数之多寡。本年十二月底发案后，即以明年正月为始，如第一次取超等，即照超等银数发三个月；第二次发案，再照第二次等第核发。其不录取各员，仍只每月坐薪银数，不能加增。此外，留海、留通、留泰各员，本辕并无坐薪开支，应由分司衙门酌核照办，并由本司将取定等第存记差委。

一、外差各员，第一次三个月不到者，即行撤差，另派接办，仍调该员回辕补考。留海、留通、留泰各员，第一次三个月内不到者，即飭该分司存记，停其差委。至有差各员，考取优等，由本司存记，酌委署事。二、三、四次，一律办理。

一、此次甄别，非欲求全责备也，人才难得，本司并无苛求之心。因两淮候补人数既多，其中聪俊练达者更复不少，兹定分期考试，原以造就人才。各该员毋畏葸，毋矜持，尽一己之长，认真做去，即使第一次未经录取，一年之内为日正长。即如盐务一端，处处用心，不难贯通融会，为本司得佐理之益，庶不负殷殷期望之苦心也。

勒石永禁事

为勒石永禁、以杜扰累事。照得淮南北各场局卡、书差、工人以及地方痞棍，需索各项陋规、黑费，迭经各前司暨本司通飭革除，并奉督盐宪刊发告示，严行谕禁、飭查参办，不啻三令五申，仍竟视为具文，实堪痛恨。当此鹾务暂见起色，必先恤商利运，断不容再蹈故辙。除淮南北各局卡费飭令海分司取结，并将淮南黑费一体示禁外，第恐不肖之徒日久玩生、仍前索扰，合亟勒石示禁。为此示，仰各文武员弁、局卡、在官兵役以及诸色人等知悉：嗣后务各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倘敢仍蹈前辙，丝毫需索，一经访闻或被告发，定必尽法严办，决不稍宽！勿贻后悔，各宜凛遵毋违。

札通泰分司一件特札饬查事

为特札饬查事。照得各场垣盐，例定考核，原以重产额而杜透私。自咸丰八年联前司亲临盘查之后，就现煎鑿口严定考成，迭饬不准再有虚报。乃各场员积习相沿，无不泄沓从事，平日于稽煎、查火伏、恤商、缉私等事宜并不留心经理，迨产盐缺额，辄任意虚报，为弥缝考核地步。即如前署余东场大使沈继祖任内，竟至虚报垣盐二万余桶之多，虽系代人受过，亦难免通同朦混之咎。本司因该大使官声尚好，原拟委署吕四，但恐此端一开，则各场之虚报盐堆者既将视为具文，更可肆意欺朦，亟应亲临整顿，以肃鹺纲，合亟札饬。札到，该分司立即遵照，限于本月内先行亲诣各场，查照旧定章程，实力奉行，按照产额，分别埶鑿多寡，严定考核。如各场仍有虚报堆盐情弊，立即据实禀请撤参。其私鑿私锅，亦即一律击碎，以免私煎透漏。并饬各场官就灶查卤，比较盐数，随时滚算，设立卤册，按月开报查核。仍将各场应用车船若干，查明数目，排定字号，盖用印烙，按数开册报查。私垦应如何严禁，沟界应如何划清，桶价应如何酌增，灶头应如何给费？该分司即随时随地详拟章程，以垂永久。该分司每到一场，即将该场情形缕晰据实禀达，毋得照前含混。俟该分司周历完竣后，本司即行亲临复查，按图索骥，该分司切勿掩饰弥缝，代人受过也。其有本司意见所未及者，亦望该分司于此次亲查之便，督饬场官实力讲求，一面举行，一面禀复。本司系为整顿场务、正本清源起见，所期望于该分司及各场官者至深且远矣！

札通泰分司一件特札严饬事

为特札严饬事。照得本司访闻，场官偶然下灶，随带从役多人，任意骚扰，竟有下灶一次，商人及灶户费至数百千文或数十千文不等。是以整顿场务之端，反为扰累商丁之具，殊堪痛恨！合行札饬。札到，该分司立即转饬各场官，此后固不宜衙斋安坐，消受清闲，亦不得多带从人，任意需索。即该分司临场，亦宜轻车简从，约束胥丁。苟场官加一分体恤，即商灶多一分生机，慎勿仍前扰累，自切愆尤。

札通分司一件特札严饬事

为札饬查复事。照得掘港场煎丁透私，业经访拿解办在案。兹本司复又访闻，该场各总煎丁所煎之盐，并不悉数归垣。如该场各总地方，每户每旬约洒卤六天，看天阴晴，以六天所洒之卤，多可煎四日之盐，少则三日、二日不定。就此牵算，每户每月约可出盐二十桶上下，归垣仅止十分之七，其余均系卖私，甚至场商亦有私收他灶之盐。如卖与商，每桶多一百六十文，计一千一百六十文一桶；如卖鱼船，每担一千多文。（鱼）〔渔〕船每年在该场挂号，每船约用费银十五两，每船请照另须票费一千多文，约计船有三百多号，八尺宽梁头销盐二千斤，九尺宽梁头销盐三千斤，以二千斤之票，可私买四五十担不等，藉腌鱼为名，大半装赴各处售

卖。如该场煎丁马双林、马二林、年万高、高顺贵等，即时常私卖。所卖之盐于未领牌之先，先行私煎一釜、两釜，及至缴牌时又烧一釜，先一釜可煎盐三斗，末釜可煎盐四斗。又该场南灶有四十多私煎、私卖、私造埗场，又有包玉成、季三荣及访拿未获之张猪子，或用车推，或用担挑，运由金沙场、三新桥经过，到新洋窝、姚湾港一带上船，各处售卖。似此任意透漏，该场官商互相徇庇，当此整饬之际，未便稍事姑容，亟应严行查办，合亟札饬。札到，该分司即便遵照，逐一确切查明，于半月内据实禀复，以凭察办，毋稍徇延。

禁各乡村庄船只小车毋许装载私盐告示

为割切晓谕事。照得里下河一带汉港纷歧，路径错出，多有匪徒取私漏课，深堪痛恨。除严饬各卡实力查拿、尽法惩治外，查私盐出境，必须各乡村庄船只、小车为之装载，通同犯法，厥罪惟均。尔等村庄船只、小车，原为务农而设，但为匪徒煽惑，或恃众强逼，一经装载，习以为常。试思尔等本系良民，各有父母妻子，何必犯禁装私？本司访闻，尔等车载每包所得脚价不过二十五文，船载不过二百文，其利甚微，一经拿获到官，身家不保。如果匪徒迫令装运，各路均有缉私卡局，不妨就近鸣官，不但脱却干系，并可加倍领赏。本司耳目甚长，凡有扶同透漏之人，不难立时察出，船载车毁，按律惩办。姑念尔等愚民，未忍不教而诛，为此割切晓谕尔等，亟宜远害全身，遇有私盐，切勿装载，庶免身罹法网，累及妻孥，悔之无及。本司言出法随，毋谓言之不早也。

禁私贩告示

为出示劝谕勿贩私盐以保身家而安恒业事。照得农商各有本业，耕种之户，其利在田；贸易之家，其利在货。天下何事不可为，而必贩卖私盐？同一将本求利，从未有做生意而犯法者。即如为盗为贼，稍知法纪者决不肯做。此尚无本营生，而况贩私一事，无论多少，必须本钱方得贩卖。如买盐之时，或向灶户交易，或向囤户交易，瞒人偷买，沿途怕人拿获、被人讹索，何等耽心？一经撞着官差，必将私盐全行拿去。幸免者奋不顾身而逃，本钱已失；不免者连人连盐一并获〔载〕〔截〕，其余载私车船等物件件入官。凡尔乡民，虽系至愚，亦必计算及此。且一人犯法，全家受吓；一家犯法，邻里受累。差勇赴乡拿人，往往多所骚扰，本司心亦不安。现在野田庄为首各犯，节次按名拿获，并严饬差役不准藉端扰害良民，以示体恤尔等。向来贩私者，赶紧弃行改业，另作营生；如未贩私，或亲族邻近有贩私者，务须互相劝诫，从此之后，大家安分过活，种田贩货，俱可养家，何必为此犯法之事，耽惊受恐？人生发财，自有天命，命该兴旺，即不做私盐亦会发财；命该衰败，即做私盐亦不能发财。吾民看破此层，更不必贩私。况私盐不禁，则官盐不销；官盐不销，则军饷无出。自咸丰三年以来，里下河安静如故，若非靠盐助饷，兵勇岂能出力？若非靠兵剿贼，吾民岂有今日？尔等身家虽微，性命亦重，目前盐务起色，缉私更严，盐犯拿获到案，惟有尽法惩办，其时懊悔无及。本司不忍不教而诛，特以俚言劝谕，使能家喻户晓，尔等亦当谅此苦心，及早回头，切勿以身试法，合亟示

諭。为此示，仰各属民灶人等一体遵照。

勉励瓜栈各商諭

本使司諭瓜栈客商以及内外各执事人等知悉：本日接程守来函，初六日该栈过盐至三千一百余引，日晷方短，天时正寒，若非各商暨在事人等任劳任怨，勉力从公，安能有此成效耶？从前諭嘱每日过至三千引，原系期望之賒心，不意委员、商人以及各执事人等竟能实事求是，能言之而即能行之，可敬可喜！除稟明院宪及函嘱程守分别从优奖励外，务望此后勉益加勉，勤益加勤，不至既作复辍，有初无终。本司所期望于任事诸君子者，至深且切矣！

批委员稟请经理船行由

盐务利弊甚多，无论局外局中，果有真知灼见，原不妨据实直陈，以备采择，从未有自行请委经理船行，并擅自派定经费若干、行用若干、委员薪水若干，如该员之糊涂胆大者也。觅雇江船，自宜听商自便，岂可官为经理，致生弊窦。该员辄欲自保妥实之人开设船行，该员并非身在局中，本司又未向该员询问此项利弊，若非意图包揽、心存大欲，何必作此奇想？该员所保之人自谓妥实，本司固疑其不妥不实也。且所拟行用八分，复擅自派定起解几分、留用几分，利心一炽，竟忘措词之冒昧，可恨已极！该员等各有本分差使，并不认真经理，辄敢混行请委设局，希图垄断，若不严行查究，何以惩贪夫而儆官邪？除此批示外，候札饬扬州府查询该员等因何利欲熏心至于如此，据实稟复，听候核办。原稟并旁批抄发。

札饬内河淹消引盐须报明地方官勘讯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据该局申称：“据何垛场商蔡同大、钱德源稟称，‘窃商等请运垣盐二百五十引，分装驳船五只，于十月十六七日先后运抵扬州缺口门外南盐厅，静候点包验放。商于十七日将重照、驳票呈验，俟奉加戳即投厅稟请点舱。是日三更时分，船户魏松长驳船一只，计装八十五引，紧泊河岸，退潮搁浅，船板搁漏，船户警觉喊救，邻船提出盐包三百五十三包另雇驳船装载，其余三百二十七包全没水中。惟前项引盐已呈明转售水贩，而缺口门外一带水势日浅，往来船只络绎不绝，重载难任久停，水贩迫于赶运。为此赴案呈明，伏乞迅赐委验，点明空包并包见斤，并求恩饬注明驳票，以便赶运给贩。其船户装运不慎，惟叩照例示惩，俟到瓜交卸后，押船追赔盐价，以固商本’等情，并呈驳票到局。据此，查内河淹消一案，前奉李升宪议，业经卑局会同瓜栈委员议复，如遇淹消情事，循照从前历办成案，该商查明失事处所，呈报地方官勘讯明确，出结详报宪台衙门核办，所淹盐斤责令船户赔偿，以保商本。详奉前升宪李批准，并经转諭值月栈商，传知各场商遵照在案。据稟前情，除批饬遵照定章办理，并札南盐厅委员查明包数相符，注明驳票护运外，理合具文呈报，仰祈鉴核”等情。

据此，查内河引盐淹消，经前升司飭据该局会同瓜栈议详：“现在外江淹消，系由地方官查勘讯详，准免原运厘金一半，免课补运。其内河淹消，自运路梗塞以来，未有定章。拟请嗣后内河淹消亦由地方官勘讯拟议，责令屯船赔偿盐本，由本商出具领状，地方官加具印结，仿照外江章程，详请办理”等情。据经本司详奉督盐宪批准飭遵在案。据申前情，除札江都县提案讯拟，追赔盐本，仿照外江章程详请办理外，合亟札飭。札到，该局员等即便遵照，嗣后内河盐船淹消赴局具报，即飭该商随时禀由地方官勘验讯拟，照章详办。该局不得率准飭注驳票放行，致滋弊混，以杜捏报而保商本。毋违。

札议上江两县引盐赴场重运由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四日

札飭会议详复事。据商人何公远、吴荣泰禀称：“窃商等承运上江、六合并合认江浦岸引，月有定额，自宜按月分运，岂容旷误？惟自改道瓜洲以来，官栈所到之盐多系楚、西各贩付价预定，拨买甚难，必须由场定盐，俟场商运瓜交过。其间提溜过坝，处处耽延，程期迟速权不自操，即使到瓜较速，而守轮候掣，濡滞愆期。前此奉准提轮先过，仍未能随到随抬，以至民食所需缓不济急，每有茹淡之虞。现在食岸之盐，又经栈委议令挨轮过掣，则守候需时，尤难克期抵岸。似此节节羈迟，上关国赋，下系民生，商等有专任之责，何敢稍事因循，有碍课食获咎非轻，诚不得不亟筹变通，为利运济销之计。伏查江、甘等岸历年自买场盐，视岸销之畅滞，定请重之多寡，随时运办，从无脱乏。商等专认食岸，事例相同，合无仰垦俯念盐艰运滞，赏准一律赴场买盐，并请援照从前走西成案，改由孔涵驳运出江，以免泰坝之迂回、瓜洲之拥挤。仍照食岸旧章，于盐船出涵运抵扬城时，开具船名、舱口、包数，随时禀请委员称掣，以杜夹带重斤之弊。所有一切钱粮科则、斤砵，悉照税盐成章办理，庶期转运迅速，引课裕如，似与岸食、商情两有裨益。为此酌拟具禀，伏乞鉴转施行，实为恩便”等情。

据此，查宁属各岸运盐章程，前据该局详经前升司批飭，仍须由栈买盐，不准赴场自运，以免重斤夹带之弊。今该商等请照江、甘等岸赴场重盐，并改由孔涵出江，既与定案不符，且江、甘食盐由下河一水达岸，系属违背旧章，立心营私漏税，该商等何得率请由涵驳运，致蹈故辙？惟据称盐艰运滞、脱乏堪虞，尚系实情，应如何利运济销，以免迟误之处，除飭栈委会议外，合亟札飭。札到，该局立即会同瓜栈委员刻日确切查明，秉公妥议详复，总期有利无弊，是为至要。毋稍徇延。

札飭复各件分别已未复呈并收到 日期统于月终汇报由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为专札飭遵事。照得两淮盐务公事疲玩成习，无论缓急竟有置之高阁、不复不办者。本司莅任以来，各员振刷精神、随到随办者固不乏人，而延搁如前者亦复不少。现当整顿之际，应先查明自本司到任起，凡有札飭之件，何件已复，何件未复？何日收到何文？详细注明，统

于月终汇报一次,以凭查考,合亟札飭。札到该局即便遵照,切勿视为具文。

又札

为再行通飭事。案照本司莅任以来,所有飭属查议各案,前经通飭“自本司到任起,何件已复,何件未复?何日收到何文?详细注明,统于月终汇报一次,以凭查考”在案。兹查各该员遵照具报者甚属寥寥,其余皆仍前延搁,不复不解。此等积习,若不严定记过章程,何以肃鹺务而儆懈弛?兹本司酌定,此后各该员凡接有飭议、飭查各案,注有限某日禀复到司者,均须依限办复,不准逾延。如有实在届限不及禀复者,准其先期禀请展限。如不具禀在先,逾限不复,记过一次;委办大事,逾期不复不办者,记大过一次。凡记常过至十次者,无论实缺、差使,一律撤委;记大过至三次者,撤委。仍统于月终开具奉札事由,注明已未禀复清折,按月呈送,以凭查核。应送月终汇总清折,迟至下月十五不到者,记大过一次,以为任意搁压者戒。除将记过章程禀明督盐宪立案,并将分司场委各员各案考核另由本司酌定章程、通飭遵照外,合先札飭。为此札,仰该局即便遵照,再勿视为具文,后悔罔及。

札发永禁地方讼案扰累商灶告示由 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为札飭事。案于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官保爵署督盐宪李批本司详请通飭近场各府、州、县并发告示勒石永禁地方讼案扰累商灶等缘由,奉批:“如详通飭,仰即由司给示,勒石永禁,并将示稿录送备查。缴”等因。奉此,遵经由司给示,札发分司场官勒石永禁,并通飭各府、州、县一体遵照,一面将示稿录送督盐宪查核,各在案。所有告示,合并札发。札到,该局员即便遵照办理,毋违。

计札发告示一道

为出示永禁事。照得淮南盐务,自咸丰三年以后,销路不通,商疲灶困。上年蒙各大宪克复金陵,江路通畅,各岸旺销,场商、运贩莫不挟资而来,上济军饷,下顾民食,行将规复旧制,以裕国课而利民生。惟鹺务首重恤商,垣商分居各场,收盐济运,皆系外籍民人,从不敢滋生事端,安分守业,乃滨海民情率多诈伪,往往遇事生波。或因借而成隙,或图诈而牵诬,或偷窃席盐,或勒索黑费。甚至有与地忙工人等细故口解打降,不论是非曲直,无不闹至商店,并藉端歧控有司,为拖累商人之计。迭经各前司查照定例,详奉前督盐宪批飭,通行近场各府州县,并由司给发告示,勒石永禁,各在案。第恐事远年湮,刁风复炽,现当淮鹺起色、整顿场灶之际,应亟重申禁令,以肃鹺政而杜扰累。

兹经本司查明商灶例案,除犯真实命盗重情外,其余词讼就近听盐务衙门审结,其一应未经告发重案,亦准场员就近查拿移办。又匪徒焚烧、偷窃、强砍、扰累等案,由场讯究,倘敢不服,捏词装伤、歧控有司,许场移县,将棍徒解回审办。如罪应归县议办,再行移解。又州县承审私盐案件,凡有扳及灶户者,必先讯明在灶买盐月日、盐数,录供移场,提取火伏簿扇查对,实则移解究拟,虚则将该犯加倍治罪。又煎丁遇有被控之案,州县先移场讯供回复,至紧要案件,由场解丁赴审,讯明即发回供煎,县差不得羈押,亦不得下灶拘拿,滋扰商灶。查案详奉官保爵署督盐宪李批开:“如详通飭,仰即由司给示,勒石永禁,并将示

稿录送备查。缴。”等因。奉此，除将示稿抄录申送，并通行近场各府、州、县及分司场官一体遵照外，合亟出示永禁。为此示，仰商灶军民诸色人等知悉：如有棍徒捏词歧控，应由地方官移场审究，如罪应归县议办，再行移解，不得拖累场商、灶户，以安商业。尔等商灶亦应各安本分，与民间各安各业，不准滋生事端。倘敢故违，定即分别民灶曲直，从严究办。其各凛遵毋违。

饬议庙湾场垣如何招商

札饬议复事。案照各场埤墾损坏，产盐每不足额，当经前司饬委运判韩茂萱前往泰属各场，查明缺墾及卤气不升埤场，责令设法移筑修补，并筑办新淤荡地，以广煎产在案。兹据庙湾场大使蒋绍镛详称：“遵查，卑场额设五垣，内鲍凝远业已倒败，无力开收；孙公和系孤儿寡妇，乏人承办，均系包公发代收包商，又复历年亏折资本，租与于同源办理；此外王宝兴本系土商，埤墾六副，邹长茂亦因亏本，现招夏蓉芳合办开收。各该垣商或因倒败无力，或另招新商接办，其亏乏资本、无力开收，既可概见。前蒙宪檄，饬令移筑修补，以复原额，并将新淤荡地查明，设法招抚筑办，期于捭运无误。奉经卑职谕饬各商遵照去后，无如力有未逮，延不具复。当此销路甚广，需盐孔亟，自应另招殷商前来试办。惟卑场地方偏僻，并无殷商大贾，虽经出示招徕，无人过问。且查卑场运盐，径由阜宁海关报完盐钞船料，以至成本加重，而运盐到栈，牌价与伍兴相同，该商等亏折资本，因而新商闻之不无观望，是以招徕已久，尚无新商前来试办之实在情形也。卑职伏查，扬栈总商为众商领袖，商贩熟悉，声气相通，可否饬令妥招股商前来卑场，修复埤墾，收买灶盐，源源捭运，济课裕饷，以期挽复旧额，详请鉴核察办”等情。据此，查该场所禀尚系实情，究应如何招商办理方有起色，合饬妥议。札到，该员即便遵照，会同栈委妥速议复，以凭核办，毋稍刻延。

添设跑夫以速投文各条

一、总局设跑夫八名，分走通、泰两属公文。凡通属送至立发桥，泰属送至海安镇，均交通、泰分司所派坐站家丁查收，当给收条，填明角数、时刻，给跑夫回销。惟立发桥、海安镇二处俱离扬两站，跑夫往还均须四日，即以跑夫八名，每日发递通、泰公文各一名，辘轳转送，不至间断。

一、无论上下行公文，均须粘连，钤印排单，某日某时发行，某日某时经过某处，某日某时递到，逐日填注。如有迟误在某处，查出即行根究，一面报明本司，并将跑夫当时解扬，不准仅由分司场员责惩具报，藉以草率了事。

一、通属自立发桥至吕四场，泰属自海安镇至庙湾场，其间某处设立腰站，某站设跑夫几名，均由通、泰分司酌定具报。惟本司所定期限，均系从宽核计，某站迟延，即将某站跑夫解惩，与该管之场员无涉。若徇庇不解，即将场员记过；上下站推诿，或压填时刻，即提坐站家丁严惩。

一、此项经费，除总局所设跑夫由局核给外，其通、泰两属应设几站几名，每年需钱若干，即照泰分司具禀，由分司场员按缺分之优绌，酌量分派，以示平允。且自设跑夫，凡各处递送紧要公件及每旬旬报，向来专差投递者，可以并走。其专足费用即可节省，以资补苴。

一、凡加紧文件，不能统照寻常限期。无论何衙门所发，均于发行时在排单内注明，限某日某时到某站，某日某时投递。如逾，随时查究。

一、此案俟通、泰分司禀定腰站地方、跑夫名数，再由本司酌定章程，具详督盐宪立案，并通飭查考。

禀督盐宪减收五河正阳两卡厘捐

敬禀者：窃查淮北票盐课厘，军需赖之。仰蒙爵阁督部堂改定新章，阅今两载，课厘均可济饷，固毋庸再议变更。惟兴利必先除弊，裕课尤贵惜贩。溯昔淮北极盛时，加额四十六万引，收正杂课银五十七万余两，今一纲正额二十九万余引，收课三十七万余两，并厘捐计之，实有加额两纲之课，此现在之成本已较昔年几及一倍之多。夫课者，常也，固不必舍常而议暂，亦不可不论暂而保常，常者保，而暂者可常，则常者斯可久。厘与课相依而相辅也，当此军需支绌，盐务为大宗，盐厘一款虽暂即常，若不于此时体察贩情，斟酌损益，或恐销市偶滞，课厘厘稀，将见暂者不可得，而常者亦因之而失。

查五河、正阳两卡，每包每卡收厘五百文，加以增价水脚，并计每包成本已在二两以外。如再由正阳转运光州、信阳各岸，沿途尚有数卡，每包约共捐钱五百余文，而格外之浮费不与也。又查正阳关卖价二两四、五、六钱不等，其中货物滥抵、平色折耗、行用使费，种种支销，即有余利，亦属微细，往往亏本者有之。且到卡查验，有停泊风浪之险；卖盐完厘，有勒价折本之苦；缴厘完银，有钱价上下之亏；守轮待售，有船户盗卖之累；过关遇卡，有兵役留难之阻；售盐收价，有盐行强欠之欺。此本司察访所及，确有见闻者也。况夫西坝收课，有纲有额，丝毫不遗；出湖之后，随处可售，漫无稽查。两卡收厘，势难针孔相符。计所收厘数，亦不过七八成而已，而有薪水、局用之开支，贩有验票、查舱之费用，一年计之，其数甚巨。本司以为，厘捐之设，原望北引畅行，销数旺则捐收愈多，销数微则厘捐愈寡。且卫私、潞私各岸浸灌，以无课无厘之私，而较有课有厘之官引，其势本有所不敌。三年五月开办己未纲二十九万余引，至四年九月甫行在坝售竣，以年半而销一纲之盐，贩情尤为困苦；以纲半而收一纲之税，国课亦属虚悬。厘捐不减，无以轻贩本，即无以广销路。拟请将五河、正阳两卡，每包一千文改为每包收库平银六钱，照现在钱价（该）〔核〕计，所减不及十分之二，而各贩已受惠无穷。所有五河厘卡，每包银三钱，先由委员会同海分司随课带收，其余一半归正阳关厘捐委员收缴，俟销市大畅，即行在坝全收，以归划一。或谓定章分两卡收厘，惟恐贩力不足，得以且售且完，正所以示体惜，今归坝收，则成本更重。不知五河盐价甚低，湖贩带银而来，复带银而去，殊多不便，如果减厘，有情愿在西坝先完五河厘捐之议，诚以缓捐者系一时之虚名，减捐者乃日后之实利。本司总司淮漕，统筹全局，谘访众论，博采贩情，为保全课厘起见，是否有当，理合禀乞宪台鉴核示遵。

再，正阳关督销韩运判业由本司撤差，改委候选同知王治覃接。

淮北盐务章程 湖贩节略

- 一、盐船到关，到局挂号，次第挨销。
- 一、盐价由局出示官价，上色二两七钱，中色二两六钱五分，下色二两六钱。
- 一、盐价统归现银，买客将银缴局，卖客到局取银，以杜搭货抬价暗亏之弊。
- 一、货物听客自便，不得在盐内搭销，以杜行户从中作弊。
- 一、近年银色太次，每包竟有钱许亏折，能于开设官垆售盐，银色归九八足色足兑。
- 一、秤归官租，连包一零五除。

附抄海分司稟复饬议各案

计开：

第一条，请烙印池签，清理池面。遵查，清丈淮北三场池面，卑职前已稟请委员临场，督同各场大使逐疇勘丈，如有私放宽大，即行犁毁，并禁止私晒沙基，业将近年池面欠修及收盐情形，先行声明在案。今所请烙印池签，系为认真稽查起见，应即照办。惟酌盈补绌，必须通盘核计，既期可除私晒，亦期无亏正引。一俟宪委勘丈，察看各场情形，审时度势，另行稟请示遵。

第二条，仍复江运，筹销次盐。遵查，淮北每纲额销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内运江八岸八万余引，本系淮北引盐，实非淮南引地，且该岸并不讲求白色大粒，尤于西临、临浦、青口等局次盐相宜。卑职曾于前宪任内条陈，将西临等局次盐行销江运口岸，未奉议定。现在淮南既未运，八岸之盐徒为私占，以致报销逾限。部议甚严，即使淮南稍有侵灌，而淮北既受害无穷，况南盐亦有皖省应销之地，如果力加整顿，自不难于足额，又何必不顾己之藩篱，而侵人之门户耶？自应仍复旧制，以副奏销。应请核定科则，由南商认办，或同卑职设法招徕，专运西临、临浦、青口等局之盐。悬崖既有专引，次盐亦有销路，保北盐之门户，正所以固南盐之藩篱，庶于南北两有裨益。

第三条，请临兴加额拨还中正。遵查，此案卑职曾经筹及，业已面谕中正场魏大使查案核办，尚未据具稟。兹抄册札饬魏大使迅速妥议办理，庶转滞为畅，以收变通尽利之效。

第四条，请会保局商，按年更替。遵查，淮北改票之初，由局商领贩纳课、请票及出具保结。请领票贩缴库，各垣盐价未尝不藉资其力，故道光三十年裁而旋复，相沿已久。若一年在垣商内更调一次，既恐不得其人，且难免不预存暂局之想，不足以资办公。卑职察看现在情形，贩课缴局，盐价自付，事务较简，应请酌定，以昭核实。

海分司稟复设立船行章程

查淮北经雇盐船之有船行，犹之淮南经雇盐船之有揽头。盖船不经行，不独偷爬盗卖堪

虞,甚至遇有支河汉港,潜匿远扬,无可追究。今既不能因噎废食,惟有立法杜弊。一不许衙门吏胥捏名开行,以免遇事包庇;一不许生监职员捏名开行,以免把持;一不许地棍梟徒潜身开行,以免借官夹私。以上三条,取具联环保结,有犯连坐。又受载出局过卡,该行须派伙听候传唤,过卡时如有夹带,即责成眼同查起。私盐在百斤以内者,由卡员立予责惩,飭令开行;若在百斤以外,即照例将船户送交海州,按律治罪;船行提交该管之场员,照夹私之多寡,定罪名之重轻,分别责革,随时惩办,以为揽雇(者)不实者戒。倘有船只放漏及船户逃匿,均惟经雇船行是问。至船户夹带,总在出局之后,停泊半路及新旧关等处守候,找钱圆契,往往二三至八九日不等,遂至小船及挑盐黑夜售私上载。应飭票贩一经捆盐上船,即付价催过大伊山卡,如船行已经付钱而不即行圆契者,由该贩自行查催,迟则送场追惩,以速重运而杜流弊。

札海分司一件特札查复事

照得淮北三场额设盐池,前于道光十七年奉前督盐宪陶札飭该前运判童濂会同委员吴应姿等清查丈量,飭将各场私池一律犁毁,当据详请责成各该大使每季亲历各曠,逐池查验,取具乡约、团长并无私铺及私放宽大甘结,由场加结详报,再由分司会同委员复勘加结详报。又于道光十九年据童运判遵飭议将青口三曠土池照依各场盐池一律铺砖,以便稽查,复奉陶前督宪批,令按照定例尺寸立定程序,杜绝铺宽产溢之弊各等因在案。是整顿之初,立法原极周密。自遭兵燹,盐法废弛,私盐充斥日甚一日,不特有碍淮北票运,且难保无侵蚀淮南引地情事,大为鹺务之害。本司访知情形,思欲严缉私贩,以截其流,必先杜绝私铺,以清其源,合亟札飭。札到,该分司立即督同各该大使查明,某场现存砖池若干?照额应产盐斤若干?是否俱照定例程序,并无宽大私放情弊?刻日据实禀复。一面严查私增土池,押令犁毁,照案取具各该大使甘结,由该分司加结呈送,以凭查核。倘各该大使仍前视为具文,并不亲赴各曠确实查勘,一经本司访明,定即立予严参。此系特飭要件,该分司务当认真查办,慎勿稍事颯预,致干未便。

稽查栈盐出入告示

照得淮北票盐运抵西坝,分栈堆储,原为稽查出入盐数、售卖贩盐而设,迨以盐抵课,票法紊乱。上年奉改新章,虽已暂有就绪,而章程尚未划一,其何以昭遵守?今酌定稽核栈盐出入,以杜影射;清理售盐存数,以杜亏累;刊发装盐路照,以别官私。凡票贩运盐到坝,当即呈报西坝委员请秤,逐船掣验盐包斤重,与舱单相符,起盐进栈,将某贩、某廩、盐若干包各挂一牌,其已售存廩未竣之盐另换一牌,由栈户每日各立循环廩簿,呈西坝卡盖戳,转送分司钱粮局,轮流备查。一廩售清,查明如有应少盐斤课银,即令呈缴,不准前后套搭,统除统算。每旬西坝卡员查栈一次,倘有票无盐,除勒缴课款外,应治以隐匿之罪,并将余票由局注销。所有售盐,必须先赴分司钱粮局完课开除,领出大票,方准发盐出栈,如有私行出盐者,立提

栈户惩办。其装盐车辆，总以黎明开行，由西坝卡员另刊装盐路照，盖戳发栈，转给车夫备执。沿途派委严查，如无路照，即以私论。经过顺清河卡及十二堡、杨庄、高良涧等处，均照定案查明，分别截角、加戳验放。惟水势有大小，发早有远近，车至船驳装送，亦凭路照查验，无论湖船在何处受载，由该处委员将路照收缴海分司核销。似此层层稽查，可期祛除积弊。除札行海分司暨委员遵办外，合亟出示晓谕。为此示，仰淮北票贩、湖贩、栈户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务各遵照定章，倘阳奉阴违，一经本司访察确实，定即提案严究，决不姑宽。其各凛遵，毋贻后悔。

淮 北 票 盐

窃淮北票盐固以惜贩裕课为主，尤以筹运筹销为先。运数足，则坝无缺盐之患，灶无透私之虑；销数畅，则贩有转输之利，课有充裕之日。惟场河淤垫，形同盘底，夏水涨，各坝亟须启放，秋水涸，各坝又须堵闭，更不能不乘水赶运，以济坝销。即如三年开办己未纲，多请之引四年运贩一律运坝，作为庚申纲新引存坝堆储，一经开纲首先售卖，既可无误饷需，且免有误运行，实有益于大局。现庚申纲已售十七万余引，收课(一万四千)(二十一万四千)余两，存坝八万余引，尚有未运四万余引，大半临浦、西临次盐，固由于河道之未通，亦由于成本之过重。而此未运之盐，以溢引补数，原足一纲之额。转瞬小满，如果天晴旺扫，收盐较多，若听其存垣透(满)(漏)，不若运坝存储。惟有责成各贩，先将未运额引再限两月一律运足，倘过期不运，即将前请引数注销，所有先缴八一银两，全行充公，以为惰运取巧者戒。其余引由海分司招贩认运，如先缴正杂钱粮等项，准其另行派垣而免积引。至临浦、西临，或还江运旧制，或复徐界引地，以广销路。如能请引踊跃，海分司先发护照，陆续接运堆存。西坝各栈以何盐出售在先，即以何盐为额引，随时查数，俟销足廿九万余引，即作为一纲报销，再开下纲。坝盘出售十分之八，先行请票，以备新纲之用。场下之盘随收随售，亦可接济商灶，似于杜私保课，两有裨益。

饬议吴广裕等请立埠行经雇江船 同治五年正月十五奉到

札饬议复事。据商人吴广裕、兆大、刘永兴、吴大升、义利和、周绪裘、胡鹤年、曾润生禀称：“窃商等遵奉宫保爵阁督盐宪曾厘定新章，来淮试运，纳课缴厘，以仰副大宪招徕之至意。惟商等自办运以来，历雇江船，动形受累，其弊不可胜言。如勒加水脚、聚众滋扰，曾经督销局详请示禁；盐包灌水、盗卖偷爬，亦奉宫保爵署部堂李札查示禁。无如船户良莠不齐，积习难挽，商贩盐引上船，即权操船户，盐未受载，百计揽承，无不听命，一经装运，即于额定水脚外，复索重资，稍不遂欲，即故意刁难，停泊中途，趑趄不进，偷爬盗卖，百弊丛生。甚有因偷卖过多，到岸难交，预为凿漏。虽经有人押运，非徒众寡强弱不敌，抑且计较过甚，恐有不测之虞。本厚者或尚可支撑，本薄者则一蹶不振，望风裹足，不乏其人。且一报淹消，不独商本有亏，即免缴半厘，饷需亦因之暗折。大宪立法之始，取具江船的保，原极周详，惟商贩初来

试办，船户贤愚未能访察，若预为雇定，待装、住日等费滋多，商本更形吃重。至所保之人，大都与船户亲朋，难免通同一气，具保后人亦他往，断不能因此羁留。即至受害后来，原保亦无从寻觅，既非土著，又非有业在淮。商等血本营生，不得不熟计深思，冀图免害。伏查从前盐务设有埠行，自开江以迄到岸，凡有各项弊端，悉责成经雇埠行赔补。现在章程原非纲盐可比，然国课、商本同一，关系匪轻，商等再四筹维，惟有仿照立埠旧规，恳请招选殷实之人充当船埠。既设之后，如商等情愿投埠者，即托其代雇，若他商不愿，悉听其便，无事一概统同，庶免把持之弊。商等为杜累保本起见，可否仰恳俯赐矜鉴，核案转详，以保课本而专责成”等情。

据此，查江船运盐，往往故意刁难，固堪痛恨，惟设埠代雇，以专责成，其中必多窒碍，且难免垄断图利，不可不预为熟筹。兹据前情，除禀批示外，合亟飭议。为此仰该局立即遵照，会同瓜栈委员，赶紧妥议禀复，以凭核办，毋违。特札。

附录场商稟请复泰坝交盐旧制

稟为缕陈运瓜赔累实情、迫叩恩鉴事。窃商承办场垣，向系收买灶盐，送至泰坝交运商接收，泰坝以外皆运商自行经理。历奉大宪因时变通，自招贩改票以来，则设栈仪征，迨就场捆运以后，则道出口岸，而场商则仍就坝交易，固以划泰坝为场运之分，亦以坝之内外分场运而专责成，各收驾轻就熟之效也。迨上年改道瓜洲，奉飭场商远送瓜栈交盐，并蒙大宪体惜商艰，酌令运商贴给费用每包一百十文，且为厘核各款支数，以杜把持抑勒，所以调护商情者，至优极渥。商等勉承宪意，竭力遵行，果能敷用无亏，奚敢虚词晓渎？奈自运瓜栈以来，上河水脚一项，每包奉定九十九文，遇船少价昂，尤须酌加五六文，此一费也；由坝开行所过仙镇、六闸、壁虎桥等处，或浅阻，或急湍，非雇小船提驳，即须雇夫拉溜，此款以每包计约扯十六文，此二费也；迨至行抵瓜河，停候过掣，屯船住日之费，每包日给钱八毫，一月轮抬，率为常事，以每包计约需二十四文，遇盐壅日久，尚不止此，此三费也；内河增设土坝，屯船不能达浦，遂添一层抬驳，计驳船、抬力两款，每包需钱十六文有奇，由商缴栈支发，此四费也；由驳船过抬，应用捆工等五款，奉定每包约给钱二文五毫有奇，秤客浦俸每包给钱二文，设遇风雨，日夕驳船不及全抬，又须上仓过宿，每包挑力四文，而抛撒尤甚，此五费也；原包迭受搬抬，每引约破损及半，换包换索须扯合钱五文，此六费也；至于折斤之处，历历可指者，由坝下船有耗，抬内坝有耗，钩抬洞穿又有耗，换包重捆则所耗尤多，总而计之，每百引约折十六包，扯每包折斤钱须二十二文五毫，遇潮包行卤之时，所耗更巨，此七费也；至于泰坝之上船挑力，向归运商者，今亦由商等给发，每包三四文，而商等伙友来往瓜、扬，辛工、盘川、旅费约计每百引须用四千文，则每包扯合五文，此八费也。以此八费总计之，不下二百余文，视运商所贴一百十文，仅敷所费之半。而半载以来，束手忍亏，竭蹶日甚，焦思无术，实有难缓呼吁之苦。且思商等自奉定牌价以来，本蒙综核各场成本，酌予定价，俾得稍沾利润，涸辙徐苏，乃今则桶价逐增，灶欠累积，场船水脚加昂，较前次核计，成本日形吃重，已属有亏无盈，若再受此运瓜层出之亏，则累苦日深，靡所底止。情迫计穷，惟有披沥实情，分晰胪列，粘单禀呈电鉴。可否准商等仍循旧例泰坝交盐，谕令运商择其雇定小号江船，就坝接收，其所贴一百十文，即归运商自行支用；或飭令栈商，仿照昔日仪征设栈成例，承办由泰运瓜公事，缘近充瓜栈各商，昔年曾充运商者居半，熟谙接运事宜，谅能妥筹济运；抑或谕飭运商会同商等办理，应用各费由商实支实开，归运商支发，似与定章亦无窒碍。商等实缘偏累向隅，非敢畏难诿

卸，为此环叩大宪恩垂怜察，核示祇遵，以拯困累而利漕运。商等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上禀。

计开：

泰坝上船挑力，每包三文五毫，每百引二千八百文。此款向归运贩开发，今改瓜交场商自给。

上河屯船，每包一百五文，每百引核八十四千文。除预付修船不计外，昔奉局定每包九十九文，今船少价昂，加增六文。

中途提溜，每包春秋扯算约十六文，每百引约十二千八百文。

水之大小，提驳之若干不一。设水大可驶，即无提驳之款，又须仙镇提溜；若遇南江开坝，则添纤更多。出六闸雇夫绞关，雇小船在后丢锚，俗谓“仗锚划”，直至扬关之下，或送过三汉河，是无驳即有此费，名曰“水势”，又二十余文不可。姑按周年计之，每包约十六文。到瓜住日，每包每天八毫。

到瓜候掣抬坝，非个月不可，每包计二十四文，每百引计十九千二百文。查去冬盐船壅挤，至瓜须候四五十天甫得挨抬。凡船到瓜，以八日后即起住日，今抬坝较速，故作个月之期。

瓜洲新坝挑力，每引共一百三十一文，每包扯十六文四毫。

缴价归官栈开发，每百引十三千一百文。

瓜坝过浦捆工，每百引计九百五十文。

跳行，每百引计二百文。

扫毛，每百引计二百文。

提船，每百引计二百文。

起舱，每百引计四百八十文。

秤客浦俸每包二文，计百引一千六百文。

换包、换索，每百引约换一百五十斤，每斤约二十文，计三千文。

查以前泰坝交斤换包，每百引至多二三十斤，今到瓜经过两坝，又因新坝小船装载，皆系生手，是盐包之易于损坏。每百引换索约二百根，每根四文，计八百文，换包多而索亦多矣。折斤每百引约折十六包，计十八千文。

如遇卤耗暑天，更难悬计。查现运之盐，均未复堆淋卤，名曰“火盐”，每一经风，则走卤一次。今住屯船日久，又经两盘抬坝，若以换新包而计，舍含卤之重包而易新包，每包计缺四五斤不等。兹合百引计之，约折十六包，实有此数。

以上各款均系实在开销，且间有新坝内抬剩在驳之盐，复令挑仓过宿，次早再抬栈定，上下挑力，每包四文。又伙友赴瓜交斤，来往舟资、辛工等，每百引约钱四千文。总计各费，合钱一百六十四千五百三十文，每包约扯二百五文六毫。虽运商贴运瓜水脚每包一百十文，冲除净贴每包九十六文不等，如遇船价松时，水深可免提驳，水平复免(拉)[提]溜，而到瓜挨抬更复迅速，则住日抛耗均可从减，每包亦须亏贴七十余文。惟终年巧值此时，不可多得，故总计每包亏贴，仍以百文居多，理合分晰注明，粘呈钧鉴。

卷二一 藩吴公牍^①一

饬禁佐贰杂职衙门擅受民词由 三月十四日行

为通饬严禁事。照得民间词讼，无论大小，均应赴正印衙门控理，如佐贰杂职擅受而审理者，例载降一级调用。今本司访闻各属佐杂衙门，往往收受钱债等案词讼，甚至蠹书玩差从中勾串渔利，扰害乡民，实堪痛恨！除严密查究外，合亟申明例案，通饬严禁。札到该府，立即通饬所属，一体遵照。如佐贰等仍蹈从前陋习，即行严参，并饬该佐贰出具不敢擅受切结，由该府转禀，毋稍徇庇，切切。

札苏、松等五府、州

通饬催查催提委办事件立限文檄切勿泛视由 三月二十五日行

为通饬遵照事。照得本司自服官以来，一切文牍到署，亲判准驳饬办，以杜经书高下其手。凡判稿件，催查、催提以及委员饬办，须定期限者，无不细心体察，就案款之难易，定时日之多寡。查向来衙门公牍，无论何事，不辨缓急轻重，文内或限三日，或限即日，甚至朱标插翼，视为泛常白简，“严参”几同语助。此等字句，在各员亦司空见惯，漫不关心，且事事必欲如此迅速，势亦有所不能。本司遇事，必求实在，非至急之务，不轻立限；非至要之件，不著严词。凡我寅友，务当触目警心，勿以老僧常谈视之，以致临时罔及，合亟通饬。札到该府、州、厅、县即便移行遵照，切切！

札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各厅、州、县，出示官厅

^① 《藩吴公牍》是丁日昌在江苏布政使任内（同治六年正月至十二月）所写公牍文字的汇编，初为抄本，由丁日昌门人刘瑞芬、陆润庠校订后辑入《丁禹生政书》之中，后又经范海泉、刘治安点校，于1987年在香港出版。另近人温廷敬亦曾据转抄本将其辑入《丁中丞（日昌）政书》之中，于1975年由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本书所辑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室藏《丁禹生政书》原抄本为底本，并与范海泉、刘治安点校之《丁禹生政书》、温廷敬辑《丁中丞（日昌）政书》作了校勘。卷中各篇牍文的写作或发送时间，原书部分加有标注，部分未加标注，本集不作补入。

通饬{示谕}一切公文及催查催提紧要 事件分别缓急定限办理由

为通饬遵照事。照得本司衙门日接公文，分别上要、要件、次要、常件四项，加盖红戳，限定日期，饬书办稿缮签，不准迟逾延搁，违者记过、斥革。各州县亦当遵照办理，庶积压之习、高下之弊，藉可一清。至本司所发公文，除寻常文牒不定限期，照常赶紧办理外，其余催提、催解以及事关军饷民生、停案以待者，本司酌定限期，粘发排单飞递。该某接到之日，即先将文到日期申复，一面依限办理，不得逾延。如有限款繁重、实难遵限者，准将实在情形，先行具禀请展，声明定于何日复到。倘敢视为具文，不复不办，或既请展缓仍不副限者，分别案情轻重，为大、小过注册，小过积至六次、大过积至三次者撤委。本司为综核名实、筹裕饷源起见，诸君子幸勿负一片殷勤诤诫苦心也。除详明督、抚宪立案外，合先通饬。札到该某即便遵照毋违，切切！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各厅、州、县，示谕官厅

为详明事。窃照云云。本司为综核名实起见，除通饬各属，并示谕在省候补各员遵照外，相应具文详明，伏候宪台鉴核立案。除详抚宪外，为此备由另册，呈乞照详施行。

详督、抚院 四月十四日申行

禀周恭先暂行留省察看由 四月十九日申行

敬禀者：窃查该县丞周恭先，系大四成遇缺尽数补用之员，到班应行咨补。惟上海民情浮动，其地本较别处难治，兼以近来外国流氓愈集愈多，往往勾串内地无赖匪徒，肆出滋事，县令政务殷烦，遇有前项滋闹各情时，须该县丞帮同办理。是上海县丞一缺，虽系佐贰，似须稍有见识、力能办事者，方能胜任。该员周恭先，曾经本司两次传考，只能缮写履历，此外并无只字。本司初意，以佐杂微员，只须心地明白，其文墨之优劣原不可论，诘询以应办之事，心中、口中俱不明晰，若令居华洋杂处之地，诚恐见轻外人。可否暂行留省另委差使，以资察看之处，合肃禀，乞鉴核示遵。

禀督、抚宪夹单

谕到省人员禀缴执照遵例办理由

示谕初到省人员知悉：照得分发到省人员，凡具禀缴照，每恐例案不符，致干驳诘，托交司书代办，酬给纸笔等费，访有多至数十洋不等。行囊羞涩之员，往往先付若干、拖欠若干，甚至登门需索，殊失官场体面，皆由该房外马把持撞骗，即当一面访查惩办。现在本司

严禁各费，剔除弊端，该房在内办事书吏，守法办公，自爱颜面，与外间并不相通，从此缴照扣限等事，皆不合式，一经部驳，吏议攸关。本司再四筹思，惟有写明禀式，摘录例案，俾有遵循。凡尔初到人员禀缴执照以及声扣感冒、阻风各日期，必须细心寻绎，查照办理，俾无错误。如候补人员仍有勾通外马，蝇营狗苟，一经查办，与受同科，合亟谕饬。谕到，其各遵照勿违。

计钞则例、禀式

赴任违限条例

一、由京领凭赴任人员，有在部呈请回籍省亲、修墓等情，无论是否顺道，俱准给假，并准其扣算程限。如于假限、程限之外尚有逾违，仍由吏部摘参，交部分别议处；如并未在部呈明给假，辄自回籍者，照违令私罪律，罚俸一年私罪。其程途各限俱不准扣展，仍按赴任迟延例议处。

一、赴任各官，如有中途患病、难以前进者，准其调理两个月。仍报明该地方官亲验属实，详报该省督、抚，转咨任所督、抚，于缴凭文内将病痊起程日期一并咨报部科，免议；如两月以外不痊，该地方官再行亲往详验，申报该省督、抚，分别题咨开缺，准其回籍调理。俟病痊之日，照告病人员办理；如遇中途风水阻滞、难以前进，例应按日扣除，通行接算，总不得过三个月之限。仍随时将停滞日期于起程时详晰开报，该地方官访查确实，详报该省督、抚，转咨任所督、抚，于缴凭文内逐声扣，咨报部科，以凭查核，免议。若患病过两月以外，止准扣除两月之限；阻风过三月以外，止准扣除三月之限。虽经取有地方官文结，仍按其所逾违限月日分别查议。其患病止及一月，阻风止及一、两月，不及报明地方官者，许该员于缴凭时呈明该督、(部)[抚]咨报部科，亦予免议。

一、领凭赴任官员，除去正、展限期，如有逾违，统由吏科题参，移会吏部议处。违限不及一月者，免议；一月以上者，罚俸三个月；两月以上，罚俸六个月；三月以上，降一级留任；四月以上，降一级调用；五月以上，降二级调用；半年以上，降三级调用；一年以上，革职俱公罪。其违限不及四月各员，吏科将应否宽免之处声明请旨。

道光二十七年续纂各条

一、赴任官员，遇有中途患病、阻风，核计在正限以外、展限以内，应照例准其扣展。

一、发往各省人员，缴照逾限，即照赴任违限例议处。遇有中途患病、阻风等情，在正限以外、展限以内者，自应照赴任官员一体办理。

一、官员赴任，中途阻风、患病，如有已报明地方官日期，又有未及报明日期，不准其两项分扣统计。但阻风报明日期如不及三个月，准将未报明日期补扣，总不得逾三个月之限；患病报明日期如不及两个月，准将未报明日期补扣，总不得逾两个月之限，仍按正限外开展限内核办。

一、官员自领凭之日起直到至正限已满后，始声扣阻风、患病者，不准扣展；其正限内声扣，或展限内声扣阻风日期，仍不得逾三个月、两个月之限。声扣患病日期仍不得过两个月、一个月之限；至展限外，不得再扣阻风、患病。即所扣限内，阻风尚不及三个月、两个月；所扣限内患病尚不及两个月，亦不准将展限外日期补扣期补扣。

稟示

分发江苏某项官职衔名，谨稟大人阁下。敬稟者：窃卑职现年若干岁，系某省某府某县人，于某年遵某例在某处由俊秀生监报捐某项官阶及加捐某项班次，分发指省江苏试用或候补等项，如保举留苏补用者，即叙明于某某等案迭保至某项官阶，于某年月日奉旨以何项官职留于江苏补用等项，于同治某年某月某日赴部验看，某月日蒙钦派王大臣验放，奉旨照例发往，钦此。某月某日领照，某日自京起程，今于同治某年某月某日限内到省，至卑职于江苏省并无先行寄籍、游幕及开设典铺，祖、父并未先曾流寓、置有田产，以及亲族同省服官等项应行回避之处，理合将到省日期稟报，并将执照呈缴，仰乞大人鉴核，俯赐注册委用，将执照转详抚宪，分咨查销，并请分派宁、苏飭知遵照。

计呈缴执照一张

附开三代

曾祖^{父某名}，祖母^{母某氏}，祖父^{父某名}，祖母^{母某氏}，父^{某名}，母^{某氏}

注明歿存年岁、出仕官职

有无胞兄一并填注

再，出京后如遇阻风、患病，在正限内，叙明某月某日行抵某处，风雨阻滞，守至某月某日始得起行；或于某月某日行抵某处，感冒何症，延医调治，至某年某月某日起程。如已沿途报明，应叙明在于某省某县具报；如有离城穹远，未及报明，应叙明离城穹远，未及报明。又，自京至苏，朱限五十日。又，沿途阻风、患病，未及报明地方者，例准扣展三个月。各员如有阻风、患病，应声明除去朱限五十日，统计并未逾限，或逾限不及三月，例邀免议等语。

一示谕大小官厅

为札飭事。照得云云，俾有遵循。除分别摘录则例、稟式示谕官厅外，合并抄录则例、稟式札飭。札到该县，立即遵照。凡遇正佐各班新到人员，接见时一体先行传知遵照办理，毋违。

计抄录则例、稟式

札长、元、吴三县

川沙等厅县奉行事件不将遵办缘由具复〔记〕过由

为详明事。窃照得本司先后通飭所属各该府、厅、州、县，佐杂不准擅受民词；又，一切公文分别缓急，定限办理；又，要件分别已办、未办，按月汇报；又，三节两寿免用双红稟贴；又，崇俭禁奢；又，采访贞孝节烈；又，勘浚城内河道各件；又，上海县俞塘河工控案，行府提差审讯，均经谆飭实力奉行，遵办具复，切勿视为具文。

兹查各牧令均已陆续稟复，惟松江府所属之川沙厅、上海县，镇江府所属之丹徒县、金坛县，截至四月底止，查无只字稟复。言且不能，何望于行？其为置若罔闻，不知警惕，已可概见。应^请将川沙同知张应济、上海县知县王宗濂、署丹徒县知县唐守道、署金坛县知县鹿伯元

等各委，先记大过一次，以示惩儆。仍飭该厅、县等，将奉飭如何遵办缘由，分别禀复，尚准注销，并通飭各属一体遵照外，相应具文详明，伏候宪台鉴核批示。除详抚宪外，为此备由另册呈乞照详施行。

详督抚院

为通飭事。……云云，以示惩儆。除详明抚宪外，合行通飭。札到该某立即分飭遵照，迅将前奉通飭各件如何实力遵办缘由，刻日分别具复。如再仍前玩忽，不知振作，立予撤委，凛之，切切。

札松、镇二府并川沙厅同知张丞、上海县王令、
署丹徒县唐令、署金坛县鹿令 小排单

前事云云，以示惩儆。除详明抚宪，仍飭该厅、县等将前奉通飭各件遵办缘由，刻日分别禀复。如再仍前玩忽，不知振作，立予撤委外，合行通飭。札到该某即便转飭一体遵照毋违。

札苏、常、太三府、州，太湖厅并长洲县蒯令、署元和县陶令、吴县唐令、吴江县沈令、署震泽县叶令、署常熟县汪令、署昭文县沈令、昆山县张令、新阳县戴令、署华亭县厉令、署奉贤县葛令、署娄县张令、署金山县赵令、南汇县叶令、清浦县钱令、武进县王令、署阳湖县温令、无锡县吴令、金匱县俞令、江阴县颜令、署宜兴县郑令、荆溪县张令、署靖江县陈令、署丹阳县金令、署溧阳县赵令、镇洋县李令、崇明县曹令、署嘉定县汪令、署宝山县祁令二十九县

五月初六日申行

稟新选无锡县傅琳森应否飭令赴任请示由

敬稟者：窃奉署抚宪郭台批新选无锡县知县傅琳森稟到省呈缴凭、照日期由。奉批：“据稟已悉。仰苏藩司核明飭遵，并将发来文凭、假照各一张查收，分别照例详办。此缴。稟钞发”等因到司。奉此，除将奉发文凭、执照存俟汇案造册，详咨缴销，并先转飭知照外。本司伏查，无锡县虽系选缺，惟地处冲途，前遭贼踞，蹂躏最甚，所有抚绥安辑及招徕垦荒等事，非精明谙练之员，难期胜任。兹新选无锡县傅令，系由监生遵例报捐知县，曾选贵州仁怀县知县，丁忧起复，选授今职，虽非初任，第恐于苏省情形未能熟悉。今应否即飭该令赴任供职，抑或暂行留省察看，仍先照例奏咨立案，以重地方之处，理合录同，抄稟禀请，仰祈核批祇遵。除稟抚宪外，本司谨稟。

计录呈钞稟

稟督抚宪

附夹单禀制宪

敬再禀者：凡有部选州、县到省，向准留省察看。此时地方凋敝，尤应不厌详慎。新选无锡县傅令，虽曾任贵州知县，而各省情形不同，应否即饬赴任，奉抚宪面谕：无锡绅董向有把持公事习气，前两任均不免为所挟制。傅令人地生疏，似宜留省察看，俟情形稍熟，再令赴任。等因。现已商诸臬司，委令臬局帮同审案，以资阅历，合并禀明。

禀督宪

会详傅琳森留省察看请奏由 六月二十日申

为新选知县留省察看循例详请具奏事。窃照新选无锡县知县傅琳森，在部领凭，请假回籍修墓事竣，于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到省。据将原领文凭、假照禀缴抚宪，宪台发司核明饬遵，分别详办等因。伏查无锡县虽系选缺，惟地处冲途，前遭贼踞，蹂躏最甚，所有抚绥安辑及招徕垦荒等事，非精明谙练之员，难期胜任。兹本司等会查得：新选无锡县知县傅令，系由监生遵例报捐知县，曾选贵州仁怀县知县，丁忧起复，选授今职，虽非初任，第恐于苏省情形未能熟悉，似应留省察看。现经委令臬局审案，藉资阅历，俟情形稍熟，再令赴任。应请循例奏明，以重地方。除将缴到文凭、假照，附入本年夏季缴凭案内造册会缴外，相应具文会详，伏候宪台鉴核主政外，为此云云。

会详督院

卷二二 藩吴公牒二

通飭示諭 严禁各州县佐杂营弁干预词讼并墟甲私押佃户民人及游手好闲捏造谣言等项由

为通飭示諭禁飭事。照得佐杂擅受禀词，有干例禁，当经本司通飭严查，并采取各员切结呈候汇报。兹访闻仍有佐杂衙门擅出访单等弊，若不认真剔除，百姓受累，伊于胡底？又查各州、县营汛、把总等官，每每在于乡镇地方干预讼事，虽不至明目张胆收受禀单，而暗中刑吓、需索钱文，事所恒有。又，乡镇墟甲，往往有收受民人之事，始由业户交佃追租，渐至钱债事件亦居然私行羁押，殊出情理之外。又有一种游手好闲之人，三五成群，在于茶坊酒肆，捏造谣言，煽惑乡愚。种种不法，皆为闾阎之害。除通飭各属密查确实，分别禀究外，合行出示諭禁。为此示仰各外，合将告示札发。札到该某立将发去告示遍贴晓谕，一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务宜安分守己，勿蹈前辙。该佐杂、营弁等尤当格外自爱，倘敢故违，一经察出，本司执法如山，断不面明察暗访，如有佐杂、营弁干预词讼，由该某指名密禀。其余墟甲人等，有蹈前项情弊，立即严拿惩办。倘不先事禀明，因曲贷，凜之，切切！特示。

循故纵，一经本司访闻或被告发，该牧令等难辞颺预容隐之咎。仍将遵办缘由并贴示处所，先行报查，毋违，切切。

计发每县告示三十张

一出示札各厅、州、县 六月十九日行

札内加标

前三件均为地方除害，有父母斯民之责者，想必实力办理，毋待淳嘱。

通飭宜荆二县歉田派捐公费撤参一案由

为通飭事。照得宜兴、荆溪二县上年办理田捐，本司访闻类多不实不尽，节经派员密查。嗣据荆溪县职员余维士等以“荆溪漕书藉灾勒索，舞弊难容”等词先后来司具控。又据余维士面禀，宜兴漕书亦有索费情弊。均经批飭常州府提讯详办去后。兹据该府详复：“确访该二县办理田捐，于本议剔除不捐之歉收田亩，改议派捐公费钱文。该二县现须造复昭忠、节孝两祠应需公费等项，皆以是款贴给，彼时并未详明。提讯该经书等，已据承认。所得确数尚不明白供吐。”现又分飭查复，即使此款实系抵充公用，究竟收过若干？如何支销？自须查实簿据，分别是公是私，提同两县经书及上控之余维士等，讯取确供，按例详办。并据另禀：“请将

荆溪张令撤任，另委接署”各等情前来。

查宜兴、荆溪地方自遭匪扰，凋敝已极。地方官份应上顾国课，下顾民生，方为无忝厥职。乃该令等于荒熟田亩，未能认真核办，现当整饬官方之际，未便稍事姑容。除将署宜兴县即用知县郑令猗菴、正任荆溪县知县张令乔林，先行会同臬司详请奏参，暂行革职，以示惩戒。宜兴县郑令先经调帘卸事，业已委员接署。并将荆溪县张令撤任，另委接署。并飭常州府迅将此案严审确情，据实照案参办外，合行通飭。札到该某立即遵照通飭所属，共相警惕，勉为良吏，切勿故蹈前辙，悔之罔及。此札。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太湖、川沙二厅并长洲等三十县、宜、荆二县新任^陆张令
加标

现当查勘荒熟之际，该牧令等想能妥立良法，认真稽核，不致如郑、张二令受书差、图董所愚也。奉文后，仍如何立法绝弊之处，即行赐复。切要切禱。

通飭核议版图顺庄能否并行由

为通飭核议事。照得制治必先除弊，立法尤贵便民。州县征收钱漕，户多册繁，稽核不易，往往刁顽之民串同书差，高下其手。豪强玩法，愚懦受欺。飞洒隐匿、诡寄花分，种种情弊，指不胜屈。兵燹以后，各册籍毁失无存，更难稽考。当此清粮减赋之时，急须妥定章程，以垂久远。

兹据^委该县稟称：“各州县催科，首在清粮。清粮之后，以丘领户为纲，以户领丘为领。何为丘领户？譬诸一图之中，该田若干亩、内何字号田若干、粮户某人住居某图，以田领户，挨号胪列，谓之‘版图’。何谓户领丘？譬诸某人住居某图，共有管业田若干、内坐落某图田若干，如一户有数十百亩之田，尽归入住居图分并计，共应完粮若干，以户领田，了如指掌，谓之‘顺庄’。此古法也，便于催科。然江苏各属，独武、阳两邑办理顺庄最为尽善，因之兼办‘义图’。每图分作十甲，按甲催粮，轮年承值，历来年清年款。曾奉札飭各县仿照武、阳办法，举行义图，然各邑地方情形有不同者，绅士有愿有不愿者，亦不能相提并论。常府属或有仿行之处，而苏、松则尽是版图，故民欠较多，反有指顺庄为非宜、义图为不便者。卑职鄙见，义图之能办与否，姑置勿论，而版图为百世不易之本，顺庄为一时权变之宜，二者相为表里，不应偏废。若不办顺庄，一户有田百亩，坐落数十图，则版串有数十张。一经顺庄，则数十百亩之田归入一图完粮，则版串仅止一张，简而易明，故便于催科也。卑县现在清厘户粮，已飭令各图先造《丘领户册》送县存案，俟造齐之后，按籍而稽，顺庄易得。既无须假手于绅，亦不必烦民之力，从此催科有所归束，书吏亦绝弊端。然而有治法无治人，亦复无济于事，总在职司民牧者事事留心，时时加察，庶不致徒托空言”等情前来。

本司溯查旧制，赋役之法，原有二册，以人户为母，以田为子，用之以定徭役、征赋税者，则曰《黄册》；以田为母，以人户为子，用之以分号数、稽四至者，则曰《鱼鳞册》。嗣因法久玩生，弊端百出，于是各持议论，随时变更。然《鱼鳞》一册，至今不废，可见立法周妥，历久难移。今丘领户之法，以田为母，以人户为子，所谓“版图”，即由《鱼鳞册》变化而出；如户领丘，则以人户为母，以田为子，便于催科，今之所谓“顺庄”，似即古人《黄册》之遗意。第自用《黄册》，则推收田数，易于

混淆，诸弊难察，前入乃有废《黄册》而专用《鱼鳞》之议，今之废顺庄而用版图，犹此意也。大凡一切弊窦，全在催收查察，稍有不周，难免奸顽朦混。而各业户田地，势又不能永无买卖出入，推收一层，在所难免。究竟如何可以除弊，如何可以便民？专用版图，不用顺庄，是否于民称便？二者并行不悖，是否可以无弊？此外有无尽善尽美、有益于民之良策？合亟札飭。札到该某，立督遵照，各就地方情形，悉心酌核，妥议章程，详〔司〕候察核办，切速切速。

加标

此系清粮减赋后，目前第一要事，务宜稽古酌今，因地制宜，各抒己见，总期有利无弊，实于民生有裨。所议章程务于六月底复到，是所至嘱。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属小排单

通飭仿照娄县垦荒勒限赶办由

为通飭遵办事。据娄县禀称：“阜县各乡荒田节次劝办，因西南乡枫泾等处贼扰最久，荒田较多，以致上年未能一律种齐，且有新种之田被淹，业于上秋禀办。查开垦为目前要务，入夏以来，雨暘尚称时若。节届芒种，先经示谕，并照会绅董乘时劝办，一面亲赴各乡开导垦种。于五月底一律垦齐，随时开报复勘，总期野无旷土。值此需饷孔殷，惟有实力劝导，不敢稍存漠视。除俟农事毕后，造具垦田清册呈送，并将坍没营盘、濠沟、实难垦种各田，遵飭确勘，另行开报外，禀祈鉴核。”等情到司。

据此，查苏省各属，除奉、上、南、川、靖、宝、崇等七厅、县并无荒田外，其余各属均有抛荒，虽经陆续开垦，均未能一律垦齐。值此饷繁库绌，多垦一亩，即多收一亩之钱漕，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除批令六月初旬造册通送外，各属抛荒田亩，自应一律照办。据禀前情，合亟通飭。札到该某立督遵照，速将抛荒田亩赶紧谕督绅董佃农，设法垦种齐全，造册通报，毋得畏难苟安，甘居人后。文到即先通盘核计，何日开垦齐全、现在如何赶办缘由，据实禀复，切速切速。

加标

此系目前最要之件，究竟本年续垦若干、何日齐全，文到速复，勿迟。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属

通飭垦荒空文申复由

为专札驳飭事。照得各属抛荒田亩，尚未能一律垦齐，前经通飭谕督农佃赶办垦种在案。乃该某某等仅以“召佃设法劝垦”为词，空言申复，并于月报折内即称“已复已办”。要知此项荒田，总以全数垦齐为断，究竟续垦若干？何日可以垦齐？仍未切实声明，遽以一复为宕延之计，岂得谓之“已办”耶？合行专札驳飭。札到该某立督遵照，速将荒田赶紧会商绅董，设法妥筹，毋存畏难苟安之心，方有垦种齐全之日。仍即通盘核算，为得步进步之计，俟筹有头绪，一面先行具复，切要切要。

加标

圣人云：“无欲速，无见小利。”诸公能于此二语身体而力行之，则垦荒之道，思过半矣。然又不可执定第一句，而忘第二句也，切恳切恳。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长洲、元和、吴县、吴江、震泽、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太湖、青浦、阳湖、无锡、金匱、荆溪、丹徒、丹阳、溧阳等厅、县，并札华亭、娄县、金山、武进、江阴、宜兴、金坛、镇洋、嘉定等县

饬禁三首县拒收小票等名目永远革除由

为专札严饬事。案照^{长、吴}_该县征收钱粮，前因册串未齐，先行给发拒收，随后倒换印串，并访闻吴县有小票、查号等钱名目，即经札饬查禁，已据该二县申复，一律禁革。其元和县有无小票、查号诸色名目？现当整饬之际，自应一概裁除。长、吴二县拒收尤须永远禁革，合亟札饬。札到^该_府县，立^督_即遵照，将各项名目永远禁革，切勿再蹈前辙。仍将遵办缘由先行禀复，毋违，切速切速。

加标

前奉督宪函嘱“各州、县征收地丁，有于二千文之外浮取一文者，立予参撤”等语，小民之脂膏无几，而书差之欲壑无厌。幸再密派妥人，赴乡严查，庶此弊可稍弭也，切嘱，切嘱。

札苏州府、长、元、吴三县

通饬查禁拒收小票等名目由

为专札通饬事。照得长、吴二县征收钱粮，至一律禁革云云，同前札。此外，各州、厅有无拒收名目及票费、查号等钱？当此整饬之际，自应一概查明裁除，勿令该书差等巧立名目，需索病民，合行专札通饬。札到该某，立^饬_即遵照查明，如有先给拒收倒换印串，及按户索取票钱并查号等名目，立即一并革除，切勿视为具文，致干未便。仍将遵办缘由先行具复，切切。

加标

前奉督宪函嘱，至切嘱切祷云云，同前。

札苏、松、常、太四府、州并吴江、震泽、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太湖、华亭、奉贤、娄县、金山、上海、南汇、青浦、川沙、无锡、金匱、江阴、靖江、镇洋、嘉定、宝山、崇明等二十三厅、县

通饬征收钱粮开列斗则大张晓諭由

为通饬遵照事。据吴江县沈令禀称：“奉查征收钱粮柜收、票钱、查号等名目一并革除等因。遵查，卑县向来征收钱漕，经造经手承造册串，册有册费，串有串钱，册费由经手在乡私收，票钱则赴柜随缴，名虽因公派费，实则私意侵收。克复后，自四年开征起，造册、造串、纸张刊印及书差船饭、辛工各项，均由县按款发给，一切私费名目，尽行革除，钱粮漕折于定价之外，并无分文浮取。每届启征之时，分忙、分漕，不拘格式，自撰详明白话告示，刊刻刷印数千张，密派亲信之人，赴乡遍贴。示内凡米价、银价、洋价，以及何等则田除蠲实完米若干、银若干，每亩合钱若干，每石随漕之脚费钱文，并五年下忙摊征之浏河工费，均经一一刊明，大张晓諭，使乡民一目了然，不致再受若辈欺侮。卑职仍亲往各乡细加密查。四年份冬漕，访得蠹役洪胜及经造费绍兰等，在乡仍敢需索揽纳，当经严行究办，追檄充公，曾经详明有案。五年开办上忙，业将经造及坐图粮差，永远禁革。分乡设柜，令小民就近亲完。即圩甲人等，只准挨户传催，不准经手银钱，各费名目庶得尽绝。至于柜收一事，两届钱漕，均用版串，并未用过柜收。不但启征时串已齐集，即造串之前，必先造易知由单，预期领发，俾各户咸知本年实完银米。一经完纳，即时掣串。兹奉札饬，除开征时再遵饬赴乡，密查有无巧立名目，随时具禀外，检同历年征收钱漕贴过示式禀复”等情到司。据此，查该县征收钱漕，开列斗则，大张晓諭，使民一目了然，办理最为妥善，自可通行照办，合行通饬。札到，该某立^饬遵照办理。仍将出过示式专案送查，毋违。

加标

沈令往往言胜于行，但此事办理甚属妥善。望贤令尹认真照办，勿令他人之独为君子也。刻就示式，务必送查，切勿阅过即忘为要。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长洲等三十三厅、县，除吴江一处

通饬吴江上忙开征示式由

为通饬事。据吴江县申送本年上忙钱粮开征告示，请即鉴核等情到司。据此，查所呈告示，刻明斗则银合钱数，并先期交圩甲分发易知由单，及由单、册串纸张工价、书差辛工、饭食、船只等项，由县分款实发，不准书役、圩甲需索分文。其禁绝规费，示中业已包括无遗，各乡业户亦可了如指掌，自不至于每两二千文之外，再任书差、圩甲欺蒙索费。惟所称浏河工费，各处有无多寡不同？所收洋价，虽据申明“市有长落，随时出示”，亦难刊定数目，应令乡民遵照柜前告示核算，如果示价较长，准其易换通足制钱完纳。总之，钱、洋并收，听民自便。此外尚有未尽周详之处，应由该某各就地方情形，分别参酌变通，归于妥善，庶于催科之中，寓恤民之意，以期绝弊净尽而后已，合发示式通饬。札到，该某立^饬遵照，一律割切出示通諭。仍饬将刻就示式即日呈送，以备察核。并将何日给发各乡、曾否遍贴、已派妥人周历查过缘由附复，毋违。

计发示式一道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长洲等三十三厅、县，除吴江县小排单

加标

连日据各属送到刊发由单式，皆有减定科则，每则下开明应完钱数，与吴江办法相同，足见各牧令爱民如子，已有同心。惟本司察访乡民，均不知自业之田应还何项科则，凡系祖、父遗业，只知向来完缴钱粮钱若干、现奉减赋后完缴若干，问其所减几成、系照何项科则完纳，皆茫然不知。可见分开科则，并某则应完银数及钱合银数，在各牧令煞费苦心，必谓如此可以绝弊，试问控案中有以科则不符入讼否？即此一端，可见尚系隔膜。本司之意，各州县向造易知由单，按户分给，何不即在由单上注明某户应完田地若干亩、查照历来征册系某某则、应还银米若干，即以银米定价合钱若干，逐一注明，然后将由单发给本户赴柜完纳，似更直截老到。又，恐按户发给由单，尚属具文，且有圩甲等从中掊勒，未免又起讼端，应于由单之外，悉照由单上每户田地、科则银米钱数写法，每都、每图将各户应完数目，统写告示一张，仍逐细注明，派令诚实家人，押差周历各乡，拣择该都、图中庙宇内，满浆实贴，勿使风雨飘零，仍将贴过处所报查。则业户既执由单，又见告示，再有某项科则应完银米数目，先已大张晓谕，自可了然于心，照数完纳，书差不致丝毫朦混。并将告示所列各户细数照造，每图、都一册，送存内署，由该某赴乡顺道查对，并备本司遇案随时吊查。惟某户应完某则，只有户书一人知悉，核办之初，必有高下其手，非认真按户查对不可。只要现造每户之银米数与上届银米数丝毫不错，再以所完斗则核计，自无弊混。设有该户买卖增减，由户书具禀存册。倘该业户将来以户书飞洒具控，如查无该户买卖增减，而上、下年数目不符，定惟该某是问。总之，本司于苏省情形尚未熟悉，是否堪以照办，较之仅以斗则银米钱数出示能否稍为实在、不致隔靴搔痒？尚望贤有司参酌，尽善行之，是所企禱。

催裴清远控案速讯详办由

为严催事。案据原籍上海县、寄居华邑监生裴清远呈控华邑皂头吴乾等勒充清粮董事，并串门丁李麓泉耸县逼垫条漕经费，重串重征，号求檄调册卷、亲提人证质讯等情，当经前署司饬府吊齐册串，秉公讯究详办。继又札催在案，迄今未据讯详。兹又据该监生裴清远复以前情遣抱裴福来司，呈请亲提讯究前来。查李麓泉既系另案徒犯，自应照例办理，何得任听保释？迨经前司严饬禁锢，迄今数月，仍复逍遥法外，藐玩抗违，莫此为甚，实堪发指！门丁、书役串诈害民，最属可恨。现当本司通飭清理词讼之际，岂容再事延宕？应由府先将李麓泉遵飭禁锢，一面照案勒提人证，吊齐册卷，秉公速讯详办。该监生亦即赴府候质，毋得率请亲提。除批榜示外，合亟抄词严催。札到该府立即遵照，先将李麓泉严行禁锢具报，一面照案勒提人证，吊齐册卷，秉公速讯详办，毋再徇延。仍将讯办情形随时具报，切切。

计抄词

札松江府小排单

加标

案关丁书串诈，务即速讯详办，再延未便。

札飭裴清遠控案由

為專札嚴催事。案據原籍上海縣、寄居華邑監生裴清遠呈控華邑皂頭吳乾等勒充清糧董事，並串門丁李麓泉等縣逼墊條漕經費，重串重征一案，前經本司札府，先將李麓泉嚴行禁錮具報，一面勒提人卷，秉公速訊詳辦去後。嗣據該府於五月份奉行緊要公文冊內登報此案，專差飛飭華亭縣，速將原、被人卷即日解訊，並飭婁縣將李麓泉嚴行禁錮具報。至此案曾否解到，迄今未據訊詳，合行札催。札到該府立即遵照，勒提通案人證，吊齊冊卷，即日秉公速訊詳辦。仍將李麓泉如何禁錮先行具復。案關丁書串詐，毋再違延，切切。

札松江府馬遞

加標

速訊詳辦，再延未便。文到即將曾否解訊緣由具報。

卷二三 藩吴公牍三

札飭叶令禀报震泽续垦荒田据实禀复由

为据禀札飭事。据署震泽县徐令禀称：“卑县额田六十八万三千余亩，截至上年冬漕止，计成熟田三十二万一千一百余亩，尚有抛荒未种田三十六万一千八百余亩。本年五月底，前县叶令禀报续垦田十万余亩。查叶令任内，虽曾出示招垦，并刊发开垦报单，飭着圩甲开报，其实屡催罔应，并无一圩报到。不知此续垦田十万余亩坐落何处？叶令凭何禀报？无从查核。查续垦田亩，必须查明确实所有各圩甲实在亩数，报单履勘相符，方作为准，岂可凭空捏报？况田既续垦，既须征收钱漕。叶令自知交卸在即，钱漕非伊任内之事，只以一复了事，未顾后任办理为难。现在卑职飭传各圩甲到案，面谕将各圩成熟、新垦、抛荒田亩，按圩开报，一有报到，即行亲自按行圩踏勘，如有不符，即将圩甲当场严处，总以核实为止。俟通县查报齐全，勘明实数，再行据实禀报。如果实有十万余亩，卑职断不敢隐匿分毫。倘或并无此数，亦不敢以叶令具禀在先，扶同隐混，自取咎戾”等情到司。

据此，查该令在任，禀报续垦田十万余亩，既无圩甲报单，当时凭何开报？何以后任无案可查？据禀前情，合行札飭。札到该令立即遵照，据实明白禀复，以凭核办，毋违。

札靖江县叶令

加标

该令办事，有名无实，此其一端。如再颞预因循，该令自问当得何咎？

札飭密查昆新等县拒收票钱名目由

为札飭密查事。照得昆、新、太、镇四州征收钱粮，于每两定价二千文之外，有无拒收及票费、查号等钱，需索病民，及有无短作洋价各弊，即经通飭一并革除。虽据申复并无多收一文，是否确实？该书差等有无阳奉阴违、私自索取情事？应由该员顺道密查，禀复核办，合行札飭。札到该员立即遵照，严切查明，据实禀复，毋稍徇护，切切。

札昆、新、太、镇委员候补知县何令绍章钉粘
江、震、常、昭委员候补知县徐令炳奎

加标

此系特委之件，该员务即改装易服，不动声色，确切查复，不得丝毫代为掩饰，切切。

札飭复查镇洋补征银米并扣科银米提解充饷由

为据稟严飭事。据委员候补知县何令绍章、镇洋县李令尊馨该令等会稟称：“窃照镇邑荒熟田数一案，卑职绍章奉札到镇会同，严限圩长从实开报，并谕各业补送租由。业据一律报齐，共计续报租一万二千八十八亩，自田二千六百二十六亩四分一厘二毫。按科核算，应行补征米九百四十三石二斗八升三合，补征银一千七十六两三钱八分四厘。上年冬漕仍收折色，年外每米一石征钱四千七百文，除给书差、地圩纸饭赏犒外，实收钱四千一百二十文，补征米合钱三千八百八十六千三百二十六文；每银一两收钱二千文，除给书差、地圩纸饭赏犒外，实收钱一千七百文，补征银合钱一千八百二十九千八百五十三文。银米两项，共应补征钱五千七百十六千一百七十九文。由县补造册串催追，一有征起，即当批解充饷。”并据另单会稟：“五年开办冬漕，因骤难分科，先照全田一律上则造串开征，谕令各户检齐丈单丘号，送局归户定则造册，移县核办。如有轻科应扣之户，即于串内加戳，注扣给还。现将中、下各则田亩，查照全书核算，除给还外，实存未领米一千一百六十七石五斗三升八合。年前征价，每石收钱三千七百文，合钱四千三百十九千八百九十一文；未领银一千一百八十三两二钱七分三厘，每两收钱二千文，合钱二千三百六十六千五百四十六文。银米两项，共合钱六千六百八十六千四百三十七文。此两项银米，委系各业溢完，未来归户，无从给还之款，应否全数提解充饷，抑酌拨修建仓廩？稟请示遵。再，卑县上年银米，民欠尚多，扣科一款，均已垫解正项，自当殚力催追，赶先解兑”各等情到司。据此，查租、自各田，从前既有隐匿，此时补报，各数亦难免无不实不尽，应再会同切实确查，稟复核夺。至扣科银、米两项收存钱文，现在饷需甚紧，应即赶解来司，未便以垫解正款为词，藉图延宕。据稟前情，合行严飭。札到该州_州员_员立_立飭遵照，指飭会同_该委员_县，再行逐细复查，分别据实稟办。一面按数催追，同扣科银、米两项收存钱文，一并解司充饷，毋稍延混，切切。

札太仓州、镇洋县小排单
委员候补知县何令绍章

加标

该州、县应解此项款目，限八月初五以前全行解司，幸勿迟延自误，切嘱，切嘱。

飭禁驿夫滋扰航船由

为据稟札飭事。据武进县鹿令稟称：“班信航船原为趁搭便民而设，驿夫空回，顺便趁搭，原属常事，极应安分守法，不得倚仗官势，欺压船户，苦累商民。卑职素悉有驿州县各站马夫，每藉差使为名，强趁班信船只，盘踞大舱，不特分文不给，更须索酒食，借端滋闹，喝

斥船户，吵扰行旅，肆意横行，毫无忌惮，由来已久。卑职莅任之初，即经严谕本号夫役，务宜谨慎办公，毋许藉差滋扰在案。兹于本月初一日，奉本府札开：‘据苏、常船业户陈大法等稟：身等均复旧业，稟设班船只。詎料无锡驿站夫役，窥身船只逼近驿前，每于递文交卸回转时，藉差使为名，来船硬搭。一入船内，公然盘踞大舱，钱既分文无付，更须需索酒食。稍不遂意，非百般哄闹，即先将马鞍投入船舱，人则故意不到，押令坐守。号乞飭县谕禁等情。据此，札飭查明该县驿夫有无滋扰情事，稟复察办’等因。下县奉此，除出示严禁本驿马夫，嗣后驰递文报回空，趁搭班信等船，只准随便趁搭，与寻常商旅一体出钱，不准霸占中舱，索诈酒食，欺压商旅。倘敢仍前肆横，许该船户捆送来县，尽法惩办外，卑职仍不时查察，如有前项情弊，随时从重惩办。稟祈檄飭有驿各县，一体严行示禁，以安行旅而除积弊”等情到司。

据此，查此等夫役，系在驿当差之人，本应地方官严行约束，岂得任其妄为？既据具稟札飭，札到该_县立_府即_飭遵照，一体严行谕禁，如敢阳奉阴违，仍前滋扰，立即提案究办，以安行旅而除积弊，毋任徇护，切切。

札苏、松等四府并元和、吴江、昆山、华亭、
清浦、无锡、丹阳、丹徒等八县小排单

通飭各属荒熟田册核实承造由

为通飭事。照得本司访闻各乡现办荒熟田册，皆系凭之图正，图正又听之花户，其中必有捏报情弊，若不逐细查勘，非特有碍征收，且多混淆不清，合亟通飭。札到该某立即遵照，严督图正将应造荒熟各册，按田核实查注，不准丝毫含混。倘有承造不实、以熟作荒，一经县委查出，立提该图正解省严办。乡董有协查之责，是否扶同弊混，并提讯究，毋任玩违，并干未便，切切。

札苏、松、镇、太四府、州并长洲、元和、吴县、
吴江、震泽、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太湖、
华亭、娄县、金山、青浦、丹徒、丹阳、金坛、
溧阳、镇洋、嘉定等二十厅、县

加标

防弊宜严，求留意查察为禱。

札飭武进县钦风乡隐匿田亩由

为札飭事。照得本司访查武进县钦风乡隐匿田亩，为数不少，并有贿通区书弊混情事，亟应严查究办，合亟开单札飭。札到该_县立_府即_飭遵照，逐一确查，据实稟复察办，毋违。

计开单

札常州府并委员候补知县金令福曾粘验

单开

一、钦风乡三十一都一图图正吴所法下字号，隐匿约有千余亩周庄，除卖与许姓之外，陆续卖与江北人者，尚约六七百亩。八月二十日，在城报数，贿通区书蒋灿荣三十元。

一、钦风乡三十都二图图董庄国香^睦字号，约匿八九百亩孙庄。现因局、县节次亲查，虽已陆续报出，大约尚有隐混。该图董与县书蒋姓通同作弊，该书花名，或云名灿荣，或云名灿华。

一、钦风乡三十都三图图董庄朝开^夫字号、图正臧孝和，各匿有二三百亩。

一、钦风乡二十八都五图，据乡民云，本年熟田有五千八百亩，隐匿甚多。

此外武进县之依西等乡、阳湖县之升西等乡，均经该二县并清粮局查出不少，其余各乡均有隐弊。

催议版图顺庄能否并行由

为再行札催事。照得州县征收钱漕，推收一层，如何可以除弊？如何可以便民？专用版图，不用顺庄，是否于民称便？二者并行不悖，是否可以无弊？此外有无尽善尽美、有益于民之良策？节经札飭，各就地方情形，悉心酌核，妥议章程，详候察办在案。兹查各属俱已复齐，独^{震泽、靖江、丹徒}该^县至今仍未议复。现须汇案参酌，未便再迟，合再札催。札到，该^{府立督}县^{立即}遵照前札，迅速核议，即日详复，听候核办，毋再迟延，切速，切速。

札苏、常、镇三府并震泽、靖江、丹徒等三县小排单

批嘉定县禀本年下忙钱粮请减成征收由

批查该县应征本年下忙钱粮，既据禀称六月间木棉被淹，秋成歉收，若仍照上年分数启征，民力未逮，姑准酌减征收。现经本司核定：该县东、南乡减免二成，实征八成；西、北乡减免一成，实征九成；新垦田亩减免四成，实征六成。仰太仓州即飭通详核办，一面赶紧造串启征，并查明荒熟田亩实有若干，开造减免实征及抛荒全蠲田亩坐落区图各项清册，刻日送司查核。所有启征日期，亦即先行报查。征下银两，赶速分解济饷，毋稍违延，切切。此缴。

批太仓州小排单

飭查长元二县征收钱粮是否给照倒换由

为专札飭查事。据^{苏州}该^府详，据吴县禀称：“应征本年上忙钱粮，奉飭提前启征，自应照办。惟应造册串，虽经督飭赶造，然卑县户数零星，册串较繁，且花户散居各乡，离城辽远，若俟造齐开征，必致延误。今于木渎、光福等处设局，催追上年条漕，一俟截数，即征上忙。查长邑开征钱粮，如册串未齐，向系先给库收。卑县事同一律，惟有仿照办理。现拟编号立簿，

遇有完纳，随时填给印照，内加盖‘暂给收执，准换版串’八字戳记。一俟造齐，准花户持照倒换。三县办理相同，无虑窒碍”等情，由府转详示遵等情到司。据此，查^{长、元二}该^县征收钱粮册串未齐，是否先给印照，造齐后倒换，未据报明有案，无凭查核，除飭长、元二县查复外，合亟札查。札到，该^{府立飭}县^遵照，速将该县征收钱粮册串未齐，是否先给印照，造齐后倒换，刻日据实禀复，并将照式送司察核。一面札飭吴县遵照，俟查复后另行飭遵，毋违。

札苏州府，长洲、元和二县

加标

立待禀复，幸勿稍迟。

札飭长吴征收钱粮能否仿照元邑办理由

为专札飭遵事。案据^{苏州}该^府详，据^吴县^禀称，征收本年上忙钱粮，卑县花户零星，册串较繁。今于木渎、光福设局催追，如册串未齐，遇有完纳，随时填给印照，内加盖“暂给收执，准换版串”八字戳记。一俟造齐，准花户持照倒换等情，由府转详到司。当因长、元二县是否如是办理，未据报明有案，无凭查核，即经札飭查复在案。今据元和县禀称，历系先期颁式飭造册串，择日启征，随时掣串，并不先给印照。而长洲县复称，亦系先给柜收，随后倒换，申复前来。查元和县既可不先给印照，何以^{长、吴二}该^县不能仿照办理？要知书差多一次经手，即多一番弊端，合亟札飭。札到，该^{府立飭}县^遵照，查明各该县征收钱粮，究竟能否仿照元和办理，定限六月十五前，先行据实明白禀复，听候察核飭遵。一面赶紧征收，随时掣串给执，不准书差人等藉索分文，致为民累，切切。

札苏州府，长、吴二县

加标

本司访闻吴县征收，有小票钱、查号钱等名目，长洲则尚未得其详，皆宜认真禁革。书差之欲壑岂有厌哉？切嘱，切恳。

札飭唐令征存分别查明交解由

为据禀札飭事。据吴县禀称：“奉飭，以卑职清浦任内交代，限于五月内结报等因。查清浦交代，会同盘对，除已经妥议外，钱令意欲令卑职再交出银二千六百两，现在未经定义。三款均与寻常列抵之款不同，卑职邀同监盘，再四与钱令商酌，钱令坚执不许，必欲于长垫之外，再加长垫，似未免已甚。而卑职无力从事，缮折禀复示遵”等情到司。

据此，查此案前据^钱该^令以唐令征存除作抵外，应交五年地丁银二千九百四十余两，竟将不能作抵之款图抵，未允。并据^{长洲}该^县又称：唐令征存除抵外，尚存银二千七百九十余两，唐令欲将蠲缺俸工抵数。钱令以此款抵还翟任亏空，不能列抵各等情。当查征存数目，彼此不

符,究竟实应交银若干?即经分别札飭确查禀复在案。乃核^唐令现在禀叙,仅止银二千六百余两,因何征存银数各有不同?应即逐款彻底确查。据禀前情,合^再发折札飭。札到,该^府立^督遵照,速即按款核算准确,究竟唐令实有应交若干,刻日先行禀复。

蠲缺俸工一款,翟任既自有未完正款,应即先行拨抵。唐、钱二任均不得以此款作抵,以重帑项而免取巧。一面勒限悉数移交,由现任填批赶解。库未攸关,勿任彼此推诿,切切。

计发唐令呈折一扣,仍缴。

札松江府、长洲县

前事云云,合亟札飭。札到该^县立即遵照,速即查明^唐令任内征存各款究有若干?除交抵外,尚有应交若干?刻日先行据实禀复。一面移催唐令,将征存五年地丁银两悉数移交现任,由^钱令同余欠银两一并填批赶解,断不能以滥款作抵,亦不得任意推诿,致悬库款。仍将此案交代,迅即按款交接清楚,造册结报。均毋违误,致干并咎,切切。

札清浦县并前署县唐令

加标

此项正款,断不能以杂款搪抵。遵限半月内确实核算禀复,勿任宕延,并干重咎。

札飭密查新阳征收地丁有无浮收串票钱文由

为札委密查事。据新阳县申复:“奉查征收钱粮有无先给柜收及小票、查号等名目,飭即一并革除等因。查卑县上年所征条漕,印串俱已截发,并无先给柜收之事。且办理清漕银米,系计两、计石提给书差办公经费,不准向民间索取分文,实无票钱、查号等名目。现在出示永远禁革,一面密查。如有不法之徒胆敢需索,即行解究。至征收地丁,每两不得逾二千文之数。前奉颁示,亦已照缮刊刻,分贴晓谕。申复鉴核”等情到司。

据此,查此案前经专札通飭查禁,并令查明征收地丁于二千文之外,有无浮取分文,一并查复在案。兹据该县申复,实无票钱、查号等名目,与本司所闻不甚相符,应再飭委密查。札到该员立即遵照,驰赴新邑,在城镇各处,不动声色,严密访查该县征收地丁,于二千文之外,有无浮收串票钱文,即行据实密禀,以凭察核,毋稍徇延,切切。

札委员候补知县何令绍章

加标

此系书差需索,地方官未必悉知,务即严密访查明确,即速具复为囑。

催娄县劝垦荒田一案由

为专札严催事。案照^娄县劝垦荒田一案,前据具禀于五月底垦齐,即经批飭,将续垦田数并于六月初旬造册通送,并将营盘、濠沟等项设法垦种。嗣据查明,五月底止,续垦田数禀报

到司。当核来禀,只续垦田一百四十二顷三十二亩零,何以前次率尔具禀?究竟该县续垦若干?尚有未垦若干?何时堪以一律垦齐?又经批府分别查明,于七月底据实禀复。一面飭县将已垦田亩造册呈送察核,其余未垦田亩,务使定期一律垦齐在案。迄已逾限,究竟续垦熟田若干?尚有未垦田若干?何时一律垦齐?杳不禀报,已垦各册亦不造送。垦荒为目前要务,岂容任意违延?合亟专札严催。札到,该_府立_督遵照节次批飭,分别查明:截至现在止,共垦熟田若干?究有未垦荒田若干?何日可以一律垦齐?再限八月二十日以前据实禀复,一面将已垦田亩,造具区图顷亩斗则细册,呈送察核,并将其余未垦田亩,定期一律垦齐,力务使野无旷土。勿_任再_再饰延,致干严咎,切速,切速。

札松江府、娄县小排单

加标

此事该县饰禀于前,批飭该府确查禀复,又不遵限七月底复到,均不可解。垦荒为目前要务,务遵此次限期,据实具禀,并飭县造册禀送,慎勿狃于任催不办之积习为囑。

卷二四 藩吴公牍四

通飭各属延请端人宣讲《圣谕广训》及 《小学》酌章稟复由

为通飭事。照得治道之隆替，系于风俗；风俗之盛衰，因乎人心；而人心之邪正，则由于教化。成周盛时，州长、县正以下，有党正，有闾胥，有鄮长、里宰；汉置三老、嗇夫，皆于一邑一乡，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有条不紊；隋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之职，然明洪熙元年，犹诏州县设立年高有德老人，劝民为善。

我朝治迹超迈前古，通颁《圣谕广训》十六条，于教民之道，犁然具备。复念州县官簿书纷集，未能专务传宣，爰令添设约正，择人充任，量给廩饩，诚盛典也。亦即古先王党正、闾胥之遗意也。无如日久视为具文，仅于月之朔望，循例口诵三篇。乡僻愚民，非特不能听解，亦并不知有此一事。至所谓家塾、党庠，以小学课其大成者，益无闻焉。人无中立之途，不归于正，则入于邪。汉之斗米，唐之末尼，大率皆乘政教之微以煽惑人心，而四方卒以多事。现当大难初戢、创巨痛深之后，尤易激发天良，惟有力挽浇漓，敦从正学。除敬将《圣谕广训直解》每州、县各发三十部，《小学》全册随便分别刊行外，合先明定章程，一体通飭。札到该某遵即转飭各县，延订邑中绅耆士庶，不论何职，但求品行端方、文词通晓之人，分排日期，各按城乡地址，酌定约正廩饩，劝令认真传解。务使愚民知所感悟，辗转劝导，庶足以明正学而绝歧趋，于风俗人心大有裨益。该某等官是亲民，职司教养，如果实力遵奉，自有成效可观，断勿以迂阔而漠视之。仍将举办缘由及设讲处所，并讲生姓名，先行稟报。倘章程中事理有未尽者，仍由该某斟酌变通，随时稟复，以备参考，切切。此札。

通飭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各厅县加小排单

兹将宣讲章程开列于后：

一、教官责司秉铎，宣讲本其份内之事，应令每月周历各乡镇，宣讲《圣谕广训》之外，带讲《小学》一章，俾乡曲愚民咸知体节。尤以正人心、端风化为急务，所当反复开导，使知名教中有乐境，处顺安常，毋求淫福。

一、宣讲宜由县举品行端方、文词通晓者五人，城厢一人，四乡四人，先行派定。按逢五、逢十日期，分晰详明，多方开导。该教官即周历各乡镇，率同宣讲，如教官未到之处，即由该生按期讲解。

一、设讲处所，每乡择定庙宇屋一、二处，预飭地保借备桌凳。桌只一、二张，可以通借。

凳宜多备，应由县置办粗板长凳，每乡各十余条，以免久立则倦而思退，或致拥挤杂沓，反失体制，并杜地保等藉词纷扰之弊。

一、宣讲既有定期，讲生到期由本乡赴公所，既无跋涉之苦，非有事故，不可一暴十寒。即使万难应期，亦应先日知会，以免听者守候失业。且讲生既为一乡之善士，其乡中素来人情较为熟悉，善则加勉，不善则亦可就此劝导，务使之感悟而后已。

一、讲生除各乡延订外，其或城中另有立品纯正、愿司其事者，即令随同教官下乡，广为劝化，不拘一乡一人之数，以期捷于感孚。年中由县酌奖花红，贫者量给膏火，尤为出力者，专案详请奖励。

一、各乡均有讲生，教官如别无同往之人，只带跟仆一名，船只、饭食之费，每日需钱一千文；地保备茶，每次二百文；其讲生五名，每名月给薪水各五千文，均由县捐廉交教官散给。按月由教官将讲过处所开折通报。

一、宣讲之外，如民间节孝贞烈，例合请旌，或虽格于年例而苦节可风者，造庐存问，以示矜式。其民间疾苦、田禾水旱情形，并许于月报内附列。惟不得干预词讼。

加标

现每处发《圣谕广训》三十部，计六十本；《小学》因刷印不及，现先发一部，计五本。诸君子务祈实力举行，勿徒托空言为要，勉之望之。

函致各属宣讲《圣谕广训》由

敬启者：前已雨泽愆期，艰于播种，曾通致各寅好设坛祈祷。省中连朝得雨，尚未透足；各属田畴高下不一，雨泽多少亦恐不同，未识自初旬迄今，得雨几次？能否一律霑溉，以资插蒔？私衷殊悬悬也。尚祈亲赴各乡，召询父老，察看情形，高低陇亩，润泽若何？插稻栽棉，于夏至前后可否及时树艺？某以农事为重，不惮读询，务将各处实在民情，查明见复，以慰鄙怀。

至各属积案，历久不结，甚至雀角细故，亦复系累经年。投词有费，到案有费，审结有费，小民丧乱之余，身家几何？半尽于狱吏、胥役之手，良可痛恨！前次通饬各属，将词讼案件按月一报，务求于一切控案随到随审，随审随结，少提人证，严立期限。谚云：“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愿诸君子为无告穷民设身处地，自恻然不安寝馈矣。且乱离之后，小民不知伦常纲纪为何事。现拟劝各属讲求《圣谕广训》十六条，及刊行《小学》一书，诚以正学不明，异端日炽，亟当广为劝导，使愚夫愚妇有所依归，即才智之流，亦有所束缚，以戢其好异矜奇之志，于世道人心，殊有关系。各属于催提钱粮之檄，依限申复，固属踊跃急公，至人心风俗等事，嗣后亦望勿视为迂阔而以具文置之，则民生幸甚！不佞幸甚！

札发《胡文忠遗集》由

为札发事。照得探千秋治乱之源，莫如鉴古；综一代名实之要，尤贵观今。抚《遗集》其如新，愿群僚之共宝。鄂抚胡文忠公，南楚伟人，中兴良弼。其讴思在士庶，其功业在史官，亦既卓

然不朽矣！今读其《遗集》，拳拳然于兵事、吏治相为表里，诚以兵事不飭，无以为荡寇之资；而吏治不修，更无以为绥民之本也。至如寓催科于抚字，尤能补前人之偏见，为经世之名言。盖设官所以牧民，不能抚字，是为殃民；筹饷原以裕国，不能催科，是为蠹国。催科、抚字并行不悖，自文忠言之，而后知为国为民，此中原自有两全之道也。他如黜浮而崇实、戒奢而从俭、惩安逸而务勤劳，皆足以返官场之陋习。比于贾傅之疏、陆公之奏，前贤后贤，相为辉映。本司披览之余，时深仰止。故欲广为流布，同切师承，合亟札发。札到，该某即将《文忠遗集》一部遵照收领，惟望公余之暇，时加讽诵，或引其文为药石，或奉其言为弦韦，庶几于循吏名臣之基，不无一助。更由此而博稽古训，益懋宏猷，则本司庶几旦暮遇之，尤愿与诸寅好互相砥砺者也。

计发

《胡文忠公遗集》一部

札五府、州、县

加标

《遗集》言催科、抚字，善于论史；言差役虐民，尤妙于说诗。其《解小宛》五章，以为传箋释义，尚有未尽，盖“交交桑扈，率场啄粟”，言今日之差役，周围民居所在，啄食无厌也。“哀我填寡，宜岸宜狱”，诗人自知孤弱，无可告诉，而以岸狱为宜也。末二句“呼长上而冤不可伸，即卜之鬼神亦无善兆”，诗旨尤为沉痛云云，比之匡鼎解颐，殊多妙理。愿披其《遗集》，另书一通，置之座右，时为省览，是亦留心抚字，所当触目而警心者也。苏省书差，藉钱粮词讼以苛索愚民者，无利不搜，无恶不作，而地方官皆不及知。古人三复白圭，愿诸君子无忘小宛五章之明训焉！特嘱。

饬禁逼嫁抢醮由

为再饬查办事。照得蚁棍逼嫁抢醮，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前经札发告示，并通饬查拿在案。兹查各属接札之后，仅据报明出示严禁，而于此项恶俗必应如何办理方能禁止净尽，皆未切实声明，若不实力查办，何以拯子嫠而儆凶顽？合再札饬。札到该_府立饬所属，务于各乡各镇明察暗访，如有前项情事，立即严拿究办，以期惩一儆百。切勿以业经出示，即可置之不问也。仍先将实在如何办理情形，具禀察核，毋违，切切。

札苏、常、镇三府并属

加标

前据该_属具报，仅称出示遵办，而于月报折内，又注“已办”，是以发贴告示为了事矣。现在松、太各属，或称前获何棍如何惩办，或称矜恤穷嫠以全名节，皆不视为具文。该某情形相同，务即实心查访，惩办一二，以挽颓俗，造福不浅，勉旃。

札催饬禁逼嫁抢醮由

为札催事。案照夫妇居人伦之首，贞淫关风俗之源。地方凡有节孝贞烈妇女，得邀国家

坊表祠祭之典，原所以养廉耻而重纲常也。本司前在上海道任内，查得苏、松、太各属，孀妇每多再醮，访察其由薄俗，所称名目有三：一曰“争醮”，一曰“逼醮”，一曰“抢醮”。皆由一种蚁棍，虺蜴为心，逞其簧鼓，不顾坏人名节，只图快己贪婪，为之主谋、媒说、哄诱、逼勒，无所不至。遂使孱弱之妇，身遭劫制，因而丧节者有之；或不甘被辱，因而自尽者亦有之。似此败俗伤风，在主婚之人，贪利忘义，固属丧尽天良；而祸首罪魁，则蚁棍实为厉阶。曾经通飭，查拿严禁。现在此风虽已稍息，第恐日久玩生，当经发示札飭五府州，飭属晓谕，并将蚁棍随时查拿惩办在案。迄今仅据太湖厅、昆山县二处具复，声明将示谕分贴城乡晓谕，随时查禁。其余各县，未据将遵办缘由报查，殊属迟延，合亟札催。札到该某立遵来札，速即严催各属，将前项蚁棍曾否查拿惩办，所发告示是否发贴晓谕，并将出示处所先行报查，毋迟，速速。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属 除昆山、太湖二厅、县

加标

事关成人名节，切勿稍再漠视。

飭催吴江县等逼嫁抢醮一案由

为札催事。照得本司续次飭查蚁棍逼嫁抢醮如何禁止净尽一案，前经札飭，将如何办理情形具报察核在案。现在各属均已复齐，独该县未据专案禀复，究竟是否实力查办？乡镇地方有无似此情事？合行专札飭催。札到该县，立即遵照，刻日将如何办理情形，禀复察夺，毋得再延干咎，切切。

札吴江、金匱、宜兴三县

加标

该县地方即无前项蚁棍，而贫苦孀妇应如何设立清节堂或恤嫠会等事，均须实力办理。仍将遵办缘由具复。

密飭昆山县查复贡生李宾等有无劣迹由

为密飭查复事。照得该县贡生李宾前在本司衙门具禀，以新阳征收钱粮漕书保串加收、短作洋价，陈请查访等情。查该贡生既未声叙置有新邑田亩，又未指控该漕书等向伊浮勒，仅以隔属无干之事，历历禀陈，殊不可解。除飭苏州府密查书保串弊情形禀复，另行察办外，该贡生平日有无把持公事、勾通丁役分赃不均，以致挟嫌上控各情，合飭密查。札到该县立即严密访查，如该贡生有与丁书分肥各劣迹，刻日臚列密禀，以凭核察。其新阳县门丁翁姓，漕书金姓、胡姓，如何劣迹，亦即一并密查缕复，毋稍徇延，切切。

札昆山县粘钉加小排单

加标

该令接到此札，务即不动声色，严密查访。若有漏泄传播，定惟该令是问，凛之，切切。

密饬常州府访拿沙董徐正育等设局勒索由

为密饬查拿事。照得本司访闻江阴县寿兴沙董事徐正育、王沂、陈宝、孙一飞、萧礼年等五人，藉保甲局为名，私设刑具，收阅呈词，出差拿人，坐堂刑讯；又勒索局用，每沙田一亩收钱二十文，河费钱十四文，种种不法，骇人听闻。若不按名拿究，大为地方之害，合行开单密饬。札到，该府立即先行严密查访单开各情，如果确实，即提该董徐正育等，逐一研讯确实，按律拟议详办。此系本司特饬之件，该府毋稍徇纵，切切。

计粘案

札常州府用排单钉封

加标

此系本司特委之件，务望于四月十五以前，先将办理情形禀复。

札催江阴徐正育等敛钱一案并将颜令记大过三次由

为札催事。案据该府禀：江阴保甲局董徐正育等敛钱一案，前奉^{督抚}究批司，当经先后转饬，将生员王沂、监生陈宝，查明入学报捐年分，叙详请革，并将江阴县颜令记大过三次，一并查议具详。并饬县将民人孙一飞、缪正南杖责发落具报，仍将县丞移驻寿兴，作为分防之处，迅即亲往履勘妥议，禀复察办在案。迨今日久，未据查明详复，殊属迟延，合亟札催。札到，该府立遵先今来札，速即分别查议确勘，详复察办，毋再迟延，速速。

札常州府小排单

加标

幸勿再置之不复为慰。

密饬常州府查拿章培庆等包庇私垦由

为密饬查拿事。照得本司访闻江阴县地方有丈出严智明私垦田三百四十八亩，系漕总书章培庆得钱包揽；又，北门城外黄田江以东，有昭、忠、耀、叙、南等五字号内，已成田二三千亩，亦系章培庆包庇隐匿；又，该府查出严康保等报买寿星沙滩田各案内，章培庆从中侵蚀有二万余两之多。沙洲经承郑桢纬，知情串匿。其余常阴沙、出水港亦有六处，系洲总王观私垦成熟，分租小户种植。查章培庆前于清粮案内勒索浮费，经本司札饬该府提讯究办，今又访得包庇私垦，侵蚀缴款。此种衙蠹，急须查明严办，以重国课而安儒民，合亟密饬。札到该府立即遵照，将各前案严密确查，不动声色，立拿章培庆及郑桢纬、王观等，分别研讯实情，录供详办。仍先将各案始末缘由，详细禀复，均毋违延，切切。

札常州府钉封加排单

加标

此系本司特委之件，务望于四月十五以前，先将办理情形禀复。

札飭章培庆等分别研讯录供详办由

为札飭事。案照本司访闻江阴县地方有丈出严智明私垦田三百四十八亩，至分别研讯云云，同前札，详办在案。兹据江阴县申报，拿获章培庆，于本月二十二日金差解府等情前来，合亟札飭。札到该府立遵来札，速即立提章培庆及郑桢纬、王观等，分别研讯各案确情，即日据实录供详办，毋稍宽纵，切速，切速。

札常州府

加标

速讯详办。

札飭章培庆等案提讯详办由

为查案札催事。案照本司访查江阴县地方有严智明私垦田三百四十八亩；又，北门外黄田江以东，有昭、忠、耀、叙、南等五字号内，已成田二三千亩，均系漕总书章培庆得钱包庇；又，该府查出严康保等报买寿星沙滩田各案内，章培庆从中侵蚀有二万余两之多，沙洲经承郑桢纬知情串匿；其余常阴沙出水港亦有六处，系洲总王观私垦成熟，分租小户种植。章培庆前于清粮案内，勒收浮费等案，当经札飭该府提讯究办，嗣据江阴县拿获到案，并候补县汪令查明禀司，均经先后札飭，研讯确情，录供详办，各在案。迨将一月之久，未据议详，合行札催。札到，该府立即遵照先今来札，迅速提集人证，核实严讯，录取确供，刻日具详察办，毋稍徇延，致干未便，切切。

札常州府小排单

加标

分别速讯具详，切勿任承捺搁，至嘱，至嘱。

札催王飞熊控案并吊徐惠南等呈词由

为札催事。照得上海县民人薛善玉控皂头陈升等勒索差费等案，前经飭发该守等会同审讯在案。兹查薛善玉案业已改发上海县审讯，其李湘亭、戚大耀、沈黄氏等三案，已经销结；又，徐惠南控陈升庇护孙德川朦充船埠，现由上海县议明具详请销；周鸣岐一案，亦据松江府报明提讯外，所有前次委审各案，仅止王飞熊控金照亭一起，应由该守等速讯详办，合行札催。札到，该守等立即遵照，迅将前发徐惠南、周鸣岐呈词两件，刻日具文呈缴，以凭核办。一面将王飞熊一案迅即集讯明确，录供详候察夺，均毋违延，切切。

合札苏州府、候补府沈守

加标

寓目即办，幸勿再延。

飞饬余维士等各案速讯详办由

为飞饬事。照得余维士、吕宗桂、俞文炳等，各控荆书史懿初勒索荒费，又章培庆、郑楨纬私垦沙田，又姜衡控陈瑞勒索各案，叠经函札交催，未据一案详复。现在本司立等核办，万难片刻迟延，合亟五百里排单飞饬。札到该府立即遵照，将前发各案统限八月初三日逐件拟议详复到司，以凭核转。此次札催之后，如届期不到，即将该府先行记过。慎勿代人受累，凛之，切切，火速，火速！

札常州府小排单

加标

以上五案，务须依限按起复到，本司定于初五日起金陵，是以不能再迟，至嘱，至嘱！

饬禁班船航船等捐由

为通饬事。照得本司访闻各属州县，有收班船、航船等捐，以及晚间往来民船停泊该处，地保、更夫需索钱文；又，押解犯人家丁、兵勇搭坐航船，肆意讹索，且遇有差使，辄封重俄船只，藉以索扰行商，均即一律查明严禁，合行通饬。札到该某立^饬遵照，迅将航船、班船等捐即刻裁革，并明晰出示严禁。即将示稿呈送查考，仍严密察访。倘有前项各情弊，立提究办，毋稍徇隐，切切，特札。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属

加标

奉文后立将示式抄送本司察看，是所至嘱。

示谕各属收漕折价由

为割切晓谕事。照得各属应征漕、白二粮，攸关天庾正供，例应岁内全完，不容蒂欠。现届征收同治六年份冬漕，各属被毁仓廩尚未一律修建，业经饬据海运省局核定，有仓者，本折兼收；无仓者，各应地方情形，查照近章妥办。所有收漕折价，本年米价较平，自应与时变通，格外议减，以纾民力。本司秉公酌定：完折色者，每石照市价收钱二千四百文，仍照上届原案，随交公费钱一千文，共合钱三千四百文，较上年减去八百文；完本色者，于完米一石之外，亦随交公费钱一千文。倘迟至年外，即一律加钱五百文，以免预垫而期急公。其例定随漕费脚，仍照原案，每石收钱五十二文。除详请各院宪具奏外，查苏省漕粮，自蒙恩减赋后，凡所以抚恤小民，已属不遗余力。兹当银贵米贱，官民交困，本司持平减价，甚费经营。州县于每

石漕粮交仓者，须水脚运沪解省者，须易银解省。现在如此定价，并无盈余。各业户具有天良，务当及早输将，俾牧令不致旦夕困于催科，无暇计及抚字。特是绅民中深明大义者，固不乏人；而向之以漕为利藪者，或因禁止包户，无所取盈；或因裁革陋规，无从需索，因之怱怱把持、藉端捏控，甚至刁生、劣监，相率颟抗，恃符阻挠，此等情弊，均难保其必无。除密访得实，严拿惩办外，合先剴切示谕。为此示，仰阖邑绅民良户人等一体知悉：尔等务将本名下应完漕米，无论本折，遵照定章，大小户一律及早完纳，勿得观望挨延，至干查究。其经征地方官，务须严禁胥差积弊，倘敢于定价外私自浮收分文，一经访闻，或被告得实，定即立提严处。如有不肖生监敢再借端滋事，需索漕规，亦即据实禀陈，尽法惩治。本司言出惟行，毋得自贻伊戚，凛之，切切。特示。

一出示开漕各州、厅、县

卷二五 藩吴公牍五

札行奉饬要件分别已办未办按月汇报由

为札饬事。卷查从前本司衙门发行文件，各属于接到后，往往延不遵办，并有置之不复者，殊非慎重公事之道。兹据常州府将三月份本司所发紧要公文，查明开折呈送，足见综核名实，办事认真。各属自宜一律照办，合行札饬。札到该某立即遵照，现在本司衙门日行公牍，除寻常事件照常办理不计外，凡紧要函札，均粘排单发递。各属接到后，应将排单随时呈缴，至月终统将接到本司公牍汇开事由，声明某件某日接到，某件已办已复，某件已办未复，某件未办未复，开一印折，定于下月初十以前送司，以凭考校。切勿视为具文，致干未便，切要，切要。四月二十四日行。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属

加标

奉札后，先将遵办情形禀复察夺。至汇开清折，统从本司到任后所发紧要公文，至四月底止，汇为一折，于五月初十以前申送到司。以后按月照办，是所至嘱。

太湖厅禀复奉行要件分别已未办复按月开折 五月初九日行

据禀已悉，仰即实力奉行。所缴排单，究于何月日时刻到站，何以并不注明？并即查明具复查核，毋违。缴。

镇江府申送四月底止奉到公文事由折

据送清折尚为明晰。河快、闸夫需索民船，为镇江各属最要之弊，仰即遵照前饬，查明原案，即日议详察办，毋再刻延，切切。此批。折存。五月十八日行。

吴江县呈紧要文件已办已复折 五月初十日行

据禀已悉。所呈清折甚为明晰，但能洗心涤虑，以实心行实政，是则本司之所企禱靡已

也。仰即知照。缴。排单存销。

新阳县申送四月底止奉到紧要公文事由折

查核拆开漏报通飭各要件尚多，究竟如何办理，并未提及。仰候汇齐，再行通飭遵办。仍先遵照节次通飭，将应办、应复各件，赶紧分别查办，毋稍延忽，切切。此批。折存。

华亭县申送四月底止要件事由折 五月二十五日行

是项折报已另札飭遵矣，仰即查照办理。此次开送迟延，姑念事出有因，免予置议。嗣后务宜奋勉为要。此批。折存。排单销。

青浦县申送四月底止奉发排单事由折

查核拆开各件，仅将排单公文汇开，而置此外通飭各要件于不顾，留心民瘼之谓何？仰候汇齐，再行通飭遵办。仍先遵照节次通飭，将应办、应复各件，分别查办，勿忽为要。此批。折存。

武进县申送四月底止已未办复事由折 五月十三日行

查核拆开漏报通飭事件甚多，究竟如何办理，并未开列。仰候汇齐，再行通飭遵办。仍先遵照节次通飭，将应办、应复各件，赶紧查办。该令前在金坛，尚有循声，及至武进，丰采转不如前。自应振刷精神，于民生疾苦留一分心，即百姓受一分之福也，勉之勿忽。此批。折存。

武进县稟送四月底止已未办复事由折 五月二十一日行

据稟已悉。查拆开由府转行之浚河及佐杂不准擅收等件，均未列入。至河快一案，尤为常、镇等郡第一弊政，仰即会同阳湖县认真裁革，以苏商困。仍于五月份折内，将前次河快如何查办，以及开浚河道、佐杂不准擅收等案，逐一补报，毋违。此缴。折存。

金匱县申送四月底止已未办复事由折 五月十三日行

查核清折，通飭事仅开列一件，此外皆系钱粮。是于催科详矣，而抚字之未及。仰候汇

齐,再行通飭遵办。仍先遵照节次通飭应办、应复各件,赶紧分别查办,毋稍延忽。此批。折存。

宝山县申送奉到三四两月份公文清折 五月十六日行

据送清折尚为明晰。该员欠解浏河经费钱文,业已屡次札催,未据清解,仰即遵照前札,赶紧扫数解司,毋以工程尚缓,藉词匿留。仍将起解日期,即日先行报查,毋稍迟延,致干重咎,切切。此批。折存。

通飭奉行已未办事件查照折式按月开报

为通飭遵办事。案照从前本司衙门发行文件,各属于接到后,往往延不遵办,并有置之不复者,殊非慎重办公之道。即经通飭遵照,除寻常事件照常办理外,凡紧要函札,均粘排单发递。各属接到后,应将排单随时呈缴,至月终汇开事由,声明已、未办复,于下月初十前,开折送司,以凭考校在案。

兹查^{华亭}该^县应送清折,至今未据送到,实属违玩,已另札严催。其余各属,四月底止事由清折,已据陆续送司。惟逐一查阅,开报详明者固多,而遗漏通飭、未经缕晰开列者,亦有数县。此皆由本司前次札行,未曾开列式样,以致各牧令无所适从。兹经本司明定章程,凡月报必须开列者,非文内另加朱标,即封面粘连排单,各牧令即以此二项为一定办法。其省城府县不用排单者,以有无朱标为准;再,挂单一项,前飭随时呈缴,此次限以三日。无论事极烦难,三日中总当办有头绪,应于呈缴时将大略情形随文声明。至飭办事件,如本月折报内开列已办未复,及已复未办,务于下月折内分别再报,以便查考,合行发式通飭。札到该某立即遵照,自五月份起照此办理,仍于下月初十以前开送,毋再遗漏含糊,致干记过,切切。五月二十日行。小排单。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属

计开折式

折式

某某厅{府}{州}{县},今将某月份奉到排单、加标各紧要函札,分别已、未办复,挨顺日期,开折呈核。计开:

一、某日某刻奉到某日某刻发行某案公文一角。前件有排单者,声明排单何日呈缴有朱标者,叙明朱标云云,现已如何办理,业于某日^禀复在案,此件已办已复。

一、某日某刻奉到某日某刻发行某案公文一角。前件声叙^{排单}同上,现在如何办理,定于某日^禀复,此件已办未复。

一、某日某刻奉到某日某刻发行某案公文一角。前件声叙^{排单}同上,现拟如何办理,业于

某日将办理缘由先行彙复在案，此件已复未办。

以上是月奉到紧要函札若干件，内已办未复及已复未办若干件，仍俟下月折内分别再报，听候查对。

加标

本司办事，必求核实。最可恨者，如催解钱粮，则云“另文批解”；查办事件，则云“奉文遵办”。此次责开月报，原以破除积习，不使遁饰而后已。

为严催事云云，违玩，姑念初次饬办，从宽免议，合再严催。札到，该县立遵现在另札通饬，速将四月份事由清折，刻日照式补送查核。如迟至本月下旬不到，定即记过，切切。

札华亭县

崇明县申缴奉行颁发折式按月开报排单 六月十三日行

查核缴到排单内，五月二十二日到镇洋，三十日到崇明。镇洋至崇明，虽隔海面，不无守候风潮，亦何致迟至八日之久，究竟何处耽延？仰太仓州确切查明，据实详候核办毋违，毋再代为隐饰。此批。排单存销。

苏州府申送五月份奉到加标文件已未办复折 六月二十三日行

据送清折存。查本司衙门五月二十五日饬发《圣谕广训》加标文一件，查核折报，漏未列入。仰即查明此件公文于何日接到？下月折内补列，毋再遗漏。此批。

长洲县申送五月份奉到加标文札分别已未办复清折 六月二十三日行

据送清折存。查本司衙门五月初三日发行奉督宪批饬一切公文分别缓急定限办理加标文一件，该县折报漏未开列，殊属疏忽。仰即查明此件公文何日接到？于下月折内补报查核。此后倘再遗漏，定即记过。再，垦荒系目前要务，应即实力淳劝垦种齐全，造册报查，毋得以“田多人少，未能尽垦”一复了事，切切。此批。

吴江县稟呈五月份奉行排单加标函札已未办复折 六月十五日行

查核折开各件，如亲查差役恶习，将未结词讼各案酌给差役盘费，分乡立限传审，以及延

订绅耆宣讲《圣谕广训》等情，办理均尚认真，似非徒托空言者可比，殊堪嘉慰。仰即遵照，实力奉行，毋得日久懈怠，口是心非，是所深望，切切。此批。

奉贤县稟送五月份奉发加标排 单文件已未办复折 六月二十三日行

据送清折存。查本司衙门五月二十六日发行严禁逼醮、查拿蚁棍加标文一件，又二十七日行催佐杂不准擅受民词切结加标文一件，该县折内漏未列入，殊属疏忽。仰即查明此二件公文于何日接到？于下月折内补报查核。如再遗漏，定即记过。此批。

娄县申送五月份奉到加标排单公文清折 六月二十三日行

据送清折存。查本司衙门五月初三日发行奉督宪批饬一切公文分别缓急定限办事加标文一件，该县折内漏未列入，殊属疏忽。仰即查明此件公文于何日接到？下月折内补报查核。如再遗漏，定干记过。此批。

无锡县申送五月份奉行加标排 单公文已未办复折 六月十五日行

据送清折存。查本司衙门五月廿三日发行锡、金二县排单公文一件，案系抚宪批饬司详酌应付琉球贡使各项数目。此件虽据该县会同金匱县申复遵照办理，今核月报折内，并未开列，究属疏漏。仰于下月折内补列。此后再有遗漏，定干记过。此批。

金匱县申送奉到五月份排单紧要公文折 六月二十三日行

据送清折存。查本司衙门五月初三日发行奉督宪批饬一切公文分别缓急定限办理加标文一件，又五月二十七日行催佐杂不准擅受民词切结加标文一件，该县折报俱未开列，实属疏忽！仰即查明此二件公文何日接到？于下月折内补报查核。此后如再遗漏，定即记过。再，蚁棍逼醮，最为地方之害，并即认真密查，随时拿办，勿稍漠视，切切。此批。

宜兴县申送五月份奉到排单 加标文件已未办复折 六月十五日行

据送清折存。查本司衙门五月二十七日发行饬催佐杂不准擅受民词切结加标文一件，

虽据该县申复送府汇转,今核折内,并未列入,究属疏忽。仰即查明,于下月折内补列。嗣后再有遗漏,定干记过。此批。

靖江县申送五月份加标排单公文已未办复折 六月二十三日行

据送清折存。查本司衙门五月二十七日行催佐杂不准擅受民词切结加标文一件,该县折内,并未列入,殊属疏漏。仰即查明此件公文何日接到?于下月折内补报。如再遗漏,定即记过。此批。

丹徒县折报五月份奉到排单 加标文件已未办复 六月二十三日行

来折阅悉。本司衙门五月十一日行催节省漕费加标文一件,此项银两虽据解拨清款,查核折内,漏未列入。仰即知照。此批。

宝山县申送奉到五月份排单加标文件折

据送清折存。查本司衙门五月初三日发行奉督宪批饬一切公文分别缓急定限办理加标文一件,该县折内,漏(报)未列入,殊属疏忽。仰即查明此件公文何日接到?于下月折内补报查核。此后如再遗漏,定即记过。

再,盗匪肆劫,大为行商之害,应由地方官随时设法踩缉,悉数搜拿。若仅空文搪塞,不得谓之已办。应即实力严拿,尽法惩办。至蚁棍逼醮,尤须随时访拿究办,毋得以一复了事,切切。此批。

苏州府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据送清折存。查元和县裁除小票、查号钱等名目,并永禁长、吴二县拒收一案,据称分飭遵办,并称行太湖等六厅、县一体禁革等情。访闻元和仍不免私收等弊,应仍由该府随时密派妥人,赴乡访查禀报,总期积弊尽除,勿令日久生懈。仰即遵照,毋违。此批。

镇江府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据送清折存。查该属严禁词讼案件,据称飭令一并泐石永远禁革等情,现在如已泐石,

应令拓募送核。仰即转饬遵办,毋违。此批。

长洲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查核该县折报,奉行城外濠内基地禁止造屋一件,声叙遵即示禁具复等情。查此案前经饬令该县等会议禀办,尚未据遵饬议复。现已另札饬催,仰即查照,刻速会议,禀候核办,毋违。此批。折存。

元和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查核该县折报,奉行城外濠内基地禁止造屋一件,声叙遵即往看造册并出示等情。查此案前经饬令该县等会议禀办,尚未据遵饬议复。现已另札饬催,仰即查照,刻速会议,禀候核办,毋违。此批。折存。

吴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查核该县折报奉行城外濠内基地禁止造屋一件,声叙现经造册申送等情。查此案前经饬令该县等会议禀办,尚未据遵饬议复。现已另札饬催,仰即查照,刻速会议,禀候核办,毋违。此批。折存。

震泽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查核所送清折,并未遵照前颁折式将奉到件数、已未办复于折尾总结。且上月折叙已办未复、已复未办之件,此次折报又不分晰补登,殊属遗漏。仰即遵照,于下月折内一律遵式登报,毋违。此批。折存。

昆山县申送六月份排单加标事由折 七月十一日行

据送清折存。查六月份月报加标排单已未办复事由清折,该县首先送到,足见办事急公,深堪嘉慰。仰即知照。此批。

上海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查核所送已未办事由清折,并未遵照颁式,致未妥洽。仰即遵照,自下月起,一律查照颁

式,分晰登报,毋再有违,切切。此批。折存。

武进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查核所送已未办事由清折,并未遵照颁式将奉到件数、已未办复于折尾分别总结。至上月折内所登未复之件,本月折内亦未声明何日具复,均欠妥洽。又,查六月十四日所发通饬讼案久悬不结照例核明注销加标文一件,该县折内漏未列入,亦属疏忽。仰即遵照,于下月折报内分别遵式开报,听候查对,毋再遗漏,切切。此批。折存。

金匱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查核所送已未办事由清折,并未遵照颁式将奉到件数、已未办复于折尾总结。且本司衙门六月十四日所发通饬讼案久悬不结照例注销加标文一件,十九〔日〕发饬禁佐杂营弁擅受呈词告示加标文一件,该县折内均未列入,殊属疏忽。仰即遵照,于下月折报内,分别遵式补报,听候查对,毋再遗漏,切切。此批。折存。

宜兴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查核所送已未办事由清折,并未遵照颁式将奉到件数、已未办复于折尾总结。仰即遵照,自下月起一律遵式开报,并将上两月并未办结之件,随折补登,毋违。此批。折存。

靖江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据送清折存。查本司衙门六月十九日发行严禁佐杂、营弁擅受词讼告示加标文一件,该县折内并未列入。仰即遵照,于下月折内补报查核,毋再遗漏,切切。此批。

溧阳县申送六月份已未办事由折 七月二十五日行

查核所送已未办事由清折,并未遵照前颁折式,将奉到件数、已未办复于折尾总结。仰即遵照,于下月折内,一律遵式登报,毋违。此批。折存。

卷二六 藩吴公牍六

札镇江府署丹阳县金令并前署县张令

为札饬事。准牙厘局咨开：“前因本局访闻丹阳县于办理城厢铺捐之外，尚有航船捐、牛猪捐、米豆捐、行户捐、石灰捐、洋药捐各项名色全叙”等因到司。准此，伏查丹阳残破最甚，各该令为民父母，而仍搜括民财，一至于斯！且匿不禀明，实属有忝厥职。内牛捐一项，据称并非捐于买卖之户，洵如厘局云：“牙行方欲借捐为名，宽收肥己，詎肯出自己资？”况耕牛为农夫命脉，当田地荒芜、人民离散之余，地方官创办牛捐，尤为出诸意外。除沈令化诚业经病故，应毋庸议外，应请将前署县张令保衡、现署金令鸿保，各记大过一次，由司注册，以示薄惩。仍由牙厘局委查前项捐款，每月实有若干？如何支销？据实通详核办，并详明两院宪外，合应札饬。札到，该令立即分饬遵照，毋违。

附抄牙厘局咨四月二十日文到

为咨会事。照得前因本局访闻丹阳县于办理城厢铺捐之外，尚有牛猪捐、行户捐、石灰捐、洋药捐、船户捐、米捐、豆捐各项（行）名色，究系何时起办？所收捐款，如何支销？何以逐月报收铺捐折内并不列入？且牛只一项，早经本局详准颁示通行，永远免捐，何独该县尚有牛捐名目，致累农民？又，闻该县收捐等事，均系假手丁书、保役，究其中有无侵蚀情弊？即经札饬查明，据实禀复。并令自五月初一日为始，改用本局联票，以归划一而昭慎重去后。兹据署丹阳县金令鸿保禀称：“遵查，卑邑前经沈、张二令收缴行铺市捐，津贴办公。卑职抵任后，均循旧办理，并将零星小户酌量删免，从未另增捐款。其猪捐，每只一百文，即系肉铺之捐，由沈前令起办；牛捐，系该行代售时于行用内每只抽缴钱二百文，并非捐于买卖之户，由张前令起办。此二项向归行铺捐内并计。至石灰捐，从前每月四十千文，嗣因窑户求免，已于同治四年八月停止；其洋药，并未另捐，只有各钱铺带卖土者，每月共捐钱五千七百文，亦在铺捐之内；所有船户捐，系本埠各航船捐缴，沈前令原定每月三十千文，嗣因未能缴足，陆续减至十余千文，贴给押解人犯船价，此外并无船捐。再，米、豆等捐，经卑前县沈令禀办市捐时陈明各大宪，并申报宪局在案。卑职抵任后，亦照常办理。凡有本地人民往来贸易，概不收捐，惟崇明、浙、绍等处外来客贩赴阳买卖米豆者，向由经手行铺报数照收。通年多寡牵算，每月约二百千文上下。此款亦系贴补办公，历任均经收缴，未曾并报。现奉饬查，嗣后

当即遵照，自三月起列入月报。以上捐款，均派司事家丁经收，并不假手书役。计自收捐以来，上年秋成中稔，民困稍苏，是以今春市廛日见聚集，捐数亦稍有起色，除自五月初一日为始，遵用宪局联票，即备文遣差来省请领”等情前来。

查据禀牛猪、航船、米豆等捐，均系前任起办，贴补办公，何以该令抵任两载之久，并无一字报闻？殆因各府、县津贴钱文，均每月不过二三百千，从实开陈有所不便耳！惟该县节次折报支销，除支用外，均声明筹办若干，是否前项不入折报各捐，即抵筹垫之款？抑系别有开销，并不尽充公用？至所称牛只〔捐〕，每〔只〕捐钱二百文，系于行用内押缴，尤为欺人之谈！自来牙行恶习，且欲借捐为名，宽收肥己，今行用所得几何？诘肯舍买、卖两户，独认捐缴之理？尤为巧饰！除批飭先将牛捐一项遵照本局定章，赶紧示谕停收具报，并令此后收支各款，按月分晰，核实开报，由局核作收放，以凭稽核外，合应咨会。为此合咨贵司，请烦查照核办施行，须至咨者。

前事云云，并详明两院宪外，合就谕飭。谕到该书即便遵照，分别注册，毋违。

谕吏房书

为移复事云云，并详明两院宪外，合就移复。为此合咨贵局，请烦委查施行。

咨牙厘局

为详明事云云，通详核办外，相应具文详明，伏候宪台鉴核。除详某宪外，为此备由，另册呈乞照详施行。

详两院四月二十四日发行

咨会丹阳金令私收捐款核明参办 五月十八日发行

为咨会事。据候补知县温令纶禀称：“奉委驰赴丹阳地方，不动声色，周历城镇，查明该县经收牛猪等捐，究于何时起办全叙，并先据丹阳县金令禀请派员接收，并将四月份捐数开折呈送声明，并禀贵局”等情。并据面呈清折一件到司。据此，查核温令所禀，该县收取行铺各捐，并不填给捐票，已属一味苛勒小民。而折中所开牛捐，于出示停止之后，行户犹照收钱八百文；猪捐，每只收钱八十文；杂粮极旺时，连各捐收至二千串。此外尚有小押捐，每户每日规费钱五、六百文。各乡清粮，除每亩经费六十文外，每户尚收钱十四文。并于每日午后，派人分往城乡，四出抽收，分立货捐、日捐名目，每日自三、四文抽至三、四百文。自牛猪捐抽至米豆捐，通同劣董江姓残酷穷民。该令身任地方，值此疮痍未复、民困未苏，宜如何留心抚字，保养元气，乃竟无利不搜，使民恨入骨髓，若不从严查办，何以惩贪吏而肃厘政？据禀前情，合亟移会。为此合咨贵局，请烦查照，希即核明通详，严参查办，勿缓施行。

计抄温令呈折

咨牙厘局

附抄温令纶禀五月十八日文到

敬禀者：本月初二日，奉苏省牙厘局宪札委，驰赴丹阳地方，不动声色，周历城镇，查明该县经收牛猪等捐，究于何时起办？连铺捐并计，实有若干？如何支销？此外有无别捐？详晰禀复核等因。并奉宪台谕，同前由。卑职遵即携带司事吴荣椿，改装易服，不动〔身〕〔声〕色，

分途驰赴丹阳，周历城镇地方，访查得该县克复以后，历任沈、张、金各令，均派丁役多人，在于城市、乡镇，收取行铺捐项，作为办公津贴，并不填给捐票。初因克复未久，收捐尚属寥寥，近则客路较通，市廛日渐聚集，遂致捐有起色。乡镇未能并论，现在县城内外所开大小行铺，约有五六百户，除免捐一百数十户外，余俱分收货捐、日捐两项。货捐者，按货收捐；日捐者，计日收捐。所有城市货捐内，牛系一、六日逢集买卖，每只捐钱二百文，月可收钱三四十千，甫经现署县金令出示停止；又，猪归肉店屠宰，一只捐钱一百文，每月连乡镇猪捐，计可收钱六七千文；又，杂粮无论本地、外路，凡有买卖十石以上者，米按每石捐钱五十文，稻按每石捐钱二十五文，豆按每石捐钱三十五文，小麦每石捐钱三十五文，大麦每石捐钱十七文半，每月连乡镇杂粮之捐，计可收钱二三百千至五六百千不等；又，城市航船数只，共计每月捐钱十余千文；又，北乡石灰窑之捐，向系每月收钱四十千，虽金令久已停止，而卑职细加访查，仍按每月捐钱十千，难保非丁役朦混侵蚀。其余城市各行铺，概视买卖之大小，分认日捐之多寡，每户每日捐钱十文起至三百文为止，均在各门首粘有捐条，填明某行某铺每日捐钱若干，每月连乡镇日捐，计可收钱三百数十千，即系金令所报铺捐一款。洋药销售无多，系归各钱铺带卖，亦在此日捐之内。以上每月货捐、日捐两项，虽不能勾稽确数，而约略并计，总可收钱六七百串，旺时亦不过千串左右。除此各捐之外，尚无别捐名目。至金令如何支销之处，非卑职所能得其底细，应请另飭自行据实开报。理合将卑职访查各捐情形稟复，俯赐核办。

谨将访查丹阳县各捐细情，另开清折，恭呈宪鉴。

计开

一、牛归城市行户，每只收捐钱二百文，连杂费共收钱八百文。虽金令出示停捐，而行户仍收钱八百文。迨经卑职访查时，始减去二百文，仅收钱六百文。

一、陵口镇猪行向来买卖较大，虽仅每月包捐钱十五千文，而行户每只收钱八十文，其中侵吞者不少。

一、城乡各处，应以城市为大宗；城市各捐，应以杂粮为大宗。风闻杂粮于上年十月所收捐数极旺，连各捐收钱二千串，余则仅有数百串至千余串不等。此外浮收之项，似系行户、丁役从中侵蚀肥己。

一、城市小押铺四户，并未收有捐项，仅每户每日规费五、六百文，归金令钱三百文，余系典史与丁役所分。

一、上年各乡清粮，除每亩经费钱六十文外，尚按每户收钱十四文，由乡董经手收缴，未知是何名目。

一、珥陵、吕城二镇，每镇每月捐钱十余千文，均由各该镇主簿、巡检收用。

一、金令筹办各捐及一切地方事宜，概以江董事为主。江董事，忘记其名，前系充当县书，犯罪拟徒，限满释回，复得五品军功，现在独揽大权，事事惟利是图，颇属不洽舆情。

一、城乡各捐，日捐既极零星，货捐亦形重复，非仅商贾隐恨，抑且有失政体。如蒙宪恩停止，则城乡同解倒悬矣！

稟委查丹阳金令私收捐款另请撤参 五月三十日行

敬稟者：窃本司前准牙厘局咨明，丹阳县于办理城厢铺捐之外，尚有牛、猪、石灰、洋药、

航船、米豆各捐名色，咨烦查照核办一案。当查丹阳残破最甚，各该令为民父母，而乃搜括民财，一至于斯，且匿不报明，实属有忝厥职。牛捐一项，更出意外。除该前任沈令化诚业经病故，应毋庸议外，请将前署县张令保衡及现署县金令鸿保，各记大过一次。仍由局委查：前项捐款每月实有若干？如何支销？另行通详核办外，详奉宪台并^抚督宪批准飭查详办在案。遵查此项捐款，前因丹阳县城初复，公费无出，于同治三年经前署县沈令化诚禀奉前抚宪批准，试办市捐，俟地方稍有起色，即改归总局派员筹办等因。该署县金令于四年八月接办起，至今几及两年，何以匿不具报？并不禀请改归总局筹捐？居心殊不可问。第查丹阳地方凋敝，既未开征钱粮，又未请领经费，专以市捐贴补，且非金令倡办，事尚有因，除札飭镇江府再行密查：实在每月捐数、支销若干、有无私收入已情事，另行察核，详请分别撤参外，合将委查情形禀报，仰乞俯赐鉴核批示。

禀^督抚^宪

密飭查复河快闸夫需索民船一案 四月廿四日发行 加小排单

为密飭查议事。照得各州县向有河快一役，为河干捕盗而设，大县四、五名，小县二、三名，其役伙则有数十名。是役者多系徐州、山东一带游民。立法之初，为民除害，而今则反为民害矣！若辈往往散处河边，三五成群，遇有货船、民船往来，每船索钱百余文，甚则数百文。更可恶者，各乡农民装载稻草、米豆以及农器、耕牛经过，尤须任意需索，必饱其欲而后已。又，镇江之越河、丹徒镇，俱有闸夫，其恶相等。当此民困未苏，岂容此等匪徒成群讹索，大为行旅之害。究竟此项河快系何衙门著充？曾否禁革有案？或谓疏通河道、访缉盗贼，均系该役专司。今漕粮已由海运，缉案本有捕快、汛兵，应否全行裁革，合亟密飭。札到，该^府立即遵照，查明原案，即日妥议详复，以凭核办。一面转飭各该县，密派亲信之人，搭坐民船，分途密试，如遇河快、闸夫沿途勒索，立即严拿详办，勿任徇延。民瘼攸关，幸勿以一纸具文了事，是所至要，切切。特札。

札苏、松、常、太、镇江各府、州

加标

此亦为民除害之一端，望实力查办为禱。

札飭河快名目永远禁革 马遯，五月二十二日发行

为再行严札查禁事。据^{镇江}府详，据丹徒县详称：“奉飭查禁河快一役，本为疏通河道、缉捕盗贼而设，遇有过境人犯、餉鞘等项差使，向亦派令护解。近来漕粮改由海运，缉捕护解等事，亦由快壮等役分别承办，均非河快专责。卑县自奉裁革之后，迄今并无贻误。且该河快等向系山东、徐海等处民人投县充当，来历难明，不独滋扰行旅，犹恐为害居民。以现在情形而论，似以裁革为是。应请暂行裁革，以除积弊。俟将来漕复河运，再行酌募良

民充当。至闸夫一役，专司启闭，碍难一并裁革，应请责成闸官密查。”由府转详，请示到司。除另行批飭遵办外，查河快为商旅、农民行船之害，是经本司前次谆切通飭查禁，乃该县仍不立予永远禁革，是诚何心？即闸夫一项，虽称责成闸官查禁，自应仍由该府、县等不同时密查，以杜扰害，合再严飭查禁。札到，该府立即会同^{镇江府}，通飭所属沿河各县，迅将河快一役永远革除，不准再有此等名目。如本司访闻沿河地方仍有河快、闸夫人等滋扰索诈情事，定惟该府、县等是问，切勿奉行故事，留为地方之害。仍将奉飭遵办缘由，详复查考，毋违。

札常、镇二府

加标

文到务即妥议章程，会同实力禁革，仍随时密查究办为要。

常州府详复严禁河快需索一案 五月二十二日发行

查河快需索，最碍商旅，若徒行文飭查，各县一复了事，断不能除此大患。仰即转飭各县，密派亲信妥员，改装易服，沿途确访，一有便拿，拿到后必须尽法惩治。如是方可断绝根株，否则终虑有名无实。本司现闻该境河快之弊，尚未尽除也。此缴。

镇江府详丹阳县稟河快闸夫 应否裁革一案 五月二十六日发行

前据该府详复丹徒河快未经复设、闸夫责成闸官查禁等情，即经严飭该府暨常州府会同通飭，迅将河快一役永远革除，不准再有此等名目在案。据详前情，查通省官员，无不欲革除河快，只有金令庇护，可恨已极！闻金令私抽厘捐，皆靠河快为爪牙，即如米一石，金令抽钱五十文，河快与军牢、乞丐等项又另索钱五十文；豆一石，金令抽钱五十文，河快、乞丐、军牢等项亦抽钱五十文，此其所以不愿革除河快之故。仰即遵照前札，会同常州府通飭，迅将河快一役永远革除。

本司令出推行，不惟不准再有此等名目，更决不准再有此等实事。仍由府密查金令与河快分肥各情，一并稟复察办，毋违。此缴。

镇江府稟报拿获冒充河快讯供惩办情形由

已革快伙金元等，前向客船索钱，兹经派员会县拿获，枷号河干示众，以儆索扰，差强人意。仰仍随时密查，如有冒充河快，立即严拿，尽法惩办，勿行再蹈故辙，是所至要，切切。此缴。

常镇二府详查议禁革河快 六月二十六日发行

据议禁革河快各层,尚属妥协,应准照办。仰即分飭沿河各县,务将前项河快,一律斥革递籍,总以驱逐净尽、以安行旅为度。此次禁革之后,倘有冒名索扰,立即严拿惩办,切切此缴。

金匱县申复境内并无河快名目 六月十六日发行

该县虽无河快,所用船行埠头,即系藉端讹索之人。仰即认真密访,如有前项情弊,立即严拿究办,毋销徇庇,切切。此批。

阳湖县稟裁革河快埠头一案 六月十四日发行

河快提案递籍,船埠一律革除,足见实心办事,深堪嘉尚。仰仍严密访查,务期禁止净尽,勿任滋蔓。缴。示稿存。

丹阳县详禁革河快闸夫一案 六月初十日发行

该县境内,前数日尚有河快向客船需索,共见共闻。其为虚应故事,并不实力禁革,已可概见。案已分飭常、镇二府,会同严拿究办。如果有名无实,仍前索扰客商船只,一经访获,定惟该县是问。仰即遵照。缴。

通飭各属词讼立限审结由 五月十五日发行加小排单

为通飭事。照得钱粮为国计攸关,狱讼为民生所系,二者原并行不悖。惟今之州县,往往将抚字、催科分作两事,不知催科即寓于抚字之中,果能勤求民隐,刻刻怀爱民之念,不使一夫失所,天下无不可化之民,既平日著名顽户,当无不改头换面,踊跃输将。昔人有以木皂隶催钱粮者,至此可并木皂隶而无之矣。

本司访闻各州县于词讼案件,其勤勤恳恳者固不乏人,而漫不经心者亦复不少。如收呈则委之捕衙,准驳则凭之幕友,而审与不审,则又惟门丁之言是听。每有原、被催诉,卷已成帙,一审再审,年久不结。其中即不至颠倒是非,而百姓已拖累无穷矣。至羁押人犯,原因案情重大,或人证未齐,一时遽难定讞,不得不择要管押,此是听讼者无可如何之举。若钱债口角细故,两造均又当面,不难(斤)[片]言折服,应无所用其管押。乃有不论事之大小、人之多

寡，经年累月，久押不放。此尚是官押也，甚有家丁、书差，狼狽作奸，将案外无辜之人，及案已讯明之后，暗地私押，种种情弊，毫无觉察。似此玩视民瘼，众心鲜不涣散，而欲踊跃完粮，其可得乎？合行通飭。札到该某，立即转飭遵照，每届放告日期，务须亲收呈词，不得以此为调剂属员之举。其间或准或驳，应须揆情度理，勿存成见。有应行提讯之案，尤须随到随审，随审随结。人非要证，不得滥押，即有应押之人，其押管处所，须不时亲往查视丁胥有无凌虐，地方是否洁净？现在天时渐热，应令夫役勤加洒扫，勿使秽气薰蒸。至于清理监狱、稽查书差积弊，则在各牧令随时认真留意，本司未能琐屑言之。

嗣后应将每月讼案，分别上控、自理、已结若干、未结若干，及在禁、在押各人犯监押年月久暂，摘录事由，分别管、收、除、在，开具四柱简明清册各一套，自五月起，于下月初旬呈送查核。本司总理钱谷，于狱讼原非专管，因抚字为催科根本，是用不惮烦言，与各牧令谆谆劝勉，相尽心民事者，亦不以本司为越俎也。文到先取具各遵依送查，毋违。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属

加标

胡文忠谓：“抚字心劳，催科政拙，乃取巧州县之护身符。”盖能抚字，即能催科，固相为表里也。清理词讼，实抚字中之一大端。天久不雨，皆民隐不能上达之故，望接札后，切实清理，以迓天和。寅好中，惟长洲县词讼已结、未结按月有报，武进王令报至正月止，其余杳无闻焉。甚矣，牧令之以民心为心者，未易且暮遇之也！除详移立案外，本司将以此件之留心与否，定诸君子之得失去留，幸勿以为寻常公牒而忽之。仍将遵办缘由即日具复，至切、至禱。

卷二七 藩吴公牍七

通飭清理词讼严禁传呈等弊 六月初一日发行小排单

为通飭禁革事。照得词讼案件，动关百姓身家性命，书差、讼棍藉以自肥，弊端百出，为民父母者，若非廉明详慎，鲜不堕其术中，害民莫甚。本司查得各属期呈之外，尚有传呈、喊词，书差、门丁无不朋分陋规、有准无驳。又有绅董贴送禀词，虽不费钱，无非借势，以致无禀不准。此等恶习，强横者操必胜之权，庸懦者受无穷之累，甚至破家荡产、丧胆惊心，迨至虚实讯明，早已不堪其扰。其余无票私押、饰称原告、扭交值日、投词计图、坐差勾串，所有扭交、坐差各名目，既禁传呈，更应一律禁绝。至书差因案需索，省城三县，凡被控之家，差役到门讲费，有暗号“一个钱”、“十个钱”等弊，他县情形谅亦相同。若不分别严禁究办，何以儆刁玩而安闾阎？合亟分款通飭。札到，该某立将后开严禁六条逐一遵照，转飭所属。嗣后每逢告期，必须坐堂亲收呈词，先将原告确讯，如系情真，即行核案批示，否则当时驳斥。倘供词与呈词大相径庭者，立传代书，究其词稿所自来，则有无讼师，可以立辨，而搭抬讹诈之风，亦得净尽。至拦舆之禀，虽系违式，而小民情迫具控，势不能守候告期，只须带署亲讯，分别准驳。且收阅此等禀词，最足以体恤民情。凡控及书差，代书不肯用戳，准以无戳指告被告；具诉经承索费不遂，不肯抄案，因而代书措戳者，亦准以无戳诉陈。惟既无须代书加戳，并不花钱，投递较易，又恐刁民饰词混渎，转启讼端，惟在各牧令于接收时详加讯问，倘系虚诬，除不准外，更须从严究治。总之，词不轻准，准必速审，审必速结，则诸弊尽除。且清理词讼，既须严禁书差，尤在查拿讼棍。一经获案，必须尽法惩治。若辈无不与书差朋比为奸，勿稍姑息庇纵。文到，即将遵办缘由，以及本司所论未周、该某另有爱民息讼之见，亦即禀复察夺。特札。

计开严禁六条

一、禁传呈。凡传呈，则控告之人出费钱数十千文，即可通同熟识书差，先将被告私押。外而书差，内而门丁，朋分陋规。呈词一入，不问是非曲直，有准无驳，立时批判，签稿并送，控词朝入，县符午下，虎狼之势，顷刻生风，线索通灵，莫过于此。天下岂有以数十千文之费，而能容若辈操必胜之权乎？是宜首先永远严禁。

一、禁喊呈。查喊词与拦舆不同，先在署外喊冤，由值日头查明补词，是亦先与值日书差说明，故作此态，以图迅速，其所出之钱虽较传呈减少，而当时批发，叙稿、书差一切无不有费，自宜一律禁绝。

一、禁绅董贴送禀词。绅董为一乡之望，凡有地方大利大害，未尝不可代送。其余民间

词讼等事,无论原禀、诉词,皆须遵式,当堂投递。若由绅董贴送,地方官往往以情面难却,无禀不准,甚有指标何书何差,希图顺手。此等恶习,亦须一(徐)[律]禁革,不得徇情收受。

一、禁扭交、指交。此等名目,各处皆有,而苏、松二属更甚。原告与差役串通,一面投递传呈,一面先将被告私自提到管押,由差禀报:“被控某某,已据指交收管。”甚有称为扭交者。第非奸、非盗、非窃,从来无是办法。此种刁风,断不可长。惟有将被告先行取保,即将收管之原差责革枷示,再将案情秉公察讯。

一、禁坐差。坐差,即值日之差也。既禁传呈,一切禀词统归标差,以杜择差勾串之弊。

一、禁书差需索。各衙门书差,无不索费,而苏属之三首县为尤甚。凡被控者,差役持票到门,往往四、五人乘轿而来,谓之“行公事”。踞吵不堪,凶恶无状,即须讲定书差费若干。每出十洋,暗号谓之“一个钱”,一百洋谓之“十个钱”,再有“大一个”、“大十个”之说。被告之人将此项了结,公事搁起不提。并有原告即央书差向被告关说和息,此即图准不图审之谓也。设有被告不愿出费,立时禁押班房,并不准投呈申诉。若准以无戳诉陈,不难水落石出,则需索之弊,不禁而自禁矣!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属

加标

地方官收阅呈词,但看情节紧要,即当立时办理。此外,严禁各条,务当永远革除。各州县倘仍复蹈故辙,一经本司访有确据,定即照例揭参。本司深知词讼为民生之大害,故屡次剴切申明,愿诸公留一分菩萨心,造百年子孙福。

通飭讼案久悬不结核明〔注〕销一案

为查例通飭事。照得民间词讼,每因一言参商,致起讼端,旋由亲族说劝,气平忿消,两造皆愿罢讼,或因讼费未清,或因讼棍阻挠,以致经年累月,案悬莫结。查例载,赴各衙门告言人罪,一经批准,即令原告到案投审,若不即赴案辄行脱逃,及并无疾病事故,两月不到案听审者,即将被诬及证佐释放,所告之事不与审理,拿获原告,专治以诬告之罪等语。现核各属送到按月折报,每有旧案结讼已久,既未投候质讯,又未具结求销,凡此情形,皆系讼棍、书差从中牵制,新官到任及每年开印,无不转票传提,以为常例进益。及质之两造,本心皆已不愿终讼,自应逐一查明。如果案非重情,原告久未呈催,即照原告两月无故不投审例,将案注销,以清积牍,合行通飭。札到,该某立即飭^{所屬遵辦}_{遵照辦理},并将本月注销某某等案,分别注明原告几月未催,列入月报,毋违。除昆山县,马递,六月十四日行。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属

加标

此亦爱民息讼之道,幸勿稍存漠视为囑。

通飭各属词讼监押案由查照册式开报 七月二十七日发行

为通飭事。照得各属词讼上控、自理已、未结案件及在禁、在押各人犯,前经通飭,自五

月份起分别摘录事由,开具四柱简明清册各一套,呈送察核,业据各属将五、六两月词讼、监押各事由,先后造册送到。兹逐一查核,其中详明合式者间亦有之,而办法参差者十居其九,虽经随时分晰批驳,惟恐尚有歧异,应即由司酌定册式,通飭照办,以归一律。所有青浦、武进二县六月份词讼案由,系将上月未结事件颠倒开列,致多遗漏不符,本应分别详明记过,以示惩戒,姑宽,先行颁式通飭。札到,该某立即飭属遵照,将前项词讼、监押事由,自七月份起,一律照式开报。

此次发式之后,如再遗漏、舛误及不遵各式,定即记过。再,各属所报词讼、监押及月报已、未办复事由,其中有无饰混,现经随时抄册,委员密查。所有前项词讼、监押各册,同七月份起月报已、未办复事由清折,并即由某按月每样照造两套,一并备文呈送,一系存案备核,一系交委携带密查,不得任承少送,并干严咎。

又,词讼案件,每每漏列册报,亦不可解。此后无论何案,均应逐一开报,倘有来轶控告,查未列入,每匿一案,记过一次。如监押各犯查出漏报,立予严参,凛切!

计抄册式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属小排单

加标

此非难办之件,只要处处核实,事事细心,恪守成式,毋漏毋错,是为至要。

计开

词讼册式

上控项下

旧管几案。内将上月实在未结案件逐一挨顺,全行开列。

一、于某年月日奉某宪批发某控某某事一案。所摘不可事由太略。以下照此开列。

新收几案。内将本月奉发上控案件逐一挨顺日期,全行开列。

一、于某月日奉某宪批发某控某某事一案。所摘事由不可太略。以下照此开列。

开除几案。

一、奉某宪批发某上控某某事一案。

登明现于某月某日如何集讯断结,已否详复销案。以下照此开列。

实在几案。内将管、收项下案件开除之外,实在未结几件,全行开列。

一、某上控某一案。

登明因何尚未讯结缘由。以下照此开列。

自理项下

旧管几案。照上控式样。

一、于某年月日据某呈控某某事一案。所摘事由不可太略。

新收几案。照上控式样。

一、于某月日据某呈控某某事一案。所摘事由不可太略。

开除几案。

一、某控某某事一案。

登明现于某月某日如何^{讯结}息销。某案非重情,原、被久未呈催,应行注销者,亦应声明案逾几月,遵飭注销。

实在几案。照上控式样。

一、某控某一案。

登明因何尚未讯结缘由。

以上专列一册，与监押册并案同送。如管、收、除、在项下或无案件，亦应注明“无案”字样。

监押册式

内监项下

旧管几名。内将上月实在监犯名数，全行开列。

某人。注明系某年月日何案内收禁之犯。所开案由不可太略。

以下照此开列。如系奉发及寄禁人犯，亦应分晰声明。

新收几名。内将本月所收监犯名数，全行开列。

某人。注明系某月日何案内收禁之犯。所开案由不可太略。

以下照此开列。如系奉发及寄禁人犯，亦应分晰声明。

开除几名。内将本月管、收项下开除各犯，全行开列。

某人。注明如何开除。

以下照此开列。

实在几名。内将本月管、收项下各犯开除之外实存名数，全行开列。

某人。

以下照此开列。

外监项下

旧管。

新收。

开除。

实在。

押犯项下 此二项悉照内监式样开造登注

旧管。

新收。

开除。

实在。

以上专列一册，与词讼册并案同送。如内、外监或羈押项下并无人犯，亦应于四柱下注明“无犯”字样，不得请免开报。

吴江县稟严禁词讼案内传呈等弊 六月十五日行

该令于词讼一端，按路远近分给差饭，不准丝毫需索，且于所到之处，就地断结，小民受惠无穷，深堪嘉慰。仰仍实力办理，毋始勤而终懈，毋口是而心非，以副本司厚望焉。此缴。

常熟县稟前由 六月十四日行

民隐通，弊端绝，此事甚不容易。仰即实力行之，勿徒托诸空言，切切。此缴。排单存销。

新阳县稟前由 六月十四日行

此事全在地方官一片真心，视百姓如自己儿孙一样，方有实济，幸勿以已经出示为毕乃事也。仰即遵照。此缴。

华亭县稟前由 六月二十二日行

据稟各情均悉。近日各衙门书差，视小民为鱼肉可啖，比比皆然。该县以若辈为虎狼，步步防闲，是与胡文忠所言“交交桑扈”口吻相合。《遗集》颁发未久，该县竟能心领神会，殊属可嘉。仰即实力行之，毋得有始鲜终为要。此缴。

奉贤县稟前由 六月十八日行

如虑一人耳目有限，访查未周，不妨旁谘博询。仰即照此办去，日久自然见效，勉之，慎之。此缴。排单存销。

娄县稟前由 七月初五日行

据稟各层，仰候汇核酌采。至远年词讼，延久不结，业经由司通飭，如原、被、人证均不呈催，即照两月不到之例，概行注销，以免新官到任，百姓多受转票之累。此缴。

上海县稟到任地方情形 六月二十一日行

查阅该前县送到词讼及监押各犯清册，案件之多，甲于通省。固由地方繁剧，而王令之因循怠惰，亦所不免。该令素有能名，应先将旧案次第清理，新案随审随结，不可积压。在押人犯，应发落者速即发落，不得久羁。至书差积弊，较之别处尤甚，全在时时觉察，有犯必惩。该令能于此数事实心办理，则思过半矣。仰即遵照。缴。

南汇县稟严禁词讼案内传呈等弊 六月十七日行

据稟并另单均悉。至喊稟一层，如能认真亲自讯问，立即分别斥准，亦可自行。应俟汇案酌集众议，再为刊本通飭酌办。仰即遵照。缴。

青浦县稟前由 六月二十三日行

该令于民间词讼果能速审速结，则书差需索，不革自除。惟命盗等案归值日一层，原系各县一律如此，然须严查移前捺后之弊，不得稍涉大意。仰即遵照。缴。

川沙厅详前由 六月十四日行

据详严禁词讼弊端，办理尚为认真，果能始终不懈，地方受福不浅矣。仰即实力行之，毋得有初鲜终。此缴。排单存销。

阳湖县稟前由

据将前颁严禁词讼弊端条款刊刷成本，飭发各乡、图遵照，足见该令认真杜弊，深堪嘉慰。但须实心实力，持之以恒，庶不致日久生懈。仰即遵照。缴。刊本存。

无锡县稟前由 六月十一日行

据稟已悉。仰将折开坐差一条，速即设法变更。书差因案需索，必须严密究办，勿令阳奉阴违，是为至要。此缴。折存。

金匱县稟前由 六月十六日行

据稟：告期批示另备木牌，由内署裱糊挂发，以杜匿批之弊；又，差票概用传字，以杜差役持链吓诈之弊；应提讯者，限道路之远近，定日期之多寡，登簿稽查，以杜在乡需索之弊；并每日坐堂或五、六次，或三、四次，小民果有冤抑，即可当堂递呈。此则官民不致隔绝，均堪嘉慰。惟匿批一层，该令系由幕而官，既经当堂亲收呈词，即可批定准驳，当时挂发，尚何再有匿批之虑？仰即遵照。缴。

江阴县稟前由 六月十四日行

差役下乡传人所需川饭，该县拟以路程之远近，许取钱文之多寡，深恐阳奉阴违，小民仍不免受累，应由官自行给发，方可杜其需索。其余各条，尚可采择。仰即知照。此缴。

镇洋县稟前由 六月十一日行

如果所行能符所言，岂不可敬？但恐该令办公时候过少，访察未周。且传呈一项，业奉前抚宪通饬勒石永禁，何以至今尚未革除？今据稟明，从六月初一日为始，严谕家丁、书差，不准需索分文，不致面从心违否？仰即痛除积习，切勿徒托空言。倘再故违，定干未便，凛之。此缴。排单存销。

嘉定县稟前由 六月十三日行

据稟各情，似于此中甘苦实有见地，尚非搪塞之词。仰仍实心办理，始终勿怠，是为至要。此缴。排单存销。

靖江县稟讼棍主唆捏控请颁示严禁一案

据稟，该县仍有棍徒唆兴讼端，情实可恶！应准由司酌发告示三道，随稟饬发，仰即查收，照缮多张，遍贴示禁。一面由县密为访查，如有前项棍徒，敢再主唆兴讼，立即严拿惩办，稟报查考，勿稍姑容，切切。此缴。

七月二十一日行

示禁讼棍唆使捏控一案

为出示严禁事。照得词讼案件，动关百姓身家性命。为地方官者既须稽查书差，尤在查拿讼棍。查例载：“积惯讼棍串通胥吏，播弄乡愚，恐吓诈财，一经审实，即以棍徒生事扰害例，向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等语，定例不谓不严。乃本司访闻靖江县地方，有种刁生劣监，往往播弄乡愚，于民间些小事故，两造本无讦讼之心，彼则暗地刁唆，诱令告状。此种棍徒，若不严拿惩办，何以安闾里而息讼端？除饬县密访外，合先出示严禁。为此示，仰该邑士民人等知悉：尔等嗣后务各安分守法，不得煽惑乡愚，主唆兴讼。自示之后，敢再仍蹈前辙，一经访闻得实，定即分别严拿详革，尽法惩办。本司言出法随，决不姑宽，凛之，切切。特示。

一出示

卷二八 藩吴公牒八

吴县申送五月份词讼监押各册 六月十五日行

据送已、未结词讼及禁押人犯各册存候汇核。惟查上控、自理未结案件尚多，仰即遵照前饬，分别限差勒提，务须速讯速结，勿任延宕拖累。至押、发、收、管人犯，应另立一册开报，以清眉目。此批。

震泽县申送前由 六月十五日行

据送已、未结词讼及另文呈送禁押人犯各册存候汇核。惟查在押人犯册内，有窃匪柴阿四一名，既系讯不认窃，应将原获捕投赶紧追回，质讯速结，以免拖累，仰即遵照办理。仍将未结控案上紧限差勒限速讯速结，归入下月册内开报，均毋再延，切切。此批。

常熟县申送前由 六月十八日行

查册开未结词讼六起，皆系不难审结之案，仰即赶紧讯结，以释民累。再，查该县城外石城，颇有被人偷窃损坏之处，该令宜会同昭文县，一面修补，一面留心查访，并出示禁止。嗣后如有偷拆，即行严办，毋违。此批。各册存。

昆山县申送五月份词讼册 六月初七日行

据送已、未结词讼案由清册存查。至监羈各犯，前经通饬按月查造管、收、除、在四柱清册，呈送察核，何以未据造册同送？殊属疏忽。仰即补造呈送，毋违。并候督抚宪暨臬司批示。缴。

新阳县稟送前由 六月初七日发行

据送已、未结词讼案由清册存查，至监羁各犯，前经飭令按月查造管、收、除、在四柱清册呈送，何以并未遵办？该令之不能留心民瘼，亦可见矣。仰即查照前飭，补造呈送，以凭稽察，毋违，速速。仍候^{臬司}巡道批示。缴。

华亭县申送五月份词讼册 六月十七日发行

查册开未结上控、自理词讼，类多远年旧案，何以竟无一任清理？实堪诧异。仰即调齐各卷，逐案查明。如系被告不到，应即飭传原差，给以川饭，限以几日到案，次第讯结。若原告久不呈催，无论上控、自理，应即照案分别详销，以清积案。至监羁各犯，前经通飭按月查造四柱清册，现在未据同送，该令之不能事事留心，亦可概见。应即补造呈核。仍将注销各案，于下月折内登注查考。此批。册存。

华亭县申送监羁各犯清折 七月初五日行

查禁押人犯，前经通飭按月造具四柱清册呈送，今核来折，俱系笼统开列，并未遵式开造，实属故违。仰俟下月起，遵照指飭，分别造具管、收、除、在四柱清册，同已、未结词讼各案，一并备文送司，毋再违误，切切。此批。

娄县申送五月份词讼监押册折 六月二十四日行

该县未结词讼尚有三十余起，应即赶提讯结，未便日久拖累。至禁押人犯，未据遵飭分别四柱造册同送，亦欠明晰。仰自下月起，务须遵式册报，仍将未结词讼分别讯结汇报，切切。此批。册、折存。

金山县申送前由 六月十九日行

查核送到词讼清册，系属笼统开列，殊欠详晰。仰自下月起，分别管、收、除、在，列册开报。再，该县未结各案仅止七起，应即催差勒提，速审速结，不得拖累。此批。各册存。

青浦县申送前由 六月十五日行

据送册、折存候查核。惟禁押人犯并未遵照前飭，将管、收、除、在分别开列。其未结上

控、自理案件共有三十余起之多,实属拖累已极!仰即遵照前飭,分别限差勒提,速讯速结,归入下月开报。并将禁押人犯,查照节飭,分别管、收、除、在,一并造册,呈送查核,均毋违玩,致干未便,切切。此批。

川沙厅申送前由 六月十五日行

据送已、未结词讼月报及禁押人犯事由折存候汇核。惟查册开自理项下有龙锦章等十一案,既系原、被久不投催,应照原告两月无故不投审例,概行注销,以清尘牍。其余未结各案尚多,亦应分别限提,速讯速结,以免拖累,归入下月册内开报。至禁押人犯,虽只五名,未便因人数无几,笼统开造,自应遵照前飭,一律造具四柱清册呈送。仰即遵照,毋违。此批。

武进县申前由 六月十八日行

未结讼案,尚有十六起之多;在押人犯,又无一名开除。该令于听讼一节,尚宜勉益加勉,毋稍玩怠,切切。此批。各册存。

无锡县申前由 六月十三日行

据送各册存查。仰将未结控案,即速分别讯结,归入下月列册报查。至该县收禁外监之周阿川、陶得胜二犯,据报旧匪,究竟该二犯所犯何案?如果情节较轻,现无亲族具保,似可酌惩,交保管束,以清积狱。此批。

金匱县申送五月份监犯事由册 六月十九日行

据送禁押人犯清册存查,至该县尚有应报词讼已、未结案由,未据遵飭造册同送,殊属玩违。仰即补造清册,刻日呈送察核,毋违。此批。

江阴县申送五月份禁押人犯事由册 六月十七日行

查各属禁押人犯,前经通飭查明监押年月久暂,摘录事由,分别管、收、除、在,开具简明清册,按月呈送查核。今据送到前项清册,并不遵照管、收、除、在册式缮报,实属玩忽。应将该令记过一次,由司注册,以示惩儆。仰即知照。此后查造前项清册,务须遵式办理,毋再率忽干咎。至另文送到词讼四柱清册,存候汇核,并即知照。此批。

荆溪县申送五月份词讼册 六月十九日行

册开词讼案由，甚为明晰。惟未结各案，尚有十余起之多，仰即赶紧勒提讯结，毋得久悬，切切。此批。册存。

靖江县申送五月份词讼册 六月十九日行

查核送到词讼清册，未据分别已结、未结，遵式开报，且应送禁押人犯事由清册，亦不造送，均属玩违。仰即遵照前饬，速将禁押人犯刻速查明，造册呈送察核。至该县五月份已结词讼若干起，并即补送，毋违，切切。此批。册存。

丹徒县申送五月份词讼册 六月十七日行

查核送到词讼册内未结项下，上控、自理各案共有四十九起之多，而该县总结，率填上控十起，自理三十起，每“十”字下空出零数未填，其视为具文，已可概见。且该令到任已久，只有开除五案，夙兴夜寐，所司何事？殊不可解。至禁押人犯册，又未遵饬一并造送。所有送到五月份循簿，随批饬发，仰即查收。将六月份新收词讼各案登明环簿，同已结各案并送呈核。仍将禁押人犯案由，补造四柱清册，即日申送。其未结各案，限差勒提，逐一速讯速结，归入下月册内开报。务须振刷精神，实力办理，如再玩违，定干严咎，切切。此批。册存。循簿发还。

丹阳县申前由 六月十七日行

据送五月份已、未结词讼案由清折存查。至监羁各犯，前经通饬按月查造四柱清册呈送察核，何以未据同送？殊属疏忽。仰即补造呈核，毋违。此批。

镇洋县申送五月份词讼管押册 六月十三日行

此项词讼已未结案由，并监犯四柱清册，均已阅悉。仰将未结案件分别速为讯结，下月汇册报查，毋违。此批。册存。

嘉定县申送五月份词讼监押册 六月十二日行

查核册开已结词讼，共有八起，尚为认真，其余未结十四起，仰即分别赶紧讯断结销，下

月汇报报查,毋违。此批。册存。

宝山县申送五月份词讼册 六月十九日行

积年旧案,如果原、被均未投审,又不呈催,应行分别详销。其禁押各犯,前经通飭,一并按月开造四柱清册,何以未据同送?殊属违玩!仰即补造呈核,毋违。此批。册存。

宝山县申送五月份监押册 六月二十五日行

查核管押册内,戴阿英等三名系五年十月间看管,迄今时将一载,尚未讯结,如此拖累,深可叹息。仰即赶紧提集人证,确审断结,下月列册开报,毋再久悬,切切。此批。各册存。

崇明县申送五月份词讼册 六月十九日行

该县册列未结词讼,有百余起之多,置民事于不问,已可概见。至禁押人犯四柱清册,又未遵式造送,均属违玩。仰即补造呈核。仍将未结各案,分别限差勒提,随审随结,不得任意拖累。如下月册报仍未陆续讯结、开除,定干严咎。此批。

长洲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各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册报词讼案由,未据遵飭分开四柱,殊欠明晰。且查该县上月册内有杨春山、沈世禄、程云璈等未结控案三起,而现册内仅有开除新结杨春山、程云璈两起,其沈世禄一起,已、未结项下均未列入,是否遗漏?仰即查明,专案具复。嗣后务于七月份起,遵照另札颁式,一律分别管、收、除、在,造册开报,以便稽核,毋违。此批。另文送到禁押各册,均存。

元和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一日行

查核册报词讼案由,系将已、未结借杂开列,未据遵飭分别管、收、除、在,殊不明晰。仰即遵照另札颁式,自七月份起,一律分别管、收、除、在开报,以便稽核,毋违。此批。各册存。

吴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各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查核词讼清册,未据遵飭开列四柱,殊不明晰。仰即遵照另札颁式,自七月份起,一律分

别管、收、除、在，列册开报，以便稽核。至军械所，不应干预地方公事，何得函送词讼？并即查明具复察核。一面将未结各案，赶紧示期编审，审结列入下月册内开报，毋稍迟延，切切。此批。各册存。

吴江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一日行

查核册列词讼案件，审结尚多，足见办事认真。惟审结之案，如费春沂、金陆氏等，复又来辕具控，其中或因讯断示洽。嗣后务须平心静气、教劝兼施，总令两造输服，不致旋结旋翻。至未结之案，既归编审，务须挨日讯结。所呈监押册内开除项下，未据登明缘由，无从稽考。仰即遵照另札颁式，自七月份起，逐一照办，毋违。此批。各册存。

震泽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一日行

册开词讼案由，未据遵飭分别四柱开报，殊不明晰。仰即遵照另札颁式，自七月份起，将此项案由，分别管、收、除、在，造册呈送，以便稽核。至吴淞汛系属武弁，如何干预词讼？前经出示严禁，实属有意玩违，并即查明具复核办。此批。另文所送监押各册均存。

常熟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一日行

昨日有通州人监生沈璜来司具控争霸该县水利一案，呈内声明曾经控县，何以该县所送五、六两月词讼册内，并无此案开列？实属不解。仰即查明，专案稟复核夺。至监禁人犯，虽系二名，亦应造册开报。并即补造呈送，毋违。此批。

常熟县稟复沈璜争霸水利控县批驳未入册报一案 八月初五日行

该县月报内有比此微细之案，尚经开列，何以此案控经数次，而不列入？显系疏漏，非措词所能遁饰也。仰自下月起，务须一律详晰开报，不得再有遗漏，致干记过，切切。再，册开翁胡氏控朱复林哄诱其媳再醮一案，即系蚁棍逼醮，务须提到重办，勿稍宽纵为要。此缴。

昭文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各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查核送到词讼监押各册，均未遵飭分别四柱开报，殊不明晰。仰即遵照另札颁式，自七月份起，一律分别管、收、除、在，造册呈送，以便稽核，毋违。此批。各册存。

昆山县稟送前由 七月十四日行

册列未结之高金德控范耀庭一起，人证既已解齐，即宜早日讯结，以省拖累。仰即遵照，仍候^{督抚}宪^{臬司}批^{臬司}示。缴。册存。

新阳县稟送前由 七月二十一日行

据稟已悉。仰将王近仁上控吕赞浮勒费米一案，迅速勒提原告范成业，讯明详办。嗣后遵照另札颁式，自七月份起，将应送各册，一律造具管、收、除、在四柱清册呈送，以便查核，毋稍违延。仍候^{督抚}宪^{臬司}批^{臬司}示。缴。折存。

太湖厅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一日行

据送清折存查。此后应将四柱项下各案案由，紧接缮写，不必每页空开，致难稽核。仰即遵照办理，毋违。此批。

华亭县申送上控自理案件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册开马超群控马吴氏争产继嗣一案，人证既均投案，自应催令赶紧医痊集讯，以免日久拖累。又，已据具息之王和观稟弟妻醮妇朱声欲讹钱文一案，是否蚁棍串逼？应即确切访查稟办。仰即遵照办理。至另文送到监押册列之押犯张炳炎图产逼嫁孀侄媳一案，即行从严讯办，下月汇册开报，均毋违延，切切。此批。

奉贤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册报词讼案内，未据分列四柱，殊不明晰。仰即遵照另札颁式，自七月份起，一律分别管、收、除、在开报，以便稽核，毋违。此批。各册存。

娄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该县本月开除各案，并不登注册息销，且未结词讼尚有二十余起之多。仰即赶紧定期

编审,分别讯结,下月汇册开报。至朱荣呈控姚春年等抑勒指串一案,昨据来司控告发府提讯。该令即将应讯书役刻日解府质讯,不得徇庇。又,押犯册内俞晓峰一名,尚系三月内被控管押,案逾数月,何以不即速审?并着赶紧讯结,均毋再延,切切。此批。各册存。

金山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三日行

查前据该县送到五月份词讼清册,当因笼统开列,即经批令自下月起,分别管、收、除、在,列册开报在案。今核送到六月份清册,仍未遵饬开列,实属故违!又,旧管已结项下,有曹怀余控姚顺发一案,检核前月册报,只有“赵怀余”,并无“曹怀余”,究以何者为准?仰即查明,专案具复。嗣后七月份起,遵照另札颁式,将词讼已、未结各案,分别管、收、除、在,列册开报,毋再有违,致干未便,切切。此批。

上海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册 七月二十五日行

查册开六月份词讼,该县前后两任讯结批销,计有六十余起之多,足见案无积压,深堪嘉尚!惟未据遵式开列四柱,以致上月未结案件,均未列入,殊不合式。仰即遵照另札颁式,自七月份起,先将从前未结各案,作为旧管,分别管、收、除、在开报,以便稽核。又,另文申送之管押册内旧管新收项下,只有人数,并无姓名。又,实在项下之小崇明一名,究何姓名?系何籍贯?均未声叙。下月折内,务须明晰开报,勿违。此批。各册存。

南汇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二日行

查送到词讼册内,已据息销之华严氏控唐惠金抢醮一案,是否即系蚁棍?应再密查。又管押册开之顾云楼一名,尚系同治四年十月间收押,何以许久尚未讯结?仰即分别查明,声复察核。一面将未结各案三十六起,迅速编审清结,勿稍拖累。仍俟下月列册开报。此批。各册存。

青浦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册并禁押折 七月三十日行

查旧管项下,应将上月未结案件全数开列,如内有续已讯结者,即于开除项下列报,仍未讯结者于实在项下开列,此一定不易之办法。今核该县送到词讼清册,仅将上月未结案件中之本月仍未讯结者,列作旧管;续经讯结者,列作开除,以致颠倒错杂,殊难稽核。且查五月份册报上控未结项下,有钱楚良控王用中一案,已否讯结?何以六月份旧管、开除项下,均未列入?又,六月份开除项下,有朱文丙、姜学川、沈国兰、王福堂、吴馥棠、怀德荣等控案六起。

查核五月份未结及六月份新收项下,均无此六起案由,究系何时所控?因何增入?殊属疏忽。除姑宽记过外,仰即分别查明,即日专案具复。嗣后遵照另札颁式,自七月份起,分别管、收、除、在,详晰开报,以便稽核。一面将未结各案二十八起,赶紧编审,分别讯结汇报,不得拖累。至禁押折开人犯,虽无错漏,亦不合式,并即知照。此批。册折存。

卷二九 藩吴公牒九

青浦县稟复六月份词讼案由册报舛错一案

据稟已悉。该令匡居自命何如？而亦于词讼漠不关心，其他更可知矣。仰自七月份起，务须遵照前颁册式，分晰核实开报，毋再错误，致干记过，切切。此缴。八月初五日行。

川沙厅申送六月份词讼各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册开上控、自理未结案件，尚有十一起，仰现署川沙厅傅令，迅速接办审结，不得拖累。仍俟下月列册开报，毋违。此批。各册存。

武进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日行

该县五月份册报实在未结案十六起，今册开六月份旧管项下仅列五起，兹以五月未结之十六起，连六月新收之五起，统共二十一件，除已据开除十起外，实在未结案十一起。今册列未结案十起，核有前报袁全兴等控徐子亭等一案，漏未列入。且实在未结系某某案由，亦未分晰叙明。如此模糊开报，殊不成事。除从宽记过外，仰即遵照另札颁式，自七月份起，一律详晰造报，俾易稽核。一面将未结各案，赶紧分别讯结，不得拖累。其押犯四柱项下，虽无遗漏，不以上月实在全作本月旧管，亦不合式，并即知照。此批。各册存。

阳湖县申送六月份管押人证册

据送管押人证册，核与前月册报均属相符。内有徐林大一案，应即速提讯详。至另文所称监禁人犯本月并无新收，亦应造册同送，未便免造。仰即遵照，限八日内赶紧补造，呈送察核，如再刻延，定干未便，切切。此批。七月二十一日行。小排单。

无锡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据送各册存查。至内外监犯实在项下，亦应分注明白，不能笼统开列。押犯册未据同送，仰即遵式补送，毋违。此批。

金匱县申送六月份词讼监押册

据送六月份词讼清册，核与前月册报尚属相符。惟未据遵饬开列四柱，仍未妥洽。至监押册内郁学成等八犯，均据声明于六月内开除，解府勘转，其雷明举一犯，系属同案人证，因何未经解勘？且开除、实在项下，均未列入，是否遗漏？无凭查核。至监押各项，亦须分造四柱。仰即遵照另札颁式，自七月份起，分别管、收、除、在造送，毋再违延。一面将雷明举一名，因何未解缘由，先行具复查考，切切。此批。七月二十三日行。

江阴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册 七月二十九日行

查此项词讼清册，应同监押人犯各册一并呈送，何以迟至下旬始行送到？实属迟延已极！今核来册，虽分四柱，而实在项下，并未将未结各案事由分晰声叙，亦不合式。仰即遵照前札颁式，自七月份起，遵照一并造送，勿再违玩，切切。此批。

宜兴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三日行

据送词讼清册，核与前月所报相符。惟监羁各犯现在有无禁押？未据造册同送，又未声明，殊属疏漏。仰即遵照另札颁式，自七月份起，将各项册籍分别造送，勿再有违，切切。此批。

荆溪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一日行

据送清册，存候查核。至吕宗桂、余维士等上控县书徐大宣、史懿初等两案，仰候催府速讯详办。此批。

靖江县申送前由 七月二十一日行

册开旧管、实在两项，均未注明案由，开除项下亦不登注册结、息销，均属率忽。仰即遵

照另札颁式，自七月份起，一律分晰开报，以便稽核。另文所送监禁册并管押人犯，亦即补造呈送，勿违。此批。

丹徒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并押犯清册环簿

据送六月份词讼及管押人犯各册，核与前月册报相符。惟开除项下除注销四起，其余是否讯结，抑系息销，未据明晰登注。至未结各案，照册核计尚有三十五案之多，仰新任王令赶紧严催，挨定日期，逐案审结，务于下月册内分别讯结息销，一律开报。所有送到环簿一本，随批饬发，并即查收，换登送核。一面将应造监禁人犯册籍，亦即接续造送，毋稍违延，切切。此批。七月十二日行。

丹阳县申送六月份监禁人犯册 七月十六日行

据送监禁人犯清册存查。至该县尚有应送羁押人犯册，何以未据同送？据申前情，仰即遵照，核明补造，呈候察核，毋违。此批。

丹阳县申送六月份未结各案折 七月十九日行

据送清折存查。仰自下月起，遵照前饬，将前项案由，分别管、收、除、在，造册开报，以便稽核。仍将未结各案，赶紧分别讯结，毋迟。此批。

金坛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据送清册存查。仰将未结各案，赶紧勒提，编日讯结，以免日久拖累。再，该县六月份是否仍无禁押人犯，未据声叙，并即查明具复，毋违。此批。

溧阳县申送六月份词讼折 七月二十三日行

据送六月份词讼折，核与前月所报相符。惟未据遵饬开列四柱。至监押人犯，上月据报并无羁禁，六月内有无续收？来文亦未声明，殊属疏漏。仰即遵照另札颁式，自七月份起，分别管、收、除、在，造册呈送，毋违，切切。此批。

太仓州申送六月份已未结词讼折 七月十二日行

查各属已、未结词讼及禁押人犯二项，前经由司通饬，按月造具四柱清册呈送。今核词

讼折内，仍系笼统开列，其已结词讼四起，是否旧案？抑系六月份内新收？无从确核。仰即遵照，嗣后务遵前饬，分别造具管、收、除、在四柱清册呈送，以便查核，毋违，切切。此批。

镇洋县申送六月份词讼册 七月二十一日行

册报词讼各案，仍未分列四柱，殊不明晰。仰即遵照另札颁式，自七月份起，一律遵式开报，以便稽核。至押犯王坤一名，如系实在蚁棍，应即从严究办，不得宽纵，并即遵照毋违。此批。各册存。

嘉定县申送六月份词讼监犯册 七月十二日行

据送六月份词讼并禁押人犯各册，核与前月册报相符。查词讼各案，六月份虽只讯结五起，连同息销共有二十五起，尚算认真。仰将其余未结各案，赶紧分别严催，定限审结，务于下月册内列明开报。至未结项下，骆近和控金祥将媳婪抢一案，是否即系蚁棍所为，并即查明具复，毋违。此批。

会详崇明县应造押犯清册藉 词诿卸记过一案 八月初二日发申

为会核详明事。窃据崇明县曹令遵饬补造监禁人犯清册申送到司，声明“管押、歇犯，系随收随放，并无一定，难以造送”等情。伏查管押人犯，虽系随收随放，亦应将各犯姓名、事由及何日收管、何日释放，分列四柱开报，方可稽核有无私押情弊，何得以“并无一定”为词，抗不造送？玩视民瘼，莫此为甚！且六月份词讼各册，各属早已送齐，独该县延至此时，始行送到；词讼册式，亦未遵饬分列四柱，均属有意玩违。应将该县曹令详记大过一次，以示惩儆。除由司注册外，相应会核详明，伏候查核施行。

通饬崇明应送管押清册藉词诿卸记过一案

为通饬事。据该崇明县曹令遵饬补造监禁人犯清册申送到司云云，以示惩儆。除会同臬司详明两院宪查核，一面由司注册，并通饬知照外，合亟札饬。札到该令立即遵照指饬，速将前项管押人犯，分别补造四柱清册，刻日呈送察核。其七月份起造报词讼监押各事由，务须遵照前颁册式，明晰开造，于下月上旬呈送，不得仍前迟缓。倘再不遵，定干严咎！凛之，切切。

札崇明县马递，四百里

前事云云，一面由司注册，并饬分别补造清册呈送察核外，合行通饬。札到该某立即鉴之，毋违。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属 除崇明县 八月初四日行

饬查崇明县册报词讼监犯 各数错漏颠倒一案 八月初八日行

为行查申饬事。照得该县前次漏造监押清册，当经批饬补造，延至此时，始据同六月份词讼案由造册送到。且羁押各犯，又复抗不开报，均属有意玩违。业经会同臬司，将该令详记大过一次，另行饬遵在案。兹复核该县五月份词讼册列自理未结项下，计九十起，六月份词讼册列已结四十八起。其汤洒如呈控施富郎棍佃肆凶一案，册内未据开除，何以自理未结项下仅开四十一一起？其送到之六月份监押册内载旧管项下，犯人张万春一名，既未开除，又何以实在项下并无其名？至曹念生，既以解审还禁之犯，只须于新收、实在项下分别开列，该县四柱皆有此犯，总由并不按月查造，以致颠倒不清。似此任意办公，下行事件更不可问，合亟行查申饬。札到，该县立即遵照指饬，迅速分晰查明，即日具复察核，如再颠顽，定干严咎，凛之，切切。

札崇明县

转会详崇明县应造押犯〔清册〕 藉词诿延记过一案院批 八月三十日行

为转饬事。奉督部堂批，本司会同臬司详崇明县应造押犯清册藉词诿延记过一案由，奉批“据详已悉。仍候署抚院批示。缴”；又奉署抚部院郭批开“如详注册，饬遵。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各等因到司。奉此合应转饬。札到该县立即知照。此批。

札崇明县

前事云云。奉此，除饬县知照外，合录副稿转移。为此，合咨贵司，烦为查照备案施行。计移送副稿一件

咨臬司

吴县唐令稟复吴晋成控谭万和串控侵地一案 七月二十九日行

昨经本司亲查，太湖厅人吴晋成，于六月初五日管押，其子吴阿玉，系于六月初九日替吴晋成受押，且曾由经手人汤云峰送过书差洋二十元等语。乃该令一无觉察，任听书差舞弊。迨经行之后，尚复以“并未管押”等词，希图狡饰，情殊可恨！本应撤参，姑念该令能将汤云峰受贿审明，姑宽将该令先记大过一次，以示惩戒。除详明通饬外，仰即严讯详办。一面将此

案详加复讯，断结具报，均毋饰延，致干严咎。再，昨日吊阅之监押各犯花名牌册两件，随禀发还，并即查收，切切。此缴。

详明通飭 吳县唐令匿报押犯记过一案

为详明事。窃照得江苏钱粮之多，甲于他省，近因书差权大，官民不能贯通一气，以致催科费力。本司之所以设立词讼羈押各月报，原以查各牧令之是否勤于民事，及各书差之有无私押情弊。乃昨经本司亲诣吴县饭歇，察访所押人证是否与月报相符，查有民人吴阿玉一名，据供尚系六月初五日被押，曾由经手人汤云峰送过书差二十元等语。检核该县六月份管押册内，并未将吴阿玉开列，若非书差私押，即系该县朦匿。牧令为民父母，催科、抚字，自应随地关心，方为无忝厥职。吴阿玉父子，系甬头司巡检申据谭树祥禀控侵占地基之人，此种细故，不难立时剖断，何至管押月余之久？该县唐令，既失察甬头司巡检擅受于前，复任听书差私押、索费于后，实属颠预已极！若不严予记过，不足以示惩戒。除将该令记大过一次，由司注册，仍飭速提玩法书差，从严究办，一面通飭遵照外，相应具文详明，伏候宪台鉴核批示。除详抚宪外，为此云云。

详督抚宪

移送义国条约

为移送事。照得本司钦奉谕旨在沪与义国换约，据该使臣骆通恩出视条约一匣，本司详加翻阅，只有洋字而无汉字原证之约，不允互换。该使以原约实系留在本国，并未遗失，再四禱恳，又兼法国领事白来尼等代求，情愿帮同翻译，如有与汉文文义不符，惟该领事是问等语。经本司商同贵道，先飭洋务委员督同熟谙义国文义之监生沈鼎钟并白来尼等，将义使所带君主用印之条约，详细校对，实无舛错，且已写立凭单，议将扣下之约存候补换。本司仰体皇上怀柔远人之心，变通办理，允将盖用御宝之汉文条约一份先与互换，其附丽之洋文条约，应暂为存留，限令六个月，将中国原证汉文条约取到，即就近在上海与贵道互换，均已一一议明，附列正文凭单之后，禀明通商大臣各在案。所有扣存洋文正本，理合备文委员咨送。为此合移贵道，请烦查照收存，俟该使取到原证汉文条约，就近互换。仍祈将收到缘由先行见复，望切施行。

计移送洋文条约一份

咨苏松太道

拟劝息械斗告示代粤抚

为割切晓谕吾民永息械斗以安生业事。照得械斗之风，起于福建之漳、泉，而蔓延及于

广东之惠、潮一带，小有不平，动辄互斗，经年累月，家破人亡。推言其故，皆由于官民大相隔绝，书差从中把持，上下之情不通，故使百姓郁积而成自斗，固非尽民之咎也。

闻从前惠、潮乡民，甚为良朴敦厚，见有差役带红帽下乡，辄复走避，其畏役差如此，何况于官？迨至两造因案控诉，非花钱银盈千累百，不能见官之面，而且钱多者曲可以得直，钱少者直可以成曲，百姓之冤枉，官已不能代伸，于是百姓受气之事，不求官判曲直，而于一斗决胜负。官则词讼日见其少，而民之械斗日见其多矣。初时械斗致命，犹随时报官。官下乡相验，一次需费至六七百千，名曰“头采”；胥吏则教苦主以控某富户为正凶、某富户为帮凶、某富户为主令，名曰“开花”，高下其手，为所欲为。杀人者可对置身事外，而安分者反致破产倾家。于是乎械斗毙命之案，控于官者，百无一二矣。初斗之时，不过此姓与彼姓结冤也，继而有众小姓联为一会，而与大姓斗者；有众弱房联为一会，而与强房斗者。旗则有红旗、白旗之分；分则有新会、老会之别。千百成群，枪刀并举，朝联姻娅戚里之好，暮成不共戴天之仇。有当场斩杀者，有勒赎取钱者，有父兄弟一朝毕命者，有田园庐舍顷刻成空者。株守村庄，寸步莫出，有田业而不敢耕，有坟墓而不敢祭，有亲戚而不能来往，有生意而不敢经营。富者因之而贫，贫者因之而散。

试问尔等：如此所为，为国乎？为家乎？为公乎？为私乎？若以伸气言，则人已斗死，尚有何气之可伸？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及其亲，真为尔等所不解也。且尔等若为国家效力疆场，出征则有钱粮，阵亡则有恤典，尚值得一死；若为械斗毙命，不惟子孙不能沐荫恤之恩，而且死后尚须历地狱之苦。考之书说所载，凡死于非命者，魂魄永入枉死城，生生世世不得轮回。然则尔等既无益于生前，又有损于身后，何苦而执迷不悟耶？况尔等一经械斗，必然拖欠钱粮，官府带兵下乡，将祠堂作公馆，将门板当柴火，钱粮完清之外，又要兵费。尔等除性命不算之外，尚要花钱受气，通盘计较，值得乎？不值得乎？

查潮属数年前有会乡彼此争气，因而械斗。初时公亲说和，坚执不允。迨斗至数年之后，壮丁死尽，资财用尽，常业卖尽，田地荒尽，菜色鹄形，穴墙而呼曰：“愿和乎？”曰：“和矣！”彼此各递槟榔，械斗遂息。从前所争之事，俱置不问。噫！与其置资财、性命于度外，求伸一时之气，即使气能伸而所争亦复无补，何况到了收场，气并不能伸，徒以资财、性命付诸无何有之乡！吾民之愚，一至于此！再四思维，其顽梗之状固足恨，其愚蠢之情又足怜也。

本部院盟心似水，执法如山，凡一切利所当兴，弊所当除者，无不立时举行，况械斗为吾民受苦之事，可不为湔除旧习，使之各遂生计乎？本部院细核械斗缘由，一由于官不能申理百姓冤枉，致百姓自相报复；一由于乡中正人绅士无权怕祸，任听族中无赖酿成不解之仇。本部院现为尔等拣选好地方官，徐为劝化抚字，并令各乡各族设立房正、房副，子弟有不法者，准其捆送。至衙门书差作弊害人者，立时捉拿惩办。尔等若有冤枉，立时向地方官告状，必能照公办理。仰或地方官判断不公，准尔前往本部院衙门申诉，无须尔花费一文半钞。本部院必秉公为尔等剖断是非，不好之官，即时参办。尔等切勿以一时之气，仍旧兴动干戈，舍生机而就死路也。

至各县有掳人勒赎之风，尤为可恨！潮州最多，广、肇亦所不免。择良弱富家，掳至巢穴，勒赎巨万。其有一时说价不成，即将所掳之人转典他处尤强之族，名曰“人当”，用刑尤酷，索价尤奢。故良儒之家，一人被掳，则全家荡产。更有一种强横大族，重利盘剥，设局诱赌。良儒之族，一人赌输，全族田亩俱可砌写券内，即时归入强横之手。目无天日，言之发

指！凡以上局賭、當人之輩，本部院皆已訪其姓名、里居，目前所以不肯指出者，蓋不忍不教而誅，望其翻然改悟耳，合行出示曉諭。為此曉諭諸邑人等知悉：凡爾等從前械鬥之風，趕緊悛改；欠錢糧者，趕緊清完；以及誘賭、當人不法之事，趕緊變悟。本部院無不寬其既往，許以自新。倘經本部院此次曉諭之後，仍復執迷不悟，任意橫行，本部院惟有親統雄師，按臨剿辦。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爾時本部院易低眉為怒目，欲求如今日之異言法語、告誨淳淳，尚可得乎？言出法隨，幸勿自誤，切切。特示。

卷三〇 藩吴公牍十

飭议书院宾兴收租章程由

为札飭核议事。照得苏郡紫阳、正谊两书院各县田租，系抵书院修缮、膏火要需；宾兴局各县官田租息，抵给长、无、吴三县士子乡、会两试盘费之用。惟查除监院赴沙征收沙租，每年尚报八、九成不等外，其余印委各员所收各租，积习相沿，不实不尽，以致经费入不敷出。本年应收新租，究应如何妥议章程，滴滴归公，以裕经费而垂永久，合亟开单飭议。札到该府立即遵照，悉心妥议核实章程详复，以期滴滴归公。并将单开未经查报亩数之常熟、昭文、震泽、昆山等县各田，飭令先行造具区图、固号、每亩额租若干清册送核。仍将办理情形具复，毋违。

札苏州府

加朱标

秋试在即，急待筹议有着，寒士方能就道。希转致未经查报之各县，于月内复转，是所切囑。

通飭春秋祭品禁止派差由

为通飭遵照事。据靖江县详称：“窃照春秋祭祀应需祭品银两，或于地丁银两迳支，或于俸工项下编给，嗣因例定之数不敷备办，叠经卑各前县捐贴钱文，以资补苴。乃该差等往往仍以不敷为名，私向各行铺需索贴差，轮流派办。盖祭差取给于行头，行头取给于各牙，无论牺牲之大、香帛之微，凡及祭品中应有者，无不按行按铺遍派勒贴。每逢一祭，扰累实多。卑职莅任后访知此弊，已往者姑免深究，未来者急宜革除。现已谕飭礼书，于祭前开呈应买件清单，由内署核明需用实数，动支编银及章捐钱，派丁督书赴市，按照民价采买，再有不敷，由县捐贴。永不准飭差行票，滋扰闾阎。一面颁发简明告示，分贴各行铺门首，如有书役仍前索费，许即禀明重办，以纾民力而重祀典。理合具文通详，仰祈鉴核，立案批示祇遵。至此等弊端，恐不止卑县一处为然，应否通飭各属一体照办之处，并候裁夺”等情到司。

据此，查祭品系编征正款，即有不敷，各州县亦应捐廉贴补，何得藉差苛派铺户，私饱若辈囊橐？自应从严禁办。兹据靖江县示谕各铺门首，并派丁按照市价采买，虽系分所应办，

较之毫无觉察者，尚属留心民瘼。除批示外，合行通飭。札到该某即便遵照，将每年春秋应需各坛、庙牲牢、香帛、簠簋、笾豆等项祭品，一律按照民价备办，不得派差扰累行铺。并即出示分贴各行铺门首，如有差役索费，禀明严办。仍将遵办缘由，并出过示式，具复查核，毋违。

札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各厅县小排单

通飭各属三节两寿免用红禀祝贺由

为通飭事。照得属员之于上司，每逢三节、两寿，缮禀申祝，以为礼所当然，不知此等庆祝之禀，皆属谄谀之词，言之者镂肝刻肾，惟恐不恭；受之者赧面汗颜，实增惭愧。汉儒有言：为治不在多言，在力行何如耳。为治之言犹不在多，祝贺浮词更为妨要，统宜裁汰，以省繁文，合行通飭。札到该某立即遵照，转飭各属，所有本司衙门三节、两寿祝贺等禀，一概删除，亦不必用恭贺年禧、节禧、寿禧五行官衔名禀，以省烦琐。至凡案牍中所不能尽之言，可用夹单八行亲自缮发，但求有济于国，有益于民，剖切详明，知体知要，则本司所敬听也。其本司见之施行者，或有违错，亦望善为匡救，明以告我，盖所以集思广益者固自有在，固不赖此恭维敬启之浮文也。仍将遵办日期立即禀复。此札。

札五府、州并各厅、县
苏、沪两厘局提调

通飭各属毋许馈送酒席互相宴饮由

为通飭事。照得三吴夙称繁富，向来官场陋规，大率寻欢选胜，酒食嬉游，而不知福尽灾生，陡来浩劫。古人有言：晏安酖毒。以今观之，不其信欤？近自兵燹以来，此风渐革，然而酒席尚复，迭相馈遗，饮宴依然，毕致珍错，震恐致福之谓何？夫肉食者鄙，曹生所讥，况军前多枵腹而荷戈，百姓皆鹄形而菜色，亲戚故旧之羹粥不充者，更不知凡几，试一设身处地，即珍羞满前，亦觉不忍下咽。且饮宴酬酢，迭为宾主，不独沉迷竟日，抑且征逐连旬，旷官溺职，莫此为甚。陶士行云：“大禹圣人，尚惜寸阴；我辈恒人，须惜分阴。”现在民情困苦，饷事艰难，我辈即卧薪尝胆，犹恐于催科、抚字未能竭力殚心，奈何竟作平原十日之欢也？至于酒食馈遗，尤觉无益。烹调不慎，金钱空费于庖人；使者频仍，赏赐只盈于仆隶。而且色恶臭恶，不洁不鲜，适口既难，尤恐致病。故套虚文，殊属无谓，合行札飭。札到该某即便遵照，转行各属，嗣后各宜念稼穡艰难，以俭养廉，勿为饕餮。即或以礼肃宾，亦只得五簋八碟，毋庸过求丰腆。并当一体晓谕百姓，崇俭黜奢。昔天宝之载，公卿贵戚竞尚奢侈，一盘费中家十人之产，及渔阳鞞鼓，求一饱而难之。何曾一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及中原荆棘，子孙竟无噍类，可为殷鉴。愿诸君为自身惜福，为国家惜饷，为闾阎惜财。本司与我寅好相为期许者，至远且大，幸毋区区徒为饮食之人也。仍将遵办日期即日具报。特札。

札五府州三十四厅县
苏、沪两厘局提调

饬勘省城河道由 四月初五日行

为札饬事。照得城内河道自咸丰十年以后，日益淤塞，近来居民日聚，朝提夕汲，皆藉于此，若不赶紧疏通，天气日暖，秽气日蒸，饮之易染疫疠。除札饬^{苏州府督同三首县会勘}_{随同查勘}工程局钱守并苏州府督勘外，合亟札饬。札到该某立即遵照，迅将城内支汊各河，逐段查勘。应从何处浚起？开深丈尺若干？妥议章程，绘具图说，核实估计工程，开册呈候筹款详办，毋迟，切切。特札。

分札工程局钱守、苏州府、三首县

通饬勘浚城河淤塞河道由 四月十二日行

为通饬遵照事。照得地方之有水利，犹人身之有血脉，宜流通不宜阻滞。本司抵任后，查勘省城河道，处处淤塞。现在天气日暖，秽气渐蒸，居民汲饮于斯，易染疫疠，万一祝融为患，更无取水之方。已饬据工程局钱守会同府县筹款兴挑，于初七日集夫开工，各该属事同一律，应行次第举办，合亟通饬。札到，该^府立即转饬遵照，迅将城内各河逐段查勘，如有应浚之处，赶紧会同绅士设法兴办，务期一体深通，毋得虚应故事。此系便民汲饮，与灌溉田亩不同，所收田捐仍应尽数解司，不许擅动。仍将遵办情形，先行禀复，切速，切速。

札苏、松、常、镇、太五府、州

详明各属五年份南恤照案提解司库济放由

为开册详明事。窃照得苏、松、太三府州属，并常属之锡、金、江，靖属之丹徒，共二十七厅、州、县，经征同治五年份南粮恤孤米石，自应查照历届成案，一律变价提解司库，酌量济放。兹据海运省局查明，各属应征米数并变价银数，连同恤孤余剩，共该解司银七万八千四百八两三钱三分六厘，开册申送前来。伏查旗、绿各营，应支同治六年份一岁俸仓米石，虽经详定放发月份，而兵丁有病故、汰革，随时缩除，或续后添募，随时加给，以致银数无从悬断。惟京口八旗，除丹徒漕粮已拨支五个月本色米石外，照章尚应找补三个月米，折银一万两左右，余银六万八千余两，就数抵放绿营米折，约计堪敷支放，似可毋庸另筹拨补。至海运案内，各属有不敷沙船水脚，或于南恤项下划抵径支，自应俟各该县具备批领，送司核作收放时另行查款提还本款，以符档案。再，前项南恤，系抵支旗、绿兵米要需，万难短缺，应否酌定期限，统于六月半前一律清解，不准稍事推诿，如逾限不解，惟有从严详办，以为疲玩者戒。除开数严饬各府，批示实为公便。为此云云。

计详送清册一本

详抚院

〔加标〕

酌拨等事云云,以为疲玩者戒,除详明抚宪外,合行开册饬提。札到该府立即^{转并}饬遵照,迅将前项南恤变价银两依限于六月半前,一律清解。攸关兵米要需,毋稍逾延,致干重咎,切速,切速。

计开册

札苏、松等五府州 小排单 四月二十二日行

朱标

事关军饷要需,幸勿逾期干咎。

金山〔县〕稟四年份南恤民欠追征不起 请饬前任张令垫完清解由

查此案前据监盘会同前后任具稟,业将印串盘明接收,由现任催征归解等情。当经本司批令该府转饬,着落现任赶征赶解,勒限两月内如数清款。嗣据赵令以“此项民欠均属畸零贫乏小户,且阅时一载之余,更难追完。若令卑职代追,理无推诿,但恐无款代解”等情,又经批饬该令:“于接收交代后,复以民欠难追为词,一若置身事外。此系四年应解之款,即是实欠在民,何不不上紧催追?”又经转饬遵限清解在案。迄今限期已逾,现任赵令既无丝毫批解,复又稟请仍饬张令设措垫完,从来无此办法。查张令原系当年办漕之员,如果认真催缴,何致积欠不清?现任赵令已将印串接收会稟,岂得复行推诿?似此前后任均不顾全大局,以致库款久悬,实属玩误。除将经征之张令记大过二次,接征之赵令记大过一次,先行注册示惩外,仰松江府立即严饬该二令,速将此项欠解银一千七十两零,定限七月底按数批解,如再逾限及零星搪塞,定将前后任一并严参。当此饷需万紧,凡值正款不能短少分厘,该府有督催之责,勿任彼此诿延,并干记过,切切。此缴。六月二十七日行。

咨商^{札饬}筹议增给水脚由 四月二十五日行

为咨商^{札饬}事。本年四月二十一日准〔苏〕松太道咨开:“近年沙船本重利衰,日见疲乏。海运漕粮为天庾正供,必须优恤船商,以期无误承运。前次增给每石水脚银一钱五分,系为调剂起见,本届各船揽载甚为踊跃,不但承运之〔商〕(时)纷纷修理在港船只,即多年停废之船,此时亦尚在陆续修整,所有增给水脚,似实有明效。刻下商力甫有转机,此后若不一律照加,深恐仍无起色。第以全漕约计,每年所加之项需银十数万两,咨司会商粮道,筹定有着之款,详请院宪核示遵行。至关库税项收不敷支,通盘核计,无从兼筹运费。除飭沪局委员妥议经久章程稟办外,咨复酌核办理”等因到司。准此,查沙、卫各船装运官粮,前据船商、恩贡生周廷琦等请以每石永给水脚银五钱五分,始可将船设法修葺,以图出运等缘由,稟奉爵阁督宪批示:“沙船酌加体恤,为益甚多。”并奉抚宪批司会议详复各等因,均经咨请^{札饬}贵道^{札饬}该局,将如何酌量调

剂,方于库款、商情两无窒碍之处,通盘筹画妥议章程,移司^司会办在案。兹准前因,复查上届海运沙、卫各船增给水脚,业经详奉奏明,在于^苏道库属解四年份漕项内动支,即奉大部复准,并准^贵道先后解沪银七万两,给发船商具领在案。本屆冬漕,米数必多,如照增额支給,不扣减成,共需银十万两左右,能否仍于^贵道库提到漕项内动给,抑作何办理之处,自应由^贵道通盘核计,筹定有着之款,方可会详院宪核示遵办,在司碍难悬揣。除^{伤省、沪两局查议}咨^咨粮道核复^外,合^并移请。为此^札到^札合咨^咨粮道,请烦查照,希即通筹核定,移司会详。此系督宪加函催复之件,濡笔以待,千万勿缓施行。该守、丞等立即遵照,刻日悉心酌核妥议经久章程,通详察办。文到,先将大概情形即日稟复。此系至要之件,千万勿延,切切。

咨苏粮道加大排单,递代办首府开拆

札原办^省局委员、^{苏州府李守}松海防同知^{严丞}等加大排单

加朱标。限文到二日内稟复,千万勿延。

催南汇县欠解四年编俸等银由 五月十八日行

为查案札催事。案据该县详称：“窃照卑职应征同治四年地漕钱粮,因秋收减薄,奉准减免二成,所有编征徭里项下,额该解支各衙门官役俸工等款银一千七百二十九两八钱六分,又地丁项下拨补荒缺银八钱九分一厘,共该解支银一千七百三十两七钱五分一厘。验该减免二成,应蠲银三百四十五两九钱七分二厘,内除正印官俸不应拨补银一十九两八钱六分四厘外,实应请补银三百二十六两一钱八厘。前项减缺银两,均关分别解支之款,自应照历届成案,按数拨补,藉敷支解。卑职伏查该年尚有应解宪库抚院俸银一十一两五钱八分六厘,知府俸银一十三两四钱五分七厘,知县俸银二十三两一分四厘,县丞俸银四十两,典史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马夫工食银六两五钱,巡检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下砂场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批验所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儒学俸银四十两,(齐)[斋]夫工食银一十三两,大员摊俸银二十五两八钱二分六厘,江宁府科场席舍银八两一钱六分,协济武场供应银一两四钱五分七厘,岁贡坊仪银二十三两三钱一分七厘,岁底新书银一十九两九钱八分六厘,旧举人会试盘缠银一十四两九钱九分三厘,乡饮酒礼银四两九钱九分六厘,共该解银三百七十四两三钱七分二厘,即系俸工项下编征之款,似可将应补银两就数划抵,以免领解之烦,各具批领,详祈核作收放”等情。当经郭升司以同治四年减缺俸工银两,现当库款支绌,均未拨补,所有应解编俸等款,应仍以现银解兑,未便率准拨放抵解。且节省摊俸等银,业于解到俸工耗内收讫,即经批遵遵照,速将短解俸工耗羨及编俸银两赶紧分别批解清款,并将批领各件发还,并经王前署司将欠解编俸等银汇案札催在案,迄未解到,殊属迟延,合亟札催。札到该县立即遵照,将欠解前项各官俸、马(齐)[斋]工等银,赶紧批解清款,以凭兑收凑用,毋再延欠。仍将解期报查,切速。

札南汇县

加标

该令素称勤能,何以于解款迟延若此?

通飭禁止停丧不葬由 五月二十六日行

为通飭严禁事。古者立封树之制，定丧葬之期，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凡亲丧未葬，缙绅不准入官，士子不许应试，载在礼经，垂诸律令，所以劝孝思而敦风俗也。自建安离析、永嘉播迁，风教渐漓，停丧斯起，延及近世，习俗相安。本司莅任以来，见苏城地方，河岸道旁败榭罗列。省垣如此，外邑可知。推原其故，厥弊有三：一曰尚奢华。殓埋之费，累百盈千，彼此夸耀，里闾以为饰终尽孝，寒素之家欲尚俭，则俗党貽讥；欲从丰，则资财无措，遂致迁延时日，有累数棺不葬者，有累数世不葬者。不知扫地而祭，亦足告虔，负土成坟，惟图尽礼，所宜禁止者一也；一曰谋善地。拘于堪舆之说，牵于祸福之私，常有求一山而奔驰终岁，购一地而产破中人，寻龙指穴，铤惑若狂，贤智者在所不免，何论庸愚？不知祖、父遗骸，非邀福求荣之具，山川秀气，由祖功宗德而生，所宜禁止者二也；一曰择吉期。信方向之顺逆，辨千支之吉凶，一家数口者犹易也，如其子孙蕃衍、男妇众多，一一推排，期于尽善尽美，偶有不利即阻举行。因生人一日之不合，至亡者一岁之不安，孝子仁人，何以抚心自问？不知老聃党巷，日食已归，简公毁室，诘朝即窆，所宜禁止者三也。为此，合亟通飭查禁。札到该某立即遵照，转飭所属出示剴切晓谕，勒限本年十月底止，有力者自行营葬，无力者由亲属报明善堂，代为殓埋。其余无主各棺，责成善堂通行收埋义冢，分别男女，编号立石，有姓氏者开明姓氏，无姓氏者开明原在某处收取，立簿登记，以便日后子孙赴堂领归改葬。如善堂经费不敷，或官为捐给，或筹款拨办，总须地方官督董实力实心赶紧妥办，勒令于限内将城乡内外停厝之棺，一律尽行收葬，毋得藉词经费无措，仍听暴露。并严禁差保需索滋扰，以全善举。即将遵办缘由，于文到十日内先行禀复察夺。从此荒烟蔓草，黄泉无抱恨之魂；春露秋霜，白骨少不归之痛，是则本司所深幸焉。特札。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属小排单

加标

再，本司更有所闻者，各州、县扛夫一项，最为强梗，凡遇民间出殡，无论有力无力，莫不任意需索。若辈以买定地段为词，不能舍此而他雇。寒素之家，本已勉力，即有因此而迁延者。此等刁风，更须严禁，惟在地方官出示晓谕，并明定每出一柩，用夫若干名，每名每日给工饭钱若干，如道路过远，加给若干，扛夫不遵，准予送官究治，以为把持者儆。切切。

卷三一 藩吴公牍十一

札饬三县主簿清理河道街衢由 五月三十日行

为札饬事。据长、元、吴三县会禀称：“窃查疏浚河道、清除街衢，系为便往来而利民生。缘苏城河道狭窄，两岸居民栉比，塌房破壁，倾卸时闻。且有无知之徒，将垃圾埃槽随便倒入河内，以致容易淤垫。现蒙拨款雇挑，从此可以深通。惟既浚以后，必须随时查察严禁，毋许再倒垃圾，以期经久。至苏城街道，本尚清洁，乃因匪扰，房室被毁，瓦砾满地。克复后虽经屡次清理，而无如两边瓦砾堆积如山，一经风雨冲激，即便坍卸在路，以致往来者行走维艰。且瓦砾中不无尸骸污物藏积，现在天时炎热，秽气薰蒸，触之易生疾病，亟应设法挑除，以清尘秽而免痲疫。惟卑职等日行公事较繁，未能亲督查办，卑三县主簿有专管水利之责，可否札委该厅，将城内河道认真稽查，毋许居民倾倒垃圾，倘有违犯，即押令起除。并饬将街上瓦砾，责成居民、铺户，各就各段，一律挑除。如无居民之处，即责令地保雇夫清理，不准推诿。如此庶道路清洁，而河道永保深通，舟楫往来亦无虑阻塞之患。民资利赖，实匪浅鲜。是否可行，禀祈鉴赐批示”等情到司。据此，查核所禀各情，尚属周妥，除批令分饬认真妥办，并由县妥议章程呈送察核，以垂永远外，合亟札饬。札到该员立即遵照，将城内河道认真稽查，毋许居民倾倒垃圾，并将街之瓦砾，责成居民、铺户，各就各段，一律挑除，如无居民之处，即责令地保雇夫清理。惟差役人等，往往藉端扰累，该员承办此事，务须严加约束。倘查有前项骚扰情事，惟该主簿是问。如果于六月半前办有成效，事属开创，准注劳绩一次，以示鼓励。仍将遵办情形，先行禀报查考，毋违。

札元和、长洲、吴县主簿时元烈、查奉曾、胡光桂

长元吴三县禀苏城河道街衢拟 委主簿稽查清理由 五月二十六日行

据禀各情尚属周妥，仰即分饬主簿认真妥办，并由县妥议章程，呈送察核，以垂永远。嗣后如有垃圾倾倒在河、在街，如何议惩、议罚，务使令出惟行，不可畏难中止。其差役、地保有藉端骚扰等事，惟该主簿是问。如果主簿于六月半前办有成效，事属开创，准注劳绩一次，以示鼓励。此缴。

附抄长元吳三县详六月二十日行

为遵批议详事。本月初九日，奉宪台批卑三县详会议城内河道街衢请札委督飭稽查清理章程由，奉批：“据议清理河道街衢，尚须分条妥立章程，酌议赏罚，为经久可行之计。本司昨见街衢甚不洁净，可见该主簿等全不实心料理。仰即会飭，认真清理，毋得视为具文。一面由县于六日内妥议章程，详复察夺，毋迟。此缴”等因。蒙此遵查，稽查河道，清理街衢，前议虽已分有责成，惟赏罚尚未议及，诚如宪批，行之恐难经久。今卑职等遵飭悉心妥议章程七条，是否有当，理合开折具文详请，仰祈宪台鉴核，俯赐批示祇遵，实为公便。为此，备由具详，伏乞照详施行。须至册者。

附抄详送清折一扣

呈：今将遵飭会议，责成稽查河道、清理街衢赏罚章程开折，呈请宪核。须至折者。

计开

一、议城内河道，应由委员各自分段编号，每段定以起止处所，督同地保随时稽查。谕令两岸居民、铺户，毋许将垃圾秽物倾倒入河。如见有无知之人任意倾入者，即由段内居民押令立即起除，如敢不遵，即稟请委员将倾倒垃圾之人，一次罚令出钱十千，以充公费，其河内垃圾，由地保雇夫起除。倘段内居民知而不举，一经查出倾倒之人，仍令罚钱，其河内垃圾，即责由段内居民公同起除，以儆隐匿。

一、议城内街衢，亦由委员各自分段。以有十家居民、铺户为一段，自东至西，自南至北，责令居民挨户轮日，将段内街道打扫洁净，见有瓦砾，即行挑除。倘有轮着之户抗不遵办者，即由次日应轮之户稟请委员，将抗不清理之人，罚令出钱五千，以充公费，段内街道，即由地保雇夫清理，次日仍照轮办。倘匿而不举，经委员见街上并未洁净，即查令罚钱，其街道应责不举之人打扫洁净。如此分别责成，庶各户知所警畏，不敢推诿抗违。

一、议巷内如有绅衿大户居住，其门前街道自必洒扫洁净。如左右街上积有瓦砾，应责成左右居民挑除，轮流清理。该绅衿大户毋庸编入十家为段之内，以示优异。

一、议河道、街衢两岸有居民、铺户之处，已责成稽查清理，若冷街小巷及荒僻无居民之处，即责成地保随时稽查，雇夫清理。所需夫工，即由该保垫发，俟图内各段出有罚款，请领归垫，免使藉口赔累。

一、议街上坑缸，系各有管业之人。从前上有椽瓦，旁有围墙，今因废毁，尽在露天上坑出恭，毫无遮蔽，殊不雅观。应由委员督保，着令管业坑缸之户，于坑旁三面堆砌短墙，上盖芦席草苫，以资遮蔽，如该户能自造屋更好。倘抗不遵办，立提究惩。若仍不遵，即将坑缸起除填平，不准受粪，以儆抗违。如敢通同把持，即查明为首之人，从重究办，以遏刁风。

一、议委员督飭稽查清理，如能河道一律深通，并无淤积，街衢一律洁净，并无垃圾，应请酌予记功，以示奖励。倘不认真妥办，虚应故事，即予记过，俾示惩儆。

一、议地保随委督飭稽查清理，倘能始终勤奋，每月于罚款内提钱给赏。设其玩忽从事，即行责处，若仍不知振作，即革退另举充办，以明赏罚而肃教令。

长元吳三县详会议稽查河道清理街衢赏罚章程

据议章程内罚款一层，虽为清理起见，究竟易滋弊端。只可罚令自行挑捞，免其出钱，并

须严禁差保藉端讹索；至冷街小巷及荒僻之处，据拟责成地保雇夫清理，所需夫工不可令其垫发，致滋弊窦，应由该三县即核明稟请工程局发给。仰即遵照指饬，分别出示遵办，并督令该主簿等认真清理，展限于六月内一律办妥。如果办有成效，民无怨言，准将该三县主簿详请奖励；若果虚应故事，或查有任听地保人等索扰情事，亦即据实稟候参撤，毋稍徇隐，切切此缴。折存。

札饬工程局督同清理河道街衢一案由

为札饬事。照得苏城河道、街衢，应行分别清理。前据三首县稟经本司札饬该三县主簿认真稽查，毋许居民倾倒垃圾入河，并将街上瓦砾分别责成居民、地保按段挑除，并约束差役人等，不准藉端滋扰。续又饬据该三县会议章程，详请核示前来。除明晰批饬遵办外，应饬该工程局督同各该主簿认真办理，以资妥速。查大街两旁每多被毁屋基，瓦砾盈途，殊碍行人，应即由局督饬查明，如有空隙处所，即就阶沿基址约筑二三尺短墙，以堵乱砖倾卸入街。所需人工，由局核实给发。再，查有外来游民，托名该局工匠，在于无主基地上搬取砖石等件，应行禁止，合就抄录章程、司批札饬。札到，该局立即遵照酌采，督同钱、蒋二令并三首县各该主簿，将清理河道、街衢以及筑墙等事，分别认真办理，不准差保人等藉端扰累。如该主簿等有纵役需索情事，该局亦难辞咎。仍严禁匠工毋再窃取无主砖石，致干究办，切切。六月二十二日行。

计抄章程司批

札提调工程局钱守

前事云云，应行禁止。除抄录章程、司批，饬令工程局督同该主簿等遵办外，合并札行。札到，该县等立即遵照，出示晓谕，并随时查禁无业游民及诸色匠工，毋再私向无主基地窃取砖石等件，致干究办，切切。

合札长、元、吴三县

金匱县详恤孤口粮免提余价由 八月初四日行

查该县未经启征之年，于田捐项下，孤贫一名月给钱一千文，原属通融办法，未便作为定章。据详本年二月间王前司任内批准循照旧章放给，即系以两抵石章程。且查上年冬间，经王前司详明督抚立案，从五年份起，一律就数支销，余剩银两仍行解司，以便减拨兵粮，业已抄录详批，札饬省局转行遵照在案。乃该县俞令前次申复则称“委系卑前县经征未解之款”，嗣郭前令稟复又云“民欠册串移交后任，此款应由俞令首先清出批解”等情。今经本司催提严查，并又批府勒催，该令等方知无可推诿，复从前详明有案，遽请免提。殊不知此项余剩，如果王前令批准免解，则详定通饬之案均不足凭。郭前令系经征之员，如果奉征免解，何以不将前案声叙，又称“册串移交，应由俞令首先清解”，实属自相矛盾！总之，此项银两详定凑放兵粮，各县皆将余剩批解清款，金匱不能独异。仰常州府立饬遵照，无论应归何任批解，再

限八月十八日堂期止，勒令按数清偿，以济饷需。如再诿延，以及抗不遵解，定将前后任一并摘顶勒催。该府任延，并干未便。仍饬将解期先行具报。再，俞令应接郭令交代，前据郭令禀请催算，并即严催集算，接收结报，毋违。此缴。

饬催各属停厝棺柩依限收埋一案由 八月二十四日行

为札催事。照得各属城乡内外停厝之棺，前经通饬出示晓谕，勒限本年十月底止，有力者自行营葬，无力者由亲属报明善堂代理，其余无主各棺，责成善堂一律尽行收埋，毋得仍听暴露。并饬将杠夫工饭钱文明定数目，严禁把持需索，业据各属陆续禀复遵办在案。现在已届八月中旬，前项收埋事宜，各属已否办有就绪，合行札催。札到，该某即便分饬遵照前札，迅速分别查明，勒令依限收埋完竣。一俟事毕，仍即具报查考，毋任藉延，切切。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属

札催各属停棺依限收埋一案由

为再行札催事。照得各属城乡内外停厝之棺，前经通饬出示晓谕，勒限本年十月底止，有力者自行营葬，无力者由亲属报明善堂代理，其余无主各棺，责成善堂一律尽行收埋，毋得任听暴露。并饬将杠夫工饭钱文明定数目，严禁把持需索，业据各属陆续禀复遵办。并据娄县禀请展限一月，均经分别批示，续又札催在案。兹查收埋棺骨，事关善举，各属均宜实力查办，依限竣事，不得徒以一复了事，合再札催。札到该某立即遵照节札，迅速分别查明，勒令依限十一月底一律收埋净尽。一俟事毕，仍即具报查考，毋违。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属

加标

泽及枯骨，造福无涯。各寅好依限办竣，勿稍大意为囑。

通饬青浦张周氏控案延不提讯保释请记

本司过提省亲审由 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为详请事。案据寡妇张周氏来司具控遭青邑图差高安串通漕书沈依仁骗押氏子张履吉勒垫地保张仁华欠缴漕项钱二百九十串五百文，并被高安索去差费洋二十四元阻诉各等情一案，即经批府勒提讯详，并将原告张履吉押发。嗣又据张周氏具呈氏子张履吉在押患病，求请先行提释等情，又经批府查复，一面勒提沈依仁、高安到案讯详，并于职监顾秉忠等禀控捆垫案内批示“张履吉如果病重，可即先行取保”，各在案。

现据松江府申复：“饬据青浦县详复：张仁华本系张履吉保充地保，避不到案，难保非张履

吉庇匿等情。据经着令交案，因其延不交出，是以未经保释，容即委员前往查验，如果患病，当遵先行取保”等情前来。查松属捆垫为累，屡奉大宪严檄禁革，不啻三令五申。张履吉保充地保张仁华，乃系受差勒索，并非张履吉甘心保举、有利可图者比，况既充地保，即系在官人役，钱令屡提不到，而欲着落身在囹圄之张履吉交出，岂非有意与良懦愚民为难乎？且张履吉自去岁六月在王前司处具控被差勒索捆垫，发府提审，业已一年有余，未据该府审结。嗣张履吉到本司处具控前情，又经本司将张履吉押发该府，函牍交催，飭令严提讯结，以恤乡民。案行二月有余，兹又据张履吉之七十寡母拦舆哭诉，以张履吉患病在押，差役阻拦，不令母子相见，此时只求释放，不敢望官府追回差保勒索之款等语，情节惨然。本司因张周氏之禀尚须发房抄案，迫不及待，即于青邑绅耆顾秉忠等公诉捆垫为害禀内手批：“淳恳该守查验张履吉是否病重，可即先行取保。”复又旁批续注：“吁恳再三，诚以人命至重，囹圄之内，医药万难。”本司批发之后，固无日不引领东望，屈指计数。贤太守必已解悬拯溺，良懦愚民，老母独子，早可旦夕相见矣。乃该令于初七日接本司手批，十一日复文犹称：“容即委员前往查验，如果患病，再当先行取保”等语。试问华亭县狱近在咫尺，该守何妨于此数日中抽空一提验乎？所称容即委员查验，究竟容至何日何时乎？岂本司双行密注之手批，该守并不一寓目乎？万一张履吉竟于此数日内，因羁所无医药而死，本司与该守等清夜问心，何以自安？抑或张履吉本无病，亦可以前患病时未蒙查验，今既病痊为辞，本司与该守当亦哑然，无以自解。总之，张履吉无论有病无病，其情节本不应押至两三月之久而未蒙一讯。该民初因被捆，业而破家产，今又因上控而受羈囚，公等为民父母，当亦恻然有动于中也。且该守所转钱令禀内有云“张仁华避不到案，难保非张履吉庇匿”等语，所谓难保者，乃莫须有之谓也。其获咎之缘起甚虚，在保家候讯者一年有余，在囹圄候讯者又已两月有余，其所受之苦累甚实。设张仁华一年不到案，张履吉亦一年不释放乎？官场之积习与为终古，本司之才力有时而穷。除详请^督宪将本司记大过一次，以为立法不足以维纪纲、积诚不足以动僚友者戒外，合特飭遵。札到该府立即遵照，将案内人证，限半月内全行解省，听候本司亲提审办。

此后该守遇有上下交涉之事，务当严以待刁民，宽以待愚民。勿以百姓一经上控，即事事视为寇仇；勿以州县一有应酬，则处处曲为回护。至于田土钱债细故，尤不宜滥置羈囚。盖狱吏凌虐犯人，无所不至，或杜其书信来往，或绝其饮食医药，迨至狱吏报病请验之时，已是犯人含冤入地之时矣。夫犯人有病而官常不及知，该守既知，且系本司告之使知，而可不即时往验耶？况张履吉又本非犯人耶？本司病重事繁，易动肝气，贤守令幸每日腾出数刻工夫，求通民隐，免致累本司于积牍如山之下，为此哓哓不已之词也。噫！特札。

札松江府并通飭各府属

卷三二 藩吴公牍十二

饬议娄县征收钱粮行用并田之法一案由

为据呈札饬事。据松江绅董张廷瀛等送呈均田、均役节略拟议条款，呈请采择等情到司。查核该绅略折，大致以娄县向有均田、均役成法，行之已二百年，自逆扰之后，田单遗失，举办清粮不得不暂归坐图，以便清查。无如变章以后，弊即丛生，所谓鬼户、总甲、摊派，种种弊端，端倪尽露。因拟章十二条，专以新图办粮，总立户名，分造图册。每图于坐图清册外，各造新图册一本，以坐图册为经，以新图册为纬。如粮户不在本县者，另立寄庄一册。其册串不用别号、斋名，册串户名不得任意花分。所有编造新图册，归经董办理，每亩抽纸张、书手工费钱十四文，造齐核对，送县存案。即照新图册造串，并于新图完粮之后，逐年举办推收，每亩收费钱二十文，令民自行收产完粮各等语。

查本年八月间，娄县张令以该县向有均田、均役成法，稟请征收钱粮兼用顺庄，当经札饬各属通筹核议，续经札饬^{该府}苏州府李守^守等会拟章程四条，由司核定详请立案，通饬照办在案。今本司详阅该绅节略，名虽新图办粮，仍不外乎户领丘、丘领户遗意；欲裁其弊，亦仍不外对核户领、丘领两册，照造实征册串，严定推收业立的户，使图差无所利于捱垫，斯其弊不禁而自除。何以言之？其所谓“鬼户”者，以其多立户名也。前议章程内，有业户共立的户，不准分立户名一条，如能按图、按墟确查，凡墟图内同姓易名田亩，如系一户，概行归并的户承粮；如一户而有数图田地，各就各图，并归的户承粮。此即该绅等所议新图册内以户名为主，分注共收某图某号田若干，胪列于本人名下之说是也。如此则版串不繁，户名易稽，飞洒、诡寄之弊绝，而何鬼户之有？其所谓总甲者，以其强当墟业，有垫完无着之累也。前议章程内有将丘领户册发交粮书，户领丘册存署检对，其应须征收之数，皆册内有名之人，即为图内有着之粮。图书但就未完各户承领催收而已，何所用其垫完？何必定立总甲？又，其所谓摊派者，以差役催粮，每亩多收米一升津贴办公，小民不敢与辨也。是案前经娄县姚董事稟呈督宪批发核议查复，并经由司札府饬查，此乃用人之不当，非立法之不善，且于均田、均役尤无关涉。总之，法无久而不敝，全在以人行法，不可以法就人。该绅董新图之议，是偏重顺庄一边，然其略折内仍有分造坐图册，将某号原田若干亩下，注明某图某人收田若干亩，即此便是丘领户册，丘领户便是版图册。可见虽用新图以户领丘，仍不能不用版图，以丘领户。但须严定推收，令业主各立的户，自收自产，各完各粮，而县中即就丘领户册，与每年所造实征册互核核对，分别完欠，完则截串，欠则摘催，与该绅所议新图章程，并无窒碍，与该县所呈均田成

书，亦复相同。即其所谓以坐图册为经，以新图册为纬，与前议章程内称以田为母，以户为子，亦更如出一辙，似不必泥定顺庄、均役之法，将不论何图何墟田亩，尽数提入一户名下，转滋弊混也。似此照章办理，则官民两便，胥差无权，苏、松二属墟甲捆垫之累，不裁而自绝矣。至于册串不用别号、斋名，户名不得任意花分各等条说，前于会议章程内均已一一议及，自应仿照遵行。其所称编造新图册，每亩收公费钱十四文，清粮单费每亩减取三十文，是否前已收费，此次复行加派？抑新图造册，各图自愿出交局备用？并应飭县酌议核复。据呈前情，合亟抄折札发。札到该府立即遵照指飭，查明该绅等所开条款是否妥协，刻即会督绅董，逐一复核，通筹全局，酌议章程，据实禀复，听候复核飭遵，均毋任延干咎，切切。六(年)[月]十一日

札苏州、松江二府

加标

经始不厌求详，立法务期无弊，务望推求妥协见复为要。

通飭开浚港汉垦种杂粮筹备织器等事

为通飭事。照得各处之有水利，犹人身之有血脉，宜流通不宜阻滞。本司查各县禾棉被歉之地，半多因出水、进水无路，以致偶遇水旱，即遭妨碍。是支河港汉，断不可听其湮塞。且港汉皆近在目前，其阔不及丈，下至五、六尺不等，所谓湮塞者，亦并非瓦砾填满，不过蒿莱充塞而已，开之不费工本。应劝谕各业主出资，各佃户出力，趁兹岁晚务闲，随力开浚。

又，各县昆连熟田之荒地，或近在庄口、近在水次不成片段之田，民间略加芟耜，种植瓜茄小菜，拟渐渐垦熟，再种棉稻。此亦由近及远、由少及多之势，若遽报成熟，小民未免畏累，反阻其垦种之志；若准令不报，必致从此隐匿，应如何无损于国，有便于民，全在地方官斟酌办理。

至于男耕女织，民事并重。查松属梭布一项，为女工之所尚，有棉二斤半，即可成布一疋，卖钱四百余文，以补耕者之所获。当太平时，花柴斫毕，妇子熙熙，风雨一灯，机鸣到晓。得此一种利息，不但季女免斯饥之叹，亦且赋税易于措纳。大乱之后，有机具者十室之中不过三、四，欲不废时失业，竟不可得，此外各府、州情形，大约相同。应由各牧令督飭地方绅士，妥为筹划，或劝令节缩衣食，以成一具；或劝令数户共成一具，以利其器，亦生聚安集之一助也。

以上各条，均为务本之要，愿各寅好留心开导，随处讲求，庶不负本司殷殷谆劝之苦心，合亟通飭。札到，该某立^飭遵照办理，毋违。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属

加标

力农为生民根本，愿诸公留心劝勉举行，为禱，为慰。

通飭办赋章程由

为通飭事。照得苏省各属征收钱粮，户多册繁，稽核不易，往往刁顽之民串同书差，高下

其手，飞洒隐匿，诡寄花分，种种情弊，指不胜屈。兵燹以后，各册籍毁失无存，更难稽考。当此清粮减赋之时，若不妥立章程，将前项各情弊实力裁除，必致日久法弛，无以裕国课而便民生。前据娄县禀详办赋情形到司，当即通飭各属核议，或以版图为宜，或以为顺庄不可偏废，虽因地制宜，各有不同，而兴利必先除弊，立法尤贵便民。复经飭据苏州府李守、候补府钱守，并全书局员、三首县等核议章程，禀复前来。本司详加参酌，自应一律改归版图办赋，饬造丘领户、户领丘二册，以为征收根据；并严定推收过户，以充税课；令业主各立的户，以绝诡寄、飞洒诸弊。其征收条银，一律刊发由单，俾粮户持单完缴，柜书无从抑勒。似此核实办理，庶几粮归的户，赋不虚悬。除由司核定章程通飭各属遵办外，合行开单通飭。札到，该某立^飭遵照办理，如实有窒碍难行之处，亦即据实禀复核夺，毋违。

计开单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属

谨将苏省各属田粮办赋章程开折呈送

计开

一、苏、松、常、镇、太五府、州，除崇明循旧办理外，余应一律改归版图，赶造丘领户、户领丘二册，以便征收也。盖丘领户者，以田为母，以户为子，便于稽查田额；户领丘者，以户为母，以田为子，便于完缴户粮。二者相为表里，并与每年所造实征册互相核对，则造串、征粮，确有根据，庶不致有花分、诡寄之弊。

一、严定推收过户章程，杜绝弊窦而充税课也。查户部则例，内载：如买卖田产，将粮额载入印契，即令买主、卖主亲赴州、县对册推收，随时过割等语。所以清户名而重粮赋，法至善也。无如积久弊生，民间买卖产业，并不赴县对册过户，或贿嘱经造、地保人等，私行窜改；或零星洒寄，百弊丛生。嗣后凡买卖田产者，或契交价后，勒限一个月，即行检齐单契，具禀推收，写明某户弃卖某图某墟田地若干，现归某户管业，由县批令该管书检呈户领丘、丘领户各册，签注原户之下于何年月日推归某户呈纳字样，由内署加戳备记，押令当时照例税契，并于各册内分别更正、增除。日久增除过多，随时换造清册，每年造串即照现业的户办粮。如不遵办，买主即照例将契置产价罚半充公。经管书及差保扶同隐混，即照飞洒、诡寄户粮例从重治罪。推收一户，发一推粮印票给弃主收执，除应缴正税外，应需经书纸笔零费，亦属万不可少，应酌定每契价银一百两，缴公费银五钱，钱一百千缴公费钱五百文，由买主按给，以为经书等纸张饭食之资。如敢多索分毫，许业户禀究。凡田产涉讼者，必以红契为凭。如系白契，即从重议罚，再行讯断曲直。从此明定章程，税契、推收，同时并办，庶几粮承的户，赋不虚悬，兼可杜漏税之弊。

一、业主共立的户，不准分立户名，以杜诡寄、飞洒也。查苏属各业户，往往田在一图之内，而分立数十户名，则十图即可立数百户。每年造串，按照逐号逐户分造，不特串数过繁，难保非日久隐混、抗欠地步，应即按图、按墟确查，凡墟、图内同姓移名田亩，实系一户，概行并归的户承粮，不许多立户名。其有原立常名、某记、某书屋等字样，均须注明的户某人。如一户而有数图田地者，各归各图，并归的户版串，既可减省户名，亦易稽查。飞洒、诡寄诸弊可期不禁而自绝。

一、征收上、下忙条银，亦应刊发由单，以昭划一也。查各属征收漕粮，先将各图科则，分别有闰、无闰，按户科准实征米数，刊刷易知由单，发交粮户，使粮户易于核算，持单赴仓完

粮，掣串给执户。书差保人等，无从弊混，民间称便。惟征收上、下忙条银，向来并无由单。嗣后各属均应仿照漕粮式样，按户添造条银由单，于未开征之先发给粮户，持单赴柜完纳。并将漕忙由单，一律注明某户田亩若干、应完何等科则银若干。倘一户而有数等科则，即分注某科则若干、某科则若干。并将银钱价一一开列，加注“洋照市价，钱洋并纳，听从民便”字样。倘柜收洋价果有措短情弊，业户即可赴市易钱完缴，柜书自无从抑勒，较为周妥。

苏州府等稟复会议章程由

查拆开所议章程，惟第二条推收公费一层，现当裁革浮费之时，本未便议开此端。姑念经书纸笔零费，仍属办公之用，应酌定每银百两减缴公费银五钱，钱百千文减缴公费钱五百文，庶于体恤之中，仍寓核实之意。其余各条，悉臻妥善，已由司复核详明立案，通飭各属遵照办理矣，仰即知照。缴。另单并悉。折存。

附详宜荆阳坛溧五县六年田捐买米 交夹板船试运请示由 六年十月

为附文详请核奏事。前奉宪札：接准部行，以今届冬漕照案仍由海运，必须多筹米数，提前赶办等因，奉经分别移行遵照在案。伏查江苏漕运甲于各省，自河运改为海运，全恃上海沙船装载。近年沙船之利为洋船所夺，船商亏本，停歇日多。咸丰末年，不下二三千号，现在可用者已不及四五百号。前年本司在上海道任内，曾经约束商人，不准雇夹板船装油、豆饼，沙船已暂有转机，旋因洋人力争，不能不行开禁。虽蒙各大宪曲加体恤，酌增水脚，奈利源已塞，竟有江河日下之势。逐年米数尚少，加以协济浙江，代为封雇，已经不敷装运。以宁、卫等船配搭拨用，仅无缺误。但米数则年增一年，沙船则日废一日，再迟一二年，江浙漕米愈多，必致无船可用，关系匪轻。若议复行河运，则开河造船，巨费千万，一时又难骤复。所以上海应道上年曾有议买夹板船之策，嗣恐费重事难，因而中止。本司管见以为，改用洋船，其中利大而弊亦多，此时遽议创行，未免群议沸腾，不特无以服众人之心，并且无以箝众人之口。若能试行一、二次，果属稳妥，即可徐议改章，不致骇人闻听。第正漕攸关天庾正供，稍有疏虞，孰执其咎？因思宜、荆、阳、坛、溧五县，暂缓开征收钱买米一案，如蒙宪台鉴允具奏，所有采买之米，系民折官办之举，似与正漕稍有区别，如果并归沙船搭运，诚恐临时缺少，有误运期。不如即交夹板船试运，以补沙船之不足。若收米不致迟延，他事尚无窒碍。初次驶行无所龃龉，将来即可陆续试行，暂有把握，于漕运大局所关甚大。设竟别有掣肘，亦可鉴此前车，永作罢论。本司一面与应道熟筹，拟仍责成商人领运，一切均归船商认办，并不与洋人交涉，无虑其从中把持，似属一举两得。本司初无成见，只因其绸缪未雨之心，为此救弊抚偏之计，不敢违公论而独创，亦不敢附众说而雷同。是否可行，伏候宪台鉴核。如蒙允纳，即请附奏批示祇遵。

再，将夹板船水脚一切，议定另详，合并陈明。

制给养济院等项棉衣章程由 六年十月

为札飭事。照得今届冬令，凡养济院孤贫及穷户流丐，均须给发棉衣，以资御寒，业经本司筹款给发，飭令该员等置办在案。查散给棉衣，经放者往往徇情滥予，而于实在穷民反致未沾实惠。且有不肖贫民，每因贪图醉饱，将所给棉衣转售别人，或向典当质钱，均不可不虑。兹复拟章程五条，合行札发。札到，该员立即遵照认真办理，毋违。

计粘单

札委员候补知县蒋令棠、候补县丞陈炳奎、候补主簿陈炳奎、候补主簿陈维楨

计开

一、养济院孤贫，据长、元、吴三县册开，共计大小一千一百三十二口。查历届冬令皆发给棉衣，自应循照旧章办理。惟兵燹之后，养济院并无房屋，其孤贫皆散居城厢内外，须向三县取到花名、年貌、住址细册，由该员等按册逐名亲自访查，实系穷而无告之民，方准发给。如自有棉衣穿着，概不准领，以杜虚冒。其应发给者，面付衣票，并将腰牌加戳，俾免重复。票上注明何日在何处发放，凭票给领。

一、发给流丐棉衣，须将袄裤分别开票，其有袄者只给裤，有裤者只给袄，裤袄俱无方给全套。分作东西南北四隅，由该员等亲带衣票，限一日内分头步行遍查，亲自给票。票上注明何日在何处发放，当将该流丐左臂盖用图记。发给之日，逐名先收衣票，次验臂上图记相符，即行给领。如无臂上图记，不准领取，以杜冒顶。

一、贫户无衣御寒，有自顾体面、不能沿街求乞者，当由该员等遍处察访，查明即行面给。此等贫户，虽不能一周知，但期尽心细查，实事求是。

一、新棉衣约做大、小一千一百五十套，旧棉衣约买一千二百五十套。养济院孤贫一律发给新衣，流丐、贫户发给旧衣。如养济院孤贫内查系自有棉衣、不应发给者，所多新衣，亦给贫户。

一、不论新旧棉衣，于背缝上，棉裤于腰上，加盖“此系官物，不准收押”八字戳记，其式以见方四、五寸为度，以杜典卖。

飭查逼嫁抢醮由

为专札飭查事。照得蚁棍逼嫁抢醮，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前经札发告示，并节次通飭查拿严禁在案。兹查访丹徒县境之太平州，其地与^该丹阳、武进、江阴、泰兴、江都等县交界，尚有此事，合再札飭。札到该县立遵来札，务于该处明察暗访，如有前项情事，立拿究办，以期惩一儆百。切勿以业经出示，即可置之不问也。仍先将实在如何办理情形，具报察核，毋违，切切。

札丹徒、丹阳、武进、江阴等县

为移会事云云，此事除札飭丹徒等县一律严办外，合并移会。为此合咨贵司，请烦查照，

希即一体札飭泰兴、江都二县，遵照办理施行。

咨江藩司

海防同知 上海县 详复商船并装江北漕米是否足资敷用查议由

江北漕米约有征运六万石左右，现奉督宪于司详宜、荆等五县田捐买米起运案内批飭：能否亦雇用夹板船作为附案海运等因，昨已札飭该厅、县等，体察情形，妥议核复在案。据详前情，仰即遵照前札事理，赶紧确商，总以殷实号商具结领款，采办一切席包保险，起岸各费，均由号商包办，商酌妥当，即行议复，听候转详察夺，毋稍迟延，切切。缴。另单并悉。大排单

宜荆二县稟六年田捐酌议分等收缴

该县所报新垦之田，即系去年隐匿之田，若强分差等，必致吏胥绅董从而高下其手，应即遵照前飭，一律普收钱二百四十文。其公费一层，宜兴田数较多，准照一成二开支；荆溪田数较少，准照一成五开支。仰即遵照指飭办理。仍遵前札，迅即每亩赶收，陆续批解，于十二月初十日以前解足一半，以资买米起运。一面确查田亩若干，应收捐钱若干，造具细册，送府复核，专案详候察核，毋稍迟延，切切。并先录批，报明常州府查照。缴。十一月十九日行。排单。五百里。

札飭严查救生船流弊并飭妥议经久定章

为特札飭遵事。案照该郡救生渔船一事，现经本司访闻，该船平日竟自谋生，所报巡救人口，殊多不实。此项经费，系动支普生庄田租，每年应造册咨部核销，不容稍有浮冒。应如何查禁捏报情弊，妥议章程，以期事归实在，费不虚糜，合特专札飭遵。札到该府立遵指飭，迅速严查妥议，详候察夺，毋得视为具文，切切。

札镇江府

卷三三 藩吴公牍十三

飞催新漕米数赶紧开报并颁折式由

为颁式飞催事。照得各属应征今届同治六年份冬漕，先经由司通飭提前赶办，并令预行查明境内成熟各图田亩若干、今冬可征新漕米若干，验分起存各款，勒限于十月十五以前，一律开折送司。嗣奉各院宪转奉谕旨飭催，又经排单飞飭钦遵，并又先后转催，各在案。迄今已逾定限，仅据南汇、川沙、阳湖、丹徒四厅、县开送，金山、青浦二县只将约数开呈，其余各处或申复查明依限开报，或申复另文呈送，或将排单缴销而米数准折仍未送到，均属疲玩。

查办理海运以米数为首务，今冬新漕既奉谕旨飭催，自当钦遵提早赶办。惟现届十月将终，前项征运米数急应赶紧开报，断难再迟，合亟颁式飞催。札到，该某^即飭^{所属开漕各县}遵照，将今冬漕米究可征运若干，查照颁式款目，开具细数准折，再限于十一月初二日内飞送来司，听候核定详办。此系海运内首先奏咨要件，本司定于月初具详，各牧令倘再不顾要公，任意逾延，定干严咎。该府督催不力，并干未便，切速，切速。

计颁折式

札苏、松、常、太等四府、州并长洲、元和、吴县、吴江、震泽、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华亭、奉贤、娄县、金山、上海、青浦、武进、无锡、金匱、江阴、镇洋、嘉定、宝山等二十二厅、县。

大排单

为咨明事云云，断难再延，除颁式飞催苏、松、常、太四府、州并所属未到各县，将今冬漕米究可征运若干，查照颁式款目，开具细数准折，再限于十一月初二日内送司外，合并咨明。为此合咨贵道，请烦查照，希即一体飞催赶送，以凭及早详办，望切施行。

咨苏粮道

通飭各属城外濠内已盖草棚房屋 分等给价拆卸搬移一案

为通飭遵办事。案照各属城外濠内基地，有无知愚民造屋居住，前经通飭查明造册，并

禁止不准再造一案，业据各属分别申复遵办。嗣查从前人烟稠密，城墙内外均有贴近房屋，彼时因相沿已久，押拆为难。现在兵燹之后，遭毁无存，自应乘此严定章程，无论城外、城内，概不准循墙搭盖房屋。其已盖草棚，若遽行押拆，此等穷民无处栖止，亦堪怜悯，应由地方官设法代筹，再饬迁徙。续经札饬长、元、吴三县会同妥议，禀候酌核，详定章程，通饬遵办，各在案。

兹据该三县会详称：“城外濠内基地，系为防守、行走之所，本不准民间造屋住居。乃因从前承平日久，相率占造，承买受业。自遭兵燹被毁，亟应申明例禁，毋许再造，以重疆圉。如有已经具造草棚房屋，应一律押令拆移他处，不准相沿占住，以致盗贼可以接足偷越。惟现在所搭草棚房屋，类皆贫户藉此栖止租钱，若遽行押拆，恐一时无从安顿。今奉札饬代筹栖止，现今公同酌议，所有已造草棚房屋，如系出租开店者，即着该房主交还押租，令该租户于一月限内即行搬迁，该房主再于一月限内将屋拆卸搬移他处；如自住者，即于一月限内另觅栖止，再于一月限内将房拆移，不准抗延。其拆移房屋应需人工费用，议以每草棚一间给钱一千文，瓦屋一间给钱二千文，楼房一幢给钱二千五百文，由县按间数捐廉给发，以资料理。倘两月限内不即搬迁拆移，除不准给领经费外，其房屋即饬差督保拆卸，以儆抗违。如此分别定拟，在租房交还押租，既得从容搬迁；而该房主等领有经费，亦可依限拆移，不致无钱藉口。似此设法代筹，是否有当，会议详祈核示祇遵。至经此次拆除之后，濠内已无房屋，嗣后应严禁不准再造，责成地保随时稽查，倘有借端搭盖，立即禁止，如敢强搭，禀请押拆。若地保隐匿不禀，察出提究，以期经久。其城内循墙，亦不准搭盖房屋，出示严禁，以重保障，合并声明”等情前来。伏查城外濠内基地所盖草棚、房屋，据议分别出租、自住，分等给钱，勒限拆移，尚属妥协。前据具报城外濠内搭盖草棚、房屋之长洲、元和、吴县、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奉贤、青浦、无锡、金匱、江阴、荆溪、丹阳、溧阳、太仓、镇洋、嘉定、崇明等十九州、县，应一体饬令照办。

又，吴江县复称：城外近连官塘，以夹河为护城，向无吊桥、濠河。东门外二丈以内为马头，民间盖屋。金山并无城垣，卫城濠亦有小屋。川沙厅濠边至城根下不过寻丈，不能盖屋；城外宽阔地方，间有民房。靖江县城外濠内宽阔处所，从前间有民房，无碍巡防等情。以上四厅、县亦应一律饬让，以重疆圉。

又，丹徒县城濠官地，向系居民承租，由府札委经历官查明，无碍巡防，方准搭盖，一面由府给照，执业纳租，每年征收租银二百五十余两，抵放救生船船户工食等情。查近城房屋，各县既皆饬迁，丹徒未便独异，且镇郡逼临江口地方，尤为险要，应否饬府一律饬迁，以昭慎重。现经由司详奉^{督宪}批开：“镇江府城内外官地，从前虽准居民承租，征收银两，作为救生船公款，现在各属既已饬迁，丹徒事同一律，应如详饬令迁徙，以资防守。仍候署抚院批示。缴。”又奉^{抚宪}批开：“如详办理，仰饬镇江府将附城居民房屋，押令一律迁徙，毋任违延，并移臬司、常镇道知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录报。缴”各等因。奉此，复查长、元、吴三县所议瓦房给钱二千、楼房给钱二千五百文，穷民移拆为艰，未免过少，应饬各按地方情形，斟酌妥办。其尚无搭盖屋棚之震泽、华亭、娄县、上海、南汇、武进、阳湖、宜兴、金坛、宝山等十县，均令示禁，不准再任添造，以重保障。除详明院宪外，合行通饬。札到，该^府州县立即

分别饬遵毋违^{遵照}，一体核实照办。先将现有屋棚坐落区图、间数、花户生业姓名，查勘明确，造册送司查核。一

面示禁不准再造，并严禁差役、地保藉端扰累。仍将遵办情形具复，毋违。

札苏、松等五府、州并长洲、元和、吴县、吴江、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奉贤、金山、青浦、川沙、无锡、金匱、江阴、荆溪、靖江、丹徒、丹阳、溧阳、镇洋、嘉定、崇明等二十三厅、县

为札饬事云云，除详明院宪并分饬遵办外，合就通饬。札到该县即便遵照，出示禁止，不准再造。仍将遵办缘由具复，毋违。

札震泽、华亭、娄县、上海、南汇、武进、阳湖、宜兴、金坛、宝山等十县

为详明事。案据嘉定县禀称：“城濠基地本不准民间造房，以杜盗贼接足偷越。卑职查得城外濠内基址，有愚民造屋居住，经饬地保将屋户花名造册呈送存案，暂免押拆，一面示禁不准再造”等情到司。当查各属城外濠内基地，有无愚民造屋居住，自应一律查明照办，以杜盗贼偷越，即经通饬查明酌办，已据各属分别申复遵办。嗣查云云，除通饬遵办外，相应具文详明，伏候宪台鉴核批示。除详^抚宪外，为此备由，另册呈乞照详施行。

详两院

为移会事。案据云云，除详明两院宪并通饬遵办外，合就移会。为此合咨贵^司道，请烦查照，一体饬遵施行。

咨臬司、各巡道

札饬开挑玉带桥河道

为札饬事。照得常郡玉带桥等处河道，前据^{武、阳}二县具详，请俟水落农毕、经费充裕，再当兴挑等情，即经批准在案。兹查该河自克复以来，未经开浚，以致遗骸甚多，殊堪悯恻，亟宜设法开浚，并将骨殖捞埋，以安枯骸而利舟行，合亟札饬。札到，该^府县等立即遵照，督同该二县，将玉带河设法筹议开挑深通，并将捞起遗骸妥速收埋，是为至要。仍先将办理情形禀报查考，毋违。

合札^{常州府}武、阳二县

饬禁武阳二县图差贴费由

为札饬事。照得武、阳二县旧设图差，于各乡图多所扰累，嗣经一律裁革，然根株未尽，近年仍有津贴图差之费。当此裁费绝弊之时，岂容任其索扰？合行札饬。札到该县立即遵照，从严革除，勿任再蹈故辙，致干查究，切切。

札武、阳二县

札飭武阳通图合办地保一案由

为札飭事。照得武、阳二县各图地保，无论士农，逐年逐庄，按亩轮充，收缴钱漕，承应一切公事，名曰“均庄”。兵燹之后，熟田既少，户口亦稀，轮充现庄地保，在在需用，赔累不堪。凡贫小之图，每有因此破家者。闻现在乡间已有通图合办之处，地保办事，既可通力合作，尤无畛域之分，较之“均庄”为妥，合行札飭。札到，该_府遵照督董集议，妥办详复。

再，访闻每图新充地保，须给衙门差役及册结各费钱二千五百六十六文，小图酌减二百文，其人稍或懦弱，则书差更须多索。当此裁费绝弊之时，岂容任其索扰？并即从严禁绝。如敢故违，查出重究，切切。

札常州府，武、阳二县

加标

事关民瘼，该令想能留意。

移会各局卡抽厘核实查办

为移会事。照得厘捐系济饷大宗，必须恤商，方能裕饷；必须除弊，方能兴利。兹本司采访所及，酌拟五条，是否有当，应请贵局酌采办理，合就抄单移会。为此合咨贵局，请烦查照，酌办施行。

计抄单

一、苏省客商完厘，用洋银者居多，洋价系照市价，按旬由牙厘总局定数飭遵。此系向定章程，循办已久，然洋价高低，且暮不同，设有时定价小而市价大，客商锱铢必较，适逢密迩城镇之处，自必将洋易钱，赴卡完厘，厘卡贪得洋余，托词盘钱无暇，强欲收洋，每致互相口角，殊属不成事体。似应通飭各局卡，用洋用钱，悉听客便，毋与客较。局中所定洋价，亦宜与市价不甚悬殊。

一、客商将本求利，按货抽厘，接济紧饷，乃万不得已之举。其绕越偷漏，希免缴捐，亦人之情。即使巡获到卡，应罚与否，自宜酌量办理。今各局卡每逢获得漏捐货船，图邀厚赏，不分情节重轻，任意加罚，或数倍，或数十倍不等。该客带钱不敷，押货以钱回赎，甚至逼勒变卖货物完缴罚款，其忍心害理，莫此为甚！似应按照三倍议_(别)[罚]，明定章程，通飭遵行，以示限制。

一、炮划弁勇，无赖居多，嫖赌鸦片，莫不嗜好。月饷为数甚微，何能供其挥霍？若令守口防漏，自必讹索客商，扰累乡民，无所不至。江南商民，畏炮划如畏虎，被其荼毒，口不敢言，其情甚属可悯。应如何严加约束，抑或撤去，仍用巡船堵漏之处，请酌行之。

一、卡勇查货，客商行贿，该勇将赃呈出，如系一洋，重罚该客，于罚款内再提一洋，加倍赏给该勇，并准予大众赏耗内，仍行按股摊派，以示鼓励。此系前苏城厘捐总办连牧稟定章程，遵行已久。不料日久弊生，近今各卡勇往往自带洋钱上船，查货呈出，称系客商行贿，捏赃栽害，冀行厚赏。卡员莫辨真伪，硬罚该客，照章行赏。该勇得利，该客含冤，该卡员明知

故犯，莫可如何。此为厘局一大弊政，似应将前定章程，即行通饬撤销。

一、厘捐为济饷大宗，各卡折减抽厘，以致收数短绌，不敷解济饷需，历经牙厘总局严饬在案。不知江南地势四通八达，客商易于趋避，必得各局、卡合力认真，方令奸商刁贩无从取巧。自捐票不许加盖“沿途加载，概令补捐”之戳，上卡捐不足数，下卡查出补，客商尤为胆大，照章核实抽收，从此其难其慎。现在各局、卡能照六七折收捐者，即是最上公事，甚至二三折、四五折不等，若不大加整顿，愈趋愈下，有名无实，势所必然。应否通饬各局、卡，于捐票仍盖“沿途加载，概令补捐”之戳，上卡捐不足数，责成下卡补足，不分畛域，互相整理，以期捐归实在。至于折数，能否由局明定章程，粗笨之物或以五六折为准，贵重之物或以七八折为准，一律定章书明票内，既免司事上下其手，且免商人避重就轻。是否有当，统惟贵局酌裁。

札查常熟沙洲情形

为^札移^饬事。照得本司访闻常熟县境内关丝、王墩等沙滩有六千余亩，东兴沙有五千余亩，盘蓝沙有二千余亩，青草等沙约计十万左右，其未经报明已成熟田，历年均未纳粮，且皆缴价未清。以上各项沙滩，仅据常熟县举人钱梦虎报买关丝、沙余滩八百余亩，措缴价银二百四十两。当经前署司札饬该县查案勘丈，明确详办，仍饬将其余价银缴解，一面将该职等从前报买各卷备录送核在案。其余各沙滩地间有在^苏常^大贵^镇道衙门及^该常熟^县缴价承垦，惟各沙滩田亩细数，本司衙门无案可稽，其中隐匿不少，急须抄录各案送司，以凭饬委一律核对丈量，缴价济饷，合就札饬。札到该县即便遵照，速将前项各沙滩实在亩数若干、已据某某户缴价报买若干，饬承抄录各田细册原案，刻日送候核办，毋任匿延，致干未便，切切。

加标

迅饬抄送，不得任延，切切。

札常熟县小排单

前事云云，缴价济饷，除饬常熟县抄录册案送候核办外，合并移会。为此合咨贵道，请烦查照，希即查明前项各沙滩实在亩数若干、已据某某户缴价报买若干，饬承抄录各田细册原案，刻日移司核办，望速施行。

咨^苏常^大贵^镇道

札查松江海塘

为札委查勘事。照得华亭海塘自上年修筑之后，现届秋冬，潮水日久冲刷，有无土洞？其林家嘴、杨家堍两段内有石塘，是否露出跟脚？有无险工应行抢筑？合亟札委查勘。札到，该员立即遵照指饬，前赴该塘周历确切，即日据实明晰声复，以凭察核，毋稍迟延，切切。

札候补县丞张文勇

饬禁荒熟田册区书核送索费由

为札饬事。案奉督部堂批武进县生监章其琢等呈控，以武邑清粮乡局费钱每亩二十文，以作图正文费，詎知勘丈、造册概行责成图正，册纸、笔墨尽由乡局自备，以致图正赔累破家。即如区书一项，已在县费之内，又复添造核册名目，多方勒索。备陈底细，将武阳清粮章程、局示呈求酌宽，移饬施恩等情词。奉批：“清粮单费，每亩收钱六十文，业已由县酌量公事之繁简，分拨县署十五文、城局十三文、乡局二十文、司府书二文之外，余作起造文庙等工程之用，尚属公允。据呈乡局不免赔累，请于二十文之外酌量宽给，是因公而涉于私矣，应毋庸议。惟所称差役、区书多方勒索，何以该县、委毫无觉察？经书核算册籍，本系专责，何以于造册经费之外，另有核册钱文？殊属不解。仰江苏布政司派员密速查明，复候核夺。词发，仍缴章程告示附等因”到司。奉经派委候补知县金令福曾逐一密查，据实禀复在案。

兹据该委员密禀称：“卑职先奉委勘武进县荒熟田亩，即于差次确切密查。询据县署云称，于所收清粮单费十五文内，酌拨每亩四文，与各该书吏办公。内以一文作为区书核册经费。访之区书，据云县署给发钱文，业已领讫，每图另收核册费，大、小图牵计各五千文，系遵照清粮局示。询之各乡图董事，据云区书核册费一项，始时需索颇多，有至二三十千者，盖以乡间造册，书算非所素谙，每(年)[多]舛错，区书因得持其短长，任意索费，然各乡亦未肯照付。嗣经城局议定，每大图六千，小图四千，各乡均奉有告示，照数付给。间有不至此数者，亦视其人为上下各等语，逐加访察无异。再，现闻各乡呈送荒熟田册，区书核对，又需使费。各乡未经付给，正在议论之际。倘蒙饬县禁止，尤可以绝私弊而杜群言”等情到司。据此，除禀复督宪外，查该县兵燹以后，创议征办钱粮，首以裁革浮费为恤民之要，岂容再事需索？急应严行禁止，以绝私弊而杜群言，合特札饬。札到，该府立即遵照转饬，严行谕禁，仍随时查察，如有仍前需索，即将该区书提解来省，以便重究。文到先将遵办缘由报查，切切。

札常州府

加标

应如何立法，方能杜弊，望即与该令妥商为要。

饬议贫民借米不准高抬作价由

为专札饬议事。照得本司访闻，吴俗向有乡人稍积资财者，每年三四月间，借给贫民黄米一石，秋后还糙米一石五斗。债主既得利息，借户赖以转移，名曰“生子米”，尚不为过。自克复以后，改名“作价米”，借与贫民，以米作价，照市高抬千余文，秋后清偿。现在米价日落，计算所偿，几及三担之外。今岁虽秋成有望，所收只能清偿此款，而放债之人，系各栈催甲居多，乡人无不畏惧，不敢不还。况今年收米若干，催甲尽知，不能隐瞒。霜降均须清款，及至应完漕米，反致无着。若不出示严禁，于粮钱租籽均有妨碍，合亟专札饬议。札到，该府立即遵照，督饬三首县，秉公核议章程，应否以米还米，酌加利息若干？即日详复察核。一面割切示禁。仍将示式送查，毋违。

札苏州府，长、元、吴三县

卷三四 藩吴公牍十四

会详苏省同治六年份海运章程请奏由

江南苏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为筹议苏省海运章程会详请奏事。窃照苏、松、常、太四府、州属同治七年海运六年份漕、白二粮，共有长洲等二十六州、厅、县起运；又，酌办田捐之宜兴、荆溪、丹阳、金坛、溧阳五县买米搭运一案，业经查明实运交仓米数，先后详请具奏，各在案。伏查苏省办理海运，本有旧章可循，惟被兵以后，民间元气未复，征办较难，且本年米价平减，议将丁耗等米米价减提一钱，遂致运脚不敷，犹须筹款抵补，周折滋多，办理情形又与上年不同，故于循守旧章之中，仍用酌量变通之法。核计启征各州、厅、县本届起运交仓漕、白正耗，并备带经剥食耗及支給沙船耗各款，共米六十二万一千五百七十余石，为数较多，自应照案奏请派委监司大员，酌带委员、绅董，先期赴津承办交米事宜，并由部届时奏请钦派大臣赴津验收，以昭慎重。此外苏、沪稽核银米、验船放洋等事，极为繁重，应即循案在苏州府署设立省局，在松海防署设立沪局，委员分办，以专责成。除飭沪局赶雇沙、卫各船，排泊浦江候兑，并严催各属提早剥运，另将分批放洋日期专案详报外，所有省、沪、津三局应办事宜，经本司督同局员查照成案，参酌时宜，悉心考核，筹议章程一十二条，相应开册会详，伏候宪台核核主政具奏，并请咨部查照，实为公便。再，宜、荆等五县本年田捐买米交夹板船试运一案，现飭沪局委员妥议章程，另行专案请奏，以清界限。此系本司主稿，合并声明。除详某宪外，为此备由，另册呈乞照详施行。

详漕、督、抚三宪

谨将苏省同治七年海运六年份漕、白二粮酌拟内办章程一十二条，开册呈候宪鉴。

计开

一、海运事繁任重，应委员设局分办也。查苏省历届海运，飭委苏州府在省设局，会督正佐各员，查议章程，勾稽银米，由司核转在案。今届新漕，钦奉谕旨提前赶办，自应钦遵办理。惟勾稽、筹议既繁且重，应仍照案在苏州府署设立省局，由司、道督办，委署苏州府钱守总司其事，并遴委千员及三首县随同襄理，以期妥速。其验米放洋、收发水脚，事更繁琐，且江浙两省同在浦江受兑，责任尤重，应即飭委署松海防同知陈丞、署上海县叶令，并另委各员就沪设局，仍由苏松太道督同办理，俾免迟延。至米色系职粮道专责，应照历届成案，于开仓时飭令各属送呈米样，按县查验。将来交兑沙船时，再由苏松太道复加盘验，均须一律干洁。纯

粳白粮，尤须圆统，不准稍有搀杂。所有天津交米事宜，最为吃重，应请循案奏委监司大员，酌带委员先期赴津，管理交兑，并会同直隶委员妥为经理。

一、交仓漕、白正耗，应请就数起运，并省节漕、白等耗，仍遵定章，尽数糶变，抵支运脚也。查咸丰四年以后各届海运，均经奏准就熟田应征交仓正耗之数起运，毋庸筹补足额。今届奉准部咨，力筹足额，原应遵照办理，无如苏省被兵之后，民间元气大亏，秋成又复歉收，以致骤难复额。兹就苏、松、常、镇、太五属二十七州、厅、县熟田应征漕粮，除去减免，共应收漕、白正耗交仓米五十七万六千五百三十八石零，内除丹徒县漕粮交仓正耗米一万六千二百七十石零，遵照向例就近坐拨旗营兵米外，实该起运交仓漕、白正耗米五十六万二千六百八十八石零。又，沙剥、经纪耗食等米六万一千三百七石零，共米六十二万一千五百七十余石。其蠲减歉缓之米，际此库藏支绌，委实无从筹补，应仍就数起运。此外随征给丁余耗、赠五盘春耗、运饭等米，除支销白粮春耗及起运漕、白项下沙剥、经耗，并筹备二升余米外，余剩无几，仍应循章全数糶变，拨抵沙船运米水脚暨神福、犒赏等款之用，请免随正起运。惟今年米价较贱，收漕折价既经大加减让，此项耗米变价，亦应计数核减，以示平允。拟请循照上年之案，每石酌减银一钱，实提银一两八钱，饬属就近拨抵运脚等款，多则解司，少则找领，以归便捷。

一、米船到津，应请先尽正漕兑收也。查历届定章，以正漕、采办同时并运抵津，米船先尽正漕抵运，俟正漕全数收清后，续到之米再行照数拨还各原款。今届起运正漕，另有筹备余米，应请照旧先尽正漕验收，次及筹备，俾便起卸而利剥运。

一、海运经费应遵定章，以河运节省银米分款抵支也。查苏省历届海运，沙船水脚并神福、犒赏等七款，均由各州县于节省帮费项下提捐津贴，随米解沪兑交。其南北各局经费，在于苏粮道库节省给丁漕赠等银内尽数动支，如有不敷，再于各州县解司津贴项下凑用。同治四年奉经奏定裁革津贴，以河运节省各款银米拨抵支用。历经循办，无分漕、白，每石俱照库平银七钱支销；所需沙船水脚、神福、犒赏等七款，每石给银四钱二分八厘一毫，于各州、厅、县节省给丁余耗及赠五盘春、运饭、苏粮道行月并江道一半行月等米项下尽数抵支，由县作价糶变，径解沪局兑收转给。如有不足，将江道一半漕项并各卫帮屯折津租拨补。上届因糶变米价减提，不敷抵支，复以例拨减缺兵粮之随漕费钱，易银凑抵在案。今届起运，米数增多，需费较重，而糶变米价每石又减一钱，通盘核计，缺费更巨。应请循案将漕费全数拨补，并将江道津贴一半之漕项及各卫屯折津租银两，先尽运脚抵用，如再不敷，惟有将南局恤变价余剩银两酌提凑济，以免停船待价，坐误风汛之虞。其南北各局经费及津剥脚价与坐粮厅个儿钱，并在津收买余米各项经费，每石酌派银二钱七分一厘零，由苏粮道库漕项银内动支，各归各项开销，俾免缪犒而符原案。再，苏省商船困苦，修舱需资，业经详奉奏准，循案每石加给水脚银一钱五分，应由职道提到四分漕项照数拨给，用示优恤。

一、津通经费并省、沪、津三局用款，应请照章拨款抵用也。查历届办理海运，除轻赏、由闸、竹本等项，由职粮道衙门照例批解外，其天津官剥、民剥、雇价等物，均由苏省于河运节省项下筹备解津，由江苏委员按照起运米数分别支用。内抗脚、挖笕、守候口粮，全行裁除；剥船饭米折银，每百石减去一两一钱五分；个儿钱一项，每石给银二分，均经奏准有案。今届苏、松、常、太四属起运正漕，应需剥价杂费，循照向章，官剥每百石给银八两四钱四分七厘三毫，民剥每〔百〕石给银九两八钱八分四厘八毫，个儿钱每百石给银二两。所需津通经费，除

划扣簠羨等款外,实该银两以及省、沪、津三局用款并在津收买沙船余米各款,应请循案于苏道库节省给丁漕赠等银项下抵支。至耗米变价减提之后,不敷抵支运脚,所有江道津贴一半漕项及各卫屯折津租等款,应尽不敷沙船水脚拨补,以免缺误。

一、沙船经剥、耗食等米,应备带本色,仍请作正开销也。查天津剥船食米,每漕、白米一石给米一升八合五勺;通仓经纪耗米,白粮每石给米一升八合,漕粮每石给米一升五合。此项经纪耗米,系由津运通,亦须随给剥船食米,无分漕、白,每石一升一合五勺,均照洪斛核计。又,沙船耗米,漕粮每石八升,白粮每石一斗。又,每石筹带余米二升。以上各项米石,自咸丰四年以后,均照浙省章程,在于节省给丁各款耗米内分别动支,作正开销在案。本届苏、松、常、太四属漕、白正耗共米五十六万二千六百零余石,计需经剥食耗等米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六石零,沙船耗米四万六千一百六十石零,筹备余米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五石零,照章仍属于节省给丁各耗米内动支,一律备带本色,以抵船户饭食及交仓折耗之需,不准折给。其经剥及二升余米项下水脚等银,应同漕、白正米水脚、神犒等银,一并由属于粟变米价漕费等款内支解,沪局兑收转给,不得缺误。

一、米船放洋,应请循案责成绅董轮船巡防,并请咨行沿海水师镇将,逐段护送也。查漕粮为天庾正供,涉历重洋,必须加意保卫。历届海运成案,准令沙船各带炮械防护,仍于出口时给领,入口时呈缴,以备稽核;并责成沿海水师镇将,统带备弁兵船,递相接护出境;并于兑竣放洋时,由捕盗局派令员董,选拔轮勇各船,妥为护送,驶至山东省,会同巡护在案。今届应请仍由沪商捐办双轮船出洋护运,并令沿海镇将多派兵船,在于所辖各岛严密梭巡,加意防范,使盗踪无从匿迹,一面督带弁兵逐段迎护,催趲赶速抵津交纳。并请咨明^{直隶总督}_{山东巡抚},一体咨行,分别护送,开具专任、分任各职名,送部查考,以昭慎重。

一、沙船领运各事宜,应遵成案办理也。查沙船领运官粮,历届准令八成载米,二成载货。如在洋遭风,除砍桅松舱,验明粮货俱损者,应准奏明豁免外;如货物并未抛弃,独弃官粮者,虽松舱属实,短少数数仍令赔补。咸丰四年海运,蒙部议令挑选妥实商船承运,责成同行出具保结,互相稽查。倘在洋遭风,即时报明所在地方官履勘核办,如有前项情弊,或到津报称失事、并无确据者,除着赔外,不准再行领运等因。立法本极周妥,惟上届海运同治五年份漕米案内,报称在洋遭风失事米船层见叠出,甚至沈元茂一船先有亏短,复中途盗卖,捏报遭风情事,实属愍不畏法。业经取具承办局及稽查出口之员失察职名,详请咨部核议在案。今届起运,米数较多,需船甚伙,已飭在事各员,加意严密稽查,认真监兑,有犯必惩,断不准复蹈故辙,以重正供。仍请沙、卫并装,飭令一律具结,修舱完固,编列号旗,排泊浦江候兑。其未经进口之船,咨行直隶、山东各海口,招徕归坞。一俟兑米放洋北上,仍准二成载货,照章免税。若由沪开行后,在各口带有洋药一项,仍令遵奉部行,照水路每百斤征银三十两,并请^{抚宪}_{宪台}咨明各关查照,并飭江海关于给发二成货单内载明“洋药照章纳税”字样,以防包私偷漏。该船至津交清米石回空时,贩运北地货物,应请循照奏案,全行免税。如承运无误,除一万石以下由外给奖,其自一万石至五万石以上者,分别给予职衔;若捐至五品,无可再加,或另行酌奖,统俟事竣奏请核办。至给船耗米,原备到津折耗弥补之用,如交有盈余,向准该船在津粟变。咸丰四年奉部行,令由官给价收买。咸丰五年复议于是项耗米内,限定提出三成,由津局照市收买,不准短交。倘敢颗粒无交,甚至短缺正漕者,由津局随时严办。并飭属

于上海交兑时，将所给船耗全以本色交船装足，不准折价，仍由沪局委员随时稽查，以杜该船私行祟变，及已装之米再行分割等弊。其回空沙、卫各船，如往天津、牛庄、奉天、山东各口贩运回货，须由津局查明米石交清，方准填给全免税银印照，持赴各关呈验放行。所免前项税课，仍请咨行各关，作正开除造报。如交米不清之船，一概不准给照，以示区别而杜拖欠。

一、米船抵津，应仍立期限，并请随到随卸，责成经纪转运，免予守候也。查道光六年初次海运，钦奉上谕：“海船押运到津，经纪人等难免需索刁难，着军机大臣届期奏请钦派一二员前往”等因。苏省历办海运，均蒙部臣援案奏明，由直隶派委天津道驻津，总办仓场，拣派坐粮厅酌带经纪、斛手，并奏请钦派大臣赴津查验，事竣奏报在案。沙船放洋，专藉南风司令，庶可一帆直达。本届正漕，应遵部行，赶于来岁三月内一律抵津。已飭各属提前剥运，一俟装米上船，押令各船开赴十效，候风放洋，依限抵津。倘有迟延，查明参处。第定限既严，回帆亦宜迅速，俾昭悦服。近因天津卸米稽迟，以致回南较晚，甚有抵津守候数月，迟至秋后始行回南者，该商等怨讟滋多。今届尚须接运江北漕米，尤应事事提前，速益加速。应请照案，仍由各衙门届时奏请钦派，并请于米船抵津时，随到随验随卸，免其羁候，以资转运而恤商情。至各船已交之米，由津运通，由通运仓，应仍照户部奏定章程，责成经纪承管。如有偷漏、潮湿、搀和等弊，分别责令赔补、究治，不得牵涉原装沙船，以杜倭卸而免拖累。

一、上届预运存仓档漕、白米石，应请循案抵补也。查历届海运，遇有沙船在洋遭风失事，及霉变、短交、迟到等米，均以本届筹备余米，并上届存仓米数拨抵交足，具报全完。续到米船，照案由天津道验运交仓，另档存记，留抵下届正供之用，历经循办咨奏有案。今届应请照办，俾速正运。

一、蠲减缺额南粮，应以南、恤等米余剩，变价拨补也。查各属应征冬漕，除起运留支各款外，尚有南、局、恤三项，均关计授要需。所有减缺米石，曾议将漕费钱文易银拨补，并因上年米价减提，运费不敷，复经议将前项漕费凑抵运费在案。今届祟变米价，每石又减一钱，则不敷运脚更巨，应请将漕费钱文循案拨补；其缺额南粮，亦以余剩南恤变价抵支，以免缺误。核计苏、松等属应征本年熟田南粮，米三万一千九百二十二石零，每石变价库平银一两八钱，该银五万七千四百六十两零；又，靖江县南米六千九百六十石零，每石变价一两六钱，该银一万一千一百三十六两零；太湖厅南米一千九百一十二石零，每石变价银一两六钱，该银三千五十九两零。应请飭属照案变价解司，统由司库核实，拨放各标营米折之用。并将三首县征解局匠口粮，循案由苏织造衙门按季移司拨给。其各属蠲缺恤孤，仍应在于南粮项下径行拨足，俾符成例。

一、丹徒县漕、南等米并节省行月变价，仍应循案办理也。查丹徒县启征上年漕米，除行月恤孤，各有本款应支外，其漕粮正耗、赠五米石，当奉^{江宁将军}京口副都统会折奏准，仍照向例，就近坐拨旗营兵米，并声明请拨本色，以裕兵食。其节省行月并准汇案变价解司，归入海运案内支销在案。今届所征漕米，仍应将交仓正耗以本色专款提出，坐拨旗营兵米，由司按月派拨支领，并将赠五一款照例拨解三首县隆冬煮赈之用。其节省丁耗并行月米石，即飭属照每石一两八钱之数，变价解司，以便归入海运案内，分别支销拨用。

卷三五 藩吴公牍十五

会详同治六年海运外办章程请示由

江南、苏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为酌议海运外办章程会详请示事。窃照苏省同治七年海运六年份苏、松、太全属暨常属之武、阳、锡、金、阴五县征办漕、白粮米，业经查明起运交仓漕、白正耗各数，详请宪台^{会核}具奏，并飭各属将应运漕米提前征收，备齐水脚耗米，依限运解在案。本司、道等伏查今届冬漕应办各事，或稍有变通，或仍循旧章，自应议定章程，俾昭遵守。现经本司、道等督同省局委员，详稽成案，参酌时宜，议拟外办章程二十条，相应开(册)[列]具文会详，伏候宪台鉴核，俯赐批示祇遵。其中议及津、通等处各条，并请^{抚宪}主政，分咨^{直隶督宪}暨札天津道查照。至海运内办章程，现在赶紧筹议，另详请奏。此外如有未尽事宜，亦当随时妥议具详。此系本司主稿，合并声明。除详某宪外，为此备由，另册呈乞照详施行。

计详送章程册一本

会详漕、督、抚三宪

谨将苏、松、常、太四府、州属同治七年海运六年份漕、白二粮，酌拟外办章程二十条，开册呈候宪鉴。

计开

一、海运漕、白粮米到津，应划一斛收也。查收兑漕粮，本用漕斛，向来河运抵通，以洪斛交纳，仍折算漕斛报销。道光二十七年海运奏明，由各属自备收漕木斛，用上海县库铁斛较验，并将漕斛印烙，加贴印花，发给沙船带赴天津，仍将部颁铁斛与天津铁斗仓场米斛，并请验米大臣督同较验，历经照办。嗣因该县铁斛剥损，辗转更换，上届改带南汇县铁斛在案。今届自应仍带南汇县铁斛，届时照案由沪局监兑委员验明较准，印烙加贴印花，交沙船带津备用，并请咨明直隶督宪及验米大臣查照，以归划一。

一、天津剥船应广为筹备，以速转运也。查直省新增额设官剥船只，转运漕粮。官剥不敷，再雇民剥，历经循办在案。今届江浙米数较多，商船联樯运米到津，若不随到随验，必致拥挤守候。惟官剥船少，恐难轮转。若令商船储米守候，不特米石在仓易于蒸变，且天津为外国通商码头，轮船行驶，河面狭窄，中外船只彼此磕碰，设有贻误，关系匪轻，必须宽为添雇民剥。查满料剥船已由直省兴修，苏省奉部派解修费银三千两，业经遵奉筹储，给发赴津委员带解，应请先行咨明直隶督宪，飞飭天津道，将官剥船只赶紧一律修整完固，赶紧油舱，并

先期宽为封雇二百石以上殷实民船备用，俾江浙米船到津，随验随剥，以速转运。至封雇民船，应饬严禁吏胥、武弁私封私放，以安商民。

一、沙船样米及白粮米石，概用麻袋盛储也。查样米为收兑考较之资，道光二十七年海运，仿照上年河运白粮之式，奏明均用麻袋装储样米，各届海运，均经照办在案。此次应请援案，饬局概用麻袋装储，由属备送印花粘贴，交沙船架储船舱，携带赴津，由江苏委员呈送验米大臣查对，以昭核实，应请咨明验米大臣查照。至白粮为天庾玉粒，各属尤应慎选春办，自备加重麻袋，按石装储，并衬黄表纸二层，缚紧袋口，加贴印花，剥运赴沪，金派诚实丁属，小心照料，严禁剥船搀水、偷漏。如到沪验有弊混，即将管解丁属、船户从严惩办，并责令州县易换好米，以昭慎重。

一、米船到津，仍请派拨哨船引导也。查沙、卫各船运米抵津，远涉重洋，到津进口，更应慎加防护。天津海口拦江沙内外，本难行驶，加以旧沉船只及护口铁龙等处，稍不详慎，即有搁浅、碰漏之虞。历届均于拦江沙内外，派拨哨船接护引导。咸丰元年曾准直隶省咨明派拨哨船三只，每船派千总一员，兵二十名，代为引路，历年照案咨请在案。今届江浙两省同由海运，船数甚伙，应请咨明直隶督宪转饬大沽海口文武员弁，预将天津海口暗浅各处，插立标杆，以资趋向。仍俟米船进口有期，派拨哨船迎护引导，务保无虞。至沙、卫各船进口，需用纤夫，照案由该船户自行给价雇用。回空时应需挖泥压载，向在紫竹林、李家楼等处停泊挖泥。现在轮船进出，必须宽留河道，应即由津局委员会同天津县，饬令仍在土城以下一带，勒定官滩挖载，由该船户自行筹办，毋庸官为发价，俾与重船停泊较远，不致拥挤。

一、津、通应支饭食、茶果、剥价等款，循旧洪斛核计也。查历届海运，凡照例应给漕、白经纪饭米、个儿钱、津贴抗脚、挖筭、仓场各役饭食，以及官剥、民剥雇价等款，按石计算者，概以洪斛核计；按船计算者，以洪斛五百石为一船，各有例案可稽。除抗脚、挖筭、守候口粮全行裁除；剥船饭米折银，每百石减去一两一钱五分；个儿钱一项，奏准每石给银二分。以上各项银米，自应循案，各按洪斛核算。此外天津道、县经杂各费，咸丰六年江浙两省因经费支绌，详奉咨饬，一律酌减二成，直省文武员弁应请酌派三分之一，所需薪水亦酌减给发，历年详奉咨饬照办在案。今届苏省海运费，仍遵同治四年定章，于正项钱粮内抵支。且柴变米价，每石又减去一钱，数益短绌，更须力求撙节。应请咨明直隶督宪，转饬天津道、县，循案照办，并咨仓场督宪查照。

一、运米各船，应赶紧慎妥雇觅，以资足用也。查海运漕粮，由沪受兑放洋，以招雇商船为首务。向来苏省专用上海沙船，如有不敷，再雇东、卫各船。浙省则先尽宁波之蛋船、三不像船装运，再有不敷，由苏省雇募沙、卫各船协拨派兑，历经循办在案。查封雇商船，向系详慎挑选，责成商董牙行雇觅诚妥船户，并募向有身家良民承充舵、水，取具保领及船商互保切结，方准承运。历届办理，尚无流弊。惟上届在洋失事米船，层见迭出，虽海洋风汛靡常，意难逆料，然未始非在事员董挑选不慎。且沈元茂一船，被东省拿获，据供承运漕米，于未经出口之时，先行亏空，复一中途盗卖，捏报遭风情事，实属愍不畏法！此风断不可长。除查开失察员董职名，另行参办外，查今届江浙两省起运米数较多，需船尤伙，业经饬令沪局，宽为封雇沙、卫各船，照案协拨装运，并饬员董振刷精神，详加挑选船身坚固、船户殷实可靠，另募诚信舵、水，挨次排泊浦江，候兑漕米，不得仍前混保失察。仍先取具船户认运米数承揽切结，注明承办员董姓名，循案汇送省局查核。一俟兑竣，具领水脚等银，给发联单后，限令十日内

装齐二成货物，由沪局委员押令开驶十激，守风放洋。如敢迁延逗遛，即提耆舵究惩。仍飭宝山、崇明二县于吴淞、十激二口，严行查察，倘有前项偷盗情弊，定将承办各员董及沿途各县，分别严参，并责令赔补短少米石，以昭炯戒。

一、各属运米到沪，所需水脚、什物，应飭一律带交也。查各属运米赴沪，除津、通食耗，沙船耗等米照章备交本色外，所有沙船水脚，向章每石给漕平银四钱，由沪局扣存一成。今届查照议请加给修费案内，详奉督宪批示，计应每石实给漕平银三钱九分，由沪局扣存银一分，抵充局费。又，神福、正副耆舵、水手犒赏、垫舱芦席、至津挖泥、纤夫等七款，照历届议定章程，无论船数、人数，通共每石实给银二分八厘一毫。各属运米到沪，由沪局雇备斛手，每斛米一石，给辛工钱五文。以上银、钱二项，均须随米运解到沪，照章随带斗级三名，笆夫一名，帮同照料。各备印烙木斛十只，川沙斤五只，每只配带笆斗二个、栲栳二个。又，每沙船一只，备大旗一面，长一丈二尺，阔六尺，书明某县漕、白粮字样，苏属黄旗黑字，松属红旗黑字，常属白旗红字，太属黄旗红字，先期解局，以便排船斛兑，易于认识。并飭沪局按船装备样米麻袋一个，仍由各县备送印花，逐一封贴。惟沙船水脚、神福、犒赏等七款，向系由属捐备，同治四年改章，免提各属津贴，此项水脚等银，准其在节省给丁漕、白各耗并行月等米变价抵支，作正开销在案。今届仍行照办，应请通飭催征粟变，随同正漕一律解沪。如有不足，准其在于应解江道一半漕仓内凑数拨补。其津、通经剥食耗等米，仍由沙船带运，免交沙船耗米。所有随带筹备二升余米、水脚，向章系照正米、水脚减半给发。神福等款，照额不减，同治四年详准在于节省粟变米价项下作正开销，今届照案一并飭属随米解沪。至斛手辛工，每名五文，与所备各什物旗子等件，除样米麻袋由沪局代备外，余俱仍照向章，由该属自行备带，勿得缺误。

一、南北经费，照章以河运节省各款抵用，应勒限飭属分别批解也。查沙船水脚、神福等七款，向系随米交兑，断难迟误。津局经费，亦系紧要之款，历于交米委员北上以前，全行备齐，汇兑赴津。同治四年奏准免提津贴，以节省河运给丁各款及江苏道漕项、各卫屯漕米折、金山帮津贴、屯租等银抵支提用在案。今届应请循办，先期飞飭各属，仍照往届办理。倘各属将节省余耗、赠五、行月米价及江道一半漕仓尽数拨抵外，如再不敷，即行由属先为筹垫，随米交清，仍准备文赴司请领，听候在于各县解到余剩款内动放归垫，俾免缺误。至北上经费，统限于正月内将江、苏两道库漕项银两扫数批解，并飭各县、卫，将屯折津租银两亦限于正月内一并解齐，以便携带北上济用。如有延误，立予参处，庶足以警玩误而顾要公。

一、江道行月米款并漕仓正银，应请照章酌提一半拨用也。查各属编征江道行月米款，同治四年议裁津贴案内奏准，一半归苏提解，以抵苏省海运经费；其余一半声明由宁支用，其江道漕仓、漕项银两，照额酌提一半，由苏拨用，各在案。今届除耗银全解江道外，其漕项、漕仓正银，应行照章将前二项凑抵沙船水脚，如有支剩盈余及未经动支者，均勒限于来年正月内一律解司，以凭拨还各县原垫各款。其江道行月尚余一半，亦即由属照章解宁支用，俾清款项。

一、各属运米赴沪，应飭报明松海防厅，听候兑运，并飭上海兑运地方设防巡护也。查各属海运粮米，向由沪局按照核准米册，先行按县、按数配定沙船，并飭各属备送号旗，妥为排档停泊。各属米石到沪，即由管解丁属报明沪局委员，听候转请验明斛交沙船在案。今届苏、松、常、太四属起运正漕，应请照案办理。至水脚等银，咸丰二年以后，由商董公举钱店承

认,凡各属解银到沪,即报明沪局,由局发票交与钱店,取具钱店收据交局,即与该州、县等无涉。沙船装兑足数,应需水脚,赴局取票,赴店领银,由店取具沙领状,交局存核,办理有年,从无贻误。惟上届因郁森盛号停歇,而上(洋)[海]竟无巨商保领,致有合隆庄亏欠之事。今届各属解到水脚,或洋或钱,先行悉数寄储苏松太道库,每日约发银若干,随时赴道库领出,即在海防厅署大堂设柜弹兑,按户验票发给,飭令钱业董事选举公正店伙帮同核发。其平色悉照旧章洋价,钱款按照本日市价,公平核算,不准丝毫克减。仍责成该局印委各员,轮流稽察,俾免弊混。又,上海为兑粮总汇,沙船、剥船云集浦江,水手众多,弹压巡防最为紧要,应请^{宪台}札飭提右营,酌带弁兵在于米船停泊处所,无分雨夜,认真巡缉,以资保卫。

一、各属运米交兑,应责令妥速攢办也。查海运粮米,全凭风汛;剥运装兑,总宜妥速为先。本届海运正漕,照案酌定期限,定以十二月初十日为初限,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二限,来年正月初十日为末限。倘能于初、二限内银米交清,准归入海运案内一并详请奏奖;如迟至半月以上,即详请记过,罚派苦差;如迟至一月以上,详请参革。业经通飭,务于限内全数运沪,以符二月初八日自沪放洋,三月内全数到津例限。至水脚等银,既准作正开销,务宜先期解沪,以便临时应用,不得稍有短缺。倘米到而银不到者,即由沪局稟请查办。其所需剥运船只,为数甚多,各属尤须预为雇就,循照向章,由各属自行捐给剥费,并按船给以印封,注明运米一石,往还坐日,给钱若干,以免差埠侵扣。其剥运之法,每米一尺,上铺黄表纸一层,逐层铺放,最上一层铺纸后,再铺米一寸,加用灰印,并选派亲信家丁、妥役管押,以杜偷漏、搀水之弊。

一、沙船经剥食耗,并筹备二升余米,均请作正开销也。查漕、白粮米交仓项下,应给沙船经纪、剥船食米,向系动支节省给丁耗米作正开销。又,备带筹备二升余米,历届皆由各属备带,在于应提海运经费内作价扣除。同治四年议定免提经费,此项米石同沙船经剥等耗米,一律动支节省丁耗及赠五等米作正开销,其支剩之米,同行月等米一并糶变,以抵沙船水脚、神福等七款之用,今届均已通飭各属循案办理。至支剩余耗及行月等米变价银两抵给沙船水脚等款之外余剩米价,应勒限于正月内一律解司,以凭抵还各属请领垫解不敷水脚之用,不准稍有延欠。

一、沙船漕、白粮余耗,应留提三成,附入联单,随正运津也。查沙船承运粮米,漕粮每石有耗米八升,白粮每石有耗米一升,抵津交兑正供之后,倘有余米,由津局按时给价收买。乃近年耆舵人等,往往私向州、县解米丁胥商通折价,或在沿途各岛口先行糶变,甚有于米石装兑上船完竣后,就在上海将耗米全数起去者,以致到津交卸,反形短绌,不惟失事之船无米可补,即各沙船短交之米,亦须代为采买天津海下白粮,垫交办理,实形掣肘。前经毓护道令各商船于应得漕、白二粮耗米内,按石提出三升,附入联单,注明数目,随同交仓正耗一并运津,不准颗粒短少,由津局按照市价收买,如有不足,扣留联单,照短欠正供之例,责令采买白米补足,历届循办在案。今届海运,应请循案办理。

一、各州、县运米上船,责成委员、绅董认真收兑也。查各属粮米,均由内河雇觅剥船拨运,难免偷漏、搀和等弊,而押运之丁役,更不可靠。同治四年份漕、白粮米到津,米色灰黑不堪,屢奉挑晾驳换,大费周章,总由各属收受不纯所致。历经飭属一律加意慎选纯净好米交兑,倘敢仍蹈前辙,到津验有搀杂潮嫩丑米,致奉驳换,定即就近指名详请奏参在案。查交兑章程:未兑以前,责在州县;既兑以后,责在沙船。此次尤宜格外慎选纯净,如或收折采买,必

须亲自验明,交剥运沪,不得一味听信丁属人等从中弊混,并派诚实可靠丁属,沿途认真照管,严禁剥船中途掺水等弊。仍责成沪局分委委员,加意查验,如有前弊,立即驳换,稟请严办。俟验收完竣后,出具验收干洁好米切结,由沪局加结送司备案。倘该员董徇情验收,到津后一经驳换,查系何县之米、何员验收,即可分别详参,并照章责令沙船赔补。一面由津局咨司查收监兑各员董职名,一并附参,以昭炯戒。

一、起运漕粮,务须一律纯粳,加意慎选干洁,不准由行包办及搀杂粳米也。查海运漕粮米石,颗粒均关天庾正供,自应挑选干洁好米赴津交兑,以昭慎重。近年因各属仓廩被毁未复,不得不从权改收折色。乃各属采买起运,大半诿诸米行包办包交,以致米色低潮。抵津之后,每多霉烂短少。而京仓收兑,不得不责成船户赔缴,历经通飭严禁在案。今届各属开仓,自应挑收干洁好米,如系采买米石,亦必由县挑选,亲自派人运沪上兑。不准贪图价廉,任听行户包办包交。并须一律纯粳,不许混杂粳米以及洋粳,滥行充数。倘该州县等视为具文,故买低潮丑米扭交,即由沪局委员验明驳换。该局务必分委干员,认真查验,倘敢徇情收兑,将来到津,查有蒸变短少,除着令赔补外,定将该州、厅、县暨验米员董一并严参。如果米色实系干洁,该船商亦不得过意刁难驳换。仍俟粮米运清后,由属出具征运纯粳干洁好米切结,送由该管府、州加结转送,以重正供而昭公允。

一、各属漕米,应照旧按交仓漕、白正耗米数,每石筹备余米也。查沙船运米赴津,除给予水脚、神福银两外,又给漕粮八升,白粮一斗。耗米原备在洋偶有遭风失事,以及霉变短少,藉以弥缝;或因沙船到津参差,由局先行买补交足之用。乃近来沙船每多取巧,先将耗米在沪起卸,留有余舱,为多带货物地步,或沿途变卖,弊端百出。至津后不特无余,且多亏折,不得不由津局筹买海下白米,作糙抵交,致使米价居奇,徒糜经费。咸丰四年办运,经毓护道议令各州、县于交仓正耗之外,按正耗米每石另备余米四升,随正运津。到后如额已足,无庸抵补,由津局交仓另行记档,留抵下届正漕筹备之用,立法极为周备。所需米价,向在各州、县应解海运经费内作价扣抵。其沙船搭运水脚,照正米减半,每余米一石,给水脚漕平银二钱,其银由沪局在于扣存一成水脚项下支給,历有成案。同治三年海运,改带余米二升;同治四年议免津贴,此项水脚一体动支节省耗米变价,作正开销。今届应请循照成案,每漕、白米一石筹备余米二升,仍令节省、耗赠等米内动支,一律随正解沪,交兑沙船搭运。

一、通、仓应运席、竹等项,应仍解银前往购办也。查历届海运案内,例给通、仓毛竹、席片等项,系由粮道衙门动支漕项银两,解交仓场衙门就近购办在案。今届自应照办,并请将此项席、竹价银,由道随同轻费银,先交头批放洋米船,一并派带解往。应请先行咨明仓场督宪转飭遵照。

一、委员薪水应照案支給也。查委办省、津、沪三局大小各委员,除津局另给盘费薪水外,其省、沪两局各员,查照向章,知县以上现任人员均有俸廉可支,毋庸议给薪水;其在省候补试用者、知府丞倅牧令,每日给薪水银一两;佐杂以下各员,无论现任、候补,每日给银五钱。但必须驻局办公并派有长差及奉委远出者,方准按日支給,并派委排船监兑及暂委他处办事各员,均于奉委之日起支,差竣之日停止,仍均照京平折实支放。所有应用舟楫,随时由地方官代为雇备,由各该委员自行给价,不准再赴局中支领。局书每日每名给银一钱,差役每日每名给钱七分,油烛、纸张、心红杂费共日给银一两五钱。嗣因省局公费不敷,另加日给饭食银四钱,在于库存海运经费内动支。沪局委员、书差人等所需薪水、饭食、局中应用各

款,均于扣存各属一成水脚内动支,俱俟事竣造册报销在案。今届沙船水脚,每石仅止扣回银一分,数甚无多,所有省、沪、津三局薪水、饭食、纸张、油烛等银,均宜力求撙节,核实支发,事竣造册报销,如有不敷,另行由司于行南费脚项下通融拨补,以免缺误。

一、天津交米水次,中外商船杂处,应请照案咨请遵照条约办理也。查天津水次,河面狭窄,不同上海浦江之宽。从前江浙同时海运,已多拥挤之虞,自外国通商后,将津河之最宽紫竹林一带筑为马头,从前该处本系粮船排泊验卸之所,今既归外国停泊轮船,不得不将来船提进里河验卸。而米船出入必由紫竹林经过,无如外国各船任意往来行驶,毫不照顾米船重载掉转不灵,往往被撞损伤,该外国领事反归过于米船,罚令赔银。甚至中国米船停泊靠岸,轮船行驶磕碰,又指为停不如式,动辄议赔。同治四年,蒙三口通商大臣崇宪咨会:“据天津道、县议定,夹板轮船吃水较重,在于东岸行走;米船在于西岸停泊。其河湾处所仍不准停泊。南省员董在下水次米船停泊处所驻守稽查,并由天津道一体多派文武委员,乘船于下水次一带往来巡查,分段驻守。再,由天津县将所议章程刊印多张,交大沽海口委员按船散放遵照”在案。今届江浙同办海运,船数较多,应请咨明^{直隶督宪}_{三口通商大臣},飭令天津道、县,照案派委文武员弁往来巡查,仍刷印议定章程散给各船遵照,并咨请总理衙门照会天津领事官,飭令照议办理,以期妥协。

一、米船到津停泊处所,应设巡防也。查从前海运米船进口后,河面窄狭,依次提验。其未经验提之船,均在紫竹林以下排泊。因东岸系盐船停泊之所,故米船行泊俱系西岸,以免混杂磕碰,历届循办在案。近因紫竹林一带外国筑立马头,均归轮船停泊,所有米船议定仍泊西岸。今届米船较多,恐有偷锚断缆之事,不可不预为之防。应请查照上届设巡成案,咨明直隶督宪,严飭直隶海运局暨天津县,于西岸米船停泊之处,设立更棚、窝铺,多派丁役,协同地保,不分雨夜,来往梭巡。如有失事,惟该地方是问,庶不致再有断缆漂淌之虞。

详请宜荆等县改办田捐由

为详请核奏事。窃照常州府属宜兴、荆溪二县,镇江府属丹阳、金坛、溧阳三县,前因逆匪蹂躏数年,被灾至重,业于同治三年间蒙^宪_督会折附奏,奉上谕“所有金坛、溧阳、丹阳、宜兴、荆溪五县应征同治四、五两年钱漕,并着一体豁免,以苏民困等因,钦此”,札飭钦遵在案。本年已届启征之期,当此京仓需米孔殷,多一县开征,即多一县起运。本司忝绾藩条,稔知仓储紧要,自莅任以来,节经札飭常、镇二府,飭令各该县查明已垦熟田,一律开征去后。旋据各该县先后禀复,以宜、荆县毗连皖、浙,为逆匪出没之地;阳、坛、溧三县与江宁府属之句容、溧水接壤,当贼陷金陵,该处首当冲要,金坛守城数月,与溧阳并遭屠戮。大兵克复后,查勘各乡情形,田畴荒废,井里萧条,著名市镇,悉为一片荆榛;荒僻乡村,亦复半成焦土。人烟寥落,鸡犬不闻。间于颓垣断井之旁遇有居民,无不鹄面鸠形,奄奄待毙,约计灾民不及十中之一。蒿目伤心之状,实非苏、松、太郡邑可比。虽经设法招徕,给资劝垦,而农民有限,所垦无多。四、五两年收成歉薄,不足抵其工本,且竟有颗粒无收者。本年插蒔时雨泽愆期,入夏后亢晴太久,各处沟浍淤塞,无力开通,禾苗半就枯槁,秋成不及去年远甚。且本地土著稀少,

半系江北客民招徠垦种，野栖露宿，踪迹无常，或因资本不敷，潜回原籍；或因入秋刈获，得食远飏。且各该县向系农桑并重，耕织兼施，今则田庐芜废，外无负耒之丁男；杼轴其空，内鲜饲蚕之妇女。沿村桑树焚毁无遗，开征之难即此已见。加以清粮一案，早经委员查办，无如田粮淆混，册籍散亡，求诸官而故吏无存，问诸民而遗老尽没，非如他处之簿卷虽失，犹可访之民间也。现虽旁稽远考，大致已得端倪，究竟某田应归某户，某人应纳某粮，犹未能有条不紊。草创一有讹错，必致陈陈相因。与其造端苟且，貽流弊于无穷；何如酌量展期，仍无亏于国课。均请将本年应完钱漕，再乞宽免一年，一再吁稟。本司当以该五县民情虽苦，岂能藉词再缓？叠次严批驳，并饬常、镇二府确查，及另委妥员密访复夺。兹据常、镇二府暨委员陆续稟复，核与原稟相同，仍请俯如所请，本年钱漕再免一年等情，稟祈转详请奏前来。

本司复查宜、荆、阳、坛、溧五县被匪蹂躏情形，实较重于他处，所留之民不及十中之一，农桑久废，水利不修，近年收成歉薄，工本不敷，田已垦而复荒，人已聚而复散，亦属不少，清粮又未定案。若责令启征钱漕，不特民力实有不支，且除宜、荆两县征粮向只一则外，其坛、阳、溧三县科则较多，均以故老无存，查访难期的实，诚恐吏胥高下其手，转致刻剥穷黎。唯是京仓积储匮乏，今届起运冬漕，自应多多益善，以裕正供。再四思维，拟请暂缓开征，查明各该县荒熟田地，分别某县每亩酌收钱文，采买米石搭运至津，藉充储备。其余剩钱文，留为垦荒及兴修水利、栽植蚕桑之用，有益于地方者，实非浅鲜。

抑本司更有计者，立政贵期诸久远，图功不狃于目前。即此孑遗之民，地方官不先为经营布置，而徒粮赋是求，追呼既急，势必继以逃亡；鞭挞之余，且恐流为盗贼。不但元气不能渐复，恐不数年间，相率而填沟壑，何以体我国家子惠元元之意，而广各大宪仁民爱物之怀？似不若权宜变通，相与休养生息，酌留经费，为之筹籽种，兴农桑，修水利，从兹生聚教养，孽息日蕃。是暂缓一岁之征求，而足民无殊足国，实隐收百年之乐利。而有人自卜有财，但须力除中饱，自能实惠及民，似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管见所及，是否有当，理合具文详请，伏候宪台鉴核。如蒙允准，即请具奏批示饬遵。至武进、阳湖各县，清粮已经楚楚，民力亦较宽余，现已饬令启征汇案。另详请奏其宜、荆等五县明年上忙钱粮，亦当一律开征，并赶办清粮完竣定则征粮，合并陈明。除详^抚宪外，为此备由，另册呈乞照详施行。

卷三六 抚吴公牍^①一

通飭行查淹禁人犯

为通飭遵办事。据司详，邳州截留寄禁军犯张五，因案被获，照例拟军安置福建，咸丰三年二月准山东峄县递解到州，适值道路梗阻，将犯截留，恭逢历次恩诏不准援减仍应解配之犯，今于同治六年七月十九日在监病故，由州验讯核详请咨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由苏至闽，道路疏通非一日矣，似此应行解配之犯，羁留至十余年之久，卒至瘐毙而后已，可知历任于监禁各犯从无过问之人。江北吏治废弛即已有明证，亟应严加整飭，以振颓靡。除批司飭取历任邳州淹禁应议职名专案详参外，合亟通飭。札到，该州县立即遵照查明，如有似此淹禁人犯，即日提禁起解具报，其截留问发陕、甘、云、贵等省遣、军、流犯，亦即详司，照章详咨改发。如再玩视忽延，一经察出，定行严参，并提承办经书，重究不贷。仍将奉文遵办缘由，先行呈复，毋迟，切切。特札。

加标

应死之犯，古人尚求其生，今奈何于可生之犯，必令瘐毙而后已哉！抚牍摩挲，良堪太息。该牧令奉文后，务即用心推求，逐细确查有无似此淹禁人犯，限三月初十以前禀复，切勿

^① 《抚吴公牍》是丁日昌在江苏巡抚任内(同治六年十二月至同治九年十二月)所写之公牍文字。初为抄本流传，后由沈葆楨评选、林达泉校勘，分为五十卷，于光绪三年付梓(刊地不详)，后又多次重刊。该书卷前有沈葆楨、翁同龢、潘祖荫、林达泉等人序文及林达泉所写之《凡例》。兹录其《凡例》于此：“一、是书所言吏治多江北事。其江南所举办，如清讼、均漕、减漕价、垦荒田、厘赋役、劝积谷、惩奸胥、兴水利诸大端，皆载在《藩吴公牍》中。一、是书所载函牍，前后位置似有错乱，有同治九年之事而载在七年者，有同治七年之事而载在九年者。达泉悉心清厘，前半次序似尚不错，惟八年以后达泉已离幕中，各文牍皆未过目，故只可仍从其旧。一、是书各篇目眉端有经幼丹制府加一圈者，当时未及详询所由，迨后悉心细阅，凡目上有圈者，文皆无甚精义，故从删汰。其余似亦仍有平行者，拟请命于先生再定去留。一、是书凡圈点皆幼丹制府原笔，但未圈断句读，眉目仍不清醒，达泉竭数日夜之力，每句各加一圈，庶阅者一目了然。一、是书原本凡札行某某、函至某某，多有姓、名、号，今概为删去，但仓猝中恐未能尽归一律。一、是书文牍多系内稿。或书吏拟稿而全改者，或改至十之五六、十之三四，故往往有中间数语精卓而前后平行者。其全无改者不录。至函信，则皆系内稿。每当夜阑秉烛，案牍高可隐人，先生无不亲自稽核。阅至百姓枉屈不能自伸，或受书差陵虐，辄抚膺歔歔，凄然泪下；或见勤政爱民、兴利除弊诸事，则呼幕僚相共欣赏。此皆达泉在幕中所亲见者。先生抚吴时甫逾强仕，不半年而须发尽白，盖忧能伤人也。一、是书殆系吏胥所抄，故字划多从俗写，今略为校正，然为时匆促，耳目有所未周，故俗字仍往往而有也。一、是书原本十卷，今因付梓期迫，故分为五十卷，俾可分手写刻，庶易竣工。”(林达泉：《抚吴公牍·凡例》)本集所收《抚吴公牍》，是以前光緒三年初刊本为底本，并校以光緒四年粤东华英书局重刊本、宣统元年南洋官书局石印本等版本，分卷及条目顺序一仍其旧，未作更动，书中原有沈葆楨、林达泉等人的评点文字亦予保留，以小一号另体字排出。

任听书吏以一空禀了事也，切祷切恳。

札淮扬徐海通五属州县

示禁棍徒需索鱼花船只

为出示严禁事。照得鱼花一项，产自外江，种蓄内地，乃苏浙乡民一大生计。每届春深，各处商贩不远千里，前往九江、芜湖等处，购买贩运。惟鱼子初生，细若针尖，端赖水活船行，生机畅遂，稍有阻滞，立即变坏。兹本部院访闻上年鱼花船只路经徒阳、武阳，并江口、横越二闸、谏壁、越河、辛丰等处，仍有营汛弁兵、关卡勇役及闸夫、地痞人等，暗中留难，沿途需索，以致鱼花船只视为畏途，殊堪痛恨！现届春融，苏浙乡民瞬必前往外江贩运，亟应严行申禁，以利遄行而重树蓄。除札宁苏两藩司暨各关局，通飭所属地方营汛、关口、局卡，认真访查，严拿究办，并咨黄李军门一体示禁，转飭所部派防师船妥为照料外，合亟出示严禁。为此示，仰沿途营、汛、卡弁、兵、勇、役及商贩人等，一体遵照。自示之后，凡鱼花船只，经过关口、厘卡、营汛地方，无分昼夜，随到随放，不准片刻耽延。在该员不过多费一番心事照料，在百姓生计即少一分折阅。倘再有营兵、勇役及地匪、土痞人等，仍敢如前需索留难阻扰，许该商民就近指禀地方官，立即查拿，尽法惩治。本部院廑念民生，务除积弊，心思所及，耳目必周，言出法随，各宜慎遵。切切特示。

一出示并通行各属

批江阴县禀严禁蠹役并酌议签票章程由

差役无票尚可索诈，则地保具结亦难免扶同为之，拔本塞源，莫如平日严加约束，遇案示期编审为要。盖令严则役有戒心，案结则票成废纸矣。此次如嘉定汪令所禀每案止出一票，亦颇简要可行，仰按察司核飭遵照。缴。

批嘉定县禀复酌议签票章程由

差役藉票影射索诈，多施之于乡愚，故明定签票之法，贵简易不贵精微，必使愚民易辨，而后不致为若辈所朦。据禀章程，尚属明简切当，仰按察司即飭该令认真办理，尤以遇案作速审结、随时加意访查为要。缴。

同知李丞禀奉委昆新勘坍带办更正科则由

来禀阅悉。查核拆开各条，昆新二县失册图分，既有一百四十余图，亟宜先行查丈清楚，

俾与有册各图，合符原额，即可蒧事。惟鱼鳞册有关征粮根本，能否各造一份，藉杜飞洒隐匿，亦属一劳永逸之策。至该二县科则太繁，易滋弊混，当此清粮更正之际，设法归并，诚属便民，第办理稍有不平允，或致变本加厉。其应筹丈费，据称不分新垦旧熟，每亩一律收钱四十文。查该二县成熟田亩，前已收过每亩单费八十文，此次一律统收，在未缴各户，固所乐从，而已缴各户，虽早收租米三年，而单费浮出两倍，能否各无异议？是概捐四十文之说，可以绝隐混之弊，而未足以示画一之规。究宜如何区别方为平允，仰全书总局转飭遵照，会县妥议，复核飭遵。缴。折存。

苏藩司详川沙夏廷栋控案人证延不解审记过由

查夏廷栋所控，皆在官人役，不难一呼即至。该厅将原告之子先行解府，被告则延不解审，经本部院明切告诫，迄今徇庇如故，实属有意玩违。应将川沙厅加记大过一次注明，以示惩戒。仍勒限五日内提集被控之经承姜承业、牙甲黄成等，一并解府审办，取提解日期报查，如再置若罔闻，即行撤任。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批太仓州禀遵札酌议签票章程由

差票以无印者为伪，自属正理。若以隔月者为伪，在该州民醇事简，或尚可行，若事繁俗悍之区，不无窒碍，所拟未为尽善。况在官多换一次印票，在百姓必多出一次差费，民脂民膏，不可不思量及之也，自不如随到随审、随审随结更为尽善尽美。仰按察司酌核妥善章程，随飭遵办具复。缴。

札取存署词批堂事原簿

为札取事。照得民间词讼，关乎身家性命，专赖为民父母者于收呈之初，分别准驳，既准之后，速审速结。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内，一再谆飭，并将词讼及监押人犯按月飭报在案。兹查各府、州、县批断词讼，向有存署之词批堂事各簿，系按期按日，登注明晰。本部院昨赴江宁，于经过各府县，业已顺道取阅，其余各处，未经调核，除俟汇阅仍即发还外，合亟排单札取。札到，该某立即遵照，速将存署之词批堂事原簿，定限文到日，星夜固封，径送到院，以凭汇核。此系专札特取之件，只将原簿包封，立刻即送，不必另抄涂改，致失本来面目。幸勿刻延，致干严查。切切特札。

加标

堂事批词，不免与词讼月报小有参差，本部断不以此吹索，务望放心，将原册于文到日，连排单立刻封缴。本部院即照程限屈指以待，幸勿刻稽为盼。

札松镇太三府州并二厅二十二县

批阳湖县稟遵飭拟具签票条约由

书役犯赃，罪在不赦，后世无庶人在官之禄，欲纳诸轨物，当恤其饥寒，此探源之论也。所议章程，平易近情，尚属妥协，仰按察司核飭遵办。缴。

飭提同治三年以前江北各州县未结命盗积案检齐原卷送臬司核办

为飞札飭提事。照得漕部堂移交同治三年以前江北未结命盗积案，业经本部院奏请分别变通办理，抄折行司，转行遵照在案。所有该州县未结积案，除犯证已据解省者应毋庸议外，其余应即查照奏定章程，先将原卷详送臬司核办，合亟开单飞提。札到该州县立即遵照，将单开各案卷宗督承查检齐全，钤缝封固，限文到三日内，驰送臬司查核。一面将某案卷宗已于某月日送司缘由，连同排单，专文报院查考。其案内犯证，概免提解。所有从前出过提人差票，文到即逐一吊销，不准片纸存留差役之手。如或阳奉阴违，致令书役藉端需索撞骗，别经访闻，定行撤参提究。倘尚有必须提省审办之案，另候臬司核明原卷，专札飭遵。至此此外如有同治三年以前未结命盗积案，不在现札粘单之内者，即非漕部堂咨送之件，应与同治四年以后未结各案，一体照常按拟招解，统限四个月完结，不得误会，致有舛错，亦不准仍前悬宕，致干严参。本部院将于此甄别人材，考察勤惰，既已曲加体恤，必不再任因循。各宜自顾考成，其图振作，懍切懍速。特札。

加标

该牧令奉文后，限三日内，一面将卷宗解司，一面将解卷缘由，并将所奉排单填明到该署时刻，专文送院，以便按程核算。此系奏明办理之件，令在必行。该牧令如再泄沓迟延，或任听书差舞弊，定即从严参撤。

札盐城、东台、杨山、睢宁、安东、铜山、邳州、
海州、江都、丰、宿迁、赣榆、高邮、萧、沛、沭阳
各州县

行臬司

为札知事。据该署司申送江北积案，分别已、未审解及犯故、酌归外结三项，开折呈送前来。查漕部堂咨送积案，尚有沭阳县桑梦柱因续奸未遂，戮伤本妇卢张氏身死一案，犯已病故，业据赣榆县于同治六年三月内奉委验明详报，当经批司在案，现送折内漏未开除。又丰县详遇赦援免、酌归外结，除孙连珠、王圣布二案外，尚有同时并详之许庭现一案，未据该司详结，折内亦未声明。又徐海道详宿迁县贼犯路慎移窃谢氏行船一案，又萧县民人梁豁子疑窃殴伤鲁胡氏、致令气忿投水身死一案，又萧县民人赵大八戮伤无名窃贼身死一案，现经本部院查照原详核咨均应扣除外，其余各案业经开单，分札各该州县，先行检卷送司核办，合行抄札飭知。札到，该司即便一体分飭遵照，毋任迟延，切切。特札。

札沭阳县记过并催淹禁人犯案

为札飭事。据沭阳县知县声称：本年三月十四日，奉札飭查如有淹禁人犯，即日提禁起解具报，其截留问发陕、甘、云、贵等省遣、军、流犯，亦即详司，照章详咨改发，仍将奉文遵办缘由，先行呈复等因到县。奉此，除查案另文详办外，所有奉发排单，合先具文申缴，仰祈查核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此案该县于二月十四日奉札，迟至二十五日始行申复，犹云查案另行详办，监内有无截留人犯，一言可决，有何难查难办？试问此十数日中，所办何事？且文内摘叙原札案由，亦不明晰。该县于本部院特札飭查要件，似此漫不经心，其玩愒已可概见，应将该县先记大过二次，除札司注册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州立即遵照，嗣后遇有行查事件，务须赶紧详晰具复，倘再狃于积习，泄沓玩违，定予撤参不贷。懍切懍速。

札海州

批阜宁县禀大曹图粮户藉团抗完漕赋由

查大曹上下两图应完钱漕，究竟已完若干、尚欠若干，未据声叙明晰。据禀该二图每年钱漕，均为豪强者勾串粮差地保，侵蚀入己，可见良民并未抗欠。且粮差地保均系在官职人役，不难提案比追，并将豪强惩办一二，以儆其余，此风自可渐革，乃率请会带炮船前往拿办，甚非催科良策，设办理不善，转致激成事端，试问该县能当此重咎否？所禀未便准行。仰江藩司即飭淮安府，确查实在情形，通禀察核。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录报。缴。

宜兴县详武生雷德章即雷志春率众滋事请革由

雷德章纠众喧嚷，必有所以喧嚷之故。陈聚奎等因何向阻被殴，其中亦必有情节。该县既经验伤提讯，自己逐一问明，何以详内并不声叙？始则但云“喧嚷”，继则以“滋事”二字替却“喧嚷”二字，又阑入李敏成控案一节，逐渐接卸，殊属含糊！请革武生一节，迹涉周内，甚属可疑。仰按察司会同苏藩司，即飭常州府亲提人证，查讯确情，据实详办，毋稍枉纵稽延。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札飭禁毁淫词小说

为通飭一体查禁事。照得苏省设立书局，刊刻牧令等书，并请旨飭下各直省严禁淫词小说，以戢人心而维风化一折，经本部院于同治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恭折奏明，行知在案。查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筐。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赋为风流，乡曲武豪，藉放纵为任侠，

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以致盗案奸情，纷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内，曾通饬所属，宣讲《圣谕广训》，并颁发《小学》各书，饬令认真劝解，俾城乡士民得以目染耳濡，纳身轨物。惟是尊崇正学，尤须力黜邪言，合亟将应禁书目，粘单札饬。札到该司即于现在书局附设销毁淫词小说局，略筹经费，俾可永远经理。并严饬所属，明定期限，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督销销毁。仍严禁书差，毋得向各书肆藉端滋扰。此系为风俗人心起见，切勿视为迂阔之言。本部院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辨守令之优绌焉。除俟恭奉上谕再行钦遵咨行外，文到仍将遵办缘由及示稿先行禀送察核，毋违。特札。

札苏州、江宁两藩司并各府州县

批江都县详徐天南上控蒋盛宗一案讯供请示由

此案详复尚不为迟。惟徐天南与蒋盛宗有不共戴天之仇，蒋盛宗逃回病故，何地不可葬而葬在徐天南田内？殊不可解。究竟徐天南是否徐福书之子？其田内有无蒋盛宗之坟？蒋盛宗葬坟之田何人出价向徐天南承买，有无契据中证为凭？何以徐天南甘心卖给？未据查讯明确，其中不无可疑。鞠狱如读书，贵在得间，疑窦所在即肯綮所关，当平心静气以求其理之所在，理穷则情见，理确则情真，不宜预存成见也。仰再提监生蒋桂宗到案，遵照前指，查明蒋盛宗埋葬处所，集讯确供，另文详夺。缴。

饬议崇明大丈沙洲办法由

为札饬会议事。照得崇明聚沙成邑，坍涨靡常，前人定为三年一丈，俾为额赋，其买卖推收，亦于三年届丈之期改户承粮，法甚善也。无如日久弊生，近来徒有大丈之名，其实并未勘丈，不过户总各书藉此敛费，而于公事毫无实济。今有人开送节略前来，应如何厘剔弊端，以期民无受累，赋不虚悬，合行抄发饬议。札到，该司、该局立即会同沙洲总局、苏藩司，体察情形，妥议具复，以凭核夺，毋违。缴。

札苏藩司、沙洲总局

计抄节略

谨按崇邑聚沙成邑，坍涨倏忽，以户领丘，不判都图，前人定为三年一丈，俾符额赋，其买卖推收，亦于三年届丈之期改户承粮。买卖改户谓之推收，法固甚善，无如田土案卷，全归户总，而户总引粮书为爪牙，以遂婪索。推收之费，粮书之能为户总敛费者，户总必亲信之；不能敛费者，户总必勾引讼师多方以陷之。邑宰知粮书之敛费，则设大丈费之名目以分其润，而户总粮书，因官得陋规，益觉肆行无忌。故名曰“大丈”，其实尺寸未丈，不过将三年中涨者起赋，坍者除粮，应升者升，应减者减，俾合乎定类，其涨沙则均拨里排，以酬其催赔大粮之苦

而已。今欲扫除积弊，则必勒石严禁，以纾民困。然大丈费可以禁绝，而推收不能废，里排不能废，涨坍升减之制更不能废。何也？业户买卖，例应改立新名承完粮赋，苟因书办敛索而并禁推收，则办粮无的户而缠讼不休，催科非易，是推收之不能废也。邑无都图，一户之产交涉数丘，势难按图索户，不用里排，则莫能催赋。且人亡地坍之户，尤须里排赔垫，苟三年所涨之沙，竟不均拨里排，则无利可图，不肯催赔，粮赋竟无办法，是里排不能废也。新涨之处，一二年每成高阜，倘三年后仍不取赋，则豪强者得以踞占，其毗连邻境者，必遭邻境之侵吞，滋讼口纷，民无休息。坍没之处，穷苦流亡，倘三年后仍不豁赋，则贫民既不能赔，里排又不肯垫，额赋竟虞亏折。且应减应升之处，久不清厘以均甘苦，则人必藉词推诿，讦讼日兴，是涨坍升减之不能废也。然则三年一办涨坍升减之事，乃剔弊清源之良法，不比别邑之渐涨渐坍可以十五年一办也。唯各户之推收，不关大丈，亦不必定以三年，似应酌定每亩许收笔墨资一二十文，凡买卖成交，均可随时报明，改立的名，承认完粮。一面将粮书所收之推收费及所出之大丈费，永远禁革，讹索者究治。如能将户总名目一并革除，着令公举妥书轮办田土事宜，则弊源永剔。至于涨者之均拨起赋，坍者之查明豁赋，应升、应减者之汇案勘办，一照旧章，三年一办，由县酌给经费，则民力均而积弊除矣。如欲并革里排，则姑俟今年大丈办完后，檄委干员将阖邑田亩逐细清丈，划出都图，另造鳞册，则催追大粮可以按户而稽，不复立里排名目，而新涨皆可召变矣。然而有不便者三：一、清丈须三四年，巨费无着；一、坍户逃徙，无人赔垫；一、涨坍升减，仍须三年一办，俾免纠缠，不能缓至五年、十年，则究不如仅革陋规之较为妥善。

禁革报荒规费告示

为出示谕禁事。照得本部院访闻江苏各属，每遇岁功不齐、早潦歉收之区，粮户呈报荒歉，该州县书差保甲，必多方勒索使费，方能报案注册、蠲缓钱粮，名为“荒费”，其弊已久，其风渐盛。有田虽荒歉，因无报荒使费，而仍征粮赋者；有田系成熟，因出费报荒，而转得免征者；更有以甲区应免钱粮移归乙区免征，而甲区仍行征收者。颠倒错乱，移丘换段，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弊窦丛滋，难以悉数，总由于书差之图得卖荒使费，高下其手而起。于是乎豪强之户，藉以挟制，硬占荒数；懦弱之户，隐忍含泣，赔完荒粮。种种朦混，病民实甚。现在征收钱漕，已禁革大小户名目，均平定价收纳，惟此卖荒之弊尚未湔除，小民深受其累，急应严行禁绝，以纾民困。除通行各属查办外，合行出示谕禁。为此示，仰阖属粮户书差人等一体遵照，嗣后设遇水旱偏灾，即据实查明荒歉区图顷亩，荒者报荒，熟者报熟，勿得稍有牵混欺朦，亦不得再有卖荒买荒及注荒使费名目，如敢仍循积习，与受同罪。该书差保甲人等，应听实被灾歉之户报案注册蠲缓，不得留难需索，倘再私勒荒费，准该粮户指明控告，以凭查究严办，决不宽纵。本部院法随令行，慎毋尝试，懍之，切切。特示。

一出示

发告示札

为札发事。照得本部院访闻各属遇有荒歉蠲缓，书差人等勒索粮户荒费，方能免征钱

粮,现经出示禁革,合将告示札发。札到,该某即便查收分发城乡市镇,实贴晓谕,并遵示内指飭各情,遇有荒歉蠲缓,即细心勘访,核实查办,务期征免悉归实在,勿任书差人等颠倒朦混,并严行查禁卖荒买荒等费。倘敢仍循积习,再行违犯,立即查明,严行究惩。该某徇隐不办,一经查出,定干参究不贷。仍将收到日期及遵办缘由具复,毋迟,速速。

计发告示二十道

札江、苏各州厅县

长洲县详池户朱魁山等求请飭委员弹压需索鱼花船由

已据详札行江苏两藩司、松沪金陵省城各厘局、江海镇江二关、苏州城守营、常镇各府县,一体遵照认真访查,严拿究办,责成经过厘卡委员代为照料,不必另给薪水。将来如查有需索阻滞情弊,即惟厘卡委员是问。并咨爵阁督部堂暨黄、李军门转飭经过营汛,派委师船一体查验放行矣,仰即遵照。仍候本部院告示刊就,发交该县,面给池户,自行沿途张贴。并谕以如有兵勇地棍需索,立即来省呈禀,自当照例严办。若该池户得此告示,便藉以讹索同伙,勒派钱文,尤当从严究办。该令务当谆谆传谕为要。缴。

飭应道挑选兵枪等项听候委员解赴总理衙门

为札飭事。照得现承准总理衙门函开,捻匪自入直以来,蔓延深州、饶阳一带,各路大兵云集,兼以神机营派出马步各队,分赴要隘扼剿,需用军火为数甚巨,亟须酌量添制,即望筹款拨解,多多购办,设法由海道解送北来,价值若干并望先期函悉等因。承准此,本部院昨在上海询问该局,现在洋行只存有法国本家兵枪一千杆,即由刘道议价核减,挑选一千杆,所有价值照案关局分摊,并提局存大铜帽一百万,一并听候委员由海道运解,勿迟,切切。

札上海应道、督办军火局刘道

……云云。准此,除札军火局外,该局即凑备自造洋枪一百杆、火箭筒一架、火箭二十杆,听候委员由海道运解,勿迟,切切。

札督办机器局冯守、沈守

札飭砀山县查复淹禁人犯迟延记过

为札飭事。据署砀山知县声称:蒙札飭查如有淹禁人犯,即日提禁起解具报,其截留问发陕、甘、云、贵等省遣、军、流犯,亦即照章详司改发等因,遵查卑县监内,并无截留问发福建及陕、甘、云、贵等省遣、军、流犯,查明申复到本部院。据此,查此案前因各属惟该县一处未据复到,正在行司摘顶间,据申前情,应免其摘顶。惟二月十九日奉札,至三十日始行申复,

究属迟延,应将该署碭山县知县记过一次,以观后效,除札司注册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司、该府立即遵照注册,转行知照,毋违。仍通饬所属,嗣后务须振刷精神,遇事上紧,认真办理,不得泄沓从事,致干重咎,懍切慎切。再,原发排单文封,未据附缴,并饬该县备文呈送查核。毋违。

札臬司、江藩司、徐州府

通饬各属犯证病故等案据实详请销案

为通饬遵照事。据海州陈牧详解林格伤窃贼陈汰平身死一案,该犯于取保后病故,犯属尸亲远出,无从查传,案延数载,与其日久拖宕,莫若据实具详请销等情到院。据此,除批示外,查各该州县于应详、应解案件,原应赶紧办理。此案因该州原详未协,驳饬复审,嗣因犯病取保,以致延搁多年,据称犯已病故,虽未取具切结,自应准予销案。此外如有似此之案,亦即据实具详请销,以清尘牍,除通饬江苏各州、厅、县遵照办理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司立

即通饬一体遵照办理,毋违。
遵照查明,如有似此之案,即行据实详请销案,如无亦即具复,毋稍玩违。切切。

札臬司、江苏各州厅县

加函致司

旧日不能清之案不销,则现在能清之案愈积,陈陈相因,牧令真如一部廿一史,不知从何处说起,安得不视同陈债,屡约屡延乎!鄙意凡同治三年以前之案,拟为奏明变通办理,庶几旧案可冀速了,新案亦不致纷如乱丝也。明早即请惠临一商。

会督院咨浙协济前敌军饷银十万两解苏转解

为咨会事。窃照前敌诸军追剿捻逆,需饷浩繁,年来江苏供应悉索待尽,现在前敌严催,无以应急,若不预为筹措,倘致兵勇哗溃,大局何堪设想?应请贵部院于浙省藩运各库,无论何款内,酌拨协济银十万两,委员解苏转解,俾济军需,相应咨会。为此合咨贵部院,请烦查照,希即迅速筹拨,委解来苏,足纫公谊,望切施行。

咨浙江抚院

常镇道详泰兴监生施泽阻挠团练 练纠抢勒索一案请销由

前署丹阳县吴绳祖,在十平洲所办诸事,皆不可问。黄宽被控之案甚多,施泽与黄宽殊途同归,不过一流人物耳。现在吴令已故,此案姑准如详完结。倘施泽、黄宽等人不能痛改前非,如再经人续控,仍当提案严办。并移臬司知照。仍候_藩部堂批示。缴。

卷三七 抚吴公牍二

札委李董事亲查内外洋面各山岛

为札委事。照得现准爵阁督部堂函开会议外海水师章程，查该董事生长崇明，熟悉海洋沙线，兼谙算法，合行札委。札到该董立即驰诣上海，商禀应道、刘道，并同管带天平轮船之姚道、管带铁皮轮船之李镇等，亲历内外洋面，访试沙线深浅曲折，并密确访查盗窝究在何处？盗船是否全系广艇钓船，抑有关快、白鳖壳、同安鱼篷等船？北至畚山五条沙，南至小羊山、大羊山、岱山、海石门、澄江山、鱼山、小乍浦山等处，岛屿共有若干，通贼者几处，接济者何人？何以能恩威并孚，抚之使为我用？其能为我用者，应如何给以记认，使有辨别？宁波、上海、岱山、定海为销赃之地，其受赃姓名，可访而知否？上自山东，下至浙江，沿海形胜隘口，可以建设炮台者共几处？岛屿可以避风停船者共几处？其长江上自任家港，下至十溇口，亦一体查照前情，一一绘图贴说，限一月内呈候咨商爵阁督部堂会议核夺。本部院有译出五大洲沿海形胜要图三纸，一并发交该董事携带前往，藉资印证。切切，特札。

札與图局李董事

批臬司详苏州府遵飭议给禁押犯证批差衣粮由

差役乃庶人之在官者，苟未犯法，犹吾之赤子也，岂可不分皂白，但见“差役”二字，概以棍徒匪类待之哉？州县额定各役，人数无多，皆有承值事件，欲其正身解犯进省，势有所难。且一案解省，由司而院，动需数月，若犯供翻异，或因案情未协，另行委审，则更遥遥无期，司府书差零星使费，往往惟解役是问，故正身差役多不敢来，无非雇倩贫民、乞丐，顶名充数。受雇者皆赤贫无业之徒，冀伴犯进监，得官捐饭食钱文以糊其口，司府各役知其一身皮骨仅存，别无所有，亦遂无如之何，而县役转藉雇替以纾其累，则又有迫之使然者矣。闻此等伴犯解役，均系三县捐给口粮，然非用人得当，随时亲自稽查，则官捐十钱，若辈仅获其六七。若责令原解州县于起解之初，丰其资斧，无论人犯在省时日之久暂不得而知，经费之多寡无从预定，即使良有司肯发婆心，宽而为之备，此等解役本非诚实之流，但顾目前，不免随手浪费，且或既有赢余，本署不无侵扣之弊，到省或转有需索之人，仍无实济。似莫如由三县将此等伴犯解役留意抚恤，所捐饭食钱文，务令足资果腹，勿任从中克扣，焕则清其居处，寒则授以

棉衣，每月朔望与犯人一体点验，亲加查问，似较官样文章差为切实，虽三县每年多费一二百千，而每年于此救济数人，保全数命，不为不值也，诸君子其熟筹之。仍录报爵阁督部堂查考，并候批示。缴。

批苏藩司详署武进县小河司巡检留署一年请示由

本部院在藩司任时，凡署事佐杂，遇有民情爱戴、实能帮助印官者，准由该府县出具保结留任，如该佐杂嗣后有违例擅受，及被人控告之事，即惟该县令是问。今署武进县小河司巡检期满，据称在任劝办开垦诸事，认真经理，员缺瘠苦，取具印结，援案详请留署，虽非恋栈，究与实有承办紧要事件者有别，应查明该员有无劳绩存记可抵，如无外奖，即作为旧班署事一次，以昭公允。此等佐杂留署，今拟再为变通。如在任一年，实系舆论翕然，由府县出结详准留任后，设或该员初终异辙，仍有前项擅受民词，经人控告犯案，或访有贪劣实迹者，即将该管知府先记大过一次，该县先记大过二次，果能如此办理，则准其留任，亦未为不可。仰即遵照循办，查明该巡检有无奖案，声复详夺。一面由司通飭各属知照，毋忽。仍报明爵阁督部堂查考。缴。

批准安府督同清河县详叶保珍被胡香泉等殴伤后服毒身死附详由

案牍文字，各有所本，如情节则用律例内字面，伤痕则用《洗冤录》内字面，语虽近俚，实则无一字无来历。故天下之大，情伪万端，而登诸公牍，如出一手，岂惟道一风同，亦由引绳切墨，故闭门造车，得以出门合辙耳。惟江北州县不然，于盗案，则好用“掳”字、“掠”字，以代“抢劫”等字；于命案，则好用“刺”字、“攘”字，以代“砍戮”等字，随手杜撰，不知其意云何！如该县前详之“撻”字，又其一也。使各省案牍各操土音，则刑曹将设象胥以通重译，又安用官吏核办为耶？抑按察司通飭所属，嗣后验报伤痕，悉依《洗冤录》字面为准；声叙情节，悉依律例字面为准，毋得戛戛独造。余照正详批示飭遵。

会提督衔示禁遣撤兵勇不准逗留在苏迅速回籍

为晓谕事。照得本部院^{部院}访问江北、浙江一带，遣撤兵勇，现在苏省城乡流寓者甚多。该兵勇等远道从征，久经战阵，父母则门闾悬望，妻孥则寤寐兴思。今幸凯撤放归，或保有官职翎顶，自应及早还乡，慰骨肉之离怀，叙天伦之乐事，乃竟逗留异地，殊觉不近人情，且日久旅食无资，必致别生枝节，除通飭营县严查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各该兵勇知悉，尔等既经遣散，各有家乡，务即迅速言旋，另图生业，自示之后，限十日内一律起程，如有逾限尚复在苏耽延，定即严行查办，断不仅以递解了事。至本部院^{部院}标下所部水陆各营兵勇，亦责成管带将

弁,及营哨各官,申明纪律,随时约束,如有无签出外者,即行重惩。并不准强賒硬买,滋扰良懦。途中如遇官长轿马往来,毋许冲撞无礼。倘敢玩违,定行从严究办。该管营哨各官,切勿偏护纵容,致干未便,各宜慎遵。特示。

札行示禁开设戏馆点演淫戏

为札飭事。照得工歌虽易俗所宜,而声色乃化民之末。苏省从前极盛之时,水陆冲衢,商贾骈集,其时地方繁庶,百物丰盈,无业游民,因得鸠集贖财,开设戏馆以为利藪,而往来富商大贾,亦复骋怀游目,极乐一时,卒之天道祸淫,兵戈历劫,旧日歌台舞榭,尽成蔓草荒烟,固由气运之乘除,亦风俗之淫靡有以召之也。现逢寰海镜清,民安其业,创巨痛深之后,正归真返朴之时。本部院抚辑是邦,兢兢焉以正人心、维风俗为念,第恐若辈狃于积习,故态复萌,或托词于果报劝惩而藉端敛费,或假名于招徕商旅而引诱愚氓,非特财匮民穷,无暇征歌选色,即使地方日渐饶裕,而四民各有专业,亦当勿荒于嬉。至因此而演唱淫词,男女杂沓,伤风败俗,更无论已。除出示严禁并飭苏州府勒石永远禁止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道即便转飭所属一体严禁,嗣后城厢内外,不得再如从前之开设戏馆,射利营私。倘有重葺园馆,因而鸠集脚色演唱者,无论已未盖成,一概将房屋基地入官,仍将创造之人从重究办,地保邻右知情不首,并予责处。其外府州县城乡如有点演淫戏者,地方官一并严行惩办。庶民知务本,财不虚糜,于以端风化而正人心,本部院实有厚望焉,毋违。此札。

札苏藩司、苏松太道、常镇道

通飭一切公文及催查催提紧要事件分别缓急定限办理

为通飭遵照事。照得本部院前在苏藩司任内,凡日接公文,分别上要、要件、次要、常件四项,加盖红戳,限定日期,飭书办稿缮签,不准迟逾延搁,违者记过斥革。至所发公文,除寻常文牒不定限期,照常赶紧办理外,其余催提催解,以及事关民生军饷、停案以待者,由司酌定限期,粘发排单飞递,各属接到之日,即先将文到日期申复,一面依限办理,不得逾延。如有案款繁重,实难遵限者,准将实在情形先行具禀请展,声明定于何日复到。该守令倘敢视为具文,不复不办,或既请展缓,仍不副限者,分别案情轻重,以大、小过注册,小过积至六次,大过积至三次者撤委,曾经通飭在案。宁属各处,亦应照办,除通飭外,合亟札飭。札到,该某即便遵照办理。如本任随后交卸,即将任内奉到本部院公文几件,何件已办,何件未办,专案移交后任,由后任接办具报,毋违。特札。

札宁藩司、宁属各府厅州县

通飭各属词讼立限审结

为通飭事。照得钱粮为国计攸关,狱讼为民生所系,二者原可并行不悖。惟今之州

县，往往将抚字、催科分作两事，不知催科即寓于抚字之中，果能勤求民隐，刻刻怀爱民之念，不使一夫失所，天下无不可化之民，即平日著名顽户，当无不革心革面，踊跃输将，何致藉口阳城自书下考耶？本部院前在苏藩司任内，访闻各州县于词讼案件，其勤勤恳恳者，固不乏人，而漫不经心者，亦复不少。如收呈则委之捕衙，准驳则凭之幕友，而审不与审，则又惟门丁之言是听，每有原被催讯，卷已成帙，一审再审，年久不结，其中即不至颠倒是非，而百姓已拖累无穷矣。至羁押人犯，原因案情重大，或人证未齐，一时遽难定讞，不得不择要管押，此乃听讼者无可如何之举。若钱债口角细故，两造均又当面，不难片言折服，应无所用其管押。乃有不论事之大小，人之多寡，经年累月，久押不放。此尚是官押也。甚有家丁书差，狼狽作奸，将案外无辜之人，及案已讯明之后，暗地私押。种种情弊，毫无觉察。似此玩视民瘼，众心鲜不涣散，而欲其踊跃完粮，其可得乎？苏属曾经通飭在案，宁属各州县谅亦同此情弊，除径札外，合行通飭。札到，该司立即转飭所属一体遵照。每届放告日期，务须亲收呈词，不得以此为调济属员之举。其间或准或驳，应须揆情度理，勿存成见。有应行提讯之案，尤须随到随审，随审随结。人非要证，不得滥押，即有应押之人，其管押之所，须不时亲往查视，丁胥有无凌虐？地方是否洁净？现在天时渐热，应令夫役勤加洒扫，勿使秽气熏蒸。至于清理监狱、稽查书差积弊，则在各牧令随时认真留意，本部院未能琐屑言之。嗣后应将每月讼案，分别上控、自理、已结若干、未结若干，及在禁在押各人犯监押年月久暂，摘录事由，分别管收除在，查照单开册式，开具四柱简明清册各一套，自四月起于下月初旬呈送查核。本部院仍不时设法抽查，将于此察各州县之存心，考各州县之勤惰。语无泛设，令不虚行，但求振作于将来，并不吹求其既往。文到先取具，各遵依送查，毋违。特札。

计开

词讼册式

上控项下：

旧管几案内将上月实在未结案件逐一挨顺全行开列。

一、于某年月日奉某衙门批发某控某某事一案所摘事由不可太略。以下照此开列。

新收几案内将本月奉发上控案件逐日挨顺日期全行开列。

一、于某月日奉某衙门批发某控某某事一案所摘事由不可太略。以下照此开列。

开除几案

一、于某年月日奉某衙门批发某控某某事一案。登明现于某月某日如何集讯断结，已否详复、销案。以下照此开列。

实在几案内将管收项下案件开除之外，实在未结几件全行开列。

一、于某月日奉某衙门批发某控某某事一案。登明奉批几月，因何尚未讯结，现在如何催办缘由。以下照此开列。

自理项下：

旧管几案 照上控式样。

一、于某年月日据某呈控某某事一案所摘事由不可太略。

新收几案 照上控式样。

一、于某月日据某呈控某某事一案所摘事由不可太略。

开除几案

一、某控某某事一案。登明现于某月某日如何^{讯结}息^{其案}，非重情原被久未呈催应行注销者，亦应声明案逾几月遵飭注销。

实在几案 照上控式样。

一、某控某一案。登明控告几月，因何尚未讯结，现在如何催办缘由。

以上专列一册，与监押册并案同送。如管收除在项下或无案件，亦应注明无案字样。

监押册式

内监项下：

旧管几名内将上月实在监犯名数全行开列。

某人注明系某年月日因某案拟某罪，或已未招解，或已未奉准部复，或已未请咨起解之犯。所开案由不可太略。

以下照此开列。如系奉发及寄禁人犯，亦应分晰声明。

新收几名内将本月所收监犯名数全行开列。

某人注明系某月日何案内收禁，已未通详之犯。所开案由不可太略。以下照此开列。如系奉发及寄禁人犯，亦应分晰声明。

开除几名内将本月管收项下开除各犯全行开列。

某人注明某月日或处决，或病故，或招解，或发配。以下照此开列。

实在几名内将本月管收项下各犯开除之外，实存名数全行开列。

某人。以下照此开列。

外监项下 照内监式样开造登注：

旧管

新收

开除

实在

押犯项下 照内监式样开造登注：

旧管几名

某人

新收几名

某人注明因某事于某日管押。

开除几名

某人注明于某日或讯结省释，或因病交保，或枷责，或递籍。

实在几名

某人，仍存若干名。

以上专列一册，与词讼册案并同送。如内外监或羈押项下并无人犯，亦应于四柱下注明无犯字样，不得请免开释。

加标

江北百姓，本来好讼，兜宽蒲鞭之治，几疑迁地弗良，然亦地方官不操本而逐末之故也。现查未结各案积至一千数百余起之多，吏治废弛，于此可见。此次定章之后，务请诸君子努力激发，切实清厘。人生百岁，光阴难得，有此造福机会，即不为功过计，独不为子孙计耶？

肝胆相待，幸勿视为泛常。切盼切禱。

札宁藩司、宁属各府厅州县

以上词讼分立四柱清册、押犯悬牌各条，曾文正公任直督时，曾请公开列章程依照办理，旋奉旨颁行各直省。仁人之言利溥，岂不信哉！褚以兴谨注。

淮安府详安东董文远被人毒死讯明由

此案董文远尸身被移，已属确凿，其如何受毒身死？如何被人谋害？仰按察使即飭安东县查缉正犯，务获确讯究报，一面开具承缉职名详参。王士灼讯系无干，应即省释，不得再任拖累。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外洋多盗咨粤借拨红单船两号派员管驾来苏缉捕

为咨请事。窃照苏省地方外洋多盗，曾准总理衙门函商，设法剿捕，当经会同爵阁督部堂筹商制造轮艇各船，次第办理。惟各船造成，尚需时日，查巡缉洋面以贵省红单船最为得力，拟请借拨坚固红单船两号，选派得力员弁管带，来苏应用，所有口粮一切，均由苏省发给，合行咨请。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迅将前项红单船只，择其尤为坚固者，派拨两号，驾驶来苏，以资缉捕。仍俟轮船造成，即飭回粤销差，望速施行。

咨广东督部堂瑞

署苏州府知府钱守稟因病未愈请假两月委员接署由

该守历官苏省，素着循声，据稟患病难支，皆由省会公事殷繁，该守急于求治，必躬必亲所致。现已飭司派员接署，该守其即安心调理，以期速痊，本部院诸藉劬勤，实深厚望。缴。

卷三八 抚吴公牒三

通饬清理词讼严禁传呈等弊

为通饬严禁事。照得词讼案件，动关百姓身家性命，书差讼棍，藉以自肥，弊端百出，为民父母者，若非廉明详慎，鲜不堕其术中。本部院前任苏藩司时，查各属期呈之外，尚有传呈喊词，书差门丁无不朋分陋规，有准无驳。此等恶习，强者操必胜之权，懦者受无穷之累，甚至破家荡产，丧胆惊心，迨至虚实讯明，早已不堪其扰。其余无票私押，饬称原告扭交值日投词，计图坐差勾串，既禁传呈，所有扭交、坐差各名目，更应一律禁绝。至书差因案需索，又无不狼吞虎噬，若不分别禁革，何以儆刁玩而安闾阎？苏属曾经严禁在案，宁属各府厅州县，想亦同此情弊，合行札饬。札到该某立将后开严禁四条，转饬所属，逐一遵照。嗣后每逢告期，必须坐堂亲收呈词，先将原告确讯，如系情真，即行核批，否则当堂驳斥。倘供词与呈词刺谬者，立传代书，究其词稿所由来，则有无讼师，可以立辨，而搭台讹诈之风，亦得净尽。至拦舆之禀，虽系违式，而小民情迫具控，势不能守候告期，只须带署亲讯，分别准驳，且收阅此等禀词，最足以体恤民情。凡控及书差，代书不肯用戳，准以无戳指告。被告具诉，经承索费不遂，不肯抄案，因而代书捐戳者，亦准以无戳诉陈。惟既无须代书加戳，并不花钱，投递较易，又恐刁民饰词混渎，转起讼端，惟在各牧令于接收时，详加讯问，倘系虚诬，除不准外，更须从严究治。总之，词不轻准，准必速审，审必速结，则诸弊尽除。且清理词讼，既须严禁书差，尤在查拿讼棍，一经获案，必须尽法惩治，若辈无不与书差朋比为奸，不容稍事姑息。文到，即将遵办缘由，以及本部院所论或有未周，该某另有爱民息讼之见，亦即禀复察夺。特札。

计开严禁四条：

一、禁传呈。凡传呈，系控告之人出费钱数十千文，即可通同熟识书差，先将被告私押，外而书差，内而门丁，朋分陋规。呈词一入，不问是非曲直，有准无驳，立时批判、签稿并送，控词朝入，县符午下，虎狼之势，顷刻生风，线索通灵，莫过于此。天下岂有以数十千文之费，能容若辈操必胜之权乎？是宜首先永远严禁。

一、禁扭交、指交。此等名目各处皆有，系原告与差役串通，一面投递传呈，一面先将被告私自提到管押，由差禀报被控某某已据指交收管，甚有称为扭交者，第非奸、非盗、非窃，从来无是办法，此种刁风，断不可长。惟有将被告先行取保，即将收管之原差，责革枷示，再将案情秉公察讯。

一、禁坐差。坐差，即值日之差也。既禁传呈，一切禀词统归标差，以杜择差勾串之弊。

一、禁书差需索。各衙门书差无不索费，已似通行定例，深可叹息。访闻吴中差役持票到门，往往四五人，或乘轿，或坐船，谓之行公事，踞吵不堪，凶恶无状。即须讲定书差费若干，被告之人将此项了结，公事搁起不提。并有原告即央书差向被告关说和息，此即图准不图审之谓也。设有被告不愿出费，立时禁押班房，并不准投呈申诉。若准以无戳诉陈，不难水落石出，则需索之弊，不禁而自禁矣。

各府厅州县札内加标

地方官收阅呈词，但看情节紧要，即当立时办理，此外严禁各条，务当永远革除。各州县倘仍复蹈故辙，一经本部院访有确据，定即照例揭参。本部院深知词讼为民生之大害，故剖切申明，愿诸公留一分菩萨心，造百年子孙福。

札宁藩司、宁属各府厅州县

通飭讼案久悬不结核明注销

为查例通飭事。照得民间词讼，每因一言参商，致起讼端，旋由亲族说劝，气平忿消，两造皆愿罢讼，或因讼费未清，或因讼棍阻挠，以致经年累月，案悬莫结。查例载，赴各衙门告言人罪，一经批准，即令原告到案投审，若不即赴审，辄行脱逃，及并无疾病事故，两月不到案听审者，即将被诬及诬佐释放，所告之事，不与审理，拿获原告，专治以诬告之罪等语。本部院前在苏藩司任内，查核各属送到按月折报，每有旧案结讼已久，既未投候质讯，又未具结求销。况此情形皆系讼棍、书差从中牵制，新官到任及每年开印，无不转票传提，以为常例进益，及质之两造，本心皆已不愿终讼，自应逐一查明，如果案非重情，原告久未呈催，即照原告两月无故不投审例，将案注销，并将差票吊销，以清积牍。苏属业已遵办，宁属亦应一律办理，除径札外，合行通飭。札到，该某立即遵照办理，并将本月注销某某等案，分别注明原告几月未催，列入月报，毋违。特札。

各府厅州县札内加标

销案而不吊销差票，虽销犹弗销也。该差一票在手，百姓即其食邑户，任其隳突叫嚣，寝食为之不安，鸡犬为之不宁。诸君子多自田间来，何不一设身处地乎？此后务于既结既销之案，随时将票亲自吊销，不惟百姓感激无尽，即本部院亦感激无尽。切祷切恳。

札宁藩司、宁属各府厅州县

通飭奉行已未办事件查照折式按月开报

为通飭遵办事。案照本部院前在苏藩司任内，查从前发行文件，各属于接到后，往往延不遵办，并有置之不复者，殊非慎重办公之道。即经通飭遵照，除寻常事件照常办理外，凡紧要函札，分别加写朱标，或粘排单发递，各属接到后，应将排单随时呈缴，至月终汇开事由，声明已未办复，于下月初十前开折送司，以凭考核在案。宁属亦应照办，合亟通飭。札到该某立即遵照，此后接到院司衙门公牍，如有后加朱标，或粘连排单之件，应将排单随时呈缴，至月终统将接到公牍汇

开事由,声明某件某日接到,某件已办已复,某件已办未复,某件未办未复,查照粘单册式,造具清册,定于下月初十以前,同词讼月报,备文申送本部院衙门查核,毋得含糊遗漏,切切。特札。

计开册式

某某府州厅县今将某月份奉到排单、朱标各紧要函札分别已未办复挨顺日期开册呈核计开:

一、某日某刻奉到某衙门某日某刻发行某案公文一角。

前件有排单者声明排单何日呈缴,有朱标者叙明朱标云云,现已如何办理,业于某日禀复详复在案,此件已办已复。

一、某日某刻奉到某衙门某日某刻发行某案公文一角。

前件声叙排单、朱标同上,现在如何办理,定于某日禀复、详复,此件已办未复。

一、某日某刻奉到某衙门某日某刻发行某案公文一角。

前件声叙排单、朱标同上,现拟如何办理,业于某日将办理缘由先行禀复、详复在案,此件已复未办。

以上是月奉到紧要函札若干件,内已办未复及已复未办若干件,仍俟下月册内分别再报听候查对。

各府厅州县札内加标

本部院办事必求核实,最可恨者,如催提解款,则云另文批解;查办事件,则云奉文遵办。此次责开月报,原以破除积习,不使遁饰而后已。自古大局败于因循,诸君肯振作一番精神,百姓便受无限甘露也,勉之望之。

札宁藩司、宁属各府厅州县

通饬收押人犯开明列示

为通饬遵办事。照得各属审理案件,务须随到随审,随审随结,不得稍任延讼,以重公事而恤小民。设有讯供未确或人证未齐,不能不暂为羁押。无如差役舞弊多端,或提到而匿不禀明,或讯释而私押索费,甚有以扭交、指交为名,原告串差私自管押,随后再行具呈,以为欺懦之计,此种弊窦,相习成风,急须从严查禁。本部院前在苏藩司任内,曾经立定章程,通饬遵照,凡各属管押人犯,须特设大粉牌一面,悬挂头门外,即于奉文之日起,将管押各人姓名逐一开载,并注某月某日因某案管押,书明牌上,俾众周知。并载明如牌内无名,以及登注开释、交保字样,原差仍行舞弊私押,准该家属人等喊禀,以凭查究。嗣后每遇收押、开除一名,随时另书牌上,由该州县派丁督同悬挂,以杜弊混,仍每日亲自抽查,以免丁书匿牌不挂。又捕役拿获盗贼,亦即严饬即日具报,于示尾另列一行登注,以绝私刑、诬栽、卖放等弊。宁属各厅州县,应行一律照办。除径札外,合并发示式札饬。札到,该^司某^立督^即遵照办理,并饬仍将奉文日期,及如何办理情形,具报查考。倘有匿牌不挂,或已经释放并不开除等弊,一经本部院访查得实,除揭参外,定提该丁书究办,毋违。特札。

计发示式

为奉文晓示以杜私押事。照得本州县审理案件,随到随审,随审随结。惟案内设有讯供

未确,或证佐未齐,不能不管押候质。无如差役舞弊多端,或提到而匿不禀明,或讯释而私押索费,甚有以扭交、指交为名,原告串差私自管押,随后具呈以为欺懦之计,此种弊窦相习成风。今奉札严行查禁,合亟牌示。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嗣后管押人证,本州县必于当时晓示,注明日期,及至开释交保,亦必开载,俾众周知,如有示内无名以及登注交保开释者,原差仍行私押,准该家属人等喊禀,以凭查究。特示。

计开

词讼案内:

收押项下 按名登注某月某日因某案收押。

开除项下 按名登注某月某日,或讯释,或交保,以及押后收禁等项,逐一开明。

又捕役拿获盗贼:

收捕项下 按名登注同前。

开除项下 按名登注同前。

牌悬头门

各府厅州县札内加标

苏属江阴某令,匿报监押各犯,经本部院于苏藩司任内,密派委员查明撤任,另委接署。各寅好慎重公事,原不致以月报为具文,任意开列,惟按名牌示,既便访查,又杜私押。想诸君关心民瘼,必不致如某令之泄泄沓沓也。此举虽不利于门閤书差,而深利于百姓。门閤书差乃吾奴仆,百姓乃吾子弟,诸君子岂有薄待子弟而厚待奴仆者乎?此后望将所悬之牌,出其不意,随时抽查,便知若辈有无私押。勉之,望之。留一分心便是循良,放一分心便是贪酷,果能从此振作精神,相厚岂有量哉!

再,粉牌须用横式,宽四尺,竖二尺,庶便识别。又及。

札宁藩司、宁属各府厅州县

淮扬道稟查明安东王令提解董文远案证 迟延现将王盛基等提解 可否免参请示由

据稟已悉。王令业经撤任,姑宽免参。至另单所请命案即行诣验一节,已先于整饬自尽人命案内,径札通行。又尸伤照《洗冤录》填注一节,已先于该府详清河县叶保珍案内批司通行,各在案,仰即遵照。叶保珍一案,批发已五十余日矣,司中何时转行,何以至今尚未到府?并即查明申复。缴。

淮安府详安东王士炯控王盛基挟嫌陷害勒逼毙命讯拟由

此案既据讯无挟嫌陷害、勒诈逼命重情,只须外结。王盛基以拟答请革,应否专案咨部,仰按察司确核妥议详夺,仍候^爵部堂批示。缴。

卷三九 抚吴公牍四

咨行严禁需索鱼花船只

为咨会事。照得商贩鱼花船只，前多沿途索扰，当经贵爵阁部堂会同本部院出示严禁，委员照料在案。兹复访闻历届鱼苗船只进口，一路需索，最甚者为越河口、谏壁，及以下之观音桥、燕家、辛丰、丹阳各码头，并陶庄、苟儿庙、张官渡、黄泥闸、马桥、尹公桥、陵口镇、吕城镇、奔牛、常州、戚墅堰、横林、洛社、五牧，以及武阳、锡金等处，江快、河快、闸夫、粮帮、马号及营兵、炮船、衙门差役、地痞人等，节节讹诈，并有颍、亳、寿及山东各处外路棍徒，纠合党伙，纷来谏壁、丹徒一带，百般索扰，习以为常。且向来池户邀有沈蛮子说合开发，去年曾被锁闭一室，欲置于死，必盈欲壑而后已。似此扰害民生，实堪痛恨！现已会同爵阁督部堂颁示晓谕，饬发苏藩司委员前往越河驻札，会同丹徒县暨该口厘卡委员，督率弹压，严查拿办。并令迅饬常镇两属各府县，一体严行禁革，如有沿途地痞、棍徒、差役、营兵人等需索留难，一经察出，即惟该管地方官是问；如系护卡巡勇、司事人等，即惟厘卡委员是问。其沿江内河驻防水师，即请爵阁督部堂札饬各营官严加约束，杜绝弊端。除分别咨行外，合亟咨会。为此合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照，希饬正前营选派炮船，就近前往越河等处，会同印委各员，认真巡查，妥为弹压。仍祈见复，望速施行。

咨督院

署震泽县稟到任后筹办地方大略情形由

该令下车伊始，务当提纲挈领，择要以图，尤当谘询利弊，使胸有成竹，然后发无不当。至于正经界、清词讼、缉盗匪、禁枪船、兴水利，乃该县必不可缓之事。闻该县墟甲向受书差讹索，弊窦甚深，苏文忠公所谓“欠户者，乃吏胥之食户也”，言之痛心！该令能否于此首先留意乎？勉之，望之。仰苏藩司转饬遵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饬禁捕捉田鸡

为札饬示禁事。照得多稔多黍，年谷必祈顺成；有蜚有螟，春秋不讳书事。农夫终岁勤

动，自播种以至秋收，培护良苗，不遗余力，而于害苗之物，如《大田》之诗所称去其螟螣者，则亦不可不为留意。吴民旧俗，辄以田鸡为有益禾苗，是以每届良苗怀新，地方官多示禁捕捉，非专为惜物命，亦所以顺民情也。现值秧田水满之时，蛙鼓池塘，正是田家风景，深恐乡愚违禁捕捉，为营利之计，地方官又谓事涉迂阔，无事深求，不知毋杀孩虫，《月令》所记，事关王政，初未尝以微细忽之，合行饬禁。札到，该司即便通飭各属，示谕乡民毋得再有捕捉贩卖，以期嘉禾遂生。此外如于农政有关者，亦宜酌量举办。即可稍惜物命，且以见父母官之计及民生无微不至也。并严禁书差等不得藉此开需索之端。是所切囑。此札。

札江、苏两藩司

批复苏松太应道等核议水师章程

据禀及另单均悉。所议巡洋暂章，尚为周妥。惟云踪缉洋盗，上自靖江起，下自羊山止，深恐一分界限，则我出彼归，我归彼出，势难绝其根株。其内江应自靖江起，外海不必限定自羊山止，缘羊山以下，浙省各岛尚有盗窝，必须穷其所往，庶可一劳永逸。今就折开各条，逐层参酌：

第一条，内江外海合力协击，固属众擎易举，第缉捕虽须各船联络一气，而内江外海不能不各分责成。即如狼福山一带，洋面虽有七八十里之宽，只有中泓一线可容大轮船行走，其余茫茫一片，俱是浅沙，若贼船在浅沙游驶，则大轮船可望而不可即。故内江宜以小轮船为经，添雇关快小广艇、阔头舢板及长龙舢板等船为纬；外海宜以大轮船为经，添雇大艇船、大钓船为纬。外洋师船，尚可兼顾内江，内江师船难吃风浪，恐不能兼巡外洋也。

第二条，天平、铁皮二轮船，各配大广艇二三号、大钓船二三号，一轮船专任南洋，一轮船专任北洋，遇有紧急，可以互相策应。南洋则每月两次会哨于陈钱山，北洋则每月两次会哨于涨水虹，不必拘定驻守一处也。

第三条，管带员弁，不必拘定都守千把，亦不必拘定文武官绅，只要熟悉勤练，便于捕务有济，月给薪水不妨稍优，其余仍照来议而行。

第四条，轮艇各船七日会哨一次。查外海轮船，不拘风信，尚可时常会哨，其大艇船、大钓船须俟风候潮，便难克期。至内江长龙舢板，宜长泊在狼福山上下各港，如遇逆风，七日不能驶到吴淞，仆仆会哨，转致抛荒本业。拟长龙舢板只须于所泊本港内外就近梭巡，遇轮船、艇船追贼至浅水时，即出而接应。小轮船似宜于海生之外，加添一只，沿江梭巡，督同中小艇船，每月会哨三次，并可稽察长龙舢板各船有无在防。其小轮船、小艇船应如何择要驻扎，并定在何处会哨之处，统候褚委员、李董事察看形势回沪，呈绘图说，再行核夺。

第五条，所定赏罚，尚嫌太轻。盖赏罚明而后号令行，号令行而后缉捕力。该船等果能拿获首犯如王小娘、刘阿磨等之类，每名赏给洋四百元，破格奏奖；若能拿获十名以上，亦专案奏奖。如拿获寻常盗犯者，弁兵照拟赏给，管带则分别记功，五功以上酌奖。洋面失事，照例议处，失事三次以上，若无功可抵者，以军法从事。其余照行。

第六条，各口营汛均有巡洋师船，不能因现有轮船协缉，遂将份内捕务置诸膜外，所见甚是。应由督部堂饬知崇明、狼山、福山三镇，会同巡哨，彼此互相查察。营员弁兵，赏罚照前

议章程办理。其各镇出洋，亦可附搭轮船前往督缉。

第七条，艇船宜拟编号圈查缉捕。艇船一有记号可认，商船固不致望而生畏，而盗船或且见而远扬。莫如密藏兵勇于商船，以为饵贼之计，而伏轮艇各船于左近，贼至则升旗，或举炮为号，内外夹攻，庶收聚歼之效。其余照行。

第八条体恤船勇，第九条宽给军械，均照行。

第十条，中外船只遭风搁浅，亟应救护。应飭沿海各州县，于滨海居民编查保甲，设立望寮，严定赏罚，川沙、南汇地方各设八团舢板二只，遇有中外遭风船只，一面救护，不准沿海居民肆抢，一面报知地方官设法办理。其舢板薪粮，照拟由巡道衙门筹款给拨。其南汇县丞、汛官，应即移驻泥城，酌给薪水，以专责成。

除十条外，本部院酌增二条：

一、大洋行驶，轮船速而艇船迟，轮船吃水深而艇船吃水浅，内洋尚可将艇船拖带，外洋则风浪过急，无从拖带，故每每轮船遇贼而艇船跟踪不上，贼若走避浅水，则轮船熟视而无可如何。查大轮船向有洋舢板数号，悬挂船旁，遇停泊则放舢板上岸。今以天平、铁皮两船专司巡洋，应各添配坚固洋舢板二三号，并添募勇敢水手一二十人，如追贼至浅水，则可多放舢板往追，勇数既增，亦可上山搜捕。其舢板须能架放六磅、十二磅小炮者，方能得力。

一、查沿海岛屿，如岱山、洋山、勒鱼山、小乍浦山、马迹山、陈钱山等处，皆有居民，或数千人，或数百人不等，其中有甘心为盗者，有胁逼为盗者。此等盗匪，凡拟下海行劫之先一日，盗首拖一竹枝沿街行走，次日即纷纷持械下船，人满即开，盖由教化之所不及，故变本而加厉也。其每岛各有岛长，称曰“柱首”，一岛之事，皆柱首主之。此后凡轮艇各船所到，宜与岛民联络，编行保甲，先之以恩，结之以信，示之以威，务使皆为我用，并为之设立义学，宣讲圣谕，则不惟盗匪之接济可绝，而盗窝所在能瞞官兵之耳目，必不能瞞岛民之耳目，是在统领者之虚心实力，刚柔并用，所裨益于大局者非浅鲜也。

如有未尽事宜，仰仍悉心会议，稟复察夺。缴。

宿迁县详复有无未结命盗杂案由

现据署徐州府知府稟送清折，开有该县民郑延恩、郑延思共殴大功服弟郑延恺身死一案，又陆泳珏殴伤胞弟陆泳琛身死一案，均系咸丰四年、六年详报未结之件，即经批司严催审解，并抄粘径札飭遵在案，来详漏未叙及，率称此外并无未结案件，岂此二案该令并未寓目耶！大属不合。应将该县记过一次，以示薄惩。仰按察司即移江藩司注册，仍飭该县查照另札，认真办理。如再讳饰稽延，定干重咎，懍之。此缴。

批准安府稟复安东王士炯遣抱呈控 王盛基移尸栽害一案由

董文远身死一案，前据安东县详报，验系服毒毙命属实，当经前署院以此等自尽命案，律

无抵法，该县延不审结，徒滋书差需索之端，通案人证受累无穷，明晰批饬，勒限半月详结在案。乃该府县迟延两载，仍未讯结，以致复酿人命。江北府县如此愤愤，良懦何以为生！言之实深愤懣。据禀前情，参核王士炯原呈，则王盛基挟嫌谋陷一层，不为无因，已札行淮扬道确查此案因何延搁，何任迟延最久，据实禀复，一面札行藩、臬两司，饬将署安东县知县先行摘去顶戴，并通饬各属，此后凡外结命案，统限一月内讯明详结，如再迟延逾限，即行分别撤参。仰即饬将王王氏服毒身死缘由，刻日填格通详察核，一面由府摘提人证，并案确审，速为详结。王瑶既属无干，应先释回，俾免拖累。至王盛基挟嫌杀害，周元得贿弊捺，如果属实，均应从严惩办，以儆刁顽，勿稍徇纵。仍报明臬司查考。缴。

加函

此案当时地方官若肯速为断结，何致酿加王王氏一命哉！死者固长已矣，因此破家者，更不知凡几。故凡自尽命案，官吏迟结一日，书差、讼棍必快活一日，良懦百姓必受苦一日，诸君子奈何专为书差、讼棍开利路，不为良懦百姓保身家耶？现定外结命案一月内讯结，令在必行，务祈转嘱所属，勿过雷池一步。盖命案既不能拖累他人，则自尽者少；自尽者少，则因株连而破家者亦少矣。近人诗云“狱岂得情宁结早”，敬为诸君子诵之。

咨商威林密轮船停撤变卖解饷船只酌派长龙舢板

为咨明事。窃照前准贵爵阁部堂函商巡洋事宜，当经本部院议以天平、铁皮两轮船专司捕盗，以保商本而裕饷源，威林密轮船专司解饷，以免迟滞，函复办理在案。兹查威林密轮船年老窳朽，一遇风涛，时有沉散之虞，若以装解数十万巨饷，诚难放心。且该船解饷，一次需用洋煤七八十吨，以每吨价银十一二两计之，一次须用银七八百两，一月解饷三次，便须银二千三四百两，再加每月中外辛工一千两，每月须用银三千两，用费既觉虚糜，转运又难期利涉。查从前由上海解饷至金陵，沿缘江路，恐风阻有需时日，故不能不专用轮船。现在粮台分局只有一江之隔，无虞风信阻滞，似可将威林密轮船停撤存沪，听候变卖。其解饷船只，由贵爵阁部堂酌派长龙舢板，辘轳转运，小批常解，以勤补迟。计自上海至扬州，由内河行走不过七八日可到，可以按日而稽；威林密轮船则须下煤两日，在吴淞口候潮候风，又须二三日不定，统计亦须六七日方能到扬。如此一转移间，既省费用之繁，又免风涛之险。是否可行，除分札关局、粮台知照外，相应咨商。为此合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照，希即酌办，示复施行。

咨督院

卷四〇 抚吴公牒五

通飭严禁短差押解

为通飭事。据淮安府禀称：窃照宝应县接递解回盐城县徒犯僧本历等，商同批差章谷顶替贿纵一案，前奉批司飭府提讯，章谷坚称该犯等向伊情恳回家携取川费，令僧本舟等暂替，实无贿纵情事，催据宝应令禀复，以同批兵役均已病故，无从送质等情。惟查递解人犯，例应一犯两解，及近来各州县因经费不敷，往往短解，以致疏脱，并滋贿纵情弊，相习成风，实属不成事体，应请宽其既往，通飭各州县，嗣后务须照例递解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各州县递解人犯，竟敢藉以经费不敷，任听违例短解，以致人犯时有疏脱，甚至有雇替贿纵情事，实属漫不经心！既往姑准不咎，第积习相沿，伊于胡底！亟应严行查禁，以挽因循。除批示外，合行通飭。札到，该州县立即遵照，嗣后递解人犯，务须照例一犯两解，不得再蹈故辙，致干严参。仍将奉文日期具报，毋违，切切。特札。

札宁、苏两属七十一州厅县

批准安府详安东县董广兴上控王士灼一案附详由

董文远若被王士灼致死，其尸必不悬挂王士灼门首，其为移尸图害，夫复何疑？尸亲之指控，显由讼棍、书役之串唆，或即移尸之人暗中主唆，亦未可定。该前县诣验时，既不留心该府奉到前署院明晰批示，又不迅速审结，王士灼被累年余，其妻王王氏由此而死，试问是谁之过？士大夫寒则轻裘缓带，暑则清簟疏帘，养尊处优，宴然无事，曾不念穷檐蔀屋，有无可告诉之民，至于家破人亡而不恤，公祖耶？父台耶？祖父之待子孙当如是耶？从来自尽命案，为小民破家大事，即为衙蠹养命之源，承行书役，莫不利其蔓引枝牵，庶可头会箕敛，即上司衙门胥吏，遇此等案件，亦乐于引绳批根，冀日后详复时向其打点。若不认真整顿，乡曲小康之户几不聊生，于吏治民风，所关甚巨。本部院现已另札通飭各属，嗣后外结命案，统限报官一月内讯明详结，原呈牵连无关紧要人证，不准概行差传，以省扰累，如再任听罗织，相率搁延，定即择尤严参。仰按察司先飭遵照。仍录报爵阁督部堂查核，并移两藩司、各巡道。缴。

桃源县详拿获匪犯王尚扬等讯 供狡展应如何办理请示由

此案供情屡审不符，即前漕部堂将陈履正先行正法，亦未具奏。当时似欲照土匪外结，是以苟且粗略，并未切实推求，现在犯供不承，别无指证，究竟原问官在准者尚有几员？能否飭令就近会审？原拿捕役虽已退卯，尽可查传对质，王尚扬等平日有无为匪，该令曾否访查，详内亦未声叙。且牵牛焚屋，状迹昭著，无难确访实情。仰按察司即飭淮安府确切查访，督同该县提犯，虚衷研鞫，务得实情，分别通详察办，毋稍枉纵稽延。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苏州府详遵飭议给各属解审批差衣粮由

所议尚属妥协，如能照此留心办理，则首县监狱定无枉死之批差矣，可慰可感之至！该守仍须谆嘱印官，按月亲自散给，否则徒资中饱，日久弊生，于事仍无裨益。仰按察司核飭遵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飭司核明阜宁县监犯米三费小雨子 是否正盗一并提省质讯

为札飭事。案据该署司详解阜宁县盗犯徐三、费三伙劫事主陈澍家一案，又王九伙劫江荣廷京货店一案，业经本部院提讯，犯供翻异。徐三等供系捕快罗顺教令供认，王九供系刘得盛、米三诬攀，又称江荣廷被劫之事米三知情，米三已经阜宁县获案监禁，若提省对质，即可水落石出等语。即经分别签司委审，如必须米三等到案，亦即行提质明办理在案。兹据阜宁县造送监押人犯册内，内监项下，有米长太即米三一名，于同治五年二月间讯供收禁，声明据陈澍等公呈米三系属积匪，查陈澍即劫案事主，则徐三、王九等所供米三知情之语，不为无因。又外监项下有费小雨子一名，查徐三等原供有费小雨子同伙，是否即系其人？在各州县拿获匪徒，往往有坚不承认，欲办不能，又明知其必非善类，难以释放，姑禁押之以示惩戒者，因与定例不符，未敢据实声叙，本部院既欲其和盘托出，未便因钩考参差，遽加诘责，惟米三、费小雨子等如系正盗，倘因其狡供，置之不办，即无以服徐三、王九之心，自应一并提省质讯，以成信谳，合行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遵照，迅速分别札提具复。至县详原拿捕役系罗升，是否即系徐三等所供罗顺？并飭查复，均毋任延，切切。特札。

札臬司

臬司详桃源孙宝奎被劫获犯王尚扬等翻异前 供批府督审并将该县记过由

所议甚是，仰即如详严飭该府县遵照办理。该县才具平庸，而不肯以平庸自命，兼之遇

事取巧，谿狱尤为浮率，应记大过一次，由司通饬，并知照江藩司注册。如再不能振作，即行严揭请参。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金坛县稟抵任后察看地方情形先行稟报由

据稟已悉。该县兵燹之余，居民十不存一，官民事务当刻刻呼吸相通，视官事如家事，地方庶有起色。仰苏藩司谆饬该令，破除积习，以古循吏自待，勿以俗吏自待，则得之矣。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加标

该令前署各缺，亦无政声，此次务当振刷精神，竭力为吾民兴利除弊，若仍泄泄沓沓，则大失本部院暨藩司期望之深意矣。

札饬查明开征不贴简明告示各州县详记大过一次

为札饬事。照得州县为亲民之官，所谓亲者，一言一动皆可使百姓共见共闻，内外既不隔阂，膏泽方可宣布。苏省田地科则繁多，每至征收钱漕，丁书差保据为利藪，高抬银价、低作洋价者有之，以下则指为上则者有之，正供之外勒索串票脚费者有之，小民之脂膏有限，书差之欲壑无穷，每念及此，未尝不恻然痛心也。本部院在苏藩司任内，曾经通饬各州县，于丁漕开征时，将田地山荡分别上、中、下科则，注明应完银数若干，合钱若干，洋钱作钱若干，刊刻简明告示，遍贴郊衢，明白晓谕，使愚夫愚妇一目了然，以免书差高下其手。此法本为至美至善，并屡经各牧令将刊刻示式呈核在案。兹查本年上忙开征已久，仅据嘉定、武进呈送示式，登注亦未详晰，其余各州厅县均未呈送，访查亦无张贴告示之事，殊堪诧异。岂各州县怠玩成风，视上司札行竟同废纸耶！抑以书差浮收为分所当然，必将此示秘而不宣，方可任听若辈需索中饱耶！刊贴告示，所费无几，有益于民而无损于官，并非窒碍难行之事。本部院去年抄式札商，颖秃唇焦，至再至三，相去曾几何时，该州县已视功令如弁髦，奉书差若神明，积习深痼，一至如此！非严加针砭，不足生其警惕，合行札饬。札到，该司立即查明，将已开征各州县未将告示刊刻张贴者，详记大过一次。该府州有督饬之责，未能先期告诫，亦应由司申饬，一面将示式分送院司衙门查核，并饬各州厅县，嗣后开征钱漕，务当一体遵式，明晰出示，以杜需索。该牧令匡居坐诵，自命何等，何至一行作吏，遂尔与民生疾苦漠不相关！勉之勉之，毋谓吾言为迂阔而不近事情也。并即分别录报咨行，切切。此札。

札苏藩司

加函

查苏省钱粮科则繁多，书差视为金科玉律，往往秘而不宣，愚民亦遂忍气吞声，任其勒索，务盈欲壑而后已。今若将百姓应完丁漕银数，定为折钱若干，多贴简明告示，使愚民一望而知，所谓微者彰之使著，秘者揭之使宣，书差又何从施其鬼域之技哉！各州县匿示不贴，固

属误于因循，亦难保无从中分肥之念，不然此等易知易能之事，又何所惮而不为耶？务祈大声疾呼，庶能发聋振聩。此间兵燹之余，民气被[茧](繭)久矣，我辈若不于催科抚字中为之刮垢爬痒，民困何由苏息！一灯相对，不觉言之絮絮，幸同志谅其苦心。抑须择尤撤参一二人，庶不致密云不雨否？乞明早惠临一商。

批常镇道会稟普生庄船救生六濠 口局一体给奖并田租情形由

据稟已悉。黄天荡至焦山一百余里，水势最为急溜，过往客船，时有失事，殊可怜悯。仰再会同设法推广，派委实心员董，认真经理，多筹一文费，多用一番心，即多救一人命，愿与同志者勉之。仍饬丹阳县设法将庄田清出，召佃垦种征租，毋任中饱。再前署常镇道赵守，曾在焦山设有救生局，近年如何办理，并即由道查明具复。缴。

饬议挑除瓦砾章程

为札饬查复事。照得苏城兵燹以后，公私庐舍，半成焦土，克复数年，虽渐次盖造，仍未能遽返旧观，每见通衢僻巷，瓦砾垒垒，推原其故，皆由各业户因自己屋基已为邻右先修之瓦砾所堆积，虽欲尽力搬弃，一苦于工费繁重，一苦于无地可移，岁月既深，堆累更厚，以致有力者乐土是迁，莫恋颓垣废井，无力者望洋兴叹，长嗟断梗飘萍，人烟愈觉寥落，则生意愈难兴旺，十年生聚之谓何？本部院查得城内无主基地甚多，尽可为容纳并积之所。现拟由官雇集人夫，将各处瓦砾分别并积，腾出有主空地，百姓即易于营造，无须过费周张，其并积瓦砾之所，不妨继长增高，堆成冈阜，环植竹树，数年之后，即可蔚然成林，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预筹闲款以便鸠工，一面分饬府县，会同绅董妥议章程，分段办理，庶几间山林于城市，吏隐皆宜，化腐臭为神奇，招徕有自。附缀条款，并希熟筹，切切。特札。

一、从前善后局清理房屋基地，各业户给照为凭，如至今未遽领照，即系无主荒地。该县即传齐地保，将某图地方确系无主荒地几处，逐一报出，以为堆积瓦砾之所。大约一里之内，须得一二处，俾就近搬移，方免费力。其旧堆冈阜，亦可附丽增益，以免占地。

一、挑挖工费，必须先行分段确估，某坊共分几段，某段应挑几处，绘图贴说，酌定工价，每夫日挑若干担，给钱若干文，将城内各图，统计需费若干，确实估计，开折呈送筹办。

一、所挑整砖，有无工程堪以合用？至现报堪以堆积之所，日后如有主承认，应否给还地价，抑以附近无主之地换给，一并查明稟复。

一、堆积之处，亦须因其形势，或孤峰独峙，或大山小山蜿蜒俯仰，不可随意堆填。如有残冈断堑，山顶蒙以浅土，便可栽桑种树，以备缓急之需。昔石曼卿以泥包裹桃核，抛掷崇崖，数年之后，满山锦绣，似可仿佛此意。

札苏藩司

批泰州详张陈氏被王二小逼诈气忿 服毒身死获犯验讯由

察阅详内情节，张陈氏之死，张臣山并不知情，尸媳张徐氏因王二小索钱之时，张臣山坐视不问，是以归怨及之。该署州不即开导究结，辄悬案以待，为通同串诈地步，办事如此，居心如此，无怪该州自尽命案之多也。仰新任即提王二小，照不应重律，杖八十，酌加枷号一个月，先行折责发落，俟秋凉补枷。仍断令张臣山出钱十六千文，给与张徐氏作为埋葬伊姑之费，以惩当日坐视之失，而昭同宗周恤之情，免其到案。即给谕张徐氏，令其自向张臣山领取，不准恃妇泼闹，亦不准多索一文。所有先后出过差票，全行吊销，勿留一纸在外，作书役讹钱之券。仍将遵办缘由，录批通报查考。缴。

批沭阳县稟民情强诈办公棘手情形由

据稟沭邑情形，无浮光掠影语，非平日讲求整顿者不能如此透切，殊属可嘉，惟望行之以渐，持之以恒，吏治民风，自有起色。该令果能矢以实心，本部院亦不求其速效也，勉之望之。所有命盗未结各案，务须赶紧审解，勿因惜费畏难。倘有原审未确者，不妨核实更正。案虽咨部，狱贵得情，本部院入告时，当独任其咎，断不分罪于该令之前后任也。若禁押人犯中，有欲办不能，欲释不可之匪类，可仿照成例，将罪在满徒以下者，酌量改拟锁系石墩、铁杆，以济法令之穷。此事本部院不日另有通行，仰即遵照。缴。

加函

细查贵前任详办各案，不无锻炼周纳之处，是以恳求悉心再审。我辈既为民牧，当以人命为重，不当以处分为重，况处分敝处当独自任之乎！务祈事可问心，断不稍有掣肘。切切，此嘱。

会衔严禁各属自尽人命亲属藉尸图诈告示

为严禁自尽图赖以重人命事。照得自尽人命，律无抵法，而小民愚戆，每因细故，动辄轻生，其亲属听人主唆，无不砌词混控，牵涉多人，意在求财，兼图泄忿，经年累月，蔓引株连，被告深受其害。夫父子、兄弟、夫妇，皆人道之大经，及死而因以为利，是虽膺然人面，实则禽兽不如，尤人心风俗之忧也。本部^堂现已通饬各属，随事整顿，力挽颓波，凡自尽命案，均限一个月审结。倘有忿令自尽诬告诈赖等情，即严究主使棍徒，一并从重治罪。此后尔等即或自拼一死，总不能贻害别人，其亲属虽欲逞刁，一经审出实情，不过自取罪戾，亦无人肯与贿和，是不但死者枉送性命，不值一钱，即生者因此又犯刑章，更属无益有损。本欲害人，适以自害，徒为仇人所快，复何利之可图，何忿之能泄哉！合行割切示禁。为此示，仰阖属军民、耆老、妇女等知悉，尔等须知身命为重，既死不可复生，公论难诬，千虚难逃一实，讼师罗织伎俩，今

日不复能行，嗣后务各自爱其身，毋得逞忿轻生，希图诈害，其亲属亦不许听唆诬告，枉费誇張。所有律例罪名，逐条开示于后：

一、子孙将祖父母、父母身尸图赖人者，杖一百，徒三年；期亲尊长杖八十，徒二年。妻将夫尸图赖人者，罪同功缙，递减一等，告官者以诬告反坐，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因而诈取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抢去财物者准抢夺论。

一、词状止许实告、实证，若陆续投词牵连妇女及原状内无名之人，一概不准，仍从重治罪。

一、赴各衙门告言人罪，一经批准，即令原告投审，若无故两月不到案，即将被告证佐俱行释放，所告之事不与审理，专拿原告治以诬告之罪。

一、控告人命，如有诬告情弊，照律治罪，不得听其拦息。或有误听人言、情急妄告，于未经验尸之先，尽吐实情，自愿认罪，递词求息者，果无贿和等情，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如有主唆，仍将教唆之人照律治罪。

以上均系律例明文，何等严切，本部^堂力除积弊，务挽浇风，惟有执法从事。尔等各宜猛省，慎勿自贻伊戚，徒悔噬脐，懍遵。特示。

批睢宁县详窃犯靳开永即靳继先病故验讯由

此案悬宕五年，靳开永之为莠为良，至死迄无定论，吏治闾茸泄沓，一至于此，深堪太息。仰按察司飭提现犯刘文卓等，再行虚衷研讯，如果犯供不承，又无为匪确据，即行省释。限文到十日内详复察夺，如再延玩，定干撤参。

加函

细阅刘文卓等初供，上盗情形，参差不一，恐非真盗。闻徐属捕役最惯诬良为盗，屈打成招，此案于该令毫无处分，幸转嘱平心静气以求之，当可水落石出也。

批试用知县稟积案内盗案情形请飭复审由

本部院于各属稟请就地正法之盗犯，必交该管道府就近复审，遇有平反省释或改拟枷、杖、徒、流者，无不核准，从未追咎原问官之失入，即该臬司遇有情节疑似之盗，亦往往改拟从轻，准原问官随同审正，盖以人命为重，倘原问官得有处分，此后复审者或不无瞻顾迁就之处，故特权其轻重，以期狱无枉滥，刑协于平，但此意未经明白宣示耳。该令所稟，实事求是，平正通达，与本部院及该司历办各案，意见相同。仰按察司移行道府州县，查照办理。嗣后州县承审盗案，尤当悉心推鞠，毋枉毋纵，是为切要。粗率不得为明决，纵弛不得为宽仁，要其质诸鬼神而无疑，斯不愧为民之父母矣。此缴。

卷四一 抚吴公牒六

督院咨各业商民求请减免厘捐咨行飭议由

为咨复事。同治七年闰四月二十四日准贵爵阁部堂咨，据各业商民禀求减免厘捐，抄录禀批，咨商酌核见复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苏省厘捐繁重，商民穷困日甚，只因前敌军饷支绌，不能遽议裁减。去冬东捻荡平，曾经函商贵爵阁部堂，将苏省厘捐分别减并，旋以西捻窜扰直隶，因而中止。昨本部院在沪时，众商等亦曾禀求，现蒙贵爵阁部堂酌减沪捐，议行之后，苏省自必相率吁求，亦应照办，庶免向隅。惟如何议减，及应否以三个月为期之处，必须从长计议，方有把握。倘或捻势能即日荡平，则似亦不必候至三个月也。仍祈贵爵阁部堂酌核施行。

咨复督院

泰州详军犯王大盈小前经请减未奉部示请咨催由

查军犯王大盈小，恭逢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大赦，部议不准减免，嗣据该州于同治元年九月初一日钦奉恩诏案内拟请减徒，经李升院驳飭，批司核明飭遵在案。该犯历逢咸丰十年正月初一日、十一年正月十三日恩旨，及是年十月初九日恩赦，均奉部议不准减免，自应先行解配，毋庸再事羁留。现在陕西道路时而疏通，时而梗塞，应飭验貌造册，由司照章详请改发，给咨起解，仰按察司即飭遵照办理。所有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并九月初一日两次恭逢恩旨应行查办人犯，并即由司核明情罪，分别准减、不准减，赶紧确核，汇册详办，俾准减各犯，早沐皇仁，幸勿仍前冰搁，贻诮屯膏，是所望切。此缴。

批碭山县民人陈万里呈控被匪抢劫 请飭提各寨长押交由

匪徒持械抢夺，拒杀事主，二死三伤，当场获犯两名，该县不即确讯、追踪拿办，致日久犯供游移，案情夹杂，又不照例通详，均属玩视民瘼。本年三月二十日呈批，无可自解，乃归咎

于事主当日之招摇，尤不成语！徐州吏治委靡至此，深堪愤恨。至该事主控道初呈，谓非孙广基带练救护，则人财所伤愈多，自系公论，因续获王柱供有孙广基令孙思纯勾约等语，现呈遂将孙广基一并牵控，殊不思孙广基果有勾匪抢劫情事，岂肯带人往救？即使带人往救，亦不过掩人耳目，必不肯帮同获犯送官，自取败露！所获之赵凶文等，到案之初，亦岂肯代为隐瞒，不将孙广基供出？此理之最易明者。若王柱供词，或系挟嫌混攀，或由旁人串诱，皆未可定，该事主不当遽信为实，堕入术中，受人愚弄也。仰徐海道亲提周传诚、王逢吉等，责令将各犯交案，提同赵凶文等，研讯确情，追赃拟办。仍飭县将勘验情形，即行详报，一面改承比差勒拿各犯，务获解究，毋再玩纵，致干撤参。抄案存院备查。缴。

加函

事主二命三伤，情形不可谓不惨，若听凶犯逍遥事外，尚复成何世界乎！务求转致该令，重赏购缉，并改装易服，亲到该乡前后左右，虚衷查访。此案一日不破，则死者之冤一日不伸；死者之冤一日不伸，则鄙人之寝食一日不能安贴，该县令之功名一日不能保全也，乞切实转致为禱。

再，江北州县本多瘠苦，兼之差使络绎，一身皮骨仅存，欲其认真办事，似亦势有所难。兹仍有要事奉商者三：一、兵差过境，所用舟车为费不貲，若由州县供张，势不能不移挪正款。此后似宜改由厘局派员供应，作正报销，此一事也。一、捐摊最为州县之累，以毫不相干之事，而令李代桃僵，牧令岂能自其家市田宅以纾官累哉？不过陈陈相因，拖至以不了了之日为止。此事似宜详核，共有若干，全为奏免。既欲牧令为循良，又欲牧令作债帅，于心安乎？此一事也。一、江北兵差挪垫之案，无县无之，挪垫一日不了，则交代一日不能结，交代一日不能结，则丁漕一日不能清，势本相因，理实一贯，此一事也。鄙意州县总当使之稍能自存，方可放手做事。今江北牧令，贫至不能自养、自教，而欲责其养人、教人，能乎不能？敝处昨已以此三事商之爵相，尚无回信。但江北州县之穷，鄙人仅得之于所闻，公则得之于所见，务祈将前事切实具详上陈，弟再据详咨商。盖豁免捐摊、挪垫，此系特恩旷典，非藉爵相重望会疏，大部必驳。爵相自幼扬历清华，未必深悉州县之苦，故有望于执事倾仓倒廩而出之也。

批臬司详泰州曹毓琦挟嫌诬告差役匡洪藉差 吓逼致被告曹毓芝自刎身死审拟由

查例载捏造奸赃款迹、挟仇污蔑，以致被诬之人忿激自尽者，照诬告致死例，拟绞监候；又将暧昧不明奸赃事情污人名节，报复私仇者，发附近充军各等语。此案曹毓琦向曹毓芝借银三百两，并未起息，曹毓芝待之不为不厚，乃曹毓琦因其索欠，反德为仇，辄以曹毓芝与族侄媳李氏有私，污祖败俗，丑声四著等词，赴州呈控，致曹毓芝被州差匡洪吓逼，自刎身死。虽曹毓芝之死，非因被诬忿激所致，然曹毓琦偶挟微嫌，即以暧昧情词污人名节，其居心倾险，情理难容，自应按例拟军，以示惩创。今据照寻常诬告加等，拟杖八十，徒二年，与并未酿命者无所区别，殊觉情重法轻。差役匡洪，事不干己，苟非逼勒诈赃，何须代人吓制？据供并无诈赃情事，而所供吓逼情节，甚属支离，亦恐有不实不尽。至诬告之案，如所诬之罪应加枷号者，诬告之人毋庸加枷，例有专条。今来详将曹毓琦于所诬罪上加等，拟枷号五十五日，适

与定例相背，亦似未协，碍难遽转。仰再提犯研讯，实在有无吓诈逼勒重情，确核例案，另行妥议详咨。仍录报爵阁督部堂，并候批示。缴。

批阜宁县申送四月份监押人犯册由

前据臬司招解该县盗犯徐三等行劫陈澍等家一案，本部院提讯，据供有费小雨子同伙，及米三知情等语。兹查册造外监人犯，有费小雨子一名，是否即系其人？又内监人犯，有米长太即米三一名，并无获案日期，仅称据陈树等公呈系属积匪，陈树与事主陈澍，似即一人，或与徐三同时拿获，因讯无确供，剔出另办，亦未可定，业经行司飭将米三、费小雨子分起解省归案，审办在案。至押犯朱二，罪止拟杖，于三月内发回，何以尚未释放？据称具禀请示，究竟禀请何衙门核示，不得而知，应立即提案发落，不必再事羁留。此等拟杖人犯，无不应释放之理，即使误行释放，亦无因释一杖罪人犯获咎之理，有何不敢担当，而拘泥如此耶？又取保之周崇儒，既系讼棍，未便宽纵，应着保人交案，出示招告，另行确审详办，以期惩一儆百，切勿姑息养奸为要，仰即遵照。其米三、费小雨子二名，须分作两批先后起解，以杜狡串，切切，此批。册存。

批阜宁县稟清理积案并察查地方情形由

江北民情好讼，每每图准不图审，以冀拖累。该县旧案丛积如山，即应力加整顿，原被随时呈诉者，勒提编审；原告久未呈催者，照例注销，并即吊销差票，按月汇报。总期官民联为一气，书差、讼棍无所施其伎俩，是为至要。该令向以经济自命，值此事权在握，务期勿负初心，勉之望之。缴。

加函致府

细阅该县来禀，似有条理，惟于清讼事宜，尚未留意。淮属好讼，尤好京控，往往小故齟齬，或亲戚有案，辄分送名柬于各富户，书其柬曰“北上辞行”，以示若不速图贿免，则京控必株连及之，近而邻佑，远而隔县，无不波及。此风殊可痛恨！务望转嘱认真整顿，严严惩创一二为首之人，则若辈自无所施其伎俩矣。闻该县大街正兴字号，外系面馆，内有密室二所，一为蠹差聚处，一为讼棍聚处。该令倘能出其不意，亲至该处密拿，并将讼棍笔据起出，分别严办，或可稍为敛迹。天下讼棍，未有不与书差串通一气者。乞将此言遍告所属留意，良懦当戴德无尽矣。

批准安府详阜宁孙卜本被押自缢案内 钟树田已获请将吴令顶戴给还

前据上海县会禀，将钟树田拿获解府审办，即经批飭，讯明主守人等，果无贿纵情弊，该

代理经历吴炳勋前摘顶戴准予开复。嗣据该府申报，又经札饬审详，各在案。该府置命案不问，特为吴炳勋顶戴之故，一禀不足，再加详请，若视民事能如此关切，则王士灼之案，审结多时，王王氏不致死于非命，所保全者，岂止一顶戴而已耶！吴炳勋顶戴，亟应再予开复，使该府心安志定，以便速提钟树田，认真审办。仰按察司会同江藩司转饬遵照。若既欲保全吴炳勋之顶戴，又欲开脱钟树田之罪名，则二事不可同年而语，须知吴炳勋功过足以相抵，无该府此详，其顶戴亦已开复，非钟树田罪名比也。此缴。

札委密查江宁府属月报事件

为密札饬查事。照得州县审理词讼，例应按月造册，申送该府、道、司、抚、督查考。本部院上年在苏藩司任内，业饬苏属按月将已未结词讼监押人犯，并朱标、排单、函札已未办复，分别造报。宁属各处本无，通饬从四月份起，一律照办在案。兹据陆续送到四月份各册，现值造办之初，恐未能核实开报，该员现在某某县查办抵征，堪以就近逐一密查，合将原册札发。札到，该员即便遵照，将发去各册逐项严密确查是否相符，监押人犯名数与造册有无多少，确实访明，据实开折禀复。此系特委密查之件，毋稍徇隐率忽，别经查出，代人受过，切切。特札。

计发原文几件、册几本，仍缴。

札江宁、六合、句容、高淳、上元、江浦、溧水等县清丈委员

批沭阳县申送上控自理词讼及禁押人犯册由

该县词讼，一月之中仅讯结七起，宜乎愈积愈多。至未结项下，历年旧案累累，甚有咸丰年间具控之案，其中岂无情愿息销之人？必系讼棍、书差从中把持，或遇新官到任，或隔数月之久，耸令呈催一次，使官司一日不了，若辈生意一日不绝。地方官能觑破此中关键，勤于审断，不使案件积压，则若辈当无所施其伎俩矣。仰即将未结各案查明，如有两月不催，即照原告两月不到例，饬承注销，并吊销前票，倘再来县具呈，另作新案办理，并于收呈时间其从前因何久未呈催，如系被人播弄，即令具结请销，一面查提播弄之人，从严究办。至监犯册内张小年一名，尚系咸丰十一年正月拿获，声明俟比拿王步金获案核办，现已八年之久，何以延不拿办，究竟何时可获？又田蓝山、徐万得、舒小六、刘汶长四名，业经本部院换给咨牌饬发，应即赶紧提犯起解，于下月册内开除。又监押各册，每犯一名应列一行，分注案由，不得一直写下，复又按犯登注，未免重复。至押犯册内，均称交差押候讯办，何以并不赶讯断结？徒滋差役索扰。再，管押各犯，何年月日准何处送案，何年月日据差提到，亦应分别注明附送。朱标、排单已未办复文册，空出某件申复日月，经书率忽之至，嗣后务须细心核对，毋错毋漏，如再错误，定提该经承至省惩究，该县并干记过。此批。册存。

加函抄申致道

记得前阅漕师咨文，有梟匪王补金一名，于同治六年正法。想王补金即王步金之讹，亦

未可定。祈将抄件细核,倘若署中无案,即求切致该令,确查全案,如果业经正法,则王步金到案无日,即张小年亦出监无日也。并嘱明查暗访。倘张小年平时果是匪党,则当长系狱中,不使出为民害,若系安分良民,自宜取保早释,免致殍毙无辜。务望切实转致,千祷万祷。

金坛县详溧邑民人江万林因案押解 在船失足落河身死验讯由

仰按察司即飭溧阳县传属领理。至此案甘泉县已讯明江万林、江祥林不知拐卖情由,又复远道提解,办理殊属未协,应将率行关提之甘泉县记过一次,移会江藩司注册,一面由司通飭各属,嗣后凡讯系无干之人,或并非案内紧要人证,不必隔属提人,致滋扰累。缴。

卷四二 抚吴公牒七

通飭吊销差票并原差姓名汇册送核

为通飭遵办事。照得各属词讼案件，如果案非重情，原告久未呈催，即照原告两月无故不投审例，将案注销，并将差票吊销，以及审结者亦一并当堂将差票吊销，当经通飭遵办在案。兹查各属月报，词讼开除册内，其吊销差票，未据注明日期并原差姓名，亦有并未登记吊销差票者，殊属含混，合再通飭。札至，该司、府、州、厅立即转飭遵照，嗣后凡词讼开除项下，务将某案旧票何日吊销，原差是何姓名，分条明晰登注，以凭查核。既结既销之案，书差仍有藉票需索者，一经告发，即刻立予严惩，庶良懦得少苏息也。仍将遵办缘由报明，切切。

札江藩司、苏藩司、臬司、江属府厅州县、苏属府厅州县

加标府州厅县札上

昨江北有具控差役藉旧票需索者，可见若辈鱼肉平民之技牢不可破，非同志诸君子留心整顿，则颓风何自挽乎？接札后，务将已结、已销之案，随时吊销差票，亲自稽核，不准片纸只字存留书差之手，仍于月报册内，分条明晰登注，切祷切慰。

加函

今再为诸公质言之，诸公当穷秀才时，必有向人借钱之时，借钱势必立券，若钱既还清而券不取回，将来债主仍必执券取钱，岂不永远受累？稍有知识者断不出此。差役之票，即讹钱之券也，案既销而票不销，是百姓永无安枕之日矣。诸公若一设身处地，自不以吊销差票一事为无关百姓痛痒。

札飭华亭征收钱粮告示含混

为札飭事。据华亭县呈送征收同治七年上忙钱粮斗则、银合钱数示式，并细图清折前来，本院查阅所送告示，内开洋价长落不定，遵照柜所牌示等情，声叙殊属含混。复查嘉定县前送示式，有洋价随时核定之语，亦欠明晰。自应仿照武阳办法，一律按照市价兑收，以昭公允，合行札飭。飭到，该司立即遵照转飭府、州确核飭遵，毋任柜书作伪舞弊。至市廛每日兑换银价，向据各属于旬报雨水粮价折内填报，其长、元、吴三县则将银洋价值专折一并开报，应由司通飭各属，将市肆银洋价值，并于旬报折内一并填明，毋许虚捏，俾各衙门一览即知，

以便稽察，而杜弊混。仍飭将遵办缘由具复，切速切速。

札苏藩司

加函

高抬洋价，徒供账房、官亲、粮厂、丁役辈中饱耳，于本官无丝毫利益也，而闻阖由此而生谤言，征收由此而不踊跃，上司由此而起嫌疑，是所益于若辈者甚小，所损于牧令者甚大。祈再与牧民诸君痛切言之，毋任听官亲、丁役之蛊惑，致所得小而所失大也。

批盐城县稟监犯朱宝菖讯无画一供词请示遵办由

此案犯供，屡审不符，各有疑窦，惟最后该令所取供词尤为荒谬。试问商船在洋遭风，若非沉覆，船内之人从何淹毙？如果马国兴船只在定海洋面遭风，溺毙十二人之多，其船非覆即沉，纵幸而不覆不沉，亦必渗漏，不堪行驶，在船货物皆当飘荡无存。今遭风后，犹能将船货驾出大洋，由海入江，至各处变卖，是此船并未沉覆，且未渗漏可知。所驾之船既未沉覆，又未渗漏，船内货物并无损失，独在船之船主、眷属淹死至十二人之多，有是理乎！谓非图财害命之确凭乎！该犯朱宝菖为本船水手，马国兴衣服又穿在该犯身上，马国兴等之死，该犯岂能诱为不知！即据历讯供情而论，该犯目睹船主兄弟、妻子死于非命，不即往报其家，乃商同郭恒汰等，将船只货物陆续卖钱，瓜分入己，其幸灾乐祸如此，其忍心害理如此，谓非同谋加功，其谁信之。该县于此等破绽，不能当堂驳诘，从此追求，而录取离奇恻怛之供，作无可奈何之状，稟请代为核夺，其用意与桃源令相同，要之只图置身事外而已，殊属取巧。仰按察司速行淮安府，飭令押带人犯至郡，由府督审确切供情，通详察核，如应监候待质，亦即按拟详咨。一面勒拿郭恒汰等，务获究报，毋再颠预延宕。缴。供折存。

淮安府加函

大凡行海章程，如遇狂风恶浪，必先将船内货物丢弃水中，然后船轻，可免于险。今阅原供，如腌腿、牛油、放在舱面粗重之物，尚且丝毫不致损失，何至人口淹毙至十二名之多？其可疑者一也。十二名之中，皆属船主马国兴家属大小男妇亲戚，何以船主之家属亲戚全皆溺死，而水手六人无一溺者？其可疑者二也。船不破漏，则人必不致溺死，然海船稍有破漏，即咫尺不能行驶，据供马国兴等在定海溺毙后，该船并未修理，仍由大洋驶入长江，此事理之所万万不可信者。其可疑者三也。船主马国兴暨其妻子全家被难，朱宝菖系该船水手，已至泰兴，距盐城不过一百余里，何以不往盐城向船主之父母报知，竟将船内货物任意变卖，直至年余之久，为船主家属遇见，然后将船主溺死情节说明，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可疑者四也。以情理论之，马国兴眷属必系被水手朱宝菖等于醉中、睡中次第谋害，且必谋害于驶入长江之后，断非谋害于尚在海洋之时，何则？供词中载有马国兴连年出海，朱宝菖等六人则皆系新募水手，必不熟习海洋沙线，故断不敢于未入长江之前将熟悉沙线之人谋害也。又供船已卖往湖南贩盐，此言尤不可信。凡下江之船，不宜于上江，行江之船，尤不宜于行海，计此船许久失修，不能远行，必仍在通、泰一带港口湾泊，若潜往物色掩捕，水手、伙夫中必仍有与闻此事之人，不难旁敲侧击而知也。至郭恒汰等到案后，必须隔别研讯口供，一有参差，即可乘间而入，断不可任其住在一处，一有串供，则便难水落石出矣。

札提月报辛饭

为饬提事。照得苏省用兵日久，吏治因循，现经本部院实力整顿，随时随事，通饬各属遵照办理，并饬各府州县于闰四月起，将上控、自理词讼监押人犯，及奉到公文，按月造册报核，政务较平时骤增数倍，各房均须添雇清书，帮同赶办，辛工纸墨，所费不貲。现当弊绝风清之际，年例额解辛工纸张各款，本属无多，既欲责令各书洗手奉公，自应量加体恤。查本部院前在苏藩司任内，此项承办通行核册纸饭经费，曾经禀明两院，于司库闲款内按月动给，每月六七千至八九千不等，以不过百千为度。今院书经办大江南北全省通行事件，汇核六十五州县月报各册，视苏藩司书吏事务倍增，纸张饭食费亦较巨，应循案于苏藩库闲款项下，每月酌拨银一百两，自闰四月份为始，按月解院，酌核分给，以资津贴。经此次津贴之后，如该书仍有暗中需索，及延搁等弊，不惟将此项津贴截去，且当将该书加等严办，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遵照，按月如数拨解来辕，以凭核给办公，毋违。

札苏藩司

批徐州府申送铜山县项秀文服毒身死案详稿由

据送详册存查，仰即如详销案。至命盗案件，例应通详，此案该前府因曾经臬司批驳，请免通详，前漕院即批准免其通详，公事私办，不可为训，并即知照。此批。缴。

批准安府详阜宁孙卜本被钟树田 私押自缢身死获犯讯供由

孙卜本如果仅被看管，并无诈赃情事，何致遽尔轻生？若一经看管，即致轻生，各州县押犯，不将尽皆缢死乎？所讯恐有不实不尽。仰按察司饬再提集研审如何擅受自押，致令孙卜本自缢身死，是否诈赃逼命？务得确情，按拟招解，毋稍瞻徇。仍候^臬部堂批示。缴。

加函

钟树田如非诈赃逼命，何必弃官而逃？其中必有不可问心之处。孙卜本一命由此而死，试问是谁之过？比来汛弁擅受私押之案，层见叠出，不可不择尤惩创，俾闻阎稍获苏息也。前此阁下函称严办官役则百姓刁风必致日长，此语不为无见，但官役所扰累者，皆良懦百姓，焉有刁狡百姓官役敢扰之、累之哉？即使将来真长刁风，到其时再分别严办，亦不为迟。我辈丢下纱帽，便是百姓，切勿谓官吏全是，百姓全非也。特附数语，与贤太守熟商，幸勿预存成见，何如？再，敝处前饬将押犯姓名书牌悬挂头门，未知各县有无遵照，姓名是否相符，有无遗漏。除派人密访外，仍祈吾兄就近确查，据实示知。缘私押一事，最为闻阎之累，若皆彰之使著，牧令又何敢公然以百姓为鱼肉哉！新阜宁令，能否比前任差强？清河无内心，桃源取巧，皆由我辈不能化导，深以为愧。未知江北百姓，此生有出水火之一日否，念之黯然。顷

据路丞报，南运河水势骤涨，未知此数日又复何如，望时时飞示。

咨请学院检卷派书承办闈务

为咨请事。窃照本部院衙门从前文闈旧案陷毁无存，承办闈务各书亦均被难物故。前届同治三年甲子科文闈乡试，经李爵部院赴宁监临，因当省城克复未久，场期较迫，诸同草创，遇事通融办理。今届同治九年庚午正科，并补带壬戌恩科江南文闈乡试，轮届下江值科，应由本部院入闈监临，所有一切闈务，应照向例详慎妥办，惟案卷未能全备，书吏又不熟谙，恐有遗漏错误。抡才大典，关系匪细。查上届同治六年丁卯科，前学院鲍恭代上江承办监临，曾向本部院衙门检案参酌查办，诸凡从容就绪，办过各案自较甲子科周备妥洽，应请检齐全卷，并选派熟悉书吏二人，来辕办理闈务，以资熟手，相应咨请。为此合咨贵部院，请烦查照，希即飭承检齐丁卯科文闈全卷，并选派熟悉闈务书吏二人，携带案卷，给文来辕承值办理，望切施行。

咨学院

山阳县稟遵飭查禁淫书并呈示稿及收买书目由

据稟已悉。该县查禁淫词小说，并不假手书差，遂得收缴应禁各书五十余部，及唱本二百余本，办理尚属认真，应即记功一次，以示奖励。仰江藩司注册飭遵，并飭将收缴各书，即行亲督销毁，仍随时严行查禁，务当收毁净尽为要。并候通飭各府州厅一体遵照。缴。折存。

加函

淫书小说，最为蛊惑人心。童年天真未漓，偶得《水浒》、《西厢》等书，遂致纵情放胆，因而丧身亡家者多矣。前此分檄各属严禁，初时江北应者寥寥，旋据江、甘二令搜索五百余部，上元等县续报搜索八百余部，并板片等件，今山阳又复继之。苏常各属，报缴尤多，或数千、数百部不等，板片则令解至省城书局验明焚毁。倘能再接再厉，得一扫而空之，亦世道人心之一转机也。已将焚缴尤多者记大功，余则记功。仍祈尊处通飭所属，认真搜查，勿留遗种，庶通力合作，收效较贻也。

江都县稟访获地恶杨五瞎虎等分别讯办由

稂莠不除则嘉禾不植，地方棍徒必应随时访拿究办，以示惩创而儆强横。据稟，办理认真，殊堪嘉尚。仰按察司飭提杨永盛即杨五瞎虎、稽标即稽长林到案，究明实在劣迹，一面出示招告，集讯确情，按拟详办。缴。

加函

访闻江、甘境内棍徒，尚有汤大乱子即汤天福、葛长松、赵六、花林、杨石秋诸人，而杨石

秋尤为刁狡，在詹启纶营中为之主谋，占屋占田，已保花翎县丞。此外女棍陈大脚，无恶不作，人所共知。又探花巷长源店主刘三娘，掠卖人口，其家内现尚豢养妇女多人。又东关德昌店主名大脚蓝子，三义阁巷豫隆昌店主名杨小瞎子，皆著名之软下处，引诱良家闺阃，藏垢纳污，均宜分别严加惩戒驱逐，庶足以挽回风气。务祈密函切嘱江、甘二令，不动声色，严密查办，以免兔脱。仍求勿用公文，庶免辗转多手，走漏风声也。

崇明县详文生黄泮将张丙荣私刑拷掠革审一案讯明请开复由

查黄泮先后控告张圣详、朱松泉抢夺各情，均系捏饰，其平日恃符健讼，既可概见，本应照例加等反坐，拟以杖流，姑念到案供明，从宽免其治罪，所革衣顶不准开复，仍准其原名另应童试，予以自新。责成该县留心访查，倘再不知自爱，仍以刀笔为事，即以讼棍严拿重办，毋稍姑息。余如所议完结，仰即遵照。仍录批通报查考，并候^爵阁^督部^堂院^学批示。缴。

咨商照案划扣木铁等价

为咨商事。据松沪捐厘局司道禀称，洋炮局购买木铁等价，由局拨给，是否于粮台正饷内划扣，请示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此次木铁等价，姑准照案划扣具报。以后洋炮局采买各件，当就近禀请贵爵阁部堂核示拨款，以免转折。除批飭移知洋炮局、粮台一体知照外，相应咨商。为此合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照施行。

咨督院

卷四三 抚吴公牒八

通飭禁革各属招解人犯承差陋规案

为通飭事。照得本部院访闻江苏各属招解命盗杂案，院、司、道、府及本管直隶州承差规费，每案多至四五十金，解役犯人盘缠饭食尚不在内。当此清厘积牍之际，一案需五十金，十案即需五百金，若悉由州县捐贴，已属赔累难支。且恐此项或有向归原差承应者，若辈无资可赔，势必取办于案中之被、证，于是命案则串唆罗织，盗案则教供诬攀，本官知解费无出，不得不稍稍听其所为，流毒闾阎，关系尤巨。昨闻本辖茶号房得受太仓、新阳、娄县三处端节犒赏，及本辖门皂得受秋审值堂陋规，业经提责斥革枷示，一面札行^{苏州}该府查办在案。所有前项各衙门招解规费，亟应通行禁革，以肃纪纲，合行札飭。札到，该司道府州立即遵照，嗣后各属招解人犯，所有一切陋规永远全行裁革，并通飭所属不准再行付给。倘敢阳奉阴违，私相授受，一经察出，与受同科。其解犯盘费口粮，统由州县官捐给，不得责成原差承办，致滋弊端。仍将遵办缘由报查，切切。

札三司、五道、八府、三直州

苏司加函

昨日面询江都县解役，知刘吴氏一案，司中三次驳回，该县三次解省，每解一次，承行原差赔贴规费盘川饭食钱至六十余千之多。询其钱从何出，答曰：“凡案内之有名，及有名者之亲戚、兄弟，皆须贴费，名曰帮公事。”询以控案有名之兄弟、亲戚能甘心出钱乎，抑逼勒而后出之也？答曰：“靠此五尺蛇耳，蛇到颈则钱出矣。”询何所谓蛇？微笑答曰：“锁链也。”由此言之，则院司屡次提案、驳案，亦可令百姓破家，岂但如谚所称破家州县哉！思之悚然。欲正本清源，则首在禁革招解陋规，其必不可省之饭食盘川，则由起解之州县捐贴，而尤要则在为之速结、速办，庶乎案内少瘐毙之人，案外无株连之累也。

签商萧县民徐大坤救亲情切砍伤孟广太，辜限内身死一案

签按察司知悉：据该署司招解萧县民徐大坤救亲情切、砍伤孟广太，辜限内身死一案人、文到院，经本部院提犯审供相符，点批发回在案。查向办救亲情切之案，必犯亲已受重伤倒

地,死者仍将其揪按殴打,死生在呼吸之间,实系情危势急者,方得援例声请减流。若本犯虽有救护之情,而其亲并无危急之势,则仍按本律拟绞,历有成案可查。此案徐大坤之父徐茂得,被孟广太戮伤手腕逃跑,孟广太持枪追赶,正将近身,该犯见而救护,用力砍伤孟广太右后肋,越十二日身死。其时孟广太虽持枪而赶,徐茂得尚有路可跑,追者固将近身,逃者仍可走避,该犯徐大坤纵有救护之意,而其父徐茂得实非危急之时,若概得援请减流,则此后父子共殴之案,皆可自附于救亲情切之条,似不足以昭平允。案关罪名出入,一经奉部改正,即干吏议,不得不相与推敲,合行签商。签到,该司即便遵照,检查例案,虚衷参酌,妥协议拟详题,毋再率延,切切。此签仍缴。

签臬司

通饬佐贰不准擅受

为^札通饬事。案据高邮州申送四月份词讼清册自理项下,内开监生张时稟吴春煦在扬军厅捏告牵累一案,当查扬军厅并非理民同知,吴春煦如何在该衙门捏告张时,即经批饬扬州府移吊厅卷,发州提讯详办去后,兹据该府声称:查前据监生张时来府具控厅差索闹,当经饬州申请厅卷核明,如与张时无干,即行摘释,一面将控案讯断详复在案。兹奉前因,除移吊厅卷发州讯详外,申复鉴核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同通佐杂等官,例不准擅受词讼,近来江北各属往往有佐贰等官擅受民词,甚至有移交地方官办理者,今扬军厅并非理民同知,乃敢违例擅受,且敢纵差索闹,实属不合,应将该粮捕同知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除札^{臬司通饬遵照}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遵照,^{由司注册}由司注册,毋违。^{江藩司注册}江藩司注册,饬知通饬,毋违。

札江藩司、臬司

加函

自各省减成之例起,佐杂捐贖多者千余金,少者数百金。其家本非殷实,类皆东挪西贷,希冀得缺后,藉此官为摇钱树耳。故佐杂擅受,无不与讼棍、书差、土豪通同一气,方能择肥而噬。若非认真约束,诚恐予遗黎民无复有苏息之日也,务望严加惩创。所有谤书毁语,敝处当独自任之。

批山阳县稟复查明并无未结自尽命案由

藉尸图诈之案,为讼棍所教诱者十之三,官吏丁役所教诱者十之七,利鹬蚌之争,为择肥之噬,虽尸亲自愿收埋,且有嗾之使讼者矣。其次则世务人情不甚透彻,于当官之要从未讲求,相验时胸中茫无主宰,承审时又不能批郤导窾,以折无情之辞,使用权刁徒得肆诋张,良民深受其累,是虽未率兽食人,仍不啻教猱升木也。据稟在任三年,自尽命案从无上控之事,殊属可嘉。古称“灭门刺史、破家县令”,今之牧令无此事权,惟自尽人命与词讼案件宕延不结,犹足令人家破身亡,思之悚惕。本部院职司举措,与属吏言赏罚不言果报,然目前之赤

子，即膝下之儿孙，使当官有呼号冤惨之民，他日子孙必有凌夷衰微之祸，感召之理有固然者，可不儆惧乎？该令平日于此等事既能认真办理，而簿书犹有不中绳墨者，其益加策励，毋涉粗疏。本部院将于是征事而考言焉！非徒以目听也。缴。

批兴化县稟复嗣后遇报自尽命案遵饬认真整顿一案

江北藉尸图诈之风，兴化为甚，前令皆为刁徒所挟持。该县履任以来，认真整顿，狱讼衰息，本部院访查有素，知之颇详。如所稟飞传、指传，及望邻名目，视本部院通饬严禁之扭交、指交，尤为荒谬，应即遵批勒石永禁，拓取碑摹送查。江苏候补知县不下数百人，如该令者，遭际不为不幸，其益加策励，勉奏循良，毋自负其所已能，而勤求其所未至，虚和敬恕，惟日孜孜，则进境无穷，身名俱泰矣，勉之望之。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批新阳县详王应霖报无名男尸无凭相验由

尸身腐烂，其生前被殴或刃伤处皆贴骨不坏，虫不能食，《洗冤录》开载甚明。该县并不查照办理，验明有伤无伤，填格通报，辄以无凭相验一语，草率具详，此案遂成疑狱。试问相验不以《洗冤录》为凭，更以何者为凭乎？《洗冤录》明明载有验已烂尸之法，乃以为无凭相验乎？岂验尸时并《洗冤录》未经查阅乎？抑以含混为空灵乎？所办意在取巧，殊属错谬。仰按察司俯即遵照前指，查明该无名男尸有无伤痕，切实具复，以定参缉处分，一面示召尸属讯明具报，毋得颛预饰延。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批苏司会详苏省拟请开设文案总局由

开设文案总局，应即于此次考试文理上优、次优之员，由该司采选人品谨饬、才具开展者四五员，先行入局督率学习，余俟采访确实，随时添补，庶免经费虚糜。如在局半年而尚无长进者，即当撤去另补。其实缺留省察看人员，亦宜试以疑难差使，庶知其才具之长短，人品之优劣。余如详行。仰即遵照办理，并通饬各府州厅县，嗣后交册结，添造一份送局稽核。仍先将遴选入局员名报查，并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批江藩司详复宁属佐教留署毋庸仿照苏属章程办理由

佐杂期满留署，诚如该司所议，无非恋缺起见，实为探本之论。况佐杂人员，断无经手未完之事。以后无论府县如何稟留，该司总应照案驳斥，不准再有留署名目，庶免办法参差，致开方便之门。所有苏属亦应循办。除饬苏藩司一体遵照外，仰即遵照办理。

此缴。

批臬司详复扬属里下河州县拟设腰站一案并缴清折由

各县铺司，皆系有名无实，移铺司之费以归腰站，在该州县未必乐从，然实事求是，舍此亦别无办法。至来详所称另行筹动闲款一层，似难照行，缘一经动款，则必须报销，一经报销，则院、司、道、府层层驳诘，书吏之索费者纷至沓来，腰站变成具文，而费用牢不可破矣。此次办理腰站，只要排单能填到站时刻，公文不致搁延，司库并无闲款可拨，该地方官只可自行通融挹注，经费或多或少，毋庸报销，以省轲轳。仰即抄批，排催准、扬二府速办，定于六月初十后举行。仍行常州二府州知照。缴。折存。

札饬候补人员差委给发薪水不准向州县需索

为通饬事。照得候补人员在省听候差遣，遇有各属紧要事件，委令查催，或京控等案人证委令提解，理宜洁己奉公，方为不负委任。其间廉谨自好者固不乏人，而习气深重者亦复不少，一经出省，硕大无朋，藩臬所委者即俨然以藩臬自居，道府所委者即公然以道府自命，始之以恐吓，继之以诈欺，公事则颠倒自由，差费则锱铢必较。且其僭从别有师传，往往争一己之蝇头，视主人为鸡肋，稍不遂意，悻悻猜猜，恃彼护符，情同恶丐。甚则回省之后，播造谣言，冀图陷害。地方官既要破财，又要受气，是以委员日多，公事日积。嗣后如有应办事件，应提人证，责成府州厅县认真办理，勒限提解，倘敢因循忽误，小则详请记过摘顶，大则详请撤任查参，非必不得已，毋庸委员前往。其有必须委员者，在藩司则由司库筹动闲款，给发薪水；在臬司，则咨明藩司筹款，给发薪水；在道府、直隶州，则由道府、直隶州筹拨闲款，或酌捐廉银，给发薪水，不准奉委之人及随带家人向州县需索分文，庶几地方官可腾出一番酬应精神，办几件紧要公事。如再有需索情事，责成所在州县据实揭报，以凭参办。倘该州县徇情容隐，别经查出，与受同科，勿谓言之不预也。特札。

札江、苏藩臬三司、粮盐苏松常镇淮扬徐海七道
八府三直隶州并各厅州县

三司加函

州县不了之案，或经上司委员提省、提府，或经委员会审，则此案更不得了，何者？委员未到之前，原被告仅受本县门丁、差役之需索；委员既到之后，原被告又须兼受委员门丁、差役之需索矣。故为澄清吏治计，惟有将应办之事，责成州县自行清理，不能如期者，责成道府就近严催，严催之后事仍不办，只可以白简从事。若事事皆须委员查办，道府岂非赘疣？倘虑候补人多，有饥寒之患，似宜按月考课，询以吏事、民事，优者加奖，再发交臬局帮同审案，或派厘卡差使，其万难造就者，给发盘川，资遣回籍，另图别业。如此办理，须候补者无冗滞穷困之忧，现任者无应接不暇之苦矣。我辈当力持此议，吏治庶稍有起色乎！

禁妇女上茶馆

为札饬转行严禁事。照得贞淫为风化之首，男妇宜授受不亲，是以由左由右，道路亦申礼防；采唐采葑，风人特严诗刺。未有招摇过市，媠褻褻裳，男女同入茶馆，如其无耻者也。本部院访闻吴中陋习，通衢僻壤，茗肆分开，杂遝喧阗，士女混坐，入门者既非邮妇，在座者岂尽鲁男？即使瓜李无嫌，而履舄交错，亦复成何事体？伤风败俗，莫此为甚。惟是蚩氓无识，姑宽闺阁之地，而佣保揽财，宜严招诱之罚，合行札禁。为此，札饬该司转饬道府县认真严禁，嗣后凡省城内外，所有茶馆均不准招集妇女入内饮茶，有违禁者，即拿该茶保杖责，枷号两月，游街示众。仍出简明告示，择首领中之勤妥者数员，饬令持示分往茶馆张贴，藉可面为劝谕，并不得多带从人，致有骚扰，切切。特札。

札苏藩司、臬司

沭阳县详犯妇卢岳氏被匪掳去邻族人等讯供由

本部院前次通饬，如有人犯病故，尸亲远出无从查传者，即行详销，系指人犯实已病故，及例不拟抵之案而言，而例应拟罪之案，人犯在逃未获，皆得以存亡未卜率行详销，为之设法开脱，使死者含冤，要犯漏网，是不啻纵恶长奸，岂本部院息事安民之本意乎？此案卢岳氏故杀前妻幼子，情节惨忍，若不彻底究办，无以慰卢耿氏、卢小满母子于地下。卢岳氏经该前县误行保释，是否被掳，抑系脱逃，及掳后果否被擒匪杀害，均未可知，倘遽准注销，从此置之不问，适为逃犯开一幸免法门，碍难率准。仰按察司饬再随时查缉，若卢岳氏被掳逃回，即行提案确审详办，毋任贿纵。仍候^爵部堂批示。缴。

咨查子孙会名目

为咨会事。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准浙江抚院咨，访有匪徒敛钱聚众，名曰“子孙会”，起于诸暨，蔓延各县，并及苏松，咨会转饬密捕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会匪约有数等，有结会为匪者，有匪而不会者，有会而不匪者，情节不同，办理因之亦异。今浙江所访之子孙会，虽无不轨情形，但其结会之初，必有号召之名，与所以纠约之故，否则钱不可得而敛，众不可得而聚也，应先密查其纠结所由，与踪迹所在，然后分别拿办，庶无枉纵，合即密饬。札到，该府立即遵照，不动声色，确切密查此等子孙会苏松二属是否随在皆有，因何倡议结会，如何敛钱聚众，究竟意欲何为？苏属、松属，是否各有为首之人？所敛之钱，归何人收存？所聚之众，听何人指使？务得确情，切实禀复，以凭并札松江等府设法查办。总期实事求是，不得讳饰消弭，亦不可徒震会匪之名，过于张皇，一味混拿，致滋扰累，尤不得滥委好大喜功之员，激成事端，冀为他日保举地步，惟静惟慎为要。特札。

札苏州府

加函

会匪之祸，往往起于承平无事、文恬武嬉之时。今大难初平，勇营林立，而谓蚩蚩愚民敢为毫毛试火之计，断无此理。阁下更事已多，必不张皇，故敢以此相托。即使中有匪类，亦不过惩创一二为首之人，以镇静处之，自可令反侧子自安，万不可令好事者与闻，诚恐贪功激变，转难收拾。唐人诗“一将功成万骨枯”，此言虽大，可以喻小，乞密图之。他处并未行文，恐以讹传讹，转生枝节也。

苏司详摘去顶戴人员不得抗违戴顶由

府厅州县因事摘顶，原所以示儆惕，而冀其愧悔也。愧而能悔，悔而后能改。倘已摘而仍戴，愧且不能，尚望其能改乎？所有摘顶人员，遇有临民、祭祀、考试，若准其从权戴用，究属一事两歧，嗣后自应一律照摘，倘敢故违，即照违制律详参。仰即通饬遵照。

东台县禀查明未结自尽命案一起办理情形

查傅兆祺自缢身死一案，即使所控属实，吉祯多罪止拟杖，况尸亲傅泳堂控府之后，数月不到，应即照例注销，所控之事，不与审理，以符定例而儆刁风。仰即遵照办理，一面录批通报完案。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海州详捐摊各款年份案由清册请赐量予删减由

摊捐各款，最为州县之累，不独海州一处宜删减也。乃该牧只图为一己除害，而不闻其为民兴利，亦只见到一边。事关通省，仰江藩司通盘筹画，核议详复察夺。缴。

卷四四 抚吴公牒九

札苏藩司饬属设立社学

为通饬事。照得蒙养实圣功之始，化民以兴学为先。苏省为人文渊藪，兵燹以后，文教未兴，乡曲愚民尤难振起，往往以儇薄为智巧，以游荡为安闲，其中詎乏可造之才？徒以门第单寒，力难负笈，未闻师长之教，遂致业荒于嬉，揆厥由来，实堪悯惜。夫父兄莫不爱其子弟，即莫不冀以成立，顾不使稍明义理，而欲其勉为好人，是犹舍五谷而别求养生之方，弃权衡而欲协均平之则，其为扞格，不著可知。从前汤文正、陈文恭诸贤，曾于社学、义学各事宜谆谆致意，原以童时天真未离，先入为主，苟日见浇浮之习，虽美质亦为弃材，若日亲礼法之儒，即顽鲁可成善士，是社学之设，所以维风俗而育人材，实非浅鲜。本部院前饬苏州府妥议章程，先于省城内设立社学，仿朱子小学教法，设为规条，延请品学兼优之士，实心训课，当经该守等议章八条，饬办在案。因念各属事同一律，凡城乡村镇等处，均应设法举办，以启颀蒙，合亟札饬。札到，该司立即转饬所属，酌捐廉俸，每县先设四处社学，能多设者听从其便。或以公所作为馆舍，或于庙宇借用空屋，限文到后两月内，即行开办，稟由该府亲加查勘，督率奉行。贤有司为民父母，必当勤勤恳恳，视如子弟，慎选师儒，俾知效法，庶几渐摩观感，薰德善良，上为国家储有用之才，下为闾里化不齐之俗，转移风化，莫善于此。其将来如何筹费添设，俟办有成效，再行稟候核夺。本部院为劝学正俗起见，幸勿视为具文。并行书局委员董事及各学教官，会同地方官筹商办理，切切。此札。

计粘抄章程

札苏藩司

计开设立社学章程八条

一、塾师一人，课徒以十人为率，每月酌给束修膳金五千文，月费一千文，按月支领。务须植品端方之庠生，始准延订，其素行不谨者，虽有文才，不得滥举充数。

一、责成教官会同该绅董经理一切，并于每月朔望轮流至塾稽查。其离城较远者，按月往查一次。地方官仍当随时督察，务收实效。

一、举公正绅董两人作为学总，会同教官专司经理。令立总册，记学徒姓名、年岁、住址，及入学年月日，并将入塾时所读经书，至年终散馆读至何书，一一登记，送由地方官申报查核，以昭慎重。

一、教子弟以正其身心为首务。真文忠公训学，斋规最为切要，应分条大书刷印，悬著壁

间，塾师于学徒之始，逐条分日讲解，务令遵循。其平常动作威仪，洒扫进退，亦宜随时教导，使合规矩。

一、少成天性，善机易动，凡学徒入塾，须先读《小学》、《孝经》，以端其本。即已读经书者，亦令补读，尤须详细解说，就令学者向自己身上体贴，才有领会。每日功课毕时，将可法可戒故事解说两条，令之省惕。所讲各书，由学总随时抽令回讲。

一、塾师教导之勤惰，以学生之礼貌放谨、书本生熟为验。学生循谨书熟者为上等，酌予奖励；循谨而书不熟者为次等，无奖；放纵者，书虽熟，为三等，训饬之；放纵而书不熟者，为下等，扑责之，扑责三次不悛者黜。学生无次等、下等者，具见塾师实心训诲，管束有方，应即量加奖励。怠惰废业者，辞去另延。即由该教官、绅董等，注其等第于总册内，以凭随时查考。

一、塾师无故旷业，一月至五日者辞；学生无故不到，一月逾五日者黜。

一、学中需用椅桌器具、书本、纸笔、朱墨、茶水等项，将来即由该学及绅董等随时请领官项备办，按季报销。

沭阳县监生胡官鹏呈控叶士荣之女系被包和尚等抢去 致令羞忿自尽遣叩恩准提案亲讯核断

为札饬事。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据沭阳县监生胡官鹏稟称，生于五月初八日呈词全叙抄粘、遣叩恩准提案亲讯核断等情到院。据此，本部院查阅抄呈全案，叶士荣之女被包和尚、喻乐田抢去，是包和尚、喻乐田系属正犯，乃叶士荣舍此二人不控，而控该生父子，词多装点，其意必另有所图，然胡其玉已送叶女回家，复因饭钱细故，中道折回，则叶士荣所控该生暗中指使，似亦不为无因。今阅抄案，逐层粘签指驳，其平日不安本分，已可概见。至叶士荣之女于五年五月初四日被抢，至初八日始抵新挑河，与喻乐田起居相共，在饭店饮啖自如，经地保盘诘时，并未呼号求救，其中情节，岂堪设想！况六月还家，九月淹毙，辗转差保之手者又阅两月有余，此而谓为羞忿自尽，其谁信之？此案人证众多，纷纷提解徒滋延累，应责成该府提卷核明，分别办理。除将该监生胡官鹏押发吴县递回外，合亟札饬。札到，该府立即遵照，速提桃源、沭阳两县卷宗，悉心确核。并提胡官鹏，讯明有无主使扣留、逼取为妾情事，将叶女落水身死一案，先行详销。仍饬县勒提包和尚、喻乐田等，照例究办，其余牵连之人，概饬省释。至胡官鹏逞刁渎讼，应否斥革，或量予薄惩之处，并即酌结具复，毋延。

札淮安府

加标

抄案并发，仍缴。此案拖累已久，务望提卷后早结为要，亦勿令书差人等勒索胡官鹏也，切囑。

飭司将记过三次之员详请撤委由

为札饬事。照得本部院莅任后，明定章程，于所属现任各官，承办刑钱词讼一切公事，暨

候补差遣人员，察其勤惰，分别记功记过，随时飭司注册，凡记大过已满三次，而无大功可抵者，即行撤委，前经通飭遵照在案。兹查该州县等，记大功者固不乏人，而记大过者亦复不少，应将记大过三次、无功可抵并未注销之员，由司查明，照章详请撤任，亦复惩儆。除札苏藩司、江藩司暨臬司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遵照，会同查明详办，毋违。此札。

札两藩司、臬司

海州申闰四月份词讼监押清册由

查上控词讼各案，虽据于管收项下登注，而实在项下仍应按起开列，并将某案因何未结缘由另行注明。至旧管监押各犯事由，虽于上月开报，而本月册内仍应照造，不得请免重录。新收押犯孙兆喜，注系总巡委员获解盐犯，委员是何姓名？孙扣含、葛二，注系海州营获送匪犯，究竟所犯何事？类如此者，均应明晰登注。贾大早、程开章二名，注系程芳林与程桂林互控拉牛营送之犯，控案非营弁所得干预，何以由营送案？至该州本月上控自理新旧共一百零二起，并未讯结一起，尤不可解。仰徐海道严飭该牧赶紧提讯，以速补迟，并即遵照指飭，于下月册内明白声注，毋违。此批。册存。

加标

该牧从前颇有循声，何近来公事泄沓若此？毋乃官怠于宦成耶，抑阅历深而趋避熟，诚笃精毅之气渐为积习所转移耶？江北兵燹之余，民生困苦已极，该牧留一分心，则百姓受一分福。积案滞狱，尤百姓之所痛心，本部院之所注意，奈何呼吁不闻，严檄不应耶？天气酷热，岂羁滞囹圄者独非赤子？设身处地，寸心亦怛怛有动否耶？该牧若不振刷精神，一己之声名得失固无足惜，且贻本部院及高道以不知人之诮矣。仰徐海道提撕警觉之，使该牧终为循吏而不致变为俗吏，是则本部院之所旦夕祷祝者也。仍移淮扬刘道，并通飭所属知照。

赣榆县申四月份监押各犯清册由

册造旧管某某等若干名，此数行殊可不必，只须开列旧管几名，另一行写犯名事由。实在项下，应一名一行平写，来册一直写下，均不合式。至册造监禁项下，尚有咸丰元年份获案之犯，为时几将二十载，未据讯拟起解，实属不成政体。押犯项下，贾有茂、王允中即王三场、王永溪即王永其三犯，均系同治元年份被控之犯，至今七年之久，案内人证尚未提齐解审，公事废弛已可知矣。仰徐海道严飭该署令，务当激发旦气，洗除积习，迅将监押人犯内应起解者，即行造册详司转请咨牌，应提讯者即行提案确审，分别拟解，俾无辜者早日安业，有罪者立予究惩，不致久稽囹圄，亦该署令之积德也。至应造清册，下月务当遵照颁式，不得再错。此批。册存。

加标

该署令于本部院札飭公事，置之不复，严催不已，敷衍塞责，且一切听之书吏，自己毫不寓目。该令沉湎洋烟，午后方起，岂复知世上公事尚有切于洋烟者耶？赣榆之民，何不幸而

屢遇此麻木不仁之令尹耶？该道即再密查该令如何废弛情形，于六月二十以前稟复，听候酌夺办理。

苏藩司详各属造送二月起至四月份止三个月词讼 清册核明勤惰请分别记功记过由

如详，将本年二月至四月三个月内自理词讼完结五成以上之署苏州府事正任长洲县蒯守、署吴县田丞、吴江县沈令、前署奉贤县罗丞、调署青浦县前署南汇县陈牧、署武进县鹿令、署江阴县汪令、署丹徒县王令、宝山县陶令，各记大功一次，以示鼓励。溧阳县三个月内自理词讼不过十案，可谓民醇事简矣，乃审结仅止二起，不知其终日安望衙斋，所司何事？在山僻小县，办事尚如此迟钝，假令处冲繁之地，安望其措署裕如乎？应即记过撤任，以示惩儆而重地方。仰即移会江藩司，通飭所属，一体知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通飭将奉文日期叙明由

为通飭事。照得各属申复文件，往往不将奉文日期填注，倘有驿递迟延，无从稽查。嗣后无论何项文札，各该州厅县应须于文首填明某月日奉某衙门、某月某日文开字样。至各属据文、据禀、转详、转禀等件，亦须将何月日接据文禀，于文内一律叙明，以凭查核而免积压。又本部院专札飭办之件，均须专文具复，以清眉目，合行札飭。札到，该司立即转飭一体遵照办理，毋违。

札江藩司、苏藩司、臬司、江苏各府州厅县

青浦县青浦学会详司事禀请修庙立案由

据请将该县捐修文庙剩款，就千佛阁规模改建武庙，应准照办。仰苏藩司转飭遵照，督董妥为建造。先将连年按田捐款至停收截数止，及已办学宫工料各数，造册通送核销，余剩之款俟此次庙工造成，再行报销。并即通飭苏省各属，凡武庙之未修复者，均设法兴修，或将不列祀典之寺庙改造供奉，以崇典礼。仍令将遵办缘由具复，并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札飭苏属佐杂人员以后无论府县如何稟留应一体驳斥

为札飭事。照得苏属佐杂期满留署，本部院前在藩司任时，凡署事佐杂遇有民情爱戴、实能帮助印官者，准由该府县出具保结留任，后如该佐杂有违例擅受及被人控告之事，即惟

该县是问。嗣于该司详报署武进县小河司巡检钱敦泗留署案内，拟再变通：如在任一年，实系舆论翕然，由府县出结详准留任，后设或该员初终异辙，仍有前项擅受民词、经人控告犯案，或访有贫劣实迹者，即将该管知府先记大过一次，该县记大过二次。果能如此办理，则准留任，亦未为不可，当经批饬遵照，循办在案。兹有署江都县万寿司巡检王庆恩留署一案，饬据江藩司详称，宁属教佐向不准留署，该管府县时有详请者，大都以輿情爱戴、巡缉认真为词，无非为恋缺起见，不问其有无徇私，概行驳斥，必察系地方适有要事，或本员有经手未完事件，实在因公，始准留署等情前来。查江藩司所议佐杂期满留署无非恋缺起见，实为探本之论，至佐杂人员，断无经手未完之事，以后无论府县如何稟留，总应照案驳斥，不准再有留署名目，庶免办法参差，致开方便之门。附批示外，所有苏属亦应照办，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遵照，循办具复，毋违。

札苏藩司

加函

佐杂俸薪无几，不擅受不足以自存，擅受则又严议随其后，然擅受者仍复比比皆是，岂矢人不仁于函人哉！择术不慎故也。今苏省有千百数十之候委佐杂，而只有百数十可委之缺，计非数十年不能轮委到班，则此数十年中衣服、饮食、养家之费不能不出之借贷，该佐杂若一得缺，势不能不筹还前此亏空之费，又不能不预备日后赋闲之费，其擅受盖亦为势所逼，非人尽无良也。若又准其留署，则是钻营者举可蝉联，而迂拙者将毕生淹滞，尤非疏通仕途之道。此后惟有密饬正印官略分余润，以养其廉，仍拟请停分发，以清其源，庶人员不致拥挤，稍知自爱者皆将纳身轨物，擅受之风或可望日少一日乎！

盐城县记功

为札饬事。据盐城县知县陈令申送闰四月词讼清册，到本部院。据此，除册存案外，查该令审断最有条理，且注销之案少，审结之案多，应记功一次，以示奖励，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由司注册饬遵，移会江藩司注册饬遵，一面通饬知照，俾江北牧令观感奋兴，毋违。

札江藩司、臬司

加函

闻盐城门闾袁太、皂役杨彪、萧玉三人，串通一气，鱼肉乡民，控案累累，该令熟视无睹，诚可诧异！又该县西门外广泰钉店对门有一小茶馆，乃船埠头下处，勒索过往客船，每只二百文，空船每只四十八文，本地装货船每只一千文，行主钱姓，伙伴杨姓，极为凶狠，即祈严行该令分别驱逐禁革，若一见公文，恐又非驱逐禁革所能了事矣。又访闻该县之上冈镇陈桂华，霸占孀妇，包揽词讼，该县账房曾与来往多次，官亲择交不慎，将来必致贻累本官，并祈转嘱该令，杜渐防微，尤所至禱。

卷四五 抚吴公牒十

安东县详徐克荣被贼拒杀现获余老汉 讯系妒奸起意纠殴致死请更正由

此案伤多且重，谓非有心致死，殊难凭信。妒奸泄忿，商同一二人前往足矣，何必纠约五人之多？且何必各带刀械？朱荣等四人既非图奸，又非图财，又非与徐克荣素有仇衅，何以遽听旁人纠约，将不相关涉之人砍死？且是夜裴樊氏之夫裴小眼是否在家，亦未据讯及。种种支离闪烁，显有不实不尽。仰按察司飭即遵照指驳情节，提集尸亲、犯证，研讯确供，另行通详察核。一面比差勒拿朱芳等，务获并究，毋稍颛预。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飭司行查官封房屋给还房主

为札飭事。照得苏城前被兵燹，公私庐舍多半焚毁，其民房之整飭者，又多为贼所改造，克复后官兵无所栖止，百姓尚未旋归，相率借住民房，亦势之所无可如何，相沿既久，给还者固多，而未领者尚属不少，揆之情理，殊未平允。夫贼夺民房而改造之，并非民作贼而自行改造也，民遭贼而流离荡散，满望贼平之日可以言旋故土，乃因房屋经贼改造，而概以充公，是岂吾民初愿之所及乎？民房为贼踞，尤不过抱无家之痛；民产为官封，则并受不白之名。况且有经贼改造而先给还者，有不甚改造而不给还者，该府县办理此事，亦觉两歧，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转行苏州府、长、元、吴三县，查明旧日充公发逆改造民房尚有若干，妥议画一章程，开折详复。除前院公馆业经给价，毋庸再议外，其余现任公馆及书院、公所，或筹款估值，或按月付租，酌乎情理之平，庶为持久之道。房主人等亦不得视同奇货可居，故意刁索。仍将办理情形，速复察夺。此札。

札苏藩司

宜荆厘局详城局被劫开折详报暨 宜兴县陆令通报获犯由

查此案现据宜兴县陆令禀报，当时追获盗匪顾重楼、丁岳保等二名，并淹毙首犯一名，讯

认共伙九人进局行劫得赃，现经购线缉捞，赃犯务获等情前来。查外局厘金，向系月初汇集起解，该局被劫正在汇集银洋起解之时，计必有本处熟悉土匪，勾结外来游兵散勇，方敢如此目无法纪。据该县禀称，次早即经拿获匪犯二名，何以数千元之赃，任听抛弃水中，毫无一获？丁岳保年仅十四岁，何以即敢做如此大案？且局详贼抢一时之久，天明始散，该县则禀称三更行动，经官兵赶到，贼始爬城远逸，试思贼仅九人，文武官役总不下数十人，何以跟踪尾追之下，竟任听该匪等爬城而去，逍遥四散乎？而且该匪每人身皆有重赃，何致追赶不上乎？种种情词闪烁，殊难凭信。该县、局等务即振刷精神，认真拿办，如若颠预塞责，定即分别严参，仰即移县知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加函致常州府

此案据该令所禀，颇有不实不尽。何则？赃至八千余元之多，岂九人所能负之而走？而且九人之中，尚有一小孩在内，其可疑者一也。宜兴城河水并不深，据禀贼见兵役追急，洋银全丢下河，是贼已见兵役矣，兵役岂有不见贼之理，该令当时何不即派见贼丢银之兵役，在该处立刻将银捞起？乃竟迟延数日之久，原赃毫无一获，其可疑者二也。该令禀中既称顾重楼、丁岳保与首犯平时并不识面，系于是晚二更时候，在南门大路上遇着各盗，临时起意行劫，以救饥寒等语，试思顾重楼等先时与群盗既不认识，是晚骤然相遇，又系在初一夜二更并无月色之时，次日何由知淹毙者之为首犯？又何由知首犯之姓名为刘阿良？其可疑者三也。种种情节支离，不惟本部院不肯相信，即该令亦不肯自信。总之，该令欲求宽限缉犯则可，欲诬良为盗、致死灭口则不可。此案该令恐不能了，祈就近代为访查，并祈转嘱切勿立错主意，至祷至祷。

又加函致丹徒县

宜兴厘局被劫一案，昨经专牍奉达冰案，惟该县尚无弋获真犯消息，殊深焦急。弟思此案必系游兵散勇所为，犯事后必逃至六七濠口一带藏身，恣意嫖赌。务祈吾兄不分畛域，密饬干捕，给以重赏，在六七濠口留心侦缉，当可望其就手；或托熟悉营弁作线，更易得其踪迹。瓜口营吴镇军处，若以弟意托其物色，亦或有裨。陆大兄德有余而才不足，恐不能了此事，又恐此案终不能破，必致误彼功名，尤觉可惜。尊处缺苦，无钱可备赏号，兹专差送上俸余百两，以备购线之用，如若不敷，随后源源再寄。惟事不宜迟，迟则赃消盗逸，无从着手矣。又弟前饬密拿洋行包揽捐务数人，原为整顿洋药厘捐起见，吾兄老于洋务，想能实事虚做，随时操纵，能发能收，但使彼闻风而惧，便于局务有益矣。此纸密之为要。

山阳县禀拿获凶犯田星沅禀经漕院批饬正法由

据禀张学淙获案时衣有血迹，当时详内自应声叙验明衣有血迹字样，岂多此六字，即不简净耶？凡人命案件，纵使人犯断无可疑，而起衅情节、下手情形，总须研讯明确，不能仅凭赵甲被钱乙致死一语，不问情由，即将钱乙推出处斩也。田星沅虽系游勇，所犯挟仇谋命，不在节奉谕旨准予就地正法之例，况金姓马贩与潘泳倡并无深仇，所杀之李梁氏，又非潘泳倡亲属，本非田星沅所欲杀之人，乃无故喝令张学淙将其致死，试问情理安在？能置之不问乎？该县明知伙犯业已招解，办理不便两歧，徒以解省事繁，窃幸漕部堂衙门无案可稽，因借逃勇

为词，含糊禀请将田星沅即行正法，希图迁就完案，既不听候督抚批示，又姑并禀以尝之，实属居心巧诈。仰按察司严行申饬，并移江藩司先将该令记大过一次，一面将张学淙发回该县，飭令遵照签驳情节，悉心研讯确供，另行按拟招解。如恃田星沅已死，无可质究，回护锻炼，草率成招，定干严参不贷。并即由司通飭淮、徐、海各属，一体遵照。并录报爵阁督部堂察核。缴。

加函致淮安府

山阳县如此草菅人命，居心不可问，务望明查暗访，将此案实情和盘托出，庶不致田星沅含冤于地下。我辈既为民牧，当仰体上天好生之德，岂可以人命博上司之欢心。该令因漕帅志在严办游勇，遂欲以屠伯自命，然漕帅所欲严办者有罪之人，岂欲严办无罪之人乎？前札业已谆嘱该令，不可草率从事，田星沅如果罪在不赦，该令亦何妨稍缓须臾，听候委员复讯明确，乃竟毅然决然，下此辣手乎？明有宪章，幽有鬼神，恐不能为该令宽耳。

睢宁县详钱万成被窃案内刘文科等讯明栽诬平反由

前据报靳开永提禁病故，经本部院查，案悬五年，靳开永为莠为良，至死迄无定论，批飭勒限讯详。兹据讯明，竟系捕役诬良为窃，使人寒心。原拿之捕役程章，已伏冥诛，现犯未便再羁，应由府讯明办理。仰按察司即飭徐州府，速提刘文科、武宗敏、彭得海并蒋荣到案，复讯明确，如实系妄拿，即行省释具报。至该县经承，将宋令等会审卷宗夹入他案，该前县未能查出，颠预已极，并飭提承究革。某令任听捕役诬良为盗，其人现在仍否服官苏省，该司并即查明具复。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加函致徐海道

江北捕役，往往讹诈不遂，辄将良民指为盗窃，或官押，或私押，牧令日坐痴床，任听差役指挥，百姓有贖者尚能生还，无贖者必致瘐毙而后已。近日如桃源、阜宁等县禀请就地正法之案，一经派府督审，皆系良民受刑诬服，计平反者不下十七八起，若使院中当时率尔批准，死者岂能复生，断者岂能复续耶？思之思之，毛骨悚然！即如此案，靳开永业已瘐毙，无法可想，然刘文科等四名，其罪果不致死，固尚可救之使活也。务望督同徐州府提齐人证，隔别研讯，并为明查暗访，如刘文科等并非真盗，即一面先行释放，一面禀闻。缘伊等在囹圄业已五年，现值天时酷热，恐受疫气，一误幸勿再误也，切恳切禱。

如皋县禀词讼月报开除项下注明旧票何日 吊销差役姓名及现办情形由

据拟将现存各案悉换新票，该县以为可以杜弊，而不知若不随时约束，则换票一回，书差复多勒索一回，似未尽妥。至称查有旧票需索者严行惩办，岂新票即可准其需索乎？此言一出，尤为害尽苍生！总之此项旧票，因年远遗失者固属有之，而不缴销欲留为需索地步者，居其大半，县中果多销一票，民间即少受一累，全在贤有司一片真心对着百姓做去，日久自见功

效。若徒纸上空谈，寸衷全漠不相关，则虽出告示、取切结，终恐于事无济，仰即知照。再，禀尾未填日期，疏忽并饬。此缴。排单存销。

会示江北捐输旧欠概行停免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江北各项捐输，前以军饷、工账需用浩繁，司库筹款维艰，不能不借资民力，原属一时权宜之计。乃初捐未已，续捐又来，公款未完，私勒复至，百姓屡遭水灾兵燹，皮骨仅存，而急公好义之忧，十数年如一日，本部^堂嘉许之怀，实难言罄。现在本省军务肃清，正期与民休息，共享升平，乃访闻地方官尚有藉办善后为名，仍将从前捐输旧欠追呼不已，吾民流离颠沛之余，竟无安枕息肩之日，富者如之何其不贫，贫者如之何其不散也？除札饬江北府厅州县，无论从前何项捐输，凡非关钱漕、课税、牙厘者，一概停捐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谕，仰官绅商民一体知悉，所有同治六年以前江北各项捐输概行停止，地方官绅不得藉称办理善后，仍将尾欠重收，其扬州府城善后捐，亦即一律停免。自示之后，如有董事、书差人等，暗中需索，许即随时禀明，以凭从严究办，切切。特示。

出示江北各属

咨行本衙门办公条款^①

为^札饬事。^{照得}^{窃照}上下衙门办理公务，无论巨细，均关紧要，文件之名目虽殊，其攸关于吏治民生则一，虽各衙门经书不乏奉公守法之人，而迟搁滋弊者，恐亦不免，稽察偶疏即易坠其术中，自宜严立限期，以期迅速而杜欺蒙。本部院履任后，凡遇公牍，躬亲裁决，随时考核，文件则分列上、要、次、常四项，饬发办送，以杜捺搁之弊，现又明定条款，分谕遵守，责令依〔规〕（现）^{该司衙门似可参酌仿照办理。所有本衙门办公条款，合行抄发。札到，该司即便查照，各核具复，毋违。潘泉各司似可参酌仿办。除将本衙门办公条款，抄发江苏两藩司暨臬司一体备核，相应抄录条款咨明，}办公，酌示赏罚，^以备酌采。为此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照，备核施行。

计粘条款

札江藩司、苏藩司、臬司
咨督院

计开：

一、每日发出紧要日行公文，应分部文、咨文、详文、禀文、验文五项号簿，分门别类，各摘详细案由，登列簿内，照戳上、要、次、常，同编列之号数，挨次登簿。并于各簿案由上，加盖红戳，照稿尾所盖某日发房、某日送稿、某日判发、某日送签、某日发行，以便稽核。凡遇判稿签簿，均当即刻登填，其有不批行者，加用存案戳记，以清眉目，仍按五日一次，与各房所登文到专簿逐件校对，庶免积压。其号批雨水、公出旬报，及各处厘卡旬报、月报等文，另登一簿，以

^① 此文又见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卷五，唯标题作“谕抚署办公章程”。

免淆混而备根查,仍候内署挂号,随时抽簿查对。

一、每日发出紧要日行公文,应储于公所,于各房稿书中轮派一人,督责号书挂号。如号书压延,催传不挂,即由该稿书选一心地明白之清书代挂,是日之挂号销号,均责成该书一手经理,务竟一日之事。号书辛饭,向系月给钱七千余文,现应按日计算,无论号书自挂、清书代挂,均日给辛饭钱二百四十文,俾免旷误。倘有半日而止者,即将是日应给钱文,归接手之人全支。如敢阻挠异议,及催传不挂至三次者,稟究。至每日所挂、所销号簿,仍以字迹为考成,方无推诿。各稿书督责挂号,应五日后更换一次,以专责成。

一、每日派发文件,应由轮值督责挂号之稿书,传集各科稿书,公同阅派。如稿书有事,令帮稿书代替,务须一呼而集,齐至公所。如文件应归吏科者,即于文角书^①一“吏”字,由吏房书自于号簿注明。各科以次自行登注,亦按字迹为收文之据,不致脱漏推诿。其塘递日行部文,于书^②字后,仍照向章汇交礼房、刑房管咨书另登总簿,查明京报号件,再行散派。如各项公文内有事隶两房者,文交主稿者接手,会名送稿,仍节录案事,付交会名房科存查,俾日后互有稽考。

一、各房设立文到专簿,案由上应分别加戳,除毋庸办送者盖用“存案”二字,应办稿批者照加五行红戳,随时填注日期,俾已未办送一目了然。其办送日期,分别上、要、次、常,均照立定期限遵行,不得逾违。设有一日文件共有数十,一时拥挤,及须核查例案、头绪纷繁者,均准随事稟请酌展限期,庶免僇促贻误。仍将文到簿案由,按五日一次与承发房总簿查对,以免延漏。

一、据文除办送者已立簿登注,其有特办、咨行、通饬、行催之类,皆谓之特行,各房亦应设立专簿,登明案由。或饬办、饬复,限期上加红戳,于送稿印发时,一体填注,俾昭详慎。

一、各属申复文件,如有奉批饬审,及讯结详销之类,该书一面于到文上签明,一面于总簿上摘由注明,庶可一目了然。其词讼及人证,有发司、发府、发县者,均各立专簿,以备查核。

一、凡遇放告之期,以及拦舆准收词稟,发房后应照执掌色目,有原案者归原案房科接办,无原案者由承发房办理,仍统由承发书登列呈词专簿,摘抄批语,加用某月日文到发行戳记。

一、词讼月报,一律先登总簿,加戳“月报”二字,由经管书查检案据拟送核批。

一、题咨各案,例有定限者照例办理,无限期者亦即随时赶办,均不得任意耽延。其部文中有给凭赴任、行查截缺以及催饬取结等事,并京控发审者,此等部文发房后,号书另设专簿,随时登注,散交承办经书,立即送稿,次日即须送签发行,务须于稿内声明标限饬送办复,倘或届限尚未复到,即送稿行催,庶免稽延遗误。其无定限者,并即按定字数,限清书每日缮写若干,总以积延不过一月为限。

一、凡行各属,限某月某日登复者,应另立一簿,逾限不复,即日叙稿送催,并于稿首贴签,标明逾限催送缘由,以清眉目。

一、各属记功簿交吏房专管,记过簿交刑房专管,随时登记。各房书吏于判稿后,即时付知登注,均不得稍有遗漏,仍十日送核一次。

① “书”原作“吊”,据《百兰山馆政书》卷五校改。

② “书”原作“吊”,据《百兰山馆政书》卷五校改。

一、各到文发房后,见有上要红戳者,当日办稿,另立上要稿簿夹送;要件两日办送;次要三日办送;常件四日办送。要、次、常三项内,如有案情繁细,不克依限办送者,准予送稿时粘签禀明,但照原限总不得过两日,以示限制。

一、各稿判行后,往往有迟至日久始行送签者,每虑无从稽查。嗣后如寻常文件,仅止咨行数处者,限判行之第三日送签;次要文件,限判行之第二日送签。倘系通飭各府厅州县,及抄粘字数过多,准予送稿时签禀,听候批定。若上要之件,无论字数多寡,应即日分手赶缮,当日送签,不在此例。仍由登号书于簿内,注明某日送签、某日发行字样。

一、各属详禀申文,往往不填奉文日期,现通飭嗣后不论何项文札,应填明某月某日奉某衙门某月某日公文等因。又如专札飭办之件,各属必须专文具复,以清眉目。各该房先将各处程途逐一查明,如某处约计程途几日,开单实贴,公所接文后随时查对日期,有无迟延。如迟只数日者,或因风雨所致,毋庸置议,其有迟至十日以外,应叙稿札,查沿途何处压搁,稿首签明请示。

一、稿簿内无[论]件数多寡,总须编号登送,以便稽查。

一、李官保所咨军务文件,其无关饷务及紧要军情者,不必转行,以省纸张。^①

一、在卯各书,一月之中准给假三日,以仿古人休沐之义,其有婚嫁丧葬等事,准随时另行禀请,不在三日之内,此外不得擅离。给假期内,应办事件准由同房书代办,设有舛误,仍惟本书是问。

一、此次定章之后,各书勤惰除随时存记功过外,再三个月考较一次,功多则赏,过多则罚。

^① 此条原缺,据《百兰山馆政书》卷五补入。

卷四六 抚吴公牒十一

札饬整肃大祀章程

为札饬事。照得军兴以来，殿宇宫墙无不鞠为茂草，欲求礼明乐备，一时诚有未能。现在各属文庙均已次第修葺，泮宫芹藻，依旧流馨，而俎豆莘莘，未复裸将盛典。查从前入庙助祭之士，大半庠序蜚英，近来读书肄雅者无多，科岁试取进儒童，往往不敷原额，每届春秋释奠，学官但知以官价派办祭品，而于筵前将事，或随意凑集充数，以致佻傚贻讥，平时则棊星门以内，几无有过而问者，此外乡贤名宦各祠更无论矣。国家设学明伦，典章具备，乃视等汽羊告朔，其何以昭祀典而淑人心？本部院为修明祀事起见，特酌议章程七条，令多士得以敦崇礼乐，为此粘单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通饬所属，就单开各款，逐细参仿，实力遵行，毋得视为具文，有乖振鹭在公之义，切切。特札。

札江藩司、苏藩司

计粘单

计开章程七条

一、各府州县祭祀，皆因克复后急于举行，襄事者非尽身列胶庠之人，因陋就简，殊不足昭俨恪。嗣后议定非庠生不得与祭，有文童愿为佾生者，预期由廩生具结报名取考，由学注册候传。

一、殿上执事，俱以诸生当之；殿下乐舞三十六人，例有佾生襄职。查乾隆五十年议生员充乐舞生者免其录遗，又《学政全书》内载，凡乐舞生应试者，免其县府考。近来学院录取佾生不多，应由各州县稟请督学批定，凡生员充乐舞生者，免其录遗；监生充乐舞生者，由学报名送府考验充补，一体免其录遗；文童充乐舞生者，免其县府考。每学佾生定额三十六名，额外十名，以备临时更替，并为缺额充补地步。其由佾生入学者，毋庸开缺。现在上海乐舞一事，颇称考究详备，应由司札调数人来省，以资教习。

一、祭祀执事人员，殿上需五十余人，由教职预期出单，传集诸生在明伦堂演习礼乐，各宜正其衣冠，恪恭将事，不得饮酒妄谈、喧哗蹲沓。奉传不到者申斥，三期不到者报劣，如有事远出者，准其报明学官签注。

一、每学派定司事四人，轮流经管一应祀事。其洒扫之费，议于春秋两祭银两内提出，每月给钱一千文。由司事按月朔望前一日，恭诣洒扫，平时亦随时进内照看，以昭虔敬，而免糟蹋。

一、乡贤名宦各祠宇,向尽谗诸看守之人,致多衰秽,嗣后即由司事经管,朔望一律洒扫拈香,以昭慎重。

一、凡每季牲牢、祭品、饭食经费,应由各府州县按例重加核定,届期仍由教官具领,核实备办,一面由县会学出示晓谕,不准向民间铺户需索分毫,以免扰累。

一、丁祭之日,各官轿夫驺从以及闲人随入庙中,殊觉喧哗失体,应如何定章严禁,俾昭诚肃,该司并飭府县核议。

嘉定县稟城乡已办义塾情形由

乡僻处所不必一村设一塾,但择其人烟稠密、穷户较多之处,设塾课读,与其多而骛虚名,不如精而有实济也。其经费由书吏经手,日后必致亏缺无着,终非持久之道。今既提归绅董生息,务须地方官随时根查督飭,视义学子弟如亲子弟一般,庶有成效可睹矣。至相离义塾较远子弟,领钱附学一层,命意未尝不周,但恐与董事熟悉之人,有力者亦可领钱,与董事不熟之人,无力者亦难领钱。总之,天下无无弊之事,全在该令随时留心,随事认真,自不致有名无实。仰苏藩司悉心察酌,妥议经久章程,稟复核夺飭遵,毋迟。此缴。

江阴县稟遵设立义塾并添议章程由

查无关祀典庙宇,贼毁后不准创议修建,曾经御史王书瑞于上年奏奉俞允,咨行钦遵。今该县将无关祀典庵寺田产,归入义学充费,所谓化无用为有用,办理得宜,大可仿效推行。所呈添议章程,亦尚妥协。其中慎选可靠塾董经理一层,尤为切要。惟塾中师徒姓名、功课勤惰,不独应由董事随时报县查核,且当由该县时常亲往抽查,分别奖励黜责,俾知奋勉勤学,不致有名无实。仰苏藩司转飭遵照,将遵办情形及经董、塾师姓名通报查考。此缴。折存。

桃源县月报不符摘顶

为札飭事。六月十七日据桃源县知县申送五月份词讼监押各册前来,本部院访查该县悬挂粉牌,开载收管之胡得元、谷小唐、稽凤来、何士信、张玉、王得等六名,来册均已开除;又郑祥珠一名,已据该县于闰四月册内,声明交给其母领回开除在案,何以牌内仍称收押?此时尚未开除,难保无私押勒索情弊。粉牌开列收管项下之戴小伶,窃盗收捕项下之袁小狗、胡学正、吴得甚、吴其、王玉山等六名,何以册内无名?另有管押之林英早、刘掌、刘汉、潘大洪、于行江、胡扬五、李观典、稽万选、王兰、王志和、单三等十一名,粉牌既未登列,而造送各册又未开报有名。至粉牌上所开之马邦庆、徐印中二名,是否即系册报马庆控徐万中抢女之案?又徐伶、李长伶二名,册内系列内监实在项下,何以粉牌中仍列收管?词讼为小民身家

性命所关，该县于此等案件，一任胥吏高下其手，荼毒穷黎，其平日之昏酷庸惰已可概见，应将桃源县令先行摘顶，以示惩戒，合行札饬。札到，该司立即遵照，一面由府确查该县粉牌内、册内犯人姓名因何多少不符，是否本官授意，抑系书差舞弊？胡得元等七名，册内均已开除，何以粉牌仍书收押？另有管押之林英早等十一名，何以已经管押，粉牌、册报均无其名，究竟是否书差私押？由府派员确查，并亲提丁书、禁卒，严讯详参，毋稍徇延，切切。

札臬司

宿迁县申五月份词讼清册由

查五月份册内，开除寥寥，讯结者更寥寥矣，即上控项下共计十二案，今仅销一起，实属耽延。此后该县务当振刷精神，将未结各案，赶速分别讯断详办。至自理项下，该县系二月份造起，究竟二月以前之旧案作何开除，有无未结之案，本部院无从查悉，并即查明，先行声复，如有积年未结各案，务于下月册内补造送核，勿得遗漏。再，查册内有峒嵒司擅受叶秀岩、胡信发、许万年、王敬修等控案四起，姑念系在通饬之前，从宽免究，嗣后务即永远禁革为要。此批。册存。

再，该县盗风甚炽，词讼亦多积滞，该令竟同木偶，嗣后如再不振作，即行参撤。仰徐州府转饬知照，并录报高道查照。

札徐州府

淮安府详桃源县解役王明等疏脱 徒犯吴南焜一案讯供由

近来桃、宿两县递接人犯，中途脱逃者不下二十余名，各该县若肯痛惩于事后，劫毖于事前，兵役等何敢漫不经心，视疏脱为常事。此案则竟通同匿报，尤属想入非非，苟非配所移查，该县尚为差役玩诸掌中而不觉，本部院不胜代为惭汗之至！仰按察司饬再提兵役研讯，是否得贿纵放，何以视本官如土木偶人，任其侮弄，毫无顾忌？录取切供，从严详办，候示发落，并开具金差不慎职名详参。一面责成该县比差勒缉，并移邻封营县及犯籍，一体协拿逃徒吴南焜，务获究报。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如皋县禀奉批饬闰四月份上控 自理月报禀批逐节申复由

该令务当视民事如家事，清一案即省拖累数十人，不惟上免吏议，而且可以暗种福田，勉之望之。趁此事权在手，若将济人利物之事，置之度外，机会岂不可惜？诸公于穷百姓份上留十分心，中间书差阻挠隔绝，百姓尚沾不到五分惠，何况一味瞻徇泄沓，无可告诉之民，如

之何其不流离颠沛也。本部院舌敝唇焦，费尽心血，并无他望，只望诸公为循吏，不为俗吏，免得良儒百姓为书差所鱼肉耳。仰通州牧转饬该令并泰兴令，时时警惕奋勉，并以自镜，毋徒为自了汉也。缴。

预饬招徕船只承运粮米

为札饬事。照得海运船只，向以沙船为大宗，及春在沪陆续放洋，及夏在津一律验兑，其集船待运，则于隔年之冬预为筹备。惟查沙船年复一年逐渐消乏，上届粒数稍多，官董竭蹶办运，几有米多船少之虑，本年江浙年谷顺成，米数必比去年尤增，若至起运时再行筹备，恐至猝不及事，公私两有所损，合行札饬。札到，该司道立即转饬海运沪局员董，查明现在上海结实沙船尚有若干，其船面虽旧而船身尚坚固可用者，应如何赶紧修脔，备将来装米之用，此外东卫船、宁波船向来可以济运者，应如何设法招徕，俾及早可以抵沪，该沪局即与董事熟商，先事绸缪，以免临时贻误。去年经爵阁督部堂加增水脚，沙船渐有生机，务望踊跃修葺，顾公即以顾私，切勿因循自误为要。仍饬该局将商办情形随时禀复，切切。此札。

咨商就地正法之案照例办理由

为咨商事。窃照命盗案件，例应由州县按拟招解，该管道府复审明确，解赴臬司审解、巡抚衙门勘题，奉旨交三法司核拟复奏，然后降旨正法，所以慎刑章重民命也。军兴以来，烽燧频惊，道途多梗，于是有禀请就地正法之事，其始不过将邻封未破各案，皆捏作现获各犯之所为，其弊止于开脱承缉文武处分，尚无大害，既而相沿成习，地方官恃无复审印证之员，遇事心粗手滑，不暇致详，但以一禀杀却了事，稍加审慎，转似迂拘，不知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谁非赤子，我亦苍生，人命所关，岂容轻忽！即如靖江县吴锡珠一犯，该前县齐令禀经批准正法，现据复审，系属误拿。又桃源县王尚扬一犯，前经漕部堂将伙盗陈履正处斩梟示，而首犯王尚扬至今屡审不承。又上海县夏锡林一犯，该前县王令禀经批准正法，续饬苏松太道审明，改拟杖徒，监候待质。又江阴县陈祥郎一犯，该县颜令禀经批准同李洪希等一并正法，续饬常州府审明，将陈祥郎改拟杖徒。以上各犯，假使其时骈首就诛，岂能复起死人而肉白骨乎？又如近日山阳县禀请将田星沅就地正法，经贵爵阁部堂暨本部院批驳，同案解省之张学淙现在翻供，飞饬听候提质，乃严批未到，而该令已禀请漕部堂将田星沅正法矣，又何从起九原而问之耶？近来江北禀请正法，饬驳复审旋即平反之案，不一而足，令人心寒。此就地正法之请，实未能深信不疑也。江苏军务肃清已久，一切招解使费，业已通行禁革，所有劫盗案件，应否一律照例招解，不准再行禀请就地正法，以期详慎而符定制之处，相应咨商。为此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照，酌核定夺，掣衔通饬各属一体遵照，望切施行。

咨督院

卷四七 抚吴公牒十二

札飭查清田额顺图完赋由

为专札飭遵事。据江西丁忧补用知府王守稟称：窃正经界为仁政之始，方今县籍虽失，而《赋役全书》应即请部颁发，与其转量亩步，繁重稽迟，似不若以求复旧额为断。宋时方田之政讲求五六十年，犹恐高下失当，命权其赋税，不得于原额外别有增损，经李椿年专意措置，悬两争对换之令，始毕其事，盖非惩欺隐之难，而处剩余之难。查上元旧志，所称民田一百二十万亩，系包举水影坍塌等地笼统而言，不尽有可指名，今户籍无存，而额征银米之多寡，科则之重轻，几经参酌损益，成数具在。计上邑民田，每亩完平米六升三合七勺一撮六抄六六七科，正米四升二合四勺九撮八抄，墟田减一，合地减半；柴山平米一升，正年地丁银照米九二科，闰年九五科；上芦田每亩课银一钱五分五厘，至六分止；上密芦洲每亩课银六分，密芦四分，稀芦三分；上草地每亩一分，次五厘；上泥滩三厘，次二厘，下一厘，均无米。康熙年间，前两江总督傅奏免房税，祠壁本有碑记，今圯无考，而田亩应完银米，咸丰三年以前民间完纳大率准此。综计通县地丁漕米额征若干，除已报荒熟若干科算外，仍缺正额若干，显有隐漏之弊，若寸寸而度之，至丈必有异。从简捷办法，或明张示谕，无论荒熟未报，期以一年自陈免究。再一年，许该族人代报，即以其田作为该族醮田。无族者，许该村代报，即以其田作该村社田。隐漏之户，仍按律痛惩。行之两年，应无不复额之理。惟此时亟应顺村编造图甲，以符旧制。凡甲图买乙图之田，仍在乙图完粮，只推收户名，不准过割图份。从前富民，多提归己图自纳，便于勾结吏胥，因而捏熟为灾，挪新掩旧，飞洒诡寄之弊由此而生。图甲既编，不使田与图离，按图求赋，自可不劳而理等情。据此，所议是否可行，合就专札飭遵。札到，该司立即遵照，酌核采择，议详察办，毋违。

札江藩司

桃源县申五月份词讼册由

查册造上控项下叶敬堂一案，现经行府提卷确讯，该县速将全卷送府审办，毋稍藉延。自理项下王相珠、陈九伶、张竹江等三案，查核闰四月份册内，均已开除，何以五月份册内旧管项下仍行列入，将以前此之开除为准乎，抑以现在之旧管为准乎？旧管计有五十三案，总

数填写五十二起，固属舛错，而新收项下，蔡广德与葛克超互控一案，何以开除项下又称蔡茂德与葛克绍互控，名氏两歧，究以何者为是？且陈汇川一案，来册已列开除，而实在项下仍行列入，其实在项下，又多开丁省贤、苏桂元控案两起，漏开王相珠、陈九伶、张竹江等四起；王保善案由内，又漏填方霸之名。该县于此等事件，并未亲自寓目，一任幕友胥吏随意填写，以致舛漏粗疏，殊堪痛恨！仰淮安府严飭遵照指飭事理，刻日明晰声复察夺，并于下月册内更正。再，自理收除项下，漏填总数；开除项下，未据将如何讯结情由逐案声叙，是否于断结时不甚平允，故以简略弥其罅漏耶？至高盛氏、刘维中、唐树等三起，经该县批飭不准，不能归入开除。即沈振南一案，既经批飭另呈，尤不能归入开除。以后凡遇批驳案件，及一案而呈催数次者，均毋庸逐件开列充数，只须于案由内声明，以免冗繁而清眉目。该县讼案甚多，讯结甚少，如果事事辘念民瘼，何至案悬莫结，应即赶紧分别讯断结销，免致延累。该令如再不知振作，本部院此后不复以苦口相烦渎矣。该守仍将此批抄行所属知之。册存。

加函

每阅该县词讼案牍，如夜行万山，如昼入丛棘，必须息心静气，揣摩数日，而后知其误处、错处。公牍尚且如此，其鞫狱之才，可想而知。务祈遇事明白指示，庶不致终入迷途。以该令现在行为，何尝不可即登白简，但恐来者又复如此，一蟹不如一蟹，故有望于执事之耐心教导也。

江浦穆聚兴妻子被卢司务诱拐一案飭府县追缉由

为札飭事。本日有江浦县人穆聚兴，拦禀控陶德顺店伙卢司务将伊妻子诱拐并窃物潜逃。阅禀，诱拐似属实情，而波及陶德顺，未免有意株连，当将原禀掷还。回署细思，穆聚兴究系江北客民，妻子财物全为卢司务所拐，荡然无归，实属难以为情，况伊人地生疏，地方官若不为之认真办理，岁月愈久，必致寻觅更难，且卢司务既在陶德顺店作伙，则陶德顺必知卢司务之来历，穆聚兴家室人财被卢司务席卷而去，必有窝顿之处、同谋之人，该县捕役如果上紧得力，不难跟踪追查，何以事隔数月，置若罔闻？札仰常州府即飭鹿令严比捕役，认真追缉，并传询陶德顺从前邀卢司务作伙有无保人？卢司务向来何处最为熟悉？现在窃负而逃，计当在何处安身？其妻被拐之前，必先有奸，穆聚兴是否知情？该令肯于来踪去迹细心为之推求，此案必有着落。仍勿任差役等扰累陶德顺及事外不相干涉之人，是为至要。该守令向来恺惻为怀，一夫不获，怦怦然有动于中，民瘼攸关，谅必不忍置之不闻也。仍录报司道查照，切切。此札。

札常州府

臬司详盐城丁怀齐听从其父丁万盛将妻王氏捺死图赖未成该犯下手加功并丁万盛在家病故一案核拟由

丁王氏虽因性悍，与夫丁怀齐不睦，并不为氏翁丁万盛所喜，究无实在过恶，丁万盛苟非深恶痛疾，何忍将其捺毙？即为图诈计，岂不思诈得之钱，不敌另娶一媳之费乎？丁怀齐情关伉俪，如果父意难回，何妨密告其妻，嘱令暂避，乃竟听从下手加功，揆诸恒情，当无是理。

且丁万盛既将丁王氏搭毙，弃尸谷义圃门首塘内，是其处心积虑，专为图赖张本，何以次日寂无举动？谷义圃于其门首塘内浮有女尸，亦若熟视无睹，必待丁王氏夫兄丁怀兴外出回归，路过看见，始行将尸捞起，而蓄意诈赖之丁万盛，则自丁王氏搭毙之后，始终并未出头，直相忘于无事，尤不可解。丁万盛乘子妇睡熟，骑压其身，无复人理，难保非因他故，将丁王氏搭死，事后移尸图诈。该府县或明知丁怀齐情有可矜，从而平空结撰，冀为开脱，转致扭捏支离，亦未可定。伦纪名节攸关，不厌详慎，仰即速飭淮安府密访确查，提犯研讯切实供情，另行妥议详办，务期质诸鬼神而无疑，毋稍颠预迁就为要。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泰州稟六月十五日起在宜陵地方添设腰站由

该州新设腰站，应用跑夫，据稟即于铺兵内挑选轮值，城内一站循旧令铺兵递送等情，如此量为变通，经费既得通融挹注，铺兵亦免借口嗟怨，所办甚是，应准照行。仰按察司转飭遵照，督率站书、铺兵，遇有往来文报，务须填注到站时刻，依限转递，如有迟搁延误，以及漏填到站时刻者，立予提责究惩，勿稍徇庇，切切。此缴。

飭查上忙斗则告示有无浮勒

为特札飭查事。照得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属各厅、县所送斗则简明告示，本部院详细校核，分别次第，以南汇为最剴切详明，洋价亦为酌中；次则元和详细，长洲、吴县明白，吴江晓透，奉贤、镇洋、震泽详明；金匱、嘉定减价期内收数最多，惟告示内除弊语句太略；无锡高低等田折实平田二条，以银合钱，较之武阳明白；太湖简明；武进、阳湖各则田归平田起科，尚欠明晰；常熟并无不准贴水补串字样；华亭含糊；昆山、新阳欠精细；宝山草率；上海太略；青浦无裁费语句；娄县、金山、丹徒告示虽详明，而洋价稍高，是否确实？昭文不载洋价，即随时长落一语亦未刊入；太仓无裁费，又无洋价；川沙上下忙银数不分；江阴、靖江就告示而论，尚属明晰，惟洋钱作价最高，有无捏饰？崇明尚详，而到得最迟。以上各州厅县，其中有无言行不符，书差是否仍有浮勒，以及低作洋价、高抬银价、阳奉阴违情弊？所有从前积习，曾否全行禁革？合行特札飭查。札到，该司立即查照指飭各情，由司复加考校，严密确查具复，如有情弊，即行据实详请分别参撤惩办，毋稍瞻徇，切切。特札。

札苏藩司

瓜口至观音门口分设救生船局酌议章程请示

为咨商事。六月二十一日据署苏藩司会江藩司、淮运二司、常镇道详请遵飭酌议瓜口至观音门口分设救生船局请示缘由，到本部院。据此，除已据声明，并详贵爵阁部堂察核，其原详毋庸重录外，查分设救生船局，事关善举，所议章程均尚妥协，所需经费除量力筹捐外，可否于盐务

闲款项下，酌量筹拨济用之处，相应咨商。为此合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照，祈为酌核施行。

东台县详复遵札清厘词讼月报办理原委由

据详已悉。该令书生面目，本无听讼之才。仰扬州府即飭遵照，迅将未结各案次第清厘，赶紧催提编审速结，勿再拖延，致与匡居抱负相刺谬。缴。

江苏现任候补功过各员由

为咨会事。窃照本部院莅任后，明定章程，所属现任各官及候补差遣人员，核其办事之勤惰，分别记功记过，随时飭司注册，凡记大过三次，而无大功可抵者，应行撤委，前经通飭遵照在案。所有功过员名，除由司详批准者，贵爵阁部堂业已另详有案，不复赘录外，兹将本部院特记功过各员，摘由开单咨明，以备查核。为此合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考。嗣后如贵爵阁部堂于江苏现任候补人员有记功记过者，亦祈随时咨示，备核施行。

计抄单

咨督院

淮安府详安东捐职程端义上控外委张致和纵子张桦 毁坟殴伤伊母等情一案讯属子虚就案拟结由

细阅此案情节，前半是营兵滋事，后半是白役逞刁，据讯营兵缉捕一层，自是装点。况枪系火器，何不在旷野地方开验，而必在程端义门首乎？其曲直可揣而知。该府诘以汛兵刘斌等用枪轰塌祖坟，有谁见证？究竟程端义充当白役，亦未自行承认，即使属实，程端义固当斥革，外委张致和纵子与兵在平民门首放枪，又将铁器伤人母子，亦难置身事外，所详殊未允洽。仰按察使飭再秉公讯拟详办，毋稍徇徇，切切。缴。

徐州府详复砀山监生陈赓歌上控 张存朴等一案遵批查复由

查此案衅端，由于匿名揭帖。郝金章等在县稟控陈赓歌等劫杀郝树礼等一案，该前县藉以尸亲不愿赴郡投讯，请由县就近提集讯办，诚恐该令别有肺肠。至郝金章等既以确查郝树礼等并未在砀被害，情愿具结不追，则原控即应办诬。张存朴之勾串图诈，亦殊可恨，均不可稍涉轻纵。此案虽经发县讯办，恐非该县所能了结。仰徐海道即先勒限传提差役任标等，及摘提应讯要证，由道亲提研讯明确，将讼棍蠹役据实严究详办。此缴。抄案存。

淮安府通详盐城凶犯朱宝菑听从郭恒汰图财害命 临时畏惧不行事后分赃一案督同讯明由

谋杀重在阴谋，非斗殴可比，不能以死者人数之多寡、气力之强弱，定其事之有无。据讯郭恒汰等图财害命，朱宝菑临时畏惧不行，旁无质证，然观卖船租船诸事皆朱宝菑一人主张、一手经理，其为造谋起意，已可概见，似此心狠手辣，法无可宽。该府县乃取狡展避就之供，冀为凶徒苟延残喘，独不念十二命含冤地下乎？仰按察司速飭勒拿郭恒汰、陈金和、耿得庭，务获提同严审确切供情，分别通详拟解，毋稍纵延。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松沪捐厘总局稟奉饬减厘大概情形并复月拨各饷 可以节省若干无从查悉由

苏局铺捐业经本部院会同爵阁部堂出示，于六月初一起裁免在案。据稟房市、坐价、空船各捐尤为累民，请先裁撤，具征该道等刻刻与民生休戚相关，可感之至，仰候咨商爵阁部堂会同速办，以苏民困。其余各捐，统由该局妥筹酌减，总以能宽商贾之力，不碍粮台之饷为要。至另稟所撤水师等七营，可以节省月饷若干，既札飭苏省牙厘总局查明迳复矣，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录报。缴。折存。

钱道稟刘军门所借银五万两难以 全数归补请督院酌办

为咨明事。据委办清江后路营务处转运总局钱道稟称，刘军门所借银五万两，难以全数归补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前据钱道稟称，即经函复，以浙中借款现准贵爵阁部堂提充月饷，拟由苏另筹一二万两解还归款，余俟刘军门具牍再定等因。今钱道业既垫解五万两，自系因刘军门起程急逼，不及稟商，现拟于浙省协饷内提拨银三万两，由苏藩库筹银二万两，以资归垫，是否可行，相应咨明。为此合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照酌办，示复施行。

咨督院

附函

敬肃者。此次派任丞到省三处劝驾，嘱其为秦廷之哭，省三一日不答应起程，则任丞一日水浆不入口，不意省三竟公然投袂而起，虽非尽任丞图赖之力，然任丞亦可谓有心人矣。省三仅索五万金，只可由此间竭力筹款还垫。夏雨连绵，百川灌河，似乎天人助顺。省三至营，官保得此生力军，定当灭此朝食，喜何如之！犒赏之费，必须后路预筹，又不能不效骆驼之奋迅两耳也。比因江北各牧令尚缘旧习，以办理善后为名，私自设局收捐，闾阎实患苦之，拟即会同出示，全行裁撤，为吾民栉垢爬痒，函丈以为何如？

卷四八 抚吴公牒十三

札飭征收下忙钱粮价值告示内加盖红戳

为札飭事。据金匱县呈送征收上忙钱粮刊刷加价银合钱数斗则告示，到本部院。据此，查核告示内将开征之日本洋、英洋价值，加盖红戳，填明确数，较免假借，合行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通飭各县一律遵照办理。又查该县自五月初一起，始改征二千二百文，其五月初一以前是否仅征二千文？如果仅征二千文，又集有巨款解司，则其心迹皎然，与他县之匿示不贴者情节有间。并仰该司查核确实，准销前次记过，切切。此札。

札苏藩司

商号拟购轮船试行漕运行司核议

为札飭事。据商号吴南记等稟呈，现据集资购买轮船四只，试行漕运，以补沙船之不足，其水脚一切悉照海运定章，无须增加，稟乞核示祇遵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沙船如果足敷装运，自应先尽沙船，惟将来楚、皖等省河运难复，恐均不能不酌改海运，米数日多，船数日少，亦断不可不未雨绸缪，急图补救。本部院前此本有轮船分运之议，事关重大，必应详慎妥筹，期于大局有裨，合行抄稟札飭。札到，该司即便遵照，会同苏藩司、江藩司，悉心参酌核议，稟复察夺，毋违。

计抄稟

札江藩司、苏藩司密钉

加函

海运兼用轮船，言之似骇听闻，然目前沙船日少，势不能不图变法。况现议在沪制造轮船，若不为代筹生计，试问将来养船之费出在何处？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工不十不易器。”《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目前正是穷极而通之时。多办轮船，一可收回利权，一可精习水战，断断不可拘牵时论，致失事机。某昨与缘仲熟商，不过藉商办以为嚆矢，较无痕迹，并将事宜急办实情剴切函达爵相伯帅，以期坚持此议，俾获速谐。务祈尊处接牍后，迅为议复。敝处拟上加廉并饬封事，亦即顺为陈明也。

陈令在南汇县任内倡捐书院义仓等项善举行司记功

为札飭事。照得署南汇县知县陈令，于卸事时分案具详新设观涛书院，捐钱五百千文；又劝设义仓，倡捐钱二千千文；又恤嫠会，倡捐钱五百千文；又城中及新场、周浦二镇兴建善堂共三处，捐助一千五百千文。统计三案，详报捐给地方各项善举经费钱共四千五百千文，在前尚有捐设社学二十二处，禀定于征收正耗钱粮办公经费内，每两提钱十二文，岁共约提钱七百千零，并捐修境内袁、鲍、叶三公坟墓，勒石植树。凡此振兴文教，惠爱民生，牖启童蒙，表彰往哲之事，俱各捐廉为倡，次第规划办理，期垂永久，洵能尽心民事，堪以风示群僚。应将前署南汇县、现署青浦县事陈令特记大功一次，以昭奖劝，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遵照，注册飭遵，并移臬司暨通行知照。此札。

札苏藩司

札催盐城县民刘步蟾殴伤纪吕氏致令服毒身死案

为再行札飭事。案据该道详盐城县民刘步蟾殴伤纪吕氏，致令气忿服毒身死一案，核拟详咨到院。经前署院查，刘宝南本系漕部堂飭拿未获之讼棍，伊子侄刘步蟾等向纪蕙家索烟不给，遽将纪吕氏殴伤堕胎，未必非仗讼师之势，纪藻等往向争论，已经劝回，并未取去钱物，刘宝南辄纠弟侄复向吵殴，致纪吕氏气忿服毒身死，迹近棍徒扰害，仅止拟杖不足蔽辜。刘宝南自称革监，其监生因何斥革，详内亦未声明，批飭再行确讯，并经本部院札催各在案，迄今仍未据详办，合再札催。札到，该道立即遵照先今批檄，严飭该县研讯确供，按例妥拟详咨，毋再姑息稽延。如迟至六月初五以前仍未复到，定即记过，切速切速。

札准扬道

盐城县详获盐犯吕爱堂因病交保医痊提讯办详由

贩卖二三千斤之盐犯俱已逃脱，挑卖五六十斤之吕爱堂独被拿获，其中情事，可想见矣。仰按察司飭将犯病医痊，提案研讯确供，分别究释，毋稍枉纵羁延。仍候^臬部堂批示。缴。

贺节记过

为札飭事。据崇明县貔貊司巡检禀贺午节前来，查上年本部院在藩司任内，曾经通飭不准贺节、贺寿，各属均已遵照，何以该巡检竟敢故违，实属不识时务！应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合行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遵照注册飭知，并即移会江藩司暨各巡道，转飭所属，一体遵

照，毋违。

札苏藩司

加函

顾亭林有言：迎候生辰纸料之费，率取诸民，今若十减七八，东南竹箭不可胜收。诚为有裨时务之言。务望严饬所属，此后无论年节生辰，一概双红旧套统不举行，将全副精神专注于抚字、催科，庶几不致作无益以害有益乎？

昆山县稟赶造上忙册申告示 一俟办齐另报启征由

该令下车后，即赶办启征上忙册申，细心稽核抽查，并查照成式，刊示晓谕，尚能实事求是。此外地方利病，更宜随事随时悉心谘访，务须力图整顿，勉为循吏，以副厚望，切不可为寻常官气所染，致与匡居抱负相刺谬也。仰苏藩司转饬知照。缴。

咨商减免沪局房市坐贾空船各捐

为据稟咨商事。五月二十八日据松沪捐厘总局稟称，奉饬减厘，将沪局大概情形先行稟祈示遵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苏属铺捐，业经本部院会同贵爵阁部堂出示，于六月初一日起裁免，据稟房市、坐贾、空船各捐繁扰，于商民尤为不便，拟将此三项一律全免，俾各业商民均沾其惠，市路渐可疏通，当经批候咨商贵爵阁部堂会同速办，以苏民困在案。查苏局铺捐既裁，则沪局之房市、坐贾等捐，事同一律，未便歧异。日间复据应道、蒯道等函称，坐贾等捐利少弊多，若早行裁撤，市路可望流通，稟请早为发示等因。察其情形，似难稍缓，相应抄稟咨商。为此合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照，祈即酌核会办，定期停免施行。

咨爵阁督部堂

江都县稟现办沙洲情形由

该令资质极好，任事亦勇，所病者积习太深，无知人之明耳。闻自去年回任以来，竟能破除习气，实事求是，今于沙洲一事，又能处处认真，不存敷衍苟且之见，尤为喜而不寐。仰即会同委员妥速办理，并报明总局查考。缴。

常熟县稟到任后查办地方事宜由

该令指陈各节，语颇切实，果能言行相副，于地方之利弊、民俗之美恶，随时实力整顿，劝

惩兼施，可期日有起色。该县水路抢劫之案，层见叠出，应会督地方营汛认真缉捕，有犯必获，有获必办。其征收钱粮分设乡局，令粮户自封投柜，未结词讼立限催传审结二层，尤为地方要务，该令到任后，均能次第查办，深为欣慰。今夏虽水潦为患，目下天气放晴，阵雨究属无多，节候尚早，水势可望涸退，仰即谕督乡农，赶紧堵筑墟岸，车戽宣泄，将受伤禾稼加意补救，以期无碍收成，勿任惰误。仍报明藩司查照，并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靖江县详顾瑞明控潘明山等迭抢滕释 等情录案详请批示祇遵由

查此案本部院在藩司任内，倪国泰曾来控告，细阅案情，倪国泰本系原案无名，即随后控其指使，亦无确据，业已拖累经年，是以批令摘释，并饬提案速结。今顾瑞明复来辕翻控，其为逞刁罗织，已可概见。然不传案质审，终无以杜其口而平其心。仰常州府饬速摘传要证，虚衷确讯，限两月讯明详结。如果倪国泰实有指使情事，自当照例惩办，倘顾瑞明所控失实，意在泄忿，即将顾瑞明照例反坐，以儆刁风。该县若能速传速结，不准差役丝毫索扰，又何致累及无辜耶！仍报明藩司查照。缴。

通州详民人瞿志成上控吴成川等 执械蜂抢钱洋衣服牛只一案详复由

据详已悉。现在又据瞿志成来辕具呈，查阅粘抄，季裕焕被控旧案，除该民人故父一词之外，余皆各有原告，与该民人无干。丁裕春以女易牛，尤非情理，均毋庸议。惟该令既称季裕焕等素非安分，应将吴成川、花长春先行责释，其季裕焕等查明实在劣迹，另行分别办理，或照例锁系石墩数年，俾知惩艾。仰即遵照办理。缴瞿志成副状一纸，同抄案附发备查。

昆山县稟到任后清厘案牍下乡察访情形

该县到任后，即行清厘案牍，遍历四邻，察访情形，询问疾苦。民情通则上下不致隔膜，书差亦不能从中把持矣。阅稟殊深欣慰！仰将整顿地方、禁约书差、速结狱讼、议设社学诸要事，及此外一切应办事宜，振刷精神，次第查办，毋负委任，懍之，切切。仍报明司府查照。此缴。

沭阳县销大过一次由

为札饬事。五月十七日据沭阳县知县申送闰四月份词讼监押各册，到本部院。据此，查

该令于词讼月报一事，眉目井井，办理尚为认真，自应将前次饬查淹禁人犯申复迟延案内饬记大过二次，销去一次，除批示外，合即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遵照，由司注销，并移臬司暨行该令知照，毋违。

札江藩司

丰县稟前县漏报监犯王潮宾等何犯应行咨缉由

该县在监被匪纵放漏未开报各犯，如罪该徒流以上、有关内结者，自应补报，由司汇核详咨。如王大娃之讯无确供，即使审定亦不过照余人拟杖者，此等人犯，本不在应禁之列，毋庸补咨。其应咨不应咨，总以应禁不应禁为断。仰按察司饬即遵照，迅速核明详办。缴。

沛县详委验丰县监犯仇生即仇存兴病故由

仰按察司即饬丰县核入正案，议拟详办，并行该县知照。嗣后凡未定罪名人犯在监、在押病故者，无论有无凌虐，系该犯，似应将管狱官记大过一次，有狱官记过一次；系押犯，似应将该州县记大过一次，庶不致视人命如草菅。并即由司酌核具复，通饬各属一体遵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臬司详邳州魏四刃伤韩应广平复于 取供后提禁病故一案核拟由

此案犯事到官，均在节奉恩诏以前，应否援免，仰即核明具复。该州于遇赦人犯，并不早为审结，致令淹禁痠毙，实属忍心害理。并即由司查明人犯未故以前，究由何处延搁，将在任迟延最久之员详复察办。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咨爵阁部堂裁撤苏局所属铺捐

为咨会事。窃照前因淫雨积月，近更大雨如注，田地被淹，市廛萧索，为近年所未有，访查苏州牙厘局所属铺捐，抽收毫无起色，而员董薪水、辛工、局费丝毫不能少减，实为无益于饷、有损于民。各乡镇店铺商民，于本部院祈祷旋署时，拦舆哀诉乞免，情词惨切，当即面商何中书，亦以铺捐局费重而收数少，最为累民，且与卡捐迥殊，即使先免，亦不致掣动全局，惟全免之后，每月约短粮台饷银一万两，请商筹弥补。旋商之杜藩司，据云藩库除月饷外，每月尚可以一万两挹注厘局，因拟将苏局所属铺捐先行裁免，冀以苏民困而召天和。除会衔分别札行出示晓谕外，相应备具会行示札稿，同缮就示札，一并咨送。为此咨请贵爵阁督部堂，祈

即查收备案,并将示札即日会印封发施行。

计咨送会示稿一纸、会札稿一纸、告示十二道、札一件。

咨爵阁督部堂告示、札文、排单

会衔裁撤铺捐告示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现在城乡市镇,铺捐日少,而员董局费依旧如故,无益于军饷而有损于民生,亟应裁撤,以节浮费而苏民困。本部堂、本部院会商,意见相同,现飭苏州牙厘局自六月初一日为始,将所属城乡市镇铺捐全行裁撤,如有员董胥役暗中抽取需索,准该铺户随时控告,以凭严办,切切。特示。

附函

敬肃者:十九日肃达寸启,旋于是晚奉十六日钧谕,敬悉一是。连旬阴雨,前数日犹觉无碍,今则低田一望汪洋,秧苗皆坏,犹复雨脚如麻,不能断绝,苏人咸云近年以来,无此大水。某早晚祈祷回署,辄有乡老多人,跪在泥涂,企称城市乡镇店铺,自三月以来,淫雨不止,生意毫无,而铺捐丝毫不能短少,是以近时店铺日少一日,且卡捐尚有委员作主,铺捐则系董事经理,高下其手,受害尤深,若蒙宽免,天将不祷自晴等语,言毕泪零。某告以督抚正在商办免减铺捐,尔辈不日即有生机,无庸疾首蹙额,渠等始怅怅而去。查苏省兵燹之余,乡村市镇百姓复业者十无四五,偶开市铺,不过小本经营,若令稍有盈余,则食物自可日贱,逃亡在外者亦可逐渐言旋,此为规复元气第一要务。况行商倘若亏本,生意即可不做,厘金即可不完,铺捐则无论有无生意,但开一日店,即要一日厘,百姓生机,安得不日见日蹙乎?某昨曾微行苏常各属,亲见穷民菜色鹄形,父老晚餐有以盐送粥者,询何以不买鱼菜?答曰铺捐重,物价高,买不起也。即此一端,足见铺捐之有碍穷民生计。前此官保回信,亦言兵事一有转机,即当此款首先裁撤,与中堂爱民如子之心不约而同。现与子永、筱舫熟商,皆言铺捐局费最巨,民捐十文,公家不得五文之用,惟裁撤之后,每月饷额约短万金等语。鄙意此款既由某倡议裁撤,自当由某筹款挹注,以免前敌支绌。现已会列钧衔,札飭厘局,自六月初一日为始,将苏局所有城乡市镇一切铺捐,概行裁免,以苏民困而迓天和。谨将示稿并会札稿送呈,伏祈鉴核,迅为会印发还,不胜依切。此举并非某敢于专擅,实缘目击民情困苦万分,故敢为汲黯矫诏之举,尚求谅其心之无他为祷。正肃函间,适应道因公到苏,谈及松沪铺捐较之苏省所入尤少,应否一并裁去之处,某因无款挹注,不敢遽定,仍当仰乞恩慈,早裁一日好一日也。或将凤凰山教练勇商裁一半,亦可弥缝其缺。顷接江北报单,运河水势亦觉可危,前年清水潭决口,因在事员弁省数十千文之项,其后卒致糜费数十万金,可否严札该管工员弁及地方官,极力保护河堤,但能有益于民,准其便宜行事之处,并乞钧裁酌采。总之,事前之糜费较之事后之糜费,究竟有间。临书无任惶悚待命之至。

再,品莲自金陵来,谈及常州途中所看水势,皆比禾苗高二尺有余,恐成荒象,诚可焦灼。连日察看附城塘路,亦已被淹,皆因低水太多之故。裁免铺捐札示,务求钧处用排单速发到苏为叩。今早放晴,此刻又阴晦矣。告示恐卡捐效尤,故声明局费一层,系与子永商定。有李生丹崖者,崇明人,精于算学,有体有用,未能量其所至,此次派令勘查沿海形势,绘有图

说,甚为详尽,已囑其亲自持呈。某欲令伊偕同容闳往泰西周历险要,并察看外国交涉情形,但须费盘川千余金,未知钧意以为可行否?

咨复通商大臣商号拟购轮船试运

为咨明事。同治七年六月初五日准贵大臣咨,据华商吴南记等禀请集资购办轮船试行漕运一案,当经批示印发录批咨会查照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批词“置备轮船究以装货揽载为第一义,以运漕办公为第二义”,此诚彻上彻下、洞见症结之论。此案前据并禀到院,即经札飭江、苏两藩司会议禀复,并批以沙船如果足敷装运,自应先尽沙船,与贵大臣意见相同。兹准前因,除札两藩司遵照外,相应将前禀批札抄录咨明。为此合咨贵爵大臣,请烦查照施行。

附函

敬肃者:中国试办轮船公司,原为收回利权起见,并非一有轮船,即能与彼族争雄海上也。盖兵船与商船制度截然两途,兵船利在灵紧,灵紧则不能装货;商船利在宽大,宽大则不能对敌。然必须商船日盛,方冀饷源渐旺,可为筹备兵船之计。英法商船遍五大洲,一在垄断利权,一在周习险要。而且设天主教以窥我隐情,则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设鸦片烟以柔我气骨,则如白蚊蠹物,无坚不摧。我之形胜,彼已绘为图说,而我尚梦然不知也;我之奸民,彼已资为指臂,而我尚夷然不察也。欲修武备,惟有弃我之短,师彼之长,非兴各省矿务无以裕我财源,非往外国经商无以制其死命。而习水师,制器械,当此迫不及待之时,亦属刻不容缓之举,而尤以停止捐输、肃清吏治、维系人心为第一根本。轮船公司一举,本属自强嚆矢,尊谕所谓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实已洞见症结,但起办之初,贵在立脚坚定,又似非先办运漕无以为体,继办揽载无以为用也。总之,邻氛日逼,不能不尝胆卧薪,积习太深,不能不改弦易辙,非蒙中堂坚持定见,登高而呼,则某虽痛哭陈词,恐亦不能挽回万一耳。

锡山驿不填到站时刻行司申飭

为札飭事。照得江苏各州县接递公文,往往耽延迟误,互相诿卸,前经本部院飭司通飭各府州厅县,于紧要公牍,照浙省办法,在申封背面刊刷排单格式,责令经递各州县填注接递日时,以便稽核在案。今于六月初三、四两日,接到丹阳县、镇江府等初一日发递背面刊刻新式排单申封公文六件,丹徒、丹阳、武进等县俱照章填注日时,惟经过之无锡县锡山驿,均未填注接到转递日时,殊属玩违。本部院令在必行,岂容如此玩忽!应将管驿丁书量予示惩,俾知儆惕,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遵照,严飭无锡县将此次不填到站日时之管驿丁书亲示责革,仍飭该县谕督在驿丁书,嗣后凡遇此项公文,虽与大排单立即驰递者有间,然亦不可将到站日时漏不填注,以致难于查考。该县系初次错误,是以姑免记过,然亦足见其精神不如前数站之周到矣。该司并即通飭知照,切速切速。

札臬司

卷四九 抚吴公牒十四

海洲详复奉发紧要排单朱标文件业经遵式月报所有 未奉通饬以前文札恳免补造由

查各州县本年正月起奉到公文，前次通饬造报一案，全省均已照办，何以该州不能？与前次不造粉牌，同一藐玩。所请免其补造之处，断难准行。仰即遵照迅速查明，限于月底补行开送查核。该州岂老将至而昏愤随之耶噫？缴。

密查昆山城隍庙捐查明何人为首由

为札查事。照得昆山县铺捐停止之后，访闻有不肖书役，以修理城隍庙为名，另起日捐，民间每日五文起，至二三十文止，铺户则十文起至七八十文止，如果属实，大为玩法，合行密查。札到，该司立即派员前往确切查明何人为首，是否由民间自行举办，抑由官董、书役之勒索？究竟捐至何时为止？据实具复，以凭分别严办，火速密速。此札。

札苏藩司钤封

咨明丹徒令记过由

为咨明事。六月初九日据丹徒县禀称，奉查焦遇春控曹学富欠还借款一案，据实稟复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此案业已注销，而差仍索费，此皆由该令并不随时吊销差票之过，事后又不能审出实情，仅予责处了事。至每月词讼，屡次严饬照数核实开报，何以仍有遗漏，直至本部院查访始知遗漏，则未经访查以前，其遗漏更不知凡几。本应从严撤参，姑念事在通饬之前，从宽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除批示并饬苏藩司注册，暨札臬司通饬各州县，此后注销之案，除吊销差票，仍须随时榜示照壁始能杜弊外，相应将该令因案记大过缘由咨明。为此合咨贵爵阁督部堂，请烦查照施行。

咨督院

靖江县禀现讯吴锡珠供无伙劫情事 可否提禁递籍请示由

吴锡珠一犯现讯供情，与原禀大相径庭，该前县与该县当时率请正法，可谓草菅人命矣。仰按察司即飭常州府提犯，虚衷研讯，是否恃无质证，狡供图翻，抑原审实有未确，分别核议通详察办，毋稍回护，致滋枉纵，切切。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札飭金坛季贵林服毒身死一 案飭县另行访查详办

为札飭事。据该县申复，该县未结自尽命案，有外籍季贵林服毒身死一案，因尸妻季陈氏尚未缉获，无凭质断等情，开折到院。据此，折内有“季陈氏此拿彼窜”字样，殊属小题大做。检查此案，先据该前县验讯通详，经前署院以指奸勿论，律有明条，祝荣万有田可耕，尸亲、讼棍捕风捉影，不过为串诈地步，引律明晰批司，飭传季陈氏到案讯详在案。迄今将及一年，季陈氏既未提到，尸叔季盛久已潜回，应即将案注销，祝荣万依律勿问。季贵林究竟因何服毒身死，由县另行访查详办，合亟札飭。札到，该县立即遵照办理，将注销缘由出榜晓示，所有出过差票，全行吊销。仍将遵办缘由通报查考，毋迟。

札金坛县

清河县详张金报葛泳馨被胞兄葛恒馨故 杀身死埋尸不失一案获犯由

葛恒馨偕夏长吉等往寻葛泳馨评理未遇，即取其家剪刀藏放身边，试问是何用意？迨与葛泳馨途遇口角，辄用剪刀剜瞎其眼睛。苟非预蓄凶谋，何致心狠手辣如此？据详恐有不实不尽。仰按察司飭再研讯实在因何起衅争殴，果否登时起意致死、埋尸不失，抑系预谋杀害？此外有无在场帮殴，及帮同抬埋之人？务得确情，按拟招解，一面比差勒拿逸犯夏奎等，务获并究，毋稍颠预。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吴江县详潘曹氏服毒身死验讯由

此案详结尚速，至将潘朱氏拟笞，亦不为未见，盖妒妇固有愧于三从，而宠妾则《传》所称六逆也。仰按察司核明飭遵。缴。格存。

如皋县详李赵氏报伊子李建溺死 在王琴圃等沟内一案验讯由

此案系上年七月间报验，该前署县并不早为审结，以致案内人证受累经年，实属昏愦！应将该前署县记大过三次，永远不准委缺，以为玩视民瘼者戒。已札行江藩司注册飭遵，并咨爵阁督部堂查照矣，仰按察司核飭遵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飭查砀山缴排单漏填迟延

为札飭事。六月初八日据署砀山县申缴五月二十三日接奉本部院五月十三日未时所发限行四百里公文邮封排单到院。查该排单内填五月十八日寅时未刻到钟吾驿，以后并未填注到站时刻。查钟吾驿以下，应由邳州赵村、单家二驿，铜山东岸驿，西经萧县境递至砀山，约计程途四百里有零，何以其间经过县驿均不填注到站、到县时刻，且行六日之久始行递到？殊属违延！前因该砀山县缴到闰四月二十四日所发公文排单，内东岸驿以下漏填时刻，接递延误，即经于五月二十一日札查，并飭徐州府查议腰站情形，至今尚未复到。今复有漏填数站、迟误多日之事，实堪痛恨！若不严行整飭，何以儆疲玩而肃邮政？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转飭徐州府遵照，查明此起公文究在何处耽延，立飭该府亲提丁书、递夫，从重责处。并飭徐海二属，将有站者认真整顿，无站者添设腰站，仿照淮阳二府现在办法，勒限办理具复，谕令嗣后往来排单公文，该府州县如再遗漏迟延，定干参究。仍将遵办缘由具复，毋迟，速速。

札臬司、徐州府、海州

常州府详木簾经由三河应捐捞河工费 无伤商力请照常开收由

木簾捐款，无论绅董、卡员经收，究竟弊窦多端，难以照准。仰苏藩司转飭该府，将此项捞河经费，如何另行筹措，务祈于水利、商情两无妨碍，再行悉心酌度核议详夺。仍飭先行补详爵阁督部堂，并候批示录报。缴。

安东县详严成方等讯非方同义案内 正犯仍发回沭邑审办由

石至动即石小栋子、严成方在沭阳县另犯何案？石小栋子双目何时成瞽？均未讯明声叙。既据将犯解回审办，仰按察司即飭沭阳县，俟石至动即石小栋子等解到，提同研讯确情，录供详办，一面查明案由，于一月内先行申复，毋稍羈延。该令甫经到任，即能清理滞狱，殊

堪嘉尚，应记功一次，以示奖励，即移江藩司注册。仍候爵阁督部堂、漕部堂批示。缴。

江浦县客民穆聚兴控武进县民陶德顺一案

该民控及不相关之人，是以将稟掷还，继思尔人生地疏，人财两失，亦属可悯，已札饬常州府县认真比捕跟追。尔即前往武进县听候办理，勿再恃刁株连干咎，切切。缴。

安东县稟甫经抵任所有五月份造报各册应请展限由

该县清理石小栋子一案，足见留心民瘼，已行司记功一次矣。兹据称甫经到任，积案尚多，现拟逐日编审，所办甚是。其五、六两月词讼各册，准于七月初十以前一齐到院，毋再迟延，仰即遵照赶办，并将以前积案次第清理。该令其勉为循吏，毋负厚望，切切。缴。

甘泉县申五月份押犯花名清册由

查核来册，监禁人犯朱康年等均未注明收禁年月日期，管押项下又重列王三一名，下月务即逐案留心，实事求是。该令素有血性，何不认真办理，免得本部院于积牍如山之下，既要费心，又要淘气。至胡老疤子等犯，皆系积案，尚未据详结一起，仰即赶紧清理，会审明确，次第详办，毋再延宕。该令力保黄委员会审，何以许久竟未审结一起？该令恐难免知人不明之咎。府中近日结案甚多，该令何不效法耶？仰扬州府转饬该县并松令知照。缴。册存。

太仓州稟奉饬设立社学遵办由

查核该州所设义塾三处，除璜泾镇一学有田七十余亩，堪以收租抵用、可期经久外，其城内及六河二塾，常用经费由该州县等捐廉济用，虽称为数无多、尚易筹措，然无定款可支，恐致日久废弛。仰苏藩司饬令与现议在乡添设义塾一并妥议经久之资，或该境内有不在祀典之庵寺田产拨归充用，庶几经费有常，永远奉行。并令俟筹定款项，选举可靠绅董经理，妥议收支章程、课读规条，详细通稟察夺，毋迟。缴。

补用同知稟遣属赴苏请领钤记由

稟悉。该丞办理中外交涉事务，须外圆内方，不可内外俱圆也。此缴。

罗店镇私收庙捐拨入义学催查捐数章程

为札催事。案于四月初二日据宝山县禀：罗店镇私收修理庙宇捐项，并未禀准，实有不合，当委典史前往确查，计所收庙捐五百二千三百二十九文，立即飭提到县。因思罗店镇现设义塾，正筹经久之资，今将此项捐钱发商生息，作为该镇义塾经费，除飭公正绅董筹拟经久章程另报外，通禀立案等情到院。当查该县以罗店镇私自派收修庙捐项，提充该镇义塾经费，斥浮伪而崇教化，办理甚为得体，但该县政务清简，此等地方要事，何不亲往查办，而必委诸典史乎？实属不解。即经批道转飭确查捐数果否核实，并令将该镇义塾选举公正绅董督同经理，妥立课读规条、收支章程，通禀立案，务使经久无弊，不可徒资中饱。他处乡镇，亦即筹款一体设立，毋稍懈惰在案。昨据该县禀报，已于高桥、江湾、月浦、大场、真如各镇设立义塾，其罗店镇筹设义塾案内批查捐数章程，迄未查议声复，合行札催。札到，该道即便遵照先今批札，迅飭确查捐数，选举公正绅董妥议章程，通禀核夺，毋再任延，切速切速。

札苏松太道

桃源县详陈丁氏被卜全胜强奸不从羞忿自缢由

此案以拿获淫凶按例惩办为要，至不得已而将烈妇先行请旌，已落第二义矣。仰按察司飭即比差购线，勒限两个月，上紧查拿卜全胜，务获究报，毋任漏网。逾限无获，另候专案奏参，并将陈丁氏附请旌表可也。此缴。

溧水县申四月份词讼监押清册由

查该县四月份词讼，尚有高淳县童生赴府应试，经过该县，与门皂殴打受伤，控奉江宁府飭查一案，册中何以未列？仰江宁府转飭查明，补报查核，后次勿再疏忽。此批。缴。册存。

复督院咨商准关变通章程一案

为核案咨复事。准贵爵阁督部堂咨，案准户部咨议复准关监督奏关口情形酌拟变通章程一折，奉旨抄单行文遵办等因，当经本部堂派委常镇蔡道前赴邵伯镇，徐海高道前赴青口镇，准扬刘道前赴石达口，分投查勘是否可以添设关卡，有无窒碍，妥筹禀复，酌夺办理。嗣准贵部院咨会，派委候补杨道会同常镇蔡道，履勘邵伯镇等处，设巡毋庸置议，咨请会奏等因。并据准扬刘道详复，前赴盐城查勘，石达口添设关卡窒碍难行，并摹拓碑文一道，详祈核办。又据署徐海高道禀复，驰赴青口镇察看，青口一镇非通商口岸，例止黄豆一项准其出口，余则悉由准关及地方文武随时查禁，立法至为周密，兹若骤议设关，非徒无裨国课，实属有碍

商民，吁恳汇奏请将青口免其试行设关各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准关分设关卡，前据候选县丞叶兰皋等禀称，宿迁水旱兼关，扰累地方，咨准准关咨复，如果裁撤早税，应于水路设法招徕，如由陆路越漏，拿获严惩，将历年征收税银数抄单咨请酌核办理等因，当因邵伯、青口等处委查未复，存俟汇办。又蒋坝地方，本为凤关所属，准关设役巡查，旧章止准专查黄豆、饼片、芝麻、铁货、药材、煎碱六宗，不得查及他货，近年以来，该丁役等屡次藉端滋扰，上年即有盱眙监生俞元昌呈控木植被诈一案，当查历来各省无一地两关稽征之理，咨行奏明永定章程，以后蒋坝专归凤关征税，准关不得再设巡役，以清界限，各在案。现在既据准扬道等将石达口等处履勘详复，自应一并汇案复奏办理，抄案咨商查照，酌核见复，以凭核定会奏等因。

准此，查设关须因地制宜，榷税非抽捐可比，准、宿、海三处关隘，原设黄、运河之间，以征南北往来之税，今黄河北徙，商贾自稀，此亦时地使然，有非人力所能挽回者。如准关所陈六事，除大关小口税则应划一办理一条，既经户部议驳，又高良涧分口发给秤尺，照大关例征收，及岔山口改巡查为征收口岸等二条，既奉部议准行，查高良涧即蒋坝之下游，原系该关分口，向收口岸钱文，岔河口旧日设巡，今均改征课税，所增究属无多，有无累商之处，应俟试办外，邵伯设口一条，现据常镇蔡道及委员杨道会详，一地两关，商情不协，其王家港等三处设巡，亦多窒碍，准关之不能在扬属设巡，犹之扬关不能在淮属设巡等情。又青口镇设口征税一条，现据徐海道禀复，驰往察勘，该镇坐落赣榆县境内，距外海洋面百余里，口门以内河淤水浅，仅通商渔小船，并非通商大道，例止黄豆一项准予出口，准关及地方文武轮流查禁，若骤开海禁，不惟无裨国课，实属有碍商民等情。又石达口征收内河货税一条，据准扬道详复亲往察勘，查得乾隆二十八年奉前关部牌开，南来货物在本地卸卖者概免投税，立有碑文，各货之来自苏常者，有浒墅关、扬关暨各口稽查，间有北路贩往者，又有宿关、准关以及阜宁等口稽查输税，无从偷漏，添设关卡，事属窒碍难行等情，各前来。查核各该道详禀，均系实在情形，以上各层，似应据情会奏。

又，准贵爵阁部堂咨，候选县丞叶兰皋等禀，宿迁一县，水旱兼关，扰累地方，所呈极为明澈，咨准准关咨复，如果裁撤早税，应于水路设法招徕，如由陆路越漏，拿获严惩，将历年征收税银数目抄单，咨请酌核办理。查商贾陆路搬盘，其费十倍于水路，况既试行四年，一无实际，诚如贵爵阁部堂原批，相度地势，该处早关本可不设。又，准贵爵阁部堂咨，蒋坝地方，本为凤关所属，准关设巡，止准专查黄豆等六宗，该丁役等藉端滋扰，上年有盱眙监生俞元昌呈报木植被诈一案，历来无一地两关之理，咨行奏明永定章程，以后蒋坝专归凤关征税，准关不得再设巡役，以清界限，贵爵阁部堂执理衡断，极为公允。以上宿迁、盱眙二案，似应附案会奏。总之，准关因来源日绌，不得已而思变通成法，为补偏救弊之计，而高道、蔡道、刘道等所查皆系亲勘地势，博采舆论，所云窒碍难行，自系确有所见。准咨前因，相应咨复。为此合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照，希将实在情形掣衔会奏施行。

咨督院

附函

敬肃者：准关胥役征收过于苛刻，无论何人经过，翻箱倒篋，无异盗贼，偶有漏税，则罚款非数十倍不可，将来良商必致裹足不前，黠者必串通洋商司事，专行子口半税，为丛驱雀，实此辈阶之厉也。如蒙函文和盘托出，实于时局大有转机，某必随同画诺，断不敢有所规避，否则即由某处主稿，亦无不可。实因该胥役办事毫无分寸，将来酿成天下皆是子口半税，祸根

不小,故不能不痛哭流涕以陈之也。是否有当,伏乞钧裁。

通州申闰四月份词讼监押清册由

查该州自理词讼案,旧管、新收共有一百七十六起,册报开除三十九起,内仅审结七起,且如何审断,亦未注明;实在项下,亦未将因何未能审结缘由,明晰声叙,均属草率。嗣后应查照前颁册式,逐一妥为声叙,以凭查核。其册报奉到公文,未将本部院发递日期查开,嗣后应注明发递日期。至飭办之件,如果前月既办者,下月应免重开,未办者仍须列入。仰即遵照,并将未结各案,赶紧提讯断结,毋再老气横九秋也。此批。册存。

常镇道详复奉查镇城西门外巡防委员 彭庆嵩等在局擅受一案由

据详既悉。查镇江府于本部院特札飭查事件,并不遵照确查,辄敢一味瞻徇,曲为开脱,复核该道所查,较为认真,何以同在一城,该守竟漫无觉察至于如此?至该局委员试用县丞彭庆嵩、前署丹徒县典史沈史震,既经该道查明擅责擅受确据,应将该二员各先记大过三次,并将镇江府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候行司分别注册可也。其弹压局经费,据称由各行栈公筹,本来无此办法,现在该局既撤,姑免置议。仰即遵照。缴。

武进县禀江浦穆聚兴控案禀复由

据禀已悉。细阅拆开穆聚兴供词,陶德顺代卜延宕,必知卢司务踪迹,难保非徇私容隐。仰常州府即飭该县将陶德顺提案根追,是否知情,据实禀复察夺,一面严比捕役,勒限赶紧查拿卢司务等,务获究报。缴。折存。

卷五〇 抚吴公牒十五

六合县禀文生李澄控案查复由

该令既称文生李澄情虚畏审，讦告官长习为惯常，何以任听其潜匿乡居，不即传案讯办？至称该生之戚某道在爵部堂军营办事，又系本部院江西寅交，府县碍于情面等语，试问该令任听李澄潜匿，曾奉爵部堂札行乎？抑奉本部院札行乎？如果李澄借势扬言，该令尤当不畏强御，乃任听避匿半年有余，该令遇此虚声之情面，尚且如此瞻顾，若遇实在之情面，又将何如？身为民牧，而畏葸顾忌至于如此，尚能为闾阎判是非、伸冤抑耶？总之，该令当论李澄之有理无理，不当论李澄之有势无势。如果无理，即本部院之戚，亦当照办；如果有理，即非某道之戚，亦不应牵连。且该令所云府县碍于情面，本部院细察涂守所办各案，刚不吐，柔不茹，与该令之专以情面为事者大相悬殊，而乃强令老聃与韩非同传耶？殊不可解。仰江藩司速飭该县，照案勒限查传，解府提讯详办，毋任瞻顾畏葸。其高训导是否吸烟，有无劣迹，并由府密查具复。仍录报爵阁督部堂查考。缴。

赣榆县于飭查积案空言申复再记过由

为札飭事。案于六月二十六日据该令声称，五月二十九日奉札严催臬司拆开江北积年未复、未办各案，通行各属查复详办，将遵办情形申复一案，遵查前奉札查漕部堂奏交同治三年以前积案，即将单开之高守义等原卷送司核办，嗣后札催飭承将未结各案开单送核，正在核办间，奉札前因，除赶紧分别核办外，申复到院。据此，查此案本部院于三月三十日通行飭查，该县延搁三月有余，始据含糊率复，究竟未结积案共有若干，如何清理？仍不得而知。本部院屡催将办理积案缘由具复，该县必须将如何核办情形说出条理，方有归宿，非徒空言塞责而已，乃该令前月所复，则云飭承查复间，现在所复，又云正在核办间，是此两间，无尽之藏，尽足为该令终身做官不办事之遁逃藪矣。本部院每阅桃源县及该县文牍月报，如理乱丝，如行荆棘，目眩心乱，徒唤奈何而已。姑将该令再记大过一次，万一冀其愧奋。除行藩、臬司注册飭遵，并咨督部堂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县即便遵照，将所有未结命盗杂案，赶紧分别详办，毋再仍前泄沓，专以遁词申复，致干参咎，切切。特札。

加标

州县禀复紧要文件，往往云飭承查办间，或云正在查复间，此皆劣幕传授宕字诀。现在

做官，须用实际，非宏字所能了事也。极知该令好静恶烦，本部院何忍过于晓谕，无如该县积案一日不清，则民困一日不苏，有相因而至之势，是以不得已而屡读清听耳。人贵自立，但须振作精神，岂有办不了的事？勉之望之。放下屠刀，立成佛地，切勿仍为劣幕、蠹阁所愚弄而不觉也。

江宁府详接奉宪文是否按照发行之月 造报抑归奉文之月造报请示由

据详已悉。嗣后此种文件，应归入奉文之月造报，同词讼监押各册一文申送，仰即转飭一体遵照。再，此次酷暑，所属监押各犯，尚平善否？同一死也，死于法，则我与彼皆无憾；死于瘐，则此中终觉怦怦有动也。果报之说，儒者不谈，然积善余庆，积不善余殃，其理固自不爽。一人在押，一家若失魂魄；一票到乡，数十家不得安枕。各牧令多未由贫贱起家，所以不知闾阎疾苦也。不谋利、不计功，各牧令恐无此心地学问，该守试降格以祸福果报之说动之，或更易翻然振作。但望各牧令能办事、能了事，不必辨其勉强、自然，犹之种树，但期结果开花，不必问其用何物灌溉也。本部院前在上海途次，承爵阁部堂谆谆面商，以宁属词讼为念，近与藩司函商，亦拟将刑名、钱谷，分任办理。今查该府所属词讼积案，似有头绪，皆系该守督率有方之效。江北亦有转机，惟桃源、砀山、赣榆三县任听书差舞弊，冤狱沉滞，本部院先之以巽词，继之以危言，小过不已，记以大过，大过不已，记以摘顶，而该令等宠辱不惊，喜怒不形，本部院伎俩既穷，遂无可奈何矣。该守曾否与各该令习？或再婉词劝导，冀其由悟而改，并告以嗣后仍不扫除积习，两院即当檄司撤参，万一该令等能激发自新，则该守之为化奢矣。本部院实因人才难得，所以不惮舌敝唇焦，宛转劝诫，如再以水沃石，只可先行参撤一二，以儆其余。该守于谒见爵阁部堂及藩司时，并望先为面商，切切。缴。

江北州县向归督院主政，故公亦不能不与督院婉商。此札行后，旋接朗轩太守稟复，传爵相面谕，嘱将赣榆等县参撤，益见和衷之收效除也。林达泉谨记。

通飭词讼监押奉文各册一文汇送

为通飭事。照得各属上控、自理词讼各案禁押人犯，及奉到本部院径札文件、已未办复各册，本系一气相生，应一文汇送，方便稽核，并经通飭于下月初旬一律造送在案。兹查江北各州厅县月报各册，或有一文汇送，或有另文分送，殊不画一。且查各属送到各册，亦系先后不齐，竟有迟至下月底始行送到，实属延玩。今本部院以路之远近再行酌定期限，此后上月之册，江、淮、扬、通、海门等属，不得逾至下月十五以后到院；其徐、海各属，不得逾至下月二十日以后到院，以示限制，合行通飭。札到，该某立即遵照，嗣后月报各册，务须依限一文汇送查核，不得参差遗漏。经此次通飭之后，如有玩延，定记大过，该管府州亦干记过不贷，慎之，切切。

札江属各府州厅县

淮安府稟据盐邑稟水路河荡间 阻排单公文请宽时刻由

排单限行公文，攸关紧要，本应所限里数递送，因自淮至盐全系水道，湖荡舟行，难期迅捷，故于二百四十里之程途，限令十八个时辰递到，已属格外体恤，今据再请宽展，难以照准。嗣后发递该县排单、紧要公文，仍应十八个时辰递到，如因风雪阻滞，迟至二十四个时辰始到者，准予申缴排单时声明缘由，免予究办，若再有迟逾，定将该县记过，夫快、船户提府责惩。仰按察司飭府转飭该县遵照办理，毋违。此缴。

江宁府稟隔省州县及隔府县关缉关提犯证所需差费由 本官酌给不准在外诈扰请分别咨会通飭照办由

江湖间有一种似差非差、似丐非丐之流，携带州县访缉案犯公文，赴所至地方官盖印挂号，手持竹绰板，口唱急口令，向各店铺索钱，藉盘费为名，以自别于流丐，只索铺户，不索居民，其行径与乞丐异，其衣履完好，亦与乞丐迥殊。至索钱之多寡，各处不同，惟江宁为数最巨，故此等人赴江宁者亦最多，承平时每典给钱二百文，绸缎等大店每店一百文，估衣等中店每店五十文，若苏州则店无大小，不过人给一钱而已，在江湖派中，亦似有相沿旧规，不容紊乱也。若辈三五成群，以公差自居，稍不如意，辄盛气相向，闾阎颇患苦之。该府所稟，即是此辈，据请查禁，具见留心民瘼，甚属可嘉。惟此等访案公人，大抵籍隶安徽、江西、湖广者居多，并非各省皆有。至于查禁，则别有简易之法：只须通飭各州县，嗣后遇有持广缉文批到境者，概不盖印，一面将查禁缘由，出示晓谕，即可杜绝根株。盖伊等须经本处地方官盖印挂号，方能在外需索，本地丐头不敢过问，若未经本处地方官盖印挂号，而遽沿街索钱，本地各段丐头即不能相容，得群起而挞逐之矣。此等条例，不知创自何人，而奉行唯谨，正自索解不得，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则易知易从，转胜正言庄论也。仰按察司通飭各属遵照办理。金陵丐头最强，如此法不效，该府再行稟候酌办。仍录报爵阁督部堂，并候批示。缴。

睢宁县记功由

为札飭事。据睢宁县申称，事主钱万成被窃案内前获之刘文卓等，遵批所讯实系误拿诬服，当堂每名酌给钱三千文，谕令回家小本营生，仍派妥属护送出城，以防书役需索等情到院。据此，除批示外，查该县孙令奉札后，即能将淹滞多年之刘文卓等平反省释，且其释放之时，用心周密，殊属可嘉，应将该县孙令记功一次，以示奖励。除札^{江藩}稟^司知^{注册}飭^遵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注册飭遵，仍移徐海道知照，毋违。

加函致徐海道

此案新开永业已痍毙于前，刘文卓等若非严批复审，岂不又为新开永之续乎？该差役等

枉拿良民，必当严办，庶免效尤，不得又称为已伏冥诛也。

苏藩司详荆溪清理民山议减经费 请缓至秋后起限办竣由

荆邑接清山粮，如详飭于八月起查丈，限于十一月内一律完竣，所收单费虽经司府核减五文，而该县山额六十万亩有奇，核计颜、历二令任内，已经注册民山仅止一万七千五百余亩，现在张令议请接续清理，山地甚多，当此民困未苏，据请每亩实收二十五文，尚属浮多，应再删减。仰即由司察议详复飭遵。缴。

苏藩司详金山职员钱国宝阖族捐饷议请给奖一案请示

咸丰年间所铸当十大钱，铜砂搀杂，分两轻短，轮廓亦不分明，因之市肆行用初则每文仅抵制钱三四文，继则一文只抵一文，甚至有剔除不用者，官民咸以为累，于是捐款竟以二八搭缴，而军饷支绌，不能不通融作收，暗中亏折为数不赀。现在该捐户等既欲补奖，又不能照数补缴，所请就数折算，声叙亦不明晰，碍难准行。且此项捐缴银钱，均无支销案据，亦恐仍干部诘。仰即转飭遵照，究应如何核实查办，仍即由府妥议，通详察夺，毋稍迁就含混。并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札飭徐海道查明无驿州县添设腰站

为札飭事。六月二十六日据徐州府六月二十日申称，奉行礄山排单公文漏填迟延一案，现飭铜、邳、宿三州县查明何驿迟延，检照禀复，飭提玩误丁书、递夫解府究惩另详，并札萧、礄二县添设腰站外，具文申复，并缴排单等情，到本部院。据此，除排单存销外，查节次札行该府，飭查所属州县排单公文迟延漏填之案，俱以遵即飭查提究一语，空言申复，该守见解本领，竟与赣榆令相等，殊负期望。本部院前因江北积案陈陈，奏明清理，若非文报迅速，何能一空积压之弊？昨飭令该属于无驿处所添设腰站，原因无驿之县，距驿较远，或上下两铺路途绵长，铺兵径递，力有不及起见，并非专就是案内萧、礄二县而言，自应查明所属无驿各县站铺相离较远之处，适中添设跑夫，以向来例支铺司工食，移虚就实，通融挹注。该府并不悉心体会，通盘筹划，仅飭萧、礄二县添设，殊不思萧县距府城东岸驿只五十里，马力、人力均足径递，何庸添设腰站？该府舍远而图近，实属颛预率忽，深堪痛恨！合行札飭。札到，该司、该道即便转飭该府遵照，查明所属无驿各县内距站离铺穹远之处，飭议添设腰站。移抄淮、扬二府办定章程，飭发参仿办理。所需跑夫，或即挑拨铺兵轮流充当，或雇用健夫，以额设有名无实之铺司工食抵支，如有不敷，由县自行筹补，不得藉端请拨。一俟议定，即将添设处所，上下相距里数，在章程内详细条列，于七月底起办禀复，并先将节次飭查各案，即速挨查

明确，饬提玩误丁书递夫，分别斥革责惩，逐案具复。该府倘再延混，定干严咎。并催海州一体查议添设，开列章程禀复，毋违。此札。

札臬司、徐海道

加标徐海道札内

兹将淮扬二府新定腰站章程抄发一份，由该道督饬该府州参酌仿办，恐该府不能了此事也。该道俟该令空言申复记过札到时，仍面交该守一阅，或可冀其愧疚。

又加函

向来徐海等处，公文往往迟至四五十日方能到省，设有紧要事件，岂不大为所误？额设铺司工食，大半为帐房、门上、书吏所克扣，全是虚文，不如移此款改设腰站，较有实济。议者谓此事与吏治毫无关涉，不知文报迟延，即与人身之血脉不能周流相等，试问血脉不能周流，而其人有不日就枯槁者乎？即如水旱之请筹款赈济，冤狱之请示释放，大盗之请兵剿办，此岂可顷刻延缓者乎？添设腰站，然后文报方能迅速；文报迅速，然后上下情意方不隔膜，此乃一气相生之理。现苏属俱已照行，准、扬、通、泰各属公文，从前月余方能到省者，今亦五六日可到，只有徐、海两属，屡催不能如约，平原独无，想问心亦难自安。务望严饬两属，尽于一月内办成，庶上下无关格不通之虑矣。临书无任恳切祈祷之至。

督院咨复沪局减厘大概情形

为咨复事。同治七年六月十二日准爵阁督部堂咨松沪捐厘总局禀减厘大概情形，并请飭桂道查复撤去抚标水师等七营节省月饷若干，抄批咨复查照等因，到本部院。准此，合就抄粘札行。札到，该总局立即遵照出示，分别停止铺捐，并派亲信妥人分投确查，毋任员董、司事人等从中舞弊。其房市、坐贾，从前欠缴之捐，并即一体豁免，庶免经手人等藉端混索，切切，毋违。

札查吴江县申复公文先后是否相符

为札饬事。六月初九日据吴江县沈令声称，遵饬嗣后申详文首填明月日字样等情。据此，查本部院通饬之件，无论何项公事，均系吴江县首先复到，甚为迅速。惟该县申复该司等衙门事件，有无迟缓，是否相符？除将送到申封排单格式存案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遵照，查核吴江县申复公文是否一律迅速？其办理事件，是否言行相符？刻日具复察夺，毋违。

札臬司

加函

沈令舆论不一，有人言其勤者，有人言其伪者，故欲折衷于遵处之公事。该令勒石永禁经造一节，实于催科洞见症结。又闻其问案最能得情，土人呼为“沈拐子”，有此事否？惟门阍周小村有收受各乡礼物之说，望嘱其认真严查。立法必自近，庶膏泽方可下行耳。

崇明县详奉飭查禁收买淫书据董禀办议罚各情由

据详该县查禁淫词小说,收缴残缺《西厢》各书十七本,于五月初六日巳刻,当众目昭彰之际,眼同焚毁,以示征信而广劝化,并请示滩簧淫戏,应否示禁等情。该县局仅止给价四百二十文,收缴残破不全之淫书,为数甚属无几,乃声叙如许张皇,未免骇人听闻。至滩簧淫戏,早经通飭严禁,该令岂未寓目耶?该董事等所议查获应禁淫书议罚各层,徒滋弊窦,万不可行,该县遽即飭董照办,尤属不谙事理。至董事原禀不通语句甚多,该令辄即据以通详,幕友之恶劣,可想而知。仰苏藩司即飭先将幕友驱逐,并随时严禁董事、书差不得藉端索扰,仍通飭各属暨行书局查照。缴。

闻崇明幕友张兴嗣,声名恶劣,外间索谢,皆由董事朱祝庭为之说合,不欲明揭其短,故藉此驱逐耳。禁淫书以华亭张令最为认真,然于前此兼理娄县时,其门阍端姓,南京人,在西门外扫叶山房搜获《珍珠塔》小说一部,罚洋数十元,藉端骚扰,殊可痛恨,并祈转嘱张令即行驱逐,庶可保全令名。本欲见诸公牍,因护惜该令声名起见,故请公以密函谆嘱也。

卷五一 抚吴公牍十六

海州误会粘贴排单札饬更正

为札饬事。六月二十七日据海州申称，奉饬于上申紧要公牍文封背面刊刻排单格式等因，奉此兹将排单式样饬匠刊就，凡紧要文件填注发递，具文申报查核等情，并据于此件申封上粘用排单递送到本部院。据此，查前次札司通饬仿照浙江办法，于申封背面刊刷排单格式，填注接递日时，俾便稽查迟速，并未饬令粘用排单，通省各州县均系一律办理，独该州不能领会此意，误于文封上粘用排单，殊属错谬，合行札饬。札到，该州即便转饬该州遵照，将所拟排单格式收缩短小，刊印于申封背面年月之下，遇有紧要文件，即用此封发递，毋庸另粘排单；其寻常文报，仍照旧式文封，以示区别。并饬沭、赣二县一体照办，均毋误会，切切。

札臬司、海州

清河县桃源县会详清河奉验桃源花户叶成如 欠粮不完差提自尽一案因尸子力求桃源相验后 避匿不到清河无凭相验仍由桃源填格录供由

铁链非自缢之具，叶成如明系坠链身死，何得率以自缢填报？且身受铁器伤两处，尤属可疑。该县既稟请委验于前，复违例自验于后，所验又不实不尽，难保非丁役诈赃殴打陵逼酿命，从而设法消弥。据称委勘河工，何以携带忤作同往？又称另有相验民人具报斗殴受伤案件，何以民人并无姓名？种种欲盖弥彰，适形闪烁。清河令奉委相验，并不遵札办理，辄行折回，亦属不合。仰按察司速即移会江藩司，先将清河县记大过一次注册，一面飞饬淮安府，提集人证，严审确情，据实详请参办，毋稍徇延，并干未便，切速切速。仍候^爵部堂批示。缴。格存。

丰县排单漏填一案含混申复饬令查办

为札饬事。六月二十七日据徐州府六月二十一日申称，奉札查丰县排单公文漏填、迟延

一案，查明递丰公文驿站程途，饬提铜山丁书解府究惩，并缴排单等情，到本部院。据此，除排单存销外，查丰县公文，既据该府查明向由铜山东岸驿转递，自应经由邳州单家驿而至东岸驿，何以混称不由邳州单家驿递送，殊不可解！前件排单，既系东岸驿匿不填注，其迟延之处亦必在该驿，不问可知。该府近在同城，应即立提驿书、丁夫究责示惩，详复完结，何得仍以“除饬提解”等词含混申复？可见该府办事一味颯预，毫无振作，以致所属驿务玩误成风。此后如再有迟延、漏填，即将该府记过，以为因循者戒，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转饬遵照，立提东岸驿丁书、马夫，责惩详报，并查明邳州单家驿至东岸驿中间腰站两处，究竟曾否设立？此件公文，单家驿有无迟误？一并具复。一面严饬各属，认真整顿驿务，此后如再有迟延、漏填，定即分别严办不贷。

札臬司、徐州府

海州详赵有科故杀陆芳身死由

故杀由旁人代为供认，殊属奇创，难保非商同预谋致死。仰按察司饬即比差勒缉赵有科，务获提同研讯确情，另行通详拟办。缴。

苏司详复昆山私捐邑庙经费一案由

昆山县书差骆文炳等，于六月初一日停止铺捐之日起，藉修庙为名，张贴捐条，出头派捐，该署县毫无觉察，并不查禀请示，迨本部院行司委查，始行禀复，本干严咎，姑念其到任未久，人地尚属生疏，且奉文后即将该书差解案，姑从宽记大过一次，由司通饬。余如详办理。缴。

苏藩司详余维士等上控县书史懿初等藉捐索费一案 饬据复查明确请示由

此案余维士不控，则司中无从行查；司中不行查，则该令等擅自科敛，将赖常州府为之发觉耶，抑赖苏州府代为发觉耶？且此项歉田该令前已结实详复，万难收捐，如果事出因公，岂有不详禀请示，甘心为人任过，万万无此情理。况查该二县歉熟田捐项系同时开收，计该令等详复难以收捐之时，正在该令等私自收捐之时，谓非罔利营私，其谁信之？常州府事前既不能觉察，事后又为回护，积习太深，姑先记过一次，以示薄惩，仰即注册饬遵。仍由司行查宜、荆二县，该令等何时倡议收捐？此项歉田捐款，据称抵充各项公用，应有报销案据可凭，既已行府查明，何难将年月是否相符一层一并查复。又前据常州府禀，史懿初等供认每亩得钱二文，当经详明院司有案，何以此详并不提及，应再分晰查明议详。至宜兴县存钱六百二十七千零，应即勒限该革令补缴归款。其荆溪县存钱三百余千，并即饬县留存公用，毋任亏

挪。所有常州府记过之处，已咨明爵阁督部堂查照矣，并即知照。缴。折存。

南汇县申五月份词讼监押清册由

查册造上控项下，钱万千、严其德、计宝贤等三案，均尚未奉有批示，自应仍列实在项下，俟接奉批示，再行开除，方为合式。至自理项下，王桂卿、朱吴氏两案，该县以骈语判断，未免太文，况若辈并非文人，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也。总之，本部院只要案结得多，人押得少，判语则明白晓畅，农夫、野老人人共知足矣，并即遵照，嗣后判语不必加以文饰，转致以词掩意，此批。册存。

阜宁县申闰四月份内外监管押人犯清册由

下月旧管，即系上月实在。查该县外监四月份实在项下共十四名，今核闰四月份外监旧管项下，仅有十三名，计漏开梁长元一犯。又据另申五月份册造内监旧管项下，漏开朱二、夏正洪二犯，实属疏忽。仰淮安府严饬遵照，嗣后务当认真办理。至四柱项下，均无总数，亦属不合，下月应即注册，毋再舛错遗漏，致干记过为要，此批。册存。

加标

该县积案务须认真清理，词讼务须认真断结。访闻该令署中，有在外招摇之人，尤当严密关防，声名勿为所累。该令当差作幕时，自命何等？何以事权在手，遂甘庸庸与俗吏为伍耶噫？

镇江府详复理事同知设立盐卡巡役 藉名索扰查讯供情请示由

巡役孙高等，应如详办理。惩一即以儆百，其余滋事之谢胜等，自应从宽，毋庸饬提，以省拖累。仰常镇道转饬遵照。至桃庄盐卡，既不认真稽查，辄敢藉端索扰，实属无益于课而有累于民，应否裁撤，并即查议详复察夺。仍录报^{爵阁督盐部堂}浙盐抚院查照。缴。

长洲县申五月份词讼监押清册由

该令审理讼案，竟能随到随结，具见实事求是，深堪嘉尚。积压词讼，譬如负欠钱债，钱债愈久愈不能清，词讼愈积愈不能了，此一定之理也。该令勉旃，勿负厚望。仍录批报明苏州府知照。缴。册存。

加函

详阅词讼月报，断结判语切当平允，足使两造折服，惟中有骈体，尚未能尽除文人结习

耳。田陈氏判语中，有“藜藿山下”及“见金夫不有躬”等句，似涉不庄。李阿信等判语中，有“六房甑欲生尘”等句，在作者命意，不过自明清苦，但恐愚民误会，以为欲调剂书差。曾记《说部》中有岭南节度使某，深知馆贴累驿，凡求馆贴者，皆云“累路馆驿，供给菜饭而已”。有客赍贴到驿，驿司依贴供讫，客仍不行，驿吏催之，客询食贴如何处分？吏曰：“供给菜饭而已。”客曰：“菜饭供了，还我而已。”吏相顾莫知所为。客曰：“而已者，比骡小，比驴大，若无可供，还我价值。”吏问：“而已价值若何？”客曰：“三五千。”吏遂敛送。此皆以词害意之一证。大约公牍文字，贵浅显，不贵精微；贵人人能通，不贵引用经典。务祈此后判语，但取达意，更以至诚恻怛之词，使阅者人人感动，收效尤贖。东坡诗云“洗我绮语砚”，愿与同志共勉之。

会衔严饬不准就地正法

为通饬遵照事。照得命盗案件，例应由州县讯明，按拟招解，该管道府复审明确，解赴司院衙门审解勘题，奉旨交三法司核议复奉，然后降旨正法，所以慎刑章、重民命也。军兴以来，烽燧频惊，道途多梗，于是有就地正法之事，其始不过将邻封未破各案，捏作现获各犯之所为，其弊止于开脱承缉文武处分，尚无大害，既而相沿成习，地方官恃无复审印证之员，遇事心粗手滑，不暇致详，但装入曾充营勇一句空词，即以一禀杀却了事，稍加审慎，转似迂拘。殊不知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人命所关，岂容轻忽？近来江北各属，详报平反盗窃等案，不一而足，令人寒心，此就地正法之请，实未能深信不疑也。查江苏地方肃清已久，各衙门勘转一切使费，通饬禁革，所有盗劫案件，自应照例解勘，惟现在裁撤各营，难保无外来游兵散勇，逗遛地方，抢劫生事，亦不得不量为变通，迅速办理。本部^堂公同酌核，嗣后如有遣撤兵勇纠劫之案，一经获犯，讯明赃证确凿，并有充当兵勇实据，实在法所难宥者，准其录供通禀，听候本部^堂批饬附近道府复讯明确，就地正法，俾知儆畏。其寻常盗犯，概由该管巡道府州按例审转，不得混叙曾当兵勇空言，率请就地正法，以昭详慎而符定制，合亟通饬。札到，该某立即饬属一体遵照办理，仍将奉文日期专案申复，毋违。特札。

札臬司、各府州

徐海道禀宿迁盗犯王玉英等讯拟请示由

王玉英持刀扒墟肆劫厘卡，与寻常盗案不同，既由该道复讯明确，即如禀将王玉英一犯即行正法，传首犯事地方示众，俾昭炯戒。其杨田一犯，罪止拟流，即发回复审，同王玉英正法缘由一并按拟详咨，仍先移臬司查照。现在寻常盗案业经本部院会同爵阁督部堂明定章程，苟非游兵散勇、犯法确有实据者，不得再请就地正法，通饬遵照在案。其有通禀在前，曾奉督抚批准，由道府亲提复讯明确，即行正法者，应仍照原奉批示办理，以归画一。仍录报爵

阁督部堂批示。缴。

机器制造局稟明遵购祺记洋行机器各件 恳请给发价银并呈契据清折由

两稟均悉。至总理衙门前商购办机器，于天津开厂，藉以拱卫神京，业经函复由苏办理，分别咨行在案。今该局购就旗昌祺记机器两份，预备解交总理衙门备用，俾竟李爵大臣未尽之忧，殊堪嘉尚，仍须每件由局拆看是否合用。未备之铸铜铁大炉等件，既由局中代铸，约计四个月内可以成功，尤见力顾大局，仰候据情咨请总理衙门查照。其机器等件，何时可以装齐起解？是否全搭轮船，抑或装雇夹板？该局仍妥商稟复。应领规平银九千余两及皮带银五百两，既将印领札发苏藩司照数给发，并行知江海关矣。皮带一项，能否移宽就紧，再当随时函商也。此缴。洋文契据单清折存。

加函

天津开设机器局，为渐图自强张本，敝处前经怱怱地帅，至再至三，并允大小一切机器模，均由上海为之代办，渠始首肯。当时亦不料代办之难如此，然已应诺于前，岂可翻悔于后。不独铜铁大炉须为代铸，即汽锤各件，亦须代购，一切款项均由敝处筹还。津局器械一精，则津事自强可望，务望尊处力为其难，不仅地帅感激靡已也。

催碭山一切公文定限办理

为札^飭催事。案照本部院札飭将一切公文定限办理一案，又飭将原告久未呈催之案即行注销、并将差票吊销一案，迄今未据^碭山县将遵办缘由具复。又飭将奉到本部院缮发公文，不论有无朱标排单，按月造册送核一案，又飭将上控自理词讼各案禁押各犯，分别管、收、除、在按月造册呈送一案，迄今^碭山县并未遵照造送，实属麻木不仁。应将署碭山知县郭令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合行札^飭催。札到，该^司县立即遵照^{由司注册，通飭知照毋违，}先后札飭事理、分别具复，一面速将本年正月起到五月份止，奉到本部院缮发公文，不论有无朱标、排单，逐件查明，补造清册送核。嗣后按月一送，并将四月份起至五月份止词讼监押各册，赶紧造送，以凭查核，如再迟延，不仅记过已也。特札。

札江藩司、碭山县

崇明县详纪吉祥酒醉溺水身死由

仰按察司核明飭遵，详内溺水之“溺”字，皆误书“弱”字，使崇明而有弱水，得无可望而不可及耶！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署青浦县陈令禀城乡已分设义塾由

义学为启愚蒙、兴礼让之大本，该署青浦县陈令到任后，即筹议添设，尚能尽心政教，深尚嘉慰，应记大功一次，以昭奖励。即准抵销该令前署南汇任内不贴斗则银钱各数告示所记大过一次，仰苏藩司注册饬遵，并由司通饬各属，一体遵照。至来禀内叙黄渡镇拟建造义塾一处，尚未动工，禀尾又声明黄渡地方现在已谕董筹设义塾等情，是否声叙重复，或有错误？并饬该县禀复查核，毋违。仍抄录禀批，报明爵阁督部堂查考。此缴。

加函

闻该令又于陈夏二公祠添设义学一处，黄渡虽未动工，已借关帝庙设立义学，如此留心教化，真牧令中不可多得之员，望即手书奖励，使之有志竟成。惟闻该县珠溪义学塾师张姓，不甚得力，兼吸洋烟，祈转致速为撤换。有一吸烟先生，诚恐引无数吸烟子弟，不可不慎之于始也。

御史张沅奏参泰州长康各款由

为恭录咨行事。同治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准兵部火票递到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江苏巡抚丁，同治七年六月十四日奉上谕：“前据曾国藩等奏，署泰州知县长康被控门丁指官诈赃、延不交案，当经降旨将长康革职，勒令将门丁高顺交出审办，兹据御史张沅奏称，该署知州复有授意诈赃以致民人曹毓芝自刎，及非刑责打李日广令出钱了事，并有革书李凤岐等迭经控告各等语，长康平日居官如果尚知自爱，何致屡被参劾？著曾国藩、丁日昌按照该御史折内所参各情，严行审讯，以肃吏治而挽颓风，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并抄录御史张沅原奏到本部院。承准此，查署泰州知县长康，前经会折奏参，钦奉谕旨革职，饬令将门丁高顺交出审办，嗣据现任泰州申报，高顺在鲁港地方落水身死，即经移咨安省饬属确查，尚未复到。至曹毓芝被逼自刎身死一案，前据^{该司}审拟详咨，因情罪未协，批饬确讯，另详核办。其陈沧洲禀诉长康吞捐敛费一案，事不干己，据扬州府详请将陈沧洲盐大使斥革，亦经批饬审办，各在案。钦奉前因，除咨行外，合亟札饬。札到，该司立即遵照，会同江藩司提齐应核卷宗，查明应讯紧要人证，开单饬提解省，传同已革知县长康，按照指参各款严行审讯，务得确情录供，按拟解候勘明会奏，毋稍徇延，切速。特札。

计抄粘

札臬司

卷五二 抚吴公牍十七

淮安府禀桃源叶成如自缢案讯供情形由

本月初四日据该府六月二十六日来禀，阅悉一切。查此案前据县详，闪烁离奇，已疑丁役有诈赃酿命情事，当经批府提审。兹核来禀情形，系该县家丁盖林带差，并邀同汛弁吕文清前往查提，何以该令前详于此等紧要关节，一字未叙？且叶成如名下欠完地丁银，仅止二钱六分，又米一斗二升五合，为数甚属无多，遽行差提，又派汛弁家丁蜂拥而往，已属不知轻重，乃汛弁丁役相率吓逼，称欲罚钱一百千，谓非诈赃而何？该花户若无窘迫难堪之情，欠粮无多，何致遽行堕链身死？必应确讯，分别参办，难任轻纵。仰即移营飭县，将吕文清等一干人证，刻日提齐解府，研讯确供，据实详请参办，毋稍率延，切切。仍录报臬司查考。此批。

加函

江北捐输，业经严札飭停，并不准以善后为名，藉端尝试，乃口血未干，该县又有罚捐之事，嗟嗟！叶成如所欠银米不过升斗钱分之间，而竟欲置之死地耶？且尚为犯者粉饰弥缝，使之晏然无事耶？况叶成如尚肯出钱数十千，哀求释放，断非顽户可知。江北吏治如此，真属暗无天日。此案若不严行批驳，叶成如一命竟是白死！务望尊处于接札后，破除情面，和盘托出。他事尚可迁就，草菅人命，鄙人实不敢迁就也。

桃源县禀获犯韩得胜等认抢事主 徐进行车请就地正法由

此案焦步青未故之先，并未取供通详，其死后之供，未必可靠。现犯王得胜虽曾据录供详报，而现送供折内，并无该犯供词，所起关银等件，禀内全无着落，办理甚属粗疏。苏州肃清已久，现经本部院会同爵阁督部堂明定章程，寻常盗案概不准禀请就地正法，该县如果查讯确凿，何虑犯供刁翻，且韩得胜之为散勇与否，并无确据，该县既能将犯解赴清江，何难将犯解省？仰即遵照，会营金拔兵役，即提韩得胜、王得胜两犯解赴臬司衙门，听候委员审办，毋稍疏虞。先将起解日期通详查考，一面勒拿逸犯，务获究报。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供折存。

加函致淮安府

焦步青谓韩得胜等为抢犯，自必须焦步青面为指质，受刑者方始心服。今焦步青业已病

故,奈何率以死者之供词,置生人于重典耶?诚恐该令效山阳县故辙,先在清江就近请令正法,务望贤太守刀下留人,严切力阻。将来提省,如果审系真犯,韩得胜等当亦死而无怨,否则欲以一纸之空言,枉送数人之性命,非惟理所不可,抑亦天所不容。嗟乎!循吏、能吏,何者不可为,该令奈何专欲以屠伯自命耶噫!

徐州府稟嗣后发行萧沛丰碭公文可否责令铺兵接递由

据议飭令无驿州县将从前铺递章程重加整顿,往来公文由上站分交铺兵递送等情,应准照办。仰按察司即飭该府督飭各该州县,速将向设铺司赶紧整理、复设,悉照旧额派拨司兵,毋得短少。其向有铺兵而无铺司之处,即由该州县捐廉添设,俾资责成。如从前设铺处所现无公文经过,即酌量移设往来必经之冲途,但要排单能填到站时刻,紧要文件每日一百四五十里,寻常文件每日百里,即不致贻误矣。一面查明设铺处所、司兵花名、四至八到、行走程途里数,开折送核,并移徐海道查照,毋迟,切切。此缴。

札臬司

札飭海州或设腰站或铺司递文

为札飭事。七月初二日据海州陈牧六月二十二日申复州属向无驿站,既设有铺递,尚无迟误,似可无庸再设腰站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现据该州缴到本部院六月十一日戌时所发限行四百里公文,邮封排单内填十五日酉时到清口驿后,至十八日始到该州;又六月十二日亥时所发五百里排单公文,十六日午时到清口驿后,至十八日始到该州;又本衙门现接该州六月二十三日戌时发限行三百里排单公文二件,均至二十八日子时始到清口驿。如此紧要排单公文,该州与清口驿每每迟至数日始行递到,该牧如肯整顿铺司,亦不致延滞若此,犹复率称尚无迟误,该牧之饰词诿卸,殊出情理之外,合行札飭。札到,该道即便将海州陈牧严行申飭,并由道将本部院昨发准、扬二府新定章程,及朱守现定章程,抄发该州参酌仿办。无论添设腰站夫马,整顿额设铺司,但期递送迅速,排单文封内能填接递时刻、处所为主,紧要文件每日约行一百四五十里,寻常文件每日约行百里足矣,并非强该牧以所难也。务令即速因地制宜,妥议详细章程,即日稟明办理,毋再玩延,切速切速。

札徐海道

淮安府详沐邑排单清口驿书漏填时刻讯明责惩由

据详已悉。该守速将淮属设立腰站跑夫章程,专差送交海州仿照办理。该牧老吝委靡,以为设立腰站不知需费若干,若见章程,知所费无几,或肯欣然遵办。自海州至清口,行至四五日之久,犹云铺司不致迟误,该牧之不肯丝毫用心,亦可想而知矣。仰即抄批函商,无论该

州地方铺递亦可，马递亦可，但要排单能填到站时刻，紧要文件每日一百四五十里，寻常文件每日百里，即不致贻误矣。仍录批报明臬司查照。此缴。

上海租界会审委员稟移驻新建公廨开用 铃记仍仿照公堂旧章参酌办理由

稟悉。凡遇华洋交涉事件，该丞务当悉心经理，按照条约，秉公妥办，并随时稟商应道，毋得一味足恭，是为至要。此缴。

通州稟查如皋捐事情形并将陈玉树先行饬释由

据稟并另单均悉。查地方捐输，原因从前军饷、工赈需用浩繁，不得不借资民力，乃一时权宜之计。现在本省军务肃清，从前捐输陈欠，早应一律停免。乃如皋县以监生陈玉树欠缴数十金，发交典史羁押，直至半年之久，伊子陈怀儒来辕具控，并称从前已缴捐款，被前充县招书之陈钟秀及革保李文杏等收去大半，未给收照等情，经本部院批饬行查，该县于陈玉树、陈钟秀等当堂对质时，何难逐细研诘，彻底跟查，乃仅以出外结算一语，姑先延塞，并称陈玉树虽发典史羁管，而起居服食、家属往来，悉听其便，该州亦即据词稟复。试问此半年中，在典史署内，岂能保无陵虐需索情弊？如果往来悉听其便，则与在家无异，又何必多此一番羁押耶？又何以该县押犯册中，匿不报明耶？至各户未缴欠款，该州既称应予豁免，而又派修志书，何以从前并不将缘由稟明立案？现经本部院会同爵阁督部堂出示，一律豁免，不准地方官绅将从前捐输尾数，藉称办理善后私行收派，至累商民，除将如皋县记大过一次，并将告示会印另行饬发外，仰江藩司转饬遵照。所有应修志书，即由该牧另筹经费，再行举办，其欠缴钱二千余千，该州已称应予豁免，即不得派修志书，以致弊混。一面将陈玉树之子陈怀儒控案，速饬如皋县赶紧确查，据实究详，毋任徇延。仍饬所属，嗣后毋得将绅民滥发佐杂衙门羁押，即间有不得已接管，亦须于月报内专案声明备查，切切。缴。折存。

加函

派捐一事，最为弊政，经手之门宦、书差、豪绅，得贿则上户可改为下户，不得贿则下户可改为上户，而其间设局之费用，报销之浮冒，官长之不洁者又从而分润之。盖派捐有损于下，而无益于上，到处皆然，不独江北而已也，而江北为尤甚。百姓经兵燹之余，饱暖者十不获一，奈何又从而束缚之、摧折之？从前厉民之事，只有派捐一端，今则既有派捐，又有厘捐，必使小民生计尽绝而后已，老弱者如之何不转沟壑，强壮者如之何不散四方也！前此函商爵相，将铺厘先行酌裁，江北捐输一概全停，已蒙回信应允，一俟告示会印寄还，即行发贴。示到之后，如有藉善后为名，仍收捐输者，州县参撤，书差正法，务望先为转致所属，俾免误陷刑章。如皋令恃有系援，故敢为所欲为，然经此次谆谆告诫之后，仍不改悔，以后断不复以巽语相混渎矣。

徐海道稟修建蔺坝石闸并创办纺织请拨款接济由

水利蚕织，是百姓衣食之源，兵燹之余，尤当锐意农桑，徐培元气。近来地方官舍本逐末，于小民身家之计，几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崔实五原纺车教织，史起邳郡漳水引渠，求之近时，渺不可睹。详阅该道来稟，纺织已有成效，浚河急待兴工，事虽两端，政兼数善，抗怀上理，嘉许殊深。既据稟求爵阁督部堂拨钱五千串，事关阖郡民生，自必俯如所请，本部院再据情转咨，俾蒞厥事。彭城山高水深，九嶷云龙，冈峦绵亘，安坡雁麦，沟渠汇流，时阅沧桑，或未克尽如畴昔，第如养鱼种竹、饲蚕种桑数端，果使经理得人，费本甚轻而享利甚溥，为之既久，则泉甘土沃，无论植物、动物，随地皆可蕃滋。至若工执艺事，古有成规。徐俗剽悍而力强，无业游氓，必使之各习一艺，俾将来易于谋食，庶不至流为匪僻，所谓劳则善心生也。凡若此类，不胜枚举，是在因地之利，随时课功。仰即督飭所属，斟酌妥办，勿畏难而堕志，勿因事而扰民，日积月累，成效当可睹也。而该属当务之急，则尤在于清理积狱，杜绝浮收，缉捕盗匪，皆该道稟中之所未及。去年本部院在徐州时，爵阁督部堂曾言州县能听讼、催科、缉盗，即是第一等好牧令，举凡教养诸善政，皆从此三大事生根。言虽不甚高远，而治民之道，终不能出此范围，该道试以此考课各属，必能见其底里。本部院近日清理积案，各属均有转机，惟赣榆、碭山，若为弗闻弗见，该道能否就近开导，使之发愤振兴。至著名积匪刘兆灿，现仍游弋无常，邳宿一带近闻盗匪驾船抢劫，尤为从前所未有之事，该道务当严飭各属，寓猛于宽，以婆心行辣手，百姓方无玩心。高洋曰：乱者必斩。龚遂曰：治乱民如治乱绳，不可急也。呜呼！合此二者以治江北之民，庶其有豸乎！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并通飭所属遵照。缴。

加函

徐海二属积案之所以不能清理者，由于牧令不肯留心案牍。留心案牍，须于百姓初具控时，亲自收呈，详细研鞫，最易得情。盖百姓初呈，枝节不多，装点未深，易于了结也。鄙人为万安令时，将各房所有公牍旧卷，一概提入卧室，终日翻阅，为之别类分门。每遇呈期，辰刻即先将百姓副状吊进，悉心详阅，若是旧案或与旧案有关涉者，即将旧卷确核，其中或有经前任审讯载有两造供词者，尤当息心体会，遇有疑窦及前后情节不符、有间隙可乘之处，以另纸节录梗概，备少间面折之用。查阅已竣，仍将副状发出，然后坐堂。百姓以为仅系收呈，不料尚有推敲，更不料官已心目了然，讼棍亦未授以抵制之法，即从间隙处平心静气以求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虚实是非无不迎刃而解。百姓见官系初至，何以洞见症结，疑为先已有所访闻，尤不敢稍有欺隐。并有原被告均在二期递呈者，即将两造传齐，竟可一堂了结。其缪辖难了之事，定有讼师主持，可向原告密询被告之讼棍姓名、住址，又向被告密询原告之讼棍姓名、住址，即飭丁役速往密拿，并将呈词笔迹全为起出，讼棍到堂，无论如何难了之案，无有不了者。大约万安初次期呈，约在百纸以外，除词不入信、当时掷还者居其半，口角细故、劝令不必涉讼者居其三之一，事关伦纪亲戚，批令公亲调处，积年陈案，批候查复核夺者，又居三之一，除外所存要件，不过三数纸，即为批准传审，每票只准一差，所传不过二三人，多则四人。惟差票必须面交，即询该差以道里远近，酌定到案限期，在票内亲自注明，又询此票须盘川若干，差必答以不过数两，至多不过索至十余两为止，即如言面与之，而于票内亲标此案已

由官给盘川，该差不得再向百姓勒索分文，仍将到案限期登注内簿，并条贴办事棹前，俾可随时触目，迨一届期，即催询原差将原被带案，其能如期者酌加重赏，否则严责，仍再勒限。赏罚既明，盘川又足，且系官给，人证断无不如期带到之理。人证既到，亦断无不可即行审结之理。他案办法，亦复如之。审有诬告，严加惩创。该处刁民，往往串同书差，图告不图审，以为拖累需索之计，今有告必审，有审必结，有结必办，则刁民必匿，讼棍必逃。即以每日结一案计之，不出三月，可结百案。一县词讼虽多，真案不过数十件，苟能随到随结，又何致陈陈相因，纷如乱丝哉！万安第二、三期，呈词即仅四五十纸，以后按期递减，一月之后不过二三纸而已，甚至有副状已吊内阅过，而坐堂未见投递者，盖惧诬告必致水落石出，转为身累，又惧廉得其情，斥驳无以应也。约计任内每票盘川并赏共须银十余两，计结八十余案，共用银一千余两。至两月后官民相信，每期并无一呈，即偶有控告，写数字传之，无有不到，断令和息，亦无不遵。众差穷困，各求给资少许，另改别业，只可酌量与之，盖百姓既已无呈，差役亦遂无票，若仍在衙门，无以为生故也。在我辈仅费千余金，而通省之案由此而结，省得许多案内风波、案外枝节，钱粮由此而旺征，盗贼由此而衰息，通盘合算，未为不值也。然关键在于留意收呈，收呈得法，方能势如破竹也。徐海狱讼，蔓引枝牵，鄙人每阅一案，辄脑痛数日。执事深悉闾阎疾苦，可否将鄙人万安办法，于属吏谒见时详细告之，或以此情加函详达，冀有一二起而应者，未尝非清讼之一法。总之，牧令决意清讼，一在耐烦，一在细心，舍此二端而欲清讼，是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区区一得，伏望仁心仁政之大君子采择而广行之。

镇江府详丹阳侵吞田捐科书提省惩办杨凌云等上控批府 亲提讯明一案应否解省一并讯办请示由

据详，该科书等所控情词与县详情形固属两歧，究竟孰虚孰实，门丁伍蓉川有无通同舞弊得贿情事？仰苏藩司即飭该府提集原被一千人证，吊齐卷据，研讯明确，录供通详察夺。至该县清粮单费，每亩缴收五十四文，内提十四文分作地方善后公用，前于五年间据司详报，业经郭前署院批准在案。据称每户加收钱十四文，系同治四年九月之事，曾否报明司中有案？今于本年五月内一律停止，时将三载，何以不早议停？有无弊混，并飭确查具复，切切。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泰兴沙洲局会禀复成洲民疑用仪门簷 施丈进城乞恩开导劝散情形由

前定之仪门簷，系据丹徒委员开报，殊欠精详。迨因弓非部定，旋据该总局议改，仍照向用部弓清丈，以归画一，当于六月内，本部院会同爵阁督部堂出示晓谕在案。今据禀复成洲民因示用仪门簷，现闻仍照向用之簷，来城乞恩，既经该印委等割切开导，是否不致再有疑义，应否由局再行明白示谕，仰沙洲总局核议具复察夺。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加函

访闻复成洲沙民聚众进城，以改用旧簠为名，实则因委员需索沙费，逼而出此，不知确否？百姓骤变，必有致变之由，不可谓官吏全是、百姓全非也。泰兴本年漕务，收本色者票费、脚费尚与告示相符；折色则于告示定价之外，里书每石索贴费钱一千二百文，盖该邑里书，分图书、群书、册书三项，名目已多，诛求益觉无厌，民心安得不变？即祈分别确访，密函示知，以便严办。甚矣，牧令必先有驾驭书差之才，然后不致债事，不可徒事忠厚也。

江阴县稟奉饬办芦洲大丈现因如何办理之处请示由

前据沙洲总局转据丹阳分局稟，此次清理沙洲，可否与同治五年大丈案并办，并照章革除一切浮费等情，即经札饬江、苏两藩司核议，会详察办在案。今据江阴县稟，沙洲升坍应归每年冬季勘办，不拘五年之限，旧费既经革除，随解各款无从征办，若将大丈一案另行照章办理，恐与新章不合，请示前来。查核所议，不为未见。仰苏藩司会同总局查照先今批札，一并会议详复察夺，总以百姓此后不再出丝毫浮费为要。缴。

加函

大丈小丈，全是具文，弟前次已与载轩切言，何以仍有举办之事？甚矣！委员索费之心，屡遏屡萌，势不遂其欲不止也。闻该处沙棍张沛霖、周在镛、周馨宝等，串通丈总科书左奎光，尚有沿洲索费之事，务乞严密拿办，设法杜绝弊端为要。弊去太甚之说，只可出自局外之口，不可出自局中之口，盖在我辈只见为一分之弊，在百姓已受十分之害也。

苏司会详前署丹阳县主簿候补主簿

赵咸熙稟讦印官参革由

此案赵咸熙因巡缉不力，由司撤委，于卸事后复讦告印官，即经该司查明违例擅受民词确凿可据，先将该主簿发府讯供，一面摘提人证确究，分别详参。嗣经委员确查该主簿所讦各情，全属子虚，该府传案查讯，供词狡执，始行发县看管，而又在管脱逃，自应奏明斥革拿办。惟苏州府究未摘提人证讯明，难昭折服，所讦印官，情节尤重，除先咨请爵阁督部堂酌核外，仰即遵照由司摘提人证，查讯确情，另叙简详核办。一面通饬各属，勒拿赵咸熙，务获究办，毋任逃匿，切切。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砀山县详黄瑞胜在监病故由

仰按察司即移徐海道核入正案，议拟详办，并行该县知照。再，此案外监犯人黄瑞胜尚未审实定罪，于同治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病故，该前县并不登时将相验情形通详，实属视人命如草菅，应由徐海道查明该县马令有无他项劣迹，据实详参。现署县郭令，迟至半年始为通

详,亦应记大过一次,以示惩戒,即分别移行飭遵。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苏藩司详送开浚老刘河收支各款册由

查核册开支用各款,尚无浮滥,应准照销,仰即转飭遵照。至太、镇、嘉三州县,尚有留挑支河之二、三两年饷捐等案内随收刘河工费钱五万余串,究竟开浚何处支河几道?共用工费若干,有无余存?迄未汇总报销,并令查明详细,汇造总册,通送查核。如有余剩,即按数清出,拨充开浚白茆河之用,勿任侵蚀隐混。白茆已浚,即当接修太湖,缘修白茆仅七邑受其利,修太湖则全吴受其利故也。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加函

昨据沈守禀报,白茆河工程已得十分之六,大约年底即可竣事矣。目前所最急者,惟太湖之港汊淤塞,必须筹一巨款,方能大举兴修。查该湖三面受上流之水,惟恃东南一隅为去路,而吴江之长桥,尤为去路之咽喉,桥下向开四十五洞,今惟六洞通流,其余概经壅塞。自吴江城西北迤斜而南,至练聚、黑桥等港,而至南仁、南库、石里十八港,东注下流之水,向称湖十八枢纽,为分泄白龙、三江等桥要路,渐次狭而欲塞,浅而将湮。又自三江桥迤北至袅腰等十二桥,为腹里疏通关键,现只大浦、白龙两桥通流无滞,余或桥石倾圯,或桥洞全塞,或仅通一二洞,下流之势日见窒碍。上自练聚港而西至湖漊之薛埠港,沿湖港口约及八十处,悉受上流之水以入湖,口门日见浅窄,上流已滞,下流安得而不淤乎?夫水之为性,力聚则势壮,故驶而长流;力分则势弱,故缓而易淤。太湖上承浙江等处之来源,而下泄于吴淞之一路,全恃上流力猛,荡涤淤泥,下流乃能奔迅,由江以达于海。今上流日形浅滞,下流复梗塞不通,独全湖停渚三面之水,一旦淫雨连旬,弥漫泛滥,其患将有不可胜言者。本年太湖、吴县、吴江、震泽四处,屡报水灾,固其明征。虽港汊繁多,难以概施浚治,然似可于最关紧要之长桥,及袅腰、翁泾、惠政、三江等十桥,濒河东岸之十八港,先行疏浚,通目前淤积之流,备异日洊至之水,使三吴永免为鱼之患,较之疏浚白茆,其利益更有万倍者。惟经费难筹,意欲于厘捐补苴一二。昨见子翁,以言引之,意似以为不可,只可再于藩关二处搜索枯肠,先行举办。呜呼!自命理学之人,独不肯于民生疾苦稍加顾盼,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通州详添设铺房跑夫接递文报由

查通海公文改由江靖转递,已据通、如、泰三州县报明专设跑夫走递,今据详于泰、如交界及通境之白蒲镇二处设立腰铺,自系为递送迅速起见。惟泰兴由如皋而至通州,各有程途若干里?今添设腰铺处所是否适中?相距上下铺各若干里?紧要、寻常文报,如何分别定限递到?均未据详晰声叙,无凭查核。仰按察司即飭该州督同如、泰二县,逐一查明,详复察核。其如、泰交界设铺处所,系何地名,并令一并声明。一面谕飭书夫,慎速递送文报,均毋延误,切切。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卷五三 抚吴公牒十八

如皋县禀陈玉树上控陈钟秀等遵办情形并呈供折由

此案前据通州禀复，即经批司飭遵在案，兹据禀并另单均悉。至典史衙门酷刑需索，比书差更甚，所谓往来悉听其便者，欺人乎？欺天乎？陈玉树以捐输陈欠数十金之故，押至半年之久，该县押犯册内并未报明，实属有意隐混，姑宽先将该令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仰江藩司注册飭遵。以后倘蹈前辙，恐难再邀宽典。仍严飭该县速提陈钟秀、李文杏等质讯确实，从严详办，并通飭地方官，毋得滥将绅士民人交佐杂看管，如万不得已看管者，亦须于月报内专案声明，以便稽核。缴。折存。

桃源县禀花户叶成如欠粮不完差提自尽一案 访明系由丁差诈赃毙命据实检举请赐 飭府严办并请从重议处由

此案前据桃源县会详，即经明晰批示，嗣据淮安府密禀，又经批飭确讯详参，各在案。兹核来禀所叙，系该县家丁盖林带差往提，并称验明尸身受有两伤，又系坠链身死，显有疑窦等语，何以该县前详内，于此等紧要情节，均未叙及？该令违例自验，但云叶成如所受之伤，为数日前与人斗殴，含糊声叙，原冀弥缝，迨经本部院行府亲提，该令知事难隐瞒，始不得已和盘托出，作为自行检举，实属昏愦已极！且淮安府禀内，有丁役邀同汛弁吕文清同往之语，来禀何以并无该弁之名？案关汛弁、丁役拷逼诈赃毙命，亟应确讯分别参办，未便轻纵，仰按察司速飭淮安府遵照节次批示，提集一千人证到案，研讯确供，据实详请奏参惩办，毋稍徇庇率延。仍候^爵督部堂批示。缴。

苏州府详川沙夏廷栋上控牙甲黄成贿庇白拉书 差姜承业等索洋不遂改帖冤禁说合报 效等情一案讯明示遵由

如详拟结。惟查所讯供情，与松江府原审大相径庭，某守之审断颠预，可见一斑，应将松

江府记大过一次，候行司注册饬遵，并咨会爵阁督部堂查核。至夏廷栋诬告书役代添米字，实属刁玩，亦当拟以不应重杖，以示薄惩，惟年已九十，照例勿论，仍即由厅就近提其子夏兰勋到案，责惩具报。仰即遵照办理，仍报明藩司查考。缴。

臬司详苏州府督同元和县承审昆山县职员 李溥上控已革武生宋玉田挟嫌关禁并 宋玉田闻拿投首一案核拟

据详将宋玉田即宋瑞拟以杖徒，惟查用直镇距省不过数十里，该犯竟敢掳人关禁，实属目无法纪，应于杖徒之外，再在苏州府枷号两月，以儆凶顽，仰即转饬遵照。俟枷号期满，再行详请定地充徒可也。余如所议办理。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苏藩司详长元吴三县经征六年份 恤孤余剩应否免提请示由

据详免提恤孤余款，该三县如果真为孤贫请命，能使实惠均沾，则可行；名为孤贫请命，而漫不经心，任听丁董吏胥从中侵渔，则不可行。既据称该三县额外孤贫实比外县较多，前两年又经由司批准免提有案，所有六年份银两，姑准照案免提，仰即转饬遵照，实事求是，别县仍不得援以为例。至孤贫头，恐有从中克扣情弊，节次行令裁撤，今三县何以仍有开销孤贫头工食钱文？并即明晰申饬，即行革除。所放口粮，每月由妥当董事经理，仍应由该三县轮流督饬散放，以昭核实。并饬府查照。缴。

加函

古人云：用书差不如用绅董，非绅董皆贤、书差皆不肖也，但绅董若有侵渔，尚惧清议之持其后；差役则惟利是图，非清议所能动心。东坡云：贵已不可得而至矣，则将惟富之是求。盖专指此辈而言之也。弟里居时，每见孤贫、育婴、恤嫠诸善举由绅董经管者，虽不能滴滴归源，尚有七八成可归实济；由书差经管者，则帐房分十之二三，杂务门上分十之二三，书差又复侵渔十之三四，穷民所沾实惠不过一二而已。鄙意以为三县恤孤、育婴诸事，必须访择公正绅士三数人，轮流经管，每月领支费用榜示通衢，岁终刻为征信录，似更可杜浮冒之弊。从前租业，逐细清出，一概不令书差与闻其事，虽不免稍有怨言，然此中保全人命为不少矣，望即与三明府切实商改，一清中饱之弊。书差即使含恨，亦不过多造我辈数纸谣言而已，舍此别无伎俩也。

宿迁县稟获犯陆承谟等录供请示由

寻常盗案不准就地正法，业经本部院会同爵阁督部堂明定章程，通饬各该州厅县

遵办在案。该县匪踪充斥，现获各犯又有游勇在内，应先解道隔别确讯，另行请示办理。仰按察司即移徐海高道，亲提周连玉等各犯，虚衷研讯明确，录供禀办。高道审讯，最有条理，谅不致枉杀人命也。并飭将倪牛氏等被劫各案，勘验估赃详报；陆承谟拒捕被格毙命一案，验讯通详。并飭睢宁县俟马明先等解到，研讯确供，同勘验缘由通详究办，仍飭比差会营严缉各逸犯，务获究报，均毋玩延，切切。并候^爵部堂批示。缴。折存。

海州稟遵飭添设跑夫递送公文由

昨据徐州府议稟所属无驿各县应令将从前额设铺递章程重加整顿，每一二十里设立一铺，派拨司兵分司登号走递等情，查系向来成法，可垂久远，即经批准飭办，并于海州申复毋庸添设腰站案内，札令徐海道抄发该州参酌仿办，无论添设腰站、整顿铺司，即速因地制宜，议章稟办在案。据稟前情，该牧似已领会本部院整顿文报即以肃清吏治之意，惟该州额设铺兵是否仅只城内十五名、新安镇二名？此外有无分铺？今虽于大伊山添设腰拨，上下相距尚各有七八十里，道路较长，所设二名跑夫往来递送，是否敷用？能否以城内之有余，助中途之不足？仰该州即查照前次札飭，并查所属二县额设铺司各有几处，每铺司兵几名，应如何重加整顿、分布冲途？每四五十里必须设立一铺，俾寻常公文每日可行两铺，紧要公文每日可行三铺，或因铺兵不敷分派，酌量添雇跑夫走递，该牧令随时稽查，严定赏罚，不任丁胥中饱，则所费不多，而文报不致积压矣。本部院但期公事速到速办，免致无告穷民羁押守候耳，岂真欲该牧令多赔多累哉！该州即督同沭、赣二县，刻速察酌形势，因地制宜，议定办法，条列详细章程，通稟核夺，毋稍率忽迟延。至清口驿至该州境止，中间应设腰拨，已由淮安府飭令清河县会议添设夫快矣，并飭知照。仍移徐州府朱守、淮安府章守查核。缴。折存。

加函

昔王猛治秦，纤悉必举，麻思还冀州，请于猛，猛曰速装行矣，出关而郡州皆已被符，史传以为美谈，此皆整顿驿站之效。驿站不通，譬如筋络不舒，势必发为痼疽而后已。前此批准释放赣榆县押犯二名，若使不在大伊山等站迟延五日，则文札业已早到，该民业已早释，何致在押所染疫，不能与妻子面诀哉！此则驿站与吏治相为表里之明证也。执事初疑敝处整顿驿务，有意与州县为难，由此观之，为难耶抑势之所不容已耶？务祈力持此议，毋任两属浮言摇动，庶几千里之外如在户庭，不致有呼应不灵之虑矣。

松江府转详娄县详革监朱清慎一案请示由

该革监朱清慎固属上控逞刁，该府忽详革，忽又据情详请开复，亦可谓起灭自由。姑念限于折狱，准即如详销案，仰苏藩司转飭遵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淮安府详桃源孙宝奎被劫一案遵批申明前获 王尚扬等实非案内正盗请示由

此案王尚扬等虽据审被挟嫌诬攀，并无行劫情事，惟旁无质证，难保非有意狡赖，必应拿获逸犯，彻底究明，方成信讞。该县前此率请将王尚扬就地正法，尤堪诧异。仰按察司速飭该县比差会营，上紧悬赏，购线严缉，将王玉考等悉获到案，提同质讯明确，录取切供。一面明查暗访王尚扬等是否在场，速行通详察夺，毋任延纵，切切。仍补详^爵部堂，并候批示。缴。

丹阳县详科书臧寿芝侵吞田捐由

该县科书臧寿芝，侵吞田捐五十余千，据请提省审办，自应照行。惟科书杨凌云等，亦有侵吞田捐，甚至兜收清粮单费，均属玩法，究竟各有侵收数目若干，既未声明，该县又欲自行讯办，殊属一事两歧。现在臧寿芝等均已逃匿，该县事前毫无觉察，及至委员守提捐款，始行查办，亦属率忽。仰苏藩司速飭该县，着令原差严拿臧寿芝及杨凌云等，务获迅速，一并解省惩办。并令该县严查各科书经收田捐，统共完欠若干，并先拟整顿经征钱粮章程，科书应如何裁减，以期催科得力，刻日悉心妥议，详加察办，毋再玩延，切切。缴。

甘泉县详委验高邮押所陈采即泮芹服毒身死由

查此案陈采即泮芹在押之时，妻子人等既时至看视，何以既死之后，又绝不过问，连家丁李三、州差宋标等概不到案伺验，该县亦不当场传讯？究竟陈采因何服毒身死，情殊可疑。仰按察司即飭高邮州，速传尸亲陈墅、陈灼、王金仲，家丁李三，州差宋标等紧要人证，由甘泉县会同讯究确情，录供通详核办。至各属凡有未定罪名人犯，在监、在押病故者，押犯应将该州县记大过一次，由司通飭在案。此案陈采，系旗丁陈镇西控沈金成等匿帐昧吞之被告，交差管押，尚未定案，该州并不速审速结，留心防闲，卒至服毒自尽，尤非病故可比，自应将该州先记大过一次示惩。除咨爵督部堂外，并移江藩司注册，一体飭遵，并行该县知照。仍候爵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加函

闻该牧署中，官亲家丁有二三十人之多，若不在外需索讹诈，岂能不食而饱，不衣而暖？此案门閤有索费五十金，即准陈采取保，陈采因借钱不到，愁急自尽之说，恐不为无因。祈即密派妥员，改装易服，前往查访，务得实情。该牧老将至而耄及之，欲以閤閤之性命，博门閤之欢心，我辈不能不为力持公道也。

通飭江北各属同治三年以前积案免其解省由

为通飭遵照事。照得同治三年以前江北各属，漕部堂未经核办命盗积案，前经本部院奏准，分别变通办理，并开单通飭各州县将卷宗检齐，送司核办在案。惟查同治三年以前，有未经解府审定之案不在漕院咨送之内者，各属为数尚多，亦应上紧清理，若概令照例辗转解勘，难期速结，应仿照奏定章程，责成该管府州审勘明确，由司复核详请题咨，人犯免其解省。其四年以后未结各案，仍应招解勘办，不得援以为例，以示限制。所有直隶州厅亲辖命盗案件，应解该管巡道申明，移司核办，以归画一。除通飭移行遵办外，合行札特专札通飭。札到，该司立即移行遵照，将同治三年以前未结积案，迅速复讯，解由该管府州申明，详司核办。其四年以后未结各案，亦即陆续审拟解勘。仍将奉文遵办缘由，并分别查明件数若干，开折申复，毋任宕延，均毋拖宕，切速切速。

札臬司、准徐扬海通海各府州厅县

加标

积案关系民瘼，本部院现因各州县辗转解勘，既难速结，又多花费，是以准令格外通融办理。该某等若不认真查办，自定限期，速审速结，则明有王法，幽有鬼神，恐不能为诸君子宽也。仍将如何定限情形，禀复本部院察核查考，切切。

加函

州县赔辛苦易，赔钱银难，现虽裁去解费，然辗转府省，解犯一名总须赔盘川饭食十数两，江北州县穷至如此，尚可使其为无米之炊乎？万不得已而为此变通办法。院司既已格外体恤，牧令自必振作精神，若仍不认真清理，则是大负期望。敝处业经大声疾呼，仍求尊处再为发聩振聩，庶几江北积案方有了结之一日，江北百姓始有苏息之一时也。

东抚咨丰鱼河道委员勘办由

为札飭事。同治七年八月初一日准山东抚院丁咨称：准来咨，丰县积水陡涨，北乡全被淹漫，咨请转飭鱼台县毁堤挑河泄水一案，查前据鱼台县禀，因丰境新河未能挑通，以致本年漫水下注，鱼境被淹尤甚，该令就旧有边濠酌加疏浚，以束水势，仍留口门数处归入新河，嗣丰民持械掘濠，鱼民争较致伤等情。兹准前因，与鱼台李令前禀情节稍殊，必须公议合办，务使水有去路，乃能彼此无争，除飭济宁州查勘禀办外咨复，仍飭丰县谕飭各砦，将议挑河道务令深通，并飭会同商办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东抚部院咨内所称“必使水有去路，乃能彼此无争”，不特为今日治水要法，亦且为千古治水不易之论，合行抄粘札飭。札到，该道即便遵照，速即就近会督东省委员暨丰县王令，秉公查勘，应浚河段如何妥筹挑浚，乃使水有去路，两省各无妨碍，以消水患而息讼端，即速会商飭办。仍将勘明议办缘由详咨，毋迟，速速。

札徐海道

飭议开典

为札飭事。照得扬州府城为南北冲衢，官商云集，克复以来，未据报开典当。访闻小押甚多，每押钱一百文扣钱五文，实给钱九十五文，以一百天为满，本利足串共二百文方准取赎，贫苦小民不堪其累，自应设法招商开典，便民缓急。但招商甚难，能否于运库提闲款为大宗，而后集腋，仿照苏省前开公典办法，亟当妥议举办，以济民艰，合行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遵照，由司督同该府体察情形，妥为筹议，详复察夺，毋稍违延，切切。

札准运司

咨行红单船经费由捕盗局给发由

为咨复事。同治七年八月初三日准贵爵阁督部堂咨，苏省借拨红单船两号，所需经费应如何支給，咨请主政办理，仍祈见复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此项银两应由捕盗局核明，按月给发，准咨前因，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转行上海捕盗局遵照，将此项船租、薪粮等银核明，按月给发，并将粤省垫给银两筹解归款，并查明随船炮位，如苏省应行留用，亦即一并筹银解还。除札苏藩司、江海关办理详咨外，相应咨复。为此合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照施行。

咨督院

松太道详复给红单船官勇薪粮 并筹还粤省垫给经费由

已据详咨会两广督院查照矣。此项薪粮银两，应由捕盗局核明，按月给发，即经分札苏藩司、该关遵办在案，仰即查照另札办理。至随船炮位，想不如苏省之得力，将来撤船时，似可归还粤省，不必扣留，以免糜费。其粤省筹垫银一千五百两，应由捕盗局解还归款，以昭划一，并即移行遵照。缴。

札委全丞赴桃源守提壮役荣标等解省

为咨飭事。八月十四日据署苏州府蒯守详称，奉臬司札飭，转奉院台暨督宪行司委审桃源县拿获盗犯韩得胜等听从抢劫事主徐庶常行车一案，遵经行据桃源县人犯卷宗申解到府，随督同局员核明卷宗，提犯悉心研讯，以免拖累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核现讯供词，与县审大相径庭，案关生死出入，亟应彻查明确，以成信讞而免枉纵，除札桃源县查明将韩士录等提释具报外，相应咨明。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希即迅飭郑游击，查明韩得胜充当哨官

曾否随营驻扎归德，有无差赴清江之事，详细具复。并乞饬徐都司将原起公文等件交出，暨行桃源县遵照办理。仍祈示复，望切施行。

咨漕院

……而免枉纵。除咨漕部堂饬查示复，并札桃源县查明提释具报外，合行札委。札到，该丞立即遵照，克日束装驰赴清江、桃源，确访韩得胜所供是否实情，仍面询郑游击有无其事，并将该县壮捕荣标、陈兆、徐贯、王得四名，并赔钱原卷，一并提齐，送交淮安府另行派员解省，听候饬发归案，质讯详办。仍将起程日期报查，毋迟。

札委试用同知全丞

札饬倪道复勘海崇互争沙地

为札饬事。八月十一日据海门沙洲局印委各员禀复会勘海门厅文生杨赞元等禀控互争海崇沙地一案，查永旺沙之杨树港，系堂地复阜，核与报升原案弓口、数目、地位相符，拟令由苏三堂西面界河，照原旧子午定向，直开至南洪出水，嗣后以此河为界，所有河东之地划于崇明，以清界址，俾免曲折相错，日后再启讼衅，绘具图形，禀请核示等情前来。查此次清理沙洲，必须彻底勘丈清楚，以杜争讼而安民业，虽经该印委秉公勘办，应再由该道亲诣查勘，方为核实，合亟抄禀札饬。札到，该道即便遵照，刻日前往该沙，督同该印委核实勘定，随时钉址，以息讼端，取具该业户等输服切结。仍将查勘情形，据实禀复察办，勿迟，切切。

札沙洲总局倪道

苏司详崇明县恩贡生黄文渊孝廉方正请考验由

论题汲郑之“郑”，系郑当时，非郑玄也，作者援引失实，惟文气尚为充畅，仰即另核拟奖。缴。卷册结发还。

卷五四 抚吴公牒十九

太仓州稟遵饬请示上忙仍带征刘河工费归补由

兴修水利，原为善举，而委办不得其人，多有不实不尽。即如去年镇洋县发还溢完条银一款，该令原欲传谕各董领回散给，而已革户书张东淮串同乡董，请将此款为浚河修庙之用，迄今尚未举行，徒将小民之脂膏供若辈之中饱。该牧所请，毋乃有类乎此，仰苏藩司确核妥议，详复酌夺。缴。

加函

苏、松、太三属，既须带征义仓经费，又须带征黄渡河经费，今又议带征修浚白茆河经费矣，竭泽而渔，实恐民不堪命。厘捐虽供前敌饷需，然酌分少许助兴水利，为吾民稍苏积困，亦子翁之所嘉许也。弟拟明日面为切恳，乞公晤面时亦为割切祈求。“遗秉滞穗，寡妇之利。”《毛诗》所云，或可躬逢其盛乎？

苏州营申拿获枪船船伙张小五等并洋枪等件解县收审由

为札饬事。据苏州营崔参将申称，拿获枪船船伙张小五等，并洋枪等件，解县收审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枪船久已严禁，何以该县缉捕仍用枪船？且票与人不符，难保非枪匪等假借旧日差票为贩私之护身符。长邑如此，他县可知。昨据该营详周庄汛境内，有因公差遣枪船往来，应如何另立记认之处，即经札饬司局会议在案。据申前情，除札臬司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司立即严饬苏、松两属，吊销旧给差票，所有巡缉之船应如何另设记号，俾易查认而杜冒混？仍从严禁绝枪船，无论官民不得雇用。并将如何会同浙省拿办枪船章程，亦即迅速妥议具复，以凭咨会办理。案需即日具奏，速办毋违。

札苏藩司、臬司

臬司详复禁革各属招解命盗杂案规费一案核议由

据详尚属可行。至本衙门遇有解勘案件，每提审一次，无论案件多寡，由本部院自行捐

给钱二千文，毋庸各州县再捐。余如所议办理，仰即分飭遵照。缴。折存。

苏城设立分局收留散勇送下关等局资遣回籍告示

为晓谕事。照得江南、江北遣散之勇，业经爵阁督部堂颁示晓谕，设局收留，资送回籍，体恤勇丁，已属无微不至。该散勇等自应及早还家，另图生计。惟自晓谕以后，各属散勇仍旧不少，其中游荡忘返者固多，而因下关等局距苏较远，艰于盘费，难以动身，亦所不免。本部院体念尔等皆系从前有功之人，不忍听其流落异方，现经檄飭府县，于苏城设立分局，派委文武员弁二人，专驻经理，俾散勇可以就近赴局报名，听候局员查点验收，所带随身兵器一概缴局，酌给价值，不准再行存留。该散勇等照章每名给饭食柴菜钱六十文，以赴局报名之日为始，如有携带眷属，每日一体按口给钱六十文，幼孩五岁以下者减半给钱三十文。积至二十名，作为一批，派拨炮船，委员酌带兵役护送，分赴瓜洲、下关两局投收，照章资送回籍，以免逗留异地，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各散勇知悉，尔等如若及早回家，骨肉可以团聚，田园可以耕种，无人拘束管辖，何等体面，何等自在！尔若不听吾言，留恋此间，日久用空，必致流为匪党，尔时反把性命送在外乡，家中父母妻子望眼欲穿，岂料尔在外乡，业已陷于刑戮！尔等仔细思量，还是决计早归为合算乎，抑以逗留不归为合算乎？现自出示日起，至八月底止，准苏松各处散勇赴局报名，听候给钱护送，过了八月，尔等仍不回乡，本部院即当严飭地方官，凡遇游勇一概拿解来省，以凭军法从事。望即及早回头，免致悔之无及，切切。特示。

一出示

江藩司详复教职领凭定限由

查教职领凭事件，府县转行如何定限，固属例所未载，本部院前于此案飭议定限，原期办理迅速起见，今该司来详淮安府议将此等事件，府县两处各限五日转行，为期甚迫，可杜捺搁之弊，惟其比例参处，究未妥协。盖处分例载，钦部事件逾限半年以上者，仅止罚俸，自必迟逾一年以上，始降一级留任，是此案限期太宽，处分亦轻，未便援引。且府县转行，既在例限之外，尤不能以外定限期咨候部议，转多周折。所议府县转行日期，应即作为省章，准以详定五日为限，府州县如于正限五日之外迟逾转行，自应分别记过。仰即由司妥议记过章程，详复察办。缴。

江藩司详送高邮州珠湖书院六年份报销册由

本部院访闻该书院董事连年赔垫，该州教官叶姓，辄签乡中富户作为董事，可以出费买免，而该教官又签第二家富户，蝉联而下，名曰“滚瓜”，教官以签董为利藪，绅民视作董为畏途，殊属不成事体。现阅来册连年垫款共计二万一百余千之多，归补非易，仰即行府督同该

州熟筹妥商，应如何设法改革之处，即行核议，通详酌办。该书院共有管业田三千余亩，房六十余间，即有瘠薄歉收，断不致每年仅收租息钱六百数十千之数，恐有经手司事积惯侵蚀，结党朦蔽，并令彻底清理，悉归实用。仍将田房细额、承佃租额、每年实可收取佃租、房租各数，造册通详立案，均毋徇隐，切切。缴。册存。

高邮州详盗犯郑安邦听劫王炳元船 接赃案解府翻供复讯由

查该犯郑安邦初供，惟以店票为销赃凭证，今据复讯，票系讨还借项，并非卖赃照票，所称程开教供认票是否实情？现在首伙陈六等均未就获，究竟郑安邦果否此案伙犯，亟应彻究明确，以成信讞。仰按察司即飭扬州府，转行该州速提郑安邦及捕役程开，再行悉心质讯确切情形，按拟详解。一面督飭认真勒缉逸犯陈六等，速获并究，毋稍率延，切切。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加函抄案致扬州府

捕盗贵神速，尤贵重赏线人，迟延则盗皆远扬，无踪可访，赃皆消散，无据可凭，稍纵即逝，何从求真盗于冥漠之天？线人不予重赏，则谁肯与盗为仇？又线人访盗亦须用钱，又谁肯白花贖本？然所谓神速者，非十日八日之谓也，必须即日即时，四面分缉，风声严紧，赃自不能出脱，有真赃而后真盗见矣；所谓重赏者，非十金八金也，多则数百金，少则数十金，线人得此重赏，即与盗党为仇亦可避之他处。穷搜冥索之余，真盗何从逃遁？故盗而曰缉，必须用一番真精神、真本钱，方可谓之缉，非仅仅严比捕役而已也。今高邮此起盗案，业已数月，该牧不用心，不破钞，徒然日比捕役，安怪捕役之不教供认票哉？郑安邦一名，以鄙见揣之，十有九非本案真盗，何则？赃物既无确据，上手情形又与事主所供全不符合，以理度之，必系程开受比不过，因以利啖郑安邦，并诱以自首免罪之例，郑安邦初为所愚，故认供，继知必不能免，故翻供也。兹将签驳此案各条，抄达冰案，务祈就近确访，庶免误毙良民。又缺口门外有水保孙拐子者，忘其正名，能窝盗，亦能捕盗，弟在扬州时，屡欲办之而未果，未知今尚存否？乞致之私室，许以重赏，或能破此一案，事主冤屈既伸，该牧功名又可保全，郑安邦亦免殃毙，一举而三善备，幸图之。

咨会萧县记过

为咨会事。窃照未定罪名人犯在监、在押病故者，监犯应将管狱、有狱各官分别记过一次，押犯应将该县记大过一次，庶不致视人命如草菅，前经批司通飭各属遵照在案。今据萧县详老孙三取保后，在歇店病故，应将该县记大过一次，以示惩儆。除批司即移江藩司注册飭遵外，相应咨会。为此合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咨督院

札飭王声金京控案内究出讼棍张本治发府审办

为札飭事。照得通州民王声金，京控册书侯廷芝等浮收逼完，单彭年等包揽豁粮、索费勒索等情一案，据该署司审拟解候勘咨前来，经本部院亲提复审无异，随讯据王声金、王石舟等供，通州漕米每石收钱十八千或十二千不等，该书差等平日浮收勒索、鱼肉乡民无疑。来详仅将册书侯廷芝议拟杖革，季联奎、刘恩泽、刘炳、蔡裕均未拟罪，颇属轻纵，业将此案书差季联奎、刘恩泽、刘炳、蔡裕分别责惩，应即一并革役，由司另行妥拟罪名详办。又据供称沈鸿纶、张本治系此案讼棍，已将沈鸿纶当堂戒飭，应将其附贡生即行斥革，一并核入正案声叙。其讼棍张本治，据王石舟、刘恩泽供，其扛帮涉讼，已来省窥探数月，而且恃刁欠粮，即经派委押令王石舟指交该讼棍，连寓所竹箱一并解案，当堂搜获词底状式、领结等件。讯据张本治供称，伊因总书刘恩泽浮收，复被季联奎勒索各情，赴臬司衙门告状，故此来苏等供。但来省已经数月，何以至今始行具控？情词亦属闪烁。当将张本治一名，同竹箱一只，先行标单押发苏州府收管候示，并将京控原被犯证，仍发苏州府照旧分别禁管，以备提质。所有指明之作词讼棍张本治，讯不承认，是否畏罪狡赖，亟应彻究，以成信讫，除将搜获张本治词底状结等件，同供单一并发府审办外，合将原供招发还。札到，该司立即转飭遵照，迅将张本治提案，同京控原被犯证，逐一质讯，究明此案如何唆讼？有无另犯教唆不法别案？务得确情，录供详候察夺。一面由司将京控案内书差，另行妥拟罪名详办。再，据季联奎等当堂开出通州惯作词状之人，有王荣华住西关，顾姓住新地，又山港沈姓，又崔姓住如皋，仰再研讯明确，即飭该州密速访实查拿，务获确讯，录供详办，均毋任延，速速。特札。

札臬司

加函抄案致藩司

通州漕价，每石收至十余千，自难怪百姓之京控。乃官吏一闻京控，即视原告若寇仇，辄欲加以越控之罪，安知百姓非逆料我辈不能了此勾当，始不赴院司控告耶！我辈方引咎自愧之不暇，何可再行回护，为被控之书差出脱罪名乎？此案书役侯廷芝仅拟杖革，季联奎等并未拟罪，均属轻纵，想承审委员，官官相维（为），不免有仇视原告之念，已嘱廉访另拟罪名矣。至江北漕粮，收数过重，民不聊生，不能不大加核减。上年弟在苏藩任内，访闻苏属漕粮，各县有大小户之分，大户或至一文不收，甚有包揽小户者；小户则每石十余千，或七八千，并无在六千以内者。弟为酌中定价，米贵时，每石收数不得出四千文以外；米贱时，每石收数不得入三千文以内；平时则以三千四百文为准，大小户均一律征收，不得稍有轩轻。告示一出，谣言谤书如蜂起，如雷轰，如决堤之奔流，如乘风之暴雨，盖数百年之积弊，欲一朝廓而清之，众何为而不汹汹，但谤者自谤，办者自办，弟若为弗见弗闻也者。爵相关爱甚深，贻书规以从渐变法，庶免寡不敌众，然其时骑虎难下，竟有难以中止之势。今各县照价兑收，业已年余，并令将告示泐碑，以垂永久，想不至再有变更。江北欲改漕章，度必众谤沸腾，我辈惟有持之以静，挟制者自无所施其伎俩矣。苏属摊捐，业已议裁，江属似应仿办，盖既欲为民除累，自不能不先为官除累也。兹将苏减漕全案抄呈，祈回明爵相酌办，是所祷望。王声金控漕案，亦一并抄呈，庶知江北漕粮，每石实有收钱十余千之事也。

批吴县详候补县丞被窃勘讯由

此案徐荣标既系栈主，其家眷又同居一处，首饰物件何不自行藏放，转致寄存寓客之处，实属不解。究竟贼从何处出入？何以据勘门窗墙垣，并无撬损痕迹，栈伙徐锦荣等又供当时都未知觉？如果贼自遁去，因何另有衣箱五只均未损动？察核所详，殊滋疑窦。仰按察司飭府密委确查实情，禀复察夺。一面飭即比差会营，并移邻封营县，一体勒缉赃贼，务获究报。届限无获，照例详参。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册存。

萧县详委验铜山监犯柳汶昭病故由

案经批府亲提讯办，迄今五月有余，尚未审拟招解，致令正犯瘐毙，实属宕延！仰按察司即将徐州府申飭，并核入正案，议拟详办，转行该县知照。至柳汶昭，尚未审定罪名之犯，在监病故，案由外结，应将署铜山县知县、铜山县典史各记过一次，以示惩戒。除札江藩司注册飭遵，暨咨爵阁督部堂外，并即知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淮扬道禀黄水已入皖省阜阳境内由

据禀已悉。仰即督飭各州县厅汛，查明水势经流处所、旺弱情形，随时飞禀查核。并飭各将所属堤工一律帮修巩固，加意巡防。其各坝之未堵者，似可暂缓堵塞，以资宣泻。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加函

各处紧要堤工，似宜预为集夫集料，否则水势一到，无料无夫，竟致目击其决裂而无可如何。前此清水潭，因省费数十千之故，遂致后日费至数十万，田庐、人命之被伤尚不在内，此皆执事与弟所亲见者，及今未雨绸缪，或可有备无患，想有心人必不以鄙言为河汉也。

泰州禀拿获宜荆厘局被劫案内盗犯袁清祥移解审办由

仰按察司即飭宜兴县，俟该犯袁清祥解到，速即提同前获各犯，隔别研讯，果否仅只在船看守，事后分赃，并未同行上盗？有无另犯窃劫不法别案？务得确供详报。一面并解常州府复审明确，分别核拟，禀请定夺。至该州拿获邻境盗犯，足见缉捕认真，殊属可嘉，并飭赶紧督役协同将余犯敬发堂即靳发堂等一并访缉，务获报解，由司查照例案，会详请奖，以示激励。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加函

宜荆厘局被盗，赃至八千余元之多，时阅三四月之久，若非丹徒获犯于前，泰州获犯于

后,该县直是袖手旁观,一筹莫展,真可谓之毫无心肝矣。靳发堂即飭速拿为要,诚恐稍纵即逝。除暴所以安良,千祈转嘱该牧令等,不可以妇人女子之存心为仁也。

砀山县详吕学思戳伤彭学珠身死由

案悬八年之久,亟应赶紧复审拟解,以速补迟。惟此外未详之案,尚有若干,亟应作速详报,毋再搁延。仰按察司即飭勒缉逸犯吕锁,务获提同研讯,实在因何起衅争殴,致伤彭学珠身死?是否有心欲杀?有无起衅别故?务得确情,按拟招解。并查明此外如有未详案件,立即开折呈送,如无亦即具复。仍候_藩爵_藩阁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泰州详王沂因赖欠诬斥致李松美自缢身死验讯

仰按察司查议详夺。至此案同另详史万朋自缢身死一案,验讯详结日期,距报案均不及一月,听断勤敏,殊属可嘉!应将该州桂牧记功一次,以示奖劝。惟查该州境内自尽命案比别属较多,是否民风暴戾,动辄轻生?亟宜设法禁止,冀全民命。其应如何割切晓谕,务使积习挽回,以免不肖尸属藉端勾串讹诈,应由司核飭,体察情形,妥议办理具复。除札江藩司注册,一体飭遵,暨咨爵阁督部堂外,并即移行遵办,毋迟。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太仓巡盐炮勇被盐匪杀死要犯 无获将沈牧记大过一次由

为札飭事。据_臬司详,太仓州巡盐炮勇与乡民争闹,被盐匪乘机杀伤身死,获犯姜复源等,讯止独自私贩及买食私盐拟一案等情到院。据此,查此盐匪拒捕,致哨官勇丁八死九伤,尚有一名不知下落,亟应赶紧查拿正犯,从重惩办,批司严飭勒缉梁八陀子等,务获究报,仍即核明照例详参在案。惟查该州于此等重案,仅以无关紧要之犯混拿塞责,实属缉捕无能,应将该署州沈牧记大过一次,以示惩戒。除_藩咨爵_藩阁督部堂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注册飭遵无违。该州比差会营勒缉梁八陀子等,务获究报,毋迟。

札苏藩司、臬司

札飭查探上游水势

为飞札飭查事。照得河南荣泽汛漫口,水向东南而下,昨据该道禀报,已于七月中旬流

抵皖省阜阳县境，数日之间陡长一丈三尺，来势甚为猛骤等情，今已阅一月有余，曾否流入洪湖？水势缓急若何？高宝一带湖河，曾否见涨？堤坝是否安稳？本部院殊深系念，合行飞札飭查。札到，该道即便遵照，迅速派人驰赴上游，查探漫水现已流抵何处，来势缓急确实情形，同高宝一带湖河水势，刻即飞报查核，毋稍延误，火速，切速。

札准扬道

徐州府详徐郡向有义学并新设书塾情形由

该府因郡城向设之中义学经费不敷，在王公祠设立书塾，将应行裁革之盐规，充培植人材之经费，并时往查察勤惰，具见留心教化，嘉惠寒峻，良深欣慰，应将该署府朱守记功一次，以示奖劝，仰江藩司注册飭遵。仍令将原设中义学，即于秋租收起后，照旧设立，延师开馆，其余向设小学八处，亦即督同县学一律整顿，统将地租、典息、盐规等项汇计收支定章，选董核实经理，毋任侵废。并由司通飭江淮等属一体遵照，各将如何设立义塾，现在应添、应复处所，筹费抵用缘由，禀详察核。并候札飭苏藩司，印刷《小学》读本一千部，《圣谕广训》六千本，呈送到院，以凭分颁江北各府州厅县，认真课督，俾资讲习，庶教养相辅而行，于人心风俗不无裨益。此缴。折存。

加函

顷查该守新设义学一处，尚为认真，勤笃者亦有奖赏，为之喜而不寐。此外惟铜山、萧县均属留意，其余不惟无师，而且无塾，殊属大负期望。邳州经费本属有余，近因骆马湖滩租争讼不休，以致弦歌断绝。祈为分别严飭徐属，速行整顿清理，俾有起色，幸勿谓割鸡焉用牛刀也。

安东县详殷万成报有一男尸投水身死认系贼犯 徐务尸身畏罪自尽验明由

此案男尸既据查系徐务，该县相验后，何以不传尸妻徐黄氏再行讯取供词，即其继子徐万祥亦未到案，果否行窃正贼，殊属可疑。至樊彭修被窃失赃，共有若干？曾否通报？亦未据明晰声叙。仰按察司飭即确查复讯详夺，仍候^爵部堂批示。缴。格存。

常州府禀呈武阳二县学拟复丁祭 乐舞条款并示式清折由

乐舞典礼，经该府飭据武、阳二县参考释奠源流，讲求器数仪节，详明周妥，嘉慰殊深。除礼器乐舞图本飭由苏藩司札发，以资搜讨，并酌定洒扫会章程，另行通飭遵办外，仰仍转飭所属，加意娴习，一体振兴大雅扶轮，于该府有厚望焉，切切。此缴。折存。

通飭沛县词讼案件漏报王署令记过由

为通飭事。案据^{徐州府属之沛县}，申送五月份词讼报册到院，当查丰沛相去不远，何以丰县讼案多而沛县讼案甚少，恐有以多报少情弊，即经批飭^{徐州府}密查去后，兹据^{署徐州府朱守稟}称，奉札飭即密查沛县词讼有无以多报少情弊，确切稟夺等因，飭据差役提到该县自四月起至六月底止词批底簿，并词讼月报底册，逐加核对，尚属相符。其上控案件，检查四月以后在府控告、批飭该县办事之案，控涉命盗等项例应专案详办外，尚有控告田上、钱债等事二案，未据列入月报，应令于下届补造。合将查明缘由，据实稟复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词讼月报，原以稽核勤惰，不容隐匿，今沛县造报词讼，辄敢将上控案件以多报少，实属玩泄，应将该署沛县知县王令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遵照，由司注册飭遵，毋违。

札江藩司

……以示薄惩。除行司注册飭遵外，^{合行札飭。札到，该某即便转飭所属，一体遵照，查明如有词讼案件，相应咨明，为此合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照施行。}漏未开报者，即行声明漏开缘由，据实补造送核，尚可免于记过，否则一经查出，定不宽贷，切切。

札苏〔藩〕司、臬司、苏松常镇太五府州、江淮扬徐海通海门七府州厅
咨督院

飭查桃源曾令奏参案各属奉文日期

为札查事。照得桃源县知县曾令，拘提欠粮花户，致丁役诈赃酿命，复自行违例相验，请旨先行革职，归案审办，并飭司委员摘印接署；又署赣榆县知县张令，屡催积案，辄以飭承查办等空言塞责，核查未结旧案有七十余起之多；又署碭山县知县郭令，延今半载，并未将词讼监押各册按月造送，严催弗应，且有饷鞘被窃之案，请旨先行摘去顶戴，飭司撤任派员接署二案，经本部院会同爵阁督部堂分案具奏，抄录折片，札司通飭各属遵照在案。迄今日久，何以未据各州县将奉文遵办日期申复，究竟该司臬司于何日转行？除札^{各府州厅转飭}外，合行札飭。札到，该某立即查明具复，一面通飭各属、所属遵照，以曾令等为前车之鉴，毋再蹈其覆辙。乃将遵办缘由及奉文日期，先行专案具报，毋迟，切切。

札臬司、苏松常镇太江淮扬徐海五府五州、通州海门厅

卷五五 抚吴公牒二十

札飭未结自尽命案迅速审结

为札飭事。照得江北各属自尽命案较多，前经通飭限一月内讯结，并将未结各案开折送查，遇有办理迅速者，酌给记功在案。兹查如皋县于奉文后，将前任移交及本任内具报未结自尽命案七起，现据依限一律讯明详结，办理尚属迅速，洵堪嘉许，应将如皋县知县记大功一次，以示鼓励。除行江藩司注册飭遵，并咨爵阁督部堂查照，暨通飭江北各府州厅外，合行札飭。札到，该某立即转行所属遵照，如有前任移交及本任未结自尽命案，务期赶紧审结具详，毋稍怠玩，切切。特札。

札准扬徐海通海各道府州厅

各道府加函

自尽命案，若不早结，势必蔓引枝牵，闺阁终无安枕之日。鄙人做穷百姓时，曾亲见邻右有一媳妇，与其翁姑角口后，服药自尽，少顷而外氏数十人麇集，少顷而地保、书差数十人麇集，少顷而轿夫、乞丐百数十人又麇集，叫嚣骤突，鸡犬无声，次日而其姑又自尽矣，其翁乘间脱逃，田屋器用众为瓜分，无少存留，甚至波及亲戚族党，小康之户，顷刻而家破人亡，至今思之，犹为痛心。诸公未曾做过穷百姓，所以不知此中甘苦也。务望转致所属，此后于自尽命案，早审早结，在我辈不过多费一番心，在百姓已受无量福，馨香祝之，祷告求之。乞勿以此言为迂阔也。

批赣榆县申送闰四月份监押册由

查前据该县送到四月份各册，当因册造旧管某某等若干名，此数行殊可不必，只须开列旧管几名，另一行写犯名、案由，实在项下应一名一行平写，来册一直写下，殊不合式，即经批道严飭在案。兹据送到闰四月份册内，仍不合式，且监禁项下漏开王裕鹤一犯案由，又监犯李盛成、陈起、张振松、孙同、王合春、郭永盛六名，均系咸丰年间隋令任内之犯，迄今尚未讯明拟解；其单秉礼、王修杰二名，系同治元、二年之犯，已届七载，因何亦不拟解？押犯项下，有贾有茂、王允中即王三扬、王永溪即王永其三名，元年至今，人证尚未提齐，究竟何时始齐？务即明白稟复。再，韩得荣控案内，差役冯俊等既系在官人役，何以延不提解？该前县各令，

种种糊涂，殊堪痛恨！仰徐海道转飭新任赣榆县查照指飭，逐一遵办。并通飭所属，毋蹈前令故辙，致干严谴，切切。此批。册存。

加函

李盛成等在监计已十余年矣，迟延愈久，则人证愈缺，人证愈缺，则讯结愈觉无期，必致瘐毙而后已，诚不解该县前后令是何居心！且该犯至监禁十余年之久，亦已足蔽厥辜，务祈执事选派妥员前往会审，但有一线生机可求，即为代觅活路。处分弟当独自任之，必不令诸公分过也。

丹徒县稟奉飭访拿朱小患等一案讯拟由

稟悉。查朱小患曾向鱼花船索诈，平根贵曾帮沈玉成照料鱼花船只，恐此外尚有不法别案，自应彻底根究，从严拟办，未便拟以枷责了事，致滋轻纵。仰按察司即飭将该二犯提解来省，由司委员审办。至郑松儿、朱昌裕二犯，均如稟办理，并飭遵照。仍飭勒缉纪茂槐等，务获究办，勿任延纵。缴。

靖江县申五月份词讼监押清册由

查自理实在项下，未据将因何未结缘由逐案开明，无从查悉，仰即遵照，务于下月逐一查明，开造送核。至监押册内，四柱项下未据注明总数，殊不合式，嗣后亦当遵照开报，毋再仍前玩泄，致干严谴。此批。册存。

加标

该令初到靖江时，审断尚为勤奋，官声颇好，近日渐形废弛，岂官怠于宦成耶？江北各属，覆辙具在，该令纵不为是非计，独不为得失计乎？勉之，懍之。

批苏藩司会详遵议禁绝枪船收缴器械由

所议尚属可行，惟各州县缉捕船只，只可雇用民船，万不可再用枪船；印旗总以少发为妙，万不得已而发，亦须请钤司印，以昭郑重而免滥给。仰即遵照，仍督同首府县将吴江县稟复章程查核是否可行，妥议一永绝根株之法，速日详复，以便咨会浙江抚院，飭属一体遵办。缴。

飭拿郭顾氏案内讼棍沈鸿纶等查办

为专札飭查事。照得本部院前据通州孀妇郭顾氏呈诉伊叔翁大坤即静源，并两子加宝、

东生，起意图占田产，贿嘱书差匿案勒索，并将房东宋王二及子鸿义即洪庆捉去私押等情一案，当经批州集讯究详。兹本部院访闻郭顾氏延讼多年，皆由讼棍沈鸿纶唆使，想即系此次京控案内究出惯行唆讼之附贡生沈鸿纶。又查通州东门外有曹介石，本籍系如皋人，唆讼尤为著名。本部院现在清理积案，尤当先清讼源，合行札飭。札到，该州立即遵照，迅速确查唆使郭顾氏缠讼之沈鸿纶，是否即系主唆王声金京控之沈鸿纶；其曹介石一名，该牧如果访明确是讼棍，即密速设法拿获到案，并查起代作词讼笔迹底稿，以凭严办。仍当约束书差，不准藉端滋扰。并录报臬司查照，切切，特札。

札通州

飭议江北钱漕均平征收章程

为札飭事。照得通州民人王声金，京控册书侯廷芝等浮收逼完，单彭年等包揽豁粮、索费勒索等情一案，据署臬司审拟，解候勘咨前来，经本部院亲提复审无异。惟讯据王声金、王石舟等供，通州漕米绅户每石收钱二千八百文，乡户或六千、或八千、或十二千不等，极多至十八千为止，可见该官吏、差保等平日浮收勒索，鱼肉乡民，殊堪痛恨！若不亟图挽救，民困难苏。现值整顿漕务之际，应如何仿照苏属章程，俾大小户一律均平征收，以示体恤而昭公允，除将该州书差发回臬司从重办理外，合亟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遵照，会同粮道，体察情形，通盘筹划，秉公核议，详复察办，毋稍瞻徇，切速切速。特札。

札江藩司

加函

此事昨经抄案剴切函达，想蒙洞见症结。积习数百年而欲骤为更变，怨谤必多，弟故改用公牍行之，使怨谤全集于藐躬，诚以弟身为怨府，多数分不见其重，少数分亦不见其轻也。惟必须先裁州县之捐摊，然后能减百姓之漕价，否则明中为兴一利，暗中又生一弊也，我公以为何如？

批准扬道详沐阳县文生周宝溪上控丁役 串攀押诈等情一案讯议请示由

细阅此案来详，该牧、该令其初皆不能无欲。何以言之？假票凭据系在任可兴身上搜出，据供其票得自彭学一之手，彭学一又得自周小一之手，周小一系在周宝溪家私造假票，而任可兴则与周宝溪并不认识，是周宝溪之主造假票，亦尚系得自传闻，欲办周宝溪之主谋，必须先拿彭学一之见证，然后案情确凿，乃该令于彭学一不提，于周小一又不提，独将辗转牵涉之文生周宝溪详革，而又管押之，意将何居？该生所控门丁指官诈赃等事，故必差无故实，迨亦因该州之虎视眈眈，欲茹而又吐耶。向来府县本系最亲堂属，无不互相容隐，直隶州之待知县尤为客气，何以周宝溪甫经上控，该州辄即亲提门丁，难保非该令仰体未周，该州或因而藉题泄忿乎！此案全卷颠末，本部院虽未遍阅，然悬揣情理，大致想是如此。该道来详，消纳

无痕，面面圆到，可谓善于调停，姑准如详办理，以省拖累。惟任可兴、郑方太、王堃、孙和、陆玉五名，均应发交清和县枷号一个月，满日分别递保斥革。仰江藩司即移准扬道遵照，仍报^爵学^院，并候批示。缴。

飭查陆纪等遣犯改发案

为札飭事。照得前于飭查各属淹禁人犯案内，据海门厅禀复，有道阻留禁遣犯陆纪、施添宝、顾大淦、顾春保、陈双林五名，系发新疆伊犁人犯，应改发何地，请示等情到院，当经批据该司查复苏省拟发陕、甘、云、贵等省人犯，应否仿照直隶变通改发，核飭苏州府拟详请咨。旋据该司酌议军流人犯改发，详请咨部立案，批司飭知在案。现据该厅呈送五月份月报，册内陆纪等五犯，列入候示改发详请解配项下，查该犯等系属遣犯，究应如何援案变通改发，应由该司查议飭遵，合即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遵照，迅将遣犯陆纪等如何援案变通改发，由司妥速查议飭遵，造册详司照章请咨起解，毋违，切速切速。

札臬司

苏司详常参将未支廉银应否酌放一案由

查同治三年以前，武职各员未领廉银，均应作为捐输奖叙，并无补放现银之案。惟常参将送女回旗，以备选看，川资无措，与寻常请款不同，应准将该参将未领各年半廉银两，酌放现银五六成，以应急需，他员不得援以为例。仰即遵照，酌数放给，移营收领，分别具报。缴。

札飭教职不准擅受民词到任时取结送查

为札飭事。七月十五日据^该江藩司会同臬司详称，淮安府章仪林访闻盐城县教谕任性妄为，动借传课为由，需索诸生，民间词讼不问户婚田土、是非曲直，辄即擅受，致令门斗恣意需索，合学痛恨，士论不洽等情，由司委员密查确实，并准淮扬道转揭到司，相应会详，请咨部革职开缺另选等情到院。据此，查教官职司训迪，例不准干预地方事务，今盐城县教谕陆敏政，辄敢擅受词讼，实属有玷官箴，现已据详咨部斥革，开缺另选。本部院复查佐贰杂职前已通飭不准擅受民词，于呈报到任文内，由本员印官分别加具切结在案，所有教职一项，因系司铎之员，故未议及，今既有盐城县教谕陆敏政在任擅受，则此外学官自宜预为整饬，俾知儆戒，并照佐贰杂职之例，到任时亦出具不敢擅受切结，一体仿办，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通飭各府州厅县，转移所属学官遵照，务当循分供职，不得违例擅受民词，干预地方事务，致干参咎。嗣后教职人员呈报到任者，令本员出具不敢擅受切结，送由正印官加具切实印结，通送

备查，毋稍玩违。先将通饬缘由具复，并报明^爵督部^堂院^查考，毋违。特札。

札江藩司、苏藩司

加函

魏叔子曰：今之教官，虽阙官百年，要无关于得失。盖极言教官之无益于事也。然目前教官不惟无益，而且有害。生员赞仪，厚者待之如宾如友，薄者视之如寇如仇，且以旷课详革，俟其打点关说，而又为请开复，举报节孝，非有阿堵物不为转行，甚至勾通讼棍，控告诸生，俾可择肥而噬，只有锱铢必较之心，全失师生友爱之义。而陆教习至管及户婚田土，则又其甚焉者也。除将该教谕咨部斥革外，务祈谆嘱所属，严加察访，如仍有专以赞仪之厚薄定诸生之优劣者，随时淘汰，庶几颓风稍可转移万一耳。

批通州详民人王球上控王兴等昧吞遗产 一案申请核示并缴抄粘由

查核此案情节，王球贪黩而王兴鄙吝，王球借地方官之势欺压王兴，王兴则借盐分司之势欺压王球。且王球控词及抄粘内，并未将运司提审一节叙明，显系有心隐饰，自应提省审办，俾昭折服。仰按察司会同常镇道即饬提集人证解省，由司饬发委员讯办，毋稍迟延。仍飭该州录批，报明运司可也。此缴。抄粘存。

札饬盐城县密选干役严拿耿德庭等解府审办

为札饬事。七月十六日据阜宁县张令声称，奉札饬拿盐城朱宝菖听从图财谋害马金氏等一家三命案内要犯郭恒汰等，查耿德庭住居海境申复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此案耿德庭住居潮河地方，既系海州境内，亟应一体严拿解究，除札盐城委派丁役前往协同踪缉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州立即遵照，密选干役，悬赏购线踪缉，严拿耿德庭等，务获移解淮安府审办，毋违。

札海州 此札由盐城县专派丁役赍投

加标

事关谋财害毙多命，该牧务望认真密访，倘能获到真犯，本部院感激不浅矣。

加函致海州

朱宝菖、(耿)[郭]恒汰等，以水手谋死事主眷属三命、亲戚九命之重案，延搁多年，并不为之申理，前接盐城禀报，甚且欲为凶犯朱宝菖开脱释放，经敝处加函告诫，并分嘱邻近州县悬赏密缉，始据张大令访出端绪，密报敝处。现托陈大兄专差赍札密投，务求接信后密派妥差，出其不意，将该犯等全数弋获，感激不尽。尊处差役有孙相、王云二人，无恶不作，然颇能办事，本拟提省惩办，若能破获此案，即可将功补过。祈即转谕速办，切勿迟延，诚恐稍纵即逝也。

金陵厘捐局详扬城善后捐务停止并免追欠项由

扬城善后捐款，从前欠缴之项，如详准免追缴，以示体恤。仰即由局核缮告示，发府遍贴晓谕，俾得实惠普沾，不致司事人等弊混重收，仍将示式并饬取贴过处所、日期报查。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加函

告示望于奉批后即日缮发分贴，否则恐各局司事、丁役人等先得此信，减成折收，仍将告示捺搁，俟折收捐款余剩无几，再行张贴，是官长虽有免捐之善心，而百姓并未受免捐之实惠也。务祈密派妥人，查明司事人等有无私收减成等弊，仍密查告示有无延搁，庶上下之气，呼吸相通，我辈宽一分，则百姓可受一分之赐矣。

徐海道禀砀山陈万里被劫上控督同委员审定具详由

据禀已悉。此案现因日久未据讯详，即经另札饬催在案。仰即遵照亲提赵凶文等各犯，虚衷研讯确情，录供详办，毋迟。并移臬司知照。缴。

徐海道禀睢宁匪犯张崇先等供 多游移应否发回请示由

此案仍应由道确审，并派员会同睢宁县确访实在情节，查明报案，分别虚实录供，通详释办。至胡瑞玲提禁病故，现据铜山县验详到院，除另行批示外，仰按察司即移该道遵照办理。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徐海道禀请给还宿迁县城守营顶戴由

宿迁积案尚多，暂缓开复顶戴，仰即遵照。勒限三个月内，由该令认真清理，届限能清，准其开复，否则仍当参撤。守备吴霭臣既已获犯多名，准将顶戴先行开复。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加函

宿迁不惟不办案，而且不禀复，可谓老气横秋矣。务乞就近密查该令官声究竟何如，如真有一腔真心爱民之念，如阳城何易于之所为，虽稍迂滞，心尚可原，我辈受其傲慢，亦尚值得，不惟敬之，且当保之。若一味深居简出，毫不事事，则又未可错认颜标作鲁公也。希即密速示复为禱。

昆山新阳县会同绅董蒋泰咸等稟 复积谷缓至八年随漕带征由

该二县积谷经费，因七年份征收钱漕已有带收清丈经费，未能同时并捐，尚属事出有因，姑准缓，俟本年冬漕再行带征。惟每亩征收若干文？如何建设仓廩？买谷存储，选举何董经理？均未议及。仰苏藩司转饬遵照，督同经董，将随漕如何征收、买谷存储，刻日妥议章程，通详核定，以便于冬闲从容开办。至各该前县所办积谷，支給江北灾民，余存谷石以及向有义仓田亩共计若干？历年征收租籽，支销实存各若干？并饬逐一查明清出，造册呈送备核，毋任劣董侵隐，切切。缴。

加函

苏属积谷章程，各县均皆照办，惟昆新二县屡次藉端推诿。即谓带捐清丈经费，然清丈业已一年有余，何以尚毫无头绪？是清丈永远无停办之日，即积谷永远无起办之日也。积谷为备荒要务，令在必行，即祈尊处于严札之外，再加手书，嘱令妥议章程，今届冬漕无论如何为难，必须开办。他郡皆有，平原独无，该令等问心当亦难以自安也。

东台县稟送饬开出入用账数目册由

据稟并所开出入用账是否确实，仰江藩司察核饬遵具复。至册内列有各上司房上下忙规费，抚房计洋六十四元零，询据承办各经书复称并未收受，未知何所据而云然，并即由司统查各州县现送抚房规费，每县每年共有若干？究是何人经手？据实开呈径复，以凭分别查办。缴。册存。

加函

抚房所得规费，坚不肯认，必须经手之人亲自到案面质，庶能水落石出。我辈不能禁书吏要州县之钱，岂能禁州县要百姓之钱乎？日言除弊，而弊即在眼前而不知，不觉汗流浹背。务祈密向州县查明经手之人，庶该房无可借口。弟实欲儆其将来，并非欲惩其既往，如蒙该令和盘托出，弟亦可稍图补过也。至藩粮各房，为数更大，并祈认真厘剔。立法自上，庶几风流令行乎？

阜宁县稟吴学诗海船被劫获犯讯认惟事主并不请勘 船亦不知何往与勘报格式不符请示由

该事主吴学诗船只，何以不能驶进口内候勘？该县又何不即时出口查验？均未据声明，其中恐有差役人等索费朦禀等弊。且该事主所居之惩洋镇，是否该县所辖？即使船只现已驶往别处，亦应查传事主，同往失事处所，会营勘明，讯供估赃，造册通报。据稟前情，仰按察司核议详复饬遵，并嘱该令勿始终受差役之朦蔽而不觉也。仍候_藩^臬部堂批示。缴。

加函

查阜宁差役刘八,又名刘贞,又绰号飞天蜈蚣,诸事归其把持,此案闻索费一百千,始准请官查验,该令乃禀称该船不知何往,可谓梦梦矣。又,该县总书王孝贞,无恶不作,凡农民肯出费者,便可以熟作荒,无费者荒亦作熟,百姓恨之入骨。又有土棍朱步揆,尤为陵虐平民。务望密致章守,分别拿办。该令愤愤如此,将奈之何?

阜宁县禀委员私押差役禀请查办并自行检举由

据禀,崔委员奉委催提江前令任内差欠,将差役贺清等十名擅自收押三日之久,并不移县知照,殊属谬妄!应将候补直隶州崔牧记大过三次。该令既据自行检举,姑宽记过一次,以示惩儆。已咨明爵阁督部堂查照,并札江藩司分别注册饬遵,暨行苏藩、臬司通饬所属一体遵照矣,仰即遵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通州详督审如皋命犯王川讯认疑奸用斧迭砍胡兔子 并伊妻石氏身死一案由

查核现讯供情,既与原详大相径庭,案关二命,疑窦甚多,若仍由州讯,难成信讞,应由司提省彻究,期无枉纵。仰按察司即速饬提应讯犯证及原卷到省,遴派干员虚衷研审,实在如何起衅下手致死二命,务得确情,录取切供,通详察核,毋稍率延。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加函

访查胡兔子,本姓瞿,名丙仁,先为胡家养子,迨胡自己有子,遂以女妻之。胡丙仁承种富户郑姓之田,嗣因习有搭盖草屋手艺,遂将郑田让与素好之王川耕种,两家往来,妻女不避,传闻互有奸淫,渐相齟齬。郑恐贻累及己,将田收归,王川无田可耕,恨胡入骨,给胡入室,连用斧砍毙命,并毙其妻,时王川有九岁儿在旁目击也。王川以在奸所登时杀死报案,差役需索相验费百余千,郑姓因前系田主,允出一半,商同拦验,近村讼棍张乃轩,又欲讹郑六十元,郑不允,遂唆瞿、胡二家具控,计缠讼一年之久,郑已费及万金矣。县详既属隔膜,州讯云在奸所登时致毙,亦非实情,牵连郑姓尤属节外生枝。或谓富户宜稍避嫌疑,然则富户无罪,一经株连即令其家破人亡而后已耶!此案提省后,务祈我公亲自审问,勿坠讼棍罗织术中,是为至禱。

丰县禀遵办积案情形由

同治三年以前未详、未解各积案,自九月起,期限三个月内一律扫数办竣,倘再逾限不清,立即指名奏参,当经通饬遵办在案。仰按察司饬即查照,另札办理。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桃源县稟奉委权理桃邑篆务现办 地方事宜大略情形折

据稟已悉。至自理词讼，不可轻准，准则必应速审速结，以杜书差需索，而免小民拖累，是为至要，仰按察司转饬知照。仍候_漕爵_督部堂批示。缴。

江司会详盐城县教谕陆敏政擅受词讼参革由

查例载各省教职贪鄙衰庸不职，随时咨参，不拘年限等语，今盐城县教谕陆敏政，在任擅受词讼，干预地方事件，实属有玷官箴，自应照例咨革，毋庸附奏，已于同治七年七月十九日会咨吏部查照斥革，开缺另选，并移吏部查照矣，仰即饬知。仍录报_学爵_督部堂_院查考，并候批示。缴。

卷五六 抚吴公牒二十一

札飭将同治三年以前积案内已解府司者补开清折

为札飭事。照得同治三年以前不在漕院咨送单内、未经审办命盗杂案，即飭各属赶紧清理详办，并飭司录折呈核。兹据该司汇造清册申送前来，查核册开各属，除睢宁县事主钱万成被窃获犯刘文卓等讯解翻供，经本部院批飭审正详销，并桃源县倪宗顺被窃获犯黄有兰一案，已据淮扬道审详核咨外，其甘泉胡老疤子等谋杀于谓成身死一案，暨岳玉秀殴伤赵廷桂身死一案，现据该印委申报，先后讯明，解府勘转。其余已经解府尚未详司，或已详司尚未详院者，究竟已有若干起，本部院衙门并未据各属一律通报有案，今该司于册内扣除，仍属无凭查核，合行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遵照，飭承将册内扣除之已经解府及由府解司各案，补开详细案由清折，注明解府、解司各日期，刻日呈送查核。一面通飭该州县等，将册报各案能于何时一律清理审解完结，务令自定一准确限期，通禀备核，以凭按图索骥，否则各州县视同陈债，屡约屡延矣，切切。此札。

札臬司

会衔示谕海岛居民耕种安业毋窝留盗贼由

为割切晓谕事。照得苏省南洋各岛，地面辽阔，山屿错杂，皆系外来客民耕渔为业，其中安分者固多，而窝引外匪行劫销赃者，间亦有之。至于沿江各洲，俗多犷悍，亦复情事相同。皆由尔等小民僻在海滨，既未蒙就近地方官庇护照料，而迩来沿海、沿江师船又复有名无实，巡哨罕至，故尔等愍然无所适从，不窝贼则无以自安，欲窝贼则不惟终身受不美之名，而且官兵一至，有玉石俱焚之祸，此尔等平日进退两难不得已之苦衷，固本部院所深为惋惜者也。现在本部院体恤尔各岛、各洲居民皆系圣明良善百姓，平日抱有冤屈，无处可以控诉，故特会商李军门，统带全省水师以及大小轮船兵勇，巡行内外洋面，此全为保护江海客商，使不被强盗劫夺，并保护各岛洲居民，使不受强盗逼胁起见，并非与尔等为难也，亦无一草一木扰累尔等也，合行割切晓谕。为此谕仰沿海各岛、沿江各洲一切居民知悉，自示之后，尔百姓安心捕鱼耕种，不必丝毫惊惶。其有子侄邻居向不安分之徒、不受劝诫者，尔老成人加意劝诫；劝诫不

听者，候师船过境时，送交李军门代为教训；如再教训不听，即当照例办罪，以儆其余。倘有外来强盗，或盘踞山中，或停泊澳内，各宜率众擒捕捆送之，一面密禀师船前往掩捕，自当论功行赏，愿做官者给以官阶，不愿做官者赏以财物，以示奖励。李军门暨各总镇等，或一月半月，或十日八日，总当来尔各岛、各洲巡查一遍，倘有阳奉阴违及暗销贼赃、接济贼中食用者，一经官府查出，大祸立即临门，尔等切不可贪一时之便宜，贻无穷之后患。如有不肖兵勇，讹诈尔一钱一米，尔即据实禀知，定即按照军法将该兵勇加等办罪。将来安居乐业，盗贼潜踪，本部^院仍当为尔等筹设义学，另行奏明皇上，添设学额，使尔世世子孙可以读书成人。本部^院待尔等良善百姓，譬如待亲子弟一般，尔等切勿自甘化外，致负期望也，切切。特示。

崇明县详征收钱粮照漕粮改收公费 今后大小户一律均收由

苏省请减漕额时，奏明禁革大小户名目，原因从前偏枯太甚，一清积弊起见，今该县征收钱粮已明定随收公费，自应无分绅民，一律收缴，以昭平允。仰苏藩司转饬遵照，秉公征收。倘有绅户恃衿抗违，及里排人等欺蒙小户、影射浮勒等情，即由县详请分别究惩，勿稍姑息，切切。此缴。

盐城县禀亢旱日久沿海滩地明有蝻孽萌生 现已搜捕净尽并办理情形由

前据山阳、清河二县禀报蝻子萌生，当因秋禾秀实之际，倘搜捕不力，一经长翅飞腾，滋蔓贻害，关系匪浅，即经本部院节次批饬移会邻封，四处搜捕，并由司道饬毗连各属一体加意防范，毋任怠忽在案。兹又据盐城县禀报，格头股等处沿海草滩地面，间有蝻孽萌生，据称随时扑捕殆尽，果否属实？且盐城与山阳、清河邻近，该三县所生蝻孽，是否实系鱼虾遗子蒸化，抑系何处蔓延过境？亟应彻底确查，歼灭无遗。仰江藩司即速遵照先今批示，飞饬各属，会同地方盐场各员，一体实力搜捕，设局收买，烧埋尽绝。事关民瘼，倘敢惰误，惟该府县是问。再，查盐城县七月初旬田禾情形折报内称，早稻收割完竣，中禾黄熟，晚禾吐秀，现在淮徐各属统计已经收割者约有若干，并饬一并确查具复，切切。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访闻丰县典史需索监犯使用饬道查办

为特札查办事。照得典史管理监狱事宜，在监人犯必应矜恤。访闻丰县典史到任以来，不守官箴，每遇收禁罪犯，逼勒使用需索至数十千之多，稍不遂欲，即与刑禁人等朋比为奸，恣意陵虐，如果确凿，实属玩法，亟应由道密查究办，以儆官邪，合特专札饬查。札到，该道立

即遵照，遴委妥员，驰往查访该典史如何勒索监犯使用，有无私刑陵虐重情，刻日据实详复察夺，毋稍徇延，切切。

札徐海道

批丰县申送五月份公文月报册由

丰县册造该府札提刑书承办烟户门牌盗窃各案，纸工银两，并有朱标，查此等寻常文件，何用朱标？大概系出自书办签请，非出自该府之意也，实属小题大做。仰徐州府遵照，此后务当核其事之巨细分别朱标，俾资区别，仍转飭知照可也。至册尾应将奉到文件及已未办复件数一律注明，以凭查核，并飭遵办，毋违。此批。册存。

加函致道

凡催取工食银两，上自院司，下自道府，书办无不签请朱标严限，而官亦即奉令承教，如丝牵傀儡，欲动则动，欲止则止，近日情形，大概如此。本部院严催徐州所属清理积案、抚字民生、整顿书差、通达文报之外，不下百数十起，多由该府转行，均未见该守加有朱标，独于札提刑书工食等件，朱标严切。该守所重者若此，所轻者若彼，无怪所属之仰体究意，视民生疾苦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也。嗣后望即转致该守，振作精神，勿再待书差如骨肉，待百姓若路人，则庶几乎近之矣。

批睢宁县申送正月起至五月底止公文月报册由

册造四月初八日奉院三月三十日发行飭查未办未结命案、杂案一件，声叙业经申复等情，查此案前据该县申复，因援引牵混，又经飭令明白稟复在案，今册载已将遵办缘由声复字样，同一错误。至飭查如有似山阳县监犯徐三珠积年未结之案，限一月查办完结一件，前次该县复文系四月十四日发行，今册叙于十三日申复；又飭禁传呈等项四条一案，又飭将管押人证悬牌晓示一案，又飭将接到排单朱标公牍月终汇开事由造册声明已未办复一案，又飭将词讼案内原告久未呈催照例注销一案，又飭将上控自理各案及监押人犯按月呈送清册一案，又催提催解及事关民生军饷由司酌定期限，粘发排单飞递，依限办理一案，前次该县申缴排单，系四月二十六日出文，今册内均叙二十五日将排单呈缴；又飭查如有似海州解林之案，犯已病故、延搁多年者，即据实具详请销一案，前此该县复文，系闰四月十六日发递，今册叙十一日申复，均属两歧。飭造此项月报奉文清册，原欲便于稽核，若如该县所报日期大半舛错，试问从何查核？仰徐海道严飭下月册内，务须明晰查造，如再舛漏，定记大过，切切。此批。册存。

加函

前飭该州县册造词讼月报者，实欲其据事直书，俾可按图索骥，非欲其捏造海市蜃楼，以无为有也。今该县月报册，月日尚多不符，铜山县月报又有漏报赵梦淇控拐一案，文牍尚且如此粗疏，安望其细针密缕，为百姓伸理枉屈哉？鄙人前定月报章程，惨淡经营，寝食俱废，

而寅好诸公视同具文，甚且从而作伪，岂不白费我辈一番心血。如蒙执事就近督查，飭令实事求是，则心藏心写，戴德岂有涯哉！

铜山县申五月份词讼监押清册由

查前因该县送到闰四月份册式未协，当经批飭应照前颁册式明晰登注在案，兹核册开监押、旧管、实在项下，各犯姓名均仍不照式书写。其词讼注销之案，自应随时牌示，方能共见共闻，以杜弊混，仰即遵照。下月册内，务当如式开造，不得再有舛错，致干严究。再，押犯新收项下张小一名，注系赵梦淇指控拐伊侄媳之人，何以词讼册内，并无是案？并即查明具复，毋稍延玩，切切。此批。册存。

太仓州稟添设义塾并拨充费由

该州所设义塾文社，是否悉照规条奉行？塾师课艺授读，能否认真，不致有名无实？清粮案内，无主之田共有若干？现已成熟，可拨义塾充费者，实有若干？仰苏藩司派委委员前往密查实在情形，据实稟报，如果实有成效，即准销该署牧记过一次，以示奖劝。一面飭州选举公正绅董，经理田租事宜，将各则田数、租额、佃户姓名、坐落地方，开报查核。其余未查实无主田地尚有若干？应令查明的数，一律召佃翻垦成熟，分拨善堂充费，毋稍延混。此缴。

会示沙洲老额概免补课新洲只缴正价章程

为厘定沙洲章程再行示谕事。照得江南北各属沙洲积弊日深，民不安业，本部^堂欲为定长久之计，杜耗费之源，特派司道大员设局清理，据拟章程十条，刊示晓谕在案。维时因兵饷浩繁，征输莫继，爰于老额沙田酌令补课，盖于清厘积弊之中，略寓筹饷济军之意。现得北路捷报，捻逆荡平，中原肃清，饷项可以少松，民困亟宜厚恤，所有沙洲各局，应即酌改章程，专为我民除累，毋庸再筹饷需，合再出示晓谕。为此仰各洲民知悉：尔等须知沙洲为无根之产，易开侵吞需索之端，今本部^堂体念沙民受累已久，为尔彻底清厘，除老额概免补课外，其新洲补课缴价，亦只须专缴正款，并无丝毫陋规浮费。从此应升科者，领照升科，可免书差讹诈之苦；应豁免者，勘准豁免，可免子孙无穷之累；控案情重者，由总局讯断，情轻者飭印委勘查，立限两月全行完结，举数十年结讼害民之事，悉数扫除，俾得共沐皇仁，永图乐利，尔等务各踊跃遵办，毋负本部^堂一片婆心也。如查有员董司事人等从中需索分文，即当从严惩办，本部^堂法立如山，与者、受者均当凜之。新定章程，附列于后，各宜祇遵。特示。

计开：

一、老额洲地，科则不一，有应转重者，有应减轻者，且有坍没已久应行豁除，报而未详，及已经详咨奉部驳飭者，均应由各地方官确查勘丈，照例造具册结，绘图贴说，详候分别奏明升除。凡老额一律免其补课，如有已缴者，准其留抵芦课钱粮，以示体恤。

一、新涨、突涨田滩，民间赴局报买缴价，立即钉交，无论垦占久远，一概免追花利，仍照咸丰七年各属所定之价呈缴，给发司照，即予升科。其有报买水影光滩，及望水升科等事，一概禁止，以清讼源。

一、咸丰七年召买案内，原报泥水草滩，现已围筑成田，尚未咨部有案，且未完过课银者，应令每亩呈缴补课银四钱，如价未缴清，仍令补足，由各厅州县汇册详咨。

一、咸丰七年召买案内，如江阴之常阴沙等处，虽未咨部，已完过一年课银者，约计所完不足一钱，应减为每亩呈缴补课银三钱。又如武进之福兴沙等处，地势瘠薄，原价本轻，应减为每亩呈缴补课银二钱。又如通州之刘海沙，系已经报部之产，惟本完汲水草滩科则，近已播种米麦花豆，获利较厚，应令每亩呈缴补课银一钱。

一、咸丰七年召买案内，如原报水影光滩，至今仍未围筑，以及各属善堂、书院、旗营各项公产，均免其补课，以恤民情而重善举。

一、江都新旧各洲，当咸丰七年召买之时，府城未复，并未开办，现查老洲间有坍没，新洲无主居多，应令印委彻底清查，坍者详请豁除，新十五洲有主者缴价，无主者召买。

一、崇明洲地向归里排经管，坍不请豁，涨不报升，此次既免收捐，即可毋庸勘办。又，宝山各新沙地势独低，咸丰七年定价极少，今有围筑成田者，有尚未围筑者，有已围筑而复坍没者，有无应行补课给照之处，由印委勘验情形，酌量禀办。

一、丈量应用弓篁，前定章程内所载仪门篁，系由丹徒委员开报，现查仪门篁并非部定之件，应仍照各该处向用部弓，以归画一。

一、民间管业洲地，如有根柢未清、不能过割，或移丘换段、借课误买，或原奉拨补原请佃买、部驳未准等事，此次概免追求，准其据实首报。已缴价者，一体换照；未缴价者，照数补缴，俾各安业，永断葛藤。

一、争洲互控之案，经年累月，荡产倾家。现飭各厅州县，将积案全行造册送查，情重者提归总局讯断，应治罪者解省审办，情轻者由印委勘查讯详。如传审不到，即将控案注销。自此次清理之后，不准再有欺陵罩占，以省讼累。

出示

臬司详贛榆县民刘光孟刘光义互行京控一案审拟由

案经本部院亲提复审无异。查武职人员例不准干预民事，前在该县沙河防堵之尽先副将张祖云带兵防剿，擅受民词，及将刘光平拿获，又不送县审办，辄由营讯明正法，虽据称曾奉漕部堂批准有案，刘光平罪应斩决，亦非妄杀无辜，究属有违定制，应随案附参，请旨交部照例议处，已于同治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恭折会奏，另行抄折札知，并分咨吏、兵、刑三部、都察院查照矣，仰飭知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甘结抄案存。

咨行沙洲免缴老额补课会稿告示

为抄示札飭事。照得酌定沙洲老额滩地概免补课，其新洲只缴正价，分别涨坍升豁一案，现经本部院会议条款，出示晓谕，除将示式札发苏藩司刊送会印，另行颁发外，合先抄录条款示稿札飭。札到，该局立即通行遵照，毋违。特札。

札沙洲总局

计抄粘

……云云。现经本部院会议条款，出示晓谕，相应备具会稿并告示一千道咨送，为此合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收。希将会稿存案，所送告示，即请铃印飭发沙洲总局分发各局张贴晓谕。其前次会示一千张，现已改章，应请发还涂销。仍祈示复施行。

计咨送会稿一本、告示一千道

咨督院五百里排单

附函

敬肃者：前次筱舫及倪道所拟告示，既已意在除弊，复又意在筹饷，首鼠两端，所以词多枝叶，经尊处层层指驳，损多益少，已可一望而知。钩意虑及前后语气不符，恐小民疑为无信，窃谓前次擒匪未平，重在筹饷，现在擒匪既平，重在恤民，改章本亦有因，况即使前日办理错误，今日官长肯向百姓认罪赔非，心地总算光明磊落，故现拟告示从实直说。函丈以为然，请即会印发还，否则酌改另刻，亦不甚费手也。是否如斯，伏乞核示。

咨行巡防太湖请拨炮船

为咨会札飭事。据署吴县汪令稟，奉谕将太湖设法严防，该县境内太湖居其半，沿湖各口处处可通，盗贼、匪徒易于阑入，巡防不可不急急讲求，无如湖面辽阔，两省交界，十县毗连，此拿彼窜，欲求湖面肃清，商民安枕，诚非易易，稟请仿照成说，酌量变通，派拨炮船十六号，责成太湖营分段梭巡，定期会哨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核所稟，尚属实情，似可参酌仿办，以期湖面靖谧，商旅安枕。除札太湖协副将稟商，并批臬司会同藩司、苏松太道酌核转飭外，相应抄稟咨会。为此合咨贵军门，请烦查照酌核商办，仍乞示复施行。

咨李军门

计抄稟

……云云，商旅安枕。除咨李军门酌办，并稟批臬司会同藩司、苏松太道酌核转飭外，合行抄稟札飭。札到，该将立即遵照，稟商李军门酌办具复，毋违。

札太湖协副将

札飭震泽甘令记过飭司注册

为札飭事。八月十七日据震泽县详事主沈友培行船被抢一案，勘讯缘由，通报到院。据此，查近日江震境内抢劫之案层见迭出，虽经随案批飭严拿，而破获寥寥，今又有事主沈友培行船被抢之案，日久赃匪一无弋获，该管营员所司何事？玩视捕务，不问可知！若不设法跟踪追捕，清理盗源，商民何以安枕？应将该署县甘令先行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除详批臬司飭缉，并咨督部堂查考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注册飭遵，毋违。札行苏藩司注册飭遵，相应咨明。为此咨咨贵部堂，请烦查考施行。

札苏藩司
咨督院

盐城县禀王涛兰等被劫办理情形由

此案所获夏期存等，据讯词供游移，且事主认赃不甚确凿，盗凭赃定，赃既不确，断不可徒事刑求，致滋冤滥。但郭阿庸究竟是否此案正盗，似可移提到盐，与夏期存等质讯，则真伪自明，仰按察司核飭遵照。至甘泉县事主周宦及东台县许姓事主，究竟何名？曾否报案勘详？未据声明，并即移查具复。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泰州申六月份词讼监押及公文月报各清册由

该州于一月内共开讼案一百四十起之多，具见实心实政。使各州县尽能如此，囹圄焉有淹毙之人哉？本部院魂梦俱安，快慰实甚，恨酬报之不速耳。惟核计自理实在项下，漏开讼案，查系新收项下周兴一起未据开列，仰即遵照下月册内列入造报。再，押册新收项下，朱松林一名，注系莫辛庵控被，何以词讼册内并无是案，是否遗漏？并于下月册内查明声复。至此外未结之案尚多，并即赶紧悉数次第提讯，分别断结，毋稍延累。其奉到公文，册尾因何不将总数注明？下月务当按照前颁册式开列送核，切切。此批。册存。

自足下到任以后，而泰州无上控之案，焉得谓百姓为无良哉。此批。

札飭安东县密拿薛举等究办

为密札飭拿事。八月二十六日据淮安府知府章守附禀，请飭拿薛举等惩办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薛举、薛文田等武断乡曲，仗势凶横，并藉筑墟经费，敛捐肥己，实属不法已极，亟应严拿究办，以靖地方，合行密札飭拿。札到，该县立即遵照，不动声色，迅速严密设法，查

拿薛举等务获，提案研讯确情，据实详办，亦毋得任听书差骚扰，切切。

札安东县

淮安府稟委查安邑监生张秉权上控薛举一案情形由

据稟及另单均悉。薛举、薛文田等，武断乡曲，仗势凶横，并藉筑墟经费，敛捐肥己，实属不法已极，亟应严拿究办，已查照另稟，札飭安东县查拿究办矣。发去密札一件，仰查阅后，即密飭该县勒提案内人证，研讯明确，据实详复察办，毋得稍有疏虞纵扰，切切。缴。发去安东县札一件，阅后封固密发。

署太仓州记过撤任缘由行司通飭懍遵

为札飭事。八月二十五日据苏藩司会同臬司详称，署太仓州知州沈牧任内，业经奉记大过三次，照章应行撤回，查有卸署苏州府事补用知府蒯守，堪以委署，详候批示等情到院。据此，除如详批准并令通飭所属一体懍遵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遵照，将署太仓州沈牧因记大过三次照章撤任缘由，通飭江属各州厅县，一体懍遵，以儆玩愒，切切。此札。

札江藩司

苏城军械所军需制造局会稟现存旧烂账房号甲 可否发交善堂以作添补寒衣之用请示由

据稟，请将积存旧账房号甲等件，改制寒衣，施给贫民，化无用为有用，可谓调剂得宜。惟苏州府政事繁多，不能兼顾，仰藩司即遴派妥当可靠之员，会同该局员专办此事，俾得实惠及民。余如所议办理。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卷五七 抚吴公牒二十二

咨商拟办江北钱漕章程

为咨明事。窃照昨准贵爵阁督部堂咨开江安粮道所属较之苏松粮道所属漕数之多寡迥殊，州县之入款迥异，则取之民间者，不能尽照苏松各属之例，宜参照安庐各属之例。本部堂前在安庆督同马升司等筹定章程，量各州县之出款、进款，酌定收数，立法尚为简易，似可仿办，抄案咨送查照，祈先查明江北各州县每岁出款、入款，再行酌定丁漕收数，开单见示，以凭会核饬遵等因。准此，查宁藩司所属钱漕，除江宁一府尚未开征，暂缓议办外，合将本部院酌拟本年江北钱漕章程条款一本、征数一本草创底稿，以备采择。惟本部院于江北钱漕情形不甚熟悉，诚恐识见未周，应请贵爵阁督部堂就近督同司道，核正办理。抑仍有请者：民户由多改少顺而易，绅户由少改多逆而难，倘漕价数目太少，牧令不能自存，必致变本加厉，小民更受累无穷，若从中调停，绅户酌收本色，而民户尽收折色，则包户从此生根，仍与均漕意旨相刺谬，此绅户积弊之难于扫除者一也；昨讯通州民人王声金京控一案，据云每漕一石完钱十八千文，王石舟则云完钱十二千文，询之册书，则又云书差征漕，择肥而噬，惟力是视，并无一定数目，除缴丁幕账房规费外，归官者不过每石六千八百文而已，而漕书除署中规费之外，尚有户书、册书、算书、清书、承差、地保等类，无不于此河润瓜分，仰食者既繁，则除弊亦自不易，一处如此，他处可知，是则牧令必须先有驾驭吏胥之才，而后小民得均平钱漕之益，此书差积弊之难于革除者二也；至于江、甘、仪征等县，米价定五千文则太多，定四千文则太少，若定为四千余文，又觉数目参差，与江南一律三千四百文者过相触背，以上各层，尚须踌躇审定。总之，江北今年试办新章，应否量移司道大员驻扎适中之地，俾可通达民隐，查察弊端，以资弹压，而需呼应之处，尚祈酌核办理。为此合咨贵爵阁督部堂，请烦查照，示复施行。须至咨者。

计咨送代拟章程条款一本、征数稿底一本。

咨督院

酌拟江北钱漕章程^①

一、江北丁漕有完钱者，有完银者，章程不一，今应一律定为收钱，庶免书差以补平为词，

^① 此文又见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卷六。

高下其手。将来银价增减过于悬殊，再由司道详请督抚，随时酌定，倘相去无几，则无庸更易。

一、江北丁漕应仿照安徽办法，以二万以上者为大额，一万以上者为中额，五千内外者为小额，额多则盈余较丰，故收价略从减少。地丁收价，拟定二千四百文起，至二千六百文止。至江南漕多，江北漕少，且田广粮轻，所有收数亦应略加宽展，现拟每石漕价，极少者自五千文起，极多者至六千文止，既经明定章程，不准浮收丝毫。

一、江北漕价向有绅户、民户之别，又有城户、乡户之别。绅户每石有全不完者，有收二千余文者，有收三千余文者，官吏口恨而心甚德之，以绅户无多，而可以作垫欠之明证；乡户、民户，则有收至六七千文者，甚有收至十五六千文者，低昂悬殊，骇人听闻。上司或责其浮收，则曰：我挹民户之有余，注绅户之不足也。大概城中民户，尚不十分吃亏，乡中民户则真吏胥之食邑户矣。现将漕价酌减，则收数自当一律均匀，庶免有司赔垫。如若绅户仍图占便宜，一经州县通详，定当奏请严办，以示惩戒。

一、完纳漕粮，若不酌分期限，势必观望贻误，然增数过多，则又虑书差代纳措串，因缘为奸。今统拟仿照江南办法，年外酌增钱五百文，庶急公由于趋利，输将较为踊跃。

一、值丁漕开征之期，州县应仿照江南办法，将收银、收漕折价数目，并洋价每元折钱若干，银价每两收钱若干，刊刻简明告示千数百张，遍乡分贴，俾愚夫愚妇一目了然，书差不能高下其手。其串票纸张费、书差饭食费，概由本官捐给，告示中声明凡示中所不开列而多收者，即系书差需索，准百姓赴署击鼓鸣冤，以凭严办。其刊刻开征告示，应通送两院、司、道、府查核，随时派人复查，是否城乡遍贴，示中价钱数目与实收数目是否相符。

一、漕米有正兑改兑加三四五耗、行粮、月粮、赠米、兵局恤款以及新赠、修仓、铺垫诸名目，此间无案可稽，难以逐条分晰，惟现办海运，与办河运不同，自可民折官办，删繁就简，州县除每石解趸数银若干由粮道分别办理外，所有盈余统归州县留充公用，丁书胥役均由本官按月给发辛工，以免需索。

一、绅户向来包揽以及仅完二三千文者，仍旧则事不均平，统照新章折收，必有许多轆轳，地方官苟非措置裕如，难保不滋生事端，应于开征一月前，由督抚会衔出示，明白晓谕，俾知事在必行，庶免陷入于法。

一、漕丁、漕总往往于新官到任之始，以千数百金为雉媒，州县一入彀中，则听其指挥号令，驯致与百姓成仇，卒之竭泽而渔，官不过得十之三，而若辈得十之七矣，拟通饬严行禁绝。如州县再用漕丁、漕总，即行分别参办，其被人指控需索有据者，即将漕丁、漕总明正典刑。

一、此次州县所开进出款，大都入者少开而出者多开，是以各县均称赔垫，今入者既从省膏，而出者亦不宜过于丰奢，拟通饬江北各属州县，不准沿缘河工、盐务气习，惟以勤俭二字互相勉励。盖俭则不贪财，勤则不废事，皆系循吏根基，不可视为迂阔。

一、道府向来节寿，应改为办公经费，按月提解，庶上司不致遇事回护，而属员亦免希冀挟持。除常镇道、徐海道因现未收受节寿，未经酌定外，其淮扬道暨淮扬徐各府，拟查照现送节寿章程，略加减少。至道府既经提取公费，则一切节寿门包、供应座船、过山礼、到任礼一概陋规，均应彻底裁免，以昭核实。其上司房费，不以公文提取者，亦一概裁免，以免州县藉口赔垫。佐杂既不准擅受，似应由印官于办公项下，每月酌送十两，俾可自存。

一、海州、通州本境自有钱漕盈余，所属节寿应酬，并应一概裁免。

一、各州县原有当规、槽坊等规，应否留裁，另候酌议。

一、钱粮与交代相为表里，交代不清，则钱粮终无由按图索骥。现在江北交代陈陈相因，卸事之员率皆挪用正款，饱其私囊，即用公牍严催，而彼以交代未结、盈亏未定为词，上司固无如之何也，宜将同治三年以前之实在亏欠无着者，一概归入兵差挪垫项下，奏明豁免，以清葛藤。其同治三年以后之交代，则勒定期限，分别结算，逾限不结者参革。法严然后令行，交代既清，则仓库之或盈或亏，自如指上罗纹，条条可数矣。

一、水旱偏灾所不能无，各州县于勘定灾缓之后、眷黄未到之时，即出简明告示，应减者减，应免者免，务使穷乡僻壤，咸各闻知。其书差经手人等，如有丝毫勒索荒费，以及以熟作荒、私自征收等弊，一经查明，或被告发，定即分别从严参办。

一、州县为捐摊款所累，易启侵挪正款之弊，应分别裁免，以纾官困。惟现在各州县所开捐摊各款，参差浮冒，无凭悬揣定案，应由司道就近查案，酌核裁免，庶能确实。

一、考试经费、上司到任器物、星使过往舟车供应，皆州县义所难辞，应由藩司定一限制，饬知该牧令，于经费盈余中自行撙节支用。

酌拟江北各州县厅钱漕征数

淮安府属

山阳县

额征地、驿、俸、损、漕项、仓项等银三万六千五百二十两九钱九分，除灾缓外，应征银二万三千一百九十七两九钱五厘。

额征漕粮、赠月等米麦一万四百六十石一升一合三勺，除灾缓外，实征米六千三百六十六石二斗二合三勺，每石应解折价上年减提三钱，仅解二两一钱。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收库平银一两四钱八分八厘，除解计余三钱二分二厘，每米一石收九九钱六千六百文。

原开通年进款，计地漕杂税、田房税等银项下共余银三千一百两零，又漕米折色项下约余钱一万二千九百千零，又本色兵米项下约余银四百三十余两，又典规银一百五十两零，又钱行规钱三百三十千零。除用银四千九百余两、钱一万三千余串外，计不敷钱二千余串。

今查该县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三百文，米中额酌定每石收钱六千文。

山阳县冲繁疲难缺，差使络绎，所开出入之账尚属周详，所谓不敷钱二千余串，核其用款内尽可撙节，且有坐支之款及田房税盈余并计，并无不足，银米均可酌减。

每月应解本道办公经费二十两。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九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阜宁县

额征地丁、俸、损、漕项、仓项等银一万九千五百四十一两八钱二分四厘，除灾缓外，应征银九千七百七十五两八钱一分九厘。

额征漕赠兵月等米麦八千四百六十石二斗六升一合九勺，除灾缓外，实征米麦四千五百四石六斗六合，每石版征银二两四钱。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收钱二千七百九十七文，每米一石收钱七千三百九十五文。

原开通年共进地漕、芦课、滩租、牙牛税各项下，统计余钱五千串有零，又漕米项下约余钱四千八百串零，此外无别项进款。除用钱一万五千四百余串外，计不敷钱五千六百余串。

今查该县银中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六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六千文。

阜宁系繁疲难缺，银米应照最多者定之，再将出款裁节，尚不致累。

每月应解本道办公经费二十两。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六十两。

注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清和县

额征地、驿、俸、贖、漕项、仓项等银一万六千三百一十四两七钱三分一厘，除灾缓外，应征银六千九百一两八钱八分六厘。

额征折色、本色漕粮、赠五、赠月等米二千九百三十一石七斗八升八合四勺，米麦七百八十石四斗二升三合九勺，除灾缓外，实征米八百六十二石一斗二升九合八勺，每石版征银二两四钱，米麦二百八石八斗八升九合八勺，应解折价上年减提三钱，仅解二两一钱。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折收钱二千七百文，除解计余钱七百二十八文，每米一石收钱七千三百文。

原开通年共进地漕、芦课、杂税各项下共余钱一千八百串零，又漕米项下约余钱一千五百串零，又漕院七年份起津贴钱二千四百串，又盐规七百四十串零，又通、泰二州津贴银一千两，以上各进款除用钱一万三千五百串零外，约不敷钱五千四百余串。

今查该县银中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六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六千文。

清和县系冲繁疲难缺，差使极多，著名赔累之区，银米收数均照至多之数开列，尚可敷衍。

每月应解本道办公经费十两。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二十两。

注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桃源县

额征地、驿、俸、贖、漕项、仓项等银一万七千八百三两三厘，除灾缓外，应征银一万一千九百四十四两八钱八分二厘。

额征漕赠兵粮等米三千三百二十九石三斗六升九合二勺，除灾缓外，实征米二千二百四十五石七合三勺，每石版征银二两四钱。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折收钱二千五百三十文，除解计余五百五十八文，每米一石收钱六千四百文。

原开通年共进地漕、杂税各项下共余钱二千二百余串，又漕米项下共余钱二千六百余串，又上滩租内津贴钱三千八百串，又槽坊规钱三百五十余串，以上各进款，除用钱一万一千二百余串外，不敷钱三千一百余串。

今查该县银中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五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六千文。

桃源县系冲繁难缺，差使不少，钱价应酌减三十文，米价减二百文。

每月应解本道办公经费十两。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三十两。

注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安东县

额征地、驿、俸、贖、漕项、仓项等银二万六千六百一十一两四钱三分九厘，除灾缓外，应

征银九千三百七十八两八钱五分九厘。

无漕。

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收库平银一两五钱八厘一毫五丝，除解计余银三钱四分二厘一毫五丝。

原开通年共进地漕、芦税各项下余银一千四百余两，以上各进款除用银二千一百余两，钱三千二百余串外，约不敷银七百余两，钱三千二百余串。

今查该县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六百文。

无漕。

安东系繁疲难缺，既无漕米，又无杂款，是以钱粮折收之数照原征每两加五钱零，约略酌定，免致不敷。

每月应解本道办公经费十两。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三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盐城县

额征地、驿、俸、损、漕项、仓项等银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七两四钱六分七厘，除灾缓外，应征银一万七千五百两八钱二分五厘。

额征漕粮、赠月等米麦一万七千二百六十八石七斗七升六合二勺，除灾缓外，实征米麦一万八百七十九石三斗二升九合，每石应解折价上年减提三钱，仅解二两一钱。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折收钱二千五百六十文，每米一石收九九六钱六千三百七十文。

原开通年共进地漕、杂税各项下共余钱一千九百余串，又田房税项下余银一百八十余两，又漕米项下余钱一万七千二百余串，又典行各规三百五十串，以上各进款六年份除用外约余钱一千余串。

今查该县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四百文，米中额酌定每石收钱六千文。

盐城系繁难之缺，并无差使，银米均可酌减。

每月应解本道办公经费三十两。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一百二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总计：淮安府每月可得办公经费银三百五十两，通年可得办公经费银四千二百两。

扬州府属

江都县

额征地丁等项银三万九千三百二十一两九钱四分九厘，除灾缓外，应征银二万五千七百三十两五钱五分二厘。

额征漕粮等米七千六百一十六石五斗八合四勺，除灾缓外，应征米四千七百七十一石六升六合二勺，应解每石折价上年减提三钱，仅解银二两一钱。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收漕关银一两一钱至一两七钱，凡七等，计每年收银四万三千六百八十一两六钱四厘，除解计余银七千七百三十一两七钱零四厘。每米一石下户收钱三千六百文，上户收钱六千五百八十二文。

原开通年用款银钱两款共合钱一万五千四百千零，计不敷钱五千千零。

今查该县银大额向不折钱，加收银两自加一钱起至加七钱为止，似不公允。向系包征本

官只得羨余银二钱,今应另定为每两收钱二千四百文。米小额向分三等,本色六成之一,疲户六成之三,每石折钱三千六百文;殷户六成之二,每石折钱六千五百八十二文,相沿已久,今应另定为每石收钱五千文。

江都系冲繁疲难之缺,差务殷繁,通年用款不敷钱五千余千,尚无虚饰,惟酬应、捐摊各款尚可撙节核删,以免赔累。

每月应解本道办公经费十五两。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八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甘泉县

额征地丁等银三万六千九百九十一两二钱九分三厘,除灾缓外,应征银二万一千二百三十三两五钱五分四厘。

额征漕粮、赠月等米五千三百二十一石四斗三升九合九勺,除灾缓外,实征米三千六百一十八石八斗八升七合二勺,每石应解折价上年减提三钱,仅解银二两一钱。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收库平银一两五钱二分一厘,除解计每银一两余银三钱零,每米一石收银三两七钱五分五厘。

原开通年用款银合钱共二万二千零,计不敷钱六千零。

今查该县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四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文。

甘泉系冲繁疲难之缺,与江都相同,应与江都一律撙节办理。

每月应解本道办公经费十五两。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八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高邮州

额征地、驿、俸、损、漕、仓等项银三万五千三百三十三两三钱五分九厘,除灾缓外,应征银一万九千四百二十九两七钱一分四厘。

额征漕粮、赠月等米六千七百二十七石二斗五升九合六勺,除灾缓外,实征米四千七十二石六斗二升四合,每石应解折价上年减提银三钱,仅解银二两一钱。该州向来每银一两收钱三千零八十文,除解计余钱一千零四十文,每米一石收钱七千文。

原开通年用款银、洋、钱三款,共合钱一万四千五百零,计盈余钱一千二百零,盐典各规在内。

今查该州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六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六百文。

高邮州系冲繁缺,每年银米均有盈余。

每月应解本道办公经费五十两。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八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泰州

额征地、俸、损、漕、仓等银三万五千二百二两二分,除灾缓外,应征银二万六千一十五两七钱一分二厘。

额征漕、赠等米三万二千三百三十二石四斗二升五勺,除灾缓外,实征米一万六千七百

三十五石一斗七升八合九勺。该州向来每银一两收漕平银一两五钱，除解计余银二钱八分二厘四毫，每米一石收九六七串钱四千七百五十二文。

原开通年进款银米连杂税、典规各项，共余钱二万二千七百串零，除用二万千串有零外，计余钱二千串零。

今查该州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四百文，米大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文。

泰州系繁疲难缺，银价尚属酌中，米价殷疲不一，今酌中每石定为五千文。

每月应解本道办公经费十两。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八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东台县

额征地丁、仓漕等项银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两三钱七分八厘，除灾缓外，应征银一万八百八十一两三钱一分六厘。

额征漕粮等米一万八千五十四石七斗三升八合一勺，除灾缓外，应征米九千九百二十五石三升七合四勺，每石应解折价上年减提银三钱，仅解银二两一钱。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收钱二千八百文，除解计余钱七百八十九文，每米一石收钱六千二百文。

原开通年用款钱二万一千五百千零，计盈余钱二千千零。

今查该县银中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五百文，米中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八百文。

东台系繁疲小缺，银价应酌减钱三百文，米价应酌减钱四百文。

每月应解本道办公经费十两。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七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仪征县

额征地丁等银二万一千四百六十八两九钱七厘，除灾缓外，应征银九千八百六十四两二钱九厘。

额征漕米一千五百五十九石七斗五升九合三勺，除灾缓外，实征米九百三十八石九斗七升四合五勺，每石应解折价上年减提银三钱，仅解银二两一钱。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收漕平银一两四钱，除解计每两余银一钱一分，每米一石收银三两六钱。

原开通年用款银钱两项共合钱一万三千千零，计不敷钱六千千零。

又捐摊款项每年共银一千八百七十一两八钱七分六厘八毫在外，此项向系扣廉。

今查该县银大额酌定每两照收钱二千四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照收钱五千文。

仪征系冲繁之缺，差使无多。

每月应解本道办公经费十两。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二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兴化县

额征地丁银三万六千零四两六钱一分三厘，除灾缓外，应征银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二两七钱二分。

额征漕米一万二千七百四十一石八斗四升四合三勺，除灾缓外，实征米七千四百六十二

石七升五合二勺，每石应解折价上年减提银三钱，仅解银二两一钱。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折收钱二千七百九十文，除解每银一两计余钱一千零四十文，每米一石收钱四千五百文，外加公费钱八百文。

原开通年用款钱一万八千一百千零，计不敷钱八千三百余千文。

今查该州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六百文，米中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三百文。

兴化系疲难中缺，每银一两原收钱二千七百九十文，应减去一百九十文；每米一石本据报明收钱四千五百文，兹册报另有公费钱八百文，共钱五千三百文，为数无多，似可照旧。惟所称开除各项全漕，归官仅钱一千三四百千文，系属虚饰，所云每年不敷钱八千余千，不足凭也。

每月应解本道办公经费十两。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四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宝应县

额征地丁银二万零五百二两九钱四分三厘，除灾缓外，应征银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七两五钱二分一厘。

额征漕粮等米六千四百六十七石九斗二升八合一勺，除灾缓外，应征米三千八百六十七石八斗二升一合，每石应解折价上年减提银三钱，仅解银二两一钱。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折收实钱二千零四文七毫半，除解计每两得钱二百二十文，其余钱四千一百六十三千文，每米一石收钱五千二百一十五文。

原开通年用款银钱两项共合钱一万七千七百千零，计不敷钱一万千零。

今查该县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二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文。

宝应系冲繁中缺，银米二价均有畸零，银应酌增，米应酌减，抑或以相沿已久听其照旧。该县漕余应有钱一万千文，册报仅六千千文，另有驿站坐支银四千余两，落地税、柜书规钱、店槽房规、城乡津贴、兵差费均未开列，所称不敷钱一万千，似属虚报。

每月应解本道办公经费三十两。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五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总计：扬州府每月可得办公经费银五百两，通年可得办公经费银六千两。

总计：淮扬道每月可得办公经费银二百五十两，通年可得办公经费银三千两。

徐州府属

铜山县

额征地、漕等款银五万二千七百七十两零，除灾缓外，实征银三万一千六百三十两零。

额征漕粮等米一万七千五百五十石零，除灾缓外，实征米一万四百七十石零。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折收钱二千七百文，每米一石折收钱六千文。

原开通年用款银合钱一万三千八百千文，又钱二万千零，约计盈余钱一万二千三百千零。

今查该县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五百文，米中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二百文。

铜山系冲繁难缺，银米均有盈余，银数应酌减钱二百文，米价原定六千文，按徐州府属所征均系粟米，每石只解变价银一两四钱，折收太多，应减为五千二百文。

本道经费免解。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八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丰县

额征地、漕等款银一万九千三百四十两零，除灾缓外，实征银一万二千四百九十两零。

额征漕粮等款米四千三百二十石零，除灾缓外，实征米二千八百十三石零。该县向来每两除书差、银匠饭食不计外，折收钱二千三百八十文，内除批解正耗火工各项银一两一钱八分，照市价易钱一千七百四十文，实归官钱四百二十文，共计钱五千二百四十千零，今王令只每两收钱二千一百八十文；每米一石除书差饭食不计外，折收钱五千三百五十文，内除批解银一两四钱，照市价易钱二千三百三十文，实归官钱三千零二十文，共计钱八千四百九十千零，王令只每石收钱四千三百五十文。

又槽坊、盐店规费钱八千四百千文。

原开通年用款共钱二万四千九百千零，约计不敷钱二千数百千文。

今查该县银中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二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文。

丰县系无字简缺，银价原定二千三百八十文，王令减为二千一百八十文，以致不能敷用，拟减定为每两收钱二千二百文；米价原定五千三百五十文，较别属已减，王令又减去一千，非经久之计，拟减定为每石收钱五千文。

本道经费免解。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二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沛县

额征地、驿、俸、损、漕项、仓项银二万二千四百十两五钱一分八厘，除灾缓外，应征银一万一千四百五十二两九钱六分七厘。

额征漕、赠等米六千五百八十七石三斗三升七合八勺，除灾缓外，实征米三千四百九石一斗八升四合五勺，每石折征银一两四钱。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折收钱二千五百文，每米一石折收钱七千一百文。

原开通年用款共钱一万四千三百千零，约计不敷钱七百千文。

今查该县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五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六千文。

沛县系冲字简缺，银价应仍其旧，米价应酌减钱六百文。

本道经费免解。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七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萧县

额征地丁银三万一千九百四十两零，除灾缓外，实征银一万一千五百两零。

额征漕米一万四千七百石零，除灾缓外，实征米五千二百六十石零。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折收钱二千九百五十文，每米一石折收钱五千六百六十文。

原开通年用款钱一万二千余千文，约计盈余钱四千二千文。

今查该县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五百文，米中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二百文。

萧县系难字简缺,通计尚有盈余,应将银米折收之数酌减,与铜山县一律。

本道经费免解。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银三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砀山县

额征地、漕等款银一万七千两零,除灾缓外,实征银五千九百五十两零。

额征漕粮等米六千九百十六石零,除灾缓外,实征米二千三百石零。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折收钱二千六百五十文,每米一石折收钱五千六百文。

原开通年用款钱一万一千千零,计不敷钱四千千零。

今查该县银中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五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五百文。

砀山系繁疲难缺,差使无多,而银米征数太少,据报通岁总有不敷,应酌减银价一百五十文、米价一百文。

本道经费免解。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四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邳州

额征地、漕等款银三万一千四百八十两零,除灾缓外,实征银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两零。

额征漕粮等米二千六百十五石零,除灾缓外,实征米一千四百二十石零。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折收钱二千九百文,每米一石折收钱七千文。

原开通年用款钱一万五千九百千零,约计不敷钱二千八百六十千零。

今查该县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六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六百文。

邳州系冲难之缺,闻甚优裕,据报每年不敷钱二千八百余千,殊未确实。银价原定二千九百文,内家丁差役等项瓜分太多,应减去三百文;米价应解仅一两四钱,而每石收至七千文,亦属太巨,应为每石收钱五千六百文。

本道经费免解。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六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宿迁县

额征地、漕等银二万五千一百八十五两零,除灾缓外,实征银一万七千一百八十八两零。

额征漕米五千三百九十九石零,除灾缓外,实征米三千五百四十石零。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折收钱二千九百三十六文,(内)每米一石折收钱七千一百七十二文,内除批解每石银二两四钱,火工补平银二钱,照市价易钱四千六百九文。

原开通年用款银三千八百五十四两零,每两作价一千六百,合钱六千一百六十六千零,又用钱一万七百七十一千零,约计不敷钱一千千文。

今查该县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五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六千文。

宿迁系冲繁难缺,向皆有余,银价二千九百三十六文,为数太多,应减去四百三十六文;米价系照大米应解银二两一钱,原定七千一百七十二文,应定为六千文。

本道经费免解。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五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睢宁县

额征地丁银二万三千二百三十两零，除灾缓外，实征银一万六千四十两零。

额征漕米一千二百七十石零，除灾缓外，实征米八百七十四石零。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折收钱二千七百文，每米一石折收钱七千八百文。

原开通年用款钱九千三百千零，约计盈余钱一千一百千零。

今查该县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六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六千文。

睢宁系无字简缺，所开出入数目略有盈余，银价应酌减钱一百文，米价只解一两四钱，不能收至七千八百文之多，应定为六千文。该县米数无多，所减尚不致过于竭蹶。

本道经费免解。

每月应解本府办公经费三十两。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总计：徐州府每月可得办公经费银三百八十两，通年可得办公经费银四千五百六十两。

海州并属

海州

额征地、俸、损、漕项、仓项等银一万一千二百七十四两四分二厘，除灾缓外，应征银四千二百三十二两四钱八分六厘。

额征漕赠兵粮等米四千七百一石七斗五升四合三勺，除灾缓外，实征米一千五百石五斗九升三合四勺，每石版征二两四钱。该州向来每银一两折征漕平银一两三钱三分六厘，除解计余一钱二分九厘三毫，每米一石征漕平银三两一钱三分。

原开通年用款计不敷银千两。

今查该州银中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三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五百文。

海州系繁难要缺，该州银价向系每两收漕平银一两三钱三分六厘，今酌改钱数约略相符；其米价向收漕平银三两一钱三分，闻仍有以钱折缴者，殊不画一，今拟酌定每石收钱五千五百文。

本道免解公费。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沭阳县

额征地、俸、损、漕项、仓项等银二万七千九十两三钱二分五厘，除灾缓外，应征银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两六钱四分八厘。

额征漕、赠等米麦九千二百三十三石九升七合七勺，除灾缓外，实征米麦四千九百六十二石六斗五升五合五勺，每石版征二两四钱。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收漕平银一两二钱六分五厘，除解计余银一钱七分五厘，每米一石收银二两四钱。

原开通年用款计不敷钱三四千串。

今查该县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三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五百文。

沭阳系难字简缺，银价每两向收漕平银一两二钱六分五厘，以钱折银并无准数，拟酌定收钱二千三百文；其米价向照每石二两四钱，与地丁同缴平余，拟酌定每石收钱五千五百文，

以便交纳,以免浮收。

本道州俱免解经费。

注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赣榆县

额征地、俸、损、漕项、仓项等银一万七千五百六十两三厘,除灾缓外,应征银一万四百一十三两六钱六分一厘。

额征漕、赠等米四千九百六十二石九升七合五勺,除灾缓外,实征米二千五百九十六石七斗四升一合四勺,每石版银二两四钱。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折征钱二千三百文,除解计余钱二百六十一文;每米一石征银二两四钱,每两收钱二千一百文。

原开通年用款计不敷钱二三千串。

今查该县银中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三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文。

赣榆系难字简缺,银价每两收钱二千三百文,尚可照准;其米价向系收钱五千零四十文,今拟酌定整数五千文。

本道州俱免解经费。

注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通州并属

通州

额征地、俸、损、漕项、仓项等银四万二千六百六十三两一钱九分六厘,除灾缓外,应征银四万一千六十七两七钱二厘。

额征抚月等米一千七百一十八石七斗七升九合三勺,除灾缓外,实征米一千六百七十一石五斗八升六合四勺,每石应解折价上年减提三钱,仅解钱二两一钱。该州向来每银一两收漕平银一两五钱五厘,漕务盈余银共三千六百两。

原开通年用款计余钱二千余串。

今查该州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四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文。

通州系繁难要缺,向称优裕。银价原收银一两五钱五厘,约合钱二千四百文;米价系就近兑狼山营兵米,折报并无每石收钱数目,现拟酌定每石五千文。

本道经费免解。

注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如皋县

额征地、俸、损、漕项、仓项等银二万四千五百四十六两零一厘,无灾缓;又芦课银一万五百五十六两八钱一分。

额征漕粮、赠月等米六千一百八十四石五斗七升七合七勺,每石应解折价上年减提三钱,仅解银二两一钱。该县向来征柜收银每两收九六七五钱二千九百五十文,差报银每两收九六七五钱二千四百六十文,每米一石收九四五钱五千五百五十文。

原开通年进款银米连杂税、典规各项,共余钱二万六千七百千零,除用二万五千一百千(串)零,计余钱一千五百千零。

今查该县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五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四百文。

如皋系繁难中缺,银价较大,今拟仿泰兴之数,定为二千五百文;米价每石收钱五千五百

五十文，今拟定为五千四百文。

本道本州经费俱免解。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泰兴县

额征地、俸、损、漕项、仓项银三万一千六百四十两九钱六分八厘，除塌缓外，应征银二万三千五百二两三分三厘；又芦课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余两，除灾缓外，实征银一万四百七十两。

额征漕粮、赠月等米四千六百二十石三斗三升九合四勺，除灾缓外，实征米三千二百八十六石八斗一升二勺，每石应解折价上年减提三钱，仅解银二两一钱。该县向来每银一两折收钱二千五百文，除解计余钱四百五十四文；米系半本半折，每折色米一石收钱五千四百九十文。

原开通年进款银米连杂税、典规各项，共余钱一万七千七十千零，除用一万八千九十千（串）零，计不敷钱一千二十千零。

今查该县银大额酌定每两收钱二千五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五千三百文。

泰兴系艰难中缺，据报每两收钱二千五百文，可以照准；米价每石收钱五千四百九十文，今拟酌定为五千三百文。

本道本州经费俱免解。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海门厅

额征地、漕等银三千七百二十九两一分四厘，并无灾缓；又芦课银一万七千一百七十三两九钱五分七厘。

额征兵米九十九石二升三合，系札发掘港兵米。该厅向分通划，每银一两收漕平银一两六钱二分；崇划，每银一两收漕平银一两五钱七分。除解计余银三钱六分八厘七毫，内开除房费、书役各项，归官银二钱。每米一石折收钱六千四百文，归官钱一千文。通年连杂税、典栈各规，约进钱六千五百串零。

原开通年除用款约钱七千九百串外，不敷钱一千四百千文。

今查该厅银大额酌定通划、崇划每两收钱二千五百文，米小额酌定每石收钱六千文。

海门系繁难要缺，由通州、崇明县分出新设之厅，地方褊小，进款无多，额征极少，银价酌照旧章改为收钱二千五百文，以归一律；米仍其旧。

本道经费免解。

征册版串书差饭食均由本官自给，不准再取民间分文。

卷五八 抚吴公牒二十三

密委查访各州县事宜^①

为札委事。照得江南、北地方，书差多索诈之风，生监以唆讼为事，钱漕浮收，词讼积压，囹圄甚多冤滞，盗贼藉故消弭，若不认真整顿，彻底澄清，闾阎安得有息肩之日？合行札饬。札到，该员即遵照后开条款，改装易服，不动声色，确访密查，勿得丝毫容隐虚饰，致负委任，切切。

一、查该地方官有无持权门上作威作福，以及官亲、幕友在外招摇、讹诈索财等项？书吏、差保最为著名凶恶者何人？即将一切姓名、籍贯、住址详细开明备核。

一、查该地方有无不肖绅衿、董事出入衙门，交结幕友、官亲、门丁、书吏，并与上司衙门书吏潜通声气，为官说合案情，从中取利等项？即将一切姓名、住址及何项功名，详细开明备核。

一、查该地方有无著名讼棍，平日包揽京控、上控之人？即将姓名、住址，有无功名，详细开明备核。倘能将其唆讼凭据开列数件，更为确实。

一、查该地方官居心是否清正，办事是否认真，审断是否公平，民情是否感戴，百姓冤屈能否即时上达？每个告期约有多少呈状，每张要花代书戳式多少钱文？是否本官坐堂亲收，抑系委员代收？亲收时有无当堂判断？本官出门，是否准收拦舆白禀？有无传呈坐差名目？传呈之费，约需若干？每月上控词讼、自理词讼，共有若干？每月已结若干，未结若干？本官下乡相验，地保如何办差？在邻佑派钱若干？城乡盗案，或多或寡？水陆程途，是否平静？捕役有无诬良为盗、屈打成招等情？均即详悉访明，开列备核。

一、查该地方二十年内官员，何任最为廉明，何任最为贪酷？廉明者有何实政，贪酷者有何劣^②迹？众人毁誉，是否相同，抑系绅毁民誉，书差毁而百姓誉？该官员卸事后，是否在省候补，抑已升调他处？一一开列事迹备核。

一、查该地方佐杂、汛弁等官是否安分？每次节寿收陋规若干？有无擅受挟制，及收受赌场、烟馆、小押陋规，以及交通土棍、欺虐平民等情弊？有无以巡查更夜为名，派收店铺钱文？教官是否有品有学，朔望有无宣讲《圣谕》、按月课文？以上各官现在之最优最劣，及前

^① 此文又见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卷五。

^② “劣”原作“实”，据《百兰山馆政书》卷五校改。

数年之最优最劣者，均确访事实，详细开列备核。

一、该地方地丁每两一正一耗，完^①钱几千几百几十文？漕米每石完钱几千几百文？是否半本半折，抑系全收折色？税契每两收钱若干？推收过割，须费若干？钱漕正款以外，尚有串票纸张费若干，书差饭食费若干？每次发给由单，须钱几文？有无捆垫及勒充墟甲等弊？钱粮门上以及漕总是何姓名，声名是否极坏？每年点充丁漕经承，本官可得陋规若干？绅户、衿户完丁漕极少之价是何数目，民户、乡户完丁漕极多之价是何数目？本官每年应送武营、绅衿、佐杂、教官漕规，计需开销若干？报灾报荒之处，应开销多少荒费、灾费，何房书办经手，系何姓名？每年惯为乡民居间说费者，是否绅衿，抑系粮差？有无以熟作荒，业已详请豁免而官吏仍旧征收之处？均即一一确查，逐条明晰开列备核。

一、查该地方有无沿江、沿海沙洲，现在如何办理？老额既免，补课员董有无暗中勒收，或托称向官府求情吁免，从中收受谢仪？新额起课，是否一律公平？芦课每两完钱若干，杂费若干？著名沙棍约有几，有无功名，住址何处？坍没洲地，现在如何豁免，有无经手人等以部费为词，向业主暗中需索？均即一一查访确情，逐条开列备核。

一、该衙门监狱是否坚固干洁，典史早晚曾否亲巡？管监家丁、禁卒，是何姓名？囚粮有无克扣？监内老犯几名，新犯几名？牢头有无把持？犯人疾病，有无医药？外监及看管饭歇，是否同在一处，抑相去远近若干？地方是否干洁，有无地板？看守家丁、差役几名，是何姓名，有无需索陵虐，本官有无赏给饭食？押犯一共几名，有无远年未释押犯，亲戚朋友是否准其来往问信？有无生监发交典史、儒学衙门看管？监押犯人实在名数，与粉牌上所开犯人名数，是否相符？新收者牌上是否随时登列，已释者牌上是否随时开除？粉牌挂在何处，是否随时悬挂，抑是偶然悬挂？本官审案，是否悬牌编审，抑是差禀请审？审案还是一堂完结^②，抑是三四堂始结？问一堂案，约需几多安班铺堂规费？已结之案，差票是否当堂随时吊销，抑系存留书差之手？每月已结、已销之案，及呈词批语，有无汇总张榜，发贴署前照壁？均一一确查密访，逐条明晰开列备核。

一、该地方有无关口厘卡以及落地税等项？关卡、厘卡收税、收厘，是否公道？银每两作钱若干，洋每圆作钱若干？有无刁难索诈，及得费私放等弊？罚款大约几倍？平常货物收厘，约打几折？正厘、正税之外，有无票钱、挂号钱、船头钱等杂费？卡上有无著名包揽之丁书、杆子手？前后有无包送偷漏厘税之土棍？其落地税是否官亲管理，抑系家丁管理，每月约可收钱若干？地方官有无私设厘卡等弊？市镇有无河保闸夫需索来往船只？护卡炮船是否安分勤谨，抑有欺陵不法情弊？均即详细确查，逐条开列备核。

一、该地方有无槽坊当规，每月送正印官若干，佐杂、汛弁若干？有无船牌挂号陋规，以及充承牙行使费，此外有无他项出息？其往年捐输未缴尾数，官绅有无藉办善后为名仍旧收取？均逐一查访确实，开列备核。

一、该地方驿站马匹约有若干，跑夫几名？马号设在城内，抑在城外？有无设立腰站，腰站距正站几里？铺兵约有若干名？有无强押百姓充当铺兵，及花钱求免等弊？管驿站之丁书是何姓名，是否安分勤谨？驿夫等类，有无需索鱼花、水果船只？均详细询访，开列备核。

① “完”原作“宅”，据《百兰山馆政书》卷五校改。

② “结”原作“审”，据《百兰山馆政书》卷五校改。

一、该地方有无枪船、艍船等项？船只是否以聚赌、抢劫为事，抑系以贩私为事？船中无枪炮器械，以及地方官给发护照？该船数目约有多寡，是否听头目号令，抑系不相统属？城乡市镇有无游勇成群结党，以及哥老会、子孙会、长斋会等名目？均即详细确访，开列备核。

一、该地方城池、文庙、衙署、仓库、公所，一切是否一律坚固？城乡有无书院、义学，计共几处？山长、塾师是否认真教授，生徒计共几人，膏火有无常款？其余恤孤、恤嫠各善举，董事是否认真得力，经费是否敷用？保甲曾否举行？义仓曾否储积？有无停棺不葬及火化风俗？其地方额设孤贫，是否实惠普沾，抑有不实不尽？均即逐条查访，开列备核。

一、该地方水利是否兴修？倘遇水旱，能否灌溉有资，宣泄不误？土产何物最多？田畴是否宜稻、宜麦、宜桑、宜棉、宜豆、宜茶？士、农、工、商四者，以何者为最多？游手好闲之人，应令其学习何项业艺？一县中熟田居十之几，荒田居十之几？垦荒最为切要，应如何筹画，方能土客相安，尽美尽善？民风是否文弱奢荡，抑系勤朴武健？均即逐一访查，开列备核。

一、该地方有无才德兼优、著书立说、众望交推、仕而复隐或穷而未达之士？次则或长于医术，或长于算学，或熟于舆地，或熟于洋务，或长于制造，或长于武艺，但有一技可名，不妨悉心采访，将其姓名、住址开列备核。

一、该地方有无墟练？墟董何人，寨主何人？闻徐、海一带寨主，画疆分界，事权颇重，有无侵渔窝匪之事？现在捻党肃清，积匪有无潜匿寨中？均即详细访查，开列备核。

以上所开各条，该员均当认真确访，据事直书，不得依稀仿佛，徒取影响，尤不得稍露风声，反致为人所愚，入其术中而不觉。惟望慎密将事，庶不负本部院谆谆见托、藉资考证之苦心也。特札。

加标

该员自领札至销差，除札中询查各事另案条复外，其余途中所历情形，有关于民风吏治者，亦望编为日记，不必文理，但要句通字顺而已。倘有本部院询问之所未及，抑该员别有见解，均可据实胪陈，以资采择。

札委员

批赣榆县申送闰四月份公文月报册由

飭查未结命盗杂案一件，该县于五月二十九日申复，今册开四月初十日奉文、三月二十九日申复，若就册查阅，四月初十接到之文，何以三月二十九日能预先办复乎？至册开徐三珠案内通飭查复一案，来册声叙闰四月二十五日申复，查核复文系闰四月二十六日发申。又通飭递解人犯、一犯两解一案，册叙闰四月二十五日申复，查核复文，系五月十五日发申，究竟该县凭何开造？该令现已撤参，仰徐海道通飭所属，嗣后于监押词讼，必须实心清理，毋得言行两歧，致蹈前辙。此批。册存。

加函

新赣榆令似有可造之才，宜嘱其官须自做，勿再任听门阖摆布，致蹈前辙。且书办送稿领稿，何妨亲至签押房面呈面领，何必多一门上转折，转致血脉不通乎？岂不设门上即失州

县体制乎？我辈穷措大博得一官，只要于国计民生稍有裨益，何暇计及虚文？总之，州县信用门上者便是坏官，不信用门上者便是好官，鄙人居恒以此相士，千百不失一二。风闻徐海两属公事，大半皆系门阍作主，望执事择其尤者，亲提惩创一二人，或可发聋振聩，吏治庶稍有转机乎？

再，徐海二属积案，经敝处分款严催之后，近似稍有转机，尚求执事就近频频提撕，俾免稍纵即逝。闻各属解勘为费不资，务望严查禁革，并谕飭徐府、海州一体严革，俾各县免瞻前顾后之虑，有所推诿借口。既严禁州县差役不准要百姓之钱，尤当严禁上司差役不准要州县之钱，此为目前第一要务。闻沐阳有富户程立炘，每节须送地方官钱数百千，某令曾向借过数千串，向来地方官皆资以为生，并祈密查示复。保富所以济贫，地方官若竭力鱼肉之，恐富者不能终富矣。至敝处批发徐属审断各案，祈执事随时谆嘱守令，速审速结，切勿预存成见，固不可以上控而存故意摧抑之怀，亦不可以原告而存曲为将就之见。诸葛君曰：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我辈皆胸无渣滓，可以对天地而质鬼神，守令诸公但尽理之所当然，俾国计民生日有裨益，即稍有未能按绳切墨，敝处断不以一眚掩大德，乞以区区鄙忱，转达徐海各同寅为禱。至前次文行各州县，令将监狱管押人犯名数悬牌头门，令众目共睹，如有人证被押而牌上无名，或已经官释放，而牌上未列开除者，准令家属控告，江南行之半年，私押之风顿息。宜兴等县匿牌不挂，亦经奏参。未知徐海各属，有无一体悬挂，挂者有无匿漏，并求密派妥人确查，随时示复。是禱是叩。

“既严禁州县差役不准要百姓之钱，尤当严禁上司差役不准要州县之钱”，二语为一针见血。今之上司，一则曰杜绝苞苴，再则曰严禁贿赂，而卒之筐筐未具，情恟终不能通，安得处处如公之大声疾呼，免蹈上下交征之弊哉！

札飭徐海道亲提周传诚等研讯确供详办由

为札催事。案据砀山县详陈万里等被匪截劫药料等物并被拒伤事主吴京海等身死一案，勘验获犯详报到院，当查案关匪徒抢夺拒捕二死三伤，延搁经年不详不办，上年十二月前署院于丰县稟内，批司转飭该县将勘验缘由录供通详，亦置若罔闻，直待事主陈万里来辕具呈，经本部院批道亲提，始将案由拉杂通报，实属玩延！经批司即移^{徐海}_该道遵照前批，俟周传诚等解到，亲提研讯确情，于八半月前录供详办，嗣据砀山县将黄瑞胜及被格杀之汪兑分案验详，又经批司即移^{徐海}_该道核入正案议拟详办。再查黄瑞胜尚未审实定罪，于同治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病故，该前县并不登时相验情形通详，实属视人命如草菅，应由徐海道查明该前县有无他项劣迹，于一月内据实详参。现署县迟至半年始为通详，亦应记大过一次，以示惩戒，即分别移行飭遵各在案。迄今未据讯详，实属迟延，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移^{徐海}_该道立即遵照前批，亲提周传诚等研讯确情，刻日录供详办。仍严飭比差会营勒拿各犯，务获究报，毋再玩延，切速切速。特札。

札臬司、徐海道

催海州孙文蔚控案

为札催事。本年闰四月二十日，据海州监生孙文蔚稟控刘甫山侄孙刘广昌，窃伊佃户汪永兴耕牛，甫山畏累，将广昌贿脱，诬生主使，计图扰诈等情，当经批飭该道提讯究详在案，迄今未据讯详，合行札催。札到，该道立即遵照前批，亲提讯究详办。其陈万里被劫一案，已据砀山县通报，并称即将单开各名，按名解交该道衙门，仰并亲提确讯，限八月半以前详办，毋稍延累。其卸砀山马令，现在是否在徐，该道并即据实查复为要。切切。

札徐海道

安东县详访获积惯讼棍捐职都司王心如 先行详请斥革遵飭解郡审办由

如详将讼棍王心如所捐都司职衔即行斥革，仰按察司速飭该府提案严讯，录供详办。至张署令莅任未久，即能获积惯讼棍，具见办事认真，殊属可嘉，应即记功一次，以示奖励，并候札司注册可也。仍候^爵部堂批示。缴。

加函

闻该县有武举孙元根，最惯包讼，又惯为差役说费，比稍敛迹否？又闻该县小席魏升甫，系前任所荐，颇为招摇，宜稍约束，或即驱逐以顾声名。又该县差役杭斌、贺春，鱼肉乡民，无恶不作，并祈转囑该令，严加究办。并非去其爪牙，实欲养其声望也。

震泽县详朱文初在押患病该亲属 呈请具保查案请示由

现在严禁枪船，并责令全缴器械。朱文初从前既系枪船头目，能否责成设法妥议将枪船如何禁绝，由江、震二县察酌。如果办理有效，不惟释放，而且保奖。仰苏州府速飭江、震二县遵照办理，限十日内稟复察夺。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以其一经为匪，遂谓其言无足采录也。仍报明藩、臬司查考。缴。

砀山县郭令摘顶

为札^飭催事。案照各属奉到本部院衙门公文，无论有无朱标排单，又上控自理词讼各案，及禁押人犯分别管收除在，均经飭令按月造册呈送查核，嗣因砀山县并未遵照造送，当将^郭署令记大过一次，飭催造送各在案。迄今日久，前项词讼监押奉文月报，通省俱经送到，惟该县独

不造送，实属有心玩误，应将署^{该署县}碭山县知县郭令先行摘顶，以示惩儆，合行札^飭。札到

该^司立即遵照注册，通^该飭知照毋违。

县立即遵照，速将本年正月起至六月份止奉到本部院缮发公文，不论有无朱标排单，逐件查明，补造清册送核。嗣后按月

一送，并将四月份起至六月份止词讼监押各册赶紧造送，以凭查核，毋再违延，致干严参，切速切速。

札江藩司、臬司、碭山县

加函

访闻该令近日又于单士英伪造印信催收工费一案，私罚单士英出钱五百六十千文了事，可谓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矣。碭山历任委靡，民不堪命，今该令复屡悔不改，似宜速选贤员，早为更调，或可使碭民不致久困水火之中也。

苏藩司详复荆溪县清理民山议减单费由

该县接清民山单费，既据司详一再议减，姑准每亩实收钱二十文，飭令撙节支用，此外不准书差、图董人等需索分文。该县务期振刷精神，随时严察。仰即转飭遵照，实力妥办，依限清厘完竣，造册通送查核。倘查有额外需索情弊，定干严咎。并飭将如何清厘方为妥速，刻先筹议章程，详复察办。仍令将收数、用数按月开折通送，毋任隐饰，切切。缴。

海州详刘段氏因病身死讯拟由

仰按察司核明飭遵。至刘鹏飞之堂弟刘鹏九，系属监生，其戚段怀武亦系捐职，无论如何求乞典当，亦当为伊母买一棺木，乃草草用芦席卷埋，殊无天良，亦应将刘鹏飞杖责，并飭遵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清河县详代验安东张殿英服毒身死验讯由

此案据尸弟张殿魁等供，张殿英在家畏罪服毒，灌救不愈，何以该差许茂肯将垂死之人抬去？所称到城再行救治，本属遁词，所服烟土从何得来，亦未据究明声叙。察核情节，殊滋疑窦。仰按察司即飭安东县速提差役许茂等研讯，张殿英实在因何服毒身死？是否凌虐吓逼毙命？究明烟毒来历，务得确供，通详察核，一面飭传尸属领埋，并核入正案拟办，暨行该县知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加函

查安东境内黄河水套，俗名木套子，中有沈家滩，即盗首沈魁兄弟窝巢也。沈擒诛后，闻又有骆姓盗魁在彼作窝，乘机抢劫，商旅苦之，祈密函飭令该县认真剿捕，勿令漏网，则感激无已时也。

咨商筹办江浙运京洋铜

为咨商事。七月初十日据苏松太道禀称，本年七月初二日接奉钧札，同治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准户部咨，七年六月初五日奉上谕：“红铜、条铜足资鼓铸，应如何体察华洋商贩情形随时变通、设法采买之处，赶紧筹办等因，钦此。”飞咨钦遵办理，其采买红铜、条铜，或有应行酌加价值之处，亦赶紧奏办。并准浙江抚院李咨，洋铜有商贩运，先至上海，现在苏州亦须采办，若浙省派员同时收买，商贩居奇抬价，转于事体有碍，咨苏代为采办，无论买就铜斤多寡，划分为二，价脚运费等项各半，分认该银若干，筹解归还各等因，札道将江浙两省应办铜斤，迅速分别筹议详复办理等因。遵查此案先奉宪札，将筹款招商采办洋铜各事宜，督同现署海防厅叶丞筹办。当经飭据叶丞禀复，近年上海贸易清淡，华商殷实者少，无力垫资办铜，以致出示招商，迄无应募之人，惟洋商每有由东洋贩运铜板、铜条来沪售卖者，价值随时长落，以现在市价而论，每百斤合库平银十六两三钱左右，若暂为变通，由官自向洋商购买运京，事尚易办，仍俟将来得有华商认运，再照向章办理等情。职道伏查户部则例，内载江苏民商采买洋铜，每百斤给银十五两三钱等因。今向沪上洋商购买洋铜，每百斤价银十六两三钱左右，较例价约增银一两，似可暂行试办。随飭叶丞向洋行定购洋铜二十万斤，所需铜价及由沪运津轮船水脚、保险经费，并由津运京车驳各价，与夫押运委员川资等项，拟由苏浙各半分摊，仿照筹解制钱成案，在部拨京饷项下开支。至轮船水脚与保险经费，时有高下，并无成例可循，自当按时给发。即由津至京拨运各费，今昔情形不同，恐难按例支給，应请飭令委员实用实销，咨明户部免其按例造报。且苏省委员由津至京，人地生疏，雇船、雇车拨运事宜，应由天津道转饬地方官妥为代办，并派兵役沿途照料，俾免疏虞。此次试运洋铜，系向洋行购买，并无加耗、补色，苏省委员到京交铜，自应原平原兑，如有加耗、补色一切费用，并请概行裁除。事系一时权宜创办，倘此次铜价运脚，由部复核，尚不过费，自当续办；如不合宜，仍当招募华商承运，以符旧例。惟京局既已筹铜鼓铸，此后制钱自必日见充裕，所有奉提解津练饷钱文，现据郭委员寅广禀报，沿途偷漏短缺，盘交艰难，且天津存钱拥挤，似可暂停续解。是否有当，理合禀复，祈赐察核示遵，并请会同奏咨，一面缮发咨批委员来沪领运、赴京交纳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该关道既办洋铜，即可不解运津制钱，仍以筹买洋铜之款，抵解部库京饷，拟即将免解制钱抵解京饷缘由会折奏明，相应咨商。咨商。为此合咨^{贵爵}部堂，抄禀咨商。请烦查照，希即酌核见复，以便会办饬遵施行。

咨督院、浙江抚院

浙抚咨浙省应解运津制钱此后改为解铜

为咨复事。同治七年七月十九日准浙江抚院李咨，本年七月十六日准贵部院咨，据苏松太应道禀运京洋铜请示一案，该关道既办洋铜，即可不解运津制钱，以买铜之款抵解部库京饷，咨商会折奏明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浙省应解运津制钱十万串，已委解制钱五万串，于六月二十九日奏明在案，此后既解京铜，自可免解津钱，准咨前因，咨复查照核定掣衔会奏等因，到本部

院。准此除札^{苏藩司、准运司}_{苏松太道}外，合就抄粘札行。札到该^司_道即便遵照，会核详办，毋违。

札苏藩司、准运司、苏松太道

扬州府详泰州陈沧洲控巫永榆案讯明由

仰按察司飭即复审确情，按拟详办，并即由司速行查案，提解陈沧洲来省，押归长康参案质讯办理，毋迟。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扬州府禀泰州陈沧洲控案请示由

查陈沧洲惯以不干己事恃符捏控，本非安分之徒，所有禀讦泰州长康吞捐敛费等款，现经御史列奏，钦奉廷寄飭发审办虚实，应归参案办理，未便先行拟结。据禀前情，仰按察司查照，另详批示核飭遵照具复。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盐城县禀遵札密拿郭恒汰等情形并缴排单由

此案郭恒汰等从前既与朱宝菑同在马姓海船为伙，何不诱询朱宝菑，或能知其来踪去迹。案关谋财害命，首犯未便任其漏网，亟应严拿惩办。仰按察司飭即遵照前札，设法购线，严密查拿，务将郭恒汰等克期悉获，解府审办，毋稍因循疏纵。至来禀坐日，何以漏空未填？殊属率忽，并飭知照。缴。

萧县详老孙三取保后在歇病故由

仰按察司即飭徐州府核入正案，议拟详办，并行该县知照。至未定罪名人犯在监、在押病故者，监犯应将管狱、有狱各官分别记过一次，押犯应将该州县记大过一次，前经批司通飭各属遵照在案。今押犯老孙三在歇店病故，应将该县记大过一次，以重人命，即移江藩司注册飭遵。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如皋县详陈学来报陈柏魁自缢身死验讯由

仰按察司核明飭遵。至该县于奉文后，将前任移交及本任内具报未结自尽命案七起，依限一律讯明详结，办理尚属认真，洵堪嘉许，应将该县记功一次，以示鼓励，候札行江藩司注册飭遵，并咨爵阁督部堂，暨通飭江北各府州厅转行所属遵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卷五九 抚吴公牒二十四

批东台县申送五月份词讼监押各册由

查该县讼案，上控、自理并计共有一百案，今五月份开除仅止二十四起，尚系注销之案多，讯结之案少，且讯结亦甚含糊，威不足以济恩，与古人刑期无刑之意大相刺谬，应即记过一次，以示薄惩，候行司注册，并咨爵阁督部堂查照。至押犯项下张一谦一名，是否奉局押发，未据详细注明；又陆三小一犯，注系在坊滋事之人，亦未将案由开载，均属含糊，仰即遵照，于下月册内明晰登注，开造核送。一面将未结各案赶紧勒提编审，速为断结，毋再拖延，致干重咎，切切。此批。册存。

加函致府

该令书生本色，前此月课所作驭书吏论，洞见症结，何致印把在手，便奉书吏如神明乎？古人云：水懦则民玩，火烈则民畏。鄙人谓为牧民者水火须并用之，若以黄老治百姓，以申韩治书差，则水火各得其用矣。前次该令来函，言百姓喜控书差，然书差并无错处，此则与该令平日议论大相刺谬。书差被控，必有致控之由，百姓非冤抑万分，断不敢轻与书差为难，何者？惧其他日藉端报复故也。今该令但见书差之面，而未见百姓之面，故只知一面委曲，若能兼听并观、平心静气以求之，则庶几物无遁情矣。即祈諄切转致为禱。

批海门厅申送五月份词讼监押及公文月报各册由

查册造开除项下，讯结注销共四十九案，亦尚不少。细阅该丞讯结之案，能辨是非，亦有断制，为之大慰！仰即知照，此后天气渐凉，农忙已过，应即将未结之案赶紧编审，速为讯结，毋稍延累。至前月奉到公文，册内有遣犯陆纪等因路阻改发一案，系属未办之件，何以五月份册内未据补报？自属遗漏。嗣后务将前月示办、未复各件，下月仍应分晰开报，俾清眉目。押犯项下，被告祁凤书一名，察核此案，原告徐上礼等以不干己之事出头具控，亦非安分之徒，且避匿上海，屡传不到，其情虚畏质，不问可知矣，并即赶紧催提，秉公确讯究结。再，查文封上写专差余成，何以本部院面询该差，又系刘盛？此后总须填写的名。该厅著名讼棍甚多，亦须设法严拿为要。此批。册存。

加函

另函言俟积案稍清后,当亲自下乡课督农桑,深为感慰。牧令能清理积案者寡矣,况能尽心教养乎!以此益见今世未尝无何易于其人也。惟丁役切宜少带,约束切宜加严,方不致扰累闾阎。地方官每遇上司过境一次,即创巨痛深一次,上司之于州县,犹之州县之于百姓,固可类推而知。柳子厚云:鸣鼓以聚之,击木以召之,吾小人辍饔餐以劳吏者且不暇。言虽浅近,然贤牧令未尝不可藉以自镜也。

批桃源县稟前获嵇凤来等三名讯非徐进被 劫案犯业经分别解讯保释补请核示由

此案现犯韩得胜等业经爵督部堂批府亲提质究,自应由该府先行就近提讯,再行录供请示办理。昨据该府申报,即经札飭提审,限一个月稟复在案。兹据声称,该犯王得胜于会审时仅供同谋、事后分赃,并未随同上盗等语,显为解审翻供地步,犯供既不确凿,何以该县率行稟请就地正法?该令于人命重事,手滑心狠至于如此,殊可寒心!罪关死生出入,亟应彻究,以免枉纵,仰按察司速飭淮安府遵照前檄,亲提各案,悉心隔别研讯,务得详确供词,依限稟复察办,不得草率迁就,致干严咎。仍录报爵阁督部堂,并候漕部堂批示。缴。

江北州县稟请将犯就地正法,公因案有疑窦派员复审平反者,计四十余起之多。使当时率尔批准,死者岂能复生乎?欧阳文忠云:求其生而不得,则我与死者皆无恨。此语固不可不深长思也。达泉注。

批苏松太道稟遵飭查议蚕桑水利由

白茆河为苏松太三属泄水要津,上年已设局委员勘估,嗣因估见经费十二万千有零,司关筹垫为难,暂行撤局,缓俟本年再议兴挑在案。今岁农隙,亟应乘时挑浚深通,俾农田商旅两有裨益,仰即会商苏藩司,于司关各库合力筹垫工费,并将如何归款之处,即速核议兴办。至苏松太各属支河,亦应分别最要、次要,次第挑深,以资灌注,候行司转飭遵办。其太湖泄水之溇港淤塞,桥窳坍没,前于同治五年冬间经御史奏奉上谕,飭令派员履勘明确,与浙省会筹妥办等因,当经郭前署院飭司委员,会同苏州府、江、震二县,勘明各桥、湖、港应行筑浚者数十处,批司督飭府县察酌估计议详在案。现应归入前案,会同浙省核议办理,并候抄录稟批,札飭苏藩司迅飭该府熟筹定义,估计工需,详候咨浙会办可也。缴。

加函

苏省自遭兵燹后,水利淤塞,故往往有水旱之忧,若不速筹修浚,迟延愈久,淤塞愈深,工费愈大,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碍。白茆河尤为切身之患,昨已札飭厘局先行筹借款项,派委沈守总办,即日兴工。太湖亦经派员会勘,惟工程浩大,必须与浙省通力合作,庶易集事。鄙意现在库储支绌,必俟筹有巨款始行举办,更恐遥遥无期,故拟分段为之,疏通一尺得一尺,浚深一分得一分,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公得无笑其笨否?

札飭委署正印官一律定限赴任

为札飭事。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据该司呈称，七月二十五日据兼理娄县事华亭县张令稟称：七月初二日奉本府札飭，以署娄县赵令因病开缺，飭令卑职暂行兼理等因，遵即于初二日接印，申报在案。查娄县书差素称疲玩，赵令已截未缴之串，为数尚多，必须按卯严比，下忙又将启征，诸事不能迟缓，卑职因海塘工程紧要，时须往催，颇有顾此失彼之虞。昨见省抄，娄邑已奉飭委连令接署，更恐书差观望，仰祈札飭连令即赴娄县署任，以专责成等情到司。据此，伏查准补丹阳县知县王令，已于本月十七日来司稟辞赴任，计期已可到丹阳任事，据稟前情，除批示并严催连令交卸丹阳署篆后，迅速起程，星驰前赴娄县署任，限于八月初五日以前接印任事外，相应具文呈明，伏候查考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新旧交接之际，新令在省多一番应酬，旧任在县即多一番挪移，且书吏得以因缘为奸，该司勒定限期赴任，最为妥善，嗣后派委正印官署篆，务当一律照办，于详委文内，声叙赴任定限，俾免耽延，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遵照办理，并即移会江藩司查照，毋违。特札。

札苏藩司

加函

鄙意此后欲委某员到某县任事，应先派该员前往该县邻近藉端出差，即于该员稟辞时，密与言知应委某缺，并嘱其暗中先行访订刑钱幕友，约计该员到差十日、八日之久，即札令就近接印，不必赴省。如此办理，约有数便，何则？候补人员新得地方署事，先则有外马之撞骗、宪使之道喜席单，继则有稟辞之明暗门包，巡捕、门闾之需索，上司宪幕之荐朋友、荐干修、荐家丁，同寅游客之打抽丰，本员一家大小之添制服色器用，约计大缺须费千余金，中小缺亦须数百金。该员候补多年，何从措此巨款，于是有人以千数百金为雉媒，议明到任后必派为钱粮稿案，俗所谓带肚门上也。门上既以得贿，本官不能不受挟制，遂致太阿倒持，官民交受其累。苏省虽经革除门包，然荐人之事恐仍不免。今若在途委缺，则省中一切酬应均可无须，而带肚门丁便可不用，幕友亦可自行选择，一便也；旧任已得交卸之信，呼应不灵，往往公私由此貽误，今交接迅速，无呼应不灵之患，二便也；新任先为委员，就近采访，亦可略知风土人情，三便也；新官迟延，旧任之官亲、幕友，串通书差，或贿释要犯，或私割粮串，或移易册籍，交代因而辘轳，征收因而为难，若新官奉委即到，则旧任措手不及，无所用其腾挪之技，四便也。更易此章，在我辈不过稍为费心，而国计民生已大受裨益，望即决计行之，省得将来因仓库亏空参办多员，亦无量功德也。爵相处已经作函切实奉商，想亦当以为然。

他条精力不能贯注者仿之或有流弊，此条最为平易可行。

批准安府详桃源县丁差盖林等向欠完钱粮花户叶成如 诈钱殴押致令自缢讯供由

现讯盖林等所供，恐吓出钱一百千可以了事，与原审罚钱修理衙门之供不符。且铜钱参差不齐，何能伤人？即伤痕分寸亦不能一律。据供右胯伤用铜钱向掷所致，原验长宽分寸恐

未确实。叶明川系说合要证，是否到案，何以来详并未提及？案关丁役拷逼诈赃毙命，亟应彻究，从严惩办。该县业经奏参革职，另札行知。仰按察司饬再研讯，实在如何私拷勒索，致令叶成如情急自缢身死？吕文清等果否先回，抑系在场帮同索诈殴打，及此外有无串诈之人？究竟伤痕有无不符？务得确情，按拟招解。仍候_漕爵_督部堂批示。缴。

批江震二县会禀筹议育婴堂章程由

据禀并章程阅悉。所议尚属尽善，殊堪嘉尚。惟保婴要义，全在乳妇平日抚养得宜，亦赖董事实心实力，勤加稽查。如有乳妇懒惰不力者，随时撤换；其爱惜善养者，随时奖赏。所有应需经费，尤须捐集充足，或生息置产，总期该堂董经理裕如，以垂永久。至民间遗溺男女，实堪怜悯，应由该二县随时明查暗访，从严禁革。仰苏藩司即速转饬遵照，会督绅董妥为办理。如有在官人役向堂需索情事，立即稟请从严惩办。仍候爵_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加函

育婴堂最当留心者有六事：老妇无乳，而徇情不肯别退，足令婴儿不育，一弊也；一妇兼乳两婴，婴食必不能足，二弊也；绅董徇情，可以自存者得入堂，不能自存者不得入堂，三弊也；婴稍长大后，辗转买入娼妓之手，四弊也；乳妇视婴若路人，寒暑燥湿不得其宜，五弊也；婴医有名无实，不能先事保护，六弊也。欲除此弊，必须绅董随时留心查察，视同自己子女，官又常为稽查，加以赏罚，庶几乳妇无滥竽之弊，群婴无夭折之虞，然其要必自选择绅董始。

选择绅董是此章第一要义。

吴江县禀筹议社学经费添设四塾延师开馆由

该县于各乡镇分设四塾，延师授读，以便乡僻童蒙尽得就学，所需经费于收漕办公经费项下岁拨钱四百千文，可期经久无缺，办理甚为周至，深堪嘉奖。仰苏藩司转饬遵照，会学督董实心经理，仍由该县学随时亲往各塾，考察勤惰，分别奖励责黜，使之观感奋兴，咸知向上。并饬将城中江、震会设义塾，即日筹议开设，以广教育。仍将塾师姓名、开报日期通报查考，毋违。此缴。折存。

盐城县申复并无同治三年以前未解积案及现应解勘命盗之案并缴排单由

该县申复同治三年以前未解积案，只有周大一起，乃朱宝菖一案事犯在咸丰年间，非积案乎？可见该县之不留心矣。所称积案十余起于闰四月内次第解府勘办，究系何案？仰按察司转饬将各起案由叙明犯事月日，及何时解府，详细开具清折，申送查核，毋稍漏延。此批。邮封存销。

臬司详瓜洲司巡检裁缺改设巡缉 委员可否毋须咨部请示由

查州县所辖地方巡缉事宜，不归典史即归巡检、县丞、主簿等，作为捕官，此一定不易之理，若责成差缺委员，已属权宜之计。现详巡缉委员照章记过，并不开参咨部，是参案内只有印官而无捕官，从来无此办法，所请碍难准行。仰再会同江藩司查明究应如何划分巡典管理，责令承缉，此外如有似此者一律妥议，汇齐详咨定案。如无县丞巡检者，即一律责成典史，或与差缺委员分派地段，俾专责成。仍录报爵阁督部堂，并候批示。缴。

殷丞解饷在桃源歇店被失一案札飭缉参

为札飭事。七月二十三日据该司声称，淮安府详安徽委员殷丞管解饷银在桃源县歇店被失请示一案，奉爵阁督部堂以此案所失饷银虽已由委员殷丞赔缴粮台，而失事地方官岂能置赃贼于不问，批司飭县勒缉，并将应议职名详参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是案前据淮安府并详到院，当因细阅案情，似系该委员殷丞家丁舞弊，故如详批准销案，兹既经爵阁督部堂批飭缉参，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转飭查明确情，据实具复，一面上紧勒缉赃贼，务获究报，毋迟。

札臬司

札飭将徐进被抢案内韩得胜等 由府亲提研讯稟复察办

为札飭事。七月十八日据^该淮安府^称，^{桃源}县事主徐进行车被抢案内获犯韩得胜等，遵飭行县将犯解赴臬司衙门审办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此案既经爵阁督部堂批飭^该淮安府亲提质究，自应由^该淮安府先行就近提讯，再行请示办理，除札^{桃源县提犯解审}淮安府^{提审}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府立即遵照，速提各犯^{到案}，悉心隔别研审，务得详晰供词，限一个月稟复察办，毋稍迁就率忽。
解交淮安府听候质审稟办，毋稍延玩。

札淮安府、桃源县

王丞崇明县会稟崇邑补课请照同治 三年沙洲章程办理由

中原军务肃清，当与吾民徐图休息，仰沙洲总局另议章程，详复核办，不得仍行竭泽而渔，致伤元气。此缴。折存。

札查程满沧起解文册曾否详司由

为札查事。据邳州申送闰四月份监犯册内，有拟遣之程满沧，另案拟流，监候待质，年限久逾，例应照拟发遣，声明前已造册详请候发咨牌即行起解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遣犯程满沧请咨起解文册，未据详到，合行札查。札到该司立即查明此案文册，如已详司，即速核明转详，请咨起解；如未详到，亦即飭查详办，毋任迟延。并将办理缘由具复，速速。

札臬司

泰州申五月份公文清册由

来册阅悉，存候核办。至节妇王谢氏等一案，何以此时尚未查齐取结详办？实属迟延！仰即遵照赶紧催查，取具册结，刻速详送核办。毋以风化攸关之事，为书差中饱之资，切切。此批。

泰兴县禀史正辂听从史正虎等帮索豆欠将 张史氏搭伤咽喉身死一案屡讯犯供翻 异请提省或提州审办由

此案前据史正辂遗抱来辕呈控，当经明晰批飭审解在案，据禀前情，仰按察司即飭原审官徐令、唐令即日驰往泰兴，会同张令就近提同人证，悉心研讯，务得确供，通详察核，毋庸解省、解州，致多辗转拖累。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金山县禀呈刊刻金山田赋征信录由

该县因征办钱粮民间未能周知底蕴，每滋疑窦，甚有固抗不缴者，现经刊刻征信录，广为分布，使之一目了然，遵章输纳，所办似属认真，尚堪嘉奖。仰苏藩司转飭遵照，并由司将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内厘定办赋章程四条，通飭各州厅县一体认真遵办，并汇辑刊录颁行，毋违。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征信录存。

加函

闻该县征收丁漕科则告示，仅贴大堂头二门、四城门，别处并未张贴。穷乡僻壤，一任书差勒索浮费，高下其手，真不解是何居心，岂该县欲以示威耶？抑仍意在分肥耶？即祈切嘱该令，此后将全副精神向着穷百姓身上结实做去，勿徒以征信录文饰上司之耳目也。

咨行赣榆县知县张令等摘顶撤任折片

为抄片札知事。照得署赣榆县知县,屡催积案,辄以飭承查办等空言塞责,查核未结旧案有七十余起之多;又署碭山县知县,延今半载尚未将词讼监押各册按月造送,严催弗应,且有餉鞘被窃之案,请旨先行摘去顶戴,飭司撤任、派员接署一片,经本部院于同治七年七月十六日会同爵督部堂附片具奏,除俟奉到谕旨另录咨行并由司确查严参外,合先抄片札知。札到该司即便遵照,并通飭所属清理词讼,通达民隐,毋蹈张令等故辙,致干严咎,切切。相应备具会回稿咨送。为此,合咨贵爵部堂,请烦查照。希将会稿存案,回稿书奏铃印移还,备案施行。

计抄片、咨送会回稿二本

咨督院、札藩臬三司

札飭桃源五月份月报舛错

为札飭事。七月二十五日据桃源令申复奉札查明前送五月份词讼舛错大略及现在办理情形,到本部院。据此,查桃源县造送月报,并不据实禀报,一任吏胥随意填写,致多舛错遗漏,该令业已撤参,姑宽免议,至该经书仓建中,虽据严责斥革,不足蔽辜,应再枷号一个月,以示惩戒,合行抄申札飭。札到该道立即遵照,亲提该经书仓建中到案,枷号一个月,满日释放。仍由该道通飭所属,此后月报务当据实禀报,如有舛错遗漏,除分别记过外,承办经书定即提省严办,切切。

计抄申

札淮扬道

飭查扬郡各善堂局

为札飭事。七月二十三日据扬州府申报绅士接办堂务日期,并议呈章程前来,惟此案章程,应行具详呈送,以便批办,不应率用申文塞责,殊属玩忽。查第一条章程,该绅等公议,堂内田亩现在查明若干亩,按照两县收粮科则核算,每亩应完若干,共完钱漕各若干,改为某乡善堂花名,并从前歉收年分应归灾缓豁免若干,通详更正,以昭核实验情,此事自应赶紧办理,所有前办经董积欠堂中钱粮,应即责令赶追佃欠租籽,按数完清,并将经手其余各欠款一并清出,移交现办绅董接收经理。又第六条所议立贞堂堂外义学二处,目前堂款支绌,暂行停止以节浮费等情,此项义学原为教导贫家子弟而设,按年所费无几,该绅董易于筹办,自应照旧奉行,毋得藉词废弃。余如所议办理,合行札飭。札到该府立即转飭遵照,毋得徒以空言搪塞,有为善之名无为善之实也,切切。

札江藩司、扬州府

沙洲总局详议复崇明沙洲免予查办拟具示稿请示由

如详办理，仰即移会藩司一体转行遵照，并刻日明白出示晓谕。该处沙洲前欠概免收缴，勿任员董、书差借名招摇，渔利中饱，并将前派委员、绅董立即分别撤销，毋迟为要。将来如查有丝毫中饱情形，即惟该总局是问。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武进县会禀拟送现办沙洲保甲条款由

据拟章程，尚称周密，且能捐廉查办，不事敛派，具见该令体贴民艰，殊堪嘉尚。所议义塾，尤须早为设立，择士教读，务使该州子弟从此知书向化，民风丕变，更副厚望。仰按察司即飭遵照，并将义学章程、烟户图册分别议呈查核，毋迟。并移苏藩司、沙洲总局一体飭遵。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加函

查该县现办沙洲保甲，似尚认真。惟孙裕茂、杨成广互控占筑之案，经年累月，尚未为之讯结。沙董何宏寿先已霸占洲田，后又屡犯盗案，该令尚不缉拿速办，不知保全此等歹人意欲何为？螂且甘带，鸱鸦嗜鼠，真不解该令用意之所在矣。至该县福兴、隆兴两洲，有突涨二千余亩，并未报升，红心镇坍没三百余亩，并不报坍，非书差意在索费，即该令漫不关心。务祈加函切囑该令，振作精神，一洗从前委靡之气，庶几差役不致把持，良儒得少苏息也。

飭议瓜州司巡检裁缺改设差员案请咨由

为特再札飭事。案据该署司详复瓜州司巡检裁缺，改设巡缉委员，可否毋须咨部，并将兴化之安丰司巡检等缺于疏内一律删除，请示等情。当查州县所辖地方巡缉事宜，不归典史，即归巡检、县丞、主簿等作为捕官，此一定不易之理，若责成差缺委员，已属权宜之计，现详巡缉委员照章记过，并不开参咨部，是参案内只有印官而无捕官，从来无此办法，所请碍难准行，批司会查妥议详咨在案。复查各属开参职名，其在直隶各州，间有不列督捕、督缉者，至于印、捕二员，则从无偏废，况江都部官、瓜州司巡检衔名，早经开列题咨，其兴化之安丰司巡检，亦恐题咨有案，今议从兹裁删，不列捕官职名，大部能否不致遇案驳诘？且前奉驳查之案，即系此款，自应将前后不符之处详晰声复，则与议删之意是否不相矛盾？现在兴化姚鸣杰、朱魁銮两案，疏本留存未发，亟待定义办理，未便再缓，合再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遵照前批，会同江藩司迅速查明，将究应如何划分巡典管理责令承缉，此外如有似此者，一律妥议，汇齐详咨定案。如无县丞、巡检者，即一律责成典史，或与差缺委员分派地段，俾专责成之处，限九月内查明妥议，会详核办。其姚鸣杰、朱魁銮等案作何办理，并即确查议复，并将许万年、殷家惠等案，由司分别妥洽声复，详请核咨。濡笔以待，毋迟，速速。

札臬司

苏州府督同现署前署金匱县详张三和 听从纠殴华云洲搥伤身死审正由

查此案现据尸亲华朱氏等来辕呈诉,已批飭遵照矣。据详前情,张三和既非故杀,何以死后忍心剥其衣服?仰按察司速飭再提各犯,悉心研究如何听从纠殴,致将华云洲搥伤咽喉身死,移尸不失?究竟有无仇谋及起衅别故,并在场帮殴之人?务得各确情,按拟招解,毋稍枉纵率延。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附验存。

通州详泰兴吕盛田报伊父吕国秀身死一案请示由

此案既据尸子吕盛田呈明吕国秀实因病发难忍,自缢身死,请免复讯,姑准免提,以省拖累。惟黄桥司巡检究系何人,如何擅受控词?未据查明声叙,殊属含混。仰按察司飭即查案,据实禀复,毋稍饰延。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卷六〇 抚吴公牒二十五

咨议订内外洋水师章程

为核议事。窃前准贵爵阁部堂咨开，以内外洋水师章程曾面订由贵部院亲自定稿等因，准此，查内外洋水师，从前虽有定章，而行之已久，未免有名无实，若欲重新整顿，必须大改规模，现经参酌长江水师章程，采酌李军门原议，并杜署司、应道及委员林令所议，订为三十条，咨请核正。其现在尚难议办而将来必须举行，乃可以为未雨绸缪之计者，计有六条，名为《海洋水师章程别议》，亦一并抄录，咨请贵爵阁部堂采择。其余未尽事宜，以及应删、应增之处，请由贵爵阁部堂就近会督李军门及司道等，核订施行。须至咨者。

咨督院

酌议海洋水师事宜^①

第一条 分别内洋、外洋

江苏辖境，江海汇归，内洋、外洋各有分界。江阴、靖江、常熟、如皋四邑为长江尾闾，自江阴之虾蟆山以东，至崇明之十溇口，四百余里为内洋。自十溇口东去为外海，八十里至佘山，四面汪洋，此独隆然高耸，地非险要，而航海者指为标准。佘山迤北至赣榆县之鹰游门，对出洋面约八九百里，与山东洋面毗连，内为五条沙，外为黑水洋。佘山迤南至金山卫对出之洋面，为羊山、马迹、花脑、陈钱等岛，约一百八九十里，与浙江衢山洋面相接。内洋北岸之港五十有四，南岸之港二十，崇明之港五十有五，沙路丛出，最易藏奸。外海则羊山、马迹、花脑、陈钱有澳避风，皆为盗贼出没之所。其沙船遇盗，则佘山前后尤多。佘山以北，则黑水大洋，盗艘不能停泊矣。

第二条 海洋提督建衙宝山

江南水陆提督本驻松江，兵燹后暂驻苏州。查宝山为出海入江门户，上与崇明对峙，下与吴淞毗连，实为江海扼要之区，宝山参将衙门本宋将韩世忠旧府，拟将提督衙门改设于此，以资控制，即改为海洋提督，俾名实相称。仍以崇明镇之吴淞营及福山镇原设各营改隶提

^① 此文又见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卷四，唯标题作“上曾中堂海洋水师事宜”。

标,以灵呼应。

第三条 福山镇移驻金山卫,改为金山镇

福山一镇创自道光年间,原为防海而设,然地居腹里,不能为苏省藩篱,且与狼山镇仅隔一江,不免挤杂。拟将福山镇移驻金山卫,改为金山镇,挑选各营陆兵五百人,驻扎金山,其提督所属之金山、柘林、南汇三营,苏松镇所属之川沙营,均归统辖。查金山卫本有城垣,南连浙之乍浦,北接浦东,西屏松江、苏州,东直大洋之羊山、马迹、花脑、陈钱等岛,实为苏省东方捍蔽,移镇于此,上与苏松、狼山二镇鼎足而立,而提督在宝山得居中控驭之势,且金山去松江不远,亦可补提督旧扎之缺。

第四条 狼山镇新议添设之通、海二营,仍改隶海洋提督专辖

狼山全镇向归江南提督节制,军兴以后,沿海水师废弛,故《长江章程》议于狼山添设通州、海门二营,兼隶长江提督。今内洋、外海既议设立水师,似宜归并事权,以通州、海门二营距海较近者,改隶海洋提督,其盐捕、扬州、三江三营距江较近者,划归长江提督,庶江海界限划清,两无掣肘。

第五条 水师营制船数

江南提督所辖水师,向以提督所属之南汇一营、苏松镇之中左右三营,及所属之吴淞、川沙二营、福山镇之左营一营、狼山镇之右营一营,及所属之掘港一营,为外海九营。现又拟将《长江章程》内新议添设狼山镇属之通州、海门二营,改隶江南,应共有十一营。今另议雇造师船,招募兵勇,配置军械,分属提镇各标。海洋提标,拟新设水师一营、八团舢板十二号,分防虾蟆山、白茅港、吴淞口等汛;苏松镇标,拟新设水师一营、八团舢板九号,分防协安沙西嘴、崇宝沙、上新港以下中洪,以广艇五号分防十激口等汛;狼山镇拟新设水师一营、八团舢板八号,分防天星港、牛洪港等汛;金山镇拟新设水师一营,以八团舢板五号分防川沙、南汇等处,以广艇五号分防马迹山等汛。其十一营原额兵制向属有名无实,似可分别裁减。

第六条 提督添练陆兵

水师十一营原额兵制业拟裁减,所余之额零星分防,无裨实用,拟由提督挑选精健陆兵一千名,驻扎宝山城外,朝夕训练洋枪洋炮,俾成劲旅,又与水师轮班出海,学习水性。其口粮一切,与楚军营制同。

第七条 内洋分巡会哨

海洋提标营八团舢板船十二号,其分防虾蟆山者,南巡至谢桥港,北巡至紫气沙,与狼山会哨;分防白茅港者,西巡至福山港,东巡至浏河,均与本营船会哨;分防吴淞口者,西巡至浏河,与本营船会哨,东巡至高家嘴转北,至崇宝沙、鸭窝沙,与苏松镇船会哨。苏松镇标营八团舢板船九号,其分防协安沙西嘴者,东巡至二条竖,北巡至小竖河,均与本营船会哨;分巡崇宝沙者,西巡至二条竖,东巡至十激口,东南巡至鸭窝沙,与提标船会哨;分防上新港以下中洪者,东巡至永兴沙、糖芦等港,西巡至解排港,与狼山镇船会哨。狼山镇标营八团舢板船八号,其分防天星港者,西巡至张王港,南巡至紫气沙,与提标营船会哨;分防牛洪港者,西巡至任家港与本营船会哨,东巡至解排港与苏松镇船会哨。各认^①本境出巡,每夜驻防汛地,非有狂风巨浪,不准在港内停泊。每五日会哨一次,逢五则与本营会哨,逢十则与别营会哨,周

^① “认”原作“巡”,此据《百兰山馆政书》卷四校改。

而复始。遇盗则不分畛域，会合追拿，必令尽歼。其金山营八团舢板五号，分防川沙者，专防川沙、南汇以南海塘洋面，凡中外船只遭风搁浅，即行出力救护，禁止滨海之民乘危抢掠，不与各标会哨。

第八条 外海分巡会哨

外海汪洋浩渺，应分南北两路巡哨。拟以苏松镇分巡十激口广艇五号，东巡至余山，南巡至马迹山，与金山营会哨；其金山营分防马迹山广艇五号，东巡至花脑、陈钱，西巡经大小羊山抵金山本镇，北巡至十激口，与崇明镇会哨。其会哨之期定每月三次。

第九条 水师营哨额缺

海洋提标新设水师一营，拟设参将一人为营官，都司二人为左、右领哨，均自领一船，千总三人，把总三人，外委三人，各领其船为散哨。苏松镇标新设水师一营，拟设参将一人为营官，都司三人为中、左、右哨官，均自领一船，千总四人，把总四人，外委二人，各领其船为散哨。狼山镇标新设水师一营，拟设游击一人为营官，守备一人为领哨官，均自领一船，千总二人，把总二人，外委二人，各领其船为散哨。金山镇标新设水师一营，拟设游击一人为营官，守备一人为领哨，均自领其船，千总二人，把总四人，外委二人，各领其船为散哨。

第十条 战船炮位人数

凡八团舢板，配大炮前后左右六位，兵二十二名，内以二名为什长，即作舵工、班手；其二十名，有事则为战兵，无事则为水手。广艇配大炮前后左右十位，兵四十四名，内以四名为什长，即作舵工、班手；其四十名，有事则为战兵，无事则为水手。其水手能者升班手，班手升舵工，舵工升外委、千、把。

第十一条 挑选兵丁

凡内洋水师，以驶船为第一义，善放大炮次之，须择沿海沿江娴习水性、善于操舟、能驾驭小划渡江者，或连放五炮无走火迟速等弊者，均准入选。至如外洋水师，与内洋迥异，平时不习海性，则一遇风浪晕吐不堪，虽负技能，一无所用。雍正间闽督高疏云：海上水师有三等，熟沙线、识岛屿、能以日色云气占风潮，为第一等；次则熟悉数处或本处情形，为第二等；再次则在船不吐不晕，能上下跳动，轮使器械，为第三等；此外不甚晕吐，能坐而不能动，则备数而已。此次设立外海水师，尤须按此三等认真挑选，有上等者为之引导，则二等、三等之人可期渐次精进，其备数者即可裁汰。现在选募，宜用楚、粤、崇明以下滨海之人，或如羊山、马迹、花脑、陈钱等岛舟子渔人，均可入选，亦宜督令演放大炮，务期中的。

第十二条 设立小舢板防浅赌胜

凡内洋八团舢板，每一汛设无篷之小舢板二号；外海广艇，每号设小舢板一号。如遇出兵小河浅港，则乘此舢板以期追剿便捷。其余平时则各兵飞划荡桨，或剪水凌江，或逆流直上，争先斗捷，以赌胜负，营哨各官立标奖赏。如遇提督简阅，亦以此辨各兵之优劣。

第十三条 设立书吏

仿长江水师章程，提督用稿书四名，书识八名；总兵用稿书二名，书识六名；副、参、游用稿书二名，书识四名；都司稿书一名，书识二名；守备书识二名；千、把各用书识一名。

第十四条 另设座船

凡各营均以船为衙署，副、参、游各给座船二号，都、守各给座船一号，以抵陆营衙署、马匹之费。参、游座船，月支价银十四两；都、守座船，月支价银十二两。其千、把、外委不给座

船，仍月支船价六两。

第十五条 弁兵薪粮

内洋巡缉弁兵薪粮，悉照长江水师章程给发，其外海弁兵格外辛劳，各宜稍从丰厚。拟请副将月给薪水银三十六两，参将三十二两，游击二十八两，都司二十四两，守备二十两，千、把、外委十六两，所募勇丁照长江水师章程口粮每月三两六钱之外，加银九钱，共银四两五钱。又广艇舵工、班手，与水勇不同，酌拟广艇舵工每名月给银九两，班手月给银六两。内洋稿书照长江章程，外海稿书每名月给银四两五钱，书识每名月给银三两六钱。

第十六条 严定水师禁约

设立水师必须明定禁约，照长江水师营制，申明定规三条：一、不许登岸居住；二、不许吸食洋烟；三、不许赌博。有登岸居住、吸食洋烟者，官则革职，兵则革粮；有犯赌者，由该管将领察核情节，禀明严办。

第十七条 战船不准夹带私盐私货

凡洋海师船，只宜一意办公，缉捕盗贼，如有夹带私盐、私货，经海关、盐卡查出，该管哨官即行革职，该管上司不预先查办，亦分别议处。

第十八条 严禁收费及骚扰岛民

沿海捕鱼船只，规费最优，从前水师以为利藪，现拟一律严禁。凡沿海水师，不得包揽渔船规费，以及妄取岛中居民一草一木，违者以军法从事。其岛民中之稍有才识、一岛推为尊长者，名曰柱首，亦宜联络抚慰，使为我用。

第十九条 严定失事处分

海洋失事本较陆路为重，应遵长江水师案内兵部新定处分，遇有抢劫之案，四个月限满题参疏防，都守以下五项哨官，俱照专汛、兼辖、分巡各官例住俸；副、参、游三项营官，俱照统辖、总巡各官例罚俸一年。二、三、四参，各予限八个月，二参限满不获，哨官降一级留任，再限八个月缉拿，营官降一级留任，贼犯照案缉拿；三参限满不获，哨官降二级留任，再限八个月缉拿；四参限满不获，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贼犯令接任官照案缉拿。如有一夜连劫，及会勘迟延、隐讳不报、讳劫为窃等事，专案查参。至会哨章程，如行船遇盗、托故畏葸不上前者，收队后查明何哨员弁，重则责军棍八十，摘去顶戴，轻则责军棍四十。倘敢妄拿民船，利其货物，按照军法斩首号令。

第二十条 获盗从重给赏

各船员弁兵勇在洋拿获首伙盗犯，按名解交地方官审办。果能拿获要首，如王小娘、刘阿磨等著名之犯，每名赏给洋四百元，破格保奖。如能拿获十案以上之盗，亦准专案奏保。其拿获寻常盗犯行劫三案以上者，每名赏银五十两；仅止一、二案者，每名赏银三十两。如系人赃并获，有主者给主认领，无主者变价充赏，不准丝毫提取归公。以上赏项，何船拿获，即由何船承领，有协获者，协获之船分三成。

第二十一条 外海伤亡优恤

外海捕盗全赖员弁兵丁效命，倘有奋不顾身、击盗伤亡，就近由地方官或台局大员验明通报，准照军营打仗伤亡例，分别议恤赏养伤银两，以示体恤。内洋捕盗伤亡，仍照旧章赏恤。

第二十二条 轮流更调

水师累年经月驻巡本汛，不免渐就废弛，且无以熟悉各汛情形，拟略照长江水师章程，各

汛轮流更调，在客汛一次、驻巡一年，准调回本汛驻巡一年，或内洋与外海互调，以均劳逸，均听提督斟酌，使不致依恋陆居，且得益资习练。惟遇勒限承缉盗案未获，则照部议不准更调。

第二十三条 出巡会考

海洋提督每月乘轮船巡外海一次，乘小轮船巡内洋一次，狼山、金山、苏松三镇亦各派巡内外洋海各一次，均由海洋提督酌核咨委，一面咨报督抚备查。凡提镇出巡时，即就便考验各汛优劣，其船新炮备、兵勇精壮、操演熟习者，该哨官酌量保奖；如船身朽坏、器械残缺、兵丁老弱、技艺生疏者，该哨官酌量参撤。海洋提督于秋季调集各营，会同两江总督，在吴淞口简阅一次，阅毕会折具奏，优者酌量保奖，劣者分别参办。

第二十四条 筹备军火各项

凡各船除大炮有定数外，洋枪、藤牌、挑刀、单刀等器械，报明粮台，由上海制造军火两局拨解领用。其洋药、铜帽、铅珠、炮弹，及喷筒、火罐、火香、洋布、火绳、皮纸等项，亦随时报明粮台，由制造军火两局宽为筹拨。惟旗帜、号衣、炮绳、锚木、脑索等件，应照长江旧制，各船量给公费，艇船每年发银八十两，八团舢板照长龙例，每年发银六十两，交哨官自行采办修饰。

第二十五条 设船厂修造战船

拟于宝山设立船厂，采办木植，雇募匠人，由总督委员监修。内洋舢板，应照长江章程，每三年修理一次，十二年即行更换。应排定子丑寅卯年份，某年应修某船，轮流兴工，以免凌乱。至外洋船艇，一遇风浪过大，不免缺损，应随时由关道会同船厂委员，查验饬修，不必拘定年限。

第二十六条 粮台宜设上海

内外洋所用船只甚多，薪粮及各项经费甚巨，拟于上海分设粮台，专司师船支应。所需口粮经费，由粮台按月赴藩库、关库具领。其粮台委员，由两江总督特委，以专责成。

第二十七条 加给养廉

海洋水师提督养廉，应如长江水师之例，每年支银八千两，其余俸薪一切，仍照陆营提督之例支給。三镇总兵，亦拟于廉俸外，每月给办公经费二百两，俾免掣肘。以上子药船厂、廉俸公费等项，均汇入正饷案内题销。

第二十八条 饷项由藩关两库筹拨

现在新设水师以及拟添提标陆营，为费不貲，应将裁减原设之水师十一营口粮经费以资挹注，仍由苏州藩司给领。其造船、军火、赏恤等项经费，则由上海关道给领，年终由督抚题销。

第二十九条 主政补缺

海洋水师哨官缺出，都、守、千、把、委员五项，应全归海洋提督主政，即就海洋水师中遴员题补。其营官缺出，副、参、游三项，拟以七成归海洋水师中题补，以三成由兵部就各省外洋水师中推补。至总兵缺出，由海洋提督、两江总督各保堪胜人员，平日开单保奏，届时恭候特旨简放。

第三十条 添用轮船协巡

八团舢板及广艇皆须乘风乘潮，一遇风逆潮阻，均难行驶，惟轮船则风水两无所碍，拟以海生小轮船一号，再雇小轮船一号，共二号，专巡内洋；以天平铁皮大轮船二号，专巡外洋，以补八团舢板、广艇之不及。其小轮船每船用洋舢板一号，大轮船每船用洋舢板四号，约可载

十二磅行炮者，遇轮船追贼至浅水时，即可放下洋舢板，驶往追赶，则贼技穷矣。

海洋水师章程别议^①

第一条 专用大兵轮船，及招募驾驶之人

外海水师以火轮船为第一利器，尤以大兵轮船为第一利器。现在中国所用天平等轮船，皆系递信之船，非兵轮船也。兵轮船以铁为皮，两旁分列炮位，首尾中舷亦列有活台，约计一船可装前后门大炮自十余吨以至七八十吨者十余位，循环叠放，无坚不摧，又有火箭、水雷为之辅佐，一船约可装兵丁、水手二三百人至千余人，兼用风帆，行驶如飞。此等轮船，偶一鼓轮簸荡，则在旁之小舢板等船已将欹覆，何况对敌？拟先在外国选购此种兵轮船约二三号，即以提督所演之陆兵赴船学习，由粗而精^②，一面招募中国能驾驶之人，优其廪饩。盖宁波、漳、泉、香山、新会一带，能驾驶轮船之人甚多，惟官府用外国人，则惟其所欲，用中国人则锱铢计较，此中国人之有能者所以皆为敌用也。兹拟重价招募，分别等第，设法抚驭，使全船皆无须资助外人，方可指挥如意。仍多开学堂，选择聪慧结实子弟，延订西人之熟习水师者，教以分操、合操之法。其次则购买根钵轮船，以资浅水追剿之用。以上二种轮船，初则购买，继则由厂自制，有此可恃，则沿海一切艇船皆可废弃不用，缘并五十号艇船之费，可以养给一号大兵轮船，并十号阔头舢板之费，可以养给一号根钵轮船。海上争衡，纵有百号艇船，不敌一号之大兵轮船。盖在内港，则非炮船不为功；在外海，则非轮船不为功也。

第二条 沿海择要修筑炮台

自道光以来，海上交兵，沿海炮台悉经毁损，故人人皆以炮台为不足恃也。惟推原中国炮台之所以无用，非炮台之无用，乃台之式不合其宜，炮之制不得其法，演炮不得其准，守台不得其人，故炮台虽设，亦与沿海师船同归无用耳。查西人重城池不如其重炮台，凡海口及要隘之地，无不炮台森列，严为防御。其炮台之式，下大上椭圆，四面安炮，迤迤起伏，首尾左右互相照顾，台下环池，与中国炮台迥异。拟仿照其式，沿海仍择要修筑炮台，其炮之制亦如西国，演炮必求其准，守台必求其人，与沿海水师轮船相为表里，奇正互用，则海滨有长城之势，而寇盗不敢窥伺矣。其炮台式样，另文寄呈。

第三条 选练陆兵

防海固藉水师，然陆路之师亦不可忽。戚继光论水师，以为宜兼习陆战，以备上岸击贼之用。曾于沪上阅西人陆操，有能不假系援徒手上城者，有能以篙植濠中凭以跃过二三丈之濠者，有能足缘单绳手放洋枪者。其助攻常州时，前者死亡后者继进，并不反顾。技精法行，故能雄视海上。其攻印度也，兵不满三千人；其攻日本也，兵不满二千人。惟其饷足而后令行，令行而后能以省制众。窃拟于沿海水师提标各精练陆兵千人，镇标各精练陆兵五百人，减额优赏，严加选择，每人每月约给赏十元，如王文成在赣州，每县选送强力奇技之士，或数人，或十余人，归入各标勤行教练，申明军法，半年在陆，半年在海，以备缓急之用，合天下约

^① 此文又见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卷四，唯标题作“上曾侯水师章程别议”。

^② “由粗而精”原作“由精而粗”，此据《百兰山馆政书》卷四校改。

得精兵十万人,其余一切可以裁汰。有此劲旅,则如山之有虎、水之有龙,声威远播,岂特盗贼不敢生心哉!

第四条 沿海地方官宜精择风力干练之员而重其赏罚

办天下事,非才不举。窃拟于沿海地方官,精择仁廉之员而又风力干练者,为之拊循士民,以时修筑城堡,编行保甲,教练乡兵,使其事不扰而集。如其功效卓著,督抚特章优保,延令帮办水师,庶储备边材,可资缓急。

第五条 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

查直隶至粤东洋面,南北五千余里,沿海要害互有关涉,宜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拟设北、东、南三洋提督。以山东益直隶,而建闾于天津,为北洋提督;以浙江益江苏,而建闾于吴淞,为东洋提督;以广东益福建,而建闾于台湾^①,为南洋提督。其提督文武兼资,单衔奏事。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钵轮船十号,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无事则以运漕,有事则以捕盗。计省沿海水师旧制各船之糜费,以之供给大小四十八号轮船,尚觉有盈无绌,然非通力合作,实事求是,则仍归于无成而已。

第六条 精设机器局俾体用兼备

水师与制造相为表里,偏废则不能精。拟三洋各设一大制造局,每一制造局分为三厂:一厂造轮船,选通算学、熟舆地沙线、能外国语言文字之人董理其事;一厂造枪炮、火箭、火药及各军器,选谙兵法、优武艺、有胆略之人董理其事;一厂造耕织机器,选谙农务、通水利之人董理其事。是今日督造轮船之人,即他日驾驶轮船、出使外国之人;今日督造枪炮之人,即他日办理军务之人;今日督造耕器之人,即他日尽心民事之人。储用于体,而后化体为用,穷则变,变则通,岂不信哉!

附录外洋各山岛图说^②

佘山鸡骨礁

自崇明十墩正东行四十里至咸淡水交互处,望见隐隐隆起者,佘山也。又四十余里至佘山,屹立水中,形如土阜,周不及四里,并无水泉、澳屿,亦无居民,仅桃梅杂树而已。佘山之右,正西、正南、正北俱深水,但针路稍偏则暗沙胶浅。佘山之左则大海茫茫,深不可测矣。又东南二十余里,望见水中有礁累累,则鸡骨礁也。鸡骨礁西二十里,有暗礁,须向鸡骨礁行四十余里驶过。其右鼎立三石,并无草木,望见远山数点,则西为羊山,中为四礁,东为洛华、花鸟也。

四礁山、马迹山、黄龙山

鸡骨礁向南稍东行百里,则四礁山之菜园澳也,山广二十里,袤五七里,树木幽秀,水泉清冽,山脊穹窿,四围多澳。自菜园右旋为纪湖澳、青沙套、会成澳、大山子边礁、大黄山澳、小黄山澳、大田澳、小田澳、石柱澳、关澳、小关澳、剑门、金鸡门,俱可停泊渔艇。而菜园澳、

① “建闾于台湾”,《百兰山馆政书》卷四作“建闾于南澳”。兹存疑。

② 此“附录”原缺,据《百兰山馆政书》卷四补入。

关澳、石柱澳尤为宽阔，巨艇可泊焉。傍澳水田五六百亩，资山泉为灌溉。民性刚直，常以捕鱼、垦田为业，自宁、绍迁来者十之六，温、台迁来者十之四。自其西北毗连者为马迹山，稍有居民，种植山薯。其东北悬居水中者为大黄龙山、小黄龙山，居民亦颇稠密，水田如四礁三分之一。向东有澳，名新水澳，现亦粉沙渐积，仅可于中流暂泊而已。其余群岛无居人草木。

东、西洛华山

路出四礁、黄龙山之间，又东北历东姑、球子诸岛，至东、西洛华山。东山居民五十余家，西山居民七十余家，俱自岱山徙来者。间有水田，亦皆硗卤，惟种山薯、操艇捕鱼为生计而已。西洛华有澳向南，水势平缓，可以泊舟。两山之间向北有澳，水深八托，亦可寄碇，旁有礁，须防浅滞。

花脑山

洛华之东为花脑山，即花鸟山。高峰起伏，巨石嶙峋，有树木，极少水田。春夏之际，有宁波单桅小艇，两人驾驶，捕捉乌鲗者五六百只，间有宁波三桅钓船装运货物。每岁六、七月后，鱼市已过，渔船绝踪，遂成荒岛。惟本山民居五六百家，结庐岩隙，种植山薯，盖温、台之民十之三，黄岩之民十之七。山有南、北两大澳，地回环可以避风。澳内沙滩质松如粉，味淡而色黑，不利种植。

陈钱山

由花脑山转东南三十五里为陈钱山，土名陈山，亦名尽山，因其东更无山也。向东一澳，名曰箱子，如遇南三面风，可以寄碇守风。向西南一澳，名曰陈山澳，地势宽阔，泊舟尤便。澳内平衍，间有水田，而泉水易涸，不能资灌溉，且居民五六百人，大半以捕鱼为业，不惯耕作，递年积算七荒三熟。人性戇直，风俗强悍，大率与花脑、洛华、壁下诸山相似。凡东西洋船由建广、大沽口、长江口者，出是山之东以为准望焉，或遇飓风，常泊于陈山澳云。

三大王山

对峙陈钱山之西，环抱如车螯者，三大王山也。三大王山者，北为干阑，中为李西，南为胸胛，三山实一山也。势回环，草庐错杂，大约水田三百余亩，山田二百余亩，居民三四百家群聚其间，耕凿相安，几忘其为海中僻岛矣。傍山成澳，俱有居民，惟向南之胸胛澳势曲流深，更堪寄碇。六月以后，捕带鱼者常聚其间，盖岱山、黄岩人居多。山之东北与陈钱相隔一水，有礁沙隐见，凡驾舟者须防浅滞。过此而南，为大贡、小贡山，悬处水中，并无居民。

壁下山

陈山之北迤邐而西者，为壁下山，又西为野茅洞，其北则大盘、小盘，并少人迹。壁下山四周沙浅，不便停舟。向西南一澳，名半子澳，与陈钱相对，然沙浅平衍，潮退时仅深一二托，钓船可寄碇。山地多而水田少，居民仅百余家。春夏时宁波捕乌鲗者结棚岩宿，不下千人，鱼市毕皆徙而归。

大衢、小衢、黄宅、褚老窝山

衢山在四礁山南五十五里，大于四礁三倍有奇，水田三千亩，居民三千家，傍澳聚处，屋瓦参差，居然成市，不若东北诸山之荒凉满目也。周回山澳十八，惟龙门澳、倒斗澳、巨东澳、万粮湾、即田涂为最大。如遇飓风，则山西之倒斗澳，南之泥螺、龙潭，山东之田涂，山北之巨东及东长沙、西长沙诸澳，水流稍缓，亦可停泊。龙门澳、同礁澳水浅多沙，不便停舟。其悬居水中者，北之小衢、西之黄宅即黄泽、东褚、老窝，俱有山民耕凿，田约千余亩，居人八百余

家,此外各岛俱无人烟。山内之民隶宁波者十之六,隶台州者十之四。率网捕乌鲂、黄鱼,往扬州仙女庙等处销售,带回米布等货供衣食之用,而盐菜之饶与岱山并称,是以无业之民莫不以贩私为事云。

岱山、长涂山、观山

岱山在衢山西北二十二里,而略大于衢山,居民四千余家,水田五千亩,市廛罗列,阗阗喧嚣,人颇谨厚,地为定海厅所辖,自此以南皆输赋之地也。最高者为高亭山之磨心峰,其北为高峰,东南为大蓬、香蓬,南为南高峰,其东南突出者为山外冈。合诸山为一山,山隙水田连阡苍翠,而傍水依山,陈板晒盐,尤一望靡既,盖不藉灶煎,惟资日晒,是以力少功多,产盐倍于他山云。其东对蒲门江者南峰澳,澳内沙浅,惟蒲门可泊。南为山外澳、大高亭澳、石马澳,俱为碇泊之处。北则有东沙角、西沙角,近澳胶浅,不能寄碇。其西悬居水中者两头洞山,即双合山,亦有居民,以捕鱼、采石为生。左为尖多嘴门,右为仇家门,俱可过舟。又西过虾婆诸礁为鱼山门,右有浅沙,大鱼山在焉。山民岩宿,采捕为生。西有暗沙联络群岛,直至鱼腥脑,俱难寄泊,惟浅沙底盗船往往藏匿。岱之东为长涂,其东与剑山所夹之水曰长涂江,水深无沙,高峰夹拱,守风之要地也。截流而渔者,福建网船五六十只,间有宁波钓船往来其间,亦时为海盜所托足。又东剑、西剑两山相联,形如蜂腰,向南成澳,名曰剑澳。其外磨盘澳,盘曲深窞,山多小松,村落参差,水田高下约千余亩,居民千人,几若别有天地。澳内涨沙平衍,小舟可以深入,往往为盗贼渊藪,近值鱼汛,此风亦少熄矣。剑山以东各岛连结浅沙,不利行舟,至菜花山、苗子河山等处方有深水,然皆荒岛穷民网捕淡菜,非盗艘出没处也。岱山之南为观山,一名官山,亦有居民。又东南为钮押山,又名藕押山,绝无居民,其左右俱深水,为出入之冲途云。

舟山

岱之南二十五里为舟山,即定海厅也。广六十里,袤三十余里,冈峦重叠,畎亩纵横,澳屿罗列,互相管钥,诚可战可守之地也。其最要者,南之火烧门,正对定海厅城,有盘屿、小渠两山为外户,有五魁、老鼠两山为内户,而中流暗礁隐见,沿塘旧有炮台,诚第一形胜也。其次则西南之竹山门。出竹山之左右,绕晓风岭前至桃花港,亦罗头盘澳为门户。又次则西与插翅山相对之天同澳,北与长白山相对之青澳、秀澳相对之马澳,外有山岛为犄角,内有深水可停舟,亦天然形胜也。至于昔称要隘之区,如东南之十六门,现有浅沙不能深入;若正东之沈家门,外距普陀,四通通衢,明季以来久称要地,今日舵澳沙浅,仅有普陀之北、之东可泊可驶,其形胜亦稍逊曩时矣。东北之干阑、白善两澳,亦涨新沙,平坦如掌。其东之小尖、大尖澳,逼近沈家门,水急流深,亦宜兼顾。西北为长白山、桃花山,西为插翅山,俱有田畴,居民朴厚,周回沙浅。又西为金塘山,广袤十余里,人民稠密,向有立冈澳,昔称烈港,为镇海之外户。西有立冈、大浦两澳,东有金塘澳,俱可守风暂泊。

崎头山洋各岛

由钱塘南岸迤迳东南,历绍兴、宁波数百里,冈峦络绎,俯瞰洪流,至舟山之南,锐峰突出者崎头山。南与霏衢、大嵩,北与罗石、打鼓、金鸡联络一片,峭壁崎岖,天然险阻。南、东、北三面悬隔深流,群山密布,尽海石门,北尽蛟门。其山岛则舟山为大,六横山、金塘山次之,桃花、洛伽、普陀又次之,马秦、佛肚、苕帚、虾歧又次之。桃花、六横间为海盜出没之处,今已驱逐南徙矣。其寄泊之处,则六横之田澳、双澳江及崎头之南北,皆水缓而流深者也。其舟楫

之门户则梅山江，今已淤浅。温州屿门为象山要路，海石门在六横之右，为南海冲衢。又东为若帚门、马荅门、两头门、长阑门、乌沙门，而北接沈家门，俱为东南外洋之门户。而六横山扼南来之要，舟山、普陀扼东来之要，如能控制得宜，而又以巡船还哨崎头内洋，与舟山联络，以固重门，则握要之图也。至于山峡之险易、沙线之浅深，具图于幅，可披览焉。

镇海口诸山

自崎头西行，过大榭山、川鼻江、蛟门，至镇海口，左为鸡金山，右为招宝山，夹口对崎而悬居口外者，有游山、虎蹲山，遥为守望者有七里屿。自虎蹲、招宝以西，浅沙迷漫，不能近岸。自金鸡以西，因山尽复岭纡回，而进口之处沙浅渺茫，暗礁奇险，西人于七里屿、虎蹲山俱设标灯，以为准望，方得屈曲内驶。其形势之险要，实为口江之第一。进镇海口为大浹江，内达宁波，帆樯相接。旧于纡曲处设炮台数座，今犹存。

大羊山、小羊山

自镇海回棹，过金塘山、灰鳖洋、鱼小门，即望见岱山西北五十五里之大羊山。合小面、大面、羊脚为一山，水田五百余亩，居民五六百家，风俗勤朴，性稍强悍。略产盐斤，不敷民食。近山数十里产黄鱼、鲳鱼、虾蟹，操舟捕鱼者多宁波人，日用之物多自宁波购来者。向南大澳曰神剑，可以泊船。其余小面澳、新甫澳，俱沙浅不能拢舟。其悬居水中者，东为笏箕簿、刀富、小传等屿，西为塔饼山、双连、立人、唐脑，俱无人荒岛，惟大山塘、大塔略有居民。其通舟门户，则山塘之右为最深，唐脑、立人及羊脚之左次之，土人呼为山塘门、唐脑门、黄泥坎门者是也。大羊山北十里为小羊山，向南有澳曰东澳，亦名阎王嘴，山势耸拔，峻石不戴土，绝无水田，亦不产盐，种植山薯。东澳内有淡水池，横方数丈，萍藻腐积，仅供煎洗而已。其北为石龙岗，有石龙长五六十丈，横卧山巅，旁无依附，亦奇事也。其悬居水中者为大嘴头、燕礁及中门塘，而遥接黄泥坎则裤子山、乌龟山，俱无人迹。又北十三里为小七山，即小戢山，屹立海中，旁有小礁。又东北二十八里为大七山，即大戢山，亦悬居水中，俱无水澳居民。

卷六一 抚吴公牒二十六

批常州府详靖江陈前令误拿之吴锡珠请递回管束由

查吴锡珠既据讯系疑贼误拿，仰即复讯明确，递籍交保管束具报。至该令于前任移交无辜被执之人，并不早为确讯，始则任其年久羁禁，继亦照案率请正法，实属草菅人命，可恨已极！故从宽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除咨行注册外，并即认真察看，转飭遵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加函

此案若不再三推求，并派员复审，吴锡珠岂不身首异处乎？各州县稟请就地正法之案，所以不能使人无疑也。天道好还，人命至重，岂可揣摩上司之好恶，杀人以媚人哉！近日山阳县稟请将田星阮就地正法，弟因其情节颇多可疑，遂即飞札往阻，乃札到之前一个时辰，该令已径稟漕帅批准正法矣！旋接秋亭稟复，确查田星阮并非在事犯人，不过该令因供词内有曾当营勇四字，遂令李代桃僵，不知若辈曾为国家出力，岂可以其一称勇丁，遂草薙而禽猕之哉？飞阻之札，若使早到一时，尚可保全一命，念之痛心。不准就地正法之案，虽已通行，仍恐尚有效尤，务祈尊处遇有似此之件，严加批驳。若文件先到敝处，弟亦必飞札驳飭。总之，驿站必能如期，公事方免延误，此弟之所以亟亟整顿驿务也。

札飭重宁慧因两寺田地拨作养济院经费

为札飭事。照得扬城北关外有重宁寺、慧因寺，于雍正、乾隆年间经淮商黄仁德等捐资创建，招僧住持，两寺共布施田地一万余亩，迨兵燹之后，殿宇倾颓，重宁寺僧海云现仅师徒三五人，慧因寺亦仅师徒二人，坐拥多田，殊失昔日布施善意。况前经御史陈奏，各处寺院自遭兵燹，毋庸重建，钦奉谕旨飭遵在案。该寺僧庙既不修，人口又少，无须如此多田。查扬城克复至今，只有立贞堂照旧，此外保赤堂、集英堂、暂栖所皆已废堕，因之贫民渐多，必须选派公正董事，设立养济院，将鳏寡孤独一概收养，冬则施送棉衣，夏则施茶送药，兼舍棺木，以免暴露尸骸，其鳏寡中有子可以读书者，亦必为之建设义学，所需费用为数较多，应将重宁、慧因两寺院田地拨作养济院经费，仍每寺留田若干，给该僧衣食之需。所收租籽，按月开销若干，呈报地方官存案。如果董事认真经理，毫无侵蚀，年终即由该地方官转报查考，以凭酌奖，合行札飭。札到该府立

即遵照，分别查明办理，务期事归实济。仍将遵办缘由，妥议章程，具报查考，切切。特札。

札扬州府

加函

韩、欧二公立意辟佛，我辈固无此力量，然目睹僧徒坐拥厚资，逸居无教，不为认真淘汰，问心亦难自安。梅花、安定两书院，田租不及千亩，一切经费尚是弟在运司时由盐、厘二处设法挹注，乃可勉强敷衍。今重宁、慧因等寺，田多如此，书院、善堂田少如彼，如来太富，洙泗太穷，未免苦乐不均。况自兵燹之后，僧徒大半还俗，今仍有如许良田，动人觊觎，无赖之徒势必广邀不耕不织之民，多入无父无君之教，亦未尝非人心风俗之忧也。除该二寺有余田亩业已另牍请充善举外，此外倘有似此田多僧少之寺，亦可一律拨充书院及各善堂经费。但董事务须选择得人，方免仍归中饱，否则供董事之挥霍，与供僧徒之挥霍，厥咎等耳，我辈又何必厚彼薄此，多一番经营哉！养济院、义学各章程，务望核定见示。义仓所以防水旱、备不虞，倘有余资，亦望留意及之，是所切禱。

海门厅稟讼棍陈锡光避匿访拿由

据稟已悉。陈锡光为该处著名讼棍，恐与差役声息相通。现已确查，先行避匿，仰即不动声色，赶紧购线缉拿，以凭严办，毋任纵延，切切。缴。

饬禁背娘舅并挖取堤岸石块

为札饬查禁事。照得苏常一带，近多外来游民，皆清、淮、山东、安徽人氏，或搭篷居住，或艚船栖身，良善者小本营生，玩法者每于冬令遇有孤客独行旷野，或打闷棍，或用素套头倒拖，名曰“背娘舅”，待其昏闷剥取衣物，偶有气绝，抛之断港，或以浮土掩埋，死者之家无所控诉，有司亦难周緝，此等匪徒实属憨不畏法。又有贪利者，挖取塘岸堤脚石块、石板，并于僻静处搬取坍屋败墙砖块石脚，装运上海变卖，得价甚厚，日积月累，胡所底止？巡快、地保视为无关紧要，不免受财故纵，恐日久岸脚挖松，散石滚入河内，始则撞破船只，继则淤塞河道，终则有碍墟田，攸关国课，亟应严行分别查禁，以儆将来，合行札饬。札到该府立即通饬所属一体遵照，分别出示，严行禁止。仍即明查暗访，设法拿办，以期惩一儆百。并将遵办缘由具复察夺，毋稍玩违。此札。

札苏州府、常州府

批沙洲总局稟请将沙洲办有成效之 江阴常熟印委记功奖励由

此次办理沙洲缴价补课，全在各印委颺勉趋公，上筹国计，下恤民生，始终耐劳、于公有

裨者方准给奖。今据禀请将江阴、常熟印委各员，先行分别记功，惟现在办理尚无成效，未便遽准，仰俟一律竣事，察其实心真能为民除害、兼裕国计者，自当破格从优奖励，不仅记功已也。仍飭赶紧妥为办理，克期蒞事，切勿迟延。并即录批补禀爵阁督部堂查核。缴。

批苏藩司详杨周二令领解京饷无误请给外奖由

查现据该司详定新章，委解银两赴别省回销无误者，应分别程途在二千里以外至三千里者，准给劳绩本班挨委一次。今据该司详请将领解京饷之杨、周二员各给予劳绩，前班班拨署一次，核计苏省至京程途二千六百七十里，虽与现章不符，惟京饷与外省协饷不同，姑准注册飭遵。此后凡解京饷无误者，俱以此为例。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韩振铖控案未列月报铜山记过由

为札飭事。案据铜山县监生韩振铖拦舆禀控黄士宣率众耕毁伊伯韩孝治田禾等情前来，当查此案铜山、沛县均有控案，何以该县等词讼月报册内均未开列？即经札行徐州府，飭查该二县此案因何未经造入月报？是否疏漏，抑或有意隐匿？飭令据实声复去后，兹于八月初七日据铜山令声称，遵查此案，于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一日据监生韩孝治在县呈控，生祖买韩姓宅基地亩，黄士宣叫刘贵朴向说伊地短少，要耕生地作抵，未允触怒，硬将生种秫禾耕毁等情，当经高前令飭提，堂讯未结，谕候复讯察断。六年四月初三日据监生韩振铖赴府具呈，奉批速提讯详，又经高前令催提未到。卑职抵任后，并未据原、被呈催，复经查案催提，迄无一名到案，因即归入上控积案，汇详请销，是以月报册内未经列入，合先查案申复鉴核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此案既经韩孝治、韩振铖等前在府县呈控有案，因久未呈催，由该令任内归入积案详销，亦应汇入月报，声明注销缘由，以凭查核，何以匿不开列，殊属玩违，应将署铜山令记过一次，以示惩戒，合行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遵照，注册飭遵，并即通飭各属，一体知照毋违。

札江藩司

加函

目前各州县词讼，均已飭令列入月报，凡已结、未结、注销、息销之案，一目了然，其讯销、息销不及成数者，各定处分。该牧令等无所施其泄沓之技，是以商嘱幕友、书吏，每日捏造钱债口角斗殴细故、无关痛痒之案数十起，作为讯销、息销，以图记功；其实在之疑难案件，必须劳心费神然后能结者，辄皆隐匿不报，以图免过。该牧令等又恐隐匿不报之案，或被百姓上控，露出破绽，因而贿嘱院司代书，凡县中有案而未列入月报者，开单知会，令勿代递。所谓一法立，一弊生，我辈爱民之初念，竟成作伪之具文，良堪浩叹。即如韩振铖此案，当拦舆递呈时，曾经面询何以不递期呈？据该监生供称，屡次逢期具控，代书辄以不合状式为词，不肯盖戳。又询以曾在地方官控过几次？据供曾在铜山控过四次，沛县控过三次，徐州府控过二次，并将呈批送阅，而查该府县月报，并无此案。衡以匿案不报之咎，立即参撤，该令亦复何

辞？惟查该令等操守均属可靠，亦复有志向前，且到任不及数月，因二卯而弃干城，未免可惜，是以敝处公牍中，未将隐匿全情和盘托出，又恐各县似此作伪者尚多，故不得不据稟记过，仍祈尊处据文通飭，庶各牧令咸晓然于作伪之不能持久也。然此案非靠拦舆不能破发，是则拦舆收呈一事，或亦求通民情之一助也。是否有当，敬以奉商。

批铜山县详委验范宝华在押病故由

仰按察司即移徐海道，核入正案议拟详办，并行该县知照，关传尸属领埋。查范宝华系前经批道亲提、未经审定之犯，交该典史衙门看管病故，虽既验明讯无看役凌虐情弊，而疏忽之咎究属难辞，应比照监犯例，将署铜山县知县、铜山县典史，各记过一次，以示惩戒。除札江藩司注册饬遵，暨咨爵阁督部堂外，并即知照。

批桃源县详获匪尹开太讯认图财谋杀 丁学保身死一案正法由

该犯尹开太尚系上年就获，该县当时并不讯供通详，即行稟请正法，已属草菅人命。即就现详供词而论，尹开太揪住丁学保胸前，将其揪倒，是死者仰面在地，王三虎与该犯用刀向砍，何能伤及〔颌〕〔合〕面、右后肋、发际等处？据供下手情节，既属支离，果否图财害命，亦未可知。所称伙抢刘廷俊等家，计共几案，曾否勘验通详，录取切供，另行详报，均未叙明。该犯究于何时处决？前此既未经通报，现详亦匿不声叙，种种狠心辣手，实堪痛恨！该令已因另案奏参，仰按察司即饬现署令密查尹开太是否致死丁学保之正凶？果否图财谋命？有无听伙抢刘廷俊等家之案，曾否勘报？究于何月日将该犯正法？据实通稟察夺，一面勘缉逸犯王三虎，务获究报。仍候^爵督部堂批示。缴。

批震泽县稟平望严墓二镇设塾开课由

该县平望、严墓二镇所设义塾，应需经费除由该令首倡捐廉外，其余或由董事垫济，或向善堂借补，只可暂济目前，恐难行之久远，他日欠项累累，势必中辍，应令各筹定款，俾资经久。仰苏藩司转饬遵照，查明地方向有公款，或贼毁不列祀典庵庙废产，一律清出，分拨各塾充费，妥议收支章程、课读规条，同前次批查之震泽镇崑塘书院暨社学经费如何筹拨，一并查明具复，稟详立案。并饬催湖滨董事，赶紧一体举办毋违。此缴。

札饬巡查章程

为札饬事。照得苏城地方人烟稠密，商旅骈阗，历年举办冬防，即经添设委员分段协巡

在案。现在西北军务一律肃清，大营凯撤，遣散勇丁不下数万人，虽经资遣回籍，而从中游兵散勇无所归束者亦复不少，地方无业游民因而互相勾结，连为匪徒，肆行窃劫。现在时届深秋，访闻城内外居民已有被窃之事，省城尚且如此，外县可想而知，若不严密梭巡，恐将来不免酿成劫案，自应较上年早派段巡，并通饬外府州县，无论城乡，一体设法巡缉。本部院现经酌定苏省巡查章程五条，应饬所属参仿酌办，合亟抄章札饬。札到该司即便转饬各属，实力举行。其有应行变通办理之处，因地制宜，或未便以苏省章程一律相绳，除省城照章饬遵外，所有外府州县，即由司饬令互为增损，确拟妥章，汇报查考。总期宵小无可潜藏，闾阎得以安堵，是为至要。

合札苏藩司、臬司

酌拟巡查章程

一、城内外巡查，宜多派段员也。长、元、吴三县界内，烟户稠密，五方杂处，固易藏奸，而冷僻小巷尤易窝顿匪类，是当分设段落，长巷以一巷为一段，短巷以两处为一段，每段各派一员，由本部院于九月初一日起，分派亲兵，协同城守兵役，随同巡查。委员各按段落，细心巡察，何处犯事，先将该管印委文武各员分别议处，仍勒限缉捕，逾限不获，一并严参。如果始终勤奋，地方一律平安，亦分别从优奖叙。

一、大小街巷木栅坍塌，应分段葺修堵筑也。查旧时木栅今已坍塌，即间有数处存留，木料亦多朽腐，其空地更属四通八达，盗匪乘机窃发，一无拦阻，可以往来自如。今议按段设立栅栏，应修者一修完固，未设者赶紧建立。所有废地坍塌，若不截堵，虽有栅栏亦复无益，应就地拾取砖瓦，堵筑短墙，高以一丈为率。其应设、应堵处所，于派定段员之后，饬令先将本段内何处应设栅栏，何处应堵坍塌，约计工料若干，开折呈由臬司核定，咨由藩库筹款给发兴工。工竣之后，委员验收，栅栏自二更以后即行上锁，非紧要公务及延医接稳等事，不得擅开。仍由各段委员不时巡察，倘夜深犹未锁栅，或地保、更夫擅离栅守，以及无故放行，均即严究。

一、各段铺户居民，宜抽派协巡也。大小街巷，多至千百家，小亦百十户，十户一甲，十甲添雇更夫两人，一甲派出值夜一人，十家共设一牌灯，写列堂名、店号、姓氏，轮值某家，则将牌灯移至某家门外，每夜联络邻甲所派值夜之人，督饬更夫巡行栅内，十日一周。在守夜之人，守一夜而九夜得以安寝，一月不过三夜，似亦不觉其劳。设遇有警，即将更锣乱鸣，他处轮夜之人一闻锣声，随同段巡委员往该处兜拿，其未轮值各户，仍各出一人，随便持取器械，守立自己门首，门悬一灯，层层排列，不得乱步，以免黑夜中自相斗击，并免盗贼声东击西之弊。能获贼者酌赏。至油烛等费及添雇更夫工食，为费无多，应由各居民、铺户自行出资办理，官不与闻。如抗不遵办，由甲首报明段员，分别查究。所有城内外公馆、绅户，一律编入，以昭公允。惟营弁公馆另行抽出，将旧在何营当差？现在有无事业？是何籍贯？开具清折，由总巡委员汇送本部院查考。

一、城内外客寓、烟馆及空屋、破庙，宜严密稽查也。盗贼藏身，自必有所窝顿，各处客栈应由县分给循环印簿，令将所住之客是何姓名、籍贯，逐一注明，每日傍晚将印

簿各分各路，循去环来，送总巡委员稽考。晚饭后由段员亲至客寓，按名查点，录出歇客名单，送交总巡查验，单簿不符，立将该店封闭。第须委员亲查，不得诿诸差保，致滋弊混。烟馆起更时即须押闭，并不准留客歇宿。空屋破庙，无人居住，一律堵塞，仍随时督饬甲长悉心访查，遇有形迹可疑之人，立即查究。如有差保、家丁需索滋扰，惟该委员是问。

一、巡段各员，无论晴雨必须彻夜在段也。向来段员往往于起更时即行上段，不过于所派地方周历一次，旋即回寓，及至宵小肆出，委员早已安寝，以故历年无不派员巡段，而窃案仍复不免。今本部院拟将某段派委某员登立一簿，盖用关防，每夜另派妥员二人，执持印簿，分上下半夜轮班查验，每到一段，令该段员于衔名之下亲自画押，一夜两次，于次日开辕门后，呈送本部院查阅，如印簿上无委员花押，即系并不在段巡查，行司撤委。该员设有感冒，不能赴段，许即觅人代巡，但须禀明总巡。其有病至十日者，由总巡查明代巡之员，如果认真，即委所代之员接办，否则详请改委。

韩振铖控案未列月报沛县记过由

为咨会事。八月初七日据署沛县知县声称，转奉札据铜山县监生韩振铖禀控黄士宣率众耕毁伊伯韩孝治田禾等情，查此案铜山、沛县均有控案，何以该县等词讼月报册内均未开列？似此遗漏者，尚不知若干，札饬查明具复等因，转行到县。遵查，并无韩振铖控案，惟前县任内，先后据王忠沿等以韩孝纯等侵占伊田，两次具呈，前县因无契据粘呈，均经批饬检契明白另呈，嗣后绝未据来县具呈，是以本年词讼月报未经开列，委无隐匿情事，申复到本部院。据此，查王忠沿等控案既无复呈，何以不即照例将案注销？实属错谬！应将该县记过一次，以示薄惩，除行江藩司注册饬遵外，相应咨会。为此合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核施行。

松江府知府杨守患病难痊请委员接署开缺调理由

松郡政务殷繁，清讼正当吃紧，现在修筑华亭海塘，又值紧要之时，在工人员尤须该守随时赴工督率。据禀患病难支，自当力疾从公，一面赶紧医治，未可中道自馁也。仰苏藩司转饬遵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录报缴。另单存。

加函

上年年终考语，爵相于高、章、杨三君皆有微辞，故奉密查。云甫为守卓卓，固宜保全，即章、杨二人，近来随办清理词讼，正在得力，岂可遽换生手？以前操守如何，弟可不问，只要现下不要钱、肯办事，便算是第一等好官。比以此意商之爵相，回信谓高考系客气未除，尚易声说，杨、章则关心术操守，颇难措辞，如果清讼真是得力，则由敝处为之转圜。踌躇再四，人才难得，已主稿具疏，力为剖白，爵相亦已画诺矣。杨守近日屡请开缺，想知前事而不知后事也，务祈面嘱从此立志，做好官、好人，将所属积案帮同清理完竣，不必遽存退志，庶不负鄙人

区区祈望之苦心。做好官难,做好人尤不易也。千万切恳转致为禱。

江震二县会禀酌拟巡缉事宜由

查苏松等属查禁枪船匪徒,前经飭据藩、臬司札委邵牧、朱令二员会办,该县编查保甲,即可会同酌议。惟陆路固宜编查,渔船亦应编号,应即赶紧认真妥办,不得徒托空言,虚应故事。至第二、第五两条所议巡防太湖,业据吴县具禀,咨请李军门酌办,旋准咨复派船分段梭巡,请飭滨湖各县各派快船二三只帮同巡缉,亦经行司飭遵,应即会商各县,一律照行,庶免此紧彼松。第四条军民人等拿获盗贼奖赏一层,应酌定赏给若干,民方信其不欺。所有原折随禀飭发,仰按察司会同苏藩司一并确核妥议,飭遵具复。原折仍缴。

徐海道禀复密查丰县黄典史在任情形由

丰县黄典史虽无凌虐监犯、收受监费情事,惟缉捕废弛,违例擅受,实属有乖职守,未便稍事姑容,应先撤任,咨部斥革,以为玩弛者戒。仰候查叙履历咨达吏部斥革开缺,并飭江藩司另选干员往署,飭令黄纯熙交卸具报可也。此缴。

丰县典史黄纯熙违例擅受咨部斥革

为咨请斥革明事。窃照丰县典史黄纯熙,先经本部院访闻该员每遇收禁罪犯,逼勒使用,与刑禁人等恣意凌虐,即经札飭徐海道委员密查究办去后,兹于同治七年九月十一日据徐海道禀称,委据候补知县陈令驰往查访,据称丰县典史向有“进监费”名目,视收禁人犯之力量定监费之多寡,现署丰县王令自抵任后,闻有此弊,严禁不准勒索,所有“进监费”名目业经革除,亦无凌虐监犯情事,惟该典史性浮气惰、缉捕废弛等语,且前据徐州府朱守面禀该员擅受民词,理合据实禀复察办等情前来。本部院复查丰县典史黄纯熙,系河南济源县监生,遵筹饷事例报捐典史尽数选用,同治五年正月选授云南罗次县典史,亲老告近改选今职,六年五月领凭到省,六月二十七日任事,既据查明缉捕废弛、违例擅受,虽无收受监费、凌虐罪犯情事,未便姑容,自应斥革,以示惩儆。除行司撤任外,相应查叙履历咨达。为此合咨贵部,请烦查照,斥革开缺施行。再,所遗丰县典史员缺,虽应归部选,江苏省现有应补人员,应请留外,俟奉准截缺后,另行遴员请补,合并声明。

咨吏部

……任事云云。除咨达吏部斥革开缺外,相应移咨明。为此合咨贵部,科烦为查照施行。

移吏科、咨河南抚院

扬州关详请仍准填给执照免其复用红单由

查前准大部议奏，行令体察情形，照旧填用红单，系通行各省关口之件，今该关详请仍用执照，未便遽咨，自应查明本省各关办理情形，再行酌定。仰候将户部原行一并抄发苏藩司，会同上海道确核妥议，并移询准宿关查复。如何办理情形，由司详复察办，另行飭遵。缴。

札发江北钱粮章程

为^{札飭}咨^复事。同治七年九月初一日准^爵曾^阁贵^爵爵^部堂^咨复本部院酌拟江北各州县厅钱漕征数章程条款，飭据该司详加参酌，逐一加签登说，并由司分别开造银米各册，并拟规条数则，以备采择，详复核商等情，咨商酌核见复，俟新任马督部堂到任，再行会核定案，通飭遵照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江北情形，本部院本不熟悉，复核该司加签各条，甚为妥洽，合将原拟条款章程司册抄咨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酌定成章，就近禀商贵爵阁督部堂暨马督部堂裁夺办理，仍即具复。现距开漕较近，似宜及早定章，通飭遵照，俾百姓知所适从也。

计抄咨并发条款章程司册五本

札江藩司
咨督院

通飭注销词讼各案未便假手差役由

为通飭事。照得各属词讼各案，如有原告两月并不投审，察核案情细微，自应照例注销，当经通飭各属遵办在案。第注销各案，应由各州县自行随时酌核办理，未便据原差以某某外出等语即行查注。兹查江都县月报册内开除项下注销各案，有由原差具禀请示者，是系权归差手办理，殊欠认真，诚恐各州县亦有此弊，合行通飭。札到该某立即遵照，嗣后注销讼案，务当自行酌量案之轻重，应销者销，应审者审，切勿寄耳目于书差，使藉此为讹钱之具也。仍将奉文日期及遵办缘由申报查考，毋违。

札江、苏两属各府州厅县

卷六二 抚吴公牒二十七

批苏藩司会详核议禁绝枪船收缴器械一案章程由

查核所议章程，尚属周妥。惟第五条责令绅士公举村董专司稽察一节，绅董最难得人，总须官为督饬，免滋流弊。第六条内许各绅董密行举讦一层，亦可不必。其兵燹以前之枪匪，如能改过者，应即一概免究，予以自新之路。现经本部院另拟章程六条，咨会浙江抚院，饬属一体遵办，并将现办情形具奏抄折另札行知，仰即查照另札遵行。缴折存。

事事许人自新，便不绝人向善之路。

咨行查禁枪匪枪船器械勒令改造销毁章程

为咨行事。照得本部院访闻江浙一带枪船，近日民间不敢藏匿，多经改造，或拆卸上装，或改易头尾，作为农船，计已十去其九。只有一等枪伙，装贩私盐，自卜小二拿办之后，亦经敛戢解散。其未改者，投充县中盐捕，如江、震、嘉、桐诸县皆有之，托名官船，张立旗号，每藉缉私名目滋事，窝私贩私，无所不为，充捕者若干船，从而依附者又不知若干船。昨经盐局拿获船械，送府讯办。而盐局巡船不敷，亦往往参用枪船，未能屏绝。另有大枪船一种，名曰“踏白”，双槽加桨，炮械较备，现在改作客船装用，其未改者并充盐捕、盐巡。枪械虽由地方官出示销缴，既未定章给价，亦未严立限期，民间愚懦者怀疑，刁玩者抗匿，未缴之处尚多，或沉水中，或藏僻处，亦有居然留放在家者。乌镇为两省三府七县交界之所，其西北烂溪塘一路，亦未尽遵缴。近如盛泽乡间、东俞家荡等处，尚有持械争斗之处。且尚有枪匪头目在逃未获，如海盐陈世德及其弟陈全蝠、陈叙庆逃匿近海方陈埭一带，濮院沈大林、新塍姚盛期、当中阿二逃匿近地乡间，仅只陈世德之伙恽宝甫经获解。此外赌博之所，如新塍近镇之九里汇，濮院近镇之庙白，平湖北乡之赵家庙，嘉兴东乡之中埭，桐乡之莫陵村，海盐之硖石镇等处，时或有之，亟应分别严禁拿办，务将枪船器械勒令改造销毁，以期尽绝根株而杜后患。除咨浙江抚院一体饬属遵办外，合行拟定章程六条札饬。札到，该司即妥派明干委员，会同苏松等属及浙省地方官，查照章程，协力严密查拿办理，毋稍玩纵，切切。

札苏藩司、臬司

……而杜后患。除札苏藩、臬司飭属派委，会同贵省地方官协力查办外，合将所拟章程咨请贵部院，请烦查照，是否可资采择，希即一体飭委查办施行。

咨浙江抚院

计粘抄章程

一、查禁枪船，必须先收器械，宜勒限给值，挨次收缴也。查兵燹之后，苏、松、嘉、湖各属乡民，无不制备军器以自卫，枪船即借此名目以为劫掠勒索之具，保卫之法遂成流弊。现在东南一律肃清，民间各项军器无所用之，应飭属一体示谕，宽限两月，无论水陆居民，将军器悉数全缴，但期收缴之无遗，不问原物之来历。应给价值，酌定鸟枪每杆给钱八百文，抬枪每杆给钱一千四百文，刀矛等器每件给钱三百文，铜炮每斤给钱八十文，铁炮每斤给钱三十文，其价随时由县筹垫，禀由藩库给发。所收军器，于限满日汇齐编号解省，可用者交营配用，已废者分别销毁，变价归款。至收缴日期，由县按图晓谕，先令交存各本图公正董事暂为收储，给与收条，令其遵照县示日期持条领价，届期该县亲赴各乡挨次点收，当面照数给值，不涉差保之手。每收一村完竣，即取村董、墟保切结，如再有私藏、私铸情弊，定即照例严行治罪，知情不首之地邻一体连坐。

一、旧存枪船，宜立限改造也。查枪船形制，头梢头尖，受水最浅，行驶便捷，与渔船、农船迥异，应以出示之日为始，勒令一月内自行改造，如逾限不改，一经查获，即无为匪情事，亦将船只锯截，船户加责示儆。并谕船厂工匠，不得再造枪船式样，违者以私造军器论。其有从前贼扰时以农船装作枪船者，此次既令呈缴器械，自应飭令拆去芦席舱板，照旧还作农船，不准再有枪船式样，致滋混杂。

一、旧时官用枪船，宜先禁绝也。查军兴以来，各处盐厘局卡每用枪船巡缉偷漏，因而各衙门及马号亦均用之，以图递送追蹶之便。然在官在民，颇难分别，即使编列旗号，亦复易滋影射，应飭一律撤改双桨两橹快船，或兼用脚划船，以利行驶。其捕快等役，向遇巡盐、缉盗等事，亦间有乘驾枪船奉票巡缉者，此时既经严禁，应由地方官查明，飭令该役于一月内呈报，倘匿不报明，任意驾驶，系属知法犯法，即照枪匪治罪。仍由县将旧时发给枪船缉票，全数吊回，以杜弊端。

一、查禁枪船，收缴军械，宜江浙两省同时举办也。查江浙接壤之区，如嘉属之秀水等七县，湖属之程、安两县，苏属之江、震，松属之青浦等县，向为枪船盘踞，他处间亦有之，此拿彼窜，每恃隔省为遁逃藪，应两省会委勤干之员，帮同印官，无分畛域，督飭城乡各董实力稽查，限内照章收缴，限外严禁查拿。

一、船械改收之后，匪类未必尽除，宜水陆编查保甲，以清其源也。查此次清理枪船，著名匪类固已获办，其余附从各匪，如能改过自新，一概免究。惟地方辽阔，散漫难稽，应逐村编办保甲，责成印官督率绅董，于各乡都图按户编造牌册。如各户中置有农船、渔船者，即于户下注明船数，以免枪船影避。仍填明人丁户口，每十家为一甲，派一甲长，取具互结，一家为匪，九家连坐。再将渔船并无陆居家口者，另编牌册，每船编写粉牌，填给户口书单，以十船为一甲，办法悉照陆路，但须严禁差保滋扰、讹索之弊。如此水陆户口、船只互有查考，庶枪船无可潜藏，而匪类亦无从托足，正本清源之道，莫切于此。

一、船械改收之后，立法务期永久，宜严禁赌博，以绝其流也。查枪匪以枪船为巢穴，聚

泊村镇，演唱花鼓戏，招集游手，开场诱赌，良民因之破家，盗贼藉以窝匿，其害不可胜言也。现在甫经惩办，余匪咸知敛迹，然此辈素性侈荡，一时未必归农，既无恒心，又无恒产，入于邪僻理有固然。即如嘉属新塍近镇之九里汇，濮院近镇之庙白，平湖北乡之赵家庙，嘉兴东乡之中埭，桐乡之莫陵村，海盐之硖石镇，湖属之太湖乡等处，访闻已有聚赌之事，虽不至如从前之盛，第不预先严禁，则扬波煽焰，法久玩生，势必仍蹈故辙，而地方文武各衙门书差、兵役，又无不得规包庇。应飭地方官随时严禁，务须亲历各乡，密为查察，不得假手书差，尤不得由分防衙门就近稽查，致滋扰累。

批泰州稟地方情形由

信而后劳其民。该牧到任未久，民情未孚，现难劝兴大工，自系实在情形，应俟与民情稍习，即将此项堤工认真举办，俾水利渐兴，农民永受其益，仰即遵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加函

信而后劳，信字兼有教养二字在内。今之牧令，多系任用门丁、书差，事事与民心相拂，百姓或以为虎狼，或以为蛇蝎，试问虎狼蛇蝎百姓肯亲而信之乎？惟有清理词讼，速审速结，巡行阡陌，劝农劝桑，有益于民者兴之，有害于民者除之，必使官之于民时刻痛痒相关，视同骨肉，有缠绵不可解之谊，然后民之与官视同父兄、师长，有固结不能舍之情，参一分权术不得，参一分虚伪尤不得，上下既已相孚，岂有不令如流水者乎？来牍云欲劝设义学，虽是善举，然官民未能相信，差役分送谕单转恐有需索饭食之事，不如俟官民可以时常见面，官不厌民、民不怕官之时，然后当面开导，庶几不致枘凿。来牍又言劝立恤孤，似亦可俟稍迟再议。盖令烦则百姓应接不暇，柳子厚《郭橐驼传》不可不读也。

信字兼有教养在内，精卓不磨。公之劝诫属吏，往复恳切，虽父母之于子弟有所不如。旁人谓厉严难近，今始知传之非其真也。

通飭江北积案勒限三个月审结办竣由

为通飭遵办事。据^该司会详奉飭议徐州府稟督属赶办同治三年以前未结积案，并另单稟请宽免各牧令迟延处分，一并速议速复等因。奉此，查徐属各州县命盗杂案，自咸丰三年发捻奔窜，各牧令办理防剿，无暇审讯，因之正署迭更，递相压搁。现在军务已竣，应请勒限三个月内，责成该府州督属将未详、未解各案，依限扫数办竣，倘再逾限不办，即由府指名详参。至江北积案，续经咨展，无须奏请宽免迟延处分等情，议详到本部院。据此，

通飭江北尚有积案各府县遵照办理外，合并札知。札到，该司即便一体通飭遵办，毋违。此札。除札稟司一体通飊遵办外，合行札飭。札到该某立即遵照，自九月起，勒限三个月内，将同治三年以前未详、未解命盗各积案，一律扫数办竣。倘再逾限不清，立由该管府州指名详稟，以凭专案奏参，决不宽贷。其四年以后各案，亦即迅速审拟解

勘，如有搁延，亦即一并参撤，切速切速。

札臬司、淮安、徐州二府
札铜山、丰县、砀山、宿迁、睢宁、沭阳、
赣榆、盐城、安东、桃源、泰兴

饬拨洒扫会息本札

为札饬事。照得伦纪攸叙，视学校之盛衰；文教振兴，见宫墙之美富。苏省府县各学，现在重复释奠之礼，乐章初备，舞羽聿修，嗣响前徽，昭兹来许，此固数年来所未遑肄习者，威仪重睹，忭慰殊深。惟是各士子将事泮宫，岁止春秋二祭，平时则棣星门内荆棘丛滋，殿庑楹间尘芜叠积，即逢朔望行礼，亦属视为具文，历观神佛寺庵，无不庄严洁净，独至文庙则学官全不管理，任听荒芜，是至圣之妥灵反不如释老之用享矣。推原其故，固由修葺乏费，亦因经理无人。本部院前曾议立洒扫会，为常年修理之资，该司即会商厘捐总局，酌提闲款六百千文，照会绅董，交令存典生息，所得息金于每月朔望前雇夫薙草一次，此外仍随时洒扫，务使洁净，以昭肃穆。所销各款，于年终由董事分造四柱册，报学移县，详送备查。其洒扫章程及会中人数，并即先行报查。似此逐渐经营，奉行勿替，庶宫墙足资保卫，而典礼亦可常新，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转饬首府县，会商绅董，遵照办理。其外府县如何办理，亦即转饬妥议章程，汇核具复，毋违。此札。

札苏藩司

义塾已未办各处开单查核饬催札

为札饬事。照得本部院于五月三十日札司转饬苏属各州厅县，酌捐廉俸各先设立义塾四处，以资蒙养，限两个月内起办，业据各州厅县陆续禀复遵办。现未复到者，尚有元和等县七处。今将办理认真，与已、未报办各州厅县分列等第，汇列清单，以较勤惰，合行抄单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遵照查核，并再由司派员查访已报设塾开办各州县，如果办有成效，据实详请奏明奖励。仅报遵办及现已设立者，未免空言搪塞，务令速即筹措经费，指明设塾处所，举董切实经理，议章报办，毋得再事因循。其迄未遵办而查无一复者，想已遗忘，所以不即记过，尚冀其因愧生奋，该司立即催令刻速捐廉筹费，先行开设具报，一面徐议常年用款、经久规模，条列章程通禀核办。倘再泄沓延误，则未免有负期望矣，切切。

札苏藩司

通饬查禁火葬

为通饬禁革事。照得各属暴露尸棺，前经本部院于苏藩司任内，札饬苏属各州县，劝谕

居民、善堂，分别有主、无主，一体收埋，并申明例禁，已据各属禀报办理埋葬在案。今本部院访问有无知愚民，于父母尸棺无力安葬，每岁清明前后相率焚烧，名为“火葬”，此俗各属皆有，苏、松、太三府为最盛。又有既葬之后，将其父母棺木揭开，洗骸谛视，易木棺以土罐，亦属忍心害理。合行饬禁。札到该某立即转行各属，一体遵照，出示严禁。示内先以至情至理之言剖切开导，继将子孙毁弃祖父母、父母死尸者应斩，及发掘祖父母、父母坟墓分别见棺见尸应行凌迟斩决各条例，明白声叙，庶有人心者或可感而生悟，畏法律者亦可惮而不为。倘示禁之后仍有此等恶俗，许该图地保及邻佑人等出首报官，严拿尽法惩治。地保邻佑人等知情匿报，另行发觉，一体治罪。并由地方官会同善堂绅董，设法筹款，多置义冢，以免露暴。仍通饬各属，确查未葬棺柩尚有若干，勒定期限，务令于本年冬至以后、大寒以前，一律埋葬净尽。倘逾限仍查有停棺不葬之风，定惟该府、厅、州、县是问。仍饬将示式送查，毋违。切切。

札江藩司、苏藩司、臬司、江巡淮扬徐海苏松太常镇五道、
江淮徐扬海通海苏松常镇太十二府州厅

会衔札发江阴等县免缴沙洲积欠价银两示式由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此次设局清厘各处沙洲，勘办升豁，审理词讼，专为安民除累，节经示谕在案。兹查咸丰七年改佃为买案内，江南之江阴、武进、常熟、宝山、丹徒、丹阳等六处，均有承买之案，价银本系按限呈缴，后因被贼窜扰，小民荡析离居，致有尾欠。而现在各县之底册、业户之单照，均已遗失无存，究竟某户欠银若干，无凭悬拟。且目前执业之户，并非当日承买欠价之人，若责成现业补完，未免桃僵李代，若查提原主催缴，又多物故迁移，徒事吹求，毫无实济，更恐书差人等从中需索。吾民流离转徙之余，何忍再令受此叫嚣追呼之苦？本部堂、本部院用是惻然。因思失守以前历年钱漕及摊征借款，俱已蒙恩豁免，此项情事相同，自应仰体皇仁，普律蠲除，以苏民困，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江阴、武进、常熟、宝山、丹徒、丹阳六处沙民知悉，凡咸丰七年承买滩地，所欠价银概予免缴，一俟照章交清补课银两，即行造册咨部升科，并无分文浮费。其克复以后新买之案，如有价未缴清者，仍照案赶紧呈缴，以示区别。倘有员董、书役、洲头、墟长人等藉端索费，一经控告，或访查得实，定即从严究办，决不稍宽。本部堂、本部院为尔民计者，至周至悉，总期迅速蒞事，乐利均沾，实有厚望焉。凛遵，特示。

为札发事。照得此次设局清厘沙洲，江阴等六县积欠价银概予免缴一案，现经本部院会拟示式，合行抄粘札发。札到该司立即转发理问，传匠作速缮写宋体，由该理问校对清楚，加以圈点，务期无错无遗，漏夜照样刊刻，用洁白厚纸，刷印告示五百道，备齐油纸、粗麻线等项，限于文到五日内呈送来院，以凭用印颁发。毋任片刻耽延，火速切速。

札苏藩司

计抄示式

为咨送事。切照云云，现经本部院会拟示式出示晓谕，相应备具会稿咨送。为此合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收，希将会稿存案施行。

计咨送会稿一本。

咨督院

咨复漕院浚河利运

为咨复事。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准贵部堂咨，奉上谕：侍郎胡家玉奏请浚黄河故道以利漕运一折，著曾国藩等悉心体察，彼此会商，奏明兴办；另片奏请制造军船，拟令江西等省先行试办，酌征本色，规复全漕等语，著通盘筹划，一并妥议具奏等因，钦此。恭录咨会钦遵示复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此案昨准直隶爵阁部堂曾咨会内开，查导河南趋自茱泽以下，如贾鲁河、沙河、淮河，皆浅窄无堤，不能容黄河之大，势将泛滥于归、陈、许、颍、凤、泗等属，自清江而下，去年议修复淮河故道，派员测量，因河身高仰，难于施工。又闻茱泽口门虽宽，而大溜并未南行，张部堂曾任东河总督，熟于茱泽上下形势，现在兼管南河，于修浚黄河故道讲求有素，应请主稿，掣列敝衙复奏，除咨漕督张部堂外，咨明钦遵等因，即经转行江、苏两藩司，移会粮道一体查照在案。准咨前因，相应咨复。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施行。

咨复漕院

上海县禀绅董议呈义仓积谷章程录送请示由

义仓积谷，原为储备救荒而设，该县地不产米，自应以所收捐钱买谷存储为主，该绅董议请全数发典生息，诚难照行。该县议请本、折各半存储，是否妥协？且所议由堂董收缴捐款，是否确有把握，不致抗欠？又如二十五保专办房捐，兼办铺捐、商捐，其中诚恐利少害多。仰应道体察情形，复核妥议，另行通详察夺，毋迟。缴。折存。

咨行现派许提督为抚辕总营务处并统带中营

为咨会事。窃照本部院现将亲兵营勇丁及抚标中军、苏州城守两营兵丁，仿照楚军营制，变散为整，并将亲兵营改为中营，认真整顿。惟该营代理营官徐令业经因病请假，抚标、城守两营虽有营官，而相距稍远，凤凰山各营则相距更远，本部院公事繁多，碍难朝夕亲自训练，查许提督约束严明，素为李爵中堂所器重，应派为抚辕总营务处，所有本部院所属各营，均归稽查、督率，朝夕操演，认真约束，不令丝毫骚扰百姓。如有老弱充数立即裁汰，营规不严立即禀参，切勿稍徇情面，期成精锐节制之师。其中营现缺营官，并由许提督统带。除俟章程议定另行具奏外，相应咨会。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施行。

咨督部堂

催查崇明王令挪用江宁善后捐款曾否解清

为札查事。案于同治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据崇明县曹令详，江宁善后捐款未缴尾欠，应

否一律免追？请示到院。当查该县劝捐未缴江宁善后捐款，与已准免缴之杨、通等属尾欠捐项情事相同，自应一律免予再缴，以示体恤。至详叙王令任内收存未解钱三千千有零之多，当时既已集成巨数，何以延未批解？又历任收存未解钱一百八十余千，究系何人经收？均未声叙明晰，显系亏挪，应即查明追缴，按数解清，未便含混悬宕。即经批司转饬，将既缴之款即日照数清出批解，未缴之款一律准其豁免。嗣据该县申报，已将缴存一百八十余千扣支解费等项外，合数解司清款，并声明王令任内挪用钱文，已移请径解藩库等情在案。迨今日久，曾否据王令清出挪用之款，按数解司，未据具报，合行札查。札到该司即便遵照，查明具复。如尚未解司，即由司勒限严催王令，限一月内按数缴解清厘，如再延宕，定干未便，切切。

札苏藩司

松江府详复修筑华亭海塘经费拟 请分忙按亩摊捐并呈估册由

据详此项工程通计需钱三十八万余串，尚有添修拦水玲珑坝工等项，不能不预为筹备，除太湖、崇明不议外，就苏、松、太三府州属成熟田，每亩派捐钱四十八文，从同治八年上忙为始，分作六忙摊捐归款等情，是否允洽，仰苏藩司复加确核，并将应否遵照报销，一并妥议，刻日具详，以便于开篆前复奏，毋稍迟延，切切。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册折存。

加函

前此查阅海塘，似北岸受潮直撞尤为吃力，曾与卓庵面商，先于北岸加筑遥堤及拦水坝，庶正堤立脚更稳。惟人夫分住太散，到工已在辰正，仅钱令一人照料，实恐鞭长莫及，仍祈尊处转致卓庵，即日移住工所，呼应更灵。此次一切修费，全系出自闾阎，民脂民膏，取之如珠玉，固不可用之如泥沙也。

奉贤严禁索费等弊

为札饬事。照得本部院访闻奉贤县代书起稿，须钱八百四十文，或一千余文；差役传唤被告，仍按事之大小、人之肥瘠强懦，多竟有花至数十千文者，少亦三四十千文不等；每案铺堂费，四五千至八千、十千为止，扰累闾阎，殊堪痛恨！亟应严密查惩，以清蠹弊。又候选教谕李林书包揽词讼，同善堂董事林皋侵吞堂田，假公济私，是否属实？均应密行查复。又闻该县抢醮、逼醮恶习未除，并应严禁，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转饬密查，分别办理，逐条稟复，有则改之，切切。此札。

札苏藩司

咨行江守报遵委接办提调并留蒯道

为^{札飭}_{咨会}事。同治八年二月十三日据提调松沪捐厘总局江守申称,遵奉札委,于二月初九日将总局提调事宜会同徐丞妥为接办,实力经理,具文呈报等情前来。本部院现拟即日入都,蒯道无论如何急欲回籍,犹当勉强屈留在局主持一切,庶准军月饷不致贻误,候本部院回省后,蒯道再行回籍,是为至要。除咨行外,合行札飭。札到该总局即便遵照毋违。相应咨会。为此合咨贵爵阁督部堂,请烦查照施行。

札松沪捐厘总局
咨督院、李中堂

丹阳县申送七年十一月份宣讲清折由

该县塾多徒少,有名无实,奉飭后并不会学悉心办理,但以“等因奉此”、“遵即查照宪批指飭移请开送”等语搪塞了事,其于兴学一事,仍然漠不关心,殊堪愤懑!现届开春,正入学释菜之时,该令速宜慎选塾师,庶孤寒子弟得受栽植。其稽查功课,即由学认真督察,毋仅以空文塞责,是为至要,切切。此札。

宜兴县申送义塾子弟功课清折由

查功课清册,仅学徒四人,实属寥寥,究竟该令于兴学一事,曾否略一留心?现届岁首开学,该令务宜慎择明师,广为栽培,毋但以具文搪塞也,切切。此札。

丹徒县详送七年十一月份宣讲清折由

据送清折四件均悉。惟各学自通飭以后,宣讲清折均从九月份起送,何以徐教谕之折独迟至十一月始送?竟少两月,且又迟至正月初六日始行到院,实属怠玩之至!已于十二月二十封印之日止,汇校各学九、十、十一月清折,详分等第,内将该县徐教谕记大过一次,注册飭遵矣。至各处府学,均不宣讲,惟该府学汪训导独送十月、十一月清折,又每次亲讲《小学》,任事勤奋,实属可嘉。至于该县办理此事,殊无头绪,督讲之人虽多,而实心举行者究少。嗣后惟专责该县学教谕、训导二人,督率讲生下乡宣讲,以免互相推诿,是为至要,切切。此缴。

卷六三·抚吴公牒二十八

铜山县记过行司注册由

为札飭事。照得未定罪名人犯在监、在押病故，监犯应将管狱、有狱各官记过一次，押犯应将该州县记大过一次，前经批司通飭遵照在案。兹据萧县详委铜山监犯柳汶昭病故一案，查柳汶昭系前经批府亲提、尚未成招定罪之犯，在监病故，案由外结，应照章将署铜山县知县、铜山县典史各记过一次，以示惩儆。除咨爵阁督部堂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注册飭遵，毋违。

札江藩司

批桃源县禀嗣后接奉宪文遵照归入奉文之月造报 并整顿盐狱书差情形由

据禀已悉。所称在押人证可释者，讯明省释，究竟已释何人？共有若干名？应即查明禀报。至该县书差，最为玩法，该署令务当大加整顿，兴利剔弊，以挽颓风，幸勿始勤终怠为要。此缴。

加标

该令向能耐苦，操守亦可。桃源承历任委靡之后，纪纲荡然，该令必先约束门丁，整顿书差，使能守法奉公，然后教化可由近及远。果能痛洗官场积习，未有感而不应之理，况斯民饥渴之余，尤易为饮食乎！自该令到任之后，本部院无日不引领北望，冀桃民之出水火而登衽席。该令若能以地保自待，不以官府自待，则上下相亲，桃之民其有豸乎？仍录报该道府及徐海高道查照。缴。

批沭阳县禀到任后正值勘办秋灾并逐渐整顿词讼由

据禀已悉。至未结词讼案件，如有事属细微及逾两月之期者，自应照例注销，何必一律转票，徒滋扰累？所拟飭提各案，分别道路远近，勒定期限，设簿登记，逾限即提原差严比一

节,所见甚是。沭阳地方极苦,民情又刁,该令当先以勤俭为本。高道认真振作,该令于疑难之事,即随时就近禀商高道可也。仰即遵照。缴。

加标

杨令亦甚振作,可惜为时不久,使沭民不得久蒙其福,是吾之憾也。该县有监生周绍虞、生员王汝栋,向来惯为讼棍,与县役通同一气,该令密加访察,如果仍蹈前辙,即从严拿办。又有头役蒋容、沈淇,向来勾通土匪,无恶不作,该令再加详察,如罪无可贷,亦即尽法惩处,以儆其余。沭阳积疲之后,须威以济恩,如子产之治郑、孔明之治蜀,乃能有济,若一味宽柔,恐囿于书差之术中,日积月累,便不能自图振拔矣。县令下车,如客商新开设店,货物新鲜,价钱便宜,则贸易者必多;若货低价昂,则市人望而却退,岂能期生意兴旺哉?总之,该令须振起精神,呵出来干,古今循吏皆是我辈穷措大做成,岂天生一种两口三目人来做循吏哉?勉之勉之,勿负吾之厚望。一月后仍录报李藩司、高道查照。缴。

批吴江县禀清厘词讼杜弊安良由

据禀及另单均悉。该署令于词讼一层,办理甚妥,殊为可嘉。近来江震抢案甚多,现值冬令,尤虑宵小窃发,必应认真缉捕。至江震书差勒索墟甲,其弊甚深,苏子瞻所谓“欠户者乃吏胥之食邑户”,可谓痛心。该令若能于词讼、缉捕、催科三者实心整顿,则牧令之道得矣。该前县办事亦有条理,其弊中在“伪”字,该令能学其勤而去其伪乎?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加标

该令才足任事,但恐无一腔真切爱民之意耳。阅该令办理词讼章程,知能正本清源,使官民毫不隔膜,下车之始即能提纲挈领,为之喜而不寐。凡牧令之于百姓,犹父母之于子弟,子弟之贤者固当护惜,其不肖者亦当训迪,牧令教养之职既尽,而谓百姓不爱戴之如父母者,无是理也。初视事宜先除盗贼、清词讼,不宜先追钱粮,所谓信而后劳其民也。官声既好,民信既孚,使抚字与催科相为表里,自然令如流水。该令如若言行无间,初终一辙,将来名在《循吏传》中,何等荣宠!若内外不符,贻本部院暨藩司以不知人之诮,则该令上负神明,下负知己,白简之登且不必论,清夜问心安乎否乎?仍录报藩、臬二司暨首府知照。缴。

批苏藩司详余维士等上控史懿初等 藉捐索费续饬查复请示由

此项歉田,该二县前令既经详复万难收捐,迨后并不详禀请示,率行倡议私收,诚如来详,实系希图入己。其拨归地方善后公用,自因奉访,及余维士上控,始行先侵后吐。该二令业经奏参,奉旨革职,应毋庸议。至史懿初等原供每亩收钱二文,如果事出因公,其初何必狡赖,情殊可恶,应将史懿初等四名,照律杖八十,各加枷号两个月,游街示众,满日折责发落,余大来一并革役,以昭炯戒。其余原告余维士及绅董潘承基等,姑照所拟,均毋庸议,无干即

行省释，未到人证，概免传质，以省拖累。仰即转饬遵照，并饬该前革令将宜兴县存钱六百二十七千零，勒限一个月按数呈缴，归款具报。其荆溪县存钱三百余千，饬县迅即解司，毋任侵亏，切切。仍将讯结缘由，录批报明爵阁督部堂查考。缴。

札饬砀山县积案究有若干起开折送查由

为专札严催事。照得同治三年以前未结积案，前经饬令迅速复讯，解由该管府州审明，详司核办，人犯免其解省；其四年以后未结各案，亦即陆续审拟解勘，并分别查明件数若干，开折申复。嗣据该县申报饬承查明开折另呈等情，复于八月二十二日专札通饬将同治三年以前未详、未解各积案，自九月起勒限三个月内一律扫数办竣，倘再逾限不清，立即指名奏参各在案。惟该县同治三年前未详、未结积案，迄今未据开呈，合行专札严催。札到该县立即遵照，将同治三年以前及四年以后未结各案，并将未详案件究有若干，限于九月十五日以前一并分别开折呈送，立等汇核，毋再刻延，切速切速。

札砀山县

加标

该令办事向来认真，为本部院所深知。清理词讼为地方官入手第一要义，望即认真研究，俾狱无冤滞，该令之心安，即本部院之心亦安矣。

批扬州府详奉行设立养济院举行各善举将重宁慧因寺田拨作经费一案遵办情形由

据详已悉。至重宁、慧因两寺田亩，据称传询该寺僧人，究问共有若干云云。分僧田为义学经费，而与僧人谋之，何异与狐谋皮乎？此事必应派妥实绅董密查，方能得其底里。仰即遵照，迅即选派绅董，密速确切查明，由府妥议章程，详复察夺，毋得含混了事，切切。缴。

批沙洲总局详讯明童恩霆等稟控王德怀等一案大概情形现在解赴臬司衙门审办由

据详已悉。王德怀等藉办沙洲升课事宜，私自敛费，既经讯明按亩苛派，尚复坚称并未经收，殊属恃符逞刁。李贤才供认经收费钱数百千文，为料理各衙门费用，究竟解归何衙门收受？亦应彻究明确。至原告童恩霆等，受经书、董事科敛，理应控告，事隔数年，府县并不为之申理，岂能责以越诉之咎？仰按察司速即遵照，俟王德怀等解到，由司委员秉公研讯明确，议拟详夺。并饬将已解各衙门费用一节，一并查开细数，据实复请核夺，毋任违延。并移该总局知照。缴。

加函

比来百姓或京控、或上控，无论有理无理，发审委员即拟加越诉之罪，鄙意深不谓然。府县不能为百姓伸枉屈，而后始控院司，或至京控。且百姓赴上司控告，代书有费，门号有费，把衙有费，递状之后候批无期，候审尤无期，伏颐沉沉，如控之于天，如控之于鬼神，含冤负屈之民安得不为京控之计哉？欧阳文忠称，谷城令狄栗尝为部民所诉被劾，既而部民隐丁规避，旁人谓可藉此报复，狄栗笑曰：是尝诉我者，彼冤民能自伸，令之所欲也，吾岂挟此而报以罪耶？然则我辈必办百姓越诉，是固狄栗之所窃笑者矣。塞口止啼，殊非清讼长策，祈为切囑发审委员，此后只论有理与无理，不论越控不越控，我公以为何如？

批崇明县详江宁善后捐款现在 尾欠应否一律免追请示由

该县劝捐未缴江宁善后捐款，与已准免缴之扬、通等属尾欠捐项情事相同，自应一律免于再缴，以示体恤。至详叙前令任内收存未解钱三千千有零之多，当时既已集成巨数，何以延未批解？又历任收存未解钱一百八十余千，究系何人经收？均未声叙明晰，显系亏挪，应立即查明追缴，按数解清，未便含混悬宕。仰苏藩司即行转饬，将既缴之款即日照数清出批解，未缴之款一律准其豁免，即将前发告示，遍贴晓谕，以期实惠及民。倘书差、劣董稍有需索，即惟该令是问。仍将贴示日期、处所报查，并令录批补详爵阁督部堂，并候批示。缴。

批苏藩司详复奉贤不在丁田另征杂办渔课一案由

如详办理。仰即转饬遵照，将由县暂行捐办缘由出示晓谕，庶几穷黎得沾实惠，不致渔总、差保朦混私收。一俟纂订《全书》，即归入荒缺项下，汇请豁免，以期永免科敛。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批吴县稟各图地保谕饬十甲里耆举充 毋庸再由佐杂衙门投充由

据请将各图地保谕饬十甲里耆举保，由县验充，毋庸再由佐杂衙门投充，以归简易而专责成，所见甚是。且一切公事多经一道衙门，即多一层转折，更多一番需索，自应如稟立案。仰苏藩司转饬遵照，并行各属一体照办。此缴。稟抄发。

加函

立地保以约束游民，又设佐杂以约束地保，层层箝制，初意未尝不善，近则层层剥削，无非百姓受累，所谓厩长立而马益羸也。此后地保改由州县验充，自是正办，然门閹、书差亦可勒索地保。务祈通饬所属，必须官与百姓时常见面，时常询问疾苦，则上下之气通，门閹、书

差自不能从中作梗矣。苏属害民之弊，尤在漕总能将此弊拔去根株，胜于去百姓附骨疽也。此事非下辣手不可，幸共图之。

批武进县禀会获事主费伯雄家 劫案首伙各犯讯供请示由

此案失事已久，亟应赃贼并获，尽法惩办。惟既称密订靖江县会往起赃，访查逸犯，何以又将日期预行宣露？该令如此疏漏，岂能望拿获真赃正盗哉？据禀将现犯解省，仰按察司速即核明，分饬遵照，妥速办理，通报查考，毋稍疏误。至现犯巢玉林等于何时获案？未据声明。其杨玉成一犯，查核该县月报，尚系五年十一月缉获，声叙讯认伙同龙老小等行窃二次，并未认劫此案，前据府禀，批饬提讯，亦无申复，果系此案正犯，何不早为讯究详报？直待本部院批檄频催之后，始将其插入。所讯犯供，亦觉浮泛不实，又无赃证，究难凭讯，有无差役串捏借盗销案情弊？一俟解犯到省，由司委员提集各犯，隔别研讯，务得实在确情，录供通详，一面按拟招解，切勿稍任枉纵。仍饬补禀爵阁督部堂批示。缴。供折存。

批苏藩司附详震泽劝办义仓积谷应饬另行详办由

被兵之后，富户殷商均已消乏，若劝令量捐积谷，难望踊跃乐输，徒有劝捐之名，而无集事之期，惟业田之家，连年有收，尚堪自给，今筹备义仓积谷之法，除按亩派捐之外，亦别无他术。其应如何秉公从轻捐收，俾免偏苛之弊，仰即另议妥洽办法，详复饬遵毋迟。缴。

加函

鄙意积谷于城，不如分积于乡，何则？凶岁在城赈济，不过恩及游惰，而穷乡僻壤之真正农民，不能分及杯勺，且出谷则按田抽派，分赈则计口授食，专及于城，此乡民之所以情有未洽也。此后拟城内并附郭殷户所捐之谷，全储于城，各乡所捐之谷，全储于乡，而于适中都图置仓存积，择公正绅士分年管理，官吏只能稽核不能动用，庶几可免中饱。朱子社仓法，每石收息二斗，取息过重，似近青苗，又恐穷民领米难以一一清还，不能不烦官司催取，转致骚扰。若如陶文毅丰备仓之法，全不取息，又恐日久耗蚀，终归乌有。鄙意每年遇青黄不接时，谷价必昂，则出谷平糶，略取一分之息以为盈余，俟秋收谷贱时，再行买补归仓，如此办理，则继长增高，年年必有裨益，凶岁便可无虞，但非得人经理，则流弊亦大。总之，天下无无弊之事。朱子在崇安，非得刘如愚、刘得舆诸君相助为理，则亦未必有成效可睹也。祈与各属商之，务以必行为要。

吴县申送七年十一月十二月份宣讲清折由

清折阅悉。监生金兰、汪正，布衣沉渊，孝义可风，吴女贞烈不屈，李氏、周氏守节有年，

均宜表彰,以维风化。仰由该县复查,应给匾者给匾奖励,应请旌者详请汇题。至年高男妇,除沈蔡氏已具题请旌,并行司量给钱米外,其二品封员郑锦宗等,应给匾赏恤之处,均由该县分别办理具报可也,切切。此批。

三首县会稟请委员备办丁祭祭品由

仰苏藩司照给,并派委委员会同府县及教官、绅董认真办理。事关大典,不得潦草塞责。此次具稟,为时已迟,嗣后执事人等应于前一月演习礼仪,方免敷衍了事。至宾兴本款,本已不敷,能否另筹一有着之款,庶能永远奉行,并由该司酌议章程具复。缴。

饬议弁勇请假章程

为札饬事。正月二十二日据中营徐令声称,据右哨哨长张宝泰稟,亲老在籍无人侍奉,请另派员接办,除札委蓝翎千总什长胡天喜、原名祥麟调升哨长外,申报到院。据此,查哨官、哨长、什长、勇丁因事请假,必须核无规避情事,方准销差,否则营官勤苦教练,弁勇等一经习熟技艺即告假他去,岂不白费本部院及将领一番苦心?合行札饬。札到,该总营务处立即邀同中军、城守面商,应如何不令该弁勇任意去留之处,议一妥当章程,稟复察夺,切切。特札。

札总营务处

加标

哨弁练习洋枪洋炮,操法甫经纯熟即行告假,安知非他处诱以重利,延往教习?此端一开,所有熟手皆为他人所用,营中所存皆系生手,我辈终日为人作嫁,究竟有何裨益?且万一奸民谋为不轨,邀集此等技艺纯熟之人,为之羽翼,岂不酿成大患?前定入营十年然后准假者,亦系虑及此事。即希拟一妥章,立刻稟复,以凭酌采为要。

饬查兴化门丁张姓

为札饬事。据访查委员稟称,该县差务门丁张姓,藉差诛求,即就船埠而论,每年索费亦颇不少;又差役如吕淦、郑芳,亦属著名婪索等情,合行札饬。札到该县即便认真查办,据实稟复,毋以赤子为可欺、爪牙为可惜也,切切。

淮安府请借款挑河咨商督院

为咨商事。据淮安府章守稟请清、安二县开挑包家、民便等河,请奏借库款兴挑,共银

二万七千七百五十四两零，分作十年摊征还款，并应需员董薪水等项经费，及将来续挑安邑张家河，请以此次申出方价抵用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所请兴修水利，有关民瘼，事属可行，现拟会奏明于藩、运二库借款挑办，俾得如期集事。但未谕各库有无存款可借？如何分派借给？至摊征期至十年，亦恐为时太久，日久弊生。除行江藩、淮运二司查明详复核办外，相应咨商。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希即察酌定夺示复，以便会奏施行。

咨督院
札江藩司、淮运司

仪征差役索扰饬禁

为札饬事。照得本部院委员于去年十月初九日，在该县柯姓差寓查有萧堃一名，询于九月二十一日交差看管，现已讯结释归，牌上已无其名，不知该差为何仍留萧堃在寓，恐有勒索。又，是日有乡民赵姓等三人，与书差讲费，据云欠租追缴，事已讯结，差费及房饭共花去钱八九千文，堂费则先索三千文，因该民实在无钱，被站堂差役人等撵打一顿。小民欠租致讼，已属可悯，何该书差等反敢诈赃至八九千文之多？亟应查明惩治。又闻该县传呈费一千余文，堂讯索费少则一二千，多者无一定，又相验费亦无定，带讯者均派费，又串票钱每张二十余文至四五十文不等，均应严行查禁。又访查外监对面女管监处，有木栅无地板，不甚干洁，亦应即行整理，合行札饬。札到该县即遵照办理，并查明各节，据实禀复，有则改之，毋得饰混干咎，切切。此札。

饬查通州滋事之人并禁堂费停棺等由

为札饬事。照得本部院访闻该处有不安本分之人，与营兵、武生勾结成群，专在赌场、妓馆中生事，有上二十八宿、中二十八宿、小二十八宿名目，只露别号，不露本名，土人恐撻其锋，敢怒而不敢言。此等棍徒，诚恐恶迹不少，亟应确查，分别惩办。又，该州堂费，上堂须取钱十挂、十余挂不等，亦应严行查禁。又，该州有停棺不葬风俗，并应查照屡次通饬，设法瘞埋禁止，合行札饬。札到该州即便密查办理禀复，切切。此札。

札通州

饬查娄县三里桥等处分卡弊竇

为札饬事。照得本部院访闻娄县西门外三里桥地方，有五库分卡，司事方姓一人，并炮船一只，所有厘捐，每日私收一二千及三四千不等。七年九月初二日，有草柴船过卡，炮船勇丁拦阻，强买五十捆，每捆给钱三文，查柴价每捆本七八文，柴主不肯，即行殴打，该处乡民甚

受其累。又，奉贤县之闵行分卡，司事石姓，此人向在军营，亦有炮船一只，每至深夜，带炮船勇丁乘坐杉板船，赴南桥镇骚扰客船，时常生事。如果属实，亟应将炮船滋事人等严行惩治，合行札饬。札到该局即便密查禀复，以凭核办，切切。此札。

札松沪捐厘总局

札查厘卡沈委员苛求罚款等事

为札饬事。照得本部院访闻徐州粮台管下厘卡委员，苛求罚款甚重，民间啧有烦言。又宿邑地方有讼棍赵玉成，住居北乡郑宿交界之间，平日包揽词讼。又邳州新城设有东徐书院，旧城设有峰阳书院，近因原拨骆马湖滩地争讼未休，及董事经理不善，以致经费无出，停课多时。均应密行查复，合行札饬。札到该道即便遵照，分别妥为办理，仍即据实禀复，切切。此札。

札徐海道

海州书差索费饬查

为札饬事。据访查委员禀称，海州传呈虽已禁绝，而验伤及紧要事件，每张呈词须费钱二千四百文；内监、外监均有地板，尚属干洁，惟女监、壮班、捕班、盐班四处均泥地，不甚干洁。又州境东南栗子口，一名乔河口，与安东交界地方，查有盗船八只拦路，货船不敢出入。板浦州同逢姓，官声平常，汛官如西乡之石榴树、大埠、阿湖三弁，素不安分，间有勾连墟董欺压平民者，不但寻常擅受及收受陋规而已。又西乡积年窝匪，专以抢劫为惯技，近来浇风恶党仍未尽除，如房山之尹晋权、平陵之唐四瞎子一流，皆有藏奸行劫之事。又各镇集多开场聚赌，抽头者皆属无赖之徒，尤以西乡为最甚等语，合行札饬。札到该州即便确查，分别严办，切勿任其自然，星星之火亦可燎原，蚁穴溃堤端不在大。该牧接札后，若腹诽本部院好管闲事，将各件存而不论，则本部院当自悔失言也。此札。

札海州

饬查泰州船差需索

为札饬事。据访查委员禀称，去年十二月二十九傍晚抵泰州北门外，即有船差吴良仪上船需索，询问其同伙八人，每遇船只到岸，大船需钱五六百文，极小之船亦需钱七八十文，当给钱二百文等情。查该州僻处东隅，并非冲途，乃该船差吴良仪胆敢肆行讹索，实属愍不畏法，合行札饬。札到该州即便确查严办禀复。我辈之小事，即百姓之大事，勿谓讹钱事不紧要，遂以此札发房为了事也，切切。

藩臬司详拟清理交代章程请示由

所议章程甚是,应准照办。至第二条内,已经交卸之员,逾限三月延不结报清楚停委一年一层,应改为永不准其委署,以杜倭延。仰即通飭各府州属,一体遵照办理毋迟。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卷六四 抚吴公牍二十九

批碭山县详铺厘停止并将所雇之勇裁撤由

该县勇丁既已裁撤，所收店铺厘捐，不论数之多寡，应即一概免缴，以苏民困，仰江藩司即飭遵照，仍严查差保人等，不准朦混私收。仍通飭各属，有无由地方官抽厘养勇之事，亦即一并飭令裁撤停止，倘敢阳奉阴违，即由司详参严办。并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加函

地方官藉养勇为名，私自抽收厘捐，最为弊政。盖公捐则某货应抽若干，尚有一定章程，不敢高下其手，私捐则由门閹、书差、劣董经手，肆意讹索，以得贿之厚薄定捐数之多寡，中饱之中又有中饱，本官之欲壑未盈，而百姓仅存皮骨矣。而且所养勇丁，无所游惰流氓，以之御侮则不足，以之扰民则有余，断无实济。现在苏沪铺捐业既全裁，崇明、如皋、江、甘等处，藉善后局为名，仍行私抽，亦复分别裁撤严办，惟徐、海等处为耳目所不及，倘公有委员赴徐、海时，祈嘱其便中密查，弟亦淳恳云圃就近确访。三吴遭乱之后，犹如人经大病，元气已伤，非用参苓桂附缓缓调补，难期肌体充实，若仍用大黄、芒硝攻下之药，断无起色，江北州县私捐尤甚于大黄、芒硝，总当裁撤净尽，庶可为横目稍留一线生机耳。

蕩然仁者之言。

淮扬筑堤一事行道府察酌拟办

为札飭事。据^{该府}淮安府章守稟：淮扬各州县田地，滨临湖河，地势卑洼，全赖堤墟巩固，以资捍御，设或平时防范稍疏，堤墟残缺不修，一经湖运水涨，即成泽国。即如同治五年，清水潭漫溢，山盐阜各乡堤墟陆续溃决，独盐城之冈沟、千秋、青龙三墟，修筑坚固，尚未全溃，得以微获秋收，此其明效。当此荣泽漫口尚未堵合，水注洪湖，高宝运堤吃重，势必启坝宣泄，下河水患奚堪设想？亟应乘此荣水未至，预为防范，将各乡堤墟，民捐民办，一律加修坚固。稟请通飭淮扬各州县，认真劝修民墟，以保田畴等情，到本部院。据此，当查本年荣工漫口，散流由东南而下，来势尚觉迟缓，现在水势若何，即经札飭^{淮扬}该道派员查探，兹据稟称漫水从淮河徐徐流入洪泽湖，近日水势并未见涨等情，刻下已交霜清，安澜之候，源枯水弱，本年谅不

至变幻受淹。昨准东河督院苏咨会抄奏，内称茌工漫口，抢厢两坝里头，现俱一律完工，整齐稳固，坝基亦在分别坚筑，拟俟长水再落数尺，即于外口估筑拦沟大坝，以闭其气，一面赶紧集料，俟坝基增培完竣，即于两坝先行进占，已请拨部库银四十万两、外省银五十万两，即筹兴堵等因。是茌泽漫口，未致全行夺溜，堵闭尚易措手，明岁淮扬一带似可无意外之虞，若遽令民捐民办，修培堤墟，办理稍不得法，恐百姓未受黄水之害，先受董事之害矣。惟现在水势究竟若何，未便遥为悬揣，漕河部堂念切民依，新督院计此时可行抵清江，两帅熟商，必有未雨绸缪之术，合行札饬。札到该_{道府}即便遵照，^{督同淮扬二府}斟酌情形，察核究竟应否举办，俾有实济而免扰累，刻日通禀请示察夺，毋违。

札准扬道、淮安府、扬州府

批睢宁县申历年未详盗案开折申送由

查核拆开各案，虽无同治三年以前积案，而自五年起至本年止，未详案件共十三起之多，应作速分案通详。至事主张贵等报被抢一案，前据宿迁县禀获犯马明先、范景贤，解归该县审办，即经批司转饬研讯确供，同勘验缘由通详究办在案，迄今月余，仍未据讯详，实属玩延！仰徐海道即饬遵照，迅将获犯各案赶紧复讯明确，同勘验缘由分案通详。其未获犯各案，亦即陆续详报，均毋再延，致干参处，切切。此批。折存。

加函

该令有守有为，志趣向上，睢宁虽是小邑，而经各前任疲玩之余，纲纪荡然，书差尤为骫法，务望该令振刷精神，极力整顿。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较之他邑，尤易见功效也。昔于清端令罗城时，其光景风俗尤不如睢宁，清端百折不回，尽心教养，卒之顽民感格，剡牍屡登，不数年间致位通显。该令目下境遇虽困，而志气切不可馁，总宜将官场习气扫除净尽，一意以爱民为主，久之必有效验。本部院所期于该令者，至远且大，幸勿作自了汉也。仰徐海道转饬遵照。缴。

札饬查议海门厅征收地漕银数由

为札饬事。照得海门厅职员徐少卿，即大鑫，京控徐禹亭等霸占滩地，贿承朦详，书差徇庇搁案等情一案，据署臬司审拟解候勘咨前来，经本部院亲提审讯，据原被人等供称，海门厅征收地漕，每银一两收钱二千六百文，此外又有粮差串票，每张三十文，该粮差之任意需索，亦可概见，必应革除积弊，以苏民困，合亟札饬。札到该_{司道}立即遵照，会同_{粮道}^{藩司}，体察情形，详加核议章程，并严禁浮收串票钱文，一并详复察办，毋稍徇延，切速切速。特札。

札江藩司、江粮道

加函

昨据徐少卿供称，海门地丁每两官收钱二千六百文，串票钱三十文，此系彰明显著者，此

外尚有浮费钱二三百文不等，总视其人之强弱以为去取。良懦之脂膏有限，奚堪若辈予取予求？敝处昨拟明定江北丁漕章程，侯相回信似尚谓然，但未谕谷帅以为何如。倘商榷已定，务望迅发简明告示，必使愚夫愚妇人人共见共闻，方免书差暗中需索。总之，宁可使百姓吃明亏，不可使百姓吃暗亏，盖明亏尚有定额，暗亏则无可稽核也。转瞬间即要开漕，我辈早一日定章程，百姓即早一日出水火也。

批苏司详各属造送闰四五六三个月词讼清册核明 结案较多各县请记功一案由

各属造送月报，开除讼案有讯结、息销、注销之分，先须核明该牧令讯结者几成，息销者几成，注销者几成，然后酌予赏罚。凡一州一县词讼多者，方能以成数计，若一县仅有词讼十数起，即全数结清，亦未便记功。各州县果能将词讼月清、月减，开除日多，实在日少，由听讼驯至于无讼者，方不愧为循良。若此月清结而下月仍旧兴讼，则服其口并未服其心，绝其流仍未清其源，虽有结案之名仍未有结案之实，似又未可专视其多寡为优劣也。据详前署吴县等各予记功之处，仰即查照批示，另行详审，酌议考核章程，一并详复察夺。仍报明爵阁督部堂查考，并候批示。缴。

加函

自词讼月报之令行，州县每多作伪，捏造口角斗殴之案，作为讯结，其实皆系子虚乌有。试观州县所结者，皆系每月新收小案，以前存下疑难旧案并无一结，便可知其作伪矣。若仅从成数核算，仍是有名无实。鄙意以为州县讼案能按月递减者，便是实心任事。务望此后将各属月报亲自核阅，不假幕友、书吏之手，庶能窥其底里。幸无谓刻核太过，遂有不肖之心应之也。

批准安府详清河士民呈请拨除金吴二乡代摊沉粮

通境丈量，只能得其亩分，无从悉其科则。该县金、吴等乡，向科熟、荒、水三则田各若干？据该士民呈称荒、水居多，系属臆度之词。究竟从前摊派湖粮，旧系何则？此时如已无可考证，如丈量之后亦无从查其有无浮粮。事关阖境统丈，工费较巨，弊窦易滋，必应慎始图终，斟酌详尽。仰江藩司访查原委，体察确情，核议详复饬遵。仍候^爵阁督^漕部堂批示。缴。

批徐海道禀砀山县知县虽无别 劣迹诸务废弛请改教职由

据禀该令诸务废弛，难期振作，堪以教职改用。惟定例进士、举人出身之员，到任半年内因才力不及者准改教，已逾半年者原品休致，候补人员已补实缺者照办等语，该令究系何年

任事？仰江藩司查核叙详请奏，并移该道知照，暨报明爵阁督部堂查考。此缴。稟抄发。

批徐海道稟徐属各牧令详报迟延处分宽免由

江北各州县未详、未结各积案，请宽免各牧令迟延处分，前据徐州府具稟，即经批飭该司、道会议详复，将同治三年以前未详、未解各积案，自九月起期限三个月内一律扫数办竣，倘再逾限不清，立即指名奏参。至江北积案，虽续经咨展，本部院仍拟将查办情形附片奏明。该道即转飭所属，赶紧依限办理，以前迟延之处分可无庸顾虑矣。仰徐海道查照转飭，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加函

前接来函，以牧令顾虑处分，是以不敢放手做去，此乃意中事。但牧令等果能从此认真振作，不惟以前无心之处分准其宽免，即以前有心之处分亦当代为设法，祈为切实转告。所有大小处分，敝处当独自任之，与诸公无干，但一切积案务须依限清结，勿再视同陈债，屡约屡延。抚字与催科相为表里，清讼固抚字中一大端，今欲牧令清讼，则多方推诿，若直斥其不能抚字，则又拂然怒，然则地方官仅鸣锣喝道即可谓之抚字耶？弟已因公言而宽牧令处分，公若不因弟言而催牧令清讼，投桃报李之谓何？

酌拟候补府厅州县衙参章程

为谕知事。照得行政首重得人，而考言必兼询事。本部院知识迂疏，见闻浅陋，愿和衷而共济，惟主善以为师。苏省需次人员，为数济济，其中不乏才具出众、深明治理之人，惟仅于每月衙参分班接见，坐谭一二刻，时甚匆匆，进退数十人，言多泛泛，问答均难详尽，彼此徒费周旋，殊非集思广益、相与有成之义。现经本部院酌拟衙参章程七条，开列于左，所期诸君子同寅协恭各抒心得。愿闻已过，相期谔谔之风；数求哲言，勿袭陈陈之语。敢云伯乐相马，良马遂空；或者叶公好龙，真龙可至。幸诸公谅此愚诚，望不吝锡以教诲。除佐贰各职飭由首府招考外，为此牌仰候补府厅州县遵照毋违。

计开

一、自十月初一日起，除现任及有差使委员自为一班外，所有候补人员每期接见一班，每班十位。大约以通省候补计，约须两月方可见完，以后照序循环。有差委出省者，则以新到人员随时补之。其各局所及发审委员，亦将办理情形各开清折，于接见时呈送备核。

一、每人进见时，各呈清折一扣，凡地方利弊、时政得失，及兵刑钱谷、中外交涉各事宜，均就识见所及，开列于内，但有益国计民生，均望直言无隐，其不愿者听。

一、清折内所开或一二条，或三四条，每条但取辞达而止，不在夸多斗靡。接见时本部院再将条陈中意义往复讨论，在问者可以藉窥底蕴，在答者仍可随意引伸。

一、所递三四条之外，如尚有未尽事宜，留俟下届班期续递。

一、所递各条内，倘有关大利大害、事属机密者，本部院即将清折阅后收存，候次日单见

面询，俾免泄漏。

一、所拟条陈，务期各抒己见，如有才识超卓、文理优长者，再行定期面试，即或所论未当，亦不吹求。

一、折末写明官阶、姓名、别号、排行，以免遗忘。

札飭江苏两属呈送月报改申为详

为通飭遵办事。九月十六日据江宁府禀称，嗣后呈送月报可否改申为详，俾便批回，庶昭慎重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各州县呈送词讼监押月报各册，惟山阳一县，新阳、溧阳二县，向系详送，其余各属仅用申文，该府属既已改申为详，自应一体遵办，以归划一，除批准外，合行通飭。札到该某即便遵照办理。仍将奉文遵办缘由报查毋违。此札。

札江、苏两属各府州厅县扣新阳、溧阳、山阳

札司飭属严密查禁差役需索

为札飭事。照得各属征收钱漕，所有一切浮费，均经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内通飭一律禁革在案。兹访闻各图经造散给由单，城户尚属无几，乡户则每亩需钱百余文，少亦数十文，名为“役费”。又县差下乡催缴钱粮，往往任意需索，常有花户所欠无多，而应给之差费反浮于应纳之正供。小民终岁经营，何堪受此剥削，合行札飭严禁。札到该司立即通飭各属，严密确查，如有前项情弊，即将该差从严究办，毋得视为具文，切切。特札。

札苏藩司

加函

严禁差役需索，我辈一言再言，不啻舌敝唇焦，而牧令漠然曾无所动于中，岂蚩蚩者独非彼之赤子乎？百姓称牧令曰“父台”，称我辈曰“公祖”，试问子与父亲乎，抑孙与祖亲乎？譬如子或受人欺凌，父必为之出身，岂待祖命而后痛痒相关乎？该牧令如此存心，殊令人索解不得。征收钱粮，非牧令处处留心，尤易开索诈之风。弟屡次严札劝诫，而不肯遽登白简者，一因诸公得一功名颇不容易，一因后人未必遽胜前人。今若辈看破全是空雷，所以毫不介意。然弟纵不肯以空言劾人，而如纵差需索役费等事，岂非贪劣实迹乎？仍求公再为淳切转致，如复听之藐藐，则图穷而匕首见，亦势之所无可如何者矣。

乡约等事行司飭学按月开报由

为札飭事。照得苏省各府州县，前经本部院酌议章程，通飭所属教职分期周历各乡，督率讲生宣讲《圣谕》、《小学》各书，惟是讲学所以明伦，而观风必由问俗，历观长、元、吴三学，每月折报所讲书目、所至地址以及宣讲诸生姓名，下至田禾丰歉，亦或开呈大概，要皆略而勿

详。本部院以为官师相规，固所以观导愚蒙，亦所以整齐风俗。该教职等既经亲历其地，凡该处地方有无孝友节义？义学、文社、善堂是否俱已兴复？学宫是否俱已竣工？其义学章程是否可垂之永久？棉桑以何者为最宜？未垦以何乡为最多？风俗是否勤俭，抑系奢怠？有无潜心理学、不求闻达、抱负经济、著书立说，或有奇技异能、谙通天文、算学、医理之人？城乡正人君子，有无举行乡约？停棺不葬之风，是否稍为敛戢？以上各条，俱一一据实呈明，以资勘核。至于每期宣讲之处，讲生以何人最为晓畅？听讲者约有若干人？有无领悟之处？每期所到何乡？据实详明，惟不得关涉民间词讼、钱漕，致开干预地方之渐。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通飭各州县及所属教职，自九月起，每届月终，将前项事宜逐一胪开清折二份，送交该县，转报本部院暨该司二处，以归简易。此系为地方风俗民情起见，将来年终汇计之期，本部院即以此事之能否认真，定各教职之黜陟，在事讲生亦即以勤惰分其优绌，慎毋以迂阔而忽之，切切，毋违。此缴。

札苏藩司

舆图局详江北舆图请飭在宁开局办理由

查绘刊江属舆图，前次屡经曾爵阁督部堂与马部堂咨行由苏设局办理，自应即在苏省设局，毋庸再请移设。惟所需经费浩繁，如何筹拨济用，应由司咨商宁藩司筹划定夺。仰即移行遵办可也。此缴。

加函

上年冬候相临行时，函称苏属舆图以勾股按地实测，四至八到一目犁然，为近来舆图之最善者，将来不惟江属舆图当托此间代办，即安徽、江西两省舆图，亦须托此间代办。言甚谆切，鄙人但答应江属归此间设局办理而已。今谷帅又屡屡见托，似难再辞。昨已面嘱李、金二君，令其驰赴江北开办。祈于晤面时再为转催，并代备川资为慰。

飭府按月造送词讼各册

为札飭事。照得各属词讼案件，经本部院于上年通飭遵照，按月分别上控、自理、已结若干、未结若干，详开四柱简明清册，呈送察核在案。惟苏、松、常、镇四府，固不造送。此项月报攸关稽核功过，自应一律造报，以凭查考，除分札飭遵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府立即遵照，迅将词讼各案，自本年五月份起，分别上控、自理，按月查造四柱清册，连同监押人犯各册，一并备文详送，毋稍漏延，切切。

札苏、松、常、镇四府

札催京控各案迅速讯结并取迟延职名

为行催事。案查历准咨送京控七起，前经本部院因未据依限提解审结，节次札催，旋据

前署司将苏州府分别办理情形开折转送到院，又于二月二十一日札司将人证已到者速即讯详，未到者严行催提，一面遵照前札汇案详参。再，查盐城县民杨西元京控一案，于二月三十日据前署司申报飭据查讯供情，甚属细微，应先飭提卷宗解省核明，再行提证讯办等情，又经前护院于三月初十日札催，嗣据前署司以各州县因循不解，以致案延莫结，酌议提解迟延分别记过章程，详请通飭前来，当即批准，复于四月初五及五月十三等日，先后札催。现在仅据该署司将七起内之砀山县监生曹大儒一案拟解，经前护院讯结；续于三月十八日准咨盐城县监生蔡如松等遭抱京控一案，札据前署司行提人卷，由县申报，给文批解投审；又于四月二十二日，准咨砀山县民周祥吉京控；又于五月十六日，准咨宿迁县民赵家祥等京控；又于五月二十三日，准咨崇明县民陈龙生京控。计三案均经札司飭府讯供，行提人卷解省审办各在案，迄今仍未据分别审解详办，合再札催。札到该司立即遵照前次批札，飭将人证已到者速即讯详，未到者严行催提，仍查明迟延各员职名，汇案详办。一面催取杨西元卷宗，解省核明，提证讯办。其余新到各起，亦即飭府讯供，禀司飭提人卷讯办。总之，案关京控，在省拖累者奚止数十人？在家悬望者又奚止数百人？试一设身处地，自觉寝馈难安。该司系实缺人员，呼应较灵，谅该州县及承审人员必不致如前泄沓矣，切切。此札。

札臬司

签驳甘泉胡老疤仔起意纠约欧铁 裤仔等谋杀于谓成身死案由

签按察司知悉：查接管卷内，据该司详甘泉县民胡老疤仔，起意纠约欧铁裤仔、小马等，谋杀于谓成，欧铁裤仔取供后在监病故，核拟请题一案。查此案从犯欧铁裤仔、小马、纵奸本夫吴德周、奸妇吴周氏均已病故，现犯胡老疤仔按律拟斩，徐二、徐缺嘴逢赦援免，案悬年久，该府县本应早为清理，今细核案情，其中尚有疑窦。如所称咸丰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欧铁裤仔令小马约于谓成晚间说话一节，查胡老疤仔因于谓成屡次诈闹，起意将其致死除害，欧铁裤仔亦因与于谓成口角争闹，挟有夙仇，小马如何将于谓成骗至小坟滩携灯照行？于谓成何遽贸贸然来，致被谋害？其可疑者一也；又欧铁裤仔俟于谓成走过，即在背后将其掌跌倒地，顺搭其颈，于谓成声喊，欧铁裤仔又趁势骑压于谓成身上，将其肾囊用力一抓，于谓成即不言语一节，查于谓成年方强壮，欧铁裤仔仅尔背后一掌，何能令其倾跌倒地，其可疑者二也；小坟滩既四无人居，又无树木，于谓成有灯可照，若谓未见欧铁裤仔，试问欧铁裤仔隐身何处？若谓既见欧铁裤仔，则于谓成岂有见仇人而不提防之理？其可疑者三也；欧铁裤仔从背后掌击，则于谓成应该身覆在地，何以欧铁裤仔既骑其身，并搭其颈？又似于谓成在地仰面者，其可疑者四也；欧铁裤仔既搭于谓成之颈矣，何以能回身抓伤其肾囊？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其可疑者五也；欧铁裤仔身上既无凶器，是以一人敌一人，何以于谓成任听骑压、抓搭，并不回手？欧铁裤仔身上亦并无一伤？其可疑者六也。以理推之，小马定必在场帮同揪按，现将小马照从而不加功律拟流，似觉情重法轻。又，欧铁裤仔令小马叫胡老疤仔前往查看，胡老疤仔携刀偕至，因于谓成气尚未绝，虑其醒转，又恐有人认识，将刀砍下于谓成头颅一节，查欧铁裤仔既将于谓成肾囊用力一抓，于谓成即不能言语，令小马向胡老疤仔告知，何以胡老疤

仔仍须带刀前往？且于谓成如果喘息仅存，不难立时使之气绝，所称虑其醒转亦属扭捏，是否刀系欧铁裤仔携带，抑系胡老疤仔本属在场？案关谋命重情，犯供种种支离，设奉部诘，恐费周章，合行签飭。签到该司即便飭府遵照指飭各层，再提现犯胡老疤仔等讯取确供，按拟具详，由司复核另详察办。此签。仍缴。

签臬司

签昆山王刘氏故杀亲夫王振庸身死又汤二等同谋共毆 朱凤翔身死二案审拟签飭研究妥拟解勘

签按察司知悉：查接管卷内，据该司详昆山县民妇王刘氏故杀亲夫王振庸身死一案，又汤二等同谋共毆朱凤翔身死一案，审拟缘由各到院，经前护院提讯，供词均属拉杂，移交本部院核夺等因。查王刘氏原招，该氏与同村金好通奸，已拒绝二十余年，何以金好不先不后，于该氏致毙其夫王振庸之次日适往看视？该氏捏称王振庸发痧身死，金好何以全不查问，即自走回？汤二案内，据原谋金好供称，该犯先与王刘氏奸好，拒绝多年，朱凤翔亦与王刘氏有奸，王刘氏之夫死后，朱凤翔常去奸宿，该犯有时亦到王刘氏家闲走，常被朱凤翔斥骂，心里气忿，起意捉奸殴打等语，是衅起妒奸，已属情见乎词。究竟汤二一案，是否谋毆，抑系谋杀？应再确讯。至王刘氏将本夫王振庸勒毙，据供被王振庸常说不端打骂，想是有所风闻，后因牛未牵进被骂，该氏一时起意，独自揪住绕项发辫拉勒致毙，若无在场帮同之人，该氏纵有此毒心，无此辣手。且王振庸既非醉后，不虑力之不敌乎？供情亦属扭捏。似此情重命案，若不彻究明确，按律拟办，何以伸国法而惩淫慝？合行签飭。签到该司即飭苏州府遵照，提集王刘氏、汤二两案犯证，悉心研究，务得各确情，分别妥拟，解候勘办，毋稍枉纵率延，切切。此签。仍缴。

计发两案长详书册小看五件

签臬司

申禁需索串票递呈相验各项杂费由

为通飭事。照得本部院莅苏以来，所有本衙门暨司道衙门陋规，为各州县之累者，均经革除净尽。去年复定地丁钱粮章程，复奏加每两二百文，以资各州县津贴办公之用，其所以委曲体恤者，亦既无微不至。各州县俯仰有余，尤当体本部院之心，以体恤百姓，斯无愧父母斯民之职。乃密查各牧令，求所谓实心实力为百姓兴利除弊者，殊未易见。即如钱粮一项，拒收洋银原按市价长落，不许短作洋价、高抬银价。今访查各属去年征收情形，其拒收与市价并无低昂者不过数处，其余洋价均有短作，自五文、十文以至二三十文不等。其尤短者，则昆山于本洋短至五十文，而新阳乃短至六十文，且昆、新于英洋均短作钱六十文，尤堪诧异。又如串票钱，原定官给五文之外不准丝毫浮取，今访查各属，每票一张，书差有索至数文至十余文，以至数十文不等。且有小民自封投柜，而书差故意刁难勒捐，如昆山、新阳、太仓、宝山

等柜者。更有宝山刘家湾一带书差，于每银一钱收钱二百二十文之外，浮收脚费至一百二十文之多，仍须索取串票钱二十文者。又如词讼一项，前经严禁传呈、坐差、铺堂等费，不准丝毫讹索。今访查各属，惟吴江悬牌审案，每案给书差饭食钱一二千，前嘉定令签差下乡，按日给钱一百四十文，镇洋令按日给钱一百二十文，稍扰累外，其余各属递呈、签差、铺堂，仍不免暗中讹索。甚则如宝山之传呈费，有全号、半号、内千三、外千三各名目。又奉贤县差传唤被告，有花至数十千，其堂费亦自四五千以至八九千不等。更有各县相验费，仍行取给地保，尤为苏属所仅见。总由各州县视百姓之疾苦如秦越人之视肥瘠，故于宦囊则计较锱铢，于书差则任听腹削，殊大负本部院体恤各州县之意，本应择尤记过以示薄惩，惟念各州县平日读书未尝不志在循良，倘再三提撕，或者冀其能由悟而悔，由悔而改。今再与寅僚约，此后征收钱漕，于定章之外如有短作洋价，及任听书差索取串钱，并刁难勒措者，一经访实，即当照例严参。至于词讼，惟代书、戳费量立限制，听取一二百文外，其传呈费即当严密查禁。至签差、铺堂等费，应仿照吴江、镇洋章程，捐廉酌给，庶书差无所藉口，而小民得免扰累。其书差之勤慎办公者，尤应捐廉酌赏，以昭激劝，如有借端需索者，重惩一二以儆其余。总在各州县洁己以清其源，明察以厘其弊，信赏以服其心，必罚以破其黠，斯钱漕、词讼不致为小民身家之累，而教养实政可以次第兼施。愿各怀远大之志，毋但存计较之私，本部院有厚望焉。倘仍不知愧奋，则苏省候补人员项背相望，谅不至无翘然特出之良司牧也。勉之，懍之。札到该司即便通行知照，切切。

札苏藩司

卷六五 抚吴公牒三十

飭令封闭锡金太湖等处尼庵

为札飭事。照得佛门原清净之区，岂可纳污藏垢？女僧以修行为愿，乌容卖俏诲淫？乃访闻锡、金、太湖等处尼庵，有所谓师姑者，妄托香火因缘，居然青楼面目，招引少年子弟尽入迷途，顿教禅院庄严化为秽地。伤败风俗，端人咸切痛心，亵渎神灵，菩萨亦当怒目，甚而酿成命案，尤应严速驱除，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妥派廉洁干员，会同厅县，照后开锡、金有名各庵，并太湖等庵，清查封闭，妥令该尼还俗从良，庶几慧剑一挥，情魔永断，不独众生免沉孽海，即舍利亦放光明。所有屋宇、租石，一概归入义学。如有劣幕、劣衿从中庇阻，并即一体严办。其书差人等，尤不准藉端滋扰，致干严咎。仍飭印委将查办情形随时稟复察夺，切切。此札。

札苏藩司

计开

上映山庵、下映山庵、宝珠庵并在惠泉山，清宁庵、永凝庵、玉泉庵并在城内。以上六庵均在无锡境。

青林庵在城内、青莲庵在北门外亮坝后、圆通庵在里黄泥桥东堍，与和尚庵名圆通者别。以上三庵均在金匱境。

再查洞庭东山尼庵多至二十余处，均与锡、金尼庵情形相同，均应查禁封闭。

咨行飭议印官相验差保需索章程并沛县记过由

为札飭事。案据沛县稟，访闻差保赵振等藉案诈赃，稟明另行详办一案，查此案尚有该处乡民陈占升被派钱九千文，余成贵被派钱五千文，陈田被派钱七千文，其邻右之被派者尚有数十千文，该令并不详悉查明检举，殊属愆愆，姑从宽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除咨督部堂外，至江苏各属印官下乡相验踏勘，地保、差役往往藉端需索，甚至数十里之外尚有被其指派者，应如何明定章程，严行禁革，此弊庶可永远革绝，合行飭议。札到该司即便遵照，会同藩、臬刻日妥议章程，详复察办。一面将该县记大过一次，注册飭遵，毋违。此札。

加函

州县下乡相验,无不取之于民,以致辗转株连,良儒受累。访闻江北有数处州县,凡遇百姓报命到官,他班书差即向值日书差道喜,并送酒席花炮,值日书差俟得利后,即十倍其值以谢之,明目张胆,以人命为利藪,殊堪痛恨。即如沛县此案,经敝处访闻,差保藉地方官下乡相验,索诈钱至百数十千之多,近自数里、远至数十,无不被其扰累,严切札查,该令始自行检举,犹复漏匿不肯尽陈。一县如此,他县可知。我辈与百姓相隔太远,百姓即受些委曲,亦惟有忍气吞声,又何从向我辈呼吁耶?鄙意惟有明定章程,一切尸场使费由官自给,勒石示众,庶几不致累及无辜。附呈尸场使费一单,祈为酌定,如果可行,即当通飭遵照。总之,州县遇此等案件,一在速审,盖酿事之初,讼棍主意未定,尸亲天良未漓,平心静气以求之,易得症结所在;一在速行,即报即验,尸身不致发变,凶器容易勘合,证人均未远离,可免凭虚搜索;一在少提人,尸亲控告多半择肥而噬,除为首一二人外,余皆不必牵连,以免拖累;一在少带人,下乡相验,左右必怂恿以乡民蛮悍宜多带护卫,虎狼之势顷刻生风,随从多则需索亦多,于是民始不堪命;一在忍臭秽,无论尸身如何变坏,必须按照《洗冤录》亲自推求,然后胸中确有把握。地方官倘能如此认真,狱必得情,案必易结,既不致牵累无辜,又不致波及邻右。可否照此通飭之处,即请核夺示知,幸甚。

差保勒派尸场使费,某某出钱几千,某某出钱几百,县令尚且不知,公于千余里外何独知其详晰乃尔?勒少仲方伯曾为余言,禹帅抚吴时,各属州县合眼开眼,总若见一抚台在前。又补帆中丞言,请假旋乡时,曾见一地棍以红粮水碰人倾泼讹索乡愚,旁一老人叹曰:若丁抚台在此,尔何敢如此!即此编观之,盖所以使吏畏民怀者,非偶然也。

批砀山县申两次奉札及到任后拟 将地方公事逐渐整顿清厘由

据申已悉。砀山公事废弛,皆由各前令任听劣幕、蠹书朋比为奸,以致如此。该令心精力果,自揣能于两月内办有端倪,谅非虚语,务期实心实力,逐事整顿清厘,庶地方公事得以渐有起色。至所有积案,务望遵照限期,赶紧办理,以免贻误。刻下降人、散勇纷纷回籍,该地连数省,风俗强悍,并宜加意防范,以消乱萌。虞升卿云:盘根错节,以别利器。本部院当拭目以观新硎之发也,勉之,望之。至该县寨主阉大邦、邵楷等,素好出入衙门,包揽词讼,现在能否稍为敛迹?该令并即确查密复。缴。

通飭各州厅县将严禁自尽命案图赖告示捐廉勒石

为札飭事。照得江苏地方每有自尽图赖之案,江北尤甚,大为民累,业经本部院会同爵阁督部堂颁发告示严禁在案。近月以来,此风稍息,是文告之用,尚可藉以启迪愚顽,保全良善。惟是恶习相沿,已非一日,欲使痛为湔涤,尤应垂示久远,合行札飭。札到该某即将旧发严禁自尽图赖告示捐廉勒石,其现有城隍庙者,立石庙门外,或立石城门外,务使万目共睹,

百年不刊。诸君子现宰官身，具菩提愿，他日去思有碣，遗爱有碑，谅不惜分一勺之廉泉，为地方省无穷之人命也。其示文勒石后，仍即拓送备查。此札。

札江、苏各州厅县

咨行山阳县等分别记功记过

为札飭事。九月二十九日据淮安府详称各县词讼月报核其勤惰，照章分别请记功过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山阳县核计三个月除注销外结案已在六成以上，而且截止七月底止，现存只有四案，应记大功一次。清河县除注销外结案不及二成，阜宁县除注销外结案不及三成，均应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除咨会督部堂查核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遵照，由司分别注册飭遵，毋违。

札江藩司

批崇明县详典商月捐一款可否 援照铺布等捐一律停免由

典商月捐固应停免，该典送县中节寿月费亦应一律停免，庶不偏枯。仰苏藩司核飭该县拟具示式，呈送查核，勿迟。缴。

批苏藩司详属报词讼核计功过一案遵飭酌议请示由

据详已悉。各属词讼，凡三个月内原报二十起以外，虽全数讯结，似可不必记功；四十起以外讯结十成，五十起以外讯结至九成以上，及一百起以外讯结至六成以上，月少一月者，均准予各记大功一次。余如所议办理，仰即遵照。仍报明督部堂，并候批示。缴。

批江阴县详议按田捐办积谷由佃扣留代缴钱文由

该县捐办积谷，所议由保甲按户收缴，及着佃扣留代缴二层，均迹涉繁琐，且易滋弊窦，碍难照行。仰苏藩司刻日查照本部院前定各县旧案，核议简妥章程，详复飭遵，毋迟。缴。

批山阳县详委验清邑监犯葛恒馨病故验讯由

案据清河县验讯通详，当查情节支离，恐有不实不尽，于六月十八日明晰批司飭再研讯

拟解在案，迄今三月有余，未据讯拟详解。兹据详该犯葛恒馨在监病故，该县于本部院批飭研讯要案置若罔闻，必待人犯瘐毙，无可推求，试问是何办法？前据铜山等县会禀，酌拟将管狱官请记功过，业经批司核议，此案有狱、管狱各官应如何分别记过之处，仰按察司一并议复核夺。一面飭速比差，勒拿逸犯夏銮等，务获研究确情，按拟详办，并将葛恒馨病故缘由核入办理，暨行山阳县知照。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签飭盐城周大图船谋害刘文坛等一案审拟由司复审

签按察司知悉：据该署司详盐城县客民周大，先后图船谋害刘文坛等非一家三命一案，审解到院。据此，查该犯周大谋害刘文坛等非一家三命，意在得船卖钱，乃起意将陈小坠子一并致死之时，已预备将船贱价卖给周玉堂塞口，周玉堂船价该犯又迄未讨回，案情已属支离。至周玉堂一犯，据称因见周大等将陈小坠子像要致死，上船跪求，供词扭捏，既已贪利买船，谓无同谋加工，岂能遽信？乃辄将周玉堂递籍取保，于同治五年春殒命，并无身死月日，该县又未将掩埋处所勘明，亦属罅漏。至刘文坛、陈小坠子，先后被撩入河，一系捆手，一系缚脚，夏志祥被该犯用烟土和在茶内灌下，毒发推落塘河，似均断无生理，但刘文坛等落河之时，究未气绝身死，设或其中竟有遇救得生，将来办理不无周折。各尸既无捞验，陈克清又无获案，现犯罪干斩决，案关请旨定夺，似亦不能不略费推求也。此外含糊闪烁之处，指不胜数。本部院综核全案，该犯之凶狠残忍，断难贷其一死，但供情既甚属离奇，引断即恐有迁就，合将原详解批签发。签到该司立即遵照，督同委员再行提犯，虚衷研鞫，务得确情，录取切供。并飭查周玉堂身死日月，勘明埋尸处所，暨查核该前县详送勘图，由司妥叙详解，以凭提勘。

计发详册解批五件

签臬司

批沭阳县禀风俗民情及到任后一切整顿缘由

据禀均悉。该县清理词讼，两月内讯结及息销者百余起，尚属勤奋。监生周绍虞、头役蒋容既经先后分别访办斥革，生员黄汝栋、头役沈淇近虽稍知敛迹，仍应随时留心稽察，勿稍疏纵，如查有劣迹，即行严办。来禀所称临民以宽，驭书役以严，已得从政之纲领。昔人谓：衙门外宽一分，百姓受一分之福；衙门内严一分，百姓受十分之福。真属要言不烦。至严办盗贼，固不待言。讼棍刀笔生涯，变乱黑白，其居心较盗贼为尤险，其流毒亦较盗贼为倍酷，若容此等莠民，听其在境内蠹食百姓，又安用地方官为耶？赏原差一节甚善，驭差役必先重赏，而后加以重刑，赏当其功，罚当其罪，心既贴服，自不致激成他变。教养非真循吏不办，先养后教，即养即教，该县其勉图之。一邑中有可矜式者，奖一劝百，转移最速。蚕桑有宜有不宜，纺织似到处可行，女红能勤，亦足佐生计而免冻馁。因利而利，则令如流水，视乎良有司之心力所到，不必尽有成法也，依仿不善，适为厉阶，仰即知照。仍将办理各情形随时缕禀

察核。缴。

饬禁上海船埠名目

为饬查事。照得上海船埠，积弊已甚，行旅商民，同深愤恨，现经革除之后，访闻该处有一等埠役船夫，串同把持，高抬船价，每遇官场唤雇，特肆刁难，以示埠不可革，弊将益甚，希望群言耸听，重复旧规。其实生意场中雇用船只，并不昂贵，旧时埠伙仍复摆设私摊，缮给小票，惟行用扣钱较前略减，此其踪迹之诡，居心之恶，尤可痛恨。本部院为便民起见，岂容此等刁徒肆行把持，合亟札查。札到该道立即督县查明，现在抬价把持是何船户出头？埠役何人暗中主使？密访严拿，尽法惩办。一面将船价等差酌议定章，各种大小船只，皆以船夫之多少，定船值之高下，每夫一名应给价若干，务从平允，不得苛刻，亦不准该船户任意高抬。如果船户与雇客实有不能自相装揽之处，准该地方官察看情形，另招殷实老成之经纪，由县验充，代客承雇，其抽提用钱，每千不得过七十文，明立限制，不准再有船埠名目，亦不准从前埠伙、丁役更名复充，并永禁拿差、贴差名目，以绝弊端。该道务即督县妥议具详，以凭核夺饬遵，切切，毋违。

札苏松太道

札饬裁革清江小车行头名目

为饬禁事。照得清江脚夫小车，向设行头，访闻专以剥削车夫、克扣钱文为事。王营至清江七里，如店家绸缎等货每车四百二十文，别货每车二百四十文，其实归车夫者不过四五十文，余皆归之车行。过客行李，每车亦约扣数十文。试一计算，其利何可胜言！车夫之困苦已甚，若辈之欲壑无穷。究其由来，则以该地方官衙门丁役及佐杂衙门，各有规费、差费，为数甚巨，无不取之车行，以致该行藉词科索，积弊相沿，实堪痛恨！查王营距清江不远，乡民推车络绎，道旁往来商旅不难自行装雇，又非大车远道及水路雇船，须由车行、船埠承揽情形可比，本无庸设立小车专行，徒滋骚扰，合行札饬。札到，该府立即督县，该县即将脚夫小车行头立行裁革，一面出示晓谕，其王营至清江装载货物、行李，听车夫与过往行商自相雇载，务从平允，不准苛刻，如有行伙人等从中阻挠，及丁胥、差役需索规费、差费等项，立即严提究办。自后遇有差使，一并照给车价，不准再有拿差、贴差名目，以绝弊端而示体恤。仍将遵办缘由具复，毋违，切切。特札。

札淮安府、清河县

常昭二县会稟境内得雨过多请开白茆大坝以消积水由

现在苏、常石闸尚未建筑，若将海口大坝启放泄水，不特有误兴建，且恐浑潮内灌，自当

可守则守。仰苏藩司遴委妥员，刻速前往，会同常、昭二县赴乡察看被淹情形，酌量办理，如非万不得已，自毋庸轻易启坝。仍飭将商办缘由驰报察核，毋迟。此缴。

札苏藩司

加函

前日弟亲往查勘时，两岸尚是一片汪洋，然水有去路，疏消尚速，迨至大坝前后，左右已露禾苗，经面嘱该令等可守则守矣。今早虽有阵雨，水涨亦复无几。尊处接文后，望即由内缮写起稿，一面先传委员谕令本日即起程会勘，计委员传到，文件亦必办就，千万不可发房拟稿，缘文件一经发房，便有官气，辗转幕友、门上之手，非二三日不能了此勾当矣。

松沪捐厘总局蒯道稟遵批交卸回籍一切局务就近交 杜道接收由提调稟商办理由

如稟办理。该道公(尔)[而]忘私，离乡多年，此时不能不暂行回籍，一俟葬事料理清楚，望即及早出山，非惟本部院借重长才，即江南北士民亦共望随车甘雨也。缴。

松江府稟刊印卧碑文分给诸生并飭属将 廩贡生监词讼按季造册详送由

该府刊刻卧碑文分颁诸生观习，使之各守本分，并令于书院月课卷尾默写碑文一条，以规其平日曾否省览，洵为整饬士林良法，应即照行。至廩贡生监干预词讼，最为恶习，应即照章飭属将被控、控人及他人词讼作讼者分为三项，按季开册通详存案，并详请学院于岁科考试录遗时，兼查此册以定去取，俾知品学并重，争自检束，以端士习。仰苏藩司移会江藩司，一体通飭遵办，并由司将前刊卧碑文板片发交省城书局，多为刷印，送司通颁各属转给诵读。该府另单所请《圣谕广训》等书，已札飭书局刷印径送矣，并飭知照。仍候^{督部院}批示。缴。抄碑存。

青浦县稟重建陈忠裕公祠堂并请列祀典春秋致祭由

青山不腐，倾怀向日之葵；碧血如新，回溯疾风之草。非独流传竹帛，亦且仪式邦闾。明故兵部侍郎陈忠裕公，二陆才华，三吴坛坫。字题衣带，在圣贤命志之初；身托露车，临沧海横流之地。既耻生为庾信，遂能死从彭咸，赐谥皇朝，宣名史馆，乡大夫没而可祭，微斯人其谁与归。若故考功司夏忠节公父子，抗声白社，接武黄门。愤气虹嘘，高宋之悲歌易水；危涂玉立，南雷之屏命睢阳。卞壶一家，田横二客，誓俱焚于芝蕙，起同敬于梓桑，功在人伦，谊先国故。过夷门之道，尚想衣冠；留伍相之祠，特延俎豆。攸关忠烈，宜播芳风。仰苏藩司检查志乘所书各事实，应否列入春秋祀典，并如何附祀之处，察核例案，妥议详复。缴。

札委徐令炳奎带同眼线驰赴常熟江阴密拿逸盗窝家及 豢盗捕保追起原赃禀解查封窝主房屋听候饬毁由

为札委事。照得弥盗所以安良，而弥盗之方，首须拿办主谋、窝家、豢盗捕保。本部院披阅各属近来报盗被劫之案，层见叠出，而破获者甚属寥寥。即如震泽县徐姓、元和县金姓两案，赃以千计，时及半年，始经各该县并委员获到积盗张二老老、塘里阿方等，严讯究办。惟该盗犯四处劫掠，党伙众多，窝盗之家闻在常熟县境徐市、鹿苑、合兴，江阴县境竹堂等镇，而徐市为逸盗韭菜阿二存顿之区，尤为盗藪。并闻常熟县捕唐忠、韦兆，徐市地保徐和尚，合兴地保聂谨慎等，平日豢盗分肥，临时通风纵逸，若不严拿速获，并究严惩，将何以戢盗风而安良善？除飭元和县将已获各盗犯讯取确供究报外，合亟委飭。札到该员立即束装，带同发交的确眼线二名，驰赴常熟、江阴，会同各该县选派干练丁役，密往各该处，不动声色，踩缉跟拿，务将逸盗窝家及豢盗捕保悉数擒获，追起原赃，禀解究办，窝主房屋一并查封，听候饬毁。如有土匪、地棍庇匪阻挠，亦即知会所在知县、汛官、营弁，添派兵役，随同拿解。该员平日办事勤奋，不辞劳瘁，是以特委捕拿重案，务宜慎速破获，驰报以闻，勿稍泄延，是为至要，切切特札。

札管带亲兵营候补知县徐令

加函

昨日面询眼线徐顺、邱阿七等，据称盗窝虽在常熟、江阴，而犯案则全在浙省嘉、湖二郡，江、震等处亦偶有之，至本县境内不惟无劫案，而且无窃案，所以土人心皆德之，遇官府访缉无不代为隐瞒。各盗以韭菜阿二、朱和尚为声气最通，本事最强，犯案亦最多。欲破此案，必须神速，否则彼必得信先逃等语。其言似无虚饰，经敝处每人各先赏洋银百元，许以破案再加重赏。兹将该眼线二名派亲信戈什送交尊处，另二百元即为足下盘川，以免赴司具领，致多转折。又附致常昭厘局钱太守一信，倘尊处赏号以及捕费、线费万一不敷，即可就近取用外，常熟、昭文、江阴武营各件文函，并祈斟酌投送，诚恐该盗邀同土人临时拒捕，不能不预备不虞也。足下接信后，即由亲兵营挑选精勇数人，即刻起行，不必到敝处禀辞，亦不必到各衙门禀辞，以致走漏风声。眼线祈善待之，敝处觅此数人，甚不容易也。

嘉定县详四月份词讼监押并藩司公文各册由

该县册报，逼醮、藏妻之案颇多，虽案情虚实不同，而风俗之不纯已可概见，应须设法善为劝导，以端风化。至四月份曾否奉到本部院衙门公文，来详未据声明，仰即查明具复。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册存。

金坛县详四月份词讼监押册由

据详已悉。该县讼案不多，自应随到随结，何以二月初间姚开南控唐益贵诱逃一案，两

造均已到案,而被告复又逃避?是否原差张新贿纵,以致各证反受羈延之累?仰该府飭即分别严比勒交,同未结各案一并迅速断结,毋稍拖延。仍飭将办理此案情形先行禀复察夺,并候督部堂批示。缴。册存。

驳金匪张三禾等听从华银观谋毆 致伤华云洲身死案由

签按察司知悉:据前署司详金匱县民张三禾等听从华银观谋毆致伤华云洲身死、移尸不失一案,讯拟缘由,经前护院提犯勘讯,未及具题,移交到本部院。准此,查此案既由前护院亲提勘讯,供与司审尚属相符,自应据供定讞,惟查该犯张三禾,已于同治五年在县供明父张华喜年五十六岁,母张华氏年五十八岁,弟杏春年十七岁,现供父故,母年七十二岁,并没兄弟,是否现在父、弟俱故?何以核计母年不符?显有捏混,应即由司讯明更正,毋庸候秋审时查办。至尸弟华廷桢,据供华银观如何商允张三禾并汪金淮要把哥子毆打出气,又如何遇见张三禾等斥骂揪扭,跌倒扑压,擦伤哥子咽喉身死,都没晓得求究抵等语,是张三禾如何听从华银观将华云洲毆打,及如何下手致伤华云洲身死,尸亲均不知情,尸妻华朱氏等前经屡次来辕控告,现在犯既讯明拟办,查该尸弟华廷桢供词,是否不致事后翻控,亦应讯取切实供结申送,以凭核明具题。倘其中尚有参差,不妨申请更正。合行签飭该司即速遵照,办理具复,濡笔以待,毋稍稽延。此签仍缴。

签臬司

卷六六 抚吴公牍三十一

札飭词讼人证分别取保管押不准与盗贼同押由

为剴切飭行事。照得各州县监押人犯，业经定章通飭，按月造报，其在押犯名开列粉牌，常川悬挂，随时登释在案。兹查各属地方官于现办册报牌示章程，固多实力奉行，然如本部院访闻所及，有将管押人犯交与原差带押，并无一定地方，以致现押之犯与牌开之犯多少不符，无从查考者，有词讼人证与收捕盗贼各犯同押一处，略无分别者，有牌示所开直从四月至今，某日收押，某日开除，历时太久，未曾截清月日，未免一览模糊者，亟应分别定章，以昭详慎。自后各州县词讼案内情节较轻，人证应即酌量取保，不准滥行管押，遇有必须管押之犯，应专设官饭歇两三家，承充发押，不准原差任意带押，并不准官饭歇之外另有押犯处所，庶几便于稽查，可无贿纵私押之弊。倘本有专设押所，不交原差，亦不发外间饭歇，此为慎重公事起见，自可仍旧办理。惟词讼人证，断不准与收捕盗贼同押一房，用示区别。其粉牌登释犯名，每届一旬重加清缮，上旬开释之犯，无庸再列开除项下，俾清眉目。至各属监狱尚多宽洁，而管押处所往往秽浊不堪，其惨苦实倍于监狱，各该地方官更当察看清理，毋滋法外之冤，重贻小民之累，并严查家丁、看役人等，无许陵虐需索。其已经讯释之犯，往往因差役、丁胥欲壑未饱，措留不遣，此中弊窦觉察尤难，应于结案时当堂遣归，仍随时查访，防其措押，不得稍存大意，合行札飭。札到该某即转飭将以上各条逐一遵照办理，仍将核实遵办缘由于半月内专案详复，毋违，切切。特札。

札各道府、江苏各州厅县

飭议钱庄局赌局骗禁绝章程

为札飭议禁以杜奸商而免民害事。照得钱庄一业，所以通有无、济缓急，原市廛所不可少。近来有等奸猾之徒，藉为骗局，或赌赛市价，买空卖空，或引诱存放，串逃串闭，以千万虚无之数立定期，有意使银洋长落，到限即将前买之票过割，从中取长落之利。民间惟利是图，以为无须现银，故敢以千万之数买卖，不知一经长落，所输之利亦复不少，因之有破家者，并有无家可破而自尽者。此与局赌何异？且兵燹之后，多系纠集三四人，凑本数百千或千余串，合开一店，外则装潢体面，内实资本空虚，小民稍积锱铢，贪图利息，纷纷存放，该钱业始

以所存钱洋作为店中资本，迨至存款一多，假称亏本闭歇，勒折归还，并有实在稍为亏本，即将本店银钱运寄一空，闭店潜逃，并无着落，及至控案提追，亦无从饬提。此与局骗相同。若不定章示禁，则商民受累，伊于胡底？查例载京城钱铺，无论新开旧设，均令五家联名互保，报县存案，如有藏匿现银逃闭者，立将铺户拘拿押追，勒限两月开发，逾限不完照诬骗财物律，准窃盗论计赃科罪，所欠银钱先令联保四家代为开发，一面咨追给还，法甚严密。现在苏省既有此风，似可仿照办理。惟应如何联保、互相稽查，使局赌、局骗不致复萌之处，合行札飭。札到该县立即遵照，将前项局赌、局骗之风应如何严行禁绝，不涉差保之手，以杜流弊，克日妥议章程，复候核夺，毋违。特札。

札长洲、元和、吴县

札飭革除镇江府扬州江甘二县清河县船埠

为飭禁事。照得各处码头，设立船埠，本以便商，而其流弊乃卒至于病商。近时访闻各该船埠，扣取用钱漫无限制，甚有至三四成以外者，而又多立名目，如划船、板船、摇船、江船，有一种之船即有一种之埠，每埠伙役各数十人，分踞地段，巡逻婪索，船户恣其鱼肉，雇客听其把持，遇有差事藉差滋扰，拿一船而无船不拿，弊更不可胜言，合行严札飭禁。札到，该府、该县立即督县遵照，将该船埠现扣用钱明立限制，每千不得过七十文；其划船、板船、摇船、江船各种，概行归并一埠；其埠役由县验充，埠伙只准数人，如有多添埠伙，到处索诈以及多扣用钱、不遵限制者，准各船户指名禀究。其各种船价，皆以船夫之多少定雇值之高下，每夫一名给价若干，由县妥议详核飭遵，务从平允，不得苛刻，亦不准各船户任意高抬，遇有来往差使，悉照定价给发，永不准有拿差、贴差名目。该地方官衙门丁役，向时索取船埠规费、差费各款，为数甚巨，应即一并裁革，不准再蹈积习，需索分文，致干查究。仍即将核实办理情形，专案详复，切切，毋违。特札。

札镇江、淮安府、扬州府、江都县、甘泉县、清河县、丹徒县

劝修海属水利札

为飭行事。照得海属地方，积年旱涝，无岁不歉。沭阳地处上游，东省诸山暨骆马湖水来源盛涨，六塘河泄泻不及，沭河去路更微，往往浸灌民田，州境为涉海尾闾，湖河所注，漫溢时虞，惟赣稍高阜，然每遇霖雨亦遭冲淹，统计该属情形，沮洳苦涝，高原又苦旱，究之水灾实更甚于旱灾。查乾隆年间，海州东南乡莞渎等二十四镇，沭阳二十字桥、钱家集、苗家寨等镇，赣榆之南乡等镇，皆经勘议仿江南墟田之法筑堤建墟，现今年久，恐故址已湮，工资浩大，修筑为难。然即不能兴水之利，亦当去水之害，但使水有去路，由内河达之海口处处畅泄，则少一分之水患，即多一分之农利。现如沭境南北两六塘河之中，向有侯家口一河分泄水势，旋以军兴建筑长墟，该口遂至填塞，又如海、赣境内，各处海口支流，以及支河曲港，旧有河形之地，应即由该地方官详加采访，趁此农隙周历察勘，或疏浚故道，或别开沟渠，使水势得以

分杀，而霖潦不至为灾，总期工不甚费，事在可行，俟办有成效，再议仿照墟田徐兴大利。本部院为民生利赖起见，合行札飭。札到，该道立即遵照，^{转飭该州}督同赣、沭二县，一体妥为办理。仍将遵办缘由先行具复，无负本部院谆谆劝办之苦心也，切切。特札。

札徐海道、海州

加函致道

海属地方，广阔几与苏、松、常、镇四府相等，而物产不丰，野多旷土，则以水利不修，膏腴悉成硗确故也。鄙意海属地广人稀，官民俱困，若仅仅稍为疏凿，补苴目前，则旋浚旋淤，终非持久之道。海属农务与盐务相为表里，现在淮北盐务大有起色，筹款亦尚不难，若海属水利不兴，民生日绌，则私煮与私枭势必充斥，盐务亦必暗受其害。现拟函商督院，于北盐筹一巨款，为海属大举开河之计，未知能否如愿？祈尊处上书时，亦望剴切陈明。所虑者无一实心督工之人，执事帮同蔽处清理词讼又不能分身兼顾，筹款难，筹人尤不易，四顾踌躇，不能不怆然三叹也。

海州水利关系大局，葆楨顷拨盐款，大举兴修，亦所以成公志也。

飭查沭阳县差役私押是否相符

为札飭事。照得管押人证，飭县悬挂粉牌，令将管收除在每日明白牌示，原以杜差役私押之弊。今本部院访闻沭阳县差役徐殿家押有二人，一名张季长，一名华久庆，经去人询据张季长称，伊子与屠永辉因卖鱼涉讼，伊子逃走，押伊跟交；华久庆称，因娶再醮妇被控，均系九月二十一日进押。又于胡大家查有徐玉堂一人，询系八月十八日管押。又张龙家查有时文贤、时绍德二人，询系九月十八日管押。以上五人，县牌均无其名。本部院复查该县八九两月押册，亦未开载。惟究因何事私押？收押月日是否与本部院访闻相符？合行札飭确查。札到该道立即派委妥员，确密查明该差等如何私押民人缘由，据实禀候察办，并查所属各州县差役，有无前项玩法情事，一并详复。该道向来视民如子，疾恶如仇，想必能认真确访，不受若辈欺朦也，切切。

札徐海道排钉

加函

押犯悬牌，原所以杜私押之弊。今沭阳一面悬牌，差役一面私押，该令如若不见不闻，何异木偶？如若知而不报，则当此法令森严之际，仍敢存苟且尝试之心，尤堪诧异！务望密派妥人，认真查复，以便分别严惩，以儆其余。该令每次禀牍，辄曰百姓无良，今任听差役私押，试问有司果良否耶？呜乎！去者如此，来者又复尔尔，陈陈相因，吾实末如之何也已。

札飭各属不许点充总书由

为通飭革除事。照得江、苏州县征收钱漕，向有总书一役，各房书吏每于本官到任之时及地漕启征之前，以千数百金为雉媒，钻谋点充，甚或数人凑集成数，大都由办漕门丁代为说

合。在廉洁牧令，未必贪其贿赂，不过受人欺蒙，而不肖之辈，欲图点费以饱私囊，遂不问其办公是否勤慎，身家果否殷实，遽允所请。一经准点，若辈有恃无恐，恣意妄为，或以完捏欠，或以熟作荒，内则交结门丁，朋比为奸，外则勾串粮差，浮收肥己。地保既任其指挥，小民暗受其股削，甚且挟制本官，以致太阿倒持，稍不遂欲，公事每至迟误，为害实非浅鲜。至于包揽代纳，撞骗招摇，犹其事之小焉者也。现在钱漕收数均已明定限制，岂容此等蠹书盘踞衙门，把持公事？合特专札飭遵。札到该某立即通飭所属州县遵照，将现有总书立即革除，嗣后不准再用漕总，亦毋许变易名目仍令暗中把持。倘该州县阳奉阴违，一经察出，立予严参，决不宽贷。该县仍将奉文通飭日期，并飭所属将遵办缘由，专案详复。特札。

札江藩司、苏藩司、十二府州厅

加函

江阴、金匱两处漕总业已严办，而且累及本官，各牧令何必蹈其覆辙，害民适以自害哉？惟各处漕总根深蒂固，非用草薶禽猕之法，不能拔本塞源。祈为大声疾呼，弟必再接再厉也。

苏属漕总为害最烈，经此次草薶禽猕之后，至今犹为敛迹，在公虽稍受怨谤，而百姓已沾泽无穷矣。

淮安府详山盐清安四县本年六七八三个月词讼月报 考核功过详请核示由

据详山阳县姚令六、七、八三个月词讼，结案九成以上，请记功二次；盐、清、安三县均因正值考试之际，未能兼顾审断，结案无多，请免记过等情。查山阳县三个月册造讼案，除注销外，讯息仅止八成以上，安东县结案不及三成，清河、盐城两县不及四成，应将山阳县记功一次，清河县、盐城县、安东县姑念时值考试，事出有因，各予记过一次，以示薄惩。除咨督部堂查照，并行江藩司注册飭遵外，仍即分飭遵照。并候督部堂批示。缴。册存。

飭禁小押并议招商开典

为札飭事。照得本部院访闻扬州府江、甘两属，有等罔利之徒，于各乡镇开设小押，分官私两种：私押以百日为满，每日一分起息，出钱九五串，入钱足底，如押物得钱九百五十文，一月往赎即须一千三百文；官押则各衙门皆有陋规，为费既多，扣利更重。查律载典当财物，每月取息不得过三分，如当钱一千文，每月只准取息钱三十文，违者治罪，功令煌煌，原以通小民缓急之需，而杜重利盘剥之渐。今小押每月取息，较例定直增至十余倍之多，其名为官押者，于衙门多出一分之费，较私押必更增一分之息，罔利病民，莫此为甚！江、甘如此，各属谅亦不免，合亟札飭。札到该司立即转飭各属，查明该管境内如有开设小押，即行出示严禁，概令闭歇。其贖本较充者，或劝令仿照苏、常办法，改设公典，不准再有小押名目，并严禁书差人等藉端需索。仍一面赶招股实妥商，开设典铺，多多益善，俾贫民得通有无，不致受盘剥之累。扬州为南北通衢，尤不能不开设典当，以通缓急，应否由运库借拨本钱，俾成义举之处，

并由该司^{咨商酌夺}办理^{具复}，切切。

札江藩司、苏藩司、淮运司

加函致运司

扬州开设公典，自应妥择殷商，并许于不敷时由运库借给资本，方可成事。盖淮南北数百里无一公典，诚恐此典一开，百姓蜂涌而来，本钱不敷周转故也。苏州公典取息三分，似觉太重，鄙意约在二分左右，既不病民，亦不病商。目前救济穷民，无有急于此者，乞速图之。我辈之口角春风，即百姓之杨枝甘露也。

词讼核记功过饬拟章程

为札饬事。照得本部院设立词讼月报，原以稽核各厅、州、县是否留心民瘼，勤于审理，应按三个月讼案多寡，分别勤惰，核记功过。现在苏属各州县行据藩司参酌旧章，详经本部院核定，凡三个月内原报二十起以外，虽全数讯结，毋庸记功；四十起以外讯结十成，五十起以外讯结九成以上，一百起以外讯结六成以上，民间词讼月少一月者，均予记大功一次；连息销、结案不及三成，无论起数多寡，应记大过一次。倘有上月结案虽多，而下月新收浮于所结之数，讼风仍炽，应仍不准记功。或有因案难速结，漏报掩饰；或并无呈禀案据，捏报案由，率称讯结，希图凑数邀功者，一经查出，或被上控，随时察办。如本系地广讼烦之处，经该牧令等随审随结，案无留牍，由听讼驯至无讼，则是化导有方，民心悦服，应由司专案详请优奖。宁属各州县讼案多寡，与苏属不同，宜如何变通办理，应由各^{该管府州}_{该府州}各就地方情形，参以苏属章程，先行详候核定，嗣后即按三个月汇详一次。其^{通州、海州、海门厅三处，}_{该州自理讼案，}即由该管巡道详办。如此核计功过，庶勤奋者益加勉励，而怠缓者亦咸知警惕矣，合行通饬。札到该某立^饬遵照，各就所属地方情形妥拟章程，详候核饬遵办，毋违。

札淮扬徐海道、江宁常镇道、扬州、徐州府、江宁府、通州、海州

臬司详沐阳贼犯孙老等听从伙窃被迫拒捕并未帮殴 并万二等于取供后在监病故一案核拟由

此案赃钱二百千，该犯等首伙十二人，且带有刀枪，谓非行劫，本难遽信，矧事主邻佑人等被拒受伤，因事主船小倾侧，致吴五、丁三、王大溺毙，案情不为不重。经前漕部堂题参疏防，声明撞门行劫字样，既未便率请更正，若俟奉部行查声复，现在含糊咨达，断非正办。况当时该管官递开职名，前漕部堂何致误叙？部中亦未必能遽允更正。查核原详，现犯孙老系持械入室之犯，现详内未将该犯有无持械之处叙明。当各犯拒捕之时，该犯并不畏惧先逃，乃谓仅止在场，并无帮殴，供情扭捏。本部院详加披阅，此案压阅已十余年，该犯监禁亦已十余年，张大、徐大麻、万二、张三均已监毙，如现犯讯无确供，旁无指证，俟缉获逸犯质明办理，

亦必至监毙而后已,应由司移道,查明此案实在是劫是窃,研究该犯果否并无帮殴,何以并不先行逃避?如果其情尚有可原,本部院断不苛求,倘求其生而不得,则死于法非死于吏,亦不必曲为开脱也。仰即遵照办理具报。缴。

札饬嗣后非关命盗重案即于讯结后次日详复

为札饬事。十一月二十六日据该府声称,长洲县民戴毛山上控陈同昌即金生勒索私押等情,并究出徐德幅顶名代控一案,接奉批示,遵经照拟办理,申复到院。据此,查此案前据委员面禀业已审结,乃候至半月有余,该府始行详到。当此天气严寒,倘候讯人等因饥寒而毙命,问心何以自安?嗣后凡非关命盗重案,即于讯结后次日详复,并于详内声明何日讯结,委员何人,所讯缘由,明晰开载,以凭稽核,合行札饬。札到该府即便遵照办理,毋违。

札苏州府

卷六七 抚吴公牒三十二

通饬刊贴科则告示

为札饬事。照得本部院节经通饬各属，于丁漕开征时，将田地、山荡分别上、中、下科则，注明每亩应完银米数目、银洋合钱若干，逐一条列，刊刻简明告示，遍贴城乡，务使家喻户晓，以杜书差高下朦混之弊，仍将示式呈送察核。兹查各属下忙钱粮启征已久，现在又值收漕之际，所有告示尚未据呈送齐全，即已经呈送之处，仍恐有柜书、差保人等匿示不张、抑勒浮收诸弊，合行札饬。札到该某即便饬转各属一体遵照，将应征本年下忙钱粮同漕米，分别科则，核明应完银米数目及银洋折价若干，明晰刊刷告示，分发城乡，遍贴晓谕，照刷示式同贴过处所开折通送。本部院现在派员分赴各乡，明查暗访，如有一乡一图不贴告示，以及加收浮费情事，一经访确，即当将该州、厅、县从严撤参，决不宽贷，懍之，切切。

札准、扬、徐、苏、松、常、镇、海、通、太各府州厅县、海门厅

札饬溧阳稟举办保甲章程饬司核议

为札饬事。十一月二十八日据署溧阳县稟称，举办保甲，参酌成例，议立章程，开折呈送示遵，声明编查保甲，兵燹之后各州县多未举办，可否通饬各属一体办理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该令志在弭盗安良，究心民事，甚属可嘉。所议各条，如第一条，十家为牌，每家派壮丁一人，孤寡妇稚之家免派，寺观、客寓编入牌内；第三条，每牌公议轮流支更；第四条，不时下乡亲察；第六条，城乡要道添设栅栏；第七条，责令埠头稽查河道船只，均属妥协。惟第二条，以十家为牌即当以十牌为甲，少一甲长即少一作弊之人，或村镇之中有过百家，有不及百家者，分牌分甲随地制宜，不必泥定十牌之数；至第五条，烟馆、赌局最为藏盗之藪，而禁之颇难，封房入官易滋弊窦，事亦终归不行，不如明示科条，查出聚赌、开赌者分别枷责惩办，责令甲长将烟馆一一开报，立簿登记，定更以后核对门牌、人数是否相符，三四更时间出抽查，乃无遁情。惟兹事首重选择甲长，甲长得人，则诚有益地方，否则毫无实济，且诸弊从此出矣。该令所拟大致不差，尚未尽善，除稟批示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司立即遵照，妥议简明章程，通饬遵办具复。并移藩司查照，毋违。

札臬司

飭催发审未结各案

为札飭事。照得词讼拖延，最足为小民身家之累。现在清理积案，凡京控、上控人证，发委臬局讯鞫者，往往未能速为审结，当此隆冬岁暮，一人在押，举家悬盼，本部院每一念及，寝馈难安，凡我寅僚，定亦同兹恻隐，合行札飭。札到该府即便督率在局委员，迅将发审未结各案逐起提讯，能审结者即为审结，其案内无关紧要人证，务即开单禀明，量行取保摘释，以省拖累。仍将年内约可审结几起，实在未能审结者共若干起，何案内干证堪以分别保释，系何姓名，限本月初十内先行一律开折报查，速速。

札苏州府

铜山县稟应行注销词讼各案分别造 呈汇销清册可否免入月报请示由

查核送到注销，同治元年起至六年底止，上控各案清册内，声叙总数一百三十八起，而查点案由共有一百四十五起；又注销三年份自理各案，清册内声明一百三十五起，而案由共有一百四十五起，系属不符；且册造注销各案，据称差票均已吊销，究于何年月日吊销？原差系属何人？均未明晰开送，殊属含混。姑念年份既久，控案又多，免其查开，并免列入月报，以归简易。惟注销之案，若仅榜示署前，恐乡僻小民未克周知，应照缮多张，遍为张贴，并须叙明如有差役执持旧票、仍向原被需索钱文，许将差票截留，稟县究办。至同治元年以前究竟有无未结各案，仰再明白具复，毋稍含混。册存。

如此方可谓视民事如己事。

飭禁大签名目

为札飭禁革事。照得本部院访闻该县有一弊政，每遇岁底，签派差役分赴各镇弹压，名曰大签，该差等奉签到手，即在镇勾串棍徒，鱼肉乡儒，凡小民前此偶有过犯，均于此时发觉，甚或平空索扰，恐吓诈骗，必遂其欲而后止，小民含忍饮泣，莫敢谁何，实为闾阎大害。此而不严行禁革，何以除积蠹而安善良？除密访拿办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县立即遵照，出示谕禁，勒石永远革除，嗣后不得再有大签名目，如有不法差役胆敢再请签派，立即稟候严办。该县徇情滥派，一经访闻，定即撤参不贷，懍之。仍将遵办缘由，并将碑式于年内拓摹呈送查核，毋迟。

札太仓州、宝山县

札催裁减丹阳科书章程由

为专札飭催事。案据丹阳印委各员节次具稟，阳邑离城穹远及零星小户，赴城完纳钱粮

所费不贖，往往就近托里运科书代为完纳，该县闾境科书共有一百八九十人，联同一气，藉图侵用，历为常经，皆缘田额推收细册均在伊等之手，传为世业，秘而不宣，虽经由县斥革，而积习相沿，一时势难挽回等情一案，节经批司飭令该县严查各科书经收两年田捐，统共已完若干，欠缴若干，并拟整顿征收钱粮章程，科书应如何裁减，以期催科得力，不致弊混，妥议详办在案，迄今未据议详。现当办理抵征之际，总书已飭永远禁革，科书亦当酌加裁减，严行约束，以免串同弊混，合行专札飭催。札到该司立即转催该县，遵照先今批札，限年底确查妥议，并议征收章程，详复察夺，毋再迟延，切速切速。

札苏藩司

吴江县稟请毋庸设立社学由

兴建义塾原以振拔单寒，凡有乡塾之处，自不必重叠增设。惟查前任沈令既筹款创办四塾，该令如果尽心教养，尽可随时变通，将原议黎里、辛塔二塾移设于无乡塾之处，乃徒以一稟塞责，是甘让美前人也，殊可慨叹！该令自行酌量，如实有视民子弟如己子弟之心，则原议之塾不妨移设；如果淡然漠然，视兴学之事非地方官应办之事，本部院亦末如之何也。仰苏藩司转行。缴。

上海县详盛义庭上控朱忠全等 串捉掳物一案查案详复由

查此案虽据该县查明盛玉庭等系属追拿盗犯，讯无为匪，移解华亭县保释，是以月报未经开列，惟详叙盛义庭前在司府呈控，既经批县有案，则词讼月报册内自应开列，何得藉词诿卸？应将该署县记过一次，以示薄惩。已行司注册，通飭知照，并咨明督部堂查照矣，仰即遵照。此后造送月报，务须逐一开列，毋再遗漏，切切。一面仍移催南汇县速提朱忠全等，解府讯办。缴。

苏州营详请酌留兵丁专令分处差防由

本部院酌核现派差兵项下，东城等汛九处，内距营较近者，逐日轮班调操；距营二十里以上者，每处酌留差兵四人；阊、胥、盘三门门兵，亦可逐日轮班调换。其护送过境龙袍、银两、人犯等项差兵，应行裁去，由营随时派拨。又，本营听差、提辕弋什，均可裁汰。所有司狱、监汛防兵，应改由王废基营就近调拨。余候核议定章，遵照办理。仰即移会标中军知照。缴。折存。

清河县稟裁并船埠革除规费由

据稟已悉。该县船埠积弊经本部院明晰指飭，今该县稟复，虽已据实直陈，而所议章程

不免有徇护之处。除酌定船价应按各种船之大小、不论用夫之多寡，及所取用钱每千文只准扣钱五十文，均应如所禀办理外，该县称差使需用船只请定差价，照民雇酌减四成。查首站封备船只，向只填发溜单，并不发价，偶有应发者数亦无几，在各船户只求多开水脚，以便下站需索，决不敢于发溜之邑计较钱文，是以山阳、宝应常有船户争论水脚之事，该县并不为难，虽有差繁之名，并无赔累之实，应如何另行妥议，由该府详慎查察复夺。又，所称拟于清江设两埠，王营、杨庄各设一埠，由官谕充，不许多设，系为便稽查而免需索起见。查近时之弊，由于有一种之船即有一种之埠，各有专业，易于把持，不仅因船埠太多之故，若王营、杨庄只准一埠，客商无别行可投，正遂其把持之计，例禁霸开总行，具有深意，应否于王营、杨庄各设二三埠，与清江相同，俾无垄断独登之病，该守一并确核议复。仍将酌定船价、裁革规费之处，通行谕知，并将印示仿典商之例，用木榜悬之埠门，俾商民共见共闻，始不致再受欺诈。至该县所开各项船价，均有浮多，即如头号太平，此时北河并无新船，民雇每站约在三四千文上下，该县折开九两六钱，即照七折发钱，尚须六千七百文，断无此价；又蒲鞋头船，民雇每站约千余文，多至二千文，折开四两二钱，殊觉不实不尽，他船并可类推。该县轻听门宦、胥役之词，希冀朦禀定章，永遂差役垄断把持之计，此等颠预，真堪切齿！仰淮安府查照所批各节，详细体访民情，另定简明办法，通详立案，总期行之久远，永杜弊端。该守在清江多年，熟悉利弊，谅必不致如该令之容易受欺也。并飭该县遵照，仍录批报明藩司查考。缴。船价清折抄发。

清河县禀裁革夫车行头禁绝规费请示由

从来兴一利必生一弊，即除一弊仍未始不伏一弊，盖除弊之难也。今该县于裁革夫车行头，不惮往复经营，细心推勘，力除数十年积弊，与他人鹵莽从事、苟且塞责者，实有上下床之别，深堪嘉慰，应将该署县记大功一次，以为善于除弊者劝。已咨明督部堂查照，并札臬司通飭冲途各州县一体遵照，访查禁革矣。仰江藩司注册飭遵，并飭该令随时亲查，必使无弊而后已。仍由司转飭所属，一体遵照办理，以期除弊务尽，切切。缴。

淮安府禀复山阜清桃四县征漕并 无匿示浮收并送贴过处所折由

查核折开阜、清、桃三县征收本年冬漕折价告示，所贴仅数十处，或只十余处，并不按图按里遍行张贴，乡僻愚民未能周知，易启书差人等朦混浮收之弊，实于杜弊便民良法毫不关心，殊觉痛恨！应将署阜宁县、署清河县、署桃源县各予记过一次，以为疏略玩忽者戒。仰江藩司注册飭遵，并由司道飭各属一体遵照。仍令各该县另行多印告示，分发各乡集镇，遍贴晓谕，照刷式同补贴处所开折通送，并催盐城县将刊印漕价告示贴过处所通报查核，切切。缴。折存。

加函致府

访闻山阳等处仍有大小户名目，此各牧令之所以不肯将告示多贴之实在情形也。江北

均遭，我辈不知费如许苦心，始将章程议定，今开办之始，牧令即多方阻挠，若迟之又久，良法美意尚能望其保全一二乎？务使择其尤者，密禀敝处，即由敝处严加惩创，庶几事可必行。来书谓谤书蜂起，此亦早经料及，然欲为百姓宽一分之诛求，即不能为一己顾纷来之怨毒。际此时势，惟有耐心受谤，忍气做事，或能多救几个穷百姓性命也。率笔写此，不觉泪零。

牙厘局禀嗣后各营增领额外之款应 请由营禀准行知照发由

查营中请领饷项，以及军火器械各件，向章本应由院批准，方能给发领用。兹据禀称此次添制马甲及藤盔等项，以及崔参将请领皮枪头等款，均系由营咨司径领，核与定章不符。嗣后各该营除奉定月饷应由司局循案动放外，其有增领额外之款，以及军火等款，应由营禀明本部院批准核给，将来报销庶有根据。仰即转移该营一体遵办，并移苏藩司、军装局查照。缴。

阜宁县详孙秀章上控陈正猷等一案请销由

仰按察司核明饬遵具复。至此案，该县应于词讼月报册内开载，据称未奉饬造月报之先详府注销，是以未经开载。查月报各册系七年四月份起造，此案该县于六月详销，何以四月份册内并不列入？其为隐匿已无疑义。应将该县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已札行江藩司注册饬遵，并咨明督部堂查照矣。仍由该司严饬遵照，此后月报务当逐一详细开造送核，如再漏匿，恐不仅记过已也。此缴。

加函

上年敝处因各州县积压案件太多，是以设立词讼月报，冀可穷其所往。嗣因相率漏匿，不得不参劾数人，牧令等办理此事，始稍稍认真。今阜宁又有匿漏词讼之事，南山可移，积习必不可破，真堪痛恨！除记过外，仍求尊处严加申饬为荷。鄙人收词状及拦舆呈时，必亲问该民有无在府县递呈，递过几次，是何月日，如何批示？立吊府县月报核对，则有无漏匿，不难一望而知。但此事必须亲问亲核，若经委员代办，便有许多隔膜之处。可否尊处亦仿照为之，求通民情，并非发私揭覆可比也。

丹阳县禀眭洪亮被劫二案奉查匪等如何进城出城 及守城兵丁姓名移营查复由

此案前据勘讯详报，经前护院批饬勒限严缉，嗣因日久犯无破获，又经札催在案，迄今仍未据报获一犯，捕务殊属泄玩！乃何把总辄称兵力单薄，该县代为铺叙满纸，而烟馆、客寓最易藏奸，竟称并无窝藏匪类，殊不可靠。仰按察司严饬比差会营上紧购线勒缉，务将此案赃

盗悉获究报，并将烟馆、客寓实力稽查，务期奸宄无从匿迹为要。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催各属同治四年后未办未结命盗各案开折送核

为札催事。案于本年六月初六日据邳州将同治四年以后至七年十二月止未办、未结命盗各案开折禀送到院，查核拆开案由，共有二十三起之多，内仅止事主闫维高之子闫仁念等被抢拒伤、闫仁念身死，并申芳报伊子申居正被族侄申毛戳伤身死二案解府勘转，余均未据申明拟解，殊属迟延！合行勒限严催。札到该司、该府立即转饬遵照，限于八月内将拆开各案迅速提讯明确，分别通详，按拟招解。一面勒缉各案逸犯，务获并究，倘再玩违，即行查参。仍将奉文遵办缘由即日具复，切速。特札。

札臬司、徐州府、邳州

示禁迎神赛会由

为再行割切晓谕以惜民财而安闾里事。照得律载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等语，例禁綦严。前因承平日久，地方富饶，城乡百姓亦复各安耕凿，每遇迎神赛会之时，尚无奸匪窃发之事，地方官曲顺舆情，遂亦稍宽禁令。兵燹之后，财尽民穷，兼之米粮食物无不昂贵，诸从节省尚恐终岁辛勤不敷一年日用，何堪以意外之糜费，再夺其正用之资财？且散勇游兵往往藉端生事，尤不可不预为防范。兹本部院访问各属乡镇，渐有迎神赛会情事，其故由于乡民愚蠢无知，以为迎神赛会可以得福，殊不知此皆为首之人冀图敛钱肥己，倡此祸福之说以惑愚民，究之所谓福者茫杳无凭，而附近村庄重则被劫，轻则被窃，其祸立见。且出会之处间以演戏，游手光棍复藉此开设赌场，小民误入局中，一掷即成空手，及至反本不胜，任凭剥衣抵偿，赌博之祸又如此。在会之人或因分钱不均激成殴打，不逞之徒或因酗酒猖狂自开仇衅，斗殴之祸又如此。并有年轻妇女，因而被人引诱，抱耻墙茨，甚有相约潜逃，永罹陷阱，奸拐之祸又如此。吾民须知福在自求，如果孝悌力田，即不迎神赛会，神必锡之以福；若其作奸犯科，即使终日迎神赛会，神亦必降之祸。况正直之神明，断不乐此无礼之祈祷，名为敬神，实则侮之，吾民又何苦以有益之钱财，作此无益之举动乎？除飭县随时访查，嗣后如有首倡迎神赛会者，不论绅董民人，准其照例严办、毋许姑容外，合行重申例禁，割切示谕。为此示，仰各属诸色人等一体遵照，毋得再狃于积习，致蹈刑章。该地方文武官弁，如不严行禁止，亦即随时参办，切切。特示。

一出示

为通飭事。照得民间迎神赛会，本干例禁，兵燹以后，财尽民穷，散勇游兵藉端滋事，尤应严行查禁，以惜民财而安闾里，合行颁示通飭。札到该某立将发去告示遍贴城乡，仍由该某随时访查，如有不遵，许将为首之人照例严办，并将贴示处所开折申报。仍将如何禁止、如

何严办、如何切劝百姓、曾否遵照、不遵照者究系何乡何人，明晰声复，毋得徒以“业经贴示”一空禀了事也，切切。特札。

计发告示二十张

札苏、松等五属各厅、州、县

查催露柩曾否收埋净尽一案

为严札查催事。照得各属暴露尸棺，先经本部院于上年八月二十六日札飭各司道府州厅遵照，通飭各属确查未葬棺柩尚有若干，勒限冬至以后、大寒以前一律埋葬，又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颁发简明告示，通飭江、苏各州厅县遵照，限于本年清明以前一律埋葬净尽。旋据江宁府具详，委员将所属七县尸棺收埋完竣；又据江都、丰县、常熟、昭文、太湖、宜兴、荆溪、宝山八厅县先后申复，均已收埋净尽；并据吴江、震泽、华亭、娄县、青浦、江阴六县申送埋葬棺柩数目清册，声明尚有未葬棺柩随时收埋，各在案。其余各州、厅、县均未据详复，实属玩视！究竟曾否遵札确查，是否一律埋葬净尽？合行严札查催。札到该司立即转飭遵照，迅速确查，如有未葬尸棺，务期赶紧一律埋葬净尽，具复查考，勿任再延，切切再任意迟延，致干重咎，切切。

札两藩司，长洲、元和、吴县、昆山、新阳五县，奉贤、上海、金山、南汇、川沙五厅县，无锡、阳湖、武进、金匱、靖江五县，丹徒、丹阳、金坛、溧阳四县，太仓、镇洋、崇明、嘉定四州县，甘泉、仪征、泰州、高邮、宝应、东台、兴化七州县，山阳、阜宁、盐城、清河、安东、桃源六县，铜山、沛县、萧县、砀山、邳州、宿迁、睢宁七州县，海州、沐阳、赣榆、通州、如皋、泰兴、海门七州厅县

加函致江藩司

苏属三年以来，报已葬者计三万三千余棺，派员查勘亦复相同。存者皆富贵家，或以觅地未得、选日未就为辞，然未葬者亦寥寥矣。江属除江宁已报埋葬净尽外，余则属檄不应，即祈尊处帮同严催，必得确实回信为准。淮、徐连年水旱，或亦露柩太多所致。该处民穷已极，拟于厘局酌提闲款，设立义冢，无力者由官为之代葬，力能自葬者听。如尊意以为可行，望即派员分往劝办。此事果谐，或可感召天和乎？

苏郡绅士潘编修等呈请筹还义仓存款由

积谷为救荒善政，近年省城义仓经理得人，储备充裕，著有成效。据请将存司借动善后之三、四两年租钱筹款拨给，添建仓廩，惟司库现在有无闲款可以筹还？仰苏藩司即速通盘

筹划,分限归楚,详复饬遵。此批。

牌示

江西抚院咨商筹办海运事宜由

为咨商事。同治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准江西抚院刘咨,江西漕粮迭准部催筹运本色,因造船、剥运巨款难筹,是以未经定议,兹阅邸抄,贵部院敬陈妥筹漕运一条,声叙招徕船只情形,将来江西米石办就,东卫等船能否即时应手?夹板轮船能否随时租赁?应请详为指示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东卫等船日就衰微,势难振之使起,为将来长久之计,舍设立轮船公司一层此外别无办法,合行抄咨札饬。札到该道即便遵照,会同松沪捐厘总局刘道、制造局冯道,督同徐丞、翁丞、陈丞妥密确议,详复核办。该道等向来用心周密,必能通盘筹划,使可见诸实事,不徒以空言塞责也,切切。

札署苏松太道

卷六八 抚吴公牒三十三

娄县禀到任办理漕务情形由

禀折均悉。该令于下车之初，尚能竖起脊梁，认真干事，所言地方情形，亦各有条理，本部院即将因言而观行，由始而察终。尚其勉力为之，实心任之，以副厚望。缴。

饬属修理桥梁

为札饬事。照得徒杠舆梁，为王政所自始；而修废举坠，尤善后之要图。苏省兵燹之余，各州县境内所有大小桥梁类多倾圮，以致冲要之区往来阻滞，行旅维艰。其设有渡船之处，往往人多争挤，倾覆堪虞，而无赖之徒，又复勒索客钱，缘以为利。是以潞河私渡，李裕以为病民；桥梁不修，王周引为己过。贤有司抗怀往哲，目击民艰，欲为利涉之占，宜切鸠工之计，合亟札饬。札到该司立即通饬各属，详细确查该管境内有桥被拆毁未经兴修处所，共计若干道，分别开明地址。凡通衢大道，固缮葺之宜先；即僻壤穷乡，亦经营所当及。限于札到一月内，开折禀报。一面邀集公正绅董，核实估计工料，其应如何筹款之处，并饬妥议章程，禀候核夺，毋任视为具文，切切。特札。

札苏藩司

臬司详吴江王导燧等共殴王万梆身死一案审拟由

签按察司知悉：据该署司详解吴江县民王导燧等共殴王万梆身死一案，审招到院。据此，查此案，该犯王导燧与杨徐氏如无通奸，何遽听劝服礼？王万梆既劝令王导燧服礼完事，次日如何向王导燧用言嘲笑，以致口角争殴？起衅根由，本属闪烁。迨王万梆扭住该犯胸衣欲殴，该犯既经挣脱，并不回殴，亦不脱逃，直待杨矮五、潘谗得殴伤王万梆右乳、左肋、右肋，潘得明殴伤朱见山左额角、左肋，该犯始称欲逃，嗣被王万梆殴伤左臂，该犯夺过扁担，将王万梆殴伤左眉，倒地争殴，下手情形亦恐尚未确切。检阅该犯初供，业经讯认与杨徐氏调戏成奸，杨徐氏亦供认不讳，如果奸匪逞凶，将王万梆殴伤致毙，情节较重，现既供情未确，将来

办理秋谳，亦觉稍费踌躇。倘实系杨继生疑奸肇衅，致酿人命，似亦未便置之不论，合行签飭。签到该司即便遵照，转飭苏州府督同局员再行提集研讯，王导燧果否并无与杨徐氏通奸？王万埒如何用言嘲笑、口角争殴？该犯果否身先受伤，夺过扁担回殴，适伤王万埒左肩倒地？杨继生应否免其置议？由司复审，妥议解办，毋延。此签仍缴。

计发长详招册解批小看四件

签臬司

淮安府稟复清安二县便民等河兴挑一案由

稟悉。河工耗费，为向来官帑一大漏卮，一则占堪浮多，易滋员董人等中饱之弊，一则工程不实，虚糜尤在无积之中。故此次挑挖安、清两邑便民等河，不能不于兴办之初慎之又慎。且事关国帑，予限摊征，在民间虽以大利归农，舆情允协，而分年归款，事更多手，弊窦即由此生。应飭清、安两县将河道估册，逐细复核，勿使稍有浮冒，并将该两县熟田亩数查明若干，每亩应摊钱若干，立限几年征完，一一扣定，开折一并详办，方可施工。至张家河，本为清邑东境便民、戴范两河泄水之区，乾隆年间曾经挑挖，有案可据，宜将淮安府、清河县志各条抄录，出示晓谕，庶足以关其口而夺其词。若系该处人民多方阻挠，即应指明稟办。两邑水利，关系非轻，不可惜小费而失大利，务即催督该令等赶将图册造呈核定，以便于雨水未降之前刻日动工，斯为有益。新漕折价不准浮收，业已三令五申，何以清邑尚有驴钱、川钱、饭食等名目？该县差役实属藐玩已极！该令何以知而不究？若必待有人指控，则书差需索之弊已不可胜言矣。应飭该令查明，稟办一二，以儆将来。清邑如此，他县谅亦难免，并即认真一体查访，随时稟明究办。蚁穴溃堤，端不在大，不能不思患预防也。闻盐城收漕，最无弊窦，本部院喜不可言，感不可言。该守能劝谕各属，统如盐城之弊绝风清乎？缴。

加函

江南年岁多丰，由于水利全修也；江北年岁多歉，由于水利失修也。弟前此屡恳执事，将所属水利设法兴修，诚以天下大利必归农，若水利不修，则旱无可灌，水无可泄，农事敝而大局不可为矣。抑犹有进者，闻徐、沂二郡之间，百姓业已播种罌粟，诚恐传染至淮，则民风不可救药。盖罌粟种于旱地，尤易发舒，而又获利较丰，清、安二县连年因旱歉收，万一百姓计无复之，效种罌粟，流毒闾阎，何所底止？然我辈既不能为百姓兴修水利、代筹生计，俟其铤而走险，始悔防范未周，抑亦晚矣。务祈文到后，即日督同清、安二县，将张家、便民、戴范三河速日兴工。经费不足，敝处当设法源源接济，勿以为虑。天下事与其挽之于已然，窒碍多而图终鲜获，不若防之于未然，枝节少而成效可期。趁此时百姓尚未深谙种烟之利，思患预防，尚易为力。然切勿将此意明宣于众，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云圃兄处，已切函恳其严禁，然已落第二乘文字矣。书差私勒索，昨已附函奉达，兹不赘。

疏通海属水利

为札飭事。照得海州所属地方，积被水潦，无岁不歉，本部院于上年十一月札飭该州察

勘办理在案。兹查该处河道情形，有应开通者二，有应堵闭者一，有应建闸者一，有应挑挖者一。沐邑侯家河与钱家集之分土城两处，上年官兵修筑长墟，堵南六塘之水并入北塘河，原系一时权宜御贼之举，然平墩洼等处去年夏秋受害，已属不浅，亟应早为疏通，以分水势，乃安东县文生丁攀衢等，辄行控阻开放，意欲以邻为壑，是诚何心？此应行开通者一也；该州大伊山以南之河，由灌河口入海，大伊山以北之河，由车轴等河入海，而以车轴为最畅，近年苇荡营于车轴河之大柴市初筑草堰，后遂移为底堰，以致水不畅消，启放之时民多不便，藉口养青贻害田亩，舍禾苗之贵，爱芦苇之贱，便一营之私，为全州之病，此应行开通者一也；自汤涧河之周家口决后，连年平墩洼等处无可消纳，尽成泽国，为害实深，此应行堵闭者一也；该州城东之水，由新浦临洪口入海，每逢新浦运盐之时，设坝蓄水，以致浮送，惟设坝究竟开放不时，不如改坝为闸，水大则开，水小则闭，一劳永逸，商民俱便，此应行建闸者一也；又从前州南之水由蔷薇河、涟河两道会于新浦以下，今涟河淤垫，蔷薇河之支港亦不能宣泄，查涟河之上流有丁当河，旧又分泄于小伊河，为道较捷，淤垫亦浅，施工稍易，若将此河修复，分杀水势，亦治水之一端。又板浦河东，向有卤河一道，俗名善后河，水不畅行，亦宜疏浚，此应行挑挖者又一也。以上数端，自应分别缓急办理，以除民害，合行札飭。札到该牧令等即便遵照，先将侯家河、分土城两处上年御贼筑墟堵闭之处，克日督飭地方开通复旧，具报查考。如有刁生再行阻挠，即指名稟办。其余亦即次第筹款兴修，不可视为具文，切切。

札海州、沭阳县

高淳县稟匪徒系带石墩铁杆拟式请示由

此案前据该县具稟，业经批司核详在案。兹据稟前情，查刑具均有定式，倘不遵斤两尺寸，违例造用，应照擅用非刑例议处。又江苏徐、淮、海三府州所属匪徒，如有佩带凶器刀械，挟诈逞凶，罪止枷杖者，拿获到案后，各于枷杖后锁系铁杆一枝，一年改悔者释放，若不悛改再系一年，倘始终怙恶，按其情节，照棍徒屡次行凶扰害例分别严办，例有专条，该府州属自应循照办理。兹该县既拟王长坤一犯锁系铁杆，应无庸兼带石墩，其现拟铁杆斤两尺寸，是否与定式相符，亦应由司分别移行徐海道、淮安府，确查具复，转飭遵照，未便擅造。至王长坤系江宁府属匪徒，并非淮、徐、海三府州所属，现既为惩创凶徒起见，准予推广仿办，似仍不能不将某府州属仿办缘由奏明立案。抑应如何分别示惩，及明立限期，俟此风稍息，仍照旧例办理之处，仰按察司遵照批指，再行悉心查议，限正月内通详核夺，毋延，并行该县知照。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飭司核议苏属简缺州县应否仍归轮委

为札飭核议事。照得宁、苏两属委署州县各缺，曾据详议章程，以要缺仍归酌委，部选之缺分班轮委在案。本部院现查宁属州县，尚有轮委一班，惟苏属自详定后，循行未久，办理不无歧异，除繁要缺分应循旧酌委毋庸更张外，所有苏属简缺州县，应否照章厘定，仍一律改为

轮委，以昭平允之处，合行专札飭议。札到该司立即遵照，参酌旧章，妥协核议详夺，毋迟，切切。

札苏藩司

飭查同治七年下忙告示有无浮勒

为特札飭查事。照得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属各厅县，所送同治七年下忙启征钱粮斗则简明告示，本部院详细校核，吴江、震泽银米并入一示，尚属简净；上海、娄县、青浦、金山、宝山、武进、阳湖、荆溪未列〔译〕〔洋〕价，虽据声问另有条示，惟告示内究属遗漏；太湖因钱漕数少，未经刊示，亦属参差；常熟、昭文、无锡未列洋价，亦无随时条示之语，均属率略；昆山、新阳连清丈更正经费一并列入，尚属细致；其余各处，均尚妥适。以上各州、厅、县，其中有无言行不符？书差是否仍有浮勒，以及低作洋价、高抬银价、阳奉阴违情弊？所有从前积习，曾否全行禁革？合行飭查。札到该司立照指飭各情，由司复加考校，严密确查具复。如有情弊，或再于本年启征上忙含糊出示者，即行据实详请分别撤参惩办，毋稍瞻徇，切切。特札。

札苏藩司

苏属漕粮告示分等行司

为札飭事。照得各属征收钱粮漕米，节经飭令将田地、山荡上中下科则每亩应征银、米各数，照定价合钱若干，银洋照市作价收缴各层，逐一条列明白，出示晓谕，使花户一目了然，以免书差入等朦混多收。兹查同治七年份收漕示式，除嘉定、宝山二县已据呈明，应俟今春启征时刊刻晓谕另送外，其余苏、松等五府州属各厅县已据陆续送齐。本部院详细校核，吴县尚为详明；昆山、新阳连清丈经费一并列入，青浦连带捐义仓钱数一并列入，均尚细致；华亭、娄县、奉贤、宜兴四县将洋价一并开列，亦属详细；太仓告示分别十二月初十日前后，镇洋告示分别十二月十五日前后，将应完钱数逐细开列，洵为详备；长洲、武进、金匱、荆溪四县，每亩科则之下只列米数，未将完纳折价钱数逐一登注，元和扣征总数另行出示，并未将每亩应折细数刊列于斗则示内，均欠周妥；南汇、金坛二县仅据抄呈示式，未将告示刊送，俱属含混；其余各厅县，均尚明顺无疵，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转飭各属一体遵照，并令严查柜书、差保人等，有无浮勒病民、低作洋价等弊，倘有违犯，立提惩治。如该牧令徇隐不究，定干参办。其此次示内未能详备之处，并令于下次开〔征〕时，逐一条列明晰，刊刻刷印，毋再舛漏，切切。

札苏藩司

加函

现在各牧令均尚自爱，未必敢公然浮勒，所可虑者书差暗中需索耳，祈于公牍外加函切恳。诸君子时常巡行阡陌，勤为察访，则丁漕之有无浮费，不难心目了然。凡事只怕自己要钱，此则无可如何，若自己既不要钱，而肯任书差享其利，本官受其害，想世间亦无此种愚人。

公爱民有素，耳目又通，乞以秃管焦唇，酿为和风甘雨，可乎？

江属漕粮告示分等行司

为札飭事。照得准扬各属征收钱粮漕米，前经飭令照苏属办法，将上中下田地、山荡科则，每亩应征银、米各数，按照奉定价值合钱若干，银洋照市作价若干，逐一条列明白，刊示晓谕，使粮户一目了然，以杜柜书、差保朦混多收在案。兹查同治七年征漕告示，除海门厅因征米无几，飭办时已征有成数，详准展缓刊办，又安东县并无应征漕米外，其余各州县已据陆续刊示呈送。本部院详细校核，内山阳各式告示均极简明，业经批司通行；清河未将银洋价值列入，仅据声明随时牌示；盐城既系一科征，告示后尾又列有完米一斗至一升各数目，自系指花户汇总应完数目而言，惟声叙殊不明晰；泰州未将洋价列入，仅据声明悬示柜前；江都、甘泉二县将科则细数另行粘单，虽似简明，究与示式不符，仍恐将来易滋弊混，且洋价亦未列入；仪征告示并无科则，据称向来均凭征册造串征收，未经分晰科则，且各业执田粮数以科则核算均多不符等情，究竟有无别项情弊？又每米一石折银三两六钱，其以钱洋完纳者如何作算？亦未声叙；兴化告示，除弊之语似详；宝应未将科则折钱细数开列，洋价亦未列入；丰县并无科则细数；沛县尚未简明；宿迁不遵刊刻刷印，前已申飭；海州首先详明刊示，前已札奖；赣榆杜弊之语尚属详晰，惟科则细数并未条列；通州叠次告示均尚详明；此外各处俱称适中，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转飭各属遵照，并令严查柜书、差保人等，如有浮勒病民、低作银洋二价等弊，立即惩治。其此次刊示未能详备之处，并令于下次务遵定式，逐一详细刊列，毋再舛错遗漏，切切。

札江藩司

加函

江北牧令刊刻钱漕告示，深虑其不中绳墨，乃竟能按部就班，实为喜出望外，此皆我公教督有素，故成效可睹耳。宿迁为平原独无之举，本拟严劾，姑念立法之初，只好略打空雷。天下事创法难、守法易，此章只要办下两三年以后，便可源源遵照。爵相初虑此事未必能谐，今闻之，喜可知也。闻已出都，确否？

通飭遍贴银米斗则告示并于串票内加盖折收钱数红戳

为札飭事。照得本部院即飭江南、江北各属，于丁漕开征时，将田地、山荡分别上中下科则，注明每亩应完银、米数目，合钱若干，银洋照市作价收缴，逐一条列，刊刻简明告示，遍贴城乡，俾家喻户晓，书差无从高下朦混，各州县均已遵办，民皆称便。但各该州县刷贴告示，恐仅于各集镇人烟稠密之所略贴数张，僻壤穷乡未能周遍，乡民或未尽知，仍受书差之欺朦索扰，应令各属将田地斗则、每亩应完银米合钱数目，刊刻简明告示，无论城乡市镇俱须遍贴，大县以贴满一千张为度，小县以贴满六百张为度，如有乡镇未经遍贴，一经查出，定将该地方官记大过二次。并飭于串票上加盖红戳，注明每两地丁实收钱若干文，每石漕米实收钱

若干文，正款之外丝毫不取等字，庶乡民一目了然，比户皆知细数，书差、地保亦无从再施伎俩，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府、州、厅、县即便并饬所属，一体自本年上忙为始，遵照办理，限一月内各将告示、加戳串票式样通送查核，毋违。

札两藩司、各府厅州县

徐海道稟委员查勘沭邑侯家河似应照旧启放由

据稟已悉。上年官军剿办捻逆，于侯家河修筑长墟，堵水并入北六塘河，原系一时权宜御贼之计，事平之后，亟应及早开挖，以利水道。乃安东县文生丁攀衢等，辄复控阻，以邻为壑，是诚何心？顷于海州陈牧稟陈水利情形案内，业经分饬沭阳、安东两县，一面将该处水口挖通，一面将丁攀衢等词切实批驳，如再阻挠，即将该文生提究。仰该道会同淮扬道，督饬安、沭两令，妥商启放，总以复旧为止。仍一面将侯家河两岸堤工设法修筑完固，庶六塘河之水得以源源下注，不致旁溢，既免海、沭昏垫之灾，亦消谢家庄人民纷争之衅。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加函

访闻徐属近山东境有种植罌粟之事，未谕究竟种有若干？前以公牍行令徐、海二属查复，如石投海，至今并无复音，殊深盼望，务求严为查禁。牧令能禁令净绝者，为之专折奏保；任听蔓延者，分别严参。敝处拟商之制军，不日即当会文通饬。此物如大麻疯，能顷刻传染；如蝗虫遗孽，除不干净随后必致在坑满坑、在谷满谷，非草薶而禽弭之，不能绝其根株。我兄平素痛恨此物，何不趁此事权在手，为之断尽葛藤？海属水利湮塞，旱无可灌，水无可消，故致庚癸频呼。罌粟不怕水旱，获利又丰，蚩蚩者惟利是图，安得不舍本逐末？将来烟田日多，农田日少，十年以后，必有室如悬磬、野无青草之一日，故望公大声疾呼，严切示禁，尤祈公以兴修水利为拔本塞源计也。

各学月送宣讲清折汇别等第分记功过

为札饬事。照得本部院前通饬各州县及所属教职，按月督率讲生宣讲圣谕，并观风问俗各事宜，自戊辰年九月起，每月终逐一牖开清折二份，送交该州县转报，将来年终汇计之期，即以此事之能否认真，定各教职之功过，在事讲生亦即以勤惰分其优绌等因在案。兹截至本年十二月二十封印之日止，本部院汇阅各州县送到教职九月、十月、十一月宣讲清折，酌别等第，以课优劣，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及不列等共四等，前三等因所送清折别其能否认真，其不列等则并清折而无之者也，合行开单札饬。札到该司即便查照单开等第，分别行知，除溧阳、宜兴、昭文、青浦各该县教谕、训导业经记功、记过，注册饬遵外，其新阳县训导殷元善、奉贤县训导黄振均，三次一等，应各记大功一次；南汇县训导杨骧、川沙厅汪祖绶，二次一等，应各记大功一次；武进县教谕范培，二次一等，原应记功，惟九月折未送；至丹徒县教谕徐斗文，九月、十月、十一月折未送，三月不列等，应记大过一次；上海县教谕胡景星十月、十一月折未

送,丹徒县训导夏均辙九月、十一月折未送,金山县训导吴炳宸十月、十一月折未送,吴江县教谕吴世泰九月、十一月折未送,均二月不列等,应各记过一次,均即由司分别注册饬遵,以示劝惩。其各讲生之勤惰,即饬由各该厅、州、县学分别奖、劝、留、去,以分优绌。并饬各学清折务于每下月十五以前即行送到,毋有稽延。仍饬认真举办,毋或怠玩,切切。此札。

计开单

札苏藩司

加函

学官安坐衙斋,毫无一事,且恐因闲得病,负此盘中,今令该学官携同讲生赴乡宣讲,既可启牖愚蒙,又可谙习民间疾苦,备他日制锦之用。乃各学官始则多方推诿,继则敷衍塞责,若以非分内事也者。然则逼勒诸生赞敬,需索新进谢仪,始为分内事乎?既称曰教谕,试问所教所谕者何事?又名曰训导,试问所训所导者何人?循名责实,该学官当亦哑然无以自解。推宕之员,既经记过,奋发之员,如黄振均等,似宜为请优奖,庶足使闻风兴起。《小学》为立身根本,不惟乡塾宜按人分领,且宜使学官逐条为之解说,领悟者报名请奖,牧令以时抽查,志趣既能端于初学,趋向庶不惑于中途。罗忠节《小学韵语》,尤为童蒙必读之书,惜有内编而无外编,尚是缺典,拟嘱司员补缉,广为传布,胜孩童读《三字经》也。

卷六九 抚吴公牒三十四

溧阳县稟幕友品行端方并不常赴赌场由

溧阳幕友喜赌，系据该县绅士宋守面称，并非无稽之谈。且幕友苟且，则无人不知，若不苟且，则关防严密，绅民何自知其名姓？该令所称该幕毫无苟且，溧阳绅董百姓无不知之，是何异以市人而宣传处女之贞洁乎？况民但知有幕而不知有官，该令尚自居何等乎？又称并不常赴赌场，然则赌场岂可偶然一赴乎？本部院为爱惜该令声名起见，该令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慎勿始终受人之愚而不觉也。仰苏藩司速飭镇江府确查稟复。缴。稟抄发。

飭查东台县监押犯人与牌不符

为札飭事。据委员稟称：上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东台县查阅监押人犯，与牌示不符者共有二处，一于大兴楼下查得蒋席儒一名，牌示无名，询系十二月十五日管押；一于官媒潘张氏家查有女犯张萧氏、叶夏氏二名，牌示均无名。又据折开盐班房内陆三寿小一名，询系同治三年进押各等情。核之该县册报，陆三寿小注系六年三月初六日收押，因何日期不符？合行一并飭查。札到该道即便派委妥当可靠之员，改装易服，前往密查，刻日稟复核办。若该道任听委员讹诈程仪，以一空稟了事，则大负本部院谆谆见托之苦心矣。

札准扬道

加函

悬牌而仍私押，岂不空费我辈一番除弊苦心。既自愧教督无素，又重念子遗黎民何日得出苦海也？委查之员，宜直告以敝处业已确访在前，隐瞒只是代人受过，或冀可以和盘托出。凡法不立则已，立则势在必行，否则徒滋弊窦，故有望于执事之认真复查，俾可惩一儆百。清安挑河已开工否？执事素以饥溺为怀，乞与秋亭速图之。再，蒋席儒系因不听经书将熟报荒，触怒受押，该令任人发纵，真可谓之活菩萨矣。一叹。

札飭密查如皋县监押各犯与牌示不符

为札飭事。据访查委员稟称，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访查如皋县监押各犯，与牌示不符者

共有四处：一、壮班房，在县大堂西偏，押犯十四名，内左语福、汤广太、陆扣三名，系差保收押，牌示无名，冯锦刚十月十六日到押，牌示无名；一、皂班房，在县署东首，押犯八名，内陈长林、沈二、常葛接儿三名牌示无名；一、县南首庆和堂客寓内，押监生邵廷宣一名，系十二月十九日进押，牌示无名；一、南盛楼官饭店押犯六名，浦大和、浦二和、孙守成、施万源、张子牧、张鸿翔牌示均未开列，而该店粉牌登列各人名下，均有原差姓名。询据浦大和、浦二和称，系十月二十六日到押，孙守成十二月十七日到押，施万源十二月初五日到押，张子牧十二月十八日到押，张鸿翔十二月二十二日到押。又于正月十八日到通州，访查该州周姓饭馔内，有郭王春一名，牌示无名各等情前来。查该县任听差役私押，至十四名之多，愤愤如此，真堪诧异！若不认真振顿，何以出斯民于水火之中？合行札查。札到该道立即密派妥当可靠之员，改装易服，前往密查，迅速禀复核办。此事系为杜绝私押计，并非为调剂委员计，务祈面嘱委员，勿看错题目也。此札。

札常镇道钉排

通飭各属凡遇命案相验严禁书 差需索使费勒石永禁

为通飭事。照得地方官相验命案，例止许随带仵作一名、刑书一名、皂隶二名，一切夫马饭食俱自行备用，不许书役人等需索分文。乃访闻苏省遇有命案相验，随带书差、跟丁、人夫，往往多至二三十人，辄向尸亲、犯属、地邻索取尸场使费，甚且有“望邻”、“飞邻”名目，株连蔓引，比户惊惶，殊堪痛恨！夫以尸亲含冤、凶犯议抵，为小民至哀至惨之事，乃书差等反因以为利，竟欲雪上加霜；以居近里邻、谊关族戚，实案外并无干涉之人，而若辈偏藉此诛求，大煽城门之火，在受者既吞声而饮恨，在闻者亦扼腕而咨嗟，为民父母之谓何？本部院参稽群议，搜剔弊源，金以为欲禁书差之需索，必先优给书差之公用，尤应减省书差之人数，爰将下乡相验各项逐条逐款参酌定章，通飭各厅、州、县一律办理，合行札飭。札到该某即便转飭遵照后开章程，凡遇一应命案，下乡相验，务须轻舆减从，一切费用照例自行捐给，详明立案。此后如有书差人等藉端滋扰，索取尸场规费分文者，严行惩治，以苏民累。倘地方官不即严行禁止，准受害之家赴该管上司喊控，以凭分别参办。仍一面全抄札文，并后开各条，出示晓谕，立碑城隍庙前，以期永杜弊端，限本年三月内摹拓示式呈送。此系各州县造福无疆之事，减一时之官样，便省书差数十人之骚扰；分一勺之廉泉，便除小民数十家之拖累。各宜实心遵办，以副厚望，切切。特札。

计粘抄章程

札臬司、江苏各厅州县

今将相验各款明定章程详列如左

计开

相验项下

承行一名，每日饭食钱二百四十文

招房一名，每日饭食钱二百四十文

件作一名,每日饭食钱四百文

皂快二名,每日每名饭食钱一百八十文

行杖二名,每日每名饭食钱一百四十文

以上随带书差,已照例定额数量为增加,不准于现定名数外再有多带,能减者更善。

跟班二名,每日每名饭食钱一百四十文

厨役一名,每日饭食钱一百四十文

轿夫四名,每日每名饭食钱一百二十文

伞夫一名,每日饭食钱一百二十文

以上随带夫役、书差人等,总共不得过十五名。

地保伺候,每案给饭食钱五百文

土工,每案饭食钱四百文

搭尸厂,给钱一千文

本官船一只,每日钱一千文

书差轿伞船二只,每只每日钱八百文。如无船者雇小车,每车每日钱四百文

芦席,给钱二百二十四文

烧酒,给钱三百文

苍术白芷,给钱一百文

红白布,给钱一百四十文

银朱笔墨,给钱六十文

尸格,给钱二百文

刑书招详纸张钱八百文,招解案加二百文

招书办稿一切纸张钱三百文,如不招解减半

代书纸张钱二百文

以上随带书差人等一切饭食及各项费用,均由该厅、州、县自行捐廉给发,不许向民间分派丝毫。

教官讲生月领薪水饬令印官加结报明

为通饬事。照得本部院访闻,各属教官、讲生往往有但领薪水而未能按期宣讲者,玩忽欺蔽,殊堪诧异,亟应严行考察,免滋糜滥,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转饬各属州县,嗣后各该教官、讲生月领薪水,应由印官确查是否不致有名无实,加具印结并无虚领字样,附详报明,以昭核为要。此批。

札苏藩司

溧阳县申送七年十一月十二月份宣讲清折由

清折阅悉。据称请饬令各县将教官、讲生所领薪水,于月报折内据实附行开列,以免浮

领之弊等情，尚为切中情弊。已另札行司，通飭各该县将教官、讲生所领薪水，应由印官加结并无虚领字样，以昭核实矣。讲生杨汝霖捐洋助设学具，数虽不多，足见该生好义乐善，不独以言劝人，仰由该县给匾奖励。至《朱柏庐家训》及《二十四孝图说》，已札苏藩司分发各县转给矣。余均如所禀办理，切切。此札。

华亭县申送郭友松诗文稿由

据申送贡生郭福衡所著诗文各稿，本部院细加衡阅，经说一卷，犹沿乾嘉以来讲经家之遗绪，采集甚博，而断制未精；文则守桐城宗派，而取法乎归震川，颇有闲雅之笔；诗亦具有法律。合观诸稿，虽不能卓然名家，实不为俗学所囿，读书淹贯，诚未易才，仰该令传谕嘉勉。该生家道何如，应否酌量资助？该令以时存问可也。原稿三件发还。此札。

札查如东泰通各卡索费重罚

为札查事。照得本部院访闻如皋县东、南两门外，各有厘卡，其沿河一路，力乏桥、丁堰镇亦有厘卡，又有分卡。各卡收捐，钱则每千索盘费十文，银则每两短作两色，洋价每元短作三十文，扞手使费照捐加二，此外尚有捐票钱二十四文，照票钱六十四文。其声名之坏，以力乏桥一卡为甚，扞手费亦较多，照票、捐票之钱均比各卡加倍，罚款开口十倍，究竟三、四、五倍不等。又访闻东台县新坝之西，有捐厘局一处，扞手人等种种刁难，货多而价昂者每船须洋两三元，寻常货船自三四百文至七八百文不等，另有票钱二十四文，挂号钱十四文，罚款两倍，亦有至三四倍者。又访闻泰州东、南、北三门外厘卡三处，司事、扞手从中渔利，每洋一元照市价短作三四十文，罚款开口十倍，约以二、三、四倍了结，货物报捐必须小费，照捐加一，从前尚有挂号费百文，照票费百二十、百六十文，过档费二三十文，现虽稍减，然积习尚未尽除。又访闻通州东门、西门、三十里镇各有厘卡，西门外之三里岸桥、东门外之龙王桥，又各有照票卡。其西门卡货物约打七折，扞手使费，货多而价昂者约索费两元，粗重之物自数百文至千文不等，洋价每元短作三十文，罚款约自二倍至五倍；东门之卡，扞手得费递多正厘即可递减，罚款、洋价与西卡仿佛；两处照票卡，各须验费数十文。如果属实，均足扰累商贾，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密派妥员，改装易服，前往确查，据实禀复，以凭严办，切切。此札。

加函

抽厘原因军饷紧迫，万不得已而设之举，乃各卡委员藉此需索讹诈，必使膏脂尽竭而后已。商人偶然漏报，事之恒情，稍罚亦足示儆，乃委员、司事人等视同叛逆大罪，既已非刑吊打，而又勒罚十倍、五倍，公罚之外又有私罚，商人饮泣吞声，惟有听客之所为而已。其商之奸黠者，则勾通巡拦司事，议定三折、四折报公款，而以三成、四成供私求。该司事等，或三年一充，或一年一充，每充一次，多则千金，少或数百金，以卡之大小为等差，若辈又何乐以重资夤缘一贱役以自污哉？不过以十之一归之委员，而以十之九取之商贾耳。治身之道，必使血脉流通，而后身无积滞之疾，治国亦犹是尔，今卡员勒索，商贾怨咨，将来货物屯滞，犹之血脉

不能流通，若不认真查办，定致元气有伤。鄙意散卡太多，收数少而耗费大，不如酌裁归并。米、麦等物为百姓日用所需，似可酌免。此次浮收各员，尤宜择尤严惩，或冀他卡引以为戒。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现在军务大定，餉事稍松，尚乞为牵车服贾之徒稍留一线生机，其可乎？

泰州兴化监押各犯牌示无名飭查

为札查事。访闻上年十二月初间泰州监押各犯，与挂牌不符者二处：一、于马快班房内，查有沈麻子、顾草亭二名，询系均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进押，牌示无名；一、于州照墙后朝西门面官饭歇内，查有陈芝灿、郑遐、赵恺三名，牌示亦无名。又上年十二月初七日兴化县饭歇内，有葛成之、葛宗之二名，询据葛成之云，系因钱债追缴，六月十七日到押，葛宗之十一月初九日到押，与成之同案，牌示均无名，各等情。据此，查泰州十二月份册报，捕役管押项下，有顾朝亭、沈髻小二名，均注明十一月三十日收押，沈麻子是否即系沈髻小？顾草亭是否即系顾朝亭？何以收押日期既不相符，而牌示又未开列？兴化县押犯葛宗之、葛成之二名，前送月报册内亦无其名，现并未见开列牌示，均应彻查，合行一并札飭。札到该道即密派妥员，改装易服，前往确查，禀复核办，切切。此札。

札准扬钉排

加函

私押一事，屡经严飭，乃各州县仍蹈故辙，岂以一行作吏，蚩蚩者遂应任我鱼肉耶？该牧令屡次玩法，所以迟迟不忍遽登白简者，念其得此功名甚不容易，徐欲观其后效耳。仍求执事就近再为劝诫，如该牧令仍任书差私押良民，视若罔闻，只有舍玉帛而干戈，断不仅以空言啗喝已也。乞切实转致诸君子为祷。

淮扬道会禀漕范两堤闸坝涵洞各情形谨陈管见由

据禀民办漕堤闸洞，全为民田灌溉而设，非为漕河减涨之用，其范堤闸又须挑浚海滩，工程浩大，兴举不易等语，自是实在情形，该令前禀应毋庸议。惟兴化乃极低之区，水到先淹，实属可悯，该道有漕河之责，修漕堤而守邮坝，均宜认真督飭员役在在保护，毋令下河百姓长受昏垫之害。一俟库款稍裕，再议浚河，以分沂泗之水，则洪湖多一去路，即下河金庆安全矣。仰即转飭知照，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咨行江属词讼月报功过章程

为札飭事。照得本部院设立词讼月报，原以稽核各厅、州、县是否留心民瘼，勤于审理，应按三个月讼案多寡分别勤惰，核记功过。前经苏藩司参酌旧章，详经本部院核定，凡三个

月内原报二十起以外,虽全数讯结,毋庸记功;四十起以外讯结十成,五十起以外讯结九成以上,一百起以外讯结六成以上,民间词讼月少一月者,均予记大功一次;连息销结案不及三成,无论起数多寡,应记大过一次;倘有上月结案虽多,而下月新收浮于所结之数,讼风仍炽,应仍不准记功;或有因案难速结,漏报掩饰,或并无呈禀案据,捏报案由,率称讯结,希图凑数邀功者,随时察办;如本系地广讼烦之处,经该牧令等随审随结,案无留牍,由听讼驯至无讼,是则化导有方,民心悦服,应由司专案详请优奖,业经飭行苏属各州县遵照办理。宁属各州县讼案多寡情形不同,宜如何变通办理,应由各该管道、府、州参酌苏属章程,先行详候核定,嗣后即按三个月汇详一次,各在案。兹据江宁、常镇二道及江、淮、扬、徐、海四府一州参酌章程,详复到院,本部院细加核夺,如江宁徐守详称,该属词讼三月汇记一次,断不能至百起以外,二十起以外全数讯结毋庸记功,至连息销不及三成记过各条,概可仿照办理,惟词讼月少一月记功,并上月结案虽多而下月新收浮于所结不准记功两条,恐启讳饰壅蔽之渐。盖官能迅速审断,无勾摄之烦、需索之苦,则舆情爱戴,远迩传闻,乡曲是非非官不决,因而纷纷趋诉,此由吏勤而得民情,似非讼风日炽可比,倘必责令词讼月少一月方谓有功,并以下月新收之案浮于上月所结之数不准记功,既无以表良吏之勤,且恐不肖之员意存规避,设法消弭,使民隐无伸,吏治不振等语,持论尚属平允。此两条宁属各州县即照该守所议飭行。又,淮安章守详称,有在一百五十起以外至二百起者,案牍较烦,审理非易,讯结五成以上予记大功一次,此层亦可照行。又,徐守、朱守称该属民情素称健讼,往往批准差提,原告避匿不面,无从质讯,其故由于传递之难,非尽听断之懈,拟酌量变通,四十起以外能讯结九成,五十起以外能讯结八成,一百起以外能讯结五成以上者,记功一次,如在四十、五十起并百起以外,三个月内能全数讯结,记大功一次,自系因地制宜,应专飭徐、海两属案多之地照此办理,余属仍照苏属旧章。至称三个月原报二十起以外,系属控案本少,并非审断不勤,如于期内全数讯结,应予以记功;连息销不及三成,不计起数多寡,记过一次;不及二成者,记大过一次。此三条未免过宽,原章应无庸更改。除分批外,合行礼飭。札到该司守、该道牧即便转飭各州县遵照办理,毋违,切切。此札。

札江藩司、常巡道、常镇道、江宁府、
淮安府、扬州府、徐州计、海州

宝山县详义仓积谷随漕收缴筹议章程请示由

据详并折均悉。该令捐廉倡建义仓,具见实心任事,甚属可嘉。该邑不产稻谷,每亩捐钱二十文采买,随漕收缴,即于串尾加戳,尚觉简便易行,应即照办。所议各条亦均妥协,惟发典生息一层,易滋流弊。凡官家之钱,呆存则弊端绝少,仓储积谷,地方民命攸关,但使年复一年继长增高,暂计之则不足,久计之则有余,不宜争此区区之利也,发典一条,应毋庸议。至经书每捐钱千文,准给钱三文,仍于正项内支销可也。并候督部堂批示。缴。折存查。

加函

陶文毅、林文忠谓推陈出新利小害大,盖亦有所鉴而云然。朱子在崇安时,起基只有米六百石,若不推陈出新,又何从扩充至一万余石之多哉?宝山既可按年捐储,自以不动原款

为妙。仍祈日积月累，俾有成效可睹，则崇安社仓之法，不得专美于前矣。予日望之。

札委朱丞勘丈丹徒袁振金控案滩地由

为札委事。据苏州府详复，丹徒县议叙从九品袁振金禀控沙董张实夫等串同书差藉端敛费一案，即经由府提集原被讯明，分别议拟详办。所有该职员名下广元、御隆两洲田滩，除已坍准其豁除外，其余坍剩之地，仍令照数完课执业。其罩占之三墩子滩地，现在究有若干亩份，应请委员会同该员逐一勘丈明确，详请照例着令缴价承买，并追历年所收芦柴价值，如数呈缴，以杜隐占而清课赋。至张实夫所占袁晴轩芦泥滩地五十亩，并请委员一并勘明，飭令缴价承买，设或日后另有张少兰其人出而争执，惟袁振金是问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芦洲滩地，坍则报豁，涨则报升，如有坍涨，应行委员会同地方官秉公勘丈明确，例不准业户罩占影射，争执弊混，据仰前情，合行抄仰札委。札到该员立即遵照，前往丹徒，会县督同该职员，确切查勘广元、御隆两洲实有坍剩地亩若干，其罩占之三墩子滩地共计若干，并将张实夫所占袁晴轩芦泥滩地五十亩一并勘明，分别绘图贴说，造具段落、亩份、四至清册，联衔据实通详察办。至历年所收芦柴价值若干，亦即查明附复，均毋稍任隐混为要，切速切速。

札试用同知朱丞

川沙厅详准法国胡总铎函致姚和尚 强娶杨珠姐一案讯供由

据详杨珠姐自幼许字陆姓，尚未过门，嗣陆姓因匪扰被掳，杳无信息，凭原媒陆惠荣转还庚帖，杨包氏将女珠姐许配姚和尚为妻。例内本有夫逃亡三年不还，听告官给照别行改嫁之文。又查条约，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皆免惩治。是中国之教民，亦仍应遵中国之律例，并非教民另有律例也。此案既经南汇县讯明定断，谕令择期迎娶，已与告官给照无异，乃又以陆姓存亡莫卜，不准即行另许他人，办理殊少把握。现在杨珠姐已与姚和尚成婚半年之久，该厅亦以关涉教务，未敢擅专，应否断令珠姐仍至陆姓守待，依违请示，尤属非是。陆氏子被掳不归，存亡莫卜，已阅九年，杨女与姚和尚夫妇和睦，既非嫁娶违律，岂能强令离异，以待被掳杳无信息之人？仰苏松太道核明，分别转飭照例详办。再，该地方官于办理民教一事，往往不能两得其平，不是矫枉过正，冤屈从教之人，致失一视同仁之意，便是畏首畏尾，有意冤抑无辜之百姓，致穷檐孤寡失所流离。此皆由该州县平日于律例、条约不肯认真推求，故临事茫无所措，依然如盲夫之夜行，何由使中外相安、民教各得其所哉？此后各州县办理民教事宜，总当存一公字，此心一公，则听断自无偏倚；听断一公，则中外自然输服。须知外国真正传教士，无有不讲理法，无有不遵规矩之人，其有误听不安本分之华民怂恿，以非礼之事来相争执者，必系外国流氓，断非真正教士。该牧令亦当正言争论，据理开导，不可一味迁就，陷人于罪。如若彼此相持不下，亦可禀明本道，照会领事，衡理定断，不宜一见教士，如同见鬼见神，毫无把握也。至于无知愚民，捏造毫无影响之谣言，尤当随时严

禁，以杜枉诬。该道并移常镇一体通飭。仍录报通商大臣衙门，并候批示。缴。

徐海道稟复勘丰境不能另开支河并请另委会勘由

该道勘报各河形势，并揆度起衅争竞之由，均已探本穷源，切中肯綮。丰、鱼两县现开支河，苟能彼此岁修不废，可期暂息争端，所请另行委勘一层，似可毋庸置议。惟疏浚南阳、昭阳二湖，既恐工巨费绌，难以举动（勘）〔勒〕修，目前所开支河亦恐各怀意见，久而懈怠，究应如何办理方昭允惬，已咨商督部堂察酌办法，移知东省会核办理，并请咨复飭遵矣。仰即知照，仍候^{督部堂}_{东抚部院}批示。缴。单稟并悉。图存。

浙江抚院咨匪犯徐凤漳等犯案地方无论何县所属 总宜执法严办咨烦核飭示复由

为咨商事。同治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准浙江抚院李咨，匪犯徐凤漳等犯案地方无论何县所属，总宜执法严办，咨烦核飭示复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此案前准浙江抚院咨会，即经行司飭查讯详，嗣据县稟，犯供抢劫处所并非该县境内，又经批司查核在案。兹准前因，此案既经该县讯问，与乌程县讯供大不相符，究竟如何不符，未据稟明，即此一端，足见该令模棱麻木矣，合就札行。札到该司速飭吴江县遵照，提犯讯录确供具详，勿得彼此推诿。一面札飭苏州府，查明犯供行劫处所，是否吴江县管辖，抑系震泽、吴县所管？克日据实稟复。此札。

札臬司

常镇道稟如皋上年十二月份监押人犯 漏列粉牌飭据明白稟复由

据稟该县因押犯较多，粉牌登满，另列小牌，月报册内亦经详细登载等情，惟查他县押犯有五六十名之多者，尚且并列一牌，该县是月押犯仅有三十余人，而谓高二尺、广五尺之牌不能登列，万万无此情理！即云该令月报册内并未漏列，但本部院通飭各牧令将押犯名姓登列牌示之初心，原欲使官押一犯，虽愚夫、愚妇皆得以共见共闻，免致书差复有私押之弊，该令不漏列月报，而漏列粉牌，彼穷檐蔀屋，又何从得月报而窥之乎？且该令何不将小牌接写之缘由，于月报上注明乎？该令只知于上司面上极力周旋，曾不念黎庶之颠连，虽提携而仍无告，书差之伎俩，虽稽察而有所难周，本应撤参，姑念该令平日居心尚属忠厚，且册报有名，从宽将该县摘去顶戴，以示薄惩。已札司注册飭遵，并咨明督部堂，暨通飭宁、苏两属各府、州、厅转行知照矣。仰即严飭该县此后悬挂粉牌，勿再稍有疏漏，致干严参，切切。缴。

卷七〇 抚吴公牒三十五

外来游民挖取塘岸石脚饬禁

为再行札饬查禁事。照得苏常一带沿河地方，前因外来游民挖取塘岸堤脚石块、石板，并于僻静处搬取坍屋败墙砖块石脚，装运上海变卖，得价甚厚，巡快、地保视为无关紧要，不免受财故纵，恐日久岸脚挖松，碎石滚入河内，始则撞破船只，继则淤塞河道，终则有碍墟田，攸关国课，当经分札苏、常二府通饬示禁在案。现查长、元、吴三县，仍有江北小船通同地保，于沿河一带折卖石塘旧基，实属愍不畏法，贻害匪轻，合再札饬查禁。札到该县立即遵照会商，迅速设一良法，认真严禁，仍随时实力查拿，并悬挂赏格，从重究惩，毋得徒以一示一复了事也，切切。

合札长、元、吴三县

嘉定宝山漕折告示行司

为札饬事。照得本部院前将苏、松等五府州属呈送征收七年份冬漕斗则折价各数示式，核分详略，评定优绌，行司转饬遵照，并因嘉定、宝山二县先系垫办起运，开征较迟，提出另办在案。兹已据嘉定、宝山二县先后呈送征收七年份冬漕折价示式到院，本部院详加校核，嘉定将费脚钱文即在四千三百文之内一节详细叙入，又将串式同送，甚属周备；宝山告示虽不及嘉定之详，尚称简净无疵，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转饬遵照，并令严查柜书、差保人等，如有浮勒病民、低作洋价情弊，立即从重惩治。如该县徇隐不究，定干严参，懍之，切切。

札苏藩司

札查宝山等县沙洲并积案情形

为札饬事。访闻朱委员于七年五月至宝山城，但凭各沙主绘各沙地图呈验，印委并未到沙一勘，其中难免弊隐。询据严姓隐漏二三十顷，鲍姓亦有隐漏。又靖江沙洲，自嘉庆年间起至今有涨无坍，咸丰七年承卖案内，现经丈出溢田约一万二千亩，仅收缴补课约二千亩，不及银千两，召买升科均未办及，委员现已撤局，移交印官，尚未举办，沙洲积案清结亦少。又

江阴沙洲，咸丰七年承买案内，丈出溢田，每亩补课有三钱、四钱、六钱不等，新涨召买，南滩共报五千余亩，缴银八钱，共止缴过一千余亩，北滩报涨、报坍之案尚未清查，闻新涨甚多，即如寿星沙约涨三万余亩，坍没豁免及南滩报涨之五千余亩，皆凭水利房经书黄守臣转据墟长开报，委员均未勘丈。闻水利房弊窦甚多，新涨之田率向该房买补，坍田之粮充为老额，影射免课，名为移丘换段，此弊各处皆有，尤以江阴为最，黄守臣声名最为恶劣。又常熟之何委员，在沙设局，其随人时到赌场、烟馆收费，墟长亦有馈献。又武进积案亦多未结，其报沙洲坍没豁免，县书每亩索造册费十余文，丹阳县书则每亩索费十文，并每年田捐，每亩亦索费十余文，人数甚多，其可指数者，中沁州书周徽吉、黑河蒋家沙洲钱锦秀二人。又常熟沙董于沙民词讼颇多隐为把持，和尚港以东有黄亮，合兴街以西有朱老虎，新街以北及带子沙有曹龙者，皆未敛戢各等情前来。均应确切查勘，以凭分别严究，合行札飭。札到该司、该局即便认真派委妥员，将以上各情认真查复核办，毋许印委颞预了事，切切。特札。

札苏藩司、沙洲总局

加函致局

沙洲弊窦如牛毛茧丝纷不可理，上年爵相商除沙洲积弊，手书几数千言，乃会衔出示，曾几何时，而弊端百出，又复陈陈相因，我辈何面目复见爵相乎？从前三年小丈、五年大丈，敝处奏改为十年一丈，业蒙特旨允准。圣恩尚且体恤沙民，无微不至，乃书差竟敢肆行剥削，任意侵渔，我辈犹复形同木偶，若罔闻知，是则沙民受书差之害，实则沙民受我辈之害也！务祈贵局派委妥员，将牍中所访各情和盘托出，以便尽法严办，庶可一劳永逸。立法时留一二分之弊，奉法时即酿八九分之弊，优游乃为祸本，姑息即是奸谋，欲举沙洲数百年之积弊廓而清之，固非下辣手、用重剂，断难望有转机也。

飭查武进县驿丁尚万春等克扣索诈

为札飭事。访闻武进县驿丁尚万春、驿书周庆隆、沈凤泰，表里为奸，克扣跑夫饭食、马匹草料，每遇货船索钱一二百文，空船索钱二十八文，水果船索钱三五百文等情，合行札查。札到该府即便查明讯责，并出示严行禁革，以杜扰累，切切。此札。

札常州府

加函

该丁书等前此以鱼花船为利藪，今因严禁，又以勒索货船为利藪，并闻该书遇要件包封过境，竟有私拆阅看之事，殊堪痛恨！望接牍后分别严查，如果得实，即将该丁书一并斥革，驱逐出境，庶不致仍留祸根也。费伯雄劫案业已数年，尚未获一真犯，弟实愧对之也。前此鹿大兄云，真盗逃在靖江地面，但靖江亦系苏省地界，非欧罗巴、米利坚可比，未尝不可设法踪缉，乞再面恳之，何如？

飭查东台县粮书私押花户

为札飭事。访闻东台县册书许嘉谟，承管十二都五图，有花户蒋席儒，应完漕米一石六

斗零，向由该书经收，上年冬间该书向蒋姓声称，本届漕米折价如每石给费六千文，可以混入灾区，不必领掣粮串，蒋席儒允以每石给钱三千，当付钱二千六百文，迨见本届漕折减价告示，有限一月内令花户自完，过期差收之语，蒋席儒即于限内赴粮房开具粮数草条，上柜完纳，掣有印串，该书恨不令伊经手，乃以上岁欠粮禀县，县中即将蒋席儒发押大兴楼饭歇，而该县粉牌却无蒋席儒姓名等情。查蒋席儒本届漕折已经清完，掣有印串，而该书仍禀抗粮，究竟是何情弊？且查蒋席儒一名，该县粉牌并无其人，是否该书私押？除前经札查外，合再札飭。札到该道即便认真确查，禀复核办，切切。此札。

札淮扬道

加函

该册书引诱愚民，以熟作荒，私图得费，不遂所欲辄又禀官发押，以为泄忿讹钱之计，此等册书，上亏国课，下扰闾阎，若不查实严办，良儒何以为生？敝处公牍上且淡淡着笔，诚恐措词过峻，则若辈必闻风而逃。东台君忠厚长者，未必甘心鱼肉乡民，然非有官亲、门上与该书朋比为奸，则该书亦断不敢如此恣肆，统祈就近确查，和盘托出。该县又有浮收漕价之事，此公真愤愤矣。

行查东台县浮收漕价

为札飭事。访闻东台县告示，漕价每石五千八百文。惟据陈中庄米铺李姓云，每石正价五千八百，连串票、脚力及经书川饭，须添出数百文。又据西涂镇碾坊曹姓云，现完漕价合加一费每石六千三百文，又云该处大概情形，连漕价、串票统算约在六千三四百文，乡间未见告示各等情。查现定江北漕章，不准于核定正额以外丝毫浮收，乃该县书差仍敢每石浮收钱数百文，孰法朘民，殊堪痛恨！合行札飭。札到该司道即便转飭该县，确查浮收书差是何姓名，明白禀复核办。并飭该令勿得饰疾惧医，切切。此札。

札司道

加函

敝处前此通飭各州县，每次开征丁漕，必须刊刻收价简明告示，张贴城乡都镇、市集、村庄，大县以张贴千张、小县六百张为度，原欲使穷乡僻壤、愚夫愚妇，皆能一目了然，方免书差高下其手。今东台、泰州、兴化等处，乡民全未看见告示，官有减价之恩，民受浮收之害，此书差匿示不贴，所以不能不认真整顿也。鄙意欲俟该县禀复后，拟将匿示浮收、尤为玩法之书差，置之重典，庶几各处书差闻风儆惧，不致复蹈前辙。公若以为可行，乞即飞速示知。蒋席儒欲完漕折，茫茫无所适从，正款全清卒致身入囹圄而后已，愚民之情状如此，书吏之威福如彼！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弟欲易为“宜官宜吏，流毒于民”，公以为何如？

行查泰州浮收漕价

为札飭事。访闻泰州城内，漕价至长之户，每石价钱五千五百文。惟据沈家渡小杂货店

陶姓云，该庄在泰州西南隅，一律完漕五千五百文，连各项使费共合钱六千五百文，另加串票每张四十文，向归差催，未见告示。又据九里沟后庄徐姓云：该庄折漕一律交差完竣，每石正价五千五百文，串票每张四十文，量户大小酌加差费千文、数百文不等，闻有告示，乡间未贴各等情。查现定江北漕章，不准于核定正额之外丝毫浮收，乃该书差每串票一张浮收钱四十文，又浮收差费千文、数百文不等，孰法朘民，殊堪痛恨，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转飭该州，确查浮收书差是何姓名，务设一永远杜弊之方，勿得再蹈前辙，致干严参。仍飭明白禀复，以凭核办，切切。此札。

札江藩司

加函

此次访查江北浮收者不止一县，但甫经立法，若痛以法绳之，又恐操之过急，无一牧令可以自全，且积弊至数百年，欲一旦廓而清之，固非旦夕所能程效，故先檄该牧令自行查复，或冀可以内愧，若后次仍复效尤，则我辈当易低眉为怒目矣，公以为何如？

查究兴化龚如林浮收漕价

为札飭事。访闻兴化县距城五十里之许家堡伏海庵，有王、卢二姓，并粮户多人，据云该庄在兴化东乡灶四上图，共有八十户，约共完漕米二十余石，向归经书龚必昌催征。今年是伊子龚如林来催，大众许至六千余文一石，尚不答应，每石索价八千方肯代完，是以均未说妥，一二日仍要来此催索。又湖西口经造沈四聋子经收杨永昌一户，每斗仍收八百文，其余民户粮少者亦多类是等情。查本年核定江北漕价，兴化每石五千三百文，此外不准丝毫浮收，乃经书龚必昌之子龚如林及经造沈四聋子，竟敢抗违定章，额外浮收，孰法朘民，殊堪痛恨，合行札飭。札到该道即便严提兴化县经书龚必昌之子龚如林、经造沈四聋子，确讯浮收数目若干，按律严办，以肃漕政。并确查书差浮收、匿示不贴情形，据实详复，以凭核办，切切。此札。

札淮扬道

加函

百姓不知漕价，然后书差可以浮收，然百姓所以不知漕价，皆因书差匿示不贴之故。此事一由本官有欲，希冀事不发则己可分肥，事发则归其咎于书差；一由本官心地不甚明白，任听门丁勾串书差作弊，朋分漏规。兴化令君，或有欲，或不明，弟尚未能逆揣，但任听经书勒索浮收至于如此，则彼平日之所谓谓催科抚字者，亦可窥见一二矣。安得纯灰十斛，将诸君子重役轻民一副肠胃荡涤净尽哉！入都在即，望速查速复为禱。

飭查清江八墟港等河道如何兴挑

为札飭事。据委员禀称：靖江城低河淤，闻有保卫局用存公款五百余千，存董事陈扬之手，齐前令任内即议作为挑河之用，因被该董亏用，至今未办，以致每年九十月起至清明

止,于南之渡船口、北之曹家桥,筑坝蓄水。南坝专派坝夫常松高看守,北坝专派地保刘胜全看守,遇有船只来往,肆行索诈。如极小艚船,每日约过四五百号,每船南坝索钱三四十文,北坝索钱七八文,不与则强取芦片什物;稍大之船,北坝勒捐,添雇多人拉坝,须加索钱数百文,南坝索洋一两元不等,实为客商之累。查八墟桥起至广陵镇,共长二十七里,如能一律挑深,商民受益不浅,闻该处居民亦愿按田分段认挑,但衙门内外每年均藉筑坝为敛费之计,多不愿办等情,合行札饬。札到该府即便查勘该河应如何迅速筹议兴挑?前此公款是否侵蚀?衙门内外是谁阻挠?确查禀复,以凭核办。其坝夫常松高、地保刘胜全如何藉端敛费,并行查究。此札。

札常州府

加函

据委员面称,此河不挑,近河农田水则苦潦,旱则苦干,且挑费不过千金即可竣事,该县每年仅以一二百串筑坝,船费每年可抽至二三千串等语。查该县设法生财,可谓想入非非,务望严檄申斥,并勒限将全河赶紧浚深,以功补过。倘逾限仍不兴挑,则按船私抽之咎,不但问诸水滨已也。

饬将海州差役徐相等严行提究

为札饬事。访闻海州差役皂、捕两班,不与词讼勾摄之役,惟头班十五总最为著名凶恶。每一总差名下,有二班两名、三班六名或四名、小伙十余名,凡有案件,必归十五总承行,把持婪索,无所不至。每一总差点充到手,须花衙门费二三百千,亲友开贺,子弟一样考试,地方绅衿仰其鼻息,乡间小民吞声畏服,无讼者构之使讼,有讼者差禀即销,遇有平素憎嫌之人,串通门丁,出具门条,任情私押,播弄事权,颠倒白黑。钱漕亦归十五总承催,往往有先为垫完再为掣串下乡、任意浮收者,即如串票一张须钱五十文,合上下忙漕价三张须钱一百五十文,故若辈无家不富。现闻陈牧稍为裁减,每一总差名下不过十人,不准私押,其权稍减。然稔恶既久,积重难返,其中能办事而声名坏者,徐相、叶向、王云、孙松四人为尤甚。至于经承书吏,向无大权等情。似此差役肆恶,朘削闾阎,亟应破除积习,以苏民困,合行札饬。札到该道即便确查该差役平日实在恶迹,如果与所访相符,立即严行提究。至徐相现在被人控告,已发交该道复查。并一面妥议如何抑其事权,清其流品,为将来永远除弊之法,禀复核办,切切。此札。

札徐海道

加函

胡文忠言书差害民,引诗“交交桑扈,率场啄粟”二语,以之移赠海州总差,当可无愧。徐、叶、王、孙四差,似须提案严惩,否则无以扫除结习。书差并非不可用,但须以官用书差,勿以书差用官,方不致太阿倒持。昨有绅士言及江北书差处处皆为本官供奉长生禄位,有人沁入心脾,必有人恨入骨髓矣!良可太息。执事素有揽辔澄清之志,何以经权并用,方能使此辈不致流毒闾阎?大概今之牧令,平日不甚涉历时务,故至事权在手,茫无把握,一任门丁、书差丝牵傀儡,言笑行动皆不自由。魏叔子言“儒生俗吏,不识时务”八字,可与虞廷十六字并传千古,诚为心得之言。敝处新编《牧令书》,业已刊竣,兹寄上三十部,乞分赠同寅诸君

子，余者留以自享。但恐诸公自命雅人，不肯看此俗书耳！昔欧阳文忠为夷陵令，无书可读，将署中所有积牍遍阅之，而后学问大进，然则案牍文字不独于时务有益，亦于学问有益。乞试与诸君子谛切言之，何如？

严禁高邮传呈等费

为札飭事。照得本部院访闻^{高邮}该州词讼案内管押人犯，可以任凭原差带押，莫知何处，殊堪诧异！传呈喊禀每张钱一千七百五十文，下乡相验费无定数，多者百数十千，均宜遵章禁绝。该州生员宋锦章，原籍兴化，不甚安分，有无实在劣迹？押犯朱得才，该州牌示注明系王炳元案内船伙，而该州去年六月报册，于朱得才名下注明讯是游匪，缘何牌册不符？现下钱漕已定新章，而该州差收串票钱至七十文之多，亟应一律革除。又，南门内兴和窑货店，经门丁出条取货，捐不给价，询称每年时节及差使照例供应之外，尚须随时强取，不特窑货为然。何物门丁，竟敢如此平空讹索？并应从严究办。育婴堂上年殇故一百余名，经理董事殊不得人。界首司讼费，闻亦不轻，是否仍蹈擅受故辙，合行札飭。札到该道即便转飭遵照，分别查办，勿得空言禀复，切切。此札。

札淮扬道、高邮州

加函

该牧前任各缺似尚有为，何以一至高邮，风采不如曩时，岂州境有贪泉耶？思之殊不得解。颁发相验章程，口血未干，何竟背道而驰？闻前此下乡相验沈姓一案，地保派费至一百七八十千之多，犯事十里内外鸡犬皆惊。为民父母，竟使百姓如防寇敌，清夜问心，安乎否耶？此事如或鄙人误听，自当甘伏采访不实之咎，抑或形迹之间难免疑似，亦望赶紧放下屠刀。满目疮痍，诚不暇先言丈人而后救火，伏乞大君子谅其苦心，死罪死罪。

查禁兴化书差相验各费并张二等唆讼包揽

为札飭事。照得本部院访闻该县下乡相验各费，跟班钱三千三百文，值堂二千二百文，书差十余千，另加船钱等费，本家有力归本家承认，否则波及邻右，又堂费二千文至五六千文不等，亟应严密查禁。城内有业屠之张二、张三，唆讼为事，因此起家。竹横港僧高祥，惯做讼师，小民受累不浅。又有举人王学易、陆殿鹏、成占春、黄景等，出入衙门，包揽词讼，有无实在劣迹？应一并密行查复。又闻该县初到任时，审案动议罚款，云系充公修葺之用，近来曾否停止？亦即明白禀复，合行札飭。札到该县即便遵照办理，毋得讳疾惧医。此札。

札兴化县

吴县地总陈松亭等飭办

为札飭事。照得本部院访闻吴县审案，每堂差费仍有五千六百文之说，殊属扰累，亟宜

严行稽察约束，毋致纵蠹害民。又光福寺十九图地总陈松亭，每亩以内按份收取陈、滕各姓票钱，每份六十二文，胆大妄为，亦应查明惩治，立即枷示图内示众。又闻乡征局收钱不即截串，百姓须奔走数次，始行给串。又每日开局甚迟，收局过早，且经造往往匿不发单，及持旧单向局查完，局中反置之不理。更有漕总更换，而旧漕总收钱小票不能换串，以致小民重复完纳者。种种累民，殊堪痛恨！该县务须查明漕总郭友梅、杜尔梅所给完户小票，勒令郭友梅、杜尔梅到局与完户面质，一一认缴，并一面出示，贴乡征局门首，令各完户持小票赴局换串，以昭平允。其乡征局办事之人，亟应慎选诚朴勤谨、无衙门恶习者赴乡征收，并给发串票，随收随截。局门亦飭令早开缓闭，庶小民得免守候，即输将可期踊跃。又闻郭友梅于去年七八月间到光福左右，收取同治五年清查册内之民欠，计收四五十元，并未给发凭据。又访闻木渎镇赌棍袁沧海，夏间在镇开赌，殴辱武弁，迄未拿获，均应分别查办，惩一儆百，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转飭遵照，克日按照所访各条，认真革改，据实禀复，切切。特札。

札苏藩司

加函

漕总郭友梅，上年业飭斥革，何以该县又复用之？岂无郭友梅该县即不能办事耶？万一郭友梅竟一病而亡，该县又将何所恃而不恐耶？漕总名目，早经通飭禁革，乃该县除其名而用其人，是何异戒洋烟而吸鸦片乎？务祈转嘱该县，立刻将郭友梅驱逐出境，为吾民除一敲脂吸髓之祸根。其余各条，并嘱该令认真整顿，勿再因循。附省首邑尚尔百弊丛生，难怪千里外、百里外牧令之视法令如弁髦也。天时久旱，拟于数日内设坛祈雨，请公选定一日示知为禱。

飭沛县严禁差役相验需索

为札飭事。照得本部院访查该县差役，倚恃衙门，贪横不法，平日遇有讼事，多方讹索，固不待言，若地方一报命案，本官相验下乡，即为该差役等大作威福之时，非但择肥而噬，而且远近居民挨户搜索。即如刘瞪致死伊母舅孟玉文一案，该县前往相验，原差赵振强拉李太和作为干证，令地保郭喜科派邻佑至九家之众，讹索至六十七千之多，似此纵容婪婪，贻害地方，伊于胡底？赵振在押病故，已据验详，此案原差尚有何人？合亟札飭。札到该县立即查明，提同地保郭喜，研究明确，迅将勒派钱文如数追出，一面禀候本部院将被派邻佑姓名、钱数清单札发，以便传集邻佑人等，当堂按名给还。并将该差、地保严行责惩，及以后下乡相验作何禁止科派之处，克日详细禀复，切切。特札。

札沛县

加函抄案致道

鄙人之于沛令，谆谆告诫者不下数千言矣，私心窃冀其翻然振作，乃口血未干，而地保、原差复有强派验费之事！附呈抄案并科派名单，幸且存内勿发，俟该令能否据实检举，再作道理。差保等祈为确切查明，倘得需索实据，即当先以三尺从事，且不必意在沛公也。

卷七一 抚吴公牒三十六

饬铜山县清理监狱班房

为札饬事。照得本部院访闻铜山县监狱墙垣尚称完固，而监内地方不能洁净，致多疫病，至管押人犯看役七班内，惟孙太、滕标二班所押人数既多，秽气熏蒸尤甚，此外如养济院房屋，任其坍塌，所有现存之二十一间亦俱渗漏，不能居住，殊非体恤罪犯、保全孤贫之道，合亟札饬。札到该道立即转饬该县，督同典史，严饬禁卒人等，将内监、外监一律打扫干洁，其班房亦速饬看役收拾清静，并看役作何给予饭食，勿致需索押犯之处，迅速酌量筹给。所有养济院房屋，务即设法兴修，使孤贫得所栖止，切勿仍前怠废，致干复查获咎。仍将办过缘由据实禀复，切切。特札。

札徐海道

饬睢宁严拿盗贼

为札饬事。照得除暴安良，先在有备无患，而其源则系乎平日居官能使民心信服，遇有缓急方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官民联为一体，民间遇有失事，官如自被其害，速为设法缉捕，重赏严办，使小民共信官长真能为吾侪除暴安良，自必激励奋兴，感通联络，令行禁止，盗贼尚从何处容身哉？本部院访闻该县捕务废弛，于通衢大道商贾辐辏之地，盗贼往来窃劫，如入无人之境。即如离县最近之朱家集、龙家集，最远之张家营、姚家集等处染坊，去年八九月间迭被抢劫，此外被窃、被抢尚不一而足。在民间或以控告无益，未尽报案，而该县安坐衙斋，亦若不闻不睹，既不访查，又不往勘，闾阎徒切惊惶，商旅不能安枕，安能使民心信服，呼为父母、奉作神君乎？合亟札饬。札到该县速宜振刷精神，勤求民瘼，于地方盗贼出没之处巡警团防，互相保护，购觅眼线，迅速跟拿。如再仍前玩泄，以致复有失事重案，即当严行参撤，决不稍宽，慎无自误，切切。特札。

札睢宁县

饬宿迁等县严禁栽种罌粟

为札饬事。照得栽种罌粟，有干例禁，必须地方官随时禁止，照例结报。本部院访闻该

县种植之区已十居其一，小民贪财，率相效尤，势必愈种愈广，大为农亩之害，亟应严行禁绝，合行札飭。札到该县立即遵照，剴切晓谕，一面周历亲查，遇有种植罌粟之处，即刻传集佃户、地保人等，谕令作速改种粮食，酌予限期取结复查，务使净绝根株，勿致有妨农亩。仍将查禁办理缘由，详细具报。此事令在必行，切勿宣言搪塞，切切。特札。

札宿迁县、丰县、萧县

加函

此乃认真查办之件，非奉行故事之文也。诸公果能设法禁绝，鄙人必当兄事灌夫，弟畜籍福，不仅以僚友待之。种者多，则吸者必多，多种则农事废，多吸则气力弱，十年后不惟不能足食，而且不能足兵。务望奉文后，亲自下乡切劝，使小民皆晓然于不可贪眼前之小利，酿无穷之大害，庶几令如流水，不致有所扞格，其真不率教者，亦当严惩一二，则百姓自能知劝知戒。种烟多在旱田，诸君子能否兴修水利加之意乎？并祈将此函抄送二县为荷。

飭砀山严禁栽种罌粟

为札飭事。照得内地种植罌粟，有害农功，久干例禁。本部院访闻该县种植之区，业已十居其二，小民贪利效尤，势必蔓延日广，大为地方之害。又，前任河营游击、充当寨主之阩大邦，倚恃营员，出入衙门，仗势行事，恐非安分之徒。以上二事，必须严禁确查，合行札飭。札到该县遵照，即于栽种罌粟之区出示禁止，并于下乡时留心察看，传集佃户、地保人等剴切面谕，令其改种粮食，酌予限期，使之迁业，仍取各地保切结存案禀复。至阩大邦，虽据该县禀称尚无劣迹，仍当随时访察，俾不致复萌故智，扰累平民。此系特飭之件，务必认真办理，切勿因循瞻顾，致干未便，切切。特札。

札砀山县

江甘埠头需索船只飭办

为札飭事。访闻扬州江、甘两县，夫皂埠头人等著名凶恶，而吴三、吴四两人为尤甚，每于徐凝、缺口、便益、东关四门之间，串通夫皂，遇有杂货船只，由一次、二次以至四五次，更番持票封船，每船索钱至二三千文之多，若遇里下河船，甚至有每船索钱五六千文者。至府、县、营、汛各衙门，俱有挂名优免船名目，每于新官到任，换领护照一次，须费钱三千余文，寻常年例衙门内外每年须费八千余文，遇有差使仍须按照贴费，谓之免差不免费，其钱均归夫皂、埠头均分。似此扰害平民，殊堪痛恨！又，访闻上年十二月二十日邵伯镇货船起货上岸，有甘泉县马号棚头号隶，及邵伯司巡检衙门大小班司隶、埠头各行，每船索诈钱八百文，由邵伯司差头王丰又名王了头经手分派等情，尤堪诧异，合行札飭。札到该^府等即便将著名凶恶之吴三、吴四，及邵伯巡检之差头王丰即王了头，由该县等分别讯明责革，枷号河干示众，半年释放，以示惩儆。仍一面出示，严禁藉差讹索，及优免、贴费名目，并即遵照单开清河禀批船埠章程，参酌妥议，禀复核办，以期永除民累，毋稍违延，切切。

计抄清河禁革船埠各禀批

札扬州府、合礼江都、甘泉二县

加函致府

江甘等处夫皂、埠头索诈船户之案，不一而足，该令等竟一任自然，无所闻见，岂古称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者耶？官场之小事，即百姓之大事。长年三老，终日邪许，所得几何？乃纵令夫皂、埠头更番剥削，托庇宇下之谓何？各衙门若能严行禁绝不收夫皂、埠头之费，则夫皂、埠头自不敢收大小船户之费，盖源清则流自不浊也。尚祈就近严督两县，实心实力，妥筹善法，务求尽除一切弊端而后已。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或者不能自伸冤枉之小民庶可稍沾实惠乎？闻初旬缺口门外商船有劫财致命之案，何以至今不报不缉？然则劫案、命案，亦可谓之小事，亦可装作糊涂耶？噫！

查沭阳门丁差役需索

为札飭事。照得本部院访闻该县稿案门丁姜姓、钱漕孙姓、用印兼值堂郭姓，需索差役格外使费，并肆意嫖荡，如果属实，亟宜严为责逐。捕班头有陈锦者，著名凶恶，又善逢迎，闻五六年前十子桥地方耿如保家计颇丰，陈锦教唆该处素不安分之耿学曾耿学曾另有杀死耿如秀一案，诬控耿如保抢毁杂物，随即下乡捉拿，耿如保被逼自缢，其子耿锡贤赴海州呈控，该州屡提陈锦不到，后有耿景阳树料被窃，陈锦又唆地保史佩徐捏报耿锡贤所偷，藉案钳制，使其不敢再申前冤，众情忿恨，耿锡贤尚因此案被押县差杜大家。似此凶恶差役，致良民冤上加冤，亟应查明案由，从重惩治，以快人心。又闻民班头李胜，遇事讹索，极为乡民之害，亦应一并惩革。该县下乡相验，向系犯事家出钱，或多或少，视其家之肥瘠，同庄如有殷实，无不牵做干证，乡曲小康之户颇不聊生。去年耿姓地上被劫，杀死两尸，因耿姓家资尚裕，衙役即多方苛索，地主耗费几二百千。此等恶习，亟宜严行禁绝，以省扰累。该县外监虽有木栅、地板，惟秽浊不堪，且墙低临街，甚不谨慎，亦宜量行葺治打扫，合行札飭。札到该县立即遵照，查明办理禀复，均不可以为前任之事而忽之。闻该县驭差尚严，讯断亦勤，又不徇私，富绅如程氏亦未往来，足见胸有定见，仍须实力虚心，不耻下问，庶可以耳目之有余，补心思之不足，否则书差扰民，与本官扰民何以异哉？勉之慎之，切切。此札。

札沭阳县

访闻泰州吏目等需索包揽各弊飭查

为札飭事。照得本部院访闻该州张吏目，需索坝费，于寻常费外加收咸货每石八文，寻常货船每石五文；又州差宋五，遇事生风，横行无忌；又州署家人张姓，外人号为张松泉者，亦有招摇之名，时复包揽客货；又闻该州文生宋桂生、董家夏嘉谷、武生王二巴孜，向以包揽词讼为生涯；又土棍曹仁和，在南关外开设杂粮行，素不安分，均应密行查复。又闻该州间案堂费一二千文至五六千不等，下乡相验，地保当差，邻佑仍须暗贴钱文，多寡不等，亦应痛行禁

革。安定书院经费，本可敷用，惟董事发给膏火只有七折，士林多有怨之者，并应分别整顿，合行札饬。札到该州即便遵照，次第办理，并查明禀复，毋谓该州所行尽是而本部院所闻尽非也，切切。此札。

札泰州

海门书吏疲庸玩误饬加整顿

为札饬事。照得本部院访闻海门书吏，多系无用之人，类皆日晏方起。书吏向有买缺名目，此缺到手即其终身衣食之源，本人不能办事，全仗副手代办，案卷往往遗失不全，访闻皆该书吏藏匿不出，或竟抛弃潮湿处所任其霉烂。似此疲庸玩误，亟应严行整顿。又该厅代书，每张呈词至有千余文者，堂费若遇殷户，仍须十千、十五千不等，相验由地保办差，每次一二十千文，事主无力，邻佑分任。又钱漕书办，有按每两收二十文为纸张费者。并宜严密查禁。又该处多停棺不葬风俗，数年之后开棺捡骨，盛以瓦埕，置之屋脊，云可预避水灾，棺木则置为门扇，谓之财门，尤属陋俗，并应严禁，合行札饬。札到该厅即便遵照查明，分别严办。仍即据实禀复，切切。此札。

札海门厅

访闻宜兴溧阳赛神聚赌饬禁

为札饬严禁事。照得宜兴、溧阳两处，地僻民漓，俗尤嗜赌。本部院访闻宜兴境内临津地方，向有孤祠一所，乡民以为临津城隍庙，每年二月三十日系庙神诞期，四方博徒藉赛神为名，演戏赌博，露棚百余座，号称节场，游手好闲之徒因而麇聚杂处，奸盗诈伪，事故丛生。又宜属清东之祠生庙、溧属山前之太师庙各处，于三月初八、十五等日，亦复有此积习。查宜、溧两邑自遭兵燹，蹂躏较深，值此大难初平，正宜尽力耕桑，培元务本，岂容借口节场露棚豪赌？况地方窃盗等案，半由赌博而起，若不从严禁革，其为人心风俗之害何可胜言？合行札饬。札到该府立即转饬该县，先期出示严禁，不得再有节场聚赌等事，届期仍饬亲往该处，密访确查，毋任差保人等需索徇庇，是为至要，切切。特札。

札常州府、镇江府

宝山挂号等费名目饬禁

为札饬事。照得本部院访闻宝山县任信家人，每递呈词，尚有挂号等费，如全号、半号、内千三、外千三各名目，凡大事须挂全号，计钱八百四十文，小事半号，计钱四百二十文，内费一千三百文，外费亦一千三百文，种种需索，殊堪痛恨，亟应严行查禁。又署内家丁时常二三邀结，前赴吴淞，所有来往车钱及一切食用，均系地保与船行供应，每于回城时，尚须向船行

刘锡借钱，多寡不等，亦应严行约束。又闻县属西南五十里之真如镇，有土棍张德明，年四十余岁，结拜兄弟多人，与地保绰号雷祖者联为一气，每每倚恃人众酗酒滋扰，一方人俱畏之，有无实在劣迹，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转行，认真整顿，并据实查复，切切。此札。

札苏藩司

飭裁如皋陋规减复典当利息

为札飭事。照得本部院访闻该县每逢告期，代书戳费五六百文至千余文不等，传呈约费十千内外；其不在告期，传呈须三十千内外，均由接呈之差包揽，或由讼棍包揽，实属大为民累，亟应严密查禁。又闻城中育婴堂，现收婴一千五十余名，该县地方尚属殷实，何以弃婴者如此之多？亦应查明，设法劝惩。又该县有两典当，因印官索规五六百千，佐杂数十千，是以向例二分者今加一分，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该县谅不忍为一己之囊橐，令百姓受此朘削，并应裁去陋规，令该典仍复旧例，二分取息，以惠贫民，合行札飭。札到该县即便遵照，分别办理禀复，毋得掉以轻心，切切。此札。

札如皋县

飭查吴江震泽二县讼棍王稚亭等实在劣迹

为札飭事。照得本部院访闻吴江、震泽二县讼棍，除文生袁爱庐外，尚有待诏王稚亭、监生项稻香及乡棍张正禄、戴阿孝、马兴祥等，均系著名唆讼不能安分之人，有无实在劣迹？又闻该二县停棺不葬者尚多，亦应设法瘞埋禁止，以挽颓风。又闻该处巡盐快船，间有枪匪充当者，到处皆不安分。去年八月十六日金味耕由上海贩鱼回家，路经吴江界内，有巡盐船查舱，持有印票，并有火器，去后又来，将钱物尽行劫去，迨破案后，乃知为旧时枪船现充盐快者，经该县甘令劝令金姓具领原赃，止领皮马褂，而鱼钱十八千该县并不追给，又不惩办，殊属庇纵，亟应认真选充，严行约束，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转飭遵照，密查办理，据实禀复，切切。此札。

札苏藩司

飭查赣榆绅董仲统伦等有无劣迹并革除堂费串票费

为札飭事。照得本部院访闻该县勤政爱民，苞苴谢绝，莅任未久，舆论翕然，何感民之深也！绅董出入衙门，向来著名者，城内有仲统伦，青口有周曰森，众论皆有不满，而把持交结，周为尤甚，有显然劣迹否？近来仍蹈故辙否？标差向来五六名，该令较少，然每案二三名仍觉太多；堂费三千文，票费十五文，亦宜革除；大门内班房东首屋三间，泥地不甚干洁，押犯难免疾病；选青书院如能认真整顿，常年膏火亦可敷用，该县均悉心料理之。又闻该县有抢孀

逼醮风俗，并应严行查禁。凡属教养有益百姓之事，均赖良有司实心实力次第振兴，以期益臻上理，勉之望之，合行札饬。札到该县即行遵照办理，并密查禀复，切切。此札。

札赣榆县

查禁宝应书差陈时修等婪索使费

为札饬事。照得本部院访闻该县有著名兵房陈时修，绰号虎七老爷，差头贾逵、李和，绰号牛头马面，闻该书差等串通一气，贿嘱门丁，欺瞒本官，勾连讼棍，力能把持颠倒，而贾、李尤甚，每遇讼事，需索差费，少须一二百千，多至数百千；收漕之时，先代乡户折完，下乡加倍征收，历年恶迹久著。贾、李之外，其余衙蠹闻尚不少，即如店铺开张，衙门杂役皆有使费，寻常中等之店亦须费钱数十千文；每逢年节，另有杂费，风气之坏，至宝应而极。现在该令驭差甚严，若辈稍知畏惧，然闻积习尚未扫除，务须重为整顿，以清蠹弊。其贾逵、李和、陈时修三名，查有实在劣迹，尤应严行惩创，以快人心。城内生员祁炳文、潘金、乔楨，以刀笔害闾阎，有无实在确据？汜水司向时讼费、差费，有至百十千者，近来仍蹈故辙否？又闻该县铺堂费，有至八千、十千者，相验费亦未尽除。又该县捕役诬良，俗名牵猴子，均应严查，合行札饬。札到该令即便遵照办理，并密行查复。该令官声尚优，务期实心实力，除暴安良，本部院有厚望焉。此札。

札宝应县

南汇稿门袁姓等需索讼费饬查

为札饬事。照得本部院访闻南汇县稿门袁姓，扬州人，每收呈一张，需洋一元；漕门殷姓、杨姓两人，于比追粮差、代求展限，每次需钱四百文；又值堂签押两人，每过堂一次亦需洋一元。该县书差遇事仍多讹索，亟应严密查惩，以清蠹弊。又访闻该县有恶棍李阿狗，鲁家汇人，掠拐妇女，无恶不作；黄沙塘民刘玉春，为沙民中之最凶悍者，土人捞洋不出，往往坐地分赃，如果属实，亦应查拿。又闸港义学周塾师，吸食鸦片，常不在馆，生徒散去，殊属惰误。又该县抢醮、逼醮恶习，亦属可恨，并应严禁，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转饬密查禀复，分别核办，切切。此札。

札苏藩司

饬查武进江阴靖江宜兴书差需索

为札饬事。据访查委员禀称，武进县差役裴洪，素极凶恶，肆行索诈，上年因需索沙洲门牌票费每户钱十文，经董事书识禀知委员，辄敢因其不为回护，纠众殴打；靖江漕书姚步青，经办各捐，侵吞不少；总差朱万林，因为叶令信任，索诈尤甚；江阴工书蒋焕章，每节收取各行

店名曰“门摊使费”；宜兴已革漕书徐二了，现仍暗中办事，教令现充漕书渔利作弊；差头周锦、魏文大，均索诈横行；荆溪总差邵金并县差兼充地保李姓，下乡需索，著名凶恶各等情，合行札饬。札到该府即便分别确查，据实禀复，以凭尽法严办，切切。

札常州府

卷七二 抚吴公牒三十七

批荆溪县详叶健芳茶叶行先后被劫获犯由

查湖汶镇系人烟稠密之区，该茶叶行于旬日内被劫两次，拒伤店伙，似此迭劫重案，地方文武平日毫无防范，失事后又不即时通报，泄玩已极！所获蔡音桃、吴阿四二犯，究竟蔡音桃如何上盗行劫，有无分得赃物，吴阿四并不承认。仰按察司即将该署县摘去顶戴，严飭比差会营，并移邻封营县一体协拿，勒限一月内，务将各逸盗按名悉获，提同现犯研讯确供，通详察夺。逾限无获，或妄拿诬认，即行严揭请参。并移苏藩司注册，通飭遵照。缴。各册图存。

加函致府

此事该县想必并稟尊处矣。一旬之间，一店而被劫两次，我辈尚可晒然面目居人上哉？蔡音桃于十数日后始行拿获，又无确赃，且系丹徒人氏，以理揣之，必非真盗。何则？劫至两次，赃数甚多，该犯又非家属在镇，有所系恋，岂有不逃回原籍，及避往他处之理？岂有徘徊十数日，恭候捕役缉获之理？又云身有茶叶一小包，认系该店之物，但该店所失银钱衣服等赃毫无一获，该犯独留无足重轻、确可指证之物藏诸身上，自露为盗实据，断断无此事理！又称该犯业已供认接赃，并供指吴阿四不肯放松，安知蔡音桃非因受刑不过，捕役诱以自首免罪之例，不得已而出此哉？吴阿四既向系在镇开小客寓，贩卖鸡鸭熟肉，何以骤然改行行盗？必系捕役住宿不还店租，饮食不还物价，吴阿四向取触恨，因教蔡音桃指攀泄恨，不然吴阿四既系首盗，何以蔡音桃落膝初供并未声明吴阿四在场哉？该令因欲消弭处分，遂致全无心肝，地狱之设，正为是人矣！务祈尊处速派妥当可靠之人，亲往该处密访，究竟此起盗匪系是土人抑是游勇？盗窃必在近处，方能深知劫后尚有余贖。又该令密禀，言该茶叶店向来买卖锱铢必较，远近恨之，被盗乃由自取，此言尤属荒谬！然则该令征收丁漕公费，分文不肯减让，百姓亦将行劫报复耶？再以上所揣情形，系是臆度之辞，祈暂勿入牒，缘万一蔡音桃等果是真盗，恐该令一见痛驳文书，转惶惑无以自主，一俟访人确探，实系此种情节，再以公牒行之。弟只恐该令诬良为盗、荼毒生灵耳，并非欲与该令为难也。此案似与上年宜兴厘局劫案相类，用意亦复尔尔，可谓鲁卫之政矣。

分飭认真递送文报

为札飭事。照得自苏至沪，计程仅及三百里，前年来往限行排单文件七八个时辰即可

递到，去年则须十一二时，今年则竟须十五六时始行递到，经递之上海、嘉定、镇洋、昆山、元和等县驿，任意疲玩，日甚一日，殊堪痛恨！兹于六月初十日卯刻，接到苏松太道初八日戌时末刻发递、限行五百里排单公文一件，核计途中行至十六个时辰，实属迟延已极。洋务军饷，在在均关紧要，各该县驿每每迟延贻误，而上海一县为尤甚，若不严加整饬，何以惩疲玩而肃邮政？除分札饬遵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县即便遵照，严督管驿丁书，此后凡遇苏、沪、金陵往来限行文件，务遵标限，立即加紧驰递；寻常文报，亦即随到随递。如再压前等后，任意迟延、拆损，定将各该县管驿丁书提省，从重责处，并将各县令记过示惩，决不宽贷，懍之切切。

札元和、昆山、镇洋、嘉定、上海五县

奉贤浮销仓谷经费欠解漕项行司查办

为札饬事。照得奉贤县办理积谷捐款，前据于章程内议请支销常经费，以一成为率，当经批令撙节开支、实用实销在案。乃昨据松江府册报，该县同治八年份经收谷捐用过经费，仍开支一成钱一千一百余千之多，较之其余各厅县浮增数倍，又不造册报销，断断不能照准，即经批司饬令核实造册报销，将浮支之款按数追缴，发典一并生息，迄今两旬有余，并不遵批核数缴回，亦无只字稟复，显系意图蒙混，实属不合。又该令经征同治七年份苏道漕项，尚欠正耗银二千四百余两，八年份漕项已据报解正耗银一万二千六百两，所解不及七年份之数，约计未解之款为数尚巨，若非该令征存挪用，即系惰误催科，现应如何彻底查办，以儆疲玩？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遵照，查明七年份漕项实欠银数，刻日一并核议，详复察办。一面先行勒限严催，将应解各款赶速分别如数缴解，毋迟，切速切速。

札苏藩司

加函

百姓一遇凶年，欲吃草根树皮而不可得。今该令浮开经费至一千一百余千之多，若尽以归公，此时即可多储一千一百余石之谷，将来即可多活一千一百余人之命，乃该令只顾舐糠及米，并不未雨绸缪，岂于闾阎疾苦各事全不留心耶？岂于古人荒政各书全不寓目耶？弟前年裁漕费、办捐谷之初，众皆目为加赋，诋诃沓集，唾骂盈城，弟坚忍力持，善词切劝，不啻管秃唇焦。其时适值因公赴沪，途中耆老绅衿，纷纷具控稼穡艰难，乞免谷捐。当询以从前漕价每石应完钱若干？曰十余千或七八千不等。然则今完若干？曰今每石只完钱三千四百文。因告以百姓漕价已得如许便宜，谷捐不过等以前漕费五十分之一，况仍留为尔等备荒之用，岂可阻挠？绅耆等始诺诺而去。然则江南现在有此数十万积谷，固鄙人唾骂中之英精、农夫血汗中之宝气也，应如何珍储力护，方不负我辈一番苦心，乃该令浮支，竟比各县多增数倍，若不认真追缴，将来必致纷纷效尤，取之如珠玉，用之如泥沙，不十数年，所有存仓谷石皆将化为州县交代一纸空文矣！务祈明日即传该令，嘱速补还原额，否则必干吏议。盖事关大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千万转致为祷。

海门厅禀各港口商渔等船仿陆地烟户编查请示由

前据详编查烟户保甲一案，即经批司飭遵。兹据禀商渔船只仿照陆地烟户编查，所需辛工、油烛等费向各就地花布行抽厘一层，必有藉端索扰、侵蚀肥己，断难准行。应如何筹给之处，仰按察司会同江藩司，飭即妥议，禀复察夺，毋迟。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奉贤县禀送谷捐支用经费折由

该县原报支销一成经费，并未声明用有余剩发典生息，以抵此后常年经费之用，且以谷捐本款二千七百串发典存储，尚称作为寄存，不议取息抵费，而欲藉此细微余款生息，以济日后经费，显属错谬，显系本图浮支侵蚀，一经本部院批驳，乃以前情掩饰，实堪痛恨。即折内已支各款，俱系笼统开列，并未分款逐细注明，究竟有无浮冒，亦未能详晰考核。仰苏藩司转飭该前令，督同经董，将所支各款详开细数清折，通送核夺。所有应存谷捐现钱及存典领状，全数点交后任接收，专案具报，并将民欠谷捐造册移交后任催追。仍飭松江府查明各厅县民欠谷捐，是否确有串票可凭？刻日开明欠户钱数清折，具复察夺。一面榜示通衢，勒限追完清楚。倘查有官役侵挪捏欠，亦即分别究追严办，均毋宽懈悬宕，切切。此缴。折存。

金坛县禀到任情形并请免减津贴公费

据禀，该令到任，沿途察看坛邑情形凋敝，农民稀少，以致田地荒芜。该令务须振刷精神，勤求治理，凡地方应兴应革事宜，固当实力整顿，招徕垦荒，尤为当务之急。田亩果能逐渐开辟，元气即可纾复，休养生息正在此时，该令勉之。据称所领常年津贴，抵支一切公用，为数不敷，与锡、金、宜、荆之钱漕业已启征者，不可同年而语。本部院察核所禀，尚系实情。昨据溧阳令面禀，本年溧阳钱漕可以开征，则该县办公经费不虞缺乏，今金坛公用竭蹶，丹阳亦据禀请免减津贴钱文，值此厘捐减色之际，餉需浩繁，不得不力图撙节，各县津贴断难免减，本部院通盘筹划，惟有挹彼注兹，将牙厘总局每月津贴溧阳县钱一百五十千之款，一俟该县开征后，即行分贴丹、坛二县，以资补苴。仰苏藩司移会牙厘局，一体飭遵。一面由司飞催溧阳县迅速办理启征，以裕课赋。俟议禀定案后，即遵定章，确核应征区图顷亩、征收科则银钱细数，及严禁书差滋弊各情，妥叙简明告示，预行刷印，遍贴城乡，俾得家喻户晓，以杜浮收勒捐。并将示串各式实贴处所、启征日期，分别开折通送核察，毋任违延。仍由司局将遵办缘由，刻日具复，切切。缴。

加函

亩捐抵征，原属一时权宜之计，其中册书需索、绅董侵吞，非赖粮户告发，弊窦直无可查。溧邑既可启征，则附近各县亦可次第办理。官吏皆言民愿办捐，不愿办征，当系掩饰之词，盖办捐则数目参差混淆，可以高下其手，而又可免粮道浮费，办征则须滴滴归源，无从染指故

也。至于丹、坛等邑，蹂躏太深，元气太伤，官斯土者，必须如卫文公布衣帛冠，勤求民隐，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时时以地保自待，方能望有转机，若丝毫带有官气，则百姓沾不到实惠矣。前定垦荒章程尚嫌太严，盖趋利避害，人之常情，非疏节阔目，使有余利可图，安望趋之若鹜？兹有应商数条，祈为酌加采择：

一曰兴修水利。贼扰之后，断瓦颓垣，沿河阻塞，遂至水道不通，田亩旱无可灌，水无可泄，土人名之曰“靠天田”，言天若不旱不水，则此田有收也。夫垦民筹经费、竭筋力以开辟此土，原希冀稍得膏腴，为子孙世世衣食之计，今得此易旱易水之田，不惟目前无利，尚恐贻他日空赔粮赋之害，此客民之所以观望踌躇，垦务之所以毫无起色也。或谓可责成垦民合力同修，庶几众擎易举，是又不然。垦民资本无多，以之筹购牛只、籽种尚恐力有不敷，安肯舍私图公，为未雨绸缪之计？且垦户皆系零星散住，非有累万盈千可供指臂，借资民力之说不过徒托空言。鄙意江北勇营尚多，无所事事，似可酌移数营于金坛等处，且屯且练，一面责成将县属淤塞河道次第兴修，修有成效者，营官记功，惟须严禁不得骚扰百姓，违者以军法从事。水利已修，从此灌溉有资，垦一亩即得一亩之用，垦民将不招而自至，而且货物从此流通，客商从此聚集，数年之后人烟即可稠密。此事须函请伯相与制府会商，方能有济，吴民皆由伯相起死而肉骨之，岂有生之于始，而不为成之于终者乎？

一曰代筹粪料。荒田久失耕锄，虽膏腴亦成磽确，就近既无人贩卖，远购又乏川资，鄙意欲于常州厘局每月拨借钱二三千串，选派委员采买粪田之物，运至荒田最多之处，会县择董承领发买，只取本钱，源源周转。现上海新到一种秘鲁国鸟粪，价值不高，运费又轻，以之粪田，最易发舒，似可飭令试用。如此办理，厘局本钱仍可归回，而闾阎已得无限享用。田之肥瘠，全在粪田之具厚与不厚，人力之耕勤与不勤，故一亩精田胜于十亩薄田。今既有其具，自不患垦民之不勤矣。

一曰严杜冒认。各处荒田，往往垦民甫经办有眉目，即有自称原主，串同局董、书差，具结领回，垦民空费经营，转致为人作嫁。鄙意原主弃田不耕，已十余年，业已与田义绝，无论是真是假，均不准领。且此外荒田尚多，何必刻舟求剑？冒领之禁一严，则垦民得尺则尺，不复存观望游移之念矣。

一曰删改文牍。从前每垦一亩荒田，即有一件申详，县以申府，府以申司，司以申院，文则充栋汗牛，案则剥蕉抽茧，院司多驳一回文，牧令即多出一次费。现拟暂宽羁勒，无论新垦若干，但须按季一报，由司颁行格式，只须照式加填，有地址、姓名可考，不必官样文章，亦不必遇事挑斥，一年之后，派委妥员按图索骥，以定赏罚，功效尤多者为之专折奏请破格优奖，欺玩者罚，庶牧令能腾出几分事上工夫，移以恤下。

一曰推广育婴。兵燹之后，率皆男多女少，何则？男被掳尚可生还，女被掳则难言旋故土矣，况被难亦女多而男少。现在遭贼最深之处，妇女尤属寥寥，将来有死无生，无人何能有土？鄙意江北育婴堂，婴孩多有养至千余人者，少亦数百人，男丁不过十分之一，余皆女口，堂董不甚可靠，往往贩为娼妓，拟将此起婴孩不准发卖，筹款养育，教以女红，俟至八九岁时，一律运至灾区，听垦民领为养女或养媳，稍长再许配对。如此办理，生聚二字方不是空说空写，但须多择可靠之员经理此事，方免枝节丛生。

一曰酌展限期。前定纳赋限期，弟犹嫌其过逼，拟再酌展二年。有利可贪而田辟，与无利可贪而田不辟，孰得孰失，当能有辨之者。

以上数条，皆前定章程所未及，祈公即邀数辈明于农事之员绅，再加参考，如若可行，乞即由司赶紧详办。目前急务，无有过于此者，做得一步是一步，垦得一分是一分。弟病虽稍愈，然尚怕风，此数日内未能见客，故亟亟祈公代为邀人商定此事也。

管带亲兵副营补用副将袁九皋稟请批发月需军火由

前据参将王金元、副将郑崇义先后稟请拨给大铜火等物，当查苏局所存军火，已经李爵中堂提至大营，该营所需军火，均经批道就近核明准数，搏节给发，以备操演，各在案。兹据稟前情，仰苏松太道一并遵照前批，分别搏节给发具报，并移营知照。缴。稟抄发。

安东县稟奉拿朱东启到案讯明抄详请示由

据稟，朱东启前曾领勘张家河形势，解劝乡农滋闹，并未出头阻挠等情，是否属实，仰查办清安田赋水利章道查访明确，稟复察核飭遵。仍遵前批，转飭该印委勘量张家河东道应挑宽深丈尺，估计土方夫工，查明应贴地价等项，绘造图册，通详核夺，一俟秋后，即行开工挑办，毋任延宕。现距秋后开挑之期，为时尚宽，该道即再细加咨访，究竟应从何路挑挖，乃为有利无害，据实稟复察酌，切勿预存成见。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抄详、绘图存。

通州详施寿山因贫自缢身死验讯由

仰按察司核明飭遵。前年曾经出示，严禁自尽图赖，以重人命，倘有怂令自尽、诬告诈赖等情，即严究主使棍徒，江北自尽之风，遂尔十少八九。缘此时无论乡曲愚民，三文白稟即可直达院司，有何冤不能伸，而必须自尽乎？嗣后州县遇有呈报命案，如果验系自尽，务须依限审结，不得任听尸亲刁告，辗转牵扯，致滋拖累。如已审明拟结，该管上司衙门亦毋须挑剔细故，以致案难速结。倘州县讯验不实，一经发觉，仍惟该州县是问，并即由司通飭遵照具复。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苏藩司详复松江府详奉访南汇县门丁需索各情由

该令遇事颀预，谏狱无能，去年收呈审案，书差确有索费情事，乃始终掩饰，其不能奋发改过已可概见。姑从宽将该县王署令记大过一次，以观后效，已咨明督部堂查照矣。仰即注册转飭该县遵照，此后务当随时认真查禁，如再徇隐，则非记过所能蔽辜矣。并飭将刘玉春一名，赶紧查提获解到案，确讯究办。一面由司移会江藩司，一体通飭所属各厅州县遵照，严行查禁，勿蹈该令之故辙为要。缴。

徐海道禀查明洋河厘捐拨充淮扬右营 马勇口粮并无重抽短报情弊由

据禀已悉。去年曾经会同曾爵中堂出示，同治六年以前江北各项捐输概行停免，洋河厘捐虽为数无几，亦在停止之例，姑念现值高粱茂盛，宵小窃发，巡缉正在吃紧之时，且一经劣生控告即行议裁，亦恐易长刁风，候至九十月间即由该道酌度情形，禀请裁撤，以苏民困。卓德馨如再来辕控告，即行押发可也。仰即遵照。缴。供结存。

金山县详送坍毁未修桥梁地址折由

该县毁损桥梁共有二十八道，何处地当冲要，必须赶筹修建？何处地尚偏僻，可以徐议兴办？其应修建者如何筹款？均未遵飭查议。奉札日久，现始详复，可见该令不以利济为怀，殊负所望。仰苏藩司即饬现任汪令复查明确，酌分缓急，先将往来要道桥梁督董估计工料，筹款兴工，开折通详察核；其余各桥如何次第办理，并即查议具复，均毋迟延，切切。此缴。折存。

札飭崔参将等滥行开革兵丁记过

为特札飭遵会事。六月三十日据该将本标右营营官苏州营参将崔万清呈据中左二军守备帅国选、邬定魁呈报，六月份洋枪兵丁吴庆南等十名操练不精，开革名粮，验得余丁顾得标等均堪抵补，开折报候鉴核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两营酌改旧制清单内开，兵丁入营后，必须十年为期，方准乞退，俾免习熟技艺，逗遛他处，酿成隐患，其犯事责革者，递回原籍管束等因在案。今该营官并不详览奏定章程，以致一月内开革兵丁十名之多，亦不将该兵丁犯何事故及开革日期分别注明，殊属漫不经心，应将该参将崔万清记过一次，守备帅国选、邬定魁各记大过一次，以示惩儆。此后各该兵丁无大过犯，自当随时教训练习，分别惩戒；如若滋事犯法，亦当按律严办，或递籍管束，不得滥行开革，免致技艺日生一日、游勇日多一日，以期整饬营务，合行特札飭遵。札到该将即便转飭两守备，一体慎遵毋违。特札。

札中军常参将、苏州营崔参将
……以期整饬营务。除飭遵外，相应照会。为此照会贵提督，请烦查照施行。

照会统领苏防各营提督军门许

中军常参将呈兵丁尤得胜王龙标 方文翰等三名开除名粮由

查两营酌改旧制清单内开，兵丁入营后，必须十年为期，方准乞退，俾免习熟技艺，逗遛

他处，酿成隐患等因在案，今方文翰乞退回里，核与定章不符。嗣后兵丁若无别故，不准乞退，致干重咎，仰即遵照。此批。

淮安府详盐城县民郑九山上控郑瑞一案讯明详销由

查郑九山如此刁狡，该府仅拟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未免过轻，不足蔽辜，应再加枷号一个月，俾示惩戒，余均如所议完案。仰按察司转饬遵照，分别办理。至此案该守能于限内讯结，具见办理迅速，应将该署府存守记大功一次，以昭激劝。除札江藩司注册饬遵，并咨明督部堂查照外，仍由该司通饬各属遵照。并候^{督部堂}_{学院}批示。缴。

札饬施保如控案复讯妥拟详办一案由

为札饬事。案据通州具详施保如上控武生施光斗强抢张三姐未遂，串差图诈，讯明议结一案到院，当查此案既经讯明详结，应准如详销案。至章州同擅受民词，既在通饬之前，姑宽免其置议，批司饬遵在案。兹于六月二十九日据该司申称，此案前据该州讯详，经前署司以控关占卖妇女要件，并非口角滋事可比，该州同章镜谦率行提究，滥行管押，尚言并未擅受，尤属徇护，批饬复讯妥议详办，仍查取应议职名详参等情，所议甚是，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饬通州提案复讯明确，妥议详办，仍将该州同应议职名详参，毋得徇延，切切。

札臬司

饬查未葬尸棺是否掩埋净尽一案由

为特札饬〔遵〕事。查七月初一日据^{上海}_该县朱署令详查埋暴露尸棺奉文日期及办理情形，详复到本部院，据此，查该县地方未葬尸棺是否业已净尽无遗，抑仍有遗漏未葬？应再确查。除批司饬遵外，合行特札饬查。札到该^道_县立即^{转饬}遵照，再行饬令员董分投确查，共计已葬若干具，未葬若干具？未葬者即勒限半月内速葬，否则官为掩埋。仍将确查情形，于七月内禀复查考，毋任迟延，切速切速。

札上海道、上海县

川沙厅申复遵饬收埋暴露尸棺业已净尽并呈清折由

该厅地方暴露尸棺共有八百五十三具之多，该署丞捐廉于本年清明以前，一律埋葬净尽，办理实属妥速。惟川沙不葬之习锢蔽最深，去年尚查有二三千具，何以现在仅葬八百余

具,即称一律净尽乎?殊不可解。仰苏藩司转饬新任颜署牧,督同董保确查禀复。此后如仍有暴露棺柩,务即妥为收埋,倘有主者,该家属情愿自行安葬,亦当催令赶紧掩埋,毋任日久懈忽,切切。此批。折存。

通饬各属牧令到任应将前任移交 本部院公文专案具报一案由

为专札饬遵事。照得各属牧令到任,应由前任将奉到本部院公文几件、何件已办、何件未办,专案移交后任,由后任接办,并于接印一月内专案具报,前经本部院于通饬一切公文定限办理札内饬遵在案。现在各属未据一律遵办,实属玩违,合行专札饬遵。札到该某即便通饬遵照,此后牧令到任,务由前任照章将本部院任内札饬各件,专案移交后任,复核明确,声明何件已办、何件未办,于接印一月内造册送院备核,不准迟逾。仍饬将遵办缘由,先行禀复查考。其未经造报者,亦即分别补送,毋视为陈言而忽之,切切。

札江淮扬徐海通海七府州厅、苏松常镇太五府州

娄县会禀会办清丈大略情形

禀折均悉。该县所议清理田粮、更正户名,办法尚为周妥,将来清粮竣事之后,应将所造丘领户一册交户书存房备档,户领丘一册存于内署,为造串征粮核对根据,庶不致再有欺朦诡寄等弊。总之,造册推收、立户征粮紧要纲领,已经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内详晰议定章程四条,通颁各属勒石遵守,该令等推而行之,思过半矣。仰全书总局转饬该印委等遵照参酌办理,一面督同董保将未办各图,上紧踏查清楚,核实造册查办,早日蒞事,毋得虚延岁月,徒糜经费,切切。此缴。折存。

上海县申复按月抽查义学可否由教谕抽查由

该县公事殷繁,未能随时赴乡抽查义塾,系属实在情形,应准责成教谕按月周历抽查,该令亦宜于每季前往查察一次,以期课督认真,易收实效。仰苏松太道饬即移学遵照办理,按月将稽察各塾功课勤惰、分别奖黜情形,于宣讲清折内详细开列,毋稍怠忽虚捏。仍将闵行镇及同善堂两塾,即日另延塾师开馆。其复善堂、小蓬莱二处学徒如何就近匀拨,或延师分课,亦即赶紧议办,将办理缘由、延订塾师姓名、开馆日期,逐一查报。至来文系请示之件,自应用红白禀候批,该令辄具申文,可谓不学无术,应即由道申饬,嗣后勿再如此率略为要。此批。

卷七三 抚吴公牒三十八

发监临封条

为札发事。据外提调江藩司详称，案照江南省文闈乡试例，应由司先期详请监临抚院颁行封条，转发铜山县迎探正副主试入境，即将轿帘敬谨加封，严密防范，历经循照办理。兹届同治九年庚午正科，带补同治元年壬戌恩科文闈乡试，系下江值科，应请标发监临江苏巡抚部院封条，颁发铜山县照例办理，除札该县遵循向章，慎密关防，仍俟届期另移内提调委员驻守江口，迎探飞报，照章妥办外，相应详请标发封条，迳发铜山县遵照祇领，一俟钦奉简放江南正副主考入境，即将奉颁封条照例迎于界口，敬谨封贴轿帘，慎密关防，俾昭妥速等情，到本部院。据此，合行札发。札到该县即便查收，俟江南主试入境，即迎于界口，封贴轿帘，沿途妥慎关防护送，仍将入境日期驰报查核。毋违。

计发封条四纸

札铜山县

崇明县申送五月份宣讲折

各折阅悉存查。仰仍移学督，率讲生按期认真讲劝，同采访各事一并详晰开报，勿稍怠忽，并稽察义塾课程，附折送查。至崇礼塾师唐姓与何人挟嫌，致肆浮言，来折声叙未明，并由学查明申复。其该县吵醮溺女之风尚炽，殊属忍心害理，亟应由县设法严禁，以除恶俗。一面会商绅董，清出向有公田、公款，议建清节堂，以贍贫苦嫠妇；并筹款增拨育婴经费，出示晓谕，广为收育婴孩。督饬该二堂经董、司事妥为科理，勿任膜视塞责，庶几幼孩可免抛弃之虞，节妇得遂冰霜之志，颓风力挽，以期感召天和。仍先将遵办缘由刻日专案通禀察夺，毋稍违延，切切。此批。结存。

丹阳县稟请免减津贴公费

查上年该县办理抵征，所提成三经费不下万串之多，大可敷衍办公，何致竭蹶至此？现

在牙厘总局因捐数短绌，筹饷万分艰难，不得已请将津贴等款酌量裁减，稍资补苴，且非止该县一处，何独该县藉词禀请免减，至启他县效尤之渐？姑仰苏藩司即移会牙厘总局，体察情形，刻日核议详复察办。至阳、坛、溧三县上年所办抵征，三限久经届满，未据该司核明详办，应将三限期内报解分数迅速照章详记功过，断不许丝毫蒂欠。其七年份曾否扫数解清，有无欠解若干，亦应开报，一并提解清楚。所有丹阳前二任交代，当此清理之际，何以至今尚未清结？并即由司分别查明具复。一面严催赶紧盘清，造册呈送，如有欠解银两，即委员前往守提，毋任宕延，切切。缴。

丹徒县稟城内有匪徒图劫追捕潜逃由

盗匪正在用石撞门，被拿逃逸，该县既称督率各兵役驰往，营兵又已当先赴至，何以当场竟无一犯拿获？如谓恐伤良民，枪中未加铅子，至被潜逃，不识未有火枪以前古人凭何缉捕？姑念该钱店尚未劫失赃物，暂免置议。仰按察司转行遵照，仍飭严缉各逸盗，务获究报。至强盗未得财，似应分别首从，问拟遣流，且到案后亦须究明有无另犯抢劫不法别案。此案盗匪既至该店，用石撞门，尚未进店搜赃，被捕脱逃，是劫已行而未得财，不得仅称图劫，乃辄谓将来获犯，案归外结，邀免详报，亦恐不无误会。仍飭将勘明撞损店门痕迹绘具勘图，并将讯取地保、事主等供词，确查该盗匪果否由北门水关出入，派管城门弁兵系属何人，通详察核，以凭究办。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震泽县会稟清粮六月内造齐田数按墟抽丈章程由

该县续办清丈缺额田荡，一再藉词请缓施丈，延今二年之久尚未办有头绪，今据议请按墟抽丈，乃云果能实心经理，或不致有误要公，仍系模棱之辞，不能确有把握。该委员在震三年之久，所司何事？似此年复一年，何日始能丈办清楚？实属荒谬已极！本应特参，姑仰全书总局严行申飭，并将所议章程单式逐一复核，飭遵具复。即办抽丈，亦须令将一墟全丈，以核数之盈绌，不得略丈数墟，致滋隐漏。并即勒限该印委赶将未经清出田荡，上紧督董查丈清楚，克期竣事，合符通县田粮则额。本年已届纂造全书限满之期，该印委等倘敢再事因循，甚或办理草率，定即从严参办，决不宽贷，懍之，切切。并先勒催该印委等，将已经清出荒熟田若干，各尚缺若干，坍塌约有若干，开折通送，并补录前稟全书局之案，同送查核，毋迟。此缴。折单式存。

常州府稟陈金桃案吊卷讯办由

据稟陈金桃负罪潜逃，复敢捏情上控，实属刁玩。若所犯情罪尚非重大，辄提其父陈奇章跟交，已非正办，差保人等因而私押抢诈，尤应彻究。仰即核案摘提紧要人证，研究明确，

录供详夺,并报明臬司查照。缴。

崇明县稟勘明新涨各沙绘图呈送由

该县两沙相连之处,向以流水分疆,最为明晰,照此定案原可以昭公允,果由该令亲诣确切勘明,秉公均拨,何致仍有上控之案?今稟叙所勘各沙内,或称为圈内泄水之道,被潮冲宽,或指为分界流洪,以居民金称潮落时亦有线水为证,随意迁就办理,并不划一,乃先发此稟,希图自占地步,难保无里排人等欺朦舞弊情事,亟应复加查勘。仰苏藩司即飭州委员带同案卷图说,前赴各沙,查访该四案沙地,该县办理是否允协?舆论如何?逐细复勘确切情形,据实绘图通稟核夺,毋稍扶混。仍令将委员衔名报查。至蔡苳庵等请示越之筑案,该令率即核稿判发,实属疏忽,并即申飭。缴。图存。

札飭委勘言子祠墓庙宇

为札飭事。案五月初九日据常熟言子裔孙言家驹稟,始祖言子祠墓庙宇均已坍塌,请俟有款可筹,随时勘估择要修葺等情到院,当查言子祠墓庙宇,因遭兵燹坍塌,自应修葺复旧,以昭严肃,即经批飭该局,一俟有款可筹,即行派员分投勘估,择要兴修在案。查前项各工内,如现须修葺之处需费无多,应即先行筹办,合行札飭。札到该局即便遵照,派委可靠员董,前往勘估稟复,如果经费在数百千之内,即行筹款修葺,具文报查,毋违。此札。

札善后总局

淮扬道详山阳唐得胜纠同行劫叶升泰钱店一案审拟由

查同治九年准部咨,强盗未得财又未伤人首犯,原定章程发新疆给官兵为奴,拟改发极边烟瘴充军,仍以足四千里为限,到配后锁带铁杆石墩二年。此案唐得胜系未得财又未伤人首犯,自应遵照新章办理,详内拟请照章改发各省驻防给官兵为奴,系属错误,业经由院代为更正,于同治九年六月二十日咨达刑部查照核复矣,仰即知照。仍飭勒缉逸犯吴二等,务获究报。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签驳臬司招解无锡匪犯章大幅等抢夺卫陇泉等行船案由

签按察司知悉:案据司详无锡县匪犯章大幅等,抢夺事主卫陇泉等行船钱物,被追拒殴,

致王阿五落河身死一案，解勘到院。据此，查例载抢夺杀人之案，其不知拒捕情事者，仍照本律首从论；又，抢夺结伙已至三人，帮同拒杀事主之案，部文以较之仅止拒伤情节尤重，应改依强盗杀人例问拟斩梟，转行在案。今此案伙众抢夺，已在三人以上，章大幅喝令刘阿五用竹篙喝毆，王阿五、王大林惊跌落河，王阿五被溺身死，系由拒毆殒命，刘阿五在逃未获，现拟斩决之章大幅，是否应照强盗杀人例问拟斩梟？至章大幅喝令刘阿五用篙拒毆，竹篙即属器械，姚阿椿、谢蓄应、谢阿三等虽称行抢之时均属徒手，并无帮拒，惟既系同在一船，在场目击，难保无助势威吓，同恶相济，似亦难以不知拒捕情事仍按徒手抢夺本例科断。罪名出入甚巨，犯供尚未确凿，碍难率题，合行签飭。签到该司遵照，即飭发审局再行提犯详细研鞫，务得确供，妥洽议拟，由司复审，拟解勘办，毋迟。此签仍缴。折存。

计发正附书册长详解批各一件。

签臬司

机器制造局稟续造第五号轮船现已饬匠改作兵船 并现办轮船情形请示由

该局制造轮船、枪炮，任重道远，无止境亦无尽境，凡有西人长技，自宜急为仿效，凡有华人才俊，尤宜加意裁成，若畏惮烦难，不肯学习，则轮船、枪炮尽可购自西人，不必设局糜费，致滋局外之口实矣。据稟来福炮须亟筹仿造，并创办铁船，以为他日制造铁甲船张本，自是该局急务，而绘画船图，必须华人自能出样，尤为该局切要之图，阅之欣慰。并宜督率学习，与行船司机相为表里，庶由拙入巧，由浅入深，自有豁然贯通之一日。该局奉拨洋税二成，经费优则责备深，务宜耐烦吃苦，凡有益于局务者，鼓舞群材，实心研究，以期蒸蒸日上，勉之勉之，勿贻买椟还珠之诮也。缴。

臬司会详议复保甲章程请示由

保甲法良意美，得公正绅士赞襄擘画，定可相与有成，不致有名无实，良深嘉慰。细阅清折，首云官署大绅一体编查，城中宜细缙密缕，示之以严，四乡村落宜疏节阔目，示之以宽，似既深得窍窾。其官署即先从本部院衙门编查，以为之率。仍望各官绅同矢实心，办有条理，一洗往年编查烟户烦扰不实之锢疾，地方幸甚！除出示晓谕外，仰按察司即会商苏藩司，将所需经费克日筹款给领举办，务于本年办理冬防以前，将城乡户口细数清册一律查造完竣，申送察核。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折。

会衔出示招商买米免厘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前因夏雨过多，米粮渐贵，当经出示，自六月初十日起至九月初十

日止,准其免捐米厘三月,藉以招商贩运。惟是交秋以来,暘雨仍然失调,秋收难期大稔,深虑市肆存米无多,米价必致踊贵,民食维艰,亟应先事筹备,即经札飭苏松太道招商购买洋米数十万石,以济民食。诚恐贩运到时,沿途厘卡抽捐阻滞,不能济民之急,应将米厘再展至十二月初十日为止,仍准免捐三月,俾贫民无食贵之虞,各商有获利之实,仍俟三个月后,另候察酌抽收,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商贩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凡有各路贩运米石者,一律再准免捐三个月,务各踊跃贩运,共沾乐利,切切。特示。

一出示

臬司详长元吴三县寄禁寄押人犯病故记过由

据详既悉,应将各属首县遇有寄禁之犯一月内在监病故至二名者,将管狱、有狱官各记过一次;寄押之犯一月内病故至二名者,将州县记大过一次,以示区别。仰即通飭遵照。缴。

宝山县知县稟请开缺回籍养亲由

该令在宝山二年,虽无赫赫政声,然亦不致庸庸贻误,据稟因老母年已八旬,家无次丁,请开缺回籍养亲,有无捏饰规避情事,仰苏藩司确查详复察办。仍候督部堂批示。缴。稟抄发。

江宁府详句容朱郃氏因奸谋杀朱兆贵 身死一案调县督审由

此案前据该府具详请示,即经批司核明飭遵在案。兹据称奸夫戴兴淋欲将本夫朱兆贵谋害,朱郃氏曾向劝阻,本未同谋,如果该氏尚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何以并不将戴兴淋谋情向本夫朱兆贵告知?又称戴兴淋令其按脚之时,即被踢跌门外,试问朱郃氏若不紧靠朱兆贵身边,何致被踢?又何致一踢即跌至门外乎?揆其被踢情形,其为听从按脚似无疑义,此等淫凶之妇,断难任听狡展。仰按察司飭速督同句容县研讯确供,按律拟解。仍飭县勒拿奸夫戴兴淋,刻期务获究报,毋再玩纵,致干严谴。并候督部堂批示。缴。

甘泉县详王万德自缢身死验讯由

查此案自报验后,迟至半年始行详报,既经尸父王永宽到案讯供,据称尸母王陈氏患病甫痊,以致详报稍稽,殊不足信。检查该县上年十一月份册报,邱万堂控佃王永宽霸田一案作为开除,现详王万德自缢身死,讯据因病难过,保无捏饰?仰按察司速飭扬州府督同该县

提讯明确,限半月内详复察办,仍飭将邱万堂控案一并讯明详结。至各属详报自尽命案,经本部院酌定功过章程,咨行在案,此案应俟该府详复到日,另行批飭知照。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崇明县详五月份词讼监押公文各册由

查内监项下,徐梦淋、季应淞、徐绍川、曹富、陆顺全五名,册注业既详请文牌,惟本部院衙门尚未据司具详,仰按察司即速查明详办。再,册报上控项下,一无开除,而自理项下讯结亦少,办理实属颞预,可恨之至!即由司转飭遵照,将未结各案迅速催提,分别讯结详销,勿再迟延,致干重咎。至自理开除项下施凤岗一起,仅因同室不睦,藉端涉讼,事属细微,何致飭差三名之多,未免小题大做。又看管项下张浩郎一名,如果向无劣迹,即应赶紧取保,并飭遵照办理。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册存。

如皋令记过一案

为咨明事。七月初一日据通州具详,如皋县正、二、三月讼案共一百五十九起,讯结连息销共四十三起,不及三成,请记过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定章三个月统计讯结连销息不及三成,无论起数多寡,应记大过一次,据详前情,核与定章相符,应将该县令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除批司注册外,相应咨明,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施行。

咨督院

常昭内河厘局禀夏季新换司事及原办未调折由

据送本年夏季该局各分卡司事姓名人数清折,存候查核,惟折内调派及原办未调各司事,未据注明考语及何人所荐,应于下季遵飭查开,毋得遗漏。此外,惟锡、金厘局曾据开送,仅叙各司事姓名年籍,亦不合式,其余各局卡均未开折申报,殊违定章。仰苏省牙厘总局分飭遵照,将各局卡派定司事姓名,注明年籍考语及何人所荐,从本年秋季起,照章按季开折呈送,以凭察核。并移松沪捐厘总局一体飭遵。缴。

札飭将薛举之通案人证提集讯办由

为札飭事。照得安东县人都司薛举遣抱京控李标等挟嫌诬控抄抢等情一案,准咨递回到院,当经查案分别札行提省审办,旋据淮安府飭据张令禀称,薛举与其第三子薛建霞,并随从五六人,自言赴苏投案,且有讼师殷尚渤主持等情,又经发卷札飭苏州府查明提案讯详各

在案。兹于七月十四日据该府声称，遵即密委府照磨子健，查得薛举及其子薛建霞即文蔚，更名薛德、薛文，隐匿在三星客栈居住，当经提传到案，除薛举押发吴县看管，薛建霞发交官饭歇朱锡圭收管候讯，并查明殷尚渤等曾否在省，密提讯究，一面移行淮安府、安东县将薛文田、薛辅清查提明获，传同京控案内应讯人证，一并解省审办外，合先申复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此案前据该司将原、被人证，分别最要、次要饬提解省审办，开折申送到院，兹查薛举及其子薛建霞业既提案，其通案最要、次要人证亦应由司饬催，速提解省质讯，以免延累，合亟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遵照，速飭该县迅将通案奉提最要、次要人证，克日一并解省质讯，毋延，切切。

札臬司

江宁县稟呈七言律文由

查阅七言律文，大致明白，惜其中渗漏处太多，试略举数条言之：如户役条云“赋役不均为民累，放富差贫各(名)作弊。官吏俱该杖一百，满赃军例真堪畏”，按本条律载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例载豪猾规利之徒买嘱吏书、妄稟编派下属承揽害民者，发附近地方充军，今云“满赃军例”，殊不明晰；又钱债条云“费用受寄财物人，坐赃徒罪律有刑。若系亲属费用者，俱与犯人一体论”，按本条律内无亲属费用与犯人一体论之文，例则得相容隐之亲属不坐罪，小功减三等，缙麻减二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又祭祀条云“鸣锣赛会问不应”，按律不应重杖八十、轻笞四十，本条律载军民装扮像神、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非问不应也；又军政条云“私藏私造皆杖百”，按律私有应禁军器者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私造者加私有罪一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今云“私造私藏皆杖百”，于义何居？又厩牧条云“宰杀牛马杖八十”，按律私宰自己马牛者杖一百，驼、羸、驴杖八十，故杀他人马牛杖七十、徒一年半，驼、羸、驴杖一百，今云“宰杀牛马杖八十”，若偏举一端，于体例可通无害也，奈何信笔点窜？又邮驿条云“擦损沉匿笞四十”，按律磨擦及破坏封皮、不动原封者一角笞二十，损坏公文一角笞四十，沉匿公文及拆(折)动原封者一角杖六十，是磨擦、损坏、沉匿三项罪有差等，今比而同之，毋乃不可乎？此外讹误处尚复不少。总之，定律谨严，不可增减一字，间有辞义深奥，宁可阙疑，不可臆决，今每句限以七言，强谐声韵，务便记诵，割制破碎，生吞活剥，欲其文从字顺，于义无舛，难矣！所请校刊通颁之处，应毋庸议。如牧令果肯留心律例，苦于卷帙繁多，莫若专就钦定律条，照录成帙，只附录本条内注语，置之案头，以时省览，细心讲贯，遇有审办案牒，再行参考条例，折衷至当，自不致蹈疏粗孟浪、畸重畸轻之蔽，较之图简便而冀袭取者，功效自有不同。一切私家笺注、坊本流传，概可毋庸寓目，徒滋淆惑。该令素尝游幕，敢还质之，以为何如？至据请于宣讲《圣谕广训》及《小学义疏》外，附讲七言律文，及遍颁乡塾，俾童年知儆一节，悬书读法，要在各州县视民如伤，于律例中择其易犯各条恺切讲解，或榜示通衢，未尝不可稍资儆惕，若爱民初无实心，则良法仅成具文，不诚无物，其何感之能通？圣人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中固有深意存焉尔。至童年天性未漓，尤在培养德器，束以礼教，自足以美人才而厚风俗。《律例》一书，善读者以为仁之至、义至尽，至平至正，允协于中；不善读者凿破混沌，便生机械，老庄齐物之旨，其弊尚流为申韩，申

韩刻薄之余，其弊将安所底止？童蒙不读书而读律，亦非当务之急也。倘该县既将律文颁发乡塾，亦望即时收回，仰江宁府转饬遵照。仍录报督部堂、藩、臬司，并候批示。缴。律文存。

请饬东卫各船于岁底来沪兑漕

为咨请事。窃照江苏办理海运，前因沙船不敷，兼雇东、卫等船装载，近年粮额渐增，船只时形短绌，东、卫等船来路较远，势难克期齐集，其后至者又因配载已齐，空劳往返，不得不预先查明，通筹应用。现在饬据松海防同知禀称，遵查本届苏、宁各属起运同治七年份漕白正耗米石，连同协济浙省运粮之船，统计雇用沙、卫、东各船五百四十一只，缘东、卫等船皆知水脚加增，且一律装派，不分畛域，无不乐从，除受兑各船外，尚余卫船七十余只、东船八十只，即沙船自关东回南亦有四十只未经派兑，以所余之船大小扯算，每船以一千四百石计之，约可兑米二十七八万石。下届新漕，该船等果能乘时南下，即江西漕粮同由海运，亦可无缺乏之虞。惟东、卫等船，当时既无漕米承运，又无商货揽装，大半空船出口，往返赔累，后将观望不前，经卑职等割切晓谕，该船下届南来，务当早日抵沪，俾得随时派兑，若能岁底来沪守冻，必可尽数雇用。犹恐该船中怀疑阻，仰祈咨请直隶、山东分饬沿海各属，广示招徕，多多益善，沪局随到随派，断不令其向隅等情前来。查东、卫各埠船号，若能年内先到，自可尽数装运漕粮，合行咨请。为此合咨贵^爵部^院，请烦查照，转饬沿海地方官传谕该船等，务于本年岁底驶至上海守冻，听候配拨，以资装运而免迟误，足纫舟谊，望切施行。

咨直隶督院、山东抚院

卷七四 抚吴公牒三十九

咨行吴江令记过注册由

为札飭事。照得各属遇有未定罪名人犯在押病故，前经本部院酌定将州县记过，批飭遵照在案，兹据震泽县详报委验吴江县盗犯谈泳发在歇病故，验讯缘由到院。据此，查前据该县具禀请示，当查该犯等所供行劫之处既非该县地方，究竟该地方系何县管辖？现在谈泳发患病，如果该犯讯系行劫真盗，罪名较重，即不应取保，批司飭将讯过供词先行通禀察核，并飭将犯病医痊具报，仍由司飭府查明犯供行劫处所是否该县管辖，抑系震泽、吴县所管，据实禀复在案。兹据详前情，该前署县于奉飭审办之案，既据讯认行劫，并不照例收禁录供通详，又不将行劫处所归何县管辖据实声明，任听在歇痠毙，实属泄玩。谈泳发系未定罪名人犯，应将该前署县记大过一次，以示惩儆。除咨督部堂查照，札苏藩司注册飭遵，并详批臬司分飭遵照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注册飭遵，并通飭各属知照，毋违。相应咨会。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施行。

札苏藩司
咨督院

臬司详筹议清厘京控案件章程遵批议详由

据详已悉。查奏交之案，既系奉旨交审，无论如何情节，概行提省亲审；咨交各案，其有关命盗及各项重情，亦均提省审办，仍解院亲勘，若控情轻微，并未先在本省上司衙门控告，分别发委该管道、府、州审理，由该司随案酌核，具详请示；其不候州县审断，辄赴京申诉者，委员会同州县提审；已经州县审断之案，原问官应行回避，或委该管知府亲提，或委邻近州县审办，均由司详明立案。至提解人证，最关紧要，向来遇有京控，原告递回，连同原呈发交首府，先提原告讯供，核明应提人证，分别最要、次要，开单详司飭提。惟案情百出，究竟何人必应提讯，何人可以不提，仍无从核实，是以往有原单开列最要，迨提到讯供，并非要证，亦有开列次要而讯属无干，及原单并未开列，迨补提实系紧要者。此由该府提讯原告时，仅能就一面之词分别最、次故也，应于原告递回时，先用排单查提该管府县卷宗，详细核明，再分最要、次要。府县奉文提卷，应于文到后即日备文排单申送，以便核算时日，迟延至三日者记大

过一次，六日者记大过二次，九日者记大过三次、撤委。其徐、海各属距省较远，则必须委员前往会核提解，较为详慎。委员提解得力，照议给奖，迟延者亦照议分别记过，积至三次者撤差，停委两年。州县奉提人证，不能依限解到，据请查照前司详定章程，分别减罚合算，依限传解者亦予以记功，均尚可行。惟据外办章程，曾据前署司具详，经护院批明，于审结时仍声扣例限矣。至所议道府大员结案多者，或登荐牍，或调繁区，其迟延者毋论道、府、州，或首府，或委员，或州县，两月以上记大过两次，三月以上记大过三次，州县撤任、局员撤退停委、道府存记。现既将京控咨交未结之案统限四个月完结，如道、府、州、县、委员于审限两月之外迟延两月以上，应记大过三次，道府存记、州县撤任、委员撤差停委三年。其拆开杨山周详吉、宿迁赵家祥京控两案，应委徐海道审办；兴化荣耀祥控县捕捐赃勒结等情一案，应提省审办。此外应行委道、委府各案，立即由司逐一核酌汇详，以凭批饬遵办，仰即知照。仍补详督部堂，并候批示。缴。折存。

华亭县禀征收钱粮自封投柜由

据禀，该县征收下忙钱粮，仍在大堂设柜征收，令各花户自封投纳，并于一月限内将定价每两减收五十文，如限内不完者，仍令照定价完纳，其南北各乡，各设乡征局，以资便捷，办理均尚妥善，应准照行。仰苏藩司核饬遵照，先行晓谕周知，务令城乡各户应完钱粮概行自封赴柜，不准再行假手差保，致滋弊窦。仍将完粮定价及每日银洋时价，分别明晰，悬示柜前。一俟征有成数，即当随时报解，仍由司察其勤惰，照章分别记功、记过，汇核详办，均毋稍任玩忽，切切。缴。

阜宁县详设立保赤堂收养婴孩抄录 章程请通飭各属照办由

该县送到《保赤章程》，详请通飭各州县仿照办理。本部院简牍初披，不胜惊喜，以为该令竟能奏古循良之实效，为慈父母之诚求，乃寻绎终篇，毫无实际，不过以育婴名目改为保赤，遽请通飭州县，殊觉想入非非。夫经理善举，全在长官有实心，董事有经费，今该令既非实心愿办，该县又无经费可筹，即无论锡何嘉名，亦属无裨实事。岂易“育婴”为“保赤”，遂能使赤子不衣而暖、不哺而活耶？详内又称该令率同在堂诸人，盟之神明，以昭心迹，堂中既经费毫无，凭何侵蚀？即使该官绅等有贪得之心，而堂中并无致贪之具，又何须此空盟为耶？细阅附抄章程，亦属老生常谈，陈陈相因。婴孩领回收养易滋弊窦，养婴必于公所，原以济极贫无告之人，若可领养家中，则力堪自贍之家与董事稍有情面，皆将滥竽充数。且领而不养，谁从稽之？养而不育，而抱己孩赴堂呈验，又谁从辨之？罚及邻佑、乡保一层，尤属事同瓜蔓，贻害民生，所关非浅。本部院于育婴一事，曾经粘抄章程，通飭各属次第举办，屡据各牧令详复，捐廉有千余串、数百串不等，养婴有百数名、十数名不等，皆有成效可睹。今该令捐则毫无故实，堂则阒乎无人，若照此通飭，设各州县闻风效尤，舍安怀之实效，为敷衍之具文，

为州县惜费计则得矣，其如已收之婴孩何？阜宁地瘠民贫，如果一时无款可筹，本部院亦何敢操之过急，独怪该令行将交卸，为此茫杳无稽之论，诚不知命意何居？仰江藩司严加申饬，并通飭各属，毋得闻风效尤为要。仍录报督部堂，并候批示。缴。折存。

臬司详盐城县民杨西元京控成德昌 等欠钱诬奸一案请销由

查杨西元控成德昌欠钱不还，并捏说与其侄妇冯氏通奸，将伊捆绑送县枷责等情，如所控得实，是杨西元实有屈抑，原应准其申诉，未便因其一经京控，遂谓案情轻微，不为彻究。今经该府提核县卷，据称杨西元原与成冯氏有奸，迨拒绝后复往图奸，经成有时撞获，捆绑送县，并非诬捏，且有生耆夏衡等公呈请究，乃杨西元在县具禀，称成有时欠钱无多，故未索据，京词又控成德昌欠钱十三千零，现讯复供有欠据见证，前后供情互异，未便传提人证质讯，拟将杨西元递籍枷责管束，由司详请咨销，系为惩刁控而杜拖累起见。惟杨西元与冯氏通奸，辄捏情混控，节次研讯又不据实供明，情殊刁狡。细核来详，杨西元与成冯氏有奸，县讯时本不供认，而该县当时有无提奸妇成冯氏质讯，详内亦未据声明，现称杨西元坚执如前，又称无可置辩，究竟有无俯首认非？狱贵得情，未便模棱从事。杨西元现据供有欠据，未据讯追，亦不究明诬控情由，若率尔咨结，尚不足以资折服。应否即飭盐城县就近提讯奸妇成冯氏及杨西元供词，录送核办，或由该司亲提杨西元诘讯明确，再行详请咨销，似较详慎，仰即遵照办理。仍一面将此案唆讼之人严密访拿惩办，以清讼源。缴。

臬司会详萧县提解京控人证迟延 请记大过三次撤任由

提解京控人证，逾限至三月以上，实属玩视民瘼，若仅予以撤委，转令置身事外，应由司将萧县知县先行摘顶，仍勒限一月将人证解省，倘仍迟延逾限，即行专案详请奏参，并即由司通飭各属知照。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臬司详苏州府会审桃源县家丁盖淋起意串 同粮差曹帼拘提花户叶成如私押吓逼致令 愁急自缢身死一案讯拟由

查咸丰五年部行书差索诈得赃之案，但经致毙人命，不论赃数多寡，于绞候例上从重加拟绞决等语，此案盖淋身充长随，因花户叶成如欠粮未完，擅自带至局内私押，串同曹帼向叶成如吓诈钱文，致令愁急自尽，该司以诈赃之案重在人命，未便因其钱未入手稍从轻减，仍请照不论赃数多寡于绞候例上加拟绞决，部行本已从重，现办又复加严，既为惩创丁蠹起见，自

不能不如此办理。且叶成如虽据讯明死由自缢，盖淋先后殴伤叶成如左肩胛、右胯，较之仅止索诈致毙人命之案情节尤重，本属无可减轻。至前据尸子叶金生以伊父被盖淋等殴斃身死，伤痕七处，致命三处，尸伤经叶金生目击，何得辄称怀疑诬控？查该革员原验叶成如咽喉下铁链缢痕两道，上一道弯长一尺零五分、宽六分、深三分，青紫色，脑后八字不交，下一道围长一尺二寸、宽六分、深不及分，淡红色。似上一道伤痕较重，颜色青紫，下一道深不及分，故色仅淡红。历来验填尸伤，如非皮破血污，应于填明颜色之下，并将有无血瘀填明，原以生前受伤，既未皮破，应有血瘀，与死后伤无血晕者不同。今仅填分寸、颜色而未填血瘀，已属疏漏，且该革员诣验时，叶成如尸身已经盖淋等解放地上，究竟叶成如是否用链自缢、并非坠链？如何将链绕匝咽喉项颈？及横木上如何搭扣，并有无锁扣、鞭打时拖拉致伤及死后装吊情弊？均未切实讯明，不无含混。该革员所称尸子叶金生坚决央求，情辞迫切，是以从权往验，迨委员抵境，尸子叶金生不愿开验，核与叶金生所控情节颇有不符，若非由司亲提叶金生研讯明确，恐尚不足昭核实而杜翻控。查核该革员原详，据称叶成如所受铁器伤，闻系与叶明川口角争殴致伤，并称叶成如虑恐到官受比，偷取铁链自缢，并未提及家丁盖淋带差同往，案中紧要情节概置不叙，经本部院严加驳诘，行府亲提，并据该府禀报，亦称得自访查，并无由县密禀之语，随后该革员知事难隐瞒，始行具禀检举，案牍具在。今谓该革员当即密禀本府提审，并无事后消弭、知情徇庇之事，亦与案中情节不符。至叶成如欠完钱粮，与汛弁吕文清有何干涉？前经章守提讯丁役人等，供明吕文清系盖淋等邀同将叶成如提至公局，是吕文清明系一全在场，劣弁蠹丁，倚势吓诈，狼狽为奸，鱼肉乡民，其情极为可恨！现讯吕文清，供因叶成如不肯行走，两相争闹，盖淋要该弁出往理谕，该弁恐防滋事，出去喝阻，随科吕文清以违制之罪，未经究明实情，转觉情轻法重，此等劣弁，何得姑息？仅予斥革，不足蔽辜。此外支离闪烁之处尚多，案关入告，未便稍事率忽，仰即遵照批指，提集现犯及应讯人等，再行悉心研鞫，务得确情，录取切供，分别议拟，详解勘办，濡笔以待，勿稍缓延。至叶成如欠缴银米，详内声明飭县催令叶金生照数完纳，附详以叶勤达户粮，据叶金生称系祖父名字，何以藉控飞粮？是否叶成如业已变卖，并未过割，抑系粮退名存？飭县分别查明清追，具复察夺。仍录报督部堂，并候批示。缴。解批发还。

臬司详桃源壮捕戎标等挟嫌捉拿王得胜等私行 逼认为盗一案遵批核议详复由

查例载捕役妄拿平人，私行拷打，吓诈财物，逼勒认盗，照诬良为盗例，分别强、窃治罪。又，诬指良民为强盗，若有拷诈等情，俱发极边烟瘴充军。又，捕役诬拿良民逼认强盗，照例拟军，遇赦不准援免。又，蠹役诈赃一百二十两，照枉法拟绞。咸丰五年通行蠹役诈赃无人命者，凡至一百二十两，即照枉法拟绞，入于秋审情实。同治三年通行嗣后各省抢夺之案，果系聚众三人以上，执持器械抢夺者，即属倚强肆掠，应悉照十年申定章程，不分首从问拟斩决，不得曲为开脱各等语。此案前据署臬司讯拟具详，经护院以县役戎标将韩得胜交王得胜变卖之骡马银两强行带回，被韩得胜鞭打勒赔，挟嫌逼令王得胜、韩得胜供认行劫，是既取其财，复逼令认盗，仍较寻常诬良为盗之案情节尤重，据称戎标抢夺骡马银两，后经赔还，仍照

例拟军,是否不致轻纵,应否酌量从重办理之处,批再确核详夺在案。兹据详前情,本部院查韩得胜骡马等物,既讯明系在王家营击退捻匪由营官赏给,交王得胜变卖,王得胜又讯系安分营勇,县差戎标何得见财垂涎,辄行抢夺?况骡马、被囊既非轻贲之物,王得胜曾充营勇,亦必非懦弱之人,若戎标一人行抢,何能将骡马等物连事主一并掳禁?无此情理。且所抢骡马及被囊内银饰等物,究竟计赃若干?如果王景濂从中说合,议赔前项首饰等钱一百二十千文,照章以钱一千作银一两,戎标已罪应纆首,若审有结伙三人以上持械肆掠重情,即罪干斩决。罪名出入攸关,供情甚属牵混,原拟以戎标抢夺银两后经赔还,并关匿王得胜轻罪不议,果否允洽?戎标尚有被叶金生控告一案,亦不能存而不论。去年署臬司及发审委员皆面称王得胜被戎标酷刑逼勒认供,身上尚有火烙疤痕数处,惨酷至此,令人寒心。而该县原禀辄以韩得胜、王得胜持械行劫、情罪较重为词,禀请就地正法,经本部院批飭提讯,幸免屈杀。若如该县所请,韩得胜等二命早丧于酷吏、恶役之手,安能起九原而问之耶?言之实堪愤懑!国家明罚敕法,得以除暴安良,此而不行严惩,何以肃法纪而儆凶顽!仰即遵照批示,亲提现犯及韩得胜等,虚衷研鞫,究出实情,确核例案,从重按拟详办。总之,江北盗风甚炽,捕役无能,每遇案难猝破、官限急逼,辄将庸懦乡愚酷刑勒认,地方官心粗手辣,冀其可以宽免处分,亦复不甚深求,动以曾充营勇为词,禀请就地杀却了事。古之循吏求其生而不得,今之有司求其死而不得,其用心抑何刺谬乃尔耶?本部院去年平反数十案,皆与韩得胜等案相类,戎标若不尽法惩办,则将来蠹役更可相率效尤,明目张胆陷入于死,于吏治人心所关匪浅。该司志在锄奸扶善,故不能不反复熟商,期于刑期无刑而止。仍补详督部堂,并候批示。缴。

催飭将示禁迎神赛会遵办缘由具复

为札催事。照得本部院严禁迎神赛会一案,前经刊刻告示,于六月十七日分发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属各厅州县,遍贴晓谕,并飭将贴示处所报查,旋据各州县陆续具复各在案。惟长洲、金山、吴县、崇明四县,迄今尚未复到,合行札催。札到该府、该州即飭遵照,速将遵办缘由并奉文后如何严禁、严禁后有无敛迹,一切实在情形,及贴示处所,于文到十日内详细开折具报查考,毋任迟延,切切。

札苏州府、松江府、太仓州

加函

凡朋友亲戚,每遇函询,必有回信,独至上司之于下属,凡有文檄,皆曰“限文到三日内办复”,或“文到即日办复,如违严参”,试问三日内、即日内该牧令如何措手得及?下属复文,亦必曰“除遵札即日办理、随时禀复外”。要之上司与下属,自看稿画行后,皆相忘于无事之天,而事之能办不能办不计也。迎神赛会,最为作无益有害之事,各县皆已将严禁情形次第禀复,独长洲、吴县、金山、崇明四县,竟同黄鹤一去,他县皆复平原独无,问心应亦不安。前限半月,今限十日,并非限三日、限即日措手不及者所可比,岂该令奉文后即已相忘于无事之天耶?事乃关人心风俗,务祈尊处核实推求,穷其所往,必令弊俗尽革而后已,切勿以“飭查该县告示业已发贴”一禀了事也。

臬司详元和陆会山借猪载卖河冻阻滞致母陆陈氏 乏用愁急自缢身死讯拟详咨由

该犯陆会山欠丁春山等钱四千，陆景春允借猪只卖钱偿欠，该犯即令丁春山等帮同捉猪四只，卖钱八千，供情果否确凿？陆景春允借农船载猪，如果因须自用，托陆寿成至陆会山家仅向查询，并无迫索威逼，陆陈氏何致遽尔愁急，即于是夜赴陆景春家门首投缢殒命？且例载子贫不能营生养赡父母，因致父母自缢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似指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以致父母窘迫自尽者而言，既陆会山平日孝顺，遭兵燹后家道贫苦，借贷度日，嗣商借陆景春猪只卖钱还欠，虑恐余钱无多，起意贩运萝卜获利，接济家用，与不能营生养赡者殊有不同。察核案情，如果陆景春托陆寿成仅向查询，并无威逼重情，陆会山之妻小陆陈氏曾于是晚煮粥奉养，亦无怂恿陆陈氏自尽图赖，迨陆会山商贩回家，其母已死非命，是陆会山不惟罪无可科，转觉情殊堪悯。乃该县并不细核其辗转告贷、贩运营生始末情节，辄于出语内节去例文“营生”二字，遽请照不能营生养赡、致父母自缢身死之例拟流，恐不足以昭情法之平。又阅附详，该县原审陆会山因贫向陆景春借贷未允，起意硬捉猪只，向丁春山等捏说允借，邀令同往捉猪四只，下船开行，陆景春因猪只被捉，迭向陆寿成查催，并声言控追，致陆陈氏虑控自缢，先后供情悬殊，不无疑窦。仰即遵照批指，飭县再行提集犯证，研讯明确，分别妥议详办，勿稍枉纵。缴。

松海防翁丞会禀请咨直东等省招徠东卫船只由

已据禀并加函咨请直隶、山东督抚院转飭沿海地方官，传谕该船等务于本年岁底驶至上海守冻，听候配拨，以资装运矣。仰即知会津局李委员，设法招雇东、卫船只，令其来南候兑，将办理情形，随时报查。仍将广东艇船可用者约有若干只，每船可装米若干石，在船水手是否熟悉北洋沙线，同蛋船一项能否改雇水手、一体装用，即速详加考订，禀复察夺。此缴。

元和县震泽县会禀徐汝福金辂被劫各案 已会委获盗周阿芳等讯办

据禀已悉。查巨盗周阿芳等伙众持械，在于震泽、元和等县迭次行劫，赃至盈千累万，伙盗朱和尚勒取衣饰、辱及妇女，革捕唐忠、卫绍拳盗分赃，均属胆玩，经本部院特派委员带线缉拿，既据获案讯认，亟应确审惩办，未便稍稽显戮。仰按察司督同苏州府查提各盗犯及革捕唐忠等，认真研讯，究明实在何人起意纠劫？同伙实共几人？得赃若干，如何依分？事主之妻金赵氏被何人拒伤？朱和尚如何吓逼事主，勒取金饰，辱及妇女？徐倡二等三犯果否仅止在船看守，并未上岸？事后有无分赃？其泊船处所距事主家是否近在咫尺？唐忠等豪盗通信，得赃若干？各该犯此外有无另犯抢劫不法别案？眼线徐顺是否实被王瑞生挟嫌诬攀？

务得各确情,录取划一供招,克日妥拟,解勘会奏。委员徐令首先踪缉盗踪,拿获首要盗犯多名,缉捕甚属勤能,应先记大功三次,移苏藩司注册饬遵,并由藩司补给捕费银一百四十两,俾免赔累。至应如何量予奏奖,俟各该犯审定后,由司会同确核妥议,随案声请。该署县甘令摘顶处分应即开复。周阿芳等既在常熟等县潜匿日久,唐忠等又系该县捕役,未获各犯责成常熟县认真拿捕,不得稍再玩纵。一面通饬严拿盗窝韭菜阿二,务获解究。余由司核明饬遵具复。仍录报督部堂,并候批示。缴。

卷七五 抚吴公牍四十

札飭各属词讼核计功过统由臬司汇办一案由

为札飭事。照得各属词讼，应按三个月考核功过，前经明定章程，二十起以外，虽全数讯结不必记功；四十起以外讯结十成，五十起以外讯结九成以上，一百起以外讯结六成以上，各予大功一次；连息销不及三成，应记大过一次；又淮安属凡一百五十起至二百起，讯结五成以上，记大功一次；又讼案最多之徐、海两属，四十起以外讯结九成，五十起以外讯结八成，一百起以外讯结五成以上者，均记功一次，当经分别咨行，苏属由藩司，宁属由该管各道府，按三个月汇核具详。已据苏藩司详办至本年春季为止，其宁属夏季考核，虽未据一律送齐，应仍由本部院衙门照旧办理。此后苏属自夏季起，宁属自秋季起，凡前项词讼功过，统由该臬司衙门核明详办，以专责成。惟前定章程，该司衙门未经行知，合行抄案札飭。除分札飭遵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遵照，届期查照章程汇详察办，毋违。

计粘抄

札臬司

……统由臬司衙门核明详办，以专责成。除札臬司查照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道府}即便移行_{届期}遵照办理，由该府州核明详由，臬司转详，并飭各县知照毋违。

札两藩司、常镇道、江淮扬徐海通六府州

……以专责成。并分札司、道、府、州遵照外，相应咨会。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施行。

咨督部堂

徐州府详四五六月铜邳等八州县讼案核计功过由

查睢宁县三个月讼案共计三十起，核计讯结、息销不及三成，本应照章记过，姑念官更三任，准如所请免议。其余各县均无功过，仰即分飭遵照。缴。折存。

华娄二县会禀盐公堂司事陈卫 善匿官销私致启民怨由

苏州行销浙盐，现在招复引商整顿试办，立法伊始，各该商原应自行经理，乃松所甲商许庆曾认办之后，仅派司事陈卫善到地，以致借官行私，销多报少，甚至按户勒派，民怨难言，且以江苏候补人员课充商厮，擅刊印记，藉收私费，实属行止卑污。仰苏藩司会同臬司提讯明确，详请咨参，一面核明应得罪名，照例议拟详办。并候先行咨会浙盐抚院转饬运司，谕令该甲商许庆曾来苏，自行到地经理，或另派诚实妥当司事前来接办，切切。此缴。

阜宁县详黄金龙渔船在洋被劫勘验讯供由

据详暨另详禀均悉。查前据禀获李五、崔明、小石子，金供被掳，请俟移查盐邑获犯讯供情形再行讯办，嗣经盐城县将孙庭安、祁古贵解讯，祁古贵讯系误拿保释，孙庭安与李五等仍未据究明实情。兹委员等获解徐大立子一名，提同李五等质讯，徐大立子供被海匪沈如钤掳去逃回。徐大立子与李五等三名，及由营迳解漕部堂饬发审办之李蠹良、赵万顺、尹团人等三名，既均非同时获案，如果本非同案人犯，何从质讯？沈如钤又已于六年间就获正法，乃该县以徐大立子被沈如钤掳去，请同李五等解漕部堂饬发归案审办，是否沈如钤从前曾供有徐大立子等同伙？察核所禀，殊不明晰。此案失事将及十月，正犯迄未报获，仰按察司饬速遵照批指，先行切实禀复，一面比差会营，并移邻封营县，一体严拿正盗，务获究报，毋再玩纵颠预，切切。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图存。

候补县通州会详奉委会审蒋王扣上控伊叔蒋邦和 被季孙扣谋毙等情一案讯取确供开折禀呈由

此案前署州并未审出实情，模棱具详，该州抵任，又不上紧提讯，必待尸子具控，经委员访讯，始有实供，该牧等从前之颠预因循，亦可想而知矣。据禀前情，仰按察司严饬该州复审确情，录供通详，一面按拟招解。至王兆熙、邵吉亭从中说合贿和，虽钱未入手，其情已属可恶，必应严办！邵吉亭现在因案在省，是否紧要案证？能否递回？并即由司核明饬遵具复。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折存。另单并悉。

臬司详溧阳庞德即王其洪听从逸犯赵有顺即李大馨谋砍 张永寿身死同行并未加功一案核拟由

此案尸伤多至十余处，颌面颈项一伤损至仰面食气噤，是张永寿头颅已将切落矣，情节

极为残忍。该犯先据供认帮同致毙，现在恃无质证，任意狡赖，所称时值大雨，赵有顺暗令该犯到门口把风，复闻对门声响、通知跑逃，案情离奇闪烁。且究竟如何被张永寿盘出拐卖实情？该犯是否在门内，抑在门外？亦均未讯明声叙。虽据声明监候待质，但供情既属扭捏，罪关生死出入，该司未经亲讯，碍难率咨。仰即提犯研讯确情，另详核办，一面严饬勒缉逸犯赵有顺等，务获解究。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臬司稟清理积案力求祛弊由

为札饬事。八月二十三日据臬司稟称，司书纸饭辛工，前任林升司议归两藩司扣廉解放，每年计银四千两，后因库款支绌，改由属解；又苏藩司移解纸张不敷每季银一百四十五两零，近来苏属各县应解纸饭辛工既未按数解清，而江北各邑则更属寥寥，本年八个月计之，仅据各属解到银七百两，不及十分之二。至发审局从前幕友岁修，每年一千二百两，系江南北各州县捐解。迩来各属州县于发审应行捐解之修金有名无实，江南各属尚或些少搪塞，江北各县则竟有丝毫不给者，虽由府函札交催，唇焦舌敝，亦概置之不理。至于该局经费，每月二百三十两，除支给委员薪水百两外所余无几，支应断难敷足，恳恩俯念发审幕友修金待支孔殷，札饬两藩司先行严饬各属遵照，自同治八年秋季为始，务各提前赴解，如再逾期，即由司扣廉支放，以杜宕延。并发审局经费，每月饬由牙厘局加给七十两，连前共符三百两之数。司书纸张辛工一款，既有扣廉成案，请饬两藩司一体扣廉放解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所稟系属实情，应准照办，除分札饬遵外，合行抄稟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遵照具复，毋违。

札江藩司、苏藩司、苏省牙厘局

海州详孙首夫提禁患病一案验讯由

查监禁人犯患病，遇有应行提禁，分别交歇取保医调，今孙首夫系未定罪名人犯，据详患病提禁身故，该犯尸身仰卧狱神堂地板铺上，并无交歇取保，仍应作为在监病故，应照章将管狱官、该署州有狱官吏目各记过一次，以示惩儆。已札行江藩司注册，并咨督部堂查照。仰按察司转饬遵照，传属领埋，一面核入正案详办。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出示勒石变通芦洲丈期严杜需索丈费

为奏定芦洲田地变通丈期，严禁丈费，出示勒石永远遵守事。照得江苏省沿河、沿海沙洲林立，坍涨靡常，定例五年一丈，坍则报豁，涨则报升，法至善也，无如日久弊生，或望水以升科，或留粮而待补，沙棍因之把持，豪强予以兼并，而书差、洲保人等明知此弊，故每届大丈之期，倡为丈费名目，随丈征解，得规则照旧造报，无钱则立限比追，内外上下各书吏按股均分，地方官亦从而染指，往往前丈之费未已，后丈之费又来，以百姓有限之脂膏，何堪此无穷

之腹削？本部院民依念切，是用恻然，即经会同爵阁督部堂附片奏明，准部议复，改为十年一丈，庶为期较宽，闾阎永免夫骚扰，而因时复勘坍涨，仍有所稽查。第恐吾民四郊散处，未能周知，合行出示，勒石晓谕。为此示，仰各州厅县沙洲业佃人等知悉：自此〔处〕〔次〕造报后，续届十年大丈之期，凡举报坍涨者照例勘丈，造具图册，详咨升除；其无坍涨者，不必重行丈量，并不必另造图册，以免扰累。至丈费名目，永远革除。如地方官吏、差保、董事人等仍藉稽查欺隐为名，将并无坍涨之地通行丈量，及需索丈费者，许即据实禀办。嗣后如有涨坍，尔等亦须随时呈报，毋得隐匿影射，自贻伊戚。总期共沾乐利，永绝弊端，毋负本部院与民休息之意，懍遵。特示。

计开

一、每届十年大丈之期，如有呈报坍涨者，照例勘丈，造具图册，详咨升除。

一、腹里洲地，如无坍涨者，永免大丈。

一、丈费名目永远革除，如有仍前索取浮费者，不论多寡，许即据实禀请严办。

一、望水升科，预埋争占之根，最为恶习，嗣后如有新涨，必须变成泥草各滩方许缴价买受，若系水影光滩，不准报买，以杜讼源。

一、各洲遇有坍没，应随时呈报豁粮，不准再有留粮待补名目，以为影射地步。

一、报买新涨若干，务将价银照数呈报地方官，以便钉交执业，不准报多缴少及赴司、道、府、州衙门缴价，以杜罩报之弊。

饬议抚标城守两营营制章程

为札饬事。照得国家筹饷养兵，将以禁暴诘奸，非仅以备营充伍、徒饰观瞻已也，与其糜饷而滥收老弱之羸师，何如并饷而精练勇敢之壮士。查苏省抚标及城守两营，计额兵一千七百余名，承平之年以额设之饷养额设之兵，其人材不朴俭，其器械不齐整，其技艺不娴习，而又分防各汛，其气散而不聚，逸居在城，其志溺而不振，殊属有名无实。现拟变通旧制，将原设额兵裁去七百余名，挑留精锐一千名，优给口粮，勤习洋枪、刀矛等项，略仿楚军五百人为一营之制，以一千名分为二营，驻扎城外，又将亲兵营添足二百人为一营，驻扎城内，连前两营朝夕训练，庶军律一新，士气日奋，合行札议。札到该司即将所发营制会同两营将官，并督同亲兵营徐令妥商办理，为经久无弊之计，刻日禀复，听候分别奏咨，均毋违延。此札。

合札苏藩司、臬司

苏省酌改营制，当时议论哗然，经公专折奏陈，旋奉部复准行，惟驳加增额饷一节，公复具疏力请，获蒙特旨允准，仰见圣明洞悉边情，疆吏苟能认真振作，虽变法难行之事，无不上荷恩施。惟望后人再接再厉，庶免良法美意日久又成具文。行篋中适有抄稿，敬录于此，俾阅者得悉此案原委，又以见胸无定见，切不可轻易遽言变法也。达泉谨识。

附：酌改苏省营制裁兵增饷奏〔见奏稿，此处略〕

附：酌改营制复奏〔见奏稿，此处略〕

卷七六 抚吴公牒四十一

通州会详江金球控案会同审拟请示由

既据称江黄氏死由发痧，尸父黄吉庆辄以江金球夫妇殴逼毙命等情具控，该前牧并不亲往验明，但凭差查押殓，又不确讯惩办，以致蠹棍串索，处息复翻，缠讼三年之久，实属可恨！至江金球能呈请押殓，其人亦必非良懦可知，惟殓图省俭，自无不合，黄吉庆揽办衣棺斋荐一切，致垫用洋二百二十余元之多，所称王升从旁劝说，其为该差从中染指亦不问可知。至黄吉庆垫用之款，内有陆树堂等代付洋一百元，江刘旺身带洋银与陆李明争殴时失落，被人拾去各节，本难遽信，姑念缠讼太久，现在既经该牧等讯明江黄氏患病身死，并无另故，自应准其取具供结完案，并将差票吊销，不得蔓引枝牵，使成不了之局。仍将王升革役枷号两月，黄吉庆枷号一月，满日杖责发落，以示薄惩。余如所议办理，仰按察司转饬遵照。缴。

批统领苏防各营稟查薛游击等 私自将炮出营请查办由

来稟所称薛游击、陈主簿私自将炮出营，如此糊涂，日久官兵恐有离心等因，若照所稟办理，该员等罪应大辟，阅之殊堪发指！亟应查明究办。已札饬臬司立传薛游击等，讯明炮位实在下落，稟复以凭严办，希即知照。此复。

臬司详解部驳通州盗犯王彬等出洋行劫拒伤事 主葛尧封等并许福张嘉福受伤后失足落海淹毙 船户萧太包被逼通线并未上盗分赃一案审拟由

签按察司知悉：据该司详解部驳通州盗犯王彬等出洋行劫，拒伤事主葛尧封等，并许福、张嘉福受伤后失足落海淹毙，船户萧太包被逼通线、并未上盗分赃一案，审招到院。据此，经本部院提犯亲讯，犯供狡猾，又与原详尚有参差，显图避就。又查王彬一犯应拟罪

名，已由部议复准；船户萧太包勾通洋盗，将船装客货送入盗手，情罪甚重，所称次早开船，冀与丁二郎等船两不相遇，因牛港口外经过，致被拢劫等语，该犯如果非有心串通，何不将该盗商议情形转告事主，预先防备，抑或夤夜驶行，或托故折回，均无不可，何以公然插旗践约，安稳开行，经过贼船所必由之路，而谓其冀与盗船两不相遇，其谁信之？除人犯先行发回外，合行签饬。签到该司即速遵照，提犯复讯确情，按议解勘，并查取应议职名，随案赴参。此签。仍缴。

计发招册长详解批三件

签臬司

兖沂道徐海道会禀会勘丰鱼河道上游情形由

丰、鱼二县水道，目前先就新开东西二河，责令受益居民分段岁加修浚，俾资容纳疏消，实为简易良策。其遥堤、太行堤以北，分开支河，引水东注，应俟民力充裕再行察看议办。仰即转饬该二县，谕知该处士民，一体遵守，勿再互相争讼，切切。仍候两江督部堂、山东抚院批示。缴。

臬司会详候补知县孙令续又在府帮 同审结各案转请给奖由

臬局委员审断出力，应准给奖，惟向章审结六案即予拔署一次，审结十二案给予尽先拔署优缺一次，自系指各该员承审之案业已详院题咨而言，今据详孙令并另详苏丞、金令等承审各案，内有解县犯供翻异，及情节未确、驳饬复审，或现未解院，均不得谓之既结，未便并计给奖。且有一案经三四员承审，亦恐不无浮滥。仰即转饬该府，另行确核办理。嗣后须接到正案具题及出咨日期行知，再由并计请奖，并于折内案由之下将题咨日期注行，以便稽核，并饬知照。录报督部堂，并候批示。缴。折存。

严饬亲勘荒熟禁革卖荒田

为通饬事。照得宁、苏各属，向来遇有荒歉蠲缓，书差人等勒索荒费，方能免征钱粮，有田虽荒歉，因无报荒使费而仍征粮赋者，有田系成熟，因出费报荒而转得免征者，颠倒错乱，移丘换段，种种弊窦，病民实甚。前经本部院访闻，出示通饬各属，遍贴晓谕，严行禁革卖荒、买荒规费，并饬属遇有荒歉蠲缓，即细心勘访，核实查办，务期征免悉归实在，如书差、保甲再敢私行勒索，立提严惩等因在案。兹查本年霖雨过多，各属纷纷呈报灾歉，各牧令中办公勤奋、亲自核实勘报者，固不乏人，而因循怠玩、狃于积习、任令舞弊捏饰，以及任听董保浮开，以致正款无着者，恐亦难免，合再严行通饬。札到，该司、府、州、厅、县即便通饬所属遵照，遇

有乡民呈报灾歉，务须轻车减从，亲历查勘，核实稟办。如有并不秉公亲勘、核实厘剔，致令书差人等仍蹈从前恶习，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勒索荒费，高下其手，以及任听董保浮开者，一经访闻，应即专折从严奏参，决不宽贷。仍飭将办理情形随时稟复，切切。

札两藩司、江淮扬徐海通苏松常镇太十一府州并各厅县

通飭凡属口角涉讼未经具呈出票即销 之案毋庸列入册报一案由

为通飭事。照得凡属词讼，前经飭据按月造具四柱清册呈送查核在案，惟查口角喊禀、未经具呈、未经出票即行销结之案，层见叠出，其中恐有冒混，自应毋庸列入，以归核实。其出票之案，应仍全数列入，倘有遗漏，一经民人来辕控告，核对月报，若不相符，即不能为该牧令宽矣。除通飭遵照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府、州、厅、县即便移行，遵照办理。仍将遵办缘由具复，毋违。

札臬司、江淮扬徐海通海门七府州厅县、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厅县

札飭靖江县上忙告示未经遍帖

为特札^{申飭}_{咨明}事。照得各属征收上下忙钱粮，原议条列科则刊刻简明告示，遍贴城乡，俾家喻户晓，书差无从高下蒙混，各州县均既遵办，民皆称便。若各该州县刷印告示，仅于各集镇人烟稠密之所略贴数张，恐穷乡僻壤未能周遍，乡民未得尽知，仍受书差之欺朦。是以每逢上下忙启征之时，本部院谆飭各属，将田地斗则、每亩应完银米合钱数目，刊刻明晰告示，无论城乡市镇，俱须遍贴，大县以贴满一千张，小县以贴满六百张为度，如有乡镇未经遍贴，一经查出，定将该地方官记大过二次，以儆玩泄，节经转行两藩司通飭各属遵办在案。兹于九月初五日据靖江县呈送同治八年应完下忙熟田地芦银合钱数示式串票，开具贴示处所清折前来，查该县拆开贴示处所，仅只一百二十余处，每处是否只贴一张，抑有数张一处，未据明晰声叙。且本部院派人密查，前此该县上忙告示，乡间张贴无几。此等紧要公事，该县竟敢视为具文，并不实心查察，任听书差人等日久玩生，殊堪痛恨！应将该令先记大过一次，以观后效，合特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遵照注册，仍严加申飭，责令该县确查本年上下忙期内刷贴简明告示实有若干张，曾否专人下乡遍贴，有无差保人等匿不张贴情弊，刻日据实稟复察办。一面由司密查，此次如再不张贴周遍，即行详请从严参办。倘有书差人等从中阻挠，不令花户自封投纳，意图包完需索，或有欺朦乡民情事，亦即从重惩办。此札。

札苏藩司

……以观后效。除札苏藩司遵照注册云云，亦即从严惩办外，相应咨明。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施行。

咨督院

批臬司会详崇明县申送词讼环簿迟延请将该令记过由

查崇明令于八月二十五日申送词讼环簿，尚系三月份词讼案件，办理实属迟延，应如详将该令记过二次，以儆其余。已咨明督部堂查照矣，仰即注册通飭遵照。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批海州详赣榆三个月词讼核计讯结记功由

查赣榆县四、五、六三个月讼案，统共一百四十四起，讯结共计七十八起，核计系在五成以上，应照章将该署县记功一次，以示奖劝。已行司注册通飭知照，并咨明督部堂查照矣。仰飭遵照。缴。

金坛县稟徒阳欠解考费无从拨解请酌拨厘捐济用由

厘捐专济军饷要需，现议抽拨善后用款，尚属煞费经营，岂能为该属办差，擅行借动？所请未便准行。仰苏藩司飭仍于府库洲租项下，酌量借拨，余即催提徒、阳二县欠款，或由该四县各先摊缴济用。至请归四县轮办一层，并催镇江府刻速酌察，议定飭遵，均毋延误，切切。此缴。

臬司稟提省审办各案人证拟请讯明 后由司府先行省释请示由

据稟提省审办各案人证，请讯明后由司府先行省释缘由，凡案证之拖累，全由审办迟延所致，总须该局速审速转，庶免无辜拖累。嗣后京控、省控暨命盗等案人证，果于案情无涉、并无罪名可科者，审结后自应将情节详细稟明候示，再行分别开释，至笞杖之罪，不如在省了结、当堂开释，若递县取保，长途跋涉，旷日迟久，县中差役又多需索，在县之拖累与在省之拖累何以异乎？仰即转飭遵照办理。缴。

苏司会详候补直隶州知州等委署震泽县知县等缺由

如详分别飭委，取各任卸日期报查。至正任无锡县傅令，先经奏明留省察看，与从前委署奉贤之扬令未赴本任者有间，且上年准补金山县汪令调署川沙同知，据司详请督部堂附奏在案，此次傅令另委署缺，似应照例办理，应否声明？无锡县系有驿冲途、疲难缺分，较别项

简缺难治，现令署理荆溪县篆，藉资训习，附片具奏之处，并即由司复核妥议，另行详办。仍报明督部堂查考，并候批示。缴。

江阴县稟清查庙产拨作义塾经费请通飭查办 又单稟僧一清等聚众图控由

以庙产提充义学经费，果能董理得人，滴滴归公，是归无用为有用，于地方原有裨益，惟此项田亩，本为人所觊觎，一经拨作公产，侵吞隐占各弊往往相缘而生，从前各处善堂田产此时尽归乌有，其明征也。现议拨产充公，设或以倡义始而以渔利终，饱董事之橐，与饱缙流之橐更何以异？此事全恃地方官绅实心办理，毋只徒饰耳目，方有成效，若欲敷衍塞责，则多一事不如省一事也。另单所稟僧一清并讼棍夏翼南等纠众敛费，意在阻挠等情，仰常州府查明虚实，亲提严办，并将该县兴办义塾及提拨庙产充费，是否悉臻妥善，确查稟复。仍候督部堂批示。缴。稟抄发，传单存。

加函

此事务祈密商该令，自审力量能坚持到底则办，否则徒滋骚扰。鄙人并非不欲成人之美，无如非常之原，黎民所惧，一则缙流产业觊觎者多，一则得罪神佛阻挠者众，故必须该令自揣有狄梁公、韩文公、汤文正公本领，方可举办此事，倘其有始无终，反致变本加厉。鄙人禁朝山、汰僧尼，业已谤书盈筐，诚恐该令未必能如鄙人之肯任怨也。倘真肯任怨，不致闻谤中辍，自当以全力助之。祈函商即复为荷。

苏州府详各州县承缉盗案酌定 劝惩功过章程遵批议复由

据详已悉。承缉官于失事日起勒限严拿，如一月内获犯及半，兼获盗首，记功一次；赃盗首伙全获者，记大功一次；失事一月，并未破获，记过一次；两月无获，记过二次；三月无获，记大过二次。以上所议，均尚可行。至记过积至八次、大过积至四次撤任留缉，应改照定章，记过积至六次、记大过积至三次即行撤任，以归画一。至一月内连失两案，应即摘去顶戴，勒限两月破获，逾限无获，撤任留缉；一月内连失三案，即撤任留缉。据拟半月内连失两案，或一月内连失三案，摘顶勒缉，两月无获撤任留缉之处，应分别更正。其余所拟是否妥洽，仰按察司一并确核，议详复夺。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镇江府详溧阳张巧生怀疑妒奸杀毙 三命自刎身死应否剝尸请示由

律载杀一家非死罪三人，陵迟处死，财产断付死者之家；例载杀一家非死罪三人，为首监

故者仍剉碎死尸，梟首示众各等语。此案凶犯张巧生，据请照杀一家三命科断，虽已畏罪自刎身死，仍应剉尸梟示，未便免议。至据称向办断给财产之案，如实系尽绝，应由印官出结一节，既因例无明文，舍例言案又无向办成案可援，且犯族张大运等供内仅称张巧生赁卢姓房屋居住，其是否赤贫，有无财产，并未供明，应即飭县讯取地邻、亲族人等切实供结，详复核夺。仰按察司转飭遵照。仍飭详候督部堂批示。缴。

崇明县详奉飭筹办积谷查有旧谷请缓办由

上年通飭筹办积谷，各府州厅县无不遵办，该令才力支绌，所以事事窒碍，殊不知积谷以防俭岁，取之于民，仍须散之于民，与别项捐输不同。乃该县因循至今，据董事稟请缓办，遽即一详了事，实属玩视要务。所称常平、储崇等仓尚有存仓旧谷三千余石，究竟是否足额，有无短缺、霉变，设遇灾歉，能否抵作赈需，其社仓谷价于道光年间存县报入清查未补银三千八百余两，究系何任亏挪，曾否议明筹补，仰苏藩司委派妥员确查，议详察办。总之，他事可缓，积谷系为未雨绸缪起见，断不能缓，如该令自揣无办理积谷之才，即请推贤让能可也，切切。此缴。

札催京控速审并核议章程

为专札严催事。照得京控各案，前因未据依限审结，节次札催分别讯详催提，仍查明迟延各员职名，汇案详参，复因积压多起，应如何赶紧清理，分别照章参惩，经本部院面谕^{苏州府}查明妥议详办未复，于六月十二及七月初七等日札催议详各在案。兹于七月十五日据^{苏州府}呈称，除遵札分别办理并核议另详外，合先申复等情前来。查京控新旧各案，积至十四起之后，复有准咨三起，共有十七起之多，旧案未能逐一讯结，新案又复接踵而至，经两次札催议详，乃该府仍以空文率复，合再专札严催。札到，该^府立即遵照，迅将如何清理之处克日查明，妥议章程，详候察办。一面将人证已到者速即讯详，未到者严行催提，仍查明迟延各员职名，汇案具详。其京控新案，亦即讯供，飭提人卷解审，均毋再延，切速切速。

札臬司、苏州府

加标

积压京控各案，屡经本部院向该守及发审委员等面催、札催，至再至三，而诸公熟视无睹，葵藿倾向而太阳不为之回光，此皆本部院诚不足以感人、言不足以见信，故至如此，返躬自问，愧歉万分。该司新政风行，务望转为淳谕，如再以水沃石，本部院表率无方，惟有自请议处、披发入山而已。

臬司详泰州阎天济稟求省释由

既据称案已讯明具结，阎天济、李益广患病沉重，应准先行保释，以免拖累，如有必应传

讯之处，另飭着交质审。仰即遵照办理具复。缴。粘抄、供单存。

高淳县详六月份词讼监押公文各册由

市廛有无行用小钱，全在地方官认真查禁，若滥行出票，以致差人藉端勒索，是整顿钱法而适以扰害闾阎也。汪期洛禀控差役孔顺等藉查小钱索费不遂，凶毁物件等情一案，经该县讯明，将差役孔顺等各予责惩，仍发广通司分别革役，是孔顺等想系该巡检衙门之差矣，该县仅予责革，尚涉宽纵。至罚令汪期洛出洋十六元，交徽董领为善举经费，此事弊端尤大，殊非正办。仰江藩司查照批示，将以上各情严加申飭，并令该县此后切不可于控案轻率议罚，致启弊窦。至赵良桃一案，既须移提施南荣到日集讯另行究办，似未便归入开除，下月仍应列入旧管。再，内监项下人犯姓名均系接连直写，与册式不符，并飭遵照办理。缴。册存。

加函

州县于控案辄议罚款，流弊极多，名为充公，而适以济私。即使本官毫无染指，而门閭、书差之需索，充公款者十六元，入私囊者已不止百六元矣。前经敝处屡次通飭严禁，何以此种恶习仍未尽除？此次该令复藉口金作赎刑之义，尤堪诧异！殊不知圣人教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何不师法一二，而偏欲效介甫之师法周官乎？遁辞知其所穷，真可痛恨！务祈尊处再为严飭各属，勿得效尤。苏属藉案罚捐之风较少，然弟几经大声疾呼，亦复舌敝唇焦矣。

飭录同治四年起续奉新例送刊

为札飭事。照得《律例》一书为从政之津梁，至我朝而大备，叠奉纂辑，颁行直省，所以期读书者咸知读律也，乃近来筮仕人员，往往以卷帙繁多，束之高阁，以致临民判事茫无头绪，实则贻误匪浅。乃有丹徒蔡比部所编《律例便览》及《处分则例图要》，依类编订，共止六册，书既便于观览，义亦易于贯通，唯省城书肆并无此书出售，板阅五年，印本亦多漫漶，现经本部院谕飭书局委员照缮另刊，附于《牧令》等书之后。查阅是书，上格所采例案各条截至同治三年为止，今既重付枣梨，自应将续奉新例按门增入，以备援引，合行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遵照，自同治四年正月起到本年六月底止，所有钦奉谕旨及部院各衙门奏准通行之案，飭承逐件检抄，注明准咨日期，装订成本，限一月内呈由该司核明，盖印送院，以便编订发刻。字迹只须端楷，校对务期认真，毋得舛错遗漏，是为至要，切切。此札。

札苏藩司、臬司

札飭严禁结会烧香一案由

为札飭严禁事。照得结会烧香，攸干例禁，乃东南风俗崇信鬼神，每当春秋报赛之期，或名“平安醮”，或名“打七佛”，始不过一乡一镇之间作此非礼非义之事，渐至设法愈幻，托名愈

奇：袭前神之封号官衔，置五色之旗灯伞扇，名为朝山；釀卖丝巢谷之金钱，变累万盈千之纸锭，名为解饷；雇大号船，集数十人，往来于湖州之道场白鹤、杭州之天竺小和、苏州之穹窿、七子、茅山等处。原彼初心，只敛资以肥己；极其流弊，即盗贼之厉阶。方今缉捕綦严，该匪徒不敢明目张胆，见前项香船卡不为诘、民不为疑，因而宵小生心，扮作香船濶入城镇，势所不免。近日拿获震泽劫案盗匪，据供皆藉朝山为名，肆其行劫。是前项朝山之人，虽未必身为盗贼，即盗贼亦不尽托名朝山，而矫诬横起于乡愚，防范宜同于奸宄，若不重申厉禁，何以革巫风而清盗源？合行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通飭各属，一体认真严禁，毋仅以出示了事。如顽民抗不遵照，即当照例严办，以为惩一儆百之计，切勿姑息养奸，以宽大博流俗之虚誉也。

札臬司

加函

结会烧香，以苏、松一带为最盛。如果家给人足，盗息民安，则闾阎情殷报赛，原无妨稍顺輿情，乃兵燹以来，百姓衣食有余者百不及一，而又有游勇之藉端滋事，盗贼之乘机劫窃，即使民间无隙可乘，尚恐变生意外，况又迎神赛会，聚众烧香，游手之徒因而麇集，盗案安得不日多，民生安得不日蹙乎？即祈函恳各属，于出示官样文章之外，另邀公正绅耆，谕以物力宜惜、盗贼宜防，令其家喻户晓，不可仍沿陋习，或者此风渐可革除。弟为闾阎除害计，非为两庑豚计，想公必能鉴其苦心也。

丹阳县详六月词讼监押公文册由

查自理项下，有儒学沈移送唐文高控案一起。教官干预词讼，已属不应，且册开先准该学移据唐文高禀唐国辅因索欠冒骂，请提惩办，并追贖礼，旋准知照唐国辅已将贖礼措交，似可免究，是该学之移请提究系为贖礼起见，较之干预词讼尤属可恶，应将该教谕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该县冯令虽先未准理，继因移催飭传，亦应记过一次。除咨^{学院}督部堂查照外，仰苏藩司注册，移会江藩司一体通飭各属知照。至册叙审断缘由，如朱凤二控严桂芳一案，将朱凤二锁系石墩，办理颇有断制。惟上控项下杨明广等一案，册注示期催集勘讯，究竟定期何时，未经声叙，下月册内务当查明开报。至接到公文册内，未将上月有无已复未办、已办未复之案查明登注，亦欠合式，下月即应声明，并飭遵照。缴。册存。

崇明县禀五月份月报迟延缘由

该令始而赴沪，继而晋省，仆仆道路，专怕上司见怪，不顾穷檐蔀屋之中，有无数老少呼号，待批示而无期、候讯结而不得者。古云官怠于宦成，该令之谓也。姑从宽将该令再记大过一次，以儆将来，仍限于八月内，务将积牍一律清理，以速补迟。除通飭江、苏两属各府州厅转飭遵照，并咨督部堂查照外，仰苏藩司注册，转飭该县遵照办理，勿再玩延，切切。缴。

卷七七 抚吴公牒四十二

南汇县南汇学禀川沙等处所欠庙捐请提解济工由

此案昨据川沙厅具详，即经批司查明各原案，核议详复，飭遵在案。兹查该县学禀叙川沙绅士以庙捐均已照输，皆由川董孟念曾等串通漕总周浩然，借端侵渔等情，该厅以为拨用无存，究竟拨归何用？其中显有不实不尽。仰苏藩司转飭川沙厅，即将孟念曾、周浩然等提省确讯，查明究系何人侵没，悉数清出，解济工用。惟扣考一层，似属难行，并即由司查明原案，迅速核议详办。一面移飭营场，各将欠解南汇庙工捐款一律清出，批解济用，均毋推诿延误，切切。仍候学院批示。缴。

南汇县详七月份词讼各案四柱清册由

查上月词讼月报各册，自应于下月初十前到院，所有七月份江北词讼清册均已到齐，该县近在江南，何以迟至八月二十日始行送到？应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已行苏藩司注册，通飭知照，并咨督院查照矣。仰按察司严飭遵照，此后务须赶紧造送查核，如再迟延，定干参撤，仍将未结各案，迅速催提讯结。并候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常镇道详通州讯结词讼成数三个月核计由

如详，将通州牧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已札行江藩司注册，通飭知照，并咨明督部堂查照矣。仰即遵照。缴。折存。

宿迁令催提案件迟延由府记过转飭一案由

为札飭事。九月初十日据徐州府朱守申称，本年二月间奉学宪批府亲提宿迁县童生孙韩卿禀控廩生朱玉堂因借贷未遂串同学书陈瑞廷捐结讹诈等情一案，节经札飭该县提解人

证,时逾半载,迄无一名解讯,屡次严催,该县延不提解,亦无只字禀复,实属玩违,应将宿迁县记过一次,除详请藩司注册外,申报到本部院。据此,查该令向来之催提之案全不认真,而又盗案累累,办实事属怠玩,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转饬该令遵照,此后务当实力任事,如再不知振作,定即参撤,切切。

札臬司

松沪捐厘总局详五月份各局捐款月报收支各册折由

据送五月份收支解存月报各册折存核查闵行厘卡,近来收数甚为短绌,该卡员役、司事有无弊窠,该总局务即彻底严查。五库泖港厘卡,所支薪水经费已在二成之外,未免浮多;东沟界滨厘卡,所支薪水经费,核计捐数已在四成以外,更属虚糜,此二卡宜由总局核减。至上海货捐局,大小委员共有十四人,似觉太多,该总局各委员亦属过多,均可裁汰。所有南卡稽查丝船各货兼办油豆饼,可以酌量归并。总之,现值收款支绌之际,自应量入为出,委员可裁者裁,卡局应并者并,即由总局逐一厘剔,核实整顿,俾裕饷源。仰即遵照分别办理,详复察夺。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淮扬道详清桃界沟勘估兴挑请汇案会奏由

桃、清界沟淤垫,致夏家湖腴田连年遭水淹漫,将成废弃,自应将界沟开挑通畅,俾水有容纳,地免荒废,既经该道督饬印委复加勘估,应即由清、桃墟民照业食佃之例,集夫兴挑,并借给津贴土方工费,俾速蒧事。仰江藩司于筹借清、安二县挑河经费内,设法添筹协济,并案详奏,并移行淮扬道府督饬清、桃二县,将所借经费应如何分派筹还,匀作几年摊缴归款,刻日妥议详夺,毋迟。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图册存。

淮扬道详复勘新安河道请照原估筹款兴挑由

查清、安二县挑河经费,前据该司具详,运库不能分筹,藩库亦难全拨等情,虽系实在情形,惟疏通水利,民间利赖攸关,当此冬令农隙之际,若不乘时挑办通畅,来年春水涨发,又难措手。现在司库究能筹拨若干?不敷之款能否移商厘局,借拨济用?摊征借款究应定期几年?即经批令会商厘局通盘筹划,妥议详夺在案。据详前情,仰江藩司查照前批,会商厘局通盘筹酌,刻日议详察办,毋迟。并移章道知照。缴。

高淳县禀奉刊严禁芦洲丈费告示照拓碑摹呈送查核由

据禀已悉。本部院通饬泖石严禁芦洲丈费,限于十一月内拓摹呈送,今于十月十七日据高

淳县并泰兴县提前送到，均属办理急公。惟查原颁示式内叙“圻则报豁”，今核对高淳县碑摹内刊“圻则报费”，大属错误，且镌刻字迹亦不清楚，此等泐石要件，该县如此疏忽，本干重究，姑念办理迅速，从宽免议，合将碑摹发还。仰江藩司飞飭该县复加核正，刊刻清楚，另行拓摹竖立具复，一面由司移会苏藩司一体通飭知照，务各细心摹刊，依限拓送，勿稍错误，切切。缴。

加函

此等紧要事件，该令何以不亲自过眼？况题目原为严禁丈费而设，而该令笔误即在“费”字，岂非平日只有一“费”字横梗胸中耶！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鸇炙，心之所注，形即彰之，虽仅过门大嚼，想亦畅然意满。须知兵燹之余，百姓困穷已甚，此时即以全副精神为之枵垢爬痒，尚恐蚩蚩者不能自存，该官吏等犹视为丰亨豫泰之时，可以任凭敲脂吸髓耶？古云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我辈注意除费，而该令偏注意“费”字，思之愤懣。务期转致该令，将“费”字心肠涤荡净尽，庶不致诚于中、形于外，沙洲百姓或有喘息稍定之日也。

直隶督院咨机器局详六年四月至 七年九月制造轮船用过洋税

为咨^复事。同治八年十月十七日准^{直隶爵阁督部堂曾}咨^{云云}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机器局制造轮船，向无主政专办衙门，所有该局详禀请示之件，亦未指定由何衙门主政批示，是以各衙门所批均不过彼此相仰候而已。惟该局创建于同治三四年间，论创议应归曾、李两中堂主政，论洋务应归马督部堂、贵督部堂衙门主政，论关税亦可归巡抚衙门主政，将来轮船成造愈多，事愈繁重，以后恐非各衙门所能兼顾，应否仿照福建情形，奏请专派大员办理船政，抑即奏派该厂委员督办船政，自行报销，或仍由各衙门兼理之处，^{除咨复直隶爵阁督部堂暨咨湖广爵阁督部}
^{除札机器制造局会同关道核议详夺外，相}
堂查照核示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局立即会同关道核明妥议，详复察夺。其恬吉轮船实在用银若干，亦即详晰查复，毋违。应咨商。为此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照核示，复施行。

札机器制造局

咨督院、湖广、直隶督院

札飭睢宁县经书提讯由

为据申飭查事。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据署睢宁县知县声称，奉部行查拔贡李玉清县承误报病故，据实检举、申请更正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拔贡李玉清系部查有无事故攸关铨选教职之员，该县经书当时并不确查，遽即申报病故，现虽复查尚存，声明将该承严行责惩，检举更正，乃该署令并不具详请示，率行缮具申文，殊属不合。县书系何姓名，未据叙明，难保无需索弊混别情，亦非责惩所能了事，应即由道查提讯办，合亟札飭。札到该道立即遵照，迅将此案经书查明提案，由道讯明有无需索不遂、捏报弊混情事，务得确情，录供议拟详夺，毋任违延，切切。

札徐海道

丹阳县详王甘霖被劫勘讯由

案关城内被劫多赃，拒伤店伙，该管地方文武事前既不认真巡防，迨失事一月有余，杳无一犯破获，捕务废弛已极！应如何严行惩儆，仰按察司于五日内查议详夺。仍勒限半月内比差会营，悬赏购缉，并移邻封营县一体查拿赃盗，悉获究报，限满无获即由司严揭请参，勿稍姑容。至该司前详各州县承缉盗案酌定功过章程，经本部院批准照办，并飭由司随时确核，指明何州、厅、县应记功过，详请咨行注册飭遵，以昭核实在案。自定章以后，各州县详报失事之案共有几起？务即逐一查核，分别照章详办。再，前据徐海道禀，徐、海两属与江南情形不同，酌改劝惩功过章程，亦经批司速议具复，并即遵照前批办理，切切。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册图存。

飭属刊碑禁绝丈费

为札飭遵办事。照得江苏省沿江、沿海芦洲田地，前经会奏变通丈期，严禁丈费，奉部复准，转行遵办，应即出示泐石，永远遵守，以绝弊端。现在本部院酌拟示式，除抄行苏、江两藩司、江苏十二府州厅转飭有芦州县遵办外，合亟抄示札飭。札到，该某立即转行有芦各属遵照，抄来示式，刊刻高大石碑，务须字迹清朗，竖立城隍庙前，俾得闾阎周知，永远遵行。仍飭将遵办缘由具复，并限十一月内拓取碑摹呈送查核，毋稍草率迟误。再，本部院衙门芦洲全卷陷失，有芦州县无从查考，徐州府所属有无腹里沿湖滩地完纳芦课、应造大丈册结及应行泐石之处，务即查明办理，一并附复，切切。

计抄示

札江、苏两藩司、苏城善后局、十二府州厅并沿江有沙州县：溧水县、上元县、江宁县、句容县、长洲县、高淳县、江浦县、六合县、震泽县、元和县、吴县、吴江县、新阳县、常熟县、昭文县、昆山县、金山县、华亭县、娄县、奉贤县、武进县、上海县、南汇县、青浦县、江阴县、阳湖县、无锡县、金匱县、丹徒县、宜兴县、荆溪县、靖江县、阜宁县、丹阳县、金坛县、溧阳县、镇洋县、安东县、江都县、仪征县、泰兴县、宝山县、崇明县、如皋县

常州府详六月份词讼监押公文册折由

孙秀昌控王宝书一案，既经该府行提原被讯明，尚有要证郑楨纬必须补提质审，仰即勒

限严提，毋任兔脱。至新收监犯沈停桂一名，除在项下皆未列入，如何遗漏？并即查明具复。仍一面将未结各案，赶紧催提讯结。缴。册折存。

酌留淮军一成洋税抵作机器制造局用款咨商一案

为咨请事。同治八年七月十八日据委办江南机器制造局禀称：“窃准江海关移奉通商大臣马札，准户部咨会奏江海关征收洋税应行解部之四成银两，仍留一成以为制造轮船之用，其余三成按结解部交纳等因，并蒙院台札同前由各到关移局。奉此，伏查此案户部议驳之故，或以为所请二成洋税专为造船而用，致未允行，殊不知制造机器、枪炮等件所需经费，前奉李爵宪奏明于军需项下融拨有案，嗣因军需无款可拨，故并入造船用项开支，此为岁支最巨之款。至建议厂屋、学馆、船坞工程，上年虽经曾爵中堂将学馆、船坞两事随折奏明，而工程费用系在何项拨发，当时未及筹定，此为目前难缓之款。又工程既竣之后，岁支辛工、膏火各费，此为将来因事递增之款。以上各项，均系造船、行船之外增添用款，且就造船、行船而论，此时逐渐推广，所费亦必日有加增，若非通盘筹划，恐致办理棘手，惟有仍请会核复奏，将曾爵中堂奏留酌济淮军及添兵等事一成洋税，抵作机器局之用，俾得经费充裕。是否有当，仰祈训示祇遵。”并声明迳禀贵大臣等情到院。据此，本部院查核该局所禀，系属实在情形，将来如须再图扩充，即二成洋税尽数充拨，尚恐不足集事。除批示外，相应咨请。为此合咨贵大臣，希即查照主政，掣衔会奏施行。

咨通商大臣

札飭京控提解迟延申明定章

为札飭事。案查前准吏部咨，嗣后京控之案关提人证，除去程途例限尚未解到，即将该地方官先行奏参，按其逾限月日议处，迟延不及一月者罚俸一年，一月以上降一级调用，半年以上降三级调用，俱公罪，如有正犯潜逃、要证外出，仍遵定例确切查明，取具族邻甘结，加具印结，详报上司备案，仍一面查明该犯、证等现在何处，关提归案审办，总不得逾半年之限，倘有捏报正犯潜逃、要证外出者，即照不应重私罪例，议以降三级调用，毋庸查级纪议抵等语。近来京控人证，各属往往未能依期解到，实属玩延，合行札飭。札到该司立即申明定章，通飭各属遵照，如有奉文提解京控人证，务须依限解省质审，倘有除去程途例限尚未解到，即行据实详请奏参。仍令将奉文提解日期，通报查考，毋违。

札臬司

札催沭阳程张氏京控奏交速审

为专札查催事。照得定例奉特旨交审之案，定限两个月完结，例限綦严。溯查同治四年

六月初四日准都察院咨奏交沭阳县民妇程张氏遣抱京控谢明等挟嫌焚杀一家六命、改供滕详一案，系奉特旨交审之案，计今已及四年之久，苏州府有无讯详，应即由司速提审拟解勘，合亟专札查催。札到该司立即遵照查明，速提审拟解勘，毋迟，速速。

札臬司

催议清理京控各案并查委员帮审到差日期

为札飭事。照得前因京控各案积压多起，应即赶紧设法清理，经本部院面谕苏州府妥议章程详办，并迭次札催在案，迄今未据议复，殊属迟延。至该府审案事繁，经设局派员帮审，乃以京控要案积久悬宕，未能依期完结，均难辞咎，应如何分别严行惩儆？合行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遵照，查明各该员到差月日，克日议详复夺，毋迟。

札臬司

南汇县申送六月份宣讲清折由

折报阅悉。仰仍移学亲督讲生认真奉行，按月开报。至南汇县有明臣方孝孺祠祀生，载在《学政全书》，彰彰可考，该学现拟设位惠南书院，春秋编祭，复设祀生，具见追崇往哲、矜式后人，自可照办。惟祠宇旧建何处？应需祭品银两向来是否由县编征？例设奉祀生，在前接充至何代止，于何年以后悬缺未充？现在有无嫡派裔孙在南？均应溯查明确，方可咨部办理。并即移学一体详细访查，专案详办。至迎神赛会、演戏聚赌，已经本部院刊发告示，通行谕禁在案，该县地方仍有藉酬神为名，敛钱演戏，经旬累月，结党朝山，耗财废业，大为风俗人心之害，应即由县随时认真查禁，倘再违犯，立拿为首之人，从重惩办，以儆其余。仍将遵办情形查报，切切。此批。

前徐河后帮千总苏文魁禀裁丁欠款请飭抄产监追由

该革弁连次率用红白禀径渎本部院衙门，词多费解，殊属越分妄为，仰江粮道严行训飭，并将借用铃记之江北帮左所千总查明姓名，详请记过示惩。倘该革弁再不安分守常，即行按例详办，毋稍姑宽。仍由道将该帮丁欠缴兵米、领用钱粮各情，查案核明，办理具复。并候漕部堂批示。缴。

苏粮道申复奉提减漕轻贲会司催提属欠漕项凑解由

此项同治四年起属欠四分漕项，系应抵解，现奉部提减漕轻贲，及原抵加给沙船修费等

要款之用，各属积惯拖欠，任催不解，必应酌立限期，明定劝惩章程，勒令各现任先行清出批解，即有前后任互相缪轳，应令自行清理，不准推诿延误。倘至逾限不完，即照章严办，俾各属知所儆畏，源源报解，不得徒以已经饬催一复了事。仰即会同藩司严定限期，酌立劝惩章程，刻日详明饬遵，毋迟。此批。

行臬司催桃源韩得胜等一案核详

为札催事。案据该司详桃源县壮捕、戎标等挟嫌捉拿王得胜、韩得胜，私刑逼认为盗讯拟缘由到院。当查此案如果县役、戎标将王得胜交韩得胜变卖之骡马银两强行带回，被韩得胜鞭打勒赔，挟嫌逼令韩得胜、王得胜供认行劫，是既取其财复逼令认盗，似较寻常诬良为盗之案情节尤重。据称戎标抢夺骡马银两，后经赔还，仍照例拟军，是否不致轻纵，应否酌量从重办理之处，即经批饬确核详夺。嗣据吴县详报从犯徐贯提禁病故，又经批司核入正案拟详各在案，迄今月余，未据核详，合行札催。札到该司遵照先今批檄，即速确核详夺，毋违。

札臬司

江都县详据职员黄逸云禀仿金陵典章在扬城试开原章变拟二条可否准行请示由

苏省各典均有月捐，所议通变章程内请免缴捐一层，未便准行。现在扬城育婴堂经费短绌，应令顺和典每月捐钱三十千文，津贴育婴堂之用。仰江藩司核明转饬遵照，并饬取具各结，详司给贴升税。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金匱县禀李容照控案并开该图积欠漕银折由

该图公事究应归何人承办？来禀所叙图董，忽李忽钱，忽押忽释，该令本已毫无定见，且访闻该县乡间仍不免有差役、董保需索津贴之举。仰常州府即饬该令遵照，此后务当实力整顿，将一切浮费认真革除，毋任稍滋蔽混，并俟该图地保举充定案后，具复察夺，切切。缴。折存。

镇江府禀镇郡善堂请俟考试后清查由

各处善堂，凡田产之无着落者，董事无不推诿，其生息稍厚者，又无不谋充经管，藉为肥己之资，此积弊然也，而镇江为尤甚，非认真整顿，断不足以挽回积习。该府既确知此中弊窦，务须彻底根查，固不可畏难而蹈因循，亦不必急遽而堕苟且，破除情面，核实经营，孰杀谁

嗣之歌均毋庸预计也。所请俟考试旋署后,再行逐一清查,应准如禀办理,仰即遵照。缴。

札饬臬司将押发之叶金生等饬府提审由

为札饬事。七月二十日据元和县申,奉院押发喊禀之叶金生,交歇收管已逾一月,未奉明示,申请示遵等情到院。据此,查该民人叶金生前据来轺呈控,当经押发元和县暂行收管,批司饬府提讯详办,于六月二十三日印发在案,何以尚未据^{苏州}该府提讯?是否^该臬司衙门转行迟延,抑系^{苏州}该府延不提审?合亟札查。札到,该^司府立即查明前批于何日^{转行}接到,先行专文申复,一面^{饬催}苏州府赶紧复提犯证、尸亲,虚衷研鞫,务得确情,录供详办,均毋稍延,切切。

札臬司、苏州府

加函

叶金生之父既被桃源县丁役逼勒毙命,今其子情逼来控,奈何累月经旬不为一讯哉?日来天气酷热,有铄石流金之象,万一叶金生又复瘐毙,问心何以自安?务求即传发审委员速为提讯。此案叶金生并无罪名可科,提讯后即令取保可也。恐此外仍有似此积压之件,并祈面嘱委员,将发押首县人数五日开单一送,庶免遗忘,至禱至禱。

卷七八 抚吴公牒四十三

札发程张氏京控驳审

为札飭事。照得沭阳县民妇程张氏遭抱京控仲绪珍等率匪焚杀、盗卖膳田，获犯仲绪珍等，讯系持械互斗、致死程见贤等，非一家六命一案，据前署司以此案程张氏图诈，诬告仲绪珍等放火烧抢，词内声明亲见仲绪璋等将胡兰等下手致死，仲绪璋审属全诬，将程张氏依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仍照妇女图诈翻控例监禁三年，限满察看释放，程张氏固执京词，坚不输服，胡晋山系程见贤家管事之人，与程礼贤同系尸亲，供词可信，请照例奏请定夺，详解勘奏前来。综核全详，殊堪诧异，如果程张氏呈控案外百余人，任意罗织，希图断给财产，原不能率准查办，且恐尚有主使之入。前据谢耕砚即谢明控告周韶虞从中唆讼，似非无因，若再任其狡执，以至要案久悬莫结，不但前获各犯业已监毙多名，即人证亦拖累靡已。惟折狱不外衡情，科罪必须核实，此案先经前漕部堂咨准大部，核案指驳，经飭据淮安府审照原拟详咨，未准核复，即据程张氏以三百族匪焚抢二日，谋杀一家六命，经部驳回护原审等情，仍遣抱京控，奉都察院以案关问官改供朦详，如果属实大干法纪，奏奉谕旨交审，行司飭提人证讯详在案。程张氏京控词内，历称并非械斗，部驳亦称仲绪珍等将程见贤前后门围住，施放火枪，致烧毁房屋，惨杀多命，难保非有心放火、逞忿仇杀。前漕部堂原咨将纠众械斗三十人以上、致毙彼造四命以上，首犯拟以斩决，从犯拟军待质等因，本部院细核案情，犯供同伙四十余人，如谓与死者均有深仇积怨，自属无此情理，惟两造人数多寡悬殊，程见贤等被仲绪珍等伤毙六命，仲绪珍等并无一人受伤，其为并非两造约期械斗亦似无疑义。惟例内所载“械斗仇杀”，本系接连并列，并非截然两途，其随从各犯仍各依本律例问拟，如能遵照部文，究明各下手正凶，将应拟抵者即行拟抵，应援免者仍应援免，应缉拿者仍行缉拿，照例拟办，明白开导，该原告自亦无可借口。今现犯仲绪璋先被程见贤等在何处掳禁？于何日如何乘空脱逃？供词模糊，断难轻信。且胡兰等实被何人致伤身死，据讯人多手杂，未经看清，既未能究出正凶，逸犯在逃亦未就获，现犯恐有避就，尚须监禁待质。可见案情不甚确凿，疑窦甚多，乃辄称程张氏控告仲绪璋等将胡兰等致死审属全诬，突科以诬告人死罪未决之律，实属牵强，万无此理！又例载犯未逃走，鞠狱官务得输服供词，毋得节引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律遽请定案，其有实在刁健、坚不承招者，如该徒罪以上，仍具众证情状奏请定夺。今程张氏、程步贤均已到案，经本部院两次提讯，据供惨毙六命，逸犯未获，现犯无一实抵，心不甘愿等语，查仲绪璋、谢明、仲心耀、仲绪祥所称程张氏、程步贤总想藉案图诈，不肯完案，究系被

告一面之词。程礼贤、胡晋山等供亦与来详大相刺谬，何以谓之众证明白？此外供情支离串捏之处，指不胜屈。若照此入告，并请敕部将漕部堂前咨一并核复，必致大干部诘，且何以折服原告之心？该府暨委员审问要案，并不详细研求，辄将被毙六命之原告尸母拟以流徒监禁，率行详请奏结，故为轻重，殊不解其是何居心！所有问官、苏州府知府及委员等，应由该司查核例案，确拟详参，仍期限两个月内，提集原、被、犯、证，虚衷研鞠，录取切供通详，并查取原验各尸伤，由司复审，另行妥拟详解勘奏。将来案情衡断确凿，该原告仍复逞刁、希图拖累，本部院再当执法从事，断不任其刁狡。札到该司立即转饬遵照，仍一面饬将程步贤取具的保候讯。特札。

计发解批一件

札臬司

海门厅详韦厚之被窃勘讯由

匪徒肆窃多赃，失事已及三月，始据通详，赃犯又无破获，捕务泄玩，不问可知。仰按察司严饬比差会营，购线踩缉，并移邻封营县一体协拿赃贼，务获究报，届期无获，即行详参。至失赃宝银五十一两一钱一分，何以仅估银四十八两三分四厘？此外各赃亦多任意短估，并饬核实确估，另行造册详送察核。详尾声明案因经承病故详报稍稽，更属荒谬，并即申饬。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册图存。

机器制造局稟订请美国金阶理翻译酌送薪水由

稟悉，已据情转咨矣。华牧衡芳所译各书，尤属深入显出，真世间不可多得之才，亦不可任其埋没不彰，仰即知照。仍候^曹爵中堂并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臬司稟山阳王五即王佩瑶拿获 窃贼张应喜推河淹毙一案

张应喜之偷摘茆义仁地内东瓜，虽非当时获住，亦未送县讯供，惟尸母张黄氏及伙窃之张必成既供无异词，或尚可信。王五即王佩瑶，经坊众雇令看青，如系茆义仁等出资公雇，实有应捕之责，其将贼犯张应喜致毙，照擅杀罪人律拟绞，亦自系照例办理，惟张应喜自刎受伤，后在运河溺毙，尸身漂失，无凭相验，全在研讯明确，方能定讞，今察核供情，张应喜既已自刎受伤，必须绳床抬送，乃忽能从绳床跳下，与王五争殴拼命，已觉离奇，且王五既被张应喜抓住，互相滚跌河滩，乃谓王五用力挣脱，即将张应喜推跌落河淹毙，情形亦不无牵强，供词种种扭捏，未便迁就具题。查县详该犯王五先将张应喜两脚腕扎缚拷问，祝鹤凤等劝令解放，因张应喜自刎吓制，该犯畏累，将张应喜抬撩运河，复讯则称张应喜与伊拚命，顺用木杆

推入河内，现详则称互滚河滩，推跌落河淹毙，究竟张应喜如何自戕图赖？被该犯捏称送回医治，实在如何致死，及有无致毙后弃尸水中？仰即转飭山阳县遵照指飭，研讯确情，录取切供，由司复加查核，另详呈候核夺。缴。详册小看发还。签存销。

臬司稟泰州牧被参一案请开复原官仍议处请示由

前据由司分案具详，声明该参牧应归张御史奏案参处，因核详叙尚有疏漏，当将各原详一并札发查核妥叙。兹据前情，能否照拟办理，仰即由司确核全案，参以舆论。人才难得，该参牧果有屈抑，岂可不为据实详请昭雪耶？该司务当持平办理，勿稍徇枉。缴。

飭拨清河安东二县挑河经费

为札飭事。据查办田赋水利章道申称，清、安二县借款兴挑包家等河，亟宜乘时兴工，请飭司迅即动拨库款，委解济用。并据另文申请将清邑丈田经费，准予借拨挑河经费，申出土方盈余项下拨钱三千贯，一例按年分亩摊还各等情。又据稟同前由，到本部院。据此，合抄申稟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遵照，将借拨经费刻日如数筹拨，遴委干员解交该道查收，分济挑河、丈田各项之用，并即责令委员会同各该地方官督飭挑办，仍将动拨银数、委员衔名报查，毋迟，速速。

计抄申稟三件

札江藩司

苏粮道详通核历年漕项完欠分数请立案由

详折均悉。近年道库四分漕项，均已奏明拨抵加给海运水脚之用，因各属俱有积欠，于道库移挪筹垫，遂致库储支绌，不敷周转，业经本部院屡札严催，不啻唇焦管秃。现复奉部飭提减漕轻费，亟应筹动起解，必须将各属积年欠款勒限严提清楚，俾资解放，非仅详明立案所能了事也。该道总理粮储，职守攸关，应即责成该道会同藩司，查明各属历年欠款，除注缓之外，核计何州县欠数最多，于初十内择尤详请严参勒追。其余欠数稍次之州县，先行立限催提解清，逾限不完，亦即一体详参，均勿姑宽，切切。此缴。

批长洲县详元和犯证朱万春等被火焚毙验讯由

据详孙筠福饭歌共押人证二十六名，因邻居张氏失火，延烧饭歌，救出犯证十七名，内陆盛、朱裕、庆林三名身被火伤，尚不深重，查点尚少陈阿五保等九名，检获烧残尸身四具，内朱

万春一名现据验讯通详,其余三具究系何人?尚有五名是否脱逃?且邻居张氏失火,何以独延烧孙筠福饭歇一处,左右邻均皆无恙?其中难保不无别情。案关烧毙无辜多命,当时既未禀明,迄今日久,尚未据元和县详报,尚复成何世界!应如何严行惩儆,仰按察司即速查议详参,一面严饬确查,勒缉在逃各犯、证务获,并赶传张氏到案,提同孙筠福研讯确供,通详察夺,并行该县知照。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格图存。

通饬词讼章程一案

为通饬遵办事。正月二十八日据无锡县禀称,词讼之不能迅结者,由于到案迟延,现从正月为始,差禀外加用限单,酌量道里远近、人数多寡,亲手标定日期,随票并发,逾限不到,严行比催,其存根即留置案头,以便随时查考,谨将差限单式附呈鉴核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禀呈限单尚属妥洽,讼案拖延,小民受累至深,全赖各牧令勤于审理,严禁书差弊捺索扰,其要尤在删减牵涉株连之人,除酌列章程粘单通札饬照外,合行抄粘札饬。札到该某即便移会江、苏两藩司,一体转饬所属遵照办理,仍将遵办缘由具复查考,毋违。

札臬司、江淮扬徐苏松常镇太海通府州、海门川沙厅

计抄粘章程三条并差限单式

一、词讼牵连人证,往往任意罗织,全在收呈时详鞠原告,即酌定某人必应传质,某人可以不传,某人可俟复讯时补传,俟票差时再加一番斟酌,多费一分心,少传一二人,造福于冥冥者不少。但酌删人证,必须确有可删之故,若掉以轻心,稍涉苟且,其初意未尝不为省拖累起见,而因少传一人,多讯一堂,多拖一日,流弊滋大。总之,票差传人,以省株连为第一义。

一、差传人证,须确按道里之远近、案情之重轻、人证之多寡,酌给差役盘川钱文。如依限到案,立时给赏;逾限不到,即行责罚,不准以功抵过。赏不逾时,罚不姑贷,惩劝在在核实,利害判然两途,庶该役谨懍奋勉,不敢怠肆。其要尤在编列簿册,逐日亲自稽查。

一、票内所签之差,除正身外不许私带白役。若票止一差,而带至两三人,票止两差带至四五人者,准被害人鸣锣喊禀。至寻常词讼应传人证,每案不过二三名,一票只得一差,差票依限缴销。又各差承票传唤人证,不许妄用锁链,若票内注有用锁字样,方准用锁,倘敢妄用锁链,准被害人鸣锣喊禀。又该差唤到被告人证,立即禀官,由官饬令房书开单送审,不准私行押候,虽系昏夜亦应禀明定夺,倘人既到而延不禀审,准被害人鸣锣喊禀。

以上或系前人成规,或本部院先经通饬,均应认真照办。仍先出具简明告示,遍贴晓谕,务使乡僻周知。

通饬札行司道府州转饬文件一并造报

为通饬事。照得各属接到本部院衙公牍,已据遵照通饬按月汇开事由,声明已未办复,

造册申送在案，惟札行司、道、府、州转饬之件，各该州、厅、县未据一律开送，仍不免稍有疏漏，合行通饬。札到该某即便转饬遵照，此七月份奉到公文册内，应将本部院札行司、道、府、州转饬之件，详叙已办、未办、已复、未复缘由，按月归入词讼册内，一文汇详，毋稍遗漏。仍将遵办缘由具复，切切。

札江藩司、苏藩司、臬司、江属、苏属各府州厅县

札饬各局卡委员有撤委更调者先行稟商

为专札饬遵事。照得各局卡委员经理厘捐，事繁责重，必须慎选精明廉洁之员，方足以资佐理而昭核实。嗣后凡委员有应委、应撤、更调者，总宜先行稟商本部院察夺，听候核饬遵办，不得仅以一报了事，合行札饬。札到该总局即便遵照办理，并移知苏松太道暨苏州牙厘局知照，毋违。

札松沪捐厘总局

吴江县稟收缴器械禁绝枪船章程由

前定收买废铁，价值本属太昂，现议各节是否周妥，仰苏藩司会同按察司督率首府县悉心妥议，总期能永除江浙枪船之患为要。仍候附片奏明，另札行知。缴。折存。

扬州府详兴化县举人王春旭等讯 无率众闹漕情事详请开复由

该县举贡生监率众闹漕，积习相沿，殊可痛恨。据称王春旭等查无确据，而供情可悯，是否实情，应俟今冬察看，如该县不致仍有闹漕，方见该举人等真能痛改前非，尔时再行详请开复衣顶可也。仰江藩司转饬遵照。仍录报^{督部堂}，并候批示。缴。

札催委员等复试

为专案札催事。照得候补知县曾令期满甄别，上年由院传考未到，又教习知县茅令，先据呈报俟差竣回省再行由司考试，前经本部院于上年十一月初二日行司饬传曾令来辕复试，并饬将茅令一员曾否回省查明具复。嗣该司护理抚篆时，于本年五月十四日开单汇催，札司遵照将曾令、茅令等传考之案先行查明呈复，迄今仍未复到。该二员均应考试甄别，未便延宕，合行查催。札到该司即便遵照，迅即查明，专案具复，并令曾令等赶紧赴司复试甄别，毋任再延，切切。

萧县禀办过保甲情形由

保甲非止为弭盗设也，而戢匪安良，尤为目前急务，乃各属非视为缓图，即多畏难苟安。其视为缓图者，于地方似觉不关痛痒；其视为畏途者，类皆绌于才力，要之均无一腔真切爱民之念故也。该县于到任后，即能参酌成规，立法务归简当，办理已得窾窍。细核条款，其中尚有仍须斟酌商定之处：如十家同牌，只写家长姓名、年岁，不将男妇、大小琐碎查开一条，不开明男妇、大小可也，每家丁口若干仍应查开，必先有一家丁口数目，而后有十家丁口数目；至牌册发由寨董散给旗长、庄长一条，如何谓之旗长，如何谓之庄长？禀内未据声明。寨董、旗长、庄长，除保甲牌册外，概不得妄有干预，寨董尤须选得其人，方免流弊；又三年更换门牌，编查既定，便可一劳永逸一节，前人查造门牌有四易簿，始抽查不漏，然后给发门牌，间有漏户亦具呈补给，何等详慎！百姓各有生业，固要格外体恤，不可稍有烦扰，然官则必须细心耐烦，方免有所遗漏也；又每村共置锣梆，小村力难置锣，可置两梆互击接应一节，此亦前人成规。一村仅置一锣一梆，尚非难事，至每夜起更群击锣梆三次，二更至五更皆照前群击，以壮声势，似不如添雇健丁数人，轮更看守，不动声色，严密巡查，遇有响动则以吹角鸣锣为号，俾各寨群起截拿，更有实济。盖在睡梦中敲击锣梆，则击者自击，盗者自盗，殊属两不相谋，设遇有警，到处皆系人声、梆声、锣声，更难觅盗踪之所在，不如暗中梭巡，以静制动，更有裨益。总之，事无难易，视有无实心为难易，该令务当勉益加勉，不得徒托空言，仰按察司转行遵照。再，定例编排保甲、稽查盗贼，如州县官奉行不力，降二级调用，前经护院通飭所属，勒限两个月编查完竣，现在限期早届，如未能依限办竣，应切实禀复，再给限两个月，倘始终怠玩，不办不复，或办理烦扰，或以空言搪塞，均不得为无过也，该司并通飭各属知之。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清折、牌式存。

新阳县禀办理保甲情形并章程由

据禀已悉，办理尚属认真。仰按察司飭即督率妥办，务须勤于稽查，勿稍扰累，俟查办完竣，造册呈送。至另设闾师、党正，由县亲访敦请，并送戳记，与保甲无干者毋庸使用戳记一节，命意良是，而体制未洽。公文照会刊用戳记，近于添设乡官，军兴以来绅士办理保甲、捐输等事，当时从权刊用戳记，后来流弊甚多。大抵事若可行，不必附会经典；如其窒碍，总师周官成法亦不过等诸苏威之五教、王安石之青苗而已，仰该司并飭知照。仍补禀督部堂，并候批示。缴。章程存。

臬司详新阳县地保嵇大疏脱军犯 石小猪一案复讯议拟由

例载军流罪犯在配脱逃，勒限百日缉获到案，其看守之保甲革役免罪，逾限不获，一

名杖八十等语。此案军犯石小猪于八年正月十一日在配脱逃，经该县提保讯无贿纵，选差押保勒缉，于百日限内在宝应县地方将犯协获，应照例将嵇大革役免罪。兹据请照主守不觉失囚一名杖六十律，拟杖六十革役，似属错误。至前详该逃军于正月十八日被获，现详声叙二月十八日缉获，如何歧误？仰即一并查明更正，另详请咨。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苏州府详六月份词讼管押公文各册由

王飞熊等控金照亭一案，如果余子虔等催提不齐，应就现到人证确审完结。仰即遵照，同其余未结各案，迅速一并提讯断结。至公文册内饬催京控各案一件，既须核议另详，何得谓之已办已复？登注殊属错误，并即知照。缴。册存。

金坛县稟拟办保甲章程由

查所议章程，虽就该县地方情形参酌成规办理，惟查造烟户册籍辛工及城乡各董往返舟车等项经费，会董筹办，是否筹有定章？能否妥善无弊，革除陋规？尤须严防苛派。衙门中多一分慎重，闾阎中即少一分骚扰。至图董皆系举贡生监，于各该图利弊自较熟悉，第须严禁不得干预词讼，以免流弊。所请饬教职于赴乡宣讲《圣谕广训》时顺道稽查，亦听由该县斟酌，该县仍不得稍存推诿。总之户口能得的实散数、总数，不可徒成具文为要。仰按察司转饬遵照。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清折牌式存。

臬司详江宁张余氏伪造联照描摹 关防诓骗得赃核拟由

张余氏以妇女假造关防联照，诓骗得赃，谓无同谋知情之人，殊难遽信。王得龙、文朱氏等果否仅止代为押钱、得受中资？张余氏之夫张太益是否实赴通州生理？差禀李松寿业已病故，有无捏饰？应再切实查讯。至该氏所造联照，既与借券笔迹如出一手，应令该氏当堂写字，细加核对，是否与联照借券笔迹相符，庶案情较为核实。仰即转饬江宁府遵照办理，克日详复察夺。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江藩司详故官王布政请祀名宦一案迄尚未奉批示由

前因王故官并无实在循声，派员密查政绩，现据委员复称，询访百姓，未闻感颂遗爱。所有前详请祀名宦祠，该司再行确切查核，如有实在政绩，另详具题可也。此缴。

批饬杨秀龙等原差稟请押发申饬

为札饬事。七月十七日据丹阳县申称，据原差陈元等稟称，民人杨秀龙叠赴臬府轅稟控袁留松等诱妇勒嫁一案，节次往提避不见面，细查始知仗上控之势不肯到案，枷犯杨道秀脱逃无踪，到处派费，任意捏控，誓不来扬候讯，委系图准不图审，藉此拖宕，于中取利，惟有恳求备文申请，嗣后凡遇杨秀龙等拦舆上控，即赐押发等情，由县转申到本部院。据此，查原差陈元等竟敢公然稟请押发上控之人，可谓胆大极矣！既云脱逃无踪，何以又云到处派费，岂非自相矛盾？该县衡情度理，杨秀龙如应押发，原不妨据实上陈，然断无由差役稟请将上控民人押发之理，天下岂有不恨上控百姓之差役耶？该令办理此事，未免掉以轻心，且请示之件总应具稟，何得率用申文，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转行申饬。该令毋再徒为傀儡，任书差牵扯而不自知也。

卷七九 抚吴公牒四十四

青浦县陈令禀修筑墟岸由

该县地势低洼，恒苦水潦，农民怠于筑墟保护，以致易遭淹浸。现经该署令劝谕照业食佃力之例，合力筑墟开沟，以资保障而便宣泄，其荒田及无力工作者由县捐给工食，助其兴筑，并委员督催赶办，以期一律告成，岁获丰收。该署令尽心南亩，为民兴堤防之利，深堪嘉奖。仰苏藩司转饬督令员董，劝谕农业，乘时赶紧兴筑，毋任草率怠误，并查明实在荒田及无力贫农，给钱助令兴筑，仍将给过钱数报查。此缴。

委孙道勘挑镇郡运河并饬备机器

为札委事。照得镇郡运河淤垫工段，前据镇江府禀请委勘开挑，即经饬据苏藩司札委候补直隶州陈牧前往会勘挑办，嗣查该河为商贾通行之路，碍难筑坝车水，复经札饬机器局配拨火轮机器一具，运往挑挖，以资利便在案。兹据该府等查勘应挑工段深长约数禀复前来，除札饬机器局赶办挑河机器运往应用外，查候补孙道曾用机器挑挖黄渡一带河道，妥速如式，堪以饬委赴镇督同勘办，合行抄禀札委。札到该道立即遵照，会商机器局，酌带熟悉情形之人先行驰往，会督府县暨委员等，勘估淤垫工段丈尺，如何次第兴挑，实需机器、人工等费各若干，刻日绘造图册，禀报核夺。一俟机器到时，即行开工挑挖，毋得刻延，速速。

札候补孙道、上海机器制造局

苏粮道会详欠解七年份漕项最多 之娄青二县先请摘顶由

各属积欠漕项，陈陈相因，亟应从严整顿，以挽颓风。前据该道原详拆开，自同治二年至七年份止，各属均有积欠，自应并年核计，以欠数尤多之州县详揭请参，何以现详又称前呈完欠折，其中征存实欠一时无从分晰，独将七年欠解之员酌量请参，而置其余各年所欠于不问？即七年份尚有欠数较多之县，亦未一律开参，而所参者又系卓有政声、向不应酬之陈、金二

令，究竟其中如何歧误，抑系另有别情？漕项关系正供，州县果有征存未解，亟应和盘托出，从严参办，若曲为弥缝，以致日积日多，转成不了之局，则爱之适所以害之矣。仰即确查各属欠款内，何年实有坐落灾区缓征若干？其余尚欠若干？何年未经展缓？通计历年欠数、员名，开具详细清折，刻日呈送，一面分别勒限追解，毋稍徇庇。所有详称七年份漕项欠数尤多之娄县、青浦二县，现据娄县禀称，除民欠外，皆系赵故令任内征存未解之款，其中有无捏饰？应由该司会同该道确切查明，刻日详复，以凭核明奏参勒追。其青浦县欠解七年份漕项，现据该令禀称，除详请展缓外，其余欠解银四千九百余两，遵限于二月二十六日、三月初三日两堂批解清楚等情，是否依限解清？该司、道亦即确查详复，以凭核办。除据县禀另行分别批飭遵办外，一面通飭各属，先将欠解七年份漕项勒限二月内扫数报解清楚，逾限不完定即参追，切速切速。此缴。

札发《筑墟图说》

为札发遵办事。照得农田必资乎水利，而督率尤赖乎循良。三吴素称泽国，低洼稻田每虞水患，即如去年夏秋霖潦，漫漫田畴，其高田犹幸丰收，其低田全被淹损。丰收之田，小民得有盖藏，正供亦无亏欠，官斯土者并免催科之苦、勘验之烦，且多收一分钱漕即多赢一分公费，其淹损者，事事均与之反，是农田水利之关系，不独国与民同其丰耗，抑且官与民共兹利害，思前虑后，亟宜及早绸缪，以期各收其益。前据青浦县陈令呈送孙耕远《筑墟图说》，本部院详为披阅，嘉其能先事备灾，足以推行各属，因飭书局重刻，以广流布，合行札发。札到该府、厅、州、县即便并飭所属，一体按照《图说》事理，巡行阡陌，访之墟董、老农，各就地方情形乘时认真修筑。本部院来自田间，深知稼穡艰难，所望贤有司加意经营，祛水患即以收水利，他日公余之暇，拿舟问俗，察墟岸之筑否，即以覘牧令之勤惰，并将循是以为劝惩也，勉之懍之。所有筑过墟岸处所，通禀察核，毋迟，切切。

计各发《筑墟图说》十本

札苏松常镇太五府厅州县

咨行飭拿通州东沙镇盗匪曹二麻子等一案

为札飭咨会事。据苏松太道禀称“窃查海洋盗匪充斥，前蒙派拨师船，分飭会哨，行商本可渐安，无如洋面辽阔，盗匪出没靡常，往往此拿彼窜，东巡西劫，师船有不能周顾者，以致抢劫之案仍所不免。近则师船专护漕运，防维稍疏，匪徒渐无顾忌。兹于二月二十八日据山东五帮商号陆吉等联名呈称，向系由海贩运为生，近日所雇之徐正源、同福盛、彭合顺、王德泰、王长顺等各船，均遭劫掠，水手受伤，船货无着。水手有逃回者，咸称盗巢在通州东北洋梢港，亦名东陵港，为南北往来必经之处，港内之东沙镇曹二麻子等为首，啸聚千余人，出没海面，凡被劫之船，水手有被拘者，迫使仍驾原船随行，致载货商船远望，良莠莫辨，迨知为盗船，已路隔无多、猝不及避。掠去货物，在镇销售。该处地方濒海，若从水路缉拿，彼即匿

于原野；从陆路追捕，彼又遁于岛中。呈求申详，严飭水陆兵勇会同拿办等情。并据各该船舵工管俭盛等先后禀报到道，查核失事日期，系上腊及本年正二月间被劫。除批飭照例前赴地方衙门报候勘缉，一面飞移各镇营，并飭通州合力会拿外，伏查该处滨临海口，且为南北要道，该盗匪等胆敢潜匿窥伺，为害行旅，实属目无法纪，若不痛加剿洗，绝其根株，不足以安商贾。惟沪上现无轮船，且船身较大者难涉港汊，据呈前情，理合禀祈鉴核，俯赐咨明督宪，就近飭派轮船，并严飭附近水陆各营合力兜拿，悉获解究，实为公便”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水师缉拿海盗，是其专责，惟盗魁曹二麻子等在通州东北洋梢港，出没行劫，啸聚多人，大为商船之害，掠去货物在镇销售，该管文武竟漫不经心，致盗匪明目张胆，迭劫肆扰，若不立予剿除，水陆会捕，诚恐此拿彼窜，酿成巨案。除咨督部堂、提督外，合亟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遵照查明，移行巡洋舟师，克日驶往剿捕，务期捣穴擒渠，仍随时梭织巡哨，遇有失事，无论中外商艘，均须实力救护。该司并严飭通州文武及沿海附近各县营，暨东沙镇专汛员弁，一体合力兜捕，有犯必获，勿任漏匿。且查该镇各姓多聚族而居，匪徒抢劫之后，一闻兵到即窜匿无踪，非该州会同盐场汛地，谕商该镇之武举、武生、贡监、董事人等，设法购线，加以重赏重罚，断不能破案也，并将窝顿销赃各匪徒，确查拿办。倘有弁兵、捕役人等通盗豢匪，及借起赃为由索扰良民，一经查实，立即分别严惩。并移苏松太道查照。此札。

札臬司

签驳朱凤翔京控案

签按察司知悉：据该司详解宿迁县监生朱凤翔等京控朱桂森等勒捐肥己、贿串朦蔽勒结等情一案，审拟解候勘咨前来。本部院查墟董朱桂森于奉示禁止各项捐输以后，并不即将田捐、铺捐停止，仍照旧收捐，虽据称公捐公用，实属藐玩！仅拟以不应重杖、照例纳赎，尚觉轻纵。该墟董既历邀保奖，现应如何严行惩儆？并将已收捐款，逐一核实清算，以杜浮冒，合行签飭。签到该司立即遵照确核，另行妥议，详解勘办，毋违。此签。仍缴。

计发司、招、附详、长详、解批、原呈、甘结、呈批八件

签臬司

徐州府详徐海道病故出缺请委员接署由

高道从戎十有余载，廉朴干练，一钱不名，自到徐海道任后，仍复兼办营务，清理积案，裁减陋规，教养兼行，真能视国事如家事。遽闻病故，惋惜殊深。所遗员缺，应候会同督部堂酌核，遴员接署。仰江藩司转飭知照，一面将高道病故日期，由司查叙履历，刻日照例详题开缺毋迟。仍候会商督部堂，将该故道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奏请从优议恤。并候督部堂批示。缴。

昆新清丈局董徐梅等稟已丈鱼鳞 未经编复及请拨欠发钱文由

查该局员董办理清丈更正，时阅两年之久，用费至万余之多，何以已丈鱼鳞田数尚未复勘完竣？该委员、董事人等，究竟所司何事？现在业已撤局，始行稟明，不知是何居心！惟未竣事宜，已据委员稟请由县办理，应令该二县督同原董，赶紧复查明确，造齐业户更正田单、鱼鳞丘户细册，分别给发通送。将来征收钱粮如有舛错，即惟原经手之委董等是问。仰全书总局转饬遵办，毋迟。缴。

江阴县稟上年启征熟田应征上忙银两拟请照额全征 其剔出淹田缓至下忙察看并征请示由

查上年启征上忙钱粮时，据该县以七年新垦田亩稟请缓征，当经批司议复，缓俟麦熟后酌量稟办，所有原熟及六年新垦，饬令造串启征，迨麦熟后又经饬府查复，因麦收未能丰稔，民情拮据，方准缓至秋后并征。今该县稟请将同治八年份剔出被淹无收田亩应征九年上忙银两，援案缓至秋后察看并办等情，既未据将上年批查原委明晰声叙，且现在二麦、菜豆连得雨泽滋培，正当青葱长发之际，从此雨旸时若，春花可冀一律丰稔，该县声称收成不免减色，何得如此欺饰？仰苏藩司即速饬府体察情形，据实通稟，由司查议详复酌办，毋稍瞻徇，切切。缴。

山阳县详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王牧病故 日期家属扶柩回籍治丧由

据详王牧在差病故，由属咨回籍，入城治丧，核与定例虽有未符，惟苏属曾有前署元江青县丞陈某丁忧扶柩回籍，当据苏藩司详请援照豫省前署考城县候补知县吴令办过成案，给予护照，回籍治丧有案。今王故牧曾任实缺，姑准援案给照，由属扶柩回籍治丧，仰将发来护照一张转给祇领。仍候分咨部籍查照，并候漕部堂批示。缴。

计发护照一张

校核江属下忙告示

为札饬事。照得各属征收钱粮，前经饬令将田地山荡上中下科则、每亩应完银合钱数、银洋照市作价，逐一条列，刊刷简明告示，大县以贴满一千张为度，小县以贴满六百张为度，并于串票上加盖“每银一两实收钱若干”红戳，庶乡民一目了然，仍将告示、加戳串票式样通

送查核。兹查淮扬等属启征同治八年份下忙钱粮，各州、厅、县应送示串各式，本部院就已经送到者逐一校核，内丰县、赣榆二县告示内，漏叙银洋照示作价一节；阜宁、沛县虽亦未叙，然已于申文内声明向不行用银洋，应免置议；此外均尚详晰无漏。惟桃源、安东、盐城、高邮、兴化、宝应、铜山、宿迁、睢宁、通州、如皋、泰兴、海门十三州县厅，迄未将斗则告示、单串各式呈送，殊属玩违，应即分别记过示惩。又江都、海州、沭阳三州县，查无单串各式同送，亦属玩泄。海州虽据于文内声明以银完交，请免于串内加盖钱数红戳，是以未送串式等情，惟该州与沭阳县钱漕既收银两，亦应将每钱粮银一两连公费实征银若干、漕米一石折征银若干，于单串内加盖红戳，并将盖戳单串式样同以钱折缴照示价合算告示，并送查核，未便藉请免送，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通饬各属一体遵照，并令严行查禁柜书、差保人等浮勒病民、低作洋价等弊，倘有违犯，立提惩治。其此次告示内未能详备之处，即令于下次明晰声叙，勿再忽漏。并由司将未送告示、单串各式之桃源县、安东县、盐城县、高邮州、兴化县、宝应县、铜山县、宿迁县、睢宁县、通州、如皋县、泰兴县、海门厅同知，各记大过一次，分别注册饬遵。其漏送单串各式之江都等三州县，并即分别申饬。仍令将应送告示、单串各式，补送查核毋迟。并通饬各属，嗣后开征时，务将开征日期、斗则告示、加戳单串各式，同贴示处所清折，一并具文呈送，毋再迟延遗漏，切切。

札江藩司

校核江属冬漕告示

为札饬事。照得淮扬各属征收钱粮漕米，前经饬令照苏属办法，将上中下田地山荡科则、每亩应征银米各数、按照奉定价值合钱若干、银洋照市作价若干，逐一条列明白，刊示晓谕，使粮户一目了然，以杜柜书、差保朦混多收在案。兹查同治八年征收冬漕应送示串各式，本部院就已经送到者逐加校核，内盐城县仅送催征告示，未列斗则，杜弊之语亦太简略；萧县示中列每石随漕脚费钱“五十四文”，四字似系误刊；宿迁、赣榆二县仅有每亩应征米数，并无合钱细数；其余各属均尚合式。惟清和、桃源、高邮、甘泉、仪征、宝应、铜山、睢宁、通州、泰兴、海门十一州县厅，迄今未将斗则告示、单串各式呈送，实属违玩，应即分别记过示惩。又阜宁、盐城、泰州、江都、兴化、海州、沭阳、如皋八州县，仅送示式，未将单串各式同送，亦属疏漏，合行札饬。札到该司立即通饬各属一体遵照，并令严行查禁柜书、差保人等，如有浮勒病民、低作银洋二价等弊，立提惩治。其此次示内未能详备之处，即令于下次刊办时，务遵定式，逐细声叙。并将延不呈送告示、单串各式之清和县、桃源县、高邮州、甘泉县、仪征县、宝应县、铜山县、睢宁县、通州、泰兴县、海门厅，各记大过一次，分别注册饬遵。漏送单串各式之阜宁等八州县，亦即由司分别申饬，仍令将应送示串各式补送查核，毋迟。并通饬各州、厅、县，嗣后务于开征时，即将开征日期、斗则告示、由单、串票各式，并于单串内加盖每石折征钱若干、有无随正应交之款红戳，同贴示处所清折，一并具文呈送，毋再延漏，切切。

札江藩司

吴江县稟劝谕筑墟并示禁各种恶习由

该县地逼太湖，常苦水潦，该令复任以来，即劝民乘时筑墟，疏通沟洫，洵为尽心民事，深堪嘉奖。现在飭书局刻印《筑墟图说》，俟书成即当发交该令，晓谕农民，俾知筑墟之益。所禁四条，亦能为民除弊，如农夫去草，芟夷蕴崇，仍望督率劝惩，勤求实事，以副厚望。并录批报明藩司查考。缴。示折存。

江苏两属未送忙漕斗则告示单串 各式记过申飭一案通飭

为通飭事。照得江苏各属征收钱粮漕米，前经飭令将田地山荡上中下科则、每亩应完银米各数，逐一条列，出示晓谕，并于由单、串票内加盖“每银一两、每米一石，实收钱若干”红戳，将告示、单串各式通送查核，以凭汇校详略在案。兹查同治八年份征收钱漕，各属除已据送到外，核计下忙案内，尚有桃源、安东、盐城、高邮、兴化、宝兴、铜山、宿迁、睢宁、通州、如皋、泰兴、海门十三州县厅，迄未将斗则告示、单串各式送到，现经将各该州、厅、县各记大过一次。其江都、海州、沭阳、元和、吴县、太湖、常熟、新阳、金山、青浦、丹徒、镇洋十二州厅县，仅送告示，查无单串各式同送，亦经分别行司申飭。又冬漕案内，尚有清和、桃源、高邮、甘泉、仪征、宝应、铜山、睢宁、通州、泰兴、海门十一州厅县，漏未呈送斗则告示、单串各式，现经将各该州、厅、县各记大过一次。其阜宁、盐城、泰州、江都、兴化、海州、沭阳、如皋、新阳九州县，仅送示式，查无单串各式同送，亦经分别行司申飭。并校核已送斗则告示、单串各式内详略舛漏，行司转飭遵照，合再通飭。札到，该府州县厅即便转飭遵照，嗣后务须详慎办理，并于开征时即将开征日期、斗则告示、由单串票各式，并在单串内加盖“每银一两、每米一石，实收钱若干”、有无随正应交之款红戳，同贴示处所清折，一并具文呈送，毋得延漏，致干未便，切切。此札。

札江淮扬徐海通海苏松常镇太十二府州厅并各州厅县

苏州府详安东县民周帼爱之妻许氏实系被贼拒伤身死 并非周帼爱自杀捏报申正由

周许氏系事主周帼爱之妻，被贼拒杀身死，竟以事主自杀其妻拟解，若非本部院将该发审局所呈节略分别签驳，岂不又枉杀一命哉？审案如此愤愤，实堪诧异！县差刘中、陈仓等，既逼令事主十三岁之女妾供其父将许氏杀死，周帼爱被其女一口质住，亦竟诬服，该差等并因索诈不遂，将事主房屋等物折卖，胆玩已极！江北吏治，暗无天日，令人发指。周帼爱前经司讯，既供有素识之汪六串差索费滕县、刑逼承认之语，汪六果否即地保汪同德？府讯又供明陈仓等将伊刑逼承认醉后杀妻，刘中仅认畏官革比、起意吓诱其女周小焕子捏供，并称陈

仓等如何逼打承认、王中如何变卖屋料、猪物，伊不知情，王中则称折卖屋料等物，系为抵给饭食钱文，是则该差等教供讹索，业已自认不讳。惟陈仓等至今延不解讯，案情尚有模糊，亟应彻底跟究，尽法惩办，不能稍涉轻纵。仰按察司立即遵照，速飭安东县迅将此案玩差陈仓等，限二十日内按名提齐解究，不准一名漏网。周幅爱等拖累已久，究竟到案时如何被县刑逼承认，及该差等如何逼打索诈，是否已给差费若干，实在因何诬服？应即明白开导，令其逐一据实供吐，讯明后即行释回，毋庸畏凶隐忍。仍一面严飭勒缉在逃凶贼，务获究报。缴。

甘泉详六月份词讼监押公文月报册结由

该县讼案上月本积压太多，今六月份开除又未过半，讯结者尤属寥寥，办理实属延怠。仰即赶紧催提审结，否则日积月累，更难清楚矣。至开除项下息结各案，仅据声明已经理明，究竟如何理明，并未于册内略叙，殊欠明晰，且有并未取具两造遵结，仅据原差一票销案，难保不日后翻控。仰江藩司转飭遵照，此后息结之案，应将如何理明缘由，于词讼册内摘叙简明原委，取具原被各结存案，切切。缴。册结存。

溧阳县申送六月份宣讲清折由

该县支领薪水之讲生，每月讲期、章句已于结内填注，其不领薪水者，即未据开报，无从查核。县每一讲生一月只讲三期，空旷过多，该学督讲之期亦太简少，均属违玩。仰即会学谕令讲生，嗣后按每五日宣讲一次，一月之内各需举行六次，均就原定讲期递轮增添，不得旷误。所有讲期、章句，支领薪水者，即于结内填报；不领薪水者，开单专报。并责令该学官等勤密分投督率，将何日至何处督讲何段何章，于折内逐一条列开报，勿再偷安怠惰。仍随处采访指查各事，考察义塾课程，一并附列折内，送县转呈，毋稍率忽，切切。此批。折结存。

山阳县详六月份公文词讼监押册结由

册报词讼开除虽多，而新收不少，讼风仍未稍息，仰即设法劝导，俾期无讼。自理开除项下陈国文控吴斌勒索码头费钱一案，吴斌究系何人，未据声明，且既经讯明索钱属实，亦非一责所能了事，应再提案确讯，从严究办。又访查该县有命妇鲍沈氏服烟自尽一案，册内何以并不列入？并即复查。后次如再匿漏，定即查参。至内监项下绞犯吴长汶、组瑞二名，缓决三次，已准部议减流，应即造册详咨起解，毋稍迟延。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册结存。

各属仅漏报一案，公何以即知之？是真具摘奸发伏之神矣。葆楨受事将及两年，并未摘发一案，公牒中曾言江北书差往往为州县供奉长生禄位，然则此间州县又当为葆楨供奉长生禄位矣。

催安东徐克荣案讯详并将该县记过注册

为再行札催事。上年六月初三日据该县详，民人徐克荣被贼拒杀，获犯宋老汉，讯系妒奸起意，纠殴泄忿，致将徐克荣砍伤身死等情。当查此案伤多且重，谓非有心致死，殊难凭信，且是夜裴樊氏之夫裴小眼是否在家，亦未据讯及，种种支离闪烁，显有不实不尽，批司飭讯另详。迭经勒限札催，嗣因逾限日久，未据详报，又经勒限七月初十日以前通详在案。现又逾限，仍未据详报，殊属玩延！应将署安东县知县先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除行江藩司注册伤遵，并札臬司、该管道府严催暨咨督部堂查照外，合再专札严催。札到该县立即遵照，提集尸亲、犯证，逐层研讯，录取切供，再限本年八月内通详察核，一面勒拿朱芳等，务获并究。如再迟延，定行撤参。此札。

札安东县

通州详五月二十四日起至六月底止 词讼监押公文各册由

查内监项下绞犯徐俭和一名，业准部复减流，仰即赶紧造册请咨起解。自理项下李珍稟金贵和等一案，差役签至七名，未免太多，以后幸勿复尔。至监押人犯，如果一案而有数名者，自应注明以上几名；开除人犯，应将如何省释略叙案由。来册均未声明，殊欠清楚，并即知照。仍将未结之案，赶紧提审断结，毋延。缴。册存。

加函

一案而签差至七名之多，殊骇听闻。须知正差一名，必带帮伙数名、白役数名，若正差签至七名，势必五六十人，蜂涌而往，骤突叫嚣，无所不至，小康之户必致家破人亡而后已。谚云：“堂上一点朱，民间一点血。”以后执事判票时，务求试代百姓设想，接到此票须如何受气，如何花钱，如何将老弱送至邻右逃避，如何将货财转托势豪说情？瞑目代想片时，必有愀然不忍下笔者。一差尚且不忍签，何况签至七差乎？我辈俱系来自田间，须念兵燹之后，百姓皮骨仅存，不可暴摧折之也。

沭阳详六月份词讼监押公文各册由

旧案太多，开除又少，似此日积月累，试问何时得以清理？仰即振刷精神，上紧提审速结。如果两造延不到案，核其案情细微者，即行照例注销，以清尘牍。缴。册存。

长洲县详六月份词讼监押公文册折由

查自理项下万鏊一案，经该县讯明，该原告倚恃衙门书办，并仗陆姓声势，同至同源押店

赎取两票，明系希图便宜利钱，反被陆姓赎取一票等情，难保非万镣串通捏控，实属可恨。且押店去年曾经禁止，何以此时尚敢开设？是万姓亦宜惩究，而押店亦宜禁绝。仰即遵照，分别办理查禁。至此案现在陆姓尚未到案追给，不可谓之已结。其顾朱氏一案，现经该县谕令该原告及顾银寿寻获顾朱氏交案断交，亦不得谓之已结。上控项下沈增观一案，仅据声明详复，是未奉到批示，均不应先列开除，并即知照。仍将未结之案，赶紧提讯断结。并候督部堂批示。缴。册折存。

泰兴县详六月份词讼监押公文各册由

查自理开除项下蒋东海、严芝元、杨必达三案，既经讯系诬告，自应照例严办，今该县仅止分别掌责申饬，未免太宽。仰即遵照，此后控案，如果审系虚诬，即当从严究办，以为好讼者戒。内监项下陈九小、方禾林二名，缓决三次，已准部复减流，并即验明年貌造册，作速请咨起解。至六月份开除甚少，未结太多，且有二年份积案迄今尚未办结，实属迟滞，并即上紧催提讯结，毋延。缴。册结存。

札饬准咨通行通缉之件不必造报通饬一案由

为札饬事。七月二十四日据常州府禀称，接奉院札，此后七月份奉到公文册内，应将札行司道转饬之件按月归入词讼册内，一文汇详等因到府，遵查各属命盗、钱漕、词讼以及一切照例案件，应否一律开列？再奉准大部或准各省督抚、将军咨文内，如通行、通缉，官员请咨、取结、赴选、到省、丁忧、起复各件，向例亦由司道转行，是否免予造报，禀请核示等情。据此，查司道转行本部院公文，凡系特札通饬，有关吏治民生、人心风俗之件，即应造报，如准咨、通行、通缉则不必造报，除批示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通饬各府、州、厅、县，自八月份起，一体遵照办理，俾免歧误，切切。

札两藩司

崇明县禀各义塾办理情形由

义塾即古闻师党庠之意，全在实心经理，俾之熏德善良，原非仅多设处所、存其名而已也。至经费一节，亦宜各就地方情形参酌筹商，来禀所称“并而集资、运取其息”等语，殊属费解。仰太仓州饬即核实妥办，相与有成。仍将已设各塾认真查察，勿稍弛懈，切切。缴。折存。

卷八〇 抚吴公牍四十五

飭查各属积谷数目详报

为札查事。照得本部院于前年屡次通飭各属劝谕筹备积谷、建仓存储，已据各州、厅、县陆续议禀章程，或随漕带捐，或分产摊征，各按地方情形随宜举办。惟七、八两年内共计收有若干？如何采买谷石，建仓储积？未据按年截清收支各数，造册报查，已于上年九月内据该苏藩司报明颁发册式飭令造报，并委员分赴各属，逐一确查，开折通禀在案。迄今半年有余，甫据青浦县查明七年份止收支存积各数，遵式造册详报，并先据宜兴、荆溪二县将各图捐存谷数开折呈送，其余各属均未据遵造细册详送到县，其委员前往查报之数，亦未开折通禀，无凭查核，合行札查。札到该司、府、州即便遵照查明，苏省各所属已办带捐积谷者几处？或钱或谷，于何时捐收，共有若干？何时建仓买谷？现在实存钱谷若干？汇核通计共已积存钱谷各若干？于四月二十以前，逐细开折详候奏明立案，并核明劝捐积谷为数尤多之州县，附折奏请奖励。一面通飭已办各属，将连年收支存积各数，遵照司颁册式造册，详院查核，并飭未办各属督董议章通禀，赶紧开办，毋迟。

札苏藩司、苏松常镇太五府州

镇江府禀徒阳运河挑工约需经费不敷请拨款由

徒阳挑河工费，以府库洲租存款尽数抵用，不敷尚巨，应如何筹拨济支，仰善后总局悉心筹划核议，详复察办。至孙道因须回籍终制，已札委陈牧会办在案，并即催令陈牧即速禀商机器总局，选派熟悉情形之人，督同勘估核计，以机器捞挖应需煤火、人工若干，另用运土驳船、挑土人夫各若干，统计共需经费若干，较之现据所估节省几何，刻日通禀核夺。一面运送机器到工，即行赶紧挑挖，为时已迫，毋再迟误，切切。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册存。

清河县详孙继沅等认劫孔宪儒布店讯供由

此案前据获犯李荃桦、孙继沅二名，据称该犯等供认参差，并未录叙供词。今核来详，续

获戈癩仔即葛癩仔一名，据讯系杨洪汝、马二两人起意为首，供词已不确凿。李茺桦则称向马二索还旧欠，马二令其跟往赵家集拿钱，因而听从杨洪汝、马二纠劫得赃，所劫赃物据供系蓝白布一二百疋、钱几十千等语，该犯分布六疋、钱二千，其起获之银簪一枝，亦系该犯分得赃物，银戒指一个，又称系马二、杨洪汝二人交存，所供赃数及分赃情形颇属含糊。孙继沅所供，另有听从监毙之李茺有伙劫郭怀义家衣物一案，前据县详获犯李茺有、周涛两名，详内亦称该犯等供认情形未能画一。李茺有业已在监病故，该县审办盗案如此草率含混，殊滋疑窦。仰按察司严飭将事主孔宪儒、郭怀义被劫各案犯，迅即分别讯录切供通详，一面勒限缉拿逸盗，务获究报，毋得仍以浮光掠影之词希图搪塞，倘再玩忽，即由司严揭请参。仍候督、漕两部院批示。缴。

江海关道稟复进口半税存票统抵正半税现蒙指驳 并狄司税欲改旧章各情形由

该道此举原属过于迁就，其洋商请领内地税单及长江三关还存票之执照，如由新关填给，流弊必多，经该道力为辩驳，自属正办。缴。

余御史奏禁苏省蠹役

为钦奉事。同治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准户部咨，御史余培轩奏请禁除苏省蠹役私垫钱粮并官役数目请定限制各折片，奉上谕一道恭录咨行钦遵办理计单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江苏各属，从前有书差代纳钱粮、勒索串票荒费以及词讼内铺堂等项陋规，本部院莅任以来，不啻三令五申，严加整顿，通飭各属永远革除，每届启征钱粮时，并令先期出示晓谕，以清弊源各在案。兹准前因，除札江藩司外，合就抄粘札飭。札到该司即便遵照，遴委干员前赴海州等属，严密查访赣榆、沭阳等县粮差有无代垫钱粮、勒捐串票等弊，该处衙役是否实有若是之多，以及私立督总等名目、骄纵不法、陵辱廩生郑懋林等及抢伤李锡麟之事？如有前项情弊，即行详请从严惩办，以除积蠹。并移飭各该管道、府、州，一体明查暗访，倘敢阳奉阴违，或有前项不法情事，亦即稟请严加惩治。仍令各属出示禁革，不准私立名目多设差役，每于上下忙征收钱粮时，由各该州、厅、县密查书差，如无勒捐浮收等弊，出具印甘各结，并开差役花名清折，通送查核。仍报明督部堂查考，移会臬司知照，并将查办情形随时报查。此札。

计抄粘

札江藩司

常熟县详访获民人陈盛金等疑贼捆缚曹阿四等 致毙弃尸不失一案验讯由

据详震泽事主归甫伦行船被抢一案，捕役张源疑系陈盛金盗首，因遣副役曹阿四等缉

拿，既已事隔三年，差票遗失，何以至今始行拿犯？又据陈盛金供称，并无行抢归甫伦之案，因曹阿四等手拿洋枪，乡人疑贼惊喊，该犯出看，被枪伤额角，喝同翁春濛等捉获捆绑致毙，将曹阿四等一并抛入湖内淹死。所称该犯等旋在舟中将中舱四人用滚水灌入口内，欲止其骂，不期致毙，陈增郎则供并未同行等因，案关致毙六命，事情重大，未便以离奇恍惚之供遽定爰书。是否各匪逞凶拒捕？其中有无别项轆轳，抑系差役索诈起衅？仰按察司飭府速即提集犯证、尸属人等，研讯确供通详，勒限十五日内按拟招解，毋得颛预枉纵，切切。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格图存。

江都县稟拟呈词讼章程并差限簿式请示由

据稟已悉。江北民情固属好讼，而刁生、劣衿为尤多，讼师以刀笔为生涯，书差以办案为利藪，诚不可不加意察究，尽法惩治。该县词讼不少，现值莅任伊始，果能判决勤明，速审速结，则愿诉者多，求伸者众，不可遽厌冗琐，掉以轻心，全赖耐烦清理，虚衷研鞠，平情衡断，惩劝兼施，所谓治乱民如治乱绳，不可急也。至派访案情，极须斟酌，公正绅耆非公不至，道路传闻每多附会，间有访询得实，原足藉资考证，若所派非人，不但捕风捉影，徒乱人意，转恐变乱黑白，流弊滋多。决狱惟赖“明”字，方能持久。公生明，静生明，从容亦生明，平时周知民隐，临事方有确见，以虚公之心，坐照诚求，则庶几乎近之矣。又，查拿棍徒锁系榜示一节，棍徒情罪重轻亦不一致，如果游手好闲，偶然讹诈，原听酌量办理，若屡次扰害，即不能不按例拟办，投之远方。棍徒无衙蠹串庇，为害尚不酷烈，颇闻该县蠹役不少，控案累累，务须力加整顿，随时确察严惩，勿稍宽假为要。签差簿式妥洽，须逐日查阅，不可以他事搁过，尤不可假手于人，仰即遵照。缴。簿式存。

江都县稟周汝诚私开小押请革衣顶并 周汝诚在寓自服洋烟身死由

据稟高邮州武生周汝诚私开小押，盘剥病民，请暂革衣顶，何以先仅稟府转请褫革，迨奉府批始行通稟，殊不可解。察核州详，周汝诚之长子周以恭，于初八日晚送面点到歇，次日天尚未明，周汝诚胃症举发，即自吞烟殒命，既有该武生次子周以宽同房住宿，究竟周汝诚如何吞烟，如何毒发致毙，是否周以宽毫无闻见，何以未据详细声明？该州又率准拦验，其所服洋烟果否周汝诚自行带在身边？该歇果否并无凌虐索诈？有无串饰消弭情弊？仰按察司即飭扬州府克日确查，据实详复察夺，勿稍徇隐含混，切切。仍候督部堂、学部院批示。缴。

札臬司通飭各府州厅县清理监狱体恤罪囚由

为札飭事。照得各属监狱羁禁罪囚，固属咎由自取，然明刑所以弼教，非有意患苦之也，

既已明定罪名，示蚩氓以惩诫，仍应时加体恤，存司牧之哀矜，况夏令炎蒸，江南卑湿，圉圉地隘，徽纆人多，疫疠易侵，尤须及时清理，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通行各府、州、厅、县遵照，督饬管狱官随时亲诣监所查验，责令提牢、禁卒人等，将监房勤加洒扫，刑具勤加洗涤，时焚辟湿、辟瘟药物。其狱囚衣粮，勿任刑禁克扣，亦不准积年监犯违例自充牢头，凌虐滋弊。如遇伏暑，酌给席扇、凉浆，俾在禁诸囚不致纷纷瘐毙，以广皇仁。一面查明未结各案，赶紧讯断完结，毋得搁延，致滋羁累。惻隐所施，无分善恶，仁爱之至，可召祥和，愿诸君子于监狱羁押各处，时时亲自访查询问，则胥役人等必不敢横肆凌虐诛求，况羁押中尚有许多无罪牵连者乎？念之惻然。此札。

札臬司

吴县详复词讼差票外加限单一案现办情形由

前据无锡县禀呈差限单式查核，尚属妥洽，经本部院酌列章程，抄粘通饬，已据各外县陆续报明遵办。兹查长、吴二县具详均称无须加用限单，元和县虽称仿照办理，究竟如何仿办，亦未据核实禀明，而于粘章内酌给差役盘川钱文、不许妄用锁链各层，各该县竟概置不论。试思不给盘川，能保差役之不藉端需索乎？不应用锁而用锁，能保差役之不虚声恫喝乎？该首县为外县所仪型，乃外县俱能照章办理，而该县竟尔托词推宕，于民生疾苦漠然无所动于中，诚不知是何居心！仰按察司严饬长、元、吴三县，立即遵照前饬办理，仍出具简明告示，遍贴晓谕，务使乡僻周知，如再玩违，即行参办。缴。

吴江县详委验吴县监犯陈帮轮病故一案验讯由

前据该司审解盗犯蒋柏彝等到院，当经前护院提讯，犯供翻异，复提伙犯张阿桔等研审，供亦游移，发回复讯，迄今两月，未据审解。据详前情，仰按察司即饬苏州府速提现犯，督同局员研讯确供，由司复审，按拟招解，一面将陈帮轮病故缘由核入正案，拟议详办，并行长、吴二县暨该县知照。至各首县遇有寄禁之犯，一月内在监病故二名者，将印捕各官记过，前经批饬遵照在案。未定罪名禁押人犯病故，分别记过，原因罪名尚未审定，人犯先已瘐毙，予以薄惩，庶期速审速结，而于患病人犯或能加意矜恤，如堪以取保者，亦必为之取保医调，不致滥禁滥押，视人命如草菅，此定章之初意也。寄禁、寄押，与本监、本押不同，是以量为区别。至罪名之未定、已定，只能以曾否解审为断，如尚未解审，而详内声叙系某案内应拟某罪之犯，不足凭也。既已招解，则固已拟定罪名矣，其人犯翻供发回复审，仍当作为已定罪名论。各属倘有捏饰，上司扶同徇隐，自应分别惩儆。吴县前有元和县分禁人犯陈全郎一名，于六月二十一日在监病故，系未定罪名人犯，应行存记，俟扣满一月有无续故，照章办理。今陈帮轮一犯业经解勘，因供词游移发回复审，寄禁病故，应免并计，并即知照。仍移行两藩司、道、府、直隶州一体查照，将奉文日期报查，并候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元和令记过一案由

为咨明事。七月二十四日据元和县详送六月份词讼监押公文各册，到本部院。据此，查上月词讼各册，定章于下月初十前到院，该县六月份各册直至七月二十四日始行送到，实属玩延，应将该县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除批行苏藩司注册，移会江藩司一体通飭遵照外，相应咨明。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施行。

咨督院

铜山令记过一案由

为札飭事。案据铜山县详送五月份词讼监押公文各册到院，当因自理实在项下，漏开吴梦祥与郭朝聘互控一案，即经批飭知照在案。兹于七月二十三日据该县声称，遵查五月份词讼报册原稿，委于实在项下漏入此案，又查六月份各册，系查照五月份实在开报，以致六月份亦复漏开，除于七月份月报册内补入外，应请将卑职记过一次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此案五月份册内既已遗漏，而六月份又复漏开，可见该令于民间词讼不肯随时留心，实属疏忽，姑从宽将该县记过一次，以示薄惩。除咨明督部堂查照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注册，移会苏藩司一体通飭遵照。至该县于自请记过之件，率用申文，亦属不合，并即申飭毋违。

札江藩司

赣榆详六月份公文词讼监押册结由

查上年苏藩司具详，佐杂各员恃有控诉到案呈送印官查办免议之条，阳奉阴违，不可不防其渐，拟请嗣后佐杂衙门遇有民人控诉，应令径自赴县呈递，不得代为详送，倘敢擅行收受，即照擅受例办理，印官据详审理，即照徇庇例详请惩处，立法已属详尽，经批如详飭遵在案。今该县词讼册内自理开除项下，刘董氏控韩名川一案，注明先据青口巡司申据韩名川禀控刘姓等情，是该巡司擅行收受，该令不行揭报，均属咎有应得。姑念该令平日办事尚属认真，从宽记大过一次，已咨明督部堂查照矣。其青口巡司，册内并未声明名姓，仰江藩司确切查明，详请惩处。仍飭该县迅将未结各案赶紧提讯断结，并由司将该令记过缘由，移会苏藩司，一体通飭各属遵照。缴。册结存。

昆新清丈局禀复奉提节省经费委属无从筹解由

此案前据该印委等具禀，当查清丈经费，自应先尽本款支用，即经批局转飭遵照，务以清丈公事为重，即速督董赶紧查办竣事，逐一造册，通送察核，毋得悬宕糜费，此后所收丈费，核

明余存若干，悉数解司，抵充全书经费等因在案。何以批该县、委尚未接到？据禀前情，合将原批抄发，仰即遵照办理。仍录报全书总局。缴。

臬司详筹议清理京控案件章程折由

此案业经札司议详，兹核章程，尚属明晰。词讼等案，无关命盗及各项重情、并未在本省上司衙门呈控者，分别发交该管道、府、州亲提审办，应勒限两个月讯取切实供结，议拟通详，由该司确核详咨，如有情罪未洽，分别提省审正。其控情细微、不候州县审断辄赴京申诉者，或委员会同州县审办，亦勒限两个月讯取切实供结，议拟通详，仍由司确核详咨，不得以州县已经审理之案，仍委该州县会审，以示区别而符例义。其道、府、州如有承审逾限，及能如限速结者，即由该司议一劝惩定章，以免日久废弛。至局员审理京控各案，既于人证到案之日起给限两个月，如有案须关查或赃须提起查认者，应即于两月内关查提办，依限完结，不得率请展限。至委员提解迅速，既准优给奖叙，分别记功、酌委，不作寻常劳绩论，其委员提解迟延亦应严行惩儆，现尚未据议及。审断妥速，准予随时禀请给奖，其逾限一月者，据请记过一次，二月者记大过一次，三月以上撤差停委，惩处尚嫌太宽。此次清理京控，须奏明变通办理，务将现在新旧咨交未结十七案，统于四个月内扫数完结，方为妥善。若非正犯潜逃、要证外出，仍复辗转迟逾，漫无限制，不惟人证仍多拖累，亦属碍难入告。至人证何时奉提，何时解到，何员承审，均属有关考核，并应随时报明。再，同治四年奏交一案，屡经本部院严催解勘，至今查无声息，究竟人证于何时提到？自应由司查明迟延各员职名，于十日内专案详参，以期发聋振聩。至外省民人赴京呈诉，未经在本省控理，解回审办，系属照例办理，所请奏明飭令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遇有控情无关重要概不准行之处，应毋庸议。仰即查照前今札批事理遵办，濡笔以待，毋稍刻延。缴。折存。

淮安府详阜宁县事主崇如堂被劫案内李大等讯非正盗 可否分别归案另行确讯责释由

查江令原详，据称先后拿获李广发、夏仁选、颜三、周以来四名，已禀请漕部堂委员审办，嗣因夏仁选病重，提验周身疮痛，不能行走，不能解审，因与原禀不符，附文声明，情节本有可疑。迨张令抵任，既讯明夏仁选实系无辜之人，因江令究出事主黄茂有案内，亦有李大伙同行劫，该令提讯李大，供无其事，因与陈三均被陈正齐挟仇诬攀，陈正齐先经正法，无可质证。虽此案原办模糊，罪在江令，而张令明知夏仁选系属无辜，并不早为详释，必俟其瘐毙而后已，是诚何心？夏仁选瘐毙后，该令曾否亲诣验明？何以率用申文通报？且既奉文提解，又必俟节次严催，迟至半年之久始将李大等解审，总缘意存回护，视囹圄之疾苦漠然无所动于中，一听其生死存亡而不顾，该守令等清夜扪心，安何否耶？该府既讯明李大并无伙劫崇如堂黄茂有等家，据供陈正齐与伊及陈三素有嫌隙，诬攀为匪，何不即提陈三质讯？黄茂有案内，现犯仅止陈三一名，并非必须纷纷传提人证者可比，颜三、周以来二犯供认行窃各案，亦

不难提卷核审。查李大、陈三，系于六年十一月间缉获，府讯李大似系无辜，滥禁已及二年；颜三、周以来系七年正月被获，亦已羈禁一年有余，乃该令于奉文亲提之案，半年后始行提到讯供，辄请发回，殊涉泄视。仰按察司速飭遵照，即提陈三，并飭查颜三供窃二案、周以来供认在盐城行窃一案，有无事主呈报，核明县卷，迅将李大、颜三、周以来、陈三四名研讯明确，限九月初十以前分别究释拟办。至夏仁选、李大等，实在当时如何被差役妄拿？夏仁选是否被刑禁人等克扣陵虐、垂毙取保，抑有别故？并提该差等切实严究具报，均毋稍再徇延，切切。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海门厅稟嗣后上控人证请押发收审由

原告应否押发，须随案核其情节轻重再行酌定，未便执一而论。即差稟所云原告避匿不到，安知非书差忿恨原告上控，阻遏之不使向前乎？该丞但时时求通民情，不以书差之耳目为耳目，则于牧养之道思过半矣。

江藩司详复江都仙女庙杜康二仙显圣请加封号由

查各直省庙祀正神，实能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者，方准请加封号，今该处所祀仙女，既不在祀典之列，建庙事迹又无确凿考证，应如部文所叙湖南、广东二省仙姑神女之案，只令民间自行报赛，毋庸请封。且神仙踪迹渺茫无凭，本部院现在正飭地方官将无锡惠泉山尼庵及江阴等处寺观改为义学，并严禁百姓朝山进香，致滋弊窦，今若为仙女道院请加封号，是愈足以长吴人信鬼之习，未免有损无益。所请咨部核办之处，应毋庸议。仰即转飭知照，并录报督部堂查考。仍候咨复礼部查照，将前案注销可也。此缴。

江阴县稟被毀木石桥梁由县拨款捐廉建修由

该县应行修建木石各桥，因需费较巨，未可派捐于民，请将该县节省存库之清粮单费抵支，尚属因公济公。惟该县节存单费计有若干，以之尽数抵用尚有不敷若干应行捐廉凑足，未据确切声明，无凭稽核。仰苏藩司转飭该县，即速查案明白，稟复核夺，毋稍延混，切切。此缴。折存。

高邮州稟遵飭示谕仿办义图妥议办理情形由

催收钱粮，派充现年以及捆垫名目，最为小民苦累之事。该州各村庄轮派现年，虽有似乎武阳之庄首，其实究不相同。仰江藩司即飭遵照，能否参仿武阳成法，妥议义图办粮章程，

稟明举行。要之信而后劳其民，该州自揣若胸无成竹，民信未孚，虽有良法美意，断不可孟浪遽改前章，以致毫无把握也。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苏州府详新阳王飞熊等控案请销

该书金照亭于粮户缴过银钱米价，并不随时核结串票，情弊显然，姑从宽发县枷号两月，再行保释。王飞熊、胡清为亦准暂行保释，惟王飞熊不准开复。其余人证，均未到齐，统候该府提集后，再行审拟详夺。仰苏藩司转饬知照。缴。

札饬娄县归并田粮的户

为饬行事。照得娄县前办清粮一案，未能彻底清厘，以致粮赋混淆，往往催征无着，甚有一户之田分立数十户名目，诡寄飞洒，专为隐漏钱漕张本，积弊相沿牢不可破。现据该县议章更正，欲清田额尤必先清粮户，务使户户皆归的实，甲姓之田不得托名乙姓，尤不得多立户名，然后影射、欺隐诸弊可以从此革除，合行札饬。札到该县^司立即遵照，会委督董，务将各业田亩统归的户承种，不准再有花分、诡寄情弊，倘有顽户抗不归并，即由该县照例惩办，毋得瞻徇，并干咎戾。如业田分散在各保、各图，应令查照版图章程，分保分图列册造串，其承种的户仍须一律，不得纷歧。此次清粮之后，推收过户皆令以单契的户呈验过割，不准凭户书、经承人等再为分立诡户，从中舞弊。并饬即慎遵毋违，切切。特札。

札苏藩司、娄县

兴化县稟送义仓积谷章程并呈示式由

该县筹备积谷，据请于每年秋谷登场，按亩捐谷三斤存储办赈，尚属轻便易举，应准照办。所议章程亦甚周妥，俱可照行。惟该县各图田额若干，本年约可捐谷若干，未据声叙，无凭稽核。仰江藩司转饬遵照，先行查明稟复，一面谕督城乡各董，按户按亩秉公秤收，一俟收齐，由县亲诣各图存谷公所盘查封储，毋得委派佐杂，假手吏胥，致滋流弊。仍按年截清捐收谷数，造册报查，并刊《征信录》分颁呈送，俾使比户共知，毫无欺隐。至下年应捐与否，应俟届时察看收成丰啬，稟明办理。如有殷户倡捐谷石，即详请酌量给奖，以昭激劝。仍候督部堂批示。缴。章程示式存。

严禁泰州赌博

为札饬严禁事。照得聚众赌博，有干例禁，访闻泰州赌风，较他处尤甚，游手好闲之徒，

见年少弟子动辄勾赌，名曰“空心把(市)[式]”。摇摊则做成铅骰，或手带铜铃，或扣老虎，或一线天；掷骰则钳虎头，或钻铅大小面；打牌则插洗穿张，或三人抬一人，名目奇异，随时变幻，总期有赢无输，一堕术中，害无底止。该州城外向有赵应祥、周延培即周六虎、张三花子、颜光壁、徐小峰等，皆著名赌棍，实堪痛恨。本应飭提究办，姑念既往不咎，亟应严行禁止，以挽浇风，合行札飭。札到该州立即遵照，严行示禁，此后该赌棍等如再不知悔改，即行严拿，从重究办，切切。此札。

札泰州

泰州详奉飭举办社仓遵议章程请示由

古人社仓之设，与常平相辅而行，要皆简校出纳于社司，而吏不与其事，原以百姓私家之物，储之以备公用，似公而实私也，惟立法用人，则又须官为经营，以补民力之所未逮。该牧详送章程内，首列劝捐一条，固知地方士民必有急公好义之人，然贫富高下不齐，即难免抑勒苛派之弊。此外减价平糶，分别赈恤，同条共贯，无非欲实惠及民，第经理不得其人，法固易弛，事亦难久。江南苏松各属，前经本部院飭据各府、州、县妥议章程，由司详报到院，节经逐加酌核，无论积米、积谷，或折钱采买，悉令按照田亩多寡，分别忙、漕，随正带征。随漕则每亩捐米一升，于完米时附缴；随忙则每亩捐钱二十，于上下忙分收。其中因地制宜，固不能较若画一，而大致总不外此。且以青浦县所议章程八条最为简明易行，业经通飭遵办在案，兹特另单抄发，仰即慎选司董实力仿办，或所议与该州情形犹有未尽允洽，亦可斟酌变通。总之，行法惟恃乎人，实事务求其是，出纳则责诸董，稽察全在于官。仍将如何仿办缘由具复核夺，并候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邳州稟己未详各积案酌议限期开折稟复由

准于本年十一月内一律办竣，如延撤参。仰按察司核飭遵照，仍飭将未详各案迅速查明，先行分案通详察核，均毋玩延干咎。缴。折存。

卷八一 抚吴公牒四十六

签驳薛举京控案

签按察司知悉：据该司详解安东县封职薛举遣抱黄玉京控李标等造房碍路、唆控抄抢等情一案，审拟解候勘咨前来。查例载，凶恶棍徒屡次生事行凶，无故扰害良人，人所共知、确有实据者，发极边足四千里安置；凡系一时一事，实有情凶势恶者，亦照例拟发；如并无凶恶实迹，偶然挟诈逞凶，仍照所犯之罪各依本律、本例定拟，不得滥引此例等语。今此案据详，该处墟门留有车路，李标盖房之地并非行车大道，即因碍路须拆，亦应禀官核办，乃该封职于被人控告之后，不候县示，即着保擅自往拆，嗣复屡提避匿，藉词混控，并经淮安府查禀该封职在乡仗势多事，虽无凶横实迹，已属不安本分，拟请将所捐封职斥革，以为地方绅衿倚势妄为者戒。本部院查，该处墟门既留有车路，李标盖房之地并非行车大道，其为尚非有碍车路已可概见，乃不候县示，辄着保将李标草房两间拆卸，虽系一时一事，已属情凶势恶，确有实据，如谓究与无故扰害情稍无间，似亦只能量予末减，况前经淮安府查禀，该封职在乡仗势多事，且迭被控告，难保无另有凶横实迹，嗣复屡提避匿，藉词混控，仅拟斥革太觉轻纵。至被控县役张林，讯止得用传审川饭钱文，并无串索等弊，恐有不实不尽，据请与县书马怀德均从宽免议，亦未允洽。树德务滋，除恶务尽，幸勿姑息养奸，是为至要，合行签飭。签到该司遵照即速确加查讯，另行妥拟详解勘办，毋迟。此签。仍缴。

计发司招、附详、长详、解批、原呈、甘结、抄案、抄粘、供单十件

签臬司

丹阳县禀管收化莠所贼犯释放谋生由

蚩蚩者岂尽甘心为盗贼哉？特为饥寒所苦耳！该令果能化莠为良，不惟为闾阎除患害，且为百姓长生机，阅之欣慰。仰按察司转行嘉奖。李德喜、杨汇源既经保释，如捕役人等辄敢私向勒索，逼令复犯，一经察出，即当置诸重典。此外在所各犯，仍飭随时认真办理，勿徒以空言塞责也。缴。

飭安东县驻工督挑民便等河

为札飭事。据查办清安田赋水利章道禀称，请飭安东县常驻工次，监挑民便、一帆两河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地方工程，全赖在事员董湔除陋习，认真督办，乃得功归实际，款不虚糜。此次于库款支绌之时，力筹借帑挑浚清、安二县河道，所以顾恤地方民生者至周且切，乃安东县开挑民便、一帆两河，该董事等竟不常川在工监挑，一任人夫草率偷减，实属玩视要工，深堪痛恨。除禀批示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县即便遵照，督董常川驻工，责令人夫上紧如式挑浚，务期一律深通，赶紧竣事。倘再草率弊混，定将地方员董查明分别参办，勒令赔修，不稍宽贷，切切。

札安东县

章道禀挑办包家等河情形由

安东一帆河中下两段，刻下难以筑坝施挑，已据前禀批准，缓至秋冬再行接挑矣。其清、安两县境内已经开工挑办各河，尚无一处竣事，或尚未及半，且人夫不受约束，乘间逃散，该印委等督率无方，已可概见。仰即严督印委员董，常川驻工，认真从事，催押人夫如式攒挑，克期完竣，倘有草率偷减，延误时日，定惟该印委等是问。并即严催新任安东县周令，将张家河工程赶紧勘议开挑。事关民瘼，为时已迟，倘再宕延，俟至大雨时行，无从宣泄，当有任其咎者，本部院岂但问诸水滨已哉！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苏藩司详州县交代款册勒限造送

现在清厘属库交代，均应造册同结详咨，以便核提存库，若不立定期限，必致仍前延宕。该司所拟分限章程，极为得法，应如详办理。仰即通飭遵照，以五月十五日为首限，如不册报者提承究处；五月三十日为二限，不册报者将该州、县详记大过；六月十五日为三限，不册报者即行详请奏参惩办。仍由司督飭交代局，将已造册报、未造册报及所提该承名姓、记过次数，按半月一次开列清折，报院查核。如有存库银两，亦于折内详细登明，一面扫数提解清楚，加造全完款册，一并详咨，毋任延宕，切切。缴。

镇江府会禀复勘徒阳运河拟请另造机器开浚由

徒阳运河为官差、商旅经行要道，固应赶筹挑浚，俾得畅行无阻，惟造成捞河方船，既因阔大难用，而苏省善后局又值拮据万分，无款可筹，只可俟秋间再办。候即据禀札飭机器局，能否另造一丈二尺阔机器方船，撙节核计煤火、人工、薪饭等项，每日实需银若干，详开款目

清折，稟候核夺。至金山便民河，现多淤塞，秋间乡试，士子云集，若用机器及早挑浚，即可避江面风涛之险，而该河水面较宽，现在局中既成之方船必可得用。除咨商督部堂，并札行宁藩司酌核办理外，仰该府县遵照。并飭令陈牧先行回省，赴洋务局当差，毋迟。此缴。

苏沪厘捐万分支绌应将淮扬水师 酌裁三四营略资周转由

为咨请札飭事。据苏省牙厘总局稟称，苏沪厘捐入不敷出，万分支绌，淮扬水师现存七营，每月实需饷项能否就此次所定苏、沪两局拨款内，各再减解若干，请飭桂道再行确核，通筹稟定，行知遵办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现大婚拨款紧要，奉拨京饷屡次行催，该局迟延未解，院司俱奉旨议处，此外本省应办善后，丝毫无可措手。湖淞淤塞，江、震各属农田常淹，徒阳运河水浅，春间几于舟楫不通。此外各属万寿宫、文武庙以及提督、织造、道府衙署，监狱、仓库、驿站，均未兴复，三十余州县除上海、嘉定两县有衙署外，余皆租住民房、庙宇。去冬元和县羈所借租民房失火，烧毙押犯八九名，今年元和县到任，无民房可租，竟在客店接印视事。省城盘门外大桥正月倒塌，至今未能兴修。光景如此，言之可慨。查淮扬水师一军，原议俟长江水师妥议章程即行裁撤，上年商准贵部堂，督部堂来咨亦称将应留七营师船斟酌裁并。去冬本部院与黄军门面商，亦议候至今春，看苏省力量如何，再行酌量留撤。刻下长江水师各营已定分汛，而本省艰难万状，无米为炊，决裂即在目前，陕甘西征各饷关系西北大局，断难议减、议缓，只得于无可奈何之中，为呼吁同舟之举。合无仰恳贵部堂，将淮扬水师于五月内酌裁三四营，俾本省应解大婚款项、京饷、协饷、善后、水利一切可以略资周转，除稟批示外，相应抄稟咨请。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酌夺，并祈见复施行。

计抄稟

咨督部堂、长江水师提督军门黄 六百里排单

金山县详送积谷捐钱清册由

据送清册存查。仰苏藩司飭府催齐各厅县收支存钱积谷各数，核结汇造清册，刻日详送核办。其该县八年份上忙收存积谷捐钱，该前令交卸时，应照章以现钱移交，何得以书欠列抵？显系亏挪。现据开报，八年上忙尚有未完钱八百余千，是否实欠在民？至该令下忙带征之款，详叙仅完九百余千，欠数尤巨，有无挪移捏报情事？且核册开有钱粮已完，而谷捐并未并缴钱一千一百余千，与随忙收缴原议大相违背，更堪诧异。并即速飭将八年上下两忙内未完谷捐，分别清出追缴，全完具报，按数发董收领，先提数成量建仓廩，其余暂行发商生息，以便秋后买谷存储，毋得先尽建仓，转致储备全虚，缓急一无所恃。仍令将发董钱数、遵办缘由，随时通报，均毋违混，切切。此缴。

上海县详送七年份带捐积谷收解支欠各数清折由

上海县所收积谷捐钱，既系解交道库，由道发董买谷存储，该县自未能截清造报。仰苏松太道核明该县解到捐钱若干，发董买谷若干，截清实存钱谷各数，并将存谷以漕斛量准之数开报。存钱是否发典生息，抑系存库？亦即登明。饬知该县另造管收除在清册送府汇转，并先查造一套送院查核。至册列该道初次发董买谷四千担，共给价脚栈租等项钱五千三百六十余千，二次买谷三千担共给价脚等项五千四十余千，何以四千担与三千担均支用钱五千余串？殊属不解，并即由道查明具复，毋迟，切切。此缴。册存。

江海关禀官置轮船进出黄浦请派员查验由

官置轮船进出黄浦，自应派员查验，已据禀札委李令遵照驻扎吴淞，专司查验，倘船内上下一切人等夹带商货、偷漏厘税，即行据实禀报，由关道随时分别惩办矣。仰即知照，仍转移常镇道在镇江关再派一妥员，专司查验。如上水轮船经镇关查出带私，则上海委员有失察之咎；下水轮船经沪关查出带私，则镇江委员有失察之咎，彼此互相稽查，似更周密也。仍责成该委员将进出官置轮船并无夹带情形，按月结报。缴。

札饬亲兵水师炮船营制章程

为札饬事。照得现在驱逐游勇，省城内外水路纷歧，尤当加意稽查，应将去年所修炮船十号作为亲兵水师，配齐弁勇，昼夜梭巡，以资得力。惟经费无出，应即将本部院随员差委各员弁，及六门武巡查、巡勇等项裁撤，腾挪经费，为炮船之用。其不敷经费，仍由善后局于厘捐解款筹补。饬据中军并营务处酌拟营制薪粮章程，开折呈核前来，应准照办，合行抄折札饬。札到该局即便遵照，督同中军营务处妥商办理，具文呈复，毋违。

札善后局

松江府详送各厅县带收积谷实存钱谷各数清册由

查核册开各厅县及场灶田地带捐积谷钱文，何以俱有民欠未完？内奉贤、金山二处欠数尤多，是否实欠在民？有无未掣串票可凭？仰苏藩司即饬该府查明具复，并令各厅县将欠户细数开折送查，一面榜示通衢，勒限催完清楚，倘有官役侵挪捏欠，立即查明究追严办，毋任隐混。至奉贤办理积谷常年应用费，前于章程内议请支销，以一成为率，当经批令撙节开支，实用实销在案，今该县仍开支一成钱一千一百余千之多，较之其余各厅县浮增数倍，又不造册报销，断断不能照准，并即饬令核实造册报销，将浮支之款按数追缴，发典一并生息。又，

奉贤、青浦二县存谷数目，均应飭令概以漕斛量见石数开报，由府另行汇造总册核结，府总册限于五月二十日以前详送到院，以凭汇核具奏。并令华、娄、奉贤三县，查明原有义仓田产连年收取租息支销、实存各数，专案造册通送，均毋违延，速速。此缴。册存。

常昭二县会详绅士捐建昭忠祠请立案致祭由

该二县绅士捐资创建昭忠祠，崇祀殉难士民、妇女，洵足以激扬忠烈而慰幽魂。惟查定例，昭忠祠应建府城，今在县建祠，系由外通融办理，未便咨部请给编祭银两，所有春秋祭品，应即由县捐办。仰苏藩司转飭遵照，于每年春秋二仲，由该二县轮流捐廉备办祭品，会同亲诣致祭，毋任书役藉端派累行户，切切。此缴。

札飭厘局严禁卡勇稽阻商民船只

为札飭事。据溧阳县申准儒学移送宣讲月报折内，开陈设立厘卡之处，每到上灯，即已锁卡，农船不能出入，必俟至天明，或别有必应开放之船，方能同出，卡勇多系无赖，习惯暴横，凡士农工商经过者，无货固非犯法，即有货亦只须捐厘，然每当过卡，呵叱刁难，搜索苛求，乡民尤为易欺，农忙之际，一刻千金，且其船无棚，晴天即须露宿，风雨更属难堪，深可悲悯，应即飭查严束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核所陈各情，如果属实，殊非体恤商民之道，亟应查禁，合就札飭。札到该总局立即遵照，转飭卡员督率司事，严束勇丁，如遇往来船只过卡，随时稽查，有货照章抽收，无货立刻放行，倘敢刁难苛索，或有意稽阻，即行从严惩办，毋违。

札苏省牙厘总局

松江府稟海塘总局距工本远照料 难周现在觅房迁移由

海塘攸关苏、松二属田庐民命，本部院已附片奏明由该守令会同钱令认真督率办理，幸勿视为泛常差使，虚应故事。并行钱、张二令知照。缴。

加函

前此曾经函嘱方伯转致执事，移住工所，以免鞭长莫及，今蒙慨然应允，接信之余不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人夫皆系土著，非有地方官就近督率，委员往往呼应不灵，仍祈转嘱华、娄二县，分班循环住工，十日一换，以均劳逸。拦水坝已动工否？许令所办木料至今未到，思之焦灼。

再，人夫来迟散早，似宜力加整顿，趁执事亲自临工，务宜一鼓作气。

丹阳县会禀比追田捐先将实在情形禀复由

前县违令经征六年份田捐，有未缴钱四万三千一百余串之多，其捐簿案卷，何以不即移交，辄行带往任所？殊不可解！所有移交征剩民欠捐项，该县与该委员会同比追，既经该科书各具认限，八月十四日先缴钱八千五百余串，届期乃仅缴钱二百余千，不过百分之三，实属疲玩性成，虽经展俟月底再缴，恐未能如数缴清。仰苏藩司即飭赶紧催令全数清解，倘敢逾违，即行从严追比，毋稍松劲。惟该科书为数较多，平日难保无包揽侵亏情弊，应遵前批，拟具整顿经征钱粮章程，并将科书应如何裁减，以期催科得力、不致弊混，刻日悉心妥议，详复察办。一面飭催违令，将田捐案卷、簿据即行移送，会同监盘委员将经手田捐各款逐一盘交清楚，依限造册结报，详请核咨，如有征存未解之款，由司扫数提解清楚。仍飭严拿科书臧寿芝，即日解省讯办。并将杨凌云等上控一案，一并飭府赶紧讯明详复，均毋违延。缴。

昆新二县委员李丞会禀呈奉定清丈 更正用款准折请赐查考由

查核该印委等所开支用各款，内多浮冒，且单开款目亦未明晰，今将原折随禀批发，仰全书总局遵照指飭各层，严加驳斥，务令逐细按款删减，核定实需支给款目细数，另开清折，禀复察夺飭遵，总期事事撙节，毋致丝毫虚糜为要。原折仍缴备案，毋迟。此缴。

娄县禀密查如有敛钱聚众真正教匪当即拿办由

据禀已悉。仰仍随时密加访查，如有敛钱聚众真正教匪，务当随时严拿惩办，以杜乱萌。仍不许胥役藉端索诈扰累，致干重咎，切切。此缴。

咨商筹拨善后经费一案

为咨商事。据苏藩、臬司会详，苏省举办善后要工，应需经费，请将厘捐项下拨放饷项酌量裁减，以节省之款每月拨济善后工费等情，详请会商具奏，到本部院。据此，查苏省善后多未举办，即如水利一端，他省皆系官为筹款，独苏省之海塘、刘河、白茆诸大工，则系按亩科派，偏值今年洪水为虐，百姓既苦于岁事之歉薄，又迫于科敛之频仍，怨声嘈嘈，亦实出于情之所不得已，将来应办善举，不能不赖官为筹款。该司所详，自系实情，相应咨商。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察核酌定示复，会办施行。

咨督院

武进县稟民间置买产业只准写立绝 契不得告找告赎请示由

所稟是否可行，仰苏藩司确核妥议。如无弊窦，即由司通飭各属，一体遵照办理具复。缴。稟抄发。

南汇县申送七月份宣讲清折

折报阅悉存。查该令接办义塾不力，现经该训导查出从未延师之召楼镇，该县则称系设在塾师沈菊林家内，如果属实，岂有该训导全无闻，致有开报歧异之理？教官无不恭顺县令，亦断无教官敢枉屈县令之理。又四团镇、坦直桥二处，本年五月前后已无生徒，且坦直桥五月后之散塾，该县现亦直陈不讳，何以该县六月抄申送折内，均尚开有师生姓名、人数，岂以本部院于此等清折全不寓目耶？前后自相矛盾一至于此，可见该县遇事虚捏搪塞，毫无实际，殊堪痛恨。仰苏藩司即飭该府杨守，严密访查该县报设各塾，是否实系一体设立？学徒多少？功课如何？召楼镇一塾是否实在塾师家内，有无虚捏？沈庄镇塾因何裁汰？据实稟报察办。该守向来面面圆通，切勿徒以一复了事。一面飭县将四团镇、坦直桥二塾赶紧延师召徒复设，谕令各该董事实心经理，会学随时亲往各塾考察功课，以免有名无实，若再因循停辍，恐该令不能当此重咎也。仍飭学将宣讲事宜、采访各情实力奉行，详明开报，均毋怠玩，切切。此批。

加函

义学为童蒙养正之始，该令为民父母，理宜实心经营，乃竟将无作有，欺人乎？欺天乎？该令既不能教，安望能养？即祈尊处留心访察，如果该令一味虚捏，即当选人另易。该令虽久处穷约，到任未久，然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

苏藩司详奉催欠解布疋议先酌数办解由

如议办理，仰即由司筹定应给工价银两，转飭吴县迅催苏董，并关传松商具领，仍令赶紧克期织办，限于九月内工竣，报请委员一并起解。至现奉大部附片奏催，每年额解棉布二万七千三百余疋，此次未据议办，应于筹办布数动款案内，同其余欠解布疋再行酌核续办缘由，分晰声叙详咨，毋得遗漏。仍将动放工价银数、日期报查，勿迟。缴。

候补知县冯令条陈清厘洋商地租酌改厘 捐整顿洋务考试人员由

所议各条甚为有见，惟酌改厘捐，现虽未能遽行，亦应早为议及。又上海洋務必应拣员

整顿,但难乎其人。其候补人员,勤加考验,按月扁试,拔其真才,自应由司照行。又洋商地租应如何设法清厘?仰苏藩司逐加核议,专案详复察办,仍移苏松太道知照。原折并发。仍缴。

太湖义塾飭令赶紧延师开馆札

为札飭事。据太湖厅唐署丞申称,拟于前山、后山各设义塾一处,俟明年开办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义塾为启发愚蒙、牖迪蠢顽起见,实遭兵后转移风俗切要之举,何可一日迟缓!该厅既拟定于前山、后山各设一塾,举有塾董总理,应即早为延师开馆,何必俟至明年?至每塾月需经费若干,除该丞倡捐钱四十千文,其商富捐存义举公款共有若干?是否存公支用,接续捐备,抑放存典铺取息抵支?均未明晰声叙,合行札飭。札到该司、该府即便转飭遵照,刻速延师开馆,将开馆日期、塾师姓名、生徒数目开折通报,并令查明月需经费、捐存公款各数,据实开报。如能凑集成数,或置买田产,或存放典铺生息抵支,以资经久,即令会董商酌核办,妥议经理塾务、收支经费章程,通禀察核,毋任有名无实,切切。此札。

札苏藩司、苏州府

沙洲总局倪道稟密查各沙洲情形并请假十日省亲由

据稟及另单均悉。惟陈楷到处需索,在宝山索程仪二十元,又索沙洲委员费四元,此人如何可用?仰即撤委,听候查办,并另派廉洁干员,给其川资,分往查勘。仍严密查察其余各员,如有需索情事,立即据实稟请参办,并移两藩司一体遵照。该道顺道省亲后,仍即前往各处查勘,将勘丈情形随时稟明察办,并造具各沙洲新涨滩地应缴地价补课,及应升、应豁墟图顷亩四址各数细密,通送查核,毋稍违延。缴。

江苏藩司会详奉拨协黔兵饷委实无力筹解由

查江苏前此本无奉拨黔饷,迨经贵州抚院奏催各省历年欠拨兵饷案内,接奉部文,行令苏省钦遵谕旨,无论如何为难,每月协解一二万两,或数千两,设法办理。嗣因司关各库无力筹济,节经奏咨免解,均奉驳飭,以为数无多且未限以定数、不难酌解等因,行司移会司关各道会议详办去后,兹据该司等会议详复,仍请奏咨免解前来。司关各库放款浩繁,支绌自属实情,但屡奉部行不拘数目、酌量筹解,情词已属体恤,今若复请免解,仍恐未能邀准。仰再移商各司关库酌量凑解若干,或只解一批为止,妥议详复察办,并将现在各库支放各项款目支绌情形,详请奏明以后力难再解,则集腋成裘,似尚易于为力,亦即以顾全大局。仍候咨明督部堂查核,并候批示。缴。

淮安府稟請仍飭淮揚各屬勸修民墟由

筑修堤墟，捍御水潦，虽为地方要举，倘办理稍不得法，必致弊窦丛滋，苦累小民。据请通飭淮扬各属，仿照业食佃力之法，劝修民墟，是否有益无损，不致扰累闾阎，仰准扬道体察情形，博访舆论，再行察酌妥议，稟请核办毋迟。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卷八二 抚吴公牒四十七

饬拨修志经费

为札饬事。照得徐扬以淮海划疆，图昭职责，吴越以春秋名册，事等桓文。大荒广于东经，半壁详于南史，况陋过江之迹，弥宏肇域之规，式廓皇舆，攸关邦宪。查《江南通志》创举康熙二十二年，缙成乾隆元年，笃修前烈，责在有司。周千数百里之幅员，财赋甲于天下；阅百数十年之风会，声教垂于简端。兹逢圣武重光，芟夷大难。灰验昆池之劫，故老犹存；字探禹穴之藏，异书间出。儒生以补阙拾残为业，史氏以损文增事成编。本部院祇役三吴，瞬连四岁，兵戈甫定，礼乐未湮，幸征文、征献之无难，宜书策、书方之有继。近复频承部檄，议修《通志》一书。今我不作，后生何闻？分任有归，詎敢多让！惟是特开志局，豫立规模，需费殷繁，自必先为筹备。现拟于苏州、上海两牙厘局罚赎项下，每月提制钱三百串，汇由善后总局按月支給，嗣后营造大兴，不敷供应，俟再随时筹画，续与扩充，庶集巨工而资经始，合行札饬。札到该司、该局即便遵照办理，毋违，切切。此札。

札两藩司、善后局、苏省厘总局

署娄县详送各前令认解交案 各款及已未解数目折由

查核拆开该前县张、李、赵、连四任交代案内，认解银两延今俱有蒂欠，且连令欠数尤巨，殊属不成事体！至张令认解之一千三百两，已据禀报解清，何以拆开尚有尾欠？仰苏藩司核明，勒限严催各该令暨赵故令家属，将短解银两刻日扫数报解清款，倘敢逾延，立即分别参追严办。至该县历年四分漕项一款，已经解过若干？尚欠若干？究竟如何着落？并未议及，亦未逐细开报，殊属不合。并即由司会同粮道，严饬该县查明欠解四分漕项确数，分任分年详开已、未报解各数细折，限五月底通详核夺。一面勒限严催，将欠解漕项由该令先行清出，批解道库。此外各州县交代钱粮，恐似此轆轳不清、欠款累累者尚多，并即由司一律确核，严催会算结报，核明欠解钱粮，扫数提清，造册详办，均毋任延，切切。此缴。折存。

贵州请饷委员请再增拨饷银由

黔省军饷，前此屡准咨催，行据江、苏两藩司议复，移商司关各库，皆缘力难筹解，详请奏咨免拨等情。本部院当查黔省军务紧迫，需饷孔殷，未便坐视，批令该司道等会同熟筹，勉力措解银一万两。嗣据详复，只能解此一批，以后无力再筹，即经咨明大部暨贵州抚院查照在案。旋因该倅长途来苏告急，又经札飭江海关于无可设法之中，勉筹银五千两交给领回，以济急需。今据稟请酌增银一万两，复与司道往返函商，此间苟可为力，决不稍事推诿，惟现在奉拨京饷要款，本省因迟延未解，院司俱已奉旨交部议处，此外本省水陆饷需，以及陕甘西征各路协饷，攸关大局，筹拨时形支绌，即应办善后一切事宜，亦丝毫无可措手，竭蹶情形，难以尽述。兹抄发牙厘局司道会议裁减准扬水师各营稟批一件，该倅披阅此批，即可知此间筹措之为难矣，仍将此批录报贵州抚院及两司为要。仰即将前拨银五千两，刻日具领回黔，切切。此缴。

李军门咨各营采办煤炭咨请免厘

为咨请事。同治九年五月初九日准江南提督军门李咨，各营赴上游一带采办煤炭，咨请饷局转行各卡，仍旧照章免捐验放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现在军饷紧迫，厘捐不敷供支，是以查照督部堂来咨，无论何营采办，均不准免厘。此章行未半月，遽尔更改，在厘局亦颇有为难。惟营中购煤遽尔赔累，于心亦有所不安，应否查明此次煤价，俟采办后营中究赔累若干，再行咨请督部堂拨款津贴之处，除札牙厘局、善后局会议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局即便遵照，会同议详，以凭咨复，毋违。

札善后局、牙厘局

苏藩司详查办各属交代章程请示由

据拟章程六条，查核前四条及第六条均可照行，惟第五条民欠漕尾应如何列抵，现经由司飭令三首县悉心妥议，另行详办。本部院详加察核，苏省漕尾一项叠经禁革，若一经作抵，易开州县侵挪之渐，流弊更多，平时州县果能认真催科，民欠自可渐少，此次定义章程，断不准再有民欠漕尾作抵名目，应行妥议详办。仰即督饷局员，刻速参考旧案，妥议详复，通饷遵办。仍将已、未册报各案，遵照前批，按半月一次，由局开具细折，报院查核。如有存库银两，立即扫数提解清楚，不准丝毫存留属库，以杜侵亏，由司加造全完款册，一并详咨，毋稍迟延，切切。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兴化县孙罄仔案饬提复讯解勘

为札飭事。据司详苏州府承审部驳兴化县民朱沅瑞图船谋死林得章父子二命、孙罄仔

起意弃尸不失，并朱沅瑞取供后在监病故一案，请照原议核咨前来。本部院披阅来详，其有可疑者数端尚在部驳外者：查原详称朱沅瑞邀林得章同饮，用鸦片膏投入酒壶，借劝饮为由，向林得章口中强行灌下，林得章毒发身死一层，夫鸦片和酒，并非可口之物，谓朱沅瑞系用软劝，则林得章误饮一口，断不能再饮二口；谓朱沅瑞系用强灌，则林得章尚有父子二人，而且是主，朱沅瑞仅有一人，而且是客，林得章年甫三十有一，年力强壮，即使谓林得章正当醉酒之时，然鸦片酒既须强灌，则林得章并非懵然不觉可知，朱沅瑞如果旁无得力帮助之人，断不能独身将鸦片酒灌令林得章毙命，林得章亦断不肯甘心饮毒自毙，此事之不可信者一也；又，原详称朱沅瑞将林得章致毙后，遇见孙鬻仔，邀令帮同摇橹下船，看见林得章尸身面色青黑，又见林扣子在旁啼哭，盘出图船害命实情，孙鬻仔畏惧，欲图上岸逃逸，朱沅瑞吓称事发到官定行攀害，孙鬻仔畏累勉从，待夜静一同抬尸到龙珠庵后掩埋，事毕回船，朱沅瑞将林扣子用被罨毙灭口，孙鬻仔救阻不及，起意将尸投河，孙鬻仔并未分得钱文各层。查朱沅瑞之前此将林得章致毙者，欲图其财也，后此之将林扣子致毙者，欲灭其口也，夫朱沅瑞已欲将林扣子灭口，何不于谋死林得章之后，一并致毙林扣子，将两尸出脱干净，再雇孙鬻仔帮同摇橹，岂不更为浑然无迹？乃朱沅瑞于灌毙林得章极难之事，既已独任其劳，而于移尸上岸及压毙小孩至易之事，反使旁人得窥其隐，彼即不虑孙鬻仔挟制分赃，独不虑孙鬻仔泄漏机事乎？此事之不可信者又一也；且孙鬻仔若非同谋，不过专为怕到官攀累起见，则移尸到龙珠庵时，何不赴庵喊救，僧众自必相帮，何以当时噤不发声？且两人一同上岸，而谓安心放林扣子一人独在船上，独不虑林扣子之乘间脱逃喊救，有是理乎？孙鬻仔前已帮同移尸，后又独自起意丢尸，无一钱到手之事，而任此瓜李莫辨之嫌，该犯虽全无心肝，亦断不呆至如此，此事之不可信者又一也。本部院当提讯该犯时，将以上各层逐加诘驳，该犯惶悚失色，即实供先在岸上商同朱沅瑞谋财害命，该犯买就烟膏，用手指拌酒，即揪林得章之脚，朱沅瑞用药酒灌下，朱沅瑞旋又骑在林得章身上，该犯用药酒灌下，林得章毒发毙命，朱沅瑞又商将林扣子致毙灭口，该犯又将林扣子压毙，事后卖船分得钱文等语，所供情形，历历如绘，并飭委员复讯，亦复相同，与原详情节大相迳庭，殊堪诧异！查从前发审各案，屡有原审歧误，经本部院平反后，飭令发审委员随同更正，原不肯过为深求，惟屡次谆谆嘱令此后务当认真研审，如再颠预从事，定当立予参惩，而该发审局印委等若罔闻知，仍旧将就了事。即如此案，前此未经解勘，业已照案咨达，旋经部驳，该局即当认真推求，岂可再事迁就？若惑于救生不救死之说，则林如纲只此一子一孙，均被谋害，林如纲从此绝嗣，如此惨毒行为，竟无一命实抵，该发审局印委欲生者枉法，独不虑死者含冤耶？除供单发阅仍缴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立即督同发审局印委等提讯明确，另录切供通详，按拟解勘，不得再任该局员等草率含混。其承审、原审各印委等，一味回护前详，不肯遵驳更正，殊属有意含混，应如何量予参惩，俾以后承审各员不致一误再误之处，即由司于五日内先行核拟详参，毋稍迟延，切速切速。

计发解批一张并供单一件，仍缴

札臬司

松沪捐厘局稟筹防捐款抵拨善后经费拟请尽收尽解由

查巡洋经费改归关税项下动支，尚未专案奏明，则原动之该局所收筹防捐款，亦未便抵

拨善后经费。惟善后局需用各款,关系水利民生,亦不可任其缺误,必须从长计议,仰即会同商酌,妥速另议一筹拨之法,并查明厘局有无应裁之款,可以挹彼注兹,刻日一并核议详夺,毋迟。仍录批报明督部堂,并候批示。缴。

臬司详江都职员董恩霆等上控革书李贤才等串设私局 索骗得赃等一案审拟由

查前署江都会同委员告示内称,劣董王德怀冒收升、转各费,据禀以饭食、纸张为名,自认每亩收八钱三分,私出局条,中奠等洲应办增估三千二百余亩,尽为王德怀冒收,核有数千两之多,其捐职造屋,皆出于此。详道文内,亦称王德怀串通县书李贤才,藉办滩转为名,敛费苛收。并据该局倪道以王德怀经府县谕充州董,办理转重,并未饬令敛费,乃与李贤才倡立名目,局戳、局票俱在该员手内,难保无侵吞入己等语。察核案情,其为该劣董串通蠹书李贤才、门丁蔡兴等,私收侵蚀,朋比为奸,已可概见。兹据称李贤才随同王德怀查办升科,骗取各业户费银七百余两,李贤才分得二百九十余两,余银均系蔡兴携回,王德怀讯未知情,并无在宅设局、串通科钱及另兴贯额名目、索取银钱情事,显系狡供避就。所称局照止填亩数,并非藉此敛费,亦难轻信。既将李贤才按例拟军,王德怀仅予拟笞纳赎,蠹书、劣董同恶相济,拟办轻重太觉悬殊,恐不足以蔽厥辜。仰即核饬,复提劣董王德怀等,悉心研究,务得确供,分别按拟详办。一面确查门丁蔡兴是否实已病故,移取原籍地方官印结送查,并将失察门丁藉端诬骗之本管官职名随案附参。

泰州详民妇张章氏买赃畏罪服毒身死验讯拟详由

现讯供情果否尽实?地保王宏带贼私自起赃,迟至六日之久始行禀报,即使并无酿命,照地保首报迟延例,亦不能仅拟笞责,又不声明革役,拟办似未允洽。仰按察司即速确核飭遵具复。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牙厘局禀请减各府县津贴公费并防兵薪粮由

据禀常、镇二府及阳、坛、溧三县,每月津贴办公不敷经费,请从六月份起分别核减给领,均可照行。所有奔牛厘局月拨孟河营缉匪船价,即从六月份起全数裁停。仰即分饬遵办。至另禀镇江营派驻瓦子等山防兵,按月另贴薪粮,应否一律照禀办理,仰候咨明督部堂酌夺飭遵。缴。

勒限查办昆新清丈饬将印委绅董摘顶由

为札飭事。照得昆、新二县应办清丈失册各图、更正通境田粮事宜,前经札委候补同知

李丞会督该二县官绅设局查办，自同治七年闰四月内开局至今，前后办至三年之久，支用经费至一万七千余串之多，自应丈清田数，对准科则，合符通境原额。前据该印委等禀报撤局，即经批令将未了事宜责令该二县勒限查办清楚，造册通送在案。乃昨据昆山令面禀，两邑尚有缺额田三万余亩仍未清出，殊堪诧异！不知此三年中，该印委等所办何事？如此虚糜经费，办事不力，实属玩误已极，若不予以惩儆，难期振作。应先将昆山县、新阳县暨委员及经办总董等，一并摘去顶戴，仍责令补办清楚，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注册飭遵，并勒限三个月，责令该印委、绅董等将缺额田地一律清出，悉符全额，核准科则粮数，填给业户田单，查造丘户细册，通送核夺，并将未了一切事宜，均于三个月限内一并赶办竣事。倘敢再事逾延贻误，立即专案分别严参，不稍宽贷。其所提文费，除已经支用外，尚存若干？现应准其留用若干？并即由司查明议详核夺，毋违。

札苏藩司

昆新二县会禀八年份应办积谷因 民情困苦缓至本年再办由

该二县应捐积谷，上冬既未照收，何以并不禀详立案？及至行查谷数，始以未经收缴禀复，实属违玩贻误！细察其情，似该二县恐一经加收谷捐，疲玩之户即致少缴钱粮，故诿之绅董专收，绅董又因事权不属，设或急公催迫，劳怨兼集，遂亦听其延宕，将致年复一年，无日办成。且由董专收糙米，既须造票设仓之费，糶米余谷，又多盘运亏折之耗，不若改照各县随同钱漕收缴折价之案，另议章程办理，俾免推诿延误。仰苏藩司转飭遵照，查仿三首县及松属青浦等县于钱漕串内加戳带收办法，妥议收办章程，酌定何时起捐，刻日通禀察夺，毋再稍迟干咎，切切。此缴。

长洲元和吴县会禀三县典史在任一年 狱囚并无疏失请予外奖请示由

三首县寄禁人犯，为数较多，各州县遇有未定罪名人犯在监病故，管狱、有狱官各记过一次，首县监犯则俟扣足一月内病故两名，方予记过，以示区别。记过既已从宽，请奖亦难稍滥，如扣足一年并无疏失重囚，即准给典史委署两次，未免过优。应否改为记功，抑如何量予奖叙，或查明各该典史有无记过之案，另行分别办理，仰按察司确核妥议详夺。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武进县详请将先贤祠田产基租归公善 堂经理并请注销前案由

该县先贤祠田产，无论是否张氏捐置，自应归公经理，未便由张伯堃执管。如详将该祠

田产一并归于公善堂收租，抵充祭修经费，并将该县前详之案即行注销。仰苏藩司核饬遵照，督饬善堂绅董，秉公收租支用，每年汇造收支细数清册送府查核，毋任日久滋弊，切切。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册折图存。

镇江关禀委查官置轮船一案拟请明定章程由

据禀已悉。仰俟江海关道酌核移复，再行办理。至沪关系专派委员查验，不归新关洋人经手，镇江亦应一律照办，但委员务须拣选不徇情面者派委为要，并即遵照。缴。

饬司核减苏省各典当利息议复

为札饬事。照得苏省典铺，从前取利以二分为率，当期以三年为满，自匪扰克复后，先经变通章程，招开公典，取利三分，一年为满，续经饬据前署司议定，自八年份起，当本三十两以上者减为二分四厘，十两以上者减为二分六厘，十两以内者减为二分八厘，仍以十二个月为满，详经批准饬遵。嗣于该司详报吴县潘绍勋开设公典案内，当查上海王鼎新已呈明轻取利息，其余各典自应按次递减，又经批饬核议详夺，各在案。迄尚未据详复，惟查苏省典铺逐渐增开，而月利未免较重，当期亦未免迫促，小民仍多受累，亟应酌仿旧章，赶紧减利宽期，以恤贫民，合行札饬。札到立即会同善后局遵照先今批札，迅速核案妥议，详复察夺，毋迟。

札苏藩司

奉贤县禀各典月捐可否充修志经费请示由

据禀修葺志书，该令既未倡捐，又未办有头绪，区区此禀遂得谓之首先创举乎？所请将各典月捐留作修志经费，其中有无弊窦？仰苏藩司确核，妥议详夺。缴。

桃源县详倪汝昌牛车被抢拒捕放枪 轰伤来富身死获犯讯供由

前据县详，当查失事将及一月，徐汝言是否此案正犯？何以并不讯录供词？难保非藉词搪塞，批饬勒限严缉，并饬提徐汝言确讯通详。兹阅来详，徐汝言往喻九青家索讨盐钱，吴芳溃起意行抢，该犯走至半路患病回家，事后赴喻九青家等候分赃，旋被拿获，供情不无支离。至所称王士青落水淹死，既据捕役随同汛官于拿获徐汝言之时，见有河内淹死一贼，余犯脱逃，何以打捞贼尸，遽至漂失无踪？察核案情，究竟王士青有无淹死？徐汝言是否此案正犯？均难凭信。仰按察司即饬将犯病医痊，由淮安府亲提确讯详夺。如查有捏混情弊，及并不将

此案正犯克期获办，即行据实揭参，不得回护。仍候^督漕部堂批示。缴。

苏州府稟桃源盗韩得胜等一案现讯供情由

此案前据桃源县稟报，访查韩士录并无收押在县，及韩得胜随营驻扎日期，即经批司飭府确核办理在案。据稟前情，已咨催漕部堂飭查示复矣。案关诬良为盗，务须质讯明确，从严究办，毋稍枉纵，仰按察司转飭遵照。仍候^督漕部堂批示。缴。

查此案漕院业已批准桃源令就地就将韩得胜等（就地）正法矣，漕院委员李姓正会同该县将韩得胜、王得胜捆缚行刑，而公严驳提省之批适至。该令知案将解省，又稟王得胜行劫之供尚未可靠。试问供不可靠，奈何遽请正法乎？迨提韩得胜等至省，始言二月二十四日徐事主被劫之时，该勇尚随郑游击在河南省城驻扎，札行郑游击稟复，则是日在豫省点名，尚有韩得胜在场也。皆由县差荣标索赃不遂，酷刑逼供，迨提荣标到省，则直认索赃酷刑各情，历历如绘。噫！公当日批驳之文若迟到数刻，则韩得胜等业已身首异处矣！公于江北命盗各案，平反多起，此起直刀下留人，间不容发。达泉时在幕中，目击情形，始知牧令于命盗各案，诚不可以轻心掉之也。达泉注。

程绅肇清稟请拨款举办赈施粥饭棉衣由

据请拨款煮赈、施舍棉衣，瞬届严寒，本应早为筹及。仰苏藩司复加核议，酌拨钱米协济，并俟置备棉衣、发交散给具报。仍飭令该绅核实举办，俾贫民均沾实惠，不致徒务虚名。另单所稟上等失业贫民月给米石，俾资全家糊口一节，应令仍照上年办理，以示格外体恤可也。章程存。

江藩司详请注销崔牧等记过江丞差 欠仍请改委崔牧会追由

崔牧前记大过三次，同张署令记过一次，准即如详注销，已咨会督部堂查核矣，仰即分飭遵照。至所称书役欠缴钱粮，许印委随时禁押严办，不在填入粉牌之列，但管押差役既不列入粉牌，即不应与寻常词讼人犯押在一处，以便稽查而免混淆，并即由司通飭遵照办理。仍候^督漕部堂批示。缴。

泰州稟扬郡八属考试向归一处供应 并无津贴陈明请示由

扬属院试一切供应经费，向由该州独力承办，现在盐规等项裁革净尽，力难独任，自系实

情，惟所请于漕羨内每石另派考差公费若干，未免偏累州民，恐滋怨谤。应否仿照各府州办法，一体按属分摊，以昭公溥，仰江藩司察酌核议，详复飭遵。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萧县禀添设书塾情形录呈示稿条规由

徐、海两属不闻弦诵之声久矣，该令竟能劝设义塾，城乡已增四处，并将每岁盐规拨归书院，津贴膏火，于培植寒士、教育童蒙兼筹并济，接阅此禀，不禁喑然开口而笑也。仰江藩司转飭会督学董，随时亲往各义塾，查察勤惰，分别奖黜，俾资观感奋兴，化民成俗。其余无塾各寨，并令劝谕捐设，以广教化，无任祈祷，切切。缴。折存。

札飭将署震泽县甘令记过飭司注册

为札飭事。九月二十九日据震泽县详事主吴荣椿家被劫一案勘讯缘由，到本部院。据此，查该县境内抢劫之案层见叠出，虽经随案批飭严拿，破获甚属寥寥，今又有事主吴荣椿家被劫拒捕之案，该管文武，所司何事？当时既失于防范，事后又不认真拿办，捕务实属废弛！该署县甘令，先因沈友培行船被抢一案批飭记大过一次，应将甘令再记大过一次，俾资儆惕。

除详批臬司飭緝，并咨督部堂查考外，合行札知。札到该司即便注册飭遵，毋违。
札苏藩司注册外，相应咨会。为此咨会贵部堂，请烦查考施行。

咨督院、札苏藩司

咨行奉贤县韩令等记过由

为札飭事。案据奉贤县详事主陈洪海家被劫一案，又另详事主陆廷魁停船被劫一案，各到院。据此，又先据详事主黄怀春店被劫一案，该县一年内七、八、九三个月，每月俱有劫案，赃盗均无破获，尚复成何世界？应将该县韩令先记大过二次，以示惩儆。除札臬司会同该司通飭各属一体知照，暨咨督部堂注册飭遵，并飭会同该司通飭各属一体知照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遵照，并会同臬司通飭各属一体知照，仍将通飭日期具报，毋违。此札。

札苏藩司、臬司

丹阳县详贼犯王幅庚讯认行窃 事主郦凤章家一案讯拟由

案系计赃科罪，詎容任意短估？册造失赃金镯等件仅照六折估计，殊与历办不符。且该犯系听从郦尚明行窃，郦尚明尚未获案，旁无质证，所供恐有避就。仰按察司飭速勒缉逸犯

酈尚明等务获，提同现犯研讯确情，核实估赃，另行造册录供拟详，毋稍率延。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册暂存。

委查邳州墟董戴锡玲等勒派墟捐由

为札飭委查事。照得本部院访闻邳州墟董戴锡玲、戴廷琛、戴廷璐等，把持墟务，勒派同族居民，每亩按年捐钱百文及数十文，捐麦一二升及半升不等，或一年一捐，或一年两捐，甚有派至数次者，自咸丰十年至同治六年，积捐钱约数千串、麦约数百石，复有牛捐、戏捐、外户捐、贴捐等名目，无非藉端苛累。且擅将墟捐钱文动用，结交官长、贿通书差至一千余串之多。又东徐书院由绅民捐助膏火，戴廷琛谋充董事，私挪膏火钱一千串，与州役杜玉等支用，以致士民痛恨，经职员戴廷雨等禀控府州有案。如果属实，殊为假公济私、扰害地方，亟应严行查办，另派公正绅董经理，合行札飭。札到该道即便遵照，刻日遴委妥员，驰赴邳州，密速确查实在情形，禀由该道调查府州控案，逐一核明妥议，详复察办，毋任徇饰迟延，切切。

札徐海道

加函

绅董之不自爱，其弊甚于书差。何则？书差尚惧官为之钳制，绅董则内结衙门，外通土豪，可以为所欲为，即有认真办事之民牧，欲绳以法，又惧撼之不动，反为所伤，往往隐忍优容，酿成大变。今邳州既有戴姓劣绅，恃强扰害，似宜及早杜渐防微。邳牧外强中干，恐未能了此勾当也。

卷八三 抚吴公牒四十八

催送交代款册清单并饬颁册式

为专札饬催事。案于四月二十六日据^该苏藩司^藩司^司说明州县交代款册勒限造送一案到院,当经批司通饬遵照,以五月十五日为首限,如不册报者提承究处;五月三十日为二限,不册报者将该州县详记大过;六月十五日为三限,不册报者即行详请奏参惩办,仍由司督饬交代局,将已造册报、未造册报及所提该承姓名、记过次数,按半月一次开列清折,报院查核,如有存库银两,亦于折内详细登明,一面由司扫数提解清楚,加造全完款册,一并详咨去后,旋于五月初七日据丹徒县申请饬司抄发册式,并声请以奉到册式之日起限开造,又经批司核明抄发,饬令依限造报,各在案。兹于五月二十八日又据该县申复,请将前请册式,饬司抄发,以便赶造等情。查此案册式,迄已日久,何以司中尚未颁发,致滋藉延?前经首限届满,未据该司局遵照按半月一次开折送核,当经札催,亦尚未据开送。现在已届二限,各属交代款册,已造送者若干?未造送者若干?有无存库未解清楚?自应赶紧开折呈送,以便查核,合行专札饬催。札到该^司即便遵照,由司迅速拟一简明册式,册中总以征存若干、已解若干、未解若干,俾一览可知有无亏空为最要,并将册式呈送核夺,一面星驰统颁各属,饬令依限造报,免致藉词推诿,倘敢迟延,立即遵照节饬详请参办,毋稍宽贷。仍由局查明各属交代,如积有两三任者,务令前后接笋,将已、未造册结报及延不造报、所提玩承名姓、州县记过次数,赶紧开具简明清单,由该交代局于六月半前送院查核。如有存库银两,亦于单内详细登明,并由司委员严提,扫数清解,加造全完款册,一并详咨勿迟,切速切速。

札苏藩司、苏省交代局

常镇道详如皋令议自尽命案已结复翻 可否另起审限由州详转请示由

一月内审结后,两造复有上控,先将记功注销,另起审限,虽尚可行,惟审断如果平允,两造自应输服,似不致复有上控,即或因讼棍唆串刁翻,则由该县平日不能拿办讼棍所致,是否毋庸轻议更张,抑应如何分别办理,务归简要,仰按察司确核妥议详夺。缴。详抄发。

洋药税捐局禀陈通判可否札委驻苏稽查洋药请示由

所禀飭委陈倅驻苏稽查洋药,已行苏省牙厘总局核飭遵照矣。惟据该局所称,近年报验箱数日见减少,奸商私买漏捐,以致官货滞销,私货充斥,总不能私必获等情。现在军饷紧迫,全靠上海捐厘为大宗,俾得源源接济,若如该局所禀,则是奸商诡计百出,竟致有私不获,流弊将何所底止耶?亟应设法整顿,以裕饷源。仰由沪局会同关道传齐该局各董,赶紧议一妥章,以杜奸商偷漏之弊,仍将所议章程禀候察夺。仰即录批报明道、局查照。缴。

吴江县禀拿获王荅臣等讯无迷拐情事递籍由

此等迷拐之案,有犯即惩,不必徒自纷纭。该县先行出示,尤为未见。仰按察司即通飭各属遵照,务当处以镇静为要。缴。

江海关禀查验轮船章程十条请示由

禀折阅悉。至第三条,委员、幕友顺便搭船,带有自用及送人食用,免纳厘税,须定以数目章程,另列条款请示,方有限制,否则携带一切货物皆可以送人为名;第四条,各衙门及台局托购食用之物,亦须定一数目限制,由轮船委员开单送验相符,准予放行,仍须由道按月通报,以备查考;第五条,官置轮船所带货物,如有情愿报完税厘者,应赴何关、何局完纳?第六条,带船之员携带商货,收取寄资贴补,查轮船专为解饷而设,若一带货物,则买卖停泊以及议价即不免耽延。从前安得禄船因贪货重载,以致船炸饷丢,此其明证。此后解饷轮船,总一意以解饷为主,无论已纳厘税、未纳厘税之货物,均不准其携带,以免贻误解饷要公,以杜影射流弊;第九条,官置轮船进出,因紧急要公不及在吴淞停轮候验者,派司事随船押送,查该船若不停轮,焉能派司事过船?但停轮顷刻,稽查恐不认真,准由该委员或派妥当可靠司事、或亲自随同该船入浦,俟查明并无私货后,再行回局。其入江之船,该委员亦当预先派司事、或亲自在轮船守看下饷,随同开行至淞,再行回局,更无流弊,然司事必须遴选十分可靠者酌派为要。余如该道所议。总之,现在军饷紧急,厘税偷漏一分,则军饷支绌一分,该委员等务当图其大者、远者,不可专顾目前小利也。仰即转飭遵办,并移镇江关查照。仍录批补禀署理湖广总督部堂、督部堂查考。缴。折存。

如皋泰兴会详奉委会审戴长玉杀伤丁文保身死 并遣火烧伤丁陈氏身死一案由

前据县详,当查丁文保既目击该犯壁上拔刀,岂有仍卧不起,任凭该犯跪压刀割之理?

尸妻丁陈氏逃出喊救，该犯将其追回，用布扎缚手足，亦恐另有帮助之人，火亮是否该犯带往亦未讯明，当经批飭确讯另详在案。兹据详称，戴长玉系用刀吓禁，昏夜慌张，以致割伤咽喉，又称丁陈氏因夺被缚其手足，碰落灯火烧死，供情扭捏离奇，尤堪诧异。查核丁文保尸伤七处，咽喉刀割左重右轻，食嗓已断，丁陈氏存有烧存头骨二片、臂骨二条、肋骨三条、零星残骨二十五件、烧残肚腹一团，以致毙一家二命重案，情节如此惨毒，非奸即盗，该县并不彻底根究，犹欲曲为开脱，审办如此糊涂，实属可恨！本应立予撤参，姑宽将泰兴县记大过一次，如皋县记大过二次，勒限一个月审正通详，按拟解办，倘再玩延，即行严参。仰按察司转飭遵照，并移会江藩司注册，通飭知照。仍录报督部堂，并候批示。缴。

苏藩司稟巡洋经费请示遵办由

此案两院本未明确批准，善后局何以不再行录批请示，遽尔动用正款至四万余千之多！在该司道等竭力急公，所有本省入款全以接济军储及水师饷项，以致本省急需之款反致剜肉医疮，身陷网罗而不顾，情节殊属可悯。该局惟有即日知会关库速行停解，一面妥商两厘局，将可裁之款速行裁撤，庶冀腾挪巨款解还关库，断不可泄泄沓沓，多所顾虑，致成不了之局也。缴。折存。

泰兴县详童生张渠报被劫获犯起赃 讯供不符勘讯情形由

现据事主张渠呈控，业经批飭确讯勒缉。此案毋论是劫是抢，而事在黑夜，赃至九百余两之多，窝顿者又系衣冠中人，更应严办。该县迟至半年始报，实属玩视要案，应将泰兴县摘去顶戴，勒限一月，务将此案赃盗悉获究报。仰按察司即移江藩司注册飭遵，仍一面由司查照定章严参。并候^{督部堂}批示。缴。图册存。

吴江县详访闻东珊墟墟甲马洪业之帮伙马幅云被 马益斋等戳瞎两眼一案办理情形由

马幅云身充墟甲帮伙，辄向乡民需索，每亩派米，复又诬赌讹诈，实属不法。惟马益斋果受马幅云讹诈，自当赴县呈控，岂能擅自行凶，辄将马幅云两眼戳瞎？且马幅云每亩派米，墟甲马洪业必系从中主谋，亦应从重拟办，乃并不讯录马益斋等确供，但称质之马益斋供词大略相同，辄请将马益斋照例免议，马洪业仅拟责革，殊未允洽，察核来详，甚属率忽。仰按察司即飭新任吴江县，提集研讯，录取各供，分别妥议具详，由司确核详办。至该令任听墟甲需索，毫无觉察，复任听百姓自行报复，殊属形同木偶，姑从宽将该署县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移会藩司注册飭遵。该令到常熟后，若再如此愤愤，本部院即不能为该令宽矣。各属有无似

此墟甲差役需索之事？并即由司通飭各属，出示禁革。仍飭录批补详督部堂查考，并候批示。缴。

札飭军装局所存药帽全归苏防五营支用

为札飭事。据苏防营务处杨守稟称，苏防亲兵、左、右三营，合之调扎葑门外觅渡桥之庆字两营，共五营，每月操演洋枪、开花炮并打靶一切，需用粗细洋药、大铜火、皮纸铅弹等项，为数颇多，现在内军械所奉湖广爵阁部堂李飭将药弹等项尽数解运湖北汇储，酌留苏州粗细洋药五万磅、大铜火二百五十万颗，已交军装局收储，约计只敷苏防五营数月操防之用，稟乞酌夺等情，至本部院。据此，查内军械所交存军装局之洋药铜火，以及该局现存之皮纸铅弹，应行全数拨归苏防五营撙节支用，非奉面谕不得辄行开火，以节糜费。除稟批示外，合行抄稟札飭。札到该局即便遵照办理，毋违。

计抄稟

札苏省军装局

札飭善后局拨给银两制造苏防三营号衣战裙

为札飭事。六月十三日据苏防营务处杨守稟称，苏防亲兵、左、右三营，前奉奏定章程，号衣战裙每年由军装局制换两次，历经遵办在案，兹查三营号衣战裙，大半破旧，亟须更换，惟军装局已奉裁并，无从制造，拟请飭拨银两，由营派委陈主簿前赴上海采办羽毛、洋布回苏，雇工裁制，开折稟乞查核批示飭遵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此项号衣战裙，应由善后局先行动放银一千五百两，给发购办，俟制造完竣核实报销，并将庄店原单呈局核算。现在经费支绌，将来或可两年三换，不必执定奏定章程。除稟批示外，合抄稟折札飭。札到该局即便遵照，照数放给具报，毋违。

计抄粘稟折

札善后局

催造交代款册并首府等摘顶记过

为专札飭催事。照得苏松等五府州属，未结交代过多，前经由司议立章程，设局清厘应造款册，详请勒限赶造，经该司详奉批准，酌定半月一限，分作三限通飭造送在案。本部院屡次严催清厘属库交代者，不惟欲其速行造册结报，更在严提存库、杜绝侵亏起见，自应由司将各州县新旧交代，无论已结、未结，查明开具存库钱粮已解若干、未解若干、应归何任清解简明清折呈送，俾有无亏空得以一览而知。兹据交代局汇核各属已结交代，及已、未册报并存库银数，开具清折呈送前来，除将存库另行札司催提外，查前据该司议详新定章程，前任经征

钱粮，后任到任后以二十日为限，查明有无存库未解银两，开折通禀，逾限分别记过撤任，今只镇洋县遵照办理，其余元和、奉贤、金匱等县均未遵办，何以该局不即详请记过？又核对现送司折内太湖厅樊任接收唐任交代一案，局折内并未开列；娄县顾任接收王任、白任，局折内只开王任，其白任有无经手钱粮应列交代之款，未据声叙。总之，各属新旧交代内，有无存库银两，本部院屡次严飭该局，务于清折内详细登明，并于堂期见面时，谆嘱该守等迅速开一简明清折送核，原欲使如指上罗纹，罗罗清疏，一望而知其有无亏空，乃自三月二十二日开局以来，面言者十余次，批檄频催者六七次，笔舌俱敝，而该守等所送之折，开列存库者只有长洲等十数厅县，而又眉目不清，毫无头绪，此外震泽、华亭、奉贤、上海、南汇、青浦、川沙、武进、阳湖、无锡、宜兴、荆溪、靖江、丹阳、金坛、溧阳、嘉定、崇明等厅县，何以并不一并开列？即或交代已全行清结，究竟有无未解、存库，亦应开报。本部院曾于四月初八日向该守等催取各属有无征存未解银两简明清折，该守回称局中一时尚催不齐，地丁须向司库查询开送，漕项须向道库查询开送，非半月不能开送齐全等语，今已数月矣，岂犹未向藩、道各库查询耶？本部院所重者，欲知各属有无存库未解银两，非虚应故事，仅催造交代款册也，乃该守等于二十日来院谒见，本部院询问各属有无征存未解存库银两，而该守茫然答以不知，然犹可诿之曰非本属，复询以苏属各厅县交代存库未解共有若干，而该守又茫然答以不知。当据元和县松令面称，厉令征存未解约及万金，该令卸事将及四月，欠解正项巨万，而该守有督催之责，若罔闻知，已可诧异，然犹可诿之曰未留意，至于该守本月十四日所呈之折，询以折中二十九任，何任短欠若干，该守仍茫然无一知者，非惟数目不知，即有欠无欠亦不能登答一二。以为该守未经寓目耶？然则此案屡经特札严催，并经本部院当面切催，断无有不寓目之理。以为该守记性平常耶？则呈折甫经五日，事关国帑，况又屡奉谕旨飭催速结交代、严檄络绎之际，岂有事隔五日，折开二十九案中本属又几及十分之五，该守竟无一任能记其仿佛耶？如此玩视交代要件，种种出人意外之事，不惟本部院意料所不及，即该守亦当哑然无以自解。姑从宽将总办交代局务苏州府先行摘去顶戴；候补沈守，虽无督催之责，然既在交代局中，亦何至毫无闻见，应先记大过三次。勒限十日内将各属现任、卸事之征存未解银两，开一简明清折，呈送核办，合再专札飭催。札到该_司立即遵照，由司分别注册飭遵，并严催交代局赶紧开折分别查办，迅速清理完竣，仍将延不造报交代各属及到任后不依限开报者，即行查明，分别详请照章查办，并将所提玩承姓名、州县记过次数，依限开具简明清折呈送核办。所有核出新旧交代存库银两，务将何县何任名下、何款征存应解若干、已解若干、未解若干、有无现银移交后任，于折内详细登明，总须一览即知有无亏空，是为至要。并由司委员严提，扫数解清，加造全完款册，一并详咨毋迟，火速、切速。

札苏藩事、苏省交代局

专提各属存库银两

为专札飭催事。照得苏松等五府州属，未结交代积压过多，征存属库银两亦复不少，前经由司议章设局，立限清厘，兹据交代局汇核各属已结交代及已、未册报各案，并将册报存库银数开具清折呈送前来。查折开元和县厉任接收陶任交代册报存库银两，厉任是否清解？

吴县唐任接收张任、田任接收唐任、汪任接收田任三案交代册报存库银内，汪任有无未解之款？吴江县汪任接收沈任交代未解漕项银内，汪任有无未解之款？太湖厅唐任接收温任交代，虽据折内登明册报全完，并无存库，自系指温任正项钱粮而言，其唐任有无征正杂钱粮未解之款？其余各县各任交代案内册报存库银两，是否应归接任批解？有无前后任分解之款？现当清厘库款之际，未便任其延欠，所有局折开报银数，合行开单专札催提。札到该司立即遵照，刻先查明详复核办，一面由司核明有无续解以及正杂之款，迅速分饬各该县，勒限于一月扫数批解清楚，造具全完款册，取同交代总细册结一并详咨，倘有逾延，即行由司分别欠数之多寡，详请分别记过，奏参惩办。仍将各属何员名下应解何款若干，及续解、未解各数，由司按月按款开折，呈送查核，勿迟，火速火速。

计开单

札苏藩司

江阴县稟议挑东横河情形由

该县横河既为七镇农田水利攸关，自应及时疏浚，以资利赖。仰即督董勘估该河淤垫工段共有若干丈，坐落几图，应需土方、夫工、岸水筑坝经费各计若干，绘图造册，议明如何按田起夫章程，刻日通详核办。以后该令凡遇有益民生国计之事，务当扫除官气，认真振作，勿为浮言所动，以致中馁，是为至要，切切。缴。

上海厅县会稟封雇沙船办理情形由

办理海运，以封雇商船为第一要务。现在上海沙船较前短少，明年江、浙两省起运米数增多，恐有停米待船之虞，务望该厅县会督员董，责令税行认真催办，广为招雇沙、宁各船，立挽排泊候兑，勿使稍有短缺。其东、卫各船，往往有意避匿，迟不进口，本届尤须设法严催税行船商，勒令各船赶速来南受雇，一体承运，毋得再任逗遛。仰苏藩司转饬遵照办理，仍将雇到船只数目，按旬通报查考，并移苏松太道就近督催毋迟。缴。

清河县稟访查陈景福不甚安分奉访 陈姓讼棍是否即系其人请示由

据稟已悉。访闻该县城内有生生客栈，所有讼棍代人京控之案，本人俱在该栈等候接替，去年有通州民人王声金京控，雇海门讼棍陈锡光顶替赴京，王声金即在生生客栈住过数月。以后遇有京控之人递解到县，该县务须留心查访，如有顶替讼棍，即一并拿获解究。至陈锡光，已另经海门厅拿获解省矣，仰即知照。缴。

委解书籍

为札委事。照得《圣训》、《诵读小学》，最能感悟人心、维持风教，前经本部院饬发板片，交苏省书局刷印，呈候分颁江北各府、州、厅、县，派发宣讲诵读，兹据该局刷印钉本呈送前来，合行札委。札到该员即便遵照，将刻就《圣训》、《小学》同江藩司公文一角查收，即日小心管解起程，前赴江藩司衙门交纳，回省销差，毋稍延误，切切。

札候补知县茅令

……以昭慎重。除札委候补知县茅令将各书管解赴江藩司交纳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知照}，并核发该委员盍川船价，切切。查收，分发各府、州、厅、县，行学一体遵照，选举讲生，督同选讲，并将《小学》分发义塾教读，由司将收到、转发各日期及分发细数报查。另将苏省宣讲及义学各章程抄发一份，以备斟酌损益，发行各府县次第办理，并转飭该府县，将办理情形专案具复，切切。

札苏藩司、江藩司

金陵厘捐总局稟请开复泰兴县 张令泰兴营成都司顶戴由

据稟已悉。此案要犯朱潮庭等既经张令等拿获解办，尚知奋勉，应如所请将泰兴县张令、泰兴营成都司一并给还顶戴。除札飭江藩司注册飭遵，并札臬司遵照，暨咨明督部堂查照外，仰即移行遵照，速提现获之周铁保等五犯，研审确情，录供详办，一面飭即勒缉未获各犯，务获究报。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溧阳教官记功

为札飭事。照得本部院近日访察各属地方有司及各学教官优劣，即稔闻该溧阳县教谕陆希文品端学优，勤于课士，雅有泰山孙明复、海陵胡翼之之风。兹据该学来稟，于宣讲《圣谕》、兴建文社及佐助该县设立义塾之处，均能勤勤恳恳，切实举行，与敷衍苟且塞责者迥别，其条陈各事宜，亦能陈闾阎之疾苦，引通雅之贤才，洵足为各学教官之最，本部院为之欣慰无量，亟应优予奖励，以昭激劝，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将该溧阳县教谕陆希文、训导张锡履，各记大功一次，均注册飭遵，仍飭该学时进嘉言，以匡不逮。又据折开该县讲生杨汝霖，声音高朗，劝人为善之意出于一片血诚，听讲之人无倦而思去者，亦足为各讲生之最，并飭该县周令暨该学传谕劝勉，如著有成效，自当酌加奖励。仍由司通飭各学知照，俾各学勿视司铎一官为闲官，教化一事为迂事也。此札。

札苏藩司

札催修理华亭塘工摊捐报销确查详办

为札催事。案于八月初九日据该司详送华亭海塘四、七两段勘估工料清折图说，并按亩摊捐归款，恳再附奏等情一案到院。据此，当以查核工部原奏，声明历届塘工多系摊捐归款，即同治四年四月苏抚奏协修浙江海塘案内，亦经声明按亩酌捐等语，是捐修海塘历有成案可循，所请附奏之处自应照办。惟据称每亩所捐不过十余文，究系约略之词，能否即将通工实需钱数若干、每亩实应派捐若干，逐一查明确数声叙，再行入奏，更为结实。至此项工需，应否遵照报销，亦未确切声明，批飭再行确查详复核办，并飭查明道光年间修理原案有无可考。旋据申复，飭府将修筑华亭海塘通工实需钱若干、每亩实应派捐若干，逐细查明估计确数，分晰详复核办，一面将道光年间修理原案有无可考，确查抄录通送察核，各在案。迄今未据详到，合行札催。札到该司即便遵照前批，逐一确查，迅速具详，以便年内复奏，毋稍迟延，切切。

札苏藩司

代办中军参将详不在营盘当差各员 弁可否邀恩酌给薪银由

据详不在营盘当差各弁，实缺者请仍支全廉，无缺之员请酌给薪水，并送支银数目清折前来。本部院酌核折开各员弁内，除徐振飞、秦文炳均当巡捕差使，干廉、薪水应准照支，其余仰候抄折行知苏藩司核议详复。缴。原折存。

户部议复芦洲田地变通丈期折抄行两司核议

为遵旨事。同治八年正月十四日准户部咨，议复曾国藩、丁日昌片奏芦洲田地变通丈期一折，奉旨“依议，钦此”，抄奏行文遵照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前于同治三年五月初三日钦奉廷寄，并于初五日接准部咨，均经李升院抄奏转行钦遵在案，现准大部议奏芦洲田地查照定例，前经通文造报，后续无升册，不必重行丈量，并不必另造图册，以免扰累各节，洵为与民休息之道，应再详慎讲求妥议，咨明大部立案，以期垂诸永久，兹准前因，合就抄粘札飭。札到该司、道即便移行遵照办理，并由司、道会同苏藩司、总办沙洲倪道、江、苏两藩司，详细确核妥议章程，详复察办。此外如有应核例本，一并呈送查核。该司、道等务期实心筹办。此札。

计抄粘二件

札江藩司、苏藩司、总办沙洲倪道

兹准前因，除札江、苏两藩司暨总办沙洲倪道，移行遵照办理云云，该司道等务期实心筹办外，相应抄粘咨会。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一体飭遵施行。

咨督院

镇江府详送普仁堂办理掩埋留养等项清折由

据详已悉。拆开各条，既系声明旧日堂规，应可照行。惟原董罗志让究竟是否可用？该守仍令随同帮办、以观后效之语，甚属含糊。如其无弊，则须令仍董其事；若其有弊，换之可也，何必瞻顾？又该堂每岁入款不过八百余千文，而堂中用款已几二百千之数，正项无多，规模不可侈大，恐有为善不终之患。仰即转饬该教谕，督董妥为经理，期于涓滴归公、穷民咸受实惠为要。缴。折存查。

札查太镇嘉三州县留存刘河工费曾否报销

为札饬事。案照太、镇、嘉三州县留挑支河之二、三两年饷捐等案内，随收刘河工费钱五万余串，究竟开挑何处支河几道？共用公费若干？有无余存？迄未汇总报销。前经批札饬查，兹据太仓州申复，前款已于太镇善后案内造册汇总报销，计有余存钱二千八十五千文，挪为清粮经费，请免归还，开具收支总数清折送核。并据另文申复，嘉定系由委董徐应祥经手造册报销，现在董已出外，无从查询，请饬藩司衙门抄录报销册呈复等情，到本部院。据此，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遵照，查案核明太镇留存刘河工费钱款是否支用完竣？嘉定之款，是否已汇造报销细册送司？其中有无浮支滥借、不实不尽之处？即逐一确核，抄录销册详复查核，勿迟。

札苏藩司

上海县稟定期勘估邢窰湖支河并查访地方情形由

据稟已悉。该令乃心民事，能于清理积牍之暇，改装易服，亲赴各乡体察风俗，从此吏治民生益加洞悉，具见振刷精神，力求振顿。凡为牧令者，不当如是耶？深堪嘉尚。如查出地方棍徒扰害闾阎者，即从严惩办。浦西刑窰湖支河议请挑浚，自当有益地方，惟是否出自农民情愿自行捐费？有无流弊？监生蒋忠仁等是否向来安分之人？均当一一查明，方可举办。社仓亦当赶速筹建，仰候查有建仓基址，一并详细稟复。缴。

谢恩泽稟扬关积弊请严示木榜刊定章程由

前据该员具稟，即经批饬司道查办，旋准督部堂咨请委员就近确查，复经本部院飭委孙道访查稟复，又将从前关卡积弊各条，录行该司道等查议稟办在案。该员事不干己，一再渎陈，殊属冒昧，惟念事关商民疾苦、税课盈虚，姑候咨商督部堂酌核办理。仰江藩司转饬知照。缴。稟抄发。

飭查阳坛溧三县抵征钱文并不照章征收由

为专札飭查事。照得丹阳、金坛、溧阳三县上年应征钱漕，除新垦荒田不计外，所有原垦熟田暂办抵征，本部院会札奏奉谕旨：“金坛、溧阳二县每亩征收钱二百文，丹阳县每漕田一亩征收钱一百六十文，洲田一亩征收钱一百文，火耗、羨余一并在内，该督抚当严飭该地方官核实查办，不准书役人等丝毫多取，以恤民困等因，钦此。”当经行司移行，钦遵办理在案。现在本部院访闻丹阳县每亩征收二百文，较之原定章程计多收钱四十文；溧阳县初限每亩收钱二百一十文，二限每亩二百二十文，三限二百三十文，亦较定章计多收一二十文不等，是否属实，必应确查。至该二县及金坛至今不将应征、应免区图村庄示式送查，有无弊竇，合行专札一并飭查。札到该_司立即遵照，飭府严密查访，务得实征确数，刻日据实详复，如有浮多，即行揭请奏参惩办。并催令该三县按照原定数目，赶紧征收报解，依限全清，仍将示式呈送查核，以杜弊混。现当买米起运及司库筹饷紧要之际，毋任延玩，火速、飞速。

札苏藩司、镇江府 钉

飭查沈鯤擅收赌规

为札飭事。照得本部院访闻溧阳城守千总沈鯤，向不安分，于同治四年因案告病，今回本任，擅收赌场陋规，赌风日炽，又移居城内，不住本汛，惟派令城外店铺出钱，以为巡夜之费，以至去年九月初二日西门外王祥泰布店被劫等情。如果属实，大属贪鄙废弛，合行札飭。札到该府即便密查稟复，切切。

札镇江府

为咨明事。窃照云云，大属贪鄙废弛，除行镇江府密查稟复外，相应咨明。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施行。

咨督院

督院咨扬关弊竇一案由

为咨会事。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准督部堂马咨谢恩泽稟扬关各口诸多弊竇情形一案，咨请就近委员确查办理见复等因，到本部院。准此，前据该委员并稟到院，当查扬由关分口太多，该员如果为苛刻商民起见，理应确切指实何口应裁、何口宜并，以及如何兴利杜弊，方可分别查办，乃以“丁役均系关道纪纲，不敢明言”措词，殊属乖谬。至江北厘卡，果有弊竇，稟内何不明晰指陈？查阅抄粘，亦多含混。且不于在差时呈请查办，直至交卸后始行具稟，其中恐有隐情。惟厘卡积弊、关役浮收事关大局，亟应力图整顿，以苏商困，即经批飭江藩司会同淮运司、常镇道，派委妥员，迅速认真查办，据实稟复，以期裕饷恤商，仍录报督部堂

查考在案。兹准督部堂咨商就近派员确查等因，合就札行。札到该道立即遵照确查，并会同关道、厘局认真整顿，筹议稟复察办。事关纵役累商，务望彻底查察，穷其所往，毋得粉饰弥缝，存讨好同寅之念，是为至要。

札前扬州府孙道

卷八四 抚吴公牒四十九

松沪厘局会禀崇明布捐查议章程归并各局兼办由

据禀及所议章程均悉，仰即转饬遵照办理，仍将收捐数目按月造册报查。至另单禀崇明翘镇各庄户所缴布厘，每疋内扣存钱九毫，储备该处开河之用，现在姑准照办，一俟河工完竣，务即全行裁撤，断不准仍留铺捐名目，流毒闾阎。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札存。

臬司会详海州命盗重案应仍循旧由道勘转由

如详饬遵。贵州知府多有亲辖地方，首府与首县同城，划疆分治，思州、石阡、大定三府皆无附郭首县，可见边疆制度与内地迥殊，一切章程皆非苏省所可援照也，并饬知照。仍补详督部堂，并候批示。缴。

札饬停免常郡布捐

为札饬事。据^{常州}该府申送常郡四月份城局布捐收数，及三月份乡捐数目旬报收支各册，呈祈查核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苏省牙厘局所属各处城乡市镇铺捐，已经全行裁撤，颁示晓谕在案，此项布捐既由行庄捐提，核与铺捐无异，应即一并停免，以昭公溥。惟前于开办时，曾据该府以向有是项厘捐，归善堂充费，暂请收作赈粥，将来粥厂停撤，应另议抽收充款等情禀明有案，诚恐在官停收之后，复有善堂绅董收取。第地方官绅不准抽捐，早有明文，此次裁免之后，即常郡善堂亦不准另议抽收充费，致滋扰累，合行札饬。札到该某即便转饬该府遵照，速即定期免抽，并由府核缮告示，分发城乡遍贴晓谕，查明截数、以前收支各数，造册报销，并将委员即行撤回，仍将停收日期、出过示式处所先行报查。至此项布捐内抵支之世族贫寒妇女月给钱文，能否另筹，抑即停给？其书院经费应如何另行筹济？并饬即察酌妥议，分案禀请核夺，均毋违延，切速切速。

札苏藩司、苏省牙厘局、常州府

加函

城乡铺捐，虽少有补苴善后之益，然流弊极多，功不补过。盖铺捐不能不用董事，乡党自爱者皆不肯为董事，而甘心为董事者必皆武断乡曲、心术不甚可问之人，因而假公营私、高下其手。一县有千百乡，即有千百董事，既无委员为之稽查，蚩蚩者受其荼毒，诉之于官，犹诉之于天、诉之于鬼神，民生安得不日蹙，元气安得不日伤乎？鄙人于所属铺捐必欲拔其根株者，盖诚见乎利少弊多，兴一利不如除一弊也。或有谓铺捐裁后，一切善举费无所出，不知以铺捐资善举，是犹饮鸩止渴，受益有限，被害无穷。鄙意万不容已之善举，只可由民间自为劝办，或由就近厘局酌给多寡以为之倡，庶乎善举不致中辍，而民困亦可渐苏矣。

咨行如皋周令详报李建失跌沟内淹毙三案验讯由

为札飭事。据如皋县周令详报李赵氏之子李建失跌王琴圃等合业沟内淹毙一案，验讯缘由到院。据此，查此案与另详薛耀连自缢身死一案，又黄李氏失跌落沟淹毙一案，均系上年四月及六、七月间报验，该前署县并不早为审结，以致案内人证受累逾年，实属昏愤！应将前署如皋令记大过三次，永远不准委缺，以为玩视民瘼者戒。除咨爵阁督部堂查照并详批示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注册飭遵具复，并通飭所属，以该令为前车之鉴可也，毋违。

札江藩司

常州府稟请飭所属劝设义塾由

该府督率首县，先在郡城设立义塾，兹复札飭各属仿行，并查察勤惰，随时稟办，办理甚为得体，良深欣慰。仰苏藩司飭令谆催所属，于城乡各处一律添设，遴聘品优学粹生员教读讲解，以期颀风暂变，士习日端。仍将设立处所、塾师姓名，并如何筹拨经费、置买田产，以资长久之计，详晰通稟核夺，勿任因循玩泄，徒托空言，切切。仍令补稟督部堂查考，并候批示。缴。

委沈道煌等办理江阴通州沙务

为札行事。照得江、苏两属沿江沿海沙洲滩地，前经本部院会同爵阁督部堂札委倪道会同藩司设立总局，综核一切事宜，并派委员分往各属设立分局，会同印官核议章程，逐一勘丈，分别升转，飭令缴价补课，出示晓谕，以除积弊而安民业。兹据倪道稟，以通州绅董沈道煌、江阴绅士金道国琛、陈中书荣邦，均系高才硕望，舆论咸孚，已由该局照会办理各该处沙洲事务，稟请加札前来，应如所请特委会办，除分札外合亟札飭。为此札行该绅即便遵照，会同印委各员，按照章程妥为襄办，务期将沙洲从前积弊扫除净尽为要。其有多年积蠹牢不可拔者，祈即密商敝处草薙而禽弭之，除恶务尽，不可泥弊去太甚之一说也。

札通州绅董沈道煌、江阴绅士金道国琛、陈中书荣邦

沙州总局稟委查通海各处沙务情形并请加札沈绅等 襄办及李庚年提讯由

已照稟分札通州沈绅及江阴金、陈二绅矣。仰将发来札文二角查收分致，并移两藩司知照，一面飭令委员星夜前往通、海两处，会同印委赶紧妥办，不得再有诿延，致干参撤。其泰兴老额田册，本部院衙门已于二十一日送到矣，谅该局亦经送到，并即确核办理有无遗混。至常塾经承李庚年，既经把持沙洲公事于前，必系刁猾之徒，仍即委员守提到案，讯明通详察办，毋稍徇庇，切切。缴。

安东县知县记功由

为札飭事。据署安东县张令详，严成方等讯系刘玉柱挟嫌诬攀，并非事主方同义被劫案内正犯，仍发回沭阳县审办一案，除批飭臬司转飭沭阳县，俟石至动等解到提同确讯详办外，查署安东县张令甫经到任，即能清理滞狱，殊堪嘉尚，应将该县张令记功一次，以示奖励，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便注册飭遵，毋违。此札。

札江藩司

松沪总局详崇明布厘应否准予邀免请示由

现在铺捐均已裁免，布厘事同一律，自当照免。仰即转飭遵照，不可名去实存。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录报。缴。

臬司详青浦盗犯周庭九等审拟由

已于同治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咨达刑部核复，并咨总理衙门、通商大臣查照矣。查乾隆年间钦奉谕旨，遇有回民抢窃之案，不得混称“回匪”、“回贼”字样等因，今洋人事同一律，详内“洋匪”二字，正与“回匪”、“回贼”字面相同，与乾隆年间所奉谕旨未符，殊属未协，已代为更正。仰即通飭各属遵照，嗣后如遇回民犯事，则直称“回民”，不得用“回匪”、“回贼”字样，如遇洋人犯事，则直称“洋人”，不得用“洋匪”字样，以示圣朝有教无类至意，毋忽。仍飭勒缉逸犯陈大等，务获究报。并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访闻上元老农王元吉被委员枷责一案由

为札飭事。照得本部院访闻上元县宋墅村兵燹以后，凡奉官示应办事件，皆年老农民王

元吉领办，谓之村董，今该村董忽经委员传至淳化镇公馆，因所呈田亩册有欠明晰之处，回话不当，登时重枷严责。并闻村庄之田亩荒熟，上年报过一次，又报过四至界限一次，此次清查办法系丘领户，不似从前户领丘，四乡罔弗遵奉办理，嗣值大雨连绵，插秧正急，乱后农民十存二三，过时则禾生不茂，此四五十日间各村有办竣者，有办未齐全、已办而不合款式者。从前清查费每亩五十文，村董尚无侵吞等弊，乃县差张发等二人，知王元吉势将严责，谓尔能舍三块钱可求免罪，王元吉不允，果然五板见血，打至百板委员喝止，差复连加十板等情。如果属实，则委员滥行枷责，差役挟忿加刑，殊堪诧异，必应严行查办，以示惩戒，合行札飭。札到该司立即遵照，迅速确切查明，据实详复察办，勿任差役横行，庶几良民可以安业，切切。

札江藩司

札催震泽县禀获盗陈大德等申明正法等六案批查未复

为札催事。据震泽县禀获陈大德等解省申明正法并徐幅三等复讯另办一案，又据桃源县详民人张有功被高沅溃等殴伤身死、遵飭讯明可否据供定讞一案，又据详刘韦氏被康振三等殴伤身死、据尸夫具结请销一案，又据新阳县详堂董王应霖等报致和塘内浮有无名男尸、无凭相验一案，又据昆山县禀葭葭滨等处请炮船代巡一案，又据丰县详渠逢山报妻张氏被架送回、连刘进德解讯一案，均经批飭查详具复，迄今未据复到，合行开单汇案札催。札到该司即便查照单开前批事理，分别飭催核办，克日具复，毋得如黄鹤一去也。

札臬司

加函

官场划诺后，即算签押桌上打扫干净，然我辈干净而百姓尚满身疙瘩也。前催各件，各县杳无一复，殊堪诧异，务求分别严催，总等到实在回信，方可谓之打扫干净，我公以为何如？

催睢宁朱标排单词讼监押各册

为札催事。案照本部院飭将奉到本衙门缮发公文，不论有无朱标排单，按月造册送核一案，又飭将每月上控、自理词讼各案监押各人犯，分别管、收、除、在，按月造册呈送一案，迄今均未据该县遵照造送，实属迟延。姑念代理人员到任未久，姑从宽将该代理睢宁县知县记过一次，以示薄惩，合行札催。札到该县立即遵照，将本年正月起到五月份止奉到本部院缮发公文，不论有无朱标排单，逐件查明，补造清册呈送，并将四月起到五月份止词讼监押各册赶紧造送，以凭查核，均毋再延，致干重咎，切速切速。

札睢宁县

苏藩司详卫船来南查无不让装运各情请咨复由

已据详咨复直隶督院查照，转飭天津、宁河二县传谕各船商遵照，于每年冬杪春初，及时

来沪立揽承运漕粮，以顾要公，勿稍延误支饰。仰即转饬上海厅县遵照，此后凡遇卫船来沪，总当格外羁縻，以广招徕。现值预备海运之际，不可稍有歧视，致滋藉口诿卸，切切。此缴。

昆山县禀现拟办理地方情形由

查核所议条陈内酌贴地保川资，以杜浮收中饱，洵为至当不易之论，应准照行。收漕公费内提款修建漕仓，应照新阳办法，一漕提足，以速兴工，断不准延至三年，致滋摊派辘轳之弊。此外每图悬挂木牌，令粮户自填完纳数目，及添设社学另议章程二条，均俟专禀到日再行核示外，惟地保侵蚀钱粮、请择尤正法，并清丈田亩分别缓急办理二条，事关大局，不厌慎详，仰苏藩司会同按察司逐一确核妥议，饬遵具复，毋稍率延。人命所在，不得以意为轻重也。并饬补禀爵阁督部堂核示。此缴。

加函

后世无庶人在官之禄，书差、地保势不能不取给于民，迨变本加厉，遂致吸髓敲脂，舐糠及米，于是乎民始不堪命矣。今以地方官应得平余略为分润，若辈自不致有浮收中饱之弊，务望决意行之，勿为官亲、门上辈浮言所惑，吾民幸甚。盖书差、地保无利可渔，则官亲、门上必亦无利可渔，此相因而至之理也。

盛泽厘局汪令禀接办厘务一载以来捐数较前增收由

该委员办厘务一载以来，较前约增收钱二万五千余串，具见办事认真，可嘉之至！应即记功一次，以示鼓励。已札行苏藩司注册，并札苏省牙厘总局知照，暨咨明爵阁督部堂查照矣。仰即遵照随时周历分卡，妥为查察，实力整顿，勿得始勤终怠，毋任司勇舞弊，以副厚望。尤要者，不得以此次增收记功，此后遂从苛刻。古人谓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不可不念兹在兹也。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催邳州砀山县积年未结各案讯拟勘办由

为专札严催事。案据该府禀，奉札饬查积年未结各案，计邳州一起，宿迁二起，砀山五起，又据申称续查出邳州二起，皆系咸丰年间通详之案，节经飞饬各该州县，将未结各案迅速审解，所有同治元年以后各案，亦即上紧讯办。嗣据宿迁县将未结二起分案详复，并据邳州禀盗犯聂士宣一案已解府勘转，其孙肖蟠、杜中二起现在复审赶办，又据砀山县申周仁、杜青云、韩陇、汪二峰四起业已解府，其宋二等一起尚须复审拟解各等情前来，合再专札严催。札到该某立即遵照，将已经解府各案迅速复审解勘，并饬将应行复审之案，及同治元年以后各案，一并上紧讯拟勘办，毋得以文件发房遂谓案头干净也，切切。此札。

札徐州府、邳州、砀山县

萧县等记功由

为专札饬遵事。照得江北各属自尽命案较多，前经通饬勒限于报官后一月内审结，其有办理迅速者，自应记功，以期奋勉而免拖累。兹查有萧县详王其昌婢女史春梅自缢身死一案，又通州详张高扣失跌落河身死一案，又六合县详陆金因病身死一案，查核详结日期，有距报案未及一月者，有仅满一月者，办理均尚勤奋，应将萧县知县、通州知州、署六合县知县，各记功一次，以示奖励。除札臬司、江藩司知照注册饬遵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分别注册饬遵知照，毋违。此札。

札江藩司、臬司

泰州详无名窃贼因事主孙长庚追捕 戮伤后落水身死验讯由

仰按察司核明饬遵。至该牧莅任后，详结自尽命案，于今又满十起，又所详审结新案，距报案皆不及一月，实属勤奋可嘉，应再记大功一次，以示奖劝。除行江藩司注册通行暨咨督部堂外，并饬知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格存。

卷八五 抚吴公牍五十

镇阳县禀浚河筑塘由

据禀该县捐资浚河,并抢筑海塘、添筑帮塘各情形,洵属妥协。惟所称海塘历年既久,究未巩固,小塘子等河道俱形淤浅,必须分别修挑,以利农田而资捍卫,仰苏藩司即飭太仓州复加确查,督同该县分别勘估工费,核明如何筹款兴办,并确查海塘究于上届何时修理,抄录旧案,妥议通详察办。另单并悉。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臬司详贛榆民朱湘纠殴王刚兑身死一案核拟由

君前臣名,礼也。此案代验之海州刘牧何名,未据声叙,碍难具题。仰即飭查申复核办,一面通飭各属,凡题咨案内,遇有职名均应直书,不得于案牍中作世故文字,并移苏藩司刊入省例遵行。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金陵厘捐总局禀泰兴界河捐卡连被抢毁请勒限飭拿 并抄呈匿名揭贴由

如禀将泰兴县、泰兴营都司一并先行摘去顶戴,以示薄惩。已札行江藩司注册飭遵,并咨明爵阁督部堂查照,暨札臬司移行遵照。一面速飭该县会营,比差干役,勒限严缉棍徒戴长庚等及为首滋事各犯,悉数务获,从严究办。仍飭将勘讯缘由先行通报查核矣,仰即知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苏绅请拨厘捐办理各项工程行司局核议

为札飭事。十月初二日据苏郡绅士冯官允等公呈,苏省郡县应办地方公务、善后工程等项目,需款甚巨,请将厘捐一项先行按月分拨若干成,尽最要之用,其余各需,俟将来撤卡之先

通盘筹划，以敷用为度，酌定展限若干月，以期一律修举等情，到本部院。据此，除批牌示外，合行抄呈札饬。札到，该司、该局即便会同苏省牙厘、松沪捐厘两总局、藩司商酌妥议，详复察办，毋违。

计抄呈

札苏藩司、苏省牙厘总局、松沪捐厘总局

阳湖县会禀荒熟田亩拟请分别蠲减征输并呈图折由

本年夏初虽连得透雨，幸为时尚早，低田即或被淹，尽可设法疏泄补种，迨入伏徂秋，雨旸时若，现查各属禀报秋收分数，尚称中稔，断无该县歉收较甚之理。据禀会勘荒熟田亩，是否核实？仰苏藩司确核饬遵。所请将旧熟田亩应征本年钱漕一律减免二成，应否准行？至本年新垦熟田，请将上忙蠲免，其下忙钱粮及冬漕与旧熟田亩并征，又上年熟田内，本年被淹无收田地，请将已完之上忙作为应完，其下忙钱粮及冬漕请同抛荒未垦田地全行蠲免，一则请蠲上忙，一则请蠲下忙，诚恐易滋弊混，将来汇案奏报时亦难声说。应即由司饬府确查实在收成情形，酌议减成数目，刻日通禀察夺，毋稍徇延，切切。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图折存。

新阳县禀捐修明伦堂名宦乡贤等祠由

该县会同昆邑捐资给董修建明伦堂等处工程，俾毁废祠宇一律重新，足见敦崇典礼，嘉慰殊深。仰苏藩司转饬遵照，会学督董赶紧兴建，一俟工竣即行通报察夺。至昆邑张令应捐钱文是否亦已筹给，并饬现任王令查明具复。此缴。

奉贤县禀清理向有义仓及现办情形由

该县既有此项公田，为买谷储仓之本，此外劝捐凑济自易集事。仰苏藩司转饬选举公正绅董，劝谕绅商富户量力捐输，同连年收起义仓田租，一并买谷存储，以备荒歉。仍先核议捐收办法、出纳章程，通禀核夺，毋违。此缴。

太仓州详州境各图本年租价由

查核折开租价，并未分别花、稻，是否每亩统行收取？此数何以照上年钱数均有加增？其中稻田租籽如何折算？并未声明。又折后登载各图，如无额者均加一色，亦不明晰。仰苏藩司转饬查明，另开细折详复核夺，并饬镇洋县一体酌定租价，详明出示，毋违。此缴。折暂存。

咨行新阳县稟请炮船巡防

为咨请事。十一月十七日据苏藩、臬司会详请饬拨长龙等船解苏，押送散勇等情，到本部院。据此，并据新阳县廖令以新阳江至三江口一带，为上海至省城往来要道，巡防紧要，稟请准拨炮船两号，并发军械、枪炮、火药等件，其勇弁人等由县自行招募，俾灵呼应等情前来。查押送散勇、派拨巡防，均关紧要，该县所请船由省给，勇由自募，甚于时局有裨，三首县亦曾面商仿照该县办法，省城并无空炮船可拨，相应并案咨请。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转饬金陵水师粮台支应桂道，于各营缴存炮船选拔长龙二号、舢板三十号送苏，以便拨交抚标二营兼为演练，俟熟习时听候派防各县，并可解送散勇，洵为两便，望切施行。

咨督院

昭文县申送九月份宣讲处所并采访事宜折由

查核拆开，仅有宣讲日期、处所、讲生姓名，其各期所讲《圣训》、《小学》内何章、何段，何以并不逐一指明？听讲者有无领悟之人？均未详细注明，殊属疏率。仰苏藩司转饬移学，将九月份宣讲书目、规劝何事，另开细折，分送院司查核。以后务须按月详注呈送，毋再率略遗漏，切切。此批。

仪征县详核议兴办蚕桑纺织章程由

纺纱织布、种棉栽桑，为民间当务之急、衣食之源，该县地方既向未习此，若以空言劝谕，恐难兴举，据议设局招人教习，拟呈办理章程，均尚妥善。所需经费，应劝令本邑绅富量力捐助，或出资借垫，仍由该令捐廉倡率，俾可克期集事，为地方开无穷之利，功莫大焉。仰江藩司转饬遵照，会督绅董妥筹开办具报，毋违。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桃源县稟勘明水利请拨款兴挑由

据议挑深御匪长墟之濠沟，以达成子河，宣泄积水，是否可行？有无窒碍？仰淮安府察酌情形，核议详复酌办。至各处支河水利，均应由各该州县自行设法办理，据请拨款兴办，未便准行，并饬该县知照，暨报明江藩司、淮扬道查照。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图折存。

委员领解总署定购来福枪赴京交纳

为咨呈事。窃照前准贵衙门函拨军火，即经委解来福枪、兵枪、开花炮、火箭等件在案。

兹又札据褚令禀，奉谕定购恩费而来福枪一千杆，业由洋商全数运到，囑令沪苏转运军械所暂为收储，请委员解京交纳等情，到本部院。据此，除飭委候補知县觉罗绰勒欢保前赴上海领解，缮给咨批，飭由轮船解赴贵衙门投纳，并预行呈明外，相应咨呈。为此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派员验收，示复施行。

给咨呈总理衙门、给委员贲

补用知县褚令禀装运铜板解津并购来福枪一千杆 请给发咨批委员解京由

此项洋铜，应由该员将装定之一千箱先行押运赴津，其余八百箱准交旗昌洋行，随后附搭轮船装运抵津，由道将全数起运日期报查。至所购恩费而来福枪一千杆，业已委员赴沪领解，并咨呈总理衙门派员验收，暨咨三口通商大臣转飭护解照料，并行知该道矣。仰苏松太道转飭知照。缴。

总理衙门咨斟酌凤凰山等两处练勇裁撤

为咨请事。九月十二日承准总理衙门咨开“同治七年八月二十日接据调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曾文称，据苏松太道禀称，数载以来江南大定，上海地方中外咸安，现值沪关税项拨解京外要饷不敷之时，拟将凤凰山、高昌庙两处练勇裁撤，并将外国兵官酬给厚资，加赏功牌，善遣回国，请由总理衙门与英、法两国公使论定，俟咨行到日妥为遣撤等因咨达前来。查此案前于同治三年冬间，经英国公使威妥玛将上海领事所议凤凰山练勇章程十三条照送前来，当经本衙门咨查，前上海通商大臣李奎查复，续据复称俟拟定额数、妥立章程，再行核明具奏，嗣于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经上海大臣李奎奏明在案。查原折内称，英、法防兵未撤之先，据英领事巴夏礼以上海系通商最要口岸，须由中国练兵接防，即酌留上海城南高昌庙法国教练勇四百人、凤凰山英国教练勇千余人，仍拣派英、法武弁各数人分司教习。又称其勇丁口粮改照楚军营制，按月由关税内拨给，外国弁兵止管教习枪炮，不准干预营务。并与该领事等议明，此后该军进止机宜，与洋弁应否撤换之处，悉由督抚、统兵大员主政，以重海防而肃体制等语。是此事有关奏案且发端由于上海巴领事，未便先由本衙门与英、法公使议撤，从前设此练勇时，原因驻沪洋兵全行撤去，始留高昌庙、凤凰山两处营勇千五百人，名为保护洋商，江南军务现虽肃清，若即将练勇全裁，未免令洋商转生疑窦，且恐无以弹压流氓。倘实因关税项下不敷支拨，或由贵抚斟酌情形裁汰若干名，飭该关道先行与英、法领事商明，再行照会公使，一面奏明办理，以符定章而合原议可也”等因。准此，除札江海关应道斟酌情形妥速议复外，相应咨请。为此合咨贵大臣，请烦查照，核办施行。

咨通商衙门

为札飭事。照前云云。准此，除咨请通商大臣核办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关道立即斟酌情形，或先裁汰三分之二，即与英、法领事商明，相机妥办，禀请察核，会同分别咨奏。事关中

外交涉，务望斟酌妥善为要。此札。

札江海关道

加函

凤凰山及高昌庙二处洋教练所训各营，弟日前顺道往阅，全是有名无实。营哨官多有烟瘾，其不足恃者一也；进退步伐不能整齐画一，其不足恃者二也；排枪响声多有参差，其不足恃者三也；阵法变化不能神速，其不足恃者四也；营盘内外全不清洁，其不足恃者五也；该营官郑有暮气，袁多滑气，其不足恃者六也；洋教练哲贝久住洋泾滨，多不在营，其不足恃者七也。计此数营，虚糜经费，较之中国营制几多十分之五，而且养一兵不能得一兵之用，务望速与麦领事熟商，即使不能全裁，或先裁三分之二亦可。否则弟拟将该营调至省城附近，亲自兼督，如其日有精进，则又何求？否则次第撤之，彼族当无辞也。

机器制造局稟送配成备解总署机器清折并图由

已给发三口通商大臣崇咨文，札委候补知县龚令赴局，领同各项机器，解赴天津交纳验收，并预行咨明总理衙门查照矣。仰即点交该委员收领，赍解具报，清折、抄图分别并送。并由应道查明现在有无夹板可搭，如无夹板，只可择事件之轻小者，先由轮船搭解一批，其重大之件轮船不肯装载，只可留俟明春另搭夹板，是否如斯，希查明即复为要。其委员盘费，亦由应道酌给具报可也。缴。

后路营务处高道稟武毅营咨送官 马饬邳宿二州县喂养请示由

已札饬江苏藩臬三司，会同查明有驿各州县每年应买马匹若干？此项官马如何分派各驿赴领？共可派发若干扣抵应给马价？刻日核议办法，详复饬遵。并将邳、宿二州县喂养物料等项作何支发，一并议复矣，仰即知照。仍候爵阁督部堂批示。缴。

加函

战马发交驿站，是犹骐驎使负盐车也，不出一二年仅存其皮与其骨矣！鄙意淮徐为南北咽喉，实治乱之所自出，不如由尊处留其良者，精练马队数营，以为未雨绸缪之计。此项马匹，甫于上年购自塞外，其中必多倜傥不群之器，安得谓当时四十万匹马，张公叹其材尽下哉？劣者方以付驿，庶乎各得其用尔。

札饬丹徒县等记过注册

为札饬事。九月十二日据丹徒县详余镛等报宝兴祥钱店被劫一案勘讯缘由，通报到院。据此，查匪徒夤夜纠众在城内肆劫，拒伤店伙人等，赃数多至七百余两，该管文武事前既疏于

防范,事后又无一犯就获,捕务废弛,不问可知。且守城员弁不知所司何事,任匪出入自由,尤属可恨。案关城内被劫,非寻常疏忽可比,本应立予撤参,姑先将印捕官、镇江营守备各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除批臬司移会该司注册,并饬会营勒缉赃盗,务获究报,并咨督部堂查考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注册饬遵,毋违。

札苏藩司

山阳县禀征漕另加印单呈送各示式并保甲示式由

据禀已悉。征收漕粮,先由册书给串,以致侵欺疲玩,百弊丛生,该县独能于积重之余,力图整顿,具见实心任事,于书差积弊洞见症痕,深堪嘉尚。所呈印单及漕粮定价各示式,均属简明可行,仰江藩司即通饬所属,参酌情形,仿照办理,并转饬该县知照。缴。印单示式及原禀一并抄发。

桂道禀水师米价一款拟自八年正月 起每石折给银二两请示由

为咨会事。十一月十七日据办理淮扬水师支应所桂道禀称,水师米价一款,拟请自八年正月起每石折给银二两,请示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现在江南等处米价,每石不过一两一二钱,坐营不比行营,亦无转运之费,该道请统照二两发给,使勇丁均沾实惠,实于营务有裨。除咨^督湖广^爵阁部堂酌核饬遵,并禀批司外,应否通饬各营照办之处,相应咨请。为此合咨贵爵阁部堂,请烦查照,酌核施行。

咨湖广爵阁部堂、督院

饬昆新印委清丈田亩

为札饬事。照得清丈田亩,所以正经界、平钱漕,民生国计关系攸重,膺斯任者,宜如何勤慎办公,廓清宿弊,方能无负委任。乃访闻昆新清丈委员,于十月初六日开丈,每日丈四图,俱托册书人等往丈,该印委则镇日安坐衙斋,并不亲至田间督饬丈量确实,设使册书高下其手,宽狭不一,与不丈何异? 实属玩视要务! 合行札饬。札到,该印委等 务宜振奋精神,扫除官气,躬履丈量,核实填报,将来如查有不实不尽,即惟该印委等是问。又访闻该处丈费,每亩不论荒熟,于本年条漕上带收丈费四十文,此丈费去年已曾收过,究竟作何开销? 即由该令等逐一清查,据实禀复,毋得徇隐。切切。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一体转饬遵照,毋违。

合札昆山、新阳二县昆新清丈委员

札苏藩司

加函

丈费则年年带征，成效则至今未睹，以小民有尽之脂膏，填官吏无尽之欲壑，念之痛心。仰祈我公切嘱该印委等，激发旦气，认真丈量，克期竣事，否则当披发入山，尚敢佻佻，为民吏羞耶？

松太道稟教练营勇可否俯如领事所请缓调请示由

现在苏省业将抚标两营裁去老弱、改习洋枪，勉强足敷巡防，英领事以华娑等处劫案频闻，意欲缓调凤凰山一营，似亦为顾全大局起见，姑暂照所请办理。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练，仰即转移郑统领会督中外教练朝夕操演，使兵勇时刻勤劳，不惟枪法可以娴熟，亦免使该勇因闲生事。至此间冬防，如将来实有不敷，再行酌调，统由该道与之熟商。总之，有用之饷须当养有用之兵，此本部院区区苦心也。缴。

加函

闻郑提督二营，全不操练，有名无实，或云每勇口粮，克扣至六七钱之多，尚未得其确据。目前经费支绌，如此将官，贪肆如彼，可不谓之丧心病狂乎？营务虽非弟之专政，要亦不能熟视无睹。前此札撤不动，故欲调之来苏，希冀亲自督操，可以转弱为强，今渠又求洋人缓颊。“及其老也，戒之在得”，郑公之谓矣。弟本不答应，而爵相谓宜且羁縻之，即祈公就近善言切戒，或者此后能认真整顿，则又何求乎？

查芦墟奔牛莫城等处各卡委员司事

为札查事。照得抽厘助饷，原属万不得已之举，凡司其事者，均宜于精核之中寓体恤之念，庶几商贩流通，饷源日旺。乃访闻芦墟镇卡蒯委员，忠厚无能，任听劣幕汪织云或得贿卖放客船，或捉拿漏捐重罚，数至七八倍或十倍不等。曾于十月间河滩顾姓一船装载豆饼，于黄昏时驶过卡南，拿回议罚，只应四五千文，其后连罚连谢，共用去钱七十八千文，船上无钱，将客货变卖了结。似此营私苛罚，不惟有伤天理，亦复上干国宪。又访闻奔牛厘卡，刁难需索，怨声载道，其分卡香草河、七里港二处司事人等，亦肆行索诈，并闻该二处每月所收无几，实于公事无益。又访闻莫城南市厘捐总局委员王姓，抽厘甚苛，凡小贩船俱绕向小河避捐，以致报捐寥寥，亦属办理未善，合行札查。札到该总局即便遵照，密速确切查明稟复，以凭分别参办。其顾姓罚款，是否归入私囊？香草河、七里港二处应否裁撤？并即分别查明稟复，均毋徇延，切切。

札苏省牙厘总局

加函

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念之痛心。务求严谕各卡委员，略为放松一分，俾免往来商贩怨声嘈嘈。我先生素以理学自命，何致事权在手，遂觉筹饷之念重，爱民之念轻？其实商贾非令稍有盈余，何以能源源转输？谚云“恤商即以裕饷”，固非虚语。比来肝气上冲，言多无状，

迟日稍愈,再当负荆。但乞先生肯撤奔牛委员,某即五体投地不恤也。

飭山阳县刷印示式呈送

为札飭事。十一月二十五日据该县申称,遵奉札飭,将本年应征漕粮,分别正价、运费、串票、科则钱数,逐一条列,刊刻告示,遍贴晓谕,抄录示式申送查考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该县前送征收冬漕告示,最为明晰,业经行司通行,现送科则折价钱数告示,既经刊印晓谕,何不照刷印式送核?合行札飭。札到该县即便遵照,将现在所出告示刷印一张,同贴过处所,开折刻日呈送查核,仍督同柜书遵照定价秉公征收,提前报解。如有匿示不张、抑勒浮收情弊,一经访实,恐该令无辞以自解也,切切。

札山阳县

委查溧阳清丈经费由

为飭查事。照得清量、丈田本属一事,各处皆未分办。同治四年前,溧阳县赵令办理清粮,禀明每亩熟田收经费六十文,荒田二十文,令各业户遵照开报,费随册缴,通县共已报熟田三十余万亩,收费二万余串,旋因赵令丁艰,未能蒞事,惟照业户册报荒熟填给一单为凭。该令到任后,续禀开局查丈,未将赵令已收经费确查明白、通盘筹划,复于熟田项下请每亩收费一百三十文,逾限者收一百五十文,较诸赵令所收之数加倍过之,业经本部院核驳在案。查该县额田一百十三万亩有奇,近年仅据报熟田三十八万余亩,本部院访闻该县熟田约有五十余万之多,其中定有隐匿未报、以熟作荒之弊,一经查丈,自可水落石出。今即以该县熟田一项,照通省清丈章程每亩收费六十文计之,约可收钱三万串,加之原收一项,共有五万余串,经费尽可有余,何至每亩派钱至一百三十文之多?该令于百姓脂膏毫不体恤,为民父母之谓何?至赵令所收一项,其中有无开销?现存何处?有无经书蒙混侵蚀等弊?以及现在清丈经费统计约须若干?合行札飭。札到该司、该印委立即遵照,确切查明,缕悉禀复。至该县隐匿未报熟田,该令与吴令亦当不憚辛劳,彻底清查。吴令向来办事精能,谅能和盘托出,必不致欲吐又茹也,切切。特札。

合札溧阳县周令、候补知县吴令
札苏藩司

加函致司

以熟作荒之弊,惟苏属为最多,常郡比亦效尤。然农民将熟报荒,必另出一项荒费,官得其一,帐房、门上得其一,书差、地保得其一,而农民沾光无几也,此与侵吞国课何异?而官吏竟公然为之,真属忍心害理。敝处已访明数县有确据者,原拟疏请惩办,又因不教而诛无以开若辈自新之路,即祈公大声疾呼,如仍不能动听,敝处只可和盘托出也。溧阳亦有此弊,并乞密令从速改弦易辙,尤为禱望。

镇江府稟重理育婴堂章程由

据送章程，尚见妥洽。惟闻该堂董事向不可靠，该守仍宜随时察看，毋致一误再误，有名无实。又闻该府各善堂经理多不得人，义塾塾师戴姓止肯收徒五人，众心亦多不平，该守并宜认真体察，以资蒙养，切切。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太仓州稟捐廉制衣买米赈贫由

据稟已悉。该署牧捐廉制备棉衣、米石，赈恤贫黎，洵属视民如子，乐善不倦，深堪嘉奖。已行司将该署牧记大功一次，注册饬遵，并咨督部堂查照矣。惟施衣、施米尚是第二等文章，最紧最要是讼狱不滞、催科不扰，则百姓受福无量矣。勉之，望之。缴。

镇江府稟塘工无用木植可否运省请示由

据稟塘工无用木植，发商变价，较之苏城低昂太甚，自可毋庸出售。仰将前项木植即飭该委员运解来省，以应各项工程之用。缴。清折存。

金陵内军械所稟遵拨洋枪三百杆交周外委领解由

来牒具悉。旧洋枪三百杆已收到发营矣。洋枪、洋炮实为军营利器，此后凡有各营缴到之件，务望分别高下、谨慎收储，应修则修，不可惜费，务使历久常新，一遇前敌催提，方不致临时竭蹶。至军械所洋枪匠，断不可省。其收储好枪，必须装箱另放高处，方能耐久。仍录报李中堂。缴。

江都县甘泉县会稟候补副将秦大发来扬募勇由

稟悉。候补副将秦大发系苏州城守营帮带，因该营现须裁汰老弱，另招精壮经战之勇百名补之，该将本系助军营官，自言旧部精锐均多散在扬州一带，是以饬发盘川银二百两，前往挑选。仰即确密查探，有无招摇骚扰？所招之勇，是否结实可靠？即速飞稟察夺。缴。

饬议筹给寿妇沈蔡氏养贍

为札饬事。据吴县训导程貽孙稟称，前赴洞庭西山宣讲乡约，并留心采访，见该处俗尚

敦庞，人多寿考，遍历吴县所辖各乡，仁美无出其右。兹查有三十五都十一图，里名汇上，民人沈建勋，年八十有五，其母年百有六岁，子一年三十一岁，孙一年二十九岁，曾孙二，一年五岁，一年三岁，五代同堂，洵属熙朝人瑞。卑职亲至其家慰问两次，并悉建勋秉性至孝，乡党咸称，除已由舟头巡检袁钟琳具禀太湖厅给匾，通详在案，复查沈建勋家况极贫，伊子与孙在楚帮伙为业，只能自食其力，家中老幼衣食难周，并有寡弟媳吴氏，年六十五岁，亦甚贫苦，卑职目击心伤，用敢仰恳宪恩，可否筹款月给钱米，以资赡养等情前来。查古人于民年九十以上为复子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所以礼高年、助孝顺也。今该民沈建勋之母年逾百岁，五代同堂，而该民又能孝事其亲，见称乡党，实属可嘉，若任听其衣食难继，殊非养老劝孝之道。除沈蔡氏百岁、五世同堂，业经题请旌表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饬府酌议，筹给钱米每月若干，俾该民沈建勋得以遂其孝思，且使白发黄童得以含哺鼓腹于光天化日之下，亦属乡里盛事。即速筹议具报，毋违。此札。

札苏藩司

谕永捷顺公和行号嗣后亲族来 苏由行垫送洋银劝令还家

谕永捷、顺公和行号知悉：照得本部院巡抚三吴，懍奉官箴，清操自励，下车以来，所有旧规概行裁汰，月中所入只有养廉一款，除养廉之外如有丝毫进益，便为天地鬼神所不容。现在幕友脩金、署中伙食尚且不给，实无余力可顾族党，是以本年来署中官亲纷纷告归，盖因此间约束甚严，不能寸步出门，而又毫无出息，是以皆不愿留此受苦也。乃自正月以来，汤坑族人、亲戚接踵而来，每一人来，此间必凑送数十元，在领者不见其多，在送者一人须数十元，一年约六十人计之便须数千元矣！实属无款可给。且自丰至苏，为程数千里，族戚来者得此数十元，除去往返盘川亦毫无余剩，而又大海茫茫，风浪拍天，头晕目眩，耽惊受怕，我尤过意不去。是此间每人白费此数十元，而于来者并无分文裨益，而又空受长途许多惊恐也。若为图馆起见，则此间不准属员请托引荐，岂自己又可荐人与属员乎？查汤坑来苏，路过汕头，必以永捷、顺公和为居停，汝二行若不代为雇搭海船，则来者亦不能遽然而至，为此谕仰该行号知悉，嗣后如有本部院族人、亲戚等已至汕头、要来苏州者，尔行中即为垫送每人洋银五元，劝令还家。如彼实有不得已之苦衷，亦可嘱令写信，由行中代为转寄苏州，则见信如见其人，此间自当酌量寄赠银两，俾有实济，庶来者免飘洋过海之苦，得少可以当多，此间亦不至以应酬不周，得罪于邻里乡党，实为一举两得之道。此系为我族人、亲戚通盘打算，免伊在大海中受惊受恐起见，思之、谅之。至如行中代送之款，按月汇开寄苏，本部院如数缴还，不以相累。此谕。

卷八六 船政及抚闽公牍^①一

札船政局 光绪元年

为札飭事。查海防情形，不惟今与古异，即现在与前数年亦迥然不同。从前所造之炮台、师船仅足供剿御土匪之用者无论已，即前年台湾有事，省城所恃为防御之计者，虽屡糜巨款，仍系徒托空言。今试缕晰举之：自闽安员山以至长门、五虎门等处所设炮台，或台地太松，炮震则全台倾陷；或台基过高，炮之中线与船舱中线不能符合；或台后迫近山石，易令敌炮击石四散，致伤兵勇；或台门呆窄，使炮位不能转移；或台势太孤，不能立置援兵；或台式筑不如法，外则不能避炮，内则不能藏人；或台地不得其宜，敌船仅受一炮即可直驶而过。至于所配之炮，有旧炮全无用者，有炮虽新式而吃子太小、不能致远者，有炮虽可用而无人管理、任其烂成废铁者。此炮台之有名无实，万不可靠也。至于轮船，亦不过仅足以供差使、剿土匪、运粮饷之用，若恃与敌之铁甲驰逐海中，不啻以鸿毛试烈焰，亦有万难对敌之势。故今日之言海防，若仅就目前之炮台弥缝补苴，名为办理，实则筹与不筹等。为今之计，宜先就省费而有济者试办，然后次第图其远者、大者。闽省距口门数百、数十里，而中多礁浅曲折，铁舰不能驶入，除陆军宜认真整顿、可以随时随地设防外，次宜练习水雷，为费不多而收效较速。有磨而发火之雷，有电线引火之雷，近又有藏在舟底之雷，局中即当一面妥委能员购办，一面延师演习，择敌船所必经之地先有试演，弁勇于地势技艺演习娴熟，临时布置自觉裕如。经费已充，然后选择扼要之地，测量炮弹所及、敌船必不能直驶者，延请深谙泰西制造之人，建筑西式炮台。不建则已，建则工料必不可省，庶乎建一台得一台之用。此时惟有先练陆营以固根本，次练水雷以御外侮，俟有余力再行建筑西式炮台，购造铁甲战舰。其从前位置各台可用之炮，亦宜赶紧收拾，庶免尽成废弃，合行札飭。札到该局即便会同蔡提督、吴镇、张镇，将目前应如何整顿情形妥为筹商具复，以凭分别奏咨筹款办理。事关海防要务，万勿因循，切切。

咨总署、李中堂论出洋学生学习事宜 光绪二年

为咨^呈复事。案照前承准^{总理}衙门函开，以本部院前次函请知会英公使将出洋学生魏瀚等

^① 此为丁日昌在福州船政大臣和福建巡抚任内(光绪元年八月至光绪四年四月)的公牍，以往未曾单独结集，今从《百兰山馆政书》卷八——卷十一中辑出，篇内不再另注出处。

安插大兵船学习,尚宜从缓等因,承准此。兹又据候选郎中李凤苞禀称,现在天津已会同前船政监督日意格拟定携带学生出洋章程,并将章程抄送前来。查李部郎等所拟章程,尚未能滴滴归源,兹据本部院浅见所及者,分条指驳于后:

一、学生名数太滥也。查出洋学习与在华不同,盖在华则用度节省,故不妨博采兼收,以冀拔十得五,在洋则劳费俱繁,故不能不精求慎选,以冀所发无虚。船政制造学生老班已具结者不过可选十人,新班未具结者不过可选八人,其驾驶学生新班尚未能入选,老班在扬武船上者至多不过可选十二人,合计不过三十人,已属有滥无遗。至于艺徒,不惟西学未谙,即中学亦浅,若现在带同出洋,必须令其先习算学、文字一二年,如学不能成,仍须资遣回华,岂不徒滋糜费而无益实事?何不选艺徒之可造就者约二三十人,专延外国名师来华教习,俟其算学、文字有成,再令出洋入厂学习,在此时暂节省一二年出洋学生之费用,即将来可多造就数十学生之成材,岂非费半功倍?此原议之宜变通者一也。

一、英国兵船援极优之例,每次只准上船四五人,即如日本与称莫逆,又有巴夏礼为之说合,现日人上兵船者只得七人,尚须分作四次。计此次学生只有林泰曾、刘步蟾二人可即时上兵船,其余十余人到博实穆德学堂之后,将来欲上兵船,尚未知该国能否允许,即使允许,亦未知应分几次。如议应分三班,则此次同行驾驶学生于二年之后须遣回三分之二,其第二班赴英必待五年之后,第三班必待七年之后,已多往返之费,复稽候换之时,病重艾迟,殊难济急。似可另拨数名分往德国学习,庶数年后众擎易举,可备缓急之需。此原议之宜变通者二也。

一、监督责成太轻也。原议派华洋二监督会办五年,一切成效惟二监督是问,此节似密实疏。盖即一艺之中有能为其精者,有能为其粗者,若仅浅尝辄止,貌似神非,斯时责学生,学生无嬉荒之过,责监督,监督无姑纵之失,黄金虚牝,一掷全空。似宜明列所学之件数,酌派宜学之才质,计较应学之时日,成则为效,不成则为荒,届期延请专门西师数人,公同考验,给予凭据。如其荒也,二监督应如何议罚议参;如其成也,二监督应如何议谢议奖,明定条规,俾可按图索骥。否则届期限满,华人笃念故乡,必以全功自陈;洋人垂涎后利,又必以续学再请,此必然之势也。即如船政学生,自谓能制造船身,而船面之帆布、缆链、船旁之铜栓等件皆未能自制;自谓能制轮机,而水缸之铁板、火炉之铜管、机内之软皮等件亦未能自制。此皆洋人靳留其术,为后日请益之地,故必明定所学功效,而后不致含糊塞责。此原议之宜变通者三也。

一、经费开列太浮也。船政于洋人薪水向发洋秤,此次改发关秤,每百两须多增八九两,计经费四十二万余两,共须多增银三万两左右,此浮冒之一端。从前学生出洋,往返本系坐二等舱位,此次改坐头等舱位,计往返须增银一万余两,此又浮冒之一端。洋监督事并不繁,何须帮办?又何须洋文案?杂费每月三千两已足,何须六千两?华监督每年薪水杂费亦可共减银一千两,计五年合共可裁减银四万余两,此又浮冒之一端。外国学堂章程每月银十镑,系连教习、房租、伙食在内,今房租、饭食每人每月已开列银十镑,而教习另又列费,计五年共可核减银四万余两,此又浮冒之一端。扬武轮船在内地坐耗重费,而收功甚迟,此次监督、学生即宜乘扬武出洋,兼以游历,已可使不入厂之学生增广见识,又可节省盘川数万两。此原议之宜变通者四也。

一、五年为期太久也。查学生现经精选,到地之后即可分别入厂学习,果能苦心研究,三年尽可成功,其游历等事则俟成功后再行举办。此原议之宜变通者五也。

一、学艺须扩充尽善者。查原议制造、驾驶学生学已成功，有愿学开矿及交涉公法律例等事者，由监督安插，此层似宜推广云云。夫交涉律例为通商之要务，开矿为制造之根原，苟得其人，其御侮收利，较之制造、驾驶为效更贍，正宜专精学习，岂可以驾驶、制造之余力涉猎及之？况业非专不能精，既已专营于一艺，何能旁鹜乎他端？且学习交涉律例尤难于制造、驾驶，亦尤急于制造、驾驶，必须胸有特识、通权达变者方足以膺是选，以前后学堂学生计之，只魏瀚、李寿田可几及此，余皆制造、驾驶才也。此次学生出洋，似宜以一分学制造，一分学驾驶，仍余十人当就其聪明材力所近，派定数人学矿务，数人学交涉律例，数年之后，国家必大得其益。其华医似宜酌带药品，亦宜预备学生中脱有不测，应筹如何优恤。至铁甲、水雷以及凡有一切新式机器，监督均宜随时留意，分绘图说寄回，听候通商大臣酌办。此原议之宜变通者六也。

一、华洋名次宜分先后也。春秋王人虽微，必列诸侯之上。向来华洋会办各事，列衔必先华而后洋，今日意格衔列在前而贵部郎衔列在后，未免与向章不符，此原议之宜变通者七也。

船政之兵船以及学生生徒蕴酿不为不深矣，虽非致胜之具，抑亦自强之基，若不认真教练，则有船与无船同，有炮与无炮同。但所延教习必须在洋苦心遴选，庶免以低下之品充数。即如日意格前此所延德教习尚有本事，此次所延之吕士穆乃在阿非利加受伤之弁，英国准其养伤食禄，如中国休致官员食俸之类，并无技艺，乃亦贸然延令来华教习，盖日意格利心之重固不待言，而西学太浅、资格太轻，故于西国安插学生及延师各事呼应不甚灵通。且中国与英国均系和好，何以在英学习驾驶必令法人居间，英人岂不疑我重法而轻英？然则英人之不愿输诚照料者，情也，亦理也。外国康邦省煤机器之兴十余年矣，而日意格代购各船机器仍是旧式，行迟而费重，则其用心可以窥见一斑。此次贵部郎与之会议章程，满望其匡助补救，冀于时事有神，乃亦随同附和，于显然可指之弊并不认真争执、极力挽回，尚望能于出洋之后实事求是，与洋人侃侃辩论、折衷至当乎？现在之李部郎固非本部院日前期许之李部郎矣！反覆来函，慨然叹息。如不由闽省发款，本部院可以不必与闻，今已须由闽发款，又准爵阁督部堂李咨由本部院与船政大臣复核增减，自不能不略参管见，以资采择。查贵部郎等所议章程，学生共四十七人，以五年为期，计共须关平银四十二万三千余两，合洋平须银四十五万余两，若依本部院酌改章程，精选学生三十人，以三年为期，往返乘坐扬武，学生明定功效，监督严定赏罚，计省费二十余万两，而收效过之。今已谓章程系经总理衙门及李爵阁部堂所定，难以擅改，本部院自当将一切情形详细咨达，听候^{贵爵阁督部堂}核复，方能筹给款项。闽省水灾之后，穷极无聊，无可奈何，不能不锱铢计较也，贵部郎其谅之。除批复外，合行抄批咨呈。为此咨^呈达^{贵爵阁督部堂}，谨请查照核定，示复施行。

与电报提调哈伦也问答节略 光緒二年

正月三十日丹国电报公司提调哈伦也来船政谒见，寒暄数语后即谈及电线情形。哈伦也问：“福建电线一事，贵省官宪违背合同，现在办与不办，究竟贵大臣如何作主？”答云：“若能照合同办理，彼此岂不甚愿？但泉州一带民性强蛮，万一因有伤风水田园，忿激聚众，致误

伤贵国匠人，岂不是好意变为歹意？贵公司前曾有停办一年之议，想亦深知民情窒碍，所以知难而止。”哈又云：“贵处毁伤电线之百姓并不认真严办，所以百姓如此大胆，若果认真严办，何愁建造不成！”答云：“过于严办百姓，结成仇恨，恐更怨尔，洋人、洋匠转致受害。且闻日前亦曾枷号数人，并非不办。”哈又云：“电线之事，原系贵省奉总理衙门之命，彼此立定合同要办。今若不办，请贵大臣写缘由一纸，我即到京向总理衙门议论。”答云：“尔公司前年夏间在通商局商议电线，只有陆道台一人函复，以为可商，并未着实答应，亦未回明各大宪。乃贵公司不候立合同，即擅自建造，伤碍百姓风水，致被毁拆，尔丹国公使反在总理衙门捏说谓闽省已立合同而不照办，是以总理衙门有归官买回办理之议，即贵国公使亦有中国买回自办、权自官操等语。去年四月丁提调所立合同并未将合同稿底呈候总理衙门核夺，尔电线不过值数万元，乃浮开至十余万元之多，丁提调因办理不善，故今日得了极严处分。且尔公司所设电线不管百姓田园庐墓，辄向插樁，以致百姓不愿，亦有自取之道。尔如果一定坚执原议，只可向原经手之丁提调办理，我不能管，亦不能写凭据与尔。由尔到总理衙门申说，我亦不阻，但总理衙门亦未必听尔一面之词，将来仍必由外间查复。”哈云：“贵大臣已为巡抚，如何可以不管？”答云：“我为巡抚，亦须待接印后将案卷一切查明，方知详细。且亦要顺民情，民情如果不愿，虽巡抚亦无如之何。”哈又云：“由我公司匠人将电线一切情形教中国学生学习，但学成之后仍必在原处设立成功。”答云：“公司匠人教习中国学生一层，可以行得，若一定要在何处设，又要包设得成，此层不能答应。譬如雇匠裁衣，衣成后穿与不穿，听我自便；又如雇匠起屋，屋成后工料价值照付，住与不住，匠人岂能管我？”哈又云：“我公司是办国家极体面之事，所争不在三十万、二十万，比为裁缝等匠，未免看得太小。数日内我丹国领事尚有文书与贵大臣说理。”答云“领事文书若晓得有理有情，自然可行，若无情无理，亦是难行”等语。哈伦也作别而散。次日船政洋员斯恭塞格来见，复申哈伦也前说，由公司洋匠教习艺徒，教成后由中国艺徒自造，但必要在原处建设等语。日昌仍以前议答之。斯恭塞格复称，由伊拟一公道章程，听候采择云云。一俟该洋员章程送到，如何酌办，再为肃达。

札通商局迅速查办安纳船案事宜 光绪二年

查安纳船一案，本部院于二月初八日接印后吊查全卷，即觉该局办理如此要案，迟延至四五月之久尚无十分头绪，因即面谕该局赶紧移请大员会督文武，仍往北礪山、西洋山一带认真查办，访获逸犯及赃物去路。并以按察使衔、前署兴泉永道陈道向来办事核实，派令带同候补通判钟倅乘坐船政轮船，会同福宁镇总兵戴镇、闽安协刘副将及连江县徐令等，一同齐集该处会办，使蛮乡百姓知有官威之可畏，并知中外遭风遇险船只之不可混抢。盖不独为此案计，实欲使此后愚民之不敢再蹈覆辙，此本部院一片苦心也。兹据该道禀复前来，细查办理情形，尚与本部院原委之意有相左之处，殊堪诧异。查本部院于二月十二日面谕通商局移请大员前往督办此事，今据该道禀称，于二月十六日始行展轮，虽云为等候戴领事同行以致迟误，但戴领事已不在署，亦何必久候，以致迟延？一可诧异也；此案紧要情节在于杨细细、翁正梅等之谋杀安纳船主，虽云该船主当时贪图便宜，不觅中国妥当保家，贱价滥雇匪徒水手，以致害命，然该水手等如此凶横，若不认真严办，仅以起脏了事，将来匪徒肆无忌惮，盗

风更不可问。该道此次禀复并未言及已获真正匪徒应如何严办正法之处，使愚顽百姓知可儆戒，二可诧异也；安纳船漂至西洋山之时，汛地官千总林遇春如果立刻禀明上司，派兵保护，或尚可以救捞货物，乃林遇春视为无足轻重之事，一任渔船抢散无主货物，其该管之都司、守备并不即时禀揭，亦有应得之咎。现该道来禀并不声称林遇春应如何参革官职，及该管汛地之上司应如何分别处分，使后来接任官员知所儆戒，三可诧异也；该道前往北礮山查办之时，自宜先期密派妥员前往分别办理，乃轮船到后，致令山上百姓全行逃避，以致小船遇风溺毙十七命之多，虽其中歹者死由自取，然此十七人中亦必〔有〕良善者在其内，岂非因该道之不先派人安顿，致遭此惨，四可诧异也；访闻该处有寄顿赃物数人，其情节实与混抢者无异，倘赃物尚在，即须认真搜获，即赃物销散，亦宜罚令赔缴，或将其人办罪，并将寄顿之房屋焚毁，方使后人有所儆惧。今该道仅就误买货物之人追求，而未严办寄顿之人，是使作恶者无所畏儆，而良弱者转致貽累，五可诧异也。查《德意志条约》第三十三条载明，船只在中国洋面被洋盗打劫，地方官即应设法查拿，照例治罪，所劫赃物无论在何处搜获，均缴送领事官转给事主收领，倘承缉官不能获盗或不能全起赃物，照中国例处分，但不能赔偿赃物等语，载在条约，两国俱应遵守。今试问先拿、续拿各犯如何照例治罪？承缉之官如何照中国例处分？必中国先能守约，而后责外国之共守。今杀毙船主之犯尚未严办，承缉之官亦未照例处分，赃物在何处亦未十分认真搜获，是中国先未能按照条约办理，而但执定不能赔偿赃物一语，而谓人心能服乎？现在限半月内该道仍会督地方官等，将安纳船未起赃物，无论在何处，即〔该〕〔为〕搜获；承缉之都司、守备、千总等官均须加以处分；连江县徐令获犯迟延，即须撤委；所有先拿及续拿匪徒即须照例治罪。该道与钟倅承本部院特委之件，办理未能妥洽，亦应暂行摘顶，以观后效。该通商局司徒道、提调张守，办理迟延，均记大过三次。此后务当振作精神，认真查办，至切至要。仰该局即分别移行并录报将军、督部堂查照。缴。

与德国克领事问答节略寄总署 光绪二年

三月二十一日午刻克领事带同翻译官来见，当于箭道官厅会晤。寒暄数语后，克云：“敝国安纳船一事，中国杀人、抢货、毁船三者俱全，至今半年之久，尚无头绪，现在敝国驻京巴大臣有文书，嘱敝领事与闽省大宪商办，定以四月初七为期，如期内办不妥，即归本国自办。”答云：“自本部院接印后二日，即委陈道台到西洋山办理此事。所有办理情形，本部院详批在陈道台禀中，谅贵领事亦经看过。”克云：“贵部院之批本领事极为佩服，但此事从前办理过于迟延，以致本国国主、毕宰相等都抱不平，所以有派兵船前来之事。自本领事在厦门见贵部院批后，即阻止兵船无庸来闽，但本国业已如此举动，又与英、俄、美各国商明，俱以中国现在办事非用强力挟制不能有济，所以各国俱会齐向中国讨旧帐，预备与中国决裂。巴公使已亲自与总理衙门言明，非将全赔断不能了案。亦有文书与本领事，非全赔断不可答应。”答云：“巴公使所要三事：一办凶，现在杀船主、大伙之犯杨细细等已奏明照例严办；一参官，现在罗湖汛千总林遇春已革职；一追赃，现在派陈道台乘轮船前往西洋山等处，追起赃物银一万一千余元，今已追无可追，即按照会条约亦只能追赃，不能赔赃。”克云：“云南仅杀死马嘉里一人，中国兵勇亦被印度兵杀死数十人，为何闹得惊天动地？日本并未被中国杀死有人，起兵占着

台湾,亦要议赔兵费,到这时候不能执定条约为凭。我德人现被中国杀死二人,丢尸海中,百姓即将货物抢散,船只拆毁,如此重大之案,到了贵部院手内方才办理,本国如今不是向百姓要赔,只是向办理迟延之上司地方官要赔。”答云:“贵国船主、大伙乃系被中国贼所杀,并非被中国百姓所杀,且此贼乃系该船主所自雇,并非有妥当保家担承。中国之贼犹之中国之虎狼,譬如贵国人行入深山,被虎狼吞食,亦岂能以虎狼之食人,怨及中国乎?且贵国驻日本之领事前年被日本人杀死,亦只得将凶首一人抵命,何贵国厚于待日本,薄于待中国乎?且日本有事台湾,地球各国都鄙笑其无理,今贵国为欧罗巴第一礼仪之国,岂可效尤日本?况从前地方官虽未曾严办,亦未曾不办,断无向官追赔之理。”克云:“贵部院所言船主此次所雇水手并未觅有妥当保家,此系船主之错,但于今其身已死,不必褒弹。然船主等系杨细细等所杀,而货物却系百姓所抢,船只却系百姓所拆,为何不将百姓严办?”答云:“安纳船之船主死后,杨细细逃去,船只随风飘荡,百姓见船为无主之船,船货为无主之货,所以纷纷检取,本部院前已饬地方官分别惩责。然惩责则可,办罪则不能。”克云:“已经惩责,亦可以鉴戒将来。但去年李制台曾有札复与本领事,内有限十日内追起全赃之语,我已将此文详与本国及巴公使,本国主及巴公使皆以大宪已答应立限追全赃,自应照其所限办理,岂此印札煌煌,尚不足为凭?”因出制军印札相示。答云:“刚才贵领事说条约尚且不足凭,则此印札自然比条约更轻,况制台限追起全赃,足见初意不欲潦草塞责,迨后实追不起,亦无可如何。”克云:“从前追多追少,我原可以作主。现在国家主意要赔全赃,原欲儆戒后人,使将来永无抢船之弊。今距限期只有半月,仍望贵部院速为办理,以全大局。”答云:“我可做到一分,自然尽一分心,〔心〕到了做不到,亦不能勉强。我前在江苏时,定有救护中外船只遭风搁浅章程,此次到闽后,即要仿照举行,适因贵国有安纳船之事,若举行此件,恐外人议论为贵国所勉强致有此举,是我一片爱护中外人之心,转成为应酬之具,所以迟迟不办。到了安纳船办妥后,自然要办此章程,将来两家亦免得许多口舌。”克云:“贵部院果有此美意,我必极力帮同,将安纳船之事速了。”因索取章程带回阅看,彼此作别而散。

二十七日午刻克领事来见,即云:“探闻杨起信实与杨细细等同谋杀船主、大伙,即船主所用之阿猪亦是如此说。以水手五人杀洋人二人,若不齐心,断不敢动手。且当时杨起信若肯将谋害之事告知船主,即不致受害,论理应将杨起信问斩罪方为公道,如何只办徒罪?”答云:“杨细细乃船主所雇之头人,船主诸事相信头人;杨起信乃系杨细细所雇之水手,诸事皆应听头人指挥。且杨起信不通外国言语,请问阿猪在船多年,又通话,为何不将谋杀之事告知船主?如要办杨起信,贵领事即先将阿猪交出一同办罪,方为公允。况杨细细自己不能承认杀人,非得杨起信当堂指质,则首犯几至幸逃法网,故杨起信只得照徒罪办理。”克云:“此案不是阿猪出首,几无踪迹,我不忍将阿猪送来办罪。贵部院已云杨细细非杨起信指质不能定案,则杨起信只好照徒罪办理。惟林千总但科以禀报迟延之罪,未免太轻。”答云:“禀报迟延系摘顶处分,今林千总业已革职,且本部院咨部文内亦声称该千总事前已不救护,事后又禀报迟延。”克云:“已是如此,参官一条亦过得去。惟本领事奉有赃物全赔之命,仍求贵部院设法赔完全赃,方能了结。”答云:“本部院前此未受贵领事一言相托,亦未接奉总理衙门文书来催,已将此案认真查办,岂有此时奉了总理衙门催文,又受贵领事淳托,倒反为放松之理?现在陈道台又追出二千余元,以后实在追无可追,徒使百姓怨声嘈嘈,议论贵领事之不照条约而已。”克云:“洋务是李制台之事,又兼制台耽误我事,我仍是向制台决裂。”答云:“此事现

是我办，不惟与制台无干，亦与国家无干。尔若执定要决裂，我一人当尔就是。”克云：“前日贵部院保护船只遇险章程极好，但能办理，无论如何总不致于决裂。我已由电报报与本国，或今日有回信亦未可定，贵部院后日再派员来与我商量。通商局来文须要作为奉贵部院吩咐，我方可从权办理。”作别而散。

代通商局照复安纳船案由 光绪二年

为照复事。本月二十六日接准贵领事来文，经已面回抚宪，即奉抚宪谈及贵领事之言极为合理，并奉谕以二十七日曾经会晤贵领事一切情形，均经贵领事洞悉其中底里，除前件已详者不赘外，兹将应复各条开列于左：

一、杨起信所以拟杖一百、徒三年者，实因杨细细等杀人重案坚不承认，非杨起信当堂指质，则杨细细等几何不幸逃法网。且杨起信能指质杨细细之罪，而杨细细不能指质杨起信一语，可见杨起信当时并未同谋。且杨细细系船主所雇之头人，一切水手均听其指挥，而杨细细身材又大，力气又壮，杨起信为所挟制，虽有首告之意，实无幸逃之机。且杨起信不通外国言语，种种情节皆有可原，此所以照知而不告之例办理也。

一、安纳船中之货，杨细细起卸未完，见风势不好，雇艇先逃，船亦随即沉散。其时渔人等只知船为无主之船，货为无主之货，并不知为外国人之船货，故情节稍轻。然而抢货拆船，究竟有罪，是以前次陈道台未将拆船之犯带回，抚宪业已当面责其不是。此次陈道台往查，已将渔船烧去三号，又将该乡公用之渡船烧去一号，使人人皆知儆戒。至该乡耆老等虽至今数月难以辨其知情抢拆之实据，究竟有失约束保护之本意，兹复经陈道台带到该处地保韩蒙兴及耆民王猫等十七人，交闽、侯两县分别讯明责惩，以免复蹈前辙。

一、罗湖汛千总林遇春，现奉抚宪批明事前已失于防护，事后又禀报迟延，业已奏参革职，与贵领事意见均相符合。

一、日前贵领事送回所追银票一层，想贵领事定有为难之处。但此案抚宪自二月初八接印后，其时贵领事并无一字相托，抚宪即已认真严办，将各犯日日严审，速行定罪，并派大员乘坐轮船前往追赃，又悬二千元极重赏格拿缉陈阿珀在逃之犯，但有可想之法，无不想尽。岂有从前如此认真，到接了总理衙门文书并受贵领事面托后，反为放松之理？则其中情节之为难，贵领事高明过人，定可一想而知。兹仍将前此追出万春成等各号赃物并误买船料等件折银一万一千一百二十七元，并此次陈道台所追吴开朗等各号赃物，(雇)共折银二千七百五十三元，计单二纸送交贵领事查收。现在虽有林军门暨钟别驾等督同轮船在该处缉追，但有可追之处，无不十分尽情，若到万难设法，仍望贵领事详请贵驻京公使就此了结，庶贵领事之友谊与抚宪之苦心，本局同赞美于不朽矣。除将前后追赃银票二纸送请查收示复外，合将一切缘由照会贵领事查照，并请申详贵驻京公使销案，是所切祷，须至照会者。

与克领事问答节略 光绪二年

克云：“昨日通商局送来照会并追出赃物银票一万三千余元，算来不过四分之一，我本来

不应收,只因通商局来文云系奉贵部院之命,所以我不能不收。现在我已将贵部院认真办理情形申详巴公使,请其就此了结,但巴公使答应与不答应,我仍不敢包圆。到了四月初七满期之日,我仍有文书来与通商局说明。此事已详请公使作主,倘公使不允了结,应赔之款仍是着落贵官宪身上,与本领事无干。”答云:“贵领事若如此来文,便仍是不了。我在此一月有余,费了多少苦心办理此事,岂不是毫无益处?”克云:“去年若是照贵部院所办,只有一半工夫亦可了结。现在此事已归到国家主意,不惟本领事不敢答应即时了结,即巴公使亦要电报问明本国,方敢作主。”答云:“贵领事若将此间认真情形结实写与公使,自然公使必照尔之来文办理。”克云:“我有一心事话说与贵部院知道:自安纳船失事之后,各国俱挑本国与中国决裂,而英国为尤甚。现在外国已结成一气,谓中国不肯办理抢船之犯,必须就安纳船案强令中国定一赔偿之章,然后外国失事之船中国痛痒相关,方肯认真办理。本国已先料定此事闽省不过照旧敷衍,即可就此开衅,岂知贵部院于未经定限之前,即既如此认真,此时即欲翻脸而不能,故本领事就情理推之必可了结。但此事已惹动众国公愤,或将来有挑剔,另有变卦亦未可定,所以本领事不敢十分担承了结者,亦是为此。贵部院已以本领事照会赔偿之款着落在官宪身上一层为不可行,则请贵部院吩咐通商局写一信与本领事,说明本领事必须赔足三万八千余元方允了结此案,但现在追不足数,条约上并无赔赃之例,总理衙门亦无文书准赔等语,若有此文与我,则我至初六日可以不来照会,将来公使亦不能怪我冒昧收银。”答云:“总理衙门自去年以来,屡有文书与此间大宪,总说要查照条约认真办犯追赃,尔试想条约不载之事,不惟总理衙门不能行文,即督抚亦不敢陈覆,我想此文亦仍是不妥。贵领事能将目击为难情形结实写与巴公使,想公使亦断无不答应之理。”克云:“我昨日详请巴公使就此了结文书,贵局唐道业经当面看过,于今早交有利轮船带去。今承贵部院嘱咐,拟明日再写一结实求公使销案文书,惟无便人可寄,闻船政日内有轮船开至天津,可否将此文书托该轮船转寄,便是感情不浅。”答云:“本部院亦有文书咨呈总理衙门,即将贵领事之文附呈转交,我于文书内亦可将贵领事和衷商办之好处说明。”克云:“我本来初六要回厦门,今因欲成全此事,拟在福州暂候公使回信,若是照准就此了结更好,倘其不准,亦不过仍向福州官宪商办追赃之事。至前定四月初七限期一事,现蒙贵部院如此认真,似此限期可以不算,将来只好做到那里是那里。本领事只能说到论理可以了结,至现在限定即要了结,我非公使,实在无此权力,想蒙贵部院原谅。惟贵部院所定救护沿海船只遇险章程,实为有益大局,若能迅速举行,中外辘轳之事自可渐少。”答云:“我现在已将章程咨呈总理衙门,随后亦拟即举行。”作别而散。

代通商局照复安纳船案由 光绪二年

为照复事。本月初四日准贵领事照复,以安纳船一案,该管各官如肯尽职,当上年八月安纳船被害之时就应如此惩办等因。查该案上年八月未及如此惩办者,均由罗湖汛千总林遇春禀报迟延所致,该千总已不能设法保护于临时,复行禀报迟延于事后,已奉奏参革职查办矣。大宪屡次严檄勒限获犯追赃,亦未尝不时尽心。又准复称:所有追出各铺户赃银一万三千八百八十元,已承收下,足见贵领事不愿使抚宪为难,深为感谢。至称贵国索赔船货

之例须偿全数,不能减少,方可结案等因,查通商条款载明船只在中国洋面被洋盗打劫,地方官即应设法查拿,照例治罪,所劫赃物无论在何处搜获,均缴送领事官转给事主收领,倘承缉之官或不能获盗,或不能全起赃物,照中国例处分,但不能赔偿赃物等语,是条约明言无赔偿赃物之例。至杨细细等犯法,业已照例治罪,地方官业已照中国例处分,搜犯赃物业已先后交贵领事查收,是此案照条约办理,实已毫无未尽之事。至称倘不按照驻京公使札限本〔年〕四月初七日之期赔齐办理,即向该地方官是问等因,查抚宪及列大宪办理此案,业已无微不至,昨日贵领事谒见抚宪亦曾面云现在办理如此认真,自可将实在情形详请贵国公使酌夺,四月初七之期自可不拘,俟回示再行商办,尤见贵领事顾全大局之盛心。总之,大宪现在定有保护船只遇险章程,将来可无虞再蹈覆辙,务望贵领事查照条约,详请销案,则沿海绅民无不称颂矣。须至照复者。

卷八七 船政及抚闽公牒二

晓谕兵民护救中外船只示 光绪二年

为剴切晓谕事。照得沿海一带地方，中外船只遭风搁浅，事所常有，就近人民亟宜视同己饥己溺，尽救灾拯厄之心，岂可如取如携，为落阱下石之举！本部院前在江苏时，曾经明定救援章程，行之颇为有效。乃访闻福建沿海居民，遇此等危险之船，认真保护者固多，而乘机抢夺者亦复不少。舵折帆飞，望援者方深号泣；倾筐倒篋，突来者竟肆贪残。经数十年铢累寸积之余，顷刻遂成乌有；历数万里黑海重洋之险，无端问诸水滨。失事者厄于天又厄于人，滋事者图其财并图其命，睹之惨目，闻之伤心。本部院现已妥设规条，明定赏罚，除通飭营县勘分段落，责成地甲头人毋得彼此推诿，并奏咨一律办理外，合行剴切晓谕。为此谕，仰沿海营汛兵丁以及一切居民人等知悉：此后凡遇中外船遭风搁浅、一切危险之事，务必查照后开章程极力拯救，本部院自当格外奖赏；倘或阳奉阴违，以及乘机抢夺，一经查出，定即分别照例严办，决不姑宽。其地方厅县以及营汛等官，若不认真遵行，亦即一体按律参究。尔等须知中外原属一家，四海皆同兄弟，但能尽一分扶危拯急之心，即受一分裕后光前之福。迷津可渡，自新者请听指南；法网难逃，不悛者终须投北。凛之、凛之，切切！特示。

劄复克领事 光绪二年

为劄复事。本月二十日准贵领事申陈：本年四月间有德国夹板船数只在台湾海面遭风遇难，官员出力救援。承贵领事暨巴公使过誉，实属惭愧之至。查中国沿海地方，遇有外国船只遭风遇险以及中国盗贼乘机打劫，不惟论条约理宜认真救护，即论主客之情，亦应认真救护。本部院自到任后，即经拟设保护章程条款，通行沿海文武员弁认真举办，但言非难，行之为难。现又分派大员亲历各处地方，按段查勘有无张贴告示、地方官有无实力劝谕百姓。复念仅靠沿海居民以及汛地师船保护，仍恐行走不能快速，兹拟将福建洋面分为三段：福宁府洋面为一段，派轮船一号往来梭巡；海坛镇洋面为一段，派轮船一号往来梭巡。倘洋面有遭风失事之船，贵领事即可就近知会该段轮船前往救援，彼此联络或者更为周密。但初办之时民情尚属格格不入，必须赏罚分明，时加劝谕，数年之后使百姓自家明白救护为是、不救护为非道理，然后可以永远相安无事。贵领事倘有格外高见，亦可据实言明，以济本部院见解。

之所不及。须至割复者。

割复领事书 光绪二年

为割复事。案照贵领事申陈延郡教堂肇衅缘由各等因，所论无非按照和约之事，足见贵领事议论持平，曷胜倾佩。查传教一事载在条约，理应照行，其所以齟齬之故，约有数端：一因地方官未能熟谙条约，以为教民非所管辖，教民之良善者尚能安分，而不良善者遂致恣意横行。在不安分之民平时不畜绅士奴仆，一经入教，遂欲并驾齐驱，且欲驾乎绅士之上，地方官又不能为之持平办理，是以绅民于不安分之教民恨之切齿，因而连及安分之教民亦为所累，此一弊也；一因地方官并无实惠及于百姓，平时与百姓本无相亲相爱之情，一遇民教有事相争，张皇无主，庇教则恐百姓汹汹，己身为百姓所辱，庇民则又恐教民怂恿领事照会上司，将来得了不是处分，胸中无一定见解，遂任听民教彼此争执，此又一弊也；一因从教之安分良民、别无覬覦者固属尽善，其有一种或因欠债希图入教而免还、或因受欺希图入教而报仇，在洋教士许人去恶迁善，亦何能深悉教徒之底里？而莠民一经入教，遂尔为所欲为，有持名片而拜会地方官者，有因案到官而不肯跪堂听讯者，有抗拒钱粮不肯照时价交纳者。地方官看见同是子民，何以一经入教便处处与官作梗？稟上司则上司又疑领事皆系庇护教士，因而不将实情缕晰声明，其实领事中固极多凭照道理，并非一味庇护教士者。地方官见气无可伸，恨积于中，遇有民教相涉之事，一味不管者亦有之，此又一弊也；一因民教事相争，百姓亦有几分道理、几分差错，教民亦有几分道理、几分差错，地方官听信一面之词，只晓得百姓是处，不晓得百姓非处，是以一味专占百姓；洋教士听一面之词，亦只晓得教民是处，不晓得教民非处，是以一味专占教民。是非已不明白，案情遂不能了，此又一弊也。总之，中国从前释道两教并行，何以均能相安，而天主、耶稣之教不能相安，其中盖亦有故。盖释道之教无事时奉佛念经，有事时仍归地方管辖；若耶稣、天主教之教民，则自开门面，处处与官为难，所以致民教时时有齟齬之事。闻耶稣在世之时，尚且舍身救人，奉教者亦志在劝人为善，譬如孔子教为中国之所最重者，然奉孔子教之生员亦有许多歹人，一经地方官申详学台，无不将秀才黜革，学官无不将秀才交出，并不敢谓一奉圣教，其人遂有好无歹。况孔子圣教，人信者听之，不信者亦听之，并无强人必从之意，至于释道两教，更可一例而推矣。今耶稣教盛行中国不过十数年，山城百姓素未见有此事，未免惊疑，即如孔子教要到贵国传道，贵国地广人多，其中必有地方肯信从者，亦必有地方不肯信从者，吾行吾道，他人之信从不信从则只可听之而已。且奉教者志在救人，今因百姓不信从之故，而使百姓身入牢狱，离妻别子，身饿心忧，想亦诚心行教者所不忍也。且传教虽是好意，亦不可求之太急，譬如骤然以饵投鱼，鱼未有不惊避入深渊者，若渐渐投之，则鱼见人无相害之意，必从渐而食其饵矣。此统论各处民教情形，大概不过如此。至于延平教堂一事，张淑喜无论有无奸拐，但既是华民，即应该由地方官办理，不应向贵领事要人，此是地方官之错。然该地方官不独办理此事错误，其他事办错甚多，业已汇案撤参，应无庸议。本部院前已派委道銜候补府赵守前往该处劝办此事，自接贵领事申陈之后，本拟续派督办通商局陈道前往，无如连日极大水灾，百姓死者无棺可葬，生者无屋可栖，睹之伤心，是以暂留陈道在此办理賑恤之事。近闻赵守已办理稍有眉目，俟查明实在情

形如何，再由通商局照会贵领事知悉。

至本部院无德无能，且到此仅有三月，既愧无恩及民，使民信服，又愧不能将中外交涉之事办理妥洽，实为抱惭已极。但念延、建一带现在皆遭水灾，百姓饥寒迫身，深可怜悯，本部院仍当严催该地方官、委员等将前事赶紧认真办理，可以做到一分即办到一分，亦祈贵领事转劝洋教士由渐而行，使人缓缓相亲相敬，勿徒以势强压，使人相畏相疑，则幸甚矣！至于一切教中善后之事，应如何不令教民藉教欺压地方官之处，想贵领事足智多能，亦必能设一良法，使民教永远相安。至条约一事，现在应飭地方官明白条约，然后使之将条约劝谕百姓方为有益，已札通商局摘择条约要语、多刷印发矣。为此劄复贵领事，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劄复者。

复英国啊领事劄 光绪二年

为劄复事。顷准贵领事申陈广东轮船在乌坵洋面碰破后轰毙渔户二命缘由。准此，兹将应行劄复事宜条列于左：

一、查广东轮船在乌坵洋面碰破时，本部院并未接各处中外官员文书报知，但一经闻人传说，即刻飞派轮船前往救护，并严谕附近乡村人等不得藉端抢夺，盖诚恐等待文书、往返查实，致有耽延，救援不及故也。

一、第二次闻得广东轮船人货均经平安无失，但拆卸轮船尚需时日，本部院仍派轮船在该处照料。旋据轮船禀报，该处水势溜急，轮船难以停泊，因而本部院又咨请海坛镇台改派师船到乌坵照料。嗣又据师船禀称该处潮急，难于久靠，因又改派湄洲营汛官李逢忠带同兵丁二十名、并飭莆田县添派差役数名，仍严飭兵役无论风雨不准离开，如船内洋人有丝毫被人糟蹋，即惟该弁兵是问。闻该弁兵住在海面草寮，风餐露宿，日则巡视，夜则打更，至今六个月之久。该兵等屡次禀称广东船所拆剩之料值钱无几，现在兵多疾病，请求销差，本部院严批不准，缘洋人一日不离开乌坵，即本部院一日不能不派人保护，盖所以各尽各心也。

一、于五月底闻得乌坵渔人有纠集百余人滋闹洋人之事，当时本部院又飞派一号轮船前往该处弹压，并严飭该处地方官：如有滋扰洋人，被洋人击毙者，即系死由自取。仍谕以百姓即有毙命，此时亦只好极力弹压，俟洋人离开乌坵后方可办理命案。盖闻其时百姓众怒汹汹，一知地方官肯为作主，转致激成大事，更难解散故也。

一、本部院札飭该地方官用心保护，如有滋扰洋人，即系死由自取。而该莆田县看见本部院札文严切，以为一味帮护洋人，故有死由自取告示，但当时该县若不从权出此告示，又难保百姓不聚众索命，生出意外之变也。

一、乌坵渔户三人被洋人击毙二命之事，谓该渔户非为窃物而来，来部院亦有所不信，何则？时属深夜，断无无故将小船靠近之理。但即使有欲窃之心，并无行强抢之事；既未行强抢之事，即无应死之道。若在从前并无大宪派兵保护，则该洋人鸢头乌、阿赛等自卫其身，不能不行开枪，今该破船已经本部院派有弁兵等保护，又该弁李逢忠曾与看更洋人约明如遇有人声响动，以放空枪为号，兵勇等即行前来看护，则当时该看更洋人一看见有人响动，自应照

约开放空枪,或即一面通知兵弁,将该渔户捆送交官严办,方为正理。且该渔户仅有三人,又无器械,又其中有一蔡佐乃是十四岁小孩,即使真欲窃物,亦断非难御之贼,何必开枪遽伤其命?又何必一连开放两枪,伤其二命?故此案若无大宪派兵保护,则看更洋人开枪自卫,尚不得谓之十分有错;已经派兵保护,则看更洋人遇有可疑之人,即应拿交弁兵或通知弁兵帮同拿获,或开空枪吓之使退,抑或仅放枪击毙一人,尚可谓之出于无心。今乃一连开枪击毙二命,而渔户只有三人,除死去二人,仅存小孩子一人,则看更洋人居心残忍,以人命为儿戏,可想而知矣。

一、渔户被看更洋人击毙二命之后,曾经该尸亲等纠集百余人汹汹向洋人索命,然一经外委李逢忠尽力开导及地方官出示力为弹压之后,该渔户即不敢滋事,可见该外委等亦一切照办,并无不尽职分之事。

一、贵领事申陈言及赖委员从前经贵领事当面告知鸫头乌已经拿获,可以讯办,何为赖委员并不回明章道?此一层系赖委员之不是,本部院可以从严责问。

一、贵领事申陈言章道不能和衷,彼此言词之间多有得失,本部院前此派吴镇到厦会办此事时,即再三告诫,以为此事不在彼此辩论,而在和衷共济,使办理得其平当。且试问章道等如此争来辩去,究竟于此事有何益处?本部院深知贵领事存心公正,办事认真,现在自今日起,此案非是章道之事,乃是本部院烦托贵领事费心,将此案澈底会审,或系鸫头乌凶手,或系阿赛凶手,或但一人系凶手,或两人均系凶手,想对质之下,不难水落石出。如果情真罪当,自应各按照本国之法办理;倘若情不真、罪不当,自不能凭空诬捏好人。倘贵领事之意以为与章道意见不合,不愿与之会审,亦可另请省城派委通商局大员来厦会审,即不然亦可由两国各请秉公人前来评理。倘一堂审不明白,两堂、三堂断无不明白之理。盖人命至重,本部院于人命之案必要认真办理者,诚以中外均属一体,若使杀人可不偿命,则愚民无所忌惮,从而效尤,纷纷自行报复,祸患伊于胡底?即如满得利船一案,犯事在三年之前,丝毫无凭无据可以把握,本部院以为事关人命,无论如何为难,总要设法获案严办,方足使人知所敬畏,后来不敢行凶,故该犯等或改名姓逃入深山,或逃在台湾生番之内,本部院均不惜重赏,一一购线拿获到案,现在发交福州府审办。但本部院仍自愧于办理中外之事,有十分存心,做到事上不过尽到两分。何也?此间官场以及书差积习甚深,无论如何雷厉风行,总是做到半生不熟,不是敷衍,便是推宕。本部院现在办理救护中外船只章程,不知呕尽几多心血,费尽几多笔墨,然亦不敢谓十分尽善,不过比从前略为好些。但本部院要认真行救护船只之事,便须严禁海边百姓,不准抢物,不准害命。今现有洋人更夫击毙渔户二命之事,本部院不能代为伸冤,海边百姓个个都笑本部院怕强欺弱,执法不能一律,以致近日所发告示,百姓便有些不甚相信,又使百姓怀恨在心,谓官不能替我伸冤,我当自行报复。人心一不输服,试问救护章程如何行得永久?若使外国人杀毙中国人,官府即为伸冤,则将来中国人有杀毙外国人之事,即用法严办,百姓亦无所怨恨矣。所以古语云:“官能执法,方能使百姓永不犯法。”想中外无不同此道理也。故本部院以为此案必须彼此公同会审,澈底追究,何人是真凶即办何人之罪,其不在事中、众证俱说是冤枉者,即不得强加以罪名,庶贵领事与本部院一片公心,人人可以共谅矣。

一、贵领事申陈内谓广东轮船有拆起铜铁机器等件被贼人偷去,约值价银一千元之间,本部院现经严行札谕,确查何乡何人所偷,设法跟追,如有确据,即严行追办。地方官不能追

获，即照例分别参处。缘本部院最恨盗贼乘危劫掠船只之事，即如广东轮船失水时，天祐洋行雇有驳船驳运水湿货物，途中该驳船因风打在福清洋面，被东壁乡抢去货物，本部院即特派文武大员统领兵勇前往围拿，内有凶匪拒捕者，擒获后即时正法，所有抢去货物追还销案。此事该湿水货物值不到一千元，本部院兵费已用去数千元，可知本部院于此等不法之徒断不稍有袒护，但须查到真凭实据，方能加之以罪耳。至鸫头乌等应如何缉拿到案，公平会审，总烦贵领事费心办理，若须花用缉拿之费，将来亦当归还。本部院此件文书，贵领事亦可抄送驻京威大臣阅看。为此割复贵领事，烦为查照施行。再，本部院系于八月初六日入闱监临，本月初十日出榜撤围，贵领事申陈到时，系在关防之内，是以未能登时即复，合并声明。须至割复者。

割复美领事承租盐浸埭违约由 光绪二年

为割复事。案经贵领事申陈：敝国人裕连伊劣于光绪元年五月间永远租过海澄县新社社民人曾赞成、曾赞推盐浸埭一所，申请派委勘究等情。准此，兹将应行割复事宜开列于左：

一、查条约第十二款：大合众国民人在通商各港口贸易，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建；又第十四款载明：大合众国民人嗣后均照挈眷赴广东之广州、潮州，福建之厦门、福州、台湾，浙江之宁波，江苏之上海，在彼居住贸易，但该船只不得驶赴沿海口岸及未开各港私行违法贸易，如有犯此禁令者，应将船只、货物充公等因。今查海澄县并非通商口岸，则美国人裕连伊劣自不得在此租地，致与条约不符。

一、查条约第十二款载：无碍民居、不关方向，照例税契用印外，地方官不得阻止，大合众国勿许强租硬占，务须各出情愿，以昭公允等因。今曾赞推混指之界，连秋租全社数百户住家田宅、庙宇、坟墓均在其内，且该处数百家皆不情愿，是裕连伊劣所为等于强租硬占，不仅有碍民居、方向而已，又与条约不符。

一、曾赞推所缴老契，年月之后添注东西南北地界，与契内登注前后不符，笔迹亦有不合，中国写契无此体例，必系远年废契、指鹿为马可知。

一、曾赞推等所称向完渔水课，并无串票可据。曾兆凤等所呈红契二十八张并各年粮串，均各相符，其为并无霸占已无疑义。

一、查贵领事申陈内声称此盐浸埭被曾伯伊等三四十户（猛）久已霸占，视一“久”字，则此业归曾伯伊经管必已在数十年之前。又云道光十八年、同治十年互控有案，是则裕连伊劣明知此业经讼辘轳，何以即为承租？显系曾赞推影射冒占、设计串卖，可不问而知。

一、现经札行汀漳龙道确查，裕连伊劣如果有意违背条约、贪践串卖，则所给曾赞推地价自应照约入官；倘系一时误为曾赞推所惑，不知其来历不明，则情尚可原，应由道转饬海澄县向曾赞推追价交裕连伊劣收回，查照条约两国官员均不保偿之例办理。

一、访闻贵领事向来办事甚为认真公当，此次裕连伊劣所为，尚祈贵领事即为训戒，使知遵照条约可也。为此割复贵领事，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割复者。

照会英领事满得利船案事宜代通商局拟 光绪二年

为照会事。案照同治十三年春间满得利船在上海洋面失事一案,当于今年春夏间奉督抚究严檄购拿,经于泉州等处拿获庄阿致、庄来成、李阿扁、蔡麟、黄润等五名,又于台湾内山购线拿获郑党一名。当经派福州府提审,据供实因郑党之表兄臭头桂即黄秋桂在船丢失水桶,被船主洋人踢伤下海淹毙,郑党心怀不服,与骆阿致先后殴毙船主。其时船主带有妓女一名,郑党恨其平日在船主前挑唆是非,以致水手等屡受凌虐,故将该妓女一并用绳勒毙,连船主尸一并丢下海中,旋将该船驶至浙江松门地方,将船中货物发卖。后又将船驶至黄岐洋面,适遇大风,该船触礁沉没,货价杂物一并沉失,郑党等各乘小舢板逃生,旋即四散逃匿。兹经拿获到案,各供前情不讳,经本司道会同复审,并请贵领事派翻译官观审前来。查此案船主身死,以郑党斧砍项颈一伤为重,自应从严拟办,合依故杀者斩律,拟斩监候,虽在光绪元年恩诏大赦以前之事,惟系故杀,应在不准减免之列;黄润一犯,盗卖客货,计赃二千两零,合依窃盗赃数较巨者绞律,拟绞监候,惟事在赦前,应入秋审缓决;骆阿致系共殴,余人庄麟、庄来成、李阿扁事后知情不首,均有应得之咎,惟事在赦前,且业已分别惩责,应与误买客货之庄祺均免置议。此案在同治十三年春间上海洋面失事,为时已及三年,该水手等当时已无保家,又无人出首,毫无头绪踪迹,而大宪认真严拿,该犯虽经改名易姓,逃在深山穷谷以及台湾内山生番之处,均经设法购线拿获到案,不使一名漏网,所有购线各项均为费不贲。所以必要如此认真者,诚以人命至重,中外一体,杀人必要偿命,方足以使愚民知所忌惮,不敢以人命为儿戏,不惟可以惩创目前,亦可以儆戒将来。除各犯详解大宪勘审奏咨外,所有此案办理审结缘由应备文照会贵领事,请烦查照,分别详结销案、见复施行。须至照会者。

卷八八 船政及抚闽公牒三

割复日国胡领事 光绪三年

为割复事。顷据贵领事申陈索伯拉那船于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十二月在台湾南岸遭风搁浅破坏一案，申请察准等情，合行逐条查复，开列于左：

一、来文所称索伯拉那船彼时破坏，地方官不能弹压保护，致该船货一尽洗抢，何无不是之处等因。查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即同治元年，台湾逆首戴万生造反，其在台湾最大之官如台湾道孔昭慈、台湾镇林向荣均被土匪杀害，该船失事之处文员系同知秋曰觐，亦被贼所杀，武员系守备李万辉，亦受贼伤身死，且以上各员之妻子及所有货财俱为土匪杀害抢夺。盖地方官所视为最关系者莫如国家之仓库钱粮，乃其时台湾之仓库钱粮则均被土匪抢夺矣。又地方官所视为最切要者，莫如自己之性命及其妻子、货财，乃其时各员之性命又皆不保，妻子、货财又皆被杀、被抢矣。试思该地方官自己性命、妻子尚且不能自保，又何能保外国遭风之船？国家之钱粮仓库全被土匪抢夺，该地方官尚且不能保护，又何能保护遭风之船货？当时地方官被杀外，现在只存一参将陈开辉，自应责其不是，业经按条约加以处分矣。

一、来文所称此案约虽未换，凡遇有事，应当一律相待，况遭风遇险出于天数，至该船遭风漂流，非是给照前往有贼处所等语。查贵领事文中所言“出于天数”一语，实系至当不易之论。盖该船遭风遇险，出于天数，非是该船主所愿意，即台湾地方官当时为贼所害，以致不能救护船只，亦是出于天数，非是该地方官所愿意。嗣后若是无贼地方遇有遭风搁浅船只，地方官自必按照条约，用心保护。又愿贵国船只永不遭风，中国地方永不遭贼，尤其是邀天之福。

一、来文所称第十六款条约“外国船在中国海洋有被强盗抢劫者，地方官即应设法查拿追办，倘承缉官不能获盗追赃，只可照中国例处分，不能赔偿”，条约虽有不能赔偿，而地方官亦有不力严缉之咎等因。贵领事知条约不能赔偿，足见遵约办事，至地方官之承缉不力者，或已为贼所杀，或已因伤身故，其尚在者亦已按约加以处分，以敦友谊矣。

一、来文所称该船遭风破坏，百姓不能救护，地方官显系故纵等因。查其时官弱贼强，即百姓亦多被土匪抢劫杀害，不但此船也。后来官兵势盛，所有抢劫土匪全被诛戮，计抢此船之土匪亦必尽在诛戮之中。若谓被土匪抢去之遭风船货可向官民追赔，则当时该处官民所损之性命财物、国家被抢之钱粮仓库，又向何人追赔乎？

一、来文所称安拿船人货遇害，如今已赔清楚等因。查德国安拿船系于去年冬间在福宁府之西洋山失事，并非遭风，乃系水手将船主、大伙谋死，丢尸海中，将全船所有糖货起在人

家分别寄顿，嗣经拿获凶首杨细细等，即供出寄顿赃物之处，并收卖糖货之销赃各店铺，均尚有原赃对象可凭，是以易于追查。若索伯拉那船被风打坏后，余剩货物乃系土匪所抢，嗣后土匪又皆被官兵剿灭净尽，相隔十余年，彼此情形本不相同。惟福建海洋地面现经本部院设立救护章程，嗣后遭风遇险船只，地方官必能照章认真救护，当可渐无抢夺之虞矣。至于贵地方官设立税厘一事，应如何斟酌，使待中国人与最好之国一律相待，想贵领事熟谙条约，当能两得其平也。为此割复贵领事，烦为按约施行。须至割复者。

割日国胡领事 光绪三年

为割复事。准贵总领事本年六月十八日英文申陈一件，翻译汉文，以奉到贵国驻京大臣五月二十、二十八等日来札，以唆味兰船一案，五月初四日唐道会同本总领事拟议结案条款未便准行，札饬另将后开条款议定，以了此案：一、按照六千五百元之数，照十五年按月息一分计银一万一千七百元，合银一万八千二百元，给唆味兰船吃亏之人；一、货项毋庸追偿，但该货必经未有保险方免追偿，倘有保险，中国官自当另行酌量数目，给与保险洋人。以上两条，想大人当可允准，以完此案。至保险一层，若大人经已查明其货未有保险，即毋庸计及，但本国已不知底蕴，亦不得声明一句，希为原谅。谨拟约稿一纸，送呈钧览，如蒙俞允，请派大员代大人画押，盖印施行，并将约稿三条申陈等因。

据此，查第二条该货未有保险已有实据，且中国只能按照条约办理，是此层自可毋庸议及。至第一条按六千五百元之数，照十五年行息一分一层，条约中并无此等办法。查唆味兰船在台湾南岙地方因风触石破坏，一系因该船失事地方为贼占据，所以该船失事时无人保护；二该船失事或被海水飘流，或系被贼所抢，无人确证；三该船货即使被贼所抢，其时该处地方官尚且为贼所杀，钱粮尚且为贼所夺，此时地方官自己不能自保，何能保及海中失事之船货？四该处之贼一年后方被官兵克复，先则百姓房屋、物件被贼焚烧，后则贼所占之房屋、物件亦被官兵焚烧，失去仓库钱粮尚无从追寻，更何能追寻船货？五该处文武地方官当时业已殉难，以后克复后之地方官因未将唆味兰船案认真详复销案，业将该文武官照例参处，按之条约及彼此交情，实已万分周到；六唆味兰船失事在同治元年，至今已十六年，其时并未与贵国换约，何以同治六年换约之时贵国换约大臣不惟未提及利息之事，亦并未提及追偿船货之事？七此起船案距今已十六年，自同治三年某月由厦门领事申陈之后，只于同治某年贵国驻京大臣照会请追一次，直至去年伊大臣始有照会追问数次，然均未言及利息之事；八此案经贵领事与唐道辩论十余次，均未言及利息之事，可见公道自在人心；九中国总理衙门因与贵国伊大臣彼此相好，念及船主孤孀可怜，格外加以体恤，故有前次六千五百元之议，彼此业已议定画押，若再为反复，是贵总领事所议之事不足取信于人矣。

以上九条，本大臣均系准情酌理，秉公割复。其伊大臣以唐道非正印官，不愿贵准总领事与之会办，本大臣现已另派厦门道会同叶道，与贵总领事按照条约和衷办理。有此一层，伊大臣及贵总领事脸上甚为好看矣。再，以后申陈务请兼用汉文，缘唐道现已因差北上，无人翻译故也。须至割复者。

代通商局拟照会日国领事 光緒三年

据通商局转据台湾道府查复日国索伯拉那船被抢一案情形，开列各条，谨登于左：

一、查索伯拉那船失事之时，系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其时台湾正值逆首戴万生滋事，台湾道孔昭慈殉难，彰化、淡北、大甲等处相继失守，台湾镇林向荣又于十月间兵败被戕，全军覆没，土匪纷窜，至十一月间即闻有索伯拉那船遇险之事。

一、当元年十月、十一月间台湾镇兵败被戕之时，各处土匪蜂起，所有地方官仓库、钱粮、军火以及百姓货财，皆被土匪抢夺，则索伯拉那船被抢亦是必有之事。

一、查索伯拉那船失事地方，系于次年春间被逆匪林赣成攻占，然当索伯拉那船失事之时，土匪虽已蠢动，外匪却未曾来，地方官纵云自顾不暇，然究有应得之咎。其时该地方官同知秋曰覲业经被贼杀害，守备李振辉旋经病故，均毋庸议外，其参将陈开辉不能获犯追赃，应立即照例加以处分。

一、查元年十一月间索伯拉那船失事地方之土匪纵有抢夺该船对象，次年春即被外匪抢掠，杀去土人无数，夏间官兵克复，又诛戮无数，计抢船土匪不死于兵，必死于贼矣。现在该处俱系漳泉等处客人寄寓谋生。

一、查同治二、三年徐抚宪接到领事文书，即转行台湾地方官，奈其时不惟台湾与省城音问不通，即台湾南路与北路亦声息断绝，皆缘处处有土匪阻隔之故。

一、查同治六年总理衙门行文查索伯拉那船失事一案，该处地方官并不将事前土匪、逆匪势大滋扰、事后土匪、逆匪均被官兵诛戮缘由禀覆销案，亦属玩忽，应将该地方官同知王镛照例加以处分。

一、此案自同治六年玛大臣照会之后，至今相隔业已十年，不查不问，即欲访拿匪犯，难期确实。

一、查日国第七款条约载明“有贼处所不准给照前往，俟地方平静之后再行给照”等因，盖谓贼匪不论道理，外国人若被抢掠，即非地方官所能为力。今查台湾元年、二年，正是有贼之时，与条约第七款相符。

一、查日国条约第十六款“日国船只在中国海洋有被强盗抢劫者，地方官即应设法查拿追办。倘承缉官不能获盗追赃，只可照中国例处分，不能赔偿”等因，今该处文武地方官不能获盗起赃，业已照例加以处分，与条约第十六款相符。

一、查台、厦、漳、泉等处船往小吕宋做生意者最多，从前约有数起向地方官控告在小吕宋洋面遭风遇险、被匪徒抢劫之事，但系未经立约之前，是以姑置不论。

一、沿海各省现经总理衙门奏明办理保护中外各国船只遭风遇险章程，刻下福建及台湾等处沿海地方认真办理，此后如有船只遇险之事，地方官务当随时设法救护。

洋人卜打私抽毙命缘由稟 代通商局拟 光緒三年

查沿海网、罾等捐，原因渔民穷困，奉大宪严禁佐杂、汛弁并巡洋师船不准藉端勒索，乃

革生莫子平暨李友梅等，竟敢于严禁私抽之际，私设海防名目，冒称奉宪派巡，勒抽猛捐，勾串洋人为之护符，擅受呈禀，私雇艇船装载大炮、军火，逼勒乡愚，实属行同横逆，目无法纪！洋人卜打倚恃领事作主，串同地方恶棍，以获猛为名，张挂美国旗号，并于各乡镇分给美国旗号至五十余件之多。所有卜打与莫子平等书立合约，内有前往巡防连江沿海一带，如有匪徒滋扰，禀请领事代为办理等语。约中并有戴领事画押盖印为凭。并据莫子平等供称，一切致送领事银两、礼物及发给美国旗号等事，皆是翻译李梦兰从中传话。是莫子平等之敢于私设海防局、肆无忌惮，由于洋人卜打为之护符；卜打之敢于擅受地棍工资、私勒猛捐，皆由于戴领事为之作主；戴领事之准给名片交与卜打为护符，并于合约画押盖印，允准散给美国旗号，皆由于翻译李梦兰之怂恿煽惑。查美国条约第十四款：“若别国船只冒大合众国旗号作不法贸易者，大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又第二十八款：“中国人与大合众国因事相争，即须两国官员查明公议察夺，更不得索取规费。”又列大臣照会第三条：“美国业经定制，凡干预买卖者，不得派作领事官。”第六条：“领事官从无发给旗号，细查底册亦向无此事，当严谕领事，嗣后毋致有此。”又续增条约第八条，“凡无故干预、代谋别国内治之事，美国向不以为然。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等。因今戴领事于中国严禁私抽之事，竟敢不知会地方官，擅准洋人帮同地棍勒抽猛捐，发给旗号，索取规费，以致土棍无忌横行，致酿人命，种种违背条约，实出意料之外。查美国条约第十款“地方官及领事等官有侮慢欺藐各等情，准其彼此将委曲情由申诉本国各大宪秉公查办”等因，理合遵照条约，将查获信约、旗号、供词及戴领事信稿照抄，详请宪台移咨总理衙门照会美国驻京大臣按例办理，以警违约，以敦睦谊。其该处文武地方官以及督带巡洋师船官弁，毫无觉察，直至酿出人命之后，始行禀明，亦应分别查参，以示惩儆。再，洋人卜打已在艇船拘获，后即交戴领事查收，合并声明。除详抚宪外，为此备由呈乞照详施行。须至申者。

整顿营规二十六条 光绪三年

一、各营兵勇如能有勇知方、所向有功，自当将统领营哨官并勇丁分别从优奏保；其临阵退缩者以军法从事。

一、营哨官弁、兵勇临敌尽节者，除从优奏请恤典，并设祠春秋致祭外，仍照例分别给予安家银两。其员弁、兵勇在营病故者，亦分别奏请照军营立功病故例，从优议恤，并一体将牌位附入昭忠祠，春秋二祭。

一、兵勇所以卫民，第一要与百姓相安，不准丝毫骚扰。倘有强买强卖、勒赎勒借、擄人作夫、拆屋作柴各情事，兵勇重责，插耳游营，什长、哨官分别摘顶责革。至若放火延烧、抢夺财物者，照军法斩决。

一、吸食鸦片则身体瘦弱、不胜差操，立即棍责革粮。随营生理人等严禁贩鬻鸦片烟膏，并由营出示割切晓谕。倘示谕之后仍有违禁贩诱者，查出与勇夫一并棍责，并将其烟膏焚毁。营中弁勇、长夫贩卖，查出加等治罪。

一、奸淫为军中必禁，如有勇夫住宿妓馆，查明棍责。引诱良家妇女及强奸者，分别斩梟。携带妇女在营者，除将该勇惩办外，并治该营官长失察之咎。附近营盘外来土娼，应责

成地方官查逐。

一、犯上为作乱之根本，营勇夫务各恪遵营哨官长约束，即别营及地方官长，亦不准侮慢，倘有干犯者棍责。若恃众挟制，或鼓噪罢操者，查明为首及主使之入，立正军法。

一、结盟拜会，照律查办。其结拜哥老会及传习邪教者，立正军法。

一、同营务宜亲爱，即或偶有嫌隙，当禀请该营官长，听候处分。倘因小忿互相斗殴者，无论是非曲直，两造一并棍责枷示，先动手者加重重办，因斗而伤人者立正军法，播弄唆使之入与斗犯同办；营官、哨官不能约束，均分别参惩。

一、营中务宜肃静，不准任意喧哗、高声谩骂及演唱花鼓淫戏，违者棍责。

一、饷银务须节省，不得浪费，尤不准打牌、押摊，致耗财启斗，违者棍责。

一、早晚买菜吸水，必挂号执签，方准出营。如兵勇不持签擅出，及守门兵勇不验签放出，一同棍责。至定更以后，非奉营官、哨官派有要差，无故出营者，查明重责，插耳游营。每营并须各派差官在外巡查。

一、稽查奸细务宜严密。勇夫如有亲友到营，务即报明什长、哨长，赴营官挂号，方准留宿。倘有别营别哨兵勇混入本营本哨，及并非兵勇擅行私留者，查明重责。如遇逼近贼营之时，从重治罪。

一、号衣前后应将本勇姓名载明，以便随时认识。倘各兵勇平时不穿号褂及将号褂翻穿者，严行惩戒。不将姓名详细载号衣者，惟营官是问。

一、军器以备杀贼，况林明登各项洋枪尤费重价购买，务必时常摩擦雪亮，不得任听生锈。倘任意懒惰，不肯留神照管，致污坏者，将该兵勇重责，插耳游营；遗失者加枷号三个月，营哨官分别记过、摘顶，仍责令营哨官、什长人等与该兵勇分赔。火药、军装尤应派员专管，慎为收储，以重责成。

一、操演以备临阵，虽在平时，要与对敌接仗一样。凡眼耳手足，务须处处周到，倘有粗心浮气、错听口号及抢枪走火者，除将兵勇立提棍责外，初次将哨官、什长严行申饬，二次将哨官摘顶，什长同干责处。

一、日久操演，技艺自能精熟，但练成一哨，不可抽换一队；练成一队，不可抽换一人。除犯法革办毋庸姑息外，倘有营勇操练已熟，无故托辞假出，应将该勇棍责；营、哨官擅准者，将所有口粮着赔。倘因不准告假、故犯营规，希图斥革者重责，降为长夫，仍不准出营。

一、每夜每营轮派一人，手持火枪，于本棚周历巡更，每更换一人，毋庸敲锣击鼓。

一、每夜由营官发给口号，如撞遇面生、不解口号者，立时盘问。

一、操完回营，营官应查点一次人数是否到齐。每夜营官或派哨官，无论二更、三更、四更、五更，须往各棚查点一次勇丁是否齐在棚内，有无私吃鸦片，暑天有无露宿，冬天有无盖被，不必拘定时刻，庶免预防规避。

一、扎坐营无事之时须如有事，如遇陡然号炮一声，各勇即须齐起，持枪站队，以整齐肃者为上，倘有张皇错乱，即应申明约束，再加训练。

一、节制之师必须整齐，倘遇传操列队，事毕回营仍须按队行走。开差日行四五十里，亦按队而行。持枪须有式样，如同走阵一般，不准争先落后、拥挤喧哗。行至十里、八里要吃茶，吹号一声，即站歇同吃，再吹号复行，其吃饭亦如之。更须操演过河、上山，如两军对敌情状，能使队伍不乱即算纯熟，将营哨各官分别奖赏。如行走参差错乱，及渡河、上山散漫全无

规矩者，临敌何以打仗？其咎不在勇丁，系营、哨官平时不善教导，应即摘顶。

一、各勇远离乡井，患病身故、打仗阵亡，难保必无之事，所有余剩口粮及养恤银两，往往为旁人冒领侵蚀、不能寄家，殊属可悯，应于补勇时先询明该勇住居某县城内某街、城外某乡某保，家中有无父母、妻子、伯叔兄弟，系何姓名、营内何人与其相识，俱一一另册登注，以便稽查。

一、募补勇夫，向有连环保结，以防脱逃诸弊，自应明定连坐之法。嗣后各营每棚各由什长出具连环切结，缴送哨官，哨官加结缴送营官，如棚内正勇私自逃走，查系同棚知情故纵者，即核明该勇应得之罪罪之如干犯现定营规各款禁令，即按款坐抵。若同棚并不知情，但坐该棚内疏于防范之咎，各棍责发落，将该什长降为散勇，勒限访拿。如访拿到案，将该勇按照原犯禁令加等治罪。其犯非死罪者，仍不加至斩决。哨官不行严缉，初次摘顶，二次棍责，三次降为什长；营官不严查办，统计一营逃勇至五名摘顶，逃勇至十名降为哨官，逃勇至十名以外、全无缉获到案者参革治罪。如在逃之勇十日内获到案者，免其连坐，倘系拐饷脱逃，将该棚什长拟抵外，并勒令该营官、哨官分成赔偿，仍不准摊扣营勇。

一、饷银不准丝毫克扣。每月领到应除预支伙食按名尚剩若干平准，点名散给，营官须亲自抽验包封，倘平有短少，即经手过平之人照侵蚀军饷例治罪。

一、补勇应验明有无路票，如有路票给假者，各营准补，无路票者必系私逃，不准补。惟此项路票各勇领到，有不即回内，卖与别人，即顶用其名来营投效，以致营册并非真名，即将来犯事，亦无可缉查，深滋弊窦。嗣后营中路票，告假者即写告假，开革者即写开革，不准恣情混填，总以给票后予限半月，如尚不附搭便船回内，即属在台逗留，将票注销。其未经定章以前所补勇丁，如有前项顶名情弊，从宽免究，准予报明更正，自奉此次通饬，则不准再行含混。

一、营中短缺勇额，常有隐匿不报，遇上司查点则临时雇人顶替，或因闻有查点之信，先期一月、半月补足，以致姓名诸多不符，查点时准该勇自行报明，即将虚旷日期口粮给予该勇，并将该勇调归别营，以免挟私报复，一面仍将该营哨官分别处分。

调护兵勇免病章程一十六条 光绪三年

一、台地四面皆海，风力甚厉，土人相传落山风尤为猛烈，沿海坐营应责成营官详细查勘，固须扼扎要冲，亦应回避风穴。至内山一带，务择开扬不近低湿地面起筑土堡，附近老树、深林、茅草一律砍伐疏通，以散阴霾之气，总以营盘扎定，愈开愈宽，附近数里内草木俱芟除净尽，庶无蔽障，违者分别惩戒。

一、各营基应就地垫高三四尺，用三合土坚筑。兵棚四壁应用泥涂塞周密，加以石灰粘固，棚外周围酌开浅沟数道通出外濠，挑挖外濠尤须深透，如遇阴雨，可期宣泄，以免积潦之患，违者分别惩戒。

一、营盘内外逐日按棚轮流洒扫洁净，并于营外近水地方搭盖草棚以作厕屋，不准于濠沟露地遗粪，以防日光曝晒，秽毒中人，违者分别惩戒。

一、兵勇棚内必置高铺，台地中上竹床每架仅值钱数百文，每勇应各置有脚竹床，不准席

地睡卧。如营盘地基不能全筑三合灰土，即购石灰一包安置床下，亦足以收潮湿，违者分别惩戒。

一、台地天气燥热，夜晚甚凉，内山尤甚，各路兵勇应令各制被褥一套、棉袄一件，并责成哨官、什长晚间随时查察，倘有贪凉不盖被袒卧者，应随时棍责。

一、兵勇头布务宜时常包扎，日久汗污，骤然解脱易至感冒，应令兵勇自行添置一条，以备换洗。

一、早起枵腹即赴操场，易染瘴气，应于每日五更吹号造饭，天明吃饭再下操场，午操亦于饭后演习。

一、台地民居家家豢豕，城市河流甚为齷齪，内山树木蓊翳，积年落叶烂腐，溪中有毒，山泉性亦苦寒，应择营旁向阳处所督同勇夫多凿数井，以便吃饭，并备贯众老姜，缸内泡浸，可免腹痛、足肿等患。

一、各营每届操期，应煎药茶数桶，抬赴操场，演阵以后可以取饮，既可解渴，亦可去病。不准吸饮冷水及买食黄梨等生冷果品，违者分别惩戒。

一、各兵勇操罢回营，不准用冷水洗浴，亦不可带汗将衣服解脱，以免伤风，违者分别惩戒。

一、附近各营所需医药，准赴行营医局支取。如内山各营距郡甚远，所有霍香正气丸、人马平安散、保和丸及午时茶痧药、神曲等项，应由营官自行设法至广东、福建两省购备，所需经费据实报明统领，汇请支应局核销，如有捏报，查出从重治罪。

一、各营拔队起行，应由营官购发油布草帽一顶、油布短衣一件，随带行走，中途暴雨不致淋漓污身，可免伤寒诸症，经费核实由支应局支销。

一、每营勇夫约共六七百人，群居一处，或内生疾病、外患疮疖，应责成营官每营预延内、外科医士两三人，如遇兵勇猝患内外各症，可以立饬诊视。如遇拔队起行之时，随行医生必令随带一切救急应用药物，所需水薪准其据实支销。倘任听兵勇患病、漠不相关者，从严查办。

一、各营由陆路行走，每行十里，预备茶水一次，行三十里或二十里，预备稀粥一次，由各营官自行派人先赴前途料理；或乘坐轮船，尤应随带干饼及解渴等物，恐风涛颠簸之时，船中不能预办茶饭，或虽有茶饭而兵勇呕吐、不能饮食之故。

一、营中病勇如患时症，最易传染，轻者可在营医治，重者可择营盘外附近居民房屋送往养病，并派妥人在彼招呼，由营哨官酌量办理，并须常往看视。

一、各勇籍隶江、楚、浙、粤等省，远隔重洋，家中均有父母妻子，饷银领到，每月除酌留伙食及添置衣鞋零用外，如不嫖赌、吃食鸦片烟，每月总可余银二两寄回家中，可以养育父母妻子。家中知在外当勇，有银寄回，亦皆安心乐意。惟须公雇妥当老实之人走送家信，庶免受人欺骗。其各勇寄家银两，不必由营哨官扣存，致滋流弊。

照会领事官代何制军 光緒三年

为照会事。案照候选教谕陈苑等呈控李梦兰藉势包揽、威逼刘秉忠身死一案，兹将所查

各情开列于左：

一、据控刘秉忠之父原在南台开张明记号药栈，于上年十一月间由黄庆松手向益利号猪牙蔡铨道借到本番银二百一十两，立有明记期票一纸，迨忠以力绵歇业，托原手告缓展期，诿蔡铨道将欠票交与李梦兰，认为同记洋行欠款，遂以私函致福防厅饬差严追，并使无赖林煌煌坐逼，致刘秉忠窘惧交并，于五月十六夜间自缢身死等因。

一、现经发审局委员传到证见中人黄庆松，据供“上年冬明记药材行托我借钱，我就向益利猪牙蔡铨道处借出番银二百一十两，连息在内立票一纸，载明本年二月二十日期限时系我与蔡铨道同去当面交代。彼时蔡铨道并无一言说此银是向他人借的，即本年到期之时，蔡铨道屡次托我向刘家催讨，亦未言此银是向他人所借”等因。

一、据蔡铨道供“上年冬黄庆松代明记药材行向我借番银二百一十两，连息在内立票一纸，其银系我随同黄庆松面交与明记行的，当时虽未说明此银是向同记洋行借来，其实是向同记洋行李梦兰借来的”等因。

一、查李梦兰于四月初十日致海防厅石信内，有云“敝处同记洋行被明记药栈延欠货票奉番银二百一十两，请烦饬差传案押追移还”等因。

一、明记所借蔡铨道之银已系同记洋行之款，当时蔡铨道何以不带经手中人到同记洋行对明？即使不到同记洋行对明，亦何以不将此银实是向同记所借缘故向经手中人及明记说知？迨明记届期无款可还，蔡铨道向经手中人催讨，何以尚不说明是同记洋行之款？则无论蔡铨道平时与同记洋行李梦兰有无来往数目，而明记则但借蔡铨道之银，并非借同记行之银，既有经手中人黄庆松确凿可证。

一、蔡铨道虽供此款是向同记洋行所借，但蔡铨道已将此票交与李梦兰包讨，则不能不回护，前说应毋庸议。

一、李梦兰已充贵处翻译官，即不得再开洋行。查条约列大臣所定专条“领事官不得干预贸易”等因，查领事官尚不得干预贸易，何况翻译？今李梦兰已充翻译官，何以又开洋行？实与条约不符。

一、条约二十四款载：“中国人有欠大合众国人债项者，准其按例控追，一经领事官照知地方官，立即设法查究严追。”则李梦兰即使被人欠账，亦应禀由领事官照会地方官追讨，今李梦兰并不由领事官照会，而私自函托海防厅追款，又与条约不符。

一、李梦兰系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捐局捐通判衔，注明是苏州人，已是中国职官，何以又干预开行之事？

一、福防厅石但凭李梦兰一面之词，即行出票追欠，实与道理不合，应即严加处分。

复何筱宋制军事宜六则 光绪三年

一、承询李梦兰狡狴已极，极应设良法驱之出境云云，查李梦兰一名李芳，在闽局报捐双月通判，注明上海人氏，曾在通商局领过薪水数月，确有可证，局员与英领事会审时，似可将捐单票根及薪水领状取出作证，即可为李梦兰已捐中国官，不能作为英人之据，此一说也。但即为英人而论，已在中国藉端讹诈，历历有据，局员会审时自可将李梦兰所犯劣迹之旧卷

一一签出，以资辩驳。即以新案而论，记得上年五六月间，有拔贡生陈蕤控李梦兰威逼毙命，此案颇大，陈蕤尚有肝胆，临审时可令出作证也。又记得本年七月二十六七日，李梦兰之跟丁徐贵供：于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李友梅送番银二百元，系徐贵亲交与李梦兰手收者；本年正月十九日又收李友梅、莫子平私设海防局薪水坤元钱票三十元，亦系徐贵亲自经手驳换者。此皆目前现事，有凭有据、活口可证者。查英国条约第十六款：“英国民人犯事，由英国惩办，两国交涉事件彼此均须会同公平审断。”已云“惩办”，又云“公平”，则递解之事尚是从轻。又《万国公法》第二卷第十三节“交还逃犯之例”前后各条，亦可藉资引诬发明。如领事仍行固执，只可咨请总署照会英国使臣查办，想彼必不敢违约袒护，此一说也。又赫德云已调广东潮海关之汉南为福州税务司，此人精通外国律例，可否囑通商局与该税司密商办理此案之法，此又一说也。

一、承询沪上铁路，现接幼丹制军来文，经与敝处商明，以之挪设旗后，道里适相脗合云云，查沪上铁路不过玩戏之具，不能运载重物，前恐沪中留为祸根，故允幼丹之请，挪为凤山至旗后双铁路之用，盖凤山至旗后十五里，改为来回双路，恰合三十里之数故也。至旗后至台郡之铁路，必须另购，非有四十万金不能集事。该处货物流通，四年内即可归回成本。前得李伯相书，言赫德允向丽如银行代借五十万，为台湾起造铁路之用，利息约五六厘之间，迄今事隔数月，未知议果如何，可否由尊处函飭夏筱涛通盘筹画，以定作辍。

一、承询乌石山一案，敝处亦未得其复信。此事彼有便宜可占，想该国中教主亦断无不欣然乐从之理。

一、承询日本阻贡，芝岑将咨文寄至敝处核定一节，现在尚未接到。鄙意日本常欲藉端开衅，琉球之入贡不入贡，于中国毫无损益，前有该国陪臣之禀，不得不据以入奏，疆臣之义已尽，若再节外生枝，便同蛇足，万一使臣措词不善，致生葛藤，未免争虚名而受实祸。他日中国如能自强，即日本尚须入贡，何况琉球？倘犹未也，得此不能捍卫、不共赋税之外藩，亦复何裨大局？似可以此意密陈总署，毋庸再动公牍，更为浑然无迹，未谗高明以为何如。

一、开辟后山，似宜先恩后威，择黠酋而羁縻之，使反侧子自安，然后徐图制驭之法。顷闻林、吴二将业已小挫，似有骑虎难下之势，但该处惟阿眉山及乌漏二番最为抗逆，余皆视官军之强弱以为向背。阿眉山逼近大港口，与纳纳社仅隔一河，轮船大炮可以及之，惟此时北风司令，大港口恐不能靠船，一俟春融，炮队扎纳纳社，轮船泊大港口，水陆夹攻，最为得势。其平埔、大庄、阿眉他种，皆宜抚而不宜剿，缘阿眉种类最蕃故也。闻上年副将吴光忠因土人割去马尾之事，颇怀恨于平埔，似须囑霁轩细审虚实，勿遽听一面之词，缘天主教正在彼处多方煽诱，我若操之过蹙，转是为丛殴雀矣。

一、河工一事，诸大绅踊跃从事，闻信之余喜不自胜。此皆我公诚能动物，故有感斯应，不惟闽省此后得免其鱼，而弟亦可藉期补过。

割复英领事书 光緒三年七月

为割行事。七月十五日接贵领事申陈，言及乌石山胡教士租地一案，正拟详晰割复间，适因闽省绅民纷纷来辕，禀称“乌石山为闽省名胜之地，位在丙丁，又系离方，因教士于山上

起有高耸之屋，致频年连遭火患，上年至今失火不止数千家。现闻胡教士又有在山上起屋之信，城内外数十万百姓战战慄慄，夜睡不能安枕，万一百姓又遭火患，民情更觉惶惶。伏查教士既已真心奉教，自必遵照待人如己之言，免使数十万人日夜耽心火患。且查乌石山为闽省绅民公业，今胡教士或向道士议租，或向僧人议租，夫道士、僧人乃绅等所雇看守香灯之人，三年、五年即须一换，岂有工人可以盗卖主人之业者乎？譬如教士之马夫、轿夫将教堂写契卖与绅等，绅等岂可颯颜受之乎？即如许姓之业，本是五房公地，今许姓子孙一房肯卖，四房不肯卖，业已由县丞许某禀明侯官县在案，是该房主愿卖者少，不愿卖者多，亦难强之以必卖也。查条约第十二款‘英国国民在各口意欲租地盖屋，均按民价照给，公平定义，不得互相勒掇’等语，今许氏子孙已不愿卖，官府又安能勒掇之使必卖乎？且闻星领事官在此数十年，公正无私，极为洞悉民情，非同他国领事不谙大体、拂人之性者可比，现城内外数十万生灵大水之后，继以瘟疫，民情哀惨，万分可怜，倘或且遭火患，定无子遗，想中外各官抚心自问，亦惻然有所不忍。且外国商人偶有丝毫吃亏，外国官府即极力为之出头，视同子弟，今绅等所管乌石山公地被雇工之僧道私卖、私租，不一而足，而道山观后及玉皇阁后之空地并未出租，竟被教士以保护花木为辞，圈筑围墙，全行侵占，且欲将通省来龙入脉之大石全行毁去，龙脉一坏，全省民命定多不安，乃各大宪任听绅民含冤受屈，全不敢据理据情与外国官员力争。夫现在各大宪向有声名，英国领事官又极明白、可与商量之人，趁此机会，尚不能为合省绅民伸冤造福，将来若换一糊涂大宪，并换一糊涂之领事官，绅民受害受屈，尚何所底止耶？现在数十万生灵全靠大宪作主，婉商领事官，于无可设法之中妥为设法，以全民命，逼切具禀上达”等情。据此，查外国人不信风水，是揆于理；中国人深信风水，是出于情，情、理二者均不能废。此案本部院于七月二十四日曾与贵领事面商，将乌石山所有洋房全行搬出，以电线局并余地互相抵换，并稍贴建造之费，已承贵领事允为转商。在旁人方谓以小易大，疑本部院为庇护教士，殊不知本部院乃系欲成全贵领事及教士待人如己之美意，并非稍有偏袒也。倘此议若不能行，即将罗教士去年所买瓦砖木石等件转售与地方官，所买地价亦由官给还，令该教士于城外另觅地盘建造，无碍民居风水，亦是一策。以上二者，统祈贵领事酌夺见复为荷。须至劄者。

卷八九 办理乌石山教案公牍^①

致何筱宋制军拟办乌石山案十三则 光绪四年

一、英署使傅磊斯及英领事星察理均以八月初三日焚毁洋楼系由绅士林应霖主使，力请查办一节，应再由地方官会同切实查明，倘无确据，固不必言，如有确据，亦只能办到该绅激于义愤、不候官断，致酿事端，与无故主使放火者不同。查举人林应霖本系候选内阁中书，倘情罪果实，应将该绅官职革去，不必革去举人。

一、放火之人亦系旁观不平、骤然聚集，且所烧仅系占地新造未成之屋，并未延烧他处，与贪人财物、有意放火并伤毙人命者不同，即使极重，亦不过照挟仇放火、当被救息尚未延烧之例，为首者枷号两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者枷杖。倘动手放火诸犯中有人肯自认为主使，则林应霖之非主使可以不辨自明。

一、英领事所开三条中，有将焚毁洋楼照旧再建一节，此层万做不到。如必欲再建，则须议明如勘系侵占，即仍照旧议将乌石山洋楼、教堂一概与电线局对换，盖建后仍归之于我，则此举尚不失算。若对换之议不行，即再建之说亦不能行。

一、教士被毁之屋土木工价计共若干，自应照例由滋事人等着落追还，倘不能追，即由弹压不力官员身上着追，庶可做戒将来。此层似可活动。

一、侯官县知县当五月间教士侵地建楼时，不能认真力阻，以致酿成此衅，似宜撤委，方足以服中外之心。

一、据游击吕文经言及，英领事欲请闽省办到林应霖不准在省城居住，此事虽难，但林应霖向以教读为生，若往外府就馆，亦算离开。然查林应霖与胡约翰本系原被告，七月以前林本理直气壮，若林应霖须离开闽省，则胡约翰亦宜撤回泰西，以我之下驷抵彼之上驷，庶不吃亏。

一、此事虽甚细微，然是日烧毁洋楼，地方官当场目击，并不阻喝一声、拿获一犯，此事若不速结，将来洋人必于此挑拨生波，故拿犯及将弹压不力之文武官员略予薄惩，此层尤不可缓。若不能先尽其在我，诚恐节外生枝，愈久愈多辘轳。

一、通商局照会领事，不宜援引总理衙门文件及请查照驻京使臣所开四条，万一英使更

^① 此为丁日昌晚年奉命办理乌石山教案期间(光绪四年九月至光绪五年四月)的公牍，以往未曾单独结集，今从《百兰山馆政书》卷十一——卷十三中辑出，篇内不再另注出处。

有要求，岂能一一照办？至应驳各条，亦宜自出己意，不必引及总署，盖低处容易转身，高处难以转身故也。即细观该局照会所驳各层，亦过于淋漓尽致，盖此事彼此互有不是，照会中宜忽擒忽纵，彼方有立脚地步，俗语所谓凶拳打不得笑面也。若将伊不是处全行揭破，彼已无可转身，势必因羞成怒，事不能了。

一、目前此案除遵旨拿犯是正文，余皆鳞爪。今事已两月，通商局照会内并不言所拿何犯、该犯何供，徒然一片空话，诚恐无济于事。

一、通商局所请毕德卫议论各条虽属理足，然毕德卫究系局外人，恐属有损无益。

一、督抚吩咐通商局限十日内了结，何以英领事回复该局文书即云本领事定于十余日后过贵署面商，此语正与十日了结之言心心相印，可知该局必系人多口杂，故致漏泄。将来要件若不慎密，恐波澜尚未有艾也。

一、未经焚毁洋楼以前，自可徐图办理互换一局，今事已决裂，恐难一气呵成，似宜就案结案等一，半年后痕迹略淡，然后再议互换也。

一、乌石山于嘉庆五年九月因斗殴酿命，福州府给有印照与绅衿，声明该山蟠桃坞一带均是公地，永远不许私租等因，此系铁据。兹将照文录呈，其印照存在何处，须询前年通商局提调、前任福州府张守及林监院，当知颠末。

三衙割复领事照约办理乌石山案由 光绪五年

为割复事。本月二十九日，准贵领事申陈，以上年八月初三日乌石山新洋楼滋事一案，所拟设法申理各条，来割所拟不足傅署大臣各条之意，现将该条再行开列，并附还阜康银票三千元等因。准此，查本大臣派飭司道各员办理此案，均系按照第十八款条约办理，其总理衙门咨行傅署大臣节略，本与条约符合，亦经转行通商局司道一一查照办理。兹将切实办理情形逐条割复于左：

一、现在正月二十日割文内叙明，将当时弹压不力之文武地方官分别记过、摘顶、撤委，并将不候官断、擅自主使动手之人分别办至流徒大罪、枷杖小罪，计共十余名之多，此即傅署大臣第一条所谓“胡教士受屈之处，必须伸冤”也。

一、正月二十日割文内叙明，将因公动忿、擅自主使之武生董经铨革去武生，并办徒罪三年；监生侯镇国虽未供认主使，惟众证确凿，且供认携取红桌专块有据，已定革去监生，流二千里；林依奴擅自动手拆毁新洋楼，复向人夺得火把丢在拆物堆内延烧，已定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徒三年。是主使及首先动手放火之犯人，已按照律例严办矣。其余傅绍奎九犯，均因各抱公忿，随同动手之犯，皆定以枷号、杖责之罪，并请贵领事定期观审。至教官林应霖一员，系自光绪元年以来屡次出头控告胡教士侵占公地之董事，并无主使确据，然因其不能当场劝止众人滋事，亦加以摘其顶戴、停委三年之罪。如贵领事能指出该员主使确据，尚可革去职官。统计以上所办各情，实觉他处无如此认真者，此即傅署大臣第二条所谓“动手者固须严办，而主使者尤必查办”也。

一、正月二十日公割内言明，由通商局司道会商贵领事，择定日期，赴乌石山会同履勘有无侵占及界址不清之处，现又据绅民纷纷控告侵占公地，求中外官员会勘定断，以昭公允，正

望贵领事定期会勘,此即傅署大臣第三条所谓“教士之地基如有界限不清之处,地方官与英领事官会同履勘”也。

一、正月二十日公劄内言明,由通商局追银三千元送贵领事,以为赔补房屋之用,此即傅署大臣第四条所谓“焚毁房屋应须赔补”也。

一、正月二十日公劄内言明,此后民教相安,不许无知愚民擅自藐法妄为,致干严究,由本部堂出示晓谕,此即傅署大臣末一条所谓“以上四条办理妥协,应由闽浙总督出示晓谕”也。

贵领事申复所谓“以上各条皆经总理衙门王大臣愿收傅署大臣节略,应许必定照办”者,现在闽省所办各条,即系查照总理衙门抄寄傅署大臣所开之四条办理,并无一字改易也。至贵领事所抄第四条“一、教士洋楼必应盖好”,本意仍要在乌石山,与总理衙门抄寄傅署大臣所交“一、焚毁房屋应须赔补”之语意不同。平心而论,必先会勘地基之有无不清,然后能定地基之改换何处。除劄飭通商局司道商请贵领事分别定期观审、履勘外,合仍将银票三千元劄行贵领事查收转交,以符傅署大臣第四条“焚毁房屋应须赔补”之议。贵领事在闽年久,熟悉中外情形,向推公平谄练,谅必以本大臣所定办法为不谬也。

劄星领事按约办理乌石山案由 光绪五年

为劄行事。上年八月初三日乌石山新洋楼滋事一案,曾经本大臣将按约办理情形于正月二十日、二月初二日、二月□□日三次劄知,并据贵领事两次申复在案。兹据方、盛二道回称:于二月二十一日会同贵领事及侯官县履勘,又于二月二十五日经贵领事亲诣侯官县观审,均已办理妥愜。合将闽省按约办理情形,再行详晰劄复于左:

一、城守营副将刘英杰督率弹压不力,应记大过三次。

一、福州府知府延楷督率弹压不力,应记大过三次。

一、侯官县知县刘恩第身任地方,弹压不力,应摘去顶戴并撤委。

一、城守千总蒲大兴本管汛地弹压不力,应摘去顶戴并撤委。

一、以上各条,合以下将不侯官断、擅自主使及动手拆毁各犯分别办至流徒大罪、枷杖小罪,计共十余名之多,此即傅署大臣第一条所谓“胡教士受屈之处,必须伸冤”也。

一、现于二月二十一日业经贵领事会同方、盛二道及侯官县亲到该洋楼履勘大概情形,惟绅士先于贵署控告教士侵占公地,在绅士之意以为一切真实凭据,必须到公堂会审时一一指出。查该绅士控告业已经旬,仍望贵领事严催被告之教士迅速到案质讯,以便水落石出。此即傅署大臣第三条所谓“教士之地基如有界限不清之处,地方官与英领事会同履勘”也。

一、前据贵领事申陈言及史教士于上年八月初三日房屋被人多拥挤,有损失家伙杂物等件,现由方、盛二道追出银一千零四十五元,面交贵领事查收转交。其赔补房屋一节,前已由通商局司道追银三千元送交贵领事转付,旋据贵领事申陈,以所奉洋文字义不符,不敢擅收,仍将原银送还。惟本大臣承准总理衙门(愿)(原)收傅署大臣面交之原节略,实系“赔补”二字。现存原追之三千元仍存方、盛二道处,以备他日贵领事随时提用。此即傅署大臣第四条所谓“焚毁房屋应须赔补”也。

与星领事问答节略 光绪五年^①

英领事星察理偕同翻译官来见，寒暄毕，问乌石山烧毁洋楼之案从前所获九犯曾经本领事亲到侯官县查问，供多游移，且有一二名供系雇替者，如此微末之犯，岂能塞责等语。答以腊月底、正月初间又经拿获首犯监生侯得忠、武生侯得标、武生董经铨等犯，皆系平日著名凶恶，党羽甚多，或认主使，或认抢物，皆要照例严办，侯官县又已摘顶撤委，如此认真办理，可谓按照十八款条约矣。星云：“八月初三闹事时，许多大官在该处目击，并不拿获一犯，即是真正主使，何以仅办侯官县？”答以中国例无论大小事，皆责成地方官，即如教士、洋商在此租赁地皮，何以只用侯官县之印，不用大官之印，可知租地是侯官县专政，则因租地而滋事之案，其处分亦应全归于侯官县。星点头再四，复云：“此案有伤我英国体面，非罚官绅巨款，非重办林应霖，无以儆戒将来。若不能办到五万元，至少亦要办到四万元，方可了此大案。”答以罚款一事，有伤国体，无论四万，即四千亦不能办；林应霖并无主使确据，只能办到摘去顶戴、停委三年，如贵领事不肯将此案了结，我当会同总督将全案缘由咨呈总理衙门，转咨出使大臣照会贵外部说理，此亦不得已而为之。星口气稍松，云：“我亦有上司，不能自主，大宪尽可将此案主使、动手各犯办结缘由劄行领事，我自可将此案申陈公使，并声明此案业已结实妥办，无可挑剔，公使必可准了。惟闻闽省有专人到香港请状师控告胡教士侵吞公地一节，是否真假？”答以此系由绅士主意，不关官事，惟教士意图侵占全山名胜之地，得步进步，贵领事届时务必尽力相帮，使教士全搬出城，我必感情。星云：“绅士如果有教士真实占地凭据来告，我自当设法令其出城，但要做到浑然无迹，我方不为教士所怨。”答以尔只要不庇护教士，便是公道。星又问：“从前闽省允许送我跑马场，为何久无回信？”答以送断不能，此案若能尽力相帮，尔向百姓租地时，官必从中出力相劝，使其一定有成，但租价亦不能比往常减少。星云：“租价断不能少，只是此地一年只用着一二回，不比行栈要紧，租钱似比往常略减些。”答以此事尚可商量。星意甚欣，再三称谢而去。

晓谕办理乌石山案告示 光绪五年^②

为剴切晓谕事。照得中外通商以来，无虞无诈，久已彼此相安。乃上年八月初三日中外官会勘乌石山公地骤建洋楼一案，无知愚民激于公忿，竟敢不候官断，哄然一集，致有拆毁之事，独不思该处公地无论有无侵占，总应由中外官会同秉公勘断，百姓岂有擅拆之权？乃竟如此轻举妄动，殊属可惜可恨。查条约第十八款载明：英国国民人，中国官究自必时加保护，令其身家安全，如遭欺凌扰害及有不法匪徒放火焚烧房屋或抢掠者，地方官立即设法派拨兵役弹压查追，并将焚抢匪徒按例严办等因。条约业经奉旨准行，定例何等严切，乃该愚民等竟敢逞忿妄为，若不严予惩办，何以儆戒将来？除将不候官断、擅自主使及携取砖块并擅自拆

① 原书将写作时间误标注为戊寅（光绪四年），今据史实改正。

② 原书将写作时间误标注为戊寅（光绪四年），今据史实改正。

屋之武生董经铨、侯得忠、林依奴等办以斥革、流徒等罪，傅绍銮等九名不候官断，擅自随同毁斥，亦办以枷杖之罪，教官林应霖虽无主使之据，然临时不能劝止，亦应摘去顶戴、停委三年，其余弹压不力之文武地方官，均已分别摘顶、撤委、记过，合行晓谕。为此示谕诸色人等知悉：自谕之后，尔等凡遇中外交涉之事，务当遵照条约，按理而行，切勿逞忿妄为，致干国法。即遇有彼此应行争论之事，亦当酌情度理，平心和气，呈明官宪，听候会商妥办。若仍不遵国法，动辄恃众挟制，一经查出，为首之人定即加等严办，尔时祸貽噬脐，悔之无及，勿谓言之不豫也。切切，特示。

拟驳哈南状师代胡教士诉词致方盛两道 光绪五年^①

一、哈南驳稟第七条云“第九条所称教士更改加宽房屋，及在楼下多添房间等语，殊属不是”一节，查宿二第二号道光二十八年七月闰、侯两县会详内，载有勘图一纸，其图内贴有浮签，注明要起盖处只空地三丈零，且查第五号道人林永懋稟明代造内书房三间、门房一间，均系中国平屋式样，屋顶仍比宫内原屋低矮，今现在右边直透四间排之屋，不惟比原图丈尺加宽，而且将平屋改为高耸之楼，实与租约意义相悖。

一、哈南驳稟第八条云“第十条惟称密教士与业主未为人允准而租此地，则又不然”一节，查密教士向道人陈圆成面约租小地一块，业主并不知情，所以从前将小地一块指为洋厨房，自正月将陈圆成缉获到案后，始据供称密教士所租小地一块系在放鹤亭旧基，当时密教士本欲写立租据，而陈圆成以此地在道山观围墙以外，系通省众人公地，不敢写立租据，因面约每年纳租银一元，以二十年为限云云，则此小地一块不惟当时业主并未知情，即陈圆成亦仅面约二十年为限也。此条须俟廷讯时始行指明。

一、哈南驳稟第十条云“第十二条所称殊属不是，道人陈圆成于该款所列之日期，拟欲卖小房屋与我，土名‘瞎子庙’，但我未给银与他，彼亦无写字据与我”一节，查宿二第十七号粘有此件涂销租约，并有地保戳记，又有在见人郑乌喆，其所盗租之地左至弥陀寺，右至瓣香堂，前至大路边，后至文昌宫，几乎租去半山，幸得字据被董事追出涂销，始保无事，所称“瞎子庙”者，想亦即包在此次租据之内。至当时租据已经涂销，则屋价并未过付，亦系实情。

一、哈南驳稟第十一条云第十三条云云等语，查胡教士私向道人议定永远租价八百元一款，系在同治四年十二月，又私向道人议永远租价五百元一款，系在同治五年三月，又私借洋银五百元，每月纳息二分二厘抵为租钱一款，系在同治五年七月，各有各件字据，犁然可考，并非如胡教士所称道人已将银用了，应允随后交还，故得将租抵息等语。若要此事了然于胸，只查明宿二之第十三号至第二十二号各文件、租约，便知底细。且星领事照会内明明说五百元是道人诬借，并送有借字为凭，可知该被告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所言全是不实。

一、哈南驳稟第十九条云第二十一条云云一节，查该教士自认撤去之石并无字镌刻于上，其实此石刻有“孙子长读书处”，载在《乌石山志》，可为铁证。又查此石高二丈余，长丈余，为此山第一巨石，人皆呼为“弥勒佛石”，福省俗语云“山中弥勒一破肚，十年水浸福州

^① 原书将写作时间误标注为戊寅(光绪四年)，今据史实改正。

府”，故福州自此石被教士烧毁后，不满十年即连遭大水之害。且教士所毁之巨石并不在所租左边后进四间排之内，有道光十八年旧图可证。当教士于道光十年占地重建新楼时，该山董事亦曾向教士争论，马教士向众人善说，谓：“此地皮我将来不带回英国，他日我回国时，此地岂不是仍旧贵董事之物？”有道人谢至澄在场，可为铁证。

一、哈南驳稟第二十条云第二十二条闸门一节，查此闸门并未奉主权人允准。

一、哈南驳稟第二十一条云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云云一节，查僧顷波私租之地，其租据系云“上横阔七丈，下横阔六丈”，今查下面只横阔四丈□尺，可知此项公地亦被教士侵占丈余圈入围墙之内。

一、哈南驳稟第二十三条云第二十六条云云一节，查道山观董事只能出租道山观围墙以内之物业，今雀舌桥、放鹤亭、列岫、冲天台诸名胜，皆道山观围墙以外之地，乃概被教士圈入围墙之内，所有围墙基址渐筑渐宽，愈侵愈广，道人陈圆成、谢至澄及地保、绅董等，皆能指出围墙侵占实据。

一、哈南驳稟第二十四条云第二十七条云云一节，查同治六年租约，密教士另租小地一块，现据陈圆成指明，此小地一块即系放鹤亭旧址，今新楼乃建于雀舌桥下，显系违背租约，意图侵占。且被告又云原告未有声明阻止，查当教士于四年五月初起新楼时，董事即经稟官，屡次照会阻止，且侯官县刘令五月中旬即亲往阻止，福州府延守、海防厅、闽、侯两县又亲自会同领事所派之员同往阻止，均属有案可查。又被告称与董事等均属以信相孚，查同治六年七月十八日星领事照会附有原来改立租据稿底一纸，稿中租到前后房屋二座之下，有一“内”字，则所有租据内之披水楼房空地均应在前后二座之内，今查租据三张，均将“内”字漏写，一若披水空地等所在前后二座之外，是教士写租据时已预图影射侵占地步，是岂得谓之以信相孚乎？又胡教士只租道山观左边前后两座，银一百元，右边直透四间排并另小地一块，共银三十二元，星领事同治六年五月初三日照会已缕晰声明，乃贾领事五年四月初一日照会送来胡教士永远租据，竟连根登所租之邹奶官诚意轩房屋二间、厨房一间亦永租在内，是教士每年出租只有一百三十二元，而欲永远租断，反图得一百七十二元之物业，其处心积虑，处处皆图占人便宜，是岂得谓之以信相孚乎？蟠桃坞等名胜与道山观查不相属，亦被教士圈入围墙之内，虽经毁拆，基址犹存，是岂得谓之以信相孚乎？新楼系于四年五月初间起工，数日即经侯官县刘令亲往阻止，乃史教士回称新楼之地系向僧人租赁，每年银二十四元，及后领事来文，又谓新楼系照同治六年之租，词多反复，是岂得谓之以信相孚乎？上年五月新楼甫兴工十余日，即经照会阻止，而领事照复据教士所称，乃谓楼之工程外面已将竣工，其实此时工程尚不及三分之一，迨后领事会同阻止，教士业已答应停工，乃仍赶添工匠，期于迅速造成，以致闹出事端，是岂得谓之以信相孚乎？凡此失信之事，诚属指不胜屈。至被告所称“董事见我们改建屋宇，而于同治六年八月仍与订立租约，足见董事无有嫌疑，且又允许”等语，查教士从前改建房屋，董事曾经往阻而教士答应将来仍将原屋归还，是以同治六年写立租据之时不照改造之屋登明，而仍照原屋书写。盖董事极不愿教士改造，故仍照原屋之式出租，即此一端，可见改造一层，非董事之所情愿矣。其文昌宫前之地，据同治五年租据本声明横长十五弓、直长十八弓，今比原议亦有侵占，一经丈量，黑白自见，故以前二十七条所谓违悖租约者，种种皆是实情，并非空言无据也。

致何制军办理乌石山详细案由十五条 光绪五年^①

一、据同治五年五月闽、侯二县秦、翁二令禀称：“道光二十八年英翻译官马因道山观原住房屋窄小，屋旁尚有空地，堪以起盖数间，因属官地条约上准租民业，并无官地准租之例。须先通知地方官方可举行，禀由领事若移请闽、侯二县若领事原照会在黄字号。会同委员郭学埙亲诣查勘，马翻译请改房屋之处，系在道山观围墙之内，因令该观主持代为起盖”等因。此详文在天字号。查马翻译租住道山观房屋，每月银六元，今欲在屋旁空地起盖房屋数间，尚须商明地方官会勘，后由官飭道人代为起盖，可知外国官于非己所应得之业，无不按照道理而行。今胡教士于暂租之屋，全不由领事通知地方官并业主，辄行擅自改造，实不遵照以前租客办法。且观详文中在道山观围墙之内一语，可知道山观之董事只能租围墙以内之地，道山观围墙以外之地皆非道山观董事所得出租也。今胡教士所占花园围墙并雀舌桥新洋楼，皆系道山观围墙以外之地，其为侵占，可以不辩自明。

一、胡教士于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向陈圆成私租乌石山地段，其租契声明胡先生意要永远断收租钱，出租价八百元，嗣后无论谁教士住，道人不得收租。圆成允从其请。其地前至道山观前大路边，后至往文昌官大路，左至弥陀寺前墙边路旁，右至瓣香堂墙边云云，可知该教士处心积虑，欲将非道山观应得之业亦图永租在内。所幸此租契业经由领事缴出涂销，此涂销租契在天字号。然该教士之贪得无厌，可即一以例其余矣。

一、贾领事同治五年五月十六日致福州府丁函内云：本领事细思胡先生住屋，苟为永远租，未得合理，仍转为递年租未为不可等因。是贾领事亦知乌石山公地之改为永远租之不合理也。此原信在天字号。

一、贾领事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照会内云“查道山观既属绅民募建，不便永租，自当将退还租约即交胡教士收回，飭其遵照办理”等因。即此又知贾领事亦以此地系绅民募建，不能永租之一证。此原照会在天字号。

一、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贾领事甫将胡教士向道人陈圆成私租永远伪契缴销，乃于五月二十二日又贿轿夫黄祥升私立永租伪契，经官绅辩论，又经贾领事将该伪契缴销，是又可为胡教士处心积虑、但图宽广己屋，不管契之可靠不可靠也。贾领事五月二十二日照会在天字号。

一、据闽、侯二县秦、翁二令同治五年七月初三日详文，引贾领事上左督宪申陈内有云“闻胡教士旧住屋后原有空地一所，前领事官有任内会同侯官县福令增履勘，经福令当场指界，准其围墙”等因。可知该围墙系福令面准借用，并非契租可知。贾领事原申陈似应存督宪署中。又，此伸陈内此屋各绅士必执为公地，不肯永租，该教士亦愿将各契当官销毁，另立按年交纳地租字据，可知公地只准按年租，不得永租，贾领事伸陈内又已明言之矣。

一、咸丰五年六月初四日，教士温敦与方理向道人陈圆成租道山观墙外右边直透房屋四间，每年二十元，分作四季纳租，先纳租，后住屋，如有欠租，听凭讨回，如无欠租，不得另租他人云云。查此约字有洋人花押，而无官印，亦并无永租及准其另行拆卸改造字样。此租约在天字号。

^① 原书未标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一、道光三十年即庚戌年十一月十五日,英教士温敦札成向道人林永懋租道山观左边前后房屋二座,每年租价一百元,凡屋内如有修理、盖造,道人不得阻挡,将来租与不租,任凭教士之便,道人亦不得召租云云,保租系翻译官星、侯官县兴,年月日上有中外印二颗。查此件租约虽有盖造字样,然却言明是屋内,则不能全行拆卸起造,可想而知。虽言道人不得召租,然业主自行要用,即可取回,可想而知。此租据在宙字号,又黄字号亦有此契。

一、英领事有雅芝于同治五年六月初十日函致福州府丁云“据胡教士禀称,住屋之外每夜有恶丐寄宿,死孩抛弃,臭恶之气令人难近,若得四五丈长、二三丈阔余地添筑围墙,庶可避秽,请就于门外余地筑出围墙。该地曾经本领事目击,不过一片废地,而且顽石堆砌,为此函请贵府,请即派员到该处着教士指点明白,谅无窒碍”等因。外附有雅芝名片一纸。又于七月十五日有领事又复函催,事同前由。查有领事之函原系因教士欲避秽气,请商借余地以筑围墙,并非契租之业,今教士竟欲将围墙内之地据为己有,殊失初借时本意。有领事二函在宙字号,并有丁守复信稿一纸。

一、同治六年五月初三日星领事照会内云:“教士温敦札成与方理于道光三十年租道山观左边房屋,年纳租银一百元,又于咸丰五年温敦与方理又向道人陈圆成凑租右边直透房屋四间,年纳租二十元,又每年一十二元系密教士与道人另租小地一块、口约增租。”应询陈圆成何年何月所租?有无在场证见?密与胡有无与道人三面交代?并移送陈圆成借字一纸、租据二纸等因。查陈圆成借票内声明于同治五年七月初四日借教士五百元,每月纳息二分二厘,即以每月息银抵每月租银,如未还本,不得收租云云。试问道士有何余资可以还本?岂非教士啖道士以重利,要之以不得不写永租之确据乎?照会及借票、支票二纸均在宙字号。

一、道光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闽、侯两县孔、郑二令禀:“已据若领事照会,欲为马翻译于官地添起房屋,绘图此原禀及原图在黄字号。禀请大宪批准,由该观主持代造。旋据该主持林永懋禀称,遵即督匠照式代造门房一间、内书房三间,于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完竣,现马翻译每月添给香灯银一元。”可知翻译官租屋必由领事照会地方官,勘地实无妨碍后,绘图详请大宪批准,然后由委员郭学堃谕飭道人代造,何等郑重其事?今胡教士于暂租之地,不告知屋主,实与前案不符。此全案在黄字号。

一、若领事于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九日代英商根登向道山观道人租赁前马翻译原租右边之屋,其租稿只云租出右边房屋二间、厨房一间,又隔墙外房屋三间,每月租银六元,租稿有无未妥请烦改正酌办云云,亦并无永租及拆卸起造字样,可知从前外国官商虽向道人租屋,亦必通知地方官之确据。

一、同治五年四月福州府丁据贾领事转据胡教士禀称“永租道山观左右房屋,价银五百元,请将租约飭县盖印”等因。此租据系丙寅年三月胡教士向陈圆成永租者,嗣经销毁,抄件在洪字号。又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胡教士向陈圆成议永远租银八百元,四至俱载明白,其租据亦经销毁。原租据在洪字号。

一、同治六年七月十八日,通商局据英国星领事照会转据胡教士换立道山观租据三纸,请照例盖印,分别抽存,并将前立租据移回抹销云云,可知前此温敦札成、方理等于道光三十年及咸丰五年所立之租据,均可作为废纸。此照会系由府札抄出,在洪字号,其原照会似应存府卷。再,查此次所以换立租约之故,系董事因道人盗租公地,故请照会领事另立租约为据,其从前与道人所立租约一概抹销,从前租银系由道人向教士私相授受,致有弊端,现改为由领事按季收

后,照会福州府查收转交董事,发交道人收用,以免弊窦,然则道人既不能亲自收租,何能将公地租人乎?

一、同治六年七月胡教士向道山观周道蕴、林元近等统租道山观左右房屋并小地一块,每年一百三十二元,声明先纳租、后住屋,按季还租,如欠租凭赁董事讨回,如无欠租不得另租他人云云。此原据在洪字号,另有原租据一件存在周道蕴、卢锦华处。

一、同治五年五六月间,胡教士向轿夫黄祥升私租公地,写立永租凭据,经董事力争,领事始将教士及黄祥升私立永租契据七纸取回缴销,另由董事周丰元立暂租约据一纸,以二十年为期,书立丈尺四至,每年租银十五元。查此租据原在侯官县,现存通商局,并有图,存在荒字号卷内。

答何制军办乌石山案节略 光绪五年^①

一、问:同治六年租据上写有教士原住道山观右边直透房屋四间照旧年纳租银二十元,又租赁密教士原租之小地一块,面约每年增租银十二元等因。既有小地一块,教士自可影射,又何以辨其新起之楼不在小地之内乎?

答曰:此理固甚易明。查直透房屋四间,自该教士改建后,比原基虽更加宽,然南北不过八丈,东西不过七丈,计四间排租银二十元,而小余地只租银十二元,则余地必较四间排小至一倍可知,而四间之地横直不过七八丈,是小余地至多不过横直三四丈可知。据本山董事云,所谓小地一块,业已为教士改作厨房,确有可据,则围墙内之余地皆系侵占可知。且二十元只租横直七八丈之地,岂有十二元可以租数十丈之地乎?相提并论,必无是理。

一、问:教士将租屋违约改高,业已数年,当时绅士百姓何以不向阻止?

答曰:凡属公地,并非一人切己之事,苟无大碍,绅民怕事者多,何肯独自出头?只因光绪二三年火灾、水灾、瘟疫相继而来,绅民始查出洋楼位在丙丁煞方,有碍风水,以致百姓连遭大灾,然教士若不于高处另占洋楼,百姓犹勉强吞忍,乃教士复占筑高楼,所以民情不服。

一、问:洋楼后之围墙,教士业已圈筑数年,何以当时绅民并不说话,至今日始行争论?

答曰:当教士圈筑围墙之时,云以保护花木、免小孩糟蹋为辞,所以绅民不甚留意,自光绪二年教士欲将围墙内起盖洋楼,绅民即纷纷递禀,经督抚两院札行柏领事将围墙毁拆有案。盖教士仅以围墙为保护花木起见,绅民尚可相安,若教士以围墙为侵占建楼起见,绅民安得嘿然无言乎?

一、租据内只云小余地一块,今围墙绵亘数十丈,其地之非小可知。又中国文理言“一块”者,极小、极微之词也,当时租据中如言“一带”,则尚可指鹿为马,今仅言“一块”,则不问而知其地之无几矣。

一、围墙内教士既有数十丈余地,既系教士契买有据,尽可安心建楼,何以光绪二年胡教士复向僧顷波私租瓣香堂左边之地,光绪三年又向县丞许文奇私租祠后余地,则该教士亦明知围墙内地非其有也。

一、围墙虽已圈筑多年,绵亘至数十丈,如果该教士果有的实租据可凭,则围墙内之空地

^① 原书未标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甚多，尽可起造洋房，何必舍近求远，二年向僧顷波私租瓣香堂左畔余地，三年又向许姓租地，可见该教士亦明知该处地非己有也。

一、该教士原租道山观右之四间排屋并小余地一块，本在桥下，今新洋楼盖在桥上。

一、光绪二年十一月，教士欲于玉皇阁后放鹤亭、雀舌桥等处起盖，经通商局照会阻止，即经领事转谕教士停工在案，该教士当时如有租据，何肯停工？既已停工在前，何又兴工于后？

一、英领事六月初十日照会原有“贵道倘欲察勘英教士有无侵占界址情形，即由定订何日，以便派本衙门委员届日前往会同履勘”等因，当时局员并不派员会勘，此亦一错。

一、据雷在南七月初二日稟官，于道山观前日派兵役多人为之防护，洋人恃以无恐，工程日见迅速。

一、英领事已经饬该教士于六月二十九日停工，而教士不遵，七月初二日又复大兴土木。

一、史教士前以僧人租赁为凭，后以道山观右边四间租约为凭，前后异词。

一、胡教士于同治□年向轿夫黄祥升租地，又向道士租地，嗣经该山董事查出，经已稟明官宪照会领事，将以前租契作为废纸，另向董事书立契据在案，是该教士固明知乌石山公地僧人、董事不能出租，何以光绪二年又私向僧顷波租地？其为意存侵占，已无疑义。

一、英领事七月初十日辩驳四条内第二条“光绪二年时绅耆何以并无占地之语？柏领事履勘之时何以不将强行占造实迹指出”等语，查是时绅士实有侵占之语，经督抚宪会札领事，有案可查，通商局亦屡次照会派员会勘，柏领事总以胡教士外出未回为辞。

一、查四年六月间绅士林应霖以该山凡遇天君诞，即有各社会演戏祀神，现洋人占地建楼，恐届时看戏人多，致酿事端，请官照会领事转饬教士停工，以免生事，倘或不能，即请禁止演戏，俾杜事端等因。查该绅如果意存主使，何以不任众人于演戏时滋事，更为泄忿，乃殷殷然虑及滋事，反请官府禁止演戏？其不愿意众人滋事、并非主使，即此可为铁证。又，督抚宪严札通商局并行府县出示严禁在乌石山演戏，并严拿不遵示谕、仍欲演戏之东街小钱铺户陈宝官、南街庆丰年米铺陈文讷并演唱八仙各色人等，可知各官宪诚恐演戏人多，突见新洋楼碍及全省风水，致激众怒，是以出示严禁严拿，此可为官府并非纵容滋事之铁证。

一、同治六年胡教士在乌石山道山观左右租屋一案，查契内所载房屋系有间数、进数，并无另准改造字样，今全行改作高耸之楼，显与租约不符。

一、问：据洋人云，福州例凡租屋可以任意改造，若将来租主不要此屋，可以将屋拆去等因。

答曰：福州并无此例，何以言之？观同治五年八月胡教士向绅董周丰元等所立租约，明云“租主照依原旧界址起盖，不得稍有侵越，亦不得较民房增高”等语，是则五年之契载有准照原旧界址故可以另行起盖，六年七月之契只载间数、进数，并未载有准其另行起盖。是教士只能照旧屋居住，不能擅自另行起盖，固已确然无疑。且洋人所云起盖后租主不要此屋，可以将屋料拆去、仍将原地归还者，系指空地而言之也。空地本属无屋，故拆料后可以将原地归还；今道山观左右明明系以原有之屋出租，若租主擅将原屋毁去，另盖新屋，试问他日新屋拆去，仅以空地归还，业主每年得租几何，其原屋竟化有为无，业主其能甘心乎？此教士拆毁原屋之无理，固属显而易见者也。

一、问：据前此所云，则教士在乌石山所租之屋，无一处可以另行起盖者乎？

答曰：同治五年租据载有起盖及不得增高字样，故可以起盖，不能比民房增高。同治六年租据只载明原屋间数、进数，并有照旧纳租字样，故教士只能照旧将原屋居住，不能另行起盖。

一、问：同治五年租据书明丈尺、四至，而同治六年租据只有屋之间数、进数，并无丈尺界址，教士若以租据并未声明界址为辞，则界外、界内之地皆可任意起造，何从与之争辩乎？

答曰：同治五年教士所租，本系准其另行起盖者也，既准另行起盖，则恐起盖时侵占未租之地，是以不能不声明丈尺、界址；同治六年所租之屋系未言准另行起盖者也，既未言准另行起盖，则屋墙内即是教士既租之私地，屋墙外即是百姓未租之公地，当时因墙屋即是界址，所以租据内无庸书立丈尺、界址，此理原甚分明。

一、问：教士已将原租之屋全行改造，加宽加高，现欲查问原屋界址，从何勘明辨认？

答曰：教士并不知会地方官及地主，凭空硬行改造，论理应将改造之屋一概拆平，然后可以踏勘辨认。

一、问：道山观所租房屋不写丈尺、界址，何以同治五年七月胡教士向文昌宫董事租地，又写丈尺、界址，岂非前后歧异？

答曰：五年所租之文昌宫前系是旷地，旷地并无墙屋可作记认，恐起造时侵占四旁余地，故要写明丈尺、界址；道山观左右所租之屋系属原有房屋，屋墙即是界址，故不必写明丈尺、界址。且文昌宫地系准其起造者，故声明照民房格式、不得加高，道山观左右房屋系照原屋居住、不准改造者，故不必声明照民房格式不得加高。合同治五年、六年二件租约参观，可知一系将空地租赁、准其起盖，一系将原屋租赁、不准起盖也。

一、问：光绪四年五月教士于雀舌桥占地建楼，官绅何以不极力阻止，及迟迟俟其建成始行阻止，以致闹事，何也？

答曰：教士于五月建楼，即经乌石山绅董稟请地方官、通商局速行阻止。通商局及大宪照会札行请为禁阻文书何止十余次！地方官曾经两次亲自往阻，即领事回文亦答应令教士停工，乃教士悍然不顾，一面答应停工，一面催匠赶造，已造至十分之九始停工，岂非有心激成众怒？

一、问：当教士于四年五月建造新洋楼时，地方官何以不询明该教士有无起租地之据？

答曰：当是年五月底教士建楼时，侯官县刘曾亲往询问起造此地有无租据，史教士答以此地系向僧人所租，每年租银二十元，又云此事系胡教士经手，我亦不甚清楚等语。查向僧顷波于光绪二年五月，胡教士曾向私租瓣香堂左边，每年租银二十元，旋因绅董出控僧人盗卖公地，经官将租约吊销，此租约并未经中外官会印，岂得执为凭据乎？

一、问：教士将从前所租原屋一概改为高大洋楼，何以绅董当时不行阻止？

答曰：中国凡遇公地，并无人肯为出头，现二三年间绅董极力阻止，亦系因连年水灾、火灾，众人皆归怨于教士凿坏龙脉大石、洋楼高耸，所以如此齐心。然去年五、六、七月官绅何尝不一面劝阻，而教士一面起盖，视中外官宪之言不足重轻。观现在之极力劝阻尚且不成，即知从前纵然有董事前往劝阻，亦是无益。况董事林应霖不过因公出头控告教士，即诬以主使重罪，试问教士将来即有侵占，尚有何人敢出头控告乎？据该山董事云，从前教士将旧屋改为洋楼时，董事亦曾前往劝阻，教士答以“我不过暂时居住，将来尔要回原屋时，仍可还尔”，董事闻有此语，亦遂将就过去。此次非因水灾、火灾，想城内绅民亦未必计较及此也。

一、问：教士圈筑围墙，何以当时并无人说话？

答曰：教士初以住屋外时有恶丐、死孩，臭气难闻，禀知领事官函请地方官面商，准其暂行圈筑，以避秽气，不料教士初则篱笆，继则矮墙，继又高墙，日积月累，渐侵渐广，以致将他人之物视为己有。观光绪二年教士于蟠桃坞等处复筑围墙，经绅董控明中外官员拆去，可知蟠桃坞之围墙可占，则他处之围墙亦可占也。不料蟠桃坞围墙拆后，教士缩入，复筑围墙，各名胜仍包在内。

一、问：道山观自道光二十五年至同治六年洋人租屋之据共有数纸，应以何者为准？

答曰：应以同治六七月胡教士向道山观董事统租观之左边、右边共每年一百三十二元之租据为准。盖以前暂租之租主皆已离开，而星领事同治六年七月十八日照会内称转据胡教士换立道山观租据三纸，请照例盖印，分别抽存，并将前立租据移回抹销，是以前租据均已抹销。又光绪四年七月初八日星领事第二条申陈内，言及道山观所有租据一事，应以同治六年七月之租据为准，全案情节俱凭此租据为定等语。查此件同治六年七月之租据，系声明先纳租、后住屋、按季纳租者，凡中国及福州按月、按季、按年纳租之屋，租主只能修理破漏，从无另行拆卸改造之事，故不必声明禁止改造一层。且所租者是屋非是地，若将地起盖房屋，将来租主拆卸后，可以原地归还，业主尚不吃亏；若所租本有房屋，试问租主将原屋毁坏、另造新屋，将来租主将新屋拆卸另移，仅将空地归还业主，原租之屋竟化为乌有，业主其能甘心乎？且中国及福州亦并无此例。今附呈民间租契一张，并无声明禁止起盖字样，可知按季、按月之租约虽不声明禁止起盖，而租主固不得擅自起盖也。

一、问：胡教士于同治五年向陈圆成私立永远租约，可为凭据否？

答曰：此租约未经中外官盖印，业已缴回涂销，不足为凭。且查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贾领事照会内云：查道山观既属绅民募建，不便私租，自当退还租约，即交胡教士(修)[收]回，飭其遵照办理。其致福州府丁信亦云“苟为永远，未为合理，仍转为递年租”等因，可知贾领事亦已明言道山观系属绅民公地，不便永租之证。

第一次，同治四年十二月胡教士向道人陈圆成私租乌石山公地，作为永远租，议明租价八百元，经董事查出不与，始将该契涂销，该道人并写有赔非凭据与众绅。

第二次，同治五年五月胡教士又向陈圆成私租道山观左右房屋，议价五百元，写立永远租据，由贾领事照会地方官将租据盖印，经绅董查明，将陈圆成送官查究。嗣贾领事照会云：查道山观既系绅民公募，不便永租，仍当照旧递年租，将此次租约退还胡教士云云。

第三次，同治五年七月初四日胡教士又借与陈圆成五百元，嘱其写立借字，议明每月纳息二分二厘，即以每月息银抵每月租银，本银未还道人即不得收租云云。查教士第一次向道人议租，尚可委为不知原委，至第二次、第三次仍向道人私租，并要道人重利，试问道人有何余资可以还此母钱？岂非教士啖道人以重利，要之以不得不写永租之确据乎？

附 租屋通行常例十条：

一、中国规例，凡契内写有“断根”及“永远”字样，可由买主另行盖造，其丈尺、四至亦须注明。

一、凡系永远租赁之屋，其永远租钱系于交契时做一次付清，以后并无按年、按季、按月收租之事。

一、凡系按年、按季、按月收租者，即是先纳租、后住屋之例，倘业主要用此屋，按月者必先于一月前通知，按季者必先于一季前通知，按年者必先于一月前通知租主，业主方能取回此屋。

一、上一条所言一年前、一季前、一月前通知之事，系因租约内照平常例、并未声明取讨之期而言，若租据内既声明可于一月前通知取讨，则虽按季、按年收租者，亦可于一月前通知取讨。

一、租约内若声明先纳租、后住屋者，此最系租主不能长久视为己业、可以随时取讨之凭据。

一、租约内若声明倘若欠租任其讨回、如无欠租不得另租他人等语，倘业主将并无欠租之屋另租他人，租主可以控官议罚；若业主要将该屋讨回自用，则须按常例于一月前或一季前、一月前通知租主，方可讨回。

一、凡断赎及永租之屋，其屋内丈尺并界址俱要写明，缘此屋交与买主之后，即永远归买主经管，可以由买主拆卸盖造，故不能不将丈尺、界址声明，以防买主改造时侵占之弊。若按年、按季、按月收租之屋，并未声明准其另行盖造者，其屋不过暂时出租，可以随时将原屋取回，故只写明间数、进数，不必写明丈尺、界址，盖原屋内之宽窄即是丈尺，原屋之墙基即是界址，非比永远租买、准其改造之屋，恐其改造时可以侵出墙外他人之地，故不能不将丈尺、四至声明也。

一、凡仅租空旷余地，准租主另行起盖房屋者，则不能不将丈尺、界址声明，盖旷地并无原屋、原墙可以指作记认，若不声明丈尺、界址，恐租主起盖之时侵占四旁余地，故不能不将丈尺、界址声叙明白也。

一、凡此等按年、按季、按月纳租之屋，租主只得照原屋居住，如或要另租、要不租，可以随时将原屋归还，倘有压租者，业主于原屋收还之后，即将压租交还租主。譬如业主怕租主拖欠租钱，议租时即由租主先兑银若干交与业主，谓之压租。

一、凡此等按年、按季、按月纳租之屋，租约内有声明大修、小修之例，凡屋内之一切修理、补漏、盖瓦、铺地等件，费多者谓之大修，其费用或由租主全出，或由租主、业主各出一半，可以随时议明；费少者谓之小修，统系租主自主。惟此一等租例，断无全行拆卸改造之事，故租据内亦断不必声明有无准其起造。何则？租据内既叙明原屋之间数、进数，租主只能照原屋之间数、进数住居，若租主欲另改造，便是变没原屋之间数、进数，有犯中国通行常例矣。

再答何制军乌石山道山观右边租屋原委 光绪五年^①

查道山观房屋租与洋人，系于道光二十五年十月英官向道人黄教明议租观内前进西边披屋，面许每月捐银六元，经侯官县批准有案，此马翻译首先租道山观右边房屋之原委也。黄教明原禀在黄字号卷内。

又于道光二十八年七月英国若领事照会，据翻译官马禀，现赁道山观房屋过于窄小，屋旁尚有空地，堪以起造数间，因属官地，须先通知地方官方可举行等情。若领事照会在黄字号卷内。经闽县孔、侯官县郑据情申详，并绘图禀奉刘总督批准，图在黄字号卷内。飭观内住持林永懋代

^① 原书未标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造,于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竣工,计门房一间、内书房三间,马翻译于每月原租六元外,又每月添给香灯银一元。查该图内注明现住之屋计二间,应查此二间是否即系每月六元所租之屋,抑六元所租不仅此二间。又二间之上注明空地一处计二丈零,中隔厨房一所,又空地一处计三丈零,注明要起盖处,合计林永懋代造四间,并前住二间,应有六间。以此图按之,计新造四间即是同治六年所租之直透四间排地。此马翻译因原租每月六元房屋窄小,请准由道人代为起盖书房三间、门房一间,每月加给香灯一元之原委也。

又于庚戌年即道光三十年正月由英领事若照会侯官县兴,以英商根登向道人林永懋照租马翻译原住房屋,移送租稿一纸,其租稿声明租出右边房屋二间、厨房一间,又隔墙外房屋三间,现在房屋上下如有漏破,系懋先修理,嗣后修理系英商自出钱文,按月纳租六元云云。此租约在黄字号卷内。此英商根登接租马翻译道山观右边房屋之原委也。据董事云,房屋三间、厨房一间即成意轩。

又于咸丰五年六月初四日英教士温敦与方理向道人陈圆成租出道山观墙外右边直透房屋四间,每年租银二十元。原租约画有洋人花押二处,惟未经地方官盖印,其租约在宙字号卷内。此咸丰五年英教士温敦与方理接租道山观墙外右边直透房屋四间,即道光三十年根登所租之隔墙外房屋三间,道光二十八年道人代马翻译新起内书房三间、门房一间之原委也。

又于同治五年四月英国贾领事照会福州府丁:据胡教士禀称,伊现所居道山观旁住屋,乃系前英商根登向道人租出右边房屋二间、厨房一间、隔墙外房屋三间,于庚戌年正月经领事、侯官县会同钤印;又前教士温敦札成向道人租出观旁右边五间排披屋、空地等处,于庚戌年十一月经星(翻译)[领事]并侯官县兴会印,共年纳租银一百七十二元。可知胡教士手内亦曾每年纳租一百七十二元,何以嗣后星领事照复只云年纳租一百三十二元?贾领事照会在天字号。现因道人催租,不堪其扰,情愿兑出洋银五百元,由道人陈圆成立永远租据,飭县盖印等情。旋因绅民以道人陈圆成盗卖公地、私立租约,将该道人扭送管押,陈圆成伪契抄件系指右边四间排为空地,抄契在天字号。并由福州府照会,以公地不得私租,即据贾领事函复,以永远租未为合理,请仍转为递年租。此函在天字号。又据照会,查道山观已属绅民募建,不便永租,自当退还租约等因。此照会在天字号。此同治五年五月胡教士商议永租道山观左右房屋,经官绅力争,即将租约退回之原委也。

又于同治六年七月据道山观董事禀称:道人陈圆成潜逃,另募道人蔡明和接管香灯,诚恐道山观租银由道人与教士私相授受,致蹈前辙,禀请照会换立租约,以杜弊窳等情。经星领事送来租据三纸,内声明租道山观左边房屋等座银一百元,又租赁前教士温敦与方理于咸丰五年原租道山观右边直透房屋四间,照旧年纳租银二十元,又租赁密教士小地一块,面约每年增租银十二元,全年纳租一百三十二元,先纳租、后住屋,倘若欠租,听凭董事讨回,如无欠租,董事不得另租他人等因。此租据在洪字号卷内。此同治六年七月董事将道山观左右房屋并小地一块小地一块从前未见明文,此次始见。统租与胡教士,另立租约之原委也。

再答何制军办乌石山案节略 光绪五年^①

一、乌石山之雀舌桥、冲天台、放鹤亭、列岫、峭壁岩,乃山中古迹,如果该山董事果有将

^① 原书未标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古迹等出租，自必将古迹名目一一列入租据内，今租据中并无雀舌桥、冲天台、放鹤亭、列岫、峭壁岩等名目，安得指鹿为马，混将围墙内号为租界乎？且围墙内果经董事出租，该教士自当租定时圈筑围墙，眉目方清，何必于数年后以保护花木为辞，先插篱笆，又数年后再筑围墙，由渐而入，几欲使人习与相忘？谓该教士非有心图占，其谁信之！

一、乌石山之雀舌桥、冲天台、放鹤亭、峭壁岩等处刻有唐宋名人墨迹，非惟为该山第一名胜，亦通省第一名胜，每遇良辰佳节，游人无不访胜留连，则此处乃系阖省古迹，道山观董事亦安能擅自出租？今教士概将第一名胜之地占为己有，使通省登临访胜之人可望而不可即，揆诸教士平日待人如己之心，亦有触背。

一、光绪二年教士于雀舌桥、蟠桃坞之附近占筑围墙，经大宪据绅士禀转札柏领事，当将围墙毁拆，现在尚有墙基可凭，如谓并非侵占，教士当时何以甘心将围墙毁拆乎？不意此墙毁后，教士又缩入更筑围墙，而各名胜石刻仍包在内。

一、胡教士同治六年所租道山观右之四间及小余地一块本在雀舌桥下，今新洋楼跨在桥上，此又是侵占之一证。

一、光绪二年十二月教士欲于玉皇阁后放鹤亭、雀舌桥等处起盖房屋，经通商局照会阻止，即经领事转饬教士停工在案，在教士当时如有租据，何肯停工？既已停工在前，何又兴工于后？

一、据绅耆雷在南四年七月初二日禀称：洋人在雀舌桥占筑洋楼，地方官不惟不能阻止，而且日派兵役多人之为防护，洋人恃以无恐，工程日见日速，可见地方官保护教士之明证。

一、领事照会云及乌石山与电线局互换一事，现接英国教会回信，业已不允，惟本领事曾经禀明外部，尚未奉准部覆等语。是则教士应须等候英国部复回来，如其准换，尚须迁移，如不准换，再与通商局议明择地建造亦不为迟，何以该教士不候部覆，擅自兴工？不惟不遵条约“公平议价，不得互相措勒”明文，亦且不遵本国号令。

一、四年六月间当新洋楼建造时，地方官前往查问，史教士先则答云有光绪二年僧人租据为凭，后又答云有同治六年董事租据为凭，前后矛盾，足见遁辞。

一、胡教士于同治年间曾向轿夫黄祥升租地，又向道士陈圆成租地，均经地方官照会领事，以轿夫、道士无租地之权，经将该轿夫等假契追回涂销，仍由该山董事书立租据在案。是该教士既明知道士、僧人无出租通省公地之权矣，何以光绪二年既向僧顷波私租公地，又向道士谢至澄私租公地，岂非明知故犯乎？夫僧人、道士乃董事雇为各庙宇看守香灯之人，譬如人家之雇工及长随一样，世岂有工人、长随可以盗卖主人之业，而他人即安然受之者乎？然则教士之马夫、轿夫将教士之洋楼、教堂写契租与他人，他人亦即据为己业，想教士亦断不甘心，是非曲直，固可对镜而明也。

一、四年七月初十日英领事申陈四条内，第二条“光绪二年时绅耆何以并无占地之语？柏领事履勘之时何以不将强行占造实迹指出”等语，查是时绅士实有侵占之语禀明大宪，经大宪札行柏领事，有案可查。通商局亦屡次照会请派员会勘，柏领事总以胡教士外出未回为辞，迨四年六七月通商局又屡请派员会勘，而领事又屡云胡教士外出。是胡教士不欲会勘露出真情，固可略见一斑。

一、查四年六月间绅士林应霖呈禀大宪，以该山凡遇天君诞，向例各社会须演戏十余台，现在新洋楼高耸，有碍风水，恐看戏人多，突见洋人占地造楼，必致滋生事端，请地方官照会

教士停工待勘,如不能停工,即请地方官严禁演戏,庶免聚集闲人,致生意外等语。夫林应霖如果欲于八月初三日主使滋事,则何不趁天君诞演戏之时听由众人滋事,更可泄忿,且更浑然无迹?乃殷殷然思患预防,力请官宪出示严禁演戏,以免滋事,观此一节,即知林应霖之并非主使,已有确据。

一、福州官宪已经出示禁止演戏,其时东街小钱铺之陈宝官、南街庆丰年米铺陈文讷不遵示谕,仍欲演戏,并演唱八仙,经大宪檄县严拿有案,是可为官宪保护教士、不愿百姓滋事之铁证。

一、同治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贾领事照会声称:查道山观既系绅民募建,不准永租,自当退还租约,即交胡教士收回,饬其遵照办理云云。可知道山观不准永租,非独教士所深知,即贾领事公牍中亦已明明叙及。

一、咸丰□年六月初十日有领事雅芝函致福州府丁云“据乌石山教士胡禀称,住屋之外常有死孩、恶丐,臭气难闻,欲请于门外余地筑出围墙等因,该地曾经本领事目击,不过一片废地,原非民间掌管,而且顽石堆砌,非民间往来之处,若就此筑出围墙,既无碍于官民,实有益于教士,为此函恳贵府派员指点看验,谅无窒碍”等情。原函仍存府卷。即此一函,足见教士所筑围墙并非契买之明证。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丁日昌集 上

作者=赵春晨编

页数=855

SS号=12759944

DX号=

出版日期=2010.12

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一、奏稿

抚吴奏稿（卷一——卷六）

船政奏稿（卷七）

抚闽奏稿（卷八——卷一一）

其他奏稿（卷一二）

二、公牒

巡沪公牒（卷一三——卷一九）

淮鹺公牒（卷二）

藩吴公牒（卷二一——卷三五）

抚吴公牒（卷三六——卷八五）

船政及抚闽公牒（卷八六——卷八八）

办理乌石山教案公牒（卷八九）

三、书信（卷九——卷九七）

四、文录（卷九八——卷一一一）

五、诗词、联语

百兰山馆诗（卷一二——卷一六）

百兰山馆词（卷一七）

联语（卷一八）

诗补遗（卷一九）

六、专著

红楼二百咏序评（卷一一——卷一一一）

淮鹺摘要（卷一一二——卷一一四）

百将图传（卷一一五——卷一一六）

持静斋书目（卷一一七——卷一二一）

七、附录

（一）传记资料

（二）已刊、已辑著作序跋资料

（三）生平大事年表

封底

丁日昌集

下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赵春晨 编

丁日昌集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日昌集/赵春晨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2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ISBN 978-7-5325-5665-6

I. ①丁… II. ①赵… III. ①丁日昌(1823~1882)—
文集 IV. K82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6432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丁日昌集

(全二册)

赵春晨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金坛市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04 插页 10 字数 2,000,000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5665-6

K·1314 定价: 380.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卷九〇 书信一	865
致曹观察条陈进攻彩塘事宜书 咸丰四年	865
上袁午桥漕帅书 咸丰九年	866
复吉安陈镇军何太守询堵河事宜书 咸丰十年	867
复吉安曾吟村太守书 咸丰十年	868
上江西耆中丞书 咸丰十年	868
赣州途次上曾宫保书 同治元年	869
上曾中堂书 同治元年	870
上曾中堂书二 同治元年	871
上曾中堂书三 同治元年	872
上曾中堂书四 同治元年	874
上曾中堂书五 同治元年	875
上李中丞书 同治元年	876
上彭侍郎书 同治二年	877
代李宫保复总署书 同治三年	878
上粤抚郭中丞书 同治三年	879
上粤抚郭中丞书 同治四年	880
复上粤抚郭中丞书 同治四年	881
复李文园总宪书 同治四年	882
又复友人书 同治四年	882
复莫子偲书 同治四年	883
致曾国藩函 同治四年九月	884
致曾国藩函 同治五年正月	885
致曾国藩函 同治五年正月	886
复许仁山阁学书 同治五年	886
复彭雪琴侍郎书 同治五年	887
上郭筠仙中丞书 同治五年	888
致冯中允书 同治五年	888
卷九一 书信二	889

致曾国藩函	同治六年四月	889
致曾国藩函	同治六年五月	890
致署上海道杜筱舫书	同治七年	892
复总署书附加片一件	同治七年正月	893
复总署书附加片二件	同治七年三月	893
复总署书附加片一件	同治七年四月	894
复总署书	同治七年五月	896
致总署书附加片一件	同治七年六月	896
致总署书附加片一件	同治七年六月	897
复总署书附加片一件	同治七年九月	897
致三口通商大臣崇	同治七年	898
致总署书附加片一件	同治七年十月	899
复总署书	同治七年十月	899
复总署书	同治七年十一月	899
致朱脩伯书	同治八年	900
上李筱泉师书	同治八年	900
复马谷山督帅书	同治八年	901
致上海道杜筱舫书	同治八年	901
致马制军书	同治八年	902
复总署书附加片一件	同治八年正月	903
上曾中堂书	同治八年	903
致总署书	同治八年正月	904
复法总领事白来尼书	同治八年	904
复总署书	同治八年三月	906
复总署书	同治八年六月	906
复总署书	同治八年六月	907
复总署书	同治八年十月	907
致马谷山书	同治八年	908
致马谷山书	同治八年	909
复马谷山书	同治八年	909
致马谷山书	同治八年	910
致总署书附加片一件	同治八年十月十六日苏字第二十一号	910
复总署书	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九日苏字第二十三号	911
复总署书	同治八年十二月初一日苏字第二十五号	912

卷九二	书信三	913	
	上曾侯相书	同治九年	913
	复总署书	同治九年	914

复总署书 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	914
复总署书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苏字第二十八号	914
复总署书 同治九年六月十三日苏字第二十九号	916
复总署书 同治九年六月	916
复曾侯相书 同治九年	917
致总署书 同治九年	918
致总署书附加片一件 同治九年	919
致总署书附加片一件 同治九年	920
致总署书 同治九年	921
复总署公函附加片一件 同治九年	921
致总署公函 同治九年	922
致总署书 同治九年	923
致总署书 同治九年	924
致总署书 同治九年	924
致□□大公祖、□□仁兄大人阁下 同治九年	924
致辅翁 同治十年	925
致眉生仁兄大人阁下 同治十年	925
上李伯相书 同治十二年闰六月二十八日	925
复合肥伯相书 同治十二年十月	926
复李伯相书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	927
复王补帆中丞书 同治十三年	928
卷九三 书信四	929
上总署书 光绪元年	929
双衔上总署秘鲁换约事宜书 光绪元年	929
致沈葆楨 光绪元年	930
上恭邸论船政事宜书 光绪元年	931
上总署论各局轮船情形 光绪元年	932
上总署论电线事宜书 光绪二年正月	932
复总署书 光绪二年	933
再上总署书 光绪二年	934
上总署书 光绪二年正月十九日政字第二号	934
复总署论安纳船案事宜 光绪二年	935
复总署论安纳船案事宜 光绪二年	935
上总署论安纳船事宜书 光绪二年	936
再上总署书 光绪二年	936
复台湾道夏函 光绪二年	937
上总署论英轮船在乌坵洋面枪毙二命书 光绪二年	938

再上总署书	光绪二年	939
复总署论满得利船案事宜书	光绪二年	939
再上总署书	光绪二年	940
上总署书	光绪二年	941
致船政吴春帆第三号书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941
致将军文星岩第三号书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943
致藩台葆芝岑台字第三号书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943
致文将军第四号书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944
致吴霁轩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945
致沈葆楨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945
致李中堂台字三号书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946
致总署书	光绪二年十二月	947
致总署书	光绪二年十二月	948
上总署论索伯拉那船案事宜书	光绪二年十二月	948
卷九四 书信五		950
致船政吴春帆星使台字第六号书	光绪三年正月十九日	950
复何筱宋制军台字第一号书	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951
致何制军台字第二号书	光绪三年二月十五日	952
致翁叔平侍郎台字第□号书	光绪三年二月	953
致总署书	光绪三年	954
再上总署书	光绪三年	955
致总署书	光绪三年	956
致吴霁轩	光绪三年三月初九日	957
再上总署书	光绪三年三月	958
上总署书	光绪三年	958
再上总署书	光绪三年	959
致吴霁轩	光绪三年四月初四日	960
致夏筱涛	光绪三年四月初四日	960
致夏筱涛	光绪三年四月初十日	962
卷九五 书信六		963
致总署书	光绪三年	963
再上总署书	光绪三年	964
致两江制台沈书	光绪三年五月十八日	965
致芝翁	光绪三年五月十八日	965
上总署论索伯拉那船事宜书	光绪三年	966
致总署书	光绪三年	967

上总署论小吕宋虐待华工书	光绪三年	968
上总署论洋人勒抽毙命书	光绪三年	968
上总署论购铁甲船事宜书	光绪三年	969
致内大臣文	光绪三年六月初十日	970
致津海关道黎	光绪三年六月初十日	971
致钦差出使美国大臣太常寺正堂陈、出使日本大使翰林院侍讲何	光绪三年六月初十日	971
复两江制府沈	光绪三年六月初十日	972
复翰林院钟	光绪三年六月初十日	972
致船政大臣吴	光绪三年六月十六日	972
致船政大臣吴	光绪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973
致台湾道夏	光绪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973
上总署书	光绪三年	974
上总署论闽台难以兼顾情形	光绪三年	975
复李伯相书	光绪三年	977
复李伯相书	光绪三年	977
上李合肥相国书	光绪三年	978
卷九六 书信七		979
致总署书	光绪四年	979
致闽浙何制军书	光绪四年	980
复吴春帆星使书	光绪四年	980
复吴春帆中丞书	光绪四年	981
复翁叔平尚书书	光绪四年	982
上总署论球事书	光绪四年	982
上总署论乌石山事宜书	光绪四年	982
致总署函	光绪四年十二月	984
上总署论乌石山案办理情形书	光绪四年十二月	984
上总署论乌石山案书	光绪五年	985
上总署论乌石山案办理情形书	光绪五年	985
上总署论乌石山案办理情形书	光绪五年	986
上总署论乌石山案办理情形书	光绪五年	987
上总署论乌石山案由书	光绪五年	987
上总署书	光绪五年	988
上总署论乌石山案由书	光绪五年	989
致总署书	光绪五年	990
上总署书	光绪五年	990

卷九七 书信八	992
上总署论海防事宜书 光绪五年	992
附谨议赫总税司所拟海防章程三十条	993
附谨议操练蚊船未尽事宜十四则	995
附上总署论水师情形	998
上总署书 光绪五年	999
上总署书 光绪五年	1000
上总署书 光绪五年	1000
复闽浙督何论倭人废球事宜 光绪五年	1002
复总署书 光绪五年	1004
上总署书 光绪五年	1006
致沈幼丹制府书 光绪五年	1006
复总署书 光绪五年	1007
附条陈十七则	1007
上总署论各国情形 光绪五年	1009
复刘岷庄制台书 光绪五年	1012
上恭邸论乌石山事宜书 光绪六年	1012
上总署论洋务事宜书 光绪六年	1013
上恭邸洋务事宜十则 光绪六年	1014
上总署书 光绪六年	1015
附条议六则	1016
再上总署书 光绪七年	1017
上总署时务条呈五则 光绪七年	1017

三、书信

卷九〇 书信^①一

致曹观察条陈进攻彩塘事宜书^② 咸丰四年

昨日有郑姓乡绅自冠泷来，云目见彩塘贼匪制造竹梯数百具，购买火药、军器不少，此其志岂可问哉！此时惠来甫经失陷，各处人心摇动，或以为宜迟迟俟其变发，然后徐图控御之方，此乃乳臭子之见耳，乌可以论天下事！夫贼聚众至数万人，断不肯中道而止，彩塘距澄海三十里，兼有外砂贼乡为之引线，郡城有备，骤不敢犯，其制造竹梯等物，必图乘虚袭攻澄海无疑也。今贼糗粮不足，闻每日每人不过发钱二三十文，万一所掠得遂，则彼有所恃以号召无赖，将贼势益张而民心益散。为今之计，急宜三路进兵，使其难于接应。一由庵埠，一由龙湖，一由浮洋，四面夹攻，出其不意，彼一时措应不及，乌合之众，岂有不纷纷而鸟兽散者哉？故大兵速进一日，则贼势早消一日。星星之火，将致燎原，愿决意急攻，毋为众论所惑也。兹将进兵各事宜开列于左，以备采择。

一、大兵宜分三路进攻也。郡城重兵宜由浮洋、龙湖两路而进，以攻其背。吴郡伯宜由潮阳移驻庵埠，以顾根本重地。庵埠距彩塘不过十里，即可由华美一路进兵以攻其面，又遣一奇兵由鳌头直捣彩塘，以攻其腹心。至梅溪、冠泷等处，各宜扎勇接应，以断其窜逸之路，约定日期，同时进剿，则彼措手不及，必被擒矣。

一、定期不宜过迟也。该匪虽声称有二三万人，其实附近愚民，初则贪其财物、坠入术中，继则恐其欺凌、藉为声势。大兵一到，彼必即时瓦解。况又分遣绅士，持谕先往各乡解散胁从，则房族必能约束。此时早稻未收，人心不齐，出其不意，必能成功。若迟迟令其举事，则各乡匪党骑虎难下，更难解散。

一、横泷乡许姓、仙乐乡杨姓宜谕令作内应，以便夹攻也。如已定进兵之期，必先一日予许开长、杨二甲一谕，令其闻官兵号炮一响，即督率子弟奋力先驱，如能擒获逆首，自当给予重赏，其统带之人，登时赏给六品、八品职衔。如此则士气百倍，贼可不战而溃。况横泷、仙乐之勇皆其乡邻，熟识路径，尤易见功。

一、宜分遣绅士随同下乡解散会党也。计由郡中进兵，从浮洋至金石宫，必经西林、山兜、塔下等乡；从龙湖至金石宫，必经鹤巢、东风、大寨辜等乡。此数乡均经有人入其会党，必

^① 丁日昌的书信以往未曾单独结集出版，本书所辑书信主要采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和佚名编《丁中丞抚闽书牍》（抄本），亦有少量据手稿录出者。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一。

须分遣郡中素有名望、公正之绅士，先期携谕到乡，劝其约束子弟，毋得蠢动，大兵止诛首恶，不究胁从，则众心自安，而贼岂能肆其煽惑之技哉？

一、日期宜机密也。此时调兵募勇，总以到潮阳为名，临期始告知队目，方不致漏泄声气，使彼有备。

一、号令宜明肃也。统计三路兵勇不下五六千人，诚恐号令不明，彼此不相顾。必先期严立规条，面谕各队长，如查系某一队先退，即惟某一队之队长是究；某队先退因而贻误军事者，该队勇壮全撤，队目斩首；其有奋不顾身者，逾格奖励。惟赏罚严明，然后军为我用。其有混抢物件者，馘耳示众。

一、军械宜多备也。如布袋可以囊沙，鱼网、生牛皮可以御炮；天时阴雨，则护枪嘴之竹壳等物不可不备；雨甚不能用枪，则竹篙枪、长矛不可不备；临阵制敌，则火罐、喷筒不可不备。至于火药、铁子，又必须先期分足，方免措手不及。总须计出万全，然后有备无患。

一、船只宜多备也。查浮洋、金石宫自崩堤之后，洪水泛滥，非小艇不能渡，云步至龙湖亦须路过崩堤缺〔口〕、小河数处，必多备船只，方不致仓猝缺乏。

一、劫营埋伏宜预防也。贼多系各省遣回潮勇，甚为狡猾。我兵初到之日，必乘我人心未定，乘机埋伏劫营。宜另选精锐数百人，伏于寨口，以静待动，并严谕各队长，不许慌张告语，致乱军心，违者以军法从事。

一、军号宜预立也。各路兵勇已多，诚恐难以辨认，进止之日总以连响小锣六声为号，其大旗上另加绿带二条，以便记识。

一、贼之退路宜预先堵截也。大兵已三路夹攻，则彼无路可逃，必由蕉砂、泷溪头等乡逸入桑浦山，窜过邹堂乡一带，或由石井乡入海，或会归潮阳大股。查邹堂只有郑喜乐、郑婆罗一房入贼会党，其本乡不过四五百人，其廩生郑之桢一房最强，有数千人，并未入会。临期当遣人持谕飭邹堂郑之桢等，遇有贼匪入境，尽数擒献，加以重赏，则彼岂能逸哉？

上袁午桥漕帅书^① 咸丰九年

顷接上海来信，探闻夷人自天津败回，即在市中收回帐目，并有将货物搬移下船者，其胆怯可知。首酋赫金于六月十八日在上海因伤身故，闻此酋水路最熟，频年兵端皆系该酋挑畔。其次酋亦复受伤，真夷毙者四百余人，受雇之宁波、香山人伤毙者亦复不少。经此次大加惩创，虽有纠集复来之说，然夏令已过，风潮不顺，天津礁多港浅，定不敢再蹈覆辙。但明岁南风司令时，不能不加意提防。夷人诡计百出，或收合余烬、声东而击西，或勾连土匪、直寻而枉尺，或重利诱惑游民，或设法阻截海运。总之此时不能令夷为我用，当先令中国人不为夷用，而夷之路径生；我不能用彼之长，我当用我之长以避彼之长，而夷人伎俩穷；其狡然思逞者，不能不用剿，而志在通商者，未尝不可兼用抚，而夷之猜忌生、形势涣。凡此刍蕘之见，皆漕帅洞鉴之余，冀效涓埃，特抒浅陋。近闻粤东夷船亦少，四月时要求毕抚军于西炮台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二。原书将其写作年代误标为“同治壬戌”，今据史实改正。

玉沙面一带准其建造夷楼炮台，又索和款四百万，方肯出城。叶相三月初七身故后，柩已运回，厝寄斗母宫。佛兰西闻亦近有邻衅。至由闽甯粤之石花姑一股，自嘉应收复后，已由连平甯至湖南，知关台廛，顺以附陈。

复吉安陈镇军何太守询堵河事宜书^① 咸丰十年

拜别德晖，忽逾半载，不敢一通书于左右。兹承下问，殷殷以抚建一带时有警信，沿河一带民心颇为摇动，询所以堵河之法。窃以为守城必先明地势，堵河必先明水势，知贼必如何而后能乘我之间，而后得我所以御之之方。语曰：“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谨条其略于左，惟高明采择之：

一、群贼麇聚浙省，计春夏间贼必全股西趋，图扰我军后路。常玉山一带有左军固守，当可无虞，惟衢处之交可以入闽，折入于江，由闽之边地而趋，则由光泽出广丰、建昌，广信当其冲，而吉安之患在下游；由闽之腹地而趋，则由武平出瑞金、宁都，赣州当其冲，而吉安之患在上游。守下游则水深而宽，得力全在长龙；守上游则水窄而浅，得力全在舢板。但查三脚滩至赣城，水路五六百里，仅恃此数十号战船，岂能寸寸节节而御之？惟有飭令沿河各乡分段设防，由三脚滩至龙王庙为吉水属，应责成吉水县举绅办理；由梅滩至白沙为庐陵属，应责成庐陵县举绅办理；由延津渡至牛头滩为泰和属，应责成泰和县举绅办理；由窑头至良口为万安属，应责成万安县举绅办理；由太湖司至储潭为赣州属，应责成赣州举绅办理。无事则将沿河各村编造保甲，派定段落，筹定经费；有事则半里搭二草棚，每棚二十人看守，夜烧明火，昼视烟墩，如望有贼匪偷渡，即施放号炮，以便炮船闻声聚集救援。彼沿河居民皆切剥肤之虑，固可以辅水师耳目之所不及矣。

一、自新淦以上，以桐江湾为最要；吉水以上，以龙王庙、麦潭为最要；庐陵以上，以张家渡为最要；泰和以上，以延津渡为最要；万安以上，以罗塘湾、武索为最要。自武索至储潭，滩更多，水更浅，尤为防不胜防。窃谓凡扼要之处，宜专派炮船常川驻守，而岸上又建设望寮，有事则调募勇丁数百人在该口堵守，以壮炮船之气，俾贼匪不致乘间偷渡。而有关于吉安郡城之得失，则尤以龙王庙、麦潭、张家渡三处为最，一有警信，必须派陆勇驻扎岸上，并督同水师沿河游弋，防其闯过。盖此三处河面最阔、水最深故也。

一、龙王庙对门为永丰小河，张家渡对门为吉水小河，河内渔船小艇常有数十百号，贼虽凶悍，不能冯河而渡。一有警信，必须着公正绅衿带同团丁，将沿河小船尽行驱至郡城西岸，编列字号，给以口粮，分拨勇丁在船，以便临时策应，既免为贼用，又可壮我军威，此一举两得之道。但驱船出口，可用绅而不可用差，可用团丁而不可用兵勇，盖差勇与渔人气味不投，且恐恃势勒索，得钱卖放，绅团则谊切梓桑，情喻理劝，必当尽其力之所能为也。

一、堵河面之贼，用远乡之绅团不如用近河之绅团较为切己，事得着实。查三脚滩以上有武举孙体乾向为团首，螺子山以上有监生王子材向为团首，神江山以上有千总曾金榜向为团首，此三人者，皆有身家、识礼义，而且能号召乡团、一呼百诺，宪台试召而见之，询以方略，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一。

必能有裨于今日之时务也。

一、淳化乡民情虽强悍抗粮，而御贼为出力。咸丰六年之变，该乡死事者将近四百人，中如胡姓、曾姓，皆能卓然自立，倘作其气而用之，亦可以少纾东路之患也。

复吉安曾吟村太守书^① 咸丰十年

顷奉钧言，恍如挟纊，并以贱恙未愈，时廛慈怀，感恩知己，何日忘之？金陵师溃，不意东南半壁俱为贼有，非独劫运使然，抑亦人事未至。当时若即扼守平望，两浙尚可保全，乃相率逃窜上海，名为乞援强邻，实则自投罗网。谋贼不从，不贼复用。吁，可叹也！今日为江右计，惟有于玉山屯扎重兵，严查奸细，凡溃兵、难民自江浙来者，概不准一人一骑入我内地。令一镇将驻扎衢州，将难民妥为安插，溃兵量为收用。收辑溃兵即以保护难民，固守藩篱即以保全门户。其饶州、九江，凡外奸可通之路，必先节节稽查堵截，俾内匪已清，然后外患可遏。尤必拣择忠信智勇之员，训练三千精兵，如王璞山观察从前军令，惟兵少而后饷可足，饷足而后令可行，令行而后兵民可合为一。如此精兵约有三道，无论贼从何来，皆可肆应。其各处老弱无用、有名无实之勇，可以从渐裁汰。若俟贼已至而始招集乌合之众，则临敌未有不溃且乱者也。夫祸患之属，耳闻者转瞬即可目见。今日之事，惟有官绅刻刻卧薪尝胆，节无益之费以养精兵，通上下之情以固民志，严关津之稽察而清外奸，重侦探之赏罚而明贼势，扼全局之形胜而防闯窜，庶几能守而后能剿，可静而亦可动。至广东股匪，现窜至英德、曲江之樟树潭等处，距韶郡仅七八十里，窥其情形，必由乳源窜入南雄边界之百顺司与信丰上游为近；次则由乐昌窜入桂阳、郴州，与莲花厅永新、永宁为近。由前而言，则赣州当其冲，江省之患在手足；由后而言，则吉安当其冲，江省之患在心腹。探闻该贼头目为侯成达、豆皮春、小火姑等，曾由粤窜江，复由江回粤，故逆党江楚人亦复不少，约计不下三万余人。目下惟有步步为营，蹙之使仍回粤西旧巢。何则？粤西十年兵燹，百姓逃亡者十之七八，无地可耕，无物可掳，聚则获食不易，散亦裹胁为难，然后压以重兵，以剿为抚，不过半年，可以聚而歼旃。耆中丞业已咨调南康勇，并札调吴观察带勇前来，迎头截剿，但贼势已厚，堵之正复不易耳。盖在官则不患无兵而在无饷，在民则不患不练而患不团，故今日异声同叹，又不独粤中为然矣。

再，贼匪现已窜至仁化地界，连日获贼讯供，有云欲由惠州窜至福建，有云欲由桂阳、郴州旧路窜至江西。惟贼计甚狡，每以弱贼缀我劲旅，而以劲贼争我要害。但其势已众，难以觅食，若能坚壁清野，俟其饥疲而伏精锐以截之，可以制其死命也。

上江西耆中丞书^② 咸丰十年

粤东逆夷未退，土木频兴，宽固养奸，急虞束湿。西北两江土匪亦复猖獗如故，朝闻禽猕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一。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一。

于东境，夕报啸聚于西隅。居民恐官不足恃，豢贼时而豢兵；募勇恐贼尽见裁，时擒而亦时纵。闻缺饷已至四十余万，从前兵勇撤之则旧欠难清，仍之则积疲愈甚，汰冗鼓锐，尤不能不仰费经营。总之，官与夷共省城，则处处受其挟制而收复无期；兵以贼为奇货，则人人皆思苟延而成功无日。盖两者不能并举，则莫如先平土匪，使内患已除，然后生聚教训，蓄全力以攘外夷，庶几其有豸乎？从前江省情形，决裂几不可收拾，自从中丞与曾帅秉钧运筹，和衷共济，群盗望风解散，以至今日全省皆得复庆更生。粤东局面虽属棘手，而民思效命，户易筹捐，似较江省更胜一筹。将来旌节按临，以激为劝，使豪杰之士望风思奋；以剿为抚，使无赖之輩见睨日消；以守为战，携贰其与国，离间其腹心，乘彼短而用我长，使狡敌、强邻束手而归命。以中丞之声威如彼，而可乘之机如此，行见外靖内安，可烛照龟卜而数计也。

赣州途次上曾宫保书^① 同治元年

随侍皖江，倏经半载，感恩知己，魂梦依驰。叩辞后于二十三日抵江省，晤蔡观察，已将宪谕转达，蔡观察深为感激。伊现随营广信，一俟差竣，即当驰至安庆，面谢恩慈。某现在赶站前行，大约初旬可抵赣州。承谕舟中无事，可将粤厘情形据实禀陈，以备采择，兹谨开列六条，聊当刍荛之献。官保谕以刻下办理粤厘必较从前稍轻，旨哉斯言！非特穷氓奔走感戴仁天，而商贾流通，来源旺则税务亦可日增。濒行时载承钧谕，以幕府、上海、粤东三者尚未定局，飭令在赣听候示遵。惟粤东本属桑梓，而某又系微员，可以暂行而不可以久处，可以采访利弊而不可以经手钱银，此种隐情，想蒙默鉴。某才识本下，阅历又浅，及身得以亲侍大贤，私心至为欣幸。蹄涔之水，明知无补于沧溟；拳曲之枝，辄思托根于泰岱。余俟谒李观察后续行禀达，谨将广东厘务大略情形，开列呈电：

一、访闻省、佛二处前办包充商厘一举，为弊滋多。包充者由商人迳禀大帅，一奉批准，即到处设卡开办。有试办十年者，有试办五年者，而每年正额之外，尚先有报效一层，自四五千两起至一二万两止，钻营请托，公半之而私亦半之。然包充之人率皆市侩刁徒，若无十分希冀，安肯如此踊跃急公？一经批准，则加派重抽、以多报少，坐卡之人不谙轻重，窥箝探篋，无异盗贼，上与下俱受其累，而彼则坐享中饱之利也。此时必须改弦易辙，方能招徕远商。若辈或年限未滿，或巨资已献，明挠暗阻，轳辘必多。似宜函致星使，于到粤后采访明确，如果充商之举利少害多，自宜一律裁除，以苏商困。

一、粤省事尚可为，惟开财之源在于澄清吏治，必关津无警而后商贾可以流通，必苞苴不入而后土棍不敢把持，必委派得人而后书丁不致重抽私索。闻粤中痼习已深，颇有积重难返之势。此时星轺初至，首重得人相助为理。查卸南韶道吴昌寿、广州府李福泰二员，公正明洁，民心爱戴，且均久任粤中，情形熟悉；至于绅士则候选道潘仕成、伍崇曜等类，皆好行其德，素洽乡评。近闻潘已中落，不复出预世务，然当事者苟能真诚相待，想亦必愿协力维持。以上二官二绅，似宜函致，星使虚心邀令在局，必于兴革之间有益无损，且民望所归，亦可藉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一。原书将其写作年代误标为“咸丰庚申”，今据史实改正。

资镇压。其余应用委员，即责令该官绅各举所知，庶获端人取友必端之益。

一、乡僻小卡以及城市工匠、肩挑小贩，所得之利甚微，而所敛之人甚众，公私烦扰，最足以致物议沸腾。盖商贾情愿在一卡统还一两厘金，不愿在两卡分还五钱厘金，何则？搜查烦琐，货物难于关顾，不便一也；延搁时日，或赶不到站而遭贼，或湾泊无所而遭风，或赶不及期而市价骤贱，除厘税不计外，尚多生种种轳，不便二也；小卡偏僻，为众人耳目所不及，经手胥役多所需索，不便三也。若斟酌将小卡裁撤，小贩免抽，则商人感颂，货物流通，商人所出较从前为少，而军饷所入较从前为多矣。

一、粤省自洋务更变之后，局面迥不相同，而民情浮动，尤虑其别滋事端。盖省垣中外杂处，稽察难周。货在船而人在店，其贸易也，见单而不必见银，明沾布而暗沾丝；其买卖也，凭物而不必凭簿。操之过急，已恐倚洋人为搪塞之端；驭之不严，又恐效前辙为侵吞之计。此时固不能不顺导輿情，以求事之有济。若距省稍远之行商，自宜设卡抽收，庶有把握。

一、粤中巡船最为厘务漏卮。洋药生意为粤省第一大宗，而巡船明包暗送，投税者不及十之一二，带船武弁气焰雄赫，连樯直进，管卡者心不善之而固无可如何也。可否函商星使熟商督抚，将管带巡船员弁，择其声名尤劣者惩办一二，并明定章程，巡船过卡仍照商船查核，庶可稍绝走私之弊。

一、高州贼势未松，信宜尚未收复，肇庆土客一案若办理不善，必蹈汉回互斗之覆辙。省中闻积欠各营军饷不少，千疮百孔，自是实在情形。苟当局合志同心，俾厘务日有起色，则酌分数成留在本省，顾粤省即所以顾饷源，亦在情理之内。又，茶叶、洋货二宗，自汉口、九江设口以后，粤厘大为减色，但此有所绌，则彼有所盈，又不能徒守拘墟之论矣。

以上数条，皆就某目前所知者据实牖陈，但百闻不如一见，一切情形，候至粤后再当缕述。

上曾中堂书^① 同治元年

粤东厘务自李观察到后，厘奸剔弊，气象一新。复联络东省官绅，和衷商办，刻下诸事似觉不甚齟齬，足以仰慰慈廑。曾卓如制军信已专人送去，兹有回信一件，敬即附便转呈。郑玉轩孝廉如须来皖，自当遵谕代送川资，以资膏秣。北江五厂共计炮船五十余号，本属过多，惟从前英、清一带向为贼匪出没之所，每致水路梗塞、商旅不通，自去年沿河分段设立炮船后，客货流通，于厘务未尝无益。兼之白土、连州江口两厂须查截私梟，故所需炮船尤多于他厂，现经就近分拨两号炮船与芦包厂，其余俟察看情形再行酌裁。九、十两月因各处风鹤频闻，商旅皆有戒心，货船较少，厘饷尚不及前此两月之旺。第三批厘饷八万两，此时计可抵拨粮台。第四批饷除拨金陵大营委员采买洋枪六千余两，又礮炮委员丁道杰领银五百两，又洋硝委员张令领银二千两，共银六万两，亦于十月二十二日委员起解，此时水逆风阻，恐须十一月底方能到皖也。此次洋枪等件，系委员往香港采买，价贱器良，现经委员接解赴皖，仍遵谕留该令在局襄办。至各卡开设以来，均无打卡滋事之案，省垣素称浮动，近亦贴然就范，此皆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一。原书将其写作年代误标为“咸丰庚申”，今据史实改正。

中堂德望遥孚，故顽梗不敢复蹈前辙。闻金陵大营业已转危为安，此后再接再厉，想不难势如破竹矣。

上曾中堂书二^① 同治元年

前到赣州，曾肃寸牍，计呈慈鉴。嗣于六月自赣兼程，已于七月初抵粤。星使先于六月初一航海而来。此间一切情形，迥出意外，平地忽生荆棘，人心险于山川。利源非不可浚，而掣肘者多；弊窳非不可除，而同心者少。幸星使刚柔相济，深费经营，始能略有眉目。日昌惟有勉竭涓埃，勤同星使，因时利导，利有可兴者，虽艰巨而不敢惮烦；弊有可除者，虽细微而必须振刷。务使涓滴归源，有裨军糈，上之可以裕国，而下之仍不病商，但不致十分决裂，终当委曲求全。仍求中堂随时随事，启瞶发蒙，北望慈云，尤深翘企。

一、日昌初抵南雄、韶关一带，即闻制府复函，有痛陈粤省瘠困、厘务万不能办之语。及见各官绅，则家有其书。商民观望，未始不由于此。

一、韶州四月以前厘金，耆中丞提充闽饷；其五月份厘金五万余两，除韶州府史守支发北江兵勇口粮约银一万两零外，余银经制府提归省库。又北江盐厘向归韶州之白土墟、连州江口两卡抽收，自五月以后，亦经运司奉札扣存在省。又茶捐一款，虽由藩司发给，实收请奖，究系在韶卡抽收，向归耆中丞提用，为韶局统收分报之款，自五月以后，制府亦议提归本省支用。粤厘向以盐、茶二宗为最旺，若概行提省，又须为代发北江兵饷，则韶局所余厘金便觉无几。以上三件，经星使再三咨商，始将前提五月份韶局厘银并运库所扣盐厘，共银五万余两，均经送回，惟茶捐则以有碍捐输名目为辞，相持未决也。

一、现奉星使面谕，择于七月初十日在省城朝天街设立总局，总理委蒋道、职道并预委李道三员，随办委吴丞、叶令并预委陶令三员。其外局拟设立西关外华林寺，现委吴道、李守、伍绅等员，定于七月十六日开局，一俟与各行议定章程，即行开办。

一、粤厘除韶关外，以芦包为最旺，其次则有新会之陈村、江门、肇庆之后沥，惠州之白沙等处，即照旧章而论，每月亦可抽银三万两。星使现拟于日内一律提归总局抽收。其未设者，如省城之西关、南海之佛山、东莞之石龙、三水之西南、潮州之汕头、琼州之海口，亦为商贾辐辏之地，统俟体察情形，亦当次第设局办理。

一、盐务以东、西、北三江为售路，北江盐厘业经耆中丞于十一年三月初一开办，颇有起色，东、西江尚未举行。星使昨委颜丞、温牧二员，前往东江察看兴办，而制府以盐商瘠苦、必不能办为词，咨驳前来。惟能办与否，必须委员亲历细查，方知实底，未便以制府一驳停止不行，致大局俱形观望。现仍委颜、温二员前往，并咨复制府矣。西江亦拟日内委员往办。

一、省、佛二处前办包充商厘一举，流弊滋多。包充者迳禀制府，一奉批准，即行开办。有试办十年者，有试办五年者，而每年正额应缴之外，尚先有报效一层，自一二万两起至四五千两为止，钻营请托，公半之而私亦半之。然包充之人率皆市侩刁徒，彼若无十分希冀，安肯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一。原书将其写作年代误标为“咸丰庚申”，今据史实改正。

如此踊跃急公？一经批准，则加派重抽、以多报少，上与下俱受其困，而彼则坐享中饱之利也。此时必须改弦易辙，若辈或年限未滿，或巨资已献，明绕暗阻，辚轳必多。星使现饬旧局将此种未完之件，赶紧清厘干净，仍即一面设局开办。

一、韶局所抽盐厘，向有正引、融引、积引之分。正引者，本年所销之引，饷课较急，厘亦较轻，故韶局定义每包抽厘二钱；融引者，他埠借销之引；积引者，从前未销之引，其完课比正引稍纾，其获利亦比正引为厚，故韶局定例每包抽厘四钱。本年六月间，制府并未咨商星使，辄允商人所请各引完厘，批归一律每包二钱，恐盐厘从此更无起色。已经星使咨驳，并行韶州府仍照旧章矣。

一、韶局五、六两月厘金，除由地方官开销勇粮外，计可提存七万两。星使拟于七月底先行委员运解皖浙，以济急需。

一、粤省事尚可为，惟开财之源在于澄清吏治。必关津无警而后商贾可以流通，必苞苴不入而后土棍不敢把持，必委派得人而后书丁不敢重抽私索。今此间上行下效，已有积重难返之势，虽经星使认真清厘，然强宾不能压主，于厘务根源究难以十分搜剔，惟有尽其心之所能到、力之所能为者而已。

一、高州贼势未松，信宜尚未收复，肇庆土客一案日久蔓延，亦恐为他日腹心之患，省中百孔千疮，自系实在情形。苟当局合志同心，俾厘务日有起色，则稍为挹注，顾粤省即所以顾饷源，亦在情理之内。将来办有眉目，如何分润之处，想宪台必有变通。又，茶叶、洋货二宗，自汉口、九江设口以后，粤厘大为减色，但此有所绌，则彼有所盈，又不能徒守拘墟之论矣。

一、粤省于七月初一骤起怪风，拔木倒屋，即海上所谓飓风也。省河上下数百里船只，十损八九。其时某等适在韶城查厘，幸而获免。委员叶令自韶行至清远，船经打碎。省中新造红单船四十号，全行破损。计伤毙广属商民十余万口，盐与杂货沉失最多，为百十年未有之事。现在店铺以及船只均经逐渐修理。

上曾中堂书三^① 同治元年

某抵粤后，曾经两肃禀函，想已仰邀慈鉴。某才疏筦榷，地处梓桑，约束太严则桶箍必连，机缄不密而丝绪又纷，兼之五岭蔽天，风尚迥殊，主客之势已分，人人殆将侧目，今昔之情复异，在在皆值燃眉，徒焦心而虞无补，方棘手而叹奈何。兹奉钧函，备承启迪，以敬士为爱民，民气通而关格定无阻滞；以恤商为裕饷，商力足而财货益可周流。惟和而后克孚众志，惟婉而后不拂輿情。陆贾说佗，不取拘牵之义；相如谕蜀，但加激劝之词。盖先能刚不吐、柔不茹，而后可虚而往、实而归也。谨奉指南，庶免背北，谨将应行请示事宜条列于后：

一、从前已办厘金，以韶关、芦包二处入项为最多，韶关经耆中丞亲定章程，尚无弊窦，惟芦包则内外交朦，弊端百出。其商货为书巡所瞒者无论已，即入公之款，每百两尚有加费三两，以及挂号钱、年规钱、补水、加平，任情需索，正款可免而私费必不可省。此次业经星使大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一。原书将其写作年代误标为“咸丰庚申”，今据史实改正。

张告示，一律革除。盖私扰少则公项必多，兴利不如除弊；苛求息则转输较易，体恤便寓招徕。其从前书巡概行裁革，通飭各厂一体仿照韶关章程，由委员选择司事，勤赏惰革，舞弊则办。缘书巡先有报效，委员不得专选革之权；司事并无护符，委员可以施劝惩之术故也。总局仍拟密派委员，改装客商，分投察访，如有仍前作弊者，必将该厂委员严参一二，以儆其余。

一、星使前经通飭各厂，以七月为始，所有厘金一概解归总局，俾可转解皖浙各饷。嗣经粤省军需局通飭各厂暂且缓解，一面详请星使，将芦包六厂仍归本省支拨军饷，俟高州军务告竣后再行改归总局。经星使批驳，而司道等仍复再三牍请面求，以为此举不谐，高州必致饷匪兵哗，于饷源大有关碍。某细加察访，似属实在情形，兼之各厂自奉本省上司严札，亦遂观望不解，不得已稟商星使，将七月份六厂所收厘银，暂且拨回本省支用，八月后不得援以为例。除江门一厂厘银未到外，拨去厘银共二万九千四百一十八两零。所谓六厂者，芦包、后沥、白沙、江门、陈村、佛山是也。但揣彼情形，高州军务一日未能完竣，则此中厘务一日不无纠缠，将来应如何酌量分成之处，统候钧示遵照。

一、韶关茶捐一款，粤省军需局以捐输为词，原经拨回本省，嗣经星使批驳，始请改归总局，其北江留防兵勇口粮，亦一并归厘局支发。统计以茶款抵口粮，尚有不敷，但茶捐归并一气，名目较为画一。而勇粮内开销防护厘厂巡船，亦属不少，似未便颺颺计较。此后茶捐请奖，即应由总局给发实收，详请奏奖，以符定章。

一、东江盐务前经星使委颜守、温州同往察看情形，旋据稟复，东江盐务旺销，在私而不在官。缘官盐每年仅销五万正引，以每包抽厘二钱计之，共每年应抽银一万两，其间缉私、设厂等费复耗去十之八九。而东江私盐则愚民趋利若鹜，结党横行，屡酿大案。抽官禁私名义甚顺，而民风强悍，斗夺必生事端；官私并抽所得较丰，而私涌官疲，商人得以诿过。再四思维，一时尚无良策。现拟于惠州府属选择公正绅士二三人，会同委员妥议善法，务使行之有效，不致欲速不达。一俟续稟如何，再行请示办理。至江西盐务委员，甫经到厂，未据稟复。

一、省城外西关分局自七月十六开局后，某会同广州府李守、廉州府王守、伍、梁、潘、易各绅，以及在事委员等，均逢单日必到该局议事。惟西关行店最为繁盛，而民夷杂处，稽察难周。货在船而人在店，其贸易也，见单而不必见银，明沽布而暗沽丝；其买卖也，凭物而不必凭簿。操之过急，已恐以洋人为搪塞之端；驭之不严，又恐效前辙为侵吞之计。现在各行举出公正绅士，认定二分数目，按旬一报，倘有报不足数，轻罚重办。目前业经议定三行，其余各行亦有眉目，再加情喻理劝，一两月内总可一律定夺。此时试办数目，其中果有弊端，再当改弦易辙。缘省中坐贾数年来屡办不成，故不能不顺导輿情，以求事之有济。其余征收行商各厂，均系按货抽厘，俾无弊窦。

一、此次厘务虽系奉旨办理，而星使究系客官，较之本省督抚登高而呼、群籁响应者，其势有间。现在细察本省官吏情形，大约以抚军一席，星使必系替人，故尚不敢明为作梗，但望此事即真，于厘务便大有裨益，否则属员皆暗中仰体本省督抚之意，诸事难免掣肘。近日复传言伊藩有坐升之说，此信果真，则广藩一席能将李道位置，尤可藉资整顿。缘此间土衍物博，抚藩中倘得实心经理之人，于筹饷一道不惟江浙可资接济，即东南数省亦可望源源挹注也。

一、江省采办洋硝委员德兴县丞张国经，于八月二十到粤，据称奉李藩司面谕，须办四五十万斤。以现在价值每百斤约十二两计之，需银五六万两，提净及脚费每百斤又须加银三两

余。总局前奉星使行知，亦未实指办硝多寡数目，现与该员商定，由局发银五六千两，先行试办。此后应续给若干之处，统候钧谕示知，以便遵办。

一、第一批解皖、浙厘饷，共库平银七万两，已于七月底动身。昨因芦包六厂七月份解款暂拨粤省，现复严札催提各厂厘银，俟月底、月初凑有成数，即发委员赶解第二批，以济急需。

上曾中堂书四^① 同治元年

某抵粤后，曾肃第三次禀函，想邀慈鉴。兹奉钧谕，正在迷途，忽逢南指，千里外斯民情伪如在目前，积蠹根源难逃神照，何利何弊，已抉摘之无遗，或创或因，惟遵循而勿懈。谨将现办事宜条复，伏祈鉴核示遵。

一、粤中当道自厘务拨归外省，不无意见，此犹在人情之中，至六七两月将韶局盐、茶两大宗提归省库，以及批减盐厘、咨驳东江查办盐务，此矛彼盾，几至决裂。幸星使刚柔兼尽，区画得宜。某等谊在梓桑，势同瓜李，已未能过于板执，亦安敢徒事模棱？惟有相见以诚，庶积滞可通而芥蒂可释。现在彼此情形，较不龃龉。前提省库盐、茶各饷，早经解回，茶捐亦改为总局办理，已照江省章程由总局给发实收，汇请星使奏奖，以清眉目。其芦包六厂除将七月份暂解本省接济军饷，八月后仍归总局提拨，不复援以为例。但期长久如此，虽不能融同水乳，亦不致涣若炭冰矣。至制府前指驳原奏一信，至今尚未递到，殆所称两好必有溢美之言，两怒必有溢恶之言乎？宪谕引湖南丁伊辅学士一书，想亦类此。

一、北江防勇口粮，当时虽经耆帅奏明归省给发，嗣因省库无款可支，仍经耆帅批归韶局支发。查此起防勇，内有炮船五十四号，多系防护卡厂、拦截私盐、护送商船之用，我若不肯通融，彼必尽行裁汰。北江上而白土、连州，下而英德、清远，向为盐梟出没、土匪麋集之所，撞搪和应，不可爬梳。近来沿江劫夺稍少，商贾得以流通，盐梟不敢拒捕，亦未始非炮船巡缉防护之力。统计水陆弁勇薪粮，每月应支银一万零六百两，为数原属不少，俟将来高州军务稍平，人心稍定，似可将陆勇先行酌减。候李道到粤，会商妥协，回明星使办理。

一、芦包等厂，司道前开四月份清折，仅抽厘银二万四千两，亦系实情。虽源有通塞，时有旺淡，未能固执一律，然自接办后，较之从前已有起色。即如芦包厂，从前每月收数约在一万四五千两，接办后八月份解省一万九千余两；后沥厂从前每月收数约在一千余两，接办后八月份解省二千五百余两。其余坐贾各厂现尚相等，但一切浮费业已删除，书巡已不获瓜分，自无所用其朦混。商人又别无献替，则亦不敢过于欺瞒。以理衡之，此后收数必当比从前较为旺畅。惟迩来茶叶以汉口、九江为捷径，洋货以香港、澳门为漏卮，失此二宗，于广东厘务亏短非浅鲜也。

一、东、西江盐厘苟能仿照北江办法，杜私抽官，不惟有益于厘，而且有益于正课。但此举必赖地方禁绝梟贩，实力整顿，方可望有起色。从前耆帅驻扎韶关，议办盐厘，上下无不阻挠，及后决意举行，责成有司水陆设卡，多造巡船，分路扼截，始克有成。故货茶厘于十年七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一。原书将其写作年代误标为“咸丰庚申”，今据史实改正。

月初一开办，盐厘直至十一年三月始开办也。计至今年五月，韶局盐厘收数已二十二万两，实为裕课一大宗。东、西两江源远流长，断无如此巨款任其中止之理。惟不脚踏实地，骤然设卡，专收官则私盐价贱，必致额引难销；兼抽私则土棍把持，必致打卡滋事。且府县以及盐商等皆知此举曾经制府驳阻，即不敢公然抗遏，亦必致阳奉阴违，万一别生枝节，转使藉为口实。而一卡滋事，他卡效尤，反致掣动全局。故入手之初，必须确有把握，然后可一气呵成。顷据东西江委员禀称：须多设炮船，杜绝私贩。职道拟俟星使出闾后，禀请兼飭府县实力协办，乃克有济。惟星使究系客官，诚如宪谕，有理财之责，无驳吏之权。闻新中丞不日可到，倘路过皖江，尚求宪台面加淳托，俾吏治得与饷源相为表里，则批郤导窾，更可迎刃而解矣。其廉州、琼州、潮州各府，亦皆查有端绪，一俟李道到粤，商派委员，再行前往办理。

一、八月二十二日高州兵勇溃败，卓参将受伤，丢去饷械不少。省城外亦有会匪结党，虽经拿获首犯，人心尚为皇皇，制府已请星使代办监临。肇庆土客相持日久，亦恐酿成大祸，皆与地方、厘务两有关碍。当道倘能未雨绸缪，粤东庶几其有瘳乎？

一、第一批厘饷七万两，于七月二十七日起行，因南雄一带水浅滩高，八月二十七始报过山，计本月初间定可解到。江省粮台投纳第二批饷银，因将七月份六厂拨归本省军需局三万零两，复发交江省委员张国经来买洋硝六千两，现在总局仅存银五万两，只得尽数提解，已由藩司委员张树勋，定于闰八月二十日起行，计解皖省三万两、浙省二万两。此后仍当严催各厂集数汇解，计第三批约九月望后可以起行，数目或当较此次为多也。

上曾中堂书五^① 同治元年

某抵粤后，曾肃第四次禀函，想已仰邀慈鉴。兹奉钧谕，仰蒙指示周详，无任钦佩。谨将目前应办事宜逐条请示。

一、奉谕厘卡乏员，定于寒士中选用，此不惟厘务目前可资得力，即藉此亦可培植人材。惟全材难得，大约光滑圆转之人，易于动听而难以踏实；浑厚坚朴之人，不能入时而尚可任事。与其取高明，不如取沉实。然此种材料颇属难得，尚当细心物色，以期任得其人。

一、韶关茶捐自奉星使批斥后，仍同厘金归总局提解，将来请奖，亦拟改归总局，详请星使汇奏。如此办理，似较画一，当于第三次禀详陈。惟省城旧有茶捐，不在韶关之内，本省意欲朦匿，当经禀商星使，俟将来归入分成中扣算。

一、粤中积习相仍，多骛虚言惑众，不期实事求是。近日有献策，欲通同洋人，在香港、澳门多雇火船，把截海口，加抽盐税，每年可得数十万两者，此其一；省城有赌场，即所谓白鸽票也，有欲于每一票厂设一委员，专抽赌利，每年可多得二十余万者，又其一；省城有闾姓票，亦与赌相等而风尤盛，有欲于闾姓票中按所得之利分其半而为厘，一次可得银十余万两者，又其一。且谓赌馆、梨园，俱可凑集巨款。凡此陈说之人，徒为好大喜功之言，藉以牟利，即窒碍决裂而有所不顾。幸星使确有定见，不为浮论所摇。某等亦惟有与二三正派官绅熟商妥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一。原书将其写作年代误标为“咸丰庚申”，今据史实改正。

办，立脚已稳，自可渐次扩充。若暗昧苟且，似非所以仰体中堂维持风化之意。故虽群议纷纭，惟有持之以静。

一、第二批解厘饷银五万两，于闰八月二十日起程。现奉星使谕，于九月十五日起解第三批厘饷，约计连各厂尚未解到之银合算，可得七八万两，现经专人分路严催，想可如期不误。其余各条均于前次禀复矣。

上李中丞书^① 同治元年

自东南多事以来，大小臣工以知兵称者，不知凡几。当其挟策陈言，若谓荡平苏浙、擒缚伪酋，若疾风之振枯叶，烈日之融霜雪耳，一旦膺封疆将帅之任，非畏葸以张贼势，则卤莽以误军机，求能坐言起行、处万不可为之地为之裕如者，自湘乡相国外，盖几几乎不可遇之也。惟我中丞抚军吴会，其时沪渎孤悬、兵饷两穷、势岌岌不可终日，而中丞能以身任天下之冲，以至危至劳者自处，而以至安至逸者处人，鼓浩然之气，与造物争胜负，理足而数不得屈之，是岂侥幸尝试于万一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老泉曰：“在朝廷而百官肃，在边鄙而四夷惧，坐之繁剧纷扰之中而不乱，投之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其我中丞之谓欤？顾某尝独居深念，以为事变之来，方兴未艾，环顾九州四海，未尝无人，然在上不免乏才之叹，在下尚有遗贤之议，岂求贤之未得欤？抑得之未尽其用欤？其谓今日所应措施之事甚多，而尤要在于求贤才相为佐理；次则东南数省熟商会议，不分畛域，择必争之地以战，可争可不争之地以守；次则师夷人之长技，效其法而不必用其人。今有挟谈天炙毂之术，恃秦仪口舌以遨游士大夫间，闻其言可惊可喜，按其实而无所有者，此其术足以动当道，当道亦易为所动，然任一事则僨一事，固可烛照龟决而数计者也。若夫沉几观变、为朴实有用之学者，固不肯持所有以干人。其伏处下僚，才足以任樽俎折冲，能足以效一官一邑，言词丰采不足以动众，势位悬绝，虽欲持所有以干人，其道无由。窃闻中丞指挥筹划之余，钱谷刑名不离于目，驰檄飞书不离于手，此固惕励忧勤，挽回积习之盛事。然独任则劳，分任则逸；独任则丛脞不免，分任则过功可核。夫可用之才，固未必能胜用之之人。梓人操绳墨，而众匠持斧斤听使令于前；舵师望水流深浅曲直，而群工皆执篙楫以唯唯听命。若使梓人而执斧斤，舵师而执篙楫，吾恐栋宇之未必中规，大川之未必利涉也，故某窃愿中丞访人材以资佐理者此也。

西贼滋扰以来，几几扑灭而卒致猖獗者数矣，其前则苦于有可乘之机而无其人，其后则苦于有其人而无可乘之机。今年四月以来，广德克复，浙事几可为；宁国、庐州克复，皖南北几肃清；东西梁山、雨花台克复，金陵几瓦解，以为东南大局，指顾可定矣。卒之洪党溃叛，东道梗塞，鲍营疾疫，宁国复危，败贼北窜，和、含戒严，固天心之未厌乱，抑亦人谋未尽臧欤！九洲为长江锁钥，实金陵咽喉，当时已未全力攻克，致长江不能全为我有，且为我后路之患。愚谓今日宜缓各路进攻之师，乘冬令水涸，专力攻复九洲，必使内无心腹之忧，然后得尺我之尺也，得寸我之寸也。语曰：毒蛇螫手，壮夫断腕。今毒且内攻于心矣，尚可迟迟拘行军之成格哉？且分各省论之，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固宜各进各境；合全局论之，则吴皖为要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二。

区,浙江为绝地,为今之计,莫若暂以浙省未复之地委以游兵,声东击西,牵制援贼,而合各路重兵,由镇江进捣常州,截贼之首尾,使金陵与苏州不能相顾,而后可致贼而不为贼所致。掣利剑而击猛虎,中其背则虎不死,而人反为所伤;中其首则人不伤而虎伤,再击之而虎无不死矣。浙江固贼之背,而常州则贼之首也。贼众随地可添,而我兵限于节制;贼饷随地可取,而我饷限于储藏;以不必战之地牵制我可战之兵,是贼以下驷敌我之上驷,以上驷、中驷敌我之中驷、下驷也,则贼且日益暇,我且日益困。日前诸大帅兵力本不甚厚,若又寸寸节节而分御之,则尤觉其单。注沸水于鼎,其热可终朝;分之于壶,其热可顷刻;再分而注之于杯,则不须臾而冻矣。何则?势聚则厚,势分则薄,理固然也。某所谓宜合东南数省,不分畛域,统筹全局而后进兵者此也。

夷人火器固精,然其技可师,而其人不可用。闻宁波各路间有借资夷卒为前驱者,此辈匪我族类,抚以恩则骄,绳以法则离。夷人口粮甚重,养一卒可以抵中国之三,则用夷卒一千,养我兵三千矣。兵在将不在器,胜负在气不在法,择我之将,师彼之器,可指挥如意,其始也不致有调遣不遵之患,其继也不致有尾大不掉之忧。某在粤曾向领事官询习火器、礮炮制造各法,彼固不吝指授。若各路能督飭文武员弁专意搜求,复令士卒演习之,则我之火器固未尝不可精,而我之兵固未尝不可用也。道光年间新闻纸云,中国兵若能人人精练,是天下第一等精兵,非欧罗巴各国所可及,可见夷人未尝不心折我兵之可用,特所以用之不得其道耳。今日士大夫往往谓火器为技艺,耻而不屑习之者,然自身心性命之学而言之,则诗赋、小楷皆技艺也,不龟手之药可以败越人,乌在其为技艺哉?苟得夷人之秘而演习之,精益求精,则今日固可以戡内乱,即他日亦可以壮外防。迩来俄罗斯势渐大、气渐高,涓涓不塞,将成江河,细察端倪,可为隐虑。兼之英夷狡然思逞,非真有感恩慑威之意。我若能擅彼所长,彼又何所恃而与我颉颃乎哉?某所谓师夷人之长技、效其法而不必用其人者此也。

某江右微员,久甘废弃,蒙中丞特达之知,置之左右,只以奉差来粤,事与愿违,款款之忧,积于中而不能自己,是以不揣疏贱,敢贡所知,以期有当万一。使天下士闻之,谓如某之愚陋拙劣,中丞不惟不呵谴之,〔又〕从而采录之,则世之才胜于某、识高于某者,必于于而至、源源而来矣。受知既深,不敢以谀词进,惟中丞恕其妄而察其诚焉。

上彭侍郎书^① 同治二年

今日得瞻山斗,所以慰藉之者甚厚。樗栎散才,久为人唾弃,乃蒙大君子饮食教诲之,此中怦怦,觉不裘而暖矣。承谕以为长发之害在一时,夷人之害在百世,及今若不杜渐防微,将来必至积重难返,旨哉斯言!盖不啻睹夷人之肝腑,揭其隐而发其覆矣。夷人横行海外不过百余年,西南洋诸国半为所灭,五印度财赋之区为所灭者十八九。昔年如此,今日可知;待各国如此,待中国可知。刻下沪上官绅大半以英夷为信义之师,可恃以为保障,是则不然。夷人通商虽有五口,其精华全在香港、上海两处,顷宁波已失,夷人除粤东之外,专赖上海一隅收江海之利,若贼则毫无节制,万一上海为贼所得,彼岂能市肆不惊、秋毫无犯哉?故夷之出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二。

全力守上海，用我之饷，以养彼之兵，藉我之利，以去彼之害，一举而两利备焉。然目前我兵力所不及，不能不出于此，若专恃以为金汤之固，则谬甚矣！何则？夷计甚狡，其意盖欲使鹬蚌相持，而彼于中取渔人之利。设贼亦与彼议有定章，咱以重利，则彼又未尝不可以我为孤注，五印度前车之鉴，可为寒心。故在我立足之地坚定而不摇，即夷有中变，亦不至为其所卖。以大黄、芒硝治病，身虽愈而元气由此而耗，固当速立补方以挽回之，今日之藉夷力以拒贼，何以异此？贼势虽大，然皆乌合之众，且浙江地密人稠，平时米食本资外省接济，重以兵革连年，(东)[农]作半废，贼所收溃卒及新胁之众不下数十万，人愈多则饷愈匮。我若能内保里下河、通泰余米之地，不令再有意外，闽广、台湾各口不准米谷偷漏接济，而时出奇兵以扰之，计至夏秋之间，贼进无所得，退无可食，饥溃相争，必有内变，将彼之土崩瓦解可烛照龟卜而数计也。上江西条程遵谕附呈，伏求训诲。因公与揆帅痛痒相关，故不敢稍有藏隐，若以是沽值，则某之所万万不敢出此者也。

代李宫保复总署书^① 同治三年

前奉六月初四、初九等日四十七号至五十号各函，内开办理丹国换约一案，当已事竣，专牍奏咨，并两次函呈鉴察。续奉六月十九至七月二十四等日五十一号至五十六号钧函暨钞寄各件，谨悉一一。除补给丹国换约凭照，仍照布国成案，不用英、汉合璧之式，由刘藩司盖印送交，火器营官弁到沪，随带跟役均已酌给口粮，已分起咨呈毋庸赘陈外，承示英国照会，以该国留沪官兵居房窄少，恳请行知酌办一节。前因上海城内学宫自咸丰十一年借给英兵居住，实不成事，经丁日昌、应宝时等嘱令迁让，巴夏礼虽已允行，但须每月另给租房银六百两，嗣又强索一千两即可议定，俟办结再为咨报。威使照会时，正当商请迁让学宫之际，自知理绌，故隐约其词耳。至法兵借住上海城隍庙，本年三月间经会防局与领事议定，俟该国撤兵，该处地基、房屋并归还地方官收回，比已据详咨呈在案。查英兵房租、长夫等项用款，缘系会防上海，月费甚巨，近来逐次议减，仍月需一万五百余元。现在江浙肃清，东南大定，苏省兵力有余，沪上似无须洋兵协守。巴夏礼允俟请该国君主示谕，五个月以后或可撤兵。如该国公使再与贵衙门提及，应请相机劝导。敝处与关道必力持此议，酌量妥办也。

西洋阿使并无在沪消息。至监督与领事会讯罚办之案章程七条，遵即行关试办，税务司章程二十七条亦照函示通致各关一体留心讲求。此等章程，皆属切要之件，经尊处详加酌定，似甚圆妥。惟各国领事无不袒庇洋商，遇有应罚之案，关道讯办，领事在坐必不肯缄口，似非会讯而实仍会讯，恐侵中国罚办之权，已密致丁日昌细察议复矣。呢分轮船现准大咨，应仍归九江关管辖。该处税务司哈们德告退之缺，系派帮办惠德接办。李华达既系李泰国之弟，自不应令司税务。洋药免单江海关于七月初四日起遵饬停发，据称税务司查明此项税款每年约短收十余万两，计沪关每月进项更减矣。颁赏戈登章服昨已寄到，业经委员并加鼓吹，送交戈登祇领。常胜军医官马费，人颇正派，应赏给二等宝星，亦饬照式办给。戈登因湖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二。原书将其写作年代误标为“乙丑”(同治四年)，今据史实改正。

州克复，拟于冬间回国，现带洋枪队五百人扎营青浦之北干山，尚未交卸，容与妥议接手之人，仍归中国调遣。黄铜片免税一案，飭关查明自用者免税，转售者照征，自应分别察办，已据详咨复在案矣。

至外国商人出售轮船，春间曾据赫德与关道议定，必须报明领事官与关道，给与凭照，不准私买驾驶。但中外商民聚集已久，交际颇深，往往自相授受，不肯经官，且华商藉可诡寄洋商名下，骗捐取利，莫可究诘，实难查禁。该关道丁日昌拟请转咨贵衙门，照会各国公使通飭各口领事，禁谕洋行，若有内地人置买火轮、夹板各船，须由华商公具联环保结，禀明关道，稽查给照，似亦防弊之一法，未知各口领事、洋行果能认真遵行否？业据丁日昌来禀咨呈察夺。该道另有密禀一件，识议宏远，附录呈览。洋人以船炮为性命，不惜倾数千百万之货财，竭亿万众之心思，积十百年之功力，乃能坚固若此。中国用兵日久，财赋空虚，又陆多水少，素不讲求，一旦改弦更张，智者虑其难成，愚者诧为多事。惟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迫，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强张本。或俟经费稍裕，酌择试办，祈加意焉。

承询洋药制造一事，查京师铜轮制法，久为外间取效，前火器营官弁到苏，带有火药，曾经面试，已远胜常品，较之外洋三字瓶细药则力量尚逊，又有渣滓未净。洋枪非用洋药不能及远，诚宜急讲制造之方。敝部粗细洋枪约有三四万支，攻剿殆无虚日，用药极多，不得不向洋商定购，源源运济。计炮药百磅，价银十三两，细枪药百磅价银十六两，尚与中国火药制价仿佛。尝觅访洋人造药方法，闻另有一种机器在外洋，已值二万余金，又须洋匠能用，每日出药多而费力少，其配合材料似有外国药物、木炭，另一名目似中国藤麻之类。此间未能骤得其器，偶尔仿照制合，实不及洋药之质重而力猛，容再悉心研求。如得其器与人，学制果有把握，当再奉闻。大抵造船炮、军火一切机器，有专用者，有通用者，竟可合为一厂，若买制齐全，须数十万金，事事可通。丁日昌请设制造外国船厂，须以广购机器为第一义，精求洋匠为第二义也。敝处所设西洋炮局，其机器仅值万余金，只能制造短炮与炸弹，收拾零碎铜铁家具，其他不全之器甚多，谨以密陈。

上粤抚郭中丞书^① 同治三年

日昌自去秋叩送慈旌，依依不能自释。嗣奉檄襄事营务，奔走于无锡、嘉兴、常州各处，碌碌无少闲。蒙以庸愚登之荐牍，私心且感且惧。感者感中丞鉴空衡平，不以人自私而公之于吾君吾相之前；惧者惧己识力未能坚定，中道陨越，为知己羞。每读“学术湛深，才识出众”二语，至流涕呜咽，不能自立，而不敢以片言鸣谢者，诚以中丞以人事君，不存丝毫植党市恩之意，而日昌只当勉自刻励，深求乎行己处人之本，不敢以浮文相报，自蹈罪戾，致负期许也。

五月间奉署理上海关道之命，以六月初二日任事，骤膺非据，深惧覆餗。此间财赋所出，全赖于商，地虽滨海，物产远不逮闽浙鱼盐之利，两无所居，古所谓穷海也。外来之民踵接踵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二。原书将其写作年代误标为“乙丑”（同治四年），今据史实改正。

交，肩摩毂击，殊州群哄，犷悍剽疾，柔则褻体统，刚则生事端，此外人之难于抚驭者一也；南北人材近以此为孔道，持温卷、挟荐书以干者，不知凡几，酬之则为无益之费，不酬则生觖望之心，此宾僚之难于接纳者一也；城外东、北两隅，西人之居日廓，藏垢纳污，诘不胜诘，劫夺频闻，无可踪迹，实皆粤浙莠民倚为逋逃藪，我欲捕之，动辄掣肘，近更肆然无忌，此盗源之难于廓清者又一也；官吏窟蔽，玩愒相习，利之所在，绝尘而奔，凡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法言异语，莫由感格，魏禧所谓“明末人颜甲厚极，力掐之无一点血出者”，此吏治之难于整顿者又一也；疮痍之后，十室九空，蚕桑利失，货殖计穷，烟井萧条，科敛未已，吴民昔本柔懦，今皆变为犷悍，恣睢浸淫，不可爬梳，宽固养奸，急虞束湿，此民气之难于复元者又一也。日昌受事以来，辄以为流之浊也，由于源之不清；形之斜也，由于表之不正，故将海关陋规概行裁汰，所有盈余涓滴归公，约每年可资助正饷四五万。守令之弊，在于因循，不肯担当利害，厥病曰痿、曰疰，非旦夕所可疗。佐贰中之贪墨不法者，已择尤参撤一二，以儆其余。宾客非以公来请，辄婉词谢绝。西人潮往汐来，刻无暇晷，但举其大纲而略其小节，示以大信而不间以虚文。所有城内屯兵，如学宫、丝茶公所，均已迁出，再能积诚相感，或可略就范围。惟苏松漕粮，积弊最深，为祸最烈，前经中丞敷陈利害，民庆再生，但至今尚未更定新章。予余黎民泯然将尽，行见死者不能复生，而生者又将就死，每当拯援乏术、束手无策，辄叹受人之牛羊，而不能求牧与刍，为可耻也。所幸官保开诚相待，随事训迪，惟当行之以渐，持之以恒，其诚之所能及与力所能行，当拳拳勿失，若识之所未及与力所未能行者，则有待中丞指其迷而示之的也。

伏维中丞立纪振纲，化民成俗，粤民犷戾之气为之一变，而又举贤惩贪，使百姓阴受其福而不知，公之施于粤民者可谓至矣。日昌窃谓今日天下之患在无才，非真无才也，在上者乐因循而安苟且，人习见其然也，能者无以自见，不能者亦得以俯仰其间，是以事日见多而才日见少。是非中丞重赏重罚，则人才之真不出。东南大难以次削平，论者以为已安已治矣，然而泰西各国据我咽喉，入我心腹，譬如堤防不坚，任洪水旦夕冲啮，势必破溃决裂之日。日本以西法造船炮，其于我也，朝发夕至，亦足为异日东、南、北数省之患。日昌所谓才者，非但文采之足观也，要求有用之学；又非恃以口舌争也，贵求自强之基。李忠定公曰：“自今以往，岂无机会，贵当及时而用之。”日昌谓及时而用者，即先事而图之意。夷务之兴二十余年矣，临事未尝不误，既事未尝不悟，及其悟而误者已不可为。夫轮船、飞炮，岂空言所能驱之去者？要在绸缪未雨，备御而抵制之。乃当轴者但求了事之才，不求任事之才，卒至事不可为而后已，可不为太息哉？粤省地大物博，又为西人麀集之所，通达夷务、足以备折冲御侮之资者，当不乏人，伏惟中丞留心采择之。日昌自知愚下，不能称中丞特达之知，而辄愿中丞预储有用之才，以备不虞之需，其所殷殷恳祷者，固非仅观目前得失已也。

关道事烦冗，以刑钱幕友习气太重，不愿延请，判牍皆亲自为之，兼以水土不服，常多疾病。力小任重，终恐颠覆，望中丞不吝教诲，有以终始成全之，不胜感激悚惶之至。

上粤抚郭中丞书^① 同治四年

去腊捧读钧谕，蒙训诲周详，所以期望振拔之者甚厚，欲一吐胸中所欲言，仰答知己，以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三。

洋务丛脞，寸衷郁郁，继复患肝病，乳傍结气成块，具牍乞病，未蒙官保许可，抱疴浮沉，无所建白，自知获戾于大君子之日久矣。顷载奉手谕，已奖借其所以能，又劝勉其所不能，拳拳之意，溢于言表，某敢不勉力奋励，以副高厚之望于万一！

夷人粤东码头败落后，其势全聚于沪渎，法之李梅、英之巴夏礼、美之西华，皆著名凶狡、变诈百出之人，群起而相与为难。从前彼所要胁关道，无非虚与委蛇，有将顺而无辩论，目前可以优游，而祸患在数十年之后。刻下揆情度理，力与争执，而荆棘丛生，大波轩起，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如小轮船驶入苏、湖，纵横内地，包揽我利权，窥伺我机务，相沿日久，习为固常，某决意禁绝，巴夏礼等以开衅为言，终不为动，相持半年，顷方就绪；又如吴淞口炮台地基，俄罗斯及美、英各国均重价购买，营、县得贿，印契历有年所，某到任后查出，多方设法，亦始索回；又如洋泾滨赌风最盛，某出示严禁，择尤惩办，英、美租界虽已肃清，而法国租界依然。故吾所有一切交涉，宽固养奸，急虞束湿，唇舌为之敝，心血为之枯。从古外夷与中国，不恃理而恃力，力强于彼则理伸，力绌于彼则理屈。故今日欲谋夷务，必先由中国之自强始，不能自强而欲以口舌相争，虽有仪秦之辩，无所用之。某受事不及十月，须发已白其半，屡求卸肩，而官保不允，徒劳神竭精耳，于国事安有神益？

粤东吏治，疲敝已甚，中丞不避嫌怨，汰其粗而扬其精。某之所知者，如潮阳冒令，士民赞不绝口，一邑如此，他邑可知。粤中人情浮动，忽远图而乐小惠，其于公维持纪纲、转旋元气、兴大利、除大害之苦衷，盖未能尽喻之，然公赤忱为国，可鉴天日，贤者智者固不废甘棠之颂歌也。抑某尤有进者：理乱之要在乎知人。粤中风气，凡喜与官吏交涉之人，率不肖者多，自爱者少，某远隔数千里，未识中丞所恃为耳目手足者为何人，倘耳目闭塞，则聪明皆非我有。中丞之于某也，不以众人待之，而以国士待之，故不震惊中丞之名位赫奕，而祈中丞之知人善任，使膏泽之施于下者可流也。郭、杨二军虽苏军得力之人，然郭能战而谋不如杨，杨能谋而勇不如郭，殆如水母目虾，杨、郭固自不愿分军，而李官保亦不愿其相离，致生蹉跌也。昨奉手谕时，即谆谆转致各统领，并上书官保，力求转圜，而机会相左，竟有不能尽如人意者，自愧人微言轻，无力斡旋，瞻顾桑梓，扼腕太息而已。何子贞太史薄游沪上，相得甚欢。其余有挟而来者，辄复漠然置之，毁与誉所不计也。承赐《三礼通释》，心烦事冗，无由翻阅，谨置架上，以壮观瞻。

复上粤抚郭中丞书^① 同治四年

窃某昨具芜禀，虽抱斐然之志，惧貽率尔之讥，荷蒙渊怀亮鉴，矩训俛颁，奖借之余，勗以学问经济，当追配古人不以贤于流俗而自足，厚意殷殷。某虽弩钝，愿铭崔子玉之座，书颀孙氏之绅，其为感激，何可言喻！承示文、散二弊为中与外不能相胜之故，仰服大君子深识远虑，推见至隐。伏谓文法之敝，纷纭烦扰，同归于伪，苟事事从真字入手，天下何事不办？某所谓“真”，即公之所谓“质”也，非文之谓也。至于散之为病，由于上下挟一自私自利之心，各图其利，不相为谋；各趋于巧，不能相入。夫私非圣人所讳与先王之所禁，宜合百姓众私成天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三。

下之大公，夫如是何患于散耶？无如人各一私，积私成疑，官疑民私而劫之以威，民疑官私而不怀其惠，疑则事阻，疑则情睽，睽阻日深，遂日趋于散而不可复合，此但知有私而不善用私之道也。《周官》一书，视民事如家事，后世不善法之适以病民，是则私之为害，而又济之以刚愎自用、鹵莽灭裂。曾子曰：“民散久矣，由上失其道。”可不惧欤？窃尝谓中外不能相胜之故，由于中国不能以自胜，能自胜矣，极其终亦将有以胜人。二三君子担荷世道，必有大力量、大作用存乎其间，非区区目前自利而已。制造轮船、火器，原期沿海商民以为利便，来示谓尤宜用之于粤，必粤人公喻此意而后可行，惟是其中机括，乘势利导，操纵颇难，要非积之以诚、持之以久，事未易办。至某前所陈四难之说，实因质性本疏，巧宦未学，而又居不大不小之官，仅得循无咎、无誉之分，欲振作有为而每多窒碍，苟且塞责则扞心难安，以此言难，万无解免。若夫明公勋业已盛，位望亦尊，于以肃吏治、清盗源无难也，而犹以为难，然则如某之才力、地位相去甚远者，又何说之辞？粤人客沪多，某当官任事，不甚晋接，近持法稍严，以此召怨，桑梓亦不暇顾。承询部下各属员及绅士贤否，颇未深悉，以后如有所闻，当即奉告。伏蒙略分言情，条示曲折，用敢申明盛意，兼述鄙见，不辞觊缕，冒渎尊严，曷胜惶恐之至。

复李文园总宪书^① 同治四年

上海一隅，为西人麇集之所，怀柔绥集良非易事，兼之英酋巴夏礼诡诈万端，熟悉中国事宜，其余十余国领事亦复良莠不齐，就范围而谙礼仪者十不获一二，因而内地奸民倚仗洋势，联络勾结，恣睢浸淫，不可爬梳。某以为欲责人之就绳墨，必先自己不贪污始，故抵任后将所有陋规全行裁汰，例得盈余除公用外，按月解充军饷；廉得税务司所用蠹役数名藉公掊克，赃数巨万，皆绳以法；洋泾滨向为藏垢纳污之所，近缉获盗魁数十名，尽法惩办。各洋酋近日亦知某不可欺，颇就范围，民情亦各安谧。某赋性迂陋，不能孟圆水圆，虽僚属不免诟病，而李宫保深鉴拙诚，尚能优容格外，惟求函丈有以教诲成全之，感幸孰甚。至南服虽已肃清，而通商之势已成，则武备不容稍弛。攘外必先安内，非专任廉吏、循吏，而民气不能固；非变通选法、举法，而吏治不能醇。自强莫如练兵，非裁兵而饷不能足，非加饷而令不能行；强兵莫先制器，以军士十之七习战，十之三习工，造机器与洋法无异者优以厚禄，师洋法而不必用洋人。某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默计今日已是穷极而通之时，世道人心必有挽回转旋之候。我函丈上筹国计，下虑民生，或以为刍蕘可采，鉴及愚者千虑之一得，则某又将倾肺腑而终言条理之所以然也。仰企龙门，无任悚惶依恋之至。

又复友人书^② 同治四年

复承另谕，谨悉一切。此事某固义无可辞，惟沪关自更定章程后，陋规已属全裁，即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三。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三。

平余一切，亦已解充军饷，某非敢矫激鸣高，顾以国家大局疲茶至此，又何敢以蠹国殃民之举，博逢迎纵恣之欢？况中外交涉，尤当洁清自爱，庶不为若辈所轻。新关司税向用洋人，一切征收大权独揽，监督不过守府而已。近来司税奉令惟谨，可免偷漏之虞。在司税名下总理征数粤人唐姓，恃其通习夷语、夷字，经某裁革规费之后，仍复私勒商人，赃数甚巨，查获下狱。洋酋为之说情，赂至十万，峻却之，而照法惩办。洋泾滨向为藏垢纳污之所，皆广东、宁波人居多，倚恃洋人袒庇，白日攫夺，浸淫及于内地，擒获正法百余人，无赃证者驱之回籍，粤人散去者数千，虽地方稍为安谧，而同乡从此怨矣。上海城内学宫、文昌宫、城隍庙、新北门等处，为英、法兵丁所占住者，今俱收回掌管。虽夷务尚称得手，然数月以来心血焦枯，鬓发为白，又胸中结成气块，屡治不效。腊底晋省禀求交卸，而官保不允，现仍延医调理。如速就痊，自当勉力供职，若犹未愈，只可挂冠而去，庶静摄或可延年。惟故乡无一椽之屋、半亩之田，闻西湖山水无恙，小结草庐便可徜徉小隐耳。

复莫子偲书^① 同治四年

良俦一别，山川间之，所思日久，白云渺绵。顷承惠书，知布帆安稳，止吉胜常，甚善甚善。拟造尊斋，雨阻不果，怅怅而返。想君子宏修遐诣，学为纯儒，介然之志，孤秀神崖，确乎之操，独师怀抱，既谢荣于簪绂，弥乐志于园林，陈书十篋，思娱更适，颌茶一盅，偕俗转贞，鹤立清标，钦迟曷已。回忆昨者高贤枉驾，下榻敝衙，历旬有二。四月维夏，百卉具腓，小园拓地，层楼峙霄，新竹倚墙，绿罨一室，幽鸟微啾，籁静碧山。时于此间，得少佳趣。落落霞想，击破处仲之壶；洒洒烟云，挥尽君房之墨。藉以送日，乐哉乐哉。至如来书云云，实则过蒙推许。夫具龙骧之姿，建鹰扬之绩，新玄黄之日月，拯苍黎于水火，将使休烈垂于千春，诤止崇阶班于五等，以蒙视之，瞠乎后矣！某崎岖戎马，适会遭际，受任非恒，良欲澡雪精神，区别风烈。无如惩乾没吏，居不当位，封狼居胥，力未副心。每语所知，坐是愤叹，结轡于中，肝疾屡作。顷请假治病文字已出，老庄告退，山水方滋，倘遂所愿，良复佳耳。要以天下安危为心者，必不以一官去留为重，非为素交，孰明本怀？来书又云欲为鄙人校订拙集，信如斯言，益增颜汗。古来贤达类不著书，匡坐雅谈，纵横王霸，迹其设施，大失故步，托之空言，见之行事，亮有间矣。拙著数篇，指切时务，凡所命意，实事求是，遑计工拙，乃欲厕之作者之林，窃恐腾夫千秋之笑。吾家敬礼定文，当时何如，后世自有子云。假如鰕生有所撰著，必也名山异书再读十年，旷世逸才尽交四海，云雷经纶粗有成就，龙螭外物略具端倪，然后藻绘道义，模范金石，谥之来哲，庶无愧词。承君厚爱，故敢贡忱。时当炎伏，大火未流，贵体善调，想无亏揖。令子无恙，请勿系怀。因病获暇，奉教不远，藉作芳讯，青鸟明之。

^① 录自刘禹轮修、李唐纂《(民国)丰顺县志》(1943年铅印本)卷二十四。原书未标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致曾国藩函^① 同治四年九月

敬禀者：窃日昌前肃寸禀，想已仰邀慈鉴。当于十四日自沪乘天平轮船，先赴金陵谒见官保，再赴扬州任事。诂闻中旨垂询，拟调官保前赴河洛剿捻，欲以日昌署理苏抚，办理通商等因。闻命之余，感悚失措。在朝廷破格用人，无非因时事艰难，欲使才当其职。而日昌内审之己，外筹之时，不能胜任者约有五端，敬得为宪台详悉陈之。

苏抚责任，首在通商。官保之办理通商，所以能令洋人慑服者，由其不顾死生利害，身亲戎马，历著勋伐，洋人尝试挤掇，非惟外杜其口，而且有以内蓄其心。日昌资格既浅，威望又轻，骤膺重任，洋人必致轻我中国之无人，覬觐百出，肆为无厌之求，其不能胜任者一也。

道员与领事向系平行，若巡抚则用札行，领事当用申陈。日昌虽经擢授运司，尚未赴任，洋人习见平素等侪之人，骤然改换体制，其心将有所不甘；而日昌既居是官，则又不能曲徇迁就，以贻洋人之欲。疑窦一启，决裂必多，其不能胜任者二也。

三吴恢复以来，逆党根株，潜伏草莽，徒以二三重臣威力制伏，有以阴消反侧子之心。今宪台既驻节徐州，而官保又将率所部西上，万一江、粤残寇乘隙窥伺，而此间投诚余孽潜图蠢动，欲养兵则无以转输西北之饷，欲将全饷供给西北，则无以御猝然之变，其不能胜任者三也。

日昌由州县不数年间擢至监司，已不免躐等之讥，一旦骤膺重任，物议必多。古人有云：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不得者必以沉沦为恨。若因办理洋务遽开躁进之门，则轻薄喜事之流必有覬此途为捷径者矣。外审物望，内问方寸，其不能胜任者四也。

刘护院任事以来，不惟兵饷二事全无掣肘，而且励精图治，物望翕然。今日昌无德无功，而骤履其上，纵旁人不加讥刺，日昌自反，能不赧然内愧于心？且以日昌为苏抚，谓其能胜洋务之任也。刘护院任事海疆已逾十年，于洋务并未贻误，又何以知其不能胜任乎？日昌随办洋务一年，虽未僨事，然皆近托官保威灵，得以迎刃而解，然往往遇及棘手，则辗转忧惧，犹如十岁之童乘决隄之马，不觉奔逸震荡而神为之离。是以六月间因病请假，亦足见其任此席之不能裕如。苏抚通商责任更重，而宪台与官保皆驻节西北，诸事无所秉承，颠蹶固可立见，其不能胜任者五也。

日昌庸陋鄙儒，渥膺知遇，固非避华膺以博高尚之名，亦何敢惮艰难而乐安闲之地？特就日昌所见及者，再四熟筹，实有万难胜任者。敬恳宪台据情入告，陈其不便，代为力辞，庶免他日貽讥覆餗，致负宪台知人之明。昔宋英宗欲骤用苏子瞻，韩魏公力阻之，子瞻闻之，深为感激。日昌虽万万不逮子瞻，而宪台则固今之韩魏公也。伏祈统筹兼顾，念中外交涉之地，不可以轻易更张；东南百姓水深火热之余，不可以再罹兵革，剗切敷陈，定回天听。至日昌甫逾强仕，若令剔历艰苦，果有实效，再加任用，亦尚不致衰颓。今一旦名过其实，揆之国事，有损而无益，揆之一身，无是而有非也。仰求俯赐成全，不胜感戴大君子爱人以德之意。恭请钧祺，伏乞垂鉴。临禀不胜惶悚依恋之至。

本司丁日昌谨禀

^① 录自《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第296—297页。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致曾国藩函^① 同治五年正月

【前文缺】然因彼族实逼处此，则亦不敢稍涉推诿。惟因前年冬间，曾闻洋酋巴夏礼谈及镇江码头不旺，入不敷出，洋酋有舍去之意。去年八、九月，闻华人之附丽洋商者，纷纷在镇江七濠口等处租买地基，询其故，则云近来盐务聚集于此，生意必旺，若不及早租地，恐将来租不到手等语。在日昌初意以为镇江系苏州门户，七濠口近于瓜口，有碍南北通行，若盐务不在此间，冀其生意冷落，弃此码头。又闻有不肖华人勾通法酋，以盐务利息甚大，愿请包办之说。此时不难执约拒绝，特恐其朝夕在目，动彼垂涎，后年换约时必多一番唇舌，不如使彼不见，可欲为省事。且其时日昌到任甫及月余，尚未知瓜城北门外有运河旧道，只因新桥口随修随塌，区见十数年来瓜城塌于水者约已十分之七。而济运桥至新桥口其形如弓，中间地势尚厚，首尾则皆系一线，单堤水势北趋，愈刷愈薄，故不能不据实牒陈，听候钧意酌夺。而语太冗长，亦有意为词所掩之处，观议变法者，不计物力之繁重二语，可以知日昌大指之所在矣。

钧谕谓彼不守约侵占，我当执约拒之，诚为千古中外交涉良法，不独中今日御夷肯綮。日昌在上海供职一载，非惟约内之事断断执守，即如俄、英各国所买吴淞口炮台地基，勒令取回印契；上海城内学宫、城隍庙、小北门十余处为洋兵久住之地，驱之使迁，必使城内无一洋人而后已。小轮船驶入内地，苦口争执，始得停止。李泰国汇还该国轮船价银二十余万，日昌在巴、赫等酋处守候切催，设法劝诱，始得由该国照数汇还。巴酋在上海浦东设立电气线，亘数十里达至川沙，日昌一夕尽令人拔去，该酋初有打仗之语，旋亦中止。洋泾滨赌场，洋酋每月收规费以巨万计，日昌禁令尽绝。英国工部局所用教头陆和尚，抽收洋泾滨桶租，无恶不作，日昌设法擒获，立即正法。会防局供应英、法兵房长夫价每月万余金，又杂费数千金，日昌全行革裁。以上数者，皆洋人从前已成之局，日昌尚奋臂力争，何况七濠口为洋酋影射之地，迁移本易为力。无如地方官一限再限，先既不以信示人，深恐彼族得尺进尺，开其覬觐之门，焦灼无比。日昌渥受恩知，至优且渥，求治之念太切，图报之心太殷，深思过计在所不免，而此中实则无他。

窃以为下之事上也，犹子之事亲。进乌豢奉珍饵以悦晨昏者，子职之常；蓄姜桂储参术以备缓急者，则又人子惴然远计，以为神明矍铄之余，或一旦不免风寒暑湿之患，用之固不至于皇皇他求，不用尤为心安意惬；盖较之进乌豢珍饵之时，意弥真而情弥苦也。许道宣播宪台钧谕，传观者窥伺上游喜怒，谣啄因而日多。而日昌拳拳愚悃，储药石而备缓急之怀，固自知宪台能深谅而之曲原之也。招商局得人则理，失人则乱，与法并不相干。日昌进言时固未窥见底蕴，惟运销而场埤缺产，实为今日隐忧。日昌锐意兴办场务，数月来督率通、泰两分司彻底清查，各场多鑿报少，大埤报小，为走私第一漏卮，现已一律厘正，计三、四月章程可就妥贴。大约每年泰分司属可多出额产二十万引内外，通分司属可多出额产十万引内外，计每年若能多至二三十万引，则不惟无须借运北盐，厘课亦可多得数万。场官委员之不能改悔者，已陆续分别参撤，明知任劳任怨，但宪台饷源所系，何敢稍存规避，致误大局。中间添铸整

^① 录自《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第303—305页。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口,以补荒埤;分段派员、分隘设卡,以杜私路;添设灶头长,以专责成;设立阴晴卤册、印烙车船,以杜假借;开浚场河,以资周转;按场设站、添选跑夫,以速文报;定明沟界,以轻草本。凡此数者皆不免有所耗费,均已禀明官保于闲款内核实支销,俾可收久远之利,然所费亦属无几也。

江北厘务积疲既久,不免中饱之弊。经日昌分投密访,大约委员通同舞弊者十之二三,委员不在局卡,任听家人司事舞弊者十之五六,已将尤甚者参撤数员,并加给各卡薪水局用,以免借口。腊月份已较往月多收二万余两,正月虽未开市,亦比去正多收万两以外,二月以后总可望大有起色。续奉钧谕,以张令德坚熟谙盐务,飭为罗致,当即转飭总局请办文案,每月薪水三十六两,俟察其人之所长,当任以事。敬肃寸稟。恭请钧安,伏祈垂鉴。

本司日昌谨稟 正月二十四日申

致曾国藩函^① 同治五年正月

敬再稟者:近见委员徐寿等所制轮船,巧不及洋人,而结实过之。细询颠末,始知并未丝毫假手机器,全系凭空结撰而成者。摩挲之余,喜不自胜。上海制造华匠,皆未臻此境界。此数人者,当宝贵成就之,助中国中兴之转机,若各厂匠人皆能相观而善如徐寿之独开生面,则始而人力不必假借于外人,继而煤炭、五金亦可取材于中土,斯不负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一片苦衷矣。日昌去岁夏间,因赫德所用通事唐姓倚仗洋势私收海关已裁陋规,当将该通事收监后,复罚令捐办虹口铁厂一座,核与容文所购大致相等,不过货物较多,闻现已并而为一,似委员亦宜归并,以资切磋之益。

日昌昨奉官保转传钧谕,令日昌遥领此局,容文、徐华等亦愿日昌在局中;惟相隔过远,诚恐有名无实。日昌入春以来,肝疾愈甚,扬州为五方杂处之地,徇情面则事不能办,不徇情面则结怨必深;兼之德晖渐远,诚恐孤掌难鸣,已定意于春夏之交将场务办理清楚,即当乞恩卸肩,专办铁厂,冀免顾彼失此。载此缕稟,恭请慈安。

本司日昌谨再稟

复许仁山阁学书^② 同治五年

春明晤教,承不弃寒峻,奖进而诱掖之,私心荣幸。别后抗尘走俗,艰险备尝,遭际机缘,忝窃非据,顾瞻鸾凤,未尝不欲布达悃忱,辄以天上人间,不敢妄通一字。每忆池南清话,临别依依,未尝不时紫寤寐。元月二日侔来,捧读手谕,语重心长,欣喜无量。侧闻名位日隆,德业日著,回翔清秘之区,所以献可替否,格君心而襄密勿者,当已史不绝书。虽知阁下之意,不欲藉直言以沽名,然处可言之时、不得不言之势,固有不能视同舟而胡越者。

① 录自《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第305—306页。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三。

方今江南北肃清，发贼溃败，论者以为已安已治矣，而不知天下之大患酿于心腹、伏于眉睫。庸人安之而未必知，智士知之而不肯言，而某则知之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尽者，抑自有故。自古夷狄之为患中国，不过盗边入寇而已，甚则互市纳赂而已，又甚则割地称子、称侄而已，其有据我咽喉、夺我险阻如今日者乎？其有执我利权、洞吾机务如今日者乎？其有同处鞞毂之内、纵横津要之地如今日者乎？国家之有利权也，犹人之有气以通呼吸也，今也扼其吭而闭其气，而谓可苟延旦夕，有是理乎？油豆饼者，吴商之利也，而夹板船争之矣；湖丝者，浙商之利也，洋涇滨各洋商争之矣；茶叶、大黄各杂货，楚、粤、闽各商之利也，汉口、福建诸洋商争之矣。守外则海口无处可防，守内则长江随处可入，古者夷狄之患在耳目手足，即使不治，聋瞶残废已耳，今心腹受疾，药石所不能到，针灸所不能施。嗟呼！此固忠臣义士所当急起图维、变通而补救之者也。

所谓变通而补救之者何也？一曰固民志。非整饬吏治，民气不能固，非变通选法、举法，而吏治不能醇。一曰改兵制。兵在精不在多，惟裁兵而后饷可足，饷足而后令可行，设重镇而郡县之兵可汰，立统帅而臂指之使可联。一曰设屯田。以兵为农，而吴、粤之荒地可垦，以农为兵，而转输之浮费可删。一曰精制造。购西洋之机器，师西洋之巧匠，以天下兵十之七学战，十之三学工，精者世其禄。轮船、飞炮，彼能为我亦能为，西海、东洋，彼能往我亦能往，自强之道不外乎是。夫惟民气固而内邪自不能作，兵事强而外侮自不能侵，此其挽回旋转之术，在左右侍从之臣能言之，封疆将帅能行之耳。

日昌受事以来，非不兢兢业业，希效涓埃于万一，陋规浮费非不裁汰，豪强凶暴非不剪除，究皆枝叶微末、自洁其身之举，于国计之本源、民生之利害，固毫无裨益也。阁下际可言之时，值不得不言之势，其所以赞襄密勿者，固非外人之所能与闻。然窃闻朝有直臣，则野有善政，凡某前所言变通补救之方，阁下将以为迂阔无当、艰重难行，置之不议不论之列乎？抑以为穷可变、变可通，采其一二，陈之于吾君、吾相之前也？

何时望见颜色，一慰契阔？来人匆匆，不及覩缕。

复彭雪琴侍郎书^① 同治五年

某受事淮漕业将五月，各局弊窳甚多，然皆根蒂牢固，骤难动摇。分司场官不自爱者，业已详参十一员；厘卡员弁亦复大半中饱，详办发遣者三员，参革者五员。刻下厘盐经事各官始知廉洁系分内事，搜剔振作，颇有转机，通、泰二十场，约计每年可增额引至二十万内外，厘金每月亦可多收三四万两。兹忽奉命赴粤办理中外交涉事件，某粤人也，以粤人办粤事，本属棘手，无如粤中洋务缪辑既久，潮州与彼族积怨又深，倘推诿延误，转致上贻君父之忧。现拟程道到扬交替，即由沪搭轮船赴粤。惟岛夷包藏祸心，不可测度，当局者但图目前敷衍，徒事羁縻，不能未雨绸缪、卧薪尝胆，变迟祸大，诚恐亡羊而未能补牢也。承示新河口不能长久，不如三江营较为妥协，实为洞见此间症结。某自去冬到淮后，亲自勘看，即觉新河一线单堤，必致倾塌，屡经上书力陈，未荷揆帅许可，复以去就争之。无如某复将南行，不能竟其说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三。

以动宪听，辄自惭转圜之无力也。西望慈云，无任依恋。

上郭筠仙中丞书^① 同治五年

自去年九月肃禀后，某因淮鹾情形生疏，冥心苦索，兼之各局棧林立，事多棘手，以致久未上请起居。侧闻我中丞肃清百粤，绥鸿雁而靖鲸鲵，自南来者无不歌颂新政，感泣涕零，始知为政以实不以文，则程效弥积而弥著也。此间鹾务经我中丞整顿后，气象一新，惜为时太促，继之者又不能萧规曹随，刻下招商有局，转运有局，总棧又有局，类皆傍社之鼠、附骨之疽，群起而与运司为难。前在上海，只有巴夏礼争执相持，业已神为之离；今在扬州，则尤根盘丝结，不可爬梳。运务既不可问，只可专管场务，其场员、分司之万无可造就者，业已参劾十余员。近来场务似有转机，瓜洲新口又恐启他日争端，日昌执简力争，揆帅尚不以为可。去年冬月一书附呈，其时某到任未及一月，言场运各弊容有纒缪，至新河口一事，则固见之甚确而察之甚详也。日昨奉官保行知，有赴粤随办洋务之举。某潮人也，以潮人办潮事，棘手甚多，然反复熟思，此行万无可辞，兼之得以秉承渠训，慰三年不见之忧，此心辄以为幸。官保虽奏请暂留，某复禀请委员交替，大约三月内可以启行。官保函询办理键要，某久离原籍，悬揣未真，扞龠扣槃，无当万一，谨将要稿录呈，伏祈采择。

致冯中允书^② 同治五年

前上揆侯言盐务书，初奉驳斥，旋复恳切披陈，以去就争之，揆侯似有转机，招商局业经裁并，惟仪征故道未蒙采纳。揆侯所谓“我能往，寇亦能往”，盖以洋人即思垂涎六濠口，而我不宜避而之他之意，然盐务本在仪征，而特改在六濠口，与洋人为邻，是非寇因我之往彼而追之，实则我见寇之在此而就之也。日昨督催六、七濠口华洋行店迁移至京口，颇费唇舌。揆侯，世之大君子，某仍拟据情事上达，希冀转圜于万一也。场官之万无可造就者参劾十一员，各场黑费全行裁革，明加卡员经费，增给灶头长工食。今年泰属约可加额至八十余万桶，通属约可加额至二十余万桶。江北厘捐尤多弊窦，亦复参劾七八员，取中饱之利，下归之商而上归之官。裁汰节目之繁重者，每月收数比较往年亦可多至四五倍有奇。惜匆匆即须起程，不能将厘、盐二务妥立善后章程，为恨恨耳。吴平翁所言盐务利弊，切中肯綮，其人似觉体用兼备，何以遭时不偶，为之怅然。某肝气未愈，于处已处人均有所损，粤行万不能辞，拟事竣后乞假养疴。木渎旁近，未知尚有馆舍可赁否，乞先生就近留意。自揣万无退理，但非退则目击时事便觉忧愤中塞，此病必不能痊，病不痊则办事不能澈始澈终，若得休息二三年，加以涵养阅历，再出而问世，当无虚骄躁急之弊。先生知我者，当为喟然之与也。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三。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三。

卷九一 书信二

致曾国藩函^① 同治六年四月

敬禀者：昨因调沪中轮船，曾匆匆肃禀，借慰垂廛。自金陵来者，敬询函丈抵宁后案牍酬应虽繁，而精神甚为矍铄，欣慰之怀，无有既极。二世兄此次是否乘坐轮船回楚，大世兄何时来宁？均深记念。日昌到任经旬，尚无头绪，是以禀复稍迟。兹将应行请示事宜，条列于左。

一、正人必先正己，源清而后流始不浊。查藩司所收平余等件。虽系从前旧例，然皆为州县借口之端，现将州县应缴平余一概裁汰，倾谪亦发还州县自办；此外书吏浮费均行禁革，计州县每解银一千两，可省费二十余两。其余到任之填衙，三节、两生之门包，均经一律革除；所靠者七成养廉，除扣外，每月不过四百余两，故刑、钱、书启均未延友。无如此间案牍甚繁，日不暇给，拟访有无习气之钱谷，当延一人相助为理。初改规模时，众谤群疑，然自计此间州县厘卡积疲已久，非已先无欲，不足以作其震动恪恭之气，而亦无以仰副函丈期望整顿饷源之怀。现在各州县地丁解款渐为踊跃，缘上与下既无暧昧交涉之端，则公事公言，彼亦无所用其推宕挟制。但此次裁革陋规，并未详请奏咨立案，盖日昌意但欲整顿饷需，使有起色，不敢形人之短以沽名也。

一、藩库去年地丁进款约五十六万余两，出款约五十八万余两。今年饷数已加，而织造及镇江旗营奏准奉拨之款亦较往年陡增，拟于地丁上认真清理，必比往年多征二十万以外，方能不负期望，然亦须年岁顺成，方可丝丝入扣。现在常、镇各属被扰较深之州县，仍准援案议免议缓，以纾民困外，其苏、松各属元气渐复之州县，有以减四征六、减二征八请者，均一律批驳。盖催科、抚字相辅而行，未有能抚字而不能催科者，若徒区区以维正之供市恩沽名，则其人之立心行政，亦可想而知矣。至漕务则系抚宪及粮道专政，容届期再与婉商厘剔，使臻起色。

一、藩司以用人理财为要，而理财必本于用人。日昌初到此间，人地生疏，期会谒见，旅进旅退，不能鉴别真才。现在间日传州县十人、佐杂二十人，各带笔砚，询以该员曾办之事，并以时政之疑难者询之，每员或七、八条不等，但取识断，不在词华，亲自监督，送卷时仍促膝与之深谈；其不能文者，准其以口代笔，并将所对事理与之辩难，言有条理者，再默访其平日声名何如，然后再以差事试之，勘其守为何。若如此认真推求，或可拔十得五。今已考过三

^① 录自《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第338—341页。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次,言与行符合者不过三四人而已,州县佐杂中请假而去者亦有数十人,大约恐贻曳白之羞。然日昌但奖其优者,劣者勉励之而已,不申请究黜也。

一、苏省吏治颇废,现在逐渐整理,使牧令信而后劳其民,严禁佐杂擅受、蠹役借案需(漕)[索]。总之,尤著名凶恶者,已访拿一二。昆山河道时有土匪勾通洋匪抢劫船只,已饬张令设法缉捕,刻下稍为安堵。省城河道淤塞,水尤恶浊,恐炎夏致瘟疫之病,已兴工疏浚。白茆河关系七县水利,已派沈守玮宝前往勘雇。湖淞七十二港,为太湖水利宣泄所关,因力不暇及,当从缓议。州县案件分别已给、未给,限令按季禀报。其积压尤多者,详请议处,庶讼事少则农事可兴。公事但责成府县,不另派委员以牵制之。忍苦耐烦,如理乱丝,数月之后,或可冀有起色。

一、作梅来,知粮台甚紧,已答应由司筹措四万两,作为四、五两月解款,请函丈札提,以后按月提前滚解,至年底若有盈余,无论十万、二十万,均当尽数济饷。

一、苏省厘卡已分投派人查访,不敢冀望兴利,但期除弊而已。其访有弊窦而撤者,则有象山卡之知县王鸿图、阊门卡之训导韩抡元;其自行畏惧而请撤者,则有同里卡之直隶州潘家钰、木渎卡之知州陆尔发、枫桥卡之知县林宠洗。惟初到人生,接手之员未能深知底里,只可随时访察,有过必惩。各卡司事尤为弊之所由起,均经一律明查暗访,籍其姓名、荐主于官,使之有所畏惮。镇江下游卡木捐每百两浮收二两,余已裁汰免缴,使商人成本稍轻,较易周转。至于上海厘捐,相距较远,尚未顾及。

一、藩司书吏,无论各属领款、解款以及补缺禀到,无有不极意需索者。日昌到任后留心访察,已将勒索加平之库匠杜佩记等三名,发交长洲县严办。又查出吏房积压禀到文禀,自去年至今计一百余件,拟宽其既往,但禁令从后不蹈前辙。近闻尤为著名之吏房外马程小竹等,业已逃往江北。各兵弁领俸饷者,日昌亲自摘传询问,已无克扣诸弊;但恐若辈变诈百出,不能长守清规耳。

一、州县三节、两生之双红贺禀,最为无益,费精神,现已通伤所属于藩司处免办。江苏地方官筵宴丰盛,不免渐染旧习,现亦通伤概照五簋八碟,不得夸多斗靡,庶几节俭日崇,骄侈日化。

一、前由函丈专差附递之谢恩批折,业已奉到,其接印日其似可无须另行奏谢,敬求训示遵行。

一、从前减赋原奏,苏省地丁原定每两收二千文,近闻松、江各属亦有收至二千五十文至二千七八十文不等,拟札饬一体减至二千文为率,庶轻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而输将可期踊跃。且司库陋规全裁,州县出款已轻,进款亦不必取盈,商之各牧令皆以为事属可行,已通饬照办。

以上各条均系现在办理情形,是否有当?敬求钧海。恭请福安,伏祈慈鉴。

受业丁日昌谨禀 四月初七日

致曾国藩函^① 同治六年五月

敬禀者,四月二十二日奉到十九日钧谕,敬悉一切。仰承训诲周详,期望成全之意溢于

① 录自《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第342—345页。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楮墨，读毕不觉泪零。日昌别无可言，惟有尽心力之所能，为以报知己而已。闻二世兄痘已脱痂，甚为欣慰，尚须戒饮食，节劳顿，似不必急急南旋。

兹将应行请示事宜条列于左：

一、考官一事，实因初到人生，不得不听言观行，而日昌所询皆目前地方利弊及该员身所阅历之事，所得议论明通留心吏治者七八人，皆不善钻营，向来并差使而无者，若非考试岂能知其底里？现于数人中先试以疑难差使，若办理裕如，再任以地方。其不能考者，询以事理，勉以操守，亦并未详参。初时颇多规避，近知有奖无罚，皆纷纷而来，亦有自请投考者。苏省佐杂向以上茶馆嫖赌为事，近皆闭户读书写字，风气为之一转。兹奉钧谕，以后接见僚属只教以善言，不必考以文理，此诚循循善诱之法。州县已考至十之七八，拟投考者考，不来者听之。佐杂人数太多，非一年不能考完。日昌凡考时作论外，仍促膝与之深谈，舌敝唇焦，深恐精神不继，拟再得数人足以敷用，即不复考矣。

一、新补上海县丞周恭先，中丞言其前在上海有钻干之事，在江北厘卡声名亦不见好，为郭道所撤等语。日昌细加察访，人品卑污，去年在黄渡河工声名最劣。上海为华洋杂处之地，洋人尝谓中国官只要钱，且此缺有洋泾滨陋规，若令该员到任尤不相宜，商之中丞，亦以为然，嘱即具详，已蒙批准。前经并详函丈，兹再将颠末声明。

一、此间州县公事疲玩，自日昌定立限期，记功、记过之后，渐变从前积习，凡有关民瘼及善后之事，逐一整理，不望即有明效，但求做一分是一分而已。现飭各州县将词讼案件报明，每月几起，何件已结，何件未结，狱中重犯几人，羈中轻犯几人，按月结报一次。州县惊心触目，庶几事必躬亲。官保函谕劝日昌催钱粮，以王雪轩为法。然当时苏省物力正盛，已不免有竭泽而渔之叹，况应酬钻营亦所不免，日昌心不以王公为然也。近来各县钱粮颇有起色，前数年丁积欠扫数提清，本月除解后路粮台六万、绿营兵饷、各官养廉、织造办差及本省军需工程杂用外，现库中尚存正款八九万两。五月间如粮台短绌，拟仍滚解七、八、九三个月六万两，以资周转。惟天时亢旱，望泽孔殷，已飭州县清理久押人犯，情轻者可释则释，以宣幽滞。今年早象甚广，未知天意究竟何如？殊切隐忧。

一、日昌驭吏近严，然亦因积疲过深，非立纪纲、明法度则不足荡涤委靡之习。其州县之因公受过者，日昌必为之委曲求全。惟求效太急，嫉恶太严，刻克过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此日昌膏肓之疾，今蒙函丈谕以“浑”字、“耐”字，真洞见日昌之症结矣。拟逐渐变化而不失其质，庶可无惭衾影。日昌前年承师训以“渐”、“恒”，即以二字篆之石章，今蒙谕迪，当以“浑”、“耐”二字颜所居之室，以冀时刻惕励，不敢以规为瑱也。

一、江苏善后以清粮、垦荒为第一要义，此时头绪太多，无暇及此，拟随后请示办理。惟当日所定科则二百余种，名目太繁，小民周知不易，实为将来书差作弊之滥觞，欲澄而清之，非定为简明科则，删繁就简，方可使愚贱咸沾实惠。然非常之原，黎民所惧，更改旧制，未敢轻言。其各县清粮委员，如黄引孚、王龄之于江阴，丁廷鸾之于丹徒，皆与书差分肥数千串，或数百串不等，历数寒暑，而清丈之效，茫如捕风捉影。目前犹有荒田可以搪塞掩饰，将来启征全赋，非飞洒以累民，即缺额以累国。欲按图索骥，固非和盘托出，不能得其底里。然又安得处处有此实心任事之委员、印官乎？言之愤懑。至于苏、太荒田尚有十之二三，常镇荒田尚有十之四五。各县倘能多垦一分荒田，不惟在下多养一分穷民，而且在上多增一分国课。拟俟稍迟，再定劝奖章程，实力举行，或者可冀稍有裨益。

一、此间有官医局委员，每月薪水四十两，现在缺员，未知石芾南能来否？如渠能往来于宁、苏两处，则日昌病躯得以支撑，皆函丈荫庇之余也。

一、厘卡为腥膻所集，弊窦自所难免，承谕以卡中无不作弊之司事，真如秦镜照见魑魅。现在严加厘剔司事，不准滥用情面之人，其孰优孰劣，飭令卡员亲加考语，有调换者随时具报，或卡员耳目所不及而为日昌所访出者，随时谕令改弦易辙，不遽撤委。至万难振作之员，自当分别参撤，要图于事有济，情面二字只可放开。既要事事认真，又要人人说好，天下无此便宜两得之事。

现在京外请托概不报命，默自思维，如能顺手做事，可以稍报恩知；如若参劾去官，可以苟全性命，但求不负函丈，悠悠之是非，只可听之而已。至于州县应调动者甚多，只因胸中尚无踌躇满志之人，恐一蟹不如一蟹，是以迟迟未发。总之，日昌如用一私人、取一私财，天地鬼神实鉴殛之。区区寸心，亮蒙鉴察。以上七条是否有当？敬求训示。恭请钧安，伏祈慈鉴。

受业日昌谨稟 五月初二日

致署上海道杜筱舫书^① 同治七年

洋匪猖獗青浦，杀戮炮船人命如许之多，实堪痛恨。弟处所访洋人并未受伤，炮船见着洋人，不敢下辣手，并未开枪，洋人凶毒，竟出其不意，连放洋枪，将勇丁十人、百姓二人全行毙命。船弁所禀系官样文章，不足为凭，公试函询青浦陈令，可知其详也。是否可将洋匪肆劫凶狠情形，囑妥人翻入新闻纸，使彼族亦知此辈之不可姑息，庶将来重申禁令，得以关其口而夺之气。据陈令云，被抢之粮差及浮水而逃之水勇，认得洋匪船上有宁波人二三人。弟意若令粮差等到洋泾滨随时觅认，或沿途觅认载匪之泸溪船户，就此跟追，必有端倪，乞我公与陈令妥商之。鄙意欲于闵行及黄渡二处，各派一能谙夷语之人，并派炮船二只随同，稽查护照，遇有携带军械、形迹可疑之洋人，则拦截不令前往，或派炮船尾随之，窥其所为，以便下手。弟前在关道时，曾囑税司于闵行派一洋人帮同卡员稽查，极为出力，屡次小轮船希图闯关，曾被拦回。若专派华官，恐中馁，做不到此等火候。然妥当洋人每月工资极少亦须一二百元，尚须派一委员箝制之，最好即附归厘卡委员节制，经费较省，于厘务亦有裨益处，此时势不得不为以毒攻毒之计。昨囑翁令凤翔面请酌办，今读手示，竟尔心心相印，可谓不谋而合矣。见芝田时，乞囑其接手后再来省，缘蔗农乞归甚急。或由尊处与蔗翁稟请芝田代办，弟即批准芝田接手，蔗翁便可速来，即无须候伯相回信矣。平饭折收到，谢谢。近来穷至断炊，不能不搜求见诸明文之款，是否公可录案报知，弟处并移知镇江关之处，乞卓裁。王锦堂云，有曾来顺者亦能翻译，价钱在二百元之间，弟囑其速订，庶《外洋图说》可以速成。有无就绪，乞公询之。黄健庵其人不甚廉介，如有干预公事，乞公拒之。筹防捐事只好从缓再商。此后公有来信，乞用八行草书，公省腕力，弟省目力。公处《京报》较敏斋迟二日，此后凡有信件，乞加排钉，庶较速密。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五。

复总署书^① 附加片一件 同治七年正月

昨奉护字第十号钧函，并抄示给蒲使照会各稿，仰见夔谋硕虑，措置周详，已足散彼族目前之聚谋，而又密杜蒲使日后之流弊。展读再四，无任钦佩。查威妥码在沪一年有余，自接蒲安臣代使之信，立即动身回国，殆亦因中国此举中其要害，不能不预备抵御之方。据理而论，蒲使此行于换约大局必有裨益，至于将来有无些小流弊，亦非目前之所能逆料，钧谕所谓“有一分力，尽一分心”也。奉颁国书由使臣转递一层，尤足杜其藉口。

再，正肃函间，闻西捻窜入直隶边界，不胜愤急。想援师四集，不难聚而歼旃。惟闻神机营所存洋药、铜帽不多，恐俟行文知照再行采办未免耽延时日，因即商同上海道应宝时采办铜帽、洋药等件，由轮船解交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衙门转解。至六响枪尤为制伏马贼利器，兹并凑解二百杆，另开单呈明。以上各件，均系与应道捐廉采办之件，为数不多，并未开销公项。畿疆为根本重地，军火倘有缺乏，仍祈随时飞示，以便筹款办解。至轮船往往不肯装载火药，已由应道察看，如轮船不肯装载，即改由夹板运解，现在顺风，亦不致多延时日也。

再，此书分缮二件，一由旱道、一由海船随军火递呈，合并声明。

复总署书^② 附加片二件 同治七年三月

窃于二月二十一日在无锡途次奉到二月初五日护字第十一号钧函，谨悉一切，并蒙奖许溢分，感悚莫名。此间自闻捻匪北窜之信，忧愤交集。悉索敝赋以济湘、淮各军，援直饷糈盖已不遗余力，惟事关根本重地，必当上副□□，因于无可设法之中，尽力筹措，即日派员由海道运解。恐劳廛念，先此布陈。再，因往各属巡查，并往金陵面商事件，及至上海查阅机器厂，是以肃复稍迟，合并声明。

敬再肃者：苏省素称财赋之区，兵燹之余，渐形凋敝，各属荒地甚多，无力开垦，两藩司所征地丁等款，不敷坐支，是以绿营兵额招补未及十分之四，其承应前敌淮湘大营饷糈，全赖厘捐、关税。近年厘金不旺，前敌百余营苦战之军，仅发九关、十关之饷，此外正饷尚有淮扬水师，太湖水师，陕西之刘松山一军，湖北之霆峻各军，凤凰山、高昌庙之洋枪队，协饷则有陕甘漕标等款，其余织造、大运、江北河堤、江南海塘以及军火制造，无不取给于此。其荒田之未垦、衙署之未修、河道之未浚、善后各事未能厘然具举，皆以军饷未敷，不敢丝毫以厘捐为挹注也。上年综计饷糈出入之数，约短银七十万两，曾经曾侯相奏明在案。近年沙船亏本，生意减色，苏沪巨商大店纷纷关歇。自东捻剿平，以为军务旦夕可了，曾侯相往返函商，正拟酌量裁减厘捐，以苏民困，不意西捻窜入直境，大营拔队北行，转饷愈远，经费愈繁。自古兵与饷相为表里，有兵而无饷，虽有名将，不能成功。去年东捻得以迅速就歼，固由将士用命，亦由江南竭力筹饷、源源接济，故收效如此之速。否则东捻未平，西捻又炽，办理更为棘手。是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则苏省供前敌之饷与解司农之饷，名目虽殊，其为有益于大局则一也。天地自然之利只有此数，上有所盈，则下有所绌。上海为彼族渊藪，耽耽虎视，窥伺我之短长者非一日矣，若竭商贾之力而取无止期，则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奸商势必托庇于彼族，以为逋逃之藪。是税厘之日绌事犹小，人心之涣散害更深也。惟祝余捻即日荡除，兵勇次第散遣，然后将此间厘卡分别裁并，或酌留十分之四五，上以济司农，下以筹善后，庶几元气可复、根本愈固矣。敬绎钧示，有未便从中定数及各有需用之处，可知此间艰窘情形早在洞鉴之中，特以事机急迫，不能不为阴雨之绸缪，敢不仰体宸怀，竭力筹措。查松江海塘屡为潮汐所摇撼，坍塌堪虞，正拟筹款兴修，现因苏省实无闲款，与曾侯相往复熟商，只可将海塘酌量修补，腾挪经费银七万两，作为固本京饷，派员解至贵衙门查收，转解神机营备用，以济急需。其额定固本京饷亦复预提，凑足银三万两，一并解部备拨。明知杯水无补于舆薪，而献曝亦自将其微悃。区区之忱，伏维鉴察。

敬再肃者：三月初二日在句容途次复奉到二月十九日护字第十二号钧函，仰承指示周详，无任钦佩。洋枪自以英国恩费来福枪为最能致远经久，上海各洋行现无存储。湘、淮各军所用则以法国本家兵枪为最多，此枪亦结实有准，现洋行存有一千杆，已派员购办。该枪价值向约六元内外，近可稍减，一俟议定，即当先将该枪一千杆，并凑备大铜帽一百万，由上海轮船搭解到京，再行转解。所有此间军火局采办价值，兹并飭令开呈备核。苏省因饷糈浩繁，进款支绌，向办军火去秋即由曾侯相批飭停止，故所存无几。某仍当谆嘱上海应道及军火局委员刘瑞芬等，随时留心询觅，俟有恩费来福枪到口，无论经费如何为难，再当筹购一二千杆，随时由海道解京，以资利用。至天津为神京重地，又近海道，似宜建一机器局，挑选八旗弁兵赴局学习制造，由粗及精，由小及大，非徒藉便取携，且可益固根本。某初在上海承办机器厂时即已详禀及此，去年议复换约条陈中亦复再三陈请。非常之原，黎民所惧，能创矣复虑未必能因，能因矣又虑未必能久，造端虽属宏大，成效究难预期，是以议者自易，办者自难。然以为未必然而已之，则诚恐其可然者终不得而至也。顷据机器局员冯守峻光、沈守保靖等回称，有新到机器车床等件，索价万金内外云云。查该件虽不能即制轮船大器，然亦可制造开花炮、炸弹等项，将来逐渐扩充，以母生子，并随时添购大号机器，规模自能阔远。现已嘱令将该器图说寄苏，以便转呈。如钧意以为可行，某即当筹款，飭局先将此件核实购买，运送天津，听候飭派员弁开局试办。至于上海机器厂所造大小机器三十余座，亦尚得用，制造洋枪之机器最为委曲繁重。该局员冯、沈二守督同中外匠人惨淡经营，现在每月约可造洋枪二三百杆，与外国无异。兹凑就一百杆，并火箭局所造火箭筒一架、火箭二十杆，派员一并运解至京，祈为查收，派兵试验该件是否合用，惟火箭须熟悉惯放者方不误事。轮船现在赶造，物料虽资自外洋，而体质已能自为结构，大约秋间可以先成一号。曾侯相殷殷注意赶办轮船，谓自强根本莫先乎此，诚为扼要探源之论。某当随时亲往该厂，就近督催，知关廛注，合并附陈。

复总署书^① 附加片一件 同治七年四月

顷奉苏字第一百四十一号钧函，内开向来与洋人交涉一切事件往往因不能迅为断结，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致令晓谕不休，嗣后如租房、租地等案，务望通饬地方官详加晓谕，可买者两相说明，交价定契后即不得再有异说；其不可买者，直截回复，以免纠缠等因。仰见荅筹周密、杜渐防微，曷胜佩服。窃查内地之卖地基与传教士，皆系失业穷民及孤寡无告之人，其有身家而卖地与传教士者，百不获一。至传教士之买地，亦系密托奸民，价重言甘，辗转假借，契内或写“万原堂”，或写“某堂”，其明书卖与天主堂者，亦五不获一。是交价定契之时，买主、卖主及居间说合之人，皆暧昧交涉，私相授受，从旁绅耆人等不惟无从而阻之，亦且无从而知之也。迨至定契之后，传教士始标贴堂名，鸠工庀材，绅耆人等始一唱百和，群相阻挠。推其阻挠之由，亦有三等：一则虑及后患，迫于公愤，此正派一流也；一则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此庸众一流也；一则希图染指、冀获分润，此贪利一流也。虽立心不皆为公，而措词则莫不正大。且百姓虽经阻挠，彼必仍向上游晓舌，经年累月，辗转抵制，不过办到指地相易为止，并不能拒之使不来也。然究竟百姓多一番阻挠，彼族必多一番忌惮，而愚民之贪利作奸者，亦且知清议难逃，不敢明目张胆、以卖地与教堂为分所应有之事。断断相持，得寸则寸，将来固不敢望其由少而无，或可冀其由多而少耳。但当百姓与传教士断断相持之际，地方官若不设法调停，则波澜一兴，反成蛇足，是全在默会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义，能发能收，使彼族知百姓有凛然难犯之志，而又阴谅地方官无显然违约之心，或于大局不无小补。惟以上各层，难以形诸公牍，某当于传见地方官时，谕令默体钧意，斟酌办理，庶可仰慰廑念。

敬再肃者：前奉护字第十二号钧函，囑以贼氛密迩，京营现需军火甚殷，饬即措解。当饬军火局采办法国兵枪一千杆、大铜帽一百万等件，开单附苏字第二号函，由驿递呈，想邀垂鉴。旋复探询上海有新到英国恩费来福枪五百杆，并皮带条各件齐全，每杆计规银七两，并饬军火局刘道瑞芬一并购。适前帮解饷委员杨溥等尚在上海候船，即饬该令一并由轮船起解，统求派员验收。大概西国致远有准之枪，以恩费来福枪为上，次则兵枪为结实有准。近来西兵改用来福枪，所有已用、未用兵枪，全行运至香港、东洋变卖，故价值稍减，然此等兵枪在彼处为中驷，在我处则仍为上驷也。机器局新制吃十二磅子之开花车轮铜炮，甚为轻便，利于陆战，兹拟挑选十二尊，并开花子一千个，配齐轮架、木引等物，俟随后由轮船解运，以备转发京营弁兵操演之用。倘京营演放尚无熟习之人，求即示知，以便由此间派员前往，听候驱策。至前商预备天津开设机器厂，当已分别采访，只有小号车床，索价八九〔千〕金，拟有成说，再行绘图贴说，函请核夺。此时经费艰难，似不必造端宏大，但期逐渐扩充，局员履新之后，知必更能步步踏实。至洋匠目前不能不用，但当由我指挥，方免太阿倒持之患。将来天津、上海、福建三厂，似可联络一气，不分畛域，其各厂现办何料、制造何物，亦宜彼此互相知会，如此厂多制开花炮，则彼厂可以多制洋枪，权衡多寡，庶不致有余不足之弊。匠人工食以及购料价值，亦复随时比较，则洋匠不致把持，而经手人等亦免浮滥。总之，自各省言之，则各厂为各家；合天下言之，则各厂仍为一家也。至洋火药与开花炮、洋枪，相为表里之物，犹之水母、目虾，缺一则不能行，拟即函商曾侯相，筹款购办洋药机器，设厂制造，以备不虞，即使彼族闭关绝市，而我亦可取携如意，无虞掣肘矣。再，能于北洋、中洋、南洋建设三闾，专练轮船水师，不惟其多惟其精，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不独可以靖内奸、御外侮，而且可以协运漕粮、均平米价，使首善之地永无水旱之虞。惟将才难得，须重其任而精其选耳。

复总署书^① 同治七年五月

昨据委员周相辅等禀称,前次奉解军火餉项,荷蒙谕令各局库从速查收,从来投交餉项无此顺手,不日即可竣事回苏等情。正幸区区微忱,得达冰鉴,兹于五月十二日接奉闰四月二十九日苏字第一百四十三号钧函,仰承奖借溢分,勉励交加,捧诵之余,感镌五内。承谕神机营餉项仍形支绌,嗣后无论何款,凡可通融接济,不拘数目,随时筹解。某自当竭力设措,一俟凑手,即当由轮船速解,以期仰慰荅怀。兹据制造局禀称,现又造有法式开花轻车轮铜炮十二尊、开花炮子一千个,并洋式火箭一百杆、火箭架二座、洋枪三百杆及药引、木心等件一百八十五箱,呈请拨解前来。查开花轻车轮炮,利于平原驰击,进退不致呆滞;洋火箭声势猛烈,从前戈登曾云洋人以火箭为破马队之善法。闻神机营现在派队出剿,计相需尤亟,特派委员广元将前项军火由轮船解送至京赍投,敬祈派员点收。除附片具奏,并分别咨行外,仍祈仰费荅筹,函托三口通商衙门于此起军火到日,饬知地方官照料护送,俾免迟误,尤为感激不尽。

致总署书^② 附加片一件 同治七年六月

前承钧谕,以神机营餉项仍形支绌,无论何款,凡可通融接济,不拘数目,随时筹解等因。仰见统筹大局,已忧京营餉项之支绌,又体念苏省供亿之浩繁,佩服之余,尤深感激。兹与曾侯相商明,即嘱署藩司杜文澜,无论何款,筹措银四万两,迅速起解。又恐委员上海候船,未免耽延,缓不济急,由该署藩司与银号熟商兑汇,限令二十日到京,谨将银号限单抄呈备核。明知蹄涔之水,无补涓埃,而葵藿之忱,定蒙鉴察。

再,天津为拱卫神京重地,似宜建设机器厂,挑选八旗弁兵赴局学习制造,非徒藉便取携,且可益固根本。拟先行筹购备用,将来逐渐扩充,曾于苏字第二号函中附陈缘由,谅蒙钧鉴。兹据机器局委员沈守保靖、冯守峻光禀称:“前奉面谕购买结实机器并汽炉等件,解赴总理衙门备用,当即遵照留心采访。适有祺记洋行由外国带有汽炉、大小车床机器等件到沪之后,该行主适已倒帐,无力开设,情愿照原价售卖,计银九千余两。又添购旗昌洋行车床、刨床、卷锅炉机器各件,计银五千余两。此外尚需铸铜铁大炉以及起重机器、滚光弹子机器、铸炮沙模等件,为该两洋行单内所无,然亦制造开花炮必不可少之物,已由本局机器以母生子、自行制造,大约四个月内可以造成”等因前来。查前项机器,业已饬司发款购成,并饬该局委员拆开点明,编列字号,绘图贴说,另行委员起解。倘有不敷之件,由某筹款,随时添购。惟该机器将来应否解至天津,抑或迳解赴京,自当静听核复,以便遵照料理。某为未雨绸缪起见,是否有当,敬候示遵。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致总署书^① 附加片一件 同治七年六月

上年义国漏交原本条约，凭单上原订明以六个月为期，由上海道与之互换。某闰四月间因公赴沪，即据应道禀明，条约业已到沪，该领事因骆公使适在日本，当将条约寄至日本，迨该公使有故不能亲来，复由日本寄回上海，延至五月始据霍领事申请补换。某虽心知其迟延之故，而未遽声明，自不得不以逾期诘之，比经关道查复，事出有因，当即批飭就近互换。而该道又查出罚款、茶税两事数目少写之讹，因而设立凭单，及至凭单送到，又以关道与领事衔名先后误列，更番发还，重缮另送，转辗往返，甫于六月中旬竣事。顷因罚款、税则两节，及四十五款汉文于“按照该货经纳正税，发给存票”等语之下漏写“倘查船上货物有未经登明底簿者，概行充公”数语，昨经商准曾侯相，函复以“数语紧要，洋文内已有所载，彼时何不与之——并揭明？若刊刻时将漏写缘由记载，恐彼见而饶舌。此次虽已补换竣事，然已有议明更正者二处，汉文漏写者数语自应先请尊处核示”等语。某窃意罚款、茶税，洋文误写数目，经已立有凭单，将来刊刻时自可于各条下叙明洋文笔误原委，以免缪辑。至汉文漏写数语，应道恐当场揭破，该领事必藉口彼此有错，不立凭单，于洋文误写两层转难更正，是亦该道不得已之情形。除将原约照抄，另文咨请校核，一俟发还照章刊发外，其汉文漏写数语，当时已未揭明，刊刻时应否增入之处，谨请核示。再，换到汉、洋文原本，仍缀有该国君主用印之银盒蜡饼，装潢甚丽，惟前后另加洋文二页，译系该国主词气，其意不外遵守条约、以敦睦好，与该国大臣费乃斯打费斯刚德均有画押，并无违背字意。兹将原文译出，钞呈备案。所有敝处往来函牍底稿，亦一并钞呈备核。

再肃者：商人不准充当领事一层，此次义国条约后应仍照章附刊。查比国条约后页，此件照会列有公使衔名，上年贵衙门咨抄义国照会未经载有衔姓，除于条约后将给予义国照会及义国照会一并照抄外，应请查明该公使官衔，分别填写，以便照刊。

复总署书^② 附加片一件 同治七年九月

九月初五日承准大咨，以英教士在扬州居住，误被乡人殴扰一案，此案情节关系较重，钞录往来照会，嘱即另派大员驰往扬镇，会同该领事官认真办结。并奉苏字一百四十七号赐函，仰见指示周详，无任钦佩。查此案前经麦领事申陈通商衙门后，旋即由扬州亲诣金陵，当经涤生中堂派常镇蔡道开导，似已了结，乃该领事第二次复申陈通商衙门，哓哓读辩。又经涤生中堂逐条剖复，并将扬州府县撤任，另委守令接署，钞稿咨会某声明，并咨贵衙门查核，计时当已上邀电鉴。兹奉钧谕，除咨商通商衙门，并札上海应道就近察看，若能就此了结，即无庸议，如尚别有缪辑，即由该道相机行事，邀同前往会查，总期速为了结，以免枝节横生。除俟该道禀复再行咨报外，专肃奉复。再奉发上字第一号致马谷山制军并某公信，昨谷山由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途次寄到，谨已拜悉，合并陈明。

敬再肃者：本年七月间有寓镇英商亨利行运布货至清江，被准关扣留报捐，据英国麦领事以船货耽延，需索赔款，申陈前来。当经札复，以准关如有误收捐项，自应如数归还，但赔补一层为条约所无，未便饬偿等语复之。本月初三日，复据麦领事声称，续有亨利所运莲子二百担，又被准关扣留，申请切实办理等情。查莲子系属土货，应查照咸丰十一年贵衙门与卜公使所定《长江通商章程》逢关纳税、过卡抽厘之例办理。此次准关欲令报捐，并无不合，惟恐关中吏役多有未谙条约者，竟以口舌相争，徒多枝节，因饬上海应道刷印条约章程各书，派委干员亲赉赴关商办。乃正在饬办间，又据麦领事函称，前次申陈所说之货，系是金针菜，并非莲子，去文误写莲子云云。如果系金针菜，则昨准通商衙门咨准准关咨亨利报买之金针菜，乃是华人严森堂等贿买空白洋票、希图偷漏之货，业由通商衙门分别咨札查办矣。诚恐该领事将来或又赴公使处饶舌，用特将通商衙门咨稿粘单，并札上海道文稿及麦领事申文函件，一并录呈，统求钧览。

致三口通商大臣崇^① 同治七年

前奉总理衙门函嘱购选机器运至天津，当即饬沪上机器局应道宝时会同沈守保靖、冯守俊光留心采访。旋据该局禀称：“奉谕购买结实机器并汽炉等件，当即随时访觅，适有祺记洋行由外国带有汽炉、大小车床机器等件，到沪之后，该行主适已倒帐，无力开设，情愿照原价售卖。又添购旗昌洋行车床、刨床、卷锅炉机器各件，此外尚须铸铜铁大炉以及起重机器、滚光弹子机器、铸炮沙模等件，为该两行单内所无，然亦为制造开花炮必不可少之物，即由本局机器以母生子，自行制造。”当即发款购成，并饬令该局补造去后，仍一面函请总署应否解至何处。旋奉总署复称，此项机器应即迳解尊处检取，以省周折而节运费等因。现在各项机器均已备齐，据该总办等绘图开单、详请拨解，现已另备公牍备呈冰案。惟查刻下秋期已深，北风司令，转^(盼)[瞬]隆冬严寒，津门冰冻，未谕沪上夹板船尚有北上否？倘夹板船一时未便，而火轮船又不肯装载粗笨之物，只可嘱该委员随时变通，先择其事件之轻小者，由轮船搭解一批，其余各项重大之件，一俟津门冻解，再由夹板船装运呈交，约明春二、三月必可解齐也。是否如斯，统祈核示。

至此项机器，现尚不能制造轮船大器，然已能制造开花炮及炸弹等项，较之沪上初开局时器物尚多，将来逐渐拓充，以母生子，并随时添购大号机器，规模自能阔远。如有不敷，亦可由沪上机器局自行添制配寄。想一经大君子擘画陶镕，定可化无用为有用也。现下沪上机器局所造大、小机器三十余座，亦尚得用，制造洋枪之机器最为委曲繁重。该局委员沈、冯二守，督同中外匠人惨淡经营，每月可造洋枪二三百杆。其去年所造轮船一号，现已造成，俟相取名“恬吉”，已于八月内放洋矣。该轮船物料虽资外洋，而体质已能自搆，现在仍购买物料，为制造轮船之计，以期多多益善。闽中船厂闻亦已办有条绪，若天津一局、沪上一局、闽中一局联络一气，不分畛域，将来各厂办造何样物料，亦可互相知会，以为饶减，而匠人工食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五。

以及购料价值亦得以随时比较,洋匠不至把持,更有相观而善之妙矣。我公宏识远猷、又安中外,区区愚诚,亦土壤细流,仰助泰山河海之意也。至此间尚有熟悉制造委员,如尊处需用,亦可预先示知,以便派拨一二,听候差遣。

致总署书^① 附加片一件 同治七年十月

窃于九月二十六日在金陵接奉苏字一百四十八号赐函,以扬州传教一案应如何持平办理,嘱为斟酌核办等因。查前奉钧谕,遵即密飭上海应道察看情形,相机妥办。旋于九月十四日据应道禀报,麦领事拟带兵船三号,赴宁理说。某明知该领事此举无非藉张声势,冀遂要求,然不得不预为防维,当于十六日驰赴金陵会商一切。该领事亦随带兵船抵宁,经曾侯相、马制军及某反复辩理,虽不免小有轆轳,尚不至枝节横生。并经调上海应道及李运司会同该领事前往扬州会查。某因苏省尚有法国教堂一案,急应回苏商办,随于二十七日起程回省。一切详细情形,想曾相、马制军已缕晰奉达,早可仰邀清听矣。

敬再肃者:法国总副领事白来尼、狄隆二员请给宝星一节,前准贵衙门咨复,应由外间陈请,业经会同涤生中堂附片具奏,钦奏谕旨发交尊处议奏。昨在江宁,据应道面称,该领事即须回国,其意似急望中朝之异数,藉为回国之宠荣,如蒙陈奏恩准,可否迅即封固,由驿递苏,以示羁縻之处,出自钧裁。

复总署书^② 同治七年十月

十月十三日接奉苏字第一百四十九号赐函,并照录英国照会一件,谨悉种切。准关扣留英商布疋一案,先经涤生中堂、谷山制军檄委淮扬刘道办理,嗣因应道赴扬查办教堂,据英领事照会以刘道远在淮城,商请就便通融办理,闻已亦有头绪,想日内即可完案。马制军于前月二十六日接篆,已将钧函遵飭抄寄查阅,并飭镇关嗣后洋商请领空白运照,务须益加慎重,以杜弊端。

复总署书^③ 同治七年十一月

顷奉苏字第一百五十号谕函,并准大咨,以神机营威远各队需用洋马枪三千杆,飭由上海机器局动拨,并配齐随带什物,分起解运等因。查制造洋马枪,非卷枪铁板不能集事。据机器局员禀称:本年入夏以后,均造马枪,现计配成二百六十余杆,未配成者约计千杆,迨七月间因铁板用完,即经停造,须俟腊月间方有铁板运到,可以再卷等情。某当即飭令局员于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③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铁板运到后，督同中外匠人，赶造应用。现在所有已成马枪，本应先行起解，惟轮船早经停开，若由陆路转运，诸多未便，容俟海道解冻，即行派委妥员，陆续分期解呈，以昭妥慎而资利用。

致朱脩伯书^① 同治八年

五月间江震哥老会匪结连抢匪余党，潜谋不轨，幸而扑灭，不致燎原。犯供皆云因苏省新练绿营，队伍尚整，是以有所忌惮，举发稍迟。可见沿边、沿海伏莽尚多，从前以无用之兵制无用之贼，故兵力常见有余，今此辈皆百战之余，是以有用之贼敌无用之兵，故兵力辄形不足。天下无无弊之法，固当择其轻重缓急而为之衡。关尹子曰：“螂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螂蛆。”立一法必生一弊，然固不能预计其弊即弃置其法。兵弱之利在于平日不至桀骜，而事变猝乘，必至土崩瓦解；兵强之利在于战必胜、攻必取，而其弊流为藩镇割据，外重内轻。然土崩瓦解，有病而无药者也；外重内轻，则有病有药者也。有唐不改府兵，不调禁旅，则虽有藩镇，其奚祸之能为？故选忠勇之帅臣，练羽林之劲旅，边兵五年一调防，阃外五年一易帅，则可得强兵之利而不至受强兵之弊。今日之势，强敌环伺于外，奸民潜伏于内，而犹欲以旧日之兵制，弭将来之隐忧，譬如受沉痾拘挛之疾，而欲以茯苓、甘草收其效也，岂可得乎？愚昧之见，未必有当事实，而不敢不大声疾呼于知己之前者，则以我公汲汲以天下为己任，视千百年之利害若切身之疾苦，故宁受言而无效之诛，不敢蹈知而不言之咎，我公其何以策之？潞公血诚为国，公尔忘私，正范文正、韩魏公一流人物，但人生只此精力，过劳亦足累身，公便中能以主簿作家之言进否？弟兼程返吴，接印后清理积牍，且忙且病，敏斋谓弟须发又白过半。贫不学俭，老不服药，听之而已。此间淫雨为虐，幸新开河道俱已竣工，消泄尚速，不为大害。都门得雨否？念念。折差匆促起程，百不尽一。

上李筱泉师书^② 同治八年

秦中军务，未知近日如何？伯相已到潼关否？师行悬远，转运悬艰，近见奏拨川饷三万，如能应期拨付，似较松动。侯相有请假一月之说。近奉密寄，粤、闽、浙、苏四省海中已准英国设电气线，将来彼之信息顷刻可通，为害伊于胡底？总署一闻恫喝，便觉手忙脚乱，外人得陇望蜀，大局不可问矣。苏省因供亿过重，不能自存，前拟裁准扬水师，尚未接昌歧回信。昨据准部驳善后局所用划抵巡洋经费一案未经奏明，未能作抵，而巡洋经费系是六成洋税，即当赶紧归还。查去年善后局用，至今已有六七万两之多，如万寿宫、文庙、各局经费之类。院司万难赔此巨款。司详并未提明未奏之款，此时日昌正无心绪，幕友梦梦批准欲在厘捐一成项下划抵，而厘捐无款可筹，只有淮扬水师系奏明应撤之款，不得已而哀吁昌歧。昨据支应所桂道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禀称,该水师尚有十船系铭字营旧部,十船系春字营旧部,须候吾师示下,其余一百余号船则均系昌歧部下之船。在桂道不过欲以春、铭二十号之船藉以牵制全局,可以缓撤。日昌当此万万无可设法之际,即拟据桂道禀备咨请示,惟有仰求函丈批准,将此二十船先撤,庶昌歧不致藉口。一俟善后局将六成洋税完清后,将来如苏省稍为活动,或代前敌多办军火,或多增制造军装之费,必当极力报效也。和约新章一行,据子永、芝田云厘金必当十减其五,惟有设法维持,极力抵制。日昌现已派拨妥员,分往各局、卡妥商整顿,无论将来如何为难,派定之数必当照解,以免函丈后顾之忧。惟裁撤水师以还洋税,系生员切己之事,非我师援之于陷阱之中,则此间生计穷矣。顷有东洋纸《通鉴》一部,并朱印《通鉴目录》一部,托上海转运局寄呈,计月底、月初当可呈电。日昌拟七月二十外方能起身赴宁也。

复马谷山督帅书^① 同治八年

今年提调监试,前已商定孙、倪二君,是否由弟处下委,抑由筱翁处移委,祈示知,以便遵办。此间因长元所属抢案叠出,据供护卡水师带引,是以拟将游勇驱逐,并将赌、烟、妓三馆严禁,现虽尽绝,恐日久松懈、故态复萌耳。近准总署函,并奉密寄准英国于沿海口岸设立电线一事,将来彼族消息顷刻可通,我则懵然无所闻见,关系殊非浅鲜。而且电线虽由海中,而首尾必依傍山脚,断无凭空在水中建造之理。从前弟在上海道时,巴夏礼向李伯相晓谕至再至三,伯相面允,该酋旋即不告知道中,于一夜之间由川沙至黄浦,建造电线五六十里。弟亦密商川沙何丞、上海王令,将该电线毁弃。当时彼曾晓晓有词,弟以空言相抵制,旋亦过去。今总署信中“将来如不遵议,只好仿照上法办理”之说,但未知朗轩能如此蛮干否耳?此事中朝如能以理拒之最妙,否则改为中国自行雇办,专用汉字,彼族传报商情、市价,附入我处办理。在中国办理此举,所费不过十万金,而收彼族租价,计二三年亦可完本。如此办理,似属于彼有益,于我无损。如公以鄙言为然,可否掣衔会奏之处,出自卓裁。朱守来言,云浦为砾山萧令医药所误,以致不起,该令不能医上司,安望其能医百姓?可恨可恨!云浦身后萧然,其眷属不日至金陵,我公司可否于公款酌拨一二竿赈恤之,俾免廉吏有不可为之叹,但未知金陵有此闲款可筹否耶?

致上海道杜筱舫书^② 同治八年

该领事欲于吴淞擅立电线,想此端断不可开,川沙旧辙亦非宝山诸公所能效尤,只有严词婉拒,以杜萌芽,想卓见亦必以为然。天津机器承公代雇夹板,想此时当可装妥,并乞催其速行。涂道闻须八月初间方能动身,计到任总在秋节以后、重阳以前,诸事仍烦公费心经营,以全大局。自去年以来,洋字新闻纸皆推波助澜,欲使中外顿开大衅,且痛诋蒲安臣,以遂其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交搆之志。弟前年密陈修约议中，本有在沪设立报馆一条，此次在总署亦曾申明其说，将来我公督办运漕各务，仍求兼为主持此事。查前主讲广方言馆西学之黄达权，号平甫，于新闻纸一事最为熟悉，可否囑王锦堂作函邀令前来，函中不必说明缘故。商办此事。倘能及早举行，实于中外大局不无裨益，统乞我公卓裁核夺。东卫船一事，尤宜及早招徕。魏姓本系木匠出身，颇饶于货，先给水脚以造蛋船，自可允其所请。敏斋言苏式南为人不甚可靠，未知确否？如已行则无庸议。渠荐县丞周嗣源，系天津道周观察之胞弟，若令前往，必更能联络，已囑敏斋转饬该县丞赴沪听候酌派，或令苏、周同往，当亦无碍于事。直、东二省督抚，弟于公牍外复加函托之矣。此事势难中立，望转致陈、翁二公加意料理为荷。郭日长欲添用艇船，亦无不可，所谓两路夹攻，多多益善者也。厘局五万近奉新章，自以解现银为妥，现已行知委员矣，仍求费心料理设卡之举。官、褚、郭，弟俱不知其人，但官、褚现尚有他项差使，如我公与芝田俱以郭为然，乞即下委详办为要。青浦劫案已有端倪，皆由公认真推求之力也。黄姓扬州开典，似应地方官转禀，未便迳由弟处擅自给谕。

致马制军书^① 同治八年

侯相有初十日到津之信。札调葛令绳孝，顷接伯相信，乃知此着系伯相所请。其实葛令在上海，尚有几个熟悉洋人，到津则一人亦不认得，毫无用处也。洋人在沪，因常有揭贴，草木皆兵。教主谷振声函托敏斋请弟处出示解释疑团，敝处当已照行。民情浮动，喜滋事端，此等揭贴无益目前，有损大局，深可痛恨！

如皋令于拐案竟移营行卡，如防大敌，又函囑乡董遇人搜查，诚恐行旅不安。昨晤仲孚，云其亲戚在句容，被人指为拐匪，抢夺一空。顷见句容禀报，又有武生石姓惨杀三命之事。药未小刀，便可指为拐具，则天下无人不有其具，杀之可胜杀耶？秋试在即，深虑士子在途被扰。我公可否再行严札地方官，拐匪只准由官拿办，不准百姓抢夺并藉端搜查，庶可稍息纷纭。且筱岩原系密函商囑，而仲孚乃即据以通饬，未免稍涉张皇，已囑敏斋谆囑仲孚，以后凡函商之事，不可遽行之公牍。

铁厂事，弟有一知半解，断不肯稍涉含糊。自今年严切申饬之后，入江轮船均经改用华人行驶，五号商船亦经改为兵船。竹儒虽恨弟甚深，然公事从兹稍有起色。淮扬、太湖两水师，弟因善后局用过洋税五六万金，欲赶紧筹还，以清经手，故请裁稍急，公拟先后分裁，极为妥协。至该营驻扎处所，弟实不能深知，如果裁四十号太多，抑或少裁十号八号，候八月乡试后再裁之处，统候酌夺。裁太湖护卡事，前与质堂言过，承其慨然答应，未知是否真意，容当与之妥商，亦不敢操之过急，请公放心。善后局请奏裁水师一事，系因善后款并未奏明在案，故拟立一根子，将来厘捐清单方有依据，且因今年织造款目纷至沓来，拟缕陈此间苦况，庶户部派项可从宽减。其酌裁两水师，似只可略带一笔。如我公以为然，或由尊处主稿，或由弟处主稿，并乞示知，以便遵办。

贞老在此，弟因病已一月不见，昨奉示后，托芸樵催其赴皖。据云因有两三信到皖、候数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五。

月并无回信，恐西帅别有意见，已将春季束脩缴璧，此时似未便赴皖云云。弟告以西帅出巡未回，并非不回伊信，仍嘱芸樵请其速行，尚未接其回信。公处允给薪水，并可从缓到局，弟亦嘱芸樵转致。贞老有脾气，弟亦粗暴未除，恐致始合终离，故未敢常见面也。

再，李薇生真是好而无用，刑名积压者固不必言，即如交代一案，三限全满，尚无一任依初限办理者；十四日所开之手折，至二十询及，二十九任中竟无一任能记其仿佛！于官事则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于民事则无事化小、小事化大；朝嘱之事，午归则尽忘之，真是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也。又无空闲道缺可以位置。友山说伊情愿先请假，再捐道员，亦只可听之。惟接手之人甚属为难，拟调镇江蒋守，友山云蒋守多病，人才如此之难，真可一叹，公将何以教之？

复总署书^① 附加片一件 同治八年正月

去年曾奉钧函，以神机营饷需缺乏，饬为源源筹解，当即两次解过饷银十一万两在案。兹闻归绥吃紧，神机营调兵出防，正拟设法措解，而散遣淮勇五十营，库款业已罗掘一空，适据上海应道函称，有钦赐举人杨宝镕愿捐军饷库平银三万两，因思神机营正在缺饷，即以此款接济，当不无小裨。除附片具奏外，某拟即日委员由海道起解，仰祈贵衙门俟该委员解饷到时，俯赐代收转解，实为公便。

敬再肃者：窃去冬接奉苏字一百五十二号钧函，敬悉一是。所论津、闽、沪三局制造机器，亟宜酌盈剂虚，权其轻重缓急，互相知照，不仅在彼厂造某物，此厂即不应造某物，局中造成何样利器，仍绘图贴说、随时知照云云。仰见持谕宏远，洞见此中症结，无任钦佩之至，现已转致局中沈、冯二委员遵照办理。至造成之件，即当绘具图说，随时寄呈。局员沈保靖、冯峻光、郑藻如等，明体达用，钩稽尤为精细，中外匠人但听指挥，可无尾大不掉之虑。至马枪一件，现经该员等督匠赶造，开冻后即可次第筹解神机营照收，以应急需。

上曾中堂书^② 同治八年

顷据上海应道禀称，法国总领事白来尼带同副领事狄隆，即日来苏谒见后，仍由内河出江，赴金陵谒见中堂，据情分别驰禀等因。旋于正月二十四日，白来尼带同狄隆前来谒见，寒暄之后，即声称苏州城内阙里分祠原系天主教堂，载在志书，并有石碑三块，历历可据，现经争论数年，不能再延等语。某告以阙里分祠系崇奉先圣之所，今庙宇虽毁，而基址尚存，断难以原地给还。白来尼又欲以他处高广房屋抵换，某告以条约已准传教，自不能不照案办理，惟第一阙里分祠不能给还，第二无论官民房屋不能抵换，第三抵换地基只能由官指给，不能由伊传教士自行选择，如能允此三者，将来当于城内空旷无人家之地，给与一处抵换旧基。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白来尼似亦勉强应允，复询何时始能指地抵换，某答以必须与通省官绅会商，方能定局，大约总在一半年之后。法领事旋于二十五日动身，由常镇一带前赴金陵晋谒台阶。某恐该领事人地生疏，不谙体制，因派洋务委员葛绳孝偕该领事前来叩谒，合并声明。

再，向来办理城内天主堂旧址，初则拒之，继则指城外地基抵换，然皆不能坚持其说，徒多纠缠，于事无裨。此次该总领事所言尚属近情，故某告以将来必有旷地抵换，但能由官指地抵给，不能由传教士自行选择地基，以此二语为紧要关键，该总领事似尚俯首无词。是否有当，敬请裁示。又询其何以必赴金陵之意，据云仰慕中堂德威，欲求一见，且安庆教堂地基已蒙准给，必须面申谢忱，又中国不准草鞋夹轮船行走，法国钦差委伊顺道察看等语。某告以草鞋夹行走轮船，伤损商民不少，怨毒甚深，此事必须严禁，该总领事似亦深以为然。

致总署书^① 同治八年正月

窃于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据法总领事白来尼申陈：据本国管理传教事务司铎苏函称，康熙年间本耶苏会传教士曾在苏州城内长洲县文一图通关坊地方买地建房驻扎，迨至雍正年间禁止天主教，由官将房地改建孔祠，请为转请将该处房地一并查还收管等情，申请前来。当经飭据署苏藩司转据苏州府禀称，先经飭据长、元、吴三县会绅查得，阙里分祠自雍正年间改建崇奉至圣先师已久，且为合郡士子讲业之地，难以改造教堂等语。劄复去后，该领事自闽旋沪，改用照会，当经掷还未收，该领事又改用信函。中间波澜迭生，动辄以恃强等语相挟制，兼闻法国调该领事回国，商议换约事宜，是以某不能不将一切实情透底揭破，免致彼族视恃强二字为得计。兹将来往公文、信函摘钞呈电。查阙里分祠虽系天主堂旧基，有府志、碑记为据，但业已改造分祠，崇奉至圣，即不能将原地给还，将来或指一无碍民居风水之地抵换，或将该教士同治三年所置城内住屋即准彼作为教堂，而贴其买价，似百姓见惯不怪，更省多少事端。故某复信但许措一空地，而函嘱上海应道就近与商，微示以该教士住屋准为贴价抵换，又佯恐上游未必应允之意，想一二月间当可料理停妥。至该领事初用申陈，忽而改用照会，不收后又改用信函，李前任与穆布孙争执申陈、照会之事，本未定义，且其时正当扬州教务缪辖，不得不照李前任章程从权，复以信函。拟此件教堂事务办妥之后，将来遇有交涉事宜，即割行上海道转行照会，以免纠缠。

复法总领事白来尼书^② 同治八年

迳复者：顷接来函，备悉一是。所有贵总领事实言直吐之事，实能直道其所以，然非贵总领事关切有素，何肯说此心腹之话，感佩已极。但中国官宪十分为难之处，亦有不能不以实情相告者。查中国未与外国通商之前，固茫然不知数万里之外尚有许多富庶人民，及至通商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矣，尚以为外国全系恃强，并不讲正经道理。至今数年，海边常与外国通商之人越习越熟，始知外国人亦是一样讲道理，亦是一样做好事，因此有喜欢与外国人来往者，有佩服外国人之巧妙者，此时海边之人固已绝无疑虑猜嫌外国人之心矣。至于内地人民，则平素目未见外国人之面，耳未闻外国人之言，一闻外国人有所作为，便如人见虎狼一样，以为要噬人，故远而避之。中国有俗语云：“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以为马肿背。”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大概人情于未经见之事，无不惊疑，迨渐染习熟，则相与忘之。譬如有一美人，要捉屋上之鸟而养之，鸟固不知美人为好意也，见其目动手举，必高飞而去矣，若美人朝朝掷果粟而令之食，则鸟习熟无猜，虽驱之而不肯去。否则虽持枪击鸟，一鸟毙而众鸟皆飞，美人之庭岂尚有鸟之迹哉？此事虽粗，可以喻精。即如中国人要到外国传习孔圣人仁义之教，外国人初时亦定有许多惊疑、不肯信服之处，久后亦定有许多钦服、必要相从之人。故本部院之意以为，中外交涉不在一时恃强勉强，而在从渐习熟之更为尽善也。至贵国天主教以行善救人为心，而中国之习天主教者，行善者固多，但恃强凌虐乡里、不服官府之约束者，亦复不少，往往官府秉公办理，则教民煽惑教士，无理讲作有理，以致官府多有掣肘为难之处。故距教士愈近者，教民尚讲道理，距教士愈远者，教民愈加猖獗。因而人心疑虑，未说其九分之善，先说其一分之恶，甚至教中所本无之事，亦且因而诬蔑，以讹传讹，致彼此不能相安。本部院之意以为，教民果能遵规蹈矩，不敢妄作妄为，使官府不致丝毫掣肘，则官府亦乐得保护教士，民教当可永远相安也。

夫传教一事，载在条约，在官府无不深知条约之当遵，其所以办理有迟延，抑亦有故。盖官府人少，百姓人多，往往有官府尚未与绅民商议定妥，百姓未能深知其中道理，官府恃强劲压，百姓心上不服，竟有聚众数千百人，将官府之衙门拆毁者，事后虽办几个无知百姓，而官府当场已吃了大亏。即此处已办之百姓虽勉强依行，而他处未办之百姓又复闻风疑惧，官府岂能人人而喻之、户户而晓之乎？此又官府为难之实在情形也。至贵总领事所言外国官民气无可伸之时，不得不用力相强等语，查贵国官员距国都较远，事权可由外官作主，故恃强不恃强，可以由之自己；中国则有所难，无论将帅有多少可用之兵，朝廷若不答应，丝毫不能作主。不然中国兵民虽属良善，又何至见外国数百、数十之兵，便缩手退让哉？数年来中国无知愚民亦有不免与条约相背之事，官府非不欲即时严办，但知县须禀之知府，知府又须禀之藩司，藩司又须禀之督抚，督抚又须咨明总理衙门，辗转行文，迨奉准总理衙门文书，则丝毫不肯稍背条约，必要严办违约之百姓，而此时外国官员因迟延未办，或带兵船执意相强，殊不知当中国辗转行文之时，即外国谓为迟延不办之时；当外国带驶兵船之时，即中国奉文严办之时。故在外国，以为中国官府之事非恃强不能理妥；在中国地方官，则以为从前未办之时，外国全不說話，现在正办之时，外国反更无礼，虽惧上司之威势不敢明言，而怨恨积于胸中矣。此皆由于彼此官府初时含糊，不以实言尽情吐露之故也。若如贵总领事之吐露实言，本部院即以实言相复，又何至有办不了之事哉？现在通商大臣马刊发条约颁行各县，亦系为将来省多少为难之故也。至中国兵勇经长毛、捻子之后，虽未必人人可用，较之从前已有不同，但现在即使数万之兵，见外国数十之兵，亦不至交锋者，盖皆仰体朝中大臣志在和好，无论败不讨好，即胜亦不讨好，是以将帅凛凛守法。然到十分受屈之时，百姓气无所伸，众怒难犯，亦即不能十分听受上司约束。目前虽即敷衍，日久岂能相安？尔时中国固有所损，即外国亦岂有所益乎？故前十数年，中国百姓往往有欺侮外国之处，在中国官府并不自知，而外国商

民则含恨于心，然则今日之外国亦犹之昔日之中国也。即如苏州天主教堂一事，自刘抚台、郭抚台至今，议论业已数年，毫无着落，自本部院到任后，贵总领事一经提及，本部院即查照条约爽快答应，全不推诿一句，亦不以城外地方抵塞贵总领事，看本部院如此所为，为爽快乎，为不爽快乎？本部院何不学刘抚台、郭抚台之推诿，博百姓之称誉，而必满口答应、任多少之为难者？一因在上海道时，深知贵总领事公道和平，不是切己之事不肯开口，已答应之事亦不肯令本国人过分。此等公道之心，本部院至今佩服，此则为情面上不能不爽快答应也；一则条约应办之事，本部院即使推诿过去，后任岂不更加为难？此则为公事上不能不爽快答应也。但苏州许多民人，以本部院答应给还城内地基为是者，不过百中之一，以本部院准予城内给还地基为不是者，百中之九。本部院办理此事，受了不得意之人造多少谣言，虽毅然不顾，然亦须缓缓将条约开导，不能用力相强，致使将来民教不能相安，致烦中外官员之担心也。本部院又因百姓怨恨天主堂，皆因有书词毁骂、言之太甚之故，是以又饬常州府将流传书板一律搜毁，想贵总领事亦已有所闻矣。前数日尚有绅耆数十人来署递禀，谓天主教系劝人为善、由人信与不信，城内人已不信，何不移在城外，本部院再三申明条约，舌敝唇焦，绅耆始散。本部院向以信义为重，因业已答应在城内抵换地基，现在无论如何为难，总当做到此层。至于教士，往往得一步、进一步，贵总领事亦当持平劝戒，不能听其任意刁难。现在本部院特委苏松太道会同苏州布政司专办此事，以应道台素为贵总领事所信服，而长洲地方又系苏松太道所管辖故也。

凡以上之事，句句皆系实在情形，因贵总领事肯说实话，故本部院所言无论中听不中听，但全系实在心中之事，无一毫虚假也。至申陈、照会一事，查条约第五款载“凡有不平之事，领事等官准迳自申诉省垣大宪”等语，本部院非不欲格外通融，但不敢明背条约，贵总领事其谅之。

复总署书^① 同治八年三月

顷奉二月二十三日苏字第一百五十四号钧函，内开准神机营咨开，以向时洋马枪于马上演练不甚便利，现由京内旧制洋马枪改作鱼尾形式，甚属得手，应饬上海机器局照式制造，赶紧解京等因。并奉发下鱼尾洋马枪式样一杆、图说二张。查中国仿制外国洋枪，原属藉资滥觞，已经神机营改由新式，洵属变通尽利，足以奢服远人，自应饬局照式制造，以资利用。即经转饬该局沈、冯二道，将未经配成之洋马枪，赶紧如式制造，一俟制就，即行赶紧解京。某现于前月二十三日交卸抚篆，因九旬老母偶有感冒，是以暂留侍奉汤药，日间已稍痊愈，即拟束装北上，合并声明。

复总署书^② 同治八年六月

前于五月初一日在山东平原途次接奉苏字一百五十六号钧谕，以接地山来函，前次由上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五。

海解去十六马力机器,拟再添房安设,惟须较准轳轮尺寸方能照式盖屋,嘱到省后即饬局配齐,赶委解津等因。并奉发地山原函,均经读悉。查上海未解机器,某三月间北上时当嘱该局员如数赶紧配齐,其外洋购买皮带等件亦经陆续到齐。某回任后即派员到局查点装箱,兹委候补直隶州广口、元和县倪咸生即日赴沪,由海道起解,大约六月二十前后必可到津。地山一信,某业已据情迳复矣。至洋马枪,除前解外,已遵谕饬令局员仿照鱼尾形式,赶紧制造,兹先制就百杆,连先经配成之旧式马枪五百杆,合共六百杆,一并交广委员等由海道解呈,伏祈查收。其鱼尾马枪扣腕凿深,攀簧加长,火台外添配护铜一块,以遮火气,未知是否合式,并求转致神机营,如操演合式,仍祈示知,将来局中即可照此配制,源源解济也。再,机器重笨,须由夹板解运,洋枪则可搭轮船起解。其机器数目,昨已抄折咨呈,合并声明。

复总署书^① 同治八年六月

本月二十一日接奉苏字第一百五十七号赐函,以现据意国照称,有中国人从澳门前往秘鲁国,在大洋中伤毙人命;又美国劳使函述,广东华民在秘鲁国雇工,呈控秘鲁东家凌虐;又赫德申称,厦门有吗狗船装载华工出洋,夜间工人数名跳入海中,现又申明旧章,照会各国,以期保全未往之人,饬即密谕通商口岸委员,详加体会等因。仰见荅虑周详、慎重民命之至意,捧诵之余,无任钦佩。伏查招工一事,以广东、澳门为最多,潮州汕头及福建厦门等口次之。此等承工华民,皆因兵燹之后一时失业,受其引诱,其甘心愿往者固百无一二也。闻在澳门一下夹板之后,洋人即加桎梏,节其饮食,偶有疾病,虽未毙而已投之海中。及到工之后,视同牛马,非礼凌虐,无所不至,盖承工而得生还者又百无一二也。五年间贵衙门所定章程二十二款,周密中肯,虽为彼国之所不乐闻,实为华民留一绝大生机。闻自定章以来,华人之在澳门包揽卖猪仔者略见稀少,诚如钧谕,所谓“断不能因彼与我为难,遂并告朔餼羊而弃之也”。至秘鲁等处设局招工、拐骗华人,非惟税司不以为然,即外国之稍知礼义者亦无不切齿,倘招工一事能处处添派税司照料,个中机械变诈,彼能深求其所以然,必于此端有益无损。载读致星崖香岩一书,至诚恺惻,使秘鲁等处华人闻之,真三万孤寒齐下泪矣。鄙意以为,华人之寄寓东、西、南洋各国者,不下百万生齿,若随时保全维系之,非惟上遂天地好生之心,而且有裨异日中外交涉之大计。至上海招工,从前本少,然绸缪未雨,防范不可不周,适上海杜署道来省,当经面嘱,遵照前定章程实力办理。

复总署书^② 同治八年十月

十月十三日连奉初六、初七日钧谕,谨悉壹是。法国罗公使已于月之初七出京,计月半后必可到沪。昨接上海委员葛绳孝来信,云及法国提督自东洋带兵船五只,于月半左右可以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五。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五。

抵沪等语。查该使已在东洋调动兵船，其势必不肯半途中止，安庆又有拆毁英、法教堂之事，并集一时，更易滋其口实。然兵船在长江行驶，百姓犹不甚惊疑，倘兵船多只迳入鄱湖，居民必至慌张，转致多生枝节，与其派员阻之于已行，莫如派员阻之于沪上。查应臬司现已交卸，即日入都展覲，杜署臬司文澜甫卸上海道篆。日前某到上海时，法总领事来谒，深佩杜道之能，赞不绝口，且该道现署臬司，外国最重按察司一官，若派该署司前往上海，邀同涂道及法领事据理开导，能阻其兵船不驶入长江固妙，否则务必力挡其不准驶入鄱湖，并嘱其沿途不可肆行无忌，以至有失和好。如该使偕同杜署司来苏谒见，自当遵谕以礼相接，婉为开导。惟伴送驶入长江委员，难得妥恰，位卑则渠不遵服，位高则难以出省，又苦无多熟悉洋务之员，容当函商谷山制军，再行割委。安庆一案虽事连两国，但制军业已派员先行查办，已足以关其口而夺其气。并嘱杜署司到沪后，如法国教士所索不奢，便可先为了结，免得聚而合谋于我，转成难了之局。大约川黔两处，该兵船皆不能至，无非藉此虚声恫喝，而江西则从前天主教曾经吃亏，该使手挥五弦，无非注意江西，藉此一举以泄前日之耻，俾该教可以畅行。故阻兵船驶入鄱湖一节，尤为此局紧要关键。至英国阿使，计日亦将到沪。闻英领事麦华陀拟随同该使先到金陵，再到安庆理论。此次拆毁教堂之事，以上一切情形，某总当随时商同谷山制军，妥协办理，以慰廛念。

致马谷山书^① 同治八年

顷接上海葛委员来信，知法国已调东洋提督带有兵船五号，约十五左右可到等语。又连接总署初六、初七咨函各件，嘱即派员赴上海开导，情词甚为迫切。查法国已在东洋调船，意在恫喝，万无半途而返之理，惟兵船连帮驶入内地，居民必致十分惊疑，万一湖中搁浅被焚，更将酿成大衅，此时纵不能阻轮船之入江，亦万不能不阻其入湖。况江西为教士吃亏之地，彼刻刻思泄前日之耻，为后日教务畅行地步，尤不可不设法防范，以免齟齬。惟派员赴沪，极难其人，官小则彼视为无足重轻，官大则又不甚熟悉情形，敏斋数日偏值卧病在床，再四思维，只有筱舫与法领事极有商量，彼族最重按察一官，筱舫现又署臬，足与该使颉颃。是以拟请派筱舫日内动身，先到上海，查照总署函开极力设法阻挡，或引该使来苏与弟会晤，或留兵船在沪，仅带一号前往，将来该使如到金陵，即令筱舫由沪偕往，听候指挥。至安庆教堂一事，我处已先派大员查办，英国必已称心满意，阿使即来，亦无口舌，未必即与法国约同连帮。所难者法国此次已大动干戈，明虽为各省教务，骨子实则为挟制明年和约，以冀多遂要求，故此次所最可虑者，法国之波澜也，英国固不足忧。筱舫如能在沪阻挡得住，固属万幸，万一不能，则派往沿途开导之人尤难其选。弟拟派候补道姚曦及知县冯宝圻，会同法国兵官巴律，乘坐天平轮船沿途照料，缘外国人极为任性，非中国所能制伏，故必须派一外国官在场，彼此通意，度可稍济缓急。惟筱舫系臬司大员，出省不能不奏，弟拟于复总署函中先为提及，一俟尊处主稿具奏。敏斋十七日乘轮舟来金陵，计其时阿使亦可到金陵矣，弟已饬派陈福勋偕阿使同来，陈委员人极妥当，并深知彼中虚实，如其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六。

来可详悉问之也。然英国最好虚文，此次已先派员查办，彼必不致多所争执，可以放心。筱舫拟即令其明日动身，缘趁罗淑阿未来之前，可以与领事熟商羁縻之法。恃承垂爱，不及候示，谅公必能鉴之也。

正封函间，接朗轩来信，知阿使已到上海，先到各口，并派查安庆，回时再到金陵。朗轩已告知尊处业经派员查办，彼必心悦诚服。仍祈函知子眉，于施维祺到皖时善为开导，缘施维祺比之麦华陀尤狡猾也。陈福勋已与阿使同行，则诸凡俱妥。朗轩信抄呈。阿使到金陵约在月底、月初，如须弟来，尚乞飞示。

致马谷山书^① 同治八年

谷山尊兄大人阁下：本月十三日两接苏字一百六一、二等号总署来函，以法国罗公使因各省教案未结，于十月初七日出京，欲带兵船前往查办，虽系虚声恫喝，亦不可不预为防护，囑于该使赴沪时，派委明白晓事之员探听明确，善为开导等因。查此案昨准大咨，藉悉尊处已派吴子眉兄赴皖查办，谅已面授机宜，可期妥善。除敝处先经函致涂朗轩兄随时探明外，该使如势在必行，尚祈阁下迅饬吴道于皖省一带妥为照料。此外江西、湖北等处并希遴派妥员，另乘快便轮船偕行，免致另生枝节。弟处亦即派员前往帮同照料也。

复马谷山书^② 同治八年

承囑朗轩情形不甚熟悉，宜于应、杜、贾三君中派一人到沪帮同料理，与鄙见不谋而合。公远谟宏略固为洞烛无遗，而弟一知半解，亦得与大君子卓见符合，不觉诋诃然以为道在是矣。贾云樵已于今早动身来宁，渠于元、二年间曾经办过洋务，以天宝宫人谈开元遗事，恐未必悉中肯綮也。筱舫亦于今早乘小轮舟往沪，乞公于具奏时亦为加一好考语。办法国之事，筱舫比敏斋为强，英美则筱不如敏，然二公弟终嫌其柔胜于刚。弟囑筱舫到沪后，先与领事及狄隆谷主教、钱楠等预商羁縻安顿之法，第一系兵船未来即不必来，兵船既来即退回东洋；第二系兵船暂留在沪，听候各省办理信息；第三系不入湖及沿途不肆行滋扰，彼此讲理。但筱舫只能同到金陵，另派姚曦、葛绳孝、冯宝圻、巴律等沿途照料则有余，主持大局则不足，必须各省派一明白事理之司道大员就地熟商，随机应变，方能于事有济，否则此间所派委员人地生疏，呼应终不灵也。所可虑者，兵船驶入内地，彼此互相猜疑，万一因而开衅，转成不了之局。如扬州情形犹不甚重，若如台湾则决裂直不可问，鄂皖为中原腹心之地，非海外可比，若有事端，轻重俱难措手。务求尊处飞致沿江各帅，以静待动，以柔制刚，备不可废而衅不可开，庶免横生枝节。惟事属隔省，终恐未必遵教。弟顷函致总署信中亦请其飞囑沿江各帅，不可轻动干戈，未知能动听否。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六。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六。

得朗轩信，知于十三日见及阿使，一闻公先派大员查办之信，该使即额手称谢，可见彼族亦非尽恃蛮，将来无论安庆如何办法，英必不与法合而为一，固可悬揣而知。然法国此次行为如此狂妄，亦未能测其事变之所极，我辈只好尽心竭力，补救一分是一分耳。阿使约月底、月初可到金陵，只有恭维，断无刺谬。计其时法使亦必踵至，有筱舫偕来，定可供公驱策。姚曦、葛绳孝、巴律等同时并至，亦足稍听指挥，如需弟相助为理之处，乞以一纸书来，但起灭枢纽仍在各省而不在金陵。昨法使到金陵，亦断无桀骜不情之举，但未知各省能不吐不茹、写到黄庭恰好处否？筱舫此次沪上之行，若专为阻止兵船起见，恐涉张皇，且恐阻之不理，难以收束，适有捕盗局稟川沙土民抢毁遭风船只之案，查中外船只因遭风被抢，层见迭出，前年南汇抢毁煤船，几成衅端，外国领事屡请定一救援禁止章程，因会列台衔，委筱舫办理此事，既为彼族所乐闻，而筱舫即可乘间而入，阻止兵船内驶，谐固于大局有益，即不谐亦于体制无损，想公亦以为然也。

致马谷山书^① 同治八年

巴律及冯令等已于今早来见，询以大略情形，据巴兵官云，新到法水师提督与伊有交情，罗使伊亦相熟，可以设法阻之，即阻不听，伊亦可随姚道等入长江，沿途劝解，免其生事等语。弟闻其言太易，未信其确有把握，细询冯令、姚道，皆言巴律平日为人尚不苟且，但嫌过于忠厚。弟将巴律慰劳数语，嘱其随同冯、姚诸人到上海听候筱舫驱策，该兵官等均于今午回去。顷接筱舫信，录呈台鉴，遵义檄文一并抄呈，似乎蜀黔情形如能早结，彼族亦尚可不致决裂。我公可否飞函伯相，速为持平办结，弟亦一面缕达。但遵义人心如此固结，或非官力之所能制服，殊为可虑耳。巴律又言，在长江阻其不生事不如在上海阻其不行，又闻四川所杀教士尚有一人未死，俟伊查访确实再当稟明云云，其帮助中国尚属实心。现饬其在沪通达情意，自属有益无损，至于随入长江一层，诚恐外省少见多怪，万一事有决裂，全以该兵官为诱过之地，故此层弟尚不敢十分作主，或令伊随筱舫到金陵后，或去或留再候钧示定夺。筱舫署臬，似不能同到外省，可否委紫楣或贾道同姚道、冯、葛诸人同往之处，敬候裁夺。余俟沪上续有信到，再当飞达。

致总署书^② 附加片一件 同治八年十月十六日苏字第二十一号

法使争执各省教堂一案，昨将派委杜署臬司赴沪会办缘由视函奉达，计承鉴及。唯派委司道大员出省阻止开导，恐民心不免惊疑，又虑彼族以我心虚，更增要挟。查川沙、南汇、上海一带，向遇有中外遭风搁浅船只，海滨愚民辄肆行抢毁，非特于理不顺，抑亦非救灾恤邻之道。前年南汇毁抢外国煤船一案，几启衅端，外官领事官屡求明定一救援遭风搁浅章程，言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六。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六。

之不已。此次适有川沙土人毁劫遭风沙船之案，当经会同谷山制军札委杜署司前往上海，名为办理此事，实则阻止法兵船内驶起见。而特派大员查禁毁抢遭风船只，尤为彼族之所乐闻，而杜署司藉此不即不离之举，即可与该公使会晤，乘便进言，力阻其兵船内驶，或劝其将兵船退回东洋，或劝其将兵船仍驻上海。杜署司现已于十六早动身赴沪，缘趁罗淑阿未到之前，更可与领事、主教等预商一羁縻安顿之法。如该公使仍执前见，定将兵船驶入长江，即嘱杜署司随到金陵，一面遵照钧函指示，札饬熟悉法国情形之姚道曦、知县葛绳孝、冯宝圻等，乘坐天平轮船于皖、鄂、江西一带沿途照料，阻其不得横生枝节。已谆嘱该道等但可尽一分心，即做一分事，断不可稍存畛域谄卸之见。除会商谷山制军将办理情形随时布达并恭折具奏外，理合加缄密达。

敬再肃者：安庆毁抢教堂一案，业已派员查办，先占上风，彼族必已称心满意，不致再有轆轳。至法国兵船深入长江，难保不彼此猜疑，因而激成事端。长江为中原腹心之地，与海外台湾等处情形不同，若仓猝一有决裂，轻重俱难措手，诚如来谕，不可稍存退避谄卸。合无仰恳函谕兵船所到省份，只可以柔制刚，以静待动，备不可废而衅不可开，一面就地派明白晓事大员，以礼貌羁縻之，以情理开解之，急脉缓受，庶乎不致别生枝节。此间所派随同兵船前往照料之员，亦即谆嘱其随时随事会商地方官妥协办理，但恐人地生疏，呼应不灵，未知有济于事否耳。

复总署书^① 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九日苏字第二十三号

法国罗使于十月十八日抵沪，杜署司及涂道等先往会晤，彼亦旋来答拜。该使初则一味虚骄，以后周旋数次，亦尚近情。据称要先将安庆教堂之事料理清楚，然后再议远省：一、安庆抢拆教堂，要枷号闹事之读书人；一、要一官署或仓廩等屋抵为教堂；一、要出示晓谕居民，知传教系条约分内之事。其余九江尚有教士被居民埋而未死一案，亦请办理。尚有松江韩参将放饷，要兵丁蹈十字架，亦请将韩参将斥革。杜署司等据理与之辨驳，一面请示前来。经谷山制军暨某嘱该司等复以韩参将发饷蹈十字架一事曾经某在上海当面与达领事说妥，即责成该领事开解；安庆教堂一事，只能核实赔偿及查拿闹事为首之人，不能指一官地抵换，地方官按约出示亦尚可行。旋据杜署司等禀复，请参韩参将之事，该使已作罢论；安庆以官地抵换一事，杜署司与谷主教商量，告以藉兵船以勒官地，无论安庆地方官断不答应，即使答应，而兵船去后，民教断不能相安，不如赔偿之为妥。谷主教亦深以为然，云当与该使从长计议，再行回复。杜署司现由苏赴金陵请示，计日内即可回沪，再当将一切情形随时布达。如该使决意入江，即当会同谷山制军谆嘱姚道等另乘自己轮船，偕同该使前往各处，会同地方官随时照料阻拦，冀免滋生事端。再，前据姚道面称：有兵船三号泊在吴淞口外，近日有无续到，容俟探明，再行驰达。其法国前任达领事现已交卸，新任梅总领事新自其国来，甫经任事，合并声明。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六。

复总署书^① 同治八年十二月初一日苏字第二十五号

闻法使抵金陵后,所有皖鄂等省教务均经谷山制军督同杜署司与之议决,想已详悉陈明,可纾廛念。承示向来教案,该教士每格外需索,借为利藪,此次赔偿在所不免,但勿任听需索,致启将来别项希冀,仰见杜渐防微、洞见教士肺肝。即如从前四川教案曾经赔过银数万金,是以彼族故智复萌,办者益难措手。此次安庆教案,法国赔偿不过四千元,英国不过千余元,数目尚不甚巨。至九江活埋习教华人夫妇,此次据涂道面称,系已埋死,顷又接涂道来信,云已有两人抵命,可以了结,谨将涂道来信照抄呈电。其韩参将放饷蹈十字架一事,某前到沪时,法总领事达伯理、副领事狄隆曾来行寓,面称松江提标韩参将于放饷时将灰画十字于大门,令兵丁跨过十字方准领饷,狄隆曾亲往看见,求为行文严办、出示禁止等语。某告以此次查勘海塘,道出松江,即可从速面谕韩参将,除去灰印十字架,不必行文出示,致多延滞,该领事再三称谢。旋见韩参将,已谆嘱其不必多生事端,如有倚恃习教不肯操演之兵,即可以惰操开革,韩参将亦答应此后不敢多事。嗣后该领事已与杜署司、涂道等说明照此了结。罗使到后,想必教士怱怱翻腾,该署司等业已责成狄隆自行藉词转圜,现在仍作罢论矣。梅领事亦并无异说,承询谨以附陈。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六。

卷九二 书信三

上曾侯相书^① 同治九年

承谕方君子可才思精锐，自当转致机器局优给薪水，延订入局。所著《地球说》仅及亚细亚一洲百分之一，某前辑有《五大洲图说》，计八十余本，译者五六人，至今五六年，仅得十分之八九，大约年底总可竣事，于外国山川形势、兵马钱粮、土产法律，无不明备，为办理洋务者必不可少之书。拟成后先抄一底本呈请钧核，并求赐一弁言以为光宠。子可所引《海国图志》、《东西洋闻见录》等书，其原本先不足据，故考证未确，然其心精力果，若再扩其眼界，必有成效可睹也。机器局自沈道销差后，冯道徒为大言，而于自强实际全不讲求，经手钱银亦颇有物议。日前恬吉报销已行朗轩查覆，据朗轩面称，亦不敢代为出结，将来恐须添派一得力可靠之人方无流弊。

莼斋已委吴江，择于六月初一日到任。甘令绍盘亦委兴化。山阳王令为江北上等好官，已函嘱筱岩为速图补缺。金令吴澜求回籍安葬，闻吾师允以秋间，该令于吏治亦颇肯讲求，不肯作自了汉也。陈荔秋比部有守有为，有胆有识，直隶吏治需才，吾师可否将伊奏留、以道府补用之处，敬请酌裁。荔秋宦情素淡，有老大思乡之意，故乞强羈縻之也。苏省为军储所困，瓶罄堪嗟，近奉派大婚，每月骤添数万，为时已逼，似又不便奏展。去年京饷亦未起解，抚藩俱干严议，此犹无足轻重者，惟善后自前年至今，在关税项下借拨，其时以为淮军及淮扬、太湖两水师指日可以裁减，腾挪厘捐藉以归补洋税，不意李伯相西征，添拨军装转运，所费有增无减，淮扬、太湖亦因循未裁，湖淤淤塞，徒、阳运河不通舟楫，必须开挑姑且勿论，而前此所用六成洋税六七万金万寿官及各局经费、文庙及出差委员薪水等类。必须归还，方免着赔。友山终日愁闷，近已成疾。日昌顷已咨请谷山、昌岐先将淮扬水师遵照函丈奏案酌裁三四营，太湖亦拟商之质堂，将护卡船只先裁卡船由卡员自行募雇，经费可省一半。外，仍量裁一二营，腾出经费先完关税，再办善后。惟日昌人微言轻，不足动听，尚求我师函致谷帅、昌岐、质堂诸君，迅赐减裁，俾此间官民稍稍有以自存。仰吁慈云，神与俱驰。李伯相办着军务，火气甚重，不敢稍陈为难情形，况此时正值进兵，需饷尤急，即哀吁亦无益也。

前承函丈谕询水师新定章程有无可议，飭即直抒己见，日昌意在设立炮台、轮船，化散为整，统归专营，日夕演练，若彼族动辄以船炮挟制，则我重兵聚扎要口，彼又何能轻动倾国之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六。

师？至沿江及内河窃盗之案，只可责成小轮船数号往来梭巡。日昌去年裁去抚标分汛之兵，练成二营，且夕亲自督操，将洋人阵图译出，近得演习颇为精熟，乡间则严办保甲，亦未闻裁汛后有抢劫之案。可惜抚标兵不多，不能以之分扎沪上海口也。昨见沿海设立电线之议，忧愁特甚，拟将胸中所欲言者缕以上陈，继念中朝业已答应，难以失信，忧患之余，怔忡时作，笔亦不能达其所见，因而中止，然变计以图自强似不可再缓矣。

复总署书^① 同治九年

查此番条约，系通商后第一次修换，彼族唯利是视，心虑甚长，自应揣其隐衷，预为铃制。现闻蒲安臣在俄身故，而上海新闻纸亦纷纷言洋药、湖丝加税于彼族诸多未便，欲求伊本国作主变通等语，在洋商明知心愿已足，不过佯为不得已之词，以冀阴遂其得尺则尺之计，此钩谕所谓必须作通盘之打算，为未雨之绸缪也。盖现在新定章程，彼族固有比前获利之处，亦有比前吃亏之处，章程中所定各国欲一体均沾其益即须一体遵守其款一层，实能制其要害。惟法国重在行教，英美重在通商，洋药专由英国贩买，为他国所无，湖丝生意亦英国居十之五六，美国及杂国居十之二三，法国不及十之一，故此国所受益有与彼国无涉之处，即此国所吃亏亦有与彼国无涉之处也。至近来税务司颇多以见好洋商为得计，故凡议减船用、家用杂物各税以及设立关栈抵领存票各章程，各关道尤不可不预先讲求，密体贵处维持苦心，以免偶存迁就，稍纵即逝。除前经商同谷山奏派应臬司、涂道将大略章程会同厘捐各局商办外，仍札留福建咨调之苏省补用同知容闳先将外国律例译一底本，以资采择，缘该丞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于外人贸易情形颇能知其底细故也。一俟亦有眉目，再当会同谷山缕晰陈明。

复总署书^② 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

青浦县差役行船被劫、拒杀弁兵一案，所获洋犯干式丹登业由上海涂道会同领事讯问，先令华犯指认干式丹登耳上有圈，确系为首抢劫拒捕之人，自应照律定罪。惟事涉中外命盗重案，尤宜格外详慎，已据英法两国迭次照会，意在详细讯究，以期实在，而目前干式丹登又狡不承认，一时自难定案。兹已遵谕转饬上海涂道提集全案人证，会同各领事再行详讯，总期众供确凿，各无异词，庶可折服其心，以杜将来口实。一面会核议结转陈，裁示祇遵。

复总署书^③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苏字第二十八号

六月初二、初七等日，迭奉一百七十一、七十二各号钧函，谨悉天津民教滋事，酿端甚巨，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六。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六。

③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六。

筹统核大局，绸缪详备，无任钦佩。此间金陵、扬州先后均有拐案浮言，旋即绥靖，苏属尚皆安贴。本月初据上海涂道禀称，外国洋泾滨租界因轮船带回天津信息，知法领事被百姓群殴毙命等事，洋人心颇惊慌等语。某当以洋泾滨为洋人精华所聚，必须极力设法保护，当即函嘱上海涂道察看情形，如洋人疑惧未释，即商明领事，就近调凤凰山五百名为之保护，缘凤凰山设立章程，本载有保护上海洋商一层，而该兵教练又皆系洋人，免致两相疑忌。如洋界内业既平安无事，即可无须多此一举，飭该道就近斟酌办理。俟该道复信如何，再行布陈。又，念上海五方杂处，民情浮动，若无赖之徒造言生事，再兴一段波澜，大局更多窒碍。惟事关洋务，地方官于未经酿衅之先，若一出面保护洋人，则群疑众谤，动以汉奸目之，虽有百喙无从分辨，甚至骤攫众怒，祸在俄顷，身败名裂而于事无裨。是以地方官每遇百姓因洋务聚众之举，只得袖手旁观，噤不发语，以致酿成事势决裂、不可收拾之举。某再四思维，地方官当此群情未定，恐未必敢毅然出面保护，只可由敝处剖切出示，发贴华洋界内，以安洋人之心。一面严札责成地方官，不得推诿观望，如有奸民聚众滋事，即惟该地方官是问。兹将示札各稿录呈钧电，并一面函嘱涂道，如上海人心未靖，某即当亲自前往弹压。缘洋人命脉精华全在上海，该处若能安顿得法，则法国纵有波澜，其余他国皆晓然于中国所以保护洋人者无微不至，其势亦渐孤，而其气亦可稍平矣。

至教堂挖眼取心一层，大概皆系民间以讹传讹、附会之说，缘法国传教心虑甚长，其教士皆改装中国衣服，无处不到，无地不有，以小忠小信小利煽惑愚人，使阴坠其术中而不觉。地方官于钱粮词讼又往往任听书差浮收延压，小民无可告诉，相率而入天主教，则地方官熟视之而无可如何，以致莠民恃教士为逋逃藪，教士收莠民为羽翼，到处探听情形，立即飞报该国，将来万一势成决裂，则若辈一呼百诺，舟中皆有敌国之势，安南前事，可为殷鉴。是大可虑者，该教士取千万人无形之心，挖千万人无形之眼。至于挖取一心一眼和药之事，必系中国奸民所为，事发则嫁名彼族以纾祸，若谓该国专心致志为此浅露害人之事，似可断其必无。然而世之明理君子亦往往力持是说而牢不可破，此又势之所无可如何者也。

又，承谕中外光景已成决裂之势，保护之中须寓防范之法，尤见统筹全局、防患未然。窃查目前之御外患与前十数年之御外患，其不同有六：从前沿海炮台星罗棋布，今则无之，彼族往来游驶，如入无人之境，其不同一也；从前沿海士民，洋人颇难联络，今则通商各口之通事以及各省入教之教民，彼可一呼百诺，其不同二也；从前胜负决于滨海，今则轮船、夹板直闯江汉、津沽，其不同三也；从前战则群战，和则群和，今战者在堂奥，和者复在肘腋，若辈呼吸相通，奸同狼狈，其不同四也；从前各国军资皆从欧罗巴海舶而来，三月聚粮，万里输转，今则英人以日本为外府，法人以安南为外府，如取如携，朝发可以夕至，其不同五也；从前内地无事，民安耕凿，今则散勇、会匪伺隙而动，一有决裂不可遏制，其不同六也。总之，彼所覬觐于我者，事事较往昔为遂心；我之欲抵御于彼者，事事较往昔为棘手，殆非力改因循，作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计，固未易轻言以曲直为胜负也。某六年十二月密陈及八年二月请改兵制疏中，曾力陈和议不可长恃，自强必须早计，并请损益沿海水师为三镇，以炮台为经，以轮船为纬，并曾屡次函商曾相，谓外海水师宜速议章程，化散为整，庶缓急稍有可恃，虽明知乌菟之见，言之匪艰，行之为难，然而彼族无理之要求、非分之陵轹，大局姑且勿论，即以一身计，可以磨志气，可以促年寿，可以白须鬓，即能忍耐一时，岂能长此终古？故论事之在已然者，舍羁縻笼络无以纾目前之急；论事之在未然者，舍卧薪尝胆无以善大局之终。区区愚忱，敢因

明间所及，率吐胸臆，伏惟采择一二，不胜感幸之至。

复总署书^① 同治九年六月十三日苏字第二十九号

五月二十八日接奉大咨并苏字一百七十号钧函，以英使威妥玛呈递照会，凡英商在九江、汉口起货船只，一经按约完清税钞，即可径行出口，至下江时无庸将照呈验，经尊处辨驳后，该使又递照会，仍申前议，抄录来往照会，饬即转行各关道知照等因。查此项章程行之已久，并无窒碍，且为稽查绕漏紧要关键，若允其所请，诚如钧谕，税课漫无稽考，章程亦几同虚设矣。兹已转饬上海、镇江、九江、汉口各关道，凡有商船抵口，仍按向章办理，不得误听更改。至船牌一项，领照时如何呈交？缴照时如何领回？上、镇两关当呈交暨领回之际是否实有所见，抑凭领事来文即行照办？已囑涂道确查详细禀复，俟复到另呈鉴察。

复总署书^② 同治九年六月

顷接曾相来函，知力疾起程，惟以拐案牵涉教堂，讯无实据，百姓辄以谣传滋向来未有事端，办理尤为棘手等语。此间接涂道信云，上海小兵船三号已开驶赴津，但未知到津后如何举动。江南、北民情尤为浮动，附会教堂剝眼取心之事，言之凿凿有据，核其实际则影响全无。已密谕各属不准愚民造言生事，并囑应臬司于赴沪之便沿途晓谕官民，告以利害。顷据应臬司自沪来信云，上海中外商民安贴如常，可纾垂廛。兹将应臬司来信暨涂道来往信一并录呈钧鉴。

曾相函中又云中国现在力量不及，只有曲意求和之一法，此真深识远虑之谈。鄙意以为必须先能守而后能和，钧谕所谓保护之中尤当寓防范一层，实为深中此题要害。惟“防范”二字，必须预筹于平日，非可取办于临时。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彼以数舶游驶海上，可以声东击西；我则备多力分，疲于奔命。且我沿江所设之水师皆舢板类也，彼以轮船鼓浪兴波，则在旁之舢板即时颠簸不能自持，何况于战？且即江苏而论，除京饷、织造经费不计外，每月计供左营饷十三万两、李营饷二十余万两、曾营饷三万两，长江外海、内河各水师饷复每月七八万两；长江已设经制水师，而淮扬之舢板水师不能裁；内河外海已设经制水师，而太湖之舢板水师不能裁。竭一省之膏脂，全供中原各省剿发、剿捻、剿回之军糈，本省地方官无一勇之留防，无一饷之存积，当其无事固不当有畛域之分，然而练兵设险，至有事而始为谋则已迟。此苏省之竭泽而渔，空虚过甚，固不能不颺颺过虑也。现已函商提督黄翼升、李朝斌，请其遵照奏案，将淮扬、太湖两水师次第酌裁，冀可腾出饷需为善后、练兵之用，未谕该提督肯允行否？

至抚标兵自前年冬起业已化散为整，将分汛之兵概行归并成营，译出泰西兵法，朝夕亲自训练技艺阵法，亦颇纯熟，惟额数仅及千人，不敷分布。其汛地裁撤后则举行保甲，百姓亦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六。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六。

并无寇盗之苦。缘绿营分汛队伍零星，饷薄不能自存，人散不能训练，故以之御侮则不足，以之扰民则有余。若举天下之兵统皆裁兵增饷，归并成营，化散为整，则化勇为兵，平时可销伏莽之患，而用兵如勇，临事亦免召募之劳。且每省果有劲旅万人，即乡镇偶有宵小窃发，自可朝发夕至，较之分汛之兵一逢檄调始聚族而谋雇替者，其强弱迟速又不可同年而语矣。欧罗巴各国兵制额数皆不甚多，而饷足兵精，一呼即集，其游五大洲也如游户庭，此兵不在多而在精、不在散而在整之明验也。夫疆圉当乂安之日，兵不可使之聚，聚则必有内患；而边鄙值多事之秋，兵又不可使之散，散则必有外忧。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诘，以曲直为胜负之说，恐只能行之于古而不能行之于今也。惟教堂以术迷拐幼孩并挖眼取心之事，则皆市井之谣言，而非彼族之罪案，似宜行知各处，于示谕中代为剖白，彼族必当感激无地，况将来彼亦必极力要求，俟其求而始应之，固已落下乘矣。区区愚见，明知无当高深，已承殷殷垂问，不敢不尽献芹献曝之忧，以冀仰神万一。

复曾侯相书^① 同治九年

天津之案轩然大波，恐非口舌所能了事，计彼族此时必先以和款我，一俟兵船齐集，占据要害，然后肆其无厌之求。然则此局必须先能守而后能和，想函丈必已计及。至教堂买养小孩则有之，若迷拐人口、挖眼取心之事，似可断其必无，盖彼族意虑深远，所欲挖欲取者，千万人无形之眼、无形之心。中国愚民辄以附会无稽之说，结此创深痛巨之仇，似宜速出告示晓谕，民之从教与否听其自便，从教之民如有过犯，自当照例办罪，惟迷拐人口、挖眼取心之事，此乃中国无赖之徒学习邪术者之所为，泰西天主、耶稣各教向不为此一事，洋商则资本富厚，以贸易为生，尤可断其必无此举，如仍有滋事，即严办主令之人云云。如此代为剖白，彼必倍加感服。且此时即使不出此示，将来彼必极力要求，俟其求而始应之，斯落下乘矣。至驻扎直东之铭字营，想函丈必已调扎要口，以备不虞。省三本是该军统领，又是直隶提督，彼原有有事即来相帮之说，可否邀令速来。泰西各国外和而内贰，能否以重利啖他国，为我用神，使之极力转圜，否则帮我堵御？日意格、德克碑二人久受高爵厚禄，可否调令北来，使之往来达意？崇帅出使亦是一篇极好偏锋文字，但恐远水救不得近火耳。函丈位尊望重，保身正所以保国，似不宜轻蹈危机，能于司道中择一二善于语言、长于洋务者，使先与彼族周接，似更妥洽。山海关俊达有体有用，可否调令帮办此事？

此间一得天津之信，以上海为洋人精华所聚，即派应臬司前往宣布朝廷抚循之意，使彼族晓然于天津之举，系出于愚民之仓猝无知，其余通商口岸，国家所以体恤之者，固无微不至。盖上海抚恤一分，则天津松动一分，虽法国波澜未必因此而息，而各国疑忌似可从此而消矣。苏省税厘所入，全供外省军储，去年善后局借拨沪道解抵巡洋经费，每月八千两，结至五月止，已用去六万余两。朗轩以此款经费系六成洋税正款，请司核作收放，友山又以此款拨抵未经奏明，不肯核收，竟成虚悬无着，朗轩深以赔累为忧。司道互禀谷帅，谷帅批令另筹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六。

闲款归还,无奈司、关二款均须奏明方能动用,厘捐迫于外饷,又不能丝毫润及。本省议裁淮扬、太湖各营,筹商半年,尚无成议。苏厘每月进款在二十万内外,未知何时外饷稍松,得腾出一二万为本省善后及开浚水利之用,思之思之,不禁夜中踏破瓮也。前年函丈在此,下情可以上达,诸事不分畛域,故苏省尚有站脚之地。即以淮扬水师言之,炮船之在高宝者,归苏州给饷尚有为辞,其驻扎皖省太平各处,亦不遵照函丈奏案,仍归苏州给饷,似觉偏枯。其实皖省有厘金,全归本省之用,与苏省之接济外饷者,固判若天渊也。

承谕机器一事归某主持,此局本系某在沪道时所创设,重以师命,何敢推诿?惟该局事务繁重,并营兼顾,难以精益求精,若能交卸抚篆,专办此席,公私俱有裨益。方子可已函致吴紫眉代订,尚未接其回信。安内御外一事,诚如钧谕,散与整不可偏废。惟陋见总以洋船、洋器必须从渐学习,自制自驶,庶于自强之道稍有关涉。乃屡次谆嘱,而机器局仍复全用洋人,如此办理,算不得是中国造轮船、造开花炮,直是中国雇外国人造轮船、造开花炮而已。且造船与购船,其价几昂十分之五六,如局中之雇外国人造船,岂不与购买相等而费用增至倍计,可谓不思之甚矣!前年某面嘱该局,此后总宜制造兵船,可以捕盗,可以御侮,乃该局仍复制造二号大商船,将欲装货乎?而中国向来官不兼商。将欲运米乎?而千余墩之船即不能驶入紫竹林。在该局私意不过以商船一可免出海风涛、盗贼之险,一可为长江多带私货之资,私与公不能并行,一存私意,岂能复顾大局?沈道去年已极言局中之弊,某初犹疑言之过甚,今乃知其信而有征也。

致总署书^① 同治九年

窃某于七月初六日奉六月二十八日密寄,以天津事机紧急,饬某兼程由海道赴津帮办等因。查中国到过天津之恬吉轮船,现在解饷赴鄂未回,若搭别国轮船,必须待客货装满,然后启行,行期不能自我而定,转致迟延,苏省正在密筹防务,某当于初七、八两日将一切情形详细交代友山,初八酉刻交印,即于戌刻起程,乘小轮舟由内河至清江后,兼程起早,较之海道似更迅速。伏查此次法领事因行凶毙命,固由自取,然百姓聚众数日,地方官有兵有勇,何以不认真弹压?若因弹压而致兵勇受伤,亦可稍杜其口。今罗酋非理要求,允之无此办法,不允行将决裂。洋人之强悍,民情之摇动,众议之沸腾,固非仅口舌所能了事也。惟天津距京太近,又为漕运要口,但有可抚之理,惟以主抚为万全,若万万势不能抚,似宜由外省挑衅,使彼族舍此就彼,然后天津不松自松。至于兵端开与不开,守备、军火、饷项三者总不可缺。西北军务固属紧要,然较之天津似又稍缓,似宜酌调李相所部移扎近畿,藉资护卫。淮军之扎宿迁者尚有吴长庆一军,约有三四千人,吴长庆忠勇而又能约束,可否速将该军调扎通州一带,以固门户?然此军一调,则江南境内无一防军,似形单薄。至于洋枪、洋药,较之土枪、土药相去不啻数倍,闻现扎直东之铭字营铅药缺乏,某已嘱上海道采买,由海道密为接济,仍宜广为收储,庶不致仓猝无以应急。缘运河转运,三二月方能到津,倘开衅后始行筹及,则采买与海运均不易易矣。

频年以来中国机密文件往往为外人所窃传,实可懊恼!去年罗酋与杜文澜等谈及某有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六。

驱逐外洋之疏，现六月间新闻纸复絮絮说及。此次某若与罗酋争辩计较，诚恐于国事有损无益；若帮曾相专筹战守，自当竭其愚忱；抑在贵衙门驱策，亦必有一知半解藉资采择。盖此中无形之轳轳，朝廷本无自而知，某若不据实陈明，则将来误身即以误国，故于此次奏报起程疏中，不敢丝毫有所欺饰也。卸上海道杜文澜之言颇为法酋所信，去冬某派该道与罗酋交涉，一月有余得以无事，某已函嘱其由海道前来，但该道大病甫愈，未知能即行否。某今日已到清江，夜间即兼程前进，若途中无阻，大约本月二十左右即可到京。某自揣虽无才识，然早到一日，或可稍献刍荛，以冀裨补万一。倘天津事机紧急，即当先往天津矣。

致总署书^① 附加片一件 同治九年

天津滋事情形，首以缉拿正凶为第一要义，但为时已二月有余，仅获正凶二名，似亦不足以杜洋人之口，且前议以缉获二十一名为限，有首犯而无从犯，恐转启其以官抵偿之议。某商同旭初星使向曾侯相熟商，以兵端一开，糜费何止巨万，此时若不分别勒限重赏重罚，则凶犯无从到案，决裂即在目前。除前缉获已认供正犯二名、尚无确供从犯十五名不计外，现限文武地方官于四日内先行交真犯四十名，以四日为限，逾限交不足数，即分别撤参。并飭丁道传齐县中八班，每班各先赏给购线银二百两，勒令具结交凶，如限内能拿获正犯一名，给银千两，从犯分别给银五百、三百不等；逾限获不足数，即择其尤为疲玩者，置之站笼。如此明定赏罚，大约日内总可获犯五六十名。盖理所当允者必为认真严办，然后理所不当允者方可与之力持。现拟于明日设立发审局，将所获之犯隔别研审，总期一气呵成，庶免别生枝节。至和局固当力保，而曲直亦在所必争。如罗使擅带兵船威迫各省结案，以致沿海百姓因惧生疑一层；教堂不立时将教民王三送交地方官讯质，以致百姓聚而不散一层；丰大业不求官弹压，遽对众开枪，以致激成众忿一层，此曲之在彼者也。如百姓焚教堂、抢洋行、杀戮无辜洋人一层，大小文武官吏事前不能消弭，临事不能弹压，事后不能获犯，此曲之在我者也。我之曲我当直受，彼之曲亦当声明，庶有所抵制，或可稍减要求。王三业经释放，姑无庸议，将来各犯供词务须将放枪激忿一层结实叙入，则焚杀之罪诚在百姓，所以激动百姓之忿则罪又在丰大业矣。闻紫竹林今日又来法国兵船二号，据云续后尚有由安南来者，以鄙意揣之，法国现与布国构兵，其势未必汲汲于此，当系英国从中推动波澜。盖英国恐中国官吏无弹压百姓之威权，致异日蹈聚族而歼之覆辙，故不能不聚而合谋于我，要求严办，为一劳永逸之计。故了结愈速，葛藤愈少，若俟其迫胁始为办理，则彼必以须留兵弹压为词，更多枝节矣。至外国诡谋毒计层出不穷，当其汹汹，反无大举，若其噤不发语，更不可不加意提防。如由津至通、由通至京一路，由牛庄至山海一路，宜多开陂塘、陷阱，重兵严扎要口，以备不虞。区区愚见，是否有当，伏惟采择。某因沿途积水，节节绕道，昼夜兼程，计首尾共十六日，连绕道几行三千余里，途中触热，复发吐血旧症，现仍力疾商办一切，是以肃复稍迟，伏祈宥鉴。

再，顷据天津丁道面禀，日内凶犯已拿获二三十人，但内中正犯不过数人，其余皆系在场帮同动手之犯，缘正犯于前月及月初均已逃至外府县，派人驰往购缉，非半月不能就绪等语。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六。

此事迟至今日始行认真举办，诚为迟缓。某惟有催令多方设法，分投购线，务获情真罪当之犯，不惟可以杜外患，且足使内地肆无忌惮之徒稍知儆戒，亦可稍遏乱萌。已嘱该道府等不可丝毫作伪，以免外人借口。天津民情浮动，物议易兴，局中亦实有为难之处，然国家事重，千秋事轻，且果于时事有裨，即粉骨碎身亦所不惜，何况区区毁誉！至布法搆兵，其曲在法，然趁其多事之秋赶紧与之了结，尚可稍占便宜；若迟之又久，万一法国得胜，其焰益张，英人必从而助之，恐一切更难措置妥洽。且曾、李二相部下之淮军、铭军，频年所用粮饷、军火，皆系某由江苏接济，若兵端一开，势必闭关绝市，税厘既无大宗入款，本省又须添设防兵，洋火无从购买，铭、淮二军所恃为得力之洋枪、洋炮皆为无用之物，而天津、上海、福建三处海口之机器局所费亦属巨万，皆在彼掌握之中，不惟自己不能接济，而且适为敌资。民团无口粮、无器械，可以为虚声而不可以见实仗，各海口从前皆有民团，国家何尝一得其用？天津密迹京畿，所关重大，即万不得已而决裂，亦只可由外省与之挑畔，使彼顾首不能顾尾，或可稍纾近畿之急。然言之匪艰，行之维艰，此某通盘筹画，所为不敢轻易主战者此也。外附呈上海寄来新闻一纸。又，某所带随员容闳，深于外国语言文字，现在天津翻出电报一纸，此等文报本不甚可靠，姑录呈以备鉴择。又，某初到天津时即改装易服，探访情形，惟署天津府马守声名甚劣，该署吏役亦亲向某讹钱方准一见，其为不能察下可想而知，已告知曾侯相，请其撤参。值此时势艰难，地方官必须稍有风骨，方足镇抚物情，想钧意亦以为然也。

致总署书^① 附加片一件 同治九年

查津门滋事一案，自五月二十三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共获八十余名，内已画供之正犯七名，有指证而未认供之正凶亦约有四五名，其余各名或仅认抢物，或连抢物亦不承认。某自到津以来，随时帮同曾侯相、毛星使严催地方官勒限缉犯，并谆谕该守令等只缉真犯，不得波及无辜。京中未知底细，未免责某操之过急，其实此间未勒限拿犯之前，扯告示、分画扇，民情浮动殊甚，近日民情转觉贴然。可知日前杀人、放火、抢物，皆系混星子之所为，并无有识绅衿从中主使，此等乌合之众，倚为虚声则可，倚为御侮不惟不足以济事，恐转足以僨事。某才识短浅，赋性褊急，以为此案关系甚大，非寻常泛泛之案可比，况严拿凶犯，情理法均应如此，即使众怨集于一身，某亦无所逃咎，但恐任怨而事又无济为负负耳。前任府县别无过咎，只拿犯稍欠认真，要犯逃至千数百里外，现任地方官亦实有一时难以就绪之处。侯相顷仍严限镇、协、道、府、县五处于日内每处各拿正凶二名，未知能否拔十得五。大约此案二十三以内总当结束一回，以后事稍放冷，正犯必回，仍行购线严拿，庶几前任府县罪名可与力持。其新闻纸所传法国将为布国所灭，此言不甚可靠，安知非彼族故令闻之，使我因而弛备？此局无论究竟如何，衅端虽不可自我而开，而守御必须及早布置。且即使法灭，而英、俄、比尚存，此案根子终算未除，则何如趁其邻国搆兵之际，急急办凶，与之议结，尚可稍占便宜。总之，杀人理应偿命，即使法国胜而理所难允，亦当拒绝；法国败而理所当允，亦当妥办。某惟有帮同侯相、星使严催地方官设法缉凶，勿稍松懈，并严飭不得株连波累，以冀仰体荅怀。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六。

敬再肃者：日前美领事密妥士来见，寒暄之余，谈及美国教士之讲书堂在天津城内，亦于五月二十三日被拆，现该教士无〔所〕依栖，亦随同法教士混造谣言，添油助火，若能由京中转致美国公使，札饬该领事照料勘修，为费不多，庶免教士居奇。某询以何不由领事自行请办？密妥士答以渠日前说中国几句公道话，泰西人人指为洋奸，是以不敢自请等语。某察其所言亦尚实心，用特据情转达，伏乞酌夺。

致总署书^① 同治九年

二十三日奏结一次，当已转致曾侯相遵照办理。前任府县清供应行复讯，亦既遵照谕饬转致曾侯相矣。某前此大病数日，因事机紧急，不敢请假，仍力疾帮同催办，计至二十三日正凶大约可得十余名，正凶在逃，将家属收监者约有五六名，其帮凶及抢物之犯约可得二三十名。曾侯相现又将天津镇陈济清、大沽协张秉铎摘顶，勒限严拿，其差役之弋犯无获及将犯卖放收监者亦有数人，至差弁之派往外府县拿犯未回者尚有十数起。从前府县因恐民情浮动激变，下手稍迟，现在如此认真办理，亦无可再紧。新闻纸疑议抵之说为虚，大概洋人疑心最重，若一事不能取信，则事事皆启疑团，故此次所办首从凶犯，绝不敢参一虚笔、曲笔，亦以自己必先踏实地，庶免他日彼族借口之端。顷接上海涂道来信，以法国大兵船拟日内移入黄浦江，窥其用心，必以为津事如不了，今冬势必覬觐截漕，似应密饬地方官预筹办法。河运虽系正办，但今年王道所押河运不过数万米，此时仅行抵张秋，现尚在张秋等候汛，盖运河受黄河之害，有非人力所能施工者。再，某初到此间，即面嘱天津县萧令将八班差役各具结认缉正凶二名，每班先领赏银二百两，而押其眷属为质，盖县差人数最多，是日随刘令目睹殴毙丰领事，见闻又最真，若责承县差拿凶，自必丝丝入扣。乃言之再四，萧令当时唯唯，以为业已遵办，直至前数日询之，不惟未将各班家属管押，而且并未先行给赏、勒令具结，固由地方官疲玩性成，而外省人员之办理掣肘、呼应不灵，即此亦可见一端。骆驼无角，奋迅两耳，惟呼负负而已。李相熟悉洋务，计二十四五当可抵津，必有一番振作。刘提督铭传亦于十七日到沧州矣。

复总署公函^② 附加片一件 同治九年

初三至初八迭接钧函，具悉夙怀勤恳，指示周详，至佩至荷。前饬保定府确查烧医院、闹教堂等事，昨据保定府来禀，查无起意烧堂之事，仍严禁谣言，免至横生枝节，另牍咨呈冰案。正定尚未据查复。少荃、揆帅初五日获鹿来函，谓询知该处教士实系自去，无人滋扰，其所称敲门践踏等语亦恐系教士捏造，仍俟该府禀复再行咨达。威使照会内称烟台所闻京师及津郡之谣，绝无影响，其来文之意不过代催津案。现欲赶于限内办结，发审局日事榜掠，研求确供，昶熙随带之司员、国藩奏派之道员，均令入局审讯，未肯片刻放松。德翻译单开之金章整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六。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六。

一犯，已于初一日辰刻解到，当经审讯，坚不吐供，而熬审稍久，遽尔昏晕，气绝良久乃苏，俟少与休息再行研究。其兄弟金三、金四均经远出贸易，未据缉获，现获其胞弟金二、金八，供伊兄金章于四月出门，与该犯自供五月十七离津之期已不符合。所称知情之张太平尚未查得，仍饬随时访察。其杨老道、金德三两名均经缉获，张宅打更人王之先于七月二十三日被获到案，该三犯屡经刑求，均无确供，仍令局员细心研鞫，无任狡展。前函所称逃入京城之犯杨二，约三十余岁，近闻已逃往南乐、清丰一带，伙入盐泉。刘三元一名，近闻自京逃往保定。周起隆一名，闻尚在京，藏于陈镇国瑞寓所，不识是否确凿？日内丁道等均遣人于旁近州县四处密访要犯，而获者殊少，盖次第远扬矣。府县亲供，国藩等再四驳诘，务令确凿可凭，昨据递到确供，似无甚虚饰。初九日令昶熙^(成)所带司员会同陈、傅、丁三道会审，十一日国藩等仍亲加鞫问，其五月二十三日该府县随从家丁、轿夫及地方等均经讯取供单，一并咨送贵署及军机处、刑部查照。至王三、安三等犯释放已久，自可无过追求。前奉谕旨查询王三是否即系王二，据傅、陈二道讯取该犯草供，又取该犯邻右数人供词，均谓王三即王二，惟蒋玉成之供有王二小名王三之语，要犯既经释放，此等亦不足深辨也。该道等所讯王三邻右供单另咨钞呈钧鉴。广平教堂据罗使照会，又牵该处绅士武汝清，即经转饬查访。惟详文所称武汝清“谋害教众，恶念复萌”等语，是该使轻听教士无据之词，遽为尊处晓谕，中国之法但以有无实迹为据，不能以“恶捻”、“谋害”等词遽作腹诽之律。此时各处地方官无不尽力保护洋人，该使尽可放心，慎勿轻信教士浮言，自生疑虑也。

正封函间，接读初一、十一两次钧示，具承一一。沙逊洋行要犯一事，据丁道详称：“前因饬拿要犯，限定之内各须缉获多名，查有袁五一名，系属要犯，选差签票购线密缉。七月三十日据原差禀称，在东门外瞥见袁五，由河沿东去，望见该役即大步速行，该役赶紧尾追，行近紫竹林，与袁五相隔不过数十步，即叫袁五站住，袁五乃跑入沙逊洋行。该役在洋行门首询问，恳求交出，突有外国人诘问该役有何凭据，该役取票送阅，竟被扣留签票”等语。丁道恐其藉词搪抵、颠倒是非，于八月初一日派马守往查，据称实有其事。当犯人跑入洋行之时，该差理应回署禀请照会方为正办，乃因情急，不先禀请，虽系为公，而与条约不符，究属疏忽，经丁道将该役斥责示惩，请行知该领事。当即据详札复领事，旋据李领事申复，谓袁五跑入行中，当时未闻此语，该役亦未有恳求交出之言。又经敝处以袁五如实未跑入洋行，自应另行访拿，一面札行丁道，一面札复李领事在案，俟另行钞咨贵署备查。尊处照复威使之文极为周妥。伤毙俄商之犯均经弋获，惟一犯有供，前经孔领事来文求索犯供，由马守先将此一犯之供备文送交，余二犯讯有确供，仍当随时照会该领事，并非有歧异也。威使送到天津县事前告示，昨阅刘令钞来示稿，果有此件，示内微有不对之处，而受人嘱托字样并未删去，前次昶钞呈府县告示系张守、刘令未到津郡时查案钞出，现又经饬该府县将事前、事后各示一并钞阅，令同该员等亲供送呈尊处，并分送军机、刑部，用备查考。

致总署公函^① 同治九年

某前接七月二十七、二十九等日来函，尚未奉复，初一日再接七月三十日钧示，并寄到德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六。

翻译《天津滋事记》洋文，初二日又再接初一日钧示，敬承一一。张守、刘令昨已呈递亲供，某等彼此面商，其供词内尚有不实不尽者，应由某等在津先加驳诘。此事府县虽无大过，至张拴、郭拐之定案稍形草率，王三、安三之审讯稍事刑求，实亦咎无可辞。该员等叙供过存脱卸，刑部既难于定讞，若词意稍涉含混，罗酋又必引为口实，必须再四驳诘，使该员等均已心服，而洋人亦无间可乘，然后缮折具奏，乃为确凿可凭，而尊处与彼族辩难，亦较为有据。府县供单一经陈奏，势难再行改易，与其速奏而情节未真，不如缓奏而研讯明确。国藩顷与昶熙、日昌各出驳难者若干条，领该员等逐一登覆，其洋文所称各节亦经发交府县逐条研究，考核虚实，统俟该员覆供确切再行详陈。该翻译所记节略既经分送各国，意谓可悬国门，垂为定论，激怒党羽，同兴波澜，府县供词将来亦必令各国共晓，诚不能不推问得实，非敢稍事延缓，尚乞垂鉴。至八月二十三日之限，距滋事之日已经三月，实已过嫌濡滞。拿犯、审供二事，本俱棘手，而二者相较则审供视拿犯为尤难。各犯到案俱供曰：只要杀我便了了事，将我杀了便是，何必拷供云云。若在全无案据，又无要证，一遇狡供，除刑求更无他法。现已设立发审局，调取听断明决之员专讯此案，仍由国藩等不时入局查察督率，决不稍形松懈，如能于中秋前了结此案，更为大幸，倘阻于情势，不能迅速，而罗酋遽有异议，仍求尊处极力劝阻，是为至恳。李少荃揆帅尚无至(平)[正]定消息，其目下未必遽至正定。陈国瑞亲供亦均阅悉，谷帅咨送新闻纸所言各节，国藩以所言多系无稽，洋人亦不执以为据，故置之不问。陈国瑞并未至保定，国藩向不以该员为然，曾于同治四年三次具奏，今年亦并未相见。至所言协盛戏园张某，现经密访访查。尊处二十八日照复罗使一牍，理明辞直，刚柔适中，最为钦服。俄国凶犯业经拿获，惟讯供尚未确实，未便迅办，且虑法人又以旁案先结，哓哓不平也。

致总署书^① 同治九年

津门之案，日间复严催地方官认真缉拿，马守购线在保定缉获冯瘸子一名，系首用铁拐杖打死丰领事之犯，其余在京获到之陈麻立、在外县获到之马洪亮等，均皆供认正凶不讳。统计现有正凶十五名、抢犯二十一名，其已获情节较重、有指证而未肯认供之犯亦有十五名，在逃已经悬赏、派弁通缉或将该犯家属羁押者约有十余名，拟先将首、从犯三十六名归入第一批，于二十三日先行奏结一回，此外余犯现均访有头绪，想不难迎刃而解。该犯等抱公忿而罹法网者有之，混星头目居多，其部下或数百人、或数千人不等，急之则生变，缓之则远扬，缉获之难诚非一言能尽。洋人意在将官抵偿，以为可以消弭后患，其实官之来去无常，亦万无与凶徒暗通消息之理，即使如愿以偿，则凶徒以为我犯法而官罹殃，必更肆无忌惮，于洋人更属有损无益。若混星头目根蒂盘深，虽能私斗，亦能公战，今中国以决意和好之故，不惟苦心经营、剪除首恶，有此一举，凶徒鉴于覆辙，不敢再滋事端，洋人可以永远安居，无虞无诈，较之办官不啻高数十倍，亦不啻难数十倍。可否贵衙门于各使来谒时，将此中情节详细告知，则办官一层庶几不松自松，当亦釜底抽薪之一法。其有余不尽之犯(法)，仍当认真严拿，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六。

使彼族知此举出于真诚，虽豚鱼亦当感格。惟认真缉犯，物议易致沸腾，然均之怨也与其专归于内，使事多掣肘，莫若分之于外，尚有所责承。现复传齐绅士辛荣等，细询第二批未画供之犯，如有冤曲，尽可由绅士从实保释，不然如萧八、伊五等，皆系大混星头目，因其尚无确供，不忍归入第一批案中，亦以事关人命，必须慎之又慎，不敢为苟且搪塞之计也。谨将近日办理情形缕陈颠末，并请俯赐指示。

致总署书^① 同治九年

某到津时距滋事已经两月，凶匪业已远扬，兼以客官呼应不灵，诸多棘手，幸得事事秉承指示，得以稍有头绪。承示府县一节宜遵旨解京，某愚见亦以为府县事出无心，情有可原，总当一面遵旨起解，一面吁恳恩施，并严拿凶犯，则府县不松自松，已屡以此意转告曾中堂矣。李中堂于二十五日到津，某与详述此间颠末，李中堂亦深以缉凶一节为然，现已分飭办理，不稍松懈。法、布搆兵，闻法有全师俱溃之说，未谕确否。

致总署书^② 同治九年

昨据辛里各绅交来凶犯名单一纸，已转交丁道缉获正凶张国顺到堂，即供认砍毙俄国女人不讳。此案就缉凶一节而论，大致已有眉目，倘彼族仍复哓哓，只可在津再觅情真罪大者一二名，以厌其求。某原拟俟事竣入京，敬聆教益，昨奉谕旨，飭即速行回苏，趋承无自，依恋益深。某到津几五十日，办理棘手，忧愧增病，昨接家信，老亲忽得痧症，益深焦急，现拟于初三日起程，由运河兼程回苏。奋骆驼之两耳，明知无补于涓埃；瞻鸾凤于九霄，何日再承鞭策。

致□□大公祖、□□仁兄大人阁下^③ 同治九年

九月初二日在天津曾肃寸函，谅邀鉴及。弟于初三晚在天津动身，掉小舟至德州起早，十一早到济宁，改乘船由水路南下，詎值逆风，过湖时波浪甚险，夜间飘至湖滩上。入江南境后，沿途驿站阒然无人，虽肯出钱，并无纤夫可雇。一日夜千□摇势，兀不过行至至一百六七十里，大约今晚十五。方可抵清江。前悬派湖州轮船，想已到清江，约十七八定可抵苏。承教有期，幸何如之！老亲前恙未知曾否就痊，殊深悬系，恨不得插翅即刻飞到也。天津两奏稿抄呈。【下阙】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六。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六。

③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日昌、朱文炜手札合册》（稿本）。

致辅翁^① 同治十年

棘人如兄丁日昌稽顙上陈辅翁仁弟大人手足：日昌侍奉无状，猝遭大故。日昨扶慈亲灵輶道出赣江，既承公先期远迓，复招呼阖城官绅屈临赐奠，衣冠荟萃，髦幼毕集。赣城，吾亲昔侨居者三年，至苏后犹常常念其风土，今路过于此，承我公彰表揄扬，吾亲九原有知，其感泣当何如？日昌为人子孙，承公厚待其亲，使不落寂，光辉荣宠，在途如在家，其感泣更当何如耶？濒行复荷殷勤远送，代给舟资，并厚贖稠迭。到会昌后，刘令推爱相待，情洽礼优。刘公并亲至筠门，召集夫役，水程照应备极妥贴。此次之宾至如归，皆由我公竭爱尽欢，故得【下阙】

致眉生仁兄大人阁下^② 同治十年

周旋半月，犹未罄未尽之怀，则寻常之匆匆一面，可想而知矣。惟此次倥忽相遇，公虽未食我以食，而已衣我以衣，当如何凿窍而报大德耶？弟初八午到口江，因家兄建夫病尚未痊，拟星夜赶回，大约初十可以到揭。侯相十六启节，已见公牍。惟冀天公【下阙】

上李伯相书^③ 同治十二年闰六月二十八日

某比来闭户著书，一切贪嗔俱净，色相皆空，惟十载渥受训迪，一旦远隔天涯，依恋之忱每每形于歌咏梦寐之间。古体杂兴诗十一首录呈钧海，末二首往复流连，如觉警咳亲闻，春风满座，不自知其身之在蛮烟瘴雨中也。中有数首作迷离惆怅之辞，则以函丈近日心绪幽郁，故为谐语。元人诗所谓“弟子频年无修脯，只有新诗道甘苦”，吾师阅之，想当破涕为笑也。

奉抄示闰月初十日议复漕运奏稿，上以裕国计，下以裕民生，不特一时得失之关系，实万古治乱之转圜，尤妙在处处恭引祖训，使若辈心震目眩，不敢置喙，但不知此种伟论时时数见乎，抑数年一鸣乎？私心揣度，景星、庆云，翔麟威凤，亦必数时一见也。惟弦外有音，光芒作作，局中虽不敢言，要未尝不腹诽尔。日本国主极有雄略，往往胡服微行，恐不仅赵武灵一流。高丽实逼彼之卧榻，次则我当其冲，彼则日见奋励，而我则日见因循，万一事出意外，实恐无以御猝然之变。所以图守于无形，以为远交近攻之渐者，函丈必既未雨绸缪，为十年后储备御之策。我师遭际圣朝，谏行言听，凡他人耳目所未及，而已灼灼然先见其利害者，当早已大声疾呼。惜某辱在泥涂，无从一窥涯际耳。某于漕运一事，亦曾极力详陈，部中视为废纸。复总署书并言漕督宜改驻上海、兼辖轮船，人微言轻，不足动听，未及而言，圣人不与，良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日昌、朱文炜手札合册》(稿本)。手札中“辅翁”似应为“补翁”(王凯泰)，因原字如此，故仍其旧。

②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日昌、朱文炜手札合册》(稿本)。

③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七。

有以也。

复合肥伯相书^① 同治十二年十月

官太傅伯中堂函丈：八月二十六日舍弟自天津航海回，敬奉手书，前三纸谊笃友于，缠绵恺恻，不复知其为文字也，如闻鹤鹑在原之痛焉；后七纸眷垂枯朽，已虑其沦废，复策其以将来，情之所钟，如往如复，不复知其为文字也，如闻鸡鸣风雨之声焉。习凿齿不遇桓公，则襄阳老从事耳，某荷函丈特达之知，自泥涂之中拔而置之青云之上，自问当时若在湘乡幕中，不过如程、李诸公，作东西卫尉已耳，岂能膺国士无双之选，使一军皆惊哉。然某自问十数年以来，于理财、驭夷、察吏、安民诸大端，无不从基本上做起，不肯丝毫粉饰假借，部民中有一人为酷吏所克苛者，必如鹰鹯逐鸟雀；税课中有一钱为贪吏所侵吞者，必欲食寝其肉皮。每当深宵秉烛涂乙案牍，下念濒海之边患方深，上念君国之深恩未报，未尝不感慨高歌，淚涔涔数行下也。受事不三年而须鬓全白，此其中苟以官为乐，亦何致憔悴若是哉？其余经营盐漕、修举废堕，皆不肯随声附和，为苟且迁就之计。湘乡始虽嫌之，迨末路亦能谅某心迹之无他。曾记其手信中有引苏诗“纵复苦硬终可录，汲黯少戆宽饶猛”二语，亦可见相赏之有真矣。奈因刻核太过，求治太急，致为群议所不容，中朝士夫但据风闻，不加核实，遂等诸牛鬼蛇神、不可向迹之物。甚矣！众口之能铄金也。然某自谥平日所学所行，非惟不求众人之知，抑亦众人所不能知。举世非之，函丈是之；举世毁之，函丈誉之。大贤之品题，胜于章服之褒荣，此中消息，惟某能安之，亦惟函丈能信之耳。

去冬承函丈谕以服阙后宜直陈病状，正如暗室得灯，始知趋向，今若贸贸然行，是自二三其德，转恐进退失据，徒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窃笑耳。来书谓“太阳当空，则阴霾自息”，此诚阅历有得之言，自老母弃世后，孑然一身，无所系累，国家苟用之，则竭吾力之所能为，弱必可使之强，贫必可使之富，虽粉骨碎身而有所不辞，何论嫌怨？否则穷饿深山、老死瘴海而亦有不悔。好官思之烂熟，若戚戚于得失，函丈虽不明言，心必非薄之，尚肯引为同志哉？前读函丈奏复各使朝觐一疏，崇论宏议，犁然有当于人心，即以文字论，有引证，有断制，有结束，韩、苏复生，恐有此文情，无此眼孔。窃谓本朝古文作家，如方、如姚，则有理法而无精神；如侯、如魏，则有波澜而理法又觉未密，皆由有意为文，言之无物之故。某不揣疏陋，辄欲于此事穷原竟委，而家累纷心，时有作辍。然往往读前辈所论成败得失之书，皆非身自阅历，施之实用无不枘凿，是以每有所作，辄复糟粕陈言，独标的解，将来出而问世，度必讥呵沓集，但百十年后其言必验，而其事必行耳。

《地球图说》一书业已草创讨论，某丁忧时神思昏愤，王荣和言香港之王韬熟悉洋情，因将此书托其校勘，并未实事求是，徒属入绮语闲文，且铺张教事，亦觉言过其实，遂向彼索回，自加编定。而关涉掌故之处则羌无故实，非精于洋文而深知其体者不能订其讹错，某山居无由聚集知名之士，更难觅精于洋文之人，拟再悉心校订，俟明岁春夏间即可将全书呈上鉴削，再由某付梓。图则甚佳，无俟更易矣。专此敬复，即请钧祺。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七。

复李伯相书^①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

吾师以一身当天下之冲，众夷群鬻，斯亦医门多疾之累，然非函丈德孚威誓、智折术驭，年来大局早已不堪设想。给秘使照会驳诘辨难，穷其所往，本孔孟之理，抒苏张之舌，彼苟稍有人心，亦当自愧而返矣。派员往查，极得急脉缓受之法，惟秘使意在立约，即意在招工，未来者尚欲诱之使来，既往者渠何肯驱之使返？此事非情输势屈，断难令就我范围。派查之员苟能熟悉彼中情伪，随地联络，抚其桀魁，动以忠义，则不龟手之药可以败越人，岂特泔泔已哉？窃尝谓新加坡、新老金山、古巴诸处，粤闽流寓多者数十万人，少者十余万人，因无华官镇抚，夷人直鱼肉视之。今若设各领事而统以一星使，初数年经费当出自国帑，迨稍习则就地筹费绰然有余，而以其间求技能、购军火、储财用、刺情伪、收人心，无事则拊循亭毒，使不致为土夷所欺凌；有事则群起响应，云集雷动，彼族腹背交讧，有防不胜防之患，固亦我国家保民绥远、反客为主之至计也。自泰西之衅开，论者恒进反间之一说，不知中土可以用间，惟彼族则虽自相残贼、极仇深恨，而一举中国为难，则群聚合谋，若蚁之附膻，无间固不可离，即有间亦不能离也。惟有鼓舞粤闽客民，使为彼榻侧之患，尚是我用我法，足以捣其虚而夺其气。

我夫子疏请派员往查各岛，用意甚深，固非凡夫所能窥其涯际，膺是任者非力果心精，合张博望之坚忍、陈子公之谋略、班定远之勇干，固未易胜任愉快。某蓄此志久矣，一奉谕言，神为之王，惟前患呕吐之症，最忌风浪颠簸，昨日特赴汕头借小轮船先为尝试，乃未出外洋即已心荡目眩，呕吐大作，似神魂欲与躯壳相离者，缘病久气亏，尚未培补，倘远涉重洋，不能敬将此事，此身不足惜，其如贻误大局何？此心所甚愿而力有未逮，有不得不据实陈复者也。各岛巡查之举，或俟一二年后精神稍健，要当贾勇一行。仅查古、秘二处情形，似陈、容二君合办尚足了之，惟五使公断一层，此端则万不可开，他日事事援以为例，将无时不掣肘，无事不倒持。堂堂中华而俯同曹郅，尚忍言哉？尚忍言哉？诚使大吏得其窳要，善为张弛，内已无窝顿之人，外自绝勾引之路，又何俟虚张文告，徒贻彼族以口实耶？

时局日坏一日，习气日深一日，顷闻安南又为法兵所攻，据其地十分之六；日本亦阴蓄狡谋，伺衅而动。沿边大吏类皆泄泄沓沓，只顾目前敷衍，曾不肯卧薪尝胆，捐此身为国家任艰巨、图久远、丛怨谤，不数年东洋兵衅必开，其时欲收人心而人心已离，欲用兵力而兵力未练，欲给财用而财用无余，我夫子环顾中外，独倡无和，虽有韩范之忠、管萧之才，恐亦有应接不暇、智勇俱困之一日也。今日国家大计，莫先于力去因循，去因循岂有不集诋诃者？是劳与怨二事，势常相因而理实一贯。某自今年来，始勘破人生只有一死，并无二死，朝菌不知晦朔，早固是死；彭祖以久远闻，迟亦是死；刀锯斧钺、马革裹尸沙场固是死；参苓祈祷、妻妾绕床、嚶嚶哭泣病终亦是死。然则死者固人生所必有之事，胡可甚惧？胡可甚避？惟出处大节，则不能不以礼自持。招之不来，麾之不去，汲黯所以见惮于淮南，然则不招而至者，其人从可知已。粤中无雪，数日骤寒，几不减于北地，率尔而对，手僵欲折，不自知其词之俚质也，死罪死罪。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七。

复王补帆中丞书^① 同治十三年

嗣阅邸抄，见公退志甚决，无如倭奴构衅，时事迫人，公之不能遽回，势也，亦情也。闻已于六月间接篆筹餉，旦夕焦劳，可不卜而知。闻该夷业已就抚，此诚我国家之福。鄙见以为朝廷若能因此小惩大戒，力去因循，急图自强，亦未尝不可转弱为强，否则泄泄沓沓，该夷与我实逼处此，定不免榻侧之患，想公亦必以为然也。吴镇霖轩，人极忠勇有为，闻已调令赴台，当可资指臂之助。公去年条陈各疏，拜服无地，欲图自强，总须先从此数层做起。某尚有密陈练兵一疏，当与尊意亦复符合，兹并录呈，以见我二人之心心相应也。日本包藏祸心，某曾密陈数次，又上书总署数次，曾、李二爵相处则大言屡言不一矣。曲突徙薪，岂能与焦头烂额相较短长？人微则言自轻，良可太息。此间时事更不如前，有司复一蟹不如一蟹，民怨而官不闻，兵骄而将不驭，安得我公总制此间，改弦而更张之，此某所为中夜起立，仰天拊膺而不能已已也。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八。

卷九三 书信四

上总署书^① 光绪元年

马嘉理一案，威妥玛推波助澜，无厌之求得步进步，如果各口兵力足恃，惟有将该酋等先行聚而歼旃，庶足稍泄吾愤，惟此时海防初办，倘一击不中，则后患正长，不得不虚与委蛇。有关体制者必当力争，无碍大局者量为答应，当由李爵相次第陈明，想钧处胸有成竹，必已计及万全。然我使臣□派，则彼虽有调集兵船之举，谅亦不过虚声恫喝。至于英国□□一事，即使决裂，亦不能曲从也。现闻各口兴筑炮台，如果可资以御敌，则亦何嫌多费，惟各国自用后门钢炮以来，无坚不摧，所有炮台均多改用钢铁之类，而我仍用泥沙所筑，又未得其窍妙，无防敌之实而有防敌之名，示之以的，徒增其疑，万一彼此交锋，此等炮台亦断断无济于事，然每处炮台开销总须巨万金。鄙意水战彼之所长，一时断难取胜，惟有专防内港以及陆地，使彼暂失其长。计各口惟有多备水雷，所费并不甚多，而望之无形，即之无声，彼虽船坚炮利，必不敢游驶自如，且我水雷百枚中能中一枚，在我所费不过二三万金，而彼一船已值百余万金，所谓以我之下驷当彼之上驷也。陆兵则专练后门枪炮，彼由远道而来，兵数断不能过万，若我沿海各口果有精熟洋枪队六七万人，则彼即能进口，岂能登岸？即能登岸，又岂能深入内地？是目前时事，似以练洋枪洋炮及学习水雷为第一义，购铁甲船、造炮台又似第二义矣。夫铁船、炮台，原属相辅而行之事，但经营太重，似须先派精通制造之员前往外国亲验优劣而后举办，庶巨款不致虚糜，办理亦较有把握也。

双銜上总署秘鲁换约事宜书^② 光绪元年

敬肃者：窃鸿章于六月十一、十三等日连奉直字二百五十一号、二百五十三号钧函抄件，以秘鲁换约一事，殷殷垂询，仰见夙筹周密，指示详明，曷胜感佩。日昌于十四日接奉谕旨，派与秘国互换条约，当经函知秘使受勒谟尔。该使迟至二十四日来见，日昌与之接晤，议及约总要换，但去年中国所以与秘国立约者，原因秘国葛使照会内说秘国说有新章、新例保护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八。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八。

华民，尽除弊端，乃中国于立约之后派委员前往秘国确查，始知华工十分受屈，显与条约内保护优待之例相背，甫经立约而该国即种种违约，是不能不加一照会，声明换约后即当遵约办理，再不能仍照从前之凌虐。兹将是日问答情形另录呈电。该使未及终言即佛然而去，其无礼貌视尤出情理之外。查是日辩论情形，该使以为必须先换条约方能互换照会，日昌亦即答应，谓须将照会之稿彼此看过，斟酌定妥，即先换条约再换照会亦无不可，可谓通融至极，乃爱使固执己见，不待词毕即佛然而去，其立意但图将约骗换到手，希冀列在有约之国，可以潜遂招工之计，不复保护已往之华工，隐衷固已灼然可见。现仍静候该使有无转圜再作计较，倘仍执定彼此于换约前不能商量凌虐华工弊端，则只可坚持定见，暂缓与之换约，以杜狡计。一面将去年立约后始查出华工十分受苦、秘国于立约之初即违约草菅人命、其贩卖中国人口实与外国所禁贩卖黑奴相似，迨与婉转熟商互换条约，并议定保护及除弊照会，该使不受商量及一切无礼之处照会该使；一面将以上各情咨呈钧处，以便据情照会各国公使，使其知其曲在彼。诚以秘鲁、古巴等处专以贩卖人口为生计，与中国别无通商之事，从前尚未深悉该处凌虐华工情形如此真切，尚可含容将就，自陈、容二员节次分往详查，始悉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自尽者每日不知凡几，几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今若不于照会内割切议明即含混与之换约，则是从前已往之华工不能使生，而随后复往之华工又将就死，而十数万日在水火喁喁待援之人更无来苏之望矣！该国地旷人稀，非招工无以扩其生计，我诚能于沿海闽粤各省严立禁约，不准一人一口私往秘鲁，则彼已无再往之工任其指挥，自必于已往之工稍加珍惜。且彼无工可招，生计日蹙，一二年内势必仍俯首求我，其时再与添立保护章程，谅彼不至倔强犹昔也。诚恐爱使函致京中，以此间不欲换约煽动各使，归曲于我，合将详细辩论情形规缕奉达，以备钧处见各使时藉资印证辩论。此间亦一面待彼略能就范，即当量为转圜也。

致沈葆楨^① 光绪元年

幼师制府仁兄大人再览：

初一日前信封后，本欲令林文和驶船回闽，以免悬望，而伯相以为敝处所递折初三日即可奏批，仍嘱林弁多候二日，嘱弟抄批交该弁带去，总比驿递较速云云，弟当遵照办理，想该弁初三下午必可南驶矣。今早接总署信，威妥码在京仍肆咆哮，决裂与否仍未可定；各部院与外国使臣往来一层，业经总署明奏，有明发谕旨；云南边境通商，准予滇案结后办理；沿河、沿湖添开口岸，及通商口岸不准抽厘二层，函内未经提及，以理推之，似不应允。此次总署拟意羁縻，可谓通融至极，该酋倘仍必事事需索如愿，只可图穷而见匕首，想家公亦必以为然也。弟自今年二月途中吐血以后，秋后与威妥码争论秘鲁换约之事亦系威酋出头。数次，肝气上冲，比遂无日不吐，现在不能不沿途就医。恐公疑为托辞，兹将乞假疏及总署慰留各信录呈，使知有诗为征也呵。另有数纸系滇事，一并检呈备阅，求阅后一并寄返。补为一阅。

公信中所云伯寅一劾再劾之事，不知闻自何人？伯寅与弟交契尚密，叔平、芍亭皆代辨重诬，弟五月陛辞时太后面谕“尔在江苏，官场虽恨尔，然百姓却感激尔，我也知道。现在王

^① 录自陶湘辑《昭代名人尺牍续集》第19卷，清宣统三年影印本。

家璧狠糟蹋尔与李某二人，此等浮言我不为所动，尔断不可因此灰心”等谕，想必即系总署所指有任意诋斥在议大臣，殊失议事之体一层。但琅邪弟并未见面，从前朱脩伯曾谈及弟在上海道任内曾撤伊弟差使，故结怨至此，元忠肉甘，只好听猎者之网罗，老僧惟当不闻不见而已。公重爱至深，故缕举颠末以告。写至此，伯相来云：枢中相待尚好，亦正不以琅邪之言为然。以莅臣迟迟不行，本有令弟往滇之意，幸尔在病假之内，所以此着未行等语。滇事将来必要办到通商，办通商必受世人大诟，日昌以从辘轳体，身岂尚能饮石没羽乎？弟身子瘦茶至此，滇役势不能往，现看在道中调理如何，但望血能暂止，即当迅速赴闽，以报知己。据医者云，弟肝脉过旺，交春后病必大作，况闻该处餉项毫无可措，弟病躯焉能呕此大气，恐弟此役只能揜揜数月，求公预觅替人，一交春令，医云交春木旺土衰，病必大发。望公速即解铃，千祷万祷。承公以肝胆相照，直抒胸臆，不觉累纸，望乞鉴原。敬叩崇安，百不尽一。

教弟昌顿 九月初二晚

该首力言前此谕旨英国未经抬写之非，故总署廿九之奏即声明不能抬写体制。滇事威酋所要，一出使，已答应。一准英人由云南到印度，已准派人护送。一准英人由印度到云南，已答应派人接。一要责问岑抚不是，明发谕旨，已降旨责问，抄与该酋阅看，惟未准明发。一通商口岸不准抽厘，已答应照条约整顿。一沿江、沿湖准开口岸，未允。一重庆、宜昌添设马头，要各部院大臣与外国使臣来往，总署已于廿九具奏，并有明发。总署原奏将来亦必发抄，有此一举，定可不致决裂矣。又及。

上恭邸论船政事宜书^① 光绪元年

敬肃者：日昌于九月初六日在津由运河动身，沿途医药，不无延滞。二十八日到沪，因幼丹函约面商事件，遂在沪守候。十月初七日幼丹到沪，略谈船政大概。日昌因途中耽搁过久，焦急万分，若仍取道内地，途迂水涸，恐须十一月方能到闽，因改由海道南下。初八日在沪开船，十一日行抵马尾工次，据吴提调呈送木质关防一颗，十二日任事。日昌于工程一事本未学习，且初到工次，未窥门径，一切只可率由旧章，俟有真知确见，方能慎发徐图。中国学习西法，有始境而无止境，彼族得其精者、深者，而后导我以粗者、浅者，粗欲与精抗，浅欲与深衡，固不待智者而知其万万不如矣，故谓器械仍我用我法、西法为不足学者固非，然仅得其皮毛而谓遂足以无恐者亦非也。外国轮船改用康邦机器将十年矣，用煤少而行驶速，而中国沪、闽二厂仍用旧式机器，况彼之轮船已改用铁甲，而我仍以木，彼之炮台已改用钢铁，而我仍以泥，此岂我之识见尽不如彼哉？限于财力不足者半，限于隔阂、未能得风气之先者亦半。日昌昨与李相、沈督面商，谓宜派一熟悉制造、精明廉正之员，带同明白学生及精能工匠，亲赴外国极大机器厂，朝夕研究。彼一有新式机器，即绘图贴说，寄回中国，各厂从速仿制，必外国驻工之人与各厂督办之人呼吸相通，互为表里，方能有裨实用。仍确访外国上等制造工匠若干，延往各厂教习，自可比在中国所延洋匠为强。且尤须在中国距水相近之处，自开煤铁，先学炼铁炼钢之法，方能取不禁而用不竭，自用有余，即以发卖，每年总可盈余二三万金，否则彼一闭关绝市，无煤则轮船寸步难移，虽有多船，将安用之？无铁则有炮无子，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八。

何以击敌,虽有多炮将安用之?是制造之于煤铁,犹水母之于目虾,不可须臾离者,今不急图开炼铁煤而但图制造,是灯无膏而求其明,木无根而求其茂也。日昌所谓慎发徐图者,则派员赴外国驻工及开炼铁煤二事其首务矣。至于现在船政经费,海关拨款仅解至四月为止,无米之炊,实堪焦灼。海关入少出多,并非吝而不解,此后能否源源接济,诚未可知。日昌本拟日内晋省一商,因在轮船呕吐过甚,血症复发,容稍调治痊愈,即晋省与将军、督抚妥商,有无就绪,再当随时缕陈。敬请钧安。

上总署论各局轮船情形^① 光绪元年

沪局翻译西书及造枪炮子药,非闽厂所能及,而闽厂教练轮船操法则胜于沪。盖闽局管船员弁多由本船水手、三副、二副、大副、船主递升,故能深知其中窍要,沪局管船员弁尚不免有官场习气,而且软弱不能吃苦,其不如一也;闽局员弁、船主有数人能谙测量经纬,可以行驶大洋,沪船则仅有数人谙沿海地势,至测量经纬尚无其人,其不如二也;闽船能在大洋分操合操,沪船则尚不能,其不如三也。不知当事者每年耗巨万以造轮船,及至船成,则视同废物,置之于荒流断港之间,不过数年定归窳敝,取之如珠玉,用之如泥沙,可为浩叹。且现在各局轮船即使日出外洋,仿照西法勤加操演,尚不足以御大敌,然兵将心知其意,将来另造结实兵船,尚可由浅而深,不致有船无人之虑。可否行知〔各〕省督抚认真整顿,其于船政不无裨益也。再,现在招商局轮船将近十号,所有船主、大副、二副、三副等全用洋人,似宜选择华人之略通天文及海道形势者各为之副,归该船主教习,并与船主议明,如二三年内能将副手教习精通,能测量经纬及谙悉海道、堪胜船主之任、洋人肯为保险者,谢该船主若干千元;能为大副、二副者,谢该船主若干百元。而又令沪局翻译天文、海道、帆索三种行船必用之书,每船副手各给一本,令其口诵心维,按图索骥。盖徒往外国书馆学习尚属虚而无据,领悟尚难,不如派往招商轮船学习,则亲自阅历甘苦,造诣更易精通,数年之后或可拔十得五,不患驾驶轮船之无人矣。

上总署论电线事宜书^② 光绪二年正月

福建前议由厦门至福州设立电线一案,业经一误再误,自去年七月兴工后,屡被百姓滋闹剪窃,旋即停工,以后该公司开帐交通商局,每日须津贴停工经费银一百余元,局员一听客之所为,断非长策。鄙意现照合同兴工,泉州一带百姓刁蛮,必多阻滞,倘或误伤洋人,为害更不胜数;若遽停工不办,则已立合同自我背约,亦复多所窒碍。该公司前有一信致局,云暂且停办一年,全款按期付清,仍留洋匠二人看守对象,每年须银七千余元,一年之后再商办法云云。局员拟看守洋匠二人减半付给,其余照允,独不思一年之后倘仍不能办,有何可商?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八。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八。

如茧自缚,奚有了期。计此时办法惟有将电线、器具一律买回,十五万余元之数能减则减,不能减则如数予之,所谓毒蛇螫手,壮士断腕也。买回后选择聪慧艺童,延请洋师教习,仍一律将洋字改为汉字,大约一年之后可以谙晓,其时即饬艺童建造,纵使百姓龃龉,所伤损不过华人,尚易了结,即办理不成亦无流弊。商之将军、总督,皆以此议为然。兹将连日问答情形另录呈电伏查。闽省通商局从前办理此事,其误不止一次,亦不止一员,容俟日昌到任后详细查明,再行核实办理。惟从前合同中并未议有如□窒碍,可以中止一层,现在办理实多棘手,但价钱若不照付,则我为无理,今价若照付,彼亦断难强我以必办。除俟船政洋员将办理章程拟就再行酌办肃达外,诚恐该电线公司前往钧处另捏一番情形,理合先将现办缘由据实陈明。

复总署书^① 光绪二年

敬肃者: 电线一事,日昌于本月初八到任后,当派委员唐廷枢等与丹国电线公司提调哈伦也反复议论,哈伦也坚狡异常,往复辩论十余次始有成议。兹拟另立议约: 一、电报公司已允将所有电线、机器以及房屋、木椿等件,照合同按期点交委员接收,其合同内所议未找价值,亦按期交该公司收清。电线、器物除被乡民抢失并毁坏外,若有不合同者,照数扣价; 一、省厦电线将来如若由中国人造成,除专归官用无庸再议外,倘准与商人代递信息,即准与该公司之现在海线代递信息,但彼此递价均不得高抬; 一、此线既不请该公司代造,亦不再请他国洋人代造; 一、现由官买回之电线,仍请该公司教习中国艺童一年,一年之后请与不请,听凭中国官作主,其电线之做与不做,该教习亦不得预闻等条。现已拟稿,大约三五日内即可定夺,并拟定将前立之合同当面彼此涂销,作为废纸。盖前此合同有彼此统以英文作为正义一层,译其英文意义,又与汉文不符者数处,若不收回涂销,殊多窒碍。且即以合同内汉文论之,起工、完工月日由洋人限定,若停工一日,即须贴彼一日之费,一弊也。兴、泉百姓素极蛮悍,甫经起工,抢毁器物、殴伤华工之事已纷纷呈报,而合同内云须官为保护,万一将来百姓竟将洋人误杀,岂不蹈云南马加里案之覆辙乎? 二弊也。中国人不能自习电线,即造成后亦仍须该公司一手管理,名为买归官办,实则仍由该公司包办,其权不能自操,三弊也。今议将该合同当面涂销,该公司以为万分失脸,几费唇舌而后定义。其耽搁工程需索赔费一层,按照合同完工时日起算,已须赔贴银数万元,当经驳以中国耽延工程已须贴补,则该公司未完工程亦须扣抵,现在此层彼此均作罢论。盖当时闽省办理此事,苦于未谙洋情,故今日轆轳至此。日昌反复筹思,与其仿照合同敷衍办理,泉州一带民情浮动,平日睚眦械斗,动辄毙命以百十计,现已遍贴告白,谓电线必伤及田园庐墓,定当将洋人驱杀等语情,倘竟如其言,则国家未受电线之利,先受电线之害,是以毅然决计改将电线器物买回,由中国人学习自造。将来学成之后,察民情如果真实不愿,可以停止,即使偶有意外,所伤不过华人,尚于大局无损,起止由我,操纵由我,外人不能借口,庶无太阿倒持之弊。仍拟将电线一律改为汉字,尚未知该学生有此机窍否? 至于去年合同所议价值虽未免过昂,然业有成约,自难反悔,以致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八。

别生枝节。除俟一律办妥再会同将军、总督具牍咨呈外，因恐钩怀记罣，先将大略奉陈。此数条内字句之间彼尚有争执，然大端不致更易也。

再，德国安拿帆船一案，前奉钩函飭为妥办，其时日昌尚在船政，谨已抄行通商局遵照办理。日昌抵任后当查此事，若过于敷衍，恐彼族必藉为口实，因会商将军、总督，派委道员陈维汉乘坐船政轮船，会督营县前往该处西洋山一带缉拿余匪，追起原赃，一面飭陈道邀同戴领事前往观看。盖往与不往，听其自便，然必使之闻之，方知现已认真查办矣。其前拿杨细细等犯并不为护救之千总林遇春，均已饬知首府分别参革详办，一俟陈道办有头绪，再当缕晰陈明。

再上总署书^① 光绪二年

敬再肃者：闽省电线一案，从前一面设造，一面被乡民毁折，甚至将洋人对象抢夺，任其自然，必致酿成云南马加里之案，且耽延一日，该公司即索赔补工资万余元之多。日昌到任后，当派委员与之力争，该公司坚执异常，往复十数次，始允将前年所立合同涂销，作为废纸，所设水陆电线、房屋以及机器、木椿等件照合同内原价买回，其未完之工除被乡民毁坏不计外，据算彼应偿我七八千元，其赔贴满限外延搁工费，据算我应偿万余元，现在彼此均作罢论。已另议章程，将原物点回、原价给清外，仍延请该公司教习中国学生一年，一年之后洋师请与不请、电线做与不做，均由中国官自行作主，彼不与闻，业于二月二十五日议结此事。从前一误再误，几致不可收拾，今得如此了结，皆由钩处详晰指示，故得有所遵循。除将一切情形会列三衙咨呈外，因恐慈廛，先将大略情形布闻。又，德国安拿帆船一事，日昌到任后当派陈道维汉乘坐船政轮船，会同福宁戴镇、闽安刘协以及连江、霞浦等知县，亲往北礮山、西洋山一带缉犯追赃，计又追缴二千余两，除未获之陈阿珀一名仍悬重赏购拿外，其千总林遇春、首犯杨细细等已分别斥革详办。似此办理，业已毫无剩义，倘领事仍有争执，惟有照约只能办犯、不能议赔二层与之力持。陈道今日甫经回省，兹先将面陈情节肃达，以慰廛系。

上总署书^② 光绪二年正月十九日政字第二号

窃日昌前在都门，蒙面谕将法国所占安南地图寄呈，当查前此派人所绘安南地图，并未用经纬度算过，略而不详，不足据为典要。旋又购觅法人所绘近来占据安南六省地图一纸，方里颇为详明，兹先照绘呈电。但此图仅详法属地界，而安南内地之曲折及与我广东、广西、云南、缅甸、南掌交涉之处，并未言及。兹又觅得同治七年驻安南帅纲即英语所谓西贡也，法人所占安南最要海口，设立总督驻此。之法国总督派其总兵等七人前往安南内地及云南、四川、广西边界，并缅甸、南掌、暹罗、印度凡与我中国交界之处，所探山川险要、地利物产各情形，绘为图说，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八。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八。

极为详尽，而于川、滇二处言之尤详。现在滇界有事，亟宜译出，以资印证。惟此书卷帙浩繁，非深于法文者四五人翻译半年之久，不能得其窠要，兹先将所译总说一卷不过是书百分之一。先行寄呈，其余一面赶紧翻译，拟译就一卷，即寄呈一卷。大约英、法二国于川、滇各处，皆蓄全力以图之，观法国之安南总督所以告诫探路人员各条章程，用心至为深远。中国现若派人在边境探路，恐一时尚无此等人才，此日昌所以亟亟有派聪慧子弟出洋赴各大馆学习，及在香港挑选学生来厂延请西师认真教导之议也。余俟译有成书随时寄呈。

复总署论安纳船案事宜^① 光绪二年

敬肃者：昨奉钧谕，以安纳船一案，巴使意犹未尽，语多恫喝，又由日昌处接李少荃中堂来信，云及巴使所索甚奢，并有要求租界免厘、河湖开港等事，并阅新闻纸，知英、德各国兵船纷纷北上，驻扎烟台等语。是前次钧谕所言威、巴两使联为一气，业已信而有征。本欲由外间与之力持，因读赐示节略，知巴使有不愿向闽省索赔，而欲向钧处无理处闹，以闽省办理不善之事而累及钧处屡费精神，寝馈不安。本拟由一二商人捐足与彼，适克领事有信前来，云欲来省面议一切，因即约之前来，先将各商公捐一层令各商人微示以意。渠云伊国已商定藉此发难，兵船四号已费至数十万，总愿在京了结为词。伏读前次钧谕，现值滇事未结，此案早了一日，即可少树一敌，饬即设法追偿速了等因，是此案之了与不了，关系于全局者甚大，且此事于四月初间送还追款之后，委员等仍在西洋山陆续追出二千余元，业已备文分别送交，此时作为追赃归款，仍是藕断丝连，不着痕迹，因设法挪垫银二万二千六百零四元，由通商局备文送交，一面拟再派委员前往西洋山察看情形。追捕文内并声明此案因洋船自雇华人水手杀毙船主、大伙二命，案情较重，是以认真向犯事各乡追起原赃，即隐示以他案未杀毙洋人者，即不能如此认真，且各乡各户名下俱叙明追起原赃字样。此后如我能自强，或不值各国同时并举，亦尚可与之力持。谨将通商局照会并清单另录呈电。

复总署论安纳船案事宜^② 光绪二年

敬肃者：复查安纳船一案，彼族不过欲我略为认真、稍示惩戒，乃主事者初许以十日内追起全赃，继又推宕过甚，其时文将军亦深以此事未能妥办为虑，而李总督来咨反谓文将军不必与闻此事，迨德巴使计无复之，因怂恿该国主专派大兵船四号前来，并联络英、俄、美各国助其声势，为有求必应之计。日昌当即先事布置，该领事目击认真办理情形，亦遂稍就范围。当四月初间追出赃款一万余元之时，该领事亦谓此案已过得去，惟须用电信询问其国家能否应允，方能定局。迨知巴使在钧处无理取闹，联合各国纷沓纠缠，日昌再四筹维，因即函邀克领事来省，先令商人等告以外国办理此案极不公平，商人各抱公愤，情愿公捐了事，而该领事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八。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八。

口气甚坚，总谓前此中国办理迟延，实有错误，若由商捐，伊实不敢作主，仍由公使在京办理等语。因念滇事波澜甚大，诚如钧谕，早了此案即可少树一敌，当飭局筹款先为垫给，而文内仍作为尽力追起原赃、估价缴还之款，并声明案因杀毙洋人二命，是以格外认真追赃。其某户追赃若干、估价若干，亦另开清单，由局照会克领事，以示遵照条约，能追不能赔。兹通商局接准克领事复文，深为感谢，并查询前获凶犯如何决罪。答以现在杨细细等已准部文，奉旨准照原拟办理，即将杨细细处决梟示，其余分别监候，就地完结。除飭局照复外，合将此案颠末及已结情形缕晰布陈。

上总署论安纳船事宜书^① 光绪二年

窃查德国安纳船一案，船主、大伙俱被中国水手杀毙，投尸海中，复将货物抢夺罄尽、船只拆毁，汛官千总林遇春事前已任听匪徒毁抢，事后又禀报迟延，难保无知情受贿情弊，当时若能迅速办理，原不致激成今日如此棘手。日昌到任后，吊查案卷，即知从前办法彼族必不甘心，当于二月初九日面飭福州府，将凶犯赶紧审办，一面悬立重赏，缉拿逸犯陈阿珀等，并派遣员陈维汉乘坐轮船前往西洋山一带追起赃物，惩治抢匪。无如事隔太久，赃物销散，追查极难。旋据陈道禀复各情，复严加批斥，其小船遭风溺毙者十七命一事，据该道所禀如此，固不必穷其虚实。并将该员等分别处分，仍默示以条约必须彼此遵守，使之无可置喙。通商局旋将批件抄移克领事。至三月二十一日，克领事自厦门来见，即云此事从前闽省办理迟误，李制台限定十日内追起全赃，又不照限办理，本国已定意决裂，只因本领事在厦门接通商局移文，得阅贵处所批陈道台之件，甚为欣感，是以特到贵署奉商云云。当将一一办理情形、彼此问答节略另折陈明。查该领事已云现在办理妥洽，而又不肯遽谓了结者，盖因德与英、俄各国交谊正睦，英俄早欲他国与我有事，冀获渔人之利，是以力煽德国乘机生衅，安纳船办理迟误，适予口实，故有此轩然大波。据称各国欲趁此恫喝，改追为赔，立为定章，殆非虚语。日昌于辩驳之中寓羁縻之意，该领事似亦深谅此间办理情形，以为无以复加，无如轳轳太深，该领事不能作主了结，亦系实情。现于本日该领事有申陈巴使公文一件，托唐道廷枢送日昌处，求为转寄，即求钧处飭交为叩。其回唐道信亦称此件申陈系力求公使必要了结此案，其言出于至诚，想巴使接信后必到钧处商议，尚求谕以日昌力疾料理，此事实已追无可追，将来认真办理保护船只遇险章程，则各商自不致意外之变，分别开导，想该使或能即就范围。仍求密授机宜，俾得奉为圭臬，无任感禱。

再上总署书^② 光绪二年

密肃者：安纳船案在起事之初，彼族不过欲我略示惩创，俾愚民不致再蹈覆辙，并无全数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八。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八。

赔赃之说，乃主政者初则许以十日内追起全赃，以动其欲，继又推宕过甚，以致彼族积惭生忿，计无复之，因怂恿该国相壁斯玛派拨兵船，并结联英、俄、美各国合为一气。日昌因念与其临事周张，不如事前预为布置，当即先派道员陈维汉乘坐轮船前往西洋山一带，将无用草房焚毁数间，并将渔户数人分别枷责，仍于陈维汉禀内批飭该道办理此事不能分别良莠，以致逃难渔民被风飘没十余命，并将该道等分别摘顶，仍将此批由局抄行，使之闻之。其时该领事正拟邀同兵船往西洋山游驶，欲以示威，一见此批，知中国业为办理，当即来省谒见，言语极为恭顺，即谓此案现在不待申请即如此认真办理，已觉心满意足，惟初时若能照此十分之一办理，我国家脸上便过得去，何致如此为难？今本国业已发难，能否就此了结，必须电询该国朝廷方能定夺，且言此案制台从前许我十日内追起全赃，我已照案禀明国家，以后办理迟误，必要将制台处分，案方可了云云。当答以此事能追不能赔，实系巡抚之意，与总督无干，且现在通商局如此认真办理，亦系督抚同心，并非巡抚一人所能做主。该领事仍复哓哓不休，故日昌前曾两次函陈钧处，此案办理不善，皆日昌之咎，与他人无涉，请将日昌严参。迨末次结案时，该领事复申前说，日昌再三驳斥，该领事始词遁而去。诚以大局所在，善可推人而过则不能不自任也。兹此案业经了结，一切情形已经缕述，惟李总督临行时以日昌将闽省积弊和盘托出，伊不好看，竟受拍案呵斥，自维未尽同寅协恭之谊，深自愧惭。惟日昌任事仅三月有余，所有电线、安纳船案皆李总督任内办理未完、几几开衅之事，日昌已代为办结，又代为任咎，虽多方掣肘，并未敢于钧处稍陈委曲，谅在洞鉴之中。至于事关国计民生，自当分别轻重，又何敢瞻徇阿附，自取咎愆？窥李总督之意，总以洋务本应总督主政，巡抚不应擅自干预，不知此数案皆奉钧谕谆谆，飭由日昌了结者，并非日昌擅自干预，且此数案轳轳万分，呕尽心血，苟非恐误大局，谁甘乐此不疲？日昌病势已深，才不称任，不待怨家罗织，本欲乞休，顷已因事自劾，伏求鉴厥愚忱，怜其衰朽，实因自知竭蹶，苟求瓦全，非敢稍涉推诿，希图暇逸。所有区区下忱，缕晰上陈，敬请钧安。

再，福建僻处偏隅，而洋务之轳轳甲于他处。电线案、安纳船案、满得利船案，三、四月间又有福清县渔户抢劫天佑洋行货物及拆毁船只之案，已为认真查办，其余延平驱逐教士案、建宁拆毁教堂案，纷至沓来，轳轳万分。比来洋人气焰尤盛，无情无理之事，恨不手刃泄忿，以偿其命。且吏治与洋务相为表里，闽省吏治疲敝尤甚，百姓未经入教以前，官吏恣意鱼肉，一经入教，则任其恣睢，直熟视之而无如何，为丛驱雀，此患伊于胡底？日昌目击时艰，办理不能不稍从核实，属吏之惧登白简者，入主出奴，不免肆其煽惑，此日昌所以欲求与李总督和衷而不可得也。日昌肝气之疾本未痊愈，每与洋人争论一次，必吐血数碗，外为犬羊所欺凌，内为同事所不见谅，而旁人悠悠之口肆其诋诃者更无论已。自问病势至此，即仍然恋栈亦必致贻误地方，此次水灾，由于日昌不能预为防范所致，即贻误地方之明验。伏惟鉴其愚庸，为日昌计，即为地方计，日昌幸甚，地方幸甚！谨再拜。

复台湾道夏函^① 光绪二年

顷接二月二十八日惠函，诸承指示周详，莫名钦佩。所有彰化劣迹及炮台虚冒，均荷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

认真整顿,不禁五体投地。炮台据弟所访,浮冒有二万八九[千]之多,尚求将该管账严讯,情弊自出。惟其中仍有为若辈所隐瞒者,务望澈底推敲,和盘托出,不必为若辈稍留余地。总之,国家艰难至此,我们认真一分,即帑项充足一分,并非好为刻薄也。至于一切怨言,弟当力任之,断不稍有推诿也。务求我兄放胆做去,一切祸福与共,幸勿疑虑瞻顾,以致事不可为,则非弟之所敢知矣。彭军门处兄行后二日即专轮船往接,昨日始到,拟于明日开行,在彼已以为速,在弟仍以为缓。军门拟先到台与阁下面商后再到台北,此间已由方伯处先付经费三万两矣。

南路各勇及张镇军所部有无旷缺,即祈面请彭纪翁派一员会同尊处委员往查,弟已与纪翁说明矣,即作为奉弟密札亦可。弟拟明日再补札也。均请认真亲自查核,总以当时吊出各哨按月发口粮底帐为凭,临时添雇者不能作数。其旗后、恒春各工程闻均有浮冒,并求费神设法确查,务祈水落石出。旗后、恒春浮冒之款果能据实缴出,应于各营官等免其深究。北路不在其内。

一、张镇拟即裁去两营,统候另文办理。其文书信件拟迟数日交福星带去。

一、王荫南一营实数不及四百人,兹在轮船上所以有四百六十名者,由于闻弟要按图索骥,故临时添雇顺回内地之人,其发饷底册未能缴出,即可见一端。俟觅有营官再遵示撤换。

一、杨全宝一营即遵来示稍缓再行调回。

一、绿营练兵诚属虚糜,外营练费即照来示全停。府城及安平务望我兄督饬认真操演,汰弱留强。稍迟或自来阅,或派人密查,如不认真,即拟将该营官严参示惩。祈尊处先为转致,弟随后再有严札行该营官也。

一、袁闻柝一营虚旷极多,务祈认真派查。果能和盘托出,自可从宽办理,如该丞仍旧虚饰,只可参惩。其勇亦可全撤为妥。

一、不准荐新任幕友、家丁一事,凡在弟到任后履新者,如光泽、长乐之类。已饬其开报幕仆若干、荐主何人、修工若干矣。

上总署论英轮船在乌坵洋面枪毙二命书^① 光绪二年

窃照英国广东轮船前在乌坵洋面搁浅损伤,当经文煜、日昌两次派拨轮船拖带师船前往保护,并派弁兵在岸上长住看守,附近居民并无乘危抢劫之事。旋据湄州营邱游击禀报:五月十九夜,有小渔船三人在该轮船旁边经过,被看守轮船之洋人用枪击毙二命等因。文煜、日昌接阅来禀,不胜诧异。虽渔户深夜船泊该处窥伺窃物亦系为理所必有,然已有官兵在彼看守,则洋人理宜将渔户拿交弁兵送官,方为正办,乃辄自放枪遭毙二命,视华人性命如草菅,残忍无理,实堪痛恨!查乌坵为兴化府莆田县所属,乃该县令吴光汉不惟不亲诣相验,据实禀报,而且大张告示,以渔户死由自取,以致啊领事晓晓读辩,谓渔户实系抢窃多赃,地方官已有告示为凭等语。文煜、日昌因于通商局批札中故意提醒,谓恐该处百姓汹汹索命,洋人致遭不测,故严饬地方官出示弹压,以安人心,并饬俟洋人将船拆完后,方可与之理论命案。盖因地方官业已误出告示,不得不将错就错,以图补救于万一。啊领事前谓凶手为鸛头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

乌,系属无约之国人民,经彭提督力争,谓开枪系英人阿赛。在鄙意以为两命即须两抵,无论阿赛、莺头乌,均须到案听候会同讯办,且莺头乌已系无约之国人民,将来审讯得实,自可由厦门道会同英领事明正典刑,不比英人案英办,毫无把握也。现派总兵吴世忠往乌坵,带同证见人等前往厦门,偕章道照会啊领事交出莺头乌、阿赛等,会同审办,以昭公允。明知啊领事狡诈万分,然彼族伤毙中国人命,无论能否赔偿,亦必明责其无理,广为宣布,并时加辩论,庶可稍期抵制。是否有当,敬请钧裁。

再上总署书^① 光绪二年

窃英国广东轮船前在福建之乌坵洋面触石撞破,其船壳当由英商怡记行雇人拆卸,旋怡记行所雇之洋人于夜间开枪击毙该处渔户二命,前曾将一切批牍并该道等与啊领事往来照会抄呈钧鉴。兹接啊领事申陈,晓晓渎辩,无非强词夺理。而该莆田县令吴光汉并不将案由禀请批示,辄擅自出示,谓渔户等死由自取,以致彼族执为口实。厦门章道及委员赖济成于啊领事通知莺头乌已经拿获时,并不即时会审严办,以致该领事有所借口,均属办理颞颥,殊堪痛恨!本应将该道等分别严参,惟念闽省洋务本疲,向来地方官遇洋人无理之事,不复深与争辩,由来已久,故此案只好将错就错。地方官之出示,即作为日昌之授意,仍平心下气,就约就理,与之反复力争。明知积疲之下,断非口舌所能挽回,而力争一分,或冀补救一分。即措词命意亦并不敢假手他人,转致卑亢失体、惟口兴戎。一俟该领事如何回复,再当缕晰陈明。至于此案颠末,钧处应否据情照会威使转饬该领事秉公会办之处,仍祈酌夺。敬请钧安。

复总署论满得利船案事宜书^② 光绪二年

查满得利一案,总以威使照会内所言该船仍在福建洋面行驶一层查明是实是虚为第一义。日昌特派候补道方勋驰往沿海各口查明实在情形,并购线许以能探确该船实在下落,给以重赏。兹据该道禀称:四月十五到厦门后,即将该船情形面询英国啊领事,据云亦访寻无踪。旋因泉州府晋江县拿获黄润到案,啊领事复派费副领事及佛力各兵船都布邑将官,会同该道到泉听审。该道于四月二十五日会督地方官审讯,据黄(国)润供称,伊向在满得利船做工,同治十二年二月船在吴淞港口,洋人吃酒过醉,与郑党、骆阿致、李阿扁等互相争殴,以致洋人落水,渠等即将船驶至浙江松江地方,把货物卖与不知字号,约值银千余元,又将船驶至三沙,因黑夜起风,船头触礁沉没,各人抱板逃生等语。费副领事、都将官均在场眼见讯供,各录供词,对核无异。该道仍拟派弁会同佛力各兵船前赴黄润供指之三沙地方,查明满得利沉船踪迹,即据费副领事等云,黄润所供情形尚实,且该船沉没三年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九。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九。

之久，亦必片板无存，只可将实情回复领事，听候申呈等语。又威使所称永宁澳管税官曾见满得利停泊一节，亦据方道查称：本年正月十四日有英国纬威林兵船到高厝按停泊，派哨官带同通事李良赴永澳，上岸询问近日有无匪船在此停泊，该处向无管税官，时有挂号司事周玉衡答云，前数日有一红头船在此停泊，不久即起碇他往，并未言是满得利船。即费副领事亦经查核无异，并经海关委员取有周玉衡切结呈送，此确查满得利船并无在闽行驶之实在情形也。

查船之外，尤以缉犯为第一要义，日昌自三四月间奉准钩处来文之后，即勒限府县认真纠缠。嗣据该府县陆续报获庄来成、骆阿致、李阿扁等，旋又续获黄润，兹又报获蔡麟即老陈一名。以三四年前在他处犯案、毫无把握可查之事，该地方官不惜重赏购线缉捕，竟能拿获首、要各犯至五名之多，可谓不遗余力。该犯除蔡麟甫行拿获，未经起解，其余四名均已早解浙省。此两月内缉获满得利船内首、要各犯之实在情形也。至知府徐震耀未与英官会晤一节，实因正月十五日赴武庙行香，旋即回拜，而洋船遽开，以致相左，前咨业已声明在案。承谕飭将全案提闽再行详切讯究，分别妥办，本当遵照办理，无如该犯等经浙省委委员守提解浙者已有四名，现在只有新获蔡麟一名未解，据宁绍道瑞璋禀称庄来成心痛病发，庄祺年逾八十、痰症时作等语，诚恐辗转递解，致有疏虞。兹谨据情奉达，如钧意以为可以在浙归案审办，此时自可无庸将该犯提解回闽；抑以为必须由闽办理，即求迅速赐示，以便派船提回审办。是否有当，敬请示遵。

至教堂一案，已添派同知祝永清前往延平，会同原委知府赵均及地方官妥为办理，俟有头绪再当布陈。

再上总署书^① 光緒二年

敬密肃者：本年三月、闰五月两奉钧函，以日国索伯拉那船一案于同治六年玛使照会之后，相隔十年，博使现竟藉端索赔，飭闽省转行查办等因。即经转行台湾道夏献纶查照办理去后，兹据该道详复情形，当经另行咨呈钧处。又据密禀，以事隔十有五年，人事变迁，追求人赃已不可得，照前推卸谓无其事又不足以折服其心，只可按约惩办，犯无弋获照例将地方官参处，并以其时淡水厅同知郑元杰现在既升知府，在泉州办理厘捐，请飭调赴台会同办理等由前来。窃思此案本在未经换约之先，其时台北又值土匪纷窜之际，郑元杰当时虽署厅篆，正在自顾不暇，加以处分究属于心不安。兹拟就节略一纸，作为该处地方官查复口气，据理驳之，似彼族亦无所置喙。查该船失事被抢，系在淡水之南崁地方，虽南崁并未失守，而土匪因贼乱不受地方官约束，致乘机抢劫，亦情理中所有之事。现将节略飞寄夏道献纶，嘱其酌照禀复。惟重洋远隔，往复需时，诚恐博使又向钧处催问，故将夏道所禀办法作为正面文字，此间代该道所拟驳复节略办法作为偏锋文字，一并抄呈，伏求钧处权衡审量，酌采办理。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原书编者将其写作时间误标为“丁丑”（光緒三年），今据史实改正。

上总署书^① 光绪二年

窃光泽教堂一案屡奉钧谕，嘱为妥速办理。查此案本经会同文将军札饬该府县将两造人证解省审办，嗣法国领事毕立雄自京回闽，到日昌处求见，声称趁日昌尚未渡台，求将此案了结，不敢邀求提省。当再三与之辩论，所毁教堂并抢散对象赔偿一千二百元，其毁拆教堂之绅士、百姓，事出有因，无庸查办，但出示保护将来，经饬道员方勋再与会议，大约日内即可了结。其英国、美国延平教堂共二案，缠扰多年，现以一律先后议结，惟英国领事销案照会尚未复到。至英国广东轮船在乌丘洋面失事、洋人在船击毙渔户二命一案，因地方官丘游击、吴县令给予洋人告示，谓渔户夜间到船偷窃，死由自取，因此厦门领事官啊喳哩执为凭据，狡展异常，当经会衔札复，与之辩论，始就范围。现复札令该领事一俟将凶首莛头乌等拿获到案，即由省城派员与之会审，分别定拟，俟其如何申复，再当布闻。又，英国满得利船洋人被殴毙命并失去船只、货物一案，已获凶犯六名，只郑党一犯供认殴毙洋人并勒死妓女，黄润一犯供认盗卖货物，其余各犯供皆游移，若科以谋财害命之律，则六人均须议拟，似觉于心不忍，且洋人凌虐水手过于凶狠，以致激成众怒。现与文将军熟商，只得据供定讞，分别奏咨，并代通商局拟稿照会英领事详结销案，想亦不致再有异词。又，英教士所□省城内乌石山向道士私租地基、建筑墙屋一案，当经会札英领事，与之再三辩论。领事柏威林谒见时，日昌并谆谆嘱以趁日昌未经渡台以前，务须毁拆。该领事声称教士他出未回，再三折驳，业即先行拆毁一半，余候教士日内回闽，即全行将墙基一律拆毁。又，厦门美商裕连伊劣盗买海澄县属盐浸埭一案，当经查照条约，会札美领事，并将美商契串等件饬交海澄县勘核详销，至今数月，美领事并无复文，当可就此了结。惟日国胡领事索赔伊国索伯拉那船于同治元年在台湾遭风损失、货物被抢一案，于九月间会札辩驳，至今并无回文，近阅香港新闻纸，日国有在小吕宋调拨兵船来华一事，未知真伪，要无非效尤英、德，藉端恫喝。查异类固当羈縻，而横逆尤难哑受，届期如果真有兵船前来，再当随时请授机宜，以便遵办。伏查闽省数年以来洋务波澜迭起，除电线、安拿船等案早已办妥，现在各案以省城内乌石山洋人擅建墙屋及光泽县拆毁教堂、伤人抢物并满得利船洋人毙命、船货全失各案尤为缪犄。日昌渡台在即，不能不将经手各事择要先为清结，以断葛藤，幸文将军诸事和衷，故一切得以就绪。仍求钧处随时指示方略，俾得有所遵循，是所叩祷。

再，日昌病势委顿，已成隔食之症，本拟据实陈情，只因台湾生番滋事，不能不力疾前行。现定期十五动身，诚恐任重病深，成效难睹，惟乞教诲成全，俾免贻讥。覆悚临书，无任屏营依恋之至。

致船政吴春帆第三号书^②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春翁大公祖大人阁下：

初十晚奉初九手谕，此次风帆顺利，船到迅速，为向来所未见。海镜卸载后，即于十二日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

②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又见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唯字句有删节、改动，且写作时间误标为“丁丑”（光绪三年）。

驶回泉州装载孙军门兵勇矣。承我公置腹推心，虽弟自办亦不能如此之快捷也，感激无既，佩服无既！

承谕电线事由葆芝翁设法变通，事亦可行，总须斩尽葛藤，权归自主，彼但能同雇工等类，但亦须俟查明后确核应添线共费若干，方能定夺，如果费重则亦难行。又须候奏明后奉旨允准方能举行，倘旨不允行，亦无从办理。此数层祈转致芝岑、锦堂，与之切实议明，方免后悔。杨镇闻决意回籍，只可令余宏亮管带来，祈为函商星帅定夺，弟处亦已有信商之。或余将不能来，可否嘱余致庭暂行管带来台，随后再另择将官接带之处，亦无不可，统候卓裁，能行则行，不能行则变通办理也。打行仗之炮最为紧要，弟前接景星信云，容纯甫寄有炮一尊并子等件到上海，弟已嘱景星将炮交琛航带回，未知有无带到？祈面询琛航便知。兹又接到纯甫一信，并开示炮价节略，特抄奉请裁夺，择其得力者酌购，缘弟于此事殊茫然也。购炮总当一律，急时炮子方可通用。厂中能否设法造子，恳求卓裁，省中尚存有机器，是否合用？速为酌办。博洪炮蒙函托竹玉诸公借用，感激万分，并蒙嘱丹崖、清溪在沪、在港将博洪、克鹿卜等炮分别查购，尤勿盛情。现已奉旨请我公采购军火，将来允购一大起，似可将价值及经手之人函请总署考校存案，似更脚踏实地，公以为然否？水雷极多，不过价在十万以内。所有一切军火价钱，弟自当行知省局发给。省中拮据万分，拟即会同星帅将一切解款暂行截留，此层应否即行，抑俟南北洋议复后再定，统求酌示遵办。公以为何如？福胜、建胜能来固好，不能来亦只可听之，诚如尊谕不可勉强也。扬武到后拟派吴世忠为管驾，是否可行？并祈酌夺。如公意以为然，派定后即饬该船来台，弟拟派该船驻扎澎湖以资联络，仍派各船到鸡笼时运煤千吨存积澎湖，以备缓急。

弟初九夜忽吐鲜血斗余，彻夜不睡，每日仅食薄粥二次，有万不能撑之势，而事机正急，断不请假。幸后路有我公代劳，铭感之衷一言难尽。本拟日内赴南路，因措拄不起，故又改期。匆此手叩勋安，无任依恋驰系之至。

治弟顿十二月十二日第三号

再，承示船政六成款解不足数，星帅毫不通融，诚难怪我公之愤激，惟公向来大度包荒，际此时艰，只可忍中再忍。其炮价多拨二万，即在二十七万扣除，当嘱方伯遵照办理，仍函嘱年内多解养船经费，以资周转。总之，闽省窘至如此，将来南北洋议复，若不别开生面，无论船政不必办，即台事亦不必办也。又及。

再，会试士子向系坐官船，惟此次军事正亟，官船恐分不开，可否改租招商局船或租洋船之处，祈与惟、芝二君预为商酌，庶免临时周张，敬请卓裁。弟又叩。

再，阅香港新闻纸，知西班牙使臣已决裂出京，有飞调兵船十四艘之信，又吕文经闻之洋人，半月前有小吕宋船到澎湖测水云云。倘该国竟尔大举，则台防实非其敌，龙骧、虎卫能先借一只亦好。鄙意台湾处处皆可登岸，实难处处设防，只可择要派船驻扎。苏澳拟派福星，鸡笼拟派飞云并龙骧，沪尾拟派靖远，澎湖拟派扬武、虎卫，安平拟派济安，打狗拟派福胜、建胜，余者各船藉以转运。以鄙见揣之，彼族初意不过虚声恫喝，恫喝无效必致变羞成怒，若我防范周密，彼自当知难而退，但诸事非我公为之后劲，万难有济耳。载叩勋安。弟又顿。十三日。

再，生番伏路截杀兵勇，皆系出其不意，兵勇虽有枪炮，措手无及，惟有五六响手枪最可以备缓急，祈为函托景星、清溪诸君在上海购买数百杆。多多益善。又在香港可否托梁鹤樵诸

君购买千数百杆，配齐子袋？并祈嘱采买之人，务须每杆选过，要灵便结实，子必合膛，方适于用。其价暂由尊处垫出，随当飭局归款也。载请勋安。

再，沪、港等处未知有格林炮可购否？抑或沪局肯推情借用，随后购还，求为妥商。费神之处，感激不尽。弟又叩。

致将军文星岩第三号书^①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星翁仁丈大人阁下：

顷奉环示，敬悉关垂逾格，感激莫名。贱眷暂寓省中，仰蒙屈尊看视，深叨非分之荣，益切沦肌之感，虽骨肉手足之爱何以复加？瞻望三山，载拜稽首，匪敢言谢，用志隆情。王将官暂留在省，卓见极是。日昌因在仓猝之中，一时未曾计及洋务无人差遣，故有此误。此后无论何事，如有错误之处，即求公就近更正，感激无尽。

日昌自在苏澳一带回台，触受瘴气，病势加重，忽于初九夜吐鲜血斗余，现在不能睡、不能食，精神万分委顿，而以军事方亟，只可勉强支撑。初以为不过台北生番滋事，到台后始查知台南生番亦复时常蠢动，前月复有杀毙哨官之事。从前幼帅之所谓抚番者，不过以金帛羁縻之而已，此岂可恃以为常哉？安平炮台不得地势，去年尚距水八十丈，旋被潮浪冲激，现在余地仅存二十丈，不过数年势必全行坍塌，深可太息。日国如果称兵台湾，此间百无一备。闽省穷至如此，无米岂能为炊？日昌拟会尊函，将京外各饷奏请暂行截留，一俟波澜定后照旧再解，是否可行，乞早赐回示，以便酌办。总之，台湾孤悬海外，若不大举整顿，为一劳永逸之计，长此糜费，有何了局？孙军门蒙允调到台，感激之至，尊意欲以关镇调署泉州，诚为尽善尽美矣。但现调孙军门到台者，一因现成之军可以省费，一因鸡笼毗连苏澳，渠与张镇俱系楚军，可以联络，不过为暂时救急之计，拟俟日国波澜一定，仍旧撤回内地，缘楚军于此间水土不服，一至夏令死亡相继，睹之伤心。关镇现蒙调署陆提，将来北路之事恐非渠不能任胜，统俟明年春夏间再当仰乞云情酌行调换也。

附上西螺柑二篓，所谓千里送灯心也，幸鉴存之。手此再布，敬请勋安，并叩潭祺，百不尽一。

教弟 顿

致藩台葆芝岑台字第三号书^②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芝翁仁兄大人阁下：

前在鸡笼曾奉一书，谅邀鉴照，敬维政通人和为颂。弟由鸡笼赴苏澳，初时尚能支持，迨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又见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唯字句有删节、改动，且写作时间误标为“丁丑”（光绪三年）。

②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

由淡水赴台，昼夜兼程，遂触瘴气，旧病并发，初九夜骤吐鲜血斗余，刻下不能食、不能睡，大有不能撑拄之势，而军事正亟，外忧内患一时并集，亦遂不作乞身之想。兹将应达事宜开列于左：

一、日斯巴宜亚兵船，总署书云必将称兵台湾，殆系效日本之故智，惟有备而后可以无患。台事前虽经营数载，实在一无可恃，良深浩叹！昨调孙、方二军，亦因省费之故，惟筹军火、水雷等项必须有大宗款项。顷函求星帅会奏请将一切协饷暂停，是否能行，祈便中代为请示。倘此举不谐，则闽省支绌愈甚，明年断捱不过去。

一、电线事，春帅有信云曾经与公妥商，总须议明权由自主、能行能止，若添补太多，索价太賒，则亦难谐。且此事现尚未奏，倘旨不允行，亦不能办；抑或民情不协，办亦不成。以上各节均须与之议明。

一、春帅云养船经费本拟解五万，旋因解台饷改为三万，惟船款支绌亦系实情，可否于无可奈何之中添解一二万，祈酌裁为荷。

一、军火现奉旨请春帅采购，台饷奉旨请星帅接济，以上二着为目前第一紧要之事。饷事就题发挥，恐难有济，总祈公哀求星帅会奏请拨。其目前所购军火价值，请即应付，千万勿于月饷内扣除。

一、地方上事均由执事就近请星帅作主，弟病势如此，不能管矣。

力疾敬请勋安，统维心照，百不尽一。再，省城所存硝斤，祈酌付一半，交轮船带下。

弟 顿

佑翁、善翁、艺翁、星翁、福翁、茂翁，均此请安致意。

再，省中所存来福枪，祈派员解二千杆来台。又，军火局存有机噐水雷等件，并求遇便酌解。

吴春帆加信：再者，此间拟开厂铸炮子、地雷等件，省中闻尚存有机噐，是否合用？如尚不敷，祈尊处饬厂代为□补齐全，并派佳匠十余人来台。弟已饬足相度厂基矣。

致文将军第四号书^①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星翁仁丈大人阁下：

前寄台字三号书想邀鉴及。顷阅香港新闻纸，据云日国使臣已决裂出京，添调兵船十四号来台等语。如果此信真确，则台事不能不大加预备。现在募精勇、购军火，在在需饷，朝廷请公宽筹饷需，但福建如此局面，无米何能为炊？应否会奏请将京外各饷停解，并请添拨协饷、俾资周转，敬求挈衔入告，抑或由敝处具稿之处，敬请示遵。恭叩勋安，依依不尽。

教弟 顿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牒》（光绪十一年抄本）。

致吴霁轩^①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霁轩仁弟大人阁下：

聚首经旬，藉倾积悃，匆匆握别，驰系良深。到鹿港后经施医调治，想已日有起色。心跳之症皆由用心过度、血亏精竭所致，务祈吾弟择其要者而行之，余皆分任其劳，庶诸症均可渐平也。兄初七早抵郡，部署经营颇有头绪。顷阅新闻纸，知日国公使已〔出〕京落旗、添调十四号兵船来华等语，看其情形殆将决裂。明知彼之理屈，而苦于我之备虚，已一面函请总署邀集各国公使与之评理，一面调集孙、方各军并各号轮船，如为有备无患之计。闻林福喜向隶麾下，尚能打仗，已檄调统率旧部来郡，以资练习克鹿卜、格林等炮。惟外侮骤至，亟须筹全力以御之，生番事同疥癣，只可暂且羁縻，一俟海上波澜稍定，再当大彰挞伐，以副尊嘱。兄于初九夜骤吐积血斗余，精神万分疲敝，现值军事纷纭，亟盼吾弟于封印后驰临郡寓，可面示机宜。惟此事实情不必宣露，恐传诸番社，转生反侧。或吾弟托他事为名来郡一行，更无形迹也。写至此，适奉十一日惠书，敬悉种种。驺从如果已抵埔里社，自须俟经营稍有头绪方可来郡，或廿五六、或正初至到郡，均无不可。开路之举似可早行，以便商旅。拔落沟等番社诚如尊谕，不可操之过急。阿棉山杀害通事一节，自当大加惩创，一俟洋务稍定，即当以全力注之。把总林冬艾，自当据情奏恤。叶孝廉兆昌，一俟文到，亦当遵嘱办理。尊处部署稍定，祈即命驾速临，无任祷切。力疾手布，即请勋安。统祈加意调摄，不尽依依。

再，郡城至牛轭鹿应如何〔后〕添设〔炮〕〔跑〕夫、腰站，文报方能迅速？应由营设者，祈即一面添设，经费可另开销；应由地方设者，祈即开明，函请敝处严飭该县遵办，缘吾弟到郡后中路信息必须常通，方不误事。其后山璞石角等处，亦祈谆飭设法添设，经费均准开销腰站、跑夫，俾得信息灵通，尤为切祷。载请勋安。

致沈葆楨^②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幼帅制府仁兄大人阁下：

顷奉江字十八号手谕，敬悉去志甚坚，然东西大局赖公揶拄，岂能即遂高尚之怀？接信之余，为之寝不安席者数日，尚祈为苍生强起，是所叩祝。台中洋务、番情俱属棘手，内忧外患一时并集，弟初学剃头便遇着连鬓胡子，伤哉伤哉，命之穷已！台事南北相隔太远，气脉不通，鄙意重在兴办轮路、电〔路〕〔线〕，已剴切上陈，但求行其言而勿用其身则幸甚。此间缺炮，已请春帆转购而不能速到，务求我公照数拨行。炮尤为切要，火箭并架亦求酌给二三百杆，将来春帅购到后必如数奉还。如蒙玉允，求即派登瀛洲运载来闽，戴公高厚，不啻二天。小吕宋毗连台南，颇有侵并之志，近克苏禄，志气尤骄，固未可全视为虚声。现已由其本国驶到兵船数号，暂驻该岛。我有备而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又见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唯字句有删节、改动，且写作时间误标为“丁丑”（光绪三年）。

②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又见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唯字句有删节、改动，且写作时间误标为“丁丑”（光绪三年）。

彼之实者可虚，我无备而彼之虚者将实，公以为然否？箕山南来，船务必散，公将何以挽回？弟吐血日剧，须俟西班牙波澜平后方敢乞身。

敬叩年禧。惟为时自卫，言有尽而意无穷。嘉平廿八日

致李中堂台字三号书^① 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宫太保伯中堂夫子大人函丈：

前肃台字二号函想邀鉴照。十二月二十七日奉十二月朔日廿二号手谕，南针遥指，挟纩同温，孤危困苦之中得此温谕，恍如枯木逢春，欣欣然有喜色矣。

龙、虎二船蒙赐借至台湾，不啻百朋之锡，现飭暂驻澎湖，派吴世忠为督操，先学分合进退之法，然后再令打靶，统俟卅八吨到闽后，再令结队北行。学生出洋之事，日昌亦无非以函丈虚声怵之，故得就绪，重荷奖饰，且感且愧。西班牙兵船挟制一事，传闻异词，顷据蔡国祥禀称，伊到小吕宋游历，将返轮时果见大吕宋驶到兵轮船二号，并陆路日日操演云云。查西班牙本属中落，自与该藩属登卡洛斯搆难之后，兵势渐强，该本国约有铁甲船十余号，均曾经战，中国各船尚非敌手。闻此二船到后，尚陆续有船前来，先聚集于小吕宋。查小吕宋之北，即接台湾恒春县之南，海中山势断续相连，故其覬觐台湾尤为切逼，将来该国若有举动，恐非仅虚声恫喝，缘近来苏禄岛亦被小吕宋攻破占据，势逼则情专，惟有格外筹防，我已有备可恃，彼或知难而退。南北两路生番依旧杀人，数年来兵民被害者不计，地方官以既抚为名，即匿而不报，数月前南路尚(东)伤一哨官。内忧外患，一时并集，正是初学剃头便遇着连鬓胡子，伤哉伤哉！闽省固属拮据，然属吏尤属疲玩，葆芝岑处日昌手函四次，乞饷饷固杳然，即空函亦无一答。本省如此，他省可知；属吏如此，同僚可知。或谓巡抚于饷事呼应较灵，岂非空言？万不如幼丹星使空名尚足使人震慑也。

台湾南北相距一千余里，中多山涧阻隔，春夏秋涨发[时]南北信息可以月余不通，轮船由南至北逆风，亦须七八日始到。故欲办台防，无铁路、电线万万无从着手，顷已割切疏陈，原稿呈电。因台中各勇困于病疫，本欲请唐军门再来，但访询上年因疫狼狈情形，为之心恻，故不敢行此，再扰慈怀。惟此间现拟操炮队数营，而缺少行炮，可否拨借格林行炮二十尊、克鹿卜炮二十尊，以便操演之处，伏乞鉴裁。金陵所制火箭十二磅者，并求赐拨架十件、箭五百枝。将来即仍由春帆于采购军火[项]下将价归还，断不敢作荆州之想。如蒙准拨，明春开冻后即当专船来领。前事未知如何议复，能行则全台之幸，亦大局之幸。幼丹在江总比雨亭强至数倍，渠去则南洋事更不可问矣。

承谕西班牙商船被抢饶舌，嘱为设法查办，因于“设法”二字悟出无限法门，已密授意夏筱涛矣。惟该国公使并不文催，外间无从转圜，尚求函丈与总署通信时密为告知，缘兵衅易发难收，恐倭人乘机发难，不能不慎之于始也。春帆来信云箕山发到船政，渠断不能与之共事，拟即辞差。再三函劝，尚求函丈设法将箕山位置一道缺，庶为两全。此间疫气日盛，闻者裹足，幕友、书吏、门号房皆一人兼之。承询何时回省，此间乐不思蜀矣，但若疏请各事不能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又见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唯字句有删节、改动，且写作时间误标为“丁丑”(光绪三年)。

行,则留此亦是无益,要当不去自去。别处下轮船用艇,此间则用木桶盛竹排中,须十余里方能上船,一交春令,竹排随浪起落须数十丈。署中须赔数百两,此间倍之。重担千斤,上身匪易;坏棋一局,下手尤难。开正又须到南路后山。到北路时有数站在嘉义界,与群乞同居,此事非亲历不信,已将该县摘顶。可叹也!敬叩钧祺,恭贺新社。谨肃。

致总署书^① 光绪二年十二月

敬肃者:本月二十五日台湾后山行次奉到钧函,以日国索伯拉那船同治元年在台湾遭风搁浅破坏一案,屡次无理取闹,经钧处与之剖晰情理,至再至三,犹复固结不解,现据赫总税务司面称,伊近见洋新闻纸,知日使已请本国调兵船三只前来中国,其无理逞强,效日本前年称兵台湾故事,不可不预为之防,嘱即随时探听、严密防范等因。承准此,某先阅香港新闻纸,知日国有在小吕宋调拨兵船来华一事,当经附片密陈,今赫总税司所称正与相同。查该船遭风被抢,系未经换约以前之事,即按照条约,官员只能追办,不能赔偿。今该国一味逞蛮,全不讲理,欲藉端开衅,虽系恫喝要挟,自不可不预为筹备。此次某渡台,藉查办生番为名,实则为预筹海防起见。查台湾四面滨海,口岸太多,炮台仅设一二处,而炮又不齐全,实有防不胜防之虑。年来瘴疫尤盛,南路各军之死于疫者计数千人,北路亦复相等,自遣撤准军后,因经费不敷,本无大枝劲旅留防,内地所造轮船与外国铁甲船亦复强弱悬殊,是水陆皆无可恃。某前曾密陈海防事棘,请飭下南北洋大臣议筹购中小铁甲二三号并水雷、大炮等件,为台防之用,亦恐缓不济急。奉谕后遵即分别咨调署陆路提督孙开华扼防北路,札饬候补道方勋选募数营协防南路,皆以防剿生番为词,以免张皇。然计各军到防,总须在一月以后。闽省本系至瘠之区,饷需万窘,水灾后弥复捉襟见肘,无可腾挪。业将一切实在情形恭折密陈,仰乞圣慈训示,俾免陨越。若彼族仅系虚声恫喝,自当先与辩论曲直,并请钧处预邀各国公使与之评理,而各部列屯海滨,难不先发,庶可以静制动,待其自困。若果肆扰无状,则我师理直气壮,各国当晓然共知也。某才力短绌,力疾从事,现已由内山折回鸡笼矣,惟念受恩深重,不敢不殚竭经营。所有预行筹办大概情形,谨先复陈。

加函

敬再密肃者:顷据台湾道夏献纶面称,外国向有状师,凡各国之不照公法行事者,状师可以出头代理,往往于事有神。此次日使请派兵船来华,欲效日本称兵台湾故事,必致波累从前该索伯拉那船失事之地方绅商,似可出自该处绅商之意,邀请状师与之辩论,作为官不与闻。如日国再无理取闹,该状师可迳赴该国主处说理。夏道所陈此层,不为未见。查督办煤务之叶道文澜,素熟洋情,当即派令回闽,邀同副将王荣和分往香港、上海等处,作为绅商之意,访请状师,以备间中一着。惟台地物产丰饶,孤悬海外,久为外人所垂涎,长此敷衍终非了局。某前曾密陈统筹大局情形,明知库储支绌万分,何敢妄生议论?然当外人眈眈虎视、事机刻不容缓之时,若非大举整顿,断不能挽回全局。古云“未雨绸缪”,今则既阴既雨矣。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原书编者将其写作时间误标为“丁丑”(光绪三年),今据史实改正。

钩处荅筹硕画，在远不遗，仰求速赐良箴，俾免陨越，无任禱切。

致总署书^① 光绪二年十二月

敬肃者：台北、鸡笼开办煤务，购到机器、雇用洋工情形，节经函达钧览。某于十一月十九日亲抵该处查勘，见机器业已布置，煤井甫开一百余尺，约须明年三、四月间方可工竣出煤。所有洋工俱由沪尾口税务司好博逊函致驻英金税司代雇，计共十一名到台，工作俱属勤奋。而一切调度，好博逊帮同筹画，不遗余力。刻值创办伊始，未可遽易生手，顷闻赫总税司以温州新添一口，调好博逊前往开办，不日即须交卸，查温州新开口岸，似可另行委办，二者权衡实以台北煤务更为紧要。除一面札饬好税司暂缓起程，并饬台湾夏道函致好博逊暂留外，应请钧处札商赫总税司，将好博逊免于更调，并将煤务紧要、好博逊不可调离情形切实面致该总税司遵照，俾得仍行留办，藉资臂助，不胜企禱之至。

加函

敬再密肃者：前年日本称兵台湾一案，夏道带同好税司前往后山一带预拔机牙，深资其力。现在日国藉端有事于台，某前过艋舺时特约该税司来见，囑于鸡笼、沪尾两口遇有事时帮同照料，并传递消息，渠亦直任不辞，虽无济于大事，究免助敌为虐。当此情形吃紧之时，该税司更未便遽行调换，伏求钧处切实面谕赫总税司，暂将好税司留台，俾资臂助，是所切禱。

上总署论索伯拉那船案事宜书^② 光绪二年十二月

前奉钧函，以日国索伯拉那船遭风一案，意欲效日本故事称兵台湾，囑令预筹防范等因。当时探闻情形，两次肃复在案。兹据管驾扬武轮船记名提督蔡国祥禀称，扬武游历至小吕宋，查探日国内乱未靖，帑乏兵疲，举国兵船约有四十号，在小吕宋只有旧坏兵船一号，现在修葺，当扬武回轮时，见其有兵船二号由大吕宋驶来，每船配炮三尊，其陆路步兵马队约三千名，惟日日操练。该提督与其水师兵官晤谈，据说来年夏间有兵船前来中国之语，察其情形似非无因等情，禀达前来。查日国即大吕宋，前本中落，自上年与该国之属藩登卡洛斯频年争战，兵遂渐精。虽该国铁甲兵船不过十数号，而久经战阵，必胜于我未曾经战之船。况该属岛小吕宋之北即台湾恒春县界之南，壤地相接，是以久蓄异谋。本年五、六月间小吕宋用兵苏禄，复将苏禄攻破，而小吕宋兵亦损伤不少，是该岛存心本非良善，尤不能不加意防维。现在台湾陆路则疫重兵疲，水路则轮船仅能供转运之用，而闽省又情形万窘，饷需不能接济。从前幼丹办理台事，皆系仰赖钧处发纵指示，代为筹饷筹兵，故有成效可睹。兹日国意在开衅，无论是否虚实，然各岛环起窥伺，二三年内台湾兵事总不能免，钧处洞烛万里，必能先事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原书编者将其写作时间误标为“丁丑”（光绪三年），今据史实改正。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原书编者将其写作时间误标为“丁丑”（光绪三年），今据史实改正。

指迷。台湾已有外患，则必须购买铁甲船、大炮、快枪、水雷等件以御其外，又必须预办铁路、电线、开矿、练兵以固其本，数者同时并举，为费不貲，恐非闽力所能独任。筹之于无事则徙薪曲突，费无着而人且议其张皇；筹之于有事则挖肉医疮，费虽有而势已成于决裂。此中为难情状，想已早在鉴中。闻该兵船尚有陆续前来小吕宋之说，俟探有实在确情，再当布闻。仍乞不遗在远，密授机宜，俾得奉为圭臬。瞻望云天，无任感激待命之至。

加函

敬再肃者：据扬武轮船管驾提督蔡国祥禀称，索伯拉那商船之事主叶虎，本系中国人，现尚在小吕宋，货物失落并未追求，兹闻彼族藉此索赔，情愿回华质证，该提督请派员往小吕宋提叶虎回闽质证等语。某细思此事，若由官派员前往小吕宋提人，万一提而不到，或提到而口供又翻，转为骑虎难下，现拟觅一妥实可靠之员作为索伯拉那船失事处之乡人，因恐官查办被累，特往小吕宋密邀叶虎回华质证，作为官不与事，似属可行。惟此等能了事而不生事之员颇为难得，一俟访派有员，即令就道。又据台湾道夏献纶禀称，该道日前曾亲往索伯拉那船失事之处查访，虽查当时船由碰破，并非抢夺，而误买浸湿货物之人亦尚有踪迹可指，倘彼苦求代为查办，或可从中设法代为追起多寡等语。又接李中堂来函询及此事闽中能否为之设法查办等因，查索伯拉那船之案，该使如果以理相慰，似钧处尚可就夏道所议行知闽省设法办理，若渠一味恃蛮，动以兵船要胁，则我理直气壮，亦只可与之决一胜负，不能复计及成败利钝矣。

卷九四 书信五

致船政吴春帆星使台字第六号书^① 光绪三年正月十九日

春翁仁弟大人手足：

昨肃台字五号函，想邀鉴照。振威来，奉十四日手谕，诸承关爱异常，莫名心感！兹将应行请示事宜条列于左：

一、永保船已于十一日驶往鸡笼，装足煤炭，即由鸡笼驶赴马尾装载士子，计此时早已到工，惟已经厂中雇定招商局船，永保是否可以不去？托永保带有寄伯相书一包、信一件，并请伯相将恳借克鹿卜、格林炮各二十尊并子及火箭等件顺交永保带回。此事甚关紧要，可否饬永保载头帮士子，并饬到伯相处领回军火，雇定招商局之船即作为载二帮士子？亦可统候卓裁。

一、克鹿卜炮已蒙定下十八尊，感激之至！尊意以缓不济急，已函恳伯相预借三十尊，而将八个月后购到之炮归还。伯相萧王置人心腹中尤为镌篆无地，务求即再加函，切恳伯相拨借克鹿卜、格〔林〕大炮并子各二十尊，即交永保带回，并求尊处一面将格林炮购还。其现在已购到之克鹿卜六尊并子架等件，仍恳即交轮船解台。至向津局借炮四十尊一层，敝处亦经切恳伯相拨借并奏明。

一、此次纯甫所送之双管新式炮，以之攻生番最好，惟装子之箱已到而箱中无子，未知子遗落何处？兹将子箱一个交振威送上，祈为根查该子究在何处？如已寻着，求为即速寄台。至此项新式双管炮，未知每尊应价若干，倘不甚贵，祈囑容纯甫速购十尊并子，早日寄来；如价太昂，购五六尊亦可。至纯甫景况甚窘，此次所送之炮并祈囑其开价，以便将价归还。

一、此次敝处六百里夹板初九日已到省城，何以省中延不寄下，直至十四日始由马尾交振威递送？除备公牍外，仍祈尊处严查会参，俾知惩戒。

一、方道三营勇已到，据云尚有马匹在省，求尊处饬便轮带台。

一、前次以日国兵船事已可中止，拟即乞归，故请尊处将电线及铸炮子等事作为罢论。今接总署信，知日国调兵船十四号，赫德亦向总署告知，其德国出来调停之举并无此事，总署仍囑加意防范，则此间防务亦未可松，亦未能即离开，是则电线、铸炮子二事仍当照原议办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又见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唯字句有删节、改动。

理,求即转饬分别速办。

一、现据夏道云,此间教习缺少,拟请调雷保全来台,祈为转饬。缘台中刻下操务极为认真,各营操好后,省中要用亦可调回也。

一、省中水雷五十具均属可用,但系缺少电线,祈为查询恒公司能否补造,如不能补造,或在何处可以添购?所短之件总须添补齐全,仍须觅一熟手洋人来此教练数月,方有用处,求为分别饬办。

一、前派吕文经赴小吕宋查探实在情形,蔡军门派苏委员往招谢跻到案,未知已动身否?祈催其速行,并嘱其不动声色、妥密办理为要。

一、地亚士所存东洋之回得活特小炮五尊祈为查明,如系新式,即为速购。省中及厂中所存之格林炮,并求饬速运台为叩。其小炮火并求多购数千枝。

一、靖远递折尚未回台,俟回时即速饬何心川回工。海镜、琛航二船未知究在何处。缘台北距此迢远,距省更近,故铁路、电线之不可不办也。其铸炮子机器如已检就,仍祈派一在行委员带同匠人来台,工食均由台中支给。丹崖以来望,嘱其来台一行。在恒春感冒风,迄未出汗,然仍日在操场较阅,委顿不堪言状,只以时事如此艰难,不敢作乞身想,我公当必哀而怜之。敬请勋安,百不尽一。此信睡着写,讹错甚多,恕罪恕罪。

如兄 顿首

复何筱宋制军台字第一号书^① 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筱翁制军仁兄大人阁下:

正月十六日接奉去腊由吴门所递手谕,关爱殷殷,溢于言表,虽骨肉手足无以复加,高谊薄云,钦佩无极!清淮途次所感风寒,此时想已勿药有喜。顷阅省信,知公定于二月朔日接篆,遥想新猷丕焕,壁垒一新,曷胜祷慰!弟本拟亲来省垣叩喜,藉倾积悃,惟昨接总署信,转据赫德面称,日国有调兵船十四号称兵台湾之举,嘱为严加防范等因。查台湾口岸大多随处皆可泊船,随处皆可上岸,兵勇则瘴疠之余,率皆病弱不堪,炮台则全不得地,行将倾圮,而且或有台无炮,或有炮无人,实在防无可防,范无可范。弟到台后,北自后山苏澳,以至南路恒春、琅桥各处,均皆周历靡遗,触受瘴气,病又加重,万难措撑,但日事波澜未定,断不敢因病卸肩。弟生平最怕渡海,病后更怯,兼以台湾系属横海,无风有涌,起落十余丈,而且下船须坐桶浮于木排上,情状之险为他处所无。弟台事业已了然心目中,若仅生番疥癣之疾,即回省调度亦尚能了此勾当,惟日事未定,故未能远离。而渡海以二三月为最平稳,倘蒙公福庇,日事早了,三四月间得以叩谒崇阶,则如天之福矣。省城幕友无甚出色,惟梁礼堂品学兼优,弟可力保此人,若令入幕办折奏,则自己省费许多精神矣。召民、雨轩以及公尚欲拟调三数人,祈即挈衔会陈。生番依旧杀人,何尝有就抚一事?台中兵疲饷绌,非改弦易辙,成效断无可睹。寄呈轮路、矿务一疏,祈密阅指示。幼丹复疏全是恭顺北洋意见用事,台中目前煤利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又见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唯字句有删节、改动。

既可凭藉以办矿务，则当幼丹在台时煤利已兴，渠何必筹借洋款并耗闽饷二百余万乎？幼帅为屡次驳飭日意格因而迁怒，不知台中无饷，非惟弟不能办，即他人亦断不能办，台事一有贻误，必致累及沿海七省，是渠设计陷弟，适所以自陷也。至于缺之赔累，尚可从缓，且看弟身子如何，再当奉恳。

瀛眷若由内地来闽，计程三四千里，殊苦跋涉。此次琛航送展云阁学到沪，接展翁信极为平稳，且该管驾又系粤人，二三月海路最妥，公如以为然，祈即专人先回粤中料理，约计何时可到省城，即函知弟处，专遣该船迨至省城伺接，似较免自省到香一番周折。省城到香必坐洋人轮船，诸多不便。台中本有赴粤采办药料以及军装等事，似此行亦不为无因也。

公谕“勿执己见，勿信浮言”，此八字最为切要，弟当时时服膺，愿公亦克践斯言。不能自行，谨专中军来叩大喜，统惟心鉴，不尽依依。

再，台湾枋桥林姓，富甲全闽，而于善举一毛不拔，此次夏道费尽苦心，劝令捐输银三十六万两，为矿务、铁路之用，但尚丝毫未缴，拟俟至三分之一即为奏请奖励，以劝将来。惟台中除此起外，其余皆系穷户，无从设法。若外省富商再能凑集股份百万，各省海关能凑至二百万，则矿务、垦务、铁路俱有根基矣。又，顷见邸抄，袁侍郎奏请台湾另设巡抚等因，数年后矿利大兴，自当如此办理，此时一府五县，岂能供一抚两司驻扎？最好是暂设星使，似召民足当其任，弟病势沉重至此，至多不过揜拄数月也。此时最苦是无代办文牍之人，一面看操，一面起稿，一面呕血，如何能久？公闻之，定加垂悯也。又叩。

致何制军台字第二号书^① 光绪三年二月十五日

筱翁制府仁兄大人阁下：

日昨托李丹崖观察带复寸函，夜阑目眩，信笔涂鸦，封函后未知所言何事，老病劳累，不能支持，亦可想见一斑矣。敬维宏才应运，新政宜民，包孝肃铁面无私，人皆革面；宋广平阳春有脚，泽尽如春，曷胜祷颂！弟识乏三长，老投四裔，飘零瘴海，遍踏天荒地老之奇，回首中原，只见鹤没天低之处，千斤重担业已上身，一局坏棋尤难下手，我公将何以教之？十一日钦奉旨，由公统筹全局，截留解款购买铁甲、水雷、大炮、快枪，精练二三十营，诸大端费繁款巨，定费踌躇。根深叶茂，固全台得失所攸关；唇亡齿寒，亦闽省休戚所共系。应如何擘画经营、一鼓作气，弟本拟亲自来省吁请指授机宜，无如日事波澜未定，断难一步离开，是以特嘱筱涛前来敬求指示。《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公云“祸福与共，功过与共”，正今日之谓矣。闽省光景之难，弟所深悉。前恳粤中代方军出饷者，亦是为闽省窘急之故。正月杪奏片中亦曾叙及，无如台湾根本（休）〔系〕在闽省，不靠闽省筹饷更靠何人？片尾声请大员督办粮台，意在春帅，因其与南北洋通气，冀能于他处挹注，且又熟悉军火也。公请唐军必准，但未知有声明饷由江南发否？后门枪、行炮由江南带来否？缘唐军枪炮多而且好故也。各省只一面滨海，港浅不能湾泊兵船，惟台中则四面皆海，随地皆可上岸，随地皆可泊船，地旷人稀，矿丰煤足，外国视之如同珍羞异味。而且深山穷谷，到处皆是教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又见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唯字句有删节、改动。

民，外变骤乘内难必乘机而起。弟日前正法教首二名，永远锁墩教民四名，亦为预伐机牙起见，将来若不认真整顿，诚恐猝然有警，必致毫无可恃。船政旧式木船断难与铁甲为敌，不过藉此略壮虚声、传递信息而已。台湾海岛孤悬，百物俱缺，非比内地一面受敌尚有三面可以接应，倘彼族以数艘横截重洋，轮船散溃固在意中，而台中并无半月之积、十日之粮，去年遭水荒，米价极贵。兵勇枵腹，岂能用命？无论何人设身处地，有不能不着急之处，所谓禹稷、颜子，易地则然也，公当一笑。台湾瘴疫已重，又要时刻提防洋务决裂，又要赔钱、赔辛苦，又何致乐此不疲？只以日事未了，义难即退，骑上虎身，不得不打耳！并非此间乐不思蜀也。一笑。此后如有浮言离间，彼此务当尽情揭破，庶免芥蒂在胸。琛航已飞函令由苏澳迳回省垣，听候驱策，海上往来总以二三月最为平稳，乞公一决，勿迟疑也。弟自春分后病势日深，连日呕血甚剧，又患痢疾。海外医生首乌皆写“首乌”，脉理高明可想而知，弟幸而亲自检阅，否则竟似蔡谟误食蟪蛄矣。而药店亦竟另有一种首乌之药，乌头鸡脚，近于夏草冬虫，始叹王文勤死于药，非死于病也。弟决意不服药，而委顿日甚，奈何奈何！今日考试诸生送卷极早，而文理不通，率与弟等，甚矣，台湾之所以为台湾也！手此布达，敬请勋安，统祺垂照，不尽依依。

教弟 顿首

闽款如无可筹，可否变通借洋款？会疏陈明之处，乞卓裁。又叩。

致翁叔平侍郎台字第□号书^① 光绪三年二月

叔平仁弟大人阁下：

上年十一月曾在台湾后山苏澳递寄寸函，未知曾否入览。天南地北，时切梦思。献岁发春，敬维苾躬强健，头痛定不复发，比仍习骑否？承嘱李、季二公请谥，其时日昌业经料理起行，当嘱藩司上详，并嘱星帅代办。赴台后所有本衙门奏咨年底事件，均奏明由督轅代办，接回信云已出奏，兹将疏稿寄呈电察。嘱史君已为位置厘金差使，较胜得缺，缘现在严禁擅受，佐杂即有缺亦下不去也。

兄年前由北路后山之苏澳、鸡笼、艋舺、竹塹折回台郡，春初复由凤山南路历恒春、琅桥、猪塆束等处，计南北路瘴毒最盛之地均已周历殆遍。然其中亦有奇境为中原所未有者，试为公缕述之：崇岩迭嶂中层雪不化，土人呼为“玉山”，盛暑过其下，不寒而栗，一奇也；番之尤凶者名为“王字番”，既死则剖大木以尸入其中，仍以树皮包裹，隔年胶合无缝，枝干苍翠胜常，子孙岁以牲牢祀之，是身虽腐而神存，胜于柳生左肘矣，二奇也；行海坪中，忽见鹿浮海面，顷刻而化为鱼，捕而视之，梅花点森然在背，三奇也；他处由海船上岸，俱以舢板小舟，惟台湾则以木桶盛竹排上，人坐桶中，随波上下，一落千丈，四奇也；苏澳大浊水一带夜行瘴雾中，从者忽凝立不动，抚之已僵，无病无伤，冥然如获酣寝，五奇也；路过番社，生番以酒注卮敬客，其色深绿，询其酿制之法，则云合未嫁番女数十人，各以粟米少许置口中，烂嚼和涎吐出，以大盘盛之，俟杀人得有鲜血，然后调以入瓮，严密封闭，十年色红，二十年而紫，三十年而绿，非佳客不出以相饷，六奇也；往者游太湖、过英德，见怪石林立，以为至矣尽矣，乃顷过台湾北之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

八岛、南之风港，则石之怪奇有远胜于太湖、英德万万者，旷野无垠中忽有异石耸拔数十丈，痕透玲珑，远望高处点画浑健，直似李斯古篆，或曰此伏羲氏和盘古咏破天荒绝句，理或然也，七奇也；中原树木大至数围止矣，此间后山大树有六七十围者，中有穴隙如屋，可容百人，上年路出后山，赶站不到，即在树穴中过宿，与猴猿蛇蝎中分鲁，树神极灵，焚香默祷，恶物均遁不复出，八奇也。凡台湾前后山诸奇胜，于吾弟前不敢秘，幸勿以告他人，恐都中王公贵人闻之，争思来台，清福无由独自消受矣！

王文勤在此不出门户半步，不吃荤酒，不早起，亦终不能逃死。兄见物便吃，极烟瘴处土人所不敢到者无不周历，上道时四更即起，二更方住店，现在病虽增重，将来亦不过是死。等死耳，而兄方寸无戚戚之忧，则胜于王文勤矣。计三年中倭兵丧于疫者一千八百余人，淮军丧于疫者官九十余、勇五千余人，其余地〔方〕兵勇之丧亡者约五六千人，亦算台中一大劫也。生番名为就抚，实则依旧杀人。日国又有因古巴华工及遭风船只旧案轩然大波，有调兵船十四号来台之说。兄去年一闻此信，即藉查办生番为名，先行来台，以待其变。台中兵勇疲弱固不必言，炮台靡费不貲，既不得地，又非新式。幼师本一清正之人，无奈偏信日意格，是其短处。兄已成隔食之症，于世事无复措意，顾日事一日波澜未定，即一日不去此间，不复拘冬春驻台之成例，待日事定后，看身子能否撑拄，再决去就。尔有信见赐，乞递召民观察处转交，当不误也。万里上书，不觉言之絮絮。敬请勋安，统惟心照不宣。

致总署书^① 光绪三年

日国船案索赔一事，披读钧处十二月所复照会，理直气壮，措词不恶而严。承嘱将从前救护不力各员参处具奏，尤昭慎重，当已函商星岩将军会疏，谅已于日间入告矣。疏末仍添入购线拿匪一层，示以赔偿则于理有碍，查办则力尚可为，俟到万难合龙时，留此活笔以为转圜地步。台湾毗连小吕宋，彼原视为掌握中物，今认真布置，先事而筹，彼见无隙可乘，或可降格相从。明知有和之意，不能无战之形，某此次之藉查办生番为名，先事来台，固此意也。各省办理海防能否确有把握固不敢知，即以福建而论，从前所购枪炮、蚊船，均系洋人下货，炮台又皆不合新式。某到台后驰往南北各路察看，勇营疫疠之余，疲弱不堪；安平炮台费至四十余万，既不得地，而且台基前年距水尚八十余丈，去年水冲潮激，现在台基距水仅十余丈，难保一二年内不就倾圮；其余旗后、澎湖则有台无炮，鸡笼、沪尾则并台而亦无之；至于绿营兵丁，类皆烟容满面，老弱尤甚。某现在每日分调兵勇各营亲自校阅，裁汰老弱，参革疲弁，明知取谤招尤，但时势艰难至此，何敢尚为一身一家计哉？台湾恒春之南即小吕宋之北，相去不过二三日水程，兵衅若开，彼必以全力注天津、台湾二处，若与水战，必须铁甲船、水雷方能取胜。前已奏明筹款购办，尚未奉旨拨定准款，即使有款购造，亦须一二年后方能应用，将来日事倘竟无可转圜，只有由陆与之相持。惟陆战则缺少行炮，已分往南北洋借拨，南洋既复以无可借拨，北洋则尚未接回信也。至赫德所云日国现有兵船二十余号、水师三万人在小吕宋候调来华等语，查日国属岛古也尚未平定，兵船、水师未必即能全数来华，惟去年五、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

六月间该国攻破苏禄岛，旋将该岛占据，却是实事。兹特着游击吕文经扮作商人前往小吕宋，确密查访现在果否来有兵船若干，水师若干，兵船是否全是铁甲，抑系旧式，大炮是否前膛，抑系后膛，约计吕文经二月底总可回台，再当将情形缕晰布达，谨此肃复。

加函

敬再密肃者：直东以及江北一带去岁旱荒颇甚，即福建、台湾二处水灾之后，米价亦复昂贵异常，兼之哥老会各省皆是，兵端一开，收手颇难。日国于招工、赔船二事倘竟一味恃蛮、执迷不悟，则实逼处此，固当以曲直为胜负，不必计及成败利钝，抑或稍就范围，似不妨即予以转圜之路，钩处必已统筹全局，成竹在胸。而沿海趁此大加整顿，专筹的实之款，于练兵、制器、开矿等事认真举行，庶几委曲羁縻于此日，尚可报仇洒耻于将来，否则事已来而始绸缪，事一过而又弃置，将见一波未平，一波复起，永无息肩之日矣。贪污之吏剥民脂膏，为丛驱雀，以致天主教日盛一日，尤为心腹之患。此间现将犯法之教民李东面等就地正法，亦系出于无可如何。至台湾仅有一府五县，恒春所属尚不满六千人，所谓台北府者全系蔓草荒烟，一片旷土，此时如果筹有大宗经费，举办矿利，十数年后或可自为一省，目前气局太小，难以驻扎一抚两司。况台湾孤悬海外，可富可强，若与内地声息杳不相通，万一用非其人，可忧滋大，康熙年间收入版图后必使附丽于福建者，祖宗立法固有深意存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胪陈一二，以备采择。

再上总署书^① 光绪三年

日国借端开衅一事，此间一经认真布置，则新闻纸云此事已于都门经德使调停议妥，而按之钩处来函并无是事云云，曾专人密往香港新闻纸馆查探，则云系德人递来之报。某默揣情形，必系德人欲台中弛备，然后可任日国之所欲为。查德国来华通商，其船少于英而多于美、法、俄，独无口岸可以泊船，故其垂涎台地，较之他国为尤甚。日人内乱甫平，尚无大志，当系德国从中播弄，冀可收渔人之利。将来万不得已，惟有借英、法、美之债，以办台中船、路，则英、法、美助我之心益坚，而德、日、倭垂涎之念亦自息。顷奉上谕：“准闽省截留他款以办铁甲、水雷、大炮、快枪，及精练二三十营，钦此。”有此先声，已足使之夺气。并读钩函：“凡有可以为力之处，并不稍存漠视。”循诵再三，情同挟纊。闽省光景已窘，而又各固门户，岂能一气贯通？查台湾孤悬海外，且有索伯拉那船之事可以借口，矿丰人稀，得之易守，故彼敢于垂涎，若内地则无端可藉，而且各国通商，洋栈林立，彼安敢犯众怒以肆要求？现在所调轮船七八号，全在澎湖操演，盖澎湖居台、厦之中，既可以卫台中之咽喉，又可以顾省厦之后路，澎湖倘能聚集重兵，全神俱足振动，若将各船派往省厦各处匀扎，势分力薄，处处反为敌制。况闽厂此等旧式木船，只可略助虚声，岂能对敌铁甲？朝廷特允台湾购炮购船之请，原欲伐彼狡谋，与该岛恫喝虚声遥遥相对，盖我之声势一壮，则彼之覬覦自消，惟在外间之善为体会耳。如闽餉仍支绌不前，只可议借洋债。前年台事耗餉数百万，不旋踵而又起波澜，势非定一制胜之长策，固不必以黄金掷虚牝也。某力疾巡查南北路，凡烟瘴最重之地，无不周历殆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

遍。某非惜死者，惟闽中月饷尚且比无事时少解，安望尚有余款可以筹办他务？昨不得已而奏请钦派大员办理后路，事有专责，或免彼此推诿。总之，各省能如钩处洞烛边情，算无遗策，万里之外情形如在目前，台事固尚可有为，倘外省依然隔膜，将来仍以空言奏复，则无米之炊，恐难搪拄矣。

再，正初据扬武管驾提督蔡国祥禀称，伊在吕宋曾见及索伯拉那船之货主叶皓、谢跻，据云当时失货并不追求，愿到华为证等语。经派蔡提督之弟蔡国喜前往吕宋，密约叶皓等来闽作证，大约月底可以回信。惟访问叶皓颇有身家，虽系闽人，而在吕宋住家已久，未必敢显与该酋长作对，届期能否不致托故推避，固未可知。兹又接游击吕文经在香港来信云：香港有吕宋旧铁甲二号上坞修葺，约计一二月后方可竣工。总之，吕宋若无敌国推波助澜，断不敢如此肆无忌惮耳。

致总署书^① 光绪三年

窃照日国索伯拉那船一案，前经管带扬武轮船记名提督蔡国祥通禀南北洋大臣，请将该船货主叶虎并搭客谢跻派员提回中国质证，某答以叶虎虽系闽人，然在小吕宋寄居多年，又有身家，未必敢显与该酋作对，倘派员往提，或提而不到，或提到而口供又翻，转为骑虎难下，不如觅一妥当员弁，作为往该处经商，密约叶虎、谢跻到华，即使事不能成，于体制尚无大损，批复去后，并经陈明钧处在案。嗣据蔡国祥禀以经派委员蔡国喜及巡检苏淮清前往小吕宋，旋据苏委员回信，以到小吕宋后，屡约叶虎、谢跻，均推托不肯见面等情。某商同船政所派委员、游击吕文经，作为前往小吕宋采买木料者，亦于二月下旬回台，带同谢跻前来。当经某面询，据称伊当时系叶虎托在索伯拉那押货之人，索伯拉那船遭风搁浅，货物实被土人抢夺。嗣经委员再三开导，谢跻又改口称货物实系被水飘流，并未抢夺，将来中国如有生意可图，渠可不回小吕宋，即情愿出为质证，并具禀前来。某询以当时索伯拉那之船主洋人现在是否仍在，谢跻供该船主洋人现仍在小吕宋行船云云。某细思现若据谢跻所禀咨呈钧处与日使辩论，万一该使提同船主洋人与谢跻面质，虚者难与实争，计其时谢跻仍必改供为抢，画蛇添足，更为不美。现嘱吕文经带同谢跻作为采买木料，仍往小吕宋询问该船货主叶虎，如果当日遭风所失货物情愿不敢求赔，即亲到中华作证，抑或不能亲来，即具一禀，声言货物沉失至今已十数年，自安天命，不敢求赔，将禀交谢跻、吕文经带回，亦尚可藉资辩论。盖货主系中国之人，自不愿赔，则日使自无从借口。惟叶虎能否如此办理，尚无把握，盖伊在小吕宋颇多产业，诚恐未必肯毁家纾难也，姑俟吕文经回后再当将一切情形缕晰奉达。

再，前据吕文经面称，伊往小吕宋，查得该处港口只有破旧大兵船一号，又有小兵船二号，陆兵八营，每营一千人，至于该岛他港及新占苏禄岛有无兵船，以及他处有无陆兵，该岛现在搜查甚严，不敢深入查考等情，合即据实转陈。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

致吴霁轩^① 光绪三年三月初九日

霁轩仁弟大人阁下：

顷奉三月初三日中字新五号手书，敬悉一切。吾弟一切筹画布置深合机宜，深以为慰。兹将应复事宜条列于左。

一、拔落沟社自可缓攻，诚如来示，俟其来格再当斟酌办理。

一、琛航二月初七载勇到花莲港，恐大港口所传轮船放炮之事，即系琛航亦未可定。

一、周有基所开恒春至卑南之路，顷询周子玉，据云路极平整宽阔，八轿亦可行走，伊于初一日午刻在卑南动身，初三下午即到恒春。查恒春至八摇湾四十里，八摇湾至大乌万五十里，大乌万至卑南六十里，〔里〕数均不〔正〕〔甚〕长，现已飭沿站起盖茅屋，以便往来住宿，并飭周有基在八摇湾、大乌万一带速设腰站、递夫。计将来由郡到璞石阁，六百里排单两日半即可到也，缘恒春到郡公文不过一日，恒春到璞石阁较之到郡所远无几，故约一日零亦可到也。

一、丁汝霖移营调扎牛轱辘一层，已飞飭照办，惟计算丁汝霖辗转移扎到地，恐不能速，拟即飞调该都司单骑先来牛轱辘，俾可面承指授机宜。仍祈吾弟连日部署移营，缘闻后山平埔、阿眉等处纷纷传说大兵前来攻剿，各自惊疑，兼之平埔于上年腊月已设教堂一处，现往卑南劝设，卑南尚未肯依从，旌麾早到一日，则解散抚慰必有妙策，番民庶可安定，免致激成该处全行入教，将来办理更为棘手。二弟年纪尚轻，一味忠直，亦恐不免有上当之处，非吾弟早临操纵，则后山局面兄实心忧之。

一、庄建升之新招礮勇一百名，自当遵嘱调至米仑港，交游击陈子贵管带。

一、叛产生息二款提充建埔里社城经费，正有裨益。其屯务不能得力，早有所闻，现已囑新任钟令会同李丞密查办理。

一、埔里社等事即如尊谕，责成李署丞一手经理，不派他员，致多掣肘。

一、各化番因荒饥困，已如尊指给款赈恤，并奏明矣。

一、浮珠屿之界址即祈飭李丞妥为勘理，全买归官，以免藉口。

一、新城加礼宛义学，应候吾弟到后山后再行举办。

一、古春荣、刘洪顺各营，均俟吾弟起程〔移〕时再行飞调，缘古、刘皆非大将之才，恐先到地转致激成事端。

一、吾弟移扎后山及将后山南北归并办理，并帑项生息、免征渔税等弊政，以及裁兵加饷、并营操练、埔社添设一县、化番添设学额二名，均于日内具奏，俟拜发后即当将稿咨明。

一、兄病势正重，不特痢疾也，缘向来怕热，一交夏令更无可奈何。

此请勋安，诸祈珍重，为国自爱。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又见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唯字句有删节、改动。

再上总署书^① 光绪三年三月

敬肃者：窃照日国索伯拉那船一案，日前吕文经带同谢跻来见，某以事未结实，仍飭吕文经带谢跻赴小吕宋，面商货主叶虎，即叶皓。出具船货遭风系由天命、不敢仰邀偿恤切结带回，方为可靠。兹于三月二十三日吕文经自小吕宋回，据称货主叶虎本拟自来中国为证，惟因住居小吕宋已久，帐目繁多，骤难收手，兹交谢跻带呈禀二扣，声明当日货由遭风沉失，不敢邀求恤赏。兹据谢跻声同前因，除将禀件另抄咨呈冰案核办外，查索伯拉那船虽系外国人之船，却系中国人之货，今货主情愿以货物遭风失水业已多年，自安天命，不敢求偿，且谢跻乃系货船押载，亲自目击船货实系遭风漂流，该船货又无保险，失主已不求赔，他人更不必预闻。若据此禀照会日使，似可关其口而奔之气。是否有当，敬将情形缕晰陈明，听候钧夺。

再，现据吕文经面称，伊亲到小吕宋岛细查，并未见日国续到有兵船云云。查俄、土目前构衅，欧洲战事方殷，泰西各国均有城门失火之忧，想断不敢轻离巢穴，劳师袭远，日国兵船目前当可无虑也。专人驻扎小吕宋密探情伪，随时据实驰报也。

上总署书^② 光绪三年

敬肃者：窃照索伯拉那船一案，前经某等派员遄赴厦门商同办理，业将唐道照会胡领事及问答情形抄折先呈冰案。兹接奉四月初八日钧函，敬聆一切。伊使一味迁延，诚如钧谕所谓“病虽未辨真假，其用意则不可不防”，已将鬼蜮情形和盘托出，防微杜渐，慎密周详。捧读之余，莫名钦佩。四月二十二日唐道等接准胡领事照复，即于是日三点钟带同谢跻到伊寓中与之质证，彼此驳诘。该领事词语已穷，而于抚恤一层不肯自行说破，其狡黠实与伊使无二。唐道等亦虑其窥我底蕴，绝不露出口角，先抑其奢望之心，用意颇为周密。二十四日唐道与胡领事又传到证人侯钦讯问，供词大致与谢跻不甚参差。其供内所称船主因失去水手一人，托侯钦招寻，允许寻到给银三百元，书立欠单一纸，迨后水手寻到，船主并未将银付与侯钦，欠单亦经废去等语。果尔则此项欠单乃船主自给侯钦，托其招寻水手，并非土人勒索，已为确凿可据。而且水手寻到之后，该船主又未将银项照单付给，何得藉为口实？该领事云俟将谢跻、侯钦二人口供细看，再订会商，则唐道自应在厦门暂候，看将来所商能否就绪，再当另达钧听。兹先将谢跻、侯钦口供及唐道、胡领事驳论节略，及唐道两次来信，均照录呈电。

再，索伯拉那船一案，某细思若据叶虎之禀照会日使，诚恐该使恼羞成怒，必且以为货虽中国人之货，纵不须赔，而船系外国人之船，亦必要赔。计该船价亦万余元，终属辘轳，可否将叶虎所禀缘由，于德国晏翻译来署闲谈时，使之闻之，彼族面上尚不致十分失脸，或可阴消此番公案也。抑或嘱荔秋星使于晤会伊使之时，缕述叶虎不敢请恤缘由，使彼自知理屈，庶犯而不校，在钧处益昭宽大之恩，而恶不明宣，在彼族亦遂匿瑕之计。是否如斯办理之处，伏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

乞钩夺。

正封函间，奉到钩函，指示周详，无微不至。查此次吕文经在小吕宋带来之谢躋，系当日在索伯拉那船押载，实系身亲目睹之人。某传谢躋面询情状，据称该船遭风搁浅后，货物被土人抢夺，实有其事，即伊等在岸上逃生，辫子尚且被土人剪去，衣物更不必说，洋人等亦复一身之外毫无所有，随后逃至林姓家中，始有衣食接济云云。当时该土人如此凶狠，情节实为可恶，惟事隔十余年，无从按图索骥。该洋人当日颇为苦难，从前执定赔偿，显违条约，今若改为抚恤，则拯危救苦，亦属仁政之一端。夏道曾亲往南坎查勘，据云当时收买船货之人亦尚查有一二，若勒令赔缴数千元，尚做得到，多则恐难等语。想钩处相机行事，必能因势利导，倘伊使日内能就范围，固无庸议，抑或哀求恤赏孤寡，情词出于至诚，或即就南坎地方筹办数千元为抚恤难民之用，亦尚名正言顺，后次不至援以为例。应如何转圜之处，统乞钧裁核复。

承询台防筹兵筹饷、守具战具如何区划，仰见在远不遗、明烛万里，尤深镌篆。查前奏调广东方耀一军，奉旨允准，今闻方耀已署惠州提督，想亦断不能来。其借拨南北洋炮火，北洋业已尽给各营，难以取回回复，南洋则由局中以窳者见饷，亦不过慰情聊胜于无。拟办铁甲船、水雷、行炮、快枪等件，奉旨准截留他款，迄今数月之久，未见省中咨复前来。而目前所尤切要者，则月饷不能解给，各军哗溃，即在意计之中。从前沈总督、王巡抚在台，议定台防每月月饷八万四千两，今除前欠不计外，自本年正月日起至三月二十止，仅解过五万两，尚不及四分之一。台中瘴重物昂，兵勇已责其操防，又任其枵腹，此实恒情所难。某函牍交催，唇焦管秃，而省中司道已未共尝甘苦，何肯共任仔肩，漠不关心，亦情理之所必然。昨吴船政约某来澎湖阅视轮船操练，晤谈后谈及台中月饷以及奉旨截留他款办理船械各事，非某亲自回省面商，不能得有端绪。适值省中亦有美国领事串同土豪设局私收网捐、致毙人命之事，某不能不速回省会同何总督妥商受理，拟即于本日自澎湖起身，偕吴船政一同回省，俟商办头绪如何，再当专函奉达。至台郡附近五六营，经某每日阅操，较为整齐；其远者相距十余日之程，仅能派员往阅，虽比前略加整顿，想未能一律改观。至自有轮船以来，未经聚集操练，岂能望有起色？昨已派总兵吴世忠为营务处，调集各船在澎湖操练阵法，不惟可壮虚声，而且可求实际。乃有谓轮船以分扎散布为宜者，入主出奴，殊难折衷一是，可胜太息。抚番一事，南路最大、最凶之悉芒社业已攻破，现办理善后章程，专以攻心为主，俟已办有头绪，一切情形容再随时呈达。至台湾各路，某均经亲自巡历、了然心目，即在省兼顾并筹，尚不至贻误事机，而饷源、人才均在省城，筹之于台诸多掣肘，不如筹之于省，尚易转圜。若遇台有紧急军情，某即当东渡，庶免顾此失彼。至某自今春在琅峤触瘴后，病势增重，现在已成隔食之症，即极力撙节，亦断难久持，顷拟回省，稍近医药，未知得有转机否？知关廛念，谨以奉闻。

再上总署书^① 光绪三年

敬肃者：顷奉钩函并抄录与日国往来照会并问答各条，仰见苦心孤诣，委曲周详。查唐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

道前议十条,经某批以抚恤之数虽属无几,而语有流弊,当经逐条指驳,仍飭唐道前往厦门与胡领事反复议论,谨将批件另抄呈电。复奉钧函,仍即密抄转行唐道,飭其遵照钧指分别办理。旋接唐道函称,日内当可就绪云云。至同治十三年李总督、文将军、王巡抚、葆藩司任内用有四衔印单,向英商义和洋行借银六十万两,嗣后因银无庸借,而单据并未取回,自系委员疏忽。旋据英领事以此事费该行之财、并费该行之力为词,屡向闽省大吏晓晓置辩,本年曾经文将军奏奉旨飭议,现在若不迅速完结,即分别责成赔参等因。某于水灾后曾派员托义和洋行运购米石,该洋行藉端求见,某微责以指单不交,有失洋人体面。日前该洋人托人来说:此件印单辗转多手,复事隔多年,未知能否寻出,如能寻出,自可缴至某处涂销;倘不能寻出,即愿立一字据,声明此项银两并未过交,将来即使寻出,印单仍作为废纸等语。某告以此等印单在中国原视为无足重轻之物,但该洋行已欲使人相信,即宜将此单缴销,将来有信致总理衙门时,自当为该洋行说几句好话;倘单寻不到,即由该行将缘由声明,立一将来作为废纸凭据,亦无不可云云。盖恐求之过急,渠转视为奇货可居故也。俟日内该洋行是否将原单缴销,抑或由该行另立一单,声明将来若将原单寻出,仍作为废纸之处,再当相机办理,请示遵行。

致吴霁轩^① 光绪三年四月初四日

霁轩仁弟大人阁下:

别时恋恋,胸有万种情绪,欲言而未得尽言。到省后似乎制军相待尚好,但饷项不致掣肘兄断不去台。兹拟与藩司说定,每月饷必要解足,藩司亦已答应矣。开垦、开矿二事为朝廷注意所在,后山垦务祈弟派员分清地界,并约雇草屋一间,仓要先建,船坞要先开,应价若干并农具一切是否易筹,先开节略示知,兄拟秋冬间即有数千人可以载至后山也。后山相隔太远,医药、米粮务必多储,已函嘱筱涛于尊处饷粮预先筹画,不稍掣肘。此次随折张保黄马褂、方保藩衔,亦以海外烟瘴,不加优奖将来不足以用人也。二弟勿即交卸,令兄接京信云断不能走开,只可秋开再回矣,千金易得,一将难求^②。后山天气冷热不时,诸祈加意珍重。杨永年为后山最出力之管驾,望嘱张、方二君汇列案中,以凭口保。匆匆即请勋安,诸祈千万保重,保重千万。一切情形务望常为兄示。

致夏筱涛^③ 光绪三年四月初四日

筱涛仁兄大人阁下:

在澎湖曾奉布一函,谅邀青照。廿五偕春帅动身,廿六日到省,筱帅亦复郊迓,次日来署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

^② 此句原文作“二弟勿即,令兄接京信云断不能走,交卸千金易得开,只可秋开再回矣,一将难求”。语句不通,疑系抄本错行所致,故按文义重排文句。

^③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又见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唯字句有删节、改动。

见面，均尚和平。初二日复来署看视，据云并无不准解饷之事。弟告以前各事均不必提，以后台湾月饷总须按月解至八万，事方有济。除明日专济安解去关饷五万外，拟十日内即嘱藩司解银八万两，以后即按月匀解也。兹将应复事宜开列于左。

一、电线现先派学生二人来此经理，先由旗后做至台府，再由台府做至鸡笼，将来后山亦要接造，上自苏澳接鸡笼，下自旗后接璞石阁。祈兄派一妥员会同结实经理。派有委员，上下之气方能通达。此间应用各物，即于第二帮轮船载去。学生盘费，此间已先发去银百两，其薪水一切由尊处就近核定，务必嘱令从速赶造，于四月内动工。计旗后至府城大约一月可以完工，余则陆续接造。所有应行补购之料及不敷之电线计应若干，祈即嘱学生开单寄来，以便预先寄至上海采办，庶免停工待料。应发告示，亦望由尊处酌发，即作为奉敕处行知可也。

一、弟顷接京信，云一时万走不开。既走不开，只好呵出来干。祈函嘱各统领及各营官等，近处营官折面嘱之，并望以信稿见示。振作精神，认真操演。附郡各营即由尊处调至箭道，兄为间日一看，记明生熟优劣，按月专禀敕处；其稍远之营亦祈尊处派员往阅。安平营并祈会同奎垣大加裁汰，总以有胆耐劳为主，兵在精不在多也。

一、现拟派福胜、建胜二号驶至安平，大约半月后可到，缘弟既暂离台，必须虚者实之，方使彼族摸捉不定，想兄亦以为然也。惟到安平后必须督令认真操演，庶几〔缓〕急可恃。

一、悉芒之事张保黄马褂、方保藩衔，均随折出去，缘海外军务非重赏重罚不足以示鼓励。惟一切善后务须嘱张、方二君实心督同妥员，总要办至彻底妥贴、一劳永逸为主，若南路番情仍有反复，则亦惟二君是问矣。

一、营兵过于羸弱，祈即嘱奎垣兄将南路结实裁汰，〔真〕〔再〕赴北路接办，务嘱丝毫勿徇情面。将来弟亲自复加校阅，如若名实不符，即惟该阅之员是问。祈并将此字面交奎垣一阅。

一、开垦、开〔磺〕〔矿〕二事，朝廷命意所在，弟拟于半月内提银十万两解台，专款存储。祈兄即函致霁轩并钟令、李丞、袁丞等，认真先行查勘地段，雇定每间草屋应价若干，何处可以先行办理，以便五六月内招工来台，分别举办。

一、煤务、〔磺〕〔矿〕务俱在北路，弟拟于艋舺建成一行台，或先建考棚，即以考棚为行台亦可。便居中策应，未知该处书院可以扩充抑有他地可以兴造？弟拟日内专船前往邀陈丞、叶道来省一商，并询问林姓捐款之事。兄有信致二君时，亦望先为通知。

一、铁路经费浩大，非一二年所能竣事，弟拟以林家捐款先设马路，祈嘱电线学生一面设电线，即一面看定马路界限、应须经费若干，亦可顺便雇定，缘有马路则弟可随意驻扎，不必拘定在府城也。

一、后山瘴疫甚重，务望于各军医药、米食等事留心接济，勿令呼应不灵。后山文报腰站，并飭周有基加意速设，庶几音信易通。

一、弟路过澎湖时已将营兵裁去二三百名，祈即将口粮分别给发截止，以资节省。

一、苏澳现扎何营？务嘱庚堂随时照料，不可任其敷衍塞责。其新城以下如何移扎布置，〔堂〕〔望〕嘱诸将谨慎认真，勿再有名无实。

一、后山抚番一事极关紧要，祈嘱袁丞、周、黄二令实心办理，如有成效，自当专折奏奖。向守已赴台北否？切勿再迟，迟则必另换他人矣。子玉所开之路有无成效？乞兄派妥人复勘也。弟大约秋间仍来，拟驻鸡笼或艋舺。敬请勋安。

饷项不必挂心，弟必当竭力筹措。蓉轩、子玉均此致意，匆匆不另。

致夏筱涛^① 光绪三年四月初十日

筱涛仁兄大人阁下：

前交飞云带去一函，谅经接到。长胜到，奉手书，敬悉一切。饷事省中多方掣肘，经弟大声疾呼，始有转机。初五关、厘两局已解十万，现在又拟解十万，并拟借银五十万为各务之需，果能如此，弟又何求？索伯拉那船案日使初次照会，改赔偿为抚恤，总署原可就此转圜，乃门关太紧，兹该使又有恫喝之语，转难收手。现谢跻已带有叶皓不敢求追之禀，弟即委唐道景星带谢跻前往厦门与该领事评理，有此铁证，赔货一层想可罢论。至赏恤船主，似尚在情理之中，即嘱唐道相机行事，因势利导，如能在厦议结固妙，倘不能在厦议结，亦嘱唐道切阻其兵船前往，情愿由中国派一委员会同日员乘中国官轮船前往一查，亦无不可。惟我似须预派委员早在南崁安顿，并告知该处绅耆如洋员询问一切，当复以南崁当时事实被土匪占据，方与照会情节相符。弟细阅日使此次照会，语意似乎意在林家，尊意以为然否？总之，兄得信后即派委员先往南崁，不动声色，密为安顿。至沪尾仅扎一营，似乎太单，能否腾挪一营到沪匀扎，即请卓裁速办。福胜、建胜二船本拟派来安平，今改派驻鸡笼，即由尊处通知孙镇军。似应添派伏波一船前往，声势更壮，统祈大才即日分别酌办。万一日本兵船到南崁，可否邀费领事或好博逊如要好须专船往接。或许税司同到南崁一行，俾资辩论。然费、许等必须目下先与联络，庶临时听我调度。其沪尾领事、税司，亦嘱清溪、陈丞善为羈縻，庶临事可为我用。弟前日吐泻数十次，奄奄一息，本拟稍为调摄，因昨日接总署此信，不忍令兄与诸公等独为其难，现设法令唐道往厦了结，嘱其于三四日内飞速禀知。倘事不能了，或尚拖延，弟即当于三五日内来台，庶可同受甘苦。至弟到台后，拟改上房为签押，而性最怕湿，祈饬将靠南两间上房加铺地板一层为荷。琛航已回，请假折奉批另有旨，约计三四日可到。然现值有事之秋，即使派春帅，弟亦不忍株累他人，已决意自来，惟左足未能履地，途中倍加狼狈耳。外间无论何人问起，只说回台料理电线、开垦之事，庶免人心张皇。此行无员弁肯同来，家丁亦多病者，省中人尚吝饷不予，殊堪一笑。抄件奉阅，圈处祈留意酌办。杂饷事新闻纸已刻，特以奉呈，望即预先刊刻眷黄，庶免招摇撞骗。余俟面晤。即请勋安，惟照不具。

向焘可每月给经费三百两，催令速往。其余一切统候面商。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又见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九，唯字句有删节、改动。

卷九五 书信六

致总署书^① 光绪三年

三月初八日接奉钧函并抄录伊使照会，内有派兵船一号与本国一员前往该处会同查办等语，诚如钧谕，迹近挟制，意尤叵测，荷机宜之密授，实铭佩以靡涯。查此案先经吕游击带回货主叶皓具禀，已声称各安天命，不敢邀赔，则货价一层当无庸议；至船主赏恤一切，据谢跻目击当时船破后饥寒受难情形，良可悯恻，如果伊使肯就范围，恳求赏恤，似尚在情理之中。某前次与文将军会疏内声明为之购线拿匪，原示以赔偿则于理有碍，查办则力尚可为，留此活笔以为转圜地步。又台湾道夏献纶曾亲往索伯拉那船失事之处查勘，虽当时船由碰破，而误买浸湿货物之人亦尚有踪迹可指，该使如果以理相恳，似尚可行知闽省设法办理等因，曾于台字第四、第五号函声明在案。现在叶皓、谢跻所禀一切情形，与上年驻夏日领事申陈所言情形迥异，自应由闽省派员带同谢跻到厦门，邀日国胡领事与之评理，想胡领事见货主自行出首恳求免追，亦断不敢再执追偿货物之说。至于赏恤船主一层，已嘱该道相机行事，如果该领事一味恃蛮，动以兵船挟制，则只可严我守备，以曲直为胜负矣。某等面商意见相同，谨先将现在办理情形奉达冰案。

至唐道临行时，嘱以此事如须某亲到厦门酌议，自当以巡洋为名，顺到厦门一行，以期速有头绪，抑或所议杳凿，某仍即飞速赴台，藉资坐镇。某前因病重请假一月，并请派吴船政暂时接办台事，现尚未钦奉谕旨，但台湾现在有事，某较为熟手，一俟饷务商议稍有头绪，即当刻日力疾渡台。知关垂廬，谨以奉闻。

承询台防布置情形，查台湾原有分防各营，现已认真督令操演，然皆零星散队，并非大枝劲旅。其奏调广东方耀所部一军，现准广东督抚咨明，以方耀现署惠州提督，不能前来。其南北洋拟借军火一款，南洋以旧炮十数尊见借，用于台地不甚相宜，拟俟有便船仍行解还；北洋则各炮全经发给各营，无从追回匀拨。其奉旨截留他款以为购买铁甲船、军火之用一款，因闽省水灾之后，拮据万分，某等正在筹商，尚未核定具奏。而铁甲船、军火等件，均须制自外洋，迟则须四五年，速亦须一半年方能运到中国，非旦夕所能应急。且中国一与外国开衅，照万国公法之例，彼此即不能承办军火。其南洋经费一款，仰蒙钧处破格周全，无任感佩。惟某病势太深，万难胜此重任，前此各疏业已剖切陈明，非存谗卸之心，实深陨越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

之虑,容当另牍陈情。其余一切情形,俟某回后再当详达。某顷在海洋感冒风寒,病势加剧,上呕下泻,足肿至寸步难移,然一俟唐道厦门回信如何,即当立刻东渡,断不因病稍延,合并声明。

再上总署书^① 光绪三年

窃照索伯拉那船一案,昨经某委令唐道廷枢、游击吕文经带同谢跻前赴厦门,与日国领事官查明条约商办,并嘱以临机操纵之法,业将委办情形函呈冰鉴。兹于四月十二日接奉三月二十四日钧函,并与伊使问答节略,权轻重于大小之宜,寓调护于弥缝之内,使桀骜不驯之气消归于无有,捧读再四,钦佩靡涯。查此案自同治十三年办起,日久缠绕不清,实与古巴之事相为倚伏,论情节则彼重而此轻,论事势则船案不与以转圜,华工终无由保护。钧谕所谓“于无可办理之中,寻出办法,使招工一事得所措手”,仁民爱物之意溢于语言,闻者莫不感涕。某敢不委曲求全,使数万无告之民出水火而依仁宇!此番伊使词气较近平和,其言船主不言货主,言抚恤不言赔偿,种种狡黠情形,难逃洞鉴,从此因势利导,当可就我范围。唐道等于十四日抵厦,十六日经与日国胡领事面商办理,初则诿之在京公使,继经往复开导,始请移文会同查办。兹先将照会及问答节略抄录呈电,俟照复后看其与谢跻等如何质证之处,再行详悉驰陈,以慰慈廑。

查唐道此次问答情形,尚能力持成见,当不致为彼族所挠,惟该领事以在京公使为词,揣其情形,恐不能专擅。此时伊使已微露抚恤之意,若就此层办理,应由闽省归结,可否如某前函所拟,由钧处行知闽省办理,一面照会伊使,俾其行知该领事,就近由某派员会同办结,以省葛藤。是否如斯,伏俟裁夺。至某近缘足肿至膝,寸步难移,本拟日内动身,俟日国船案办有头绪,并病势稍有起色,再行赴台,合并陈明。

加函

敬再肃者:索伯拉那船一事,现在货主叶皓即叶虎业已出头具禀“自安天命,不敢求追”,则赔货一层日使自不敢固执前议。前后密派人将货主禀求免追情节在厦门于无意中谈及,使日国胡领事闻之,知我有此铁证,该领事想必通知日使,较易转圜,以冀釜底抽薪之法,未知能稍有裨益否?现美国所属因华人工价较贱,夺其生意,挟恨仇杀,上年冬间伤毙华民无数,而古、秘等处华民十数万,颠沛流离,均望星使迅速前往,出诸水火。某前已函知荔秋,权其轻重,部署速行。此次日国如果恃蛮无礼,台中无论餉项之到不到,援师之来不来,自当与之决一雌雄,以免哑受横逆。若日使仅哀求恤偿,则当时该船主实系因此受难破家,即乘机予以转圜,亦尚在天理人情之中,可否将此案行交某处为之查办,敬乞钧裁。昨委唐道、吕游击带谢跻到厦门,与胡领事查照条约商办,札稿谨录呈电,并面嘱唐道、吕游击操纵之法,想不致贻误事机也。此事如果不能合拢,某无论如何病重,即拟立刻回台。倘厦门胡领事能就我范围,则某似应在省调度,与厦门声气较通也。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

致两江制台沈书^① 光绪三年五月十八日

幼师制府仁兄大人阁下：

五月初九在城上捧读二十一号手谕，且感且惭。闽中又发大水，比去年尤猛尤大，自初五起至初十，城内外洪涛汹涌，与墙倾壁倒、男啼女哭之声相应答。水退后确查人数，淹毙者虽仅三数人，而被墙倒压毙者则有三十余人。至于灾民穷困，则比上年甚而又甚，乡中则尤颗粒无收，若不设法速为安顿，诚恐饥民挨饿不起，必有揭竿啸聚之虑。公豪无长物，上年尚且倾西江之水以活梓桑，城中大绅坐拥厚贖者无数，乃欲援上年煮粥之例敷衍了事。弟触动肝气，大声疾呼，未知能动听否。上海、扬州是否可以设局劝捐？同治十年天津深得淮商之益，此次援例办，拟求十分之三，如公以为可行，祈即将弟信作为咨文咨行办理，以活闽民。已拟一面查案疏陈，求公将原案查示。是否有当，仍求酌示为禱。乞申海道非示。

上游自凤山桥以上、水口以下，宜筑长坝者数处，下游南台以下宜开通者数处，需费正巨，然不赶紧筹款办理，明年水灾又将甚于今年，闽省其为鱼乎？藩库只存二万余金，弟现托洋商购米十余万，已需二十余万金，此次洋商如义和等行均亲自来城上相亲，声言代办各米，连用钱俱不敢要，且肯賒一月。好得弟向来大胆，不顾前后，将来若无款还洋人，弟一身皮骨仅存，亦何所虑！而眼前且把穷百姓救起矣。惟乞此次竭力相帮，深为可感。

弟在此受气，一言难尽，操守胜，而疑忌无定见，善掣肘亦过之。若到台靠为后路，必致僨事。本定节后乞身，乃因大灾，又复中止。惟劳忧交逼，病更加重，刻下两足肿已至股，每日呕血数碗，恐不能久。礼堂症轻于弟，而先作古人，使人羨而生妒。唐道在厦门议结日国船案，了而不了，而议单中语句颇多葛藤，恐将来彼族执为口实。春帅到台后毅然即到卑南，仁者之勇！美领事设局抽网捐，实奸民主之。此叩勋安，伏祈。电照力疾，言不尽意。

教弟 顿五月

公查成案便知，不敢望如天津之数也。盐捐并沪捐，仰乞鼎力玉成，无任叩感。

弟 又顿

致芝翁^② 光绪三年五月十八日

芝翁仁弟大人阁下：

前肃手函，想邀鉴照。迺维勋望日隆，黔黎受福为颂。兄病势日深，本拟乞身，乃因端阳日水势大涨，尚比去年高过三四尺，城内外洪涛怒号，与墙倾壁倒、男啼女哭之声相应答，皆由兄奉职无状，不能洒沉淡灾、上迓天和，愧悚曷极！上年之灾全靠沪上诸君子劝捐接济，此次灾比上年为尤甚，吾弟大人已溺已饥，拯民水火，可否于沪上设一劝捐局，专以拯惠闽中灾民为题，俾可源源运米到闽，则闽中数百万哀鸿得延残喘，皆出自我公之所赐矣。兄已将此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

②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

情形函商幼帅，想幼帅关怀桑梓，亦必竭力经营也。敬请勋安，鹄候回玉，不胜依驰待命之至。

兄 顿

上总署论索伯拉那船事宜书^① 光绪三年

敬密肃者：接唐道自厦门专船送来一禀，内言伊往南岙地方查明当日索伯拉那船在该处搁浅时，所有船上货物实系被土人持械上船抢夺净尽，伊使所言水手被掳勒索一切均非虚伪，即谢跻、侯钦口供虽未明言抢夺，而密询实在情形，亦与伊使照会所言无异，惟勒书字据三百元到厦后却未过付。当时彰化虽已失守，而淡水及南岙地方贼匪均未到过，其淡水厅秋曰觐却于是年四月间在彰化防堵被害。伊使所谓劫物扣人之人系林光国，查该处附近之艋舺地方有林国芳，富盖一省，即林维源之父，谢跻等所供留伊住歇林宽之主人，当时并未纵匪抢物，然以贱价买土人所抢湖丝寄至香港转售，则实有其事。想该使所谓林光国即系林国芳之讹，迄今事远年湮，彼必毫无证据。谢跻、侯钦等堂讯所供又皆言并未被抢，则我亦自未便按图索骥、刻意深求，致生枝节。职道与胡领事拟议十条，货价一层议明由该领事函商货主叶皓，如不求追，自无庸议；船价一层，职道查该索伯拉那船搁浅之后一年有余，土人见系无主之物，雇工拆取，亦实有之，现该土人犹有存者。虽拆取远年无主之物本属罪无可科，然已有踪迹可寻，自不能不为查追，当由地方官会同委员将误取船板、铁锚等物估价，追回银共六千五百元。惟职道颯颯过虑，谓若追取船板、铁锚等事据实声明，诚恐该领事又疑该处土人抢夺船货实有凭据，转致多所要求，是以私拟稿底，作为职道手给船主、舵手之项，虽未声明抚恤，实与抚恤无异，并言明如奉大宪批驳，即作为废纸。所有拟办各情，是否有当，谨请咨达总理衙门核夺等因前来。

某等熟商，以唐道办理此案虽已不遗余力，而船板、铁锚等物系向土人追回，自应查照条约声明方为妥洽，今但含混言由唐道给船主、舵手银六千五百元，措词尚未得体。且所拟第五条内“地方官者即指官员绅耆而言”，“绅耆”二字颇有流弊；第六条内“所抢之物有落在其乡，亦应交回”，当时该处已全系叛贼，即使真有抢物等事，该贼有物到手，无不即时发卖浪费，岂有留存？且一年之后官兵方行克复，攻剿该贼时巢穴焚毁殆尽，即有留存对象，想亦在劫灰之中，是抢物交回一层，语亦未妥。某等本拟逐层明驳，而内反此案实情，百姓上船抢物却是真事，若不引令就我范围，将来彼此认真会查，转恐和盘托出，葛藤更多。伏查三月二十四日钧函：“中日交涉案件吃紧是招工，船案乃无理取闹，迄今已阅四年，数万华工犹然水火，本处不能不权衡轻重、一予转圜，以期就范。”又“收银人据必须确切查明，期无诬枉，此节及抚恤一层望酌夺办理，能于无可办理之中寻出办法，俾了此案，而使招工一层得所藉手”等因。仰见筹筹权衡轻重，急欲使数万华工出水火而登衽席，此等仁风厚谊，直可绵金石而泣鬼神，况华工多系粤人，某等生同里闾，岂敢不仰体慈怀，速为了结。唐道办理此案所拟各条，语句虽有小疵，然大致不差，亦尚易于修补，惟未奉钧处将此案发交闽省与该领事商办明文，外间不敢擅自定断，用将唐道所禀实在缘由和盘托出。敬求钧处察看伊使情形，倘能就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

范,应如何量予转圜,饬交外间酌结,或仍将唐道所禀抚恤船主一层,驳令据实声明实系就地追赃、估价归还,抑该使仍有狡变,即将唐道所拟作为废纸之处,敬祈相机核夺示遵。某等现因移扎城上筹救难民,一切书手俱无,所有唐道送呈各折件无人抄录,谨将唐道原折汇呈,伏乞涵宥。

再,福建大水尤甚于上年,为向来所未有之灾,百姓本未复元,又复遭此惨变,民穷财尽,内变可虞,奈何奈何!

致总署书^① 光绪三年

敬肃者:窃某等前委唐道廷枢遄赴厦门办理索伯拉那船一案,业将第一次照会、照复及供词问答各情形节次抄呈冰鉴在案。兹续接唐道五月初二日来函,并第二次照会、照复暨与胡领事两番问答各情形,谨再分别抄录呈电。查此案本日国无理取闹,至今轳辘不清,兹迭经唐道驳诘百端,该领事理屈词穷,已愿就赏恤一层了结,惟既有伊使把持此案,则该领事所云无权不能办理,当属实情。既据该领事愿请其本国公使将此案发回本地办理,则事经水落石出之后,似可令其就我范围,可否准其请援安拿船之例,知照伊使将此案发回闽省办结,略与转圜,统候钧裁核夺。至唐道与胡领事预先会拟数条,其中情节尚未周知,但既经将禀候核定之处先事声明,则可行者自当予以持平,不可行者无难作为废纸,即使未尽妥善,谅不致为彼族所挟持,俟译寄后再行布闻。其案内之林宽亦系吃紧人证,统候唐道等驶往淡水察访情形如何,一并分别驰陈。

加函

敬再肃者:闽省重遭水患,西乡受害尤深。某本在病假中,因事势急逼,力疾销假,会同何总督办理援救抚恤诸事,并以朝廷筹款艰难,不敢请帑,因而设局劝令绅商捐输。闽本瘠区,又兼各绅商多有重利轻义,某亲自驻局数日,舌敝唇焦,虽不免得罪巨室,而捐款已集有二十万两内外,赈务遂有头绪。现在城内外粥厂已撤,惟平糶厂未撤,各乡散赈亦将竣事,地方绥谧,足以仰慰慈怀。惟某病势本重,加以此番劳碌,弥觉不支,本月初六日复又吐血数碗,因而肝风动发,右手、右足俱觉麻木不仁,语音亦复滞涩不清,兼误服石膏、竹叶重剂,每夜一交子初,便嗽不停声,血不停口,医云肝经受伤,若不谢绝人事、静心调摄,一交立秋,金旺克木,虽有和缓,亦难为力等语。某病势如此危笃,虽欲力疾当官,而势有所难。本拟即请开缺,但以台防陈请各事仰承钧处委曲成全,感人心骨,又不甘中道而废。若仅请假数月,某向来事必躬亲,印信一日不能离身即公事一日不能离手,虽乞假与不乞假同。再四思维,惟有据实陈请,奏乞天恩赏假三个月,派员署理本缺,庶几此时早一日息肩调理,即可望将来早一日销假任事,断不敢希图置身事外,以致有负成全。至台防经吴船政接办后,认真整顿,复亲往后山,于人迹向所未到之地均皆周历靡遗。某一俟静心调摄,但使稍有转机,即当仍赴台湾竟此未了之绪。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

上总署论小吕宋虐待华工书^① 光绪三年

敬肃者：前肃寸函，详述日国索伯拉那船案，谅邀鉴照。查小吕宋系日国所属，在台湾之南，距厦门水程约四日有余。前因闻厦门华人往小吕宋经商者，常有在该处洋面被劫之事，是以特派游击吕文经前往厦门确查。兹据该游击禀称“自到厦门后访问各商家，据云华人赴小吕宋做生意，被该处土民抢劫者，未向该处洋官报案。此闻人言，恐不足为据。惟华人由厦门往小吕宋，须在驻夏日国领事处挂号，名曰‘状纸’，每人须状纸银三元，倘无状纸，即到彼处亦不能登岸；如有状纸，登岸后每人每年又须纳租，欲曰‘税靡’，分为四等，上等每人一百元，二等每人六十元，三等每人四十元，四等每人一十二元。此系殷富之户，其平常人每人每年九元二角五尖。如欲归里，无论贫富，又要收出口税每人一元七角五尖。文经上年奉委采办洋木，往返该处八次，均须由日领事请给状纸，而且目睹华民被其欺侮，莫可言状。凡华人在彼，若无业艺营生以致欠租者，则必先收牢狱，继系铁链，罚以开路苦工，必使死而后已。至华人若无事在街游走，偶为洋人巡兵撞见，辄呼为畜类，或击以木椎，实令人触目伤心。计华人在小吕宋营生者约有八九万人，纳租之例约略计算将及百万元。厦门每年赴小吕宋者约有六七千人，所收状纸之费亦有二万余元”等情前来。窃查日国条约第四十七款载明，中国商船前往小吕宋贸易，必按最好之国一律相待。今中国商人之往小吕宋者，被收状纸、税靡之费，实为该国所无，即显与第四十七款条约不符。日前博使索赔索伯拉那船案，当由某等拟节略七款驳之，呈请钧核，可否于节略中添入此款，请该使此后务必转饬该处官员遵照条约优待章程，一则可使华人稍免苛索之苦，一则使彼族知彼显违条约，亦不敢向我纠缠赔船旧案，可以为抵制之计也。是否有当，伏祈卓夺。

抑更有请者，秘鲁、古巴远在七八万里外，华工被虐，向蒙钧处奏请特派使臣前往该处拯救，小吕宋近在数千里内，华民被虐不亚于秘鲁、古巴，该岛本系日国所属，陈星使又系美、日等国使臣，若先由小吕宋确查被害华民，为之设法拯救，然后顺道再往美、日，更属一气呵成。此举若谐，则该处十万华民得此出水火而登衽席，皆钧处之所赐也。冒昧渎陈，并请钧裁。

上总署论洋人勒抽毙命书^② 光绪三年

敬肃者：窃照闽省沿海渔民仅靠捕鱼为活，穷困不堪，是以前时佐杂、汛弁曾有舢、网等捐陋规，即经严禁，不准私收，以惠穷民在案。兹据通商局详称，革生莫子平等竟有串通美国领事，滥准洋人卜打私设海防局，勒抽舢捐，分给美国旗号，致酿人命，已经陈道维汉前往该处起出船炮、枪械、旗号及戴领事画押盖印合约，并拿获莫子平等到案。据该革生供认一切情形不讳，并据供每月许送戴领事银二百元、翻译李梦兰银三十元，一切情形历历如绘。另将供词抄呈电鉴。查莫子平等于屡经严禁之事，竟敢贿通洋官，私雇艇船装载大炮、军火，逼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

勒乡民,实属罪不容诛。而戴领事于缉获此案匪之后,复敢专函来通商局,请领卜打所用华人,言词闪烁,无非为袒护卜打起见。即如陈道在艇船起出旗号,本与美国旗号大致仿佛;然并未将旗交与戴领事验看,该领事何由知旗中虽有条纹而无星点?可知卜打、莫子平等造旗之时,领事必先授意,预为后日脱卸地步。且每旗皆有大美国领事巡捕官字样、印信,该洋人若不禀明领事,何敢如此妄作妄为?又函云卜打动身时,该领事曾给名片数张,准其遇见官员即投之,俾知渠之在该处系领事允准者,试问私勒艇捐乃中国严禁、万难允准之事,该领事何能在中国不通商口岸擅准洋人帮同土棍私勒渔捐乎?且莫子平等作如此干犯律纪之事,理应由地方官讯办,而戴领事函云望将该华人与船即行释放,俾卜打仍复其职、照常办事,可知莫子平所供领事、翻译得赃、串通庇护等情,实属显而有据。除照详具牍咨呈外,可否求钧处于会晤美使时,将前后情节缕晰告知,并由荔秋星使备具此案颠末,寄交容道阅译交该国外务大臣查办,庶两路夹攻,美使虽欲庇护而有所不能。某并非喜事,但因彼族贪得无厌,我退一步,则彼进一步,趁其有隙可乘,不能不和盘托出,庶有以关其口而夺之气,想钧处亦以为然也。至翻译李梦兰,本系华人生于新加坡者,包揽词讼,无恶不作,屡被百姓控告有案,戴领事酷信其言,以致声名狼藉。该领事、翻译等一日不去,则闽民一日不安,应如何根株悉拔之处,想钧处自有权衡。

上总署论购铁甲船事宜书^① 光绪三年

敬肃者:窃某自去冬办理台防,迄今数月,仰仗随事指授方略,俾得从容布置,粗有端倪,銜结之私,实难言喻。近者奏筹轮路经费,复蒙钧处核议允行,并借拨统解北洋饷项以益台防,如慈母之保护婴儿,有感斯通,无求不应,某虽糜竭顶踵不足以上答鸿施,感激涕零,罔有已极。此次某因病回省,本拟将奉旨允办之铁甲船、水雷、大炮、快枪等件,酌筹款项,次第举行,据司道等禀称,核计购办铁甲船,每号约银一百万两有奇,目下库局支绌万分,无可筹之款。查铁甲船与轮路均属海防要务,在钧处宽筹饷源,本期一律举行,冀收大效,今已力难兼顾,不得不权衡先后,量与变通,以期与原议章程相成而不相背。窃计轮路之设利于台湾,铁甲船之用利于沿海七省,轮路不可移于各省,而铁甲船可以兼卫东南,似目前应办防务,尤以铁甲船为第一要紧。方今俄、土交兵,东洋内乱,乘此机会,修我战舰,练我水师,数年之后可以悉成劲旅。即使彼族兵乱渐息,而见我防维孔固、无隙可乘,势必徐消覬觎。失此不图,悔将无及。惟是台湾为南北洋尾闾,门户不严则腹心受病,轮路之设势难缓图,已不能兼举并营,又不可顾此失彼,必使缓急之间可以互相救应,庶于大局无虞。某反复筹思,惟有且将借拨南洋经费作为购办铁甲船之用,而于其中酌拨二三十万,先就台湾开设马车路,以利师行而免阻滞。查马车路虽不若铁路之迅速,然较诸徒步往还者,其便捷不止数倍,且即为开办铁路之权舆,将来矿务大兴,筹有经费,不难踵事增华,于饷项仍无分毫浪用,似于防务两有裨益。查同治十三年秋冬间钧处奏办海防六条,铁甲船本居其一,只因价巨饷艰,尚未集事,今若指定南洋的款筹办此项,庶几集腋成裘,不至充饥于画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

饼。再查少荃中堂所购之三十八吨炮铁甲蚊船二号，转动灵活，远胜于从前闽省所购之蚊船，又且价不甚奢，若少购大号铁甲船一、二号，即可多购此等蚊船十余号，以之防守各海口，尤为利益。拟请先购中等铁甲船二、三号、三十八吨炮蚊船十号，由李中堂、吴船政处酌委熟手妥员，分投购买。俟陆续购到，派兵练习驾驶、攻战之法，归于南北洋大臣及台防督办节制调遣，无事则在澎操演，有事则驶赴各处防守，庶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呼吸灵通。至提集经费一层，某人微言轻，且远隔重洋，诚恐百呼不能一诺，似不若将借拨之款仍归南北洋统收分拨，较有实际。某荷国厚恩，并仰体钧处维持大局之苦衷，不敢不较量情形，通盘打算，俾可兼营并顾，冀慰慈怀。

至某因感受瘴湿过深，两足浮肿，不能履地，咯血之症亦甚于先。原拟在省稍为休息，乃因闽省淫雨兼旬，上游山水暴发，又值海潮泛涨，城内外水势高至丈余及七八尺不等，百姓受灾之重甚于上年，洪涛怒号，与墙壁倾倒、男啼女哭之声相应答。闽民何辜，屡遭大劫。某自初五日即扶病移驻城上，筹办救赈诸事。百姓初时恋物，不肯搬移，迨至水势太深，则又欲下楼而不得，只可多雇善泅兵勇，揭瓦凿窗，援系之而出，令暂住城上，分给饼饵、粥饭以救其饥。惟早稻正在扬花，新茶复值上市，遭此大灾，定于国课民生诸多罣碍。某本拟俟饷务筹定，即日力疾渡台，何总督再三挽回在省会筹一切，一俟此间诸务办理稍有头绪，仍当赶紧回台。惟省城光景如此，拟请筹办台防军火、月饷等款即使仰蒙朝廷俞允，而大灾后钱粮、税厘均不可靠，恐难免望梅止渴耳。吴船政已于四月二十五日在省起程东渡，二十八日到台，操防各事暂时有人接办，可以仰慰慈怀。紧要事件仍由某随时会筹，庶前后可以接气。知关垂念，并以奉陈。

致内大臣文^① 光绪三年六月初十日

星翁仁丈大人阁下：

顷奉惠函，敬悉上承圣眷，勋望日隆，荷玉陛之纶音，即金瓯之枚卜，翘瞻紫气，倍切丹忱。弟因闽省重遇水灾，业已力疾销假。因求效过急，吐血后误服郑景陶所开石膏、竹叶凉药重剂，遂致手不能握管，足不能履地，有似中风。医云肝经焦劳受伤，若不赶紧静养，一俟交秋，金旺克木，虽和缓亦难为力。弟向来事必躬亲，公所素知，若仅乞暇而不交印，仍与不乞假同，现已援照卞颂翁之例疏请圣恩赏假三个月，派员署理本缺，庶几早一日息肩静养，即将来可早一日销假任事。尚求公便中代达下忱，是所至叩。至公前奏李任派员借洋款六十万指单不还一事，昨渣甸洋行来谒，弟责以无信，该洋行幡然悔悟，已允寄信回香，将该印单寻出缴销，抑或原单寻觅不着，即另立一字据，声明将来印单寻出作为废纸等语，弟已详细函商总署矣。知关廑念，并以奉闻。敬请勋安，统惟垂照，不尽依依。

教弟 顿

嫂夫人、世兄均此请安。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

致津海关道黎^① 光绪三年六月初十日

台翁仁兄大人阁下：

昨布寸函，想邀青照。许久未奉手谕，未知我公近日身体何如，殊以为念。弟因闽省重遇水灾，是以力疾销假，奈因筹赈、筹捐，无一时一刻之暇，兼以诸事棘手，呕气寒胸，六月初六日呕血盈盆，自此之后每届夜间子初，便尔嗽不停声，血不停口，遂致手不能握管，足不能履地，有似中风。医云在台巡查南北路时受瘴过重，兼之肝木克土，若不赶求交卸，一交立秋，虽和缓亦难为力等语。弟本拟即请开缺，因台防办理正有头绪，不甘中道而废，是以现仅请赏假三个月，派员署理本缺，未知能否上邀□□。伯相前问系亲笔作函，今因病甚不能握管，望将此函转呈。至于闽省劝捐赈济，弟亲驻局中数日，破除情面，已捐至二十万两以外。弟虽不免得罪巨室，而赈务从此遂有头绪，然贱恙亦由此益深矣。外复陈荔秋星使一函，并总署一函，求为即日付驿发递，是所切禱。口授代手，纸短情长。敬请勋安，统惟心照，不尽依依。

致钦差出使美国大臣太常寺正堂陈、
出使日本大使翰林院侍讲何^② 光绪三年六月初十日

荔秋、子莪星使仁兄大人阁下：

顷奉琅函，备承绮注，且感且惭。敬维望隆中外，□□为颂。荣行定于何时？念念。弟因闽省水灾过重，不俟假满当即力疾任事，无如筹赈、筹捐，又须兼顾台防，积劳过甚，六月初六日忽尔呕血盈盆，现在手不能握管，足不能履地，有似中风。又已成隔食，每夜一交子初，便嗽不停声、血不停口，直至午初方能喘息稍定，一息奄奄，百事俱废。医云心血耗尽，复受瘴过深，因而肝不藏血，若不谢绝人事、悉心调理，将来一交立秋，金旺克土，虽和缓亦难为力等语。本拟即请开缺，而台事正尔办有头绪，又不甘中道而废，兼以台防陈请各事荷承枢相及总署诸公慨然议准，感激在心，是以仅乞恩赏假三个月，派员署理本缺。缘弟脾气向来事必躬亲，印信若不暂时交出，则虽请假犹不请假也，务祈公于谒晤枢相及总署各堂时顺为提及。缘弟现在若能交卸早一日，将来必可早任事一日，否则病势定无转机，必致永无报效之日而后已。弟向系亲笔作书，今不能起床者已五六日，谨口授数语，函达清听。闽省水灾苦无款可筹，弟力疾登城筹办救援、赈恤，风雨中露立城头五六日，夜又复亲驻筹济局设法劝捐，舌敝唇焦，现已集有捐款二十万两内外，虽不免得罪巨室，然从此获所藉手，赈务遂有头绪。其实闽灾尚不及粤灾十分之一，但既为民父母，即不能不尽心力而图之耳。吴春帅接办台防，亦极认真整顿，知念并及。敬请勋安，统惟垂照，百不尽一。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

②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

复两江制府沈^① 光绪三年六月初十日

幼帅制府仁兄大人阁下：

顷奉手谕并赈款，惟有感泣。淮沪捐事复荷逾格成全，尤为衔结靡既。在此事事掣肘，委曲受苦，一言难尽。顷复血症骤发，万不能支，亦不能握管作字，口授数语奉复，余续陈。敬请勋安，统惟心照，不尽依依。

教弟 顿

复翰林院钟^② 光绪三年六月初十日

西翁仁兄大人阁下：

前肃寸函奉贺，谅邀鉴照，敬维脩业日隆为颂。弟旋省后复又办理水灾，刻无暇晷，前数日肝气上犯，吐血盈盆，皆因求效过急之故。误服石膏重剂，以致手不能握管，足不能履地，有类中风。本拟俟旋台时疏请雏从南来相助为理，今病势如此，恐不能不开缺矣。口授数语，以报知己。敬请台安，言有尽而意无穷。

弟 顿

致船政大臣吴^③ 光绪三年六月十六日

春帅仁弟大人阁下：

前肃各函，想可一一达览。许久未问旌节，回郡正深记念，昨接筱涛观察来书，并抄录我公在大猫里所发函，知一路险阻备尝，并受在陈之厄，此皆为兄所累，以致如此，且感且惭。旋接吴镇世忠信，知旌节已抵恒春口船，谅初九以后天气晴明，定可安回郡中矣。务祈即在旧镇署安歇，缘此间较凉之故，千万勿过拘泥，至祷至叩。又闻旌节有指日北巡之说，此则千祈从缓，缘此时陆行则溪水阻隔，水行则风涌靡常，况后山之行狼狈已甚，即使我公精神矍铄，余勇可贾，而从者跋涉奔波，恐亦不能胜此劳碌也。兹派吴委员兆蕙前来随侍起居，并备小菜数种，伏祈莞存。兄自水灾后筹捐筹赈，劳碌万分，事事棘手，事事呕气。昨日吐血不止，竟尔引动肝风，刻下足不能履地，手不能握管，如之奈何？谨口授数语，略抒积悃，余嘱惟元详述，并详致筱涛信中。京报、新闻纸一切，另包寄呈，仍祈阅后发还。敬叩勋祺，统惟垂照，言有尽而意无穷。

如兄 顿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

②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

③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

致船政大臣吴^① 光绪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春帅仁弟大人再览：

昨嘱惟元拟一函，意有未尽，兹再条列于左。

一、我公此次受苦受难，皆系为弟所累，务望暂时将息，移至楼中住宿，稍免酷热。

一、日国船案现该领事要价一万八千元，字面不妥处尽可更改，惟吕文经恐靠不住，兄意筱涛能来不过数日可结，既省多少葛藤，又可稍节防费。但闻筱涛又有不适，未忍强其跋涉风涛，能来与否，祈嘱速为示知为叩。

一、阿郎一等生番伺杀行人，似可先勒令交凶，如不遵从，似可至秋冬间再加痛剿，较有把握。

一、兄因病势加剧，手不能书，足不能行，已请旨赏假三月，大约半月内可以奉旨也。敬请勋安，诸祈加意调摄，不尽依依。

如兄 顿六月廿四日

再，渡台经费已奉旨每月准提一千五百两，请公照收为叩。

致台湾道夏^② 光绪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筱涛仁兄大人阁下：

振威到，奉惠书，兹将应复事宜口授代答，开列于左。

一、春帅此次跋涉辛劳，受苦受病，皆系为弟所累，于心万分不安。兹派医士林承恩并携带药饵前来，务乞劝其安心调治，并劝春帅移至楼下居住，似较开畅。

一、铁路之所以不令直达旗后者，防敌万一登岸，可由铁路直闯府城。若由旗后内河起造铁路，则由水路盘驳一次，既不十分艰难，而中间多一转折，亦较可防备。前之所以言从旧城做起者，疑旗后水道可通旧城故也。

一、渡台经费一事，现已奉批准每月一千五百两，即可按数致送，并劝春帅不必推辞。

一、日国船案一切详细节略已详致春帅函中，该国使因唐道痛驳其前次照会，恼羞成怒，已与总署议明不愿唐道经手，并索船价一万八千元。所有该领事申陈内不妥字眼，如利钱一项，令其更改，并议减价钱，但更改字眼吕文经做得到，减价一层吕文经万做不到。此间实缺司道无一能谙洋务之人，拟请阁下由省赴厦与之议结。大约事亦不难，既可省总署费心，又可早撤台防不得力之勇。惟闻尊体亦有不适，是以未敢一决。如能拨冗，望早临一了此局。倘不能来，亦望及早示知，以便此间设法另派。

一、尊示参朱荷恩并开垦、开路、汰勇等事，均为切中时务、必不可缓之举，祈即面商春帅，赶紧主稿办理为荷。

①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

② 录自揭阳市博物馆藏《丁中丞抚闽书牍》（光绪十一年抄本）。

一、弟因旧病加剧，手不能书，足不能动，何以应事当官？已请假三月，如蒙恩当可赴江鄂一带就医，稍愈即当回闽，所有台事均祈请春帅作主可也。此请。

上总署书^① 光绪三年

窃查闽省洋务之难，甲于沿海，此数年来波澜迭起，尤为向来所未有。即如同治十三年议由省城至厦门设立电线，初意本未大谬，而将沿途数百里地基租与洋人三十年，一切权由彼操，并给与将军、星使、督、抚四衔合同，洋人任意建造，伤及庐墓，民情汹汹，几酿大变。某到任后，始与洋人议明，将已设之由省至厦电线全行拆撤，并将四衔用印之合同向丹国公司取回销毁，此上年三月间事也。又光绪元年十月，德国安拿船驶至福建洋面，该船洋人被中国水手杨细细等谋财害命，杀毙德国人船主一命、大伙一命，丢尸下海，旋因闽省办理未尽妥善，致德国驶来兵船四号，颇肆要挟。某与克领事往复辩论，至再至三，始克结案，此上年五月间事也。其余光泽县百姓拆毁法国天主教堂一案、泉州水手杀害英国满得利船主一案，某均于未经渡台之前，次第办理就绪。其时适闻日国因同治元年台湾南岙百姓抢口该国被风船只，有调兵船十余号驶赴台湾之信，某当即驰至台湾，一面布置防务，一面密派委员前往小吕宋二次，设法勾引货主谢跻来闽，与日国胡领事面质。该领事无可狡赖，始将货价七万余元勾去，现由南岙抢船地方追出一万三千元，以为抚恤船主孤寡之费，大致亦尚与条约相合。此日国船案已有就绪之情形也。

其英商义和行六十万两借票一事，当时银并未付，而委员遽将将军、督、抚、藩司会印之借票先行给与洋行，以致该行据为奇货，英领事屡有照会索赔。本年正月文将军奏请设法取还，经钧处议复，以仍责成原办之员经理，如不能妥，即由原派及率行铃用关防之员分赔，仰见洞见症结，曷胜钦佩。惟原派及铃用关防之员仅一葆藩司在闽，委员文绍荣又因侵吞军火治罪，系铃者恐难用以解铃。本年五月间，某购米赈饥，该义和行洋商巴的臣因承办米事来署谒见，谈次微示以贸易之事先当以信实为凭，该洋商次日即专其买办、候选道吴荣魁来署禀称，义和行东愿将六十万两铃印之借票送还，以二十日为期。届期又禀称，票不知在香在京，尚未觅到，再限两月缴呈等语。顷因限已将届，而某又交卸在即，当传吴荣魁来署大加斥责，将该买办发粮道押追。吴荣魁再四恳求，愿亲笔具结，声明从前该行因银项迟延、中止未交，现在一面催追，如催不到作为废纸等语。英领事旋亦亲来求恳，愿将吴荣魁取保，将来随要随交。某虽当时不准该领事取保，但吴荣魁已将切结缴呈后，亦即释放。某旋将该结剖行英领事查复，剖中仍声明废票无足重轻。惟吴荣魁所禀前情是否出自该洋商之口，抑系吴荣魁捏造谣言？盖因该领事求保吴荣魁时意甚着急，颇恐某将渠严办，故此剖虽两端并叩，而实则欲逼令该领事认吴荣魁前禀为实情，则此票自成无用之物。今该领事申陈果云：情愿送还票据系出自义和行主巴的臣之口，并非吴荣魁捏造，仍一面寻觅送还云云。该领事已将某剖文全行叙入，而又认实此节，则当时银未过交、票为无用，已成铁案。现某即将此件申陈分别咨行立案，将来该票送到闽固妙，即不送到亦不能再作为讹诈之具矣。惟剖中有前经闽省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一。

大吏咨达总署并南北洋大臣一层,以及现在代为表白一层,均系羌无故实,尚祈鉴原。此义和印票已有就绪之情形也。

其今年二月莫子平邀请洋人卜打私抽艋捐、牵涉美领事、翻译等一案,某旋省后,当将案中关键向司道明晰开示,并为代拟详文分别咨行。迨美参赞何天爵到后,与司道会审,虽屡欲为戴领事、李翻译等开脱,但该领事所签押之合同、信据,我已坚持为领事罪案,彼亦断难巧卸。观该参赞口气,似领事、翻译均当革去,其办罪与不办罪,尚须俟下文再明。此戴领事包庇私抽审有端倪之情形也。

至省城乌石山建设教堂一案,系自道光二十六七年被洋人强求,督抚不能与争,遂将乌石山指作城外朦混入告。嗣后教士得步进步,屡欲全占名胜,经某于上年十一月间将该教士新建围墙饬令毁拆。迨某渡台后,闻仅拆至一半,亦遂中止。前数日趁英领事求保吴荣魁之便,某再三开导,令转劝教士将乌石山上一切教堂、洋房全行搬出城外,即将距城十余里之电线局与之抵换。该领事已允为力劝教士遵行,惟尚不能即时代为答应云云。此议果谐,城内或可成一片干净土。某当即会同何总督劄行该领事,劄中所引绅士呈词亦系口授该绅缮具,盖劄中未便直揭其短,致该领事无可转身,出自绅士之口,则或抑或扬,彼尚略惧清议故也。原折谨抄呈电,一俟日内能否办成,再当另函奉达。此乌石山教堂案办理将有眉目之情形也。

现惟广东轮船洋人鸫头乌枪毙乌丘渔户二命一案,上年因地方官有该渔户死由自取、与人无干之告示,为彼族所持,因而互相辨难,几致决裂,嗣经某劄行厦门英国啊领事,该领事始有欢喜情愿帮助之言。某旋即渡台,该道并未将此案续报,未知现在如何办理。除此之(后)[外],并无大宗轺轺,洋务目前似可免靡慈怀。

惟以上电线、租地、给予会印合同、杨细细杀毙德人二命、向义和行借银六十万两先给会衔印票,均系前任督抚经手之事,某虽在痼疾之中,仍不分畛域,代为速了,闻各前任亦并未见谅,殊不知办理此等轺轺洋务,可以磨志气,可以白须鬓,可以促年寿,人虽至愚,亦何至乐此不疲!某每办结一案,必多集一谤,聚怨招尤,横被口语,侧身天地,至无所容。然某并非求谅于众人,亦并非求谅于各前任,只以仰蒙钧处待以国士,铭泐肺腑,在外苟能早了一宗轺轺之事,即可仰慰钧处一分系念之心,其余谤毁万端,惟有听之而已。某病势沉重,有增无减,仰荷天恩准令回籍就医,现定于八月初四交卸,暂息肩于此日,图报效于将来。北望慈云,无任依恋。

上总署论闽台难以兼顾情形^① 光绪三年

敬肃者:某于洋务本非所长,因年来屡读钧谕,并抄示与洋酋问答节略,得以渐窥门户。即如古巴华工及索伯拉那船一案,日国伊使与阿翻译本如游龙活虎,把捉不定,钧处渐引渐近,竟就范围,所定华工章程,周密精到,外貌似松而兜缚极紧,予以小便宜而铃束以大关键,但恐局外未必能窥见个中苦心也。

某自奉恩旨回籍就医以来,瘫痪之症略已就痊,惟呕血、隔食、气喘、脚肿之症相乘而至。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一。

近奉旨飭速赴闽，即拟束装就道，过服攻下之剂，以致湿热下注，脚肿加剧。周藩司自粤赴闽路过揭阳，亲见某数人扶掖，寸步难移。刻下求效愈急，服药愈杂，而受病愈深。所幸台湾后山两处凶番巢穴全已攻破，连接总兵吴光亮、孙开华等来牍，均言凶巢攻破后，剿抚兼施，后山群番无不震慑，番务可期就绪，是则某赴闽又可稍缓一着。现在赶紧调医，一俟三月间假期届满，贱躯若稍能撑拄，即当迅速赴闽，以副钧嘱。

惟巡抚兼驻台湾半年，本任应办之事必致全行荒废，如必须某赴台整顿一切，则似当开巡抚本缺，而责成督抚专办饷需，方免两旷以致两误。何以言之？已故王巡抚及某合计驻台不过一年，而各属例应由巡抚提勘之犯候审无期，首县囹圄为满，痍毙不少，即此一端，清夜问心，已觉抱疚万分。且如抚署案牍多若牛毛，重洋险恶，万不能将案卷携至台湾，每遇要事，吊卷稽查，往返动以月计，书吏藉此舞文，无从究诘。台湾道府幕友类皆不能办事，省中无人延请然后往台，然在台中势必蝉联数任，十余年始渡横洋一次。今巡抚有地方例案公事，不能不用刑钱幕友，而自台洋停轮处所乘竹筏、坐木桶，经大海中十余里风浪震撼，冬春间失事者百之一，夏秋间失事者约十之一，彼刑钱幕友清闲已惯，安肯一年两次冒此风涛之险？故潘藩司初次渡台，尚有一刑友陈煜肯往，旋即病故，及至某东渡则无论如何币重言甘，幕友均不肯往，奏调之员无一来者。计驻台半年中，巡查南北路虽昼夜兼程，触瘴冒雨，计程已在一月以外，考试又须耽擱一月有余，尚未赴台北府开考也。但瘴毒风涛，某都不甚理会，所苦者笔墨无人代办，例案尤未熟谙，章奏、文檄、书札、呈批皆自为之，自辰至亥，除见客、看操外，无非于故纸中觅生活，合章奏、刑钱、书启、书吏十余人应办之事而萃之一身，每日多时万余字，至少亦须六七千字。人生聪明材力只有此数，过用则竭，竭则必致诸事贻误，此固一定之理也。夫总督所管者，兵事也，今夺台湾之权以与巡抚，则是台湾兵事与内地兵事不能通气，设遇用兵，固已彼此隔膜、呼应难灵，即当无事，亦觉畛域各分，血脉不贯；巡抚所管者，民事、饷事也，渡台以后，欲求总督代办耶？然半年后即须归还，巡抚谁肯改弦更张！欲仍巡抚自办耶？则路隔重洋，庶务定多隔阂。故新章若不稍为变通，必致闽事误而台事亦误。且台湾除矿务、茶叶、硫磺、樟脑、糖米以外，其余百物无非取之闽省，欲办机器、军火各事，亦须托省城殷实洋商代购，饷项、人才、轮船三大事则尤省城是赖。沈总督之所以在台略能撑拄者，则以船政为所兼管，又兼饷事尚足，故办事在台，而办事之枢纽仍在闽，非身历其境固未能深知其中许多曲折也。

查乾隆年间章程，本定为将军、督抚、水陆提督分年轮驻台湾，嘉庆十四年又奉上谕，总督、将军每隔三年轮赴台湾一次。祖宗立法，当时自有深意。鄙见以为督抚不可不亲到台湾，而亦不必常往台湾，何则？不亲到台确查一次，则何由深知该处险要、利害、缓急、轻重？若常往台湾，则顾彼失此，闽事必致因循成习，台事必致变更无度。惟于无事时遵照旧章，有事时或督或抚，一人亲往台湾驻扎调度，一人在省办理后路饷务，庶几闽台祸福与共，然后彼此痛痒相关，事属持平，不惟可以永远奉行，而且不致激成意见，别滋流弊也。往年王巡抚自台舆疾回闽，某前往省视，王巡抚时尚能言，执手大哭曰：“巡抚分驻台湾，万分罣碍，万分掣肘，将来若不以前情据实上陈，必致闽台交误。”当时某尚不深以其言为然，迨接任经年，始知巡抚断不能分驻台湾。但其时闻日斯巴尼亚有在南洋攻破苏禄、欲藉船案为辞将兵船移攻台湾之信，某即欲以前情据实上陈，又恐辗转延候，致误事机，不得不为先发制人之计，藉查办生番为名，亲往各要口调兵、调船，使彼族无隙可乘，知难而退。迨日国波澜渐定，某因病回省，经此一番阅历，益信王巡抚临终所言“无一事不罣碍，无一事不掣肘”为信而有征矣，仍

欲以前情据实上陈，而水灾大作，无暇他及。但王巡抚知不能兼驻之故而不及言，某适因有洋务、水灾又不暇言，将来接任者又以前任不言，不敢复言，必致因循敷衍、贻误边疆而后已。与其避嫌惧谤、害及将来，曷若据事直陈，听凭酌断。语云：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惟恕其狂妄而怜其愚诚，大局幸甚。

复李伯相书^① 光绪三年

某前此疏请开缺，刻尚未奉明谕。承嘱投袂赴台，本有此志，惟一因冬至后病势日深，双足在台受瘴，浮肿不能移动，每食辄呕，肝气一触即发，发则不能自制。近有一胞侄欺压平民，双足均被某杖折，治家尚不得中道，治国可知。此病重不能任事者一也；一因台湾孤悬海外，非比内地可以设法变通，倘欲认真整顿台事，使有深固不摇之气，则内地非得一实心办饷之人，断断不能有济。若仅敷衍了事，则葆芝岑颇垂涎是席，何必某？此无饷不能办理台事者一也；某初到台时，极欲以台事为己任，是以奏请将省中行政用人之权全归制军，又恳春帆代办军火，不意筱宋误听人言，持之过坚，遂致不能不退。四月间筱宋、春帆、某三面商定请饷疏稿，嗣春帆赴台，筱宋将紧要数语删去，某不以为然，筱宋令司道持稿前来传指，如不画诺即行奏参，此种气焰，如何可耐？筱宋极廉、极静、极和平，只是一个主意不定，某遂百计俱穷，无可奈何矣。乞归时亦曾反复熟思筹量，万分无路，而后出此下策，既无丝毫抱憾不得兼圻之念，亦无分寸泉林高尚之怀，自忖无裨时局，只可安诸义命而已。函丈劝以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固为确论，但函丈之钟如周景王之无射、魏献子之歌钟，不撞则已，撞则窾坎镗鞳，声闻九霄；某之钟如瓦缶，撞以莛则硃硃然，咫尺无所闻，撞以楹则旋虫与笋簣俱毁矣。自信其钟之不足撞，而即自安于不撞，固愚者善藏其拙之一端欤。然万一边疆有事，自当闻命即行，遂马革裹尸之志，又不敢以老死牖下为得计也。

幼丹所创巡抚半年驻台之议，终非了局，盖台事向系总督专政，今改归巡抚，则功与过总督不相干涉。彼总督者，解他处之饷则有功，不解则有过，台饷解与不解俱无功过，其不肯舍己芸人，亦固其所。故欲为台湾图治安之策，必督抚分年轮驻，既已祸福与共，自必痛痒相关，然后台事方有振兴之日，否则敷衍因循、日即于弊而已。函丈关怀大局，故娓娓言之。叔平谓某议论台事近于自起自落，自局外观之安得不云尔乎？然总署、农部所指目为台防的饷者，南洋经费也，自七月至今计五阅月矣，仅解过万金，试问凭何下手？八月间叔平有函，询乞身之故，某以病答，未尝告以实情，盖絮絮自明，近于有所希冀。比闻都中纠纠者颇多，元忠肉甘，听猎者之网罗而已。

复李伯相书^② 光绪三年

闽省洋务最为棘手，五六月间厦门厘局委员锁责德国洋行不完厘金之买办，暨领事大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一。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一。

闹,委员撤委,后又向该买办赔非,可谓多出一次波澜,即多受一番侮辱。而璧斯玛即藉此稟恣该国毕相,谓中国厘金不裁,终于外国生意有损。巴兰德本有裁厘之议,添此枝节,更足以口实。外省洋务不妥,实足掣动全局,此后英、德、俄、日,波澜正未可量。务求函丈密商总署,调一熟悉洋务、略谙大体之司道来闽主持通商局,则筱、春二公即可敷衍得下。且督抚事繁任重,实不能兼顾许多琐事也。闽人好勇斗狠,而教士往往恃势横行,诚恐一二年内仍酿大衅,似不可不预为绸缪。近来外省吏治实不见佳,粤中更一言难尽,百姓怨官已入骨髓,倘有事变,愚民必群起与官为难。函丈谏行言听,望通书枢府时力劝慎选疆吏、爱民恤商,此为目前第一要着。某身在草野,深知官民情意隔膜,此乃瘫痪麻木、关格不通之症,非一二疏散之剂所能见效也。

上李合肥相国书^① 光绪三年

承谕假满后迅图任事,某本有此志,但台防非专心致志督办数年,必无大效。巡抚乃刑名钱谷之官,某上年将闽省吏治整顿,几有成效,乃到台后继之者一反其所为,迨夏初旋省,而半年极力整顿之台事又复归于有名无实。自古兵事、吏治,无隔二千里大海而责成一人专任其事者,有之自闽抚兼办台湾始。补帆之驻台半年也,省事仍请示于台,以致积压废坠。迨某渡台,则奏请省事归制军兼办,而某专任台事,乃此奏一行,凡省中一切升迁调动,以及应题、应奏、应咨之事,概不令台中与闻,既无任事之责,即无调饷之权,理与势固相因而至也。某如果当时稍存推诿之念,何至以全台利害和盘托出、自入陷阱之中?迨至春间亲作函赴省请饷不应,专中军赴省请饷又不,专筱涛亲往省中请饷,筱帅仅以就台劝捐助饷为辞。盖筱帅非立意不发台饷,其视京饷、协饷重于台,而所日夜惴惴者,则尤以洋人攻击省城、留饷以顾省城为第一义。夫欲认真专任台事,而后路无一亲切办饷之人,欲求事之有济,不亦难乎?故某自筱涛由省回台,谕知省中不以台事为急,而乞退之心始决矣。迨回省后,重遇水灾,露立风雨中数日夜,以致病势垂危,不可救药,则又非初念所及也。今即欲以台事自任,函丈试问后路有无实心相助之人?则进退之义可一言而决矣。且某病势太深,肝气太重,若不调理痊愈,骤任艰巨,亦必有凶莽灭裂之时。现已专差疏请开缺,疏稿另纸录呈。将来如遇有万难措手之事,朝廷以一纸书来召,即当星驰奔赴;倘若海内无事,则只可闭户著书,长为农夫以殁世矣。

顷林守达泉来揭,云在沪遇何子莪,述函丈有不得兼圻为憾之言,然某实丝毫无此意,故不能不详悉表其本末。总之,后路有实心办饷之人,无论为巡抚,为星使,事均可办;若后路无实心办饷之人,即为总督,为经略,事亦不能办。势如此,理亦如此也。赫德所言台中各事,顷读春帆批折,有接办台事伊始之谕,想台抚必系春帆接手,所有台中一切开办章程,当详细告知春帆。然半年在台、半年在闽之局面,即春帆亦不能久也。琴轩何以开缺入京?甚为不解。谨请钧祺。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一。

卷九六 书信七

致总署书^① 光绪四年

敬肃者：窃三月间曾肃寸丹上呈，度邀慈鉴。某经手劝办赈捐，合之台湾林维源一款，计共一百余万元。截至五月底止，已解至天津者五十余万元，本月内又解二十余万，惟盼望续请大批部照一到，即日可以竣事。南洋各埠寄居华人，合计约一百余万人，无不仰慕皇风，系怀故土。其各埠管事头目此次帮同劝捐尤为出力，虽新金山相距六七万里之遥，近日捐款亦复陆续汇至，合计各埠捐数将近二十万元，业已解至十分之九。拟将各头目于事竣后，仰乞恩施，奖以虚衔，庶几以我冠裳，易彼介鳞，将来遇有缓急，亦可储为指臂之用。惟新加坡领事胡璇泽此次虽亦劝助八千余元，然访闻该领事于庚申之变极力接济英、法，故岛夷极宠用之，而华人不以为然也。渠自号为南洋总领事，华人皆腹诽之。幸蒙钧处改为新加坡领事，事权稍减，则助虐稍轻，该处华人咸颂朝廷明见万里也。至暹罗国王、巫来由国王以及英总督捐款，凡交到实银者，均飭局收解助赈，未便绝其向善之忱。其有领事、税务司请给文携贖自往灾区赈济者，一概谢绝，盖彼族心怀叵测，恐有邀结人心及私买地皮等弊，不可不慎之于始也。其潮、台二局以及各埠华商，此次捐数虽巨，然皆系封典虚衔翎枝，并无道、府、州、县在内，即佐贰亦仅捐四五名。窃以为贪酷之害甚于水旱盗贼，盖水旱盗贼害在一时，而贪酷之害则延及数世，故某始终断断力持，不愿捐及实官也。某仰荷天恩，准其专折奏事，感激涕零，当于奉旨后换刻关防，赶紧催收，刻下业有头绪。至于奖务，前已遵照部章，由潮州、台湾、香港各分局迳将履历移送直隶总局造册详咨，其余应咨、应奏事件，屈计当亦无几，拟仍照旧函请直隶总督代奏，缘某自开缺后，一切折弁俱已回闽当差，潮州本属山僻，向无驿路可通，距闽省、粤省均在千里以外，购买折件亦甚艰难。自去年十二月分设各局以来，多派员绅前往各处并外洋劝捐，一切费用均系某自行挪垫。当时晋豫未得透雨，人心岌岌，某无暇自计，现在晋豫雨足，人心大定，某半年来捐务忙迫，无暇调理病躯，以致日见沉重，刻下捐务就绪，亦拟藉此余闲料理医药，冀将来病势稍有转机，尚可上供驱策。素蒙逾格垂慈，无微不至，故敢赜缕详陈，伏乞宥其冒昧。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一。

致闽浙何制军书^① 光绪四年

昨济安船回闽，曾肃复三函，并就明问所及逐条陈答。明知扣盘扞钥，无当事实，惟以谊注既深，不复敢有所秘，是以竭忠尽知，冀效土壤细流之一助。发书后东望德音，日益感念。伏处深山，与木石为伍，然梦寐中辄仍与公筹核台事，参画赈务，往复辩难，彼此必求其当而后已，憬然觉寤，始知身隔二千里外，云泥异路，此生已无复奉教之日，辄又黯然悲叹，不自知周情孔思何以入我肺肝如此之深且厚也！

林守海岩省亲毕重来揭阳，与谈天下古今事，识见奇创中兼有条理，其宰江阴、崇明，政声卓卓，在人口耳中，计公知之尤详，故不复赘论。台北自南之大甲以至北之苏澳，名为五百里，而计程将近十日，土客庞杂，宵小潜伏，不可爬梳。鸡笼煤务虽稍稍就绪，然须多开数井。其余如北投山、冷水窟之硫磺，设厂约有六七处；牛头山之磺油机器，近亦将到，设厂约须二三处。至于樟脑、茶叶，亦须次第扩充。噶玛兰之月眉，土厚水深，急须预筹垦务。此数事皆须总其成于林守，非有精勇一营归林守节制、训练，则整顿、弹压矿垦各务不能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盖矿垦各务，台北之权舆，而练勇以助声势，又矿务、垦务之脉络也。某往在吴时曾疏陈绿营流弊日深，宜改七成为战兵，三成为差兵。攻剿防守责在战兵，将官主其事；城门、监狱、递解，责在差兵，守令主其事。今之守令无一兵一卒听其指挥，一旦有事会营，文与武不习，将与兵又不习，不决裂则委靡耳。守令既无驭兵之权，则亲兵断不可缺，况其在海外也哉！况其在海外而又兼矿垦之责也哉！凡此陈请，皆公所已悉，而云云不已者，恐以台北既有专营，似守领无须乎此，但孙镇各营必非林守所能呼应，故烦公经营也。

某病势日深，问林守自悉一二。当官时非不极力欲有所为，然做起来做去，总不能脱一“俗”字，静中追溯，愧生于心，今之隐几非昔之隐几者乎？抑未敢知也。山西旱荒日甚，竟有易子而食之事，闻之惻然。此间颇欲劝捐，顾以民穷财尽，难期踊跃。谚所谓：骆驼无角，奋迅两耳而已。入冬气敛，公气喘脚浮之症当痊愈否？事虽忙，要当次第行之，精神过用则竭，竭则百病皆生矣，惟望为时自爱。病中言不尽意，祈详询林守，胜某自言也。

复吴春帆星使书^② 光绪四年

往得合肥相国书，诘以终日戚戚嗟嗟，无雍容自得之象，当官时不知其深中要害，退归默鉴，乃知其言如水写形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动。”某生平病在能动而不能静，处时且然，出更可知，况复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乎？后山战事春初方有把握，前函已详煤油机器已到，自须再接再厉。养船经费不能接济，此是厂中第一棘手之事，曩曾寓书筱帅，谓仍当将闽省窘状分晰疏陈，庶几明年部拨可冀稍减，总署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三。原书未标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三。

及农部更当加函痛切言之，否则饷力必不能周转，闽、台事必致交误，想筱帅必能采纳刍言也。

山西荒旱之状为百十年所无，比竟有易子而食之事，闻之泪零。蒙以为天下大事，无有急于救荒者。饥寒所逼，子且不能顾父，民又安能畏官？祸变之来即在指顾。某曾集潮州官绅商办劝捐一举，顾以此间曩办积案业已竭泽而渔，外强中干，下手殊不易易。各绅咸谓须有部照实收到此，始可开办。现仅汕头捐银二万元，余拟俟实收来始举行，并分往新加坡、安南等处一律劝办，庶一鼓作气，或有成效可睹也。自轮船、电报兴，中国事事俱受其害，惟沿海、沿江各省荒，朝闻而米夕至，必不至有十分饥困之事，得益不浅。西北则非独轮船所不能到，即舟楫亦不易通，春秋时晋饥不乞余于齐燕而独于秦者，亦以秦可泛舟移粟，费省而效大故也。今秦豫并饥，则三晋百姓犹如鱼在釜中，无复生机可望，故今日筹赈晋豫之饥，必竭沿江、沿海疆臣之力，不分畛域，认真接济，并请雪帅督办东南捐务，分头采买，分路转运，劳与费当胜他处十倍，而程效减之，否则民不可得而活，变不可得而弭也。筱帅已饥已已溺，以天下为己任，且又三晋旧主人也，芝帅新移晋藩，皆有不能漠视之势，如何消厄运于无形，起亿万于沟渎，当必有道以处此。公欲捐廉俸所余以为之倡，并以丹崖捐款归入此起，仁言利溥，三晋之幸，大局之幸也。丹崖前书亦曾及此，某答亦以移晋为言，与公意不谋而合。林守达泉在海州，以赈荒见称于时者也，来谒时必能详陈颠末，并祈公细询鄙状，幸甚幸甚。山海间隔，无由并合，东望闽云，依恋无已，临发惘惘，不尽所言。

复吴春帆中丞书^① 光绪四年

奉三次手谕并赈款库平千两，仰见我公饥溺为怀，于节衣缩食之中，为一视同仁之举，钦佩曷极！承商购水炮一事，利器已不可缺，巨款又极难筹，踌躇再四，莫决从违。此次伯相拟购黎氏水雷，某未尝不极赞其美，一经伯相亲试，遂尔底面不符。西人志在居奇，往往故神其说，中国利源正竭，倘一击不中，则十余万巨款未免尽付东流，惟丹崖留心此道，与某耳食者究有等差。彼人垂涎台岛非一日矣，水炮如丹崖云云，则胜算可以独操，计闽台一年减勇四营，即可擅此绝技，似又不可入宝山而空回。应如何审量利害、择善而行，想我公与筱帅、芝翁、玉翁自有卓裁。丹崖原信奉缴，其九月初六来信并零件亦并抄呈。

丹崖零件中云及筠老《西使纪程》板经毁废，中朝士夫横执不以介鳞易我冠裳之议，亦自不为无见，然亲在个中、深尝咸酸苦辣滋味者，又未免废然思返矣。窃尝论之，筠老经营洋务，其立心是矣，而措词非也。鄙意泰西商务不可不师，军火不可不效，要刻刻存逢蒙学射于羿之心，庶几有报仇洗耻之一日。日昌上年复总署书，谓筠老学问、文章俱臻绝顶，独于洋务尚有隔膜，公以为然否？丹崖使德，公谓与课督学生事有碍，诚然诚然。筠老倘已上陈，计此时当奉明旨，一易再易，恐亦为岛人所窃笑。吕管驾初一已到厦门，初五甫自厦门来汕见面时，即当令其速赴香港。匆匆肃复，敬请勋安。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三。

复翁叔平尚书书^① 光绪四年

尊论裁骄悍之中饱以苏子遗，此论极中要害。兄往年在京时与某议论及此，极力怂恿之，奈某力弱不能终行其言耳。鄙意谓骄悍非徒糜饷，且恐养痍，然遣散须得法，否则又恐猝然之变也。公言天意欲使国家气力，鞭辟近里，此固不独今日如此。教养为自强根本，今则大吏无非因循，小吏无非贪酷，百姓生机(薨)(茧)然日蹙。尝谓今之大吏不严不明不足以挽回风气，然世人只计一家哭，不计一路哭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兄贫家子，故深悉闾里疾苦，今衮衮诸公，何曾一人做过穷百姓？并非有心庇护贪吏，直视百姓痛痒漠然不关于心，百姓便已受害无穷矣。目前第一大弊，系纵容教民欺负平民，平民则官吏视之如鱼肉，逼使入教则又奉之如神明，为丛驱雀，不数年天下纷纷皆教民矣！此可为痛哭流涕者，不徒长太息也。兄往年渡台，访知官吏贪酷，平民非入教不能图存，将教首正法二名、重办四名，官吏之尤馥法者劾而去之，于是民之入教者皆出教矣。幼丹在台时劝捐海防，某一文不舍，迨兄经手，遽捐至五十万，又来揭阳添捐二万。台中绅民闻兄劝办捐务，亦纷纷捐至十余万，可见人孰无良，想上游不能鼓舞振作之耳。

上总署论琉球事书^② 光绪四年

琉球一事，钩处惨淡经营，曷胜钦佩。而四月十九日钩处与美格前首领议论，尤为义正词严，动以美名，激以公忿，联以交情，使格首领有不能不应允调停之势，伏读之余，不禁五体投地。刻下该首领到东已久，未知有回信否？子峨所称格首领有将琉球分为三段之说，未知是否能谐。近闻该岛疫盛年荒，人情摇鼓，传来近事二纸，节录呈电。以理推之，彼若无理用兵，民困于外，财匱于内，我若严修战备，以静待动，以柔克刚，牵制之而不为所牵制，久与相持，彼内变必生也。顷有香港新闻纸馆王韬新自日本回，寄来一信，言日本近事甚详，似亦有一二语中肯之处。又有使德道员李凤苞一信，亦极言铁甲为水军之所必需，其言出洋学生造詣亦似的实，惟言三洋一事则近于改章而未必有实际。兹将该原函二件呈上，以备采择。

上总署论乌石山事宜书^③ 光绪四年

敬肃者：十月十七日奉九月十四日钧谕，敬悉闽省乌石山一事，仰荷关怀大局，指授机宜，曷胜钦佩。某此次奉命赴闽与何总督、吴署抚商办乌石山一案，本拟即刻登程，以冀稍图报效，奈因今年办理赈捐，无暇兼顾病躯，八月间旧恙大发，已觉委顿万分，近更感冒风邪，早间神气尚觉清醒，一交午后便尔寒热大作，时发谵语。医者云误服补剂，已引风邪入里，恐非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三。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三。

③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一。

仓卒所能见效。初时以为不能乘坐轮船，尚可改由旱道，乃昨日试乘肩舆，曾不数里，已觉喘汗大发，神昏气逆。某亦不自意衰惫至此，欲候稍痊再行，奈病势已入膏肓，恐非旦夕所能奏效，万不得已，谨将实情具奏，并将所拟到闽办法酌定十三条，仍交原船带交何总督，俾可采择办理。仍酌举员绅数人，俾通上下彼此之情，请由闽中酌量差遣。即使某亲到福建，所办之法、所用之人，亦不过如此而已。所幸近阅新报纸，知威使因事，一时未能动身，屈计封河以前断不能到京，闽省自可趁此机会，妥速办结。

钧处及李伯相商拟令某往闽者，以为电线馆互换一局，可以一气呵成也，然未经焚毁洋楼之前，此局自可办到，今已焚毁洋楼，而又令彼迁徙，情同驱逐，英人性情矫强，已恐别国耻笑，又恐彼处效尤，此时此局定做不到，恐须一半年后痕迹略淡，方能与商此事也。目前要务，首在拿犯，惟拿犯一事非客官所能为力。某卸篆经年，呼应不灵，终恐无益于事。闻英领事定欲办到主使之林某革去功名，将来如争到万不得了，即可将林某官职革去，而留其举人，在林绅无损丝毫，在英人大遂所欲。盖外国人视官职重于科名，但要做到浑然无迹，（便）〔使〕免彼族疑窦耳。又，领事要闽省将已毁洋楼照旧盖好，此亦是一难题。然领事断断力争此着者，为颜面上过不去起见。查侯官县于五月间不能力阻教士占地建楼，以致十成七八，会勘时酿此事端，绅士颇有怨言，今若将该令撤委，向绅士则言因该令不能力阻建楼，向洋人则言因该令不能当场拿犯，一笔作两笔用，则中外之心均可稍平，而领事所要照旧建楼一层，似亦可以抵制。某疏中将不能禁阻一层全归咎于侯官县者，横看是岭侧成峰，盖欲求闽省下此一子，然后全局俱活动耳。又，领事欲办到林某离开闽省一层，此着亦颇为难，且林某之主使与胡教士之侵占，厥咎维均，林要办到离省，则胡亦要办到回西，方于此题相称。至于□□□□□□□□二事，一经官手，便露出多少痕迹，某疏中荐龚臬司、吴道二人随同办理此案，正为此二事用神，想何总督必能默会此意也。

闽省若能采用鄙言，随时变通，此案当可速了，胜于某之自行。盖此事本不甚大，若由他人代了，闽中颇难为情也。总之，中外交涉最宜脚踏实地，我若无隙可乘，则虽迭起波澜，自可静以待动；我若有瑕可击，则虽多方辩论，终恐节外生枝。此案百姓焚毁洋楼尚是小事，惟许多地方官在场，并有营官带兵数百人在山弹压，乃当场并不喝阻一声、拿获一犯，似于“保护”二字稍为隔膜。傅使见不及此，将来威使到后，定于此处挑拨生波。钧意欲趁威使未到之前速结，仰见料事如神，明照万里。某衰朽庸材，屡蒙奖植，感彻入骨，惟望痼疾早就痊愈，得以速承驱策。北望慈云，寸衷愈增恋恋。力疾言不尽意，谨将关涉此案文信各件抄呈，以备采择。

加函

敬再密肃者：乌石山一案，数年来俱系绅士林应霖出头控告胡教士，但呈词中有显露与洋人为难之意，语过激烈，某未便据以割行领事，故于拟割时□□□□□□，将该领事忽抑忽扬，藉以动其羞恶之心。割行后次日，星领事来见，即云昨日接奉尊割，所言亦大有理，互换一事我必结实禀明外部，约有八九分可成等语。兹将割稿抄呈，定能洞照。某握管时，一片血痕缭绕纸上也。至于某卸事后通商局不能设法接办，使此事之有成，以及该教士占地建楼、大兴土木数月之久，侯官县不能认真力阻，会勘时又不能竭力弹压，以致新楼被焚，皆非某商议互换时所能逆料。若谓英领事不受商量，力阻无益，何以前年冬月胡教士擅筑墙屋，某据该绅禀明，即亲履勘，面饬停工，一面割行领事，令其将已筑之墙毁拆，未筑之屋停工，某

以要事渡台，旋闻墙已毁拆，屋亦未筑；上年七月绅士又禀胡教士买就该山许姓屋地，欲图建堂，某亦即割行领事禁阻，旋亦中止。可知禁阻于甫行建筑之始，较易为力，若俟其筑成始行禁阻，其势固逆而难。盖与洋人交涉，苟遇有机可乘，即当乘间而入，倘略参疑虑，难免稍纵即逝。谨将吴署抚来信及伯相抄寄吴署抚信录呈钧鉴，足见该省通商局办理此事之不能得力矣。现在最棘手者查办主使绅士，某所拟办法各条闽省如能采择变通，定可迎刃而解。某在闽一载有余，深知闽省洋务难办甲于东南。通商局委员某久与挤掇，亦深知其于此事隔膜殊甚。上两年每遇棘手处，即局稿亦某代拟，苦不可言，难怪何总督有人多才少之叹。鄙意修约在途，闽中不可再生波澜，督抚事繁任重，岂能事事亲裁，倘于各海关熟悉洋务道员中酌调一员来闽互换，于大局不无裨益。

附：光绪三年七月割复领事书【已见《船政及抚闽公牒》，此处从略】

致总署函^① 光绪四年十二月

敬肃者：窃于十二月初五日接奉十月二十八日钧函，诸承指示周详，无微不至，并荷垂念殷勤，多方体恤，回环捧诵，感激万分。闽省乌石山一案，英领事多方矫强，以致未能就绪。近闻筱宋制军与英领事商办各条，均已深得肯綮，而星领事尚复格外要求，索赔款至五万元之多，诚属难以措手。钦奉上谕，飭日昌病体稍痊，仍即赴闽会商妥办。并闻英使威妥玛有于十月二十一起程来华之信，诚恐该使到后藉此更生波澜。某病本未痊，足疾尤剧，只可扶掖登舟，于本月初九日在籍起程，十六日到闽。统俟与筱宋、玉阶会商，再当将办理情形详细陈达。合先将力疾赴闽缘由肃函上达，以慰廑念。

上总署论乌石山案办理情形书^② 光绪四年十二月

敬肃者：英领事星察理于十二月十八日来见，口气甚为坚韧，仍持前此要赔款银五万元及严办林庆霖之说，并云是日文武各官在场目击，纵令百姓焚毁，实即官为主使等语。某再三与之辨驳，该领事终执前议，临行时又云若能依彼之说，将来乌石山教堂伊自能设法令其全数让出，但目前则未便明说云云。查闽省地方官前此所获犯人九名，通商局屡次照会星领事观审，星领事皆推托不来，突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该领事亲往侯官县署询问各犯口供，只有一名犯供翻异，其余大致尚属不差。次日星领事即函称犯供皆不可靠，久押亦属无益等语。该领事格外刁狡，无非意在讹钱。某细审全案情形，自当遵照钧谕，先行尽其在我，在我之理已尽，彼虽枝节丛生，而我之地步业已站稳，亦无所用其顾虑。当即会商筱宋、玉阶，设法仍拿首犯数名，并将绅士林应霖交县看管。俟由地方官讯问口供，并仍派员与该领事会商，再将情形详细布达外，合先肃陈。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一。原书未标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一。

上总署论乌石山案书^① 光绪五年

窃某到闽后，曾两肃寸函，具陈乌石山案情形，想已仰邀钧鉴。星察理利欲熏心，藉此案为恫喝之具，自始至终坚意要银五万元，且以此案系官绅主使为辞，不能以无足轻重之犯人抵数，语多狡展。当与筱宋商明，以为此案必先当尽其在我，然后能乘机而导、徐图消弭之法。因一面设法购线，于年内外续拿获首犯监生侯得忠、武生董经铨、武生侯德标等数名，并将林应霖交侯官县看管。其时适教士欲求私自了结，当亦派员略示羁縻，使与领事自相疑贰。星察理已见为结实办案，无懈可击，又疑教士业已私了，无可挟制，因于正月十八日见总督后，来某处谒见，初谈时犹以五万元罚款为辞，反复开导，减至三万。当又告以现在已为尔结实办理，尔若不肯了结，我即将全案咨请出使英国大臣转咨贵外部说理。该领事旋即转圜，允将烧毁洋楼已办犯人代为教士伸冤，其被毁屋料追赔银三千元，地基有无侵占、中外官会同踏勘定断各节，由伊据闽省公文禀明驻京公使，请为了结等语。至胡教士旧住乌石山洋楼计四五处，多有侵占公地，因自道咸年间官绅因循至今，未与计较，此次胡教士托人屡次来说，只求准伊照旧居住，愿将旧住房屋一概改低新起，被毁洋楼永不再起，另拣山脚一块地基与之互换，其主使、动手人犯均可从宽不办。某以该山究系通省名胜，若准令照旧居住，诚恐将来愈侵愈广，难以收拾，坚持烧毁洋楼是百姓之错，我自当澈底办理；侵占公地是教士之错，亦不能不澈底办理。嗣后教士仍托人屡求，均未允准。省中绅士亦复往香港延请状师与教士理论。盖我理屈之处业已办到领事输服，彼已无可挟制，则彼理屈之处只可由绅士出面与之据理争执，或者争得一步是一步，挽回一分是一分也。兹先将十八日与英领事问答节略抄呈钧核，所有将焚毁洋楼案先行办结情形，容俟该领事观审后，再当会函陈达。恐关慈廛，先将大略缘由上闻。

上总署论乌石山案办理情形书^② 光绪五年

敬肃者：窃乌石山洋楼被毁一案，前已将办理情形详晰肃陈，想邀钧鉴。星领事于二月十二日申复，有查上年林应霖呈禀大宪中有请将洋楼拆毁之言，此系主使确据，请查旧案便知，务望严加重办等语。当即吊查旧案，林应霖实有此禀，不知通商局何故将此禀照会领事，以致据为口实。所幸禀中系请中外官会同拆毁，业即据情折驳，星领事不复置辩。旋又来回数次，复为割切开导，当允于二十五日观审。是日林应霖到堂递亲供，其主使之武生董经铨、监生侯得忠、林依奴等均皆供认主使及动手放火不讳，照列各定以流徒、枷杖等罪。林应霖虽无主使确据，亦加以不能劝息之咎，定以摘去顶戴、停委三年。星领事及翻译等在旁观看，均无异词，绅民亦皆贴然。星领事以为案已办妥，求将告示发阅，当又以告示附入割中。又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一。原书未标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一。原书将写作时间误标注为戊寅（光绪四年），今据史实改正。

云史教士于八月初三日失去家伙杂物，约值银一千零四十五元，亦经照数追赔，派会办通商局道员方勋送交该领事转给。现据方道回称，星领事已面称此案办理妥愜，惟案经通详，销案之权不能自主，只可将此案办理妥协情形详请伊驻京公使及伦敦外部大臣销案等情。拟俟该领事申陈到后，再将办竣情形会衔奏结。至乌石山寺观，从前本系平房，自道光三十年、咸丰五年出租后，教士全改为洋楼，且复得步进步，侵占未租之地，该处绅董因租契内并无永租字样，且实有侵占确据，业延状师在领事处控告。据领事云，伊系保租之人，尚须回避，将来应由上海刑司来此会同公断。看来此案已有的实凭据，倘能就此全行要回，亦可永绝祸根。而外国状师向与其使臣、领事平行，绅董等已将教士侵占凭据和盘托出，交与状师阅看，将来该使臣及该外部藉可稍知教士在中国恃强横行之底里，暗中亦可消弭多少祸根，于大局不无裨益。恐关慈廛，合将此案即可议结情形先行肃达。

上总署论乌石山案办理情形书^① 光绪五年

敬肃者：顷接钧函，转述闽省来函谓各犯均已办妥，惟主使一节须候某到闽办理，此则某有不能不略为剖白者。查绅士林应霖主使烧毁洋楼，并无确据，即有确据，某可办，即闽省大吏亦无不可办，何以此一节必候某到闽办理？大概因闽中谣言，谓林应霖曾于上年到潮州递呈之故。其实林应霖到潮递呈，系在上年二月初八日，十二日即行回闽，新洋楼起工系在五月初间，某其时何由悬揣教士于五月间之必建洋楼乎？且林应霖同来递公呈绅士尚有二人，其时某尚未开缺，公呈中无非请某早日回任等语，并非为乌石山案而来也。现已会商筱宋、玉阶，将林应霖暂行交县看管，将来如审有主使实据，自当照例严办，即无实据，似亦不能不加以不能劝止之咎。惟星领事忽即忽离，殊难把握，昨于十八日见制军后，仍来某处谈及此案，似有转机。据云闽省所办犯人及观审、会勘、追赔各节，伊虽不能自主销案，然可将以上各情详请公使、外部可否销案等情。看其情形，似已渐就范围。旋又问及上年秋冬间闽县所购马场有无就绪，答以洋商能照时价租赁，似亦不难。看来此案只可分两截办理：烧毁洋楼之案，如星领事肯照十八日所言，则此节可以先行议结，俟会勘、观审后可以先行奏结；其教士侵占地基一节，已由绅士延请状师控告。此屋确是暂租，并非永卖，将来原、被告到案后，该国刑司想亦不能不照律公断，或者可以设法迁移亦未可定。惟绅士控告之事，断非一二月所能就绪，某拟俟该领事办妥会勘、观审后，即一面会同奏结，一面回籍。缘赈捐现须截止，某经手甚巨，不能不赶紧回籍料理未完事件。但恐筱宋、玉阶以某系奉旨特派会商之员，现在案未全完，不肯令某回籍，尚求钧处以烧毁洋楼案应由官先行议结，侵占地基案应由绅士控告、另案办理各情形函告筱宋、玉阶，庶某得以及早言旋，料理赈款未完之事，免致逾限干咎。系铃解铃，务求援手。教士前有照旧居住、人犯免办之议，筱宋、玉阶及鄙见皆不以为然，似可无庸置议。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一。原书将写作时间误标注为戊寅（光绪四年），今据史实改正。

上总署论乌石山案办理情形书^① 光绪五年

敬肃者：乌石山烧毁占地新楼一案，正月十八日英领事星察理来见，本已面允烧毁一事就此了结，并云将来绅士控告教士占地，伊必竭力设法令其迁移出城，亦不用电线局与之抵换，惟马场一事必求飭地方官代办等语。答以如果贵领事能如此认真，马场一事必可仿照各口之例，由绅民租与洋商，但须照时价纳租，渠亦应允。惟近数日忽又派人来求减租，并索马场必能办成之凭据，犬羊之性，得步进步，诚属可恨。惟烧毁洋楼之犯业已妥办，先已尽其在我，该领事近日申陈亦并未挑剔所办犯人各条，只求再加满意，看此情形，必须稍为相持，方能就我范围。某现仍在此等候该领事定有销案确据，再行起程回籍。知关靡念，先此奉达。

上总署论乌石山案由书^② 光绪五年

敬肃者：窃某前肃各函想邀钧鉴。星领事于二月二十九日将乌石山焚毁洋楼之案业已妥办了结各情具文伸复，当经会衔具奏，并具公函陈达在案。三月初一日英使威妥玛到某处谒见，寒暄后即谈及乌石山事，以为省内各官林立，何致纵令百姓焚毁教堂？某当将教士侵占激变各情形详细告知。威索阅领事结案申陈，并云：“我在路上已看见有结案告示。”旋又云：“前闻总督有允许教士数条，一准照旧居住，一准在山上另择地起盖，以换焚毁之屋。现在后一节案何不照此办理？”某答以教士有此一议，惟制台并未答应，况各犯现已严办销案，此时此局万做不到。威问应如何方能做到？答以教士侵占实有确据，自应将原屋归还董事，全行移出，方为公道，否则照前议移换电线局。威云：“烧屋之后即赶令出城，此节亦做不到。可否将烧毁之楼拆去，不准再建，侵占围墙亦行拆去，原租之屋一概改低，似可通融办理。”答云：“福州百姓连遭水灾、火灾，皆归怨于乌石山洋楼高耸，如教士仍要在乌石山居住，必难相安。我两人同办之事，岂可使有后患，不如由贵大臣劝令迁移，以断葛藤。”威云：“城内如有不关风水之地，可否另择一所，以便劝教士迁徙。”答以西门内似有一旷地，只要照民居屋式建造，无碍方向，事属可行。威立即要前往看地，当派道员方勋带伊往看。初三日威又偕星领事来寓云，昨看之地教士嫌其低隘，问再有地否。答以古钱局及城西、城北尚有空地三处，威又立即亲自往看。

初四日威来寓云：“三处地均经看过，我有一处最合意，无奈教士皆不合意。我极力训飭教士，而伊总不允从，我实调停不来，只好听两造打官司，但恐将来两造必有一造吃亏，不如能求两全为妙。”答以我意亦是如此，但今已有四处地方任拣，而教士百般刁难，贵大臣每日为此事往返奔走数十里，教士尚且不肯体谅回心，可知平日教士之恣肆。威云“教士归教会专管，外部不能制伏，然胡教士此次回国，必不能再来。我再等一二日，看教士有无转机，再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二。原书将写作时间误标注为戊寅（光绪四年），今据史实改正。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二。

来尊处奉商”等语。

某看威使情形，焦急万分，极欲转圜，无如教士执迷不悟。而威使此次颇怪星领事将彼洋楼被烧有理之事先行了结，而留此侵占无理之事，无可挟制，教士亦因此与领事龃龉。某仍相机行事，但略可将就，无不做人情与威使也。威使云：“此事无论能了不能了，数日内即要回香港遣其家眷回国，然后往粤省商理子口税之事。”又云：“（燕）〔烟〕台之议，各大国嫌免厘之界太窄，是以略有变更。”当告以中国养勇全靠厘金，无厘便不能养勇，无勇则土匪必多，道途易于梗塞，将来洋货必难流通，于外国生意大有窒碍。威嘿然良久曰：“须俟各大国使臣齐集，亦非必不可商。”又云烟土可以加厘等语。鄙意趁威使在此，能劝教士办至以地抵换最妙，否则只可由绅董与之争讼。据威使云，若有侵占凭据，由公堂断令将原屋交还，其时即不必以地与之抵换，教士虽横，不敢抗也。某因赈捐即须截止，亦即拟回本籍料理经手未完之事，以免贻累无穷。缘某在旧卷中寻出各项侵占凭据，即前呈清折二件所录各条。已交与制军、中丞，并抄一份交与绅董转交与状师矣。状师云有此凭据，必可得直。

顷威使又遣人来说云：“再同在此多等数日，谐固妙，即不谐，他日教士若有转机，再同回闽商办。”某亦复允之。合将现办情形肃泐布达。

上总署书^① 光绪五年

敬肃者：窃查乌石山烧毁洋楼一案，业将办结并威使到闽后屡欲择地抵换各情形先后肃泐布陈，想已仰邀钧鉴。三月初十日，威使欲将英领事所租乌石山之范公祠、积翠寺公馆换与教士居住，而令领事全行移出南台，教士迁出即将乌石山道山观左右之教堂、洋楼全行退出归还等情。查领事租赁范公祠等处业已三十余年，今以领事租屋转租教士，而将教士原住之屋全行退还绅董，似尚合算，当与筱宋、玉阶商明，派委道员方勋等前往踏看，拟将范公祠积翠寺剔开归还中国，而将范公祠西边领事住屋及菜园余地换与教士，分清界限，界外不准教士再筑，屋样须照中国格式，屋顶不得逾二丈二尺。教士初已三面答应，当经议立租据，而教士旋又翻悔，以限制过严为词。威使颇焦急，以为教士如此无理，只可听其官司打输，逐令出城。威使因其家眷要回伦敦，已于初十夜开船回香港。某已将乌石山应驳各款开交绅董转交状师，凭据确凿，断可有胜无负。至烧毁洋楼之案，业已先行办结，某在闽亦复无事可办，而上年经手晋豫赈捐，为数甚巨，亟须及早截数停止，以符部议，亦于十一日起程回籍。惟某揣测威使之意，必预知教士理屈，决不愿其于会审时出丑，定授意领事于临审前数日仍转圜换地之议，或威使亲来仍申前说，均未可定。已与筱宋、玉阶熟商，如威使仍求以地抵换，或将领事租屋转换，似均可行，盖烧毁洋楼之案我所无理者业已办结，至教士侵占则为彼所无理之事，应轻应重，其权操之于我，筱宋等必能相机行事也。某现已于十六日行抵揭阳。知关慈廑，先行肃陈。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二。

上总署论乌石山案由书^① 光绪五年

敬肃者：窃某连肃各函，想已仰邀钧鉴。本日又接通商局道员方勋等来信，以英领事星察理述及绅董控告教士占地一案，绅董理直，教士理曲，此次必须将教士侵占实据于公堂上和盘托出，英国朝廷方知教士无理底里，若听威酋调停之说，必难永断葛藤等语。虽系星领事因教士覬觎其旧租馆舍，忿激而出此言，然欲使英国朝廷藉此知教士无理底里一层，其言亦不为未见。复据该道抄寄胡教士所延哈南状师驳禀之节略，语多掩饰，固已遁词知其所穷。某现已逐条签驳，寄该道转交绅董所延之希拉状师，以备译出辩驳。兹将代拟驳禀一件及胡教士原禀一件另抄呈电。正肃陈间，接筱宋制军及各委员信，以威使现又来闽，盖恐审期将届，教士吃亏，故决用调停之法等语。闻制军已派方道、盛道带同绅董到乌石山与威使争论，威使亦自谓绅董理直也。谨将原信抄呈。某濒行时曾与筱宋、玉阶商及，谓闽粤寄信甚便，此次绅董控告教士案有须某参末议者，但寄节略来此，必尽心参酌，折衷以求一是。抑万一此案大加翻覆，须某面商，某亦必力疾前来。此时筱宋已深谅某并无他肠，当能推诚相与。现在威使重到闽中，已决意专用调停，令教士择地迁徙，而筱宋令绅士往乌石山与之辩论，亦复深得肯綮，某似可无须前往。统俟续信如何，再当肃陈。恐关慈廬，合将威使此次复到闽中、仍系商议择地抵换、并无他意缘由，肃泐布达。

加函

敬再密肃者：乌石山之案，其关键全在道人陈圆成身上，盖该房屋自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六年止，所有明租、私租与教士居住，皆系陈圆成一人经手。同治六年春间陈圆成私立契据，将该房屋永远租与教士，经绅董查明送官究治，始将契据涂销。陈圆成释放后即逃遁深山，削发为僧，业已十余年矣，此次某到闽后，详阅全卷，知非此人到案，不能制其要害，因派员多方设法，始行购获。某当将陈圆成详细研问，据供该教士如何啖以重利、诱令将房屋永租各情，历历如绘。当飭亲笔书供，盖用掌模，并派局员善为看视，以收其心，仍令机密留存，故胡教士尚未知陈圆成已缉获也。缘恐彼一知陈圆成到案，必又设法搪抵掩饰，文章便做不到神品。拟俟会审时正在彼此辩论，由绅董将陈圆成突然送出作证，尔时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所有教士一切营谋侵占实据和盘托出，然后教士平日之劣迹可以暴著于五大洲矣。且即舍此一端，而论各项文卷证据，经某一一指驳签明，亦复犁然有据。某恐由官与之辩驳，彼族恼羞成怒，或致酿成事端，故由绅士请彼处状师控告，为以矛刺盾之法。威使及领事等今亦未尝不知曲在教士，不然何以前此索官绅罚款五万元，并索将烧毁房屋照旧起还，现在不惟罚款一字不提，即原住之屋亦议迁徙，虽以威使之庇护教士，亦复屡求择地抵换，并未敢为教士推波助澜也。在鄙见不过以为既蒙钧处委办，此事不能不彻底推求，冀绝永远祸根，而何制军未能深悉某命意之所在，总疑别有肺肠，在闽数月颇受折磨。其实某病至如此，何能复任繁剧？现在一舸归来，筱宋当可释然矣。至某病势委实沉重，二月间在闽病几不起，疏中不敢稍陈病状者，恐琐屑渎陈，失臣子以身事君之义。向蒙钧处推心置腹，委以重任，故敢详陈颠末，以明此次在闽认真推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二。原书未标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求全案根底,不肯含糊速了,实因欲绝永远祸根,并非与地方官别有意见也。

致总署书^① 光绪五年

查闽省绅士控告教士占地一案,现据方、盛两道禀称,英按察业于闰三月二十日审完,面与方、盛两道言及此案是中国有理,应俟回沪后再行查例判断。星领事亦与该道等言及道山观左右之屋,英按察可以断还绅士;文昌宫前之屋年限未满,恐难即时断还。威使对希喇亦言教士胡、史二人在此多事,亦须令还本国等语。惟威使复令领事于二十二日具一申陈,有藉端挑剔之语,想威使必系恐教士官司打输,绅士复效上年八月初三之举,赶令教士出城,于通国颜面上不好看,故预伏此笔,以冀将来案定后仍可在城内、城外租屋再住。且文内已云延至七月之久方得渐次伸理,既已伸理矣,尚何能藉端翻覆?即此可窥其用意系为欲图仍在城内外租地起见。鄙意如果教士肯离开乌石山,即于无碍风水民居之地另许租赁,做一人情于威使身上,想筱宋、玉阶亦必允行。所有一切详细情形,计闽省当必详布,无俟赘陈。

上总署书^② 光绪五年

敬肃者:福建省城乌石山英国教堂于上年八月初三日被百姓烧毁一案,前此英领事星察理视为奇货可居,谓为由官主使,欲议罚五万圆,并欲仍在烧毁原地起回教堂,兼重办绅士林应霖。原获各犯关禁侯官县署,星领事又复伪为医生闯入署中,函称该犯非真,纷纷争论。嗣奉钧处奏请特旨,派某前往闽省商办。到闽后吊集通商局旧案,类多残缺不全,又无干证实据,因将府县各旧案吊齐,凡有关于乌石山者皆分门摘要,亲自抄集,并饬委员购获当日出租是屋之道人陈圆成到案详加研问,参以文卷契约,而此屋系暂租而非永租方始确然有据。又恐力争过甚,彼族恼羞成怒,转致另生枝节,不得不为以矛刺盾之法,因与筱宋制军熟商,由出名租屋之绅董延请状师将某指驳该教士无理者三十余款译为洋文,交状师代绅士于英按察处控告,并将烧毁教堂之犯先行办结,取该领事销案文书存卷,俾免藉为口实。旋威使妥玛亦即来闽,见前案业已办结,无可挟制,因意在调停,力劝官绅仍准教士照旧在乌石山居住。该酋初到时盛气相向,众人恐有波澜,皆欲将就了事,某坚持以为此案曲直显然,若不趁此机会力与争持,俾令永断葛藤,则将来民教不和,隐忧滋大。其时尚有人要某写一包教士迁出道山观凭据,然后照办,否则即依威使之议而行。某委婉开陈,方免决裂。嗣众见威使不能以势胜理,气焰稍衰,亦遂均照力与相持之议。威使旋回香港,某见前事已成铁案,而烧毁教堂一节又已办结,亦即回籍。威使旋又赴闽,仍以调停之说进,其时两造业已到案辩论,绅士理直而教士理屈,威使虽欲庇护而无可如何也。迨后英按察判断教士归还道山观,筱宋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二。原书未标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二。原书未标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制军仍准以电线局租与该教士居住,每年租银三百圆,以二十年为期,并准展限三月,届期将道山观交还,从此城内民教祸根可以永断。胡教士业已回国,闻此后亦永不来华。闽省教风本极猖獗,自此案办结之后,各处教民颇为敛迹。此皆由钧处多方训迪,随事指迷,故某不致辱命。其中详细情节,想筱宋制军必据实陈明,无庸另赘。福建候补道方勋随办此案,甚为出力,可否作为钧意函致闽省,嘱其随案甄叙之处,出自鸿施。

卷九七 书信八

上总署论海防事宜书^① 光绪五年

敬肃者：顷于八月二十六日敬奉防字第五号钧谕，并赫总税司所拟练船章程三十条，仰见钧处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于经费支绌之时，为未雨绸缪之计；于众人视为藩篱足以自固之日，独切若涉春冰、若履虎尾之忧。读至“置此船于若有若无，敌来无所措手”二语，益钦佩于外间情形利弊明察秋毫，回环三复，不禁涕零。窃以为目前东西洋环而窥我，我若加一分整顿，彼即减一分轻藐；我若早一日自强军事，彼即早一日消弭衅端。盖必我有可战之具，而后来可出于不战；若我势不能战，而希冀旁人调停，使不出于战而出于和，则其势必至于战而后已。赫总税司所拟战船章程，虽其中未必无私，然在目前言之，则时不可失，事不可缓。盖今日游移不决之时，即后日所谓机会难逢之时也，任其蹉跎，必致悔之无及。其中严选督办大员，是全篇第一紧要关键，盖我之大员能廉能勤，能精通操务，则彼即有所忌惮而不敢擅专，有所敬畏而不敢擅专。钧旨所云“令人办事不能不假以权，当思有以限制之”，此即限制之谓也。谨呈清折三件：一折系将赫总税司原议三十条每条略加准驳；一折系将原议未尽事宜引伸其说，以备采择；一折系将目前水师积弊和盘托出，俾钧处知症结之所在。盖外省海防犹之病人，钧处犹之医者，譬如病人不肯以致病之缘由及受病之深浅向医者从实说明，虽有扁卢和缓，恐亦无所施其挽救之方，此日昌所以不能不将外间实在情形详晰上达之苦衷也。惟求钧处不咎既往，策其将来，俾外间有可自新之由，庶群力当益收奋勉之效。至日昌久在群疑众谤之中，何敢侈口复言天下事？只以渥蒙知遇，又兼大局所在，不敢稍避嫌怨，伏乞钧处勿以第二折、第三折发归外档，庶几尚有余地可以自容。翘首慈云，无任感吁祈祷之至。

加函

敬再肃者：日前接子钱信，以美前总统允为调停，球事以北段归日本，以中段还琉球，以南段归中国，如果能照此办理，似亦可以收场。惟查琉球南北皆系瘠区，惟中段土名“邦霸”，为全球膏腴，倭人未必肯以此土仍归原主。且美、倭之交正洽，而倭又以全力媚美，美总统未必肯真心相助，想其所谓助我者，不过顺水人情而已。查倭人近来跋扈殊甚，即如寓倭华商出外游历，小事也，而倭之外务省动以掣肘，华人只许在附近百里之内行走。日光山一隅，西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三。

人游者如织，独不许华人前往，未免近于轻藐。大概彼以子戡前此照会过于直斥其非为辞，因而通商各事动辄掣肘，是则我之星使亦有骑虎难下之势矣。议者皆谓我于球事争之而兵端起，不争之而兵端亦起，此言固也，但力与争持，则兵端即在目前，我之海防尚未十分完备，诚恐成孤注之势；虚与委蛇，兵端似可稍缓，我之船械可以从速办练，当能操必胜之权。非谓任其得步进步也，但欲俟我军事稍有筹备，庶不致能发而不能收耳。四月间日昌曾上书，商请派一大员，或赫德为副使或正使，赴倭查办此事，但使有机可转，即当乘风收帆，未知有合机宜否？盖此事从前子戡操之太急，不能不用他人解铃也。总之，我于海防尚未筹办周备之前，似宜一意主和，内则迅筹战备，外则虚与委蛇，不可存忽战忽和之见。然此事即使目前能敷衍了结，而倭人矜骄已甚，势必更有无厌之求，惟有迅图自强，蓄全力以待之，庶几有洗耻报仇之一日。若各省仍如前此之泄泄沓沓，诚未见可以一战也。

近闻越南更为积弱，法人欲于保胜开口，得增兵河内以胁之，该国王内为刘永福所制，外为法国所胁，不一二年即当为琉球之续。越南失则法必求通由滇入蜀之路，而边事从此愈难收拾。俄于东海添设战船，是高丽不蹶于倭，必蹶于俄。暹罗早已听命于英，缅甸复将并入印度，将来我之属国若竟一一无存，岂不貽笑千古！故从前钧处所奏练兵、筒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事，断不可视为缓图，如何坚持定见，迅速举行，想钧处必有成竹在胸。日昌自办交涉以来，每见彼族情状恠，开口闭口动以兵船胁制，不禁发指眦裂，肝气上冲，是以每及自强一事，不禁长言以申明之。

附谨议赫总税司所拟海防章程三十条

一、第一条所拟“南北洋设两队船只，每队计碰船一只、战船一只、蚊子船八只，水手约五百名”一节，事属可行。

一、第二条所拟“南洋船只停泊南关，北洋船只停泊大连湾”一节，查大连湾、南关二处地险水深，山势回环，不特可以停泊蚊子船，而且可以为铁甲船坞，盖铁甲船入水必深，福州、上海二处船坞俱不能进入修理故也。日昌于光绪三年七月二十日续陈铁甲船未尽事宜折内，曾声明“大连湾、南关势居扼要，将来岛族与我有事，必全力以铁舶据此要隘，是二者敌之所必欲争，亦我之所必宜防”等语。闻日本于今年夏间曾派战舰测量南关、大连湾水道，并绘具图说，未知该处地方官有无禀报？且距南关六十里之大嵒山系属福建福宁府界内，海岛孤悬，上有田畴，可耕可守，地势连小嵒山合算则与南澳宽广相等，其地亦为商船必由之路，若为敌所占据，则南北之气不通，似宜移扎得力水师一营于此，既可先占要隘，又可兼护南关。

一、第三条、第四条所拟“各队每六个月调换一次，并在本洋属地习谙海面情形”各节，事属可行。

一、第五条所拟“由总理衙门会同海防大臣分派干员二人为督办南北队事务之监司大员”一节，查督办大员似可不必拘定监司文员，即文如司道、武如提镇均可，但必须选其能深谙洋操事宜似当于出洋学生中挑选。而又操守可靠者，优给薪俸，庶克胜此重任。

一、第六条所拟“由总理衙门会同海防大臣札行总税务司兼作总海防司”一节，事属可行，但一切调度须禀商总理衙门及海防大臣核夺，奉有批准凭据方可施行。

一、第七条“由总海防司派委海防司二人帮同督办各队事务之大员办理各队事务”一节，事属可行，但海防司务须的是上等品学而又肯真心教授者，方可充此重任，将来或督办大员

及总衙门海防大臣查有不称厥职的实凭据，一经知会总海防司，即当将该海防司撤委查办。并议定海防司及管船、管轮、管炮诸洋人，限五年内务将一切战守事宜认真教习，俾在船之中国人澈底通晓，分别议赏议罚。

一、第八条所拟“由海防大臣札行海防司作为战船管带官，随带副管官二员以及管轮、管炮、医生、书手”等件，事属可行，惟以上各员亦须由海防大臣并督办大员挑选中国官充当副海防司、副管带、副管轮、副管炮、副医生，以便认真学习技艺，庶遇有战事，外国官离开，中国官亦能自行调度。

一、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所拟碰船、蚊子船、战船分操、合操，以及按六个月、按十二个月互换教操，并于不生火等日操习军械各节，事属可行，惟一切章程均须由海防司、副海防司会同督办大员妥议，一由海防司申报总海防司转报总理衙门、海防大臣察核，一由督办大员迳报本洋海防大臣察核批示，以免旷日持久。

一、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所拟将各队各船之水手人等轮流调赴战船，亲随海防司当差，并各队管带官订日亲赴海防司战船，以便海防司将战守事宜详为晓谕，又每十日由海防司带同管轮、管炮人等亲赴各船查察船内外事件以及炮械，并点验存储军火各节，事属可行，惟海防司前往查察之时，副海防司亦须带同中国有执事人等随同前往学习一切查验之法，方有进益。仍按十日之期海防司会同副海防司申报督办大员一次，督办大员按两月将情形申报海防大臣一次。

一、第十七条所拟“各项船只随员以及水手人等，每月所得薪俸交由海防司发给，造立帐册开销”一节，查发给官兵薪俸、口粮，应每月定一准期，由督办大员邀齐海防司、副海防司当堂点名，三面发给，不得扣克丝毫，并将每员、每人发给薪俸若干榜示营门。如中国官有扣克情弊，准海防司密申总海防司转申总理衙门查核严办。

一、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修理船只一节，应由海防司、副海防司核妥申请督办大员知照福州、上海两船厂言明办理。

一、第二十条所拟“预备购办军火”一节，事属可行。

一、第二十一条“管带官应将薪水帐目备交海防司”一节，事属可行，惟须与副管带、副海防司会商会衔。其支取军火一节须由海防司、副海防司会同申请督办大员核准，方能照取。

一、第二十二条“每月底由海防司将此月所办各事并船中情形申报”一节，事属可行，惟海防司须与副海防司会商会衔，先由督办大员查核，再行申报总海防司转申总理衙门及海防大臣。其各船帐目册亦照此办理。若中国官果有弊端可据，则准海防司独自申报。

一、第二十三条所拟“每三个月饬就近之税务司亲赴该船查核情形申报总税务司”一节，事属可行，惟须饬稍谙洋操之税务司方有裨益，并须饬税务司如查有情弊，无论是华是洋、是官是兵，总须和盘托出，不得稍有徇隐。

一、第二十四条所拟“每届一年总海防司亲身前往泊船地方详细察阅”，事属可行，届期海防大臣亦宜前往查看。

一、第二十五条所拟“各船水手经海防司查有不宜而欲罢撤者，督办大员应依从其罢撤；其管带官以及船上各员中若经总海防司查有宜罢撤者，总理衙门并海防大臣亦宜依从其罢撤”一节，查水手如有不妥，一经海防司申明督办大员，自应依从罢撤，至船中员弁如有不妥，自应分别查办，惟必须由海防司、总海防司及督办大员申明总理衙门并海防大臣，由海防大

臣派员查有实在劣迹，应即照撤。

一、第二十六条所拟“海防司或海防司所管战船内之人如有不妥，应临时酌夺订办”一节，查海防司及所管辖之人，如果查有真实不妥确据，小者即可由督办大员知会海防司罢撤，大者即可由总理衙门及海防大臣札行总税务司罢撤。

一、第二十七条所拟“各队船无事不必调开，致妨操练，若有事故，应由海防大臣一面札行海防司遵照，一面札知总税务司办理”一节，事属可行，惟须并札督办大员遵照。

一、第二十八条所拟“守护军火之兵即可日为习练，以期暂成海防陆路之劲旅”一节，事属可行。

一、第二十九条所拟“各队大炮应有之火药、铅弹，宜饬天津火药局并江宁机器局习造此等物件”一节，查军械最属紧要，不惟火药、铅弹宜制造，即枪炮、水雷亦宜制造，惟各厂机器或大或小，必须一律，机器既属一律，则所铸出之炮子、铅子彼此方可通用，不致仓猝缺乏。

一、第三十条所拟“将现有之蚊子船八号分为南北各队，预先操练”一节，事属可行，惟其余八号蚊子船并碰船二号，亦宜于本年秋间定购，庶几明年冬间可以赶到中国。

附谨议操练蚊船未尽事宜十四则

一、蚊子船能守而不能战，必宜辅以铁甲船数号，庶可相需为用。盖蚊子船炮只一门，若无铁甲船为之辅，则一击不中，退便无所依傍，转成孤注。倘因经费不敷，或先购新式之双圆台者一二号，抑或仍购土耳其前年所造之八角台者两号，样虽稍旧而价必合算。目前各国群起伺我，而俄、倭尤为榻侧之患，购器一事，非迅速、非决断诚恐不能有济也。

一、日本所恃不过铁甲船数号耳，然铁甲船最惧水雷，从前南北花旗交兵时，北花旗铁甲船及战船为南花旗水雷所轰破者十三四号，又上年俄土交兵，土国铁甲亦被俄之水雷轰去二号。且购铁甲船每号至少须百余万金，而水雷则每具大者不过数万金，小者或数千金，即鱼雷船每具亦不过万余金，如德之舍次考甫、奥之怀台脱、美之黎约翰，皆水雷名厂也。似可分饬各省、各口各设水雷厂，延请上等西人教造、教演，一遇事变，将水雷遍布本口内外，插标者半，不插标者半，虚虚实实以疑之。水雷为费不多，设我之水雷十能轰彼之铁甲一，则以下驷敌上驷，已是合算。况彼所恃仅此孤注，又安敢为冒险深入之计哉？

一、水师必兼辅以陆兵。从前北花旗以铁甲船攻南花旗，炮台有陆兵辅助者胜，无陆兵辅助者败，盖水陆必须相为倚伏，我之气始聚而敌之势始孤也。似宜饬各口各挑练精兵数营，各给后门快枪，专习西人陆战阵法，其枪子即附在各口水雷厂自行铸给，庶无仓猝缺乏之虞。一遇彼口有事，则此口可以轮船载兵应彼口之急，或遇水师受伤，亦可暂以陆兵补其缺。其操练蚊子船处所亦宜操练陆兵一二营，庶免敌人来攻，势成孤注。至陆营经费，即可裁撤不甚得力之经制营兵以弥缝之，似亦不甚费事也。

一、现购之蚊子船只有大炮一门，近闻外国新式快船每船前后各置大炮一门，设前面大炮一击不中，尚可掣舵转回后面大炮以击之，是一船可作两船之用，每点钟约能行十五六洋里。盖从前船以炮多、船大为贵，目前船又以船小、炮大、行速为贵也，船小则可以避敌炮，炮大则可以摧敌船，行速则可以占上风、追敌舰。似可商明总税务司，将未购之蚊子船八号仿照前后二门大炮者定购，庶更得力。

一、购船既多，价钱似可酌减。盖初制之船炮模、船模皆须草创，为费较多，故价亦较昂，

及至续制之船，一切模胎皆系仍用旧式，依样葫芦，其费较省，故价亦较贱。丁丑年夏间曾与赫总税务司议购三十八吨炮蚊子船二号，议明要与天津所购者一式，每号比天津所购减关平银一万五千两，因询价钱何以能减，赫答云现在续制之船可以仿照旧模，不用另设胚胎，工费较省之故。此即购船多而价贱之明证，惜此船旋闻以无款未购。

一、蚊子船之督办大员似不可以文员充之，缘文员大半柔懦，断不能涉历海上风涛。学生之曾经出洋者，如张成、吕翰、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诸人中，似可择其诚笃者挑充督办及副海防司之任，优其薪俸，督令认真学习，庶将来离开洋将，可以自成一队。即以目前情形而论，我之督办大员以及副海防司果能熟谙洋操，不惮辛苦而又操守廉洁，彼总海防司及海防司必畏而敬之，诸事得以熟商，庶发纵之权不致为彼所独操；若我之督办及副海防司犹是如前之贪惰钻营，彼必由轻薄而侮慢、而专擅，太阿倒持，遇有事故呼应岂能灵通？且赫既管利权，又管兵权，亦恐成尾大不掉之势。故督办大员及副海防司必须厚廩精选妥员，庶渐可以收回事权，而亦可渐得其规矩与其巧，否则离开洋将便不能成军，敌患日逼，将何以待之？至虚掷巨款，犹其小焉者也。

一、人才宜认真造就，并宜预为扩充。查船政学生及上海局司事以及各局工匠、各轮船水手中，本有聪颖奋勉、可以造就之人，或因廩禄不敷养贍，或因位置不甚公平，或因船主克扣工食，遂致废弃旧业，甚且有顾而之他者，是我辛苦储材，反供他人之用，岂不可惜！似宜飭各局厂另立课程，认真考校技艺，优者录报总理衙门存案，次第酌加薪水；厂中委员出缺，即以学生、司事之技优者充补；船中管驾出缺，即以大副、二副之技优者充补；大副、二副出缺，即以水手之技优者充补，俾令进身有自，庶肯精益求精。至各学堂仍宜精延西人，分途教授。其出洋学生亦宜广为挑选，源源派往外洋，精习水陆各营阵法及矿务、化学、制造等艺。其美国哈富学堂诸生，习已有年，亦宜认真披练淘汰，庶就范围。盖人才必须预储于平日，庶不致仓猝有缺乏之患，且凡事皆以得才为第一要务，无才则百事俱废也。

一、凡挑选出洋学生及水陆兵勇、各厂局制造匠徒并轮船工匠、水手人等，宜有的实保家，并议定年限，大约学成后必须为国家出力二十年或十五年，方准自觅生计，庶几不致贪厚俸而弃旧巢，亦不致因有警信辄纷纷告假，弃危即安。而其要则由于当局者不克扣、不屈抑，则人自乐为之用，虽驱之而有不肯去者矣。

一、赫总税务司原议南北队蚊子船，欲于福州船厂内挑选轮船二号，作为南北队战船，窃以为南北队既有西人教练战船，既作海防司等住船，则该船亦必可深受指挥教导之益，似南北队可共挑战船四号，学习分操、合操之法，半年一换，轮流往复，周而复始，数年之后不惟蚊子船可自成一军，而船政轮船亦可焕然改观矣。

一、军务肃清之后，不惟水陆营伍渐成暮气，即制造各局厂以及各轮船亦颇觉不能精进。如上海制造局所造之后门枪及大炮，其一切紧要(事)[物]件仍须购自外洋，其所造小铁甲船靡费不貲，而竟不适于用。至金陵之制造局，久在若有若无之际，更无论已。船政所造轮船，除五十匹马力之“艺新”一船系学生自造，然亦参用旧料，此外各船皆不能离洋匠之手。其所以不能精益求精之故，一因经费解不及时，随作随辍；一因各管厂委员多系滥竽充数，不能破除情面，且自己亦非内行，故不能鞭辟入里。至各轮船管驾，近皆安富尊荣，若非克扣工匠及兵勇口粮，何能如此坐拥厚贲？其广东机器局所制轮船，则皆购买洋船旧机器而添修船壳者，尤不适用，此不惟远不及船政之船，而且不及上海制造局之船。似宜通飭各制造局厂，另

立章程,认真整顿,重赏重罚,庶各局厂有精进之日,即中国有自强之期。并飭各省于制造等局经费依期解足,庶办事者不至时存中辍之思,而暮气可变为朝气矣。

一、原议南北各队各设洋医生一名,窃以为医生关系行军锐气,不独洋医宜设,即华医亦宜设。似宜于行军各处添设医馆,精选内外科名医,并加储药料,庶两军相交之际,受伤之人不致一伤即死、一死即弃,人人无退缩之心,而锐气可增矣。

一、机事不密则害成。近闻夏间密谕外间颇有抄传,即香港新闻纸馆亦有引及者,其中固有示弱之处,亦有嫌隙之语,倭人文字相同,于各口均设有探报,倘被抄传,未免又费口舌。此件未知系由何省所传,想各督抚皆系老于洋务,断不致有漏泄,当系转行文武衙门不能慎密,亦未可定。似宜函商各省,凡遇交涉洋务机密事件,于无关涉之属员不必转行,即有关涉之属员亦只可密函摘抄,不用公牍,庶免书吏辗转抄传,以至宣播。

一、军火为战争根本,战争开而无军火,犹如鱼之无水、灯之无膏,其祸可立而待。似宜密行沿海各省并各局厂,查明各存新式后门枪若干、枪子若干?其枪是否系亨利马尼,抑系中针林明敦?各存前门钢炮若干、后门钢炮若干、实心弹若干、素常炸弹若干、瓜子炸弹若干、凝铁炸弹若干、碎铁弹若干、火药袋若干、火药若干、水雷若干、火箭若干?其后门枪炮子、枪子、水雷、火药、炸药、药饼等件,何项能以自制,抑或均须购自外洋?其能自制者,钢料、铁料以及一切需用料物共存若干,应寄信外洋预为购储者若干?水雷系何式样,兵勇能否自放?枪子、炮子模式属一律可以通融应用者若干?工人离开洋匠能以自制船械者若干人?各兵能操洋阵者共有若干人,能放后门枪炮者若干人?其轮船管驾以及管轮、管炮是否洋人,抑系华人?如系华人,能否谙悉洋军水战分操、合操及测量规算之法,是否由学堂出身,抑系由领港出身,系何名姓、薪水若干、公费若干?该船平常行驶马力若干匹、试用马力可至若干匹、吨数若干、装满吨数吃水深浅若干、一点钟可行若干里、需煤若干、仓能储几日所用之煤、是否卧机抑系立机、其汽机锅炉是否在水线之下、锅炉是何格式、是否省煤?正炮若干位、边炮若干位、吃药吃子若干重、膛径若干寸、是否前门抑系后门?船中水手能放炮者几人?后门枪若干、手枪若干、大小弹足储几次战事之用?桅若干枝、舳板几只、水龙几架,以上三者各兵能否全操?旗语能否深谙,该语抑系用汉用洋、各船通语旗式曾否一律制备?倘遇战事,该管驾是否可以冲锋,能否预具不致退缩切结?又各处存旧式无用枪炮若干、旧式略可用者枪炮若干?新建炮台若干、得力之炮若干、得力之兵若干?该台共已用款若干?务飭各省、各船厂、各制造厂将以上所询逐条逐件详细登覆,分别开具简明节略呈送,庶钧处一目了然,可知某项军火缺乏,即可以分飭预购某项军火存储,以免仓猝缺乏、措手不及。盖有枪炮而无弹无药,即与无枪无炮同,故不能不未雨绸缪,抑亦藉此可以考证各省有备无备之大概也。迩来各省员弁一闻办理海防,无不眉飞色舞,何则?趁此添募兵勇者可以以少报多,趁此购买枪炮者可以以贱报贵,趁此建筑炮台者可以任情浮冒而无可稽查。即如广东虎门炮台,建筑至今业已五六年矣,台基尚未造成,糜饷已数十万,盖因经费不足,随作随辍,而款多虚糜,督工员弁因而从中染指更可不问而知。闻日本近又以敝枪贩至中国发卖,是又不能不认真查察,严飭各省委员不可一误再误也。

一、使德道员李丹崖于军火、制造,尚能用心讲求,赫总税司此后续购各船,似应函嘱劄刚、丹崖,或各办一半,或会同赫所派购办之员认真考校,庶价钱更可核实,而我国使臣从此能以自办,将来更免事事求人。

附上总署论水师情形

窃查海防自开办以来,未能认真整顿,其故有二:一因经费不足,一因人言太杂。经费不足则局中不敢放手办事,人言太杂则一事尚未办成,谤书业已盈篋,谁肯舍身以从众镞哉?读钧函“与其置此船于若有若无之间,敌来无所措手”二语,仰见明烛万里,知彼知己,辄为痛哭流涕、仰天太息而不能自己也。今试以目前水师实在情形言之:

外国水师全用轮船、铁甲船、碰船、蚊子船,而中国水师则全用拖罟船、红单船,无风则寸步不能转移,此船之不敌也;中国近亦兼用轮船,然外国战船专用康邦卧机,一切机器全伏在平水线之下,炮火所不能伤,中国所造轮船除威远、扬武、超英船系用卧机外,其余皆是立机,一切汽机、锅炉俱在平水线之上,易为敌炮所伤,机器一被炮伤,则丝毫不能转动。且彼船以铁而我船以木,坚窳相距更若天渊,此又轮船与轮船之不相敌也;外国带船之将皆是从学堂练习后,又在战船练习,中国则仅有船政数船管驾如张成、吕翰等系从学堂及练船出身,其余皆由领港出身,于风云、沙线、测量、攻击之事毫无把握。然由领港出身犹略知水路也,若上海制造局之轮船,其管驾则多由通事出身,但工揣摩,不谙驾驶,并水路亦不能熟悉矣。然管驾犹是中国人也,若粤中之轮船则全是以外国之流氓为管驾,其船前属英领事代购者,一切管驾、水手出缺,即归英领事荐人充之,其船前属法领事代购者,一切管驾、水手出缺,归法领事荐人充之,否则该领事藉为口实。以经武御敌之利器,成酬应人情之具文,设有事故,管驾洋人势必辞去,该船岂非废物?且其船不惟不能打仗,而且不能驶出大洋,本洋商之弃物,而我以重价购之,相沿已十余年,并非始自今日,颇成积重难返之势。此又管驾与管驾之不相敌也;然水营而有拖罟、红单,犹是第一等之水师也,其次则或有兵而无船,或有船而无炮,或仅有当差之兵而无操练之兵。其有船者,大概以包私货、漏厘税为事,然仅能在沿海、沿边行驶而已,非能破风浪以出大洋也。其有炮者,不过铜质、铁质而已,膛大而子小,遇提镇出巡则轰然三声,以示威重,而炮手之能事已尽,非能审准敌船、攻坚击锐也。敌用后门枪以助炮力之所不及,而我则用火绳枪,其余不过藤牌、矛盾、锣鼓等物,皆饰观之具,非制胜之具,是军械与军械又不相敌也;一兵之钱粮几何,而提、镇、参、游、都、守之日用出于是,月费出于是,应酬之款出于是,进京及进省之盘川出于是,司书领款、发款折扣之费出于是。补一千、把、外委,由省城书吏而至提镇本标各营之书吏,无不有费。有费者技艺虽劣可以为优,无费者技艺虽优可改为劣,兵丁无赏而有能者不得进身,其有资而无能者进焉。由弁而将、而大将,皆无能所积累而致,然则大将中安望有奇伟英挺、深明韬略者出于其间哉?兵丁既钱粮不能自给,势必别营生计,既已别营生计,岂能顾及操演?然则兵丁中又安有技艺娴熟、冲锋陷阵之士出于其间哉?姑以南澳一镇言之,左营仅有拖罟二号,右营则一号亦无,其兵丁选自渔船者尚能上船不晕,其由南澳城内外挑充者,上船即晕,风浪不能站立,何况于战!以南澳四面环海,号称雄镇,兵丁宜可以狎习风涛,乃尚且如此有名无实,其他处更可类推而知大概。今日水陆兵事约略相等,总由于提镇俸太薄、罚太宽、所习非所用之故。俸薄则用度不足,必须克扣兵粮,罚宽则无所顾忌,必致肆行需索,所用非所习则平日既未谙操练之准绳,临阵安能责其进退之合度?似宜多设水陆学堂,精延西人之上等者为教习,选智略勇敢之士入堂学习,简练揣摩,由规矩而变化之,必能出类拔萃。并循环多遣委员出洋学习战争,期于尽其能为止。将才既富,然后优其廉俸,严其责成,裁改有名无实之营制。沿海约有铁甲船六号、蚊子船十六号、碰船四号、卧机兵轮船十四号、浅水根钵十八号,水雷、火箭则相机添

造,分为南北两队,陆兵与水兵相为倚伏,务在精而不在多,似以目前长江外海水陆各营经费拮据注兹,已足敷用。所习已成,定可伐敌谋而张国威,惟更张之始,颇费经营耳。

上总署书^① 光绪五年

承谕“目前所紧要者,惟整顿海防一事,缘中国举动彼国未必不留心侦探,若我虚张声势,并未实在见诸施行,适足以启其轻易之心”等因,尤见知己知彼,直如温峤(然)[燃]犀,诸怪毕现矣。盖倭人于上海、福建、厦门、台湾、香港,皆有探事之人,甚有改装中国衣服者。五月间闽省来一倭人曾姓者,即穿中国衣服,此改装之明证也。凤山县属有黄姓者,时往来于日本厦门领事福岛九成处,此在台湾探事之明证也。倭人与我文字相同,沿海不得志之士多有与彼为文字交,故尤易侦我密事。即如吴淞口操演轮船仅两月一次,统领又并不驻船,操法如何能精?闽省统领初则李成谋,继则彭楚汉,并未闻有统领带轮船督操之事。而且中国轮船分操之法,尚有一二船能以貌似,至于合操则皆全未问津。夏间倭有日进、竺波二兵轮船来华,中皆有西人教练,闻曾在吴淞观我水操,颇有轻薄之语,此钩处所以有虚张声势之叹也。总之,我不整顿轮船水师则已,欲整顿轮船水师,不能不延西人教练,日昌复陈督操轮船事宜疏中已剴切言之。

承谕赫德所陈海防章程飭即速为核复,仰见广益集思、刍蕘必采之至意。查此件钩函系防字五号,敝处于八月二十六日奉到,即于九月初一日肃函布复,并附呈清折三件,一折系将赫德所拟三十条分条准驳,一折系将原议未尽事宜引伸其说、以备采择,一折系沥陈水师积弊,封固后即托交汕头轮船带交上海刘道发驿驰递,大约九月二十前后必可上达钧览。至钩处抄示各件,均已读悉。其美前总统致钧处一函,所称从前有一文书措语太重,使其不能转湾,如肯撤回,则日人悦服,情愿彼此派员妥商办法等语。查所谓文书措词太重,当系指子崧初次照会“无情无理、不信不义”等字眼而言,诚如李中堂所云,措语本有过当。但格总统之意,系欲先撤销文书而后派使,其函中一云日人亦颇退让中国,一云与中国之大员妥商办法,一云两人各让少许,一云球事可望了结。夫琉球国已灭矣,王已虏矣,如果倭人毫无转圜,则无所谓退让也,无所谓商办也,无所谓了结也,无所谓各让少许也。既云尚可退让、尚可商办、尚可了结、尚可各让少许,则格总统与倭人必已密有成谋,或我能撤文彼即仍存球祀,抑仍照三分之说亦未可知。夫球祀果能尚延一线,则我亦何妨虚与委蛇。况既请格总统居间而不从其言,是又多树一敌也,似不如开心见诚,即全照格总统之言行,我之照会即明引格函“各让少许”及“宽让退让,商办了结”等语,以见我已撤文,则宽让一层业已做到,彼之所谓退让者只有存球一层,若能依照格语,则又何求?否则我照办而彼不照办,则曲更在彼,格当能为我力持公议矣。其照会似可派一大员偕美领事德呢同往倭国投递,似更多一干证,照会似宜说明子崧前文理虽是而措词太重,以为后日再争地步。并由钩处节抄格语,函托美使平安从中照料,想即可以转圜未可知也。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三。原书未标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目前防务尚未周备,西事虽了,而流弊更多,琉球一事不能不暂为含垢忍辱,以免即生波澜。惟我退一步,而敌将来必更进一步,若不认真自强,力除积习,诚恐含垢而垢无了期,忍辱而辱无止境也。格君所言“采用西法及亟图自强,勿中奸人覬觐之计”等语,颇属肝胆相照。窃以为衣冠制度断不可参用西法,惟练兵、制器、电报、铁路、造船、开矿、种植、织造等事,不能不采用西法。惟当毅然决然,为力改因循之计,则彼见我无可覬觐,自当各守理法,不特永销兵气,且可潜杜无数事端。否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竟如破落大户被邻居无赖藉端讹诈,无有已时,尚复成何世界乎?日昌素喜任事,现在复陈防务及奉复钧函,皆系暗中摸索,无当事实,盖家居不比在官有案牍可以查阅也。即为一身一家计,亦有不得不出之势,是以屡拟克日北上,冀图稍答涓埃,无如求效愈急,服药愈杂,则受病愈深。惟有多方调治,一俟稍有转机,自当即速北上,以供驱策而效涓埃。

上总署书^① 光绪五年

敬再密肃者:香港英总督燕轩尼士前为倭人邀游日本三月有余,适馆授餐,极意崇奉,推倭人之意,所以不惜币重言甘、联络该督者,盖恐该岛一与中国有事,必致罢其互市,彼土产无可销售,外货无从购运,势成坐困,故不得不联络香港英官,以冀兵衅一开,可以藉香港为销货、购货之地。况香港积存外洋军火甚多,彼又可随时采办,以资挹注,此倭人之深心也。故倭人三菱轮船公司从前专往来于横滨、上海,现又兼行香港,盖预为闭关后地步也。子戕信云,倭人甚穷,专靠贸易以资生计,若绝其互市,自可制其死命等语。不知通商各口岸皆有税厘,惟香港无之,故目前中外各货全以香港为归宿,将来即使我绝倭人互市,而倭人专以香港为贸易之场,是所损者在我而所益者在英人也。若欲援公法以责之,则香港系属英界,我固无从稽查,往来俱在大海,我亦无从拦截。此时粤中大吏似可将英酋燕轩尼士稍示羁縻,平日既有交情,则临时绳以公法,彼或肯俯首听命。该酋上年曾于敝局捐晋赈银五千圆,亦曾通信数次,近有带同王韬来揭阳一行之意,拟诺之,俟见面时有可以联络之处,当相机行事也。是否有当,敬请示遵。

上总署书^② 光绪五年

读十一月十七、二十六钧处两次与宍使问答各语,直如草蛇灰线,徐徐引入彀中,直至宍使说出“不落空”三字,便如探骊得珠,牢不放手,如此枯窘题目做出绝妙文字,想见惨淡经营,天雨粟而鬼夜哭也。

伏读大疏,拟购土耳其之八角台铁甲船二号,并筹款四十万两以助南洋经费之不足,仰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一。原书将其写作时间误标为戊寅(光绪四年),今据史实改正。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一。原书将其写作时间误标为戊寅(光绪四年),今据史实改正。

见筹周密、未雨绸缪，于无可设措之中为顾全大局之计，无任钦服。查土耳其之八角台铁甲船式，前后吃水仅十八九尺，于中国洋面最为相宜。前接李丹崖信云铁甲船之八角台者，系属旧样，兹某细询出洋学生刘步蟾，据云：“八角台者，系用人力放炮，虽稍呆笨，然放炮之前人受伤，尚可以后人续补之；双圆台者，系用机器放炮，较为灵便，然机器若一受伤，不能以人力即时弥缝，故英国现造铁甲，仍有八角台者，亦有中用八角台而前后用双圆台者。土耳其之八角台铁甲船，曾亲上该船阅过，甚为坚固，亦属新式。且外国并无停造铁甲之事，只是精益求精。”等语。查刘步蟾曾在英国铁甲船学习数年，所言较有依据，似土耳其之铁甲二号如果未售，自宜速购。某于二年冬间曾面嘱李丹崖、日意格探询此二船式样、价目，当于三年夏间接其回信并式样、价目、图说等件，甚为详尽，旋因无款未购，兹将图说等件寄呈钧览。倘此件若能购成，似可将原来图说参证，以便按图索骥。又，现闻此船业经为英人购去，未知确否，想须李丹崖回信，始能得其实在消息也。

现购之蚊子船、碰船固属利器，但以蚊子、碰船辅助铁甲船，自见其相得益彰。若如赫德所言，有蚊子船、碰船而铁甲船可废，则未免启人疑窦。盖蚊子船只能于浅水行走，不能驶出大洋。即以大沽口而论，仅有蚊子船四号守口尚属不敷，敌人铁甲若迳从旅顺口驶往临榆一带，以至锦川湾、辽东湾各海口处处皆可登岸，即处处皆逼近我咽喉要地，蚊子船能出大洋以拦截之乎？固不能也，是可疑者一也；铁甲船大者每点钟能行十三海里至十四海里，英国之赫起力铁甲船每点钟可行十四海里半有奇，即日本之扶桑铁甲船亦尚能行十二海里半，今蚊子船新者每点钟只能行十海里，旧者只能行九海里，彼行速而我行迟，安能追及铁甲船，使彼受我之一击乎？是可疑者二也；蚊子船舢面虽镶有钢皮，然厚不过五分，万不能如铁甲厚六寸至尺余、二尺者之坚，若中七寸径口以上之炮，即有沉没之患，是可疑者三也；蚊子船只有一炮，一发之后不能即刻继发，敌船若乘间围攻，即无续炮可以抵御，便当坐受擒困，是可疑者四也；敌人铁甲若在外口截我粮食，断我文报，蚊子船即不能出口外大洋驱逐铁甲，敌能制我，而我不能制敌，是可疑者五也。管见以为中国洋面宽广，仅有蚊子船十余号，原不为多，然似须辅以铁甲船数号，庶臻能战而后能守之妙，不至一发不中，遂成孤注。姑以台湾一口言之：澎湖口为敌所必争之地，极少须驻扎蚊子船二号，其余苏澳口、基隆口、沪尾口、安平口、打狗口、东港口、乡桥口，每口至少或二船，或一船不等，而后山各口不与焉。盖蚊子船洋人谓之水炮台，其势能静而不能动，能守而不能战，大洋若有敌之铁甲堵截，则我不能以此口之船援彼口之急。中国要口如台湾者奚啻几十，以每口须各备蚊子船二号推之，非百十号不能周密，并非购铁甲船须筹大款，购蚊子船即不须筹大款也。此后倘欲添购蚊子船四号，合之已可购铁甲船一号，似不如合各省之全力，购就新式铁甲船数号，连同已购之蚊子船、碰船、旧式之轮船，认真合操，庶几可战可守，南北洋连为一气，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血脉既已贯通，或者无懈可击乎？

至于碰船，身轻行速，足以探敌，仅购二号，亦属必不可缓。然赫德谓能包破铁甲船，则似亦未敢尽信，何则？碰船满载仅重一千四百吨，而铁甲船满载有重五六千吨者，有重三四千吨者，即如土耳其拟售之铁甲船，亦重四千七百余吨，碰船有冲锋，铁甲船亦有冲锋，譬如重船与轻船相碰，自必轻船受伤较深，重船受伤较浅；马力较大之船与马力较小之船相碰，又必马力较小之船受伤较深，马力较大之船受伤较浅。碰船舢面虽有钢皮包裹，然皮厚亦不过五六分，铁甲船则甲有厚一尺余至二尺余者，以厚攻薄，则薄者必更吃亏。碰船速率一点钟

能行十五海里，新式之铁甲船亦能行至十四海里半有奇，是其速率又不甚悬殊也。若以炮而论，则碰船有二尊二十五吨之炮，铁甲船则自四尊、六尊至十余尊不等，每尊重自十八吨起至八十一吨止不等，英国之英非特四布双斜圆炮台铁甲船即系配八十一吨炮四尊。是炮与炮相较，亦铁甲之炮重而多也。故谓碰船能御敌制胜则可，谓碰船能包破上等之铁甲船，则其言似未可靠。果尔则西人专制价廉工省之碰船以破敌足矣，又何必倾国之力，纷纷以制铁甲哉？盖赫德只算及蚊子船、碰船攻人一面之利害，并未算及铁甲船攻我蚊子船、碰船两面之利害故也。窃以为钩处此次电致李丹崖商购土耳其之铁甲，倘其未售，固属尽善尽美，万一业已出售，似须另购数号，以资战守。管窥蠡测之见，虽明知无当万一，只以明镜不疲屡照，是以不揣冒昧，仍敢献刍蕘之一得，以备采择。

又闻英国购买奥国新创之鱼雷快艇，每点钟可行二十二三海里者，最为攻铁甲船利器，英人称为闪电攻，谓其行驶如飞，敌弹所不及中也。盖蚊子船、碰船系属明攻，明攻者敌人得而防之，鱼雷快艇系属暗袭，暗袭者敌人不得而防之也。该艇每号配鱼雷、竿雷各二尊，并勇六人，若联六号为一队，计水雷已有二十四尊之多，而人数不过三十六人，彼铁甲船若被我所击，已覆全舟，我水雷即为敌所沉，不过一二，似乎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可否由钩处函商驻西使臣再加询访，如果真确有此利器，即行购办若干，并延该匠首来华指授全法，俾沿海各口俱可仿照办理，似亦以我下驷抵彼上驷之一法。是否有当，谨候钧裁。

至铁甲船如已议购，管驾虽有蒋超英、张成、刘步蟾、萨镇冰、林泰曾、何心川等可备选择，而大、二、三伙以及管轮、管炮、管机器各项，缺人尚多，必须赶紧扩充学堂，练就人才，方能次第敷用。某前言吕翰可充管驾，今闻其人近已吸烟有瘾，此又不敢不据实声明者也。

钧谕勖以自医之余，出以医国，仰见栽植之殷，垂注之厚，捧诵回环，感极欲泣。惟年余以来某非不极力医治，以冀早日就痊，得承驱策，只因病入膏肓，药石骤难见效。又以求效过急，有时遇有转机，辄即投以重剂，转致病势反复。然不独某自医为所误也，即当官时治吏、治民，亦为求效过急所误，谅在洞鉴之中。顷接春帆信云，上海洋医之药，颇有起色。某病与相等，拟俟春暖，双足如能屈伸，即赴上海就医。万一仰叨福庇，沉疴得以就痊，即当星速来都，以冀报国恩而酬知遇。然某现虽卧病在籍，遇有关涉海防之事，未尝不反复推求，苟稍有所得，无论是否中肯，无不据实陈，虽明知无当采葑采菲之义，亦藉以稍表献芹献曝之忧。病魔缠扰，奋飞无翼，慈云在望，依恋万分。折件荷蒙代递，无任感悚。

复闽浙督何论倭人废球事宜^① 光绪五年

一、倭人废球事极可恨，但以防务尚未周备，兵事易发难收，不能不从长计议。鄙意此事其曲在彼，我若不遽行撤使，彼亦断不敢遽尔用兵，惟我则宜赶紧未雨绸缪，庶免事事落人之后。

一、目前防务仍以台湾为第一紧要，倭无举动则已，若有举动，必先图台湾，然后得寸则寸，得尺则尺。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三。原书未标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一、南洋通商各口皆不甚吃重，盖倭人气魄不大，恐碍及商务、显与泰西为难故也。惟厦门外岛与澎湖、台湾鼎足而立，倭若有事台湾，必据厦门外岛，以断我接济应援之路。

一、台湾轮路事未及办成，则澎湖尤为吃重。闻弟前饬吴奇勋添练各营，均以无费遣撤，可否仍饬该镇添募数营驻扎澎湖，认真操演，以顾台湾后路之处，出自卓裁。

一、澎湖须扎重兵，尤须预储煤炭、米粮，盖轮船只能靠澎，不能靠台，澎若无煤可以接济，则轮船便为废物。

一、弟前调孙提督开华三营驻扎台北，甚为得力，闻现亦因无饷撤回内地，但倭人前年系占台南，今若有事，必图台北，盖台北地最膏腴，又距琉球最近故也。可否仍商请孙提督带印渡台，以原营分驻基隆、艋舺，以顾台北之处，想我公必有主裁。

一、弟前在台时所练孙思敬、雷保全等炮队，数次剿办生番皆得其力，此军颇为可靠。上年孙思敬销差路过揭阳，述及现在操演不甚认真，炮皆生锈，今年见雷保全，言亦相同。可否严饬镇道仍照弟前定章程，由镇道分日轮阅，认真操成精锐之处，敬请卓裁。

一、福宁府属之大嵛山可屯可守，正与基隆对渡，似宜及早筹防，以免落后。

一、厦门道最为吃重，司徒及现补之孙公恐皆不能应变，必须选一稍有权略而又善于羁縻者，与英、德诸领事认真联络，又可密探倭领事之情伪，并可商同水提督预筹防务，此事甚为紧要。

一、弟于三年春间曾商请尊处会奏，将琉球驻闽使臣及随从人等一概饬令回国，免滋事端，奉旨照准，未知弟去闽后此事业经举行否？但前闻球人有在闽逼死渔妇之事，似球人仍有留存在闽者。逼死渔妇之事，鄙意前欲消弭，由今观之，仍以密令苦主告发为是，即可借此为题，驱之使去，但宜俟倭船去后方可举动。或密商令自去更妙。

一、倭虽有轮船来厦、来闽，不过欲探我于球事如何布置，断非即欲开衅也。祈密饬所属不必大惊小怪，致彼得以窥我浅深。惟防务不可不预筹、速筹，铁甲船尤宜速办，一误不可再误也。

一、弟三年在闽时屡次切商我公，以日本包藏祸心，内乱已平之余，必有藉端索诈之举，宜截留各饷以资购器、练兵，务必以全力专顾台湾，庶无后患，台强则闽强，而南洋各省亦强。其时公以兼顾为词，论理何尝不是？弟又请葆藩司、定臬司、叶、卢二道，嘱其向公处力求，其时玉帅尚未到闽。以倭变必在二三年之内，南洋海防经费有名无实，若不痛哭流涕、切实奏请截留京、协各饷以固台防，俟兵端已开，不惟无饷可办，即是有饷，亦断办不及。并云此事与漳、泉买顶凶一样，肯争执价钱者断以翻供，嘱其一一陈达尊听。又以请截留他饷疏中语气太松，朝廷统筹全局，必交部议，嘱请添改结实数语。司、道往复数次，原稿卒未更动。当时复告司、道，谓“闽中此时竭力接济甘饷，固于西事有益，但于南事必有大损。数年内闽必有事，甘省断来不及接济，我岂非从井救人？诸公宜再切实代回，闽台安危在此一举”，流涕托之。当时司、道亦为动容。但观司、道亦颇不以专顾台湾为然，即春帆之言亦复首鼠。司、道现在不过定佑亭一人死耳，其余芝岑、艺圃、善堂均尚在也，公何不请渠一询当日情形是否如此？若渠等当日不以鄙言上达清听，则司、道真对弟不住矣，但事属既往，不必深求。

一、春间在闽时，闻漳州镇总兵林宜华任意卖放汛官，连兵缺亦须贿求，名声甚劣，曾为汛官所控，兵心颇为离散云云。漳州为厦门后路，尤为吃重，可否调关镇国回任，并饬添练精勇数营，以为厦门后劲之处，出自卓裁。

一、弟本拟来闽面商一切，因于月底发动肝气，双足复肿，右足尤甚，卧床不能转侧，一转侧则筋络抽掣、大声疾呼，正与二月公来看弟时一样。万不得已，陈乞收回成命。闽抚渡台者三人，补帆已死，应毋庸议，春帆左半身不遂；弟则右半身不遂，两人合之始能成一完人，可笑又可叹也。

一、弟在闽时所陈球事、倭事，极于此时防事有益，敬以抄呈，务祈密阅，切勿转示他人，为祷。

一、弟前此奏请救下南北洋购办铁甲船，以备防倭，当时南北洋若肯帮同大声疾呼，认真筹办，事必有济。盖南北洋魄力较大，有同齐楚大国，可以合纵连横，不比邾莒小邦，奄奄一息，乃竟惧于清议，悠忽置之，此弟不能不有憾于齐楚诸大邦也。然今肯实力筹维，尚可挽回，乞公帮同呼吁，以冀集事。

一、李提督成谋前任厦门时，声名极好，兵心亦极爱戴。渠曾统领船政轮船，操练亦勤。可否会商奏请李提督南来，总统闽浙二省水师，辅以两省轮船及借李伯相三十八吨蚊子船二号，均归节制，俾得认真练成一枝大队水师，目前暂驻闽洋，将来何处有事，即往何处赴援，实于时事有益。务乞尊处核夺，疏请办理。

复总署书^① 光绪五年

敬肃者：窃前奉闰三月初一日钧函，当经抄寄闽省，兹又于四月初四日接筱宋制军专船转递闰三月十三日钧谕并奏稿一件，及与倭使问答节略一件，敬读之余，仰见审时度势，酌理准情，无任倾佩。犹复虚怀若谷，采及刍蕘，谨就鄙见所及，牖陈一二，明知扣盘扞钥，无当事实，然河岳高深，定不拒土壤细流之助，敬贡狂愚，乞宥斧钺。

一、琉球虽有三十六岛，而地窄民贫，专以捕鱼为生计，土宇不及台湾十分之二，有其地不足以富国，得其人不足以强兵，然而日本甘冒灭小之名，其意固不在琉球，不过欲藉端与我开衅耳。

一、钧谕云前接子崧信谓结局应在中国，而寅使又谓应在彼国，外务彼此推诿，揣其意无非迁延时日，将废球一事办成，彼时木已成舟，使我无从与争等因，此诚洞见症结之论。但闻倭船到球后，球王虽托病展期赴倭，而宗室子弟皆已尽室而行，实深琐尾流离之叹。倭人已将该地改为冲绳县，另派锅岛直彬为县令，是则倭人废球一事，业经木已成舟。江黄忽覆其宗，申息竟夷为县，迹其所为，岂特藐公法以遂鲸吞，实欲启衅端以图蚕食。以鄙意揣之，此事非特在外国难以结局，即在中国亦非空言所能议妥。钧谕所谓仍连合使与之理说，切勿遽归，致误收局，此全题极要关键也。

一、钧谕述筠仙所言，谓阻贡一节姑置勿论，宜以宗祀为重，昌言责之等因，但倭人如此悍然不顾，岂责备所能挽回？如谓专以宗祀为言，则岂独中国宜昌言责之，即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查琉球于咸、同年间曾与美国、法国、荷国立约，既各国皆与有约，即当急难相为扶持，似宜密致子崧联络美使、法使、荷使与彼争论，虽不能有济于事，然在我易于卸责，即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三。

在彼易于转圜。若美、法、荷肯引万国公法保小之例鸣鼓而攻，则我自无不可随声附和。盖以阻贡为言，则我势成骑虎，孤注堪虞；以保小为言，则彼犯及公非，众擎较易。筠仙自出使阅历后，洋务似有进境，维彼老成，瞻言百里，其言似不无可采也。

一、钧谕云琉球若任其废灭，彼将得步进步，从而生心，且亦殊失国体，若欲跨海远征，实虑鞭长莫及，计此事非集各国公评不能结局，而非到相持不下之时，各国亦不肯遽行出头等因，仰见知彼知己，虑远思深。查朝鲜、越南、暹罗、缅甸、琉球，皆我属国也，若以保护属国常例而言，则日本以兵威胁制朝鲜通商，法国擅取越南六省，暹罗明受英国册封、绝我贡献，缅甸毗连印度膏腴全被英人割据，各国如此横行，论公法均应声罪致讨。我国家目前所以不即与计较者，亦以大难初平，元气未复，不能不稍示包荒，徐图善后。然为朝鲜、安南等国而用武，彼虽不能助我兵力，尚可供我糗粮；若为琉球而用武，彼不过作壁上观而已，胜则彼受益，不胜则我独任其损，权衡轻重，似乎有所不值。且朝鲜、安南等国乃向系专属中土之邦，若琉球则前本分属于日本之萨岫马，不过贪朝贡中国免税之利，戴若二天，明中叶时亦曾为倭所灭，掳其王而夷其地，与中国不通音信者数十年，中国并未过问也。盖前朝亦以该岛为海外弹丸，无关轻重，故不肯从井救人，倘我为琉球而跨海远征，胜负之数姑不必言，万一他日朝鲜、越南亦援例乞援，允则力难兼顾，不允则何以厚彼薄此？合全局以图维，似亦有不能不从长计议者。至于泰西各国，近皆惟利是图，而我于泰西又无平日独亲独厚之国，虽到相持不下，彼亦安肯为我出头？即使出头，亦不过陈说暂留琉球名号，仍助兵费与倭，于我殊不合算。似不如含垢为好，虚与委蛇，以骄其气，一面急图自强，勿为得过且过之计，俟我力足以长驾远馭，然后一举而扫穴犁庭。勾践事吴而卒以灭吴，故论目前非含忍不能有济，论大局非发奋不能自立也。

一、钧谕以彼若一味蛮办，竟将中国体面悍然不顾，即将驻倭之公使、领事一概撤回，布告各国，谓琉球本系中国属邦，日本不遵条规、擅废为县，中国不能与此等国和好，并不说到用兵一层，以作弯弓不发之势，各国或不致群然袖手等因。仰见惨淡经营，筹维详尽。查外国章程，撤回公使即是失和，失和即是用兵，用兵即分胜负，胜者必更得步进步，负者必更亏中吃亏。果为侵占内地而用兵，自不必计及胜负，百姓虽肝脑涂地，亦复义无可辞；若为侵占外藩而用兵，则当先筹利害，然后再定进止，倘使害多而利少，或且慎发而徐图。论者谓倭人此次用兵琉球，与前次用兵台湾仿佛，用意相同，抑又不然。台南獐豕甫开，瘴疠极重，倭兵初进琅峤，即已受疫，迨夏秋间受疫物故者日数十人，势不能不求我转圜。若琉球则与日本之加哥闪美毗连，水土相等，不致有瘴疫之患，一不同也；倭兵进扎台南，初以为就地取粮，可以以屯为战，不知台南势等石田，粮饷仍须自日本接济，旷日持久，转运艰难，势不能不求我转圜。若琉球则日本一苇可达，无辗转递运之劳，二不同也；倭兵初进台南，固以为可长驱直入，不知经营甫定，而我之大军已随其后，彼跋前疐后，势不能不求我转圜。若琉球则在彼肘腋之下，论地利则我远而彼近，论情形则我生而彼熟，三不同也。然则日本之用兵台南，因有所顾忌而彼此相持，因彼此相持而转圜了事，今于琉球若尚有所顾忌，断不敢如此横行，既已如此横行，则断非空言所能阻止。我若力量有余，则惟有声罪致讨，遣偏师以克复之；倘犹未也，似不若合有约之国，责其不能字小，作为不甚着急，徐徐与商，俟一二年后兵力可以兼顾，然后毅然立定抚剿之策，其时始将公使、领事一概撤回，固不迟也。

一、日本兵额不多，困穷殊甚，而逐年敢猖獗若此者，恃有新购之铁甲船二号，技痒欲试，

故汲汲寻衅，冀清宿累而展新猷。然铁甲船并非难得之物，彼可购而得，则我亦可购而得；彼可习而能，则我亦可习而能。可否查照前此某奏案，由南北洋大臣迅速筹款，预定铁甲船数号，并筹驾船之将、养船之费，勿因浮言而中止，勿因费重而游移，各直省仍肃吏治以固民心，练营伍以整军律，庶几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彼族无理之举或不敢频频尝试耳。

一、某前在闽抚任内，于光绪二年十一月初三日、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光绪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光绪三年五月初四日、光绪三年七月二十日各奏片内陈日本事及琉球事甚详，似可与此次日本逼勒琉球为县之举互相印证。可否仰乞钧处吊查原奏，俾备采择之处，伏乞卓裁。

一、江苏制造局、福建船政局之各号轮船，可以供转运，不能备攻击；可以靖土匪，不能御外侮。因承以重务下询，故敢质直言之。

一、倭人既据琉球，势必于此处陈兵屯粮，先规五指屿，俟有隙可乘，然后窥伺台湾，盖琉球距闽台最近故也。倭人于闽台并无生意，而派领事福岛九成专驻厦门，无非为刺探台事而设，可以窥其用心。想筱宋、玉阶诸君规画深远，必已未雨绸缪。惟筹兵必先筹饷，闽省一穷至此，实有巧妇难炊之叹。

一、此次钧函系由筱宋制军递送，故回信亦托筱宋代递。惟琉球于闽省最有关系，故此函请筱宋阅后，嘱其固封慎密寄呈，想不致有泄漏。

上总署书^① 光绪五年

琉球一事以常理论之，自应一面邀齐各国公使与彼评理，一面撤回中国所设公使、领事，为弯弓不发之计，论情论理均应如此方为正办。惟目下西事未竣，海防亦未周备，晋豫灾情甫定，创巨痛深，兵事易发难收，故鄙见拟一面虚与委蛇，邀集公评，宜存球人宗祀，为叙而不断之议，一面速筹自强，俟战守一有把握，方兴问罪之师。管窥蠡测之见，未知是否足供采择，如蒙钧处不弃刍蕘，以为可行，又恐何星使已张皇于前，复退缩于后，虎头蛇尾，更启敌人得步进步之渐。兹拟呈折稿一纸，将球人无理之处宣言于众，使彼族闻之，知我系因防球反复而弃之，并非因惧倭争战而弃之也。且彼见中国既已弃之如遗，必不设防，然后我厉兵秣马，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所谓将欲取之，必故与之也。倘钧处以此折为可用，不必实陈，但密嘱招商局，令其刻在各港新闻纸中，庶各外国闻知，或可深谅中国目前之所以不肯护球、争球之故。折中语句倘有不妥，伏乞改正。再，此折幸勿声明系某所拟，以致干犯清议，众谤不休，合并陈明。

致沈幼丹制府书^② 光绪五年

顷奉手谕，所以训诲而成全之者，至深且远，感且不朽。弟月前亦有一函交刘芝田转寄，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三。原书未标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四。

计当达览。弟本拟迅速来吴，听候指挥，且罄胸中积愫，无如双足痿痹，不能立地，肝气偶有所触，足肿更甚。刻下即欲北上，而足动辄筋络抽掣，何以能上下轮船？看来此症无见瘳之日，即此生无报国之日，不禁黯然神伤。吁！请收回成命，另简贤能，实万不得已而出此也。日本新与美国立约，许割心武鲁斯机地方为美人建筑码头，是美倭之交方固，格兰忒岂能以空言斡旋？德之王子、英之香港总督皆以游历到倭，倭人待以殊礼，倭盖欲效远交近攻之故智，故不惜沁沁侃侃以求悦于西人，而我概淡漠置之，安望西人于有事时秉公助我乎？外交已不可恃，而近防又未周备，故鄙意于球事欲暂虚与委蛇，一面购铁舰、练水师，俟二三年后防务确有把握，然后为大举深入之计。否则边衅一开，西人守定不准购械之章，则我一切军械均无从措手，岂不进退维谷？故鄙意并非置琉球于度外也，实欲俟军火购足、铁舰备齐而后战也。

复总署书^① 光绪五年

四月二十二日钦奉谕旨，飭任海防，加以总督之荣衔，委以会办之重寄，凡此恩施优渥，悉由推奖过情，饮水思源，戴山知重，彷徨终夜，感激涕零，恨不能即刻插翅来京，以报国恩，以备驱策。无如某前在台时受瘴过重，刻下痿痹大发，不惟双足不能立地，而且不能下床，虽有报国之心，实无奋飞之力，报效不能及时则误身，力小强为负重则误国，反复踌躇，进退维谷。伏惟钧处烛照八荒，无微不鉴，凡有委曲之下情，俱得上陈乎清听。若某自揣不能胜任，尚不据实上陈，是疾痛在身而不言，非所以为直也；神明在上而不吁，非所以为知也。且某正月在闽时病势略痊，本与何总督、李巡抚商酌拟于三四月动身来京，冀效襄助修约之事，不意二月间因查阅旧卷过劳，痿痹又复大发，卧床不能转动，眠食俱复需人。自谓不起矣，乃医者内外兼治，旋又扶掖能行。回籍后料理停止赈捐事宜，经手委员疑某一去不返，颇有侵吞等事，某冥搜密访，始得梗概，肝火大发，几欲以军法从事，始据委员全数缴清解津；以及南洋各埠捐而不奖之三万余金，颇有思从中染指者，亦复全数清出，奏报起解。此役甫竣，阅新闻纸知倭人有废球为县之事，因而力疾检点行装，择日北上。原欲以一知半解上助河岳崇深，乃因旦夕过劳，又因捐事触动肝气，病又大作，手足拘挛，不能举步。初次复钧处信言球事时，尚能倚榻起稿，第二次书言球事并附有代拟疏稿者，即已卧床，不能握管，口授人书，故口气错杂至此。现在虽欲勉强登程，而双足痿痹，不能立地，无论任事必致贻误，且何以上下轮船？纳手扪心，不禁仰天而呼负负也！与其贻误于后，不如直陈于先，惟有仰吁钧处垂情于无用之地，施德于不报之所，怜其病莫能兴，未克效驰驱于此日；许其知难而退，或堪图效力于将来。士穷志短，鸟病鸣哀，翘首云天，伏求鉴察。除具疏恭陈外，谨将一切实情披沥上达。其海防事宜，疏中有未及详尽者，仅补达以备采择。某一俟稍有转机，即当迅速北来，听候驱策，断不敢自暴自弃，致负裁成。

附条陈十七则

一、目前情形，南则仍以台湾为首要，温州之南关及厦门、宁波、上海等口次之；北则以大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四。

连湾为首要，高丽、牛庄等处次之。若欲处处设防，似亦无此经费，不如练一二支大队以为游击之师，余则各口自备一军，以为守御之师。

一、何谓游击之师？即以南洋而论，计上海制造局有兵轮船四五号，福建船政局有兵轮船十余号，合约得二十号，择素习外海水师者以为统领，朝夕训以西法，务使能谙分操、合操、击首尾应之法，再购中铁甲船二号、小铁甲船三号以为冲锋制胜之用，又练习浅水轮船及小舢板以备近岸追捕之用，水雷、火箭以备狙击之用。有此一支劲旅，平时聚精会神、认真操演，遇有警信，敌在何处则往何处赴援，可南可北，可东可西，此所谓游击之师也。

一、何谓守御之师？如天津、上海、长江、烟台、宁波、厦门等口，此其用不在于攻而在于守，每口约须用三十八吨炮之小蚊船二三号，岸则用炮台、火箭以为阻拦，水则用水雷、木桩、浮坝以防冲突，此所谓守御之师也。

一、守御之师除长江口须设防，以保扬州盐务，厦门口须设防，以备与台湾夹击外，其余各口皆系泰西通商之所，倭人气魄不大，不敢显与泰西为难，但得各口关道稍有权略者，用心联络英、法、美、德诸领事，即可以有碍商务退之。缘各口均须设防，一时必无此项经费故也。

一、大队游击之师不可不设，尤不可不早设。除各兵轮船但添炮械、无须购船外，其铁甲船、水雷务须早购，不可再为游移。若无经费，只可借用洋债。借洋债只可在其本国议盘，而囑总税司担承，息当较省，盖购器本在彼而不在此也。若如上年借洋债之法，流弊实多，即购船亦宜派人在彼妥议方有把握。明知洋债等于鸩毒，但与其俟决裂后而借债更多，不若于未决裂之前速借速办，或可不致决裂。语曰“毒蛇螫手，壮士断腕”，此之谓也。

一、游击一军宜用一水师出身而兼通文事、年力强壮之提镇以统之，将来部署已定，北则似宜移驻于大连湾，南则似宜移驻于南关。盖二处山环水深，可以为铁甲船坞，且居南北二路之中，而大连湾已可以上护高丽及东三省，南关又可以下扼台湾故也。然刻下以闽台为紧要，各船亦多在船政，似宜先从闽台办起，方济目前之急。

一、该统领似宜由沈总督保举，亦可作为会办、帮办，以之巡海，方免有名无实，并即归沈总督节制，庶免掣肘。若巡海之事而用素未涉猎水师之文员，亦不过徒拥虚号而已。

一、南洋游击一军似宜将上海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归其调度，即将该二局作为粮台，一切枪炮制造以及修理统归该二局承办。惟枪炮必须各船一律、各兵一律，庶缺乏时可以通融应付。某前经陈明，即于台湾时亦经通飭各营照办。今此起水师发轫之始，所购军火即宜严飭查照大中小格式，俾归一律，即各局制造机器亦须一律，庶子母相生之件他局可以挪用，否则将来军火日购日多，庞杂不一，弃之不可，用之不能通融，执此宗枪炮者不能心通彼宗枪炮之意，人与器相离，便成废物，实悔之无及也。

一、现设海防如果为整顿营伍、督操阵法、查测险要、调度分合进退起见，则终年须在海中，全靠精神筋力为主，不特某病躯不能胜任，即他文员亦恐不能胜任。若为与各督抚商量布置起见，则沈总督述职后似可顺道南行，沿海妥商布置。渠督办此事业已四年，一切兵饷情形了然心目，与各督抚妥筹办理，必不致于枘凿，且耽搁亦不甚久。若为交涉洋务起见，则地方、通商、海防三者不能离而为二，亦须沈总督一手筹办，方能一气相生也。

一、现查沿海陆营虽亦裁兵加饷，然并未化散为整，饷虽加而兵之不练如故也，可否通行各省，将陆营一律仿照江苏办法，某改苏州营制时，全行裁去汛地，当时谣言极多，然现亦未闻有流弊也。兵额多者操足十营，兵额少者操足五营或三营，但宜总练成军，不可零星分汛，发饷准定时日，枪

炮全属一式，刻刻操演，如逢大敌，日日严装，以待调遣。鄙意各省若有此队各六七营，无事则分驻操防，有事则归为一气，不独虚声慑敌，亦可有备无患，就一省似少，合各省则多，况兵亦在精不在多也。

一、赫总税司极有心计，做事亦稳，未知已回京否？如已回京，似可派为正使或副使，作为赴倭查办此事，而密授意以倭人但能留琉球名号，抑或另有转圜之处，即可乘风收帆。盖此事子戕操之太急，不能不用他人解铃，俾暂息一二年，铁舰购就、水军练成，然后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更为稳着。或有言我之防务此时已足制胜，某固未敢遽以为然也。

一、台湾尤当首办防务。某前此封事言所以备御者甚详，谨摘录成帙，以备采择，以免赘陈。

一、某即使病痊，勉任海防，然呼应断不能灵，必致有误大局。何则？某前任闽抚时，奏请江闽海关各借二十万以备开矿及购办铁甲船、军火之用，而沈总督应以力有未能，则江苏之各有意见可知；奉旨准截留他饷以备购铁甲船、购枪炮并台地练兵之用，而何总督辞以必须兼顾，则闽浙之各有意见可知；奉旨准提南洋经费，数月之久仅解百分中之一分，则南洋各省之各有意见又可知。此时即使确见各省海防有应办之事，但某能请旨准办，各省亦能请旨停办，固可即前辙以证目前。从前曾文正曾极言节制外省之事，在地方徒嫌多一掣肘，在客官又嫌呼应不灵，始则互相争执，继必互相推诿，终必互相贻误，其言极为明切。某意以为，大队水师不能不由南洋督办、节制，其余各口只可责成本省督抚认真筹办，更免推诿贻误。盖凡事一有隔膜，便是呼应不灵，一呼应不灵，便是有名无实也。

一、某前驻台湾时，曾调提督孙开华三营驻扎台北，极为得力，现闻业已陆续调回内地，即前在台所练枪队、炮队，现亦有名无实。某拟即函商闽省督抚转飭台湾镇、道认真整顿，并函请筱宋可否仍令孙提督添募数营、带印渡台驻扎之处，想筱宋必有主裁。

一、厦门与台湾遥遥相对，将来倭欲图台，必先图占厦门外岛及澎湖，以断我接济应援之路。前年所添澎湖练勇，闻亦以无费遣散，鄙意似宜仍留升任总兵吴奇勋在澎添募二三营，以顾台湾后路。

一、厦门道极为紧要，现任之司徒道及请补之孙道皆于此缺不甚相宜。盖倭人以福岛九成为该处领事，意在侦探台地情形，心甚叵测，似宜择一稍有权略之道员俾任此缺，一则联络英、德各领事使为我用，一则阳与倭领事往来，探其情伪，一则速筹守御，以备不虞，似可稍为挽回补救也。

一、某即使出山，所欲言之言、所欲办之事亦不过如以上所陈而已，此后但有所见所闻、有裨时局者，必竭忠尽言，以报知己，则虽不出犹出也。盖某(府)(负)怨毒太深，人人皆做好人，所以某便是坏人，相形见拙故怨之者众。积毁可以销骨，(机)(讷)深谤厚，神志为离，若再任以崇阶，必更以一身丛众铩矣。

上总署论各国情形^① 光绪五年

一、英国辟土太宽，如印度等处，地数千里，人民数十万，驻兵尚不及一万，将来必致尾大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四。

不掉,呼应不灵。现在俄人拟由疴仑不尔厄建轮路直达萨麻肯得,计至印度界不过数百里,英人防其虎视,亦欲由地中海建轮路达土耳其而至波斯黑拉特等处,以为防护印度之计,均以费重尚未举行。然印度物富兵单,人情浮动,诚恐再生华盛顿一流,煽众割据,俄人助以兵力,则英之于印度又将蹈美国之覆辙矣。即如前年喀(叶)(什)噶尔与俄立约,许以借道过兵,及英责之,亦与立约,许俄兵过境时先报英人,其按剑相防之意亦可概见。故俄占回部,英占印度,駸駸乎图穷而匕首见。然俄横亘天山,据高屋建瓴之势,壤地相接,得尺则尺,英惧俄之侵吞印度,俄不惧英之侵吞回部也。此时我中国如能内修外攘,尝胆卧薪,俄人知东略之未易骤图,不出十年,英俄必将于俾路芝、阿富汗等处大动干戈,庶我可以徐图恢复黑龙江及西八城之旧壤;若我不速谋自强,一听客之所为,则俄人择肥而噬,势必缓南下而先急东封。事会之乘,间不容发,惟望天佑中国,先令鹬蚌相持,我边患冀可少纾乎?

一、土耳其国为诸回部之领袖,凡回属诸国均听命于土耳其,前年喀(叶)(什)噶尔等部落与英立约,皆土国为之先容。我似宜急派使臣至土耳其国,责回部之旧罪,而又赦其前愆,令诸部复就羁縻,断不至有予取予求之举。计诸部归俄后受其诛求,难保不生怨讟,若我先示以宽大,令土国为之说合,济固有益,即不济亦可令互相疑贰,我或可乘间而图乎?

一、德国现在欧部最属强盛,方为并吞日耳曼诸小邦之计,故未遑远略,然以霸者自居,时有抑强扶弱之举,我若速遣使臣与之联络,并告以俄人侵占回部之无礼,想德必为代抱不平。至于英国,深惧俄之兼并,祸将相及,更必为我赞画善策。要在使臣发纵得宜,或可以辅兵力之所不及乎?且德国首先发难明抑天主教,我使臣倘与之熟商钳制教士之法,想亦不无裨益也。

一、近闻俄人于黑龙江口探得淘金之地二十八区,遂欲招工淘冶金矿,又德属昂丕克商民与俄通市于黑龙江口,由夹板分载有未装成之轮船数具,为驶入内江之用,此皆有关边务之事,似宜飭驻黑龙江官吏遇有似此紧要事件,随时报知总理衙门,以备查核。

一、各省所购外洋枪炮皆系旧式,委员未能熟谙窾妙,不免为通事所愚,且各省并未一律,设或缺少子弹,转不能有无相通。可否通行各省,自后购买洋军火,必须将价钱、款式报明总理衙门,所购之物定为一式,庶可参考优劣,并免参差不齐。

一、外患日迫,洋务人才自当预为储蓄,以备临时之用。似宜行知沿边各督抚,认真搜求,不拘资格,如果试有真实本领,专案咨呈总理衙门,以备采择。其出洋使臣亦宜于新金山、老金山、新加坡、英美各国华人聚集最多之处,留心访察,果有伟人杰士、熟通时务或巧于制造者,自当拔擢,以备任使。

一、中国不自整顿利源并为节流之计,但向外国借债,已属漏脯充饥,所借息钱亦属太昂,积少成多,日久遂成巨款。必不得已而为此,亦宜于遣使之便与该国外主面订商议,若有极好凭据,如海关税之类,在英国不过五六厘之息,德国存款尚多,不过三四厘之息,即托招商局办理亦不过七厘之息。今辗转托洋商经手,居奇折扣,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宜其息之尤昂也。

一、海关用洋人代收税款,不过一时权宜之计,各口税务司似宜从渐酌派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妥员为之副手,或遇不甚吃重之税务司缺出,即由总理衙门酌派副手署理,必须行之以渐,庶不致操之太蹙。盖我之利权常在外人掌握,一有事变,所关利害殊非浅鲜,固不独尾大不掉、贻他日之忧也。

一、秘鲁、古巴二处凌虐华工，不惟美国朝廷常常非之，即英国之下院议员名温非儿特者，亦曾代抱不平，上请英主妥筹善法，助中国严行禁止，以苏民困，但中国无使臣在彼推波助澜，温非儿特孤掌难鸣，遂尔中止耳。查秘、古二处华民约共十余万人，从前因凌虐而死者数万人尚不在其内，若不速立善法，则继此而死者又何止数万人！外国被中国凌虐死一二人，辄断断相持，蓄全力以争之，中国目前兵力虽不如彼，尚可以言辞动其天良。此事如在京会议能就范围固属尽善，万一不能，自宜速派使臣前往各国，与之妥切公议，并将华工受虐口供译为洋字，分致各国主，无论如何为难，总必使华工十余万人不再枉死而后已。仍饬闽、粤两省设法严办私贩猪仔，以清其源。现在阿非利加东境贩卖黑人为奴，英国尚且派其使臣佛里儿前往查访禁止，何况华工受害更甚黑奴。默计此事俄、法二国于秘、古二处均曾役使华工，未必肯为力助，其余美、英、德诸国必当代抱公愤，为中国妥筹安顿之法，此固海外十数万无告生灵所为旦夕涕泣而祷吁者也。

一、法人前年与缅甸通商，设立条款六则，兹略举二条以见缅人之非出自甘心：一法人之游于缅者，其通市置产、耕作游历诸务悉听自便，仍须缅人妥为保护，教士之传道所至与研究地学之儒士游历所至，均不得指限；一凡法商运货至缅进出口岸，照章输税，不得畸轻畸重，亦不得于他口岸重征，其以货易货之税值百抽五，不得偏重云云。是缅甸之近东者要地已为英人所占，近西者利权又为法人所夺。缅甸失，则我南面之藩篱撤，边事不日棘乎？且闻法人常派通地学者由缅至川，偕同在川教士测量山川险要，其志可知，川中官吏固宜思患预防，未可泄泄沓沓，一听客之所为也。

一、近来沿海风涛险恶，轮船、夹板时多失事，似宜行知沿海大吏，筹款广置救生轮船，驻泊险隘多礁之地，常川巡缉，遇有中外遭险船只，登即驰往救护，不准近港土匪藉端抢夺。盖外国以通商为命脉，我苟稍加体恤，则彼必感激图报，诸事稍可顺手。且我各局制造之船或酌派数号料理此事，仍可随时操演，并不荒废本业，名义甚正而所费无多。若我之于彼毫无恩义交际，而欲责其事事就我范围，恐有所难。闻去年广东惠来、潮阳海边外国商船失事，反责成地方官向无辜百姓代为赔偿，地方官亦复不查条约，含忍照办。与其事后贻累良民，何如先事为之保护，使彼无所置喙乎？

一、现今梯航并集，已成列国、战国之势，我必择一二与国之无他肠者稍示亲厚，则平时彼可以他国之情形详输于我，及至有事，彼亦必从中挽回调护，不致决裂。查土耳其，回部大国也，惧俄之覬覦，因与英、法最为亲厚，而卒藉英、法之力以拒俄；日本则与英人密迹；波斯则与德人密迹；其余各国无不有与国之交际最深者。今彼族环起以伺我之短长，我顾一律漠然视之，可乎？查德国、美国一时尚无利我土地之心，英国虽通商交涉最繁，然惧印度之为俄有，我苟能毅然自强，则彼必昵就于我，为合并拒俄之计，似宜于派使臣时饬于美、德、英三国加意联络，间中布置，为急时挹注之用。其余各国一视同仁，苟未十分无礼，仍当羁縻勿绝，盖此时即使力图自强，亦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方可以言战，方可以言守也。

一、闻秘鲁比方新定章程，有优待华工之议，设立理刑司，准华工之受虐者往彼诉冤，其工限满期者准给一百佛郎，以资归计。此举未知确否？秘鲁固邻于美，而古巴虽系西班牙之属岛，而亦距美最近。查该岛中之哈瓦那海口与美国之南佛勒尔勒厘海岸仅数十英里之隔，岛西与墨西哥之尧该屯海岛亦仅数十英里之隔，美人若由该二处扼险守隘，则他国兵船万难薄其海滨。且西班牙内乱将近十年，古巴民变亦已七年，其势不能不仰承鼻息于美。我虽于

秘、古二处分派领事保护华工，仍当于美国特派使臣常川驻扎，庶可以通秘、古二处之气。设领事在彼呼应不灵，亦可商之美人，妥筹补助之法。

复刘岷庄制台书^① 光绪五年

倭事前接总署抄示美旧主格兰忒信，似劝恭邸将子峨前此照会撤回，并各派大员再行商议，并未言及三分球地之说，似子峨前信未尽可靠。总署已给倭外部照会，许各派员商议，以后信息未知如何。又闻伊犁一事，崇公所定十款甚多流弊，因第七、八款将河西及山南各境改归俄属，于西境、南境地段划去不少，而山南划去之地内有南八城要路两条，尤关系回疆全局利害，此时欲翻则崇公业已画诺，欲允则将来流弊无穷，总署亦颇觉为难也。巴西国又带兵船要求准立招工之约，劫刚力阻不谐。外人敢如此猖獗者，皆由中国不肯练兵制械、以全力专注海防。政府诸公以各省绿营水陆各师为可靠，故有恃无恐，不知绿营兵制有名无实，陈陈相因，势成积弱，由来已久，若以红单船、艇船与铁甲船对敌，虽诸葛亮复生，不能操必胜之券。鄙意欲使政府知兵制不能不速改，船械不能不速购，必将绿营积弱情形和盘托出，然后政府知绿营水师之万不可恃，必能决计自强，合天下之全力以办海防，边事方有转机。我公痛哭以陈，必能上动天听。赫德海防章程三十条，弟酌加增减，其添购蚊子船八号一条，弟则力主其说，不知尊处如何议复，祈示知为禱。

上恭邸论乌石山事宜书^② 光绪六年

顷接闽省官绅并英国领事星察理函称，乌石山教堂已于二月十七日交回绅士掌管，所有教士及男女教徒均经一律移出距城十里外之南台电线局居住，绅士即于二十一日将教堂拆毁，仍改为旧日庙观之式，闻胡教士回国后亦不复来，想城内教务从此可永断葛藤等语。查自道光二十九年，英教士盘踞乌石山传教，巧偷豪夺，逐渐扩充，所有山中名胜全为占据，复广招教徒，城内穷民趋之若鹜，因而男女混杂，闽人无不切齿。某在闽抚时，始与星察理商明以城外电线局与之抵换，旋值某以病去任，事不果行。嗣有百姓烧毁新建教堂一案，某奉命前往查办，因将旧日租约及从事、领事往来旧信逐一吊齐，彻底确查，始悉该教堂系暂租而非永租，实有确据三十余条可证，于是决意拟将该教堂讨回。商之筱宋制军，亦以为然。因先将烧毁教堂之案惩办数人了结，以免牵掣，一面由绅士邀订西国状师，将所驳之三十余条翻作英文，赴英按察处控告。其盗卖该教堂地基之道人陈圆成，书券得钱后于咸丰五年逃入永福县深山为僧，亦即设法弋获，俾有活证可以与之辩诘。嗣该按察见证据确凿，虽欲偏袒而不能，案遂了结。然控告教士系由绅士出头与之理论，官若为弗闻也者，故威妥玛不得从中掣肘也。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四。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二。原书未标注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当某抵闽认真拿犯时，旁人颇有谣言，以为操之过急，不知我之无理者若不自行惩办，则彼之无理者何以责其守章？从前天津民教滋事一案，某相国以人心汹汹，缉拿真犯恐致激变，欲以保定狱中重囚抵作凶犯。委员已往提矣，适某抵津，力争以为不可，谓办理此等重案，最宜脚踏实地，教士布满城乡，伪犯抵凶之事为所访闻，彼族必谓上下串通与彼为难，府县罪名更难开脱，衅端更难消弭，不如认真缉拿真犯，自可化大为小。某相国遂以缉犯一事见委。某不顾利害毁誉，力任其责，事虽就绪，而某获罪清流之谤，从此不可救药矣。然某相国虽令人代为受谤，而其心未尝不服某持论之是，事后尝函谢及之。至某在闽亦以缉犯受谤，未识地方官绅能谅其一片苦心否？然已蒙钧处深鉴其委曲，则亦何必求谅于众人？

惟某在台受瘴致病以后，在闽查阅教堂旧卷，苦心搜剔，昼夜无间，兼之初时领事所欲甚奢，犯人缉获甚难，病势因而加剧。上年屡图北上，竟以病不果行。今春正拟部署起程，又以感受春温，肝木发动，夜不能寐者四十余日，忧思焦灼，以致脚肿大发，虽扶掖亦难举步。委顿如此，不惟不能赴津，即赴沪就医亦未能谐，而目睹时事如此艰难，方寸愈加急迫，病势愈加危殆，辜负厚植，愧悚万分。知承慈廑，谨将近状觐缕上陈。北望慈云，益深依恋，载叩钧安。

上总署论洋务事宜书^① 光绪六年

三月十五日奉到防字第九号钧谕，敬悉土耳其转售英国之铁甲船二号已经订购，来华必可迅速，仰见神机默运，未雨绸缪，从此声威一壮，毒雾渐消，不特倭人不敢狡然思逞，即俄人亦当俯就范围。古人所谓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以昔方今，何以异是？惟近接丹崖来信，云其价必须趸付，英海部换人，售否尚未可定等语，未谕刻下已议有定夺否？该二船如能迅速来华，似宜配齐蚊、碰各船，先在大连湾、南关二处练成二军，以扼要害。盖大连湾有可靠得力水军，则天津、牛庄、营口之防可固，而自沪往津之水路不致梗塞；南关有可靠得力水军，则台湾之防可固，而自粤往沪之水路不致梗塞。然二者相提并论，尤以大连湾为尤切要也。俄人添调兵船，不过虚声恫喝，以情势揣之，英、俄积不相能，数年内必有战事，此时似宜虚与委蛇，俟其蚌鹬相持，然后我乘其敝，固不患不归我汶阳。想钧处智周万类，明烛九区，必已洞鉴及之。

某自闻俄、倭不靖，恨不即投袂而起，冀得鞭策早承，稍图报效，无如病势缠绵，求效愈急，获效愈迟。盖自台湾得手足偏枯之症，多方医治，手已全痊，惟足则愈医愈坏，去年以来每月辄发一次，每发竟须卧床旬日。当其愈时，有人扶掖尚能勉行十数步，发时则筋络抽掣，寸步不能移徙。从前尚能食能睡，自正月至今，隔食之症复发，兼之夜不能寐，已数十余日，明知愁思无益，未尝不欲强自排遣，而忧从中来，消解无术，遂致病躯委顿，日甚一日，此某近日病势之实在情形也。诚恐远道传闻，疑其尚未就木，遂谓犹堪驱策，是不能不就实在病势觐缕上陈。至某前在苏抚任内奉召赴津会办津民杀戮法领事之案，七月初八辰刻奉文，戌刻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一。原书将其写作时间误标为戊寅（光绪四年），今据史实改正。

即就道，是日系属破日，张友山不肯接印，并劝择一吉日启行，某迫不及待，将印贮库而行，十余日由旱路赶至天津，其时风鹤之惊，比目前奚啻十倍，然某并不畏难。又在闽抚时奉到钧函，转据赫德声称以日斯巴尼亚有兵船来攻台湾之信，其时某正在假中，一奉钧谕，立即力疾渡海，凡如苏澳、恒春、艋甲等处诸海口，烟瘴极盛之地，皆亲自前往布置，露宿宵征，无分昼夜，并不稍辞劳苦。岂有慷慨任事于前，反致退缩畏葸于后？只因目前实系病势沉笃，不能就道，心愈迫而疾愈深，无任焦灼之至。然每读钧谕，策励之殷，期许之厚，辄复潸然涕下，深恨为痼疾所累，有负国土之知，故仍多方调治，冀万一稍能步履，立即出图报效，虽粉身碎骨而有所不辞也。

上恭邸洋务事宜十则^① 光绪六年

顷读邸抄，敬悉伊犁一事已奉旨派劄刚前往另议，虽此中详细情形未能悬揣而知，而中外边衅从此不免，已在意计之中。谨具鄙见所及敬陈数则，以备采择。虽疾病昏愤中所言未必有当，然素蒙钧处寄以腹心，值此时事艰难，苟有一得之愚忱，不敢自安于缄默，有无可采之处，敬候钧裁。

一、东三省为根本重地，宜屯重兵以防意外。查俄之边境与黑龙江相接壤，而俄之兵船又时往来于黑龙江，边衅一开，彼必以全力注之，若不预为绸缪，诚恐措手不及。查直隶臬司丁寿昌谋勇兼全，而又能约束兵丁，抚绥百姓，可否令该臬司督带马步十数营，各给后门枪，驻扎扼要之地，且屯且练，以备不虞？并于松花江一带开设制造局，选拔良工制造快艇、水雷等物，以备缓急之用。

一、劄刚于洋务虽有阅历，终觉更事不多。可否密商劄刚，由伊自行延订一西国著名可靠状师偕行，以便抵俄时查照公法，与之辩论。抑或添一有胆有识之副使，俾可随时匡赞之处，出自钧裁。

一、俄人兵船向驻太平洋者，近闻有移在日本境内之说，即此次在汕头绘图之兵船，亦来自横滨，俄若背盟，日本必随之而起，将来兵事，水路必比陆路尤为吃重，天津为咽喉重地，似宜多调得力兵船扎守，以防冲突。俄人阴险万分，事若有变，其势必猛，其机必速，似宜及早布置，庶免临时措手不及。

一、敌若发难，其战舰不能终日孤悬海中，又不能湾泊浅水，计必屯扎大连湾，以便进战退守，并可购集粮食，截我南北使不通气，又可逃避暴风。可否预派得力大将统带水陆精锐，先(住)[往]大连湾扼险固守，使敌人战舰无湾泊之地，而我南北接济亦不致于断绝，则其进虽锐而退亦必速矣。

一、沿江、沿海口岸太多，大队劲旅只可择要扼守，以免备多力分，其余各口似可请旨密饬在地官绅督办团练，以辅兵力之不足；就地筹款，以辅饷力之不足。然绅士须择向属公正者，庶免藉公营私、贻误大局，并勿过付重权，致与地方大吏为难。倘沿江、沿海团练办有成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四。原书未标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效，声威一壮，亦未尝不可使外人夺气。

一、现在沿江、沿海如哥老会、天主教之类，在在猖獗，若有外变，内患尤防不胜防，地方官耳目难周，似难先事觉察，可否责成绅士藉团练为名，严密稽查，以杜乱萌。惟天主教则须处置得法，庶免外人借口。

一、万国公法虽有两国开仗不准邻国帮助之语，然暗中资助亦所不免，可否密商统兵大臣，以重利啖英人使为我用，或雇其兵船，或延其将领。英、俄积不相能，为日已久，若英为我用，俄必更愤，倘能因愤成仇，则在彼已多树一劲敌，在我又多得一强援，似亦不无裨益。惟不啖以重利，恐英人未必即肯为我用耳。然英人即不遽为我用，俟兵事开时，亦可扬言我之兵事一切皆系英人主谋，英、俄本有积嫌，或可弄假成真，使成鹬蚌相持之势。

一、兵事已开，彼必以兵船滋扰各口，商务必渐停滞，饷源因之枯竭，不特外变堪虞，即兵勇无粮，亦恐难以枵腹从事。此举倘能以口舌力争，不以兵戎相见，最为上策，否则筹饷一事，其要尤在筹兵之上。

一、我之水战未必即有把握，制胜全在陆兵，惟彼用后门枪而我用前门枪，器械已不相敌，士心一馁，焉能临阵先登？可否分饬沿海各省，各购上等中针后门林明登枪十万杆，仍由一处总购，以备将来陆战之用。盖各省分任则款易筹，一处总购则价较贱，而林明敦枪子中国机器厂又能自造故也。

一、中原兵燹之余，加以饥馑，民气尚未复元，兼之水师固无把握，陆地来路太多，防不胜防，亦难操必胜之券。海口一有滋扰，饷源尤虑枯竭，必须通盘筹画，海道万一被阻，饷从何筹？粮从何运？军械从何接济？各国兵船漫无区别，何以设法独禁俄船不令进口？未进口而行禁固无枢纽，已进口而始禁又觉太迟。倘有警信，有无电线、快船可以探报？抑或要口被彼侵占，有无铁甲可以攻击？台湾孤悬海外，彼所垂涎，何以使之深固不摇？已经决裂则我之使臣彼或不纳，又应如何处置？兵事易发难收，以上各节固当统计熟筹而后始免孤注。鄙见俄因争阿富汗与英即将有衅，因争边界与德又将有所衅，俟其与他国有事而我始乘其敝，似更计出万全。惟日昌于此事颠末未能深知，于西北军情尤不熟悉，扣盘扞钥之谈，极知无当事实，姑陈其空空，以待两端之叩云尔。

上总署书^① 光绪六年

承示所议筹边八条，分东、西、北三路、大致以筹防、筹饷、用人为三大端，仰见全局在胸，算无遗策，曷胜钦佩。劄刚此行倘能做到宕字，便是绝妙文字，盖宕则我乘此闲暇赶修武备，俟防务既周再与决裂，似可操必胜之权。四大洲各国与我交涉，或用恫喝之虚声，或存乘敝之故智，惟俄、倭之于我，无论迟速，其势必出于战。目前所议未谐固出于战，即所议能谐，将来亦无不战之理，非将水陆军务章程大为整顿，更改虚文而求实事，诚恐缓急未可深恃。即如长江水师，号称得力，然可靖内匪，非可御外侮也。往年曾文正在时，某曾与力争，谓趁此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四。原书未标写作时间，今据史实补入。

发逆初平，宜变通营制以御外侮，文正遂于疏末声明某有捍御外洋之志，请飭另议，盖诚以某之言为然也。目前督抚整顿水师，势必商询提镇，而提镇安习故常，自必以旧章为不可更改，但木轮船以及拖罟、红丹、舢板等艇，断断不能御敌之铁艘、水雷诸器。国家既欲筹饷以制利器而养新军，又欲筹饷以养旧船、旧卒，其势断难兼顾，若调停依违其间，必致两者俱不得用。或者谓沿海专致力新器、新军，恐无以御内变之骤乘，不知兵既精练，内匪知势不敌，且将潜消。英人精练铁甲数十艘，由伦敦而印度、而新金山等处，声势所及，直贯数万里而遥，又何尝寸寸节节而设防哉？故非特俄、倭二国和局未可长恃也，即英、法、德、美之覬觐，亦视我之强弱为转移。向来各省情形，事缓则苦于无款可筹，事急则又移挪有用之款以购无用之器，某上年各函已详言之。

劫刚已启程否？闻所用英人马嘉理平日无甚本领，是以某前此有添延律师之请，赫德所云迁地弗良，亦自有见。钧谕谓届时千变万化，实难摸捉，因应之方、操纵之宜仍在劫刚，真探骊得珠之言也。俄人近有铁甲船一号名“亚西亚”者，由黑海、新嘉坡而至香港，闻已于五月初间由香港驶往长崎；又一号名“美年”者，已由新嘉坡径往长崎；又一号名“布连士哥”者，现甫抵新嘉坡，拟前往太平洋一带驻扎。是则俄以倭为居停主人，固已不言而喻矣。某第七号函曾陈明我之水战未必即有把握，制胜全在陆兵等语，盖水战则彼熟而我生，陆战则我主而彼客。队不必厚，惟在据险，兵不必多，惟在器精，更以锐卒扰黑龙江北岸及晖春等处，彼备多力分，师老饷糜，内乱必生，祸乃可已。然此为战事万不能已而言之也，但使衅端可弭，则莫若俟筹备万全再与决裂，更为稳着。

附呈条议数则，明知扣盘扞钥，无当事实，然既承钧处殷殷下问，故敢聊尽献芹献曝之微忱，藉备采葑采菲之盛举。

附条议六则

一、顷接李中堂函，知英海部换人，前议购铁甲船二号已不能谐等语，此时似宜赶购得力水雷，派弁勤习，分布各口，万一能轰破敌人一二铁甲，彼将防不胜防，疑而自退。

一、闻英将戈登业已由香港北上，此人尚为有心中国，若啖以重金，縻以高爵，必当为我效死。倘俄因忿成仇，迁怒于英，则在我多一强援，而在俄多一劲敌，似于时势不无裨益。

一、香港新闻报言接英人电报云，俄人致意英廷，倘与中国战争，凡英商生意繁旺之所不发兵相攻等语。向来新闻纸所言多捕风捉影之词，恐未可信，然万一真确，则俄意在先发制人，计甚狡而心甚毒，而我之防务尤不能不先事图维矣。兹将该原报封呈，以备电核。

一、台湾孤悬海外，四面受敌，兼之此次所购铁甲又未能谐，防务诚属单薄可虑。署台湾道张梦元公勤清正，惟兵事非其所长，且道员气魄较小，倘遇有急，调船调兵，呼应未必能灵。查前此倭人屯兵台南，幸承钧处奏调幼丹由船政赴台督办军务，故能呼应灵通，诸事得以就绪，此次俄事较前尤为重大，台中若能早驻大员督办，彼族见我有备，或可知难而退。即使俄事不必用武，而台防果能深固不摇，似亦可息倭人眈眈虎视之心。若待事至始行筹办，诚恐措手不及。

一、闽沪各轮船管驾，除张成、叶富颇谙船务、可备任使外，其余多由领港及通事出身，倘有战事，未可深恃。查出洋学生如萨镇冰、蒋超英、刘步蟾、林泰曾、何心川、方伯谦、林永升等，皆曾在英铁甲船学习数年，而又天资颖异，能耐劳苦，似可将以前管驾酌量预为调换，俾

可将识士意。若待有事时始行更易，恐兵与将情意不习，转有格格不入之势。

一、闻威使、宝使有居间调停之说，未知确否？如果于我国体无大伤损，似可暂为羁縻，既可示恩于英、法，收之使为我用，又可趁此闲暇急修武备，以为他日扫穴犁庭之计。盖倭、俄壤地相接，实逼处此，断无可以终和之理，非及早将营务大加整顿，恐至阴雨而始绸缪，转觉无及。

再上总署书^① 光绪七年

承谕将来铁甲船造成，尤应于水师员弁中严加遴选，择其熟谙外洋行驶法则者管带回华，惟取材宜广，而造就非旦夕可期，当令各省多设水师学堂，精选教习督练等因。仰见钧处于高掌远跖之中，寓循序渐进之意，钦佩之忱，不禁五体投地。目前西学生徒自暴自弃者姑不必论，其有志向上者一苦于躐等，一苦于自画，若蒙精选徐图，定可蒸蒸日上。至设立民学一节，似须与变通武科相为表里，否则民学无进身之阶，似亦难期踊跃，诚如钧谕，靡费较少，而收效亦较迟。某前因召民屡函商办民学，因囑船政委员畚修梅赴新加坡采买木料之便，顺向该处绅商劝捐西学经费，如能集事，拟再妥订章程，并请钧处核夺，某当就近督办，以为各省民学之倡，或冀相观而善，收效较宏。若费不能集，应从缓办。然畚委员往新加坡业已数月，尚无回信，恐未必能谐也。朝鲜急联外交，蒙钧处具折密陈紧要事件准由北洋及出使日本大臣随时通递文函，从此呼应较灵，下情易于上达，已可随时关照，又免机事不密，沿海藩封当可益臻巩固。惟倭人狡然思逞，将来不得志于北，必将窥伺乎南，台湾孤悬海外，恐须尚费经营。俄事得以就绪，良由钧处发纵指示，以剿为抚，俄人外强中干，中其要害，故劫刚有所秉承，得收指臂之效。然俄人实迫处此，意图蚕食，我能力图自强，则隐患可以潜消；我不能力图自强，则狡谋恐将日肆。想彼族鬼域伎俩，必难逃明镜之照也。

上总署时务条呈五则^② 光绪七年

一、越南为我藩封，恭顺等于高丽，近为法人蚕食，将由股肱而及腹心，而该国萎靡不振，一任自然，诚恐一旦为琉球之续，坐视已于心不忍，挽回亦势有所难。可否密商广西巡抚或广西提督，以查办土匪为名驻扎关内，与该国王或亲信执政速商自强事宜，如练兵、购械等事。并联络外交之法。或劝彼任用一妥当美国人，使美人为之代出自强主意，则在我更无痕迹，而在越南亦多一凭藉。惟此事须筹之于先，若延至一二年后，越南心腹险要之地全为法人所据，则亡羊补牢，诚恐无济于事。至商令练兵、购器、联络外交等事，仍可作为出自疆吏之意。从前暹罗危若累卵，旋与各邦通好而得保全，此亦越南所当视为殷鉴也。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原书编者将其写作时间误标为“丁丑”（光绪三年），今据史实改正。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四。原书将其写作时间误标为“己卯”（光绪五年），今据史实改正。

一、日昌在闽抚时，曾得法人所著由安南经柬埔寨、南掌等处入云南边境探路图说，颇为详尽，当飭学生等由法文译出汉文，虽言不雅驯，然亦可见法人到处窥伺人国，用心极为深远。此书在闽时曾经寄呈三本并总图一纸，想蒙察览，旋因渡台，遂未续寄，兹复另行钞呈。盖法人于安南至滇一带地方，在彼已竭力探查，在我益当加意防范。又今年三月间有云南临元镇总兵黄武贤专弁由南掌历柬埔寨、安南、香港回潮，日昌因传该弁前来询问，据称伊由临元动身，起早至蛮耗约七日，由蛮耗乘独木船至保胜土名“老街”。约十日。老街地方有华人刘永福手下约千余人，皆广东人，在此把守抽厘，该处两山夹一河，地势极险，法人屡来攻扑，卒未能越雷池一步，现在法人不能径通云南者，皆由此间为之作梗。自老街至安南东京，顺流而下约七八日，上水则极难，约须二十余日。自东京至帅刚乘小轮船约三日，由帅刚至海口乘大轮船约一日，由海口到香港轮船约三日。大约由云南临元来香港，多顺流，计程不过一月；由香港往临元多逆流，约须四五十日，华人行此路者络绎不绝等语。然则由楚黔而达云南边境，较之由安南而达云南边境，不惟劳逸悬殊，而且迟速迥异，犹幸刘永福占据保胜，法人未能即刻畅行。然窃计刘永福势孤力薄，不能久为堵塞，将来由安至滇，法人恳求通商，亦未尝非理中所无、事中所有之事。可否密商滇省督抚，于南掌入滇交界多设关卡，必先能严禁华人不准由此路通商，然后能阻法人。抑或于峭壁恶溪、必由之道设法堵塞，经年累月后，便已豺虎成群、荆榛满目，或者行人可知难而退。又或预定税则，由安运到之货较之由内地运到之货税饷加重，使之无利可图。又或由沿边居民自为禁令，不准交易洋货。大凡洋人在边界多开一口岸，即如多生一附骨之疽，倘能先事图维，则事前之绸缪较之后事之补苴，其难易得失，固有不可同年而语者已。

一、鸦片为中国漏卮，若不设法严禁，不惟货财全输于外，即兵力亦疲茶而不能振。日昌于同治十三年曾疏陈鸦片流弊，请立限酌禁，凡士农工商吸食不戒者，不加以罪，但别其籍曰“瘾”，附于娼优隶卒之末为五等，合家不得请封，子孙不能应试，夫不加罪名则无书差需索之扰，列入贱籍则有家人妇子极力劝戒、自行严禁等语。然禁及农工，似尚有骚扰，不如认真申明旧例，专禁官与兵两途，犯者革究；至士则吸烟不准应试，飭令学官、廩保出结，并令五童互结，隐匿者加究，其不应试者听之；若农、若工商，凡有职衔、顶戴，五十岁以上者限三年戒清，五十岁以内者限五月戒清，逾限不戒者，革去功名，归入瘾籍，并不治以罪。由地方官筹给经费，挑选可靠绅士专办施送戒烟丸药及入瘾籍事宜，应入瘾籍而不入者，准旁人揭告，官为随时抽查，不经书差之手。官绅能将该县人民劝戒、全无吸烟者，从优保奖。凡入瘾籍者，查系旧瘾，每年每人缴领换瘾籍费银二十两，若系新瘾，每年每人缴领换瘾籍费银一百两，违者照抗粮例治罪。如此办理，则人知逾限之被辱，必争相劝戒，而限期已宽，有志者可以克期取效，即无志者恐逾限被人讹索，亦可渐断葛藤。总之，期促罪重，势必至于需索骚扰，若期宽罪轻，而又有入瘾籍、缴瘾费等害随其后，则人必争自濯磨，似可望行之有效。敬闻朝廷加重洋药税厘，诚为正本清源之法，倘蒙采及皂莢，将以上所陈酌量施行，并严禁零沽烟馆，庶新吸者少，再加重子口厘捐及入境厘捐，使烟土与金同价，则无力之户不禁自戒矣。

一、高丽积弱过甚，若不勒令自强，诚恐道旁筑室，图效无期。盖高丽之利害即我之利害，为高丽计即为我东三省计，非仅如琉球黑子弹丸，无关痛痒也。闻驻日参赞黄遵宪曾上书高丽国王，代为画策，曰亲中国，曰结日本，曰联美邦，其国儒臣李万孙特疏纠之，群皆附和。此言如确，足见该国狃于积习，我若徒以空言相劝，诚恐万万不能自振。又闻高丽近来

学习外国言语、机器者，倭人辄引往该国厂中学习，从此渐习渐深，水乳交融，久必联为一气。其实中国机器厂甚多，似可引令前来学习。夫高丽为倭所忌刻，固为我之害，即高丽为倭所亲密，亦非我之利，若中国不于彼处要口派员督办通商，兼为之联络指示，恐亲者遂将日疏，而疏者转将日亲矣。

一、近来入天主教者准其祀祖、祀神，是以沿海愚民为书差所凌虐鱼肉者，辄逃入天主教以为遁逃藪，迨一入教，则书差熟视其恣睢而莫敢如何，此入教者所以日见其多也。将来中国若与外国有事，则教民皆其党羽，是诚心腹之忧。可否飭令沿海州县，每岁将教民册籍以及某月某日入教多少实报督抚查核，入教多者降革，少者优奖。其牧令有纵书差迫民入教、为丛驱雀者，大吏严加参劾，庶州县执法稍能持平，隐患可以潜弭矣。

四、文 录

目 录

卷九八 文录一	1025
致总局论隘隍米运书 咸丰四年	1025
又论通米运并破贼书 咸丰四年	1025
万安劝办团练章程 咸丰九年	1026
上耆抚军陈粤东洋务书 咸丰九年	1027
上曾宫保陈江省吏治条陈书 咸丰十一年	1029
上曾宫保陈江省丁漕利弊情形书 咸丰十一年	1033
复曾宫保陈江省丁漕事宜书 咸丰十一年	1035
丁粮仍照旧收钱涨落应由省城定价议 咸丰十一年	1037
复隋太守江西丁漕减价章程 咸丰十一年	1039
拟江省征收丁漕章程 咸丰十一年	1040
拟江省征收漕米章程 咸丰十一年	1042
核议摊捐应裁应留各款 咸丰十一年	1043
上曾中堂厘务条陈 同治元年	1048
部行厘务五条议复 同治元年	1049
上粤督论高州兵事书 同治元年	1050
《炮录》序 同治元年	1051
卷九九 文录二	1052
代李伯相上总署论制造火器书 同治三年	1052
上李官保请开船厂书 同治三年	1054
复曾中堂论盐务利弊书 同治五年	1055
上曾中堂论盐务书 同治五年	1057
复上曾中堂论盐务书 同治五年	1058
复上曾中堂论新河得失书 同治五年	1058
上李官保论厘盐利弊书 同治五年	1060
复欧阳小岑论开设船行利弊书 同治五年	1062
上李督宪陈江北厘金利弊书 同治五年	1063
上李官保论潮州洋务情形书 同治五年	1064
密陈修约章程 同治六年藩司任内稟由李官保代奏	1065

上曾侯自强变法条陈	同治六年	1067
卷一〇〇 文录三		1071
饬行清丈条议	同治七年	1071
《苏省輿地图说》序	同治七年	1075
《牧令书辑要》书后	同治八年	1075
《保甲书辑要》序	同治八年	1076
《刘簾舫先生吏治三书》序	同治八年	1076
《枪炮操法图说》凡例	同治九年	1076
上曾中堂吏治条呈六则	同治九年	1077
论海面艇船及江面舢板情形	同治九年	1078
江南制造局三禀批	同治九年	1079
复潮城局绅论治水书	同治十二年	1080
代拟呈复潮州疏通海口情形书	同治十二年	1081
复张寿荃观察论水患书	同治十二年	1082
榕江试舍记	同治十二年	1083
卷一〇一 文录四		1085
入觐承恩记	光绪元年	1085
王熙亭明府立祠捐蒸碑记		1085
留李县主李洪毓呈		1086
《法人游探记》序		1087
论兵轮船与商轮船不能通用情形	光绪五年	1087
揭阳县公仓序	光绪六年	1088
善堂序	光绪六年	1089
论中外交涉情形	光绪六年	1091

卷九八 文录^①一

致总局论隍米运书^② 咸丰四年

贼困城至三月之久，今闻仓中仅有数日之粮，城中老幼菜色鹄形固不具论，往往深夜行街巷中，见壮丁成群喁语，令人可危。何则？枵腹荷戈，本属难事，况忍饥寒、冒锋镝，已经数月之久乎！日前当道诸君欲募勇由隍运米东下，夫我兵逆流而上，而彼在上流截我，则主客之势异。东则蔡家围归湖，西则高厝围二塘一带，俱系贼窝，彼可处处阻拦，而我必处处接应，则战守之势异。况全郡众口嗷嗷，非仅车载斗量便可不虞受困，即使隍米运暂时可通，而八九十里水程，岂能长恃此新募勇壮寸寸尺尺与贼冒刃血战、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以护仅可救一二日饥饿之粮？日前海阳汪明府曾恳仆督勇前往隍押运，仆再四固辞，非惮劳也，诚以劳而无功，无济于事。且途中万一失利，岂不益长群贼狡然之胆，而寒城中百姓望救之心？万不得已必欲前往，只可只身带一二熟识路径之人，汇定银项，潜到三河坝、高陂等处，采足米石，然后由彼处募勇护送，顺流而下，不过一夜可以抵郡，或者出其不意，尚可万全。然此可一不可再也。昨日面商西乡击贼之议，已有成说，而当事诸君临局中变，乃欲为行险侥幸，作万万不可成之举。诗云：“谋臧不从，不臧复用。”仆诚为全郡数十万生灵俯仰太息而不能自己也。

又论通米运并破贼书^③ 咸丰四年

昨日致书所言隍米运断不可恃之议，诸君不以为然，今闻统勇前往之杨清臣等皆在高厝围遇贼，不战而回。夫由隍通米，则我之受制于贼者多，而贼之制于我者少；用西乡击贼，则贼之受制于我者多，而我之为贼所制者少。请将目前情形为诸君详悉陈之：盖贼之凭依在枫溪、枫洋、新会三乡，而其精神又注于陈桥、云步二处。云步通英塘、池湖一带，可以截

① 本类所辑文稿，是指除奏稿、公牍、书信类之外丁日昌的散文作品（亦有虽采用书信形式而专论一事、可归入政论文者）。丁日昌的这类文稿，以往未曾单独结集，今主要从丁日昌的《百兰山馆政书》中辑出，亦有散见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以及其他书籍者。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一。

③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一。

郡中往西南之路；陈桥通枫溪、北厢一带，可以截郡中往西北之路。贼所最忌，凤塘与十排各乡。今凤塘业与贼势不两立，贼已多一南顾之忧。十排中长尾最与贼逼近，然人丁不及枫洋、古巷，而前有巢贼之枫溪，后有通贼之枫洋，恐前后受敌，难以济事，所可恃者，南面之凤塘尚可助其一臂。古巷之所以不甚踊跃者，其君子迟疑而惧祸，其小人观望而鹜财，且以为隔贼尚远，即使贼欲肆毒，断不能越长尾、孚中等乡近交而远攻也。孚中气脉更小，不足轻重。今将募勇攻贼通路，必先据北厢之田中、云里、大园三处。云里与陈桥毗连，田中与羊皮冈毗连，大园与西塘毗连，此三处为贼所必争之地，必宜加勇驻扎，方免意外之虞。由郡进攻枫溪一路，俱系蔗林，难以进兵。长尾与枫溪相隔不过二里，俱是平旷四达之地，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宜扎重兵于长尾，同时夹攻枫溪后面，则羊皮冈贼匪不敢救应北厢，而北厢必为我所据矣。其进攻之先数日，十排勇壮预约会于三山庵，一由孚中攻北厢之前，一由赤冈攻北厢之后，订定某日黎明举事，出其不意，四路夹攻，彼云里、大园已有内应，仅存田中黄学胜一股四五百之贼，焉能四面拒敌、不行溃窜哉？同时郡中兵勇合攻陈桥，一由新埔攻其前，一由凤山攻其后，又分一队兵勇于吉利乡，以堵池湖救援之贼，陈桥孤立无援，贼必退出。如此则不惟米路可通，而郡围亦可立解。若复惜小费而弃长策，顾目前而失大局，吾恐韩山三十六峰之灵秀所钟，竟尽于今日而不可挽也。悲夫！

万安劝办团练章程^① 咸丰九年

一、城外向分七保，今拟分为七团，每百一十人为一团，团内各公举首士二人；十店为一甲，甲内举甲长一人，轮流约束，周而复始，以免推诿。

一、每店二十人以上者派三人，十人以上者派二人，五人以上者派一人。各店俱备号衣、灯笼、器械，不准稍缺。其号衣、旗帜、灯笼，写明团防义丁第几团第几甲。名曰“团防”者，所以期有备无患也；名曰“义丁”者，所以别其非勇壮也。各店得此嘉名，自应从公踊跃，期于众志成城。

一、城外两关计共九百余店，约可派八百余人。计每团可派一百一十人，每十人设旗一张，二十人设小锣一面、梆一件，一团各设鼓一面。遇小警鸣锣，大警鸣鼓。每团每夜派二十人执器械、灯笼，沿街巡查。每团各巡五日，五日期完再交第二巡接巡，依序轮流，不许推诿。本县不时亲自抽查，勤者有赏，惰者有罚。

一、平常巡街但击锣一声、梆一声，遇有盗窃小偷、失事之处，鸣锣接续不断，本街团丁执械齐集，援救不到者罚。其邻街但鸣锣三声，传知团丁只在各街预备，不必纷纷奔援，致滋张皇，且恐本街突有疏虞，则堵御无人矣。若遇有成群游勇及抢劫大伙匪徒，始准鸣鼓。其鼓声接连不断之处，即是有警所在，各街派团丁十分之五应援，留其一半防守本街，一面驰赴县中禀知，以便发勇往援。

一、各店户及地保拿获大盗及真正奸细，审实每名赏银二十元，窃盗每名赏银五元，俱由本县赏给。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一。

一、每月朔望日,各首士督同地保,带齐各团,听候本县亲自查点,其人物出众、器械鲜明者,当堂给赏花红、银牌、酒肉,不到者罚。

一、各街各店如有窝藏匪类及面生可疑之人,除将本店照例严办外,左右邻不举报者,枷号示众。

一、二鼓以后夜行无灯笼者,准团丁擒送查究。

一、各街如有外来匪人恃强买卖及诬良为盗、将无作有、图害店家者,准各团首士签名公禀,以凭究办。

一、城外新修天后宫,可暂设为团防公所。如有公事,本县即可传集该首士在公所酌议。

一、团防之设,但以守街道门户,永不调出境外。如有不奉号令、酗酒赌博滋事者,查出严办。

上耆抚军陈粤东洋务书^① 咸丰九年

粤东今日之势,如人心腹症癖,且四肢之间疮疖丛生,猛峻之药无所施,从外而制其毒,此消彼明,愈防愈溃,浸至于不可为。故今日之粤,仓公、扁鹊见而踌躇,而庸医望其硕大且庞,尚谓可不疗而治者也。夫省城自七年十月失事后,机会非无可乘,当事者非失之懦,则失之疏;民气非不可用,主兵者不养其锋,反挫其锐。《传》有之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今粤东民气不惟竭,且泯然尽矣。道光二十八年,夷人申入城之议,其时妇人孺子皆欲食肉寝皮,卒使夷人慑退,何者?其气盛也。自六年夷兵堕炮台,长驱直进,当事者养望而不与战,民气衰矣。延至八年,逆夷据城,百姓播迁,皆思奋锐一击,当事者筑室道旁,优游不决,民气竭矣。且夫人所以惧鬼祟而远避者,以无形无声,见则为人祸,若使鬼而可见,见而可亲,亲而能福,则人鬼相习之不暇,何惧且避之有哉?往年百姓拒夷进城,以夷人掳掠淫劫,其势岌岌,是以誓死固守。今则不惟相安也,不肖者且缘以为利,然则人与夷已相习矣,欲望其一旦弃庐舍,持剑戟、亲锋鏑、辞逸而就劳、辞安而居危,固有以知其难也。当夷人初入城时,其心未定,其势未坚,其筹防未密,若招募乡团乘胜奔之,夷未有不溃且窜者。当局者畏缩希冀,望可如福建通商之例,苟延旦夕。夫以千金之家,遇盗罄劫,不呼邻援,向贼乞哀,而谓贼能怜其穷、还其所有乎?昔曹操破张鲁,荀彧劝其乘胜进兵不果,后闻蜀民一日数惊,曹操深悔。夷之初踞省城,非仅数惊已也,百姓乡团急欲驱除异类,又非如操劳师袭远也,顾束手听夷所为,以至今日,然犹可诿曰时促。方八年自春至夏,百姓尽迁城外,城中仅数千夷耳,其时三大绅示谕汉奸回籍,几于令行禁止。夫以数千之夷守数十里之空城,汉奸易于稽查,接济易于断绝,而播迁百姓日夜冀望收复后得以携妻子、保家产,翘足以待者万众一心,此其机未尝不可乘,其气未尝不可用也。且是时夷船尚未闯入天津,捣其巢穴又可分其势以惫其力,而乃不为大举深入之计,徒令勇壮黑夜尝试鼠窃狗偷之技,已欲居其功,又思辞其害;已欲蹈其实,又恐受其名。夫中国之与外夷,非战则和,两言而决耳,固未有胜则上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三。原书将其写作年代误标为同治丙寅,即同治五年,今据史实改正。

之人任其功、败则归其过于百姓而能成事者也。迨举事一不当，辄听百姓回城与夷杂居贸易，至百姓与夷杂居贸易，而粤东不可为矣。且夷人养精蓄锐、覬覦粤省，非朝夕之故，既中其毒，心腹患深，而肇庆、连州、英德一带又土匪梗塞，故曰“不惟心腹症癖也，且四肢不仁”。今夷方且梗阻厘税，便厥奸商，市肆毁而复修，居民去而复回者已十之七，所有黄埔、深井、白鹅潭、大王窰等处要口皆为占据。佛郎西、米利坚各国又于河南地面建设夷楼，昔日之城我为主而夷为客，今日之城我为客而夷为主矣。天下非敌强我弱、敌胜我败之足忧，而官民不联，上下不亲之可惧，何者？人心一摇，瓦解之势不期而自至，故结人心其要也。百姓自遭贼、遭夷以后，流离颠沛、无所告诉者不知凡几矣，非不肖吏役加以不测之威，仗义绅民加以不测之恩，人心不能固。虽然，形胜尤宜据也。我能立于不败之地，能制敌而不为敌所制，以守为表，以战为里，以和为饵，观恤而动，不数年间可以得志。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盖言用兵必计万全也。今粤东事势已摧残破溃，贾谊曰“天下之势非徒病肿也，又苦蹠蹠”，呜呼，粤东今日岂特肿与蹠蹠而已哉！

据形胜。何谓据形胜？逆夷踞省二载于兹，我之虚实彼得而知之，彼之虚实我不得而知之也；我之军械彼得而禁之，彼之军械我不得而禁之也。一入牢笼，处处受其挟制。某谓非创非常之局，不能建非常之功。何谓非常之局？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地势相联、气脉相贯也，目前沿边流寇率意跳窜，皆由总制无人。韶州扼四省之边，窃议设经略重臣于此，节制三省，居中调度，阳为防剿游匪，阴以养精蓄锐，联络声势，以堵为剿，以剿为抚，使游匪既尽，然后移驻肇庆腹心之地，号召沿海忠义之师同时并举，夷能拒官兵、不敢撻民怒。广州之新安、香山、东莞，惠州之海丰，肇庆之阳江，潮州之揭阳、潮阳、澄海，皆沿海悍武之地，宜择忠智廉能之令，久任而专其责。所属有奇技异能、熟悉夷情者，许密保以备器使。佛山为四通八达之衢，宜建土城、设重兵，为犄角之势。各绅有深明大略、忠义愤发者，许专统一军，假以便宜，以便择利而趋。虎门入省之河，凡有要隘，皆令乡民筑土墩、聚团勇，以备截其归路。汉奸及平日为夷人服役者，限一月回籍，其不回者族邻到官出首，即以其家产之半赏之，半给该乡团练之费，不举发者罪如之，接济者杀无赦。各乡有能夺获夷船者，即以船内货物赏之，官不与闻。如是则接济可除，勾引可绝，间谍可用矣。佛郎西、米利坚各国皆与英夷世仇，今欲藉其力以抗中国，故貌合而心离，以小利委之，使怀疑自斗，投骨于地，群犬有不狺然相争者乎？且夷自其国航海数万里，与中国争尺寸之地，舟楫甲兵不敌中国毫毛，然彼屡胜，我屡败，何也？苏轼曰：“大国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国之人，计穷而无所恃，故致死而不顾。”盖形势异则勇怯分也。夷兵合孟买、孟伽拉、吕宋、息力各处新胁之众，不过五六千人，惟兵少则饷足，饷足则令行，令行则士奋，今日扰闽而闽之全省疲于奔命矣，明日扰粤而粤之全省疲于奔命矣。我则地广备多，兵冗而将不习，无怪乎彼意在战而常处于胜，我意在和而常处于败也。使我于香港、澳门、汕头、黄埔、深井各要隘，时鼓乡团，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我则反主为客，彼则备多力分，夷之技有不穷而势有不溃者乎？往者英夷垂涎印度，重赏购其片土设立埠头，蛮人初为所愚，及后觉而驱逐，英夷遂全力进攻，诸部人心不齐，纷纷溃散，印度各国为所灭者十八九。然则夷之于粤，非欲效印度故智乎？嗟乎！省城形胜既与夷公之，倘不翻然转计，吾恐他日之粤，夷且据以为私矣。

结人心。何谓结人心？往者三元里之役，一呼而集者数万人，人心固结之明验也，奈当事者束缚之、沮抑之，致日久离散。故昔日之官借民以压夷，今日之夷欺官以悦民，此其意甚

深而虑不可不防也。夫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聚则众志成城，散则舟中敌国，时至今日，可听其涣然解体哉？窃以为亲民者莫如州县，能举劾州县者莫如督抚。古之州县所以裕民也，今之州县则所以困民。夫贼之将至，官不能独御，赖民御之。其始也，捐输有费，团练有费，官不能知某某为上户、中户也，以劣绅、蠹役为耳目，纳贿较先者，虽富户不必取盈；知机稍后者，虽中户不难罄产。迫勒之余，必至逃亡；逃亡之余，必累族戚。甚者收复之后，官藉查办从贼为名，益纵所欲，以家产高下定罪名轻重，遂所欲则无赖之徒可保首功，不遂所欲则仗义之人亦为匪党。夫百姓遭贼蹂躏，存费已罄，庐舍犹存，贼去而兵勇焚毁、拆卖，庐舍荡然矣。有司复择肥而噬，羈系其手足，幽囚其妻子，祖若父累世铢累寸积之产业，不得不贱售，以充官囊橐。怨毒所积，而谓一旦有事，民之卫官能如子弟之卫父兄、手足之捍头目乎？粤东州县遭贼者多，疮痍之后尤宜加意拊循。抽厘所以济军需，然设之太密，任之非人，适足阻远商而亏正饷。且坐卡之人，窥笥探篋，无异盗贼，舟輿阻滞，远途骚然，是宜酌量裁撤，以安行旅也。粤省文场不举已二科，武场不举已三科矣，士郁郁不得志，日夜延颈拭目，壮士气即以壮民心，科场之举又不可缓焉者也。夫上之人能除弊政，噢咻生息，诱掖而奖劝之，民未有不翻然勃然，惟我左之右之者。昔宋张浚富平之役，王彦谏曰：“陕西兵将，上下之情不通，若不利则五路俱失，不若屯利阆、兴洋，以固根本。”张浚不听，以致溃败。李牧居雁门，市租皆收入幕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饗士，士得赏赐皆愿一战，卒破匈奴。今日中外之势，兵不足为武也，其枢纽全寓于激励民志，联络一心，然后徐图大举。否则优游玩忽，固执纷更，而欲望夷之拱手远避，吾未之信也。

上曾宫保陈江省吏治条陈书^① 咸丰十一年

江省吏治之不可问，至今日而已极，如人乘敝船而入深渊，骑病马而下危坡，露全体而就蛇蝎，不溺则漏，不损则坠，不毙则伤。董子曰：“琴瑟不调，则改弦而更张之。”江省之吏治，非特不调已也，以宫保之仁以育物，智以察事，刻以处己，宽以待人，群策群力，皆愿自效，又可以更张之时也。去年某奉接解饷，路过市汊，见父老数十人聚观新定丁漕告示，中有泣下者。询其故，则曰：“吾侪小人，岂甘逋赋？皆因过于繁重，以致骨肉离散。今得好官，为我除百年积弊，从此父母妻子可相养以生，相守以死矣。”当时闻之，以为人心反正，则风俗必有转机，乃迟之又久，而民之刁玩者如故也。是何也？则以奉法者徒行乎法之迹，而不能达乎法之心也。夫以宫保躬自化导，岂有感而不应者？但江省地方相隔已远，州县之事琐碎难知，惟在上者求治若饥渴，不以言之得失罪人，则在下者见无浅深，皆不忍不尽其私忱，以冀有补于万一。某仰体宫保不忍一物失所之心，不敢蹈知而不言之咎，谨竭其愚以为贡焉。

一曰求实用。天地之生物也，一物必得一物之用。上官之置吏也，一人必使胜一事之长。覆杯水于坳堂之上，置杯焉则胶，何者？量不胜任，其势固必倾也。江省用人多喜软熟，夫软熟之人可以悦耳目，而不可以任事功。极其所往，软熟之余必至于迎合，迎合之余且流为钻干。夫以宫保正己率属，江省大吏亦多洁清自爱，所谓钻干，固万不至此，然软熟之流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一。

弊,其势固不可以不预防。且人之聪明材力止有此数,此有所长则彼有所短,达于时务者未必巧于语言,勤于治理者未必工于奔走。试问江省今日之所谓能员,果何等乎?非必即专心谄媚,而模棱两可,其词但敢顺而不敢逆;非必即处己卑污,而迁就曲从,其意恒在官而不在民。老成者近拙,而忧其繁剧难胜;便给者似才,而信为谄练可靠。而且措置之间,为地择人之意少,为人择地之意多,或则怜其贫困,或则惜其才华,或不免亲故之面情,或点染津要之函托。国家设守令所以牧养小民也,而百姓爱戴之则守令往往不能久于任,何则?守令专心抚字,则不能兼及应酬,于是委员憾之,过往游客憾之,书胥隶仆又从而憾之。此数者,皆能以白为黑,以是为非者也,又能变上官聪明之耳目为昏迷,化上官宏达之心胸为伎刻者也。百姓爱戴之忱,则但能积于下而不能达于上,即有攀辕卧辙、涕泣乞留,上官不疑为买嘱,必疑为市恩,且从而深恶痛绝之。病者之延医也,不问其素工针灸之方,而但取其外貌衣冠之美,及一试不效,已悔无及矣。上官择州县以治民,亦犹是也。然屡试不效,上官固无悔也,何则?医之不效,身受其灾,州县治民之不效,则民受其灾,而于上官无与也。且夫人才已皆化为软熟矣,目前无批鳞逆耳之苦,临事安有折冲御侮之良?晋臣王导每一发言,举座赞美,独王述不以为然,曰:“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今江省州县之誉府道也,必曰“龚黄再世”,司道之誉督抚也,必曰“禹皋复生”,相沿成习,则劝善规过之言何自而至?其稍有锋芒气骨者,则已磨折而澄汰之。一旦有事,孰为效缓急、助斡旋乎?诗曰:“天之方济,无为夸毗。”盖体柔之人不可任事,固不独今日为然矣。

一曰久职守。江省近年以来,迁调至纷更矣,亦于吏治有毫厘补益乎?凡牧令视事,民风土俗非一览所能知也,必细心稽察讲求,于一邑之利弊或能周知十之五六;又必假以事权,宽其督责,于一邑之利弊或能兴革十之二三。今也不然,或前月捧檄而后月解组,或春夏下车而秋冬交卸,上焉者固苦于时日太促、展布无由,而中下之流为累所迫,便不免造作摊抵挪正款,又或贱价征收,名曰“放炮”,以致百姓习成贪玩,正供益延。书吏更趁新旧交卸,改易图册,点窜红簿,其间弊窦不胜枚举。故州县多一番更动,百姓多一番凋残,仓库多一番亏空。汉唐循吏超越古今,则久道化成之效也。且夫催科必本于抚字,岂有不抚字而能催科者?今任事甫经数月而即撤之,曰“催科不力”,试问此数月中,牧令尚未能与民感孚,安能使民爱戴?不亦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鸚炙者乎?至于贪酷愚庸、能为民害者,果不可用也,则宜勿用,固不可轻于一试,徒滋上下之累尔。

一曰禁文饰。案牍文告之繁,至今日为尤甚矣。上之待下也,不以诚,但知铺张令甲,而无奖功惩过之真情;下之应上也,亦不以实,但期规避罪名,而无抚字催科之实际。其尤可笑者,州县每月出结佐杂无擅受民词,而典史则与县令争案件矣;佐杂每月出结州县无私设班房,而县丞且寄人犯在县狱矣。科条愈密,而矫托者愈多;法令愈严,而作奸者愈众。然此犹为有用之词也,彼晴雨米麦报、银价报,千篇如一律也,百年如一日也。若欲认真稽察物力,则宜据实列陈,如刘晏遣使四方,走报物价,使千里如在目前,亦未尝无益时务,仍徒陈陈相因,为此欺罔之词,是亦不可以已乎。上之于下亦复累牍盈篇,疲弊耳目,奉之以行已苦于惟日不足,置之不复又何必多此虚文?是功令等因奉此之陈言,徒滋幕友书吏居奇舞文之弊窦,不可为太息哉!且牧令之任地方,固未有一旦能无过者,但当别其公私,而不可任其讳饰。宋臣范仲淹曰:“当官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今之州县,做案并案,名则化大过为小过,实则移公罪为私罪也。拟请通飭江省各属,凡遇上达之事,但据实直陈,不准丝毫粉饰,

情有可原者为之开脱，如仍有以无据之词进者，重则撤委，轻则记过。上司公文，无益于事者，一概不必转行。如此不惟幕友束脩可以稍省，即书吏饭食均可渐删，牧令便可省料理簿书之精神，以之料理民事。上以诚求，而下有不以实应者哉？

一曰厚民风。自去岁江省减收丁漕，百姓固沾实惠，而亦不无稍长其藐视官吏之心。今日浮收之词方上，明日撤委之令已下，不问其为公与为私也。然使准一词、撤一令即能到处遵行，则亦何所顾惜？而不知刁生劣监，有此一番挟制，即可望州县分囊以润，所谓“蝗虫费”是也。若辈已获中饱之利，小民仍受浮收之害，而民风之刁玩则已积重而不可返。且夫人之治家也，孙在前则不责其子，何者？恐天性之渐漓也。今则以孙证子之过，祖乃鞭扑其子于孙之前，欲家教之克敦，岂可得哉？窃以为督抚之亲其民，不若使州县之与自相亲。拟此后百姓控告州县，当时不必批准，而可藉他事以撤之，则州县之廉耻可存，而百姓之刁玩可息矣。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诗曰：“民之质之，日用饮食。”则所以厚民风之谓也。

一曰留有余。圣人立法，原为中下人而设，非为上等人而设也。去岁江省新章，较之湖北已为刻苦，若银价稍有增涨，则州县便难支持。上之所以搜求州县者无余地，即州县之所以搜求百姓者亦无余地。奉文后之馈送虽不敢明言，而上司到任时之铺陈、交卸后之程赆，果能尽绝否耶？彼之取于民者，业已尽数而归之于公，而此供于上者，不挪之正款，而又奚所取给乎？虽使伯夷而为今日之县令，固不能以西山之蕨，抵献媚之芹也。汉宣帝曰：“小吏勤事而俸薄，欲其无侵渔百姓，难矣！”夫立法必期于人人可行、时时可行，方可垂诸久远，若澄之太清，虽得小民一时之感颂，而后来者无所措手，不能不阴踵其事而阳避其名，将有害弥甚，为累益深。即如漕米一端，运脚津贴为费不赀，若一旦裁革无余，将来运道复行，势必多所扞格。昔刘晏置转运之船，多给用费，后之裁用费者，省则省矣，而转运之利遂停；周忱立征敛之法，略存羨余，后之革羨余者，公则公矣，而征敛之法遂废。此时之所谓军饷，即从前之所谓耗银，耗银随正，今日已垂为定章；军饷归公，安知他日不沿为成例？一时补苴之权宜，恐遂为官民异时之积累。窃以为丁漕军饷宜明立定限，俟军务告竣，即行革裁，庶为州县留一分余地，即为百姓留一分生机尔。

一曰泯畛域。一代之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一省之人才亦足供一省之用，何地无才？亦何地无不才？江省委缺用人，未免稍存界限。在官保大公至正，本自立贤之无方，而属僚逆探顺从，未免揣摩之失当。古来圣贤一举一动，皆能转移风气，则人才消长，即在当局者几微措置之间。出之者本无成意，奉之者已若蓍龟，则畛域之分，所当慎之于不及察，而泯之于渐者乎？

一曰均肥瘠。新定各官公费，原以济养廉之不足，藩司养廉已厚，公费又优；臬司有驿站，有秋审，在在均关紧要，而无丝毫公费，则又何以杜其需索之端也？南昌、吉安两府，公费不及三四千两，同为国家任事，而禄养悬绝如此，可乎？窃谓藩司公费，臬司宜分三之一；粮道公费，盐道宜分五之一；各府公费，宜随正解司，由司均匀给领。如此则为南康者不覬觐乎南昌，为南安者不覬觐乎吉安，奔竞之风息，则治理之绩隆，不平者平之，而人心自无不平矣。

一曰正根本。新令之行也，今日参南昌，明日参庐陵，又明日参贵溪，令不可谓不严矣，问其参之之故，则曰取于民者不遵新令也。夫新令不许浮征，而州县不能遵照奉行，参覈之

宜也，然新令固不许上司丝毫收受属员馈送，而其间固未免有阳奉阴违者，略于大而严于小，则又何以关其口而服其心也？且君子之用人也，审其心而不必拘其迹。昔司马光当国，议复差役，以五日为期，同列皆病其促，独蔡京知开封府，如约悉改，而他日卒以卖光。盖唯诺者非正人，而能可否者为正人；希合意旨者非君子，而能随事谏诤者为君子。源之洁者流自清，表已正者影自直。知府已得其人，而一切州县烦琐之事，直可不问。王登荐〔中〕章、胥已于襄主，襄主以为中大夫，左右曰：“中大夫，要职也，君用人若此，殆未耳而目之也。”襄主曰：“吾用登，已耳以目之矣，若登荐人又耳以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时也。”善哉斯言！可为千古用人之鉴。窃以为江省知府宜慎选而重任之，州县有不称职者，准其举劾，行之数年，或者吏治民风可以稍期起色乎？

一曰清粮额。江省瑞、袁、临、吉等府，钱粮较重，缘明初陈友谅降将误书册籍，以讹传讹，沿为定例。国初虽经布政使庄应会奏减，然西路田赋尚多缪辑不清。又有地近山涧、水冲沙塞者，又有本身逃亡、宗族代为赔认，粮存田卖、户口尚未革除，积累已深，希图赦豁。前年某赴乡催征，见有老妇向图差涕泣乞哀，细询之则本宦裔也，田被水冲，已无基址，从前尚有房屋可以典质，今仅存一女，欲贱卖以偿今年新赋耳。复询之曰：“今年新赋有女可卖，明年新赋复以何物抵偿？”老妇哽咽不能言，掩袂大哭，当时为之恻然。凡一乡之似此者，不止一家，则一县之似此者，不止数十家。方今国用支绌，遽议豁免固非长策，然地有消必有涨，若得良有司督率公正绅士，按亩丈量，则可以新涨地亩之有余，补水冲沙塞之不足。且奸民设立尾户、客户，数年辗转，便自有田无粮，一经清丈，俱可按图索驷。弊窦已清，州县便不必捏报灾缓，以文饰其催科不力之咎。更有前遭贼扰田亩，或经开濠，或经筑垒，或人丁逃亡在外、有田而无人，凡此有主之业，他人已不敢侵占，原主欲归而耕也，犁锄甫具，未得粒米之盈余，枷棒及身，先索历年之旧欠；欲舍而去也，祖宗之坟墓便付荆榛，异地之经营毫无根蒂，积而久之，欠者愈不能完，荒者遂芜不可治矣。窃以为此等田亩已荒有年，所宜由各州县招徕复业，旧欠应稟请奏蠲，新赋亦宜递缓，三年后方行开征，严饬差役不得藉端骚扰，并通飭知府查明属内有旷土者，牧令以不职论。如此则境内多一生聚，境外少一逃亡，即天下少一盗贼，于致治之源不无少补也。

一曰奋独断。去年新章删除捐摊一举，从此州县可以为良吏，可以为廉吏，意至良、法至善也。江省大吏明知有益无损，而头绪繁多，往往商之书吏。夫捐摊纷纭，书吏已作世食之采邑，若辈虽逼于一时之命令，必阳除其名目，而阴留其根株。此事而与书吏辈商之，犹集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也。夫州县之未抵任也，已先有千百亏空以待之，及其交卸也，又有千百亏空以随之，一经署事，便同附骨之疽，与之偕亡。然捐摊为累虽甚，而州县愿裁者半，愿留者亦半，何也？界限大清则州县不能粉饰弥缝，无所施其挪新掩旧之术故也。窃以捐摊一款即使奏免，而此后摊抵名目亦宜永远革裁，州县应办之费具文请领，无费可领即行停止，有征必解，有接必交，如有藉名赔累设立摊抵者，即行严办。凡此非常之事，固惟断乃能有成也。

夫江省应兴应革之事，固不止此，然有某所未知与知而未尽者，固不敢冒昧陈渎也。语云：“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官保识量崇深，山海不足以尽之，而某一知半解，则土壤、细流之比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某拳拳之忱，积于中而不能已，或当或否，惟官保采之而已。

上曾宫保陈江省丁漕利弊情形书^① 咸丰十一年

窃以为江省丁漕经新定章程之后，民无浮取之忧，官免捐摊之累，举全省上下官吏皆可以实事求是，固江省吏治之一大转机也。而宫保尚复殷殷下问，期于正本清源，利下益上，某敢不就其身历目击、耳闻而有据者，直抒所见，为宫保一一陈之。

一、江省丁漕重轻不等也。如广信、建昌等府，则田广而粮轻；如吉安、临江等府，则田少而粮重。而一府一县之中，亦有高下不等。如地丁也，其最重如宜春之每两收钱三千文，武宁之每两收钱二千八百文，然总无出三千文以外者；其最轻如龙南每两之收钱二千二百文，庐陵每两之收钱二千一百七十文，然总无在二千文以内者。如漕米也，广信各属则每石开折自六七两以至十余两不等，其吉安、临江等府则自三千八百文以至四千余文不等，其至少则吉水，开折仅二千六百文，递加而至三千余文。而一县之中又有所谓“红图米”、“急公米”者，似宜稍分等差，以示区别。盖小民习于稼穡之艰难，减涓埃亦增鼓舞；苦于科条之繁重，增纤悉便觉迟疑。若能因地制宜，照向章酌减十之一二，除解款及新章所定公费之外，其余概以充饷，似于公项不无裨益。古人所以取民之道多矣，今仅取向例正款盈余，以救万死一生战士之命脉，此中不得已之苦心，当亦为百姓所深谅者。至于赣州各属则利在兵米，袁州各属则利在税契，此又另当分别办理者也。

一、省郡银价高下难定也。丁漕之收数全视银价之涨落以为盈绌，刻下地丁新章如银价在一千六百文以内，则尽可支持，若在一千八百文以外，则除一正一耗以及充饷一钱解府五分、解司一分，此外尚有司库中之火工、解费、补平、补色等款，合计亦不下七分，则州县未免支绌。然银价涨落难以逆料，若因时区别，又恐官吏因而高下其手。可否明定章程，各县均一律收银，则银价低而州县无意外之盈余，银价高而州县无骤然之赔累。而或者以偏僻州县无银可易为辞，不知钱之所在，即银之所在。北路省份全属完银，彼岂无偏僻地方，均未闻稍有窒碍，抑又何也？

一、完纳漕粮宜酌分期限也。地丁分立上、下忙，向有定章，固不必议。至漕米自改折色之后，百姓有不能一时清完者，于是州县预立限期，如八月开仓，每石折钱三千文，以一月为限，逾限至九月始完者加钱一千文，至十月始完者加钱二千文。百姓恐逾限增价，故争先完纳。今粮改为一律，而不复加以增减，在良善之百姓固无不应限输将，而刁玩之百姓不免迟延观望。虽曰苟违限期，刑罚随之，然完者十九、未完者十一，刑罚犹可施也；若完者半而欠者半，能人人而刑之、户户而罚之乎？且小民之惧祸也，不如其趋利，先期而可省数千文，则群然争先，恐一落后已失便宜，又为侪辈所笑，其机一鼓完者已八九矣。其逾期者然后刑罚临之，彼见众户皆清，而未完者寥寥可数，刑罚必由渐而及，又恐转瞬逾期，而粮价又将益增，利害熟计于中，虽至疲至玩之户，亦必罄所有以清公款。至是而犹不完者，则必人口逃亡也，或则田已卖而粮尚存也。但使田业尚在，孰肯辞少而就多，舍耕凿而就桁杨乎？而其所增之数，仍必一概充饷，则官吏无移后作前之弊矣。

一、考费、兵差宜预安顿也。查各府于学使按临之日，或由各县轮办，或由首县代办，虽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一。

丰啬不同，然如纸张、夫马、木器以及修理考棚等费，皆万不能免者也。似宜提出一项公款，专为考费之需，则大典已免贻误，而杂费亦藉可删除。若兵差则来去无时，难以预定，然带兵官已持牌票明文，自不敢不照章应付。况以盈千累百之人，挟持器械，气势雄赫，州县恐滋扰地方，不得不委曲从事，而事竣之后，此款不准报销；遂至日积日重。可否于省城设一总局，船夫各价由省预发，其不自省来者则发札于开差地方，预计程途多寡，全数给足，以免沿途延搁。似此预为安顿，则带兵官不敢随地需索，而地方官亦免藉故浮开矣。

一、委员差使宜酌量裁汰也。近来差遣繁多，未有州县一日无委员者。曰坐催，守待此事完毕而始行也；曰轮催，已至此县、又至彼县，循环而催也；曰例催，委员但将札谕抄寄，俟赈仪送毕即无事也。名目虽不一端，其大致总以索程仪、争夫价为第一义。初到曰“接风”，已行曰“送程”，其自行开伙者曰“折乾”，甚且持有首县信函，实其名曰“藉差调剂”。此辈良善者少，浮薄者多，即昔人所谓“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州县，威福便行”者。而小忠小信，上游若稍寄之耳目，则遂肆其需索把持而不可极。试问藩、臬、粮道，一县发数员，一员催数事，究竟有一员能遵札清厘者乎？有一事能首尾了结者乎？不过程仪得、夫价清、伙食足，则取具空文销差而已。不知朝廷分设牧令，将欲为地方任艰巨乎，抑欲为若辈饱囊囊也？窃以为泛泛委员，可否概从裁撤，地方应催之事，一应责之知府。如刑名也，一限不结则记过，二限不结则摘顶，三限不结则撤委，钱粮亦如之。知府督催不力者，减一等。如此则责无旁贷，事有专司，上免案牍之繁，下无希冀之想，而吏治有不蒸蒸日上者乎？

一、书差浮费宜彻底删除也。凡州县钱粮，向归户房经理，其总办者名为经承。每届开征，官点丁漕经承，必有陋规，或千两以至二三百两不等。彼又何肯出此无名之费哉？不过先备十一之利归之于官，而以倍蓰之利取偿于民耳。故一切票钱、串底钱、水脚钱，种种不一。官欲禁之则业受其规费，为所牢笼，故隐忍而无可如何，公事因之益无起色。而作弊尤甚者，则曰“税契房”，凡百姓新置田宅，赴官税契，必编立号数，自上而下。有一种奸民，甫注册时即重赂税吏，别其名曰“尾户”、“客户”，基址无可查，邻右无可考，数年之后民耕无税之地，官赔有额之粮。虽有认真州县专意催科，而一县钱粮无迹可稽者常有十之一二。似宜通飭各州县，此后不准乡民设立尾户、客户，其从前有基迹难明者，按亩丈量，实有被水冲沙塞者，为之稟请豁免，如此则奸吏难施其巧伪，百姓亦乐于输将矣。至于差役，则专以蠹民为事，其因案下乡者，讹诈百端，固不必论，即如钱粮一节，开征则曰“开采钱”，到乡则曰“草鞋钱”，官亲自催征则有“打扫公馆钱”，受官惩戒则有“代板钱”，藉催科为生活，视平民如鱼肉，徒隶成群，妇孺走避，枷棒在户，鸡犬无声。穷民流离锋镝之余，终岁勤动而不能得一宿之安、一餐之饱，子瞻所谓“欠户者，乃胥役之食邑户也”，可不痛哉！今新章已将浮费裁减，则百姓应无不争先完纳，而一切书胥举可革除，其有万不能裁者，则酌定章程，于州县公费之内，每两给以几厘，俾资糊口，使不致格外诛求。而要由州县能不受若辈规费始，且能约束家人不受若辈规费始，而后可行之有效尔。

一、幕友脩金宜略为裁节也。刻下江省各州县所延刑钱束脩，皆三四百金以至六七百金，合之两席则须千余金。加以书启、征比、账房、朱墨笔等友，大缺或三四十人，小缺亦有七八人不等，此外又有大力者所荐，本人不必到馆，名为“干脩”。如南昌、丰城、上饶、临川、庐陵等缺，各友脩数至少亦在二三千金以外。此岂州县能自其家、市田宅以取给乎？要无非民膏民脂也。自上司少以实意相求，而但以无碍于例为贤能，下僚亦不以民瘼是重，而但期能

合于例免处分。州县不能尽谙律意,则不能不受教于入幕之宾,于是其权不得不重,其脩不得不丰。刑名则有压案、翻案、并案,以大化小、避重就轻之法,钱谷则有应交、应抵、应摊、某款宜解、某款宜搁之条,州县之趋避日益精,则地方之公事日益坏。今新章已将捐摊概行停止,交代统为清厘,则征于下者必解于上,接于前者必交于后,无所用其轳轳,钱谷一席,虽不设可也。刑名苟能悉心经理,较钱谷为易,能自办者固善,即不能自办者,可否立一定章,刑名、钱谷束脩每岁以三百金为度,其余征比、账房各友,皆可逐渐裁减。其尤甚者,则门闾、仆从等类,动则盈千累百。往往有州县未经得缺之前,即资若辈用度,名曰“带肚”,迨至得缺后,把持恣肆,为所欲为,而地方不可问矣。似宜一体裁禁,以肃官方。杂费已裁革无余,而正款何虞侵蚀哉?

且夫州县之要着有两端,曰抚字,曰催科。而催科之交涉有两端,曰捐摊,曰交代。交代不清,而催科难以按图索骥;捐摊日重,而催科易于掩旧挪新。江省数年来整顿交代,而交代反积至四百余起者,何也?即如吉安一府言之:永宁,缺之至小者也,地丁不满数千,并无漕米,其解款宜有稽迟,交代宜有阻滞,然而历任永宁交代无不清,而征解无少拖欠者,何也?盖吉安府属应酬捐摊,分作八股,而永宁不在其内,即本府之节寿、漕规,永宁亦不与闻。夫惟上之于下居恒已无授受交接之欢,则无所用其顾忌、回护,而公事公言,催行无不认真;亦惟下之于上平时已无结纳馈送之雅,则无所用其希冀、挟持,而尽征尽解,奉令无不惟谨。故官保新章中裁去应酬,澄清吏治在于此,即成就人才之基亦在于此,固无庸再赞一词。至捐摊则有部款,有省款,有府款,有上任交下之款,而要皆非本任之所亏短者也。非本任之所亏短,而上司责以代为弥补,非挹彼而注兹,即医疮而剜肉,是故捐摊愈重,交代愈纷,则正款愈有欠缺。以永宁无捐摊而交代易结,则他县之有捐摊而交代难结可知矣;以永宁无应酬而正款无亏,则他县之有应酬而正款有亏可知矣。然今日新章非不将捐摊暂停,而州县奉行之间仍未免有所疑虑者,何也?则以捐摊中有部款,恐未经奏明,旋止旋复,又将受累故也。总之,应酬捐摊之累清,而应办之务又为安顿,州县犹不能尽心振作,则是不受成全;浮征杂费之害去,而积蠹之弊又为搜除,百姓犹不能踊跃急公,则是自甘化外,即加以参褫、施以刑辟,而何所怙欤?

抑犹有进焉者,皖省,新复之地也,民久困于贪残,凡有益于下者,似宜加意体恤,庶宽一分而民受一分之赐,益足以广招徕;江省,心腹之区也,民久安乎耕凿,凡有益于上者,似宜认真清厘,庶增一分而国裕一分之用,益足以充军糈。今浙盐断绝,淮盐稀少,计皖楚各省半靠粤盐,而皆藉江省为引地,搜剔而弛张之,殆天所以济东南军饷之急乎?凡此刍蕘之见,皆官保洞鉴之余,冀万一有补于高深,敢冒昧特陈其鄙陋,是否有当,伏乞卓裁。

复曾宫保陈江省丁漕事宜书^① 咸丰十一年

顷奉宪札:“以将定江西丁漕永远章程,仰该令会同江省州县之在皖者,妥速详议,开具简明清折,呈候核夺。二十四日接司道详捐摊一案,并本部堂复李署司一信稿,并发给阅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二。

看。”日昌等伏读宪谕，仰见删除浮冒察及秋毫，酌留羨余免滋掣肘，举百余年之积弊、千百人之利藪，澄而清之，从此百姓不致以州县为狼虎，州县不致以上司为痼疽，上司亦不致视州县如盗贼，一举而三善备焉，良法美意，孰逾于此！而官保犹复穷源竟委，下逮乌莩。日昌等谨将所拟丁漕章程，开具简明清折，列其由于左。而其中应革应裁、或损或益之故，折中未能详尽，复敢申竟其绪，以备愚者千虑之一得焉。

窃以为江省地丁浮征尚少，为害尚轻，惟漕粮浮数逾于额数，积习相沿，半归中饱。今欲毅然更旧辙而一新之，则非取中饱之资，分其半而归之于公、分其半而还之于民不可。欲分其半而归之于公、还之于民，则非为州县裁革可省而不能遽省之向章，措置应办而无力可办之经费不可。查江省有漕州县四十有八，从前征收以津贴运费为辞，少者过半，多者三倍、四倍不等，自前数年改收折色，除广信一府收数仍照旧章，其余各府少者三千余文，较之从前之收七八千文，固已大相径庭。今再因地制宜，分别酌减。广信地广粮轻，如上饶开折则五两九钱，二折六两五钱，三折七两二钱；广丰开折七两五钱，二折八两五钱，三折九两五钱。今统减至五千五百文以至六千文不等，较之从前，已减十分之五。其余各府收数，自二千六百文起以至三千八百文止。计广信一府核减浮收十数万串，其余各府以前一二年收数计之，核减虽属无几，依咸丰初年收数计之，核减总在一百余万串以外。此于百姓有益，于正项无损，所谓中饱之资取其半而还之于民者也。前定新章，漕折每石提解军饷二钱，地丁每两提解军饷一钱，计于正款之外，每年可增提军饷银二十九万余两，此其一。广信一属，丁漕额少，州县除解军饷公费之外，其盈余至为微末。今拟广信各县每石漕折酌增办公钱五百文，其余所剩之数概以充饷，约计该属可提余数钱十余万串。其余各府除三千文之外，有余二百文者，有余四百文者，有余六百文、八百文者，其不及三千文之数者，拟减解军饷一钱，然不过数县。至新增漕折逾期涨价之有余，则以补丁漕减价及水旱偏灾缓征之不足，截长补短，计每年可增提余数银十余万两，又其一。漕米应征，则有漕耗、赠军、剥浅、新扣半、老扣半、松板、水脚以及协济各款，每届可随费由州县划扣军饷办理，而大典不致误。兵差则由省局预计程途，请领军饷，全数支給，而军务不致延。院司、道新任，则由首县每次于军饷内领给千两备办，而上下不失欢。此谓应办而力不能办者，不代为措置不可也。夫可省而不能遽省，已为代省，则州县虽穷不滥，应办而力不能办者复为代办，则州县虽劳不亏。由是而州县之所虑则在捐与摊矣，奏派摊款虽为弥补正项而设，然既亏之正款剜肉医疮，不及明补百中之一，未亏之正款寅粮卯吃，又将暗耗万中之千。夫此万中之千，公用出于是，私用出于是，豢妻子、奴仆之用亦出于是，然既有代填正款之名可以弥缝缪轲，则上司固无辞以责之也。与其徒事虚文，形诸案牍者日见其有余，藏诸府库者日见其不足，愈积愈深，使国家受有名无实之害，曷若涣其大号，从前之积累往者不追，新任之规条有犯必惩，一征一解，俾正款绝挪新掩旧之端。宪谕以奏摊两款拟为奏请豁免，大哉言乎！匪特示吏民以不欺，亦杜绝侵挪之善法也。至于年例捐款，可裁者约十分之七，随时捐款可裁者约十分之五，详府摊款除考费、兵差已代为措置外，其余均可全裁。以上各款，万不能裁者，计每年不过四五万两，仍拟于军饷项下酌提补给。总计除考费约划扣一万余两，兵差、院司新任多寡难以预定，大约不过万两，合之弥补捐摊四万两，总共不过七八万两。在上既不因财以废事，在下复不因事以耗财，捐摊既革，而交代始可以言算，始可以言清矣。且夫清厘丁漕之积弊，其迹虽不与交代相交涉，而其实则与交

代相表里。浮费除而前任无侵蚀，则后任无所用其刁难；积累除而杂款无移挪，则正款不必用其掩覆。如是征解厘然，而交代焉有不按期而结者哉？盖交代易结则仓库无亏，仓库无亏则国用自足，此清厘之后有益于正款者也。以归于公者计之，实数增六十余万，而军饷可助涓埃；以还于民者计之，浮数减一百余万，而输将可期踊跃，此清厘之后有益于军饷而亦有益于正款者也。当省者省，州县既无余亦无累，可一意以治民；应办者办，不误公亦不废私，免纷心于外务，其事不相谋，其理实一贯。以今较昔，孰利孰害，岂不彰彰可睹哉！而要非官保严其格以用人，宽其程以行法不致此。诗曰：“射夫既同，助我举柴。”盖言同心而后能有获也。又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鬲。”盖言烹鱼烦则碎，用法烦则乱也，又有以知措理之得失，固在彼而不在此。谨申其说，如是惟官保采择之。

丁粮仍照旧收钱涨落应由省城定价议^① 咸丰十一年

谨按前议丁漕章程一节，欲改一律收银，原以银价骤涨必致累官，银价骤低必致累民，故议画一收银，以免上下貽累。然此举固有四弊，较之收钱为尤甚：乡曲小民，家家有粮，未必家家有银，骤然欲强以所无，穷民不为富豪之所苛算，即为市肆之所居奇，一弊也。完钱则数目易算，完银则厘毫可欺，小民粮价以两计者甚少，其余不过数钱、数分而已，今若一律完银，百姓安得家有天平砝码？则不能不拱手以听书吏之所为。百姓曰一钱五分，书吏曰一钱三分；百姓曰四分五厘，书吏曰四分三厘。相去不甚悬殊也，而积少成多，一县有数万之粮额，书吏即有数千之秤余，可以操之掌握，二弊也。银有足色、有低潮，乡曲小民岂能尽识？竭终岁之脂膏以清国课，若误易低下之银，柜书不收，废然而返，又必称贷以益一年积累，而年年因之，此犹书吏之认真者也；其故意刁难者，虽银不低潮，而必勒为补色，小费不厌其心，则串票不能到手。以藩库炉头之勒索州县，则知书吏之勒索百姓亦复如此，三弊也。江西钱粮向来完钱，今欲骤更积习，百姓必思深虑远，摇动不安，虽有良法美政，彼必不以为德而以为怨，互相观望，正供益延，四弊也。为通融之说者曰：“银钱两收，听民自便。”此固不可行也。一县之开征也，征局必有数处，官固不能亲自家喻而户晓之，势不得不假手于书吏。彼既奉有银钱两收之条，银贱则向民索钱，钱贱则向民索银，小费既得则银钱皆可转移，花户岂愿因此小费数百文辄呼号哀吁于官府之庭，且又呼吁而不能应也？不得不撒手吞声而去。而官则银贵时所得俱是钱，钱贵时所得俱是银矣。何也？书吏固可以缺银、缺钱之故诱之于百姓也。此钱银并收，上有损于官，下有损于民，其说不可行者一。

为斟酌之说者曰：“征收一律用钱，俟银价稍涨，随时与绅衿议增。”此又不可行也。凡往来奔走于县官之门者，必无好绅士。彼刁生、劣监岂知稼穡之艰难？岂能衡物情之顺逆？官欲涨价也，而彼已顺成之，何则？可藉为趋附之阶也。官未欲涨价也，而彼先怂恿之，何则？可预为分肥之地也。而且彼涨此落，府异而县不同，五申三令，日异而月不同，稽察难周，弊窦百出。此随时增价，上无损于官而下有损于民，其说不可行者一。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二。

为区别之说者曰：“立一定格，凡完钱粮一两以上者均用银，未一两者俱用钱。”缘大户气魄较大，不致搜索为难；耳目较精，不致低潮受诈。而且官遇银涨价时，虽吃小户完钱之亏，究得大户完银之益，尚不至十分赔累。此其说似矣，而弊即因之而起，何则？南昌、饶州各属，向立大户，粮数动以石计，银数动以两计；吉安、赣州各属，喜分小户，或一家而分为数户，或一人而分为数户，其钱粮之以石、以两计者寥寥不可多见。若银价一有涨落，非无大户之州县吃亏，即无小户之州县吃亏矣，此害之在既然者也。蚩蚩小民，有利可图，何所不至？大户见银价一涨，必将趁官交卸时，贿属户胥窜易图册，分之而为小户，小户见银价一低，亦又必效大户之所以贿户胥者，合之而为大户，其无力可合与无力可分者，则真穷百姓耳，则始终吃官吏之亏耳，此又害之在事后者也。此区分大小户，目前既有窒碍，事后亦多弊端，其说似可行而究不可行者又一。

然则如之何而后可哉？曰：钱粮名为“钱粮”而不名“银粮”者，则仍旧完钱而已矣。其所以涨价、所以落价之故，则公以定、明以示之而已矣。其应涨价、应落价之权，统之尊、操之一而已矣。江省征丁漕之州县虽七十有五，而总汇丁漕之地则在省城，故各州县之银价不足凭，而以省中银价之涨落为断。兹拟凡省城每两银价，自一千三百文起以至一千七百五十文止，均仍照现定新章，无须加减；如银价每两落至一千三百文以内，则州县每两地丁照新章减收钱三百文，每石漕折照新章减收钱五百文；如银价每两涨至一千七百五十文起以至二千文止，则州县每两地丁照新章增收钱二百文，每石漕折亦照新章增收钱二百文。大约依现在银价情形，总不能增至二千文以外。其涨落之数，凡三五日即行复常者，不在此论，总以省中定价已逾一月为准。由藩司、粮道再行察看情形，其势必须增、必须减，然后刊刷告示，藩、粮会印，颁行各县。若银昂已逾一月有余，而司道犹不刊颁涨价告示，准州县据情通禀，由督抚飭颁；若银低已逾一月有余，而司道犹不刊颁减价告示，准百姓据情吁请，由督抚查办。如此则上不亏官，下不亏民，黠胥无所施其巧，猾户不能逞其刁矣。其必俟省城银价涨落至一月后始定价，何也？曰：偶然之涨落，不足为凭；朝三而暮四，则百姓之耳目不一也。其定价之权必操之藩司、粮道者，何也？曰：藩司、粮道位尊而责守攸关，不比州县图一时之便宜。且司道均在省会，可以近察时价，不比各道府所见不同，所闻又不同也。曰：必藩、粮会印，将定价告示颁发者，何也？曰：责任专在一人，则恐有挟持、有私见，两人合议而折衷，可尽善矣。且钱粮已有定价，虽因银涨稍为加增，而百姓必疑出自州县之私，若由司道会衔，明定章程，则百姓皆恍然于不得不增之故，不至于观望迟疑，而输将可期踊跃。即使州县欲私自增价，而百姓无藩、粮告示为凭，断不能奉令承教，虽有贪官污吏，亦无所售其加赋之术矣。或者曰：州县钱粮之定价由于藩、粮两衙门之操纵，省城银肆不惧其串通为弊乎？曰：前所谓减价、增价者，必涨至一千七百五十文以外而后增，落至一千三百文以内而后减，或数年一遇之事，非必时时增减也，且应减、应增，司道或面商、或回院，不过两言而决，非比案牍之繁，书吏得上下其手、可以串通银肆也。若银肆居奇，则州县可在各镇、各郡买银，彼既不得专利，则无所用其把持，且银价即涨，而所增之数并不宽余，若辈尚敢垂涎、尚期分润乎？若恐司道藉此挟制属员，以图馈送，则是二员者国之屏翰，尚不足信，而州县顾可信乎？且司道欲挟制属员，何所施而不可，而必于通省耳目昭彰、共睹共闻之银价乎哉？语云：“弊去其太甚。”所谓丁漕之必须仍旧收钱，收钱必以省中定价为增减者，亦较之从前各说稍为无弊焉已矣。谨议。

复隋太守江西丁漕减价章程^① 咸丰十一年

一、地丁定价二千四百文，似觉过重，然较之旧章相去不甚悬殊，当亦无庸更改。至于漕折一层，一律定为三千文，则有不能不再参末议者：广信地广粮轻，向来折色在七八两以外，今与吉、临各府一视同仁，在广信由十余千文减至三千文，自觉感德，在他府由三千余文仅减数百文，相形之下未免生怨矣，一难矣。各县向有“急公图”名目，因从前漕折过重，故有一姓联为一图、数姓联为一图，无论漕米上本色、上折色，伊但完一石五六斗，再贴水脚钱五六百文，按之折色约计在三千文内外，而其间逃丁绝户、水冲沙塞之田，皆系该图包垫。今一律改为三千文，则急公图既不能稍占便宜，必随同花户散完，而其中逃、绝户口便无人肯为包垫，一县便少许多粮额，二难也。漕米通运时，旗丁有费、船户有费，上仓有费、抵省有费，费不纳足则米不肯收，皆万不能省者，今一概将浮费裁汰无余，将来北运复通，不增则窒碍难行，骤增则民情扞格，三难也。现定漕折余银二钱八分四厘，为官吏火耗、解兑办公之费，但部定松板、水脚、新老扣半、赠军、剥浅等款尚须随解，计每石约除去一钱，仅剩银一钱八分四厘；又火工、解费除去七分，解兑各费约除一分四厘，补平、补色约一二分不等，尚有门丁一二分，书办二三分，差役、斗级一二分，州县除各款之后，一钱不名，其贤者尚能忍饥寒以求抚字，不肖者遂将生枝节以剥膏脂，四难也。窃谓今日江省急务，不必深责牧令之浮收，先当严杜上司之需索。若今日派程仪，明日索供应，又明日修衙署，彼牧令者岂能点铁成金乎？抑能市田宅以媚上乎？且浙匪密迹，甫议雇勇，又议添兵，军饷不足，必将再议捐输。百姓之惧捐输也，比惧浮收为尤甚，何则？有田而后有粮，即使浮收，所增不过分数、钱数，而捐输则无底罄也，百金之产不难勒其捐六十金，千金之产不难勒其捐六百金。而捐户无现钱也，百金之产贱其值尚不抵六十金，千金之产贱其值尚不抵六百金，不抗拒则逃亡矣。且当事者不能知若者为原宪、若者为陶朱，则但据劣绅、蠹胥之耳目以为耳目，费既得则上户不必取盈，费不得则下户不难罄产。此时江省若再行捐输，必致远迹骚动。丁漕向章则已减之又减，惧贻累于民矣，至饷无所出，则又将改其名而取给于捐输，是何异穷者以白日乞贷于富人为耻，俟昏夜乘富人睡熟，逾墙而发其篋也？鄙意广信加至五千余文，仅及向章之半，其余各县在三千文以内者仍拟照旧，在三千文以外者照旧酌减，总不得逾三千六百文之外，较在咸丰初年亦复减半。所余之数，仍一概以之充饷，既可以济目前之急，将来漕运一通，又有此项盈余可资津贴，免致别开虐取之端。惟捐输则请永远革除，以苏民困。昔胡宫保定湖北漕章，少者四千金起，多者六千金止，彼岂不恤民困哉？殆亦欲稍留余地，为将来津贴运费之资乎？

一、原议地丁不及二千四百文者，免提军饷，查各县征收在二千四百文以外者十之三，自二千二百文起以至二千三百余文者十之五，如吉安府属，多在二千三百二十文、三百六十文、三百八十文者，今若定为不及新章者免缴军饷，公费计省银一钱六分，而向来州县之在二千三百文起以至三百八十文止，未免过占便宜，又何以平二千二百文以内及二千四百文者之心也？此说一行，恐州县必相率增减其价至二千三百八十文为度，百姓已未沾光，军饷亦有亏损矣。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二。

一、原议漕米不及三千文者免缴军饷，公费计省银二钱七分。在三千文者便须多出银二钱七分，在二千八九百文者便可少解银二钱七分，相去尤觉悬殊矣。

一、原议完钱、完银听民自便，必开书吏需索之端；随时准照市价牌示头门，必启州县涨价之渐。兹另录丁漕钱银一条呈电。

一、原议津贴军饷一层，俟军务告竣即行停止，此见甚是。惟军饷名目，断不可登之奏牍。从前耗银原属羨余，不廉者取而廉者可以不取，有事动用而无事可以不用，一自改为随正解库，便为定章，将来若再加出军饷一层，官民之累不知伊于胡底也。

一、原议漕米逾限一月涨价二钱，似宜明定钱数，若以银算则书吏便可高下其手，而百姓之受累无穷矣。且逾限涨价之说，非以百姓之加价为利也，实欲使百姓以涨价为畏途，不得不于限内完纳，既补输将之踊跃，又免陷花户于火坑。若仅涨二钱，则百姓计升斗之粮所增不过数十文，未免仍旧迟延观望。鄙意以为，初限一月未免太促，宜以两月为期，以纾民力。逾初限不完，涨至三千四百文；逾二限不完，涨至四千文；逾三限不完，涨至四千八百文。即以四千八百文为止，不得再涨。彼百姓见二限增四百文，既信官吏非徒以空言相恐吓，又恐三限、四限之六百文、八百文者，比初限为更多，熟计利害，其情岂有不逼、其完敢有不速者乎？《传》云：“火烈则民畏，水懦则民玩。”为政者岂欲民玩而就之哉？不过欲民畏而避之而已矣。

一、原议由藩、粮提出公费三千两，拨归臬司办公，而盐道不为议及，同为大员，未免优瘠相去过甚。

一、原议学院公费，岁考二千两，科考一千八百两，由本府属县公费各半匀提。查三年两考，每年约匀银一千三百两，计南安、南康、九江等府，除偏灾、民欠以及地丁不及万两不解公费外，计每年该府公费有在三千两以外者，有不及二千两者，若再提考费六七百两，则一切束脩、伙食、书差、轿夫工食将何所取给乎？又江省无漕州县地丁不及万两以及各县漕仅二三千石、地丁仅数千两者，核其盈余，至为微末，若再分派考费，未免拮据矣。

一、原议火工、解费随征另解，以备分拨。查火工、解费数目，各郡、各县不同，六七十两者固多，而四五十两者亦复不少，今州县公费已属无几，若为预定火工、解费七十两，未免更为支绌。且江省院、司、道书吏饭食，照原额不过二万一千余两，州县解者亦不及十之二三，今若分拨四万两，则是官之经费既为裁减，而吏之经费转为加增，似未均平。况上司书吏如此之丰，而州县书吏并无丝毫分润，难保不藉口而开需索之端也。

以上各条，均疑而未解者，敬请分晰示复，不胜禱望之至。

拟定《丁漕章程》并录于后。

拟江省征收丁漕章程^① 咸丰十一年

一、各州县向来征收地丁，在二千二百文以内者，增价过多恐形观望，仍照旧章征收，免缴军饷，藩司、本府公费仍旧提解。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二。

一、各州县向来征收地丁，自二千二百文起以至三千文止者，均一律遵照新章办理，以二千四百文为率，军饷、藩司、本府公费在内提解。

一、各州县地丁额征不及万两而又无漕额者，盈余甚微，难资办公，虽征收二千四百文，亦免缴军饷，藩司、本府公费仍旧提解。

一、各州县地丁均系按照旧章于上、下忙开征，不必随时增价，如百姓完纳逾期者严究。

一、各县漕折收数不及三千文者，军饷减解一钱，粮道、本府公费仍解。其收数在三千文以外者，所余一概提充军饷。原议军饷、公费等项，仍在三千文内提解。

一、广信各属田广粮轻，收数应比他县稍为加增。而该属漕额本少，州县未免拮据，拟于公费外仍提五百文，以资津贴。

一、漕粮一律改折，无须领斛，统于八月开收，以一个月为期，全数收清；其有逾期不完者，至九月初一起，加钱五百文；再以一月为限，仍逾限不完者，又加钱五百文；以后按月递加钱五百文。广信府属涨至七千文为止，其余各府属涨至五千五百文为止。所增之数，一体报明充饷。串票内必须填明价数，以免移后作前。各州县并于年终将收数汇报粮道一次，以便查核。

一、漕粮业已减价征收，从前所有“棍子米”等名目，一体裁革。绅衿士庶有恃刁玩抗者严办。

州县应办事代为措置三条：

一、考费宜由各州县应解省城之军饷内划提。南昌、饶州、广信、吉安、赣州等府，定限岁考用银二千两，科考用银一千六百两；建昌、瑞州、九江、南康、临江、袁州、南安、宁都等府州，定限岁考用银一千六百两，科考用银一千四百两。值考年份，即由该府、州、县派匀银数，于丁漕、军饷内划提解府，由府发交办考之州县经理，其一切委员、教官浮费概从革除。

一、过往兵差，由省城支应局按程途远近先行发给。其有不自省来者，亦行文于首站地方筹款，全数预发，庶沿途州县不得藉口兵差赔垫，重立摊款名目。

一、院司新任，拟由首县请领存半军饷内银一千两，以资修葺衙署、置备器皿之用，庶免首县藉口赔贴重摊。外县粮道新任减半。

州县杂款应提三条：

一、各州县解丁漕银项赴藩、粮两库，每千两向有火工、解费五十两以至六七十两不等，现已酌给公费。此款宜定每千两以五十两为限，一半仍照原随解，一半提充军饷，约可提银六万余两。

一、漕米向有随米应征之漕耗、赠军、剥浅、仓费、新老扣半、松板、水脚以及协济等名目，为运漕时津贴之费，总计约在十万两内外，现应一律提充军饷。州县不得藉口北运既停，瞒隐不解。其一二、三副米仍照旧章津贴州县。

一、从前漕粮出运时，广信府属征至十余千，其余各府属亦在六七千不等，今俱一律核减。其新定各县收数在三千文以外者，一概提充军饷；其收数不及三千文者，军饷减解一钱。截长补短，计每年可盈余十余万两。

州县浮费应删、应减三条：

一、各省上司向有门包及本管道府节寿礼、过山礼、到任礼、修署器用供给、发审束脩等弊，江省想亦不免，经此次新定章程之后，一切应酬杂费以及同城文武漕规、漕馆等名目，均行裁革。

一、地方公事，责成知府督催，逾限不应，照例严参。非有要密事件，省中不发委员，以免需索而专责成。其司役、抄牌等项，一体裁革。

一、大县刑名，定束脩三百两，中、小县二百五十两；钱谷，大县二百五十两，中、小县二百两；刑钱兼者，总共不得逾四百两。不许上司幕友荐友与属员。大县幕友不得过八人，小县不得过四人，仆从等不得过十五人。违者访出，一体参处。

州县捐摊应免、应裁、应革三条：

一、奏派摊款，拟奏请豁免。

一、年例捐款、随时摊款，除裁减外，其必不可少者约银三万余两，即于江省得半军饷项下提补。

一、详府摊款，除考费一项每年约匀一万三千余两，由州县在于应解军饷内划提，其余摊款，一体裁革。

州县书吏蠹弊应革二条：

一、江省各州县向值开征丁漕时，签点户书经承均有陋规，应一体裁革，以杜需索百姓之渐。其书吏向来有串票、水脚钱诸名目，亦一体裁革，违者严究。书吏饭食即由州县丁漕公费内拨给一分，无漕者二分。

一、书吏如有藉口银色低潮，或加秤浮收，均准花户到该管本府喊究。州县知情容隐或不及觉察者，照例查办。

州县善后事六条：

一、交代自道咸以前，另案清厘。其自同治元年为始，既无捐摊又无浮费，交代限卸事三月即须清结，违者参处。

一、钱粮随征、随解，不得藉口军需擅自挪移，违者参处。

一、此后州县养廉，拟免解藩库，由州县遵照定例于丁耗内扣领抵解，既不致有名无实，且可使顾名思义，以免办公掣肘，别开虐取之端。

一、上司业已定有公费，其有应酬帮款、书差饭食以及杂费日用等件，仍旧派取属员者，准该县于应解公费内扣除，备文申报存案。

一、丁漕既随解军饷，应禁各州县私自劝捐，以苏民困。

一、军饷原系不得已而设，一俟军务告竣，即概行核裁，遵照一正一耗定例征收。

拟江省征收漕米章程^① 咸丰十一年

南昌府属南昌、进贤、武宁收钱三千四百文，丰城、奉新、义宁州收钱三千二百文，靖安收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二。

钱二千八百文；抚州府属临川收钱三千四百文，金谿、崇仁、东乡收钱三千二百文；建昌府属南城、新城、南丰、泸溪，收钱三千二百文；瑞州府属高安、新昌、上高，收钱三千二百文；临江府属清江、新淦、新喻、峡江，收钱三千二百文；广信府属上饶、广丰收钱六千文，玉山、贵溪、铅山、兴安、弋阳收钱五千五百文；饶州府属鄱阳、乐平、德兴收钱三千文，万年、安仁收钱二千八百文，浮梁、余干收钱三千四百文；南康府属星子收钱□□□□文，都昌收钱二千八百文，建昌收钱三千文，安义收钱二千六百文；吉安府属庐陵、泰和、安福收钱三千四百文，吉水收钱二千六百文，永丰、万安、永新收钱三千文，龙泉收钱三千八百文。

一、各县漕折收数不及三千文者，军饷减解一钱，粮道、本府公费仍解。其收数在三千文以外者，所余一概提充军饷。原议军饷、公费等项，仍在三千文内提解。

一、广信各属田广粮轻，收数应比他县稍为加增。而该属漕额本少，州县未免拮据，拟于公费外仍提五百文，以资津贴。

一、漕粮一律改折，无须领斛，统于八月开收，以一个月为期，全数收清。其有逾期不完者，至九月初一起，加钱五百文；再以一月为限，仍逾限不完者，又加钱五百文；以后按月递加钱五百文。广信府属涨至七千文为止，其余各府属涨至五千五百文为止。所增之数，一体报明充饷。串票内必须填明价数，以免移后作前。各州县并于月终将收数汇报粮道一次，以便查核。

一、漕粮业已减价征收，从前所有“棍子米”等名目，一体裁革。绅衿士庶有恃刁玩抗者严办。

核议摊捐应裁应留各款^① 咸丰十一年

奏派摊款：

每年挪垫银六万一千一百六十二两零。前款系道光二十五年查办豁免二十年以前钱漕案内查出，垫完民欠挪缺征存银九十三万三千九百两零，奏部奏定，着落现任州县摊捐。除自道光二十九年六月起至咸丰七年五月止随同另案摊捐带摊银二十万两外，尚余银七十三万三千九百两零。自咸丰七年六月起至同治八年五月止，分作十二年摊捐，并于原奏声明不得遇灾展摊在案。

每年应摊挪缺银一万九千四百三十余两。前款系道光二十九年清查仓库案内查出各属因公挪缺各款，原共银三十万三百二十七两零，奉部奏定自道光三十年起，分作十二年，责令各官摊捐，州县每岁应摊前数。

以上奏派摊款，共银八万五百九十二两零。

年例捐款：

京协监饷帮费银，七千三百八十二两。前款现在按年奉拨漕折解京，所需帮费赖此支放。营硝帮价银，一千六百七十四两零。前款系采买绿营需用硝斤，津贴例销不敷价脚之用。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二。

宝昌局炉头办公银，一千二百六十两。前款系津贴鼓铸制钱之需。

轻资盘费补平银，一千三百八十四两零。前款原为起解通州轻资项费用，嗣因漕粮折轻资停解，即作抵补卫所无力摊捐银两之需。

解犯盘费银，一千五百六十二两。前款系为委员押解官犯赴审、赴戍盘费之用。

办铜差费银，一千零六十八两零。前款系委员采办滇铜，支作帮费之用。

毛竹帮价银，一千一百三十七两零。前款系为解京毛竹，津贴委员价脚之用。

台连纸张帮价银，五百三十六两零。前款系为解京台连纸，津贴委员价脚之需。

额木帮价银，五千一百九十六两。前款系为解京木植，津贴委员价脚之用。

以上铜、竹、纸、木四款，现虽道梗停办，一俟路通，仍应按年补办，帮费所不可缺。

藩例工价，约银一千六百两。前款系藩司衙门奉到新例发匠刊刷成书，以及刊刷告示等项之需。

臬例工价，约银一千二百两。前款系臬司衙门奉到新例发匠刊刷成书费用。

各塘报资银，四千三百五十三两零。前款系京、省、宁等三塘承办京报等项，津贴纸工之用。

臬司秋审经费银，二千七百二十两。

江宁府发审经费银，四百两。

南昌府发审经费银，二千九百十四两。

南昌、新建二县发审经费银，一千二百二十二两零。

省会三监公费银，一千五百六十二两。

卫所守千二十六员停运办公经费银，一千四百五十两。

宪台衙门刑书承办窃盗、秋审饭食银，三百七十七两零。

抚宪衙门吏、户、本、刑、招兵各房书吏辛工、纸张，暨承差贲本路费、饭食同各役工食等款，共银四千一百三十四两零。

漕宪衙门书吏纸张、饭食，共银三百九十余两。

藩司衙门官科、吏科、户总、户收、户支、户杂、礼房、承发、照磨、兵东、兵北、值堂、刑一、兵饷、工需、造作、经历、库房、屯粮、简科、左书房等，共二十一科房辛工、纸张、饭食等银，一万三千余两。

臬司衙门官科、吏科、一户、二礼、一礼、二兵、一兵、二刑、一刑、二工、一工、二勘合、值当、驿房、承发、左书房等，共十七科房辛工、纸张、饭食，共银三千一百五十四两零。

粮道衙门稿科、简科、日行、文书、左吏、右吏、总算、南粮、兼巡、钱粮、库房等十一科房书吏辛工、纸张、饭食，共银二千六百余两。

盐道衙门巡科纸张、饭食银五十六两。

以上年例捐款，岁共银六万一千七百九十两零。

随时捐款：

乡试之年，科场不敷经费银七千两。

乡试之年，修理贡院不敷经费约银二千两。

大计年份，院司书吏承办册籍辛工、纸张、饭食银四百余两。

前三款共银九千四百余两,分作三年摊捐,每年共应摊银三千一百三十三两零。

交代总局经费,岁需银一千二百余两。前款系清厘州县积压交盘,在省设局总办,支作委员薪水、幕友束脩、书吏饭食、纸张等项之需。

以上随时捐款等于年例者,岁共银四千三百三十三两零。

再查年有年无之随时捐款,繁杂零星,故未冗载,合并登明。

附录江西州县捐摊银两四款:

一曰“奏派摊款”。前件查奏派摊款名目有二,曰挪垫、挪缺。每逢恩旨豁免民欠钱粮,内有已经官垫银米,虽不在造册请豁之列,亦难再向民间征收,当日挪款垫解,原待起征所垫民欠归还原挪银两,詎知民欠不能再征,遂使挪款悉成无着。先年办法,本系议归原挪之员赔补,嗣因追赔有名无实,迭奉部驳另议,不得已改归现任人员分年摊捐,始蒙部复允准。现在按年摊补银两,乃道光二十五年奉旨豁免钱粮案内挪垫之款,应行接续摊捐,此挪垫名目之由来也;又有道光二十九年奉旨清查仓库案内,查出各属历任因公挪缺银两,亦经议归现任人员摊补,此又挪缺名目之由来也。以上挪垫、挪缺二项,俱系奏奉谕旨摊捐,故曰“奏派摊款”。

一曰“年例捐款”。前件查年例捐款有帮贴要务应用者,有帮贴书吏办公者。书吏办公饭银,除府州衙门银数司中无案可稽外,在省各衙门以藩司衙门为最多,抚宪、臬司、粮道衙门次之,藩宪、漕宪衙门又次之,盐道衙门为最少。盖因院司书吏例给饭银无多,不敷办公之用,道府书吏并无例给饭银,故派所属州县捐解,方免枵腹趋公,向视公务之繁简、书吏之多寡以定派数之等差。藩司衙门派数最多者,以公务最繁而书吏最重也;盐道衙门派数最少者,以盐务书役得项历系取给于岸商,迨年岸无专商,则仰给于本官之公费,是以属捐解者为数极微。至帮贴要务银两,如委解京通、协监各饷,委解官犯赴审、赴戍,委办营硝、滇铜,委办解京毛竹、抬纸、额木,京、省、宁塘报,资铸钱炉头办公等项,均因例支经费不敷,派令州县捐贴。藩、臬例书工价、臬司秋审经费、首府首县发审经费、省会三监经费、卫所守千停运办公,均无例给银两,亦由州县捐解。以上帮贴书吏、帮贴要务款项,俱系岁有定额,故曰“年例捐款”。

一曰“随时捐款”。前件查随时捐款,或奉部文派办要务,或由省城议办要务,有例支费用不敷者,有并无例给经费者,均不能不藉资州县之力。其奉部文派办要务,如通州剥船年久朽坏,派令江西购料成造、驾驶赴通应用,成造则须派捐造费,驾驶则须派员运费;如通州运河浅冻,南漕改从天津起剥,则须派捐迎剥经费;南漕缓缺过多,奉文筹补,议令动碾仓谷、随漕起运,则须派捐碾运折耗等费;如奉文采办万年吉木,例支经费不敷,亦须循案派捐;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修葺,则例行文江西派员赴领,则须派捐工价汇解;如奉文办理赦典,金派书吏专司其事,则须派捐纸、饭银两;如奉文豁免民欠钱粮,或奉文清查州县仓库,或奉文清厘州县积压交盘,在在均关通省,必设总局办理,方归划一,所需经费,俱派州县摊捐。其由省城议办要务,如省会皇殿以及载在祀典之庙宇、素称名胜之古迹,年久应修,均须拟派州县捐办。尚有乡试之年,科场经费不敷修理,贡院、教厂添雇誊录等项,经费无出,均须州县捐贴。大抵之年院司衙门书吏核办册籍纸、饭,州县选补、署事到任司书核办文案纸、饭,州县交盘上司书吏核册纸、饭,向系临时行令捐解。此外派捐款项尚多,不及备载。总之此

类款项，多系年有年无，数无一定，故曰“随时捐款”。

一曰“详府摊款”。前件查详府摊款，如学宪按临外府考试生童，并知府衙门童试，应用一切经费，归各府属公捐，以一岁一科之所需，分作三年，均匀派认。各处数目多寡不一，向惟知府衙门有案可稽。又如州县衙署、仓库、监狱以及载在祀典庙宇，每遇坍塌应修，未能请动帑项，由州县筹款修葺，工竣汇计用数，议归本缺分年摊捐。又有豁免案内查出挪垫民欠银两，除所挪系属报部款项，归于奏摊案内办理外，如所挪银两系未便报部之款，亦不能使之无着，议归本缺分年摊捐。又有州县交代核算，实有亏短，而本员或已病故，或已罢斥，若概予照例参追，转致款归无着，且有所短银两并非报部之款、难以参追者，均归本缺分年摊补。此外自议摊款尚繁，难以枚举。总之此类摊款，于情皆非得已，于例多属通融，且有摊限未满复又展摊者，有前案尚未摊完、后案复又起摊者，有因分案认摊、力有未逮，复就诸款未摊之数加以新款，并为一案，多分年限摊补者，后先套搭，多寡参差，悉以详府批定为断，故曰“详府摊款”。

以上四类，银两认捐算法又分三类：

一曰“按粮摊捐”。前件凡系有关钱粮款项，按照额征钱粮均匀摊算，其应认捐多寡，悉视钱粮征数为衡，故有“按粮摊捐”之名。

一曰“按漕摊捐”。前件凡系有关漕米款项，归于收漕之员按米摊捐，其有款项虽无关乎漕米，而银粮较巨，非收漕力有未逮，亦议归收漕人员摊捐，故有“按漕摊捐”之名。

一曰“按日摊捐”。前件凡应摊捐银两，不按钱粮、漕米派算者，以及奏派摊款俱系有闰之年三百九十日计算，无闰之年三百六十日计算，均匀认摊，故有“按日摊捐”之名。

以上三类捐摊名目悉在前列四类之内，理合登明。

附录广信府收漕情形：

上饶县额征漕米，除本色无定数，加倍及加成不等兑收外，余以洋银照两数算，每石开折计银五两九钱、二折六两五钱、三折七两二钱为止，约计收折七，向不拖欠。再查上饶向例，半本半折，究竟俱系折色，其米本米石，悉属在城绅商、书役人等代为买米交兑，向花户取折色还垫其本色。交法名为加倍，实则于淋尖、样米之外，又有“补米色”名目，不论米之好歹，每石须补至三四斗不等，是以通盘合计，出仓时可得制庠二石八斗。近年警报频闻，在城绅商、书役不敢购米代交，因而通县莫非折色。其折色米之法，从前头折每石漕平洋银五两八钱八分，二、三、四折每次各加三钱五分零，迨至次年补征漕尾，则收七两二钱。咸丰三年内，头折曾减半块。杨令（升）合升任内，复以团练为名增之。嗣因在城书役畏贼滋扰，不敢包米，改包折色，头折尽为此辈代完，故意延至末折以后始向花户照依末折收取。庄令知其弊，而无良策可杜，是以约计二、三、四折所加银数，摊于头折之内，将二、三、四折一律停止，惟延至岁底不完者，照旧加至七两二钱，使民间年内争先完纳。其抢先代完之人，必待隔年始能获利，类多无本悬垫，其弊遂不禁而稍少矣。至从前本折兼收之时，通计本色终不及一半，折色则恒过一半。

弋阳县额征漕米，向止折色一千七百余石，每石开折计洋银七八元不等，每月加一元，加至十二三元为止。其兑收本色，除义都米约千石向系平庠，并无加头外，余则加倍及加成完纳不等。

贵溪县额征漕米,除加六、七成收本色五千余石外,余以洋银按元算数,每石开折计洋银八元半,每月加一元,加至十三元半为止。再查贵溪头折,名虽洋银八元有半,其实每元扣钱一千四百文,并不以洋银完交。

玉山县额征漕米,除照向章加成收储本色一千余石外,余以制钱折算,每石开折计钱八千文,每月加一千文,加至十三四千文为止。

广丰县额征漕米共四千余石,向收本色三千余石,以不产米谷,每石作洋银三两八九钱不等;余一千石向系折色,每石开折计洋银七两五钱,二折八两五钱,三折九两五钱,如再拖欠,加至十二三两为止。再查广丰四千余石,系半本半折,本色加倍兑收,淋尖、样米在外,却无另有“补米色”名目,通盘合计,出仓时不过二石一斗。本处谷米稀少,价值昂贵,有愿将半本米石照依市价折洋呈缴者,听其自便。其半折初开时六两八钱八分,二、三、四折亦以次递加,隔年补征漕尾则收九两五钱。至本色确有二千石,头折亦有二千石,二、三、四折共止百余石,隔年漕尾仅数十石耳。且本、折俱系粮户自完,无上饶抢先代交诸弊。

铅山县额征漕米,县仓应收米三千余石,除本色三百余石外,余尽折色,每石折洋银六、七、八、九不等,向有定数,并无增减。其余额米向在河口仓完纳,俱系本色,每石加倍兑收。

兴安县额征漕米,除葛源、姜李村、篁村等处共应完米九百三十石,概收折色,每石计折洋银十三元外,其余俱收本色,每石加三至加九为止。

附录十一年江西各属蠲免分数单:

南昌府属,义、武、奉、靖四州县均准办兵灾蠲免四分,南、新、丰、进四县兵灾、水旱均不准办;抚州府属,金谿准办兵灾蠲免二分,东乡准办兵灾蠲免一分,临、崇、宜、乐四县兵灾、水旱均不准办;建昌府属,南城地丁全免、漕折全征,南丰、新城均准办兵灾蠲免二分,泸溪县均准办兵灾蠲免三分,广昌兵灾、水旱均不准办;瑞州府属,高安、新昌均准办兵灾蠲免三分,上高准办兵灾蠲免二分;袁州府属,通属宜、萍、分、万四县兵灾、水旱均不准办;临江府属,清、淦、峡三县均准办兵灾蠲免一分,新喻兵灾、水旱均不准办;广信府属,上、玉、广、弋、贵、兴六县均准办兵灾蠲免二分,铅山准办兵灾蠲免三分;饶州府属,浮、乐、德三县均准办兵灾〔蠲免〕二分,鄱、余、安、万四县兵灾、水旱均不准办;九江府属,通属德、德、瑞、彭五县各准办水灾蠲免一分;南康府属,安义准办兵灾蠲免三分,建昌准办水灾蠲免一分,星、都二县兵灾、水旱均不准办;吉安府属,吉、丰二县均准办兵灾蠲免二分,庐、安、莲、新、泰、万、宁、龙八厅县兵灾、水旱均不准办;南安府属,通属大、崇、上、南四县兵灾、水旱均不准办;赣州府属,定、信、雩、兴、会、龙、安、长九厅县兵灾、水旱均不准办;宁都、瑞、石三州县,兵灾、水旱均不准办。

第一宗,奏派摊款、挪垫、挪缺等案,最为病根,倘蒙奏豁,则病根立拔,其余大小摊案有无隐伏之症,可次第清理。

第二宗,年例捐款除京协、监饷、帮费外,如营硝费可减,宝昌局炉头办公银可裁,轻资盘费、补平银及铜、竹、纸、木四款、藩例、臬例工价二款、江宁府发审经费、宪署秋审饭食应遵批停止外,其各塘报资银可裁,南昌府及南、新二县发审经费可裁减,卫所守千二十六员办公经费可暂裁,漕、宪署书吏纸张、饭食银可暂裁,藩司署各科房辛工、纸张、饭食银可裁减,粮道署各科房辛工、纸张、饭食银可酌减,其盐、臬两署应照额于新章提取军饷,半归江西项下支給,遵批办理。

第三宗,随时摊款,乡试之年科场不敷经费、修理贡院不敷经费、大计年份承办册籍辛工、纸张银二款可减,交代总局经费一款应遵批永裁。其奉部文派办要务,如通州剥船一项,名目最多,冒破最甚,可永裁,起运之时另议由通起剥之法。

第四宗,详府摊款,除第一宗奏派摊款外,此近隐伏之症矣。院府考试经费为州县大累,且藉口交代,有名开销,然不能裁也,惟分别缺份酌减十分之五。每届试期,以前令办考州县赴司请领,即于新章津贴军饷半归江西项下融支。其外修造工程,只许在本任清结,不准归后任摊派,及未经报部之民欠、例应参追之交代,尤宜永远禁革,遵批办理。

以上第一宗奏派捐款,既准奏请豁免,即无须提借军饷一半及各衙门应得公费筹补,然则十年、十一年应停各摊款,自可无分减价新章、奉文先后,均可一律停止。其年例捐摊、随时捐摊、详府捐摊,大加裁减,真于公务有裨、必不可裁减者,准赴司请领,于津贴军饷项下支用。即按粮、按漕、按日分摊各名目,并可永远删除。至于征银、征钱,势难一律定章,强行之于七十余属之州县。银涨钱低,亦难预操其券于数年以后之行市,则如刘道所议,以今日漕章所定之钱数,准他日新涨之银数,如涨至一千八百文以上,亦可先时由司道会衔出示晓谕,涨价折收,要不失其为一两八钱五分四厘之实而已。其地丁一项,自可以二千四百文为止。谨议。

上曾中堂厘务条陈^① 同治元年

一、粤东地近海洋,厘务以盐茶两宗为大。盐虽有额销商引,而从前江楚诸省半靠浙引、淮引,今浙、淮两道均经梗塞,则刻下各省所销,半系私盐,非奸商居奇,即土豪侵占,已无益于民生,又有损于国课。查粤东北通湖南,水曰“北江”,由西北至连州理瑶厅以上,可分销湖南之永明、临武、蓝山等处,八排瑶销路为尤大,其总汇则在连州江口,由正北至韶关为大会。自韶关以西为西关,上达乐昌,与湖南接界,即乐桂埠之引地也;由韶关以东为东关,上达南雄,与江西接界,即从前南赣埠之引地也,而总汇则在曲江之白土墟。白土墟者,距韶关六十里,与西路之连州、江口,向俱盐梟出没之所也。东北通福建、江西,水曰“东江”,由东江以上,一自惠州之和平,通江西之定南、龙南、长宁;一自嘉应之平远,逾筠门岭,通江西之会昌、安远;一自潮州之大埔,逾福建峰市,出上杭则通江西之宁都,出武平则通江西之建昌。通建昌者侵浙引,通宁都者侵淮引。要之,百姓销官引不过十分之三,销私贩则有十分之七,以引贵而私贱故也。西路通广西浔梧曰“西江”,以肇庆峡口为总汇。以上各口似宜择总汇之地,或因或创,抽收盐厘。和平、大埔两路,兼可抽茶。但司局须得其人,庶不致别滋流弊。

一、行捐以省城、佛山为大,抽厘以芦包、肇庆、韶关为大,其余各府商贾聚汇之所,市镇尚多,是否均经一律设卡,一时未能明悉。

一、粤东民情浮动,其有向未设卡而地属总口、不能不设者,似宜责成地方官及本籍公正绅士,协同委员认真办理,方臻妥协。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一。原书将其写作年代误标为咸丰十年庚申(1860),今据史实改正。

一、粤东厘务自夷人猖獗后大为减色，缘火轮船可直到省城、佛山，商人货物由省接运装载，官吏不敢过问。前年大吏委段守并潘绅等设茶厘局，夷酋挺身阻遏，并出示不准段守逗留在境，大吏心不善之而无如何也。而奸商串通夷人，藉以挟制，即欲重新整顿，掣肘之处甚多。前时省、佛两处设立牙厘，屡起屡止，嗣改为各行捐输之法，如油行、豆行、药丸行、杂货行以及鱼行、肉行，皆有捐输，每月每行各有首事经理，按月缴捐。该处百货云集，捐数亦复不少，刻下初立规模，似宜因沿旧制，应俟将来利弊采访明悉，再行变通。

部行厘务五条议复^① 同治元年

查广东一省，负山阻海，广袤数千余里，现设抽厘之处，不过十数卡，而广、韶两府居其八，其余八府居其二，以广、韶两府言之则已密，以外府言之则尚疏。但韶州路通各省，为百货之所自入；广州梯航毕集，为百货之所自出，其地较他郡为要隘，故其卡较他郡为繁多。计广州府属，除省城西关分局新经设立，尚未议定章程外，此外如南海县属之佛山、三水县属之芦包、顺德县属之陈村、新会县属之江门。其韶州府境东关，则专抽南雄以上、江西一带下水货物；西关则专抽乐昌以上、湖南一带下水货物；河西尾则专抽省城上水货物。虽三卡共在十里以内，而货物并非重征，则三卡犹之一卡，不过分别上、下水抽收，以免朦混而便稽查。其曲江县属之白土，则专抽雄、赣、乐、桂、仁、化各埠盐厘；连州属之江口，则专抽连阳一埠盐厘。至于肇庆一府，则仅有高要属之后沥一卡；惠州一府，则仅有博罗属之白沙一卡。以上各卡，均有委员经管，抽收银钱，皆系按月解省济饷，其地并非市镇偏僻，其卡亦非官绅私立。此广州、韶州、肇庆、惠州四府计共十一卡，均非滥设，似属无须议裁。此外如琼州之海口、廉州之北海、潮州之汕头、高州之梅菪、雷州之赤坎，皆为商贾辐辏、百货流通之地，是另当体察情形，分别设立也。

至于抽收货物，固不宜搜求烦琐，贻累穷民，亦不宜过事宽容，致多偷漏。如食物则鱼翅贵而鱼肉贱，如衣服则绸缎贵而土布贱，然以每日计之，鱼翅、绸缎之厘不过十之一，而鱼肉、土布之厘则有十之八，以用鱼肉、土布者多而用鱼翅绸缎者少故也。且即广东而论，土布有行，砖瓦有行，其销路广，其成本厚，则厘之取乃取于设行贩卖之人，非取于织布造砖之人也。现由总局议定，除商贾各货物照章抽取外，其余肩挑负贩、摆摊手艺，一概不抽，以示体恤。并拟列出不抽各款，于卡次出示声明，以免朦混。

若夫税则定额，每省章程不同，而大略相等。广东、韶关各卡，则仿照湖南郴宜卡章程酌减三成，按照客货时价抽收百之一二，行之数年，商贾相安。现在各卡开办之始，自应仿照韶关章程。且厘金一项，有事不过暂设，以济急需；无事则当永裁，以苏民困。而物产之多寡，率皆因地因时，则价值之贵贱，难免此增彼减，似与关税则例永远遵行者不同。但使委员、书役不索外费，俾涓滴可以归源，则商民亦未始不乐于遵奉。若再听候部颁章程，未免延搁，似可即将韶关抽收条例刊发，以期速抽济饷。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一。原书将其写作年代误标为咸丰十年庚申，今据史实改正。

至于卡员严加甄别一条,尤为目前要务。委员不挪正项,则书役自不敢侵渔;委员不受陋规,则书役自不敢需索。源洁者流澄,表正者影直。故新卡之委员,固当慎求,而旧卡之委员,尤宜细汰。赏罚之权操之自上,奋勉之效斯见之在下矣。

其给予实收一条,则似有轳轳难行者。查客商贩卖货物,并无定数、定期,万两之资抽收不及二百两,除盐、茶二宗外,客货中厘金能及二百两者有几?即使可以汇总移奖,而在前之客商未必知后来之客商为何人,在楚之客商又安知在秦之客商为何货?所奖者非实职虚衔,彼已不肯专人守候;已奖者又必报司达部,官又须多费笔墨纸张。由是而讨赏报喜,徒开巡丁讹索之门,汇总会齐又增客商延候之苦。若虑委员从中以多报少,则局中现已仿照江楚章程,刷发三联印票,以一票给本商,一票缴总局,一票备存查,骑缝已大书号数、银数,前卡复有员役验票、验舱,若能时加访察,必不再生弊端。此原议给予实收、听其移奖,揆情度势,似属万不可行者也。

总之,抽厘原因军需紧急,万不得已而行,则设卡亦当因地制宜,慎择其人而任。商贾所最惧者浮收,额外开销,杂款每多于正款,择委员则有征必解,便无中饱之虞;商贾所最忧者落后,沿途查核,后时遂至失时,裁小卡则计站而行,不至迟延之误。而又设炮船以资护送,斯关津无阻,而货物可以流通;禁重征以恤商人,斯利息不亏,而资本可以周转。军储有益,庶几暂济目前;元气无伤,或者免忧寔后矣。抑犹有进焉者:粤省之走私,不在于客商,而在于巡船,必使弁役无明包暗送之弊,而后厘税可以滴滴归源;粤省之缉私,不难于旱关,而难于海口,必与洋人议合查分纳之章,而后厘务可以蒸蒸日上。冒昧直陈,冀裨一得,仰求察核。

上粤督论高州兵事书^① 同治元年

高州军务,积疲已深。如人患症癖,复疮疖外□□□手足,骤加峻泻之剂,则元气既亏,若滋补荣卫,而外毒愈不可制。此良医望而徘徊,非可苟且下药者也。高州自防西匪,业已十年,中人以上之产业,既十破七八,其逼近粤西居民,向受奢慄,输租税于贼,恬不为怪。逆首陈金缸占信宜城,东西两省要隘为所据者且数百里。伪先锋郑某、刘超,凶悍善战,而郑某尤狡,裹胁虽十数万人,能战者不过万人,善用诱伏使我军深入险地,以火器环攻,此潘其泰所以失利于前,卓兴所为失利于后也。贼之老巢在信宜,郑某之辎重在镇隆墟,刘超之辎重在东岸,距信宜或十里、或三十里不等。由镇隆而南,贼有坚隘曰“大井”,咸丰十一年冬方耀竭力攻之不能克者也。大井之东南有贼隘曰“南山”,距郡城三十里,是为最近。南山之东北三十里,有贼隘曰“石骨”,险而坚,从前潘、卓二军溃败之处也。石骨之西北三十五里,有贼隘曰“东岸”,阻水为营,贼之精锐皆聚于此,所以策应南山、石骨、大井者也。镇隆之西五十里,有贼隘曰“宝墟”,为化州境,土人所谓西路之贼也。贼由西北合容县、岑溪之匪,足以扰粤西;由西南出宝墟,可以扰化州、石城;由东合阳春、阳江客匪,可扰电白、水东及茂名东南各村。计高州六属,被贼蹂躏殆遍,所未至者吴川一隅耳。昨日电白亦复告警,阳江、上洋各村膏腴之区,亦复相继沦陷。我军惟卓兴六千余人扎安良堡,与南山最近;方耀六千余人扎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二。

蓝田,与大井最近。贼坚伏不出,欲我老师而后战。我若进迫环攻,则彼以墙壁抵我枪炮,而我以血肉抵彼枪炮也,其难一;欲坚壁清野以困之,则彼蔓延容县、岑溪、阳春、阳江七八百里,贼粮随地可掠,而我饷限于储藏,贼众随时可添,而我兵限于节制,旷日持久,彼可操纵自如,而我则疲于供给也,其难二;或曰固我营垒而以礮四面环攻,不知贼隘皆依山临水,且无齐整村落,非用礮之地,大雨时行,山路泥泞,非用礮之时,其难三;或又曰良民被胁从贼,非其心愿,宜设法招徕,以散党羽,似矣,而贼势方浩大,稽防甚严,蚩蚩者向善之心,不如其畏死之心,自古未有不剿而能抚者,其难四。况乎民穷财尽,未开仗而二十万饷又将告罄矣!昆宫保周历各营,激励士卒,刻饬方耀一军由大井之西南扎南塘墟,进攻青山、青峒,而以卓营仍驻安良,为游击之师。贼倾巢出救,则可尾截而痛剿之;若仍死伏老巢,则步步为营,得尺进尺。倘夺青山大隘,则已出贼大井之后,距信宜不过二三十里,声势一壮,内应可期。抑或西攻宝墟,亦可以断贼后路。卓兴已与方耀和好,可以击首尾应,方固无虞深入重地,即卓亦可择利而趋。刚不吐,柔不茹,官保固深费一番苦心,以驾驭之也。

《炮录》序^① 同治元年

洋人之于军火制造,犹中士大夫之于八股,童而习之,故能月异而岁不同。使中士大夫能分治八股之余力以治兵事,则才力聪明当较胜于洋人十倍。惜乎无悬的以招者,故浅尝而辄弃也。余去年托人赴泰西,购得军火书数册,延闽人王君锦堂、黄君春波逐条翻译。时适高凉有事,余奉命襄赞军务,昼之翻译,夕辄决其秘而授之匠,得心应手,若虚若实,拉朽摧枯,雷轰电掣。贼既平,王、黄二君顾匠而笑曰:“是书也,其可秘为洪澼洸矣乎?”因识数语于此,使后之有心人以治八股之余力兼治此书,则此书真洪澼洸矣。同治初元七月,丰顺丁日昌于高凉军次。

^① 录自沈津《书城挹翠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卷九九 文录二

代李伯相上总署论制造火器书^① 同治三年

蒙垂询“外国洋枪、火药、铜帽各兵器，其最能制胜者乃系炸炮，上年尊处募外国人在营教制各种火器，近日是否已有成效？我中国人学制此项各器，何项易于入门？所用外国匠头几名？工食每月若干？买制一切，需银若干？均望查明示复”等因。奉此，伏查泰西各国，明于制器尚象之理，所凭藉以横行海外者，尤以轮船、火器为最。火器之得力者，尤以炸炮为最。某自上年统军抵沪以来，购买外洋各种军火，尽心研究，略罄端倪。又雇募精巧匠人留心仿制，近来颇有把握。试将各局制造之有成效者约略言之：

一曰长炸炮。大者吃子至百余磅，小者吃子二十余磅。造炮之法，先铸一实心大铁块，头大尾小，外如塔形。铸就后锉削炮质，先定何处为炮耳，何处为浮线，外面锉磨光滑后，然后用铁车对准头中线车空，炮腹由小而大，由浅而深。至近头之处，铁皮要厚，缘此处药气紧闭，其力甚猛，比药在空地燃者其力约加三十倍。愈近尾则力愈松，是以靠口处铁可稍薄。降而至受二十四磅弹、三十二磅弹之炮，则铜铸者居多，取其轻也。弹有空腹者，有实心者。空腹之弹，先制内模，抔沙为球，蒂系铁丝，炭焙令沙燥，则内模成。次制外模，和泥为之，揉以稻穗，底盖如一，剖其中令空，宽过内模二三寸，盖端穿小穴〔置〕〔至〕内模，于面加盖，则蒂端铁丝贯出穴上。匠人将镕就铁汁斜倾入穴内，俟满然后决去弹心内模之泥，而弹已成。弹口必用螺旋冒以锡盖，以免潮湿。弹口用引或以铜，或黄杨木。外国人击远敌用铜引，击近敌用木引，近来但用木引居多。木引长二寸至四寸不等，首尾皆平，圆形如锥柄，引首圆径约一寸，尾圆径约七分。引首中镞陷深二分许，外备轮廓，中通而不到底，中通处入缓药，陷深处施药线，引旁穿细眼，或九、或十七、或二十一。其及远之可稽算者，以二百步起至二千一百步止。弹入炸药后，木引配好舂紧，其口朝外。炮药燃后，其火毁包，出弹子之外，初而燃及木引首之药线，继而燃及木引中之缓药，如击近则就靠上之细眼钻穿，火力行至此即斜穿燃及炸药，而弹炸矣，稍远则就中间之细眼钻穿，再远则就靠下之细眼钻穿，时时较试，自有有效。凡长炸炮之弹，皆下施木座，络以马口铁，出口时势方直而不偏。

一曰短炸炮，项短而口侈，炮耳在后，形如怒蛙，俗名“田鸡炮”。其口斜昂向天，故外国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二。原书将其写作年代误标为“乙丑”，即同治四年，今据史实改正。

人又名“天炮”。分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之一为四十五度，炮口测准四十五度，不可忽高忽低，但以药之多寡，定弹之远近，从高坠下，落地开花。敝处内地炉所制短炸炮，有受十八磅之弹，炮重不满五十斤，用药仅三两许，远及千余步，最为轻便。其次有受四十八磅之弹，有受一百零八磅之弹，用药递加，弹亦递重。大约洋人轰坚城、破炮台，则用长炸炮，雷奔电掣，累累贯珠，击厚攻坚，殆同拉朽；临阵则用短炸炮，倏然中坠，势若下石，洞穿垣墉，虽趋莫避。

炮有不同而用弹则一，惟以莹滑合膛为主。大约炮口径一寸，弹必大九分六厘，所争不过一皮纸厚。药气不外泄，弹方能及远有力。其余各弹有椭圆者，有顶锐而底平者，有首尾俱尖如橄榄形者，有双层上实药而下实子、中间以铁皮者，又有洋铁盒内藏群子者，又有菩提子弹、用绳络大子涂以漆、击远则四散者，又有中腰包锡、中施铁柱、内藏自来火、触物而机自发者，又有三眼喷火子、用以烧物者，此各种炸弹之大略也。

又有炮尾开门、决去螺旋以受弹者，其炮腹亦有螺旋，药燃则弹子旋转而出，势甚猛烈，名曰“来福炮”。又炮腹有火药房，比长炮较短，比短炮较长，名曰“嵩勿惹炮”。又有无双耳、腹下有一圈，此乃击近所用，名曰“加鸾力炮”。此各种炸炮之大略也。

敝处顷购有西人汽炉镞木、打眼、铰螺、旋铸诸机器，皆缩于汽炉中蓄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缩皮带，系统轴心，彼此连缀，轮旋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之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惜所购机器未齐，尚未能制造轮船、嵌车、长炮，仅能铗铸炸弹而已。

敝处所延法国人勤日尼色，教习铸炮，原有此议，奈渠回国购器，至今未来，现在器炉则以英人马格里、委员刘佐禹综理其事。所用外国匠人四五名，每月工食多者三百元，少者一百数十元。汽炉机器购自西国，约须万金。所用中国匠人五六十名，每月工食多者三十元，少者七八元不等。所出大小炸弹，每月约可四千余个。此外国炉铸弹之大略也。

至于内地坭炉，以及铗磨螺旋器皿，每套不过数百金，每炉约须工匠五六十名，一局每日可开数炉，一炉可得炮子五六十个，工紧时每日可得炮子三百余个。工匠须三百余人，匠目工食每月三十元至二十元不等，散匠五六元至十余元不等。所出大小炸弹每月约可得七八千个，大小短炸炮约可得六七尊，铜帽及铜自来火引门均能仿制合用。委副将韩殿甲总理其事，并未用外国匠人经手。此内地炉铸炸炮、炸弹之大略也。

目前火器自以炸炮为能制胜，而长炸炮尤为得力，然非用外国全副机器不能造成。敝处所制受十八磅弹之短炸炮，连架制就不及四十金；受四十八磅弹之短炸炮，连架制就不满八十金。中国人初学入门，自以短炸炮为较易。查西士制器，参以算学，殚精竭思，日有增变，故能月异而岁不同。中国制炮之书，以汤若望《则克录》及近人丁拱辰《演炮图说》为最详，然皆不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而世皆奉为秘本，无怪乎求之愈近，失之愈远也。夫器不精则有器与无器同，用不审则有精器与无精器同。炮不能施放，弹不能炸裂，此制造者之过也；弹之远近疾徐，炮之高下缓急，此用炮者之事也。某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章句小楷之积习，以致所用非所言，所言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举国视利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千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今幸而流入中国，足资滥觞，苟能由浅而深，由粗而细，安见西人独能以船坚炮利称雄海外也哉？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

为匠目而止。洋人则不然，能造一器为国家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袭其职，故有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上求鱼，臣干谷，苟富贵所在，岂有不竭力研求、穷日夜之力以期至于精通而后止乎？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喝，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抑犹有虑焉者：中国残寇未灭，外国不拘官民一体准售利器，倘山陬海隅有不肖之徒潜师洋法，独出新意，一旦辍耕太息，我陈陈相因之兵器孰与御之？某不禁瞿然起立，慨然长叹也。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某以为中国欲自强，则无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宜专设一科取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成艺精而才可集。京城火器营尤宜先行学习炸炮，精益求精，以备威天下、御外侮之用。某去年四月复书，曾拳拳及此，今又大声疾呼、详布颠末者，亦以明问所及，必有鉴于已然而防其未然，且思尽其所以然也。刍蕘之献，伏祈采纳。

上李宫保请开船厂书^① 同治三年

承询前项事宜，业已详细查明、陈请复核外，其中尚有利害关日后经久大计者，敬为官保陈之：古来中国所以能自强者，大抵制人而不受制于人。方今中外互市，彼实窥我有事之秋，多方挟制，近虽大难克平，元气未复，不得不虚与委蛇，而亦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夫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幸而商贾往来，交际方洽，彼既恃其所长以取我之利，我亦可取其所长以为利于我，贾生三表五饵之术所以制匈奴也。其间利害，当度其大小而为之权。置造夹板，每船须一二万金，轮船须四五万金。其船上水手、舵工，初用洋人指南，习久则中国人亦可自驶。其驾驶精能、炮法纯熟者，监督按年一考，择其尤者，初奖以顶戴，继保以官阶。船货过关，除正饷外不准丝毫索费，浹以恩而示以信，无事则任彼经商，有事则归我调遣。若使各口有轮船二三十号、夹板百十号，不惟壮我声势，亦且夺彼利权，何则？朝发夕至，彼能往我亦能往，而时价之高下、物产之精粗，洋商必不及华商之精，则取利必不及华商之易，是彼之初以利厚而来者，继将以利薄而去，是在乎用人之得宜与奉行之无懈耳。以矛刺盾，此中大有机关，又何惮乎不弃我之短以就彼之长乎哉？中国炮船，在内地浅港自属得力，然置之重洋巨浸之中，则茫无畔岸，目眩手僵，与驱市人而使之战者无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二。原书将其写作年代误标为“乙丑”，即同治四年，今据史实改正。

异。《易》曰：“穷则变，变则通。”《国策》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船、炮二者，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拒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计也。顷闻英、法二国合攻日本，尽毁其港内炮台，业与议和。然日本胜，固足为我他日之忧；即日本败，亦非我目前之利。近年日本专心致志，购船造器，几及泰西之精能，但不如泰西之娴熟，然犹不能以之制胜，则凡炮船之类于日本并不如日本者，亦可皇然谋所以自强之术矣。我官保设立外洋军火局，广觅巧匠，击锐摧坚，著有成效。可否咨商总理衙门，筹储经费，择一妥口，建设制造夹板、火轮船厂，令中国巧匠随同外国匠人专意习造，核其巧拙以为赏罚。并准中国富绅收买轮船、夹板，以裕财源而资调遣。将来元气固，则外邪自不能侵。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道，不外乎此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请训示。

复曾中堂论盐务利弊书^① 同治五年

奉到钧谕，以前次力辞五端多中肯綮，奖饰逾恒，愧感无状。并蒙赐示复奏折稿，仰见崇论宏议，炳如日星，其为某等一身计者犹小，其为天下大局计者实远且深，东南横目咸感激涕泣，有若再生，岂特某永佩于靡既耶？某于洋务，本非所习，每与彼族交涉，见其无礼挟制，辄有及尔偕亡之愤。任事一年，屡与争辩，诸事多所更正。夏间因病乞代，知难而退，惟中堂深谅其隐衷，然寸心兢兢，以立身本末未明、不获见知于贤人君子为惧，惟厚自克治，矢不负中堂远大相期之意而已。盐务头绪纷繁，某复人地生疏，初到此间，毫无把握，迟迟至今，就月来闻见所及，参以考验，谨据所知，略布一二，惟中堂采择之。

窃以为从前淮漕疲坏，固由积重使然，实则有法无人，故法日行而日敝。自中堂体察商情，因势利导，于是商贾渐多，课厘渐旺。譬久病之人，骤思饮食，宜徐调脾胃，使复元气，倘骤服峻补，必致阻滞，抑或克伐，旧症一发，虽有扁鹊，技无所施。何则？各岸旺销，邻私渐少，利重费轻，商运踊跃，此病之有转机者也；岸无真商，商无真本，来源不旺，场政不清，此病之无起色者也。何谓岸无真商、商无真本也？从前岸销（钝）〔屯〕滞，有引而无商，今则一纲之开，请引者恒溢额至数倍，于是乎西岸存记至后年之春纲，楚岸存记至来年之秋纲，而仍无法以谢绝请引者之纷繁也。验资不已，继以掣签；掣签不已，继以劝让。名目益多，流弊益伙。其验资也，前门方进而后门已出，非真现资之存库也；其掣签也，充裕者可后而羞涩者可先，非真众志之悉协也；其劝让也，疏远者可让而亲密者难让，非真情面之悉泯也。试以目前之可虑者言之，大抵一岸开纲，有货者力可以买盐而情不足以得引，有引者情可以得引而力不足以买盐，此辈有引无货，势须卖引，及至到真商之手，而利息已微。至情不足以得现纲之引者，或幸而可得存记之引，然而大商守候已久，则鸡肋无味，见异不免思迁，有不乐而卖引者；小商守候已久，则鼠耗多端，余货因而尽罄，有无可如何而卖引者，辗转辚辚，成本暗增，其可虑者一。开纲已先后之不同，复名目之互异，奸商丛积，虚引必待货售价清，然后能以前档所得之余利为后档续运之本钱。西岸开至后年春纲，而本年春纲尚有四千余引未能到岸，其故可想而知。今日官盐有脱档之虑，即明日私盐有侵灌之忧，其可虑者二。盐法贵整忌散，必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三。

使真正挟货而来之商人得沾余利，然后羽毛丰满，虽岸运偶有盈亏，尚有源源输转。今也所给之引虚占者多，得百票之引尚不能运一票之盐，行见有货者涣然星散，已不能招之使来，无货者垄断居奇，又不能麾之使去，居积不厚，元气何由而复？其可虑者三。何谓来源不旺、场政不清也？各场旧商旧垣皆已倒败，现在场中垣主，自办者十之三四，租垣取利者十之五六，埤塹本非己业，立基亦无固志，运销则广收私盐以就售，运滞则弃所租埤塹而不顾。此辈饥则就食，饱则扬去，岂肯整顿埤塹，希图久远之业哉？场商已无力收积盐堆，待使坚洁，不过随收随卖，黑次已参错其间，卤耗复消蚀百出，近岸犹可敷衍，楚西则路远期长，运商岂肯以有用之钱，买无用之卤，又何恃而与洁净之川盐、平贱之粤盐并驾齐驱乎？此垣无专商之病一。兵燹以来，蓄草荡地半变熟田，灶丁则贪开垦之利长，场官则贪折价之费厚，日复一日，沟界朦混，驯至无草济煎。查通属荡草，每担竟有昂至三百余文。灶户念及成本，已不能贱卖，场商计及课厘，又不能贵买，则其势不能不折入于私贩。是开荒不禁，草固无自而储，沟界不清，草且从此而耗，此草少本重之病二。各灶离场或数十里、或百余里不等，场官安坐衙斋，并不稽查火伏、考究灰卤，私盐之多由此而起。昨因掘港场送到闹事盐丁葛长源等，当详询以漏私之源，据称现在场商无不买私者，皆由场官但于领牌之日派人查缉，而不知灶头于不领牌之日，每灶得煎丁钱一百文便许私煎等语。推原其故，灶头向来例给工食，故顾惜考成，奉裁之后，灶头益穷而职业如故，无禄而役其身、专其任，求其不朋比为奸，责之于士大夫盖难，况海滨之愚民乎？葛长源又云，近海鲜鱼行例得向官领照买盐，今场官多贪小费，不立额限，私贩从此愈滋影射，是则场灶之源不清。及至出口，则港汊百出，岂能以有尽之费，缉无尽之私？此场私不绝之病三。且夫场垣为盐政之本源，根本不固则枝叶萎落，是当立法以任人，尤当择人以行法者也。某现先飭各分司分投赴场，将所有积弊全行搜剔，宥以往之愆尤，严将来之赏罚。官无所需索于商，则商难欺漏；商无所刻薄于丁，则丁不透私。某俟各分司查复后，仍拟春间旺产之期，亲自临场，按图索骥，其场员不能振作者，择尤参劾一二，以冀立懦起廉。场政已清，自可生生不已，然后讲求损益输转之道，勿惜小费而筹远略，勿计近利而固藩篱，所谓病之有转机者，继将大有起色矣。

本年自改道六濠口后，雨水过多，出盐稍滞，众口腾呶，纷纷献策。某亲自往勘，则新河水浅，船实过大，坳堂之水置杯则胶，理固然也。因飭计运判等分投堵坝蓄水，沿河捞浅，并会商程守严谕栈商多雇轻小驳船，以利周转。现每日已可过至一千余引或二千余引不等，计十个月内已过四万余引。今冬若不雨不雪，当可源源掣运，无误岸销。倘当时轻举妄动，则新者未成，旧者已废，现在四五万引从何而过？天下事空谈则易，实践则难，固往往如是也。然而欲图经久，则其中利弊又有可得而指数者，请再抒一得之愚，以备虚怀之采：所谓利可指数者何也？六濠口向系荒洲，今成村落，新章一定，功令如山，无复有旧日把持专利之习，其利一；买卖在六濠口而兑货则在扬城，利之所在，元气易于恢复，其利二；濠口距扬城四十里，离金陵百余里，苟有弊端，为上游耳目之所易及，其利三；口岸则江贩运远，有风涛难测之虞，仪征则场商路遥，有推挽维艰之患，六濠口地处适中，彼此无太过不及之嫌，其利四。所谓弊可指数者何也？六濠口与七濠口紧相毗连，洋人在七濠口建栈屯船业经数载，盐船帆樯林立，与洋舶错综倚伏，舂撞致淹没之虞，难免衅生意外；勾结成逋逃之藪，复恐弊在意中。且国家大利之源，尤不欲示人以璞，若令朝夕在目，动其覬觎之心，必致时刻垂涎，启以侵轶之渐。刻下中堂威灵远膺，外人自不敢别有希图，惟内地奸民良莠不一，不免与之附和影射，浸润已

久，辘轳必多。而且江船回空，皆带货物，以有易无，生意必旺，转瞬镇江码头又将与上海、汉口比美争隆，重楼叠阁，鳞比江干，轮船、夹板横塞要害。洋人在内地多一兴旺之码头，即如人身多一附骨之痂疽，其可虑者一。瓜洲口外水深至十一二丈，或七八丈不等，竟无锚地可以泊船，盐船之重且大者，只能泊在六濠口外，其稍小而吃浪不起者，即不能泊入口中。瓜口以内已未十分宽敞，而新河口与瓜口又复壤地相接，江贩之运船未去，而场商之驳船已来，陈陈相因，遂致丛积。目前业已四日舟不通行，不惟运船与场船彼此混淆，界限不清，易启私相授受之弊，而北征之军装粮饷，亦未能随到随行。将来规制一复，铜船、粮艘纷然并集，拥挤之患诚所难免，其可虑者二。大凡水势所趋，此长则彼消，金山南岸淤为平陆，则水性直趋势北岸，势所固然。新河堤薄如线，近者距江仅四五丈，水势衔啮，易至溃决，缺口所在透私难查其害小，潮泥淤积窒碍行舟其害大。而且坝岸滨江，沙土不实，夏秋水势横流，盐栈易致倾圮，其可虑者三。六濠口已成盐岸，杠夫、水手聚集日多，蓬庐、矮屋几数千家，此辈皆非土著，无身家室庐之系恋，无亲党妻子之羁縻，藏垢纳污，无所不至，又无额设有司在地弹压，将来结党把持，亦诚恐有易聚难散之事，其可虑者四。夫仪征与口岸之应复与否，某非身历其境，未敢遽议故道之是非，而愚陋所及六濠口之利害得失，约可指数者如此，则固知之而不敢不言，言之而不敢不尽也。

某受事日浅，虽知弊之所由生，而未悉弊之所当去。前上官保书以为各局只宜开本季之纲，楚、西、皖同时并举，不令或先或后，立定期限领引，而逾限不运盐者扣厘销号，庶几有赏者可以长袖善舞，无赏者亦不能画饼充饥。外间条策虽繁，可行者少。局外之论公正而不合事情，局中之论亲切而多存私意，而且善揣摩者能迎合而不顾物力之盈虚，议变法者轻发难而不计全局之利害。熟思再四，迄无良筹。我中堂于此中甘苦挤掇最深，尚求明示准绳，俾资向往，庶几亦趋亦步，不至南辕北辙，误入歧途，则中堂发踪指示之为赐大矣。

上曾中堂论盐务书^① 同治五年

日前两肃寸稟，想已仰蒙慈鉴。顷赴金陵，闻署督宪述及侯中堂拟于明春移节周家口，四镇仍照旧驻防，如此罗张纲举，想群捻不难聚而歼旃，无任庆祝。此间盐务首以整顿场垣为要，当已分饬各分局下场清理，添整移埽，裁革黑费，刻下已稍有头绪。瓜栈过盐，从前每日不过数百引，自某到任后，不时亲临鼓励，并堵坝蓄水，多雇小船以资周转，刻下晴霁之日总可过至二千余引。计自六月移栈至九月底止，共过盐二万余引。十月起至十二月初五日止，共过盐八万余引。委员、栈商，早晚亲自催督，盖已不遗余力矣。新桥缺口，甫经堵筑，近日又复坍塌，现仍集夫加筑外坝，以防倾泻，然此处距江太近，适值北流之冲，明年春水生时，仍恐难于持久。若为目前之计，则瓜城北闸尚有运河旧址，约共五百余丈，即于新河汇合开工挑浚，所费约万余金，便可避新桥一带逼近江涛之险。至于绸缪久远，则仍须经营审度，必确有把握而后可以议更张，诚如钧谕，不宜轻于一发，致难收拾。栈商何铎近奉查办，其人品无足取而才尚可录，但用之则不绝，绝之则不用，倘已绝之而仍用之，将来挹彼注兹，诚恐仍为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三。

盐务他日之害。北盐南运，可一而不可再，奈局中复上条陈，谓由商人自赴北场捆盐，不由瓜栈径自出江，可得余利十余万。官保发至某处核议，某已力辨其非。此事金某导其源，杨某扬其波，入主出奴，纷呶不已。开纲并无限期，卖票日甚一日，在各局或别有权衡，某诚千虑而未能一得也。

复上曾中堂论盐务书^① 同治五年

盐务场灶，业已办有头绪。昨据清查委员及通、泰两公司禀复，泰属除刘庄场卤气不升、缺应议裁，庙湾场路远河淤、尚未招商外，其余九场每年较原额约可增八十余万桶；通属除金沙场卤气不升、缺应议裁外，其余八场每年较原额约可增十余万桶，约计每年可增二十余万引。现在外河缉私卡船渐次裁撤，专以稽查灰卤，考究火伏，并于场河闸口各设委员，分段责成。诚以私盐一出场河，则港汊纷歧，防不胜防，澄于其流不如清于其源也。泰州勾厂惯犯周长广十余人，均已缉获管押。目下扬属盐斤，每斤昂至三十余文或二十余文不等，可见私盐净绝之明证。所有一切稽查考核，按限章程，分款立簿，俟尚斋到任，当将头绪详陈，俾可迎刃而解。新桥险工，本属万难措手，十九日署督宪亲自赴瓜州踏看，谕云“险工一里之上尚有数处可危，必须全河改入腹内”，经费更繁，欲俟尚斋到后再行复勘熟商。惜某匆匆起程，未能始终其事，以副慈囑为歉然耳。某到任之初，求治太急，觉轆轳处甚多，未免畏难思退。及至二月始得窺要，各事渐有端倪，又不愿忽然他往，兼之八十五岁之老亲卧病在床，远行殊难为怀。无如潮州一局，揆时度势，万不能辞。将来回省，如尚斋办理得手，某情愿追随幕府，藉以阅历艰苦，拓充见闻，遂平昔钦钦在抱之愿。幕府案牍虽繁，想总不如身自任事之吃力，倘蒙位置一席，非特学问渐长，亦藉可休息养痾，感实不朽。洋务愈因循则愈桀骜，根本之地若不急图自强，三五年后，事变正未可量。捻匪情形，近日未谕何如？某此行往返万余里，未知随侍旌节又在何时！北望慈云，无任依恋。

复上曾中堂论新河得失书^② 同治五年

前奉钧谕，仰蒙训诲，谆谆发聩启聩，回环雒诵，感悚无地。其求之太深处视同荆棘一层，尤切中某平日行己处人之弊，敢不拳拳服膺，勉自奋励，以底于成！某于十月初三日到任，其时新河过引迟滞，各岸几有脱档之虑，众议咸请改道出江。某于初八日即亲诣新河，详细审度，以新河水虽淤浅，可以改用驳舟，立即分投派委员在口排档，凡重大船只一概不准进口。其时运河亦复浅滞，当将拦江、壁虎、湾头等九坝亲自催督竣工，运河水势始添二尺有奇。瓜口各船拥挤不通行者数次，即禀委干员督率排序驱赶，以免阻塞，仍不时亲往瓜栈，鼓励各栈商并司事人等，重赏重罚，求其踊跃。自十月至除日，共过盐十三余万引。新桥堤被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三。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三。

水冲塌，连修数次，又饬加修外堤，奈甫经筑就，又复渗漏。东、西坞商人经手修凿，有名无实，某勒限添雇夫役，昼夜疏浚，西坞始于腊月底竣事。又屡派商栈委员在该处铺路搭棚，以备霖雨过盐之用。凡此举动，皆非仅为敷衍目前起见，盖寸心惴惴，未尝一日不惧新河之能暂而不能久也。

七濠口本非洋人所得交易之地，业已行栈林立，前奉示禁，定于去年九月十二日迁移镇江；至期不迁，改于十月十二日；至期又不能迁，又改于今年春间。某以为“春间”二字漫无限制，当饬扬州府、江都县亲诣该处，勒令各店具结，以正月十二日为期，复又传谕广东帮洋药局董事等先行搬徙。某虽无经手洋务之责，然因彼族实逼处此，则亦不敢稍涉推诿。惟前年冬间曾闻洋酋巴夏礼谈及镇江码头不旺、入不敷出，洋商有舍去之意。去年八、九月间华人附丽洋商者，纷纷在镇江七濠口等处租买地基，询其故则云“近来盐务聚集于此，生意必旺，若不及早租地，恐将来租不到手”等语。某初意以为镇江系苏州门户，七濠口近于瓜口，有碍南北通行，若盐务不在此间，冀其生意冷落，弃此码头，又闻有不肖华人，勾通法酋，以盐务利息甚大，愿请包办之。此时不难执约拒绝，特恐其朝夕在目，动彼垂涎，后年换约时，总署必多一番唇舌，不如使彼不见可欲为省事。且因新桥口随修随塌，十数年来瓜城塌于水者约已十分之七，而济运桥至新桥口其形似弓，中间地势尚厚，首尾则皆系一线单堤，水势北趋，愈刷愈薄，故不能不据实牖陈，听候酌夺。观“议变法者，不计物力之繁重”二语，可以知某大指之所在矣。钧谕谓“彼不守约侵占，我当执约拒之”，诚为千古中外交涉良法，不独中今日御夷肯綮。某在上海供职一载，非惟约内之事断断执守，即如俄、英各国所买吴淞口炮台地基，勒令取回印契；上海城内学宫、城隍庙、小北门十余处为洋兵久住之地，驱之使迁；小轮船驶入内地，苦口争执，始得停止；巴酋在上海浦东设立电气线，亘数十里，达至川沙，为乡人拔去，辘轳甚深，久而始解；洋泾滨赌场，洋酋每月收规费以巨万计，某禁令尽绝；会防局供应英洋兵房、长夫价每月万余金，又杂费数千金，某全行革裁。以上数者，皆洋人从前已成之局，某尚奋臂力争，何况七濠口为洋酋影射之地，迁移本易为力，无如地方官一限再限，不能以信示人，深恐彼族得(尺)[寸]进尺，开其覬覦之渐。某素受恩知至优且渥，求治之念太切，图报之心太殷，深思过计在所不免，而此中实则无他。窃以为下之事上也，犹子之事亲，进甘旨珍饵以悦晨昏者，子职之常；蓄姜桂参朮以备缓急者，则又人子惴然远计，以为神明矍铄之余，一旦不免风寒暑湿之患，用之固不至他求，不用尤为心安意惬，盖较之进甘旨珍饵，意弥真而情弥苦也。中堂环顾左右，能储药石、备缓急者几人？然则某拳拳愚悃，固望中堂深谅之而曲原之也。

某锐意兴办场务，数月来督率通、泰两分司，彻底清查各场。多整报少、大埠报小，为走私第一漏卮，现已一律厘正。计三、四月章程可就妥帖，大约每年泰分司属可多出额产二十万引内外，通分司属可多出额产十万引内外。计每年若能多至二三十万引，则不惟无须借运北盐，厘课亦可多得数百万。场官、委员之不能改悔者，已陆续分别参撤。明知任劳任怨，但饷源所系，何敢稍存规避，致误大局？中间添铸整口，以补荒埠；分段派员，分段设卡，以杜私路；设灶头长以专责成，设立阴晴卤册，印烙车船，以杜假借；开浚场河，以资周转；按场设站，添选跑夫，以速文报；定明沟界，以轻草本。凡此数者，皆不免有所耗费，均已禀明官保，于闲款内核实支销，俾可收久远之利，然所费亦属无几也。江北厘务，积疲已久，不免中饱之弊，经某分投密访，大约委员通同舞弊者十之二三，委员不在局卡、任听家人司事舞弊者十之五

六。已将尤甚者参撤数员，并加给各卡薪水、局用，以免藉口。腊月份已较往月多收二万余两，虽未开市，亦比去正多收万两以外。二月以后，总可望大有起色。续奉钧谕，以张令德坚熟谙盐务，飭为罗致，当即转飭总局，请办文案，俟察其所长，当任以事。

再，近见委员徐寿等所制轮船，巧不及洋人，而结实过之。细询颠末，始知丝毫并未假手机器，全系凭空结撰而成，摩挲之余，喜不自胜。上海制造华匠，皆未臻此境界，此数人者，当宝贵成就之，助中国中兴之转机。若各厂匠人皆能相观而善，如徐寿之独开生面，则始而人力不必假借外人，继而煤炭、五金亦可取材中土，斯不负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一片苦衷矣。某去岁夏间因赫德所用通事唐姓，倚仗洋势私收海关已裁陋规，当将该通事收监，后复罚令捐办虹口铁厂一座，核与容文所购大致相等，不过货物较多，闻现已并而为一，似委员亦宜归并，以资切磋之益。某昨奉官保转传钧谕，令某遥领此局，容文、徐、华等人亦愿某在局中，惟相隔过远，诚恐有名无实。某入春以来，肝病愈甚，扬州为五方杂处之地，徇情面则事不能办，不徇情面则结怨必深，兼之德晖渐远，诚恐孤掌难鸣，已定意于春夏之交将场务办理清楚，即当乞恩卸肩，专办铁厂，冀免顾彼失此。

上李宫保论厘盐利弊书^① 同治五年

十五日奉十三日钧谕，敬悉一切。诸荷谆谆教诲，某惟有去操切而就和平，努力修行，以期不负载植成全之至意。惟盐务、厘务俱系积疲之后，譬如重阴积晦，非雷电霹雳不能辟云霾而变晴霁。子产治郑，孔明治蜀，岂好用严哉？因时制宜，其势不得不然也。江北厘务习气尤深，屡次亲派妥人装载客货前往尝试，初犹不得其门而入，续后得线人指引，则各卡或全放、或减成，弊窦重重，不一而足。即如仙女镇木捐，十月、十一月两月缴公仅二千余两，而委员张令寿昌卖放已在二千两内外；其二道卡叶丞滋榷，与炮船通同卖放，亦系实情。经即提同委员、炮船武弁到司严行审讯，所得赃数另录清单呈电。查厘捐为济饷大宗，实系万不得已而设，若辈竟敢肆行无忌，若不从严惩办，实无以警戒将来。木捐委员张寿昌，提审时原拟正法，而阖郡官员俱为代求。张寿昌有老母七十余岁，卧病在床，并无次丁侍养，乞贷其一死，情愿参革，仍将原赃缴出。现在已据缴到赃银一千四百余两，应否参令出口，抑或仅参以革职永不叙用之处，谨请钧裁示遵。叶委员似系信用家丁、司事，不甚知情，应否参以革职，并请钧示。其余管带炮船各员弁，均讯系知情故纵，应请逐一严参。以上各员均于当道中有瓜葛，但已为国家任巨艰，即不能为寅僚顾情面，只可照案办案，不敢存畸轻畸重之心。其余各卡，尚有可参者五、可撤者七，统候查有实据，另行分别重轻，定拟详办。若辈果能悔过振作，则亦不愿深求，缘近日某所遣改装客货之船，经过声名极坏之卡，已不肯照前得贿，盖若辈已加意提防，恐蹈张、叶二委员之覆辙故也。

十二月向系极淡之月，现在收数已与旺月相等，明年可大望起色。转恨江北于前数年精华全聚之时，若得结实整顿，其为裨益更当何如，惜为时稍迟，已无济于事。一切各卡章程，现拟全行厘定。委员薪水宜优，卡用宜足，赏罚宜严，下情宜通，四者行而厘卡尚无起色，某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三。

当独任其咎。其才优于德之人，亦酌用一二，法以驭之。骖馵之马可致千里，驽骀则鞭箠交加，不离咫尺，是在乎乘之之人耳。朱季云因父病笃，不能到海门。查焦山为透私大宗，现拟禀请炮船二十号，在彼专司堵缉，非有文员知大体者不足以会办此事，即拟请季云会办。其海门厘局，自以归并为是。许委员声名最坏，冯、俞二令尚可造就，应如何办理之处，敬请酌夺。高云圃已到，住在运廊楼上，与外间毫不通风，大约此事应照前议办理，云圃亦以为然。厘局提调李守，才识俱好，情形亦熟，某深得其力。刚者须以柔济之，方免决裂，云圃虽到厘局，李守亦决不可去。或即请云圃为督办，俾某得以专心盐务，更为出自恩施。凡大利所在，狙诈百出，必须操纵兼施，然后可以随机应变。云圃刚正有余而肆应不足，尚恐其能发而不能收耳。

新河改道事，揆帅深不谓然，复信几有剑拔弩张之意。然所谓我能往寇亦能往者，恐寇之在此，而我避以往彼者也，今则运道本在仪征，而特改之瓜口，与洋人为邻，是非避寇以他往，实则移我以就寇也。且洋人并不知盐务之有重利，是以置不与争，今已明示以璞，后年换约，彼若无理要求，岂不重费口舌？镇口码头从前生意不旺，巴夏礼曾谈及，本有舍去之意，今盐务全聚于此，以有易无，生意必有起色。近闻法、美均将派领事前来镇江，英领事已有照会与许道，云及盐船不宜泊七濠口，若碍撞洋船当如何赔偿等语，特许道秘而不宣耳。某并非惧怯洋人，如上海从前已成之局，某尚奋臂力争，不肯丝毫迁就，何况七濠口本非条约所载，何所惮而惧之？只以仪征本系故道，若以省费为词，则新河随修随坍，现在筑外坝，不知能否支撑一二月？若明年另开支河，须费一二万金，一律重加修浚又须费五六万金，合之本年新开各费，计须十数万金以外。仪征河原估修浚银八九万金，今改道新河，是欲求省而反费，求少而反多矣。若以暂时将就为言，则已开河必须开坞，已开坞必须建仓，相因而至，为费益厚，为工益贲，他日弃之而去，岂不可惜？且现在洋人怀德畏威，固不敢别有希冀，他时福曜远移，彼族朝夕目睹大利所在，势必有所谓辘轳丛生之一日，又何必惜此目前小费而不为一劳永逸之计乎？某非不知随时俯仰、优游养望，希冀非常迁擢，特以下之事上，犹臣之事君、子之事父，但当据是非为献替，不当计祸福为避趋。某蒙官保知遇，值可言之时，身在局中，又有不得不言之势。昔人谓贾生遇汉文贤君、绛灌贤相，不应痛哭流涕，某谓贾生惟以遭逢汉文，时不可失，故痛哭流涕，以冀得行其志耳，若遇中主庸相，彼亦洁身引去已耳，安必痛哭流涕而言之哉？窃以此时适揆帅与官保秉钧当轴，某若不言，他人谁肯言之者？官保与揆帅不行，他人谁能行之者？揆帅业已坚执定见，亦何所用其争持，但新河地势决非长局，官保十年后当思某今日之言也。瓜栈自五月至九月，统过盐三万余引。某于十月抵任，至十二月初十日，计七十日，统过盐九万余引。从前水浅异常，自将凤凰、壁虎计共十一坝堵筑后，运河骤添三尺余水，挽运源源不绝。初到任时适值新河胶浅，数日仅过数百引，群议改道出江，某督令改用驳船，激劝栈商，今每日过至三千余引。然则某非喜变成法，特论目前得失，则宜由新河而不宜出大江；论经久利害，则宜由故道而不宜由新河。区区愚忱，定蒙明察。

某近以胸前乳病复发，揆帅处不及穷原究委、作书奉答。医者劝某心血大亏、急宜引退静养，顾值此时事艰难，何敢遽言息肩？一俟明春将场灶办有头绪，再当禀请进止。某阅招商局前禀，云引少号多，今查所呈号单，竟有一人而占十数号者，此辈丛积虚引，非欲卖票而何？可见法以人存，无人则法为空立，已往不咎，欲官保慎将来耳。吴伯华退志颇决，某已力为劝阻，倘有乞假稟牍，尚望慰留。闻绍铭病甚，有来扬就医之说，刻尚未到。法国前上总署

书,有盐务归彼经理当有起色之说,其欲觊觎我利权,可想而知。

复欧阳小岑论开设船行利弊书^① 同治五年

小岑先生执事:顷奉惠书,所以教督期许之者甚厚,既感且佩。船行一事,利少弊多,尤甚者在于讹索外来船户,得贿即与揽载,无贿即束之高阁,并以应差为名随船滋扰,庸懦之船户则饮泣吞声,狡黠之船户则贿通衙署,名为差船,自树一帜,弊窦丛生,无所不至。某在上海时,亲见船行头勾通差役,讹诈客船,当将船行头惩办,并革除一切名目。及至扬州次日,即有运署差头禀充船行,谓从此所有官员出门船只皆可由该船行应付,无须由官花费半文,某即将该差头斥革。续有萧、沈二委员亦以请开船行为词,意在从中分肥,亦经一面批驳,一面详院将该委员分别撤委、记过。以上数者皆在尊局未经详禀之前,某实目击船行之为害,故尔深恶而痛绝之,并非因尊处创发此议始有意阻挠,时事月日可印证而知也。

来函谓船户不惧官法而惧船行之不与揽载,又谓船户因盗卖过多恐致盘诘、故意阻浅淹坏等语,夫故意使之淹坏,则彼船且不顾,何暇计及于揽载乎?若计及不与揽载之船户,则靠船为生,有船行固希图日后生意,即无船行,亦未尝不自顾一己声名,又安肯盗卖淹坏,为损人不利己之事乎?且即使开设船行,大江风浪之不时,船户、水手人心之难测,又安能保其不盗卖淹消?若淹消千百引,即须赔银以数千百计,开船行者岂能自其家卖田宅、发囊篋,以取偿于人乎?抑亦不过无事则敛财聚费,掊克于众人,有事则受票贩一控、地方官一押,虚应故事而已耳,于公事奚所裨益?如果今日票贩实受船户之害,或责成督销局地方官于勘验淹消之日,分别真假,严办船户;或照揆帅原议,令水手稍有盈余,使之衣食足而礼义兴;或责成票贩雇船,令妥当亲友沿途跟同照料。若谓亲友不足靠,则漠不相关之船行又安知其足靠乎?天下事兴利易而除害难,古今无无害有利之事,但当择其轻重缓急而为之衡。何进欲除宦官而召董卓,而不知董卓之祸汉尤甚于用宦官;童贯欲复燕云而约金人,而不知金人之祸宋尤甚于失燕云。当时主持国计者,亦以召董卓、约金人为有利无害,故毅然行之而不顾,迨至知害之在前,而悔已无及矣。事有大小,理则一辙,然则船行之或利或害,执事可以近推而远鉴也。

前见尊处原详,欲令官绅士商雇船行揽载,窃谓扬城疮痍之后,生计凋敝,若无论往来船户俱归船行垄断,则小民终岁锱铢蓄积之而不足者,船行安坐享用之而有余,执事恫瘝在抱,谅亦惻然所不忍出此也。至于场运各商,刻下本重利轻,正宜护惜维持,培养元气,使羽毛丰满,方可高飞。爵帅体恤商人,无微不至,前次酌量劝捐,不过随各商乐输助饷,并无限定成数之说。敝处奉爵帅函谕,亦屡以保护商本为念。乃各局不能仰体帅意,既捐其今日之本钱,又算其往日之余利,而且远商久候而引或后期,真商有货而引难多获,商人困苦之状,实可哀怜。今执事且颯颯然以船户盗卖盐斤为商人代虑,是攘夺邻人之居室衣服据为己有,复愧而抚循之曰:“尔身久不沐浴,得毋有虻虱、尘垢之患乎?”商人所捐者大而所益者小,何以异此耶!某仰望执事所以维持护惜各商之元气者,亦不止于此而已也。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三。

某平素自知局量褊浅，浅则不能容物，褊且难以自容，当时自戒惕，以冀习焉而化。而切己之病，则尤在于求治太速、嫉恶太严，入膏肓而中腠理，非伐毛洗髓不足以程效见功，何以来教并不抉发及此？则亦非所期于执事直谅见友之谊也。执事书中所辨公、私二义甚精，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凡人有过，局中多不及局外指摘之明，事前又不及事后所见之的，此后苟有所失，望执事明以告我，其实者当速改其非，以求乎是；其虚者亦将储为覆辙之鉴，可以慎趋向而防歧误也。凡所云云，皆古人规劝切磋之义，非执事某不发此言。

上李督宪陈江北厘金利弊书^① 同治五年

军兴以来，不得已设卡抽厘，原为充裕饷需起见。奈日久因循，弊端百出，减成书票者有之，全行卖放者有之。委员一有弊窦，客商更肆把持，司事、炮船通同一气，相习成风，几有牢不可破之势。某体察情形，欲求整顿，必先严考核；欲严考核，必先优薪水、增卡用、定功过，庶委员知所劝惩，厘务方蒸蒸日上。即如地方牧令，果能勤求治理、洁己奉公，则下有百姓之歌颂，上有上司之拔擢，中才以下相观而善，未有不鼓舞奋兴者。若厘务之员，则上游相与淡泊，置之曰：“此不过箕敛会计之才耳，乌所用其拣择？”或以庸劣滥竽，或以贫寒充数，或点染津要之交游，或不免亲故之请托。上游既视为无足轻重，而委员更以菲薄自待，任情侵吞，无所不至，应酬结纳之丰隆，车马衣服之炫耀，足以润戚里而骇庸愚。不幸事发，不过一撤委而已，而囊橐固已充然有余，终身无饥寒冻馁之虑矣。狷介自爱之流，认真稽查，下已不免商怨，上亦不能邀刮目之视。且夫厘卡为饷源荟萃之区，大者每年收数十余万，小者收数亦数万，与县官之钱粮有过之而无不及。委员劝导之劳苦、征解之繁剧，所以鸡鸣而起、孜孜汲汲者，将以求名也，名既不可得而至矣，则将惟利之是图。每月应分所得薪水已属无几，卡用亦多不足，是明靳之而阴实导之曰：“尔处膏脂可润之地，胡于此斤斤较量为？”于是不肖者益无忌惮，而贤者则洁身引去。江南厘务委员多能振奋自励，厘务日有起色，皆宪台赏罚严明之明效也。江北各卡现经惩办一二，其余自爱者多，不肖者少，然细察情形，尚须整顿方收实效。现拟额定薪水之外，酌加正办盐折十四两，帮办盐折八两，实有局事殷繁、不敷开支，由某酌度情形，量为加增。经费既充，责以涓滴归公，委员自无可藉口，此正本清源、实事求是之首务也。至于内河各厘局卡，每月局用向系酌定准数，按月额支，而沿江自三江营以下，多系随捐增减，月拨二成、三成不等，捐务减色之时，局用即行短少，委员无可赔垫，司事、勇役奸谋舞弊、百计营私，即由此起。今欲尽革前弊，必须先 will 外江各卡局用悉照内河章程，毋庸按捐分成，一律厘为定额，庶免藉口于苦乐不均，而弊端亦渐可杜绝矣。卡用既明定章程，而无重赏重罚以随其后，未必能振作奋兴，亟宜明示之的，使其有所趋向。且理财果能擅长，操守定属可靠，即使之任膺民社，亦必能措施悉当。拟请嗣后各局委员，如有才具出众、任事实心、捐项分厘归公、一年毫无私弊者，即由某详请宪台酌给明奖，或请补署超委，分别劳绩以定等第。倘有不知自爱、仍蹈前愆，无论弊之大小，一经查出，即予严参。似此泾渭一分，或可知感知惧，各思振刷精神，于捐务较有把握也。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三。

上李宫保论潮州洋务情形书^① 同治五年

伏查潮州与洋人为难，非一朝一夕之故，贤者抱义愤而不共戴天，愚者负血忱而常存切齿。盖此二端固勿具论，此外不得已之隐衷不能显白于众者，其故有二：一曰惜虚声。当洋人之初欲入潮也，其胆先怯，有徘徊却顾之势，潮人得窥虚实，大言恫喝，众志成城，以为举天下莫能拒之者，潮人独能拒之。今一旦准其入城，似从前毅然以拒夷自命者，忽堕此令名，骑虎难下，不能不勉强支撑，必使不食前言而后已。此所谓惜虚声者也。一曰惧实祸。洋人在潮属之汕头开设码头，屡被潮人掳掠，近岁入潮复屡被辱骂，一旦挟官威而进城，恐势益猖獗，欲得昔日之厄己者而甘心焉。人人皆有报复之惧，固结于中，于是不能入城之议持之益坚。此所谓惧实祸者也。但潮城河道本窄，产物不丰，而洋人必汲汲于入城者，其故抑亦有二：一曰恐效尤。洋人议定通商之后，于内地耦俱无猜，独于潮州口岸不能执约从事，诚恐各岸如广州、厦门、台湾之民情稍悍者，相率效尤，群起而与为难，则有防不胜防之势。计尤悍者莫如潮州，择尤而抑制之，使莫敢予侮，即他处之萌伏未动者，皆将相视而噤不敢发，所谓奏刀軋族，而窾隙便可迎刃而解矣。一曰苦嘲笑。英人自不能入潮城之后，凡他国及通事之不称意者，辄慢曰“若虽强，何不逞志于潮郡？”相訾警，英人实厌苦之。其始本不甚注意于入潮，而终乃为不得不入之势。古称新法皆吾党激成者，此之谓也。然则潮民之不愿洋人入城者，情也，亦势也；而洋人之不能不入潮城者，情也，亦势也。在潮民之矻矻争执、誓与偕亡，论士气则为公忠，论大局则多窒碍。况洋人屡次入城、屡次受辱，彼遵条约而我背之，则屈不在彼而在我，所谓刻核太过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者，将于是乎？在从前粤省办理洋务，当事者徒博一时顺民之美名，而未衡全局始终之利害，驯至败坏决裂，事不可为而后已。某追维往事，诚私心痛之。此次随同督臣办理交涉事件，自当抒一得之忱，藉收不吐不茹之效。惟某虽籍隶潮州，而住居乡僻，且游客多年，久未与潮人相习。去岁在上海道任内，复因粤中游勇、逃匪盘踞洋泾滨，以抢劫为生涯，几酿咸丰三年之变，稟请诛戮首恶百余人，资遣回籍者八九千人，虽沪渎气象一新，而故乡不无怨毒之积。兼之潮人重官轻宦，有指引开导洋人入城之举者，辄以汉奸目之。某既奉简书，何敢复计利害，即使不能显为倡率，亦当暗地转圜。默计行店、天主堂之举能免则免，不能免尚当从缓；入城之说，不难于目前无事，而难于长久相安。所可虑者，潮人习于斗狠，素称犷悍，不虑洋人之不能入城，而虑其入城之后，以利饵诱愚民，广收无赖之徒，联为指臂之助，变迟祸大，实足隐忧。此某当于抵粤时稟复当道，徐图善后者也。凡兹应办事宜，先行胪列三条，伏祈宫保据情咨奏，以备庙堂采择。是否有当，统乞卓裁。

一、立威宜留余地也。查潮民多聚族而居，地近海滨，枪炮皆所素具，一夫指麾，千百为群。制军亲临潮郡，固足胁之以威矣，但胁之以威而未喻之以义，倘亲临之后事有齟齬，剿除则百姓并非叛逆，劝慰则更无余地可以转圜。愚意制军似宜驻扎嘉应，以抚恤难民、或托阅边为名，一面摘传潮州得力绅士赴辕开导，并择仕潮素得民心之大员，会同绅士亲往抚慰劝谕。彼潮民不因迫胁而准许洋人，便觉恩由己出，可以久安无事。且制军相距不远，明示以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三。

若再违抗,随当亲临查办,自当惴惴恐惧,不敢坚执意见。且使洋人知不能逞志于百姓者,固非大吏之所能迫勒,亦可杜其处处要胁之念。宋中叶遣官宣谕河北三镇,时相李伯纪颇以为非,此事固非其伦,然清议所在,固当处置得宜也。

一、劝谕宜曲通民志也。闻从前洋人入潮时,府县劝谕绅民,但责其不顾大局,且云若再滋事,定惟绅士是问。言语之间,微色发声,宣布闾阎,众论腾沸。陆宣公云:“感人以言,其本已浅。言又不切,其将谁怀?”潮州官民太相隔绝,似宜选曾任潮属、素得民心如前任饶平令李福泰、潮阳令冒澄等,亲往开导,奖以敌忾同仇之义,谕以汉过不先之条,且密励以拔剑挺身之无益时局、卧薪尝胆之留为后图,万一洋人欺压吾民,官必为如约惩办。彼潮民者,既信李福泰等之素非厉己,又感大吏之谅其苦心,且幸洋人之不能即图报复计,当不至再蹈前辙、哄聚阻挠。至该属厘捐之过于繁重者、历年捐输出力之未蒙请奖者、郡邑政令之不便于民者,一一为之施行裁革,则百姓欢呼鼓舞,自有令如流水之乐。所谓“悦以使民,民忘其死”也。

一、绅士中宜德才并用也。查潮州绅士中之守正不阿者,类多闭户自高、不干外事,其足以号召闾阎者,率皆才胜于德,似宜因势利导,随所欲而牵制之。趑弛不羁之才,拒之过甚,反致激成事端,此又不可不因地制宜也。

以上三条,谨将管见所及,略献刍菘,至于和议之不可长恃、自强之必须早计,想庙谟远追近鉴,必已未雨绸缪。其余一切未尽事宜,俟至粤时再当禀商制军、抚军,随时应变,百闻不如一见,固不敢遥为悬揣也。

密陈修约章程^① 同治六年藩司任内禀由李官保代奏

敬禀者:顷奉钧函,并抄示上谕及总署函折,饬将明年换约情形妥为核议等因。窃思明年换约,彼族必纠合泰西各国,厚集其势,以与中国争衡。但彼族虽伙,其敢与中国为难者,不过英、法、俄、美及初强之布鲁斯五国而已。五国之中,美之为难多在于商。然彼国伯玺四年易主,当不暇为子孙万世之谋,且南北花旗膏腴未垦之土甚众,则亦西略有余而未遑东略,谅不肯多为周折,以启兵端,宜因而亲之,以携英、法之交;布鲁斯国小政强,近来尤为猖獗,但彼国商人来中国贸易者尚少,又彼旁近日耳曼诸小国,方欲肆其蚕食鲸吞之计,且欲与法国颉颃争胜、量力比权,不过欲扬国威于海外,借远交为近攻,以示强于泰西,亦未肯遽与中国为难也,宜因而强之,以树英、法之敌。是二国者,我中国反间之所由生,然则泰西五国,实三国也。俄之土地与中国毗连,又其国强大,不假他国之力,异日中国之忧,自当以俄为最。然彼之互市,不在海而在陆;又彼之谋我,在于先撤我藩篱,而后据我堂奥。堂奥者他国共其利,而藩篱者彼国独受其益也。是俄之与英、法,其为谋则同,其为情则异也。英人外柔而内刚,思深而计远,立志垦辟,不惮烦难,五印度、巫来由是其明鉴,曩犹取材于五印度,今则直以日本为外府。其船坚,其炮利,其兵长于水而短于陆,故欲资法之早队,常与法内忌而外和。法人狡而狂凶,贼而剽悍,到处窥伺人国,曩犹取材于亚非利加,近则以安南为后路。船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四。

坚炮利不及英，然其兵法之精于泰西为最，用兵尤长于旱队。惟其人贸易者少，富不敌英，故欲藉英之财而助以力，以同分中国之利。是二国者，水陆相倚，狼狈为奸。明年换约，殆以英、法为最难调停也。

伏承钧谕，贩盐、电线、铁路、内河驶轮船及开挖煤、铁六事，已有成议。惟遣使、请觐及开拓传教三事，尚宜核议。窃谓遣使之事，不必与争，不过跋涉用度之费而已，然一可得其国中情形以为辩论，二可悉其国中奸计以为防制，三可与之狎习，以联我中国之交，以携彼与国之好。昔管仲相齐，遣游士以觐四方；汉高谋楚，以四万金资陈平而不问其出入，正是如此。彼不请使，犹当遣之，况招我使往，又何必重违其请哉？至如分驻之举，则始不过英、法、俄、美等数国而已，他国可以缓遣。若虑中行说之为患，则沿海奸民输中国情实者不计其数，正不必于一使而虑之深，惟在妙选其人，使之不辱君命，如汉之苏武、班超以应之。仍优贍其廉俸，重贵其子弟，已可使无内顾之忧，而又以系其乡井之思，人非木石，断无弃乔木而入幽谷之理。此遣使之议，可以径然许之者也。

至于请觐之事，许之不能，阻之不可。许请觐而用夷礼，是下堂而见诸侯也，虽有以得外国之欢心，恐益以沮丧臣民之锐气。初宜坚持，至万不得已而后允，以我使臣到外国可以行彼外国之礼，则彼使臣到中国亦宜照行我中国之礼，以相抵制。勾践事吴，而卒以灭吴，尤在内外臣工卧薪尝胆，不可一日忘此戴天之仇者也。

法国开拓传教一事，未知究竟如何开拓？若欲设教头以统属中国入教之人，则心怀不轨，决不可许。彼于泰西各国，亦无设立教头以统他国之人者。可遍告各国，以声明其险诈之罪，并告以中国自统之民，准伊行教已是曲徇交际之谊，若又设立教头，是欲夺我中国之民，以倡乱于中国也。中国虽弱，亦安能佶佶为吏羞，以贬损其自主之权？引万国公法之例直言斥之，自可不至决裂。昔子产在郑，公子围聘丰氏，将以众逆，公孙挥抉其奸计，毅然请埽楚，围知其有备，遂垂橐而入。事固有以直为曲者，当仿而行之。至如天主、耶苏之教，原鄙浅俚俗之谈，不过奸民欲倚以觐法，愚民欲资以谋生，自余稍有识者皆不为所惑，皆由地方官平日不能抚循其民，以致为丛驱雀、为渊驱鱼。惟慎选良有司，严禁胥役骚扰、夺百姓生计，则奸民虽未易遏而愚民当不至误投；仍复设立讲堂，宣明圣谕，则正气已伸，邪气自退。即如佛、老二教，其在中国亦何尝遽为煽惑？不过彼族特以行教为名，以窥伺为心，不可不力为防之耳。且彼族传教士之熟悉情形，皆由有中国莠民为之牵引，如南汇县民钱南之类。彼可以利诱之使往，我亦可以利诱之使来，不龟手之药，固视乎用之之人耳。

虽然，笔舌之外当有以制之使不敢动，有以劫之使不敢骄，有以先之使不敢逞。何谓制？古者诸侯相见，军卫不撤，以示警备。是以夹谷之会，孔子设左右司马，而齐人遂反汶阳之田；澠池之会，廉颇设军卫，而秦王竟行击缶。窃意明年英、法二国必纠集师船屯泊大沽，以相胁制，则我不可不预为之计。查近来京师新练洋枪队，未知可恃为宿卫捍御否？如未可恃，一俟捻、回稍靖，宜移讨捻、回之师，精简一二万人，统之以威望大臣，屯集通、涿二州之境，借名捕拿梟匪，以夹辅京师。仍一面于附畿郡县选择有风力牧令，举行保甲，团练民兵，壮其声势。且令滨海、沿江严飭边备，以为防卫，使彼隐有所惮而不敢轻量，则和约更为易议。明知中国虚弱，此时尚未可遽与决裂，然有备则笔舌易于为力，无备则笔舌恐难遽与之争，此制之之说也。何谓劫？洋人入我中国，言语不通，嗜欲不同，通商各口百姓并未尝与之相洽，不过中国官府压制百姓，幸获相安耳。是以彼国不惧官府，惟惧百姓，且欲借官府以制

百姓,宜于通商各口选择胆识俱优之绅士,与各省会馆、商董联络一气,即洋人所惧者以劫之。劫之之意若曰:“从前贵国通商,只有广东一处,而怡和、宝顺诸洋行致富巨万,今通商口岸多至数倍,而怡和亏本闭歇,宝顺亦将相继,其余各洋行纷纷闭歇,不知凡几,是外国码头愈多,费用愈重,虽不遽为西人之益,而已全占华商之利。如果尚有他图,铁路开则庐墓不保,轮船、轮车入内地则船夫与车夫束手,洋商贩盐、入开行棧则商贾歇业,聚此中国数千百万失业无以谋生之人,愿及偕亡,必将一泄其怨毒。且外国之富商大贾得以晏然安处中国者,皆由官府严为约束、强之以不得不从也,若外国因在京换约要求过当,致启兵端,则各口义民皆可纷然并起,据洋商之厚贖为团练之经费,随地皆敌,防不胜防,其时贵国商人岂能高枕而卧?则如何相安无事之为得也。”以上各情,出自百姓之口,遍贴街衢,并传写新闻纸上,播布远方,彼耳濡目染,自当潜弭要挟之谋。仍一面于通商各处,令中国绅民呈递近来洋人狂肆、欺侮百姓光景,官府于明年换约,必须严定章程,其贩盐、电线、铁路、内河驶轮船及开挖煤铁、开拓传教等事,皆恳官府力与之争,万不可许。如此之呈参差互递,皆由关道转行领事,即有激烈,亦非出自官府之言,且以见百姓之亲我而恶洋人也。此虽虚声,然众志成城,众怒难犯,彼必有所阴怵。闻彼族于明年换约,亦由商人具禀,彼国公使参酌移会总署,则吾国亦宜上下合为一气,由百姓具禀关道,转详总署,照会外国公使,令其震慑,此劫之之说也。何谓先?《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拟请于明年条约,每条必踏进一步,及会议时,彼国条约亦必有过当之处,然后互为伸缩而得其中,所谓以我下驷敌彼上驷,此先之之说也。

凡此拘迂之说,原无当于高深,然已导之使言,则亦不敢安于缄默。其未尽之词,仍详悉缕议,以备核夺。

上曾侯自强变法条陈^① 同治六年

夫天下大利之所在,即大害之所在;至危之所乘,即至安之所乘也。中国获外人互市之益者瞬及百年,而有庚申之变,说者谓西人船械之精由于天授,然则将任其凭陵,而不为绸缪备御之计乎?而又非也。自古仁义为国,其敝也衰,甲兵为国,其亡也蹶,是以泰西诸国,其兴勃然,其亡忽然。不见罗马盛于汉,荷兰盛于唐,西班牙盛于宋,葡萄牙盛于明,而今皆衰矣。奈何惧暂来之西人,而不图自强之要策乎?夫我不能自强,则彼族得合群力危我,一能自强,则彼族之轮船飞炮、精甲利兵,皆我他日兼并之资也,故曰至危之所乘,即至安之所乘也。惟所谓自强也,固非徒宣之于口也,而贵存之以心;又不徒存之于心也,尤贵行之以身。中国自夷祸以来,言自强者屡矣,而自强之效仍茫如捕风捉影,何也?则以局中之论,瞻顾因循,不肯以一身从众镞;局外之论,迂腐激烈,而未为时局计万全故也。泰西之谋国也,往往垦辟缔造,若无关于目前得失,而收其效于数十百年之后。中国则不然,经营未曾旦夕,而期望成功;决裂已在目前,而始图补救。夫创业中兴,如构大厦,堂室奥序,规模必先素定,至于鸠工庀材,其积累亦非一日。李忠定公曰:“自今以往,岂无机会,要当及时行之。”赵子砥自金遁归,奏云:“金人讲和以用兵,我国敛兵以待和,譬人畏虎,以肉饲之,食尽终于噬人。”言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四。

皆明切,可为殷鉴。夫惟时存卧薪尝胆之志,及其究竟,不过仅成自守之局;若立志仅在敷衍目前,苟安旦夕,则必终于事不可为而后已。请自今以后,朝廷酌议章程,毋以纷纭徒资议论,毋以敷衍空延岁月,则七年之病犹可求三年之艾也。谨就管见所及,列目于左。

一、酌增京外衙门廉糈,整饬吏治而久其任。夫欲靖外必先治内,治内之道,莫如整顿吏治;整顿吏治之方,莫如优其公取而禁其私赃。本朝自世庙酌增廉俸以来,办公原自裕如,惟是百余年间物力凋残,日用之需价倍于昔,京外衙门所领廉俸,扣折之余,不足供用。清俭之员犹能食贫茹苦,稍无定志者,在上司则必滥通贿赂,在下僚则必侵吞公帑、朘削百姓。是彼得于公取者少,而得于私取者多也。夫至私取多,则上司不免瞻徇爱憎,而下僚得以把持挟制,衙门胥役复从而狼贪鼠窃,故纪纲混,吏治因而日坏,民情因而日散,是不可不急为变通也。拟请裁减无益之官,于京中实缺人员有事可办者,皆量其出入,酌增养廉;外官则令其开具额外无名之费,丝毫皆挈归公家,酌量多寡,明定章程,准作养廉。其非得分之赃者,皆峻其罚,禁锢终身,如唐宋锢贪之法,庶廉耻立而后法度可行,吏治醇而后民情可固。衙门胥役,亦办事必不可少之人,尤宜精其选而厚其糈。其有侵欺讹索者,立置重典,即有衙蠹,亦必奉法惟谨。其盐鹺、关榷、厘捐三者,为国用之所自出,尤当严定赏罚。鹺榷章程亦改用厘捐之法,俾归核实。夫增廉、增糈,议者必谓绌于经费,然夺中饱之利还之上下,其有裨于国计民生者,不啻倍蓰,况从此而裁去冗员,汰除冗役,取赢补绌,所增亦必不多。彼游客惰民,以官场为利藪、以衙门为产业者,勒令反归田里,自食其力,食者已寡,生者必将益众。管子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即此意也。至于中外官员,或数岁一迁,或数月一迁,视同传舍,地方之利弊曷自周知?则不能不听命请教于书吏,书吏则世习其业,案情之准驳皆视贿赂之有无,官懵然惟所指使,古人所以有“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之叹也。则莫如加爵厚禄而不离其任,庶官有所责成而不敢敷衍,吏有所忌惮而不敢作奸,斯吏治可冀蒸蒸日上矣。

一、并兵厚饷,设立重镇。自古强兵之道,以多而弱,以少而强;以散而弱,以聚而强,有同龟鉴。国朝之兵,八旗以外设立绿营,规制本极完善,惟是承平已久,伍籍多半销耗,器械多半钝敝,而又遍处分防,其势散而不聚,以之御侮则不足,以之扰民则有余。窃以为趁此时东南营伍尚未招募足额,莫如并二弁之饷以养一弁,并三兵之饷以养一兵,妙选将官,汰弱募壮,然后申之纪律,重之赏罚,更复并其分防零星之兵,统以宿将,令指臂相习,屯集要害之地,无事时行训练,有事檄赴前敌。如是则营伍充实,士气大振,而骁悍强勇之材亦有所归,而不至流为盗贼矣。夫以百无用之人不敌一有用,曷若以两无用而并为一有用哉?彼泰西以数千人横行瀛海,盖养一兵必得一兵之用,其故可深长思也。

一、取士兼求实用之才。戚继光有言:“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最为兵家大害。”夫岂独治兵也哉?今之儒者殚心劳神于八股文字,及出而致用,闭户造车,或不能出门合辙,似应于文场科举之制略为变通。拟分为八科,以求实济:一曰忠信笃敬以观其品,二曰直言时事以观其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观其学,四曰试帖括诗赋以观其才,五曰询刑名钱谷以观其长于吏治,六曰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观其能兵,七曰考历算格致以观其通、问机器制作以尽其能,八曰试以外国情事利弊、言语文字以观其能否不致辱命。上以实求,下亦必以实应。并特设一馆,延致奇技异能之士,则人才将日出而不竭,即海外华人之抱负绝艺者,亦将返中国以营爵禄。其同文馆熟习外国语言文字者,发往海关学习税务,俟事理通达,即予以税务司之任,庶各关税务司一缺亦不致专为洋人所占矣。仍有请者,京外大小衙门奸胥猾吏,辄

为舞弊,由于出身无优叙,故利重于名也,与其严绝其弊,(如何)[何如]宽予以名?拟请胥吏严为考选,优其出身,其有清洁之操、宏通之识,准予正途出身,并为正印司牧。惟犯赃舞弊者,亦严议其罚。佐杂之有能者,亦准其补充书吏。则不独吏胥之杰出者皆将背私向公,以求效用,即有志之士,亦不惮降心求精例案,以期出身,而例案不致为胥吏之秘稿矣。汉公卿多自胥吏中来,则此中亦未始无人才也。

一、创建轮船水师,分为三闕。夫古来防边之道,西北则筑长城以为藩篱,沿海则自明以来,设立炮台以为经,设立师船以为纬,皆所以制外而卫内也。国朝西自嘉(谷)[裕]关,东至凤凰城,口外之地悉入版图,长城之守早已不事,惟沿海炮台尚仍明制。然自海氛掇构畔,中国水师无能御敌,是不独师船不及轮船、夹板,即沿海炮台亦呆而无用,沿海兵制亦散而无统。是以洋人游弋海上,厚集其势,由一路伺隙进攻,而中国必须处处设防,不能互为援应,正犯兵家备多力分之忌,此其所以不胜也。今宜变通旧制,制造中等斤拨轮船,分驻内洋港口。缘外国大号兵船只宜驰驶外洋,内港则潮退易浅、沙线错出,大船不敢骤入,且我若专守内港,则有险可恃,兼有陆兵可以接应。其斤拨轮船约三十号,每十号以一提臣督之,分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驻扎大沽,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属之;一曰中洋提督,驻扎吴淞江口,江苏、浙江各海口属之;一曰南洋提督,驻扎厦门,福建、广东各海口属之。各路提标皆精选兵将,宁优其饷,毋滥其籍,明其赏罚,新其纪律,无事则出洋梭巡,以习劳苦,以娴港汉,以捕海盜;有事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飞驰援应,如常山蛇首尾交至,则藩篱之势成,主客之形异,而海氛不能纵横驰突矣。计海关近来所入,比从前多至七八倍,则亦不患无经费可筹也。

一、设立市舶司,赴各国华人处所管理华人。夫泰西之于商人,皆官为之调剂、翼助,国家攻战之事商人亦时辅其不及,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内外之气聚。查粤、闽之人,其赴外洋经商佣工者,于暹罗约有三十余万人,吕宋约有二三万人,加拉巴约有二万余人,新加坡约有数万人,槟榔屿约有八九万人,新老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若中国精选忠勇才干官员,如彼国之领事,至该处妥为经理,凡海外贸易皆官为之扶持维系,商之害官为厘剔,商之利官不与闻,则中国出洋之人必系恋故乡,不忍为外国之用,而中国之气日振。仍令该员于该处华人,访其有奇技异能、能制造船械及驾驶轮船,并精习洋枪兵法之人,给资送回中国,以收指臂之用。现在新加坡俄国所用领事,即中国番禺人,胡姓,新加坡十数万华人,皆听胡姓号令指挥。计外国通商码头,如胡姓之类定亦不少,我中国使臣若能联络鼓舞,定可欣然效命。盖中国多得一助,即外国多树一敌,况本系中国之民而中国自用之,有不如水之赴壑者乎?

一、曰精制造而必期成效。洋人以利器为性命,以制造为功名,耗其心思、气力、财货于渺茫无凭之地者千数百年,而其效始豁然呈露于今日。中土士大夫浅尝辄弃,予之甚吝而望之甚奢,小有警警则又引嫌远避,无肯以一身担当大利大害者,所谓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此之谓也。现在欲精制造,惟有破除成格,严定赏罚,不求速效而效始可期。至于轮船、机器所用铜铁,洋枪所用自来火、科罗波、列的士之类,皆来自外洋,为中土所无之物,若彼族闭关绝市,则我之利器皆成废物。似应招集内地格致之士,辨土性而别五金,庶造物之精华不致终秘不泄,而料物可由中土自行觅配,洋人亦不致奇货可居矣。

一、曰机器厂宜推设天津,以资拱卫取携。天津距京不远,而又近海,购料、制造不为费手,宜速于扼要处所,赶紧添设机器厂,俾资在京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其余沿海各口,亦宜俟有成效后,推广添设,则生生不已,其利无穷也。

一、重价招募能驾驶轮船之人。夫器械不利，固以其卒予敌，然有器械而不知所以用之，仍适以资敌而已。近年以来中国购买轮船，皆招募洋人为驾驶，此可以暂而不可以久。查中国出洋之人，为人佣工，多能驾驶轮船者，宜重价招回，以为中国之用。如已设市舶司，即可飭该员访给资送。功利所在，固当于于而至也。

一、通商码头宜设新闻纸馆，外由商人出名，而密派委员总司其事。夫西人设立新闻纸馆，上以议国家之得失，下以评草野之是非，可以知四方之物价，可以悉外国之情形，原为有益之举。今宜仿而行之，凡外国物价、外国情形，及中国人有被外国人欺凌者，或传教不公道者，皆可写入新闻纸，布告各国，咸使闻知，使归曲于彼，且以见中国百姓痛恨洋人，必将激而生变，庶彼君臣闻之，惕然知惧，必飭令彼国公使、领事自行约束。其新闻纸格式，用汉、洋文各二份，庶可由近及远。

一、行反间。《孙子》三十篇，终之以间。间者，儒者之所讳言，而兵家以为至计也。窃观泰西各国联翩东来，虽夜郎么么之国，亦敢与汉比大，盖利之所趋，如蚁赴膻，故其势聚而心合，中国之所以受其凌也。夫小人之情，以利而亲者，必以争利而疏。况彼族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同处欧罗以西，彼强则此弱，此强则彼弱。平分中国之利，固彼族有同心；独强英、法之邦，岂他国所本愿？即英、法二国，隔海相望，昔年曾为仇敌，今日岂甘两大？相疑相忌，亦其情势之必然者也。贾生有言：“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某以为欲纾中国之祸，莫如破散泰西之交而使之自斗。拟请妙选使臣，分驻各国，渐与狎习，既以通中国之情款，即以携彼族之交欢，而于美、布二国尤宜加意而密构焉，则不数年间，彼族当自启兵端、狺狺而争矣，此间与国之策也。抑又有言者，惟楚有材晋实用之，是以巫臣在晋而楚以弱，伍胥在吴而楚几亡。宜密飭使臣潜访该国能有通洋枪兵法、制造船械、谗习该国情形而有怨于彼国者，招与偕来，优予爵禄，已以习其利器之秘，且以得彼之虚实。一俟中国自强，不惟可闭关绝市，且可统我海外新加坡、槟榔屿、新老金山各处华人，以耀威于西土矣。此又间其国中臣民之策也。

一、沿海附近各国，宜预为联络。查日本自与西人通商之后，立意自强，训练士卒，并设局精造船炮，现在驾驶轮船，自船主、管炉以至水手，皆无须雇用西人，关口亦无须延西人管其税务。近年收买来福枪炮以千万计，中国所买枪炮，皆日本选余之物。以为欲东略欧、米各部，则鞭长莫及，然则彼之生聚教训、秣马厉兵，其志果何为哉？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阴柔而有远谋，其于我也可以朝发而夕至，难保不乘中国之弱，使鹬蚌相持而坐收渔人之益。宜密遣委员，佯为经商，伺其举动，抑或由沿海疆臣与为联络，阳为之好，而阴为之备。至于高丽、暹罗、安南、缅甸诸国，亦宜遣员抚辑，坚目前向化之心，未雨绸缪，为他日首尾之应。默计英、俄两国，辟土太宽，断难遥制，百数十年后必致尾大不掉，纷纷割据，机有可乘，则五大洲俱可全入中国版图。要当灌溉先勤，方可望有秋之日。若我以得过且过为安，则彼必为得步进步之计，其为祸岂有艾哉？

一、坚持定见，以法令齐人心之不齐。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其器械精奇，不惟目见其利，而且身受其害。当事者奈何为一身之利害、毁誉计，不速通上下之情，而变因循之习乎？故欲御外侮必先结人心，欲结人心必先清吏治，非严令则法不能变，非重赏则令不能行。内外无畛域之分，而推诿可以不事；封疆消门户之见，而功过可以不争。维涣散之人情而归之于聚，去虚浮之文饰而相见以真，法立令行，而谓自强之效犹茫如捕风捉影，固未之信也。

卷一〇〇 文录三

饬行清丈条议^① 同治七年

一、制定向盘，如测舆图盘式，针须二三寸长，不活不呆，始便于用。边分三百六十度，须极匀准，外盘用方式更便指南针徽州做法太短，须用洋针另装徽式外盘。

一、制尺杆，用坚木为之。按照部颁弓式，长一步，匀分五尺，再匀分五十寸部颁弓式向存藩司衙门，前太、镇、长洲清丈时曾禀请颁发，杆端作系绳缺口。

一、制代弓绳，用棉纱绳为之，如串钱绳粗细，以油浸之，使不伸缩。亦按部颁弓式，长十步，每步系以细红线作识，旧即更换。

一、制短板，用坚木为之，见方五六寸，每边匀分百分，角用垂矢取平或不用短板，用铜水银平亦可。

一、制量水尺，用白木为之，长二弓，每尺每寸画墨线。

一、制过河线，亦如代弓绳法，长须四十弓，每弓系以绸条，书第几弓字样，旧则更换。

一、制量水竿，用竹竿为之，长二弓，漆以五色，每尺每寸识之。

一、制五色小旗，用细竹竿插五色布为之。

一、制石灰布袋，其大小约装石灰四五两，扎于尺杆之末。

一、制绘向盘，如绘舆图式，边分三百六十度，须先刻。

一、〔制〕木板，印细白纸，以桐油油之。

一、制分厘尺，长十分弓之一，匀分五寸，寸分四十五分，须极匀准，亦先刻木板，印以细白纸。

一、制方格板，约一尺余见方，刻为寸方纸，须极细极匀准此板舆图局现存一块，尚准，可借用，印以细竹纸绘算图竹纸为便，若俟核算定准，绘为正图，则须着色、分凡例，宜用白矾纸。

一、算造向度纵横表，用八线表，正余弦分东、西、南、北四限，逐度衍之。

一、算造半中线表，自一度之正弦至九十度之正弦，逐度折半，顺逆排之，得一百八十条。

一、算造各向顺逆升降表。

一、算造弧矢积比例表。

一、开办时近局城外插一量水尺，每日记水之长落。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四。

一、丈量图边及图中各路法：用代弓绳两端系于尺杆，两人曳之，前杆末扎石灰布袋，每量一绳，印地作识，测董随绳之转折取向簿记。每量一绳，必详记其左沿某田，右沿某地，第几弓遇某物，有零星者至寸而止，纤悉不遗。先量图边，次量图中各路。遇河路，有岸者仍从岸量，每间六绳横量一过河线，得(身)河身阔狭，再用量水竿量其水深，用量高下法量其岸高水面。如遇田地与岸不平者，再量其岸高，田面须在落平处取准岸堤多用培筑，必高于田地，故量得岸高水面，再量得岸高田面，高低始确。遇过河线不能量处，须在对岸间五六绳排插一小旗，此岸逐绳用边角遥测，亦可得河身之阔狭。遇湖荡则盘量其周边，间五六绳出一到滩之数荡边之路未得尽系沿滩，故逐段得其至滩之丈尺，湖荡积始确，择落平处仍量其岸高水面。遇山亦盘量其周边，间五六绳出一到山脚之数山边之路未必尽系沿山，故逐段得其到山脚丈尺，山积始确。遇图边界线并不沿山、沿路、沿河、沿湖，或在田中，或在荡中，或在山顶，或在人家房屋之中，则未能实量，可迂曲盘得者，则设法盘之，不能者亦须用边角遥测法得其准望。遇山顶有岭路者，亦如量路法量之，须逐绳矩其高下。遇湖荡无边路可量者，用两小舟沿边牵绳量之，间十余绳用边角遥测一离滩之数舟行荡中，不能处处贴边，故逐段得其离滩之数，荡积始确。遇河路无岸可量者，亦用两小舟在河中牵绳量之，间十余绳量一河身阔狭及水深，能登岸处仍量其岸高水面、岸高田面。遇村庄详讯细记其户口。量毕一图，造成草册须排记时日，绘成草图送局。

一、边角遥测法：在量路时认一小旗如不能插小旗处，认定一草一木、一树一石俱可，惟择量过数绳仍可记认之物为标记，测其向度。量过数绳，仍认原标记测其向度，便得准望之距。

一、量岸高水面及岸高田面法：一人在舟，一人在岸，曳绳用矩，矩平其绳，视杆之高下，加舟高水面，即岸高水面。如法在田、在岸量之，即岸高田面。按：量图边法比量舆图法加密一倍，视之甚属繁琐，然地之积实算出于量，量不精审，算难吻合。近人坐论，但考算法，不知算法系第二层功夫。精量而粗算，虽差不大；若粗量而精算，则直纸上谈兵耳。且图边系核总积，并考图中隐匿、飞洒之弊，有图边而后散量始得纲领，始有把握，其中记载愈繁，为用愈广。故司量董事须实心静细、耐劳耐烦，然后入选，最忌贪多滥选，求速蒞事。或云但量散积亦能拼合，此系未经实做、坐议立谈之说，舆图事可证，太、镇清丈事亦可证也。

一、丈量图中散积法：如量图边法，须择图中一角有认色之物起根，每田一块起处插一小旗，按向度丈尺量其周边，详记左沿某界、右沿某界，第几弓几尺遇某物。三向四向之田，盘至起处为止。如遇五向之田，须在第二向或第三向上回量一至起处，数成一三边形、一四方形。如遇六向之田，在三、四向上各回量其至起处，数成两三角形、一四方形。多向之田仿此。

一、算图边纵横法：查向度纵横表数，逐向对乘之，自初向至末向，盘旋一周，东西相抵，南北相抵，无大参差，则所量为准。

一、算图边总积法：用顺逆升降表，每向乘其勾股积及带积，或加或减，相并得总积。图中山顶、荡心、官河、官路，应剔除者除之。

一、算图中散积法：三边、四边及多边形，俱按三角度查半中线表乘其两向相乘之数，得一三角积，并二三角积得四向积，并三三角积得五向积。多边向田仿此。

一、绘图图及散积图俱用竹纸寸方，以分厘尺每一分作一步，每寸方作四十五步，以绘向盘照向量绘之。

一、量得图边，并算纵横，验其合否。差至百分之二者，须复量取准。差数不及百分之二

者,消息均匀,造成清册,然后核算总积,绘成各图清图。

一、各图总积既定,合成统县总积。吊查本县赋役原额,如有多寡,或在剔除之内消息,或在弓步之内伸缩,须临时察看情形,稟定章程。按:丈田弓步均以部颁为定,理应各县划一不紊。今查舆图疆域,核对减赋全表,大有参差。及见各县步弓,均大小不齐,民间久不知有一定步弓矣。是以太、镇清丈,多在原额,为用部颁之弓也。查苏府各属如常、昭,则丈必大浮,其余则所浮无多,丈出之后容易伸缩也。

一、图边既定,吊查本图已报花户,约其零整大略,核算经费,派乡董分图各丈散积丈散户不可论图派费,图有大小也。亦不可论亩派费,亩有零整也。须核总积,以花户多寡消息约之,派费始均。

一、散积量得,绘图嵌入图边内,无大参差则分董核算,差数大则复量取准有图边为据,则散户差否一核便明,不致茫无头绪。

一、算得散积,并成总积,验与图边所差若干绘图嵌入既无参差,所算亦必不太错,在百之一二者,分户均之。

一、科则之上下,由于田之肥瘠;田之肥瘠,由于地形之高低、水口之远近。图图既成,各墟之高下水口,一览皆知,用递分比例分等,作成均科表如高水面若干、远水口若干为某等,然后与减赋表互相考证哀分,以符原额,照减赋表条下填入“某墟几亩”字样。按:科则高下,原定之时必系考验确实,今日久弊生,经漕吏胥颠倒其权,均科之意尽失。故前巡按刘减赋章程不用匀减而用递减,使各则不至过有轻重,用意殊深。盖知其高低而高低之,则高低为均;不知其高低而高低之,则适滋大弊,莫若以不高低为均也。既经清丈,不可稍有苟安,畏除积弊。表出于图,图出于册,册凭于地,处处可查实据,以杜强户坐谈争执。

一、照此实量积数,永无逃遁。各业虽有旧时方单,亦不作据旧时方单,参差居多,不信者可以执单验地。

一、量图边及图中各路,用董事十人此事为清丈最要之根脚,(少)[稍]有粗疏,必乖全局。十人已属难选,切不可贪多求速。每一董附以一舟、一书手、两粗工。其中有一熟悉地方者,则不用地保;如无熟悉者,则带一本图地保领路,或另雇一熟悉乡人亦可。期在勤访勤问,详测详记,不厌絮烦。

一、量图中散积,用乡董八十人,俟图边量竣后分倩量图边董事下乡,分头教演,先选诚实可靠之人带同试量,诸法娴熟,然后派费照法分办。

一、算造各表,须订精算董事两人,于分量图边时先行在局算就以后,留局教演各算董及合总、均科等事。

一、并算纵横、核准各图定册,用算董十人此十人算竣定册,接算总积。

一、算图中总积,用算董十人前项之董如熟悉诸法,可以接用。

一、算图中散积,用算董二十人上项十人亦可接用。

一、绘清图、造清册,用董事十人。

一、司银钱账目,用董事一人。排记逐日事宜、逐日功课,用董事一人。

一、量图图,每县多寡均扯,约三百图图。以大小均扯,约每图图边七八里,图中水陆山荡约十余里,每图共作二十五里计之,三百图共七千五百里。每日每人细测详记,约得五里,十人每日合量五十里,计一百五十日,风雨间辍,约作六个月,一县图图可以量竣。

一、并算纵横、核准各图定册,约每图二百余向,每日每人可算一图,十人一月可成。

一、算图中总积,约每图三百向,每日每人可算一百向,十人三个月可成。

一、绘清图、造清册,十人约二个月可成。

一、量散积,每图多寡均扯约一千八百亩,户之多寡均扯约九百户,每户扯田二亩。其边约作八十步,九百户约作七万二千步,为里二百。每日每人约量七里图边必量水道阔狭,地平高下,

散积可省量，故功可课多，计二十八日可竣一图，八十人量三百图，约四个月可成按：此项时日最难约计。选齐八十人已费时日，加以农忙之时不可量也。

一、算散积，每日每人约算八十户，每图扯九百户，三百图二万七千户，二十人计六个月竣事。

以上共计二十二个月。其中量图边与算图边可以并作一时，盖量有数图，即可添请算董一面推算，待算准数图，亦可分选乡董赶量散积。其间只要次序不紊，循环无间，大约十四个月可成，复量取准等处或所不免，再加二个月足矣。量算俱毕，绘造总、散正图散正图须二份，一份粘附方单，一份存案，均匀各户科则，统计为时大抵必须二年。

一、制定向盘一百付、矩板二十块、量水竿二十根、尺杆三百根、小旗五百面、量水尺二根、代弓绳一百付、过河绳二十付、分厘尺刻板一块、绘向盘刻板一块，共约计钱四百千文。

一、置备局用床铺、桌椅、傢伙，共约计钱三百千文。

一、测量图边及图中水陆山荡，董事每月每人薪水十六千文，一舟每月十八千文，书手每月每人十千文，粗工每月每人工饭五千文，二人共十千文，地保饭食每月每人三千文。以上各项为一路，统计每路每月五十七千文，十路分测六个月，计钱三千四百二十千文。

一、造表及教演各法总算董二人，每月每人束修二十四千文，二年计钱一千一百五十二千文。

一、核算图图边线纵横董事，每月每人薪水十六千文，十人二月，计钱三百二十千文。

一、核算图中散积董事，每月每人薪水十六千文，二十人六个月，计钱一千九百二十千文。

一、核算图中总积董事，每月每人薪水十六千文，十人二个月，计钱三百二十千文。

一、分董图中散积董事，每月每人薪水十六千文，书手每月十千文，粗工每月五千文，地保每月三千文量散积不计水道阔狭、不量水面高低，可省一舟一粗工。前长洲县抽丈时用一舟四董，计每图费六十千文，连算积在内，今省去一舟，不用算积，每图三十余千文足矣。

以上每路每月三十四千文，八十路四个月，计钱一万零八百八十千文。

一、抽查、复量、复算等费，约二十千文。

一、汇造清底册、绘画清底图董事，每月每人薪水十六千文，十人二月，计钱三百二十千文。

一、司局中账目及日记功课事多人杂，若不排日记课，则计功算时必不能准，而各董勤惰亦难一览皆知也，董事每月每人薪水十六千文，二人二年计钱七百六十八千文。

一、核算图中总积董事，每月每人薪水十六千文，十人三个月，计钱四百八十千文。

一、总局油烛、煤炭、纸张、茶水、局使杂差等费，每月五十千文，二年计钱一千二百千文。

一、总局租房价局中寻常住歌约上下三十人，乡董往还，或有留住，测董等人亦不免住歌，住屋必三十余间方够，约每月十五千文，两年计钱三百六十千文。

以上统计经费二万一千八百四十千文。以上各项皆依舆图经费比约，宜稍放宽，总在二万五千千文之数。委员薪水、书办工食、总董束修不在其内。

一、总局只设一处，委员不可多派，以一事权。

一、经费须预先拨定，不可临时筹款，转辗稽迟开局即当需费，董事数十人，空候一日多费一日。办公无非用人，用人无非经费，此事掣肘，无事不掣肘矣。

《苏省舆地图说》序^① 同治七年

皇帝御极之二年，诏十八行省厘正封域，各为图以进，于是苏州有舆图局之设。当是时，发贼根据金陵，吴会稍稍戡定，公私赤立，书籍荡然，乃始鸠合离散，讨析前闻，槩旧撮新，事创以艰。至六年丁卯，日昌秉藩是邦，移局司署，躬自督程，以褚丞成绩、何令绍章董其役，佐以金征士德鸿、李茂才凤苞，克期课功，未逾年图成。适奉命抚苏，既为装池进御，而以其傅别属署布政使杜君文澜刊之。

吴襟江带海，有三江五湖之利，号为东南一大都会。昔阖庐以区区之地，用子胥、孙武为将，战胜攻取以兴霸，显名诸侯，与上国争雄长。吴王濞即山铸铜，煮海为盐，而国用饶天下。其后五代迭兴，恒倚吴为江东重郡，盖形势所控，非独利其富而已。自顷岁以来，国家用兵遍于遐裔，转输之费、供亿之勤，率常于苏省取给。举四府一州之地，残破败坏之余，竭其山林藪泽、陂池田园，膏腴犹足以当天下之半。故内则委输京室，迄于秦陇滇黔，而外则斡东南大海、殊方绝域之利，岂非天地奥区、国之府藏？守土之吏，为天子体国经野、慎固封圻，其于务本舍末、尽地力以致富强之计，可案图而思矣！

图经始于癸亥，藏事于戊辰，凡为幅四十有二、说四十有二、疆域表一、北极道里表一、府州干路册五、海塘江岸黄浦太湖册五，吴中地形阨塞、犬牙华离纤悉备矣。居今之世，稽今之志，所以致用也，何必远同于古？故凡考据家言，概置勿道云。

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苏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丰顺丁日昌序。

《牧令书辑要》书后^② 同治八年

皇帝御极之七载，日昌由苏藩司蒙恩擢任巡抚，奏请于省城开设书局，首刊吏治诸书。既奉谕旨，爰将安肃徐氏栋所辑《牧令书》删存十卷，详加评语，揭明肯綮，以为凡有州县责者先路之导。夫积州县为府，积府为行省，积行省为天下，故天下者，州县之积也。自古及今，天下治乱未有不起于州县者，州县无不治而天下治矣。江苏兵燹之余，仅里下河一隅未经蹂躏，又有决堤泛滥之患，其他州县则皆残喘未复，汗莱未辟，所以抚摩创痍，翦除蠹害，望治于贤牧令者尤亟。综今两藩司所属，实任、需次之员殆余数百，其学优从政、斟酌古今以求治理者，固不敢必其无，顾以吴中仕宦习为侈荡，无论公趋私聚，但言某人之声气通与不通，车裘之丽与不丽，趋跄应对之工与不工，其一二谈及民生利弊，则群起侮笑之，指目为矫且腐，风气所趋，牢不可破，于是有志者亦复噤不敢发，随风而靡。殆至身膺民社，懵然不知刑名钱谷为何事、催科抚字为何物，凡与上交接者不能不听之幕友，与下交接者不能不听之门丁，申行则书吏主之，勾摄则胥役主之，迟之又久，受饵益深，牢笼益固，虽欲自图振拔而有所不能。揆之筮仕之初心，岂愿碌碌如此哉？而卒至如此者，则由居恒于从政之体用纲目并未讲求，

① 录自丁日昌修、褚成绩、何绍章纂《苏省舆地图说》（清同治刊本）卷首。

② 录自丁日昌辑《牧令全书》（江苏书局同治八年刊本）。

故一旦得所藉手，有如盲夫夜行，不能不听命于他人之指挥。夫治宫室必延工师，治疾病必延巫医，夫人知之也。今以工师治疾病，匪惟病夫色然骇，工师亦必逊谢不敢往。术艺之微尚且如此其慎，顾于临民大事，举漫不相习之人，亦且毅然受之而不辞，其发之于己而施之于人者，抑可不问而知矣。呜呼！吾民之疾困如此，学优从政者已未易一二觐，即以政学者亦复寥落其人，此余于《牧令》一书所以不能不亟亟出而与学治诸君子共勉之也。是书所载皆我朝名臣循吏懿迹嘉言，施之当今，无虞扞格，太史公云“取其近己而俗变相类”，此物此志也。窃愿同志者潜心顽绎，身体力行，由是而采精遗粗，沿流溯源，勤求民隐，饰以经术。其始以是书为楷模，其终且不仅以是书自封域，濡染所及，将向之侮且笑者亦复视此为切己之学，则举州县皆无不治，岂特我江苏哉？工既竣，谨书数语于后。同治八年春正月丰顺丁日昌。

《保甲书辑要》序^① 同治八年

徐致初太守辑《牧令书》未成，先辑《保甲》一书，以为从政权輿。其书篇目有四，分卷有五，极为详备。然总其大要，则叶闻芷方伯《保甲六条》及李兰卿都转《保甲简易法》已足敷之实用，他不过备参互而已。今亦重为删汰，存其十之五六，附刊于《牧令书辑要》之后。同治八年春二月丰顺丁日昌。

《刘簾舫先生吏治三书》序^② 同治八年

自王霸道杂，后世治民之法，曰黄老、曰申韩，黄老主清静，其政宽；申韩主核实，其政猛。用申韩者，秦以之致乱；用黄老者，汉以之致治，然亦在用之当其时而已。诸葛治蜀之政，雅近申韩，其书曰综核、曰法检、曰科令，其效至于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夫医者之治疾也，酒醪及肠胃，针石及血脉，用之当其时也。世变愈降，人心诈伪日滋，求治者以两言括之曰：以申韩治胥吏，以黄老治百姓，天下可以大治。《刘簾舫先生吏治书》所载科条教令，大旨不外乎此，因重为编次，以附《牧令书》后。昔夫子之论政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夫子之言，万世为吏者法也。今先生是书锄奸剔弊严矣，其于百姓则又兢兢以保富安良为念，乃知以先生专尚申韩者，非知先生者也。同治八年初春丰顺丁日昌。

《枪炮操法图说》凡例^③ 同治九年

一、每营宜设管带一员、副管带一员、翼总两员，成排时随后督阵，成队时右在前者立右，

① 录自丁日昌辑《牧令全书》（江苏书局同治八年刊本）。

② 录自丁日昌辑《牧令全书》（江苏书局同治八年刊本）。

③ 录自丁日昌编译《枪炮操法图说》（同治十年刊本）。

左在前者立左，其副管带官即为一营引导之人。每哨宜设百总一名、副百总一名、什长二名，哨中人多者设什长四名。百总于成排时及成队左在前时立哨右，成队右在前时立哨左，副百总及什长俱立哨后以催督全哨，其什长即为一哨引导之人。

一、每变一式，前列口令，后列图注，后图之原位即前图所变之位，可以挨次演习，按图索骥。

一、每式口令第一、二句旁不加点者为变换之目，亦名“总口令”，系营官所出；其下各句旁加细点者百总、什长可以续唱，演熟后概可从省，即变换之目亦宜以旗鼓代之，惟初操之时宜用口令，俾各兵易于知晓。

一、操演时常作临阵时想，设各哨之人一时攻敌走散，不能骤聚，可令其哨百总、什长等头目立于空地，唱某哨成排，则一哨之人即就头目序立成哨。

一、添人、换人之法亦宜常演，除旋转变动时不能添换外，如立定时、回走时、前走时，或系军火不敷，或系气力已乏，均须随时添换。

一、练兵之要首在气静，气静则力专，力专则锋锐，故动则俱动，止则俱止，右之则右，左之则左，不得挪动参差，不得语言喧杂。

一、人之气力日用日强，日惰日脆，故兵不可一日不备，尤不可一日不练。可将兹册自始至终循序练习，为按日课程。其正副百总、什长人等，亦宜不时与各兵同操，俾彼此习熟，心手相忘，庶临阵时不致惶惑愆事。

一、是编各法不事饰观，务归实用。其中变换虽多，不外成排、成队、成方阵数大端。成排便于进攻、退保，成队便于行路，成方阵便于固守，而其旨要不外离合而已。演熟之后，或删繁就简，或推陈出新，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上曾中堂吏治条呈六则^① 同治九年

一、各直省现在仿照苏省清讼事宜，讼狱则每月汇报结数若干，人犯则每日悬牌注明收除若干，然未免名存实亡。盖所悬之牌自元旦以至岁除，有添注一名者乎？有销除一名者乎？则牌虽悬犹不悬也。所报之案皆系两月不到因而注销，并非当堂讯结，使民无讼，故各州县今岁虽销几千、几百之旧案，而明岁仍增几千、几百之新案，则案虽结犹不结也。然则将如何求核实办理之道乎？曰押犯必有报册，宜密派妥员改装易服，携册前往确查该县押犯姓名、年貌多少，是否与报册相符，又查是否与悬牌相符，倘有以多报少或实在而报开除，即将该州县严参，并提舞弊之门丁、吏役尽法处置，一面通行各属知照，则惩一儆百，各牧令知所儆惧，不敢怠惰因循矣。至州县每月讼案，新收则必择其难结者少报数件，开除则装点斗殴小故多报数件，欲除此弊，大吏宜于出门时准收拦舆呈状，即当堂亲问告状民人何月何日曾在该地方官递过呈词、如何批示？仍即亲查该地方官报册某月某日此案曾否列入，倘有漏报，即将该州县严参并通飭，如前仍密派妥员携册至县提堂事簿详加勘对，则牧令又何敢相率为伪乎？其报开除多者，如果讯结在六成以上、息销在三成以上、注销仅一二成、讯结之案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七。

不复翻控者，则特疏优奖，使各牧令皆能鼓舞奋兴，相观而善，则积疲自可一变。要之以上数端，大吏若一经假手胥吏，则必百弊丛生，故欲除弊必须自能勤始。

一、北省徭役甚重，百姓希图趋避，以致纷纷入天主教，日见日多，隐忧实大。闻津海关道缺每年约可余一二十万金，可否酌提此项盈余津贴各州县，令其核实办理，不准复有徭役名目，庶免为丛驱雀，贻患将来。

一、现在吏治之所以不能整顿者，皆因缺少员多、官穷思利之故，可否由吏部通行各省，凡候补道、府、州、县之已经甄别者，倘此后不能称职，即惟该甄别之上司是问，严定处分，庶各督抚不敢率意保留，官日见少，或可才日见多矣。

一、各省凡遇洋务，州县不谙条约，非过于鹵莽驯致决裂，即一味含容任其蹂躏。即如台湾倭案、天津教案，皆由外间不善处置，转致不可收拾，若非总理衙门设法挽救，为祸胡可胜言？似宜行知沿边督抚，于甄别时饬各牧令摘录条约，加意讲求，庶几临事稍有把握，不致轻重失宜。至于审讯教民交涉之案，尤宜一秉至公，不可委曲从事，以致教民气焰日增，酿成积弱之势。

一、州县征收钱漕，宜于开征之前半月饬令大张告示，将科则高下、银洋价钱，逐条详细开列，并声明凡告示所不载者，即系书差需索，准其上控。如此认真办理，庶书差不致高下其手，稍杜浮征之弊矣。

一、抚藩书吏凡遇州县详报绅衿起复以及教官领凭、举贡入京诸册结，无论一丝一毫之事，无不吹毛求疵、恣意需索，广东竟有官员起复索费至五六百金者。一省如此，他省可知。官员到省索费亦如之。可否通行各省饬知州县，凡遇详报此等事件，即多备空白册结各一份，随文申送，至抚藩后如该书吏挑剔册结错误，即饬将另送空白册结代为誊写，而将错误者发还；若原缮册结并无错误，即将空白者发还。如此办理，则该书吏已无得费之益，而又须效代笔之劳，自不敢过为挑剔。并摘录数种紧要简明则例刊刻成本，发交首县及教官等处，俾人人可一览而知，便无须仰承书吏鼻息矣。

论海面艇船及江面舢板情形^① 同治九年

沿海各省所用艇船、红单船、拖船、舢板等类，每年造船之资、养船之费，不下百十万金。若谓艇船可恃为海上浅水追剿以及岛屿藏伏，则艇船专赖风为行止，无风则寸步不能动摇，倘遇敌人轮船逆风而来，则艇船已趋避之不能，复追剿之不可，岂非坐以待毙、以卒予敌？而艇船只能装载一二十磅弹之炮，即使幸而获中，亦不能伤敌船之毫末。若谓资以运载粮饷，则轮船行驶如飞，亦非艇船所能追随趋步，且大海一遇逆风，则艇船虽十数日不能行数十里之遥，轮船而必待艇船之接济，亦当坐困。愚以为艇船、红单船等项，已成者或设法变卖，或留为内港追剿土匪；未成者切切不宜再造，方可储不竭之经费，以备购造有用之轮船。倘遇海滨浅水追剿及岛屿藏伏，则不如多购根钵轮船，入水不深，进退尤为便捷。且此项根钵匪独宜用之于滨海，尤宜用之于长江，何则？长江一遇逆风，舢板寸步亦不能行驶，倘遇此处有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七。

警，彼处援应岂能神速？若改用根钵轮船，则旦夕即可数百里，以之追剿江湖水盗，不啻拉朽摧枯，若辅以炮台、水雷，即备御外侮亦较有把握。但根钵轮船之水手必须全用中国人方无流弊，但能熟悉地利，无须测量天文，似尚不难招雇。其购买大号根钵，不过数万金，小者数千金，计装造艇船每只亦须数千金，然一号大根钵不止抵十号艇船，一号小根钵不止抵二三十号舢板。目下长江水师万余人，内江外海水师复数千人，每年经费不貲，以之镇抚内地固属得力，倘遇外国有变，此项水师不惟不能恃为海上之用，而且不能恃为长江之用，何者？长江为轮船所可入，则舢板决不能与之争衡，彼族舟中之炮可以及江边之城池、市镇，舢板仅能分扼港内，直熟视之而无可如何。而且长江地段太长，气局太散，主将巡哨动须经旬累月方至防所，若不辅以根钵，诚恐猝然有变，运掉不灵。审时度势，似长江水师一局尚宜易辙改弦方能有济。其内河仅深三四尺之水，则非舢板不能为功。将来或酌改营制、船制，分为内河一段，外江一段，或择习熟海线者调入轮船，择强壮有气力者调练陆营，或再裁汰老弱，缺者不补，必须深费经营方无流弊，否则操之太蹙，又恐变在意中，固未可贸贸然从事已。

江南制造局三稟批^① 同治九年

据稟雇觅精巧洋匠，制造枪炮、弹子、机器铁板炉等件，所见甚当，惜举办未免嫌迟，已在雇匠开造之后，兹复添雇，殊非计也。如果前雇之匠技艺精巧，能造吃二十四磅子之小炮，即能展造吃六十四磅子之大炮，其来福大炮亦可仿来福枪之式推广而为之。西人制造之理甚明焉，有工于制造小炮而不工于大炮者乎？如前雇之匠技艺不精，何数年之久不言更换？揆诸情理，恐已造成之枪炮未必尽善也。事关制造巨工，该员专司其事，前于雇匠之时亦当留心慎选，岂可试行？所称历观外国兵船长二十丈以外者，所配炮位均系熟铁来福大炮，每炮吃子六十四磅等语，该员所历观之兵船系何国所造？由何国驶来？今议造熟铁大炮，应用铁若干？每炮一尊工程若干？估价若干？其熟铁来福炮较之生铁光堂炮，妙用在于何处？均未据指明。查外国真实兵船所配之炮，可大可小，熟铁者有之，生铁者亦有之；炮堂光滑者有之，来福者亦有之。如美国则用光堂大炮者多，英国则用来福大炮者多，不相师承，不拘一格，证之天津现住之小兵船亦系如此。专司制造者当细心采访，不可偏执己见，轻听洋人一面之辞。现在该局所造第四、五号轮船，究系如何式样？倘与前所造者相同，则非兵船，乃外国之带信船也。务即绘图贴说，复候察夺。大汽锤机器既已购到，当能造大铁轴及熟铁来福大炮，何又在外洋购办第五号轮船铁轴？曷不俟大汽锤机器安置如法后自行铸造，其中情节未据声明。林明顿枪系美国之纽约所造，枪弹乃随枪出售，其枪匠及造弹子之匠均当在美国匠人中拣选。至所称新泰兴行代办机器价值至贱，谅系实情，然须防其迁就朦混，仰即各行单检呈。所许之行用五分，何其过大！凡洋行常规，行用均系三分，切勿为洋人所欺。以上各情，仰即据实稟复。现在经费有常，未可徒事虚糜，致滋贻误，切切。此缴。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七。

复潮城局绅论治水书^① 同治十二年

某侍奉无状，间关跋涉，扶先人灵輶旋籍，山路险巇万状，余生惊悸，遂婴痼疾，至今未能趋赴郡城叩谢隆施，感惭无地。乃承手书宠锡，如渴得浆，惟奖许溢分，循省再三，悚汗累日。

承示潮郡此次水患创巨痛深，哀鸿嗷嗷，非郑侠之图所能尽其疾苦，已欲援而出之泥涂，又欲举而登之衽席，大哉言乎！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宜如此其周且笃也。鄙意以为上游河流之不畅，实由下游淤垫之已深，所以淤垫之由，则缘近海河面悉被豪强占据，筑塍为田。前复张观察书，极陈欲除城堤水患，必先疏浚河流；欲疏浚河流，必先开通尾闾，庶几溜势挟沙东行，水患方可逐年消减。今来示拟将樟林塍田悉行挑挖，使无碍河流，与刍荛之见不谋而合。然非特樟林一处也，即汕头南港、北港等塍，均宜一律开通。其无碍河流塍田，本属无粮之业，似可商明官长，详请丈量亩数，一律召卖升科，计五口塍田何止百数十万亩，以充修筑疏浚经费，固可绰然有余。仍宜划定界址，出示勒碑，永远不许越界占筑。来示所谓各塍皆豪强霸占之业，与穷民生计无干，此诚洞彻时势之言，所贵官绅决计行之，不为众论所惑尔。

海口既已宽深，宣泄无虞壅滞，然后将二塘以下河身一律疏浚，盖郡河自竹篙山以上，两岸冈峦林立，有以约束河流，一至湘桥以下，地势平衍，河面愈宽则沙土愈积。约略计之，从前河底或深二三丈一二丈不等，足以容纳吐吞，此时深者丈余，浅者不过四五尺，甚有高与岸平者，一遇洪流暴涨，不知此数千百丈无可容纳之水能谅百姓困苦、纾徐宛转避而之他乎？抑将冲啮奔腾、夺隘乘虚、毁其所阻以遂顺下之性也？昔人有言曰：“以人治水，不如以水治水；以人攻沙，不如以水攻沙。”然则今日之举，非将郡河中泓浚深数丈，束水归槽，使中流迅急，足以掣土驱沙，安能望水道之日深一日、城堤永无溃决之虞哉？故治河者不欲过宽，宽则水平溜缓，洄淤易淤；不欲过直，直则势迅力猛，堤防易坏。外国有一种挖泥机器，以船之中间凿空，其机器即从船空插入河底，火力一发，则机器挖土上浮，灌入另船装载，装满后移开卸土，又换一船另装，循环往复，劳较省而费相等，且免筑坝戽水之烦。前年江苏开黄渡河时，曾租用此项机器，疏浚极为如式，计香港、汕头等处当有此器可赁也。干河深通之后，再制混江龙、水犁等器具，随时梳刷，使浮沙随到随去，不致停积，则水由地中行，何致旁溢横奔、不可收拾哉？

郡中附郭之水本嫌一泻无余，来示拟分支河，迤南而西，而杀其势，不惟足以消减狂澜，实可以培植形胜。但地势西高东低，支河浚浅则不足以分泄洪流，浚深则恐全流灌入支河，正河反至湮塞。国初郝叛镇就南门涵洞旧址扩宽，引水灌卫，卒致水势跌塘，城郭民居俱至垫损，足为前车之鉴。无已则于笔架山上游开一支河，由隆都以达东泷，似于城堤裨益更巨。形家以水不到堂为言，然河从上游分支，并非入怀反走者可比，但必须用水平测量平准，使支河河身高于干河数尺，庶几千河大流不致全为支河所夺。抑或于城南沿堤多筑滚水、减水各坝，滚坝所以泄暴涨以济涝，减坝所以泄平流以济旱，坝外筑堤束水，引入揭河。然而经费浩繁，造端宏大，非常之原，黎民所惧，此说或只论而不议，以俟后之有力负之而起，可乎？

东南各堤溃决处所，此时水势能否消退兴工？倘大溜全入口门，则正河已成平陆，似须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七。

于正河上游转湾之处分浚引河,以拘溜势。盖口门在北,其上游转湾之溜必在南;口门在南,其上游转湾之溜必在北,必使口门溜势全消,然后堵筑不致十分费力。若夫北堤与东城,则尤数十万田庐民命安危所系,更不可不及早绸缪,以期万无一失。若仅就敌楼内面增筑灰墩,诚恐新灰旧砖,两不相蒙,即使灌以浓浆,加以礮夯,而上实下松,终恐倾欹胀裂;若从外面加筑,灰篙根浅则不能受力,根深则恐损原基。抑或二者之外更于各码头及竹木门险要等处添做矾嘴,护以月堤,似觉内面新筑灰墩更免吃重。其湘桥石墩之横梗中流者,似可酌减一二墩,改增梭船以辅之,庶免激水西趋,东城倍致吃力。夫河果浚深,无论内筑、外筑,均有裨益;河若仍旧,则恐小小补苴,未足恃为金汤之固也。语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今夏城根蛰裂,涌入水势几等建瓴,合城官民危若累卵,不惟知之,而且身试之矣。若不熟商官长,共筹大举,万一洪水腾涌入城,祈祷不灵,系援无术,货财、性命顷刻全付东流,噬脐之悔庸可及乎?某非敢危言耸听也,只以阖城祸福攸关,可以一试而不可以再误,故不惜大声之呼,冀免浅尝而止。苏氏曰:“言之于无事之时,则其言易于有为而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则其言易于见信而已苦于无及。”今官绅和衷共济,势尚足以有为,转瞬霜降波澄,时亦不至于无及,但恐筑室道旁,议论多而成功少,是则事机之所无可如何者耳。

至于民生拮据、经费艰难,似宜官绅合力筹办,方可集腋成裘。除海口埭田丈量召买之外,余如厘捐、厂税,尚非解部正款,未知能否稍资挹注?次则各县匪首充公产业,似可商之镇军,酌提若干,以资津贴。其靖河、缉捕等局,似可商请停止,而以其经费济此急需。郡城本属九县公物,北堤亦三县共此安危,各县绅商似当协力分筹,不可专以诿之首邑。至于堤下百姓流亡载道,似宜商请官长迅将受灾图分钱粮查明,何图应免,何图应缓,速详司院具题,庶贫民渥受恩膏,得以稍延残喘。总之,经费固难,得人尤难。大焉者程功有先后,形势有重轻,筹算贵合乎全盘,勘估务求乎实际;次则椿木有大小,蜃灰有浓淡,石料则粗细不同,夯杵则虚实迥异,取土有远近之分,方价有干泞之别,经理得其人则经费虽多而工程坚固、历久常新,经理不得其人则经费虽少而物料窳敝、逾时即坏。郡中才俊如云,想诸君子夹袋所储,早足供发纵指示之用矣。

某学识浅陋,饶一时之幸,处非其据,进既不能稍报国恩,退复不能有裨桑梓,外渐清议,内疚神明,兹承呼召,亟当力疾首涂,冀竭愚钝以效涓埃,奈因先慈窀穸尚未觅就,食寝不安,肝肠如割,兼之近来心气增剧,遇食辄吐,茆然疲役,力与愿违。诸公综理全局,巨细必亲,万勿屈驾远临,使鄙人倍增惶愧。一俟坟墓就绪,即当星驰来郡,敬聆教言。谨先就管见所及臚陈一二,以备采择。赵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某去郡二十年矣,扣盘扃钥,徒托空谈,诚恐悬揣之虚词无当宣防之实际,尚求诸君子于是者取之,非者去之,俾不益重鄙人之戾愆。临风依恋,不知所云。

代拟呈复潮州疏通海口情形书^① 同治十二年

潮郡自嘉道以后,水患频仍,每际秋夏之交,上游山水暴发,下游无地宣泄,洪涛激湍,高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七。

与城齐，百姓生灵，呼号震地。幸而下游决口，则郡城水势略松，而沿堤乡村田屋则又全在汪洋巨浸之中，老弱男女随流飘泊，或沉或浮，哀惨之声耳不忍闻。迨水退而庐舍荡然无存，田地复为沙土壅积，耕殖无所，百姓不死于水而死于饥寒者，盖又指不胜屈矣。地方官非不设法劝捐，就已决之堤随时修补，然而沿河下流为土豪霸占，筑堰开垦，以致海口日见逼窄，则水势宣泄不畅，而上游沙土日积日高，河底几与岸平，虽每年徒事补苴，究竟无裨实济。然则潮郡水患之日逼，实由下流宣泄之未畅；下流宣泄之不畅，实由土豪圈筑之日多。此次幸蒙执事洞见症结，飭令将沿途沙坦切实疏通，从此沿河百姓庶免其鱼之患。某等巡阅之余，每遇乡间父老谈及执事恩谊高厚，无不感激涕零。惟是河道亘长纡曲，下流则潮汐冲击，人力难以施工，上流则距海迢遥，沙土无从安顿，欲筑长坝庠水则有碍舟楫之通行，欲用机器开挖则又虑时日之旷久。盖求彻底疏通，为一劳永逸之计，即极力撙节，亦恐非三数十万金所能济事也。潮郡绅民迭遭水患，连年修城修堤，俱藉资于派捐，民力拮据，既成强弩之末。至奸民填塞海口，筑堰图利，竭造物无尽之藏，貽合郡怀襄之害，情罪殊堪发指。即如汕头新填堤面，公然建造房屋，该处为郡河出海要口，若稍事迁就，则上游泛滥堪虞，貽害大局殊非浅鲜，其余东陇、漳林各口堰田如此类者尚指不胜屈。此次志在一律疏通，不能不破除情面，令其毁撤。其于水道并无碍、无须一概毁撤者，余地尚属不少，将欲给还原主，则彼益视圈筑为得计，而后患无穷；将欲全数开通，则我益觉工力之浩繁而经费无出，况所圈之堰田、沙坦仅可蓄养鱼虾，并非成熟田亩、可以报税升科者可比。某等再四筹思，现值经费支绌，可否将此间存余堰、余坦督飭员绅查明多寡，分别劝令捐输此项开河经费，给发执照，暂令管业，一俟将来成熟为田，再行勒令报税升科。如此一转移间，在该业主从前因私废公，尚可前愆稍赎，而此后有所指望，所费工本尚不致全然无着，而全郡要工得此集腋成裘，于经费亦大有裨益。倘办有成效，即从事奉拨库款尚可缴回，庶国帑不致虚悬无着。如蒙执事允准举办，尚求分别檄行潮属沿海知县，会同委员、绅董认真查勘，务须滴滴归源，不得稍有隐匿侵蚀、高下其手，庶要工可成，而潮郡阖属生灵亦可永免沦胥之祸矣。但非常之原，黎民所惧，筹捐集费，贾怨尤深。昨据举人王焕章等联名具呈，以工程浩大，现在按亩捐派，计海、澄、饶、揭四县不过可捐银十万元之间，而沙田渔堰俱系土豪、奸商所筑，今见认真开办，必致心怀报怨，难免不布散谣言，多方阻挠，惟有恳请大府作主，以便实力开办等情前来。经某等批飭秉公筹办，以期必济。在该绅等生长此间，怨谗之来不无顾虑，想在洞鉴之中，惟众谤朋兴最足淆是非而荧闻听，所恃执事毅然独断，不为众论所摇，俾某等有所秉承，庶不致中道变更，功亏一篑。至某等劳怨，在所不计，果于全郡大局有益，即粉骨碎身亦所不辞，区区此心，可对天日。其委员、绅士中倘有徇私利己，以及阳奉阴违，自当随时分别究参，断不敢稍有纵容，致负委任。所有劝捐筹款情形，合并缕陈。

复张寿荃观察论水患书^① 同治十二年

佻来奉赐书并承另教，知潮州水患之事，多方筹画，不惟计及目前，而且虑及事后；不惟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七。

安其耕凿，而且拯其饥寒，我公爱民之心切矣，卫民之计周矣，穷檐蔀屋焉有不闻风挟纩，扶杖拭目，忍旦夕须臾之死，以待新政之成乎？顾鄙见窃谓潮城水患频仍，非由堤松，实因河浅。河之所以浅者，一由沿岸山谷开垦日多，山脉松浮，遇大雨时行，则沙土悉随流而下，故山中多一分之新垦，则河底多一分之积淤；一由近海水口半被百姓占为沙田，口愈塞则流愈缓，溜势不能挟沙东行，日积月累，河底遂将高与岸平，故上游河流之不畅，实由下流水口之不宽。然则仅议修堤，是蚁穴之患可免于目前，而苞桑之固难期诸异日。且东门以上垣墙窳漏已久，增高则凭虚不能受力，加筑则挖掘恐动原基，今年水势较癸丑长至一尺有余，癸丑水势较之王寅又长一尺有余，河底较之二十年前浅至七尺、八尺不等，将来年复一年，水则有增无减，河则有浅无深，兼以湘桥横截，溜势全逼东城，万一他时洪水复发，城垣一有疏虞，则此中百万生灵遂将尽为鱼鳖。兴言及此，可为寒心，与其追悔于事后而力已难施，何如绸缪于事前而时犹未晚，是则修堤者实目前一时之急，而浚河者则潮民百世之利也。

治河之策，其说不一，或浚支河以分其势，或就三利溪涵洞旧迹坚筑石闸，以时启闭泄宣，而其尤要则疏浚河之尾闾，将有碍水道沙田悉数开通，曲者直之，浅者深之，然后溜势可挟沙东趋，旧沙能去则新沙不积，并仿制黄河所用之滚江龙于上下游随时梳刷，庶乎一劳永逸，而吾潮可免城决堤溃之虞矣。惟是浚河非难，而经费为难，请帑则藩库空虚，劝捐则民力支绌，为潮民图长治久安之策者，当必有道以处此。镇军昨过揭时，业已面允筹款接济，此时到郡，想经妥商开办。某苦块余生，迂疏无补，顾以大君子虚己下询，勤勤恳恳，遂不敢不尽一得之愚忱，以冀高明之采择。日来肝气复发，委顿颇甚，函答稍迟，定蒙宥鉴。

榕江试舍记^① 同治十二年

揭阳向无试舍，刺史周侯甫下车，即筹资创建，并以余地构为讲堂，聚诸生而教诲之，盖欲以弦诵之声化械斗之习。呜呼！侯之用心能如此，其可不谓之深且远哉？然而揭之有械斗，岂揭人之生性使然哉？其所以激而成之者，抑亦有故。溯自前明，揭以理学、气节、事功、忠义著者不乏人，迨我国初，民气质朴，科第犹盛。及乾嘉之际，邑中人文稍稍零落，无绅士以通上下之情，官与民始相隔绝，于是吏役把持，官有惠而不能及于民，民有屈而不能达之官，往往一人犯案合族破家，一户欠粮全乡受累，苏子瞻所谓“枷棒在户、鸡犬无声”者，大有过之。怨毒所积，无可告诉，民始忍以父母妻子所倚赖之身，弃而逞其一朝之忿，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抢掠劫夺，殆非人类，官不敢过问，役不敢下乡，官势弱而百姓戾气日炽，盖无日不在水火之中。然推邑人致斗之由，则由于枉屈之不能达；枉屈之不能达，则由于吏役之把持；吏役之把持，则由于无绅士以通上下之情。而其原皆由于无人振兴文教以培植人才，故无绅士。然则今日之兴试舍、设讲堂，侯之用心能如此，岂可不谓之深且远哉？

顾揭自数年来经大兵分别惩创，百姓狼戾之气已消磨摧折，归诸无何有之乡，见吏役又复惴惴慄慄，如见神鬼豺虎，此正剥复否泰交乘之会。果能乘此民心向善，急思所以通上下

^① 录自王崧修、李星辉等纂《[光绪]揭阳县续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卷四。

之情,为之正经界、抑豪强、扶良懦,寓催科于抚字之中,恩与威并行,用吏役而不为吏役所用,将见家给人足,弦诵复兴,理学、气节、功业、忠义之盛复将踵美前贤。夫果如是,而吏役犹有把持者乎? 绅士犹有壅闭者乎? 夫果如是,则不特文教振兴,而百姓械斗之习亦将永绝根株,不锄而自去。呜呼! 侯之用心诚如此,岂得不谓之深且远哉?

是役也,经始于辛未之秋,落成于癸酉之春,计为坐号者二千,为厅与屋者三十二,为楼者二,共需费八千缗有奇。余世居蓝田十图,本揭人也,今侨寓于此复三年,故于邑中兴衰利弊知之颇详,因允侯与邑绅之请,而正告官斯土与生斯土者:上下之情不可以不通,斯教与养可以并行而不废。同治癸酉年。

卷一〇一 文录四

入觐承恩记^① 光绪元年

□年□月□日辰初，叫起召对。□□□殿叩头讫，太后谕：“汝是不是由天津来？”奏称：“是由天津来。”太后谕：“有没有看见李鸿章？”奏称：“臣到天津，住李鸿章衙门，朝暮见面。李鸿章嘱臣召见时应痛切陈奏：疆事日亟，不可不力图自强，购船置械为当务之急，请两宫断自宸衷，勿为廷论所摇。臣亦意见相同。”太后谕：“可不是！汝等督抚大臣有奏陈兴革事宜，里头无不立予施行。”奏称：“那是太后圣明，国家之福。”太后谕：“李鸿章在直隶，免得我们操心。记得从前天津教案吃紧，曾国藩又请病假，我们就很着急。后来汝把这事赶快办理完结，我们这才放心。”奏称：“臣当时钦奉谕旨，即将印信封存藩库，克日驰驿前赴天津。曾国藩虽在病假中，臣仍随时会商办理。幸赖太后指授机宜，遂得大事化小。但事后浮言极多，臣不免为集矢之的，受人指摘。然臣以国家为重，亦顾不了。”太后谕：“只要我们知道便得。”臣磕头奏称：“臣在江苏时，□□□奉旨往江宁查办马新贻案，有意罗织，蒙太后圣明，察臣无他。臣自问与□□□并无嫌怨，不知对臣何以如此糟蹋？”太后谕：“曹□亨亦很糟蹋汝，此等人我们不很理会他。”奏称：“臣蒙太后及大行皇帝恩遇，未获报称。在籍守制，忽闻大行皇帝升遐，真是五中崩裂。”太后遂哭，臣亦哭。奏称：“臣入京时，李鸿章嘱臣奏请太后勿过悲切，保重慈躬。”太后即命伯王带领叩谒梓宫。礼成，复诣御前跪，至巳正谕退。时臣足疾新瘥，跪伏既久，起立几至颠蹶，太后命伯王掖之，遂出。

王熙亭明府立祠捐蒸碑记^②

窃闻桐乡贤宰之祀，醴泉故吏之思，固皆泽被一方，而报隆百世者也。缅惟前邑侯山阴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首。原书文后有丁惠钊所写注记，曰：“先叔父制府公于光绪初元服阙陛见，有《入觐承恩记》，都千余言，所陈多关大计。制府公辄于其旁以浓墨勾勒，或书一‘密’字，未尝示人。惠钊少时曾见之，乱后失去，记忆所及十不得五，兹唯述其大概而已。从子惠钊谨记。”

② 录自王崧修、李星辉等纂《[光绪]揭阳县续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卷四。原书未标明此文写作年代。

王公皆春，莅揭三载，其善政之及民者，不可殚述。即如甲寅岁潮匪肆扰，四处皆成乌合，此方更觉鸱张，公联络城乡，竭力守御，筹兵筹饷，夙夜焦劳，而卒使妖氛荡平，渠魁授首，功诚大矣。斯时外匪虽去，内匪犹多，公欲一律肃清，不留余孽，不料功成指日，身忽骑箕，哀痛之声，闻于四境。古云：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公可谓法施于民、以死勤事而又能捍大患者，凡我小民，其能一日去诸怀乎？爰谋建祠于学前街汪公祠之空地。此地前为明邑侯汪公起凤及汪公国土堂宇，因岁时之已久，致倾圮之不堪，众议就该处旧基旷地一并兴工，藉建新祠之余资，而以修葺乎旧宇，俾绩著勤民之汪公，与夫捍灾御患之王公，同座并祠，遗爱长留，更其匾额曰“汪王公祠”，四时俎豆，可以分享前贤，未始非一举而两得也。惟念立像建祠，固属众情所同愿，而捐蒸垂祭，当思民爱之不忘。吾侪或曾幕宾，或托宇下，思公之念最深，报公之心愈切，前议立蒸而力未逮，嗣幸有登显宦、擢科名，而又阻于宦辙分驰，不克亲司其事，计自丙辰岁祠工告竣，迄今十余年矣，尚未举行，岂非缺憾？近接林君书卿等邮寄，嘱余倡捐，并撰碑记，勒诸贞珉。余虽吏治鞅掌，亦不敢以不文辞。谨汇项回揭，付同人集资契买铺屋为蒸，尝襄成义举，同答勋劳。区区一点，绵绵千秋，但愿竭诚致敬，同心同德，俎豆永崇，列宰馨香，永荐前贤，子子孙孙，世守勿替。并将所置《蒸业轮流办祭章程》列明于后。

留李县主李洪毓呈^①

为好官难得、金乞详准借寇以顺輿情事。

窃照丰顺地瘠民贫，兼以兵燹之后十室九空，全赖贤父母加意抚绥，庶几元气渐复，民可安生。幸本年一月间李县主奉委到任，爱民如子，疾恶如仇。丰顺书差本极凶肆，符檄所至，豺虎生风，隳突叫嚣，盈千累百。李县主严加裁革，有犯必惩，棒枷不致，在户鸡犬亦觉恬然，民之得安其生者一也。丰顺民情好讼，歹徒、讼棍往往怂恿原呈，株连无已。李县主访拿恶棍，有诬告善良者必严加惩办，狱讼息而后礼教兴，稂莠除而后嘉禾植，民之得安其生者二也。从前县主每审一案，排衙有费，值堂有费，案未审结而两造已受累无穷。李县主案不轻准，准必速结，一切堂规杂费裁革无余，此心几同悬镜，两袖惟有清风，民之得安其生者三也。从前无赖绅衿往往内串门闾，外通差役，择肥而噬，朋比为奸。李县主洞悉前情，凡非公而至之绅，一概谢绝不见，豪强敛迹，庭户萧然，民之得安其生者四也。县属经贼匪蹂躏之后，盗窃尤多，从前事主报案，不惟案不能破，而差役尚且索费不贖。李县主夜间巡查，严加跟缉，屋角少穿墉之叹，村乡无吠犬之惊，民之得安其生者五也。从前胥役催粮，每多浮费，官困于拖延，民累于飞洒。李县主则按图索驷，虽穷户亦愿输将，抚字心劳，而催科政亦不拙，民之得安其生者六也。其余考试则拔取其才，端本则栽培义学，虽莅任仅及三月，而善政美不胜书。百姓水深火热之余，殆如饥之得食、寒之得衣，饮水思源，未尝不感激涕零，幸宪天之委任得人，生死而骨肉之也。兹闻瓜代有期，卸肩在即，民情缱绻，物望依依。在大宪用心犹秤，后贤未必不胜前贤，在苍生望泽如春，生手或难同熟手。伏念河内许借寇徇，颍川终来黄

^① 录自刘禹轮修、李唐纂《[民国]丰顺县志》(1943年铅印本)卷二十四。原书未标明此文写作年代。

霸，虽古之圣君贤相，未尝不俯从民望，缓彼星移，况丰顺素称苦累，官皆视为畏途。某等所以匍匐远来，哀吁阶前者，实因数十年无此好官，故愿稍缓须臾，冀观德化之成。又冀大宪劝勉诰诫，良吏不致初终异辙，将见儒立顽廉，闻风兴起，岂仅区区瘠土数十万人歌舞大德而已！吁恳逾格恩施，据情转详大宪，无任悚惶待命之至。

《法人游探记》序^①

自梯航四集，外人专以探幽索隐为能，故亚细亚之境，亚细亚人有所不能知者，欧罗巴人则已耳营目运，心指口画，绘为图说。彼族岂用心于无用之地，徒快情适兴于奇胜之境云尔哉？盖其命意有在，固行路人而知之也。云南丰于矿产，西人垂涎通商业已积日累月：英欲由缅甸探路入滇之西境，中间颇有野人阻隔，前得马嘉礼《探路纪程》一卷，语焉弗详，盖尚未成书也。法欲由远印度入滇之东境，日昌在闽时，得法员特拉格来探路一书并图，属船政学生游学诗、罗丰禄译之，甚为详尽。观驻安法督告特拉格来之言曰：“宜浅试深尝，以扩商务。”其用心之深远、立念之坚忍，固可即此语而窥其肺肝。英之于五印度，日斯巴尼亚之于小吕宋，皆由浅试深尝以售其技者也。然则五印度诸国，其初任其浅试，其后任其深尝，则何不及其浅试之时而即毅然决然，为未雨绸缪之计？迨至挽回无及，始悔悟入其彀中，岂不大可哀乎！是书在事诸人皆备尝险阻，其用心不可谓不专，然全篇关键总不外“浅试深尝”四字。法人于安南业已深尝矣，其于远印度犹甫经浅试也，则凡地球中有届于“浅试深尝”之列者，可不皇然思所以变计哉？书中讹字甚多，文亦有词不达意之处，病稍可当再讨论焉。

论兵轮船与商轮船不能通用情形^② 光绪五年

时议谓兵轮船无事时可以经商，以免养船之费；有事时可以备剿，以免束手之忧，果能如此，岂不尽善尽美？窃疑其未必然也。盖兵船船身坚厚，取其可以放重炮不致震裂，而商船则取船身轻便，舱面不能放最重之炮，其不同者一也；兵船料固费大，每船造成总须费至三四十万金，商船料薄费轻，每船造成不过一二十万金，以免多搁成本、虚费利息，其不同者二也；兵船则马力极大，取其迅速，商船则马力稍小，以免烧煤过费，其不同者三也；兵船多用暗轮，机器极低，约与水面相平，烟筒亦可伸缩，免受敌人大炮之伤，商船则多用明轮，机器高耸，易受敌炮，其不同者四也；兵船之底尖利，取其吃水深而行驶速，底尖利则不能装载货物，吃水深则不能驶入港口，商船则船底圆坦，可以多装货物，吃水不深，可以直抵码头，其不同者五也；兵船间格极多，何处为兵丁房，何处为病人房，何处为火药房，何处为炮弹房，何处为粮饷房，皆有一定地位、一定尺寸，商船则房间极少，舱位极宽，专以多装客货为主，其不同者六也；兵船水勇须数百人，号令极严，何人司炮位，何人司绳索，何人司测量经纬，何人司查察沙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首十四。原书未标明此文写作年代。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十四。

线,晨夕操演,进退左右不差毫厘,商船水手不过十余人为止,若骤然改为兵船,何处觅得熟谙水师事务之数百人?其不同者七也;兵船炮门舱口极小,取其缜密,商船则货门舱口极大,取其抵码头时装卸货物快便,不致耽搁时日,其不同者八也。目前招商局多买轮船,不过取其无事时可以揽载客货,夺彼利权,有事时则以转运军饷、装载兵丁,亦未为不可,若恃为海上争衡、冲锋决胜之间,则断断乎有所不能也。至于闽、沪两局所造之船,介乎不兵不商之间,以剿海盗则有余,以御外侮则不足。况外国近数年来轮船皆用新式康邦机器,取其行驶速而用煤省,今两局轮船皆系旧式机器,用煤太多,经商殊不合算。譬如康邦机器之船,每日用煤不过十墩,而用旧式机器之船,用煤便须二十墩。即以上海至天津言之,每来回一次,便须多费千余两银之煤,而且船中多装一墩之煤,便少装一墩之货。现在中外商船互相争胜,若我之轮船获利稍不如彼,亦何能与之并驾齐驱哉?况如闽、沪两局之船,自制须三十万金者,购买则不过十万金,何则?我之材料、工力事事须资藉外洋,故同造一物,价必增至二倍有余,盖我生而彼熟,故我费而彼省也。我船原价已昂,则以之经商,断无人肯为保险,此亦一定之理。故谓各局改造商船可免养船之费者,言似近理而势实难行,不如苦心孤诣,专造新式兵船,驯至于能造铁甲等船,由生而熟,由粗而精,由费而省,庶乎有自强之一日也。

揭阳县公仓序^① 光绪六年

在昔成周,县郡皆有委积,故云九年耕必余三年之食,盖其时沟洫通、人力尽,民间自为计,存储有无,丰歉恒相通相赍恤,不待官之教督也。汉宣帝时始有常平之制,隋开皇时始有社仓之制,唐宋以来或不曰“社仓”而曰“义仓”,然皆官吏司出入,有所收发,则必县以申郡,郡以申其一州之使,必均报可乃敢发。书吏因缘为奸,辄阴持其事,非得费不能行,故醇谨自守者惧为身家累,恒坐视百姓之为饿殍而不敢擅有所请,仓粟则累数十年不一瞥省,任其陈腐至不可向迳乃已。其黠而不畏法者,则又关通上下书吏,盗买入己,名存实亡,并求所谓陈腐者而不可得,哀鸿嗷嗷,无从而沾实惠也。朱子崇安社仓法则稍稍变通其制,由民自为守藏,夏间出货,及冬纳还,每石量收息米二斗,不愿贷者听,遇小歉则蠲息之半,大饥则尽蠲之,法固善矣。然主者不得其人,则一出一入之间,流弊固多,即主者得其人,而穷民贷米岂能一一清还?不能不烦官司催取,或致格外诛求,或至波及里党,与青苗法源异而流同。道光初年,陶文毅、林文忠二公相继抚吴,始奏设“丰备仓”。其立意在一都一邑一乡一镇至一村一族靡不周,由民乐输,一切出纳听百姓自择殷实老成经理,不经官吏之手,不推陈出新,亦不春借秋还,盖恐主者不得其人,则一出一入之间流弊不可胜言故也。然其时吴中物力饶裕,仓设于省会,又有文毅、文忠登高而呼,为之诱劝维持,故事能有成,若如朱子在崇安时,滥觞仅米六百石,若不推陈出新、春借秋还,则阅十年犹六百石耳,乌睹所谓成哉?

戊寅、己卯之间,西北诸省相报灾祲,日昌在籍,奉命劝捐助赈。闻晋豫间饥死者日且万人,因惻然念北地素无盖藏,故至此,揭阳虽旧有常平仓谷数万石,为守土吏侵蚀无颗粒余,鉴于晋豫之灾,怦怦有动,亟思为惩前毖后计。因与赈捐诸董事熟商,即以捐户所余笔墨纸

^① 录自王崧修、李星辉等纂《[光绪]揭阳县续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卷四。

张之费，购谷七千四百一石五斗六升，合绅捐旧存谷一千八百六十四石六斗三升，计得谷九千二百六十六石一斗九升，日昌又以私家备荒谷益之，合共得谷一万石，由姚大令颐寿亲督监量，无稍徇滥，名之曰“公仓”。时制府张公树声勤求民瘼，观察刚公毅、镇军方公耀又孜孜以设义仓为要务，先后致书商考积谷之义，故此仓得以有成。惟揭阳地广人稠，仅此区区万石，缓急恐不足恃，因拟将来略仿朱子社仓之法，于三、四月及九、十月青黄不接、谷价稍昂时，即由董事将存谷半售，俟早晚冬收、谷价稍贱，仍以前款及余息真谷还仓，次年办法复如之。董事于出入时，将详细数目申报县府存案，并张贴示众，岁终则以出入之事刻为《征信录》，使众周知。明年息复为本，天佑吾民，幸无大故，十年后本息统计，除耗费外，当可获谷加倍。经手董事每年二人，一年一换，届时选择公正、夙有名望之绅士二三十人，各举所知，密书于纸，择受举尤多者以为董事。二年后旧董被举，仍可复充。平常小歉不为民害者不问，遇岁饥乃减价发糶，大饥则以仓谷分为三股，以一股拯济极贫，不取价值；一股照时价减半，糶与次贫之户；一股照时价稍减，糶与下中之户，其款仍于次年照旧章储备。或曰：出谷时不以零数广分，而必整数发售，何也？零分则有拖欠，必致差催，整售则钱谷两交，可无是弊。然则收钱不收谷，何也？曰：收谷则浮费滋多，不如收钱，俟冬收则以钱易谷，事简费省，什一之息不致虚悬，继长增高，乃望充扩。然则经手董事一年一换，并令绅士密举所知，多者充选，何也？曰：董事盘踞久则积弊难防，一年一换，则受代之人必不肯颛预从事，出自公举则品望必素为乡里所推，任事必不苟且。然则出入数目每次必申报县府，并张贴街衢示众，岁终必刻《征信录》，何也？曰：凡事私且密则有弊，出入之事既以遍告官民，人人共知其底蕴，弊从何生？小歉不问，大饥始发，何也？曰：小歉不过民力稍困，大饥民始有性命之忧，若小歉屡发，积贮无几，必致大饥民命不能保全。名之曰“公仓”，何也？曰：是仓之设，所以为公，不以为私，使后之人顾名思义也。虽然，防弊之法不可不严，但世无百年不弊之人，亦无百年不弊之法，惟望后之承继是任者各矢清白，凡古人所已虑及之弊，固当惕惕然求勿践其覆辙，即古人所未虑及之弊，亦汲汲然思有以杜其将萌，日虑有弊，日求无弊，而弊自不生，良法美意庶几可大而久。

抑犹有进者，岭东本属余米之地，自糖蔗盛植，几占农田十之二三，于是食始不足，每岁必仰给于上海及外洋之米，设有水旱，晋豫之变即在目前，可为隐忧者不特一州一邑已也。倘兹仓有成，其法或有可采，上而推之郡省，下而推之一都一镇一乡一族，皆有储积以备不虞，则吾民含哺鼓腹，歌咏帝力，耕九余三之效庶几可睹。虽古之去今也远矣，然纵不能上追成周之盛，或昔之所谓“社仓”、近今之所谓“丰备仓”者，得以步趋其后。至法久则弊生，当随时变通，以求美善，是在后之君子。

时董其役者，揭阳令姚君颐寿，绅则郭君廷墀、许君希逸、谢君应龙、周君易，均在事有劳，故并列之，使来者有考焉。

善堂序^① 光绪六年

世运之隆替由于风俗之美恶，而风俗之美非一朝一夕所能致，故古者家有塾、党有

^① 录自王崧修、李星辉等纂《[光绪]揭阳县续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卷四。

庠，遂有序。妇人妊时令警诵诗、道正事，而又每岁孟春遣人以木铎徇于路，以振发诫劝之，盖其自孩提成童而至长老，自朝廷、都邑以至里党，所闻无一非仁义道德之言，所见无一非礼乐刑政孝悌忠信之事，化之之笃如此。异行者有诛，异言者有禁，教之之严又如此。当是之时，风俗庞厚，野人、游女行谊皆确然可信，不致迷入歧途，岂百姓生而皆善，习俗不期美而自美哉？要教之、化之者，不惮烦难，邪则防之，善则引之，使趋向归于一是耳。

潮州自韩文公教化后，民始知学。子瞻苏氏称潮之士笃于文行，延及齐民，号称易治，殆非虚语。迨至近代，薛中离以理学著，翁仁夫以事业著，郭仲常以忠节著，乡里间束身自好之士指不胜屈。闻故老传言，乡宦中有由捷径而进者，虽声势赫奕，平民至耻与为婚姻。渐染薰陶，有“海滨邹鲁”之称。呜呼，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嘉道间始染漳泉械斗之习，视人命如草芥，蜂屯蚁杂，撞撞呼号，合郡约计每日夷伤至数十百人，因而田畴荒、学校毁，既失其所以为养，更失其所以为教，风俗之弊，于斯为甚。比幸械斗稍稍衰息，而异端复簧鼓其间，蚩蚩者趋之若鹜。浮伪之习炽，则横逆之念骤发而不可遏，是以今年四月有风吹寮揭竿之变。夫以失养失教之民，侈然自肆，浸淫至数十年之久，既无人师为之范围曲成，而又异端邪说引诱其聪明，纷惑其耳目，譬犹疴羸之夫，元气久亏，而又忧思攻其内，风邪袭其外，疾安得起？然则潮民之日背于善，日趋于不善，夫固固然而无足怪。

前一二年，同志中即有倡为善堂之说者，以刻送善书、劝人行善去恶为务，既而旁有阻之者，谓潮人习与性成，无为善之念，无行善之力，议遂中止。今年冬复有申前请者，诸贤大吏各助以资，与言与力，同志者皆踊跃从事。定为条目十一则，其大旨以宣讲圣谕、使人人知异端之当黜、正学之当崇为首端，而拯饥寒、恤孤独、施医药、戒鸦片、明果报祸福之说亦附以行。议未一月，粗有规模，闻者、见者咸啧啧以为盛事。然则向之谓潮人习染过深，无为善之念与为善之力，安于为不善而不安于为善，其言岂可尽信欤？古之异端，但执其一偏以陷溺人心，未尝强人以必从也，今则有势力助其气焰，复用其小惠小忠之术以要结人心，使庸夫视之若类于古之有道者然，故从者愈众，其可忧也愈深。若彼所为小忠小惠我举而为之，而更以果报祸福之念动其中，则无论有识与否，其不肯舍近而就远、舍吉而就凶，固灼灼然明矣。夫果报祸福之说，儒者不谈，然潮人习染既深，骤进以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譬如寻尺之木而欲度之为栋梁，一苇之舟而欲乘之以浮江海，力必不任，事亦不济。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然则圣人教人，亦未尝不兼言祸福。司马子长所谓议卑而易行，近己而习变，相类比物，此志也。

自今以后，善堂月推日广，从善者日见日多。粗者既能，求其精者；浅者既习，求其深者。更引而进之于道，不以小善自封，先之以《小学》，始基正矣；继之以《大学》，体用宏矣。其出而任民物邦社之务，则不屑屑于富贵利禄，而以正己正人、济民利物为先；其处而在乡党草野，则奖善类、端趋向，使愚夫愚妇皆知善之当为，不善之当去，而不为异端邪说所淫蛊。果若是，则信道笃，成材广，风俗美，世运隆矣，是在勉而进之而已。否则仅以小惠补苴目前，固亦当世之所希，而余追维邳治，遐想先民，辄俯仰留连，歎歎太息而不能自己者，抑独何哉？抑独何哉？至于经费未充，其施未远，则有望于豪杰之士。光绪六年。

论中外交涉情形^① 光绪六年

今之议者动曰：外夷远隔重洋，我但闭关谢绝，则彼无从窥我内地。或且以为海上不与争衡，但严守我边隘，彼亦失其所长，无能为役。此其说是矣，而实非也。英人占据香港，大西洋占据澳门，近在肘腋、可以朝发夕至者姑且勿论，即以西南言之，安南我之藩属也，自前年与法国议立条款六则，所有安南要隘，如胥江、明都、土澜等处地方，均为法国所占，即其国都顺化亦皆用法兵守戍，而经费仍由安南拨给，则谓全境皆属法人可也。计明都至广西、贵州、云南等处边界，不过数日可到，现闻法国在该境按户抽丁，按货抽厘，终日练兵练炮，欲图安南则安南固在法人股掌之中矣，然则彼之虎视眈眈，其志果何在乎？此法国之实迫处此者一也；缅甸亦我之藩属也，以与英属印度比邻，数十年来屡被英人攻伐，缅属之阿拉根、买对朋等部早为英人侵占，近更将缅属之比哥、两缸、板新、沙伯里诸部凡在怒江、西坦二河左右相近之地次第鲸吞，计距我云南之腾越、永昌等处亦不过数日之程，英人仍复借端发难，浅试深尝，缅甸之地有尽而英人之欲无穷，其北印度、廓尔喀等部又且与我西藏接壤，此英国之实逼处此者一也；然此犹仅西南一隅而已，至于俄罗斯则由正西而西北、而正北、而东北、而正东，延袤万余里，无地不与我毗连，无时不肆其蚕食。天山以南之回部已阴受俄人联络，其余楚拉散、阿母河、布哈尔等处次第侵占，则与我正西毗连。天山以东之喀什噶尔、叶尔羌等部，俄人明通盟好，暗助兵力，与迪化、化平等处可以朝发夕至，则与我西北毗连。以恰克图等处为互市之所，则与我正北毗连。轮船驶入黑龙江内，侵淫及于嫩江，所有哈穆尔河左右以及费雅喀、库页诸部皆为占据，则与我东北毗连。俄人前仅占据日本所属之虾夷北岛，近则并虾夷全境而有之，而且设埠头于混同江口北岸之逆考来夫城，近又全占混同递南之海边，直接图们江口，而移其埠于绥芬河口，浸淫及于晖春，拊吉林之背而扼朝鲜之吭，与长白山、鸭绿江等处壤地相接，则与我正东毗连。比更闻俄人有图阿耳泰山铁矿、造成由西而东轮路之说，倘事果有成，则势厚气长，全局在彼掌握之中，待其时而始图补救，斯已迟矣。

夫自直隶以至广东，计八九千里沿海，险要之处皆与外人共之，固人人而知之，人人而虑之矣。然英、法、俄、美诸大国，皆于此通商取利，即皆不欲开衅绝市，若一国独为祸首，众国固不愿株连，即一国独沾利益，众国更必欲分甘，故沿海口岸除日本近在肘腋、包藏祸心、难以测度外，其余欧美诸国非我有隙可乘，激成连横之势，则彼断不敢公然发难，决裂于俄顷之间。何则？害者众国之所同，而利者一国之所独，故不为也。惟与我陆地毗连诸处，法、英、俄各自为界，得寸则彼之寸也，得尺则彼之尺也，地近则谋切，利独则心专，彼之伺我之间者，固已聚全力以赴之，而我顾犹漠然不以为意，可乎？至于西北一局，我方旦夕图维，人事不可谓不尽，然而东北之祸固较之西北为尤急而且切，何则？西人以广辟通商口岸为富强之基，俄土地广于英而富强不及英者，则以仅有波罗的海之散丕透口为口岸，而又为丹国所钳制故也。俄不得志于西，故不能不注意于东，今辟口岸于绥芬河等处，已渐收太平洋贸易之权，我不独利为所夺，而且险为所据。朝鲜南岸多礁，有险可守，而东、北则无之，今俄与日本已俯瞰朝鲜东、北二路，设竟长驱直入，则东三省岂不益增唇亡齿寒之虑？夫东三省为国家发祥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十四。

之地，可富可强，地利之未辟者极多，俄人梦寐不忘者非一日矣。他族已覬觎于外，土匪复潜煽于内，燎原之势已成，杯水之救始至，犹恐病重药轻，成效未必即有可睹。土匪者脏腑之疾，外敌者痈疽之疾也，今内疾已入膏肓，而外疾复将肿溃，固非数剂和平清利之剂所能通其表而达其里也。然则欲除土匪，固必先清吏治，旧日规制有当因时变通者，固未可株守旧辙也；贪吏蠹役有当大加惩戒者，固未可漫言宽大也；杰士伟人有当专任特擢者，固未可空言资格也。一面挑选劲旅，分扎边要，仍调闽沪得力轮船数号，由复州以至岫属之大孤山三十余要口，随时梭巡，择要驻扎策应，以免土匪蔓延，驯至里应外合、相时而动。譬人身元气一固，外邪弗侵，元首心腹既已保养无虞，手足腰膂亦当次第防护，自强庶有期乎？固我列祖列宗之灵所为呵护而默(肅)[佑]之者也。

五、诗词、联语

目 录

卷一〇二	百兰山馆诗一	1107
	决堤叹 <small>壬寅</small>	1107
	题画寄友	1107
	静观	1107
	有感 <small>丙午</small>	1108
	蓝田书舍即景并示吴蔡二友	1108
	效老杜诸将 <small>甲辰冬在郡城作十六首录六</small>	1108
	解闷	1109
	偶咏	1109
	积雨生闷幽窗无事再仿前体	1109
	观察王兰圃师初度四律奉祝 <small>录二</small>	1109
	为吴小瀛题画	1110
	明吏部罗庸庵先生集题词 <small>吏部入本朝为僧</small>	1110
	苦蚊	1110
	万善庵颓废百年王晋斋茂才有募修之举属予为序序成戏柬七古一首	1110
	村斋题壁	1111
	接默斋先生书知春尽将赴省垣诗以志别	1111
	隍道中口占	1111
	舟宿河口	1111
	长乐一路山皆不毛戏题	1111
	自青溪至歧岭舟行纪所见	1112
	慈溪任月坡明府属题鸿爪集奉简二十八字并以送别	1112
	遗场被别呈月坡默斋诸先生	1112
	月坡明府招饮赋谢并赠	1112
	东归别杞乡桂裳诸兄	1112
	舟宿东村早发	1113
	挽王镜如先生 <small>时卒惠州舟中</small>	1113
	过言岭	1113
	赠梅卿先生	1113
	郡友招饮赋谢即以志别	1113

省旋述怀	1114
离怀	1114
村居	1114
郡中简默斋先生丁未	1114
韩江买棹早发	1114
赠香铁先生	1114
项巡宰璞岑叠梅翁韵见赠次韵奉酬	1115
清明郊行	1115
清明后一日邀友踏青用前韵	1115
即事有感呈浦云师暨默斋、香铁两先生并送葆初巡宰之任海南	1115
宿村居晓行	1116
夜坐	1116
镜水词	1116
题画	1116
读李杜诗题后	1116
读宋史题后	1117
为张浦云师题梦游罗浮图	1117
榕江官舍偶咏	1117
和黄厚甫茂才韵即送归闽	1117
叠韵再送厚甫行	1118
浦云师卸丰顺篆赋此送行	1118
偕周缓斋先生郭外观潮买舟循堤而返	1118
幽居	1118
客心	1119
由北关登城	1119
八月望夜南河赏月	1119
题画	1119
次缓斋先生见赠原韵	1119
次韵再柬	1119
三叠前韵索和	1120
四叠前韵索和	1120
赠居停	1120
咏水仙花	1120
腊月望夜席中对月赠同座诸友	1120
全小汀夫子星轺还朝赋送四律	1120
再题邱子修新州送别图	1121
移寓石鱼斋揭阳署内	1121
赠黄慎甫参军	1121

除日偕周缓斋先生游李氏废园	1121
过羊蹄岭	1122
夜宿平山许家书房	1122
为吴西屏题罗浮图	1122
寓中有感	1122
次毅亭明府见赠韵	1122
毅亭明府次韵索和再柬	1122
偕裴翁由新兴抵省舟中有感	1122
舟宿三水明日为长至节矣再赋	1123
道中离咏	1123
沙口候潮时冬至节	1123
舟泊花地	1123
泊佛山	1123
得蕴山兄书知慈亲餐卫胜常喜赋	1123
有感	1124
杨安卿先生留粤赋此奉怀	1124
为邱子修题新州送别图	1124
除夕感怀	1124
卷一〇三 百兰山馆诗二	1125
留别居停暨同事诸友辛亥	1125
花埭	1125
偕周缓斋先生重游永福寺和韵寺在惠来	1125
赠李子迪太史	1125
葵阳道中	1126
桥头头望海	1126
宿北山	1126
感赋柬周缓翁和韵	1126
咏水仙	1126
北山道中	1127
漫兴	1127
予数往观海曾未见海市,昨闻居人说近有海市者数矣,恨未得一见,作是诗	1127
登望海楼远眺惠来署内	1127
春分日郊行	1127
和前韵寄周缓翁	1127
再叠前韵柬林辉山广文	1128
三叠前韵柬刘松岩先生	1128

林辉山广文谓诗有出韵者,作此解嘲,四叠前韵索和	1128
闻旧乡土匪滋扰,浦云师以诗来慰,五叠前韵奉酬	1128
刘松岩盐宰叠韵索和,六叠前韵奉柬松岩拟于秋尽之江南	1128
松岩盐宰见和叠韵再赠	1128
赠方兼斋参军	1128
葵阳竹枝词	1129
安卿先生陈臬湖南赋此送别	1129
为林母陈孺人寿古乐府	1130
李辰泉以诗见示和韵奉赠	1130
过茅湖渡寄周缓翁	1130
赠友人村居	1131
为方兼斋参军题画马	1131
登揭阳北寨炮台	1131
宿北寨寺	1131
南堤	1131
江口守风	1131
春暮有感	1132
过鉴湖兄苜蓿轩即赠	1132
鉴湖兄于学署后新建一楹,颜以“苜蓿轩”,甫落成而余过宿,赋此以赠	1132
辛亥感事十二首	1132
鉴湖兄将归省应试以诗留别和韵即赠	1133
题画盐宰赵君因故乡遗业已尽作图志感,并慨雁行分散,情见乎词	1133
无题	1134
自作	1134
闲居	1134
水晶镜	1134
蓬州扇	1134
急箫罐	1135
玻璃灯	1135
题方兼斋参军昨非图图有松有鸞	1135
宿羊蹄岭题壁	1135
由羊蹄岭至三多祝墟将近市矣即目	1135
循阳道中渴欲一见罗浮	1135
惠阳夜渡	1136
舟中望罗浮	1136
舟中重望罗浮忆浦云夫子	1136
舟泊博罗	1136
由平山绕道至三多祝途中纪所见	1136

宿埔心	1136
采茶	1137
埔心至海丰	1137
村店	1137
过银瓶岭最高峰	1137
陆丰旅店壁间旧题甚多	1137
陆丰题寄张大世兄	1137
三家	1138
下第作长歌寄蒋锦江明府	1138
重九日黄徽甫千戎招陪张甫云师、金杏南守戎、桂小岩少府、方渭溪孝廉、 周缓斋先生同游城北榕石庵,即席漫赋	1138
兼斋参军招饮赏菊集千字文奉柬	1138
重九赏菊方兼斋参军嘱集千字文并限陶毛高劳羔为韵	1139
兼斋参军以重九日送菊花四本集千字文十首奉谢	1139
杨晴溪二尹七十生辰诗以祝之代	1139
重宿北山寺见旧题感赋	1139
登盐岭绝顶望海	1140
方兼斋通守以残菊数本见贻,作此嘲之	1140
忆菊二首寄方兼斋通守并序	1140
潮阳道中即目	1140
望海楼晚眺	1140
别菊限香字韵	1141
醉菊歌	1141
病起	1141
别菊再得知字	1141
长至日张浦云师招宴全羊赋此奉谢并柬同席诸君百韵	1141
题方兼斋通守牡丹图代	1142
兼斋通守又以金问渔少尉所画牡丹索题,再赋长古,奉题即柬少尉代	1142

卷一〇四 百兰山馆诗三	1144
之琼草戊午	1144
出门述怀	1144
将之琼州留别诸知好	1145
读唐史	1145
途中杂咏	1146
蓬辣滩去滩数里有惭愧祖师庙	1146
过蓝关韩文公庙题壁	1146
由岐岭至老隆田皆荒芜,问之农夫,皆云去年九月旱至今矣,怆然而叹,	

为作是诗	1146
七古一首	1146
舟至河源漫赋	1147
篷窗漫兴惠州作	1147
游惠州西湖得二绝句	1147
舟中即目	1147
途中读苏秦传戏作	1147
刘松庭翁孝义行代	1147
观音山郑仙祠侧	1147
羊城春兴八首	1148
和陈棠溪仪部集吊古四律	1148
口占赠陈德舆重游粤西	1148
读唐史	1149
眉	1149
须	1149
鼻	1149
口	1149
耳	1149
目	1149
宵征	1149
闲居	1149
宿僧寺题壁二首	1150
钮少甫暨许从如、明叔昆季将之韩江赋此送别	1150
旅馆	1150
移寓郑仙祠遣兴	1150
清明	1150
有感	1150
忧旱时寓观音山寺	1151
舟次遇雨	1151
佛山	1151
过三十六江楼	1151
投砚洲	1151
过肇庆峡	1151
自肇庆江口至新兴河头舟中纪所见	1152
过黄泥湾遇雨	1152
舟次不寐	1152
黄泥湾以下山色奇绝	1152
宿茶亭有感题壁四律	1152

宿普惠寺	1153
红花道中	1153
途中见牛车有感	1153
雷州道中怀古	1153
宿下桥旅店次壁间韵	1153
遂溪道中	1153
陈棠溪仪部诗集题辞	1153
阳春舟次寄许子双明府	1154
李寅阶广文榕江卸篆赋诗留别次韵送行	1154
题吴思亭《青霞外集》诗卷代	1154
途中读项王传感题	1154
合浦	1154
即景四律并呈吕移村太守	1154
武利墟食	1155
黄升三明府邀游灵山三海岩,石室天然,恍入画图,引觞相对,心魄俱振	1155
留别张质翁	1155
早行	1155
白沙旅店偕可叔弟早行	1155
重宿普惠寺	1155
宿五蓝晓行	1155
改官万安留别琼州知好	1156
舟宿河头	1156
舟退后戏作	1156
咏史	1156
新兴夜泊怀旧	1156
卷一〇五 百兰山馆诗四	1157
花朝日留须戏赋 <small>辛酉时客上海</small>	1157
赠刘松岩明府	1157
江口	1157
扬州关	1157
鱼沟车中	1157
踏青日王家营登车宿桃源县	1158
桃源一带适值桃花盛开	1158
红花埠晓发	1158
过蒙山	1158
杨柳店望泰山和沈兰生司马韵	1158

望泰山	1158
旅店题壁 <small>垫台离泰安州半站</small>	1158
许仁山少詹赐题拙集即次原韵	1159
献县途中呈袁午桥漕帅	1159
崔家庄旅次题壁	1159
羊流店感事 <small>时逆捻在境,行者戒心</small>	1159
登泰山日观峰观日出歌	1159
常州舟次寄呈袁午桥漕帅	1160
清江浦谒李砚卿观察不遇,嗣接手书,奖借过当,感而赋此	1160
青驼寺题壁	1161
留别万安士民八首	1161
王丽生嘱题耆九峰中丞所藏岳武穆砚拓本	1161
树珊观察招听鼓琴谨赋长古索和	1162
树珊观察出昔年北闱监试时食蟹即用蟹字全韵诗见示,同赋者为吴西谷 京兆、德芸斋侍御,因次韵奉阅索和	1162
偶谈去年围城旧事,有感再叠前韵	1162
子双明府邀同食蟹三叠前韵奉谢	1163
偕王熙亭明府、王景康别驾游潮阳县东山曲水亭	1163
雪后长歌呈李少荃中丞	1164
柬成果和尚	1164
送吴竹庄都转归隐姑山	1164
辛酉除夕柬莫子偲	1164
和刘仰素廉访即以送行	1165
上曾涤生官保	1165
和刘詹岩殿撰并以志别	1165
舟过彭泽赠县令李子仙	1166
晚秋罗晓溪都转招游海幢寺,即席赋呈黄晓岱太史并以送行	1166
清远飞来寺为蔡少彭观察作生日	1166
勸事粤厘途次呈少彭观察	1166
舟泊南康 <small>前年奉调赴粤经此</small>	1166
南康舟次遇雨	1166
连日苦热,东风吹雨,篷窗遂凉,纪此志快	1167
南安舟次	1167
南雄以下奇石渐多,恨舟小不能负之而走也	1167
梅花岭史阁部墓乱后荒废,瞻拜恍然	1167
卷一〇六 百兰山馆诗五	1168
奉命赴粤办理洋务,事竣留别 <small>丙寅</small>	1168

赠南安守黄印山	1168
偕郭筠仙、王少鹤、陈兰甫、何白英游潘园,并送筠仙入都	1168
何子贞太史由楚皖来吴,以诗索和,已十五年不弹此调矣,破戒为此,以博 一笑庚午	1169
子贞太史以诗谢荔,仍和东坡韵二首	1169
子贞太史以四月十一日啖荔,作诗张之,谓某岭外人,应为推助波澜。人事 扰扰,无以应命,晨兴骤凉,索枯奉和	1169
子贞太史得家书,知次孙游泮,以诗贺之并索和	1170
贞老评余诗,有“老嫠虽狂,退避三舍”之语,感赋二十八字	1170
余我如明经以近作见示感题	1170
园居杂兴癸酉	1170
朱颖白司马前携园居和章见示,昨寄书约以六月望前来园看月。十四夜 月色佳甚,而君未至,赋此寄怀	1171
张寿荃观察赐和前赠朱颖白司马七古,叠韵奉呈,顺问颖白病状	1172
癸酉重九前三日冒哲斋太守、朱颖白司马、周子英刺史、夏子新明府携酒 见过,草堂尽欢而别,赋此为谢	1172
絮园文课,至者三百余人,周子英刺史、李坡樵广文代为照料,用东坡考试 官原韵奉赠	1172
又和东坡监试呈诸试官原韵赠周、李二君	1173
李坡樵广文和东坡呈监试官韵见赠,叠韵奉呈	1173
以书赠坡樵广文,约来楼观藏书并乞惠竹,书去而君未临,竹亦未至,再叠 前韵奉和	1173
谢周子英刺史送竹	1174
刘树君太守见赐和章十首,赋谢并送行	1174
张寿荃观察见示和诗十首,赋谢	1174
张寿荃观察和前韵见赠,叠韵再寄	1174
园居杂咏十一首	1175
送刘省吾茂才秋试并柬陈兰浦广文	1176
周子元世讲以志学之年游泮,书此遗之,期其远大	1176
赠完沧湄明府,仍叠寄张寿荃观察原韵	1176
送吴小瀛秋试有序	1177
张子青制府自吴门以冬心先生所画古佛寄赠,潘季玉方伯亦邮赐长篇写怀, 赋谢并怀何子贞太史、冯敬亭官允,仍乞子翁绘赐白描山水	1177
京邸对月赋呈潘伯寅、翁叔平两侍郎乙亥	1177
卧病衙斋,忧时感事,竟夕不得安寝。闻发榜有期矣,戏效东坡监试呈诸试 官原韵呈孙子授治经、王莘锄铎两星使,并柬冯展云学使丙子	1178
子授星使赐和前作,仍步原韵	1178
莘锄星使赐和前作,仍步原韵	1178

展重九日吴春帆大京兆邀同孙子授、王莘锄两星使暨叶善堂、卢艺圃两观察 到园赏菊,力疾强陪,入夜不寐,勉赋奉呈	1179
恒春题壁丁丑	1179
初秋病瘖,有人劝游山以舒其气,适林少梅、徐香坪两明府、邱翰臣、陈钧 六两孝廉、卢九帆司马邀游桂竹岩、仙湖寺,坐定而樊一峰明府自郡来, 良会颇欢。归途风雨大作,因作四诗戊寅,以下归寓揭阳作	1179
再题仙湖寺	1180
题刘笏堂观察琴苑图	1180
后园居诗十一首	1180
重九	1181
游南庵并吊陈紫岩太守墓	1181
口号赠林竹坪辛巳	1182
卷一〇七 百兰山馆词	1183
大江东去·解馆别吴蔡二友	1183
行香子·题红袖添香图	1183
鹊踏枝·为魏衷甫题看山图	1183
渡江云·题姚云浦梦芝图	1183
零美人·云浦新辟小园词以颂之	1184
再叠零美人元调	1184
三叠元韵	1184
四叠元韵	1184
五叠元韵	1184
满江红·忧旱	1184
前调·喜雨	1185
大江东去·白云庄哭桂裳兄	1185
长亭怨慢·舟中忆鉴湖兄却寄	1185
调寄念奴娇	1185
卷一〇八 联语	1186
重修万安云兴书院,甫落成而余交卸,题楹句志之	1186
江苏抚署楹联	1186
太平寺联	1186
曾文正公祠联	1186
揭阳试舍楹联	1187
絮园楹联	1187
半园楹联	1188
杂联	1188

李太夫人七十寿联	1188
方镇军双寿	1188
赠余明府	1189
赠周荻秋司马	1189
挽联	1189
林文忠公	1189
黄香铁学博工诗屡荐举不就	1189
某制府	1189
程方中军门军门没日即生日也	1189
王敬亭太守	1189
丁星南	1189
黄心斋舅	1190
马端敏公新贻	1190
曾文正公	1190
沈少韩太史并序	1190
李幼荃都转并序	1190
瑞澄川相国	1191
陈紫岩都转	1191
陈升三司马	1191
冯淑人联并引	1191
卷一〇九 诗补遗	1192
潮州感事诗二十首	1192
揭阳新乐府六章	1194

卷一〇二 百兰山馆诗^①一

决堤叹 壬寅^②

七月七日大雨倾，潇潇嘈嘈至五更。七月八日河堤决，浩浩荡荡田庐灭。百丈红涛破地流，登山未得且登楼。楼头顷刻被水覆，百万生灵齐一哭。水哉水哉将奈何？平原万顷成沧波。一连五日流始息，髑髅白骨堆荆棘。秋风萧瑟秋草柔，饥鬼夜哭声啾啾。即今死者何用食？生者田畴耕不得。老牛负犁鞭不动，沙泥淤塞苗难种。耕时欲过秋既深，新秧一束值千金。卖男买秧布屋角，秋霖不继仍黄落。去年嫁女足供粮，今年嫁妻赋莫偿。老弱看看沟壑满，壮者终将四方散。吏胥催租急如虎，推门无人室无釜，空堂时时出饥鼠。

题画寄友

叠叠奇峰树半遮，对门遥见片帆斜。迩来偏觉乡情重，逢着湖山便忆家。
此山绝与故乡同，山外清溪一带通。我欲归家归未得，来朝愿借半帆风。

静 观

积晦久不霁，静观心自遐。炊烟半林出，老树对门遮。壁古结石子，墙阴开野花。明进有晴意，红日西山斜。

^① 《百兰山馆诗》，又称《百兰山馆古今体诗》，是丁日昌的诗集，似为丁日昌生前手自编定，共五卷，并附《百兰山馆词》及《楹联》。所收诗词上起道光二十二年（1842），下迄晚年乡居时期，共计诗 631 首、词 14 首、联 41 对。此书初为抄本，至民国年间方得刊出（具体刊出时间和地点不详）。本集据民国刊本录出，保留原卷次和排列顺序不变。原刊本中少量诗作用干支标有写作年份，多数未标，今仍其旧。

^② 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

有感 丙午^①

一弓小辟读书岩，蔓草疏茅手自芟。敢谓史长才学识，难尝世味苦酸咸。此时说梦终无益，他日知谁果不凡。惟有旧巢双燕子，依依向我尚呢喃。

蓝田书舍即景并示吴蔡二友

茅斋小小占江村，闷坐伊谁不断魂？我有奇方堪自遣，连朝佳梦幻如云。不栽松竹不栽梅，几叠奇书插架堆。读到晚凉聊散步，对门篱落豆花开。闲邀农父坐斜阳，指点桑麻话正长。怪底炊烟今夕早，稻香时节合家忙。此间昔本郑公庄，曾挽高轩过草堂。最是初曦须爱惜，夕阳虽好已昏黄。蓝田书庄为郑进士读书处，郑为朱子同年，朱子曾游于此。

座上风怀总不群，马融心事许平分。须知千个琅玕竹，出到头时便是云。村庄风味称幽栖，闲煞空庭鸟自啼。应有故人来促膝，茶烟一缕飏楼西。谈余文史敞窗棂，四面云山作画屏。极目平芜浑不尽，天涯一抹佛头青。昨宵新雨长莓苔，绿上空阶扫不开。一枕午凉疏梦觉，隔墙清磬数声来。

效老杜诸将 甲辰^②冬在郡城作十六首录六

惆怅欃枪焰未消，海门兵气正如潮。飞蛾敢向灯前过，群虱犹从裨内骄。自是下方须小劫，可怜上客既头焦。遥看羽檄交驰处，谁把妖氛一扫销。

大厦难凭一木支，此邦元气敝多时。鲁侯正在筹粮糗，尹铎谁教理茧丝。罅隙能防何致漏，疽痈早决易为医。休将招抚夸忠厚，旧史分明一览知。明时山寇窃发，屡抚屡叛。

羽书递到各苍黄，献计纷纷孰智囊？时李观察令诸生陈善后事宜？未见贾生陈密策，但闻越石散氏羌。窃威须戒狐成虎，下手宜知马异羊。自有军储山样积，唱筹不必效沙量。

蛮触纷争衅未终，盗兵敢复逞雄风。勾连妄说通波国，时闻土寇勾结外夷，镇静还须借寇公。当日何人曾养虎？即今未合议藏弓。诸君善后凭何术，试把源头仔细穷。会乡皆由结斗而起。

太息膏腴变绿苔，疮痍到处费滋培。澄源要扫痼床习，物盛难将蔓草栽。听说网开三面阔，尚无人戴一头来。会首未获。星星火有燎原势，莫遽贪功振旅回。

何时捷报到瀛洲，未见元旋局缓收。起衅未能消雀角，论功不必效羊头。车前既折微虫臂，海外犹烦大帅忧。辛苦筹边李文靖，呕余心血尚招尤。

① 即道光二十六年(1846)。

② 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

解 闷

解闷凭何术？开怀只一尊。夜凉无杂梦，日落有归云。诗为多情作，衣因百补温。要期素心者，促膝共论文。

偶 咏

俗虑浑忘却，天怀自淡然。静邀蚊共语，闲伴虱同眠。闭户月在地，开窗星满天。磬声隔墙至，此景悔逃禅。

积雨生闷幽窗无事再仿前体

补天补不完，吾怪女娲氏。自从一月来，霖淋漏不止。今年所设馆，幸哉墙垣美。倘其处敝庐，雨久必倾圮。危且及性命，不徒压书史。祈天天不晴，怅怅徒劳耳。不如息万缘，兀坐乌皮几。高声呼门徒，讲大学章旨。时余设帐蓝田书屋。

去年虽云贫，种豆复种麦。及兹刈获秋，收成将二石。以我卖文资，兼彼中阍绩。虽无终岁供，尚有数月额。今年弃犁锄，翻就砚田辟。学作村夫子，俸钱月四百。下有儿口黄，上有亲发白。岂仅此戈戈，所能具晨夕？平时腹笥满，救饥终无益。青云不在遥，转身即咫尺。仰望苍天苍，何时一展翮！阴雨日以积，苗麦日以危。平原涨成潦，高垄积为陂。新秧腐且烂，难望生意滋。得晴尚可救，知晴当何时？怆然顾四野，将有哀鸿悲。内子笑指釜，三日既不炊。升斗难自谋，乃虑他人饥！

利藪之所在，众人相争逐。争机一人深，祸机众人伏。贫家淡泊久，曾无妄来粟。亲交薄馈遗，聊可助水菽。触景得新句，秘而藏诸帙。敝帚虽不佳，享之俨然足。心入清景清，肠避俗缘俗。昨宵得一梦，东郊骑黄犊。

观察王兰圃师初度四律奉祝 录二

罗浮春晓瑞纷纷，鳄渚连朝绕紫云。生日何须惭佛后，良辰真个与春分。是日春分，兼为佛诞后一日。玉堂金马当年梦，剑犊刀牛此地闻。更有颂声听未了，山阴犹自祝神君。师曾令山阴。

望重荆州复爱才，光风霁月许人陪。得情常有灵犀照，育物还将小草栽。已藉阳和消瘴雾，定多仙果助琼杯。瑶池奏罢云璈曲，一管村箫独后来。

为吴小瀛题画

风来花蕊开，风去鸟声送，庭际绿阴阴，幽人结清梦。

明吏部罗庸庵先生集题词 吏部入本朝为僧

百树梅花扑鼻香，盘湖地是证禅场。拼将佳句消残劫，赖有高风接首阳。故国云深千里梦，空山秋老满头霜。至今陶社分题处，惹得幽人话正长。盘湖旧多梅花。

入洛当年早著名，崎岖国步剧心惊。江东漫欲归罗隐，宣室犹闻问贾生。数着残棋难下子，一场春梦不胜情。本期洗耳同巢许，何自听来击壤声。公却聘诗有“卧听康衢击壤声”句。

蓼莪赋罢倏沧桑，尚有征书拜夕郎。身世俄悲田是海，朝廷犹说虎如羊。南都马、阮用事，不以西贼为意，征公副都御史不拜。传闻戎马劳开府，时史阁部征兵淮上。涕泣貔貅散四方。公团练乡勇勤王，不果。留得樵衣挂茅壁，夜深残月一痕凉。公遗命题碣曰：明龙山樵夫之墓。

逃名逃世并逃形，长向峰头简佛经。捧檄未随东郭去，时郭忠节公率兵迎唐王。移文懒向北山听。邑令招公出山，不应。黍离歌罢愁肠绕，鹤梦归来战血腥。几叠诗笺数行泪，可胜遗恨满新亭。

遥遥陈迹孰追攀，问俗同欣李泌还。隐德谁能彰隐士，名臣仍欲采名山。李方赤观察与冯默斋学博辑《潮州耆旧集》，将付诸梓。当年舌未凭三寸，此日风犹动百蛮。惭愧虞山老耆宿，既登国集尚教删。

苦 蚊

适从何来集于此，故意作声聒人耳。初讶为蝇姑置之，骤嚼吾肤乃怪尔。平生不惯受人欺，何物无情敢相噬？细身长喙吻如针，名为蚊者母乃是。夜间作恶最飞扬，素少因缘强密迹。何其相求深复深，定当呼为彼哉彼。有时先生跂足方鼓琴，成群作响扰清音，钟子期在隔墙听，错疑阳春白雪杂得下里巴人音。有时先生张口诵书史，突然撞入喉舌里，蝼古舟入不能出，翻疑唇郭齿城欲邀同伴来成市。有时先生诗成亲执笔，得意濡毫挥管疾，忽惊眉间利嘴突入三寸深，以掌击之涂来满面黑如漆。种种情贪岂知足，一命不堪一钱赎。家贫难觅碧绡百丈长，惟有辞穷脱裤任伊果其腹。但愁肠腹溃裂不能回故林，海上焦螟飞归难觅旧巢宿。我餐日不满二升，盘间所存止苜蓿。况复近来作诗瘦，那堪身化磨蝎供贪欲。昨朝望见肉食之子脑满肠肥，不妨结伴呼群飞入高门咀其肉。

万善庵颓废百年王晋斋茂才有募修之举 属予为序序成戏柬七古一首

我闻六朝以前项王宫，巍峨都遍寰宇中。朝烟夜火久不息，春秋报赛男女同。六朝以后

蒋侯庙，金阙辉煌遍山耀。沧桑变后朝代更，两公都少青蝇吊。岂非废兴固有数，神固不能自作主。时来菩提资夙粮，运过山精占堂庑。蓝田先有万善庵，晨钟暮鼓来和南。佛坐中间神将侧，无祀鬼神得并参。布缘人没几十年，舍利光黯埋寒烟。无论佛去鬼亦去，躯壳在庵神在天。神灯静后宝光晕，礼忏无灵法机钝。大声呼佛佛耳聋，头顶莓花高一寸。瀛洲长者王茂才，醉后排闼立苍口。菩萨见之笑口开，待公久矣今始来。乃知佛本无不灵，实由求者非德馨。茂才醒后佛笑敛，直欲面面涂丹青。索我作序饮我酒，挥笔岂作庐王后。谢公已有甄舒仲，作祝合号支离叟。持斋补过尚恐诛，公乃逃禅并逃儒。此场功德罪应减，且浮太白空百壶。我今作序已专美，更有诗章可赎罪。稽首慈悲大士前，愿分一滴杨枝水。

村斋题壁

数椽茅屋对瓜棚，白发穆穆一老生。五六七人同席坐，两三四句读书声。送来野菜情偏厚，睡到天明梦亦清。预说今年归馆早，稻香时要课儿耕。

接默斋先生书知春尽将赴省垣诗以志别

皋皮坐上仰冰清，柏节松心老愈贞。手有金蓖能刮眼，面无铜具善谈兵。李观察平会匪事，先生时率诸生入陈密策。老年春梦游蓬岛，先生俸满，内升典簿。廿载儒官领凤城。说到流风齐感激，瓣香岂独在鲋生。

韩江听说布帆开，计日文旌到粤台。别我恰逢花正落，归云应带雁同来。祇将俚句呈生佛，聊当离筵饯一杯。莼豉香时应返棹，许多小草待滋培。

隍道中口占

肩輿擎出画桥西，密密人家傍柳堤。一路山光迎客笑，半林鸠鸟背人啼。园蔬破甲香犹湿，野笋添丁绿未齐。自笑劳劳缘底事，浮生镇日寄轮蹄。

舟宿河口

一叶随江转，开窗意渺然。人家多傍竹，水气欲浮天。舟楫吾何惮，乡关梦未圆。龙门回首在，努力勉加鞭。

长乐一路山皆不毛戏题

镇日篷窗坐，尘心缓缓删。有时将肉眼，来看不毛山。秃秀自成格，奇峰作势顽。消愁

一樽酒,对此为开颜。

自青溪至歧岭舟行纪所见

南风拂拂布帆轻,一叶扁舟自在行。潮落乱滩高有眼,水平两岸碓无声。寺前老树千层曲,洲畔斜阳一角明。最是渔翁真趣足,坏篷低压采茶清。长乐一路多唱采茶。

慈溪任月坡明府属题鸿爪集奉简二十八字并以送别

三千六日留珠海,一百四篇贮锦囊。叠向轻舟壮行色,不须选石压归装。

遗场被别呈月坡默斋诸先生

满眼西风揜不开,萧萧黄叶遍苍苔。文章有错终须铸,磨蝎无情费自排。果是成仙应慧骨,谁云入网尽通材!故乡遥计登程日,孤负离筵酒几杯。

问心原不负初衷,俗眼相看便不同。他日安知鸿鹄志,此行真作马牛风。休嗟爨下桐终弃,转悔齐门瑟误工。底事槐花黄未了,可怜返棹又匆匆。

院南十幅姓名题,便觉云泥已不齐。妄冀登场摧大敌,并无余梦到深闺。学使慰诸生谕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不亦伤乎?”之句。随行免作群仙伴,到眼谁将五色迷。恰我秋怀正萧索,声声又听子规啼。

黯黯孤灯旅梦频,便看僮仆也伤神。本非阆苑三千客,滥厕平原十九人。时抚军决科内被别者十九人。笑我徒为门外汉,几时拾得岭头春。从前尽有新花样,归去东村再效颦。

月坡明府招饮赋谢并赠

相逢各在黯然时,酌我南楼酒几卮。座上名花都入画,眼前才子只论诗。贫官作胆书千卷,逆旅消愁笔一枝。回首茶阳江上月,宵来犹照去思碑。

宦途容易感升沉,落落尘缘总不侵。幸藉余生逃虎口,得教遗墨满鸡林。草冠野服谁同调,乌帽青毡只此心。半种桑麻半桃李,至今叶叶自成阴。

东归别杞乡桂裳诸兄

江干风正好,瑟瑟布帆开。到此却何事,归心忽已催。看君成佛去,待我脱凡来。明岁

重阳节,应烦载酒陪。

一别一千里,幽怀镇日摅。弟兄才聚首,风雨又离居。小住同鸿爪,深情托鲤书。回家正秋杪,有菊待吾锄。

舟宿东村早发

破晓闻笳角,邻舟结伴行。夜长乡梦杂,地险客魂惊。水阔雁无影,天寒鹤有声。往来浑未定,碌碌笑浮生。

挽王镜如先生 时卒惠州舟中

相看病骨谢秋风,顷刻尘缘付太空。生抱高才艰一第,死为名鬼易称雄。夜台应唱思乡曲,故里谁为系帛鸿。婚嫁向平犹未毕,一场春梦遽匆匆。

篷窗灯黯月犹悬,奄奄神消剧可怜。也解百年原有尽,不堪五子并无缘。安贫独得尧夫乐,处世人称有道贤。如此仁人如此报,几回搔手问苍天。

过 言 岭

薄暮驱车到国门,炊烟满眼日黄昏。有怀欲向秋风诉,落叶萧萧岭不言。时下第。

赠梅卿先生

十年前已仰词锋,沧海重联翰墨踪。风雅正声归幕府,文章奇气惹蛟龙。高名早向千秋占,后会难知几度逢。惆怅灵岩好明月,照人乡思一番浓。

郡友招饮赋谢即以志别

无端良会破愁魔,云水光中且放歌。骚客情深联社易,酒徒缘少奈离何。功名草草三生恨,风月匆匆一岁过。记取去秋衫尚在,泪痕还较酒痕多。

江城风紧客魂惊,落拓归装不胜情。近海人烟多瘴气,傍村篱落有书声。怕离亲旧谈难割,爱住家园梦亦清。他日旗亭题笔健,好将佳句寄鲰生。时拟为诗社。

省旋述怀

出门钓微名，去家逾千里。踌蹰复踌蹰，聚粮固不易。山右贤太守，高情重师弟。遗我买舟资，敦我具行李。谓乘秋风高，怒飞在尺咫。岂知铩羽归，海运弗能徙。有如羊公鹤，毳绒垂两翅。厚意何日偿，彷徨中夜起。

离怀

秋上安仁髻，离怀百倍生。多情留旧札，不寐数残更。发秃愁窥镜，才疏愧识荆。烟波吾不负，有约钓长鲸。

村居

迹来门少剥啄声，日日村居幽趣生。破寺僧归日西下，隔墙翁款天欲明。有花有竹助诗兴，不送不迎无世情。石枕梦回结习净，开窗忽见山月清。

郡中简默斋先生 丁未^①

不信经年别，游行健似初。刀圭赐臣药，鱼豕校卿书。蒙贶药饵并属校定《潮州耆旧集》。拄手辞藤杖，关心问石渠。射鲋今有愿，一读一歔歔。“和戎自古无长策，愿激长风射海鲋”，先生感事原句。

相见情殊切，相怜意倍真。声名疗病骨，经术陋儒身。乞煮清宵字，无劳净地薪。摩挲古时剑，何自出风尘。

韩江买棹早发

渐觉岸人小，悠然别味长。浪柔兰桨软，风饱蝶帆张。鹿梦情俱净，鸥游约未忘。尘心与名意，一笑寄沧浪。

赠香铁先生

南珠韵绝一千载，海水婆娑今此翁。先生掌教龙湖，即南珠楼遗址。不脱华簪住空谷，独将傲骨

^① 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

镇颓风。他年姓字归文苑，此日江山属寓公。可笑蚍蜉树前伏，几回回首望葱茏。

守门菘韭俗缘清，先生题所居曰“菘韭之舍”，兼有寒梅伴凤盟。老获微官成大隐，闲分奇策到苍生。古人不作公难死，七子同时品莫京。盛子履选《粤东七子集》，公其一也。我欲溯流迎海若，望洋浩叹不胜情。

项巡宰璞岑叠梅翁韵见赠次韵奉酬

与我论交者，如君最率真。识丁原有眼，说项苦无人。樽酒期千古，烟花送一春。便便孝先腹，相对未全贫。

清明郊行

十里韶光淡荡中，眼前佳节与谁同。乍传槐火人烟活，大有榆钱鬼运通。浊酒易将齐妇傲，名花留伴野僧穷。踏青重与青山约，好豁林容待寓公。

清明后一日邀友踏青 用前韵

疏狂草草又寻春，棕帽芒鞋不讳贫。十里野花重入眼，一年佳节递催人。名山无恙供吟兴，蜡屐多情遣病身。不少女儿扶伴过，模糊浓语听难真。

即事有感呈浦云师暨默斋、香铁两先生 并送葆初巡宰之任海南

东风还向客前寒，荏苒韶光已渐残。佳日来如良友至，名花开作美人看。地邻陈蔡论交薄，世有尹邢辟面难。十丈软红尘不扫，夜凭梧几昼凭栏。

高歌犹自唱迷阳，太息空山翅不张。身外浮名蛇画足，眼前生计鼠搬姜。故人眉目明明在，世味酸咸渐渐尝。近日相如消渴甚，玉函来乞养生方。葆君能医。

南州闻说莅文翁，此去无妨制锦工。海外文章真有伴，天涯消息几时通。笑谈尽许狂生傲，涂抹谁怜乞相穷。黎母山前莫惆怅，采诗容易挂吟蓬。

竭来提倡藉名流，拂槁虚枯意倍周。文有因缘归七字，香铁先生送李观察诗有“书生七字抉心肝”句，即指昌作。命原穷薄敢千秋。即今交道存嵇吕，当日高名想应刘。故是感恩并知己，碧云深处一回头。

宿村居晓行

旷夜余凉月，残更逐暮春。败槽闻啮马，荒驿数归人。村酒易为醉，邻翁情自亲。寻常轻举足，孤负此吟身。

夜 坐

幽意悄然满，野花香一庭。棋输万缘寂，琴罢数峰青。闲听柳生肘，卧看天落星。幽人爱长夜，且复自横经。

镜 水 词

月十八日天大雨，居民汹汹昼闭户。市有蠹役，乡有顽民，纷纷籍籍难聊生，市门四阖无人声。一解。堂堂张公闻信即上马，不持粮，不具驾，九十里程作一里行。城头坎坎鼓三更，斯民望公，如望云霓，公今来未迟。二解。公诣市，召集里长约正，开诚布公，示恩示信，大爆小爆轰声如雷，不觉东巷西街南家北户市门一齐开。三解。良者安矣，暴者逃矣，公欲诣乡擒其豪，回头一顾二仆四役腰无弓矢手无刀。朝朝复暮暮，恶人今如蛰虫不出户。四解。府公赫然怒，发兵发勇，任公指挥，大船十只九只横水湄，南风猎猎吹旌旗。乡民见之泣且走，不图今日身家性命俱无有，急急启囊发篋，皤皤黄金百镒多，上营下托求公救。五解。公曰吁！我今来粤十八年，但知饮水不选钱，尔但献尔魁，吾为尔约禁，伊辈不得岸上行。果然一日内，匪获民无惊。远乡闻者疑佛在前，扶老携幼争来看。青天咸感泣数行，下不知公乃一儒者。六解。拟公明，赠以镜；拟公清，馈以水。管弦嘈嘈盈十里，但愿见公来，不愿送公去，不意吾潮之官乃有此。呜呼，吾潮之官乃有此！七解。

题 画

渔父晚来眠，渔舟系江侧。一江烟露寒，茫茫秋月色。
古寺隐深林，迂回似无路。日暮不闻钟，山僧出深树。
瘦壁一千尺，倒挂蚕丛石。樵客去不归，斜阳半山赤。

读李杜诗题后

死生入梦忆迢迢，更欲尊前慰寂寥。不解当时李供奉，并无片语报琼瑶。读杜。

今人漫说搥黄鹤，曾有仙才此地临。不敢楼前题一笔，诗人从古本虚心。读李。

读宋史题后

漫说此心能把握，中兴事业早销磨。先生一觉符离梦，多少军民哭两河。张魏公。
太子南来壮气销，乍闻片语忽还镳。宋家待士何曾薄，竟有书生附北朝。书生。
晚计犹能主北攻，替渠作记未昏蒙。宋儒口业分明在，一角南园累放翁。陆放翁。
辞罢都堂葛岭行，美人情重主恩轻。师臣别有平章事，不管襄阳炮打城。贾似道。
久征气并日星光，衣带铭词早已藏。那肯黄冠承顾问，史臣传笔半荒唐。文丞相。

为张浦云师题梦游罗浮图

四百峰头云影开，空中幻出金楼台。探奇无人师雄老，□去苏髯死化工。半夜特遣左股招公来，公时劳民正心瘁，银河耿耿披衣睡。悠然仙蝶远相迎，一笑原来是我辈。过桥遥指梅花田，历历古寺横松烟。铜龙瘖虎回顾若相识，今生未见或者前生缘。庵中仙人老无用，饱食青精腹如瓮。不种甘棠种紫芝，相随愿入朱明洞。仙人闻言笑不禁，君有仙骨无仙心。吾侪烧丹炼汞作楼观，最不可缺惟黄金。君今宦游十八载，两袖空空尚何待？难期真迹上蓬瀛，且向花封歌弟岂。霎然一觉天鸡鸣，耳畔犹听黄庭声，开眸遥见青峰青。

榕江官舍偶咏

萧萧风雨逼秋残，容易韶华感岁阑。无势及人将仆傲，有钱买画当山看。破庐结构聊容膝，广厦徘徊说庇寒。阅罢乡书翻一笑，故园梅竹尚平安。

人海声喧独闭门，满阶黄叶自成村。拂弦偶得周郎顾，种粟应怀许子恩。莽莽寒潮催落日，荒荒凉月上高垣。秋心不与尘心息，风雪微茫着爪痕。时居停为许君毅亭，幕中周君缓斋与余最相得。

和黄厚甫茂才韵即送归闽

猎猎西风拂画旗，萍踪无定又分离。来鸿去燕巢痕共，舞蝶飞蝇画本奇。君善绘事。吾舌尚存谋一战，乡音渐改客多时。菊花开尽梅花发，应向天南寄一枝。

驹光忽忽感年华，余慧依然袭齿牙。好梦暂凭花作主，生涯全仗笔为家。抵门元亮休辞酒，作客庐仝待赐茶。到底蓬瀛仙景好，春风何日共浮槎。

叠韵再送厚甫行

早向文坛树帜旗，偶然蜗寄杂侏离。笼鹅客至曾留墨，载酒人多许问奇。秋气暂深添别绪，旧游如梦忆当时。巢痕依旧留君补，莫向他山借一枝。

韦侯门第本豪华，插架红签细数牙。君家多藏书。臣叔不痴犹作宦，谓令叔慎甫先生。阿咸无恙恰还家。休辞碗底三升墨，待赐人间七品茶。闻道仙山近仙里，肯教渔父一乘槎。君家有小蓬莱山。

浦云师卸丰顺篆赋此送行

正喜鹏湖降福星，忽惊双鸟度边城。廿年宦迹千家见，万丈狂澜一柱争。局外升沉随造物，胸中忧乐视苍生。行装漫说萧条甚，已有清风两袖盈。

三时首讲劝农篇，野老齐欣大有年。满县有花春入画，四郊无犬夜鸣弦。政从心出行能久，清恐人知迹愈传。赚得使君开口笑，桑麻叶叶似云连。

瘴海频年幻劫灰，儒林谁与翦蒿莱。岂知玉尺衡天上，竟有珊瑚入网来。春老芝根归药笼，秋深骏骨市金台。此邦元气凋残久，多赖文翁特地培。

宏开大字纳清流，土木丁丁费运筹。劝学苦心随地见，树人长策百年周。殷怀顿望楼成凤，余烈终看剑买牛。他日醇风继邹鲁，部民谁不说前侯。建文昌官及修书院。

虚堂况复绝攀跻，只许琴余字问奇。飞白不妨鹅换贴，雌黄无碍豹留皮。煌煌绰楔彰巴妇，奕奕声名载口碑。长忆尚书临别语，居官须记秀才时。林少穆制府赠师楹贴有“居官须记秀才时”句。

岩城从此庆还珠，横目家家幸渐苏。遗爱自然棠舍有，归装翻觉郁林无。且看宦海谁超筏，莫乘秋风遽忆鲈。仕路平心论工拙，催科抚字那能俱。师素有告归志。

一事思量抱歉深，廉泉有限况分斟。青蝇未许营丛棘，倦鸟终教宿茂林。暂觉此方离水火，殊难去后卜晴阴。遥知父老临歧送，应惹风前泪不禁。

偕周缓斋先生郭外观潮买舟循堤而返

出郭舒清瞩，临流结胜缘。潮声喧极浦，帆影没苍烟。堞破榕髯补，墙欹石笋穿。回头征战地，二百一年前。明末福王设将屯兵于此。

地势终朝北，江流直向东。此心同浩荡，一气接鸿蒙。离六十里即海。风定人声集，堤长足力穷。买舟归得得，先为寄诗筒。

幽居

幽居绝尘事，镇日闭柴关。秋意淡于水，夕阳红在山。昼长人睡足，林密鸟音闲。剥啄

数声响，斋童负米还。

客 心

客心久岑寂，抱影独徘徊。樽酒且斟酌，雁鸿飞不来。昨宵竹床上，梦见梅花开。不识故园里，何人扫绿苔。

由北关登城

看山无力且登城，关吏多情费送迎。未必客来皆老子，可能监者是侯生。群峰势欲浮江出，远塔高疑入汉横。正向斜阳觅归路，西风吹过卖鱼声。

八月望夜南河赏月

拍栏长啸暮云收，今古滔滔此水流。地旷天空作何想，风清月白又中秋。人生对酒须当醉，此夕从来不写愁。独怪南飞几乌鹊，高寒也复望琼楼。

题 画

老屋萧疏隐翠微，远山叠叠雨霏霏。后溪水比前溪长，为报渔翁拔棹归。

次缓斋先生见赠原韵

致用本通经，乃可谓佳士。昌黎昔有言，此义具妙理。读君游粤诗，克宗风人旨。伪体阙风情，编年等诗史。如何一砚终，不作四方使。繫余困风尘，豪气薄邻里。披沙竟得金，复敢忽余子。君自号一砚斋主人。

次韵再柬

道家尊老君，释家奉大士。末学竟虚无，自谓悟元理。先生两非之，汲古得宗旨。行余以学文，巨眼抉经史。今方服政年，岂久困驱使。怒鹏抃扶摇，一息即万里。云龙尚可期，舟楫待君子。

三叠前韵索和

五十始工诗，达夫号名士。迟速不足拘，所贵得神理。君诗绝尘器，颇有濠间旨。遥知一室间，左右只图史。须发半已苍，岂因呕心使。鹏湖与榕江，相距仅百里。幸乘鱼雁来，一编示骥子。时少君客鹏湖。

四叠前韵索和

我家在蓝田，时农复时士。读书有余暇，田园自锄理。忽闻故人来，恍然奉丹旨。遽溯案头文，咀嚼等经史。如何新磨铜，乃受嫫母使。君方谏阳春，我益惭下里。相期访飞泉，偕行约樵子。

赠 居 停

风雨名山住，悠然一笑迎。树阴满庭罩，琴韵隔帘清。大隐居城市，深谈见性情。明朝买舟去，回首碧云横。

咏 水 仙 花

一尺灵苗得气先，昙花小结旧因缘。偶然对面能成笑，生恐凌波即是仙。照我寸心千古赤，引人乡梦十分圆。如何五指干霄势，不插天边插案边。

雪寒云冷岁初终，种向冰盆夺化工。出土何尝邻小草，向阳原不借春风。小能结构尘埃外，别有因缘水石中。我自垂青人视白，花花叶叶太玲珑。

腊月望夜席中对月赠同座诸友

咚咚官鼓夜开筵，小卷珠帘景倍鲜。四座客争回首望，一年月只此回圆。身缘多累情难遣，文纵无凭美亦传。莫恨韶华等流水，开怀同醉早梅天。

全小汀夫子星轺还朝赋送四律

岭表文星灿，天南瘴气融。群才登广厦，千古有春风。淡定心如水，甄陶士尽铜。珠玑

满行篋，宝气恐腾空。

记得秋风劲，驰驱使节临。三年持玉尺，十郡仰金心。勋业仍钟鼎，声华自艺林。韦平余烈在，清白励前箴。

华省回翔久，蓬山梦未寒。风云曾绝塞，铁钺又秋官。北极瞻星斗，南溟养羽翰。斯文今健者，漫说起哀难。

提命承淳笃，辚轩正北行。曲曾蒙一顾，恩已篆三生。挟策知何日，抟风尚几程。中宵抚长剑，回首不胜情。

再题邱子修新州送别图

弹铗忽不怿，台阳归路长。故人作图画，写尔在潇湘。渡口自流水，遥山空夕阳。相逢许元度，道我束行装。

移寓石鱼斋 揭阳署内

闲抛西舍觅东庐，苔影烟痕手自锄。问己可能心是石，依人休叹食无鱼。腐儒也有移家具，败笔聊临倒薤书。且待尘埃排遣罢，海鸥相约好如初。

赠黄慎甫参军

眼前醒醉任纷纷，闲倚双松看出云。未必骥才非百里，故应蛮语是参军。京华梦断来新雨，海岳游多长旧闻。我欲买丝频作绣，平原君后武夷君。

零落西风雁影单，绕枝三匝羽毛寒。君随令兄入都，令兄旋卒都中。工书怀素消闲易，买赋相如觅活难。醉后文章逃大劫，穷来花鸟幻奇观。回头历历巢痕在，十二华年铁漫弹。君游都中十二年，以书画为生涯。

天风吹聚瘴江苹，禁院灯寒认凤因。满坞烟霞供破屐，一天霜雪助劳薪。云龙有梦终相忆，牛马无缘恐误津。常共欧阳说门下，如公真不负儒身。谓安卿师。

除日偕周缓斋先生游李氏废园

屐声不与岁俱忙，偶踏红尘到废庄。残石有苔埋古篆，断碑无语卧斜阳。剩将乔木凌霄汉，依旧寒潮透野塘。往日名园今菜圃，更谁来此一倾觞。

话到沧桑感主宾，昔时游屐已成尘。亭无记序犹知姓，犬不炎凉肯吠人。陈迹卅年如说梦，好风明日又回春。遣怀尚有吟囊在，客里逢年不算贫。

过羊蹄岭

村落连深壑，烟光一望迷。民风消雀角，客路怕羊蹄。远树平于屋，新泥滑似脂。壮怀何日遂，中夜起闻鸡。

夜宿平山许家书房

劳人草草驻行旌，转瞬风光又一程。新妇髻高如塔势，独轮车转似机声。到门鸡犬知迎客，过眼溪山不记名。何日故园成小筑，烹雏煨笋慰平生。

为吴西屏题罗浮图

有约不到罗浮山用俗语，何人曾向山中还。披图见君坐空翠，松风冷冷龙虎睡。

寓中有感

奔走经千里，风光负一春。病中思骨肉，客久习风尘。道阻书难达，途长梦岂真。深宵闹儿女，难免羨东邻。指姚云浦兄。

次毅亭明府见赠韵

弹指韶光又一春，异乡风景喜全新。尺书寄到知何日，青眼相看有几人。入世原同虫臂幻，出山谁是豹皮真。幸承寡过频加勉，持己须同竹箭筠。

毅亭明府次韵索和再柬

知己相依既数春，扪衷犹不愧松筠。纵教尘海风波幻，留得庐山面目真。醒醉且凭今日酒，文章谁是必传人？挑灯细把遗编读，重惹风前得句新。

偕裴翁由新兴抵省舟中有感

五日新州道，茫茫感不禁。百年多客累，一夜尽乡心。地旷晨鸡早，天低野柝沉。船窗

同翦烛，清梦忆山林。

舟宿三水明日为长至节矣再赋

水国从千艇，停桡正夕阳。如何日长至，仍复客他乡。南翼飞谁怒，西风梦已凉。时乡试被放。故园梅放未？应约共倾觞。

道中离咏

杈枒石齿浪花吞，镇日爬沙蛋户勤。红叶几层山十里，隔江茅店是桐村。桐村。昨宵风雨渡江来，雉堞层层望里开。欲认昔时投砚处，只今峡石似蓬莱。端溪。一篙水涨羚羊峡，六幅帆张蝴蝶裙。闻道尚书征采罢，更无人去割春云。羚羊峡西洞自卢制军后不复开矣。

楫影篙声记不真，夜阑犹听唤船频。维舟恰好维三水，看尽南来北往人。三水。布帆侧侧浪廉纤，月正明时睡正酣。梦里不知风力劲，榜人高唱过西南。西南。

沙口候潮 时冬至节

亭午千帆落，连樯似结邻。捞鱼喧蛋妇，扞虱快舟人。令节酒同醉，天涯情自亲。夕阳潮渐长，唤渡客频频。

舟泊花地

远树连天阔，寒潮接海平。严更联客艇，畏路缓舟程。开眼见明月，隔船闻睡声。茫茫对樽酒，不尽古今情。

泊佛山

舟楫天南聚，鱼盐海国饶。萑苻今内地，弦管尚深宵。灯影红楼大，笳声黑岸骄。眼前纷纷艇，欢喜弄寒潮。

得蕴山兄书知慈亲餐卫胜常喜赋

年年作嫁误居诸，引镜愁看鬓渐疏。伏枥骥仍心似昨，忘机鸥尚约如初。梦中诗句冥心

索，醉后文章放笔书。却喜萱闱眠食好，昨宵亲自剖双鱼。

有 感

满眼雪花大，终袍空自寒。客中容仆懒，贫极转心宽。鸡肋人情破，鱼头世事难。停琴
伫良觐，樽酒且盘桓。

杨安卿先生留粤赋此奉怀

遗泽三州遍，乡心两地悬。车留南岭雨，梦绕御炉烟。子路言无宿，于公后必传。有人
曾立雪，何自执吟鞭。

知定人难蔽，心虚道自公。群才效驱策，大力破愚蒙。贱子恩尤重，何时照复融？只今
瀛海路，谁不仰春风！

为邱子修题新州送别图

不尽望云感，东登白鹿台。新兴有赵佗白鹿台故址。离支三百树，乡思一千回。余亦西南北，
君今归去来。明朝好风色，相约片帆开。

除 夕 感 怀

踏遍天涯又海滨，舟车辘辘太劳神。功名自是生前定，骨肉偏从梦里亲。穷极难凭文送
鬼，愁多且听墨磨人。东风不作炎凉态，一例闲门报早春。

卷一〇三 百兰山馆诗二

留别居停暨同事诸友 辛亥^①

弹指三年雁作宾，凄凄风雨友声真。鲈莼偶作思归计，鸿雪原留未了因。相报有谁堪国士，交情难薄是今人。黄花开尽应回棹，曾否东山许结邻。

讼庭花落镜堂虚，回忆谈心结契初。海内早传龚遂治，汉廷谁上贾生书。抵家期已重阳近，将母情深一病余。最是临歧两搔首，西风鱼雁莫教疏。

嫁事萧条客绪添，难摒贫病一身兼。无才敢作非非想，有累曾歌昔昔盐。此去肯弹齐客铗，重来应免楚人钳。他山倘有迁乔信，珍重琅环插架签。时书籍尚寄署中。

宾朋几辈话更残，说到家常语欲酸。敢望春花能富贵，要期慈竹永平安。不无人作侏儒饱，犹有心怜范叔寒。可惜中秋终夜月，三年都在异乡看。

花 埭

去年今日此经过，买棹重来绿又波。废苑荒台前代尽，美人香草此中多。难消伪主风流恨，且听园丁芍药歌。也欲名园成小筑，几时茅屋此牵萝。

偕周缓斋先生重游永福寺和韵 寺在惠来

百尺浮屠挂断藤，一年将近又攀登。花余薺葡真圆寂，壁画云龙尚郁蒸。大界几人留色相，禅宗千古此传灯。梵声寥落缙流散，笑指牟尼问友朋。

赠李子迪太史

史学千秋富，名山一席尊。品题曾雁塔，声价自龙门。霖雨猷原裕，风云气早吞。苍生

^① 即咸丰元年(1851)。

望公出，巢许莫同论。

嫁线年年作，何缘涤俗襟。公然携布鼓，来此度金针。小坐承青眼，深谈见素心。韩江有桃李，闻说尽成阴。

葵阳道中

晓起理轻楫，春风吹渡河。四山残雪在，一路冻云多。途远心终怯，官清俗自和。倚闾良念切，餐饭近如何？

桥子头望海

桥头南岸日初西，万顷洪涛急鼓鼙。纵目无边疑地尽，举头何处觉天低。茫茫白浪迷蛟窟，莽莽黄沙信马蹄。如此奇观真眼福，免教海若笑骖鸡。

记偕良友上重台，十日看潮已两回。笑我曾观天上水，是谁重问劫中灰。眼前风势随流转，耳畔涛声拔地来。我欲乘槎随博望，茫茫何处觅蓬莱。

宿北山

小憩来禅院，斜阳已上门。半檐花欲笑，四座佛无言。屋古树穿瓦，年荒僧种园。天涯与海角，鸿爪漫留痕。

感赋柬周缓翁和韵

东风送客入新年，海角重逢各惘然。斗酒且消时局恨。英、清土匪未靖。高名聊让古人先。偷闲同饮三升墨，出世谁通一指禅。二载韶光等流水，莫教容易到华颠。余与周君别二年矣。

咏水仙

一自成连去既遥，人间雅操久寥寥。岂知解佩归香国，仍复凌波下碧霄。清到梦中魂欲醉，照来镜内洁难描。芸窗尽占群芳首，压得寒梅不敢骄。

连朝风雪倍伤神，剩得瑶池物色新。群草问谁同洁白，淡妆浑不惹埃尘。晶盘乍露孤高格，玉案闲标自在身。莫怪外间桃李笑，有人珍重护初春。

北 山 道 中

归人仆仆如游蜂，遥望孤村云树重。野水漫漫长新鸭，远山隐隐闻午钟。吟诗忽过四五里，带睡又行前后峰。何日故园辟荒径，菜花妆点成老农。

漫 兴

春来春去客心忙，愁对菱花两鬓苍。眼底相逢惟纵酒，梦中最乐是还乡。远器且学冥心法，多病难传避谷方。要向诗书觅消遣，二千年事大茫茫。

予数往观海曾未见海市，昨闻居人说近有海市者 数矣，恨未得一见，作是诗

不定阴晴际，苍茫海市开。分明此烟雾，变幻即楼台。龙户朝探宝，蛟人夜献杯。髯翁善祈祷，我愧佞神才。

登望海楼远眺 惠来署内

客久聊凭眺，荒郊入望遥。山容连雨白，潮势挟风骄。大地双丸转，关河两鬓飘。一枝聊可托，何仅宿鷓鹠。

春 分 日 郊 行

无端佳日又春分，信步郊原绿满墩。吹到海风疑作雨，绕来水竹自成村。零星祭饌人情薄，古朴衣冠野老尊。惆怅松楸谁拜扫？故园东望倍销魂。是日人多上冢。

和前韵寄周缓翁

竭来游兴与君分，屐齿连朝印碧墩。古渡迷茫愁客路，炊烟断续认孤村。龙鳞老树精神健，牛背归童气象尊。刚是休文愁体弱，好凭野趣醒吟魂。

再叠前韵柬林辉山广文

高名难与古人分，姓氏休争太傅墩。小住幸邻夫子铎，结缘曾向秀才村。炼丹有药仙终老，说法无人佛竟尊。同在天涯同作客，东风帐触杜鹃魂。

三叠前韵柬刘松岩先生

公然诗国鼎三分，竟欲王墩并谢墩。我辈文章原写意，故乡烽火说连村。雁鸿阔绝音书断，久未得三家兄书。戎马频仍将卒尊。广西土匪未靖，调兵络绎。闻道刘晨仙境返，天台曾否一消魂。

林辉山广文谓诗有出韵者，作此解嘲，四叠前韵索和

听说邱迟锦已分，粗才难坐紫花墩。文如阵势终须律，诗带离声不厌村。到眼无如春色好，当筵惟觉酒人尊。孤山梦胜罗浮梦，我对梅花欲断魂。

闻旧乡土匪滋扰，浦云师以诗来慰，五叠前韵奉酬

风声鹤唳听难分，谁使萑苻遍海墩。一自福星临岭峤，渐教毒瘴散江村。文章今见豚鱼格，闾阖曾闻虎豹尊。何日问津共渔父，小桃源内活诗魂。时浦云师邀余卜居安吉。

刘松岩盐宰叠韵索和，六叠前韵奉柬

松岩拟于秋尽之江南

余光肯为野人分，许过高轩坐绣墩。望眼君应舒北固，效颦我窃比东村。胸多奇想知儒腐，囊少余钱任仆尊。安得将身化蝴蝶，万丛花里醉诗魂。盐宰来诗有“伤春切莫暗消魂”句。

松岩盐宰见和叠韵再赠

菘韭方谋荐晚餐，忽传珠玉上云端。琴弹流水移情易，曲到阳春属和难。印雪偶留鸿爪在，赠袍谁念客衣寒。捻须自笑吟情薄，旷古奇才让建安。

赠方兼斋参军

偶访高轩过翠湾，桃花满路绿阴斑。久从时辈推豪杰，暂与闲鸥作往还。过眼烟云消酒

盍，赏心风雨属名山。君家自有驹千里，破浪何年缀玉班。

看山曾与少文期，小遣风怀笔一枝。岂有酖人羊叔子，兼能置驿郑当时。洞天仙梦能驱疟，君云曾于浙江舟次有疾，梦仙女报方，寻愈。福地文章许问奇。最是两番悬榻意，教人云树寄怀思。

葵阳竹枝词

连朝微雨洒苍苔，石瘦榕肥寺半开。瞥见前村诸女伴，浓妆都为踏青来。城中妇女于上巳日往榕石庵踏青。

东郊北郭半连村，蔚绿浓青望不分。种得荔奴三百树，夜凉疑雨早疑云。城中多龙眼树。

南风几度扑尘埃，海市苍茫半日开。鞭起鱼龙窥蛰穴，最空濛处有楼台。土人云：南风起则海市见。

偶拈蜡屐步西城，海气昏昏扑鼻腥。最是二更成市后，一街灯火买鱼声。西门鱼市系在夜间。萧疏风物暮春天，濒海人家半住船。赤脚蓬头新蛋妇，殷勤双手递黄烟。蛋妇新见客必递黄烟。

裙屐翩翩善冶容，女儿情绪几人同。怪来莲步高三寸，都要登山学谢公。

垂杨十里半珠帘，阵阵香风透镜奁。莫笑云鬟高叠叠，依家新样塔同尖。

睢阳祠宇镇城东，香篆氤氲绕半空。拾得余花供罽面，儿曹明日拜双忠。城东睢阳庙香火最盛。

谁家煮得海波甜，堆遍郊原色味兼。颀似珍珠形似虎，行人应不笑无盐。

巍峨杰阁好藏经，半傍青山半傍城。想是文翁新化洽，凉宵深院有书声。

绝顶烟云扫不开，奇峰苍翠接蓬莱。如何山亦将盐号，可是桑田海变来。境内盐岭奇峰插天。

曲曲禅房一径通，肉身菩萨久玲珑。有情弟子无情佛，各抱春心祷月公。城东永福寺肉身月公和尚，士女多往祈祷。

最恼姑苏作贾人，吴姬把酒较情亲。生憎海面潮无定，更比潮儿信不真。土人多由海往苏州贸易。

上元佳节最风光，瘦蝶游蜂彻夜忙。一面红妆三面烛，任人仔细看新娘。俗于上元夜看新妇。

安卿先生陈臬湖南赋此送别

民性本中和，凿窍乃失职。治丝日以棼，康庄遂荆棘。煌煌我夫子，持节来南国。平心发嘉谟，绝不示威德。危者使之安，饥者使之食。实惠且不居，何况假修饰？福曜忽他移，攀辕共相忆。何时重见公，太息复太息。

岭东地滨海，风俗昔已殊。义安为尤甚，动辄持戈殳。今贤矜明察，律己则己疏。从此坐痴床，白日成昏衢。维公洞源本，以身为楷模。谓民者水耶，方圆可随盂。谓吏者木耶，正直与绳俱。孜孜求民隐，一一别瑕瑜。胸中珠一寸，舍外棠千株。请期后来者，实政能相符。塞口以止啼，自古非良图。古人设学校，其意在造士。世教日以颓，名存实已矣。夫子方下车，衰乃藉文起。甄别首韩山，课艺必亲视。劣者加褫罚，优者渥廩饩。明可察秋毫，定可符

止水。一士未及知，窃窃引为耻。贱子顾何人？栽培等桃李。去年苦奔走，食肝藉经纪。云泥虽远殊，云龙幸相倚。如何天风来，吹公到沅沚。提携复何人，终困蹄涔水。回思教养恩，清泪渍襦被。

吾闻陈文惠，在朝思潮州。谓潮民可治，此语良有由。公今远陈臬，绕道咸遮留。知公在衡湘，亦复回双眸。衡山云苍苍，湘江水悠悠。云水有时尽，思公无时休。

为林母陈孺人寿 古乐府

葵阳峰高，葵潭水滴。水有双鲤鱼，山有连理枝。物类无心犹有心，妾心悠悠胡至今。一解。翡翠有巢，鸳鸯有耦，梁鸿在前光在后。皇天不辰，忽折同心耦，襁褓茕茕念黄口。二解。黄口犹可，翁姑愁煞我，努力加餐奉珍果。上堂眉开，下堂泪堕。嗟嗟，父母生我不如弃道左。三解。奉亲甘旨，教儿识字。心茹冰蘖口书史，钓丝不钓古井水。四解。葳蕤女贞，严寒独青，孤燕啾啾挟子饲其英。儿今长大羽翼成，念母荼蓼卅载星霜经。五解。单头芙蓉日月光，具觞上寿庆余庆。子为彦方，母为敬姜，愿伐葵岭松与柏，煌煌綽楔表贞白。

李辰泉以诗见示和韵奉赠

月光出海如斗大，半夜破云飞上天。此时凉阶正清绝，白露滴滴如珠鲜。幽人卷帘坐小阁，焚香细读郁公笺。糟粕洗尽真味出，盥薇咀嚼神悠然。鱼龙出水万籁寂，如游海上逢成连。俗尘何止扑三斗，无须对佛谈高元。箏笛旧耳洗已净，以指喻指归真诠。即今旧游已陈迹，其诗足述事故传。辞家远来休太息，有酒可友砚可田。嗣宗臧否不挂口，无事只见依青毡。眼前寂寞何足道，文度况复在膝前。凤雏羽毛自有种，四读原来由百川。仆也困滞灵府塞，慧珠逃匿藏深渊。秦人瘠被越人识，香火岂必无因缘。强欲张喉和清韵，如竿久涩声未圆。竭来岁暮动归思，帆虽挂矣情犹牵。抽毫偶尔搜枵腹，纸上恍忽生云烟。起视月影不到地，明星朗朗中天悬。

过茅湖渡寄周缓翁

肩輿初停日色薄，急唤渡船抵南郭。舵工维舟不敢行，苦说今朝风色恶。归期迅速那肯停，解缆倏忽凌沧溟。危帆已挂不可转，天地黯淡风云青。初时傍桅尚可坐，愈抵中流愈翻簸。此身俯仰难自持，但见浪花半空堕。邻舟船重与水平，触浪误与蛟龙争。须臾众人同一哭，不闻人声闻水声。断篷旋空帆乱舞，主仆相看面如土。居恒恐忘《水经》疏，此际重读《河渠》注。斗然落日天如墨，微雨溟蒙电光裂。雨声渐大风渐小，岸边忽见灯明灭。到得潮阳浪已酣，谯楼坎坎三鼓三。从今性命虽穷薄，不肯冒昧轻江潭。慰劳舟子庆更生，此行良苦魂毋惊。几人手犹舱板握，三日耳尚洪涛鸣。先生衙斋睡方熟，尽日看云看未足，闲听窗前

风折竹。

赠友人村居

消受风光屋数间，俗缘无事尽情删。二分流水三分竹，十里斜阳五里山。乘兴偶骑黄犊返，此身原共白鸥闲。梨花酒熟应招我，同醉湖西月一弯。

为方兼斋参军题画马

吾闻爱马贵识马精神，今之皮相忘其真。披图蓦然见八骏，四蹄猎猎生黄尘。腕促蹄高妙难致，苍茫具有神灵意。平沙漠漠风萧萧，犹记当时战场利。谁人泼墨写此图，妙笔乃本韩干徒。骧腾恐是龙变化，骅骝骠骑今则无。参军当年最英俊，七尺雄躯韬略蕴。揭来豪气犹未除，恍似盘空出鹰隼。老望青天作白眼，抱图恨不生血汗。手掷泉卢三百千，目空开元四十万。方今圣神忧边防，特遣劲骑平遐方。何不乘此两耳黄，追风逐电驱群羊。呜呼！何日追风逐电驱群羊。

登揭阳北寨炮台

众水东流合，群峰北面开。无边春树绕，不尽暮帆来。断续诸天磬，曹腾老卒杯。时平谁设备，屹屹此雄台。旁多寺院。

宿北寨寺

借得禅关住，幽深俗迹稀。蜘蛛当户织，蝙蝠掠檐飞。寺僻阶苔长，僧穷佛火微。夜凉诸籁寂，明月透松扉。

南 堤

偷闲来坐落花矶，细与农夫话夕晖。斜日渐低蝉乱噪，绿阴堤畔一僧归。

江口守风

秋风不愿客先回，两桨云岚荡不开。快煞南船等飞马，扬帆看尔渡江来。

春暮有感

坐遣韶光九十忙，消磨何必问苍苍。一年春事余飞燕，万户砧声送夕阳。良友尚留青眼待，壮怀都把俗情尝。不妨大醉中山酒，一任尘埃事渺茫。

过鉴湖兄苜蓿轩即赠

偶此栖迟傍冷毡，轩名苜蓿尽陶然。开窗借看邻家月，绕道闲呼市上船。鸟语山光真乐趣，桃花流水旧因缘。卜居我欲邻东郭，何日池塘梦阿连。

鉴湖兄于学署后新建一楹，颜以“苜蓿轩”，甫落成而余过宿，赋此以赠

范公未遇时，断荠并块粥。及其已通显，忧乐遂众欲。丈夫志四方，岂徒厌口腹。沾沾羨温饱，毋乃溺庸俗。吾兄来南康，人师慕耆宿。大叩小叩鸣，在山出山足。恶居九市嚣，辟此数椽独。菜根不厌咬，意气鄙粱肉。开轩锡嘉称，葆此真面目。艰难持令名，止足毋殆辱。艰难复艰难，苜蓿且苜蓿。昔兄持家日，元方客京都。米盐熬方寸，顷刻应百须。堂上具甘旨，堂下尽友于。推此孝爱心，早足宏远谟。如何战屢北，儒冠终为儒。大兄京洛回，挥翰奋文藻。卅年困缁尘，致身苦不早。皇天何不辰，白日忽然老。兄时为薄禄，得信形木槁。人生如春花，开落何草草。愿兄补兰陔，勿复忧心捣。愿兄比骐驎，倏忽致远道。区区此寒毡，乌足萦怀抱。鸿鹄欲高飞，岂久恋香稻。

我初五羊游，泛驾不受鞅。一见便心倾，许余可梁栋。被同姜氏温，诗共阿连诵。虽非骨肉亲，埶箴等伯仲。频频客衙斋，每每荷清供。忽惊土木兴，毋乃有余俸。一官吓腐鼠，材大将何用。偶然新景开，聊此杯酒共。贱子苦饥驱，敝庐叹屡空。一椽受风雨，何日得旃幃？每思广厦庇，往往踏破瓮。会歌黄鸟诗，结邻白鹿洞。春草满池塘，空阶得清梦。

辛亥感事十二首

饶鼓声沉战垒稠，惊传烽火到端州。筹边无策驱铜马，挽粟徒闻运木牛。我卒尚然分洛蜀，上天何意睹戈矛。书生那敢谈铃略，几处书来动客愁。时怀集失守，盗围广宁，我兵与战失利，东莞、揭阳勇壮又各自为斗，故云。

冥冥氛祲近如何，两粤连兵孰止戈？走险狼奔真未已，初时鼠穴本无多。功名应有刘都护，顾盼空传马伏波。漫说萑苻原易灭，涓涓不塞是江河。

目断苍梧日暮云，黔黎何遽变妖氛。途穷能遁资巾帽，木濯何堪更斧斤？酒可消愁聊一

斗，诗能退敌不三军。九重频为疮痍痛，诸将何由释圣廛。指贺县失守事。

范老喧传起草莱，嗷嗷鸿雁望重开。不惊宠辱名臣度，能奠边疆大将才。共喜魏公承诏出，未闻留守渡河来。英雄徒下沾襟泪，星斗南时万哭哀。少穆先生属纆时但云“星斗南”三字而绝。

贪功终夜蹶千山，逐险躬将甲冑擐。恍忽哥舒曾死敌，传闻李广竟生还。贼能擒纵师前法，兵不逃亡仗隘关。辛苦二年征战士，家家明月唱刀环。

遥闻露布出浞溪，万福声名草木知。制胜谁为孙子阵？追逋曾获太公旗。东来兰锜夸熊虎，西望关河尚鼓鼙。要向中山觅佳酿，嗣宗一任醉如泥。谓许毅亭明府、赵如胜参戎初次战胜。

百年草草弟兄缘，回首蚕丛倍惘然。雁影双飞何处月，鸢书难达古时天。干戈扰扰中宵梦，嫁线劳劳尽日牵。极目黄尘二千里，言归何处度龙川。时三兄在粤西陈紫岩太守幕中，久未得其音耗。

治丝徒自把丝棼，竟有平民被劫焚。常侍漫传能统制，亚夫谁说是将军？兵权星散筹难展，谋士蜂来胜未闻。迹日调征连六省，此何如贼遽云云。

纳粟新看两省并，海疆谋画几年经。筹捐有局输忱赤，树绩无人照汗青。犹望登坛消瘴雾，谁收此劫挽奇零。广平幸复留根本，鹤唳风声得暂停。

鹅鹤军犹列几行，漓江叠叠阵云忙。赎官例偶援东汉，覆辙兵犹哭北邙。尽有高轩堪宠鹤，即逢小丑已亡羊。彰彰功罪分明在，赏罚如何漫抑扬。

兵过连营任逗遛，县官何罪受诛求？建牙好养军门重，坚壁犹烦老将谋。入穴谁堪探虎子，论功幸未定羊头。议招议抚终非策，养患休将错铸州。明末招抚之失可鉴。

不堪盗藪竟重开，二百年前此劫灰。杀运尽收新鬼去，捷书谁向大藤来。即今南海无珠宝，从古中原出将才。好仗天威勤扫荡，趁艰难日答涓埃。

鉴湖兄将归省应试以诗留别和韵即赠

相看踪迹等风牛，鱣舍连宵洗玉舟。花底琴尊红烛大，眼前桃李绿阴稠。钧天曲好难同调，才子官卑合写愁。我欲挂帆来作别，海门终夜吼潮头。惠来往潮郡须渡一小海，非风日晴明不能过也。

麇麇双翅养经年，同此传薪更惘然。对酒渐怜蓬鬓短，到门应擘荔支鲜。通明久羨移家早，灵运终须作佛先。怅煞城根老秋树，银钩珍重付云边。

题画 盐宰赵君因故乡遗业已尽作图志感，并慨雁行分散，情见乎词

何年广厦千间辟，有此山光十面开。俯仰蓬莱隔云气，丹青历历写楼台。
竹影松声夜气秋，碧芙渠水软于油。君家自有龙吟笛，梦罢池塘合倚楼。图有莲花、白鹭。
枯坐将成九转丹，达人身世不妨宽。篁栖本是吟诗叟，幻去人间色相难。
潮平曾伴鹭行归，风雨重来景已非。回首遥天尚空阔，到冥冥处任高飞。

无 题

东风吹尽绿成阴，枵触年华感不禁。今日桃花前日面，他乡明月故乡心。银钩曾寄蝇头字，玉轸亲调凤尾琴。楼下芭蕉楼上雨，不堪谯鼓正沉沉。

自 作

自作榕江客，年华叹逝波。梨花春酒暖，桃叶美人多。竹报朝朝达，丛书细细罗。无鱼愧弹铗，曾作石鱼歌。余喜购旧书，居署东偏石鱼斋。

自作新州客，听来两度莺。枕柳千树色，蛤蚧五更声。新兴多蛤蚧。访古台痕旧，参禅钵影明。邑中白鹿洞系南粤王赵佗所建，六祖庙在南门。披图爱焦核，难忘紫绡清。县属荔枝为广东第一。

自作羊城客，秋深矮屋中。何时蛟得雨，看到马呼风。佛法诸天有，仙才自古穷。频年洗青眼，未见木棉红。

自作葵阳客，沧溟眼界开。榕阴留白鹤，楼外点苍苔。蜃气荒荒涌，潮声故故来。神仙杳何处，宫阙满蓬莱。

闲 居

不向红尘插是非，风光难得燕来飞。山真淡泊能留屐，春正晴和好典衣。无可谋生偏闰月，有何疴疾仗当归。故园吾亦吾庐爱，何日青溪坐钓矶。余乡有青溪潭。

娑娑海上记吾曾，如意珠圆气象增。深夜月来疑识面，来年书至每挑灯。恐伤人语聊谈鬼，久别家时当戒僧。不把禅机参悟性，花花叶叶笑南能。

矮屋如舟偶坐忘，白云红叶任苍茫。诗篇错杂铃名印，书卷时常夹药方。食每无余饥鼠散，花犹未落乱蜂忙。埋头且自藏真气，不敢逢人放眼光。

对门高树漏清阴，俗味纷腾总不侵。事到热肠招鬼妒，诗逢得意喜人吟。雁鸿北去天光阔，乌鹊南来秋气深。要藉焦桐写清远，海涛叠叠是琴心。

水 晶 镜

双轮如月跨眉端，淡影迷离彻底寒。到眼元黄随处有，分人黑白古来难。金篦尽许从头刮，国色如何隔膜看。遮掩双瞳便名士，启明谁与觅神丹？

蓬 州 扇

薄如蝉翼曲如弓，制自金闺素手工。片片凉云清入梦，丝丝斜竹运成风。写来秦女乘烟

去，感罢班姬已篋中。最恼元规尘万叠，九华障到遽匆匆。

急 箫 罐

茶铛火活引箫音，惹得清风两腋深。沸鼎几番看蟹眼，跳珠何处作龙吟。热中赖有熏蒸气，炙手难忘冷暖心。当作瓶笙制坡老，茗香初试绿窗阴。

玻 璃 灯

晚风无力焰烟轻，知向重洋鼓铸成。是处能藏真气焰，即今谁放大光明。红莲一朵冰壶隐，黄卷三更玉字清。底事儿时曾有味，廿年回首不胜情。

题方兼斋参军昨非图 图有松有莺

莽莽云涛生气开，轮囷老树亦奇才。生平心折荆州面，曾共西风一醉来。漫把维摩一卷经，在山泉水本清冷。何时同洗人天眼，饱看团松十丈青。海上鹰雏羽早丰，任他蜩笑自行空。即今飞上沧沧去，更有天池九万风。弹指韶华半百徂，知非写出昨非图。芦沟流水西湖月，一路风光记得无。

宿羊蹄岭题壁

树色四山合，泉声万壑齐。乱云横马足，斜日度羊蹄。莽荡天风涌，空蒙海气低。侧闻行客语，前路鹧鸪啼。

记否参军幕，曾经此地过。出山名士少，题壁故人多。客路真鸿雪，荒村自薜萝。烽烟犹满目，何日息鲸波。

由羊蹄岭至三多祝墟将近市矣即目

渐辞山径渐康庄，习习微风着袂凉。古渡几湾横破艇，断桥一线卧斜阳。趁墟人散颜犹醉，打麦农归路亦香。赢得寺前僧笑我，频年何事苦奔忙？

循阳道中渴欲一见罗浮

星辰历历碧空秋，舟近循阳兴欲流。拟挹天浆洗尘眼，看何山色是罗浮。

惠阳夜渡

双桨破孤梦，卧闻邪许声。灯光侵水直，风势压帆横。潮落胶千艇，宵深听六更。铜钲响何处？蛋户各相迎。

舟中望罗浮

水落东江万派分，橹声柔轧静来闻。扬帆醉向循州过，卧看罗浮生白云。

舟中重望罗浮忆浦云夫子

四百神仙窟，飞腾羨尔曹。我来真眼福，重此认林皋。曾记朱明梦，亲挥白纛毫。浦师去岁命题梦游罗浮图。师恩与山色，回首碧云高。

舟泊博罗

岸阔平沙拥，江空落日侵。激涛风势怒，啮石缆痕深。雉堞存王制，萑苻动客心。夜凉眠不得，窗外有龙吟。

十里围城郭，丛舟绕市廛。蛋歌齐合拍，村酒不论钱。蓬岛仙居近，葫芦岭势连。逆风满前渡，何日抵神泉。

由平山绕道至三多祝途中纪所见

夜月凉归梦，西风紧驿程。亲人蝇意厚，避地客心惊。一路枫林色，沿村水碓声。苍梧望征雁，凄绝弟兄情。

田水堪清耳，奇云合荡胸。垂杨迎客媚，古塔候人恭。微雨滑苔径，空山闻午钟。罗浮如可接，前路拟扶筇。

宿埔心

薄暮投村店，田家晚饭香。急泉穿溜怒，新笋出泥忙。鹭影明前渡，蛙声闹夕阳。相谋健腰脚，明日且行行。

采 茶

半住农家半酒家，四围山麓绕桑麻。肩舆得得梯云上，卧听村娃唱采茶。

埔心至海丰

與夫贾余勇，肩我上云端。僻径松阴密，危峰日气寒。道旁见麋鹿，眼底出林峦。便欲呼闾阖，因风乘紫鸾。

村 店

鸡栅牛栏并，瓜棚豆架连。竹簪樵妇健，银髻店婆鲜。窗外飞泉挂，檐前峭壁悬。稚童隔灯火，书韵净尘缘。

过银瓶岭最高峰

此身疑已近天阊，叠叠层峦鸟道长。深谷偶闻响樵斧，灵芝何处觅仙方。白云满洞古猿卧，斜日一林红袖香。忽忆四千年上事，有人此地避怀襄。

陆丰旅店 壁间旧题甚多

脚根踏遍碧云端，又向邮亭问晚餐。满眼黄尘华发改，一城秋树夕阳寒。溪山似画留诗易，粉墨如林下笔难。莫向东风问消息，芙蓉叶叶在江干。

陆丰题寄张大世兄

又是循阳第五程，一年情绪瘁车声。客心纵共秋风至，月已重圆荚再生。循阳抵陆丰计程五日矣。

离亭难免首重回，清绝文通赋别才。可是鸿词泄天秘，一程程有雨声催。原作有“秋雨秋风客路多”之句。

君家兄弟如腰鼓，落落丰怀待发劬。我爱童乌识奇字，书声时向隔屏听。韶光珍重惜初曦，学有渊源易得师。最是东坡门下客，不忘叔党和陶诗。

三 家

百折尽幽径，三家成一村。天空松落子，月黑虎窥门。屋角延瓜蔓，檐前卧犬豚。何时伴农父，杯酒酌黄昏。

下第作长歌寄蒋锦江明府

天池无风北溟黑，怒鹏欲飞飞不得。相思两地觉迢迢，芙蓉满江又秋色。前年见君韩江城，梨花落地如纸轻。倾襟便觉爽眉宇，苞苴绝尽闻者惊。今年见君大佛寺，颜尤沃若眼尤醉。佛前醉我三百杯，老僧摇头叹奇事。珠江贵人大似天，相见但问青铜钱。彭亨此腹饱梁肉，高牙大纛相新鲜。畏避寒酸如避虎，眼中青白原无主。当时缙衣素衣尘，交情翻手覆手雨。使君高卧栖禅阁，懒向红尘插双脚。名纸何妨敝有毛，头衔不愿高生角。忆昔捧檄来鹏湖，监门便绘流民图。嘉禾不使稂莠杂，当奖者奖诛者诛。张侯谓浦云师。治谱蒋侯继，庭有悬鱼郊集雉。召伯长留蔽芾棠，隐之满酌贪泉水。韶光转瞬如飞电，载石归来民气变。侏儒苦饱臣苦饥，父老追思泪如霰。我昨担囊过岭峤，拦街小儿齐大笑。笑我一枝枯竹竿，不能救饥焉望饱。我今毵毵落孙山，到海细看江霞殷。老龙鼓风蛟乱舞，往往白日翻波澜。君不见纷纷世途尽荆棘，罗浮山前盗如织，天阴日暮啼鹧鸪，出门十步九叹息。又不见西方健儿尚杂沓，宝刀无光鼓声怯。黄尘满空飞骑飞，何日天河洗兵甲？安得使君长作宰，饮冰拔薤除萧艾。清风招来两袖携，老牛买得随身带。即今相隔一千里，时时思君中夜起。丈夫交结轻黄金，以心印心指喻指。眼前得失安足殊，我当跃鲤君飞鳧。摩挲宝剑弄明珠，鹤鸪之笑胡为乎？

重九日黄徽甫千戎招陪张甫云师、金杏南守戎、桂小岩少府、方渭溪孝廉、周缓斋先生同游城北榕石庵，即席漫赋

琴声能韵槩能粗，结队游山兴未孤。为政自须刈荆棘，时诸公踏青地段建设更楼。写心何在不江湖。莫从东阁题行马，也有吟囊付短奴。笑我防身剩长剑，打门不怕吏催租。

海云曾洗眼光来，叠叠烟岚四面开。最不世情人口笑，谁能遣此菊花杯。风尘同学多肥马，鞞鼓西州有劫灰。愁绝骠骑选征骑，相传大将是边材。时广西连年用兵。

忽忽双丸等转圜，去年今日度蓝关。余去年重九过山。风光过眼消黄叶，饮啄无心爱白鹇。捧顶且须千佛字，时下第。看云难定百花山。题糕要待诗豪至，未许参军落帽还。时方参军未至。

萧寺闲僧懒送迎，寂寥门巷藓苔生。满林秋色清于水，万顷平畴绿到城。远港几村浮海气，斜阳一路打禾声。如何重九多风雨，阖闾年来只管晴。时阴雨。

兼斋参军招饮赏菊集千字文奉柬

遥瞻东福参军所居乡名。集群英，阶下黄华映日明。菊早只因秋月闰，酒来同约白衣倾。几

人笑口扶霜叶，何处凉云落雁声。多感笙歌再招燕，欲从陶令快平生。

重九赏菊方兼斋参军嘱集千字文并限陶毛高劳羔为韵

良辰赏菊且师陶，照鉴休惊有二毛。处士几时亲送酒，长房无地伴高登。是日登高，君未与会。团林晚翠精神洁，京洛交游想望劳。约我千杯任行乐，笑人归帐夜烹羔。

兼斋参军以重九日送菊花四本集千字文十首奉谢

棠舍方寥寂，盟心孰赏音。承君远贻惠，逸气满园林。
淡翠连根植，空青带露移。夜凉初月上，照出叶迷离。
旧迹寻兰若，相惊背约来。还应剪银烛，同举菊花杯。
操洁宜禅意，空虚合守真。闲眠帷帐动，疑有白衣人。
寓目情增淡，开怀干未凋。良辰好光景，无日不逍遥。
枝本经霜茂，名因得隐优。天寒归雁杳，楼外碧云流。
便欲寻图画，城东畏道长。佳儿能济美，金阙任徊翔。谓令嗣渭溪孝廉。
辞禄师陶令，曦丸等矢过。要当务南亩，乐兴问谁多。
海内群英聚，庭间野色横。和诗索张说，倾耳听新声。谓令西席张先生。
对物悲秋序，西飞笑伯劳。明年此重九，何处更登高。

杨晴溪二尹七十生辰诗以祝之 代

瀛海欣传亥算加，安期生枣大如瓜。神仙有福为官府，松柏无心阅岁华。敢道栖鸾终枳棘，但开笑口即桑麻。斜阳谁说黄昏近，散出清光作绮霞。

回首元龙意气粗，金张门第薄金珠。棘闱屡尽三条烛，岭峤曾飞六县凫。君屡署县篆。矮屋似船松影老，碧天如海雁声孤。君甫失雁行。故乡事事成春梦，六代江山付画图君(邻)金陵人。

卅载天南作宦游，匆匆鰕渚又扁舟。一堂花静闲携鹤，四野春深看带牛。养到大年捐药饵，传来遗爱有歌讴。鹏湖父老相思甚，愿种甘棠当海筹。君篆丰顺，士民尤切去思。

记靖萑苻驻瘴乡，累君两月食单忙。敲棋细嚼晨凫润，剪韭分听夜雨凉。辘朽我应唐显庆，殿巍君已鲁灵光。同搔华发同弹指，看尽人间选佛场。

小比如来已古稀，碧桃颜色尚婴儿。早修真诀逢三叟，大好家声继四知。仙荔云红朝晋爵，藕船香静夜题诗。风前更合掀髯笑，兰桂森森满玉墀。

重宿北山寺见旧题感赋

叩门春色尚迷离，夹竹桃花开满枝。扫榻僧供新煮茗，拂尘仆指旧题诗。梦中得句天应

笑，醉后逃禅佛不疑。频岁频来嗅薺卜，搔头难怪鬓如丝。

登盐岭绝顶望海

大壑聚诸水，众峰争一天。盐山三百里，青接海门烟。余亦云中客，来招尘外仙。安期在在世，蓬岛已茫然。

方兼斋通守以残菊数本见贻，作此嘲之

眼前无物寄相思，多谢东篱赠一枝。可惜大夫载西子，容颜不似浣纱时。有西施菊。
今年陶令太多情，惠我秋光尽落英。惭愧鸡廉失儒义，要将眼福累先生。
落落残枝尚傲霜，疏疏余蕊绕回廊。此花开尽无花看，独倚西风伴晚香。

忆菊二首寄方兼斋通守 并序

旋家半月，深负黄花，多恐秋色既阑，素英遂落。今闻阶下尚存百本，意兴勃然，遽欲访屈寻陶，愜此幽绪，而以尘事拘滞，不能尽欢，作此二章以志怀念，庶三径徘徊，或来酒客，东篱点缀，不负晚香云尔。

来迟恐负菊花黄，幸我今来花尚香。笑我西风人影瘦，极天秋色雁声凉。尽情觅句银杯浅，快意持螯画烛长。我欲叩门分素艳，卷帘依旧月如霜。

儒冠弹指负华年，历历巢痕忆俨然。此地黄花随意淡，举头明月十回圆。余在惠来十阅月矣。
采来篱下终须酒，挑向街头莫论钱。消得客愁添得梦，曲栏千种锁秋烟。

潮阳道中即目

轮蹄消铁笔磨锋，世味深尝识淡浓。但觉逐尘蝇附骥，可能跃水鲤成龙。齐门且鼓王前瑟，萧寺聊听饭后钟。堪笑少陵怀广厦，秋风茅屋卷三重。

望海楼晚眺

笛声嘹唳雁声凉，秋色苍然接大荒。万顷平沙盐虎白，惠来多盐田。一丸落日海云黄。雨余蛟岛朝成市，寒重天风夜语桑。双鬓暂疏难插菊，任人嘲笑过重阳。

别菊限香字韵

故园留尔殿秋光，也被严寒谢晚香。共羨此归成大隐，要期后会又重阳。霜深老圃凭枝傲，酒送东篱负客忙。钱得高人候寒友，广平应是旧心肠。

醉 菊 歌

兼斋通守园中菊花盛开，时常招饮，作此奉柬。

丁生好饮不得友，时时抡指望重九。冀有南山隐者流，招向西风相唱酬。金年托钵葵峰下，葵阳主人何清雅。喜偕鲁望采杞苗，强拉陶公入莲社。陶公老去花事残，落落千载东篱关。蓦然见此千百本，门前秋色高于山。是时露寒风正粗，城东一轮孤月孤。持螯竟作投辖宴，邀尽高阳老酒徒。主人苦雅依苦俗，不餐落英餐粱肉。出门不觉腰带断，仰天大笑南云绿。安能效腐儒，长作辕下驹。奇想忽发踏破瓮，举头日月堂堂徂。人生六合如寄耳，胡为郁郁久居此？大鸟三年始一鸣，黄河一曲终千里。主人有此熊虎蹲，短衣匹马曾金门。缁尘满眼不得意，荷锄归卧黄花村。黄花自黄岁自熟，种花时常伴花宿。王宏之酒彭泽诗，贮以腹笥无不足。我当賂君为花僮，灌园命合安薄穷。恐惊人与花同瘦，会须日日盗君瓮头酒。

病 起

略瘦容颜鬓渐霜，闲来拟学养生方。灯前本草模糊读，帘外秋花自在黄。并世文章愁我劣，百年贫病累人忙。茶铛药碗分明在，题到家书说健强。

志更颓唐体更慵，岁阑搜句亦无功。打心盐米年时爆，撼壁波涛夜半风。病到相如嫌鬼拙，饥侵臣朔信天穷。尘缘只觉纷嚣甚，通脱何时学塞翁。

别菊再得知字

黯然陶令去官时，卷罢珠帘梦亦疲。荒径正逢人瘦后，西风犹望雁归迟。杯倾月下头空插，秋到篱边蝶未知。约共茱萸会重九，他生莫负晚生姿。

长至日张浦云师招宴全羊赋此奉谢并柬同席诸君百韵

射千方茁荔子抽，高衙两耳风飕飕。冰筋正结雷轰悠，饥渴思啜玛瑙瓯。西江夫子班马侔，公余召集应与刘。贵人衣着白氍毹，腐儒无裘双手揪。鸛毳乌纳相目谋，俱云食指动不

休。应有大烹交献酬，占之于易为兑繇。大壮三五互体讫，羸角触藩非赴仇。樽酒贰簋刚际柔，象取诸需独相攸。岂知方丈早盛羞，特特牴牾焉得瘦。跪而捋之珠可求，病庖一睨疾欲瘳。奏刀砉騞音节遒，諠然解族髓用钩。封俾有盂池波澈，决取精液比决瘤。批隙导窍手若浮，煨燠烹炙先泡洩。臀胫舌腭肩跟喉，蹄乳耳眼参臑脉。剥葱十指疾转筹，鸾刀一一纷劖副。铿斟尹熬气焯焯，文火武火资薪樵。盐豉汁酱俱细投，鼎鼐调和熏不犹。其旁陈列蛤与蚌，芼韭错杂香待揉。柜枚餠餠兼棘粦，金君得自何处售？是日金守戎送面食。鳧臠驼羹安足犹，鱠鮓螺蟹直蚍蜉。黔鲑远逊况龙螭，炮羔烂胃穷罗搜。间和姜桂除膩油，香穉释之更叟叟。大嚼果比何曾优，鬼南厨星炯两眸。下视下界骇豪酋，惊坠酒旗夜不收。天河倒挂斗浆流，以首仰吸疑满筓。坐中方干兼斋通守。量足侯，日碑杏南守戎。公干徽甫干戎。能釜凸。行觞谁是顾曲周，缓翁乔梓。侍郎夫岂伏猎俦。琪圃山长。吾师发白壮厥猷，乐则后乐忧先忧。陈平宰肉分必周，今日之政无怨尤。胜会洋溢东南陬，纵不万古亦千秋。况复觞令严逗遛，蜗角大战楚与邹。彼疆此界画鸿沟，以子之盾刺子矛。狎坐猜花手作阄，百二十刻均匹逋。其始饜饩乃饿彪，终乃纷纷鹰脱鞴。繫余小子亦逸虬，彭亨此腹疑赘疣。未谕腹负将军不，年年压线咻楚咻。相从二鸟何啾啾，髻发自叹非黝髹。少时上学学歌讴，脱逃恐被章句囚。恨不时常归牧牛，先生迂滞真可仇。忽忽曦曜游不留，龙伸夔屈难自由。始信鞭捶皆衾裯，弹铗犹幸免伊忧。旨酒常叨兕觥觥，张筵竟若岐阳搜。乐哉驰骋铃下驹，许余谈笑吹笙篳。醉余蓑笠或负猴，衣衣食食砚获耒。渥受宠异心悽悽，维群三百聊解愁。僕及弟子根荫麻，诸公醉饱同绸缪。楚人报德应烹猴，否则盘盂賚泥鳅。殊鲜兼取江豚泗，以答五穀庶不偷。更阑客散灯影幽，葭灰微动鸡欧欧。会当叱石成千头，日日鼓腹葵阳楼。

题方兼斋通守牡丹图 代

海滨苦热无异葩，胡为君有姚黄花。似香非香色非色，森然四壁堆红霞。生机勃勃精神旺，一花两花作时尚。三花四花开未齐，以手拂之疑欲放。北人种花开有期，南人绘花开四时。花魂欲活花口笑，池馆粲粲神仙姿。昨夜北风起檐角，众芳百草争摇落。蓦然此本傲雪霜，玉佩金裙隔珠箔。画工无心夺化机，玛瑙盘上堆琉璃。丹青欲比居案妙，写生不数赵昌奇。忆君前年游帝京，看花曾过洛阳城。满山桃李不在意，要向琼岛分奇英。一年一年风气变，长安人多尘拂面。平章宅内最关情，慈恩寺里寻常见。自从归卧东海东，两眼不睹朝云红。生绡一幅写晓艳，四座习习来和风。陶菊周莲今已矣，世情嗜好只如此。旁观莫羨富贵图，主人却有山林旨。我来南岭厌俗缠，不见此花今廿年。苦李不食匏瓜系，惊倒老屋悬殊妍。劝君挂向春风温，生涯胜种老瓦盆。会须对酌黄金樽，为群吮墨相评论，千年百年看子孙。

兼斋通守又以金问渔少尉所画牡丹索题， 再赋长古，奉题即柬少尉 代

檐前昨日题春风，春归尺素色即空。胡为妙笔复摹写，宁非花样相雷同。主人奇兴真勃

发，欲把幽斋作香国。摩挲素壁光照人，金粉抱青露绝色。着纸欲浮疑透芳，折枝更有三尺长。雨中明珠走的砾，要给病目分姚黄。西湖老尉本渔者，何时钓鱼置花下。网来未必作黄蝶，蹴到何须惊白马。胆瓶错落佛手圆，点缀瑞果相新鲜。梦中踏瓮亦何益，谰语未必蒙天怜。主人闻言发奇议，人生富贵要如意。宵深说饼闻饼香，壁间画龙冀龙至。属词比事取吉羊，图画各物，义取富贵平安、要如意，皆借音也。两图相并花骨苍。彼多直干此柔媚，得毋与世相低昂。转渐衰朽鬓似丝，丹青现此花迷离。何当双鲤寄摩诘，醉来为写回春姿。

卷一〇四 百兰山馆诗三

之琼草 戊午^①

潮至琼三千余里，计程殆将两月，道途迢递，迎养维艰，老弱十余口暂寓揭阳，出门之际忽忽如有所失。途中得诗若干首，有得即录，不复问其工拙。古云劳者善讴，余境虽劳，而讴不可谓之善，姑存之以当日记焉已尔。

出门述怀

尘缘甚乱丝，杂沓有如积。抽刀断更续，况兹迫行役。长途三千里，未易理轻策。艰难具行李，晨夕苦擘画。整衣拜高堂，丁宁勤尺一。餐饭似较加，心酸颜强怿。平时督过严，临别不忍责。室人悄无言，相对徒脉脉。稚儿不索抱，知我将远客。此时此刻心，光阴一抵百。今朝一堂欢，明日万山隔。行行重行行，回首白云白。

陈琳任书记，寄托原卑卑。虽免无鱼歌，搔首发已丝。年华似流水，明镜不我欺。夜深发奇想，醒起无一宜。区区博温饱，徒事谀颂词。下笔空惨淡，问心殊忸怩。矢人与函人，无如业在兹。结习固膏肓，迟迟恐难医。嗟哉绕指柔，救寒复救饥。

鬼蜮善含沙，无处无不有。频年遇磨蝎，稽乃伤众口。生平重意气，疾恶若去垢。自谓竹与帛，顷刻可立就。书生不自量，挟山拟趋走。水清鱼已稀，室虚尘愈厚。以兹丛怨尤，一身等疮痍。苦言纵非药，纳约或自牖。前车已可鉴，末路庶无咎。悠悠轻薄言，只可笑而受。犬吠夜行人，宁论盗与否。

大兄客南洋，十载离乡里。五兄与七弟，梧云隔迢递。三兄在西师，公余更揽辔。似闻草檄劳，须发全白矣。江湖鸿雁多，稻粱谋不易。数奇固天定，烽火勿轻试。吁嗟倚闾人，问讯日三四。饰词应将归，归帆尚天际。繁余复捧檄，更谁具甘旨。踪迹若梗蓬，应门皆幼稚。大风起天末，顷刻吹兄至。田薄不足耕，舌存尚堪倚。何当营薄禄，姜被覆群季。穷人忽离别，骨肉等脱屣。踌蹰复踌蹰，弃置忍弃置。

矮屋哭秋风，书上辄不售。罗隐岂命乖，学术本荒陋。弹铗客诸侯，自幼别井臼。匆匆返里门，启行即当又。父老闻我来，问讯咸握手。见面疑未释，闻声始知某。姊妹闻我来，炊粱复剪韭。遥问母起居，絮絮卯至酉。迎养路已长，旋乡幸勿后。群从闻我来，歧路远相候。

^① 即咸丰八年(1858)。

酒浆与鸡豚，蹶蹶共奔走。一官酸且寒，深愧众意厚。敢期致通显，只恐府愆咎。停车仅两日，钓游迹遑逗。前尘如梦寐，谁朽谁不朽。

迢迢陈梧州，紫岩太守。寓书念平生。储子之平陆，紫翁书中语。顺途劝西征。故人意良厚，居满未敢盈。两袖储清风，钟鼎垂令名。大郎擅文武，勋业着请纓。三郎升三茂才。倍知爱，深谈吐精诚。新诗千百言，气得山水清。文采殊跌宕，鄙弃勃与婴。悠然酒三斗，便拟骑长鲸。谓当浮海来，慰此风雨情。愧我非迁乔，负此鸣嚶嚶。聚散不可必，百感徒交萦。

韩江数知交，尚忆陈同甫。皓臣别驾，惇五广文。酒后兴亦豪，意气若龙虎。秦州邱梅坡刺史。绛帐开，生徒盛邹鲁。光庭宝珊广文、剑潭上舍。喜春风，伯与东樵孝廉。薄簪组。初平明经。色慨慷，和靖雨池明经。貌温煦。林宗子区待诏。巾肯折，公瑾菽秋上舍。曲能顾。都护映南千戎。名怖儿，伯牙春台别驾。琴善鼓。八座来清风，惜别念旧雨。知我行路难，临歧赠缟纈。结交遍八荒，知心能几许。车马如云屯，谁足倾肺腑？人生等浮萍，泛泛偶相遇。浮萍日以分，浮云日以聚。来日知几长，别后力各努。区区苜蓿盘，恐难脱酸腐。吁嗟知己情，江河日万古。

岭南伙郡县，琼台服荒服。颇闻五指山，前贤多芳躅。名臣邱与海，勋业炳史牒。高风虽已渺，典型犹在目。海水久婆娑，桑梓愿私淑。倘逢符秀才，遗书还足读。当无口铍金，聊可铎击木。登高望粉榆，晨昏应万福。人生适意耳，何必策高足。

将之琼州留别诸知好

天涯踪迹惯风波，唱罢阳关奈别何。十日酒杯留客浅，一囊诗句累人多。羞看短发谈钟鼎，笑倚长铗恨薜萝。万谷笙钟酣未了，可能清梦续东坡。

料理儒冠到海滨，琴书还算自由身。敢期鸿雪留陈迹，且向云龙悟夙因。客里似家家似客，贫能致病病仍贫。频年负米萍飘惯，捧檄聊堪慰老亲。

劳劳尘梦负居诸，大笑骑驴尚觅驴。世事漫尝翻覆手，人情依旧四三狙。每看时局疑前史，偶得奇闻信异书。便是闲官冷无事，当头明月不曾疏。

三十年华鬓已丝，牵萝补屋费支持。因人事业薪徒徙，负我头颅镜自知。梦到圆时愁漏急，山逢好处喜舟迟。溪边鸥鸟疑应释，臣叔年来已是痴。

贫贱论交谊易亲，可堪离聚太频频。忧能伤我还须遣，梦欲寻君恐未真。诗句高吟惊睡仆，程途屡问恼舟人。临歧难忘良朋谊，先饯依行后饯春。

迢遥驿路更三千，别罢慈闱转黯然。甘旨可供难缩地，酸寒未脱岂登仙。梧江秋老鸿飞苦，穗石春深鹤梦圆。红颊白须行握手，定逢父老在江边。时家兄拟由梧州移眷来省。

能到沧溟眼始开，空蒙积水现楼台。乘槎谁竟登天去，击楫还须渡海来。风雨驱人生别恨，山川容我选诗材。脚根自笑昂藏甚，踏遍韩苏迹几回。

回首粉榆路渺漫，片帆西指海门宽。几人能网珊瑚树，此去聊餐苜蓿盘。从古大云垂荫易，自然小草出山难。参横斗转谁沽酒，定有书声遣夜阑。

读唐史

油衣从谏悟偏神，防杜诸王识亦真。知道斗鸡启争渐，如何阉内许司晨？姚宋同称宋望恢，巍巍硕德亦清才。岁阑肯作梅花赋，不肯权门作客来。父子危疑已莫容，调停骨肉孰追踪。神仙自有千秋业，一首黄瓜保顺宗。

途中杂咏

尽日肩舆踏翠苔，瘦牛猴峒各崔嵬。二山俱丰顺界内。奇峰乱插愁天破，飞瀑奔流恐石开。村酒不妨留客醉，高云难得出山来。岭梅曾见诚斋面，冷落人间不受埃。杨诚斋过瘦牛岭句云：“此行便是无官事，只为梅花也合来。”

蓬萊右股割何年，重此经过觉惘然。才子声名艰一相，宋芷湾题白鹤峰诗有“奇才一相难”之句。仙人鸡犬易升天。悠悠瘖虎都顽物，草草梅花但夙缘。我欲携筇登绝顶，四更时看日华鲜。

蓬辣滩 去滩数里有惭愧祖师庙

滩头祷神明，舟子乞余庇。我行风色好，祖师休惭愧。

过蓝关韩文公庙题壁

寄声收骨瘴江边，直谏心原铁石坚。何事诚惶更诚恐，当时谢表太凄然。风涛险恶骇潮州，今日行人任去留。翻笑齟齬泷吏语，附公诗集有千秋。云横雪拥出蓝关，邹鲁淳风变百蛮。谁使九原公再起，斯民今比鳄鱼顽。

由岐岭至老隆田皆荒芜，问之农夫，皆云去年九月旱至今矣，恍然而叹，为作是诗

肩舆破晓行，野烟犹漠漠。残雾罩空林，晨光喧冻雀。微风透车帷，颇觉衣裘薄。裘薄不足怜，岁荒乃为虐。去秋旱至今，未见雨盈壑。农夫释耒叹，土坚安可凿。寸寸刮龟毛，力竭止复作。纵然祝豚蹄，难望饱黎藿。频年苦烽火，只恐楚氛恶。大兵继凶年，不谓古语确。疮痍遍天壤，此身何处着。似闻江南北，(赈)[賑]荒民共跃。圣人施恩泽，官吏重囊橐。民忧谁共忧，民乐已同乐。休问监门图，吾且击吾铎。

正月二十四日舟次长乐七都河口，午后微云漫空，北风猎猎起林木间，薄暮冻云四积，密雨如霰，被重裘炽炉火犹战栗也。继而篷背琤琮，舟人相呼曰：“雪！”起视则一白无际，船头已厚三、四寸矣。长年三老咸诧，以为五六十年未见之事。柳子厚有云：越中无雪，遇小雪则群犬苍黄走吠。洵不诬也。然蓝关亦粤地，韩诗有云“雪拥蓝关马不前”，则此间古亦有雪矣，岂古今之气候不同欤？姑纪之以质高明，并赋七古一首

生平赋雪未见雪，夏虫对冰真结舌。天公怜我寸眸小，故遣滕六斗光洁。冷寒入骨醒始知，惊怪满空飞玉屑。篷窗试起何皓然，清光一片水接天。我欲破裘足自傲，却愁冻僵云中仙。昨从故园踏绿苔，千树万树梅花开。花魂雪意两高绝，肯侑丁子衔清杯。凝云渐散风瑟瑟，长年束手犹战栗。岁丰定兆三白瑞，腐儒一饱百忧失。舟行去家三百里，气候攸殊已如此。世途屯塞眼福亨，意外遭逢天不弃。君不见，锦帐羊羔醉未阑，那识人间行路难。

舟至河源漫赋

篷窗无日不开尊，枕底看山缓讨论。我亦泛槎同博望，乘风三日到河源。

篷窗漫兴 惠州作

东风吹梦六桥西，海色天容一望齐。帆影远连山树阔，舳舻柔压岸潮低。篷窗酒薄诗情减，客馆花多眼力迷。莫管春愁流不断，杜鹃何处尽情啼。惠州西湖亦有六桥。

漫云千里是长途，自笑行藏等守株。世味渐尝川比险，客怀无着月同孤。壮心未已惭驽马，前路难行听鹧鸪。我本伤春兼惜别，连宵乡梦太模糊。

五年三度此浮槎，隔岸人烟剩几家。鸟下斜阳窥战垒，风来大野引悲笳。疮痍未复惊烽火，景物依然感岁华。记得西园英石上，此时饱看木棉花。

游惠州西湖得二绝句

几日湖云黯不开，湖心胜迹一徘徊。遥知七百年前水，曾载苏髯去又来。随行能诵六如文，儿女情怀亦不群。嫁得才人真幸事，千秋妓妾有朝云。

舟中即目

屈指离家已二程，游踪无定悔浮生。篷窗闷坐浑无事，默数舟人打桨声。

途中读苏秦传戏作

一笑游秦设计疏，百斤资尽返空庐。黄金自可骄妻妾，苏季当年枉上书。

刘松庭翁孝义行代

吾闻汉时蔡顺拾椹分白黑，一片丹诚能感贼。又闻宋时尧夫麦舟五百石，慨助故人无德色。此皆纯孝高义载史书，古人所有今岂无。世人不信请看泰和千秋乡，堂堂刘翁真丈夫。一解。翁生三载，慈父见背。行年十三，服贾楚南。生涯同马磨，乌由奉旨甘。不期同舍生，指困作投赠。噫嘻！人间尚有鲁子敬。二解。交易日中，化居速矣。先人基绪，尽恢复矣。但不知高堂起居餐饭谁问存？平安千万言，不如躬清温，日立汉江望白云。三解。梦中依稀，神示之几，谓倚闾人朝夕望而归侍庭闱。急急挂帆夜兼昼，一千里程一里走，抵门母病已奄奄。吁嗟！苍苍者天祷不售。四解。拜画图，日碑趋。悲风木，皋鱼哭。大江中流，遇一同舟，与谈罔极，泫然悲恻。岂知客风雅，乃一肱篋者。幸哉顽石点头虎摇尾，不然囊中之物早亡矣。五解。恤嫠抚孤，有危必扶。赈饥平粜，无微不照。叠荷丝纶光祖考，煌煌绰楔通云表。匪绰楔之为，美美潜德之耀。六解。我旧史官，义当赠言。愿人间世，如公高谊。莫谓古人今不如，君不见泰和千秋乡，堂堂刘翁真丈夫。七解。

观音山郑仙祠侧有木棉十数株，亭亭矗立，高入云际，花时万枝

球放，其光绛天，洵数百年奇物也，朝夕相对不可无诗

排空横绝出埃尘，二月风光此地新。不信红颜无媚骨，能消艳福即奇人。云霞组织真如

锦,桃李繁华不算春。难怪殊姿亘今古,世间涂抹总陈陈。

越王台畔色绸缪,一树春光万眼分。霸气何妨钟草木,异才直欲到烟云。写来花样原无本,焕出文章赖有君。可是扶桑能捧日,几回徙倚对斜曛。

入春先把艳阳催,枝叶全删次第开。霭霭云中神女下,亭亭天畔彩霞来。轮囷岭外谁肝胆,阅历人间几酒杯。看到孤根能拔地,始知渠是不凡才。

霞蒸球放挺千寻,谢得花时叶始阴。结果丝丝飞白絮,照人片片是丹心。竭来南国文章大,当日东皇雨露深。惆怅屈梁诗老在,都将佳句宠芳林。

羊城春兴八首

风潇雨晦强登临,九十韶华半夕阴。四序回环催客鬓,一花开落费春心。从来宦海分深浅,不信浮云变古今。偶上越王台上望,碧茫茫草感难禁。

城北城南列鹤鹅,炮声还比晚雷多。米薪市已惊珠桂,星月人犹醉绮罗。畜众似闻占地水,洗兵端合挽天河。宸猷定靖鲸鲵穴,好向沧溟听凯歌。

战船森立画旗凉,我自驱车过燕塘。旷野低云天欲尽,早潮晚汐海何忙。地原斥卤经烽火,木有棠梨易栋梁。闻道南交少珍宝,大夫应不羨归装。

恰好春回我也来,三年三见木棉开。感时谁立平蛮柱,怀古空登浴日台。浩浩虫沙归劫运,茫茫草木孰兵材?黄昏静听潮头吼,古垒萧萧浪打回。

繁华从古胜中原,人海纷腾日夜喧。四面笙歌环锦地,一江风月葬花魂。寺前钵尽能消劫,门内人原好受恩。付与渔樵谈故事,巍巍翁仲悄无言。

五层楼外树苍苍,吊古登高未敢狂。海国鱼多愁引鳄,仙人鹤少且骑羊。东南霸气余黄葛,今古潮声送夕阳。踏遍名园春已老,万松涛卷酒痕凉。

妖氛飘瞥几经秋,筹饷筹兵策总优。海蜃气消楼渐化,鲛人珠尽泪空流。关山渺渺难黄耳,风鹤年年易白头。几度碧天看雁影,梧云何事尚勾留。

饱看罗浮眼色新,不知羊石有缁尘。无情磨蝎来尝我,有约莺花不负春。字可疗贫珍积券,言难尽意悔千人。惠州才过儋州近,愿拜苏髯笠屐身。

和陈棠溪仪部集吊古四律

到底奸雄死亦愁,分香枉自托风流。骂嘲能使公千古,疑信难凭土一丘。好色心同谋汉急,赋诗才比用兵优。遗碑废瓦沙淘尽,留得文王二字不。铜雀台。

酒酣系筑亦歌风,亭长归来状不同。到此心余烹狗憾,至今人说斩蛇功。三分云气亡秦楚,十万鸡声忆沛丰。第一生平负心事,恩酬项伯竟无终。歌风台。

鹧鸪啼罢霸图灰,鹿散人稀半绿苔。仇怨机深尤物出,笑啼情尽敌兵来。似闻避世心犹捧,谁见悬门眼自开。天要亡吴偏命永,甬东应不再徘徊。姑苏台。

丘陵乔木尚苍苍,易水前头事渺茫。去国如何轻乐毅,爱才从古逊昭王。自售马骨臣心壮,夜现龙鳞敌祚长。我向台前一回首,鞭丝当日几人忙。黄金台。

口占赠陈德舆重游粤西

忆昔与君榕江初识面,当时两人意气如飞电。君旋捧檄从戎赴西粤,马蹄踏破桂林山顶

雪。雪花十月大如掌，笳鼓喧腾肝胆壮。帐中无花颜不开，左抱美人右酒杯。美人一唱一心醉，携刀夜斫黄巢垒。策勋不告天府知，归来高卧篱东篱。我时垂钓城西湖，往往醉中钓得淞江鲈。烹鲜行觞夜相对，十丈情深汪伦水。潭波悠悠潭水深，我心那得如君心。昨夜严风吹竹洲，君今胡为欲效云将游。送君欲别不忍别，何时与君把臂同看榕江月？

读 唐 史

唐季咸推裴相强，当时争奈宦阍张。司徒绿野萧闲甚，忘读刘蕡痛哭章。
京兆城南邸第开，祇将宝玉训粗才。他时误改金根字，可是而翁教得来。

眉

双蛾如黛鬓边侵，德秀风流爱孰禁。燃到此间真是急，画从时样不嫌深。自然位置超群动，可有涓埃报寸心。我拟九闾呼帝座，莫教毫末任高临。

须

年来弃甲叹于思，行乐风光怕见伊。不肯代人将老讳，果然如戟莫生迟。座间拂去惭难释，颊上添来致亦奇。一笑汉官除宦者，几多男子误无髭。

鼻

昂然作势镇中央，鬼井神池溯渺茫。臭味只堪凭汝辨，酸咸都觉代人忙。吹嘘有力由中达，吐纳无端引兴长。一事羨君真快意，夜阑闻到木樨香。

口

雌黄无定问谁监，守到如瓶始不凡。我辈竟须留舌在，世人都合把金缄。尽情说饼消长夜，何处吹竽逐老馋。谁试黄绫三百颗，腐儒空自梦酸咸。

耳

无须过目又垂肩，社酒聊堪愈齿田。不信鬼还由额踊，有时人欲把规填。声能作石文当擲，毁可销金听易偏。何日清凉洗孙楚？枕流一为净尘缘。

目

双瞳剪水写盈盈，赖汝灵台一点清。自是妍媸须辨别，可堪青白太分明。人衡豪杰宜防肉，我相骅骝当论兵。笑杀王戎炯如电，年年钻李负虚声。

宵 征

大块风常吼，平沙马独行。海云催落日，堤树答潮声。飞鸟没何处，村灯时一明。苦寒念衣薄，肃肃此宵征。

闲 居

梦觉晓钟寂，四窗朝日昕。雪晴檐噪鹊，风定嶂消云。野圃菘初滑，邻家酒许分。浮生

徒饱健，愧未事耕耘。

宿僧寺题壁二首

暝色在高树，禅堂关半扉。一樵穿石出，独鸟破烟归。僧老须眉古，山深蕨菜肥。夜阑人语寂，钟磬数声稀。

坐久万缘净，遥空明月斜。一灯照弥勒，四壁挂袈裟。吾亦托钵钵，凭何悟叶花。寺门数行字，不望碧笼纱。

钮少甫暨许从如、明叔昆季将之韩江赋此送别

草长莺啼动乡思，离家颇觉风物异。胡为君复向韩江，我来君去如相避。读君春兴诗，疑君笔下有蛟螭。一师二弟不啻昌黎驱籍湜，化为云龙上下相追随。结交甫一月，交深仅十日。钮生八斗贮才才欲溢，奇气纵横苦无敌。从如、明叔亦自翩翩各擅风流挥健笔，顷篋倡和泼墨兼提壶。邮筒互递，醉中呼叱，强遣长须奴。道人蹒跚掩关早，往往日落敲门索诗如索逋。如何酣吟方适遽言别，想是天公恼我奇狂轻把天机泄，不然岭东横目何止亿万千，胡不大风一一吹使西南北。与君别，和君吟，我亦行将西向海云深，梦魂随君直到韩江去，天边圆圆明月知我心。明月照东舍，亦复照西邻。明月照古人，亦复照今人。古人肝胆湛然如秋水，今人纷纷奔逐耳目皆埃尘，愿君长如庐山面目勿失真。望帆影，逐鞭丝，临歧赠别言，留为别后思。海南珊瑚千万树，故人迢迢未知网得当赠谁。人生不离别，海水不东流，何当飞渡沧溟剪灯话旧无时休。插翅欲飞飞不得，相思但看天边月。

旅 馆

天涯几度误归期，旅馆逢春意可知。红杏乍开梅结子，去年记是燕来时。

移寓郑仙祠遣兴

客愁无着海云边，且向琳宫指一廛。满眼兵戈难避世，四围木偶易成仙。谁游蒲涧删凡骨，欲峻山门拒俗缘。盼到将军题笔处，夜深孤鹤定蹁跹。

狂来每欲驾云腾，满院闲云唤不膺。下界炊烟时隐隐，诸天楼阁自层层。宵深常爱窗留月，梦觉翻疑我亦僧。同对禅灯同戒酒，几时方得证南能。

住久藤萝辟暂疏，但留梅影不曾锄。万家灯火斜阳后，一枕钟声晓梦初。每喜名山容我辈，便将禅榻当吾庐。道人病骨支离甚，乞作东方骂鬼书。

金碧辉煌映夕暝，山灵气象骤然尊。人居蓬岛春难老，天入蛮荒候较温。题壁诗妨山月笑，凭栏气欲海潮吞。雪鸿回首悲秋日，十载年华指漫抡。余十年前就试，曾寓于此。

清 明

天涯难遣此时情，梓里家家上冢行。庭有杏花樽有酒，郑仙祠内过清明。

有 感

雨覆云翻世态奇，雌黄百变费猜疑。天如可问天何对，豹到留皮豹岂知。三万日间拼尽

醉，百千年事莫沉思。支离傲骨还吾故，何日商山采紫芝。

斫地如闻抑塞歌，肯将真气任消磨。人经积毁才方着，世有庸医鬼始多。不信肝肠能剑戟，藉深阅历是风波。埋头拼与红尘绝，除却诗魔伴睡魔。

忧 旱 时 离 观 音 山 寺

竟欲成荒象，谁将旱魃收。几时天一笑，未信佛无愁。荡荡呼何益，茫茫数漫求。不堪生意尽，卖质到耕牛。

薄歉频年惯，闾阎亦自安。岂期甘澍吝，并到插秧难。龟拆同千顷，龙慵付一叹。天心爱民切，何忍听凋残。

去岁苦淫潦，田庐淹可伤。帆痕隐高树，水势漫平冈。倏忽阴晴变，徒劳涓滴望。大官诚祷久，几日舞商羊。

竟夕风声紧，看看雨势雄。如何云敛迹，仍见日悬空。盗况如毛聚，田还与石同。腐儒求一饱，无计格苍穹。

舟 次 遇 雨

江阔雨冥冥，千帆落远汀。渡摇两岸白，云截半山青。去去客何意，潇潇风未停。惜春兼惜别，离思几时醒。

佛山为岭南一大都会，甲寅遭贼乱，市舍居民皆成灰烬。今买舟过此，楼台金碧，又焕然一新矣。然生聚之余宜加教养，当事者其庶几留意乎？

往岁曾经过，禅山气象恢。如何秦一炬，竟使劫成灰。复见鱼盐聚，谁将元气培？由来蛟蜃地，容易现楼台。

过三十六江楼

三十六江楼，江光一色收。楼头仍北向，江水自东流。节相当年业，烽烟几度秋。从前觞咏事，莫问水边鸥。楼为阮制军造，从前觞咏极盛。

投 砚 洲

未到还珠浦，先经投砚洲。古人多俭德，相去忽千秋。

过 肇 庆 峡

买舟西南行，击楫拟直上。逆风三日吹，寸心殊怏怏。况此两峡水，束缚势欲放。溯流如登天，未到意已慌。何期东北风，相约期不爽。急如箭离弦，快若鱼脱网。后望浪转深，前触波忽两。入耳声飕飕，开眼色苍莽。不辨天东西，但觉身俯仰。四围绝飞鸟，日光时暝莽。危崖悬深青，触眼不及赏。一息三十里，破浪无须桨。须臾水势平，始觉天荡荡。渐见端州城，气宇顿清朗。途艰获默佑，顺今补逆曩。造物意深厚，逸福令后享。矾头坐渔翁，相对神一往。休为望若叹，聊作濠濮想。风尘可息肩，烟水吾其倘。

自肇庆江口至新兴河头舟中纪所见

十里过来江口，一条转出清溪。不知前路远近，尽日黄莺自啼。岸石垂垂欲坠，野花处处相逢。随意红黄紫白，无分春夏秋冬。村妇偶来汲水，牧童时唱采茶。望见炊烟隐隐，隔林知有人家。帆影挂来侧侧，微风吹到丝丝。不问去来何处，随水随风所之。山外晚霞一抹，维舟恰好相当。渔父船头醉卧，一层网晒斜阳。梦里微闻戛玉，岸边谁竟吹笙。疑是箫韶迭奏，不知田水声清。绕过沙洲数顷，转出芦花几湾。不是逆风逆水，那能饱看青山。篷底犹留雨脚，岸边新插秧针。农父扶犁何处，但闻叱犊余音。晚来船泊桐村，月影随人如附。呼童早掩船窗，欲把月光留住。游屐新州曾到，钓游陈迹依然。渡口白鸥飞送，想来记得当年。峭壁突立舟前，不过去天寻丈。古来仙佛飞升，应在此间腾上。四面乱山横截，五丁到也难开。忽见前头帆影，不知何处飞来。洞口几湾清浅，爬沙始过一洲。自笑人非夏禹，如何陆地行舟。卧着匡床理钓，不巾不袜飘然。不敢临风长啸，恐人疑作神仙。十丈长绳牵曳，俨如空际游丝。看尽船来船往，溪边闲煞鹭鸶。窗外真山真水，眼前春树春云。此是天然图画，休倩小李将军。

过黄泥湾遇雨

春草绿萋萋，春光望欲迷。风停惊雨密，山尽觉天低。滑滑黄泥路，清清白石溪。前村刚饭熟，忽听午鸡啼。

舟次不寐

香篆看将直，雨声听到无。关心数村桥，屈指计程途。屡起辨窗色，欲眠闻鸟呼。一声孤棹响，明日又何都。

黄泥湾以下山色奇绝

屡与篙工约，奇山报我知。忽呼春梦觉，真使眼光痴。峭壁怒将立，危崖势欲欹。隔江重回首，苍翠尚迷离。

宿茶亭有感题壁四律

半月琼南路，登车第一程。海风迷日色，山树吼涛声。小住依方丈，时宿普济寺。前途望太平。次日即太平路。客愁消不得，村酒觉无情。

昨日阳春道，看山眼界开。奇峰当面插，空翠打头来。诗思春留住，乡愁梦补回。如何遍烽燧，沃壤尽蒿莱。肇庆一带土客械斗经年，民不聊生。

米价沿村贵，何时始息戈。竟成蜗角势，不管鹄形多。祸恐将痍养，人难望腹饘。菜根供过客，有铁向谁歌。

仄径闻车响，斜阳看鸟还。宦途愁白眼，归路记青山。有句留泥爪，何人念恫瘝。冷官空揽辔，无术补时艰。

宿普惠寺

薄暮人偕归鸟回，禅堂小住空尘埃。三间破屋背风住，两个雏僧肩水来。翠竹苍松似识面，黄花白菜聊举杯。天涯他日再经过，屐齿一双寻旧苔。

红花道中

几费君平问卜钱，天涯踪迹转茫然。一春愁绪真如海，四月行装尚着棉。只恐风尘磨道路，敢辞山水结因缘。红花花色知何似？应有梅村可息肩。

途中见牛车有感

晨发清湖塘，山径多岖崎。道逢牛车来，轮声鸣伊伊。老牛转足艰，两耳泚泚垂。其后物重压，其前人坐麾。客商谋计精，积负皆累累。心力苦相负，途长鸣向谁？主人不相量，动辄加鞭笞。辛苦竭性命，为君积厚贄。我乘肩舆行，顾此增叹噫。世人尽物力，不可性所宜。力耕受驱叱，负荷复靡羈。有间靡不搜，不容天巧私。造父善御马，不令马力疲。事当留余地，愿告君子知。

雷州道中怀古

双眸尝尽九州岛岛烟，踏遍天涯尚有天。月影几窥人止酒，江流难信客归田。此帮迁谪多名宦，何处消魂不杜鹃。欲问二苏游履迹，海风吹没近千年。

宿下桥旅店次壁间韵

何年问讯到东桥，一路多竹，茅店鸡声又此宵。残柝五更归梦乱，杂花三月客心摇。诗徒纪日难消遣，槎可浮天不算遥。扑面黄尘刚半月，一帆风送快明朝。

遂溪道中

與上续残梦，途长尽日闲。野平天接水，村远屋连山。寄信难黄耳，开怀共白鹇。客怀真似草，留待几时删。

陈棠溪仪部诗集题辞

北斗人争仰，浮云迹久忘。出山谁画虎，避世自看羊。先生告归后掌教羊城，“十九年海上看羊”之语先生所自述也。黄叶阶千片，新诗锦一囊。阳春难索和，天水任宫商。

非李非韩杜，风骚嫡派真。直将三寸管，唤起九泉人。集中咏史诗最多。鉴古追狐董，忧时泣鬼神。凄凉王子作，肝胆亦轮囷。集中自王子后多忧时感事之作。

海国频烽燧，天心醉可虞。火消鱼已烂，功在骨凭枯。枉下长沙涕，难还合浦珠。监门如再出，鸿雁定成图。

十载瞻韩愿，云泥迹竟逢。万间分厦庇，时余寓先生家中。一代数诗宗。逸兴丝桐托，闲情

翰墨钟。携将海南去，奇气压蛟龙。

阳春舟次寄许子双明府

橹声柔轧客程遥，孤艇宵征夜寂寥。袖有新诗行色壮，囊无白镪戒心消。偶成好梦浑难续，饱看奇山不待描。啼尽子规归思急，为谁攀折柳条条。

李寅阶广文榕江卸篆赋诗留别次韵送行

鸾飘凤泊几经秋，每当忘机伴海鸥。旧雨竟招千里外，高风难得一樽留。半腔忧赤天难问，到处雌黄口易悠。惆怅浮云满西北，几时才学向平游。

琼茅无地卜灵氛，且醉床头一瓮云。青眼几人能忆我，绿波何处更逢君。关山烽火难传讯，风雨丹铅好策勋。为忆探梅老何逊，银钩应不负殷勤。谓同事何广文。

蜗寄年年岭海滨，出山空自笑因循。论交每薄金张辈，持己休惭郭许伦。学道恐防仙骨浅，看花终让世缘亲。故园修竹应无恙，少个尊前问字人。

鱣堂三载快披襟，磊落才华冠艺林。冷面草同吾有癖，应声虫笑客何心。眼前酒力因秋减，别后诗情比水深。何日云龙共追逐，一枝聊借碧梧阴。

题吴思亭《青霞外集》诗卷代

酷热蒸人不可耐，户外喧呶扰人海。遗诗投我喜欲狂，满目干嘉名士在。思亭先生诗骨高，笔妙直欲穷秋毫。钧天清响同调少，恍如独鹤鸣江皋。奇气惊人何咄咄，集外残章更清发。梦里常怀旧雨松，有《题钱箴石侍郎（即）画松诗》。醉中记看西湖月。就中杰作数芦花，恍惚哀琶犹未歇。卷中《芦花诗》最佳。何意山阳闻笛弄，零缣断绢谁珍重。郎君携稿索征题，其子小亭别驾携稿索题。天涯走遍吟肩耸。西风猎猎鬓成丝，四十年来真一梦。缥緜乞遍公卿字，粤水闽山时揽辔。每从东阁写官梅，几向西华怜葛屐。五层楼上偶高歌，拼与山僧同一醉。无端邂逅南海南，枕边酒饱涛声酣。自言先泽恐湮堕，欲使法界尊瞿昙。佛头何处可着粪，但觉舌本回味甘。忆昔吟坛峙桑梓，鸳湖风月人争美。仪征相国最倾襟，箴石山舟同倒屣。即今陈迹等云烟，尘土清空俱幻耳。卷中引坡翁语。沉沉夜雨长莓苔，海风倒卷珠帘开。锦囊夜半发光怪，莫被蛟龙攫取回。但留手泽存堂构，世间得失何有哉？匆匆掉头欲归去，只当人间偶相遇。鹧鸪啼遍岭东西，君欲囊诗向何处。海色苍茫白浪腥，骊歌三叠请君听。中流展卷忽回首，天外余霞青更青。

途中读项王传感题

得时便欲彭城住，失势愁贻父老羞。抛却功名就乡谊，此公风义足千秋。

合浦乡村风景颇与汤坑相似，惟汤坑无手车耳

沿溪修竹有人家，蟹熟虾香酒易赊。绝似故乡风景好，只多来往独轮车。

张质筠先生邀同周啸生、吕可叔诸君游海角亭、东坡亭、东山寺等处，回寓后小饮梅花书屋，即景四律并呈吕移村太守

才尝浮粟泉中味，琼州浮粟泉亦东坡所品题也。又上天西海角亭。八百年余春梦迹，一千里共

晚潮青。文章从古招磨蝎，宦辙何妨等絮萍。我欲凭栏更瞻眺，客怀诗思满芦汀。

东寻清乐与长春，细数鸿泥证夙因。到此瞻天应有日，公北归寓此，榜有“万里瞻天”四字。继公作客恐无人。荔奴鼻祖供吟咏，学士头衔付梦尘。记起灵山好柑橘，经过曾否一尝新。公《廉州咏龙眼诗》有“端州柑与橘，未易相可否”之句。

出城秋色打头来，又向丛林访辨才。诗为参禅除绮语，僧因迎客扫阶苔。记曾两屐登临遍，谁把双丸日夜催。我辈游踪尚陈迹，古人争得不尘埃。

照人归路有斜阳，各话离怀更尽觞。南食居然乡味好，西风渐觉暮秋凉。拂檐已见梅枝早，破梦遥闻画角长。共说韬铃富严郑，远看传檄扫欃枪。时灵山有捷音。

武利墟食同蒿菜，色碧味腴，因忆东坡《种菜诗》

“艰难生理窄，一味敢专飧”二语感赋

盘殮草草见秋蒿，一味都堪慰老饕。生理艰难愧前哲，聊供诗料快挥毫。

黄升三明府邀游灵山三海岩，石室天然，恍入

画图，引觞相对，心魄俱振

行尽天西异境开，痴心欲把画图猜。书生别有闲消受，戎马丛中访胜来。峭壁无端又作窝，玲珑透瘦复嵯峨。若教当日元章见，惹得兄前拜更多。几道泉流未肯闲，时从石罅散潺潺。此间便要分清浊，仔细思量再出山。时将赴万安任。绝顶都容拾级登，洞天真景赏难胜。诸仙定有乘风至，可惜岩前唤不磨。洞外烽烟又几霜，牙旗红卷阵云凉。老僧不管人间事，手剔松花话夕阳。草檄余闲兴未疏，题诗拟把碧苔锄。鲁公腕力须珍惜，留向明朝写捷书。升三善书。

留别张质翁

甫思小住又蹉跎，才信流光等墨磨。客久每愁乡梦少，性慵翻恼古书多。良朋可耐都无俗，酒势难降定有魔。何日尘缘谢管组，西湖同着钓鱼蓑。

早 行

严更膏秣问前津，已见霜桥马迹新。自诩早行人更早，各缘何事困风尘？

白沙旅店偕可叔弟早行

鸡声喔喔柝悠悠，五夜冲寒赖敝裘。旷野烟迷灯破晓，重关叶落马嘶秋。风催画角醒残梦，天送青山入醉眸。回首南宾一惆怅，遥烽数点未曾收。时灵山未收复。

重宿普惠寺

过去客如水，诸峰青至今。几人留屐齿，邀月证禅心。默数漏长短，不知秋浅深。重来嗅薝卜，何处是山林？

宿五蓝晓行

秋风满天地，驱马去邮亭。落叶浩无际，长空时见星。渔灯明远浦，雁语度寒汀。锦帐

高眠客，何时醉始醒？

改官万安留别琼州知好

检点天涯苜蓿盘，宦途从此路漫漫。屠龙技在心犹壮，画虎人多类恐难。烽火秋深愁揽辔，蓬瀛梦断枉成丹。飞鸿尽向东西印，风雪微茫着爪寒。

依傍官墙铎漫悬，一毡小坐水云边。敢期舍瑟能铿尔，未必藏刀竟砉然。铁甃几番摧矮屋，琼浆无地酌高贤。年来自笑模棱甚，菱刺磨成芡实圆。

拟辟蜗居地半弓，东方骂鬼术徒穷。何来人世金银气，小助骚坛土木工。遍种芭蕉招旧雨，偶栽桃李亦春风。庭前难忘珠兰树，度度花开酒不空。

积水茫茫百洞环，廿回圆月此偷闲。楚人毕竟思钳我，远志何妨暂出山。未信灌夫能骂座，可曾杨宝见衔环。文章意气俱尘土，独立遥峰数鹤还。

观海频年兴更高，书生眼福此真豪。看无山色天连水，听有鸡声日涌涛。破浪可能通玉汉，乘风谁竟跨金鳌。独疑两样沧波色，孰向中流仔细淘。分水洋以南色绿，其北色黄。

殷提兰若亦勾留，小住原同不系舟。借笔题诗僧误喜，拈花作供佛无愁。碑残余篆欣同拓，亭远来生约更游。白衣庵景远亭钱穆村太守席中有此语，旋太守舟至半洋，遇风由昌化回琼，在景远亭榜一额曰“我更奇游”。珍重片函夸异菓，准携馋口上廉州。太守书来，极夸廉州水果之美。

梓里遥遥梦不禁，慈闱眠食倍关心。捧来毛檄颜应喜，抚罢牙琴赏孰深。浮粟有香谁品鉴，青梅无价莫追寻。天南几树甘棠在，都许鹓鷖借绿阴。

难免临歧惜别情，离怀半向酒杯倾。至今南浦波犹绿，从古西江水本清。望断云龙天外影，愁听鸿雁泽中声。铅刀且自殷勤拭，车乘翘翘畏友生。

舟宿河头

渺渺山程转，迢迢水驿连。小慵书引睡，久客路消年。归梦时桑梓，行装递葛棉。舟中岂知闷，一醉且陶然。

舟退后戏作

看看邻舟尽向前，退飞如鹞笑长年。平生事事居人后，下水船同上水船。

咏史

侥幸成名史册留，严颜数语竟千秋。眼看敌骑长驱入，漫说将军是断头。

新兴夜泊怀旧

千里廉州月，相随尚皎然。近村鸡唱早，下水棹歌圆。楼阁明残夜，鸿泥感往年。前程杳何处，愁着祖生鞭。

卷一〇五 百兰山馆诗四

花朝日留须戏赋 辛酉^①时客上海

老态催人不肯饶，留须恰好趁花朝。每逢铺餽嫌多事，但耐滋培莫握苗。得信恐妨妻妾恼，受风应共鬓毛飘。客中谁试添毫笔，好把凌烟像细描。

赠刘松岩明府

耳畔涛声搅未过，又来棠荫听讴歌。感时同叹鱼干谷，布化新传虎渡河。九域论才原觉隘，君论时事有乏才之叹。频年看海竟谁多。离怀尽向尊前吐，莫管邮亭唱绿波。

江 口

五日常州道，橈声此暂停。到江天势阔，出港水光青。雾重金焦失，潮来耳目醒。渔舟满烟渚，应有棹歌听。

扬 州 关

战垒城边接，行舟卡口屯。流民比人众，关吏较官尊。生齿多荒落，何年复饱温？逆氛谁扫荡，侧目望朝昏。

鱼 沟 车 中

闭置同新妇，行行又几程。尽人皆土色，终日听雷声。天到中原阔，云连旷野平。时艰

^① 即咸丰十一年(1861)。

谁揽辔，空自抱澄清。

踏青日王家营登车宿桃源县

片帆才卸又双轮，绿柳红花接几村。万里寻春春未老，踏青时节到桃源。余自去年九月卸琼州司训，由潮到此，计程万里有余矣。

桃源一带适值桃花盛开

桃源自昔号仙乡，王谢墩同迹渺茫。偏值我来花未落，洞门只是少渔郎。

红花埠晓发

红花行尽少花红，凤泊鸾飘味可同。过去迹真泥爪似，此行春在醉醒中。双轮磨铁心难转，长铗随身气向雄。寒月一弯星万点，且携残梦上山东。过红花埠即山东界。

过蒙山

自昔颛臾地，遗民谷口环。兴亡俱已矣，驱马过蒙山。

杨柳店望泰山和沈兰生司马韵

极天黛色眼光新，雾重烟迷认未真。知否云兴能作雨，与君同是出山人。时兰生亦赴都引见。

望泰山

驰驱半月未曾闲，得见黄河又泰山。我辈只今才眼界，古人何限此登攀。自然齐鲁青难了，谁把周秦树种还？五株松今已无存。归路准当凌绝顶，梦魂先绕翠微间。

旅店题壁 垫台离泰安州半站

东皇欣我欲兼程，九十韶光着意晴。酒味渐醇知岁熟，车声不怒觉途平。缁尘何处藏能

避，华发频添数不清。到得上林春未老，好砭俗耳听啼莺。

许仁山少詹赐题拙集即次原韵

煌煌钟鼎千秋业，浩浩江河万古情。正欲乘风来御李，何期倾盖许交程。珊瑚秋老都归网，君去年持节楚北。珠玉词霏愧报琼。知否邳侯门下客，可容下考有阳城。

献县途中呈袁午桥漕帅

淮海颀风鹤，驰驱笏节临。时迂儒将策，天鉴老臣心。转粟功犹浅，筹防患正深。哀鸿遍郊野，急切待甘霖。时沿途旱甚。

持重赵充国，忠诚张魏公。我方欣附骥，人已避行驄。晚节黄花似，怜才广厦同。还愁道旁柳，无力避东风。

崔家庄旅次题壁

风雨齐南道，萧萧客鬓寒。吐愁留破壁，携梦上征鞍。路远思亲苦，时艰报国难。漫嫌村酒薄，浅酌未成欢。

羊流店感事 时逆捻在境，行者戒心

枕畔鸣车毂，穿云紫翠巖。马蹄敲石火，雨脚裹炊烟。夕惊犹风鹤，荒祠孰几筵。羊叔子祠已倒败。只今帷幄将，裘带亦翩然。

登泰山日观峰观日出歌

旅人夜梦云峰蹲，饱看红日如车轮。醒来游兴不可遏，策杖直上南天门。天门之高一万丈，南天门有石榜曰“万丈壁”。束缚灵秀不令放。俯视坤维大何许，但觉浩浩无边色。苍莽溽暑蒸人遍，八陬山巅恍忽如。深秋严宵无风齿自击，借着道士青羊裘。举手星辰疑可及，露重不知衣袂湿。道人偕登日观峰，峰前老松作人立。是时四山云蒙蒙，烟迷雾隔扶桑空。子瞻徒烦请海市，退之无计祈祝融。道人笑我诚未至，晨鸡喔喔天将曙。兴阑意索空手回，振衣方将下山去。须臾雾散云如奔，阳乌离波吐复吞。奚童惊骇目未睹，谓是龙女黄金盆。朱霞瑞彩散更凝，海涛沸处光层层。山灵见怜获奇覿，若谓诚祷吾岂能。天风琅琅神震荡，昂头忽

作千秋想。当时七十二代君，眼福可曾同此享？忆昨击楫窥蓬瀛，红波浴日如有声。山头看日已近晓，海中看日鸡一鸣。豆苗麦饭山味殊，是晚道士出此相饷。登临且把真景摹。巍巍荡荡何须颂，秦皇汉武宁非谏？生平快意此其一，纪程写秃凌云笔。君不见山下无数南来北往人，几个日观峰头观日出！

常州舟次寄呈袁午桥漕帅

严霜槁众卉，春回各蕃滋。问其所以然，阳和本无私。嶂嵒善附丽，稍高辄凌卑。泰岱反容尘，自忘隘两仪。维公秉直节，诚正结主知。四朝陈痛癢，屡颌天子颐。未遂乌鸟养，留为梁栋资。清淮南北冲，羽檄方交驰。受命督全漕，欢声动四陲。非独裕饷糈，兼恃固藩篱。岂知饮冰后，筹画不少遗。驄马止复行，沿途询疮痍。望重责转深，仔肩谁贷斯。贱子方附骥，窃窃将公窥。持节甫一月，半白颌下髭。遥知方寸中，已溺复已饥。

七载着戎衣，枕戈忘劳瘁。驰驱皖豫间，旦夕期饮至。擒渠散党羽，筹饷绝献馈。力除债帅习，反受惹苴累。当时奏牍陈，罗织待严议。贱子草茅中，览章代心悸。匪敢云泥忆，只恐合抱弃。国家几长城，澄清谁揽辔。果然圣人心，默默鉴诚伪。魏公再视师，腐儒始熟寐。五年此寸衷，欲达苦无自。何期孤生桐，今竟亲覆庇。翘瞻斗与山，喜极转零涕。

伯乐适冀北，一顾空马良。汾阳善任人，貔貅列戎行。休休公有容，一虚集众长。麾下半卫霍，幕府皆马杨。绳正木自正，孟方水随方。江淮频风鹤，非种多莠稂。靖外先靖内，首在牧令强。抚驭苟失宜，鸡犬皆豺狼。闻公节钺临，保甲先谳商。贾勇励偏裨，率属期龚黄。悬知荡丑类，譬如驱群羊。贱子窃更虑，狺狺近鸱张。岛夷志财货，此祸中包藏。匪徒议剿抚，先贵筹边防。前朝居庸关，屯兵辄相望。大同宣府地，设险扼堂隍。今虽守四夷，重镇资外攘。留心颇牧材，待咏六月章。区区杞人忧，空自萦中肠。愿公采芻蕘，持以献庙廊。

孤凤蹲青桐，下托鸞鹤迹。尾间聚百川，不弃涓与滴。东岳方兴云，西江恰飞舄。追随一月余，教诲并饮食。荐祿虽未谐，此感在肝膈。临别乞指南，训言一抵百。谓宁退失寻，切勿进枉尺。小节或转圜，大端必规画。语可终身行，服膺敢稍释。蒙蒙齐烟青，浩浩淮流白。方欣警效承，遽怅云山隔。行看扫萑苻，奇勋垂竹帛。遥遥望台星，八方待膏泽。

清江浦谒李砚卿观察不遇， 嗣接手书，奖借过当，感而赋此

风雨半年别，清淮终古流。瞻韩才一面，说项竟千秋。将略推帷幄，公督办筹防局。行踪感马牛。西湖计相见，枫荻已吟秋。公约相见浙江。

郑公宽礼数，尽许赌诗来。爱我奖牙齿，如公堪鼎台。烽烟尚吴皖，鞭策愧驽骀。肝胆今谁向，双鱼郑重开。

青驼寺题壁

都下方传索青马，如何此寺号青驼？若将肿背模糊认，恐累山僧受折磨。

留别万安士民八首

朔风吹雪一冬晴，谁画阳关意外声。傍路喉嫌迎送苦，出山云笑往来轻。四郊菜色春难遍，五夜鸿嗷梦屡惊。满眼疮痍万行泪，忍听离笛遍江城。

截镫留鞭两黯然，简书催上路三千。漫呼众母民何补，敢说从公我独贤。短帙眠云原草湿，长鲸掉海浪花圆。如何谬擅屠龙技，未许烹鲜许割鲜。

回首黄岩隔几重，未曾亲去觅仙踪。胡侯句好尘难浣，温令词高藓半封。夕照易斜开宝塔，晓风犹送赤乌钟。何时始遂追攀约，遥指烟岚策短筇。

惶恐滩流日夜忙，芙蓉门外集舟航。春深花发虾蟆渡，秋老烟迷豸绣坊。何处水山谐乐韵，相传舜奏九成之乐于此，故地名“韶山”、“韶水”。至今翰墨识泉香。甘泉在贤居寺，昔有异僧嗅之，曰泉有翰墨香，当有贤人居此。斗牛瑞应丰城剑，广厦重开望正长。云兴书院毁于兵火，为捐俸重修，并助诸生膏火及乡试路费。邑久不获隼，今科竟捷二人。

重遭兵燹景全非，太息流亡半未归。敢信沿村消雀角，犹怜尽室卧牛衣。乡人遭贼后多无棉被，遇冬皆覆蓑衣。田无可种凭丰歉，西北两乡多有田亩而无耕具者。俸纵能分有瘠肥。欲救舆薪愧杯水，监门图在(泪)[泪]频挥。

知否江山识大苏，见县志。桑前三宿等浮屠。鸡听祖逊声非恶，桐赏中郎爨已枯。千里易行缘驥尾，九渊难觅是骊珠。分明蜃气楼台现，敢为秋风便忆驴。

两月匆匆此发劄，欠留诗句写烟汀。都无荒径营元亮，可有青山养伯龄。懒得民怜稀积牒，初下车时，每期投词三四十纸，力为清理，今每期刊三四纸矣。瘠能向义渐穷经。多惭父老临歧语，怅望依如望岁星。

翻因捧檄遂晨昏，宦海光阴指漫抡。别绪黯消南浦草，政声愁负北堂萱。翘翘车乘怀朋友，叠叠云山绕梦魂。燕子重来春已老，苍茫何处认巢痕。

王丽生嘱题耆九峰中丞所藏岳武穆砚拓本

陵谷能迁海能变，荣枯过眼如飞电。赵家寸土今不留，留得精忠石一片。不受磷淄七百载，八字铭词至今在。周围二尺余二寸，藓剥烟埋尚光彩。当年初补秉义郎，上书驱逐汪与黄。率军北渡气何壮，万言顷刻资劬勩。建炎元年公上书，以黄潜善、汪伯彦主和误事，请率六军北渡。唾手燕云期报主，贺表偏逢奸相怒。想见淋漓泼墨时，鸛鹤无声泪如雨。格天阁内眉频蹙，背地贖书三字牍。万里长城一旦摧，北人歌舞南人哭。是时此砚何处藏？暗中呵护烦穹苍。传忠广孝碑六字，宋高宗有朱书传忠广孝六字碑。安能与尔同久长。双忠继起珍手泽，境共艰屯心

共赤。心虽匪石石不如，铭语。启匣犹疑血光碧。沧桑旧事等云烟，忠诚耿耿星经天。闻风犹足起顽懦，何况摩挲翰墨缘。纷纷陆宋徒清供，宝忠阁自光华重。下马露布上马戟，指顾黄尘扫颍洞。未央铜雀亦何有，扶持幸赖正人手。纵使铭销石质枯，亘古忠贞原不朽。王君嗜古拓此本，什袭时虞古光损。回忆追随背嵬军，何如草野行藏稳。吁嗟乎！风波亭前啼鹧鸪，六陵前亦啼鹧鸪。文山玉带桥亭卦，流落人间知有无。

树珊观察招听鼓琴谨赋长古索和

天风吹月银河明，疏星煜煜浮云清。众窍无声万籁寂，虚堂忽作松风鸣。先生公余弄绿绮，高山高高水弥弥。妙处惟求心印心，兴来不觉指喻指。一声两声莲漏丁，三拔四拔鸦拂翎。忽若耳畔闻螭螭，忽若天上鸣雷霆。长江鼓波风浩浩，幽涧漱石泉冷冷。自从郑卫乱古乐，大雅王风久不作。先生破俗接元音，闻者醉心观者愕。腐儒只合洗耳听，匣中指头俱不着。乌府当年调独弹，直声动天奸胆寒。熏风要助天子圣，清角肯共俗士欢。文弦武弦具经济，一醉每掷青琅玕。去年持节来潮城，神羊一角闻者惊。弦歌久已化刀剑，但见鹤伴先生行。今年署中海鹤最盛。心如止水面鉴水，和气散作宫商声。宵来招我解幽郁，听罢尘埃尽湔祓。生平快意此其一，若道知音吾岂不。此时无声胜有声，白句。乃知造物初无物。苏句。蔡邕戴逵今莫卜，碌碌丝声徒附木。先生岂非方子春，使我悠然清兴触。先生一笑操缦停，先忧后乐吾所铭。月光渐小阶兰馨，张眸遥见青峰青。

树珊观察出昔年北闱监试时食蟹即用蟹字 全韵诗见示，同赋者为吴西谷京兆、 德芸斋侍御，因次韵奉阅索和

杜门息交万缘罢，每笑从前见不伙。招疑易致杯底蛇，触怒愁为水中蟹。喜披丽句赋团脐，作自昔年冠獬豸。汲黯戆直行本高，寇准贤能内岂駸。对床人欲拟坡颖，西坡先生集中自以家世拟三苏。谱声公宁逊铉锸。当时试院夸禁体，八足悬门令鬼馘。繁余困厄累人事，怀古往往吊古獬。鹧雏翱翔待运风，鸥得腐鼠吓而骇。忽惊焦尾遇中郎，径欲支流汇溟海。腰间宝剑光照人，拂拭殷勤不忍买。酒酣斫地眼独青，井底观天人自矮。日后徒供笑怒嬉，目前谁分篆草楷。风怜目等目怜心，扰扰虚名直脱躡。共矢寒松任雪飘，宁甘弱柳随风摆。回溯推敲争击钵，少读《尔雅》几误解。博闻须让百足强，颖悟欣逢四车解。醉心吾且快老饕，照镜人徒妒媼奶。瀛洲地沃百族饶，有鱼可食何须菜？兴来衔杯聊百拳，梦中踏瓮防一拐。毫端疑有郭索声，墨汁三升任挥洒。

偶谈去年围城旧事，有感再叠前韵

秋风瑟瑟残荷罢，眼福虽饶苦不伙。仰天一笑何处行，愁遇监州又乏蟹。去年此日不可

说，鲁既无鸩遑有豸。纷纷洛蜀争未定，清者圣明浊者駮。四郊烽燧已满目，刀光历落露铓错。鼓声填填出深巷，十里湖山供一馘。去年在西湖山作战场。尾能致祸梁有狐，角可触邪冠赖獬。初时心旌瞬百转，见惯司空始不駮。日光黯黯鼓声死，北自汉江南渤澥。时武昌亦失守。出门十步九叹息，明月清风何处买。僬侥三寸世谓长，君门九重人说矮。吾侪热肠感知己，草檄往往不及楷。会须退秦且横戈，岂合弃齐犹敝屣。长唇纵复趁鼓摇，横目终闻呼铁摆。若辈强梁何足数，坐看乌合成瓦解。不食偶占山地剥，有孚旋应雷水解。辄当开尊倾白堕，岂仅敬枕亲黄奶。侏儒自饱臣自饥，敢择甘荠与苦菜。但闻离娄能察毫，肯信孙臆翻善拐。蛮争触斗姑置之，一醉持螯且潇潇。

子双明府邀同食蟹三叠前韵奉谢

酷暑蒸人犹未罢，赋物推敲数繁伙。先生一见走且僵，笑我石田尽干蟹。自云昨日得异味，结交欲效坡识豸。腐儒一饱良不易，画饼充饥岂非骏。平生食指动辄验，妙算几同测杨锷。当筵环甲出尚书，深防介士见则駮。无肠笑彼壳聚鼠，披胃欣同冠触獬。九肋应垂俗士涎，重裙坐令老僧駮。补阴一禽亦足珍，何用穷搜到溟渤。颇怪宦囊久羞涩，如斯羞错宁易买。蹒跚郭索均等耳，何者为长何者矮？吾闻此物最忌雾，五里几时学张楷。衔杯邀月影成三，醉倚西风踟躕躑。却笑味美名不佳，头纵能伸尾易摆。即今逻察网苦密，若辈怒难杯酒解。世人欲杀公独怜，屡快老饕吾未解。食单偶配酪驼酥，热客恐误蹲鸱奶。从来将军不负腹，但愁谶语成苦菜。晋义熙二年，将军营生苦菜，识者以为菜苦即买苦，是后多战代劳苦矣，见《庶物异名录》。世路危如釜上筱，勉力爬沙难觅拐。涂中曳尾胜横行，醉后高歌同脱洒。

偕王熙亭明府、王景康别驾游潮阳县东山曲水亭

十载携筇负夙盟，到来耳目忽清明。水仙琴操缦山笛，迸作天风海水声。

方亭小酌敞禅窗，湖海元龙气未降。拼与山灵同一醉，烟霞吸尽吸西江。西面望见茅湖渡。

趵突新流镜样澄，在山时节本来清。何时醉借僧寮卧，饱听泉声过此生。

海色苍茫一纸铺，古时蓬岛认模糊。凭君细拭人天眼，看到中原一发无。时诸公以千里镜望海。

漫把兰亭胜迹夸，流觞韵事遍天涯。如何一勺曹溪水，淡却人间七品茶。泉上有亭，题曰“曲水流觞”，惟泉过于清冽，茶虽佳不能出味，为水所夺故也。

保障城东仗一卷，忠魂曾此靖烽烟。老僧不管沧桑局，闲倚东风看木棉。明时土寇作乱，望见东山有神兵，戈甲照耀，城围以此得解。东山多木棉。

从古平蛮仗将才，牙旗红卷阵云开。谁知鼙鼓喧腾日，有个闲人访胜来。

开罢韩云九百年，巉岩怪石半寒烟。纷纷浪费磨崖笔，我但呼兄学米颠。石刻多不佳者。

登临聊觉壮怀开，曲曲清流绕石台。要把源头鉴真面，思量休要出山来。

雪后长歌呈李少荃中丞

皖北江深风苦寒，雪花如蝶飞作团。平生赋雪未见雪，满目粲粲堆琅玕。袁安门径无人扫，不妨饥死长安道。邨侯牙签三万轴，可能借读开怀抱。公许借阅藏书。邨侯邨侯天下奇，袖寒骨重珊瑚枝。戴头擒贼宝刀湿，草檄余墨犹淋漓。万人敌胜一人敌，爱才还同爱马癖。桐焦爨下不敢言，取在泥涂加拂拭。贱子穷年走大荒，门临碧海天苍凉。三更罗浮看浴日，万里昆仑窥扶桑。花县栽花未一年，破甑堕地声铿然。手长袖短舞态拙，谁视闾跂豆肩肩。一官失去犹敝屣，东向长江看江水。劳生扰扰笑龙钟，尘土清空俱梦耳。破衫似鹑驴似狗，道逢贵人下驴走。世皆欲杀公独怜，誉我文章不容口。公才诞生劳大圆，枯朽何以承雕镌。士衡岂堪付此事，涓滴径欲归深渊。森严繁戟停鼓鼙，又见韩范天人齐。山苍水茫海潮涌，雄伟未识谁昂低。上界官府足簪笏，运筹及时定辘轳。战垒前闻叱犊声，今是桑麻昔人骨。即今师壮群魔荼，万马腾骧向南啣。马蹄踏得淮河冰，好洒江南作晴雪。时公统领淮扬水师下攻金陵。

柬成果和尚

西风重醉老佗城，去不呢喃住不迎。眼底几人知酒意，枕边连夜作秋声。更严画角宵难寐，劫到棋心看亦惊。时高州有警。安得凡缘都脱尽，人天人海掉头行。

何期禅榻即山林，方外居然有赏音。画境怕肥知客瘦，长老能画淡墨。潭光虽浅觉情深。门外莲池水涵甚。一官写意难成佛，往事如风不碍心。凿瓮因缘曾记否，十三弦笑仲殊琴。

送吴竹庄都转归隐姑山

东风一夜雪花深，涌出诗涛酒罢斟。破石惊天长吉气，感时忧国杜陵心。中年骨肉伤哀乐，万顷湖山入醉吟。莫讶掉头东去决，几人钟鼎胜山林？

太息茫茫杀运开，眼前草木几兵材？浮云西北天宁醉，白骨东南劫已灰。猿臂不封原有数，牛心曾啖岂无才。长矛放下摇孤棹，应许樵青劝酒杯。

门墙几辈建旌旄，转战频年血点袍。斫地能歌人易老，问天无语首空搔。得归且自盟江水，入世何须笑桔槔。官愈颓唐诗愈好，回头渐觉积薪高。

无端萍梗两依依，强项真惭与俗违。共有奇情消块垒，都无庸福称坚肥。狂吟磊落天应笑，酹酒苍茫醉未非。听说姑山烟水阔，可容同占钓鱼矶？

辛酉除夕柬莫子偲

功名黏上竿，辛苦未及半。忽如鹤退飞，亨屯供笑叹。破甑顾何益？弃为山水玩。翩然

逢故交，历历数聚散。造物意良厚，预早蓄穷伴。有如夔怜蚺，快聚昏至旦。贻欣锦绣段，报愧青玉案。自称太瘦生，微饮不及乱。枯肠出芒角，妙语清可盥。双丸逝迅速，难藉鲁戈缓。新年积旧岁，重复终一贯。我今况龙钟，坡诗“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余今年亦三十九，故云。怀古起颓懦。昔贤久糟粕，寸怀尚冰炭。晓景亦可怜，飘泊无常馆。贵贱等陈迹，未用相冷暖。明朝有春曦，曝背同一粲。

和刘仰素廉访即以送行

皖江春水绿沄沄，邂逅相逢日又曛。岭北风云归幕府，天南儿女识将军。登场小听霓裳曲，下马争传露布文。听说平吴借王浚，楼船雄压浪花分。

鸣琴才罢又长枪，百战余生卫梓桑。天为中兴生裴度，人推福将继续汾阳。云台定绘勋臣像，珂里新开昼锦堂。何日庐州访公干，开樽同听雨声凉。

上曾涤生宫保

沧海横流极，狂澜一柱回。风云归掌握，草木亦兵材。大气塞天地，群生瞻鼎台。东南犹水火，流涕劫余灰。

百战恢全皖，艰难据上游。舳舻千里接，瘴雾一江收。诸将甘泥首，降旛看石头。悬知不京观，赤子亦疮痍。

世态凭千变，臣心本一诚。升沈关气数，忧乐视苍生。听说除苛政，沿江遍颂声。过市汉时见父老，百余人聚观新定丁漕告示，有泣下者。秋毫非不察，狐兔莫纵横。

偏是羊公鹤，毳毳舞尚迟。纵然经别足，不敢效长眉。迹似随波梗，心倾向日葵。寒鸟飞几匝，忍冻绕高枝。

和刘詹岩殿撰并以志别

不肯贪台鼎，辞荣为老亲。乾坤余硕果，今古此完人。忠孝传家大，文章报国真。龙门高万仞，欲上转逡巡。

才把横流莫，偏惊宝婺沉。松楸千尺雪，乌鸟百年心。公自安泉石，人犹望雨霖。眼前纷战垒，何处是山林？

偏是阶前鹤，毳毳竟累公。功名羞命薄，奔走叹途穷。书笑虞卿着，词惭贾岛工。不胜知己感，怜到爨余桐。

但有田园乐，如何尚不归。北堂萱幸茂，荒径菊全非。三匝枝何处，余生柳几围？应怜画梁燕，今向路旁飞。

舟过彭泽赠县令李子仙

相逢莫笑折腰非，胜地弦歌愿肯违。世有千秋前辈占，谁无三径几人归。知君水可将心鉴，终古山长把郭围。明日凭栏定惆怅，江风送客去如飞。

晚秋罗晓溪都转招游海幢寺， 即席赋呈黄晓岱太史并以送行

访胜不知秋已老，参禅却喜佛还肥。微风过树落黄叶，斜日穿窗关半扉。薈卜生涯僧入定，菊花天气客思归。山林城市俱余物，口在樽前醉未非。

清远飞来寺为蔡少彭观察作生日

古来快事此其一，飞来寺中作生日。芭蕉叶大新雨新，如来座前同促膝。先生持节还故乡，锦衣昼行民所望。强拉老衲飞千觞，山猿野鹤走且僵。当年飞舄西江西，清风拂拂苏群黎。脂膏不润甑尘满，劲节未许人攀跻。前年来守双江滨，义声震震惊四邻。寿物寿世兼寿身，广平脚底皆阳春。衔命驰驱到桑梓，某水某山笑相俟。四壁无尘雪色新，净扫苍苔待珠履。僧言寺兴天监年，座中往往生宝莲。戎马频来鼓钟歇，禺山阮途俱苍烟。补屋牵萝初结构，开窗试看千帆走。造物重开带玉堂，有意为公祝眉寿。今人乐胜古人不，坡仙已自成千秋。玉环虽留不可见，绮语何用空相尤。人生胡为自拘束，衔杯且再烧红烛。江头可有腰笛人，乘风一奏南飞曲。

勦事粤厘途次呈少彭观察

南极腾辉曙色开，崆峒使节皖江来。时新自皖旋。彤廷正自资屏翰，沧海何年剩劫灰。但助范韩筹伟略，难言桑孔不奇才。故山猿鹤都相识，一笑先逢庾岭梅。

舟泊南康 前年奉调赴粤经此

江渚晚风急，卧听舟击舟。两番孤客意，一样暮山秋。霸气余戎垒，灯光辨市楼。散人少拘束，识面有闲鸥。

南康舟次遇雨

四山云合雨霏霏，篷背风狂暑气微。老树啮涛根半露，浅滩春碓水斜飞。无田可种归何

益，有累能排隐未非。准备夜凉添客梦，渔歌断续出苔矶。

连日苦热，东风吹雨，篷窗遂凉，纪此志快

积暑伏篷底，屈曲如蜗牛。溪风带炎蒸，白汗疑雨流。散人无町畦，巾袜弃拘囚。区区望霓情，迫若农耘畴。江头尚夕阳，飘风忽浏浏。滃然云四合，前山互沉浮。一雨消溽夏，再雨成深秋。山涧跳白珠，奔涛如松楸。孤舟系桑木，澎湃舞不休。年来苦奔走，世累若赘疣。蛟龙厌薄命，宁足供晨羞？添衣御微寒，忘机狎群鸥。更阑粲星斗，开窗舒远眸。

南安舟次

深崖百转疑天尽，樵路遥通纤路斜。两岸好山青染雨，一溪清水白浮沙。未摒俗累难言隐，暂有乡音觉近家。此是西江源尽处，可容博望一乘槎。贡水发源于此。

南雄以下奇石渐多，恨舟小不能负之而走也

岭南岭北风光异，山渐嶙峋水渐平。岸树压篷排日色，江涛舂枕走雷声。舟中无地装英石，天畔何年凿土城。枵触村郊半寥落，几时销甲事春耕。土人避乱多于山顶筑寨。

梅花岭史阁部墓乱后荒废，瞻拜恍然

墓门春水绿生澜，尚照孤臣一寸丹。封事几曾消涕泪，阵云犹自护衣冠。欲收余烬同心少，想见残棋下子难。往日梅花今茂草，漫将兴废问双丸。

卷一〇六 百兰山馆诗五

奉命赴粤办理洋务，事竣留别 丙寅^①

蜃气苍茫接里门，时艰谁与息纷纭。愧无陆贾降佗术，漫拟相如谕蜀文。名世有才推旧雨，出山无定是闲云。殷勤知好争相问，明月扬州剩几分。

金阙银楼事渺茫，天教重译惯梯航。桑恭梓敬民犹直，汐往潮来海自忙。暂与应牛兼应马，敢夸骑鹤又骑羊。韩江东望犹千里，漫说还乡未是乡。由粤至潮尚千余里。

小住重来伴郑仙，道人风骨尚翩然。有时袖出如瓜枣，可惜花开过木棉。来时木棉刚谢。往事梦中时印证，新诗笔底半云烟。子箴都转、白英叔起两观察屡赠新诗。雪泥踪迹非容易，一度鸿飞已十年。丁巳春寓郑仙祠，距今十年矣。

自笑因人事竟成，临歧情绪等悬旌。盟心金石资磨琢，识面江山尚送迎。边塞烽烟销有象，衰迟须鬓白无声。绸缪牖户时难失，回首南天日正晴。

赠南安守黄印山

八年旧雨无消息，今日相逢鬓各皤。青草沿阶知讼少，乱山环郭比人多。得归我欲盟江水，假手群犹待斧柯。相见艰难相别易，几时清梦共烟萝。

偕郭筠仙、王少鹤、陈兰甫、 何白英游潘园，并送筠仙入都

暂抛簪笏遂登临，领略风光各浅深。病眼看花原似雾，闲云出岫本无心。巢痕尚记谈温树，归计依然载郁林。欲举离觞倍惆怅，未能去后卜晴阴。

苍茫白塔耸平芜，前尽西樵后海珠。岭外名山无泰华，古来游屐只韩苏。诸公等是萍浮水王、何皆寓公，未老先愁雪染须。记取鸂鸾向台阁，野塘曾忆白鸥无？

^① 即同治五年(1866)。

何子贞太史由楚皖来吴，以诗索和，已十五年不弹 此调矣，破戒为此，以博一笑 庚午^①

苏城三月春风颠，幽鸟破梦呼檐前。文书如丝时沸煎，有花不赏同枯禅。忽闻剥啄来高贤，握手一笑别几年。相传海外坡已仙，形虽疲茶神完全。偶然拄杖脰肩肩，忽如蛱蝶飞翩跹。太息故里同蜗跬，溪涧难胜大愿船。洞庭无风独缘沿，溯湖涉江入皖川。浮屠偶结三宿缘，堂前问字无彭宣。对酒不乐愁拘牵，拂衣东下消滞延。官衙客舍床可联相隔半街，琅环秘籍劳评论。夔蛇蛇风相并怜，花下贻我青琅编。笔势恍若明堂椽，又如龙虎互钩连，皮骨苍莽色味妍。悯时颇厌闻杜鹃，筹边复虑珠崖捐皆是日书中语。生才不用疑大圆，夔伏岂怨时命愆。不调鼎鼐调朱弦，蜀人至今度豆边蜀诸生奉公粟主。繁余忝窃专城专，涂抹未惯脂粉鲜。闭口且学摩挲坚，公余种花时手胼。我宁与我相周旋，先生遇之见杜权。一榻时为徐穉悬，沉吟佳句头风痊。管窥蠡测资陶甄，收拾顽钝加磨镌。招邀儻忽凿窍穿，众毁公誉疑佞便。欲归未归增媿缠，东坡誓江吾岂然。江神那管人间田，请君回问峨眉天公罢官后曾游峨眉。

子贞太史以诗谢荔，仍和东坡韵二首

新诗脱手如湛庐，我欲效颦愁砚枯。翻嗔仙子召诗债，籍湜走避惊长驱两日三赐诗，催和甚急。平时弃蚕那得襦，搜肠颇类蝇点肤。骚坛高峙曹郟伏，无盐悔遇盈盈姝。十五年来一字无，谁发其覆哦媿隅。世人但贵香色好，先生翻赏肝胆粗。雷公砰訇天鼓震，伸手曾摘骊龙珠。主恩未报惭华腴，无功但饱江东鲈，思乡且看罗浮图。

南郭隐几心久灰，牡丹芍药花信催。看花对酒兴未了，又报轮船新荔来。天仙莫嫌隔云海，盛以晶盘鲜可采。四月十一因果奇，抢指风流七百载。先生使节半九州，岛岛声名直接眉与涪。衡山云深开不得，扶杖且作沧溟游。我老无能惭赤子，刀圭何术起疮痍？去年苦水今苦干，愁指醉人为上瑞。君不见，燹余新州香荔无萌芽，新兴遭土客之乱，荔树毁伐殆尽。培灌犹复鱼鳞加。灌鱼鳞水则荔旺。谁能毁弃糯米脐，佳荔名。利擅闽浙丝兼茶。勇耕女织寰宇清，异物不宝呼韩邪。絮园虽絮无可家，先生为我作《絮园记》，实无园也。太息沧海茫茫芎粟花。

子贞太史以四月十一日啖荔，作诗张之，
谓某岭外人，应为推助波澜。人事扰扰，
无以应命，晨兴骤凉，索枯奉和

营营饮食亦何有，人生涉世岂为口？坡仙啖荔亦偶然，胡为月日记某某。五千里外七百

^① 即同治九年(1870)。

年,风流印证无后先。天公颇怜诗料寡,特结翰墨新奇缘。蔡谱白图皆假借,香色太高惹嘲骂。世间无毁那得誉,玉液琼浆自声价。先生法眼真上乘,果王题品无爱憎。火山先熟味少劣,公路所言吾不凭。自别乡园二十载,白发如丝不相待。绛雪红襦半梦中,罗浮山色苍茫在。簿领亲裁汗雨挥,旧诗半作蛺蝶飞。故人佳篇积成债,老来翻藉食言肥。允和芍药诗尚未践约。岂知枯肠等枯茎,春雨一洒群芽萌。坐令歌啸废鞭捶,群吏感泣愁公行。西方宿师困群力,甘泉捷书望消息。缓带我堪论将才,草檄君当涂醉墨。区区尤物休抑扬,来诗有“坡诗两章殊毁誉,抑扬信手非诗史”二语。日抛俗虑斟天浆。更来麴尘七万里,昨日分赠花旗面。醉饱安问行与藏。清空尘土俱梦幻,素餐尚愧银黄绶。潏洄湘水鉴澄怀,缥缈岭云萦倦眼。呜呼!宋香陈紫空清芬,龙眼纷纷今出群。

子贞太史得家书,知次孙游泮,以诗贺之并索和

门庭佳气正葱葱,酒盏朝来定不空。才喜诗章哦楚老,东坡孙名楚老。已开笑口到家公。倦飞林鸟巢初定,斗喜灯花夜转红。寄语鲲鹏须万里,到天池上始搏风。

贞老评余诗,有“老蜃虽狂, 退避三舍”之语,感赋二十八字

东风吹梦到金阊,酒兴诗情比梦长。昨夜波澜杯底涌,老蜃虽醉未曾狂。

余我如明经以近作见示感题

年来笙笛易铿锵,忽听朱弦韵抑扬。从古文章推屈宋,况今将相半湖湘。山无气魄难金宝,木有精神必栋梁。搔首东南民力尽,欲求椽笔绘流亡。

园居杂兴 癸酉^①

春风一例到闲门,不别王墩与谢墩。宦海廿年浑似梦,酒杯千载向谁论。焚香扫地供吟兴,凿井耕田尽主恩。更欲冥心穷睡味,又听吹枕晚涛喧。

农圃曾无一事宜,牵萝补屋费支持。野人偶送无名树,过客闲题有韵诗。画意几分贪杳霭,琴声何处觅成亏。夜凉风露空阶立,月上疏桐鸟未知。

阑干跨树绿生苔,终日凭栏眺几回。岸月渐随归艇远,江风时送断云来。看花眼老疑春

^① 即同治十二年(1873)。

浅,载酒人多惹鹤猜。天下名山半踪迹,自家邱壑亦徘徊。

五斗何须学解醒,半园风月足平生。云难作雨惭徒出,泉到回流恐未清。白发强人宣老态,青山留我写闲情。更阑花底书声远,不觉摩挲到短檠。

梅花绕屋水环天,曲径缘篱竹系船。老去始知闲有味,病多方羨健如仙。烟波浩荡鸥忘返,云树苍茫鸟独还。欲问昌黎驱鳄迹,海风吹没一千年。

怀古登高数钓游,前朝人物有风流。八千里召边才急,廿四钟传下界秋。放眼梓桑谁健者,只公风骨合低头。仁夫经济中离学,漫数黄吴绕指柔。

丹旄东来雨雪零,累公三日住吴舸。空山正自纫兰佩,上界俄闻陨将星。纵有异同终沆漑,恨无修业谢英灵。湘云缥缈难回首,检取遗函照眼青。

风雨鸡鸣感寂寥,相望津海忽迢迢。身如鸿爪东西印,梦绕燕云剑佩遥。不有真儒调鼎鼐,岂能沧海老渔樵。隔邻萧寺榕阴满,闲听钟声过板桥。

雨余海市见频频,翠阜重楼亦似真。过去事如前夜月,半开花已十分春。云中鸡犬谁能识,镜里烟霞倍有神。别后故人应得句,园疏初绿晚晴新。

见惯沙鸥久息机,却惭五十已知非。新梅有味垂垂熟,远信难回渐渐稀。伴我尚余书卷富,几人能把钓竿归。杜陵漫赋千间厦,昨夜风号屋亦飞。

朱颖白司马前携园居和章见示,昨寄书约以 六月望前来园看月。十四夜月色佳甚, 而君未至,赋此寄怀

雨霁云收天万里,满眼月光如泼水。冷然风露湿衣袂,历历青山相对峙。人间盛暑此薄寒,江面镕银波弥弥。泉声树影辟幽境,月在山林胜城市。书来问讯约踏月,月已团圆人未迹。知君爱月未入骨,砚波净洗语除绮。焦头曲突本自择,君诗中语。当时枉学屠龙技。灌夫骂坐气殊壮,世人未用相疮痍。箕张牛奋月在斗,嗟我与君共癸未。君亦癸未生。漫云五十已知非,若道昨非今岂是?年年岁岁抱书眠,有似痴蝇钻故纸。江南旧雨断消息,海外老坡疑已死。世事饱谙手欲缩,主恩未报心窃耻。鸢鸠决起集榆枋,纵使怒飞不踰咫。十围社木大蔽牛,外似轮囷中腐矣。衰慵疾病懒出门,况我柴门谁肯视。月下哦诗兼种树,酒杯与影三人耳。君独时常顾空谷,足音跫然惊且喜。螂蛆甘带鸣嗜鼠,酸咸未易向人理。新诗十首自澄澈,有似清泉数鲂鲤。城中吟坛况林立,未敢进攻先结垒。谓寿荃观察、树君太守。陷阵翻疑赵帜拔,退归又惧诸戎掎。读书万卷始云破,阅世千秋方不滓。江山尘土我清空,莫信坡言先自鄙。谁穷幽壑枕清冷,且入丹田抱黄紫。危机易蹈李代桃,物性难坚橘成枳。今年五月风信恶,白浪打窗如急矢。渔舟贴水没复浮,鸥鸟点波惊又起。空江险态尚纷纷,宦海狂涛应尔尔。十年前约往罗浮,壬戌与君约游罗浮而未果行。腰脚已穷心未已。何如欹枕卧草堂,收拾云山归案几。风流人物去苦多,滚滚江流淘不止。园是主人吾是客,古来陈迹皆如此。诗成宿醉犹未醒,明月窥窗照浮蚁。

张寿荃观察赐和前赠朱颖白司马七古， 叠韵奉呈，顺问颖白病状

我家本在无何里，长日山前弄烟水。落汉鸣泉万仞高，汤坑山即古揭岭，朱子曾镌“落汉鸣泉”四字于山上。不数笔架三峰峙。时常插脚入涧中，水珠溅面声弥弥。石洞仙人醉难见，山中有仙人洞及黄野人足迹。不是安期定徐市。足迹更踏黄野人，此山想与罗浮迹。我无仙骨有仙心，时向峰头奏绿绮。山高水流飞鸟翔，臣之所好进乎技。自撻世网衣化缁，柳生左肘犹疑痠。只望丹砂养地丁，岂期白发衰天癸。荒伦入骨世味疏，是其所非非所是。无才窃禄心内惭，食罢徒署干木纸。波流壶子幸全生，穹凿浑沌惊半死。高飞恐被斥鷃笑，退归且免猿鹤耻。平时侣旧半零落，幸有灵光相尺咫。新诗如丸转不竭，洋洋大风观止矣。批却导窈声砉然，但以神遇不目视。爬搔痒处一回首，来诗述及江南遗爱，甚以为愧。往事都如风过耳。盐车长叹无伯乐，石鼎联吟有侯喜。婆娑海水星几周，官虽未迁泽治理。任公子缁五十特，系捕鳄鱼如钓鲤。大儒传胪愿俎豆，有似庚桑居畏垒。顷闻三河山水发，龙蛇前躡蛟后倚。伴社老木已全拔，栖亩余粮徒剩滓。泛舟何须问秦晋，助麦谁能遍都鄙。今早闻大埔发蛟，居民颇受害。黔黎食荼忘苦辛，朱门品花尚黄紫。我今雌伏甘守口，补屋牵萝篱插积。空怀杜老赋万间，未效鲁连遗一矢。垂钓聊歌白鹭飞，同忧愧为苍生起。披蓑带笠闲处行，路人见面相汝尔。朱生赠驴瘦欲倒，颖白正月赠驴，瘦不可乘。安得十千买而已。昨报东坡已泛槎，颖白前日病几殆，今已无恙。今知南郭犹隐几。天留诗伴慰寂寥，虚定吉祥应止止。君言齐物物岂齐，蝴蝶与周分彼此，来诗极言齐物之理。何时长啸入罗浮，回头饱看南柯蚁。

癸酉重九前三日冒哲斋太守、朱颖白司马、 周子英刺史、夏子新明府携酒见过， 草堂尽欢而别，赋此为谢

空谷哦风雨，离愁不可删。披襟转无语，扞发已成斑。野树几时老，青山相对闲。尘心一齐浣，田水夜潺潺。

门外秋如水，闲云自古今。弦歌循吏化，尊酒故人心。抚剑寄遐想，落潮生远音。漫劳车马驻，城市亦山林。

淦淦晚凉天，满堤开凤仙。时花难入赏，病骨欲通禅。感事怀韩椽，题墙待米船。颖白约题壁。共惊秋已老，荷蕊尚含妍。

欲把茱萸插，骊歌已道旁。天心惜良会，风雨不重阳。事过翻疑梦，情深更尽觞。山前认行迹，红叶拥苍茫。

絜园文课，至者三百余人，周子英刺史、李坡樵广文 代为照料，用东坡考试官原韵奉赠

少年学道苦不早，飞升未信金丹好。神山每遇引回风，枉向江湖梦蓬岛。使君前身本仙

骨，冷然御风应不老。平生结习今未除，代网珊瑚知有无。文场严肃等军令，将军真是周亚夫。兼收好采葑及菲，报恩或有酤与屠。明珠夜投且难必，坐中青莲定相得。神剑明年逢薛烛，一举凌霄看鸿鹄。李君拟明年应礼部试。

又和东坡监试呈诸试官原韵赠周、李二君

归田亦君恩，坐费大官廩。读书辄健忘，自愧无异稟。贤宰有濂溪，周旋计三稔。爱才真入骨，如渴思得饮。灵芝生土壤，琥珀出桃渚。树人如树木，佳士任题品。春风马蹄轻，看花莫苒苒。积厚流必光，敢诤相信审。此邦际有明，人才健特甚。温温廊庙玉，灿灿云雁锦。广厦寡寸腐，长堤绝沙磧。就中翁与郭，高步惊众蹇。相去二百年，风骨犹凛凛。邹鲁今异昔，渊源有余沁。使君重前辙，好音化桑葢。学官况者硕，群彦皆敛衽。行当拜文翁，岂仅祀高朕。纷纷食叶声，作歌几来谏。文成当大嚼，园丁助调饪。咀经复茹史，含任兼吐沈。主人老无事，食罢便酣寝。往往梦曳白，有字不敢侵。催归角声严，已觉口犹噤。黄粱知熟未，莫索邯鄲枕。

李坡樵广文和东坡呈监试官韵见赠，叠韵奉呈

腹笥富曹仓，万斛储困廩。词源汨汨来，捷敏知异禀。江东推二陆，令弟以甲榜官部曹。拔帜已屡稔。虽储苜蓿餐，不藉盗泉饮。我才老且衰，胸无升墨渚。偶持布鼓击，乃荷味淄品。奖誉借齿牙，愧腩内增苒。爬搔旧痒处，抚心时细审。君才足梁栋，潦倒乃特甚。行当谢寒毡，岂仅制美锦。筹时识尤卓，蚁穴虑沙磧。来诗言及庚午津门之役，于中外交涉之事殷殷致意。海波昔飞扬，骐骥皆踔蹇。堂堂两相公，曾文正公、李肃毅伯。壮气千夫凛。而我虱其间，狂澜拭蛟涎。幸因虎在山，藉免鸠食葢。近闻魑髻首，内壤纷左衽。夜郎大拟汉，王始骄称朕。纵暂事羁縻，徙戎论当谏。漏网惜吞舟，时宰嗟失任。念此废寝馈，坐令腰瘦沉。从来卧榻旁，岂容酣睡寝？偷闲搜诗句，肝肾苦雕侵。奇文三百卷，遍诵口齿噤。会课三百卷皆君校定。眼底尽云山，卧游好欹枕。

以书赠坡樵广文，约来楼观藏书并乞惠竹， 书去而君未临，竹亦未至，再叠前韵奉和

仓颉昔造书，群鬼哭天廩。累积千万轴，陶铸众生禀。潢池忽兴波，焚毁逾十稔。嫫媿付一炬，见者泪辄饮。我时苦搜罗，如吸杯底渚。百宋在一廛，往往得神品。吴门黄茺圃百宋一廛所藏宋槧书归余者甚多。此中真有粟，岂复植麻苒。宝笈不自秘，欲藉旁观审。爱书兼爱竹，于竹尤特甚。屡乞颜颇赧，投羹冀引锦。荷锄待此君，商量汰沙磧。相望人转远，泥行疑踔蹇。黦颐觉沉沉，银河泻欲凛。连日大雨倾盆。野径露已零，山云寒尚沁。种竹遇阴雨，无不活者。悠然来

清风，胜赠一寸菘。南园约鼓枻，东斋定褰衽。俗称教谕为东斋。夙知齐物论，何分台余朕？空谷跽然至，足音期来谗。新诗况重叠，珍错异常任。高词压元白，奇句倾任沈。散人无町畦，投老百务寝。只余文字习，苦欲梨梓侵。竹径抱书眠，一任舌本噤。盘中何所有，先生且高枕。

谢周子英刺史送竹

正愁三径无松菊，何意先生送竹频。十亩经营方苦热，千竿苍翠欲摇春。渭川颇拟嘲坡老，前送竹多不活。谷口谁曾伴子真。便把清阴当棠芾，不辞千万买东邻。

刘树君太守见赐和章十首，赋谢并送行

江风来无时，悠然满襟裾。因风思故人，别已半载余。形迹虽未密，肝胆先已摅。海潮涨漫漫，剖得双鱼书。骊珠五百六，一一悬旛旗。清言似翻水，众壑含空虚。但以指喻指，信知鱼非鱼。上言纫兰佩，艰难袭琼琚。下言谢担荷，恨不亲犁锄。斯民得亭毒，意气方发舒。曾颁劝民歌，惻怛动比闾。汲井勿使浑，立苗良贵疏。伤哉天闲骥，而乃负盐车。盐车且勿负，却立沮与洳。

去秋菊花开，五马贲岩窠。草堂虽未成，藤壁绿已透。江光照须眉，快意出邂逅。纵谈十二时，真气动列宿。儿童窥君实，奔走昏迫昼。而君殊欣然，饥渴若抱疚。岭东三年旱，横目半颠仆。坐令困鞭箠，束缚复驰骤。弓燥资手柔，来诗中语。正待补罅漏。鸿爪忽东西，窗日几相就。

圣人今当阳，梁栋倚翘秀。行看拥节幢，舞巧在长袖。园中柑与橘，手泽染如旧。重来知有期，敢作公远嗅。我衰复多病，荒伦中肤腠。妄心退如膜，山木犹自寇。幕中吾旧雨，谓某君。玉质谢镌镂。何当御风来，山头石共漱。

张寿荃观察见示和诗十首，赋谢

年来将相出湖湘，君亦乘槎到海旁。衡岳云开天柱净，罗浮秋老酒杯凉。韩苏遗迹诗留住，屈宋骚情梦引长。莫怅行春十年久，山头橡木已苍苍。

珍重琼瑶十幅披，伤春感逝意迷离。美人香草无情老，君时悼亡。落月停云有梦知。笑我入山徒寂寂，求仙无药且迟迟。雪鸿回首登楼处，曾否棉红似往时。道署西园余旧游处也。

张寿荃观察和前韵见赠，叠韵再寄

手掬清泉濯且湘，乞身如置镜湖旁。未能海上乘云去，漫信人间抱炭凉。雅量频年怀叔

度，清裁犹自愧真长。华阳洞里笙声好，椽笔何时署盍苍。君约题园中联额，尚未寄至。

新诗叠叠不停披，尚忆春江唱别离。三宿因缘桑下记，君住园三夕，廿年心事月光知。人疑彭泽门关早，我惜长沙袖舞迟。君在潮十年。指顾天风送宗恣，挂帆须记落帆时。《舟中送别诗》语也。

园居杂咏十一首

背郭筑草堂，堂成燕雀喜。一屋安笔砚，一楼置书史。其余四五屋，编竹与茅耳。江水几时有？开门清见底。江外即青山，亦复偕卧起。烟云纳枕席，苍翠湿衣袂。风来鸟雀喧，嘲落渔舟舫。倚枕理钓丝，不问鲂与鲤。遥闻叱犊声，田水应足矣。历病始乞闲，得闲病或已。那知闲与病，朋党久周比。始识造物心，予角即去齿。齐物物岂齐，定心心未是。欲悟我非我，且以指喻指。

高槐蝉响清，倾听忽已息。不肯饱俗耳，余韵自秘蓄。炎官火伞张，城市骄阳逼。空山亦何有，树影四围塞。欲扫石矶坐，净绿不可拭。竹屋缺窗扉，褰帷见山色。清风无介绍，出入如旧识。读书不知疲，午睡或至昃。暗潮吊寒蚓，枕底声泠泠。登高四瞻眺，阡阡如见即。长空净无云，万井炊烟直。暂欲弃羁绊，遂拟学稼穡。耕田与凿井，毕生歌帝力。

日暝群动息，林壑收野趣。银河浩无声，高梧滴清露。石罅暗泉咽，篱眼流萤度。明月照栖鸟，飞噪如见捕。老榕影在地，远视惊已仆。奔涛啮石脚，夜风一何怒。梦中疑战斗，既觉汗流袴。渔火出复没，明灭不可数。大江淘日夜，人物积新故。慷慨击缶歌，邻僧亦惊寤。祷祈仙佛灵，针砭烟霞痼。歌哭亦偶然，劝僧且忽怖。一樽聊破戒，残灯翳复吐。

中岁嗜古籍，简编时在手。佞宋复佞元，第恨乏科斗。人或嗤画龙，我自履白狗。思误亦一适，穷源须缓扣。不嫌万卷陈，但恨二竖蹂。文园岂消渴，昌谷辄干呕。渐觉入膏盲，何自致枯朽。夜梦儒冠人，自言忘年友。指示痼疾由，恍若肝胆剖。琅嬛本福地，俗客奚可守。君非蓬岛仙，艺苑漫搜取。譬如鸡皮翁，强拥卢家妇。情意不联属，自顾增老丑。又如灌园夫，遽膺青紫绶。进退失常度，有若被械杻。彼苍吝清福，不在富贵后。胡为聚宝笈，享之若敝帚。何不学处仲，开阁任奔走。送书如送穷，去病犹去垢。闻言意开豁，默审心沮沮。思欲捐夙好，又恐受诳诱。去书若存病，无苗徒剩莠。吾书亦有神，敢一卜休咎。稽首决从违，神曰然否否。

徙竹复种竹，园草先去芜。周围屏沙磻，柔壤勿问垆。原泥厚包裹，叉木相撑扶。譬如远役客，勿令伤瘁瘠。园丁老且鳏，保护如妻孥。清晨视叶针，一一悬露珠。今年阴可藉，明年笋可厨。见弹思鸩炙，应笑非吾徒。

儒家重遭际，佛家重缘因。善因恩所兆，恶因怨所邻。人心险山川，刀剑生笑嚙。蜃楼与海市，顷刻来无垠。两合必溢美，金宝仙佛神。两离必溢恶，虎狼蛇鬼贫。报复快牛李，尝卧忘胆薪。水火酿金革，矛盾成秋春。倏忽数十年，彼此皆埃尘。试问埃尘中，岂复有贪嗔？蝴蝶与庄周，梦时原一身。觉来分二物，积久成越秦。人生似逆旅，江山乃主人。我年已半百，更是宾中宾。胡不饮美酒，余沥漉葛巾。

野叟送杂树，时烦老牛驮。袖中裹瓜疏，藉作羹酒佐。呼叟共举杯，长揖乃就坐。微叩

农圃旨，谓勿求速过。但当事灌溉，莫遽望春磨。因时去蝥螿，顺性戒摧挫。与为宋人掇，宁作汲公卧。微言括至理，语小中实大。治丝前已忽，深耕且先课。夜阑望北斗，历历悬七个。远山衔缺月，缺出差半破。再拜谢叟言，垂老资切磋。

飞鸟翔千仞，稻粱谋不易。笼鸟有余食，幽紲难鼓翅。两鸟忽相逢，悲鸣剖情伪。各自有欢娱，各自有苦累。必谓卑栖辱，不如高飞恣。得毋誉飞燕，将谓环不媚。不如乘驽马，听其所自至。坦途不急趋，逆境不远避。塞翁任得失，狙公莫三四。天地一虚舟，吾生本如寄。

少时爱逃学，恨不常牧牛。老来有牛牧，又惧旁人羞。闭门学种菜，十日尽一瓠。微雨止复作，篱边叶半抽。艰难愧僮仆，一熟愿已酬。曾效东坡老，去作琼海游。文字公独健，笠屐吾亦犹。又笑韩退之，驱鳄如驱鳅。胡为力未定，惶恐更不休。当时祭神来，遍踏海上洲。不知吾此园，足迹曾踏不？二公虽远谪，怀国远且周。去者长已矣，来者谁与俦。君门真万里，北望心悠悠。

圣人亦责人，人薄躬则厚。而我实反之，所以府群诟。风弱犹纵帆，舞拙空举袖。但求尽马力，不复问辙覆。恩义仗师友，颠蹶辄匡救。何药使心安，有木始自寇。君看泰山石，暂靡遂穿溜。妄念如去草，未雨先芸耨。清风悠然来，池水纹似绉。静中忆往事，愧悔不可宥。

朝披万里书，微雨空山凉。春风隔天末，兰芷犹自香。书辞半寸厚，离绪千寸长。恩爱逾骨肉，期许重邱冈。别时柳甫芽，柳今比人强。忆当分手时，有泪不敢浪。一见桃结子，再见海变桑。人生得几见，白日何堂堂。袖书不忍覆，碧海烟苍茫。

送刘省吾茂才秋试并柬陈兰浦广文

几度榕城同玩月，秋来月好各西东。月光自古珠江大，海水何年庾岭通。听说看花须少壮，可能入彀尽英雄。陈蕃老去犹悬榻，洗眼衔书付鹤鸿。兰浦乞《陆氏春秋》甚急。

周子元世讲以志学之年游泮，书此遗之，期其远大

绮岁歌芹藻，干将出匣中。神驹行自远，乳虎气能雄。步合追翁郭，文宜贯日虹。元音零落久，因汝抚丝桐。

赠完沧湄明府，仍叠寄张寿荃观察原韵

兰芷遥情写沅湘，香风吹不到君旁。酒杯惯共肝肠热，团扇真知篋笥凉。老眼未花书有伴，荒城如斗袖偏长。余生只剩看山癖，何日扶筇梦点苍。君云南人，昨宵极谈昆明湖、点苍山之胜。

治谱方书手自披，医人医国两难离。君兼善医。宦情似水闲鸥笑，旧梦如云白发知。风定丛篁犹瑟瑟，民穷鞭箠目迟迟。开尊莫负重阳约，记取篱东菊满时。

送吴小瀛秋试 有序

吴小瀛茂才相别三十年矣，兹以秋试过揭阳，纵谈往事，恍在梦中。询当日旧，半多物故，其兄梅庵明经亦没十余年矣，灯前相对，为之恍然。君明日即附轮船入省，口占是篇送行。

忆昔与君共窗读，夜夜书声出茅屋。邻翁惊醒不得眠，亦复长吟歌当哭。君今弹铗叹无鱼，我未能谋惭食肉。苍颜白发忽相见，尚未闻声先拭目。风尘飘泊几经秋，说着元方涕泗流。当时坛坫争牛目，此日零落归山邱。卞玉销埋谁入贡？醉中时常踏破瓮。门前柳树今几围，回首卅年真一梦。沉沉风雨夜如年，酒酣拔剑且烹鲜。闻道龙门犹未远，鲲鹏击水真三千。轮船明日如飞去，惆怅今朝送君处。

张子青制府自吴门以冬心先生所画古佛寄赠， 潘季玉方伯亦邮赐长篇写怀，赋谢并怀何子贞太史、 冯敬亭宫允，仍乞子翁绘赐白描山水

先生贻我古佛画，披图但有枯树枝。平观侧视骨隐起，闾然忽见须与眉。至人本自泯色相，俯瞰世界空雄雌。无瓶无钵俱不碍，但恨右手无酒卮。苍茫独立光四照，何年所造何物为？冬心老人腕力健，落笔一任旁人嗤。画佛身已入佛腹，涂抹不顾颌下髭。千缣一幅岂易得，迷者手扞悟者悲。先生割爱远相赠，祝我与佛同盈亏。我今隐几已非昔，真契久自参摩尼。本来无觴岂须侑，柴门只有僧敲推。呼牛呼马无不可，虚舟不系由风吹。每笑刘伶好拘束，终年一锸相追随。何如写意到山水，云靡波流随所之。吟诗日或百十首，但用我法不古羁。椎石灾梨想亦妄，千秋纵有我知谁。养闲主人尤好事，长篇寄赠何淋漓。欲闲反得不闲语，众毁君誉宁非痴。生公说法动顽石，况曾赤手擒蛟螭。方伯自号养闲主人，贼据苏州时，方伯亲督团练扼其吭，追常胜军欲与贼合，方伯奉合肥爵相命，冒险以利害说洋酋，始获中止。功成翩然谢簪组，侏儒苦饱臣朔饥。同时何子贞太史、冯敬亭宫允。两耆宿，健笔扛鼎天云垂。我行何止半天下，所见横目非鼓旗。梦中握手辄太息，夔怜蚺亦蚺怜夔。远香堂畔共酣饮，子帅寓吴园有远香堂，额沈归愚尚书所题也。南望庾岭如游丝。当年坡老寿卯君，颇资佛法相维持。公今第畜藉福辈，用意直欲眉山追。辞官奉母得真乐，此事近无今见斯。子帅调补闽浙总制，陈情乞养，奉太夫人暂居吴园。吴门坛坫顷独盛，惜不执鞭供指麾。絮园有楼佞古籍，尚恨无屋吹埙篪。新筑草堂有楼三间，为藏书之所，所缺惟住屋尔。欲求十指画云水，云边栋宇仍参差。中间更添竹百个，开卷便觉风猗猗。过门大嚼亦快事，此意不遣维摩知。先生一笑吮墨起，得陇望蜀真支离。

京邸对月赋呈潘伯寅、翁叔平两侍郎 乙亥^①

又此三人又此杯，又邀相识月徘徊。眼前宦味各如水，门外车声何故雷？望雨待闻干瓦

^① 即光绪元年(1875)。

响，摊书暂把老怀开。七年小别浑如梦，肯信他年梦更来。

卧病衙斋，忧时感事，竟夕不得安寝。
闻发榜有期矣，戏效东坡监试呈
诸试官原韵呈孙子授_{谕经}、王莘锄_绎两星使，
并柬冯展云学使_{丙子}①

闽山势磅礴，蜿蜒接石廩。地灵乃人杰，私淑况天稟。冯唐老采风，蕴酿已三稔。展云学使。说士甘于肉，饥渴思食饮。文澜久沾溉，膏馥竞拾渾。秋高降辘轳，群彦待题品。会当储梁栋，岂但植葵荏。珊瑚纵深藏，网到辄自审。滥竽愧兼旬，衰病我已甚。无功先自劾，学制谢美锦。鸿嗷遍中野，蚁穴沙出疹。夏间闽省大水。海波况飞扬，骐骥皆踔蹇。同为绕指柔，谁作秋霜凛。狂澜不复东，中原尽蛟滄。叹无虎在山，坐令鸠食甚。梯航竟云集，鞶鞶亦连衽。夜郎欲比汉，王始妄称朕。闻议平行礼节。羈縻纵暂事，权衡当密谏。合从势虽众，投骨或争饪。同役不同心，不见胡与沈。忧天等杞人，时时废食寝。热肠吾自愧，绮语君莫侵。奇文七千卷，读皆口应噤。桂花香正熟，愿借游仙枕。连夕苦不得眠。

子授星使赐和前作，仍步原韵

君恩许专闾，愧糜太官廩。自笑蒲柳姿，才力拘定廩。风灾接水患，民困几半稔。我时住城头，有泪辄自饮。飞书乞移粟，濡毫不得渾。横目辄授餐，岂暇别流品。卓哉文潞国，劲节振颓荏。星岩将军。得免旷官咎，皆藉旁观审。多君苦推奖，披览惭益甚。壮语苏病骨，粲若邱迟锦。坐令百众惊，珠玉出沙疹。往年哭鼎湖，衰老嗟踔蹇。遥遥望斗山，气若雪霜凛。南来念丰采，有如鱼待滄。何期使星临，泮音革鹖甚。轺车拜新命，蛮俗更左衽。文化轶前贤，不数翁与朕。春蚕食叶纷，下笔歌来谏。门外鹄立人，题糕待分饪。是日书榜，正值重九。金菊出蒿篷，雕虫薄任沈。蜡烛添几番，张眼不敢寝。悬知入彀文，梨枣早镌侵。诗成隔重关，欲达舌转噤。是日扃门写榜。一响熟黄粱，谁借卢生枕。

莘锄星使赐和前作，仍步原韵

尺布易斗粟，乃荷倒困廩。舞巧本袖长，敏颖出殊稟。才名压惠山，拔帜已屡稔。君江南人。郎署渐回翔，汪洋波可饮。我老砚益枯，磨墨不得渾。偶然布鼓击，遽荷淄澠品。誉语重邱山，愧慙转内荏。爬搔到痒处，旧事时一审。君念及抚吴旧事。吴中昔烽火，疮痍实已甚。门飞白项乌，旗拥愁眉锦。通衢卧豺虎，良畴变沙疹。我时初学制，弩劣愁踔蹇。苏困与抑豪，

① 即光绪二年(1876)。

此志犹凛凛。来诗中语。众毁君独誉，鲦鲦同喙唼。京华幸识荆，愧赠一寸葚。参商忽十年，何意得辜衽。云将遇鸿濛，漫说天忘朕。空谷望足音，况复诗来谗。恍如饮醇醪，饱饫异常饪。雄词欲压白，奇句竟倾沈。年来谢叮咛，垂老百事寝。文字余结习，尚欲梨枣侵。痛哭少长沙，一任舌本噤。何当赠当归，宵眠冀安枕。连夕仍不能眠。

展重九日吴春帆大京兆邀同孙子授、 王莘锄两星使暨叶善堂、卢艺圃两观察到 园赏菊，力疾强陪，入夜不寐，勉赋奉呈

衰病谢尘事，为君聊启关。薄寒花信早，微雨酒杯闲。得得客何去，莘翁行有期矣。飞飞鸟欲还。东篱一千本，秋意未应删。

楼势将山抱，园有抱山楼，山还入座中。暂为无事饮，惭作应声虫。旧梦如飞毂，欢声溢采风。谁宾复谁主，同是踏泥鸿。

旧雨多京洛，因君一寄音。伯寅、叔平两侍郎昨有书来，病中未能作答。看云千古意，种树十年心。自愧羊公鹤，相期传说霖。经过惠山石，莘翁顺道回籍。应记履痕深。

宵睡何曾着，丁丁恼漏长。花清诗有骨，溪涨夜添凉。三径松应在，经旬桂尚香。眼前秋满地，难怪鬓先霜。座中卢、叶二君皆长于余，而余须发先白。

恒春题壁 丁丑^①

东瀛已是天将尽，况到东瀛最尽头。海水自来还自去，罡风时发复时收。徙薪曲突知谁共，衔石移山且自谋。饱听怒涛三百里，何人赤手掣蛟虬。

人日题诗寄几人，春风吹我到恒春。君门万里行何远，乡梦千重境未真。瘴雨蛮烟供啸傲，奇峰怪石亦精神。欲书千本回心曲，遍付穿珠贯耳民。

初秋病痞，有人劝游山以舒其气，适林少梅、 徐香坪两明府、邱翰臣、陈钓六两孝廉、 卢九帆司马邀游桂竹岩、仙湖寺，坐定而樊一峰 明府自郡来，良会颇欢。归途风雨大作， 因作四诗 戊寅^②，以下归寓揭阳作

病起思罗浮，欲往隔千里。何如桂竹岩，来去半日耳。赫赫火伞张，入秋暑未止。破晓事攀跻，贾勇穷巖嶷。到门佛突兀，石屋平如砥。空廊罗幽葩，含露叶蕤蕤。山僧苦无雌，并

① 即光绪三年(1877)。

② 即光绪四年(1878)。

花如养子。苔阶清流泉，净垢两无垢。我欲持钓竿，恨不跃双鲤。谁窥众妙门，一叩真禅旨。危崖石重叠，何人代积垒？可望不可即，秀翠入肌理。当年腰脚健，五岳半脱屣。衰病迫人来，足穷山未已。何殊过门嚼，所得尽渣滓。静中闻佛笑，一切都如是。

涉目不知倦，忽见银河倾。岂知双足底，又有雷霆鸣。奔流战卧石，万古终轰轰。翻疑仙湖仙，快奏金石声。可漱复可枕，永与猿鹤盟。胡为欲出山，争先此砰訇。转将世味浊，淆此本性清。要知出与处，皆同子在枰。行当此结邻，饱听吹竽笙。更于层石下，亦复筑数楹。虚愿何日遂，二顷烦经营。访胜践夙诺，更约双飞鳧。素交二三子，游(钩)[钓]皆吾徒。予于杂欢笑，不复忧羁孤。何期意外客，相与聚一隅。不速惠然来，清风与之俱。婆娑学少年，忘此白鬓须。当时韩与赵，遗风犹在无？转瞬忽千载，空怀明月珠。驱鳄更何人，吊古一长吁。

游久忽坐忘，暑气逼亭午。归途衣飘飘，清飏助挥尘。方忻困炎溽，得此晚凉补。暮天忽如墨，竹树争掀舞。旋风恣逢迎，雨力压飞弩。如腾万马声，如击千军鼓。诚祷吾亦能，山灵未应侮。何为恶作剧，扑面尽尘土。安知非群仙，招我归洞府。果能脱尘凡，曷足恋簪组。有若蒸成菌，神奇出臭腐。转愧夙缘薄，风散烟缕缕。归来卧东牕，山月正吞吐。

再题仙湖寺

东风吹梦度仙桥，十里轻烟送画桡。黄叶堆门僧睡稳，飞泉斗石水声骄。秋光未老云先懒。佛法难降酒且浇。游客太忙山太静，漫留屐齿伴松乔。

题刘笏堂观察琴苑图

琴声能韵菟能腴，我亦伤心是少孤。先君亦嗜琴，今阅此图，怆然有感。再听宫商向何处，碧茫茫草有音无。

后园居诗十一首

入世此碌碌，为官复为儒。吾虽自称儒，人谓老而迂。行藏动得谤，名亦与之俱。名者实之宾，无实觚不觚。国恩久未报，愧此七尺躯。痼疾况绵剧，生意半已枯。坐令尘土容，来作山泽癯。园花白如雪，掩映病客须。沉沉琼玉宇，宝盞盛醍醐。皑皑天池间，玉树交珊瑚。沧海不可极，青天不可呼。何当饮上池，使我心骨苏。恋恋芹曝忧，摩挲明月珠。

神仙岁月殊，七日抵千岁。若计十万年，仅以二年计。天上棋一局，人间身几世。光阴速如电，彭殇实一例。仙丹能长生，不能变少年。广成与王母，华发应垂肩。安期羨门冢，定葬蓬莱巅。下界不得见，永永呼为仙。有新必有故，红颜那可驻。我不求长生，但求无疾苦。

深夜不能寐，披衣起凭栏。长空浩无云，白露清漫漫。西南发微光，流星如弹丸。岂独万籁寂，空江无波澜。微闻竹露滴，净我肺与肝。非我非非我，廓然宇宙宽。栖禽忽惊噪，缺

月窥林端。取酒月下饮，酒月相对欢。月光为我来，岂为杯与盘。不觉衣袂湿，寺钟添晓寒。

吾园本无蝶，花开蝶即至。问花所以然，谢未远招致。问蝶所以然，栩栩张两翅。可知天地间，感孚理非异。池成鱼自生，室完鼠先备。宫中鼓钟声，宫外闻者醉。闲居欲妄为，请叩花蝶义。

草屋枕江边，渔舟绕我屋。翻疑屋即舟，可钓亦可读。高歌声入云，惊醒渔翁魂。窥我诵书史，声声誉我勤。非真誉我勤，喜我有酒樽。我不为钓鱼，亦不为读书。陶然适有余，天地皆吾庐。余沥酌渔翁，业异醉则同。一棹入江去，万古烟濛濛。

东坡爱骡驴，昌黎喜壁蝎。营营名利心，侵淫入毛发。耕颍与誓江，清愿久乃悖。要皆中乐少，故为外物斲。二豪且自尘，余子更咄咄。何如在江湖，寸心悬魏阙。

我昔喜种树，自灌还自锄。四年复旋里，生意日发舒。远势欲干霄，亭亭环吾庐。去年荫一亩，今年荫亩余。而我抚鬓须，憔悴无人誉。须白犹可捻，发落无可梳。徘徊此树间，岁月堂堂徂。人老日衰茶，树老日扶疏。吁嗟种树人，反不能树如。

晓起巡阡陌，泱泱流泉鸣。始知昨夜雨，满田皆水声。老农释耒喜，慰此望岁情。前夕桔槔苦，杯勺难取盈。今朝沟浍满，欣欣禾黍荣。天意厚横目，开阖全众生。又惧久阴晦，根腐苗不萌。四海皆胞与，焚香祈朝晴。

雨霁山忽近，俯仰似欲语。山边尘与烟，一洗无齟齬。霏霏晓妆呈，轩轩螺髻举。中峰更明净，秀翠直可茹。似怜幽人迹，欲与结俦侣。青山既吾亲，吾肯青山拒？泉石供漱枕，猿鹤订缟纻。蜡屐偶登临，眼界小吴楚。囊中诗句少，换取归云贮。云归岂堪出，山灵笑相许。似闻帷幄中，济济皆伊吕。回澜幸有人，白石聊自煮。

城市人看月，看月圆与缺。山林人看月，看月出与没。月没能再出，情离难再结。冉冉芙蓉花，徘徊不忽折。欲以赠君子，貌欢心不悦。肝肠各自异，谁能强一辙。生前殊荣辱，死后等枯骨。越石指肯柔，广平心尚铁。徘徊复徘徊，且看花与月。

佳节倏重九，我归行一年。南方气候殊，荷叶犹田田。荷花余几枝，篱菊开未全。美人隔云海，赠我琼瑶篇。读之涕滂沱，情思何缠绵。欲往从之游，海阔波连天。不虑道里远，但愿情意坚。秋风已策策，秋雨何连连。嚶嚶鸡鸣声，孤芳难为妍。寸心托金石，不在蹄与筌。愿各保晚节，亦兼保食眠。

重 九

重九年年客梦催，今年重九故乡回。是真吊古怀人节，谁称登高作赋才。万里觚棱时极目，连宵风雨独衔杯。菊花可插便须插，莫管人间笑口开。

游南庵并吊陈紫岩太守墓

古刹藏山腹，佛间僧灌田。慵云飞不起，红豆种何年。偶挈二三子，来参清净禅。故人今宿草，回首一凄然。

口号赠林竹坪 辛巳

鼓山山高四千丈，南山撞钟北山响。就中古松十八株，人间无天上亦无。我时题诗古松下，追随幸有林生者。天池作砚笔欲摇，银河贯胸气如泻。曾闻手弄明月珠，曾踏沧海游澎湖。欲通闾阖额扣关，冥冥风雨空号呼。繁园杏花开似云，打门惊落花几分。今之隐几非复昔，恨君不见平原君。嗟乎！林生行路难世间，谁怜范叔寒不如。回帆仍向鼓山去，拨云重觅题诗处。

卷一〇七 百兰山馆词^①

大江东去·解馆别吴蔡二友

雨晦风潇又匆匆，过了登高时节。今宵樽酒且开怀，醉里免伤离别。我为饥驱，君因贫阻，一般般难说。楼空人去，西窗空负凉月。记曾剪烛深宵，谈文午夜，余兴何曾歇！世上波澜浑不定，可幸犹存吾舌。凤尾摇窗，鸡冠压径，待到花开谁折？尘梦休提，到处飞鸿踏雪。

行香子·题红袖添香图

烛影才尖，吟兴才酣，瞥抬头春满重帘。红颜有味，青眼难廉，正漏迢迢，风瑟瑟，月纤纤。收遍香奁，插遍牙签，篆烟消玉指徐添。如斯清福，不贵何嫌？算三分情，二分慧，一分愁。

鹊踏枝·为魏衷甫题看山图

桑映柴门松映屋，门外青山，指点开清瞩。三两儿童浑不俗，秋瓜种罢骑黄犊。尽日看云犹未足，隔个溪湾，尚有渔舟宿。归去吾书还可读，生平如此真清福。

渡江云·题姚云浦梦芝图

分明人面在衾痕，鬓影佳约寄冥鸿。无端良会尽风流，转瞬色色即空空。雨意夜声对尺幅，凄凉谁共。已往事如风，过水愁倚玉帘栊。匆匆灵根已断，慧业难圆，只一场春梦。何处奇缘，再续别幻神通。尽把新欢换旧恨，吝灵台不付良工。好记取，海誓山盟

^① 据《百兰山馆古今体诗》(民国刊本)所附《百兰山馆词》录出。

情重。

零美人·云浦新辟小园词以颂之

半年不到杨雄宅，相见应难别。恰好瓜篱对面开，记得此间游屐未曾来。窗前添个蒲桃架，好听黄鹂话。夜深才试读书声，有人玉钗敲断数长更。

再叠零美人元调

红尘不到卢鸿宅，只自伤离别。惆怅归帆几日开，可奈无端贫病逼人來。与君同立茶蘼架，各有伤心话。归来深院鹤无声，只有芭蕉滴滴到三更。

三叠元韵

元之觅得销凉宅，较与尘寰别。珍重柴门不肯开，除却骚人逸士莫教來。羨君不打鸳鸯架，要共鸳鸯话。深宵深院悄无声，看人双拜双星到五更。

四叠元韵

滥竽同向齐王宅，泾渭谁区别？百结罗襦不肯开，纵有明珠相赠莫轻來。词锋要把长虹架，懒与寒虫话。只有嚶鸣是友声，一任蜂狂蝶瘦不纷更。

五叠元韵

阮郎要返天台宅，转眼云山别。回首筠城曙色开，只望故人颜色梦中來。花插胆瓶书插架，免作炎凉话。须凭雁讯寄声声，莫任凄凉风物岁时更。

满江红·忧旱

酷暑经旬，举望眼，如焚念切。睹原隰，曾无涓滴，条条龟裂。阵阵浓云疑作雨，看看皎日光尤烈。恼娲皇，多事补青天，难消泄。开窗视，月皎洁。出门望，星罗列。陇畔苗都黄欲槁，溪心土尽坚如铁。有何人，飞上挽天河，沿村决。

前调·喜雨

蜡屐初停，喜雨畔，萧萧雨足。念旱魃，流连许久，伊谁追逐？几处鸟犹啼唤雨，一村人尽驱黄犊。忆前宵，无限桔槔声，天疑酷。 昨朝晴，大官祝。今朝晴，老农哭。田祖忽教千里润，稻孙稳望三秋熟。笑腐儒，晴雨也关心，愁枵腹。

大江东去·白云庄哭桂裳兄

满眼西风到白杨，萧寺追寻遗躅。骨肉功名俱草草，十载浮沉，苜蓿犹有荆枝。温偕姜被，爱我推心腹。伤心雁影，几回共剪窗烛。 记得饯别江楼，亲斟杯酒，苦道相思笃。转瞬人琴成永隔，岂知我，灵前一哭。搔首问天，谁修谁短？妄风尘劳碌。丛残剩稿，何时同付玉轴。

长亭怨慢·舟中忆鉴湖兄却寄

怎束住元龙真气，万叠云山，十分情绪。回首当年，屡执骚坛牛耳。双丸若矢，抚华发，增如许。此度步云梯，应不被天风吹坠。 曾记阿连初识面，落落襟怀高寄。元方逝也，一回见一回憔悴。到底是春梦如尘，第一要加餐息虑。我已过罗浮，尚忆对床风雨。

丹阳役张忠犯案缉急，逃至徐州报死，旋入金山寺为僧，改名恒修。丹阳令以实闻，欲宥之，而恐其仍蹈故辙也。调寄念奴娇

一笑鸡虫，倏轮回，鬼佛遍尝甘苦。蝴蝶与身俱是梦，不管清空尘土。放下屠刀，江南江北，看青山无数。舞爪张牙，到了今朝谁主。 从今放出樊笼，莫留恩怨与儿曹。尔汝四十九年非记否？恒修年五十岁。路尽方知归处。醉倒禅床，不脱袈裟，鼻息鸣鼙鼓。便摇归橹，同看大江东去。

卷一〇八 联语^①

重修万安云兴书院，甫落成而余交卸，题楹句志之

何曾饱听滩声，怅此别匆匆，笔底波澜谁健起
安得便成厦庇，觉余怀耿耿，眼前桃李几成阴

江苏抚署楹联

官须呵出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纵免刑章终造孽
民要持平待去，看个个流离颠沛，忍将膏血入私囊

太平寺联

余八岁时，先光禄公携至太平寺，随达夫三兄读书，曾学联珠体，疥一律于壁中。比自吴门奉太夫人讳回里，经营窀穸，复往来寺中，觅旧题则已藓蚀尘封，无由辨识，距随父兄读书时已四十年矣。怅然题此，以志鸿泥。

古佛又重参，五千里外初归客
旧题何处觅，四十年前此读书

曾文正公祠联

庚午冬，日昌扶侍先慈灵輶南归，路过江宁，公冒雪刺小舟迎至下关，握手痛哭，悲不能自己，深谈三日夜始解缆言别。诂意别甫一年，而公遽归道山，永无见面期耶！园中搆一廛，奉公栗主于其中。公生平虽足迹未至岭南，然子瞻所谓神在天下犹水之在地

^① 据《百兰山馆古今体诗》(民国刊本)所附《楹联》录出。

中，公庶几来格来享，真不负日昌辨香之诚矣乎！

风雪记横江，别时握手悲号，三日流连抵千古
功名真盖世，天末一麾瞻拜，中心诚服复何人

揭阳试舍楹联

惟人杰方觉地灵，储大器于楨干，初萌岂待待瑞霭，黄岐祥钟紫陌
必承先乃能启后，景遗徽于梓桑，曩哲好共追中离，理学襄毅经纶

絜园楹联

闲云野鹤无寻处
魏阙江湖只此心
山静云慵出
林深鸟倦飞

戊辰春，余偕曾文正公阅太湖水师，事毕游木渎之端园。余时有归志，公赠诗末云：“他日故园营一壑，风光可似此间无？”今此园带水襟山，颇似吴中风景，而公已归道山三年矣。因题此联，并志感喟。

此间风景不殊，记取吴中旧诗句
世上园亭多少，谁能枕畔看江山
但得闲时来彳亍
岂知高处更清寒
眼界此无穷，看到水头兼水尾
世缘只平等，莫分人古与人今
居然钓水采山，暂借此为消遣处
想到桑田沧海，几多人作感怀诗
庭边老树几时有
江上青山相对闲
海涛春枕午梦觉
天风吹人秋气深
树旁种树春深浅
山上看山色有无

天下亭台宜月色
 梦中风雨只涛声待月亭

半园楹联

半千半山以经术显
 园公园吏居仕隐间

杂联

高人读书夜达旦
 清溪绕屋花连天集苏
 自种黄桑三百尺
 安得广厦千万间集古
 算来无事不如睡
 偶尔开窗遥见山
 四面乱山迎客笑
 百年老树对人闲
 好诗到眼口先笑
 名花隔帘心自香
 作得来皆成事业
 推不去即是因缘

李太夫人七十寿联

起居八座，亦多福亦多男，合九州饶唱谱作笙诗，正值南岳云开，西湖春满
 文昌六星，有上相有上将，佐一代祥刑钟为瑞气，好看麒麟画绘，驷马门高

方镇军双寿

何东莞之勋业，吴丰顺之威名，同是开府乡邦，公独升平膺重寄
 陶太母之封鲈，桓少君之挽车，并作一家福寿，人争歌舞祝双春

赠余明府

为政须去其害马
读书早已无全牛

赠周荻秋司马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挽 联

林文忠公

撒手公归天上去
伤心人奈世间何

黄香铁学博 工诗屡荐举不就

满目尚狼烟,示家祭有诗,见著放翁应太息
惊心成蝶梦,上封禅无稿,果然和靖是高人

某 制 府

万里不生还,消磨瘴海波涛,过眼红尘如梦寐
十年膺重寄,追溯边疆功过,他时青史费褒弹

程方中军门 军门没日即生日也

倾盖便忘形,忆残年酒罢歌阑,抡指数才同太息
来时即去路,怅此日功成身陨,伤心报国不多时

王敬亭太守

皖江听雨,吴市求书,沪洋观海,交深五载同袍,何期骑鹤长归,杯酒送行曾几日
练兵助剿,筹饷匡时,垦荒建策,呕尽一腔热血,偏是嗷鸿无福,云天何处代招魂

丁 星 南

五万里尚生还,喜成书名在千秋,四海几人传艺去
七十年如梦觉,怅长别缘慳一面,九原知我恸心无

黄心斋舅

梦里忆当年，酒后灯前，阿士文章蒙特赏
春来惊噩耗，山颓木坏，西州门径怕重经

马端敏公 新贻

七月初间余奉命赴津，仓卒成行，公拈舟来瓜步送别，仅迟一时之久，不得握手一叙衷曲。抵津后，七月二十七日犹奉公十九夜亥刻手书，岂意奉书之日即公永诀之日耶！回至吴门，又以羁于职守，不能趋赴灵前抚棺一恸。公已矣，奈天下事何！撰联遥奠，公义私情，不觉一时交集胸臆间也。

共楫忽三年，北固南徐，握手愜缘成永诀
捧书犹昨日，彭亡歛陨，伤心筹国更何人

曾文正公

苦块剩余生，九原无伴应招我
斗山今失望，四海何人不哭公

沈少韩太史 并序

壬戌秋，侨寓珠江之郑仙祠，与少韩兄、□□弟无日不聚，聚必作竟日欢。曾于宜春楼同照一像，须眉宛然，识面者披图一览，不问而知为少韩、□□与余也。嗣后宦辙东西，音问遽阔。丁卯冬哭□□于吴门，出篋中像，如见生平，愀然不忍卒睹。去冬余奉讳南归，得疾几殆，兄作书规劝，恒忧余病之不起。余得书亦复强自抑制，病稍稍痊。顾书中忧时感事，一与平日淡然忘世之意不相符合，岂天君未能泰然耶？抑目击伤怀、情郁于中而词露于外耶？方欲寓书询诘所由，以奔走荒山，碌碌未果。詎意中秋后十日，即接兄仙逝之耗耶！太夫人春秋高，方倚兄为晨夕欢，其忍惘然弃之而去耶？呜呼，伤哉！自余少壮来，结交四方有道之士，往往出肺肝相示，然欲求如兄与□□之捐弃形迹、莫逆于心，增之为四，而卒不可得。兄与□□强壮胜余十倍，无世累纓心，足以自适其适亦胜余十倍，顾于五六年来后先殁谢，强壮者不可知，衰与病者其尚足恃耶？去冬匆促登程，篋中像未知弃去何所，即使图存而三人已有二人亡焉，其愀然不忍卒睹，较之昔日当更何如耶！撰联以写吾悲，神而有知，尚其鉴之。

一别几经年，痛春晖顷刻成空，恐我伤心频问讯
三人曾对影，怅旧雨凋零殆尽，与公握手复何时

李幼荃都转 并序

余于十一年前与都转相识于赣州旅次，初而诗酒征逐，继而论说经史、古文，继而握手谈天下事。酒阑灯炮，从者时云：“漏尽矣！”“月落矣！”欲使客主闻而散去，而两人犹絮絮不休，霜风刺骨，呼灯作别，始知他客皆散归久矣。嗣后聚散无常。今接伯相书云都转于六月初三日溘逝于天津行寓，为黯然者久之。既为文以祭之，复题挽联四十二字

以志结交之始，并写吾悲。

十一年前对酒当歌，每逢云破月来，徘徊章贡交流处
二千里外沿河转战，岂料功成身陨，辜负英雄报国心

瑞澄川相国

十载控重边，牖户绸缪青史在
百年原一梦，海天迢递白云深

陈紫岩都转

小营池馆待公来，岂知陈榻虚悬，杯酒临风成独赏
过去功名如梦觉，回首梧云万叠，山头堕泪更何人

陈升三司马

撒手竟何之，念半生诗酒误人，再世莫留才子气
一官今已矣，剩八口妻孥累我，重泉忍负故交心

冯淑人联 并引

忆壬戌癸亥间，余与冯竹儒观察证交于羊城客舍时，观察病中闻其尊人刺史公卒于伊犁之信，痛不欲生，亟谋出关迎柩，坐客咸以身弱道梗劝，且迟淑人于归未及岁，则闻帘内呜呜掩泣声，继而遣小婢趣观察具装者数四，于是在坐者咸叹淑人之贤而知礼也。兹闻溘逝，不禁怆然，为题楹联四十字寄悬殡次，且以塞观察之悲。

与夫子南海论交，灯前商榷出关，烹到伏雌闻掩泣
随王母西天作佛，客里凄凉营奠，照来明月黯归魂

卷一〇九 诗补遗^①

潮州感事诗^② 二十首

(一)

不信天心付劫灰，西风永夜角声哀。五千里外烽烟接，二百年余杀运开。滋蔓不图成祸水，养痍平日让通才。如何文物声名地，太息涂膏遍草莱。

(二)

曾听元戎将略无，千杯壮志励庸夫。未能一战师先老，绝少奇兵计已粗。聚铁可堪州铸错，唱筹今见米成珠。三年轰破襄阳未？一炮功成万骨枯。向帅铸六万斤铜炮。

(三)

蔓延吴楚又青徐，总是西南漏网余。本仗虎头能定远，谁知螳臂竟当车。连营处处严沟垒，募卒频频到里闾。战剿无能抄掠惯，滥将潮勇漫吹嘘。

(四)

焚劫沿途篋笥充，归来翻作应声虫。盟鸡甫歃萑苻血，唳鹤先惊草木风。难解网开凭聚散，倘因人密藉疏通。图成郑侠流亡苦，多少苍生类转蓬。

(五)

星散兵权志不牢，秦凤谁肯笃同袍。倚天处处夸长剑，缩地人人望大刀。颇说将才多似鲫，翻教群盗起如毛。牢骚我欲呼天问，阖闾苍苍尔许高。

(六)

妖氛飘警武宁空，臣职能完共效忠。血洒郊原秋草碧，魂归兜率阵云红。当关守御兵无志，与土存亡鬼亦雄。辛苦城东方义士，破家收复也无功。

(七)

海滨邹鲁也干戈，遍地豺狼奈若何。将帅立功今日少，秀才作贼古来多。漫传白起曾降赵，难信黄巢竟渡河。十万横磨谁请得，有人洗耳听铙歌。

① 此卷所录，为未收进《百兰山馆诗》的丁日昌诗作。

② 录自许善长《碧声吟馆谈尘》(西泠印社吴氏聚珍版)卷一。诗前后原有许善长所写说明与评论文字，曰：“丁雨生中丞日昌，广东丰顺人，弱不胜衣，力学，工吟咏，以廩贡就训导。时与子双家叔延珏共在潮州危城中，守御几一载，枕戈筹策，真患难交也，以是颇相得。论功铨江西万安令，荐升是职。记其《潮州感事诗》二十首云……”“愤懑之气，溢于言表，诗笔亦恣横异常。”

(八)

雄关屹屹驻旌旄，未见烽烟便遁逃。宵济有声舟掬指，诛求无厌帅吹毛。呼庚漫咎军储竭，弃甲频闻将略高。七十里程三日进，笑君此腹负羊羔。

(九)

进等求鱼退守株，议征议抚总踌躇。民欺官懦多中立，贼恐粮丰阻转输。有令开仓仍米贵，无方剿寇仗天诛。背城借一寻常事，早晚军门看献俘。

(十)

不事芸窗不力田，斗争都觉性情偏。诵诗口上难三百，募勇江东易八千。偶执干戈聊掩耳，无多金穴漫垂涎。纷纷义举谁其义，谁续遗经瘠土篇。

(十一)

为盗为兵若转圜，但逢利藪便开颜。飞符只觉军如戏，失律安知令似山。海鹤不来春黯淡，鳄鱼虽去俗冥顽。蛮方积习由来久，谁挽颓风到阆阆。

(十二)

春尽兴师秋又凉，飞鸢难达阵云忙。援兵未见传三豕，逆焰犹闻逼五羊。不信天将抛海峤，更何人可扫欃枪。圣明应为疮痍痛，矫矫貔貅出建章。

(十三)

勋业文章事本殊，筹边难觅辟兵符。未经谈虎容先变，直到亡羊注已孤。诸葛世原称尽瘁，吕端人尚说糊涂。瀛洲形胜关闽粤，奏凯何时答庙谟。

(十四)

雌黄众口易波澜，旁午军书力既殫。杯底有蛇饶舌苦，河东无粟尽心难。天人尽许通三策，经济犹须用五官。横目幸留冬爰在，宽和究竟胜贪残。

(十五)

惊传风鹤信频频，奋勇居然类伟人。失险竟难防子午，出师何必守庚申。似闻定远生还易，敢信哥舒死敌真。惆怅填桥少乌鹊，灵旗黯淡楚江滨。

(十六)

烽燧看看遍岭东，是何时候不和衷。狐疑漫喜归秦璧，鼠首真惊失楚弓。已见阊墙分洛蜀，何堪筑室付痴聋。诸公须为生灵计，莫但冲冠气吐虹。

(十七)

捐输借贷例陈陈，供给军储阅夏春。忽欲燃眉家索饷，飞而食肉古何人。辛勤曾否涓埃答，子姓今看破碎频。纵是艰难须尽力，闾阎指日沐丝纶。

(十八)

月晕重围野哭哀，半年未见省兵来。官原恶杀留生路，贼本无能煽死灰。何日肤功消劫运，几番血战仗边才。十年养望非容易，毕竟安危借寇莱。

(十九)

揭普潮澄警报频，丰城又见楚氛新。空拳退贼真良吏，枵腹从军果义民。破斧是谁能建树，运斤端合借劳薪。鞠翦呼罢亲桴鼓，难怪人歌有脚春。

(二十)

氛浸冥冥战垒稠，几看帷幄运良筹。热肠我纵工秦哭，冷眼人谁作杞忧。八口妻孥愁滞

迹，一年戎马又残秋。从来不剿何能抚，辜负长沙涕泣流。

揭阳新乐府 六章^①

秀才来，何咨嗟，有语不能宣，有口不能哆，颊边鲜血流如麻。借问血何来，秀才哽咽惊且讶。左顾右视悍役去，始敢一一陈疵瑕。自言有田五十亩，连年水旱成疮痍。春间既完粮与省，夏完本色毫无差。岂知尚有饭食钱，外费反比内费加。答应稍犹夷，粮差双目怒如蛙。一拳初若公孙舞剑器，再拳又似渔阳挝。三拳四拳无厚入，有间不觉齿血并落如飞花。粮差打罢鸣得意，吾之爪如何尔之牙！呜呼！粮差爪，秀才牙。

新郎谁，花寨李。郎年十八娘十五，一双白璧照秋水。明日艳服正亲迎，忽听银铛响有声。劈头且把新郎锁，拖手拽足横横行。旁观鼓噪千声喊，风号云垂天暗暗。书差惊恐弃新郎，急急报官为夺犯。官闻报，声如雷，速雇五百壮勇入乡如喧口。马前吹鼓角，马后飘尘埃。白须老人十五五焚香道旁(繁)[擎]酒杯，泣陈去年儿婚被差锁，不意今年侄婚锁又来，自家钱粮已清数，但余穷丁绝户无人催。官怒目，民眉蹙，但听声声呼拆屋。上官草奏报治安，下官带兵住乡曲。累累乡老锁项来，何人肯听一路哭。呜呼！一室新婚百室荒，劝人且勿作新郎。

手中锥，白如雪，轻轻一锥即见血。囊中链，知取舍，不喜豪强喜孤寡。公差带链持锥分下乡，乡人望见如豺狼。可怜小童寡妇子，年方十三读书史，并无旧欠与新粮，忽被差拿奔避寡妇房。粮差左手持锥锥妇手，右手将链分络小童头。大言有金可免罪，否则拘童入县伴羈囚。寡妇长号儿跪啼，求母弃簪来救儿。伤心守节十一载，投簪泪落盈酒卮。呜呼！官能茹，亦能吐。

差如虎，又如鼠，昨报□□□□大乡抗粮不敢怒。锡场老人六十六，日日空山伴黄犊。公府欠粮百余文，忽被差拿肆鞭扑。二十午时押差馆，直至廿四绝饭粥。有人讲费十五元，差尚未灰心逐逐。朔风萧萧天欲雪，冷水浇背及其腹。饥寒交迫神浸竭，众差相视奇计决。急称痧症请官验，官验未完气先绝。书差奇计真超群，九原曲直谁为分。伤心人死不如畜，丁方大绅唇焦舌敝徒云云。呜呼！勿论人死不如畜，官尚当堂赏给尸子铜钱八百文。

估客估客，我心匪石。抱布贸然，来自番舶。兵知其愚肆讹索，怕事既把金钱掷。兵讹未已差又来，一万五千方足额。欲壑未盈始禀官，平地倏忽生波澜。三更三点火签出，汹汹如索珍珠盘。愚民见官栗栗惧，自念虽生不如死。仰天长号霜刃挥，划然肠开血如水。呜呼！堂上朱易点，堂下血难量，请君试看估客肠。

商人何来？回自远方。忽遭脚篋，举室仓皇。緘膝扁钥非不固，负匿揭筐并担囊。平明踪迹贼何在，豪邻公然露出珍珠琲。欲夺不敢求不应，锄强扶弱赖有神明宰，急急赴县冤可伸。岂知县官难见如天神，上营下托书差得费百十贯，始闻传到盗豪邻。县官坐堂擂大鼓，

^① 传抄稿，录自饶宗颐总纂《潮州志·丛谈志·事部》（潮州修志馆1949年刊本）。诗后原有饶宗颐所写按语曰：“《揭阳新乐府》六章，即所谓秀才牙、新郎锁、寡妇簪、老农水、估客肠、远方药也。诗为丰顺丁日昌侨寓揭阳时所作。考同治末日昌丁艰在籍，侨寓揭阳，其时揭阳县令周士俊虽有政声，而粮差衙役相继肆虐，日昌观感所得，谱斯乐府，盖实录也。”

两旁差役貌如虎。豪邻贿差证商作诬告，官须翕张呼扑股。可怜商人财尽复蒙耻，四壁空空何以活妻子！欲归不得无奈何，宛转衙前吞药死。官闻知，发慈悲，速请王先生开方煮药灌死尸。咨嗟太息爱民意，见诸声色与言词。民死声名固狼藉，可借差去无人追。比乐输，又可危。呜呼！公祖耶？父台耶？爱(抄)[少]子，爱本孙，爱同尘与沙。

六、专 著

目 录

卷一一〇 红楼二百咏序评一	1211
序	1211
贾宝玉 怡红公子	1211
林黛玉 潇湘妃子	1212
薛宝钗 蘅芜君	1212
元春	1212
史湘云 枕霞旧友	1212
李纹 李绮	1212
外国美人	1213
尤三姊	1213
探春 蕉下客	1213
薛宝琴	1213
迎春	1213
惜春	1213
巧姊	1214
邢岫烟	1214
史太君	1214
王夫人	1214
邢夫人	1214
尤氏	1214
李纨 官裁	1215
王熙凤	1215
秦可卿	1215
尤二姊	1215
薛姨妈	1215
刘老老	1215
紫鹃	1216
香菱	1216
平儿	1216
晴雯	1216

金钏	1216
玉钏	1216
侍书	1217
柳五儿	1217
鸳鸯	1217
袭人	1217
莺儿	1217
彩云	1217
司棋	1218
春燕	1218
翠缕	1218
瑞珠	1218
宝珠	1218
入画	1218
蕙香	1219
雪雁	1219
小红	1219
娇杏	1219
傻大姊	1219
宝蝉	1219
秋桐	1220
赵姨娘	1220
夏金桂	1220
李嬷嬷	1220
多姑娘	1220
周瑞家的	1220
林之孝家的	1221
王善保家的	1221
芳官	1221
龄官	1221
藕官	1221
妙玉	1221
智能	1222
警幻仙姑	1222
马道婆	1222
贾敬	1222
贾赦	1222
贾政	1222

贾珍	1223
贾琏	1223
贾环	1223
兰哥儿	1223
贾蓉	1223
贾代儒	1223
瑞大叔	1224
贾蔷	1224
贾芹	1224
贾芸	1224
贾雨村	1224
赖尚荣	1224
包勇	1225
赖大	1225
焦大	1225
焙茗	1225
秦钟	1225
薛蟠	1225
柳湘莲	1226
冯子英	1226
薛科	1226
孙绍祖	1226
北静王	1226
王子腾	1226
蒋棋官	1227
石呆子	1227
冷子兴	1227
甄士隐	1227
甄宝玉	1227
王大夫	1227
胡庸医	1228
癞头和尚	1228
跛足道人	1228
张道士	1228
卷一一一 红楼二百咏序评二	1229
通灵玉	1229
绛珠草	1229

莲叶羹	玉钗	1229
茉莉粉	芳官	1229
虾须镯		1230
蛟绡帐		1230
茜香罗	蒋玉函赠	1230
鸳鸯剑	尤三姐	1230
冷香丸	宝钗	1230
自行船	宝玉	1230
醉金刚	酒徒	1231
活美人	焙茗	1231
惊鸳鸯	鸳鸯	1231
桃花社		1231
春灯谜		1231
海棠妖		1231
芙蓉神	晴雯	1232
石狮子		1232
金麒麟		1232
千红一窟		1232
万艳同杯		1232
掩袂忍寒	邢岫烟	1232
馈巾寄意		1232
妙曲通情		1233
鬓整丫鬟	麝月	1233
雪里抽柴		1233
花阴品笛		1233
缱绻馈丸	宝钗	1233
殷勤献粉	宝玉	1234
惩奸锄恶	宝玉	1234
迷情受辱	瑞大叔	1234
芳卿同梦	芳官	1234
贤王赠珠	北静王	1234
姹媼将军		1234
慈悲菩萨	宝钗	1235
大闹书房	焙茗	1235
受屈马圈	柳五儿	1235
昼长春困	黛玉	1235
夜雨秋悲	黛玉	1235
老农编诗	李宫裁	1235

群英论文	1236
山头射鹿兰哥儿	1236
月下敲门黛玉	1236
醉眠芍药史湘云	1236
春睡海棠宝玉	1236
踏月借屏贾蓉	1236
豪情撕扇晴雯	1237
对酒持螯湘云	1237
黄莺织柳莺儿	1237
紫鹃啼月紫鹃	1237
雁落衡阳雪雁	1237
风月宝鉴	1237
潇湘魂泣	1238
怡红夜宴	1238
金锁宝钗	1238
香囊司棋	1238
戏蝶宝钗	1238
乞梅宝琴	1238
鹦鹉	1239
花冢	1239
斗草香菱	1239
琴操黛玉	1239
典衣邢岫烟	1239
惊梦黛玉	1239
思乡黛玉	1240
访病宝玉	1240
品茶宝玉	1240
写经黛玉	1240
吊坟秦钟	1240
祭井金钊	1240
剪囊黛玉	1241
碰玉宝玉	1241
厩焚	1241
问卜	1241
敬老熙凤	1241
托孤刘老老	1241
剪发鸳鸯	1242
风筝黛玉	1242

	吞金尤二姐	1242
	省亲元春	1242
	教子李宫裁	1242
	捷报	1242
	还泪黛玉	1243
	剖心宝玉	1243
	撮合熙凤	1243
	焚稿黛玉	1243
	哭灵宝玉	1243
	凤仪亭应制元春	1243
	凹晶馆联吟妙玉	1244
	试才大观园宝玉	1244
	下棋蓼枫轩妙玉	1244
	芦雪庭烧鹿史湘云	1244
	蓼溆池钓鱼宝玉	1244
	病补孔雀裘晴雯	1244
	权弄铁槛寺王熙凤	1245
	案翻理事厅探春	1245
	径迷怡红院刘老老	1245
	魂断蜂腰桥黛玉	1245
	梦游太虚境宝玉	1245
	遁迹入空门宝玉	1245
	跋	1246
卷一一二	淮鹺摘要一	1247
	淮南总略	1247
	场灶	1249
	鑿口成本	1253
	淮鹺章程	1254
卷一一三	淮鹺摘要二	1263
	淮北总略	1263
	坝栈	1265
	北盐成本	1266
	正阳关督销局积弊	1267
	挨轮名目	1268
	湖贩运盐不能自主情形	1268
	欲销岸畅通其代客买卖行用应毋庸禁止此外非严禁不可	1268

淮北湖运	1268
场灶	1269
缉私	1271
淮北走私要口	1271
北盐南运	1272
卷一一四 淮鹺摘要三	1273
场灶续	1273
扬州至泰属各场路程	1276
扬州至通属各场路程	1276
扬州至鑿厂路程	1277
掘港场程途里数	1277
丰利场程途里数	1278
楛茶场及李堡程途里数	1279
缉私	1279
缉私 <small>焦山</small>	1281
沿江各隘口	1282
通属各场走私要隘及包揽土棍	1282
泰属各场透私水陆各要隘	1283
泰州江都交界私盐村窝	1283
检录条陈内透私要隘	1284
射阳湖以下共八处私盐走西要路	1284
焦山设船查私掣验	1284
附查通属过掣各项私增引费钱文	1285
附钞掣验利弊	1285
引额	1285
挑河	1286
堵坝过引各事宜	1287
沙河坝工程	1287
拦江坝工程	1288
各坝工程	1288
筑坝工程	1288
各坝工程	1289
厘课	1289
跋	1290
卷一一五 百将图传一	1291
序	1291

吕尚	周	磻溪坐钓	1291
孙武	周	吴宫教战	1292
孙臆	周	马陵伏弩	1292
乐毅	周	济上劳军	1293
李牧	周	雁门纵牧	1293
田单	周	火牛破敌	1293
韩信	汉	登坛拜将	1294
樊哙	汉	鸿门闯宴	1294
周亚夫	汉	细柳式车	1295
李广	汉	冥山射虎	1295
卫青	汉	钳徒论相	1296
霍去病	汉	渡河受款	1296
祭遵	汉	雅歌投壶	1297
王霸	汉	冰合溱沔	1297
冯异	汉	荒亭进粥	1298
耿弇	汉	宫台望战	1298
寇恂	汉	高平斩使	1299
贾复	汉	受檄击郾	1299
吴汉	汉	无终夺军	1300
马援	汉	聚米为山	1300
臧宫	汉	城门断限	1301
班超	汉	投笔封侯	1301
耿恭	汉	疏勒拜泉	1302
张奂	汉	酌酒还金	1302
虞翊	汉	增灶断追	1302
张飞	汉	释严定蜀	1303
赵云	汉	截江救主	1304
张辽	魏	合肥陷阵	1304
典韦	魏	牙门建纛	1304
许褚	魏	曳牛惊贼	1305
周瑜	吴	赤壁纵火	1305
太史慈	吴	神亭搏战	1306
甘宁	吴	酌酒厉兵	1306
邓艾	魏	阴平凿险	1307
王浚	晋	铁锁沉江	1307
陶侃	晋	官斋运甓	1308
周处	晋	长桥搏蛟	1308
朱伺	晋	铁面督战	1309

毛 宝	晋	蹋鞞拔箭	1309
王镇恶	晋	蒙冲溯渭	1310
周 访	晋	冢间埋肉	1311
檀道济	刘宋	唱筹量沙	1311
沈庆之	刘宋	狐帽吓蛮	1311
宗 慤	刘宋	制狮御象	1312
周山图	南齐	望蔡伏兵	1312
周盘龙	南齐	父子突围	1313
羊 侃	梁	观稍折树	1313
杨大眼	元魏	齐镞射猎	1314
韦孝宽	北周	射还赏格	1314
卷一一六 百将图传二			1316
杨 素	隋	岐亭攻栅	1316
韩擒虎	隋	威临突厥	1316
史万岁	隋	单骑赌胜	1317
长孙晟	隋	一箭双雕	1317
沈 光	隋	援竿系索	1318
柴 绍	唐	对开幕府	1318
尉迟恭	唐	殿前夺稍	1319
薛仁贵	唐	天山三箭	1319
郭子仪	唐	免胄见酋	1320
李光弼	唐	策降二将	1320
白孝德	唐	登堤斩将	1321
南霁云	唐	射蒿辨贼	1322
雷万春	唐	雍邱固守	1322
韩游瓌	唐	火焚攻具	1322
崔 宁	唐	宝輿迎捷	1323
李嗣业	唐	袒呼决阵	1323
马 燧	唐	披心示贼	1323
浑 瑊	唐	隧陷云梁	1324
李 晟	唐	锦裘督战	1325
李 愬	唐	橐鞬谒道	1325
石 雄	唐	穴城出击	1326
柴再用	五代	林中夺马	1326
周德威	五代	锤中野叉	1327
王彦章	五代	棘林赤脚	1328
曹 彬	宋	焚香禁杀	1328

曹 玮	宋	邀客按边	1329
狄 青	宋	微服度关	1329
杨延昭	宋	注水冰城	1330
宗 泽	宋	单骑赴州	1330
岳 飞	宋	水战杨么	1331
韩世忠	宋	桴鼓助战	1331
杨存中	宋	任城血战	1332
刘 琦	宋	渦口占风	1333
吴 玠	宋	黄柑遗敌	1333
吴 璘	宋	新立叠阵	1334
曲 端	宋	点军纵鸽	1334
王 德	宋	入府缚酋	1335
毕再遇	宋	建旗骇敌	1336
李 宝	宋	酌酒止风	1336
魏 胜	宋	据关饮宴	1336
伯 颜	元	回军斩将	1337
史 弼	元	里门举狮	1338
徐 达	明	伏阶称罪	1338
常遇春	明	超登采石	1339
李文忠	明	麾退女乐	1339
傅友德	明	一鼓夺山	1340
沐 英	明	白石济师	1341
沈希仪	明	立斩三酋	1341
俞大猷	明	楼船击倭	1342
戚继光	明	阵演鸳鸯	1343
秦良玉	明	平台赐彩	1343

卷一一七	持静斋书目一	1345
经部一	易类	1345
经部二	书类	1352
经部三	诗类	1356
经部四	礼类	1360
经部五	春秋类	1366
经部六	孝经类	1373
经部七	五经总义类	1374
经部八	四书类	1376
经部九	乐类	1379
经部十	小学类	1381

卷一一八 持静斋书目二	1388
史部一 正史类	1388
史部二 编年类	1392
史部三 纪事本末类	1395
史部四 别史类	1396
史部五 杂史类	1398
史部六 诏令奏议类	1401
史部七 传记类	1403
史部八 史抄类	1409
史部九 载记类	1410
史部十 时令类	1411
史部十一 地理类	1412
史部十二 职官类	1427
史部十三 政书类	1428
史部十四 目录类	1434
史部十五 史评类	1440
卷一一九 持静斋书目三	1442
子部一 儒家类	1442
子部二 兵家类	1447
子部三 法家类	1450
子部四 农家类	1451
子部五 医家类	1452
子部六 天文算法类	1456
子部七 术数类	1460
子部八 艺术类	1465
子部九 谱录类	1469
子部十 杂家类	1471
子部十一 类书类	1486
子部十二 小说家类	1492
子部十三 释家类	1501
子部十四 道家类	1501
卷一二〇 持静斋书目四	1505
集部一 楚词类	1505
集部二 别集类一汉至五代	1505
集部三 别集类二北宋建隆至靖康	1512
集部四 别集类三南宋建炎至德祐	1518

集部五	别集类四金元	1526
集部六	别集类五明洪武至崇祯	1530
集部七	别集类六国朝	1537
集部八	总集类	1543
集部九	诗文评类	1551
集部十	词曲类	1555
卷一二一	持静斋续增书目五	1558
经部		1558
史部		1560
子部		1569
集部		1588

卷一一〇 红楼二百咏序评^①一

序

古人谓文自帖括兴而天下之文穷，余谓诗自香奁盛而天下之诗穷。或曰：今之名公大家，其累然以诗见于世者，卒以艳体相簧鼓，而子谓天下无诗，何也？余谓伯乐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岂无马哉？无良马也！香奁盛而天下无诗，岂真无诗哉？无良诗也！或又曰：然则将废香奁而不为乎？余曰：不然。《风》《雅》三百篇中半皆劳人、女子自抒其抑郁忧思之情，而夫子所谓可以观、可以兴者，诚以其有见乎大者在耳。相论未竟，而黄子月卿輶然以《红楼二百咏》诗来质于余，读未终篇，不禁喟然叹曰：嗟乎！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我夫子所谓可以观、可以兴者，其意岂有异哉！且夫诗之为旨多矣，变化亦广矣。或托迹山林、愤时妒俗，因以自鸣其牢骚不平之气，故其为诗如天马夜惊、风涛猝至，如深闺幽女自舒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之音，如烈士暮年屠狗燕市、相与击筑高歌、变宫变征之声；或宦谪天涯、行吟江畔，伤美人之迟暮，感君子之多情，故其为诗类皆本乎性情，发乎义理，上足以为人主万年之龟鉴，下足以激发凡庸之志气，此其所见者大而所用者远，岂吟香刻艳者之所易臻于斯诣哉？今细味其词，不可谓不艳也，其为体不可谓不纤也，而吾谓其可以观、可以兴者，亦以其所见者大与所用者远欤。夫《红楼》，幻事也，而作者竟能发乎情，止乎义，包廿二史治乱之迹，统四千余年得失之故，寓之声诗，形诸词韵，大有裨益于世道人心，使登夫清庙明堂之上，本其性情之正以鼓励民气，施诸政迹，发为文章，垂诸金石，当必伟然更有可观，岂仅区区以此诗自鸣而已哉？然则不得以诗见用于世，而世之以艳体相簧鼓者比比皆然，何足以动当世之观感？则仍谓香奁盛而天下之诗穷可也。于是归其卷而为之序，时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朔日丰顺禹生丁日昌题于韩江蕉雨书屋。

贾宝玉 怡红公子

妄作佯狂意态时，至今人尚笑君痴。满腔凤恨凭谁诉，惟有青天明月知。

^① 《红楼二百咏》是广东嘉应诗人黄昌麟著、丁日昌作序并详加评点的一部赏析《红楼梦》小说的专著，共二卷，清道光年间初刊，民国时期有重刊本。此书另一评点者为广东镇平人黄钊（号香铁），然其评点文字甚少，故丁日昌为此书的主要评点人和参著者。本集据该书道光年间初刊本（未署具体刊印年月和地点）录出。书中由黄昌麟、黄钊所撰写的诗和文，采用另体字排版，以示区别。

禹生曰：惟作者是宝玉知己，故能道出心事。后之笑宝玉为痴者，自是梦中说梦。

香铁曰：对景伤情，俯仰今古，浩浩落落，旁若无人。

林黛玉 潇湘妃子

瑜亮同时数亦奇，恹恹心病着香肌。恨填沧海蛟流泪，铁铸无成错咎谁。

禹生曰：少陵诗境，如海底珊瑚，坚劲难移，深沉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千钧，故章法、句法、字法俱透三昧，作者将造其巅。

香铁曰：林、薛比喻、亮，恰切至当，但不忍卒读。

薛宝钗 蘅芜君

低徊自悔为谁蒙，金玉因缘一梦中。富贵不堪回首问，千秋事业付东流。

禹生曰：不着一怒骂语，不着一尖利语，不着一理腐语。首句已得骊珠，末二句感慨尽致，盖对聪明人说话，只须如此，作者可谓细心密镂矣。

元 春

淑景将临万象奢，满庭花草待繁华。自从春到人间后，绿瘦红肥各一家。

禹生曰：如镜花水月，不着一分色相，此脱胎换骨之法，神乎其技。

香铁曰：写元春心事，浑然无迹，自具化工手段。

史湘云 枕霞旧友

水流花放得天真，柳絮随风恐绊人。香国醉余三径梦，蘧蘧犹自认前身。

禹生曰：是仙耶，是蝶耶，以灵心妙腕之笔，写栩栩欲活之神。水流花放，云淡风轻，莫名其妙。次句言外有微旨。

李纹 李绮

久忆朱门傍碧霄，繁华队里韵难调。游鱼钓罢寻归路，姊妹双双渡小桥。

禹生曰：不过眼前景，一经道出，饶有神韵。钓鱼于此，点出得龙门笔法。

外国美人

金缕衣裳映彩县，花颜玉貌发氍毹。诗吟海国逢知己，文采风流忆汉南。

禹生曰：风流迭荡此专门名家，操觚腐儒未必能到也。

香铁曰：古人所谓追建安之风骨，变齐梁之绮靡，寄兴无端，别有天地，即此之谓。末二句神来之笔。

尤三姊

十年曾筑望夫台，红叶东流愧自媒。宝剑赠来知命短，美人情重客情灰。

禹生曰：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诗中仙品。

香铁曰：红颜薄命，千古伤心。

探春

蕉下客

磊落襟期不自夸，才华长此压群邪。诗坛韵事诚千古，风味居然学谢家。

禹生曰：探春风度为红楼之冠，有此韵笔方不愧韵人。末二句气骨高古，浑是盛唐风味。

薛宝琴

云鬟雾髻艳嫦娥，每到吟坛逸兴多。览遍六朝遗迹在，一双罗袜几凌波。

禹生曰：词韵双绝，笔致浑雄，凌跨一世。

香铁曰：气清神爽，风致绝伦。

迎春

少小生成鲜慧聪。任凭风雨暗朦胧。眉愁不管泥中婢，长叹一声天地空。

禹生曰：大开大阖，雷动风飞，不可描摹。

香铁曰：末句神来之笔。

惜春

红尘队里孰全角，景慕卿卿尔独性。绣佛长斋原是幻，盛衰兴败认丹青。

禹生曰：淡淡着墨，自有远神。如右丞诗，每不从着力处得之。

巧 姊

生成巧夕占人间，祸欲临时福已环。毕竟美人犹有幸，不然重度雁门关。
禹生曰：结句如干莫出匣，寒光相向，灵思妙想，音韵铿锵。

邢 岫 烟

迹寄侯门敛笑颦，温存人爱说良因。袷衣未敢轻穿着，恐怕东风妒煞人。
禹生曰：东波云，澄淡精致格在其中。末二句镂出肺肠，才人莫敢措手。

史 太 君

八座荣身享大年，堂堂福量世难肩。庐山面目真犹在，一任风波不变迁。太君尝云，耐得贫穷者享得富贵。载道之言。
禹生曰：忽叙忽断，忽扬忽抑，惟腐更有此笔法，不图于游戏文字得之。

王 夫 人

夫人大度实难容，用舍行权祇自庸。天宝祸胎因国戚，至今犹是说元宗。罪用王熙凤等。
禹生曰：天宝之乱，归罪玄宗，具眼具眼。胡致堂、尹起莘每好吹毛求疵，可有此特见否？

邢 夫 人

顺承妇道非无德，笑煞冰人尔自任。争宠不惊依不羨，文君尚有白头吟。
禹生曰：以文君作陪，邢夫人其知愧否？结句意味深长，悠然无穷。

尤 氏

安富尊荣日欲曛，守成无德复何云。昏昏庸懦难为继，阶陛豺狼不忍闻。

禹生曰：一部廿二史，当世穷运，极时皆当作如是观。

李 纨_{宫裁}

画荻徽声继自今，冰霜坚凛拥寒衾。最难生长繁华境，明月梅花是妾心。

禹生曰：恰合李宫裁身份诗。心亦不让明月梅花。

王 熙 凤

朱颜玉貌迥超尘，频笑无端妄向人。巾帼英雄谁得似，汉家吕雉是前身。

禹生曰：或讥或讽，或笑或骂，四句曲尽其神。末以吕雉相喻，熙凤更不容推辞。

秦 可 卿

海棠春睡画图开，漫卷珠帘步绿苔。懊恼稚名人不识，梦魂谁唤祝英台。梁山伯、祝英台事载《宁波府志》，后人沿袭用为词名。

禹生曰：描摹尽致，全神已在个中。

尤 二 姊

逐水杨花任转移，误投荆棘蹙娥眉。入宫谁敢怀争宠，恐作人彘只自悲。

禹生曰：用原词作陪笔，而尤二姊身份自见。末二句以戚夫人比喻，令人毛发俱竖。

薛 姨 妈

无奈蜂媒绕径侵，明明少小两知音。孤儿失倚神伤甚，暗里心酸泪不禁。

禹生曰：咏薛姨妈而以其怜惜黛玉着笔，此意当以言外味之。

刘 老 老

苍皇受托日初斜，绿野匆匆锦绣车。莫笑老刘无智识，几生修得到田家。

禹生曰：此老有智识，有历练，作者目若悬珠，笔如铁铸。

紫 鹃

大事无成奈若何，侠肠怎肯受风波。忠诚恋主坚如铁，求到须眉得几多。
禹生曰：特将紫鹃大节表出，有功风雅之言，恐非神明于章法之外者未易窥其涯涘。

香 菱

亭亭夙具雅人骨，自沐春风智慧开。红袖楼头秋月冷，梦魂夜夜上诗坛。
禹生曰：雅韵宜人，精神、色泽种种妙绝。

平 儿

委屈维持会转旋，福田长此种年年。知卿自是屠龙手，瘴海波平漾月圆。
禹生曰：在王熙凤衾枕栉沐之间，而能保全性命者，真绝大手段也。作者从大处落墨，斯人殆非权门鹰犬可知。

晴 雯

素年金屋傍春台，不受人间半点埃。补罢雀裘迷晓夜，谁知祸水自天来。
禹生曰：晴雯被祸，最早由其防检大疏。宋元祐之君子与甘露之小人同败，亦是一辙。作者能以小中见大，可称史才。

金 钏

多年辛苦为谁忙，此日难抒九曲肠。香断玉销春瑟瑟，月明长照水泱泱。
禹生曰：词意双绝，神韵浮纸，读之令人三日心醉。

玉 钏

一天秋月淡银河，同气同心唤奈何。鸿雁失群魂欲断，绿窗人悄泪痕多。
禹生曰：叙美人处绝无脂粉气，知其不食人间烟火久矣。

侍 书

素承雅训早知名，秉烛摊书侍短檠。高枕不愁经外患，花田无恙有长城。
禹生曰：雍容都雅，刷有余情，一唱三叹，味之无穷。

柳 五 儿

权门无路实难扬，纵有怜才绕径长。春病已经支不住，梦魂犹怯茯苓霜。
禹生曰：情绪逼真，是绘影绘声手段。
香铁曰：此篇格局浑雄，而神采独胜，真足脍炙人口。

鸳 鸯

党援势败知回首，权宠无门惧祸身。一死不旌卿节烈，只缘畏嫁白头人。
禹生曰：其神隽逸，其气矫健。非末二句道出他隐情，鸳鸯那肯心死。

袭 人

奸雄千古用心长，媚主偏能混善良。卧榻不容人鼾睡，恐惊妖气蔽和光。
禹生曰：袭人藏之意中，作者抒之楮上，真不为袭人少留地步，正不必为袭人少留地步。细心味之，有一股昌明正大之气，不特有益于家，且有益于国。

莺 儿

柳带依依染黛螺，流莺学织弄金梭。不知公子情何属，妄向枝头独自歌。
禹生曰：句句双关巧妙，莺儿复生，未知置面目于何地。结句熔铸浑成，工丽绝伦。

彩 云

病骨森森倚绛纱，几番羞恼为人家。无情最是湘江水，一任狂澜送落花。
禹生曰：以隽永之笔，得超脱之神，自是唐人遗响。

司 棋

蹈盟践约未成淫，怨女痴男意倍深。情到真时无处着，舍身成义表同心。
禹生曰：能舍身就义，亦不当以荒淫责之。无处着三字，非真情人不能道。

春 燕

东风轻薄扬春衫，渡柳穿花逸兴酣。谁把闲愁惊燕子，湘妃帘外语喃喃。
禹生曰：双管齐下，一气浑成，其工丽妍妙，不减前人。偶吟一遍，令人口角流香。

翠 缕

姿态横生口角间，聪明随事解人颜。自惭根钝无如我，格物还须让小鬟。
禹生曰：格物穷理，能如小鬟，则理无不明，物无不格矣。如此立论，横绝大空。

瑞 珠

报恩无路妄存身，辗转交萦泪血腥。一死不贪生富贵，芳魂应愧拜灵人。
禹生曰：同一殉，贬鸳鸯而褒瑞珠，此等书法，其殆得之晋之董狐节。

宝 珠

鹤鹤久意傍高枝，春睡海棠萎紫泥。地下有知应爱惜，夜深曾倚玉棺啼。
禹生曰：哀思苦语，转换简远，起结更凄惋动人。

入 画

月明窗下有啼鸣，平地风波知也无。得失不由人自招，只疑移祸过东吴。
禹生曰：淡淡着墨，疏疏入画。末二句天然妙喻，正以无意中得之。

蕙 香

羞到无颜泪欲潜，偶因嬉戏露机关。静中消息凭谁透，云散风流顷刻间。

禹生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所谓情不深而自远，景不丽而自佳者，韵使之然也。

雪 雁

受恩深重有谁同，千里偕行事未终。乐得一番春信好，别开门户待东风。

禹生曰：风韵铿锵，雪儿有知，何处躲避，事两朝者对此未免愧煞。

小 红

几回春意觉神驰，骨贱身轻懒画眉。赋尔一根三寸舌，居然移傍在高枝。

禹生曰：春心动而画眉懒，个中滋味令人神移。

香铁曰：不骂之骂，千古之阿权附势者亦作如是观。

娇 杏

风尘曾识未来身，宛转秋波漾笑颦。一顾便成花烛夜，惜无贤德助良人。

禹生曰：褒贬得宜，诗家正轨，若满纸粉红黛绿，目断魂销，则不堪寓目矣。

傻 大 姊

笑时即是哭时依，鬓乱钗横衣带松。但怨生成少知觉，每从傻处露机锋。

禹生曰：写傻字异格传神，所谓燃犀一照，物无遁形。

宝 蝉

心烦意乱蔑知愁，欲钓鲸鱼强下钩。妖态每从嗔处露，绿衣红粉不梳头。

禹生曰：写情写景，有绘水绘声之妙。

秋 桐

顷承主命愈猖狂，长舌尖牙利若霜。千古奸邪同一辙，杀人不用剑锋芒。
禹生曰：此等小人，于宋史求之最伙。

赵 姨 娘

牙爪离离画阁中，任凭无故骂东风。侯门尚有豺狼迹，白日咆哮锦绣丛。
禹生曰：赵姨娘鸱鸢为心，豺狼成性，得此痛骂，稍快人心。此等小人。于唐史求之最伙。

夏 金 桂

妖如狐媚妒如狼，情绪纷纷兴欲狂。自觅一甌疗妒饮，妄劳公子觅奇方。
禹生曰：味淡而永，笔精而劲，所谓嬉笑之怒甚于裂眦，此处遇之。

李 嬷 嬷

迹寄侯门作保娘，维持元气岂寻常。老熊去后皆狐媚，硕果青青恐不长。
禹生曰：此深切熙宁间时事，虽有太平景象，然老臣屏弃，狐媚满朝，宋室可保无恙耶？

多 姑 娘

一朵巫云胸曲阿，楚王芳梦近如何。阳台春好花成锦，雨露君恩不厌多。
禹生曰：平看似岭，侧望成峰，此等语妙非深于古者不能。

周 瑞 家 的

刁悍偏能致主疑，唯凭数世老顽皮。明欺孤女身无主，剩得残花撮一枝。
禹生曰：道出心肠，令人喷饭。残花二字，语有斤两。

林之孝家的

虎视眈眈意气横，权门鹰犬颂功成。金牌到手骄无那，不管人间死与生。
禹生曰：骂尽千古小人，是救世大菩萨语，莫作寻常文字观。

王善保家的

堪嗤鼠辈乱猖狂，盗得差名亦上场。吐气扬眉今夜月，一天星斗灿容光。
禹生曰：不独绘其心肠，并绘其体态，真尽文人之能事。

芳 官

公子多情尔独贞，怡红院里是卿卿。醍醐灌顶醒春梦，冷雨凄风守佛灯。
禹生曰：阮籍诗，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至怡红里仅有卿卿，他人能不愧煞。

龄 官

婷婷袅袅绿阴遮，除却蔷薇不问花。依岂无情君莫妒，请看簪坠是谁家。
禹生曰：俊逸之态，媚冶之姿，所谓天工宝树涌献毫端。
香铁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藕 官

梨园香冷画楼中，舞袖歌喉谁与同。旧事不堪重回首，怕听杜宇哭东风。
禹生曰：每吟一遍，令人心荡情移，黯然神伤。
香铁曰：末二句有无限酸楚缠绕笔端。

妙 玉

独抱孤芳自赏音，无端欲火梦中侵。凡根未断情难断，大海汪洋尔洗心。
禹生曰：兜头一碗水，令人毛骨俱竖。

智能

兀坐蒲团古佛前，几生修到不还天。枯禅曷若情禅好，抱得情禅访夙缘。
禹生曰：此原无可着墨处，作者从无可着墨处写到出色工妍，引人会心无既。

警幻仙姑

妄费烹龙煮玉浆，痴儿心绪在潇湘。若将草石成双后，运挽春回世泽长。
禹生曰：若果如是，则红楼无梦矣，作者亦无诗矣。此仙姑特位置诗人。

马道婆

侯门绣闼任西东，祸到人间顷刻中。罪孽已经知不宥，为何无路显神通。
禹生曰：此以上四首，凡持家治国者皆宜佩服，以其见地光明，议论正大故也。

贾敬

煮金炼石乱纷纷，抛却儒冠谢紫氛。武帝学仙几误国，祸临东府罪归君。梁武帝学佛，此指汉武帝。

禹生曰：中主败国多由迷于仙佛，自秦至明沉溺者不知几十帝。此诗一出，惑者当废然而返，不徒以游戏之文目之。

贾赦

祖德宗功视等闲，惟图白镪铸南山。半生聚敛成灰烬，大梦归时月一弯。
禹生曰：严分宜多藏珍宝，石季伦富敌王侯，到了终场，方悔从前用心之苦。

贾政

立言垂训守官箴，浑朴持身客共钦。忠孝素知铭肺腑，无才空负尔丹心。
禹生曰：齐家治国以德为主，而以才辅之，如王安石、秦桧、贾似道辈，何尝无才，大本已失，益为厉阶。

贾 珍

奢侈淫放实堪伤，飒飒凄风绕画堂。父死广开春夜宴，侯门湮没大功坊。

禹生曰：贾珍穷奢极欲，笔不尽诛，作者独搜父死一案，令人神惊魄丧，后世封建不永者多坐此弊。此词为人后者不可不读，为功臣之后者不可不熟读。

贾 琏

翩翩公子说因缘，柳絮多情引挂牵。欲觅绿珠无善计，河东狮在枕函边。

禹生曰：语不必深，情景写到。

贾 环

豺声蜂目绮罗身，羽翼初成气欲伸。仇恨胸填延岁月，年年屈指候风尘。

禹生曰：活画贾环小影。诗境如清水数鱼，头头分明。

兰 哥 儿

簪缨厚泽世荣封，祖德遗徽望克恭。孝子已知慈母意，书声冲破五更钟。

禹生曰：清澈灵洞，其气自厚。末二句活活写出一个克家肖子。

贾 蓉

皮囊虽俏腹荒淫，伦类无常祸易临。好事不知逢彼怒，一番仇恨十年心。

禹生曰：笔有余妍，情含无限。

贾 代 儒

皤然鹤发老岩阿，训饬顽儿数折磨。惟望砚田甘露满，年年长颂太平歌。

禹生曰：品骨皆清，却无一毫入俗，平澹语耐人咀嚼。

瑞 大 叔

芳园好景日晴和，燕语莺啼绕翠萝。知己一生花径遇，九泉犹感素秋波。
禹生曰：布景写情，字字精湛，瑞大叔虽在九泉，尚有扑鼻奇香。

贾 蔷

艳福如君别有情，怡红从此醉初醒。梅花独占真堪羨，修到于今第几生。
禹生曰：作者刻意摹仿六朝，而妩媚之态全不入毫端，盖其风骨峻峭，神韵独超，不籍古人，自名一家。
香铁曰：诗味从肺腑中流出，殊无斧凿痕。

贾 芹

麝兰香动紫绡帷，玉漏沉沉好事期。生趣不嫌禅榻冷，月明银烛醉沙尼。
禹生曰：字字写生，声声入韵，恐史道硕、戴嵩画手未能如此极妍尽态也。

贾 芸

十围翠幕掩繁华，绣阁香风透碧纱。密尔一椽话乔梓，当时羞煞海棠花。
禹生曰：端凝中复饶流利，结句天然风趣，非雕琢可及。

贾 雨 村

饭后钟鸣口似馋，一场春梦语喃喃。功名富贵今何在，剩得寒儒一领衫。
禹生曰：追维往事，有不胜今昔之感。此比脱却纱帽上床依旧一副穷骨头二语道来，更觉痛切。

赖 尚 荣

名分千秋自不诬，背恩曾记受恩无。主危坐视诚何意，家籍于今着叛奴。
禹生曰：主不能顾，能顾君乎！国朝以捐输登仕版，他日流弊大不可问。

香铁曰：名分不张久矣，岂特贾府乎！此诗可作中流砥柱。

包 勇

顾盼英雄独掩扉，伤心故主泪霏霏。孤忠凛凛无趋党，不向人间辨是非。
禹生曰：四句朴极、老极、清极、爽极，恰称包勇身份。

赖 大

苍头数世沐蝉联，酒熟蟠桃庆寿仙。锦绣屏开春不老，膝行头碰画堂前。
禹生曰：诗中有画，纤不伤雅，稳不嫌熟。

焦 大

救主功高说到今，沙场生死报恩深。忍看世业频倾覆，借酒狂言警众心。
禹生曰：此首起伏顿挫，独为矫健，痛写天宝乱后国事日非，新进猖狂，老成凋谢，纵有一二忠君爱国，目击心伤，肝肠寸裂，终无补于家国。

焙 茗

春才如许亦钟情，警幻金针妄汝明。蛱蝶一生空好色，见花轻薄不知名。
禹生曰：蕴籍风流，含情绵邈。
香铁曰：古人论诗，只取兴会超妙，末二句已臻斯境。

秦 钟

铁栏空悬月正圆，禅关直叩问情天。不思努力持门户，孤负青春一少年。
禹生曰：古人谓，大白诗当于雄快中察其静远。古语有斤两，作者近之。
香铁曰：末二句胜一服醍醐。

薛 蟠

风流狡狴素荒唐，俗号曾云小霸王。饮得毒泉消瘦甚，一生低眉柳儿郎。

禹生曰：末二句纵横跌宕，有化工而无人力，莫名其妙。

柳 湘 莲

惺惺相惜是前因，剑号鸳鸯恰客神。刚健不徒归女辈，侠从天地得来真。
禹生曰：双管齐下，写侠字愈加生色。

冯 子 英

宝马雕鞍醉玉楼，风流豪(邁)[迈]拥歌喉。系怀昔日蛟绡帐，曾与人间消受不？
禹生曰：王孙公子气象写得奕奕有神。

薛 科

廿年好事不曾通，诚恁如君有古风。吹罢壁灯还睡去，任教春意透窗中。
禹生曰：幽情曲曲，笔致轩轩，叙事全不露痕迹，此是大家风范。

孙 绍 祖

狼心豺性不堪论，为咏终风每断魂。座上已逢沙叱利，闺中何处觅昆仑。
禹生曰：想落天外，局自变生。末二句用意淡远，神韵溢于楮间。

北 静 王

颜如冠玉德谦尊，台筑黄金士满门。六道化身悬色相，不然狼藉大观园。
禹生曰：温柔敦厚，有河间献王遗风。末二句活活绘出一尊救世大菩萨。

王 子 腾

经纶事业在谁论，伴食如何对至尊。三百里书宣入阁，仅教甥女忆王门。
禹生曰：位列三台，毫无经纶事业可观，徒与物同浮沉，则与晋之王衍何异。作者用意浑厚，结以隽永之笔，令人作十日思。

蒋 棋 官

一回相见即魂销，妩媚还增粉黛娇。投我木桃无赠答，聊将侍女替琼瑶。
禹生曰：中有许多委屈处，被作二语道出。清空如画四字，此诗足以当之。

石 呆 子

坚藏古箴已千春，酷吏为何蓄不仁？羨煞乾坤一呆子，能蹈白刃不随人。
禹生曰：措辞如崇山峻岭，气象魁杰。

冷 子 兴

草桥店里酒旗红，知己相逢春意浓。一口吸尽西江水，波涛万顷夕阳中。
禹生曰：述情赋景如化工之肖物，末十四字已曲尽其蕴，如此变化方入三昧法门。

甄 士 隐

葫芦庙里送行旌，爱士怜才万里程。赠得黄金成酷吏，仙人收得好门生。
禹生曰：舌锋利如剑锋，别开生面，真杰构也。

甄 宝 玉

同病依依任性狂，夜长春瘦为谁忙。相如此日无今古，金榜标名姓字香。甄宝玉与贾宝玉同榜。
禹生曰：馭题有风转物激之妙，关合自然，天生陪客。

王 大 夫

碧纱橱内玉丁珰，杏满青囊浥浥香。自是昔年医国手，万家门户颂岐黄。
禹生曰：一起如山水清音，悠然自远。
香铁曰：为王大夫增多少声价。

胡庸医

混迹都门厚脸容，雌雄莫辨复何庸。虎狼药下无他术，有脚阳春不见踪。

禹生曰：范文正公云，不能为良相，愿为良医，无非为救世意。末二句写尽世间一切庸医，误杀情景如画。

癞头和尚

满身疮癞气峨峨，遍访香闺意若何。破得因缘真作孽，千秋同恨老头陀。

禹生曰：意大深，气大横，色大浓，诗家一病。是作淡淡着墨，语语透快，胜傅奕一篇沐僧尼。

跛足道人

丹台药灶久销沉，长短形骸足迹深。乱诤胡言遍天下，不知害到几人心。

禹生曰：此二首有关世道人心，功应不在昌黎下，非徒以畅骂为快也。

张道士

羽衣遍谒五侯门，随喜承颜色愈温。那有仙风与道骨，屡夸曾沐圣皇恩。

禹生曰：此道士伎俩被作者揭出，未免羞煞。

卷一一一 红楼二百咏序评二

通 灵 玉

一片灵光射斗牛，古松阴下认前修。晶莹不似支机石，流落人间几度秋。

禹生曰：此首高华典切，与李太白朝辞白帝、王昌龄之秦时明月、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同一手腕，允堪比美。

香铁曰：四句精光切响，而以超旷之笔出之，丰神淡宕，迥出尘埃。

绛 珠 草

瑶草无端钟夙缘，惠承甘露影娟娟。离骚欲访根何处，生长灵河第一天。

禹生曰：词奇意奇。末二句空中着想，(毫)(豪)迈无伦，此乃天授，非人可及。

香铁曰：其秀在骨，其腴在神。章法、句法，俱透三昧。

莲叶羹_{玉钏}

环佩珊珊出洞房，调羹先请小姑尝。田田绿盖盐梅里，借得花魂一缕香。

禹生曰：莲花不及六郎，觉今日花香亦不及此诗味。二语入微，将造老杜浑成之地。

香铁曰：吐属风华盛世元音。

茉莉粉_{芳官}

怡红院里响瑶环，蜂蝶纷纷度短垣。粉坠半空浮茉莉，散花天女会梨园。

禹生曰：气足神连，情景并至，可谓笔花落纸尽化烟云。

虾须镯

冻云帘幔浸香躯，酒熟吟坛诗味谑。晴云淡消金镯影，小窗低语问虾须。
禹生曰：起得陡然，如千峰万迭奔赴而来，然后真情真景曲曲绘出，尤为精警。

蛟绡帐

不见纤尘侵素罗，蛟丝织就出凌波。津津小匣藏春梦，试与人间巧几多。
禹生曰：能于小中见大，故一粒粟化出丈六金身。

茜香罗

蒋玉函赠

异域香罗别样新，玉肌束处翠眉颦。绡红暗惹春心软，合浦珠还梦里人。
禹生曰：将一部《红楼梦》包在末句七字中，妙在浑含不露，至文至奇。

鸳鸯剑

尤三姐

剑有雌雄具夙缘，定情无复问婵娟。香魂一缕腾秋水，不信鸳鸯不羡仙。
禹生曰：色相俱空，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也。
香铁曰：古人所谓少陵用笔，如活虎生龙，不受羈缚，诗境近之。

冷香丸

宝钗

奇葩瑶草制空门，一粒牟尼欲病魂。花下藏春春不露，暗香浮动月黄昏。结句借。
禹生曰：以陶之风韵写谢之苍深，妙绝。
香铁曰：妙手关会，所谓神到不可湊泊。

自行船

宝玉

锦帆何故任飘流，倩得青山为我留。款乃一声春去也，黄昏是处认孤舟。
禹生曰：音节神韵，可追逐龙标供奉。

醉金刚_{酒徒}

酒国称觞侠骨多，轻财赴义藐风波。金刚醉倒长安道，那管人间酷吏过。

禹生曰：写豪侠挥霍之态，曲尽其神。末二句未知谁荣谁辱，慧心人为我立一转语。

活美人_{焙茗}

金屋春深别有情，隔窗人影半分明。莫怜彼美无相伴，纸上真真已唤醒。

禹生曰：唐人绝句，每于无情处生有情，此首得其神髓。

惊鸳鸯_{鸳鸯}

月明人悄竹萧萧，窃玉偷香隐画桥。莫向鸳鸯江上去，恐他离散各魂销。

禹生曰：末二句如《西厢》曲词，愿天下有情者都成眷属，意妙语解颐。

桃花社

海棠社废已经年，击钵声停冷蜀笺。诗债未完思握笔，桃花莫负艳阳天。

禹生曰：低吟俯唱，情致缠绵，所谓极赋物之妙、天工人事之尽。

春灯谜

汉官巧制春灯谜，寓物新寄各自陈。秋到梧桐天意冷，可怜尤是竹夫人。

禹生曰：笔有余妍，情含无限，固不可以小疵而略其醇。作者因金玉无缘，每多伤感。

海棠妖

祸福机呈天意微，海棠枯槁竟芳菲。阴阳失耦春无主，石不能言事亦非。

禹生曰：海棠原不能为妖，妖由人兴耳。作者特归咎于阴阳失耦，大有见识。

芙蓉神_{晴雯}

玉诏欣临午梦醒，诤文重锡感君诚。芙蓉最是多情种，旧主曾闻石曼卿。

禹生曰：用典确切，雕绘盈眸，所谓色若云霞、声如金石。

香铁曰：关合巧妙，不露痕迹。

石狮子

铜头铁额伏门前，阅尽风尘罔变迁。两府冰心唯有汝，餐烟吸露自年年。

禹生曰：古人谓高适诗多胸臆，兼有气骨，此诗有然。

金麒麟

石马嘶风已久湮，铜驼荆棘萎沙尘。金光灿熳寒秋草，从此春秋止获麟。

禹生曰：自金玉成双后，大观园春秋止于获麟，石马铜驼同一慨叹。

香铁曰：对景伤情，俯仰今古，浩浩落落，旁若无人，盛唐绝调。

千红一窟

瑞草香浮玉碗饶，放春山里雪初消。菁华撰结群芳髓，净涤诗肠艳六朝。

禹生曰：一部茶经尽在个中，读者当以神会，庶几遇之。

香铁曰：笔致超脱，写景富丽。

万艳同杯

繁华终古让仙家，玉液琼浆映紫霞。艳质酿成春富丽，香环肺腑觉生花。

禹生曰：诗笔一觉生花，神韵天然，古人亦不可多见。

香铁曰：香艳中有气魄，所谓钟声一度万壑声连。

掩袂忍寒_{邢岫烟}

踏雪人披翡翠衾，玉龙鳞甲鬓边侵。缁袍羞与同狐貉，忍俊生寒自不禁。

禹生曰：此诗直赋实事，然令落魄者凄绝千古。

馈巾寄意

三生痴病寓红绡，万种柔情引兴饶。蛱蝶不知春意闹，镜花红晕海棠潮。

禹生曰：诗意深沉，味亦浑厚。结句千槌百炼，如黄钟大吕，一经触发，欲干云霄。

妙曲通情

绝妙新词寄意多，颦卿正色却情魔。双文无志拒君瑞，待月西厢阍范何。

禹生曰：发乎情，止乎义，深得国风之旨。

鬓整丫鬟

磨月

昼长人懒镜花红，无语小桃两鬓蓬。千尺乌云障绣阁，东风撩乱画帘中。

禹生曰：光怪陆离，不可端倪，真奇制也。

雪里抽柴

琉璃光映画楼辉，梅雪轻敲鹤梦稀。耐冷素娥明月下，凌波微步躲柴扉。

禹生曰：恬淡之趣，不减陶靖节。

花阴品笛

金粟香浮淡欲流，撩人逸兴觉难收。余音袅袅谁家笛，吐出蟾光万里秋。

禹生曰：清景逼人，情随兴动。末二句写品笛，韵逸而有远神。

缱绻馈丸

宝钗

如意珠能却病邪，乱依心绪玉生瑕。名花着意春消息，珍重人间富贵家。

禹生曰：古人谓龙标绝句深情幽怨，音旨微茫，此诗近似。

殷勤献粉_{宝玉}

欲觅西施一笑难，天缘教与表心丹。月明不到楼深处，几度圆时夜已阑。
禹生曰：古人诗贵意，意贵远、贵淡不贵浓，在此遇之。

惩奸锄恶_{宝玉}

阴祸阳为强效愚，遍生狐媚蓄雄图。靴尖踢破千秋恨，草石无缘诛彼奴。
禹生曰：痴公子生平未曾动过气，被作者揭出始终颠末，乃知公子所动者真气也，令千百载下观书人气亦与之俱动。

迷情受辱_{瑞大叔}

风雨无端逐劫尘，自罹罗网有谁亲。销魂此夜如勾践，尤怜当时一笑颦。
禹生曰：李诗有云：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所谓淡而浓、近而远者也，诗境近之。

芳卿同梦_{芳官}

散尽娇痴兴愈狂，金迷纸醉有苍黄。天台春晓花魂媚，梦醒刘郎玉也香。
禹生曰：风流旖旎，绝世丰神。

贤王赠珠_{北静王}

怜才爱士德光辉，借得骊珠表意微。此是圣明天子赐，多情莫与赠湘妃。
禹生曰：贤王心事，作者以扬抑之笔出之，真觉淡而弥永。

媿媿将军

满径红云着土香，将军媿媿九重光。美人奋义行神雨，无奈雄风失大王。
禹生曰：当日美人慷慨激烈，从容就义，与虞姬事同一辙。昌黎云：有旷百世而相感者，初不知其何心。于此诗见之。

慈悲菩萨 宝钗

枯木回春仰佛光，寿山从此复苍苍。梯航不渡人心事，空说慈悲佛祖忙。
禹生曰：末二句写世界纷华尽成空色。

大闹书房 焙茗

霹雳声洪动四围，莹窗雪案竟成非。狂风鼓荡西河岸，座上飘扬石燕飞。
禹生曰：用典新，比喻切。四句笔之灵动，如汉武帝昆阳之战屋瓦皆飞气象。

受屈马圈 柳五儿

一朵红花不自禁，霜凋雪压月阴阴。美人何必伤迟暮，伏枥长号自古今。
禹生曰：君子安贫，达人知命，措辞命意感慨系之。

昼长春困 黛玉

剪剪轻风昼掩门，恋眠杨柳锁红痕。三春花草繁华梦，锦帐轻寒玉未温。
禹生曰：香艳似六朝。作者每咏一事，必以全副精神出之，故运笔轻灵飞舞。

夜雨秋悲 黛玉

独坐寒灯不自支，怕吟宋玉赋秋思。茂陵秋雨骚人泪，湘馆啼痕寄竹枝。
禹生曰：触景伤情，言外有无穷感慨。末二句用事用意妙想天开，全神俱动。

老农编诗 李宫裁

白雪阳春思不群，主坛共仰稻香君。抡才那让文星使，词藻惊人甲乙分。
禹生曰：真情实景，人说不到。高兴奇语正不在多，此诗之谓。

群英论文

一堂群奏鹿鸣篇，佛脚灵无叩彼天。惟恐着鞭先祖逊，枕戈无复待年年。
禹生曰：昔人谓诗如参禅，如此等语非妙悟者不能道。

山头射鹿_{兰哥儿}

山前山后紫芝丛，洞远衔花避响弓。卧虎已无还逐鹿，仲谋虽小亦英雄。
禹生曰：末二句运用高浑，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恰合兰哥儿身份。

月下敲门_{黛玉}

莲步轻盈印绿苔，月明窗下独徘徊。病根欲向知音诉，十叩朱门九不开。
禹生曰：末二句与元稹病中诗云“暗风竹雨入寒窗”句一样用意，而用笔各别。

醉眠芍药_{史湘云}

超尘卓犖冠群芳，醉到繁华春正长。群玉山头无处问，百花深处梦魂香。
禹生曰：本地风光，妙手偶得，仙姿仙骨，一见移情。

春睡海棠_{宝玉}

烂漫图开满院香，海棠沉醉艳红妆。珠帘漫卷人初睡，误到天台惹恨长。
禹生曰：万景森罗，莫名其妙。至其托兴深微，辞难实解，阅者当求诸意象之表。

踏月借屏_{贾蓉}

一池月浸紫薇庭，省识人间翡翠屏。含意欲推推不得，照来春色入帘青。
禹生曰：古人论太白诗语近景遥，铿锵迭宕，有弦外音，令人神远，此诗近之。

豪情撕扇 晴雯

豪态豪情独赏卿，菱翻潇洒一声声。美人不用黄金笑，风致天然百媚生。
禹生曰：绝以形容，独标真素，阅者当于色香臭味外求之。

对酒持螯 湘云

金膏对酒论雌黄，粉黛风流迥出常。长笑一声形放浪，霜螯都为美人狂。
禹生曰：毕公聚东时右手举杯，左手持螯，逸兴豪情。今日出之美人，霜螯那得不狂。

黄莺织柳 莺儿

绿浅黄轻锁画桥，深闺人约度花朝。流莺弄巧藏春色，柳线穿梭织短条。
禹生曰：清骨灵心，不减王孟。

紫鹃啼月 紫鹃

雨泣烟愁春事终，闭门无语怨东风。年年杜宇啼残月，血洒人间花上红。
禹生曰：紫鹃忠诚恋主，作者全从肺腑中写出，弥觉悱恻动人。

雁落衡阳 雪雁

检点行装趁九秋，江南水阔暮云愁。旧时排字湘江浦，自落衡阳不转头。
禹生曰：词意浑雄，一往情深，如杜工部秋雁诗云“年年霜露隔不过五湖秋”句，同一蕴藉。

风月宝鉴

照尽人间色相浮，空中明月不知秋。风流无复秦王镜，顷刻能消万古愁。
禹生曰：昔人谓李杜诗多缥缈恍惚语，其原多出于骚，作者诗境近之。

潇湘魂泣

秋月秋风冷竹篱，佩环犹自响帘帷。香魂不断声声恨，春鸟秋蛩亦助悲。
禹生曰：昔人谓古人不见江山亦觉寂寥，读此迥有过之。
香铁曰：仲宣苦雨，子建愁霖，同此凄惻。

怡红夜宴

水晶帘外月横空，纸醉金迷画阁东。此夜团圆成绝调，悲欢离合一杯中。
禹生曰：用笔宛转周至，跃然目前，虽不登峰造极，亦觉雅韵宜人。
香铁曰：怡红宴后，离者不可复合，作者目为绝调，允哉。

金锁_{宝钗}

天工不若人工巧，金锁无端混凤缘。蜂蝶乱翻春不管，东风摇荡画楼前。
禹生曰：大家风度，如此笔致得于西昆体，末二句写得骇影惊魂，跳跃纸上。

香囊_{司棋}

淫巧奇技景物华，(庞)[宠]奴偏向座中夸。无端风雨纷纷至，绿惨红愁乱落花。
禹生曰：是大观园盛极将衰景象。末二句无意中道出，便觉百端交集。

戏蝶_{宝钗}

蘼蘼是梦还非梦，弄得娇姿东复东。不管前头春信好，蝶魂又惹落花中。
禹生曰：诗不过就蝶写蝶，而扑蝶者之神情心绪俱毕露毫端。

乞梅_{宝琴}

借汝寒香慰寂寥，棱棱傲骨自孤标。诗吟莫令梅花笑，雪压霜凋冷竹桥。
禹生曰：气脉流动，雅句缤纷，真杰构也。

鸚 鵡

绿窗鸚鵡觉彷徨，人去楼空几断肠。诗句尚能传慧舌，前身恐是柳仙郎。
禹生曰：结构极其精密，而辞句锤炼亦复掷地作金石声。

花 冢

纱囊为椁玉为家，湘馆啼痕葬落花。艳骨莫教风雨妒，浓云轻敛薄烟遮。
禹生曰：手写花中，神游花外。末二句如天半云霞，莫名色象，绝世丰神。

斗 草_{香菱}

花阴柳际各纷纷，姐妹夫妻蕙馥芬。斗草兴浓浑不管，春痕从此上罗裙。
禹生曰：情景如绘，曹子桓所谓好景动人心也，若过求风致，则去古稍远。

琴 操_{黛玉}

制就新词只自吟，绿窗人静写琴心。子期千古今仍在，流水高山已赏音。
禹生曰：此诗章法极其细密，出语又复巧隽，其清婉动人如紫箫中吹出。

典 衣_{邢岫烟}

淑气和融五凤城，罗衣典库只吞声。个中滋味诚难问，名士生涯不让卿。
禹生曰：用笔古峭，含情深远。如此生涯，名士、美人同一浩叹。

惊 梦_{黛玉}

哭到醒余泪满衣，谯楼钟断漏声稀。乱人心曲今宵梦，遍地乾坤是也非。
禹生曰：致李夫人于帐中，来杨太真于月下。千古伤心，今日被作者道出，令我黯然。

思乡黛玉

影只形单月有痕，触来土物动离魂。伤心泪落家何在，记得江南黄叶村。
禹生曰：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横绝太空。
香铁曰：有此佳句，汤临川为之搁笔。

访病宝玉

凄风瑟瑟响帘栊，千里骚人绣阁中。痴病谁怜秋雨夜，多情唯有一渔翁。
禹生曰：东坡谓柳仪曹南碣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此诗差堪媲美。

品茶宝玉

棧翠庵幽净俗缘，茗香犹忆梦中天。三冬梅雪藏春瓮，也胜人间第一泉。
禹生曰：下一胜字，即是品茶不是赞茶。神出古意，淡不可收。

写经黛玉

翠竹森森隐画栏，湘帘不燕卷旂檀。墨花香灿金刚咒，仿佛当年吴彩鸾。
禹生曰：一顿一宕，丰姿摇曳。末二句天然陪客，智慧绝伦，画家所谓逸品。

吊坟秦钟

莲花开候忆音容，触景伤情意绪浓。泪洒当年铁槛寺，美魂长此白云封。
禹生曰：感慨寄托，尽末十四字蕴藉，不觉深味自见。

祭井金钏

匆匆走马一鞭斜，懊悔多情惹恨赊。欲觅香魂无处觅，低徊为问井中蛙。
禹生曰：古人谓李供奉诗突起婉接，忽又翻开，诗意近之。

剪 囊 黛玉

闲恨闲愁贮一囊，东风入槛觉苍苍。莺梭织就西川锦，燕剪轻翻一段香。
禹生曰：横竖错综，秩然不乱，尽规矩法度之作。

碰 玉 宝玉

生憎怪物为谁留，搵袂珍藏万事休。碰玉当年怀亚父，误人功业几春秋。
禹生曰：亚父当年碰玉，独于青史中留英风以冠千载，作者结句写出同一抱憾终天，可谓博学思巧、妙以关会者。

厩 焚

妙论高谈火炳磷，退朝无复问谁因。焦头烂额功难任，上座当筵雪里人。
禹生曰：古人谓格高调逸，理远情深，挟风雅之道，得浩然之气者，非此诗乎？

问 卜

草石相逢大古山，君平谅予知元关。绛珠魂欲离尘劫，始信通灵石不顽。
禹生曰：古味盎然，情景逼真，少陵别调。

敬 老 熙凤

护恤田家一老痴，种根深浅有谁知。天心默运人难晓，香火有灵梦觉时。
禹生曰：王熙凤一生用意未曾虚设，怨以怨报，德以德报。作者谓天心默运七字，非明理见性者不能勘破。

托 孤 刘老老

警地仓皇内变生，香车晚出未分明。遗孤六尺宁无恙，都是当年敬老成。
禹生曰：一起雄杰挺拔，唤起一篇精神，此武后之所以尊敬狄公也，作者别有会心。

剪 发鸳鸯

此老多情审勿轻，青丝不断悟前生。绿珠楼坠香仍在，金谷难忘旧日恩。
禹生曰：鸳鸯受贬，非眼有慧珠者不能道只字，所谓摘幽撷奥、出鬼入神。

风 箏黛玉

阳春三月晓风高，放出苍鹰逐伯劳。带得美人愁病去，莫还湘浦待嗷嗷。
禹生曰：得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致，所谓从无情中说出有情，自见生趣。

吞 金尤二姐

那堪荆棘锁重门，饮恨归时月一痕。窄径落花春不管，三更杜宇吊香魂。
禹生曰：一气浑成而调高节响，所谓掷地有声。

省 亲元春

凤辇銮鸣火树红，花明锦绣玉玲珑。深官屡作还家梦，不若人间田舍翁。
禹生曰：布景非常，设色鲜艳。隋恭帝自祝世世不愿生帝王家，亦同此意。

教 子李宫裁

钗分镜破昔年初，风雨寒窗课草庐。紫诰荣身花富贵，玉堂春暖挂珊瑚。
禹生曰：蔗境回甘，恰是宫裁身份。诗亦有富贵气。
香铁曰：格严词丽，云霞其色，金玉其音，可称绝唱。

捷 报

生我劬劳愧厥躬，棘闱鏖战告成功。双双报捷人何在，留得空名虎榜中。
禹生曰：功名本是一场春梦，况此又是梦中之梦乎！作者不特为宝玉说法，愿读者代宝玉一想，并为自己一想。

还 泪_{黛玉}

恩恩怨怨苦相寻，金屋伤春岁月深。甘露莫言还未报，眼枯无泪湿罗衾。
禹生曰：雅正冲淡，体合风骚，鬻鬻乎盛唐矣。

剖 心_{宝玉}

痛定余痕不自支，月明华屋漏声迟。披肝沥胆人知否，正是黄梁未熟时。
禹生曰：情景并至，而清淡之气更自浮动。

撮 合_{熙凤}

扬旗布阵显神通，秦晋同谐两国雄。李代桃僵诚绝唱，敢夸策妙有奇功。
禹生曰：读至此不禁长叹数声，盖千古奸雄借定策之功以固其权势者比比矣，可胜叹哉！

焚 稿_{黛玉}

离魂谢女苦幽衷，多少相思韵句中。罗帕墨痕余恨在，美人有意火炉红。
禹生曰：天下之伤心人耶，读已辄唤奈何。妙不尽口说出，已觉血痕满纸矣。
香铁曰：昔人谓李白乌栖曲可以泣鬼神，读此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焉。

哭 灵_{宝玉}

招魂此日绿杨阴，哭到黄昏恨愈深。肠断意中人不见，谶文难写一时心。
禹生曰：此诗虽属虚描，又极清真，于虚实中见变化，即变化中分虚实，妙极。掩卷味之，不觉弥日神伤。

凤仪亭应制_{元春}

满座红云绕婺星，珠玑错落凤仪亭。钝才那得雄巾帽，顽石朦胧叩不灵。
禹生曰：吐属风雅，笔致浑雄。古人谓少陵诗语不惊人死不休，作者亦同此意。

凹晶馆联吟 妙玉

山凹别墅胜吟坛，造句争奇月倚栏。联到禅心关不住，罗衣怎耐五更寒。
禹生曰：纵笔写来，自入精妙，说情处略不费力，而奇峭有韵。

试才大观园 宝玉

玉种蓝田气象新，大观园里色承亲。雄才驰骋惊清梦，压倒当年混饭人。
禹生曰：写词人胸怀珠玉，尽在挥毫之下，气势不伤于直。画家设色布景，每于此处用意。

下棋蓼枫轩 妙玉

风动帘波燕子旋，蓼枫轩里锁晴烟。春心无意争棋角，欲火几烧色相天。
禹生曰：一结倒装句，与解释春风无限恨一样气魄、一样奇韵。

芦雪庭烧鹿 史湘云

香雪飘扬点绣袍，腻人春酒醉葡萄。谁将蕉鹿供诗料，脍炙吟坛逸兴豪。
禹生曰：刚健中正，可为鱼头参政下一注脚。

蓼溆池钓鱼 宝玉

红蓼萧疏翠黛浮，美人凝眺子陵愁。志和钓饵流公子，莫笑游鱼不上钩。
禹生曰：眼前景，口头语，一经道出便是诗家妙谛。

病补孔雀裘 晴雯

才调风华冠女流，病添红润海棠羞。辉煌五彩分经纬，不似黑貂季子裘。
禹生曰：情景峭丽，傲然独往，用意曲折，妙极。

权弄铁槛寺 王熙凤

负势依权意自如，巍巍相府一封书。黄金掷散鸳鸯梦，艳魄终成比目鱼。
禹生曰：起二句危言庄论，其旨渊深；末二句温厚和平，绝似工部遗响。

案翻理事厅 探春

华堂绣幕悄无声，林下高风一笑迎。丑类莫嗤人不识，燃犀光照海天清。
禹生曰：词旨婉丽，意味无穷，风骨内含，锋芒外隐，此诗尽矣。

径迷怡红院 刘老老

金壁辉煌锦绣浓，酩酊沉醉盆龙钟。迷离人我浑无相，身到华胥第几重。
禹生曰：古人谓少陵诗阳开阴合、雷动风飞，诗境近似。末二句疑有神助。

魂断蜂腰桥 黛玉

蜂腰桥畔觉啼音，瘦煞梅花皎一林。流水无情空自由，入门何事表同心。
禹生曰：诗格新奇，理致渊永，迥然独立，莫之与京。

梦游太虚境 宝玉

仙髻峨峨引路微，殷勤翠袖锁帘帏。六观了了何须悟，未到迷津大梦归。
禹生曰：是梦中神情，是梦中景象。作者神与俱化，故写得栩栩欲活。

遁迹入空门 宝玉

妄到尘寰惹恨归，意中人去素心违。一场春梦今朝觉，自笑形骸是也非。
禹生曰：一部《石头记》，原是说梦，作者又就梦中更演出一场梦来。句句是说梦，句句又不死于梦，斯为真梦。

跋

右《红楼二百咏》，月卿著于韩江之寓舍。时则小住迎仙，久离桑梓，元礼初高，物望陈思，渐著声名。虽浣花久客，杜陵之酒债偏多；而土室初移，瘦岛之新诗不少。因深秋士之悲，遂结前生之习；认佛门泡影，幻水面蜃楼。情难少贷，笔削中自具春秋；义不姑宽，闺门内严旌褒贬。词累累如贯珠，声渊渊出金石。字满三千，胜崔约手抄之纸；词成百绝，轶昭明锦带之书。镌诸梨枣，定当纸贵洛阳；织出珠玑，预卜珍藏邺下。仆也骨瘦如柴，情深似海，生花未梦，刻叶难成。飘零社燕，年年白屋依人；萧瑟征鸿，度度黄花作客。叹红尘之若梦，感粉黛之多情。久欲舒愁，深惭握笔；因聆雅制，忽触幽衷。奏白雪阳春之曲，国中歌而和者何人？听高山流水之音，座上知而赏者几辈？谬蒙青眼，付我丹黄。焚香细读，知其与廿史相发明；对月长吟，固已夺六朝之绮丽。因出管中之见，妄窥井上之天。曲原无误，周郎之顾徒劳；病本相同，司马之怜有自。既赠数语于篇端，复赘片言于简末。他日欧阳赏识，定然驰凤阁之徽名；此时皇甫题词，敢谓增鸡林之声价？禹生丁日昌再题。

卷一一二 淮鹺摘要^①一

淮南总略

一、中国海洋之利已为洋人所占，丝茶之利岌岌乎又有鲸吞之势，近年淮鹺获利颇厚，难保不生覬覦之心。闻运商中已有借用洋人本钱者，数年后和约期满，倘或妄有干求，必致大费争论，不可不预防也。可否及早规复纲运专岸，以杜奸谋于未萌，以保淮南无穷之利益。但(是)既复纲运，部吏必照从前款目按数责解，现值需饷孔殷，势难兼顾，尚须通盘筹画，所有昔年一切杂款及帑利各项，应减者减，应删者删，或减厘加课，先将款目厘定，方有把握。然事关奏案，欲复旧章亦殊不易，应即随时体察情形，相机举办，于鹺务实有裨益。

一、南盐请运踊跃，凡值开纲，远近商贩闻风云集，争先挂号，不下数十万引之多，而岸销只有此数，势难遽行增额，不得已而定验资、减折、掣签诸法。然三者皆有流弊，只可权宜一时，而不能行诸久远，请详陈之：验资专为杜绝虚占，殊不知向不办盐之银号、钱铺，皆可携资挂号，仍不免辗转卖引。不特此也，商贩呈验实银，无不以多为贵，本资不足，多方借贷，未得实引而先出重利，成本暗增。且闻有奸商勾串洋人，携挟重资来扬放利之说，更不可不防其渐。故西纲会办验资，而楚纲即行停止，此验资之弊也；前次西纲减折，系按请数之多寡，定减数之盈绌，得引少者深抱向隅，难免怨望，楚局力矫其失，先期传贩到局，当面商减，似较核实，然减多减少，并无一定章程，运贩浮开之引安能尽除？局员虽无瞻徇之私，此衷亦难共白，此减折之弊也；掣签各听天命，原无异说，然开江之期或先或后，相离太远，苦乐不均，且有掣在前而银未备齐、掣在后而船先雇定，种种不便，窒碍良多，此掣签之弊也。有此三层，真实殷商不免颯颯过虑。夫天下事败坏之端，皆伏于全盛之际，涓涓不塞，流为江河，不可不力求补救。查初定章时，深恐请运不旺，是以设局招商，今则纷至沓来，本纲请足，无不将下纲之引预行存记，鄂、湘、江、西皆已预认一二纲不等，只患商多，不患商少。拟即暂行闭纲，即就已认之贩，令督销局查明花名，销出一票，除完本厘外，并令预纳后运之厘，给予咨文持赴扬州接办，不准多请，亦不准少运。如此辘轳周转，有五利焉：运贩只有一副成本，前盐售

^① 《淮鹺摘要》是丁日昌所写有关两淮盐政的专著，初为抄本，由丁日昌门人刘瑞芬、陆润庠校订后辑入《丁禹生政书》之中，后又经范海泉、刘治安点校，于1987年在香港出版。另近人温廷敬亦曾据转抄本将其辑入《丁中丞(日昌)政书》之中，于1975年由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本书所辑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资料室藏《丁禹生政书》原抄本为底本，并与范海泉、刘治安点校之《丁禹生政书》、温廷敬辑《丁中丞(日昌)政书》作了校勘。

出,急思续运,其巧黠之商,下纲有预认之引,原可接运,其公正之商,下纲无预认之引,守待开纲,为日过久,难保不见异思迁,另图他业。即不然,而空日之费用徒增,成本之官利坐耗。若盐斤售出后,即可请咨续运,无不安心乐业,踊跃急公,其利一;缓纳厘金,原因初办时商本不足、暂时通融,今则商力渐厚,而仍未能先缴前厘,皆因运贩前档所得之利,欲为后档多请之计,故引则愈形其少,厘则仍难增收。若由督销局给咨,仍令照原请引数办运,则商本日见盈余,预纳之厘即可逐渐加增,并可酌加正税,渐复先课后盐之旧,其利二;各岸销盐,总以不脱档、不多积、源源运售为上策,今则请运过多,心志不齐,时而争运,瓜坝有阻塞之虞,时而逾期,各岸有缺盐之虑。若销一票之盐给一票之引,长流不息,常年转输,销畅则运畅,销滞则运滞,鄂、湘、西、皖各局既不患来盐之过少,亦无虞存盐之太多,其利三;招商局以开纲为要事,今则商已招齐,引皆认定,其给照、验舱等事,简而易办,似可裁撤两局,归并运司选派委员经理,以一事权。按楚、西额定三十四万引,每引征局费一钱八分,核计每年可节省银六万余两充饷,其利四;目前盐利甚厚,远贩闻风挟资到扬,千里跋涉而不得片引,竟有废然而返者。若暂停招商,则外贩无可希冀,免劳往返,而已认各贩知此后不能起灭自由,皆思在盐务永立基业,必将移贩运之余资,作收盐之久计,场产日增,根本日固,其利五。以上各层,反复讨论,似为策之较善者。将来堵绝邻私,增广准额,如果已认之引不敷转输,或即就本贩以酌加,或另招股商以补数,但求有利可获,不患无人承运。

一、湘、鄂、皖升额引,分春秋二季发买盐照单买运,诚恐岸盐涌积,有跌价之患,法至善也。近因水贩云集,良莠不一,每遇开纲之期,多为挂号,甚至情托势压,冀得多引。既得派引,不候招商局分次给单,均已纷纷买盐。湘、鄂局尚未截数,西、皖局又复接开,各贩只图有盐可买,往往受愚加价。而买不到盐之贩,则布散谣言,或云场盐缺产,或云改道不便,或云场商把持,种种耸听之词,不一而足。即已买定场盐之水贩,始则日日催促重盐,较索债者尤甚,迨到瓜过盐,借口包索不如、盐色不洁、斤重不丰,吹毛求疵,累日不宁。且水贩系各省之人,有利则来,无利则避,设遇口岸滞销、水贩裹足之时,厘课无出,所关匪细,应即预筹良法,不能听人趋避。

一、由泰坝至瓜洲,计程不足二百里,盐船行至月余方到,盖因宜陵、仙女庙、湾头、缺口、新河口等处水小,起驳耽延,应即酌量疏通。

一、从前屯船装盐,每遇缺斤,皆呈官惩追。自遭贼扰之后,屯船无几,改用关驳稍之船,夏间改道瓜洲,通、泰之盐均须雇船装送瓜洲六濠口交卸,经雇者因关驳等船无多,搭雇淮安豆船、湖北江船,该船等心情蛮野,交盐时恃蛮措斤,动则打降,每致停秤。虽蒙示谕不准各商用此大船,奈经雇者无多关驳可雇,不得已搭用此等大船。应即招商制造屯船,官为定价,使造船者有利可图,各商亦不受江船措斤之累。

一、瓜栈过盐,现在量浦地远近酌加扛价,另给扛头奖赏,是以人心踊跃,抬夫日多。济运桥口筑坝蓄水,用驳船运栈,现在加垫马头,添雇驳船,每日过盐可期至三千引内外,惟栈内要过多盐,固须驳杠齐全,尤要场商、水贩临场,方能顺手。缘江船系水贩自雇,设船户、水手蛮横,须水贩开导。近来水贩人类不齐,种种不讲情理,有在栈内辱骂者,有在浦上殴打秤上扛夫者,每每停秤调处。水贩与场商在场当面交易,即有来往情分,欲顺水贩之情,必须场商到瓜,面为交盐。应即札饬总局,凡场商、运贩到局领发盐照,严谕到瓜交收。

一、恤商必利转输也。查通属路道既远,且商埠者多,成本最重,目前商人资本无多,全

靠转输之便，而后收盐无误。今改道瓜洲，余、吕之盐至快非四十余日不能到栈，甚至五六十日不等，则回课即非七八十日不能到场，前盐未售，必至后盐停收。设遇无课时、雨暘时，若有课时风雨愆期，则盐与课永不接头，即课与盐日相短绌，久而场务日疲矣。查纲盐成法，场商以场船运盐到坝，运商另雇上河屯船在坝收斤，装运仪征，再上江船，谓之“坝交”。今拟请以通属之盐试复其法，即以奉定上河水脚之一百十文拨归运商，由运商自雇驳船在坝收斤，抑或即用场船直下，均听运商自便，到瓜后由南掣照例抽秤。原船出口，上江船圆载，再由招商局委员查掣，庶场商得利转输，而瓜栈亦稍获疏通之益。如果行之有效，不难推广泰属。

一、坝交毋须移栈也。方今试行只令场盐到坝，专差商厮一人将公伴送扬，至淮南总局挂号，总局旋即悬牌场运，交易后同赴总局照章兑价，总局给发执照，赴泰坝交盐，仍与定章无碍。

一、坝交必防夹带也。查场商驳运瓜洲，容有虑船户之偷爬、抛洒，稍放斤两，断无包外之夹带。运商在坝收斤，必带同江船，船户中途买带，恐不能免。拟即由泰坝逐包秤掣，后舱面盖用灰印，到瓜后查点灰印未动，按船抽秤；灰印改变模糊，起舱点验，查出夹带，仿照大胜关之法，知会招商局注明，大票一体运岸充公。

一、斤重必须明定也。查新章，引盐奉定八包成引，每包八十六斤，共六百八十八斤。内正盐六百斤、耗盐六十斤、包索二十八斤，到岸照六百斤连包索为正足，运商已有八十八斤之耗。今瓜洲照八十六斤收斤，则〔铁〕〔场〕商由场至瓜，鹵耗、抛散几无开销之地。现闻泰坝暗照八十八斤过掣，所以体恤场商者可谓至周至密，但不明定章程，则泰坝虽照八十八斤过掣，而场员旬报仅能照八十六斤开除，以每引十六斤计之，运盐千引，则一万六千斤之多，日积月累，则埠商坐受亏堆之咎矣。拟即明定章程，出场照八十八斤摺重开除，到坝凡在八十七八斤之里，均准过掣，瓜洲照八十六斤通扯收斤，庶日久无亏堆之患，而公事无虚假之弊矣。

场 灶

一、恤商即所以恤灶也。查淮南盐务，首重于场灶，〔重〕场灶则重草薪，盐须草煎，课由盐出。历来场商本小利小，即使招得有力大商，有利则争，无利则退，是以从前徽、西运商不顾恤场商者，正所以自顾也。场商有利，不促尽产尽收，亦肯保顾灶产，多收一桶之官盐，即少一桶之透漏。后来运商镇江人多，趋利心重，专克场商，则场商日渐销乏，灶产难以保顾矣。在旁观者，运商与场商风马无关，其实必须表里相辅，方得两益。自粤匪侵扰，江路梗塞，停收停运，各场埠罄十废其五。嗣于咸丰七年更定新章，业在其中者不得不勉力支持，既可保全公事，复可藉资糊口，后因栈用日增，各费加重，兼之运至口岸交斤，既被驳船偷爬，复受江船勒措，种种暗亏，无处申诉，几至收歇。自郭筠仙都转莅任后，深知其中弊窦，将浮费一概裁除，改为泰坝交斤，由坝至口岸均归运商自办，在运商则并无亏苦，何也？运商或办一票之盐，或办数票之盐，同来伙友或数人，或十数人不等，除请引押运外，并无他事，则驳船有伙友押送，江船乃自己经顾，断不敢勒措本人，而场商即大受其益矣。且场商有在场收盐之专责、重盐之公事，在在需人，由场至坝屯船，则向来主顾希图长远，只一人押运足矣，待至口岸，路既遥远，驳船较多，实难兼顾。自改泰坝交斤后，此两年来场商稍为苏醒，添置煎釜者

有之，修复废埧者有之，由渐可期其复旧矣。现在复改运瓜洲交卸，其场商之暗苦尤甚于前，驳船仍有暗地之偷扒，江船任意勒索，扛夫有意作践，希图将包碰破，既可得抛撒之盐，又可得换下之包，则场商大受其困。再加盐船之住日，押船商伙之辛工火食，所得上河水脚几至加倍赔出。今就目前之情形，约计每票暗亏或一二百千、或二三百千不等。场商既无利可图，则不能整理场灶者明矣，而于课运颇有关系。查栈商原议改瓜之举，其中显有播弄小本场商之意，刻下彼等自有场垣者亦受其累，是其弄巧成拙也。将来若不变通，则恐日久难支矣。

一、场灶亟宜清理，以期产旺也。盐引欲其畅销，先求产旺；盐产之旺，全在埧整多、柴草足。查军兴以来，草地半经私垦，无草滋煎，埧整损坏不修，颓灶相望，新整价增数倍，场商莫肯整理，是以整盐日见其少。而近来销路渐广，商贩云集场下，以不敷济运，至有加价抢收之事。似宜责令场官严查私垦，限令放荒生草，埧则逐一修补，整则定值发卖，责令灶丁呈报火伏，并将灶价划一，不准涨落，则场灶日增，盐产自旺。然又须推行有渐，不可求治过急，致滋科勒。而各场官尤宜严定考成，以收实效。缘各场埧整盐草向有定额，有司人等亦本有专责，刻宜宽其既往，课其将来。如果整理有效，日见起色，实缺则给予优奖，署印则留任一年；其办理不力者，分别撤议。务期产盐合额，不至缺盐应运，是为开源之第一要着。

一、场商兼充票贩，宜严禁以杜弊端也。定买场盐始于今春，原恐出纳之间一切悉经官栈，或于商情未便，故听令场、票两商自为卖买，成交后再行(打)[订]立交单，以凭出运，意至善也。然有等不肖之场商，适遇生疏之票贩，往往先付盐价若干成，议定数月将盐交付，而场商本无现盐，当将票贩所付盐价下场收买，先行自运，何岸畅销即赴何岸，而票贩所定之盐随后陆续交付，既不能如期，且不能如数，竟可指数引之盐，得数家之价，转折生利，垄断多方，运商转辗羁迟，致成折阅，此一弊也；又有有力场商，盐既自盐，运复自运，到扬既无须(打)[订]立交单，到口更无俟秤掣过载，径行领照开江，难免浮装夹带，此二弊也。似宜将场商兼运票贩严行禁止，或本场之商只准其买运他场之盐，一样立交单，不准自场自运。再，两造议定卖买，先行(打)[订]立合同呈验总局，如期交盐，倘有过期不交，即提场商严究。

一、各场商即宜谕令设立公所，以杜影射而绝加价也。票商四路云集，多有人地生疏、不识场商所在，无处问津，遂有一种无赖刁民，开设栈房，招其投歇，假称某人现办某垣、某人与某商最熟，可以代为卖买，俗谓之“拉皮条”。远来商人正无门路，听其一派游说，托其代为买盐，而拉皮条之人，无论其与场商本无往来，即略能与场商关说者，亦并不使两商见面，从中渔利，每包竟有加价至六七八十不等。间有与场商平分，而全数中饱者居半。而所定之盐，或议三四个月交清，或四五个个月不等，银则先付七八成，盐则过期数月陆续运到。运商心急催盐，或以天时出产不继，或借水涸难行、驳船缺少，种种设辞稽延，票贩亦无可如何也。查该票商等或为人作伙、承领主家成本，受人愚弄不敢声张，且以为寓其栈内，有恃无恐。不知此等多系湖北、江西之人，勾通本地无业游手，大宗到手即可远扬，何从追诘？一时禁之不尽，莫如谕令场商设立公所，大张招帖，使人一望而知，票商可径投公所，面晤场商议定卖买，(打)[订]立合同，送至总局呈验，如期交盐，可免影射加价之弊也。

一、场商、票贩交收盐斤，宜仍归泰坝，以恤场商也。查从前场商与运商交易，向以泰坝为交收之地，运贩自行雇船至仪征，掣盐受载，此历来成法也。咸丰年间，升任郭运宪于泰州设立公栈，发贩亦以泰坝为断，原欲使场商旋收旋售、源源接济，轮转不穷，于公事则不致缺

盐,于商情亦得免滞积。今春改道瓜洲,其时议事者未及远虑,议令场商自运到瓜再与票贩交割,为道较远,驳费较多,故有转轮不继之患,虽经运商津贴驳船费每包一百十文,而河水浅涸之时,实属不敷。可否仍在泰坝交收,令票商自行驳运到口,将津贴、驳费裁撤?庶为两便。

一、票商宜示信,以免羈累也。票商皆系各省远来之人,挟资到此,听候开纲,挂号承运,乃因人多票少,设法裁抑,章程屡变,各商靡所适从。而既已挟资前来,势难中止,致因仓猝验资,不得不借贷取足,遂使银号、富户乘间射利,竟有每千金以一月百金为息者。比至掣签之时,或又全数落空,只得将本领回,而所有借贷息银,遂成徒出;或再向票多之人重价购买,成本日加,种种羈累,不堪殫述。窃思此时销路日畅,获利交肥,即酌加捐款,似尚未为苛虐,惟一捐之后,利息已薄,恐难持久,不可援以为例,尤不可多所变更,累加不已,致使众商回(感)[惑]。至于人浮于票,虽系商贩踊跃,而实亦浮不至此,多因请票不能全给,不得不虚挂号数,以备打折。又各岸开纲之期先后不齐,商人即不甚盈余,而喜于有所转手,既办此岸,又办彼岸,争怀垄断之心,遂貽人满之患。似宜同日开纲,则非大有力者不能分岸请票矣。不准虚挂号数,则非实欲办者,不必多挂备折矣。其杜绝虚号之法,莫善于榜示开纲日期,谕令请票各商随时挂号,即协同保人呈缴应纳银两,纳银之后始与登号,引额既满,即行截止,虽一时必有向隅之人,而日后可免触藩之悔。立法似严,于商实便。

一、严禁泼户。灶丁煎盐,非成数不能交垣;垣商收盐,非多船不肯开廩。中间有名泼户者,以零钱买盐,交垣取利,如场商无力收买,泼户即以售私。故泼户实能济灶丁之穷,然为场间之积蠹,宜严飭各垣商,嗣后均收零盐,每日必开一小廩,示谕各灶,有盐即交垣,不准售与泼户,如垣商不逐日收盐,严治其罪,似为绝灶私之一策。

一、笕置埤场。近来海势东趋,卤气日薄,宜劝各垣商另移卤地。笕置需费不多,但能加桶价,各灶自能讲求,若有泼户中隔,则桶价空加也。

一、严禁外盐。通属租商居多,于场产漠不关心,并不培植,需盐之际暗加桶价,勾买邻垣之盐,名曰“外盐”。此端一开,各商皆加价抢收,埤场日(费)[废]。若严禁外盐名目,则无论本商、租商,皆思自固埤塹矣。

一、桩钉私路。场境港汊极多,处处透漏,惟有严飭各场将支河汊港非船行大路,概行用桩钉塞,责成甯长、乡保看守,民间水道尚通,而私盐、私草可以堵绝。

一、押闭草行。通属成本贵于泰属者,草缺也。应咨行地方官将场境草行一律闭歇,照从前禁草之政,认真举行,必有大裨。

一、停止功盐。通属功盐,向准请照护运,往往藉官行私。似宜停止请照自售之例,凡功盐均归垣收,似亦正本清源之道。

一、瓜坝过盐。现在楚、西、皖各岸畅销,赶运接济为目前至要之务,应责令值月栈商添补添秤,每日过盐总须数逾二千引,不准过少,方可以速补迟。

一、严定考成。查督产稽煎,是场员专责,从前按照额产分数考核功过,定例綦严。近年场产缺额较巨,大抵皆以风潮太甚、阴雨过多为词,申请免议。上年曾奉中堂严札,须照定例查办,至今尚未遵行。今既清查埤塹,应即照查出塹口实应产盐数目,严札各场员按旬督煎足额,如有短缺,立予参办,不准饰词请免,庶场员粗知警惧,不致安坐衙斋,视督产为具文也。再,闻各场每遇产缺,不免于旬报册内虚填收数,积久遂成空堆,以致册报存数竟不可

靠。应请严申禁令，如有前项情弊，一经查实，比照缺额处分加等惩办，以杜弊端。

一、严禁私垦。查各场荡地专为蓄草供煎，所以只完折价，不完钱漕，原不准私垦成熟。近年盐务废弛，荡地垦为熟田不可胜计，大为产盐之害。本年夏间，已奉李宪委员清查，勒限放荒，闻亦系数衍了事。应请责令通、泰两分司严督各场员实力办理，如有刁灶、劣衿恃符违抗，详请严办，以固场灶根本。再，各场所产荡草，定例不准越境贩卖，现届冬令草丰之时，应请严札各场员认真查禁，庶来春不致有缺草供煎之虑，亦当务之急也。

一、吕四场本系商埠商整，盐色最白，向来专销楚岸，旧额产盐十万五千四百八桶。惟路途较远，水脚增多，加以盐质甚轻，不敷额桶，是以成本加重。从前旧商多系自运，以岸价之盈余，补场亏之不足。自改行税盐以后，小贩就场买运，不拣盐色，只图路近，皆不到吕，以致场商星散，埠整荒废。现闻历任场员逐渐整顿，仍未足额。方今楚岸畅销，欲求上色盐斤，必须多招股商，广置埠整，以应岸销。至该场私盐，大部肩挑发早，透漏出江，杜绝之法，惟官严火伏，商恤煎丁，恩威并用，其风自可稍戢。其私垦荒地，吕四离海最近，地居斥卤，垦熟本少，只须飭商将通潮各港一律兴挑，使堤外之荡潮相应，则私垦不禁而自绝。

一、余西场亦系商埠商整，惟以海势东迁，卤气不升，以致灰场淡薄，产盐缺额，商人成本不敷，每多视为畏途。现在欲加整顿，必须先行设法移埠就卤。现闻毕启昌一垣业已有商认办，频年整顿，成本已属不资，亦须多招股商，方有起色。至煎盐草薪，该场荡地本多，又有兼辖，余中全系草荡，即间有垦熟，亦无虑草不敷煎。至透私之患，该场产盐本少，无业游民不以贩私为事，尚无大虑。

一、掘港场亦系商埠。该场产额最多，居通属全场三分之一，埠场亦广，煎盐埠舍东、南、北三面星罗棋布。其东、北二面，人情驯熟，约束较易，盐斤虽不颗粒归垣，透漏尚少；南面人情强悍，毗连余西，透私之处多发早而至金沙，以三姓街为渊藪。然越境兴贩，无囤户则不能绕道远行，无包庇则不敢明目张胆，该场旧有营汛，必须与盐务声气相通，如场员访有私贩，一体严拿，方能得力。并请严札该都司，勿任营兵故纵，泉踪庶可敛迹。至该场荡草，亦可敷煎，惟屡有贩卖民炊之弊，惟在场员从严查禁，自可无虑出境。再，该场向系用矾收卤，以致盐质低潮，应严飭各丁改用皂荚，不准用矾，则颗粒自然干洁矣。

一、栟茶场正场系属商埠，李堡并场系属灶埠。正场之病在商无随埠荡地，皆须买草供煎，是以非有殷商不能承办，现在商人钟福盛办理多年，尚能得力；至李堡之病，在桶价之不能划一，每逢旺销商人皆加价争收，滞销即减价（坎）〔砍〕桶，以致灶户之刁风渐长，旺时则居奇勒措，滞时则任意透私，全赖场员随时稽察，旺销不许私加，滞销不准（坎）〔砍〕桶，则收数自可渐增。至该场私垦灶埠，本系盐荡相连，必须草可敷煎，余荡方才垦熟，私垦之弊尚非大患。

一、新兴场额埠共一千八百八十四付，又大埠十二付，共一千八百九十六付。溯自军兴以来，堆盐莫售，各商倒罢，埠敞荒芜，几致殆尽。嗣于咸丰九年设立公栈，保价轮售，加以水贩渐次而来，场商稍稍苏动，旋经各商修复整产，以现在埠整起煎而论，才得十分之六。是场商元气犹未全复，所以产额较之从前亦因之递减。其透私之弊，虽场廉力加缉捕，终难净尽。查灶间煎盐，必由灶丁向该灶头长请给火伏，而灶头长必按卤之多寡给与三联印票，始可开煎，然后按埠稽查，若无透煎之私，安有出私之路？正本清源，其法至善。但近日各灶头长奉公者少，玩忽者多，难保无影射透私情弊。惟有春秋旺产时候，应请札飭场廉除按临追比火伏外，多派差役，勤紧巡察，务使颗粒归垣，纵然仍有漏卮，亦复形同涓滴。此杜私之大略情

形也。

一、公垣不可设立也。查通、泰二十场，无论商埧、灶埧，凡有设立公垣者，于场商似有把握，于公事甚不相宜。在盐务究属生意之道，一经设立公垣，有本者不肯独自多出，本少者以获利之心较重，坐观成败，而煎盐之丁灶无利可沾，则无踊跃之心。即如泰属东、何二场，前数年亦设立公垣，产盐日见其少，于同治二年改为各垣自收，故有本之商欲多收盐数，即肯设法调剂灶户，陆续修复荒废之埧一百余副，是以三年较之二年多产盐一万数千桶。二场如此，他场可知。总之，场商得有盈余，即肯添置埧场，修复废灶，不必令其顾而自顾矣。

一、通、泰成本原有高低也。通属各场成本，原比泰属较重，以每年桶价通扯，总要贵至一二百文，盖由于草少之故。又每引水脚，较泰属亦要贵至一二百文或二三百文不等，此乃道远之故。查埧商桶价虽在适中，而每年修理埧舍，挑港开沟，以及月赏、节赏、年赏，或遇雨暘不时、给发口粮种种之费，皆归桶价内扯算，较之灶埧之价亦相仿佛。

一、修复埧整以济岸销也。就目前而论，修复埧整为第一要务。楚、西、皖三岸，以现在派(消)[销]之引计，各场产盐尚可勉强敷运，一经销畅势必不继。如西岸之无粤私，楚岸之无川私，皖岸之无浙私，盐乃日食必需，则销市自必日渐见畅，而产盐不敷，岂不可虑乎？惟今之计，凡商埧者，责成本商赶紧修复；如原业灶户有力者，押令赶紧修复，无力者即着头长据报，令场商借资修复。似此严行整顿，大约半年之久，虽不能全行复旧，总可弥补一二也。

一、清查埧整。从前淮南二十场，额产甚广，从无盐不敷运之事。迨遭兵燹，埧荒整废，日甚一日。咸丰八年，前运台联亲临各场查明，尚可供煎整口只存十分之三四，因即就现煎整数核定额产。近年已有整商开铸，各场商灶购买应用，除抵补八年后续破整数外，产盐总应较前有增无减。应请遴委结实可靠之员，前赴各场，查明原存旧整若干、现添新整若干，各就各场火伏、应产盐数核定旺产期内每旬应产盐若干，歉产期内每旬应产盐若干，据实开折禀明定案，不准稍有隐混。嗣后每场续购新整若干，即应续增额产若干，界限一清，则无从捏饰矣。

整口成本

厂屋房租，每月四十千文，一年四百八十千文，分四千口核，每口计一百二十文。

川铁价，每担银二两八钱，每整一口重一百四十五斤，用川铁六成，火耗九折，每银一两约一四核钱，每口计三千八百八十文。

湖铁价，每担银二两三钱，每整一口用湖铁二成，火耗九折，每口计一千六十二文。

锅铁价，每担二千文，每整一口用锅铁二成，火耗七折，每口计七百八十文。

木炭价，每担汉口一两二钱，七濠口一两七钱，每担由七濠口至厂运脚费七十余文，每整一口用炭一百十斤，每口计二千七百二十文。照七濠口价算。

无锡匠人三十二名，去年铸二千八百口，连赏号共给银九百两。一四核钱，共一千二百六十千文。如四千口圆炉，照数加算。镇江匠人三十二名，工价同前。每口计四百五十文。共匠作六十四名，每三天给米二担八斗，米价每担三千文，三天约铸整一百八口，每口计七十八文。

又，圆炉后每名给零用钱五千文，每口计八十文。照六十四名核四千口。

又,小作十名,每名五千文,无工价银。每口计十三文。

又,无锡匠人三天一犒,镇江匠人五天一犒,每口计二十文。

又,匠作人等每天油烛、菜蔬钱五千文,每口一百三十九文。每天约铸三十六口。

厂内饭菜,早晚共八桌,每桌早四百[文],晚六百文,每天约铸三十六口。每口计一百一十一文。

厂内油烛等杂支,每天约十千文,每天约铸三十六口。每口计二百七十八文。

往四川采办铁板商伙三人,每人每月脩金十千文,一年三百六十千文,外酬劳每人一百千文,每口计一百八十三文。以四千口核算。

往湖南采办铁炭商伙三人,每人每月脩金八千文,一年二百八十八千文,酬劳同前,每口计一百四十六文。以四千口核算。

往汉口接取货物商伙五人,脩金、酬劳同往湖南。每口计二百四十五文。以四千口核算。

厂内照应炉火十二人,分三班昼夜轮换,圆炉后每人约二十千文,每口计六十文。以四千口核算。

厂内打杂夫役十二名,圆炉后每名约六千文,每口计十八文。以四千口核算。

火炉、风箱、土模、泥盎等物,系去年夏天置下,共三百千文,每口计七十五文。以四千口核算。

汉口各处费用杂支、铁板运费并格外加赏酬劳等,每口计一千九十二文。

以上每口约计成本十二千文。

再,整商钱寅吉等三家资本居十分之三,圆炉后除照本分利外,每整一口另提银一两,名为厂租商三家公派。

淮 鹺 章 程

一、咸丰三年军兴之后,淮南引盐销路停滞,场商资本消乏,闭垣(坎)[砍]桶,弃而不顾。迨后招徕新商租办垣业,措本开收,议定年限三年、五年不等,场盐藉以济运,埤鹺虽不致十分全废,业已十荒五六。自金陵克复后,江路畅行,各垣主见租商获利,又生欲心,或欲加增租价,或欲别招租商,或有年限未满诡称自办,擅行收回,遂致讼端迭起,争竞不休。各租商因久暂无定,但知敷衍目前,毫无恒心,凡有埤场灶鹺及周恤灶丁一切应办之事,俱不肯实心实力讲求。近来各属场灶虽经整顿,而仍未见起色者,其故实由于此。应即设法变通,破除积习,札飭分司场员查明现在租办各垣,如年限已满,垣主情愿收回,须验明资本实在充足,方许收回,否则无论原议年限已满、未滿,均自同治五年为始,统加年限十年;垣租每桶若干,官为酌中定价,毋许暗增暗跌。如有捏词妄控,概不准理,以息讼端。凡此十年之中,埤场、灶鹺以及运盐之场河、车路,均责成现办之商认真修理,分限三年将从前所废埤鹺照数添补足额,如仍有短缺荒废,即将该租商逐革,另招殷商接办。场官亦请立以程限,稽核功过,视添埤鹺之多寡,定场员之贤否。如此明定章程,庶场员有所观感而知振作,各垣主不敢藉端勒索,而各租商亦无从饰词推诿矣。更有请者,从前灶户交盐入垣,场员亲临稽查,不准垣商刁难抑勒,近来各场员性耽安逸,只知引费之外加增桶费,并不亲历各垣稽查,而垣商遂多任意舞弊,或私造大桶,或搀和小钱。甚至滞销之时,灶户交盐虽不敢公然(坎)[砍]桶,或有不

给现钱、写立垣票，届期不能应付，灶户因无现钱，遂生透私之计。若不严行查禁，终难堵绝私源。应即札饬场员，嗣后不准于引费之外再收桶费，凡遇灶户交盐入垣，务须亲自稽查，如有前项情弊，即将该垣商禀请究办。场员失察徇庇，即行撤参，以示惩儆。似亦正本清源之一法也。

一、草薪必须筹备也。查余东场荡地本少，通场折价不满二十两，此其明证。加以业荡灶户并不业煎，是以煎盐煎丁反而无荡。其乾隆以前仅止堤里垦熟，堤外全行蓄草，买草尚易，至道光年间，堤外即有私垦，然前任大使徐庆咸清查案内，亦仅至上马路止。现自咸丰三年以后，日垦日多，直至埭场边界所有长草之地，只剩下尾新淤，皆属西垣管辖。此项尾荡，于道光二十八年煎灶争樵案内，至咸丰二年，经前督盐宪陆查照盐志所载，前江苏抚宪庄定案奏明，归商升科执业，饬令挖沟为界，宪台衙门档案可稽。旋以三年军兴，沟界未清，至今折价虽系商完，每年一百四十九两零，荡地仍为灶占。现奉清理厘沟界，实为本清源之政，众商咸感。此次州营毕集，事无不成，惟以该场灶户性素刁顽，至新草长成之后，阳奉阴违，在所不免。拟即于沟界分清后，颁发告示，永禁灶户越界樵草，庶不致再有越占。

一、东垣各灶草薪，尤须设法筹备也。查余东、东包垣各灶，并无新淤荡地，其薪草向于本场之正荡采买，间有于邻场吕四及海门、崇明各处购买者，柴薪须由海道转运至灶供煎。近因海口长有新沙，草户艰于贩运，各丁更难采办，必须设法多为筹备，以济煎灶。能于新垦荡地押令抛荒，不无有补。

一、商本必须筹计也。查商埭之煎丁犹之农家之佃户，仅以孑然一身受雇煎盐，稍得桶价余资糊口，不独草本须商垫付，其煎舍、锅釜、灰池、卤井、汪塘、沟港，均须商置商修。每遇雨雪停煎，商人即须给赈。此外如隆冬之年米、婚丧之资助，不可枚举。缘埭舍不修，则煎烧无具；煎丁不恤，则易启透私。加之道途遥远，水脚加重，是以在前多系运商兼办，不问场本，只求盐色，以岸价之盈余，补场亏之不足。现今牌价划一，若欲减轻成本，惟查有官费一项，额定每引八十文，现在八十文之外，仍有八十文桶费，名为“仰体”；此外如场官之节寿每年八十两，幕友之例敬每年七十二两，出场文书川资、委员往来供给、修理衙署出之于商者，每年仍有数百千文之多。今若以额定八十文之外一概全裁，以收盐万引计之，场官所得不过八百千文，其书役饭食、幕友脩金，一切用度均取于兹，仍欲责以巡灶巡垣，不免办公掣肘。拟请于引费八十文外，将“仰体”之八十文酌留四十文，改为场署公费名目，此外全裁。如奉定章，商人亦不敢再出。

一、埭灶宜分别修置也。在前各场产盐约计有二百数十万桶，自三年运路梗塞，场商资本短绌，埭灶日渐废弛。现值江路肃清，运贩纷至，以湘、楚、西、皖四岸并各食岸认数计，每年可行四十余万引。近来场盐产数仅敷，一遇销市畅旺，恐致缓不济急。似宜查明某场实在废埭若干、可以修复者若干、其实在坍海及卤气不升之埭能否择地移建若干，总期多产一引之盐，即可多征一引之课，不得仅以代灶买釜，貌为急公，不讲求修复荒埭之实济，庶几额产日增，不至有缺盐之虑矣。

一、就灶查卤，以清私源也。查缉私于出场之后，不若稽火伏于未出场之先；比煎于成盐之后，不若查存卤于未成盐之先。每遇天晴摊晒，即查明某灶得卤若干，登记卤簿。凡得一桶盐之卤，即应有一桶之盐，每日每户入垣盐若干，于卤簿内销除。总使存卤滴滴归〔源〕〔垣〕，可免透漏。每届月终，场官亲自赴灶稽核一次，仍宜轻车〔减〕〔简〕从，不使差役人等向

灶户稍有需索，似可禁绝私源矣。

一、运贩兼办场垣，宜量予限制也。场商以场垣为生计，牌价既奉核定，不准涨落，则收价即不能听其私涨。迨日运贩多有租办场垣者，以一副本兼两层贸易，只图收盐，不问收价，既有运盐之利，自可不计桶价之盈绌。而场商只此资本，又仅恃场垣为生，不与之俱加，则无盐入垣，势将束手；若随之俱涨，则成本亏折，实难支持。似宜明立章程，或酌定桶价，或挨次轮收，亦如销盐之法，庶可经久而免拖累。

一、垣产宜核实考究也。自埤整荒废以来，产数大减于前，议者无不以埤整之不修，归咎于场官之乏本，于是局外之覬觐场产者不招而自至。然自办场垣者日多，而场垣之利日薄，修复之说亦愈难。盖现在之欲办场垣者，非办运者苦于无盐可买，即白手者希图求财而已。自楚、西销市稍起，争引者即争买盐，偶遇栈盐不能接济，多作自收自运之想，只冀有盐，不问收盐之成本。加押租，加桶价，放灶欠，放草本，彼争此赛，有仅敷牌价者，甚有尚须亏本者。在办运者方将收其利于楚、西，场盐之盈缩本所不恤，而专办场垣者已无利可图，势将束手。有害于场垣者此其一；瓜栈章程，非盐已到栈，不准出售，实则运贩买盐，早于数月之前预为买定，有盐未出场业已付课者，有并未入垣早经收价者，场商直以运商之本为本，于是白手之徒群思占一垣以为媒。彼远来之运贩不知其底蕴，但以为某场之垣商，遂付以盈千累百之资。其尚知自爱者，即以其课赴场收盐，奈此等所占之垣，大率无盐可收，因而预付灶欠、争涨桶价，不至过于牌价不止，而实在之场商转致不能开收矣。其不肖之徒，一经付课，侵耗已多，并不能收盐运瓜，遂成逋负。有害于场垣而并害于运贩者，此其一；其实通、泰二十场可以整理之垣，自咸丰七年以来，均已有人办理，其至今废弃者，大率有名无实，无可整顿。今诚能明定章程，飭令禀报开垣者申明所办之垣煎灶若干、鑿口若干、每年产盐若干，出具切结存案，转飭分司场员确查禀复，方准开收；并即飭各场查明现开之垣，报司立案，其久无商收、已成废垣者，悉予革除，不准再存此名，以杜覬觐；其业经租定、立有合同租约之垣，亦令报明存案，倘有未经及期而忽欲易主者，概不准行；场商售盐既已悉遵牌价，则收价亦宜划一，应令场员查明本场各垣收价，不准稍有低昂，违则究罚。俾紊局者稍知敛迹，则实在之场商有利可获，自然埤整可增，无烦督责，即卖空之弊不禁而自除矣。

一、火伏宜仿旧考核也。查产盐额数，例以鑿口为定。前人非不知按埤亦可稽煎，特以埤面有大小之不同，尚可丈量而知，而卤气有厚薄之各异，势难悬揣而得，惟鑿则大小有定制，每鑿煎盐若干分厘，每日计煎若干鑿，虽各场稍有不同，其数不甚悬殊。且煎盐非火不成，一经举火，数里内外皆可一望而知，非若他物之可以瞞人耳目。此前人不以埤定额，而以鑿定额，不以卤稽煎，而以火稽煎之故也。特埤场距场官所驻之地，近者十余里，远者二三百里，场官虽极勤奋，势难日事奔驰、家喻户晓，则以灶头管各灶，并以灶长管灶头，即以火伏之数责之头长，实不易之良法。且以巡役稽察头长，立法尤为周至。自头长、巡役工食全行停发，此法遂废。今诚能飭令各场查明现煎鑿口实在数目，选定公正殷实之头长，专管火伏；按照定制给票运垣，将某头长名下承管各灶分列各簿，注明灶户的名，其丁力之强弱、埤面之高低、卤气之厚薄逐细登记；另立磨对簿，将每日商垣收某灶头长名下某灶户盐若干，照火伏票逐户填注，以便磨对；分别缺溢，按旬考核头长功过，则勤惰皆可比较，成竹在胸，不烦而理。再能以晴雨天色课天时，以埤面高下考地力，以丁口多寡尽人事，变通尽利，存乎其人矣。

一、私垦宜分别查办也。荡地以蓄草供煎，私垦久干例禁，商灶非不凛遵，在前偶有冒禁

者,尚知畏人告讦,军兴以后荡捐既办,公然以荡为田矣。今若听其自然,则日甚一日,伊于胡底?然既垦之荡,牛力、籽种所费不貲,灶户已视为垣产,概令放荒,亦岂易事?惟现在海日东趋,本非昔比,其中有可听其耕种、不必查禁者,有无待禁止、自不能开垦者。即有必须查明定界、严为示禁者,诚能分别查办,事既不扰,令亦易行矣。附近范堤之地,去海已远,卤气不升,不能置埤,即使蓄草,亦必不丰,且即草丰,亦断不能供煎于百十里之外,已垦之地实足养民,此可升为古熟,而不必复禁也。其滨海之新淤,尽属斥卤,蓄草之外,不能种植,且其地系新淤,各灶缺草者每往樵采,名为“公樵”,此则只宜置埤,而不虑其垦种也。以今日情形而论,宜飭令各场官确查自场至灶若干里,在某处近灶之地划清界限,界以东之荡永远不准私垦,已垦者勒令放荒,界以西之荡已垦者丈量加升,未垦者不准续垦,或立石,或开沟,以示遵守。并出示晓谕,已垦者既已不究,不准涉讼;未垦者如再故违,准附近之灶户及头长人等随时禀明,立予重究。庶放荒非托空言,而穷灶亦可资生矣。

一、编保甲、严处分,以清其源也。私盐必从灶出,获盐而不究从来以分别惩治,遂致民不畏法,官存玩视。查场灶沿海地方表延八百余里,支河汉港,稽查极难,非编查保甲、互相钳制,则难期周密。应请派员会同场官,将灶地居民逐一挨户认真检查,开具丁口年貌清册,使五家为伍,择伍中殷实老成者为伍长;十家为甲,设甲长;每甲置旗一面,牌十面,旗上书十家姓名,牌上书本户姓名,归甲长管辖;令十家连环出具保结,不准煎藏镬私及窝透私盐。如十家之中有犯寻常透私等事,止治两邻、甲长以不首之罪;如犯大伙窝囤,将同甲十家一并连坐,本犯从重治罪。场官如自行拿获,免议;如别处拿获,根究得实,视案情之大小议失察之轻重。如同甲之人与无论何人见知首告缉获,盐即定价赏给首人,挟仇诬告者反坐。每月即随旬报,令十家互出“均无煎藏窝透”甘结,呈送场官,仍申报上司。海滨之地实为盗藪,往往聚众拒捕,场官若能实力奉行,不时抽查,亲行晓谕,复访奸灶,从重治罪,则私梟敛迹,奸宄无可藏身,不仅盐务有裨益也。

一、稽火伏,给联票,以杜透漏也。查火伏之法,由来已久,无如日久玩生,漫无稽查,煎丁得而私藏透漏。应仿照成法,派员会同场官,查各灶存整实数,造具清册,每一火伏得盐若干为定额。每户给火伏旗一面、印牌一面,书写某垣某灶甲长、灶头、煎丁姓名,交甲长领收。煎丁起火煎盐时,报明灶头,向甲长请领旗牌,将旗竖起,方准举火,牌即悬于旗下。煎毕止火,将旗、牌缴还甲长,不准稽延晷刻。其甲长即照领缴时刻登记一簿,按时刻赴煎舍(盐)[严]查,如有缺额,即报场官查究。又由场官发循环二簿,预给用印联票,存于甲长处,盐煎成,将火伏时刻登循环簿、联票根照写数目,于骑缝截存,甲长按十日一次,同循环簿轮流缴送场署。联票前页照写数目,裁给灶户,持票护盐入垣,商照制桶量收若干,一面给发盐价,当面在票上注明数目,亦按十日缴场,与票根核对,如有不符,即提甲长、灶头、煎丁查究。甲长等难免不与煎丁通同作弊,本垣商伙带同巡役逐日游巡,遇煎盐无火伏旗、牌及时刻不对,或垣外遇无联票之盐,即以私论。场官总须改装不时亲往巡查,有犯必惩,透私之弊虽不能尽,庶几鲜矣。

一、禁私草出场境,以储煎本也。旧制荡地钱粮不以亩计,而以引计,原以照额引之数配给灶户,为蓄草供煎之用,例禁私垦、私售甚严。近年场下荡地逐渐私自开垦,完极轻之钱粮,收极重之花息,较之煎盐之利巨细悬殊,人情惟利是趋,煎丁半皆改业力农。其未垦之荡,每遇秋冬收割之时,率皆连樯满载,贩运出场售卖,以致场下草价数倍往昔,煎本日见加

重,盐务深受其害,习焉不察。虽迭奉查禁,无如官则畏难苟安、阳奉阴违,役则得费包庇、有心故纵。应请严切札谕场闸各官,毋许灶草出境,并札要隘缉私委员,境外拿获,与私盐一律办理。一面委派干员,认真清查实存荡地若干、约收草若干,另立册簿,责令场商于收割时照时值收买堆储。凡煎盐时,灶户向商领草,照原值于桶价内扣还,庶免缺草价昂之虑。约计用草十束,可煎盐一桶,稽草数可知煎盐实数矣。

一、增桶价,恤穷灶,以固灶本也。近日场下草价数倍往昔,煎丁成本加重,场商限于牌价,桶价未能大增,又须带扣灶欠,且灶户运盐入垣,海、河水小之时,驳送费用更重,守候结账付钱,需时日久,种种花用,无利可沾。穷灶衣食仰给于盐,所得不敷养贍,率愿改业。私盐价值既高于商收,且系现钱自行到门收买,诸多便宜,以故灶户趋利忘害,乐于卖私。应请加桶价以敌私价,于运商成本内酌裁闲款,增添牌价,以加灶户之桶价。并令遵照制桶,不许放大,随时付值,格外优恤。该灶等各有身家,又何敢以身试法也!

一、安丰场之范公堤,东抵马路六十里,河分五仓,到脑者仅二三处,至沈家灶三十里居中,西一半去海甚远,卤气不升,埤荡废者十之八九,熟田园圃居多;东一半埤荡尚有四五分,卤气亦渐淡薄。察看地势情形,大都卤气旺于东。闻乾隆中年以来,至道光初年,马路东得古淤七八里,新淤十余里,续淤又十余里,地方广阔,出草既多,兼卤气极厚;又东至海边,光沙六七里,人皆以捕鱼为业,群居潮墩之上,俗名曰“抢”,乃潮汐出没之所。旧制在于沙西六十里有马路一条,南接富安,北抵梁垛,计长十七里半,其路稍高于埤荡,众灶以为潮水之防。詎料年久日深,为运盐、运草、牛车经行之路,辙深土浅,势同行潦,每年伏秋大汛,海潮上涌,近者淹毙甚多,远者埤荡漫没,农灶受害匪浅。似应在新淤、续淤之间中脊地方,南北兴筑挡潮岸一道,劝令灶捐灶办,或按埤出夫,或计亩抽粮,划定丈尺,各认工段,众擎易举,一劳永逸。各灶董如能出资出力者,事后应详请给予优奖。其从前私垦之罪,姑弗查究,押令就卤筑场。草丰卤足,一埤可补数埤之额,并开官河运草行舟,以省牛车之工,则出盐必多数倍,运数可以逐加,不特为国裕课,兼可为民捍患,利益甚多,其功当不在宋三贤之下矣!

一、各场垣商无多殷实,而庙湾为尤甚,此时欲大加整顿,首重资本丰厚,为多收多运计,势非另招新商不可。新商之来,恐不愿与旧商辘轳,应请凡系该场旧商,一概飭令停收,全归新商办理,以专责成。旧商如敢阻挠,查明惩办。

一、该场旧商委靡成习,难期振作,此时欲挽回积弊,如稽煎、缉私、裁禁黑费各要端,恐新商到场,有不免掣肘之处。应即遴委廉明之员,督同新商办理。商不惜劳,官不避怨,庶易收整饬之效。

一、历年以来,该场旧商误收误运,以致场务疲敝不堪,即将各商垣名裁革,垣产充公,亦属咎有应得。惟念各商祖父立业,曾费经营,姑拟从宽办理。请即查明现存埤整若干,官为定价,由新商缴价到官,转给各旧商,按埤汛领,出具领(给)[结],由分司加印,发交新商收执为凭。领价之后,垣产与旧商无涉,应听新商禀立垣名,永远为业,庶免将来辘轳不清。抑或姑且官定桶租,酌立年限,俾新商得以展布,旧商不得居奇,亦简便易行之一法。

一、该场灶丁无须购草供煎,至秋冬收割,每担出力工钱三四十文而已,草本甚微,是以桶价最贱。然因桶价过贱,以致各垣旧丁大半逃亡。今欲招之使来,似非酌加桶价不可。拟请查明每年每埤至少产盐若干桶,除草本等用外,每桶宽给余利若干,以示体恤。总使五六口之家,终岁辛勤,可期温饱,庶滨海穷黎乐于办煎,一经招募,闻风而至矣。

一、该场各垣埝荒废，煎丁私煎私售，无商过问。今既由官督新商实力整顿，除现存埝整统由新商承业外，其余各垣荒废之埝，应请改归新商查明修复，发整供煎，准予通详立案，不准旧商争论。俟修理齐全，汇造清册，按旬查比火伏，务遵成法办理，庶产盐日旺，不致仍前透漏，漫无稽考也。

一、通属各场，无论商埝、灶埝，产盐均归商收，乃系淮南定制。惟庙湾一场，如王宝兴等垣灶户，公然设立垣店，名为“土商”，藉称收盐以供摇纲腌切之需，其实专为透私起见，商店不能稽查，场官不能禁绝，最为该场大患。今由官督新商赴场开收，无论何垣何灶、商整灶整，所产盐斤必须一律归垣，计桶量收。先将土商名目严行禁革，倘敢不遵，立予查拿，尽法惩办。

一、每灰十担，八、九、十月秋晴，二、三、四月春晴，为上产，可出卤四担；余月皆中产，可出卤两担，视盐花之起伏，天气之雨暘，不能拘定。新淤灰场卤气极旺，每灰一担，竟可出卤一担。若遇亢旱，专恃人工勉强摊晒，每灰十担，灌水十余担，仅得卤一担，薄而无用，出盐不过如下产。

一、卤池见圆三丈、深一丈，俱用砖建，可存卤五百担。以上产计算，出盐一万二千六百斤，每桶二百斤，合计六十三桶，旺产用卤十斤，烧盐二斤半；以中产计算，出盐一万零五百斤，合计五十二桶五分，中产用卤十斤，烧盐二斤二两；以下产计算，出盐七千七百斤，合计三十八桶五分，下产用卤十斤，烧盐一斤半。

一、每整卤一百四十斤，上产出盐官秤三十六斤，中产出盐三十斤，下产出盐二十二斤。

一、每火一伏，上产出盐八整，中产出盐六整，下产不及五整。一伏烧草八百斤，六整、五整烧草亦不能减斤。

一、掘港为通属最大场分，商垣二十六座，埝整大半系由商置，其由灶置者，亦挂商名，认定主顾，与商埝无异。现在开收者十九垣，租商十居八九，其余悉附收于现开之垣。原额四十二万余桶，减为十三万九千余桶，而产数仍未足额。各垣未尝不设法收买，场官未尝不实力整顿，而未能即收实效者，其故有二：一在于各垣之务收外盐也。埝整既系各商自置之产，则各收各埝之盐，既无争竞之虞，自无废弃之虑。乃迩来各垣多系租商，于本垣之埝整则以其非己产，不肯整顿。每当销旺之时，需盐既亟，即令管灶人勾买他垣之盐，名曰“外盐”，而经手之人公然居奇，加价勒索。各垣始相效法，继即相争，本垣转无可收之盐，桶价遂无一定之数，埝整置之不修，额产于以日绌。其实彼垣收此垣之盐，此垣即收彼垣之盐，所收者仍止此数，徒令经手者操中饱之权而已。今惟有查明某商收某垣之盐，系某某埝，各分界限，不准彼此混淆，其附收之垣亦须禀明有案，方准盐入其垣，则争收之风可息，而埝整之废者，自不能不各思整理矣；一在南灶之桀骜太甚也。该场东北等灶均尚驯良，惟南灶则自头总以至六总，无不强悍，所煎之盐，全行透私，向越金沙渡河而达三姓街，由青龙港出江。三姓街人尽贩私，声息相通，而掘港本营兵弁又皆其护符，偶往查拿，动即聚众滋事，此为该场之痼疾。军兴以来，其风益炽，非大为惩创，断不能革面洗心也。至于草不敷煎，而不肖之荡户犹敢贩草出境，以致煎草愈缺，则草禁宜严。盐质太嫩，卤耗重于他场，以致江贩不肯装载，非遇旺销，该场之盐出售为难，则督煎之时，宜令煎丁多用束薪，捆重时宜令场商少为堆储，是又在司其事者随时加意矣。

一、吕四乃淮南极东之尾场，三面距海，盐色洁白，为二十场之冠。在前垣商均已倒罢，改行税盐之后，不论盐色之高下，该场道远质轻，成本较重，无人整理，荒废尤甚。咸丰七年

清查埤鑿，減定額產五萬三百餘桶，十一年逐一清查，實只存鑿一百九十五口，而破損且居其半。其時商既無力，鑿未開鑄，無從添買，雖竭力督煎，缺產甚多。迺聞該場王商、汪商公同統收四垣之鹽，現已有鑿四百餘口，產數當可日增。楚、湘引地俱已復舊，故私實疏銷之要務，南澁惟呂四之真梁色與川鹽相埒，最合湘省之銷，是呂四之修埤添鑿，尤較他場為急。特舊有之廢埤，多在场境之南，逐年海日東趨，俱已漲為沙灘，鹵氣不升，修復亦恐無益。场境之北尚有蕩地，計可置百餘面，實為草丰鹵足之區。約計新築一埤，挑塘築墩，起建灶屋，買置鑿口，統需成本二百數十千文。現在租商皆系湊集之資，斷不能籌此巨款，創立新埤似非另招股商不能集事。此呂四之實在情形也。該場南通海門，陸路可達，港汊甚多，私船出江尤易，巡緝為難。向收搖綱錢糧，大船例准三千斤，中船二千斤，小船一千斤，由場給與執照，春則出海捕魚，秋則販賣海蜆。完稅之後，持照赴垣買鹽為腌切之用，實則赴灶收買，無可稽查，夾私為必然之事。應請嗣後如有搖綱投稅，只准赴垣買鹽，不准赴灶，不獨場官可以稽查，即垣商亦不容其多買，似亦靖私之一助也。

一、查何埤灶地有“潑戶”之名，潑戶者，即運鹽入垣駁船也。現各場車船雖經次第編號，惟潑戶船仍混雜其中，歷年灶情困苦無力，備船皆為潑戶壟斷。該戶等恃已有錢文，先運米物下灶，加重價散給煎丁，或借垣商資本造船，包定某灶之鹽裝運。以灶鹽五海斗計重四百八十斤，抵欠款九百八十文，一日轉運入垣，即得六百文餘利。窮灶受其盤剝，潑戶挾制而行，實為灶丁之害。倘能禁其壟斷，灶戶有利可圖，尤甚垣商加桶價而恤灶情也。

一、何埤場新淤蕩地，曾于咸豐元年五月丈量，草束歸派新埤樵砍，並未定案升課，歷年由孫江、潘塌、川東各灶頭長占變價值，呈繳場官，名曰“樵變錢文”，每年約數十千、百餘千不等。此款向未報解。

一、伍佑場亦有新淤蕩地，咸豐元年五月委查後，並未升課，迄今延宕未辦。現訪聞該場按埤由灶董柏浦元、申興隆、陳起瑞等每埤每年收錢八十文，作樵變草價，匯繳場署，並不給凭據。

一、查何埤川東灶之西解家坝，時有私販勾(給)[結]灶丁，偷挖坝基，繞道出丁溪閘。上年除夕日偷挖一次，正月二十二日偷挖一次，均經該場堵閉。惟離場五十餘里，雖有坝夫看守，難保不串通舞弊也。

一、查東、何兩場蕩地，加額亦足供煎，歷年新淤核抵私垦有盈無絀，無如新漲草蕩離中下埤場較遠，煎丁附近無處樵割。蓋因海勢東遷，故從前之蕩地，久之垦成熟田矣。

一、窩囤伙販乃私鹽之去路，其來路則來自灶戶。今泰州、江都既舉行十家保甲法，而灶戶五家互結之法，似宜實力舉行，以清來路。查乾隆五年長芦鹽政題准，凡屬鄰近灘鍋灶戶，五家互具連環保結，呈送州縣場司存查，如有一家賣私事發，互結四家未經出首者，照例分別伙販大小，治以不首及連坐之罪；如有一家舉首者，三家均予免議，仍將私鹽變價，分別賞給出首之人。此灶戶五家互結之案，今當嚴緝私梟、整頓澁務之時，可否通飭分司及各場，酌量該處情形，核議舉行。並將私鑿、私煎等弊填入互結內，編給門牌，抽查密訪，庶私鹽之來路少，其去路亦少而易稽矣。

梁埤場

去年新商源昌興到場，開桶費一百十千文。

场署张门丁随费十六千文。
幕友五千文。
缉私总巡,每月二千文。节三千二百文。
委员临场,赏勇三千二百文。船钱二千四百文。
幕友稽查火伏,每桶四文,八折。
日行房,每桶二文。
火伏房,每桶一文五毫。
盐关书,每桶一文五毫。
场官月费,每月二十千文。
门丁,每月三千五百文。
跟班,每(年)[月]三千文。
旬报差,每月三千文。
巡垣家人并垣差,每节一千六百文。
场署,每年换桌围、椅垫、灯笼,计钱四千六百文。
孙家庄卡船头,每只二百文。

草堰场

场官月费,每月五十千文,又每节五十千文。
署内每月添置家伙碗箸,十三千文。
场署每千引票费,四千八百文。
场署每千引下费,十二千八百文。
场官每年例帮,一千千文。
幕友,每节三十千文。
送公文,每月四千文。

丁溪场

引费,每引三十六文。内。
春秋祭,每引三文。
缉私费,每引四文。
火伏房,每引一文。
走役,每引一文。
年终溢产赏巡役头长,每引八文。
场官查灶盘川,每引四文。
家人随费,每引八文。
房费,每引六文。
旬报差,每引二文。

安丰场

场官桶费,每桶十五文。内。

春秋各祭,每年一百余千文。

缉私经费,每月四十千文。

场署下费,每桶二文。

幕友,每引一千文,八折。

灶河各坝十三处,起闭坝夫饭食等用,约六七百千文。

又坝头工食照应,每年约一百余千文。

灶头长、盐快溢产赏号,每年约二百余千文。

伍佑场

前派收各垣商每桶缉私费,三十五文。现闻已禀裁撤。

每年(春)[秋]季摇纲,每桶四百文。

官费,九十六文,又六十文。

门丁,三十二文。

用印,十文。

三小,四文。

某灶灶长,一百文。

书办房,一百文。

每年摇纲,约六七百桶。

卷一一三 淮鹺摘要二

淮 北 总 略

一、按淮北票法，虽于大票上填明所销州县，而各贩运销并不限定口岸，即所谓一税之后，任其所之也。在前销畅之时，正阳关亦销盐之一马头，特较他处为多耳，而光固、信阳以三河尖为总岸，下而凤、颍、六安、怀远、临淮、五河各自分销，即无总汇之区，更何有整轮之说？军兴以后，淮河两岸上下千余里，户口雕残，销数日绌，又以三河、光固等处逼近贼氛，于是运赴正阳者居多。盐价之低昂，以及盐秤之轩轻、银色之高下，皆视销数为转移。行户阴操其柄，一遇销滞盐多，群思争卖，既争卖即不能不抢跌，价益落，秤益轩，银色益下，亏折遂不可问矣。西坝各贩向只运盐到坝，售与湖贩转运出湖，咸丰三年以来，湖贩转运不前，票贩不能不自运出湖，有与湖贩合伙者，久久本利均归无着，此十余年来湖欠七八十万金所由来也。其自运赴正阳者，又以盐价、盐秤均无一定，多为伙友所侵蚀，以致视出湖为畏途，坝销一滞，即仰湖贩之鼻息而莫展一筹。今于正阳设局督销，仿楚、西之法，定价挨轮，则必实按到船之先后，既不可稍事通融，更何可稍有紊乱？既已定价，则必实照所定之数目，而盐斤尤宜划一，银色不准低潮，方可共相遵守。如所云坏轮甚多，暗亏不少，乃奉行之不善，非立法之不善也，若因此而竟议散轮，诚何异因(咽)[噎]而废食乎？至所谓光固湖贩运往本籍，先受整轮之害，尤为一面之词。北盐销于正阳，皆系分运各岸，非尽正阳所食也，若以自运光固免其守候，则又孰不以自运为名乎？将轮不散而自散、价不跌而自跌矣。紊法者每以此惑听，辨之不可不明。

谨按所陈四条，有不可更张者，有不能不为迁就者，有必须严为查办者，有毋庸再为议及者。如第一条所云“听贩自便”，竟欲隳整轮之法，此只期自便，而不顾大局之说也。夫商贾之利在转输，诚为首务，第必有实在销市，乃能速售。今不得已而整轮，原因其不能速售耳，如散轮而听其自售，则所谓一二月即可往回者，不过跌价抢售耳。今以楚、西而论，遇销畅之时，即挨轮亦可随到随售，偶遇销滞，守候数月视为常情，未闻运贩以为不便，何独正阳而有不同耶？如果按包解厘，即听其所之，不复挨售，将见到关之盐皆争缴厘，而所谓一二月即可销售者，仍复陈陈相因，有如积薪耳。此不可轻议更张者也；至行用之设，因行中代为售卖，故以行用酬其劳，非遂其中饱也，如有当轮之盐自行转运者，则与行中毫无干涉，何能听其空得行用？是在督销局之严为禁绝矣。第二条所云“卖盐不准搭货”，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说也。夫搭货非票贩所愿，诚众口一词矣，然亦思当此地方初复之后，安得如许现银以付盐价

耶？正阳关买盐之人，大率皆上游贩卖粮食、杂货之人，彼以粮食、杂货运到正阳，其不能销售现银之苦，亦与运盐者同情耳。果能交易而退，盐运而上，货运而下，以一次之营运，收两次之利息，岂不乐从？特交易者每故高货值，以致每有亏耗。如能严约行户，凡盐货交易，不准勉强，务宜公平估值，不得稍有轩轻，则票贩与其停泊守候，何如运货遄归？与其久候期银，何如早得现货耶？此不能不为迁就者也；至盐有行用，杂货亦有行用，皆一定之理，若谓行户因换货而始有行用，殊非确论。更谓盐行与杂货行不准并开，行中生意愈小，其行愈不可恃，所见更偏矣。第三条整顿(整)[盐]秤、银色，均属应办之事。正阳盐秤向随销市为轻重，此实弊藪。银色亦随市为高下，而拖欠随之，尤十数年相因之弊端。是在督销局之明定章程，咸与更新，如有故违，定即究办，庶挽颓风。第四条“永除配搭”一节，似可无庸再议之事。缘北漕章程大坏于饷盐抵课，今奏定章永无官运名目，在坝之饷盐亦已运竣，本不虑其再有混淆。至所称“官运搀和泥沙，盐行与贩盐搭售”，风闻曾有此事，督销官因恐官盐亏折，不得已而筹及此策，极意周旋，而转予人口实，所办亦实有未善。嗣后如有泥沙搀和之弊，应严责船户赔偿，何能以搭销贻各贩之累？

总之，整轮保价，为目下之上策，惟轮如何整、价如何保，必明立定法，俾诚实之贩有可遵循，奸猾之商无所希冀，自不致法久弊生。其他搭货均为权宜之计，而不能不为之迁就。司其事者果能一秉至公，先除坏轮诸弊，再于卖秤之轻重、银色之高下一律加意，则行户无可操权，贩户无所借口，自然日起有功矣。

一、整轮宜听各贩自便也。票盐盛行时，每纲已销四十六万引，验资千万两及数百万两不等，票贩自运出湖者多，尚无整轮之事。今先盐后课，湖贩领运多则千余包，少则数十包，资本有限，利在转输，向来一二月即可往回，现在半载以后始销，一次之盐即使稍有余利，成本业已久搁，殊非裕课惜贩之道。似应仍复旧制，凡有湖贩至正阳关，除按包缴厘外，应听其所之，不准行户空得行用，以广招徕。

一、保价宜整顿各行也。凡盐行总须家道殷实、老成可靠，互相保结，方准开行。历来均系杂货而兼盐行，每盐一担，岸价二两四钱，行用仅止二分，若搭货，每千行用三十文，是行户无不乐于换货，且可得两处行用。况所换布匹等件，湖贩亏折甚大，必俟将货售出，始能买盐，已属有误运行，应即详明严禁。嗣后盐行专门卖盐，不准兼货杂货，如违重究。

一、行户宜现银交易也。湖贩卖盐时，各行未尝不言现银，迨盐已发清，或交半价，则曰稍缓；迨缓已多日，非云买客未回，即云遇有他贩之盐售出、首先归缴，东挪西补，此还彼欠，套搭愈深，亏短愈多，一旦歇业，终归无着。至秤砣之放大、银色之低潮，种种暗耗，虽岸价每包已定二两七八钱，其实仅二两四五钱，而湖贩盐运到岸，成本必须二两二钱，名为多二三钱一包，核计已无余利，而行欠尚在其外。嗣后官秤总以十六两为准，不得多增；盐价定以足纹为率，不准少减。如有不遵定章，立提行户惩办。

一、票盐无分官、贩也。查皖营饷盐，先因湖水浅沮，未能开行，船户住日既久，水脚不敷，暗中盗卖。及至委员查明实数，不能不预付价值，令其在坝买补，而事隔年余，到岸每包不足百斤，加以泥沙，仅数十斤，无法售销，交行变价。湖贩售盐若干包，以二三成饷盐配搭，无论盐斤之少、盐包之次、盐价之低，每包定为二两七钱，均系足色现银，甚至先尽尾项饷盐销竣方准贩盐出售，系为弥补船户之亏短，并不顾湖贩之赔累。现在已无饷盐之事，应即详明，凡有票盐，自应无分官、贩，均照岸价一律销售，永除配搭抬价名目，以免贩累。

坝 栈

一、西坝设立票盐公局，请委公正委员一人驻局，专管查验盐样、酌定坝价一切事务，并由各票贩公举老(诚)[成]能事、熟悉坝务者二三人，随同办理。

一、票贩运盐到坝，将贩名、引数、局名、垣名开报公局，登簿挂号，挨轮售卖。其整轮之法，以四万为一轮，由驻局委员将轮到之盐开明贩名、垣名、引数，榜示局前，听贩交易，凭色拣盐，按局指买。如无此局之盐，即买彼局之盐色相等者，否则守候下轮，听其自愿。其未经挨轮之前运坝(颜)[盐]色，势不能归入轮内，或定限准贩先售，再办挨轮之法，或于挨轮新盐内分成搭销，应即札飭海分司筹议办理。

一、临浦、青口两局之盐，路道较远，运费成本较重于太、中，而坝销价值又减于太、中，票贩无利可图，断难望其踊跃。正杂税课势不能减，惟有于应征外支经费内酌量议减，应即飭海分司筹议禀办。

一、票贩运盐，钱粮、运费、包绳及伙友辛俸、局用等款，每引约成本银三两二三钱，每包约银八钱二三分。如遇畅运之时，包绳、船价无一不贵，每包尚须增银一二分不等。应请酌定坝价，上等[盐]每包银一两五分，中等盐每包银一两，下等盐每包银九钱五分。仍察看坝销之畅滞，随时涨落，牌示晓谕。如有于牌价之外暗增暗跌者，察出票贩议罚，栈房查封提究。

一、淮北太平、中富、西临、临浦、青口五局之盐，向有上中下三等之分，此次定价，本可以海分司衙门派垣底册为凭，然一垣之中有数墟者，一墟之中又有廩尖、廩脚之分者，盐色未能一律，若竟以垣名定上中下之等次，此中恐有偏枯。应由局员督同在局票贩验明运到盐色，再与派垣底册核对参酌，持平定价，方为公允。

一、票贩卖盐价银，每百两向以化杭关纹五十两、宝银五十两，近来银色甚低，自应整顿。嗣后盐价应仍照旧，以合封宝银交易，不得掙交低潮。湖贩过盐后，须将价银交清，方准出栈开除，其银即由栈户交局，当时传谕票贩领回，不准栈户径交票贩，免致暗中增跌以及掙交低潮丑银、拖欠克扣等弊。坝盐旺销之时，概不准搭货放欠；设遇滞销，票贩以占栏成本为虑，有愿搭一二成货物者，亦应公同估值，照时作价，不准高抬，亦不准多搭。欠账一层，累贩甚重，应永远禁止。所搭货物较现银为累坠，即由栈交贩，不必送公局转交，免多周折。

一、湖贩来坝买盐，向系栈伙经手，名为“卖手”。此等之人，素与湖船往来熟识，其搭货、放欠之弊，由此而来。今既定价轮销，湖贩来坝买盐，听其自投公局，看明榜示，认定贩名、垣名、引数，应在何栈捆盐，即赴何栈对样开捆，无所用其卖手，应行革除。

一、近来西坝各栈，往往黑夜出盐，难免夹私滋弊，应即禁止。每日发盐，定以时刻，以黎明起，至日晡为度，违者即由局员会同坝委立提车夫、栈户责究。

一、西坝盐栈宜加整顿也。查淮北票商资本短绌，利在速售，以图再运，此坝价所以低昂不齐，而操纵之权卖手司之，于以遂售其奸。卖手一名“坝揽”，类系土棍充当。坝揽伙计又有“过坝”、“配船”各色名目，狐鼠成群，分踞于扬庄马头等处，把持行市，包揽私斤。若不严行禁革，其流弊将何所底止？谨拟于西坝各栈颁发示谕，毋许居奇抢售、任意涨跌，其卖手人等立予驱逐，着各栈另选诚实之栈伙充当卖手。仍有前项诸弊，惟各栈是问。则若辈失所凭依，无计施其伎俩矣。

一、清纲分以均垣灶之力也。查淮北额销二十九万余引，向归上中下签派，所以杜票贩之取巧，而均池商之苦乐也。自岸销疲滞之后，各岸均需白色大粒，次下之盐几无人顾问。票贩以难销之故，有停积不运者，有改垣请运者，以致下户之盐日积月累，票贩既不复捆重，池商即无力收买，而地丁之晒扫如常，不得不资于私贩矣。为今之计，惟有清纲分之一策，仍照从前签派之法，分上中下三户，按成分搭运，中户者不搭运，上户者搭派下盐。并谕令各贩，如上户运至五成，即插运下户若干引，以待匀销；如有愿先运下户者听之。至一纲未经捆清，不得接开下纲；旧引未经售完，不准开买新引。而一切改垣之弊，在所必除，则在坝之次盐，湖贩无从拣选，而在垣之下户，票贩不得推移，庶较次之垣无向隅之苦。垣商既不得诿词无力，则池丁自不能借口无收，而售私之弊，或可少除矣。惟临浦埧河道多年淤塞，运道不通，临浦之盐难以到埧，以致票贩藉词，应即札饬海分司酌筹款项，并遴选实力办公之员，彻底开挑，不得仍前将就了事，以致随挑随淤，终归无济。俟河道挑通之后，则临浦盐可以畅行，而青口之盐亦可徐议派运矣。

一、小贩之抢跌宜禁也。查票法之行，听商贩之自来自去，所以示体惜也。自四六提饷之后，旧贩寥寥数家，新贩不啻什百，其货本非厚于旧贩也，良以定法提饷之时，适当捻匪纵横之后，贩本既荡然无存，不得不宽以抚惜，故每百引先纳四两六钱六分，嗣后改为八两一钱，其措资甚易，赴捆无限期，出售无先后，于惜商诚甚备矣。然请引之商非皆有力者也，身有数十金即可请千引之票，其买号卖号之弊姑不具论，而害之甚者，莫如跌价抢售。盖成本既不宽裕，原利在辘轳转输，使不幸坝销疲滞，则后运即苦于无资，不得不减价求售。小贩一人之价减，湖贩遂挟以为例，而通坝之贩不得不依样葫芦，则贩本即不能自保。窃以为欲保贩本，宜先严小贩，非五千引者不准请票，其请引而无故迟二三月不运者，或与注销。并令各贩互相为保，如有跌价抢售者罪之，许各贩指名出首，倘互知而不报者，同科其罪。

一、湖欠、搭货宜禁，以全贩本也。查西坝票贩售盐，率多放欠，每百金有欠二成者，有欠五成者，甚至除纳钱粮外概行放欠者，言明俟湖贩售盐回坝时归完，率以三四月为限。无如西坝之售盐票贩，与湖贩多不谋面，率归栈户卖手主持，故湖贩之回坝与否票贩不知也，遂有脱空诓骗、一去不返之事，而贩本因之暗折矣。至搭货，则销于畅旺之时，而甚于滞疲之日。如盐价每包除钱粮外应得五钱，则以一半搭货，货价必较时值高抬二分计算，票贩所得仅扯九折，尚不止此者，而贩本又因之暗折。以有限之资财，受多方亏折，欲求贩力之日充，得乎？故欲全贩本，必先除二弊。有违约者，罚将盐价充公，并严惩栈户、卖手，以儆其余。许各贩互相纠察，则挪移躲闪之害除，而明抬暗跌之风绝矣。

北盐成本

一、西坝盐价，酌拟每包定价银四钱二分，连辛工、火食、栈租在内。由西坝雇车至清江，每包约抛散半斤，由清江上船到瓜洲，每包给船户卤耗一斤，邳包蒲厚，吃卤较重，比淮南包索约重二斤，每包共加三斤半，计价一分五厘，共合每包价银四钱三分五厘。

查淮北例定每包一百十斤，除去正场到坝抛散、卤耗五六斤，湖贩买盐历以曹砵十五两三钱秤，一百零五斤为一包，计一千六百零六两五钱；淮南每包八十六斤，系库砵秤十八两三

钱，合曹砵十八两七钱，计一千六百零八两二钱。是淮北两引仅敷淮南一引之数，理合登明。

一、在坝改捆人工、签席等项，湖贩每包约需二十余文。此次照上年饷盐成案，每包十五文五毫，外加添换包索每包约四文五毫，共需钱二十文。

一、由西坝发早至清江臧家马头车力，每包约需五十文。

一、由清江运至瓜洲船价，每包约需一百八十文。

查淮扬一带，船只本不甚多，现在泰州赶运南盐，船价逐渐加增，颇难雇觅，且恐冬令水涸，沿途尚须起驳，姑酌中定拟。如毋须此数，自当核实报销。倘有不敷，再行随时具禀，理合登明。

一、押运催(攒)[趲]委员薪水、船价，及司事书役辛饭等项，每包约银一分五厘。

以上共银四钱五分。

以上共钱二百五十文，七钱三分。合银一钱八分二厘五毫。

二共每包合漕平宝纹银六钱三分二厘五毫，以八成引，共合漕平银五两零六分。

正阳关督销局积弊

一、督销局计轮卖盐，原仿淮南例，惟淮北情形与淮南迥别。淮南商认口岸，非数千金以上资本不能认办，资本既厚，货办亦多，挨轮纵耽时日，而本厚利宽，总可获利，且各有定口，外人不能搀越；淮北湖贩向无厚资，且多零落，兵燹后民力更凋，厘金已过成本，利息亦微，贩盐者小有资本，船户为多，以伊等既以船为家，不往贩盐亦要资用也，故但得微利，亦勉力贩运。自督销局挨轮售盐，资本较少之船，往往在岸坐守数月，货少日久，盘费已亏，故多舍盐而改他业。

一、饷盐流弊甚多，今蒙上宪洞悉革除，商贩感德。而近仍有名无实。即如抚究饷盐，闻亦不过三四万包，而至今搭卖未清，源源而至。局例凡卖民盐一包，计百斤搭饷盐或三十斤、或二十斤，饷盐船户以为官盐，卖时搀泥搀沙，夏日尚有搀豆腐渣而至臭不可闻者，此饷盐色之坏也。民盐每百斤包皮作五斤折算，饷盐则故加重其包，每包皮多至十余斤不等，此饷盐斤数之亏也。合总算来，比较民盐总亏四五钱银一包。奸行与局差威押，不敢不搭，价照贵价，银要好银，买盐者无法，只好在所买之民盐内扣价以抵，此饷盐侵贩本之实在情形也。自五月至今，正阳卖盐之数卡厘局簿可稽，以每包百斤计之，所已售民盐当不下百万包，以一包搭饷盐三成、二成计之，则饷盐四万包能卖民盐二十万包，亦早当搭清，何以至今牵引不断？恐奸行与局委勾串影射。

一、督销局谕正阳关设立公行，十家充当，每卖盐一包，除杂费外仍出费银六分，以四分存行，二分归局内委员，船到非挨轮不能卖盐，而有银亦可与行内通融，非加费不可。即光固原客在西坝自行卖盐之船，亦不准过正阳以上去卖，如欲过时，俟轮挨到之日，再出六分银局用，方准过去，仍要搭饷盐二三成，以每包二分银归局。核计凡售百万包盐，局中已当得银二万两。自五月以来，已卖至近百万包之盐，其四分费闻与行(尚)[相]为表里，尽为胥差侵蚀。

一、督销局设立船局，凡空船来往，除厘卡外，每只船要捐钱三五千不等，名为“备差”。及有差，伊反不问，仍行封拿。又听本地刁行劣董出示立章，凡卖盐百斤，于局存六分外，又

捐二分，名为团练、庙工、修塘之用，无论商贩愿意与否，早在行账内扣除。奸行以局委为护符，局委与奸行相朋比也。

一、督销局委员韩一分六厘，督销局朋友家人四厘，官盐行二分，以上皆行户手取。代客买卖行二分。

以上每担行用六分名色。

外又保卫局每担十文，秤手十文，水练局每担二十文，到六安再加二十文。厘秤三十文。

督销局委员薪水外，例支局用每月数百千文。

挨 轮 名 目

守法者，守轮、挨轮、候轮；有能为者，借轮、买轮；有势者，抢轮、越轮、随轮；与行局有交者，可以偷轮。

湖 贩 运 盐 不 能 自 主 情 形

凡湖贩由西坝及正阳之下买盐，向听自便，分运各马头济食，今则非在正阳买盐不可。否则虽在西坝及正阳之下买盐，运至正阳完厘之后，欲运赴上游河南等处，必得将自己本船所载之盐全行在正阳变卖之后，再由正阳重买，另雇船载，方能前往，否则正阳之上一二里之间有局行卡船拦阻，不准前行。迫至湖贩遵照卖盐费项，每担出银一钱二分，写立假船契，开写假发票，并放行卡条，然后自船自买，原载之盐始能出卡自便。此正阳之情形也。

欲 销 岸 畅 通 其 代 客 买 卖 行 用 应 毋 庸 禁 止 此 外 非 严 禁 不 可

再，正阳盐行非禁止不准买卖布匹、杂货等件不可。盐行只准专门卖盐，其布匹、杂货，必得另谕专门充当，或可免搭货物之弊。否则，盐行既取卖盐行用之后，又取布匹、杂货每千文行用三十文，是以行户乐于搭换货物，而不乐代卖、现与交易也。所换货物无不亏折，如布匹每一卷成本值与七十两，须亏赔本与十五六两之多。盐纵有利，而搭换之货亏折之后，盐亦无余利矣。是以湖贩每贩盐一次，非一年半载。似此情形，北盐焉得起色？若湖贩不愿换搭布杂各货，欲卖现与，直无行户为之卖盐，守候日久，必致仍搭货物，在船之盐始可出脱。如此情形，应请设法疏通，保全盐课。

淮 北 湖 运

查江运八岸引盐，每纲额行七万四千二百六十四引。在国初定制，南盐销楚、西、皖南等

岸,北盐销河南、安徽、皖北等岸,而皖北之颍、凤两府所属各州县口岸,引盐均系由洪泽湖一水直达。惟庐州府所属之合肥、庐江、巢县、无为、舒城,及滁州、来安、桐城八州县口岸,湖连道路之中,必须起车三四次,兼过黄腊河之险,名曰“五驳十杠”,节节盘驳,费用浩繁,以致商本亏折甚巨。在乾隆初年,竟致颗粒不运,当因岸引虚悬,民虞淡食,曾经奏改由江运行较为捷便,始归淮北各商认办。遵行年久,已征实效。迨至道光十一年,北商倒罢,片引不行,经官保陶奏将湖运之四十二州县全行改票,其江运之合肥等八岸,续有江西吉安之商认办。嗣因发逆窜扰,江路梗塞,经前运司郭因时制宜,详明改为湖运,俾岸引不致虚悬。第闻自改湖运以来,多有运赴正阳关、三河尖等岸销售。在商贩取一水直达之便,不顾有界限之分;在八岸居民,烟户虽则较稀,亦时有淡食之虑。其中买食邻私,在所不免,徒有八岸之名,迄无济销之实,率多弊混,罔顾藩篱。伏查该八岸引盐,原因湖运难行,奏改江运,其复改湖运者,系缘江路梗阻,一时权宜之计。刻下长江通畅,运司回驻扬城,南盐改道瓜洲,行将全复旧制,所有上元、江宁、高淳、溧水、六合、全椒各岸,均已有商认办,足见远近踊跃,趋事急公,若南北口岸皆有商办充,则东南鹺纲亦易臻于全盛。至合肥等八岸,向系由江转运,可否即由运司遴选熟悉江运情形之员,招徕殷商认办全岸,以期上裕国课、下便民食。

场 灶

一、私筑沙基宜平也。淮北之砖池有定额,不能少亦不可多,而贪利之池商,每于砖池之侧添筑土池,幻其名曰“沙基”,所出之盐几半于正额,而又率多白色大粒,以卤气易升也。夫盐少则患不足运,盐多则患入于私,其患等耳。淮北之盐成于晒,天工七而人力三,以小满后十八晒,可收全纲之盐,则此外之盐,几无所用矣。夫以额中之产尚有额外之盐,况加以沙基之晒乎?沙基多则余盐壅,销有定而扫无穷,票贩不能多买,池商不能自留,欲求不入于私,得乎?窃以为清北私之法,首在于平沙基,沙平则出盐少,销官引而仅足,则私盐不禁而自无矣!

一、淮北私池宜认真清查也。查产盐之额与额销之数,本相辅而定,余则必须尽收,否则溢而为私。淮北纲引二十二万,改票后价贱敌私,销盐至四十六万引,运商抢买,盐价踊贵,池商、晒丁相率私铺池面,以图多产。定章每面晒盐砖池四面有套卤土池,太平、中富两局卤气最旺,藉套卤土地之名,私筑沙基者为多,工本既省于砖池,至小满扫盐更旺于砖池,是以力厚池商除四十六万引正额,另派江运八万引外,存廩者积至三两纲之多。尽产尽收,所以私少官畅,此从前淮北产旺销畅大略情形也。厥后官款日加,私费暗剧,商人不务本根,专尚虚靡,资财耗竭,无力尽收。近年湖路为逆氛梗阻,坝销疲滞,运引未能足额,而盐究归何所?不归于官,则归于私。应请认真清查,铲毁私铺沙基,以杜私源,非独淮北销可畅,淮南亦受益不浅也。再者,目下淮南则患盐少,淮北则患盐多,如能仿照成案,筹款官收,既可杜私,又可备缓急,于惜灶、裕课,似两有裨益。

一、出场重斤宜核实稽查也。查淮北例定四百斤成引,分捆四包,每包连卤耗、包索重一百一十斤,晒丁工本轻,池商收价贱,递年销滞,票贩裹足。池商只图售盐,多给斤重以饵票贩,不肖书役则挟重斤格外需索,斤愈重则费愈大,日甚一日,百弊丛生。至武障河卡,为查

苇荡营柴船要隘，柴船夹带为最多，卡役黑费已成例规，视船之大小，分费之轻重，害引之弊，莫此为甚。均应严行查禁，以杜私源。

一、西坝盐栈宜禁探桶也。查盐运至坝，堆栈待售，进栈用桶探看盐色，湖贩买盐出栈时亦如之。出纳两桶，约盐三四斤，为开栈者出息。票商、湖贩如无多斤，何肯遂其所欲？且所落之盐，无非售之于私。既禁重斤，必先禁探桶，免亏商本而杜透私。

一、青口产盐，宜飭商收买赶运也。查青口、三疿，系属客池，并无池商，向由票贩认买，自行携资往收，委员、疿长为之经理。青口盐色在淮北为最次，惟销六安州口岸，兵燹后从无认买青口盐者。灶盐无售，势必归私。现在六安一带引地已复，亟宜飭票贩认运，上色盐者分成配认，惜灶、杜私均有裨益。至临浦局虽有池商，向来著名疲乏，盐色既不及他局，而运脚亦贵于别场。近年票贩停运青口、临浦两局之盐，因而河道久不疏浚，以致淤塞不通，商灶交困，私盐横溢。应飭分司一体筹议收买配运，为顾全淮北大局之要义也。

一、沙基宜铲毁也。查淮北各属，产盐系铺砖池晒扫，以池面之大小，定产额之多寡，不准私放宽大，原所以杜私晒之弊，立法极为周备。乃近年以来，太平、中富两局垣商移铺池面，率多私放宽大，并于额池之外私晒，沙基所产之盐几倍于正额，殊与定制有违。应即遴委贤员，会同板、中、临三场大使，督令垣商定立限期，各将境内盐池逐一丈量，私晒沙基一律铲毁尽净。其已经移铺而旧池并未犁毁者，亦即一并铲除，责令邻垣互相具保，取结备查。场员仍不时稽察，如有复设私晒，准邻垣禀究。倘敢隐匿，一经查出，并甘治罪，并将池垣充公，以示惩儆。

一、次盐宜筹销也。查淮北之盐，以太平、中富两局为最上，西临、胸山次之，临浦、青口又次之。下色之盐，向销六安州口岸，自以盐抵饷之后，营员皆欲拣选上盐赴岸销售。现在湖贩到坝，均欲择买色白粒大之盐，以致次盐有运无售，票贩即不愿捆运。贩不运而商不收，商不收而灶无食，必致全归乎私，实为盐法之大害。上年开办庚申新纲，经海分司设法维持，酌量搭派，除青口无盐不复派数外，其西临、临浦俱有搭认。额引势难听其缓运，既运之后，又不能不设法筹销，应请责成坝员督同公正票贩，妥议筹销章程，首先搭售，务使随运随销，贩本无亏。下纲如能将临浦、青口额引统归江运，或行销徐属之桃、宿等口岸，则次盐有所出路，不致积压矣。

一、坝盐宜定价也。查西坝为淮北全盐总汇之所，设立栈房储盐待售，栈内尚有卖手名目，即是栈伙。票贩卖盐，皆凭栈伙与湖贩说定，写定交单，票贩与湖贩向不谋面，往往有不肖栈伙暗中渔利，或以现银而诡称欠账，或以货物而私自抬价，甚至勾串无知票贩，不顾成本，跌价抢售，种种弊端，实为票法之害。应请选派公正能事委员，会同坝委，督飭老成票贩，就坝设立公局，议明上中下等盐色，按销市之畅滞，定价值之涨落；每日牌示晓谕，按成轮销，分别配搭，悉以现银交易，既不许挂欠，亦不准搭货；所有盐价由湖贩眼同栈房送交公局，转给票贩，毋许私相交易。违者，票贩议罚，栈房查封，则抢跌渔利诸弊，即可杜绝矣。

一、清理盐池，加增课额也。查例定砖池每片长八寸、宽四寸，三百砖为一引。灶丁于砖池之外另筑沙基，即私池之别名也。沙基所晒之盐，较之砖池颗巨而色洁，故太、中两局沙基之数浮于砖池，砖池遂废而不修。若遽为禁止，不独商灶有弃腴就瘠之叹，必不肯实力奉行，而积年废弛之砖池且不敷岁销之额引。谨拟普为丈量，开具清册，沙基若干，照三百砖一引之数，似可于额引之外，仅有赢余，量加课额。当此旺销之时，不难捆售，一转移间，似于正课

无亏，商灶均益，而沙基又有籍在官，纵使透私，亦易稽核，或亦化私为官之一法也。

一、杜缉私盐必于场灶也。查由板浦至正阳关，阅二千余里，其间巡缉卡隘星罗棋置，而私梟究未绝迹者，非不实力弋获也，支河旷野歧而又歧，小人趋利如蚁慕膻，百计窥伺，多方绕越，是岂委员率五六巡役遂能掩捕殆尽哉？寻本追源，缉私必先场灶。盖灶不透私，私从何出？谨拟责成场员，严饬各垣商收盐上廩，付贩捆运，按旬开具四柱清册，场员每月申报，分司仍不时委员查核。倘使廩非实数，灶有余盐，严定科例，有过必惩，不得以循环二簿视为具文，则商灶自知儆戒，而私贩无从售卖，亦正本清源之一助尔。

一、临浦、青口设法融销也。查淮北五局盐色参差，临浦、青口向销江运口岸，自江运停止以来，次盐壅滞；临浦场河年久淤塞，去冬虽云兴挑，而工程浩繁，究未能一律深浚，青口捆运须由洋面转尖，成本尤重，商贩裹足不前。灶丁衣食所恃惟盐，不售之官则售之私，即绳以重法，而莫能遏，是非设法融销，不足以杜售私之源也。谨拟按照现在借运章程，参以江运成法，或官运，或招商，先期给价收买，专捆次盐，庶临浦、青口稍免向隅之戚，为灶丁筹一引销路，即场下少一引私盐。然事虽率旧，无异创始，非妥集众议、通盘筹画，又未便遽尔举行也。

缉 私

一、私盐应协拿也。查北盐晒扫而成，稽扫、缉私场员专责，果能巡查严密，原可无透漏之虞，无如场境地方辽阔，大者二三百里，小者百数十里，额设巡役多则十余人，少则七八人，零星小贩尚易擒拿，适遇大伙梟盐，即有众寡不敌之势。寻常缉私各卡亦不过数名巡役，私贩动辄拒捕，虽欲堵缉而不能，是以改票之初，酌定地方文武员弁经费，本所以备缉私之用。海州营所属之蔷薇河、房山、龙沟、龙苴等处，均系淮北走私要隘；东海营所属之黑鱼荡、五道沟，更是通海要口，从前皆由营中派委弁兵分头堵缉，近因经费裁减，缉务日渐废弛，遂致私充官滞，堵御为难。前年开办己未纲时，经海分司于龙沟地方添设卡巡，逼近蔷薇河之海州西门，又以板浦总巡移驻，实为择要巡防，惟以数名之役勇，而堵缉无限之私盐，安能望其尽绝？海州西门逼近城垣，龙沟亦系海州管辖，应请札饬海州知州并海州营参将，严督兵役实力查缉，察勤惰以定功过；并请严饬场委各员，遇有大伙私盐，即知会州汛合力兜拿。务使地方与盐务联为一气，声势既壮，私贩自然敛迹。所有从前核定经费，请饬海分司筹议给发，以免借口。

淮北走私要口

窃查西坝票盐，自黄河北徙之后，皆由旱路起运，十五里至杨家庄上船，五里至顺清河，五里至马头镇，二里至九龙庙，二十四里至七堡，十五里至十二堡，二十二里至高良涧，由此出湖。然必须伏秋水深至七八尺，湖船始可直达杨家庄受载，若冬令水涸，湖船不能入口，即须由西坝陆运九十里，至高良涧上船出湖。此票盐近年之运道也。至私贩，每在安东、山阳交界之颜家河买盐，陆运八里至周家庄，五里至清河县所属之茶庵，二十七里至马头镇上船，

二里至九龙庙，由此长行，此走私之东路也；又有由海州所属之新坝，陆路一百二十里至钱家集，九十里至杨家庄对岸，十五里至双金闸，七十里至高良涧，此走私之西路也；又有由沐阳、安东交界之汤家沟、牛皮古寨一带旱路至九龙庙上船，此走私之北路也。总之，无论何处私贩，何途绕越，均不能偷越九龙庙、高良涧之要隘。盖私盐非出湖不能售卖，而水小则以高良涧为总汇，水大则以九龙庙为总汇。倘于此两处添设缉私巡卡，选派勤慎委员，日夕严查，认真弋获，有票者验票放行，无票者人盐并获，积久不懈，不准颗粒私盐出口，再有杨家庄等处缉私委员来往梭巡，则私贩自可渐绝矣。谨略。

北盐南运

一、拟照吕四牌价加增三十文，计每包售钱一千二百八十文，运贩津贴船价钱一百一十文，共一千三百九十文。每引八包，共收钱一十一千一百二十文，七钱三分。合漕平宝纹八两一钱一分七厘六毫。

一、归还海分司成本银五两零六分，完纳南盐钱粮银九钱，加大平火工三分。南北台捐每引四百文，漕捐每引二百文，皖捐每引二百文，炮捐每引六十七文，勇粮每引三十三文三毫，缉费每引一百二十文，局用每引九十三文三毫，纸朱每引二十文，栈用每引一百七文。

一、瓜洲秤收扛力、扯仓、租跳、捆工，添换包索等项，每包约需钱二十文。

查现在南商用款不止此数，今酌中定拟，如有盈绌，随时核实禀报，理合登明。

以上十款，每引共计足钱一千四百文六毫，七钱三分。合漕平银一两二分二厘四毫，加钱粮九钱三分，共计每引一两九钱五分二厘四毫。

总共银七两九钱一分二厘四毫。

计每引盈余漕平银二钱零五厘二毫。

再，扬由关税，每千引照税盐例完纳库纹六两六钱七分，应于盈余款内扣除批解，理合登明。

卷一一四 淮鹺摘要三

场灶续

一、卤锅拟变通加额也。查卤锅之设，久在禁例，现在各灶或有一釜一锅者，或有两釜一锅者，其无卤锅者不过十中之一二。询厥由来，金云卤性极寒，全藉锅而温暖之，由此热卤入釜，则用草较微，煎盐较易。至成盐之候，权系于釜，以釜厚易施铲凿，锅则不堪受此也。此时若骤然(击)[系]禁，恐无识愚蒙相沿已久，不免激生事端。但该煎丁既以温卤为便益，则细核火候，每伏每釜应有盈余。今拟照釜加额，凡有卤锅者，悉令照釜加额一半，责令灶头长按伏稽核送垣，非惟于额产有增，抑亦不禁而禁之法也。

一、灰卤宜以阴晴稽核也。凡卤之分寸，以灰之全半为定；灰之全半，以天之阴晴为定。如上埤一摊灰遇大晴则成全灰，有全灰则可得一寸余卤；遇半晴则成半灰，有半灰则可得五分余卤。中埤灰卤之法虽亦如是，而卤气则须减折，核之下埤则尤须减之。盖缘离海较远，卤气之厚薄大异也。现查场地极其广阔，立法固难周密，稽核更不易详，若仅令场员稽核，窃恐势难兼顾，必须添委以专责成。今拟于每场择其中要之地，派委住扎，看天气之阴晴，定灰之全半，以核卤之多寡，立簿注明。一面飭令印委分投巡察，或三天，或五天，周流往返，督催火伏，仍由分司于每月仍不时暗地抽查，以稽勤惰。

一、稽卤宜立循环簿也。场灶之疲于今已极，虽经严切晓谕，类皆视为具文。今拟设立循环簿四本，一给场官，一给委员，一给灶长，一留自记。各将天气阴晴、灰卤分寸，注列簿内，按旬分呈，互相汇核。如查有不相符合者，立即随时惩办。

一、印、委宜严定考成也。现查各属场员，均系奉行故事，相习成风，若不严定功过，恐不足以期振励。现拟将额产盈亏作印、委之考核，如一月额产有缺，责令印、委督催煎丁于下月补足；如第二月额产仍复有缺，及上月缺额又不补足，印、委各记过一次，仍责令在第三月将上两月缺额一律补足，以赎前过；如第三月额产依然有缺，上两月缺数又复不补，其委员立即撤委，印官详请撤任；如三月内额产无缺，印、委各记功一次；至六个月额产仍复无缺，印、委各记功二次；如至一年终，额产始终足数，无缺丝毫，其委员请予超委一次，印官详请奖励；如三月内额产无缺，至下三月忽不敷额，准其功过相抵，仍责令照数补足；如至第九月额产仍属不敷，上次缺数又复不补，印、委各记大过一次，仍责令按数照补；如至一年终，额产终不足数，上两次缺额又不补足，其委员仍即撤委，印官详请撤任。

一、车船宜编列字号也。查现在各灶装盐入垣，其车船均无字号，火伏票又复至垣始填

伏数，此中难免在路无售私等弊。现拟将车船用火烙编字，挨号装送。其火伏票仿令灶长就灶填明伏数，如到垣查有船只字号不符，及盐数不符火伏，立即照透私例严行究办。

查附场州县例不销引，凡老幼妇女提携之盐在四十斤以内者，不禁。夫四十斤不禁之例，本指在场领签往买之盐，非谓出自私煎、私卖、私贩之盐也。各卡虽不缉四十斤提携之盐，然官河北岸提携者无非来自窝囤，窝囤者无非收自小船，小船由灶至官河北岸各庄，水路约百数十里，焉有以小船运数十斤盐行百数十里者乎？故小船装运至少亦十余担，及七八担，倘保甲法果能认真办成，则小船之盐无人收买，将官河南北万家俱淡食耶？抑俱行二百里之遥，各赴场买四十斤盐食耶？且近日在官者虑保甲难办，恐百姓不肯出互结，今暗访舆情，百姓非不肯出结，即向来为梟者，亦且愿出悔罪结，但虑无食盐耳！是故不开官盐店而办保甲，保甲必不能办，即办亦必不能认真。至虑官盐窒碍不销，以目前时势度之，但虑无盐，不虑不销。使嗣后巡缉废弛、保甲疏懈，则官盐自不能销，然非所论于今日也。再，泰州城内现无官盐店，泰州例不销引故也。至官河北岸各庄，如塘头、郭村，及沿河大镇如宜陵、白塔河等处，多属江都，本有例销食盐引数，可否酌增分店，于人民会聚、买卖辐辏之镇市销之，与保甲法实有裨益。附条陈四事于左：

一、官店恐不能销，可令管办江甘食盐之商人，先于大镇试行。如塘头即可租屋两三间、伙计三四人，倘有亏折，亦属无多，如其能销，岂不大有裨益？

一、官店既设，宜令该处甲董兼为照应，如有大户不买官盐而买私盐者，分别所买多寡受罚。

一、官店欲销其盐，必不容该处有私，凡有小船私盐到庄，窝囤何家，准该店知会董事举报。各处董事不尽正人，难免无贿属徇隐等情，得官店监察之，可除此弊。

一、泰州虽例不销引，而城内距场亦远，可否亦设官店，变通行之。

一、掘港埠场散漫，荒废极多，虽有修复七十多副，尚有坍塌倒墩亦复不少。其倒墩年久无人，抑或寒苦，即成倒墩。查看地势平荡，卤气浓淡不一，择其尚可用之处，或可复建。惟询移筴每副约需三四百千不等，而复建不过需其大半，似乎比移筴俭而且便，应谕各商设法修复，垣商既可乐从，亦能增额。

一、栟茶正场现煎埠场煎丁，原因草价昂贵，即有锅釜积卤，询之供煎，获利微薄。已向周知事商议，由李堡运草接济，煎丁似稍得利，自能踊跃供煎，亦可希复原额。

一、李堡均系灶埠，地势广阔，同角斜、富安接壤，埠场亦多犬齿相错，且无整埠场一百九十一副，多有积卤，同有整埠场附煎，从中难免影射。已谆谆诫劝赶购整口，应即札饬该场妥为设法，迅购锅釜，既免影射，以复原额。

一、丰利单整埠场一百十副，至额产不能多增，其埠虽小，（与）〔于〕单整埠场内尚可改加双整。可否应即札饬该场，改添双整，亦可增额？

一、掘港南灶情形犷悍已久，场员虽属能事，亦极难于驾驭。通、泰两属各场灶屡藉端滋事，未经严办，以致相率效尤，日甚一日。此次查理后，如果本月收盐较多，是尚知畏法，可以从宽；若仍不悛改，惟有将访拿滋事之犯，不问首从，尽法惩治，就案了案，不必株连，使奸民畏法，而愚民安业，不致为所煽惑，庶刁风可以渐息。

一、丰利场埠场无多，稽查尚易，惟近港一带潮汐甚大，难于蓄草，煎丁最苦，故多有往掘港界内购草者。而掘港之草，又多装载出场，卖为民间炊草，是以该场草价日昂，亟宜严禁，

以平草价。又闻灶丁言及该垣量盐之桶较大,拟请查明较准,以归画一。

一、柘茶、李堡场分较大,埠广灶多,诚难保必无藏匿鑿口之弊,屡经开导,终不吐实。据闻云有弃诸水者,有埋诸土者,但不能实指其处,难以搜寻。当此旺产之际,商灶皆望盐多,势必将已经查过之埠重支鑿墩,添放起煎,容当改装易服前往,单鑿双鑿,一对底册,一目了然,可期水落石出矣。

一、查掘港埠场共九百九十余副,内有修复埠场七十余副,原系多年荒埠。该场报明修复四十副,尚有未能修齐者,应即飭商赶紧修理。其埠场既有七十余副,煎鑿新旧现有三十余口,何能供煎?至据该场报明轮流煎试,以验卤气,惟各荒埠多有积卤,无须煎试,应即札飭该场大使谕商等迅添鑿口,速可增额。

一、查丰利埠场共一百二十余副,内双鑿者仅有十七副,单鑿者尚有一百十副,其埠亦不过小,能容双鑿。可否应即札飭该场,谕商赶添鑿口,改为双鑿,以速增额。丰利灶下(下)[丁]较苦,多以壮草为难,荡地虽宽,奈大汛直抵堤止,壮草是以难长。若能仿照柘茶正场筑一夹堤,能避潮水,则荡草自生矣,即桶不加该煎丁亦不为苦。愉筑堤工甚巨,不易筹也。

一、查柘茶正场原册埠场数目之外,尚多埠场一副,问及该署场周知事,据称前已报明修复十五副之内,然其十四副未知在于何灶修复,并未见着。应即札飭该署场周知事,谕商赶紧修复,迅添鑿口,以速增额。查正场草价亦昂,李堡草价较贱,已嘱该场设法将李堡之草催运正场,草既多则市价可平矣。

一、柘茶所管李堡场四百三十六副,内无鑿埠场尚有一百九十一副。该处缘系灶埠,曾已劝谕赶购鑿口,并嘱周知事再为劝谕殷灶添鑿,以期速复原额。询得柘茶鑿口有私藏之说,悉心各处暗访,尚未见有实具,想现因奉查,该场早已预防,刻下一时甚为难觅。惟所藏鑿口,久则谅必不肯空闲,抑俟候其取出用时,再当设法,可得实具也。

以上三场情形,如有卤气过薄之处,设法移筭,以顾增额。惟询移筭每副埠场约需二百余千,刻下殷商本少,购添新鑿尚且不易,况查卤气虽云潮水,亦在人力。以李堡地势而论,摊晒之地周围多有熟田,距海二三十里,永不能经潮水,竟有卤气好者,想在人力勤而得地气也。至三场近海下沙之地,其势辽阔,卤最厚,惜无殷商建立埠场。如设埠场,择其高埠之处,亦可摊晒;或有殷商添设埠场鑿口,招丁供煎,该场匪独盈额,其增产不在少处。现当各岸畅销之际,若各场认真办公,齐心努力,盐课为库款之大宗,谅不难于渐渐复原也。

一、查富安场自咸丰八年联前司临场将额产清减,每年计额盐三万八千八百八桶,完整亭场仅三百六十副。去年陆续移筭修复共计七十副,现在现煎埠场共四百二十余副。惟唐家洋、仲家洋各灶,均因离海较远,卤气淡薄,每年产盐甚属寥寥。其平苴、黄胡舍一带,最为出盐之地,总计各灶照双鑿计额,应盐八万四千余桶,倘将额鑿修整,产盐尽数归垣,似不至于缺额。惟现在鑿口既属不敷,而各灶鑿舍多与通属之李堡、角斜犬牙交错,七总各灶又拨归李堡,刻下李堡垣商加价抢收,每桶竟至一千六百文之多,角斜亦复相似。富安每桶仅给价八百六十文,是以富安之盐半为七总,半分拨李堡之灶,藉该场火伏携带而去,水陆四路可通,不第许坎关一处也。富安各商非不欲将桶价略增,而苦于牌价有定,不能不顾成本,即使加价,亦断不能与李堡敌,以致坐视盐归邻场,额产缺数。且李堡尚有提尖,牌价每包一千二百六十文,富、丰、梁一带均未办提尖,每包价一千五十文,是以富安盐色愈久愈下。为今之计,倘能将李堡、角斜桶价实在讲求画一之法,富安桶价亦令各商略增,则堡、角商人不致折

本，富安额盐不致亏缺，富安所产上色之盐亦得尽归垣收，于盐色不无有益。再，富安灶河直达通、如、泰州，不但易透于邻，而且易透于私。李堡、角斜平价以后，似宜择其要口，添设缉私卡员，专稽该场之盐，尤为得益。

扬州至泰属各场路程

扬州至东台、何垛二场二百七十里，扬至梁垛场二百八十里，扬至安丰场二百九十五里，扬至富安场三百十三里，扬至丁溪场三百三十八里，扬至草堰场二百九十五里，扬至小海三百四十五里，扬至西疇三百四十五里，扬至白驹三百二十五里，扬至刘庄场三百四十三里，扬至伍佑场三百九十三里，扬至新举场四百五十里，扬至庙湾场鲍家墩五百九十一里。

由扬州至泰州一百五十里，泰州过坝至东台场一百二十里，东台场至丁溪镇十八里，丁溪镇至草堰场七里，草堰场至白驹三十里，白驹至刘庄场十八里，刘庄场至伍佑场五十里，伍佑场至新兴场五十七里，新兴场至上冈十八里，上冈至鲍家墩一百二十三里，鲍家墩至庙湾场二百十里。

由扬州至东台场二百七十里，向南至梁垛场十八里。

由扬州至梁垛场二百八十八里，向南至安丰场七里。

由扬州至安丰场二百九十五里，向南至富安场十八里。

由扬州至丁溪镇二百八十八里，下闸至丁溪场五十里。

由扬州至草堰南闸二百九十五里，南闸至小海五十里。

由扬州至草堰北闸二百九十五里，北闸至西疇五十里。

如由扬州至孔家涵，六十三里，进孔家涵至东台二百四十里。此路无纤道。

扬州至通属各场路程

由扬州至李堡三百三十三里，由扬至角斜场三百五十一里，由扬至栟茶场三百五十一里，由扬至丰利场四百二十里，由扬至掘港场四百四十五里，由扬至石港场四百四十五里，由扬至金沙场四百七十五里，由扬至余西场四百九十里，由扬至余东场五百三十五里，由扬至吕四场五百九十五里。

扬州至六闸四十里，六闸至仙女庙二十里，仙女庙至宜陵三十里，宜陵至白塔河五里，白塔河至界沟二十五里，界沟至沉家渡十五里，沉家渡至泰州十五里，泰州至塘湾十五里，塘湾至小冯甸十五里，小冯甸至黄村二十里，黄村至姜堰十里，姜堰至白米十五里，白米至曲塘十五里，曲塘至胡家集十五里，胡家集至海安十五里，海安至立发桥九里，立发桥至孙公铺十八里，孙公铺至柴湾五里，柴湾至如皋县十三里，如皋县至东城二十里，东城至丁捻二十里，丁捻至双甸二十里，双甸至岔山河二十里，岔河至马塘二十里，马塘至石港场三十里，石港场至西亭二十里，西亭至金沙场十里，金沙场至余西场二十里，余西场至四甲坝二十里，四甲坝至余东场二十里，余东场至新包垣二十里，新包垣至六甲二十里，六甲至吕四场二十里。

由扬州至立发桥二百七十九里，进桥至羊蛮河九里，羊蛮河至西场九里，西场至丁家所九里，丁家所至堡河口九里，堡河口至李堡十八里。

由扬州至堡河口三百十五里，过堡河口至盐港口九里，盐港口至滩河口九里，滩河口至角斜场十八里。

由扬州至滩河口三百三十三里，过滩河口至耕茶场十八里。

扬州至鑿厂路程

沙河坝在扬州东关门外、运河东岸，由沙河坝北行至湾头坝十里，由湾头坝至壁虎北坝一里，由壁虎北坝至凤凰坝十一里，由凤凰坝至西湾坝六里，由西湾坝至东湾坝五里，由东湾坝至金湾坝二里，由金湾坝二里至六闸，进口入里河至拦江坝十五里。

如不进六闸，即由金湾河进口，出李家坎入里河，水平路近，至拦江坝十二里。

由拦江坝三里过仙女庙镇，至丁家油坊鑿厂三十里。

以上水路共八十二里。

由沙河坝起早至湾头坝七里，由湾头坝至壁虎北坝一里，由壁虎北坝至凤凰坝八里，过渡二道。由凤凰坝至西湾坝六里，过渡一道。由西湾坝至东湾坝六里，由东湾坝至金湾坝二里，由金湾坝至六闸二里，由六闸沿河至拦江坝十五里，由拦江坝二里过仙女庙镇、又十里过砖桥镇、又七里至鑿厂，共十九里。

以上旱路共六十六里。惟自壁虎北坝至六闸均系小路，高低逼仄，舆马难行。

由扬州起早至仙女庙十八里。过渡四道。

由仙女庙至宜陵镇迤西丁家油坊鑿厂，十七里。

以上由扬州至鑿厂，旱路共三十五里。

掘港场程途里数

计开：

头、二总，名下漫灶，北至武庙，南至老洋岸，东至三总，西至马塘路，东西六里，南北十五里。

三、四总，灶名老洋岸，北至武庙，南至本界，西至二总，东至四总土地庙，东西三里，南北十六里。

五、六总，灶名晒盐场、陈家湾、六副头，东至六总，西至四总，北至范堤，南至下沙海边，东西七里，南北二十里。

六、七总，灶名斗湾子、陈家湾、虎头湾，东至八总，西至七总，南至七总，北至六总陈家湾，东西六里，南北二十五里。

八总分上下，有武庙一座，灶名川腰港，东至九总，西至下沙海口，南至七总，北至范堤，东西十五里，南北二十五里。

九总,灶名观音堂,东至十总,西至八总,南至范堤,北至下沙海口,东西十五里,南北二十五里。

十总,东至十二总,北至南坎,南至南沙头,西至九总,东西四里,南北二里。

十一总,灶名老狼嘴,东至十二总,西至九总,南至南沙头,北至南坎,东西六里,南北五里。

十二总,灶名止马凹,东至港边,西至十一总,南至南沙头,北至小凌边,东西六里,南北十里。

十三总,灶名北坎,东(于)[至]海边,西至长沙皇岸,南至十二总,北至十四总,东西十一里,南北九里。

十四总,灶名长沙,东至海边,西至皇岸,南至十三总,北至十五总,东西三里,南北三里。

十五总,东至海边,西至皇岸,南至十四总,北至十六总,东西三里,南北三里。

十六总,灶名古灶,东至十五总,西至陆家阿,南至皇岸,北至海边,东西六里,南北四里。

十七总,灶名陆家阿,东至本界,西至十八总,南至皇岸,北至海边,东西二里,南北六里。

十八总,东至十七总,西至十九总,南至皇岸,北至海边,东西三里,南北六里。

十九总,灶名何家灶,东至十八总,西至二十总,南至皇岸,北至海边,东西三里,南北三里。

二十总,东至十九总,西至二十一总,南至皇岸,北至海边,东西三里,南北三里。

二十一总,东至二十总,西至二十二总,南至皇岸,北至海边,东西四里,南北十里。

二十二总,灶名杨家上坡,东至二十一总,西至二十三总,南至皇岸,北至海边,东西三里,南北六里。

二十三总,东至二十三总本界,西至二十四总,南至皇岸,北至海边,东西四里,南北十二里。

二十四总,灶名杨家下坡,东至二十三总,西至丰利场,南至皇岸,北至海边,东西三里,南北六里。

丰利场程途里数

计开:

三港灶,东至三港一条掘场界,西至沙鱼灶界,南至范堤,北至灶尾海滩,东西二里,南北八里,灶尾向北至海滩二里。

沙鱼灶,东至三港灶界,西至季家灶界,南至范堤,北至灶尾,东西二里,南北八里,灶尾至海滩,南北二里。

季家灶,东至沙鱼灶,西至环港,北至海边,南至环港,东西三里,南北七里。

环港灶,东至季家灶,西至环港,北至海边,南至范堤,东西二里,南北八里。

许家灶,东至环港,西至陆家灶,南至范堤,北至灶尾,东西三里,南北八里,灶尾向北至海滩二里。

茆家灶,东至二十总,西至黄沙洋,南至范堤,北至陆家灶,东西十里,南北九里。

拼茶场及李堡程途里数

计开：

正场东一灶，东至小洋口头总，西至八总，东西六里，南北二里。内有三总大港一条，五总小港一条。

东二灶，东至八总，西至十三总，东西四里，南北二里。内有八总港一条，十二总港一条。

东三灶，东至东二灶，西至东六灶，南至范堤，北至四灶，东西四里，南北三里。

西四灶，东至十七总，西至二十三总，东西四里，南北一里。东西直穿濶港一条。

西五灶，东至二十三总，西至二十七总，北至沙滩，南至范堤，东西三里，南北一里。内有洋北港一条。

西六灶，东至二十七总，西至三十六总，南至范堤，北至沙滩，东西六里，南北一里。内有甜水港一条。

李堡场老鹤嘴，东至孟家灶，西至本界，南至腰灶港，北至火烧苴，东西六里，南北五里。

解家墩灶，灶内公界，东至公界，西至五百湾，南至腰灶港，北至火烧苴，东西六里，南北五里。

周家祥灶，东至洋边，西至扒桥口十里，南至洋边，北至乱池苴六里。

界牌头灶，东至本界，西至孟家灶四里，南至范堤，北至腰灶港二里。

放船港，东至扒桥口，西至解家墩五里，南至康家鑿，北至野草田三里。

申家墩灶，东至唐家洋灶，西至一灶，南至许家洋灶，北至富安场，东西七里，南北六里。

唐家洋灶，东至郭家沙灶，西至申家墩灶，南至张家沙，北至仲家河、富安场，东西八里，南北七里。

四总灶，东至角斜场，西至唐家洋，南至郭家沙，北至新河岸，东西十里，南北六里。

郭家沙灶，东至角斜场，西至唐家洋，南至殷家沙，北至四总灶，东西五里，南北十二里。

许家洋灶，东至范堤，西至储家洋灶，南至如皋洋河，北至丁家灶，东西八里，南北十里。

储家洋灶，东至许家洋，西至仲家洋，南至如皋、洋河，北至新河岸，东西八里，南北八里。

仲家洋灶，东至储家洋灶，西至富安场，南至如皋、洋河，北至富安场，东西六里，南北八里。

缉 私

一、缉私宜增设船卡，以期严密也。私盐少出一引，即官盐多销一引，官课多纳一引。从前办运纲盐时，自南掣以次盐务衙门及地方文武，均有巡缉之责，犹有在外缉私员弁，如此缜密，尚有巴杆、老回侷等项名色，挺身走险，屡犯私盐巨案。现在改道瓜洲，设立官栈，有驻栈委员认真过掣，搜查夹带，是瓜洲之私渐可敛迹。惟仪征故道久废，而仪征之私较前尤甚。老虎颈即老河影私盐沟，今名“洒源沟”，为私盐出江之门户；沙漫洲、河猫儿颈、旧港、礼祀洲、世业洲等处，为梟贩混迹之窝巢。至六合与天长接壤，为陆路走私之所。天长向有高宝

湖可以通私，出湖后用小车转运至六合之六合墩、瓜埠等处。邵伯亦有陆私，由甘泉山绕越仪征，运至六合之樊家集、八百桥等处，多半由东沟、划子口出江。瓜洲距上游较远，势难兼顾，似宜于泗源沟设立缉私总卡，其东沟、划子口等处，相度地势设立分卡，遇有大伙私贩，会同协力兜拿，均归总卡策应。其老虎颈、沙漫洲等处，应添设炮船往来梭缉。江心地势辽阔，私贩人数众多，水路须多雇水勇，陆路须增募壮丁，以期声势联络，呼应灵通，不可各惜经费，反致贻误。如果掣盐果能改归仪征故道，则瓜洲亦宜添设巡卡、炮船，事同一律，不可罅漏。再于高宝、邵伯濒湖一带，派委得力之员，在马棚湾、六漫闸及子婴闸等处认真巡查，以绝来路。如有拿获私贩，官则给奖，勇则给赏，以示鼓励。再提讯本贩，严究其买自何场，来自何道，以申纠察，庶使根株净尽，可无渗漏浸灌之弊矣。

一、严缉私梟。查通、泰场境，绵亘八百余里，透私隘口甚多，而通属南面滨临大江，港汊纷歧，头头是道，透私尤易。其最甚者，则莫过于青龙、牛洪及朋大有等港。闻其地系海门厅及崇明县所辖，各港口俱有私行包揽过载，近年吕四、余东、掘港等场上色之盐日渐短缺，实由于此。应请严札海门、崇明二厅县，各查该管港口，会同营汛，立将各私行押闭，并将包揽过载之犯按名拿解究办。并请稟商官保，暂拨水师炮船三十只，以二十只分作两起，驰赴上游之青龙港与下游之朋大有港两隘口驻扎，以十只往来上下游各港口，严密梭巡，庶百余里间声息相通，遇有出江私盐，立即查拿。仍照现行缉私章程，所获盐斤分别充公、充赏。刻下瓜洲七濠口等处，并无大伙私盐可获，或即将驻扎炮船酌量移驻，亦权衡缓急之法。

一、透私首重清源也。查余东私盐，以青龙港为销场，以金沙之三姓街为渊藪。然本境若无囤积之处，岂能越境兴贩？查余东场窠囤之处，一四甲坝，一五里墩。四甲坝土棍许福堂，五里墩土棍江袅保，该二犯均于上年已奉拿办，此外仍有钱永、江遐明二人，住居东包场，往来各灶，勾结煎丁，透私窠赌，商人稍加稽察，即便怂恿各丁聚众抗违。拟请将该犯一并访拿，先清其源，然后再议巡缉之法，则私盐自可敛迹矣。

一、巡役拟请酌复也。查余东场旧有巡役，专管缉私，嗣以咸丰三年后饭食停支，遂成有名无实。惟以若辈小人，若仅复以饭食，恐不足为缉私之用，反养以开包庇之门，兹拟于旧额巡役八名中，酌复四名，每名由商筹款，日给饭食一百文，共每月需钱十二千文，四垣分摊。巡役获私一桶，商人照收盐桶价收买，免提一半充公钱文，全行归赏。盖私犯贩私，无非牟利，其买自煎丁，不无较之商收桶价多加，断不能再向巡役每桶出七八百文之黑费，若照一半给赏，每桶仅三四百文，商人可以与之，私贩亦不难贿嘱。至此项功盐归商入垣，与所收灶盐一律纳课配运，毋庸分别，于国课不无小补，所谓无损于商而有益于公也。

一、缉私法令拟请从宽也。法令愈严，则趋避愈甚。查缉私之法，获盐不获犯不究，今若责以犯盐并获，则巡役仅止数名，必至畏难苟安，与其获盐而得无犯之咎，不如卖放而转免愆尤。拟请但期有私必获，不问有犯无犯，亦不追其买自何灶，庶巡役有获私之利，而无瞻顾之心，且亦不假以讹索之权，似于缉私有益。

一、地方、盐务必须呼吸相通也。余东场距州八九十里，地滨海隅，人情蛮悍，动辄聚众，无户不藏有火器，名为“独龙”，不独为盐务之害，日久恐成巨患。该场仅一场员，差役无多，缉捕已非易事，即使拘提到案，既无监狱刑讯，亦不能十分从严，非解州不行。无如地方官员视盐务为膜外，以致小人之胆愈张。应即飭州，盐务、地方无分畛域，场详到日，随到随办，并飭州先行示禁。一面严查保甲，如有灶户私藏军械火器，限日缴官，违者按律治罪。

一、伍佑、新兴、庙湾三场，应请委员缉私，以收实效也。查三场歧河汉口私路甚多，如庙湾之射阳湖、小关沟、安墩，新〔兴〕、伍佑之铁子湾、大团口、小团口、皮汉河、石砣闸、蔡家港、斗龙港，均系走西要隘。私贩盐船每乘黑夜深更，一经偷出走西各口，即属漫无稽查。场员一人，耳目断不能周，更不能保县役、营兵、场差不得规包庇，必须多派委员，带同盐快，星罗棋布，昼夜巡查，庶期私盐敛迹，而垣盐场收。但议缉私不能不先筹经费，如委员薪水、盐快饭食，以及往来巡船油烛、枪药，在在需钱。近因盐务疲坏，经费无出，遂以缉私为末务，视为可有可无，殊不知严缉场私，久为盐务正本清源之论，不可一日而忽也。闻场商本有缉私经费一款，向系按桶捐资，应即飭分司场员，可否即以此项捐钱作为实支实用。

一、伍佑、新兴、庙湾三场，河道急宜挑浚也。查庙湾之小关，西至沟安墩三十里，南至上冈五十四里，新兴之上冈至盐城四十五里，伍佑大团〔口〕至紫云山二十五里，最为浅阻。而新兴一场河道，闻有六十年未挑，尤为淤浅。每逢春夏雨泽愆期，及冬令水涸，往来船只遂不通行，不但重载盐船必须起驳，而凡百货裹足不前，地方买卖亦为减色，向因费用无款可筹，遂致因循未办。访问民情商议，咸以三场农田不少，均藉此水浇灌，要集民田、盐务、市镇商贾同力合作，或计亩输资，或按桶缴费，或批绅富，或捐商贾，果得实心任事之人，事亦不难措手。应即札飭伍、新、庙三场员暨盐城、阜宁两县令，急筹经费，会同办理。

缉 私 焦山

一、江防宜分别界限也。查例载，凡盐入江者，为江梟。焦山一卡固为长江之门户、南北之锁钥，然岱山梟私之乘驾钓船由下游而上卖江船者可堵，其径由下游分销、绕道贩卖者不可堵；两淮梟私之由口岸、三江营及沿江一带口门闯运上江者可堵，其北由八壕口等处偷驳江船，及南由越河口等处驳至老河影、鲇鱼套而上卖江船者不可堵。大抵焦山守定，则大伙江梟由下而上者可以无虑矣。此焦山大概之情形也。

一、岱私宜堵截来源也。查近来缉获之私，大约淮盐十之四，而岱盐则十之六。岱私由海入江，动辄三号、五号或数十号不等，满载大伙梟盐，于下游一带江口接檣停泊。访闻其盐每二十五斤一包，每斤只卖制钱十文，到日暗结地棍代为囤销，或易换粮食、货物，以致人人渔利。该私遍满江干，无论各路之私，投彼兴贩，即两淮濒江一带半被冲斥，既为浙省盐务之患，复为两淮腹心之忧。且闻该船刁恶异常，行踪亦复无定，每于下游沿江一带将私盐分运后，即上驶各岸采办粮食，欲痛惩则无从下手，方整备已飘然远扬。即如小河一镇，原有浙省缉私专卡，亦只袖手乏策。近浙江盐运宪有雇倩轮船堵截吴淞口，将该钓船所带之私用价收买、不准入江之议，如能果行，则事半功倍矣。应即禀请督盐宪即飭浙江盐运宪悉照所议办理，仍一面由内地节节防查，似较周密便捷。

一、江面宜周密梭巡也。查江北自浦口以至铜锣港墟头，长共九百余里，而自盐务改道瓜洲，所最关紧要者，惟四百里许。现在泗源沟、瓜洲、三江营及江阴一带江口，均有水师炮船驻防巡缉，然均分段巡防，而各段口门纷歧，江面太宽，必须炮船上下梭巡，以补驻防所不及。查有京口右营叶游击广全，人甚勤练，炮船足用。查该游击所辖汛地，南岸自镇江至吴家桥以下，约计三百余里，北岸自瓜洲至界河，约计二百余里，该游击仍不时于江汛巡缉奸

充。拟应即照会叶游击就便游巡，遇有私船即行缉获，似于盐务、江防大有裨益也。

一、埧子头隘口宜添船助巡也。查小贩艚船，近有由夹江洲圩希图南渡情弊。埧子头口门隔焦山之下约二十余里，该处迤北汉河则为十二圩、八字墟，系越沙头透私之路；迤南汉河则为和尚洲、叶河洲，系绕越河口透私之路；口门东西，则上下游长江也。查该处为夹江空虚之地，劫案频闻，拟于此处分扎炮船二只，一驻南岸之小沙，一驻北岸之埧子头，应即由盐捕营选拔二船，以资巡缉。

一、游巡勇宜酌增也。查外江与内河不同，江心与口门迥异。焦山之一卡，江面太宽，拟由沙头以上至八濠口以下一带各江边分作两段，每段派勇四名，无分昼夜，梭织巡逻，以杜偷漏而绝囤窝，仍于焦山巡缉，大有裨益。

一、江防宜假以刑具也。查江干巡缉船私，较之他处为尤难，每遇江梟、私贩乘风闯越，不服盘查，或首犯陆遁仅获无干，或讯邻船而得实，或诘小贩而知窝，此临事权宜之机，似有禀办所不及者，应即札发刑具，并飭县拨执刑差二名赴卡伺应。

沿江各隘口

一、八濠口。查该处系焦山北岸，隔七濠口三里许，为内地新马头八港口各处艚船偷越出江上驶之路。

一、都天庙。查该处系焦山后身北岸，隔八濠口五里许，现派有盐捕营炮船一只在彼驻缉。

一、沙头。查该处系焦山北岸，隔都天庙十五里，现会淮扬水师前营炮船二只在彼驻缉。

一、东马头。查该处系焦山前面南岸，现会同淮扬水师前营炮船一只在彼驻缉。

一、埧子头。查该处隔焦山下二十里许，系属和尚洲头，接连北岸小汉河之十二圩、八字圩、四方桥、铜窝等处，南对小山，东出鬲山关，西出焦山，是名四汉河，为江中要隘之区。

〔一〕、小沙。查该处与北岸埧子头对面，斜隔江面只二三里许为叶可洲、丹徒谏壁口，均是四汉河江路最要之区。

一、荷花池。查该处由北岸沙头下二十五里，原有淮扬水师新右营炮船二只在彼驻缉。

一、三江营。查该处由北岸荷花池下三十里，系淮扬新右营专守驻防之地。

一、口岸。查该处由北岸三江营下三十七里，系淮扬新右营分派炮船驻防之地。

一、中闸。查该处在北岸三江营口内五里许，现系淮扬新右营李总镇扎营处。

一、嘶马。查该处在北岸三江营口门内，地十五里。

一、八港口。查该处在北岸三江营口门内，迤西内河二十里。

一、双港口。查该处在北岸三江营口门下六里。

一、鬲山关。查该处由南岸东马头下四十里。

一、吴家桥。查该处由南岸鬲山关下十余里。

一、乐善洲。查该处系属南岸夹江，在鬲山关下四五里许。

通属各场走私要隘及包揽土棍

周家圩港花家坝，钱二包揽；碾砣港唐家闸，李金元包揽；小丝鱼港王家坝，钱五、杨和尚

包揽；大丝鱼港云迢山，张季冈包揽；九如港、天生港，连上二港走私最多，内通北袁灶港，顾大春包揽；芦襟港，有官抽税，当地八人合伙包揽；姚港，王德兴包揽；狼山港，港东葛锦元包揽；富明港原兴镇，王世贵、宋宏飞包揽；新开港，同上；大安港，张子山、陆殿邦包揽；牛洪港、火筒港、宋季港，此(四)(三)港走私最多，总归三墟头王渭朝包揽；余家港、大脚港，有官抽税，在东桥口设局；青龙港，走私最多，港东朱锡堂、港西王相廷包揽；顾兴港，顾小吴包揽；大平港，走私最多，施万邦包揽；汲朋港，走私最多，杨金堂包揽；大有港，走私最多，樊大兴包揽；天兴港，王炳扬包揽；九龙港，走私最多，东街蔡有芝、北街陈相荣、西街王立冈包揽。

泰属各场透私水陆各要隘

富安场。东台境。潼口，离场十八里，通运盐官河，透私要隘；花园桥，在场北，亦通运盐官河，次隘。

安丰场。东台境。虬湖，在场西，透私直达溱潼，要隘；鳅鱼港，出青甫通溱潼，次隘。

梁垛场。东台境。西寺汉口，通运盐官河，南三场透私大半由东台串场河绕越孙家庄，入运盐河，出溱潼，要隘。

东台场。盐关口，透私要隘；地藏庵，在县城北，盐挑出坝，次隘。

何垛场。东台境。藏家舍，系丁、何两场交界地方，大半私盐由丁闸出口，西出界河，系兴化县境，俗名“大村庄”，透私要隘。

丁溪场。东台境。闸口，即丁溪闸，要隘；小海闸，灶私出没之所，要隘。

草堰场。兴化境。海沟河，上通兴化，下达场灶，透私要隘。

刘庄场。兴化境。大团闸，系刘、伍两场及兴、盐两县交界之所，并通草堰场灶，离官署较远，更易透私，要隘。

伍佑场。盐城境。便仓，在场南，亦由大团闸等处透私，要隘；石碇闸，走私次隘。

新兴场。盐城境。上冈闸，灶私由旧场出场，要隘；天妃闸，通海，次隘。

庙湾场。阜宁境。獐沟，灶私出口越入串场河，南出新兴旧场，要隘。

孔家涵起，至泰州之和尚渡止，分段堵缉。孔家涵大渡口、孔家涵下渡口、小渡口、王家渡口、郭家渡口、杨家渡口、中杨家渡口、顾杨家圩渡口、凿厂渡口、宜陵上渡口，以上责成孔家涵缉私委员。

宜陵下渡口、紫树角渡口、白塔河渡口、张李庄渡口、李家渡口、广福桥渡口、王家河渡口，以上责成白塔河缉私委员。

谢家河渡口、界沟渡口、西南湾渡口、彭家庄大渡口、双庙陈家渡口，以上责成界沟缉私委员。

沈家渡口、王家渡口、九里沟渡口、三岔和尚渡口，以上责成沉家渡缉私委员。

泰州江都交界私盐村窝

姜小庄、施行口、刁家铺、大施庄、口岸、高欢庄、双江口、苏陈庄、勾子庵、白米、冯甸、曲

塘、陆家河、塘湾、夏庄、灰村、郭村、斗门、鱼湖、汤家庄、北港淤溪。

检录条陈内透私要隘

十里桥，俱通属角斜近地，角斜私草往如皋贩卖，经过此处；严港口之西，小桥、缪湾，泰州勾厂总汇，私盐出江即由划子出口，由三江营、荷花河池经过；大戴庄、小戴庄，俱泰属境，窝屯筹私；射阳湖，泰属庙湾场境；小关沟，泰属庙湾境；铁子湾，泰属新、伍场境；大团口，同上；小团〔口〕，同上；皮汉河，同上；蔡家港，同上；斗龙港，同上。

射阳湖以下共八处私盐走西要路

泰坝南门外高桥、泰坝南门外赵公桥二处，官盐船所必经，可扼要稽查；老虎颈，即泗源沟，私盐出江门户；沙漫洲、河猫儿颈、旧〔河〕〔港〕、礼祀洲、世业洲，俱梟贩混迹窝巢；高宝湖可通私出湖，用小车运至六合墩、瓜埠等处；邵伯湖亦有陆私，由甘泉绕越仪征至六合樊家集、八百桥等处，多半由东沟划子口出江。

焦山设船查私掣验

一、出江宜改归旧道，以期迅速也。查掣盐向在仪征城外旧〔江〕〔港〕口、老河泾两处，其地滩高势敞，秤掣捷便，而江船停泊既无风湍之患，又无拥挤之虞。前年以江路未靖，故暂在口岸出江，原非久计。近日新定章程，设栈瓜步、新河、六濠口，秤掣过载。其他在大江下游，水势湍急，潮汐往还，易滋淤垫，夏秋涨盛则弥漫无边，虽大船亦不免汨荡；涉冬水涸，则泥滩搁浅，即小船亦不便往还。且自宜陵以下至瓜洲百数十里，河身本甚浅窄，去冬虽经挑浚，亦仅草率了事。刻下逐节驳运，由泰至瓜已非二三十日不办，迨抵瓜后，又被前船堵塞，难于飞越，复不能即时过坝。现虽添夫加扛，夜以继日，而其事亦可暂而不可久，此瓜洲不能利运之情形也。或谓可设仓瓜洲，囤积盐斤，以利转运，殊不知目下场商之力甚绵，何能有此巨本？济运正犹不继，更难存此多盐。且储仓则卤耗尤多，水发则仓基尽没，种种不便，但见其害，未见其益。窃思利不百不变法，害不十不易制，仪征为历来过盐之所，前人必经再三详审，故定义其处，遵行有年，似宜仍改故道，庶几官商两利。虽仪征河道久未开浚，工程较大，而其成功，实百年不易之良法也。

一、各场运盐必须泰坝掣验，惟庙湾地当迤北，原运河道渐浅，每遇冬令水涸，挽运维艰，以至到坝不能克期，谚语所以有“庙半年”之称也。今若仿照历来成案，准由孔家涵出口以达上河，则程途较近二百余里，趲运即可迅速，且河水较深，驳费亦不无节省，诚便商之良策。然一水可通，则屯船夹带诸弊，稽查不可不严，拟请于朦胧镇派员设卡缉私，凡盐船行抵该处，即将舱单呈候，逐舱掣验，于舱单内加盖戮记，以杜中途偷漏、回场复装之弊。仍俟行抵

孔家涵时，飭派委员前往称掣，一面飭令该商另换驳船装运赴栈，由委员给发舱单护运，以杜重斤夹带之弊。

附查通属过掣各项私增引费钱文

泰坝清票，四文五毫；总局挂号，一文；司署差各行，一文五毫；州盐房，五毫；南掣房，一毫五厘。查此五项，系过付人收取，尚未转给。

军役，一毫二厘；轿班，二毫；小牌，一毫二厘；代办马簿，二毫。查此(三)(四)项，业已付给。

贯毫，四厘。查此项，系例给外另行加给。

扛夫，八毫。查此项，系例给外另行加给。

以上(十一)(十二)项，共计钱九文一毫三厘。

附钞掣验利弊

一、下河盐船由扬到坝，本有限单著明斤两，以杜盗卖等弊。历查盐船到坝，每每缺斤，若不严限惩警，仍恐入夏以后，该船藉鹵耗为名，为偷扒另储之计，则夹带积弊更属查不胜查。应飭商责令船户出具“依限包斤”切结，倘仍蹈故习，严行惩办。并出示晓谕，咸使闻知。

一、泰属盐船在场捆重，鹵耗无不加足，而到坝每每缺斤，推原其故，皆由各船一出盐场，港汊甚多，船户沿途偷扒盗卖，势所必然。其未经卖尽者，亦于离泰较远处所，用小船驳载而去，如野田庄一带，皆系透私之地。若下河总口能严密稽查，私船断难飞渡。应飭下河总口巡缉委员，一体严查，勿任勇役虚应故事。

一、泰坝除掣验外，兼查五浦三关、上下河屯船夹带，但州境地段绵长，向有上下河巡缉委员，前经裁撤，应飭就近委员兼管。

查通属盐船自场达泰，从前在南浦掣放，今在南门外高桥东首天滋庙前按船抽掣，逐舱查验，虽较泰属之过坝逐包称掣者较为省事，而原船一水运瓜，易于影射。现派四浦委员一人兼管，尚难周密，缘南门与四浦相距五六里，必得专驻方无贻误。四浦掣验本只三员，若再分派一员驻扎南门，则每遇四浦盐多之时，仅有二员，不敷照料。应请添委南门掣验一员，专司通属盐船查舱称掣之事，其四浦三员仍专理泰属过坝等事，以免顾彼失此。查泰坝向设监筹委员一人，事务本简，因抬盐过坝之筹皆存坝署，即由坝官收发，该员并无专责，似可将监筹之员改为掣验之员，以归核实。

引 额

一、引额宜逐渐推广，以期复旧也。两淮旧例额销百余万引，前年九袱洲克复后，以江路甫通，地方新复，核定试行新章，(两)(西)岸每年十万引，楚岸每年十二万引，湘岸亦如之，中路皖岸则定七万二千引，视旧额不及其半。辰下人民渐能复业，缉私益加认真，将见各岸岁销现额日渐加增。再行下各该省地方官，飭令开报户口，则应销之数即约略可核，但不宜于

春秋两纲骤加若干引，恐形壅滞。查春纲本以六月为止，秋纲以年底为止，应请仍照现额开纲。若春纲运至四五月已可销竣，即赶开秋纲，至八九月秋纲又完，即酌加若干引，补广春秋两纲。行下各岸督销局，于岁终截数报销，核实销数若干引，来年即可照数于春秋两纲增额分运，次年复如之。似此则年增岁广，旧额可复，而办法亦不致窒碍矣。

一、归并各局。金陵未复以前，江路阻塞，淮盐片引不行，是以设立楚、西、皖各岸招商局，分别招徕认运。今岸销畅旺，运贩云集，多有携资而来、无引可认者，亦无待再事招徕矣。且多设一局，即多一局之用，似宜酌量归并，以一事权。

一、江甘、天长盐科则，每引纳正杂课银一两四钱二分零，厘金六钱，共计二两二分零；江宁食岸科则，每引正杂课九钱，沙漫洲等捐一两五钱六分零，又外江厘金二两二钱，又完内河各捐一千一百余文，共计每引五两四钱，数分较之江甘多至三两四钱零。查仪征、六合两岸与江都、天长毗连，同是食岸，成本既有轻重，售价亦复悬殊，民间舍贵趋贱，人之恒情，附近仪、六各岸首先受其侵灌。可否酌加厘金，以平岸价而免偏枯，所加之厘金，即作为津贴养兵之费。

挑 河

一、挑浚新河。自济运桥至六濠口，新挑运盐河一道，计一千六百五十六丈，夏间急于改道，赶速完工，宽深均未合式。其新河坝东西两坞河甫经开挖，即值江湖盛涨，积水停工，瓜洲小口堤岸被浪冲溃，江河相连，潮汐往还，河身淤垫，冬令水涸，盐船势难行走，必须筹款挑浚，务期一律深通。此事应请责成栈商经理，并派栈委严行督率，以期核实。

一、堵筑各坝。夏间江潮盛涨，不能不开坝以泄水；冬令水涸，又不能不堵坝以蓄水。本年盐务应修者八坝：曰拦江坝，曰（碧）〔壁〕虎北坝，曰湾头坝，曰东湾坝，曰西湾坝，曰凤凰〔桥〕坝，曰沙河坝，曰金湾坝。应请严飭委员勒限兴工，克期告竣。

一、筹河费，设义仓，以备旱涝也。各场埧灶多滨于海，盐由灶河运送入垣，灶河并无来源，全藉海潮以资浮送，向归商灶公捐，年年疏浚。历年商灶疲乏，无力兴挑，海沙日久淤积，河势平垣，蓄水无多，潮大则水漫田畴，潮小则节节浅阻。每逢冬令潮枯之时，盐积灶下，守候潮汛，十数日不能入垣，既误掘运，且易于乘机透漏，若不筹款挑浚，贻误匪浅。应请谕飭商灶，每桶各捐钱若干，汇存殷实场商处，责成各场官监督，于季冬潮小农隙之时，令商灶自行办理。挑出之土，堆成墟岸，以护田畴。至于灶下煎丁，多半穷苦之民，一经荒岁，则逃散殍饿，情殊堪悯，应请于商灶桶价内酌捐钱若干，建立盐义仓，选商灶中殷实公正者董其事，妥立章程，多积谷石，以备凶灾。官但为之册簿，稽查数目，而不经手银钱。遇有偏灾，穷灶不致流离失所，以商灶之用费省而功大，与场灶实有裨益，固灶丁即所以固盐务之根本也。

一、新兴上冈镇场河，自嘉庆年间挑浚之后，年湮日久，渐见淤塞。若值秋冬水竭，或雨泽愆期，盐艘即难畅行，必须节节提驳，商本逐渐加增。查此河虽属运道，而一带民田浇灌胥赖于此，凡遇亢旱之际，两岸风车戽动，更易浅涸。目今商力不继，固难独任，且库项亦在支绌，更未敢率有干求，可否请飭盐城县主，会同场廉，清查该处沿河田亩若干，传齐花户，一律

按亩劝捐。商等营业谋生，亦当按引提费。倘能于数年中集腋成裘，似不难于兴办。此河费之宜先预备也。

堵坝过引各事宜

查扬州境内归江十坝，向于夏令启放泄水，一交冬令，由坝务衙门筹款堵筑，以资蓄水济运。本年夏间湖水涨发，除壁虎南坝、褚山坝均未启放外，其余拦江、壁虎、湾头、金湾、凤凰、东西湾、沙河等八坝一律启放。现交冬令，水势日落，已于九月间由前升司李札饬候补经历王荫祐、张骏，分别勘估拦江、沙河、壁虎三坝，业据该员等开具估册呈送在案。该三坝泄水较多，工程较巨，拟请先将拦江等三坝先〔行〕堵闭，湾头等五坝次第举办，庶河水常资蓄积，盐船可无浅阻之患。查本年奉定刊章，盐船改道瓜洲新河，夏秋之间河水充足，新堤每日过盐一千数百引，近日水势日落，河身窄狭，坞河又未挑成，空重船只时有壅塞之患。又因七月间江潮泛滥，漫决堤岸二十余丈，以致新坝内河与外江通连，潮去沙停，日形淤垫，亟应设法挑浚。伏查瓜洲大口之陈家湾地势平旷，河面宽阔，距大口及一里，驳上江船颇为便易。拟请趁冬令水涸之时，暂由陈家湾一带地方扛抬过掣、停泊屯驳，各船不致拥挤，过盐可期迅速，一面修筑缺口，赶将坞河挑浚深通，河身一律开宽，庶期一劳永逸。俟工程完竣，盐船仍归新河行运，以符定章。又查通属运盐河道，地势本高，行船常患浅阻，兼之如皋县境内之杨家、许家、鳊鱼、龙团、五档桥等五坝皆系泄水入江之路，民田灌溉，盐艘往来，均关紧要，是以该处地方官自行堵闭，严禁土棍偷开渔利，原不专为盐务济运而设。今夏西水泛涨，闻各坝皆已启放，现届冬令，河水日见消耗，若不堵筑，于盐艘、民船诸多不便。应请札饬如皋县李令，即将该五坝全行堵闭，以期蓄水济运。

沙河坝工程

沙河坝一道，在东关门外，对河北首存旧坝基，长五丈，两面残缺，接前口门，长十一丈五尺，宽深不一，河底沙松。今拟估北坝基加高帮宽，接前堵闭口门，外首浇戩，需用单长、土方、杂料、人工、船只、软草，总共银一千六百四十四两二钱七分一厘。

湾头坝一道，在东关门外，过河距城十里。该坝口门长十三丈五尺，宽深不一。今拟估堵闭口门，外首浇戩，需用单长、土方、杂料、人工、船只、软草，总共银一千五百二十三两三钱四分八厘。

壁虎北坝子埝一道，在东关门外，距扬城十一里。该子埝旧有土埝十八丈，今年水势异涨冲塌。今拟估补还柴心土长十八丈，两面帮宽加高，需用单长、土方、杂料、人工、船只、软草，总共银一千三百九两一钱八分。

接前壁虎北坝一道，该坝口门长五十三丈，宽深不一，北土埝长十二丈。今拟堵闭口门，外首浇戩，北子埝帮宽加高，需用单长、土方、杂料、人工、船只、软草，总共银七千五百六十一两七钱四厘。

以上三坝并补还土埝,共估银一万二千三十八两五钱三厘。

拦江坝工程

拦江坝一道,在仙女庙迤西三里,距扬城旱路二十里,过渡四道;水路由壁虎北坝入口,至该坝下游,计程十八里;由运河经六闸入里河,至该坝上游,计程五十二里。水势来往,均系半顶半顺。口门长二十一丈,宽深不一,旧存坝底刷净无存,东首子埝坍塌,长五丈,西首子埝一律残缺。今拟(估)[姑]将子埝修整,帮宽加高,两岸筑造坝基,接前堵闭口门,外首浇钱,需用单长、正杂料、土方、人工、软草捆、各项船只,总共拟估需银三千一百八十八两七分八厘九毫。

各坝工程

凤凰坝,长二十四丈,高二丈,底宽二丈五尺,估钱四千二百四十三千八百三十文。

东湾坝,长三十三丈,高一丈四尺,顶底牵宽二丈,估钱三千一百三十九千九百五十文。

金湾坝,长二十五丈五尺,高一丈六尺,顶宽二丈,底宽二丈五尺,估钱三千一百七十五千八百三文。

西湾坝,长二十五丈,高六尺,顶宽一丈,底宽二丈,估钱三百三十一千五百四十文。

共计钱一万零八百九十一千一百五十文。

筑坝工程

凤凰坝一道,中泓水深一丈二尺。长二十丈八尺,高一丈五尺,顶宽一丈八尺,底宽二丈二尺。

修补东岸河堤一段,长十二丈五尺,高五尺,面宽六尺,底宽一丈五尺,估钱二千三百余千文。

东湾坝一道,中泓水深六尺五寸。长二十六丈五尺,高一丈二尺,顶宽一丈四尺,底宽一丈八尺,估钱一千二百余千文。

金湾坝一道,中泓水深四尺五寸。长二十五丈,高一丈,顶宽一丈二尺,底宽一丈六尺,估钱九百余千文。

西湾坝一道,尚存坝基,今拟加高一尺,并加钱土,估钱七十余千文。

以上四坝,共估钱四千四百余千,比较上届节省钱四千三百余千文。

李家坎滚水坝一道,中泓水深八尺五寸。长二十三丈,高一丈,顶宽六尺,底宽六丈四尺。

西岸筑堤一道,长七丈,高三尺,顶宽八尺,底宽二丈,估钱五百余千文。

各 坝 工 程

一、沙河等四坝高深丈尺，卑职等亲诣各坝，逐一篙量，与前估册开丈尺均各相同。各坝水势现已跌落一尺二三寸至一尺五六寸不等，惟兴筑须与堤平，虽水深之数较减于前，而出水之数较增于前，牵算单长与册开各数仍属相合。访之土人曾经做工者，据云每单长一丈，需用柴一千斤，土半方。复查原册所开，亦系照此核算，尚无不实。其余帮餉暨顶底各宽，均于收工时丈量，可以凭信。惟料价、方价本无一定，似须查明现在情形，核减定数。

一、沙河坝河面虽不甚宽，用篙探量，水底皆沙，甚属松浮，且壁虎坝之水现只八尺余，而沙河之水尚有一丈一尺余，实系冲刷缺塘所致，似施工转较他坝为难。

一、湾头本有石闸，近年筑堵均在外半里许。询之土人，据云十余年前原在闸内门内下埭，嗣因闸工坍坏，由居民捐修，向移下堵筑。今如仍于闸内下埭，工料大可减省，缘闸门只宽二丈一尺，而坝口宽至十三丈五尺也。特恐该处居民仍执前说，出而阻挠，应即札飭府、县示谕该处绅董，再行兴办。

一、壁虎北坝原勘册开坝长五十三丈，细勘旧坝，坝实本已无存，如果稍移向东，口门只宽五十一丈，似较径捷，亦稍可节省。至册开坝之南实旧有土堤一道，因已冲坍，拟做埭土，估银一千三百余两，系为保固北坝起见，原属正办。惟思北坝为运河入江最大之口，一遇水涨，断不能不即启放，似不必预留盛涨之时保固地步，此工似属可省。

以上三坝，原估银一万二千余两，如照此兴办，计壁虎土堤可省一千三百余两，湾实坝可省千两上下，再以料价、方价核减，则所用益可节缩矣。

一、拦江坝东西两坝，实均已冲刷无存，实较往年为难，附近之土渐次取毕，方价亦须较增。现在仙女庙迤东水已跌落，亟须蓄水济运，势不能不延待水落再堵。所估之数，闻较增于上年，或亦职是之故。

厘 课

盐课，每引库平银九钱，内正项七钱二分，经费一钱八分。此款呈解运库，作正开销登明。

扬由关税，每引库平银六分六厘六毫零。漕捐，每引二百文。以上二款，呈由运库转解登明。

通属提充军饷各款，每引一百八十文四毫，内泰坝过掣、勾扛、执秤、卡费三十文四毫，贾弁缉私四十文，场店辛工等款五十文，总局纸朱二十文，领贩四十文。泰属提充军饷各款，每引一百六十七文二毫，内过浦抬扛四十七文二毫，分署缉私二十文，场店辛工等款四十文，总局纸朱二十文，领贩四十文。以上通、泰两属提充军饷各款，按季呈由运库转解登明。

炮船捐，每引六十六文六毫零。勇粮捐，每引三十三文三毫零。巡缉经费，每引一百二十文。以上三款，系归运库开支登明。

皖捐，每引二百文。此款由盐厘总局径解皖营捐输总局周转解，并报明运司核作收支登明。

南北台捐。此款移解盐厘局汇解登明。

跋

余自同治四年十月莅两淮运司任，至次年三月交卸，其时招商各局星罗棋布、入主出奴，又值兵燹之余，运道淤塞，各场埤整半就荒废。余竭数十昼夜之力，与属吏、商人讲求讨论，始得端倪。凡口之所言，笔之所商，以及委员、绅士之查访场丁、灶户之供词，凡有关于兴利除弊者，无不摘而存之。惜在任甫五阅月，即奉命调赴粤东，襄办中外交涉事宜，其见诸施行者，殆不过千百中之一二云尔。

同治五年十月丰顺丁日昌志

卷一一五 百将图传^①一

序

谨案：《四库·兵家·将苑》一卷，旧本题汉诸葛武侯撰；《百将传》一百卷，宋张预撰；《广名将谱》十七卷，不著撰人名氏。《百将传》始太公，终刘郢，传末综论行事，以《孙子兵法》比合之，立说迂浅。《将苑》及《广名将谱》则又坊肆依托。三书均列存目，未称尽善。日昌奉命抚吴，承绿营窳弊之余，大乱甫定，邻疆犹征饷纷沓，无暇自顾屯练，仅就抚标额兵并饷精募，常日讨而训之，其人大抵准徐骁果经战之士，足振往日颓靡，顾英略而知方之难也，吾是以有《百将图》之作。始周迄明，皆取其卓然可师尚者，令吾军人以投原余暇，转相讲说，徐观其材之可用与否。夫兵事之可言者，器也、法也；其不可强者，智也、勇也；而所以鼓其智勇、运其器法者，仁也、廉也。缓急有事，文武股肱非其人莫胜国家捍圉之任，然则兵可不慎谋，而良将可不深注意哉？古人言兵之可恃在明其分数，又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未有离准绳规矩而求神明变化者，则是书亦造就将才之资也。同治九年夏六月丰顺丁日昌序。

吕尚周 磻溪坐钓

吕尚者，东海上人，本姓姜，从其先祖封于吕，故名吕尚，字子牙。尚抱经天纬地之才，尝著有《六韬》，备言阴阳，遂为兵书之祖。时值商纣暴虐，避居东海之滨，坐石矶垂钓，丝不设饵，钓不曲钩，每言不钓鱼鳖独钓王侯，人多笑之，困穷老矣。闻西伯贤，善养老，遂往归焉。入岐州，复钓于磻溪之上，欲干西伯。西伯自美里归，将出猎，命卜有所获否，卜者曰：“所获非龙非虺，非虎非罴，乃王霸之辅。”西伯喜而猎，果遇尚于渭水之阳，与语大悦，曰：“吾先君太公尝曰：‘当有圣人兴周。’子其是耶！太公望子久矣。”故又号曰“太公望”。载与俱归，时年八十有二，西伯尊之为师。



① 《百将图传》是丁日昌的军事史著作，清同治九年江苏官书局初刊。此据初刊本录出。

问政,对曰:“为国有三策,敬天、勤民、亲贤而已。”西伯善之。是时,天下三分有二,西伯事殷不改。至武王嗣位,纣恶愈甚,武王方修文王之业,尊太公为师尚父,鹰扬东伐。太公因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誓众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观兵于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国,皆曰纣可伐也,遂克商。武王封师尚父于齐。后之言兵者,皆宗太公《六韬》为本谋。



孙武周 吴宫教战

孙武者,齐人也,善用兵,著《孙子》十三篇。吴王阖庐往见之,难之曰:“子之十三篇,吾已尽观矣。然言之易,行之难,子可小试勒兵乎?”孙子曰:“可。”吴王又难之曰:“勇悍易,柔弱难,子可试以妇人乎?”孙子曰:“可。”吴王异之,乃出宫中美妇百八十人,命孙子教战。孙子受命,遂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因教之曰:“汝知汝心与左右手与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凡鼓,前则视心,左则视左手,右则视右手,后则视背,不可违。”妇人曰:“诺。”孙子约束既布,设铁钺,三令五申。于是鼓之右,妇人以为戏而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过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今申令既已明,而鼓之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法当斩。”因命斩左、右二队长。吴王从台上观,大骇,趋使下令勿斩。孙子曰:“臣已受命为将矣,将在

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二姬以殉,用其次为队长。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悉如纪律,无敢出声。孙子乃使使报王曰:“兵已整齐,请王下观,惟王所用,虽赴水火可也。”吴王心知孙武能用兵,遂以为将。

孙臆周 马陵伏弩

孙臆者,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归齐田忌。忌数与诸公子驰逐,重射博利,前者胜。臆见其马足不甚相远,而马有上、中、下辈,往往相配而出,故胜负不决,因谓忌曰:“取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忌如之,既驰三辈毕,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于是忌以孙臆为能,进于威王。威王问以兵法,遂以为师。

魏使庞涓伐韩,齐威王使忌为将,臆为师,以救韩,直走大梁。庞涓闻之,去韩归救魏,逐齐师。臆因谓忌曰:“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



者，军半至。”因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又明日为二万。涓见之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亡去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臧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因令万弩夹道伏，期日暮见举火而发。涓果夜至斫树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万弩俱发，魏军大乱，庞涓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臧因此名重天下，世传其兵法。

乐毅周 济上劳军

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有功，文侯封以灵寿，子孙因家焉。毅生而贤，善用兵。是时齐大败燕，燕昭王怨齐，未尝一日忘报。毅因请于魏王而使燕，燕昭王一见，即以客礼待之。毅感其诚，遂委质而臣。燕昭王喜，竟以为亚卿。因问伐齐之事，毅对曰：“齐地大人众，未易独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与赵及楚、魏合。”燕昭王以为然，因另遣使连楚、魏，先使毅约赵惠文王。毅复令赵啖秦以伐齐之利。是时诸侯正害齐之骄暴，皆争合从，与燕伐齐。毅还报，燕昭王悉起兵，使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复以相国印授毅。毅遂并护赵、楚、韩、魏、燕以伐齐，因大破之济西，诸侯兵罢归，而毅将燕军独追至临淄。齐湣王败亡，走保于莒。乐毅攻入临淄，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燕昭王大悦，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饗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



李牧周 雁门纵牧

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边患，为约曰：“边若有患急，入收保边。”士愿请一战，牧乃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曾破敌受赏百金者。彀者十万人，悉勤习战。然后大纵畜牧，人民满野。边寇小入，佯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牧出其不意，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遂大破单于十余万，因而奔走，不敢犯赵边境者十有余年。

田单周 火牛破敌

田单者，齐诸田疏属也，湣王时为临淄市掾。燕使乐毅破齐，单时在安平，知必有变，令宗人尽断其车轴末，以铁笼之。已而燕军攻安平，城坏，齐人走，争途，多以边折车败为燕所虏，惟单宗人以车铁笼故得脱。





燕围即墨

古

燕围即墨，即墨士大夫知单铁笼之智，遂推单为将军。因宣言曰：“吾惟恐燕军劓所得齐卒，置之前列与我战，即墨残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见齐降者尽劓，愈坚守，恐为所得。单又纵反间曰：“吾恐燕人掘我城外冢墓，可为寒心。”燕人果掘烧死人，城上望见，涕泣欲战，怒百倍。单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行伍间，令甲士皆伏，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于燕。又收民金千镒，令即墨富家赂燕将，愿无夷掠吾族家妻妾。燕将大喜，由此益懈。单乃收城中牛千余，绛衣龙文，束兵于角，束炬于尾，烧其端，夜纵牛出，壮士五千随之走燕军。燕军大惊，以为神师也。城上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震天地。燕军奔走，齐人遂杀其将骑劫，而齐七十余城皆复。

韩信汉 登坛拜将

韩信者，淮阴人也。布衣时不能治生，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终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后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言于汉王，拜为将，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韩信与张耳以兵数万东下井陘击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半夜传发，选轻骑二千，人持一汉帜，从间道（葭）〔蔽〕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平旦大战，良久，信佯走，赵果空壁逐之，信所出奇兵二千驰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赵军退还归壁，皆汉赤帜，大乱。汉兵夹击之，大破赵兵。

淮阴少年尝谓信虽长大，好带刀剑，怯耳。众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于是熟视，俛出胯下，一市皆笑信，以为怯。后信为楚王，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中尉，告诸将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宁不能死？死之无名，故忍而就此。”



樊哙汉 鸿门闯宴

樊哙，沛人也，以屠狗为事，后与高祖俱隐于芒碭山泽间。陈胜初起，萧何、曹参使哙求迎高祖，立为沛公。哙以舍人从沛公击章邯，攻城先登，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从

攻阳城先登，下户牖，破李由军，斩首十六级，赐上闻爵。项羽在戏下，欲攻沛公，沛公从百余骑，因项伯面见项羽谢罪。项羽既饗军士鸿门中酒，亚父谋欲杀沛公，令项庄拔剑舞，坐中欲击沛公，项伯常屏蔽之。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坐，樊哙居营外，闻事急，乃持盾入。初入营，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怒目眦裂，发上指冠。项羽目之，问为谁？张良曰：“沛公驂乘樊哙也。”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之。项羽曰：“能复饮乎？”哙曰：“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项羽默然。沛公如厕，麾哙去。是日微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几殆。



周亚夫汉 细柳式车

周亚夫者，绛侯勃子也，汉文帝封为条侯。文帝六年，匈奴大入边，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上自劳军，军士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对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



孝景三年，吴、楚反，亚夫为太尉，东击吴、楚。吴方攻梁，梁急求救。太尉引兵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请，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书言，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坚壁不出，而使轻骑绝吴、楚兵后食道。吴兵乏粮饿，数欲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太尉帐下，太尉终卧不起。后吴奔壁东南，太尉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降其兵。月余，越人斩吴王头以告，而吴、楚平。

李广汉 冥山射虎

李广者，陇西成纪人也。汉景帝时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景帝使中贵人从广击之。中贵人以数十骑驰骋，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奔告广，广



曰：“此必射雕者也。”乃以百骑往，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雕者也。缚之上马。匈奴惊，尽上山列阵，有白马将出护其兵，广突前射杀之，胡兵至夜半皆引去，广乃归其大军。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断其髑髅以为枕，示服猛也；铸铜象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之也。他日复猎于冥山之阳，又见卧虎，射之，没矢饮羽，进而视之，乃石也，其形类虎。退而更射，镞破竿折而石不伤。

卫青汉 钳徒论相(见左下图)

卫青，字仲卿。尝从人至甘泉，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免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以椒房戚拜为车骑将军，击匈奴，斩首虏数百骑，赐爵关内侯。是后凡匈奴犯边，皆有斩获，又略定边地甚广，遂拜青为大将军，益封青八千七万户，三子皆侯。

卫青击匈奴，诸将各斩获有功，独苏建以三千骑战败，尽亡其军，独以身归。青问建罪当如何？周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专诛于境外，其归天子自裁之，于以风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军吏皆曰善。



霍去病汉 渡河受款(见右上图)

霍去病者，大将军卫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骑射，从大将军为嫖姚校尉。尝与轻勇骑八

百，直奔大军数百里赴利，斩获首虏过当，封为冠军侯。后为骠骑将军，与公孙敖、李广、张骞等分道击匈奴。去病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斩获甚众。诸宿将士马皆不如去病，由是去病日以亲贵，比大将军。

浑邪王欲降汉，使人驰传以闻。上恐其诈降而袭边，乃令去病将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与浑邪众相望。浑邪王裨将多不愿降，欲遁去。去病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然后将其降者号十万人，渡河归。上封浑邪王为漯阴侯，嘉去病之功，以千七百户益封骠骑将军。上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去病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上为治第，对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上益重爱之。

祭遵 雅歌投壶

祭遵，字弟孙，颍州颍阳人。光武破王寻等还，过颍阳，遵以县吏数进见，留为门下吏。从征河北，为军束令，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刘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光武乃贯之，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拜征虏将军，南击弘农、厌新、柏华、蛮中贼。弩中遵口，洞出流血，众见遵伤，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战皆百倍，遂大破之。时新城蛮中山贼张满，屯结要隘，为人害，诏遵攻之。遵绝其粮道，满数挑战，遵坚壁不出，而厌新、柏华余贼复与满合，遵乃分兵击破之。张满饥困，城拔，生获之。遵为将军，取士皆用



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虽在军旅，不忘俎豆，可谓好礼悦乐、守死善道者也。遵卒后，遇朝会，帝每叹曰：“安得忧国奉公之臣如祭征虏者乎！”

王霸 冰合滹沱

王霸，字元伯，颍州颍阳人也。光武南驰至滹沱河，王郎兵在后，候吏哗言河水流渐无船不可渡，官属大惧。帝遣霸往视之，霸返，诡曰：“冰坚可渡。”官属皆喜，遂前，河冰果合。乃令霸护渡，未毕数骑而冰解。帝曰：“王霸，权以济事，殆天瑞也。”帝即位，拜霸为偏将军，使与捕敌将军马武讨周建。苏茂将四千人救建，先遣精骑遮武军粮。武往救之，建从城中出兵夹击武，武恃霸之援，战不甚力，军败奔霸营呼救。霸曰：“敌兵盛，出必两败，弩力而已。”乃闭营坚壁。军吏皆争之，霸曰：“茂兵精锐众多，吾吏士心恐，而捕

敌与吾相恃，败道也。今闭营固守，捕敌无救，其战自倍，吾乘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武合战良久，霸乃开营，后出精骑夹击，茂、建败走，霸、武始各归营。既而贼复挑战，霸方饗士作乐，茂雨射营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动，军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击也。”霸曰：“客兵远来，粮食不足，故数挑战以徼一胜。今闭营休士，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贼不得战，乃引还营，其夜建兄子诵反，闭城拒之，茂、建遁去，诵以城降。



冯异 荒亭进粥

冯异，字公孙，颍川文城人也，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光武道经文城，异开门以牛酒迎，光武念之，遂以异为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至饶阳芜蒌亭。时天寒冽，众皆饥疲，异具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风雨，光武引车入道旁空舍，异抱薪，邓禹爇火，光武对灶燎衣，异复进麦饭兔肩。因复渡滹沱河，使异别收河间兵，还拜偏将军。异为人谦退不伐，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立树下，军中号大树将军。

建武三年春，拜异为征西大将军，与邓禹、邓宏共攻赤眉。异与贼约期合战，先使壮士蛮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分兵救之，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少衰，伏兵卒起，衣服相同，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异乘胜追击，大破之，降者八万人。

耿弇 宫台望战

耿弇，字伯昭，茂陵人也。少习父明经之学，因见郡尉试骑士、建旌旗、肄驰射，由是好将帅之事。光武时，封好畤侯。建武五年，诏弇进讨张步。步使大将军费邑军历下，邑遣其弟敢守巨里。弇乃进兵先胁巨里，使多伐木，扬言以填塞坑堑，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阴纵生口，令得生还以告邑。邑果自将精兵以救之，弇喜曰：“吾扬言欲诱致邑来耳。今邑来，适合吾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冈坂，乘高合战，大破之。斩邑首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惧，费敢悉众亡归张步，弇因纵兵击诸未下者四十余营，遂定济南。弇兵出淄水上，张步气盛直攻弇营，与刘歆等合战。弇升王宫坏台望之，视歆等交锋，乃自引精兵横突步阵于东城下，大破之。飞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时帝在鲁，闻弇为步所攻，自往救



之。未至，陈俊谓弇曰：“剧贼兵盛，可且闭营休士，以待上来。”弇曰：“乘輿且到，臣子当击牛酺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贼虏遗君父耶？”乃出兵大战，自旦及昏，复大破之。

寇恂汉 高平斩使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为上谷郡功曹，后拜偏将军。及光武南定河南，而难其守，问于邓禹，禹曰：“寇恂文武足备。”乃拜恂河内太守。更始将朱鲋闻光武北伐，以河内必孤，遂使苏茂、贾强将兵三万，渡巩攻温。檄书至，恂即勒军驰出。军吏谏曰：“宜待众军毕集乃可。”恂曰：“温乃郡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遂驰赴之。适冯异遣救至，旛旗蔽野，乃令士卒乘城大呼曰：“刘公兵到！”苏茂军闻之，阵动。恂因奋击大破之，斩贾强。

隗嚣将高峻据高平，大将军耿弇围之，不克。帝亲征，遣恂以玺书招降。峻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命诛文。诸将曰：“今欲降之，反戮其使，无乃不可。”恂不应，竟斩之，遣其副归告峻曰：“军师无礼，已戮之。欲降则降，不降则固守。”峻惶恐，即日开门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诸将皆服曰：“非所及也。”恂经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尝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独享乎？”人称长者，以为有宰相器。



贾复汉 受檄击郾

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人。光武在河北，复因邓禹得召见，光武与语，奇之，禹亦称其有将帅节，乃以复为破敌将军，督盗贼。复马羸，光武解左骖赐之。从击青犢于射犬，众大战至日中，贼阵坚不却。光武传召复曰：“吏士皆饥，可且朝饭。”复曰：“先破之，然后食耳！”因披甲先登，所向皆靡，贼乃败走，诸将咸服其勇。

光武即位，拜复为执金吾，封冠军侯。时更始郾王尹尊及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诸将议兵事，因以檄叩地曰：“郾最强，宛为次，谁当击之？”复率然对曰：“臣请击郾。”帝笑曰：“执金吾击郾，吾复何忧？”遂遣复击郾，连战破之。月余，尹尊降，尽定其地。复从征伐，未尝丧败，数为诸将溃围解急，身被十二创。帝以复敢战深入，希令远征，常自从之，

故复少方面之勋，诸将每论功自伐，复未尝有言。帝辄曰：“贾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胶东侯。



吴汉 无终夺军

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光武将发幽州兵，问可使行者，邓禹荐汉，即拜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更始幽州牧苗曾闻之，阴勒兵敕诸郡不应调。汉将二十骑先驰至无终，曾以汉无备，出迎于客舍，汉即挥兵斩之，而夺其军。北州震骇，遂悉发其兵。引而南，与光武会涿阳。诸将见汉士马强盛，皆曰：“是宁肯分与人耶？”及汉至幕府上兵簿，诸将人人多请之。光武曰：“属者恐不与人，今所请又何多也？”诸将皆惭。

汉伐公孙述，连胜，拔广都，帝戒汉勿轻进。汉因乘利进逼成都，去城十余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刘尚屯河南，相去二十余里。帝闻大惊，让汉曰：“公既深入，又与尚别营，缓急不复相及，尚败，公即败矣。幸无他者，急还广都。”诏书未到，述果遣谢丰、袁吉十万众攻汉，别将万人劫尚。汉与大战一

日，兵败走入壁，丰、吉围之。汉召诸将曰：“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其祸难量。若潜师就尚于江南，大功可立。”诸将曰：“诺。”遂闭营三日，多立旛旗，烟火不绝，夜衔枚出，与尚合军。丰等不觉，明日分兵拒水北，自攻江南，汉悉兵迎战，大破之，斩丰、吉，于是引还广都。

马援 聚米为山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少有大志。为部督邮，送犯至司命府，见有重罪，援哀而纵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转游陇汉间。尝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曰：“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奴耳。”乃尽散以颁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袴。

帝自西征，至漆，诸将多以王师之重，不宜深入险阻，计犹豫未决。会召援夜至，援因说帝：“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晰，曲直昭然可晓。帝曰：“敌在吾目中矣。”明旦遂进军，嚣众大溃。



臧官汉 城门断限

臧官，字君翁，颍川郟人也。从光武征战，诸将多称其勇，光武甚亲纳之，以为偏将军。建武十一年，将兵至中庐，屯骆越。是时公孙述等与岑彭相拒于荆门，彭等战数不利，越人遂欲谋反从蜀，官兵少，不能制。会属县送委输车数百乘至，官夜使人锯断城门限，令车声回转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相告以汉兵大至，其渠帅乃奉牛酒以劳军。官陈兵大会，击牛酺酒，飧赐慰纳之，越人遂安。官与岑彭破荆门，官将降卒五万人。时人多食少，转输不至，降者欲散叛，郡邑复更保聚观成败，官欲引还，恐为所及。会帝遣谒者将兵诣岑彭，有马七百匹，官遂矫制取以自益，晨夜进兵，多张旗帜，登山鼓噪，左步右骑，挟船而行，呼声动山谷。延岑不意汉军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官因纵击，大破之，斩首、溺死万余人，水为之浊流。延岑奔成都，其众悉降，尽获其兵马珍宝。自是乘胜追北，进攻绵竹，破涪城，斩公孙述弟恢。复攻拔繁郫，进军咸阳门，与吴汉共灭公孙述，蜀地悉平。拜官为广汉太守，封酈侯。



班超汉 投笔封侯

班超，字仲叔，扶风平陵人也。家贫，常为官傭书，久劳苦，因投笔叹曰：“大丈夫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有相者指曰：“生燕颌虎头，飞而食肉，此万里封侯相也。”都尉窦固出击胡，以超为假司马，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意甚备，后忽疏懒。超谓官属曰：“广礼忽薄，必有北敌使来。”乃会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激怒之。众曰：“死生惟司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当因夜以火攻敌。”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众曰：“善。”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伏敌舍后，约曰：“见火发，当鸣鼓大呼。”余人各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敌众惊乱，遂斩北使及从士三十余人，余众百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因曰：“从事虽不行，超何心独擅之？”郭恂乃悦。超因召鄯善王，以敌首示之，一国震惊，遂纳子为质。还奏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



何心独擅之？”郭恂乃悦。超因召鄯善王，以敌首示之，一国震惊，遂纳子为质。还奏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



耿恭汉 疏勒拜泉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略，有将帅才。汉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以恭为之，屯金蒲城。敌攻之，恭乘城搏战，以毒药傅矢，传语北军曰：“汉家箭神，其中疮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敌中矢者，视疮皆沸。会天暴风雨，随风雨击之，杀伤甚众。北人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引兵据之，北人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遂整衣冠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敌，敌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张奂汉 酌酒还金

张奂，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举贤良，擢拜安定属国都尉。初到职，而南单于左莫鞮等七千余人寇美稷，东羌复欲举种应之，而奂壁惟二百许人，闻报即勒兵而出。军吏以力不敌叩头争止，奂不听，遂进屯长城，收集兵士，遣将王卫招诱东羌。因据要地，使南单于不得交通，东羌诸豪遂相率与奂和亲，共击左莫鞮等，连战破之。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镡八板。奂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奂正身洁己，威化盛行，迁为护辽中郎将。时屠各及朔方乌桓并同反叛，烧度辽将军皇甫规门，引屯赤阪，烟火相望，兵众大恐，各欲亡去。奂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军赖以安。乃潜诱乌桓，阴与通和，遂使斩屠各渠帅，袭破其众，诸羌悉降。延熹元年，鲜卑寇边，奂率南单于击之，斩首数百级，幽并清静。九年春，召拜大司农。鲜卑闻奂去，遂招结南单于、乌桓，数道入塞寇掠。朝廷以为忧，复拜奂为护辽中郎将。诸羌闻奂至，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奂但诛其首恶，余慰纳之，边境复安。



虞诩汉 增灶断追

虞诩，字升卿，陈国武平人也。初辟太尉府，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州郡不能制，因以诩为朝歌长。故旧吊之，诩曰：“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始到，谒河内太守马稜，曰：“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百里，而青冀之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

众，劫库兵，守成皋，断天下右臂，吾知其无能为也。今其众新盛，难与争锋。兵不厌权，愿宽假譬策，勿令有所拘阂而已。”及到官，设三科以募求壮士，其攻劫者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带裘服而不事家业者为下。收得百余人，诩为饗会，悉贯其罪，使入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杀贼数百人。又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以彩线缝其裾为识，有出市里，吏辄擒之。贼由是骇散，咸称神明。后羌寇武都，邓太(守)[后]以诩有将帅之略，迁武都太守。羌乃率从数千，遮诩于陈仓峭谷。诩即停军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抄旁县。诩因其兵散，遂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臆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诩曰：“敌众多，吾兵少，徐行则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敌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臆见弱，吾今示强，势有所不同耳。”既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余攻围赤亭。战之日，诩乃令军中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诩因出城奋击，多所杀伤。明日，悉陈其兵众，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改易衣服，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更相恐动。诩计贼当退，乃潜遣五百余人于浅水设伏，候其走路。敌果大奔，因掩击，大破之，军威甚盛。贼由是散败，南入益州。诩乃占相地势，筑营壁共八十所，招还流亡，假贷贫人，郡遂以安。后迁尚书令。临终，谓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无愧，所悔者为朝歌长时，杀贼数百人，不能无冤者。自此二十余年，家门不增一口，获罪于天也。”



张飞汉 释严定蜀

张飞，字益德，涿郡人也。少与关侯俱事先主。先主奔江南，曹操率重兵追之一日一夜，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闻操忽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战！”皆无近者，故遂得免。

先主入益州，还攻刘璋。飞与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县。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曰：“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神色自若，曰：“斫头便斫，何为怒耶？”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故所过战克，与先主会成都。



赵云汉 截江救主

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也，为先主主骑。及先主为曹操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皆得免难。初，先主之败，有人言云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龙不弃我走也！”顷之云至。先主入益州，云领留营司马。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使掌内事。先主西征，权遣舟船迎妹，夫人将后主返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

曹操争汉中地，运米北山下，数千万囊，黄忠以为可取。云兵随忠取米，忠过期不还，云将数十骑轻行入围，迎视忠等。值曹兵大出，云为操前锋所击，方战，其大众至，势逼，遂前突其阵，且斗且却。曹军散已复合，云陷敌，还趣围，将张著被创，云复驰马还出迎著。既得入围，曹军追至，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

曹军疑有伏，引去。云雷鼓震天，以戎弩射曹军。曹军惊骇，自相蹂践，坠汉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来，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

张辽魏 合肥陷阵

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武力过人。太祖征张鲁，与乐进、李典等守合肥，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飧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乃引退。太祖遣辽屯长社，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起火，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乃令军中，其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阵而立，有顷定，即得首谋者杀之。



典韦魏 牙门建纛

典韦，陈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膂力过人。初平中，张邈举义兵，韦为士属司马。赵宠

牙门旗长大，人莫能举，韦一手建之，一军皆惊。太祖讨吕布于濮阳，布有别屯在濮阳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袭破之。未及还，会布救兵至，相持急。太祖募陷阵，韦先占将，应募者数千人，皆重衣两铠，弃楯，但持长矛撩战。时四面皆贼，矢下如雨，韦不视，为等人曰：“虏来十步乃告。”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惧，疾言虏至矣。韦手持十余戟，大呼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布众退。韦好持大双戟与长刀等，军中为之语曰：“帐下壮士有典君，提一双戟八十斤。”太祖征荆州至宛，张绣迎降，太祖甚悦，延绣及其将帅，置酒高会。太祖行酒，韦持大斧立后，刃径尺。太祖所至之前，韦辄举斧目之，竟酒，绣及其将帅莫敢仰视。



许褚魏 曳牛惊贼

许褚，字仲康，谯国谯人也，长八尺余，腰大十围，勇力绝人。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时汝南葛陂贼万余人攻褚壁，褚众少不敌，力战疲极，兵矢尽，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杵斗者，置四隅，褚飞石掷之，所值皆摧碎，贼不敢进。粮乏，伪与贼和，以牛与贼易食，贼来取牛，牛辄奔还。褚乃出阵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余步，贼众惊，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陈、梁间闻皆畏惮之。后归太祖，太祖壮之曰：“此吾樊哙也！”引入宿卫。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



褚从太祖讨韩遂、马超于潼关，太祖将北渡临济河，先渡兵，独与褚及虎士百余人留南岸断后。超将步骑万余人来奔太祖军，矢下如雨，褚乃扶太祖上船。贼战急，军争济船，船重欲没，褚斩攀船者，左手举马鞍蔽太祖，船工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并溯船，仅乃得渡。其后太祖与遂、超等单马会语，左右皆不得从，惟偕褚。超负其力，阴欲前突太祖，素闻褚勇，疑从骑是褚，乃问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顾褚，褚目眈之，超不敢动。军中以褚力如虎而痴，故号曰“虎痴”，是以超问虎侯。至今天下称焉，皆谓其姓名也。

褚从太祖讨韩遂、马超于潼关，太祖将北渡临济河，先渡兵，独与褚及虎士百余人留南岸断后。超将步骑万余人来奔太祖军，矢下如雨，褚乃扶太祖上船。贼战急，军争济船，船重欲没，褚斩攀船者，左手举马鞍蔽太祖，船工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并溯船，仅乃得渡。其后太祖与遂、超等单马会语，左右皆不得从，惟偕褚。超负其力，阴欲前突太祖，素闻褚勇，疑从骑是褚，乃问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顾褚，褚目眈之，超不敢动。军中以褚力如虎而痴，故号曰“虎痴”，是以超问虎侯。至今天下称焉，皆谓其姓名也。

周瑜吴 赤壁纵火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城人也。建安五年，孙策薨，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雄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瑜与张昭



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服事焉。曹操新定荆州，治水军八十万众临江东，作书遗权。群臣望风畏惧，多劝权迎降，惟瑜与鲁肃执拒操之议，意与权同。蜀先主在夏口，使诸葛亮诣权，计始定。瑜与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先主俱进，遇于赤壁。时操军已有疾病，初战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实难与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舟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操诈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以次前。操军指望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操军大败，退保南郡。

太史慈 神亭搏战

太史慈，字子义，东莱黄人也。少好学，仕郡奏曹吏，避地之辽东。北海相孔融奇之，数遣人讯问其母，并致饷遗。融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慈从辽东还，母使赴之。慈单步径至都昌，夜伺间入见融，因求兵出斫贼。融不听，欲告急平原相刘备。慈请行，而贼围益密，于是严行蓐食，须明便带鞬摄弓上马，将两骑自随，各作一的持之，开门直出外围下，左右人并惊骇，兵马互出。慈引马至城下堑内，植所持的，各射之毕，径入门。明晨复如此，围下人或起或卧。明晨复出如此，无起者，于是鞭马突围中驰去，射数人，皆应弦而倒。比贼知，慈行已远，遂从备得精兵三千。贼闻之，解围走。

扬州刺史刘繇与慈同郡，慈到曲阿见繇，会孙策至，或劝繇可以慈为大将军，繇不肯，但使侦视轻重。时独与一骑猝遇策，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擎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会两家兵骑来赴，于是解散。后策平定宣城，进讨泾西，遂见执。策即解缚捉其手曰：“宁识神亭时耶？若卿尔时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即署门下督，还吴，拜折冲中郎将。



甘宁 酌酒厉兵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出入，带铃。民间铃声，即知是宁。后止不复劫，颇读书，乃归吴，孙权加礼之。从攻皖，为升城督。宁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卒破获朱光，计功拜折冲将军。

曹军出濡须，宁为前部都督，受敕出斫敌前营。权特赐米酒众肴，宁以料赐手下百余人食。食毕，宁先以银碗酌酒，自饮两碗，乃酌都督。都督伏不肯持，宁引白削置膝上，呵谓之曰：“卿见知于至尊，孰与甘宁？甘宁尚不惜死，卿何以独惜死乎？”都督见宁色厉，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银碗。至二更时，宁乃领健儿百余人，径诣北军营下，使拔鹿角，逾垒入营，斩得数十级。北军惊骇鼓噪，举火如星，宁已还入营，作鼓吹，称万岁。因夜见权，权喜曰：“足以惊骇老贼否？聊以观卿胆耳。”即赐绢千匹，刀百口。

邓艾魏 阴平凿险

邓艾，字士载，义阳棘阳人也。少孤，为农民养犊，后为都尉学士，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为稻田守业草吏。每见高山大泽，辄规度指画军营处所，人多笑焉。后参征西军事，迁南安太守。嘉平元年，与征西将军

郭淮拒蜀偏将军姜维，维退，淮因西击羌。艾曰：“贼去未远，或能复还，宜分诸军以备不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维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结营，艾谓诸将曰：“维今卒还，吾军人少，

法当来渡而不作桥。此维使化持吾令不得还，维必自东袭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潜军径到。维果来渡，而艾先至据城，得以不败，赐爵关内侯。甘露四年秋，诸军征蜀，姜维败走，守剑阁。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至为艰险，粮运物匮，频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攀木缘崖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邈降。蜀卫将军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阵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战不利，并退还。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举。”叱忠、纂出，将斩之。忠、纂驰还更战，大破之，斩瞻及尚书张遵，进军到雒，遂定蜀。

王濬晋 铁锁沉江(见下页左图)

王濬，字士治，弘农湖人也，恢廓有大志。尝起宅，开门前路广数十步，人问之，濬曰：“吾欲使容长戟

旛旗。”众窃笑之，濬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后参征南军，羊祜深知之，迁益州刺史。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又画鸱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拒船。濬谍知其状，乃作大



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辄著筏去。又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使在船前,遇锁燃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船无所碍,顺流鼓棹,经造三山,旌旗器甲属天蔽日,莫不破胆,吴人遂降。



陶侃晋 官斋运甃(见右上图)

陶侃,字士行,鄱阳人也。为广州刺史,无事朝运百甃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游,恐不堪事。”侃勤于吏职,尝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时造船,木屑竹头,悉令人收掌之,人不解其意。后积雪始晴,厅事前余雪犹湿,乃以木屑铺地。及桓温北伐,又以所储竹头作钉装船。其综理周密如此。

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所劫掠,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劫。果至,生获数人,究知是西阳王綝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綝。綝因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自是水陆肃清。

周处晋 长桥搏蛟

周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厉之志,谓父老曰:“今时和岁丰,何苦而不乐耶?”父老叹曰:“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答曰:“南山白额猛兽,长



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此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则一郡之大庆，非徒去害而已。”处乃入山射杀猛兽，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数十里，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人谓死，皆相庆贺。处果杀蛟而反，闻乡里相庆，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吴寻二陆。时机不在，见云，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将无及。”云曰：“古人贵朝闻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忧名之不彰？”处遂励志好学，有文思，志存义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

氏人齐万年反，朝臣恶其强直，皆曰：“处，吴之名将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隶夏侯骏西征。伏波将军孙秀谓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辞也。”处曰：“忠孝之道，安得两全？既辞亲事君，父母复安得而子乎？”既而梁王彤为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处知彤不平，必当陷己，自以人臣尽节，不宜辞惮，乃悲慨即路，志不生还。时贼屯梁山，有众七万，而骏逼处以五千兵击之。处曰：“军无后继，必至覆败，虽在亡身，为国取耻。”彤复命处进讨。乃与振威将军卢播、雍州刺史解系攻万年于六陌。将战，军人未食，彤促令速进，而绝其后继。处知必败，赋诗曰：“去去世事已，策马观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终。”言毕而战，自旦及暮，斩首万计，弦绝矢尽，播、系不救。左右劝退，处按剑曰：“此是吾效节授命之日，何退之为？且古者良将受命，凶门以出，盖有进无退也。今诸军负信，势必不振。我为大臣，以身殉国，不亦可乎？”遂力战而没。追赠平西将军，赐钱百万，葬地一顷，京城地五十亩为第，又赐王家近田五顷，策谥曰“孝”。

朱伺晋 铁面督战

朱伺，字仲文，安陆人。少为吴门牙将陶丹给使，吴平内徙江夏。伺有武勇而不知书，及为将，乃以谦恭称。累功封亭侯，领骑督。时西阳夷贼抄掠江夏，太守杨珉请督将议拒贼之计，伺独不言。珉问之，伺曰：“诸人以舌击贼，伺惟以力耳。”珉又问：“将军击贼何以常胜？”伺曰：“两敌共持，惟我能忍，是以胜耳。”珉大称善。

夏口之战，伺用铁面自卫，以弩的射贼大帅数人皆杀之。贼挽船上岸，于水边作阵，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胫，气色不变。贼溃，追击之，皆弃船投水，死者大半。贼夜走长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盛远将军，赤幢曲盖。



毛宝晋 蹶鞍拔箭

毛宝，字硕直，荥阳武人也，为温峤平南参军。苏峻反，宝领千人为峤前锋，次茄子浦。初，峤以南军习水，峻军便步，欲以所长制之，宣令三军有上岸者死。时苏峻送米万斛馈祖约，约遣司马桓抚等迎之。宝告其众曰：“兵法：军令有所不从。岂可不上岸耶？”乃设变力战，悉获其米，虏杀万计，约用大饥。峤嘉其勋，上为庐江太守，从征祖约。祖焕、桓抚等欲袭湓口，陶侃使宝击之。先是，桓宣背约，南屯马头山，为焕、抚所攻，求救于宝。宝赴



救之。未至，而贼已与宣战。宝军悬兵少、器仗滥恶，大为焕、抚所乘。宝中箭贯髀彻鞍，使人蹋鞍拔箭，流血满靴，裹疮还救宣，至营而焕、抚亦退，人服其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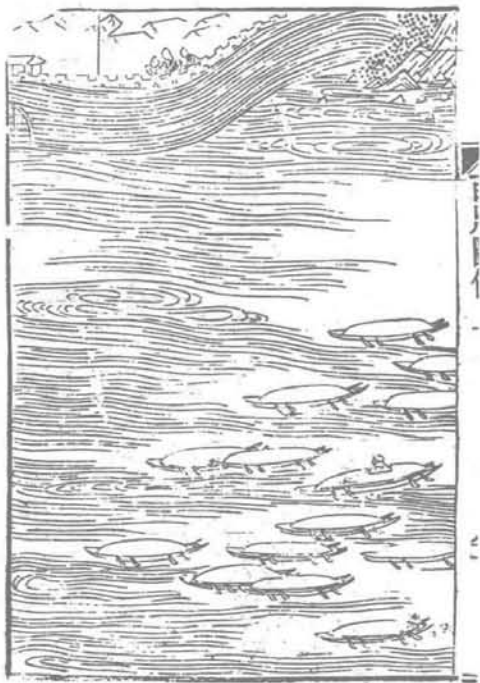
初，宝在武昌，军人有于市得一白龟，长四五寸，养之渐大，放诸江中。邾城之败，养龟人被铠持刀，自投于水中，如觉堕一石上，视之乃先所养白龟，长五六尺，送至东岸，遂得免焉。

王镇恶晋 蒙冲溯渭

王镇恶，北海剧人也。祖猛，仕苻坚，任兼将相。镇恶以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疏宗。猛曰：“昔孟尝恶月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故名“镇恶”。颇读诸子兵书，喜论军国大事。宋武帝伐广固，或荐之，武帝召与语，异焉，因谓诸佐曰：“镇恶，王猛孙，所谓将门有将。”武帝欲讨刘毅，镇恶曰：“公若有

事西楚，请给百舸为前驱。”武帝乃转镇恶参军事，率龙骧将军蒯恩百舸先发。镇恶受命，便昼夜兼行，扬声上兖州。刘毅谓为信，不知见袭。镇恶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军在前，镇恶次之。每舸留三人，对舸岸上立旗安鼓，语所留人曰：“计我将至城，便张鼓，若后有大军状。”又分队在后，令烧江津船。镇恶前往袭城，津戍百姓皆言刘藩兵上，晏然不疑。将至城，遇刘毅将朱显之，问刘藩所在，军人答曰：“在后。”及至军后，又不见藩，又望见江津船舰被烧，而鼓声甚盛，知非藩上，遂驰马告毅，令闭城门。而镇恶亦驰入城，因风放火，烧大城南门及东门。又遣人以诏及赦书并武帝手书，凡三函示毅。毅皆烧不视，城中犹不知武帝自来。及短兵接战，镇恶军人与毅下将，或是父兄子弟、中表族亲，且斗且语，方知武帝在后，人情离懈。毅遂从大城东门出奔，至牛牧佛寺自缢。

武帝北伐，以镇恶领前锋。大军攻潼关，谋进取计，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渭，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皆在舰内，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以为神。镇恶既至，令将士饱食，食毕即弃船登岸。渭水流急，诸舰悉逐流去，镇恶激励将士曰：“此是长安城北门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惟有死战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攻陷长安城。城中六万余户，镇恶悉抚慰之。武帝劳之曰：“成吾霸业者，卿也。”镇恶谢曰：“此明公之威，将士之力。”帝笑曰：“卿欲学冯异耶？”



周访晋 冢间埋肉

周访，字士达，本汝南安城人，汉末避地江南，至访四世，吴平，因家庐江寻阳。访少沉毅，谦而能让，果于断割，周穷振乏，家无余财。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乡人盗访牛于冢间杀之，访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参镇东军事。时有与访同姓名者罪当死，吏误收访。访奋击，收者数十人皆散走，而自归于帝。帝不之罪，寻以为扬烈将军。

帝命访与诸军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军船舰。访作长歧枥以距之，桔槔不得为害。而贼从青草湖密抄官军，又遣其将张彦陷豫章，焚烧城邑。王敦时镇湓口，遣督护繆蕤、李恒受访节度，共击彦于豫章石头，与彦交战，彦军退走。访率帐下将李午等追彦，破之，临阵斩彦。访为流矢所中，折前两齿，形色不变。及暮，访与贼隔水，贼众数倍，自知力不能敌，乃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于是结阵鸣鼓而来，大呼曰：“左军至！”士卒皆称万岁。至夜，令军中多布火而食，贼谓官军益至，未晓而退。访谓诸将曰：“贼必引退，然终知我无救军，当还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断桥讫，而贼果至，隔水不得进，于是遂归湘州。



檀道济刘宋 唱筹量沙

檀道济，高平金乡人。宋武帝北伐，以道济为前锋，所至望风降服，径进洛阳。议者谓所获俘囚应悉戮以为京观，道济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释而遣之。于是中原感慨，归者甚众。

元嘉八年，到彦之侵魏，已平河南，复失之。道济都督征讨，与魏军二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有降魏者具说粮食已尽，道济乃夜唱筹量沙，以所余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见之，谓资粮有余，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徇。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自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未克定河南，然全军而返，雄名大震，魏甚惮之。



沈庆之刘宋 狐帽吓蛮(见下页左图)

沈庆之，字宏先，吴兴武康人也，少有志。晋末孙恩作乱，使其众寇武康，庆之未冠，随乡族击之，屡捷，以勇闻。雍州蛮为寇，庆之以将军、太守随王诞入沔。及至襄阳，率柳元景、宗慤等伐沔北诸山蛮，大破之，威震诸山，群蛮皆稽颡。

庆之患头风，好著狐皮帽，群蛮畏之，号曰“苍头公”，每见庆之军，辄惊相告曰：“苍头公正复来矣！”庆之引军出，前后破降甚众。

犬羊诸山蛮缘险筑重城，施门櫓甚峻。庆之讨之，连营山下，营中开门相通，又令诸军各穿池于营内，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蛮之火。顷之风甚，蛮下山，人提一炬烧营。火至，辄以池水灌灭之。蛮被围日久，并困乏，自是稍出归降。庆之前后所获蛮并移都下，以为营户。



宗愨刘宋 制狮御象(见右上图)

宗愨，字元干，南阳涅阳人也。叔父少文问其所志，愨答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兄泌娶妻，始入门，夜被劫，愨年十四，挺身相拒，十余人皆披靡，不得入室。

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愨自奋愿行。江夏王义恭举愨有胆勇，乃除振武将军，为安西参军萧景宪军副，随交州刺史檀和之围区粟城。林邑遣将范毗沙达来救区粟，和之遣偏军拒之，为贼所败。又遣愨，愨乃分军为数道，偃旗潜进，讨破之，仍攻拔区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阳迈倾国来逆，以具装被象，前后无际。愨以为外国有狮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众因此溃乱，遂克林邑，得其珍异，皆是未名之宝，其余杂物不可胜纪，愨一毫无犯。

愨以累迁豫州刺史，监五州军事。先是，乡人庾业，家富豪侈，侯服玉食，与宾客相对，食必方丈，而为愨设粟饭菜菹，谓客曰：“宗军人，惯噉粗食。”愨致饱而退，初无异辞，至是业为愨长史，带梁郡，愨待之甚厚，不以昔事为嫌。

周山图南齐 望蔡伏兵(见下页左图)

周山图，字季寂，义兴义乡人也，有气干。为振武将军时，镇军将军征薛安都于彭城，山图领二千人迎军至武原，为虏骑所迫，合战，多所伤杀。虏围转急，山图据城自固，然后更结阵死战，突围出，虏披靡不能禁，众称其勇，呼为“武原将”。

豫章贼张凤聚众康乐山，断江劫抄，台军主李双、蔡保数遣军攻之，连年不擒。至是军主

毛寄生与凤战于豫章江,大败,明帝复遣山图讨之。山图至,先羸兵偃众,遣幢主庞嗣厚遣凤书,要出会聚,听以兵自卫。凤信之,行至望蔡,山图设伏兵于水侧,击斩凤首,众百余人束手降,除宁朔将军。



周盘龙南齐 父子突围(见右上图)

周盘龙,北兰陵人也,胆气过人,尤便弓马。随军讨赭圻贼,躬自斗战,陷阵先登,后为右将军。时魏寇维阳,围角城。盘龙子奉叔单马、卒二百人陷阵,魏万余骑张左右翼围绕之。一骑走报奉叔已没,盘龙方食,弃筯,驰马奋稍,直奔虏阵,自称曰:“周公来!”魏素畏盘龙骁名,即披靡。时奉叔已大杀敌,得出在外,盘龙不知,乃冲东击西,奔南突北,贼众莫敢当。奉叔见其父久不出,复跃马入阵,父子两骑,萦绕数万人,虏众大败,盘龙父子由是名播北国。

羊侃梁 观稍折树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弱冠,随父在梁州立功,初为尚书郎,以力闻。魏帝尝谓曰:“郎官谓卿为虎,岂羊质虎皮乎?试作虎状!”侃因伏,以手扶殿没指,魏帝壮之,赐以珠剑。

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封高昌县侯,累迁太子左卫率、侍中。车驾幸乐游苑,侃预宴。时少府奏新造两刃稍成,长二丈四尺,围一尺三寸,帝因赐侃河南国紫骝,令试之。侃执稍上马,左右击刺,各尽



其妙，观者登树。帝曰：“此树必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号此稍为“折树稍”。

侯景反，逼城，为尖顶木驴攻城，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铁镞，以油灌之，掷驴上，焚之，俄尽。贼又东西起二土山以临城，城中震骇，侃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贼又作登城楼，高十余丈，欲临射城中。侃曰：“车高垂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及车动，果倒，从皆服焉。以疾卒。



侃少雄勇，膂力绝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马上用六石弓。尝于兖州尧庙踢壁，直上至五寻，横行得七迹。泗桥有数石人，长八尺，大十围，侃执以相击，悉皆破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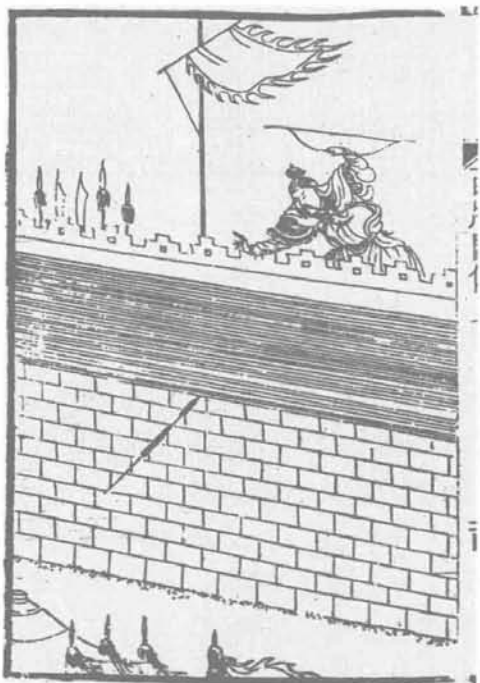
杨大眼元魏 齐镞射猎

杨大眼，武都氏难当之孙也。少骁捷，跳走如飞。太和中，起家奉朝请，时将南伐，尚书李冲典选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许，大眼曰：“尚书不见知，听下官出一技。”便出长绳三丈许，系髻而走，绳直如矢，马驰不及。冲曰：“千载以来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为军主。所经战阵，勇冠六军，以功封安成县子，出为东荆州刺史。时蛮酋樊秀安等反，诏大眼为别将，隶都督李崇，讨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骑射，自诣军省大眼，至攻战游猎之际，潘亦戎装齐镞并驱，及至还营，同坐幕下。大眼指谓人曰：“此潘将军也。”明帝

时，加平东将军。大眼抚循士卒，呼为“儿子”，及见伤痍，为之流涕。自为将帅，恒身先兵士，当其锋者，莫不摧拉。王肃弟康之初归国也，谓大眼曰：“在南闻君之名，以为眼如车轮。及见，乃不异于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奋发，足使君目不能视，何必大如车轮？”当世推其骁果，以为关、张弗之过也。北涪郡尝有虎害，大眼搏而获之，斩其头，悬于穰市。荆蛮相谓曰：“杨公恶人，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复为寇盗。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而坐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

韦孝宽北周 射还赏格

韦孝宽，名叔裕，京兆杜陵人也。弱寇时，随长孙承业西征，每战有功。行宜阳郡事。东魏将段琛复据宜阳，遣扬州刺史牛道常煽诱边人，孝宽深患之，乃遣谍人访道常手迹，令善作书者伪作道常与孝宽书，谕归款意，又为落烬烧迹，若火下书者，还令谍人送于琛宫。琛得书，果疑道常，经略皆不见用。孝宽知其离



间,因出奇兵掩袭,擒道常及琛等,崤澠遂清。齐神武高欢倾东山之众,志图西入,以玉壁冲要,尽攻击之术,孝宽咸拒破之。神武无如之何,乃遣参军祖孝正谓孝宽曰:“未闻救兵,何不降也?”孝宽报曰:“我城池严固,兵食有余,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祖孝正因又射募格于城中曰:“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疋。”孝宽手题书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斩高欢者,亦依此赏。”神武苦战六旬,智力俱困,因而发疾,其夜遁去。

卷一一六 百将图传二



杨素隋 岐亭攻栅

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也。隋高祖图江表，拜素信州总管，为行军元帅。乃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丈，容战士八百人，旗帜罗列于上，水军乘下，舳舻蔽江，旗甲耀日。素坐大船，容貌雄伟，陈人望之，惧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陈内史吕仲肃屯岐亭，正据江峡，凿岩缀铁锁三条，横绝上流，以遏战船。素与大将刘仁恩登陆俱发，先攻其栅。仲肃军夜溃，素乃徐去其锁。仲肃复据荆门之延洲，素遣巴蛮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橦碎贼十余舰，遂大破之，仲肃仅以身免。

汉王谅反，素率众讨谅。谅栅绝径路，屯据高壁，布阵五十里，素令诸将以兵临之，自引奇兵潜入霍山，缘崖谷而进，直指其营，一战破之，杀伤甚众，遂进逼并州。谅穷蹙出降，余党悉平。

韩擒虎隋 威临突厥

韩擒虎，字子通，河南东垣人也。开皇初，隋高祖大举伐陈，以擒虎为先锋。擒虎率五百人宵济，袭采石，守者皆醉，擒虎遂取之。进攻姑孰，半日而拔，次于新林，陈人大骇。擒虎以精骑五百直入朱雀门，陈人散走，遂平金陵，执陈叔宝。先是，江东有谣歌曰：“黄斑青骢马，发自寿阳谿。来时冬气末，去日春风始。”皆不知所谓。擒虎平陈之际，乘青骢马，往返时节与歌相应，至是方悟。

突厥来朝，高祖谓之曰：“汝闻江南有陈国天子乎？”对曰：“闻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诣擒虎前曰：“此是执得陈国天子者！”擒虎厉然顾之，突厥惶惧不敢仰



视。无何，其邻母见擒虎门下仪卫甚盛，有同王者，异而问之，其人曰：“我来迎王。”忽然不见。又有人疾笃，忽惊走至擒虎家，曰：“欲谒王。”左右问曰：“何王？”答曰：“阎罗王。”子弟欲挞之，擒虎止之曰：“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斯亦足矣。”寝疾，数日而卒。

史万岁隋 单骑赌胜

史万岁，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骑射。从梁士彦击尉迟迥，军次冯翊，见群雁飞来，谓士彦曰：“请射行中第三者。”应弦而落。及与尉迟迥遇，每战先登。窦荣定之击突厥也，万岁诣军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因遣人谓突厥曰：“士卒何罪，过令杀之？但当各选壮士决胜负耳！”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遣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不敢复战，引军遁去。

高智慧等作乱，万岁率众二千，自东阳别道而进，逾岭越海，攻陷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寂无声闻者十旬，远近皆以为没。万岁以信使不通，乃置书竹筒，浮之于水，汲者得之，始得耗，上其事。高祖嗟叹，赐其家钱十万，还拜左领军将军。

南宁夷爨旻复叛，命万岁率众击之。贼屯要害，皆被击破，进拔其三十余部，诸夷大惧，遣使请降。万岁临阵对敌，应变无穷，当时号为良将。



长孙晟隋 一箭双雕

长孙晟，字季晟，善弹射，矫捷过人。年十八，仕周为司卫上士。突厥摄图请婚，周以赵王女妻之，妙选骁勇充使，因遣晟副宇文神庆，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后使人数十，摄图独爱晟，每共游猎。尝有二雕飞而争肉，因以两箭与晟，晟驰往，遇雕相攫，一发双贯焉。

晟说突厥染干南徙，居度斤旧镇。雍闾疾之，亟来抄略，大战于大长城下。染干败，与晟独以五骑逼夜南走，至旦行百余里，收得数百骑，乃谋投突厥。晟知怀贰，密遣使入伏远镇，遽举四烽。染干问晟：“城上烽燃何也？”晟给之曰：“我国家法，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则举四烽耳。”染干大惧，谓其众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镇，晟留其达官执宝领其众，自将染干驰驿入朝。帝大喜，进晟左勋卫骠骑将军，持节护突厥。



隋文帝赐弥豆启人可汗射于武安殿，选善射者十二人，分为两朋。启人曰：“臣由长孙大使得见天子，愿入其朋。”帝许之。给箭六发，皆入鹿，启人之朋竟胜。时有鸢群飞，上顾晟曰：“公善弹，为我取之。”十发皆应丸而落。



沈光隋 援竿系索

沈光，字总持，吴兴人也。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最。初，建禅定寺，其中幡竿高十余丈，适遇绳绝，非人力所及，诸僧患之。光见而谓僧曰：“可持绳来，当相为上耳。”诸僧惊喜，因与之。光以口衔索，拍竿而上，直至龙头，系绳毕，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数十步，观者骇悦，莫不嗟异，时人号为“肉飞仙”。

大业中，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光预焉。从攻辽东，以冲梯击城，竿长十五丈，光升其端临城，与贼短兵接，杀十数人。贼竟击之而坠，未及于地，适遇竿有垂缙，光接而复上。帝见，壮异之，即日拜朝请大夫，赐宝刀良马。

柴绍唐 对开幕府

柴绍，字嗣昌，晋州临汾人。幼矫悍，有武力，以任侠闻。补隋太子千牛备身，高祖妻以平阳公主。将起兵，绍走间道迎谒。时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亦自河东往，遇诸途，建成曰：“追书急，恐吏逮捕，请依拒贼。”冀自全。绍曰：“不可。贼知君唐公子，必执以为功，徒死耳，不如疾走太原。”既入雀鼠谷，闻义兵起，谓绍有谋，乃相贺。授右领军大都督府长史，领骹骑发晋阳，先抵霍邑城下觐形势，还白：“宋老生一夫敌，我兵到，必出战，可虏也。”大师至，老生果出，绍力战有功，从下临汾、绛郡。隋将桑显和来战，绍引军缭其背，与史大柰合攻之，显和败，遂平京师，进右光禄大夫，封临汾郡公。高祖即位，拜左翊卫大将军，累从征讨，以多进封霍国公，迁右骁卫大将军。吐谷浑、党项寇边，敕绍讨之，虏据高射绍军，雨矢，士失色，绍安坐，遣人弹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虏疑之，休射观，绍伺其懈，以精骑从后掩击，大溃，斩首五百级。贞观二年，平梁师都，转左卫大将军，出为华州刺史，加镇军大将军，徙谯国。既病，太宗亲问之。卒赠荆州都督，谥曰“襄”。

初，高祖兵兴，主居长安，绍曰：“尊公将以兵清京师，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为计。”绍诡道走并州，主奔鄂，发家赀招数百人应帝。



因略地整屋、武功、始平下之，乃申法誓众，禁剽夺，远近咸附，勒兵七万，威震关中。帝度河，绍以数百骑并南山来迎。主引精兵万人与秦王会渭北，绍及主对置幕府，分定京师，号“娘子军”。帝即位，以功给资不涯。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贲甲卒班剑。太常议妇人葬，古无鼓吹，帝不从，曰：“鼓吹，军乐也。往者主身执金鼓，参佐命，于古有之耶？宜用之。”

尉迟恭唐 殿前夺稍

尉迟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阳人。初从宋金刚，后与寻相降秦王。及寻相叛，诸将疑恭且乱，秦王曰：“不然，恭如叛，宁后寻相耶？”因释之，引见卧内曰：“丈夫意气相许，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终不以谗害良士。”因赐之金，曰：“必欲去，以为汝资。”是日即猎榆巢，王世充自将数万来战，其骁将单雄信直趋秦王，王危甚，恭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乃翼王出，率兵还战，遂大败之。王顾曰：“众皆疑公叛，我独信无他，何相报之速耶？”隐太子尝以书招恭：“金皿一车。”恭辞曰：“秦王实生之，方以身殉恩。今于殿下无功，其敢当赐？若私许则怀二心，徇利弃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恭告秦王，王曰：“公心如山岳，虽积金至斗，岂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计。”巢王果遣壮士刺之，恭开门安卧，贼至不敢入。因潜于高祖，将杀之，秦王固争得免。恭善避稍，每单骑入贼，虽群刺之不能伤，又能夺取贼稍还刺之。齐王元吉使去刃与之校，恭请王加刃而独去之，卒不能中。帝尝问：“夺稍与避稍孰难？”对曰：“夺稍难。”试使与齐王戏，王三失稍，遂乃大服。



薛仁贵唐 天山三箭

薛仁贵，绛州龙门人。少贫贱，将改葬其先，其妻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须遇时乃发。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盍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葬未晚。”乃往应募。王师攻安市城，高丽莫离支率兵二十万拒战，太宗命诸将分击之，仁贵恃骁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标显，持戟，腰鞬两弓，呼而驰，所向披靡。军乘之，贼遂奔溃。帝望见，遣使驰问：“先锋白衣者谁？”曰：“薛仁贵。”帝召见，嗟异，赐金帛人马甚众。师还，帝谓曰：“朕旧将皆老，欲擢骁勇付阙外事，莫如卿者。”迁右领军中郎将。

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总管，诏仁贵往副之。将行，赐宴内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以五甲射焉。”仁贵一发洞贯，帝大惊，更取坚甲赐之。时九姓

众十余万，令骁骑数十人来挑战，仁贵发三矢，辄杀三人，于是虜气慑，皆降。仁贵虑为后患，悉坑之以归。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九姓遂衰。



郭子仪唐 免胄见酋

郭子仪，字子仪，华州郑人。长七尺二寸，以武举异等补左卫长史，累功至中书令。帝诏大举九节度师讨安庆绪，子仪自杏园济河，围卫州。庆绪分其众为三军，将战，子仪选善射三千士伏壁内，诫曰：“须吾却，贼必乘垒，若等噪而射。”既战伪遁，贼薄营，伏发，注射如雨，贼震骇。王师整而奋，斩首四万级，获铠胄数十万，执安庆和，收卫州。

永泰元年，仆固怀恩纠合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刺等三十万众，掠泾邠，躏凤翔，入醴泉、奉天，京师大震。于是天子自将屯苑中，急召子仪屯泾阳，军才万人。比到，虜骑围已合，乃使李国臣、高昇、魏楚玉、陈回光、朱元琮各当一面，身自率铠骑二千，出入阵中。回纥怪问是谁，报曰：“郭令公。”惊曰：“令公存乎？怀恩言天可汗弃天下，令公即世，中国无主，故我从以来。公今存，天可汗存乎？”报曰：“天子万寿。”回纥悟曰：“彼欺我乎！”子仪使谕虜曰：“昔回纥涉万里，戡大憝，助复二京，我与若等休戚同之。今乃弃旧好，助叛臣，一何愚也？彼背主弃亲，于回纥何有？”回纥曰：“本谓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诚存，我得见乎？”子仪将出，左右谏：“戎狄野心，不可信。”子仪曰：“虜众数十倍，今力不敌，吾将示以至诚。”左右请以骑五百从，又不听，即传呼曰：“令公来。”虜皆持满待，子仪以数十骑出，免胄见其大酋曰：“诸君同艰难久矣，何忽亡忠谊而至是耶？”回纥舍兵下马拜，曰：“果吾父也。”子仪即召与饮，遗锦彩，结欢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国，无负而来，弃亲也。马牛被数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谓天赐不可失。且逐戎得利，与我继好，不两善乎？”会怀恩暴死，群虜无所统一，遂许诺。吐蕃疑之，夜引去。子仪遣将白元光合回纥众追蹙，大军继之，破吐蕃十万于灵台西原，斩级五万，俘万人，尽得所掠士女牛羊马橐驼不胜计。

吐蕃疑之，夜引去。子仪遣将白元光合回纥众追蹙，大军继之，破吐蕃十万于灵台西原，斩级五万，俘万人，尽得所掠士女牛羊马橐驼不胜计。



李光弼唐 策降二将

李光弼，营州柳城人，沉果有大略。安禄山反，郭子仪荐其能，加河北采访使。至德二载，史思明、蔡希德率众十万攻光弼，时锐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士

卒不满万众，议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环四十里，贼至治之，徒疲吾人。”乃撤民屋为橰石车，车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辄数十人死，贼伤十二。思明为飞楼，障以木幔，筑土山临城，光弼遣兵穴地颓之。思明宴城下，倡优居台上，惭辱天子。光弼遣人隧地擒取之，思明大骇，徙牙幔远去，军中皆视地后行。又潜沟营地，将沉其军，乃佯约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悦，俄而贼数千没于堑，城上鼓噪突骑出乘之，俘斩万计，思明引去。光弼移军河阳，贼帅周挚与安太清合兵二万攻之。光弼执大旗令众曰：“望吾旗麾若缓，可观便宜；若三麾至地，诸军毕入，生死以之，退者斩。”既而冯瑑望阵，廷玉军不能前，趋左右取其首来。廷玉曰：“马中矢，非却也。”乃易壮马。有裨将援矛刺贼，洞马腹，又有不战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赐绢五百疋，不战者斩。光弼麾旗三，诸军争击，贼众奔败，擒周挚。太清逸，袭怀州守之。光弼围怀州，思明来救，声言渡河绝饷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还军，留将雍希颢守，戒之曰：“贼将高晖、李日越，万人敌也，贼必使劫我。尔留守此，贼至勿与战，若降与偕来。”左右窃怪语无伦。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尔以铁骑五百夜取之，不然无归。”日越至垒，使人问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几何？”曰：“千人。”“将为谁？”曰：“雍希颢。”日越谓其下曰：“我受命在光弼，今获希颢，归不免死。”遂请降。希颢与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金吾大将军。高晖闻之亦降。或曰：“公降二将，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败，恨不得野战，闻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将来袭，必许以死。希颢无名，不足以为功，日越惧死，不降何待？高晖才出日越之右，降者见遇，贰者得不思奋乎？”诸将皆服。光弼治军严重，谋定后战，能以少制众，与郭子仪齐名。卒年五十七，谥“武穆”。

白孝德唐 登堤斩将

白孝德，安西人，事李光弼为偏裨。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以骑五千挑战，加右足马鬣上嫚骂光弼。光弼登城，顾诸将曰：“孰能取是贼？”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是非大将所宜。”左右以孝德对。召问：“所须几兵？”对曰：“愿出五十骑，见可而进，大军鼓噪以张吾气足矣。”光弼抚其背遣之。孝德拥二矛，策马绝河，半济，怀恩贺曰：“事克矣。其挽辔便辟，可万全者。”龙仙见易之，不为动。将至，若引避然，孝德摇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辞，无它。”与语，顷之瞋目曰：“贼识我乎？我白孝德也！”龙仙骂之，乃跃马前搏，城上因大噪，五十骑继进。龙仙环隄走，追斩其首以还。后累功至北庭行营节度使，徙邠宁。仆固怀恩引吐蕃兵入寇，孝德击败之。永泰初，吐蕃、回纥围泾阳，郭子仪说回纥约盟，吐蕃退走，子仪使浑瑊以兵五千出奉天，命孝德应之，大战赤沙烽，斩获甚众。累封昌化郡王，历太子少傅。建中元年卒，赠太保。



南霁云唐 射蒿辨贼(见左下图)

南霁云，魏州顿邱人。少微贱，为人操舟。禄山反，钜野尉张沼起兵讨贼，拔以为将。尚衡击汴州贼，李廷望以为先锋，遣至睢阳，与张巡计事，退谓人曰：“张公开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霁云善骑射，见贼百步内乃发，无不应弦毙。庆绪将尹子琦围睢阳，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刻蒿为矢，中者喜谓巡矢尽，走白子琦。得其状，使霁云射，一发中左目。



雷万春唐 雍邱固守(见右上图)

雷万春者，不详其所来，事张巡为偏将。令狐潮围雍邱，万春立城上与潮语，伏弩发六矢著面，万春不动，潮疑刻木人。谍得其实乃大惊，遥谓巡曰：“向见雷将军，知君之令严矣。”



韩游瓌唐 火焚攻具

韩游瓌，灵州灵武人。始为郭子仪裨将，累进邠宁节度使。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与庆州刺史论惟明以兵三千来赴，自乾陵北趋醴泉。未至，有诏引军屯便桥。次泥泉，与朱泚兵值。游瓌欲还奉天，监军崔文秀曰：“吾壁于此，贼敢逾我而西，可夹攻取之。今入奉天，贼亦随至，是引贼近天子也。”游瓌曰：“不然。我寡贼众，彼能分以亢我，余众犹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卫天子。且奉天无强卒，安能夹攻？吾士乏且寒，贼以利诱之，众且溃。”遂还奉天。泚兵蹶攻之，游瓌殊死战，乃解。泚大治战棚云桥，士皆惧，游瓌曰：“贼取佛祠干木为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贼大噪攻南雉，游瓌曰：“是

分吾力也。”趋北雉，遣将以锐士三百，傅满直出火其棚，投薪于中，风返棚皆烬，贼气沮。诸将推游瓌赴难功第一。李怀光叛，诱游瓌为变。游瓌白发其书。帝曰：“卿可谓忠义矣！”怀光走蒲州，游瓌屯七盘，受李晟节度，与浑瑊分扼京西要险。京师平，迁检校尚书、左仆射。怀光寇同州，游瓌率兵败贼于屯，遂会浑瑊、马燧围蒲城。怀光见势单蹙，乃缢死。

崔宁唐 宝舆迎捷

崔宁，本贝州安平人，后徙卫州。以步卒事鲜于仲通，累功为刺史。严武为剑南节度，吐蕃引杂羌寇西山，破柘、静等州，武遣宁将而西。既薄城，贼皆垒石城下，不得攻，惟东南不合者丈余。谍知之，乃为地道，再宿而拔，振地数百里。虜众惊相谓曰：“宁神兵也。”及还，武大悦，装七宝车迎入成都，以夸于军。



李嗣业唐 袒呼决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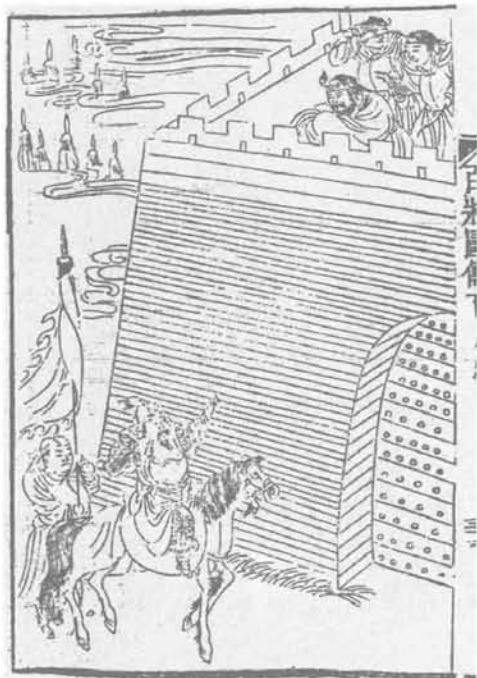
李嗣业，京兆高陵人，长七尺，膂力绝众。应募安西军中，初用陌刀，而嗣业尤善。高仙芝讨勃律，署嗣业及中郎将田珍为左右陌刀将。时吐蕃兵十万屯娑勒城，据山濒水，联木作郭，以扼王师。仙芝潜军济信图河，令曰：“及午破贼，不者皆死。”嗣业提步士升山，颓石四面以击贼，又树大旗，先走险，诸将从之。虜不虞卒至，因大溃，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驱，至勃律，擒其主，平之。授右威卫将军。



安祿山反，肃宗追之。诏至即引道，与诸将割臂盟曰：“所过郡县，秋毫不可犯。”至凤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贤于数万众。事之济否，固在卿辈。”广平王收长安，嗣业统前军，阵于香积祠北。贼首李归仁拥精骑薄战，王师注矢逐之，走未及营，贼大出掩追骑，还蹂王师，于是乱不能阵，嗣业谓子仪曰：“今日当蹈万死取一生。”即袒持长刀，大呼出阵前，杀数十人，阵复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长柯斧堵进，所向无前。归仁匿兵营左觜军势，王分回锐兵击其伏，嗣业出贼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斩首六万级，填涧壑死几半，贼东去，遂平长安。

马燧唐 披心示贼

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姿度魁杰，长六尺二寸。与诸兄学，辍策叹曰：“方今天下有



事，丈夫当以功济四海，诂老一儒哉？”更学兵书战策，沉勇多算。宝应中，泽潞节度使李抱玉署为赵城尉，时回纥还国，恃功恣睢，所过皆剽伤，州县供饩不称，辄杀人。抱玉将馈劳，宾介无敢往。燧自请典办具，乃先赂其酋，与约得其旗章为信，犯令者得杀之。燧又取死囚，给役左右，小违令辄戮死。虏大骇，至出境无敢暴者。抱玉才之。

李怀光反河中，诏燧为河东行营副元帅，与浑瑊、骆元光合兵讨之。贼将徐廷光守长春宫城，燧度长春不下，则怀光固守，久攻所伤必众，乃挺矛至城下见廷光。廷光惮燧威，拜城上。燧顾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来，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禄山以来，功高天下，奈何弃之为族灭计？若从吾言，非止免祸，富贵可遂也。”未对。燧曰：“尔以吾为欺耶？今不远数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军皆流涕，即率众降。燧以数骑入其城，众大呼曰：“吾等更为王人矣！”浑瑊叹曰：“尝疑马公能窘田悦，今观其制敌，固有过人者，吾不逮远矣！”燧兵济河，贼将牛名俊斩怀光降，河中平。

曰：“吾等更为王人矣！”浑瑊叹曰：“尝疑马公能窘田悦，今观其制敌，固有过人者，吾不逮远矣！”燧兵济河，贼将牛名俊斩怀光降，河中平。

浑瑊唐 隧陷云梁

浑瑊，本铁勒九姓之浑部也。瑊年十一，善骑射，随父释之防秋朔方，节度使张齐丘戏曰：“与乳媪俱来耶？”是岁立跳荡功。后二年，从破贺鲁部，拔石堡城龙驹岛，其勇常冠军。大历七年，吐蕃盗塞深入，瑊会泾原节度使马璘讨之，次黄菩原。瑊引众据险，设枪垒自营，遏贼奔突。旧将史抗等内轻瑊，顾左右去枪，叱骑驰贼，既还，虏蹶而入，遂大败。子仪召诸将曰：“朔方军高天下，今败于虏，奈何？”瑊曰：“愿再战。”乃驰朝那，与盐州刺史李国臣趋秦原，吐蕃引去。瑊邀击破之，悉夺所掠而还。

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从。朱泚兵薄城，矢石四集，昼夜不息，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帝与瑊相泣。泚方据乾陵，下瞰城，造云梁广数十丈，施大轮，濡毡及革冒之，周布水囊为障，指城东北，周置木庐运薪土，将塞隍。瑊与防城使仲庄揣云梁所道，掘大隧，积马矢及薪燃之。贼乘风推梁以进，载数千人，王师乘城者皆冻馁，甲弊兵盩。瑊但以忠义感率，使当贼，人忧不支，群臣号天以祷。瑊中矢，自捩去，被血而战愈厉。云梁及隧而陷，风返悉焚，贼皆死，举城欢噪。会李怀光奔难，贼乃去。



李晟唐 锦裘督战

李晟，洮州临漳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从击吐蕃。悍酋乘城，杀伤士卒甚众，忠嗣怒，募善射者，晟挟一矢殪之，三军谨奋。忠嗣抚其背曰：“万人敌也！”大历初，吐蕃寇灵州，李抱玉表晟为右将军，授以兵五千击之。晟辞曰：“以众则不足，以谋则多。”乃请千人，由大震关趋临洮，屠定泰堡，执其帅慕容谷钟，敌乃解。

李怀光方军咸阳，不欲晟当一面，请与晟合，有诏徙屯与怀光联垒。晟每与贼战，必锦裘绣帽自表，指顾阵前。怀光望见异之，戒曰：“将务持重，岂宜自表为贼饵哉？”晟曰：“昔在泾原，士颇畏伏，欲令见之，夺其心耳。”

李泚反，帝欲西幸，晟请驻梁汉以系天下望。逻士得姚令言、崔宣谍者，晟命释缚，饭饮之，遣还，敕曰：“为我谢令言等，善为贼守，勿不忠于泚。”引兵叩都门，明日会诸将图所向。众对先拔外城，然后清宫。晟曰：“外城有里闭之隘，若设伏格战，居人器溃，非计也。贼重兵精甲皆在苑中，今直击之，是披其心腹，将图走不暇。”诸将曰：“善。”乃自东渭桥进薄都城。贼将张庭芝等求战，晟曰：“贼不出，是吾忧也。今冒死来，是天诱之矣。”遂勒兵急击，大破之。泚率残卒万人西走，余党悉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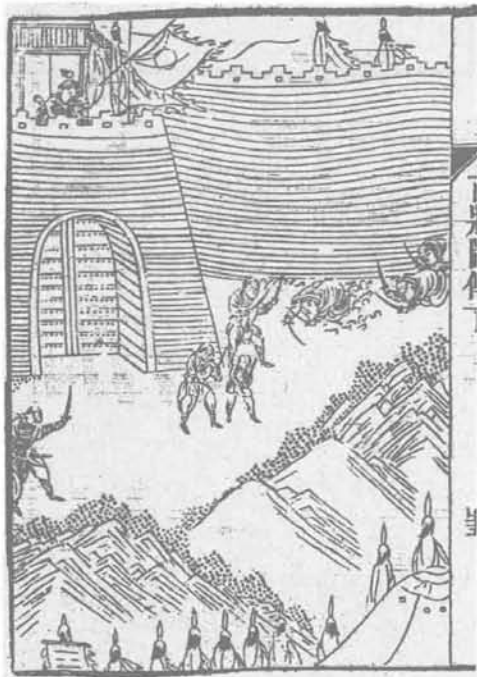


李愬唐 囊鞬谒道

李愬，字允直，晟之子，有算略，善骑射。宪宗讨吴元济，命愬为唐邓节度使。愬以军初伤夷，士气未完，乃不为斥堠部伍。或有言者，愬曰：“吾不使贼震而备。”乃令于军曰：“天子知愬能忍，故委以抚养，战非吾事也。”众信而安之。蔡人以愬非夙所畏，遂易之。愬务推诚待士，贼来降辄听其便，或父母与孤未葬者，给衣帛遣还，且劳之曰：“尔亦王人也，无弃亲戚。”众愿为愬死，故山川险易，与贼情伪，一一皆晓之。居半载，知士可用，乃请济师。诏益河中鄜坊二千骑，于是缮铠厉兵，攻马鞍山，下之。进军青陵，擒剽将丁士良，异其才不杀，表为捉生将。士良谢曰：“吴秀琳以数千兵不可破者，以陈克治为之谋也。我能为公取之。”乃擒以献。吴秀琳降，愬单骑抵栅下与语，亲释缚，表以为将。秀琳与愬策曰：“必欲破贼，非李祐无与成功。”祐，贼之健将也，守兴桥栅，其战尝轻易官军。愬谋祐护获于野，因遣史用诚以壮骑三百伏其傍，乃见羸卒，若将燔聚者。祐果轻出，用诚擒而



还。诸将素苦祐，请杀之。愬不听，以为客，待间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语至夜分。忠义亦贼将，军中多谏：“此二人不可近。”会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军中以为不杀祐之罚，将吏哗然。愬力难独完，则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杀祐，无与共诛蔡者。”诏释以还愬，愬乃令佩刀以出入帐中，表为六院兵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锐士。祐捧檄呜咽，诸将乃不敢言，始定袭蔡之谋。李光颜战数胜，元济悉锐卒屯洄曲，以抗光颜。愬知其隙可乘，乃遣从事郑懈见裴度，告师期。师夜起，祐为前锋，李忠义副之，愬率中军继进。会大雪，凜风裂肤，士抱戈冻死于道十二三。始发，吏请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皆失色。监军使者泣曰：“果落祐计！”然业从愬，人人不敢自为计。愬分轻兵断桥，以绝洄曲道，又以兵绝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悬瓠城，雪甚，城旁皆鹅鸭池，愬令击之，以乱军声，贼晏然无知者。祐等坎塘先登，杀门者开关，留持柝传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驻元济外宅，元济请罪，槛送京师。乃屯兵鞠场，以俟裴度至。愬以囊鞬见，度将避之，愬曰：“此方废上下分久矣，请因示之。”度以宰相礼受愬谒，蔡人耸观。



石雄唐 穴城出击

石雄，徐州牙校也，勇敢善战，气凌三军。会昌三年，回鹘大掠云朔北边，牙于五原，刘沔以太原之师屯于云州。国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雄受沔教，自选劲骑，得沙陀李国昌三部落，兼杂虏三千骑，月暗夜发马邑，径取乌介之牙。时虏帐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见毡车数十，从者皆衣朱碧，类华人服饰。雄令堞者讯之，知为公主帐。雄乃大率城内牛马杂畜及大鼓，夜穴城为十余门，迟明城上立旗帐，炬火烛天，鼓噪动地。可汗惶骇莫测，率骑而奔，雄率劲骑追至，杀于山。急击之，斩首万级，生擒五千，羊马车帐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还太原。

雄沉勇徇义，临财廉，每破贼立功，朝廷特有赐与，皆不入私室，置于军门，首取一分，余并分给，以此军士感义，皆知奋发。

柴再用五代 林中夺马

柴再用，蔡州汝南人，性至孝。七岁遇庞勋乱，举族避地，祖调鼓不能去，惟再用独留侍，贼见而去之。及长，沉毅有断，面黑如铁，人号为“柴黑子”。会秦宗权召募骁勇，再用以骑射应选。时军令亡马者斩，一日战回，藉纆而卧，寝既寤而马逸，再用追之，遇贼于林中，环树而射，一发人树俱贯，遂夺马而归。

杨渥袭位，授淮南左厢步军都指挥使。越人寇东洲，遣再用率兵御之，赐长稍伍拾。战败，舰破水满，再用为长稍所泛，得不溺。家人闻败，饭干僧为祷，再用战归，取其饭召麾下以犒之，曰：“此辈济我，佛何力之有？”

十一年，袁州刘崇景叛，引潭将许真为援，令再用攻之。近城有万胜岗，再用欲夺之，每

旦出师岗下，不与战，袁人颇怠。一日列大阵岗南，崇景望之气夺，因出战，再用跃马径入阵中，斩首数十，袁人大败，崇景弃城而遁。累迁德胜军节度使，加中书令。太和七年卒，年七十二。再用宽厚淹雅，有儒者之风，好读《左氏春秋》。史官王振请述战功以补方册，再用曰：“鹰犬之效，出自偶然，何足纪也？”累历藩镇，敦尚俭素，车马导从不过十人，亦一时之良将也。

周德威五代 锤中野叉

周德威，字镇远，朔州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尘知敌情。事晋为招讨使，小字阳五，勇闻天下。梁军围晋太原，令军中曰：“能生得周阳五者为刺史。”有骁将陈章者，号“陈野叉”，常乘白马、披朱甲以自异，出入阵中，求周阳五，欲生致之。晋王戒德威曰：“陈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备之。”德威笑曰：“陈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因戒其部兵曰：“见白马朱甲者，当佯走以避之。”两军皆阵，德威微服杂卒伍中，章出挑战，兵始交，德威部下见白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奋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过，挥铁锤击之，中章堕马，遂生擒之。



天祐中，梁遣王景仁将兵击赵，赵人告急。庄宗自将出赞皇，会德威于石桥，进距柏乡。时梁兵精锐，人马铠甲饰以组绣金银，其光耀日，晋军望之色动。德威勉之曰：“此汴宋佣贩儿徒饰于外，其中不足惧也。其一甲值数十千，擒之适足为吾资，无徒望而爱之，当勉而往取之。”退告庄宗曰：“梁军甚锐，未可与争，宜少退以待之。”庄宗曰：“吾提孤军出千里，利速战。今不乘势急击之，使敌知吾之众寡，则吾无所施也。”德威曰：“不然。赵人能守城而不能野战，吾之骑利于平州广野，今军河上，追贼营门，非用长之地，使梁得舟楫渡河，吾无类矣。不如退军郾邑，诱敌出营，扰而劳之，可以胜也。”监军张承业亦以德威之言为是。适援梁游兵言景仁治舟数百，将为浮梁，庄宗乃笑而从之，退军郾邑。德威进兵，叩梁营挑战，景仁悉兵与德威转战于郾南。两军皆阵，庄宗望而喜曰：“平原□□，可前可却，真吾之胜地！”即欲进兵。德威谏

曰：“梁兵□□而远来，与晋转战，必不暇资糗，纵其能资，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马皆饥，因其将退而击之，未有不胜者。”诸将皆以为然。至未申时，梁军尘起，德威鼓噪而进，麾其军曰：“梁军走矣！”梁军既动，不可复整，乃皆走，遂大败之，自郾退至柏乡，横尸数十里，景仁仅以身免。



王彦章五代 棘林赤脚

王彦章，字子明，郢州寿昌县人也。从太祖征讨，所至有功。常持铁枪，冲坚陷阵，人号“王铁枪”。梁自失魏博，与晋夹河而军。晋已尽有河北，乃以铁锁断德胜口，筑河南北为两城，号“夹寨”，梁人大恐。宰相敬翔见末帝曰：“事急矣，非王彦章不可。”帝乃召彦章为招讨使。帝问破敌之期，彦章以三日对，左右皆失笑。彦章出，两日驰至滑州，置酒大会，阴使人具舟于杨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载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彦章会饮酒半，佯起更衣，遂引精兵数千，沿河以趋德胜，舟兵举锁烧断之，因以巨斧斩断浮桥。彦章引兵击南城，破之，适三日焉。时晋庄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夹寨，闻彦章为招讨，惊曰：“彦章骁勇，吾尝避其锋，非守殷敌也。然彦章兵少，利于速战，必急攻我南城。”即驰骑救之，行二十里，得报曰：“彦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彦章之应募也，同时有数百人，而彦章营求为

长。众怒曰：“彦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辈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彦章闻之，乃对主将指数百人曰：“我天与壮气，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长耳。汝等咄咄，得非胜负将分之际耶？且大凡健儿开口便言死，死则未暇，且共汝辈赤脚入棘针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初以为戏，而彦章果然，众皆失色，无敢效之者。太祖闻之，以为神人，遽擢用之。彦章尝谓人曰：“李亚子，斗鸡小儿，何足畏？”后以伤重马踣，为晋将夏鲁奇所擒，庄宗见彦章，谓之曰：“尔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未？”又曰：“我素闻尔善将，何不保守兖州，此邑素无城垒，何以自固？”彦章对曰：“大事已去，非我智力所及。”庄宗恻然，亲赐药以封其创，欲全活之，令中使慰谕。彦章谢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臣与陛下血战十余年，今兵败力穷，不死何待？岂有为臣为将，朝事梁而暮事晋乎？得死幸矣。”遂遇害，年六十一。

曹彬宋 焚香禁杀

曹彬，字国华，真定灵奇人也。宋乾德二年冬，诏伐蜀，以刘光毅为前军，彬为都监。峡中郡县悉下，诸将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独申令戢下，所至悦服。上闻，降诏褒之。全斌等昼夜宴饮，不恤军士，诸将多取子女玉帛，彬囊中图书衣衾而已。及还，上尽得其状，以全斌等属吏，诏彬清介廉谨，授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

开宝七年，将伐江南，彬奉诏先赴荆南，发战舰由荆南顺流而东，破峡口砦，进克池州，连克当涂、芜湖二县，驻军采石矶。十一月，作浮桥跨大江以济师。



八年二月，师进次秦淮，江南水陆十余万，阵于城下。吴人出兵来御，破之。自三月至八月，又连破之。樵采路绝，城垂克，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予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誓以仁，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诸将许诺，共焚香为誓，明日即愈。又明日城陷，李煜面缚就彬请命。彬谓之曰：“国主可归宫，厚有装蓄，以备归朝。”煜深德之。诸将争言不可，盖惧其或自引决耳，彬徐曰：“无畏。彼若能死，则岂复忍耻以见吾辈耶？”果如其言，众皆服其识量。

曹玮宋 邀客按边

曹玮，字宝臣，彬之少子也。知渭州，时年十九，尝出战小捷，敌引去，玮侦相去已远，乃缓驱所掠牛马辎重而还。敌闻玮逐利行迟，师又不整，遽还兵来袭。将至，玮使谕之曰：“军远来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急，请休憩士马，少选决战。”敌方甚疲，皆欣然解严，歇良久，玮又使谕之：“歇定，可相驰矣。”于是鼓军而进，大破之。因谓其下曰：“吾知敌疲，故为贪利以诱之。比其复来，几行百里矣，若乘锐以战，犹有胜负。远行之人，小憩则足痺不能立，吾以此取之。”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国者，玮方对客弈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即斩叛者，投其首于境上。玮所募弓箭手，使驰射较强弱，胜者与田二顷，令获课后市一马，马必胜甲，然后官籍之，加田五十亩。至三百人以上，则团为一，指挥要害处为筑堡，使自置其地，为方田环之，立马社一，马死，众出钱市马。降者既多，因制属羌百帐以上，其首领为本族军主，次为指挥使，又次为副指挥使，不及百帐为本族指挥使。



其蕃落将士，止于本军叙进，以其习知羌情与地利，不可徙他军也。山东知名士贾同造玮，玮欲按边，邀与俱。同问：“从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骑，见甲士三千环列，初不闻人马声。

狄青宋 微服度关

狄青，字汉臣，汾州西河人，善骑射。赵元昊反，诏择卫士从边，时偏将屡败，士卒畏怯，惟青愿行，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破金汤城，略宥州，屠唃咩岁等族，燔积聚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又城乔子谷，筑大郎等堡，皆阨贼要害。尝战安远，被创甚，闻寇至，即挺起驰赴。临敌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

尹洙为经略判官，与青谈兵，善之，荐于经略，韩琦、范仲淹曰：“将材也！”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

“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节读书，由是益知名。青奋起行伍，十余年而贵，是时面涅犹存，帝尝敕青傅药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愿留此以劝军中，不敢奉诏。”



青之征依智高也，自过桂林，即以辨色时先锋行。先锋既行，青乃出帐，受衙罢，命诸将坐，饮酒一卮，小餐，然后中军行，率以为常。及顿军昆仑关下，翊日将度关。辰起，诸将张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日高，亲吏疑之，遽入帐，失青所在，诸将相顾惊怛。俄有军候至曰：“宣徽传语诸官，请过关吃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锋度关矣。

杨延昭宋 注水冰城

杨延昭，业之子也，用业荫补供奉官。业之死，太宗悯之，擢延昭崇仪副使。咸平二年，契丹入寇，延昭在遂城，城小无备，虏攻之甚急，众心危惧。延昭集城下丁壮护守。偶天寒，命汲水注城外，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近，虏遂解去，拜莫州刺史。契丹复寇边，延昭伏锐兵于羊山之西，自北击之，且战且止，伏发虏败，获其名王，函首以献。进团练使，卒年五十七。延昭

智勇善战，沉嘿寡言，平居未尝问及家事。所得奉赐，均遗士卒。奉己简易，出入骑从如军校法，号令严明。同士卒甘苦，寒不披衣，暑不张盖。遇敌必身先，功成推其下，故人乐为之用。威震异域，守边二十余年，虏人畏之，呼为“六郎”。其卒也，河朔之人皆望柩殒泣。

宗泽宋 单骑赴州

宗泽，字汝霖，婺州义乌人也，幼有大志，登进士第。靖康元年，陈过庭荐泽充和议使，上不遣，命知磁州。时太原失守，官两河者率托故不行，泽曰：“食禄而避难，不可也。”即日单骑就道。至磁州，缮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义勇，始为固守不移之计。金人遣数千骑叩磁州城，泽擐甲登城，令壮士以神臂弓射走之，开门纵击，斩首数百级，所获羊马金帛悉以赏军士。

二年正月，泽至开德，十三战皆捷。泽兵进至卫南，度将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驱曰：“前有敌营。”泽挥众直前与战，又败之，转战而东。敌益生兵至，王孝忠战死，前后皆敌垒，泽下令曰：“今日进退皆死，不可不从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无不一当百，斩首数千级，金人大败，退却数十里。泽计敌十倍于我，今一战而却，势必复来，使悉其铁骑夜袭吾军则危矣，



乃暮徙其军。金人夜至，得空营，大惊，自是惮泽，不敢复出兵。

金兀术渡河，谋攻汴京，诸将请先断河梁，严兵自固。泽笑曰：“去冬金骑直来，正坐断河梁耳！”乃命部将刘衍趋滑，刘达趋郑，以分敌势，戒诸将极力保护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闻之，夜断河梁遁去。泽屡败金人，威声日著，北方闻其名，常尊惮之，对南人言必曰“宗爷爷”。

岳飞宋 水战杨么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也。少负气节，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真定宣抚刘钜募敢死士，飞应募。时相有剧贼陶俊、贾进和，飞请百骑灭之。先遣卒伪为商人入贼境，贼掠以充部伍。飞遣百人伏山下，自领数十骑逼贼垒。贼出战，飞佯北，贼来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进和以归。

洞庭湖贼杨么，负固不服，高宗命飞招捕之。飞先遣使晓谕之，贼党黄佐降。佐因袭周伦砦，杀伦，擒其统制陈贵等，又招杨钦来降。飞复入湖，夜掩贼营。么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沟汊，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雍积，舟轮碍难行，飞亟遣兵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皮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舟尽坏，么投水中，牛皋擒斩之。初，贼恃其险，曰：“欲犯我者，除是飞来。”至是人以是言为讖。

金人攻亳，高宗命飞驰援。飞先遣诸将分道出援，自以轻骑驻郾城，兵势甚锐。兀术大惧，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与韩常之兵逼郾城。飞遣其子云领骑兵直贯其阵，云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飞至孝，母死，水浆不入口者累日。帝尝欲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韩世忠宋 桴鼓助战

韩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也，鸷勇绝人。年十八，以勇敢应募。金兀术将入侵，以世忠为浙西制置使，守镇江。既而兀术分道渡江，诸屯皆败，世忠自镇江还保江阴。兀术自广德破临安，帝如浙东，世忠乃以前军驻青龙镇，中军驻江湾，后军驻海口，欲俟敌归邀击之。会上元节，就秀州张灯高会，忽引军趋镇江，及金兵至，则世忠军已先屯焦山寺矣。兀术约日大战，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军江南，终不得渡，世忠与相持黄天荡者四十八日。又以海艘进泊金山下，预以铁纆贯大钩授骁健者，明日敌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纆一纆，则曳一舟沉之。兀术穷蹙，乃潜凿渠三十里，绝江遁去。梁夫人者，本京口娼也，





尝五更入府，伺候贺朔，忽于庙柱下见一虎蹲卧，鼻息胸胸然。惊骇急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众，复往视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问其姓名，为世忠，遂告其母，约为夫妇。及黄天荡之役，兀术遁去，夫人疏劾世忠失机，乞加罪责，举朝为之动色，其明智英伟如此。

金人与刘豫合兵入侵，世忠亲提兵驻大仪当敌，令军中曰：“视吾鞭所向。”于是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约闻鼓即起击。金人引兵至江口，别将挾孛也拥铁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我军造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搯人胸，下斫马足，敌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挾孛也等二百余人。世忠复亲追至淮，金人惊溃，相蹈藉溺死甚众。世忠在安化军时，至披草莱立军府，与士同力役，夫人梁氏亲织蒲为屋。将士有怯战者，世忠遗巾幅妇人妆以耻之，故人人奋厉。

杨存中宋 任城血战

杨存中，代州崞县人，魁梧沉鸷。少警敏，日诵书数百言，力能绝人，善骑射，学《孙吴兵法》，语人曰：“大丈夫当立取功名，不能俯首为腐儒也。”宣和末，应募击山东、河北盗，积功至忠翊郎。勤王兵起，存中以万卒入援，后隶张俊部曲。俊荐之高宗，召见，赐以袍带。尝以数骑入任城，杀贼李昱数百人。帝乘高望见，介胄尽赤，壮之，亟呼酒曰：“酌此血汗！”累进神武中军统制，兼提举宿卫亲军，存中固辞，言：“神武诸帅如韩、张，名望至重，臣一旦位与之抗，实不自安。”上不许。

刘猷犯定远县，存中引兵二千袭，败之越家坊。既又遇于藕塘，贼据山列阵，矢下如雨，存中急击之，复引劲骑五千，使统制吴锡突其阵，自以精骑冲其胁，大呼“破贼”。阵乱，贼错愕骇视，遂大败。猷以首抵谋主李愕曰：“适见髯将军，锐不可当，果杨殿前也。”从数骑遁去。余党万人，僵立失措，存中跃马叱之，皆怖而降，所得贼舟车无算。捷闻，遣中使劳赐，论功除保成军节度使、殿前都虞侯，寻兼领马步帅。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令臣独总，非故事也。”不允。

兀术围濠州，诏为宣抚副使，以殿司兵三万戍淮，与兀术战于柘皋，败之，金人死者万计。录功加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寻拜少傅。以保傅为管军，自存中始。罢为太傅、醴泉观使，进封同安郡王。孝宗立，复起为御营使。时议割和尚原以畀金人，存中言：“此隄



右要地，敌得之可以睥睨汉川，我存之则可下兵秦雍，曩时吴璘常力争之，今臣不言，非特负陛下，亦愧于璘也。”

金人分攻淮甸，诏同都督江淮事。汤思退罢，升都督。陛辞，命坐，赐玉鞍勒。存中至，集诸将调护之，令更相应援，不宜独守分地。帝赐札褒之曰：“诸将协和，互相策应，卿之功也。”金兵驻扬州，或劝渡江进击，辄不应，惟临江固垒以老之，寻许请盟。

乾道元年，以太师致仕。年六十五，追封和王，谥武恭。存中为人忠孝敢勇，大小二百余战，身被五十余创，宿卫出入四十余年。御军宽而有纪，所用将士专选才勇，不私部曲。尝以克敌弓虽劲而蹶张最难，以己意创马皇弩，思巧制工，发易中远，人服其精。

刘锜宋 渦口占风

刘锜，字信叔，德顺军人，节度使刘仲武第九子也，善射。尝从仲武征讨，牙门水斟满，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随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高宗召见，奇之。十年，金人归三京，乃以锜充东京副留守。自临安至渦口，方食，忽暴风拔坐帐，锜曰：“此贼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进。至顺昌，金人果败盟来侵。锜遂敛兵入城，傅城筑牛马垣为门，因蔽门为阵。金人纵矢，皆自垣端铁箸于城，或止中垣上。锜用破敌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中射敌，无不中。敌稍却，退十五里。锜复募百人以往，命折竹为器，如市儿吹以为戏者，人持一以为号，直犯金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电所烛则奋击，电止匿不动，敌众大乱。更吹器声震，敌人益不能测，退军老婆湾。兀术闻而自汴来，锜因遣人毒颍上流及草中。时天大暑，敌远来疲敝，锜士气闲暇，敌人马饥渴，食水草辄病，往往困乏。



方晨清气爽，锜按兵不动，逮未申间，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接战，俄以数千人出南门，戒令勿喊，以锐斧犯之。时兀术以牙兵三千督战，兵皆重铠甲，号“铁浮图”，戴铁兜牟，周匝缀长檐，三人为伍，贯以韦索，每进一步，即用拒马拥之。官军乃以枪标去其兜牟，大斧断其臂，碎其首。敌又以铁骑分左右翼，号“拐子马”，皆为锜所杀，遂致大败，兀术率营还汴。

十一年，兀术签两河兵，再举攻庐、和二州。锜自太平渡江，据东关之险，两战皆胜之。行至柘皋，与金人夹石梁河而阵。河广二丈，锜命曳薪垒桥，须臾而成，遣甲士数队逾桥卧枪而坐，会杨沂中、王德、田师中、张子孟之军俱至。是时，兀术以铁骑十万分为两隅，夹道而阵。王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人毙之，因大呼驰击，诸将鼓噪。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杨沂中复以万兵各持长斧奋击之。敌望曰：“此顺昌旗帜也。”乃大败退去。

吴玠宋 黄柑遣敌

吴玠，字晋卿，陇干人也。少知兵，善骑射，以良家子隶泾原军，以功拜明州观察使，保散关东和尚原。金人会诸道十余万，造浮梁跨渭，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夹涧与官军相



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诸将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稍却，则以骑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以待。金兵至，伏发，众大乱，纵兵夜击，大败之。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

后金撒离喝自商於趋制洋汉，兴元守臣刘子羽急以驿书招玠入援。玠遂自河池日夜驰三百里，以黄柑遗敌曰：“大军远来，聊用止渴。”撒离喝大惊，以杖击地曰：“尔来何速耶？”遂大战饶风岭。金人披重铠，登山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则后者代攻。玠军弓弩乱发，大石摧压。如是者六昼夜，死者山积。

吴璘宋 新立叠阵

吴璘，字唐卿，玠弟也。绍兴四年，兀术、撒离喝以大兵十万至仙人关下。璘自武阶路入援，先以书抵玠，谓杀金平地阔远，前阵散漫，须后阵阻隘，然后可以必胜。玠从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围转战，会于仙人关。敌果竭力攻第二隘，诸将请别择形势以守，璘奋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战而走也。吾度此敌去不久矣，诸君第忍之。”震鼓易帜，血战连日，金人大败，自是数年不敢窥蜀。

十一年，金统军胡盖与习不祝合兵五万，屯刘家园，璘请讨之。胡世将问策，璘曰：“有新立叠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战相搏，至百步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弩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叠阵。此古束伍令也，车战余意无出于此，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乃与二酋战，大败之。

璘刚勇喜大节，代兄为将，守蜀二十年，隐然为方面之重。高宗尝问胜败之术，璘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高宗曰：“此孙臆三驱之法，一败而二胜也。”卒赠太师，追封信王。



曲端宋 点军纵鸽(见下页左图)

曲端，字正甫，镇戎人，警敏知书，长于兵略。为张浚部将，浚按视端军，端执挝以军礼见，傍无一人。浚异之，谓欲点视，端以所部五军籍进。公命点其一部，乃于庭间开笼纵一鸽往，而所点之军齐至，浚愕然。既而欲尽观，于是悉纵五鸽，则五军顷刻而集。端与吴玠皆有

重名，陕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姿宝寇邠州日，端屡战皆捷。至白店原，撒离喝乘高望师，惧而号泣，金人目之为“啼哭郎君”，其为敌所畏如此。



王德宋 入府缚酋(见右上图)

王德，字子华，通远军熟羊寨人也。以武勇应募，隶熙帅姚古。会金人入侵，古军怀泽间，德谍之，斩一酋而还。古曰：“能复往乎？”德曰：“可。”遂从十六骑，径入隆德府治，执伪守姚大师。左右惊扰，德手杀数十百人，众愕眙莫敢前。德械姚献于朝，钦宗问状，姚曰：“臣就缚时，止见一夜叉耳。”时遂呼德为“王夜叉”。

绍兴元年，秀州水贼邵青作乱。德战于崇明沙，亲执旗麾兵拔栅以入，青军大溃。他日，党众复索战，谍言将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变，此成擒耳。”先命合军持满，阵始交，万矢齐发，牛皆反奔，贼众歼焉。青自缚请命，德献俘行在。帝召见，褒赏特异。

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骑及江。张俊议分军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今弃淮不守，是谓唇亡齿寒也。敌数千里远来，饷道决不继，及其未济急击之，可以夺气。若迟迟，使少安，则淮非吾有矣。”俊犹豫未决，德请益坚，曰：“愿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后宣抚北渡。”俊乃许。德即渡采石，俊督军继之。宿江中，德曰：“明旦当会历阳。”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敌退保昭关，又击走之。追至柘皋，与金人夹河，而诸将帅俱集，惟俊后至。田师中欲待之，德怒曰：“事当机会，复何待？”径上马。兀术以铁骑十余万夹道而阵，德曰：“敌右阵坚，我当先击之。”麾军渡桥，首犯其锋。一酋披甲跃马始出，德引弓一发而毙，乘胜大呼，令万兵持长斧如墙而进，敌大败，退屯紫金山，德复尾击之。刘锜谓德曰：“昔闻公威略如神，今果见之，请以兄礼事。”捷闻，召拜清远军节度使。绍兴二十五年卒，赠少傅。二子琪、顺，亦以骁勇闻。

毕再遇宋 建旗骇敌(见左下图)

毕再遇，临安人。淳熙间，以勇名于军，精悍短小，盖骁将也。开禧兵罢不支，再遇奋于行伍，年已六十，披发戴兜鍪铁鬼面，被金楮钱，建旗曰“毕将军”。敌骑望其旗，已相顾愕视，再遇乘之，出入阵中，万死莫敌。盖先是，敌中有毕将军庙，甚灵异，其形绝肖，且登其号于旗，敌兵以为本国之神。



李宝宋 酌酒止风(见右上图)

李宝，河北人。尝陷于金，拔身从海道来归，授浙西路马步副总管，督海州捍御，领舟百二十艘，兵三千，皆闽浙弓箭手。兵次江阴，先遣其子公佐潜往，伺敌动静虚实，即督舟启行。军士争言西北风力尚劲，迎之非利，宝下令：“敢阻大计者斩！”遂发苏州大洋。行三日，风甚恶，舟散不可收，宝慨慷顾左右曰：“天以是试李宝心耶？宝心如铁石不变矣！”酌酒自誓，风即止。明日，散舟复聚。有报言公佐已挟魏胜得海州，乃喜曰：“吾儿不负乃翁矣！”士气百倍，趋众乘机进。适大风复作，海涛如山，宝神色不为动，竟纵舟抵东海。敌已云合围海州，旌旗数十里，宝麾兵登岸，以剑画地，令曰：“此非复吾境，力战与否在汝等。”因握槳前行，遇敌奋击，将士鼓勇，无不一当十。敌出不意，亟引去。胜出城迎，宝奖其忠义，勉以共立功名，胜感泣。乃维舟犒士，遣辩士四出招纳降附，声振山东。捷闻，上喜曰：“朕独用李宝，果立功，为天下倡矣。”赐诏奖谕，又书“忠勇李宝”四字表其旗帜，除静海军节度使，赐金器玉带。卒赠检校少保。

魏胜宋 据关饮宴

魏胜，字彦威，淮扬军宿迁人也，多智勇，善骑射，应募为弓箭手。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将南侵，议籍诸路民为兵，胜跃曰：“此其时也。”因聚义士三百，北渡淮，取涟水军，宣布朝廷德

意，不杀一人，海州、怀仁、洺阳、东海诸县以次安定，纪律严明。益募忠义以图收复，远近闻之响应。会金人遣蒙恬镇国以兵万余取海州，胜率兵迎之，设伏于隘以待。贼至，殊死战，后伏发，贼遂大败，杀镇国，馘千人，军声益振，山东之民咸愿来附。沂民壁苍山者数十万，金人围之久不下，砦首滕县告急，胜提兵往救，阵于山下。金人多伏兵，胜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袭之，胜单骑而殿，以大刀奋击。金人望见胜，知其为将，以五百骑围之数重。胜驰突四击，金阵开复阖。战移时，身被数十枪，冒刃突围。金人追之，马中矢踣，步而入砦，无敢当者。既而金主使人说胜降，胜叱之曰：“汝主叛盟失信，无故兴兵。我朝以仁义之师来复旧疆，汝主渡淮必败，尔等宜早来归，必获厚赏。”时金兵已逼关，胜登关门，饮酒张乐，犒军士，令固守勿战。金人度不可攻，引军渡河袭关后，胜敛兵入城。金兵有追之者，胜独乘马逐叱之曰：“魏胜在此！”闻者



皆辟易，不复敢追。一日黎明，乘昏雾四面薄城急攻，胜竭力捍御，矢石交下，金兵不敢逼，多死伤，乃拔砦走。胜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东魏胜”，金人望见辄退走。尝为旗十数，书其姓名，密付诸将，遇鏖战则揭之，金兵多奔避。在军恒如寇至，未尝一日懈弛。又自创如意战车数百辆、炮车数千辆，车上为兽面木牌、木枪数十，垂毡幕插牌，每车用二人推毂，可蔽五十人。行则载辘重器甲，止则为营，挂搭如城堡，人马不能近，遇敌又可以御箭镞，列阵则如意车在外，以旗蔽障弩，车当阵门，其上置床，一矢能射数人，发三矢可数百步。炮车在阵中施火石，炮亦二百步。两阵相近，则阵间发弓弩箭炮，近阵门则刀斧枪手突出，交阵则

出奇兵掩击，得捷则拔阵追袭，少却则入阵间稍憩，士卒不疲，进退俱利，伺便出击。虑有拒遏，预为解脱计，夜习不使人见。以其制上于朝，诏诸军遵其式造焉。卒赠保宁军节度使，谥忠壮。

伯颜元 回军斩将

伯颜，蒙古八邻部人也。至元十一年，大举伐宋，以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所在并听节制。九月，会师于襄阳，分军为三道并进，伯颜由中道循汉江趋郢州。遇霖雨，水溢无舟，不能涉，伯颜曰：“吾且飞渡大江，而惮此潢潦耶？”乃召一壮士骑而前导，麾诸军毕济。郢在汉水北，以石为城，宋人于汉水南新郢横铁绳，锁战舰，密树椿木水中，下流黄家湾堡亦设守御之具，堡之西有沟，南通藤湖，至江仅数里。乃破竹席地，荡舟由藤湖入汉江。诸将请曰：“郢城，我之喉襟，



不取恐为后患。”伯颜曰：“用兵缓急，我则知之。攻城，下策也。大军之出，岂为此一城？”遂舍郢顺流下。伯颜殿后，不满百骑，郢将赵文义、范兴以骑二千来袭，伯颜未及介胄，亟还军迎击之，手杀文义，擒范兴杀之。十二月，军自汉口开坝，引船入沧河，径取沙芜，遂入大江。诸将言：“沙芜南岸战舶可取。”伯颜曰：“吾亦知之，虑汝辈贪小功失大事，一举而渡江，收其全功可也。”进军阳罗堡，攻之三日，不克。乃谋以铁骑三千泛舟，直趋上流，为捣虚之计。遣



右丞阿里海牙等留攻阳罗，平章阿术出不意，率四翼军沂流西上四十里，对青山矶而泊。是夜雪大作，阿术径渡南岸，伯颜挥诸将急攻，破阳罗，宋军大溃。军至安庆，宋贾似道督诸路军十三万，号百万，以战舰横亘江中。伯颜命左右翼骑兵夹江而进，炮声震百里，宋军阵动。似道闻，仓皇失措，遽鸣金收军，军溃。众军大呼曰：“宋军败矣！”阿术麾军并舟深入，伯颜命步骑左右掩之，追杀百五十余里，遂定安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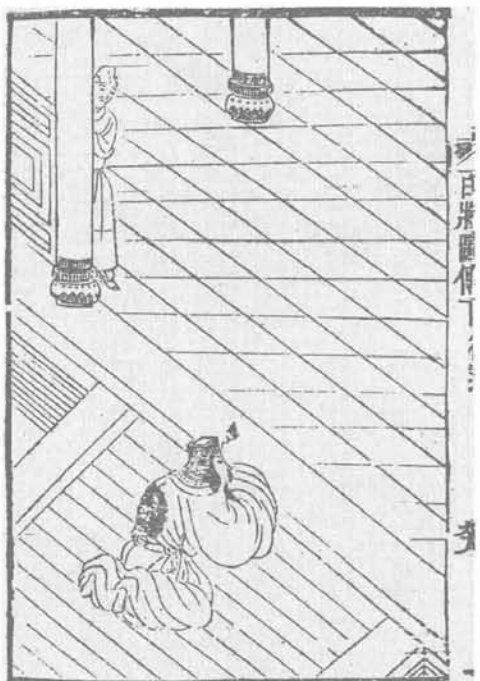
史弼元 里门举狮

史弼，字君佐，蠡州博野人，通国语，能挽强命中。年十七，耕牧田间，午憩桑阴下，父往馐，遥睨有虺穴其口，父大骇，趋呼之。寤问焉，曰：“无所觉。”自是手力若有神助。里门凿石为狮，重四百斤，弼举之置数步外。世祖召见，试之射，连发中的。令给事左右，授管军总管，命从刘整伐宋，攻襄樊。尝出挑战，手横刀

大呼曰：“我史奉御也！”宋兵却退。从伯颜南征，攻沙洋堡，飞矢中臂，城拔，凝血盈袖。军至阳罗堡，伯颜誓众曰：“先登南岸者为上功。”弼率健卒直前，宋兵逆战，奋呼击走之。伯颜登南岸，论弼功第一。鄂州平，移军而东，驻瓜洲，伯颜授弼三千人，使立木堡，据扬子桥。宋将姜才以万军乘夜来攻，人挟束薪填堑，弼戒军中无哗，俟其至，发炮石击之，才乃退。未几，才复以兵夜至，弼三战三胜。天明见弼兵少，急围之，骑士挟火枪迎刺，弼挥兵御之，左右皆仆，手刃数十人乃出围，追者尚数百骑，弼殿后，敌不敢近。会援兵至，才奔泰州，扬州守将朱焕降。弼凡三官扬州，人刻石颂之，号“三至碑”。累迁平章政事，加封鄂国公。卒于家，年八十六。

徐达明 伏阶称罪

徐达，字天德，濠人。世业农，长身高颧，刚毅英武。至元末，太祖议征吴，右相国李善长请缓之，达曰：“张氏汰而苛，大将李伯昇辈徒拥子女玉帛，易与耳。用事者黄蔡、叶三，书生迂阔，不知大计。臣奉主



上威德，以大军蹙之，三吴可计日定。”太祖大悦，拜达为大将军，率兵二十万伐之。由太湖直趋湖州，一路战胜，遂进围苏城，塞其六门。时无锡莫天祐与张士诚为声援，其部将杨茂春善游水，天祐遣之，被达侦卒所获。达释而劳之，待以腹心。茂春感动，而往来游水、彼此所遗之蜡丸书悉报之，故达阴得士诚、天祐之虚实，知城中食尽，督兵急攻。或曰：“姑苏城蟹形，齐门则其脐也。”城垂破，令将士曰：“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既入城，缚士诚送京师，籍其兵，得二十五万，吴人安堵如故。师还，封信国公。帝尝从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居，以吾旧邸居若。”达固辞。一日与达之邸，强饮之醉，而蒙之被，舁卧正寝，醒而惊趋下阶，俯伏呼：“死罪！”帝规之大悦，乃命有司即旧邸前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年五十四卒，追封中山王，谥武宁。

常遇春明 超登采石

常遇春，字伯仁，怀远人，貌奇伟，勇力绝人，猿臂善射。初从刘聚为盗，察聚终无成，率所部壮士归太祖于和阳。未至，困卧田间，梦神人被甲拥盾，呼曰：“起起，主君来！”惊寤而太祖适至，即迎拜，请为先锋。太祖曰：“汝特饥来就食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汝留也？”遇春顿首泣曰：“刘聚，盗耳，无能为也。倘得效犬马之力，虽死犹生。”太祖犹未许。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阵矶上，其下巨舟相次，距岸且三丈余，莫能登。遇春飞舸至，太祖麾之前，敌接其戈，乘势跃而上，大呼跳荡，元军披靡。诸将乘之，遂拔采石，乘胜取太平，始授遇春总管府先锋。

帝与陈友谅战于鄱阳湖，帝舟适胶浅，友谅骁将张定边直犯帝舟，帝危甚。遇春从帝射定边，中之，始引退，而帝舟得脱。破友谅归，饮至策勋，以遇春为首。

遇春进围姑苏，士诚欲突围攻出，至盘门奔遇春营。遇春觉之，分兵北濠以绝其兵后，乃遣兵与战，良久未决。遇春因抚王弼背曰：“汝以勇将名军中，能为我取此贼乎？”弼即挥双刀，驰铁骑往击之，遇春亦率兵陈之，敌大败走。吴平，封鄂国公。年四十卒，追封开平王，谥忠武。

李文忠明 麾退女乐

李文忠，小字保儿，盱眙人，太祖姊子也。年十二而母死，父贞携之转侧乱军中，濒死者数矣，久乃谒太祖于滁阳。太祖见保儿，甚喜，抚养及壮，遂令以舍人从军。尝破苗獠于昌化，获妇女辎重甚伙。文忠恐众骄矜，莫有斗志，遂潜杀所获，而焚其辎重，因激励之曰：“患不力战，何患不富贵？”众感奋，进攻淳安，克之。

文忠用胡深策，去诸全五十里别筑一城，以相犄角。吴人患之，遣司徒李伯昇以二十万众攻新城。文忠往救之，令去城十里而军。守新城将胡德济使人告：“贼势盛，宜少避其锋，以俟大军。”文忠曰：“俟大军，城为彼有矣。兵在谋不在众。”乃下令曰：“彼众而骄，我少而





锐，以锐遇骄，必克。彼军辘重山积，此天以富汝曹也，勉之。”会有白气自东北来，覆吾军，占之曰：“必胜。”诘朝会战，天大雾晦冥，文忠集诸将仰天誓曰：“国家之事，在此一举。文忠不敢爱死以后三军。”遂横槊引铁骑，乘高驰下，冲其中坚。敌以精骑围文忠数重，矛屡及膝，文忠手所格杀甚众，纵横驰突，所向皆靡。大军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出，敌大溃，逐北数十里，斩首数万级，溪水尽赤，获将校六百、甲士三千，铠仗刍粟收数日不尽，伯昇仅以身免。捷闻，太祖大喜，召归，宴劳弥日，赐御衣名马，遣还镇。

文忠受命统全浙兵攻张士诚，将至杭，杭帅潘原明使其员外方彝纳款。文忠诘之曰：“兵未交而遽纳款，得无为缓师计乎？”彝谢曰：“王师所过，秋毫无犯，杭之吏民鼓舞而庆有主，自不能缓，非敢缓师也。”文忠乃与饮，而授之约束。明日师入城，原明以女乐迎，麾去之，止壁丽谯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

民釜，立斩以殉，城中贴然。

元顺帝殂，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新立，所部多携。文忠谍知之，兼程趋应昌。太子北走，获其皇孙买的里八喇、后妃宫人暨诸王将吏等。捷闻，帝大悦，进爵曹国公，赐诰券世袭。卒年四十六，赠岐阳王，谥武靖。

傅友德明 一鼓夺山

傅友德，宿州人，骁勇多力，击刺骑射冠一时。少从李喜之为盗，喜之败，从明玉珍，玉珍不能用。走武昌从陈友谅，忽忽无所展。及闻太祖舟师伐江州，遂以所部谒见于小孤山。帝奇之，用为别将，属常遇春。从击友谅于鄱阳湖，轻舟挫其先锋，被数创，战益力，复于诸将邀击于泾江口。既歼友谅，从征武昌。城东南高冠山下瞰城中，帝顾诸将曰：“能夺此山者赏！”友德率数百人一鼓夺之，流矢中颊，复洞胁，不为沮。武昌平，授武卫指挥使。

友德守彭城，王保保之大将李二来寇，势张甚。友德度众寡不能敌，诃其众方肆掠，因率步骑二千自吕梁渡，直趋击之。李二有骁将曰韩乙者，出战友德，友德单骑奋槊刺之坠马，师乘而进，遂败之。友德度贼且复至，亟还，开城门而阵于野，卧戈以待，约闻鼓声则起。李二果盛兵至，鸣鼓，士跃起搏战，破其众，擒李二以献。进江淮行省参知政事。

友德充征虜前将军，与征西将军汤和分道伐蜀，



和以舟师攻瞿塘，友德以步骑出秦陇。太祖谕友德曰：“蜀人闻我西伐，必悉精锐东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若出不意直捣阶、文，门户既隳，腹心自溃。兵贵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驰至陕，集诸军，扬言出金牛，而潜引兵趋陈仓，攀援崖谷，昼夜行抵阶州，败蜀将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断白龙江桥，友德修桥以渡，破五里关，拔文州，渡白水江，趋绵州。至汉江，水涨不得渡，伐山造战舰，欲以军声通瞿塘，乃削木为牌数千，书克阶、文、绵日月，投汉水顺流下。蜀守者见之，皆解体。初，蜀人闻大军西伐，丞相戴寿等果悉众守瞿塘，及闻友德破阶、文，始分兵援汉江以保成都。未至，友德已破其守将向大亨于城下，谓将士曰：“蜀人破胆，援兵至，无能为也。”迎击寿等，大败之，遂拔汉州，进围成都。寿与大亨以象载甲士出战，友德令强弩火器冲之，身中流矢不退，将士殊死战，象反走，躏藉死者甚众。寿等遂率官属出降，成都平。太祖制《平西蜀文》，盛称友德功为诸将第一。师还，受上赏。复以平云南功进封颍国公，子孙世袭。

沐英明 白石济师

沐英，字文英，定远人。年十八，授帐前都尉，帝器重之。寻拜征南右副将军，从将军傅友德取云南。元梁王遣平章达里麻以兵十余万拒于曲靖，英乘雾趋白石江。雾霁，两军相望，达里麻大惊。友德欲渡江，英曰：“我兵疲，惧为所扼。”乃帅诸军严阵，若将渡者，而奇兵从下流济，出其阵后，张疑帜山谷间，人以一铜角，元兵惊扰。英急麾军渡江，以善泅者先之，长刀斫其军，军却，师毕济。鏖战良久，复纵铁骑，遂大败之，生擒达里麻。

思伦发寇定边，众号三十万。英选骑三万驰救，置火炮劲弩为三行。蛮殴百象被甲、荷栏楯，左右挟大竹为筒，置标枪锐甚。英军分为三，都督冯诚将前军，宁正将左，都指挥同知汤昭将右。将战，令曰：“今日之事，有进无退。”因乘风大呼，炮弩并发，象皆反走。昔刺亦者，寇梟将也，殊死斗，左军小却。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斩帅首来！”左帅见一人握刀驰下，恐，奋呼突阵，大军乘之，斩获殆尽。思伦发遁去，诸蛮震慑。

沈希仪明 立斩三酋

沈希仪，字唐佐，贵县人，嗣世职为奉议卫指挥使。从征永安盗，以数百人捣陈村砦，马陷淖中，腾而及于岸。三酋前趋之，一镖、一刀、一弩并发，希仪掠项以过镖，排右足让刀，顾射镖者中决项死，因掣刀斫刀酋于磴间，断其颊死，又射弩酋毙之，破其余众而还。以功迁都指挥僉事。

荔浦贼八千渡江东掠，希仪率五百人驻白面砦，待其归砦，去蛟龙、滑石两滩各数里，希仪曰：“滑石滩狭难行，引绳乃济，虽众可薄也。蛟龙滩阔，众行成列，难图矣。吾欲夺其阔而致之狭。”因伐岸竹编筏以为纜，顷刻成数百旗，插之蛟龙滩，令嬴卒数十人守之以疑贼。贼





果趋滑石。希仪预以小舰载劲卒，伏葭苇中，贼渡且半，乘洄急冲之，两岸兵噪而前，贼众多坠水死，收所掠而还。

希仪擢右江柳庆参将，驻柳州。柳在万山中，城外五里即贼巢，贼耳目遍官府，闺闼动静无不知。希仪至，令熟瑶恣出入，嬉游城中。乃求得与瑶通商贩者数十人，使诃贼，贼动静希仪亦无不知。希仪每出兵，虽肘腋亲近不得闻，至期鸣号，则诸军咸集，令一人挟旗引诸军贸贸行，不测所往。及驻军设伏，贼必至，遇伏辄奔，官军击之，无不如志。已贼寇他所，官军又先至。远村僻聚，贼度官军所不逮者，往寇之，官军又未尝不至，贼惊以为神。尝欲剿一巢，乃佯卧病，所部入问病，谢不见，再入问，希仪始起曰：“吾病思鸟兽肉，若辈能从我猎乎？”即起出猎，去贼一二里而止营，众乃知其非猎也。因攻巢，擒其尤黠滑善战者支解之，四悬诸门，见者股慄。每以风雨晦冥，夜

侦贼所止宿，遣人赍火若炮，衣毳帽与草同色，潜伏舍旁。中夜炮举，贼大骇曰：“老沉来矣！”咸挈妻子匍匐上山，儿啼女号，或寒冻触崖石死，争怨悔作贼非计。至晓下山，则寂无一人，他巢亦然。众愈惊，潜遣人入城侦之，则希仪故居城中不出也。贼胆落，多易面为熟瑶。韦扶谏者，马平瑶魁也，累捕不得。有报扶谏逃邻贼三层巢者，希仪潜率兵剿之，则又与三层贼往劫他所。希仪尽俘三层巢妻子归，闭之空舍，饮食之，使熟瑶往语其夫曰：“得韦扶谏，还矣。”诸瑶悉来谒，希仪令入室视之，妻子固无恙，乃共诱扶谏出巢，缚以献，易妻子还。诸瑶服希仪威信，益不敢为盗，自是柳城四旁数百里无敢攘攷者。

希仪善抚士卒，常染危病，卒多自戕以祷于神，最后一人至以箭穿其喉，其得士心如此。

俞大猷明 楼船击倭

俞大猷，字志辅，晋江人。嘉靖中，安南叛，入钦、廉为寇，岭海骚动。诸司议募陆兵，大猷曰：“贼由海来，当以海舟破之。若专备于陆，贼舍此击彼，我不胜其备，贼不胜其击，彼逸我劳，非计也。”驰至廉州，贼攻城方急，大猷以舟师未集，遣数骑谕降，且声言大兵至。贼不测，果解去。无何舟师至，设伏冠头岭。贼犯钦州，大猷遮夺其舟，连破之永安、万宁，而安南函贼首以献矣。

倭难作，大猷以南直副总兵，战平望、王江泾、六金坝，皆连捷。而提督张经以视师赵文华言论死，大猷因之坐落职。既而东南之祸日亟，复大猷浙江镇



守，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于陆兵。盖倭奴长陆战，令楼船高大，集万铳其上，倭船遇之辄摧抑焦烂，因我兵所长也。善战者毋以短击长，而以长制短。且海船无他法，在知风候，齐号令，以大舟胜小，以多胜寡耳。”于是用舟师战，而舟山积岁不除之贼皆剿矣。

饶平民张璉反，流陷江闽诸州县，诏胡宗宪兼督两广，合诸道兵二十万讨之，而大猷迁南赣将。宗宪闻璉出行劫，下檄言：“贼弃巢出，此自投死，其速击。”大猷前以违节制见劾得罪，欲言恐祸及，欲不言恐败事，已乃曰：“吾岂以一身之祸忘国事哉？”乃具言：“璉虽离巢出劫，其妻子财宝仍在巢，若我以大兵迫其巢，彼必聚众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据穴而搏其子，安得不置鹿而还？还而蹙之，如拉朽耳。且三省会击有期，又岂可以数万之师从一夫浪走哉？”于是疾引万五千人，登柏嵩岭，俯瞰贼巢。璉果还救，大猷连破之，斩首千二百级。贼惧不敢出，用间诱璉出战，从阵后执之。事平，广帅攘其功，大猷曰：“贼恶其不灭，岂必在己？”翌日班师，不妄杀一人，以示信。

戚继光 阵演鸳鸯

戚继光，字元敬，定远人。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意。嘉靖中，奉父命袭世官，待次金马门，有善相者目逆之曰：“将军三十六秉钺专征，不五等则三孤矣。”后以平倭备辽功，累官至左都督，加秩少保。

继光每以鸳鸯阵取胜，其法二牌并列，狼筅各跟一牌，每牌用长枪二枝夹之，短兵居后，遇战伍长低头执牌，挨次前进，闻鼓声而迟留不进，即以军法斩首，其余紧随牌进，交锋则以筅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牌手阵亡，伍下兵通斩。

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略言：“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圯，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粮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边卒木偏，律以军法将不堪，请募浙人为一军，用倡勇敢。”督抚上其议，许之。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连接。诏予世荫，赏银币。

秦良玉 平台赐彩

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砮宣抚使马千乘。千乘死，良玉代领其职。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所部号



“白杆兵”，夙为远近所惮。崇祯□年，永平四城失守，良玉奉诏勤王，出家财济饷。庄烈帝优诏褒美，召见平台，赐彩币、羊酒，赋四诗旌其功。四城已复，命良玉归，专办蜀贼，连败罗汝才于留马垭、谭家坪、北平、仙寺岭，夺汝才大纛，贼势渐衰。当是时，督师杨嗣昌尽驱贼入川，川抚邵捷春提弱卒二万守重庆，所倚惟良玉及张令二军。绵州知州陆逊之归，捷春使按营垒，良玉冠带饰佩刀出见，设饗礼，语逊之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驻重庆仅三四十里，而遣张令守黄泥洼，殊失地利。贼据归巫万山颠，俯瞰吾营，铁骑建瓴下，张令必破。令破及我，我败，尚能救重庆急乎？邵公不以此时争山夺险，令贼毋敢即我，而坐以设防，此败道也。”逊之深然之。论次逊之误曳其袖，良玉引佩刀自断之，其严肃如是。已而捷春移营大昌，监军万元吉亦进屯巫山，与相应援。十七年春，张献忠长驱犯夔州，良玉驰援，众寡不敌，全蜀陷。良玉慷慨语其众曰：“吾以一孱妇，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余年事逆贼哉？”悉召所部约曰：“有从贼者，族无赦。”乃分兵守四境。贼遍招土司，独无敢至石碛者，良玉竟以寿终。

卷一一七 持静斋书目^①一

经 部 一

易 类

子夏易传十一卷《通志堂经解》刊本。

旧本题卜子夏撰

周易郑康成注一卷《玉海》附刊本。

[汉] 郑玄撰《玉海》附刊十四种仅存《周易注》、《通鉴地理通释》二种，合《玉海》全卷皆至元四年刊本，初印精善。

周易注十卷坊本。又《汉魏丛书》单刊《易略例》一卷。

[魏] 王弼注，系辞以下韩康伯注

周易正义十卷汲古阁刊本。又一部九卷无略例。

[唐] 孔颖达撰

周易集解十七卷汲古阁《津逮秘书》刊本，附释文略例。

[唐] 李鼎祚撰

周易口诀义六卷武英殿聚珍板本。

[唐] 史徵撰

周易举正三卷《津逮秘书》刊本。

旧本题[唐] 郭京撰

^① 《持静斋书目》是丁日昌对自己的藏书(即持静斋藏书)的编目著作,在其生前和去世后曾多次付刊,此据广州华英书局民国七年版录出,原书所附莫友芝编《持静斋藏书记要》两卷从略。

易数钩隐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通志堂刊本。

[宋] 刘牧撰

温公易说六卷聚珍板本。

[宋] 司马光撰

横渠易说三卷通志堂刊本。

[宋] 张载撰

东坡易传九卷明焦竑刊本。又闵斋佶朱墨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

[宋] 苏轼撰

伊川易传四卷刊本。

[宋] 程子撰,门人杨时校正

吴园易解九卷聚珍板本。又一部。

[宋] 张根撰

周易新讲义十卷日本《佚存丛书》活字印本。

[宋] 龚原撰

紫岩易传十卷通志堂刊本。

[宋] 张浚撰

泰轩易传六卷日本《佚存丛书》活字印本。

题[宋] 清源李中丞字伯谦撰

易小传六卷通志堂刊本。

[宋] 沈该撰

汉上易集传十一卷,卦图三卷,丛说一卷通志堂刊本。

[宋] 朱震撰

易璇玑三卷通志堂刊本。

[宋] 吴沆撰

易原八卷聚珍板本。

[宋] 程大昌撰

郭氏传家易说十一卷聚珍板本。

[宋] 郭雍撰述其父忠孝兼山易解之旨,故名曰传家。

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通志堂刊本。

[宋] 李衡删定

复斋易说六卷通志堂刊本。

[宋] 赵彦肃撰

周易玩辞十六卷通志堂刊本。

[宋] 项安世撰

诚斋易传二十卷聚珍板本。

[宋] 杨万里撰

易图说三卷通志堂刊本。

[宋] 吴仁杰撰

古周易一卷通志堂刊本。

[宋] 吕祖谦撰

易传灯四卷李调元刊《函海》本。

[宋] 徐总幹撰吕祖谦之门人。

厚斋易学五十二卷旧抄本。

[宋] 冯椅撰

易神传二卷通志堂刊本。

[宋] 林至撰

童溪易传三十卷通志堂刊本。

[宋] 王宗传撰

丙子学易编一卷通志堂刊本。

[宋] 李心传撰书成于嘉定丙子,因以为名。

易象意言一卷

[宋] 蔡渊撰

周易要义十卷旧抄本。

[宋] 魏了翁撰《九经要义》之一也。

东谷易翼传二卷通志堂刊本。

[宋] 郑汝谐撰

朱文公易说二十三卷通志堂刊本。

[宋] 朱鉴编 鉴为朱子之长孙，是书哀集朱子平日论《易》之语。

易学启蒙小传一卷，附古经传一卷坊本。又通志堂刊本《小传》一卷。

[宋] 税与权撰

周易辑闻六卷，附易雅一卷、筮宗一卷通志堂刊本。

[宋] 赵汝楫撰

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通志堂刊本。

[宋] 董楷撰

易学启蒙通释二卷通志堂刊本。

[宋] 胡方平撰

三易备遗十卷通志堂刊本。

[宋] 朱元昇撰

周易集说四十卷通志堂刊本。

[宋] 俞琬撰

易图通变五卷，易筮通变三卷坊本。又通志堂刊本《易图通变》五卷。

[宋] 雷思齐撰

读易私言一卷通志堂刊本。

[元] 许衡撰

易本义，附录纂疏十五卷通志堂刊本。

[元] 胡一桂撰

易学启蒙翼传四卷通志堂刊本。

[元] 胡一桂撰

易纂言十卷通志堂刊本。

[元] 吴澄撰

易学滥觞一卷聚珍板本。

[元] 黄泽撰

大易缉说十卷通志堂刊本。

[元] 王申子撰

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通志堂刊本。又旧抄本十卷附《云峰易义》一卷。朱昆田、吴翌凤曾藏。

[元] 胡炳文撰

周易本义集成十二卷通志堂刊本。

[元] 熊良辅撰

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通志堂刊本。

[元] 张理撰

学易记九卷通志堂刊本。

[元] 李简撰

周易集传八卷蒋生沐刊《别下斋丛书》刊本。

[元] 龙仁夫传

读易考原一卷文澜阁本依抄。

[元] 萧汉中撰

周易会通十四卷通志堂刊本。

[元] 董真卿撰

周易图说二卷文澜阁本依抄。

[元] 钱义方撰

周易参义十二卷通志堂刊本。

[元] 梁寅撰

易象钩解四卷道光中刊《归云别集》本。

[明] 陈士元撰

洗心斋读易述十七卷明万历丙午刊本。

[明] 潘士藻撰

易象正十六卷康熙癸亥刊《石斋九种》本。

[明] 黄道周撰

卦变考略一卷阁本依抄。

[明] 董守谕撰

周易旁注四册旧抄本。

[明] 朱升撰《四库存目》收其图说二卷，谓其注已逸。此本一册为图说，三册为注，盖犹完书也。

易经会通十卷万历丁巳刊本。

[明] 汪邦柱、江柁同撰《四库存目》汪作王。

易宪四卷刊本。又一部抄本。

[明] 沈泓撰入□□存目。

周易玩辞困学记六卷康熙己酉自序刊本。

[明] 张次仲撰

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江南官刊本又一部。

康熙五十四年大学士李光地等奉敕撰

周易稗疏四卷，附考异一卷同治四年湘乡曾氏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周易内传六卷，发例一卷，大象解一卷，外传七卷湘乡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仲氏易三十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推易始末四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春秋占筮书三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易小贴五卷《西河全书》刊本。又《河图洛书原舛篇》一卷入《存目》。
国朝毛奇龄说易之语，其门人记录成书者也。

周易通论四卷《安溪全书》刊本。
国朝李光地撰

周易观象十二卷《安溪全书》刊本，又《周易观象大指》二卷。
国朝李光地撰

易图明辨十卷《粤雅堂丛书》刊本。
国朝胡渭撰

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通志堂刊本。
国朝纳喇性德撰

易说六卷坊本。又半农先生《易说》一卷与研溪先生《诗说》一卷两稿本同册，首有红豆书屋印，盖当时手稿。
国朝惠士奇撰

易汉学八卷《经训堂丛书》刊本。
国朝惠栋撰

河洛精蕴九卷乾隆四十年刊本。
国朝江永撰乾隆二十四年自序。

孙氏周易集解十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孙星衍撰

周易阐象五卷刊本。
国朝蔡首乾撰乾隆六十年自序。

周易旁笺一厚册无卷数顾沅家藏抄本，盖老辈致功未竟之书，卷首有古吴武陵叔子湘舟氏珍藏印。
未详撰人

周易衷翼集解□□卷刊本。
国朝浮梁汪洸容川撰嘉庆甲子自序。

易象大意存解一卷刊本。
国朝兴化任陈晋撰

安甫遗学三卷刊本。
国朝歛童子江承之安甫撰

附录

乾坤凿度二卷武英殿刊本，编在聚珍板书中。
是书为《永乐大典》所载易纬八种之一

周易乾凿度二卷聚珍板本。
是书为易纬八种之二，旧本标郑康成注

易纬稽览图二卷聚珍板本。
是书为易纬八种之三

易纬辨终备一卷聚珍板本。
是书为易纬八种之四

易纬通卦验二卷聚珍板本。
是书为易纬八种之五《宋史·艺文志》作二卷，《永乐大典》合为一篇。

易纬乾元序制记一卷聚珍板本。
是书为易纬八种之六唐以前史不著录，陈振孙《书录解题》始载之。

易纬是类谋一卷聚珍板本。
是书为易纬八种之七

易纬坤灵图一卷聚珍板本。
是书为易纬八种之八

三坟书一卷《汉魏丛书》刊本。
北宋人伪作入□□存目附录。

右易类

经 部 二

书 类

尚书正义二十卷汲古阁刊本。又一部。

旧本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

东坡书传十三卷明焦竑刊本,与《易传》合为一部。

[宋]苏轼撰

尚书全解四十卷通志堂刊本。

[宋]林之奇撰

郑敷文书说一卷《函海》刊本。

[宋]郑伯熊撰

禹贡指南四卷聚珍板本。

[宋]毛晃撰

禹贡论五卷通志堂刊本。

[宋]程大昌撰

禹贡图上下二卷宋刊本,初印极精善。《四库》所载《永乐大典》二十八图者已为世所未观之本,此本则三十图岿然并在,真希世鸿宝也。

[宋]程大昌撰较《四库》本多《九州山川》、《实证总图》,今定禹河、汉河对出图共只三十图,不知陈振孙《书录解題》何以云三十一图。其叙说上、下卷共五十四篇,与所云论五十二篇后论八篇亦不同。图中地名有随方向为位置者,甚精。

夏氏尚书详解二十六卷聚珍板本。

[宋]夏僎撰

禹贡说断四卷聚珍板本。又通志堂刊本,题《禹贡集解》二卷。

[宋]傅寅撰

增修东莱书说三十五卷通志堂刊本。

后十三卷[宋]吕祖谦撰,前廿二卷其门人时澜增修

尚书说七卷通志堂刊本。

[宋]黄度撰

书集传六卷坊本。

[宋]蔡沈撰

陈氏尚书详解五十卷聚珍板本。

[宋] 陈经撰

融堂书解二十卷聚珍板本。

[宋] 钱时撰

洪范统一一卷《函海》刊本。

[宋] 赵善湘撰

尚书集传或问二卷通志堂刊本。

[宋] 陈大猷撰

胡氏尚书详解十三卷通志堂刊本。

[宋] 胡士行撰

尚书表注二卷通志堂刊本。

[宋] 金履祥撰

书古文训十六卷通志堂刊本。又一部。

[宋] 薛季宣撰入□□存目。

书疑九卷通志堂刊本。

[宋] 王柏撰入□□存目。

书纂言上卷明嘉靖乙酉顾应祥据正德辛巳本重刊于滇中，曝书亭旧藏有题识。又通志堂刊。

[元] 吴澄撰海盐郑端简批校，通志堂刻《经解》时向朱竹垞借抄即此本也。

尚书集传纂疏六卷明淡生堂祁氏旧抄本，附《书序纂疏》一卷。又通志堂刊本。

[元] 陈栎撰

尚书辑录纂注六卷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多《书序纂注》一卷，曝书亭旧藏，批校甚精。又通志堂刊本。

[元] 董鼎撰

尚书通考十卷通志堂刊本。

[元] 黄镇成撰

书蔡传旁通六卷通志堂刊本。

[元] 陈师凯撰

读书管见二卷通志堂刊本。

[元]王充耘撰

尚书纂传四十六卷通志堂刊本。

[元]王天与撰

尚书句解十三卷通志堂刊本。

[元]朱祖义撰

定正洪范一卷通志堂刊本。

[元]胡一中撰入□□存目。

尚书考异五卷道光乙酉立本斋刊本。

[明]梅鹭撰

洪范明义四卷《石斋九种》刊本。

[明]黄道周撰

禹贡通解一卷刊本。

携李邵瓚撰入□□存目。

书经稗疏四卷同治四年湘乡曾氏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尚书引义六卷湘乡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九州山水考三卷刊本。

国朝孙承泽撰入□□存目。

古文尚书冤词八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尚书广听录五卷《西河全书》刊本。又《舜典补亡》一卷。

国朝毛奇龄撰入□□存目。

尚书稗传十七卷刊本。又有补二卷。

国朝朱鹤龄撰

禹贡锥指二十卷,图一卷康熙时漱六轩刊本。

国朝胡渭撰

尚书七篇解义一卷坊本。又《安溪全书》刊本七卷,附《洪范说》一卷。

国朝李光地撰

尚书后案三十卷,附后辨一卷乾隆庚子刊本。

国朝王鸣盛撰

尚书撰异三十二卷经均楼刊本。

国朝金坛段玉裁撰

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平津馆刊本。

国朝孙星衍撰

禹贡会笺十二卷

国朝徐文靖撰首列《禹贡》山水,次为图说十八。

右书类

附录

尚书表注二卷续得宋刊本。仁山得朱子之传,加以覃心研思,尝自云解,至后卷即觉前义之浅,盖竭毕生之力以成之者也。国初昆山徐氏、锡山秦氏所藏《尚书注》十二卷,皆仁山早岁所著,即柳文肃《行状》中所称章释句解已有成书者,非此本也。通志堂所刻即向顾伊人借抄者,然缺抄序,四阑外之上下左右标识亦多脱误,盖借抄时伊人不示以原本,但据另本过抄,辗转讹传,遂致鲁鱼亥豕。迨婺州本复以通志堂本重刻,缩小标题位置,尤多错脱。今此本灵光岿然,真可宝贵。顾伊人、周松霭曾藏。

[宋]金履祥撰《梓材》一篇引《大传》,今文以为当有周公曰而无封字,虽近于改经,然于上文更为一贯。大抵仁山此作专主于明节目、通经络,与少作之句梳字栉者命意又截然不同。仁山卒于元大德间,今此刻犹避宋讳,大约刊于宋末元初可知也。

经部三

诗类

诗序二卷《津逮秘书》刊本。又依□□阁本抄。

首句为毛公以前经师所传,其下申言为毛公以后经师所加

毛诗正义四十卷汲古阁刊本。又一部。

[汉]毛亨撰,郑玄笺,[唐]孔颖达疏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乾隆末赵佑校正刊本,甚善。

[吴] 陆玠撰

毛诗陆疏广要二卷《津逮秘书》刊本。

[明] 毛晋撰

毛诗指说一卷通志堂刊本。

[唐] 成伯璵撰

毛诗本义十六卷通志堂刊本。

[宋] 欧阳修撰

毛诗名物解二十卷通志堂刊本。

[宋] 蔡卞撰

毛诗集解四十二卷通志堂刊本。

不著编录者名氏

诗说一卷通志堂刊本。

[宋] 张耒撰入□□存目。

诗补传三十卷通志堂刊本。

[宋] 范处义撰

诗总闻二十卷聚珍板本。又明滄生堂依宋本过录之本,何义门旧藏。

[宋] 王质撰祁氏据宋刻富川本过抄者,与聚珍本微有异同。

诗集传八卷明司礼监官刊,附音释本。

[宋] 朱子撰

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抄本,残。

[宋] 吕祖谦撰

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卷聚珍板本。

[宋] 戴溪撰

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四卷聚珍板本。

[宋] 袁燮撰

毛诗要义三十八卷宋刊本，曹棟亭、郁氏宜稼堂均藏。

[宋]魏了翁撰《九经要义》之一，阙。经七百余年犹完好无损，真希世奇珍也。

诗传遗说六卷通志堂刊本。又一部。

[宋]朱鉴编

诗考一卷坊本。又《诗地理考》六卷，《津逮秘书》刊本。又附《玉海》本。

[宋]王应麟撰

诗疑二卷通志堂刊本。

[宋]王柏撰入□□存目。

诗集传名物钞八卷通志堂刊本。

[元]许谦撰

毛诗音释十卷，又诗图一卷，诗序一卷元刊本，周春旧藏。

[元]许谦撰

诗经疏义二十卷元刊本，不甚精。

[元]朱公迁撰

诗疑问七卷，附诗辨说一卷通志堂刊本。

诗疑问七卷[元]朱倬撰，附录诗辨一卷[宋]赵德撰

诗解颐四卷通志堂刊本。

[明]朱善撰

六家诗名物疏五十四卷明万历乙巳刊本。

[明]冯应京撰

毛诗正变指南图六卷刊本。

明末陈重光所刊，托之宋人入□□存目。

诗传一卷题子贡撰，诗说一卷题申培撰《津逮秘书》刊本。

并明人丰坊伪作入□□存目。

诗经类考□□卷明末刊本。

[明]沈万珂撰入□□存目。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二卷江南官刊本。

康熙六十年户部尚书王鸿绪等奉敕撰

诗经稗疏四卷湘乡曾氏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诗经考异一卷,叶韵辨一卷,广传五卷湘乡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诗所八卷《安溪全书》刊本。

国朝李光地撰

毛诗写官记四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诗札二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诗传诗说驳义五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续诗传鸟名三卷《西河全书》刊本,又《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国风省篇》一卷。

国朝毛奇龄撰入□□存目。

诗传名物集览十二卷康熙癸巳刊本。

国朝陈大章撰

毛郑诗考证五卷,(某)[杲]溪诗经补注二卷微波榭刊本。

国朝戴震撰

毛诗诂训三十卷经均楼刊本。

国朝段玉裁撰

诗经小学四卷拜经堂刊本。

国朝段玉裁撰

毛诗后笈三十卷求是斋刊本。

国朝胡承珙撰

诗世族考六卷别下斋刊本。

国朝李超孙撰

诗伦二卷聚珍板本。

国朝汪薇撰

附录

韩诗外传十卷《津逮秘书》刊本。又《汉魏丛书》何允中刊本。

[汉] 韩婴撰

右诗类

附录

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续得宋刊巾箱本，共三十二卷。陆钺所称得宋本于丰存叔处凡二十二卷者，误也。其二十六卷，“笃公刘”首章注后识云：先兄于己亥之秋复修是书，至此而终。自《公刘》之后，则往岁所纂辑者皆未及刊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诸家之序次先后，与今编条例多未合。今不敢复有所损益，姑从其旧，以补是书之缺云云。然则是书为其弟祖约所校刊，与朱子序合。陈振孙《书录解题》所云《公刘》以下编纂已备者，为是而陆钺所称《公刘》以下为门人续成者，乃悬揣之谈矣。前半每页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后半每页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张金吾所藏残本十九卷者，仅见其前半。孙渊如所藏小板十二行十九字者，与此又不同矣。有项氏万卷楼、毛子晋诸印。

[宋] 吕祖谦撰是书与集传虽多异同，然折衷尽善，亦非株守汉学，解经家无门户之见者，以此为最。

经部四

礼类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汲古阁刊本。

[汉] 郑玄注

附释音周礼注疏四十二卷元刊十行本，田耕堂旧藏。

[唐] 贾公彦奉敕撰

考工记注一册仁和胡珽琳琅秘室活字本。

[唐] 杜牧撰

周官新义十六卷，附考工记解二卷粤雅堂刊本。

[宋] 王安石撰

礼经会元四卷通志堂刊本。

[宋] 叶时撰

太平经国之书十一卷通志堂刊本。又嘉靖间刊本。

[宋] 郑伯谦撰

周礼订义八十卷通志堂刊本。

[宋] 王与之撰

虞斋考工记解二卷通志堂刊本。

[宋] 林希逸撰

周礼全经释原十四卷明隆庆四年刊本。

[明] 柯尚迁撰

周官禄田考三卷果堂集刊本。

国朝沈彤撰

考工记图二卷微波榭刊本。又《戴氏遗书》刊本。

国朝戴震撰

周礼汉读考六卷经均楼刊本。

国朝段玉裁撰

附录

周礼纂要六卷旧抄本，惠栋所藏，人文俱不足重，姑以定字校勘本附存之。

国朝钱谦益撰

右礼类周礼之属

仪礼注疏十七卷汲古阁刊本。又明嘉靖间人谗刊于常州本。又庐陵陈凤梧刊十行本，颇多脱误。

[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陈凤梧刊者为毛子晋旧藏。

仪礼郑注十七卷宋刊本，赵孟頫旧藏。

[汉] 郑玄注每卷计经注字数，每页板心上端并有“淳熙四年刊”五篆字，每半页八行，行十七字，注双行，行亦十七字。

十行本仪礼十七卷

宋刊本，无注

仪礼识误三卷聚珍板本。

[宋]张淳撰

仪礼集释三十卷聚珍板本。

[宋]李如圭撰

仪礼释官一卷聚珍板本。

[宋]李如圭撰

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坊本。又通志堂刊本,前有单经十七卷。

[宋]杨复撰

仪礼要义五十卷宋刊本,汪士钟旧藏,前藏嘉定钱氏,仪征阮氏多方购求而不得者,即此本也。

[宋]魏了翁撰亦其九要义之一也。

仪礼逸经传二卷通志堂刊本。

[元]吴澄撰

仪礼集说十七卷通志堂刊本。

[元]敖继公撰

经礼补逸九卷通志堂刊本。

[元]汪克宽撰

仪礼汉读考一卷经均楼刊本。

国朝段玉裁撰

仪礼石经校勘记四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阮元撰

仪礼古今文疏义十七卷求是斋刊本。

国朝胡承珙撰

附录

内外服制通释七卷依□□阁本抄。

[宋]车垓撰

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康熙间刊本。又初印宣纸本,极精善。

国朝徐乾学撰

右礼类仪礼之属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汲古阁刊本。

[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

仿宋抚州本礼记郑注二十卷,音义二卷,附考异二卷,
嘉庆丙寅阳城张敦仁校刊初印精善。

卢氏礼记解诂一卷国朝臧镛堂刊本。

[汉] 卢植注

蔡氏月令章句二卷亦臧镛堂所刊。

[汉] 蔡邕注

附释音礼记注疏六十三卷元刊十行本,汲古阁、田耕堂均藏。

[唐] 孔颖达奉敕撰

月令解十二卷依□□阁本抄。

[宋] 张虞撰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宋刊本,绵纸初印,墨宝纸光,上烛霄汉,真至宝也。首卷首页魏鹤山序已残缺,仅存“了翁”二字,“鹤山书院”一印。次列原注书人名姓凡一百四十四家。卷末附正叔后序并跋,尾复附真西山回翰,推挹甚至。盖正叔专心致志于此者三十余年,宜其高出陈澹书万万也。西山书中所称程、张仅发明大旨,吕氏不尽解全书,学者无所据依以订其真伪。今执事乃能味世人之所不味,用积年之功以底于成云云。可知西山亦深诤当时空腹谈经者之非,而“味世人之所不味”一语,不满时人之旨尤隐然见诸言外矣。此书即国初盛称项氏宋本者,通志堂刻时仅见抄本而未见此本,故多谬误。何义门《经解目录》注云:有宋本中阙十余卷,其板最精者即此。有田耕堂、秦蕙田、宗伯华亭、朱氏诸印。又通志堂刊本。

[宋] 卫湜撰通志堂补遗错误尤甚者,七十三卷、七十六卷、七十七卷、九十四卷、九十六卷、九十七卷、九十九卷,比闻省中复刊《通志堂》,当抄此数篇寄之。

云庄礼记集说十卷明刊本,三十卷。

[元] 陈澹撰

月令明义四卷《石斋九种》刊本。

[明] 黄道周撰

表记集传二卷《石斋九种》刊本。

[明] 黄道周撰

坊记集传二卷《石斋九种》刊本。

[明] 黄道周撰

缙衣集传二卷《石斋九种》刊本。

[明] 黄道周撰

儒行集传二卷《石斋九种》刊本。

[明] 黄道周撰

曾子问讲录□□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入□□存目。

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通志堂刊本。

国朝纳喇性德撰

礼记异文释八卷别下斋刊本。

国朝李富孙撰

续礼记集说一百卷抄本。自序谓比卫氏书减三分之二。

国朝杭世骏撰体例略如卫氏而精博亦几几可以及之，未知世有刻本否，当宝守而广传之。

附录

大戴礼记十三卷聚珍板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汉] 戴德撰

夏小正戴氏传四卷通志堂刊本。

[宋] 傅崧卿撰

大戴礼补注十三卷，目录一卷刊本。

国朝曲阜孔广森羿轩撰

夏小正辑注四卷乾隆戊子刊本。

国朝范家相撰

夏小正考注一卷经训堂刊本。

国朝毕沅撰

夏小正补注一卷《心斋十种》刊本。

国朝任文田撰

右礼类礼记之属

三礼目录一卷国朝臧辅堂录出刊行。

[汉] 郑康成撰

三礼图集注二十卷通志堂刊本。又别刊本。

[宋] 聂崇义撰

礼经类编三十卷旧抄本，多浮签改窜，当系手稿。

[明] 李经纶撰入□□存目。

郊社禘祫问一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昏礼辨正一卷，庙制折衷二卷，大小宗释一卷，学校问一卷，明堂问一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入□□存目。

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经训堂刊本。又一部。

国朝惠栋撰

三礼通释二百八十卷咸丰八年□□奏进同治甲子广州刊本。

国朝林昌彝撰

礼经通论二卷同治三年刊本。

国朝邵懿辰撰

右礼类三礼总义之属

礼书一百五十卷元至正七年刊本，周春旧藏。又福清郭氏刊本。孙氏星衍属其子孙勿为陈氏所误，其实陈氏兄弟在宋人中最为博洽，礼乐书足资后人考证者甚多，渊如之论未免矫枉过正矣。

[宋] 陈祥道撰

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宋刊本，钱谦益旧藏。

[宋] 朱子撰，门人黄榦、杨复重修刊于嘉定丁丑。

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宣纸初印，合《读礼通考》为一部。

国朝秦蕙田撰

右礼类通礼之属

书仪十卷雍正元年汪亮采影宋抄本刊。

[宋] 司马光撰

家礼五卷附录一卷坊本。

旧本题[宋] 朱子撰

家礼仪节八卷抄本。

[明] 丘濬撰入□□存目。

泰泉乡礼七卷坊本。

[明] 黄佐撰

辨定祭礼通俗谱五卷《西河全书》刊本。又有《周礼问》二卷。

国朝毛奇龄撰入□□存目。

右礼类杂礼书之属

附录

礼记要义三十三卷续得宋刊本绵纸初印，最为精善。中如“月令蒞始生”，时本“蒞”皆误为“萍”，则郑注遂为赘语。《月令》注“耒，耕之上曲也”，时本“耕”皆误为“耜”，《郊特牲》注“宾为苟敬”，时本皆误为“宾为尊敬”，诸如此类，足以证时本之讹伪者，不可枚举，真天壤间有数鸿宝也。惟首二卷有阙，无从抄补，不能无遗憾云。汪启淑、郁松年曾藏。

[宋] 魏了翁撰

檀弓丛训二卷《函海》刊本。

[明] 杨慎撰入□□存目。

礼记章句四十九卷湘乡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经部五

春秋类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明北监万历二十九年刊本，钱季修藏。又汲古阁刊本。

[周] 左丘明撰，[晋] 杜预注，[唐] 孔颖达疏

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附年表一卷,名号归一图一卷宋刊本,卷首序后有木记二行,刻“潜府刘氏家塾稀世之宝”。

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眉端有老辈评校,甚有特识,不署名氏。

明翻岳本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汲古阁刊本。

旧本题[周]公羊高撰,实高所传述,而其玄孙寿及胡母子都录为书,[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汲古阁刊本。又一部。

[周]穀梁赤所述,[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春秋释例十五卷聚珍板本。又微波榭刊,其中之《春秋土地名》一卷,《春秋长历》三卷。

[晋]杜预撰

春秋集传纂例十卷康熙中龚翔麟玉玲珑阁刊本,中有老辈批校,甚精,未署名氏。

[唐]陆淳撰

春秋微旨三卷龚翔麟刊本。

[唐]陆淳撰

春秋集传辨疑十卷龚翔麟刊本,合上共二十三卷为一部。

[唐]陆淳撰

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通志堂刊本。又刊附《集解》本。

[蜀]冯继先撰,[宋]岳珂重编

春秋年表一卷附《集解》刊本。又依□□阁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通志堂刊本。

[宋]孙复撰

春秋皇纲论五卷通志堂刊本。

[宋]王皙撰

春秋权衡十七卷通志堂刊本。

[宋] 刘敞撰

春秋传十五卷通志堂刊本。

[宋] 刘敞撰

春秋意林二卷通志堂刊本。

[宋] 刘敞撰

春秋传说例一卷聚珍板本。

[宋] 刘敞撰

春秋经解十三卷聚珍板本。又通志堂刊本。又一部,二册。

[宋] 孙觉撰

春秋辨疑四卷聚珍板本。

[宋] 萧楚撰

春秋本例二十卷通志堂刊本。

[宋] 崔子方撰

春秋五礼例宗七卷明人抄本,有曹溶印。又依□□阁抄本。

[宋] 张大亨撰

叶氏春秋传二十卷通志堂刊本,题《石林春秋传》。

[宋] 叶梦得撰

春秋考十六卷聚珍板本。

[宋] 叶梦得撰

吕氏春秋集解三十卷通志堂刊本,误题吕祖谦。

[宋] 吕本中撰

高氏春秋集注四十卷聚珍板本。

[宋] 高闲撰

春秋后传十二卷通志堂刊本。

[宋] 陈傅良撰

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通志堂刊本。

[宋]吕祖谦撰

春秋比事十七卷明人依元刻抄本,黄梨州先生曾藏,末卷有跋。又周春经藏。

[宋]沈棐撰

春秋分纪九十卷旧抄本,张月霄所藏,是书南宋说春秋家最善者,未有刊本。

[宋]程公说撰

春秋讲义四卷依□□阁抄本。

[宋]戴溪撰

春秋集注十一卷,纲领一卷通志堂刊本。

[宋]张洽撰

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通志堂刊本。

[宋]李琪撰

春秋通说十三卷通志堂刊本。又一部。

[宋]黄仲炎撰

洪氏春秋说三十卷旧抄本,阙。

[宋]洪咨夔撰

春秋经筌十六卷通志堂刊本。

[宋]赵鹏飞撰

吕氏春秋或问二十卷通志堂刊本。

[宋]吕大圭撰

春秋详说三十卷通志堂刊本。又一部。

[宋]家铉翁撰

读春秋编十二卷通志堂刊本。

[宋]陈深撰

春秋左传句解三十五卷元刊本。

[宋]朱申撰入□□存目。

春秋提纲十卷通志堂刊本。

[元] 陈则通撰

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十二卷通志堂刊本。

[元] 俞皋撰

春秋诸国统纪六卷,目录一卷通志堂刊本。

[元] 齐履谦撰

春秋本义三十卷通志堂刊本。

[元] 程端学撰

程氏春秋或问十卷通志堂刊本。

[元] 程端学撰

春秋四传三十八卷明嘉靖福建刊本,经下全录三传及胡传。

未详编人入□□存目。

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通志堂刊本。

[元] 李廉撰

春秋集传十五卷通志堂刊本。

[元] 赵沅撰

春秋师说三卷通志堂刊本。

[元] 赵沅撰

春秋属词十五卷通志堂刊本。

[元] 赵沅撰

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通志堂刊本。

[元] 赵沅撰

春秋金锁匙一卷微波榭刊本。

[元] 赵沅撰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元刊本,初印,精善。

[元] 汪克宽撰卷首有至元再元之四年汪泽民序,至正元年虞集序。

春王正月考一卷通志堂刊本。

[明]张以宁撰

春秋大全七十卷坊本。

明永乐中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撰

左觴二卷明刊本,附《简端录》后。

[明]邵宝撰入□□存目。

春秋亿六卷徐氏《海隅集》刊本。

[明]徐学谟撰

左氏杜林合注五十卷坊本。

[明]王道焜、赵如源同编

左求二卷崇祯四年刊本。

[明]钱旂撰专论左传。

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内府刊本。

圣祖仁皇帝讲筵旧本,世宗宪皇帝重加考定

左传杜解补正三卷《亭林十种》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

春秋稗疏二卷湘乡曾氏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春秋世论五卷,读春秋左传博议二卷湘乡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又《春秋家说》三卷。

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春秋简书刊误二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西河全书》刊本。又《春秋条贯篇》十二卷。

国朝毛奇龄撰入□□存目。

春秋长历十卷抄本。

国朝陈厚耀撰

半农春秋说十五卷刊本，初印，颇佳。

国朝惠士奇撰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乾隆十二年刊本。

国朝顾栋高撰

春秋臆说四卷康熙五十九年自序刊本。

国朝吴启昆撰

公谷汇义十二卷刊本。

国朝姜兆锡撰入□□存目。

春秋比事目录四卷刊本。

国朝方苞撰入□□存目。

读左补义五十卷乾隆戊子刊本。

国朝姜炳璋撰入□□存目。

春秋古经二卷经均楼刊本。

国朝段玉裁校学

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解例一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许桂林撰

春秋七国统表□□卷刊本。

国朝魏翼龙撰七国者滕、薛、杞、越、莒、邾、许也。

三传异文释十二卷别下斋刊本。

国朝李富孙撰

附录

春秋繁露十七卷聚珍板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汉]董仲舒撰

右春秋类

经部六

孝经类

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日本《佚存丛书》本，题“宽政己未仲春天瀑山人活字印”，当嘉庆四年。

旧本题〔汉〕孔安国撰

孝经正义三卷汲古阁刊本。

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

古文孝经指解一卷通志堂刊本。

〔宋〕司马光撰

孝经刊误一卷刊本。

〔宋〕朱子撰

孝经大义一卷通志堂刊本。

〔宋〕董鼎撰

孝经句解一卷通志堂刊本。

〔宋〕朱申撰入□□存目。

孝经定本一卷通志堂刊本。

〔元〕吴澄撰

孝经述注一卷刊本。

〔明〕项霖撰

孝经集传四卷《石斋九种》刊本。

〔明〕黄道周撰

孝经全注一卷《安溪全书》刊本。

国朝李光地撰

考经问一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右孝经类

经部七

五经总义类

密行小字五经二函十六本卷首有“王氏嘉乐堂收藏图书”，此即世所称宋巾箱本也。

宋刊本每半页二十行，行二十七字，行密如櫛，字纤如发，快心豁眼，朗若列眉。

驳五经异义一卷，补遗一卷坊本。

[汉] 郑玄撰

郑氏六艺论一卷拜经堂刊本。

[汉] 郑康成撰国朝臧琳录。

郑志三卷，补遗一卷聚珍板本。又汗筠斋刊本，有附录一卷。又粤雅堂刊本。

[魏] 郑小同撰

经典释文三十卷通志堂刊本。又一部。

[唐] 陆德明撰

七经小传三卷通志堂刊本。

[宋] 刘敞撰

程氏经说七卷宝诒堂刊本，八卷。

不著编辑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说经之语

六经图六卷刊本。

[宋] 杨甲撰，毛邦翰补

六经图大本六卷

[宋] 陈森乾道元年汇刊于抚州，明万历丙辰郭若维更考定刊之

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卷粤雅堂刊本。

[宋] 岳珂撰

四如讲稿六卷明刊本。

[宋] 黄仲元撰

方舟经说六卷别下斋刊本。

[宋]李石撰

六经舆论六卷通志堂刊本。

旧本题[宋]郑樵撰

五经说七卷通志堂刊本。

[元]熊朋来撰

十一经问对五卷通志堂刊本。

[元]何异孙撰

五经蠹测六卷通志堂刊本。

[明]蒋悌生撰

简端录十二卷明崇祯辛未刊本,附《学史》十三卷、《左鹑》一卷、《书说》一卷、《容春堂杂钞》一卷。

[明]邵宝撰

辨疑录三卷成化十六年刊本。

[明]周洪谟撰《存目》题云《群经辨疑录》。

五经异文十一卷《归云别集》刊本。

[明]陈士元撰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百九十九卷仪征阮氏刊本。

旧本题西条掌书记山井鼎撰,东都讲官物观补遗,盖日本书也

九经误字一卷《亭林十书》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

经问十八卷经问补三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说经之语,其门人录之成编,所补三卷又其子远宗所录也

朱子五经语类八十卷雍正乙巳刊本,仅易四十卷,缺后半。

国朝程川撰

九经辨字读蒙十二卷依□□阁本抄。

国朝沈炳震撰

诗书古训六卷粤雅堂重刊本。

国朝阮元撰

经义杂记三十卷拜经堂刊本。

国朝臧琳撰

经义述闻三十二卷咸丰中扬州重刊本。

国朝王引之撰

拜经日记十二卷拜经堂刊本。

国朝臧辅堂撰

十三经音略十二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周春撰

穆斋经诂四卷道光丙申刊本。

国朝四明任均子平撰

附录

经说十六卷旧抄本，汪士钟藏。

不著撰人首尾皆无序，惟十四卷《服考》华天沐著，有蔡德晋题跋，方望溪《仪礼丧服或问》有秦蕙田题跋。

十七史经说十二卷抄本。

国朝昭文张金吾编辑

右五经总义类

经 部 八

四 书 类

孟子正义十四卷汲古阁刊本。

[汉] 赵岐注

孟子赵注十四卷微波榭刊本。

论语正义二十卷汲古阁刊本。

[魏] 何晏等注，[宋] 邢昺疏

孟子音义二卷通志堂刊本。又微波榭刊本。

[宋] 孙奭撰

大学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中庸章句一卷明司礼监刊本。《四书集注》二十六卷附《大中》、《或问》二卷。又二部无《或问》,俱字大豁目。又同治二年芋栗园刊便蒙本。

[宋] 朱子撰

论语意原二卷聚珍板本。

[宋] 郑汝谐撰

癸巳论语解十卷通志堂刊本。

[宋] 张栻撰

癸巳孟子说七卷通志堂刊本。

[宋] 张栻撰

四书集编二十六卷通志堂刊本。

[宋] 真德秀撰

孟子集疏十四卷通志堂刊本。

[宋] 蔡模撰

论语集说十卷通志堂刊本。

[宋] 蔡节撰

四书纂疏二十六卷通志堂刊本。

[宋] 赵顺孙撰

四书辨疑十五卷通志堂刊本。

[元] 陈天祥撰

读四书丛说四卷抄本。

[元] 许谦撰

四书通二十六卷通志堂刊本。

[元] 胡炳文撰

四书通证六卷通志堂刊本。

[元]张存中撰

四书纂笺二十八卷通志堂刊本。

[元]詹道传撰

四书通旨六卷通志堂刊本。

[元]朱公迁撰

大学中庸集说启蒙二卷通志堂刊本。又一部。

[元]景星撰

论语类考二十卷《归云别集》刊本。

[明]陈士元撰

孟子杂记四卷《归云别集》刊本。

[明]陈士元撰

经筵进讲四书十册康熙十一年刊本。

[明]张居正撰

论语商二卷明刊本。

[明]周宗建撰

四书留书六卷抄本。

[明]章世纯撰

四书稗疏一卷,考异一卷,读大全说十卷湘乡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余论一卷,读论语札记二卷,读孟子札记二卷《安溪全书》刊本。

国朝李光地撰

论语稽求篇四卷《西河全集》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四书胜言四卷,补二卷《西河全集》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杂论四书之语。前四卷其门人盛唐王锡所编,补二卷其子远宗所编。

四书改错二十卷嘉庆辛未学圃刊本。

毛奇龄之门人会粹其说四书诸种编之

大学证文四卷《西河全书》刊本。西河书中又有《四书索解》四卷，《大学知本图说》一卷，《大学问》一卷，《逸讲笺》三卷，附陆邦烈《圣门释非录》五卷，《四库》并存目。

国朝毛奇龄撰

四书逸笺六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程大中撰

读孟质疑三卷刊本。

国朝崇明施彦吾撰

论语新注四卷

日本丰干子卿撰自序署“天明戊申”，当乾隆五十三年，刊本颇佳。

右四书类

经部九

乐类

乐书要录残本三卷原十卷，今存五、六、七三卷于日本。嘉庆己未其国天瀑山人活字印，入《佚存丛书》。

唐武后时官书

皇祐新乐图记三卷旧抄本，传摹影宋。

[宋] 阮逸、胡瑗奉敕撰

乐书二百卷抄本。又续得宋刊本，初印精善，笔势飞动如生，中有“苏州袁氏珍藏”、“建安杨氏传家图书”二印。

[宋] 陈旸撰旸论乐而不深通算学，故引据时有谬误之处，然不能不谓之浩博也。

瑟谱六卷依□□阁本抄。又粤雅堂刊本。

[元] 熊朋来撰

韶舞九成乐补一卷依□□阁本抄。

[元] 余载撰

苑落志乐二十卷明刊本。

[明] 韩邦奇撰

钟律通考六卷抄本,缺后半。

[明]倪复撰

乐律全书四十二卷明刊巨册。

[明]朱载堉撰,书凡十种

御定律吕正义五卷内府刊本。

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纂《律历渊源》之第三部也

钦定诗经乐谱全书三十卷聚珍板本。又一部。

乾隆五十三年奉敕撰

古乐经传五卷《安溪全书》刊本。

国朝李光地撰

圣谕乐本解说二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皇言定声录八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竟山乐录四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李氏学乐录二卷附《西河集》刊本。

国朝李埏撰

乐县考二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江藩撰

燕乐考原六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凌廷堪撰

右乐类

经部十

小学类

尔雅注上中下三卷元刊本。卷首序后有木记序录刻书原委,未署“大德己亥平水曹氏进德斋谨志”,常熟瞿氏、橘瑞堂经藏。

[晋] 郭璞注

尔雅注疏十一卷汲古阁刊本。又一部。

[晋] 郭璞注,[宋] 邢昺疏

尔雅郭注三卷

国朝顾广圻校刊本初印,精善。又臧镛堂依雪窗书院刊本,亦善。

尔雅新义二十卷粤雅堂刊本。

[宋] 陆佃撰

尔雅注三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郑樵撰

尔雅古义二卷,小尔雅义证十三卷求是堂刊本。

国朝胡承珙撰

方言十三卷聚珍板本。又明吴琯刊《古今逸史》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旧本题[汉] 杨雄撰

方言疏证十三卷《戴氏遗书》刊本。

国朝戴震撰

释名八卷《古今逸史》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汉] 刘熙撰

释名疏证八卷补遗一卷经训堂刊本。

国朝毕沅撰

广雅十卷《古今逸史》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题《博雅》。

[魏] 张揖撰

群经音辨七卷 粤雅堂刊本。

[宋] 贾昌朝撰

尔雅翼三十二卷 坊本。

[宋] 罗愿撰

右小学类训诂之属

急就篇四卷 附《玉海》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

[汉] 史游撰

说文解字三十卷 宋刊本，即汲古阁本之所自出，惟表牒在卷首，毛刻则移在卷后耳。字大半寸有余，端庄流丽，是为北宋板最古之本，真无上上品也。又汲古阁仿宋刊本，陆鼎诸人校其半，眉端评释几满，考证甚为详核，第四卷末有鼎自跋。又近人翻毛刻二部。又平津馆仿宋小字本。

[汉] 许慎撰，[宋] 徐铉等补注、补音并增加新附字 汲古本校者三人，朱笔惠松崖，墨笔钱竹汀，蓝笔则陆氏自校也。

说文系传四十卷 卷首署《说文解字通释》，旧抄本，每页纸心有“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十字。《四库》引钱曾《读书敏求记》论为惊人秘笈者，盖即此也。阅今又二百年而完好如故，岂非有神灵默为呵护欤？又道光十九年祁氏校刊本，附校勘记三卷，田耕堂、宜稼堂均藏。

[南唐] 徐锴撰，其音切则朱翱作也

说文解字篆韵谱五卷 旧抄本，汲古阁毛晋、毛扆父子及橘瑞楼、黄一经等均有收藏图书。又《函海》刊本。

[南唐] 徐锴撰

说文解字篆韵谱十卷 旧抄本，与《函海》及前抄本均有异同，而此本义例较精。陆翔麟、方东来均藏。有“中国之旧”及“朱卧庵收藏”等印，当即吾友冯敬亭官允所藏本，论为天下鸿宝者。然冯藏又云未失，岂世间尚有二本欤？不可解也。又，冯氏桂芬缩刻本末卷有跋，述此书原委甚详。

[南唐] 徐锴撰，常熟陆琪手摹 自署“康熙丙申陆琪晖山氏摹于太和邨舍”。

干禄字书一卷 翻刻宋宝祐刊本。

[唐] 颜元孙撰

五经文字三卷 微波榭刊本，附《五经文字疑》一卷。又嘉庆乙亥孙诒重校本，颇易其次第。

[唐] 张参撰

九经字样一卷 微波榭刊本，附《九经字样疑》一卷。又孙诒校刊本。

[唐] 唐玄度撰

汗简三卷,目录叙略一卷康熙癸未汪立名刊本。

[宋] 郭忠恕撰

佩觿三卷旧写本,秀水卜氏及朱氏潜采堂旧藏,泽存堂本当据此。又泽存堂刊本。又近人仿宋刊本。

[宋] 郭忠恕撰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二十卷嘉庆二年阮氏刊本,二部,其一印佳。

[宋] 薛尚功撰

汉隶字源六卷汲古阁刊本。

[宋] 娄机撰

班马字类五卷马氏玲珑山馆仿宋淳熙本。又二部。

[宋] 娄机撰

六书故三十三卷乾隆四十九年李鼎元刊本。

[宋] 戴侗撰

龙龕手鑑四卷《函海》刊本,又《江氏丛书》刊本。

[辽] 僧行均撰

五音类聚四声篇十五卷明万历中刊本,少四、五、六三卷。

[金] 韩道昭撰《四库存目》题作《四声篇》,韩孝彦撰。

字鉴五卷泽存堂张氏刊本。

[元] 李文仲撰

石鼓文音释二卷,附录一卷《函海》刊本,存目作三卷。

[明] 杨慎撰

经子难字二卷旧抄本。

[明] 杨慎撰入□□存目。

奇字韵五卷《函海》刊本。

[明] 杨慎撰

古音骈字一卷,续编五卷《函海》刊本,题《古音骈字》五卷。

古音骈字

[明] 杨慎撰,续编则国朝庄履丰、庄鼎铉同撰

古俗字略七卷《归云别集》刊本。

[明] 陈士元撰入□□存目。

六书正义十二卷刊本,万历乙巳自序。

[明] 吴元满撰入□□存目。

俗书刊误十二卷依□□阁本抄。

[明] 焦竑撰

说文长笺一百四十卷万历丙午刊,缺二十、二十一两卷。

[明] 赵宦光撰入□□存目。

六书长笺七卷刊本。

[明] 赵宦光撰入□□存目。

御定康熙字典四十二卷内府初印本。又江南刊本。

康熙五十五年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

六书通十卷刊本。

国朝毕宏述撰入□□存目。又题“因斋笈”。

篆隶考异二卷刊本。

国朝周靖撰

说文广义三卷湘乡刊《船山遗书》本。

国朝王夫之撰

说文偏旁考□□卷乾隆丙午刊本。

国朝南城吴照撰

说文声系十四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姚文田撰

经典文字辨证书五卷附《音同义异辨》一卷、《说文旧音》一卷,经训堂刊本。

国朝毕沅撰

经籍纂诂一百六卷，补遗一百六卷文选楼刊本，嘉庆十七年进呈。

国朝阮元撰

仿唐写本说文木部一卷，附笈异一卷同治二年刊本。

国朝莫友芝撰

附录

说文解字斟论十四卷刊本，顾澗宾校勘，朱墨烂然。

国朝钱坫撰是书谬误特甚，以澗宾校勘有依据，姑存之。

右小学类字书之属

切韵指掌图二卷，附检例一卷依□□阁本抄。

[宋] 司马光撰

礼部韵略五卷曹栋亭依宋刻刊本。

[宋] 丁度撰

九经补韵一卷旧抄本。又《古今逸史》本。又粤雅堂刊钱侗考证本。

[宋] 杨伯岳撰

五音集韵十五卷明万历中刊本。

[金] 韩道昭撰

元新修礼部韵略五卷元刊，初印，卷末署“大德丙午平水中和轩王宅印”。

[元] 王文郁精校添注正大六年序。此书世鲜传本，亦元板中之无上秘笈矣，有“史铁崖珍藏”、“安乐堂藏书记”二印。

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元刊本，板颇模糊，有朱笔校勘，添补完备，甚费苦心，不知何人，当俎豆之。

[元] 熊忠撰

洪武正韵十六卷明司礼监刊本。

明洪武中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等奉敕撰

古音丛目五卷，古音猎要五卷，古音余五卷，附录一卷《函海》刊本，下二种题《古音附录》五卷，《古音余》一卷。

古音略例一卷《函海》刊本。

[明] 杨慎撰

转注古音略五卷《函海》刊本，附《五音后注》一卷。

[明] 杨慎撰

泰律篇十二卷嘉庆庚午汪润之督滇学始刊此本。

[明] 苑马卿河西葛中选见尧撰论字母音呼之学。

音韵正伪四卷

明末孙耀撰

诗韵集略五卷王士禛旧藏。

明人编刊

屈宋古音义三卷

[明] 陈第撰

钦定同文韵统六卷官刊本。

乾隆十五年庄亲王允禄等奉敕撰

音论三卷顾氏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

诗本音十卷顾氏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

易音三卷顾氏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

唐韵正二十卷顾氏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

古音表二卷顾氏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

韵补正一卷《亭林十书》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

易韵四卷《西河全集》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五方元音二卷坊本。

国朝樊腾凤撰，年希尧增入□□存目。

音韵清浊鉴四卷康熙六十年刊本，《存目》作三卷。

国朝王祚楨撰

古韵通八卷抄本。

国朝柴绍炳撰入□□存目。

古今韵略五卷刊本。

国朝邵长蘅撰

古韵标准四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江永撰

四声切韵表一卷刊本。又粤雅堂刊本。

国朝江永撰入□□存目。

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戴氏遗书》刊本。又经韵楼刊本《声韵考》四卷。

国朝戴震撰

声类四卷刊本。

国朝钱大昕撰

汉魏音四卷刊本。

国朝洪亮吉撰

右小学类韵书之属

附录

六艺纲目二卷道光末刘燕庭仿元刊本。

[元]舒天民撰

卷一一八 持静斋书目二

史部一

正史类

史记一百三十卷宋刻本，蜀大字本。曾藏黄氏士礼居，即顾广圻《百宋一廛赋》所云“字大悦目”者，惜卷数仅及半而弱。历藏吴宽、文征明、钱维城、韩世能、当湖胡氏、泰峰郁氏诸家。又明刊本。又柯刊本，初印。又江宁书局复刻汲古阁本，宣纸初印。

[汉]司马迁撰，凡一百三十篇，阙其十篇，褚少孙补之

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汲古阁刊本。

[宋]裴骃撰

史记索隐三十卷合《集解》共一百三十卷，元刊本，季振宜、山晓阁均藏，上端考证详明，自首至末均圈点完善。

[唐]司马贞撰

史记正义一百三十卷合三家注，有武英殿乾隆四年刊本。又明嘉靖四年王延喆复刊宋本，字墨纸几与宋本无二。又明陈仁锡刊本。又万历二年余有丁南监刊本二部。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又江宁书局复刻汲古阁本，宣纸初印。

[唐]张守节撰监本、坊本，脱误不可枚举，毛子晋云延喆本实此书功臣，信然。

汉书一百二十卷武英殿刊本。又宋景祐本，为北宋刻最前之本，惟绛云楼有之，后归塞外。见宋牧仲《筠廊偶笔》。首二卷尚是曹溶抄补，其目则黄丕烈手抄也，中与他卷殊者，李兆洛拟为校勘记而未果。见卷首申耆自跋。历藏陈继儒、曹溶、张蓉镜、黄丕烈、郁松年诸家。又明南监本二部。又汲古阁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又江宁书局复刻汲古阁本，宣纸初印。

[汉]班固撰《史》、《汉》经后世翻刻愈订愈伪，宋景文参校者顾氏已讥为有失无得，何况余子。此景祐本尚未经后人淆乱，足证明监本之误者甚多，宜申耆欲校勘而广传之也。

汉书音义三卷臧辅堂辑录，刊于拜经堂。

[隋]萧该撰

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附《玉海》刊本。

[宋]王应麟撰入□□存目。

汉书地理志稽疑□□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全祖望撰

汉书地理志考证□□卷刊本。

国朝钱坫撰抄袭杜撰皆所不免。

班马异同三十五卷坊本。

[宋]倪思撰,刘辰翁评点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武英殿刊本,明吴勉学刊初印本。又明南监刊本二部。又汲古阁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又江宁书局复刻汲古阁本,宣纸初印。

后汉书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宋]范晔撰,[唐]章怀太子注;志三十卷则[晋]司马彪续汉书之文,[梁]刘昭注之

两汉刊误补遗十卷聚珍板本。

[宋]吴仁杰撰

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嘉庆甲子刊本。

国朝惠栋撰

后汉书补表八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钱大昕撰

三国志六十五卷武英殿刊本。又宋刻本,与监本及毛刻异者颇多,足以校勘后人之失,田耕堂、宜稼堂均藏。又明南监刊本。又汲古阁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宋刻本于“慎”、“桓”、“敬”、“构”等字皆不缺笔,恐属伪托,然字画古健有神,当亦元初佳本也。

三国志辨误三卷聚珍板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三国志补注六卷,附诸史然疑一卷刊本。

国朝杭世骏撰

三国疆域志二卷刊本。

国朝洪亮吉撰

晋书一百三十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南监刊本。又汲古阁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唐〕房乔等撰

晋书地理志补正五卷，附晋太康地道记一卷，王隐晋书地道记一卷经训堂刊本。
国朝毕沅撰

东晋疆域志四卷刊本。
国朝洪亮吉撰

宋书一百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南监刊本。又汲古阁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梁〕沈约撰

南齐书五十九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南监刊本。又汲古阁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梁〕萧子显撰

梁书五十六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南监刊本。又汲古阁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唐〕姚思廉撰

陈书三十六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南监刊本。又汲古阁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唐〕姚思廉撰

魏书一百十四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南监刊本。又汲古阁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北齐〕魏收撰

北齐书五十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南监刊本。又汲古阁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唐〕李百药撰

周书五十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南监刊本。又汲古阁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唐〕令狐德棻等撰

隋书八十五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南监刊本。又汲古阁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唐〕魏徵等撰

南史八十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南监刊本。又汲古阁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唐〕李延寿撰

北史一百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南监刊本。又汲古阁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唐]李延寿撰

旧唐书二百卷武英殿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晋]刘昫等撰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南监刊本。又汲古阁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宋]欧阳修、宋祁同撰本纪、表、志修所定,列传祁所定也。

新旧唐书互证二十卷刊本。

国朝赵绍祖撰

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武英殿刊本。又扫叶山房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宋]薛居正等撰

新五代史七十五卷武英殿刊本。又宋末元初刊本,半页十行,行十八字,略如王本《史记》之式,有我斋、桐花别馆、朱氏子清等印。又汲古阁刊本。又书业堂复刊毛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宋]欧阳修撰

五代史记纂误三卷聚珍板本。又依□□阁抄本。

[宋]吴缜撰

五代史记注七十四卷刊本。

国朝彭元瑞辑,刘凤诰排次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南监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元]托克托等撰

辽史一百十六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南监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元]托克托等撰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南监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元]托克托等撰

元史二百十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南监刊本。又粤东陈氏复刻殿本,共二部。

[明]宋濂等撰

元史本证五十卷嘉庆壬戌刊本。

国朝汪辉祖撰

宋辽金元四史闰朔考 粤雅堂刊本。

国朝钱大昕撰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目录四卷 武英殿刊本。又坊本。又王鸿绪等初撰《明史稿》三百十卷。

国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撰

廿二史考异一百卷，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补元史氏族表三卷，艺文志四卷 刊本。

国朝钱大昕撰

右正史类

史 部 二

编 年 类

竹书纪年二卷 明吴琯刊本《古今逸史》本。又《汉魏丛书》刊本。又天津馆刊本。

是书称魏之史记，由汲郡人发冢而得

竹书统笈十二卷《位山六种》刊本。

国朝徐文靖撰

后汉纪三十卷 康熙丙子成德刊本。

[晋] 袁宏撰

元经十卷《汉魏丛书》刊本。

旧本题[隋] 王通撰

大唐勗业起居注三卷《津逮秘书》刊本。

[唐] 温大雅撰

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 宋刊本，帛纸四端绝宽，字体浑穆，古香古色，流溢简外。陈氏所刻多讹脱字，幸赖此本为暗室灯耳。汪士钟、郁松年均藏。

[宋] 司马光撰 此宋本即江苏书局据以复刊者，今以附胡刻《通鉴》之首。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 果泉胡氏刊本。

[宋] 司马光撰，[元] 胡三省音注

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元刊附《玉海》本，绝佳。又《津逮秘书》刊本。又附《玉海》通行本。

[宋] 王应麟撰

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胡刻。

[元] 胡三省撰

通鉴注辨正三卷刊本。

国朝钱大昕撰

通鉴注商十八卷刊本。

国朝赵绍祖撰

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嘉庆辛未吴志忠刊本。

[宋] 刘恕撰

皇王大纪八十卷明人依万历辛亥闽刊抄本，卷首有何元锡及秀野草堂顾氏藏书印。

[宋] 胡宏撰卷末有跋，著“咸淳甲戌重九日后学天台董楷谨识”，盖闽刻亦从宋槧出也。

宋十朝纲要二十五卷旧抄本，陈氏《九朝编年》已取材于此书，则当日盛行可知也。

[宋] 眉山李埴编始太祖建隆元年，终高宗绍兴三十二年，按年纪事。

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嘉庆己卯昭文张氏活字印本。又旧抄一百八卷本，甚精善，足校张刊之误，卷首有宋筠、李氏芸芴鉴藏诸印。

[宋] 李焘撰旧抄者始太祖建隆元年，终英宗治平四年闰三月，即乾道四年焘为礼部郎官时第二次所上也。其后神宗朝二百二十八卷，哲宗朝二百二十卷，徽宗朝三百二十三卷，此本皆无。未知天壤间尚有似此佳本可以补抄，使成全璧否？张刻谬误陈陈，所谓刻一书而其书转亡者也。

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宋本，乾道壬辰四月刊，帛纸薄如蝉翼，墨光亦复夺目，如此巨册藏经六七百年，毫无损污，真天壤鸿宝也。半页八行，行十七字。季振宜、郁松年均藏。

[宋] 朱子撰卷首有题识云：“史书多新刊，惟纲目难得善本，苦于书法发明之杂也。孙文贵持此售我，喜识岁月，弘治改元七月。”

纲目续麟二十卷，校正凡例一卷，附录一卷，汇览三卷刊本。

[明] 张自勋撰

通鉴纲目释地纠谬六卷，补注六卷刊本。

国朝张庚撰入□□存目。

九朝编年备要三十卷朱刊本，绝精。又旧抄本，江阴李兆洛以宋本校过。

[宋] 陈均撰始太祖，终钦宗。李焘《长编》所长在详，此则所长在略。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元刊本，卷端有陈氏余庆堂刊并书坊题识，系年有考据等语，无书末《附论》一条，盖为后人所删也。首尾有沈廷芳、椒园光轮、郭东庄生、鲍芳、谷池北书库收藏、黄琴六读书记、爱日精庐藏书诸印。

[宋] 刘时举撰

西汉年纪三十卷依□□阁抄本。

[宋] 王益之撰

少微通鉴节要五十卷明司礼监刊本，附《通鉴节要续编》三十卷。

[宋] 姜贇编入□□存目。

明穆宗隆庆实录七十卷旧抄本。

嘉隆两朝闻见纪十二卷刊本。

[明] 沈越撰入□□存目。

明大政记三十六卷旧抄本，卷首有三十五峰园主人所藏、秋水园图书、筠圃藏书胡江之印、韩村古雅堂书籍之章等印。

[明] 雷礼撰《四库存目》仅二十五卷，此则三十六卷，与《明史·艺文志》所载合。

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二卷明正德己卯慎独斋刊本。

明正德六年李东阳等表进

通鉴笺注七十二卷

[明] 王世贞会纂，钟人杰笺刊

通鉴直解二十八卷明刊本。

[明] 张居正撰

纲鉴世类编四十五卷，明十二朝圣纪十三卷坊本。

[明] 李槃撰

国榷二十卷旧抄本，《明史》载此书一百卷，此失其后大半。

[明] 谈迁撰

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四十卷坊刻二十卷本，二部。

乾隆四十年奉敕撰

东华录三十二卷刊本。

国朝蒋良骥撰

历代传国世次一册 瓊川吴氏探梅山房抄本,于正统外僭伪、外国俱入编。

未详撰人

右编年类

史 部 三

纪事本末类

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 通志堂刊本。

[宋]章冲撰

通鉴纪事本末补四册 旧抄本,始魏大三晋,终邓后临朝,凡廿九事,与袁书异同颇多,惟自后汉中叶以下皆缺,为可惜耳。海宁陈鱣藏并校,卷首有陈鱣图像,像上有一印文云“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应鉴我”十二字,亦可见古人藏书之苦心矣。

旧题国子监学正王延年谨辑 未详其人,仲鱼改结衔国子监学正为翰林院侍读,想当知其人与世也。

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 旧抄本,《四库》本起政和七年,尽绍兴三十一年,此则尽绍兴三十二年四月,微有不同耳。

[宋]徐梦莘编

绥寇纪略十二卷 照旷阁刊本多补遗三卷。

国朝吴伟业撰

通鉴本末纪要八十一卷 康熙甲子序刊本。

国朝蔡毓荣撰,林子卿注

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 坊本。

国朝谷应泰撰

绎史一百六十卷 重刊本。

国朝马骥撰

平台纪略十一卷,附东征集六卷 刊本。

国朝蓝鼎元撰

三藩纪事本末刊本。

国朝杨陆荣撰存目。

右纪事本末类

史部四

别史类

逸周书十卷《古今逸史》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是书《隋志》误称《汲冢书》，今从郭璞《尔雅注题》曰《逸周书》

王会解一卷附《玉海》刊本。

[宋]王应麟撰

东观汉记二十四卷聚珍板本。

是书于汉明帝时创修，至熹平中乃成书，《隋志》误题刘珍撰

古史考一卷平津馆刊本。

[蜀汉]谯周撰，国朝孙星衍抄辑

建康实录二十卷旧抄本，盖据嘉祐三年宋刻本过抄也，卷首有“郁泰峰己酉年所收书”印。

[唐]许嵩撰自序云吴及南朝六代，都建康，共三百三十一年，然吴大帝在武昌七年，梁元帝都江陵三年，其实都建康不过三百二十一年耳。

古史六十卷明万历三十九年南监刊本。

[宋]苏辙撰

通志二百卷武英殿刊本。又明刊大字本。

[宋]郑樵撰

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眉山程氏刊初印本，薄帛纸，精好阔大，与《通鉴纲目》并史部甲乙卷首眉山程舍人宅刊行木记称，亦眉山人故乡里先为刊行也。丁巳春曾文正公在扬州，见此谥为“人间未有之秘宝”。薛绍彭、钱曾、陈鱣、郁松年经藏。

[宋]王偁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所称钱牧斋屡求不获者即此，迄今又二百年，而纸墨如新，手若未触，殆造化默为呵护，非偶然也。

路史四十七卷刊本。

[宋]罗泌撰

大金国志四十卷刊本。

旧本题[宋]宇文懋昭撰

萧氏续后汉书四十七卷宜稼堂郁氏刊本,附《札记》。

[宋]萧常撰

郝氏续后汉书九十卷宜稼堂郁氏刊本,附《札记》四卷。

[元]郝经撰

宋史新编二百卷嘉靖中刊本。

[明]柯维骐撰入□□存目。

李氏藏书六十八卷,续藏书二十七卷刊本。

[明]李贽撰《存目》斥为无忌惮之尤,则其人其书可知矣。

函史上编八十一卷,下编二十一卷刊本。

[明]邓元锡撰入□□存目。

季汉书五十六卷刊本。

[明]谢陛撰入□□存目。

列卿年表百三十九卷刊本。

[明]雷礼撰始洪武至隆庆,《存目》,传记类有礼《列卿记》百六十五卷,年表之后附以居官行实,盖一书两刻,题署各异,此则单年表无行实之一刊也。

钦定历代纪事年表一百卷内府刊本,宣纸初印。又一部。

康熙五十一年内阁学士王之枢奉敕撰

尚史一百七卷刊本。

国朝李锴撰

蜀汉三国始末一册旧抄本。

国朝孙承泽撰

历代帝王年表十四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齐召南撰,阮福续

右别史类

史部五

杂史类

国语二十一卷明周光镐、郭子章同校刊本。又明刊评本，九卷。又嘉庆五年黄丕烈仿宋明道刊本，共三部，最善。又湖北书局翻刻黄本。

[吴] 韦昭注

国语补音三卷微波榭刊本。

唐人旧本，[宋] 宋庠补辑

战国策注三十三卷宋刊初印，汲古阁藏黄氏本据此复刊，仅二、三、四卷，六、七、八、九、十卷有注，余皆考异，当即《提要》所云“姚宏所校，贾似道门客廖堂中所刊”也，有毛氏子晋“希世之珍”等印。

旧本题[汉] 高诱注此即钱遵王所称“首东周次西周”本也，纸质墨光，皆臻绝品。

鲍氏战国策注十卷嘉靖壬子吴郡杜诗刊本，字画清朗，四端亦宽大，尚为明板中之佳者。又黄丕烈仿刻本宋姚宏校注本，最善。又湖北书局翻刻黄本。

[宋] 鲍彪撰

战国策校注十卷坊本。又明张文耀刊此本，而集评于上端，题曰《战国策谈叢》。

[元] 吴师道撰入□□存目。

国策地名考二十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程恩泽撰

渚宫旧事五卷，补遗一卷平津馆刊本。

[唐] 余知古撰

奉天录四卷粤雅堂刊本。

[唐] 赵元一撰纪朱泚作乱事，起建中，至兴元克复，叙述颇详。

建炎笔录一卷，辨诬笔录一卷旧抄本，有梦花馆藏书印。

[宋] 赵鼎撰又《函海》刊二录附《家训笔录》一卷。

清溪弄兵录一卷《函海》刊本。

[宋] 王弥大撰入□□存目。

北行日录八卷旧抄本,陈鱣藏并校。

以宋蔡肇《北狩行录》一卷、无名氏《窃愤录》一卷、《续窃愤录》一卷合编之者,明汪梅也《四库》分存其目。

建炎复辟记一卷抄本,嘉庆甲戌吴翌凤以汲古阁旧本校过,卷首有吴枚庵、顾湘舟收藏诸印。

宋人撰,失其名入□□存目。

中兴御侮录二卷粤雅堂刊本。

宋人撰,失其名入□□存目。

襄阳守城录一卷旧抄本,又粤雅堂刊本。

[宋]赵万年撰入□□存目。

辛巳泣薪录一卷旧抄本。

[宋]赵与袞撰入□□存目。

松漠纪闻一卷,续一卷《顾氏文房小说》刊本。

[宋]洪皓撰

太平治迹统类二十四卷艺海楼顾氏传抄阁本,自一卷“圣宋仙源积庆符瑞”起至二十四卷“元祐党事本末下”止,计阙六卷。

[宋]彭百川撰此书与《唐大诏令》合装为一函,此阙后六卷,而《唐大诏令》则阙卷首至卷八、十六,盖书贾合两残书为一,以欺售者耳。

咸淳遗事二卷粤雅堂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焚椒录一卷钱曾藏明人旧抄本,有吴宽、钱谦益手跋,又有朴学斋、叶树廉、石君、虞山钱曾遵王藏书等印。又《津逮秘书》刊本。

[辽]王鼎撰入□□存目。

金国南迁录一卷抄本。

[金]张师颜撰入□□存目。

钱塘遗事十卷扫叶山房刊本。

[元]刘一清撰

征缅甸录一卷传望楼刊本。

元人撰,失其名

三朝圣谕录旧抄本，起永乐至洪熙，尚漏宣德一朝，皆士奇自述恩遇居多。又有《立斋闲谈》、《野纪》、《后鉴录》三本，皆一人手抄，与此共为一函。

[明] 杨士奇编入□□存目。

廷枢纪闻二十册，存十二册明抄本，始正统七年，至十四年，秀水陆维垣旧藏，称其谨严有法，缕析条分，盖当时实录，后为顾沅所藏。

[明] 于谦私编

姜氏秘史旧抄本，四册，惠栋旧藏。卷末录有万历时人跋，尚称姜氏不知为何人，盖其时革除事不敢尽言，犹讳之也。卷首有马翼赞及惠定宇手写本诸印。

[明] 姜清撰入□□存目。

革除遗事节本六卷旧抄本。

[明] 黄佐撰入□□存目。

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刊本。

[明] 屠方叔撰入□□存目。

立斋闲录一卷旧抄本，与《三朝圣谕》、《野纪》、《后鉴录》共编一函。

明人撰，未著姓名纪太祖及成祖兴师事。

野记三卷旧抄本，与《三朝圣谕》、《立斋闲录》、《后鉴录》共编一函。

[明] 祝允明撰《存目》四卷，入小说。

后鉴录三卷旧抄本，与《三朝圣谕》、《立斋闲录》、《野记》共为一函。

不著撰者姓名纪刘瑾宸濠事。

建功文法彙五卷明刊本。

[明] 朱鹭撰入□□存目。

宣靖备史四卷旧抄本，嘉靖癸卯自序。

[明] 陈霆声伯撰起崇宁元年，终靖康二年。

先拔志始二卷刊本。

[明] 文秉荪撰入□□存目。

明宫史五卷旧抄本。

[明] 司礼监奉御刘若愚撰自《酌中志》抽出五卷而易其名，《四库·政书类》之吕毖校本，盖即校此编，故不题撰也。

酌中志余一厚册抄本。十种中《夥坏封疆录》下署昭阳魏应嘉，《天启宫词》下署虞山陈棕拟，《故宫词》下署毗陵唐宇昭，余皆无名氏。

不题撰人首识云：“编《酌中志》既竣，篋中有《昌启祯三朝纪载》，堪与兹志发明者，《东林朋党录》、《东林点将录》等凡十种，合编之而题以志余云。”

颂天庐笔二十四卷崇祯己巳刊本。

题东吴野臣金日升辑纪崇祯时诛珰起废诸事。

明朝小史十八卷刊本。

题芦城赤隐吕恣辑著始太祖，至福王止，《提要·政书》载恣校《官史》，题芦山赤隐，盖一人也。苏州灵岩山前有小桃源，为恣隐居处，其墓在焉，碑记其辟谷事及祷雨异征，临终书偈云：“一轮明月空中相，千片桃花影里身。”殆明遗老隐于佛道者也。

花村谈往二册旧抄本，共二十篇，其七篇已为《说铃》所刻者，亦彼略而此详，大概吴越间遗民所著述也。

不著书撰者姓名入□□存目，既七篇略去。

武宗外纪一卷，后鉴录七卷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入□□存目。

群雄事略八卷旧抄本。

国朝钱谦益撰纪明太祖开创削平揭竿同起诸人事，犹其明时所作。

明季南略十八卷刊本。

国朝计六奇撰自序署康熙十四年。

五藩实录七卷刊本。

自序署乾隆己未南沙三余氏

永历实录二十五卷湘乡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二申野录八卷刊本。

国朝孙之騄撰入□□存目。

右杂史类

史部六

诏令奏议类

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刊本。

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等先后奉敕校刻

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内府刊本。

雍正十年奉敕校刊

唐大诏令一百三十卷旧抄本，所存者七十二至八十六卷，九十九至一百三十卷而已。旧与《太平治迹统类》合装为一。

[宋] 宋敏求撰

政府奏议二卷岁寒堂刊《二范集》本。

[宋] 范仲淹撰

包孝肃奏议十卷宋淳熙元年赵礪老庐州刊本。

[宋] 包拯撰

左史谏草一卷阁本，顾沅艺海楼抄。

[宋] 吕午撰

商文毅疏稿略一卷阁本，顾沅艺海楼抄。

[明] 商辂撰

关中奏议十卷旧抄本，题关中奏议题稿，卷首有俞彦直“石仓斋藏书”印。

[明] 杨一清撰

谏垣遗稿二卷嘉靖癸巳刊本。

[明] 汤礼撰

周忠愍奏疏二卷阁本，顾沅艺海楼抄。

[明] 周起元撰

司马奏疏三卷刊本，卷首有小汲古阁藏书印。

[明] 王家桢撰

靳文襄治河奏疏八卷刊本。

国朝靳辅撰

张公奏议二十四卷刊本。

国朝康熙时张鹏翮总督河道所上

防河奏议十卷刊本。
国朝雍正时嵇曾筠撰

河工奏折一卷
国朝黎式序嘉庆十九年上。

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明张溥批点本,三百十九卷略有删损。
明永乐十四年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

荆川右编四十卷刊本。
[明]唐顺之编辑入□□存目。

钦定明臣奏议二十卷聚珍板本。
乾隆四十六年奉敕编

右诏令奏议类

史 部 七

传 记 类

圣门志六卷《盐邑志林》附刊本。
[明]吕元善撰入□□存目。

孔子编年世纪二十四卷刊本。
国朝李灼、黄晟同撰入□□存目。

仲里志六卷刊本。
[东吴]顾彩重修记仲子祠墓、世族,泗水、济宁并载。

右传记类圣贤之属

晏子春秋八卷经训堂刊本,附孙星衍撰《音义》二卷。
旧题晏婴撰

魏郑公谏录五卷康熙时顾嗣立刊《闻邱辨面》本。
[唐]王方庆撰

李相国论事集六卷艺海楼依□□阁抄本。

[唐] 蒋偕(撰)(编)

杜工部年谱一卷道光壬午山阴杜春生仿宋刊本,二卷,其上卷即此,下卷为鲁豈谱。

[宋] 赵子栎撰

杜工部诗年谱杜春生仿宋刊本。

[宋] 鲁豈撰

绍陶录二卷旧抄本,卷首有顾沅望雨楼、李氏珍藏诸印。

[宋] 王质撰

金陀粹编二十八卷,续编三十卷宋刊本,文集十卷俱全,为是编最足之本。此书在元时已多散佚,今此宋本岿然复在,岂非天壤间至宝!又依宋刊抄本。

[宋] 岳珂撰珂自跋云:“右二编前刻于携李,续刊于南徐,兹刻藏于庙塾,凡六百二十二板,字差小于旧。端平元年涂月敬跋。”云云。是此本在当时已经三刻矣。卷首有张培源江氏亭、复老辛屋章绶衍、解元赵无声诸印。

象台首末五卷阁本传抄。

[宋] 胡知柔撰

魏郑公谏续录二卷聚珍板本。

[元] 翟思忠撰

殷太师比干录三卷明天顺二年刊本。

明曹安集比干墓碑题咏

唐忠臣录三卷明正统十三年刊本。

[明] 郑瑄编编录张巡许远传状事实,附南霁云、雷万春及后人题咏。

怀贤录一册明正统三年刊本。

明沈愚集宋刘过事实及宋人题赞中间刊《龙洲词》一卷。

杨文敏公年谱四卷明嘉靖壬子刊本,蓝印。

明徐文沔编杨荣事迹

杜东原年谱一卷旧抄本。

明沈周编其师杜□事略

宋左丞相陆公全书八卷刊本。

明末王应熊编载陆秀夫事迹、遗文、赞咏，道光间陶性坚为续编合刊。

关帝圣迹图五卷嘉庆二年刊本。

国朝卢湛辑

朱子年谱四卷，考异四卷，附录二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王懋竑撰

倪文正公年谱四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倪会鼎编

陆清献公浍嘉遗迹二卷同治六年刊本。

国朝王维玉于乾隆初记清献知嘉定县清迹

忠节录一卷刊本。

国朝孙尔桂辑录其高祖孙傅庭事迹。

郝太仆褒忠录六卷乾隆间刊本。

记明郝景春守房县死事赠恤本末及题咏

李氏三忠事迹考证刊本。

道光间李庆来考其先世明李用楫、李耒、李颀事，编为五卷。

米海岳年谱一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翁方纲编

元遗山年谱一卷，附一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翁方纲编

宋洪文惠、洪文敏、陆放翁、王伯厚，明王弇州五先生年谱各一卷刊本。

国朝钱大昕编

阎潜邱先生年谱四卷，顾亭林先生年谱一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张穆撰

张杨园先生年谱一卷，附录一卷当归草堂刊本。

国朝苏惇元撰

姜贞毅先生事录一册刊本。

不题撰人汇明姜琛事实及挽章祭文。

王奉常年谱四卷刊本。

道光丙戌王宝仁编其七世祖时敏行迹

表忠崇义录刊本。

道光二十二年上海印经等录江南提督陈化成在吴淞口殉难记述、题咏

雷塘龠主弟子记八卷刊本。

记故大学士阮元事迹，略如年谱

右传记类名人之属

汉末英雄记一卷《汉魏丛书》刊本。

[魏]王粲撰入□□存目。

高士传三卷《古今逸史》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晋]皇甫谧撰

卓异记一卷《顾氏文房小说》刊本。

旧本或题[唐]李翱，或题[唐]陈翱，或题[唐]陈翰

春秋列国诸臣传三十卷通志堂刊本。

[宋]王当撰

廉吏传二卷旧抄本，甚精善。

[宋]费枢撰

名臣言行录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续集八卷，别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七卷依明刊抄本又刊本。

前集、后集[宋]朱子撰，续集、别集、外集李幼武所补

昭忠录一卷粤雅堂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敬乡录十四卷

[元]吴师道撰

唐才子传八卷嘉庆癸亥日本印，入《佚存丛书》本，十卷，犹是元人旧帙。

[元] 辛文房撰

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聚珍板本。

[元] 苏天爵撰

草莽私乘一卷旧抄本，顾沅藏。

[明] 陶宗仪编入□□存目。

吴中人物志十二卷明隆庆庚午刊本。

[明] 张白永撰入□□存目。

明郡牧廉平传十卷明刊本。

[明] 王昌时辑

吴乘窃笔一册知不足斋抄本，顾广圻藏是书，文笔老健而字亦古雅，可宝也。

记自宋至明万历年间三十二人，未详撰者，当是明末崑山人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刊本。

乾隆四十一年奉敕撰

钦定贰臣传十二卷，逆臣传四卷刊本。

乾隆中奉敕撰

国史满汉名臣传八十卷巾箱刊本。

国初至乾隆中名臣

国史满汉列臣传八十卷精抄本。

即续补前刊之遗，至嘉庆中止

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康熙辛未刊本。

国朝黄宗羲撰

顾氏谱系考一卷《亭林十书》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入□□存目。

胜朝彤史拾遗六卷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入□□存目。

北学编三卷刊本。

国朝魏一鳌辑

蜀碧四卷刊本。又一部。

国朝彭遵泗撰入□□存目。

吴郡名贤图传赞二十卷刊本。

国朝顾沅撰

公车征士小录一册刊本。

录乾隆征荐应大科人履历人一纸，才百许纸，盖非足本。

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附经义目录一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江藩撰

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江藩撰

右传记类总录之属

乌台诗案一卷《函海》刊本。

[宋]朋九万撰入□□存目。

保孤记一卷旧抄本，卷首有谦牧堂藏书印。

明李如一保护夏桂洲遗孤还家记事之文

玺召录一卷，蓟旋录一卷，礼白岳记一卷《六研斋杂著》刊本。

[明]李日华撰入□□存目。

鉴劳录刊本。

[明]孙传庭撰入□□存目。

吴自湖镇广记割一卷旧抄本。

[明]吴芳撰纪嘉靖时总督两广办贼诸事，又其后附录《史汉杂记》及王琼所撰之《西番事迹》及《榆镇问答》疑非全书。

孤儿吁天录十六卷，附一卷刊本。

杨山松为其父杨嗣昌剿抚失宜辨雪，附录又为其祖杨鹤辨谤

使粤日记一卷康熙二十年刊本。

国朝乔莱撰入□□存目。

从西纪略一卷刊本。

国朝范照奎撰记其康熙己亥从兵部尚书某出西塞安设台站事，入□□存目。

采硫日记粤雅堂刊本。

国朝郁永和撰

附录

安禄山事迹三卷旧抄本，卷首有二树、海宁陈贻观、马氏收藏诸印。

[唐]姚汝能撰入□□存目。

右传记类杂录之属

史 部 八

史 抄 类

南朝史精语十卷乾隆五十二年刊本。

[宋]洪迈撰入□□存目。

汉隽十卷明万历甲申刊本。

[宋]林越撰入□□存目。

通鉴总类二十卷宋元间刊本，或宋刊而元印亦未可定，卷首有卧石居藏书印。

[宋]沈枢编

唐荆川左编一百二十四卷明刊本。

[明]唐顺之撰入□□存目。

左国腴词八卷，太史华句八卷，两汉隽言十六卷万历中刊本。

[明]凌迪知撰入□□存目，其《隽言》即《林越书》而迪知补苴者也。

右史抄类

史部九

载记类

吴越春秋十卷《古今逸史》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汉] 赵煜撰

越绝书十五卷《古今逸史》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汉] 袁康撰

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古今逸史》刊本。又《函海》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晋] 常璩撰

鄴中记一卷聚珍板本。

[晋] 陆翊撰

别本十六国春秋十六卷《汉魏丛书》刊本。

旧本题崔鸿撰

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刊本。

国朝洪亮吉撰

蛮书十卷聚珍板本。

[唐] 樊绰撰

江南余载二卷《函海》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五国故事二卷抄本,卷末署乾隆丁酉八月长洲金永龄鹤亭氏手抄。又《函海》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据书中所述,盖宋初人也。

蜀梲机二卷《函海》刊本。

[宋] 张唐英撰

九国志十二卷书福楼抄本,其目云系照叶东卿抄本过录全书,则照孙渊如藏本过录也。又传望楼刊本。又粤雅堂及守山阁刊本,均多《拾遗》一卷。

[宋] 路振撰,张唐英补仪征阮氏得曲阜孔氏旧抄残帙,凡列传百三十六篇,编为十二卷进呈。

黑鞑事略一卷依明茶梦道人姚咨抄本过录。

[宋] 彭大雅撰

南唐书十八卷,音释一卷汲古阁初印本,又嘉庆庚辰汤运泰注刊本。

[宋] 陆游撰

晋史乘一卷,楚史栲枳一卷

[元] 吾衍钞辑二国事,明吴琯刊入《古今逸史》,改此题入□□存目。

滇载记一卷《函海》刊本。

[明] 杨慎撰入□□存目。

后梁春秋二卷旧抄本。

[明] 姚士粦撰入□□存目。

附录

越史略三卷阁本依抄。

不著撰人名氏

朝鲜史略六卷旧抄本,题《东国史略》六卷,每卷各分上下。

不著撰人名氏当系明代朝鲜人所作。

中山沿革志二卷康熙二十三年刊本。

国朝汪楫撰入□□存目。

右载记类

史 部 十

时 令 类

御定月令辑要二十四卷,图说一卷内府刊本。

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等奉敕撰

古今类传四时部四卷刊本。

国朝董穀士、董炳文同编入□□存目。

日月纪古十二卷刊本。

国朝乾隆末萧智汉编

月令粹编二十四卷刊本。
国朝嘉庆壬申秦嘉谟编

右时令类

史部十一

地理类

三辅黄图六卷《古今逸史》刊本。又经训堂刊本。又平津馆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历代宫殿名一卷旧抄本，精善，虞山张蓉镜旧藏。
〔宋〕李昉撰《直斋书录》载之。

禁扁五卷坊本。
〔元〕王士点撰

右地理类宫殿之属

元和郡县志四十卷聚珍板本。又旧抄本，密行，式甚雅古。
〔唐〕李吉甫撰旧本当系元明间人所抄，与近人抄本多有异同，目亦少异，足资校证。

元丰九域志十卷聚珍板本，二部。又依宋抄本，曹棟亭旧藏。又乾隆四十九年冯集梧刊本。
〔宋〕王存等奉敕撰棟亭所藏依宋抄本，与冯刻稍异。

輿地广记三十八卷聚珍板本。又宋残本卷十八至三十八，季振宜、黄丕烈、汪士钟旧藏。
〔宋〕欧阳忞撰卷中有顾千里、黄荊圃手跋，叙宋刻原委甚详，古香古色，悦目醉心，惜乎残阙太多也。每卷末俱刻有“淳祐庚戌郡守朱申重修”十字。

輿地纪胜二百卷咸丰五年南海伍氏刊本。
〔宋〕王象之撰

方輿胜览七十卷旧抄本。又续得宋刊本，卷首载嘉熙己亥新安吕午序及祝穆自序，后有四六，如《秘笈新书》，诚操觚家所必需也。廉石居书目所称宋刻，当即此本。有孙渊如星衍、孙忠愍侯祠堂藏书诸印。
〔宋〕祝穆撰

圣朝混一方輿胜览上中下三卷元刻本，体例略如祝氏书，略于形势而详于名胜，盖供诗赋题咏之用也，有常熟瞿氏藏书印。

未详撰者姓名首尾、序皆已不全，当系元中叶所刊。

明一统志九十卷慎独斋刊本。又一部。

[明]李贤等奉敕撰

大清一统志五百卷内府刊本，初印，精善。又道光末常州活字印本。又兰生刊单表十六卷。又常州刊单图表十六卷。

乾隆二十九年奉敕撰

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道光间成都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入□□存目。

读史方輿纪要一百三十卷道光间成都刊本。

国朝顾祖禹撰

乾隆府厅州县志五十卷刊本。

国朝洪亮吉撰

皇朝輿地韵编二卷，图一卷，历代地理韵编今释二十卷道光十七年活字本。

国朝李兆洛撰

皇朝輿地略重订二卷刊本。

同治二年冯焌光依李兆洛本增订，刊于南海。

右地理类总志之属

吴郡图经续记三卷黄丕烈藏旧抄善本，顾广圻以《演繁露》易之即此。

[宋]朱长文撰卷后有朱笔题“雍正十二年夏五月既望于昆山徐氏购得叶文庄所藏宋刻本，校勘一过”云云。未铃可潜小印，再后有顾澗蕢、黄尧圃手跋。

乾道临安志三卷吴翌凤藏旧抄本。

[宋]周淙撰卷后有吴枚庵手跋云“借抄于抱经卢氏”，末署“乾隆己亥小春”。

吴郡志五十卷毛晋据宋本复刻，惠栋藏。

[宋]范成大撰

潞水志八卷依□□阁抄本，卷首有太原马氏藏书印。

[宋]常棠撰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嘉庆四年费淳刊本，初印，精善。

[宋]周应合撰

玉峰志三卷，续志一卷黄丕烈依祝允明写本过抄，此书甚核而该，为昆山考文献最古之帙卷，后丕烈手跋者三则，其珍重可知矣。

[宋]阳羨凌万顷、陈留边实同撰，续志则边实所自为也

咸淳毘陵志三十卷由吴翌凤藏本过抄之本，汪士钟曾藏，讹阙颇多，恨无善本可以校正。

[宋]四明史能之因宋慈未成之稿续撰

齐乘六卷依明本过抄，旧帙，毕沅、黄丕烈经藏。

[元]于钦撰堯圃手校并跋。

至大金陵新志十五卷依□□阁本过抄。

[元]张铉撰

嘉靖太仓州志□□卷明刊本。

[明]嘉靖丁未周士佐、周凤岐同修

滇略十卷旧抄本六卷。

[明]谢肇淛撰

万历杭州府志一百卷刊本。

[明]万历七年郡人陈善修

钦定日下旧闻考一百二十卷朱氏原本四十二卷。

乾隆三十九年奉敕撰

钦定盛京通志一百二十卷刊本。

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

畿辅通志一百二十卷

国朝直隶总督李卫等监修

江南通志二百卷乾隆二年刊本。又有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修进本七十二卷。

国朝两江总督赵宏恩等监修

安徽通志二百六十卷道光十年刊本。

国朝两江总督陶澍等监修

江西通志一百六十二卷雍正十年刊本。

国朝江西巡抚谢旻等监修

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乾隆元年刊本。又一部。

国朝浙江总督嵇曾筠等监修

福建通志七十八卷同治辛未刊本。

国朝浙闽总督英桂等监修

湖北通志一百卷刊本。

嘉庆八年吴熊光等监修

湖南通志二百二十八卷刊本。

嘉庆二十五年李尧栋等监修

河南通志八十卷雍正十三年刊本。

国朝河东总督王士俊等监修

山东通志三十六卷乾隆元刊本。

国朝山东巡抚岳濬等监修

山西通志二百三十卷雍正十三年刊本。

国朝山西巡抚觉罗石麟等监修

陕西通志一百卷雍正十三年本。

国朝陕西总督刘於义等监修

甘肃通志五十卷乾隆元年刊本。

国朝甘肃巡抚查郎阿等监修

四川通志二百二十六卷嘉庆二十一年刊本。

国朝四川总督常明等监修

广东通志六十四卷雍正八年刊本。又康熙二十四年李蔚等总修舆图十二卷刊本。

国朝广东巡抚郝玉麟等监修

又广东通志三百三十四卷嘉庆二十三年刊本。

国朝两广总督阮元等监修

广西通志二百七十九卷嘉庆六年刊本。

国朝广西巡抚谢启昆等监修

云南通志二百十六卷道光六年刊本。

国朝云贵总督伊里布等监修

贵州通志四十六卷乾隆六年刊本。

国朝云贵总督鄂尔泰等监修

伊犁总统事略十一卷嘉庆己巳刊本。

国朝祁韵士因汪廷楷《志稿》增辑重编，宗室赓宁绘图，即《伊犁通志》也

杭志三诂三误辨一卷，萧山县志刊误三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入□□存目。

河套志六卷雍正时刊本。

国朝陈履中撰入□□存目。

宁古塔志一卷抄本，与下《封长白山记》共一本。

国朝桐城方拱乾撰康熙壬寅自序。

沭阳县志四卷康熙十三年刊本。

国朝张奇抱撰

镇江府志五十五卷康熙十四年刊本。

国朝张九徵撰

嘉兴府志十六卷康熙五十九年刊本。

国朝吴永芳撰

徐州府志三十卷乾隆七年刊本。

国朝石杰撰

南宁府志五十六卷乾隆八年刊本。

国朝苏士俊撰

淮安府志三十二卷咸丰二年重刊本。

国朝叶长杨、顾栋高同撰

无锡县志四十二卷乾隆十六年刊本。

国朝王镐撰

上元县志二十八卷抄本。

国朝何梦篆于乾隆十五年撰

盐城县志十六卷乾隆十二年刊本。

国朝黄恒撰

直隶通州志二十二卷乾隆二十年刊本。

国朝王继祖撰

砀山县志十四卷乾隆三十二年刊本。

国朝刘玉琼撰

高邮州志十二卷刊本。

国朝杨宜崙乾隆四十八年撰，冯馨嘉庆十八年增修

高邮续志六卷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国朝范凤谐撰

韩城县志十六卷乾隆四十九年刊本。

国朝傅应奎撰

赣榆县志四卷嘉庆初年刊本。

国朝王城撰

海州志三十二卷嘉庆十三年刊本。

国朝唐仲冕撰

如皋县志二十四卷嘉庆十三年刊本。

国朝左元镇撰

江宁府志五十六卷嘉庆十六年刊本。

国朝姚鼐撰

泰兴县志八卷嘉庆十八年刊本。

国朝张先甲撰

萧县志十八卷嘉庆十九年刊本。

国朝潘溶撰

东台县志四十卷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国朝周在撰

松江府志八十四卷嘉庆二十三年刊本。

国朝宋如林撰

苏州府志一百五十卷道光四年刊本。

国朝石韞玉撰

怀宁县志三十卷道光五年刊本。

国朝王毓芳撰

泰州志三十六卷道光七年刊本。

国朝王有庆撰

宝应县志二十八卷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国朝孟毓兰撰

兴化县志十卷咸丰元年刊本。

国朝梁园棣撰

邳州志二十卷咸丰元年刊本。

国朝鲁一同撰

右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

水经注四十卷聚珍板本，二部，其一部约校十分之二三。又《汉魏丛书》刊本。又《戴氏遗书》刊本。又明嘉靖刊本。上端考订甚详，校者三人，一汪兆兢，一汪义门，一惕斋，皆不知其名。有萧爽斋、朱叙尧峰诸印。

水经旧题[汉]桑钦撰，注[后魏]酈道元撰是书最多脱误，而又难觅出实，校者分条数典，又历举各本详订得失，使读者繁若列眉，真酈氏之功臣也。

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赵氏刊本。又一部，以戴本及他本校过。

国朝赵一清撰

水经注图二卷刊本。

国朝汪士铎撰

水道直指一卷

国朝张学撰《水经注今释》所附

河防一览十四卷明刊本。又重刊本。

[明] 潘季驯撰

三吴水利录四卷别下斋刊本。

[明] 归有光撰

潞水客谈一卷粤雅堂刊本。

[明] 徐贞明撰入□□存目。

吴中水利书二十八卷刊本。

[明] 张国维撰

北河续记八卷刊本。

国朝阎廷谟撰

湘湖水利志三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居济一得八卷康熙戊子刊本。

国朝张伯行撰

治河方略十卷刊本。

国朝靳辅撰

河防志十二卷雍正十三年刊本。

国朝张希良编

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雍正三年刊本。

国朝傅泽洪撰

续行水金鉴一百五十卷道光十一年刊本。

国朝严烺、潘锡恩等编

水道提纲二十八卷刊本。又一部。

国朝齐召南撰

南河成案五十四卷

乾隆元年至五十六年刊本

南河成案续编一百六卷

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二十四年刊本

南河成案再续编三十八卷

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三年刊本

大湖备考十八卷乾隆庚午刊本。

国朝金友理撰

两浙海塘志二十卷乾隆十六年刊本。

国朝方观承等编

山东运河备览十二卷乾隆四十年刊本。又一部。

国朝陆燿编

畿辅安澜志五十六卷聚珍板本。

国朝王履泰撰段玉裁谓其窃戴东原为方敏愨所修之《直隶河渠书》增损进呈，见《东原年谱》。

东南水利略六卷

国朝凌介禧撰

淮扬水利图说一卷道光十九年刊本。

国朝冯立道撰

右地理类河渠之属

东南进取與地通鉴三十卷宋刊本，顾涇阳、黄茺圃、郁泰峰经藏，有剑光阁、百宋一廬诸印。

[宋]赵善誉撰是书各家书目皆未收，惟《传是楼书目》有之，仅二十卷，《宋史·艺文志》及《直斋书录解题》皆载是书六十三卷。此本虽仅存及半而弱，然自晋而上各图具在，古人攻战之地开卷犁然，举世无传之本，犹未同归于尽，亦史

家无上之秘笈矣。

北边备对一卷《古今逸史》刊本。

[宋]程大昌撰入□□存目。

东南防守利便三卷抄本。

[宋]陈克吴若同撰入□□存目。

两浙海防考十卷万历元年刊本。

[明]范涑撰入□□存目。

温处海防图略一卷抄本。

[明]蔡逢时撰《存目》作二卷。

靖海纪略二卷别下斋刊本。

[明]曹履泰撰

海防图并论五十卷即《筹海图编》长恩书室刊本。又一部十三卷。

[明]胡宗宪撰

九边图并论长恩书室刊本。

[明]许论撰

郑开阳杂著十一卷抄本。

[明]郑若曾撰

秦边纪略五卷旧抄本。

不著名氏,盖国初人撰《存目》作四卷。

蛮司合志十五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入□□存目。

海防备览十卷乾隆五十八年刊本。又一部。

国朝薛传源编

三省边防备览十二卷刊本。

国朝严如煜撰盖官陝西南山时,以与闽、夔、郾、宜边境相连,身自履勘而撰此编。

筹海初集四卷道光中刊本。是编所述军械船只及炮台制度，以备寻常贼盗似尚可恃，若御外侮则须别筹长策，天培旋亦殉难，力虽不足，而心则有余矣。

国朝关天培撰

宴海管见一卷，防江防海管见一卷抄本。

国朝赵鸣珂撰

防海议二卷抄本。

近时人集抄

大湖用兵纪略一卷，防湖论略二卷抄本。

国朝人撰，失姓名

右地理类边防之属

赤松山志一卷依□□阁抄本。

[宋]倪守约撰

雁山十记一卷《闾邱辨圃》刊本。

[元]李孝光撰

昌平山水记二卷《亭林十书》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入□□存目。

西湖志纂十二卷刊本。

国朝大学士梁诗正撰

四明山志九卷刊本。

国朝黄宗羲撰入□□存目。

封长白山记一卷与《宁古塔志》同一抄本，后又附徐兰《出塞诗》一卷，万斯同为之序，叙述塞外风景古迹颇详。

国朝方象瑛撰后附吴兆骞诗赋各一首。

赤壁志一册刊本，书中北宋韩驹误作南宋韩翃，何次仲答韩驹诗亦未录入，其大略可睹矣，历鹗藏，有雍正年间手跋。

国朝康熙戊寅知黄州府贾铉撰

峡石山水志一卷别下斋刊本。

国朝蒋宏任撰

武夷山志二十四卷乾隆十六年刊本。

国朝董大工修辑

灵岩山纪略二卷刊本。

国朝王镐、赵西合撰二人并太仓州知州。

岱览三十二卷嘉庆乙丑刊本。

国朝唐仲冕撰

南岳志辑要□□卷道光元年刊本。

国朝许知玃辑

右地理类山水之属

洛阳伽蓝记五卷《古今逸史》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后魏] 杨衒之撰

吴地记一卷, 附后集一卷《古今逸史》刊本。

旧本题[唐] 陆广微撰

长安志二十卷乾隆甲辰经训堂刊本。又一部。

[宋] 宋敏求撰

洛阳名园记一卷《文房小说》刊本。又《古今逸名》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

[宋] 李格非撰

雍录十卷《古今逸史》刊本。

[宋] 程大昌撰

长安志图三卷经训堂刊本, 附宋敏求志后。

[元] 李好文撰

汴京遗迹志二十四卷旧抄本。

[明] 李濂撰

石湖志略一卷, 文略一卷旧抄本。又附《灵岩纪略》一卷, 均有图。

[明] 卢襄撰入□□存目。

历代山陵考一卷,附纪事一卷旧抄本,曹溶、吴翌凤均藏,有曹溶洁躬、吴枚庵诸印。

[明] 王在晋撰入□□存目。

金陵梵刹志五十三卷刊本。

[明] 葛寅亮撰入□□存目。

石柱记笺释五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郑元庆撰

逍遥山万寿宫志二十卷乾隆五十年刊本。

国朝丁步上等辑

右地理类古迹之属

南方草木状三卷《汉魏丛书》刊本。

[晋] 嵇含撰

荆楚岁时记一卷《汉魏丛书》刊本。

[梁] 宗懔撰

岭表录异三卷聚珍板本。

[唐] 刘恂撰

益部方物略记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宋祁撰

岳阳风土记一卷《古今逸史》刊本。

[宋] 范致明撰

东京梦华录十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孟元老撰

六朝事迹编类二卷《古今逸史》刊本。

[宋] 张敦颐撰

中吴纪闻六卷粤雅堂刊本。

[宋] 龚明之撰

桂海虞衡志一卷《古今逸史》刊本。

[宋] 范成大撰

岁华纪丽谱一卷,附笺纸谱一卷,蜀锦谱一卷《间邱辨圃》刊本。

[元] 费著撰

吴中旧事一卷《函海》刊本。

[元] 陆友仁撰

南海山水古迹记一卷《间邱辨圃》刊本。

[元] 吴莱撰

益部谈资三卷抄本。

[明] 何宇度撰

帝京景物略八卷明刊本。

[明] 刘侗、于奕正同撰入□□存目。

续吴录二卷刊本。

[明] 刘凤仪撰

黔书二卷乾隆初年鱼元傅所手抄本,有鱼东川、汪士钟藏书诸印。

国朝田雯撰《四库》著录附《古懽堂集》之下。

滴觚一卷《亭林十书》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驳正地理十事,入□□存目。

柳边志纪略二卷旧抄本。

题山阴耕夫杨大瓢著记塞外辽金遗迹,康熙间人。

东城杂记二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历鹗撰

右地理类杂记之属

云山日记四卷依《知不足斋本》抄本。

[元] 郭天锡撰天锡《退思集》不传，惟此记鲍氏从真迹录出而未刊行。

徐霞客游记十二卷刊本。又旧抄本。

[明] 徐弘祖撰霞客其自号也。

游名山记四十八卷图一卷，附录一卷明刊本。

不著撰人，因何镗《古今游名山记》而广之入□□存目。

神明镜二卷精抄本，徐子晋藏。

未详撰人摘抄《水经注》中奇境，题“玉蟾馆主人摘录”。

右地理类游记之属

佛国记一卷《津逮秘书》刊本。又旧抄本，与《北征记》、《使俄罗斯日程录》、《西北域记》合为一编，总名之曰《塞外杂志》。

[宋] 释法显撰

诸蕃志二卷《函海》刊本。

[宋] 赵汝适撰

真腊风土记一卷《古今逸史》刊本。又抄本，卷首有古欢堂藏书印。

[元] 周达观撰

海语三卷刊本。

[明] 黄衷撰

东西洋考十二卷万历戊午刊本。

[明] 张燮撰

西洋朝贡典录三卷别下斋刊本。又粤雅堂刊本。

[明] 黄省曾撰入□□存目。

箕田考一卷别下斋刊本。

[明] 韩伯谦撰高丽人。

职方外纪五卷刊本。

[明] 西洋艾儒略撰

八纮译史四卷，纪余四卷，八纮荒史一卷，峒溪纤志三卷，志余一卷刊本。

国朝陆次云撰入□□存目。

西北域记一卷,附居业集一卷旧抄本。

国朝桂林谢济世遣戍时撰

海外番夷录一卷道光甲辰刊本。

国朝杨炳南撰

海国图志五十卷道光二十二年活字印行,后又广为六十卷印行。是书采择不精,不无浮光掠影之谈。

国朝魏源撰

瀛环志略十卷道光二十八年刊本。是书叙而不断,述情形则甚确,筹防守则尚疏,然笔墨峭雅,条理秩然,固近今谈瀛洲者首屈一指也。

国朝徐继畲辑

外纪摘钞四卷

盖近人编。曰王大海《海岛逸志摘略》,曰徐朝俊《高厚蒙求摘略》,又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摘略》,各一卷,而末卷则汪文泰《红毛番英吉利考略》,或即文泰所编也

万国公法四卷刊本。

同治四年崇实馆刊美利坚惠顿氏选辑惠顿遍历诸海国,能通其情、明其法而记之。近诸国与中国通商,西人丁韪良为翻译,刊于京师。

右地理类外纪之属

史部十二

职官类

唐六典三十卷明嘉靖甲辰刊本,卷首有“曾在汪闳源处”印。

唐玄宗明皇帝御撰,李林甫奉敕注

麟台故事五卷聚珍板本。

[宋]程俱撰

玉堂杂记三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周必大撰

宋宰辅编年录二十卷旧抄本。

[宋] 徐自明撰

旧京词林志六卷刊本。

[明] 周应宾撰入□□存目。

万历辛亥京察纪事始末八卷刊本。

[明] 周念祖汇编

枢垣纪略十六卷道光癸未刊本。

国朝梁章钜在军机章京时所记

右职官类官制之属

臣轨二卷《佚存丛书》刊本。又传望楼金帚编刊本。

[唐] 武后撰分《国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实》、《慎密》、《廉洁》、《良将》、《利人》十章。自郑樵《通志》后，著录久佚。嘉庆初，日本人以活字印行。

州县提纲四卷《函海》刊本。又长恩书室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作邑自箴十卷陆敕先藏明人影宋抄本。又活字板本。

[宋] 李元弼撰

牧津四十四卷刊本。

[明] 祁承燝撰入□□存目。

义质堂蜀治提纲一卷道光乙巳重刊本。

国朝杨馥撰乾隆元年巡抚四川时官箴也。

右职官类官箴之属

史部十三

政书类

通典二百卷明刊本。

[唐] 杜佑撰

通典详节四十二卷元刊本，卷首有古盐官州马氏、南楼书籍诸印。

元至元丙戌刊本元人备科举之书。

唐会要一百卷聚珍板本。

[宋]王溥撰

五代会要三十卷聚珍板本。陈鱣假吴枫周氏明人旧抄本校过，并补录庆历、乾道二跋。卷末有鱣朱笔手跋，述此书原委甚详，卷首有陈鱣图像及仲鱼手校诸印。又旧抄本，最精善，汪士钟藏，有士钟、闾原诸印。又闽刻本，二部。

[宋]王溥撰

宋朝事实二十卷聚珍板本。

[宋]李攸撰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十卷聚珍板本。又《函海》刊本。

[宋]李心传撰

西汉会要七十卷聚珍板本。又□□阁本依抄。又一抄本，误题《两汉贯制丛录》，鲍氏知不足斋藏。又续得宋刊本。

[宋]徐天麟撰宋本首尾完善，神明焕然，足以证抄本之失者十之一二，诚史部中不可多见之书矣。卷首有刘桐珍赏、廷佐嘏琴山馆、马氏玉堂诸印。

东汉会要四十卷聚珍板本。又续得宋刊本，行款纸墨刻手一如《西汉》，盖同时印刷之本，卷首印同前。

[宋]徐天麟撰《提要》据范氏天一阁藏本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卷全阙，三十六、三十九两卷亦各佚其半，今此本型然俱在，不可谓非人间之秘宝矣。

汉制考四卷附《玉海》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

[宋]王应麟撰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明刊十三行小字本。

[元]马端临撰

明会典略二百二十八卷刊本。

明人据万历十五年撰会典按卷摘录者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九百二十卷，又图说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

道光间增修

右政书类通制之属

汉官旧仪一卷，补遗一卷内府刊本，编聚珍板本中。

[汉]卫宏撰

汉官一卷,汉官解诂一卷,汉旧仪二卷,补遗二卷,汉官仪二卷,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卷,汉仪一卷平津馆刊本。

国朝孙星衍抄辑汉人诸书

汉礼器制度一卷平津馆刊本。

亦孙星衍所辑

太常因革礼一百卷旧抄本,原缺五十一至六十七凡十七卷。

[宋]欧阳修等奉敕编实则苏洵、姚辟同撰。欧公志老泉墓所谓太常修撰建隆以来礼书,以霸州文安主簿食其禄,同修者也。当时李清臣已讥其繁简失中,讹阙不补,然有可正宋志之失者甚多,则此书有益于稽古非浅鲜矣。

大金德运图说一卷阁本依抄,李兆洛藏,有申耆审定印。

金贞祐二年尚书省集议之案牍也

素王纪事一册旧抄本,有长洲顾氏藏书印。

题[明]傅汝楫校

明官史四册刊本。

旧本题芦山赤隐吕毖校次

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官刊本。

乾隆三十一年两江总督高晋撰

世宗宪皇帝大行典礼档四册

孝庄文皇后、孝惠章皇后丧仪档一册康熙二十六年、康熙五十六年。

孝贤皇后丧仪典礼档二册乾隆十三年。

端慧太子丧仪档一册乾隆三年。

皇贵妃并亲王等薨逝典礼档一册乾隆八年至十五年。

右数册均抄本,虽尚未成书,然可以考校会典

类官礼乐全书十六卷顺治十三年刊本。

国朝张安茂撰入□□存目。

辨定嘉靖大礼议二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入□□存目。

北郊配位议一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帝王庙谥年讳谱一卷乾隆乙未自序,道光中刊本。

国朝陆费墀撰

纪年表一卷

乾隆癸丑万廷兰刊附《太平寰宇记》后之本

纪元编三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李兆洛撰

南工庙祀典三卷刊本。

乾隆四十四年李奉翰辑录南河督所驻清河县涉河务祠庙典礼。

国朝谥法考六卷刊本,考至道光十年。

道光十一年赵钺撰

右政书类仪制之属

救荒活民书三卷长恩书室刊本。

[宋]董煟撰

救荒活民书拾遗一卷,增补一卷明刊本。

元张光大、明朱熊增补宋董煟书熊书入□□存目。

河东盐法考一卷,灵州盐法考一卷,广东盐法考一卷旧抄本。

明人记盐政备史稿之书

福建市舶提举司志一卷嘉靖乙卯刊本。

[明]高奇编

康济谱二十五卷崇祯庚辰刊本。

[明]潘犹龙撰

钦定启部则例一百二十六卷刊本。

乾隆五十二年部颁

捕蝗考一卷长恩书室刊本。

国朝陈芳生撰

荒政丛书十卷长恩书室刊本。

国朝俞森撰

荒政辑要十卷刊本。

国朝汪志伊撰

两淮盐法志六十卷刊本。

嘉庆十一年两淮盐政估山修

增定淮北票盐志□□卷

道光十八年童濂撰

江苏海运全案十二卷刊本。

道光六年陶澍编

右政书类邦计之属

历代兵制八卷长恩书室刊本。

[宋]陈傅良撰

钦定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内府刊本。

雍正五年奉敕撰

钦定军需则例户部十卷,兵部五卷,工部一卷刊本。

乾隆五十三年纂

钦定军需则例六十卷刊本。

嘉庆十七年刘权之等重修进呈

钦定中枢政考·八旗三十二卷,绿营四十四卷缺目,刊本。

右政书类军政之属

大清律例四十七卷道光五年刊本。

乾隆五年大学士三泰等奉敕撰

大清律例刑案统纂集成

道光时刑幕汇纂之本二十七年刊。又一部,增入二十八、九年新章。

定例汇编十卷刊本。

咸丰元年至十年

定例汇编二卷刊本。

同治元年二年编

律例便览八卷刊本。

咸丰九年蔡逢年摘纂,同治三年续增新章

右政书类法令之属

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卷聚珍板本。

乾隆三十八年诏甄择《四库全书》善本刊刻流布,侍郎金简请以活字印行,赐名曰“聚珍板”,金简因综述其法,编为此书奏进。

工程做法七十四卷□□刊本。

乾隆元年迈柱等题进

木龙成规一卷

乾隆五年李昞编进

九卿议定物料价值四卷

乾隆二十四年进本

钦定河工实价则例章程三卷刊本。

嘉庆十三年四月颁行

河工碎石方价一卷

嘉庆二十二年黎式序奏定

奏减河工价料则例一卷

嘉庆二十三年曹振镛奏定

右政书类考工之属

史部十四

目录类

崇文总目十二卷 粤雅堂刊钱侗本，六卷，附录一卷。

[宋] 王尧臣等奉敕撰

遂初堂书目一卷 旧抄本，前有毛开一序，后有魏了翁、陆友仁二跋。又一抄本，分上下卷，上海郁松年曾藏。

[宋] 尤袤撰一名《益斋书目》。

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 聚珍板本。

[宋] 陈振孙撰

汉艺文志考证十卷 附《玉海》刊本。

[宋] 王应麟撰

蒙竹堂书目六卷 粤雅堂刊本。又一精抄本，共二册，无卷数，首有三十五峰园主人、汪士钟、闾原诸印。

[明] 叶盛撰入□□存目。

内阁书目八卷 旧抄本，曰《圣制》，曰《典制》，曰《经》，曰《史》，曰《子》，曰《集》，曰《总集》，曰《金石》，曰《图经》，曰《乐律》，曰《字学》，曰《理学》，曰《奏疏》，曰《志乘》，曰《传记》，曰《技艺》，曰《杂部》，为子目十有七，体例颇为疏陋，然撰人姓名官职皆略有记载，书之全阙并一一注明，亦劬古者所不可废之书也，曾藏上海郁氏宜稼堂。

不题撰人卷末署“万历三十二年乙巳内阁敕房办事大理寺左寺副孙能传中书舍人张萱等奉中堂谕校理并纂辑”，又跋云“此国初秘阁所藏书目也，卷数不下十万有奇”等语，其时内阁已称为中堂，亦稽古之一端也。

淡生堂书目 旧抄本，无卷数，分八册。

[明] 祁承燧编

国史经籍志六册 粤雅堂刊本。又抄本一部，计五册。又抄本一册，阙子、史、集三种。

[明] 焦竑撰

授经图二十卷 康熙中玉玲珑阁刊本。

[明] 朱睦㮮撰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 抄本。

乾隆九年奉诏编，四十年重辑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 武英殿刊本,编在聚珍板书中。又湖州刊本。

乾隆四十七年纪昫等奉敕纂

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 旧抄本,首数卷校订详核。又一部亦旧抄本,陈仲鱼所藏。

国朝黄虞稷撰

绛云楼书目七十四卷 精抄本,陈景云校勘,每书名上下端皆朱笔注其出实及各本异同。又一部旧抄本,汲古阁毛子晋藏,亦有朱笔校过,但比前书约少十之五六耳。

国朝钱谦益撰 即宋元本及秘本而论,已不下数千百种之多,历代民间藏书无如此之盛者,惜乎付之一炬。

汲古阁珍藏书目一册 抄本。卷末有“嘉庆戊午笏山手抄”,不知为何人。

国朝毛晋撰 所录皆珍秘古本,通行书不在此内也。

汲古阁家塾藏板目录一册 旧抄本。无卷数,分经、史、子、集四种,尚有未刻书十四种亦编于卷末。

国朝毛晋所刻书

述古堂藏书目目录题词一册 钱遵王手稿,浓圈密点,亦有涂抹删改,盖其《读书敏求记》未编定之初本也。诸经中有可补赵、阮两刻之遗者十许条。

国朝钱曾撰

述古堂书目 粤雅堂刊本,无卷数。

国朝钱曾撰 入□□存目。

经义考三百卷 乾隆二十一年雅雨堂刊本。又翁方纲《经义考补正》十二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朱彝尊撰

栋亭书目上中下三册 旧抄本,无卷数,以类分隶,凡三千二百八十七种。

国朝曹寅撰 字幼清,一字子清,康熙中巡视两淮盐政。

佳趣堂书目两册 漱六楼旧抄本。卷首有置书年分,自康熙十四年起至雍正八年止,观自序“典衣节食,或手自抄写,费六十余年之心血”等语,可知与他人之巧取豪夺及犒金广购者难易甘苦为不同矣。有郁泰峰己丑年所收书印。

国朝陆澐撰

渔洋书跋二百卷 刊本。

国朝刘坚汇编《带经堂集书籍》跋尾之文

毘陵经籍志四卷 抄本。

国朝卢文弨编

通志经解目录一卷 粤雅堂重刊本。

国朝翁方纲笺

经籍跋文一卷 别下斋刊本。

国朝陈鱣撰

鉴止水斋书目一册 抄本。长洲顾沅于道光己酉三月客杭，从罗镜泉假录，见卷首手跋。

国朝许宗彦撰 余与其吉嗣子双明府有旧，闻其书于兵燹后散亡殆尽，不胜怅然。

孙氏书目内编二卷 刊本。

国朝孙星衍撰

廉石居藏书志摘要一卷 刊本。

国朝孙星衍撰

郑堂读书日记稿本三十四册 抄本。

国朝周中孚撰

天一阁书目八册 嘉庆十三年刊本，分经、史、子、集，共四千九十四种，五万三千七百九十九卷，皆明天启以前旧本。

国朝范懋柱录 此录其祖明兵部侍郎范钦所藏书也。经三百余年而散亡于发匪之乱，或云逆匪付之一炬，或云浙中杨氏略有收存，莫能详也。

曝书杂记二卷 别下斋刊本。

国朝钱泰吉撰

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 刊本。

国朝张金吾撰 宋元秘本，有序者全录，今斋中书有爱日精庐印者皆其余也。

附录

千墨斋汇钞七家书目八册 精抄本，字画秀润圆健，无一懈笔，可宝也。末署“嘉庆丙子吴门光照手录”，汪士钟曾藏，有三十五峰圆主人、茂苑厚斋、汪氏家藏等印。

国朝赵光照辑 七家者，一、《百川书志》二十卷，明高儒撰，每书名下条注甚详，足资考证，有明嘉靖庚子自序；一、《吴文定公藏书目录》一册，记明吴宽所藏书籍，不题撰书人名姓及刊本异同；一、《万卷堂家藏艺文日记》十卷，明朱睦㮮撰，有明隆庆庚午自序，计经类为目凡十一，共六千一百二十卷，史类为目凡十二，共一万八千卷，子类为目凡十，共六千七十卷，集类为目凡三，共一万二千五百六十卷，人代姓氏各具撰述之下；一、《述古堂书目》十卷，国朝钱曾撰；一、《佳趣堂陆氏书目》一册，国朝陆澐撰；一、《潜采堂宋金元诗文集书目三种》，国朝朱彝尊编；一、《国青纶馆藏书目》一卷，国朝宋□□撰，后有跋云宋兰晖侍御即漫堂中丞之子。

拾园张氏书目四册精抄本。不著书籍原委,但列第几架第几层某函某书而已,自第一函起至六千一百四十四函止。

未详撰者名

百宋一廛赋刊本。又抄本。

国朝顾广圻撰,黄丕烈注皆述菴圃所藏宋槧之源流也。

草抄本书目一册无卷数,亦不分经、史、子、集及年代先后。

不题撰者名氏

右目录类经籍之属

集古录十卷旧抄本。康熙辛卯何焯义门手校,甚为精博。

[宋] 欧阳修撰

法帖释文十卷康熙癸亥朱家标校刊本。

[宋] 刘次庄撰

绛帖平六卷聚珍板本。

[宋] 姜夔撰

宝刻类编八卷抄本,前后俱无序跋。

不著撰人名氏

古刻丛钞一卷平津馆刊本。

[明] 陶宗仪编所录碑刻

篆竹堂碑目六卷粤雅堂刊本。

[明] 叶盛撰

碑藪一册依嘉靖壬戌抄本过录。

[明] 陈鉴撰

金石林时地考二卷粤雅堂刊本。

[明] 赵均撰

钦定校正淳化阁帖释文十卷聚珍板本。

乾隆三十四年于秘府所储阁帖择淳化四年赐毕士安之本为初拓第一者,命内廷诸臣校

定刻石

东巡金石录六卷刊本。

自乾隆戊辰迄乙酉，高宗纯皇帝六幸山东，巡抚崔庆阶恭汇御制各种已摩崖勒石者为一编

求古录一卷旧抄本。

国朝顾炎武撰

金石文字记六卷《亭林十书》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

顾氏石经考一卷《亭林十书》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

来斋金石考三卷有林侗《天下碑刻目录抄本》一册，即此书而异其标题。

国朝林侗撰

瘞鹤铭考一卷旧抄本，卷末有丁酉七月大瓢杨宾跋一首。

国朝汪士铉撰入□□存目。

观妙斋金石文考略十六卷李氏刊本，字画婀娜秀媚，欲来亲人。

国朝李光暎撰

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十二卷刊本精雅。

国朝王澍撰

淳化阁帖释文十卷刊本。

国朝朱家标撰

石经考异二卷刊本。下卷附刻《晋书补》传赞并诸史，然疑。

国朝杭世骏撰

金石录补二十七卷别下斋刊本。

国朝叶奕苞撰

石门碑醜一卷附《郾阁铭考》，别下斋刊本。

国朝王森文撰

苏斋兰亭考一卷 粤雅堂刊本。

国朝翁方纲撰

嵩洛访碑录一卷 粤雅堂刊本。

国朝黄易撰

金石文跋尾六卷,续七卷,又续六卷,三续六卷,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刊本。

国朝钱大昕撰

中州金石记八卷,关中金石记八卷 经训堂刊本。

国朝毕沅撰

寰宇访碑录十二卷 平津馆刊本。

国朝孙星衍、邢澍同编

汉石经残字一卷 刊本。

国朝陈宗彝编

魏三体石经考一卷 平津馆刊本。

国朝孙星衍辑

天一阁碑目一卷

扬州刊书目所附

括苍金石志十二卷 抄本,并摹篆隶诸字,多所删订,当系其底本。

道光十二年嘉兴李遇孙辑

建昭雁足鐙考二卷 刊本。

国朝徐渭仁编

扶风县石刻记二卷 抄本。

国朝黄树穀辑

兴平县金石志一卷 抄本。

国朝黄树穀辑

碑帖一卷 刊本。

国朝钱泳辑

右目录类金石之属

史部十五

史评类

史通二十卷明嘉靖乙未陆深刊于蜀中本，孙潜潜夫所手校，于明刻多所是正，并足以订近时通释之失。卷首有孙潜、顾广圻、吴嘉泰诸印。

[唐] 刘子玄撰子玄即刘知幾以字行。

唐史论断三卷《函海》刊本。又粤雅堂刊本。

[宋] 孙甫撰

唐书直笔四卷聚珍板本。

[宋] 吕夏卿撰

通鉴问疑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刘羲仲编

三国杂事二卷《函海》刊本一卷，附《三国纪年》一卷。又旧抄本。

[宋] 唐庚撰

经幄管见四卷□□阁本依抄。

[宋] 曹彦约撰

大事记讲义二十三卷旧抄本。题《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二十四卷，讹字及行款格式误者皆贴浮签更正，似欲刊刻而未果之底本也。

[宋] 吕中撰

两汉笔记十二卷

[宋] 钱时撰

小学史断二卷刊本。

[宋] 南官靖一撰入□□存目。

旧闻证误四卷阁本依抄。又《函海》刊本。

[宋] 李心传撰

通鉴答问五卷附《玉海》刊本。

[宋] 王应麟撰

学史十三卷明崇祯时刊本,附简端录之后。

[明] 邵宝撰

宋纪受终考三卷抄本,专办烛影斧声事艺海楼藏。

[明] 程敏政撰入□□存目。

历代正闰考十二卷旧抄本。

[明] 沈德符撰

藩镇指掌编一卷刊本。

[明] 陈继儒撰

御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通鉴纲目前编十八卷,外纪一卷,举要三卷,通鉴纲目续编二十七卷刊本。别有明成化官刊大字正续编。又有明正德癸酉福州刊七家注本。又康熙己巳婺源刊注本。

康熙四十六年圣祖仁皇帝御撰

卷一一九 持静斋书目三

子部一

儒家类

孔子家语十卷汲古阁刊本。又一部。

[魏] 王肃注

标题明解圣贤语论四卷首简一卷刊本。

[元] 王广谋《孔子家语》注

孟子外书四卷《函海》刊本。

[宋] 刘攽注附《逸孟子》一卷。

荀子二十卷乾隆丙午嘉善谢氏校刊本，精善，卷首有“读书有福得书难”印。又一部。又《十子全书》刊本。又元刊纂图互注残本，仅存卷十三至卷二十。

[周] 荀况撰

孔丛子三卷《汉魏丛书》刊本。

旧题陈胜博士孔鲋撰

新语二卷《汉魏丛书》刊本。

旧题[汉] 陆贾撰

新书十卷《汉魏丛书》刊本。

[汉] 贾谊撰

盐铁论十二卷宋刊本。半页十行，行十八字。末卷末页有“淳熙改元锦溪张监税宅善本”二行木记，首有“乙巳孟春冯武”题识。武，班之犹子也。又《汉魏丛书》刊本。又云间张之象注本，卷末有“嘉靖甲寅张氏猗兰堂刊行”木记，字画

清朗悦目，惟所引故实太冗长。

[汉] 桓宽撰

新序十卷《汉魏丛书》刊本。

[汉] 刘向撰

说苑二十卷《汉魏丛书》刊本。

[汉] 刘向撰

法言集注十卷嘉庆甲子苏刊《十子全书》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汉] 杨雄撰

潜夫论十卷《汉魏丛书》刊本。

[汉] 王符撰

申鉴五卷《汉魏丛书》刊本。

[汉] 荀悦撰

中论二卷《汉魏丛书》刊本。

[汉] 徐幹撰

忠经一卷《津逮秘书》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旧题[汉] 马融撰入□□存目。

傅子一卷聚珍板本。又一部。

[晋] 傅玄撰

中说十卷宋刊本，陈鱣藏。又明世德堂刊本。又《十子全书》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旧本题[隋] 王通撰

中说考七卷刊本，朱彝尊藏。有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及仲鱼鱣读诸印。

王通撰，相台崔铎考并释古雅清朗，不亚宋刊，宜竹垞之收诸内库也。

帝范四卷内府刊本，编聚珍板书中。又一刊本。又续得宋刊本。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女孝经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唐] 郑氏撰入□□存目。

素履子三卷《函海》刊本二卷。

[唐] 张弧撰

张子经学理窟五卷刊本。

[宋] 张载撰

注解正蒙二卷《安溪全书》刊本。

国朝李光地撰

正蒙注九卷湘乡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二程遗书二十五卷，附录一卷御儿吕氏宝诰堂刊本。

程子门人所记

二程外书十二卷宝诰堂刊本。

亦程子门人所记

二程粹言二卷宝诰堂刊本。

[宋] 杨时编

公是先生弟子记四卷聚珍板本。

[宋] 刘敞撰

童蒙训三卷同治二年当归草堂刊本。

[宋] 吕本中撰

省心杂言一卷《函海》刊本。

[宋] 李邦献撰

近思录十四卷刊本。

[宋] 朱子、吕祖谦同撰

近思录集注十四卷同治三年望三益斋刊本。

国朝江永撰

小学集注六卷坊本。

旧本题[宋] 朱子编

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宝诒堂刊本。

[宋]黎靖德编

明本释三卷聚珍板本。

[宋]刘荀撰

丽泽论说集录十卷旧抄本。

[宋]吕乔年编

子思子一卷□□阁本依抄。

[宋]汪晫编

项氏家说十卷,附录二卷聚珍板本。

[宋]项安世撰

黄氏日钞九十五卷元至元丁丑刊本,季振宜藏,有振宜说兮、沧苇诸印。

[宋]黄震撰

北溪字义二卷刊本,后附《严陵讲义》一卷。

[宋]陈淳撰

读书分年日程三卷康熙乙巳三鱼堂刊本。又当归草堂刊本。

[元]程端礼撰

辨惑编四卷,附录一卷刊本。又附《怀古录》一卷。

[元]谢应芳撰

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明刊本。

[明]丘濬撰

困知记二卷,续记二卷,附录一卷康熙九年刘炳刊本。

[明]罗钦顺撰

张子抄释六卷坊本。又一本,有大德己丑葛涇序,结衔后学吕元抄释。字画古雅,极似口刻,尚须详考,方定真伪。有张见阳语石斋、淑躬堂、朱卧庵、陆治、曹溶收藏诸印。

[明]吕柟撰

慎言集训二卷同治四年当归草堂刊本。

[明] 敖英撰入□□存目。

呻吟语摘二卷,吕子遗书本六卷,吕子节录四卷,补遗二卷□□陈宏谟定本。又《吕子全书》,内《呻吟语》六册。

[明] 吕坤撰入□□存目。

榕坛问业十八卷刊本。

[明] 黄道周撰

温氏母训一卷当归草堂刊本。

[明] 温璜述其母陆氏之训

康熙几暇格物编一册抄本。

圣祖仁皇帝御制

庭训格言一卷刊本。

雍正八年世宗宪皇帝御纂

御纂性理精义十二卷江南官刊本。

康熙五十六年大学士李光地奉敕撰

思问录内外篇二卷湘乡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毋欺录一卷旧抄本。又一部,亦抄本,卷数同前,多《蔡忠襄公入圣路》一卷。

国朝昆山朱用纯撰附《百稽引》一卷,简洲顾天叙撰;《观论》二卷,朱文靖公天麟撰;《暨阳问答录》四卷、《小德录》一卷,道光中蒋彤编其师李某言行,合上数种为一册。用纯号柏庐,即著《家训》者。

读朱随笔四卷刊本。

国朝陆陇其撰

松阳钞存二卷当归草堂刊本。

国朝陆陇其撰

太极图说遗议一卷《西河全书》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入□□存目。

榕村语录三十卷《安溪全书》刊本。

国朝李光地撰

质孔说二卷琳琅秘室活字本。
国朝周梦颜撰康熙间崑山人。

孔子集语十七卷平津馆刊本。
国朝孙星衍纂辑

切近编四卷当归草堂刊本。
国朝沈廷芳、桑调元编录朱子及陆稼书、张杨园、劳余山三先生语，各为一卷以教士。

蠹言四卷信芳阁活字印。
嘉庆中高密李诒经五星撰

姚江学辨二卷抄本。
国朝罗泽南撰

忱行录一卷当归草堂刊本。
国朝邵懿辰撰

附录

温经日用录一册旧抄本。
题遂宁张陶仲冶撰未详其时代。

右儒家类

子 部 二

兵 家 类

握奇经一卷《津逮秘书》刊本。又《李安溪全书》中有《握奇经定本》一卷。
旧本题风后撰，〔汉〕公孙弘解，〔晋〕马隆述赞

握机经辑注图说二卷
海昌程道生辑

六韬六卷平津馆刊本。又长恩书室刊本。
旧本题〔周〕吕望撰

孙子一卷平津馆刊魏武帝注本。又长恩书室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周] 孙武撰

吴子一卷平津馆刊本。又长恩书室刊本。

[周] 吴起撰

司马法一卷平津馆刊本。又长恩书室刊本。

旧本题[齐] 司马穰苴撰

三略三卷阁本依抄。

旧本题黄石公撰

三略直解三卷阁本依抄。

[明] 刘寅撰

素书一卷《汉魏丛书》刊本。

旧本题黄石公撰,张商英注

心书一卷《汉魏丛书》刊本。

旧本题[汉] 诸葛亮撰入□□存目。

兵要望江南词一卷旧抄本。

旧本题[唐] 李靖撰

太白阴经八卷长恩书室刊本,十卷。

[唐] 李筌撰

虎铃经二十卷粤雅堂刊本。

[宋] 许洞撰

何博士备论一卷长恩书室刊本。

[宋] 何去非撰

守城录四卷长恩书室刊本。

是书凡分三种,首为《靖康朝野金言》,后宋陈规撰;次为《守城机要》,亦规所撰;次曰《建炎德安守御录》

阵纪四卷抄本。又一部亦抄本。又长恩书室刊本。

[明] 何良臣撰

兵录十四卷万历丙午刊本。

[明] 何汝寅撰

纪效新书十八卷道光辛丑刊本。

[明] 戚继光撰

登坛必究四十卷活字印本,缺前三卷。

[明] 王鸣鹤撰

武备志二百四十卷抄本

[明] 茅元仪编凡《兵诀评》十八卷,《战略考》三十三卷,《阵练制》四十一卷,《军资乘》五十五卷,《占度载》九十三卷。

草庐经略十二卷粤雅堂刊本。

[明] 无名氏编

车营图制一卷,车营百八叩一卷刊本。

[明] 孙承宗撰

则克录一卷咸丰元年刊本,本名《火攻掣要》,道光辛丑扬州重刊乃改此名。

[明] 泰西汤若望授,宁国焦勳述。

水师辑要一卷雍正己酉序抄本。又抄本二卷。

国朝陈良弼撰

演炮图说辑要四卷,后编二卷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国朝丁拱辰撰论西人炮法虽未尽中肯綮,然亦略得端倪,中国人言外洋炮火,以此为权舆。

兵鉴四卷附录一卷道光己酉刊本。

国朝徐树人辑

水雷图说卷海山仙馆刊本。

国朝番禺潘仕成撰用米利坚法造为图说,然亦只得其大略,未能施之实用。惟当时众人皆未悉西法精良,而德與独不惜重货以购求之,毕路蓝缕,其苦心为不可没也。

右兵家类

子部三

法家类

管子二十四卷元刊本。王芑孙旧藏，有手跋云“阮云台先生过鸥波舫，出以相赠”。又明万历壬午赵用贤刊本。又一部，卷首有师简堂、东吴文献世家诸印。

旧本题[周]管仲撰

管子补注二十四卷《十子全书》刊本。

[明]刘绩撰

邓析子一卷阁本依抄，艺海楼藏本。

[周]邓析撰

商子五卷明程荣刊本。

旧本题[秦]商鞅撰

韩子二十卷明万历壬午赵用贤刊本。又明凌瀛初印本。又《十子全书》刊本。又明孙矿节抄二卷本，钱湘灵手批，朱蓝炫然，卷首有儒师马文肃、佛嗣熊渠庵、圆沙彭祖同庚壬子癸丑草创、大还堂陆灿、湘灵诸印。

[周]韩非撰

汪龙庄学治臆说二卷，续说一卷，说赘一卷，佐治药言一卷，续一卷，附病榻梦痕录及余录刊本。

国朝汪辉祖撰

清泉邑侯江公谡语十二卷，附录二卷乾隆癸未刊本。

国朝江恂字于九听断语及判语清泉本衡阳县，乾隆二十一年析置，恂首任之。

洗冤录补注全纂六卷，集证二卷刊本。

嘉庆丙辰李观澜补辑，道光壬辰阮其新补注，其集证则郎锦骥辑

补注洗冤录集注四卷，附检骨图格一卷，作吏要言一卷道光癸卯扬州刊本。

国朝王又槐辑集证，阮其新补注

刑案汇览六十四卷，续增十六卷道光中刊本。

国朝会稽祝庆祺辑

刘簾舫吏治四种□□卷刊本。

国朝刘衡撰

右法家类

子 部 四

农 家 类

齐民要术十卷《津逮秘书》刊本。

[后魏] 贾思勰撰

耒耜经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唐] 陆龟蒙撰入□□存目。

农书三卷,附蚕书一卷《函海》本仅《农书》三卷。

[宋] 陈旉撰

农桑辑要七卷聚珍板本。又一部。

元至元十年官撰

农桑衣食所撮要二卷长恩书室刊本。

[元] 鲁明善撰

农书二十二卷明万历末邓渼刊本十卷。

[元] 王桢撰

农政全书六十卷道光癸卯上海曙海楼重刊本。

[明] 徐光启撰

钦定授时通考七十八卷乾隆七年江西官刊本。又二部。

乾隆二年奉敕撰

多稼集二卷抄本。道光丁未嵇文炜序,卷首有田道人印。

自署田道人著上卷曰《种田新法》,下卷曰《农政发明》。

蚕桑辑要合编一卷刊本。

咸丰中尹绍烈辑

右农家类

子部五

医家类

黄帝素问二十四卷嘉靖庚戌武陵顾从德翻刊宋本。

[唐]王冰注

灵枢经十二卷

是书论针灸之道,与《素问》通号内经

难经本义二卷刊本。

周秦越人撰

难经集注五卷日本《佚存丛书》活字本。

明王九思等集吴吕广、唐杨元操、宋丁德用、虞庶、杨康侯各家之说吕、杨各注今无传,藉存其概,书中图据晁志,盖出于德用也。

华氏中藏经十卷平津馆刊本。

[汉]华佗撰

千金宝要六卷平津馆刊本。又旧抄本。

[唐]孙思邈撰,[宋]郭思辑

外台秘要四十卷明末经余居刊本。

[唐]王焘撰

素问六气元珠密语十卷旧抄本。

[唐]王冰撰此书《道藏》本十七卷,《四库》入术数存目中。此本十卷,与晁志合,卷异篇则同也。

颅凶经二卷《函海》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苏沈良方八卷聚珍板本。

[宋]沈括撰,后人又以苏轼之说附之

脚气治法总要二卷艺海楼依阁抄本。

[宋]董汲撰

旅舍备要方一卷长恩书室刊本。

[宋]董汲撰

伤寒微旨二卷长恩书室刊本。

[宋]韩祗和撰

证类本草三十卷元刊本。增附《寇氏衍义》，后署“大德丙午平水许宅”印，曝书亭旧藏，有秀水朱氏潜采堂、孙星衍、陈鱣仲鱼收藏诸印。又明万历戊戌刊本。

[宋]唐慎微撰

全生指迷方四卷长恩书室刊本。

[宋]王颋撰

钱氏小儿药证真诀三卷聚珍板本。

[宋]钱乙撰，阎忠孝编

钱氏小儿药证真诀三卷，附方二卷刊本。

[宋]钱乙撰，附小儿方一卷，阎忠孝撰，其一卷则董氏小儿斑疹备急方

类证普济本事方十卷坊本。又旧抄本，事方十卷，补遗三卷，乾隆间毛德宏校补抄本。

[宋]许叔微撰

伤寒九十论二卷琳琅秘室活字印本。

[宋]许叔微撰《提要》以为未见传本。

鸡峰普济方三十卷旧无传本，道光戊子汪士钟得南宋刊本仿雕，中阙二、三、六、八共四卷。

卫济宝书二卷艺海楼依□□阁本抄。

题东轩居士撰

大医局程文格九卷艺海楼依□□阁本抄。

不著编辑者名氏

孕育宝庆方二卷□□阁本依抄。又《函海》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集验背疽方一卷艺海楼依□□阁本抄。

[宋]李迅撰

济生方八卷艺海楼依□□阁本抄。此书与《脚气治法》、《济生方集》、《验背疽方》、《卫济宝书》、《大医局诸科程文格》共为一函。

[宋]严用和撰

产宝诸方一卷依□□阁本抄。又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三卷坊刊。

[金]张元素撰旧题刘完素者误。

推求师意二卷抄本,题“新安汪机省之嘉靖甲午七月序”。

[明]戴原礼撰

薛氏医案七十八卷刊本。

[明]薛己撰

赤水元珠三十卷刊本,附《医案》五卷。

[明]孙一奎撰

医旨绪余二卷刊本。

[明]孙一奎撰

证治准绳一百二十卷明刊本。内计准绳八册、伤寒八册、外科六册、女科五册、幼科九册、类方八册共九十本。

[明]王肯堂撰

雷公炮制药性解三卷坊本。

旧本题[明]李中梓撰入□□存目,宋雷教《炮灸》已见晁氏书目。

本草纲目拾遗十卷旧抄本。

钱塘赵学敏撰拾李时珍之遗,首又有正误一卷,自序题庚寅仲春,则顺治七年也。

类经三十二卷明刊本。

[明]张介宾编

瘟疫论二卷,补遗一卷依□□阁本抄。又刊本。

[明]吴有性撰

广瘟疫论五卷旧抄本。又刊本。

国朝上元戴天章撰康熙间人。

原病集六卷崇祯六年刊本。

[明]嘉定唐椿集

泰西人身说概二卷旧抄本,卷首有徐炯珍藏秘笈、南阳学子徐子晋诸印。又一部天石楼抄本。

明末西士邓玉函撰

人身图说二卷旧抄本,卷首印章同前。又一部天石楼抄本,有朱笔校勘。

明末西士罗雅谷撰

东医宝鉴二十三卷目录二卷乾隆癸未坊本。

[明]朝鲜许浚奉教撰

张氏医通十六卷刊本。

国朝张璐撰入□□存目。

伤寒续论二卷,绪论二卷,本经逢源四卷,诊宗三昧一卷刊本。

国朝经璐撰入□□存目。

济阴纲目十四卷刊本。

国朝武之望撰附汪洪度《保生碎事》一卷。入□□存目。

瘟疫明辨四卷

国朝郑奠一撰

异授眼科一卷刊本。

题忠孝堂原本

喉证金科二卷,补遗一卷刊本。

燕山窦氏原本,云阳朱翔宇嗣辑

喉科指掌一卷乾隆丁丑刊本。

国朝张宗良撰

本经疏证十二卷,本经序疏要八卷,本经续疏六卷刊本。

武进邹澍学撰

大生要旨五卷刊本。

咸丰七年上海唐千顷撰

良方集腋二卷刊本。

同治癸亥谢元庆编

宝命真诠四卷刊本。

国朝吴楚天士撰每卷各分上下,《辅孝两书》之一也。

右医家类

子 部 六

天文算法类

周髀算经二卷,音义一卷聚珍板本。又《津逮秘书》刊本。又微波榭刊《东原遗书》本。

是书为相传古本,莫知谁作其算法,为勾股之其祖,其推步即盖天之术,欧罗巴法实从此出。注为赵爽作,隋志作赵婴,未详孰是

星经二卷《汉魏丛书》刊本。

[汉]石申撰入□□存目。

六经天文编二卷附《玉海》刊本。

[宋]王应麟撰

重修革象新书二卷刊本,有校。

[元]赵友钦撰,[明]王祜删定

天问略一卷万历己卯刊本。

[明]西洋阳玛诺撰

月离四卷,月离表四卷精抄本,图尤细密,陈鱣手校。

泰西罗雅谷撰按《西洋历法新书》中有此子目。

历体略三卷旧抄本,各图甚精。陈鱣藏,有慎修、仲鱼诸印。

[明]王英明撰

钦定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内府刊本。

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律历渊源之第一部也

钦定历象考成后编十卷

乾隆二年奉敕撰

钦定仪象考成三十二卷内府刊本。

乾隆九年奉敕撰

钦定仪象考成续编三十二卷内府刊本。

道光年间奉敕撰

历象本要一卷《安溪全书》刊本。

国朝李光地撰

天学疑问一卷旧抄本,有校。

国朝梅文鼎撰

三统术衍三卷,铃一卷刊本。

国朝钱大昕撰

右天文算法类推步之属

九章算术九卷聚珍板本。又《东原遗书》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孙子算经三卷聚珍板本。又《东原遗书》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疑汉魏人所述

术数记遗一卷《津逮秘书》刊本。又《东原遗书》刊本。

旧本题[汉]徐岳撰,[北周]甄鸾注

海岛算经一卷聚珍板本。又《东原遗书》刊本。

[晋]刘徽撰,[唐]李淳风注

五曹算经五卷聚珍板本。又《东原遗书》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夏侯阳算经三卷聚珍板本。又《东原遗书》刊本。

旧本题夏侯阳撰

张邱建算经三卷《东原遗书》刊本。

旧本题张邱建撰

五经算术二卷聚珍板本。又《东原遗书》刊本。

[北周]甄鸾撰,[唐]李淳风注

缉古算经一卷《东原遗书》刊本。又《函海》刊本。又《敦仁细草》三卷刊本。

[唐]王孝通撰并自注

数学九章十八卷道光中郁氏宜稼堂刊本,附《札记》四卷,题《数书九章》。

[宋]秦九韶撰

详解九章算法一卷,算类一卷宜稼堂刊本,附《札记》。

[元]杨辉撰

田亩比类乘除捷法二卷,算法通变本末三卷,续古摘奇算法一卷宜稼堂刊本,附《札记》。

[元]杨辉撰

四元玉鉴细草二十二卷道光甲申刊本。

[元]朱世杰撰,道光间罗士琳细草

算学启蒙三卷刊本。

[元]朱世杰撰,道光间罗士琳校附《识误》一卷,《后记》一卷。

筹算一卷旧抄本。汪启淑藏。有启淑、切庵、徐氏子晋诸印。

明末西士罗雅谷撰

钦定数理精蕴五十三卷内府刊本。

康熙十三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律历渊源中第三部也。

数度衍二十四卷,附录一卷刊本。

国朝方中通撰

少广补遗一卷抄本。卷末有庆余、心斋、畴人子弟诸印。

国朝陈世仁撰

续增新法比例四十卷旧抄本,何元锡梦花馆藏。

国朝陈厚耀撰,阙卷凡十八卷一之六、卷十三、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二、卷三十一、三十二、卷三十四之三

十九。

策算一卷,勾股割圜记一卷,原象二卷,续天文略一卷(东原遗书)刊本。

国朝戴震撰

几何体论一卷旧抄本。卷后有庆余、心斋诸印。

国朝嘉定孙元化撰立二十四题。

几何用法一卷抄本。卷后题“道光己酉春乌程程庆余校读一过”,有庆余、畴人子弟诸印。

国朝孙元化撰

钝砚厄言一册道光戊申刊本。

国朝钱绮撰论算理、算器。

衡斋算学七卷,附遗书九卷刊本。

国朝汪莱撰

求一算术三卷刊本。

国朝张敦仁撰

畴人传四十六卷嘉庆四年刊本。

国朝阮元撰

李氏遗书十一种十八卷道光癸未刊本。

国朝李锐撰

翠微山房丛书十五种四十五卷嘉庆庚辰刊本。

国朝张作楠撰

弧三角算例一卷

演元九式一卷

台锥积演一卷

弧矢算术补一卷

无专鼎铭考一卷

并国朝罗士琳撰刊

明静葑割圜密率捷法四卷

代数学十三卷咸丰己未墨海堂活字印本。

国朝咸丰中海宁李善兰笔受，英吉利伟烈亚力口译，棣磨甘撰本

谈天十八卷咸丰己未墨海堂活字印本。

国朝李善兰删述，英国伟烈亚力口译，侯失勒原本

代微积拾级十八卷咸丰己未墨海堂刊行。

国朝李善兰笔述，英国伟烈亚力口译，米利坚罗士密撰本

几何原本十五卷同治四年合刊于金陵。

其前六卷即明徐光启笔受于利玛窦收入《四库》者，其七至十五九卷则今李善兰笔受于西人伟烈亚力口译者

重学十二卷同治五年刊本。

国朝李善兰笔述，英国艾约瑟口译，胡威立撰本

圆锥曲线说三卷刊本。

亦李善兰笔述，艾约瑟口译本附刊《重学》后。

则古昔斋算学十三种二十四卷同治五年刊本。

国朝李善兰撰

右天文算法类算书之属

子 部 七

术 数 类

太玄经十卷明刊本。又一部，亦明刊本，附《释音》一卷，又侯芭、虞翻等《释文》一卷。

[汉] 杨雄撰

王涯说元五篇一卷旧抄本。顾广圻藏。

[唐] 王涯纂

元包五卷，附元包数总义二卷《津逮秘书》刊本。

[后周] 卫元嵩撰，[唐] 苏源明传，李江注，[宋] 韦汉卿释音，其总义二卷则张行成所补撰也

皇极经世索隐二卷依□□阁本抄。

[宋] 张行成撰

正易心法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麻衣道者撰入□□存目。

翼元十二卷《函海》刊本。

[宋] 张行成撰入□□存目。

易学一卷通志堂刊本。

[宋] 王湜撰

大衍索隐三卷艺海楼依□□阁本抄。

[宋] 丁易东撰

易象图说内篇三卷,外篇三卷通志堂刊本。

[元] 张理撰

右术数类数学之属

五行大义五卷嘉庆己未日本人以活字印入《佚存丛书》。征引秘纬多亡逸之帙。

[隋] 萧吉撰

唐开元占经一百二十卷刊本。

唐开元中太史监瞿昙悉达奉敕撰

谯子五行志五卷旧抄本。卷首曹溶题云“此秘册也,为明初人手抄,曾经方孩未先生鉴定,字法深得唐人遗意”等语。又卷末方震孺题“天启甲子夏读三复,并抄传一部”云云。有震孺、翁方纲、覃溪、王芑孙、蓉镜、引意诸印。又一部亦旧抄本,李兆洛藏,有兆洛鉴定、申耆诸印。

[唐] 濮阳夏撰《新唐书》、《崇文总目》、遂初堂皆著录。

观象玩占四十八卷,拾遗一卷旧抄本,有校勘。

题[唐] 李淳风撰入□□存目。

乾坤变异录一厚册述古堂藏旧抄本,有黄丕烈手跋,又有惠栋、定宇豆山房所收善本、池北书库收藏诸印。

题[唐] 李淳风撰

通占大象历星经二卷《津逮秘书》刊本。

不著撰人姓名入□□存目,附唐人后。

乾象通鉴一百卷旧抄本。卷首有五松居士手跋,又有孙忠愍侯祠堂藏书、孙星衍、杨振藩、蕉林逸史诸印。

[宋]河间府免解进士李季奉旨撰进建炎二年高宗赐序,所引黄帝、甘石、巫咸诸占皆具,有可补《开元古经》之漏者,其书惟见《读书敏求记》著录。

天镜一册旧抄本。后序颇为荒诞不经,未可尽信。有广堪斋、毕沅洞飞藏书诸印。

题周文郁撰其后序云“授之云水木强老人,言行军占验”,未署崇祯癸未。

天文大成管窥辑要八十卷顺治壬辰序刊本。

国朝黄鼎撰入□□存目。

右术数类占候之属

葬经一卷《津逮秘书》刊本,附缪希雍《葬经翼》一卷,《葬图》一卷,《葬经内篇》一卷,《难解》二十四篇一卷。

题青乌先生撰入□□存目。

灵城精义二卷□□阁本依抄。

旧本题[南唐]何溥撰,[明]刘基注

催官篇二卷□□阁本依抄。

旧本题[宋]赖文俊撰即术家所谓赖布衣也。

发微论一卷□□阁本依抄。

[宋]蔡元定撰

地理新书十五卷金明昌刊本,黄丕烈、汪士钟均藏,有汪闾原、士礼居诸印。

宋官撰宋初因唐吕才叔《阴阳书》中地理八篇增辑为《乾坤宝典》,景祐初命修正舛戾,别成三十篇,赐名《地理新书》,皇祐三年诏王洙等勾管删修,事具洙《进书序》。金世宗大定甲辰平阳毕履道校正,为之图解,章宗明昌壬子古戴鄮夫张谦复为精校刊行。《四库》未收,各家书目未见著录,亦术数家古笈仅存者矣。

地理五种秘窍十七卷坊本。

[明]甘霖撰五种者《奇门》一、《得一通书秘窍》二、《地理秘窍》三、《天星秘窍》四、《罗经秘窍》五。

卜兆真机四卷咸丰元年刊本,康熙丁丑自序。

国朝吴楚撰《辅孝两书》之一。

阳宅要览三卷坊本,雍正三年自序。

题西吴弁山念道人辑

秘本通元灵鬼经二卷坊本。

未详撰人

地理四秘全书十二种□□卷坊本。

国朝尹一匀撰

右术数类相宅相墓之属

灵棋经二卷明刊本。又长恩书室刊本。

旧本题[汉]东方朔撰

易林十六卷《津逮秘书》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汉]焦延寿撰

京氏易传三卷《津逮秘书》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汉]京房撰

六壬大占一卷传望楼刊本。

[宋]祝秘撰

右术数类占卜之属

玉照定真经一卷□□阁本依抄。

旧本题[晋]郭璞撰,张容注

星命溯源五卷□□阁本依抄。

不著撰人名氏

三命指迷赋一卷□□阁本依抄。

旧本题[宋]岳珂补注

星命总括三卷□□阁本依抄。

[辽]耶律纯撰

演禽通纂二卷□□阁本依抄。

不著撰人名氏

星学大成十卷刊本。

[明] 万民英撰

星学纲目正传二十卷,首总括图三卷,玉井奥诀一卷,玉照神经一卷,末图说二卷万历壬午自序刊本。

[明] 杨淙撰

三命通会十二卷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月波洞中记二卷《函海》刊本。

原本称老子题于太白月波洞壁,唐任逍遥得之,因以为名

玉管照神局三卷□□阁本依抄。

旧本题[南唐] 宋齐丘撰

太清神鉴六卷

旧本题[后周] 王朴撰

麻衣相法三卷入坊本。

题麻衣道者撰

右术数类命书、相书之属

黄帝授三子元女经一卷《津逮秘书》刊本。又平津馆刊本。

疑术家依托入□□存目。

六壬五变中黄经法二卷旧抄本。

不著撰人入□□存目,附元人后。

遁甲奇门要略一卷抄本。

未详撰人入□□存目。

奇门五总龟四卷,附烟波钓叟歌一卷坊本。

《总龟》题郭通直所传,《钓叟歌》题[宋] 赵普撰,《罗通遁法》[明] 池纪编解

三元选择集要六卷刊本。

[明] 黄一凤撰

钦定选择历书十卷抄本,即《万年历书》。

康熙二十三年奉敕编

钦定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内府刊本。

乾隆四年庄亲王允禄等奉敕撰

易林补遗四卷坊本。

国朝张世宝撰

永宁通书十二卷刊本,康熙辛卯自序。

国朝王维德撰

梦占逸旨八卷《归云别集》刊本。

[明]陈士元撰

字触六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周亮工撰

右术数类阴阳五行之属

子 部 八

艺 术 类

古画品录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南齐]谢赫撰

书品一卷《汉魏丛书》刊本。

[梁]庾肩吾撰

续画品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陈]姚最撰

贞观公私画史一卷坊本。

[唐]裴孝源撰

书谱一卷明刊本。又一部,附赵凡夫所藏《书法钩元》内。

[唐] 孙过庭撰

法书要录十卷《津逮秘书》刊本。

[唐] 张彦远撰

历代名画记十卷《津逮秘书》刊本。

[唐] 张彦远撰

后画录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唐] 释彦惊撰入□□存目。

续画品录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唐] 李嗣真撰入□□存目。

墨薮二卷,附法帖释文刊误一卷□□阁本依抄。

旧本题[唐] 韦续撰

图画见闻志六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郭若虚撰

续书断二卷明刊本。又一部,附赵凡夫所藏《书法钩元》。

[宋] 朱长文撰长文既为《墨池编》,以张怀瓘书自开元以来未有纪录,而唐初诸公或网略未尝立传,用其例缀所闻见,自唐兴至熙宁间以续之,熙宁七年八月自序。

德隅斋画品一卷《文房小说》刊本。

[宋] 李廌撰

画史一卷宋刊本。叶文庄故物也,“購”、“真”、“微”、“股”等字皆缺笔,卷末何义门跋“康熙癸巳蒋生子范持赠”,子范名栋,义门弟子也。有叶氏藏书、顾武保、陈彦和、髯长淑美过眼诸印。又《津逮秘书》刊本。

[宋] 米芾撰

宣和画谱二十卷《津逮秘书》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宣和书谱二十卷《津逮秘书》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广川书跋十卷《津逮秘书》刊本。又一部。

[宋] 董道撰

画继十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邓椿撰

续书谱一卷明刊本。附孙谱本，才十一条，不分篇，殆未全。

[宋] 姜夔撰

宝真斋法书赞二十八卷聚珍板本。

[宋] 岳珂撰

金壶记上中下三卷抄本。吴翌凤藏本，后有手跋。

[宋] 僧适之撰入□□存目。

书法钩玄四卷元刊本。眉端丹黄批抹，皆赵颐光手迹也。后有草篆书“万历壬子仲春二日胡蝶侵阁”云云，有吴郡赵颐光家经籍、寒山梁鸿墓下、陈琦飞、黄松斋、顾曾寿诸印。又一部，有毛晋印及黄丕烈手跋。

[元] 苏霖撰入□□存目。凡夫居寒山，去梁鸿墓不远，昔有梁方伯来吴求鸿墓不得，因而遥祭，若见此书，便当于寒山一角求之。

古今集论字学新书七卷抄校本，与《书法钩元》共一册。

[元] 刘维志编是书□□存目，仅录摘要一卷，而未收此七卷之本，斯亦古书待传之一。附本《书法钩玄草书》则铁砚高手抄也，古健雅秀，真可宝贵。

字学新书摘抄一卷旧抄本，与杨慎《墨池璅录》同册。

[元] 刘维志撰入□□存目。

图绘宝鉴五卷，续编一卷《津逮秘书》刊本六卷，补遗一卷。

图绘宝鉴[元] 夏文彦撰，续编[明] 韩昂撰

寓意编一卷刊本。又一部，亦刊本。

[明] 都穆撰

墨池璅录四卷淡生堂旧抄本，与《字学新书》、《群书丽句》、《经子难字》同册。有淮阳张氏宗素堂、张凯、次柳、二树书画诸印。又《函海》刊本。

[明] 杨慎撰慎又有《法帖神品目》一卷，附《名画神品目》。又《升庵书品》一卷、《升庵画品》一卷，并《函海》刊本。

书诀一卷□□阁本依抄。

[明] 丰坊撰

竹嬾画媵一卷,续画媵一卷

江村销夏录三卷刊本。

国朝高士奇撰

石渠随笔八卷阮元刊本。又粤雅堂刊本。

国朝阮元撰记内殿所藏书画。

国朝画征录三卷,续录二卷刊本。

国朝张庚撰入□□存目。

国朝画识十七卷,墨香居画识十卷刊本。

国朝南汇冯金伯冶堂撰

草圣汇辨四卷刊本。

国朝白芬编,朱宗文摹辨

右艺术类书画之属

琴操二卷平津馆刊本。

[汉] 蔡邕撰

杨西峰琴谱八卷明刊本。有敦仁堂徐氏藏书、曾在东山徐复庵处等印。又一部,亦明刊本,字墨古雅。

[明] 杨表正撰《存目》有《表正琴谱大全》十卷,疑即一书而详略异耳。

右艺术类琴谱之属

集古印谱五卷,印正附说一卷万历庚辰自序刊本。

[明] 秣陵甘旸撰

东皋印人传一册抄本,道光十年自序。

国朝黄学圯楚桥撰

右艺术类篆刻之属

五木经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唐] 李翱撰入□□存目。

九经二卷《津逮秘书》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入□□存目。

打马图经一卷粤雅堂刊本。
〔宋〕李清照撰

右艺术类杂技之属

子 部 九

谱 录 类

古今刀剑录一卷《汉魏丛书》刊本。
旧本题〔梁〕陶弘景撰

鼎录一卷《文房小说》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旧本题〔梁〕虞荔撰

考古图十卷，续图五卷，释文一卷宋刊本，宝古堂重修十卷，有文渊阁印，想曾藏明内府者。又有豫园主人、日涉园、云间朱氏、乐安燕玉收藏诸印。

〔宋〕吕大临撰笔画深秀，图尤精细，此宋刻中无上上品也。

绍兴内府古器评二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张抡撰入□□存目。

泉志十五卷《津逮秘书》刊本。又一部。
〔宋〕洪遵撰入□□存目。

钱币谱一卷《闻邱辨圃》刊本。
〔元〕费著撰

玉名诂一卷《函海》刊本。
〔明〕杨慎撰

钦定西清古鉴四十卷刊本，阙。
乾隆十四年奉敕撰

文房四谱五卷精抄本，跋云“乾隆丙午借醉经楼黄椒升藏本抄”，有醉经楼、抄云诸印。又一旧抄本，校勘甚为精密，有高象南、毛襄华、伯信古楼收藏诸印。

[宋] 苏易简撰

墨经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晁季一撰

墨法集要一卷聚珍板本。

[明] 沈继孙撰

吉金所见录十六卷旧抄本。

国朝初尚龄撰记历代布钱。

竹里秦汉瓦当文存二卷刊本。

国朝王福田编

右谱录类器物之属

品茶要录一卷阁本依抄。

[宋] 黄儒撰

膳夫经手录一卷抄本。又《閩邱辨圖》刊本。

[唐] 杨华撰

右谱录类饮饌之属

唐昌玉蕊辨正一卷《津逮秘书》刊本。又汲古阁刻本，附在《岁华纪丽》后。

[宋] 周必大撰入□□存目。

竹谱一卷《汉魏丛书》刊本。

[晋] 戴凯之撰

鸡冠花谱一作《云凤英谱》，抄本。

题秋色主人撰康熙己卯仲秋序。

异鱼图赞四卷《函海》刊本，有补一卷。

[明] 杨慎撰

右谱录类草木虫鱼之属

子 部 十

杂 家 类

墨子十五卷经训堂校刊注本，十五卷。又明茅坤刊本，六卷。

旧本题[周]墨翟撰

鹞冠子三卷聚珍板本。又明刊本，阙下卷。

楚隐士撰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明天启丁卯刊本。又经训堂刊本，乾隆癸丑朱邦衡秋崖以惠半农批本校过。

旧本题[秦]吕不韦撰

尸子二卷平津馆刊本。又一刊本。

淮南子二十一卷《十子全书》刊本。又明刊套印评点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汉]淮南王刘安撰，高诱注

淮南天文训补注二卷乾隆五十三年刊本。又一抄本。

国朝钱塘撰

天禄阁外史八卷《汉魏丛书》刊本。

题[汉]黄宪撰入□□存目。

牟子一卷平津馆刊本。

人物志三卷《汉魏丛书》刊本。

[魏]刘邵撰，[北魏]刘昉注

金楼子六卷阁本依抄。

[梁]孝元皇帝撰

刘子十卷《汉魏丛书》刊本，题新论。

是书疑[唐]袁孝政所伪作

颜氏家训二卷《汉魏丛书》刊本。

[唐] 颜之推撰

长短经九卷《函海》本，删注刊。

[唐] 赵蕤撰

化书六卷即《齐邱子》，明天启中刊本。又一明刊本，有张孝安、苏台逸史诸印。

[南唐] 谭峭撰

刍言三卷《函海》刊本。

[宋] 崔敦礼撰

乐庵遗书四卷旧抄本，题《乐庵语录》五卷。

旧本题[宋] 李衡撰，其门人龚昱编

刍菟舆论二卷粤雅堂刊本。

[宋] 张方平撰

家训笔录一本旧抄本。

[宋] 赵鼎撰

经钜堂杂志八卷旧抄本。

[宋] 倪思撰入□□存目。

几上语一卷，枕上语一卷旧抄本。

[宋] 施清臣撰入存目。

胡子知言六卷，疑义一卷粤雅堂刊本。

[宋] 胡宏撰

厚德录四卷《稗海》刊本。

[宋] 李元纲撰入□□存目。

乐善录二卷《稗海》刊本。

[宋] 李昌龄撰入□□存目。

叔苴子内篇六卷，外篇二卷粤雅堂刊本。

[明] 庄元臣撰

金罍子上篇十二卷,下篇十二卷万历丙午刊本。

[明] 陈绛撰入□□存目。

窠子纪闻类编四卷万历庚辰刊本。

[明] 窠文照撰入□□存目。

不得已二卷旧抄本。

国朝杨光先撰极论天主教之谬,且纠西法推步之失,此其略本也。

野获二卷刊本。

载杨光先二疏为一卷,其《正阳忠告》为一卷

植物学八卷咸丰戊午刊本。

国朝李善兰译泰西人书验植物生长之变为图说以明之。

文学正路上中下三卷日本刊本。

嘉庆六年日本丰干撰论读经及诸子。

右杂家类杂学之属

白虎通义四卷《古今逸史》刊本二卷。又《汉魏丛书》刊本。

[汉] 班固撰

独断二卷《古今逸史》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汉] 蔡邕撰

古今注三卷,附中华古今注三卷《古今逸史》刊本。又《文房小说》刊本,仅《古今注》。又《汉魏丛书》刊本。

古今注[晋] 崔豹撰,中华古今注[五代] 马缟撰

资暇集三卷旧抄本,有顾嗣立秀野草堂、顾氏藏书诸印。又《文房小说》刊本。

[唐] 李匡乂撰

刊误二卷《古今逸史》刊本。

[唐] 李涪撰

苏氏演义二卷《函海》刊本。

[唐] 苏鹞撰

东观余论二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黄伯思撰

猗觉寮杂记二卷聚珍板本。

[宋] 朱翌撰

能改斋漫录十八卷聚珍板本。又旧抄本，校勘甚精。

[宋] 吴曾撰

云谷杂记四卷聚珍板本。又一部。

[宋] 张昞撰

西溪丛语三卷《津逮秘书》刊本。又《种海》刊本，止二卷。

[宋] 姚宽撰

学林十卷聚珍板本。

[宋] 王观国撰

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卷刊本。

[宋] 洪迈撰

考古编十卷《函海》刊本。

[宋] 程大昌撰

演繁露十六卷，续演繁露六卷明万历丁巳刊本。

[宋] 程大昌撰

麴庸闲评八卷聚珍板本。

[宋] 袁文撰

芥隐笔记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龚颐正撰

野客丛书三十卷，附野老记闻一卷《种海》刊本。

[宋] 王楙撰

考古质疑六卷聚珍板本。

[宋] 叶大庆撰

经外杂钞三卷旧抄本,甚善。季振宜、毛晋均藏,有沧苇、子晋诸印。

[宋] 魏了翁撰

宾退录十卷刊本。

[宋] 赵与峕撰

学斋占毕四卷《种海》刊本。

[宋] 史绳祖撰

朝野类要五卷聚珍板本。又旧抄本,有朱高浚,字丽中,一字桐庐印。

[宋] 赵昇撰

搜采异闻集三卷《种海》刊本。

[宋] 宋永亨撰入□□存目。

丹铅余录十七卷,续录十二卷,摘录十三卷,总录二十七卷明嘉靖甲寅刊本,蓝印,有庆善、淑美、尚友斋诸印。

[明] 杨慎撰三录皆所自编,总录则其门人梁佐编也。

丹铅杂录十卷《函海》刊本。

[明] 杨慎撰

谭苑醍醐九卷《函海》刊本八卷。

[明] 杨慎撰

两山墨谈十八卷嘉靖乙亥刊本。

[明] 陈霆撰

通雅五十二卷刊本。

[明] 方以智撰

日知录三十二卷康熙乙亥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

日知录之余四卷旧抄本,梁蕉林藏。

国朝顾炎武撰

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道光甲午刊本。

国朝嘉定黄汝成撰

授书随笔十七卷旧抄本。

国朝黄宗羲撰

艺林汇考二十四卷康熙癸卯刊本。

国朝沈自南撰

松崖笔记三卷道光壬午刊本。

国朝惠栋撰

蛾术编八十二卷道光辛丑刊本。

国朝王鸣盛撰

绪言三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戴震撰

识小编二卷刊本。

国朝董丰垣撰

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余录二卷刊本。

国朝钱大昕撰

溉亭述古录二卷嘉庆三年刊本。

国朝钱塘撰

庭立纪闻四卷刊本。

国朝梁学昌记其父玉绳之语

右杂家类杂考之属

论衡三十卷《汉魏丛书》刊本。

[汉]王充撰

风俗通义十卷,附录一卷《古今逸史》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汉]应劭撰

封氏闻见记十卷乾隆十五年秦黄刊本。又雅雨堂刊本。

[唐] 封演撰

东原录一卷《函海》刊本。

[宋] 龚鼎臣撰

王氏谈录一卷依□□阁本抄。

[宋] 王钦臣撰

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二卷,续笔谈一卷《津逮秘书》刊本。又一单刊本。又《稗海》刊本。

[宋] 沈括撰

仇池笔记二卷阁本依抄。

旧本题[宋] 苏轼撰

东坡志林五卷《稗海》刊本十二卷,卢抱经谓其差善。

旧本题[宋] 苏轼撰

冷斋夜话十卷《稗海》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

[宋] 释惠洪撰

曲洧旧闻十卷刊本。顾广圻所藏,以惠栋校勘录入,有顾千里印。

[宋] 朱弁撰

蒙斋笔谈二卷《稗海》刊本。

[宋] 郑景望撰入□□存目。

扞虱新话十五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陈善撰入存目。

嫩真子五卷《稗海》刊本。

[宋] 马永卿撰

春渚纪闻十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何蘧撰

石林燕语十卷,考异一卷《稗海》刊本。

石林燕语[宋] 叶梦得撰,考异宇文绍奕撰

避暑录话二卷《稗海》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又道光乙巳叶钟刊本。

[宋] 叶梦得撰

岩下放言三卷旧抄本。

[宋] 叶梦得撰

却扫编三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徐度撰

紫微杂说一卷阁本依抄。

[宋] 吕本中撰

辨言一卷阁本依抄。

[宋] 员兴宗撰

墨庄漫录十卷《稗海》刊本。

[宋] 张邦基撰

东园丛说三卷旧抄本，有秦恩复、石砚斋、秦氏藏书诸印。

旧本题[宋] 李如箴撰

萤雪丛说二卷《稗海》刊本。

[宋] 俞成撰入□□存目。

宜斋野乘一卷《文房小说》刊本。

[宋] 吴枋撰入存目。

鹤山笔录一卷《函海》刊本。

[宋] 魏了翁撰入存目。

常谈一卷《函海》刊本。

[宋] 吴箕撰

云麓漫钞十五卷《函海》刊本十卷。

[宋] 赵彦卫撰

游宦纪闻十卷《稗海》刊本。

[宋] 张世南撰

涧泉日记三卷聚珍板本。

[宋] 韩泂撰

老学庵笔记十卷,续笔记二卷《稗海》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

[宋] 陆游撰

祛疑说一卷《稗海》刊本。

[宋] 储泳撰

鹤林玉露十六卷明单刊本。又《稗海》刊本。

[宋] 罗大经撰

贵耳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张端义撰

藏一话腴四卷阁本依抄。

[宋] 陈郁撰

佩韦斋辑闻四卷钱竹汀所手抄。

[宋] 俞德邻撰

书斋夜话四卷阁本依抄。

[宋] 俞琬撰

斋东野语二十卷《稗海》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又照旷阁刊本。

[宋] 周密撰

志雅堂杂钞一卷粤雅堂刊本。

[宋] 周密撰入□□存目。

敬斋古今甞八卷聚珍板本。

[元] 李治撰

日闻录一卷《函海》刊本。

[元] 李翀撰

闲居录一卷阁本依抄。

[元] 吾丘衍撰

雪履斋笔记一卷《函海》刊本。

[元] 郭翼撰

蠹海集一卷《种海》刊本，题宋人。

[明] 王逵撰

余冬序录六十五卷明刊本。又精抄本。

[明] 何孟春撰入□□存目。

留青日札三十九卷万历元年刊本。

[明] 田艺衡撰入□□存目。

涌幢小品三十二卷明刊本。

[明] 朱国桢撰入□□存目。

焦氏笔乘六卷，续八卷粤雅堂刊本。又明刊本，陈鱣藏。

[明] 焦竑撰入□□存目，仅八卷。

戒庵老人漫笔八卷万历丁酉刊本。

[明] 李诩撰入□□存目。

六研斋笔记四卷，二笔四卷，三笔四卷明刊本。

[明] 李日华撰

紫桃轩杂缀三卷，又缀三卷，墨君题语一卷刊本。

[明] 李日华撰入□□存目，无题语。

闲闲堂会心录十六卷抄本。

[明] 倪冻撰冻为元璐之父，此其稿本。

陶庵梦忆八卷粤雅堂刊本。

[明] 张岱撰

天香阁随笔二卷粤雅堂刊本。

[明] 李介撰

说略一卷项氏古香书屋旧抄本。

[明] 黄尊素撰

物理小识十二卷康熙甲辰刊本。

[明] 方以智撰

春明梦余录七十卷旧抄本,甚精善。又一部,亦抄本,与前本几异十之二三,似系当时稿本。

国朝孙承泽撰

俟解一卷,噩梦一卷,黄书一卷,识小录一卷湘乡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枣林外索二卷旧抄一,陈鱣藏。

国朝谈迁撰

居易录三十四卷刊本。

国朝王士禛撰

蒿庵闲话二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张尔岐撰

交翠轩笔记四卷道光十六年刊本。

国朝嘉兴沈涛撰

右杂家类杂说之属

东坡先生物类相感志十八卷陈鱣依知不足斋藏嘉靖姚氏本过抄,有海宁陈鱣观、仲鱼诸印。

宋初僧赞宁撰仲鱼跋云“此书因有东坡二字,世多以为伪,然安知赞宁不一号东坡乎”等语,似亦近理,惟其书疏证详明,有条不紊,诚有可取。明眉公秘笈止刊其半,此足本也。《晁氏读书志》、《马氏通考》皆载之,入□□存目。

云烟过眼录四卷,续录一卷元人旧抄本。有玉磬山房、衡山两印。

云烟过眼录[宋] 周密撰,续录汤允谟撰

七颂堂识小录一卷漱六编刊本。

国朝刘体仁撰

右杂家类杂品之属

意林五卷聚珍板本。

[唐] 马总撰

卧游录一卷《文房小说》刊本。

[宋]吕祖谦撰入□□存目。

类说六十卷旧抄本。类说五十卷，子卷十三卷，分前后二集。

未著撰人，疑即[宋]曾慥编

仕学规范四十卷旧抄本。钱曾、汪士钟均藏，卷末有万历丁未清常道人手跋，并虞山钱遵王藏书印。

[宋]张铉编

自警编九卷宋刊本，所引书名犹存，可以校补时本，毛子晋藏，有毛晋、子晋诸印。

[宋]赵善璩编

诚斋杂记二卷《津逮秘书》刊本。

[元]林坤撰入□□存目。

榔环记三卷《津逮秘书》刊本。

[元]伊世珍撰入□□存目。

说郭一百二十卷刊本。

[明]陶宗仪编

续说郭四十六卷

国朝陶珽编入□□存目。

历代小史一百五卷刊本。

题[明]侍御李□□编入□□存目。

敬由编十卷刊本。

[明]合肥窦子称编录唐虞至明善政可法者。

心赏编一卷刊本。

[明]王象晋撰《四库》存目，有《清庙斋欣赏编》一卷，未知即此否。

尧山堂外纪一百卷万历丙午刊本。

[明]蒋一葵撰入□□存目。

胜饮编十八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郎廷极撰入□□存目。

幼学日记三册旧抄本。自序后有严我斯、存庵诸印,当系其底稿。

国朝严我斯撰康熙庚午自序。

古今治平汇要□□卷雍正七年刊本。

国朝杨朝观撰

一斑录五卷,附编一卷,杂述八卷道光癸卯刊本。

国朝郑光祖撰

子史粹言二卷道光丙午刊本。

国朝丁晏撰

琳琅冰鉴五十四卷乾隆甲午刊本。

国朝董余峰编

右杂家类杂纂之属

盐邑志林六十二卷刊本。

[明]樊维城编入□□存目。

吕公宝政录七卷刊本,即附《吕子遗书》内。

[明]吕坤撰入存目。

少室山房笔丛正集三十二卷,续集十六卷万历丙午刊本。

[明]胡应麟编

闲署日钞二十二卷刊本,天启壬戌自序。

[明]舒荣都辑

钝吟杂录十卷刊本。

国朝冯班撰

刘端临先生遗书八卷刊本。

国朝刘台拱撰

汪子遗书六卷嘉庆十年刊本。

国朝汪缙文撰

右杂家类杂编之属

附录

汉魏丛书一百一十四种刊本。

[明]程荣、何镗编

稗海七十种刊本。

[明]商浚编

古今逸史五十五种刊本。

[明]吴琯编

顾氏文房四十家小说刊本。

[明]顾元庆编

吕子遗书八种刊本。

[明]吕坤撰

归云别集八部刊本。

[明]陈士元撰

津逮秘书十五集一百四十六种刊本。又一部,何义门手自批校者。

[明]毛晋编入□□存目。

顾亭林十书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

李安溪全书刊本。

国朝李光地撰

毛西河合集□□卷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王船山遗书二百八十八卷同治四年湘乡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间邱辨圃十五种刊本。

国朝顾嗣立编

戴氏遗书二十四种刊本。

国朝戴震辑

平津馆丛书四十二种刊本。

国朝孙星衍校古籍并所著书中阙《续古文苑》。

潜研堂丛书二百五十五种刊本。

国朝钱大昕撰

佚存丛书六帙十六种刊本。

嘉庆时日本天瀑山人活字印

十子全书刊本。

嘉庆间吴门坊本

经均楼七种十二卷刊本。

国朝段玉裁撰附《东原二种》。

拜经堂丛书十种刊本。

国朝臧辅堂校刻古籍并所自著

求是堂全书七种刊本。

国朝胡承珙撰

洪北江集十种刊本。

国朝洪亮吉撰

函海一百五十五种四十函刊本。

国朝李调元编

经训堂丛书二十四种刊本。

国朝毕沅校刊古籍并所著书

泾川丛书五十六种刊本。

国朝赵绍祖编皆泾县人明以来小著。

续泾川丛书七种刊本。

国朝赵绍祖编

别下斋丛书二十五种刊本。

国朝蒋生沐编

当归草堂八种刊本。

传望楼金帚编六种刊本。

粤雅堂丛书一百二十二种刊本。

咸丰三年南海伍崇曜校刊

长恩书室丛书十八种十卷刊本。

咸丰时江西坊刊

子部十一

类书类

古今同姓名录二卷《函海》刊本。又抄本，吴翌凤藏。

[梁]孝元皇帝撰，[唐]陆善经续，[元]叶森补

圣贤群辅录二卷《汉魏丛书》刊本。

[晋]陶渊明撰入□□存目。

锦带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梁]昭明太子撰入存目。

大唐类要一百六十卷艺海楼抄本，一名《北堂书抄》。

[唐]虞世南撰世所传陈禹谟刻本于文义难通处辄行删改，或别引他书属入，凡唐以前亡逸之书藉此流传者抹杀不知凡几，如百三十九《车总载篇》及末三卷《穴泥沙石》四篇皆随条大书、不立题分注者，陈刻已改成一例，而删弃至十六七，其余搅乱颠倒更为指不胜数，所谓刻一书而其书转亡者也。故此抄虽多误字，犹是虞氏原书，考证家终以此种为贵。国初时钱遵王、朱竹垞已极言此书之难得，至今日几成断种，闻莫子偁近得一抄本，未知比此何如也。

龙筋凤髓判四卷旧抄本。晁公博武《读书志》载此书十卷，凡百首，今止二卷七十八首，而其中又有一题二首、三首者，知残缺久矣。有古欢堂吴枚庵校定本、湘舟鉴赏诸印。

[唐]张鹭撰

元和姓纂十八卷嘉庆七年洪氏刊本。

[唐]林宝撰

小名录二卷《稗海》刊本。

[唐] 陆龟蒙撰

岁华记丽四卷汲古阁刊本,后附《玉蕊辨证》。又《津逮秘书》刊本。

[唐] 韩鄂撰入□□存目。

古本蒙求三卷日本《佚存丛书》刊本。

[后晋] 李瀚撰并注

蒙求集注二卷

[晋] 李瀚撰

太平御览一千卷嘉庆十二年扬州鲍氏刊本。

宋太平兴国二年李昉等奉敕撰

册府元龟一千卷崇祯壬午刊本。

宋景德二年王钦若等奉敕撰

春秋经传类对赋一卷通志堂刊本。

[宋] 徐晋卿撰

春秋左氏传摘奇十二卷抄本,阙。

[宋] 胡元质撰

职官分纪五十卷玉玲珑阁抄本。朱彝尊旧藏,钱大昕手校甚详,有竹垞、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曾在汪闳原处诸印。

[宋] 孙逢吉撰后有跋云:“此朱竹垞先生家藏本,今归周君漪塘,所恨伪踏甚多,别无他本参校。第三十八卷错卷,以意改正,几于天衣无缝,不觉拊手称快,辛亥十月竹汀居士钱大昕识。七月借校,九十日而毕。”

锦绣万花谷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续集四十卷淳熙十五年序,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补侍儿小名录一卷《稗海》刊本。

[宋] 王铨撰入□□存目。

侍儿小名录拾遗一卷《稗海》刊本。

[宋] 张邦畿撰入□□存目。

续补侍儿小名录一卷《稗海》刊本。

[宋]温豫撰入□□存目。

姬侍类偶二卷旧抄本，顾沅藏。

[宋]周守中撰入□□存目。

叙古千文一卷粤雅堂刊本。

[宋]胡寅撰，黄灏注

群书事林广记前集卷之一，后集卷之二宋刊本。有陶九成、宋景濂藏书诸印。

题陈元靓编考《明史·艺文志稿补》，宋有陈元靓《事林广记》十卷，盖即其残帙。然陶、宋二公藏书至今，尚存吉光片羽，固不得以寻常残帙视之矣。

群书会元截江纲三十五卷艺海楼依阁本抄。又续得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小字录一卷阁本依抄。

[宋]陈思撰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元刊本，初印精善，有钱牧斋、季振宜藏书诸印。又明嘉靖丙辰锡山秦氏刊本。

[宋]谢维新撰

玉海二百卷，附词学指南四卷元刊，精印本。首尾一律赵体，书刊于至元四年，又于至正十一年补正漏误六万字，此犹元时纸墨，真奇宝也。有文渊阁印，想系明时内府旧藏。又有田耕堂、钱氏味梦轩、胡惠孚、笛江郁氏泰峰诸印。

[宋]王应麟撰

小学紺珠十卷元大德刊本，明印。又《津逮秘书》刊本。又附《玉海》刊本。

[宋]王应麟撰

姓氏急就篇二卷附《玉海》刊本。

[宋]王应麟撰

韵府群玉二十卷元延祐甲寅刊，尚属初印，善本，有传经堂印。又明万历庚寅刊本。

[元]阴时夫撰

左氏蒙求一卷嘉庆辛酉日本印入《佚存丛书》。

[元]吴化龙撰

名疑四卷《归云别集》刊本。

[明] 陈士元撰

姓汇四卷,姓觶十卷《归云别集》刊本。

[明] 陈士元撰入□□存目。

太学增修声律资用太平总类残本二十卷旧抄本。有牧斋钱谦益、绛云楼诸印。

未详编人起卷之十八至二十四止,存威断、师古、符命、福禄、功德、休美、治道、政事八门,引事至《通鉴》而止,每卷首格右并有“嘉靖十五年某人写”一行。

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六卷,附氏族博考十四卷万历己卯刊本。

[明] 凌迪知撰

文选锦字二十一卷万历丁丑刊本。

[明] 凌迪知撰入□□存目。

楚骚绮语六卷万历丙子刊本。

[明] 张之象撰入□□存目。

喻林一百二十卷万历中刊本。

[明] 徐元太撰

谢华启秀八卷,均藻四卷,哲匠金桴五卷《函海》刊本。

[明] 杨慎撰入□□存目。

古人别号录一卷旧抄本,《升庵集》有《名宾异号录补序》一首,未知即此否。

[明] 杨慎撰

群书丽句十卷旧抄本,与艺术类《墨池彙录》共一本。

[明] 杨慎撰

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刊本。

[明] 王圻撰入□□存目。

三才图会一百六卷刊本。

[明] 王圻撰入□□存目。

经济类编一百卷万历甲辰刊本。

[明] 冯琦撰

古隽考略□□卷刊本。

[明] 顾充撰入□□存目。

同姓名录十二卷,录补一卷万历丁巳刊本,有水绘轩、湘舟诸印。

[明] 徐寅撰,周应宾补

潜确类书一百二十卷刊本。

[明] 陈仁锡纂

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补遗十二卷刊本。

[明] 彭大翼撰

唐类函二百卷万历癸卯刊本。

[明] 俞安期编入□□存目。

卓氏藻林八卷万历庚辰刊本。

[明] 卓明卿撰入□□存目。

五侯鯖十二卷刊本。

[明] 彭俨撰入□□存目。

广博物志五十卷万历丁未刊本。

[明] 董斯张撰

策问摘要一册旧抄本。后载防海、驿传、河运诸条,有为明史志所不及采者,姑节取之。

未详编人当系明末人,所述皆明代典制也。

御定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内府刊本。

康熙四十九年奉敕撰

御定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内府刊本,初印。

康熙五十八年奉敕撰,雍正四年告成

御定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内府刊本。

康熙六十年奉敕撰

御定子史精华一百六十卷内府初印本。又坊刻本。

康熙六十年奉敕撰

御定佩文韵府四百四十四卷内府刊本。又粤东潘氏刊本。又《拾遗》一百二十卷二部。

康熙四十三年奉敕撰

省轩考古类编十二卷刊本。

国朝柴绍炳撰入□□存目。

三才藻异三十三卷康熙乙巳刊本。

国朝屠粹中撰入□□存目。

五经类编二十八卷刊本。

国朝周大章编入□□存目。

春秋经传类联三十三卷刊本。

国朝王绳曾撰,屈作梅补注入□□存目。

廿一史四谱五十四卷刊本。

国朝沈炳震撰分纪元、封爵、宰执、谥法四门。

廿二史言行略二十四卷嘉庆五年刊本。

国朝长洲过元旼辑

疑年录四卷旧抄本,陈鱣藏。添补甚多,皆刻本所无。又粤雅堂刊本。

国朝钱大昕编述古来及今名人生卒年岁。

续疑年录四卷贝氏友汉居精抄本,每条皆考其出实,为刻本所无,有贝香居士、平江贝氏文苑诸印。又粤雅堂刊本。

国朝吴修编

增定金壶字考十九卷二集二十卷刊本。

国朝田朝恒增定,宋僧释之书又编二集以续之

史姓韵编六十四卷刊本。

国朝汪辉祖撰

九史同名姓录七十二卷,辽史同名录五卷,金史同名录十卷,元史同名录二十卷,总录二卷,附录二卷,叙录一卷嘉庆戊午刊本。

国朝汪辉祖撰

右类书类

子部十二

小说家类

燕丹子三卷平津馆刊本。

不著撰人入□□存目。

汉杂事秘辛一卷《汉魏丛书》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

不著撰人入□□存目。

飞燕外传一卷《文房小说》刊本。又《古今逸史》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旧本题[汉]伶元撰入□□存目。

西京杂记六卷《稗海》刊本。又《古今逸史》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梁]吴均撰

海山记一卷,迷楼记一卷,开河记一卷《古今逸史》刊本。

不著撰人入□□存目。

牛羊日历一卷顾嗣立藏旧抄本,有秀野草堂顾氏藏书印,与《南窗纪谈》同一册。

[唐]刘轲撰

国史补三卷《津逮秘书》刊本。

[唐]李肇撰

大唐新语十三卷《稗海》刊本。

[唐]刘肃撰

次柳氏旧闻一卷《文房小说》刊本。

[唐]李德裕撰一名《程史》。

刘宾客嘉话录一卷《文房小说》刊本。

[唐]韦绚撰

因话录六卷《稗海》刊本。

[唐]赵璘撰

两京新记一卷原本五卷,仅存第三卷,嘉庆己未日本人以活字印,入《佚存丛书》中。又粤雅堂刊本。

[唐] 韦述撰

教坊记一卷《古今逸史》刊本。又抄本,有古欢堂藏书印。

[唐] 崔令钦撰

孙内翰北里志一卷旧抄本,有朴学斋、半查石君诸印。

题[唐] 翰林学士孙棨撰直斋、公武皆著录。

幽闲鼓吹一卷《文房小说》刊本。

[唐] 张固撰

松窗杂录一卷《文房小说》刊本。

[唐] 李浚撰

云溪友议三卷《稗海》本十二卷,犹不及此三卷本之足。

[唐] 范摅撰

玉泉子一卷《稗海》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唐摭言十五卷《稗海》刊本一卷。

[五代] 王定保撰

金华子二卷《函海》刊本。

[南唐] 刘崇远撰

开元天宝遗事四卷《文房小说》刊本二卷。

[五代] 王仁裕撰

南唐近事一卷旧抄本,有金俊明、孝章臣襄、不寐道人、长乐、彭城佗父冯舒诸印。

[宋] 郑文宝撰

北梦琐言二十卷《稗海》本,不足。

[宋] 孙光宪撰

南部新书十卷粤雅堂刊本。

[宋] 钱易撰

儒林公议二卷《稗海》刊本。

[宋] 田况撰

涑水纪闻十六卷聚珍板本。又一部。

[宋] 司马光撰

魏公谈训十卷刊本。

[宋] 苏象先编述其祖丞相颂遗训,分二十六类、三百余事。

澠水燕谈录十卷《稗海》刊本。

[宋] 王辟之撰

归田录二卷《稗海》刊本。

[宋] 欧阳修撰

嘉祐杂志一卷《稗海》刊本题《江邻几杂志》。

[宋] 江休复撰

醴泉笔录二卷旧抄本,《四库》录其《嘉祐杂志》,而此未收。

[宋] 江休复撰

青箱杂记十卷《稗海》刊本。

[宋] 吴处厚撰

龙川略志十卷,别志八卷《稗海》刊本《别志》二卷。

[宋] 苏辙撰

孙公谈圃三卷《稗海》刊本。又道光丙午高邮刊本。又一本。

[宋] 刘延世撰

续世说十二卷旧影宋抄本。目录后有“临安府陈道人刊行”八字二行木记,又后有刷印纸墨工食钱文,亦足以资考证,绍兴丁丑秦果序。

[宋] 孔平仲撰

画瓊录一卷《稗海》刊本。

[宋] 张舜民撰

湘山野录三卷,续录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释文莹撰

侯鯖录八卷《种海》刊本。

[宋] 赵令時撰

东轩笔录十五卷《种海》刊本。

[宋] 魏泰撰

泊宅编三卷《种海》刊本。

[宋] 方勺撰

珍席放谈二卷《函海》刊本。

[宋] 高晦叟撰

墨客挥犀十卷《种海》刊本。

[宋] 彭乘撰

续墨客挥犀十卷旧抄本，精善，红豆山房藏。《四库提要》疑其已逸。有惠栋、定宇诸印。

[宋] 彭乘撰

唐语林八卷聚珍板本。

[宋] 王说撰

枫窗小牍二卷《种海》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南窗记谈一卷秀塾草堂藏书，抄本，与《牛羊日历》同册。

不著撰人名氏

过庭录一卷《种海》刊本。

[宋] 范公偁撰

挥麈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第三录三卷，余话二卷《津逮秘书》刊本。又单一部。

[宋] 王明清撰

玉照新志六卷明刊本。

[宋] 王明清撰

投辖录一卷 阁本依抄。

[宋] 王明清撰

绿珠传一卷,李师师外传一卷并《霜媛集》、《梅花字字香》共一册,琳琅秘室活字本。

并失撰人

张氏可书一卷《函海》刊本。

[宋] 张知甫撰

闻见前录二十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邵伯温撰

清波杂志十二卷,别志三卷《稗海》刊本。

[宋] 周辉撰

鸡肋编三卷 胡珽琳琅秘室活字印本。

[宋] 庄季裕撰

闻见后录三十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邵博撰

北窗炙輠录一卷 吴翌凤枚庵抄本,校勘甚精。

[宋] 施德操撰 德操歿后,学者私谥为持正先生。

程史十五卷《稗海》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又单一部。

[宋] 岳珂撰

癸辛杂识前集一卷,后集一卷,续集二卷,别集二卷《稗海》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

[宋] 周密撰

随隐漫录五卷《稗海》刊本。

[宋] 陈世崇撰

归潜志十四卷 聚珍板本。

[元] 刘祁撰

山房随笔一卷《稗海》刊本。

[元] 蒋子正撰

遂昌杂录一卷《种海》刊本。

[元] 郑元祐撰

乐郊私语一卷依阁抄本。

[元] 姚桐寿撰

辍耕录三十卷《津逮秘书》刊本。又一部，明刊本。

[明] 陶宗仪撰

稗官记五卷旧抄本，有当湖小重山馆、湘舟诸印。

[明] 马俞撰 正统时人。

水东日记三十八卷明刊本。

[明] 叶盛撰

偶记十卷刊本。

[明] 郑仲夔撰，朱谋玮序

隆平纪事二卷抄本。

[明] 史册撰 纪元末明初苏湖间事。

说铃二卷乾隆十三年刘坚刊本，附渔洋书跋，见史目录后。

国朝汪琬撰

玉堂荟记四卷旧抄本，有棟亭、曹氏听雨楼、查氏有圻、长白数槎氏、董斋昌龄诸印。

国朝杨士聪撰 入□□存目。

今世说八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王昶撰 入□□存目。

人海记二卷旧抄本。

国朝查慎行撰 皆归田后录其在京师时见闻编之。

右小家类杂事之属

山海经十八卷《古今逸史》刊本。又玉渊堂刊本。

旧题夏禹撰

山海经广注十八卷刊本,有图四卷。

国朝吴任臣撰

山海经注十八卷经训堂刊本。

国朝毕沅撰

穆天子传六卷《古今逸史》刊本。又平津馆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汲冢古本,〔晋〕郭璞注

神异经一卷《汉魏丛书》刊本。

旧本题〔汉〕东方朔撰,〔晋〕张华注

海内十洲记一卷《古今逸史》刊本。又《文房小说》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旧本题〔汉〕东方朔撰

汉武故事一卷《古今逸史》刊本。

旧本题〔汉〕班固撰,或以为齐王俭作

汉武帝内传一卷旧抄本,附《汉武帝外传》一卷,陈鱣藏。又《汉魏丛书》刊本。

旧本题〔汉〕班固撰

汉武帝洞冥记四卷《古今逸史》刊本。又《文房小说》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旧本题〔汉〕郭宪撰

拾遗记十卷《稗海》刊本。又《古今逸史》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又单刊本。

〔秦〕王嘉撰

元中记一卷道光丙戌高邮茆泮林辑刊。

〔晋〕郭璞撰多记异闻。

搜神记二十卷《津逮秘书》刊本。又《稗海》刊本,仅八卷。又《汉魏丛书》刊本。又一部单本,与《述异记》同一册。

旧本题〔晋〕干宝撰

搜神后记十卷《津逮秘书》刊本。

旧本题〔晋〕陶潜撰

幽明录一卷琳琅秘室活字本。

〔宋〕刘义庆撰

异苑十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刘敬叔撰

续齐谐记一卷《文房小说》刊本。又《古今逸史》刊本。

[梁] 吴均撰

龙城录二卷《稗海》刊本。

[唐] 柳宗元撰入□□存目。

独异志三卷《稗海》刊本。

[唐] 李元撰入□□存目。

剑侠传四卷《古今逸史》刊本。

唐人撰，失姓名入□□存目。

集异记一卷《古今逸史》刊本。又《文房小说》刊本。

[唐] 薛用弱撰

博异记一卷《古今逸史》刊本。又《文房小说》刊本，题《博异志》。

旧本题[唐] 谷神子撰，或云冯廓，或云郑还古

杜阳杂编三卷《稗海》刊本。

[唐] 苏鄂撰

剧谈录二卷明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

[唐] 康骈撰

宣室志十卷，补遗一卷《稗海》刊本。

[唐] 张读撰

唐阙史二卷《闻邱辨围》刊本。

[五代] 高彦休撰

甘泽谣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唐] 袁郊撰

录异记八卷《津逮秘书》刊本。

[蜀] 杜光庭撰入□□存目。

稽神录六卷《津逮秘书》刊本，多《拾遗》一卷。

[宋] 徐鉉撰

江淮异人录二卷《函海》刊本。

[宋] 吴淑撰

茅亭客话十卷《津逮秘书》刊本。又咸丰三年琳琅秘室活字本。

[宋] 黄休复撰

括异志十卷旧抄本，有曹棟亭、听雨楼查氏、长白数槎氏诸印。

[宋] 张师正撰入□□存目。

五色线二卷《津逮秘书》刊本。

不著撰人入□□存目。

闲窗括异一卷《稗海》刊本。

[宋] 鲁应龙撰入□□存目。

睽车志六卷《稗海》刊本。

[宋] 郭象撰

异闻总录四卷《稗海》刊本。

不著撰人入□□存目。

问奇类林三十五卷万历己酉刊本。

[明] 郭良翰编

右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博物志十卷《稗海》刊本。又《古今逸史》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旧本题[晋] 张华撰

述异记二卷《稗海》刊本。又《汉魏丛书》刊本。

旧本题[梁] 任昉撰

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津逮秘书》刊本。又《稗海》刊本，无续集。

[唐] 段成式撰

清异录二卷刊本,陈鱣手校,有仲鱼、二树藏本诸印。又一部,明姚咨旧抄,即钱曾《敏求记》所载之本,虽未甚精,然海盐陈氏刊者多妄行删削,此犹存其本真。卷后有嘉靖壬子姚咨手跋,记抄书原委,又有茶梦散人、太白山人、水西楼潜坤、吴越王孙、枚庵士礼居诸印。

[宋]陶穀撰

续博物志十卷《神海》刊本。又《古今逸史》刊本。

[宋]李石撰

续板桥杂记一卷旧抄本,附《雪鸿小纪》,有古欢堂藏书印。

题琳泉居士甲辰仲秋序

右小说家类琐记之属

子部十三

释家类

佛说四十二章经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沙门守遂注

华严经音义四卷粤雅堂刊本。又拜经堂刊本。

[唐]释慧苑撰

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乾隆五十一年庄氏刊本,是书与《华严经音义》皆多引古籍,足资考证。

[唐]释玄应撰

神僧传九卷《古今逸史》刊本。

不著撰人入口存目。

右释家类

子部十四

道家类

阴符经解一卷《汉魏丛书》刊本,张良注。

旧本题黄帝撰

黄帝五书六卷刊本。

国朝孙星衍依道藏本校五书者《古文龙首经》二卷，《金匱玉衡经》一卷，《授三子元女经》一卷，《广本行记》一卷，《轩辕黄帝传》一卷。

老子注二卷《十子全书》刊本。

旧本题河上公撰

道德指归论六卷《津逮秘书》刊本。

旧本题〔汉〕严遵撰

老子道德注二卷聚珍板本。又一部。

〔魏〕王弼撰

御注道德经四卷旧抄本。

唐玄宗御制

道德真经注疏八卷依《道藏》本过录，丁氏迟云楼写本。

题〔吴〕征士顾欢述欢齐时人，《隋志》载其《老子义纲》一卷、《老子义疏》一卷，书名卷数与此不合，且不应齐时人，而先引陶隐居成元英惟《晁氏志》及《玉海》所载有岷山道士张君相《三十家道德经集解》，列名二十九，盖君相自为一家，并数之，颇与是书相契。《研经室外集》载此书，改题为君相撰，是也。所引六朝及唐人遗说，今多无传，亦道家古笈之仅存者矣。

道德经解二卷旧抄本，有徐康集、祥里人、横秋馆诸印。

〔宋〕苏辙撰

道德真经注四卷粤雅堂刊本。

〔元〕吴澄撰

道德会元二卷明弘治丁巳刊本。

〔元〕李道纯元素撰

老子翼三卷，考异一卷万历戊子刊本。

〔明〕焦竑撰

老子衍一卷湘乡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道德经考异二卷经训堂刊本。

国朝毕沅撰

列子八卷《十子全书》刊本。

旧本题[周]列御寇撰晋张湛注。

庄子注十卷明慎德书院本,无注。又《十子全书》刊本。

[晋]郭象撰

庄子翼八卷,庄子阙误一卷,附录一卷万历戊子刊本。

[明]焦竑撰

庄义要删十卷万历庚辰滇中刊本,绵纸精印,四端俱宽,甚为精善。

[明]孙应鳌撰

朱批解庄三卷明刊本,朱套印本。

[明]陶望龄解,郭明龙评入□□存目。

庄子解三十三卷,庄子通一卷湘乡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文子缙义十二卷聚珍板本。

[宋]杜道坚撰

列仙传二卷《古今逸史》刊本。

旧本题[汉]刘向撰

周易参同契通真义三卷《汉魏丛书》刊本,无注。

参同契[汉]魏伯阳撰,通真义者[后蜀]彭晓所注也

周易参同契解三卷刊本,题《抱一子参同契解》。

[宋]陈显微撰

周易参同契发挥三卷,释疑一卷明宣德三年刊本,善。

[宋]俞琰撰

古文参同契集解三卷《津逮秘书》刊本。

[明]蒋一彪撰

参同契章句二卷刊本。

国朝李光地撰入□□存目。

抱朴子内外篇八卷《平津馆丛书》刊本,分七十卷。又《汉魏丛书》刊本。

[晋] 葛洪撰

神仙传十卷《汉魏丛书》刊本。

[晋] 葛洪撰

枕中书一卷《汉魏丛书》刊本。

[晋] 葛洪撰

太上感应篇注二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惠栋撰

真灵位业图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梁] 陶弘景撰入□□存目。

冥通记四卷《津逮秘书》刊本。

旧题[梁] 周子良撰

天隐子一卷抄本。

题司马承祯撰

胎息经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旧本题幻真先生注入□□存目。

悟真刊伪集三卷

张伯端撰,薛道光、陈致虚刊误

席上腐谈二卷旧抄本。

[宋] 俞琬撰

鸣鹤余音一厚册旧抄本。又《函海》刊本。

元人编道家诗词

冲用编一厚册旧抄本,有赞襄典学江南曹子峨帽氏、兴来不暇懒诸印。曹禾号峨帽,江阴人,康熙中曾疏请封禅,与汤潜庵、徐健庵诸人同为讲官,以诸印文义推之,此书当系其底稿。

国朝曹禾编辑录《九天生神玉章经》至《黄庭外景玉经》共十二篇。

正一天坛玉格谱序源流一厚册抄本。

谱序张天师传授符录之事

右道家类

卷一二〇 持静斋书目四

集部一

楚词类

楚词章句十七卷坊刻。

[汉]王逸撰

楚词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正德己卯沈圻刊本,善。

[宋]朱子撰

楚词通释十四卷湘乡刊本。

国朝王夫之撰

右楚词类

集部二

别集类一汉至五代

蔡中郎集六卷明嘉靖戊申刊本,述古堂所藏。首卷《桥大尉碑》移在卷五,又无《荐董卓表》,明人腹笥空疏而又往往喜窜乱旧本,不特此书受累也。又一部,康熙年间陈留复刊歙静本,即顾广圻所称之十卷本,错误亦多,未审顾氏何以盛称之?有红笔校勘,甚精备。

[汉]蔡邕撰

孔北海集一卷,附录一卷阁本依抄。

[汉]孔融撰

曹子建集十卷明汪士贤刊本,有丁元增、钜经主人诸印。

[魏]曹植撰

嵇中散集十卷明汪士贤刊本。康熙间前辈以吴匏庵手抄本详校后，经藏汪伯子、张燕昌、鲍溱饮、黄尧圃、顾湘舟诸家。

[魏] 嵇康撰

陶渊明集八卷坊本。

[晋] 陶潜撰

陶集校注十卷抄本。改革甚密，盖乾嘉老辈手稿。

未著撰者姓名

支道林集二卷嘉庆乙丑僧寒石刊明支硎山本，有顾沅湘舟印。

支遁撰

鲍参军集十卷明汪士贤刊本，卷末题“嘉庆十七年壬申立冬后一日照影宋本校毕，仲澐记时年七十有一”云云，顾沅藏。

[宋] 鲍照撰

谢宣城集五卷明万历己卯宣城重刊本，有东墅吴氏收藏、旦云诸印。

[齐] 谢朓撰

江文通集四卷宋刊本，述古堂旧藏，汪士贤、张溥二本所阙诗及表皆有之，可以证二本之讹者甚多，有钱曾、遵王诸印。

[梁] 江淹撰

何水部集一卷明洪瞻祖刊本，并《阴铿诗》一卷。

[梁] 何逊撰

陶贞白集二卷旧抄本。

[梁] 陶弘景撰，[明] 黄省曾编

刘孝威诗集一卷旧抄本。有校勘，与张正见诗共一册，何焯藏。

[梁] 刘孝威撰

张正见诗一卷旧抄本。有校勘，与刘孝威诗共一册，何焯藏。

[陈] 张正见撰

王子深集一卷旧抄本。有校勘，与薛道衡诗共一册，何焯藏。

[北周] 王褒撰

庾子山集注十六卷刊本。

国朝倪璠注,周庾信集

徐孝穆笺注六卷刊本。

国朝吴兆宜注,陈徐陵集

薛元卿集一卷旧抄本,与王褒诗共一册,何焯藏,卷末有义门手跋。

[隋]薛道衡撰

唐太宗文皇帝集一卷旧抄本,中有《春台望》乃明皇诗,《钱中书侍郎来济》乃宋之问诗,想是后人所属入者。

明馆阁书目有《文皇诗六十九首》,即此本也

寒山子诗集一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明永乐丙申重刊宋淳熙己酉沙门志南编本,题《天台三圣诗》。

寒山子、丰干、拾得皆贞观中台州僧

骆丞集十卷嘉庆丙子秦恩复仿宋刊本。

[唐]骆宾王撰,[明]颜文撰注

陈拾遗集十卷抄本,题《陈伯玉集》。

[唐]陈子昂撰

李峤杂咏二卷日本《佚存丛书》活字本,较《全唐诗》所收为足。

[唐]李峤撰

张燕公集二十五卷聚珍板本,秦恩复、吴翌凤、张金吾均藏。又二部。又旧抄本。

[唐]张说撰

曲江集十二卷明万历甲申刊本,有附录一卷。

[唐]张九龄撰

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三十卷明许自昌刊本。

[宋]杨齐贤集注

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刊本。

[唐]杜甫撰,[宋]郭知达集注九家者王洙、宋祁、王安石、黄庭坚、薛梦符、杜田、鲍彪、师尹、赵彦材也。

集千家注杜诗二十卷元刊本,清朝悦目,有红笔校勘。

[元]高楚芳编

杜律虞注二卷明刊本,字体略参隶法,极为精善。又一部稍劣。

[元] 虞集撰

杜诗钱笺二十卷刊本。

国朝钱谦益撰

杜集五家评本二十卷道光甲午刊本,五色套印。

合王世贞、王慎中、王士禛、邵长蘅、宋荦为五家

王右丞集注二十八卷,附录二本坊本。又明套印《王摩诘诗》七卷,刘会孟评点。

国朝赵殿成注唐王维集

孟浩然集四卷汲古阁刊本三卷。又明套印刘会孟评点本一卷。

[唐] 孟浩然撰

颜鲁公集十五卷,补遗一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聚珍板本。又旧抄本。又明嘉靖二年锡山安氏刊本,精善,有大河王氏、十泉书屋诸印。

[唐] 颜真卿撰

杼山集十卷汲古阁刊本。

[唐] 释皎然撰

刘随州集十一卷薛一瓢手写定本,二册,笔笔秀健,到底不懈。古人用心之勤如此,今人束书不读者,对此可愧也。后有黄丕烈手跋。

[唐] 刘长卿撰

韦苏州集十卷宋刊本,多《拾遗》一卷。

[唐] 韦应物撰

昆陵集二十卷旧抄本。卷末有道光乙未嘉兴钱天树跋,极言此旧本之难得云云,有梦庐印。

[唐] 独孤及撰,其门人梁肃编

郎君胄诗集六卷明正德戊寅刘成德刊本,有庐江王文房、鱼麦堂、吴越王孙、荣光楼藏书、湘舟过目诸印。

[唐] 郎士元撰

耿文明诗集六卷元刊本,有商丘宋筠兰晖氏、己丑进士太史图书、鱼麦堂诸印。

[唐] 河中耿纬撰

韩君平集三卷元刊本。

[唐] 韩竑撰

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附集传一卷宋廖莹中世綵堂精刊本。世所传东雅堂即据此复刊者，亦属善本，对此便奄奄无生气。每卷尾皆有“世綵堂廖氏刊梓家塾”篆书木记，徐氏翻板时始改为东雅堂，盖鄙廖莹中之为人也。然廖虽贾似道门客，而嗜好书籍，广刊经史，亦微可节取，相传其刊书时用墨皆杂泥金香麝为之。此本为当时初印，字一律皆虞欧体，纸宝墨光，醉心悦目，况藏经六七百年而展卷如新，手若未触，真天壤间第一秘宝也。项笃寿、汪士钟、郁松年均藏，有项氏万卷楼、田耕堂、闾原泰峰诸印。

[唐] 韩愈撰陈少章作韩集点勘以纠廖注，固有精确之处。然如《郾城联句》之“庾噉”，乃徐本讹“庾”作“谈”，而咎及于廖，未免过苛；《进学解》之“荀卿守正”，廖注明言新史之易“守”为“宗”，乃仍重引《新唐书》以纠之，诸如此类，均属近于吹毛。盖陈氏意不满朱子之考异，而震于其名，不敢置喙，廖注则尊崇朱子，其人既为世所不齿，其书遂为众恶所归，然平心而论，廖氏所刊书当日推为精善，今存于海内者仅此一种，读者不以人废言可也。

韩昌黎集注四十卷，外集十卷明嘉靖丙辰刊，无注本。又永怀堂葛氏刊本，亦无注。

[唐] 韩愈撰嘉靖本为游居敬莫如士刊，即韩柳合刻之本。

韩昌黎诗集注十一卷，年谱一卷康熙己卯刊本，甚善，卷中红笔黄笔批校，圈点俱精核可味，有徐天麟、申涵光、陈邦彦、莱孝诸印，其批点不知究出谁手也。又一部，初印本，亦红墨笔批校，似不如前本之精。

国朝顾嗣立撰

韩笔酌蠹三十卷刊本。

国朝卢轩编

韩昌黎诗集无注本刊本。

国朝潘锦编顾沅以红笔录汪钝翁、墨笔录何义门两家评点。

韩子粹言一册刊本。

国朝李光地撰

京本校正音释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别集一卷，外集一卷元刊本，有洸西世家、观澜道人诸印。

[唐] 柳宗元撰不著注书者姓名，而注中所引童云、张云、潘云，则宋童宗说注释、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之本也。惟伪字泉涌，恨无先我而校者，不得以元本而恕之。

济美堂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龙城录二卷，附录二卷，集传一卷，后序一卷明吴郡郭云鹏刊本，有虞山景氏家藏、淮海世家诸印。又一部，校勘甚精。

宋人以韩醇音注合童、张、潘诸家音注编辑之本世以配东雅堂韩文，或谓其本亦出于宋之世綵堂，莫能质也。

无注柳文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集二卷，附录一卷明刊本，有吴郡馨城、上谷侯氏、明月堂书画、韬园读诸印。又一部，即韩柳合刻之本。

题[明]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新会莫如士重校

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元明间精刊本,甚佳,吴翌凤藏。又艺海楼抄本,外集十卷。又雍正元年赵骏烈刊《中山诗集》九卷,均善。

[唐]刘禹锡撰

吕衡州集十卷道光丁亥秦恩复仿宋刊本,精善。又粤雅堂刊本。又《吕和叔文集》五卷,由钱叔宝手抄本过抄。

[唐]吕温撰

皇甫持正集六卷汲古阁刊本。

[唐]皇甫湜撰

李文公集十八卷明成化乙未冯师虞刊本,精善,足校汲古阁之讹,有秦恩复、伯敦父、石研斋诸印。

[唐]李翱撰

李元宾文编三卷,外编二卷嘉庆戊寅秦恩复刊《文集》六卷。又粤雅堂刊本。又旧抄《文集》五卷。

[唐]李观撰,文编陆希声所辑,外编赵昂所辑

孟东野集十卷明嘉靖丙辰武陵杨鹤校无锡秦禾刊本,有辛斋、蒋重光、乐意轩吴氏、顾沅诸印。又嘉靖己未商州刊本,有高照印。又汲古阁刊本。

[唐]孟郊撰

昌谷集四卷,外集一卷明徐渭董懋策批注本,五卷。又康熙间姚文燮经三注刊本四卷。

[唐]李贺撰

沈下贤集十二卷旧抄本,顾沅校。

[唐]沈亚之撰

追昔游集三卷汲古阁刊本。

[唐]李绅撰

李卫公文集十八卷,外集四卷,别集十卷明陈子龙刊本。

[唐]李德裕撰

白香山诗集四十卷,附录年谱二卷康熙癸未刊本。

国朝汪立名编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宋刊本。首尾录裴延翰、田概二序,有武陵怀古书屋收藏、秘香阁

收藏、顾沅湘舟氏诸印。

[唐] 杜牧撰

杜樊川诗注四卷,别集一卷,外集一卷嘉庆三年刊本。

国朝冯集梧编辑

李义山诗集三卷旧抄本,诸锦手批,有髯公、徐广庵、诸锦诸印。

[唐] 李商隐撰

李义山文笺注十卷康熙戊子刊本。

国朝徐树穀笺,徐炯注

温飞卿集笺注八卷汲古阁刊《金荃集》七卷,《别集》一卷,无注本。

[唐] 温庭筠撰

文泉子集一卷明天启甲子吴讎编刊《刘复愚集》六卷本。又依□□阁抄本,顾沅校。

[唐] 刘蛻撰

孙可之集十卷明正德丁丑王鏊刊初印本,自序云依内阁秘本抄录者,极精善,后来毛子晋仿刊便多讹错。又汲古阁刊本。

[唐] 孙樵撰王鏊论文推挹可之,以为递传真诀于昌黎者。今观整全集良然,但比可之略少真气尔。

曹祠部集二部,附曹唐诗一卷□□阁本依抄。

[唐] 曹邴撰

麟角集一卷咸丰癸丑刊本。

[唐] 王棨撰

皮子文藪十卷正德庚辰袁邦正刊本。今时刻及传抄本伪误特甚,安得有力者将此本重刊,使可衣被后学耶。

[唐] 皮日休撰

笠泽丛书四卷,补遗一卷雍正辛亥江都陆钟辉复元至元庚辰陆真本。又碧筠草堂复元陆真本,俱初印,精善。

[唐] 陆龟蒙撰

甫里集十九卷,附录一卷明万历癸卯重刊成化丁未本,精善。

[唐] 陆龟蒙撰,[宋] 叶茵编

咏史诗二卷坊本。

[唐] 胡曾撰

司空表圣文集十卷旧抄《一鸣集》十卷，赵襄玉以知不足斋校宋本校过，有乾隆丙午手记，又有湘溪水云堂、古香楼、休宁汪季青、赵味辛、官保世家诸印。

[唐] 司空图撰，即唐志所载一鸣集也赵校甚精，并据宋本补入连珠八首。

韩内翰别集二卷明刊本，《内翰诗》二卷，《香奁集》一卷。又汲古阁刊《香奁集》一卷本。

[唐] 韩偓撰

张宾诗一卷，林宽诗一卷，许棠诗一卷均旧抄本，合为一册。有崇祯四年辛未十月叶奕手跋，后有林宗一印，又前后有义门小史、朴学斋、树莲居士、善畊顾氏诸印。

均唐人《中兴馆阁书目》云：许棠登咸通十二年进士，宣州人，有《文化集》。又《摭言》载许棠久困名场，咸通末马戴佐大同军，棠往谒之，如旧相识，留连数月未尝问所欲，忽大会宾客以家书授之，棠惊莫知所自来，启缄始知戴已潜遣一介恤其家矣。余二人未详。

桂苑笔耕录二十卷旧抄本。集中讨黄巢一檄最为杰出，余亦娴雅可观。据其奏状，则十二岁入中国，又六年取进士，调溧水尉，旋为幕僚。此本盖据高丽活字本过录者，失抄洪秩周、徐有榘二序。有二槎秘笈、马氏吟春仙馆收藏诸印。

[唐] 高丽人崔致远撰致远为高骈淮南从事，见《唐志》、《宋志》，《文献通考》亦录其书，张敦颐《六朝事迹》则载其乾符中尉溧水为诗吊双女坟事，然《全唐诗文》并未收录，元明以来书目亦无载之者。今虽番禺刊行，而此帙固昔所稀觐也。有榘序称其字海夫，号孤云，东归后仍仕本国翰林学士、兵部侍郎，且盛推为彼国人文鼻祖云云。

徐正字文集十卷旧抄本，题《徐寅韵文集》。后有顾沅手跋云“是为山阴沈霞西精抄本，善价得之，咸丰改元五月访书绍郡获此，如得奇珍”等语，有湘舟印。

[唐] 徐寅撰爱日精庐张氏所藏十卷，世所称为足本者，比此尚短数篇，是则无怪顾湘舟之赞颂无已也。

黄御史集十卷，附录一卷咸丰癸丑刊本。

[唐] 黄滔撰

白莲集十卷汲古阁刊本，有蓉峰传经后人、曾在东山刘惺常处、湘舟过眼诸印。

[后唐] 释齐己撰

右别集类汉至五代

集部三

别集类二 北宋建隆至靖康

骑省集三十卷毛晋旧抄精校足本，有虞山汲古阁字、子晋图书、艺海楼、顾沅收藏诸印。

[宋] 徐铉撰，其婿吴淑编

河东集十五卷,附录一卷旧抄本。

[宋]柳开撰,其门人张景编

咸平集三十卷 阁本依抄。

[宋]田锡撰

小畜集三十卷,外集七卷明初刊本,无外集,此集世所罕觐,虽间有讹伪,然胜赵氏本也。

[宋]王禹偁撰

南阳集六卷聚珍板本。

[宋]赵湘撰

穆参军集三卷,附录遗事一卷旧抄犹是祖无择所编旧本也,谨遵《□□提要》删去《亳州曹操帐庙记》一篇。

有海虞吴氏摊书楼、竹桥太史氏诸印。

[宋]穆修撰

晏元献遗文一卷 阁本依抄。

[宋]晏殊撰

春卿遗稿一卷 阁本依抄。

[宋]蒋堂撰

东观集十卷季振宜藏元人旧抄本,比时本多《别陈太保》一首、联句一首,有振宜藏书、日藻张氏、翼庭庆善字淑美诸印。

[宋]魏野撰

宋元宪集四十卷聚珍板本。

[宋]宋庠撰

宋景文集六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聚珍板本。又日本《佚存丛书》,有《宋景文公集》残本三十三卷,颇多聚珍本未录之篇。

[宋]宋祁撰

文恭集五十卷,补遗一卷聚珍板本。

[宋]胡宿撰

范文正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补编五卷元刊初印本,后附奏议、尺牍等共十三种,卷首苏序,后有木记篆书三行,题“天历戊辰改元褒贤世家重刻于家塾岁寒堂”云云。按,康熙丁亥范能潜重刻是集时已云旧本岁久漫漶,不意阅百余年而天历初印本复见人世,不可谓无神灵呵护也。乾隆乙卯复经卢抱经依宋本手校,愈足宝贵。后附《忠宣集》并九种均

完善。又范能濬重刻《二范集》一部、《范文正集》一部。

[宋] 范仲淹撰

徂徕集二十卷旧抄本，有黄丕烈、顾沅收藏诸印。

[宋] 石介撰

祠部集三十六卷聚珍板本。

[宋] 强至撰

华阳集六十卷，附录十卷聚珍板本。

[宋] 王珪撰

古灵集二十五卷明人依宋刊抄本，首卷冠以“绍兴元年求贤手诏”，为他本所无，集终附行状、志铭、年谱诸种，是为最足之本，世间不易觐也。

[宋] 陈襄撰，其子绍夫编

传家集八十卷崇祯刊、康熙戊子补修本，八十二卷。

[宋] 司马光撰

金氏文集二卷阁本依抄。

[宋] 金君卿撰

公是集五十四卷聚珍板本。

[宋] 刘敞撰

彭城集四十卷聚珍板本。

[宋] 刘攽撰

丹渊集十二卷，拾遗二卷，年谱一卷，附录二卷旧抄本，题陈眉公订，顾沅藏。

[宋] 文同撰

西溪集十卷旧抄本，题《沈氏三先生文集》之一，《云巢集》、《长兴集》均附。

[宋] 沈遵撰

郟溪集三十卷阁本依抄，二十八卷。

[宋] 郑獬撰

净德集三十八卷聚珍板本。又一部。

[宋] 吕陶撰

冯安岳集十二卷 闾本依抄。

[宋] 冯山撰

元丰类稿五十卷 明成化庚寅刊本。

[宋] 曾巩撰

忠肃集二十卷 聚珍板本。

[宋] 刘摯撰

曲阜集四卷 旧抄本。曾文昭公《曲阜集》二卷、《遗录》二卷、《补录》一卷盖据万历间刻本过录，犹比康熙间其裔孙俨刻本为足。有宋临安三志人家、白堤钱听默经眼、二槎艺文马氏收藏、陈鱣观诸印。

[宋] 曾肇撰

周元公集九卷 明濂溪书院刊本，三卷，甚旧，有苏州袁氏五砚楼收藏印。又明嘉靖乙酉刊《周元公集》十七卷，其《遗书》仅二卷，余皆附抄，未免末大于本。

[宋] 周敦颐撰

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 万历壬子刊本。

[宋] 欧阳修撰

文忠集五十卷 宋刊本，仅有苏轼序而无周必大序，较时本卷数少三之二，而诗文却不少。每卷前刊出“临江后学曾鲁得之考异”一条，每卷后刊有“熙宁五年秋七月男发等编定”一条，又偶有“绍熙二年三月郡人孙谦益校正”一条，惟无丁朝佐、罗泌、王伯圭之名，与陈振孙所言微有不同。其第三卷《汝褒诗》“平地犹确砦”后注云：衢本作“确砦”，吉本作“确砦”，建本作“确砦”，蜀本、罗氏本作“确确”，丁氏按字书“确”通作“确”，“确”通作“确”，“砦”，驳牛也；“砦”，石相叩声，字各不同，今从蜀本，作“确确”云云。然则所谓丁氏者，当即丁朝佐矣。盖当时刻本盛行，未能衷诸一是。然如此宋刻巨编至今日尚无丝毫残缺，亦无一二页修补者，钱牧斋于所藏宋本《汉书》赞为宝玉大弓，此岂不可援其例乎？首卷目录下题“嘉靖庚寅收”，可见在明中叶时此书已属难得。有鹤山之章、东始魏氏珍藏、雪筠、曾在云间、啸园沈氏、沈慈、十峰醉李、高拯挺字八遐、许希周诸印。

[宋] 欧阳修撰

欧阳文粹二十卷 万历丁未郭云鹏刊本，有老辈朱笔点抹，评亦可味。

[宋] 陈亮撰

范忠宣文集二十卷，奏议二卷，遗文一卷，附录一卷，补编一卷 元天历岁寒堂刊初印本，与《范文正公集》共一编。又明刊本《二范集》，亦与范文正公共为一编者，有明清、汲古所及、三间草堂诸印。

[宋] 范纯仁撰

石学士诗集一卷，附录一卷 道光癸巳刊本。

[宋] 石延年撰

临川集一百卷元末危素刊本，明修者抚刊即翻此本。又明嘉靖三十九年抚州何氏刊廿四行本。有传经堂、朴学斋、华步寒碧庄、仙桂堂、刘惺常、叶树廉、石君臣、恕蓉峰诸印。

[宋] 王安石撰

王荆公诗注五十卷乾隆辛酉张宗松仿宋刊本。

[宋] 李壁撰

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集十五卷，内制集十卷，乐语一卷，外制集三卷，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宋刊本，遇宋讳均缺笔，遇“朝廷”等字空一格，遇“祖宗”等字空二格，奏议皆附录贴黄，如今时疏题之类，亦足以考故事。诗文偶附东坡自注，而无他人注，他本所载《叶嘉传》、《睡乡》、《醉乡》等记此皆无之，可见犹是当日旧本。字体浑穆秀厚，与欧阳文忠两巨编皆可称为鲁灵光、唐显庆矣。陈鱣手自点勘，亦复矜慎不苟。有济之、云间陆耳山珍藏、建安杨氏传家图书、陈鱣观诸印。

[宋] 苏轼撰

东坡集四十卷嘉靖十三年江西布政司刊七集之一集。

[宋] 苏轼撰

苏诗补注八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翁方纲补查氏录施注之遗

山谷刀笔二十卷元刊本，密行小字，颇古雅，有芷斋图籍、古盐张氏松下藏书、张载华诸印。

[宋] 黄庭坚撰入□□存目。

山谷内集注二十卷，外集注十七卷，别集注二卷聚珍板本。又乾隆五十三年谢启昆刊本，附外集补四卷，别集补一卷，年谱十四卷。

山谷内集注[宋]任渊撰，外集注[宋]史容撰，别集注容之孙季温补撰

后山诗注十二卷聚珍板本。

[宋] 任渊撰

宛邱集七十六卷聚珍板本题《柯山集》，仅五十卷。

[宋] 张耒撰

青山集六卷旧抄本。《四库》所载三十卷，此仅六卷，殆即王士禛所见之本。有宝砚主人、云卿严蔚诸印。

[宋] 郭祥正撰

陶山集十四卷聚珍板本。

[宋] 陆佃撰

长兴集十九卷旧抄本，卷十三至三十二，中缺第三十一之一卷，《沈氏三先生文集》之二也。

[宋] 沈括撰

云巢编十卷旧抄本，《沈氏三先生文集》之三。

[宋] 沈辽撰

景迂生集二十卷□□阁本依抄。

[宋] 晁说之撰

鸡肋集七十卷明人依宋本抄，张敦仁经藏，有阳城张氏省训堂经籍、广圻审定诸印。后有跋云“此集已有刻本，予尝收而装潢之，蜀归以易。此本乃张□石太守以□新安之行□舟不可携，留以诒我，凡再阅之，晒而识其后，时壬寅阳月上浣芥庵记”云云。下署世祯徐印，不知为何人也。有数字不可识，姑阙之。又刊本。

[宋] 晁补之撰，其弟谦之编

晁具茨诗集一册明嘉靖甲寅刊本，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二槎藏本、永年伯章、王栋之章、海宁陈鱣观诸印。又绿筠堂复刊本二部。又抄本一部。

[宋] 晁冲之叔用撰

乐圃余稿十卷，附录一卷刊本。

[宋] 朱长文撰

龙云集三十二卷旧抄本，《龙云先生文集》二十四卷。

[宋] 刘夬撰

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旧抄本。

[宋] 李之仪撰

学易集八卷聚珍板本。又一部。

[宋] 刘跂撰

道乡集四十卷道光辛卯裔孙禾刊本，有补遗一卷，附录一卷。

[宋] 邹浩撰，其子柄栩同编

西台集二十卷聚珍板本。

[宋] 毕仲游撰

刘静集三十卷旧抄本，有海盐张氏研古楼藏书、芷斋图籍、晓堂诸印。

[宋]李昭玘撰

日涉园集十卷阁本依抄。

[宋]李彭撰

东堂集十卷阁本依抄。

[宋]毛滂撰

浮沚集八卷聚珍板本。

[宋]周行己撰

刘给事集五卷旧抄本，同治庚午四月孙琴西衣言以所藏新旧抄本校过，可感也。

[宋]刘安上撰

唐子西集二十四卷汪亮采刊本。

[宋]唐庚撰

洪龟父集二卷阁本依抄。

[宋]洪朋撰

右别集类北宋建隆至靖康

集部四

别集类三南宋建炎至德祐

龟山集四十二卷刊本，阙后十卷。

[宋]杨时撰

西渡集二卷，补遗一卷旧抄本，一卷，有清森阁书画、秦恩复、伯敦父诸印。

[宋]洪炎撰

老圃集二卷□□阁本依抄。

[宋]洪刍撰

毘陵集十五卷聚珍板本。

[宋]张守撰

浮溪集三十六卷聚珍板本。

[宋]汪藻撰

浮溪文粹十五卷研经楼精抄本,甚善。

[宋]汪藻撰,[明]胡尧臣编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旧抄本,李兆洛手校,有燕庭藏书、张氏家藏诸印。

[宋]叶梦得撰

简斋集十六卷聚珍板本。

[宋]陈与义撰

苕溪集五十五卷旧抄本。

[宋]刘一止撰

三余集四卷□□阁本依抄。

[宋]黄彦平撰

龟溪集十二卷旧抄本,有乾隆庚午岩门山樵查政昌跋,云“此本系先太史抄自秀水潜采翁家”等语,则是书亦出自竹垞手也。

[宋]沈与求撰

鄱阳集四卷阁本依抄。

[宋]洪皓撰

李延平集四卷正谊堂刊本。

[宋]李侗撰入□□存目。

卢溪集五十卷旧抄本,依嘉靖五年刻本。

[宋]王庭珪撰

北海集四十六卷,附录三卷阁本依抄。

[宋]綦崇礼撰

鸿庆居士集四十二卷旧抄本,有御儿吕氏讲习堂印。

[宋]孙覿撰

和靖集十卷嘉靖庚寅刊本,有碧梧红药山房、自求不负名教中人印。又隆庆己巳刊本,四卷。

[宋] 尹焞撰

双溪集十五卷 粤雅堂刊本。

[宋] 苏籀撰

少阳集十卷 旧抄本，题《陈少阳先生尽忠录》，遗文亦在其中。

[宋] 陈东撰

岳武穆文集十卷 《岳武穆文集》十卷，具在宋刊《金陀粹编》中，见史部传记，《提要》所载佚篇皆存，真可宝贵。

[宋] 岳飞撰

茶山集八卷 聚珍板本。

[宋] 曾幾撰

雪溪集五卷 旧抄本，题颍人王铨。

[宋] 王铨撰

五峰集五卷 依绍定戊子宋刻过抄，甚备。

[宋] 胡宏撰，其子大时编

北山集三十卷 旧抄本，仅十三卷。

[宋] 郑刚中撰

文定集二十四卷 聚珍板本。

[宋] 汪应辰撰

缙云文集四卷 红药山房精抄本，依明嘉靖癸巳刊本过录者，并附录一卷，有小山堂书画印。

[宋] 冯时行撰

默堂集二十二卷 旧抄本。

[宋] 陈渊撰

莆阳知稼翁集十二卷 旧抄本，有陈俊卿、洪迈二序。第一卷为赋，二、三、四、五、六、七卷为诗，八卷为奏议、书表、致语，九、十、十一卷为启，十二卷为记、序、跋、行状、青词、祝祭文，每卷末有“孙迪功郎新泉州惠安县主簿处权校勘”，可知此本犹是据宋本过抄者，与天启乙丑其裔孙崇翰所刻几增十分之七。《四库》所录有佚词一首，今第十二卷共词十五首，兼有苏、柳二家豪迈婉丽之致。举世皆无完书，此独全本具在，亦清淑之气阅久而不能终阕者矣。

[宋] 黄公度撰

汉滨集十六卷 阙本依抄。

[宋]王之望撰

归愚集十卷 旧抄本，顾沅藏，程庆余以影宋抄本校过，甚精备。程跋云“宋本自卷五至卷十三共九卷，无《乐府》，今世所传抄本皆有《乐府》，盖后人从他本补入，以足十卷之数”云云。

[宋]葛立方撰

郑忠肃奏议遗集二卷 抄本。

[宋]郑兴裔撰

拙斋文集二十卷 旧抄本。

[宋]林之奇撰

夹漈遗稿三卷 《函海》刊本。

[宋]郑樵撰

竹洲集二十卷，附棣华杂著一卷 万历甲辰刊本。

[宋]吴儆撰

鄂州小集六卷，附录二卷 明初刊本，有洪武二年宋景濂序、乙巳赵壻序。按乙巳为至正二十五年，越二年丁未明太祖始改元洪武，似有讹误，红笔校勘甚精核，惜不著名，有宝研居士、湘舟过眼诸印。又粤雅堂刊本。

[宋]罗愿撰

艾轩集十卷 旧抄本，团云轩由宋本过录者，精善，有金元功藏书记、金氏南楼书籍诸印。

[宋]林光朝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 宋刊本，正集阙序，惟续集有淳祐五年王遂序，别集有咸淳元年黄镛序。按嘉靖壬辰刻本有潘潢跋，称文集百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与此稍异，朱玉《朱子大全类编》称朱子之季子在所编文集实八十八卷，合续集别集乃成百卷，与此尤为不符，惟康熙戊辰蔡方炳于所刊本跋称原集百卷，续集十卷，别集十一卷，与此略合，但误以续集卷数为别集卷数耳。大约宋本已经久湮，而潘、朱、蔡诸人仅耳闻而未目睹，是以传闻异词耳。此本以一百二十一卷巨编经传六七百年之久，犹复神明焕然，宝光夺目，盖文公在天之灵默为维持呵护于其间也。有钱谦益牧斋、陆氏春雨堂诸印。

[宋]朱子撰

朱子感兴诗注一卷，附武夷樵歌注一卷 日本《佚存丛书》活字印本。

[宋]朱子撰 门人蔡模注《感兴诗》，陈普尚德注《樵歌》。

崔舍人玉堂类稿二十卷，西园类稿二卷，玉堂附录一卷 嘉庆丁卯日本人以活字印入《佚存丛书》，扬州阮氏据以进呈。

[宋]崔敦诗撰皆孝宗时制造、口宣。《宋志》误以为周必大撰，而其文皆必大集所无，诸家书目唯明叶氏菘竹堂有之，后则无闻矣。

雪山集十六卷聚珍板本。

[宋]王质撰

东莱集四十卷宋刊本，古气盎然，洵足珍贵，计文集十五卷，外集并拾遗六卷，别集十六卷，附录拾遗三卷。又一部，仅别集十六卷，外集附录五卷，亦宋刊本，间杂元印，有曾在东山刘惺常家印。又一部，旧抄本，文集四十卷，附《丽泽论说》十卷，有乐意轩吴氏藏书印。又一部，雍正间刊本，文集二十卷。

[宋]吕祖谦撰其弟祖俭、侄乔年同编。

止斋文集五十一卷，附录一卷宋刊本，爱日精庐旧藏。

[宋]陈傅良撰

格斋四六一卷旧抄本，程庆余校勘，有庆余、心斋诸印。

[宋]王子俊撰

倪石陵书一卷□□阁本依抄。

[宋]倪朴撰，[明]毛凤韶编

定庵类稿四卷□□阁本依抄。

[宋]卫博撰

攻媿集一百一十二卷聚珍板本。

[宋]楼钥撰

义丰集一卷宋刊初印。此集世本罕传，况其为宋刊乎？古色古香，流溢简外，一夔已足正，不必以多为贵也。然比抄本亦多诗十余首，前有淳祐戊申赵希舜序，后有淳祐癸卯吴愈序，有黄丕烈、汪士钟诸印。

[宋]王阮撰

乾道稿一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聚珍板本。

[宋]赵蕃撰

止堂集二十卷聚珍板本。

[宋]彭龟年撰

絮斋集二十四卷聚珍板本。

[宋]袁燮撰

双峰舒先生文集九卷旧抄本,吴翌凤藏。

[宋]舒邦佐撰入□□存目。

云庄集十二卷抄本题《云庄刘文简公文集》。

[宋]刘燠撰

诚斋诗集十六卷刊本。

[宋]杨万里撰

南涧甲乙藁二十二卷聚珍板本。

[宋]韩元吉撰

石屏续集四卷旧抄本,此亦人世罕有之秘笈也。

[宋]戴复古撰

江湖长翁集四十卷万历戊午刊本。又一部。

[宋]陈造撰

北溪大全集五十卷,外集一卷旧抄本。

[宋]陈淳撰

竹斋诗集三卷,附录一卷抄本四卷,前附高选《江邨遗稿》一卷、《遁翁诗》一卷、《高似孙疏寮小集》一卷。

[宋]裘万顷撰

信天巢遗稿一卷,附林湖遗稿一卷,江村遗稿一卷,疏寮小集一卷旧抄本。又一抄本,《疏寮小集》一卷,附《江村三高诗》一卷,无《信天巢》。

信天巢遗稿[宋]高翥撰,后附《林湖遗稿》为翥侄鹏飞之诗,《江村遗稿》为翥父选叔迈之诗,又最后《疏寮小集》乃高似孙诗也

棣华馆小集一卷抄本,与《瑞州小集》、《华谷集》、《四明吟稿》共一册。

[宋]杨甲撰

瑞州小集一卷抄本。

[宋]东瓯陈□□撰

华谷集一卷抄本。

[宋]严粲撰

四明吟稿一卷抄本。

[宋] 宣城吴潜撰

龙洲集十四卷,附录二卷旧抄《龙洲道人集》十五卷,系据宋本过录者。又《函海》本,仅十卷。

[宋] 刘过撰

鹤山集一百九卷旧抄本一百十卷。是集明有二刻,一为邛州本,一为锡山安国本。此由安国本过抄者,比邛州本较少讹错,今传者日稀,即抄本亦属寥寥矣。

[宋] 魏了翁撰

西山文集五十五卷康熙四年刊本。

[宋] 真德秀撰

平斋文集三十二卷抄本。

[宋] 洪咨夔撰

蒙斋集十八卷聚珍板本。

[宋] 袁甫撰

方是闲居士小稿二卷丁氏迟云楼旧抄本。

[宋] 刘学箕撰

翠微南征录十一卷阁本依抄。

[宋] 华岳撰

铁庵集六卷万历八年李时成选刊本。

[宋] 方大琮撰

履斋遗集四卷旧抄本。

[宋] 吴潜撰

清正存稿六卷,附录一卷影抄明万历甲寅刊本,后附《徐文惠存稿》五卷,附录一卷,有锡山蕉绿草堂印。

[宋] 徐鹿卿撰,清正其谥也

沧浪集二卷明正德丁丑李坚刊《沧浪先生吟卷》三卷,有瓊川吴氏收藏图书印。

[宋] 严羽撰

后村集一百九十六卷赐砚堂旧抄本。一卷至四十八卷诗,四十九卷赋,五十卷游幕笺奏,五十一、二卷奏议,五

十三卷至五十九卷内制，六十卷至七十五卷外制，七十六卷至七十九卷奏申状，八十卷至八十一卷掖垣缴驳，八十二卷八十三卷玉牒初草，八十四卷八十五卷诸经讲义，八十六卷八十七卷进故事，八十八卷至九十八卷杂著，九十九卷至一百十二卷题跋，一百十三卷至一百十五卷表笈，一百十六卷至一百二十六卷启，一百二十七卷上梁文乐语，一百二十八卷至一百三十四卷书，一百三十五卷祝文，一百三十六卷至一百四十卷祭文，一百四十一卷至一百四十七卷神道碑，一百四十八卷至一百六十五卷墓志铭，一百六十六卷至七十卷行状，一百七十一卷疏，一百七十二卷青词，一百七十三至一百八十六卷诗话，一百八十七卷至一百九十一卷长短句，一百九十二卷、一百九十三卷书判，一百九十四、五、六卷则后人附录后村之行述、墓志铭、谥议等文也。此据宋刻过抄，为《后村集》最足之本，宋以后未有刊刻，即抄者亦仅五十卷而已，真可宝贵。又经钜堂抄本一部，六十卷。又经钜堂抄本一部，五十卷。

[宋] 刘克庄撰

矩山存稿五卷影抄明万历刊本，《徐文惠公存稿》四卷附《徐清正存稿》后。

[宋] 徐经孙撰

文溪存稿二十卷康熙戊申刊本，题《文溪集》，有曹氏巢南是爽楼藏书印。

[宋] 李昉英撰

玉楮集八卷明刊本，题《玉楮诗稿》，有蒋长泰、孝山氏、平阳季子、元龙春雨所藏诸印。

[宋] 岳珂撰

耻堂存稿八卷聚珍板本。

[宋] 高斯得撰

蒙川遗藁四卷□□阁本依抄。

[宋] 刘黼撰，其弟应奎编

雪矶丛稿五卷康熙丁亥华山马素邨抄本，有古盐官州马素邨书画印。

[宋] 乐雷发撰

文山集十六卷嘉靖庚申刊本。又雍正三年刊本，亦十六卷而次序不同。

[宋] 文天祥撰

叠山集五卷明刊本。又附录一卷。

[宋] 谢枋得撰

鲁斋集二十卷崇祯壬申刊本。又乾隆十年刊本。

[宋] 王柏撰

苇航漫游稿四卷□□阁本依抄。

[宋] 胡仲弓撰

西台恸哭记注一卷旧抄本,张孟兼注。

[宋] 谢翱撰

四如集五卷旧抄本,足。

[宋] 黄仲元撰

佩韦斋文集二十卷旧抄本,《佩韦斋文集》十六卷,《辑闻》四卷,合二十卷。有玉磬山房、小山堂书画诸印。

[宋] 俞德邻撰

西湖百咏二卷旧抄本。

[宋] 董嗣杲撰

富山嬾稿十九卷旧抄本。夔从孙方宗大编《嬾稿》本三十卷,此抄盖缺十一卷,然犹是据宋刻过录之本也。

[宋] 方夔撰

吾汶稿十卷旧抄本二部,一依元刻抄足。

[宋] 王炎午撰

九华诗集一卷旧抄本。

[宋] 陈岩撰

宁极斋稿一卷,附慎独叟遗稿一卷旧抄本,有尚友斋庆余、叔美二印。

宁极斋稿旧本题[宋] 陈深撰,慎独叟遗稿其子植撰

钓矶诗集四卷旧抄本,密行小字,诗甚雅古。按夔福建同安人,宋亡避居海屿,不求人知,于五经皆有解说。

宋末丘葵吉甫撰

右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祐

集部五

别集类四金元

王氏拙轩集六卷聚珍板本。

[金] 王寂撰

滏水集二十卷旧抄本,又附录一卷。此本比朱竹垞、毛子晋所藏为精,盖闲闲公旧本也,周锡瓚手录,何义门批校,有瓊川吴氏收藏印。

[金] 赵秉文撰

遗山集四十卷,附录一卷康熙四十六年华希冈刊本,初印,精善。又道光丁未刊本。

[金] 元好问撰

元遗山诗笺注十四卷,年谱一卷,附录二卷道光二年刊本。

国朝施国祁撰

藏春集六卷旧抄本。

[元] 刘秉忠撰

陵川集三十九卷,附录一卷乾隆戊午刊本,初印,颇善。

[元] 郝经撰

月屋漫稿二卷旧抄本,有诗无文,顾沅藏。

[元] 黄庚撰

剡源文集三十卷宜稼堂刊本,附札记。又康熙戊辰金侃手抄《剡源诗文》一册,有金侃、金仲子、秀水朱彝尊收藏、陆澹诸印。

[元] 戴表元撰

剩语二卷□□阁本依抄。

[元] 艾性夫撰

养蒙集十卷□□阁本依抄。

[元] 张伯淳撰

竹素山房诗集三卷□□阁本依抄。

[元] 吾丘衍撰

金渊集六卷聚珍板本。又一部。

[元] 仇远撰

牧潜集七卷汲古阁刊本。

[元] 释圆至撰

小亨集三卷旧抄本。

[元] 杨弘道撰

静修集三十卷元刊本,二十二卷其雅善今阙。

[元] 刘因撰

白云集四卷旧抄本，足。

[元] 许谦撰

牧庵文集三十六卷聚珍板本。

[元] 姚燧撰

玉井樵唱三卷旧抄本，正续合一册。

[元] 尹廷高撰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旧抄本，刘嘉海藏。又宜稼堂刊本，附札记。

[元] 袁桷撰

此山集八卷旧抄本，比诸本为足，石蕴玉藏，有手跋云“此山不知为何许人”等语，可谓株守讲章，然犹胜于杜撰一流矣，有石氏蕴玉、翰林修撰诸印。

[元] 周权撰

蒲室集十五卷旧抄本，曹溶藏，有携李曹氏藏书印。

[元] 释大沂撰

梅花字字香前集一卷，后集一卷抄本。又琳琅秘室活字印本。

[元] 郭豫亨撰

勤斋集八卷阁本依抄。

[元] 萧剌撰

道园学古录五十卷元至正元年刊本，精雅可尚，有季振宜、沧苇御史之章等印。又乾隆丙申刊本。

[元] 虞集撰

文安集十四卷抄本十卷。又粤雅堂刊《揭文安文粹》二卷。

[元] 揭傒斯撰

所安遗集一卷据成化丁未刊本过抄。

[元] 陈泰撰

至正集二十三卷抄本，阙。

[元] 许有壬撰

礼部集二十卷,附录一卷依宋抄本,足。

[元] 吴师道撰

雁门集十四卷,附录一卷,别录一卷嘉庆十二年其裔孙龙光注刊本。

[元] 萨都刺撰

俟庵集三十卷旧抄本,题《番禺李仲公集》三十卷。

[元] 李存撰

滋溪文稿三十卷抄本。

[元] 苏天爵撰

近光集三卷,扈从诗一卷旧抄本,本题《周翰林近光集》,比时本多《补编》二卷。

[元] 周伯琦撰

栲栳山人集三卷嘉庆辛未刊本。又抄本一部,多遗落,不如刻本之善。

[元] 岑安卿撰

友石山人遗稿一卷抄本。翰曾为潮州路总管,集中潮州事实颇多,元亡浮海之闽,居永福山,明太祖下诏征之,遂引决。今《潮州府志》缺载,可谓憾事,他日修志,当采之以表忠义。

[元] 王翰撰

玉笥集十卷粤雅堂刊本。

[元] 张宪撰

丁鹤年集一卷琳琅秘室活字本,四卷。

[元] 丁鹤年撰

龟巢集十册旧抄本,三十四卷,比刻本足。

[元] 谢应芳撰

山窗余稿一卷□□阁本依抄。

[元] 甘复撰

九灵山房集三十卷,补编二卷刊本。

[元] 戴良撰

玉山璞稿一卷旧抄本,一册。又汲古阁刊《玉山草堂集》二卷、补遗一卷。

[元] 顾瑛撰

益斋先生乱稿十卷抄本,世鲜传者,可宝也。

[元] 高丽李齐贤仲愚撰至正二十七年卒,葬牛峰县。

来鹤亭诗八卷,补遗一卷旧抄本。吕诚《乐志园诗集》八卷、《补遗》一卷,未知即此《来鹤亭》本否?

[元] 吕诚撰

荣祭酒遗文一卷别下斋刊本。

[元] 荣肇撰

可闲老人集二卷题《张光弼诗集》,光弼,昱字也。有毛子晋、吴翌凤诸印,此即金侃据抄之本,可宝。

[元] 张昱撰

南海百咏一卷刊本。

[元] 方信孺孚若撰

丹崖集八卷,附录一卷依洪武八年刊本过抄。

[元] 唐肃撰

右别集类金至元

集部六

别集类五明洪武至崇祯

宋景濂未刻集二卷刊本,段玉裁手校。

[明] 宋濂撰

诚意伯文集二十卷嘉靖间刊本,缺后七卷。

[明] 刘基撰

陶学士集二十卷明刊本。

[明] 陶安撰

危太仆云林集诗一卷,文一卷旧抄本,有金星鞞藏书印。

[明] 危素撰

槎翁诗文集十八卷明刊本,足,汪士钟藏。

[明] 刘崧撰

西斋净土诗三卷咸丰三年刊本。

明初四明释梵琦撰

花溪集三卷旧抄本,有瓊川吴氏收藏印。

明初吴兴沈梦麟撰

侯助教诗文集七卷

[明] 侯□□撰永乐九年杨颢序。

郑君举诗集一卷旧抄本,有秦恩复、石研斋诸印。

[明] 郑□□撰

白云稿五卷旧抄本,校勘甚精。

[明] 朱右撰

沧螺集六卷汲古阁刊本,甚雅。

[明] 孙作撰

刘彦昂集九卷旧抄本,犹误题元人,有吴翌凤收藏诸印。

[明] 刘炳撰

蚓窍集十卷旧抄本,有棟亭曹氏、长白敷槎氏藏书诸印。

[明] 管时敏撰

樗庵类稿二卷□□阁本依抄。

[明] 郑潜撰

梁园寓稿九卷□□阁本依抄。

[明] 王翰撰

东里全集九十七卷,别集四卷刊本,《东里文集》二十五卷。

[明] 杨士奇撰

曹月川集一卷鸣野山房抄本。

[明] 曹端撰

穀庵集选十卷,附录二卷,又附东斋稿略一卷嘉靖时刊本,闵年登藏。

[明]姚绶撰英宗时人,东斋稿绶孙惟芹撰

重编琼台会稿二十四卷康熙戊子刊本,《邱文庄公集》十卷。

[明]丘濬撰

怀麓堂集一百卷坊本。又《拟古乐府》二卷,陈建注,康熙五十七年刊本。

[明]李东阳撰

震泽集三十六卷明董其昌刊本,题《王文恪集》,附《王禹声鹏音》一卷,刊刻精善。

[明]王鏊撰

方简肃文集十卷明刊本。

[明]方良永撰

怀星堂集三十卷明刊本,题《祝氏集》,略可。

[明]祝允明撰

王文成全书三十八卷坊本。又《居夷集》三卷,惠栋藏,有红豆山房所收善本印。又《阳明集要》三编,分《理学集》四卷,《经济集》七卷,《文章集》四卷,附年谱一卷,明刊本。

[明]王守仁撰

顾文康公文草十卷,诗草六卷,续稿五卷,三集五卷,疏草二卷明刊本。

[明]顾鼎臣撰《存目》有《鼎臣未斋集》二十二卷,而不及此。

罗川翦雪诗一卷刊本。

明弘治庚戌陕真宁学官强晟咏雪中故事

周恭肃集十六卷明嘉靖刊本。

[明]周用撰入□□存目。

庄渠遗书十二卷刊本,十六卷。

[明]魏校撰

太白山人漫稿八卷刊本。

[明]孙一元撰

峰溪集五卷,外集一卷,附录一卷抄本。

[明] 孙玺撰入□□存目。

桂洲集十八卷,附录一卷刊本。

[明] 夏言撰入□□存目。

张文忠文稿六卷,奏疏八卷,诗稿五卷万历乙卯刊本。

[明] 张孚敬撰入□□存目,题《文集》十九卷。

雅宜山人集十卷嘉靖丙申刊本。

[明] 王宠撰入□□存目。

袁礼部诗二卷嘉靖刊本,有曹溶、洁躬诸印。

[明] 袁袞撰

考功集十卷明刊本,可。

[明] 薛惠撰

甫田别集四卷抄本。

[明] 文徵明撰

遵岩集二十五卷刊本。

[明] 王慎中撰

松溪集十卷隆庆元年刊本。

[明] 程文德撰入□□存目。

董中峰文集十卷刊本。

[明] 董玘撰唐顺之选。

荆川集十卷刊本。

[明] 唐顺之撰

祐山文集十卷刊本。

[明] 冯汝弼撰入□□存目。

赵文肃公集选四卷刊本。

[明] 赵贞吉撰

杨忠愍集三卷,附录一卷坊本。又一部。

[明] 杨继盛撰

弇州山人续稿二百七卷刊本。

[明] 王世贞撰

冯北海集四十六卷明刊本。

[明] 冯琦撰

去伪斋文集十卷《吕子遗书》刊本。

[明] 吕坤撰入□□存目。

金粟斋文集十一卷万历丙辰刊本。

[明] 金瑤撰入□□存目。

来禽馆集二十九卷万历戊午刊本。

[明] 邢侗撰入□□存目。

震川文集三十卷,别集十卷刊本,缺后八卷。

[明] 归有光撰

归季思陶庵遗稿二卷,续稿二卷,札记二卷,拾遗一卷旧抄本。

[明] 归子慕撰诗学陶,得其淡永,文亦具有家法。子慕,有光子也。

天全堂集四卷乾隆间刊本。

[明] 安希范撰

突星阁诗钞五卷刊本。

[明] 王骥孟穀撰

蟻螻集五卷刊本。

[明] 卢柟撰

左忠毅公集五卷,附录一卷湘乡左氏刊本。

[明] 左光斗撰

赵忠毅公集二十四卷崇祯戊寅刊本。

[明] 赵南星撰

愿学集八卷明刊本,善。

[明] 邹元标撰

刘戡山集二十四卷刊本。

[明] 刘宗周撰

秋园杂佩一卷粤雅堂刊本,十九集。

[明] 陈贞慧撰

考槃集六卷刊本。

明赵宦光之妻陆卿子诗也

络纬吟十二卷万历癸丑刊本。

[明] 东海徐媛小淑氏撰吴范允临长倩之室也。

循沧集二卷刊本。

[明] 姚希孟撰文震孟序。

节必居稿一册抄本。

[明] 长洲刘曙公旦撰

刘文烈公集一册旧抄本。

[明] 刘理顺撰

黄九烟遗集四卷抄本。

[明] 黄周星撰此集有道光末左仁刊本,此其底稿也。

孙文正公续集二卷刊本。

[明] 孙承宗撰

大愚老人集二卷,附小游仙诗一卷抄本。

[明] 江阴黄毓祺介子撰

七录斋文集六卷,诗集三卷刊本。

[明] 张溥撰

谷园集三卷念昔居抄本。

明末虞山杨彝子常撰非明初余姚杨彝也。

沈君庸集二卷旧抄本。

[明] 吴江沈自徵撰

与古人书二卷旧抄本。

[明] 张自烈撰设为书与古人议论。

浪斋新旧诗一卷刊本。

[明] 徐波撰

忠肃集三卷刊本,题《卢忠烈集》。

[明] 卢象昇撰

倪鸿宝应集十七卷明刊本,古雅。

[明] 倪元璐撰

葛瞿庵遗集四卷刊本。

[明] 葛麟撰字苍公,死事。

赐诚堂文集十六卷刊本。

[明] 管绍宁撰

楼山堂集二十七卷粤雅堂刊本。

[明] 吴应箕撰

吴节愍遗集二卷道光癸巳刊本。

[明] 吴易星撰

张别山遗稿一卷道光癸卯刊本。

[明] 张同敞遗诗

陈忠裕公全集三十卷王昶校刊本。

[明] 陈子龙撰

申忠愍诗集六卷□□阁本依抄。

[明] 申佳允撰

峤雅一册明邝湛若手稿,后有全祖望跋。

[明] 邝露撰

右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集部七

别集类六 国朝

御制诗文十全集五十四卷

乾隆五十九年大功十次告成，彭元瑞等编辑十次，中御制诗文以聚珍板印行

梅村集二十卷刊本，太仓顾湄、许旭原编。又黎城靳荣藩辑注刊本。

国朝吴伟业撰

亭林文集六卷，诗集五卷《亭林十书》刊本。

国朝顾炎武撰

薑斋文诗各集合三十三卷湘乡刊《船山遗书》本。

国朝王夫之撰

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后集四卷，三集三卷，诗历四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黄宗羲撰入□□存目。

学余堂文集二十八卷，诗集五十卷，外集二卷刊本，附《蛟斋诗话》二卷、《矩斋杂记》五卷、《年谱》一卷，又附其子《随村遗诗》六卷。

国朝施闰章撰

林蕙堂文集十二卷刊本。

国朝吴绮撰

精华录十卷《精华录笺注》十二卷，《补注》一卷，《年谱》一卷，乾隆初金荣刊本。

国朝王士禛撰，题曰曹禾、盛符升同编，实士禛所自定也

钝翁前后类稿一百十八卷，附其父膺寸碧堂稿二卷刊本。

国朝汪琬撰入□□存目。

曝书亭集八十卷，附录一卷刊本，附其子《昆田笛渔小稿》十卷。

国朝朱彝尊撰

于清端政书八卷刊本。又一部。

国朝于成龙撰

西河文集一百七十九卷《西河合集》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陈检讨四六二十卷刊本。又一部。

国朝陈维崧撰

榕村集四十卷刊本，又附《别集》五卷。

国朝李光地撰

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录二卷旧抄本。又刊本。

国朝陆陇其撰

敬业堂集五十卷刊本，《诗集》四十八卷，《续集》二（六）卷。

国朝查慎行撰

鹿洲初集二十卷刊本。

国朝蓝鼎元撰

樊榭山房集十卷，续集十卷刊本。又《漱六编》刊其《游仙诗》三卷。

国朝厉鹗撰

果堂集十二卷刊本。

国朝沈彬撰

右别集类

附录

宫词纪事二卷刊本。

题东吴鹤樵钱位坤撰上卷《北都》五十首，下卷《南都》五十首。序署乙酉嘉平，则顺治二年也。

霜猿集一卷琳琅秘室活字印本。

题海虞周同谷翰西氏鹤臞著纪魏忠贤用事至明亡事，凡七绝若干首。

一老庵遗稿四卷陈贻抄本。又康熙间刊本。

国朝徐柯贯时撰明诸生，其诗序有“世庙庚辰，迄今一百六十余年”语。

聪山集八卷康熙癸卯刊本。

国朝申涵光撰入□□存目。

钝吟文稿一卷,游仙诗二卷

国朝冯班撰其《定远集》入□□存目十一卷,此零卷也。

秋笳集八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吴兆騫撰入□□存目。

使粤集一卷,附赠言一卷康熙二十年刊本。

国朝乔莱撰

澄江集七卷,北墅绪言五卷刊本。

国朝陆次云撰入□□存目。

饮水诗集二卷,词集二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纳喇性德撰《存目》载《通志堂集》中之四卷。

西堂杂俎二十四卷,西堂剩稿二卷,秋梦录一卷,西堂各集诗二十一卷,百末词六卷,附词余六种刊本。

国朝尤侗撰附汤传楹脚谋《湘中草》六卷。

徐都讲诗一卷附《西河合集》刊。

国朝徐昭华撰入□□存目。

正谊堂文集十二卷刊本。

国朝张伯行撰入□□存目。

出塞诗一卷,塞上集唐六歌一卷抄本。

国朝徐兰撰,万斯同序

药圃诗五卷康熙戊辰刊本。

国朝兴化李柟撰

杖左堂诗集六卷,词四卷,续集三卷乾隆元年刊本。

国朝孙致弥撰入□□存目。

问山堂诗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词一卷刊本。

国朝丁炜撰入□□存目。

瓿香馆集十二卷别下斋刊本。

国朝恽格寿平撰

居易堂集二十卷刊本。

国朝徐枋撰

在陆草堂集六卷刊本。

国朝储欣撰

百一诗一卷刊本。

国朝汪琦撰

山闻诗一卷

国朝汪楫撰

朱文端公文集四卷刊本。

国朝朱轼撰

南庄类稿八卷刊本。

国朝黄永年撰存目题《黄静山集》。

西涧草堂集四卷刊本。

国朝阎循观撰入□□存目。

橘巢小稿四卷乾隆戊寅刊本。

国朝王世琛撰

小蓬莱阁剩稿二卷《漱六编》刊本。

国朝黄易撰

裘文达公文集六卷,奏议一卷,诗集十二卷刊本。

国朝裘日修撰

莲塘诗钞四卷刊本。

国朝山阴陈世熙庚廌撰

袁文笈正十六卷刊本。

国朝袁枚撰駢体文,石韞玉为之笈。

潜研堂文集五十卷,诗集十卷,续诗十卷刊本。

国朝钱大昕撰

戴东原集十二卷,附年谱一卷经韵楼刊本。又微波榭刊本,附《原善》二卷,《水地记》一卷。

国朝戴震撰

仪郑堂文集二卷琅嬛仙馆刊本。

国朝孔广森撰

述学二卷琅嬛仙馆刊本。

国朝汪中撰

渊雅堂诗集二十卷,惕甫文未定稿二十六卷,诗文续集二卷,诗文外集六卷刊本,附其继室曹贞秀《写韵轩小稿》二卷。

国朝王芑孙撰

卷施阁文甲集十卷,乙集八卷,卷施阁诗二十卷,更生斋文甲集四卷,乙集四卷,更生斋诗八卷,附鮚轩诗八卷,更生斋诗余二卷,附年谱一卷刊本。

国朝洪亮吉撰

芳茂山人诗录八卷平津馆刊本,附其室王《长离阁集》一卷。

国朝孙星衍撰

鹤半巢诗存十卷嘉庆三年刊本。

国朝冯培撰

揖山楼诗集十二卷嘉庆丙子刊本。

国朝毕宪曾撰

冬花奁烬余稿三卷刊本。

国朝奚冈铁生撰

汪子文录十卷,遗书一卷嘉庆间刊本。

国朝汪缙撰

壑舟园初稿一卷,次稿一卷道光甲午刊本。

国朝王壘撰

榷亭文钞十八卷,词钞七卷道光丙申刊本。

国朝全椒金兆燕撰

玉镇山房近体剩稿□□卷道光戊子刊本。

国朝吴一嵩撰

经韵楼集十二卷刊本。

国朝段玉裁撰

角山楼诗钞十五卷道光中刊本。

国朝赵克宜撰

余波遗稿一卷,首简一卷,附录二卷刊本。

国朝吕堰驿巡检王翼孙撰骂贼被害。

沙河逸老小稿六卷,嶰谷词一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马曰琯撰

南斋集六卷,词二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马曰璐撰

隶经文四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江藩撰

求是堂文集九卷,诗集二十二卷,诗余一卷刊本。

国朝胡承珙撰

童山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十卷,蠡翁词二卷《函海》刊本。

国朝李调元撰

燕石吟三十五卷抄本。

国朝闻人煜炳南撰始乾隆至道光辛巳止,盖其手写定本也。

擘经室一集十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四集十一卷,续集十一卷,外集五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阮元撰又《擘经室诗录》五卷。

吴吟小草三十卷抄本。

国朝长洲顾志冲撰咏吴中古迹、土风、物产,类编之,中有删改,盖其稿本。

程侍郎遗集十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程恩泽撰

漱芳阁集十卷咸丰二年刊本。

国朝平湖徐士芬惺庵撰

古微堂外集一卷刊本。

国朝魏源撰

子良诗录二卷同治二年刊本。

国朝冯询撰

理澹骈文一厚册刊本。

国朝吴师机撰

通隐堂诗存四卷咸丰八年刊本。

国朝张京度撰

存吾春斋诗钞十卷刊本。

国朝刘绎撰

邵蕙西遗文一卷同治四年刊本。

国朝邵懿辰撰

胡文忠遗集十卷刊本。

国朝胡林翼撰并巡抚湖北以后奏牍、书札、条教，言吏治兵事者。

马徵君遗集六卷刊本。

国朝桐城马三俊撰

集 部 八

总 集 类

文选注六十卷汲古阁刊本，红笔录何焯评点。

[梁]昭明太子萧统编，[唐]李善注

六臣注文选六十卷宋茶陵本。

不知编辑者名氏

文选旁证四十六卷道光甲午刊本。

国朝梁章钜撰

选学胶言一卷,补遗一卷道光辛卯刊本。

国朝钱塘张云璈仲雅撰

玉台新咏十卷宋刊本,半页十五行,行三十字,古雅可宝。

[陈] 徐陵编

文馆词林残本四卷日本《佚存丛书》刊本。又粤雅堂刊本。

[唐] 许敬宗等奉敕编原一千卷,今唯日本存此残帙,其载唐以前文即多为《类书总集》所未录。

高氏三宴诗集三卷,附香山九老诗一卷旧抄本。

[唐] 高正臣编

篋中集一卷汲古阁刊《唐人选唐诗》本。

[唐] 元结编

河岳英灵集三卷汲古阁刊本。

[唐] 殷璠编

国秀集三卷汲古阁刊本。

[唐] 芮挺章编

御览诗一卷汲古阁刊本。

[唐] 令狐楚撰

中兴间气集二卷汲古阁刊本。

[唐] 高仲武编

极玄集二卷汲古阁刊本。

[唐] 姚合编

才调集十卷汲古阁刊本。

[蜀] 韦毅编

搜玉小集一卷汲古阁刊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

古文苑注二十一卷元明间刊本。又孙星衍重刊宋淳熙本，九卷，无注。

不著编辑者名氏

文苑英华一千卷明刊本。

[宋] 太平兴国七年李昉等奉敕编

文苑英华辨证十卷聚珍板本。

[宋] 彭叔夏撰

西昆酬唱集二卷粤雅堂刊本。

[宋] 杨亿编

唐百家诗选二十卷刊本，初印，精善。

[宋] 王安石编

二程文集十三卷，附录二卷宝诒堂刊《二程全书》本。

[宋] 胡安国编

三苏文粹宋刊本，刻画分明，纸墨俱古，洵可宝也。有白门居士印。

宋人编此书七十卷，未详编者名氏。是本仅存后半，自三十四卷至七十，阙前三十三卷。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阁本依抄。

[宋] 魏齐贤、叶芬同编

崇古文诀三十五卷旧刊本，王世贞经藏。

[宋] 楼昉编

妙绝古今四卷宋刊本，周春旧藏，有松霭、周春诸印。

[宋] 汤汉编

唐僧弘秀集十卷旧抄本，有听雨楼查氏印。

[宋] 李昉编

江湖小集九十五卷刊本，即《宋九僧诗》。

旧本题[宋] 陈起编按，陈起《江湖小集》内有《高僧前后续》四卷，其前集即《九僧诗》，诗数、行款悉同。

吴都文粹十卷旧抄本，十卷，有雍正三年王闻远手跋，极言“此书难得善本，此为故友马君寒中旧物，手自校削，伪谬已去十之七八”等语，后有考慈堂、王莲泾、闻远贝壖、赵光照诸印。

[宋] 郑虎臣编

文章轨范七卷康熙戊戌刊本。

[宋] 谢枋得编

月泉吟社诗一卷粤雅堂刊本。

[宋] 吴渭编

中州集十卷，附中州乐府一卷刊本，初印。又一部，亦初印。

[金] 元好问编

谷音二卷粤雅堂刊本。

[元] 杜本编

河汾诸老诗集八卷粤雅堂刊本。

[元] 房祺编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刊本。

[元] 方回编

古赋辨体八卷，外集二卷明成化丙戌刊本，甚旧。

[元] 祝尧编

忠义集七卷汲古阁刊本。

[元] 赵景良编

元文类七十卷，目录三卷明万历中刊本，初印，精善。

[元] 苏天爵编

金兰集三卷，附录一卷万斯同手抄本。

[明] 徐达、左良辅编有至正二十二年杨基序、二十五年道衍序，则编于元时也。入□□存目。

唐诗品汇九十卷，拾遗十卷刊本。

[明] 高棅撰

沧海遗珠集八卷旧抄本，田氏古欢堂旧藏。

未详编辑人按此书题与《四库》著录者同，而卷增其半，库本录《谪戍云南人诗》，亦始郑经、方行二人，而无沈周下三人。

春秋词命三卷正德丙子刊本。

[明] 王鏊撰入存目。

文翰类选大成一百六十三卷明成化壬辰刊本。

[明] 李伯筠、冯原同编入□□存目。

新安文献志一百卷明刊本。

[明] 程敏政编

半山集一卷明弘治元年刊本。

[明] 庐江丁继仁编丁所居铜山结亭曰“半山”，集名人赋咏而编之。

金石古文十四卷，古隼八卷，风雅逸篇十卷《函海》刊本。

[明] 杨慎撰入□□存目。

古今韵语一卷，古今风谣一卷，古今谚一卷，附俗言一卷，丽情集一卷，附戚集一卷《函海》刊本。

[明] 杨慎撰

三苏文范十八卷刊本。

题杨慎编入□□存目。

文编六十四卷明天启中刊本。

[明] 唐顺之编

名世文宗十六卷

[明] 王世贞编，陈继儒注

古今诗删三十四卷明刊本。

[明] 李攀龙编

中原文献集二十四卷刊本。

[明] 焦竑编入□□存目。

师子林纪胜二卷，附拙政园题咏一卷，七姬冢志咏一卷旧抄本，共为一册。有嘉庆甲戌黄丕烈手跋。

纪胜[明] 释道恂撰入□□存目,拙政园题咏文徵明撰

吴都文粹续集五十六卷,补遗上下二卷旧抄本,黄丕烈手校。

[明] 钱穀编

古乐苑五十二卷明刊本。

[明] 梅鼎祚编

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明刊本。

[明] 张溥编

琼花集五卷别下斋刊本。

[明] 曹璿撰

两汉书疏十三卷刊本。

[明] 丰城李瑄辑

古文品外集录二十四卷刊本。

[明] 陈继孺撰入□□存目。

东汉文二十卷刊本。

[明] 张采受先辑

删定唐诗解二十四卷康熙乙巳刊本。

[明] 唐汝恂撰入□□存目。

御选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内府刊本。又一部。

康熙二十四年圣祖仁皇帝御选,内阁学士徐乾学等奉敕编注

御定全金诗七十四卷内府刊本。

康熙五十年奉敕编

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刊本。

乾隆十五年御定

钦定全唐文一千卷,目录三卷,检人目一卷扬州刊本。

嘉庆十九年董诰等奉敕编

榕村讲授三卷,古文精藻二卷《安溪全书》刊本。

国朝李光地编

明文拾遗一册抄本。

杂录叶伯巨、刘球至、曹学佺、堵允锡之文盖随手抄存未编成之本。

逊国忠记一册抄本。

载明殉国姜曰广等十余人之文非逊国人也,且失其记。

辟疆园宋文选三十卷刊本。又一部。

国朝顺治辛丑梁溪顾震修远选

唐诗英华二十四卷刊本。

国朝吴江顾有孝编

宋四名家诗二十七卷刊本。

国朝周之麟、柴升同编入□□存目。

姑苏杨柳枝词一卷刊本。

国朝汪琬编入□□存目。

卧游诗选三十厚册旧抄本,有华素安斋、菊吟氏记、卧云外史诸印。

未详编人咏山川古迹之诗,分省编之,至明末而止,则国初人也。始北直河间府,终云南铜仁府,大约前辈辑而未刻之书。

本事诗十二卷乾隆丙子重刊本。

国朝徐钜电发选辑

旧雨集二卷精抄本,有霞客、长洲严氏耀曾诸印。

国朝周準编准雍正间吴人,号钦莱,此卷皆集其亲故所作诗,有自序。

古诗源十四卷康熙乙亥初刊本。

国朝沈德潜选编

南宋杂事诗七卷刊本。

国朝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厉鹗、赵信同撰

右总集类

附录

林屋唱酬录一卷,焦山纪游集一卷粤雅堂刊本。

并马曰馆等纪游之诗

宋金元诗删三卷吴翌凤枚庵手稿,涂抹添注甚多,亦足见前辈著书之不敢掉以轻心也。有枚庵漫士印。

国朝吴翌凤撰自序题乾隆四十四年。

乐游联唱集二卷经训堂刊本。

国朝毕沅编抚陕时与幕下士联句咏古之篇。

全唐诗逸三卷抄本,有老屋三间、赐书万卷鲍氏、知不足斋藏书诸印。

题日本上毛河世宁编辑《钦定全唐诗》遗收之篇

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总目二卷刊本。又一部。

国朝贺长龄辑,魏源编

日下题襟集六卷抄本。

国朝严可钧等与朝鲜使臣李烜等赠答之诗乾隆辛亥十二月朱文藻序。

卜砚集二卷刊本。

国朝查礼撰获宋谢文节公桥亭卜卦砚,因集题咏编之。

百研铭一卷刊本,失首页。

未知撰编何人

宝印集六卷刊本。

国朝王之佐编乾隆时湖湘渔人得宋岳忠武名印,流转至江左,归震泽王之佐,因集同人题咏编之。

泛槎图题咏一卷刊本。

国朝张宝编嘉庆间白下张宝仙槎自为图,征名人题咏。

唐宋四家诗钞十七卷刊本。

国朝张怀溥选钞

玉山草堂续集六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钱林撰

金文雅十六卷道光辛丑活字印本。

国朝秀水庄仲芳编

全五代诗四函《函海》刊本。

国朝李调元编

粤风四卷，蜀雅二十卷《函海》刊本。

国朝李调元编

卜石帆亭五言诗续钞八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翁方纲撰

吴下寻山记一卷顾沅、黄安涛稿本，有霁青、湘舟诸印，以霁青曾守吾潮，故存之。

国朝黄安涛、顾沅编

右总集类

集部九

诗文评类

文心雕龙十卷《汉魏丛书》刊本。

[梁]刘勰撰

诗品三卷《汉魏丛书》刊本。又《文房小说》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

[梁]钟嵘撰

本事诗一卷《文房小说》刊本。又《古今逸史》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

[唐]孟棻撰

诗品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唐]司空图撰

乐府古题要解二卷《津逮秘书》刊本。

[唐]吴兢撰入□□存目。

风骚旨格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唐]释齐己撰

六一诗话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欧阳修撰

续诗话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司马光撰

中山诗话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刘攽撰

后山诗话一卷《神海》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

旧本题[宋] 陈师道撰

彦周诗话一卷《神海》刊本。又《津逮秘书》刊本。

[宋] 许颢撰

紫微诗话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吕本中撰

四六余话一卷传望楼刊本。

[宋] 杨夙道撰

珊瑚钩诗话三卷旧抄本，有曝书亭藏书印。

[宋] 张表臣撰

全唐诗话六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尤袤撰入□□存目。

石林诗话一卷旧抄本，有莒上丁世楠珍藏印。又《津逮秘书》刊本。

[宋] 叶梦得撰

藏海诗话一卷《函海》刊本。

[宋] 吴可撰

岁寒堂诗话二卷聚珍板本。

[宋] 张戒撰

碧溪诗话十卷聚珍板本。

[宋] 黄徹撰

竹坡诗话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周紫芝撰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经楼》重刊宋本。又一部。

[宋] 胡仔撰

诗家鼎脔二卷旧抄本。

[宋] 戴孝复古撰

二老堂诗话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周必大撰

沧浪诗话一卷《津逮秘书》刊本。

[宋] 严羽撰

荆溪林下偶谈四卷,《阁本》依抄。

[宋] 吴子良撰

草堂诗话二卷,《阁本》依抄。

[宋] 蔡梦弼撰

浩然斋雅谈三卷,《聚珍》板本。又一部。

[宋] 周密撰

文说一卷抄本。

[元] 陈绎曾撰

修词鉴衡二卷□□,《阁本》依抄。

[元] 王构编

金石例十卷旧抄本,巾箱本,甚精。又雅雨堂抄本。

[元] 潘昂霄撰

作义要诀一卷,《阁本》依抄。

[元] 倪士毅撰

墓铭举例四卷,雅雨堂抄本,与前《金石例》、后《金石要例》并其付刊底本。

[明] 王行撰

颐山诗话二卷□□阁本依抄。

[明] 安磐撰

诗话补遗三卷淡生堂旧抄本,有二树书画印。又《函海》刊《升庵诗话》十二卷、《诗话补遗》二卷。

[明] 杨慎撰

四溟诗话四卷刊本。

[明] 谢榛撰存目中有榛《诗家直说》二卷,而无此。

金石要例一卷雅雨堂抄本,与前《墓铭举例》共三册。

国朝黄宗羲撰

西河诗话八卷《全集》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入□□存目。

九诒堂说今诗一卷刊本。

国朝康熙间徐增撰

声调谱一卷刊本。

国朝赵执信撰

谈龙录一卷刊本。

国朝赵执信撰

五代诗话十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郑方坤撰

通韵谱说一卷刊本。

国朝宋弼蒙泉撰乾隆丁丑自序。

声调谱说一卷刊本。

国朝吴绍濬苏泉撰嘉庆二年自序,与《通韵谱》同册。

石洲诗话八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翁方纲撰

北江诗话六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洪亮吉撰

文史通(议)[义]八卷,校讎通(议)[义]四卷粤雅堂刊本。

国朝(张)[章]学诚撰

始可与言八卷抄本。

题无发居士序,未详其人引古语歌谣、乐府、唐诗而论之。

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四卷别下斋刊本。

国朝李富孙撰

古文绪论一卷别下斋刊本。

国朝吴德旋撰

右诗文评类

集 部 十

词 曲 类

山谷词一卷旧抄本。

[宋]黄庭坚撰

石林词一卷旧抄本,有丁世楠珍藏印。

[宋]叶梦得撰

得全居士词一卷别下斋刊本。

[宋]赵鼎撰

澹庵长短句一卷别下斋刊本。

[宋]胡铨撰

龙川词一卷,补遗一卷刊本。

[宋]陈亮撰

箫台公余词一卷传望楼刊本。

[宋]姚述尧撰

日湖渔唱一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嘉庆庚午秦恩复刊《词学丛书》本。又粤雅堂刊本。

[宋]陈允平撰

省斋诗余一卷毛扆手校旧抄本。

[宋] 廖行之天民撰

养拙堂词一卷毛扆手校旧抄本,后有黄丕烈跋。

[宋] 管鉴撰

茗斋诗余二卷别下斋刊本。

[明] 彭孙贻撰

眉匠词一卷旧抄本。

国朝朱彝尊手稿犹未编《江湖载酒集》时之本。

澹斋词二卷刊本。

国朝王璐撰乾隆间人。

右词曲类词集之属

乐府雅词三卷,补遗一卷《词学丛书》刊本。又粤雅堂刊本。

[宋] 曾慥撰

阳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词学丛书》刊本。又粤雅堂刊本。

[宋] 赵闻礼编

乐府补题一卷《漱六编》刊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

元草堂诗余三卷《词学丛书》刊本。又粤雅堂刊本。

编人未详

林下词选十四卷康熙辛亥刊本。

国朝周铭撰入□□存目。

右词曲类词选之属

词源二卷《词学丛书》刊本。又粤雅堂刊本。

[宋] 张炎撰

词林韵释一卷秦氏《词学丛书》刊本。又粤雅堂刊本。

元斐菴轩本

升庵词品六卷,拾遗二卷《函海》刊本。

[明]杨慎撰

击筑余音一卷旧抄本。

[明]熊开元词余

七颂堂词绎一卷别下斋刊本。

国朝刘体仁撰

金粟词话一卷别下斋刊本。

国朝彭孙遹撰

西河词话二卷《西河合集》刊本。

国朝毛奇龄撰

右词曲类词话词谱之属

卷一二一 持静斋续增书目五

经 部

易 类

周易本义十二卷明官刊本，字大豁目。

[宋] 朱子撰

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明初刊本。又一部。

[明] 永乐中翰林院学士胡广等奉敕撰

周易粹义五卷旧抄本，有沈德潜序，间有删改，盖其稿本。

国朝薛雪撰

读易偶存五卷抄本。

国朝华学泉撰

诗 类

诗异文补四卷旧抄本。有登府冯氏、震伯审定诸印，盖其稿本取材虽广，而遗误处亦多。

国朝冯登府辑嘉兴人。

周 礼 类

考工记上下二卷刊本。

[唐] 杜牧注

仪 礼 类

仪礼识误三卷聚珍板本。前目有。

[宋] 张淳撰

仪礼集说十七卷明初刊本。前目有。

[元]敖继公撰

春秋类

春秋辨疑四卷聚珍板本。前目有。

[宋]萧楚撰

春秋传注三十六卷刊本。

[明]严启隆著入□□存目。

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刊本。附《考证音义》、《名号归一图》各卷。

[晋]杜预撰,近人合编

五经总义类

葛本十三经古注六函四十八册刊本。

[明]金蟠校

郑志三卷刊本。

[汉]郑康成撰

小学类

千字文注一册明人精抄大字本,与《胡曾咏史诗》共一函。

缩本说文解字韵谱十卷刊本。

国朝冯桂芬摹徐铉原本

佩觿三卷宋刊本。原目有。

[宋]郭忠恕撰

六书统二十卷元至大改元刊本。季振宜曾藏。

[元]杨桓撰

从古正文五卷明刊本,阙。

[明]黄谏撰

回溪史韵□□卷旧抄本,阙。汪士钟曾藏。

[宋]钱讽编

附录

海篇直音四卷元明间刊本。

正字玉篇大全一厚册日本天保十四年刊本,日本甘泉堂梓。

诗韵辑编五卷明刊本。王士禛曾藏。

不著撰者姓名

切韵考五卷

国朝陈澧撰

史 部

正 史 类

史记索隐三十卷汲古阁毛氏复刊宋单行本。

[唐]司马贞撰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明南监刊本。原目有。

[宋]欧阳修、宋祁同撰

旧五代史考异五卷抄本。

国朝邵晋涵撰

辽史拾遗二十四卷,补编三卷抄本。

国朝杨复古辑盖因厉鹗《拾遗》尚有未备,而采《旧五代史》、《契丹国志》、《宋元通鉴》诸书以附益之。

编 年 类

续资治通鉴长编十八卷旧抄本,始太祖建隆元年,终钦宗靖康二年。卷末有常熟瞿氏鉴藏、恬裕斋诸印。原目有此书,而繁简不同。

[宋]李焘撰乾隆四年所进。

八代纪要三十卷明刊本。有韩村古雅堂书籍、筠甫藏书诸印。

[明]顾应群撰入□□存目。

宪章录四十七卷明刊本。起洪武迄正德,盖用编年之例以续所作《宋元通鉴》者。

[明]薛应旂撰入□□存目。

钦定五朝实录抄本,不全。

太祖高皇帝本纪二卷
 太宗文皇帝本纪四卷
 世祖章皇帝本纪八卷存二卷。

乾坤正气集内诸贤小传一卷陈彬华手稿。始周屈大夫，终明江天一，盖从《正气集》节采者。
 国朝陈彬华撰

纪事本末类

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五十卷旧抄本。自序题康熙庚午，盖其手稿。
 国朝张星曜撰星曜字紫臣，仁和人。

别史类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六十三卷宋刊巾箱本。汪士钟、黄丕烈均藏，阙。

[宋]留正等编

李氏藏书世纪六十八卷明刊本。原目有。

[明]李贽撰入□□存目。

历代二十四史统纪表十三卷，历代沿革表上中下三卷，历代疆域表上中下三卷嘉庆丁丑刊本。

国朝段长基辑

杂史类

史纂通要后集宋二卷，金一卷元刊本，精善。宋末胡一桂著《史纂通要》，起三皇迄五代，此书以宋辽金三史仿其体例续之。瓊川吴氏、闽原汪氏曾藏。

[元]董鼎撰鼎，番阳人，号季亭。一桂，新安人，号双湖。

先拨志始二卷刊本。

[明]文秉撰入□□存目。

诏令类

圣训三百卷内府刊本。

高宗纯皇帝御制

传记类

元名臣事略十五卷元刊本。首有“元统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书堂”一条，与抄本颇有异同，有安乐堂藏书记、汪士钟读书诸印。又旧抄本，邵服仙以淡生堂抄本校过。

[元]苏天爵撰

明名臣琬琰录二十四卷,续录二十二卷艺海楼依□□阁抄本。

[明]徐纮编

续名贤小记二卷嘉庆乙亥吴枚庵手抄本,大概录胜国诸老遗事。枚庵抄此时年已七十四岁,用心可谓勤矣。

国朝徐晟撰晟字禔起,一字损之、活埋庵主人,树丕子。树丕字武子,工八分书,著《识小录》四卷,颇多遗闻轶事。

雷塘庵主弟子记八卷刊本。原目有。

国朝张鉴编纪故大学士阮元事迹,略如《年谱》。

潘文恭年谱一卷刊本。

国朝大学士潘世恩自订

小浮山人年谱一卷刊本。

国朝潘曾沂自订即潘文恭公之长子。

历代传国世次一卷旧抄本,有璜川吴氏探梅山房印。

吴静轩编不著名,先述正统世次、年号,次及僭窃。

江苏昭忠录十六卷刊本。

苏州忠义局辑

载记类

安南纪略上下二卷旧抄本。

国朝任栋撰

总志类

方輿胜略十八卷明刊本。

[明]程百二辑

方輿类纂二十八卷刊本。

不著姓名,但书“文畚堂校梓”

都会类

滇系四十册刊本,即云南通志。

国朝师範辑

广东全省輿图十二卷刊本。

国朝吴兴祚撰

郡县类

天顺襄阳志四卷明刊本。

[明] 襄阳张恒编

永昌府志二十六卷乾隆五十年刊本。

国朝宣世涛修

河间府志二十八卷嘉靖间刊本。

[明] 樊深撰

河南府志一百十五卷乾隆四十四年刊本。

国朝施诚修

南安府志三十二卷同治七年刊本。

国朝黄鸣珂修

郟阳府志三十卷万历间刊本。

[明] 徐学谟撰

韶州府志十八卷康熙三十六年刊本。

国朝唐宗尧修

武冈州志三十卷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国朝许绍宗修

潮州府志四十二卷刊本。

国朝周硕勋辑

丰顺县志八卷刊本。

国朝葛曙辑

常州府志三十八卷康熙甲戌年刊本。

国朝于琨修

长洲县志三十四卷乾隆十八年抄本。

国朝庄有恭辑

江都县志三十二卷乾隆八年刊本。

国朝高士钥辑

丰县志十六卷乾隆二十四年刊本。

国朝卢世昌辑

安东县志十七卷雍正五年重修抄本。

国朝余光祖辑

溧阳县志十六卷嘉庆十八年刊本。

国朝陈鸿寿修

川沙厅志十二卷道光十六年刊本。

国朝何士祁修

武进县志三十六卷道光二十三年刊本。

国朝杨承湛修

桃源县志十卷抄本，缺。

国朝萧文蔚辑

兰溪县志十八卷嘉庆五年刊本。

国朝严荣辑

吴江县志五十八卷乾隆丁卯刊本。

国朝陈猷纘辑

崇明县志二十卷雍正五年刊本。

国朝张文英修

靖江县志十八卷康熙十一年刊本。

国朝郑重辑

济源县志十六卷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国朝萧应植修

金坛县志十二卷乾隆十五年新抄本。

国朝杨景曾修

无锡、金匱县合志四十卷嘉庆十八年刊本。

国朝秦瀛辑

华亭县志十六卷乾隆五十六年刊本。

国朝程明憮辑

娄县志三十卷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国朝谢庭薰修

江阴县志二十四卷乾隆甲子刊本。

国朝蔡澍辑

南汇县志十五卷乾隆五十八年刊本。

国朝胡志熊辑

甘泉县志二十卷乾隆七年刊本。

国朝张宏运辑

新修宜兴县旧志十卷同治八年刊本。

国朝陆鸿逵修

宜兴县志四卷刊本。

国朝阮升基辑

增修荆溪县志四卷刊本。

国朝唐仲冕辑

续宜兴、荆溪县志十四卷刊本。

国朝龚润森辑

丹阳县志二十二卷乾隆十五年刊本。

国朝邹廷模辑

清河县志二十四卷咸丰四年刊本。

国朝吴棠修

上海县志二十卷嘉庆十九年刊本。

国朝叶机辑

奉贤县志十卷乾隆十九年刊本。

国朝李治灏辑

震泽县志三十八卷乾隆十一年刊本。

国朝陈和志辑

常熟县志二十六卷康熙丁卯刊本。

国朝杨振藻辑

昭文县志十卷雍正九年刊本。

国朝劳必达辑

沛县志十卷乾隆五年刊本。

国朝李棠辑

金山县志二十卷乾隆十六年刊本。

国朝常琬辑

嘉定县志十二卷乾隆七年刊本。

国朝程国栋修

睢宁县志十二卷康熙五十七年刊本。

国朝刘如晏修

青浦县志四十卷康熙八年刊本。

国朝杨卓修

昆新县合志四十一卷道光五年刊本。

国朝张鸿修

句容县志六卷抄本。

[明]王儋等全修

铜山县志二十四卷道光十年刊本。

国朝崔志元修

宝山县志十卷乾隆十年刊本。

国朝赵酉辑

河 渠 类

具区志十六卷刊本。
国朝吴县翁澍辑

边 防 类

兵垣四编,附九边图论一卷,函海图编一卷明套板。
[明]唐顺之编

山 水 类

柳元山水谱二册刊本,古雅。
国朝黄中通编

西湖志汇钞二卷刊本。
国朝俞思冲撰

外 纪 类

西藏志四卷旧抄本。卷末有道光壬午仁和龚自珍手跋。
不著作者姓名

日本外史三十二卷东洋文政十二年刊本。
日本布衣赖襄辑

职 官 类

元秘书监志十一卷旧抄本。嘉庆中吴寿手校。
[元]王士点、商企翁同撰

御史题名录一册刊本。
国朝黄玉圃编辑

官 箴 类

三事忠告三卷刊本。
[元]张养浩撰

安民实政十一卷旧抄本。
[明]吕坤撰

钦定训饬州县规条一卷刊本。

雍正八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奉敕条列

莅政摘要二卷刊本。

国朝陆陇其撰

仪制类

政和五礼精义注十卷旧抄本。

题[宋]韦彤编其书杂录经记而不及宋事,全与题不相契,稍暇当考其颠末。且韦彤唐人,有《五礼精义》,见马氏《通考》,此题为“宋”,亦作伪之显然可考者也。

宋政和冠婚丧祭礼十七卷旧抄本。

题[宋]南康黄灏商伯撮撰核其书与题不相应,乃以《仪礼》十七篇分节略注,明晰简当,似乾嘉老辈言礼家著述。

大清通礼五十卷刊本。

乾隆元年奉敕纂

邦计类

钱币考一卷抄本。有海宁陈镛观印。

此书即在《皇朝文献通考》中摘抄者

钱币白言一卷,续一卷刊本。

国朝王埜撰

目录类

钦定图书集成目录二十卷刊本。

康熙年奉敕编

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十二卷刊本。

国朝闽浙总督钟音等辑

百宋一廛赋一卷抄本。原目有。

国朝顾广圻撰,黄丕烈注

仪顾堂书目一册抄本。

国朝陆心源编

金石类

金薤琳琅二十卷明刊本,善。

[明] 都穆撰

金石萃编一卷抄本。

国朝顾沅编

钟鼎彝器四册阮氏刊本,善。

国朝阮元编

史 评 类

汉书评林一百卷明刊本。

[明] 凌稚隆辑

诸史拾遗五卷刊本。

国朝钱大昕编

子 部

儒 家 类

杨子法言十卷元刊本。

[汉] 杨雄撰,[宋] 司马光注

吕氏乡约一卷宋刊本。有安乐堂藏书印,误入。

[宋] 吕大忠撰

四如讲义六卷明刊本。误入。

[宋] 黄仲元撰

庭训格言一卷刊本。

雍正八年世宗宪皇帝御纂

北学编三卷刊本。误入。

国朝魏一鳌撰

曾子注释四卷扬州阮氏刊本。

国朝阮元注

兵家类

战守全书十八卷明刊本。

[明] 范景文撰

则克录三卷丁拱辰刊本。原目有。

泰西汤若望授,[明] 焦勗述俱言火器之法,演炮以算法通者始此。

治平胜算十九卷抄本。阙首卷。言水陆战守之事甚备。

题双峰年羹尧辑

武备汇编即数理全书四十八卷抄本。有吴晋德印。

国朝福康安辑,潘元焯手稿吴晋德序。

演炮图说四卷,后编二卷刊本。原目有。

国朝丁拱辰撰

法家类

棠阴比事一卷,附录一卷刊本。

[宋] 桂万荣撰

农家类

丰豫庄课农法一卷刊本。

国朝潘曾沂撰

医家类

重修证类本草三十卷金泰和甲子刊本。平阳张存惠因解人庞氏本附以《寇氏衍义》订辑重刊,较嘉祐补注大增药品六百二十八种,图亦分晰无含混者,较之元刊为更上一层。如此巨编历六七百年尚觉神明焕然,无丝毫污损,真医家之秘笈也。季振宜、顾嗣立、吴翌凤曾藏。

[宋] 唐慎微撰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十八卷宋刊本。分病为三因,一内因,一外因,一内外因也。

[宋] 陈言撰

保命集三卷刊本。

[金] 刘守真撰

丹溪心法附余二十四卷明嘉靖十五年刊本。

[元] 朱震亨撰明《方广类编》。

东医宝鉴二十三卷,目录二卷东洋刊本,绵纸补印,甚善。

[明] 朝鲜许浚奉教撰

理瀹骈文一卷刊本。专言膏药之法。原目误入集部。

国朝吴师机撰

天文算法推步类

天元历理十卷坊刊本。

国朝徐发撰

回回历法、天符历法十册旧抄本。顾澗菴藏。推步精确,时有特见。

不著撰人名氏有吴伯宗序,疑是明初之书。

术数类

参筹秘书十卷明刊本。采禽遁奇门诸书,以备兵家之用,行军若专信其言,必为所误也。

[明] 汪三益撰入□□存目。

太乙统宗宝鉴二十卷旧抄本。

旧题[元] 晓山老人撰入□□存目。

算学类

衡斋遗书三卷刊本。

国朝汪莱撰

艺术类

山谷题跋六卷明刊本,善。

[宋] 黄庭坚撰

集古印正五册刊本。

[明] 甘暘编

印谱日课编四卷刊本。以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日止,凡遇古人书籍事实有关涉者,撰为印章考证,颇博。

国朝卢登焯编

印典八卷刊本,善。

国朝朱象贤辑

杂 技 类

泰西奇器图说四卷旧抄本。
西士邓若函授,[明]王徵述

杂 家 类

笔记三卷明刊本,在《宋人八种》中。
[宋]宋祁撰

东原录一卷小山堂抄本。
[宋]龚鼎臣撰

五总志一卷小山堂抄本。陈鱣藏。
[宋]吴炯撰

寓简十卷旧抄本。
[宋]沈作喆撰

祛疑说一卷明刊本,在《宋人八种》中。
[宋]储泳撰

经钜堂杂志八卷精抄本。顾沅藏。
[宋]倪思撰

厚德录四卷明刊本,在《宋人八种》中。
[宋]李元纲撰入□□存目。

萤雪丛话二卷明刊本,在《宋人八种》中。
[宋]俞成撰

读书随记续记二卷宋元间刊本。
不著撰者名氏

笔廛十八卷明刊本。
[明]于慎行撰入□□存目。

星溪集略六册旧抄本。
[明]汪佑手稿

广庄一卷旧抄本。

[明]袁宏道撰

觴政一卷旧抄本。

[明]袁宏道撰

瓶史一卷旧抄本。又附《华嵩游草》一卷。

[明]袁宏道撰

杂录十册旧抄本。

不著撰者姓名

地学浅释十三卷上海制造局刊本。

国朝华蘅芳笔述

制药三卷上海制造局刊本。

国朝丁树棠笔述

开煤要法十二卷上海制造局刊本。

国朝王德均笔述

化学鉴原五卷上海制造局刊本。

英国韦而司撰

汽机信度一册上海制造局刊本。

类 书 类

蒙求集注二卷明人大字精抄本,与《千字文》、《咏史诗》同函。

蒙求[晋]李瀚撰,集注[宋]徐子光撰

海录碎事二十二卷明刊本。

[宋]叶廷珪撰

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宋刊本。郁泰峰曾藏。

前后续三集[宋]林駟撰,别集[宋]黄履翁撰

春秋左传摘奇十二卷影宋抄本。顾嗣立、何元锡均藏。阙。

[宋]胡元质撰

新编事文类聚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遗集十五卷元刊本,精善。

前后续别四集[宋]祝穆撰,新集外集[元]富大用撰,遗集[元]祝渊撰

古俚府十二卷旧抄本。陈鱣曾藏。

[明]王志庆编入□□存目。

古今类传四卷刊本。分春夏秋冬四令。

国朝董穀士编

齐名纪数十二卷嘉庆间刊本。

国朝王承烈撰

间邱辨囿十种共二册刊本。

国朝顾嗣立编

瓣香寸玉五册旧抄本。分三十四类。

桐窗说余十卷明人抄本。分二十五类,戴光曾藏。

小说家类

大唐世说新语十三卷明刊本。

[唐]刘肃撰

王文正笔录一卷明刊本,在《宋人八种》中。

[宋]王曾撰

陶朱新录一卷旧抄本。

[宋]马纯撰

丁晋公谈录一卷明刊本,在《宋人八种》中。

不著撰人名氏

东洲几上语一卷,枕上语一卷旧抄本。

[宋]施清臣撰

万历野获编三十卷旧抄本。

[明]沈德符撰

古今风谣二卷明刊本。

[明] 杨慎撰入□□存目。

三冈识略十卷旧抄本。始甲申,终丁丑,述明末之事居多。

国朝董含撰

施氏家风述略一卷刊本。

国朝施闰章撰附有《愚山手开药方》在内。

诒安录二卷刊本。

国朝沈湛撰

释家类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旧抄本。

[宋] 沙门道原撰

释氏稽古略续集三卷明刊本。

[明] 释幻轮编此所以续元觉岸之《稽古略》也,始元世祖甲子,终明熹宗丁卯,计三百六十四年,凡僧四百三十余人。

附录

明世学山四十一一种俱旧抄本。中有与前目复见者数家,不复注明,其有为《提要》所已采者,因繁简不同,亦复概低一格。

郁离子一卷

[明] 刘基撰

潜溪邃言一卷

[明] 宋濂撰

文原一卷

[明] 宋濂撰

华川卮辞一卷

[明] 王祎撰

青岩丛录一卷

[明] 王祎撰

侯城杂诫一卷
[明] 方孝孺撰

薛子道论一卷
[明] 薛瑄撰

白沙语要一卷
[明] 陈献章撰

海樵子一卷
[明] 王崇庆撰

黎子杂释一卷
[明] 黎久之撰

海涵万象一卷
[明] 黄润玉撰

蝸笑偶言一卷
[明] 郑瑗撰

类博杂言一卷
[明] 岳正撰

谈艺录一卷
[明] 徐祯卿撰

钱子测语一卷
[明] 钱琦撰

诗谈一卷
[明] 徐泰撰

甘泉新论一卷
[明] 湛若水撰

疑斋笔语一卷
[明] 王鸿儒撰

传习则言一卷

[明] 王守仁撰

经世要谈一卷

[明] 郑善夫撰

心斋约言一卷

[明] 王艮撰

阴阳管见一卷

[明] 何塘撰

空同子一卷

[明] 李梦阳撰

方山纪述一卷

[明] 薛应旂撰

桑子庸言一卷

[明] 桑悦撰

后渠庸言一卷

[明] 崔一铤撰

升庵琐语一卷

[明] 杨慎撰

诗评一卷

[明] 王世贞撰

文评一卷

[明] 王世贞撰

艺圃撷余一卷

[明] 王世懋撰

近峰记略一卷

[明] 皇甫庸撰

学古琐言一卷

[明] 郑晓撰

廉矩一卷

[明] 王文禄撰

海沂子一卷

[明] 王文禄撰

文脉一卷

[明] 王文禄撰

二谷读书记一卷

[明] 侯一元撰

客问一卷

[明] 黄省曾撰

拟诗外传一卷

[明] 黄省曾撰

澹斋内言一卷

[明] 杨继益撰

清暑笔谈一卷

[明] 陆树声撰

俨山外纂一卷

[明] 陆深撰

以上四十一种俱在《明世学山》书中

《广百川学海》一百三十七种俱明刊本。凡例与《学山》同。

圣学范围图

[明] 岳元声撰

立春考

[明] 邢云路撰

正朔考

[宋] 魏了翁撰

龙兴慈记

[明] 王文禄撰

在田录

[明] 张定撰

肇基录

[明] 夏元吉撰

初政记

[明] 沈文撰

逐鹿记

[明] 王祎撰

东朝记

[明] 王泌撰

奎起杂事

[明] 杨仪撰

椒宫旧事

[明] 王达撰

造邦贤勋录

[明] 王祎撰

椽曹名臣录

[明] 王凝斋撰

明良录略

[明] 沈士谦撰

从政录

[明] 薛瑄撰

致身录

[明] 史仲彬撰

殉身录

佚名

备遗录

[明] 张芹撰

平夏录

[明] 黄标撰

复辟录

佚名

夷俗记

[明] (叶)[萧]大亨撰

北征录

[明] 金幼孜撰

北征后录

[明] 金幼孜撰

北征记

[明] 杨荣撰

使高丽录

[宋] 徐兢撰

玉堂漫笔

[明] 陆深撰

金台纪闻

[明] 陆深撰

制府杂录

[明] 杨一清撰

北虏纪略

[明] 汪道昆撰

翦胜野闻

[明] 徐祯卿撰

觚不觚录

[明] 王世贞撰

溪山余话

[明] 陆深撰

清暑笔谈

[明] 陆树声撰

吴中故语

[明] 杨循吉撰

甲乙剩语

[明] 胡应麟撰

三朝野史

[元] 吴莱撰

熙朝乐事

[明] 田汝成撰

委巷丛谈

[明] 田汝成撰

蝸笑偶言

[明] 郑瑗撰

玉笑零音

[明] 田艺衡撰

春雨杂述

[明] 解缙撰

病榻寤言

[明] 陆树声撰

褚氏遗书

[明] 褚澄撰

潇湘录

[唐] 李隐撰

清尊录

[宋] 廉宣撰

昨梦录

[宋] 康誉之撰

就日录

[元] 虞集撰

惊听录

[宋] 皇甫枝撰

剧谈录

[宋] 郑景璧撰

解醒语

[元] 李材撰

耳目记

[唐] 张鹭撰

括异志

[宋] 鲁应龙撰

枕谭

[明] 陈继儒撰

猥谭

[明] 祝允明撰

语怪

[明] 祝允明撰

异林

[明] 徐祯卿撰

群碎录

[明] 陈继儒撰

位业图

[梁] 陶弘景撰

空同子

[明] 李梦阳撰

冥寥子游

[明] 屠隆撰

广庄

[明] 袁宏道撰

贫士传

[明] 黄姬水撰

长者言

[明] 陈继儒撰

香案牍

[明] 陈继儒撰

娑萝馆清言

[明] 屠隆撰

续清言

[明] 屠隆撰

归有园座谭
[明] 徐太室撰

偶谭
[明] 李鼎撰

冗谭
[明] 彭汝让撰

金石契
[明] 祝肇撰

考槃余事
[明] 屠隆撰

崑栖幽事
[明] 陈继儒撰

友论
泰西利玛窦撰

农说
[明] 马一龙撰

山栖志
[明] 慎蒙撰

林水录
[明] 彭年撰

吴社编
[明] 王穉登撰

客越志
[明] 王穉登撰

雨航记
[明] 王穉登撰

荆溪疏

[明] 王穉登撰

大岳志

[明] 方升撰

蜀都杂抄

[明] 陆深撰

金山杂志

[明] 杨君谦撰

泉南杂志

[明] 陈懋仁撰

武夷杂记

[明] 吴棫撰

海槎余录

[明] 顾芥撰

瀛涯胜览

[明] 马观撰

滇载记

[明] 杨慎撰

闽部疏

[明] 王世懋撰

吴中胜纪

[明] 华钥撰

田家五行

[明] 娄元礼撰

明月篇

[明] 王穉登撰

丹青志

[明] 王穉登撰

书画史

[明] 陈继儒撰

画说

[明] 莫是龙撰

画麈

[明] 沈灏撰

画禅

[明] 释莲儒撰

竹派

[明] 释莲儒撰

词旨

[元] 陆辅之撰

词评

[明] 王世贞撰

曲藻

[明] 王世贞撰

曲艳品

[明] 潘之恒撰

乐府指迷

[明] 张玉田撰

阳关图谱

[明] 田艺蘅撰

艺圃撷余

[明] 王世懋撰

学古篇

[明] 吾丘衍撰

古今印史

[明] 徐官撰

古奇器录

[明] 陆深撰

砚谱

[明] 沈仕撰

奕律

[明] 王思任撰

叶子谱

[明] 潘之恒撰

茶疏

[明] 许次舒撰

芥茶笈

[明] 冯可滨撰

觴政

[明] 袁宏道撰

瓶史

[明] 袁宏道撰

瓶花谱

[明] 张谦德撰

艺花谱

[明] 高濂撰

艺菊谱

[明] 黄省曾撰

艺兰谱

[明] 高濂撰

种树书

[明] 俞宗本撰

学圃杂疏

[明] 王世懋撰

野簌品

[明] 高濂撰

稻品

[明] 黄省曾撰

蚕经

[明] 黄省曾撰

鱼经

[明] 黄省曾撰

兽经

[明] 黄省曾撰

虎苑

[明] 王穉登撰

集 部

别集类 汉至宋

诸葛丞相全集四卷刊本。康熙间朱璘所编，附益后人题咏之文，未免末大于本。

[蜀汉] 诸葛亮撰

读杜愚得十八卷明洪武间刊本，佳。

[明] 单复注

五家评本杜工部集二十卷五色套印本。

王世贞、王慎中、王世禛、邵长蘅、宋荦评点

权载之文集五十卷刊本。《四库》所收仅十卷，此五十卷盖从王渔洋所见本复刊也。

[唐] 权德舆撰

咏史诗二卷明人大字精抄本，与《千字文蒙求注》同册。

[唐] 胡曾撰

和靖诗集四卷旧抄本。

[宋] 林逋撰

韩魏公集二十卷康熙间张伯行刊本。

[宋] 韩琦撰

王魏公集上下二卷明人抄本。

[宋] 王安礼撰

松乡别集上下二卷明人抄本，曹溶藏。

[宋] 任士林撰

参寥子集十二卷明人抄本。毛晋、张月霄曾藏。

[宋] 释道潜撰

击壤集二十卷明刊本。

[宋] 邵雍撰

斜川集十卷元刊初印本，精善。

[宋] 苏过撰

唐眉山集二十卷旧抄本，此犹是据宋本过抄者，故与汪刊卷数不同。又一部，十卷，汪亮采刊本，缺诗。

[宋] 唐庚撰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旧抄本。

[宋] 李纲撰

鄱阳集四卷金陵刊本，即据本斋依□□阁抄本付刻者也。又二部。

[宋] 洪皓撰

岳忠武遗集八卷刊本,比明徐阶所编者为多。

[宋]岳飞撰

周益公全集二百卷精抄本。

[宋]周必大撰

附录

明抄宋人小集一函三十七种计三十九集凡例与子部《学山》同。

大玉山人佩韦斋集七卷

[宋]俞德麟撰

倚松老人集二卷

[宋]饶节撰

何潜斋集四卷

□□撰

傅忠肃公集一卷

[宋]傅察撰

具茨集一卷

[宋]晁冲之撰

幼槃集七卷

[宋]谢苴撰

汪浮溪集一卷

[宋]汪藻撰

高东溪诗一卷

[宋]高登撰

白石诗三卷

[宋]姜夔撰

薛瓜庐集一卷

[宋]薛师石撰

雪岩吟草一卷

[宋] 宋伯仁撰

雪砚丛稿五卷

[宋] 乐雷发撰

疏寮小集一卷

[宋] 高似孙撰

雪林删余一卷

[宋] 张至龙撰

癖斋小集一卷

[宋] 杜旂撰

秋江烟草一卷

[宋] 张弋撰

靖逸小草一卷

[宋] 叶绍翁撰

心游摘稿一卷

[宋] 刘翼撰

竹溪十一稿一卷

[宋] 林希逸撰

臞翁诗集二卷

[宋] 敖陶孙撰

静佳龙寻稿一卷

[宋] 朱继芳撰

静佳乙稿一卷

[宋] 朱继芳撰

端隐吟稿一卷

[宋] 林尚仁撰

山居存稿一卷
[宋] 陈必复撰

云泉诗一卷
[宋] 薛嵎撰

渔溪诗稿二卷
[宋] 俞桂撰

渔溪乙稿一卷
[宋] 俞桂撰

无怀小集一卷
[宋] 葛天民撰

雪篷稿一卷
[宋] 姚镗撰

芸影倦游稿一卷
[宋] 施枢撰

芸影横舟稿一卷
[宋] 施枢撰

吾竹小稿一卷
[宋] 毛珣撰

皇芩曲一卷
[宋] 邓林撰

竹庄小稿一卷
[宋] 胡仲参撰

东斋小集一卷
[宋] 陈鉴撰

竹所吟稿一卷
[宋] 徐集孙撰

西麓稿一卷
[宋] 陈允平撰

陵阳先生集三卷
[宋] 韩驹撰

寇忠愍集二卷
[宋] 寇准撰

龙洲道人集十五卷
[宋] 刘过撰

别集类元

草庐文粹五卷明宣德九年刊本。季振宜藏。
[元] 吴澄撰

石田集十五卷旧抄本。孙星衍藏。
[元] 马祖常撰

至正集八十一卷艺海楼抄本，阙。
[元] 许有壬撰

贡礼部集八卷旧抄本。
[元] 贡师泰撰

贞居先生集六卷，附录一卷精抄本。计曦伯藏。
[元] 张雨撰

天隐禅师集六卷明刊本。
[元] 释圆至撰

樵云独唱四卷抄本。
[元] 叶颙撰

东山存稿七卷，附录一卷明刊本。
[元] 赵沔撰

杨铁崖文集五卷明刊本。

[元] 杨维桢撰

玉山草堂集二卷明刊本。

[明] 顾德辉撰

九龙山人稿一卷精抄本。

[元] □□撰

附录

金侃手抄元人诗一函计六种凡例与子部《学山》同。金侃，吴人，明诸生，入国朝隐居不仕，佣书自给。此六种并下十三种皆其六十岁后所手抄也。人品与翰墨俱足珍宝，不独所选诗超然物外也。每种卷首皆有金侃、仲子、老迂等印，每卷末皆有自注抄书年月，有一种抄二三岁始竣事者，古人心苦节高如此。

秋声集四卷

[元] 黄镇成撰

圭峰集五卷

[元] 卢琦撰

清江碧嶂集一卷

[元] 杜本撰

傲轩吟稿一卷

[元] 胡乘龙撰

揭曼硕诗集四卷

[元] 揭傒斯撰

石田集五卷

[元] 马祖常撰

又金侃手抄元人诗一函计十三种凡例见前。

所安遗集一卷

[元] 陈泰撰

汉泉漫稿五卷

[元] 曹伯启撰

金函集一卷

[元] 元淮撰

肃雝集一卷

[元] 郑氏允端撰

桧亭稿五卷

[元] 丁复撰

黄文献公集五卷

[元] 黄滔撰

南湖诗集二卷

[元] 贡性之撰

鹿皮子集四卷

[元] 陈樵撰

居笔轩诗集四卷

[元] □□□撰

霞外集十卷

[元] 马臻撰

傅与砺诗集八卷

[元] 傅若金撰

道园学古录八卷

[元] 虞集撰

静思先生诗集八卷

[元] 郭钰撰

别集类明

翠屏集四卷旧抄本。

[明] 张以宁撰

覆瓿集八卷旧抄本。

[明] 朱同撰

青丘全集刊本。

[明] 高启撰

家藏集七十七卷明刊本。

[明] 吴宽撰

拟古乐府上下二卷刊本。

[明] 李东阳撰

俨山集一百卷,续集十卷明嘉靖刊本,佳。

[明] 陆深撰

兰晖堂集四卷明刊本。

[明] 屠应峻撰

赵文肃公集明刊本。

[明] 赵贞吉撰

孙太初集八卷刊本。

[明] 孙一元撰

杨文懿公金坡稿七卷,铨部稿一卷,晋庵稿一卷,镜川稿五卷,桂坊稿四卷,东观稿八卷明刊本,善。

[明] 杨在陈撰

群玉楼稿八卷明刊本,善。

[明] 李默撰

祐山集十卷明刊本,毛晋藏。

[明] 冯汝弼撰

玄晏斋文集三卷,奏议二卷明刊本。

[明] 孙慎行撰

安我素集四卷刊本。

[明] 安希范撰

溪陂集十六卷,续集三卷明刊本。

[明]王九思撰

倪小野集八卷明刊本。

[明]倪宗正撰

餐薇子集三十卷明刊本,佳。

[明]岳和声撰

金粟斋文集十一卷明刊本。

[明]金瑶撰

玉茗堂集十五卷明刊本。

[明]汤显祖撰

熊经略书牘四卷明刊本。

[明]熊廷弼撰

葛中翰集四卷刊本。

[明]葛麟撰

未学庵集十卷刊本。

[明]钱履撰

吴节愍遗集二卷刊本。

[明]吴易撰

别集类国朝

御制乐善堂全集四十卷内府刊本。

高宗纯皇帝御纂

四此堂稿十卷刊本。

国朝魏际瑞撰

邦士文集十八卷刊本。

国朝邱维屏撰

腾笑集八卷刊本。

国朝朱彝尊撰

遥掷集□□卷刊本,善。

国朝冯武撰

遂初堂集十六卷刊本。

国朝潘耒撰

樊榭先生游仙集二卷刊本。又一部。

国朝厉鹗撰

湘中草一卷刊本。

国朝汤传楹撰

墨井诗钞四卷刊本。

国朝吴历撰

潜擘堂文集传三卷抄本,中有钱竹汀手改三百余字。

国朝钱大昕撰

歉夫诗文稿十八卷刊本。

国朝李梦松撰

蓝户部集二十六卷刊本。

国朝蓝千秋撰

思适斋集十八卷刊本。

国朝顾涧蓿撰

鉴止水斋集二十卷刊本。

国朝许宗彦撰

听漏吟草一册

国朝顾沅手稿

真有益斋文集十卷,息耕草堂十六卷刊本。

国朝黄安涛撰

漱芳阁集十卷刊本。

国朝徐士芬撰

东洲草堂诗二十七卷刊本。

国朝何绍基撰

鸿爪集一卷刊本。

国朝任荃撰

通隐堂诗存三卷刊本。

国朝张京度撰

太仆集一卷刊本。

国朝吴一嵩撰

怀清堂书稿三册手稿。

不著姓名

红荔山房稿一册手稿。

国朝唐金华撰广东新会人。

存悔斋稿一册抄本。

不著姓名多集杜诗。

杂稿八厚册旧抄本，多点窜，当是前辈手稿。

不著姓名

总 集 类

才调集十卷垂云堂刊本，精善。王鸿谟旧藏。

[蜀] 韦毅编

唐文粹一百卷宋宝元二年刊本。宋槧总集之存留于世间者，莫古于此，时刊讹脱陈陈，安得以此悬之国门，使不为俗本所误哉！田耕堂、宜稼堂均藏。

[宋] 姚铉撰

西汉文鉴二十一卷，东汉文鉴二十卷宋刊本，古气浑穆。对之肃然，其文多有张溥所未选者，可宝也。田耕堂、爱日精庐均藏。

题石壁野人陈鉴编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刊本,善。

[元]方回编

草堂雅集十三卷旧抄本。

[元]顾瑛编

两汉策要十二卷据赵文敏手写本付刊,精善。

不著编辑姓名卷首有元大定乙巳王大钧序。

元诗体要十四卷刊本。

[明]宋绪编

汉魏诗纪十卷明刊本,善。

[明]冯惟讷编

诗学大成二十五卷明刊本。

[明]李攀龙编

集古文英八卷明刊本,善。

[明]顾祖武编

二苏文钞共四十八卷明刊本。

[明]茅坤编

吴都文粹续集五十六卷,补遗一卷旧抄本。原目有。

[明]钱穀编

武康四先生集十四卷明刊本,善。

[明]杨鹤编

国雅二十卷明刊本,善。

[明]顾起纶编

苑诗类选三十卷明刊本,善。

[明]包节编

四明文献二册明人抄本。

[明]郑真辑

今古文抄八卷明刊本。

[明]徐鸣鹤编

宋诗选四册明人抄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

删订唐诗解二十四卷刊本。

[明]唐汝询编

五唐人诗集五册汲古阁刊本。

□□□编

御定全金诗七十四卷刊本。

康熙五十年奉敕编

金文雅十六卷刊本。

国朝庄仲方编

文毅五卷手抄本。有冯舒、空居阁诸印。

国朝冯舒编

新安二布衣诗八卷旧抄本，二布衣者，吴非熊、程孟阳也。

国朝王士禛编

本事诗十二卷刊本，善。

国朝徐钜编

唐诗英华二十四卷刊本。

国朝顾有孝编

诗风集十六卷

国朝徐崧编

诗 文 评 类

四溟诗话四卷刊本，善。

[明]谢榛撰

一瓢斋诗话一卷刊本。

国朝薛雪撰

词曲类

芦川词上下二卷明人影宋抄本。每页板心有“功甫”二字，何义门跋以为钱功甫所藏之本，不知黄尧圃所见宋板板心已有“功甫”二字，则非钱功甫明甚，或张元幹一字功甫耶？此书尧圃以宋本校过，卷末手跋至七八次，亦可谓好古之笃矣。又抄本，与前部共一函，均黄丕烈藏。

[宋]张元幹撰

澹斋词二卷刊本。

国朝毛周撰

七、附 录

目 录

(一) 传记资料	1607
显考禹生府君行状	丁惠衡等 1607
皇清诰授光禄大夫会办南洋大臣节制沿海水师弁兵兼充总理各国事务 大臣总督衔原任江苏福建巡抚丁公行状	李文田 1617
丁日昌传清史稿	1619
谕祭葬文	1620
丁日昌传广东通志稿	1620
丁日昌传丰顺县志	1627
(二) 已刊、已辑著作序跋资料	1629
《百将图传》序	李鸿章 1629
《枪炮操法图说》序	李鸿章 1629
《牧令全书》序	瑞麟 1630
《牧令全书》序	张兆栋 1630
《抚吴公牍》序	沈葆楨 1630
《抚吴公牍》序	翁同龢 1631
《抚吴公牍》序	潘祖荫 1631
《抚吴公牍》序	林达泉 1632
《百兰山馆藏书目录》序	林达泉 1632
《持静斋藏书纪要》序	莫友芝 1632
《荔支唱和册》跋	丁惠衡 1633
《柬埔寨治以北探路记》序	泰华楼居士 1633
《法人游探记》序	李宝森 1634
《西法炮台图说》序	李宝森 1634
《丁中丞文鉴》序	吴鸿藻 1635
《百兰山馆政书》跋	周易 1635
《百兰山馆政书》跋	姚梓芳 1636
《百兰山馆政书》跋	桂站 1637
跋丰顺丁雨生制府《百兰山馆政书》纪以诗	桂站 1637
戊寅大暑节日读《百兰山馆政书》后记	黄际遇 1637
(三) 生平大事年表	1639

(一) 传记资料

显考禹生府君行状^①

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赏戴花翎、正一品封典，总督銜会办南洋大臣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节制南洋沿海水师、钦差船政大臣，帮办北洋大臣，日本国换约大臣，秘鲁国换约大臣，查办乌石山事件大臣，福建巡抚、提督台湾学政，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苏巡抚兼理江苏织造，江苏布政使司布政使，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江苏苏松太兵备道兼管海关，江西尽先补用知府，补用直隶州知州，万安县知县，庐陵县知县，广东琼州府学训导，廩贡生显考禹生府君行状：

於戏痛哉！府君竟弃不孝等而长逝耶！不孝惠衡等才识庸闇，日侍府君左右，既不能烛几谏患、慎护起居于未疾之先，复不能通晓医药、调摄补救于既疾之后，奉养乖节，祷祀失虔，病中膏肓尚昏然无觉，以致抢呼莫赎，罔及衔哀，不可为人、不可为子之貽憾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唯念府君荷累朝不次之知，游莅封疆，预参中外和战大局，叠承温谕，赏假养痾，只以血气亏损、两足痿痹，不能抱疾出山、涓埃报国，每中宵泪堕、愤痛拊膺，肝郁心焦，病势增剧，遽致沈绵。不孝惠衡等侍宦频年，亲见府君驰驱两江左右，周历闽海间，一切济时泽民忘身殉国之忱，凡见诸施行者，磊磊在人耳目，不敢不苟延残喘、忍死须臾，泣血吮毫，詮次行状如左，上备国史采录，下求当世巨公蓄道德而能文章者锡诸铭诔、登诸志乘，俾垂不朽，则不孝世世子孙永感无极。谨状。

府君姓丁氏，讳日昌，字持静，又字雨生，广东潮州府丰顺县汤坑乡人也。汤坑旧属揭阳西偏蓝田九十二图，乾隆五年割海、揭、大埔、旧程乡四邑之偏置丰顺，汤坑在割隶中。始居汤坑者三世祖公也。公先为今嘉应州长乐县排岭乡人，国初九军贼刘公显等窜扰郡邑，势猖甚，公集众御之，力不支，贼购捕急，挈二子避患汤坑，居焉，后遂为汤坑乡人。高祖公讳世美，诰赠光禄大夫。高祖妣鄞夫人，诰赠一品夫人。曾祖公讳捷华，诰赠光禄大夫。曾祖妣罗夫人，诰赠一品夫人。先大父公讳贤拔，诰赠光禄大夫。先祖妣袁夫人，诰赠一品夫人，前大父卒。先祖妣黄太夫人，诰封一品夫人。先大父胞兄二，讳贤标、贤辉，俱处士。先大父虽事农业，而酷好学，见儒衣冠者，无论习与不习，必延置上座，具盛饌，而自奉极俭，每食具蔬膳不踰五十钱。先大父敦朴忠厚，好倡义举，尤善为乡里息争。所居丰顺地邻漳泉，渐其

^① 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丁日昌行状》(抄本)录出。

俗，巨姓故多械斗，斗杀人以千百计。先大父遇事排解，闻有斗辄辍业跣足往，轻薄子恒呼先大父为“赤脚公亲”，先大父闻之，意旷如也。两造事不能平者，恒潜具酒食资代为负荆，事后亦不求偿于人，但见事息则喜形于色。先祖妣黄太夫人归先大父时，先大伯等俱在襁褓中，先祖妣抚育逾所生，佐先大父治家有则，尤能明大义，慷慨急难，善成先大父息争之志。尝有某姓与某姓争田水，各集众汹汹，将索斗，顾彼此均有曲直，非代为分筑堤防渚水则争不息，而筑堤又需费甚巨，先大父踌躇无措，中夜绕室行。先祖妣燃松脂，搜索簪珥嫁衣，尽二簏一篋，指而语曰：“是岂不足以济乎？”先大父欣然急携之，出敲质肆门，取金钱为两姓任堤费，事始得寝。既两姓知堤费出居间人，各各愧悔不已，斗俗为之稍戢。先大父晚年食指渐繁，家益窘，适丁明府曰生来宰是邑，善先大父之能息争也，谓之曰：“今尔乡某与某斗，本拟以严法惩，尔可往说和递息，官事任尔料理，我当徇尔请。”盖某某家皆富，居间者例可处膏得润，先大父谢不往，明府亲谕者屡，坚不出。后明府为乡人丁为龙言曰：“丁某真一个老实人也。”嗜利者闻之，莫不为先大夫惜。先大父行事啧啧人口，后邑绅呈请奉先大父栗主入祀乡贤，忠厚长者之遗风至今父老犹能述之，以为盛德之后必有达人云。

先大父丈夫子七：长诰赠振威将军、赐封通议大夫胞伯公讳日蒸，次赐封振威将军胞伯公讳日陞，均前卒；次诰封通议大夫、赐封光禄大夫、赏戴蓝翎、钦加五品衔、赏换花翎、候选训导、附贡生达夫胞伯名显荣，次诰赠振威将军胞伯公讳名泰，前卒；次诰封建威将军、溢之胞伯名日承，均先祖妣袁太夫人出。次即府君，次诰授将军、即补副将、前署督标后营参将遇斋胞叔名顺，均先祖妣黄太夫人出。

府君天姿颖异，幼有至性。生十三岁而孤，事先祖妣黄太夫人色养兼至。家贫，随三伯父课读在外，断齑啜粥，俭嗇饔飧，以助甘旨。书舍距家数里，日必归省，虽晦明风雨无间也。弱冠应童子试，冠其曹，补博士弟子员，逾年食饩。工诗、古文、词，尤留心经世之学。惠潮嘉道李公璋煜读其文，叹赏曰：“此一代才也！”延进署，修士相见礼。自后橐笔幕游，所至考其山川风土之沿革、政教农桑之得失，凡所指画，皆可坐言起行。甲寅，潮州土匪起，府君督练乡勇剿贼，出入围城中，屡挫其锋。贼谋执家属以胁之，卒以计脱先祖妣于难。东津某姓，巨族也，阴济贼为用，府君驰书某姓昆季，晓以大义，怵以利害，解散其羽党，星夜率乡勇捣其巢，擒获贼首吴忠恕，寇乃就平。

咸丰丁巳岁，府君由廩贡生选授广东琼州府学训导，四月抵任。时灵山尚陷于寇，府君蒿目时艰，手无斧柯，忧时感事之心，时形诸歌咏。寓羊城时尝有感怀句云：“海国鱼多愁引鳄，仙人鹤少且骑羊。”盖有所讥斥焉。大府闻而怒，思罗织他事中伤之，后大府败，乃解。旋以在籍固守潮州府城出力，经本省保奏，奉旨：“以知县选用，钦此。”七年十一月选授江西万安县知县。旋在本省议叙同知衔，于九年四月引见，奉旨：“著照例用，钦此。”九月莅万安县任视事。万安当水陆要冲，兵燹后邑无完卵，民多失业，疮痍满目，抚字劳心。白梅、土陂、窑头、百嘉等处于军务倥偬之际私设厘卡，扰害商民，又有借助饷而科派中饱者、诬从逆而恐喝得钱者、持军需宿费而滋累铺户者、结无籍游勇而劫夺闾阎者。府君为吁陈大府，规画周详，撤私卡以苏残黎，禁诬索以安良懦，销废票以纾积困，劝团练以资守望，严关防，抚流亡，勤课士，除衙蠹，而民气为之一复。健讼固江右夙习也，挟刀笔为生涯者曰“讼棍”，藉火符而中饱者曰“书差”，朋奸舞弊，鱼肉乡愚，所谓图准不图审、以为拖累勒索计者，横陷架诬，谤张百出。府君下车伊始，夙谂其弊窳所在悉由乎讼棍教供，以荧惑堂上观听，乃先期提集六房旧

牍,置卧室坐隅,昕宵检阅,别类分门。每际呈期,辰刻先将副状吊进,悉心研求,遇旧案或与旧案相涉者,钩抉滞疑,参考隐伏,得可乘之隙,即摘片楮节录梗概,备少间面折之用。泊出坐堂皇,剥肤鸣痛、稽首呼冤者庭前环叩,纷至沓来,府君五听互用,蹈隙抵瑕,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虚实是非无不迎刃而解。其为批准传审之案,每案只标一票,每票只标一差,询其赴差道途之远近,官给盘川,以免需索两造,限其提集到案之日期,严立赏罚,以杜宕延。悬案审有诬告,严加创惩。案不轻准,准必审结。刁民、讼棍畏若神明,颺迹远去。故初期呈词约在百纸外,第二、三期仅四五十纸,匝月后不过二三纸而已,其原只在听讼者之“细心耐烦”四字。后府君抚吴时,恒举此告属吏,以为清讼之法。

府君在万安任者四月,旋经粤抚耆奏调,前往广东办理洋务。十年六月,万安绅民稟请府君回任办理防剿。八月,摄庐陵县事。今两湖制帅李公小荃时为赣南观察,奇其才,以是知名于时。十一年七月,两江督宪曾文正公札调赴营差委,即于是月卸庐陵任事,前往安庆随营效力。于是府君在皖营者数月,有上曾文正公书,言江省吏治条陈者一,曰求实用,曰久职守,曰禁文饰,曰厚民风,曰留有余,曰泯畛域,曰均肥瘠,曰正根本,曰清粮额,曰奋独断;言江省丁漕利弊情形者一,曰江省丁漕重轻不均,曰省城银价高下难定,曰完纳漕粮宜酌分期限,曰考费、兵费宜预先安顿,曰委员差使宜酌量裁汰,曰书差浮费宜澈底删除,曰幕友修金宜略为裁节;又言丁漕之弊在于中饱,欲取中饱之资以半归公、以半还民,非为州县裁革可省而不能遽省之向章、措置应办而无力可办之经费不可;又言丁漕一律收银之弊,银钱两收之弊,一律用钱、银价涨而议增之弊,大户收银、小户收钱之弊者一。书又议丁漕减价章程数十则,又核议州县摊捐款应裁应留者数十则,皆能洞见症结,剴切详明,江省官民均被百世之利。文见府君自著《百兰山馆集》。

同治纪元,曾文正公督两江,以厘饷奏派来粤。时值高州剧寇猖獗,粤中大府复奏调赴高州军营,帮办昆官保军务。府君以十余年积寇滋蔓难图,器械刀矛坚利与我埒,非有制胜火器不足以寒贼胆,乃上书大府,请于燕塘设炮局,绘图创造,精益求精,督铸开花炮子数千,运至军营,摧坚破锐,贼果不支。是岁夏,克复信宜城,兵氛以靖,两江督宪曾文正公奏调府君旋皖差委。是时江苏抚宪、今合肥相国李复奏调府君赴沪,奉上谕:“李所奏请飭丁□□,已谕令毛□□等飭令该员赴沪。钦此。”府君即前赴沪营,督办制造,口讲指画,昼夜兼营,极为大府倚重。十一月初二日,在无锡东门卡施放开花炮子,延烧贼营,贼大乱,我军奋勇直前,克复无锡、金匱县城。经抚宪李相奏保,奉上谕:“丁□□著免补本班,以直隶州知州仍留江西补用,并赏戴花翎。”又奉上谕:“该员前在高州军营尚能得力,现在已赴江苏军营,著即存记,遇便谕知李□□酌量保奏。钦此。”合肥相国夙重府君才略,旋委办全省行营营务处。于是年四月初七日克复常州府城、生擒逆首伪护王陈坤书案内,四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直隶州知州丁□□著免补本班,以知府尽先补用。钦此。”三年五月,奉署苏松太兵备道兼管海关之命,驻扎沪渎。沪自海口通商以来,万国辐凑,华夷错置,一二奸商狙佞辄诱结蛮酋洋商之狡黠者,与官吏相抗,事多盘错难理。府君以受恩深重,知无不为,一切利害艰巨咸肩任之,合肥相国亦倚如左右手。府君曰:“此不世之遭逢也,吾得行吾志矣。”时夷酋巴夏礼夙号狻獠,府君引约法遇事侃争,不肯少假借。如驱踞城夷兵出城,檄犯事轮船充公,索回吴淞口炮台地基,裁革会防局供应英法兵费万余金,禁洋酋收洋泾滨赌规,拿英教士陆和尚正法,拔除浦东至川沙数十里电线,资遣外洋流氓返国,捕奸佞通事某置狱痛惩,没入某私购买洋人

轮船机器厂一所，移建制造局于南郭等事，皆旁观所愕眙而瑟缩者，府君奋髯张目，据理陈词，关其口而夺之气，卒相顾耨去，终府君任不敢稍有所窥觊。然府君亦以是触动肝气，胸间得结核症，请假者屡。合肥相国以继其任者綦难，坚不允。迨夷酋巴夏礼离沪，府君甫得假沐三月。是年冬，调两淮盐运使任。府君任事之始，知两淮利源一在盐务，一在厘局，盐务之弊由乎岸无真商、商无真本，以致来源不旺，场政不清，不得不亟筹救弊补偏之计。乃添铸鑿口以补荒埤，裁革黑弊以苏商困，设灶长以专责成，浚场河以资周转，定沟界以清草本，分段卡以绝私路，立阴晴鹵册、印烙车船以杜假借，设盐场各站、添选跑夫以速文报，换装轻船、改道新河以济运引，不逾月私绝运畅，盐务为之改观。淮扬厘务之弊尤属指不胜屈，仙女镇木捐委员串通炮船营弁卖放漏税最堪发指，余或任用家人舞弊、漏课者有之，纵容司事、巡丁串同营私者有之，国帑军需半归中饱，攀附奥援，局棧林立。府君密派妥人假装货客，购觅线人指路，廉得奸赃确据，择其尤者揭禀大府革讯追赃，余或劾或撤有差。为厘定一切章程，优薪水以贍其私用，给卡用以定其公费，严赏罚以申其劝惩，通下情以规其才识，于是吏之不奉职者乃稍知自爱而重犯法矣。未几，有署理苏抚、办理通商之旨，府君闻命悚惶，陈书曾文正公恳代奏辞，有五不胜任之语，文载《百兰山馆集》。后奉朝命来粤查办中外交涉案件，事竣回署。适清水潭决口，溃至三百余丈，里下河皆成泽国。府君方卧病，议请开缺调治，而合肥相国以此项大工非得府君督办不可，乃力疾视事。时剿捻饷方急，而工程又不可稽，因多方筹集巨款，驻清水潭督工数月，亲持畚插，以身先之。乃合龙，水溜湍急，人力难施，夜大雪降至二尺许，乘冻集人夫赶筑，大工告成，农桑复业，至今赖之。旋晋秩苏藩，有清讼、均漕、减漕价、垦荒田、厘赋役、劝积谷、惩奸胥、兴水利诸大端，事皆在《藩吴公牍》中。吴中先达冯宫允林一先生桂芬，东南耆宿也，尝私语门弟子曰：“吴中政治久弛矣，非得丁君来，事不治。”已而命下，乃相与额手庆得人。逾年升苏抚任。府君之治莅吴也，江南底定仅三年耳，民气彫残，政籍荡废，府君励精淬神，洞烛幽隐，抉剔弊丛，芟锄豪猾，奋然独断，一片血诚，外不顾群议之动摇，内不计一身之劳苦，在吴二年，始终如一日。前后清厘积案至二十七万余起之多。其最为立法之善者，曰“月报词讼册”，曰“钱粮斗则简明告示”，吏无纵奸，民无含冤，皆经奉谕旨，飭各直省仿照施行，著为令。先是，吴中岁漕粟数千百万石，既易河运为海运，又承恩旨减赋，民困得大纾，而兵后海贾多失业，沙船废不修，一旦设局海上，仓率招运，赴津船恒虞不给。又海运旧章放失无可考，承其事者非素谙事难办。府君周諮博访，条上事宜，设法募船攒运，运不继借夹板试行之，漕乃得畅行无阻碍。抚标兵籍旧承绿营制，额缺而率窳惰不可用，府君尝言并三兵之饷以养一兵，并二弁之饷以养一弁，则兵弁皆可精选，至是条减兵增饷议上之，凡再奏，始得旨如所请。于江海防水师章程，亦多所参定。此皆吴中事之荦荦大者，其余凡可阴惠及民者虽至纤至悉，期必行，事具详《抚吴奏稿》、《抚吴公牍》中，不孝悉数不能终也。

府君尝云：“天下事坏于泄沓，吾思有以矫之，苟尽一番心，精神默运，事未有不理者。”在官时秉烛治书、钩稽案牍，往往穷数日夜之力，闭户冥搜，倦极则伏几稍憩，不半时又蹶然兴，呼水盥讫，翻阅如初，用能呼吸相通、无微不入，苍黎疾苦，千里如在目前，虽远閤莫能期也。至是心力交瘁，不半年须发苍然，而病根已从此固矣。旋奉旨赴津门查办事件。津事棘，人以为危，府君闻命，即时就道，星夜趲程。抵津批卻导窾，外人弭首就约。在津微闻先祖妣黄太夫人病状，得谕旨后复趲程回苏。逾月而先祖妣黄太夫人弃养，府君哀毁尽礼，扶柩南还，

遵道庾岭，蓦越山涧，必躬自涉水扶掖而进。既抵潮州，两脚为水浸灌，芒鞋麻袜盎然满中，以刃剖之始解，自是以受湿得足疾。

甲戌服阙，奉廷旨特召。旋闻穆宗毅皇帝升遐，痛哭星驰，至淮安吐血数升。乙亥三月抵京，叩谒梓宫，哀感之中，病躯增剧。府君于五月初七日具奏，缕陈病状，乞恩赏假回籍調理，奉上谕：“丁□□着前赴天津帮同北洋大臣李□□商办事务，并赏假两个月安心調理。钦此。”府君闻命后，即递折请训，有府君自著《入觐承恩记》志其事云：

五月二十一日寅刻递折请训，在朝房祇候，辰刻传知在第三起引见。辰中刻伯王带起，上养心殿，两宫皇太后在黄纱帘内东西坐，皇上坐正中。皇太后谕：“尔现在身子如何？調理愈否？”臣日昌奏：“臣因天时干燥，服药不甚见效。”太后谕：“尔此行到天津与李鸿章办理北洋防务，务要和衷共济，不可各存意见。第一要讲求练兵，第二要讲求制器、造船，其余筹饷用人，亦要次第讲求。现在时势如此艰难，君臣总要卧薪尝胆，做一分事，尽一分心。”臣日昌奏：“天津海防，李鸿章于前数年业已悉心布置，井井有条，现在膺此重任，定能将全局统筹兼顾，皇太后可以不必耽心。但设防先要筹饷，今不怕无办防之人，只怕无办防之饷，此为可虑。”太后谕：“现在饷事难办理，海防若要大举动，流弊实多，且今委员难以相信。尔告诉李鸿章：用人须要斟酌，捐输便宜官多，不好者亦要参。”臣日昌奏：“臣即当传旨告诉李鸿章，但现在直隶官吏经李鸿章整顿之后，业已比前好得无数，所可叹者各边省吏治日坏一日，百姓苦情无由上达天听，将来民心一变，较之夷患尤为可虑。”太后谕：“可不是！现在四川按粮津贴，每正款银一两，百姓要完至十数两，所以百姓更苦。”臣日昌奏：“皇太后真真圣明！现在吏治之所以难整顿者，由于官多缺少；官所以多，由于捐输太滥。现在捐输局每年只收银二三十万两，外省捐输名为二三百两，折实亦不过数十万两，放出此等坏官侵吞钱粮、贻害地方，国家每年何止吃数百万两之亏？务求皇太后毅然独断，停止实职捐输，不要与户部商议，方免阻挠。”太后谕：“尔所言亦有道理。”臣日昌奏：“臣现在患病甚重，在外面不服水土，仰乞天恩准假回籍調理一年半，再当出来报效。”太后谕：“尔之病亦是为国家事急出来的，尔有此番忠心，菩萨亦当庇佑尔。尔在江苏做官，虽然官场、书差不喜欢尔，然百姓至今思念尔，里面亦是知道的，虽有旁人闲话，不可因此灰心。尔是国家老臣，总当为国家办事才是。”臣日昌奏：“皇太后不提起闲话一层，臣亦不敢剖白。臣自问与□□□无冤无仇，□□□竟敢公然造言诬蔑，形诸奏章，使臣何以为人？请求皇太后明鉴！”太后谕：“不特□□□，尚有□□□狠糟蹋尔与李鸿章二人。此等人能说空话，不能办事，到了有事时，不知逃往何处！即如天津之事，□□□被人一骂，便尔装病，亏得尔认真查办，省得里面耽多少心。尔今虽然为此事受了人家闲话，然当时实亏得尔。”臣日昌奏：“臣当时接奉谕旨，当日即动身，并不敢稍为停顿。臣记得其日七月初八是一个破日，后臣□□□不肯接印，并劝臣择一好日子再动身，臣因天津事在危急，将印驻库，即时动身。幸蒙皇太后圣明，鉴臣愚忠。”因磕头谢恩。太后又谕及洋务与津事，云：“李鸿章连年在天津布置一切，里面亦深谅其为难。李鸿章一时不在天津，便一时不放心。他是有大功于国的人，尔告诉他不可因人闲话便灰心。”臣日昌奏：“李鸿章忠心如铁石，不惟视自己身家性命不紧要，即千秋亦看做不紧要。”稍停一晌，复奏：“李鸿章将自己声名亦看做不紧要，只要求于国家有济。臣此次来时因病住在李鸿章署，谈及去年十二月来京，见皇太后又

辛苦又悲哀，万分不得已，为此垂帘之举，囑臣见着皇太后，劝不要过劳，不要过哀，保养玉体，以慰天下苍生之望。李鸿章一面谈一面哭。”太后听至此，亦拭泪不止。良久随谕：“尔到天津，好好将病医好。”遂跪辞。奈跪至四刻之久，一时挣扎不起，太后命伯王扶掖始起，出官门时已巳正矣。

府君感激天恩，即力疾抵津，帮同合肥相国筹商日本、秘鲁换约事务，复因与洋酋争执触动肝气，吐血之症复发，饮食减少，日之所食不敌夜之所呕。府君自顾病势日增，医药刻难奏效，恐负国恩，即将病状直陈具奏候旨。七月二十日奉上谕：“丁□□著再赏假两个月，在津安心调理，并赏给人参六两，俾资调摄。钦此。”呜呼，府君之以孤忠结主知、荷圣恩者，亦可谓千载一时之隆遇矣！八月差赴福建船政。既受事，大阅水师，屡于波涛风雨中督演枪炮，久之发必中的，壁垒一新。十一月，奉旨补授福建巡抚，兼督办船政。府君具疏力辞。二年正月十一日奉上谕：“丁□□向来办事认真，不避嫌怨，特畀以福建巡抚重任，系属为地择人。该抚惟当力任其难，将任内应办事宜随时整顿，并将海防及中外交涉事件会商文煜、李鹤年，悉心办理，以副委任，毋许固辞。钦此。”府君捧读温纶，感恩涕泣，一面具奏谢恩，一面赶将船政事宜部署，晋省接印任事。随具奏地方、船政事难兼顾，请旨简派专员接办，奉上谕：“即著丁□□会同沈葆楨酌保一二员接办船政事务，责成该员经理，仍由该督等随时稽查，以期周妥。钦此。”府君得旨后，即保奏前顺天府府尹吴赞诚等，请旨简派接办，后诸公皆先后任船政事。

府君抚闽后，值夏间，淫潦不时，山涨陡发，城内水逾丈，荡析离居，哀鸿惨目。府君督属吏泅水购船，出没洪涛中，拯溺人无数。城根蟄动，飭标兵趁势抢筑，令员弁撤塞城屋，城堞支搭篷寮遮蔽风雨。饥民盈万，唾溺臭秽不可近，府君露立城上六昼夜，口煦而手拊之，躬亲放赈。谕藩、臬各大吏昼登城堞分恤难民，宵巡衢街防宵小窃发，乡间有乘机蠢动者檄兵弹压。盗匪假充哨船灯旗，昏夜放溜，诃其异立拿之，无一逃者。城内外设粥厂二十余处，大厂日就食者千余人，小厂数百人。复按户给米，按口给棉衣，疾病者给药丸，室庐坍塌者给修费，无家可归者给金令赁屋，淹毙、压毙者收瘞之。又念穷民尚可膂力自存，寒士则一无足恃，密访得生员、举人等百三十人，给米布银有差。星夜飞檄各海关暂停米税，分遣轮舟就近招商运米，不数日捆载云集，谷价大平，菜色立变。当天水势滔天，呼号之声震耳，以为创巨痛深、靡有孑遗矣，卒赖(酒)[济]沉澹灾，出水火，登衽席，风餐露宿，可泣可思。闽民谈及拯恤情形，咸云生死人而肉白骨者，中丞也！往往有泪随声下者。是年秋监临文闱，慎选各房，同考官严查传递。首府卷向先誊送内帘，捷足先得，入彀者十八九，外郡卷遗珠抱璞，时叹向隅，府君亲坐至公堂上，飭对读官悉心检校，合通省卷配搭均匀，分次录送。是科主试亦衡文巨眼，外郡中式骤多，得二三十名，士林为之欢抃。闽中自前抚王文勤公设立致用堂，集多士，给膏火，月课经史，府君见闽士寒峻居多，于赈款存余项下提银五千两发商生息，增加课额，请颁赐御书匾额榜诸栋，藉正人心而作士气，释菜鼓篋，弦歌琅然。闽中吏治因循，讼系盈图圉，久多痼弊，府君严催各属认真清理，半年之间讯释各厅州县新旧监犯五百三十二名、押犯一千二百四十六名。其有疑讞尘牍，遴选干员驰赴各属会同讯断，除桀黠之徒、为害閭阎者仍照例磔禁，余皆开除省释，不一年而囹圄尽鞠，泄沓改观。

台湾者，海外奥区也，同治年间沈文肃公奏请开煤，派洋匠到台履勘，立约购办机器在案。府君抵任后，复奏：“台山为初辟新岛，精华未泄，硫磺、磺油、樟脑、茶叶等项悉资利用，

皆应扩充开办。近者异类无厌之求日以益肆,及今不取,彼反生心。且固台防必先练兵,欲练兵必先筹饷,不如即以开垦之众资兵卫,则兵不外求而足;以开垦之利助军饷,则饷不外求而足。”乃请旨派员督办,以专责成而求实效。旋因生番未靖,冬间力疾渡台,派兵剿捕。先由北路鸡笼启途,过三貂岭,悬崖陡壁,禽鸟声绝,舆马所不能通,皆攀藤援葛而上。三日抵苏澳,各营瘴疫正盛,府君亲慰将士,以作其气。旋折回鸡笼,行抵艋舺,阅建城形势,由淡水历彰化、嘉义驰抵台郡。自苏澳、噶玛兰至竹塹、彰化交界之大甲溪约十一站,开辟以来大吏皆所未经,府君笋舆所过,庞眉皓首扶杖聚观,熟番头亦皆远道迎迓。府君告以方今皇太后、皇上爱民如子,虽海外遐荒亦关宸廑,特遣疆臣前来抚绥,百姓无不欢呼载道,歌舞同声。十二月十六日奉谕旨:“丁□□以军事急逼,力疾渡台筹画布置,实属勇于任事,不避艰辛!各番社良莠不齐,自应区别办理,惩凶恶以安善良,俾其知惧知感。著该抚察看情形,相机剿抚,以期一劳永逸。钦此。”府君跪聆之下,感激靡涯,随条奏:“各路番情反覆,现檄统兵官勤加操演,确查地方险要,严禁通事、隘丁不准以军火、盐铁私济生番。其平埔近海各番易开外衅,必当大举剿办,归入版图,方可一劳永逸。”旋于三年正月二日巡查南路,由凤山周历枋寮、刺桐脚、狮头岭等处,复由风港南折,历柴城、恒春、琅峤等处,是为台湾极南尽境,逾此则南洋大海,汪洋无际,不过二三日水程为小吕宋诸岛矣。恒春下十八社番目率徒众来谒,府君谕以薙发归诚,不得仍蹈杀人故辙,如被百姓欺陵,尽可前来控诉。并赏以银牌、哔吱布匹等物,各欢跃而去。有凤山辖境悉芒社番者,凶顽梗化,伏莽杀人,联络狮头、龟纹各社为负隅计。府君檄兵进剿,以番攻番,择可用者酌加犒赏,俾之阴输情伪,用为向导。深林密箐之巢,鸟道羊肠之径,我军顶踵相接,蛇行猛进,于三月初九日进攻,扫穴擒渠,余党骇散,七十二社心胆俱震,奔走偕来日数百人。悉芒社目亦稽顙自投,乞恩悔罪,遂改悉芒社为知法社。立善后章程:一、划清番民地界;一、禁民番私仇报复,教之树艺以化射猎之习;一、令番众薙发者方准入社;一、令番日子弟入义学,给之衣食;一、禁番众私到沿海通商界内。各番捧生花香蜡,称觥上寿,声教大行。届岁试,兼学政事,援康熙年间湖南苗瑶学额例,奏设番童学额以示招徕。中路水埔六社番民不谙种植,雇汉民代耕,台人谓之“租贖”。频岁歉收,租贖不纳,值青黄不接时,番民益形饥困。府君饬彰化令携带银米,会同鹿港厅查明口数,计日给米,并为清出租贖,教之耕作,开浚水源,俾防荒旱。广设义学,导以尊亲,于抚番事宜皆为长治久安计。先是,冬间府君统筹台湾全局,拟开办轮路、矿务,以裕军实而固边防,缕陈十害十利,又恐众议不同,复详言其无可虑者七,奏请筹拨经费。经总理衙门会同户部并案核议:府君渡台所议应办各条,均洞中窾要,亟应次第举行。举办轮路为经理全台一大关键,尤属目前当务之急。至所请筹经费一节,查海防经费一款原奏分解南、北洋大臣兑收,台湾地属南洋,事与海防相表里,请自本年七月为始,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等五关并沪尾、打狗二口之四成洋税,暨江海关四成内二成洋税,划出半分之半批解福抚兑收,每年酌提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厘金亦自本年七月为始,半解福建兑收,台湾即用南洋应得之款云云议奏。奉旨:“依议。钦此。”府君仰见朝廷垂念海疆至意,虽靡躯碎顶不足云报,感激涕零。旋以造船、制器同时并举,奏请先其所急,以经费移购铁甲船,得旨奖谕。台湾各属有渔户等税,多立名目,曰罟、曰罾、曰零、曰鲢、曰滚、曰蠓、曰箔、曰网、曰沪、曰乌鱼旗,或名以所用之具,或名以所捕之鱼,利析秋毫,胥吏因缘为奸,穷阎受累实甚。且所征杂饷,佣户、渔人均皆往来无定,官役不能穷其底蕴,土豪包揽承充收纳,舐糠及米,输于官者十,取于民者百。

府君立奏罢之，岁蠲旧额五千二百余两。嘉义令某收受税契陋规，淡水营都司徇庇汛弁勒索，大甲盐务委员肆行克扣、私用重秤，皆劾治不少贷，台湾衙役众怨切齿，毙之杖下。并将科派捐输、津贴州县仓谷、自尽命案株连拖累及牛捐诸弊悉裁革之。仍恐各厅县阳奉阴违，将告示泐石，多拓分贴各乡，俾百姓周知。台北和尚洲教民李面父子恃教恣奸害，讯明罪状，就地骈诛，其党永远磔锁，以儆凶邪，民愤一舒。

夏初回闽署，五月间福州各属及延、建两府同时被水，府君出驻城楼，督率员弁多方救护，司道府县昼夜分巡，拯援错居于襁负转徙之间，霑体涂足，分别重轻赈恤。水平后各处设平糶厂，两日开糶一次，每次糶出米一千七百余石。城内外粥厂就食者多至七八千人，少者亦不下二三千人。侯官所属西乡一带、闽县所属南乡一带受灾极贫之户，派员携米散放。又多派员绅，上自洪山桥以北，下自南港以南，分投施济，俾免向隅。于城内正谊书院设筹济总局，派官绅驻局督办灾务，劝绅富捐输接济数百万，札瘥捐瘠免转沟壑，喷声若流。复倡捐集款筑坝开河，大工告成，民以安堵。劳伤弥甚，奏准赏假回籍调理。闽中士大夫截镫攀辕，绘《琴鹤归舟图》以赠，作为诗歌投置行舆中，积成束笋，士庶榜于衢曰：“留中丞，活百姓。”祖饯东门，多呜咽失声，府君亦歔歔欲泣而不忍别也。

府君即于八月中航海回籍就医，途中风涛簸荡，病体盖复不支，又值先二伯逝世之后，伤感萦中，病益增剧，咯血食减，痰喘气逆，遍身麻木不仁，医药无效。府君复具奏恳请开缺，奉旨：“该抚向来办事认真，着再赏假三个月，安心调理，无庸开缺。福建地方紧要，一俟病体就痊，即行驰回本任，以重职守。钦此。”后府君病躯日剧一日，全体痿痹，动履需人扶掖，药石针砭遍施罔效，府君恐贻误封疆重事，上负国恩，不得已力疾恳奏，请旨施恩开缺，始蒙恩准。后值晋豫大饥，府君闻之慨然曰：“百万饥民势将立毙，敢爱一身耶？”扶床而起，竭力筹捐，手批口画，又派员至台湾、星架坡、暹罗等处推广劝捐，至忘寝食者数日夜，前后合捐晋豫赈款二百余万元，解往津门拨济。是冬，又力疾赴闽办结乌石山案。先是，道光二十八、九年间，洋人于山上租造洋房，时疆吏不能争，辄将此山指为城外，朦混入奏。嗣林文忠公回籍，百端设法，欲令洋楼移城外，卒不果。后山上教堂洋楼日辟日广，名胜几全为所占，堂楼高耸入云，碍全省风水，民心忿怨者久矣。闽浙制帅何公小宋抵任后，与府君熟商，以为欲绝将来祸根，必令乌石山教堂移城外。议既定，适英领事星察理为洋行事来署谒见，府君再三开导，以城外官买电线局空地与之易，英领事欣然诺，即函称邀到教士胡约翰，议允寄信回国商办。府君因卸任在即，嘱英领事将前函改为印文申陈，分别咨行存案，以办理情形与制帅交代讫。府君回里后，英领事与教士意存宕延，闽民愤激，攘臂一呼，遽行烧毁，几决裂不可收拾。事棘闻于朝，命府君驰往查结，于各旧卷中觅出教士侵占凭据数十条，往复辩难，卒令教堂移居城外，闽人士勒碑记其事。踰年回里，旋奉到廷寄开：“奉闰三月二十二日上谕，前福建巡抚丁□□著赏加总督衔，派令专驻南洋，会同沈葆楨及各督抚将海防事宜实力筹办，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钦此。”二十三日又奉上谕：“丁□□著充兼理各国事务大臣。钦此。”府君自顾病躯衰朽，未敢恋禄辜恩，即具奏力辞，并将筹防各事宜缕陈附闻。旋奉到廷寄开：“奉五月十七日上谕，丁□□奏病尚未痊，不能胜会办海防之任，请收回成命，并将筹防各事宜开单呈览一折，海防关系紧要，丁□□沥陈病势及不能胜任各节，自非有意推诿。该前抚办事认真，不避嫌怨，朝廷本所深知，著即赶紧调治，一俟足疾稍愈，即行来京陛见，毋许耽延。单开各条已分别择采施行，原折单留中。将此谕令知之。钦此。”府君私冀医治稍痊

即议星驰入都，泥首宫门求赏差使，不意医药杂投，遂成沈痼，竟不能出山再效驰驱矣。呜呼痛哉！

府君自莅任封疆后，遭际圣时，恩荣稠叠：赐福字者三次，赐克食者一次，赐《穆宗毅皇帝御制诗文全集》一部，赐《钦定平匪方略》一部，赐人参陆两，赏戴花翎，赏正一品封典加恩三世，此府君历官先后受恩之宠遇也。

府君纯孝性成，事先祖妣尤能先意承志。先大父见背时，家中落，府君年甫舞勺，随三伯父课读外舍，饱暖如畴曩，而先祖妣恒忍饥寒，深宵纺织，机声与哭声相断续，不使府君兄弟知。而府君亦能以善读博亲欢，使忘茹贫之苦。迨府君司训琼州，瘴海僻隅，未敢迎养，然始得以苜蓿盘供堂上甘旨。后府君选授江西万安任，以先祖妣苦忧多疾，欲请开缺归养，先祖妣谕之曰：“江西贼势于麻，尔不可避危就安。”府君侍先祖妣疾痊始赴任所。府君官吴后，甫得迎养署中，七年板舆，所以尽尊荣孝养之忧者，无微不至。江北夙积案，讼系累累，府君每虑一狱、出一囚，则先祖妣为加一餐，怡然曰：“胜尔以珍羞进！”故府君治吴时，尤不许属吏轻杀一人者，一以重民命，一以承亲志也。府君以任重才疏，每谋乞退侍养，虑水陆程途跋涉艰危贻亲疾，先祖妣觉其意，禁不许，谕府君曰：“吾就养在署而尔乞退，朝廷必不允尔请。且吾服此间水土比家居尤健，尔当以勤补拙，上报恩遇。”府君自是不敢言归。后府君奉命赴津，先祖妣体已不适，督府君即行，不许稍稽留。府君之得以尽忠于国者，皆上承高堂意旨，即所以尽孝于亲也。时先祖妣年届九旬，府君乞吴中绅僚诗文，将以介祉，而先祖妣遽弃养，府君孺慕哀痛，几至毁性。后遇忌日，必陈筵感泣，历终身不忘。府君于昆弟间最敦友爱。频年三伯父多疾，府君彻夜不寝，手煮药以进，三伯父趣止之，则引李勣焚须事以自解，三伯父亦为之莞然。府君平日课不孝兄弟读书，严督不少假，延名师四五辈，分塾立程质明，兴至漏三下犹不许诵稍息。家中孩提三四岁即遣入塾，不得归内室，能文者月亲课数次，有不中程辄笞挞无贷。

府君性嗜书，官吴时遇吴中藏书家所散售宋元板精本，节俸购归之，无所吝，为整理装褫，评骘得失，成《持静斋书目》五卷，海内识者至比之范氏天一阁、黄氏百宋一廛焉。府君平日诗、古文辞皆能深入史汉，泛滥于唐宋名家之胜，而经世文章、一切奏疏条议尤为剴切详明，婉譬曲喻，深入人心，于汉之贾长沙，唐之陆忠宣，宋之欧、苏、陈龙川诸家为近。遗著有《百兰山馆文集》、《百兰山馆诗集》、《百兰山馆词》、《万安公牍》、《军火图说》、《炮说》、《枪炮图说》、《演阵图说》、《巡沪公牍》、《淮鹺公牍》、《藩吴公牍》、《抚吴公牍》、《抚吴奏稿》、《抚闽公牍》、《抚闽奏稿》、《持静斋书目》、《入觐承恩记》各若干卷，惟《持静斋书目》已付梓，《抚吴公牍》五十卷门人林达泉校刊之，侯官沈文肃公、常熟翁叔平尚书同龢、吴县潘伯寅尚书祖荫为之序。

府君自以寒素致通显，故尤喜奖植士类。抚吴时奏开书局，购胡本《资治通鉴》板补刻之，以嘉惠艺林。每课书院，必优加奖赏膏火，助寒畯读书费。时檄召高才生进署，垂询吴中利弊得失。春秋两试为筹宾兴款费，视旧例加给数倍。礼贤下士，谦恭□分，遇有一节之长、一言之善，必为之延誉而振拔之。提倡风雅，有鄂西林、宋商邱遗型。而嫉恶若仇之怀则恒不肯稍留余地，故豪姓猾吏、蠹役奸胥类皆不便所为而日腾其谤。府君之治吴也，耳目周烛，吏无隐情，犹虑民瘼之或壅于上闻也，时时微服潜行城乡间，凡州县之一举一动、衙蠹土恶之有累于民者、一囚之或系或释与牌根不符者、钱漕征收之匿示浮收者、尸场之需索者、驿站埠

头之藉端讹人者，虽在僻远，必诘知之无能稍欺隐。宝应王文勤公凯泰曾有致府君书曰：“某去年春夏间养痾吴寓，常以小舟往来城乡间，茶亭茅舍，偶尔憩息，犹闻父老传述德政，津津不倦。彼不知某为何人，而某闻之则已心醉。见一地棍以红糖水碰人倾泼，讹索乡愚，旁一人曰：‘丁大人在此，尔何敢为？’某询丁大人何人？答以带大墨晶眼镜者是也。迨北渡瓜口，有一船埠头讹索小船费，旁一士人叹曰：‘丁中丞微服至扬州，遇一船埠头讹船户，立交地方官重责千板，从此敛迹。近日若辈又多事矣！’不知公当日果有此事否？公去吴已数年，而流传善政，虽细事民尚思之若是！”府君之遗泽在吴不概可想见耶？

府君性嗜佳山水，平生游宦所经，遇名胜处，必携竹杖、结芒鞋，歌啸登临，务穷其胜。中年后乐揭邑岩泉之秀丽也，于村郭间购得一废圃，葺芋茨，斲树石，建“水天一色楼”于其中，储所藏书万卷。又以笠履周历之名区与当时胜流朋辈所登临游眺于其间者，绘诸园壁，为图十二，曰《浮粟烹茶》、曰《灵岩品石》、曰《西（派）〔湖〕泛舟》、曰《皖江踏雪》、曰《惠泉试水》、曰《焦山听琴》、曰《荔湾拈句》、曰《匡庐放歌》、曰《沪海观涛》、曰《岱宗望日》、曰《邓尉探梅》、曰《津门折柳》，皆自为之句，命门人林鹤荪孝廉友松书之。

既相地城西偏营宗祠，规制一准典礼。府君于九族内外间敦睦任恤事无不为，而自奉极俭约，夏一葛，冬一裘，率黜敝无华色。自游幕至抚吴时，衣不给辄向市肆购，未尝新制一领，吴中僚吏裘履翩翩之风为之自革。府君乐善好施与，回里后凡有益桑梓者竭力为之。复鉴于晋豫之灾，怦怦心动，念北地素无盖藏故至此，于是为惩前毖后计，因与赈捐诸董事熟商，即以所余笔墨纸张之费于谷价贱时预为购买，合绅捐旧存谷九千二百六十六石有奇，益以家中备荒谷，共得万石，名曰“公仓”。庚辰冬事始竣，自制序文，详言储谷、放谷诸法。辛巳春，择吴越各善堂规条之尤备者，仿其法行之，费不足则倡捐焉。复函商各大吏节关局之费，月醖金助成其举。立条款十一则：曰黜邪，曰销患，曰息斗，曰去奢，曰刊书，曰储谷，曰施医，曰戒烟，曰育婴，曰矢公，曰检身，延邑中公正绅士助理之。

府君气体素强，自壮岁服官后，遇事无问巨细，必振刷精神，彻始终竭力整理之，不肯稍就闲逸，致半生精力全销耗于簿书钱谷之中。既洊登显秩，荷封疆重寄，殉公忘私，不顾一身，每遇猷牍尘案、重繁难稽之件高可隐身者，必为之钩抉中理，彻宵踞几不寐，头昏目眩，心手交疲。又值国事艰难、内外库储交绌之际，万里转输，事多掣肘，恒见府君中夜绕床心计掌画，忧民忧国，虑郁伤肝。兼以官中外交涉地方，历办通商重务，所值蛮酋、夷长类最称狡黠者，府君断断争执大局，力持引约据法，往复诘难，必至气愤胸臆、舌唇焦敝，始得一事就理，以是触痛肝疾，时时发作。又痛遭文宗显皇帝、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慈安皇太后先后升遐之变，府君受国隆恩，攀号呼吁，吐血盈斗，痛不欲生，以致病根益深。后渡台巡海，触犯瘴氛，误将毒水洗足，遂招痿蹶之机。外有狡焉思启之殷忧，内有堪为叹息痛恨之事，煎心拂虑，旧恙日增，不得已疏陈病状，归籍养痾，然而心神之耗铄于军国事者，固已补救之无从矣。故虽日求医药，力加调理，时或偶见小效，而终难求却疾之方。自去腊饮食少进，咯血日多，正月初病势骤变，脚气上冲，痰壅气逆。府君自知不起，呼不孝惠衡等至榻前，口授遗折，唯云外患未平，国恩未报，死有余憾，无一语及于家事，竟于初十日午刻弃不孝惠衡等而长逝矣。於戏痛哉！於戏痛哉！

府君生于道光癸未年六月初一日巳时，薨于光绪壬午年正月初十日午时，享寿六十。配吾母李夫人，诰封一品夫人，处士澄川公女也，温恭柔惠，克相府君，以光绪癸未年八月十九

日薨,寿六十三。府君子五,长不孝惠衡,赏戴花翎、盐运使衔尽先补用道、分发江西补用知府、例贡生;次不孝惠馨,丰顺附生;次不孝惠康,丰顺附生;次不孝惠吉,次不孝惠宣,均幼读。女四,长适□□□,次适□□□,次适□□□。孙四,长宝英,丰顺附生;次宝元,丰顺附生;次宝珍,次宝善,幼读。孙女三,均不孝惠衡出。

不孝丁惠衡、惠馨、惠康、惠吉、惠宣泣血谨状
钦差出使日本大臣、二品顶戴、翰林院侍读、愚侄何如璋填讳

皇清诰授光禄大夫会办南洋大臣节制沿海水师弁兵兼充 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总督衔原任江苏福建巡抚丁公行状^①

公姓丁氏,讳日昌,字雨生,丰顺汤坑乡人。先世居长乐排岭乡,国初九军贼窜郡邑,公始祖某集众御之,众溃,挈二子避患汤坑,遂家焉。公曾祖讳世美,祖讳捷华,考讳贤拔,累赠光禄大夫;曾祖妣鄞氏,祖妣罗氏,妣袁氏,累赠一品夫人,先赠公卒,继妣黄氏,诰封一品夫人。赠公世业农,敬礼儒士,士穷无归者必代谋馆谷,称意而去。勇于为善,里中巨姓故乐斗,残杀无算,赠公闻斗,跣足往排解,人呼为“赤脚公”。两造事不释,恒居间密垫贖财,事解则喜形于色。太夫人适济阳,治家有则,明大义,慷慨急难,成赠公息争之志。尝有某与某争田水,集众将素斗,非代分筑堤渚水争不息,太夫人索管珥、嫁衣出典,取贖为两姓任堤费,事遂寢。有丈夫子七人,公暨弟遇斋为黄太夫人出。

公姿稟颖异,少孤,有至性,事太夫人以孝称。家贫,随兄读于外。弱冠应试,冠其曹,逾年食饷。惠潮嘉道李公璋煜奇其才,修士相见礼,遂佐李公募。甲寅,土匪扰潮,公督勇剿贼益力。贼谋执家属胁之,卒计脱于难。东津某姓,巨族也,阴济贼为用,公驰书谕晓之,党羽解落,乘夜率乡勇捣其巢,擒贼首吴忠恕,寇乃就平。咸丰六年,公由廩贡生选琼州训导,旋以守城功,奉旨以知县用。九年,选授万安县。万安当水陆要冲,兵燹后民失业,白梅、土陂、窑头、百嘉等处私设厘卡,扰商民,又有借助饷科派中饱者,诬从逆恐吓得钱者,持军需宿费滋累铺户者,结无籍游勇劫夺闾阎者,公吁陈大府裁汰之。江右习健讼,讼棍、书差朋比为民害,公下车谕弊窳,先期提六房旧牍检阅,分类别门,呈期将副状吊进,悉心研求,遇此案与旧案相涉者,钩抉滞疑,得可乘之隙,摘录梗概,备面折之用。泊坐堂皇,蹈隙抵瑕,虚实是非迎刃而解。批准传审之案,每案只标一票,每票只标一差,询赴差道路远近,官给盘川,限其提集到案日期,严立赏罚。有诬告严加创惩。案不轻准,准必审结。旋经粤抚耆奏调办理本省厘务。八月,摄庐陵县事。十一年七月,江督曾札调赴营差委。公在皖上江省吏治条陈、丁漕利弊情形,又议丁漕减价章程数十则,核议州县摊捐款应裁、应留数十则。同治纪元,发逆陷高州,粤督调赴高州营帮办军务。公请于燕塘设炮局,督铸开花炮。是夏,克复信宜城,合肥苏抚李调赴沪督办制造。十一月克复无锡、金匱城,升用直隶州知州,赏戴花翎。旋委办营务处。克复常州府城,生擒逆首陈坤书,补用知府。时苏城尚沦于寇,粤商客苏者亿万计,公谋之苏抚李,以大义谕粤商,使内援,卒以三年三月克复苏州,奉旨以道员用。四年正月,

^① 录自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1940年香港刊本)卷首。

授苏松太道，兼管海关。沪自通商以来，华夷错置，事盘错难理，公遇事与英领事巴夏礼力争，如驱洋兵出扎城外、檄犯事轮船充公、索回吴淞口炮台地基、裁撤会防营供应英法兵费、禁洋兵收洋泾滨赌规、拿英教士陆和尚正法、拔除浦东至川沙电线、资遣外洋流氓返国、捕奸佞通事某置狱、没入其私购买洋人机器厂、移建制造局于南郭等事，皆力为其难，不少假借。八月，调两淮盐运司。公以两淮利源，一在盐务，一在厘务，为清盐务、厘务之弊。未几，有署理苏抚、办理通商之命，公恳辞。旋奉命来粤，查办中外交涉事件。丁卯，升任苏藩，密陈修约章程，谓：“宜亲美以携英、法之交，强布路斯以树英、法之敌。中国异日之忧，当以俄为最，而英与法水陆相倚，狼狈为奸，明年换约，英法颇费调停。”为陈制之、劫之、先之之说。逾年，升任苏抚。时江南底定三年，民气凋残，政籍荡废，公抉剔弊丛，芟锄豪猾，前后清理积案二十七万宗。立法之善曰“月报词讼册”、曰“钱粮斗则简明告示”，奉旨通飭各省仿行。先是，吴中岁漕粟易河运为海运，兵燹后沙船废不修，海运章程放失无可考，公条上事宜，设法募船趸运，运不继，借用夹板，漕乃畅行。抚标兵承绿营旧制，竊惰不可用，公条奏减兵增饷之议，得旨如所请。于江海防水师章程多所参定。旋奉命赴津查办事件。庚午，奉母讳归，条奏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事宜，详议切实办法。甲戌，服阕。乙亥，奉旨赴津帮办北洋事务。十一月，补授福建巡抚，兼办船政。丙子夏，水灾，公露立城上六昼夜，拯溺无算。又檄海关暂停米税，遣轮船招商运米，谷价平，菜色立变。闽中吏治因循，狱多痼毙，公严催各属清理，旋讯释府厅州县新旧监犯五百三十二名、押犯一千二百四十六名。其疑讞尘牍，派干员会同讯断，除桀黠害民仍磔禁外，余省释。旋因生番未靖，力疾渡台。奏台湾若不认真整顿，不出数年，日本必出全力窥取。拟开办轮路、矿务，缕陈十利十害。复奏台中硫磺、煤油、樟脑、茶叶等项应扩充开办，且固台防必先练兵，欲练兵必先筹饷，不如以开垦之众资兵卫，以开垦之利助军需。得旨奖谕。丁丑，请开缺调理，奉命准其在籍专折奏事。戊寅，晋豫饥，人相食。公竭力筹捐，派员至台湾、新加坡、暹罗等处推广捐务，得捐款二百余万。旋驰办乌石山洋务，闽人立碑志之。五年闰三月，赏总督衔，派令专驻南洋，会同沈葆楨及各督抚将海防事宜实力筹办，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又著充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公具疏力辞，缕陈海防事宜十六条，奉旨采择施行，原折留中，于是知上之恩眷隆矣。

公性嗜书，所蓄多宋元校钞。工诗、古文、词，遗著有《诗文全集》、《巡沪公牍》、《淮甯公牍》、《淮甯摘要》、《藩吴公牍》、《抚吴公牍》、《吴闽奏稿》，手订《法人游探记》、《地球图说》、《西法兵略七种》、《持静斋书目》各若干卷，藏于家。方公之治吴也，耳目周烛，吏无隐情。犹虑民瘼壅于上闻也，时微服潜行，凡州县一举一动、衙蠹土豪之有累民者、一囚之或系或释，与牌悬不符者、钱漕征收之匿示浮收者、尸场之需索者、驿站埠头之藉端讹诈者，虽在僻远，必洞察无隐。及公治闽，一如治吴。加以事关中外交涉，辄断断与争，力持大局，引约据法，往复诘难，始得一事就理。如丹国公司电线一案、德国安纳船人命一案、拆毁法国教堂一案、英国满得利船主一案，均于未渡台前次第审结。他如追赃抚恤，则日国船案就绪之情形也；押英买办追出六十万两银票，则义和行印票就绪之情形也；莫子平请洋人私抽猛捐，因请革去领事翻译，此戴领事包庇之案审有端倪也；与威妥玛熟商将教堂移置城外，此乌石山焚毁之案可以了结也。盖公壮岁时谙练条约、公法诸书，译书购报，于各国成败利钝、强弱之故洞若观火，故能料于未然而知其将必然。遗疏入，赐祭一坛，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立传。未几有甲申越南之变，又未几有甲午台澎及东三省之变，皆公昔年所烛照而龟数者。人谓公若

在,必有计处此,不知公当家居,曾密陈日本不南犯台湾,必北图高丽,宜为未雨绸缪;俄罗斯雄视东方,倘造成由西而东之轮路,则东三省有唇亡齿寒之患;法国常派地学者由缅至川,测量险要,其志可知。且越南迫近法人,宜代商自强事宜,并联络外交以为凭藉,若延至一二年后,诚恐为琉球之续;泰西各国无不有与国之交际最深者,中国无之,宜联络美、德、英三国,为异日合并拒俄之计。奏累上,格不得行,且设淫辞助之攻,赍志以没世,今不幸言中矣。天下事变,来者无穷,弭变者其将有进于斯耶,抑未也?

公生于道光癸未年六月初一日,终于光绪壬午年正月初十日,享寿六十,卜葬于揭城之东。配李氏,诰封一品夫人,温恭柔惠,相夫起家,以光绪癸未年八月疾终,寿六十二。子惠衡,江西补用知府;惠馨,癸巳副贡,江苏补用知府;惠康,附贡生,户部主事;惠吉,太学生;惠宣,廪膳生。女四人。孙十五人:宝英,附贡生,试用县;宝元,廪膳生,候选县丞;宝泰、宝光,均附生;余幼读。公之孤综公生平事实,抵京乞为撰述,将以请谥于考功,谨具历官事迹撰次于左。

赐进士及第、礼部侍郎、顺天学政、愚弟李文田谨状

丁日昌传^①

丁日昌,字禹生,广东丰顺人。以廪贡生治乡团,数却潮州寇。选琼州府学训导。录功叙知县,补江西万安,善折狱。坐吉安不守,罢免。参曾国藩戎幕,复官。李鸿章治军上海,檄主机器局,积勋至知府。江宁既下,除苏松太道。鸿章倚以办外交,事有钩棘,徐起应付,率皆就范。调两淮盐运使,淮盐故弊藪,至则禁私贩,纠贪吏,鬻运道,岁入骤增。同治六年,擢布政使,授巡抚。江南戎烬后,庶政不辑,日昌集流亡,除豪猾,设月报词讼册,定钱漕科则,下其法各省;又以州县为亲民官,疏请设局编刻牧令诸书。八年,奉教训勉臣工,日昌条上六事,曰:举贤才,汰虚冗,益廉俸,选书吏,输漕粟,变武科,言合旨要。遭忧归。

光绪元年,起授福建巡抚,兼督船政,辞,不允。既莅事,会霖雨,城内水逾丈,躬散赈,口煦手拊,卵翼备至,全济灾民数十万。众感泣,金曰:“活我者,丁中丞也。”时台湾生番未靖,遂力疾渡台,自北而南,所至扶服蚁伏。惟凤山辖境悉芒社及狮头、龟纹诸社素梗化,遣兵讨平之,为立善后章程,皆遵约束。中路水埔六社不谙树艺,雇汉民代耕,谓之“租贖”。复令有司计口给银米,教之耕作;广设义学,教之识字。又罢台属渔户税,拟筑铁路,开矿产,移关税、厘榷造船械,台民渐喁喁望治矣。还闽,移疾去,吏民啼泣遮道。

四年,疾稍间,被命赴福州,理乌石山教案。先是道光间,英人就山筑室传教,疆吏不能争,以山在城外饰词入告。厥后占地愈广,闽人忿,几酿变。日昌抚闽,与力争,议易以城外电局空地。未及行,遂解职,英人占如故。闽人不能忍,聚众毁教堂,英使责难亟,至是命日昌往按。钩稽旧案,获教士侵地左证,与英领事往复诘辩,卒徙教堂城外,闽人镌石刊绩焉。逾岁,还里。明年,诏加总督衔,令驻南洋会办海防,水师统归节度。复命充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以疾辞,不许。八年,卒,恤如制。

^① 录自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册。

日昌性孝友，抚吴日，母黄年九十矣，迎养署中，孺慕如儿时。兄寝疾，药膳躬侍，兄止之，则引李勣焚须事为喻。好藏书，成《持静斋书目》五卷，世比之范氏天一阁、黄氏百宋一廛云。子五人，惠康最著，好学，多泛览，有《丁徵君遗集》。

谕祭葬文^①

皇帝谕祭原任福建巡抚丁日昌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赐恤报勤，国家之盛典。尔丁日昌性行纯良，才能称职，方冀遐龄，忽闻长逝，朕用悼焉。特颁祭葬，以慰幽魂。呜呼！宠锡重炉，庶沐匪躬之报；名垂青史，聿昭不朽之荣。尔如有知，尚克歆享。光绪九年十二月□日。

丁日昌传^②

丁日昌，字持静，又字雨生，丰顺人。幼岐嶷，年十三而孤，叔兄携之课读。弱冠，补博士弟子员，逾年，饬于庠。惠潮嘉道李璋煜见其文，叹曰“不世才也”，延入署。地方吏闻名，争聘橐笔。幕游所至，考其山川风(度)[土]、沿革政教、民情得失。咸丰四年与平吴忠恕功，七年由廩贡生选授琼州府学训导。旋以前在籍捍御力擢知县，选授江西万安县。万安兵燹后，疮痍满目，豪猾者私设厘卡遍地，又或借助饷科派及持军需旧票滋累，甚或诬人从逆恫喝，及结游勇劫夺。日昌至，首陈其害，悉除之，民气以苏。惩健讼之患中由讼棍、书差朋比，先期提集旧牍，昕夕检阅类次，每际呈期先吊进副状究求，遇或与旧案相涉者，钩抉得间，摘要节录。泊出坐堂皇，呼吁环集，日昌五听兼用，抵瑕蹈隙，一语得情，疑难立解。其传审，案只一票，票只一差，询途远近，由官给费，限期提集，严立赏罚。案不轻准，准必速结。诬告者严惩不贷，刁猾敛迹。初至时，期呈词百余纸，及匝月后，期不过二三纸而已。旋粤吏奏调回籍办洋务。十年，万安民复稟请回任防堵，调摄庐陵。《补读书庐文集行状》。十一年，洪军陷吉安府，日昌随曾咏督团进剿，克之，以未能先事预防，坐失守律褫职。《清史·列传五十五》。时曾国藩方以两江总督驻皖谋金陵，七月，调日昌赴营。日昌以将帅得人贼不足平、而吏治为本，乃上书条陈江省吏治，曰求实用、曰久职守、曰禁文饰、曰厚民风、曰留有余、曰氓畛域、曰均肥瘠、曰正根本、曰精粮额、曰奋独断。又以江省吏治之害尤在于丁漕，条列利弊情形凡七端。又言丁漕之弊在中饱，欲取中饱之资，半归公、半还民，非为州县裁革可省而不能遽省之向章、措置应办而无力可办之经费不可。又言丁漕一律收银或收钱，或钱银两收，或大户收银、小户收钱各弊，所上凡三书。又议丁漕减价章程数十则，及核议州县摊捐应裁、应留者数十则，皆洞见症结，次第施行江省数十年，官民咸被其益。《行状》。

同治元年，国藩疏保随征有劳，复官。《清史·列传》。以厘饷奉派来粤，粤吏复奏调帮办提

① 据揭阳市丁日昌纪念馆藏《谕祭葬文》原件。

② 录自邹鲁主修、温廷敬等纂《(民国)广东通志稿·列传》(1935年抄本)第53册。

督昆寿军务,讨信宜土贼。请于省郭外燕塘设炮台局,铸开花炮,运赴高州营。信贼以平,旋皖。《行状》。二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设上海机器局,《清史·列传》。调赴沪,督办制造,卒赖以平苏常诸郡,及(外)[后]平捻寇,皆得诸炮力为多。委办全省行营营务处,叠保直隶州知州、知府。克复金陵,再保道员。三年五月,署苏松太兵备道。四年正月,奉旨即真。《清史·列传》:三年十一月得旨以道员留江苏即补,四年正月授江苏苏松太道,盖先以知府署,保道员后复请实授。苏松太道驻沪通商地,诸国辐辏,先是朝廷以懵外事、怵要盟,许外人以领事裁判,一二奸佞复阴耸外人狡黠者与官吏为难,事益盘错难理。而是时英领事巴夏礼尝与于庚申之役,尤狡狴,轻中国。日昌遇事引约力争,不为屈。前后所争撤夷兵出城、檄犯事轮船充公、索回吴淞口炮台地、裁革会防局英法兵费、禁工部局收洋泾滨陋规、捕英教士陆和尚正法、拔除浦东外人私设电线、资遣外洋流民返国、捕奸佞通事某置狱、没入其私购轮船机器厂地、移建制造局南郭等事,皆他人所愕眙不敢前者,日昌独以理折、以气伏,卒如其志以行。至今言上海道外交强项者,犹以日昌为首屈。是年八月,升两淮盐运使。两淮盐利甲全国,洪杨役后榷厘亦饶裕,盐积弊已深,厘亦法久弊生。日昌以盐之弊由于岸无真商、商无真本,以致来源不旺、场政不清,乃亟筹补偏救弊,添铸鑿、革黑钱、设灶长、浚场河、定沟界、分段卡、立鹵册、烙车船、设盐站、增炮役、换轻舟、改便道,不逾月私绝运畅,盐务为改观。淮扬厘务弊尤伙,仙女镇木捐委员通炮船营弁卖放漏税,其余或任用家人舞弊,或纵容司巡营私朋分中饱,攀附奥援,局栈林立。日昌侦得其奸赃确据,揭禀大府追赃治罪,及罢劾各有差,于是吏稍知畏法自爱。未几,以鸿章密荐,有署理苏抚、办理通商之命。日昌上书江督曾国藩代奏辞,俞允。五年,奉命回粤办中外交涉,事竣回署。适清水潭决口溃三百余丈,里下河皆成泽国,日昌时方卧病,力疾视事,督工数月。及合龙,水流湍急,工难施,夜大雪降至二尺许,乘冻集人夫赶筑大工,得告成。

六年正月,晋江苏布政使,清讼均漕、减漕价、垦荒田、厘赋役、劝积谷、惩奸胥、兴水利,吴人咸额手相庆。十二月,升江苏巡抚。江南底定三年耳,闾阎凋残,政籍荡废,日昌励精淬神,剔弊锄猾,外不慑群议,内不计一身。每秉烛治书,辄穷数日夜,倦则假寐,醒复翻阅。遇百姓枉屈,胥吏舞弊,则欷歔泪下,愤怒发指;或见勤政惠民诸事,则喜跃呼幕僚共赏。治事之余,时或济以微行,周察民隐,精神所格,故能呼吸相通,无微不至。当官半载,须发尽白。在吴二年,终始如一,清厘积案至二十七万起,吴中自明周文襄后所未有也。其立法最善者,曰“月报词讼册”、曰“钱粮斗则简明告示”,吏无遁情,民不含冤,朝旨命颁各直省仿行,著为令。江苏岁漕粟数千百万石,乱后以鸿章请得减赋,又以河运梗阻,易海运,而是时海贾多失业,沙船废不修,海运旧章复放失。日昌周咨博访,条上事宜,募船搬运,不给则借夹板试行之,漕得以达。抚标兵籍承绿营弊,额缺而竄惰不可用,日昌尝言并二兵之饷以养一兵,并二弁之饷以养一弁,则兵弁皆可精选,至是条减兵增饷疏上之,凡再奏,始得旨如所请。《行状》。八年,奉敕训勉臣工力戒因循,日昌条奏略曰:

一、贤才宜亟举也。国家之有贤才,犹鱼之有水,木之有根,火之有膏。故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一省得人则一省治。今身系地方之责,除趋跽应对外,漱狱付之幕友,催科付之吏胥,由其平日所学不能推之于用,故临事所用不能本之于学。夫今日之盗贼,皆昔日之百姓也,百姓何以为盗贼?以逼于饥寒。百姓何以至饥寒?以有司不能抚字。然则此时有司之循良贪酷,即关系异日之治乱安危。臣观三代两汉之初,治理最盛,循吏最多,由登进广而任用专也。逢敕下,中外大臣各举所知,并开贤良

方正科，以行举不以言举，称职举主共其荣，不称职举主同其罚，但责大吏以地方治与不治，不苛求用人与资格合与不合。各省之大吏得人，则州县得人，州县皆治而天下治矣。

一、冗员宜变通也。军兴以来，捐例遍开，而〔又〕减价以招之，军功太易，而又积年以增之，其不能不冗者势也。捐输减至数成，可谓体恤极矣，而又有铁钱票、木米捐、筹补捐、归补捐诸名目，名为一成或二成，核其实银，部不过数厘。且即此数厘之中，有书吏之费，有局员之费，除捐铜一局外，其余外省捐输足以济饷者恐寥寥矣。况捐例既宽，人怀侥幸，往往贖资以官为市。千数百金捐一官职到省，一有差使，月支数十金便可收数分之息。如或署事、补缺，少者数千，多者数万，但图一身之利，不顾大局之损。然则捐员以所入较所出，其本可谓极微，其利可谓极厚。国家以所得较所失，其失可谓极重，其得可谓极轻。且各省请开捐例之时，以为捐员所得不过部文一纸耳，不知其持文到省，得缺之后侵吞正款、欺压小民，听讼可使曲为直，缉捕可诬良为盗。设收捐之时即预计其造孽之时，虽捐数盈千累万，亦何肯作饮馔止渴之计哉？凡人情，于得之不甚艰难者，视之必不甚爱惜，今以自视不甚爱惜之官，而令治甚可爱惜之百姓，吏治之不能蒸蒸日上也，亦固其所。至于军功保举，贤否亦属不一，在帅臣当军书旁午，不能不宽其格以资指臂；在疆臣当疮痍满目，不能不苛其格以觅循良。现在捐班、军功二途，纷至沓来，处处有人满之患，尤不可不预备变通以防冗滞。即如江苏一省，外补道缺不过二三，府、州、县、同知、通判缺由外补者亦止数十，而候补道约六七十人，州县、同知、通判约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按格而求，署事亦非十数年不能得一年。其捷足先登者，非善于钻营，即有所系援者也，此辈性成浮薄，安望其牧养小民？至于十数年而得署事一年，前此十数年中衣服饮食、养家应酬之费，皆须于一年中取偿，后此十数年中衣服饮食、养家应酬之费，又须于一年中预蓄。置犬羊于饥虎之前，而欲其不搏噬，虽禁以强弓毒矢，势固有所不能。无恒产因无恒心，非独人尽无良，抑亦穷困有以致之也。计惟将已然之官设法裁汰疏通，未然之官暂且停捐截选。拟请敕部通计京铜局每年所收实银上库若干，酌提外省洋关厘捐拨补。外省捐例尤宜暂停，庶根本既清，而枝叶渐可茂矣。

一、廉俸宜加增也。我朝定例，正俸之外有恩俸，常禄之外更给养廉，固以体恤臣僚，实以预绝贪黷。惟二百年来风俗由质而趋文，日用有增而无减，京、外官已有入不敷出之势。加以丁耗划为军饷，漕白绌于转输，扣俸、折廉所得弥寡，故京官不足以养其廉，则不能不典质挪移，以免饥寒之迫；外官不足以养其廉，则上司则不能不取之下属，下属则不能不取之百姓。上下相渔以为利藪，是非由之不明，举措由之不公，侵吞所望至，仓库之盈者可虚，掊克所及，百姓之富者可贫，极其终则致祸乱之相寻，原其始则由支用之不给。夫古者重禄劝士，庶人在官，禄足代耕，盖必使其心无内顾之忧，然后其身能为国家之用。且京、外官同系戮力从公，何〔必〕〔以〕京官廉俸不及外官十分之一？厚薄悬殊，必驯致外轻内重之渐。臣以为欲正人心、澄吏治，当自各官之〔加〕廉俸始。京官有职掌之员，似应分别等差，或如外官之半，使一身一家终岁足以自给。外官督抚廉俸较重，足额之后自可毋庸再加，司道以下或酌量增加公费，而将所有陋规全以充公。如此而犹有玩法营私，则严刑峻法以随其后，庶法令可行，而政体可肃清矣。

一、书吏宜整顿也。唐臣刘晏理财，不用胥吏而用士类，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办理厘

金，亦不用吏而用士，诚以士之心，名重于利，吏之心，利重于名。夫至利重于名，则非舞弊无以遂其营私之愿矣。近来权归书吏，而至积重难返，其故有三：官之任事，多者四五年，少者不过二三年，而书吏则长子孙于其中。官于律例，不过浅尝辄止，治兵者未必知兵，治礼者未尝习礼，而书吏则专门名家，各有所司。夫以视同传舍之官而馭世长子孙之吏，是欲去弊而不能。专门名家之术，非浅尝辄止者所能窥其底蕴，是虽有弊而不知，此其故由于任不久而术不精也。官仅一人，朝综兵刑之任，暮有钱谷之司，案仅一事，而有律中之例、有律外之条，同一案也，有贿赂则可援已准之案以偿其欲，无贿赂则可援已驳之案以神其说，此其故由于例太繁、法太密也。汉廷公卿，由吏椽出身者不可胜数，今假之以事权而又限之于流品，彼既不能自奋于功名，则必将财利之是求。且人多精薄，以有限制之辛工养无限制之书吏，若奉公守法，其势将不足以自存，此其故由于出身不优而廩禄不厚也。臣以为宜专设律例一科，三考得隽然后进充书吏，优给薪水。仍复每年一考，士类皆得入选，数不在多而在精，限满者优予升转之阶，与正途无异，其有才识阔远者准本官加结特保。人既不以书吏薄之，彼亦庶知自爱。官复久任而专其责任，久则底蕴可尽知，责专则嫌疑不必避。并指敕下王大臣选举律例之员，以律为经，以例为纬，定为画一不变之条，删繁择要，勒成一书，颁行天下，凡百有为不出此书范围，书吏之权将不收而自轻矣。原奏此下漕运一条大意已见上，兹节去。

一、武科宜变通也。武科试士皆用弓箭，营伍补缺亦如之，及至见诸实事，则又舍弓箭而用枪炮，此亦所习非所用之一端。顷岁以来，军旅之事全赖募勇，于是武科直成具文。臣以为武科之设，既重其名，即当循其实，应否将武科分为三途：一取深明韬略、熟习险要沙线之士，一取谙通机器、制造精能之士，一取枪炮命〔中〕、勇敢善战之士。如此量为变通，当可稍收实效。至于绿营兵制必认真整顿而后卒旅可为干城，关税、厘金必彻底澄清而后涓滴皆归公府，钱粮力禁浮收而后草野之元气可复，词讼力除积压而后闾阎之疾苦易〔通〕〔苏〕，是又在乎大小臣工恪遵圣谕，力戒因循，庶不至徒托空言，而治理可以蒸蒸日上矣。

四月入觐，寻回任。飭属禁火葬，并查未葬尸棺，勒限收埋。又浚常熟、昭文二县之白茆河，改筑苏常石闸以兴水利。《清史·列传》。九年五月，天津法教士案起，曾国藩以蒙诟称病，朝命调日昌襄办。闻命夙夜兼程抵津，《行状》。奏：“会商勒限缉凶，务获四五十人，分别斩绞军流，或可虚抵多而实抵少，将来凶犯供无前任府县指使，则府县不能正法，可不烦言而解。总之，理所能允之事，先为认真妥办，然后理不能允之事，方可与之力持。议抵、议赔二事，均须从速办理，庶免迟延愈久，枝节愈多。”又奏：“在事官吏既不能弹压于先，又不能缉犯于后，过误诚属不轻，然谓之有意激变则不可。是日匪徒志在抢夺，焚杀残忍，毫无人理，诚不能不尽法惩办。其目击官长被洋人放枪，因而聚众奋击者，则事出有因，不能不谓之出于公愤。今日逃窜者株连家属啼饥号寒，到案者鞭箠桁杨、宛转就毙，官吏平时已不能为之谋生计、伸枉曲，临事又令以慷慨就义之身，使为见仇者所快，臣窃私心痛之。虽事关中外大局，不能不按法议抵，而臣目击情形，殊堪矜悯。仰恳圣慈俯念愚民义忿罹罪，分别有因、无因，情节重者尽法偿抵，轻者酌从宽减，或俟大局议结后，由地方官妥密查访，分别抚恤。至府县事出无心，不惟杀之不足以弭边衅，即使一时敷衍了事，而地方官从此引为前车之鉴，将来即遇洋人无理之事，亦将惟命是听，吏治人心，何可复问？仰乞严飭中外维持，拒绝府县议抵之罪，有

益大局，实非浅鲜。仍乞饬知中外通商衙门，于今年续修条约时，议明教士不准滥收莠民、干预词讼，并严饬疆吏，凡地方官必须慎选有风力、通时务之员，方能持平办事，于理应保护者，必为认真保护，不可内外异心；于理应争持者，必当竭力争持，不可因循酿祸，庶几未雨绸缪，不致激成事端。”《百兰山馆奏稿》。

在津闻母病，得谕旨回苏，逾月丁艰，扶柩南返。《行状》。在籍值潮郡水患，复书惠潮道张铨，谓：“潮城水势频仍，实因河浅。河所以浅者，一由沿岸山谷开垦日多，山脉松浮，遇大雨时行，则沙土悉随流而下；一由近海水口半被占为沙田，口愈窄则流愈缓，溜势不能携沙东行，日积月累，河底遂将高与岸平。故上游河流之不畅，实由下流水口之不宽，然则仅议修堤，是蚁穴之患可免于目前，而苞桑之固难期诸异日。且东门以上垣墙竄漏，失修已久，增高则凭虚不能受力，加筑则挖掘恐动原基。今年水势较癸丑长一尺有余，癸丑水势较壬寅又长一尺有余，河底较二十年前浅至七八尺不等，将来年复一年，水则有增无减，河则有浅无深，兼以湘桥横截，溜势全逼东城，万一洪水复发，城垣一有疏虞，则此中数十万生灵将尽为鱼鳖。兴言及此，可为寒心，与其追悔于事后而力已难施，何如绸缪于事前而时犹未晚。是则修堤者实为目前一时之急，而浚河者则潮民百世之利也。治河之策，其说不一，或浚支河以分其势，或就三利溪涵洞旧迹，坚筑石闸，以时启闭泄宣，而其尤要则疏浚河之尾闾，将有碍水道之沙田悉数开通，曲者直之，浅者深之，然后溜势可挟沙东趋，旧沙能去，则新沙不积，并仿制黄河所用之滚江龙于上下流随时梳刷，庶一劳永逸，而吾潮可免城决堤溃之虞矣。”又复潮城局绅，谓：“非将郡河中泓浚深数丈，束水归槽，使中流迅急，足以掣土归沙，安能望水道日深一日、城堤永无溃决之虞？故治河不欲过宽，宽则水平溜缓，洄淤易淤；不欲过直，直则势迅力猛，堤防易坏。外国有一种挖泥机器，疏浚极为如意，计香港、汕头等处当有此器可赁。郡中附郭之水一泻无余，来示拟分支河，迤南而西，以杀其势，不惟消减狂澜，实可培植形胜。但地势西高东低，支河浚浅则不足以分泄洪流，浚深则恐全流灌入支河，正河反至湮塞。国初郝叛镇就南门涵洞旧址扩宽引水灌卫，卒致水势跌搪，城郭民居俱至垫损，足为前车之鉴。无已则于笔架山上游开一支河，由隆都以达东陇，似于城堤裨益更巨，但必须用水平测量平准，使支河河身高于干河数尺，庶干河大流不致全为支河所夺。抑或于城南沿堤多筑滚水、减水各坝，滚坝泄暴涨以济涝，减坝泄平流以济旱，坝外筑堤束水，引入揭河。然而经费浩繁，造端宏大，此说或只论而不议，以俟后之有力者。”张心泰《粤游小识》。

十三年，服阙，奉廷旨持名。《行状》。十一月，条议总理衙门原奏事宜，其“练兵”略言：“中外用武以来，我则备多力分，彼则择瑕而蹈，是皆未练重兵屯扎，徒蹈处处设防之弊，故致此也。外国战事，力与力相敌则器精者胜，器与器相等则先下辣手者胜。故今日择要练兵，尤不可须臾缓。合天下大势言之，法占安南之胥江及南三省，与我广西、云贵毗连；英占五印度，与我云贵、四川毗连；俄染指新疆、联络回部，与我甘陕毗连，其占黑龙江以北者，又与我盛京等处毗连；至东南七省之逼近海洋，为洋舶可朝发夕至者，又无论已。从古中外交涉，急于陆者恒缓于水，固未有水陆交迫、处处环伺如今日者也。然以理与势揆之，凡外国陆地与我毗连者，不过得步进步，志在蚕食而不在鲸吞；其水路之实逼处此者，则动辄制我要害，志在鲸吞而不在蚕食。故东北为最要，东南与西北为次要，西南又次之。此四要者，若分别缓急，选练重兵，水则首尾互应，陆则各自为战，庶渐息覬覦，或可稍固吾圉也。中国旗绿各营，断难恃以制敌，年来虽有减兵增饷之议，而饷数仍薄，汛兵未裁，总难化散为整。若各省均以

勇易兵,减额优饷,分别练为炮队、枪队,虽不必增帑增费,而十万劲兵固已棋布星罗。其要则在于裁汛并营,盖分汛则〔断〕不能练,不练虽优饷减额而兵何自而精乎?至沿海水师,积习之深非一日矣。沿海渔人置户,熟习风涛,其根底较内地兵为耐劳,次则挑选(存)旧存水师得力者,易其船械,勤其操演,教以测量规算,试以沙线潮汐,使其常以水为家。且当令沿海全洋统筹兼顾,不可稍分轸域。故化散为整之法,不特陆师宜然,而水师尤为切要。日本弹丸小岛,年来发愤为雄,变更旧习,师法新制,其阴谋固属可虑,其无赖则更可忧。彼其低首下心,怵怵眈眈,求悦于各国者,岂有他哉?盖其覬觐台湾,已寝食不忘,中国倘弃之如遗,彼固从心所欲。万一势出于战,则有交昵诸国为之解铃说合,不致能发而不能收,此其所以敢肆然无忌,快志于一逞也。今日本虽小有所偿,然彼之所费已不啻十倍,况死于是役〔者〕复五六百人,万一他日复藉端发难,以数舶横亘于黄海、黑水洋之间,则津沪之气不通,事事为之棘手,而台湾之患犹其小焉者也。故今日驭边之法,内则力图整顿,不可徒托空言,外则虚与委蛇,不必稍涉虚骄,俟我水陆各军均已精练,自可潜消其窥伺之心。万一不然,彼出于骄,我应以正,亦为薄海所共谅。此练兵之当务实、务速,不可得过且过者也。”末复云:“臣身婴痼疾,呕吐连年,医药百端,曾无大效。前蒙圣恩特召,曲予矜全,感激涕零,往往中夜起立。只以病势沉绵,未能就道,而犬马恋主之忧,惓惓不能自己,谨倾葵霍,冀答涓埃。伏惟我皇上亲近正人,容纳谏论。念先帝銮舆何以一出不返,虽卧薪尝胆而犹疑自逸,岂尚有玩物丧志之时?念两宫慈注何以负荷艰难,虽茅茨土阶而犹觉过奢,岂尚有峻宇雕墙之嗜;念四邻之兵气日深,患方自今而始,并非自今而止,则皇然思何以更改规模;念百姓之困穷日甚,既受发、捻骚扰,又遭胥吏侵袭,则惻然思何以澄清吏治。果其力改因循,为正本清源之计,则敌国外患皆吾励精图治、富强兼并之资也,天下幸甚!”《奏稿》。

旋闻穆宗升遐,光绪纪元,抵京叩谒梓宫,具陈病状,乞回籍调理。朝命赴天津帮同(理)李鸿章商办事务。日昌闻命请训后抵津,与鸿章筹商日本、秘鲁换约事。八月,差办福建船政。十一月,授福建巡抚,兼督船政。日昌以事难兼顾,请派员专办船政。二年,盛夏大水,城内涨入逾丈,日昌督吏拯溺,放赈、防盗、起病、瘞尸、招运之事罔不举。闽中吏治因循,讼系囹圄,日昌严檄各属清理,讯释者千七百余人。其疑讞则避员驰赴会讯,除桀黠为民害者仍置狱,余皆省释。台湾自日本藉生番事肇衅后,沈葆楨渡台经理,并请购机开煤。日昌既抵抚任,复奏:“台为初辟新岛,精华未泄,硫磺、煤油、樟脑、茶叶等项悉资利用,宜扩充。近异类日肆无厌,及今不取,彼反生心。且固台防必先练兵,欲练兵必先筹饷,以开垦之众资兵卫,则兵不外求而足;以开垦之利助军饷,则饷不外求而足。”请旨派员专督。是冬以生番未靖,渡台巡阅,由北路鸡笼启途,过三貂岭,悬崖陡壁,舆马所不能通,皆攀藤附葛而上。三日抵苏澳,各营瘴疫正盛,日昌亲慰将士,作其气。旋折回鸡笼,行抵孟艮,阅建城形势,由淡水历漳化、嘉义驰抵台郡。自苏澳、噶玛兰至竹塹、彰化交界之大甲溪,凡十一站,开辟以来大吏所未至也。随奏:“番情反覆,现檄各统兵官勤加操演,确查险要,严禁私济。其近海各番易开外衅,必当大举剿办,归入版图,乃可一劳永逸。”三年正月,复出巡南路,由凤山、周枋寮、刺桐脚、狮头岭等处,复由风港南折,历柴城、恒春、琅琦等处,为台湾极南尽境,过此则大海汪洋无际,不二三日水程为小吕宋诸岛矣。恒春下十八社番目率众来谒,日昌谕以苧蕪发归诚,有被汉民欺凌来诉官,勿得仍杀人,并赏以银牌、哔吱布等物,各欢跃去。凤山辖境悉芒社番者,伏莽杀人,联狮头、龟纹各社为负隅计。日昌檄兵进剿,择中可用者啗以利,俾为

乡导。深林密箐，羊肠鸟道，我军顶踵相接，蛇行猿进，于三月初九日进攻，扫穴擒渠，余党骇散。七十二社心胆俱震，来归者日数百人，悉芒社目亦稽顙款服。改悉芒社为知法社，立善后章程七则，所以防汉番仇隙、中外启衅，及为筹教养甚至，各番悉捧生花香蜡顶祝。届岁试，兼学政事，援康熙间湖南苗瑶学额例，奏设番童学额。中路水浦六社番，不谙种植，佣汉民代耕，谓之“租贖”，频岁歉收，租贖不纳，番民饥困。日昌饬彰化令携银米，会同鹿港厅查明口数，计口给米，并为清出租贖，教之耕作，浚水源，设义学，抚绥劳来，为久远计。先是，日昌深虑台湾为日人覬觐，统筹全局，拟开办轮路、即铁路。矿务，以裕军实、固边防，缕陈十害十利，复详其无可虑者七，奏请筹拨经费。总署、户部会议，以南洋海防经费分拨，得旨依议。寻复以闽防造船、制器宜同时并举，而费无所出，不得已奏先移费购铁甲船，轮路之举遂寝。凡日昌治台，大略皆先事绸缪，惜格于度支，未能尽行。其他吏治，如奏罢渔户税，劾去贪黠之嘉义令、淡水都司、盐务委员等，杖毙蠹民衙役，裁革科派捐输等弊，出示勒石、广拓分贴乡间，使小民周知，台北和尚洲教民李面父子恃教恣奸害，骈诛之，并置其党于狱，民愤为舒。夏初回闽。五月，福州各属及延、建两府同时被水，日昌出驻城楼，督吏救赈如曩时。复倡捐集资，筑坝开河，工成民以安堵。日昌已以察吏罹众忌，谤议纷起，而是时自疆吏以下至州县，咸昧于交涉，每一案起，事债后赖日昌转旋，已转旋则不能无碍于前任及惩戒债事之吏，则竟起以为怨。赖总署颇知日昌，慈禧太后亦察日昌公忠，故仍得行其志。闽督何璟亦粤人，素清正，然无远略，日昌以固闽必先固台，尽出全力以注台，而何则以兼顾为词，于日昌筹台事未免掣肘，他事亦辄多异同，措置支绌。会以积劳致疾，遂奏请乞假。朝廷方倚日昌，赏假回籍调理，准在籍专奏。闽中士大夫惜其去，绘图为歌诗以献，士庶榜于衢曰：“留中丞，活百姓。”祖饯东门，多呜咽失声。

四年，请开缺，再赏假三月。再请，始得准。是岁晋豫大饥，日昌以民命义无可辞，在籍竭力筹划，派员至台湾、星加坡、暹罗等处劝捐二百余万，解津拨济。冬，复奉命赴闽办乌石山案。先是，日昌在闽所办交涉，如争回前吏许与丹国省厦线，追还英商义和行借款虚票，撤退私抽网捐美领，连结英、德二国船主被害、班国在台难船被抢、法光泽县教堂被毁案，皆纷纭缪辑，或事机危急。日昌随宜肆应，设间杜诈，用能群情贴伏，折冲奏凯，而乌石山一案为尤著。乌石山为福州名胜，在城内，道光季年英教士于山上租建教堂，疆吏不能争，乃饬指此山为城外入奏。嗣林则徐回籍，欲设法令移出，不果。而教士侵筑日广，楼房高耸入云，俯瞰闽县署，闽人以失名胜，且碍全省风水，成忿怒。闽督何璟与日昌商令移城外，绝后患。会日昌以义和行虚票事，拘其买办吴云魁，英领事星察理诣日昌求保，日昌以此相要，欲以城外电局间地为易，星许诺，已有成议。而日昌去任，当局者不能善其事，复中变。闽人大愤，遽集众毁之，几决裂。日昌乃劾治债事酿祸诸人，遍查旧卷，得教士侵占据数十，反复辩难，卒如前议，闽人勒石记其事。逾年回里，谕赏总督衔，会办南洋海防，复谕兼充各国事务大臣，以老病力辞，然犹缕陈筹防事宜。谕病愈即来京陛见。在籍四年，光绪八年卒，年六十，遗疏上，谕照巡抚恤，赐祭葬。

日昌出寒素，起州县，知閩閩疾苦，又生长海疆，早考求外事，心思精力俱过人，故吏治、洋务尤卓绝一时。吴中如冯桂芬、潘祖荫、翁同龢，福建沈葆楨，皆心服其吏治，称叹不去口。郭嵩焘论洋务，最不轻许人，惟以日昌与李鸿章、沈葆楨并提，而称为“能致其精”。性好友，笃于故旧。故人陈登榜宦死粤西，归其孥，贍之终身。虽疾恶若仇，而奖引人才不遗余力。

在吴治绩尤著，即忌者亦不能尽掩之也。嗜书，购宋元板精本至百余种，成《持静斋书目》五卷。少即喜为诗、古文辞，而诗境尤深。奏议割切详明，已刊者有《百兰山馆诗集》六卷、《抚吴公牍》五十卷，未刊者文集、奏稿、历任公牍，又订定《法人游探记》、《地球图说》，后印行，《西洋兵略七种》若干卷藏于家。子五人，惠衡道员，惠馨副贡生、道员，惠康附贡生、主事，《行状》。惠馨、惠康俱能诗，惠康尤著，自有传。

丁日昌传^①

丁日昌，字持静，号雨生，汤坑人。幼有神童誉，弱冠为诸生，逾年饥于庠。惠嘉道李璋闻其能，延之入幕，纵谈时政，叹为不世才。咸丰四年甲寅，土寇吴忠恕围攻潮州。襄助防剿，归里集乡勇千人驰援，生擒寇渠。事平授琼州府训导，迁江西万安县知事。善听断，初期呈词及百纸，三四期仅四五十纸，匝月后二三纸而已。时李翰章为赣南道，奇其才，声名藉甚，旋兼摄庐陵县篆。既而寇陷陵，日昌趋谒曾国藩于九江，乞师请限若干日克复，慨慷陈军事甚晰。国藩壮其言，拨兵三十为助，果如期收复。厥后国藩督师两江，檄调日昌赴安庆襄理军幕，上吏治条议十则，复陈丁漕诸弊，核议州县摊捐款应裁者数十则，皆洞中时弊。同治元年奉令回粤(推)(催)厘务，赴高州营帮办军务，克复信宜。复奉调督办上海兵器，收复无锡、金匱等县，升直隶州知州，赏戴花翎。苏抚李鸿章委办全省行营营务，克复常州，生擒伪护王陈坤书，叙绩以知府用。旋奉旨署苏松太兵备道。上海自通商以来，华夷杂处，奸商狙倭潜结夷商，其狡黠者往往与官吏抗。日昌抵任后，驱夷兵出城，檄犯事轮船充公，索回吴淞炮台地基，裁革会防局供应及英法兵费，禁洋酋收洋(经)(泾)滨赌规，拿英教士陆和尚正法，拔除东浦一路电线，资遣外侨流氓返国，捕奸倭通事某置狱，没收其私购轮船及机器厂地，移建制造局于南郊。凡此俱关国家主权要政，为人所不能为者，日昌雷厉风行，不少假借，卒使群夷慑服。继调两淮盐运使司。两淮利源有盐厘，日昌特订定章程，整顿积弊，课额骤增。手草《盐政改革议》十余万言，方谋澈底整顿，未几奉旨擢升江苏巡抚。时湘人有议其权术躁进者，日昌力垦曾国藩代奏，以“五不胜任”之语乞辞。旋奉命来粤查办洋务，事竣李鸿章电调赴皖。适清水(以)潭江决溃口三百余丈，日昌奉命筹费督修，躬亲畚鍤数月。及合龙，流急人力难施，夜大雪二尺许，乘冻集人夫赶筑，大功告成，人咸(为)(谓)其得天助。遂迁江苏布政使司。在任如清讼、均漕、减漕价、垦荒田、厘赋役、劝积谷、惩奸胥、兴水利，政绩炳然。逾年坐升江苏巡抚。时江南底定甫三年耳，民气凋残，政籍荡废，日昌淬精励神，创设条教，兴利除弊，两年之间清理积案多至二十七万余起。其立法最善者曰“月报词讼册”，曰“钱粮斗则简明告示”，经奉旨飭各省依照施行，著为成例。抚标兵籍(承)(承)绿营旧例，额缺而卒窳，惰不可用，日昌条减兵增饷议上奏，谓并三兵之饷养一兵，并二弁之饷养一弁，则兵弁皆可精选。一再奏陈，始得旨如所请。至江海防水师章程，亦多所更正。常言天下事坏于泄沓，思有以矫之。每当夜阑秉烛，案牍高可隐人，靡不亲自稽核。每阅至百姓枉屈不伸，或受书差凌虐，辄歔歔太息，悽然泪下；或见勤政爱民诸事，则呼幕僚共赏。时日昌甫强仕，不半年须

^① 录自刘禹轮修、李唐纂《(民国)丰顺县志》(1943年铅印本)卷二十《列传》。

发已尽白矣。奉旨赴津门查办交涉,批隙导窍,外夷俯首就约。既丁内艰旋里,服阕奉旨特召。旋闻穆宗崩,星驰抵京,叩谒梓宫,痛不欲生。两宫召对,所以拊循而奖藉者甚至。旋派帮办北洋大臣。嗣命总理船政,授福建巡抚。沈文肃谓“一岁之中,恩旨稠叠”,上之知公可谓至矣。公谦让未遑,举世无不为公庆者。抚闽时,夏月淫潦,暴发水灾,荡析离居饥民盈万,露立城上六昼夜。日昌口煦手拊之,设粥厂二十余处,入厂就食者千余人,小厂数百人,咸庆更生。逾年复灾,仍依法赈之,全活尤众。台湾本海外奥区,巡抚例须东渡巡阅,日昌先奏言因台防必须练兵,欲练兵必先筹饷,不如以开垦之众资兵卫,则兵不外求而足;以开垦之利助军饷,则饷不外求而足。至是周历全台,筹划布置,北自苏奥、噶吗兰,南距恒春、琅峤,皆开辟以来大吏所未经之处,番民归化,夹道欢呼。台俗向有渔户等税,多立名目,胥吏因缘为奸,输于官者十,取于民者百,乃奏罢之,岁蠲免旧额五千二百余两。台湾提督学政向由福建巡抚兼摄,日昌援康熙湖南苗瑶学额例,奏设番童学额,以资招徕。旋乞假养痾回籍,闽中士大夫榜于衢曰:“留中丞,活百姓。”祖饯东门,多呜咽失声。晋豫大饥,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请日昌出办赈捐,在籍募二百余万元,解赴散拯。其夙以国家安危、民生休戚自任,虽解组,盖未尝一日忘也。先是,日昌服阕,奏旨特召入朝,上意擢署直隶总督,后朝旨中变未果,改派帮办北洋大臣。后抚闽,乞归养痾,叠荷赏赐人参,御赐克食,御赐福字,寻奉旨加总督銜会办南洋海防、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节制沿海七省水师,俱在籍供职。光绪丙子,直隶总督兼军机大臣李鸿章丁忧请开缺,慈禧太后准给百日假、在任服丧,鸿章力恳开去直督缺,谕举人自代,乃举日昌及粤督张树声二人。迨后谓日昌可,谕先电征其同意,时日昌在墓庐营葬母事宜,鸿章电惠嘉道转达。日昌得报,电复朝命,督直旨下,竟得病,遂遄返揭阳园寓,未几卒,年五十有八。朝野惜之,照例赐恤、赐祭葬。生平嗜书,藏书极富,多宋元板精本,成《持静斋书目》四卷。所著有《抚吴公牍》、《抚闽公牍》、《藩吴公牍》、《巡沪公牍》、《海道图说》、《炮火图说》、《盐政改革议》、《百兰山馆诗文集》各若干卷。同光之际,深谙洋务者咸推日昌与郭嵩焘二人,如创办轮船招商局,改漕运为海运,及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诸要政,皆日昌所建议,历劝曾国藩、李鸿章奏办者。其卓识远谋,关系国家大计,多此类也。尤喜提倡文化、宏奖士类,所捐拨蓝田、鹏湖两书院学产及登瀛堂实兴产业,奏请增加学额,所以为桑梓谋者,不可枚举。虽疾恶如仇然,世或病其风厉,然老成典型,实足令人景慕无穷也。长子惠衡,具干济才,有父风;次惠馨,副贡,江苏补用道;惠康,廪生,户部主事。

(二) 已刊、已辑著作序跋资料

《百将图传》序^① 李鸿章

《百将图传》二卷，传各一人，图各一事，雨生中丞辑刊以训士卒者，盖席其知方之略而生其督效之诚，以见伊古将才生不择地、用不择人，一旦建不世之功，足以震惊中外，非偶然焜耀旗常也。夫将才之难也，运用之妙，善乎乘机；纪律之明，恃乎立法，而又气足以慑之，智足以决之。铺观乎前史已然之迹，以审求成败得失之由，设身于艰巨交集之场，顿发其敌忾同仇之谊，若者为大将，若者为名将，传颂遍妇孺，闾合到孙吴，古今人何必相悬远耶？予忝专闾历有年所，日简材官以练其技武，爰起偏裨建牙方面者，不乏其人焉。三吴之士抑吾旧部也，回忆壬癸间趋兵东下，始与军人共甘苦沪渎上，枕戈鸣柝，夜分喁喁，大抵怀忠愤、志果毅，相昭相勉，此景恍在目前。仰赖天子神灵，事得早蒞，昔之壮士，今犹盛年，人虽椎鲁，习晓公义，召之南亩，还之南亩，听其羸老，岂不重自削弱乎哉？且大难克平，民气初靖，江海之交，涵淹百族，凭凌狡伺，往往而有，中丞既拊养吾人，又训迪之，亦固以备他盗与非常乎？我士卒益宜讲明节度，谨守条教，上副国家咨求颇牧之勤。循览是编，亦使予举义淝淮之初志一畅焉。然则中丞之注意将才，又岂唯善抚吾人已哉！同治九年十月合肥李鸿章序。

《枪炮操法图说》序^② 李鸿章

曩予奉命抚吴，视师沪上，始令各营习用西洋枪炮，泊后开局制造，凡属洋军火所需，次第粗有成规，而洋操图说尚阙焉未备，不可无刊本以示之准也。乃商之于丁雨生中丞，精求繙译，分门绘图列说，厘为四册。中丞既为凡例以繁其要，而以弁首之言相属。今年春复自粤东走函津门，谓予于此事经营创习，久而克成，其甘苦得于行间，躬亲阅历者多，言之庶足以厉将士而坚信从也。予甚愧乎其意，然中丞之用心则可谓勤矣。自今以往，营中不难人置一编，按图而索，口号不烦繙各国之语，教练不待延远方之人，分合动静则朱白识其标，进退转折则点线限其界，即至一移足、一举枪，无不有步法、手法以程其式。盖用兵之道，患乎分

① 录自丁日昌《百将图传》（清同治九年江苏官书局刊本）卷首。

② 录自丁日昌编《枪炮操法图说》（中国国家图书馆选编《清代军政资料选粹》2002年影印本）卷首。

数不明，千万人即千万其心也，故先设为一定之格，将使怯者仰而企，勇者俯而就，进则俱进，止则俱止，莫敢独为先后，一言以赅，其法曰齐而已矣，亦一言以尽，其功曰熟而已矣。而尤切要者，在于操练之时真若临阵然，真若四面受敌然。斯时也，万众生死之机系乎一军，一军胜负之机系乎一排一队，凡所为离之、合之，左之、右之，倏忽而迁变者，无非视敌人之来而为此以应之也。不然，则操练悉属具文，而临敌罔知攸措，不几如戚南塘之诃责军士平日学习拳棒家花法、全不济事者耶？而岂予与中丞译刊此书之意哉？同治十年七月合肥李鸿章。

《牧令全书》序^① 瑞麟

张友山中丞重刻丁禹生中丞所刊《牧令书》，以世宗宪皇帝《钦颁州县事宜》冠于首帙，此万世臣子所当敬守者也；其次则张文忠公三事忠告之书，兹刻其《牧民忠告》一篇，文忠元代名臣，去今六百年，而所言可为今世牧民者圭臬；又次则近时徐氏《牧令书》、《保甲书》，及刘氏《庸吏庸言》诸书，亦皆有益于亲民之官者。方今圣天子亲政之初，封疆大吏仰承德意，端吏治而奠民生，诚要务也。剞劂既成，中丞持以示余，钦诵弗置，愿凡有民事之责者，读是编而知法戒，施之政事，庶斯民无不受其福矣。同治十二年夏五月文华殿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叙。

《牧令全书》序^② 张兆栋

论语云：“学优则仕，仕优则学。”陈榕门相国谓：“学者所以学为人，即以讲求乎仕之理；仕者所以治民事君，即以实践乎学之事。”士大夫一经作吏，而于古人嘉言懿行不能身体而力行之，欲求为循吏，难矣！昔余服官苏省，见丁雨生中丞所刊《牧令书》，条分缕晰，简赅详明，洵于吏治有裨。迨余调抚粤东，复取是书付之剞劂，将颁行所属，而以数言为牧令勗。夫是书非专为牧令设也，顾以牧民为亲民之官，天下皆州县之积，牧令贤则州县治，州县治则天下治矣。方今圣天子亲总万几，励精图治，凡有官守之责者，皆宜恪恭尽职，勤政爱民，期于易俗移风，同臻上理，则仕学相资之义，悉于是书求之，是则余之所厚望也夫。同治十二年夏五月广东巡抚张兆栋叙。

《抚吴公牍》序^③ 沈葆楨

皇帝御极之元年，起葆楨督两江。知非其任也，坚辞弗许，叠旨促之行，依依然不知所为。抵沪闻揭阳丁公在焉，修谒乞指迷，授以《抚吴公牍》。于舟中读之，大自兴养立教、安内

① 录自丁日昌编《牧令全书》（清同治十二年羊城书局刊本）卷首。

② 录自丁日昌编《牧令全书》（清同治十二年羊城书局刊本）卷首。

③ 录自丁日昌《抚吴公牍》（清光绪三年刊本）卷首。

攘外诸政,小至于雀角鼠牙之细故、射鱼弋鸟之常经,无不心画指算、条举缕析,胡慝弗涤,胡微弗彰。大要以澄吏治、正人心为本,词所不能尽者,意尚恳恳乎其有余。公抚吴时,江南底定三年耳,兵燹久,民气凋,田莱荒芜,疮痍弥望,兼以各郡邑版籍亡失,旧规荡然,吏治放纷,弛不可理。公淬神殚精,创设条教,抉剔弊源,两年之间,奸蠹敛手,闾左苏息,上下康乂,肃然井然,何其伟也!夫学之体犹月也,用犹月之光也。月之体无弗明,故光无弗烛;学之体无弗究,故用无弗周。公以刚健笃实之德,兼察迩见远之才,而又权之以人情,参之以时变,故坐可言者起可行,所谓由体达用,即用见体者欤!倘不善师公者,拘袭形迹,分分而度之,寸寸而付之,且恐貌合神离。况乎挟私伎、蜚讟言,积羽以冀折轴,聚煦以希漂山,更于公何损哉。公之服闋入朝也,天子特诏公襄办北洋事务,旋命总理船政,未几复有抚闽之命,一岁中恩旨稠叠,上之知公可谓至也矣。公谦让未遑,世无不为公庆者。葆楨闽人也,读是编尤为闽庆。第闇昧无似,又颓唐弗克自振,待罪公之旧治,末由踵公成迹,用副吴人所以望公者,实心愿焉,公其何以发其病而药之。

光绪丙子侯官部民沈葆楨再拜序

《抚吴公牍》序^① 翁同龢

丁巳、戊辰间,江南既平,吏事放纷,民气涣散。时揭阳丁公以江苏布政使任巡抚,稔知症结之所在,抉摘隐伏,专通上下之情,而豪强大姓及吏之不奉职者,皆不便其所为,日腾谤书,百出百变。公屹不为动,一意兴革,民用大和。龢尝得公批牍,类为一册,命之曰《丁公实政录》。今年夏,遇公京师,乃益遍观此数册。其最密者曰“词讼月报”,曰“钱粮斗则告示”。此二者他省或仿而行之矣,而未睹其效者何哉?史称黄霸为条教班行民间,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其精力能推而行之。为人上者欲移风易俗,而遇物浑浑,其可乎?今朝廷任公以筹海之事,公其往哉,执简以驭繁,推诚以格物,天下多事,来者无穷,公其慎此身以塞贤士大夫之望。

乙亥五月念又四日翁同龢记

《抚吴公牍》序^② 潘祖荫

一片婆心,十分苦口。其精神周到,烛见幽隐,虽张仪封于北溟逊之。国初时仕习犹胜于今日,今则锢蔽日深,不惟不知感知改,且工于腾谤,安得尽如吾丈者而振顿之哉!读罢三叹。

侄潘祖荫识

① 录自丁日昌《抚吴公牍》(清光绪三年刊本)卷首。

② 录自丁日昌《抚吴公牍》(清光绪三年刊本)卷首。

《抚吴公牒》序^① 林达泉

乙亥冬，先生由津门赴闽，达泉自海州驰至清江谒焉。言公私事既毕，因陈海州水利不修，异日将成泽国。先生曰：“吾前抚吴时，函牒中言海州水利者数矣，当时欲拨盐款大举，未能如愿，今果不幸多言而中。”言毕太息。达泉因请前言水利书，先生出《抚吴公牒》见示。前半言清讼、清漕诸举，皆达泉在幕时所经见，后半则目所未睹。其与前海州牧言水利事，指画详明，虽亲履其地者不能及，且于海州书差蠹民之弊，言之尤为谆切。遂乞先生予此书为趋步之资，先生许焉。此书前有常熟翁侍郎序，所谓“米盐靡密，初若烦碎，而其精力足以贯之者”也。既回署，略师效书中意义行之，颇有起色。丁丑秋，达泉由海州牧擢台北守，谒幼丹制府于金陵，将辞，制府曰：“吾初来江，茫然无所适从，乞禹生中丞指迷，中丞授以《抚吴公牒》，且嘱为点定，荏苒三年矣，拟为刊刻，而讹脱处甚多，无暇校勘，今子长途多暇，若能为之校刊，有益于吏治非浅鲜也。”达泉曰：“然奈先生意不欲何？”制府曰：“子不见于北溟之门人李中素刊《北溟政书》乎？其时北溟任两江，尚允中素之请，且公牒非他文比也，子在中丞门下久，宜勿辞。”并授白金二百为刊资。达泉起应曰：“诺。”受书而行。则见与翁侍郎所序本详略稍殊，而此本多加函、加标数则，即制府序中所谓“辞所不能尽者，意尚恳恳乎其有余”也。因将二本互校，讹者正之，漏者补之，多分卷数，广觅刻工，不一月遂竣事。行将持此书诣门墙，援李中素故事，乞宥不告而刻之罪，未知先生其许之否也？书既成，因志其缘起如此。丁丑重九日受业林达泉谨序。

《百兰山馆藏书目录》序^② 林达泉

雨翁都转博雅好古，藏书富甚，暇日尽出所藏，属某编为目录，因仿《四库全书》例，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部复约分数类，以便检查，其类无可归，或从残零本，及一本二本，自为部者，统归杂集一类，按部按类，查检不获，于杂集检之，无不获也。自兵燹以来，大江南北，两浙东西，所谓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度置秘本，都已化为灰烬，无有存者，都转乃搜罗荟萃，收拾于委弃瓦砾之余，购集之多，几及三四万卷，洵所谓壹其所好，好之而有力者也。都转从政之暇，日手一编。清俸所入，尽以购集图史，故得蔚为大观。某窶人也，屠门大嚼，亦且快意，编校之余，援笔为志其缘起云。

《持静斋藏书纪要》序^③ 莫友芝

同治丁卯秋末，友芝浙游还，及吴门，禹生中丞命为检理持静斋藏书三百有若干匣，散记

① 录自丁日昌《抚吴公牒》（清光绪三年刊本）卷首。

② 录自饶锷、饶宗颐著《潮州艺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页。

③ 录自丁日昌编《持静斋书目》（广州华英书局1918年版）附录莫友芝编《持静斋藏书纪要》卷首。

其撰述人时代、卷帙、刊钞，踰两月粗一周，未及次序。明年春，开书局董校旁午，夏秋间暂还金陵，略以四部别之，旋缀去。己巳开岁，局事少减，乃举官本简明目录，悉斋中所有注，当条下库目未收或成书在后者，约略时代，条记于上下端，用助朝夕检览。东南文籍夙称美备，镇、扬、杭三阁又得副天府储藏，军兴以来，散亡殆尽。吾中丞锐意时艰，力振颓弊。而敷政余闲，即典册不去手，计十年蒐集，除复重可十万卷，其中宋元善刻及旧钞大部小编、单秘无行本者，且居十之三四。于虜富哉！犹自以为未备，不欲泛滥编录，因举传本希见，指述大略，为《记要》二卷存之，以谗好古之士。二月庚午独山莫友芝。

《荔支唱和册》跋^① 丁惠衡

於戏！此先君与子贞先生吴门倡酌诸什也。去腊检于旧篋中，觅善手摹勒，工甫半而先君遽归道山矣。瞻望白云，肝肠寸裂。先君抚吴时，不肖侍奉署中，亲见先君钩稽案牍，瘁精劳神，漏三下犹秉烛危坐治书。公余或与幕僚赠答，吮墨濡毫，顷刻间飒飒已盈百纸。近年乞假养痾，每勗不肖行谊事业，旁及诗古文词诸法，犹指授不少倦。一旦骤罹惨割，不肖今为无父之人矣！悠悠苍天，此恨其有极乎？不肖荒伧无似，中夜涕零，恐恐然虑弗克继父志，思欲有所树立，以慰殷勤之望。追维往训，辄敬谨不敢忘。是编也，先人手泽存焉，因续成之，并泣志其缘起于此。异日抚卷徬徨，其欷歔在抱者又何如耳！光绪八年三月，不孝丁惠衡泣志于榕江絮园。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序^② 泰华楼居士

光绪辛巳秋仲，薄游潮郡，寓揭阳絮园中，图史纷罗，宋槧尤富，此皆丰顺丁抚部移居后所藏也。坐卧百城之中，案其目以索之，一览便止，不能读也。欲丐园主人钞数十种相饷，庶光敝篋，抚部许焉。又出示目录外之书，中有近日翻译西人所著，厥有两种为今日士夫不可不读，一曰《炮台图说》若干卷，一即此书也。此书作于同治中，乃法人侵踞越南海疆之后，复遣船主特拉格来探测西路险易。此地名“柬埔寨”，顾氏《利病书》所谓“甘李智”者也。《瀛环志略》称“柬埔寨”，“东”、“柬”为传写之误矣。其地在越南之西、暹罗之东，曩者介两大之间，甚被侵削，既而越、暹卒有边患，蕞尔小国岿然尚存。其境有湄南江，北通西藏，既径暹、柬之界，遂入越南，汉之九真郡，唐之水真腊，明之占城，今越南嘉定等省，皆此地也。《汉书》有麓泠县，此湄南或即麓泠之音转，源流长远，为南服繁富之区。此书为法人刊刻，旧用洋文，自抚部命人译成华文，于是厘然可晓。曩岁曾请抚部刊刻，以遗知好，而抚部殂谢，遂乖夙愿。去岁公子惠衡始钞一部，献之制府官保，近在广州都会，传写尤便，因复从乞借，并日写得，拟集同志排字印之，俾共观览，庶使卫青、陈汤之流稍助弢略，其诸计三长而规五饵者，将无向

① 录自丁日昌编《荔支唱和册》（清光绪八年榕江絮园刊本）卷末。

② 录自丁日昌督译《柬埔寨以北探路记》（清光绪年间刊、台北广文书局1978年影印本）卷首。

壁之论焉。光绪十年六月，钞校稍讫，此书旧无名目，抚部所藏亦有书无录，今名曰《柬埔寨治以北探路记》云。书为法国晃西士加尼所撰，其称为“特拉格来”，似非其实，今径题晃名云。泰华楼居士漫题于五千卷室。

《法人游探记》序^① 李宝森

法兰西人当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即中国同治初年，驻安南总督奉廷命派都司晃西士加尼等十余曹，由柬埔寨沿湄河上溯澜沧江，循越入緬，西经藏卫，东行滇蜀，跋履山河，踰越险阻，风餐露宿，不避艰辛。所至测探天文、经纬、风雨、气候寒暑、山川形势、风土人情，以及土物矿产、果木兽畜之类，纪载綦详，书成而归，即此编也。法人之处心积虑深矣哉！时中国发捻、回匪次第削平，国运中兴，济济盈廷，金谓天下从此可庆安宁矣，独丰顺丁雨生中丞日昌以为内患虽平，外忧未已，急宜讲求西法，师其所长，力图富强，以杜后患。同时惟曾文正、左文襄、沈文肃、李傅相诸公深颺之。故开设同文、方言馆，集学生习各国语言文字，设机器局、船厂，制造战舰、枪炮器械，并立海军，皆公议也。故公于洋务诸书不惜重资，购求翻译，悉心研究，因得尽知泰西政要情伪，每遇中外交涉，得公一言无不冰释，诂偶然哉？是书为公编辑，未刊印而公薨，厥后中法之役、中东之役，失我越南、台湾，未几胶州、旅顺、威海复相继予敌。今英谋由印藏通道蜀滇，法思踰越南窥伺黔粤，外患丛生，国势岌岌，益信公于天下大局有先见也。呜呼！公往矣，丰功伟绩与夫善政遗泽，吴闽父老犹乐道之。独恨余生也晚，不及追随左右，效力当时，藉展生平所学，至于今年踰强仕，奔波逐浪，南游珠崖，越暹星洲、槟屿，东穷台澎、朝鲜、扶桑诸岛，徘徊燕齐，落拓吴越，依然知音莫遇，无补时艰，自（愿）〔顾〕昂藏，愧公多矣。适公哲嗣毓卿广文以是书属序，请校正付梨枣，余曰：“是书也，详记西南疆域物产、政要，昔邓铁香侍御奉命划界，唐薇卿中丞从军越南，王夔石制军查勘云南边界，皆广求是书而不得，宜急付手民，排印行世，以备考订。且表彰乡先哲，后生之责也，余又奚辞？”爰泚笔乐为之序。时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孟冬，大埔后学李宝森谷生序于沪上著易堂书局西斋窗下。

《西法炮台图说》序^② 李宝森

泰西诸强国数十年来角力争雄，日讨军实、练将士，制造坚船快炮，雷电机械殫虑讲求，靡不精利。至山海险隘，则筑炮台扼守，屹若长城。其制作方圆曲直、尖斜凹凸，以及墙垣之厚薄高低、濠沟之浅深阔狭，异状殊形，皆因地制宜，悉臻美善，以中国炮台较之，巧拙坚脆殊有天涯之隔。是书为丰顺丁雨生中丞日昌治戎高凉时，出重金从西人购得《西法兵略》数册，延闽人王君锦堂、黄君春波逐条繙译，并系图说，详明简当，粲若列星，诚足为炮台之准则。

① 录自丁日昌督译《法人游探记》（清光绪二十五年上海著易堂书局刊本）卷首。

② 录自丁日昌编译《西法炮台图说》（清光绪二十五年上海著易堂书局刊本）卷首。

况中国迹来事变日棘,东西诸强国眈眈逐逐,竟思割我土宇,而山海险要急宜建筑坚台,以备战守,庶临事得免敌兵飞越,则西法炮台之学又乌可不计哉?兹特从中丞公哲嗣丁毓卿广文处得《西法兵略》七种,内有《炮台图说》二卷,为之校正,先付手民刻印行世,以公同好。至所译各名,仍用中文叶西语,即此通彼,有裨西学当匪浅鲜。谨志数语,俾后之览者知中丞公于泰西诸学无不悉心讲求云。时在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仲春,大埔后学李宝森谷笙序于沪上著易堂书局西斋窗下。

《丁中丞文鉴》序^① 吴鸿藻

孟子有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又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求其笃实辉光、顶天立地而为大人者,古今不可多得。逊清自咸同以降,吾潮数名宦乡贤者莫不翘大拇指以方大人、丁大人称为称首,极之蚩民妇孺,莫不知有方大人、丁大人。俚谚谐谈,偶摭其轶事,辄相矜誉以为笑乐。此何故也?方大人者,照轩军门耀也;丁大人者,雨生中丞日昌也。以军功、政治显,皆起自寒微,无世家凭藉。照轩军门虽赳赳武夫,然智深勇沉,雅尚儒术,知非马上可以图治,恒乐闻诗书,且时延幕僚讲《三国志》,如石勒听读《汉书》也。故其公牍明体达用,斐然成章。雨生中丞起县府,至封疆,体大思精,附众威敌。其于海防、洋务,洞达原本,开风气,造时势,树之先声。抚吴、抚闽,治尤称最。沈文肃督两江、曾文正督直隶,师其良法美意,绩用章章焉。军门与先大父夙有通家谊,余弱冠补县学生,适庄舅父讳杰登光绪己丑恩科贤书,军门踵贺,貌似儒生,余犹及见之。若丁中丞则闻其语未见其人矣,然读其文如见其人焉。其执法似张释之,其谋断似王景略,其奏议剴切似贾长沙、陆忠宣。其器识宏远皆自磨练而来,中经蹉跌,丁与方同;其任劳、任怨、任谤,丁与方亦同;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亦无不同。但方尚申韩,丁则本老庄之意、行申韩之法,本末殊焉。孟子所谓“不失其赤子之心”、“正己而物正”者,丁中丞庶几近之。兹征访其遗文,成《抚吴公牍约钞》二卷、《抚闽奏议辑要》一卷、《海防条议》、《书序拾遗》各一卷,颜曰《中丞文鉴》。嗟呼!余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世变日新,因革悬绝,古今异宜,固不可同年语矣,而其浩然精神,寄斯文以传者,固贯古今而不可磨灭也。

中华民国十九年元旦后学潮安吴鸿藻子筠谨序

《百兰山馆政书》跋^② 周易

丁君遣庵以其叔父雨生公《百兰山馆政书》谋付石印,属易一言缀诸简末。溯自髫龄时谒公于百兰山馆,导观藏书,诏以读书途径,迨弱冠承登诸荐剌,檄赴台湾行营,襄治函牍,公归里后,辟为记室,治事繁园,文燕唱酬,辄陪杖履,师事殆逾十年。公起家牧令,洊擢封圻,

① 录自吴鸿藻辑《丁中丞文鉴》(民国十九年抄本)卷首。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末。

政书在篋，遗爱在民，史官纪之，父老诵之，毋俟观缕。其荦荦大端，则在深谋邃虑，洞察外情。海疆多故，当时谈洋务者大率深闭固拒，如堕五里雾中，公独耽思旁讯，捭阖纵横，遇事有齟齬，以理争之，樽俎折冲，往往外人为之夺气。复以器窳兵嬉，和战胥不可恃，目营八表，锐意筹边，以卧薪尝胆之思为亡羊补牢之计，忠言说论，迭上封章，于后来成败利钝，不啻烛照数计。其策若行，措国家于盘石之安可也，惜乎危疑震撼，未竟厥施，伏枕弥留，犹余太息。所著诗、古文辞，才气坌溢，推倒一时，于苏眉山、陈龙川为近，公亦尝以自贶。当其开府吴闽，吏治精核，发奸摘伏，丰采凛然，人皆惮其严峻。泊归田以后，芒屨竹杖，徜徉于山水间，社酒村灯，往还甚乐，殊觉其和易近人。门无杂宾，有以文字相质证者，辄赏奇析疑，相与上下其议论。易所知者如王芾卿侍御、袁渭渔比部、邱云岩太守、许辛萝别驾，均识拔于未遇时，类皆劬古绩学，奖而成之，其后述作斐然，有以自见。齿牙余论，说士犹甘，以文学言亦当推为儒林山斗矣，此则他人所未知或知之而未详者。居恒辄拟搜辑绪闻轶事，都为一帙，以告来者，频年抗走，蹙蹙靡宁，媿无建立，以报期许，又自忖末学侷荒，恐未能表暴于万一，此事遂辍，时觉疚心。今幸遗书编订藏事，行付手民，巨制鸿篇，垂诸不朽，复校一遍，老成典型，矜式如昔，感流光之飘瞥，叹耆旧之飘零，益不禁百端交集已。世愚侄周易谨跋。

《百兰山馆政书》跋^① 姚梓芳

丰顺丁君遣庵取其叔父丁雨生中丞奏议、书说若干卷，将谋付石印，以广其传，持示梓芳嘱为之跋。丁氏往岁富有藏书，余习与公子仲涤、叔雅昆季游，少时读书，辄借其家，凡旧槧名校精钞，叔雅皆不吝相示，即公所为书奏手迹、墨稿，屯积盈数簏，皆得披览及之。公之言，其大者于经国怀远之略与夫中外得失利病所关，准时度势，立论必洞其微，往往规划所及，若烛照数计，措之而可行。即未得行，其成败至光、宣之季，亦往往大验。罢官归里，优游林泉，而拳拳君国之爱，未尝一日去诸其怀，苟有所见，未尝不言，言之又未尝不剴切可致诸用，固非目论之士奋其室中之见而徒博高远难行之言，以为名高者比，惜乎公谋之不尽用也。戊戌、己亥之间，海内贤达稍稍昌为时务之说，凡所攘臂慷慨、扼腕而道者，烟雾之儒得其余论，或惊创获，而不知公皆从容论议于二十年以前。吾尝告仲涤：世人所见公书，靡不叹其综核名实，振刷吏治，为近世名臣所不及，不知此特骥之一毛耳。其军国远谟，多散见《全集》，苟不及今流布，公名传与否虽不必计，再传以后，后生小子又谁与闻公风而兴起者？仲涤闻吾言，颇为动容，尝觅写生最录十余册，卒卒未及排印。今遣庵此刻，颇采仲涤编辑旧稿，以完数年未竟之志，可云知要矣。昔郭筠仙侍郎与宝相论洋务，谓李少荃能见其大，丁雨生能致其精，沈幼丹能尽其实。李、沈二公其大与实姑未深论，要之百年以来洋务致精之力，殆罕及公，侍郎之言不可谓非千秋定论也。世有欲知公平生而穆然向往者乎？盍取公此书究彻其终始而纵横读之。揭阳后学姚梓芳谨跋。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1940年刊本）卷末。

《百兰山馆政书》跋^① 桂坊

《百兰山馆政书》，丰顺丁雨生制府所著也。书凡十四卷，公之文章经济，略具于是矣。公博涉群书，研精经世之学，谋国之忠、治事之勤，一时罕有伦比，湘乡曾文正公重其才。有《抚吴公牍》、《百兰山馆诗集》，藏书称海内第三家，有《持静斋书目》。余夙龄读书，辄浏览手钞公牍，恒耳熟焉。同治间，公抚吴，先子游金陵，过吴下，论交至契。光绪初年公返潮，申之以婚姻，长兄坛送姊至潮，修相见礼，时有酬唱，和公《园居诗》有“过去事如前夜月，半开花已十分春”之句。兄既归，公之孙宝英、宝元游庠，公贻先兄书曰：“两孙读书不多，辄与寒门争进取，殊愧对古人也。”公之怀抱略可想见。光绪末年，余乞外到浙，与公子惠馨相见，喜论诗，闻公之善政尤详。盖公生平拳拳于国计民生，所谓穷变通久、绸缪未雨，皆关国家大计，老成谋略，先识过人，于外交情势逆睹于数十年前。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惜乎不能尽其才也。公之犹子惠钊以书来，属跋经国大文，得窥全豹，佩仰无极，谨述其厓略，后之读公书者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庚辰十月姻愚侄桂坊跋微。

跋丰顺丁雨生制府《百兰山馆政书》纪以诗^② 桂坊

老臣心事月轮孤，义胆忠肝近世无。说论能传千载后，热肠要使万民苏。空余慷慨匡时策，太息苍茫独立图。山馆百兰花散落，中原人物此璠玕。何道州赠诗有“中丞主人当代贤”之句。

庚辰十月姻愚侄桂坊拜稿

戊寅大暑节日读《百兰山馆政书》后记^③ 黄际遇

数中丞捐馆后一年，而有法国甲申之役，又后十年而有日本甲午之役，又未十年而有联军庚子之役。当日上下臣民狃于蒲骚之役，仇洋之果蔓成媚洋之藤，谋之不臧，国几不国，使孝直若在，虽未必遂能止主上东行，而之奇既行，岂惟假道于虞以伐虢而已？“非有与国不克图存，非有远交不达近攻”，老成谋国之言，先帝荐进之臣，稿椽蒲团，一字一泪。乞休养痾之日，特诏随事密奏，所进言者皆关天下国家兴亡大事，不但军机以下诸臣莫测高深，幕中旅进诸贤不预简牍，即家中群从子弟直至启手启足之后，不令窥见都俞，密勿之情，至使修官史、私著述诸家无从征诸实录、发为文章，甚为天下后世惜之。当年天津教案，□□以强弩之末，鲁缙不穿，中丞召对颐殿，承谕知无不言。泥首陈辞，自卯及巳，竭股肱之力，几不能兴天威，不违颜咫尺。其奏对之词、吁咈之实，虽在深信左右，莫之语也，洵乎国家为重，千秋为轻者矣。条陈稿本幸多存《百兰山馆政书》中，遣庵言中丞亲授之其先君者。入民国既三年，

①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末。

②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末。

③ 录自丁日昌著、李凤苞编《百兰山馆政书》（香港 1940 年刊本）卷末。

□□□□□愿出赏刊之，旋不果行，终令举世之人莫得上溯六十年前间代一老焉，画远谋深、奋不顾身，求纾国家之难者之有如此，甚可惜也。桑海余生，辱从公之犹子游，不吝破篋相视。流风未沫，奚啻中郎之虎贲；山月满楼，吁嗟八公之鹤唳。还书别去，肉味不知。(激)(澄)海后学黄际遇拜手。

(三) 生平大事年表

1823年(清道光三年,癸未)

7月8日(农历六月初一日)出生于广东省丰顺县汤坑圩(今丰顺县汤坑镇)。

1830年(道光十年,庚寅) 8岁

随三兄丁达夫就读于丰顺太平寺私塾。

1835年(道光十五年,乙未) 13岁

父丁贤拔去世,赖母黄氏纺织为生。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20岁

8月,中英鸦片战争结束,清廷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赴潮州府城应童子试,中秀才。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21岁

补廪生。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22岁

由潮州府学教授冯奉初推荐,被惠潮嘉道台李璋煜聘为幕客。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24岁

初次赴省城广州参加乡试,未中。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27岁

第二次赴广州参加乡试,又未中。

1852年(咸丰二年,壬子) 30岁

第三次赴广州参加乡试,仍未中。

1854年(咸丰四年,甲寅) 32岁

9月,吴忠恕农民起义军两万多人围攻潮州府城,丁日昌作为惠潮嘉道台曹履泰的幕客参与筹划军事,并募汤坑乡勇三百多名救援,与围城起义军交战。

11月,潮州围解。丁日昌以“潮州军功”被地方官员举荐。

1856年(咸丰六年,丙辰) 34岁

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一度攻入广州城。

被清廷授予琼州(今海南省琼山市)府学训导一职。

1857年(咸丰七年,丁巳) 35岁

春,赴海南琼州就府学训导任。

1858年(咸丰八年,戊午) 36岁

被清廷任命为江西省万安县令。

10月,离开琼州返丰顺家乡探望亲人。

1859年(咸丰九年,己未) 37岁

北上赴京“引见”。

10月,抵江西万安县就知县任。

1860年(咸丰十年,庚申) 38岁

春,随新任广东巡抚耆龄(原江西巡抚)赴粤办事。

7月,回江西万安县令任。

9月,调任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县令。

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廷被迫与英、法等国分别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

1861年(咸丰十一年,辛酉) 39岁

4月,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入江西吉安府境,丁日昌与知府弃城而逃。两日后,丁日昌趁太平军主力北上,收复庐陵县城,终以弃城失职被清廷革去县令官职。

8月,赴安徽东流(今东至县)投奔湘军主帅曾国藩,充当幕僚。

12月,在安庆湘军大本营结识李鸿章,二人从此成为挚友。

1862年(同治元年,壬戌) 40岁

5月,受曾国藩委派与李瀚章等人一同赴粤,为湘军筹措“厘饷”和购买西式枪炮。

12月,经曾国藩奏请,开复知县官职。

1863年(同治二年,癸亥) 41岁

被广东地方大吏檄调至高州军营,协助广东提督昆寿筹划军事,并“督办火器”,攻剿陈金缸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军。

在广东结识曾随传教士赴美国留学、因病回国的黄胜和避祸于香港的洋务思想家王韬,此后彼此经常书信往还。

在广州郊外燕塘设炮局,仿造西式大炮和炮弹。

10月,在李鸿章的一再奏请之下,清廷下令调派丁日昌赶赴上海办理西洋武器制造事宜。丁日昌于当月抵上海,投入李鸿章麾下,主持“洋炮局”。

在上海结识即将赴粤署理广东巡抚的洋务派官员郭嵩焘和曾留学美国的洋务思想家容闳。

1864年(同治三年,甲子) 42岁

5月,代李鸿章起草致总理衙门的《论制造火器书》,建议学习“外国利器”和“觅制器之器”。

6月,被委任为署理苏松太兵备道(即上海道台),驻上海县。

7月,湘军攻陷天京城(即南京),太平天国败亡。

9月,向李鸿章上《请开船厂书》,建议中国设厂造轮船,并准许华商购买轮船经营运输。

1865年(同治四年,乙丑) 43岁

2月,实授苏松太兵备道。

6月,收购上海虹口美商旗记机器铁厂,并合并原有洋炮局,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兼任该局首任总办。

10月,升任两淮盐运使,次月赴扬州上任。

1866年(同治五年,丙寅) 44岁

4月,奉朝命赴广东办理潮州英领事入城纠纷,向清廷上《论潮州洋务情形书》,提出解决该纠纷的三条意见。

6月,抵广州,潮州纠纷在其遥控指挥下顺利解决。

8月,返抵扬州任所。

10至12月,奉命到清水潭堤坝督工,竣工后返回扬州。

1867年(同治六年,丁卯) 45岁

2月,升任江苏布政使,次月到苏州接印视事。

向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和清廷上《自强变法条陈》,提出关于“自强变法”的十二项建议。

向清廷上《密陈修约章程》,提出积极开展外交斗争,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

1868年(同治七年,戊辰) 46岁

1月,升任江苏巡抚,驻苏州,循例兼任江南制造总局“督办”。

支持容闳提出的组织华商轮船公司和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计划,准备向清廷上呈有关“说帖”。

3月,奏请设立江苏官书局,刊刻官箴类书籍。下令禁毁“淫词小说”。

11月,结识回籍葬亲的国子监祭酒、后来成为光绪帝师的翁同龢,两人交往颇为投契。

向曾国藩呈递《海洋水师章程别议》,提出建立中国近代海军和设立“北、东、南三洋提督”的建议。

1869年(同治八年,己巳) 47岁

3月,编校刊印《牧令全书》五种二十三卷,颁发全省州县官员,以资效法。

5月,入京觐见,乘机向清廷提出招华商购轮船运输漕粮、发展新式航运业的建议。

10月,赴上海巡视江南制造总局,与局中官员“妥商熟筹”发展大计。

1870年(同治九年,庚午) 48岁

7月,著作《百将图传》由江苏官书局刊印。

8月初,奉朝命赴天津帮办教案,行前上《复陈中外交涉情形疏》和《布置卫津片》。

8月20日,抵天津。电召容闳赴津充当对外交涉译员。

9月,于教案处理基本就绪后,乘机说服曾国藩接受容闳提出的派遣留美学生计划,拟由曾国藩、李鸿章等与丁日昌联衔向清廷上奏。

9月27日,因母病离津回苏。行前向清廷上《教务隐忧疏》。

11月,老母黄氏病故,奏请离职守制。

1871年(同治十年,辛未) 49岁

1月,交卸江苏巡抚任,扶母柩还乡。途经南京时,曾国藩冒雪至下关凭吊,与丁“深谈三日”。

3月,回到家乡广东丰顺。营葬完母亲之后,举家迁至揭阳县城居住。

8月,编译完成《枪炮操法图说》,被李鸿章印发在淮军中使用。

9月,清廷批准由曾国藩、李鸿章与容闳商订的《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曾得到丁日昌鼎力支持的出洋留学计划开始付诸实施。

1872年(同治十一年,壬申) 50岁

将莫友芝代编之《持静斋书目》校勘付印,为丁氏藏书之最早书目刻本。

1873年(同治十二年,癸酉) 51岁

关心家乡水患问题,与惠嘉潮道台张铨、署潮州镇总兵方耀等反复筹商治理韩江之策。

初步编译完成《地球图说》(《又名〈外洋图说〉》)一书,拟再作校订后即行付刊(后因故未能如愿)。

在揭阳筑藏书和著述之所,取名为“絜园”。

三年守制期满,本应入京候用,自陈病状,请求延缓入都,获准。

1874年(同治十三年,甲戌) 52岁

5月,日本军队大举入侵台湾岛,中国东南海防告急。

7月,清廷诏令丁日昌入京觐见、以备任用。

10月,清廷被迫与日本订立《台事专约》,“赔偿”日本兵费白银50万两。

11月,清廷内部就如何加强海防问题展开大讨论,丁日昌通过广东巡抚张兆栋,向朝廷代奏自己在江苏巡抚任内所草拟的《海洋水师章程别议》。

1875年(光绪元年,乙亥) 53岁

1月,递上后来以《海防条约》之名著称于世的奏折,详陈对洋务和海防近代化建设的各项主张,请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转呈清廷。

3月,离开揭阳,北上赴京,次月抵达。

6月,在京受慈禧太后召见。与翁同龢交往频繁,并结拜为金兰兄弟。奉派赴天津帮同北洋大臣李鸿章办理事务。

7月,被清廷委任为办理秘鲁国换约钦差大臣,在天津同秘鲁使臣爱勒谟尔交涉有关保护在秘华工问题。

8月,与秘鲁使臣互换中秘条约和有关保护华工文件。换约后与李鸿章联衔向清廷递上《请派正副使赴秘鲁保护华工片》和《请飭粤闽严禁诱骗华工片》。又奉命与英国使臣威妥玛交涉云南马嘉理事件。

9月,被清廷任命为福州船政大臣。

10月,离津南下,途经上海时与已调任两江总督的原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会晤。

11月,抵福州船政局接任。次月,补授福建巡抚,兼管船政。

1876年(光绪二年,丙子) 54岁

2月,派遣唐廷枢、黄胜二人赴香港英文学校,为船政后学堂挑选学生。

4月,福州船政局新建铁肋厂竣工,丁日昌制造铁肋轮船的计划获初步成功。同月,在福州设立南台电报学堂,是为中国自建的第一所电报学校。

5月,清廷新任命的船政大臣吴赞诚到任,丁日昌专任闽抚。

6月,制订《救护中外船只遇险章程》,首先在福建省颁布施行,后又推广至沿海各省,成为第一个全国性的海难救护文件。

同月,福州大雨成灾,登城指挥抢险放赈,连续奋战三个昼夜。

12月底,抱病赴台湾巡察视事。行前向清廷上《台湾生番未靖力疾渡台办理疏》和《台湾举办垦务矿务片》。

1877年(光绪三年,丁丑) 55岁

1月2日,抵台湾鸡笼口(今基隆市),视察基隆煤矿。20日,抵达台湾府城(今台南市)。29日,向清廷上《统筹台湾全局请开办轮路矿务疏》。

同月,与李鸿章等人联名奏上《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和《出洋监督薪费及生徒经费清单》,获得清廷批准,正式付诸实施。

2月,在台湾南路巡查,抵台湾岛南端的恒春。

3月,在台湾府城主持文、武岁试,识拔后来成为抗日保台志士、著名诗人的丘逢甲,赠以“东宁才子”印章。

同月,船政学堂学生、艺徒28人在华监督李凤苞、洋监督日意格带领下,分赴英、法两国学习,是为“船政留学”的开端。

5月,因病获准离台回省城福州休假一个月。次月,福州再次遭受水灾,力疾销假,带病部署救援和赈济事务。

8月,因病势加剧,请假回粤就医,并请派员暂署福建巡抚印务,获准。

10月,丁日昌在台湾时规划的旗后(今高雄市)至府城(今台南市)、府城至安平的两段电报线架设完成。

同月,所著《抚吴公牍》一书由沈葆楨评选、林达泉校刊,分为五十卷付梓。

12月,因病未治愈,奏请开缺官职,清廷命再休假三个月。

1878年(光绪四年,戊寅) 56岁

1月,回到广东揭阳养病。

5月,以“病难速痊”为由,再次奏请开缺,获准。

10月,清廷谕令赴闽办理乌石山教案,以适在病中无法登程具奏,并上《拟办乌石山案十三则》,提出解决该案的具体办法。

是年,北方数省大面积旱灾,在家乡设局募捐,经办赈务,先后筹集救灾款100余万元,支援北方灾区。

1879年(光绪五年,己卯) 57岁

1月,在清廷催令下,带病赴福州办理教案。

4月,基本办结乌石山教案,返回揭阳。

5月,清廷命丁日昌为会办南洋海防大臣、加总督衔、沿海水师统归节制,兼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以病势委顿、所长在吏治而非领兵等理由辞未就任。并上《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和《条陈十七则》,对海防建设提出具体建议,敦请清廷加速南北洋新式海军建设的步伐、高度警惕和防范日本。

9月,受清廷之命参与筹划督操轮船事宜,奏请重用出洋留学归来的海军人才和积极延聘西人教练。

10月,针对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所拟《试办海防章程三十条》复函总理衙门,痛陈中国旧式水师存在的积弊和落后状况,再次敦促朝廷加速新式海军的建设,并提防赫德“既管利权、又管兵权”的企图。

1880年(光绪六年,庚辰) 58岁

在揭阳倡建善堂和备荒“公仓”。

率门人编定《持静斋书目》四卷、续增一卷，按四库分类法著录藏书近三千种，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持静斋的图书收藏情况。

1881年(光绪七年,辛巳) 59岁

针对法国在越南北部的侵略活动，上奏清廷并致函总理衙门，提醒警惕法国以越南为跳板向中国云南、广西等地伸展侵略势力的企图，建议中越联合抗法，并寄上自己督译的法人所著由越南经柬埔寨等处入中国边境的“探路图说”，即《法人游探记》一书。

1882年(光绪八年,壬午) 60岁

2月，病势沉重，自知不治，仍忧心时局、系念国事，乃口授遗折上呈。

2月27日(农历正月初十日)，病逝于揭阳，葬于自己的藏书和著述之所絮园内(后迁葬于揭阳仙桥镇)。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丁日昌集 下

作者=赵春晨编

页数=1644

SS号=13924733

DX号=

出版日期=2010.12

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